中華大典

文學典

先秦兩漢文學分典

漢文學部一

主　編：王洲明
副主編：王培元
　　劉保貞

目次

總論……五
體類
屈賈……二三
枚賈……二八
枚鄒枚……二八
枚馬……三六
揚馬馬揚……四〇
柏梁體……四六
作家
阮倉……五九
黃石公……五九
孔鮒……六九
劉邦漢高祖……七九
項羽……一〇〇
虞姬……一一三
唐山夫人……一一六
戚夫人……一二一
枚乘……一二六
陸賈……一三五
朱建……一五九
叔孫通……一六一
蒯通蒯徹……一六九
劉盈漢惠帝……一七四
劉襄齊哀王……一七四
劉章朱虛侯……一七五
劉恒漢文帝……一七六
劉友趙幽王……一八〇
劉啟漢景帝……一八一
劉武梁孝王……一八三
晁錯鼂錯朝錯晁厝……一八四
公孫乘……二〇二
賈山……二〇三
鄒陽……二〇六
孔臧……二一三
賈誼……二一五
公孫弘公孫宏……二六一
莊忌嚴忌……二六五
劉偃劉隰……二六六
枚皋……二六七
主父偃……二七五
徐樂……二八〇
莊助嚴助……二八二
莊忽奇嚴葱奇……二八五
司馬相如……二八六
卓文君……三三〇
劉安……三三五
孔安國……三五〇
董仲舒……三五二
周長孺……三七三
兒寬倪寬……三七三
劉德河間獻王……三七五
劉辟彊……三七七
劉勝中山靖王……三七八
劉徹漢武帝……三七八
嚴安莊安……三九二
東方朔……三九四
韓嬰……四〇七
李延年……四一一
李陵……四一四
蘇武……四二一
司馬遷……四二七

霍去病……七二二
終軍……七二六
趙充國……七二九
韋孟……七三三
劉旦燕剌王……七三六
劉胥廣陵厲王……七三九
劉細君烏孫公主……七四〇
路溫舒……七四二
吾丘壽王吾邱壽王……七四五
劉去劉去疾　廣川王……七四六
朱雲……七四九
膠倉……七五五
臣說……七五五
臣嬰齊……七五五
臣吾……七五五
虞初……七五五
雒陽錡華……七五八
眭弘……七五八
別栩陽……七五九
蔡甲……七六〇
王吉……七六〇
劉弗陵漢昭帝……七六二
劉德陽成侯……七六四
楊惲……七六四
桓寬……七六七
焦延壽……七七六
韋玄成……七八〇
劉詢漢宣帝……七八一
蕭望之……七八三
張偃……七八六
賈充……七八六
張仁……七八七
秦充……七八七
李步昌……七八七
臣昌市……七八七
臣義……七八七
王商……七八七
徐博……七八七
王廣……七八八
張子僑……七八八
王褒……七八八
匡衡……七九七
劉向……七九九
華龍……八二三
柳褒……八二三
徐明……八二三
劉奭漢元帝……八二四
劉欽淮陽憲王……八二五
王嬙王檇昭君……八二六
賈捐之……八三六
孔光……八三七
陳湯……八四〇
何武……八四三
師丹……八四四
嚴遵……八四七
揚雄揚雄……八五二
谷永……九一九
馮商……九二二
劉驁漢成帝……九二三
杜參……九二四
班婕妤班倢伃……九二四
李尋……九三一
息夫躬……九三三
鮑宣……九三五
劉歆……九三六
杜鄴……九四一
唐林……九四二
薛方……九四三
劉欣漢哀帝……九四三
臣彭……九四四
東暀令延年……九四四
魏內史……九四四
衛士令李忠……九四四
謝多……九四五
李息……九四五
蘇季……九四五
張豐……九四五
史朱宇……九四五
路恭……九四五
無名氏《隱書》作者……九四六
無名氏《燕丹子》作者……九四七

總論

《文選》卷四三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略】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略】《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藝文類聚》卷五六桓譚《新論》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

《意林》卷三引桓譚《新論》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

《楚辭章句》卷三班固《離騷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敍《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略】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略】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略】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漢書·王褒傳》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并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諷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

又《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論衡·書解》　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略】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

《文選》卷四〇楊脩《答臨淄侯箋》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愆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藝文類聚》卷一六曹丕《答卞蘭教》　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文選》卷四二曹植《與楊德祖書》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

《西晉文紀》卷一三摯虞《文章流別論》　《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

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傳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莊，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略】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略】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

《抱朴子・鈞世》　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

《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秦暴，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鮑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略】」于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文選》卷五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踪，久無嗣響。【略】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幷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飄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又「莫不同祖風騷」李善注引《續晉陽秋》　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一四陸厥《與沈約論四聲書》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

任昉《文章緣起》　賦，楚大夫宋玉所作。　陳懋仁注：　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揚曰：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吳訥云：　祝氏曰：　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性情也；騷人之賦，有古詩之義者，亦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後代賦家之俳體是也。又或失於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歌詠之遺，而於麗也何有？後代賦家之文是也。是以三百五篇之詩，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或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已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徐禎卿曰：　桓譚學賦，揚子雲令讀賦千首則善爲之，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　方熊補注：　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晉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饗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魯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祈父》之類，皆以吟咏性情，各從義類。春秋之後，聘問咏歌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賢士大夫失志之賦作矣，屈子楚辭是也。趙人荀況遊宦於楚，考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君子蓋無取焉。兩漢而下，獨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它如相如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

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炫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君子猶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尚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咏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

《文心雕龍・徵聖》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

又《宗經》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

又《辨騷》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又《書記》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幷抒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又《神思》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竭于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鞍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又《體性》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略】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又《比興》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猋猋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

又《練字》至孝武之世，則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幷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略】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

又《時序》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穀之高喻，于是王褒之論，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

又《才略》漢室陸賈，首案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于筆，氣形于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義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于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

于昆岡，亦難得而逾本矣。【略】然自卿、淵以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

鍾嶸《詩品序》　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

蕭統《文選序》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

《金樓子・立言》　古人之學者有二，【略】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略】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顏氏家訓・文章》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咏，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

《周書・王褒庾信傳論》　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叙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幷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非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爲之杰；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略】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途，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奥，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

劉知幾《史通自敘》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于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

又《載文》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于魏晉已下，則訛謬雷同。

《李太白文集》卷二四《大獵賦序》　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請語其大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繼經數百。《長楊》誇胡，設網爲周阸，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爲微臣之不取也。

《唐文粹》卷七九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

《昌黎先生集》卷一八《答劉正夫書》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

《白氏長慶集》卷三八《賦賦》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于荀、宋，漸恢張于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于《典》、《墳》；青出于藍，復增華于《風》《雅》；而後諧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寖衰，頌聲陵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于三代，詳變雅于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爲賦，雜用其體，亦不違乎《詩》。「四始」盡在，「六藝」無遺，是謂藝文之警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彩分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飄，不獨登高而能賦。

《柳河東集》卷二二《送幸南容歸使聘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於京師，亦既充金馬，盈石渠，則又溢於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於吳，相如遊於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又《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縡墮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捃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辨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爲學者之端邪。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爲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於左，以爲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澹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習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習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樊川文集》卷一三《答莊充書》　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于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夸目。

《集古錄》卷二《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醲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

《傳家集》卷六六《河間獻王贊》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嚮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欵欵其不息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哀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喟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好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尊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頌，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東坡全集》卷七五《荅謝民師推官書》　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

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之偶及之耳。

又卷九二《西漢風俗諂媚》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大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灌園集》卷一一《與汪秘校論文書》故秦火既冷，而漢代諸生爲辭，不敢自信其心，而曰我歌頌帝王盛德，與夫論述世故，皆出入六經，峻有師法，不可疵類。此西漢文所以見高於世，而東京以下學士不易其說也。雖然，亦其說如此。劉向之文未嘗似仲舒，而相如之文未嘗似馬遷，揚雄之文亦不倣孟子也。張衡、左思等輩，於道如從管闚窺豹，故其所作文賦，緊持揚馬襟袖而不敢縱其握，自是文章世衰一世，幾於童子之臨模矣。

《龍雲先生文集》卷二七《策問上・賦》古者登高能賦，始可以爲大夫。而《詩》之六義，賦居一焉。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始雖誕謾不根，晚乃歸之諷諫，則君子之于相如固嘗有取也。其後《長楊》、《羽獵》之出于揚雄，《兩都》起于孟堅，《二京》見于張衡，《三都》發于左思，于是賦始盛行矣。其詞詭激，故讀之者可喜；比綴聲偶，故味之者不厭；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故博物者時有取于其間。彼有以《三都》、《二京》爲五經之鼓吹，與夫漢世之疑吐白鳳，晉人之自謂當作金聲，良非虛語也。

又《西漢文章》問自周而下文章莫盛于兩漢。西漢之文章，豈特從事于筆墨而已乎。方得意時，其精處視古往往無上，而其凡近，猶不失爲宣心之格言。其見之君臣相遭也，眞意藹藹，反復不厭。其別白民物之休戚利疚也，霍若披霧覩靑天。使讀其書者如卽乎其人，想其風者如出乎其時。是故歆天（少一字）之極摯歸之制策，有如公孫、晁、董。發治亂之至蘊本之先王，有如賈誼。孔光之對日食，杜欽之矢直言，則休咎可得而周知矣。梅福之諫妃匹，貢禹之厚風俗，則成敗可得而儼指矣。觀劉輔、王章之疏，則知忠嘉爲有餘味。望之、方進之語，則知慷慨爲獨至。其餘如馬遷、長卿、揚雄、王褒、子駿之徒，道壯捷發望《詩》《書》眭眸，若將直躋而弗愧者殆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

《餘師錄》卷三《呂居仁》《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

又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通志》卷七一《校讎略一》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爲之守節，禮儀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梅溪前集》卷一四《策問》西京之文章最爲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堅，已不及揚馬輩，況崔蔡而下，氣象委靡邪？其文章之不逮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二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略】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元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

《朱子語類》卷七八《尚書一・綱領》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卻是麤枝大葉。

又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又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軟郎當地。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僞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

《雙溪類藁》卷二五《松窗醜鏡序》先秦古書不論，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論，《鵩鳥》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

也。誼之後，文章支而爲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廣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宏、劉向似之，而純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揚雄似之，而妙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澠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辨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

《野客叢書》卷一四《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楊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贊：「《書》曰：『毋爲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律曆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又《附錄・野老紀聞》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

《珊瑚鈎詩話》卷一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略】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州箴》以準《虞箴》；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辯》；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略】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

《緯略》卷三《子雲千賦》 桓譚少好文，見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新論》按《藝文志》，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二篇。又自陸賈、枚皋至張豐、朱宇，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亦千篇。子雲所讀，其謂是歟。獨淮南賦八十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今所見者，淮南《屏風賦》、枚皋《菟園賦》耳。

《密齋筆記》卷三 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鄒、枚文，已近此體。大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文，又有一項四六。

《南陽集》卷六《本文》 《周禮》之後，孟軻、揚雄頗爲本者，是故其文靈且久；太史公亦漢之尤者也，揚雄呼其文爲實錄，道之所推耳。又曰：「若孔門之用賦者，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索孔門之不用乎。」然則揚子之言非不用也，本有所不固爾。

《說郛》弓八一《潛子眞詩話》 東坡作《表忠觀碑》，荊公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元》、《法言》以準《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〇《韓退之》 苕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吾汶稿》卷一《上參政姚牧庵》 西漢近古。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家有其書，人文賴以綱紀。而《史記》超越舊史畦徑，遂爲班史之模的。

《古賦辨體》卷一 宋景文公曰：《離騷》爲詞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則賦家可不祖楚騷乎？然騷者，詩之變也。【略】但世號楚辭，初不正名曰賦，然賦之義實居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于此，以求古詩所賦之本義。則情形于辭，而其意思高遠；辭合于理，而其旨趣深長。

又卷三《賈誼注》 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所賦之賦爲辭賦，所賦之人爲辭人，一則曰辭，二則曰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爲麗已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賈、馬、揚、班，賦家之升堂入室者，至今尚推尊之。【略】定齋云：賦則漫衍，其流體亦叢雜，長卿長于叙事，淵雲長于說理。林艾軒云：揚子雲、班孟堅

只塡得腔子滿，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不盡，如是則賈生之非所及毋論也，張平子輩之更不及不論也。若長卿、子雲、孟堅之徒誠有可論者，蓋其長于說理，則于理也長，而于辭或略，只塡得腔子滿，則辭尚未長，而況于理。要之，皆以不發于情，故爾所以漁獵捃摭，夸多鬪靡，而每遠于性情；哀荒褻慢，希合苟容，而遂害于義理。間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于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記物興辭，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一代所見，其與幾何？【略】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可也。今故于此備論古今之體制，而發明揚子麗則麗淫之旨，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略】愚觀二賦，實奇偉卓絕。然《吊屈原賦》用比義，《鵩賦》用賦體，無他義，故同死生、齊物我之辭，雖有逸氣而其理未免涉于荒忽怪幻，若較之吊屈，于比義中發咏歌嗟嘆之情，反覆抑揚，殊覺有味。

又《司馬相如〈子虛賦〉注》 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原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此體遂盛。此兩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蓋又別爲一體，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于辭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便，而專于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漸盡，賦體漸失，然此等鋪叙之賦，固將進士大夫于臺閣，發其蘊而驗其用，非徒使之賦咏其物而已。

又《〈上林賦〉注》 此篇之末有風義，長卿之賦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于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揚子雲乃曰：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林艾軒又云：相如賦之聖者，子雲、孟堅如何得似他自然流出？愚謂子雲以爲戲者，則以其駕辭多尚虛，而理或至于不實。艾軒以爲聖者，則以其運意猶自然，而辭未失于太過，若于此體會，則古人之賦，固亦可以鋪張侈大之辭爲佳，而不可以刻畫斧鑿之辭爲工，亦當就情與理上求之。

又卷五《〈三國六朝體〉注》 梁昭明《文選》序云：詩有六義，二曰賦。今之作者，異乎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愚按：《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則知辭人所賦，賦其辭耳，故不歌而誦；詩人所賦，賦其情耳，故不誦而歌；誦者其辭，歌者其情，此古今詩人、辭人之賦所以異也。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于古有懷；其賦今也，則于今有感；其賦事也，則于事有觸；其賦物也，則于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于辭直寄焉而已矣。又觀後之辭人，刊陳落腐，而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艷，而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堆白，而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而惟恐一韵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又其于情直外焉而已矣。是故古人所歌，情至而辭不至，則嗟嘆而不自勝；辭盡而情不盡，則舞蹈而不自覺；三百五篇所賦皆弦歌之，以此爾後來春秋朝聘燕享之所賦，猶取于工歌之聲詩；楚騷亂倡之所賦，亦取于樂歌之音節，奈之何？漢以前之賦，出于情；漢以後之賦，出于辭；其不歌而誦，全取賦名，無怪也。蓋西漢之賦，其辭工于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情愈短則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

又卷九《辭》 休齋云：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風騷之聲而尤簡邃者。愚謂，辭與賦一體也，特名異爾，故古人合而名曰辭賦。

鄭玉《羅鄂州小集序》 文章與天地相爲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也。蓋自夫天地既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及夫兩漢，二馬揚班，或以紀事蹟著於策書，或以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

《文筌・漢賦法》 漢賦之法，以事物爲實，以理輔之。先將題目中合說事物，一一依次鋪陳，時默在心，便立間架，攜意緒，收材料，措文辭。布置得所，則間架明朗。思索巧妙，則意緒深穩。博覽愼擇，則材料詳備。煆煉圓潔，則文辭典雅。寫景物如良畫史，製器物如巧工，說軍陳如良將，論政事如老吏，說道理通神聖，言鬼神極幽明之故，事事物物必須造極，處事欲巧，造語貴拙。

又《漢賦體》 宋玉、景差、司馬相如、枚乘、楊雄、班固之作爲漢賦祖，見《文選》者，篇篇精粹可法，變化備矣。文精，文鑑諸賦，多雜唐宋人新體，少合古制，未宜輕覽。

又《古文矜式》 西漢氣質雄健，文在按經據典中。

李耆卿《文章精義》 西漢文字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爲

質。唐文字尚文，韓退之變得如此質，終不失其爲文。

《逐志齋集》卷六《公子對》 屈原申憂，怨不至誹，瑰奇傷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事糅道彪，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

《讀言長語》卷上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于以見漢之文章渾厚森嚴。試以漢之文章讀之自見，漢詔尤不可及。

徐禎卿《談藝録》 若桓譚學賦于揚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粗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

《投甕隨筆・叙虞芮質成》 虞芮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説苑》皆載之。觀其敍事之法，《説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丹鉛續録》卷五《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劉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説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諫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説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升庵集》卷六五《璅語》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約言・立言》 作史者，不深於道德，不能定是非之論。不通於政教，不能跡治亂之原。不明於人情，不能究美惡之狀。不精於文藝，不能善褒貶之辭。是非之論，萬事之統也。治亂之原，將然之幾也。美惡之狀，忠佞之實也。褒貶之辭，勸戒之志也。四者不具，而能爲良史者，無有也。董生發《春秋》之指，是非之論也。賈誼論諸侯之勢，治亂之原也。司馬遷傳汲黯、張湯，忠佞之實也。班固贊文帝、元成，褒貶之辭也。

《四溟詩話》卷三 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如李斯《上秦始皇書》：「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秦、漢以來，文法類此者多矣，自不爲病。

又卷四 詩賦各有體制，兩漢賦多使難字，堆垛聯綿，意思重叠，不害于大義也。

《歸有光集》卷四八《漢諸儒修藝文如何》 秦壞《六經》，而漢儒修之。壞之之易，而修之之難也。然藝文賴之以復修者，則齊魯之士居多。何哉？聖賢之教，熏陶已深，而世習其業，終久不忘，秦縱壞之，而人心之經學終不可得而泯也。然則六藝之修，獨非齊魯之聖賢餘澤之驗歟？漢諸儒修藝文如何？請因范蔚宗之言而有論焉：太史公之序《儒林》也，其言夫子之述六藝，所以憫時行道之意，誠深切矣。蓋至論齊魯之士，則及其習俗之雅厚，天性之純篤，與其更變履難而卓然固守之意，反覆慨嘆，拳拳不釋焉。而復從爲之辭曰：「漢興，諸儒始得修其經藝。」始嘗疑之，聖賢闡人心之理而作經時，欲使天下之昭昭，非一方一國之所得私也。通經好古，奚獨齊魯之士爲然？而經學之復修，卒亦齊魯之士是賴，何歟？蓋天下之理，非出于漸染之已深者，則其所習爲易回；非出于情性之固然者，則其所業爲易變。齊魯，聖賢之邦也，孔孟周游其間，而以經學淑後進者弘矣。化行當時，澤在人心，誰忍忘之？講學于儒術既絕之後，弦歌于引兵迫城之餘，風聲氣習，終始純固。史固謂其襲聖賢之餘化，而天性然也。是雖烈焰之酷，禁網之苛，而學士大夫口誦其文，心維其義，兢兢傳守，以世其家，固有經百變而不詘者矣。藝文之復修，非齊魯諸儒之功而誰歟？自今觀之，伏生，濟南人也，而言《書》。田生，菑川人也，而言《易》，皆其教之著于齊魯者也。高堂生以《禮》名，申公、轅生以《詩》顯，而《春秋》一經，實胡母生聲其學于不傳之後。兹非炳炳于齊魯之間者乎？厥後緝比遺編，推尋斷簡，使繼之者有稽而傳之者有宗，皆齊魯諸儒之力也。夫自秦氏之厄，而《六經》之遺響幾墜矣。是數公者，以其耳目之所及，師友之所傳，更相討論，互爲正救，而六藝賴之以復立，絕者復續，缺者復全，而息滅者復盛。萬世而下，獲味六藝之全文，而繼見天地之大造，諸儒之功，顧不遠歟！不然，丁寬，以《易》著于梁者也，而原其學，則本于齊之田何。趙綰，以《詩》名于代者也，而原其學，則授于魯之申公。經學淵源，信不爲無所自來矣。然則六藝之修，吾安得不歸功于齊魯之諸儒乎！

《遵巖集》卷九《會南豐文粹序》 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悦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宏、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能免於蔽者，賈誼、

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

《衡廬續稿》卷一《三才子傳・羅鵬傳》　賈生《治安策》爲千古絶特，豈專以辭哉！以其承秦之後，能言教太子易風俗、禮大臣，偉然有三代遺意。董仲舒三策咸流自心腑，可以翊道。晁錯、公孫弘皆傑然非苟言之者，與司馬相如、枚皋、鄒陽等絢爚辭句間者，不可同年語矣。故謂西漢人文爲爾雅近古者以是。

《文體明辨・賦》　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略】兩漢而下，作者繼起，獨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他如相如長於敍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雖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七《人道辨適自篇二・擴藻》　古無文人之名，文卽史，史卽經爾。至春秋列國，而競詞命以相勝，始有爲文之意，然非爲文也，爲國事也。文導源于左氏，溯洄于二馬，而流沫于班揚。譬之兵家，左氏夾谷之會乎，馬氏鉅鹿之戰乎，班揚則細柳矣。

《弇州四部稿》卷五七《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漢興，治馬上。而自枚梁以來，詞賦稱《西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卿、虞丘壽王、褒、雄諸大夫，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是競，七葉而後其衰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於乎，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固闚闚六經，而道路子史矣。

《藝苑卮言》卷一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尋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絶。覽賦之初，如張樂洞庭，賽帷錦宮，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傍徨追賞。

又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于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揚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

又　秦以前爲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騷》家流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

又卷三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

又　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爲之導乎！由學者靡而短於思，由才者徘而淺於法。劉中壘宏而肆，其根雜，楊中散法而奧，其根晦。《法言》所云「故眼之」，是何語？

又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文通》卷五《封禪》　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

《鴻苞》卷一三《詹炎》　漢文爾雅，六朝文濃麗，唐文平淡，宋文醇薄，元文纖弱。漢魏詩典古，六朝詩華蔚，唐詩清適，宋詩鈍腐，元詩纖豔。我朝兼有列代，各不如列代之獨至。

《穀山筆塵》卷八　兩漢文章，莫盛於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鄒、相如、莊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家，是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攝諸家之旨，發明道術，是著述之文也。顧武帝所好不過詞賦夸靡之文，子長本爲史，不以文稱，其時書亦未出。至於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爲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史記》不號爲文，而其文之妙爲千古絶唱，次之。至於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於技矣。

《雨航雜錄》卷上　漢斲雕爲樸，反漓爲醇，而春和諸令，穆如溫如，以至賈、董、揚、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灝，次者嶄峻雄奇，彬彬乎盛矣。

《詩藪・內編》卷二《古體中・五言》　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原委，譜系俱存。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聲，

近沿枚、李。陳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漸開。【略】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祖述漢、魏六朝，所謂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也。

又 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尚辭，樂府頗尚氣。至《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風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眞可以泣鬼神，動天地。

又《外編》卷一《周漢》 蒙叟《逍遙》，屈子《遠遊》，曠蕩虛無，絕去筆墨畦徑。百代詩賦源流，實兆端此。長卿《上林》，創撰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者，深得詩賦情狀，初非以文爲戲也。

又 漢宗室向、歆最著，諸王則淮南、河間。然《藝文》詞賦類，有陽丘侯劉隱賦十九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淮陽憲王賦二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趙幽王賦一篇，宗正劉辟彊賦八篇，皆宗室也。

又 趙幽王史載詩一篇，而不言能賦。河間獻王世以爲經術士，然《藝文志》有上下《雍宮》三篇。（子儒家類。）淮南但傳小山，然《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其富若此。（又《河間周制》十八篇。）

又 諸王好文者，無出梁孝。無論鄒、枚，即羊勝、公孫，皆文士也。淮南以子顯，然《志》有淮南群臣賦四十四篇，惜名氏皆不傳。今傳子若《鴻烈》，賦若《招隱》，漢多才士，咸無與匹。中遭禍患，賓客竄亡，殊可悲也。又長沙王有群臣賦二篇，其人當亦下賢。又武帝自撰賦二篇，劉向賦三十八篇，又《臨江王歌詩》四篇，又中山王《文木賦》一篇，（載《西京雜記》中。）總諸劉無慮十數家，惜傳者寂寂耳。

又 唐詩千餘家，宗室與列者不能屈全指。先秦、漢賦六十餘家，而劉氏占籍者十數人，東漢不與焉。是唐宗室能詩者，不過百之一，而漢宗室能賦者，幾得十之三，何其盛也！雖湮沒不傳，名存史籍，亦厚遇矣。

又 兩漢詞人，知有鄒陽而不知有鄒子樂，（見《郊祀志》歌四篇，題鄒名。）知有莊忌而不知有莊恩奇，（枚皋同時，從武帝至茂陵，詔造賦十一篇。）知有李陵而不知有李忠，（衛士令。又李思孝有《景皇帝頌》，有李步昌、李息俱能詞賦。）知有蘇武而不知有蘇季，（遼東太守，有賦四篇。）知有董仲舒而不知有董安國，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公孫乘，知有朱買臣而不知有朱建、朱宇，知有賈太傅而不知有賈充、賈山，（山有賦八篇，非謂《至言》也。）知有河間獻王而不知有淮陽憲王，（有賦，不知其名。）知有河南獻王劉德而不知有陽成侯劉德，此數尚多。（安國書見農家，鄒子樂見《郊祀志》，公孫乘見《西京雜記》，餘俱《藝文志》中。）

又 漢詞人父子相繼者，枚、劉、班、馬，世所共知。然莊忌子莊恩奇，又助爲忌侄，此三莊者，世所罕悉。又張子僑、張豐父子，并有著述，見《漢藝文志》中。（子僑，光祿大夫，王褒同時。豐，車郎。）

又《雜編》卷一《遺逸上·篇章》 世率稱楚騷、漢賦，昭明《文選》分騷、賦爲二，歷代因之，名義既殊，體裁亦別。然屈原諸作，當時皆謂之賦。《漢藝文志》所列詩賦一種，凡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而無所謂騷者。首冠屈原賦二十五篇，序稱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則二十五篇之目，即今《九歌》、《九章》、《天問》、《遠游》等作，明矣。所謂《離騷》，自是諸賦一篇之名。太史傳原，末舉《離騷》而與《哀郢》等篇并列，其義可見。自荀卿、宋玉指事咏物，別爲賦體。揚、馬而下，大演波流。屈氏諸作，遂俱係《離騷》爲名，實皆賦一體也。

又 漢人賦冠絕古今，今所共稱，司馬、揚、班十餘曹而已。余讀《漢志》，西京以賦傳者六十餘家，而東漢不與焉。總之當不下百家。范史不志《藝文》，東漢諸人制作，遂概湮沒無稽，《志》之所係如此。然班氏本《七略》而芟之者也，《志》之于略僅三之一，則西漢諸詞賦家，亦僅半存而已。如司馬相如友盛覽，梁孝王客路喬如，公孫詭乘，鄒陽、羊勝、韓安國，又慶虬之有《清思賦》，中山王《文木賦》，并載稚川《雜記》。《志》皆不收，則知西京之賦，已不啻百家，不必東漢也。然無可參考，姑按《志》盡錄之：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吳人），賈誼賦七篇，枚乘賦九篇，趙幽王賦一篇，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陽丘侯劉隱賦十九篇，吾丘壽王賦十五篇，蔡甲賦一篇，兒寬賦二篇，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陽成侯劉德賦九篇，劉向賦三十三篇，王褒賦十六篇，陸賈賦三篇，枚皋賦百二十篇，朱建賦二篇，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嚴助賦三十五篇，朱買臣賦三篇，宗正劉辟彊賦八篇，司馬遷賦八篇，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蕭望之賦四篇，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揚雄賦十二篇，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待詔馮商賦九篇，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車郎張豐賦三篇，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廣川惠王越賦五篇，衛士令李忠賦二篇，李步昌賦二篇，侍郎謝多賦十篇，平陽舍人周長孺賦二篇，雒陽錡華賦九篇，別栩陽賦五篇，眭弘

賦一篇，王商賦十三篇，侍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漢武帝賦二篇，張偃賦二篇，張仁賦六篇，臣說賦九篇，臣吾賦十八篇，臣嬰齊賦十篇，魏內史賦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長沙王群臣賦二篇，賈充賦四篇，秦充賦二篇，淮陽王賦二篇，魏內史賦二篇，臣延年賦七篇，長沙王群臣賦二篇。

又　右《漢藝文志》共賦四十六家，四百十篇。【略】外又有無名氏雜賦一十二家，二百三十四篇。蓋當時類輯者，後世總集所自始也，并錄於後：《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客主賦》十八篇，《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雜山陵冰雹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大雜賦》三十四篇，《成相雜詞》十二篇，《隱書》十八篇，《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又　今考漢諸賦存者，賈誼三篇：《旱雲》、《鵩鳥》、《虞賦》是也。枚乘二篇：《菟園》、《忘憂館柳》是也。司馬相如賦六篇：《長門》、《大人》、《美人》、《子虛》、《上林》、《二世》是也。淮南王一篇：《屏風賦》是也。孔臧賦四篇：《諫格虎》、《楊柳》、《蓼蟲》、《鴞賦》是也。劉向賦一篇：《請雨》是也。司馬遷賦一篇：《悲士不遇》是也。揚雄賦七篇：《甘泉》、《河東》、《長楊》、《羽獵》、《逐貧》、《太玄》、《蜀都》是也。漢武帝賦一篇：《李夫人》是也。凡存者七家，三十篇而已。

又　又按：《漢志》無《離騷》《楚詞》類，而屈原、宋玉皆列賦中，則今載《離騷》中者皆賦也。考之得莊夫子《哀時命》一篇，王褒《九懷》九篇，趙幽王《拘幽詞》一篇，（幽王賦無可考，蓋即《史記》所載。）淮南小山一篇。（即淮南群臣賦。）又賈誼《惜誓》、《吊屈》二篇。劉向《九嘆》九篇，揚雄《反離騷》一篇。（《漢書》本傳。）三家已見前，合之得七家二十四篇。然東方《七諫》七篇，亦騷詞，當入賦中，而《漢志》不列，未詳。（又《丹鉛錄》載劉向《雁賦》中四語，蓋得之類書者，全篇不傳。）

又　又董仲舒有《士不遇賦》，直致悁忿，殊不類江都平日語。且《漢志》無仲舒賦，僞無疑。太史亦有此賦，尤可笑。遷雖將略非長，不應至是。（二賦蓋六朝淺陋者因陶序引之，贋作玩世耳。）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八《九流緒論中》　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揚雄三十八篇。道家則捷子二篇，（注云：漢武帝時人。）曹羽二篇。（同武帝時。）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于長忠臣傳九篇。法家則晁錯三十一篇。縱橫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荊軻論》共五篇。農家則董安國十六篇，氾勝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自餘無名姓者概不著錄。）

又　右漢世子書之盛如此，然大概非戰國比也。今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等往往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爵里，因錄其略焉。

又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南子》，故揚雄以淮南、太史竝論。又以爲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而詭辭裘說坌溢篇中，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譚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漢興，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羣集浮華，網羅淫僻，淵渟澤匯，萃爲此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之弊，不亡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既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又卷三九《華陽博議下》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

又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略】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妙，彼以爲學問中一事也。【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之未易及也。

又　漢之爲經者仲舒、康成，爲史者馬遷、中壘，爲子者子雲、淮南，爲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

《歐餘漫錄》卷一《漢文如唐詩有三等》　今人但識唐詩有初、盛、晚之不同，不知漢文亦有此三等。高祖、惠文可稱初，漢景、武盛矣，昭宣以下晚矣。至於建武、永平之後，愈益卑弱。

葛微奇《史漢文統序》　若夫文辭則長卿、枚叔、子雲、叔皮；吏治則張敞、望之、左雄、朱穆；籌邊事則智囊營平，伏波定遠；譚災異則劉向、谷

永、郎顗、蔡邕，皆彬彬一時之選，不可指屈者也。而腐史之奇而不詭，班掾之贍而不穢，蓋眞有吞吐山川日月之勝，包羅蘭臺石室之藏，兩相頡頏，可稱二難。

《詩源辯體》卷二　胡元瑞云：「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復雜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爲尚，賦以誇張宏鉅爲工。」又云：「騷盛于楚，衰于漢，而亡于魏；賦盛于漢，衰于魏，而亡于唐。」「求騷于漢之世，其《招隱》乎？求賦于魏之後，其《三都》乎？」愚按：【略】相如《大人賦》、《宜春宮賦》，班固《幽通賦》，張衡《思玄賦》，皆騷體也；學者不可不辨。

《繹志》卷一四《文章》　昔之爲文者衆矣，吾安所取正乎？屈原有取焉，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意，有以增三綱五常之重也。陸大夫有取焉，奉詔著書，明乎秦所以失，漢所以得，文武並用，長治久安之術。班固贊高祖與蕭何律令、張蒼章程並稱也。賈誼有取焉，深謀遠慮，異世舉而行之，可以弭天下大患。陸贄有取焉，武夫悍卒得其一言，作忠勇之氣，而濟人主於艱難。董仲舒有取焉，明王道，述禮樂，使後學有所統壹。徐幹有取焉，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其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劉向有取焉，《說苑》可以輔教也。

《梅村集》卷二一《程翼蒼詩序》　士君子患其行之不高，學之不贍，而不患名位之不達。入而爲相如、枚皋，出而爲賈生、董相，一而已矣，何必長楊載筆，太液從游，而後可以傲當時、稱作者哉。

又卷二三《魏貞庵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宏濟蒼生，潤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爲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理學，即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皋、揚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

《湛園集》卷一《郭高旭贈行詩序》　文士之運，其塞之也甚易，而開之也甚難。余覽《史》、《漢》，經秦芟儒之後，賈誼以布衣發憤，欲有所更張，而絳、灌沮之。趙綰、王臧議興文學，而太后不悅。元朔初，平津與天子協意定制，始下郡國貢士之法，開東閣以延四方之英俊。當是時，司馬相如、枚皋、莊助，兒寬之徒，固已布列在朝。其後嚴徐主父輩，上書闕下，言事者益衆。延及宣元之際，任用儒相，一變而爲經術。西京之文至與雅頌爭烈，無他，其時使之然也。使生數君子于高惠文景之世，則不免于抱書淹鬱以老，即其文亦不盡傳。今班氏《藝文志》所載辭賦諸家，其在建元以前者，殆十不一二見也。

《曝書亭集》卷三一《與李武曾論文書》　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于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

又卷八〇《弔李陵文序》　河梁之詩爲五言所自始。使得一鳴，《鐃歌》《郊祀》之盛，庶幾史克、正考父之美復見于漢，乃委之漠北。幸而武奉使倡和之詩，得復流傳于世。迨武既歸，其悲悵無聊之思，必有甚于平昔者。登臺而望，豈之感時懷友之作？惜乎不傳者蓋已多矣。自古愛才之主，宜莫如漢武。然其所好，特司馬相如靡曼之詞，枚皋、東方朔俳諧之體。以遷之文，陵與武之詩，獨未聞有稱焉。至栢梁既成，賦詩高會，當極一世之選。乃所與賡歌颺言，則衛青輩一二麤豪武人，及大官上林丞刀筆俗吏八九而已。此何爲者耶？賈生之才，文帝不善用之，爲世所惜。若武帝之于陵，用違其才，殆又甚焉。嗚呼，才士之不遇于世自古然矣。

《松桂堂全集》卷三七《西堂雜組三集序》　嘗讀史至漢建元、元光之際，始興起文教，招選茂異，詳延特起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唐至開元中始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發揮典籍。於時漢唐之興，近者六七十載，遠者幾及百年。雖賁然文明之飾，日不暇給焉。夫以武帝之廣延豪儁，號稱右文。當時儒雅文章之臣，吾邱以格五進，枚皋以俳優畜，董生以病免，長卿以園令終，子長官乎卜祝之間耳。唐二張公位遇既隆，文章尤盛。而文貞未極諷諭之才，曲江未窮著述之體。千古之下，不免遺憾。然則才之難兼而遭逢之不易易，蓋已久也。

胡在恪《漢詩音註序》　間嘗曠觀百代，上下千載，竊歎兩漢之文治爲極盛也。天下之生民久矣，前此嬴秦暴虐，坑儒焚書，俾五帝三王流風善政蕩然無遺。高祖以泗上亭長，提一劍以定中原，締造西東兩漢二十四君，曆數四百有奇，熠火餘光猶延及於蜀季。誠以大風一歌，儼然有包羅百代，囊括宇宙之槩。維時陸賈日於上前陳說《詩》、《書》，叔孫通創爲綿絡，由此日漸治

定功成，制禮作樂，建太平不拔之業，前古後茲莫之與京也。逮夫武帝、昭帝，皆秉天授，異資膺圖，首出《秋風》、《瓠子》之篇，《黃鵠》、《淋池》之作，大哉王言，抑何其婉而多風也。次則朱虛、東平、淮南諸侯王，以及蘭臺金馬，若班固、崔駰、傅毅、司馬相如、蔡邕諸人，武臣則馬援、霍去病諸人，隱士則四皓、梁鴻、龐德公諸人，淑媛則唐山夫人、班婕妤、卓文君、王嬙諸人，皆閒氣所鍾，奇才輩出，未易更僕數，莫不揚風抗雅，高文典則，號爲專家，榮顯堂而光史冊，豈不郁郁乎稱極盛與。

《事物攷辯》卷一一《論》　陸深《史通會要》：史之有論也，太史公、班孟堅皆以補書本傳，事無重出。後來作者每卷立論，篇終有贊，曰序、曰銓、曰評、曰議、曰撰、曰奏，或自顯姓名，或別其所號，或通稱史臣，或矜衒文采，豈知載筆之旨哉。

《通志堂集》卷一四《賦論》　經術之要，莫過于《三百篇》，以《三百篇》爲賦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以《三百篇》爲詩者，蘇、李而下，至于晉、魏、六朝、三唐以及于今之作者皆是也。《藝文志》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則樂府者，又賦之變也。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賦，賦變而樂府，樂府之流漫浸淫而爲詞曲，而其變窮矣。窮則必復之于經，故能以六經持萬世文章之變，即詩賦一道猶可以見賢人君子之用心。若遂薄之爲雕蟲末技，吾未見揚雄之《法言》、《太玄》謂可直駕《離騷》而上之。天下萬世可無《法言》、《太玄》，決不可無《離騷》。《法言》《太玄》或有時可泯沒，《離騷》決不可泯沒也。愚按賦之心本一原，而其體制遞換亦可縷數：騷一也，兩京之渾融博奧一也。

又　漢之興也，名儒則有董仲舒、賈誼、兒寬、司馬遷、蕭望之、揚雄、劉向、歆父子，東京則有班固、崔駰、崔寔、張衡、蔡邕之徒，多者至數十篇，少者亦數篇。而其最著者曰司馬相如。相如之詞，雖稱侈麗閎衍，失諷諭之義，然考之佚傳，相如嘗受經于胡安，蜀人多傳其業，其功至與文翁等，故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地理志》語）後世以俳優目相如之詞者，非也。班固書稱枚皋善爲賦，特以皋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僅比東方朔、郭舍人。而皋亦自言爲賦不如相如。由此觀之，則知相如之賦之所以獨工于千古者，以其能本于經術故也。其言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推相如之意，蓋眞有所謂不可傳者哉？其可傳者，侈麗閎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爲不傳之賦之心，則所可傳者出矣。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二《漢宣帝重辭賦》　詩賦一道最足娛人性情，而無知者往往以爲淫靡不急。漢宣帝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處悅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大哉王言，足以破千古腐儒之陋。

《鐵立文起後編》卷三《奏疏》　或曰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纍纍幾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況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即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又肯竟而讀之乎？故觀申公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

又卷五《策》　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通今，與夫專劇解紛之識也。

又　袁坤儀曰：一以策取士，自漢文始，亦古者詢事考言之遺意。

又　王懋公曰：進策如賈生之陳《治安》，必實有經濟如是，而後以進策名，庶幾無愧。

黃錫璜《漢詩總說》　吾嘗論兩漢之文，皆有六經氣味浸溢乎其中。唐、宋諸名家不過引經文爲證據耳，其實氣味遠甚。

《劍谿說詩》卷上　漢京自雜歌樂章外，五言概不多見，是殆歷武、宣之世，崇尚經術，不暇以爲。然作者間出，深醇簡古，非魏、晉人可到。

《經史管窺》卷三九　太史公言文史星曆，近亨卜祝之閒，主上以倡優畜之。枚皋亦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客謂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孔子猶重視文若此，而漢之君臣乃以俳優相待，此漢之所以遠不逮唐虞三代也。余曰：文以載道。離道言文，壯夫不爲。漢時，人自待已薄，又何怪上之薄待邪？

《綠溪語》卷上　漢文疏而厚，如《大人賦》「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又云「紅杳眇以元潛兮，焱風涌而雲浮」，若出今人之手，必以爲複矣。《子虛賦》「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而《上林賦》又有「揭車衡蘭槁本射干」，一篇之中，衡蘭再見，射干三見。雖射干義有不同，而今人亦必以爲複矣。漢賦出於楚騷，楚騷之複見者更多，今之不複者，未必能工於屈子長卿也。國風、小雅複句尤多，是又楚辭之所從出也。

《古文辭類纂·辭賦類》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態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韵，然古人亦有無韵者，以義在托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刻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韵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文史通義》卷一《詩教上》　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于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于梁王，江淹陳辭于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位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于西京；徐、陳、應、劉，徵逐于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匯于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于詩騷，古今一也。

又　賦先于詩，騷別于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

《午風堂叢談》卷六　李華作《蕭穎士文集序》，述茂挺之論文也：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

《北江詩話》卷一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淵、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王芑孫《讀賦卮言·導源》　荀況《賦論》言「請陳佹詩」，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曰佹，旁出之辭；曰流，每下之說。夫既與詩分體，則義兼比興，用長箴頌。單行之始椎輪，晚周別子爲祖，荀況屈平是也。繼別爲宗，宋玉是也。追其統，繫《三百篇》，其百世不遷之宗矣。下此則兩家歧出，有由屈子分支者，有自荀卿別派者。昭明序《選》所以云「荀宋表前，賈馬繼後」，而慨然于源流自玆也。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從荀法，賈傅以下，湛思渺慮，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變，馬愉而賈戚，雖云一轂，略已殊塗，賦家極軌，要當盛漢之隆而成命騷爲的，偏奉東京，豈曰知言者哉！飄流所始，同祖風騷。騷有擬、有反，稍已分門，玆不具論。由荀宋而言，則《禮》、《知》之篇，義微載道，《箴》、《誦》之作，理在前民，附庸六義者也。《高唐》、《神女》，有孔子殷勤之意，猶之風詩，馬既騰聲，揚旋飛躍。《子虛》、《上林》搖淳臻而江河萬古不輟其流，足知大路繁纓，多以爲貴。《易》曰：物相雜謂之文。《傳》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文章之爲術，惟不諱于雜，斯盡其變。其在于周，若荀子五篇；其在于楚，若宋之《釣賦》；西京則揚有《河東》，枚有《菟園》；東京則班有《終南》，張有《天象》，《逸居》，選外猶憾闕遺。蓋賦以鴻通爲本，初非典要之求，我有旨蓄，亦禦冬，而先縱尋斧，無乃不可歟！

《匪石先生文集》卷上　西京詔令，模深寫厚，三代之餘也。

又　賈子之言治安，董子之論天人，賈讓之論治河，趙營平之論守邊及鼂錯之論兵與救時務，希世而不多見焉。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漢麗之士，祖述憲章，厥制益繁。然其能之者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循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譎而不觚，盡而不穀，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

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霞，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泠汰，其義轂輻于物，莎莎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輗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于《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于物無擠，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于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盧，頡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莎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于宋玉，揚雄恢之。脅入竅出，緣督以爲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

康紹鏞《七十家賦鈔序》 蓋賦者，《詩》之諷諫，《書》之反覆，《禮》之博奧；約而精之，以情爲表，以理爲職，以言爲端倪者也。楚人以後，漢臣最工，孝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如《藝文志・辭賦略》所載者，是而存者不能什一，可嘆也。

《復小齋賦話》卷上 相如工爲文，陳皇后奉黃金百斤買《長門賦》。王子淵《洞簫頌》，元帝宮人能誦之，爲千古文人艷羨。劉琰侍俾數十，悉教讀《魯靈光殿賦》，猶韵事也。若趙鬼之讀《西京賦》，吾欲爲平子絕倒矣。

又 賦始于蘭陵而屈宋爲之增華，故班固《藝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予嘗謂集賦者，以騷列于首，自來選家從不歸并賦門，可謂數典忘祖。

《華經室三集》卷二《與友人論古文書》 元謂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于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

紀昀等《歷代職官表》卷四二 謹案：《東京賦》云：「奉引既華，先輅乃發。」即《輿服志》所云「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是也。又云「鸞旗皮軒」，即《輿服志》所云「皮軒鸞旂，皆大夫載」是也。云「屬車九九」，即《輿服志》所云「屬車八十一乘」也。云「雲罕九旂」，即《輿服志》所云「前驅有九旂雲罕」是也。云「鈒戟轇轕」，即《輿服志》所云「鳳凰闟戟」是也。云「奏嚴鼓之嘈嘽」，即《輿服志》所云「黃門鼓車」是也。云「戴金鉦而建黃鉞」，即《輿服志》所云「後有金鉦黃鉞」是也。漢賦之有關於典制如此。

《曾文正公家訓》卷上《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

《國朝文匯丙集》卷一五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愧於古，而風骨少隤矣。

《藝概・賦概》 詩爲賦心，賦爲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賦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爲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

又 古者辭與賦通稱。《史記・司馬相如傳》言「景帝不好辭賦」，《漢書・揚雄傳》「賦莫深于《離騷》，辭莫麗于相如」，則辭亦爲賦，賦亦爲辭，明甚。

又 騷爲賦之祖。太史公《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不別名騷。

又 屈子以後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賈生《惜誓》；情之綿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勁，莫如淮南《招隱士》。

又 屈子之賦，賈生得其質，相如得其文，雖途徑各分，而無庸軒輊也。揚子雲乃謂「賈誼升堂，相如入室」，以己多依效相如故耳。

又 賈生之賦志勝才，相如之賦才勝志。賈、馬以前，景差、宋玉已若以此分途，今觀《大招》、《招魂》可辨。

又 楚辭風骨高，西漢賦氣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漢而復于楚辭者。若其至與未至，所不論焉。

又 問楚辭、漢賦之別，曰：「楚辭按之而越深，漢賦恢之而彌廣。」

又 楚辭尚神理，漢賦尚事實。然漢賦之最上者，機栝必從楚辭得來。

又 或謂楚賦自鑄偉辭，其取鎔經義，疑不及漢。余謂楚取于經，深微周浹，無迹可尋，實乃較漢尤高。

又 楚辭，賦之樂；漢賦，賦之體。歷代賦體，只須本此辨之。

又 屈子之纏綿，枚叔、長卿之巨麗，淵明之高逸，宇宙間賦，歸趣總不外此三種。

又　李白《大獵賦序》云：「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似約相如答盛覽問賦之旨，而自賦亦允足稱之。

又　李白《大鵬賦序》云：「睹阮宣子《大鵬贊》，鄙心陋之。」《大獵賦序》于相如《子虛》、《上林》，子雲《長楊》、《羽獵》，且謂齷齪之甚，皆是尊題法。尊題，則賦之識見氣體不由不高矣。

又　屈兼言志、諷諫，馬、揚則諷諫爲多，至于班、張則揄物之意勝，諷諫之意鮮矣。

又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屈子言志之指。「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馬、揚諷諫之指。

又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敘傳》曰：「《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夸，然其指風諫，歸于無爲。」揚雄《甘泉賦序》曰：「奏《甘泉賦》以風。」《羽獵賦序》曰：「聊因《校獵賦》以風之。」《長楊賦序》曰：「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賦之諷諫，可于斯取則矣。

又　董廣川《士不遇賦》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此卽正誼明道之旨。司馬子長《悲士不遇賦》云：「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此卽述往事思來者之情。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云：「寧固窮以濟意，不委屈而累己。」此卽屢空晏如之意。可見古人言必由志也。

《見山樓詩集》卷四《姜西溟》　唐人詩筆元人畫，兩漢文章兩晉書。公自不應科第貴，凌雲一賦誤相如。

《古今文派述略・兩漢三國時文派》　西漢文人工爲美文者，如淮南王劉安、鄒陽、枚乘、朱買臣、嚴忌（嚴忌本姓莊，東漢明帝名莊，後人改莊爲嚴。）東方朔、枚皐、司馬相如、楊雄、（楊雄《漢書》作揚雄。）王褒、班婕妤之倫，皆取材屈宋，華藻繽紛，爲後世詞賦家、駢文家之所祖，而司馬相如、楊雄尤爲一時之傑。

又　相如字長卿，蜀郡人。有《子虛賦》、《上林賦》、《長門賦》、《大人賦》、《難蜀父老文》、《封禪文》諸作。（所列諸文，除《大人賦》外，皆見《昭明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纂《文選》，統字德施，武帝太子，早卒。）

又　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少好學，慕司馬相如之爲文。有《甘泉賦》、《長楊賦》、《羽獵》、《解嘲》、《劇秦美新》諸作。

又　西漢文之以理勝者以賈誼、司馬遷爲之最。

又　賈誼，雒陽人。其文善於論事，（有《治安策》。見《漢書》本傳。）出入儒、墨、名、法，縱橫、詞賦之閒，故其所作，淋漓酣恣，變化排宕，氣盛而詞，無不宜。同時與之相敵者，如鼂錯之論兵，（見《漢書》本傳。）峭厲精悍，庶幾如晉楚之爭霸。

又　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太史令談之子。其畢生精力全注於《史記》一書，凡百二十卷，上起黃帝，下訖天漢，（漢武帝年號。）後世紀傳之史，莫能出其範圍。

《學海堂集》卷七《文筆考》　蓋漢尙辭賦，所稱能文，必工于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才，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爲藝，詩賦爲文矣。（詩賦家有《隱書》十八篇，蓋隱其名而賦其狀，如射覆之類。至于設問，亦賦之流，故皆謂之文。《東方朔傳》載《答客難》、《非有先生論》二篇，結之云：朔文辭此二篇最善，是其證。）

《國故論衡・辨詩》　屈原、孫卿諸家，爲賦多名；孫卿以《賦》、《成相》分二篇，題號無別，然《賦篇》復有《佹詩》一章，詩與賦未離也。漢惠帝命夏侯寬爲樂府令，及武帝采詩夜誦，其辭大備。《七略》序賦爲四家，其歌詩與之別。【略】自韋孟《在鄒》至《古詩十九首》以下，不知其爲歌詩耶？將與賦合流同號也。要之，《七略》分詩賦者，本孔子刪詩意，不歌而誦，故謂之賦，叶于簫管，故謂之詩。其他有韵諸文，漢世未具，亦容附于賦錄。【略】漢賦爲四種，而詩不過一家，此又以小爲大也。《七略》次賦爲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揚雄賦本擬相如，與屈原同次，班生以揚雄賦隸陸賈下，蓋誤也。）然言賦者多本屈原。漢世自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鵩鳥》亦方物《卜居》。而相如《大人賦》，自《遠游》變。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爲《七發》。其後漢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外，及淮南、東方朔、劉向之倫，未有出屈、宋、唐、景外者也。孫卿五賦，寫物效情，《蠶》《箴》諸篇，與屈原《橘頌》異狀。

劉師培《論文雜記》九　西漢之時，【略】若賈生作論，（《過秦論》之類

是。）史遷報書，劉向、匡衡之獻疏，雖記事記言，昭書簡册，不欲操觚率爾，或加潤飾之功，然大抵皆單行之語，不雜駢儷之詞；或出語雄奇，（如史遷、賈生之文是，出于《韓非子》者也。）或行文平實，（如晁錯、劉向之文是，出于《呂氏春秋》者也。）咸能抑揚頓挫，以期語意之簡明。東京以降，論辯諸作，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詞，（載于《後漢書》之文，莫不如是。即專家之文集，亦莫不然。）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于西漢。

體類

屈賈

論述

《梁書・裴子野顧協徐摛鮑泉傳》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樸，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又《文學傳下》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訕，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

《騎省集》卷一四《九疊松贊》昔在太古，君臣強名，賢愚同域。洪洪洞洞，是謂太和。降及後代，聖人有作。顯仁義，建功名，扶衰拯弊，不得已也。於是有愛惡，則象生焉。其甚者，飾行以矯時，執方以違俗。考槃閭巷，聲重王公，上德喪矣，獨有高世之譽。嗚呼！荀孟屈賈之徒，豈斯松之類邪！感物徘徊，因爲之贊。

《澹齋集》卷一《龍居山人墨戲賦》徒怪夫六經以來，衆伎紛蟻，世祀幾傳，作者幾輩，雲章星藻，其來稹稹。孟醇莊放，雄嚴荀肆，屈賈之幽妍，遷向之博偉，韓蒙柳劉，異味合美，豈夫與子同一經緯？隱君子笑曰：觀解牛者得養生，見行水者知用智。事固有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子何知之晚而問之不惠？夫子之妙，我之妙也。我之妙，造化之妙也。復奚辨於彼此，子其然乎不然。

《鶴山集》卷五《次韻永平令江叔文鶴山書院落成詩》君臣大分雖有止，終不能忘乃天理。世無我知將自知，不待雷風問諸史。投沙屈賈占所歸，九州博大歸何之。雖云忠憤語傷激，律以洙泗猶津迷。

《剡源文集》卷一一《紫陽方使君文集序》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

《松雪齋集》卷六《劉孟質文集序》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爲是平易險怪之別也。【略】一以經爲法，一以理爲本。必不可不作者，勿使無可不作者，勿使剩。如此，他日當追配古人，豈止劘屈賈之壘，短曹劉之牆而已哉。

《揭傒斯全集》卷六《靖州廣德書院記》靖州居楚極壤，洞庭瀦其左，巴蜀據其右，伶僚與隣，猨鳥與游，而兵革之所狃習也。然其民好鬬而勇於爲義，雖寡學而易感，猶有屈賈之遺風焉。

《東維子集》卷七《金信詩集序》言工而弗當於理，義窒而弗達於辭，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也。又況言龐而弗律，義淫而弗軌者乎！自《三百篇》後，人傳之者凡幾何人？屈、賈、蘇、李、司馬、揚雄尚矣，其次爲曹、劉、阮、謝、陶、韋、李、杜之迭自名家，大抵言出而精，無龐而弗律也；義據而定，無淫而弗軌也。

《峴泉集》卷一《慎本》下逮荀、楊、董、韓、周、程、邵、張、朱、呂之言，皆所以載道，足以羽翼六經者歟。左氏、屈、賈、班、馬、李、柳、歐、蘇、曾、王之文，皆屬辭言道而作，非載夫道，雖工無取焉。是故蘊之爲德行，發而爲文章，皆得夫道之正也。

《甫田集》卷三三《廣西提學僉事袁君墓志銘》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

《明文海》卷二四二皇甫汸《三州集序》黃蓋楚疆，屈賈放逐之區也。諒而見疑，忠而被謗，憂心辟摽，故多怨誹之辭。

藝文

陶淵明《讀史述九章・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鵬獻辭。

杜甫《壯游》 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又《上水遣懷》 冥冥九疑葬，聖者骨亦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

劉禹錫《上中書李相公啓》 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寰區。昔行葦勿傷，枯骼猶掩。哀老以出弊，愍窮而開懷。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

李德裕《望匡廬賦》 想遠公之平昔，比孟綽之不欲。談精義於松間，寄虛懷於巖足。喜濯纓而旋返，悲負鼎而放逐。恥隨屈賈之波，不及宗雷之躅。整襟帶於瑤席，望玄師於林麓。徒佩紫青之書，未脫朱丹之轂。

梅堯臣《泛溪》 中流清且平，捨楫任船行。漸近驚猶立，已遙邨覺橫。何妨綠樽滿，不畏晚風生。屈賈江潭上，愁多未適情。

歐陽修《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芳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嗔條怒穎眞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劉敞《望洞庭》 壯觀激我懷，當歌意復咽。寂寥軒轅樂，萬古逸響絕。慘淡虞帝魂，九疑奔嵽嵲。況聞屈賈輩，各賜楚漢玦。至德無復還，後王寢衰缺。滔滔更南征，鬱鬱抱忉怛。太湖雖云深，未救懷古渴。

韋驤《春杪書懷三十韻呈同事鄧令》 危鶴形難壹，鷦鷯好自頗。痔醫榮足賤，墦乞詐宜訶。投步安夷坦，存心謝揣摩。勢窮嗟屈賈，道樂慕淵軻。豹隱潛加澤，牛山戒執柯。忘非羞搏虎，招議畏鳴鼉。末宦難縈束，高懷固岌峩。

蘇軾《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

張耒《次韻蘇公武昌西山》 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來爲蒼生開。長虹一吐誰得掩，六翮故在何人摧。橫翔相與顧鴻雁，寶劍再合張與雷。山猿澗鳥汝勿怨，天遣兩公聊一來。豈如屈賈終不遇，詩賦長遣後人哀。

李彭《奉同伯固駒甫師川聖功養直及阿虎尋春因賦問柳尋花到野亭分得野字》 曜靈運行春，蘅若被原野。客子具歸驂，暄風挽羸馬。屬國賢耳孫，當代豪長者。勝游參羊何，重客或屈賈。木末仲宣樓，華榱大蘭若。徐步幽屢尋，銷憂日聊假。手無垂露資，發興爲君寫。晚過岱宗吏，寥闊存大雅。犧樽追三代，琴筑觀九夏。粲粲懸牙籤，照眼不容捨。歸酌顧建康，我實陪樽下。雄豪先競病，遲遯頗喑啞。匪惟稱行樂，性靈賴陶冶。他時儻重來，更結離騷社。

李綱《次韻羅修撰古風》 作詩聊謝公，更辱報章灑。清新鄙元白，風流追屈賈。氣象嶽爭雄，諷玩手忘捨。觀圖更得詩，端如飽膾炙。什襲藏篋中，光鋩照林野。

張綱《春末桃李盛開竹間有梅一枝嶷然秀發用唐子西韻簡汪彥章》 在處朱朱兼白白，化工伎倆眞多色。誰知先生鐵石心，到眼物華如過客。高標可但凌三冬，一枝傑出妖艷中。椒蘭絳灌信鼎貴，萬世屈賈留清風。

李正民《挽曾公袞實文》 靖國開皇極，先公秉化鈞。謝庭知有子，孫閣遂延賓。烜赫蕭周上，蒼黃屈賈鄰。欲明當日事，正論墨猶新。

李流謙《峽中賦百韻》 秭歸傍雲岑，地惡記人鮓。重弔湘波魂，忠言棄土苴。江蘺續遺些，異代稱屈賈。寧胡憫國艷，可忍千金賣。卻笑效顰女，炙面不肯嫁。巴東僅三戶，突兀著大廈。

又《巖桂堂》 主人手植雙桂樹，寧爲嬖玩娛燕席。亦知蘭鮑隨所化，勉進修名比馨潔。繞除霏霏風襲予，欲參靈螭駕寥闊。陳辭重華弔屈賈，酌以芳辛起澄鬱。日暮美人期未來，霧濕烟低花軟軟。

黃彥平《故人亭》 寒裏花開晚，霜餘葉落深。雲天迷遠望，山水費登臨。瑟鼓英皇怨，沙沉屈賈心。高名前後事，苦調短長吟。

王鋐《蔡天啓作中興碑詩且邀同賦》一日屠戮三庶人，天理已盡殺氣昏。青宮惴惴二十載，免裯自求黃屋尊。忠臣開除兩京路，未知日月雙懸處。歸來祈哀語可憐，今日貴作天子父。瀟湘江邊鐫窮碑，煙雲相連愁九疑。湖南萬古長嗟地，剩與屈賈添餘悲。雄文漫郎來作吏，正色顏公謁西內。兩賢憤托金石堅，莫求此碑求此意。休闖九閽訴帝傍，莫化杜鵑啼故鄉。磨崖難摧幽恨長，水流不盡山蒼蒼。

陸游《九月一日夜讀詩稾有感走筆作歌》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

又《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間日戲作五字七首識之以野店山橋送馬蹄爲韻》束髮初學詩，妄意薄風雅。中年困憂患，聊欲希屈賈。寧知竟鹵莽，所得纔土苴。入海殊未深，珠璣不盈把。老來似少進，遇興頗傾瀉。猶能起後生，黃河吞鉅野。

陳傅良《行湘喜雨簡劉公度周明叔》永懷泛湘人，屈賈多愁吟。往者亦此境，今者亦此心。空名但千載，佳思誰一襟。時哉不可失，浯溪更駸駸。

王炎《湘陰道中》道出昌江險，翩翩馬足輕。流萍嗟遠宦，行李偶南征。地帶長沙濕，川通湘水清。淒涼懷屈賈，天闊莫雲平。

又《回蔣教授》才識之優，素聞第一。師儒之選，果見無雙。得龍友於渥洼，空馬羣於冀北。某官鈞深學海，掞藻士林。八卦六爻，研羲文之妙旨；一風二賦，振屈賈之遺音。負此兩長，超然獨步。暫時緩帶，肯處諸侯半璧之宮；不日曳裾，徑登上帝羣玉之府。豈圖孤陋，獲識英髦。健筆驚人，共嘆陽春之寡和；高軒過我，乃蒙明月之暗投。藏以爲榮，報於何有。

趙蕃《重賦長知寓齋》蹉跎才幾何，白髮殆數莖。低回尚前御，牢落方南征。瀟湘清絕地，屈賈放逐情。感今重惻古，慨嘆識此生。

又《放舟始作》扁舟落吾手，遠役愴余心。道路經過數，秋風日夜深。青林向搖落，白髮益侵尋。況說瀟湘去，仍懷屈賈吟。

又《次滕彥眞韻三首》一　地接沅湘古，人留屈賈香。政須煩勝士，時爲發幽光。貽我祛愁具，懷君待月章。朦朧成少味，失喜見琳瑯。

又《與李潭州椿壽翁五首》四　萬里沅湘路，千年賈屈文。迹同探禹穴，心每望堯雲。未說渺茫隱，長思髮鑠勳。不應迷出處，四十畏無聞。

又《挽施文叔三首》二　小作王官試，還爲幕府留。綺歌偶意改，散號覓歸休。屈賈當重作，瀟湘漫一遊。胡爲車未發，已報病難瘳。

戴復古《九日登裴公亭得無災可避自登山之句何季皋滕賽言爲之擊節足以成篇》良辰樂事兩相關，不可不求今日閒。有酒能賒堪薦菊，無災可避自登山。心懷屈賈千年上，身在瀟湘八景間。好向樽前開笑口，人生枉自作愁顏。

姜特立《送潘叔昌主教清湘（瀟湘山水清絕甲天下昔人謂騷人墨客如屈原宋玉賈誼輩皆嘗至焉此天所以厚秀傑之士理或然也）》醞藉金閨客，風流粉署郎。文嘗追屈賈，身合到瀟湘。經術東萊學，才名上國光。遐方豈淹泊，雲路看騰驤。

洪咨夔《回胡判院啓》曠度高才，方快景星之睹；雄文大軸，忽勤明月之投。喜獲一麟，盡洗萬馬。恭惟某官壘劘屈賈，灰撥陰何。以湖海一生之豪，爲京洛諸老之客。流涕痛哭，見於議論；怒罵嬉笑，發爲文章。具眼非無其人，壓頭終付之命。

韓淲《題趙四行卷》淡泊梅都官，苦硬孟東野。韓歐舒而明，徐呂平而雅。健闢到應劉，高深望屈賈。章泉有斯人，身寄玉山下。

又《次韻昌甫》吾儕聚集地，絕倒頗閑縱。雖作三日留，尚覺歸傞傞。長歌固云哀，慟哭未爲痛。遷書並屈賈，班史傳王貢。甚矣孔仲尼，不復周公夢。

陳元晉《回史貢元啓》恭惟某官，古貌古心，清門清德。濯蜀江之錦，巧肖淵雲；繫湘水之舟，神交屈賈。夷猶絳帳，盤礴鈴齋，應無彈鋏之歌，漫續登樓之賦。白璧胡爲而投暗，黃金顧忍於擲虛？

王邁《賴趙南塘尚書汝談二首》一　屈賈文章蚤善鳴，長楊制誥晚尤精。天傾一念墮塵世，屬籍千年誰老成。賀表明明規寶慶，諫簏字字砭端平。不堪耆舊凋零盡，淚到南塘覺盡傾。

劉克莊《湘江》屈賈死將千載，劉君來泛湘江。沽酒偶留村店，看山不掩船窗。

又《次韻實之春日二首》一　向來文字擅中朝，留落而今賦大招。才子左遷推屈賈，相君高蹈友松喬。山行或與樵爭席，澗飲聊將掬代瓢。借使終身無一事，亦令千載仰孤標。

李劉《上樞密鄭知院》 灰撥陰何，不過人間煙火之語；氣摩屈賈，亦非天上雲漢之章。然小人僅可以小知，故大慙或謂之大好。

李昂英《送陳公儲序》 陳君公儲，才氣豪一世，百家九流之說無不通，古今天下事物物必究極所以然。長章巨篇，傑壯奇詭。酒酣氣張，急取墨汁作千萬丈龍於尺素間，雲蒸雨飛，天垂海立，騰驤夭矯，幽怪潛見，疑前身豢龍氏役風馭霆，盡護角鱗之族，故能逼真如此。所至相追隨多可人，而學之所到，心之所存，人未必盡知之。蓋抱負偉而志未信，政屈賈沉鬱無聊時，方汗漫塵表，有軒軒自得意。胸中定力，茲可驗矣。

衛宗武《和人雜詠五首》三 鐵研窮鑽研，知君用心苦。撐腸書五車，何異羣玉府。粲然以成章，雲錦工織組。逸氣劘屈賈，餘子何足數。八詠俄頃成，落筆傾風雨。

李曾伯《過涪州懷伊川涪翁兩先生》 今踰元祐二百載，草木涪人尚知愛。文章性命雖匪倖，氣象風流久皆在。惜乎兩公生盛時，下與屈賈同驅馳。涪人則幸公不幸，天下應怨涪人私。

程文海《次韻寄謝郭梅心三首・劭農》 摩壘誰如此敵強，平生屈賈爲君忙。已尊詩律今功父，更識交情古子桑。

曹伯啓《學宮雨夜有感》 茹糗充朝饑，芹宮芘餘廈。僮僕夜號寒，私憂若爲寫。鼎食愧臧獲，陸沉哀屈賈。載詠鷄鳴詩，行藏隨用舍。

袁桷《仲章詩律大進數日道中論詩亦頗相合復次前韻以勉之》 氣摩屈賈欲平揮，格律論詩要有歸。石髓定成千歲乳，藕絲空縷五銖衣。寒原草盡蒼鷹擾，涼月松陰白鶴飛。從此天河窮已近，還家何用詫支機。

龔璛《楚雲湘水圖歌謝張師夔教授》 離騷之國幾千里，十幅蒲帆順風駛。風順猶須兩月程，伊誰移來墮書几。張君墨妙游戲爾，亂峯因君接天起。蒼然古木摧不死，君應曾隱茅屋底。得非是間種蘭芷，慘澹經營那及此。松連閣上聽秋聲，讀書眼花字如蟻。玉立長身挾童子，披圖置我平生喜。憶惜詩家愛許渾，凌歊荒臺尋舊址。云何姑孰大江邊，望湘潭雲凡有咫。我今識君意，總爲詩料理。雲兮楚之雲，水兮湘之水。迴鴈夕陽唧一葦，山高見衡嶽，江遠會南紀。君兮君兮可奈何，我詩敢劘屈賈壘。

釋大訢《次韻張夢臣侍御遊蔣山五十韻》 窮檐旁午喧，不才甘朽櫟。何幸枉高軒，蕪穢煩芟剃。泥塗賴力掀。班揚鋒遠避。屈賈氣還吞，舉世懷燕石。惟吾重魯璠，三光開渾沌。萬派出崑崙，喜接東山屐。

楊載《送段時敏之京》 懷山挾海奠京師，氣勢紆餘盡北陲。鴈度塞雲秋色遠，鵲鳴宮樹曉光遲。四方英俊皆來萃，一代經綸屬有爲。君有長才希屈賈，好將詞賦重當時。

張憲《野亭》 言命輕舟，言駕瘠馬。臨流暫坐，釣絲時把。詠歌雍容，意思閑雅。情越羲軒，氣劘屈賈。清風古今，知爾亦寡。冠蓋遑遑，彼何爲者。

高啓《蝸蛙子歌〈爲友王常宗作蓋其號也〉》 作爲古文詞，言高氣醇溫。手提數寸管，欲發義理根。上探孔孟心，下弔屈賈魂。其質耀金石，其芳吐蘭蓀。叩虛答有響，斲險成無痕。陸珍雜水怪，變狀弗可論。

虞堪《送馬民立省親後還官越上》 撫戎之越豈能羈，拜母還官定有期。屈賈有才當用日，儀秦多辯正逢時。潮平江闊曹娥廟，木落山空夏禹祠。政隙好探風土勝，莫將孤劒倚天涯。

張宇初《懷友行寄水北楊雲溪》 東歸卧疾松桂粟，脫屣浮塵課樵牧。悵懷屈賈亦何悲，用舍隨時恆自足。雲溪子儒之徒藏器乃肥遁，含章謝馳騁。願從冰壑侶漁釣，奚復君門獻子虛。

童軒《舟經湘潭有懷屈賈二子》 牽舟西南上，所往非一程。今日到湘東，日出潭水明。推篷見青山，依依如送行。時當長養節，好鳥聲和鳴。仰視天宇闊，俯臨川上平。蕪風颯然至，洗我浮世情。古人不可見，所見惟虛名。毋爲計龍辱，頓使此心驚。

沈周《題唐寅釣魚圖》 長髯老翁無利心，漁屋如舟烟水深。得魚換酒不論價，自酌自歌還自斟。醉來長竿多失手，歸家那記魚無有。東隣賣鮮方算錢，老翁夢覺重開甑。平生落魄誰似渠，溪鳥溪花自友于。但祈天子寬酒稅，不諱旁人呼醉漁。世間能事皆醒者，自道沈冥勝醒也。功高已見醢韓彭，才絕猶聞流屈賈。當時子陵與伯倫，還憑釣飲樂天眞。今輸老翁全二德，江海風流稱一人。

羅欽順《次臨湘驛》 岡阜連延半隱陴，清湘如帶曲通池。猶聞屈賈悲傷賦，不見朱張磋切時。

劉麟《顧華玉謫官全州二首》二 遠道新恩意若何，到州惟有桂婆娑。氣還光岳完名少，天晚才賢謫宦多。心逐鴈書迴嶺路，香分蘭佩隔湘波。千年

屈賈眞知己，尙想摛詞獨酹過。

何景明《石磯賦》 陳典列圖，分藝考則。揚純儒之素言，究聖哲之玄德。暇日以臨于石磯之上，以觀乎楚之鉅澤。緬湘靈之鼓瑟，聞黃帝之張樂。泝屈賈之廉風，訊曹吳之遺略。維行迹之委翳，宛雄都之不作。

楊愼《道林岳麓二寺詩》 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稍揖英皇類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

楊巍《聞王柳濱謫楚中二首（尙學庚戌兵變）》一 聞近長沙地，應悲屈賈魂。莫言謫戍苦，不死是君恩。

胡應麟《明晨邦相爲具邀余同次公登蘭陰山追暮乃別》 絕磴飛梁杖底迴，蘭干遙望夕陽開。天懸萬壑低吳岫，地擁雙流抱越臺。賦就定應雄屈賈，遊成端不負宗雷。黎蘭滿目堪攜興，一爲千秋闢草萊。

梁清標《追挽吳忠烈》 甘陵舊事豈堪論，一疏飛霜叫帝閽。碎首殿階留碧血，傷心旅櫬泣青門。漢庭再啓膺滂禍，湘水誰招屈賈魂。剩有遺編傳孝子，五侯當日幾人存。

陳廷敬《吳耕方翰林自其先世三爲國學官詩》 回首蒼梧已雲，往事橫涕泗。穆穆時會殊，冉冉日月逝。左遷學署丞，經年獨留滯。朗吟百寮底，脫略公卿勢。屈賈才見疎，皐稷時所致。吁嗟老鄭虔，三絕今猶記。竭來惠長謠，風流鬱清製。

雜録

《隨隱漫錄》卷五 賈生獲罪于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皮日休不用於唐，投文沅湘，以悼賈誼。賈之見譏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賈之投閑長沙，洩其忠憤，可悲已。柳宗元恃叔文輩爲冰山，設爲《天對》，投文弔湘，有二子之才，無三閭之忠，寧不發屈賈之笑。

《皇甫司勳集》卷五七《水部君墓誌銘》 少宰建寧李公默譖於衆曰：「吾知水部清介士也，世擅才名，安得枉措以壞銓體。」僅調河南藩司理官。子約聞之，即日就道，邂故郢，眺章華，浮沅湘，泛洞庭，爲文以弔屈賈，遡黃州，登赤壁，踟躕賦詩興慨焉。

《弇州四部稿》卷七四《屈賈二先生祠記（代家君作）》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湘，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傅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嘆曰：「嗟乎！是曷以揚搉明德，表厲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責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官之羨，庀材而計之，爲楹若干，左祀屈子，右以賈生配。采蘼芷，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擔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于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嘐嘐斬斷，子蘭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嬖參五而愛怒謬盭。夫抱皦皦之節，兼卓越不儻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益卷卷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驥」者，似謂平不解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即微或比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夭于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重金璧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祠二子祀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茲土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愼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願於來者也。

《清一統志》卷二七七《長沙府二》 屈賈祠，在長沙縣西北，即賈太傅故宅也。又湘陰城內有屈原行祠，湘鄉縣南有賈太傅祠。

《湖廣通志·祀典志·長沙府·善化縣》 屈、賈二公祠在大西門內，祀楚大夫屈原，漢太傅賈誼。即誼故宅。明李東陽有記。

枚賈

論述

《文心雕龍・辨騷》 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又《章句》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析之中和，庶保無咎。

又《時序》 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

藝文

祖無擇《賀中書傅舍人啓》 伏審膺被宸寵，典司帝謨。凡在縉紳之間，欣逢除目之下。竊以文章治道之鼓吹，誥令朝廷之羽儀，因人發揮，爲世風采。若才子邁集，則勛華之典粹醇；議臣奮登，則商周之書灝噩。照爛往册，驚傳後人，迨茲以還，藐未足紀。惟嚴徐枚賈之於漢，及常楊元白之於唐，猶馳駿聲，僅踶遺躅。於穆盛旦，夐企古初。下敞西掖之居，仰模紫垣之耀。豈止演明賞罰之訓，蓋以梯媒凝承之材。

蔡襄《題延平閣》 雙溪會一流，新搆橫鮮赭。浮居紫霄端，卧影澄川下。峽深風力豪，石峭湍聲瀉。古劍成蟄龍，商帆來陣馬。晴光轉墓山，翠色著萬瓦。汀洲生芳香，草樹自閒冶。主郡王士安，高文勇枚賈。顧我久疎悴，霜髭漸盈把。臨津張廣筵，窮晝傳清斝。舞鼉驚浪翻，歌扇嬌雲惹。歡餘適晚興，望外迷空野。曾是倦遊人，意慮亦瀟灑。

洪适《賀林尚書啓》 伏審龍拜耀章，進都榮次。天官其屬六十，久虛常伯之尊；武王有臣三千，孰出鉅公之右。絲綸所布，簪紱謂宜。恭惟某官學富盈科，量深韜世。追風枚賈，能緯典以敷華；發采隨何，蚤席珍而待聘。歷芹宮而假道，陟柏寺以尊朝。

汪琬《寄阮亭先生三首》一 徵聘諸賢滿廟廊，才名眞擅漢京長。鄒枚賈董如麻葦，未數區區白髮郎。

枚鄒 鄒 枚

論述

《漢書・賈鄒枚路傳贊》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又《叙傳》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梁書・文學傳上》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悦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

《隋書・經籍志四》 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騷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翩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

《密齋筆記》卷三　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鄒枚文已近此體。大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文，又有一項四六。

《清容居士集》卷四二《答高舜元十問》　問：古賦當祖何賦？其體製理趣何由高古？答：屈原爲騷，漢儒爲賦。賦者實叙其事，體物多而情思少。登高能賦，皆指物喻意。漢賦如楊、馬、枚、鄒，皆實賦。體至後漢，雜騷詞而爲賦。若左太沖、班孟堅《兩都賦》，皆直賦體。如《幽通》諸賦，又近楚辭矣。晁無咎言變《離騷》，續《楚辭》，其說甚詳。私謂賦有三變：自後漢之變爲初，柳子厚之賦爲第二，蘇、黄爲第三。今欲稍近古，觀屈原《橘賦》、賈生《鵩賦》爲正體。又如《馴象》、《鵾鵜》諸賦，猶不失古。曹植諸小賦尤雅潤，但差萎弱耳。

《八面鋒》卷五《用人之法當察其內》　漢武帝知人善任，使其於一世之人才，亦嘗致其察矣。獨惜其舍內而徇外，遺實而取文。夫是以所用者皆非眞材實能。衛、霍之容甚武也，則用之；張、周、桑、孔之狀甚鋭而巧也，則用之；公孫、鄒、枚儒服儒言，甚秀而文也，則又用之。至於汲黯之質直，今日詆其戇，明日誚其無學，又明日怒其妄發。徙之內史，遷之淮陽，當是之時，苟非震整而剔秀，便捷而奮發，帝皆有所不快焉。

藝文

劉琨《扶風歌》　西京舊帝都，扶風拱黄圖。昔爲繁華里，今爲禾黍墟。

金張貴既歇，鄒枚文亦忽。惟有金銅仙，流淚辭漢月。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魏太子》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沈約《高松賦》　於時風急鼇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竹可詠，鄒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遠，姑射之想攸然。擢柔情于蕙圃，涌寶思于珠泉。豈徒爲善之小樂，離緻之短篇，若此而已乎？

梁簡文帝《七勵》　若夫鄒枚上客，揚馬俊人，揮金入趙，易服歸秦。賣舌彈劍，買義追仁。商榷萬古，弋釣陶甄。池中水黑，席上稱珍。判二氣之氛氳，辨六爻之終始。鳥變龍工，鳳書雲紀。辭弘八索，辨崇三耳。

梁元帝《落日射熊》　促宴引枚鄒，中園觀獸侯。日度堋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疊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王冑《西園遊上才》　西園遊上才，清夜可徘徊。月桂臨樽上，山雲影蓋來。飛花隨燭度，疎葉向帷開。當軒顧應阮，還覺賤鄒枚。

張說《藥園宴武輅沙將軍》　東第乘餘興，南園宴清洛。文學引鄒枚，歌鍾陳衛霍。風高大夫樹，露下將軍藥。待聞出塞還，丹青上麟閣。

范朝《寧王山池》　水勢臨階轉，峯形對路開。槎從天上得，石是海邊來。瑞草分叢種，祥花間色栽。舊傳詞賦客，惟見有鄒枚。

李白《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昔別黄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會稽風月好，卻繞剡溪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荆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

王維《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侍從有鄒枚，瓊筵就水開。言陪柏梁宴，新自建章來。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行杯。

李翰《難進論》　復有養高釣名之徒，勳餘戚裔之位，歷玄闕，排朱門。薰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虎皮羊質，假論崔馬之譚。而悠悠者莫不望景星奔，籍響風靡。夫向聲背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

高適《酬龐十兵曹》　憶昔遊京華，自言生羽翼。懷書訪知己，末路空相識。許國不成名，還家有慙色。託身從畎畝，浪迹初自得。雨澤感天時，耕耘忘帝力。同人洛陽至，問我睢水北。遂爾款津涯，淨然見胸臆。高談懸物象，逸韻投翰墨。別岸迥無垠，海鶴鳴不息。梁城多古意，攜手共悽惻。懷賢想鄒枚，登高思荆棘。世情惡疵賤，之子憐孤直。酬贈感幷深，離憂豈

終極。

劉長卿《寄會稽公徐侍郎（公時在王傳）》　搖落淮南葉，秋風想越吟。鄒枚入梁苑，逸少在山陰。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聖朝難稅駕，惆悵白雲深。

韓愈《和張十一憶昨行》　憶昨夾鐘之呂初吹灰，社公禮罷元侯迴。車載牲牢甕舁酒，並召賓客延鄒枚。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迺發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斧屢舉傾金罍。

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　復聞顛夭聾，峨冠進鴻疇。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侍從，卓犖傾枚鄒。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致理同毛韝。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裯。

劉禹錫《予自到洛中與樂天爲文酒之會時時搆詠樂不可支則愧然共憶夢得而夢得亦分司至止歡愜可知因爲聯句》　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鄒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到來（度）。欲迎先倒屣，亦坐便傾盃。飲許伯倫右，詩推公幹才（並以本事居易）。久曾聆郢唱，重喜上燕臺。晝話牆陰轉，宵歡斗柄迴（禹錫）。

李紳《憶春日太液池亭東候對》　宮鶯報曉瑞烟開，三島靈禽拂水迴。橋轉彩虹當綺殿，艦浮花鷁近蓬萊。草承香輦王孫長，桃艷仙顏阿母栽。簪筆此時方侍從，卻思金馬笑鄒枚。

白居易《裴令公席上贈別夢得》　年老官高多別離，轉難相見轉相思。雪銷酒盡梁王起，便是鄒枚分散時。

又《喜夢得自馮翊歸洛兼呈令公》　上客新從左輔迴，高陽興助洛陽才。已將四海聲名去，又占三春風景來。甲子等頭憐共老，文章敵手莫相猜。鄒枚未用爭詩酒，且飲梁王賀喜杯。

又《洛下雪中頻與劉李二賓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書》　水南水北雪紛紛，雪裏歡遊莫厭頻。日日閣來唯老病，年年少去是交親。碧檀帳煖梅花濕，紅燎罏香竹葉春。今日鄒枚俱在洛，梁園置酒召何人。

又《過裴令公宅二絕句》二　梁王舊館雪濛濛，愁殺鄒枚二老翁。（此句兼屬夢得。）假使明朝深一尺，亦無人到兔園中。

顏眞卿《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并序》　眞卿表謝，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沈。既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於義方。俾揚名於有後。

獨孤及《上元二年豫章冠蓋盛集記》　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焜燿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鵷鳳羣翔，而萃至不若也。

元稹《咏鶯》　天上金衣侶，還能脫草萊。風流晉王謝，言語漢鄒枚。公等久安在，今從何處來。山禽正嘈噪，慰我日徘徊。

韓渥《錫宴日作》　是歲大稔，內出金帛賜百官，充觀稼宴。學士院別賜越綾百匹，委京局勾當。後宰相一日宴于興化亭。玉御花馬踏香街，詔遣追歡綺席開。中使押從天下去，外人知自日邊來。臣心淨比漪漣水，聖澤深於灩澦堆。纔有異恩頒稷契，已將優禮及鄒枚。清商適向梨園降，好妓新行峽雨回。不敢通宵離禁直，晚乘殘照入銀臺。

徐鉉《送從兄赴臨川幕》　梁王藉寵就東籓，還召鄒枚坐兔園。今日好論天下事，昔年同受主人恩。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栁亭邊綠樹繁。唯有音書慰離別，一盃相送別無言。

又《題梁王舊園》　梁王舊館枕潮溝，共引垂籐繫小舟。樹倚荒臺風淅淅，草埋欹石雨脩脩。門前不見鄒枚醉，池上時聞鴈鶩愁。節士逢秋多感激，不須頻向此中遊。

田錫《上開封府判書》　於是齋莊潔誠，黽勉從事。因拜章於北闕，求就試於南宮。至情果動於天心，拔解許依於王府。幸遇明公，以鄒枚之才辯，贊堯舜之親賢。嘉謀日新，詩禮益哲王之德；善計泉湧，鉤距成大尹之名。衡平而輕重無欺，水定而融明洞鑒。故羣彥盡緊於激發，小人亦冀於矜憐。

又《楊花賦》　梁苑殘春，垂楊映津。枝黛染以交引，葉眉纖而闢伸。落絮如雪，飄煙拂塵。輕芳兮就月爲魄，澹白兮依風作神。當艷陽之美景，過上巳之良辰。其繁也六出之英未多，其艷也早梅之芳若何。釋葉辭蒂，流枝逗柯。浮朝靄兮，散斜陽九重丹禁；拂扁舟兮，隨兩槳千里輕波。是時孝王多暇，閒登水榭。因悅柳之太柔，賞茲花兮似畫。乃顧鄒枚，憐其逸才，命

臨流兮就景，揚綺席之金罍。相如後至，居於右座。欣麗藻之無敵，若陽春之寡和。衆賓目動，怯勝氣以潛消；梁孝意怡，禮奇才兮敢惰。於是授以毫牋，言容懌然曰：寡人多幸，知子之賢。願以文爲樂也，俟當場而試焉。

楊億《喜賀梁三入翰林》　六鼇雲海冠蓬萊，玉署深嚴枕斗魁。漢殿論兵得顏牧，（唐宣宗嘗夜召學士畢誠論兵，因曰不意顏牧在吾禁中。）梁園作賦掩鄒枚。趨朝御案香盈袖，侍宴仙莖露滿杯。五色天書看視草，懸知獨有長卿才。

宋庠《送王秀才下第》　春色鄉枌老，波聲客櫂催。林烏貪夕哺，都鷁怨風摧。處晦囊中穎，加餐案上杯。重來期歲晏，飛藻右鄒枚。

宋祁《將到都先獻樞密太尉相公》　再試州旗驗不才，卻將憔悴到中臺。相車問罷同牛喘，大廈成時與燕來。（守壽春日方聞爰立之拜。）今日謀猷須丙魏，他年賓客但鄒枚。西園聞道餘春在，尚及花前灑灑盃。

又《送太尉相公赴鎮安軍二首》二　碧波三宿暫沿洄，豹尾雙驅大旆開。堂上謨成蕭宰去，人間事少赤松來。巖霖舊潤爲軒雨，醴麴餘甘作晏醅。下客無緣陪後乘，只應前席次鄒枚。

又《看雪》　慘淡繁雲密霰狂，結瑤城堞儼相望。偷尋柳絮思隋岸，誤折蕤光認洛陽。斜透綺簾欺翡翠，旋迷樓瓦失鴛鴦。平臺賓客今何在，誰繼鄒枚從孝王。

又《對雪二首》一　風過龍山萬里沙，密霙疎霰渺無涯。臺疑穆滿都成璧，樹憶黃奴併是花。曾許輕姿饒白羽，解將寒力減流霞。梁王不悅鄒枚老，同坐睢園念歲華。

又《鹿鳴筵餞諸秀才赴舉》　今日眞良宴，歡持鳴鹿杯。初飛禰衡表，共識子虛才。龍沼雲鱗動，鵬溟浪翅開。危言切晁董，祕思屬鄒枚。經市騰裝早，封軺續食催。應須戒驅駑，翹待駟車回。

司馬光《和六日四老會》　萸房迎令節，菊蕊入芳筵。華燭初長夜，清霜未冷天。悲風咽橫吹，驟雨送繁絃。聊附鄒枚客，敢希園綺賢。

蘇頌《次韻簽判太博謝府公新詩墨迹》　幕府雍容但省文，筆精詩格兩難倫。臨池得法毫端健，擊鉢成篇藻思新。征虜雅歌追樂事，蘭亭賡唱掩芳塵。梁王賓友鄒枚在，未至慚非賦雪人。

王勝之《喜長新》　秋風朔吹曉徘徊，雪照樓臺。梁王宴召有鄒枚，相如獨逞英才。　明燭熏鑪香暖，深勸金杯。庭前豔粉有寒梅，一枝昨夜先開。

強至《冬盡日睢陽感事》　天邊愁緒細如毛，眼底詩情付濁醪。張許忠魂空日月，（河隄巡遠雙廟在焉。）鄒枚樂事委蓬蒿。積成鄉思心頻折，送盡年華首重搔。杜子南賓猶此日，主人恩意覺徒勞。

又《韓魏公生日》二　功名富貴舊元台，誕日新歸故里來。綺席重張孫相閣，錦衣三照鄴王臺。相望全魏榮封國，不盡清漳伴壽盃。最是衡恩門下客，秀眉前祝落鄒枚。

又《某伏覩判府司徒侍中置酒宴客即時雪作謹成七言律詩一首上獻》　相君東閣冒寒開，朔雪貪隨樂事來。臘信未通先漏洩，台光欲近卻遲回。勢輕漫擬凌歌袖，片小纔能綴酒盃。寂寞相如孤客在，定應授簡屬鄒枚。

蘇軾《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牆聞置酒，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治生。共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餉夢中榮。

朱長文《雪夕林亭小酌因成拙詩四十韻以貽坐客昔歐陽公與人詠雪先戒勿用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字今篇中輒守此戒但愧不工伏惟采覽》　聞道羣賢集，方從五馬招。黃堂催盛燕，緹幕會英僚。海氣連平野，巖光滿麗譙。繽紛霑壽斝，炫晃照華鑣。劉白才名重，枚鄒筆力超。袴襦歌美政，牟麥慶新苗。畎畝深盈尺，風雲會再宵。

黃庭堅《逍遙樂》　春意漸歸芳草。故國佳人，千里信沈音杳。雨潤烟光，晚景澄明，極目危欄斜照。夢當年少。對樽前，上客鄒枚。小鬢燕趙，共舞雪歌塵，醉裏談笑。　花色枝枝爭好。鬢絲年年漸老。如今遇風景，空瘦損，向誰道。東君幸賜與，天幕翠遮紅遶，休休醉鄉歧路，華胥蓬島。

秦觀《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賦得深字》　太史抱孤韻，暢懷在登臨。別乘慙鄒枚，佳辰事幽尋。參差水石瘦，窅窕房櫳深。清磬發疎箔，妙香橫素襟。復登窣堵坡，環回矚嶔崟。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涼颸動爽籟，薄雨生微陰。塵想澹清漣，牢愁洗芳斟。揮篷訂往古，援毫示來今。悔無刻燭敏，續此金玉音。

晁補之《王拱辰太尉挽辭二首》二　童年已切耆英慕，壯歲初陪後乘遊。衛幕棨弓皆廣建，梁筵進牘竝枚鄒。雲臺生面丹青古，馬鬣新封草木秋。是

事公應付蜩甲，蒼霞誰見揖浮邱。

李鳳《文選樓》 申轅應楚聘，鄒枚適梁苑。藩侯喜賓客，賢賢易鷹犬。黃綺遊漢庭，羽翼繒繳遠。秦府十八公，攀附名益顯。昭明梁才子，文囿俾蒐選。高齋切浮雲，雉堞俯晴巘。尚應魏河間，筆削非大典。

張綱《讀周仲弼雪中友人過訪詩次其韻》 騎馬走天闕，著破幾狐裘。功名藐未涯，日月去不留。從來舌本強，游談愧枚鄒。閉門有樂地，未用兒女憂。故人寄新詩，卷軸紅牙頭。飄然雪中作，乘興將誰謀。相與情未疎，連夜飛輕舟。此身一縷微，豈待萬戶侯。有酒且共樂，貧交乃勝游。

李流謙《送謝天奇赴淮上之招》 今日論形勝，全淮正上流。老成資畢召，俊異集枚鄒。共說從軍樂，休歌出塞愁。鄉邦餞杞梓，君已拔其尤。

程公許《別帥垣登舟泝江》 暫來偶作兩旬留，下榻慚非孺子儔。西閣夜闌猶跋燭，北邙晚霽趣歸舟。高城回首烟波暝，短棹支頤水國秋。歲晚東書岷下去，梁園空復羨枚鄒。

郭印《送喻迪孺赴召》 志士居環堵，常懷天下憂。而況立王朝，爲國當遠謀。中原亂戎馬，騷擾十三秋。宮闕翳草莽，井邑成墟丘。先生身補外，興言淚長流。滿腹貯經綸，寸絲殊未抽。篇章洩幽憤，山雲爲之愁。遂令寰海間，望治空悠悠。詔旨忽旁招，喜氣扶仙舟。風濤照孤忠，軒陛需嘉猷。屈指在廷彥，如公實罕儔。片言儻遇合，男兒志願酬。方今艱難際，皇祚若綴斿。百熹盡掃除，羣黎自歌謳。古來柔遠人，莫先政事修。要當效甫申，豈但爲枚鄒。高堂有甲兵，千里歸坐籌。贊成中興功，踵跡商與周。

陸游《林間書意》 三三兩兩市船回，水際柴門尚未開。垂綠筍梢風正惡，弄黃梅子雨初來。紅螺盃小傾花露，紫玉池深貯麝煤。領取林間閒富貴，向來誤計伴鄒枚。

又《秋晚雜興》 昔遇高皇起衆材，姓名曾得厠鄒枚。年踰八十猶賒死，卻伴鄰翁斷竿魁。

張孝祥《西江月・同僚飲餞宜齋》 戀戶青紅尚濕，主人已作歸期。坐中賓客盡鄒枚，盛事他年誰繼。　別酒深深頻勸，離歌緩緩休催。扁舟明日轉清溪，好月相望千里。

陳造《程帥和陶二詩見憶次韻》 離合定有數，撫事尚忍言。憶掎枚鄒袂，遊從如兔園。堂堂繡衣老，凜凜雲錦篇。繫公笑譚爾，諷玩良超然。效顰徒區區，晞駕嗟無緣。登樓漫多感，漂泊類仲宣。窯石取供醉，孤子眞次山。東望搔白首，不獨悲流年。

又《祭林子長右司文》 我輩從公，許以好修。爲禮則隆，情則綢繆。揭來周旋，觴詠唱酬。色笑愛予，熙然而春。名理規警，凜乎其秋。日月以冀者，踐丹地，踞黃閣，而侍冕旒也。汲引茹連，固非所靳。庶或偕坐，上客爲羊河，爲劉侯，爲枚鄒。嗚呼，已矣！但腸裂而胃抽，酌彼醪清，侑此甘柔。公其茹之，慰我沉憂。

蔡戡《送張安國舍人》 公今起自曲江頭，蒲帆十幅風颼颼。微官拘縛如楚囚，雖欲從公嗟無由。君王仄席勤咨諏，姓字當已覆金甌。入登廊廟參籌謀，勳庸併使書銀鉤。他時東閣羅枚鄒，賤子還許登門不。

劉子翬《洞仙歌》 風檐雨足，也解爲花地，收拾浮雲放新霽。愛調停小翠，點滴猩紅，新妝了，妃子朝來睡起。　遙知春有主，整頓歡娛，興在新亭錦圍底。便選歌燕趙，授簡鄒枚，須記作，他日城山盛事。笑東君，不用管楊花，任飛去天涯，在東風裏。

劉宰《通張寺丞》 橘綠柚黃，正一年好處。桂樹蜚香，菊梢亦已著蘂矣。伏惟某官，以陶謝胸次，得枚鄒賓友，晚風夜月，觴詠相屬，其樂如何。然上方凝思宣室，正恐謝太傅不得久安東山之卧耳。某輒恃眷私，敢布僭越之懇云云。

劉克莊《陪西山遊鼓山一首》 先生廊廟姿，非直藩翰才。南州彩旗留，北闕丹詔催。重臣方暑行，停驂小徘徊。客中載枚鄒，物外尋宗雷。遂窮天海觀，一豁風雲懷。眷言此靈山，自判宇宙來。登臨几朱輪，滅沒隨飛埃。堂堂蔡與趙，繼者其誰哉。共唯勳業伴，況乃名節偕。伊余忝載筆，適值祖帳開。雖陪蘇子游，獨抱湛羣哀。餞詩堪覆瓿，不敢鐫蒼崖。

又《賀新郎・寄題嘉侍郎鬱孤臺》 絕頂規危榭，跨高寒，鳥飛不過，雲生其下。斤斲無聲人按堵，翕忽青紅變化。覽城郭，山川如畫。閣老鳳樓修造手，笑譚間，突出凌雲廈臺，上景買無價。　唾壺塵尾登臨暇。似當年文章太守，歐陽公也。傾倒贛江供硯滴，判斷雪天月夜，更喚取，鄒枚司馬。銅雀凌歊歌舞罷，訪殘甎斷甓無存者，餘翰墨，被風雅。

李梅亭《再任制幹入蜀謝丞相》 雖託重固在詩書之帥，然拔尤宜得文武之才。置諸鄒枚之間，蓋有稗允之任。豈應庸下，可在選中？伏遇某官，身

佩安危，功存開濟。獨揮九日，再爲天地以立心；八荒一雲，復令山澤之通氣。行政如彼，其久樂不存焉，當今捨我其誰？

李劉《回袁進士》 此君將無是乎，愧識賢之不早，公等何見晚也。辱委贄以甚恭，景星負先覩之懷；明月重闇投之恨。恭惟某人，器資凝遠，業履端溫，文章滿家。有畔天葩之吐俊乂；觀國何難地芥之收。始疑泄柳之閉門，今感任棠之出戶。某鑒分小壘，久避正堂。聞高議傾枚鄒，何嫌末至；見刺史即周孔，則不敢知。

仇遠《和李致遠秀才〈君深〉》 平生志氣隘九州，直欲濯足萬里流。詎期功名坐蹭蹬，不意歲月成繆悠。防閑擬鑄鐵門限，牽挽忽作金瀨遊。栖巢未穩烏鵲月，歸夢已熟鱸魚秋。連宵風雨正偃卧，何時臨壑容奇搜。可人喜接一日雅，此地判作三年留。說詩解字屢握手，感時懷古頻搔頭。吳郡才子止邱沈，梁園舊賦餘枚鄒。天上仙應無憎者，眼中客復有此不。家聲久識南北阮，筆力眇視大小歐。我方得友頗慶快，子亦固窮忘怨尤。

劉詵《送艾幼玉赴南安儒教》 儒官如蔗炒，妄意近佳境。亦知嗜習累，詘俗示儆永。堂堂道心翁，學道倚袖領。摛詞屈鄒枚，講道來華邴。盛世擅場屋，金石出敓聲。東家升仙子，往往盡餘鼎。空山三十年，華髮忽垂頂。春風八極意，獨立修竹影。一官豈足償，跋涉壓崇嶺。五陵多少年，冰雪照清炯。楊花鳥語亂，走馬出三省。古來天地間，此事從耿耿。南中少人事，山水清可詠。歲晚不負君，梅雪三百頃。

虞集《送國王多爾濟之遼東》 太祖收中夏，元臣有武功。建邦開土宇，爲位冠君公。奕世王章在，諸孫相業隆。春秋周正月，禮樂魯新宮。鹿幣金遺酎，熊侯算失中。河山仍鐵契，寶玉右琱弓。投筆鄒枚秀，揚旂芮絳雄。塞雲依碣石，凍雨灑遼東。戎器橐藏盡，賢書奏納同。大夫勞□御，惇史采民風。

白樸《風入松・詠紅梅將橙子皮作酒杯》 使君高宴出紅梅，腰鼓揭春雷。更將紅酒澆濃艷，風流夢，不負花魁。千里江山吳楚，一時人物鄒枚。軟金杯襯硬金杯，香挽洞邊回。西溪不減東山興，歡搖動，北海樽罍。老我天涯倦客，一杯醉玉先頹。

楊載《贈胡汲古二首》二 野客何蕭散，長年暫出遊。風塵唯短褐，江海自扁舟。有迹能來往，無心任去留。才名今藉甚，屈指到枚鄒。

柯九思《題趙子昂詩卷三十韻》 昔滯京都久，時從几杖遊。通家憐我慧，對酒慰羈愁。妙墨時相贈，新篇不厭酬。風流追鮑謝，文彩駕枚鄒。心慕歸來好，官因老欲休。倚闌秋待月，攜客煖經丘。歌罷聞啼鳥，機忘玩狎鷗。

吳萊《樓彥珍北游京師予病不及往餞歲晚有懷并寄彥昭浚常》 自今帝王都，想爾觀覽周。卻疑書傳間，不謂秦漢優。何家非許史，無客不枚鄒。投輪即雨集，揮袂遽雲浮。東航扶桑隅，西笮崑崙陬。變化指顧異，芻蕘立言收。

邵思文《感興》 聞說昭王未築臺，此生空抱濟時才。青衫外史江南老，白髮中官海上來。自信文章追董賈，可能游俠效鄒枚。春風處處堪腸斷，莫上層樓看劫灰。

丁復《送戈伯敬歸臨川》 行省新官好，清朝哲士收。大廷陳寶器，奇產尚琳球。上壽登觴俎，循常進瀹瀡。徵書應自及，束帛況加修。抱甕聊茲老，持杯寫我憂。王門裾已短，那得效枚鄒。

劉紹《送官還鄉》 采采誇鳳毛，振振賦麟趾。鳴珂久梁苑，典璽歷朱邸。豐容舜秋月，朗譽藹芳芷。秀發看妙年，鄒枚誠足擬。一朝識盈虛，道養尚知止。援例告還山，飄颻返桑梓。淮雲澹清夏，飛雨戒行李。取別向親知，浮雲棄如屣。晨風駕飛鵠，祖席湛清醴。潮汐見相思，因之懷浙水。

宋濂《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牽情綴思，莫難於別離；感物成聲，莫踰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蓋將序禮焯勤，宣休垂烈，媲燕饗於周詩，準樂律於商雅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姻弟也。穎標比栢，茂質方瓊。苞龜三靈之秀，漱濯六藝之府。發爲葩藻，思倣枚鄒；徵諸謀猷，欲攀管樂。頃綰貳車之綬，僉偉右轄之選。安西之幕府多才，鳳閣之舍人有格。遽投華簪，尋盟杜若。

彭韶《魏孔淵太守送岑嘉州集書韻復之》 岑嘉州，眞名流，生平浩氣橫清秋。詞源頒洞傾枚鄒，春江曉漲蛟龍浮。從班解秩不復收，從軍直到海西頭。湖沙三載踏驛騶，長江萬里空悠悠。間關西赴五馬侯，郎官御史青幕遊。蜀嘉山水增清幽，夜夜文光煥斗牛。嘉州嘉州知不憂，遺文流落人重修。當時炙手勢莫儔，至今寧有姓名留。

李夢陽《春日宴山泉王子之第同左田二子》二 已恨韶華劇，能孤爛熳

游。鶯啼簷樹換，蝶戲檻花流。賓客朝開苑，笙歌晚入樓。但看今會者，孰與漢枚鄒。

王廷相《梁苑歌三首》一　君不見，梁王己破六國壘，苑中便起文園臺。黃金白玉架樓閣，綺榻延賓四向開。清冷池上三尺雪，相如新賦傾鄒枚。臨邛美人關花朵，挑以琴心禮豈那。漢庭賣賦得千金，白首遊梁計亦左。今人空怍古人風，抱策爲儒嘆不逢。嗚呼，古來文士不檢豈足病，且覽詞彩如長虹。

張含《次韻答泉翁中丞》　斧鉞輝煌丹徼外，琛函重譯自西來。登壇謖數鄒牧賦，濟世還須管樂才。鐵柱金標功業迥，龍編象渚瘴煙開。九飛騰翮橫天遠，海月光華萬里臺。

李濂《梁臺懷古五首》一　晨出南薰門，駕言登吹臺。鄒枚骨已朽，梁王安在哉。吁嗟歌舞地，樵牧令人哀。

又《吹臺酬空同子見訪之作》　古臺讀書處，長者命車來。偶踐看花約，因扳聽雨盃。川原餘戰伐，文藻憶鄒枚。並眺平蕪迥，斜陽首重回。

又《汴州懷古五首》二　鄒枚不可見，辭賦至今傳。何處偏懷古，梁臺日暮煙。

謝榛《秋日寄皇甫水部兼呈子循別駕》　聞君遙自楚天來，一別梁園見賦才。搖落舊曾悲屈宋，寂寥今復弔鄒枚。黃河蕩日寒聲轉，嵩少連空遠色開。何事弟兄俱謫宦，西風愁對菊花杯。

徐階《送晁春陵太史奉使周藩》　雪晴官路不飛埃，梅柳津亭淑氣回。雲擁漢宮龍節下，日臨梁苑鳳綸開。疏封自識親侯意，專對還資用世才。營洛周公遺跡在，觀遊豈獨慕鄒枚。

高叔嗣《宴王禮部紹甫諸君》　寒日轉高館，微晴冬朔餘。窮巷多冰霜，車馬盈我廬。良朋四方來，各擅當年譽。言論吐中堂，溫如春華舒。枚鄒久不存，梁苑爲丘墟。千載得斯人，燕好同其初。嘉會不可常，古人言豈虛。有酒今不懽，歲晏情何如。

王世貞《送瞿師道太史使大梁周藩》　長安草色上鳴珂，繁吹春調四牡歌。太史授圭開赤社，宗藩如帶指黃河。天邊漢節蛟龍繞，雲後梁園鴻鴈多。上客知君頻授簡，鄒枚詞賦未應過。

王廷幹《天壽山行宮》　天旆三春發，離宮四月開。觀河懷禹跡，問野見周才。日氣生高嶺，雲陰拂翠臺。太平叨扈從，文雅愧鄒枚。

莫是龍《贈盧次樓一首》　羨君詞藻似鄒枚，曾擬梁園作賦才。白石歌殘身未遇，黃金揮盡志堪哀。江南草色煙中遠，薊北山光馬首來。萬里行行從此始，斷雲孤鳥獨徘徊。

屠隆《與王元美先生》　又鄒魯悅孔孟之仁義，濠梁慕莊老之玄虛，之罘誦李斯之古文，湘漢懷屈原之詞賦，龍門仰太史之跌宕，成都愛相如之麗藻，大梁艷鄒枚之浮華，淮南羨八公之鴻烈，幽薊喜鄒衍之談天，青齊驚淳于之炙轂，稷下服田巴之雄辯，靈光覩文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逸韻，諸圖書秘記，古文奇字，頗嘗泛其洪波，收其鉅麗。可謂窮老不厭，專精靡他。

于慎行《哭賈德修司馬二首》一　幾日哀音發嶧州，傷心千緒淚雙流。那知渭水燕飛地，正是遼城鶴化秋。幕府勳名留趙魏，詞垣文賦擬枚鄒。可憐一片長安月，猶照當時舊酒樓。

又《賜新刻擊壤集》　千古名儒道業眞，弄丸常自擬堯民。詎知異代逢明主，猶訪遺編賜近臣。迹托無名言未隱，理超有象物皆春。虛憐輕薄詞人體，總似枚鄒亦後塵。

又《魯國主賜宴述謝十韻》　閭門停使節，國府覲親賢。別殿陳丹扆，重樓敞御筵。三清甘醴汎，七部法音傳。舞曲秋霜麗，歌聲淥水妍。奎婁古分野，堯嶧奠山川。申白談詩日，枚鄒獻賦年。爲儒原在魯，作客久遊燕。幸侍蘭臺宴，慙無桂樹篇。春生脩竹雨，人醉綠雲天。欲勝延陵客，觀風六代前。

宋琬《賀新郎・吳菌次太守五十初度（有序）》　菌次吳君，延陵華胄，姑射仙姿。藝苑笙簧，執珠盤之牛耳；嚴廊珪璧，羨玉署之鳳毛。黃麻紫綍，領絲綸密勿之班；皂蓋朱幡，在山水清幽之地。威行破柱，聿害馬之先驅；惠洽窮檐，見飛鴻之爰集。跂彼織女，七襄弗因於繭絲；嗟我農人，萬井無悲于星晷。行春勸稼，不驚鷗鷺之鄉；載酒看雲，遍踐麚猿之徑。鄭當時之好客，邑有飛郵；范史雲之飲冰，釜無餘粟。洵哉才望兼收，政稱廉卓；風流嗣美，吏號神仙者也。節屆迎長，公爲始滿。無疆遐算，隨宮縷以俱添；有美一人，采民風而偕樂。逢斯令序，應南極之星辰；躋彼公堂，進前溪之歌舞。某偶因覽勝，暫維雪夜之舟；幸與論文，屢跋蕭齋之燭。言觀父老，

飫聞獻兕之歌；濫廁賓朋，聊展放鳩之悃。敬陳下里，以侑一觴。山水菰城好，算從來，風流刺史，柳顏雙表。君自玉皇香案吏，謫向方壺員嶠。隼旗至，豺狼立掃。鳴鼓放衙無箇事，對堂中六客據長嘯。誰喚起，孫莘老。　駢闐士女歡相告，道吾君今年稱艾，朱顏彌皎。百椹千觚齊拜舞，不似醉翁潦倒。佳客有鄒枚顏鮑。洗盞高臺臨翠巘，任觥籌歷亂霜天曉。何足羨，中書考。

陸慶臻《泛月波湖》　清夜不知暑，淡然疑高秋。中庭來好風，白月當軒流。美人善爲政，退食百不憂。撫景唱瓊論，一唱還復酬。終宴發興新，結伴城南遊。衆賓肅聯袂，一一皆枚鄒。角聲起女牆，麗譙報初籌。屏騎聊散步，逸氣生道周。雕弓四五輩，前後夾兜鍪。連朝雨如酥，平沙漲通溝。行行一以止，沙棠恣夷猶。揮手泛之去，半篙放中洲。水心送微涼，水面煙未收。

陳維崧《八節長歡・乙巳元日》　淑景驚催，畫梁日影，蚤漾粧臺。曈曨金母帳，瀲灩玉人杯。宜春帖子簪花格，漸闈中，珠網爭開。多少屏搖翠栢，勝颺紅梅。　長安車騎朝正，青絲轡，火城影裏初回。宮闕暖祥雲，嬉遊罷，誰憐江左鄒枚。休怊悵，喜吳娘已醉春醅。屈指又試燈，挑菜城南，且拾遺釵。

又《賀新郎・賀阮亭三十》　牛馬江東走，陪滿座，鄒枚上客，爲君稱壽。七葉貂蟬連鳳闕，坐擁銀箏翠袖。又兄弟才雄八斗。三十王郎年正少，恰黃金鑄印雙懸肘。此意氣，古無有。　淡黃十里隋堤柳，更多少，竹西歌吹，樊川詩酒。滿目關山原不惡，只是繁華非舊。算惟有文章不朽。蔌蔌珠簾人不捲，看使君，燈火春城口。依稀羨，歐陽守。

又《滕王閣賦》　正復登高望遠，覩物懷人，倚危闌而躑躅，臨複閣而逡巡。公乃憑檻而歌，振衣而顧，對景兮移情，俯今兮弔古。授簡鄒枚，使爲之賦。

陸求可《賀聖朝影・冬興》　蒸裹前朝設，迎得玄冥節。口脂面藥恩光遠，空悲切。念東梁詞賦，惟有鄒枚。絕筆吐花，庭樹不斷兔園雪。　對四壁僵臥，歌一闋。看浮生內，能逢多少風月。且莫耽清酒，但許烹茶啜。縱妓圍成陣，不若慕彈鋏。

又《百字令・懷古》　飄風馳電，看過了，千古英雄成敗。漢殿唐宮，徒長就，無數烟荊露蔓。金椀人間，玉魚葬地，轉眼堪驚怪。憑高舒望，教人愁思難耐。　今日遙想風流，是誰能不朽，英英猶在。揚馬鄒枚筆如椽，留得光芒萬代。世界虛空，須知消不得，酒城詩砦。龍泉知我，物華應射天外。

曹貞吉《鶯啼序・送牧仲榷稅贛關》　憶隨羽林十二，作英雄指顧，正補袞。黃閣初開，城南尺五，韋杜屬車下，參差豹尾。新豐樹杪旌旗度，佩雙鞬，馳電長河，馬嘶冰路。　獵騎纔回，小篆乍裊，誦琳瑯好句。讌梁苑賓客，鄒枚勝流，齊奉樽俎。泛扁舟重尋赤壁，是玉局舊曾遊處。嘆臨皐，一段風流，杳然千古。　京塵再染屬國旃，常九賓，看拜舞。又移入白雲司裏，雞舌香賜。綽約雙鬟，旗亭歌賭。衍波紙寫，驚心動魄，廣平冰鐵梅花賦。問枝頭紅杏，今能否。銅龍命下持衡，賧布賓錢，片帆欲飛南浦。　清江似鏡，章貢分流，是天開大府。最好向，鬱孤臺上，極目夕陽，幾道蠻煙亂，垂平楚。乘槎漢使，登樓清嘯，驚濤拍拍千尋下，聽榕陰木客吟詩苦。載將廉石歸來，滿酌蒲桃，歌翻舊譜。

湯右曾《送李約山之官涼州》　似君文采羣枚鄒，忽漫乘軺過隴頭。司馬一官新按部，河西千里舊防秋。邊庭鐃吹傳才子，父老壺漿拜郡侯。滿汎葡萄倚橫笛，桃花春醉古涼州。

又《贈喬石林侍讀四首》三　漫將鉛槧笑儒丘，稽古榮看禮數優。一賦舊曾傳豹尾，七年今始上螭頭。清班曠典知無愧，密侍殊恩可易酬。公等自堪當世用，不徒文采重枚鄒。

劉綸《哨鹿賦》　上乃摛天藻，勅賡載，羅訓典，陔雕繢。皇綱帝紘，囊括乎圜內。雖有馬鄭專家，鄒枚齊輩，隸事罕習，厄言失概。未效江陵射者之吹，竊陋畝邱封人之對。莫不居觚縅喙，操牘汗背，遷延而辭退。

何采《雪後過西苑》　雪花馬首望崔巍，十二高樓玉作堆。日下鴉隨團扇影，夜來蝶舞洗粧臺。人依北斗南城近，路轉西華左掖開。曾識梁園多盛事，徘徊時復憶鄒枚。

汪承霈《萬壽賦》　於斯之時，成賢逖紆，崇敎鼚樹。古槐葱鬱而成陰，石鼓輪囷而森布。伐於論之鐘，徵大昕之鼓。鄒枚擅乎文章，毛鄭專其訓詁。然此第觀乎人文，而猶未覩聖人之文也。

愛新覺羅・弘曆《蚤中秋帖子詞韻命翰苑諸臣和之》　鄒枚扈從集師師，

便合賡吟帖子詩。翰苑從來紀佳話，鳳毛還在鳳凰池。

又《征衣》 衣裁短後合時趨，打疊巾箱備遠途。豈是從戎歎離別，也須著意稱身軀。鵝梁慢誚輕濡翼，韋褶偏宜淡染蕪。頗有鄒枚尚寬博，果然實必與名俱。

又《秋日恭奉皇太后巡行塞外曉發圓明園即景成什》 三時勤望歲，歷覽夙憂舒。黃已禾堆圃，青還菜繞廬。花邊蜨引轡，樹底鳥窺閭。得句催賡韻，鄒枚在屬車。

又《於木蘭作》 觸緒偶即景，得句恆因心。申命鄒枚侶，染翰賡予吟。清詞出衆表，妙理入細斟。寧無不盡意，秘藁貽知音。

又《武試畢還宮太液池泛舟詠雪示詞臣張鵬翀》 瀛島三株樹，江城五月梅。液池猶灩灩，瑤蕊正皚皚。著柳如添絮，溶波似釀醅。同舟羞李郭，賡韻有鄒枚。

雜録

《水經注》卷二四《睢水》 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千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楊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于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于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于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

《元和郡縣志》卷八《河南道三・宋州・虞城縣》 平臺，縣西四十里。《左傳》宋皇國父爲宋平公所築，漢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餘里，與鄒枚相如之徒，並遊其上，即此也。

《太平御覽》卷一五九《州郡部・宋州》 《圖經》曰：梁王有修竹園，園中竹木，天下之選。集諸方遊士各爲賦，故館有鄒枚之號。又有鴈鵝池，周迴四里，亦梁王所鑿。又有清泠池，有釣臺，謂之清泠臺。

《卻掃編》卷上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謝先達。億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

《墨莊漫録》卷一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略】余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爲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鑪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啓，爭趁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爲記室，略去揚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宋史・樂志一七》 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因舊曲刱新聲者，總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略】小曲二百七十，【略】黃鍾羽七，《宴鄒枚》。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八《九流緒論中》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絶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等哉？

枚馬

論述

《文心雕龍・詮賦》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

鍾嶸《詩品》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

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隋書・經籍志四》　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

《王子安集》卷八《上吏部裴侍郎啓》　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爲雄，叙名流者以沉酣驕奢爲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略】於是識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徑逝。

《小畜集》卷二五《謝除翰林學士啓》　伏以漢朝故事，待詔甘泉之宮；唐室舊儀，召對浴堂之殿。自非枚馬淵雲之述作，常楊元白之才名，則何以塞清問於論思，潤皇猷於典誥。豈宜孤陋，遽此忝塵。

《武夷新集》卷七《廣平公唱和集序》　昔者鄭國名卿，賦詩者七子；郢中高唱，屬和者數人。善歌者必能繼其聲，不學者何以言其志。故雅頌之隆替，本教化之盛衰。儻王澤之下流，必作者之間出。君臣唱和，賡載而成文；公卿宴集，答賦而爲禮。廢之久矣，行之實難。非多士之盈庭，將斯文之墜地。皇宋二葉，車書混同。端拱穆清，詳延俊乂。皐夔稷卨，日奉吁兪；枚馬嚴徐，竝在左右。禮樂追於三代，文物邁于兩漢。

《夢澤集》卷一六《郭園》　夫吹臺者，往牒之所艷，賓客之共欽也。是獨其臺之勝哉？以孝王之築而且枚馬諸子遊其中耳。臺信偉，非附名賢之跡，曷能表於後世矣。然則臺之勝，人重之也。

《皇甫司勳集》卷五六《明朝列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吳公墓表》　雖枚、馬之輩相得而快甘泉之遊，然絳、灌之屬交嫉而興洛陽之譖矣。

《衡廬精舍藏稿》卷三〇《談言上》　洞先子曰：子弗知之，世有居妖，則迷樓艮嶽焉極也；有器妖，則髮幕珠炬焉極也；有文妖則風雲月露焉極也。文妖胎于宋景，成于枚馬，盛于建安，而靡于顏謝徐庾之徒。自是則末士狡童，第知剪綴是富，而不知六經是何指也；雕繢是妍，而不知仁義誰何物也；枚馬是師，而不知孔孟誰何人也；詞賦是業，而不知經綸誰何事也。蓋數百禩，懵乎若不旭之夜。【略】蓋世與文交興交喪，非一代矣。

《文章辨體匯選》卷三〇二董其昌《樾館詩選序》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枚馬在庭，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擬金石，抑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許，故相如心死倦遊，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之黛，每與時俱，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彼宋玉陳王之賦，摹艷質而遺修能，未爲具眼矣。

《倪文貞集》卷七《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試取先生之文讀之，嚴茂高典則亦遷固，華雋周贍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仝賀，充朗流逸則亦曾歐。

又《劉詎溟解元近藝序》　漢人命騷，互通繩貫；枚叔神奮，以發觀濤。夫當家結艱危，人攢膏艷，忽開良界，救竭排同。今目綜九七，則明原乘，手捫雲波，即章枚馬。此爲爲今人見我也。

《學餘堂詩集》卷二《莫相忘行（贈同時被召諸公）》　一時待詔來金門，深山大澤皆羅致，申命重招勞至尊。枚馬紛紛皆博雅，漢世賢良稱董賈。彩筆雕龍徒滿眼，吾儕豈是悠悠者。

《古歡堂集》卷二六《王少司農壽序》　蕭曹房杜，非不功業卓犖，而文章無聞焉。賈董枚馬李杜之流，文章光焰萬丈，至其功業爵位，天若或靳之。以此識兼者之難。

《三魚堂文集》卷九《授經堂壽序》　由此觀之，莫榮於孝謹，莫壽於孝謹。假使當日萬石君有卓孔之貲財，有平津之爵位，有枚馬之文章，有施孟之經術，而孝謹不逮，其名未必傳於今。即傳，亦必不能使人敬仰之如今日也。又使當日若卓孔，若平津，若枚馬施孟之徒，能孝謹如萬石，其姓名傳於今，不知當如何敬仰，必不落寞如今日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五・宋元憲集四十卷》　譬諸賈董枚馬，體制各殊，而同爲漢京之極盛，固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矣。

藝文

《宋書・自序》　（始興王）濬與（沈）璞疏【略】，濬重敎曰：【略】吾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愜交至，諒唯深矣。

李世民《晉書陸機傳制》　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逸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張說《酬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　徐陳嘗並作，枚馬亦同時。各負當朝譽，俱承明主私。

又《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銘》　文章鳴鳳，禮樂元龜。碣館枚馬，儲閣潘賈。人望國華，風流儒雅。

李白《梁園吟》　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滄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又《寄上吳王三首》一　淮王愛八公，攜手綠雲中。小子添枝葉，亦攀丹桂叢。謬以詞賦重，而將枚馬同。何日背淮水，東之觀土風。

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公文》　昔丞相之東征，統梁城之千雉。命賓余以掌檄，縱枚馬之遺美。見公佩之橫腰，冠牙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卧，余奉歸於故里。寧後者之無當，顧狂埃以渤起。司馬啖而賓徒烹，血肉肆而爲市。何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豺豹於神貌，遂清寧乎千里。

宋祁《祗答天平相國龐公追記舊遊見寄》　把酒同爲花下賓，東風一十五回春。歡情墜若瓶邊綆，感緒多于臼裏辛。枚馬老能持從筆，夔龍今已避鴻鈞。附塵舊好公須憶，憔悴惟殘厭次人。

司馬光《和孫器之清風樓》　賢侯宴枚馬，歌鼓事繁華。晚吹來千里，清商落萬家。平原轉疎雨，遠樹隔殘霞。宋玉雖能賦，還須念景差。

劉敞《和鄭幾聖兪持國雪十八韻依次用》　簡蔔來從越，冰紈製自齊。遊歡慰枚馬，獵興助良奚。飾貌沽珍粹，因方衒角圭。隙間巇可抵，行際道先迷。沾服驚遊霧，臨淵怪飲蜺。調元思暖津，跧伏憫靈蟠。幾誤烏成鵲，纔分鶴處雞。

歐陽修《送高君先輩還家》　閒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哢輕。秖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潘慎修《禁林讌會之什》　紅藥深嚴肅廣筵，嘉招仍許廁羣仙。忽窺宸翰雲龍動，乍揭天辭日月懸。散作楷模爭寶惜，永刊金石共流傳。況當枚馬從容地，仍集班揚侍從賢。敢竊休明爲盛觀，願陳風詠播薰絃。不辭勝引承歡醉，長洽升平億萬年。

鄧雅《題梁園雪景扇面》　梁園風景異，興逐雪花移。璚館東西戶，瑤林千萬枝。望中迷舞鶴，賞處艷歌辭。枚馬今何在，風流見畫師。

貝瓊《灌園賦》　於是命相開藩，鎮我南服。象天河而鑿池，儗紫微而建閣。集貂蟬之濟濟，衛虎豹之肅肅。殫慮乎庶務者，蕭曹之倫；鋪張乎太平者，枚馬之屬。衣襲綺紈，食兼粱肉，塗比車蓋，庭奏絲竹。巖棲者未覩其盛，家食者思發其所畜也。

李夢陽《梁園雪歌》二　飄風動三極，霏雪灑煙海。天地倏低昂，虛無變光彩。梁臺空嵽屼，枚馬今安在。飛光超忽若游龍，我欲從之問千載。

又《七夕邊馬二憲使許過繁臺別業不成輒用七字句述我志懷二十韻》　繁臺禹廟梁王樹，古寺殘碑宋代松。吾企杜高名不及，汝追枚馬涕何從。虛疑豪俠輕朱亥，實被文章誤蔡邕。憤起鐵椎心枉費，曲終焦尾意還濃。不爭期約慚牛女，恐使流傳笑駔儈。末俗但知張市虎，異時誰切辨衣蜂。

薛蕙《寄題延陵吳長史山居》　魏苑芙蓉沼，梁臺脩竹園。徐陳游上國，枚馬託名藩。歌賦從容地，追隨優渥言。病來謝賓客，歸去卧丘樊。巖穴仍招隱，風塵稍避喧。山疑七里瀨，水似武陵源。背渚排江閣，迎峰架石門。波瀾生枕席，彩翠落琴尊。鴻寶傳遺術，離騷念舊恩。秋風懷帝子，春草憶王孫。勝事幾人共，賞心千載存。相思隔雲外，挂樹屢攀翻。

謝榛《走筆效太白歌行寄上潘王殿下》　少遊燕趙間，亦有燕趙氣。大德不易酬，俯仰在天地。天地無言覆載我，兩鬢全白齒半墮。匣中寶劍蓄龍精，四海歷遊無不可。時逢厚俗且爲家，寧羨淮南叢桂花。人生知遇非偶爾，枚馬聚散殊堪嗟。君不見太行天設中原春，巔崖直上幾千尺。願作峯頭一片雲，飛向宮城朝復夕。西風若肯徐徐吹，風雲長會無盡期。

又《秋集杜子奇園亭顧聖少同賦》　辭官高卧故園秋，亭樹常招枚馬儔。老去襟期聊共賦，醉來風物轉相留。霜花簇簇明三徑，煙樹蒼蒼暗一丘。莫向梁園重懷古，歌鐘凄斷使人愁。

李攀龍《病間答許殿卿》　病客高齋黯澹生，何來一札大梁城。夢回滄海風雲色，春落黃河雨雪聲。伏枕自須疑慢世，曳裾兼亦似逃名。可知枚馬元同調，誰見千秋出處情。

王世貞《鈞州樂》 富貴且莫求，貧賤且莫憂。奉君一巵酒，爲君奏鈞州。鈞州先王日，恩龍冠諸侯。斗大黃金璽，眞人刻上頭。下令黔黎伏，上用神鬼愁。後宮五百人，一一玉搔頭。工作侔尙方，永巷儗長秋。枚馬不足譚，八公日從游。守令惕惕來，白事長叩頭。御史昂昂來，旬月論爲囚。數極終有歸，禍至不自謀。

又《贈游生宗振》 短褐不掩骭，束書猶半囊。但矜詩律細，寧似汝兄狂。末路乾坤狹，浮生日月長。卻疑枚馬輩，何技便游梁。

盧柟《寄謝逸人四溟二首》一 漢京詞賦多風雅，前擁鄒生後枚馬。四溟旅人興最豪，馮軒落筆長河瀉。醉中一別十經秋，落葉翩翩嘆白頭。思君恨無黃鵠羽，涕泗遙瞻滄海樓。

佘翔《留別薛公儀》 薊北縱橫結客場，山中讀禮罷含香。青萍解贈秋如水，白璧投來夜有光。籬下寒花供月露，天涯落雁帶風霜。問君何日燕山去，枚馬如雲遲建章。

胡應麟《送王敬美先生入賀萬壽二首並寄徐子與右參黎惟敬秘書》一 馬首寒雲碣石開，遠從青雀建章臺。覓裘自獻千秋曲，露掌頻分萬壽杯。把袂應徐天咫尺，抽毫枚馬日徘徊。山陰亦是旋舟地，雪夜能忘駐草萊。

又《再輓王長公二十首》二 遙夜青鸞帝闕來，驟看黃鶴向蓬萊。三車詎載平生業，八斗難名間世才。心折班揚愁搦管，汗流枚馬避登臺。風流咫尺人寰盡，慟絕鄉鄒玉樹摧。

又《蚤春寄懷大學士趙公三十韻》 明堂禹益攄謨誥，清廟夔陶繹典墳。獻賦班揚馳彩筆，陳詩枚馬擅風斤。傳巖板築眞符夢，莘野鉏犂合罷耘。優詔異時仍白璧，辟書何處更玄纁。

于愼行《贈鄔秀才汝翼》 白頭自如新，傾蓋自如故。西風蕭索朔鴈號，江南老生來何暮。我聞吳楚之間多大雅，布衣往往稱作者。才情不復論三唐，直薄西京接枚馬。

又《送郭汝承都試京兆二首》二 傾蓋論交意氣偏，君家才地踵前賢。燕臺市駿誰稱首，洛浦登舟自是仙。大業應從千古見，時名不必衆人憐。西京侍從多枚馬，珥筆還期直木天。

宋登春《上元夜走筆戲簡呈忠敎主人》 蒲萄釀，瑪瑙鍾，小姬裙學石榴紅。任敎刻漏咽銅龍，江陵帝子醉春風。醉春風，樂復樂，月下行來花下酌。一時枚馬俱升堂，君平簾下何寂寞。

吳偉業《沁園春・午朝遇雨》 十里紅牆，樹色陰濃，銅扉洞開。見觚稜日炫，金銀照耀；朱霞天半，避暑樓臺。忽起奇雲，琉璃萬頃，燕雀翠罳風動來。西山上，有龍迎返照，急雨驚雷。　涼生殿閣佳哉，但瀟灑瑤堦絕點埃。聽御河流水，琤琮雜珮；黃滋細柳，翠逼宮槐；玉管銀毫，冰桃雪藕，枚馬詩成應制才。承恩久，待歸鞭晚霽，步月天街。

湯右曾《上掌院彭公四首》三 鶴書曾記日華東，朵殿晴開曙色紅。萬里清文羅闕下，百年遺老訪淹中。量才誰是淵雲敵，下筆眞無枚馬工。天上寶書題第一，五花香散墨池風。

《東城雜記》卷上《灌園生》 於是命相開藩，鎭我南服。象天河而鑿池，儗紫微而建閣。集貂蟬之濟濟，衛虎豹之肅肅。殫慮乎庶務者蕭曹之倫，鋪張乎太平者枚馬之屬。衣襲綺紈，食兼粱肉，塗比車蓋，庭奏絲竹。巖棲者未睹其盛，家食者思發其所畜也。

《大清會典則例》卷一〇〇《樂部・駕幸翰林院大燕進茶奏文物京華盛之章》 琬琰天書，鸞翔鳳翥，義文奎畫雲霞護。光藻井麗金鋪矢，卷阿零露滑。枚馬共嚴徐，億萬斯年慶，龍光歌燕譽。（七解）勗爾簪裾，勉思建樹，風雲月露終無取。崇實行是眞儒矢，卷阿零露滑。枚馬共嚴徐，億萬斯年慶，龍光歌燕譽。（八解）

雜録

《西京雜記》卷三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八《夢兆門下・刁湛賦詩》引《脞說》 咸平中，刁郎中（湛）拔潤州解，赴舉京師。會其父典合肥得替，相會於廨舍。父喜其來，因語赴舉次第。是夜，父夢被召，既入門，見張齊賢自內而出曰：「比部請賦七言詩，曰『聖朝文物古難過，何事寒門寵遇多。父向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須敎枚馬慙蹤跡，堪笑巢由隱薛蘿。報國報君何所有，一心

待欲枕長戈」。」既覺，已四鼓，召湛記之。來春孫暨榜，湛不預名第，父子以夢爲非驗也。是年秋，即就天府求解，向春過省。比部自二月初授命俵散山東鹽，逼御試一兩日間方回。翌日御試，乃於殿門外閣子中坐，伺湛之得失。忽一大程官奉勅一道來呈，學士已授秘閣檢討。喜慰方甚，又一橫門官急來云：「學士秀才第一等及第。」父子同日俱被恩榮。至夜，會話所夢合肥之詩云「父向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何其神哉。

《丹鉛續錄》卷五《評文・大招》《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釀秀，先驅枚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

揚　馬　馬揚

論　述

《文選》卷四一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

《文心雕龍・辨騷》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又《麗辭》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

又《夸飾》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又《練字》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

又《程器》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二上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

又卷八二下《七勵》夫心遊百氏，理奧六經，樞機性道，陰陽杳冥。昭玉牒於年史，覽古記而照情。若夫鄒枚上客，揚馬俊人。揮金入趙，易報歸秦。賣舌彈劒，買義追仁。商榷萬古，弋釣陶甄。池中水黑，席上稱珍。判二氣之氛氳，辨六爻之終始。鳥變龍工，鳳書雲紀，辭弘八索，辨崇三耳。

《魏書・文苑傳》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

《毘陵集》卷一三《唐故殿中侍御史贈考功郎中蕭府君文章集錄序》行有餘力，故幼而學文。嘗謂揚馬言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質交喪，雅鄭相奪，盍爲之中道乎？

《唐文粹》卷八四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自屈宋已降，爲文者本於哀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

又《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相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之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明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文辭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

裴延齡《樊川集序》探探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

《白氏長慶集》卷一六《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自念咸秦客，嘗爲鄒魯儒。蘊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賦力凌鸚鵡，詞鋒敵轆轤。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崔杜鞭齊下，元韋轡並驅。名聲逼揚

馬，交分過蕭朱。世務輕磨揣，周行竊覬覦。風雲皆會合，雨露各霑濡。

《孫可之集》卷二《與友人論文書》　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

《集古錄》卷二《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揚馬之言，醇醲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

《成都文類》卷四八呂大防《觀政閣箴》　文翁處後，教民文章。多士化之，傑出馬揚。

《灌園集》卷一一《與汪秘校論文書》　夫揚馬以前文章，何嘗失道之旨哉！今之學士，抑又鼓倡爭言韓柳未及知道，不足以與明，不如康成王肅諸人，稍近議論。噫，又過矣。

《龍雲集》卷一五《上曾子固先生書》　《離騷》之文，則固異乎《招魂》矣；《招魂》之文，則固異乎《大招》矣。於流而爲揚馬之麗賦，則亦無適而不異經也。史也，詩也，騷也，其每變乃如此。

《雙溪集》卷八《上戶部尚書書》　恭惟孔氏之道，曾子、子思之傳，而孟軻治氣養心以擴之。莊周、屈原各以其所見而鳴。漢揚馬振其光，而唐燕許颺其芬。退之立言復古，掃諸子之陳迹。宋興，楊劉肇基，歐陽公始唱天下，削時文之敝，其文奄有孔孟之餘烈，兼衆作之芳鄉。

《梅溪前集》卷一四《策問》　西京之文章最爲近古，東都雖溫雅如班孟堅，已不及揚馬輩，況崔蔡而下，氣象委靡邪。其文章之不逮有如此者。

《嵩山集》卷三《王伯厚和予贈字韻因用其韻記五月八日同飲池上之作》　蜀人工詞賦，作者司馬揚。其聲中律呂，今有房中章。顧嘗評筆力，蓋可補詩亡。追思每歎息，浩歌徒慨慷。

《紫山大全集》卷九《益都新修廟學記》　使朝廷養善儲材，不負所望，此興學聚士之功也。不然，則詩如蘇李，賦若揚馬，工虛言而無實用，謂之不學可也。聖賢之學寧若此哉！

《清容居士集》卷五〇《題夏上人疊秀軒賦後》　楚之詞不作久矣。晁無咎氏始分其言爲二，淵乎得其微旨。《離騷》、《九歌》判不相合，漢魏而降，一而爲之縝密者爲揚馬，反復悲悼，漢帝所謂鄰于楚之聲也。左太沖融液藻繪，能爲一繼者，不復若是。晁氏豈虛語哉。

《待制集》卷一八《題天野飛雲編》　然則詩殄而騷萌，肇於屈宋而成於揚馬，豈獨求之聲而合哉。客爲我遡寥廓而重訊天野之飛雲，還有以啓我，則騷家之苗裔，庶其在是矣夫。

《玩齋集》卷七《知學齋記》　是則堯舜湯文周孔，吾學之標準也。《易》、《書》、《詩》、《春秋》、《禮》、樂，吾學之尺寸也。執尺寸以定長短，望標準以趍遠近。道其外是乎不然，苦心刻意作爲文章，雖能並驅齊駕於揚馬韓歐之間，果爲知學哉？

《白雲集》卷六《文會堂記》　文自六經極矣。莊騷高峙可並雲漢，悲壯可泣鬼神，論中庸者，或短之。下至二馬揚雄班固，莫不渾渾奔放可喜，求一言幾乎道，尠矣。

《白雲稿》卷五《謂軒詩集序》　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刪定以後，體裁屢變，而道揚規諷，猶有三代遺意，俚嗟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屈宋之貞，其言也懇；李蘇之別，其言也恨；揚馬多材，其言也雄；曹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則言蕩，而去古遠矣。

《強齋集》卷六《代陶教授請蔡教授又啓》　所學皆伊洛諸儒之學，其文即揚馬西漢之文。當廟學巍然輪奐之時，正師道奮焉作興之日。西來閩閩，蓋猶就熟路而駕輕車；直上扶搖，會看乘長風而破巨浪。

《遜志齋集》卷二四《蜀道易》　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四方行旅絡繹來。遊西覽德，成都萬室，比屋如雲。桑麻蔽原野，鷄犬聲相聞。文翁之化，孔明之仁，嚴鄭之節，揚馬之文。遺風漸被比鄰魯，士行賢哲方回參。

《明文海》卷二三六王廷相《何氏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溫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寔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較諸古昔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趍于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揚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

《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三《七扣》　使者曰：《易》奇而法，鈎深探賾，歸連異名，京焦別脈。《詩》正而葩，漸變風雅，原騷玉辨，賦則揚馬。爛蔚虹霞，凄切風雨。蘇李五篇，枚氏十九，唐山饒吹，於何不有。

又《續稿》卷四四《徐魯庵先生湖上集序》　今天下號爲治平無事，不衰周若。其民廢干戈之業而稱詩書，委蛇揖讓於尊俎衿裾間，踰二百年。而文亦因之。其文之盛，稍舒而爲色澤，則必探六雄，援先秦，據東西京，而衷其要領，徐而調五音，則又祖命騷禰揚馬，友於建安黃初之儁，庶息顏謝，又束而加偶，然必放而歸乎開元大曆之藪，其又佚而出之，牽聯淪胥月露之爲響，而任沈溫邢之爲組。

又《書牘・盧次樵》　足下四賦，恆時某几案間。私怪騷辨載胥，巫沅涸潤；揚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

《藝苑卮言》卷三　嗡波則洪連踧踏，吹滂則百川倒流，此玄虛之雄也；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興公之雄也；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也。三海賦措語無大懸絕，讀之令人轉憶揚馬耳。

《雨航雜錄》卷上　漢斲雕爲樸，反漓爲醇，而春和諸令，穆如溫如，以至賈董揚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灝，次者嶄峻雄奇，彬彬乎盛矣。

《少室山房集》卷八一《弇州先生四部稿序》　九騷則屈宋之閎深也，十賦則馬揚之鉅麗也，逸篇則左國之瑰瑋也，劄記則公穀之嵯峨也。

《西河集》卷一〇《奉辭徵檄揭子》　鄒、枚之敏麗，揚雄、司馬相如之閎達，賈誼、晁錯、董仲舒、匡衡、劉向之昌明博大。

又《送李懷岵西征序》　必求文章如馬揚，學問如荀孟者。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三集卷三七　蜀文類不卑弱，豈揚馬之餘風使然耶。

《四川通志》卷三九《藝文》　粵自猗南寄咏，江渚興歌，蜀之藝文，所由肇也。嗣是漢有馬揚之賦，唐有陳李之詩，宋有三蘇之詩文論策，類皆表儀百代，爲學世所宗仰，亦云盛矣。

《石渠寶笈》卷一五《明文徵明眞賞齋圖一卷・鄧道生眞賞齋賦》　賈董敷其治策，馬揚呈其詭麗，遷固擬於春秋，潘陸方於江海。

藝文

王維《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戲贈》　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爲郎典石渠。蓮華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楚詞共許勝揚馬，梵字何人辨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厭承明廬。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眞。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賓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杜甫《鹿頭山》　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肆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

又《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又《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莫敢失墜。

又《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遇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卻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天接，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

李商隱《上尚書范陽公啓三首》二　況尚書學總百家，術窮三略，文鋒筆力，抉揚馬之懸門；劍氣弓聲，割韓彭之右地。永言賓畫，宜在民宗。豈意非才，旋蒙過聽。末至居右，既乏相如之譽；後來在上，終興汲黯之嗟。

又《爲同州任侍御（憲）上崔相國啓》　蓋以相公以伊皋之事業佐大君，以揚馬之文章輔昌運。一登宣室，遂借前籌。以有征無戰之方，彰明下武；以永逸暫勞之勢，恢拓中華。

黃滔《噫二篇》一　或謂聾者曰師曠也，瞽者曰離婁也，無不悖其辭之戲。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揚馬也，無不喜其辭之美。是何彼以視聽之亡而尚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而反不自知？噫！

宋庠《寄長安端明王左丞》　綱轄尊華省，旌麾鎮舊秦。州榮朱轂守，公

待黑頭人。從橐荷中密，仁風扉外春。才包揚馬思，政續趙張神。鼎鉉終調鵠，天文尚翦鶉。山光函谷曉，柳色渭橋新。

陳襄《次韻友人鄭穆病起感懷》 五老村中會隱時，投梭即是十年期。自諳海燕歸巢去，祇恐山桃結實遲。伊呂功名何日到，馬揚辭業是人知。如君未忍拋簪去，買取青山寄嶺陲。

劉摯《題句龍緯職方海棠軒》 使君西州客，慣見海棠紅。影纏出故里，揚馬來漢宮。醉當坐乖隔，年年夢春風。荊州蜀門戶，脈脈風氣通。

朱長文《上運使陳兵部》 屈指西州當世英，我公傑出久知名。自從揚馬奇才後，又得岷峨靈氣清。剛者近仁今始見，惠而能政古難幷。胸羅萬象縱橫壯，目悅羣情黑白明。

黃庭堅《和邢惇夫秋懷十首》九 吾友陳師道，抱瑟不吹竽。文章似揚馬，欬唾落明珠。固窮有膽氣，風壑嘯於菟。秋來入詩律，陶謝不枝梧。

秦觀《曾子固哀詞》 發天人之奧祕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被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

王庭珪《和答邦直二首》二 系出拾遺揚馬後，清詞麗句復名家。豈惟草木遭題品，大筆行當判五花。

李流謙《次韻楊師仁見贈》 鴻鴈行中接俊游，不將千戶比荊州。自于種種推先手，可但區區放一頭。揚馬不妨生絕代，鄒枚未肯老諸侯。天寒翠袖愁如織，應念塵侵季子裘。

張綱《服闋上執政啓》 某官名垂宇宙，義薄雲天。素韜廊廟之姿，出際休明之運。皐夔並駕，精神足以折衝；揚馬同時，文章蓋其餘事。

史浩《送王時亨舍人帥蜀二十韻》 文翁上岷江，風化亟飛揚。裒裒當代間，輩出王馬揚。挽彼石室流，濯此錦繡腸。遂令蜀士夫，至今能文章。

李石《禮殿》 雨老苔荒墨色昏，漢人兩序姓名存。六經絲竹升堂後，千古衣冠此地尊。但使高文無廢祀，只今揚馬未招魂。寥寥蜀學誰爲倡，東去江流注海門。

王十朋《與福州王參政》 共惟某官，性天高卓，材地閎深。道扶孔孟而襲其傳，文追揚馬而爲之配。變儒風於兩學，最治績於四川。榮長諫垣，所陳無非大事；巍參政柄，有告必以嘉猷。

林季仲《謝李端明惠李翰林集》 風騷獨步千載上，鞭撻揚馬咍鄒枚。長流夜郎得不死，定知造物須憐才。

衛博《回程知府啓》 伏惟某官氣稟岷峨之秀異，文窺揚馬之風流。仗節西還，早厲棄繻之志；前驅所過，曾誇負弩之迎。

高斯得《自敘六十韻》 蒼蒼大巽山，高標致青天。西江走其下，東井纏其顛。積此二儀氣，鍾爲萬古賢。粵從揚馬來，作者接項肩。

唐士恥《代賀知院啓》 恭惟某官閎深而開亮，靖重而裕和。卓然巴蜀之英，何止揚馬文章之選；粹若孟韓之統，深知洙泗學問之源。

董嗣杲《寄程申叔》 奇才不泯揚馬名，善政況著龔黃績，政績才名分外榮。山林意趣無方寘，人生富貴骨相中，何須強力爭豪雄。

吾丘衍《寄奉化任叙賓》 相逢大笑傾酒壺，誦君文章洗胸臆。東風吹船忽西下，揚馬聲名孰相借。醯雞未信雲中鸞，結綠青萍豈聞價。人才自古難過知，丈夫未肯輕揚眉。

薩都拉《次韻送虞先生入蜀代祀》 芙蓉仙掌座中低，后土宵光手可齊。澗道斲雲衣有潤，蜀天漏雨石無泥。岐山過馬應聞鳳，陳寶停舟莫信雞。揚馬大邦文物盛，題詩須近草堂西。

張以寧《次隨太守劉侯素軒韻》 黃柳鶯啼驚早春，白沙羈客又淹旬。喜逢鄴下劉公幹，曾識山陰賀季眞。漠漠林巒開雪色，欣欣草木荷天仁。漢庭詞賦皆揚馬，薄技何因奏下塵。

郭翼《過綽墩舟中奉寄玉山》 綽墩樹色青如薺，蕩裏張帆曉鏡開。烏目峯高雲北下，沙湖波闊水西來。菰蔣打雨鳴還止，鷁鷟迎船舞卻迴。好入桃源張渥畫，秖慙揚馬是仙才。

劉基《乙卯歲首早朝奉天殿東翰林大本堂諸友》 枝上鳴嚶報早春，御溝波澹碧龍鱗。旗常影動千官肅，環珮聲來萬國賓。若乳露從霄漢落，非烟雲抱翠華新。從臣才俊俱揚馬，白首無能媿老身。

釋宗泐《奉題岷峩保障圖二十韻》 逸才超子建，古迹陋魚虬。美產隨方有，名公何代無。韋張曾節使，揚馬捻文儒。錦綺民財阜，鹽麻國用須。沈黎通詔僰，巫峽下荊吳。

解縉《贈友》 君當妙年好豐采，毛骨自是千金姿。方駕曹劉宜獨步，抗辭揚馬復先誰。逸氣稜稜久無敵，射策金門眞破的。試將一劍決浮雲，已覺

萬人皆辟易。

徐有貞《寄題賴編修世隆讀書莊二首》一　清流溪上讀書莊，松竹陰陰覆草堂。已用三冬窓下學，都將萬卷腹中藏。還期事業方伊傅，不獨文章似馬揚。此地近應增氣象，主人今作漢仙郎。

何景明《彭生行》　岷峨山根江水坼，萬里波濤混吳越。傾湖倒海不可量，仰看一線青天上。蔚藍秀色盤三巴，間產錦石兼丹沙。王嚴揚馬各挺出，異才豈必生中華。彭生昂昂千里駒，少年騎馬來成都。飛黃驟褒未即試，已覺奇氣排長途。君不見岷山不崩江不枯，古之高才何代無。

薛蕙《贈何大復》　昔我弱冠日，翩翩綴文辭。發藻翰墨林，志意縱橫飛。慷慨惟古人，自言不足爲。歷覽百千年，揚馬乃吾師。雖非絕倫才，王子幸見知。一朝遘嘉會，英俊相追隨。

謝榛《示秣陵王卜者長歌》　岸幘醉呼身似顛，無限精華方寸貯，爾露天機何見許。白頭不死更探奇，望望安期空棗樹。傳書道來竟不來，月出深松獨延佇。百歲凡骨草同枯，神追揚馬越徐庾。王生之言起予興，說與香山舊禪侶。

又《送呂試官宗夔入蜀》　西蜀有揚馬，君才當此行。幾年懷勝迹，今日慰平生。地入黃牛峽，江連白帝城。停驂勤銘處，獨見古人情。

李攀龍《效應璩百一詩》　殽函命關谷，涇渭達黃河。終南既面列，沃野開其阿。帝王信佳麗，天府鬱嵯峨。銅雀鳴雲中，員闕夾丹霞。三秦盛西氣，小戎乃遺歌。揚馬翼炎光，流風激頹波。使臣典文字，執憲臨羣邪。春秋大校士，與世陳四科。祗役在末位，興言念皇家。篋笥有璽書，翩翩爲國華。

又《寄伯承》　才子含香滿玉墀，仙郎賦就幾人知。只今西省空相憶，揚馬風流自一時。

宗臣《簡吳明卿舍人》　巖巖京洛間，天門儼九重。中有纓弁客，翼翼從飛龍。朝聽北里竽，夕聽南鄰鐘。嗟哉揚馬才，斯人不見容。偃蹇以薄遊，朝餐夕不供。抽翰燦春華，揚藻凌高峰。昔爲一時重，今爲萬世宗。作者豈無傳，誰能攖其鋒。寄謝同心人，斯理諒可從。

王世貞《廣五子篇・魏郡盧柟》　盧生富結撰，揚馬有遺則。及乎爲詩歌，雅好在李白。春風揚波瀾，浩渺靡所極。仰見朝霞媚，俯見水五色。蛾眉一成妬，雄飛鍛其翮。朝奏獄中書，夕爲座上客。妻子不殞人，長歌下震澤。

又《醉後信口便成九韻》　新詩賦就掞關讀，風雷爲我排晴晝。千秋受驅萬象役，曹劉失魄揚馬走。但使古人百不欺，笑任雌黃世間口。吳江尊鱸鮮秋熟，七尺尚屬王生有。

又《黃子將詩及擬騷見貽酬贈二首》二　天末空長劍，人間自曲鉤。嗷名殊代事，吞恨大江流。妙手斲輪得，雄心伏櫪收。君看揚馬後，餘子盡悠悠。

又《送葉子漢赴成都令葉頗能詩》　明時經術鬢雙華，西去啼猿萬里賒。此際巴人無訟芋，向來僊令只栽花。挂帆峽裏逢春雪，濯錦沙邊弄晚霞。一自文翁能教授，至今揚馬擅名家。

又《遇于鱗人云當上計臺使留爲代報喜而有作》　驊騮宛轉又朝天，驛使遙將借寇傳。漸有少年刀筆近，豈因三輔璽書偏。石門相贈青山色，太守秋題紫塞烟。在昔詞人虛領郡，當令揚馬愧先賢。

又《通州署中雜興四首》四　疎風故裊挑燈坐，落月猶窺擁被吟。不謂文章眞貴汝，自緣容鬢轉關心。千秋未肯隨揚馬，五嶽那能訪向禽。稍待著書辭祿後，細分殘日與叢林。

張元凱《部餉至京引見皇極門時戊辰九月五日二首》一　玉几星垂拱，金門旭始開。夔龍端簡侍，揚馬執經來。靈曜瞻難定，神颸矚易迴。進呈鹽鐵論，付與度支裁。

于慎行《感懷二十首》一九　六籍既已遠，揚馬不可作。鉛刀爲湛盧，腊鼠稱周璞。偉哉二三子，將操郢匠鑿。胡爲崇亢厲，亦復呈丹臒。裂吻御寒葛，飄帷奏清角。信美非大觀，矩裁焉所托。雅道和且平，治音安以樂。不悲而噓唏，皇風無乃薄。

胡應麟《少宰趙公拜相寄賀八章》八　上相同心日，眞儒佐命年。白麻初翊聖，黃閣驟招賢。吐握迴三代，吹噓動八埏。肯教揚馬輩，頭白卧林泉。

又《王長公寄惠集序賦謝四首》四　刻鵠紛難辨，鳴蛩獨見知。左遷元命世，揚馬快同時。一字人堪老，千秋客自遲。會攜孤劒色，東海傍要離。

又《投贈沈相國八首》七　廿載貂裘客路難，青冥長日望鵷鸞。華軒肯挾三公貴，大廈寧忘一士寒。日月夔龍新政府，風雲揚馬舊詞壇。玄亭不厭侯

芭學，掃葉頻過十二欄。

孫傳庭《焦涵一開府雲中賦贈》　名高台鼎風流詘，藻奪雲霞竹帛難。天使文章兼事業，君能才子復尊官。行當自勒燕然石，更有誰登漢將壇。節鉞非榮君可貴，范韓揚馬一時看。

施閏章《詠古雜詩》一八　青陽敷淑景，百卉爭葳蕤。商風未及發，花落餘空枝。華士狥物欲，傾身騖文辭。雕飾喪其璞，少壯朱顏衰。自古多作者，名在魂安歸。生爲鸞鳳吟，死爲猨狖悲。獨言慕揚馬，誰與曾閔期。

又《王舍人丁員外書至（王隴西丁次蘭）》　比歲長安一字無，眞貪散髮卧菰蘆。青雲何意收知己，白首相思問老夫。揚馬文章歸省署，漁樵風雪自江湖。殷勤莫說彈冠事，借壑藏舟未是愚。

又《臨江答宋荔裳西湖見寄（君按察浙江坐讞語逮繫至是難始解）》　吾子眞無敵，高言誰見聽。撫膺盤岱嶽，搖指動滄溟。揚馬親齊轡，莊騷類建瓴。艱虞書不廢，賓客戶難扃。

又《金陵寄酬沈康臣舍人》三　病嬾追歡阻白門，青谿時有舊題存。當年揚馬風流散，腸斷金臺月夜樽。（沈先是久客白門。）

吳綺《讀秋笳集有感呈徐健庵同年》　吳江舊事早傷心，年少才堪賦上林。酒畔篇章鸚鵡筆，花前詞曲鳳皇琴。自言揚馬寧容讓，乘風好破宗生浪。射策何堪餘子問，成名合在諸公上。那知天際有罡風，未到蓬山路已窮。

湯斌《送黃儉邵聞訂南歸》　盛朝廣掞羅，亦預徵書未。先後至京師，相期砥素節。君文高揚馬，聲名動朝列。上卿求識面，招邀多賢哲。

陸求可《百字令・懷古》　飄風馳電，看過了，千古英雄成敗。漢殿唐宮，徒長就，無數烟荆露薤。金椀人間，玉魚葬地，轉眼堪驚怪。憑高舒望，教人愁思難耐。　今日遙想風流，是誰能不朽，英英猶在。揚馬鄒枚筆如椽，留得光芒萬代。世界虛空，須知消不得，酒城詩塏。龍泉知我，物華應射天外。

田雲眉《夏日雜詩》一　儒說鑿戶牖，六籍罹多秦。炙背倚糟粕，哆口生輪囷。奧窔闡洙泗，高論追前民。班揚馬鄭徒，文章詆疵醇。借問灰燼餘，何從識勞薪。空作井蛙喜，大海無涯津。

汪由敦《酬戴孝廉兄卯君》　同舍論文有潘岳，篇翰風流才卓犖，賦詩贈我兄繼作。揚馬同工非異曲，兄也射策偕計車。貽我潘子尺素書。春城烟花迷紫陌，咫尺不見心踟躕。

愛新覺羅・弘曆《萬松寺》　明發事清游，石磴盤玉馬。始出峭蒨顛，原自青蔥下。田盤到處佳，萬松我心寫。寺樓坐空翠，天籟披瀟灑。揚馬不能從，迴顧和者寡。

雜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引李陽冰《唐翰林李太白詩序》　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

《唐朝名畫錄・妙品上・楊炎》　楊炎，貞元中宰相，出貶崖州。氣摽風雲，文敵揚馬。嘗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

《冊府元龜》卷四一六《將帥・傳檄》　後唐魏王繼岌，莊宗同光三年爲都統，西討西川。軍至鳳翔，馳檄喻蜀郡曰：【略】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而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涉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勳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船達。

《景文集》卷四七《蜀郡太守盧江文公贊》　天挺耆俊，有德有文。漢天子命，往撫蜀人。蜀始樸蒙，公不謂然。選士詣學，歸相教言。一年而業，三年而儒。五年大成，家詩戶書。以勤相矜，以惰相恥。出有敎父，入有順子。文如馬揚，節如嚴李。由公敎之，聲塞天地。蜀戴公仁，世世奉祠。千五百年，惟公之思。

《墨莊漫錄》卷一　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爲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簪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啓，爭趁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揚州也。

《密齋筆記》卷二　孫樵文自序云：唐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陽。

省方蜀國，品藻朝論，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李潼有曾閔之行，孫樵有揚馬之文，司空圖有巢許之風。

《浩然齋雅談》卷上　詩文中有摘人姓名一字而言者，如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兮」，以王莽字巨君；「重醉行而自耦」，重乃重耳。李白《扶風豪士歌》云「原嘗春陵六國時」，蓋四公子也。杜詩用「揚馬」，則雄相如也；「卿雲」「淵雲」，則長卿子雲王褒也。「東馬」則方朔相如也。如「葛亮」「馬相如」等甚多。亦有礙理者。然《論語》「吾友張也」，《舜典》「伯汝作秩宗」，蓋亦有所本也。

《懷星堂集》卷一七《唐子畏墓志并銘》　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曆。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

《蘇門集》卷五《研岡先生集序》　昔在巨唐，詩道中興，許燕擅其美，沈宋極其至。其後李白、杜甫之流，遂作雄詞逸氣，沛若江河，上掩前古，莫之與京。白之詩曰「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蓋傷周楚之音亡，而漢魏之聲離已。

《方麓集》卷一二《祭王鳳洲文》　詩則風人之婉，雅頌之莊，包羅衆體，而自爲一體。賦則屈宋同工，揚馬異曲，奄有楚漢，歸之弇州之一部，而使夫子虛《上林》之屬，不足以富而爲夸。

《弇州四部稿》卷一三《贈兪山人允文》　李生之外，更覩足下班荊，晤言自足千古。居謂李生，苟於斯域無窺，雖令貴洛陽之紙，靡救湮沒；誠悟一二，覆瓿之餘，必有起而誦者。名山大川，藏亦何晦，顯亦焉怍？足下勗之。夫嚴鄭勘華，揚馬淹秩，既備其長，復修厥短。不傳何哉！

又《續稿》卷一一九《中順大夫杭州守初菴方先生墓志銘》　銘曰：立德兮美善之中，噫！脩辭兮揚馬之風，噫！

《蜀中廣記》卷一〇一《詩話記一》　秦宓，蜀隱士，後爲益州別駕。有《遠游》詩，如「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大都荒唐謬悠之說，猶對吳使天口天首之故智也。然其博學多聞，自有不可掩者。及與王商《論立祠堂書》，尤爲典確。予倣而行之，並祠嚴李揚馬。文表子勅于支機石。

《古夫于亭雜錄》卷三　《左思別傳》云：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比。劉淵林、衛伯輿竝蚤終，未嘗爲思序注，皆思自爲以重其文。案：太沖《三都賦》，自是接跡揚馬，乃云假諸人爲重，何其陋耶。且西晉詩氣體高妙，自劉越石而外，豈復有太沖之比？《別傳》不知何人所作，定出怨謗之口，不足信也。

柏梁體

論　述

《太平御覽》卷五八六顏延之《庭誥》　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以是後之詩者，率以歌爲名。及春勸望岳，漢祀郊宮，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宏麗難追矣。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寫，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柏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闡誕，不協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文心雕龍・明詩》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

又　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

又《時序》　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

《樂府古題要解》卷下《連句》　起漢武帝柏梁宴作。人爲一句，連以成文，本七言詩。詩有七言，始于此也。

《元氏長慶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妖淫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具。

《文莊集》卷二〇《李德裕非進士論》　唐興，文流愈甚前失。執彫飾爲規矩，正麗偶爲繩墨。詩則協聲而合律，賦則限韻而拘字。燦然清才，而不復

質矣。譬諸柏梁永明體，猶若秦漢之於唐虞也。故德裕許其浮華則可矣，至於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斯言之玷，無乃甚歟。

《塵史》卷二　世言七言詩肇於柏梁，而盛于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略】小雅曰「以宴樂嘉賓之心」，【略】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略】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略】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略】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

《紺珠集》卷七引黃鑑《談苑・轆轤體》　唱和聯句之起其來久矣。自舜作歌，皐陶賡載，及柏梁聯句，至唐始盛。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劉白和之亦同。令狐楚所和詩多次韻，始於此。凡聯句，兩句或四句亦一對用之，或只一句出一句對者，謂之轆轤體耳。

又引武平一《景龍文館記・柏梁體》　連句爲柏梁體，一句一韻。

《類說》卷五一《連句》　連句起自漢武帝柏梁宴作。人作一句，連以成文。七言詩始於此。

《雍錄》卷三《柏梁臺》　《漢書》：元鼎二年起柏梁臺。《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爲柱。《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漢武作臺，詔羣臣二千石能爲七言者乃得上。七言者，詩也，句各七言，句末皆諧聲。仍各述所職，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哉」，大司農則曰「陳粟萬石揚以箕」，它皆類此。後世詩體，句爲一韻者，自此而始，名柏梁體。

吳聿《觀林詩話》　漢武《柏梁臺》，群臣皆聯七言，或述其職，或謙叙不能，至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危。」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則又有規儆之風。及宋孝武《華林都亭》，梁元帝《清言殿》，皆效此體。雖無規儆之風，亦無佞諛之辭，獨叙叨冒愧慚而已。近世應制，爭獻諛辭，褒日月而諛天地，唯恐不至。古者賡載相戒之風，于是掃地矣。

《困學紀聞》卷一八《評詩》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

《雙溪類稿》卷二四《東山集句詩序》　風雅遠矣。自柏梁賡咏以來，詩體不一，最後始有集句。

《洛水集》卷五《歷代文章》　人言柏梁體者，七言也，有似乎聯句。彼漢武皇與一時廷臣，登臺而更倡者是邪。

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六上《文章總序・詩部》　至孝武立樂府，采詩夜誦，定郊祀，祠太一，作十九章之歌，【略】及《宣房》、《柏梁》等作，皆有其辭，而樂府始盛。

又　孝武爲《秋風》《柏梁》等辭，則專爲七言。自張衡《四愁》而下，號七言爲長句。

《牟氏陵陽集》卷一二《廣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爲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儷偶爲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略盡，殆不可復變。宋百餘年間，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歟。求之回文離合、雙聲疊韻、建除郡邑名諸體，無與集句類者，惟聯句近之。但柏梁則君臣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哀古作頗異焉。

《桂隱文集》卷二《夏道存詩序》　詩之爲體，《三百篇》之後，自李陵、蘇武送別河梁，至無名氏《十九首》，曹魏六朝唐韋柳，爲一家，稱爲古體。自漢柏梁秋風詞，馴至唐李杜爲一家，稱爲歌行。古體非筆力遒勁高峭不能，歌行非才情浩蕩雄傑不能。

都穆《南濠詩話》　漢《柏梁臺詩》，武帝與羣臣各詠其職爲句，同出一韻，句僅二十有六，而韻之重複者十有四。如武帝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衛尉則云：「周衛交戟禁不時。」梁孝王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太僕則云：「脩飾輿馬待駕來。」大司馬云：「郡國士馬羽林材。」詹事則云：「椒房率更領其材。」丞相云：「總領天下誠難治。」執金吾則云：「徼道宮下隨討治。」京兆尹則云：「外家公主不可治。」大將軍云：「和撫四夷不易哉。」東方朔則云：「迫窘詰屈幾窮哉？」御史大夫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鴻臚則云：「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則云：「乘輿御物主治之。」其間不重複者惟十二句，然通篇質直雄健，眞可爲七言詩祖。

《籟峰類稿》卷一七《聯句私抄引》　昔人謂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予觀漢柏梁臺成，人詠一句。意者聯句其始於此乎。

徐禎卿《談藝錄》　七言始起咸曰《柏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珮辭，與五言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柏梁》弘其實，《四愁》墜其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

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四溟詩話》卷一　漢武帝柏梁臺成，詔群臣能爲七言者，乃得與坐。有曰「總領天下誠難治」，有曰「和撫四夷不易哉」，有曰「三輔盜賊天下危」，有曰「盜阻南山爲民災」，有曰「外家公主不可治」。是時君臣宴樂，相爲警戒，猶有三代之風。後世以詩諷諫而獲罪者，可勝嘆哉！

《具茨文集》卷一《擬皇上於重華殿等各置經書備覽賜輔臣詩謝表》　觀遊侈而學術荒，鮮知開卷之有益；詞華繁而雅頌息，遂令刪後以無詩。石渠之六藝粗陳，詠歌蓋闕；柏梁之七言雖麗，經典奚關？斯惟志道游藝之難兼，抑亦明聖述作之有待。

《藝苑卮言》卷二　《柏梁》爲七言歌行創體，要以拙勝。「日月星辰」一句，和者不及。「宗室廣大日益滋」，爲宗正劉安國。「外家公主不可治」，爲京兆尹。按當作內史。「三輔盜賊天下危」，爲左馮翊咸宜。「盜起南山爲民災」，爲右扶風李成信。其語可謂強諫矣，而不聞逆耳。郭舍人「嗜妃女唇甘如飴」，淫褻無人臣禮，而亦不聞罰治，何也？若「枇杷橘栗桃李梅」，雖極可笑，而法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內句也。

又　漢時衛、霍、嘗平，糾糾虎臣，然《柏梁詩》「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語，無愧七言風雅。【略】柏梁歌咏，咸依位序，獨驟騎在丞相前，大將軍在丞相後，昔人云「去病日貴」，此亦一徵。按《古文苑》注稱臺成于元鼎二年，登臺賦詩乃元封三年，而霍去病以元狩六年卒，是時青蓋兼二職也。然則「郡國士馬」之咏，亦出青口耶？

《詩藪・內編》卷一《古體上・雜言》　王元美《藝苑卮言》云：「《柏梁》體中，『枇杷橘栗李梅桃』，雖極可笑，然亦有所自，蓋宋玉《招魂》篇中語也。」余戲謂此句遂爲《急就》一書所自出，諸篇中皆此體也。

《藕居士詩話》卷上　君臣唱和，非起柏梁。舜將禪禹，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再歌，起云：「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故漢武彙其言而有「日月星辰和四時」之句，宜和者俱不逮也。

《露書》卷三　《柏梁詩》惟「陳粟萬石揚以箕，嬖妃女唇甘如飴」兩句有風趣。又「三輔盜賊天下危，盜阻南山爲民災，外家公主不可治」三句有警誡之意，餘則茅茨未剪，土堦未飾，謂之創見則可，謂之詩，猶河與漢，所隔尚遠。

《古詩解》卷二四《七言古詩・漢詩・柏梁詩》　按天子以下二十六人皆各言其職掌，七字之中互有工拙，殆難枚舉。且韵既多重，詞亦近俚，草創之體不當以瑕疵責也。但舍人淫褻，無人臣理，而帝不加罪，豈當時弄臣果無忌憚若此耶！宜韓嫣之以姦賜死也。廷臣數不止此，而大僚略備，乃知天子好文，百官咸能拈筆。太史公稱公孫弘爲學官，後彬彬多文學之士，不虛哉。

《泊水齋文鈔》卷二《偶書十六則》　昔人以七言始於柏梁，謬矣。「夜如何其夜未央」，此與「江有香草目以蘭」何如：余謂屈宋七言，眞絕千古，後之作者，無復措手。

《東江集鈔》卷九《東江子雜說》　《柏梁》自帝以下皆言所職。郭舍人爲弄臣，乃以嬖唇殿其後，甚非奏雅之意。曼倩曰：「迫窘詰屈幾窮哉。」眞滑稽之雄也。

《危林》卷三《唐書贊》　洪景盧謂本《荀子・成相》。按：《成相》亦倣《汲書・周祝解》，法尚未純。自柏梁肇詠，而此體出矣。劉向雖復有作詞，亦紆衍。惟古《辨異博遊歌》「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纍纍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差與頡頏。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縝密，亦在《始青詞》之上。若謂不宜施于史冊，則孟堅《蒯伍江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爲冠，劉宋皆摹此製者。

《日知錄》卷二一《詩不必人人皆作》　古人之會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詩。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詩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盡，則亦無庸更續。是以虞廷之上，皐陶賡歌而禹益無聞，古之聖人不肯爲雷同之辭，駢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詩鳴，而蕪累之言始多於世矣。

《原詩》卷四　《燕歌行》學柏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倣也。【略】若曰柏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柏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

《居易錄》卷一二　李叔則楷云：內典如佛塔廟，一句疊三「實」字。柏梁詩，一句七果名。太白詩，一絕句五地名。文機故用虛，非實字則不壯。

郭廷槐《師友詩傳錄》　張蕭亭答：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

鋪叙之迹，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如《柏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讀之而氣實貫串，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爲法。

《池北偶談》卷一三《柏梁詩句法》《柏梁詩》大官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語本可笑，而後人多效之，如韓文公《陸渾山火》云「鴉鴟雕鷹雉鵠鵖」，蘇文忠公《韓幹牧馬圖》云「騏驎駔駱騵騮騢」，李忠定公《題李伯時畫馬》云「騏騮駱駔驪黃」，陳后山《上蘇公》云「桂椒柟櫨楓柞樟」，林艾山《資中行》云「鐘鎛鼎鬲匜盤盂」，韓子蒼詩「蒓藕蒲芋襄荷姜」，然皆施于歌行耳；若鄧林「鴻鵠鵖鵬鸛鵲，鱒魴鰷鯉鱖鱨鯊」，用之律則非矣，蓋皆本史游《急就篇》，如：鯉、鮒、蟹、鱓、鮐、鮑、鰕、竽、瑟、箜篌、琴、筑、箏、辟、騏、騅、駮、驪、騮、驢、牂、羖、羯、羠、牝、羭、羝、羵、羭之類。又仰山答謁山云「瓶盤釵釧勞盂盆」，禪語偶亦相似。

《古歡堂集》卷一七《論七言古詩》七言古詩，肇於《離騷》、《毛詩》，而漢魏以來，遂備其體。《大風》、《垓下》、《秋風》、《栢梁》、《四愁》、《燕歌》等篇，古音錯落，皆成奇觀。

田同之《西圃詩說》《柏梁》爲七言歌行之祖，人知之矣，而不知創體要以拙勝也。

《說詩晬語》卷上《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

《掌錄》卷下《柏梁詩》錢曾《敏求記》云：淳熙年刊《古文苑》卷中載《柏梁詩》，每句下但稱官位而無名字，有姓有名者惟郭舍人、東方朔耳。世所行註本《古文苑》，于每句下各增名姓，如周建德、壺充國、王溫舒、李成信，所居官次，俱與元封三年作柏梁臺時不相符。值古詩註仍其譌而不知也。人以官次不相符之故，幾疑詩亦僞作，知註書之關係不小。

《詩學纂聞》卷四一《柏梁體》《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按《困學紀聞》曰：《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然則聯句自《三百篇》已有矣。今人以七言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豈知每句用韻創於虞廷之《賡歌》，而盛於《詩》，若風之《卷耳》（後三章）、《考槃》、《淸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雅之《車攻》（前三章及七章），頌之《長發》（前五章），皆是，特非七言耳。七言如《吳越春秋》所載樂師扈子《窮劫之曲》十八句（楚昭王反國），采葛婦《何苦之詩》十三句（句踐歸國），越軍《河梁》之詞十句（句踐伐吳），雖似趙長君擬作，亦後漢人也。漢高祖《大風歌》在柏梁前，魏文帝《燕歌行》在柏梁後，至如《拾遺記》皇娥白帝子兩歌，遠在少昊時，明是王子年僞撰，晉人筆耳。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聯句，柏梁爲之造端。但柏梁各自成章，非必一一聯屬，至何、范有作，始合成篇法。李、杜閒亦有之，不過數韻止耳。韓、孟二公製爲大篇，誇示奇麗。

《甌北詩話》卷三《韓昌黎詩》聯句詩，【略】沈括則謂「虞庭《賡歌》、漢武《柏梁》已肇其端」。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濫觴于始。厥後謝太傅之咏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

《聞見瓣香錄》王卷《柏梁體辨》黎城靳价人榮藩曰：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世傳「日月星辰和四時」爲帝首唱，自梁孝王以下，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人遂以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然祇可以名聯句之每句用韻者耳。此體柏梁以前往往有之，如高帝《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將名之爲大風體乎？《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將名之爲易水體乎？《靈寶誥》：「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將名之爲靈寶體乎？《左傳》：華元使驂乘者答歌「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將名之爲驂乘體乎？蓋聯句而皆用韻者始自柏梁，謂之柏梁體可也。非聯句而皆用韻者，不始自柏梁，仍謂之古體可也。然此兩體皆起自《書》，帝庸作歌，乃歌乃賡，載歌又歌，爲聯句之祖。乃歌喜起熙，載歌明良康，又歌脞惰墮，爲每句用韻之祖。作歌、乃歌，皆帝歌也，而先之以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則又爲間句用韻之祖。古詩之體爲略備矣。至烏孫公主《悲愁歌》與《柏梁》同在元封時，魏文帝《燕歌行》，《宋書・白紵舞歌》在元封以後，皆句句用韻，而不聞以柏梁體目之也。按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愚謂賡歌亦倡和之始。

《御覽經史講義》卷一一歐堪善《書經》厥後商之《咸有一德》，對揚休命。周之歌《蓼蕭》，賡《天保》，游魚樂其在藻，鳴鹿美其食苹。推諸慶豐年而烝髦士，美哉其有賡拜之遺風乎！至於柏梁聯韻，甘露陳筵，引簪笏於瀛

洲，歌秋風於汾水。芙蓉仙萼，賞御苑之飛花；碧水澄潭，聽鈞天之雅奏。大抵鋪張揚厲之意多，而非念切生民，深有關於旰食宵衣之至計也。

藝文

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一　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絲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

劉駿《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　九宮盛事予旒纊（宋孝武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夏王臣義恭）。策拙枌鄉慙恩望（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臣誕），折衝莫效興民謗（領軍將軍臣元景）。侍禁衛儲恩踰量（太子右率臣暢），臣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臣莊）。喉脣廢職方思讓（侍中臣偃），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中丞臣顏師伯）。

沈約《長歌行》　連連丘壑改，微微市朝變。局塗頓遠策，留歡限奔箭。春貌既移紅，秋水豈停蒨。一倍茂陵道，寧思柏梁宴。長戢兔園情，永別金華殿。

任昉《靜思堂秋竹賦》　靜思堂，連洞房，臨曲沼，夾修篁。竹宮豐麗於甘泉之右，竹殿弘敞於神嘉之傍。綠條發丹楹，翠葉映雕梁。入房掃文石，傍簷拂象牀。常生偶蘭桂，結實值鸞凰。逢性與之至道，偶斯文之在茲。歡柏梁之有賦，恨相如之異時。

蕭衍《清暑殿聯句柏梁體》（存目）

蕭繹《宴清言殿作柏梁體》（存目）

高爽《詠畫扇詩》　細絲本自輕，弱彩何足盼。直爲發紅顏，謬成幄中扇。乍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妝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飛孤鴈。

顏之推《觀我生賦》　或校石渠之文，時參柏梁之唱。顧颽頹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兼岷峨之自王。

陰鏗《班婕妤》　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詩書巧，翻爲歌舞輕。花月分窗進，苔草共階生。憶淚衫前滿，單眠夢裏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沈炯《祭漢武帝陵文》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神蛟於江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

庾信《喜晴應詔勑自疏韻》　御辯誠膺錄，維皇稱有建。雷澤昔經漁，負夏時從販。柏梁驂駟馬，高陵馳六傳。有序屬賓連，無私表平憲。河堤崩故柳，秋水高新堰。心齋愍昏墊，樂徹憐胥怨。

又《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公出戰，短兵並皆奔北，瓦解冰碎，山空谷靜。授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柏梁高宴，有大將軍之詩；幕府初開，有平陵侯之國。比之今日，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父穆，司空、貞公，西京賦詩，奉常參柏梁之宴；東都言讖，司空爲武衛之官。

江總《梅花落》　臘月正月早驚春，衆花未發梅花新。可憐芬芳臨玉臺，朝攀晚折還復開。長安少年多輕薄，兩兩常唱梅花落。滿酌金巵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金谷萬株連綺甍，梅花密處藏嬌鶯。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葉牽花來並笑。楊柳條青樓上輕，梅花色白雪中明。橫笛短簫悽復咽，誰知柏梁聲不絕。

又《賦得置酒殿上》　三清傳旨酒，柏梁奉歡宴。霜雲動玉葉，凍水疎金箭。羽觴響鐘石，流泉灌金殿。盛時不再得，光景馳如電。

朱子奢《幽州昭仁寺碑》　至於登輿下輦，省方巡岳，應感必彰，形言彌著。道盛金奏，美盈玉簡。叶叡思於泉涌，諧神功於日用。陋柏梁之詞，掩南風之曲。聖作物覩，永貽千載者焉。

盧照隣《贈許左丞從駕萬年宮》　聞道上之回，詔蹕下蓬萊。中樞移北斗，左轄去南臺。黃山聞鳳笛，清蹕侍龍媒。曳日朱旗卷，參雲金障開。朝驂五城柳，夕宴柏梁杯。漢畤光如月，秦祠聽似雷。寂寂芸香閣，離思獨悠哉。

又《上吏部侍郎帝京篇》　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安在。

張說《侍宴探得開字》　聖政惟稽古，賓門引上才。坊因搆書立，殿爲集

賢開。鼇彥星辰下，仙章日月迴。字如龍負出，韻是鳳銜來。庭柳餘春駐，宮鶯早夏催。喜承芒閣宴，幸捧柏梁杯。

張九齡《奉和聖製南郊禮畢酺宴》 配天昭聖業，率土慶輝光。春發三條路，酺開百戲場。流恩均庶品，縱觀聚康莊。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分曹日抱戴，赴節鳳歸昌。幸奏承雲樂，同晞湛露陽。氣和皆有感，澤厚自無疆。飽德君臣醉，連歌奉柏梁。

王維《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侍從有鄒枚，瓊筵就水開。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來。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行杯。

又《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羣官上壽應制》 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百生逢此日，萬壽願齊天。芍藥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開右个，天樂動宮懸。御柳疎秋景，城鴉拂曙煙。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又《遊悟眞寺》 望雲思聖主，披霧憶羣賢。薄宦慙尸素，終身擬尚玄。誰知草庵客，曾和柏梁篇。

高適《信安王幕府詩》 豈伊公望遠，曾是茂才遷。並乘韜鈐術，兼該翰墨筵。帝思麟閣像，臣獻柏梁篇。振玉登遼甸，樅金歷薊壖。

李翰《批答手敕》 敕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於終編，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於人口，久鬱文房。歌以國風，宜登樂府。眄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歿而不朽；柏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益茂，歎息良深。

獨孤及《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卽事寄贈徐薛二侍郎》 漢家金馬署，帝座紫微郎。圖籍凌羣玉，歌詩冠柏梁。陰陰萬年樹，肅肅五經堂。揮翰忘朝食，研精待夕陽。

韋應物《送雷監赴闕庭》 才大無不備，出入爲時須。雄藩精理行，秘府擢文儒。詔書忽已至，焉得久踟躕。方舟趁朝謁，觀者盈路衢。廣筵列衆賓，送爵無停迂。攀餞誠愴恨，賀榮且歡娛。長陪柏梁宴，日向丹墀趨。時方重右職，蹉跎獨海隅。

又《漢武帝雜歌三首》二 八月一日仙人方，仙方稱上藥，靜者服之常綽約。柏梁沉飲自傷神，猶聞來下聽還近。

權德輿《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詞三首》三 常時柏梁宴，玉笋恩波遍。今日穀林歸，靈輴烟雨霏。喬山森羽騎，渭水擁旌旃。仙馭何由見，耘田鳥自飛。

白居易《德宗皇帝挽歌詞四首》一 執象宗玄祖，貽謀啓孝孫。文高柏梁殿，禮薄瀟陵原。京伎辭天闕，朝儀出國門。生成不可報，二十七年恩。

《舊唐書・文苑傳序》 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虵之價。靡不發言爲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繢句。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巍巍濟濟，煒燁古今。

《十國春秋・南唐二・元宗本紀》 中興元年【略】三月【略】，辛亥，又遣臨汝郡公徐遼客省使尙全恭上買宴錢表云：伏以柏梁高會，宸極居尊，朝臣咸侍于冕旒，天樂盛張于金石。莫不競輸寶瑞，齊獻壽盃。而臣僻處偏隅，迴承乏睠。雖心存于魏闕，奈日遠于長安。無由親咫尺之顏，何以罄勤拳之意。

徐鉉《納后夕侍宴又三絕》三 漢主承乾帝道光，天家花燭燕昭陽。六衣盛禮如金屋，綵筆分題似柏梁。

田錫《進應制詩》 今屬上林春曉，內苑花新，汎蘭酒於堯樽，詠柏梁於漢殿。雖芳叢應制，釦渚裁詩，慙非敏妙之才，但抱忱忪之思。

楊億《丁集賢通判餘杭》 遼東羽客富仙材，仙殿飛觴接上台。便道歸寧白蘋渚，經時賜對柏梁臺。里中驅駑先行路，膝下斑衣慶壽杯。明詔許令過別墅，不憂郡閣簡書催。

又《送集賢李學士員外知歙州序》 每太液波漾，汾睢艸黃，或御酒百壺，式陳縞宴；或卿雲五色，垂示天章。君必沾玉笋之醇醪，聯柏梁之高韻。賜花奪錦，肯讓景龍時人；桂水空梁，無取南朝之體。

又《宋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奉大夫右諫議大夫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滎陽潘公墓誌銘》 參掌記注，猶及金匱之闕文；屢奉宴遊，嘗續柏梁之高韻。生平著撰，疊委篋箱。諸郎等方在哀迷，未遑論次，長卿遺札，冀武皇之見求。

又《謝宣召赴龍圖閣宴會及觀御製御書狀》 眷惟近列，首獲仰瞻。側管窺天，寧測蓋高之量；聞韶忘味，徒萌竊抃之心。矧又賜玉笋之醪醪，示柏

梁之絕唱。飲河之腹，既嘆于屬厭；下里之音，靡容於緘默。並陳巴拙，上黷皇明。雖蒙善下之仁，終抱黷尊之媿。

又《與祕閣錢少卿啟》　眷惟職業，素所蘊崇。校石室之遺編，佇分四部；侍柏梁之高宴，即賦七言。然陪清蹕之遊，更獻從臣之頌。梁園旨酒，居客右以無疑；謝砌蒼苔，代王言而在即。

夏竦《謝和御製詩表》　臣幸預近司，叨頒睿藻。私門傳寶，仰欽雲漢之章；燥吻微辭，謬續柏梁之韻。共循荒陋，彌積兢慚。

又《代東樞謝賜宴并御詩表》　仰體需雲之象，俯推湛露之恩。玉斧芳醪，合多歡之允穆；柏梁高韻，宣介祉之無疆。函四始以飛英，協六同而振律。緝熙王度，煥衍帝謨。

又《宮使乞降御製御書表》　以至誕敷瑞命，挺紀先謨。著論辯之格言，發慈悲之大願。或冠篇於藝圃，或度曲於薰弦。橫汾水以擣辭，坐柏梁而傳唱。青緗屢溢，藥簡常盈。名以萬殊，蓋百王之能事；理惟一貫，乃五教之彝倫。

又《代人進禮成宴詩表》　祗奉綠文，恭朝於眞里；欽陳蒼璧，茂對於景靈。方襲吉於嚴宸，遽示慈於折俎。仍播柏梁之高韻，式昭宣室之蕃；釐煥二帝之上儀，總百王之能事。

又《講徹禮記崇政殿開宴應制（賜花內出口味）》　幄坐尊儒術，華光御講筵。爰開柏梁宴，爲畢曲臺篇。法從飛綾接，藩房綺組聯。賜花均綵萼，陪鼎雜冬鮮。甘潤聲詩洽，芳蕤注籍傳。師臣咸拜手，歸道繞帷前。

又《和御製賞花詩》　禁園清蹕賞春時，水殿晴陽照翠綾。步輦乍衝僊杏葉，御衣頻拂露桃枝。風搖藥粉星星墜，日引芳陰寸寸移。帝所甚歡宮漏永，宴餘仍奉柏梁詩。

又《奉和御製奉祀禮成晏》　眞場薦罔方回蹕，泰時欽柴既受禪。璧散九行頒寵宴，翠綏三接慶昌期。露晞朝景彰慈渥，風扇微和表聖時。羽籥動容分廣砌，旂旃交影上丹墀。瓊跗拜賜承天意，絳羽來儀識鳳姿。向晚柏梁傳睿唱，帝臺春箭更遲遲。

胡宿《賞花釣魚應制》　球檻靈芳濯露開，瑤津朱鮪復新來。三竿御水承垂釣，萬藥晨葩奉賜杯。春暖僊貺初霾靡，日斜芝蓋尙徘徊。柏梁聖作星躔麗，累氣無音愧仰陪。

又《送校理薛學士》　帝設英雄轂，朝多俊乂官。玉羈收汗血，珠網獲飛鸞。仙籍分丹桂，香名藹秀蘭。新從平樂試，入奉柏梁歡。辨色趨霜戟，催班近露盤。閣芸開縹帙，堤柳據歸鞍。詩就雞林賈，書成太乙觀。行聞延體貌，坡上有金鑾。

歐陽修《永昭陵挽詞三首（仁宗）》二　侍臣新和柏梁篇，衣冠忽見藏原廟，簫鼓愁聞向洛川。寂寞秋風羣玉殿，還同恍惚夢鈞天。

蔡襄《甲辰閏月初伏快雨涼風晝眠初覺庭前小欄花木各有意氣效柏梁體・川海業》　閏夏天氣熱焰烘，崇朝快雨隨清風。晝軒夢覺開前櫳，畫欄花草意氣雄。側枕遙聞數異同，如此微物煩化工。盍各言爾之所從，繁葩富豔生朱紅。

又《羣玉殿賜宴》　睿藻敦風教，冥搜出化權。來從玉山府，遠過柏梁篇。迴馭臨高館，推恩錫廣筵。迷魂遊帝所，休應動星躔。申命嚴樽俎，新章被管絃。

王珪《制詞・教坊致語》　於時日上扶桑，風生廣莫。度芝蓋於丹城，降金輿於紫闥。百獸感和，率舞帝虞之樂；羣生遂性，如登老氏之臺。固已追平樂之勝遊，掩柏梁之高會。臣謬參法部，獲望清光，靡揆才無，敢進口號。

又《女弟子致語》　於時肅霜凝氣，流火沈光。瞻翟帳之洞開，命瑤觴而迭進。仙徒緩管，宮綵飛花。聖日舒長，助宸遊之多暇；人心和樂，感韶奏之新聲。固以掩高會於柏梁，軼勝遊於平樂。

司馬光《菊》　瑣瑣南陽菊，秋潭歲自開。孤根擁紅葉，落藥媚蒼苔。正以參靈藥，因之植紫臺。願兼金掌露，同入柏梁杯。

又《賞花釣魚二首》一　飛廉通上苑，鳩鵲帶天淵。樹色含春霧，波光靜曉烟。香飄仙仗外，花舞御厄前。籧篨文竿裊，蓰筵素鮪鮮。誤陪金馬籍，愧奉柏梁篇。願獻南山壽，宸遊侍億年。

又《王侍郎琪挽辭二首》一　弱冠獻奇策，居然終賈才。賦成平樂館，歌奉柏梁杯。麗藻留昭世，英遊隔夜臺。土中埋美玉，誰見不興哀。

曾鞏《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幰霓旌夾露臺，夜涼宮扇月中開。龍銜燭抱金門出，鰲負山趨玉座來。碭極戲添夷客喜，柏梁篇較從臣材。共知天意同民樂，願奏君王萬壽杯。

蘇頌《恭和御製賞花釣魚》四照仙花次第開，上林重覩屬車來。雨晴馳道紆天步，風引濃香到壽杯。瑞燕入簷時拂掠，恩魚窺釣更徘徊。柏梁絕唱容賡綴，獨愧非才亦與陪。

劉攽《嘉祐大行皇帝挽詩十首》七　陵闕儼因山，明中恍下天。燃魚常照夜，耕象自成田。鴻洞深投玉，莓苔密瘞錢。涕流昭德舞，無復柏梁篇。

彭汝礪《擬賞花釣魚詩》二　琉璃宮殿雲深處，錦繡池塘雨過時。魚躍定名千歲鯉，花開多是萬年枝。恩流河漢波瀾闊，春在蓬瀛日月遲。三十餘年無此會，今朝會見柏梁詩。

張耒《詩呈同院諸公・公麟》二　琉璃墨客堂，太一助燈光。紬史探金櫃，摛詞和柏梁。近傳江彩筆，遠綰漢珠囊。吏部文難可，猶稱萬丈長。

李彭《奉酬程子尚》彼美洛陽人，貽我柏梁句。艷雪敵清妍，春雲多態度。憶昔郎官湖，秋風落烟樹。使君出程門，蕭蕭髮垂素。平時仲尼履，尚可藏武庫。不見揚子雲，欣與侯芭遇。況茲得小阮，風流肖諸父。曠懷滄洲期，協我塵外趣。尚無金玉音，歸鴻來杜渚。

洪朋《次韻徐十見招》徐郎春晚意何如，相見蕭然水竹居。近得柏梁七字句，俱來繭紙數行書。賞心不減遠公社，到眼全勝正俗廬。首夏清和吾定往，勿令彈鋏食無魚。

王安中《宣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睿謨殿賞橘曲燕詩》紫詔遞三節，紅塵踏九逵。載前宣室席，復侍邇英帷。飲御陪胥樂，勤歸獨念茲。喜霑魚藻惠，許賦柏梁詩。愧乏凌雲筆，徒傾向日葵。揚休稱萬壽，永御太平基。

程公許《先兄叔逢種花盆池秋初開一朵二姪感悼成韻作柏梁體答之》（存目）

史浩《次韻曇師以某焚三代贈黃所示長句》潛德既拜天褒揚，後孚感激兩淚滂。帝恩欲報方思量，忽睹健句如柏梁。葩華盈軸艷春陽，建安七子誰可當，何止李杜萬丈長。

李石《次韻趙彥膚柏梁體送張道錄》（存目）

李處權《文度以大笏見遺奇偉特甚非鄙人所稱擬柏梁體廿句以謝然他日出處斷不負此笏老狂不衰聊供一笑云》（存目）

周必大《謝御製書損齋記表（紹興二十九年代江東帥司）》臣伏以自昔守成之君，鮮知持滿之戒。雕牆峻宇，第營桂館以求仙；繪句絺章，或侈柏梁而流詠。既不聞于修德，自有愧於作猷。豈如上聖之資，懋啓中興之運。念宴遊之不怠，有感於斯；惟筆硯之未忘，式稽于訓。

孫應時《和樓尚書賦趙大資重樓柏梁體》（存目）

趙汝談《初直玉堂和李壁二絕》白頭來試枕函方，拂石看題歎柏梁。賸有故情無話處，山茶今日是甘棠。

戴栩《通趙寺簿啓》粵從農殖之司，特任鈞乘之寄。清明四達，蠡浼一銷。豈惟數上於便宜，固已密裨於均節。歌柏梁楊箕之詠，雖則權輿；登荷橐簪筆之班，是應步武。

王邁《柏梁體簡龔少益》男兒立身當自強，精金須經百鍊剛。膜外榮枯等粃糠，惟忠惟孝不可忘。請君傾耳聽柏梁，謂余不信來對床。

劉克莊《回宜春方宰壽詩》華髮陳人，不記始生之日；色絲幼婦，忽貽絕妙之辭。恭惟某官誕篤同寅，情忘泛愛，贈以柏梁之作，祝其樗櫟之年。設蓬矢以懸門，愧非盛壯；卷錦鯨而還客，心始和平。

李劉《回楊普州（伯雨）袖詩啓》千古在前萬古後，僕安知栗陸之書；六字常語一字難，公眞得柏梁之體。所慙佳句，適重愧情。恭惟某官氣抗岷峨，文瀾江漢。子雲河東之賦，天自吹噓；伯起關西之聲，家傳清白。

曹涇《次胡濟鼎同年三律》三　費卻長吟復短吟，投瓜投李愧何深。吾人只記錢留紙，此老能令戶作金。擲地有聲知處處，如蘭斯臭見心心。柏梁體後八仙賦，趾美重光未陸沉。

袁桷《次韻李伯宗學士途中述懷》三　縈紆馳道屬車遲，白髮微臣際盛時。侍獵能追上林賦，登臺願繼柏梁詩。

馬祖常《大明殿進講畢侍宴得詩二首》二　漢殿千門飾寶瑤，直郎先奏進經朝。諸儒泥古言雖固，明主思賢道已昭。飲酒敢同魚藻賦，制詩眞過柏梁朝。小臣棄筆詞垣側，白日無翰遡赤霄。

王沂《見子山尚書》學禮趨庭日，傳經相漢年。帝思麟閣像，臣獻柏梁篇。清澈金莖露，芬芳玉井蓮。塤篪鳴自合，星鳳覩爭先。委佩青冥上，含香日月前。

宋褧《榮華樂》柏梁置酒詩成章，黃金駟馬來徜徉。起山引泉大宅張，蘭湯灑壁鳴笙簧。

納延《錫喇鄂爾多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先生韻》二　珊瑚小帶佩豪

曹，壓轡鈴鐺雉尾高。宮女侍筵歌芍藥，內官當殿出蒲萄。柏梁競喜詩先捷，羽獵爭傳賦最豪。一曲霓裳纔舞罷，天香浮動翠雲袍。

蘇伯衡《中丞劉先生齋閣前山茶一枝並蕊因效柏梁體呈》 朔風翦冰雨雪雰，萬木蕭條凍且僵。青藜丈人鈴閣傍，山茶作花紅錦妝。中有一枝並蕊香，符彩爛若雙鴛鴦。嫣然占盡三春光，皇英來自雲中央。赤旗翠節兩作行，阿母笑執瑤池觴。仙童雙雙吹鳳凰，綵女齊綰珊瑚璫。麗色照耀青霞裳，芳氣氤氳滿中堂。

高啓《放歌行》 褐衣不脫見至尊，立談一刻皆承恩。賡詩已上柏梁殿，獻賦還過金馬門。大道易登平若砥，始信青雲纔尺咫。共喜嚴徐得寵榮，未容絳灌生讒毀。

林鴻《同黃貢士登清泠臺翫月》 山川收晚霽，暝色上高臺。共是吟秋客，還同看月來。衣冠林藪逸，詞賦柏梁才。山鬼驚聯句，沙禽避洗盃。河低全拂樹，露重稍滋苔。海上鮫人出，雲中桂子開。樂遊良夜劇，高興昔人諧。歸去金溪上，看雲首重回。

王翰《送洪洞劉允中入關》 自攜書劍入西州，到處登臨數日留。青蓋遠分關樹曉，碧峯高聳嶽蓮秋。柏梁臺下尋詩去，皇子陂前載酒游。回首西風動鄉念，壯懷應不賦登樓。

鄭眞《王荊公在鄞日嘗聘鄉先生杜醇入學事見公文集韓文公守潮命趙德爲師自是潮人篤於文行文舉以今太守命教導弟子員師道之重當以古人期之再用韻三首貽文舉訓導》 皐比掌教本非才，苜蓿盤空几席埃。帝闕仰瞻三殿出，仙山遙望五雲開。多煩上客公車過，共迓先生聘幣來。藻頖生香冠佩集，錦篇新儗柏梁臺。

王恭《題界畫二圖》二 連甍複道露臺秋，簪珮行隨翠輦遊。應是柏梁宮宴罷，侍臣詞賦盡風流。

張寧《賀李用經得子效柏梁體》（存目）

程敏政《次韻原博賓之舜咨鳴治賜宴聯句》二 曉殿晴光覆四筵，坐中人是謫來仙。鑾迴閣道旌幢羋，騎列句陳甲冑千。棫樸願歌周代雅，柏梁誰續漢庭聯。龍顏共喜春先上，旰食憂勤記往年。

李東陽《自鳴治外屢有投贈而和章不至試語明仲即躍然而起此非相負者集唐句以啟之》 漢宮題樹憶仙郎，共汝朝天會柏梁。謝朓每篇堪諷詠，揚雄託諫在文章。春浮玉藻寒波落，水滴銅龍晝漏長。自有神仙鳴鳳曲，不將清瑟理霓裳。

石珙《謁趙公墓》 曾讀壺關杜老詩，柏梁高詠有公詞。世驚龍虎千年會，功在璣衡七政司。東市漫收晁錯笏，斷坡猶仆魏徵碑。金縢石室當時事，欲問當年太史誰。

顧清《楊西潭賦天香玉兔贈三兒行次韻爲謝》 新圖玉軸文錦裝，新篇古制來柏梁。

何景明《諸將入朝歌十二首》三 羣公陪宴柏梁臺，殿上傳呼萬壽杯。元戎節鉞來江上，使者樓船泛海迴。

黎民表《聞大駕南巡恭賦》五 九廟神靈在，鑾輿暇豫回。徒勞賦黃竹，祇見卻龍媒。鳳歷占干禩，鴻私下九垓。懸知歌吹入，高宴柏梁臺。

又《萬壽節和吳舍人約卿》二 銅龍初闢曙雲開，彩仗分行劒寫來。日月旂常輝象魏，金銀樓殿駕蓬萊。風前鳩鵲翻珠綴，雲際仙人捧玉杯。魚藻正懽周室頌，柏梁休數漢庭才。

又《集劉憲使仲脩日涉園》 柏梁詩句舊知名，林下閒居最稱情。花木近栽圍別墅，雲山相對在重城。向來草創高陽會，此地流傳白雪聲。誰是五陵豪舉客，倦遊吾獨類長卿。

李攀龍《即事四首》三 嬾嫚終疑傲，和光意遠哉。元龍無客禮，方朔有仙才。疾苦褒帷過，風塵領郡來。那須論往事，作賦柏梁臺。

又《答寄余德甫》 當年草奏柏梁臺，此日漂零濁酒杯。伏枕春陰三楚合，拂衣秋色大江迴。含冤夜識雙龍氣，作賦時推二馬才。極目中原諸子盡，豫章城裏一書來。

又《答贈王給事》 漢帝風流盛柏梁，一時才子羨爲郎。歸來東海桃三熟，諫罷金門草數行。謫籍祇今人欲盡，除書何意客相忘。黃公雖道商巖起，家本鄞山是故鄉。

又《送殷正甫內翰之京十首》三 君王賜宴柏梁臺，七字新詩漢體開。首倡自天酬不得，曲終還賴歲星才。

又《送右史史之京十二首》一 漢家高宴柏梁臺，千載風雲擁上才。誰得似君珠履貴，親承咳唾九天來。

王世貞《短歌送袁魯望之南曹》 平津高閣中天起，多君不戀平津邸。柏

梁詞客凌雲烟，多君不和柏梁篇。自云一疏更除目，建業青山落人握。未論詞林繼江鮑，寧甘相府稱袁伏。

又《初秋夜坐有感示于麟》　不寐宵聲發，孤吟秋色來。關城羽林騎，鐘鼓柏梁臺。世事文章遠，鄉心戰伐催。長安李生在，猶可對銜杯。

又《青州雜感十首》八　末展瘡痍骨，徵書十道來。乾坤漆室歎，將相柏梁才。忍病醫從卻，憂生酒浪催。當時嵇阮輩，跌宕有深哀。

又《送闔帥狄君入賀萬壽》　庚午王正月，嵩呼萬國同。波臣上金鑑，天子宴彤弓。僊露廻顏紫，卿雲挾綬紅。還應柏梁和，驃騎有雄風。

又《王明佐北歸顏責買山之資因述長句二十四韻凡二百四十言》　王生裂繻後，西行入咸陽。使氣平津邸，縱橫劇孟場。一朝頓錯莫，萬事皆摧藏。下客彈劍鋏，羣臣和柏梁。方朔饑欲死，次公醒而狂。顏自誇鸚鵡，徒能惜鷓鴣。時時傍黃射，卒卒付陽昌。

又《送嚴太史請急省侍》　罷直晴烟散曉珂，君王侍從賜衣多。高堂喜極千金壽，故苑恩深六傳過。到日夏雲明震澤，來時朔雪滿滹沱。柏梁何限詞臣手，歸蜀長卿待和歌。

又《送范使君視浙江學》　柏梁誰爲薦相如，使者俄驚天上除。但道聲名新岳牧，不知詞賦舊公車。春風絳帳諸生裏，粤海青山百戰餘。更是折衝多俎豆，可能兼采計然書。

又《大宗伯董文用均初度》　屈指先朝供奉班，柏梁高倡更誰攀。寧因八座方稱貴，總爲千秋暫許閒。吏部文章天北斗，吳興名勝地東山。當時乞取仙桃在，煉得瑤池醉裏顏。

又《枇杷》　叢黃的皪散青森，五月珍苞出上林。初似金丸能辟鳥，復如崖蜜有來禽。夏熟共傳司馬賦，秋風還記柏梁吟。祇應祠廟登新日，不分含桃寵獨深。

又《即事三絕》二　欲提長劒斬長鯨，歸擁春農海畔耕。縱有微勳麟閣上，柏梁先遜侍中名。

又《寄李伯承》　漢帝秋風在柏梁，一時詞賦有輝光。那知此日文園令，猶有金莖露未嘗。

又《史恭甫玉虛僊院》　雕甍直上紫雲端，玉砌依稀太乙壇。元是柏梁供奉客，山中亦自領祠官。

又《壽孫指揮五十》　五十孫都尉，長吟鬢欲蒼。金魚寬貰酒，銀鴨細焚香。祭酒推詩社，將軍和柏梁。還餘雙紫燕，拂拭便如霜。

又《故相袁公管夫人壽篇（夫人無子而善持家）》　柏梁甫罷丞相詠，柏舟已詠夫人詩。門前羅雀久非昔，堂裏丸熊將爲誰。節勁冰霜飜見表，心長日月自成私。侯家豈少銜恩客，應是張蒼入拜時。

又《大宗伯吳興董公枉棹海濱道返命進士長君代訪且贈長律飾獎過情愧感之情托之申和》　元老三朝鬢未蒼，碧瀾天目供文章。初將息念歸祇樹，雅有高名在柏梁。冀北羣空驟褭，淮南字字挾風霜。書成舊錫黃銀印，夢醒猶疑白玉堂。

又《長夏無事避暑山園景事所會即成徵吟得二十絕句》八　爾雅樓頭日正長，酒鎗茶盌博山香。歌中九友容相逐，那有閒情和柏梁。（余在鄙嘗有懷九友齋歌。）

又《戲爲櫻桃題二絕句》二　含桃一薦柏梁新，偷入新詩郭舍人。笑殺上林村令句，李梅爭似嚼妃脣。

佘翔《送林咨伯上春官》　諫獵文章麗，凌雲氣象橫。直窺中秘冊，漫請少年纓。滄海龍初起，丹山鳳乍鳴。柏梁多唱和，莫不寄柴荊。

又《寄贈袁舍人》　才子如雲滿建章，袁宏倚馬思飛揚。風傳玉漏鳴珂靜，露浥金莖拂袖香。起草明光垂日月，承恩太液重巖廊。雁鴻片片長江下，詞賦無忘寄柏梁。

于愼行《六月十二夜可大小酌即事》　客乘殘雨至，席對晚涼開。酒畔移燈去，花間送月來。風流河朔會，倡和柏梁才。更憶長楊路，青葱玉樹栽。（時乃郎試京兆云。）

又《奉寄家兄無妄二首》二　吾兄俠氣舊昂藏，抱玉空山鬢有霜。白石常封燒藥竈，紅泉自逸讀書牀。休從漁父思蘭沚，漫羨詞臣賦柏梁。此際秋風生桂樹，歌殘招隱意蒼茫。

又《送余太史雲衢冊封周藩四首》一　名都茅土建親賢，春草平臺萬戶烟。此日鄒枚應寵賦，詞臣已和柏梁篇。

胡應麟《寄潛上林（南海潘上林少丞光祿伯子也嘗共集黎秘書邸雄飲達旦別去廿載矣今春余臥疾武林忽遠寄手書新刻盈篋爛然慰藉之餘聊寄茲什）》　廿載長安陌，君能憶酒狂。片鴻來庾嶺，雙鯉到錢塘。賦草新藜閣，詩篇舊

柏梁。春明退朝晚，擲果遍奚囊。

又《南歸留別無美文父茂權二首》二　擊筑長歌且未哀，紛紛詞藻柏梁臺。人因李郃登龍挫，客自昭王市駿迴。孤劒霜飄南斗近，萬舫雲擁北風來。碧山幸有藏書穴，誰遣潛夫出草萊。

又《爲文父題匡山讀書處》　面面烟霞護草堂，千峰遙墮子雲牀。琅函盡倣三墳色，玉軸新開二酉藏。藜火夜寒迴太乙，桂叢秋遠夢淮王。東林剩有逃名地，不奈聲華滿柏梁。

又《送王次公觀察視學關中六首》一　咫尺除書氣象新，漸看霄漢問詞臣。文章一代初推轂，名姓三朝舊斲輪。露冕星光遙動鄴，褰帷雪色欲飛秦。柏梁臺殿抽毫處，年少誰當屬和人。

又《黃堯衢屢寄詩札余讀其九潦遊草慨然興懷賦答一律》　卧掩衡門髻欲皤，雙鴻嘹嚦墜巖阿。三山傲吏偕三謝，九潦飛仙挾九何。獻賦柏梁知自許，藏書天祿定誰多。荒園萬卷堪留客，載酒能無問綠蘿。

孫繼皐《贈華上林中宇二絕句》一　拜得新銜隸上林，春風管領夾城深。柏梁一自詞臣集，應制榮華直到今。

余繼登《唐太史封鄭藩》　青門柳色散晴烟，太史風流擁節年。恩詔曉從三殿出，使星高傍兩河懸。虎牢狐嶺開懷句，豹袖羔裘憶鄭賢。到處王侯應授簡，詩成不讓柏梁篇。

施閏章《送張友鴻歸雲間并序》　施子官比部與時彥諸公數集友鴻所。張譙明、許菊溪、趙錦帆、顧介石、吳六益、沈繹堂皆詞學相友者也，居無何，或還或出，友鴻又別我去。僕雖病，其能無一言爲作長歌壯之矣。張子十日不相見，一日別我去如箭。把酒留君君不留，笑索新詩當祖餞。京華旅食似君稀，文采風流誰不羨。丹青已入明光宮，詞賦還傳柏梁殿。

毛奇齡《漢苑行》二　秋風歌罷柏梁材，上苑春回承露臺。朝來殿使探鴛去，日暮宮官試馬來。

又《翰林院中舊有柯亭劉井井爲劉文安定之所鑿柯學士潛手植二柏建瀛洲亭以臨之李西涯詩有云我行樹陰日千匝是也今遺蹟尚存而其人已往同年尤太史過此慨然有感遂成二詩予與施侍講彭編修陳檢討同和其韻》二　瀛洲學士本重來，尚有軒牕水際開。地勝不須通黍谷，名高從此近蘭臺。簷前虛挹波千頃，樹下閒行日幾回。多少登臨歌詠去，問誰堪繼柏梁才。

又《虞美人・題畫爲李都官壽》　是誰畫出潘家果，百琲珍珠顆。羨君原是柏梁才，記取桃梨橘栗李榴梅。　玉餅金鏁琉璃甕，且作和羹用。須知仙樹本蟠根，欲借花前一醉石州春。

朱彝尊《題吳徵君（雯）詩卷一首》　籍甚吳郎大雅材，賦詩不上柏梁臺。翻飛卻似橫汾鴈，幾度秋風上苑來。

王士禛《濱南凱旋歌六首》六　清時王會徧諸方，絕調昇平嗣柏梁。從此漢家新樂府，白狼添詠又三章。

宋犖《康熙己卯三月十有六日恭紀聖恩詩倣柏梁體》（存目）

陳廷敬《送杜遇徐大宗伯致政歸檇李》　遙思供奉西清日，詔試與君連第一。柏梁歌就賦長楊，琉璃硯水蛟龍筆。我愧紅顏君少年，相逢意氣凌雲烟。

愛新覺羅・玄燁《昇平嘉宴同羣臣賦詩用柏梁體并序》（存目）

愛新覺羅・胤禛《九日宴羣臣擬柏梁體詩序》（存目）

程鑣《綠珠祠記》　銅臺既廢，金谷初開。近接蘭亭之遊，遠慕柏梁之宴。宛雒衣冠之地，孟津歌舞之場。當時海上奇珍，多歸衛尉；賓中麗質，盡屬齊奴。

愛新覺羅・弘曆《柏梁體聯句詩序》（存目）

又《惇叙殿柏梁體聯句詩序》（存目）

又《新正二日召集羣臣於乾清宮賦柏梁體詩朕既首倡又成七言一章》　泰交堂陛列鴛聯，日暖彤墀淑景鮮。祇以賡歌鳴喜起，非誇宴樂沸絲絃。觴浮柏葉添吟興，筆灑瓊華映綺筵。更慶元正飄六出，又增新瑞紀瑤編。

又《秋日瀛臺集臣工宴賞既仿柏梁體聯句復召大臣及內廷翰林等三十八人用唐臣李嶠侍宴甘露殿詩爲韻依前歲翰苑故事朕成首什及末章羣臣以次分賦》（存目）

又《重華宮茶宴內廷大臣翰林等詠七十二候聯句並成二律》　候稽呂覽詠分篇，兹體柏梁拟以連。七十二聯成似昔，四方八宿數如前。春生夏長律無舛，秋斂冬藏氣備全。詎曰因難而見巧，益廑夕惕與朝乾。

又《千叟宴聯句用柏梁體有序》（存目）

又《舉千叟宴於皇極殿禮成聯句用柏梁體有序》（存目）

雜録

《史記・孝武本紀》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

又《平準書》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

《漢書・武帝紀》（元鼎）二年【略】春起柏梁臺。

《三輔黃圖》卷五《臺榭》柏梁臺，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此臺，在長安城中北闕內。《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梁也。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和詩，能七言詩者乃得上。太初中臺災。

《顏魯公集》卷九《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効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江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眞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迴軒巷。仍命評事劉太眞爲叙，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

《封氏聞見記》卷四《降誕》中宗常以降誕宴侍臣貴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國朝以來，此日皆有宴會。玄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百寮有獻承露囊者。是日皇帝御樓張樂，傾城縱觀，天下士庶，皆爲賞樂。其後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前事以降誕日爲天平地成節。代宗雖不爲節，猶受諸方進獻。今上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眞卿準奏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惟開元中始爲之。又復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曰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於是勅停之。

《舊唐書・高宗本紀下》（儀鳳）三年【略】秋七月丁巳，宴近臣諸親於咸亨殿上。【略】上因賦七言詩，效柏梁體，侍臣並和。

又《玄宗本紀下》（天寶）十四載春三月丙寅，宴羣臣於勤政樓，奏九部樂，上賦詩，敷柏梁體。

《陝西通志》卷七二《古迹一》引《古文苑》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

《泊宅編》卷中聯句，或云起於柏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爲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則此聯句所起也。

《金石錄》卷二七《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史惟則小字八分書。按封演《聞見記》云：「玄宗常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己，出爲一尉而卒，士子冤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柏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被，移官大梁。」如此則演所記爲不誣矣。

《重修宣和博古圖》卷二八《鑑總說》至於銘其背，則又有作國史語而爲四字，有效柏梁體而爲七言，或單言之不足，或長言之有餘，或以紀其姓名，或以識其歲月。

《能改齋漫錄》卷二《事始》至於生日祝壽，始見於唐明皇，然識者以爲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群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於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於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

《夢粱錄》卷一九城南則有玉津園，在嘉會門外南四里。【略】孝宗常臨遊幸翫會，命皇太子宰執親王侍從五品以上官及管軍官，講宴射禮。孝宗御製詩賜皇太子以下官。【略】宰臣曾懷恭和曰：「名園佳氣籠非煙，冠佩朝宗似百川。五品並令陪宴射，四鏃端欲序賓賢。恩涵春意魚翻藻，威入秋聲鴈落弦。竢事更容窺典雅，宸章應陋柏梁篇。」

《雲谷雜紀》卷四《苕溪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于漢柏梁臺，非始于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眞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

部而止耳。

《玉海》卷二九《漢柏梁詩　唐柏梁體詩》《兩京記》：貞觀五年，太宗破突厥宴突利可汗，於兩儀殿賦七言詩柏梁體，御製「絕域降附天下平」，神通曰「八表無事悅聖情」，無忌曰「雲披霧斂天地明」，玄齡曰「登封日觀禪雲亭」，蕭瑀曰「太常具禮方告成」。《舊唐紀》：儀鳳三年七月丁巳，宴近臣諸親於九成宮之咸亨殿。上謂霍王元軌等曰：「甘雨頻降，夏麥豐熟，秋稼滋榮。思與叔等同爲此歡。」因賦七言，効柏梁體曰「屏欲除奢政返淳」，皇太子、霍王、相王、侍臣並和。天寶十四載三月丙寅，宴羣臣於勤政樓，奏九部樂，上賦詩敷柏梁體，羣臣和。

《湛園札記》卷三　有爲顧愷之贋書者云：漢武帝起柏梁臺，羣臣應詔作七言詩，召能繪事者繪焉。一時文臣如宗室劉安、廷尉杜周、郭舍人等，俱能以圖見生。嗣後文臣如谷永、王嘉、毛延壽、張衡、諸葛孔明，皆能丹青造其妙，而龔寬在諸賢之間尤爲傑出。其言不倫，而以毛延壽爲文臣，雜於諸名臣中，益可怪。恐贋書者，并其言而贋之。

《居易錄》卷二〇　潞山問仰山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仰曰：瓶盤釵釧券盂盆。此句似柏梁詩體。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一《黃文節公書梅花賦卷（行書紙本高九寸長一丈五尺）》　標牛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游絲，雜霏霏之晨霧。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花而傍巇，或含影而臨池。向玉階而結彩，拂網戶而低枝。七言表柏梁之詠，三軍傳魏武之奇。於是重闈佳麗，貌婉心嫻。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追寒。

《月令輯要》卷五《正月》　十四日【略】御製《昇平嘉宴同羣臣賦詩用柏梁體序》。顧瞻諸臣，或位居諧弼，或聯任卿尹，或典文翰，或司獻納，宜共成篇什，以紹雅頌之音。朕發端首倡，倣柏梁體，班聯遞賡，用昭昇平盛事，冀垂不朽云。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九　雍正四年丙午九月戊戌，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皇子諸王大臣等賦詩賜宴，親製序文，宣示諸臣曰：【略】古君臣於飲食燕會間，即具獻納拜颺之典也。唐虞文武之世，休風如昨，朕與諸卿宜則倣之。今用柏梁體，朕爲倡始。諸卿遞成篇什。今日也，非徒命酒徵歌，揚華摛藻，蓋欲昭聖祖養育之深恩，朕廷泰交之雅會，垂之奕世，永傳斯事云爾。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卷六五　雍正六年九月十五日，廣西布政使臣張元懷謹奏，爲恭謝天恩，謹繳硃批，仰祈睿鑒事。【略】抵粵之後，又蒙聖恩頒賜柏梁體詩一册。

又卷一四九　奉上諭，覽魏廷珍奏謝，賜《嘉穀圖》、柏梁體詩、及帽頂式樣等物。

《詞林典故》卷一　乾隆八年冬，上以翰林院署歲久傾圮，詔頒太府金重加修葺。【略】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送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進署。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字爲韻，賦東字音字二首。勅諸臣各分一字賦詩。上又念人數爲字所限，未能遍及從臣。命復賦柏梁體一篇，上首倡，諸臣依次分韻，俾凡籍翰林及既改官晉秩而舊爲翰林者皆與焉。總百六十有五人當承應上。

又卷四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上御乾清宮，宴內閣九卿及翰詹日講官科道等九十三員。【略】上召張玉書、陳廷敬、張英諭曰：每見漢唐以來，君臣同樂，有賡和之詩。今朕雖不敢效古先聖王，亦欲紀一時之盛，可倣柏梁體賦詩進覽。【略】羣臣集太和殿下，以次賦詩，凡九十三韻。比詩成，恭進御書詩序。詩則詔詹事沈荃書之，刻石養心殿，摹榻裝潢。九月九日，賜與宴諸臣人一册。又賜不與宴大學士王熙、學士牛鈕各一册。

又　（雍正）五年九月九日，上御正大光明殿，賜諸王大臣宴及緞疋有差。幷以雍正四年重陽慶宴柏梁體詩墨刻賜諸王大臣及翰詹等官各一册。皇上乾隆四年正月，召集諸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於乾清宮賦柏梁體詩，錫賚有差。

《欽定盤山志》卷七　雷淵《題古仙人辭》云：興定庚辰夏六月望，予與元好問、趙郡李獻能同遊玉華谷，又將歷崧前諸剎。因憩於少姨廟，元周行廊廡，得古仙人辭於壁間。然其首章直屋漏雨爲所漫剝，殆不可辨。乃磴木石而上，拂拭汎濼迫視者久之，始可完讀。觀其體則柏梁，事則終始二漢，字畫在鍾王之間。

作家

阮倉

劉向《列仙傳贊》 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始皇好遊仙之事，庶幾有獲，故方士霧集，祈祀彌布，殆必因迹託虛，寄空爲實，不可信用也。

《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東平憲王蒼》 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爲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

葛洪《神仙傳序》 洪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曰神仙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答曰：「昔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蓋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及一者也。」

《隋書・經籍志二》 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皆略而不記。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

《廣弘明集》卷一一釋法琳《對傅奕廢佛僧表》 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策，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於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

《玉海》卷五六《漢祕書列仙圖列仙傳》 《集賢注記》云：阮倉《仙圖》一卷，集賢無本。

《北山集》卷一六《列仙圖贊（凡二十八人）》 有形皆幻初無倪，巨細未足相雄雌。蚩蚩坐受幻物欺，不能與天同密移。元黃二物知何爲，獨能長久無終期。至人亦窺衆幻機，奪取元化操鑪錘。留形遁數乃一戲，呼嘯六子交娥羲。偉茲二十八幻師，燁如經星周四維。騎箕降昴非有蘄，出入六合唯所之。黃妖位閏炎綱隳，嗷嗷億萬沈塗泥。翩然下墮哀黔黎，赤伏紹緒皇功巍。雲臺累塊空刑儀。索身滅迹歸無涯，竺乾心印金襴衣。語幻語法空無依，承承卒付碧眼兒。一華來東今萬支，洪荒怪譎同一歸，勿嗤我言無町畦。

《敬業堂詩集》卷三七《少宗伯王瑁湖先生別墅名甲秀園皇上南巡雲間凡兩幸焉先生作詩紀恩復屬余繼和次韻六章》三 列仙圖籍本雲霄，物外心期故自超。雅有新裁矜異數，喜聞屬和徧同朝。兩回步輦花間入，一色春旗柳外飄。透出斗中光萬丈，御書樓閣冠巖椒。

黃石公

論述

綜論

郝經《續後漢書・道術錄下》 孟子既沒，老莊之學遂大行于世。秦人滅學之後，黃石公以黃老術數教張良，以陰機佐漢有天下。

《續軒渠集》卷五《讀素隱士黃石公素書有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義安禮六篇有秘戒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大抵不離於七國縱橫餘習非得於聖賢修齊治平之學（辛未館仙邑傳家作）》 識者當觀取履初，此翁知過萬人餘。英雄自合傳青史，經濟非由授素書。大道聖賢無隱爾，七篇仁義果何如。坑焚若爲防遺患，可笑秦王計也疎。

《王忠文集》卷一七《跋圯上進履圖》 右張子房圯上進履圖。按《黃石公記》，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星色，石者星質也。而太史公、班孟堅皆謂學

者多言無鬼神，如良所見老父予書，亦異矣，豈可謂非天乎。蓋眞以黃石公爲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爲神仙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可以祛千載之惑矣。

《東溪日談錄》卷一二《孫子十三篇》　若黃石公書，則先仁義而後殺伐，其與《孫子》權謀有餘而仁義不足者異矣。

《思辨錄輯要》卷三二　問黃石公如何。曰：黃石其人不可攷。《素書》《三畧》俱屬贋作，大約老子之徒、兵家者流耳。

《諸子彙函》卷一四　黃石公，圯上授漢張子房書，著《素書》。因晉時盜發子房塚，得是書。《三略》乃傳之兵法者。

分論

《三略》　《郡齋讀書志・兵家類・黃石公三畧三卷》　右題曰黃石公上中下《三畧》，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之決。明妙審決，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世傳此即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漢張良者。《三畧直解》卷上：三者，上中下三卷也；畧者，謀畧也。世以爲黃石公書，授張子房於圯橋者也。按《漢書・藝文志》云「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並不言有《三畧》者。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共五十三家，而《三畧》亦不載焉。史稱張良少匿下邳，與父老遇於圯橋，出書一編曰：讀此則爲王者師。遂去，旦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通鑑綱目》亦曰：張良與沛公遇於留，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不去。《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唐李靖亦云，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然則《三畧》本太公書，而黃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所以兵家者流，至今因以爲黃石公書也。宋張商英又云：《素書》乃黃石公所授子房者也，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傳之者誤耳。《素書》者，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枕中獲之。上有祕戒，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又摘取書中數語以證子房之事，且曰：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知其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今觀《素書》原始，章首論道德仁義禮，俱本《三畧》下卷中文，因而推廣之耳。下文「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後世。及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舍己以教人者逆，正己以化人者順」，皆《三畧》全文而少變之耳。其後五章亦是雜取古書中語，而更換字樣聯屬之，非秦漢以前古書。況商英之言多涉虛無，觀其曰：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又曰：老子言其體，故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云：道德仁義禮，不可無一焉。此其深於斯道者之言也。《素書》果出於子房塚中，而隋唐以來名儒碩士，何故無一言及之？恐是後人依倣而爲之者。所以宋先正程、朱輩，俱不暇論也。今亦未敢必以爲然，姑明其大槩，係於《三畧直解》下，以俟知者焉。《井觀瑣言》卷一：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畧》、《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畧》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略】以予觀之，【略】《三畧》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贋本耳。【略】或謂漢光武之詔已引《黃石公記》「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兵家類・黃石公三略三卷》：是書文義不古，當亦後人所依托。

又《中略》　《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王鳳洲曰：叙次帝皇王伯，叙次軍勢，後來一開一闔，愈轉愈嚴。中略承上略，起下略也。《新鐫分類評點文武合編百子金丹》卷一引宋九青評：帝者則天乃帝則也，只此一言曲盡黃石妙用。

又《下略》　《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王鳳洲曰：下略篇，不止三層之精奧，直《陰符》三十篇注疏也。合觀之，具見九天九地，又見文家之變化。

《素書》　《郡齋讀書志・道家類・素書一卷》：右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言治國治家治身之道，而駁亂無統，蓋采諸書以成之者也。《黃氏日抄・讀諸子・黃石公素書》：《素書》六篇，曰原始，曰正道，曰求人之志，曰本德宗道，曰遵義，曰安禮。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爲一

體，雖於指要無所取，而其間言語雜出，多生於卑謙，損節背理者寡，特非圮上老人授子房于亂世之書耳。張商英乃妄爲訓釋，取《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與本書五者一體之說正相反，甚至爲之後序，謂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何其鄙歟。幸此言出於商英，識者固所不屑觀爾。張商英《黃石公素書序》：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黃石公圮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愼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疇，傅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能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不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粕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章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隱居通議》卷二四《黃石公素書》：《前漢書》載張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圮上，遇一老父，後五日夜半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十三歲，良從漢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用是書佐高帝取天下。此說近於怪誕，知道君子所不信。然良之事業卓冠一代，非凡人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受之也。世多指兵書《三略》爲黃石公所傳之書，宋張商英曰非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六篇，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妄傳，世所謂《素書》是也。或又謂《素書》之旨，即老子道德仁義禮之說，實與《道德經》相表裏。近得其書讀之，其意雖祖老子，其文殊不古雅，故不復錄，而姑載其六篇之名。【略】六篇之中，多言修身治國用人之道，而不及於兵，似與兵法之說不合。《居業錄》卷五：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小鳴集》卷二《進履圖》：區區黃石公，不知伊與周。《素書》視典謨，治道孰爲優？《聽雨紀談・素書》：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即圮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爲其愼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僞矣。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托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顧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僞一也。自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薦紳君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僞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圮上老人爲之，其僞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圮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爲張氏之僞明矣。《讀書後》卷一《讀黃石公》：黃石公《素書》六篇，至爲淺顯。孔老荀卿之所雅言者，豈別有不傳之秘，以授子房，而此則約其凡爲可示人者哉？不然，當報讐大索之後，跪而進履於圮橋，與夜半不失約，子房已思過半矣，何用是《素書》爲也？

又《正道》《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趙俊谷曰：東坡論留侯，起即云，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又云，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此東坡深識此老，又心賞是書而發之耳。不然，何論子房而及黃石公也。

又《安禮》《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王鳳洲曰：圮上老人書，詞瞻而意眞。非徒授子房，實授萬世爲治之要也。

《靈棋經》　李遠《靈棋經序》：《靈棋經》者，不知其所起，或云漢留侯張良受之於黃石公，能知未然事，以占時用兵出行，萬不失一。至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覆射萬事，亦皆奇中，用此書也。若好事者，或以倚聲價重其術，豈盡數公之爲乎。然予聞之久矣。以其非經史之書，不以留意。及開成末，將適閩中，聞其有語建溪者，石瀨而水激，舟子猱立推挽，雖有賁勇，皆汗且慄，況予之懦哉！以其懦而不自解，又至泗上，遇宗兄安，遂以懦狀話於安。安曰：「予聞建溪不應至此，蓋談之者過。安有卜書，可決其惑。」遂請而卜之，其辭云：「上下俱安，心不生奸。坦然無憂，勿信流言。」安笑曰：「果流言之不足信也。」安即授予，遂攜之入閩，怡然無事。因異其書，又取決他疑，無不若目視。嗟乎！世所傳經者，未必不爲寶也。一編之書，後顯前疑，而況他乎？以是知士之顯達窮晦者，各有命數，庸可以一途辯？予觀其術，似若有道者爲之。以十二棋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即考書披辭，盡得其理。意者取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三才之象也。其十二棋子皆有文，其辭尤異也。棋布而成卦，遂名之爲靈棋。後於福州從事居多暇日，凡集數十本，參而考之，去謬存正，備集於此。後賢觀之，可以無疑。予在閩時，以其他鄉去國萬里，水陸綿邈，心常不安。一日卜之，得天衢坦然之卦，其言甚美，意中以爲信然。距數月之久，忽捧除書，召爲御史。則此卦之前定，不其神乎。唐會昌九年秋九月之吉，尚書司門員外李遠叙。

傳記

《史記・留侯世家》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略】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皇甫謐《高士傳》卷中《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圮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紀事

《論衡・自然》　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略】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

《遁生八牋》卷一九《黃石公》　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圮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黃石公故墜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

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又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見。

《山東通志》卷三〇《仙釋志》 黃石公。張良狙擊秦王不中，亡匿下邳，遇老父坐圮上，脫履圮下。謂良取履，良跪進之。曰：孺子可教。約後日會此，出一編曰：讀之當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十三年，良從漢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黃石，乃取而葆祠之。

著録

《魏書・劉昞傳》 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三》 黃石公《內記敵法》一卷。黃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黃石公《三奇法》一卷。（梁有《兵書》一卷，張良經與《三略》往往同亡。）黃石公《五壘圖》一卷，黃石公《陰謀行軍秘法》一卷。（梁有黃石公《祕經》二卷。）《大將軍兵法》一卷。黃石公《兵書》三卷。

又《五行》 黃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黃石公《三略》三卷。

又 黃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祕》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 黃石公《三略》三卷，又《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祕》一卷。

《郡齋讀書志・五行類・靈棊經二卷》 右漢東方朔撰，又云張良、劉安，未知孰是。晉顏幼明、宋何承天注，有唐李遠敘。歸來子以爲黃石公書，豈即以授良者邪？按《南史》載「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珠璣，金碗玉盃」之繇，則古之遺書也明矣。凡一百二十卦，皆有繇辭。

又**《兵要望江南一卷》** 右題云：黃石公以授張良者。按，其書雜占行軍吉凶，寓聲于《望江南》詞，取其易記憶。《總目》云：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蓋唐人也。

《通志・藝文略・兵家》 黃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三略》三卷。（呂惠卿注。）

又 黃石公《素書》一卷。（呂惠卿注。）《素書》二卷。（呂惠卿注。）黃石公《兵書》三卷。黃石公《祕經》二卷。黃石公《內記敵法》一卷。《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署注》三卷。

又 黃石公《五壘圖》一卷。

又 黃石公《三奇法》一卷，黃石公《陰謀行軍祕法》一卷。

又 黃石公《陰陽乘斗魁罡行軍祕法》一卷。

又《五行》 黃石公《備氣》三卷。

又 黃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

《子略》卷四 黃石公《素書》。梁肅《圮橋石表》曰：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東坡以爲子房授書於圮上老人，其事甚怪，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嚴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上老人之所深惜。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耳。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豈出於張良者乎？按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謀軍秘》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秘經》一卷，《記》一卷。又有《張良經》一卷，其出於《三略》、《素書》者乎？

《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 黃石公《三略》三卷。世傳張子房受書，圮上老人曰：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即我也，故遂以黃石爲圮上老人。然皆傳會依託也。

又 《黃石公素書一卷》，亦依託也。

《玉海》卷一四〇《兵法・黃石公三略黃石公記》 《後漢・臧宮傳》「詔報曰『《黃石公記》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注：即張良於下邳圮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隋志》：《黃石公內記敵法》一卷，《三署》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

梁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黃石公《三奇法》一卷，《五壘圖》一卷，《陰謀行軍秘法》一卷，《兵書》三卷，梁有黃石公《秘經》二卷。《唐志》：黃石公《三略》三卷，又《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成氏三略訓》三卷，《張良經》一卷，《張氏》七篇，《張良》七卷，《太平御覽》引黃石公《陰謀秘訣法》。

《文獻通考・經籍考三八》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龜氏曰：「皇朝張商英注。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宋史・藝文志五》 黃石公《備氣三元經》二卷。

又　黃石公《地鏡訣》一卷。（一名《照寶歷》，題東方朔進。）

又　黃石公《八宅》二卷。

又　黃石公《神光輔星秘訣》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鑑圖》一卷，《兵書統要》三卷，《三略秘要》三卷。

又　黃石公《三略》三卷，又《素書》一卷。（張良所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兵家類・黃石公三略三卷》 案：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略》之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藝文志》所載並同。相傳其源出於太公，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張良者，即此。蓋自漢以來，言兵法者往往以黃石公爲名。史志所載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註》三卷，黃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黃石公《神光輔星秘訣》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鑑圖》一卷，《兵書統要》一卷。今雖多亡佚不存，然大抵出於附會，【略】其非圯橋授受之書明甚。然後漢光武帝詔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之語，實出書中所載軍讖之文。其爲漢詔援據此書，或爲此書剽竊漢詔，雖均無可考，疑以傳疑，亦姑過而存之焉。

又《素書一卷》 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分爲六篇：一曰《原始》，二曰《正道》，三曰《求人之志》，四曰《本德宗道》，五曰《遵義》，六曰《安禮》。黃震《日抄》謂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爲一體，雖於指要無取，而多主於卑謙，損節背理者寡。張商英妄爲訓釋，取老子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遂與本書說正相反。其意蓋以商英之註爲非，而不甚斥本書之僞。然觀其後序所稱，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又稱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尤爲道家鄙誕之談。故晁公武謂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至明，都穆《聽雨紀談》以爲自晉迄宋，學者未嘗一言及之，不應獨出於商英，而斷其有三僞。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書中「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皆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蓋商英嘗學浮屠法於從悅，喜講禪理，此數語皆近其所爲。前後注文與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爲商英所僞撰明矣。以其言頗切理，又宋以來相傳舊本，姑錄存之，備參考焉。

又《術數類・靈棋經二卷》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或又以爲出自張良，本黃石公所授，後朔傳其術，《漢書》所載朔射覆無不奇中，悉用此書。或又謂淮南王劉安所撰。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惟考《隋書・經籍志》即有《十二靈棋卜經》一卷，而《南史》所載「客從南來，遺我良材；寶貨珠璣，金盤玉盃」之繇，實爲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來亦已古矣。

又《黃石公行營妙法三卷》 不著撰人名氏，後有總論，稱黃石公以授張子房者，蓋亦術家所假托也。

藝文

庾信《張良遇黃石公讚》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李白《經下邳圯橋懷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李卓《黃石公祠記》 秦滅六國，遂幷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既太甚，遍走墓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

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至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修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祐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岳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圮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賈人從欲，冤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獨。有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人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乘，人謀協贊，觀釁而動，極深研幾。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披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豈徒效社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允塞，麻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其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邵雍《讀張子房傳吟》 漢室開基第一功，善哉能始又能終。直疑後日赤松子，便是當年黃石公。用舍隨時無分限，行藏在我有窮通。古人已死不復見，痛惜今人少此風。

司馬光《祭黃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於黃石公之神，惟公稟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傑，光啟漢家。廟食於今，千有餘祀。惟是鄙士，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舊廩既罄，新場無望。老穉逸違，潛於溝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愧失圖，惟神導天之和，寬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下濟，土脈債興；囘枯爲榮，變凶成稔。敢不祇率所部遠邇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斁。尚饗。

呂陶《次韻贈陳季常》 一塵殊不掛胷中，標韻高閒辯論雄。詩得江山深有助，道因棄篴易爲功。平生擬效漆園吏，何日相逢黃石公。可惜壯年長策在，却陪明月與清風。

蘇轍《下邳黃石公廟》 圮下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勘識天眞。十年却見穀城下，寂寞同收一夢身。

張孝祥《浣溪沙・劉恭父席上（母氏生朝老者同在舟中）》 穩泛仙舟上錦帆，桃花春浪舞清灣。壽星相伴到人間。 黃石公傳三百字，西王母授九霞丹。銀潢有路接三山。

陳造《同陳宰黃簿游靈山八首宰云吾輩可謂忙裏偸閑苦中作樂以八字爲韻》 名山吾敢忘，獨往興易窮。勝游得勝士，杖履凜生風。表表益者友，當求古人中。今世習鑿齒，前身黃石公。

元好問《穀城黃石公廟》 羈客無恒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石祠，地古欣所遇。劍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帝傅。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與。誰謂圮上人，異事驚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間一編書，塵埃嘆遲暮。

楊公遡《借吳直軒韻別黃仲宣》 世路間關迥不同，生涯淡薄硯池中。買蓑去伴玄眞子，著句來違黃石公。雖慰曉猿兼夜鶴，却嗟社燕與秋鴻。從今雪月交光夜，乘興當思泛短篷。

王惲《陽穀道中有懷黃石公事寄呈敬齋姚公》 雪齋請益初心在，東郡趨庭宿願償。黃石有書開帝業，布衣無地著恩光。自慚國士思圖報，敢暴孤懷不自強。巾卷在庭循誘際，佩懷言行愈難忘。

陳孚《黃石公廟（在東阿縣穀城南）》 穀城黃石廟，古木白雲深。黃石有存沒，素書無古今。老聃三世夢，孺子一生心。日落祠門掩，殘鴉又滿林。

鄭思肖《張子房遇黃石公圖》 三度橋邊伺老仙，始將兵法盡相傳。不知蹶足此一計，還出書中第幾篇。

程文海《松石》 地底流脂成琥珀，地上枯枝幷爲石。皴皮剝落棟梁材，瘦骨峻嶒風雨色。根離葉盡碧枝空，此心不轉與誰同。前身不是赤松子，安知獨非黃石公。

楊維楨《結襪子幷引》 古樂府有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太白擬之亦然。余以結襪子屬張釋之，釋之，天下稱賢，故予爲是詞，補入樂府云。

漢家九陛飛秋霜，公卿會立朝明堂。王生何人談老黃，廷辱廷尉理不當。廷尉跪結襪，有如壯夫出胯下，面無慙色神洋洋。君不見，黃石公，進張良，夏侯章，低孟嘗，長者之名從此彰。

陳泰《贈張仲彬黃石公素書幷文昌像》 贈君留侯屐履幽隱之遺編，侑以文昌示像夭驕之飛鸞。雨公往者爲時出，蒼姬再造炎劉端。浮漚變化不離世，而我未見徒長嘆。世人欲學不死訣，強以體殼留神丹。豈知英槩自不死，明月照海秋空寒。前身孝友侯者仲，後身忠憤人書韓。君胡爲乎雲山之

間？雲山之間七十一峯，下有七曲橫江，子房赤松乖崖雪，後鷹希夷霞外鴻。又何必華山白雲千萬重，攜吾書兮吾山中，爾從兩君兮或往或來，蹶層氷而把芙蓉。

黃玠《壽張南石宣慰》 留侯自人傑，功名聊復爾。既見黃石公，更從赤松子。神仙好樓居，逍遙遠塵滓。賽中餐玉法，于今幾刀匕。碧桃三月花，照影瑤池水。阿母紫霞杯，睟面紅光起。西山青鳥使，書來道蕃祉。宜爾壽千春，朱顏常韡韡。

黃哲《謁黃石公廟》 榆徑深深一草堂，松階寂寂半斜陽。青山遠近分齊魯，黃石英靈閱漢唐。碑斷螭龍荆棘暗，壇空鸞鶴檜槐蒼。鄉人更說傳書意，故國風雲入渺茫。

孫黃《過黃石公祠》 塵編寥落千秋事，野客停舟問隱居。煙月高名興漢後，風雲遠畧避秦餘。赤松仙子依丹室，黃石山精護素書。歲晚圮橋風物改，泥中履迹近何如。

胡儼《曉過穀城黃石公廟（今東阿縣北）》 月落青山露氣清，山頭黃石立崢嶸。蕭條古廟無燈火，惟有西風草木聲。

周忱《過東阿謁黃石公祠》 神仙尚無爲，脫畧經世策。公持一編書，遠授下邳客。後期初見嗔，屢往終不惜。言可師帝王，心將佐邦國。豈伊四皓徒，避嬴在山澤。因假黃石名，泯滅青雲蹟。我來登穀城，漢祠宛如昔。畫幃空復張，神采何由覿。肅穆薦洛蘋，徘徊誦碑刻。黃鵠去不回，蒼崖土花碧。

梁儲《黃石公》 一自橋邊半夜逢，幾從天上翊飛龍。當時一策無人用，歲晚歸來訪赤松。

韓邦奇《朱履曲・子房從赤松子遊托也》 廷尉司蕭何械繫，未央宮韓信誅夷。那英雄早已見先幾。赤松子，人何在？黃石公，數眞奇；知情的，只有箇越范蠡。

于慎行《夏日村居四十二首》一五 家住穀城山下，行蹤半慕留侯。初無黃石公授，但從赤松子遊。

李問《黃石公祠（東阿）》 留侯高世士，萬戶亦徒封。山下祠黃石，人間伴赤松。椒漿今寂寞，華表漫龍蹤。惆悵荒庭側，僊翁倘更逢。

陳廷敬《東坡和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謂其七首皆仙語讀抱朴子有感和之余嘗欲作遊仙詩因次其韻二首》 至人黃石公，青瞳方朱顏。來往穀城道，隱見千萬年。上天下瀛海，遊戲碣石山。遺我丹臺書，肯與世人言。子房師黃石，太華凌埏邱。辟穀西入關，英風渺難儔。降心圮上老，俯視園綺流。聖道久不作，且復爲仙游。

雜録

《後漢書・臧宮傳》 二十七年，宮乃與楊虛侯馬武上書，【略】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略】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搜神記》卷四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爲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陸翽《鄴中記》 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有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鮮明。石虎使採取以治宮殿，又免穀城令，不奏聞故也。

《異苑》卷五 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傳流于世云。

《南史・齊本紀上》 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剡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

《元和郡縣志》卷一〇《泗州》 沂水，經縣北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經城東屈曲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昔張子房遇黃石公于圮上，即此處也。南人謂橋爲圮。

又卷一一《鄆州》穀城山，在縣東三十二里。黃石公出一編書，與張良曰：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是其處也。

《太平寰宇記》卷一七《河南道十七・下邳縣》黃石公廟，在黃鄉城東南一里。

又卷七九《劒南西道八・姚城縣》雲南山，山有祠處石室，稱黃石公。祀之必用紙一百張，筆一雙，墨一丸。室內有啟，必知吉凶，但不見其形。

《太平廣記》卷六《張子房》引《仙傳拾遺》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圮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着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後人謂其書爲《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甪里先生、夏黃公爲雲霞之交。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羣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羣品。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兵略》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往焉。

《赤城志》卷一九 玉幌山，在縣東一百七里，本黃石山。今縣東南地名黃礁，一名黃石奧，相傳黃石公居此，有石棊盤尚存。唐天寶六年更今名，中有石澗，可容數百人，四面多林木。《臨海記》云：黃石山，洩水九層，沿崖如白練。舊經云：昔有僧入其穴，三日而回，言其中多水，有伏翼大如鵠。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五 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圮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尤須惜，愼勿輕爲西晉風。」

《錢塘遺事》卷九《祈請使行程記》（德祐三月）十三日，舟行，晚宿邳州城外。邳州離城遠接，置酒作樂，會衆官於草廬下。夜舟泊圮橋下，即子房擊始皇博浪沙，中副車，遂逃于此，子房進黃石公履，即此橋也。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別矣。

《秋澗集》卷四六《黃石公說》秦惑李斯之說，燔書坑儒，以愚黔首，故一時豪傑之士，醜厥德而恥食其粟者多矣。如蓋公、盧敖、倉海君、商山皓皆是也。若黃石公者，後世獨以鬼物爲疑，非也。觀圮上一節，公蓋逆知其炎劉將奮，非良無以輔成漢業。雖然，顧狙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良之氣固以爲蓋世雄傑，惜有其材而未至者學耳。及一旦相值，輒令取履跪進，旬日間往返三至，先折以禮，繼稱其可教，特重夫師教之傳，抑使動心忍性，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也。兼使執履，効弟子之職，非有慠怳可怪之事。而班固亦以非有贊焉。設若良欲神其所遇，不過使高帝異其非常，平時智計，皆自神異，復不輕其所授教而已。使是公果有黃石即我之語，亦不過古人事了徑去，剗跡韜光，令千載而下，仰其高風，可聞而不可詰也。又嘗讀公遺書，皆明哲警拔之道，殆黃老氏之精英者也。不然，何自託於荒丘犖确，而爲是素隱行怪之舉哉。由是而觀，東坡稱公爲秦隱君子，可無疑矣。距祠東里許曰黃山，下有阜，有孔穴，其巔巨石嵬立，土俗相承云公出於此，尤爲不經云。至元甲申歲夏五月，余覆災祠下，顧瞻山川，慨焉興感，書是說以辯云。

《宋史・禮志八》政和二年，【略】博士孫宗鑑亦請以黃石公配，後有司討論不定。國子監丞趙子崧復言之。

又《宋濂傳》太祖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

《丹鉛餘錄》卷一一 或曰：兵法有黃石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此以證略之爲字，愈益明《趙充國傳》「圖上方

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注謂方略爲計策，亦謬。

《山堂肆考》卷一七《穀城》　山在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漢張良遊下坯圮上，遇一老人，授一篇書，曰「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孔文祥曰：「黃石公，鬚眉皆白，杖丹藜，履赤舄。」葛稚川云：即老子也。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出於黃帝時號廣成子，文王時號支邑先生，武王時號郭叔子，漢初號黃石公，漢文時號河上公。

《正楊》卷一《嶺夷既略》　黃石公《三略》，義取固守封略矣。劉歆《七略》，又將何所固守乎？

《四部正譌中》卷二　黃石公《素書》，宋張商英僞撰者。商英自號無垢居士，學浮屠於釋子從悅。其後，宗杲嘗亟稱以勵張九成。九成亦號無垢，豈有慕商英與？九成學佛則失之，而其人明白俊偉，非商英等也。今讀此書所稱仁義道德，皆剽拾老莊之膚語，傅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等詞，又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使商英不爲此書，或爲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其學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稱「子房以殉墓中，自諸葛孔明而下皆不得聞」，則三尺童子業能呵斥之矣。

《尚書古文疏證》卷八　又按：余嘗以《六韜》、《三略》、《李衛公問對》盡僞書，茲讀《井觀瑣言》，已知有先我而駁及者，曰：宋戴溪《將鑑博議》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瑗觀之，《問對》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東坡云：《問對》是阮逸僞作。《三略》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贋本。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奪其威廢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或謂漢建武二十七年詔，已援《黃石公記》「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余曰：安知非作《三略》者，反用漢光武詔以充入之乎？

《御定月令輯要・三月令》　（十八日）祭黃石公。（增。《兗州府志》：穀城山一名黃山，山巔有石，巋然數丈，其色正黃，故曰黃石。《史記》：黃石公出一編書，授張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他日良於山下果得黃石，祀之。後人立祠，歲以三月十八日致祭。）

《欽定大清一統志》卷六九《徐州府》　黃石公廟。（在銅山縣東北。《太平寰宇記》：在彭城縣東北彭城山上。舊志：舊在州東北二十里，今移于子房山。又邳州南亦有黃石公廟。《太平寰宇記》：黃石公廟在下邳縣東南一里黃鄉。）

又卷一四二《泰安府》　漢黃石公祠。（在東阿縣穀城山下，宋元時嘗設山長奉祀。）

又卷二八三《永州府二》　黃石公祠。（在東安縣東北一百七十里猺豸山。）

《畿輔通志》卷二〇《定州》　少容山，曲陽縣南二十里，一名黃山。世傳黃石公隱此。

又卷五〇《正定府》　黃石公廟，在晉州東北二十里侯城鎮，元建。

《江南通志》卷一四《輿地志・揚州府》　彭城山，在府東北三里，上有黃石公廟。

又　黃石山，在邳州西北百二十里，上有黃石公廟，相近爲穀城山。

又　黃山，在睢寧縣西北八十里，有黃華洞，可容數十人。因地近圯橋，相傳黃石公曾隱於此，又名黃石峒。

又卷四〇《輿地志・淮安府》　黃石公廟，在邳州治黃石社。

《浙江通志》卷一〇《杭州府・海寧縣》　黃花洞。貝瓊《鶴山親舍詩序》：棲鶴村地有黃花洞，世傳黃石公所居，有石牀尚在，每風雨輒聞兵甲聲。

《湖廣通志》卷七《武昌府・通城縣》　相師山，縣南三十里，舊傳黃石公隱此，後爲漢相張良之師，故名。

又卷八《黃州府・黃安縣》　黃石巖，縣北。相傳黃石公曾坐巖上。

又《安陸府・鍾祥縣》　黃仙洞山，相傳黃石公憩此，因名。洞有龍潭，深不可測。

《山東通志》卷二一《秩祀志・泰安府》　黃石公祠，在縣東北穀城山之陽。漢張良於下邳橋逢老父授書曰：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良果於此得黃石，寶而祀之。今有司歲以三月二十八日致祭，唐李卓有記。

《山西通志》卷一八《平陽府・襄陵縣》　少石山，在龜山後，有石洞。相傳留侯辟穀地，側有黃石公洞。

又卷一六四《詞廟・襄陵縣》黃石公祠，在少石山，有石洞，相傳子房辟穀處。

孔　鮒

論　述

綜　論

《隋書・經籍志一》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

宋咸《進孔叢子表》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妄庸，實深震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還，子思而後，聖嗣不絕，賢才挺生，皆道被於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禮樂綱衡，并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家。臣咸伏念上卷蓋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絕筆而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輒然管窺，取諸史以究尋，用羣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復刪定以無繁，爲注之文，廣析其理。【略】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五冊，附遞投進以聞。

又《注孔叢子序》《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闕，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眞浮夸汪洋之說，尙且命氏于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

《柯山集》卷四四《書家語後》昔夫子弟子其高弟所聞微妙之言，則已共記爲《論語》矣。而門人之下者又雜記聖人之言，或陳其所學于聖人者，又著爲《家語》。孔氏之子孫論其家之所傳，則爲《孔叢子》。然皆得聖人之緒餘，可推以考孔子之意，不可誣也。

《容齋三筆》卷一〇《孔叢子》予按《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蔡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卽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文，略無楚漢閒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

《朱子語類》卷七八《尙書一・綱領》《尙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爲名。【略】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爲。

又　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僞書。

又　《尙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雄大。

又卷八四《禮一・論考禮綱領》《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僞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又卷一二五《老莊》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畧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又　(尙書序)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

又卷一三七《戰國漢唐諸子》《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又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僞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

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又《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有一處載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語。

《晦庵集》卷六六《孝經勘誤》《孔叢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于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注中顔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江湖長翁集》卷三一《題孔叢子》吾夫子五經《論語》，孟軻氏七篇，與四時俱運，日月儷明，可學不可議，可窺不可窮。其餘《家語》戴氏《記》禮，雜以漢儒之言，非孔孟比。學者精擇審取之，其悖鮮矣。《孔叢子》又次二書，然持論正，守道嚴，孔氏家法儼然在是，自孔氏者不可無此書。是本字大而楷少差誤，可寶藏者。蓋傳之於四明公庫云。

王蘭《孔叢子後跋》《孔叢子》，記先聖之遺訓與世家有足稽者。近世鮮所流傳。今夏官貳卿林公鎖江右時，取其書刊之以惠學者。既而召去。余適繼至，得書，以此爲託，且曰：校讎之未精也。因取而閱之。譌□至多。遽訪得蜀書，意其據而脱繆乃滋甚，幸有可以互見者。又旁證遠取，凡刊誤幾六百字，今可讀矣。然前輩謂校書如几塵，隨去隨有，故歐陽公讀韓文得石刻，益知讎正之難。因書其末，以諗後之君子。淳熙戊申七月濡須王蘭書。

《子略》卷一《孔叢子》《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出于「雜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盂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爲黄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師之，是爲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好古之癖，每有悖乎異帙奇篇。及觀其辭、攷其事，則往往差謬而同異。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皆苟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也。故爲學者，舍六經何師焉。

車若水《腳氣集》《家語》雖後時俚人所錄，亂說自有之，終與《孔叢子》不同。《孔叢子》句句僞。

《直齋書錄解題・目錄類・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一名《盤盂》。案《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紀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而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彦之卒。則又安得以爲鮒撰。案《儒林傳》所載爲博士者，又曰孔甲。顔注曰將名鮒而字甲也。今攷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然則顔監未嘗見此書耶。《藝文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本注謂黄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也。其書蓋田鮒所學者，與孔鮒初不相涉也。《中興書目》乃曰一名《盤盂》，不知何據。豈以《漢志》所謂孔甲，即陳王博士之孔甲邪。

《黄氏日抄》卷三二《孔叢子》《孔叢子》者，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之所集。殆《家語》之後繼。其文雖類諸子，而守論堅確，更戰國秦漢，流俗無所浸淫，眞足言孔氏之書矣。其一記孔子之言，於《詩》、《書》爲詳，爲一語及於高遠。其二記子思之言，謂夫子嘗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按近世學者或執此一語，以爲識心即爲聖人，然子思之問，本以審事物眞僞，夫子之答，又繼以推數究理，而聖人亦難之，則所以發揮此心之用甚明，正與異端識心之說相反。其三記子上之言，謂子思告以先訓，學必由聖，而雜說不與焉。其四記子高之言，以理勝於辭，終屈公孫龍「白馬非馬」與「臧三耳」無稽之辨。其五記子順之言，對魏王華山道士長生不死之問，曰「謂若聞之傳聞者妄也，若聞之不死者今安在」折學者。稱孔子少孤不知其父之說，謂由虚造謗言以誣聖人，是未自潔而益其垢。子順相魏九月，說趙之間，合韓之隙，歸齊之尸，陳大計不用，知天下必幷於秦，致其事，寢於家，進退無愧矣。其六則子魚詰墨之言，子魚避秦禍而藏書，陳耳薦之陳涉，迎爲太師，諫涉用周章西入關，知其必敗，仕六旬，先卒陳，誼亦無辱焉。凡皆所謂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者也。然其所能守正，非自任之重，弘毅強立，亦何能不浸淫也哉。而原其所以自任之勇，大抵皆原於子思，謂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謂之不肖者。則子思所自任，以繼夫子者也。謂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

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而以無欲惟能成其志，則子思所以訓子上，使之自任者也。謂堯舜文武之道可以力致，而夜思晝行滋滋浸汲，則子思所以傳孟子，使之自任者也。觀其却老萊舌柔不弊之說，却其友樽酒束脩之餽，其所以堅強自立爲何如，故其能弘道如此。其後子高却鄒文季節之泣別，子順却枚產賈財求富之說，淵源固有自來矣。《孔叢子》之後有《連叢》焉，又子順弟三子之後孔臧之書。臧爲武帝大常，與安國同集古義。臧子琳，琳次子茂，茂傳子玕，玕生仲驩，驩生子立，子立生子元，子元生子建，皆世其業。而建不仕莽，歸闕里，生子仁，子仁生子豐，子豐能屈鮑彥《淮南子》之學。子豐生和，章帝幸其居，爲臨晉令而終。其子季彥，遂家華陰云。

《通鑑答問》卷四《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孔叢》之書，先儒謂出於東漢，似非闕里舊文。

《困學紀聞》卷五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碧梧玩芳集》卷一四《書洙泗裔編後》　《論語》、《家語》、《孔叢子》，皆孔氏家書也，而有粹駁之不同。《家語》駁於《論語》，《孔叢子》又駁於《家語》。蓋更春秋而戰國，戰國而秦漢，孔氏之家學，其亦與世道相爲升降也耶。《家語》自安國撰次，當孝成時，其孫忽上書自言而不得立。至魏王肅始得之孔子二十二世孫猛，而後傳焉。《孔叢子》至本朝宋咸始著明其書。朱文公詆其鄙淺，不列諸子之數。歲在戊寅，某讀書山中，感時撫事，悼斯文興喪之不可期，適架上抽取《孔叢子》書讀之，因摘雅正不繆於聖人者，抄爲此編，且附所見於逐段之下。因竊自歎，於吾夫子受罔極之恩，則夫誦其詩，讀其書，可不尚論其世乎。乃併考沂水侯以降出處世次之本末，遂爲之說曰：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自春秋戰國以逮秦漢，先聖子孫閱歷多矣。鮒爲陳涉博士，而子建不肯仕莽朝。覇辭三公，而光附王氏。當世道將更與其革命之際，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其處平世則儻之堅剛，季彥之直清，亦可以見其先人矣。東漢以後迄有唐，徒聞封爵之號，而其人不少槩見焉。嗚呼，世變之推移，可畏哉。

《刻源文集》卷二三《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爲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簡稍又蒐補其訛闕，是爲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以爲孔子八世孫鮒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於戰國之末，一爲陳涉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必多，安在獵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之著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爲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托，若房元齡、杜如晦之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爲，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列禦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爲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矯矯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貧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爲哉。

《宋濂集》卷八四《諸子辨》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鮒【略】陳涉起，聘爲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則固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盂》。《藝文志》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盂》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于卷末。嘉祐中，宋咸爲之注。雖然，此僞書也。僞之者其宋咸歟？王士元僞作《亢桑子》，而又自爲之注，抑此類歟？近世之爲僞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答問哉？兼之氣質萎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僞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怪奇，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震澤集》卷三五　《孔叢子》七卷，先儒以爲僞書。以今考之，乃孔氏之裔譜焉耳。前六卷論集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事，蓋子魚爲之，名曰《孔叢子》。後一卷則漢太常孔臧以迄子立、子元、子建、子豐、子和、季彥之事，謂之《連叢》，皆孔氏子孫追述前人之懿，故多推尊之詞。其述孔子、子思或得之家傳，或聞之於人，不能純一，所以近於僞也，而亦有至言存焉。若戰國秦漢之間，史所不傳者，頗賴有聞。其言語文章，自其本色，夫何僞之有。

《東水賈疑》卷五《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附《連叢子》一卷。《孔叢子》，世謂夫子八世孫孔鮒所撰。鮒字子魚，一名甲，故又曰孔甲。然此書乃孔氏子孫記其父子祖孫相傳言行問答之實，非止一人一事，故曰《孔叢子》。叢，聚也，聚集孔氏先世言行之實以爲書也。其記子魚仕陳始末，至其臨沒之言，雖頗詳盡，然亦未見其爲鮒之所自爲也。前輩所疑者，各已著之篇矣。愚謂此不必疑也。夫君子之有取於書，取其不叛於道耳。此書記孔氏言行，不依勢利，不倡游辭，不惑於異端，不墜其先世之傳，斯亦可以爲難矣。凡書所云，就非其先世所親授受，要亦不失大意，其叛道者蓋無幾焉。高氏《子略》據《家語》《世家》云：子思年止六十歲，孟子以子思在穆公時，固嘗師之。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距穆公之立已七十餘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其爲此說信辯矣，然史云顏淵少夫子三十歲，生三十二年而卒，則是顏子之卒，當夫子之六十二歲，爲魯哀公之六年也。夫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然則孔鯉之死又當在顏淵之先矣。年月雖不可考，大約鯉先夫子卒十餘年，而謂子思生在夫子既卒之後乎？記問所載固稱孺子，是子思時尚幼，所問答，亦未可必其無也。惟其年之先後，時之久近，或舊史傳訛，或後人轉寫之誤，皆不可考。讀者取其大意之是，而闕其所疑可矣。

李濂《孔叢子序》 《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幷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愼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嘉祐中，宋咸嘗爲之註矣。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載《孔甲盤盂》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鮒學《盤盂》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盤盂》，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爲《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氏則無疑也。故彙而刻之。丁丑夏日志。

《南沙先生文集》卷八《孔叢子》 子思之生年，雖孔氏之子孫不能譜其年月。孟子曰：「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又《連叢》記穆公之薨，子思在衛，不爲服。斯足以明其同時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史記・孔子世家》，子思蓋六十二以卒。按：孔子卒在獲麟後二歲，其後十六年哀公卒，又三十七年悼公卒，又二十一年元公卒，又三十三年穆公卒。尚距孔子沒百有八歲，子思尚存。則其生年亦當在元公初耳，安得對孔子折薪耶？《叢》稱子思十六作《中庸》，曰「祖君厄陳蔡作《春秋》」，詳其語意，與仲尼土父字同。蓋孔子已沒之詞。伯魚之卒在孔子先，《中庸》記哀公問政，哀以謚舉，則必已歿。是書又在哀公後矣。哀公沒，後孔子十六年。正合子思作《中庸》之際，則孔子且不見子思之生，況伯魚乎？伯魚沒在十年左近，而孔子始生，其不達亦甚矣。雜課其言，卒未能定。然《中庸》之書，決非十六童子所作，不待據殘缺之文而後知也。

《汶濱先生語錄》卷一五 孔叢子，孔子八世孫孔鮒也，集仲尼、子思、子尚、子順之言及己事，爲書凡二十一篇。其後孫孔臧又爲《連叢子》。其書云堯舜文武之道，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惡有不致乎。其論讀《詩》及《小雅》，發明詩人之志，是蓋得之家學，爲有見矣。朱子云：《孔叢子》鄙陋之甚，其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疑其爲所註之人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六《人品辨貴志統四・諸子》 《孔叢子》，世傳爲孔鮒作。其書言近而指不遠，又文氣弱，不似秦漢之際。如《吳越春秋》稱東漢趙曄撰，文詞乃非東漢，類後世小說家言，以是知其僞也。

王世貞《讀書後・讀孔叢子》 《孔叢子》，吾夫子之世家乘也，徵獻而文亦寓焉。自子思以後，世世爲諸侯師，然而不能爲其國救敗辱焉，無它，諸侯者能以禮夫子之禮禮其後，而不能以夫子之道用夫子之後之言故也。子順所謀筴，皆不悖於理，而最後欲令魏陰媚嫪毐以圖苟全，則大謬。鮒之就陳涉也，以復焚書坑儒讐也，卽死難何累哉。獨《敘世》一章，謂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分所食邑三百戶，請封黃弟茂爲闕內侯。茂子子國，子國生子卬，子卬生弘農守仲驩，仲驩子立，與劉歆友善。歆故光同時人，小可二十年耳。是立與六世大父行友也。立子元，元子建，仕王莽爲建戎大尹，亦似太速，疑必有脫誤。

《稗史彙編》卷九八《孔叢子》《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咸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己著書賦附於卷末，爲之《連叢》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爲即咸僞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予據《闕里誌》云：子思，曾子弟子，逮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僞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稱子上、子高、子順，於己之篇言已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己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解，使當時朱子以爲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爲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爲宋樂翔之徒圍之，遂作《中庸》。予考子思，魯繆公欲用爲相，不受，適衛，不仕，反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時作《中庸》也。況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者依於《史記》謂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各句分解而謬從之，五也。末後《叙世》一篇，尤爲謬亂。以孔安國爲孔茂所生，孔臧又加爲孔仲驩，六也。夫孔臧漢武時人，孔季彦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之後事，七也。予又以爲僞固僞矣，或者非咸所爲。其註豐生子和之處，以爲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稱名而稱字。然則歷稱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僞爲，亦必考其譜志。況咸亦名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諸子以後之人爲之也。但其書論說高遠，不雜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聖賢氣象，子順以後之言似多縱横之家，亦善爲書者之作歟。

何偉然《何之子序》　辯眞晰厲，《孔叢子》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八　《孔叢子》稱孔鮒撰，非也。孔氏子孫雜記先世言行，其文詞類東京，及間有魏晉手筆，如孔臧與安國書是已。宋咸嘗爲注訓，景濂遂以即咸僞撰，而體不甚類宋人，或未必盡然也。書七卷，所記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及漢孔臧、子琳十餘世，至季彦，與楊伯起、皇甫威明同時，政東漢之末。則此書當是季彦輩裒集先世遺言軼行而成，而宋人從潤飾之。其《小爾雅》、《詰墨》等篇，皆鮒撰者爲多，遂通謂鮒作。其書胥不事奇詭而一循規矩，不稍涉於異端，故吾夫子家法也。

又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錄，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間詞義有非宋咸輩所辦者，且其所敘家世，孔臧後孔琳，以迨季彦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攷《漢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孔臧集》，即《漢志》「儒家」十篇，亡於隋而復出於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傅以六經諸子所載厥宗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迄季彦十餘世，要皆臧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余此辯竊謂得之，與前說并存，以俟精識之士。）

《沈氏學弢》卷一二　《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魏相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遵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愼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大率子上以上多所假托，子高以下俱有根據。至于《詰墨》一篇，足訂千古是非。

《事物考辯》卷一六《孔叢子》　《稗史彙編》：《孔叢子》七卷，孔子八世孫鮒所撰也。嘉祐中，宋咸爲之注，序云：「鮒不爲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己所著書附於卷末，謂之《連叢》上下篇。」明宋學士景濂辨爲即咸僞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而書中多載孔子、子思問答之語，故以爲僞書。明按：高似孫《子畧》云：攷《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歲。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爲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皆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不可信也。

《古歡堂集》卷三四《讀孔叢子跋》　《孔叢子・抗志》篇曰：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交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今公子紹康叔之業，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夫匹夫之行何爲者也？豈無益於人之家國，而故爲此言歟？又《儒服》篇曰：儒者「包

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如此。或病其言之自相矛盾也，非也。亦猶莊子之毀仲尼，正所以尊仲尼也，非毀仲尼也，毀彼假仲尼之道而流爲僞儒者也。故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病《叢子》者，亦不善讀《叢子》者也。

《御製文第三集》卷三〇《古文評論》 《家語》眞孔氏書，與《孔叢》自別。得博士言，更足據正矣。

《增定雅俗稽言》卷二七 《孔叢子》，陳涉博士孔鮒撰，一名《盤盂》，取其事雜也。然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者也。故高續古曰：「觀其詞，考其事，則往往差謬而同異可見矣。」

《畏壘筆記》卷四《孔叢子》 大梁李氏曰：《孔叢子》七卷，世傳漢孔鮒撰。嘉祐中，宋咸嘗爲之注。案：《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志》疑《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盂》而亡六篇。然考師古注云：甲，黃帝史，或云夏帝孔甲。又史稱田鮒學《盤盂》書，注亦云黃帝史。然則謂鮒著《盤盂》者，非也。朱子以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案《孔叢子》一書，或是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故至東京始行。然其書淺陋不足採也。

《左傳折諸》卷九《民無則焉》 《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然詞氣卑近，與《孔叢子》皆似僞書。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一・孔叢子三卷》 舊本題曰孔鮒撰，所載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凡二十一篇。又以孔臧所著賦與書上、下二篇附綴於末，別名曰《連叢》。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仕陳涉爲博士。臧，高祖功臣孔聚之子，嗣爵蓼侯，武帝時官太常。其書《文獻通考》作七卷，今本三卷，不知何人所併。晁公武《讀書志》云：《漢志》無《孔叢子》，「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其《獨治》篇，鮒或稱孔甲。意者《孔叢子》即《孔甲盤盂》，《連叢》即孔臧書。案：《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謂：孔甲，黃帝之史，或云夏后孔甲，似皆非。則《孔叢》非《盤盂》。又《志》於「儒家」孔臧十篇外，「詩賦家」別出孔臧賦二十篇。今《連叢》有賦，則亦非儒家之孔臧。公武未免附會。《朱子語類》謂《孔叢子》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謂，按《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則又安得以爲鮒撰。其說當矣。《隋書・經籍志》「論語家」有《孔叢》七卷，註曰陳勝博士孔鮒撰。其序錄稱《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則其書出於唐以前。然《家語》出王肅依托，《隋志》既誤以爲眞，則所云《孔叢》出孔氏所傳者，亦未爲確證。朱子所疑，蓋非無見。卽如《舜典》「禋於六宗何謂也」，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其說與僞《孔傳》、僞《家語》並同，是亦晚出之明證也。其中第十一篇，卽世所傳《小爾雅》，注疏家往往引之，然皆在晉宋以後。惟《公羊傳疏》所引賈逵之說，謂俗儒以六兩爲銖，正出此書。然謂之俗儒，則非《漢藝文志》之《小爾雅》矣。又《水經注》引《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邱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碑銘三所，獸碣具存」云云，今本無此文，似非完帙。然其文與全書不類，且不似孔氏子孫語，或鄙道元誤記，抑或傳寫有訛，以他書誤題《孔叢》歟。

《樵香小記》卷下《孔叢子》 漢人無引《孔叢子》者，引「孟子字子居」一條以駁趙岐，始於王肅。其文與《家語》如一手，殆亦肅所僞撰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七三王謨《孔叢子跋》 《孔叢子》上、下二卷，《通考》作七卷，晁氏、陳氏又牽合《盤盂》、孔甲、孔臧《連叢子》紛紛辨詰，可不具錄。惟《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明孔子在時，子思年已長矣。高氏《子略》乃據《孔子世家》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固常爲穆公師，孔子歿於哀公十六年，距穆公立時七十年矣。當時子思未生，安得有是問答，而竟不顧上文已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眞謬說也。至《雜訓》篇所載孟子尚幼，請見子思，子思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上以孟儒子無介而見爲疑，子思告以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談，命子路贈以束帛故事。此又當辨。按：《左傳》孔子見子郯，在昭公十七年，孔子時年二十八，伯魚尚幼，子思安得隨從夫子於郯耶。而高氏指摘乃未及此，亦見其疏也。要其歷叙聖裔言行事迹，不可誣也。《隋志》以《家語》、《孔叢》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附《論語》後，今亦以冠諸子云。

朱君復刪本《諸子斟淑》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其書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武朝，太常孔臧

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嘉祐中，宋咸嘗爲之註。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余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然謂爲《盤盂》書，則非也。

分論

《嘉言》《諸子彙函》卷一三尾評引王鳳洲曰：語平而氣和。

《執節》《諸子彙函》卷一三尾評引王鳳洲曰：知人之明，于馬回、仲連是也。議論之當，于嘉穀、鄒文是也。居己之謙，于推美祖父是也。文情筆意，可謂兩到。

《抗志》《諸子彙函》卷一三尾評引王鳳洲曰：九段大意，總之抗節尚志，欲抑諂諛、降驕矜也。大堪令佞人喪胆，正人吐氣。

傳記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漢書・孔光傳》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

《文憲集》卷二七《諸子辨・孔叢子》鮒該覽六藝，秦幷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爲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托目疾退老于陳而著是書，年五十七卒。

雍正《河南通志》卷六九秦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代孫。該通六藝。始皇時，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及李斯議焚書，鮒懼遺典滅亡，藏書壁間。隱居嵩陽，授弟子常百餘人。後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託疾而退，卒於陳。著書二十餘篇，曰《孔叢子》。

紀事

《資治通鑑・秦紀二・始皇帝下》三十四年，【略】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又《二世皇帝上》元年，【略】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

《考古質疑》卷一《前漢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及遷、固《儒林》《伏生傳》皆云，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而孔安國書序乃云，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顏師古註《藝文志》，又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孔鮒所藏。未知孰是。大慶觀《孔叢子》，子魚名鮒，甲，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尊以博士，爲太師。子魚曰「秦將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云云。又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又云：「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子順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嘗爲惠帝博士。」觀此，則鮒與子襄皆子順之子，兄弟也。意者相與藏之，故《家語》謂之子襄，《尹敏傳》謂之子鮒，未害也。彼伏生亦自壁藏，與孔壁所藏無相與也。但《隋志》又云：「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又與子襄、子鮒不同，未知何據而云爾。

又卷四大慶觀《孔叢子・詰墨》篇曰：《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

上，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一年然後作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以上乃《孔叢子》所載孔鮒子魚詰墨之詞。）大慶謂，戰國之世，諸子橫議。如墨子假託晏子之言以毀聖人，子魚以年世辨之，則墨子之妄固可見矣。大慶又攷之魯定公十年，孔子相夾谷之會。《史記》于《齊世家》載夾谷之會云：是歲晏嬰卒。然則白公之亂，嬰死已二十二年矣。《左傳》齊景公薨于魯哀公之五年，是時景公亦死十年矣。是知孔子非特無是事，而景公、晏子亦無是問答，皆墨子鑿空造謗，宜乎孟軻闢之以禽獸。

《諸子彙函》卷一三題注　名鮒，字子魚，孔子九世孫，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幷六國，拜爲少傅。李斯議焚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乃與弟子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楚，聘爲博士。鮒退而著書，謂之「連叢」上下篇，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六《人品辨賢志統四・諸子》　按鮒字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善。及勝爲陳王，餘謂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十金，加束帛，以車五乘聘焉。耳又使人喻王意，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大師諮度焉。其後，策周章之必敗，深明善兵者不恃敵之可攻，而恃己之不可攻，拳拳無備難恃之戒，皆通大計，達於事變。及王敗，鮒與俱死。可謂不墜家訓。然孔氏自子思以來，世多賢者。孔穿字子高，其對平原君問儒曰：「儒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又曰：「聖賢以道德兼人。」孔斌字子順，去魏相。新垣固謂曰：「賢者所在，必與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行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于子順，子順對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又如除小忿全大好之告韓，燕雀處屋竈炎上棟之喻魏，皆審事變，明于時務。至如僖、臧、安國，亦咸能世其德，以學見知當時。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一》《孔叢》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孔叢子》七卷。（孔鮒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孔叢》七卷。

《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類一》　漢孔鮒爲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三卷。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孔叢子七卷》　右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略】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行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爲言聚也。《邯鄲書目》云：「一名《盤盂》，取事雜也。至漢，孔臧又以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凡十篇。嘉祐中，宋咸爲之注。」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其注謂：「孔甲，黃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盤盂》，《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盂書》，而亡六篇；《連叢》即《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崇文總目》亦錄於雜家，今從之。

《崇文總目・雜家類》《孔叢子》七卷。

《通志》卷六三《藝文略一》《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孔叢子釋文》一卷。（宋咸。）

《宋史・藝文志四》《孔叢子》七卷。（漢孔鮒撰。朱熹曰僞書也。）

《經義考》卷二一一《論語一》　孔氏鮒《論語義疏》二卷，佚。《冊府元龜》：「孔鮒爲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存目一・小爾雅一卷》 案：《漢書・藝文志》有《小爾雅》一篇，無撰人名氏。《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並載李軌注《小爾雅》一卷，其書久佚。今所傳本，則《孔叢子》第十一篇抄出別行者也。分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十章，而益以度量衡爲十三章，頗可以資考據，然亦時有舛迕。如《廣量》云：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諸《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文。下云「釜二有半謂之籔」與《儀禮》「十六斗曰籔」合。其下又云「籔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則實八斛，乃《春秋傳》所謂陳氏新量，非齊舊量六斛四斗之鍾。是豆、釜、區用舊量，鍾則用新量也。《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鈞」，《公羊傳疏》引賈逵稱俗儒以鈞重六兩者，蓋卽指此。使漢代小學遺書果有此語，逵必不以俗儒目之矣。他如謂「鵠中者謂之正」，則併「正鵠」之名不辨。謂四尺謂之仞，則《考工記》「澮深二仞」與「洫深八尺」無異矣。漢儒說經皆不援及，迨杜預注《左傳》始稍見徵引，明是書漢末晚出，至晉始行，非《漢志》所稱之舊本。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孔子古文，殆循名而失之。相傳已久，姑存其目。若其文，則已見《孔叢子》，不複錄焉。

又《儒家類存目一・孔叢子正義五卷》 國朝姜兆錫撰。是編卽世傳《孔叢子》刪去《連叢子》上下篇，又刪去《小爾雅》、《詰墨》二篇，但以記孔氏言行者，編爲五卷，每條之下略倣詩序之例，註曰「此言某義也」，謂之「正義」。其中偶有考訂者，如納於大錄作大錄萬幾之政，此自舊說，而引《蔡沈傳》以駁之。其他凡引經與宋儒傳注不合者，悉謂之斷章，未免拘墟之見。至於子順說趙王以歸齊尸，助嫪毐以存魏國，兆錫亦頗疑之，然往往回護其詞，不肯竟斥爲依託也。

又《雜家類七・少室山房筆叢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 謂《隋志》不載《孔叢》，不知《隋志・孔叢》七卷在「論語類」中，不在「儒家類」中。

藝　文

尹臺《聞林旂峯先生家難有懷二首》一　海上三秋白鴈疎，昨傳消息更愁予。成家但立相如壁，壞宅寧存孔鮒書。暢志酒盃應料理，端居述作復何如。含情漫極天南目，徙倚高臺詠卜居。

胡應麟《奚知張公睿父博極羣書侈於三篋而不佞猥以臭味國士龍門執手晤言兼旬歎洽輒因揚抑寫寄詩歌凡六十四韻》 六洞神仙吏，三天侍從臣。宣猷元借召，布德重生申。卓犖傾流輩，飛揚邁等倫。宏才川浩蕩，偉度岳嶙峋。令譽收南服，英聲動北辰。丰標凝衛玠，局量峙王珣。調自中原合，文從上國論。衣冠遊太液，舄履步長春。黼座瞻皇極，綸扉謁帝宸。金門勞執戟，玉殿伺垂紳。勁節先排漢，昌言或借秦。輪埋躬愈直，檻折道彌伸。李嶠箴規切，陽城獻納頻。幼安懷並席，長孺慕聯茵。貝錦初騰越，牛刀試割閩。蒼茫辭蔚闕，濩落度延津。九鯉披雲夕，雙龍躡霧晨。干旌停枳棘，鹵簿卻荊榛。吐握加寒賤，吹噓及隱淪。襟期青眼洽，意氣白頭眞。絕代誇殊色，登壇屬俊人。含毫千藻發，洒墨萬花新。宛委羣編列，瑯琊鉅軸陳。玄談迴夏棘，廣譽狹莊椿。竹素隋宮繕，菁華鄴架論。牙籤攜丙乙，甲帳坐庚申。掩映堦前雪，紛紜闕外塵。昆池方朔秘，曲水摯虞擯。貳負歸漁獵，撐犁入嘯噸。懸標搜異粟，輟箸驗勞薪。肆免優成式，徵貍劣鼎臣。爰居恒獨悟，弗述詎同詢。地戒遙通貉，天文上接鶉。七車寧後裔，三篋定前身。藝圃宗師匠，文園卧逸民。頹垣庸築傅，廢隴漫畊莘。谷口霜沾笠，灘頭月挂綸。違時腸拂鬱，避世足遭屯。骫髁虞卿匹，顚狂賀監鄰。傭書疑闕澤，講易類嚴遵。孝緒行藏僻，君山積貯貧。編摩淫束晳，訓誨溺劉臻。擁被嗟捫虱，摳衣笑獲麟。酸吟題鼠狎，苦蝕蠹魚嗔。逕菊荒仍嘯，皐蘭裂故紉。桂叢居索莫，蘿蔓屋艱辛。璧乍完衰趙，珠徒綴大秦。踟躕愁炫璞，宛轉惜藏珍。下里容賡曲，東施屬效顰。分庭延墨翟，倒屣接莊辛。混俗東方朔，遊仙郭景純。神明交孔鮒，宦業締崔駰。厚誼偏敦薄，冲懷劇飲醇。敲碁俄潰敵，投轄剩留賓。河朔差酬歲，平原漸隔旬。蒼虬聊海甸，彩鷁復溪濱。汗漫烟霄翼，崢嶸渤澥鱗。宮行開碣石，邸會葺平津。敢竊丘樊貴，貪隨巷陌淳。孤城留保障，率土藉陶甄。叱處羊難卧，毗餘鹿易馴。八詩猶並耀，一志未全湮。曳杖將投華，擔簦欲憩岷。惟應挈四部，絕頂對朝眞。

愛新覺羅・弘曆《降山至玉岑精舍（戲用三絳韻題句）》 雲山四面登最高，由來有升必有降。雖常談而至理存，不可俗言視塗闊。保泰持盈愼息消，雨若暘時廬耕耨。曰予遊乎詎在遊，效唐虞慙汲黯戇。曲循罅徑入幽深，碧樾纔看一兩絳。時哉時哉弗讓人，精舍分明表香幢。偶吟險韻亦求

安，匪學孔叢誇待撞。

雜録

《容齋三筆》卷一〇《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鎖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鎖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八《羅隱》引《藝苑雌黄》　《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卽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浪語集》卷二七《晏子春秋辯》　柳子厚辯《晏子春秋》以爲墨者齊人尊著晏子之事，以增高爲己術者。其言信典且當矣，雖聖人有不易。走見而喜其辯，謂其所自見，誠有大過人者。晚得《孔叢子》讀之，至於《詰墨》，怪其於墨子無見，皆《晏子春秋》語也，迺知子厚之辨有自而起。嗚呼，若子厚者，可謂掠美譽世也與。使《孔叢》出于其前，子厚不應無見。如在其後出，則大業書錄具存。抉剔異書，扳從己出，謂他人弗見，取像攫金之子，不可謂知。子厚妙文辭者，尚亦爲此，剽竊之患，厥有由來矣。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也，然則君子誠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而後爲眞知，奚錯必妄。

《習學記言》卷一七　載莨弘言孔子淺矣，誕矣。「至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墮，禮樂崩喪，夫亦正其統紀而已。」「統紀」二字，《論語》無之，始見於此。司馬遷遂言「垂六藝之統紀」。孔氏子孫所謂統紀者，或是用漢儒言語相承記之，不知眞所謂統紀者安在也。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夫斯文興喪之異，由於一貫迷悟之殊。或者統紀之學幾在是耶。然非孔氏之高弟，不足以知之。各因其質之所安，而謂道止於如此，況於後世不能言統紀者固非，而能言者，亦未必是也。然則終安所明乎。

又　載子思歲月全不可考。子思年十六適宋，樂朔與之言《尚書》，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厄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詳此，則《中庸》之作遠在孔子歿後，而子思往往不逮事王父矣。然伯魚之死五十，去其父不遠。以年推之，孔子歿時，子思壯長矣。又《孔叢子》自載，子思從夫子於郯，遇程子。而謂十六著《中庸》，此可憑乎？子思與魯穆公同時，穆公之薨，子思在衛不爲服，亦《連叢子》所記。《孟子》言子思、穆公甚詳，可以無疑矣。然史記・世家》魯哀公二十七年薨，悼公立，三十七年薨，元公立，二十一年薨，穆公立，三十三年薨，恭公立。然則子思之年，上距定哀，下迄恭公，（按《家語》世次，子思年六十二卒，又《左氏》，仲尼見郯子學官名在昭公十七年之後，年二十八九矣。所稱遇程子傾蓋，當是異時往返，不然則未有子思從行也。）當百餘歲矣。然則《世家》之紀年，又可信乎？大抵堯舜以來，史文不繼，歲月斷闕，孔子以《書》、《詩》次之，存其大略。惟春秋二百餘年是爲明備，所以尤惓惓於此書，蓋問學統紀之大者。孔子歿而《春秋》廢，雖其子孫自記家事，而於子思之歲月，尚訛舛如此，況其他乎。

又　子思之後，子高、子順、子魚，皆守家法，學者祖之。叔孫通本學於子魚，子魚使仕始皇。陳餘儒者，與子魚善。陳勝首事，餘薦子魚。餘輕韓信以取敗亡，鮒死陳下，儒學幾絕。獨通遺種僅存，卒賴以有立。司馬遷、班固曾不能言其所自來，乃爲《儒林傳》，自武帝始，楚漢間辨士說客多妄言，遷、固一切信之，反以陸賈爲優於叔孫通，余故深歎漢隋唐末之禍。他書盡亡，無以質證，而惟遷、固之信，使學者不復識孔氏本末。然則何止秦火爲害也。

又、閭里無故荊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太守鮑永因之行饗禮，禽滅董憲、彭豐等。此永設說也，流傳既久，其家信之，遂筆於書。使後世學者，謂閭里神怪若此，豈不害大義乎。

《漢藝文志考證》卷一《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注　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決疑》曰，《隋志》云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爲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

《丹鉛總錄》卷一一《歐文本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通雅》卷三　《連叢》，孔臧續《孔叢子》也，以爲《孔甲盤盂》非矣。《邯鄲書目》曰：《孔叢子》一名《盤盂》，取事雜也。嘉祐四年宋咸上注，賜三品服子。止云孔鮒撰。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漢志》「儒家」「雜家」各載之。又云：鮒或名甲，而「田蚡學《盤盂》書」注，應劭曰：「黃帝史孔甲銘也。《文選注》引《七略》云：《盤盂》書，黃帝史孔甲爲之。而人遂以附會《孔叢子》。直齋言其《記問》篇子思與孔子問答，孟子言魯繆公與子思同時，則孔子沒且七十年矣。元瑞謂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之言行也。宋景濂因咸注而以爲咸僞作，又疑之太過矣。伯魚卒在孔子前，則子思無不見孔子者。《史記・表》不足信也。

《兼濟堂文集》卷一六《孔子晝息鼓琴辨》　《孔叢子》載孔子晝息鼓琴一事，吾疑之。其言曰：孔子晝息於室，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爲利欲之所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從入而問。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可與聽音矣。誠若斯言，是夫子之心有所動於欲也。聖人之心至大至虛，有天下而不與，視富貴如浮雲，豈以貓鼠之微而遂移其心哉。若有所移而動，則大於貓鼠者，祿之以天下，繫馬千駟，而有不動者乎。杜子美詩人也，猶曰「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夫世事紛紜，如貓鼠鷄蟲得失者何限。子美不以攖其中，而聖人以之動其欲哉。由是觀之，必係附會之說。《孔叢子》雖以聖人之裔，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故不可以不辨。

《藝林彙考・飲食篇》卷五　《酒譜》：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作於堯，非禹之世也。其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與天地並矣。予謂是三者皆不足據。【略】「堯酒千鍾」，其言本出於《孔叢子》，蓋委巷之說。孔文舉遂徵之以責曹公，固已不取矣。

張照《史記儒林列傳考證》　按顏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王應麟曰：《隋志》云，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爲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書疏》云：《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則又是安國祖藏之。

劉邦 漢高祖

論述

綜論

《漢書・高帝紀》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

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孔北海集・周武王漢高祖論》　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鳥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遽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西晉文紀》卷一〇傅玄《漢高祖畫贊》　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又卷一三摯虞《漢高祖贊》　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剪翦強楚。奄正華夏，經略區宇。遂登天位，纘堯之緒。

《貞觀政要》卷一〇《愼終》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爲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爲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繫，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

《文苑英華》卷七七〇高參《漢高祖僞遊雲夢議》　或曰：漢高帝僞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爲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略】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栝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寖以凌遲，自雲夢始矣。

王曾《王文正筆錄》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模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僅乎戲，抑斯言之玷。

《徂徠集》卷一〇《漢論中》　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敗之故，名《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略】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聖神，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禹湯與文武。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萬世。賈若能遠舉皇帝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教，傳於後世，以高皇帝之材，而不能行之乎？齷齪進夫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世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

《嘉祐集》卷三《權書下・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略】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氏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

獨於噲不仁耶？【略】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菫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傳家集》卷四六《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狀（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荀爲不才，雖見喜弃之。荀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

《蘇文忠公全集》卷三《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卻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婬。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樂城後集》卷七《漢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群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嘗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聞見後錄》卷一〇　漢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祿，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於刀機陷穽之下，置於安樂之地。帝天下，傳之子孫四百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稱斷蛇著符，協於火德，謬矣。

《山房集》卷四《高祖論》　或問：高祖其劣于湯武歟？曰：湯武聖人也，高皇帝眞大授者歟，不然何其有爲君之大略耶。湯武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高皇帝立義帝，北面而事之，非有自取之心也。藉吏民，封府庫，取秦丞相府圖籍文書，而以子嬰屬吏，除耦語云誅謗，立三章之約，與父兄除害而已。迹其初興，湯武亦何以加諸。項氏王漢王于南鄭也，曰安

能鬱鬱久居此乎，吾以欲東爾志在天下，不以敵而自沮也。相距于京索間，項羽不能進者三年矣。高祖將十萬衆距鞏洛、阻河山，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不以不敵而去之也。爲義帝發喪，縞素。捐關中付之三人，淮南付之九江王布，梁地付之相國越，韓信獨當一面。北舉燕趙，東擊齊，皆付之以不馭之權，假之以奪征之任，而約會于固陵，而項氏滅矣。大哉，高祖之略也。自起布衣爲萬乘，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海内已定，布告天下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耳。此豈非周秦以來不講之論，而《六經》、《大易》乾坤之大義哉。恢恢乎以天下爲心而不隘矣。每過大梁，必祠魏公子無忌。過趙，曰樂毅有後乎。過豐沛，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其靈略英轡，超出乎籠絡駕御之外矣。蓋高帝雖道愧于帝王，而性洞達，其于爲君之大略庶乎其近之矣。或曰：高皇帝有爲君之大略則然矣。項氏支屬皆赦不誅，而必賜姓劉氏。田橫懼誅與五百人入居海島，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季布爲項羽將，數窘辱高帝，即位求布千金，匿者三族。論功行封，所誅皆平生仇怨，所封皆啓人帝，布非常之度矣，若此者，何其未達也。曰此高祖不學之過也。不學，故恣于情性，而有情性之失。然非高祖心術之大害也。

《容齋隨筆》卷一四《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皐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遊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啟之矣。

《朱子語類》卷一二七《本朝一・太祖朝》　漢高祖【略】有聖人之材（必大）。

《密齋筆記》卷一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貪財好色。高祖興王，史臣安敢加毀，緣是難遮掩，未免直筆。今觀其一入秦宮，見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便欲留居，賴二臣之諫，回軍霸上。一入彭城，可謂重地，便收其貨寶美人，日宴酒高會，是時無諫者，遂一敗塗地。及得天下，又溺於戚姬，幾欲廢太子，微四皓則又是一場狼狽。外物易移，内欲易動，幸迫於利害而止。我朝藝祖眞聖主也。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鞍，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謂不修文學而性明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驚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困學紀聞》卷一二《考史》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享四百年之祚歟？

《牧萊脞語》卷八《高帝論》　及觀范增之疑沛公，何其善窺於人心者也。沛公之在山東也，最貪財也，最好色也，以平昔嗜好之素而一旦反之，至於婦女財物無所取，此固范增所窺而疑於後者也。今夫沛公之不好色也，不取財也，特其常常者也，增何獨疑而驚焉也。蓋古之不殖貨利、不遷聲色者湯也。湯聖人也，爲之也素，行之也久，人固不以爲奇且異而安之者也。沛公非湯比也，一時之所爲非出於平昔之素，此固敵國英雄之士所震慴而驚者矣。且帝之入關，嘗見宮室帷帳之侈，狗馬珍寶之異，其心亦欲專之矣。而樊噲切責於其前，留侯助成於其後，帝始退而軍灞上，是增之所疑無怪也。何也，財與色人之所甚羨也，羨則爭，爭則誰肯俛而爲之下，使帝迷於所羨而不之改，則當時起而與帝爭者恐不止一羽也。帝惟舍之而絕天下之羨心，雖數百增，安能爲羽謀而與沛公角哉。此固增之所必驚而疑者也。嗚呼，世有窺人主之心者非特一增也，而世之善反其所爲者，非若高帝然，宜英雄竊窺而圖之者紛紛也。

《續古今考》卷二二《故項籍臣稱其主名者盡拜爲大夫鄭君不從逐之》　呂東萊曰：按《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高帝之怨項籍，可謂甚矣。惡其姓，而使其宗族改之；賤其名，而迫其故臣名之。雖恢廓大度，及困厄不可消釋褊忿乃如此。然則天資豈可恃哉！

《佩韋齋輯聞》卷一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礪風俗。蓋知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赦季布、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然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

獨不奉詔。此正蒙義之士，高祖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何其戾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吾于此不無遺憾矣。

《佩玉齋類稿》卷九《漢高祖論》　有取天下之才者，不若有取天下之資；有取天下之資者，不若有取天下之福。嘗觀項籍之傳，而見其拔山之力，蓋世之氣，發而爲萬夫之勇，以致夫戰勝攻取之能，未嘗不嘆其有取天下之才。觀秦皇之紀，而見其承強霸之餘業，據殽函之至險，握闔輔之精兵，以制諸侯而臨天下，未嘗不嘆其有取天下之資。及觀高帝之紀，則未嘗不惜其無才，憐其無資而多其有取天下之福也。夫帝以匹夫崛起之勢，其取天下之資，不能如秦，固已明矣。至與楚戰，則屢敗而屢却，其取天下之才，能如項籍乎？非特不能如項籍，其於張良、蕭何、參、勃、信、布之徒，亦且有不能及者。然而借羣雄之所長，與天下共逐，終能一四海之區，而遺子孫之利者，則其福也。彼秦項能及之乎？秦項無高祖之所有，而高祖有秦項之所無。則天下寧非漢之有耶？當其鴻門之危，滎陽之急，高祖蓋亦幾不免矣。其所以瀕於死而不死者，是豈非以其福乎？福之所集，天命之所歸也。高祖惟其有天命之歸也，神明相之，人心與之，此秦之所以不能拒而項之所以不能殺歟！若項籍者，當秦之亡，拔劒而起，無尺土之地，一民之臣，秦雖異是，而其先僻處西戎，無以異于天下之諸侯，而帝王之眞者，乃迫其後，此項之所以不能一日得天位，而秦之所以僅二世而亡也。高祖之得天下，歷世久長，與殷周並。光武復繼而中興，無秦項之一二而過秦項之千百，其爲福亦厚矣。是豈無故而然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古之得天下而能傳之數十世者，蓋必有非常之祥，而常人之所無者，是以獲享天下久長之利，而非後世之所及。高祖之生也，母媼嘗息於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雨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其上，遂有娠而產焉。且其爲人隆準龍顏，所居處率嘗有異；及斬蛇大澤中，則老嫗哭而言曰：吾子爲白帝子，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然則高祖其龍歟？宜其有九五之福而非秦項之所及也。

《滎陽外史集》卷三九《跋漢高祖大風歌碑刻》　眞嘗以公使至彭城，登亞父塚，西望豐沛，慨想漢高祖興王舊蹟，及預纂修九郡圖史得載所謂《大風歌》者。夫其蹙秦滅項，醢彭誅黥，來歸故鄉，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與父老兒童悲歌擊筑，有安不忘危之意，其帝王之雄哉。【略】覽王侯之章者，亦可以壯今古之懷矣。鄉友傅祐知沛縣，以石刻古篆見遺，謾識於後云。

《文簡集》卷二《鑒古韻語・漢高祖》　一劍興王業，三章易暴秦。寬仁多偉度，明達更殊倫。好善若在己，聽言如轉輪。魯邦經一祀，國脈倍精神。

臣惟高祖以恢洪大度，寬仁愛人，除秦暴虐，此其造漢之本。而又加之以天性明達，知人善任使，樂善好謀，是以成帝業之易也。至於閭里一祀，則漢家之元氣實係焉，其識見卓越而規模宏遠矣。

又《古像贊・漢高祖》　皇矣高祖，天錫神武。一劍興戎，光登九五。坦乎其眞，廓乎其容。包括英豪，範圍之中。

《鴻苞》卷一四《詹炎下》　漢高英雄質厚而近大，其失也椎。光武英雄謹飭而近精，其失也察。昭烈英雄忠信而近正，其失也緩。唐文皇英雄爽達而近雅，其失也華。漢高不學，乃其爲詔誥最簡古爾雅。文皇最好學，乃其爲文章殊無英雄本色。

《同時尚論錄》卷一三趙南星《漢高祖》　呂政盡滅六國而稱始皇，焚經籍，坑儒生，舉前乎此，後乎此，千萬世人所不敢爲之惡，而秦爲之。至二世，惡篤而身亡，豪傑並起而亡秦族。漢高祖起兵于沛以應之。受命懷王，入關而破秦，與父老約除秦苛法，此其救民之功，不減湯武，秦民皆欲以爲君。第其所以救民者，非有王者惻隱之眞心，以爲如是而後可以收人心，取天下耳。高祖亦自謂所以得天下者，以能用三傑。韓信其一也。天下既定，而疑其謀反，遂誅之，夷其三族。彭越、黥布不自安，皆以謀反誅，何其忍也。且秦之苛法無過于夷三族者，而乃用之于功臣，此豈仁人之所爲耶。及其晚節，乃以戚姬之寵，欲廢太子。太子者，惠帝也，仁孝無失德，而高祖欲廢之，則亦無恩于子矣。所以然者，由其無惻隱之眞心故也。如有惻隱之眞心，則于民無不愛也，而況于功臣乎，而況于太子乎。張良智謀之士，不過隨事補苴，如治水者，能盜息壤以遏潰溢。而壅于此，必潰于彼，終不若大禹因勢道之，使水得其性，悠遠長懷而歸于海也。論者謂高祖不事《詩》、《書》，故以伯王之道雜之。夫以人主之崇高逸樂，而欲其事《詩》、《書》，甚難，適見謂迂闊而取厭棄耳。士君子幸而遇主如高祖者，惟朝夕論思，以仁道啓沃之，感動其惻隱之眞心，庶可以安天下之民哉。

《隱秀軒集》列卷《漢高帝》　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如弈者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局在我，而小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于睢水可也。項王怨黥布，漢得使隨何說降之；雖

使楚擊破布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得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矣。妙着有數端焉：我與敵之所共，敵失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于此，而敵不得備之于彼者，曰警着；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曰緊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爲我所利者，曰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又　帝王初興，其智勇盡取之臣下，又皆其故等夷，必有一種意外舉措，先制其命，奪其魄，使不敢動，而後能爲吾用。高祖至修武，自稱漢使者，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至定陶，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此時已弄信于掌股之上矣。駕馭籠蓋，寓于玩戲之中，足以逆折其邪萌，而消之于未然。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非不欲反也，知其反之無能爲也。知反之無能爲，而又負反名，信豈肯爲之乎？善乎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心服之言也。高祖自謂不如留侯、蕭何、韓信，而又曰：「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二語殊占地步，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出三人上耳。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後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此從何處看出？悍王、驕后，當亦骨驚。文帝勞軍至灞上，曰：「如兒戲耳。」則二將伎倆，已落其胸中眼中久矣。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屈策屈力，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

又　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明知有人彘之虐，諸呂之禍，而聽後人爲之。所不肯作法于涼，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不得用武帝處鉤弋夫人法處之，爲千古恨耳。高帝病，呂后問：「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次曹參，次王陵，次陳平，次周勃。此數人者，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窮究到底，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其意不在劉氏，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不待其詞之畢，而帝已見其肺肝矣。問至周勃，漢之人數已窮，而復問其次，尤爲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語恨甚。此時發付，只得如此。然上亦知呂后之老、諸呂之庸，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知平、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又何必除一呂后，以爲開國綱常之累哉？上之言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其一片苦心，如醫之量藥，剛柔佐使，毫釐不差。而低徊顧步，長慮深思，尤于「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二「然」字中見之。處分如此，則帝亦何有于諸呂也？蘇軾謂：「不去呂后，爲惠帝計。如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當時韓、彭已死，其將以蕭、曹、平、勃爲豪奴悍僕乎？似亦不倫之甚矣。且自蕭、曹、平、勃輩而下，其能爲豪且悍者誰也？漢之不必除呂后，正以有平、勃輩在耳。他日呂后欲王諸呂，問于平、勃，平、勃順旨，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時不可爭，不得不爲此賚晦行巽之道，以爲所欲爲耳。然其際亦危矣。

《誠正齋文集》卷一《高祖論》　三代之君，其得天下不同，大要在於深仁厚澤，以結民心，故曰天下歸往之謂王。自秦恃富強，力取天下，當始皇在日，崩解之勢已成，即非二世而天命已去，人心難留，更姓改物不竢智者而後知之耳。漢帝起於隴畝，卒代秦而有天下。後世以爲漢王長者，約法三章，漢家四百年命脈，全在於此。帝嘗自言曰：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英雄撥亂反正自異尋常，非有過人之智未易臻此。其間睢水鴻門、射胸平城，種種涉險被刼危然得安，蓋有天命焉，非盡人事也。獨怪蘇洵之言曰：「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灼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又曰：「帝語呂后，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也？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是說也，余嘗疑之。洵謂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誠不及矣。所言高祖明於大而暗於小，予未見其然也。漢帝當既平天下之後，慮後世羣臣跋扈難制，猜疑間搆，恣意誅殺。一時韓、彭、黥、絳幾無噍類，鳥盡弓藏之嘆，令人唏噓千古。彼其於開國功臣，甘心以處之，不難惟所欲爲，其所忍氣吞聲，死不瞑目者，惟有呂后耳。而中情繾綣，寢食難忘，則又在戚姬、趙王母子。譬之士庶之家，既畏妬婦牽制，而又鍾情愛妾，不忍一刻割捨。觀呂后陰致四皓，而漢帝亦爲趙王置疆貴相，夫婦之間隱若敵國，則高帝至

此不過尋常士庶之行徑，吾未見帝之明於大而暗於小，爲後世之所不可及也。予今爲高帝計，當日獨少殺呂后之一著耳。呂后從帝定天下有年矣，陰賊險狠，高帝豈不知之。當天下未定，使貪使詐可無深較。及其既定韓、彭，蓋世勳名，芟除之而不悔，使高帝毅然有丈夫之志，取呂氏而誅之，分藩惠帝於外，立代王爲太子，舉戚姬趙王而屬之，當高帝之後，而繼之以太宗，深仁厚澤，洽於百姓，漢德之美，追踪三代矣。況呂氏早滅，自無產、祿之禍，又安用平、勃交歡爲耶。如是上有賢君，韓、彭諸人敢不俯首而爲之臣，君臣相保以有始終，庶漢代盛事。至於戚姬母子，太宗必仰體先帝遺意，曲加珍護，何至人彘之慘，不忍見聞。死者有知，臨風嗄咽，讀至此，則高帝於兒女場中柔腸百廻，倒行逆施，眞千古之大愚人也。而蘇子乃以大智許之，吁，失言矣。雖然，除秦苛法，任用三傑，誠有君人之度，高祖亦三代後英雄之主哉。

《拙齋集》卷三《漢高祖論》　呂氏之禍，高帝啟之也。夫呂氏與高帝起草莽，同患難，一旦貴爲天子，安能中道而棄之？雖其險鷙妬悍，未嘗顯行于高帝之世，高帝亦安能逆計其變而爲之慮乎？且又烏知孝惠之不永祚，而呂氏得以肆其猖獗乎？而吾以爲禍由于高帝者則何也，曰以天子之權予后也。夫以高帝之猜忌自用，政由己出，故舊大臣猶不得妄有所施爲，且其時未聞有垂簾聽政，二聖並訊之醜，故雖易儲一大事，呂后猶不得請，而邀畫計于留侯。而吾以爲以天子之權予后者則何也，曰呂氏陰移其權，而高帝不知也。夫天子之權莫重于刑人，亦莫大于爵人。當高帝之討陳豨，呂氏紿韓信而縛之，遂以見戮。假使反形未具，后亦不得而擅擿信。果反耶，則當繫之廷尉，候上誅之，后亦不得而擅殺，殺之而高帝不問，此何說耶？彭越得罪帝，已赦爲庶人，傳處蜀矣，乃以呂氏之言梟首洛陽，夷其三族，此何說耶？且帝之既老而疾甚也，宜面諭諸大臣，托以國事，某也左輔，某也右弼，使太子曉然知所任用豈不甚善，而顧決宰相于呂氏一人之側，而他未有與焉，又何說也？記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以天子之尊，猶不敢喜擅而必決，得失于萬夫之目，顧可聽之呂氏乎？且呂氏本有深謀，以信與越，帝之故等夷也，必不爲吾用，于是設法誅之。誅之而去其所憚，收其兵權乃可以橫行而無忌，策相之請亦所以攬天下之大權，而欲使在廷之臣皆爲呂氏私人也。觀高帝既崩，呂后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將，故不發喪，概可見矣。不幸惠帝享國日淺，大臣務爲容悅，諸呂竊柄，社稷傾危，豈足怪哉。蓋其自擅威福之素有以致之也。惜乎高帝墮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三八《漢高祖封蕭何爲鄸侯因設譬以曉諸功臣》　人主立言，自有大體。漢高祖論蕭何與諸臣之功，乃譬之以獵，謂發縱指示者人也，追殺走兎者狗也。比擬之詞，未免過甚。

《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論高祖斬丁公》　漢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世以爲義舉，司馬公亦盛稱之。余謂丁公之死固當，而高祖之斬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蓋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非丁公也。以義言之，丁公之誅當次於項伯。項伯之不誅幸矣，而又封侯，何也？項伯於鴻門既脫沛公於阨，而又深勸羽，以全太公、呂后之命，其爲漢也，至矣。羽非項氏不任事，其受陳平金以間疎羽君臣者必項氏也。羽死而項氏侯者四人，此皆與伯同心爲漢者。羽東城之敗，項氏無一人與之俱，亦無一人爲之死，且俛首事漢，受封爵焉。羽之亡皆項伯爲之也。而以咎丁公何哉？故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足以明人臣之義，而封項伯而斬丁公，終不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悅《漢紀》載赦季布而刪斬丁公事，或亦有見於此歟。

《水田居文集》卷一《漢高帝論一》　自古守天下者必重天下，而取天下者必輕天下。何也？守天下者謂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以子孫守祖宗之天下，兢兢焉尺寸無假，所以明有統也。取天下則不然，崛起徒步之間，天下非吾所素有也。以非所素有者惓惓而不與人，人其孰與我哉。古之取天下者，地或有時而棄，權或有時而分，利或有時而共，彼其輕天下者非輕之也。謂我有所棄，然後成我之兼。我有所分，然後成我之合。我有所共，然後成我之專也。今夫博者欲取人之所有，必捐己之有爲注，況捐非己之有而可取人之有，何靳不爲哉。昔者漢高帝與張良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天下者。張良曰：捐之韓信、彭越及九江王布三人，則楚易破也。及韓信既定魏地，使人請於漢，願得兵三萬以北收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漢王會於滎陽，漢王壯而許之。夫韓信者亡命之囚也。一旦拜爲大將，謂宜悉其智勇，與羽決死生於行間，顧避強楚，而擊烏合之齊趙，漢王亦捐重地與信，使各爲戰。寧親與羽鬬，百戰百敗，隳羽掌握者數四，而不以信扈從征伐，自救於滎陽成皐之間，何哉？以爲剽悍之羽非一人所能角，而全勝之

楚，非一隅所能制。是故捐以地，授以兵，使羽備多而力分。迨信收燕趙，舉臨淄，破龍且，羽之首尾腹背，莫非敵國，雖有智者莫能救矣。此其所以取天下也。

《國朝文匯丁集》卷一九顧雲臣《漢高祖論》　史稱漢高祖豁達大度，然余觀其於丁公，有己之恩，曾不稍顧惜，而徇於軍中，以不忠項王殺之，惡在其爲大度乎？夫臣於項，貳於劉，丁公與項伯厥罪鈞，不罪項伯而封之，說者以謂太公之不烹，賴伯緩頰，故德之耳。余意不然。高祖志在得天下，梧羹分我之言，雖一時權術，猶喪君有君之對，以示烹之不足爲重輕，然能料伯之必爲救，且能料項王之必聽乎？脫竟烹之，高祖亦不過縞素興師，如爲義帝發喪，以示不共戴天而已，無救於太公之死也。能忍於太公之死，豈必德項伯之救。其德之者，爲鴻門之役，活己之私恩，使己終得天下耳。以私恩德項伯，自以私怨罪丁公，其以不忠之大義爲詞者，權術也。不然，忠於項者，莫如季布。何乃以數窘帝之嫌而購之疾，布幸逸耳，若與丁公比肩而見帝，其能免布之死乎，而帝之心迹敗矣，而帝之說辭窮矣。一戛羹之嫌，且不封伯兄之子，太公屢以爲言，乃使爲羹頡侯，封之適以辱之。不自思微時無賴，屢過邱嫂羣飯之不情，而小嫌必報，雖太公之言，曾不稍假，則高祖度量之廣狹可知矣，於丁公乎何有。

《史式》卷上《高祖》　高祖以布衣起沛，提三尺劍誅暴秦，用張良、陳平計，不五年而天下定，信言天授，良不虛爾。然觀蕭樊之囚，韓彭之族，亦甚刻矣。世傳高祖之大度過於光武，豈不謬哉。噫，余嘗讀史至「分我一杯羹」，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

分論

《大風歌》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司馬貞索隱：侯，語辭也。【略】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也。）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

《文心雕龍・樂府》：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咏《大風》，孝武之嘆「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　任昉《文章緣起》：漢祖《大風歌》汪洋自恣，不必《三百篇》遺音，實開漢一代氣象，實爲漢後詩開創。若武帝《瓠子》、《秋風》、《柏梁》諸作，從湘累脫化，有詞人本色也。《欒城三集》卷八《詩病五事》：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韵語陽秋》卷十九：高祖《大風》之歌，雖止於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爾。《習溪詩話》卷一：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帝有天下已十三年，當思耆艾賢德，與共維持，獨崇意猛士，何哉？豈馬上三尺，嫚罵餘態，未易遽革耶？治道終以霸雜，蓋有由然。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年下詔曰：「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同安輯之。」竊謂播告之詞，乃秉筆代言，非若耳熱之歌，乃中心所欲也。《楚辭後語・大風歌》：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之大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爲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庚溪詩話》卷上：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概遠大，眞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于變。《滄浪詩話・詩體》：有三句之歌。（王瑋慶補注：高祖《大風歌》是也。）《脚氣集》卷上：高祖不讀書，其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云：「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焉所施。」陳後主是做文章人，其辭云：「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逕，何處山河。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亡國之音與興國自別。《古詩解》卷四《大風歌》尾評：此高帝功成返沛而作。此歌言海內羣雄競逐，如風起雲飛，而悉揚蕩之以還豐沛，眞可謂氣籠宇宙矣。而四方既定，又思得猛士以鎮之，亦安不忘危意也。乃公以馬上得天下，故不思求賢而惟思猛士，漢治幾雜霸哉。《詩家直說》卷一：漢高帝《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後乃殺戮功臣。又：漢武帝「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略】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藝苑卮言》卷三：《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漢武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于《九歌》矣。《思李夫人

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落葉哀蟬，疑是屬作。

幽蘭、秀簜，的爲傅語。《藝圃倦談》卷一：詩須論時境。如帝王英雄詩，不主嫵媚可也；謂一切詩嫵媚皆非，何爲其然？既謂之詩，雖帝王英雄，亦須有溫柔意思。如《大風歌》壯浪中自委婉。曹瞞詩大樸直，只可作曹瞞看。

《詩藪・內編》卷一《古體上・雜言》：漢詩文賦皆極至，獨騷不逮，然《大風》之壯，小山之奇，冠絕千古，故不在多。又卷二《古體中・五言》：詩文固係世運，然大概自其創業之君。漢祖《大風》雄麗閎遠，《鴻鵠》惻愴悲哀。又卷三《古體下・七言》：《大風》千秋氣概之祖；《秋風》百代情致之宗，雖詞語寂寥，而意象靡盡。

《兩漢鴻文》卷一高帝《豐沛歌》尾評引劉誠意曰：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還諸樸。《豐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俗之機實肇於此。又引陳明卿曰：漢家四百年天下宛然，後有過故里而歌者，其音短矣。

《詩源辯體》卷三：高帝《大風歌》、項籍《垓下歌》，皆樂府楚聲也。《大風》詞旨雖直，而氣概遠勝，《垓下》詞旨甚婉，而氣稍不及，元美謂「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是也。然二君皆非文士，而《大風》已歌于沛，疑臣下潤色；《垓下》則樂府潤色耳。

《藕居士詩話》卷上：「大風起兮雲飛揚」，是一時雲龍風虎、明良相遇之象也。「力拔山兮氣蓋世」，是一生喑啞叱咤、矜功自伐之狀也。「日月星辰和四時」，便見玉燭之調。「秋風起兮白雲飛」，幾致金甌之缺。帝王興衰榮乎辭矣。

《漢詩音註》卷一：「大風起兮雲飛揚」，（起如六義之興，芟除羣雄，非此不足以喻之。）「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威加海內而歸故鄉，上下兩義相承看始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安得」有汲汲旁求意。曰「猛士」，則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也。保治求賢，一語遂締四百之基。雄沉愷摯，以此籠蓋一世，振起兩京，如建瓴之濤，憑高而下矣。）張次仲《瀾堂夕話》：「拔山」之歌，「大風」之謠，冲口而出，哀樂至到。《樂府廣序》卷二五：序曰：《大風》歌成王業之艱也。大度之言，憂思深遠。按《漢書》，《大風》肆於原廟久矣，如《樂府詩集》所傳豈稱得所哉。余爲正之，正之倡於四始。

《歷代詩話》卷二七：《大風》：《庚谿詩話》曰：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眞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吳旦生曰：《大風歌》，《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於守成爾。《索隱》曰：侯，語辭也。兮，亦語辭也。歌有「三兮」，故曰「三侯」。按：兮、侯古韻通。據此，則高帝過沛時已有此歌。惠帝二年，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而《漢書》云「武帝立樂府」，後人遂謂樂府起於武帝，非也。）又：蘇潁濱云：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李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又：《香宇外集》云：《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屐屨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略略數句，而聖賢、王霸、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義門讀書記》卷四七：荆軻、漢高祖二歌，不可以詩格論。《說詩晬語》卷上：《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古詩歸》卷三尾評引鍾惺云：雄大不浮。又云：前二句言創，其氣大；後一句言守，其思遠，雖欲不爲帝王不可。譚云：與《虞兮歌》互讀，英雄遭時失時，成敗之際，可想。幸勿有意看兩公相去太遠也。又云：妙在雜霸氣習一毫不諱，便是眞帝王、眞英雄。《漢詩說》卷一：時高祖春秋已高，韓彭輩皆誅，孝惠仁弱不類己，而郡國洶洶，人心未定，故史稱作歌時慷慨傷懷，「泣數行下」。人知此歌雄大之至，不知中含悲傷也。

《鴻鵠歌》《古詩解》卷四尾評：高帝以鴻鵠比太子，而言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今鴻鵠羽翼已成，任其冲舉，雖有矰繳，莫可誰何。見輔之者衆，率難動搖也。當時若非留侯畫策，太子幾危哉。《詩藪・內編》卷一《古體上・雜言》：高帝《鴻鵠歌》，是「月明星稀」諸篇之祖，非《雅》、《頌》體也。然氣概橫放，自不可及。後惟孟德「老驥伏櫪」四語，奇絕足當。《樂府廣序》卷二五：序曰：《鴻鵠歌》，太子能得士也。四皓爲輔，不可易矣。周公制樂章，《國風》則首文王之齊家，《大雅》則溯姜源太任之德，王者蓋重內治哉。高帝彊武，能摧秦楚，馭群雄，而不能制一呂后，此歌亦可謂氣盡戚夫人矣。然以太子得四皓，成羽翼，雖不事《詩》、《書》而畏清議，亦非後代王者所及也。

《漢高帝詔令》呂本中《童蒙詩訓》：《漢高祖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浸衰矣。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文章辨體》卷一六引眞氏曰：按：此率諸侯王

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遺義。

《高祖入關告諭》《文章辨體》卷一六引眞氏曰：告諭之語纔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爲之一洗，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兩漢鴻文》卷一尾評引歸震川曰：此漢家一代文字根本。讀其言惻怛憧悌，有三代時雨之象焉。帝王出手，其規模固已宏遠矣。《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尾評：言詞不繁，措意全在父兄父老。故觀商君之令而知秦之所以霸，讀高帝之詔而知漢之所以王也。

《求賢詔》《秦漢文鈔》引眞西山曰：《高紀詔》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非王者罪己之言，故不錄。又引曾南豐曰：高帝平時侮慢學士大夫，至取儒冠溺之，所與其成功者多販豬屠狗之徒。及天下既平，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又引陳古迂曰：高祖求賢，亦有所觸而畏也。蓋自陳平多詐迎合，叔孫通變儒服謁見，而帝不知天下有不可臣之賢。自利幾、賈高窺謀，田叔、魏(孟)舒召見，而帝始知天下有不可遺之材。十一年詔下求賢，帝更變多而慮益老矣。求賢之詔，畏心已甚。《大風之歌》，畏心愈深。或曰：武帝求跅跑之詔視高如何，曰：高帝以畏心求賢，故能安漢。武帝以侈心求賢，故幾亡漢，此所以不同。又曰：高帝定天下之後，尊賢樂道，極有好處。獨怪當時，魯有兩生，楚有白生、穆生，齊有蓋公、伏生，趙有郎中田叔、孟舒十人代陳，猶有從車千乘，高帝皆不得用。蓋「吾能尊顯」一語，帝直以爵祿驅天下士，宜賢士不爲用也。

傳記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爲吏，爲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至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

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略】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略】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略】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略】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

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嚮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略】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略】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車，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略】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卽皇帝位氾水之陽。【略】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乃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略】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略】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略】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稀等未畢，稀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卽攻殘之。稀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

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幷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幷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略】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略】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恆，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紀事

《史記・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于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

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高祖歌詩》二篇。

藝文

傅玄《惟漢行》　危哉鴻門會，沛公幾不還。輕裝入人軍，投身湯火間。兩雄不俱立，亞父見此權。項莊奮劒起，白刃何翩翩。伯身雖爲蔽，事促不及旋。張良慴坐側，高祖變龍顔。賴得樊將軍，虎叱項王前。嗔目駭三軍，磨牙咀豚肩。空厄讓霸主，臨急吐奇言。威凌萬乘主，指顧回泰山。神龍困鼎鑊，非噲豈得全。狗屠登上將，功業信不原。健兒實可慕，腐儒安足歎。

庾信《漢高祖置酒沛宮贊》　游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王珪《詠漢祖》　漢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手奮三尺劒，西滅無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賓。高抗威宇宙，貴有天下人。憶昔與項王，契闊時未伸。鴻門既薄蝕，榮陽亦蒙塵。蟻虱生介冑，將卒多苦辛。爪牙驅信越，腹心謀張陳。赫赫西楚國，化爲丘與榛。

魏徵《賦西漢》　受降臨軹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

吳少微《過漢故城》　大漢昔未定，強秦猶擅場。中原逐鹿罷，高祖欝龍驤。經始謀帝座，兹焉壯未央。規模窮棟宇，表裏浚城隍。群后崇長樂，中朝增建章。勾陳被蘭錡，樂府奏芝房。翡翠明珠帳，鴛鴦白玉堂。清晨寶鼎食，閒夜欝金香。天馬來東道，佳人傾北方。何其赫隆盛，自謂寶靈長。曆數有時盡，哀平嗟不昌。冰堅成巨猾，火德遂頹綱。奥位匪虚校，貪夫竟速亡。魂神吁社稷，豹虎鬬嚴廊。金狄移灞岸，銅盤向洛陽。君王無處所，年代幾荒涼。宫闕誰家域，蓁蕪骨我裳。井田唯有草，海水變爲桑。在昔高門内，于今岐路傍。餘基不可識，古墓列成行。狐兔驚魍魎，鴟鳥嘯獵狂，空城寒月晚，平野暮雲黄。烈烈樊青棘，蕭蕭吹白楊。千秋幷萬歲，空使詠歌傷。

于季子《詠漢高祖》　百戰方夷項，三章且代秦。功歸蕭相國，氣盡戚夫人。

王無競《北使長城》　秦世築長城，長城無極已。募兵四十萬，興工九千里。死人亂如麻，白骨相撐委。殫幣未云悟，窮毒豈知止。胡塵未北滅，楚兵遽東起。六國遂嚢囊，兩龍鬬鬻鬻。卯金竟握讖，反壁俄淪祀。仁義寢邦國，徂暴行終始。一旦咸陽宫，翻爲漢帝市。

李昂《賦戚夫人楚舞歌》　定陶城中是妾家，妾年二八顔如花。闔中歌舞未終曲，天下死人如亂麻。漢王此地因征戰，未出簾櫳人已薦。風花藹藹落幃門，雲雨徘徊入行殿。日夕悠悠非舊鄉，飄飄處處逐君王。闔門向裏通歸夢，銀燭迎來在戰場。相從顧恩不顧己，何異浮萍寄深水。逐戰曾迷隻輪下，隨君幾陷重圍裏。此時平楚復平齊，咸陽宫闕到關西。珠簾夕殿聞鐘磬，白日秋天憶鼓鼙。君王縱恣翻成誤，呂后由來有深妬。柰君玉容蟬鬢衰，相思相顧能幾時。黄泉白骨不可報，雀釵翠羽從此辭。君楚歌兮妾楚舞，脈脈相看兩心苦。曲未終兮袂更揚，君流涕兮妾斷腸。已見儲君歸惠帝，徒留愛子付周昌。

李白《登廣武古戰場懷古》　秦鹿奔野草，逐之若飛蓬。項王氣蓋世，紫電明雙瞳。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東。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兩龍不並躍，五緯與天同。楚滅無英圖，漢興有成功。按劒清八極，歸酣歌大風。伊昔臨廣武，連兵決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戰征有古跡，壁壘頹層

寧。猛虎吟洞壑，饑鷹鳴秋空。翔雲列曉陣，殺氣赫長虹。撥亂層豪聖，俗儒安可通。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撫掌黃河曲，嗤嗤阮嗣宗。

又《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 昔聞顏光祿，攀龍宴京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王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延年獻佳作，邈與詩人俱。

儲光羲《新豐作始殷四校書》 漢皇思舊邑，秦地作新豐。南出華陽路，西分長樂宮。安知天地久，不與昔年同。鷄犬暮聲合，城池秋霽空。紛吾從此去，望極咸陽中。不見芸香閣，徒思文雅雄。

皇甫冉《奉和漢祖廟下之作》 古廟風煙積，春城車騎過。方修漢祖寺，更使沛童歌。寢帳巢禽出，香烟水霧和。神心降福處，應在故鄉多。

白居易《漢高祖斬白蛇賦（以漢高皇帝親斬長蛇爲韻）》 漢高帝將戡時難，撥禍亂，乃耀聖武，奮英斷。提神劒於手中，斬靈蛇於澤畔。何精誠之潛發，信天地之幽贊。卒能滅強楚，降暴秦，創王業於炎漢。于時瓜剖區宇，蠭起英豪。以堅甲利兵相視，以壯圖銳氣相高。皆欲定四海之洶洶，救萬姓之嗷嗷。帝既心窺咸陽，氣王芒碭，率卒晨發，縱徒夜亡。有大蛇兮出山穴，亘路旁，凝白虹之精彩，備素龍之文章。鱗甲皚以雪色，睛眸赩而電光。聳其身形，蜿蜿而莫犯；舉其首勢，矯矯而靡亢。勇士聞之而挫銳，壯士觀之而摧剛。於是行者告於高皇，高皇乃奮布衣，挺千將，攘臂直進，瞋目高驤，一呼而猛氣咆哮，再叱而雄姿抑揚。觀其將斬未斬之際，蛇方縱毒螫、肆猛噬，我則審其計、度其勢，口噪雷霆，手操鋒銳。凜龍顏而色作，振虎威而聲厲。天之啓，神之契，舉刃一揮，溘然而斃。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於是灑雨血，摧霜鱗，塗野草，濺路塵。嗟乎！神化將窮，不能保其命；首尾雖在，不能衛其身。盛矣哉！聖人之草昧經綸，應乎天而順乎人。制勍敵必示以乃武乃神，殄災沴不可以弗躬弗親。原夫龍泉黯黯，秋水湛湛，苟非斯劒蛇不可斬；天威煌煌，神武洸洸，苟非我王蛇不可當。是知人在威不在衆，我王也萬夫之防；器在利不在大，斯劒也三尺之長。于以攝萬物，于以駭八方。歷數既終，聞素靈之夜哭；嗜欲將至，知赤帝之道昌。繇是氣吞豪傑，威振幽遐。素車降而三秦歸德，朱旗建而六合爲家。彼鯨鯢截犀兕，未若提青蛇而斬白蛇。

張碧《鴻溝》 毒龍銜日天地昏，八紘霧黵生愁雲。秦原走鹿無藏處，紛紛爭處蜂成群。四溟波立鯨相吞，蕩搖五嶽崩山根。魚蝦舞浪狂鰍鯤，龍蛇膽戰登鴻門。星旗羽鏃強者尊，黑風白雨東西屯。山河欲坼入煙分，壯士鼓勇君王存。項莊憤氣吐不得，亞夫叫聲天上聞，玉光墮地驚崑崙。留侯氣魂吞太華，舌頭一寸生陽春。神農女媧愁不言，虵枯老媼啼淚痕。星曹定秤秤王孫，項籍骨輕迷精魂，沛公仰面爭乾坤。須臾垓下賊星起，歌聲繚繞悽人耳。吳娃捧酒橫秋波，霜天月照空城壘。力拔山兮呼到此，騅嘶懶渡烏江水。新豐瑞色生樓臺，西楚寒嵩哭愁鬼。三尺霜鳴金匣裏，神光一萬八千里。漢王驟馬意氣生，西南掃地迎天子。

胡曾《咏史・沛宮》 漢高辛苦事干戈，帝業興隆俊傑多。猶恨四方無壯士，還鄉悲唱大風歌。

李商隱《題漢祖廟》 乘運應須宅八荒，男兒安在戀池隍。君王自起新豐後，項羽何曾在故鄉。

溫庭筠《過新豐》 一劍乘時帝業成，沛中鄉里到咸京。賓區已作皇居貴，風月猶含白社情。泗水舊亭春草遍，千門遺瓦古苔生。至今留得離家恨，鷄犬相聞落照明。

馬戴《閑居覽史》 長策胷中不復論，荷衣藍縷閉柴門。當時漢祖無三傑，爭得咸陽與子孫。

唐彥謙《長陵》 長陵高闕此安劉，附葬纍纍盡列侯。豐上舊居無故里，沛中原廟對荒丘。耳聞英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載豎儒騎瘦馬，渭濱斜日重廻頭。

韋莊《登漢高廟閑眺》 獨尋仙徑上高原，雲雨深藏古帝壇。天畔晚峯青簇簇，檻前春樹碧團團。參差郭外樓臺小，斷續風中鼓角殘。一帶遠光何處水，釣舟閑繫夕陽灘。

王毅《鴻門讌》 寰海沸兮爭戰苦，風雲愁兮會龍虎。四百年漢欲開基，項莊一劒何虛舞。殊不知，人心去暴秦，天意歸明主，項王足底踏漢土，席上相看渾未悟。

王啓《沛父老留漢高祖賦（以願止前驅得申深意爲韻）》 漢祖還鄉兮鑾駕將還，沛中父老兮留戀潸然。憶故舊於干戈之後，叙綢繆於旌旆之前。白髮多傷鳳輦願停於此日，翠華一去皇恩再返於何年。昔以羣盜幷興，我皇斯起，英明天授，其昌運神武，日聞於舊里。今則秦楚勢傾，鼓聲聲止。聖代

而陽和煦物，元首明哉。暮年而蒲柳傷秋，老夫耄矣。然而黃屋才降，丹誠未申，豈可風馳天仗，雷動車輪。一則以情深閭里，一則以義重君臣。隆準龍顏，昔是故鄉之子；奉觴獻壽，今爲率土之人。乃曰陛下創業定傾，順天立極，臣等犬馬難効，星霜屢逼。窺泗水則凄若舊風，指芒碭則依然故邑。眷戀難盡，沉瀾易得。昔日望雲之瑞，豈有明言；當時貰酒之家，堪驚默識。帝乃駐天步，遂人心，戈矛山，立貔虎。煙深草澤，初興雲路而蛟龍奮翼；鄉園重到，烟空而鸞鶴歸林。時也親友咸臻，少年幷至。縱兆民如子，恩更洽於故人。雖四海爲家，情頗深於舊意。往事如覩，流光若驅。望幸誠異，攀轅則殊。交遊既阻於秦時，堪悲今昔；黎庶正忻于堯日，自恨桑榆。已而雙淚盡垂，一言斯獻。請沛爲湯沐之邑，實臣愜生死之願。是使萬歲千秋，杳冥無恨。

歐陽修《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存目）

又《漢高祖廟賽雨文》（存目）

王十朋《詠史詩・漢高帝》百戰功成漢業新，咸陽置酒問羣臣。區區高起王陵輩，豈識龍顏善用人。仗劍崎嶇起沛豐，祇將嫚罵馭英雄。雖然能用三人傑，已失商山四老翁。

薛季宣《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擬郎臣固作）》（存目）

劉宰《漢高祖像贊》冠竹皮冠，絳衣玄領。羸項前驅，英彭後乘。八荒爲金，鼓以洪爐。續夏殷周，立我漢模。何可恃？三尺劒；何足徵？先入關。帝王有眞，隆準龍顏。

王栢《漢高祖像贊》世道大變，異哉漢祖。不階尺寸，而有天下。三章之約，偶中時機。董公仁義，安識精微。

汪夢斗《漢高祖歌風臺》擊筑長歌意始眞，斬蛇元是感鄉人。大風不起人非昔，臺下滔滔泗水春。

侯克中《漢高祖》芟夷暴楚滅彊秦，約法猶能暫假仁。信越有功終見殺，綺園無自肯稱臣。每因納諫稱明主，幾爲分羹作罪人。無黨無偏王者事，只除湯武得丘民。

王元之《過鴻溝》侯公緩頰太公歸，項籍何曾會戰機。只見鴻溝分兩界，不知垓下有重圍。危橋帶雨無人過，敗葉隨風傍馬飛。半日垂鞭念前事，露莎霜樹映斜暉。

宋先《關中》星聚關中漢必王，沛公先入約三章。天時已預昭秦分，人事徒知是楚強。

又《未央宮》置酒今朝樂未央，以臣無賴大人常。而翁當日杯羹語，莫不親聞太上皇。

張雨《漢祖》漢祖得秦鹿，天與非人爭。羣雄入罝中，四海廓以清。大風思壯士，豈無一田橫。緜蕞興禮樂，豈無魯兩生。柰何衡石書，相國取爲經。三代自茲遠，遺恨卒難平。

楊維楨《杯羹辭》阿邦兒，斬蛇當大逵，下相八尺子，擁劍相驅馳。阿邦不顧父，烹父呼阿兒，阿兒忍吐舌，食父眞獶兒。於乎，舜棄天下負父走，阿邦，阿邦，何急天下爲。

羅坤泰《歌風臺》翠華遙指故鄉來，隆準高歌亦壯哉。海內風雲三尺劍，沛中煙雨數層臺。斬蛇空灑秦靈淚，戲馬長憐楚霸材。二十四陵俱寂寞，古碑猶自枕蒼苔。

李東陽《新豐行》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念東歸樂。漢皇眞有縮地功，能使新豐爲故豐。人民不異山川同，公不思歸樂關中。漢家四海一太公，俎上之對何匆匆，當時幸不烹若翁。

劉忠《讀漢高紀》杯羹不恤爲親災，縞素輪蹄亦僞哀。三百廟謀多雜霸，無人知是此中來。

孟洋《詠古二首》二　漢高事上皇，築城徙新豐。雞犬識舊術，棟宇如故宮。乃知帝王心，達孝古人同。危哉廣武陣，幸不烹而翁。

汪循《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牧牛放馬兮華山之陽，安得俊傑兮圍範四方，制禮作樂兮上斷百王。

張含《疊前韻次第答升庵共八首》七　昨夜東風過小樓，瑟居懷抱宛如秋。弋鴻寂寞滄江口，望隕蕭條蜀水頭。運好斷蛇興赤漢，時平鳴鳳現成周。昆池玉樹憐今別，燕市金蘭憶昔投。

黃省曾《過沛》倡陽千古國，泗上起飛龍。帝業黃沙在，山城紫氣空。舊亭迷草綠，新縣接霞紅。餘跡猶堪訪，歌臺標大風。

邵經邦《詠史四首》《武負勸酒》：武負勸汝酒，王媼勸汝餐。太公愛仲子，孰與劉季賢。竈下嫂濼釜，澤中蟒當權。丈夫有志人不識，折券何時報君德。君不見，雍齒侯沙中，偶語都且休。武負王媼不足問，頡羹機肉何須

酬。《白帝子》：白帝子，秦王水德故託此。老嫗誰見道旁泣，無乃徒中豪傑語，南方赤帝亦此意。東遊縱觀始皇帝，大丈夫當如是，爲口中之言心內志。亦有呂公箕帚婦，隨季之旁識季處，若非寬仁大度能用人，君不見，芒碭之山，日日皆煙雲。《思猛士》：思猛士，乃公馬上酬其志。馬上得之馬上守，猛士不來爾何有。君不見，韓彭殂、黥布死，當時猛士皆若此，商山之老胡爲起。《四皓來》：四皓來，人臣私交胡可開。君王從諫如圓轉，期期之生亦能辨。良平素號腹心臣，直陳大義那不聞。雜霸之治何足云，君臣挾術，父子僞親，婦妾骨肉如路人。四皓來，尙不知，掉舌三寸只如斯，嗟嗟徒飽商山芝。

楊于庭《感述四首》二　沛公一亭長，將將眞英雄。丞相薦亡命，築壇拜元戎。陳平踈逖人，萬金恣不問。左右或讒平，至尊轉親近。雍齒最有郤，剖符先數公。千戶其子弟，四人無寸功。度與霄漢寬，明與日月並。煌煌漢家業，千古誰與競。宋祖惜使相，局量固云卑。屯膏復吝賞，重瞳空爾爲。俯仰興亡間，永爲末世規。

鄧原岳《歌風臺》　漢祖歌風只舊臺，雄圖零落委荒苔。百年父老思湯沐，此日樵蘇問劫灰。樊巷有碑秋草汲，沛宮無主野花開。眼前壯士今何處，寂寞長陵鳥雀哀。

謝廷諒《沛宮懷古》　五色雲移大澤中，斷蛇折券馭群雄。三章約法疏秦網，萬乘行歌入沛宮。草色盡隨宸駕綠，花英爭向御筵紅。深知安不忘危意，猛略還思渭水雄。

江源《過沛有感》　官舫重經舊沛豐，尋思劉項亦英雄。斬蛇戲馬今安在，剩水殘山感慨中。

董傳策《歌風臺》　歌風臺上風蕭蕭，歌風臺下江滔滔。漢主英聲滿人耳，大風之歌何氣驕。大行於我誠何加，湯武還非利天下。不圖王業圖霸基，四方今是誰人者。漢時不解今人語，今人猶語漢時臺。吁嗟猛士還安在，千秋長使韓席哀。

于愼思《過漢長陵》　漢祖長陵渭水濱，荒涼遺跡感行人。一抔尙抱千秋恨，三尺曾清萬里塵。瘦馬西風堪墮淚，殘雅落日重傷神。豪華事往山河在，惟見汀洲草木春。

湯顯祖《戚夫人》　寶劍決雲氣，零蔓亦何常。不見沛亭長，一朝爲漢皇。或從呂公女，今奏後宮倡。中有戚夫人，時時陪曲房。折腰步夭裊，翹袖頓飛揚。出塞復入塞，望歸心自傷。後宮齊高唱，哀響入雲翔。終日不能言，倚瑟涕何長。心知萬歲後，誰能憐趙王。千秋銅雀臺，婉戀爲分香。

支大綸《讀史十首・沛公》　火燼咸陽勢已傾，幷齊收趙更誰爭。可憐夜半陰陵道，無復鴻溝兄弟情。

傅山《莫舞（代漢高語）》　莫舞莫舞，劍光耀怒。客看舞歡，邦淚如雨。（一解）戲下之享，邦命如羊。伯也蔽之，奈何彼莊。邦還軍中，爭言伯功。伯功不在，在救我翁。（二解）羽暴如虎，置翁高俎。邦實不孝，分羹急語。（三解）伯也緩辭，羽乃信之。侯公說來，伯實存之。（四解）殺邦無君，烹翁無親。無君四海尙有人，無親天子安容身。（五解）今爲天子，奄有四海。承顏上壽，太上皇在。（六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罔極，尤伯之德。（七解）厥德何享，侯食射陽。壽翁顧伯，紀信莫當。德山報垤，但有心藏。（八解）再拜獻壽恩伯前，祈天願伯千萬年。同姓劉，更名纏，劉邪纏邪，帶礪綿邪，聊永言邪。（九解）

柴惟道《歌風臺》　遊子悲故鄉，萬乘心不易。孰謂常寡恩，後人徒論跡。大風思猛士，雄氣振九域。王道久已蕪，聲教殊古昔。豈無當時功，載誦詎千億。瞻彼姑蘇臺，嬛圮生荆棘。

胡敬辰《吊戚夫人》　上靈曲奏徒餘恨，洋川驛致祇成空。可憐絕世英雄主，氣短夫人和大風。　君王帶笑看終歲，何似相連百子池。牝星應不憐人彘，漫取雕房竹下絲。

顧炎武《漢三君詩》　父老苦秦法，願見除殘凶。三章布國門，企踵咸樂從。雖非三王仁，寬大亦與同。傳祚歷四百，令名垂無窮。

劉乾《徐州漢高帝廟》　漢高原廟枕沙岡，野老春耕古戰場。半夜大風吹赤燒，淮陰飢士夢貪狼。三奇席卷秦中將，萬竈兵圍垓下王。百二山河今具在，有人禱雨爲焚香。

黃鵬搏《銷印》　羣雄用武幾無地，逐鹿看收刺虎功。樹黨孤秦謀制楚，此時不是武關東。（石勒使人讀漢史，至勸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至留侯諫，曰：「賴有此耳。」由斯以觀勒之機警，過漢高一着。乃曰：「吾遇漢高，當北面事之。」何也？政以漢高之知人從諫，爲不可及耳。然勒之右侯其智略不下子房，言聽計從又不類項羽之勢，與漢高並驅中原，

實未知鹿死誰手也。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嗟乎，帝王之興也豈不以人哉。）

邵長蘅《徐州漢高廟歌》　沙丘車上腥鮑魚，咸陽宮中迷鹿馬。山東群盜如蝟毛，篝火狐鳴叢祠下。是時眞人起芒碭，百戰雌雄判劉項。此地曾經舊戰場，千年遺廟黃河旁。黃河南望戲馬臺，嗚呼項羽眞雄才。拉摧秦兵若枯荄，指揮王侯提嬰孩。彭城形勢亦壯哉，沐猴衣繡空見猜。土人伏臘走巫覡，不祀重瞳祀隆準。成敗論人自古然，眞使英雄氣悽咽。君不見風塵滎洞逐鹿時，高才捷足偶得之。嗚呼，高才捷足偶得之。

梁佩蘭《沛中》　黃河西出南徐路，馬首經過識沛中。一代帝王還故里，幾家雞犬入新豐。天垂芒碭雲疑在，山擁彭城氣已空。湯沐昔時諸父老，相逢誰爲述歌風。

張仁熙《新豐行》　烏江洒盡彭城淚，俎上太公眞兒戲。太公歸來愛故豐，兒呼天子都不記。漢天子，作新豐，豐中父老日忽忽。豐中有雞復有犬，犬吠雞鳴杯酒滿。君不見，殺布歸來血裹瘡，徒有魂魄思故鄉。

倪蛻《過漢高廟》　客踪落落過高廟，追憶沙丘秦始亡。赤帝不須堦尺土，丹書只與約三章。蛇從斬後皇圖建，雉失雄時國事荒。若使當時皆右袒，定應平勃誤君王。

呂履恒《戚夫人墓（西鄉）》　昔聞春臼歌，今見夫人墓。墓草低秋風，楚舞無人妬。

張漢《曹州之東戚夫人村與梁王彭越墓相距甚遥過而感賦》　女不幸以色升，競寵戮其身。人彘亦何慘，野雞太不仁。將不幸而成功，殺戮有陰刑。傷哉彭越醢，如其走狗烹。我游兩村上，黯焉悲其人。蕭蕭木葉落，清秋風雨聲。君不見，薄后無專寵，盤龍偶得徵。從子就封郡，大橫叶庚庚。炎火四百祀，龍種何繩繩。幸彼中原鹿，不爲呂氏羹。又不見，蕭規曹與隨，爲相際昇平，三分與五季，遠裔代爲興。（曹操曹參後蕭道成蕭何後）延祚卽無久，遠勝被醢人。我欲問青天，報施定何因。

方殿元《戚姬》　戚姬作楚舞，高皇爲楚歌。楚歌和楚舞，愴惻涕滂沱。英雄審大計，私恨常苦多。且盡今日歡，恩愛能幾何。

馬之龍《歌風臺》　劘通計果售，天下已三分。得志故鄉返，歡歌十日聞。高臺餘落木，古戍斷行雲。此際思歸客，臨風意緒紛。

趙棻《讀史雜咏三十首》一　五事能修自弭災，漫傳夏雪又冬雷。將歸莫擬琴三奏，飲至猶賒酒一杯。折檻朱雲無復恨，投荒寇準有餘哀。大風歌後英聲在，想望雲飛猛士來。

朱緒曾《漢高皇帝贊》　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蕭培元《漢高》　手提三尺劍，定鼎長安西。一傳至孝惠，呂后權倒持。人彘事何慘，不能庇一姬。諸呂封侯王，國祚幾暗移。幸賴平與勃，安定邦之基。有謀誅霸王，無策制悍妻。

朱庭珍《東平道中懷古雜咏》　背水功成戰骨枯，強燕一紙順風呼。如何北面師降虜，却負高陽舊酒徒。赤帝休誇大度名，當時附耳賴良平。將軍不拜眞王詔，相背安能拒蒯生。

尹藝《咏史・漢高祖》　大風颺起慶雲飛，逐鹿先憑一劍揮。蛇母空啼白帝子，鴻溝盡挫霸王威。不階尺土終成業，四海爲家始一歸。慷慨悲歌思猛士，朝中慘戮任宮闈。

張文瑞《讀史偶題》一　前有商山四皓，後有壺關三老。同是一言悟主，獨恨千秋不早。

李夏器《咏史》　英雄展大略，曲士守近軌。漢皇好慢罵，所罵豎儒耳。及見商山翁，目送心歡喜。

雜録

《蔡中郎集》卷一《獨斷》　皇帝皇王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承周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幷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亘之，因而不改也。

《古今注》卷上《輿服》　劒。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劒，長七尺。漢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劒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寶劒，捨舊劒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劒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劒，便謂此劒卽斬蛇之劒也。

《晉書・輿服志》　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爲之，間如

版，以竹爲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爲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救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又　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鈕，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又《五行志上》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劒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

《宋書・樂志一》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

《眞誥》卷一六《闡幽微》漢高祖爲南明公賓友。

《金樓子》卷一《興王》漢高祖名季，父名執嘉，母曰合始。入池中浴，見玉鷄銜赤珠，名曰玉英，吞之有孕。昔孔子夢三槐間，豐沛邦有赤蛇，化爲黃玉，上有文曰「卯金刀」字，此其瑞矣。帝美髭髯，隆準，容受直言，好謀多欲。平秦楚之難，撥亂反正。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聰。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從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定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文選・漢高祖〈歌〉》李善注「風起」，「雲飛」，以喻群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鎭之。

又李周翰注「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唐摭言》卷一〇《戡應不捷聲價益振》貞元中，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中華古今注》卷中《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但不縫而不開。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徵應一・漢高祖》引《小說》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此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於此。

孔平仲《珩璜新論》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蘇文忠公全集》卷六五《漢高祖封酈商侯》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轉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爲羹頡侯。高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轉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上或問：鄜生長揖而見高祖，王猛捫虱而談天下事，世之好大言者，矜其意氣，亦多有之。而高祖、桓溫未易以虛言動也。今高祖輟洗改容而禮鄜生，桓溫謂王猛江東無卿比，不知何所見而然？先生曰：英雄豪傑之士所言，皆切中當時利害，無一語不機警感動人，況作意欲聞其言者，豈得不喜？此非常情可擬議，唯識見過人者可想見其情。高祖泗上亭長耳，子房云：吾與他人言皆不曉，獨沛公能知之。此殆天授以此，推之眞不凡也。

又　先生云：高祖云不如子房、韓信、蕭何，其不如處便是能處。三子亦不知高祖之不如亦以爲能耳。

又　或問：高祖於睢水、滎陽、成皐、鴻門累墮危機，卒得脫者何？先生曰：高祖常處敗亡中，作活計，如善弈者，只於死處求生，羽一不勝，便至狼狽，以此可見。

《隸釋》卷二〇《漢高祖廟三碑》沛縣有漢高祖廟，廟前有三碑，後漢立。廟基以青石爲之，階陛尚存。

《南澗甲乙稿》卷一七《漢高祖戮丁公辨》王可以有私乎，何也？漢高祖之戮丁公而封雍齒，其無私乎？雖然，雍齒之封則美矣，丁公之戮，是欲欺

天下後世矣。或曰：帝之徇于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帝之窘于彭城，短兵將接而遽退，使後之臣無效丁公也，其戮則宜，何用見其不公？韓子曰：不然。高帝之危，有甚于鴻門者哉？前有范增，後有項莊，饗士欲戰，拔劒起舞，而高帝幾于不免矣。項伯者，羽之諸父也，因留侯以見帝，既爲之緩頰而使亞父之謀不用，又躬蔽其劒而使莊不得逞。然則使項王失天下者，果丁公乎？果項伯乎？彭城之奔，苟丁公聞兩賢之言而未退，則帝豈拱手而就禽者，其死生特未可知。非若鴻門之危，一舉衆而成敗之速也。畔臣有義之罪，孰爲重輕？帝之于伯，事未成則約之婚姻，天下既定，則封之列侯，而賜姓劉氏。于丁公，則藉口而殺之。帝王之道，固如是哉？或曰：若是，則丁公不誅可乎？曰：誅可也，而項伯反爲列侯，二人者，均宜死者。誅其一而謝其一，謂之曰無私，吾不信也。

《容齋三筆》卷九《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媼，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爲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煓。媼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云：母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云母溫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媼廟碑，亦云姓溫氏。則指媼爲溫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淳南集》卷二五《君事實辨》（存目）

《閑居叢稿》卷九《重修漢高祖原廟抄題疏》　伏以漢祖勃興，救生民於水火。神靈如在，垂祀典於古今。乃睠此邦，實爲原廟。丹青剝落，不堪上雨旁風；棟宇傾摧，未免左撐右拄。矧皇朝詔旨之屢降，必聖帝明王之是崇。欲議興修，須當徧叩。幸允千金之諾，同施一簣之功。復舊規模，鼎新輪奐。

《東里續集》卷二一《漢大風歌》　右漢高祖《大風歌》，大篆體。刻石在沛縣。沛有新舊二碑，舊碑已壞，此蓋近代重刻者。余得之於大理馬寺丞。

《弇州四部稿・宛委餘編九》　帝王之貌，【略】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鴻苞》卷九《英雄》　雖有神龍必乘風雲，雖有英雄必資時運。英雄得時，故重耳不以齊姜害霸，沛公不以秦子女妨帝。英雄失時，故孔明夭、文丞相敗。

《性理指歸》卷一八《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又　劉元城嘗與馬永卿論圍棋曰：其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棋，云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着耳。若低棋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跣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略】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棋。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爾。若低棋，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與良、平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又　朱子曰：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彊，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閒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又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翦暴秦，滅彊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與。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可乃服。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六十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之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略】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爲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耻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起自布

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蕭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琅邪代醉編》卷一〇《漢高手勅》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自爲人大事也。今定汝爲嗣。見殷芸《小說》，然其文不古。

《山樵暇語》卷三　漢高祖歌風臺前後題詠者多矣，無不推頌功德，獨宋張安道詩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葅醢，安用思他猛士爲。」蘊藉含蓄有餘味。本朝顧祿謹中，松江人，亦有詩曰：「龍阿一揮白蛇死，關中人迎赤帝子。荊卿歸詠擊筑歌，風雲改換秦山河。身後貽謀何太促，可惜韓彭俱受戮。却思猛士守四方，不知諸呂將爲王。」句亦豪放可誦。

《秕言》卷二《漢高祖讀書》　漢高祖云：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今人遂謂漢高不事讀書。按其勅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後知耳。以此故大不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不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以二勅觀之，漢高豈終不事詩書耶。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四《內篇》　甚矣，漢高之智也。斬丁公，使天下戒其爲臣，是天下咸爲所欺也。斬丁公，使後世予其爲君，是後世咸爲所欺也。

《疑耀》卷七《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爲后，母爲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趣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即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郤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爲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巵爲太上皇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嚮，太公之七年爲庶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說略》卷八　漢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媼曰：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蜀中廣記》卷二四《名勝記・川北道保寧府一》　譙周《三巴記》云：閬中有渝水賓，銳氣喜舞。漢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又　文緯書讖云：巴西郡治有彭池大澤。【略】《勝覽》云：彭池即今之南池也。【略】南池有漢高祖廟。杜詩：「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劍南詩稿》云：唐長慶中南池新亭碑，在漢高帝廟側。

《錦繡萬花谷續集》卷二五《類姓・劉》　御龍氏，陶唐氏之後，受封於劉。裔孫劉累，事夏后孔后，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伯子隰叔奔晉，爲士氏。孫士會適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又周大夫食采於劉，亦爲劉氏。康公、獻公其後也。士會之後，周末家於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生煓，字執嘉，生漢高祖。

《倉庚集》卷三四　漢高帝后呂氏，妬戚夫人。高帝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子邪。」乃召趙王持鴆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廁域中，名曰人彘。

《歲寒集》卷上《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論》　漢興，距孔子沒二百七十年間，王室淺弱，列國爭雄。尚刑名者知有申不害、韓非。尚從衡者知有蘇秦、張儀。尚任俠者知有闚相如、毛遂。尚變法者知有商鞅、李斯。尚戰陣者知有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流。未聞有知孔子之聖，尚仁義禮樂以興起焉者，而吾道因時晦塞，逮至呂秦，泯絕於天下矣。幸而魯諸生世相傳習其

說而遺風僅存。觀高帝始至魯，聞絃誦則不加兵，再過魯，祠孔子以太牢，以見吾夫子之聖，前王所未知，高帝獨知之。前世所未祠，高帝始祠之，而又祠以太牢，禮孰重焉。自時厥後，吾聖人之道日以明，教日以行，內而國學，外而郡邑學，莫不有廟，位號日隆，天下通祀之。雖後之英君，誼辟崇儒重道，以隆治教之所致，亦肇端過魯之一祠也。吁！唯聖人能知聖人。然則高帝雖不學，其知之所及，亦大矣哉。

《歐餘漫錄》卷一《漢高帝二事》　成皋之役，羽以烹翁示帝，帝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夫父子之情人皆有之，帝之是言得非以生我者爲戲耶？竊意當時之事勢，帝必有以籌之熟也。彼項王爲人喑啞叱咤，若以危辭激，則怒益深，即或以卑辭求，則氣益橫，惟詭爲不顧之語，始足以駭羽聽聞，懈羽心志，而翁之鼎鑊無虞，此帝之巧於中羽也。卒之羽墮術中，而父子之情以全，則其命辭雖若未當，而一時之行權固不當如是乎哉。

《廣陽雜記》卷二　考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關中勝蹟圖志》卷七《古蹟・祠宇》　漢高祖廟，《通志》：一在興平縣東南二十里樊噲城北，一在縣西南三十里龍過村。

又卷二二《古蹟・祠宇》　漢高祖廟在南鄭縣南漢水濱。《一統志》：相傳高祖遊憩於此，後人立廟祀之。

又卷二八《古蹟・祠宇》　漢高祖廟，《一統志》有二：一在興安州南三里，一在洵陽縣西。《太平寰宇記》：洵陽縣南山下有漢高祖廟。《洵陽志》：廟在縣西二十里，其側有泉。遺址尚存。

《杞縣志》卷五《建置志》　漢高祖廟在玉帳，始建無考。邑人蘇爾翼等募工重新。

項羽

論述

綜論

《嘉祐集》卷三《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譬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還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蹶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

《蓮峯集》卷七《項羽論》　古之英雄，其力之強未有若項羽者。其敗之亟，亦未有若羽之亟者。此其故何也？嘗讀史見楚漢轉戰以必爭成皐也，不然羽之亡不至若是亟也。沛公長者，天下之所歸，羽暴害殘賊，故天下去之速。且當是時，齊魏燕趙九江已盡入漢，羽孤立無與爲助，而又輕用其鋒，使漢得乘其弊，是數者，羽所亟敗而豈在成皐之得失哉？雖然，羽之勢固必亡，然漢之君臣論戰皆無足當羽者，使羽衰百鬬之銳，亦足與曠歲相劫，而豈遽至於遁哉？夫人必有羸疾，之久筋力精氣悉已耗散，一旦赫然就盡，此無足怪者。至於雄勇健特之人，衝擊水火，冒犯風雷而不少衰，而亦卒然不救，此必其有所重傷亟困，以至於此也。嗚呼！羽之強亦必其形勢有所大去，故其敗若此速也。且楚漢百戰之場，實當中原八達之地，使其無有要害巖險爲之阨塞，則楚漢之成敗，將決於一日之間，而又何俟夫百戰哉！夫惟當時之勢，楚東而漢西，而成皐以天下之險，介其兩間以限二國之衝，彼此皆不能以踰焉，故相持而不決者數歲。使其不然，則高祖可以長驅於楚之彭城，羽亦可以直擣漢之關中，而又何難哉？始羽東擊齊，成皐不可守，故漢得以劫五諸侯兵，直指彭城，據羽之巢穴，幸其兵敗，故引而西。羽亦知天下之勢在此而不可緩也，故百戰京索滎陽間而必取之，既得而使樅公守之，漢亦力破而必據之，及漢敗於廣武，而成皐復歸羽，羽又使司馬咎守之，戒勿與漢戰，俾漢無得東。是時漢已失據，欲退保鞏洛。會聽酈生計，故復留，遂盡銳誘司馬咎而破之，成皐始復入於漢，而羽明年遂亡。此其理豈不昭然甚明也哉？今夫猛虎負嵎咆哮而淩厲，雖使萬夫荷戈而不可向，及其失勢奔走平地，則匹夫設穽取之，如殺狐兔無異也。向使羽得成皐出入乎其間，以衝漢之腹心，漢將爲羽衝軼之不暇，而能窘羽哉？惟其形勢一決，使漢得通兵於東追羽固陵，韓、彭、英布四面以至，當是時，羽欲不亡得乎？故夫兵家之要，必求重地以爲門鍵出入往來之孔道，而重扼之以制敵之命，不然，則反爲敵制。漢之成皐，光武之河內，唐之潼關，皆當時所謂孔道者也。漢惟得成皐而楚亡，光武得河內故河北遂定，唐惟一失潼關，祿山得以西，唐社幾不血食。然則兵家孔道之所在，其可不謹之歟！

《佩玉齋類稿》卷九《項羽論》　天下有可乘之勢，適因其勢而乘之，天下可襲而取。故善取天下者乘其勢，非乘其勢，乘其機也。蓋後世之所恃以取天下者，惟氣與力耳。苟即其力強氣盛之際，一舉而掩收其功，則其事在我，而況乎我與機適會，人未及動而我先之，時未及過而我遇之，沛然其孰能禦哉！論至於此，吾未嘗不惜夫項羽之智有不及乎此也。彼其合諸侯之師，擁數萬之衆，非無其力，以厥起之銳而加以屢勝之鋒，非無其機，然而大事已集而復毀，天位可致而仍失者，何哉？論者皆曰：忍而吝賞也，虐而多殺也，不仁而無義也，剛愎而輕用其鋒也。是豈足以盡其不得天下之失乎？論者又曰：斬宋義也，疑范增也，不殺沛公也，是亦不足以盡其不得天下之失也。蓋羽之不得天下，則以其有可乘之勢，不能因其勢而乘之耳。當其力方強，氣方盛，秦軍既阬，函谷既入，子嬰既降，而咸陽之未屠也，於是乎建大號，登大寶，號令諸侯，自立爲天子，天下其誰敢拒之，天下雖間有未定，吾得以天子之名臨之矣。惜乎！有可乘之勢不能因而乘之也。羽之心，蓋以爲拔山之力，蓋世之氣，可以常恃而久存，海內之亂未艾，則天下終吾之有，遲遲而取固無害，而不知氣窮則竭，力窮則衰，而亂極則思定，於亂極思定之際爲之，吾之氣與力不足用矣。惟羽一失其機，而沛公遂得以因其勢而奄有焉。使天下後世皆得成敗立論，不亦惜乎！方羽之燒阿房，收寶貨，略婦女而東也，韓生蓋嘗說之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此蓋勸其即眞之說也。羽能聽之以正天子之名，而建萬世之業，則所處者尊，所據者固，沛公可得而奪之乎？顧乃懷思東歸，不用其計，已而氣衰力竭，天下非其有，則曰：此天亡我。嗚呼！此豈天亡羽哉？故夫取天下者，貴乎因其勢而乘之，不使其氣衰力竭，而機不可爲也。光武太宗蓋能知之，是以不待天下之定而己自立，遂不爲人之所先，而莫大之利，及於後世。雖然，此爲豪傑進取之說耳。若夫聖人之興王也則不然，彼其百年而後興者，非可與是同日語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四七《人品辨得志統三・歷代君臣》　始皇雖猛烈，其氣象規模自是彼時一大英雄，非項籍可望見。項籍不似人君，以故不免其身。始皇則英主。要皆天借以爲漢敺民也者。

又卷四八《人品辨得志統四・歷代君臣》　項羽之亡在於坑秦卒，燒咸陽，宰割不均，失天下心。又以弒義帝負大逆之名，故諸侯人人叛之。高帝

乃謂「其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亡」。不知用增亦亡。增教羽不過欲其殺沛公，未嘗教其布德行仁。方坑秦卒，燒秦宮室，宰割天下，時未聞增一言以規之。如此即用增而得天下，其能久存？

又　人貴有大節，如項羽小節多可觀，大節反略焉，故無以系天下之望。漢高過人，乃在大節。

《處實堂續集》卷六《項羽論》　說者以項羽不得天下，在不用鴻門舉玦之計。予以爲沛公可死，則伏弩中胷之時足以死。沛公此而不死，雖十項莊無益也。然則羽之所以不得天下者，何在？在帝楚懷王耳。夫項氏世爲楚將，其與張氏五世相韓，義一也。子房之報韓者，意在存韓祀，則羽之報楚亦存楚祀，足矣。必欲以虛名尊之，則龍戰之秋，豈能勳乘其號令，此而違之，人且得而指摘我矣。是故宋義之戮，正得破秦先着而先已負不韙之名。及章邯既降，秦鹿既得，羽之材力功伐，以德輔之，自足以繼秦有天下。且羽嘗謂其可取而代矣。當是時，子嬰不必殺，咸陽不必焚也。身居秦皇之故宮，羅諸侯而議之，裂寰宇而胙之土，其大小遠近崇卑，稱其功而平施之，若懷王者亦以數百里之地王之故土，而使延楚之祀，若商之孫子臣服於周，然則羽固天子也，群雄皆諸侯也。名義已定，而有狡焉啓彊者，若田榮，若陳餘，若黥布，彭越，是以諸侯而叛天子也，以羽之材力功伐而復制之，以天子之權，其誰敢不服。顧身與群雄比肩爲諸侯，而虛尊懷王，既曰義帝，則天子矣，從而殺之，是弑也，是犯分而傷義也，故漢得以弑君之罪罪羽，而號召諸侯以伐諸侯，然則烏江之役，其誰爲之哉？或曰：以楚之好殺，當漢之寬仁，其興亡大致已較然，將不在懷王之帝不帝也。獨不曰秦以暴興乎，第令羽王懷王而自帝，即不得如三代之長，亦可苟定一時襲秦之轍，不至於八年而遂滅也。太史公作《史記》不令與陳涉同列世家，而以紀繼秦後居漢先，亦以其有帝天下之勢也，此信史也。范增知不立楚後其勢不長，而不知楚後之立不必以帝，乃身與羽北面懷王，而尙曰天下大定。語云「定於一」，豈有與人比肩爲諸侯，而可謂大定者？

來斯行《槎庵燕語》　項羽之刎烏江，虞姬教之也。呂后之睨神器，高祖教之也。

《水田居文錄》卷一《項羽論（一）》　韓信謂漢高帝曰：「項王爲人，喑嘔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君子曰：「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韓信已觀其深矣。」夫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似非可同情而論也。匹夫之勇，其失天下易見，而婦人之仁，其失天下也難知。然惟其爲匹夫之勇，是以成其婦人之仁。何也？凡人之情，易怒者必易悲，而悻悻然有一朝之忿者，及其大事當前，反循循然優柔而不能斷，此無他故，患在不忍焉爾。古之人有大不忍而稱勇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有大不忍而稱仁者，救民於水火是也。夫惟聖人能以大不忍之心，行大不忍之事。自非聖人，凡有大不忍之心者，必有大忍之力以濟之，所謂大忍之力者，非以忍吾之所忍，蓋將以不忍吾之所不忍也。白刃加於頸，見流矢則忍之，非忍流矢也，爲其所不忍者有甚於流矢者也。蝮蛇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忍於手足也，爲其所不忍者有大於手足者也。古之豪傑英雄，所以深沈凝固以成天下事於一旦者，不過能忍而已。而匹夫婦人不然，不忍於事，則傷於勇，傷於勇，則其所爲勇者，不過喑嘔叱咤而已矣。不忍於情，則傷於仁，傷於仁，則其所爲仁者，不過言語嘔嘔與人涕泣分飲食而已矣。何則？其所不忍者小也，所不忍者既小，則其所忍者必大，至於所忍者大，而其敗有不可勝言者矣。須臾之辱不能忍，而於終身之媿恥則將忍之，一戰之敗不能忍，而於社稷之傾覆則將忍之，一人之怨不能忍，而於黔首之塗炭則將忍之，亦惡在其爲不忍哉。項羽憤田榮之反齊，欲以全力殲齊，使漢王得以乘閒定三秦，據敖倉，取滎陽而不顧也。憤黥布之反九江，自留下邑攻而破之，使漢王得以乘閒收散卒據成皐而不顧也。不忍小怨而忍大讎，此其所以爲匹夫之勇也。項羽夜阬秦兵二十萬人，屠咸陽，火三月不絕。及漢王身在掌握者數矣，憐而不殺。忍於降卒而不忍於仇敵，忍於二十萬人而不忍於一人，此其所以爲婦人之仁也。身敗名滅，爲後世笑，豈不宜哉。昔者勾踐能忍會稽之恥，身執槃匜，妻執箕箒，凡二十年。而漢高帝亦能忍滎陽、成皐之敗，堅壁持久以老楚師。然而行成之請，夫差不忍殺勾踐，而勾踐忍之於姑蘇。鴻門之會，項羽不忍殺高帝，而高帝忍之於垓下。劉項成敗之機，固於忍不忍之間決之矣。

《讀書質疑・項羽之誤》　項羽鴻門不殺沛公，一誤也。及軍廣武，置太公俎上欲烹之，聞沛公分羹之言而止，是再誤也。漢所以勝楚者，以羽殺義帝，負弑君之名，向使羽殺太公，以一杯羹餉漢，則劉季弑父之罪上通于

天，尙能爲天下主乎？且太公與義帝孰親，羽不難身弑義帝，于太公何有？縱沛公爲天下者不顧家，而羽爲天下反顧譸乎。二事皆賴項伯以免，伯乃漢之功臣楚之國賊也。太公呂后棄置軍中，孝惠魯元推著車下，天下豈有無父無妻子之人主哉，忍哉季也。

《蓬莊詩集》卷一《義帝塚（在彬州）》　吾觀鴻門宴，項王非忍人。殺譬尙不決，何以弑逆稱。危哉廣武間，太公俎上陳。父子恩且絕，君臣義寧論。漢高多詭譎，楚罪知非眞。時無董狐筆，直道誰其伸。

《師荔扉先生詩集》卷二八《詠史詩說》　覇王可以得天下而失之以閨，孟德終于有天下而持之以姦。【略】皆古所未有者。

《漁談》卷一三　項王氣吞嶽瀆，能忍心於咸陽之火，而垓下悲歌，不能禁虞姬之繾綣。漢高豁達大度，能決意於杯羹之分，而四皓既至，不能止戚氏之欷歔。蘇子卿嚙雪吞氈，猶與胡婦生子。胡淡庵十年浮海，猶注意梨渦。尤物移人，雖大知大賢不能免。朱子云「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拙齋集》卷三《項籍論上》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是故用兵之要，首以安輯爲先。當秦之亂，煩苛暴橫已非一日，重以二世之昏淫，趙高之專恣，于是法益峻，令益繁，紀綱弛廢，賄賂公行，上下相奸以轉相侵奪，彼視其民不啻如秦越人之不相關而已，直草芥賤之而寇敵仇之。當是時，民心之愁怨極矣。是以陳涉奮臂一呼，而天下響應，何者？望其去盜而安民也。項羽本以義兵應涉，將以誅暴亂，除殘賊，而乃所至，屠戮賊殺無辜，毀人之居，發人之塚，掠人之財，收人之子女玉帛，欲誅暴而先自爲暴，欲除殘而先自爲殘，是亦盜而已矣，其敗也宜哉。是故王者之用兵也，以仁救，以義戰。何謂仁？本其惻然哀憐赤子之心，而嚴其紀律飭其將士，凡軍之所至，無妄殺，無焚掠，無淫暴，犯令者必誅，使夫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兵滿天下而天下不知有兵，此以仁救也。何謂義？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誅一人而千萬人震者誅之，殺一人而千萬人悅者殺之，誅之必以道，殺之必以名，故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此以義戰也。夫能以仁救，以義戰，則雖滅國五十，屠城三百，而天下不以爲暴，何則？其取殘定亂之心有以見信于天下，而天下共諒其不得已也。或曰：滅國屠城則百姓並受其毒矣，而又何以爲王者之師乎？曰：不然。滅國者，滅其助虐者也，屠城者，屠其從暴者也，誅其官吏，殲其軍士，雖已降而不赦，無首從皆受戮焉，故曰滅曰屠，非謂盡城邑之民而戮之也。或曰：兵之所加猛于烈火，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又何以辨其爲民爲賊而誅之赦之乎？曰：凡不得已而屠滅者，宜懸之令曰：投戈閉戶者皆爲良民，擅殺者有誅，則無玉石不分之患矣。此用兵之要，得天下之本也。彼項羽，何足以知此。

又《項籍論下》　《六韜》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是故得人者，得天下之本也。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夫惟英雄之主爲能攬英雄之心，使之奔走鼓舞，樂爲我用，然後可以所向而有功。攬之之術奈何？曰：多其途以來之，優其禮以接之，精其識以辨之，因其器以使之，推其誠以委之，重爵賞以要之，操紀綱以肅之。何也？當草昧之初，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自非寬其途使來者多，則不可以有所擇，故或因類以求展轉咨訪，或聽其上書自炫，或聽其投牒自試，至其地必訪其地之才，服其民必求其民之望，所謂多其途以來之也。既來之矣，豪傑之士以禮貌疎而去者有之，故古之人有郊迎之盛典，有擁篲之高風，或長跽而問計，或握手而定謀，所謂優其禮以接之也。既接之矣，然人之心術有邪正，才器有大小，皆不可以無辨。莊子有九徵，太公有八徵，《太白陰經》有四術，觀人之法莫備于此，豈惟選將然哉？所謂精其識以辨之也。辨之精乃可因其器以使之，或任之以腹心，或任之以爪牙，或任之以謀議，以及天文地利通糧奮威方術法筭無不畢効，蓋至于九九不遺，期期無廢，則可謂盡時人之器矣。使之當又必推其誠以委之，任人不專，信士不篤，則疑貳生，疑貳之心生，則讒間由之而入，故得其人則寬以文法，假以事權，去讒去間，如昭烈之拒關張，苻堅之斬樊世，而後功可立，事可成矣。所謂要之以爵賞者，又何也？爵賞者奔走天下之具，故《三畧》曰：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又曰：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此吝惜名位者所以致敗也。所謂操紀綱以肅之者，又何也？紀綱者，整齊羣下之具，尊尊卑卑大大小小各不相奸，名實不得淆，功過不得混，賄賂不得行，黨私不得作，則官稱其職，職當其功矣。惜乎！項籍之未之聞也。彼所任者亞夫、鍾離昧之屬不過數輩，又皆項梁舊人，則其途塞；喑啞叱咤千人自廢，則其禮衰；不知范增之忠而常見疎斥，不知項伯之奸而處之腹心，則其識昧；不能任屬賢將，棄

陳平韓信以資敵國，則無器使之能；意忌信讒，則無推誠之道；人有功當封者印刓敝忍不能予，則無爵賞之勸；所親愛者王之，所疎遠者廢之，則無綱紀之施，宜乎英雄之徒掉臂而去也。英雄掉臂而去，雖欲不亡，又可得乎？

《松桂讀書堂集》卷四《讀史》　項王謂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鍾伯敬批云，「則」字妙在接得不甚順，是覇王聲口。此非項王不通文理，伯敬不通文理也。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西楚覇王》　余讀《項羽本紀》，見其英武剛烈，未嘗不欽仰焉。宴鴻門而不殺漢王，約鴻溝而解歸太公，此二事非漢高所及也。惜其弒義帝而予漢以取天下之名，則漢之所以得天下者，豈非楚有以資之歟。然楚未必有殺義帝之事，或漢遣刺客爲之，加楚以逆名，而故聲其罪也。東城之敗，何難渡江以圖再舉，即「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一言，知項王雖剛戾，要未嘗無仁者之心也。彼其引天自悼，而史氏議之毋乃過乎。夫使當時天下爲楚得，史氏著論又不知當何如矣。余嘗謂項王眞天亡耳，豈用兵之罪哉。然不得不咎歸夫項伯也。

《史弋》卷上《項羽》　善取天下者，先審其勢。項羽起隴畝之中，將諸侯以滅秦，政由羽出，分封天下，號爲覇王，可不謂雄矣哉。然不都關中，而都彭城，其勢失矣。夫以羽而都關中，亦易易耳。顧棄以與三秦，卒爲漢有，噫，羽既不能審其勢，雖得百范增，又曷益乎。

《牛鷹文稿》卷一《項羽論》　當秦之末，陳勝吳廣之徒一呼而成瓦解之勢，有豪傑者因勢而席捲之，舉秦易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奈何楚可代秦而反自棄，以成漢耶？羽之失天下也，始于鋭攻趙而不速入關，終于分封諸國而不崇攻漢。與秦爭趙而不與漢爭秦，不與諸國攻漢而舍漢以爭諸國，故在秦，則楚若代漢資其驅除，而在楚，則諸國每先漢受其敵而反遮蔽乎漢，漢弱于楚，然得優悠蓄養于蜀而還定三秦，休息于成皐京索間而圖諸國者，皆羽不知自謀而置漢于度外也。迨諸國破滅，而楚亦隨之矣。使羽入關不燒秦宮室而都關中，以蜀分王三秦將，而以楚封懷王，令腹心大臣左右之俾齊趙韓魏諸君各復其國，而舉豐沛數郡以王沛公，與諸國錯處，則犬牙之勢成，羽雖未能卽兼天下，于以制漢有餘也。漢爲羽之所制，則諸國皆羽所樹，必德羽而憚之，無有與羽爭天下者。乃羽不知務此，舍關中而王彭城，則非其地。以三降將距塞漢王，則非其人。尊立義帝而旋弒之，使罪我者得藉以爲口舌。吝尺寸之地不與田榮、陳餘，致諸國卒不得定。而齊趙代梁蜂起爲難，而羽亦奔疲角逐而不得安。漢遂因以收漁人之利矣。不然，羽當紛紜擾攘進退失據之時，猶能敗漢于彭城，敗漢于滎陽，及其卒也，又敗漢于成皐，使羽不自多其敵而得一意以辦漢，吾恐漢王欲求立錐之地而不可得也，又安能還定三秦，而部五諸侯兵以伐楚哉？嗟夫！楚可代秦而反自棄以成漢，則漢之覆秦滅楚剪諸國以成帝業者，不可謂非天也。雖然，覘國莫如覘主，淮陰登壇先及項王之爲人，則羽已在其掌握中矣，豈必垓下乃授首哉。要之，羽非信不擒，漢卒負信，漢眞寡恩哉。

分論

《垓下歌》　《楚詞後語》卷一《垓下帳中之歌》：《垓下帳中歌》者，西楚覇王項羽之所作也。漢王大會諸侯以伐楚，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羽廼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漢追及之，羽遂自剄。羽固楚人，而其詞忼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是以著之。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爲強不義者之深戒云。《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五《藝苑卮言二》：《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爲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徐禎卿《談藝錄》：朦朧萌坼，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韻頗累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僞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閑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于《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于草率。命詞慷慨，幷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詩藪・內編》卷三《古體下・七言》：項王不喜讀書，而《垓下》一歌，語絕悲壯。「虞兮」自是本色。屈子孤吟澤畔，尙托寄美人公子，羽模寫實情實事，何用爲嫌。《古詩解》卷四《漢歌謠辭上》尾評：項羽以一匹夫，誅滅強秦，橫行天下，身爲覇王，可謂氣蓋一

世矣。而垓下之圍，欷歔泣下，至駿馬不行，愛姬不保，情詞悽絕，英雄之氣頓盡。與《大風歌》并觀，興衰之象，奚啻千里。《漢詩音註》卷二：雄沈悱惻，與高帝《大風歌》相當。世儒以成敗論人，而太史公獨尊爲《本紀》，冠漢上，千古具眼人也。項王此歌兼高、武之妙，深于漢者當自知之。《古歡堂集》卷一八《雜著》：茂秦曰：「《塵史》云：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栢梁篇》祖之。」劉存以「交交黃鳥止于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誤矣。《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亦非也。蓋始於《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騷，但以參差間之，而觀者弗詳焉。又卷一九《雜著》：盧德水《尊水園詩集》【略】《夕且偶吟》云：「雕章繪句費精神，脫手從無半字眞。《垓下》、《大風》冲口出，始知劉、項是詞人。」又卷二一《雜著》：《大風歌》格高出於劉，《垓下歌》韻古出於項。以唐太宗而學庾信爲文，陶淵明之賦《閒情》，宋廣平之賦《梅花》，此著作之奇也。郎廷槐《師友詩傳錄》：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於流離，《白頭》吟於閨闥，其他可以類推矣。《黃孀餘話》卷一《項羽》：項羽喑嗚叱咤，一絕世豪傑男子，于文義應非所解。唐章蟾嘲李瑒詩云：「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料應學得虞姬婿，書字才能記姓名。」調侃希仁，卻借項羽作口實。然讀羽《垓下》一歌，音節悲壯，正使後世饒詩情者爲之未許能爾。又唐傳奕考覈《道德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見幸者，人知有虞耳。庸詎知淺斟低唱外，乃復有耽嗜玄虛、整理鉛槧。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傳記

《史記・項羽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蕲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並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

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雎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比(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並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

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劒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劒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不恐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

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壁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郴。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弃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並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並王三齊。榮與彭城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並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並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並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繫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

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市。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皐。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

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並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漢書・陳勝項籍傳》（存目）

藝文

孟郊《和令狐侍郎郭郎中題項羽廟》 碧草淩古廟，清塵鎖秋窻。當時獨宰割，猛志誰能降。鼓氣雷作敵，劒光電爲雙。新悲徒自起，舊恨空浮江。

無名氏《項王歌》 無復拔山力，誰論蓋世才。欲知漢騎滿，但聽楚歌哀。悲看騅馬去，泣望艤舟來。

杜牧《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釋靈一《項王廟》 緬想咸陽事可嗟，楚歌哀怨思無涯。八千子弟歸何處，萬里鴻溝屬漢家。弓指近前爭日月，血流垓下定龍蛇。拔山力盡烏江水，今古悠悠空浪花。

胡曾《咏史·烏江》 爭帝圖王勢已傾，八千兵散楚歌聲。烏江不是無船渡，耻向東吳再起兵。

又《鴻溝》 虎倦龍疲白刃秋，兩分天下指鴻溝。項王不覺英雄挫，欲向彭門醉玉樓。

又《垓下》 投山力盡霸圖隳，倚劒空歌不逝騅。明月滿宮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

于季子《詠項羽》 北伐雖全趙，東歸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

竇常《項亭懷古》 力取誠多難，天亡路亦窮。有心裁帳下，無面到江東。命阨留騅處，年銷逐鹿中。漢家神器在，須廢拔山功。

張旭《題烏江項羽廟》 鹿走中原兩虎爭，拔山力盡恨難平。從來天下歸仁義，豈是江東少甲兵。千古有人悲慷慨，九州無地葬奇英。也知成敗皆天定，莫恨當年失范增。

陳汝璵《彭城感項籍》 莫訝彭城伯業癡，關中九鼎幾經移。長江不解興亡意，徹夜寒流咽楚悲。

程誥《烏江廟》 江東無面見，遺廟背沙浦。過客奠壺漿，居人賽簫鼓。國讐悲至今，霸圖恨終古。已廢拔山功，君王本力取。

李壁《詠史·項羽》 過人才氣更重瞳，慣與神騅立戰功。三戶亡秦知氣數，諸侯朝楚屬英雄。口忠亞父頭空白，扶義懷王血尚紅。俛仰君臣多愧色，豈唯無面見江東。

莫如忠《項王祠題烏江驛壁》 周網解以頹，力政橫四海。逐鹿走群雄，風雲倏然會。楚跡奮彭城，漢圖曜豐沛。雌雄互相持，兩大寧俱在。師貞先伐謀，道否行開泰。追兵集崇朝，蓋世資何賴。轉戰七十餘，一蹶俄奔駭。誰爲艤舟人，豈悟田畝紿。匪騅疲自今，當塗失其轡。激楚揚哀音，捐此情欣愛。縷血汙江流，吞聲振巖籟。廟貌委丘墟，乾坤有遺慨。惜哉鴻門猷，君王志何忕。格猛踵不旋，操鉛斷寧再。端令千載間，紛紛議成敗。

汪應軫《項羽城》 拔山力盡霸功休，立馬烏江恥渡舟。斗碎不知謀士憤，劒歌空對美人愁。楚遺三戶能亡國，魯守孤城不事讐。戰骨已枯惟故壘，野烟寒雨荻花秋。

彭輅《項羽墓》 漢室一抔土，空傳項籍名。幾年成虎踞，此地罷龍爭。春至多虞草，鵑啼半楚聲。長陵今塹谷，山月夜同明。

李先芳《烏江懷古》 楚調一聲起，雄圖百戰衰。帳中別酒盡，劒下美人悲。野廟頹江渚，空山泣子規。尚餘千古恨，霸上夜歸時。

謝肇淛《垓下行》 愁雲黯黯連平楚，暮烏啼霜月欲曙。漢軍四面楚歌聲，美人帳中泪如雨。君王慷慨起悲歌，逐鹿雄心竟若何。百年意氣一朝盡，蓋世英雄空逝波。烏江沉沉風凄切，寶劒寒星光欲裂。千里烏騅不肯行，八尺重瞳化成血。西望咸陽火尚紅，羞將面目向江東。却憐亞父無奇計，日夜徒思殺沛公。

田藝蘅《烏江》 亞父筵中策，虞姬帳下歌。天亡非戰罪，如此大江何。

劉乾《烏江項王廟》 迴首彭城已覆都，美人駿馬總成虛。江流不盡英雄氣，亭長能知霸王圖。范老乞骸眞失臂，韓生烹鼎太無謀。勢窮自刎天亡楚，百萬坑秦天忍乎。

陳栢《垓下歌》 萬人敵兮所至靡，天欲亡兮騅且死。美人帳前獨放歌，烏江渡兮將柰何。

王圻《項羽廟詩》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一十八里。市人失火，延及斯廟。有人作詩曰：嬴秦久已酷斯民，羽入關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楊于庭《過彭城弔項羽》 羸季駭鹿走，楚人競龍戰。彭城執牛耳，強霸割寓縣。戲下奮虓怒，鴻門豈驩讌。赤帝黜巴蜀，共主殞江甸。叱咤轟如雷，重瞳攝如電。東殲及鷄犬，西禽無組練。睢水爲不流，侯王盡北面。太公伏高俎，劉氏纔若綫。螫毒小可忽，虎視人命賤。長圍一夜合，坐聽楚歌變。刎頭付他人，愛姬血交濺。駿騎嘶故騅，歌梁想遺囀。拊膺泣亞父，掩面羞相見。伯圖既灰燼，炎業亦改眄。荒池蔓秋草，故屋巢春燕。興亡不可問，黄河爲悲咽。

吳稼竳《潰圍歌》 垓下疾風捲如海，帳中燭影銷光彩。四面軍聲變楚歌，八千壯士還能在。駿馬噴芻嘶不休，虞兮綰定雙蛾愁。左右凄涼少生氣，纔一仰視涕泗流。大王叱咤股盡慄，連騎奔騰出荒郊。鬼哭天陰陰大半，大半猶爲漢家卒。

陳履吉《過項王故閭》 山河力盡已吞聲，父老猶傳蓋世名。一片白雲眠故壘，幾家茆屋傍新城。夜長明月侵人骨，雪後西風急雁程。過客不須傷往事，英雄今已老儒生。

鄒維璉《烏江過項王廟》 百戰英雄骨久湮，霸圖猶廟大江濱。斷蛇帝子天原授，逐鹿諸侯楚實臣。事去九江來助漢，時窮三戶枉亡秦。江風烈烈喑嗚象，似爲重瞳抱夙嗔。

周拱辰《項王哭》 昔有秀才落第，經項王廟，登牀大哭，王亦淚落。凄然同病之喟，作《項王哭》。 重瞳之子鞭騅立，劒劃長天分兩壁。崢嶸玉斗眞龍趁，大王意氣陰陵盡。赤手撼天天爲黑，小兒生挫排山力。千年恨血碧成石，秋菊春蘭招不得。落第秀才眞腐豎，直將一第等天子。自言搖筆驚赤帝，自言飛藻吞羣鼠。有才無命古來爾，英雄心事眞寒齒。銀蝸滿壁苦語澀，陰陵恨血重吹起。秀才亦哭王亦哭，淚滴袍花聲簌簌。愁雲迷濛黯欲沈，漆炬酸風翦古魂。持將一點楚王淚，彈向書帷弔苦吟。

高珩《項羽》 天亡誠有據，人事豈難知。父老傷心地，英雄掉臂時。太公生不惡，義帝死無詞。石勒如相值，參差兩可兒。

張煌言《鴻門歌》 項王怒，漢王畏，鴻門宴罷鴻溝潰。漢人喜，楚人恚，玉玦謀空玉斗碎。重瞳隆準兩英雄，天意有興必有廢。成豈噲也一彘肩，敗或亞父疽在背。不殺沛公豈云誤，此事却有霸王度。當時長者號漢王，俎上老翁不相顧。既無父子況君臣，三軍縞素爲何人。

徐倬《項王祠》 遺廟衣冠尚儼然，當時父老定相憐。空彈玉帳美人淚，不上烏江亭長船。半夜馬嘶荒澤裏，八千人散大風前。居民遙指虞兮墓，秋草嫣紅血淚鮮。 莫問鴻溝事若何，獨留祠宇枕黄河。故鄉香火情何限，三戶英雄氣已多。零落繡衣生土薤，敬斜駿馬絡藤蘿。到今吞岸濤聲吐，嗚咽如聞垓下歌。

朱彝尊《烏江謁西楚霸王廟》 山前松柏憤王宮，遺恨當年尚不窮。忽見諸軍盡垓下，愁聽父老說江東。美人罷舞餘春草，駿馬悲鳴自朔風。萬歲來游還此地，千秋霸業有誰同。

劉廷璣《項羽不渡烏江》 百戰成烏有，英雄重慘悽。此江如再渡，翻覺負虞子。

陳勳《詠史五首》四 半夜悲歌力拔山，美人帳下泣潺湲。須臾楚國雄圖書，猶自徘徊怨玉顔。

曹貞吉《下相懷古》 黄河東注項王城，慘淡風雲指顧生。草草鴻溝盟楚漢，匆匆戲下失韓彭。艱難亞父縱横策，辛苦勾吳子弟兵。遺恨九原六州鐵，不留神武鎮咸京。 旗懸卿子冠軍頭，誰道荆人似沐猴。救趙已收三鼎子，入關新劫五諸侯。乘時江左英雄色，落日陰陵感慨秋。亭長艤舟堪共濟，中原何必盡歸劉。

王心敬《過鴻門》 奮起江東秦頓亡，拔山蓋世自堂皇。入關不變三章約，却把金湯讓漢王。

黄之雋《垓下歌》 夕陽黯黯江邊落，鐵騎三重圍繡幕。風吹楚歌中夜生，貞魂一縷隨秋柝。君王努力霸東方，尚有神騅戰幾場。皇天苦欲鉏豪桀，慟哭泉臺訴項梁。古來鹿逐浩無主，蛇既横分雉翔舞。炎炎赤燄有時灰，烏江秋水蛟龍怒。

梁文濂《項王故里》 最愛重瞳身到死，猶慚父老王江東。霸圖天遣不得遂，亦復何礙眞英雄。中原已屬赤帝子，本紀仍書太史公。我來宿遷城郭近，小住半餉求遺蹤。一川黄浪鼓落日，幾樹白楊鳴悲風。道傍指點居遊處，千載漠漠苔花封。

呂履恒《垓下（鹿邑）》 萬古黄雲色，風吹楚塞塵。重瞳遺國士，一劒謝佳人。兄弟情存沛，河山約失秦。還思觀壁上，蓋世自無倫。

胡浚《廣武澗有項王廟》 不須隆準傲重瞳，野老惟知祀楚弓。伏弩未容

售叱咤，拔山何待決雌雄。羝羊嚙草緣危壁，乳鵲迴巢避朔風。漢臕到今猶在否，左平犁徧駈娑宮。

吳蘭庭《項王祠》　陰風森寒吹桂醑，憤王眥裂淚如雨。烏騅伏地影蕭蕭，帳中美人寂無語。鴻門杯酒釋沛公，乘人之弱非英雄。三舍不聞報楚子，背約乃踰鴻溝東。漢軍決勝多奇策，田父已蒙紿大澤。亭長安知眞長者，況復千金縣賞格。吾爲故人擲吾頭，一生倔強死不休。卯金家兒每叵信，笑彼縛虎白門樓。

凌廷堪《擬西楚霸王廟碑》　（存目）

沈虹《讀項王傳》　氣盡英雄歌慷慨，帳中舞罷美人亡。江東父老長垂淚，衣錦歸來說項王。（《項王傳》云：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

張際亮《項王墓》　烏虖！氣蓋世，力拔山，江東子弟尚可集，王乃不肯圖生還。王存一日沛公懼，王死千秋父老怒。美人駿馬雜楚歌，何意英雄竟失路。漢存秦破皆由王，功臣坐付蕭韓張。張韓國士王不用，一戰再戰王其亡。烏虖！得失固在此，鴻門兒戲耳。關中何足恃，義帝宋義更庸鄙。亞父老矣無前籌，玉斗雖碎陳平留。平也昔亦事王者，奇計不使爲王謀。天下事豈一人力，至今遺冢堪嘆息。壞雲作雪壓天黑，虞兮魂歸泣荆棘。西京陵寢安在哉，東阿片石餘崔巍，古來成敗誰徧哀。哀此無知寂寞荒寒地，葬汝有恨喑啞叱咤才。

黃本驥《經東阿項王墓下》　祖龍坑儒生，新安一坑秦無兵。祖龍火典籍，咸陽一火秦地赤。草草作事眞英雄，魯儒守義思無窮，衣冠具葬尊魯公。吁嗟乎！仁如婦人勇匹夫，石麟卧傍宣尼居。赤眉掘盡長陵土，碭雲龍虎今何如。

汪曰楨《西楚霸王墓》　宰樹蕭蕭振朔風，大王遺恨滿江東。重瞳何意同虞帝，瘞骨無端視魯公。壁上諸侯皆豎子，帳中兒女亦英雄。吾徒太息儒冠誤，書劍虛殫十載功。

蕭培元《項羽》　喑嗚聲如雷，虓勇氣如虎。不能用范增，重瞳眞似瞽。有勇須有謀，無謀勇何賈。自詡善戰能，垓下委黃土。畢竟逞英雄，死日猶赴武。回顧呂馬童，吾爲德於汝。

趙廷樞《項王》　項王義勇冠江東，天意亡秦藉此公。百戰險陵纔一敗，莫將成否論英雄。

李含章《烏江項王廟》　葬虞殺馬惜英雄，不信天亡竟力窮。尚有拔山餘氣在，怒濤飛雨灑江東。

陳景元《項王故里》　以暴還誅暴，三年且代秦。縱收王霸業，難抵婦人仁。古相猶高棟，咸陽久罷秦。從來身後事，成敗未堪論。

沈元滄《彭城懷古四首》一　虎擲龍拏百戰場，河山四塞弃咸陽。只緣不解家天下，衣錦徒思返故鄉。

張錫爵《項王廟》　劉項傷心兩楚歌，舞衫例染淚痕多。神騅不逝飛鴻鵠，一種消沉喚奈何。

吳如椿《過項王廟》　垓下歌殘霸業空，英雄遺恨大江東。漢家陵墓知多少，一樣蕭蕭落葉中。

虞　姬

論　述

《樂府廣序》卷二六　《虞美人曲》，楚歌本辭也。姬之從容就義，殊勝戚姬《春歌》。

傳　記

《史記・項羽本紀》徐廣集解　一云姓虞氏。《正義》：《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濮州定遠縣東六十里，長老傳云：項羽美人冢也。

《前漢紀・高祖紀》　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皆不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深壘自守。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城盡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兩人必至，而楚敗矣。」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侯皆會

垓下，圍項羽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已盡得楚乎，是何楚人歌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人曰虞姬，有駿馬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羽遂上馬，乃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至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矣，身經九十餘戰，所當者破，未嘗敗，今困于此，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爲圜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漢一將。騎將揚喜追羽，羽還叱喜，人馬皆驚，辟易數里。羽分其騎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爲三處，復圍之。羽乃馳擊漢軍，復取一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亡兩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常以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戰，復殺漢軍百人，羽亦被十餘創，乃自剄而死。楚地悉平，獨魯後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故以魯爲號，葬羽於穀城山下，漢王爲之發哀，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藝文

徐積《古詩十九首・項羽別虞姬》　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無如何。將軍夜起帳中舞，八百兒郎淚如雨。此時上馬復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

又《虞姬別項羽》　妾向道，向道將軍施恩義，將軍一心靳財利。妾向道，向道將軍莫要爲人患，坑却降兵二十萬。懷王子嬰皆被誅，天地神人咸憤怨。妾向道，向道將軍莫如任賢能，却信姦言疑范增。當時若用范增者，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成敗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姦臣，受却漢王金四萬，賣却君身與妾身。妾向道，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雖把漢王輕。漢王聽明有大度，天下英雄能駕御。將軍唯恃力拔山，到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兮空悲歌，將軍雖悟兮其奈何。賤妾須臾爲君死，將軍努力渡江波。

莫如忠《虞姬和歌》　侍君幃兮在戰多，出鎧甲兮歸笙歌。君已今兮妾安從，將九原兮奉君終。

姚舜牧《虞美人》　虞兮虞兮奈若何，烏江渡頭遭轗軻。精魂不逐英雄去，却向人間舞翠娥。

支大綸《讀史十首・虞姬》　鏖戰睢陽水不流，三千女色鋭全收。可憐亘古英雄淚，祇爲虞兮灑髑髏。

《皇明西江詩選》卷五《經虞美人墓》　玉帳含悽對舞腰，楚歌風冷夜蕭蕭。紅顏薄命何須惜，祇恨君王霸業銷。

又卷七《過虞美人墓》　玉顏長得君王愛，飲恨其如薄命何。霸業盡消垓下戰，英雄空對帳中歌。斷雲殘雨江東遠，衰草寒烟墓上多。猶有楚人來悵望，扁舟夜載月明過。

李夏器《虞美人草》　風吹楚歌颯入耳，推枕神愴夜半起。數行泣下忼慨多，帳前宛轉美人死。死爲舞草草有情，情深繚繞識曲聲。曲聲不誤應拍舞，至今草帶美人名。美人未死騅如電，八千健兒七十戰。鴻門賣玦光陸離，龍蛇勢逼須臾變。英雄成敗不堪論，楚漢未爭本是秦。若使虞兮不化草，漢宮那有戚夫人。

吳偉業《戲題士女圖・虞兮》　千夫辟易楚重瞳，仁謹居然百戰中。博得美人心肯死，項王此處是英雄。

梁清標《望虞姬墓》　劉項紛紛事已空，美人孤塚響凄風。數行泣下歌聲裏，一劍霜寒舞袖中。玉斗漫嗟虛大計，朱顏原不負英雄。千秋遺恨陰陵道，落日猶看墓草紅。

趙熊詔《題李蕭仍斷腸集虞姬圖》　縱橫楚漢爭秦鹿，成敗誰先卜。佳人有眼識英雄，願得翠裾長鋏侍軍中。　重瞳本是虞苗裔，垓下天亡耳。妾身薄命不如騅，早試樽前一劍謝君悲。（右調寄《虞美人》）夜半重圍聽楚歌，拔山豪氣頓銷磨。君王膽壯猶如此，嬌怯裙釵可奈何。叱咤喑嗚萬衆驚，帳中底事淚縱橫。應知絕世風流種，能使英雄百感生。亭長圖王略地東，鴻門玉玦恨無功。傾城早判身先死，肯逐俘囚入漢宮。　老雉羞嘗置楚軍，廁中人彘更奇聞。虞兮直得將身殉，劉季何曾庇細君。

李因篤《虞姬墓》　美人和歌罷，遺墓幾經霜。野草春留舞，祠南娛項王。

黃騰揚《讀史吟評・虞姬》　四面聞歌顧影顰，紅顏不惜委飛塵。江東從渡知多少，拔劍殉君一美人。

方殿元《虞姬墓》　楚王無意定三秦，垓下紅顏自殺身。莫恨江東無赤幟，漢家猶有戚夫人。

郭振遐《虞姬塚》　芳魂千古墓，霸業逐風飄。化作虞姬草，年年恨不消。

王思訓《虞姬祠》　酒殘玉帳歌聲咽，獨有蛾眉屬楚家。血濺碧銷亡國恨，骨埋香種斷腸花。杜蘅野水差芳酌，環佩空山怨暮鴉。地下重瞳休悵望，漢王宮寢盡風沙。

余節孝《咏虞美人》一　綠陰何處楚離宮，漢苑平蕪落照中。絕代風流存小草，當年慷慨別重瞳。簫催急淚紛紛碧，劍激風花片片紅。莫向樽前歌本調，舞餘遺恨大江東。

吳耀祖《虞美人》　一曲虞兮最愴神，芳魂猶惜楚宮春。東風不管興亡恨，歲歲開花舞向人。

陳鶴《虞姬》　紅顏古有薄命名，命薄莫如虞夫人。一遇重瞳承叱咤，朝暮惟隨征戰塵。八千兵散罷歌舞，玉貌竟爲垓下土。自古興邦屬聖君，至今人說王陵母。

尹尚廉《虞美人》　大江東去淨飛塵，多少興亡此內淪。獨有冰魂託芳草，一枝留得楚宮春。

金朝覲《虞美人花》　倚闌鬢髻墜煙鬟，無奈銷魂去不還。千古無窮垓下恨，朝朝零露泣紅顏。

蕭培元《虞姬》　垓下楚人多，英雄祇長嘯。烏騅嘆奈何，盡是淒涼調。帳中泣數行，戈甲生朗耀。江山事已非，節烈心堪弔。一劍殉君王，英光地天照。世無呂后祠，花香虞姬廟。

江干《虞姬》　項王淚盡一歌終，帳下驚看劍血紅。事去英雄變兒女，命輕兒女作英雄。

曹石《虞姬》　四壁蕭蕭盡楚歌，虞兮歌罷欲如何。霸圖已盡無生氣，獨有紅顏慷慨多。

朱紫貴《虞姬歌》　項王叱咤驚千人，虞兮事王王不嗔。君王戰敗楚歌起，羅袂飄颻跋珠履。一杯酒，三尺水，受君憐，爲君死。血痕滿地焉支紅，芳魂化草搖秋風。君不見赤帝大敗靈壁東，雉妁爲質留車中。

李於陽《和友人六別詩・重瞳別虞姬》　重瞳挾氣力，四海一戰霸。末路歌奈何，英風失叱咤。生平數行淚，竟向美人瀉。紅顏亦俠骨，劒光激帳下。烏騅仰天鳴，星斗暗長夜。兒女鍾情多，香草感魂化。

劉開兆《咏虞美人草》　姹紫嫣紅入眼明，東風翦翦態盈盈。一川迅駛烏騅逝，三月芳叢蝶夢醒。門草女郎驚絕豔，微歌曲譜重嘉名。可憐千里江東地，博得原頭草自生。碧血千年欲化燐，還將歌舞憶前塵。帳中一飲愁無奈，兵氣難揚敢愛身。事業已從垓下盡，紅顏猶敵漢宮春。魂飛不逐鵑啼哭，且學湘娥淚染筠。

金檜明《觀劇絕句・虞姬》　廿八騎殘尚幾時，滔滔江水豈還期。穀城他日游魂到，不作蒼龍夢薄姬。

王先謙《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虞姬》　徐府芳祠定遠墩，楚歌眞斷美人魂。只緣一曲千金記，長見倉皇拭淚痕。

朱益濬《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虞姬》　忽報韓彭壁壘新，虞兮一喚一傷神。項王信是多情種，不念三軍念美人。

皮錫瑞《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虞姬》　兒女情長霸氣摧，芳魂定不渡江來。祇今虞美人花發，羞向桃花廟裏開。（桃花夫人即息嬀。）

又《再和》　生別蛾眉便斫頭，遺骸猶爵五人侯。楚歌楚舞同哀泣，得失何須辨項劉。

又《三和》　唐山安世頌昭清，陸賈春秋載和聲。一極莊嚴一哀激，五言先已有長城。（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四語見《楚漢春秋》，乃五言詩之最古者，更在蘇李之前，《史記》但云歌數闋美人和之，和詞不載。）

易順鼎《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虞姬》　肯作楊枝駱馬無，名姬駿馬殉窮途。美人花即湘妃竹，夫婿重瞳妾姓虞。

葉德輝《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虞姬》　楚軍垓下困重圍，愁恨虞姬別淚揮。劉項何須分勝負，美人花落雉高飛。

又《再和》　發冢奇書手校過，項王妾本異文多。當時若解長生術，垓下

胡因喚奈何。（李日華《紫桃軒雜綴》謝守灝曰：唐傅奕考覈《道德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按所謂妾者，不知是虞姬否也。）

又《三和》英雄好色爲多情，四面重圍變楚聲。僅有美人同一死，八千子弟愧田橫。

雜録

《紫桃軒雜綴》卷二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唐傅奕考覈《道德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此妾事喑嗚叱咤之主，不理管絃粉黛以逢其豪侈之習，而獨嗜元默虛無之典，至以爲殉，其超出虞姬輩不啻數十等矣。意亦埔城中女眞不厭囂塵惡境，而特一示現耶！

何偉然《秋妝樓眉判》有一人焉，血痕鮮如桃花，幾濺人衣上。一種悽慨悲歌之狀，令見者不欲生。樓主曰：其以頸血染誰氏之劍耶？曰：「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樓主曰：其虞姬乎！以姬之凜凜，則大王之意氣猶未盡也。

《蟫齋詩話・虞姬墓》吊虞姬詩甚多，余獨喜韓聖秋一絕曰：「詞人下馬惜佳人，不愛君王愛妾身。叱咤那曾輸嫚罵，遭逢各自有君臣。」想項王龕豪人，《拔山》一歌，重念「虞兮」，煞甚凄婉，有放不下處。姬毅然先死，以報恩寵，豈徒一美婦人耶？又如明妃詩甚多，吾友宋荔裳有「穹廬滿地皆霜雪，不敵西宮一夜寒」，佳甚。然以視前詩，則又別有下泪處也。

唐山夫人

論述

綜論

《漢書・禮樂志二》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宋書・樂志一》周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

又　明帝太和初，【略】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歌非往時之文，則宜變改。案《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襲後又依歌省讀漢《安世歌》詠，亦說『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令儀，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歌先祖功德，下堂歌詠燕享，無事歌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歌，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安世》爲《享神》，未詳其義。王粲所造《安世詩》，今亡。

《元城語錄解》卷中　先生嘗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略】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

《困學紀聞》卷三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樂府詩集》卷八《郊廟歌辭・漢安世房中歌》　《通典》曰：「周有《房中之樂》歌后妃之德。秦始皇二十六年，改曰《壽人》。」《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略】」《宋書・樂志》曰：「魏文帝黃初二年，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乃改爲《正始之樂》。明帝太和初，繆襲奏：『魏國初建，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後省讀漢《安世詩》，無有二南風化天下之言，又改曰《享神歌》。』」

《風雅翼》卷一〇《選詩補遺下・漢安世房中歌》　愚按：漢郊廟樂歌，至武帝定郊祀禮，專立樂府，命司馬相如等造歌詞，如《練時日》以下至《天馬》《齋房》、《白麟》、《赤鴈》凡十九章，而五郊迭奏之，可謂盛矣。然究其詞旨，不過直贊其美而已。求其所謂優游反復，有能感動人者，殆闕然也。今觀唐山夫人所作，不特詞格高古，音韻鏗鏘，其於形容盛德之中，有委曲警敕之意，可以格於鬼神，垂法後世。故元城劉忠定公稱其駸駸乎商周之頌，而《竹竿》、《載馳》不足以方之者，豈溢美哉。此歌舊云十七章，顧乃混其所施，未免詞有重複，義或難通。今妄意略加刪次，合爲七解，庶幾條理而明潔。博雅君子，幸恕其僭。

陳繹曾《詩譜》　《安世歌》，質古文雅。

《毅齋集》卷五《胡祭酒詩集序》　唐山夫人之歌，則駸駸乎雅頌之遺意。

桑悅《唐詩分類後序》　自秦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彷彿，而「靈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日變矣。

徐禎卿《談藝錄》　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

《丹鉛總錄》卷一九《詩話類》　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

《樂府原》卷一《唐山夫人房中曲（即安世歌）總原》　今攷漢《房中樂》凡十七章，云漢高帝時，唐山夫人所作。漢時不聞有此人，高帝初定天下，亦不暇采擇女史，想秦宮中之內史知文者，高帝收錄之也。說者謂《房中》燕樂之詞，非也。今讀「大海茫茫」以下四章，似房中語，餘皆祀祖廟樂章，而其詞或盡出唐山所撰也。杜氏《通典》謂「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是非知楚聲者。楚聲見屈宋之騷辭，每言著一「兮」字，蓋怨歎之本聲也。故《大風歌》與《垓下》皆用楚聲。其不著「兮」字，若與戚夫人《楚歌》云：「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其慷慨悲傷，不離屈平忿激之意。今所謂《房中歌》者，豈有感慨悲傷之旨哉。其四言者大類雅頌詩，及李斯《嶧山》諸銘。

又《房中歌本辭》　予按《史記・張蒼傳》云：「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灞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今讀《房中曲》云爲唐山夫人所作。然《房中》之辭不過「大海茫茫」以下四章，其餘皆祀祖廟樂章，或爲張蒼所作也。不然，則《史記》所云「書無所不讀，無所不通」者豈虛言哉。若其協之律呂，播之音聲，當時固未有肩其能者。則漢家一代音聲皆本於張蒼，而李延年之徒不過仿其形器而已。

《讀書偶然錄》卷九　王伯厚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壽厥福，無有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按《禮樂志》：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姓也。婦人能作詩歌，且又爲祠祀樂章，非嘲風弄月之比。其後則戚夫人《舂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文君《白頭吟》，《明妃怨》詩，皆聞夫人風而興起者，夫人之前惟戾虜一歌垓下數語而已。

《通雅》卷二九《樂曲》　房中之樂，奏于堂上之房也。【略】高祖樂楚聲，房中樂，楚聲也。惠二年，令夏侯寬備簫管，名曰《安世樂》。蓋殿自有房中，不盡指后妃之事。《周禮注》與《通志》所說皆泥矣。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鑒享之意，不及后妃正始之說。

《思辨錄輯要》卷二二　按《漢書》稱：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歌》十六章，爲《房中樂》。今觀其辭，不類房中，而四章之中復有「乃立祖廟」之句，且漢高之世，不聞別有宗廟樂歌。而孝惠之世復更名其樂爲《安世樂》，則知此歌雖名《房中》，實亦宗廟所通用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禮樂其所不貴。

魯兩生不赴召，而叔孫通以綿蕞繼之，樂歌之成於婦人，不足復論矣。顧詩歌之中不盛稱功伐，而以大孝休德爲言，且言之重、辭之複，似乎知所本者。但漢高之有天下，功差不媿，德則尠焉。而至於「孝」之一字，則分羹擁篲，頗多負疚。以是告之宗廟，得無有慚德歟？

《詩辯坻》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房中歌》，鍾云：「無《雅》、《頌》之和大，亦無漢以下之膚近，質奥幻杳，自爲一音，在四詩爲雜爲霸，在漢以來爲正始。」

徐世溥《榆溪詩話》　《安世房中歌》所謂「七始」者，七音也，即琴之七弦、簫之七調也。以此起調，故謂之「七始」。

《歷代詩話》卷二二丁集上之上《古樂府・房中》　吳旦生曰：王弇州謂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余以短弱未舒，非所以論樂章。樂章類多質奥，但《房中樂》亦自成漢初絶調耳。至謂賢於《竹竿》、《載馳》，不又擬之失倫乎？按《樂府原題》云：「《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也。故宮中用之。」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周禮註疏刪翼》卷五　盱江何氏曰：【略】若唐山夫人《房中》之歌，藹然雅頌之音。

《榕村語錄》卷三〇　凡詩皆樂也。詩以四言爲正，然三言、五言、長短句，《三百篇》中已有，但未有耑用三言、五言以成章者耳。唐山夫人乃以三言成章。

《覲齋詩談》卷二《統論下》　漢之樂章，如《房中》、《天馬》諸詩，無祖宗積累之實，仁漸義摩之功，而徒爲博麗閎詞，何益乎？《雅》、《頌》之不可及，豈獨其文盛哉。

又　孫月峰云：「樂府貴俚。」亦不盡然。如漢代《房中》諸曲，博奥爾雅，豈得云「俚」？

《劍溪說詩》卷上　《安世房中歌》詞旨古奥，絶類周人。《漢書・禮樂志》云：「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祖姬。」韋昭曰：「唐山，姓。」其他無傳焉。余竊悲夫人有如此才，而事迹不少概見，何哉？

《經稗》卷一〇《三禮・房中》　《禮記・曾子問》「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今世稱妻則曰「房下」，亦此意。漢高祖時，有房中樂詞，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而禁內情而爲之節。

《藝概・詩概》　或問《安世房中歌》與孝武《郊祀》孰爲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蘿藦亭札記》卷三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汲古毛刻只分作十二章，非也。當從《古詩紀》以「大孝備矣」爲第一，「七始華始」爲第二，「我定曆數」爲第三，「王侯秉德」爲第四，「海內有姦」爲第五，「大海蕩蕩」爲第六，「安其所」爲第七，「豐草蕘」爲第八，「雷震震」爲第九，「都荔遂芳」爲第十，「馮馮翼翼」爲第十一，「磕磕即即」爲第十二，「嘉薦芳矣」爲第十三，「皇皇鴻明」爲第十四，「孔容之常」爲第十五，「承帝明德」爲第十六，然猶欠一章，不知《漢書》「十七」兩字誤耶？或者「大孝備矣」、「七始華始」此兩章當分作三章，以三韵爲一章，亦可通也。毛刻將「海內有姦」至「樂民人作」爲一段，又將「馮馮翼翼」四韻截開，皆誤。其「都荔遂芳」下之「桂華」二字，「馮馮翼翼」下之「美芳」二字，皆側注，是曲名耳。毛刻乃作正文連綴，致不可通，尤大誤也。《五禮通考》將「皇皇鴻明」之「俊則師德」四句截作一章，以合十七章之數。

《伯山詩話四續集》卷二　樂府昉于漢武時定郊廟之禮。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言辭深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頌也。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安世房中》十九章（本十三章，十九章誤），古調新聲奥衍處，洵不可思議。今人錄其題，更爲擬作塗飾曼衍已耳。不知有復乎不可及者在也，似可不作。

分論

一（「**大孝備矣**」**章**）　《風雅翼》卷一〇《選詩補遺下・漢安世房中歌》：此章言高祖作樂以備孝享，至於送神，而其餘敬愈不忘也。《樂府原》第一《房中歌本辭》：漢初宗廟之制未備，惟酌祀宮中，如家人禮也。故曰「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四句形容樂舞之盛也。《樂府廣序》卷二三：序曰：大孝，頌假廟之本也。聖王以德孝，祇承於帝，故大也。天子之孝，通神明，光四海。漢祖思以孝治天下。列宗之號皆以孝命，一代述作竟成婦人之手。漢廷亦多才哉。「大孝備矣」義冠十六章，是「綿綿瓜瓞」起法。「休德

昭清」義冠下章。首舞以明功，次歌以詠德。武德舞者，高帝樂，著成功之始也。《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從「大孝」起，可謂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探驪得珠手也。「芬樹」四句，輝煌窅幻，如見其來。

二（「七始華始」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七始」見《尚書大傳》「八音七始」。八音而曰七始者，言黃鍾之外七音皆可旋爲宮始也。孟康謂天地人與四時者，非是。「粥粥音送」以下，言八音以齊合人情，以升於上玄而成禴事，以人之肅穆之思，經緯於冥冥無朕之中而神自格也。《樂府廣序》卷二三：序曰：七始，歌也。傳曰：「歌以發德。」上承武德之舞，繼辭也。王者功成作樂，咸本其功德所著，開業以武，守成以文。七始，備肅雝二義焉。肅者動人心，雝者娛神貺。清思經緯，皆言聲也，未及事績。

三（「我定曆數」章）《樂府原》第一《房中歌本辭》：自秦以來，三代典禮亡失。漢興，僅以叔孫創建朝儀，而廟祀止於宮庭行之，然器數略定，樂歌有章，已具報本之道，而其律皆張蒼所協也。《樂府廣序》卷二三：序曰：「我定」，王者首立廟。定，治也。漢王五年，與楚相拒滎陽，命關中立漢宗廟社稷。世祖初立宗廟於雒陽，未幾，鄧公入長安，承制謁高廟，收神主詣雒，示天下知所歸矣。《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所繫心也」，況爲四海臣民所繫心者乎。《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不曰協人情而曰「人告其心」，推深一層，承之以敕身、施教，端本而化矣。

四（「王侯秉德」章）《風雅翼》卷一〇《選詩補遺下・漢安世房中歌》：此言高祖秉清明之德，一時佐命功臣，相與翼贊，以成帝業。至於出師之際，武臣亦能承其德意，行樂以化逆亂，使之服從也。按高祖之世，自匈奴和親，邊境安靖，終無窮兵黷武之事。信乎此歌非虛頌矣。《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此言助祭王侯，亦皆翼翼小心，有周家《清廟》、《烈文》之意。《樂府廣序》卷二三：序曰：王侯，助祭也。王者告成功於廟，群侯牧伯咸枉式，序在位而訓之。式，法也。興王之與名世。德寓於法，如蕭相定律，叔孫制禮，皆具會朝清明氣象。《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高帝戡亂，大功本之孝德，是何等識力。

五（「海內有姦」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此云「紛亂東北」者，是韓王信、陳豨、盧綰相繼反亂於燕晉之墟也。此是征盧綰時告之宗廟，而後出師也。「簫勺」二字疑訛。《樂府廣序》卷二三：序曰：海內，師行而告廟也。一時武臣仰德。無復寇亂焉。燕國，顏師古謂單于，非也。按平城之役，已定和親，時韓王信、燕王綰及陳豨相繼亂於燕、晉之墟，並在東北。此歌蓋作於初平盧綰時耶？《周頌・時邁》：「薄言震之，載櫜弓矢」，頗具此懷柔之略。《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獨舉定燕，要其終而言之。又：處處有創獲新義。

六（「大海蕩蕩」章）《風雅翼》卷一〇《選詩補遺下・漢安世房中歌》：此章有規勉之意。《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此章及下「安其所」、「豐草蓼」、「雷震震」三章，是《安世樂》所謂「高賢」者。有德之賢，謂君有德則天地位、庶草繁矣。《樂府廣序》卷二三：序曰：大海，頌王業之本也。王者以安民爲務，以庸賢爲德。《本紀》稱高祖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廣大便覺尊高，爲物所待命於下流矣。《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毛詩》中七言成句有之，此獨雄整婉至，托義極大，橫絕古今。

七（「安其所」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安其所」，尊卑內外各安其位也。安其位則人心悅樂，其究竟必產育高賢，以繼其世緒也。繼其世緒者，飛龍在天，而使萬民悅樂矣。《樂府廣序》卷二三：序曰：「安其所」，成民也。聖王先成民爲壽世之本，而任賢又爲成民之本。故曰「治本約，世曼壽。」《昊天有成命》曰「肆其靖之」，《鄭箋》謂其「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焉」。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太史公數稱沛公長者，能寬容，且以清靜繼治，民以寧一，天下有不歸心於漢者乎？然安民之本在於任賢，猶夫上天者之有待於飛龍，承上章作永歎法。師古注高賢指人君有德者言，殊誤。《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所」、「緒」韻。二「產」亦可爲韻，《毛詩》有此體。

八（「豐草蓼」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此言后妃之附托於豐大之世，而生賢子，以成教養之德，而世可延長也。故以豐草、女蘿興起而爲曲也。《樂府廣序》卷二三：序曰：豐草，復古封建之制，愼始也。豐草共本而榮，喻同姓之侯惟草茂而蘿得施之，善立而衆莫違之，與《湛露》異辭。夫漢懲秦之孤立，不得不復封建，則必豫教而安全之。當時非劉氏不王，已著爲令，而支庶半天下，褒大封，或至七十餘城，其後不能無變，蓋先賈傅之疏而陳之矣。後漢明帝深慮及此，使功臣子孫莫不受經，而四姓小侯並與焉。明德馬后亦同此意，德以勉之。《豐草》爲同姓之侯頌，《嘉薦》爲

異姓之侯頌也。以功臣子侯，如周子南君，或助祭飲酎，節承王事，咸使聞之，兼「顯相」、《有客》二頌之義焉。後坐少府省金失侯者衆，則承保天休，令問不忘，勉之爲已至矣。

九（「雷震震」章）《風雅翼》卷一〇《選詩補遺下・漢安世房中歌》：雷電以興天子之威令易行，言但明示以德之方嚮，使趨從之，乃治本之要也。曼壽，延久也。大槩亦申言上章之意。《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此言人君明德治天下，如雷之震，如電之耀，威於海内，而使弘大之澤廣被於無疆，則后妃亦被其寵靈，可以相保令終，而世世咸壽也。此以上皆《安世》之樂。

一〇（「都荔遂芳」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都荔桂華，言馨香發聞，感格祖禰，孝奉禮儀，昭明不昧。神既享止，則將乘彼四龍回馳而返駕矣。但見旄旂殷盛，芬華聯屬，以此孝道垂裕子孫。《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大而益麗，不浮不纖。《郊祀》十九篇多於是取則。

一一（「馮馮翼翼」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使世世馮翼，小心以承天，則而久遠無極也。此樂神之辭也，言祖考來格，歆其子孫，慈惠藹乎其上，美然休德，見於杳冥之中，綽著無疆之福。《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註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誤，遂以冠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

一二（「磕磕即即」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磕磕」，言其明。「即即」，言其如在。使我爲子孫者師而象之，如山之嵬嵬在望也。又：（「烏呼孝哉」以下）此言綽著永福之驗也。言使我子孫克篤其孝。按撫蠻夷之國，得其歡欣，獻以馴象，此其爲福，可以永無兵革也。漢祖遣陸賈使南越，因來獻見，故因告之祖廟也。《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形容曲盡。于奏文亂武之間，一推本孝思。終之曰「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則美其成功也。

一三（「嘉薦芳矣」章）《風雅翼》卷一〇《選詩補遺下・漢安世房中歌》：此章大指在「惟德之臧」一語。《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此侑神之辭。因助祭諸侯而頌祖考之德也。將因是而承保天休，使祖考之令聞不忘於世也。

一四（「皇皇鴻明」章）《風雅翼》卷一〇《選詩補遺下・漢安世房中歌》：天和休德，感召之和氣也。浚，益深也。師，顏師古曰衆也。師德言日新而多蓄也。舊，久也。翼翼敬德之容，蓋久而愈謹也。「在樂不荒」，亦一章之大指。《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此承上「建侯之常」而言，故云：「皇皇鴻明，蕩侯佳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言祖考有蕩侯之德，故王侯有嘉承之福。《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蕩侯休德」，宛見封建諸邦，歸馬放牛，與天下休養至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樂之卒也，必致誡焉。

一五（「浚則師德」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既相師德以安下民，故臨祭之時翼翼其容。

一六（「孔容之常」章）《風雅翼》卷一〇《選詩補遺下・漢安世房中歌》：帝之明，謂天之明命。此反復推言敬天安民，則子孫永保其福。意謂不然，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矣。其爲戒不亦深乎。《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翼翼其容）以承上帝鴻明之命，以致下民樂其福，子孫保其充，永世壽考，不忘祖宗之德。此視商、周頌詩委曲贊揚之意，不自異也。

一七（「承帝明德」章）《樂府原》卷一《房中歌本辭》：此又承上意以頌祖考之德，使子孫師承，以安下民者也。《漢詩音注》卷二《安世房中歌》：此二章，則因樂致祝之詞，飲福以後事也。《雅》什多如是。漢興，去古未遠，著作巍然，而廟祀大章乃出婦人之手，既典以則，亦大亦清，變化參差，諸體略備，即令二章草創，枚馬潤色，當無以加也。

傳記

服虔《漢書注》　唐山夫人，高帝姬也。

韋昭《漢書音義》　唐山，姓也。

著録

《漢書・禮樂志二》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樂府詩集》卷八《郊廟歌辭八》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首。

戚夫人

論述

《西京雜記》卷一 高帝、戚夫人善敲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舉，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朱子語類》卷四九《論語・子張篇・孟莊子之孝章》 漢高祖溺於戚姬，要立趙王如意，豈是眞見得他賢否。

王灼《碧雞漫志》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死罪臨絕之際，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所歌，又不在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情性不足。

《香溪集》卷六《爲周昌對呂后辭》 太后始與戚姬角爭宮中，俱思後禍。太后恐戚姬圖己，故以太子見廢爲憂；戚姬亦恐太后圖己，故以王之不立爲憂。憂雖殊，懼患之心等耳。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鷙悍，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

陳世隆《北軒筆記》 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否？曰：此自有說。蓋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見惠帝懦弱，不足以承大業，而己與呂后年皆漸高，恐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強功臣又皆在列，一旦身死，而太子不能爲駕馭，特以如意類己，故意屬之，此帝之本情也。【略】使帝果惑於戚姬之寵，而不顧失天下之心，則亦何有於四皓？且帝之殺韓信，即其屬意趙王之心也。以爲信在而太子閨弱，天下事尚未可知，故寧殺信而不惜。使太子英武如帝，信未必誅。今以屬意趙王爲眞惑於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眞反也，而果帝之本情哉。

《春歌》 《古詩歸》卷三尾評：鍾惺云：漢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奪嫡，不獨開國遠慮，亦自是丈夫氣，然呂雉老狐，立其子，正當用武帝處鉤弋夫人法處之，始快人心。《教經堂談藪》卷一《漢戚夫人》：漢高祖天資彊忍，當兵戈始息，即無故易儲，保無內亂耶。張良、叔孫通嘗諫之矣，其以四皓爲辭，謝戚夫人溺於所愛，乃借權術以絕其望耳。此與明人諫國本云，傳聞陛下嘗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以此要陛下，其事雖不類，其情亦不外此。予讀史持論如此。後覽《三輔黃圖》亦云：戚侍兒賈佩蘭，出爲扶風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以此參之，益信後儒爲史所蔽，而不能察其微也。尤悔菴云：既封趙王，何不速遣之國，如薄后之代例，可逃人彘之禍。又曰：欲易太子非惡孝惠，畏呂后耳。又是一論。

傳記

《史記・呂后本紀》 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

又 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孝惠還，趙王已死。【略】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

病也。

《漢書・外戚傳上》　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略】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子女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廁域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紀事

《史記・外戚世家》　太史公曰：【略】漢興，呂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晚節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

又　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

又《留侯世家》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略】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又《張丞相列傳》　（周）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

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略】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

《漢書・高五王傳》 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

又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四年高祖崩。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西京雜記》卷一 戚姬以百鍊金爲彊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又 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外傅。戚姬使舊趙王內傅趙媪傅之，號其室曰「養德宮」，後改爲「魚藻宮」。

又 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軿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又卷三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轑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時，幷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爲民妻也。

《法苑珠林》卷五七《君臣篇・感應緣》 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也，立爲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寵於帝，帝數欲替太子而立如意，羣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呂后候如意到長安而拉殺之，又支斷戚夫人手足，號爲「人彘」。後呂后祓除於灞上，還，道中見物如蒼狗，攫后腋，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而崩（出《冤魂志》）。

著録

《古詩紀》卷一二 《春歌》，一作《永巷歌》。

《詩紀匡謬・李陵別歌》 按：《漢書》但云「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因起舞，歌曰」，無別歌之題也。戚夫人《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同。

藝文

于季子《詠漢高祖》 百戰方夷項，三章且代秦。功歸蕭相國，氣盡戚夫人。

李昂《戚夫人楚舞歌》 定陶城中是妾家，妾年二八顏如花。閨中歌舞未終曲，天下死人如亂麻。漢王此地因征戰，未出簾櫳人已薦。風花菡萏落輭門，雲雨徘徊入行殿。日夕悠悠非舊鄉，飄飄處處逐君王。玉闈門裏通歸

夢，銀燭迎來在戰場。從來顧恩不顧己，何異浮萍寄深水。逐戰曾迷隻輪下，隨君幾陷重圍裏。此時平楚復平齊，咸陽宮闕到關西。珠簾夕殿聞鐘鼓，白日秋天憶皺鼈。君王縱恣翻成悟，呂后由來有深妬。不奈君王容髻衰，相存相顧能幾時。黃泉白骨不可報，雀釵翠羽從此辭。君楚歌兮妾楚舞，脈脈相看兩心苦。曲未終兮袂更揚，君流涕兮妾斷腸。已見謀臣歸惠帝，徒留愛子付周昌。

李白《中山孺子妾歌》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然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絕世人。桃李出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塵。戚姬髡髮入舂市，萬古共悲辛。

又《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春風爾來爲阿誰？胡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桃花貌，青髓綠髮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各守兔鹿志，耻隨龍虎爭。欻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元稹《四皓廟》　漢業日已定，先生名亦振。不得爲濟世，宜哉爲隱淪。如何一朝起，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頷戚夫人。捨大以謀細，虬盤而蠖伸。惠帝竟不嗣，呂氏禍有因。雖懷安劉志，未若周與陳。

白居易《答四皓廟》　皓皓四先生，高冠危映眉。從容下南山，顧盼入東闈。前瞻惠太子，左右生羽儀。却顧戚夫人，楚舞無光輝。心不畫一計，口不吐一詞。閣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子房吾則能，此非爾所知。

牛僧孺《周秦行記》（存目）

溫庭筠《四皓》　商於甪里便成功，一寸沈機萬古同。但得戚姬甘定分，不應眞有紫芝翁。

韓偓《洋州》　梁州隣左古洋川，氣候融融別是天。地僻過冬希見鴈，箐深初夏已聞蟬。鄉風與蜀微相似，驛路牽秦舊接連。駱谷轉山圍境內，漢江奔浪繞城邊。展開步障繁花地，畫出棋枰早稻田。遠寺徑危攢迸筍，後園池冷軟飛泉。秋深滿院芭蕉雨，晚色臨軒薜荔烟。南浦採蒲當凜冽，西溪踏石向暄妍。夕陽道觀鳴鐘鼓，夜月人家奏管絃。楊柳影中沽酒市，芰荷香裏釣魚船。珍禽聽久名難辨，新菓嘗餘味更全。野渡潮平分淺瀨，羣樓雲散露高巔。喧闐鼓吹迎神社，狼藉杯盤送客筵。慈竹青筠霜鬬□，海棠堆艷火爭燃。蒼崖險峻應藏虎，碧洞陰深恐隱仙。妓女從遊持翠蓋，士流尋勝擘香箋。戚姬廟宇青無沒，和相詩碑綠蘚沿。三縣俗淳宜靜理，兩衙事簡可閒眠。紛華度歲他鄉外，幽趣終朝在眼前。不爲近頒明詔下，及瓜情愿滿三年。

李覯《戚夫人》　百子池頭一曲春，君恩和淚落埃塵。當時應恨秦皇帝，不殺南山皓首人。

范祖禹《四皓》　南山石壁陵蒼蒼，中有四老眉如霜。中原龍虎困格鬬，九霄鸞鳳高飄翔。赤精斬蛇入咸陽，南極老人轉遁藏。一朝相顧下雲巖，共爲羽翼安儲皇。白雲黃鵠高飛揚，雖有矰繳安能傷。君王慷慨但飲酒，戚姬起舞無輝光。古人不見雖已遠，吾將杖策登崇岡。

李綱《蓮花賦》　菡萏初開，朱顏半醜，又如南威夜飲朝歌；亭亭煙外，凝立遙迤，又如洛神羅襪凌波；天風徐來，妙響相磨，又如湘妃瑟鼓雲和；嬌困無力，搖搖纖柯，又如戚姬楚舞婆娑；風雨摧殘，飄零紅多，又如蔡女蕩舟抵舸。

姜特立《感戚夫人事》　女以色而死，士以才而亡。處才不才間，此語最深長。我昔愚自信，遭逐方悲傷。投迹歸山林，爲樂特未央。失馬反爲福，始悟得不償。

許景迂《詠虞美人草》　合歡枝葉想腰身，不共長安草木春。若聽楚歌能楚舞，未央空有戚夫人。

元好問《戚夫人》　鴻鵠冥冥四海飛，戚夫人舞淚霑衣。無端恨殺商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

舒岳祥《四皓像》　商山深處養靈根，白髮昂藏滿面春。一出漢庭安漢嗣，頗疑傾得戚夫人。

許綸《虞美人草》　劉項英雄志，爭如溺愛何。寧無戚姬草，賴有大風歌。

馬致遠《呂太后入彘戚夫人》（存目）

戴良《七夕有感》　聞道長安全盛時，年年此日是佳期。九華燈下來王母，百子池邊宴戚姬。青鳥只今無信至，綵樓何處賞心虧。不須更向天河望，凉月悽人雙淚垂。

胡奎《過戚姬港作》　戚姬山下卞家莊，花滿林皋水滿塘。昨日雞豚賽春社，丁男祈麥女祈桑。

李昌祺《題商山四皓圖爲陳徵士致虞題》　昵昵戚姬寵，膠膠如意憐。壯

哉盤石基，凜將殞而顛。睿志愚深惑，嘉猷忌讜言。輔臣謀已拙，壺闕憂徒懸。遐飛四威鳳，千仞來翩翩。賴以爲羽翼，大本安且全。翻然振歸翮，遙想商山還。茲事已云遠，高風圖畫傳。

邱濬《詠虞姬》 垓下當年戰勝還，虞姬飲憾戚姬歡。後來人彘遭奇禍，欲乞悲歌一曲難。

孫緒《四皓圖爲趙十松明府題》 漢家天子昵柔情，戚姬顏貌眞傾城。忍將四海付幼弱，不念百戰親經營。國本搖搖民欲弔，夜深百子池邊笑。臣良黯黯不勝愁，臣昌期期不奉詔。迷愛難將口舌爭，由來幽闇怯高明。【略】紫芝新生又幾棻，黃鵠高飛橫四海。戚姬子母誠堪憂，宮中舉眼皆深讐。

王世貞《擬古樂府・平城歌二》 曲逆腹，如腫腳，不能出一奇。彼有閼氏，此有戚姬。

黃淳耀《曹相國（譏曹參也參爲相國不能興禮立樂）》 相君暇豫何吾吾，後園吏舍聞歌呼。咄嗟吏人相曉無，相君亦是高陽徒。戚姬舂，如意死，縣官宮中醉不起。老雉橫飛十步裏，君聖武，臣畫一，兩不如。酣歌弄白日，相君刀筆未有奇。膠西長老稱宗師，兩生堂堂牖下死，相君空爾爲。

朱鶴齡《詠古十首・戚姬》 楚舞悲歌淚滿巾，娥姁而主切酸辛。（呂后字娥姁，見《史記》。）可憐三尺夷秦項，身後難存一婦人。

吳偉業《七夕即事》二 今夜天孫錦，重將聘雒神。黃金裝鈿合，寶馬立文茵。刻石昆明水，停梭結綺春。沉香亭畔語，不數戚夫人。

田雯《咏古》 誰教玉體兩橫陳，粉黛香消馬上塵。劉項看來稱敵手，虞夫人後戚夫人。

趙執信《定陶道中即目》 鈿車飛轡亂黃塵，柳拂衫襦鳥傍巾。看盡春風眉髻樣，始憐曾有戚夫人。

雜録

《洪範五行傳・未央宮凌室織室災（惠帝四年）》 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室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檄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爲人彘。

《水經注》卷二七《沔水》 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自成固南入，三百八十里，距南鄭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帝爲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縣，故又目其地爲祥川，用表夫人載誕之休祥也。城即定遠矣。

《太平寰宇記》卷二六《關西道二・咸陽》 戚夫人冢在縣西一十五里。

《金石錄》卷一九《戚伯著碑》 右戚伯著碑，首尾磨滅，其略可見者有云：充列王室，遇謗于呂，委位捐爵。而其額題「周末嗣戚氏襲以興勃海君玄孫伯著之碑」，知其姓戚。以文詞字畫驗之，疑東漢中葉以前人。蓋當時石刻見于今者，多類此。所謂「充列王室，遇謗于呂」者，戚夫人也。

《考古編》卷九《戚夫人生里》 《水經・沔水》郡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蠲復其鄉，更名洋川縣，表夫人載誕之祥也。按《史記・呂后紀》，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題門作姬。據此，即戚姬必定陶人，其里門猶有題表，則非生於洋川明矣。或者姬家因亂自定陶轉徙洋川，而高祖以王漢中時得之，則有理。若謂生洋川而改縣名，以表其異，則洋川自是水名，無異之表。《漢》傳外戚曰：高祖爲漢王，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又《高五王傳》：如意以高帝即位之九年立爲趙王。《張良傳》：漢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愈欲以如意易太子。蓋高帝之起爲沛公者三年，爲漢王者四年，至即帝位後在位十二年。欲立如意爲太子，通爲漢王時，止十六年。帝不以如意爲少，恐是爲沛公之二年攻定陶時得之耶，則如意十七八矣。

《海鹽澉水志》卷五《古跡門》 石碑在六里堰西，地名根竹，有二石碑夾道而立，高一丈五尺。舊傳漢戚姬葬碑，歲久磨滅。

《文獻通考》卷一三七《樂考十》 擊筑。筑之爲器，大抵類箏。【略】高漸

離擊之於燕，漢高祖擊之於沛，而戚夫人亦善焉。

《明一統志》卷二三《兗州府》戚姬村。在定陶縣北，漢戚夫人生於此。

《香乘》卷七《宮掖諸香・迫駕香》戚夫人有迫駕香。

《天中記》卷四《異苑》云：世人以十五日迎紫姑，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捉者覺重便是。【略】二曰：世俗元日請戚姑之神，蓋漢時戚夫人死于廁，故凡請之者必詣其中召之。

《山堂肆考》卷二六《戚姬》兗州府定陶縣有戚姬村，即漢戚夫人生處。

《大清一統志》卷一四四《曹州府》戚姬村。（在定陶縣北十五里，漢戚夫人之故里也。唐梁德言《十道志》：高帝略地至定陶獲焉。縣今有戚堌村。）

又卷一八六《漢中府二・陵墓》漢戚夫人墓。（在西鄉縣東南。《輿地紀勝》：其墓在縣東五里。《府志》：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江南通志》卷三五《輿地志・古蹟六・鳳陽府》戚家灣在靈璧縣北七十里小河南，相傳爲漢高祖戚夫人之故里。

《陝西通志》卷一一《山川四・漢中府・西鄉縣》洋水，在縣東二十里。（《明一統志》：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水經注》：平陽城即西鄉舊縣，在今縣南。）

又卷七〇《陵墓一・西安府・咸陽縣》戚夫人墓在長陵之東。（《馬志》。按《會典》：漢高帝陵，陝西涇陽縣祭。蓋沿舊志，而地實屬咸陽也。再《漢中府志》：西鄉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戚夫人墓。俱不足辨，姑以供後人之憑弔可矣。）

《關中勝蹟圖志》卷二二　戚夫人墓，《一統志》：在西鄉縣東南二十五里。有廟，又有梳妝臺。

枚乘

論述

綜論

《法言・吾子》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漢書・藝文志》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

又《枚乘傳》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

又《賈鄒枚路傳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文心雕龍・明詩》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鍾嶸《詩品・總論》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

《金樓子・立言下》然而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閭簫，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史通》卷四《序例》　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跡，容或可觀；累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戲》、《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

《李遐叔文集》卷一《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

《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　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略】枚乘、【略】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

《柳河東集》卷二二《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鐔津集》卷七《論原・四端》　東方朔、枚乘，其才俊坌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

《麈史》卷二　《顏氏家訓》亦足以爲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爲狂，而又詆忤子雲，吾不取焉。

《雞肋集》卷二八《七述（時年十七歲）》　予嘗獲侍於蘇公，蘇公爲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奇麗，夸靡饒阜，名不能殫者。且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啟》之文，以謂引物連類，能究情狀。退而深思，倣其事爲《七述》。

《龜山集》卷九《鄒陽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浮溪集》卷一《鮑吏部集序》　古之作者，無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燦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況凌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

《澹齋集》卷一七《吾友黃仲秉讀枚乘七發至所謂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感而作詩以示予予謂乘嘗事吳已而去之梁斯言也殆爲兩君發歟賢司馬長卿長門遠矣因次韻以申其意》　讀書必知書，枯枿不足斧。隻詞詣微隱，連軸皆剩語。枚生老賓客，筆力散雹雨。吳梁兩驕王，橫甚闕哮虎。編須笑直前，調度豈兒女。刈蕭培芳蓀，遠鄭進韶舞。斯文豈徒然，丹石起病竄。操瑟走齊門，託身恐非所。老潭竟斧砧，埋骨無塊土。梁亦殞牛禍，廟社幾奪主。至今存遺編，快讀氣屢鼓。長卿素佞人，清芬愧蘭杜。長門賦淫僻，主心侈莫禦。百年校賢鄙，何啻跖與禹。黃郎眼如月，妙義窺肺腑。拈出標雅箴，霏屑紛落鋸。枚生其伯仲，犬子但牧圉。

《雙溪類稿》卷二五《松窻醜鏡序》　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揚雄似之，而妙麗不及。

《古今紀要》卷二　枚乘諫吳兩書，明白過於陽，不聽去之，梁吳既反，復切諫之。【略】皆有策士之風。仕驕國不陷於惡，弒父與君亦不從。

《緣督集》卷一三《上李舍人書》　侍臣之有文詞，如枚乘、王褒、司馬相如者，以之《離》下《艮》上，曰《賁》。《賁》之《離》，是爲山下之火。去山之上有間，附于下，所以求升於上也。

《文筌・諸家有材氣之別》　枚乘善辭賦，體物皆精於物理，有入神之妙，非相如所及。

《靑溪漫稿》卷一七《贈教授龐君序》　昔【略】鄒陽、枚乘之徒之從諸王遊，皆能極諷諫之忠，隆匡輔之道，有師資之益。故能成令名，垂永世如此。

《莊渠遺書》卷四《別紙二》　枚乘、阮籍、陶淵明，皆涵蓄有餘味，亦可陶天眞也。

《尙書日記》卷七《太甲下》　以辯言亂舊政，以側言改厥度，以利口亂厥官。古人之致戒者屢矣。如漢武帝用吾丘壽王、枚乘之徒，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折難公卿，所謂以辯言亂政者。

《御製詩三集》卷四一《詠古》　呂氏著《春秋》，其言頗近理。出車入則輦，佁儗機由此。枚乘作《七發》，猶不失斯旨。高誘何務奇，翻謂乘謬鄙。儗機訓門內，曾未聞經史。既曰出與入，豈門內而已。佁爲癡騃貌，儗逆疾

同痿。乘辭實警佚，誘注未精揣。山中恒步行，蓋欲自砭耳。懷古詠其事，文固難言矣。

《藝概・賦概》《漢書・枚乘傳》：「梁客皆善辭賦，乘尤高。」則知當日賦名重于相如矣。後世學相如之麗者，還須以乘之高濟之。

《滄浪詩話・詩體》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略】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

又《考證》《古詩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之作，則其他可知矣。

蔡寬夫《蔡寬夫詩話》《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詞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雲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詞，陵或得其實。

《選材錄》卷三四枚乘字叔，吳淮陰人。「古詩十九首」七爲乘作。如天衣無縫，別樣錦機，不獨《七發》擅美當年。

毛先舒《十才子贊・枚生》十九首初無名，或者云是枚生。清廟朱弦一唱三嘆，芙蓉濯露邈不可翫，離四言騷賦而大放厥體，謂大音之希聲，忽堯鍾其悅耳。

分論

《七發》《文選》卷三四曹植《七啓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全晉文》卷四六傅玄《七謨序》：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款》、《七說》、《七蠲》、《七舉》、《七設》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奢而托諷咏，揚輝播烈，垂于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揚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并陵前而邈後，揚清風于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餘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而妙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犖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藝文類聚》卷五七《雜文部三》摯虞《文章流別論》：《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蹙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腊腥，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文心雕龍・雜文》：及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搆，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略】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又《通變》：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略】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略】此並廣寓極狀。又《才略》：枚乘之《七發》，【略】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文選・枚乘〈七發〉》李善注：《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容齋隨筆》卷七：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杰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閑》，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于是一洗矣。《珊瑚鉤詩話》卷一：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略】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啟》，【略】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後村詩話》卷六：《七發》云：「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峨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其語亦本《呂覽》，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但增損一兩字爾。《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

二九《學記》：《文選・七發》、《七啓》、《七命》，曹子建、張景陽，末段歸結只諛其時。枚乘欲以至言妙道爲斷，此見高於張、曹，惜其所謂資畧者見爲而未瑩，語焉而莫詳悉，未免識者所哂。「孔老賢觀，孟子籌之，萬不失一」，此等句謂之亂道亦可。《詩家直說》卷一：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歎》、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顏延之《七釋》，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公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枕易曰：「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又卷二：空同子曰：「【略】枚氏《七發》，非必于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于七。然皆俳語也。」《兩漢鴻文》卷五尾評引瞿昆湖曰：按乘字叔，事梁孝王。《七發》七者，少陽之數，發者欲發陽明於君也。中間八首，第一首是序，中六首是婉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吳客以爲語端云。又引鄒東廓曰：《七發》麗旨諛辭，上薄《騷》些，文章領袖。又引歸震川曰：自《七發》起，而《七激》、《七辨》諸文繼之，《客難》起而《解嘲》、《賓戲》諸文繼之。文章樹一規模卽開一蹊徑，古人亦有不免。然數見則不鮮，與其襲也無寧倡。《藝苑卮言》卷三：枚生《七發》，其原玉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滑稽，且辭氣跌蕩，怪麗不恆。子建而後，模擬牽率，往往可厭，然其法存也，至後人爲之而加陋，其法廢矣。《雨航雜錄》卷上：枚乘《七發》，馳騁恢奇，祖屈原之騷，而變其體者乎！五言古詩，有《三百篇》之遺意，而近於哀傷樂淫者乎！相如當盛漢之隆，氣旁魄而詞最溫麗，然已爲六朝端倪矣。《閑耕餘錄》卷一《九寡》：枚乘《七發》：「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取孤寡之物以爲隱約，欲其多悲聲也。「九寡」註引《列女傳》「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似未當。《續博物志》曰「九寡，九爲寡婦也」，此解得之。蓋九爲陽數之極，「九寡」者，極言其慘悽耳，以九死、九逝等字例觀，義自了了。又卷三《七體》：枚乘《七發》，體出獨創。後來擬作雲起，如傅毅《七激》、劉廣世《七興》、崔駰《七依》、李尤《七疑》、桓麟《七說》、（劉淵林《蜀都賦注》又作桓譚。）崔琦《七蠲》、劉梁《七舉》、馬融《七廣》、張衡《七辨》、曹植《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湛方生《七歡》、傅玄《七謨》、宋顏延之《七繹》、齊竟陵王作《賓僚七要》、梁蕭子範作《七誘》，俱載《藝文類聚》內。《七廣》、《七謨》止存其目。又有《七枝》，不詳何人所作。按《古文苑》鄒炎遺令曰：吾二十七而作《七平》，又《文選註》有左思《七牧》，劉劭《七華》，其文皆不傳也。唐以後作者不能詳及。吾邑石英中子珍有《七宜》，奇文鬱起，曹張之亞，惜其坐事見法，不甚著耳。《七宜》在獄中作。《鐵立文起前編》卷一二《七（附論）》：王懋公曰：枚乘《七發》，亦偶然作，原不可定爲一體。我欲列之雜著中。自東漢魏晉諸人爭擬之，儼若傳記詩賦之類，必不可缺，眞堪爲之噴飯也。《昭明文選》竟標曰七，彼拙于文而陋于識，固不足怪，而《辨體》、《明辨》，亦襲而莫知是正，何耶。李空同謂《七發》非必於七，文渙而成七，後人無七而必于七，皆俳語也。又：《辨體》曰：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又：《明辨》曰：按七者文章之一體。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也。王懋公曰：《明辨》謂七者楚辭《七諫》之流也，此語甚謬。《七發》之文，與曼倩《七諫》「自悲」「哀命」「怨世」「沉江」之說遠若天淵，而又枚乘在前，東方在後，豈可謂乘倣朔乎？凡論人、論文，而不先論其世，終不足以定其人與文。徐魯庵顧不惜貽誤後人，何哉。《文選尤》卷六眉批：七者，少陽之數，欲發明于君也。第一首是序，中六首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陳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吳客以爲語端，實以諫梁孝王耳。又末評引林次崖曰：《七發》之中，凡悅耳目口鼻手足娛心意之物無不備具，可謂多聞博識矣。辭復艷麗充暢，上薄《騷》些，信文章領袖，漢家巨擘也。《梁昭明文選越裁》卷六眉批：《七發》首一段爲總叙，次及琴瑟、飲食、走馬、聲色、田獵、觀濤，引而至于要言妙道，每發俱以「僕病未能」爲結，獨田獵一發，變換其文，且不用在六發，而用于五發內，無倫無緒，忽略忽詳，正其文法岸異處。又：《兩都》、《二京》、《三都》，侈言田獵，人皆知祖述《子虛》，孰知始自《七發》。《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文選・枚叔七發》：數千言之賦，讀者厭倦，裁而爲七，移形換步，處處足以回易耳目。此枚叔所以獨爲文章宗。劉彥和以宋玉《對問》、枚叔《七發》、揚雄《連珠》爲雜文之祖。又：「楚太子有疾」至「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此一段猶賦之序。又：「龍門之桐」以下，要言妙道在末一段中，先之以此者，見極天下之樂，不如親正士爲能起疾。蓋叔方

客遊諸侯，故爲文以開喻之也。　又：「原本山川」至「離辭連類」四語，作賦之大略也。　又：「然聞于師曰似神而非者三」，波瀾相推，才情橫溢。又：　晁無咎見蘇子瞻，子瞻爲稱枚乘、曹植《七啟》、《七發》之文引物連類，能究情狀，于是儗之爲《七述》。是此體北宋人猶知貴之。　吳大受《詩筏》：枚乘《七發》、東方朔《客難》，祖體也。後人雖沿襲其體，然其丰神氣韻終不能及。　《午風堂叢談》卷三：　《五噫》、《四愁》、《九歌》、《七發》，皆創文者立意之，終絕其數而名之也。宋玉《九辯》、傅毅《七激》、張衡《七辯》、李尤《七命》、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傅元《七林》、何遜《七召》、梁簡文帝《七勵》，或傳或佚。盧照鄰《五悲》，意匠《離騷》詞或謬正。李涉追感聞見，成文六篇，曰《六數》。晁無咎見子瞻，子瞻爲稱枚乘、曹植，《七發》、《七啟》之文，引物連類，能究物狀，於是儗之爲《七述》。何義門云，此體宋人猶知貴之。然洪容齋謂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詞腴旨，上薄《騷》些，故爲可喜。繼之者類皆規倣太切，了無新意。　《遯志堂雜鈔》卷一〇：　枚乘《七發》：「九寡之珥以爲約。」李善曰：「約言的，琴徽也。」　《鑑窗叢錄》卷一：　俗多以廣陵濤爲揚州，其誤久矣。枚乘《七發》「觀潮于廣陵之曲江」，秀水朱氏曰：　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爲骨母，胥母之譌也。《水經注》：　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日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　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二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于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唐江爲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尤可笑也。　《藝概・賦概》：　枚乘《七發》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韻不及宋，而雄節殆于過之。　《癡學》卷五《讀文筆得》：　枚乘《七發》云：「溷章白鷺，孔雀鸛鵠。鵁鶄鵫鵝，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李善注云：「溷章鳥名，未詳。螭龍、德牧竝鳥名，形未詳。」余謂非也。溷，雜也。章，文章也。言衆鳥之文采溷雜而成章也。螭龍，龍之無角者。牧，畜也，養也。螭龍神物，以德化所致，能畜養之，且邕邕和鳴，以樂其羣也。即《禮運》「四靈爲畜」之意。魚陰類，性喜潛伏，惟陽魚則善騰躍，即《爾雅》鱯鯉之屬。李注引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魚鳥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數語，亦與此句文義無涉。「溷章」四句，言羽族之盛。「螭龍」四句，言水族之盛。李氏執定上文「白鷺」至「鵁鶄」皆言鳥，故以「螭龍」、「德牧」爲二鳥名，竝於「陽魚」句引魚鳥之說強爲粘合，不知此作上文既云「左江右湖」，又云「黃池紆曲」，則鋪敘水族，亦文體所應有也。

《菟園賦》　《文心雕龍・詮賦》：　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　又《比興》：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略】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　《藝苑卮言》卷三：　枚乘《菟園賦》，記者以爲王薨後，子皋所爲。據結尾婦人先歌而後無和者，亦似不完之篇。

《柳賦》　《後村詩話》卷七：　梁孝王游于忘憂之館，集諸游士，使各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爲《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各五匹。　《文璞清娛》卷二尾評：　素手調箏，撫絃輕弄，風情故自堪憐。　《歷朝賦格》中集卷五：　一百六十二言，言柳僅數語。其旨本於忘憂，而忘憂莫如飲酒也。後此王粲、孔臧遜此清髓，繁欽、應瑒惟存斷簡而已。

《上書諫吳王》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二・鄒陽枚乘》：　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乘《諫吳王書》尤明切。　《漢書評林》引林希元：　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眞古之善言者。　《兩漢鴻文》卷五尾評引凌以棟曰：　全是隱語，與鄒陽諫吳王書同。　《閱耕餘錄》卷一《枚乘語本宋玉》：　枚乘《上吳王書》曰：「養由基之射，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此語實本宋玉《釣賦》曰：「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可見文人相襲自古已然。　《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四尾評：　止言難爲之勢，能使壯氣消阻，益人反顧之心，此亦至善立說者也。　《西漢文統》卷三尾評引茅坤曰：　篇中或長喻，或罕譬，凡十有四五可謂切中事情。王之不聽，利令智

昏也。又引張采曰：班孟堅云：鄒陽、枚乘游於危國，而終免禍患者，以其持論者正也。《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七眉批：此諫在未舉兵之時，導正在鴈張之會，諱言不利二字，只得旁引曲譬，使之自喻，與鄒陽指同。又尾批：指點禍福，聳懼利害，如殷殷然之雷聲，忽閃忽鑠，令人魂驚意動，亦從《說難》中揣摩來也。然以枚叔作《七發》浮艷手段，而有此靈空之筆，更爲難得。《古文評論·諫吳王書》：是時吳之逆謀跡尚未露，故諫辭隱躍如此。《義門讀書記》卷一七《前漢書·枚乘傳》「禍生有胎」至「先其未形也」：時吳王初怨望，故以「禍生有胎」言之。漸靡使然，若所欲爲，而長禍胎者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變所欲爲而絕禍胎者也。「石稱丈量」則深計得失之全，言諸侯反天子，從逆必凶，不可區區較量形勢利鈍。當舉其全以論之，乃其間轉禍爲福之道也。《古文眉詮》卷三三：將欲弭于未形，不得不用隱語。時鄒陽亦爲隱諫，然多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猶屬讒事儷辭，尚未若此之四虛無著，而駭心刺耳，愈出愈奇也。仔細尋之，仍復肌理細膩，得不詫爲靈物。《駢體文鈔》卷一一：欲言難言，愈離奇愈沉痛，《國策》之體，《離騷》之神，後來無繼。

《重諫吳王書》 劉宰《讀史抄》：枚乘《再諫吳王書》，其間載齊王殺身等事，皆在吳王敗走之後。劉仲馮考之其詳，謂後人增加之。予觀韋孟諷諫楚王戊詩，或者以爲其子孫敬事，述志而作。則乘之諫吳王書，其爲後人增加也明矣。《文選尤》卷七末評引林次崖曰：此是吳王逆謀已露，故諫之如此，中間利害禍福，反復評書，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兩漢鴻文》卷五尾評引顧瑞屏曰：全是《國策》風氣。《書記洞詮》卷一一尾評引劉攽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邛笮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笮之塞」，益知其非。又：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不自殺，今此枚乘諫者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又：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眞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歷代古文國璋集》西漢文卷四尾評：劉疑此文非眞，以其詳于後事，不應懸合乃爾也，且乘自吳適梁，又自梁適吳，亦可疑。然其文則爲乘所自製無疑。意吳滅之後，乘出此文以明讜直，所以名顯于諸侯，而班史亦采之。《義門讀書記》卷一七《前漢書·枚乘傳》「枚乘復說吳王」至「願大王孰察焉」：前篇儒者之文，此作迥別高下，劉攽以爲後人以吳事寓言，是也。《四史評議·漢書賈鄒枚路傳》：枚乘《諫吳王書》，【略】最是佳妙文字。班氏載之，亦是也。其《復說吳王書》可疑處甚多。蓋此時乘已去吳適梁，無論不得復說，即以復說論，其中如齊王殺身及四國不得出兵，皆是後來事，乘安能預知之而預言之？昔人以爲此書乃後人以吳事喻言，非乘所作，其說極爲有見。班氏載之于此，亦似誤也。

傳記

《漢書·枚乘傳》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桀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桀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俗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

紈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桑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略】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

紀事

《漢書・枚乘傳》　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

著録

《漢書・藝文志》　枚乘賦九篇。

任昉《文章緣起》　歌詩，漢枚乘作《麗人歌詩》。

《玉臺新詠》卷一　枚乘雜詩九首。

《隋書・經籍志四》　（漢《淮南王集》一卷）下注：梁【略】又有【略】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各一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枚乘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枚乘集》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六《別集類上》　《枚叔集》一卷。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録。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鈔出者。

《漢藝文志考證》卷八　枚乘賦九篇。《古文苑》有《梁王菟園賦》，《文選注》：《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隋志》乘集二卷。（《文選》有《七發》。）

藝文

曹植《七啓》（存目）

蕭繹《報顧之儀獻神洲頌》　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徐陵《讓五兵尚書表》　臣雖不敏，弱冠登朝。伊昔承華，豫遊多士；晚逢興運，爰濫寵私。爾時四郊多壘，七雄分爭；國家制度，日不暇給。趙宮論受命之宜，隨邑奏升壇之禮。而參聞秘計，弗解單于之兵，飛箭馳書，未動聊城之將。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時恩；馮唐暮年，見申明主。擢宰京邑，朝坐棘林。遂致洛陽無雨，非比長安多盜。其宜屏錮，用寘嚴科。

庾信《正旦上司憲府》　詰旦啓門欄，繁辭湧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摶。栖烏還得府，棄馬復歸闌。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乘蓮葉劒，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王褒《季秋觀海》　孟軻叙遊聖，枚乘説癒疾。逖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天迴無岸，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城碧霧晴，連洲彩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虛筆。

李邕《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　淮陰縣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彌越走蜀，會閩驛吳。《七發》枚乘之邱，三傑楚王之窟。勝引飛轡，商旅接艫。每至同雲冒山，終風振壑，宦子惕息，篙工疚懷。魚貫迤其萬艘，霧集坌於層渚。莫不膜拜圍繞，焚香護持，復悔多尤，迴祈景福。

李白《送友人尋越中山水》　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千巖泉灑落，萬

壑樹縈迴。東海橫秦望，西陵邐越臺。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八月枚乘筆，三吳張翰盃。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

杜甫《奉漢中王手札》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犬馬誠爲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樽。

崔嘏《授裴諗中書舍人制》 自擢居內署，掌茲制命。謹密無曠，馨香有聞。問對備見其一心，敏捷共推其七步。況臧孫有後，且聞得鳳之音；枚乘多才，雅蓄雕龍之妙。爰因滿歲，授以正名。

徐寅《龍賦》二 休說雄才間代生，到頭難與運相爭。時通有詔徵枚乘，世亂無人薦禰衡。逐日莫矜驚馬步，司晨誰要牝雞鳴。林中且作烟霞侶，塵滿關河未可行。

宋祁《送鄭天休》 春筠蒸徧擢鋒摧，剡奏飄然別上臺。授簡客驚枚乘去，探書人繼史公來。爆桐度曲離筵慘，樵的分風使棹催。千萬祓濱傳善序，永和三月有流盃。

梅堯臣《送張秀才之淮南》 聊爲楚客唱，一送淮南行。出汴遠心喜，移舟孤岫橫。危帆將進浦，寒霧不分城。枚乘舊居處，向來秋草生。

黃庭堅《江西道院賦》 勾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蝕於越。有泰伯、虞仲、季子之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雍容；有屈原、宋玉、枚乘之筆，故文章有江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其民樂鬬而輕死；江漢之俗多禨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

虞儔《和湯倅留別》 官冷門前可設羅，高軒多謝肯相過。別離漸近那堪說，觴詠從今莫厭多。風月平分聊爾耳，雲霄咫尺奈君何。漢庭行且迎枚乘，南浦從教恨綠波。

韓元吉《念奴嬌》 春來離思，正樓臺燈火、香凝金戟。揚子江頭，嘶騎擁，楊柳花飛留客。枚乘聲名，謫仙風韻，更賦長相憶。酒闌相顧，起看月墮寒碧。　樽前誰唱新詞，平林眞有恨，寒煙如織。燕鴈橫空梅蘂亂，醉裏隔江聞笛。白髮逢春，湖山好在，一笑千金直。待君歸詔，買船重話疇昔。

方回《送趙無己之臨川》 原嘗春陵四公子，珠履三千分鼎食。馮謹市義薄聚斂，毛遂歃盟卻強敵。梁王菟園禮詞人，相如之賦枚乘七。平津更有翹材館，大開東閣英彥集。徒步常何起馬周，落河房琯任劉秩。嚴鄭公延杜子美，郭汾陽遇李太白。朱門若止藏歌舞，無一措大研文墨。

文天祥《贈明脈蕭信叔》 枚乘擅七發，郭玉明四難。微言起沈痼，此道今漫漫。云何東海生，而乃緒眞要。耆然以神遇，契彼鏡經妙。我欲炊彫胡，俯鑿菊水泉。壽被方輿人，六氣何由曾。

沈夢麟《卧雪爲袁子志賦》 門外雪深數尺強，袁郎高枕也應狂。月明蝴蝶迷何處，酒醒梅花落滿牀。縣令亦知吾道病，先生不管北風涼。揮毫枚乘偏能賦，消得渠儂酒一觴。

陳樵《李夫人賦(漢)》 李夫人既沒，乙帳成寒，蘭銷曼宇，脂澤無華，皇情弗豫。怨反生之不靈，遲所思兮遲莫。顧羅綺兮成堆，撫瑤席而不御。態躇謝美，露鶴非腴；玉冷柘漿，莖晞丹露。臨扇徵歌，卷衣思舞。縹玉笛兮聲轉悲，璚碧樽兮無與佐。傷寶唾之餘花，恨黃金之莫鑄。於是承明受詔，百靈授職，招錦車，下軒液，薦浴壺，藉蘭席。羽仗宵陳，侍臣在側，月照金缸，流蘇五色；靈風繞帷，光儀可覿。皇帝撫今懷古，悲喜交集，顧謂枚乘曰：「陳大夫之麗藻，輪予心之慍抑。緣情率禮，爲予賦之。」乘曰：「唯唯。」若有人兮望宸幄，行姍姍兮綷若若。顧帳殿之未移，感芳華之榮落。冶步弄姿，映華迴立，形迭成光，綺態艷逸。遠之若綵雲之方興，近之若珠樹之在室。曄曄乎若晴花之倚草，娟娟乎若華雪之映日。丹輿並秀，璚枝共新，顧李增襛，懷芝比潤。髻環百合，香傳五蘊；玉色成丹，長眉入鬢。晞光髮九回之膏，承露華百英之粉。希蛾染桂，傅齒編犀。鬢隨衛巧，腰將楚細。艷與華兮爭春，目橫波兮剪水。昔宴惰以爲虞兮，今烏取夫衆媚？方鸞鎞翮，當薦羅霜，且溫室之背秋，夕露寒之迎涼。颺車無羽，漢津無梁。苔痕暗上黃金印，綠塵飛墮合歡牀。顧今夕爲何夕兮，共珠璧之夜光。翹分翠羽，衣縷鴛鴦；條脫如縈，雜佩載肪。綴石榴之華鈿兮，垂傅珥之明璫。曳翠雲之華柱兮，襲鬱金之羅裳。委夫容之裙釵兮，緝繁綉之偏諸。衣金錯之襠襦兮，曜紬綺之襜褕。揚衡微笑，宛轉蹌踏。懷華萼之連枝兮，非直以悅己之故也。寧趨死而不一見兮，有不死之具也。姿采如新，襛花如故。乍見乍泯，出有入無。望椒塗而不進，旋卻立而引去。冀芳訊之一陳兮，蓄瑜辭

而不吐。朝爲終南之雲，暮爲渭川之雨。瑜珥在几，茵馮在車。芬若未寒，薇帳在華；翰有點蛾之綠，奩餘漬粉之爪。情脈脈而不一言兮，紛瓊瑰之盈懷。昔爲琴上之琅玕，今爲空中之玉釵。君心無所終薄兮，使春帶之轉賒。乘鸞有侶，拾翠有儔。招漢女于璇淵，命洛妃于春洲。攜玉姜以並來，挾綠華以共游。上可以攄君王之邑邑，下可以致芳意之綢繆。何忽來而獨往兮，使駕望以增愁。色似是而情非兮，曾不肯乎少休。同車之子，艷非世有；曼姬在左，白台在右。協律悲歌而撫節兮，悅慶雲之光覆。美人一去而長存兮，何必戀戀以爲己憂也。美人笑夫春華兮，春華謂非吾偶。彩雲一散而無質兮，華一夭而莫予留。美人死而不死兮，華見之而懷羞。歌曰：陳寶衣兮散璠燭，君不來兮輪兩角。間何闊兮去何速，誰與來兮兩鴻鵠。雄髮春深綠轉銷，秋塵日暗黃金屋。君王愛玉體，無使沈心曲。帝又歌曰：絳樓銷兮百子池，蛾影散兮明鏡飛。日昧昧兮損容輝，來如雨兮青蛾眉。光塵莫予羈，異香出予衣。心悅子兮非令姿，懷故心兮勞望思。何姍姍兮其來遲，折蘅蕪兮復來歸。於是司馬大夫起而爲亂，亂曰：罷回波兮停白雲，朝華蔫兮玉枝折。玉既折兮汗未晞，望美人兮青雲覬。斷夢殘香翡翠帷，苕華玉上餘芳字。海外殊庭未可期，更待承華青鳥至。

貝瓊《送桑子材歸慶塘》 書賽未了復晨雞，歲暮扁舟出大溪。司馬倦從枚乘客，伯鸞欣對孟光妻。山通石屋風烟合，海接天河日月低。一路梅花千樹雪，春來約我酒重攜。

馬臻《和友人韻》 瘦筇便領鶴，糲食任無魚。老去詩多拙，貧來客自踈。嚴陵終獨釣，枚乘只安車。委命存窮達，吾生亦宴如。

金幼孜《送陳秉剛赴廉州照磨》二 射策當年負俊聲，每憐知己最關情。梁園早見收枚乘，宣室無能薦賈生。清夜聞雞傷別思，北風驅馬促嚴程。懸知過嶺梅將發，有待題詩寄玉京。

王偁《立春早朝賜酺答鄭編修之作》 玉歷新頒後，千門曉色鮮。青雲干舜呂，和氣入堯年。高品初傳勅，中庖預列筵。愧非枚乘侶，雨露沐恩偏。

李夢陽《中秋》二 輝輝衆星沒，宛宛孤輪高。萬古今宵月，青天首自搔。度闈螢息照，懸樹鳥分毛。寂寞枚乘筆，空懷八月濤。

又《九月晦日西南陂再泛二首》一 水國窮秋霽更寒，渚宮重宴菊猶殘。閒身欲住張融舸，短髮羞欹杜甫冠。日映樓臺天上過，風恬魚鳥鏡中看。綠池莫戀園園竹，即擬枚乘賦不難。

孫緒《七謠贈璞岡趙明府》（存目）

何景明《七述》（存目）

皇甫汸《夏日過文太史問疾》 長日因居訪碧山，清風如造竹林間。門前不斷軒車駐，庭下新滋帶草閒。著作久探金匱秘，陸沈曾是玉堂還。從來妙說能除疾，可引枚乘一解顏。

王世貞《答茂秦》 黃河春草白茫茫，騷使封題粲幾行。爭問劇辛來自趙，頗傳枚乘老游梁。淮南客賦雲爲樹，漢署鴻歸月似霜。莫笑故人甘宦拙，豈容卿秩卧長楊。

葉春及《送南園鄭文學遷榮府教授》 吾憐鄭夫子，白首向王門。桃李庭前樹，桑麻海上村。宦情江漢遠，騷路雪霜繁。預想枚乘去，多從嘗兔園。

彭師度《維揚懷古賢五首・枚乘》 垂柳千條亂暮鴉，觀濤有賦獨咨嗟。枚生遺事今誰記，去國年年怨落花。

胡應麟《君禹病瘡二月餘余過訪不能數語情殊戀戀途中追憶再成二律奉寄》二 隻字風雲逐彩毫，雙絨雨雪問綈袍。朱顏摠爲懷人瘦，綠髻能無課士勞。歌徹四愁神已王，篇成七發興逾豪。何當一喚枚乘至，萬疊吳山望海濤。

又《朱山人卜居廣陵持卷遍乞名公題贈余賦二章》一 武夷山色最堪憐，何事維揚覓畫船。乘興剡溪春雪後，卜居邗水暮雲前。枚乘麗賦經時和，杜牧新詩異代傳。二十四橋人似玉，明粧十萬勝腰纏。

吳綺《集扶晨松竹山房共用燈字》 觀濤何意學枚乘，去住于今總未能。十月搗殘隣院杵，一秋挑盡故人燈。著霜早橘香初好，倚月寒梅影自矜。逸興酒邊渾不減，飛揚猶似脫鞲鷹。

毛奇齡《陳黃門台孫病中招飲賦贈》 夫君今作臺諫臣，當時曾宰春江濱。春江江郭跨東越，萬里迴潮瀉飛雪。每到三秋水落時，一望西陵最愁絕。西陵游子去復來，逢君又是榴花開。病中記得觀濤處，愧少枚乘七發才。

宋犖《次韻酬陳其年》 歲暮相逢掩竹扉，林丘同著薜蘿衣。天將賦草催枚乘，纔到梁園雪已飛。

愛新覺羅・弘曆《南苑小獵即事雜詠》二 木蘭迴後射何曾，馬上金弓勉始勝。卻覺屈支失調習，可應警語忘枚乘。

又《春蒐》 春蒐詎是蒐，路便小清遊。弗爲取多獸，聊因試駿騶。鞍輕

身覺重，弓燥手非柔。枚乘傳七發，分明誚我不？（自去秋木蘭迴蹕，不乘馬持弓矢者數月。茲路便小獵，覺人馬不相習，未數射而力已倦。宴安酖毒，古人所以爲戒也。）

羅震亨《過枚乘故里》 枚叔游危國，始卒克自全。吳梁屢抗疏，辭嚴義亦堅。良由秉氣正，太璞完其天。末學矜詞賦，稱道失所先。牘史欽品概，慨慕恣流連。君子居亂世，焉用文藻傳。披煙來故里，清風尚泠然。

陸賈

論述

綜論

《漢書·高帝紀下》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又《鄧陸朱劉叔孫傳贊》 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略】陸賈位止大夫，致仁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又《敘傳上》 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閫，究先聖之壺奧。婆娑虖術藝之場，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虖聖聽，列炳於後人。

《法言·淵騫》 美行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言辭婁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論衡·超奇》 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略】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又《書解》 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略】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有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

又《案書》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

又《對作》 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

《文心雕龍·詮賦》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

又《史傳》 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

又《諸子》 若夫陸賈《典(新)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或敍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又《才略》 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進《新語》)，其辯之富矣。

《樂全集》卷九《官人論》 至於專使之才如終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凌厲名節如張綱、范滂者，明愼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爲政，外與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爲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

《南澗甲乙稿》卷一一《癸巳五月進故事》 漢興，三人若食其，特辯士之雄，而亦以儒自命。叔孫通，僅能定朝會之儀。陸賈時時說《詩》《書》而著《新語》，大抵所抱負類不醇正，獵取儒之近似者。

《黃氏日抄》卷四六《讀史·史記·酈生陸賈》 陸賈兩使尉他，使漢越無

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一新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廼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

又卷四七《讀史・漢書・陸賈》 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群臣無有也。賈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病免，豈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復傅會將相以誅諸呂，又豈忍一日苟忘其君，此亦一時羣臣無有也。嗚呼，賈庶幾以道事君者與。

《漢藝文志考證》卷五《陸賈二十三篇》 吳儁曰：《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夫黜仲尼之書，則道不尊矣，烏能使高帝行儒術哉。

戴表元《汴畧序》 古之通史者百家，皆出於父兄先世，聞見積累以得之，若司馬、班、范、劉、李以降可睹已。其有草野後流，庠序遺哲，辛苦採拾而後喻者，則不在此限。然及其至也，精之以講學，粗之以用世，俱不病於匱乏。故東方生三冬之勞而文史可以足用，陸賈、賈山輩掇綴秦漢近事，以資口辯，而時人謂其知務，此其效也。

楊維禎《山居新話序》 經史之外有諸子，亦羽翼世教者，而或議之說鈴，以不要諸六經之道也。漢有陸生，著書十二篇，號《新語》，至今傳之者，亦善著古今存亡之徵。

《纖厓咏史註》卷一《陸大中（并序）》 世以漢陸賈爲智人辯士，余以其游公卿間，談笑取富貴，不以汗馬勞。家有五子，輪環奉養，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優游晚景以壽終，眞亂世福人也。予嘗爲陸客卿著《客隱論》，列東方生朝隱論云：人生不願韓柱國，但願身爲漢廷陸大中。著述稱仁義，大中辨口調異同，一說南越去黃屋，再說兩相交春風。橐裝用未盡，金錢賜重重，歌童傳食五子宮，一劍得失楚人弓，優游公卿間，家以上壽終。同鄉狂生廣野公，身膏鼎鑊豈如陸大中。

《升菴集》卷四三《鷸蚌相持》 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通之罪大矣。

《諸子彙函》卷一四《雲陽子》題注 其卓識宏議，爲漢儒首唱。

胡維《新刻兩京遺編序》 余按陸賈習短長者也，然當斲雕破觚之初，氣輪屯而不流，詞莽鬱而不炫。

范大沖《陸賈新語序》 陸生，漢初異人也。其人何以異？而稽其言與行，人異甚矣。方漢祖龍興於沛上，若蕭、曹以刀筆，張、陳以智謀，勃、嬰以織販，布、噲以屠鯫，凡有一技一能者，靡不各逞所長，以赴攀龍附鳳之會，而竟得名垂竹帛，勳列鼎彝，何偉偉也！斯時也，陸生安在哉？淵潛豹隱，相時而出，不驅馳於草昧勛勩之時，而乃仗齒頰於泰定康靖之日，馬上得之治之之一語，足開卯金刀溺冠之顓蒙，故特命一一錄奏，輒以《新語》目之，其語異矣，而非異人能之乎？此語其語也。若出使南越，和諧將相，戮呂氏，定漢鼎之數百年，如太山磐石，而不動聲色，行更何異也！此足知蕭、曹、張、陳輩，均當在其下風矣。吾先大人喜其語，錄置左右。茲不肖檢閱殘編，特付剞劂，仰承先志云爾。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六《人品辨賢志統四・諸子》 陸生才高識卓，觀其說南越王，與勸陳曲逆，交驩絳侯云云，彼時人物罕儔焉。即使曲逆當之，亦失其奇矣。蓋古所謂達人，善用其正于沉深之見者歟。

《讀書後・讀陸子》 陸賈，縱橫者流耳，而所撰十二篇，皆淺顯無甚俶儻之見，而亦不詭於道。或謂非賈書，不然也。使後人僞爲之，則必詭其理，雄其辭，而張皇其事矣。賈固時時近儒者。高帝不讀書，故驟而歎其雄博。其意不在馬上治，故徐而益有入焉。彼其他所以拊尉佗，和平勃，皆正論也。是故幸以富壽怡樂終，而不爲食其之烹，蒯徹之口也，說固有道矣。

《隱秀軒集》卷三〇《陸賈》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辯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爲

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辯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于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筐篚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辯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于辯士之名。其薄于食其報者，正厚于托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粵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此也。

黃淳耀《史記評論・酈生陸賈列傳》 陸賈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其全身遠害，排難解紛，功立而無可指名，事成而不爲權首，則似深於黃老之學者，特外以儒術文之耳。賈素善辟陽侯，乃勸辟陽侯交朱建者，蓋心知辟陽侯所爲不法，禍將及己，故嫁之於建也。及孝文誅辟陽客，以建嘗爲畫策，捕治之。建遂自頸，而賈獨全，此則學黃老者之微巧也。先輩多謂陸生有功儒術，恐非至論。

《讀史亭文集》卷二《嶺南歷公集序》 漢高得天下十一年，南粵猶隔聲教。帝念嶺表古荒服地，連閩粵甌駱各數千里，一都會也。維是蠻夸君長、崎嶇山海，非士馬所能得志，思所以柔之不果。會陸賈日於上前稱說《詩》、《書》，上一日忽悟曰：吾思所以用之矣。乃令以大中大夫入南粵，說尉佗下之。剖符通璽，易風俗盡用漢法，九郡來歸。然開西南文教之祖者賈也。

《雲谷卧餘》卷一五《陸賈》 張子曰：祚漢者賈也。功豈在三傑下乎？世稱漢儒，率首董仲舒，吾謂當以賈爲第一。仲舒在文景時，已重文學，賈當秦坑焚漢嫚罵儒術廢熄之世，獨能守湯武仁義之說，以動人主，視仲舒爲尤難也。

《午亭文編》卷三三《陸賈》 孔子惡利口。史稱陸賈使南越降尉佗，勸高帝事《詩》、《書》，奏十二篇《新語》，又能說陳平交驩太尉，卒誅諸呂，功偉矣。然賈名有口辯，平原君朱建亦辯有口而義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后，欲知建。建不肯見。辟陽侯母死，貧未有以發喪。賈乃見辟陽侯，說令厚送喪。後人毀辟陽侯惠帝，帝怒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欲遂誅辟陽侯，卒賴建說孝惠幸臣閎籍孺，以故辟陽侯得不誅。食其幸呂后，天下大惡也，人人欲誅之，而賈獨爲計畫，有口者變易是非如此。賈誠有功，而於此吾獨斥其非者，以其有口而不專用於正。而平原君亦以辯有口失其身。孔子稱木訥近仁，而惡夫佞，又曰巧言鮮仁。陸賈、朱建之才賢，猶且犯聖人之戒，則信乎利口之不足爲貴也。

《得樹樓雜鈔》卷一二 陸賈，漢初儒生之有體有用者，觀其紲尉佗以禮義，說高帝以《詩》、《書》，當呂后朝，不汲汲於功名，既能全身遠患，又能以事外之人隱然爲社稷計安全，有曲逆智謀所不逮者。子房已從赤松遊，漢之不奪於諸呂，亦賴有此人也。因其與朱建善，《史記》概以口辯士目之，淺之乎論陸生矣。

又 《史記》「數見不鮮」乃時人口語，與下「無久慝」意貫。《漢書》改作「數擊鮮」，大費解釋。《史記》「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數十人」，《漢書》刪卻「舞」、「琴」兩字，絕無意義。《史記》「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三過」，《漢書》刪去「三」字便成死句。

《權衡一書・論世・漢陸賈》引李東陽 漢世守成功臣陸賈其稱首乎。《新語》未奏之先，帝不知尊太公，既奏之後，帝遂能尊孔子，則漢之文治賈啓之也，況和平勃誅諸呂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僅以辨士傳之，淺之乎知賈矣。

《意林注》卷二《新語》 案此漢人著書之始。《新語》外，又有《楚漢春秋》、《感春賦》，《文心雕龍》所謂「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也。承秦燔之後，遇罵儒之主，而能使每篇稱善，左右皆呼萬歲，斯其啓沃之功大矣。王仲任謂《新語》參貳經傳，言可采行，□□□□，而王弇州譏其淺顯，無甚高倜儻之見，過矣。

分論

《新語》晁說之《雜著・恥新》：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黃氏日鈔》卷五六：《新語》十二篇，漢太中大夫陸賈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聖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功，當思之於身，舜棄黃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爲》，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六曰《愼微》，言謹內行。七曰《資質》，言質美者在遇合。八曰《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懷慮》，言立功當專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義。十一曰《明試》，言君臣當謹言行。十二曰《思務》，言聞見當務執守。此其大略也，往往多合於理，而又點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則亦有識之言矣。然其文煩細，不類陸賈豪傑士所言。賈本以《詩》、《書》革漢高帝馬上之習，每陳前代行事，帝輒稱善，恐不如此書組織以爲文。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正聖主，下無貞正諸侯，鉏奸臣賊子之黨。」考其上文，雖爲魯定公而發，豈所宜言於大漢方隆之日乎？若賈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之意，十二篇咸無焉，則此書似非陸賈之本眞也。錢福《新刊新語序》：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歎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辯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賀身名俱榮，爲優於鄒、婁、建、通輩。賈固有以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譌，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眞本無疑。秦、漢之書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久承平既久，文章煥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爲眞，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皇明弘治壬戌歲（十五年）日長至，翰林國史修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都穆《新語後記》：《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譔。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澍之桐鄉，嘗得其本，鋟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然則李君之行之者，豈直取其文字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者之當鑒也。弘治壬戌（十五年）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都穆記。《五嶽山人集》卷二五《漢大中大夫陸賈新語序》：嘗讀趙宋書，謂漢氏聖道滅替，鮮寡儒者，予不然之。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然，趙宋時有之乎？《易》、《詩》、《書》、《禮》、《春秋》，皆當時萌芽授承之，不有儒者曷傳之乎？予常謂仲尼之道明切允實，在漢初尚可表見，不似後儒談玄指妙，慌忽奧杳，使新學無可踐據，去洙泗太益背遠者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後儒

乳口即言性與天道，囂囂洋洋，皆以爲聖人可旦夕驟企。夷考其心行，則往往與盜跖等。由不得其門而沉陷異端，倀狂肆求之也。即如大中大夫陸賈所撰《新語》【略】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之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此固促衷淺目而不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者哉。漢氏經術至於立官顓門，今仲尼之道絕而復傳於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乃序而藏之，以告論世者焉。《詹氏性理小辨》卷五六《人品辨賚志統四・諸子》：陸賈《新語》十有二篇，其文雅馴而氣渾偉，不犯雕琢而語自工，漢初傑思也。雖內談六經，堯舜周孔仁義，而其本旨乃是商君、李斯、范睢、蔡澤，蓋見秦之敗亡，欲急反之，而以寬舒爲本，政教爲用者。觀其言曰：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爲法，因世而權行。又曰：道近不必出于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于三王。此與商、李議論何殊，然卻識時務，爲因時立政者之名言，不足與腐儒道也。其十二篇論著，大率可致世用，非徒演說爲文辭者。雖本體未離縱橫，乃敷陳緣飾，又皆不背于聖教，易知易行，使商、李、范、蔡當時見此，則秦可爲漢，無暴之名，而有久長之功。故吾於陸生重有取焉，豈其假之而伯者歟。《百家類纂》卷三《陸賈新語題辭》：按《史記》陸賈本傳，高帝時【略】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太史公謂爲當世之辨士，班固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且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安諸呂，其卓識宏議，豈一時椎埋屠狗所可企及哉。信漢庭儒術之首倡，劉勰所謂「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者是已。因盡錄之，闕其疑誤，俾論文者知所尚焉。朱君復刪本《諸子斟淑》：西漢陸賈，號爲有口辯士，今所傳《新語》，乃和雅典則，與漢初文氣不類，疑東漢人贋作。《經義雜記》卷一九《記漢魏叢書》：《獨斷》、《西京雜記》、《新語》、《新序》、《說苑》、《潛夫論》、《申鑒》、《中論》、《新論》、《論衡》、《星經》，亦多善者，但少雜耳。《鐵橋漫稿》卷五《新語叙》：《史記》本傳：「陸賈者，楚人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漢書》本傳同。《藝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所論譔計之。《史記正義》引梁《七錄》，《新語》二卷，陸賈撰。《隋志》、舊新《唐志》同。《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云：「今存《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質》、《至德》、《懷慮》七篇。」蓋宋時此書佚而復出，出亦不全。至明弘治間，莆陽李廷梧字仲陽得十二卷足本，刻版于桐鄉縣治，後此有姜思復本、胡維新本、《子彙》本、程榮、何鏜《叢書》本，皆祖李廷梧。或疑明本十二篇，反多于王伯厚所見，恐是後人因不全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篇數。今知不然者，《羣書治要》載有八篇，其《辨惑》、《本行》、《明誡》、《思務》四篇，皆非王伯厚所見，而與明本相同。《文選》張載《雜詩》注引「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古詩・行行重行行》注引「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今在《辨惑》篇；王粲《從軍詩》注引「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今在《本行》篇；《意林》所載「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今在《辨惑》篇；「玉斗酌酒，金椀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今在《本行》篇；足知多出五篇，是隋、唐原本。至《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十二篇無此文，《論衡》但云《陸賈》，不云《新語》，或當在《漢志》之二十三篇中。又《穀梁傳》孝武始立學，非陸賈所預見，今此《道基》篇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乃是《穀梁》舊傳，故今《傳》無此文；因知瑕丘江公所受于魯申公者，其本復經改造，非穀梁赤之舊也。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目爲辨士，未足以盡之。其詞皆協韵，流傳久遠，轉寫多訛，今據明各本，以《羣書治要》之八篇，及《文選》注、《意林》等書，改正刪補，疑者闕之，間有管見一二，輒附案語，不敢臆定；後之覽者，或有取乎此。嘉慶乙亥歲（二十年）夏六月，烏程嚴可均謹叙。《鄭堂札記》卷一：高氏《子略》三，《戰國策》條，首云：「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此下將《戰國策》辨駁。後又云：「況于《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三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于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中孚案：《漢書・遷傳贊》祗云：「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不曾數及《新語》，高氏頻言三

書，甚誤已甚。況《新語》一書，《漢志》著錄在儒家，繹其文，絕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且亦不見有爲太史公所采擇者，何得相提而並論乎？予於子書，考縱橫家、《戰國策》下，全采高氏此條，竟將兩陸賈《新語》刪去，三書俱改作二書，免滋學者之惑。　王謨《增訂漢魏叢書》《新語》跋》：右陸賈《新語》二卷。按《史記》本傳：「賈爲高帝巔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引劉向《七錄》云：「《新語》二卷。」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而賈書乃有二十三篇，似不止此十二篇；然自《隋》、《唐志》及《崇文書目》相承皆止二卷，至王伯厚著《玉海》，言「今存於世者，《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質〕》、《至德》、《懷慮》纔七篇」，則此書至宋末又闕其五篇。故《文獻通考》備錄漢世儒家諸書，獨遺《新語》，必其未見全書也。而今本錢序乃云「篇次至今不訛」，又謂：「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亦鮮。」則又元、明以來裒集得之者也。今讀其書，所敷奏蓋不獨稱說《詩》、《書》，發明帝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已，又多引《論語》、《孝經》，於孔子誅少正卯，會夾谷，厄陳、蔡事，以及顏、曾諸賢，皆樂舉而頌揚之，漢世儒家者流，固未能或之先也。夫以暴秦禁學，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宜乎舉世瘖啞，不知經學，而浮丘公、伏生之徒，各抱遺經，以相教授，陸生且能以其所學，昌言於人主之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於消息存亡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嗚呼，是豈得以辯士當之也！　又《新語總評》：王充玩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　又：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感，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都穆云：「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兩漢，若陸賈《新語》，殆其一也。」戴彥升《陸子新語序》：《新語》十二篇，漢大中大夫陸賈撰，今分二卷。《史記・陸賈傳》：「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巔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漢書》略同）陸生作書之本末具此。《漢藝文志》儒家有《陸賈》二十三篇，彥升謂即《新語》也，高帝號爲《新語》，《七略》但署生名耳。「二十三」當爲「二十二」，蓋向校中書，每篇析爲上下，《晏子春秋》亦向所定，《諫》、《問》、《雜》皆分上下，是其證。或以《漢志》爲兼他所論述計之者非也。《史記正義》引《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則分十二篇爲二卷，始於阮孝緒。《隋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並云二卷，因梁舊也。案顏師古《漢書》本傳「稱其書曰《新語》」注：「其書今見存。」可徵唐世未有闕佚。而《玉海・藝文志》及《漢志攷證》幷云：「今存於世者，《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質〕》、《至德》、《懷慮》纔七篇。」則宋世本缺五篇。季滄葦《藏書目》宋、元板書中有陸賈《新語》一本，不知歸誰氏，無從取證。明陳第《世善堂書目》載《新語》十三篇，「三」乃「二」之誤。今所據爲明程榮本，二卷與《七錄》合，十二篇與《本傳》合，是明世此書校宋世轉完，或疑後人補綴五篇，以合舊目。彥升案，今所有《辨惑》、《愼微》、《本行》、《明誡》、《思務》五篇，協句皆古韻，詞義與《道基》等七篇一律。《辨惑》篇「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爲不然，願問羣臣。』」今《始皇本紀》作「持鹿獻於二世」，似不若駕鹿爲近。又無高請問羣臣語。陸生在二世時，具知其詳，所述較史公爲得實，若是僞爲，不能立異也。《愼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太平御覽》八並引爲《新語》文，若後人僞爲，唐、宋人不得引也。以斯言之，此五篇非後人補綴明矣。蓋宋世館閣書籍，悉淪於金，王伯厚所見，或南宋時殘本，至明而全本復出耳。《考證》引吳儀曰：「《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今此語在《術事》篇，可見殘本之錯互矣。陸生書本列儒家，惟《崇文總目》移入雜家，《宋史志》因之。彥升謂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本書惟《思務》一篇稱墨子之門多【略】，絕未道其學。《輔政》篇歎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能別其形。蓋於法家深疾之。獨陳儒術，無所兼合，入之雜家，謬矣。《本傳》稱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則十二篇非一時所作。《道基》篇原本天地，歷叙先聖，終論仁

義，知伯杖威任力而亡，秦二世尚刑而亡，語在其中，蓋即面折高帝語，退而奏之，故爲第一篇也。《術事》篇謂言古者必合之今，述遠者必考之近，故云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以因世而權行故也；吳儁執其單詞而議之，則以辭害志矣。（語見《漢志考證》。）《輔政》篇言所任之必得其材，秦用刑罰以任李斯、趙高，而推其原于讒夫似賢，美言似信。《無爲》篇言始皇暴兵極刑驕奢之患，而折以虞舜、周公之治。此二篇著秦所以失也。《辨惑》篇道正言之忤耳，傷流言之害聖，而深惡縱橫家之阿從意旨，規則乎孔門也。《愼微》篇言脩于閨門之內，行于纖微之事，故道易見曉，而求神仙者，乃避世，非懷道，此亦取鑒秦皇，而早有見於新垣平等之事也。《資（賢）〔質〕》篇慮賢才之不見知，而歸責於觀聽之臣不明，謂公卿子弟、貴戚黨友，無過人之才，在尊重之位，此終漢世之弊也。《至德》、《懷慮》二篇，稱晉厲、齊莊、楚靈、宋襄、魯莊，蓋著古成敗之國，而警乎馬上得天下之言也。《本行》篇大旨在貴德賤財。《明誠》篇陳天文蟲災之變，謂天道因乎人道，開言《春秋》五行、陳災異封事者之先。《思務》篇言聖人不必同道。此三篇缺字較多。綜其全書，誠孟堅所謂從容風議，博我以文者乎。或以《道基》篇末引《穀梁傳》，非賈所及見，疑出依託。彥升案：本書凡兩引《穀梁傳》，《至德》篇末，故《春秋》穀【略】似引傳說魯莊公事，而缺其文。考《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又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于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夫《穀梁》家始自江公，而江公受之申公，申公受之浮邱伯，浮邱伯爲孫卿門人，今《荀子》《禮論》、《大略》二篇具《穀梁》義，則荀卿《穀梁》之初祖也。荀卿晚廢居楚，陸生楚人，故聞《穀梁》義歟？《鹽鐵論》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本書《資（賢）〔質〕》篇：「鮑邱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鮑邱即包邱子，即浮邱伯也。《楚元王傳》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陸生蓋嘗與浮邱伯游，故稱其德行，或即受其《穀梁》學歟？《辨惑》篇說夾谷之會事，與《穀梁》定十年《傳》大同。《至德》篇說齊桓公遣高子立僖公事，本《穀梁》閔二年《傳》。《懷慮》篇言魯莊公不能存立子糾，亦本《穀梁》莊九年《傳》，可徵陸生乃《穀梁》家矣。故所述《楚漢春秋》，向、歆入之春秋家。但《輔政》篇說鄭儋歸魯，《至德》篇說臧孫辰請糴，《明誠》篇說衛侯之弟鱄出奔晉，今《穀梁傳》無此義。《道基》篇所引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今《穀梁傳》亦無此二語。彥升案：《穀梁》之著竹帛，雖不知何時，而出自後師，陸生乃親受之浮邱伯者，實《穀梁》先師。古經師率皆口學，容有不同，如劉子政說《穀梁》義，亦有今傳所無者，可證也。或乃以《穀梁傳》爲賈所不及見，既昧乎授受之原，且亦不檢今《傳》文矣。《本傳》言時時前說稱《詩》、《書》，而本書多說《春秋》，《穀梁》微學，藉以存焉。《論語》、《孝經》，亦頗見引，蓋所謂「游文《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生書有以當之。太史公謂：「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因）〔固〕當世之辨士。」以辨士目生，何淺之乎讀是書哉！《答賓戲》云：「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與董生、劉向、楊雄並稱其「及時君之門闚，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列炳於後人。」《高帝紀》言「天下既定，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而終之以陸賈之造《新語》，班孟堅蓋深知生書者，識過馬遷矣。彥升以爲陸生猶及見未焚之書，及七十二子後學者，在賈、董諸人之先，西京儒者，未能或之過也。今是書昧晦，爲章句鄙儒所莫窺，故詳爲校定，如《術事》篇：「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禹沈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據《御覽》八十一卷引無「禹」字，「杜」作「塞」。《辨惑》篇：「夷、狄之民何求爲？」以《穀梁》定十年《傳》校，「求」當作「來」，皆由傳寫者妄有增改，此類不可枚數。彥升是正粗畢，乃槩括體要，別白纂疑，爲此叙錄，不嫌詳盡，後之君子，庶有考焉。道光六年十月，丹徒戴彥升記。唐晏《陸子新語校注序》：自始皇滅學，負大疚於天下，至今談古籍之亡，必歸其疚於始皇。然以史考之，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言燒書，三十五年，阬儒於驪山，此後三年，二世之二年而秦亡，又後五年，漢高即位，其間不過八年耳。陸生以客從高祖，時已在學成之後。或者謂陸生爲荀卿弟子，然則陸生固及見全經矣，其視漢初諸儒抱殘守缺者何如？故其說經之言，與漢人不同，而說《穀梁》尤精；世以《穀梁》學出申公，烏知申公尚在陸生後乎？今人知重《公羊》，而以董生爲巨子，不知《公羊》齊學也，爲歷下游士之餘緒，《穀梁》魯學也，爲闕里諸儒之雅言，而陸生爲《穀梁》大師，又前乎董公，人知重董，而不知重陸，偏矣。陸生之書，自《隋》、《唐志》皆著于錄，顏師古注《陸生傳》

云：「其書今現在。」《文選》注亦引之，至宋《崇文總目》尚有之，南宋人書目，則未之見，殆亡於靖康之亂矣。比及明代，其書復出，非復出也，亡于南，存于北耳。《金》、《元史》不志藝文，是以存亡無考。今代所傳《漢魏叢書》本，譌脫之處，均經妄人改失。余得明范氏天一閣刻本，雖譌誤不免，而第六篇中有第五篇錯簡一段，《漢魏叢書》本妄改，不復可尋，范本則起止宛然。後復見《子彙》本，則第五篇完然不誤，又勝范本。又《漢魏》本十二篇之末，脫字累累，不可以句，范本存字固多，而《子彙》本尤多，遂合三本，正其譌誤，補其脫字，間引他書，以爲注釋，雖未必有當大雅，而亦可云首闢蠹叢矣。夫高帝本強人也，又不悅儒，卒之陸生陳書，未嘗不稱善，遂能以太牢祀闕里焉，漢代重儒，開自陸生也。迨其末季，王莽不臣，而楊雄頌美功德，譸言無實，《法言》、《太玄》，亦儒林之側調也，乃千載下《法言》昭昭，《新語》冥冥，亦事理之難解者也。漯川居士唐晏自叙于海上飛塵小駐。

又《陸子新語校注跋》：陸氏此書，見於《漢》、《唐志》，及《崇文總目》，流傳有序，決無可疑。乃《四庫提要》獨引《漢書・司馬遷傳》遷取此書作《史記》之言，而是書之文不見《史記》爲疑；不知《史記》載趙高指鹿爲馬事，正本之此書也。《提要》又以此書引《穀梁傳》，謂《穀梁傳》武帝時方出；不知陸氏著此書，去秦焚書纔六年耳，其所讀者，未焚之《穀梁傳》也，至武帝則爲再出矣。故所引者，今本無之也。《提要》又疑自南宋以後，不見著錄，則楊鐵崖序《山居新語》固引及此書，且云而今見在，則不得云南宋後無之也。《提要》之疑，全無影響，而今世和之者多，不得不爲分辨之如此。涉江唐晏跋。

《術事》《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黃東發曰：世俗慕古卑今，溺於聞見，讀此覺卑而易行，今人遠慕之心灑然易轍者。而轉換多，關銷嚴，意味永，似散漫而不散漫，似齊整而不整齊，古來有數文字。

《輔政》《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楊升庵曰：發端數語是大議論，中有攻擊之體，後來言惡之所感則災異見，善之所召則歸慕遠，又引周公爲善之感，殷紂爲惡之鑒，句法矯健，氣概閒適。又引王鳳洲曰：引《春秋》紀災異，是治道失於下則災異見，引堯舜裁成輔相之功，鑿鑿有據，煅煉尤爲警發。

《資質》《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王鳳洲曰：此篇言人才之通塞有數，惟人主不明，故賢者棄逐，不才者通顯。其借喻俱照出正意。所謂喻而非喻，眞而非眞者。至叙事空闊，總說關鎖尤高。又《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二尾評：通篇所論賢人得勢則天飛，失勢則泥蹈，喻多於正，亦是近于先秦。

《至德》《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王鳳洲曰：此篇言立功成名，在得民治身，不在威武。首反起，方轉正說。其議論國政民生，文機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叙事得體，尤見大方手筆。

《懷慮》《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蘇紫溪曰：此篇言忠誠專一者成名，二三詭隨者殆辱。筆勢縱橫開闔，抑揚婉轉，如大鵬鼓翼，天風迅發，一息萬里。筆力到矣。

《明誡》《諸子彙函》卷一四尾評引王鳳洲曰：此與首《無爲》篇局度相似。至借巢與杖作骨子，文便峻潔痛快。乃知作文要引證，又要浩蕩，勿拘拘牽纏死煞。須把他事比配，將正意錯處微露、玩弄出來爲妙。

《楚漢春秋》《後漢書・班彪傳》：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隋書・經籍志二》：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史通》卷一〇《雜述》：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略】此之謂偏記者也。《史記集解序》「索隱」：《楚漢春秋》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子略》卷三《戰國策》：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汩，有不可而辨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因此乎。《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六經惟《春秋》纘述尤盛，李槃《戰國春秋》二十卷，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略】陸賈《楚漢春秋》九卷，【略】總之皆漢紀唐曆之類，今傳者百無一二。而偏記小史若《越絕》、《世說》等書，輒十傳六七，聖神經典，即其名不易當如此，況其實哉。《史通會要上・品流三》：粵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

《山陽載記》，【略】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略】是謂小錄。大低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來作者刪削之資矣。衛傳書《文昌雜錄序》：昔太史公父子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咸補舊聞之闕。

傳記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杰并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轟，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慝公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又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

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太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言。」酒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酒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略】太史公曰：【略】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

又《南越尉佗列傳》秦已破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略】及孝文帝元年，【略】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略】，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

《漢書・鄒陸朱劉叔孫傳》（存目）

紀事

《史記・項羽本紀》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

又《高祖本紀》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西京雜記》卷三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火花則拜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花裏活》卷上 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錦石山下。賈默禱曰：「我若說越王肯稱臣，當以錦裹石，爲山靈報。」使還，遂出囊中裝，募人植花卉以當錦。

著録

《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又《陸賈》二十三篇。

又 陸賈賦三篇。

又《司馬遷傳》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後漢書・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七錄》《新語》二卷，陸賈撰。（《史記正義》引。）

《隋書・經籍志》《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

又《新語》二卷。（陸賈撰。）

《舊唐書・經籍志上》《楚漢春秋》二十卷。（陸賈撰。）

又《新語》二卷。（陸賈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陸賈《楚漢春秋》九卷。

又 陸賈《新語》二卷。

《漢藝文志考證》卷一《楚漢春秋九篇》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隋志》九卷。《史通》云：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春秋》。）司馬遷《傳贊》：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敍《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

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顏師古屢辨之，若高祖之臣，別有絳灌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儒家類一・新語二卷》 舊本題漢陸賈撰。案：《漢書》賈本傳稱著《新語》十二篇，《漢書・藝文志》儒家《陸賈》二十七篇，蓋兼他所論述計之。《隋志》則作《新語》二卷。此本卷數與《隋志》合，篇數與本傳合，似爲舊本。然《漢書・司馬遷傳》稱：遷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楚漢春秋》，張守節《正義》猶引之，今佚不可考。《戰國策》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惟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本亦無其文。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曰，時代尤相牴牾。其殆後人依託，非賈原本歟？考馬總《意林》所載，皆與今本相符。李善《文選注》於司馬彪《贈山濤詩》引《新語》曰：「梗梓仆則爲世用。」於王粲《從軍詩》引《新語》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於陸機《日出東南隅行》引《新語》曰：「高臺百仞。」於《古詩》第一首引《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於張載《雜詩》第七首引《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以今本核校，雖文句有詳略異同，而大致亦悉相應，似其僞猶在唐前。惟《玉海》稱：「陸賈《新語》，今存於世者，《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質〕》、《至德》、《懷慮》纔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於宋本，爲不可解；或後人因不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舊目也。今但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於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爲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傳既久，其眞其贋，存而不論可矣。所載衛公子鱄奔晉一條，與《三傳》皆不合，莫詳所本。中多闕文，亦無可校補。所謂文公種米，曾子駕羊諸事，劉晝《新論》、馬總《意林》皆全句引之，知無譌誤，然皆不知其何說。又「據犂啁噍」之語，訓詁亦不可通。古書佚亡，今不盡見，闕所不知可也。

《鄭堂讀書記》卷三六《新語二卷》 舊題漢陸賈撰。《四庫全書》著錄《漢志》作二十三篇，蓋兼他所論述計之故，本傳止作十二篇。《隋志》、新舊《唐志》俱作二卷，而不詳其篇數。《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俱不載，則其書已無傳本。惟《玉海》稱是書存於世者，《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執）〔質〕》、《至德》、《懷慮》纔七篇，蓋已闕佚不全。今本尚有《辨惑》、《愼微》、《本行》、《明誡》、《思務》五篇，明係宋以後人補綴成篇，以求合於本傳篇數。況《論衡・本性》篇所引今本無之，而《道基》篇末引《穀梁傳》，又非賈所及見，其爲依託尤顯然也。然馬總編《意林》、李善注《文選》，皆即此本。其大旨主於崇王黜霸，而歸於修己用人，則雖非陸氏原本，而固無忝於儒家正軌矣。明弘治壬戌莆陽李廷梧梓是書，時錢福爲之序，何氏即據之以刊入叢書，并綴總評二則。

茆泮林輯《楚漢春秋序》 《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所著也。太史公嘗述之以作《史記》，《隋志》、《唐志》並存九卷。今其書散佚不可復得，彙刻叢書中亦未見輯本。泮林因其書與《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均爲龍門作史屬稿所據，惟世本及陸書無傳，故既輯《世本》成帙，復於此書留意焉，而又以不學深愧掇拾之無多也。伏願博雅君子更增所未逮云。道光二年夏五月高郵茆泮林識。

朱記榮《楚漢春秋考證跋》 陸賈《楚漢春秋》爲龍門作史所本，猶見《唐書・藝文志》，至洪容齋《隨筆》則云「今不復見」，蓋至宋而始佚也。高郵茆氏泮林，博采諸書輯成此卷，雖不能存其什一，亦足窺見一斑，不可謂非陸氏之功臣已。茆刻世不多覯，爰議重雕，陳君桂堂復錄示章氏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中如引《漢書・荆燕吳傳》注「齊人田生字子春」，及《傅靳蒯成列傳》「蒯成侯」作「憑成侯」，《季布傳》「幾是乎」作「豈是乎」，皆足補茆輯所未備，因坿刊焉。光緒丙子冬吳縣朱記榮識。

藝　文

孔融《薦謝該書》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

曹植《請招降江東表》 蓋善論者不恥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

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承聖化，斯不疑也。

潘岳《西征賦》　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秭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游宴喜。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楊炯《唐恆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武德四年，詔公爲江南道招討使，鼓琴而送，受命而行。乘使者之輜車，掌行人之旌節。陸賈至於南海，先貴尉佗；隨何入於九江，即徵黥布。詔除泉州都督，封建昌縣男，食邑三百戶。

駱賓王《帝京篇》　山河千里闕，城郭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限，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鳩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鉤陳肅蘭戺，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廻，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萬，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綺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隣。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絪轖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倡婦銀鉤採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二十八年是，寧知四十九年非。古來榮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覇陵誰畏李將軍。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柏梁高宴今安在。莫矜一旦擅豪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消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壞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成足用，十年不調幾遭迴。汲黯薪逾積，孫宏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李白《送麴十少府》　試發清秋興，因爲吳會吟。碧雲斂海色，流水折江心。我有延陵劒，君無陸賈金。艱難此爲別，惆悵一何深。

杜甫《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郎士元《送孫侍郎往容府宣慰》　春原獨立望湘川，擊隼南飛上楚天。奉詔不言空問俗，清時因得訪遺賢。荆門晚色兼梅雨，桂水春風過客船。疇昔嘗聞陸賈說，故人今日豈徒然。

劉長卿《送裴二十七端公使嶺南》　蒼梧萬里路，空見白雲來。遠國知何在，憐君去未廻。桂林無葉落，梅嶺自花開。陸賈千年後，誰看朝漢臺。

李德裕《述夢詩四十韻》　去年七月，溽暑之後驟降，其夕五鼓未盡，凉風凄然，始覺枕簟微冷，俄而假寐斯熟，忽夢賦詩懷禁掖舊遊，凡四十餘韻。初覺尚憶其半，經時悉以遺忘。今屬歲杪無事，羈懷多感，因綴其所遺，爲述夢詩以寄一二僚友。　賦命誠非薄，良時幸已遭。君當堯舜日，官接鳳凰曹。目睇烟霄濶，心驚羽翼高。椅梧連鶴禁，斑堄接龍韜。我后憐詞客，吾僚並雋髦。著書同陸賈，待詔比王褒。重價連懸璧，英詞淬寶刀。泉流初落澗，露滴更濡毫。赤豹欣來獻，彤弓喜暫橐。非烟含瑞氣，馴雉潔霜毛。靜室便幽獨，虚樓散鬱陶。花光晨艷艷，松韻晚騷騷。畫壁看飛鶴，仙圖見巨鰲。倚簷陰藥樹，落格蔓蒲桃。荷靜蓬池艦，冰寒郢水醪。荔枝來自遠，盧橘賜仍叨。麝氣隨蘭澤，霜華入杏膏。恩光唯覺重，攜挈未爲勞。夕閱梨園騎，宵聞禁仗韔。扇回交彩翟，鷁起颺銀鰷。轡待袁絲攬。書期蜀客操。盡規常謇謇，退食尚忉忉。龜顧垂金鈿，鸞飛曳錦袍。御溝楊柳弱，天廄驌驦豪。屢換青春直，閑隨上苑遨。烟低行殿竹，風折繞牆桃。聚散俄成昔，悲秋益自熬。每懷仙駕遠，更望茂陵號。地接三茅嶺，川迎伍子濤。花迷瓜步暗，石固蒜山牢。蘭野凝香管，梅洲動翠髙。泉魚驚綵妓，溪鳥避干旄。感

舊心猶絕，思歸首更搔。無聊然蜜炬，誰復勸金舡。嵐氣朝生棟。城陰夜入濠。望烟歸海嶠，送鴈渡江皐。宛馬嘶寒櫪，吳鉤在錦弢。未能追狡兔，空覺長黃蒿。水國逾千里，風帆過萬艘。閱川終古恨，惟見暮滔滔。

白居易《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即事詩二十六韻見贈猥蒙徵和才拙詞繁廣爲五百言以伸酬獻》三江路千里，五湖天一涯。何如集賢地，中有平津池。池勝主見覺，景新人未知。竹森翠琅玕，水深洞琉璃。水竹以爲質，質立而文隨。文之者何人，公來親指麾。疏鑿出人意，結構得地宜。靈襟一搜索，勝概無遺遺。因下張沼沚，依高築階基。嵩峯見數片，伊水分一支。南溪修且直，長波碧逶迤。北館壯復麗，倒影紅參差。東島號晨光，泉曜迎朝曦。西嶺名夕陽，香曖留落暉。前有水心亭，動蕩架漣漪。後有開閣堂，寒溫變天時。幽泉鏡泓澄，怪石山欹危。春葩雪漠漠，夏果朱離離。主人命方舟，宛在水中坻。親賓次第至，酒樂前後施。解纜始登汎，山遊仍水嬉。沿洄無滯礙，向背窮幽奇。瞥過遠橋下，飄旋深澗陲。管絃去縹緲，羅綺來霏微。棹風逐舞迴，梁塵隨歌飛。宴餘日云暮，醉客未放歸。高聲索彩牋，大笑催金卮。唱和筆走疾，問答盃行遲。一詠清兩耳，一酣暢四肢。主客忘貴賤，不知俱是誰。客有詩魔者，吟哦不知疲。乞公殘紙墨，一掃狂歌詞。維云社稷臣，赫赫文武姿。十授丞相印，五建大將旗。四朝致勛華，一身冠皐夔。去年才七十，決赴懸車期。公志不可奪，君恩亦難希。從容就中道，俛俛來保釐。貂蟬雖未脫，鸞鳳已不羈。歷徵今與古，獨步無等夷。陸賈功業少，二疏官秩卑。乘舟范蠡懼，辟穀留侯飢。豈若公今日，身安家國肥。羊祜在漢南，空留硯首碑。柳惲在江南，秖賦汀洲詩。謝安入東山，但說攜蛾眉。山簡醉高陽，唯聞倒接羅。豈如公今日，餘力兼有之。願公壽如山，安樂長在茲。願我比蒲稗，永得相因依。

又《書事詠懷》官俸將生計，雖貧豈敢嫌。金多輸陸賈，酒足勝陶潛。（陶潛詩云：常苦酒不足。）牀暖僧敷坐，樓晴妓卷簾。日遭齋破用。（每月常持十齋。）春賴閏加添。（是年閏正月也。）老向歡彌切，狂於飲不廉。十年閒未足，亦恐涉無厭。

又《閒居貧活計》冠蓋閒居少，簞瓢陋巷深。稱家開戶牖，量力置園林。儉薄身都慣，營爲力不任。飢烹一斤肉，暖卧兩重衾。樽有陶潛酒，囊無陸賈金。莫嫌貧活計，更富即勞心。

李商隱《爲川東崔從事福謝辟并聘錢啟二首》二　福啟：錢若干，伏蒙賜備行李。竊以白馬從軍，青兕受聘，磨文難滅，枝貫知多。陸賈方驗於火花，郭況莫矜於金穴。感戴之至，不任下情。謹啟。

許渾《登尉佗樓》劉項持兵鹿未窮，自乘黃屋島夷中。南來作尉任囂力，北向稱臣陸賈功。簫鼓尚陳今世廟，旌旗猶鎖昔時宮。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絃萬古風。

又《賀少師相公致政并序》少師相公未及懸車之年，乞罷將相。徵于近代，更無比肩。余受恩門館，竊抒長句寄獻。六十懸車自古稀，我公年少獨忘機。門臨二室留侯隱，棹倚三川越相歸。不擬優游同陸賈，已回清白遺胡威。龍城鳳沼棠陰在，只恐歸鴻更北飛。

《兩同書·理亂》故防亂在乎用武，勤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諭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

徐賁《南》罩罩嘉魚憶此方，送君前浦恨難量。火山遠照蒼梧郡，銅柱高標碧海鄉。陸賈幾時來越島，三閭何日濯滄浪。鍾儀冠帶歸心阻，蝴蝶飛園萬草芳。

胡曾《詠史詩一百首·番禺》重岡復嶺勢崔巍，一卒當關萬卒回。不是大夫多辨說，尉陀爭肯築朝臺。

徐鉉《送高舍人使嶺南》西掖官曹近，南溟道路遙。使星將渡漢，仙棹乍乘潮。柳映靈和折，梅依大庾飄。江帆風淅淅，山館雨瀟瀟。陸賈眞迂濶，終童久寂寥。送君何限意，把酒一長謠。

宋祁《哭中山公三十韻》天欲鳴文鐸，公先露上珍。談鋒貫千載，文緯補三辰。海浪扶鵬徙，雌朝簉鷺振。盪邪初奏雅，闢路近還淳。汗竹刊譌偏，仙藜遞宿勤。漢家方授記，趙世本多神。稍上突遼禪，親逢堀吻巡。每篇稱陸賈，四頌識崔駰。（東封西壓公皆第頌有聲。）接晝來詞禁，軒霞切睿宸。（祥符大記公入西掖。）金聲兼振玉，絲緒遂成綸。預讀蘭圖字，時參豹尾塵。批成五色詔，乞守兩朱輪。（自外制守黎。）虎幄思賢數，鼇山召節新。（自淮陽召直入北門。）請聞裨帝采，有意靖宮鄰。畀虎潛興譖，猶龍詎肯馴。符魚貪六六，國獬避狟狟。（罷內制鎮澥上。）東震重光啟，南箕哆焰淪。觸邪觀多久，斂手避聰頻。勇退寧無謂，斜飛故有因。（罷憲司出鎮潁上。）終承紫

芝召，還返碧桃春。（復入北門承旨。）丁直何嘗屈，蘭幽止自紉。歌成接輿鳳，書止太初麟。（修國書向成。）竟遂東平樂，非憂宣子貧。（復淝上。）蒙莊祥止止，尼父誨循循。久負騎星望，非圖撤瑟晨。夜歌忽稀薤，仙壽頓摧椿。奠乏芻如玉，碑須臼受辛。成蹊三榜士，（始永定祥符暨今上天聖凡三典貢部。）墜淚四州民。（自黎至淝凡四君。）自此亡遺直，誰將贖百身。他年虎賁飲，無復老成人。

王安石《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予辭北使而唐公代往）》　留犁撓酒得戎心，繡袷通歡歲月深。奉使由來須陸賈，離親何必強曾參。燕人候望空甌脫，胡馬追隨出蹄林。萬里春風歸正好，亦逢佳客想揮金。

蘇轍《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風）》四　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願我何功慙陸賈，橐裝聊復助歸田。

孫覿《回鎮江劉節度使啟》　伏審齋壇授鉞，幕府建旄，閫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將相安危之繫，良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嫚士而陸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鶡冠適越，操琴求齊；據鞍捫兩髀而驚，操楮感二毛而賦。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留；華髮半空，悵功名之已晚。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于一言，遂收功名于百戰。黃麻誕告，皂纛前驅。草木之名，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多，見謂三十六英雄之冠。方脩慶牘，首墜誨函。隋珠分照乘之光，爲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之。

胡寅《代家君除寶文閣直學士賜銀絹謝表》　伏念臣志雖汲古，才不逾人。方太平極盛之時，久甘貧賤；逮神武中興之運，已迫尪殘。獨抱遺經，自從所好；潛思雖篤，涉造弗深。窺美富于宮牆，距臻彷彿；揀粹精于沙礫，忍棄錙銖。閱歲律以屢更，顧聰明而凋喪。因加紀述，聊備遺忘。私淑諸人，罔繼昔賢之軌；道興乎世，幸承溫詔之言。促就簡編，仰塵几御。涓埃自竭，海嶽何裨。頒陸賈之金，獨緣《新語》；賜春卿之爵，止爲舊恩。豈如微臣兼受大賜，褒嘉甚腆，稱塞知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授英資，日躋聖德。守經合變，稽筆削以有爲；舍己從人，采菲葑而不棄。肆推德賞，加貢陋儒。臣敢不仰體眷懷，恭承嘉惠。奇蹤自遠，尚陪清切之班；大藥有資，庶獲康寧之福。傾葵莫喻，結草爲期。

馮時行《舍弟生子》　多女信無助，多男復何虞。我固喜二仲，輩出三丈夫。圓郎未解語，手欲學抹朱。閏郎好神氣，兩眼澄秋湖。復有新生兒，初探玄海珠。一一閱清俊，並是千里駒。胡爲集我家，足視種德符。昆弟若一體，在爾猶在吾。堂前有雙親，各已皓鬢鬚。抱弄想慰意，顏色朝愉愉。未問壯門戶，悅親良所須。況我藜藿腸，要當飽典謨。足以立家學，燦燦遺羣雛。爾後更五稔，汝等行不扶。我欲爲道肥，汝當爲書癯。富貴何足道，陸賈眞洪儒。

陳傅良《劉連州和前韻因道湘中之樂以謝》　湘中足可樂，誰苦愁不禁。變彼蘭蕙姿，固怯霰雪陰。賈子天下士，子何念慮深。貞元兩御史，南還會於郴。亦復相唱酬，間有亡國音。愚溪更憔悴，中夜起擁衾。而得欸乃句，膾炙循至今。我後五百年，公來適相尋。田疇歲漁臛，獄市春沉沉。寬書日夕下，民囊祛牟侵。況也省賦甚，小郡至萬金。交歡有陸賈，私恨無羊斟。我飽竟甘寢，公暇多長吟。廼知湘中樂，關時匪關心。湘民忘勞力，樂極翻沾襟。卻愁吾二人，四牡歌騤騤。

王十朋《買魚行》　九月既望，舟遇風不敢行。魚肉果蔬之味俱無，糧亦幾絕。日暮聞讙譟聲，有小舟破浪而來，賈紅鹽魚及鮓。舟人爭買之，予亦買以薦杯，因作《買魚行》示聞詩聞禮。　風伯一怒聲如雷，排空濁浪山崔嵬。江湖千里人影絕，一葉小舟何處來。蘆荻花中有漁者，簑笠爲衣楫爲馬。止將烟水作生涯，紅麴鹽魚荷裹鮓。舟人爭買不論錢，我亦聊將薦杯斝。烹庖入坐氣微腥，飣餖登盤色如赭。但能得趣酒杯中，也勝彈鋏人門下。君不見仲尼魚餒則不食，陳蔡面猶含菜色。又不見退之欲飽東海鯨，焉知家有啼飢聲。我居江鄉厭海味，今日魚蝦八珍貴。朱門日興費萬錢，未必一生常適意。爾曹異日宦西東，一飯安得如今同。寄鮓不須勞孟宗，但願清白傳家風。我將歸結雞豚社，不用擊鮮如陸賈。但願年豐魚米賤，欣然醉飽同天下。

曾丰《羅子琳來就廣漕試余以檄出至西江峽口懷古感興兩篇寄子琳後篇救子琳窮病也》　自朝連夕去，由海入江來。紫石巖前出，青山峽外開。秦貪徒郡縣，粵僭強樓臺。陸賈嚴夫子，千年一倚桅。

劉克莊《陸賈二首》　田橫死士今亡矣，陳豨從車安在哉。獨有尉佗尚黃屋，故應兩費陸生來。　鄜烹未久蒯幾烹，陸子優游享令名。南帝稱臣橐金返，更推餘智教陳平。

韓淲《尹諫議秋懷昌甫以其韻賦之因亦和焉》六　牽牛花壓小垣牆，落水

澄江更草堂。北客任天爲世界，南遊何地不家鄉。一官漫有蕭朱綬，百計渾無陸賈裝。案上堆書眞可老，細哦清白洗肝腸。

方岳《百舌》 巧語如簧不待頻，東皇已爲轉洪鈞。五更風雨知巢冷，幾處宮商隔塢春。時說一篇新陸賈，橫連六國舊蘇秦。恃吾舌在吾何患，從古不無渠輩人。

陳深《送畊存大參使日本》二 陸賈初馳詔，終軍已請纓。上方顓委任，南國誦威名。挂席鵬風順，敲舷蟀月明。陽侯應拱護，不遣海濤驚。

胡祇遹《送宣撫輔之奉使日本》 恥署隨人紙尾名，要陵絕險得英聲。精誠天日孤帆健，談笑風濤萬里行。海外尉佗雖倔強，漢庭陸賈更忠貞。片言要領來威表，一使勝於十萬兵。

又《題新修州學壁》 守成天子擴雄圖，郡縣巖廊半老儒。已聽叔孫修禮樂，更從陸賈問詩書。弦歌里詠無殊俗，黨序鄉庠徧八區。亂後吾鄉有今日，春風回首賦歸與。

許衡《稽古千文》 項起西楚，劉興沛中。項弒義帝，劉從董公。轉戰五年，資謀三傑。灌嬰垓下，始定漢業。高帝忘功，誅醢械擊。嬖幸戚姬，欲立如意。良招四皓，幼惠遂定。呂雉鳴晨，房闥出政。陸賈計行，平勃交驩。祿產就誅，劉氏乃安。

魏初《越王臺》 春風青草越王臺，腳底連雲海舶回。萬國昇平有今日，笑人陸賈奉書來。

程文海《送李景山侍郎使安南》 北戶之東旭日升，容光必照破羣冥。防風後至心何在，陸賈重來語可聽。化冶不聞冬吠雪，氣先遙想夜占星。交州九郡皆王略，他日殷勤話所經。

陳孚《交趾僞少保國相丁公文以詩餞行因次韻》 使星飛下擁祥烟，不憚崎嶇路九千。雙袖拂開南海瘴，一聲喝破下乘禪。妙齡已出終軍上，英論高居陸賈前。歸到朝端須爲說，遠氓日夜祝堯年。

袁桷《送文子方著作受交趾使于武昌長律二十韻》 萬里蠻陬貢，清秋督使馳。乘車專述命，受幣聽陳辭。紫舌音聲狡，雕題聚族滋。玉門心愈遜，銅柱約難移。江漢尊南服，星辰拱太儀。趨庭輸齒革，授館列膏脂。私覿情鈎隱，公言理折疵。彈丸空有險，束矢定無疑。柱靈消煩滒，蓍龜審事宜。要荒工跌宕，保障愼羈縻。鸚鵡寒汀遠，蒹葭晚岸敧。壯遊詩句豁，古戍角聲悲。月矗珠簾正，山低翠浪欺。班超空耿耿，陸賈政怡怡。楚水愁腸結，衡峯望眼眵。過門王事急，去魯驛程遲。緬想垂衣治，深求補衮資。大夫謀可利，小客禮須持。諭蜀徒煩檄，平南漫擬碑。佇看王會傳，端假史臣爲。

張之翰《沁園春・至元戊子冬國子司業李君兩山以春官小宗伯奉命使交趾故作此以壯其行》 國子先生，博帶峩冠，胡爲此行。正蠻烟瘴霧，遠趨象郡，祥雲瑞靄，近別龍庭。率土之濱，際天所覆，何處而今不太平。安南者，彼地方多少，敢抗吾衡。一封天詔丁寧，要老子胷中百萬兵。看健如馬援，精神矍鑠，辨如陸賈，談舌縱橫，奉職稱藩，功成事定，更放文星分外明。歸來儘不妨詩筆，顚倒南溟。

侯克中《梁貢甫以天官再使交趾回題卷後》 蘭省驅馳筆硯中，已知不與衆人同。累專名郡王陽政，兩使遐方陸賈功。晚境日親萱草綠，曉窗時夢木蓮紅。至今使者經行處，猶問當時吏部公。

何中《別高申伯》 江南浩蕩春風滑，信意南遊可奇絕。神光直射瘴雲開，陸賈先聲到南粵。南粵堠子一千六百里，春風卻在梅關裏。關頭飲罷卓錫泉，前迎無限佳山水。最好望韶亭上看，三十六峰太古之色拂天半。恍若后夔騎鳳從天來，帶得虞庭九奏韶音回。此時彷彿聞之，應思虞舜不忍去，唯有山風海月相追陪。舜峰之下韶陽廟，忮心餒魂何足弔。盧能遠矣莫問曹溪禪，滇陽峽裏不必聽妖猿。直下廣州城中去，城中公卿多自賢。醫官酒庫亦是官，善事使長官無難。此心不與物俱轉，三年偃息人已安。著就新書不妨似陸賈，若論功名正恐陸賈出君下。林間荔子海中魚，瓦甌酒醒日日沽。千歲之衆安得長相寄，人來時寄廣州書。

蒲道源《和雲南張參政韻》二 盤盤襟量見夫君，涇渭清渾次第分。道德餘光裨日月，才名晚節際風雲。救時雅負姚崇志，奉使曾奇陸賈勳。會看德星明絕徼，不妨清夜候天文。

陳旅《送趙子期使交趾》 曉日承恩紫殿深，都門祖道馬騑騑。上書不奏唐蒙策，歸棨寧將陸賈金。露入珠盤鮫室白，苔生銅柱象崖陰。爲君臨水歌黃鵠，天北天南萬里心。

傅若金《書如月江橋市驛》 迢迢旌節指天隅，歷歷山川載地圖。市發朝霞晴捲布，江生明月(珠名)夜還珠。禮從陸賈來時定，俗自任延去後殊。親見蠻邦慕冠冕，只今聖德似唐虞。

又《寄王君實二首》二　遊子江南生事微，五年京國夢柴扉。彈冠總爲王陽在，垂橐虛隨陸賈歸。藜藿已秋仍寄食，芰荷當暑未成衣。諸公也念求升斗，日夜高堂白髮稀。

又《歸自安南贈中書掾凌仲明》　皇帝初登極，殊方總入朝。忽逢歌遣使，因得佐乘軺。白日臨丹徼，清秋滿赤霄。三湘緣沮洳，五嶺度嶕嶢。旗對風烟動，衣垂瘴霧飄。解裘輕陸賈，投筆愧班超。賞典仍叨忝，文風正寂寥。玉衡憑氣運，金鼎待人調。掾省遭時彦，憐才似久要。共成毛義喜，竟免介推燒。山雨知玄豹，天風仰皂鵬。逢人寫懷抱，聊復寄歌謠。

王守誠《送與礪詩》　京國今多士，君詩獨有名。才能諸老薦，辭命遠人驚。陸賈慚分橐，終軍謝請纓。一官何足屈，三命亦堪榮。臺閣專相待，山川暫遠行。且令南海上，文物變風聲。

趙亨《送與礪詩》　西江年少饒才俊，跌蕩京城名益振。已知騏驥隘九州，更看鸞鳳起千仞。行囊蕭索無金璧，袖裏攜將五色筆。錦心繡腑自成文，只借筆頭輕寫出。吾聞縉紳傳一首，膾炙千人萬人口。鏗鏘韻發韶濩中，渾噩義宗南雅後。人人只解愛君詩，我獨多君智畧奇。一朝去作安南使，慷慨萬里宣皇威。看君專對眞不辱，朝廷益尊遠人服。陸賈掉舌能成功，馬援窮兵翻取謔。十年白屋坐飄零，有志從知事竟成。青氈坐上舊無物，黃紙書中新有名。春來夜雨江湖夢，桃浪扁舟歸興動。薊門垂柳柔堪折，潞水飛花遠相送。蹇予京國尙蹉跎，東南持憲故人多。諸君愛士精衡鑑，去去知君入禮羅。

胡助《古賢贊・陸賈》　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每奏新語，輒爲解頤。縱橫餘風，遊說奇術。臣服尉佗，交歡平勃。

成廷珪《送夏君美憲使出使回浙》　三入軍中只布衣，至今顏面帶霜威。中原定亂劉琨老，南粵稱臣陸賈歸。走也暮年空感慨，使乎今日有光輝。乾坤始覺王綱正，夜夜星台拱太微。

郭翼《次鄭明齋東渝彥莊韻》　萱草羅生已滿院，篔簹初種欲遮鄰。廚中雙魚好作鱠，階下獨鶴長比人。久欽陸賈爲新語，況以荀卿得大醇。白首相逢在江海，紫薇終願召絲綸。

謝應芳《代張伯仁祭黃景先文》　近年耆英，晨星霜木。婁人視公，崑山片玉。公之爲人，生有器局。遭時迍邅，如玉韜櫝。搢紳之文，罔不刮目。公之處家，仰事俯育。陸賈之橐，兒女均蓄。彼經此緯，同一機軸。公之居鄉，春風穆穆。凡與之遊，惟善是慕。正烈高風，遐邇咸服。於我姻靈，眷義尤篤。念無後人，墜緒誰續。以孫賛居，我女蒙福。哀我親喪，觸暑匍匐。弔之唁之，沃酹之辱。比予走謝，留連欵曲。別方兩旬，書往而復。豈意公亡，疾不經宿。予聞訃音，哀淚盈掬。奈役於官，如薪濕束。送不執紼，罪奚可贖。公或我知，矜我碌碌。束芻之奠，鑒此心曲。

王逢《簡鄔同僉》　南粵稱臣陸賈勞，漢廷何愛璽書褒。恩波遂與三吳潤，爽氣眞連北斗高。鶡嶠羽林交杕杜，馬閑沙苑暗葡萄。天心厭亂民懷德，未說關河恃虎牢。

張以寧《自挽》　一世窮愁老翰林，南歸旅櫬越山岑。覆身粗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稚子啼饑憂未艾，慈親藁葬痛尤深。經過相識如相問，莫忘徐君掛劍心。

唐桂芳《排律十八韻奉呈允博士先生》　龍鳳尊王統，楩楠產異材。八荒歸覆載，萬姓忍風埃。氣運潛移鼎，年華付劫灰。西周已陵替，東漢早栽培。籍甚營薇省，凄其改柏臺。欲知陸賈貴，應用石生媒。人品居前輩，文章列上台。聖朝崇賜予，丞相重招徠。坐穩金團褥，恩承玉琢杯。學優忘忌嫉，志篤遠疑猜。吉語天邊至，奇勳海上回。稱藩陳版籍，修貢雜瓊瑰。便許安車召，仍須後乘催。浮梁新料理，古歙舊追陪。竹樹旌旗遠，溪山圖畫開。三軍朝出塞，多士夜啣枚。德政遐方服，兵威衆力催。會言雲路闊，用爾作鹽梅。

陳謨《弔越王臺》　昔者虞翰林，盛製越臺碑。讀碑多勝槩，登臺但荒基。王昔乘黃屋，自云帝蠻夷。迷途殊早復，臣節終無虧。陸賈信自賢，任囂豈眞癡。臺今廢興幾，終古名不移。海山萬景赴，豈殊隆漢時。乃知登覽勝，曷以臺觀爲。

胡翰《贈楊載序》　今載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叠。因其震叠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辨，傅介子之勇，莫膺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遺載，欲其不失爲清白吏子孫。

意者夷人饒於貨寶，恆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齕於利者。使載不齕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齕于利，則雖奇丈夫，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

劉嵩《錦裏石行》　錦裏石，何蒼蒼。我行入封川，問之江上郎。云昔有辯士，往說南越王。道傍見山石，指天誓不忘。謂苟得意歸，不獨衣錦還故鄉，要使茲山之石同輝光。一朝緩頰下南荒，車馬千駟金滿裝。便令製錦百萬匹，盡裹山石榮鋪張。至今岩阿草木昭煌煌，獸不得憩，鳥不敢翔。爛然雲霞彩，下照江中央。我欲登其巔，窺海略扶桑。掇此五色文，獻文紫虛皇。有志願莫遂，卻立增慨慷。吾聞陸賈去漢室，乃有賈生流涕論帝傍。惜此文繡被屋牆，丈夫未遇焉可量。衣或帶索食糗糠，偶然會遇亦其常。奈何暴殄恣所償，胡不衣被沾四方。不曰爰居徒勞鰲鼈，匪悼溺石兮惟狂之傷。

又《至贛入西江》　奉詔趨南越，乘舟上贛津。脩程兼水石，晴景際冬春。海食人多詐，山行馬有神。誰能輕陸賈，吾已愧涓人。

林弼《舟中次熙陽編修韻》　大通驛前大江滿，星槎有路通交州。川雲映水白可染，浦樹過雨青欲流。奉詔漢臣愧陸賈，能詩越客如湯休。同舟況有同心侶，買魚酤酒吾何憂。

楊基《漢傑士》六　陳平素無行，終爲漢相國。陰謀固可鄙，奇計凡六出。後來諸呂難，卒賴陸賈力。豈緣富且貴，臨事意反詘。智者猶若斯，請爲愚者說。

袁華《送陸原祥還江陰》　十年爲客昆丘下，把酒臨風語笑同。南越稱臣歸陸賈，東吳辟地識梁鴻。異鄉第宅蒿萊外，新國河山雨露中。錦服晝還春政好，河豚魚上杏花紅。

又《送僎公文出使高麗還京師》　煌煌龍節海東還，不易冠裳立筍班。惟用一言通絕域，何須三箭定天山。陪臣奉表梯航至，異姓封王誥印頒。陸賈當年成底事，寶刀游騎未吾慳。

郭奎《別劉友人》　西垣日近諫書稀，共說仙槎出紫薇。陸賈能令南越服，隋何定使九江歸。千花夾道瞻星使，萬騎聯鑣侍錦衣。早晚白門春酒暖，皇華錫宴敞彤扉。

又《贈王都回省事》　城南四牡總騑騑，江上旌旗帶夕暉。共喜寶融千里至，更同陸賈一時歸。圖書在洛還王土，龍虎爲邦護省闈。宰相勞賢應自出，鹿鳴花底醉金衣。

汪廣洋《溯右苗帥率猺獠來歸右司王愷往慰之因其回作詩以贈》　昭代垂洪業，皇風被遠人。三苗馴禮化，五嶺淨烽塵。況值來歸際，宜加撫慰諄。茲行關國政，重選得儒臣。陸賈曾通越，張儀每到秦。秖應談寸舌，孰與布深仁。羽檄通宵下，星麾介曉陳。冒雲扳石磴，乘月渡溪津。崖氣沾衣濕，藤枝刺眼新。野人爭共看，屬吏候相親。遠道經踰月，遐征未浹旬。只今全補報，曷敢後艱辛。外闈趨迎久，初筵禮數頻。片言垂懇懇，百諾進循循。上日回丹旆，高秋擁畫輪。麒騮驚過電，猺獠集懸鶉。歸拜彤庭曉，徐回玉殿春。啟居親顧問，獻納賴諮詢。將命功堪賦，來宜事絕倫。爲君歌雅頌，想像畫麒麟。

又《嶺南雜錄三十首》一七　雲色蠻牋傲薛濤，斗南樓上海天高。都將陸賈千年事，付與江淹五色毫。

徐賁《登廣州城樓》　五嶺南來瘴海深，秋風榕葉尚陰陰。安期一去家遺舄，陸賈重來橐有金。門限虎頭潮上下，城開鴈翅客登臨。清時不用頻興感，萬里惟存向闕心。

李昱《咏史・陸賈》　奉使南夷誰得雋，陸生雄辯口如瀾。直將冠帶回椎結，更倚詩書化溺冠。好畤歸來初解橐，太中推薦未酬官。須知誅呂安劉計，正在深交將相懽。

史謹《送楊參政之廣東》　身辭玉仗下青霄，遠赴羊城不憚勞。橐受賜金輕陸賈，文鳴當世法儀曹。驛藏楊柳蠻烟合，路入梅花庾嶺高。多少蒼生霑化雨，南溟從此息波濤。

唐之淳《奉和憶邵城寓館之韻》　陸賈曾存越，班超解拓邊。公方持羽檄，吾豈戀舟船。蒲葉迎旋旆，桐花落舞筵。明朝攜帳月，光照栝機眠。

方孝孺《奉懷太史公用盡字韻》　隆替存恆期，含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搆，既往有餘愍。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公來作蓍龜，王畧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旂常揭日月，鍾磬羅簨簴。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溫，力導大川引。竭忠職調護，垂老辭疾疢。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頓萬里行，流離閼門殞。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膚賑。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

軫。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哂。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又《江山萬里圖》　我昔奉勅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僊槎二月出龍河，萬里春風掉晴雪。吳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峨眉亭。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雲遮斷三山青。烟蕪漲綠知何地，白鳥雙雙沒淮樹。片帆風滿疾如飛，矯首驚看泝流去。大孤小孤橫雪波，匡廬五老青嵯峨。九江秀色嘆奇絕，半空飛瀑懸銀河。推篷竟日閑吟倚，瞬息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壓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好山遠自峨眉來，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峯九點落空翠，重華孤墳安在哉。武昌地轉多遺迹，隔岸鳥鳴瞻赤壁。烟焰旌旗魏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曾登黃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卽從鄂渚櫂明月，泝流直上窺荆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蠻雲遠相接。欲向夔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峰前路欲迷，瞿塘灩澦聞猿啼。五溪越盡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萬里橋西看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擬相如，笑擲秦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羈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覽發長嘯，滿襟爽氣高堂秋。

王恭《贈琉球典簿程氏賜歸番易》　冠帶趨朝沐寵光，曾將聲敎化夷王。扶桑東際非吾土，彭蠡西流是故鄉。白首還家江上騎，青山獨對雪邊房。懸知陸賈風流在，不羨裴家綠野堂。

程本立《夜宿鄭州》　昔騎官馬來管城，關夫走報將軍迎。牛車今夜民家宿，落莫何曾問姓名。姓名碌碌何足問，要知蠻貊行忠信。橐底寧須陸賈金，腰間不必蘇秦印。我慚二子人所榮，誰於龍辱能不驚。萬里得歸貧亦足，只消妻子事蠶耕。

金幼孜《贈子魯陳郎中使西域》　東風輕騎去翩翩，王事驅馳念獨賢。奉詔昔曾煩陸賈，尋源今日得張騫。曉經虜部雲連塞，寒宿穹廬雪滿氈。兩度玉門今始慣，殷勤德意在敷宣。

楊榮《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洪武己酉夏六月，奉命賚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敎其世子服三年喪，幷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幷御製詩八篇以奬諭之。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

唐文鳳《鄒彥彬赴王駙馬都尉館時兄彥昭亦寓閩中》　聖皇六飛渡江水，義旗所向羣奸弭。金陵龍虎挹神京，鬱葱王氣衝天紫。攀鱗附翼俱英雄，文武赫若和陽公。榮膺國戚聯肺腑，秀毓星斗羅心胸。憶昨董師臨古歙，招賢喜遇詞章伯。賈誼聲華擅獨奇，鄭虔才思推三絕。去年移戍當會稽，絳帳戎幙相追隨。乞假歸來養慈母，豈意淚著堂萱萎。今年又喜鎖閩海，走幣遙遙千里外。誰言坐冷客無毡，懸榻塵凝久相待。於焉判袂不可留，青山綠水增離愁。秦金曾爲陸賈贖，蠻音椎結今南州。氣候炎蒸異中土，嚴霜虐雪何曾覩。椰子酒殘焚鷓鴣，荔支雨歇啼鸚鵡。主賓相見情愈深，洗盡別來慕闌心。有時覓句月窺戶，幾度談經風滿林。君家難兄代希有，喪亂升沈十年久。昔時青馬卸雕鞍，今日酡顏成皓首。吁嗟世事何必論，開懷且倒玻瓈尊。萍蓬得聚海上國，猿鶴入夢江南村。賓主弟兄眞四美，此樂人間果難擬。機雲孝友出彝倫，管鮑交情忘爾汝。願言歲晚罷功名，歸與谷口堪娛情。好披襪襭立烟雨，數聲布穀催春耕。

朱瞻基《咏史・陸賈》　陸生本楚人，初爲沛公客。奉命使諸侯，口辯亦莫敵。尉佗據南海，箕踞傲中國。生從長安來，慷慨論順逆。英風振炎荒，勁氣奪金石。佗悅拜稽首，稱藩效臣職。歸朝說《詩》《書》，高帝固不懌。區區著《新語》，成敗亦何益。晚雖以病歸，中心存社稷。當時平勃功，亦必賈預力。賢哉此賈生，名聲光簡冊。

何喬新《送韓行人使琉球》　星槎五月泛滄溟，路指扶桑曙景清。諭粵才華推陸賈，乘風氣概羨宗生。彭湖浪靜牙檣穩，高嶼烟消畫鷁明。遙想番王承寵命，幾回膜拜望神京。

吳寬《陸參政輓章》　一世惓惓義舉心，宦途豪俊每披襟。秋臺吏牘陽春暖，炎海戈船島嶼深。客滿鄭莊曾置驛，人如陸賈卻無金。錦雲溪水聲嗚咽，執紼何勞更託音。

又《送林克沖給事使暹羅》　鳳詔初從閣下裁，仙郎遙向極南開。林回早棄千金璧，陸賈方施萬里才。滄海雲帆知幾轉，島夷卉服定偕來。已判天闕三年別，還待星槎八月回。

又《補送艾郎中使朝鮮次韻二首》二　前星光動詔頒時，賜服煌煌稱漢儀。久愛姚崇裁滯事，又看陸賈製新詞。歸循山海旄垂節，步上星辰履飾綦。鴨綠江頭誰擊鼓，曉來相送有馮夷。

莊昶《題使節清風卷爲劉侍御作》　侍御劉君東之爲行人時，奉使遼國，

同道贈之以詩，題曰《使節清風》。其所以爲清風者，夫豈規規於陸賈之橐荀慈玟之辨，以自處於小廉曲謹之間哉。今東之爲御史，蓋御史中御史也。其進殆未可涯，然其自處，其果小乎，其果大乎，其果無所於小大之間乎，處之必有其道也。不然，何以爲東之。

謝遷《雪湖過憶前約疊前韻奉酬》二　倒橐眞輕陸賈金，奚囊隨處足清吟。菊泉勝賞重陽後，蔗境餘甘泰運臨。留客無期須盡醉，入山有路不嫌深。白雲堆裏高眠穩，樂在閒中且自尋。

王鏊《忠節祠》　吳有雲，宜興人。洪武初，雲南未下。上曰：「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卒死之。成化中，守土官以聞，詔贈尚書，謚忠節，作廟滇南，與王忠文並祀焉。忠節之死，事具國史。眞人起，元運隳，滇南由蘗，鴟張何爲。武臣請師殄，勿遺皇仁，如天兼覆之。曰：汝云蘗且平，汝能與朕爲陸生，一使功賢十萬兵。滇蘗猘圖反噬，劫我使臣改椎結。使臣指心向天誓，頭可斫，臂可斷，服不可異。中郎旄，侍中血，前有忠文後忠節。滇南澶漫雙像設，千秋萬古。廟食不歇。

石珝《送林居魯次韻》　百年來去幾風塵，江上青峯是故人。豈必龜蒙情獨散，分明陸賈語多新。金陵詩社誰爭長，魯國儒生自有眞。我亦金門多病客，鑑湖何日乞閒身。

顧清《辛亥感興六首》四　漢王仗三尺，陸賈陳詩書。齊客工彈瑟，其王乃好竽。爲業非不精，鑿枘將焉如。入水須操舟，陸行須駕車。君看屠龍手，終年不食魚。

李夢陽《送胡主事犒廣西軍便道耒陽迎母二十韻》　七年重泛楚江舲，五兩飄颻過洞庭。諭蜀長卿元建節，平佗陸賈亦談經。地從湘口分吳徼，邑在衡陽對軫星。此去先過杜陵院，與誰同上合江亭。炎花瘴草供行目，猺唱夷歌引客聽。鼯鼠晝啼諸峒黑，野猩晴語亂峰青。蠻荆本自勤周旅，南越終當繫漢庭。荔浦技窮甘釜盎，梧川兵接詫雷霆。威餘虎豹藜難采，血踩鯨鯢水尚腥。俄喜御書頒內帑，極知恩澤到重溟。免臨烏照誰非土，陰慘陽舒各有靈。巢屋羽毛春拍拍，洗天風雨晝冥冥。花明幕府頻張宴，路出磨崖早續銘。馬援還朝銷意苡，馮驩傲世倚青萍。蒼蒼百粵悲南狩，渺渺三湘弔獨醒。夢渚鴈回書不滯，武陵雲起思俱停。悲傷蕙草追金勒，點綴桃花惜玉瓶。若道朱絃無絕響，詎應黃髮有遺刑。司徒邦計遙憐汝，粉署爐香不可扃。綵服便須隨綵鷁，白頭同離白蘋汀。

顧璘《贈周典膳》　寧親西下馬蹄勞，文采驚人一鳳毛。南粵江山歸陸賈，梁王賓客羨枚皐。薇堂祝壽花明酒，風動題詩月滿袍。異域逢君又傷別，離心春水共滔滔。

孫緒《楊師文聽馬行春圖》　五雲繚繞前山阿，未央回首紅光多。永懷耿耿不成寐，仰天終日看明河。侵朝再拜紫宸下，臣心非是悠悠者。所學豈敢負敬輿，卑論未忘羞陸賈。懷中一札救時章，長跪取讀聲琅琅。當宁動容百辟懼，起看白日無耿光。大姦縮首羞欲死，束身蕙席朝堂裏。欺明有術竟不然，空歎前人詠行止。

李攀龍《送公實還南海》　梁生偃蹇誰與倫，梁生偃蹇無與倫。爲郎十月不厭意，上書乞歸南海濱。文章往往迕時好，富貴安得嬰其身。獨存肝膽論交者，一一凌雲作賦人。憶昨擊筑飲燕市，酒酣以往氣益振。黃金之臺空嶙峋，華陽之館誰爲薪。駒駼驟耳俱良馬，劒客博徒皆俊民。梁生徐生情最親，宗生王生詩更新。經過但坐歌白雲，罷曲彷徨若有神。揮毫夜夜搖星辰，襟期矯矯何能馴。梁生此事成萬古，欲別牽裳遂具陳。羅浮之山何崔嵬，下臨莽蒼波濤開。維舟跋浪長鯨出，倚杖垂天大鳥來。北望中原寥廓哉，飛厓坐攬百粵色。羣峰黝渺行風雷，梁生之廬搆烟霧。千尋薜荔青摧頹，有時高咏反招隱。巖壑無人秋雨哀，尉佗椎結本趙俠，陸賈縱橫一漢才。丈夫有道在龍蠖，還能與世相裒徊。梁生何爲終蒿萊，梁生愼勿終蒿萊。

又《送林章之郎中讞獄南海》　舊識于公傳，新知陸賈才。漢章雙鳳下，越郡五羊開。旌節看山駐，樓船截海來。長安天北望，使者日南回。訟府蒲堪掛，刑書竹可裁。明珠滿合浦，應照不然灰。

楊巍《題滄洲卷送張子還越中》　露冷滄江客欲回，囊空人共惜高才。家居東海經年別，舟問南徐幾月開。秋草獨過伯禹墓，寒雲愁上越王臺。不知陸賈遊歸日，曾有摹公詩卷來。

胡直《送李行人使琉球十韻》　漢節層霄下，周官絕國通。金書頒玉篋，麟錦錫龍宮。到海天爲幛，乘潮夜易曈。吹鐃行碧落，旌旆掛長虹。兵謝陳稜武，辭看陸賈雄。鮫綃原入貢，楛矢不求供。天地同垂曜，華夷並祝嵩。少年臨異域，別緒共飛蓬。自是龜靈國，偏知造化功。歸期麟閣畫，名姓冠諸公。

王世貞《送江比部視廣東學》　久羨江淹筆，仍扳陸賈車。別懷唯爾賦，新論是誰書。鳩署殘星外，羊城明月初。歲寒須自保，鴻鴈正愁予。

又《贈汪生象先》　父客吳趨一見尋，翩翩公子更詞林。才清似得顏延筆，豪在全無陸賈金。偶自履霜寧入操，居然愛日有餘心。衡門幸少孤臣淚，濁酒新涼取次斟。

張元凱《雜詩二十首》九　涼風起昨夜，大火忽西移。蟋蟀啼近牀，流螢飛入帷。白髮竟盈把，丹砂尚無期。朝散陸賈金，暮披張衡詩。四愁鬱不開，萬金亦奚爲。歎息竟無語，俛視川波馳。孤懷易成感，失路多所疑。朝緋猶可典，日日傾芳巵。

又《蘇生行》　蘇生縱橫客，寂寞休明世。尺寸無所成，坐歎流光逝。少歲曾爲南粵遊，尉佗椎髻最難柔。軍前長揖無數語，遂令面縛閒戈矛。歸來牛酒相慰勞，上功幕府寢不報。翻然結客少年場，五陵豪傑親除掃。解裝猶剩千黃金，徧置鴛衾與鳳簪。好將陸賈平生橐，結得徐娘既老心。春明門外花如綺，羽林緹騎佻佻子。相逢大快共樗蒲，絕叫狂呼盧與雉。百萬常輸囊屢捐，凄然擊筑夜無眠。荆卿遠去漸離老，孤劒寒風易水邊。東歸骯髒身何寄，數椽如綫鄰蕭寺。短衣彈雀逐羣兒，長鑱采藥遺仙吏。看君體骨良不恆，面如紫石何稜稜。誰言山澤常如此，忽有風雲或可乘。男兒七尺須奇節，黑貂何必愁鶉結。陰符一匣在牀頭，莫使靈文久磨滅。

葉春及《洪參戎和平大捷喜而有贈》二　飛將分符出，提戈奏凱回。裹尸眞國士，推轂豈時才。列隊蛇矛動，前驅鷔鷞鼓催。漢庭多寵渥，陸賈是功魁。

又《五羊舟中與譚永明感舊》　同舟潦倒說燕京，墮淚東南去國情。易水悲風疑短劍，薊門寒雪負長纓。十年叢桂劉安賦，一片飛花陸賈城。老驥未須憐伏櫪，江湖容易白鷗盟。

于愼行《述大司空鎮山朱師治河功成百韻》　砥石千鈞力，兼金百鍊鋼。巉巖兼土壤，泱漭納汙潢。座有陳遵客，奩無陸賈裝。功崇心愈下，道久力方將。御殿騰麒驥，天池沐鳳凰。家聲知璨曜，神理固昭彰。

又《送王洪陽光祿冊封靖江四首》四　南海西分驛路長，紅塵飛惹漢宮香。奚囊自有明珠在，不帶千金陸賈裝。

胡應麟《夢白業留余爲三日飲余迫歸解維辱遣人追送百里幷出橐裝爲贈賦謝此章》　追懽能復少年場，意氣偏君重太行。脫劒青天明海岱，抽毫白日動河梁。窮途欲慣虞卿屬，絕塞翻疑陸賈裝。歸去故園蓬鬢在，下機寧似出咸陽。

又《再柬陸履素使君》　矯首湖天望目長，畫船簫鼓出錢塘。東京驛貴桓寬論，南越都忘陸賈裝。幕下清霜流彩筆，樓頭明月據胡床。芙蓉萬朵沈酣夜，曾憶當年共酒狂。

徐熥《贈顏廷愉將軍》　姓名曾冠少年場，逆旅相逢意慨慷。能以三都雄藝苑，還將一劍倚扶桑。燕臺擊有荆軻筑，粵國游無陸賈裝。爲愛琅邪門下士，如君詞賦獨升堂。

又《贈陸延平》　高卧東山歲月深，南來五馬又駸駸。民淳市賣雷生劍，官久囊空陸賈金。頻見弓旌求草澤，常看車駕舍棠陰。玉華有石還堪載，不媿君家舊鬱林。

吳偉業《送舊總憲撝孝升以上林苑監出使廣東》　與君對酒庾樓月，君逼干戈我離別。與君藉地燕山草，君作公孤我潦倒。亦知窮老應自疎，識君意氣眞吾徒。門前車馬多豪俊，躡衣上坐容衰鬢。我持半勺君一斗，我吟一篇君百首。每逢高會輒盡歡，把我新詩不容口。今日他鄉再送君，地角天涯復何有。山川有靈交有命，延津會合眞難定。如君共事曹侍郎，百僚彈壓風裁正。握手論文海內推，交游京洛聲華盛。秋風吹向越王臺，後先踪跡誰能信。不見蘭臺連柏府，卻過劍浦來珠郡。相贈雖無陸賈金，相看何必周昌印。丈夫豁達開心期，悠悠世上無人知。三仕三已總莫問，一貴一賤將奚爲。別君勸君休失意，碧水丹山暫游戲。客路扁舟好著書，故園九日堪沉醉。烏柏霜紅少婦樓，桄榔雨黑行人騎。獨有飄零老伏生，不堪衰白困將迎。祇因舊識當塗少，坐使新知我輩輕。花發羅浮夢君處，躑躅悲歌不能去。

施閏章《觀張桐君遺憂五百字感賦》　悲離泣楚臣，懷上傷越客。越吟五百字，聚淚成一石。矯矯雲中翼，今爲林下翮。憐君少年時，騁步越阡陌。倔強棄諸生，疎散作詞伯。陵陽李白祠，剡溪謝公宅。來往共翱翔，狂歌免蹙額。旅泊五羊城，藩幕資長策。時危賓客難，戰苦海嶠窄。翩翩鞍馬間，磨墨橫劍戟。游子衣線斷，母氏痛永隔。慈烏夜夜啼，眼枯血淚積。豈無陸賈裝，歸來仍四壁。妻子寄中途，進退兩踟躇。舊業依江潭，潭水映門碧。殘春匹馬歸，總帷纏羅薜。母死逾三年，沈痛未窀穸。纍下穴狐狸，蠹書委狼藉。慟絕乞鄰嫗，爲炊薦魚麥。若翁客晉陽，萬里阻音驛。誰堪骨肉親，

生死兩疏遫。漂轉枉扁舟，就我同朝夕。磨滅如老翁，端居甘閒寂。新詩日數首，計歲當盈尺。官齋飯藜羹，素襟吐肝膈。飲酒復不多，含愁惜疇昔。意氣生蹉跎，事往空太息。袖短慚手寒，相憐亦何益。交遊日榛蕪，道路腥臊骼。憂人聞累欷，三歎頭盡白。

又《奉贈梁大司農棠村》二　驅車曾到尉它城，粵嶠爭傳陸賈名。玉節坐銷豺虎亂，塗歌時和鷓鴣聲。漢廷錢賦增緡算，禹甸關山尚甲兵。天下安危公等在，猶煩推轂及書生。（公曾持節使粵有《嶺南集》。）

又《庚子冬暮歸自廣陵阻風述悶》　倦客停橈久，羈心野望長。川塗仍故國，舟楫自它鄉。飄泊慚妻子，逡巡犯雪霜。山船深坐井，泥岸滑緣牆。逝矣從迢遞，悠哉入渺茫。石尤風悄悄，江浦雁行行。旅夥臨蛟室，迷津轉客腸。海陬猶甲盾，水戰習艨艟。島嶼黏天碧，藤蘿覆石蒼。書囊成几案，藥餌代餱糧。遠棹聞巴曲，高懷值楚狂。物情爭慘淡，吾道任昂藏。飛塔浮雲外，孤烟獨樹旁。掠波憐翡翠，眠渚羨鴛鴦。憶昔螭頭賦，曾充粉署郎。年方逾賈董，名或擬班揚。斗酒燕臺醉，微吟郢雪翔。星軺趨五嶺，雀舫過三湘。簪入蠻居黑，花搴猺洞香。加餐憑薏苡，駐馬憩桄榔。遠媿張騫使，虛傳陸賈裝。崎嶇連鼓角，騷怨付篇章。已識驅馳倦，誰言筋力強。推遷爲外吏，隕越懼康莊。畏俗懲辛螫，謀身類跋狼。艱難踈舊好，束縛嬾詞場。蓬髻風塵改，家園松菊荒。殘生違皓綺，往事悼膺滂。戢影看宵月，銜思送夕陽。三山餘繡綣，六代總悲涼。出處終何得，漁樵未敢忘。題詩伴朝夕，晞髮近滄浪。

又《送孫如齋編修冊封安南》　炎漢南交地，陳黎角鬬場。一人稱有道，四海盡歸王。寵使朱衣貴，恩綸御墨香。居然盟帶礪，恪爾奉珪璋。負弩諸侯肅，乘軒萬里長。中途變寒暑，絕域異烟霜。水歷昆明外，山臨勾漏旁。羽毛看翡翠，宴會饗檳榔。陳蹟瞻銅柱，珍禽獻越裳。多才重孫楚，二妙得周郎。（時儀部周星公同行。）獫猲隨驕御，珊瑚製筆牀。含毫元侍從，憑軾足篇章。遲日和風送，王程春草芳。飛揚邁邛笮，省覲過衡陽。（太夫人時在長公衡陽官舍。）不費相如檄，還餘陸賈裝。遐方修職貢，每歲走梯航。

吳綺《錢葆馥湘瑟詞序》　今葆馥並轡相羊，齊鑣髣髴。彼徒慚其倚樹，此益美乎積薪。君將奉勅以塤，行且聞之楓宁；我且選聲而聽，悉以付于雪兒。倘或問陸賈之裝黃金幾兩，則請誦姜夔所譜白石一編耳。

又《送家長庚奉使安南》　聖朝典禮被遐方，特借星槎出玉堂。古貝林中宣慰冊，大羅城裏貢名香。還家賸有相如弩，報國寧忘陸賈裝。獨有水曹何遜在，傷離空自折垂楊。

又《送岱觀大兄歸餘杭》　江關秋晚葉初黃，老去相逢眼更狂。誰許文章能絕代，可堪兄弟盡他鄉。陶潛未穩歸田計，陸賈難留使越裝。我欲尋君待花信，碧湖春酒醉餘杭。

又《種字林閒居雜詠三十首》一三　爲訪羅浮雪裏村，歸來長物已無存。惟留陸賈南遊劍，欲報夷門一顧恩。

劉可書《哭幕府范司馬》一六　何處飛空六月霜，孤臣血碧斷雲黃。明珠翠羽來南海，白日青燐覆北邙。豈有操戈讐共主，還令執梃長降王。憑君密詔求遺骨，應薄當年陸賈裝。

毛奇齡《書郭生嶺表詩卷後》　龍海看雲客，羊城返道人。葛洪攜笈遠，陸賈著新書。

又《閻園雅集贈劉昌言進士二十韻》　八月正良辰，閻園集上賓。平臺張翠幙，阿閣展朱茵。過楚隨狂客，依劉作主人。敦盤貽好遠，几席見情親。踏徑通畦細，憑欄摘樹新。星枰沙嵌玉，花甃水流銀。作伎飄華琯，圍棋俯角巾。西垞銷陌柳，南沚響風筠。度曲縈三疊，飛觴轉數巡。孝標思憃憃，公幹語恂恂。促座聯瑤璧，趨庭賦鳳麟。（二令嗣皆孝廉有名。）名材跨二陸，下食驗諸荀。石甕開重釀，晶盤貯五辛。煑將餳作澳，炙以蠟爲薪。鼎熟寧濡指，羹翻恐滅脣。擊鮮如陸賈，投轄過陳遵。絳燭環瓊砌，青油卻畫輪。銅籤驚短漏，繡被笑平津。啟讌曹公子，裁詩石季倫。頹然徒醉倒，只有一毛牲。

又《湟川詞贈別》　趙王城邊百粵臺，湟川渺渺連州開。羨君南上湟川渡，五月驅車嶺頭路。繁花滿縣雜荔枝，迎君勿訝君行遲。今年竹布裁五褲，明年椒穗垂兩岐。紅亭酒香日炎午，五兩薰風動南浦。他日貽君陸賈書，莫向人間道新語。

又《懷張七梧游粵》　邗關客舍送馮驩，一別三年會面難。草短愁人還北固，花開憶汝在東官。明螺舟放珠江白，瑣布衣裁荔子丹。陸賈未歸書使斷，誰從嶺表問平安。

又《過南徐軍贈袁八書記》　南徐幕下談兵日，北府軍前對酒時。愧我文

章輸陸賈，憐君慷慨過袁絲。星門合壁調金鼓，天塹橫江鎖鐵錐。露布草成眞倚馬，可曾持示帳中兒。

又《寄酬海昌陸宏定》　不向山頭擷紫芝，空令腐草蔓桃枝。風霾菁磴吹霜薄，日斷茅堂解凍遲。陸賈自無干帝語，毛萇空受獻王詩。天寒衣帶從來緩，深愧加餐慰素思。

又《送桐音南遊》一　春江南下水潺潺，君去湟川度庾關。地界九龍連百越，天開五嶺控諸蠻。珠船行遇波中市，蜃氣看成海上山。假使黃金能滿橐，便隨陸賈共來還。

又《送陸使君出守思州》　彤幢萬里使羅施，路入湘門春到遲。金齒再開蒙氏地，銅符初下長官司。蠻溪馬度天邊緘，番戶龍迎雨後旗。此際炎荒行陸賈，牂柯南去使人思。

又《屠少府左補始興驛丞》　南行且莫厭官閒，梅尉高風好去攀。傍舍不須揭絲綺，開衙長自對青山。嶺隨陸賈乘傳去，座有司農置驛還。暇日題詩尋玉筍，丹砂正好駐朱顏。

趙士麟《詠史詩・陸賈》　陸賈陳《詩》、《書》，潤色太平業。一出尉佗降，誓不失臣節。遨遊好時間，車馬甚修飭。遺金授後人，逍遙踰耆耋。和調將相臣，安劉人不識。

朱彝尊《送王（翊）游粵》　好去羊城道，吁嗟契濶深。離羣空悵望，惜別重登臨。零雨哀南土，晨風念北林。征途祭酒客，天末渡江吟。煙火蠻鄉少，山雲驛路陰。桄榔交嶺樹，孔雀擾家禽。去問楊孚宅，歸看陸賈金。梅花如可寄，幸慰故人心。

又《首春端州述懷寄故鄉諸子》　客舍千山外，春城萬里心。草青仍一度，雲暗結重陰。往事隨蓬轉，謀生愈陸沉。承歡違菽水，兄弟渺商參。負米情空在，離鴻思不禁。此邦非樂土，何處好懷音。枉作窮途哭，虛勞澤畔吟。蒼梧晴峽遠，桂水暮流深。夢斷梅銅嶺，囊空陸賈金。楓林悲落月，苔石憶同岑。燕笑應如昨，沉吟獨至今。北歸徒躑躅，南望益蕭森。瓊樹佳人隔，梅花驛使臨。短書知可報，珍重問江潯。

張英《贈孫愷士孝廉》　孫綽才名久，頻年客帝鄉。登車陪仗節，觀日近扶桑。詩重雞林價，金辭陸賈裝。歸來報天子，聲譽動巖廊。（曾隨侍衛之朝鮮辭其餽金。）

田雯《佛手柑歌爲王幼芬太史》　太倉太史來江南，十頭投我佛手柑。輪囷磊落堆瓦器，晴牕一日摩挲三。其一綠甲如么鳳，其一黃面如瞿曇。一張老拳蠕蠕動，一挽短袖牙鬚酣。一如恠石虎豹首，一如癭婦兩耳耽。大者四輪率跛象，小者飛乳呼千男。更有二柑似青玉，香鉢迸裂生烟嵐。提羅花放乾竺種，獅子尾掉如來驂。橘橙流輩多數指，草木之狀窮嵇含。空王合掌偏伸爪，妙理須待靜者參。太史擁傳夜郎國，珊瑚鐵網心無慙。陸賈行賸少長物，但有豐筆同長鋏。茼醬橫榔可鞶載，獨攜此物雙筠籃。山薑衰白今于役，日煨淡粥餐魚泔。壯不如人況髦矣，強將萬里崑崙探。髯絲禪榻維摩病，夜來彌勒眠同龕。遭汝艤船河橋下，造門聊慰七不堪。旃檀襟抱莫輕別，渭城那復歌何戡。

又《讀陸賈傳》　坑焚滲漏笑強秦，劉氏功憑馬上臣。掾吏武夫兩行隊，中間迂腐一詞人。（陸生在漢初頗有文藻，有《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其目實爲《子虛》、《上林》之先鞭也。）

又《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清止趙公墓碑》　前此矜王孟一格，於茲凌鮑謝而上。《粵東草》一卷，浮丘峯下蜑人興珠母之謠，陸賈城邊黎女織春鐙之句。《遊楚》一卷，吹鐵笛於長江，呼周郎於赤嶠。庾公出鎮，遜此清吟，蘇氏寓黃，方斯逸響。

李符《讀史九首》九　南粵未稱臣，樓船下海隅。功成拜列侯，聲名震八區。陸生先奉使，仗劍乘單車。片言去黃屋，翠羽貢西都。歸來無封爵，食祿千石餘。乃知守章句，不如荷戈殳。寄語天下士，且讀孫吳書。

仲是保《讀史六絕句》五　劉項爭雄戰百回，到頭逐鹿屬高才。尉佗南越成何事，曾是秦家故吏來。

汪由敦《叙舊抒懷七言排律四十韻寄祝內兄查頌三四旬》　廿年人事多糾錯，千里傳聞類渺茫。跡豈居陶名偶異，金攜同舍賈能償。越王臺上憑懷古，陸賈城邊屢望鄉。賦海張融才卓犖，擅場錢起興飛揚。卽今珊網恢賢路，幾許欄衫謁帝閽。幽谷蘭芬原易識，深泉珠媚詎終藏。會知鵬運扶搖上，指顧鴻逵接翼翔。

愛新覺羅・弘曆《浩歌行》　黃金何以藏嶧山，珠玉何以捐湖泉，重華所寶不在此，金珠自在山泉間。不事採求貴異物，曰藏曰捐豈不然。晉武焚雉

裘，羊車駕末年。貞元明詔卻惡惡，瓊林大盈乃計錙銖焉。不恆其德飾觀聽，其究鮮不笑柄千秋傳。重華非藏亦非捐，愼莫誤會陸賈篇。

又《卽事》 宵衣報到軍書來，遠人歸服萬帳偕。安之榮之滿彼懷，更籌游牧俾宇恢。次第指揮疇咨妥，中樞草諭詎待坐。平原獵騎已久延，草淺兔肥試駿娑。須臾馳呈諭草看，據鞍筆削寧辭瑣。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治之卻又可。

又《王蘗林壑雲泉》 曲注白雲端，凄然落澗底。色聲堪眺聽，閒立遲高士。道筵會有餘，言泉發無滓。顧彼非陸賈，望表亦知裏。

又《妙高室得句》 丈室堵波側，揣稱額妙高。臺如浮玉上，峯似比丘邀。縱目契眞宰，因心得靜陶。名言憶陸賈，籌治敢辭勞。

段時恆《詠史》五 言語妙天下，聲名傳廟堂。禍福折南越，詩書說漢王。腰有百金劍，橐有千金裝。有伎後挾瑟，有男前進觴。毋久慰乃公，誠哉樂未央。早退患乃免，知機謀自臧。豈曰非明哲，辟穀嗤子房。丞相何思深，國本眞苞桑。從容畫善策，鎭靜安宗邦。功成不受賞，長揖公卿行。陸生信高士，景仰焉可忘。

李熙文《陸賈祠》 詩書馬上說而翁，功狗功人豈足同。西漢文章開大雅，南夷談笑懾羣雄。使車兩度留陳迹，遺廟千秋仰古忠。海嶠卽今多事日，幾人持節繼高風。

雜録

《晉書·陸喜傳》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咏《新序》而作《新論》。

《容齋三筆》卷二《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爲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爲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爲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爲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爲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卽立爲趙王，子敖廢爲侯。敖子偃嘗爲魯王，文帝封爲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爲謝公，其誤可見。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七《史院》 有編史之名，有編史之官，有編史之所，此三者不可不論也。且三代國史之名其來尚矣。至漢有所謂《高祖傳》、《孝文傳》、《漢著記》（《前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高祖大臣述古語詔策。《孝文傳》十一篇，文帝詔策。《漢著記》百千卷。師古曰：若今起居注），有所謂《楚漢春秋》（陸賈作《楚漢春秋》），《禁中女史》（漢武帝有《楚中起居注》），宗室屬籍（《漢表·三王世家》：宗正者，主諸劉屬籍），迨唐始加詳焉。

《玉海》卷一三五《漢十八侯位次》 《史記索隱》曰：姚氏云十八侯，《史記》與《漢書》表同，而《楚漢春秋》則不同者，陸賈記事在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及陳平受呂后命而定，或已改邑號，故人名亦別。且高祖初定唯十八侯，呂后令陳平終竟已下，列侯第錄凡一百四十三人也。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靈妃廟有銅鼓。元豐中，永慶莊耕者得之，圓口方耳，下有方趺，皆古篆雲雷文，色正青綠，形制精巧，非近世所能爲也，取置於寺。太守李觀用耆舊之說，以爲陸賈使南越，嘗以銅鼓獻之於廟，歲久失之，意其必此，遂移置廟中。方移置時，護持不謹，因誤毀損，今已不完。或云：聞初獲鼓時，同獲銅鐸一枚，以其完好，輦致禮部，今藏秘書省。鼓以毀壞，遂留永慶寺。李觀之說，似非其實。

《升庵集》卷七二《相貝經》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正楊》卷二《古歲字作遂》 古遂字，卽歲時之歲。今文歲字從步從戌。

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以步戌，前此未有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纂古篇》，古「歲」字作㞢，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爲秦制，而非古矣。

又《史記》注雖有此句，詳其文義，遂字屬下句，詎可指此遂爲歲耶。

又《白虎通》曰：所以名爲歲者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

又《爾雅》：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歲星行一次而四時之功畢，故年謂之歲。從步者，躔度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之精生於亥，自亥行至於戌而周天也。（毛居正《六經正誤》。）

又《陸賈素馨》陸賈《南中行紀》：雲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爲飾。梁章隱《詠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花繞髻之飾，至今猶然。予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裏採秋芳。穿花貫縷盤香雪，會把風流惱陸郎。」姜夢賚笑謂予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廣東志》云：廣州有花田（平田）彌望，皆植素馨花。《南征錄》云：南漢主劉隱時美人死葬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處。或云隱之女。

又其花舊名悉那茗，因生於素馨塚上，故名。

又陸賈西漢初，即預知南漢死女事，眞異人哉。

又稔含《南方草木狀》云：那悉茗，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史記》：賈兩使尉佗，皆廣州也。其《行紀》安得著雲南花哉。且此時漢尚未通滇南，安得云云哉。

又《陸賈》《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子虛》之先鞭。

又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史記》參其異同，聚爲一書，號爲《春秋後語》。（《史通》。）

又《文心・銓賦》篇云：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才畧》篇云：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辨之富矣。

又賈所著《楚漢春秋》、《孟春賦》也，云「後語」「感春」誤。

《秕言》卷四《陸賈新語用杖字》陸賈《新語》云：「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按《鶡子》云：「民者，賢不肖之杖也。」陸賈用「杖」字本此。

《樵香小記》卷下《五言詩》五言詩世稱始蘇李，《玉臺新詠》則題古詩爲枚乘作，均漢武帝時人，無庸較其先後。惟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虞姬詩，已全作五言，此不可曉。卽曰陸賈贋託，賈亦虞姬同時人也。豈守節所見之本，後來又有所竄入歟。

《楚漢春秋疑義・鴻鵠歌》案《史通》云：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鄜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全與淮陰不別。茲輯鄜生及韓信都已引見前，惟《鴻鵠歌》未載。《鴻鵠歌》，史述於《留侯世家》，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而《史通》云「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則選所載與舊不同。今無可攷，惟史載項羽卒聞漢軍楚歌。《索隱》案：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楚歌。與《留侯世家》所述「上曰：爲我楚舞，吾爲楚歌」略同，但一在敗垓下，一在欲易太子之後耳。《索隱》所按，未知據何書。倘史公移彼就此，則眞事理大殊，而文句之不同，更無從辨矣。

陳其榮《楚漢春秋考證》章氏宗源曰：《後漢書・班彪傳》：漢興，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文心雕龍・史傳》篇曰：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史通・內篇》曰：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又曰：呂、陸二氏，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又《外篇》曰：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鄜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史記序》《索隱》云：《楚漢春秋》，陸賈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及說惠文閒事。又云：《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楚漢春秋》與《史記》、《漢書》不同

者，陸賈記事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及陳平受呂后命而定，或已改邑號，故人名亦別。愚按《水經・渭水注》：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可誅之。《藝文類聚・地部》：沛公遣將軍閉函谷關，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史記・劉敬叔孫通傳》《索隱》：蕭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定計不易太子。《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又《兵部》：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史記・高祖紀》《索隱》語較略。）《人事部》：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上即位，欲陳功。上曰：使項王失天下，是子也。爲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之。又曰：項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又云：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卧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輜車，排戶曰：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刑法部》：正疆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劍以佩之。天下定，以爲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曰：正疆沐浴霜露，與我從事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剸。《服章部》：北郭先生獻帶於淮陰侯曰：牛爲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資產部》：項梁陰養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伴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此十一事，竝引《楚漢春秋》，多班馬所不載。亞父、酈生、丁公事，詞義相殊。《困學紀聞》所引四事，項羽美人和歌，見《史記・羽紀》《正義》。高祖封侯，賜丹書鐵券，詞見《御覽・治道部》。東陽侯諫呂太后爲惠帝高墳，見《藝文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同）。下蔡亭長詈淮南王，見《文選・五等論注》。惟《史通》所稱高祖《鴻鵠歌》未見徵引。《漢書》注引韓申作信都。（高惠高侯文功臣表》注。《史記・韓彭傳》《索隱》曰：《楚漢春秋》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擊項籍孔將軍居左。（同上表注。）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禮樂志》注、《陳平傳》注。）舍人謝公得罪韓信。（《韓彭列傳》注，《史記索隱》引晉灼言亦同。）齊人田生字子春。（《荆燕吳傳》注。）丁公薛人名固。（《季布傳》注。）鄶生，鄶，姓也。（《張良傳》注，《史記集解》《索隱》竝同。）封緤爲憑城侯。（《周緤傳》注。）叔孫通名何。（《叔孫通傳》注，《史記索隱》同。）會稽假守通姓殷。（《項籍傳》注，《史記集解》同。）《史記索隱》樊噲請殺秦王，（《高祖紀》。）解先生云遣守函谷，無內項王。（同上。）項燕爲王翦所殺。（《項羽本紀》。）定侯王吸作清陽侯王隆，陽陵景侯作陰陵。（《漢興諸侯王表》。）南宮侯張耳。（《高祖功臣表》。）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絳侯周勃世家》。）「幾是乎」作「豈是乎」。（《黥布傳》。）南昌亭長作新昌亭長。（《淮陰侯傳》。）箄山作卑山。（同上。）蒯成侯作憑成侯。（《傅靳蒯成列傳》。）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吳王濞傳》。）又韓生說項王居關中，裴駰《集解》案《楚漢春秋》云，說者是蔡生。皆足考異。《文選・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引云：漢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百世無邪，世世相屬，絳侯周勃是也。此可作《漢書注》高祖臣別有絳灌之證。《隋志》與《唐志》九卷同。

朱　建

論　述

《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贊》　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並成大業。【略】朱建始名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

《雞肋集》卷四二《西漢雜論》　陸賈自喜畫策，而朱建又尚氣節，兩人爲此，皆其性所不能已也。然賈亦善建，故哀建母死不葬，乃以計動辟陽侯，使助建喪。建以母死不葬，故德賈之惠，廼以謀恐閎籍孺，使免辟陽侯死。此其情也。而辟陽侯、閎籍孺兩人皆行不正，賈、建與通計議，甚汙可鄙者。若曰賈爲人喪，建爲母死，儻可以免，然君子之與人交，惟無以利爲哉？將無所不至也。

《太倉稊米集》卷六五《史斷・朱建受辟陽侯稅》　朱建以刻廉剛直自許，

雖辟陽侯挾太后之勢，欲交建而不得，顧不賢哉？及其母死，貧未有以發喪，陸賈說食其與之稅，卒與食其合。非特脫命垂死之中，又能使免諸呂之禍，其爲力多矣。何建之賢而自叛其志如此？蓋坐貧無以發喪也。吾故知士非豪傑不回，易爲貧富生死所奪，固不可以無養生喪死之具。建一爲貧所移，遂不能完節於萬世之下，傷哉貧也。田叔既死，魯人祠以百金，其子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嗟乎，使建如田叔之子，辟陽之金亦安得而汙之？

《大學衍義》卷一三　申商韓非皆爲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橫之學者也。【略】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于異學。

《黃氏日抄》卷四六《讀史一・酈生陸賈》　朱建以母死無以爲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嗚呼此其所以惡也。

又卷四七《讀史二・陸賈》　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婁敬庶幾能自奮，然豈賈儒伍哉。

《通鑑答問》卷四《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　異端邪說之害深，秦以苛刻亡，六國以談說亡。漢興，鼂錯、張敺以刑名爲公卿，則申韓之餘波猶橫流也；蒯通、朱建、曹丘生馳辯抵巇，則蘇張之利口猶肆行也。

傳記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舉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廼召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廼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紀事

《漢書・朱建傳》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

《史記疑問》卷下《朱建傳》　按《黥布傳》，布幸姬數如醫家，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厚餽遺姬。姬侍王，譽赫。王疑其與私，赫恐，告變。上使人徵驗，布遂族赫家，發兵反。未嘗有梁父侯也，未聞有朱建之諫也。今云「在《黥布》語中」者何與？

著録

《漢書・藝文志》平原老七篇。（朱建也。宋祁曰：老一作君。）

又 朱建賦二篇。

《冊府元龜》卷八三七《總録部》朱建，楚人，高祖賜號平原王。有賦一篇。

藝文

魏學禮《贈黎仲子》伊人結客少年場，芳草長亭正夕陽。忽見雙魚來萬里，始知尺素下三湘。布衣然諾輕朱建，冠蓋縱橫憶鄭莊。郢曲自來多《白雪》，遲君早晚賦《長楊》。

雜録

施宿《會稽志》卷三 朱氏出沛郡、義陽、吳郡、河南四望。本自高陽之後，封於邾。後爲楚所滅，乃去邑，氏朱焉。范蠡去越，改姓朱，曰陶朱公，子孫亦或以朱爲氏。《史記》有朱亥、平原君朱建，漢有會稽太守朱買臣、會稽朱雋及宋朱百年。

叔孫通

論述

《孔叢子・答問》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内，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略】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法言・淵騫》叔孫通，曰槀人也。

《漢書・禮樂志》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又《鄧陸朱劉叔孫傳贊》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遇其時也。

又《梅福傳》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

《文選》卷四七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略】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

《唐文粹》卷九九皮日休《題叔孫通傳後》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

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噫！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東坡全集》卷四〇《儒者可與守成論》　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於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略】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又卷五〇《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爲社稷之衛哉？

《龜山集》卷九《史論・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又卷一二《語錄三》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爲萬世之害。今太廟卻閒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

《柯山集》卷三八《裴守眞論》　奉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爲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于叔孫通之狗其君。

《讀易詳說》卷三《否》　君子當天下否閉、小人道長之時，則有奉身而退。苟必欲以正道有爲于其間，遇過決矣。故昔之君子有詭辭以免禍，如叔孫通是也。

《盧溪文集》卷三五《安福縣重修學記》　漢興，公卿起屠販，叔孫通於魯諸生作漢禮儀，其事至苟簡，猶足以奪拔劍擊柱之氣。厥後春秋爨射無聞，郡國耆儒以素木瓠葉行禮於私家，縣宰反率吏屬而觀之，何其陋也！終漢之世，士雖通經而不本於學。

《樂溪居士集》卷二〇《叔孫通論》　甚矣！人臣進言之難，不可以不深思而熟計也。【略】觀叔孫生之言，何其思之不深而計之不熟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具言，且曰：「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其意固美矣。語及宗廟而懼，孝而敬也。已作而急壞之，納諫而改過如此其速也。通於是時，正宜具陳古昔聖王欽奉祖考，容受直言，與夫無文過遂非之累，以將順而卒成之。且請宣布帝意，亟罷其役，俾臣民曉然知之，猶之日月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君德乎？如是則其後設有過舉，當能改而不吝，不以從諫爲屈也。通不知出此，乃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嗚呼！言之兆亂，不幾於喪邦乎！是教人君文過遂非，則設僞以掩其失，恥屈於忠諫，則矜辯以拒之，此亂之所由生也。尙何以統承緒業而事宗廟乎？況通之意，以欲成複道，乃別爲出游之廟。是使宗廟避子孫而由別塗也。出游離宮，因取櫻桃以獻，是薦祭非出於誠心，將以蔽游觀之迹也。惠帝悉行其說，非特誣民，且誣祖矣。所謂大孝之本，乃如是耶？世之庸醫，有病瘍者造焉。初不察其脈理之虛實，卽取藥攻其內以伐其根，傅其外以蝕其肉。識者或難之，則曰：「吾知治瘍而已，遑恤其他。」

俄而瘍潰，瘍則愈矣，而病者因枵然益虛，氣體俱耗，而藥之毒殊未艾也。豈不以取一切之效以爲己利而至然歟？通其似之矣。至如定綿蕞之儀，拒廢嫡之議，則卓然有過人者。豈其智足以乘時而適昧於多變乎？

《香溪集》卷九《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當草昧多艱之初，而爲誕闊難行之事，譬欲飲渴而酌河漢，豈人情哉？將以救世定亂，則莫若當務爲急，知所當務，則功立效矣。漢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欲正君臣之儀以尊高祖，諸生稱之曰「知當世要務」，謂通明所以定亂之道也。君臣之禍莫大於名分不嚴。名分不嚴則君不自知其尊，臣不自安其卑。君不自知其尊則不知所以馭臣，臣不自安其卑則不知所以奉君。於是君臣失位，慢悖僭僭之患以生，至於逆叛篡竊者有矣。故曰名分定勢治之道，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今夫嬴秦失鹿，天下逐之，人有自王之心。故陳勝以戍卒王楚，楚遣武臣略趙則武臣王趙，趙遣韓廣徇燕則韓廣王燕。已而王魏、王齊、王韓、王西楚，號稱滅秦而王者不可勝數。率皆自謂特起稱孤，無復北面事人。雖使舜禹在上，不以名分制之，且不能保其必臣，顧區區劉季特以馬上得之，苟非以禮法爲治，彼肯低首下心曲拳而遂服哉？又況漢之將臣，多出於刑餘盜劫鼓刀市儈之徒，非有至智大識通知天命者。一有不快，則掉弄逆旗，等兒戲耳。高祖其能盡誅之乎？於斯時也，求所謂定亂之道，則未有先於名分者。君臣之儀，所以正名分也。而通乃能爲高祖制之，是以明其知要務也。長樂之會，警衛肅飾，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前日擊柱醉呼之人，鉗頰縮氣無敢譁者，使高帝一旦知爲皇帝之貴。此則知所當務而功立效也。其後諸侯雖有反者，然名分既定，天下之人獨知有天子，而不知有諸侯，故皆偏方獨叛，無有應助，而相繼受戮。向使通不正君臣之儀，則韓信不入賀，彭越不受囚，天下之人亦將乍臣乍叛，爲信爲越，而高祖不得獨尊矣。通之有功於漢，豈汗馬比哉！雖然，諸生謂通知要務則是也，謂之聖人則大不可。通挾儀秦捭闔之風，且不得爲純儒，其去聖人亦萬萬遠矣。是可無辨而明也。

《習學記言》卷二〇《史記・列傳》　蓋漢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頗見古人本末。而叔孫通以刓方希世爲儒者所貶，然豈知通於暴秦勝羽中，以其所學綿絡自立之爲難也。儒術賴以粗傳，眞叔孫通、陸賈之力。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一《讀秦風・蒹葭》　漢儀未就，無叔孫通，漢亦不可以立國。

《東宮備覽》卷二《師傅》　漢如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方高帝意愛一偏，廢立未定，通力諫之，可謂無忝厥職者矣。

《黃氏日抄》卷四六《劉敬叔孫通》　叔孫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然後出直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彊，度如意可攘太子位，又安知其不反其說以阿意耶？隨時上下，委曲取容，名雖爲儒，非婁敬比矣。

又卷四七《陸賈》　史以鄙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

《陵川集》卷一九《禮樂》　蓋留侯才知有餘而學術未備，故不足獨任禮樂之責。誤之者又有叔孫通也。叔孫通上及遺周之緒，仕於秦，臣於漢，周之完典嘗見之矣，秦漢之事盡知之矣。當漢室創制而不舉三代之懿，顧乃剽掠秦餘，俯仰隨世，使禮樂暧光沈耀，葬于九京，泯然無聞於後。帝乃謂朕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使帝而有知通之罪，其容誅乎？雖然，通以腐儒之姿，乘時徼利，觀其徇二世者可知矣。當紛紛征伐之衝士未息肩，強梗之將搖蕩疆場，謀畫大臣不爲之啟禮樂之事，通又何足獨任之？故留侯任其責于上，通任其責于下，孝文任其責於終而已矣。

《淵穎集》卷六《書張良傳》　陸賈、叔孫通皆故秦之儒生，要之皆辯士，非眞儒。

《眉庵集》卷一《漢傑士》五　禮樂治化本，百年然後興。奈何叔孫通，綿蕞爲可行。布衣起山東，五載帝業成。瘡痍有未起，詎可謂治平。當時定朝儀，事正擊柱爭。遂令後賢王，禮樂終不明。漢道止于斯，俗儒良可輕。

《始豐稿》卷一《漢三老董公碑》　蓋方是時，項羽放弒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冥思天下之故，項強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于此者。以故發憤爲高帝陳之不疑也。

《密庵集》卷六《送朱伯賢赴京考禮序》　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緜絡而習之。及帝既行，龔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于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

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

《升菴集》卷四三《鷸蚌相持》　賈在漢初【略】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爲枉死，宜乎。

《葉八白易傳》卷三《小畜》　是故陸賈能止馬上之治，而未能進之以聖賢大學之道，二十篇之《新語》，何以爲霖雨之施也？叔孫通能止擊柱之呼，而不能進之以先王之道之美，習野外之縣蕞，何以爲膏澤之下也？

《榕村語錄》卷二七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洽，進言亦易，畏憚亦輕。【略】漢高祖初得天下，羣臣固無禮，叔孫通不過記得許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孫禮樂蕭何律」，其實壞事就是此二件。

《鹿洲初集》卷一一《論叔孫通起朝儀徵魯兩生不至論》　事有各行其是者，君子不必執一端以相律。譬諸音聲，趙人鼓瑟，秦人彈箏，因時地之所尚，皆足快一時之耳目，不相妨也，亦不必相非。余觀叔孫通起朝儀，而東魯兩生矯然塵埃之外，後之論者，紛紛莫決。夫漢高殘刻嫚儒，非能興禮樂之主。叔孫通阿世取寵，非能興禮樂之臣。兩生拒之誠是也。然天下初定，君臣草創，諸將飲酒爭功，至於妄呼拔劍擊柱，不有禮法以繩之，恐有天下不能一朝居，通之功亦未可少者矣。蓋通所定者朝儀也，生所論者禮樂也。禮樂必百年而後興，儀節不妨量能以救世。各行其是，又何責焉！嗚呼，禮樂之爲用大也。通竊其似猶足收功一時，若使朝廷之上聖賢相遭，興先王之禮樂，其爲效更當何如也？先儒或責通以訪求遺老，講明三代，是又待通太過矣。

《五禮通考》卷九〇《宗廟時享》　蕙田案：【略】自秦變古制，漢初典章散亡，叔孫通號爲習禮，隨時迎合上意，因陋就簡，一切爲權宜之制，於是古先制度蕩滅幾盡。

《日知薈說》卷一　叔孫通起朝儀，不過捄一時之弊而已，通固非修禮之時也。

傳記

《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遁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遁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遁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

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卽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通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略】通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通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通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通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箸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人，通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通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通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漢書・叔孫通傳》（存目）

紀事

《孔叢子・獨治》秦始皇東幷，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史記・禮書》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

又《儒林列傳》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

又《太史公自序》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

《法言・五百篇》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漢書・高帝紀下》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氾水之陽。

又《禮樂志》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

又　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

又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又《刑法志》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擧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鄒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

《後漢書・張曹鄭列傳論》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

《舊唐書・禮儀志一》漢興，叔孫通草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禰宗之制，拊石鳴球之備物，介丘壁水之盛獻，語則有之，未遑措思。

《野客叢書》卷一五《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

《古今攷》卷一〇《附秦漢九卿攷》九卿並二千石。一曰奉常，掌宗廟，有丞。景帝更名太常，王莽更名秩宗。【略】博士，秦官，秦時多至七十人。【略】高帝七年，叔孫通初爲之。

《書蔡氏傳旁通》卷三《太甲中》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

於周。

《五禮通考》卷一三六《嘉禮九・朝禮》 古者有朝覲之禮，無朝賀之文。秦改封建爲郡縣，始有朝十月之禮。漢叔孫通起朝儀，其制始詳大，朝會實始於此。

著録

《後漢書・曹褒傳》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

《晉書・刑法志》 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隋書・音樂志上》 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

又《儒林傳・何妥》 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下 爾雅三卷。右世傳《釋詁》，周公書也，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衡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説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

《直齋書録解題》卷三 《爾雅》三卷。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攷。皆解家所説，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藝文

揚雄《解嘲》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盧照隣《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秦人一滅舊章，大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煙；儒士投坑，變蓬萊之巨壑。樂沈於海，河間王初瞻瞻於古篇；禮適諸夷，叔孫通乃區區於綿蕝。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聞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墜六經之業。鬱其興詠，大雅於是爲羣。

宋之問《奉和聖製幸長安故城未央宫應制》 漢皇未息戰，蕭相乃營宫。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皇明恨前跡，置酒宴羣公。寒輕彩仗外，春發幔城中。樂思迴斜日，歌詞繼《大風》。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通。

朱敬則《論刑獄表》 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皐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説，効一奇，惟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尚戢，金鼓之聲未息，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説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如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知變之善也。

李白《嘲魯儒》 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烟霧。足著遠遊履，首戴方頭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

釋皎然《送張孝廉赴舉》 名在諸生右，家經見素風。春田休學稼，秋賦出儒宫。別路殘雲濕，離情晚桂叢。明年石渠署，應繼叔孫通。

白居易《叔孫通定朝儀賦》 稷嗣君，上稽天命，下察人聽，以爲作樂者存乎功成，制禮者本乎理定。故《易》尚隨時，禮貴從宜。于以致理，何莫由斯。

允矣君子，休哉令規。採三代之帝典，起兩漢之朝儀。于斯時也，秦吞六雄之後，漢承百王之弊；禮壞樂崩，上陵下替。將欲刱洪業，尊皇帝，馴致王道，丕革季世，莫先乎正位以經邦，體元而立制者也。夫其將用於國，先習於野。辨度數於聲明文物，審等威於君臣上下。儒生肅以濟濟，物有其容；國典煥其煌煌，禮無違者。然後闕雙闕，會百僚，動必嚴恪，進無諠譁。長幼之序不忒，貴賤之儀孔昭。鏘鏘兮若萬國赴塗山而會，秩秩兮如百官仰太一而朝。歲十月，天地澄爽，宮殿清曠，風傳警蹕，日麗天仗。於是右陳列辟，左立丞相。東西分而則別，文武嚴以相向。簪裾奕奕，頌鵷鷺之具寮；劍戟森森，列熊羆之名將。帝容式展，皇威克壯；莫不上恭己以臨下，下竭誠而奉上。觀其威儀允淑，容止具篤。天子負扆辰以皇皇，正龍顏而穆穆。百辟欣戴，九賓悅服。拔劍者懲懼而慄慄，飲酒者敬愼而肅肅。故知君有威故能守其邦，臣有儀所以保其祿。帝謂叔孫：舊章斯存，可以發揮我洪德，啓迪我後昆；方將守而經國，豈止煥而盈門。不然，何以表一人之貴，知萬乘之尊。

王禹偁《獻轉運副使太常李博士》 邦計動宸衷，時賢莅浙東。量寬吞渤澥，氣直稟崆峒。（博士燕人。）捧詔瑤墀下，辭班玉筍中。饋糧蕭相國，制禮叔孫通。舉措敦儒行，詼諧有古風。冀方思舊政，（博士前理冀冀人懷之。）江表佇成功。

劉敞《和吳九元會》 漢家初成長樂宮，亦以十月朝百工。武夫崛起少儀節，秦制苟簡非王風。猶云始知天子貴，此甚可笑田舍翁。聖朝禮樂百年備，文物寖盛兼羲農。月正元日古所用，數歲一講賓王公。東至日出西太蒙，南極丹穴北崆峒。重譯欵關惟恐後，奉琛薦幣無不恭。太常調樂辨韶武，少府拭璧差桓躬。旗常卷舒王路肅，干羽出沒頑民從。協風入律效朔易，瑞雪盈尺迎年豐。陰慘陽舒變頃刻，天決地闢含沖融。君看此等聖人事，豈得復顧叔孫通。道旁擊壤九齡叟，校室受書三尺童。慣習昇平不自覺，豈悟帝力高無窮。賴君作詩播英實，如以鳴鼓祛昏蠻。吾知朝廷億萬載，與地侔富天比崇。

王安石《叔孫通》 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爲，兩生皆不欲。草具一王儀，群豪果知肅。黃金既徧賜，短衣亦已續。儒術自此凋，何爲反初服。

又《嘲叔孫通》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縣蕝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

王令《叔孫通》 弟子從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

呂本中《代贈》 十年流落漫西東，想見謝家林下風。晉邑自思樂孺子，魯儒空望叔孫通。風花已分飄藩外，玉樹何情著土中。縱有春椑堪寓目，卻無人面與爭紅。

又《寄趙十弟》 十年流落各西東，再見初非舊阿蒙。晉邑自思樂孺子，魯儒空望叔孫通。宦情潦倒三荒徑，世味衰頹一禿翁。石室度籌吾豈敢，且看鮮健勝龐公。

魏初《蕭御史公琰》 章章綿蕝叔孫通，矯矯麒麟御史驄。四海昇平有今日，更須危論沃宸聰。

李堯《叔孫通》 太常近侍龍頭日，博士初離虎口時。尚改短衣從楚製，能逃古禮雜秦儀。兩生不往誰爲鄙，三代相因豈在爲。賴有忠言爭易嗣，汗青傳載似期期。

史謹《駕幸朝天宮次韻》 鶴駕遠臨三島地，從臣車馬動浮空。衣沾花雨香猶濕，樂奏雲和日正中。虎士豈無班定遠，禮官還有叔孫通。白髮廣成蒙顧問，幾時乘驥入崆峒。

胡儼《述古》二 蒼姬既訖錄，炎劉勃以興。詩書煨燼餘，禮樂邈難徵。區區叔孫子，莫能致兩生。孝文過謙讓，俗吏事章程。賈董失經紀，二戴紊遺經。遂令千載下，儗述徒紛爭。二儀有定位，八風無姦聲。公且去已遠，萬世思典刑。

張翰《讀史雜詠十四首・叔孫通》 狗盜聊將秦亥詒，漢庭制度亦委蛇。紛紛希世逢君術，安得儒宗習詭隨。

丘雲霄《磊雙江侍御巡閩闕梵宮開五經書院聚生儒講禮教移檄見徵晚發舟南下呈華古溪先生三十韻》 柱史眞喉舌，王臣尚匪躬。賢哉季子札，陋矣叔孫通。小技慙何補，空名慮有終。兩生辭漢詔，三禮志周風。落落尋千載，明明自九重。

吳偉業《讀史雜詩》三 蕭何虛上坐，故侯城門東。曹參避正堂，屈己事蓋公。咄咄兩布衣，不仕隆準翁。其術總黃老，閱世浮沉中。所以輔兩人，

俱以功名終。出處雖有異，道義將毋同。何必致兩生，彼哉叔孫通。

吳綺《壽王烟客奉常八十》 門前畫戟欲成叢，客望東山比華嵩。秦隸獨傳王次仲，漢官猶記叔孫通。綵衣捧杖多才子，寶閣藏書自上公。但是人間俱第一，不知蓬島更誰同。

呂履恒《詠史七首》一 生平愛竹素，古人恆與居。常恐負日月，沒世無可書。恭承前哲意，窮達矢不渝。腹心如可托，不厭爲武夫。雖無執殳用，草檄或相需。所志不克就，卷懷歸敝廬。我聞絳灌宰，賈誼陳訏謨。如何叔孫通，與時爲步趨。

繆烜《叔孫通》 江山甫定爭群雄，酒酣拔劍日論功。若曹非禮不能束，乃公謾罵眞憧憧。試爲縣蕞習其易，肅敬先徵長樂宮。今日方知天子貴，叔孫無愧名曰通。

愛新覺羅・弘曆《讀叔孫通傳》 叔孫待詔時，諛言免虎口。漢王憎儒服，短衣隨左右。縣蕞肄朝儀，百官敬奔走。尊卑各以次，奉觴起上壽。稷嗣拜奉常，五百賜金受。諸生悉爲郎，分金不己有。諸生乃推伏，叔孫聖人否。子輿闕衍儀，其道比妾婦。賢哉魯兩生，窮不失所守。

雜録

《西京雜記》卷四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蹋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卽安此乎？」死遂葬焉。

《述異記》卷上 蒼頡墓在北海，呼爲藏書臺。周末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叔孫通識十二字。

《書斷》卷上《古文》 案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略】滕公冢內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科斗者，卽上古之別名也。

《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本朝二》 今景靈宮乃叔孫通所謂原廟是也。叔孫通言原廟，則是衣冠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一有之，又只似太廟了。恐非叔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景靈宮謂之朝獻，太廟謂之大享。

又卷一三五《歷代二》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它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它耳。

《習學記言》卷一七《孔子家語》 子思之後，子高、子順、子魚皆守家法，學者祖之。叔孫通本學於子魚，子魚使仕始皇。陳餘儒者，與子魚善。陳勝首事，餘薦子魚。餘輕韓信以取敗亡，鮒死陳下，儒學幾絕，獨通遺種僅存，卒賴以有立。司馬遷、班固曾不能言其所自來，乃爲《儒林傳》自武帝始。楚漢間辨士說客多妄言，遷、固一切信之，反以陸賈爲優於叔孫通，余故深歎漢隋唐末之禍，他書盡亡，無以質證，而惟遷、固之信。使學者不復識孔氏本末，然則何止秦火爲害也。

《書史會要》卷一 倉頡，黃帝史也。【略】造六書，是爲古文。其冢在馮翊彭衙利陽亭南道旁。北海亦有蒼頡藏書臺，人得其書，莫之能識。秦李斯識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其十二字。今法帖中有二十八字。

又 顓頊高陽氏有科斗書。【略】前漢夏侯嬰掘地得石郭，有銘，以示叔孫通。通曰：「此古文科斗書也。」其文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嗟乎滕公居此室」。

《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三十二》 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於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篇載及「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以前必矣。若必以爲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

蒯通 蒯徹

論述

《史記・田儋列傳》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略】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

《說苑・善說》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法言・重黎》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巇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贊》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亨者，幸也。

《雜肋集》卷四二《西漢雜論》說士能以其辯，張爲利害，奪人於頃刻之間，類今日言之，明日不可復用者。若通說武信以謂范先降而身死，邊地必皆爲金城湯池；范陽令先下，必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降，後卒如其言。此策也，非說也。

《海錄碎事》卷九上《言談門・雋永》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雋，字兗反，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味深長也。

《容齋五筆》卷四《晉代遺文》子欲爲游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進趨耶，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干王事。

《朱子語類》卷一三五《歷代二》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

《大學衍義》卷一三《異端學術之差》臣按：【略】漢初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閒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于異學。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漢書・蒯伍江息夫》蒯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眞主出興，故無所售其姦。

《困學紀聞》卷一〇《諸子》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古今攷》卷一七《酈食其說齊連和韓信襲破齊自立爲王》三年九月，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備，與漢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史記》書蒯通說語在《淮陰侯傳》。《漢書》特立《蒯通傳》，書之「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于是有「爲將軍數載，反不如一豎儒」之言以激韓信，眞巇險士也。【略】辨士如蒯通，可畏哉！再說之言，傳記其文。信雖不叛，卒陷信于死者此也。《漢書》不當爲蒯通立傳。

余嗣《題孟天暐擬古文後》秦燔燒《詩》、《書》百家之言，漢興，稍掇拾之。諸子後出，然頗雜以依倣之說。如《國策》諸篇，多蒯徹之流所撰，甚至竊取他書以足之，如先秦者。豈盡短長之舊哉？

《丹鉛續錄》卷五《評文・漢文》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

《思辨錄輯要》卷三四酈生下齊，亦韓信破趙之力也。漢王寧不知，而必與一豎儒爭功乎？蒯徹眞隘人。

傳記

《漢書・蒯通傳》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爲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

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爲殆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爲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爲欺己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署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爲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蠆蠭之致蠚；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乃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

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縋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縋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千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畿輔通志》卷七一《人物・蒯徹》（存目）

紀事

《史記・樂毅列傳》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

又《張耳陳餘列傳》（存目）

又《淮陰侯列傳》（存目）

《習學記言》卷二〇《史記・列傳》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流放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雖不得於今君，而無子胥、商鞅之僇，君子將有取焉。若夫蒯通、主父偃廢書而泣，何爲於此？遷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重輕其間乎？殆毅書因是而傳耳。

著録

《史記・田儋列傳》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

《漢書・藝文志》蒯子五篇。（名通。）

又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又《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藝文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叔向囚虞，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

杜牧《酬張祜處士見寄》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乞火何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挂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

釋貫休《懷素上人草書歌》彩壁素屏不問主，亂摯亂抹無規矩。羅剎石上坐伍子胥，蒯通八字立對漢高祖。勢崩騰兮不可止，文機暗轉鋒鋩裏。

羅隱《韓信廟》剪項夷秦勢已雄，布衣還是負深功。懦夫女子俱堪恨，卻把閒杯奠蒯通。

皇甫松《大隱賦并序》若夫舒巧矜談，沽多肆慾，蒯通一說而亡三，墨翟九拒而餘六；智不如葵，義輕於粟。資汎說而有餘，在通議之不足。置此獨幽沉，昔人難復尋。龐鄜繞南浦，薜荔滿西林。嶺遮亭而青獸不起，松橫水而蒼龍欲沉。

蘇洵《諫論上》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慼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略】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

邵雍《題淮陰侯廟十首》五　韓信事劉原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

蘇軾《安期生并引》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千重瞳子，不見隆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挹扛鼎雄。事既兩大

繆，飄然簡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忍饑啖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風客，望祀猶蟻蠭。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張耒《韓信》登壇一日冠羣雄，鐘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自愧蕭公。

韓駒《答蔡伯世食筍》三年客東都，錦襍寧復見。千金洛陽來，惟充大官饍。前時過君食，欣逢故人面。那知列仙臞，已雜蒯通雋。吾寧飽甘肥，憤吒那忍嚥。請歸謂主孟，廚人後當諫。苦苣雜嘉蔬，沉香和甲煎。柯亭既誤椽，畫障或遭練。古來可歎事，千載寄明辨。

劉克莊《贈馬相士二首》二　荀卿初了心形者，蒯徹安知背面哉。別有精微書不載，待君見了季咸來。

又《雜詠一百首・蒯通》鄜生方橫死，蒯徹亦陽狂。設不逢劉季，同趨一鼎湯。

陳耆卿《詠史》赤族誠非漢道洪，違時賈禍亦緣公。最憐老卻從陳豨，不道先曾闕蒯通。

樂雷發《韓信》愁看鐘室劈良弓，何不當時殺蒯通。今日眞王成底事，只應娥姁是英雄。

張宏範《讀韓信傳》一怒燕齊楚趙收，將軍今古果誰儔。後來肯爲陳豨計，先日何辭蒯徹謀。自是多年慚噲等，何能輕舉學留侯。可憐一片肝腸鐵，卻使終遺萬古羞。

芬永日《題宋梅埜術》飲上池水起人死，扁鵲變道長桑君。安期海上語蒯徹，翁后一洗靖世紛。在昔至人妙變化，炯如秋月開幽曛。

揭傒斯《寓興五首壽吳大宗師》二　昔有安期生，本是漢奇士。高視羣雄間，窺鄙蒯徹計。學道滄海上，卻粒咀元氣。一食如瓜棗，金石焉足貴。超凌八極外，洞達無始際。時從王子喬，吹笙下遊戲。咄爾燕齊人，宿留安可致。

佚名《隨何賺風魔蒯通》（存目）

祝允明《繼盧仝體作星孛詩》德星散，賢不進；東壁暗，文不明。三心披離隔夫婦，恆星不見憂公卿。福星不號鮮于侁，客星不名莊子陵。柱史斥不得主記注，御女屏不得列妤娙。蒼龍把截作裘服，白虎被貙作干旌。赤雀啾啾作蒯徹，玄龜妄獻兆大橫。庚庚不顧叛逆，作孽不可活與。臣子言依忠孝三，能伴北辰墨天。

駱用卿《題韓信廟》逐鹿中原漢力微，登壇頓蹙楚軍威。足當蹶後猶分土，心未猜時尚解衣。畢竟封侯符蒯徹，幾曾握手到陳豨。英魂漫灑荒山淚，秋草長陵久落暉。

劉應節《謁韓信祠》仗劍登壇氣獨雄，詎知鳥盡卻藏弓。去留已誤歸蕭相，生死何須恨蒯通。故壘浮雲餘戰氣，秋原衰艸動悲風。漢皇豈少封侯約，自是將軍不賞功。

湯顯祖《黃金臺》昭王冢氣久疎蕪，今日登臺吊望渚。一自蒯生流涕後，幾人曾讀報燕書。

胡應麟《俠客行六十四韻》朝端新拜大長秋，賜第東方最上頭。曲樹華蕤藏燕雀，畫堂飛棟列貔貅。論功肯就平陽列，相骨爭誇定遠儔。太宰均裯容接席，中丞停節讓鳴騶。前苑鼓角陳清吹，後隊旌幢樹碧油。幾爲高名羅蒯徹，時從長揖見曹丘。雄心黯淡操戈發，奇策縱橫借箸籌。

彭師度《蒯徹》辯士當時有蒯通，定齊降趙不無功。何爲雋永銷沉後，人物還同駿骨空。

金鉉《過蒯通墓聞有作垣于公墓者公夢以責之》舌盛亦有時，宜秦不宜漢。君若覲七雄，萬戶如掇擷。何爲赤帝子，大言與爲難。向使動假齊，後勁作何幹。我亦知君才，力能倒治亂。千載氣猶奮，不肯讓人畔。

魏裔介《戊子典試山西獲鹿道中過漢淮陰侯祠》三　咄咄蒯通計，豈知烈士行。秘謀羞絳灌，武略失良平。漢世無茅土，中原幾戰爭。拜瞻遺像肅，古廟近荒城。

毛奇齡《青雲辭奉呈益都相公書事》嗟予詘處東海濱，十年奔走忘冬春。少爲吳市吹篪客，老作安丘賣餅人。何期閭里甫偃仰，北府南司遞相獎。蒯徹佯推東郭生，鍾君誤薦西亭長。秋風颼颼九月寒，布衣草屨來長安。挾書欲上苦局促，懷刺未投空往還。緩胡短後走落拓，時向天街問寥廓。

陳維崧《方渭仁都門懷古詩序》若夫五陵南去，地入中原，三輔西來，河衝北戒。軍都蒼莽，金遼則處處斜陽；碣石沉雄，燕趙則年年蔓草。一城木葉，霜未染以先紅；萬里邊牆，月既沉而愈白。井上之燈忽紫，蒯徹難逢；市中之筑空豪，慶卿安在。

又《毛大可新納姬人序》此即燕齊智士，悉效斧柯，晉楚謀臣，盡輸籌畫。樓緩播遊談於後，蒯通掉口辨於前。未足勸其登車，反以資其卻幣。

張錫爵《蒯文通墓》寒鴉依然古墓傍，廣渠門外樹蒼蒼。祖龍逝後誰眞主，踏狗往來爲假王。豈有臣心思鼎立，卻緣君背惜弓藏。一編《雋永》今何在，獨對西風送夕陽。（蒯所著有《雋永》八十一篇。）

袁枚《蒯徹墓》三分楚漢中原鹿，計定難教口不開。悔到英雄方信命，脫還湯鼎始稱才。千年鳥兎穿荒冢，四面河山背將臺。畢竟黥彭非健者，更無一犬吠堯來。

雜録

《元和郡縣志》卷二二《河北道・易州》范陽故城，秦范陽縣也。縣東南六十二里，以在范水之陽，故名。蒯通於武信君，使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而下者四十餘城。

《學林》卷三《名諱》諱自周始，而不酷諱可知矣。【略】秦漢以來，始酷諱矣。【略】漢武帝名徹，故徹侯改爲通侯，蒯徹改爲蒯通。《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之徹爲通，是也。

《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三一　蒯。西漢有辯士蒯徹，避武帝諱，改名通。其先蓋以所食邑爲氏，其地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凡以姓氏見于姓書，未原其所自，而《春秋》五經有其人者，當以《春秋》五經爲始。

《習學記言》卷二〇《史記・列傳》蒯通論戰國權變爲八十一首，太史公記有《戰國策》所無者，豈取之於此乎？而班固不言。

《齊乘》卷五《丘壠》蒯徹墓，臨淄東二里。《漢書》：徹范陽人。高祖曰：徹齊辨士。故卒葬此。

《通雅》卷三《釋詁》雋永者，味旨也。蒯通著書八十一篇，曰《雋永》。《說文》曰：雋，肥肉也。從弓以射佳。曰雋永，言其味長也。許冲曰：達神恉。得旨而甘，別加從心也。按雋是鳥尾，象形，從弓鑿矣。陸羽《茶經》，其第一者爲雋永。又爲姓。漢有雋不疑、雋舍。又地名，下雋，屬長沙，今辰州沅陵縣，并武昌之崇陽、通城，皆下雋地也。顏師古於《雋不疑傳》，音徂兗反。於《蒯通傳》，音字兗反。其聲近翦，俗讀俊者固非，讀忝者亦未正也。《公羊》曰：「得雋曰克。」今本爲儁。雋與俊通，子峻切，別作儁。《傳》曰：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後漢朱雋字公偉，今《通鑑》書作儁，加山者譌耳。巂，戶圭切。而越巂則音髓。此合溪所以復附將遂切于雋也。《王子侯表》「柳康侯鱥」，無音，當是雋字。智細思《說文》，進從臸省，則臸從誰乎？蓋從雋省聲也。古當讀俊，翦隨讀耳。雋有翦音，猶平有便音，甄有堅音，竣有全音也。試問狻猊何以音酸，鵁鶄何以音俊乎？蓋古文音隨，象形。孫氏音上聲，厥、夋從之，轉而爲俊、梭、酸、竣四音。漢人注書偶以方言注之，後人別無所考，遂據爲定案。既知其原委，仍之可也。

《訂譌雜錄》卷一《雋永》《雋永》，蒯通所著書名，凡八十一首，見《漢書》師古注。雋，音字兗反，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元遺山詩「雋永不羨大官羊」，二字人所習用，而不究所出，故詳之。雋，依顏氏音義，當讀前上聲。《廣韻》亦音徂兗切，注云，鳥肥也。又姓。漢有雋不疑。「稕」韻中止收儁字，而不收雋字，則雋爲前上聲無疑也。而方密之《通雅》云：《公羊傳》「得雋曰克」。（此語在《左傳》莊公十一年，《公羊傳》中竝無此語。）《後漢書》朱雋（《後漢書》作儁，與俊同，非雋也。）字公偉，皆讀俊。雋之音翦，乃俊字之隨讀耳。雋有翦音，猶平有便音，甄有堅音，竣有全音也。漢人注書，（雋翻字兗出自師古，乃唐人非漢人也。）偶以方言注之，後人別無所考，遂據爲定案耳。案此，則俊與翦二音又似不妨通讀，然恐《通雅》之言，考訂未精，不足爲據。

《日下舊聞考》卷八九《郊坰》引《燕都游覽志》原蒯徹墓在廣渠門外八里莊古埠，高可四尺，墓前有井。朱彝尊原按：于欽《齊乘》：「蒯徹墓在臨淄東二里。《漢書》：徹范陽人。高祖曰：徹齊辨士。故卒葬此。」未審孰是。

《大清一統志》卷七《順天府四》漢蒯徹墓。（在府東廣渠門外八里莊古阜，墓前有井。按于欽《齊乘》，蒯徹墓在臨淄東二里。《漢書》：徹范陽人。高祖曰：徹齊辨士。未知孰是。）

又卷一三五《青州府二》蒯徹墓。（在臨淄縣西。）

又卷一六〇《懷慶府二》漢蒯徹墓。（在武陟縣東北十八里蒯村。）

《河南通志》卷四九《陵墓・懷慶府》蒯徹墓。（在武陟縣城東北一十八里蒯村，舊有碑銘。）

《山東通志》卷三二《陵墓志・青州府・臨淄縣》　劇徹墓。（在縣東二里。《漢書》：徹范陽人，爲齊辨士，卒葬于此。見《齊乘》。舊志云：後趙石虎掘此，得承露盤。）

《山西通志》卷一七四《陵墓三・忻州・靜樂縣》　漢劇文通墓，在縣北九十里寧化倉息溝。《史記》：范陽人劇徹。而《靜樂志》謂文通縣寧化人，城北一里西入溝又有劇通關。志以傳疑。

劉盈　漢惠帝

《史記・高祖本紀》　（漢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略】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略】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略】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又《呂太后本紀》　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孝惠還，趙王已死。【略】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略】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

《漢書・惠帝紀》　孝惠皇帝，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略】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略】春正月，城長安。【略】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榮陽，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九月辛丑，葬安陵。【略】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龍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齊東野語》卷五《四皓名》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

《太平御覽》卷四三《地部八・高車山》引《高士傳》　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也。漢高后使張良詣南山迎四皓之處，因名高車山也。

任昉《文章緣起》　碑。漢惠帝四皓碑。（陳懋仁註：《說楛》云：無懷氏太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惠帝四皓碑，爲與臣下立碑之始。顧曰：「標予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

劉襄　齊哀王

《史記・呂太后本紀》　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侯王書。【略】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

又《齊悼惠王世家》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爲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略】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略】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

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迺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略】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略】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

《漢書・諸侯王表》齊悼惠王肥，高帝子，（漢六年）正月壬子立，十三年薨。孝惠七年哀王襄嗣，十一年薨。

《前漢紀・孝文一》元年【略】齊王襄薨。

《西漢文紀》卷五　齊王襄《遺諸侯王書》。

劉　章 朱虛侯

論　述

陳仁子編《文選補遺》卷一二劉向《極諫外家封事》（愚曰：漢宗室之忠，無如劉章、劉向二人。呂氏外戚也，欲危劉氏，則章力護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觀此《封事》，千載尚爲流涕。異時章得誅諸呂，劉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蓋章之志得行而有平、勃以主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平、勃也。）【略】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

《樂府廣序》卷二六《耕田歌》，諷呂氏也。主少國疑，不可少此舉動。史稱劉氏爲益彊，孝惠孱主，不能一振毋蠱，危矣。孝成壯主也，察劉光祿精忠，而不能奪王氏權，以至於亡，獨何歟。

《漢詩音註》卷一《耕田歌》每讀是歌，輒壯其膽，追斬諸呂之亡者，鼓其餘勇，裕如矣。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劉章》章方年少，入宿衛爲侯。憤劉氏漸弱，因侍酒賦歌以見志，且以酒令誅呂氏一官，藉以戢其威，而朝中有心者共倚之，遂得合誅諸呂。夫劉氏之諸侯王甚衆，顧獨以章存漢者何也？即漢之功臣老成盈朝，乃亦獨以章安劉者，抑又何也？然則周勃雖老大臣，顧不如一年少哉。

紀　事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

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漢書・高后紀》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約，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幷將而西。【略】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鬬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風俗通義》卷九《城陽景王祠》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略】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幷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藝文

論述

劉恒 漢文帝

綜論

《漢書・文帝紀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

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前漢紀》卷八《孝文二》　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

《太平御覽》卷八八曹丕《典論》　文帝慈孝，寬弘仁厚，躬修玄默，以儉帥下，奉生送終，事從約省。美聲塞于宇宙，仁風暢于四海。

又　文帝思賢甚于饑渴，用人速于順流。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曹丕《與王朗書》　（魏文帝）常嘉漢文帝之爲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聖賢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爲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襲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文心雕龍·樂府》　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闕其不還。

《唐文粹》卷二六下虞世南《諫山陵厚葬書》　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

又卷三六李華《賓文論》　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

《宋文鑒》卷一王禹偁《籍田賦》　秦皇定霸，鮮克由禮。漢祖龍興，日不暇給。孝文、孝景，始復行焉。

又卷二劉筠《大醵賦》　炎漢初興，日不暇給，罰其合醵之會，著于三尺之法。逮乎孝文，崇修禮義，賜酺之惠，繇是流行。

《樂城後集》卷七《漢文帝》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疣贅錄》卷一《就正篇上》　漢文諸詔，猶賢於《君牙》、《冏命》諸篇，爲其言猶顧行也。

《李溫陵集》卷一四《讀史·漢文帝》　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予故備載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腳跟穩實，故其詔令不虛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四　漢文短喪，而魏文終喪。梁武佞佛，而周武剗佛。二文二武，皆英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拔宇文鈞夷狄也，求王政於三代之後，僅二事足徵焉，能無爲中國媿也。

《處實堂集》卷六《漢文帝誅薄昭辨》（存目）

《達觀樓集》卷九《文帝》　漢武不能柔克，是矣；漢文不能剛克，則未然。薄昭之誅，興居之討，劉長之廢，匈奴出塞之擊，何嘗不英斷威武哉？斗粟尺布，不爲帝累；玉杯改元，已能補過。惟私寵鄧通一節，與屈齊襄、朱虛之功，稍爲白玉微玷耳。

《虎溪漁叟集》卷二《漢文帝》（存目）

《學文堂文集》卷一一《文章論》（存目）

《畏壘筆記》卷一《漢文帝》《風俗通》云：世傳漢文帝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天下升平，粟升一錢。夫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侔副。又穀糴貴至石五百，不升一錢也。愚案此則馬班但言帷帳，無文以示敦朴，爲天下先，乃實錄也。

《暢谷文存》卷二《漢文帝論》三代以下，人君有聖人之德者，其漢文帝乎。觀其寵鄧通、信新垣平，此二事，後世儒者所謂過也。然即觀其過愈可以知其仁。鄧通戲慢殿上，申屠嘉以一節召之不敢不至，至則叩頭流血請死，文帝必度嘉已困通，然後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夫不愛一己之幸臣，而以申大臣之節。而爲大臣者，亦敢於召天子之幸臣，數而責之，而且欲擅斬之，此一事，後世人主能聽其如此乎？通之所以得不誅者，亦以罪未如律也。初信新垣平言謂可以長生，及垣平使人獻玉杯殿下，覺其詐，即誅新垣平，此所謂不遠之復也。日月雖蝕何損於明，彼夫祠竈致神，服丹中毒，尚有至死而不悟者，其相去何啻天壤哉。過猶如此，則其他二十三年之間，恭讓謙遜，節儉慈仁，專務以德化民，迄今讀《文帝紀》，及與馮唐問答，令人中心惻然，如讀《堯典》《舜典》，夏、商、周書之誥命也。而余所最愛者勞軍，細柳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比出軍門，嘆曰：「此眞將軍矣。」及臨崩，又遺詔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嗟夫，君臣之間，至於如此，雖三代以上，至於唐虞，良明際會，又何讓焉。

分論

《議振貸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議振貸詔〉》：民胞物與之懷，形諸詔令，自覺藹然如春。

《養老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養老詔〉》：引年尚齒，三代之制具詳。時存問，厚賜予，著爲令典，亦可謂善養老者矣。

《賜南粵王佗書》《秦漢文鈔》尾評引樓迂齋曰：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體。又引陳古迂曰：服人之道，以眞實相向，不必以浮虛相夸。文帝以大漢事力攻一南粵，此建瓴之勢也。帝處此時，再三開諭，畧不較強弱。初言「側室之子」，抑何坦也。繼稱南粵爲王，抑何遜也。他日南粵奉書，稽顙稱臣之不暇。嗚呼，文帝一念之眞，人自慴服其下，何待粉飾大言，劫以威而脅以勢者？世之人主待臣妾，亦焉用虛言相誇哉。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賜南粵王佗書〉》：趙佗請罷兩將軍，求親昆弟，其有悔心之萌乎！文帝賜書，深自貶損，詞意眞樸。佗之感服，固其宜也。

《日食求賢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日食求賢詔〉》：《詩》曰：「不顯亦臨。」昭事上帝之心無時可懈，因日食而克謹，天戒亦倍凜於平日爾。

《除誹謗妖言之令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除誹謗妖言之令詔〉》：秦多厲禁，高帝滌除煩苛，乃誹謗妖言之令，至文帝時始除之，亦已晚矣。

《賜民田租之半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賜民田租之半詔〉》：蠲租一事，乃古今第一仁政，下至窮谷荒陬，皆沾實惠。然必宮庭之上力崇節儉，然後可以行此。文帝賜田租之半，蓋由此道也。

《議犯法相坐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議犯法相坐詔〉》：聖王下車以泣罪人，忍駭及其父母妻子乎？議除收孥相坐律，足徵仁厚之至。

《勸農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勸農詔〉》：用意藹至，敷詞委曲，千載讀之，猶足感動，況當時之人乎。

《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勞賜三老孝悌力田詔〉》：廣教化，旌廉吏，深得致治之原。俗臻和樂，職此故歟。

《除肉刑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除肉刑詔〉》：或謂肉刑除而民輕犯，法不可以勝姦。不知肢體既殘，絕其自新之路，慘莫甚焉。易之以笞，所全實多。

《除田租稅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除田租稅詔〉》：文帝至是屢下蠲租之詔矣。此眞恭儉之實效，非可勉行於旦夕者。

《令祠官致敬無祈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令祠官致敬無祈詔〉》：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苟務修德，天休自至。若徒以祠官之祝辭，而欲爲人君祈福，果何爲耶？罷之洵爲卓識。

《策賢良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策賢良詔〉》：親策賢良自此始。詔辭簡質，猶見古人風旨。

《議佐百姓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議佐百姓詔〉》：念切民依務，使家給人足而後已。語語愷惻，如見其憂勞之心。

《定和親詔》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定和親詔〉》：以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引爲己咎，是王者以天下爲一家氣象。

《遺匈奴書》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遺匈奴書〉》：拳拳於寢兵恤民，務期萬物各得其所，卒致海內殷富，粟至十餘錢，則其明效大驗也。

傳記

《漢書・文帝紀》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略】遂即天子位。【略】(元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略】有司固請曰：「【略】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略】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略】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略】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略】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略】(后元)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紀事

《文選》卷四三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

《論衡・問孔》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又《謝短》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

著録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上《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嚴可均

《全漢文編》曰：史漢《本紀》、《封禪書》、《律書》、《郊祀志》、《刑法志》、《淮南王傳》、《周勃傳》、《鼂錯》、《賈捐之傳》、《匈奴傳》、《續漢》《禮儀志注》、《宋書》、《禮志》引文帝制二篇，詔三十四篇，賜書、璽書、酎金律等文六篇，凡四十二篇。

藝文

班固《東都賦》 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李白《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杜牧《皇風》 仁聖天子神且武，內興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漢文帝，側身修道周宣王。迭蹂巢穴盡窒塞，禮樂刑政皆引張。何當提筆侍巡狩，前驅白旆弔河湟。

胡曾《咏史・細柳營》 文帝鑾輿勞北征，條侯此地整嚴兵。轅門不峻將軍令，今日爭知細柳營。

黃庭堅《和謝定征南謠》 君不見往年瀕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朝獻。老翁竊帝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苦書，稽首請去黃屋車。得一忘十終不忍，太宗之仁千古無。

胡纘宗《殿上戲》 文帝以申屠嘉爲丞相。時鄧通居上旁，怠慢。嘉奏帝，檄召，不來，且斬。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曰：「小臣戲殿上，當斬。」通首出血，不解，上度通困甚，持節召通而謝，丞相釋之。君端共，臣恭侍，通何人，敢嬉戲。天子喜，丞相怒，儀當肅，法不當侮。有蓋臣，無幸臣。有諍臣，無弄臣。寶扇分，龍鱗裂，法駕嚴，戲何處。丞相召，天子遣。頭濡血，罪未免。天子謝，丞相釋，臣職盡，君心格。帝未冠，黯遽止，四百年，傳國是。

支大綸《讀史十首・文帝》 浪傳絳灌忌才華，不道文章忌當家。宣室夜分前席罷，少年應是老長沙。

仲昱保《漢文帝》 日昃回車問疾遲，未央前殿草雜披。孤燈夜冷視嘗藥，好是淮南未得知。

郭雍《讀史雜咏四首》二 佞幸一經遷史筆，漢文終愧古王風。露臺且惜中人產，作底銅山賜鄧通。

雜録

《漢藝文志考證》卷五 《孝文傳》十一篇：《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劉友 趙幽王

論述

《古詩歸》卷三趙幽王友《幽歌》首評 鍾惺云：冤氣纏於紙外，感天動地，不待夜鍾，幽明合掌。

《詩紀匡謬・幽歌》 《樂府詩集》題曰《趙幽王歌》。《漢書》曰「趙王餓，乃歌」，初無《幽歌》之目也。直出《詩紀》杜撰，已下燕刺王歌，廣陵王《惡歌》，廣川王《望鄉修成歌》俱此類，不重述。

《古詩鏡》卷三一《幽歌》 「蒼天與直」句簡健。

《樂府廣序》卷二六《幽歌》 歌諸呂，刺呂后失德也。按「蒼天與直」一語，千古如生。春秋晉共世子死，曰：「我得請於帝矣。」殊有此生氣。

《漢詩音註》卷一《幽歌》 雖直賦其事，而語語稱情，出之《小弁》之外篇，得怨詩之正者。

傳記

《漢書・高五王傳》高皇帝八男，【略】諸姬生趙幽王友，【略】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略】。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

著録

《漢書・藝文志》趙幽王賦一篇。

劉啟 漢景帝

論述

綜論

《曹子建集》卷七《漢景帝贊》景帝明德，繼文之則。庸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樂城後集》卷七《漢景帝》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羣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柯山集》卷三六《漢景帝論》（存目）

《覆瓿集》卷六《漢景帝紀》道存恭儉接前王，民自熙熙物自康。已見寶嬰申漢約，長星不用出光芒。

《文簡集》卷二《鑒古韻語・景帝》儉朴遵先業，謙恭亦靡遑。寬刑極仁愛，薄稅減經常。坐致民生厚，平將漢道昌。守文能不媿，千古繼成康。

又　臣惟景帝恪守文帝之恭儉，其寬刑則減笞法，薄稅則爲制三十而稅一，海內富庶，興於禮讓，有刑措之風焉。論守成賢主必以成康文景並稱，信哉。

《蛾衣生蜀草》卷六《景帝論》予讀漢文帝遺詔，而知景帝之爲人子非孝也。詔之言仁厚惻怛，大都在禁重服與厚葬二者。夫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謂生既不德，無以佐百姓，死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爲吏民設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墳，器用瓦，不餙金銀銅錫。遺詔諄諄，因其故無有所改，蓋有感於張釋之之語，思異日發也。乃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三日而景即位。遺詔所以禁吏民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喪，遂永爲制，而詒其父以短喪之譏。卽朱子《綱目》亦書曰：帝崩，遺詔短喪。不知乃景自短，非文詔之短也。晉愍帝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則遺詔所云無有所改，景悉改之矣。考薄太后崩於孝景二年，則薄陵所藏，皆景貯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遺骸於數百年後，其得爲孝乎。魏文帝

臨終自作制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當黃初時，霸陵未發，故景得逃其議，而不知景之罪與明之罪一也。後之作史者，改書「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則短喪之罪已有所歸，獨於葬霸陵下未明書景帝實金銀於中，以爲晉代盜發張本，竟無以誅其違令之罪，令後世爲人子者無所懲也。嗟乎，景之違文敎令，不獨此二者。申屠嘉、周亞夫屬之將相者，晁錯屬之家令者，而俾之俱不得其死。薄太后死未寒而黜薄后，竇太后尙存而死梁王，土芥骨肉，魚肉舊臣。夫子謂孟莊子之孝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景視文何如哉。班固之贊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亦臣子推尊當代之詞，非確論也。

分論

《定孝文廟樂舞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定孝文廟樂舞詔〉》：高帝初定天下，及乎孝惠之時，百姓瘡痍未復，文帝躬行節儉，恩深淵流，廟號太宗，樂舞昭德，宜哉。

《漢景帝詔讞疑獄》 愛新覺羅・玄燁《閱史緒論・漢景帝〈詔讞疑獄〉》：漢景帝詔讞疑獄，可謂得欽恤之心矣。蓋聽獄之際，未必盡得其情，及爰書既成，雖若一無可議，其中尙多隱伏，況有幾微疑竇，何多置之不問乎？又《古文評論・景帝・讞疑獄詔》：詔詞嚴明有斷制，然哀矜惻怛之意，益可見矣。

《治獄務寬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治獄務寬詔〉》：《書》曰「惟明克允，覆鞫迭訊」，不厭其詳，所以廣好生之德也。

《令天下務農蠶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令天下務農蠶詔〉》：崇本抑末，語語切至，毋爲墨吏所侵暴，尤深中民隱。重廉士，詔徵廉以懲貪風，正所以作士氣。

《勸農桑詔》 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漢景帝・〈勸農桑詔〉》：文帝嘉惠元元，閭閻之間，可謂康阜矣。至於景帝之時，猶不忘勸課農桑，史稱其克遵前業，信不誣也。

傳記

《史記・孝景本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略】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卽位，是爲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置陽陵。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漢書・景帝紀》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略】甲子，帝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二月癸酉，葬陽陵。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稱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藝文

《樂府詩集》卷一九《景龍飛》 古《戰城南行》。《古今樂錄》曰：《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敎，賞從夷逆，祚隆無疆，崇此洪基也。景龍飛，御天威，聽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敎，敷武功，巍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旣集，崇此洪基。

又《平玉衡》 古《巫山高行》。《古今樂錄》曰：《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平玉衡，糺姦回，萬國

殊風，四海乖。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齊，纂戎洪業，崇皇階。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李商隱《過景陵》 武皇精魄久僊昇，帳殿淒涼煙霧凝。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西陵。

韓偓《過茂陵》 不悲霜露但傷春，孝理何因感兆民。景帝龍髯消息斷，異鄉空見李夫人。

傅若金《擬漢景帝立河間王策》 皇帝若曰：嗚呼！小子德爾，惟克脩學好禮，敷求前聞人。朕稽古建國，庸王爾于東方，爲漢室輔。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汝尚念茲，惟乃祖高皇帝，奉若天命，以有萬邦，俾余後嗣，厥惟艱哉。爾其受茲茅社，往乂于汝土，夙夜烝烝勿怠，率乃民，愼乃有德，俾予一人以康，爾亦有無疆之休。嗚呼敬哉！惟子孫世世永保命。

殷奎《景帝》 節儉之德，允光前王。述志守業，配美成康。皇有天下，統承前烈。爰勑守臣，侍祠陵闕。

孫承恩《古像贊·漢景帝》 帝也維賢，克遵先志。謙恭儉樸，恪守無替。輕刑薄稅，民俗阜康。比隆成周，漢道以昌。

愛新覺羅·弘曆《漢景帝》 周曰成康漢文景，與民休息政去瑣。勸農桑，禁采珠玉，俾獨亦哀富亦智。聽鼂錯，議削七國，反則誅之實未妥，既而又悔識甚卑。苟非亞夫延巨禍，田叔復善處骨肉，帝何爲者隨否可。

王士禛《漢景帝廟》 陽陵何處是，遺廟此中洲。落日西陵渡，寒江楚塞樓。天心紛割據，鼎足失炎劉。太息英雄遠，樓船下益州。

雜録

《文忠集》卷四九《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修告於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爲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於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修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劉武 梁孝王

論述

《漢書·文三王傳》 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選》卷三〇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序》 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略】不誣方將，庶必賢于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傳記

《漢書·文三王傳》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略】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略】梁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略】（二十九年）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廼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廼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廼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略】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略】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紀事

《西京雜記》卷二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凫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又卷四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略】路喬如爲《鶴賦》，【略】公孫詭爲《文鹿賦》，【略】鄒陽爲《酒賦》，【略】公孫乘爲《月賦》，【略】羊勝爲《屏風賦》，【略】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略】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

藝文

枚乘《忘憂館柳賦》　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略】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之。小臣瞽瞶，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鏤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槃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鍠啾唧，蕭條寂寥，雋又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銜鮮而素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岑參《梁園歌送河南王說判官》　君不見，梁孝王，脩竹園，頹牆隱轔勢仍存。嬌娥曼臉成草蔓，羅帷珠簾空竹根。大梁一旦人代改，秋月春風不相待。池中幾度雁新來，洲上千年鶴應在。梁園二月梨花飛，却似梁王雪下時。當時置酒延枚叟，肯料平臺狐兔走。萬事翻覆如浮雲，昔人空在今人口。單父古來稱宓生，祇今爲政有吾兄。輶軒若過梁園道，應傍琴臺聞政聲。

《堯山堂外紀》卷三《梁孝王武》（存目）

晁錯 鼂錯 朝錯 晁厝

論述

綜論

《史記・袁盎晁錯列傳》　晁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鹽鐵論・晁錯》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弒君，子罪莫重於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謀叛逆，誅及宗族。使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

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夫以瑣璅之玼，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晁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卽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晁生忠於漢而譸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荊也。

《法言・淵騫》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滕、灌、樊、酈，曰：俠介。叔孫通，曰：槧人也。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晁錯，曰：愚。

《文選》卷四三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

《漢書・爰盎晁錯傳贊》晁錯銳于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李元賓文編外編》卷二《晁錯論》觀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卽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翦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之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歎欷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誡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虎復鴟，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于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鼂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騎省集》卷二四《晁錯論》愚因讀李觀所爲文，見其論晁錯盡忠於漢，而袁盎以私譬陷之，景帝過聽，可爲王者之羞，誠皆然也。以愚觀之，錯、盎之罪一也。夫二子者，才識度量不相上下，遭天下初定，文帝勵精求理，能用善言，故盡忠論事，並獲聽用。而皆欲功名，在我莫肯急病讓夷，故相與爲敵，非素有父兄之譬也。及七國兵起，而錯遽欲按治袁盎，宜知吳之計謀，其吏不聽而止。盎聞之，懼，遂譖錯焉。然則忘公家而務私，反怨其罪，先在錯也。夫古之君子，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付物以能，任之則逸，故能成可大之業。今二子者，冒道家之所忌，以智能爲身榮，故終於惡。是知道不可離也如此。

《咸平集》卷一一《晁錯論》班固以晁錯急于利國，而不知身害。後代論者，或以景帝聽袁盎之讒，因七國舉兵，遂誅錯以悅諸侯；或以晁錯智小而謀大；或以景帝不明，而無懲亂之術。斯皆執偏見之一端，而不周覽前後之次第也。夫安危理亂之形，必起于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謂其所由來者漸矣。錫嘗讀《高帝紀》及文、景二君之事迹，因三復賈傅所上之書，乃備得七國叛渙之本末也。賈生曰：「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時淮南王、濟北王與吳王逆節已露，故賈傅曰：「今淮南謀爲東帝，濟北王西向取榮陽，吳王不循漢法。今天子春秋鼎盛，德澤有加，猶尙如是。然天下少安，何也？諸王幼弱，傅相方握其事。若數年之後，諸王年長，傅相各稱病而罷，則濟南、濟北之邪，雖堯舜不能理也。昔者屠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中理解也。至于骫骳，非斤則斧。夫仁惠恩信，

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骫髁也。釋斤斧之用，而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以是詳之，諸侯強叛之心，自文帝始也。于時賈生雖有是言，而文帝不能用焉。逮吳王不朝，翻賜之几杖，以愧其心。斯所謂釋斧斤之用，而嬰以芒刃也。夫周公聖人，猶殺管、蔡，以正法制，況孝文纂新造之漢，欲以仁信感其心乎？亂本萌于高帝之時，滋蔓于文帝之世，難圖于景帝之代也。夫先王設禮，所以禁邪于未然也；用刑，所以懲亂于已然也。故《禮》曰：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禮也。兵法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名。」謂決勝于未形未兆之前也。晁錯雖懷獨見之明，而切憂君之志，然驟欲削黜諸侯之爵土，使本強而枝弱，無乃智術未周乎！亦猶解結而急之，則其結益固也。又如沉痼之疾，雖秦和未能驟理。錫嘗研幾于聖人之用心也，設尊卑等差之位，以車服衰冕各有降殺，俾人各安其分。苟有僭侈，是謂禮失；失于小則降黜之，失于大則誅戮之。洎宗周之衰，暴秦之亂，禮亡樂壞，莫甚當時。高祖以英武之姿，撥亂返正，然臣下功高，封建逾等，使韓信、黥布、陳豨、彭越，皆不保臣節，勢使然也。故賈生曰：「臣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叛。」謂淮陰王于楚，韓王信倚于匈奴，陳豨兵精，而貫高因全趙之資，皆以因強而叛心生也。斯皆賈生見前車之覆，于是指切時病，抗言于當時也。豈非禍亂有漸乎？賈生有先見之明乎？果數十年後，其言合若符契。景帝固不足嬰以芒刃，又不能斷以斧斤，驟悅叛王之心，而隕忠臣之命。尚賴周亞夫善用兵法，堅壁于滎陽，委梁不救，以絕吳楚之糧道，禍遂解弛。余謂晁錯之謀，適促諸侯之弄兵也，圖慮安危之計，無乃有慚德于賈生乎。唐有于佶作《晁錯傳贊評》，未盡其理，因作論以質之。

《小畜集》卷一八《答黃宗旦書二》　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爲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於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於其倫。又曰：人之有過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揚雄而已，晁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錯之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體，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伯者，蓋言漢文止正師訥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子，亦霸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於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爲是也。

《宋文鑑》卷九四文彥博《晁錯論》　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爲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爲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爲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爲稷官，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僉曰汝諧」，愼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釐，熙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爲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乖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後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己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鐔津集》卷七《四端》　司馬長卿、揚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揚子爲《劇秦美新》，長卿爲《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怪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爲而爲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諧，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

《錢唐韋先生文集》卷一七《晁錯愚論》　或問揚雄之愚晁錯，過矣。曰：「不然。」「然則忠矣乎？」曰：「忠矣。」「何以謂之愚也？」曰：「忠不勝於愚，此所以謂之愚也。」或者請卒其說，蒙曰：所以忠錯者一，所以愚錯者四，一忠於國未爲必死之道，而蹈其四愚，適足以殺其軀矣。使四者化一而爲智，則錯豈亡乎哉？錯不能是，持區區不完之忠，昧於不智，身被重戮而於國家無錙銖之助，是忠不勝於愚矣。則揚氏愚之，非過也。方是時，諸侯驕橫，而錯不避眾怨，請因過以削諸侯之地，此其所以爲忠也。備位三公，爲景帝

所信，知有奏事，不務晦迹以漸治，招權怙寵，更變法令，使四方側目而議論朝廷。至於迺父之親且愛，尚猶指天出忿言，知禍之將及，遂仰藥以逝，而錯安然不以爲非，此愚之一也。七國奮臂磨牙而起，類以誅錯爲名，而錯不請將兵以行爲決勝之計，迺欲主上親征而己幸居守，使上心不獨難之而遂以疑，故袁盎之說得行焉，此愚之二也。方在帝所調算兵食，而盎素爲所怨，以閒廢之身因人召對，錯不能吐一言以自伸，以感動人主須臾之思，此愚之三也。盎嘗相於吳矣，錯使吏察其多受濞財，至廢爲庶人，及吳楚反狀聞，錯知罪盎久於吳，當通知謀勢而蔽匿不陳，不能卽治之而沮謀於丞史，既沮而漏，則太阿之柄授盎矣，此愚之四也。四者兼溺之，不能照其一端，雖有建議之忠，故無救於東市之禍也。或曰：錯之死，殆死國也，能死國矣，其又可謂之愚邪？曰：君子之於命也，有輕如蒂芥，有重如丘山。己在而國必危，己亡而國必安，死焉可也；己存而國未必危，己亡而國未必安，其死何爲哉？錯知立威在己，而不知市怨於天下；知陰欲卽人而不知人亦卽之；知避險自固，而不知以艱危遺君父，不繫國之安危，而銜刃都市，陷無名之死，其與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也亦奚以異？死國者當如是乎？其謂之愚，非過也。《詩》不云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晁錯而爲愚，則後之人豈復有不顧軀而爲國立謀者乎？若忠也殆不可爲矣。曰：不爲晁錯之愚則忠可爲矣，如蹶其愚雖忠烏用哉？且錯之忠忠於始議，及其迫也，則請以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忠者之守，固如是其易變乎？曰：晁錯之愚既聞其說矣，敢問袁盎非罪歟？曰：匿姦嫁禍，終亦見殺，此罪之尤也，烏足道哉！若夫漢景之不昭，其亦不能逃萬世之議也已。

《東坡全集》卷四三《黽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黽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淮海集》卷一九《晁錯論》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爰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強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倡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爰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意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睚眦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卽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

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爰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祗足以危身矣，尚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雞肋集》卷四三《西漢雜論》　右《晁錯傳》第十九。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矢巫匠，凡世之所須，闕一不可。四人者，各以其技食功，心何所異，而矢人與匠獨被不仁之名，故擇術者必愼其初。晁錯治《尚書》，明帝王之論，與董、賈同稱。惟其初以申商刑名之學雜之，故不純於儒。至欲用術數教太子，終被峭直刻深之名。豈必其資近是耶，亦術不可不愼也。觀其論三王，莫不本於人情，如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與夫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所惡不彊，所欲不禁，至諷孝文以絕秦亂法，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者，此豈申商之所及哉？然錯已學其術矣，不幸議論時時有之，故世得以議，己欲一灑之不可也。若其所行事，亦不過患諸侯彊大，欲稍削之，與案袁盎受吳王金。諸侯誠驕，盎誠賄，固不得不治。此豈一切俗吏刑名刻深之意乎？袁盎仇錯，得以吳楚反事，藉其口，而錯竟以冤誅。其後，鄧公對孝景，以錯尊京師，萬世之利，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而景帝亦喟然恨之。班固亦曰：錯雖不終，世哀其忠。則是錯之始死，其是非固已白矣。而司馬遷獨以謂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夫錯豫爲國計，慮山東反者，抗言而削之，豈變古亂常哉？若指其所欲更令三十章者耶？則當時文帝既不盡聽，而諸侯固已讙譁，以不盡聽未常行之言，而實其變古亂常之罪，嗟乎！遷亦不能無牽於世議哉。

《梁谿集》卷一四九《論鼂錯王恢》　鼂錯爲景帝謀，以謂漢封諸侯王，連城數十，地廣勢強，不遵法制，削之必叛然禍小而應速，不削亦叛然禍大而應遲，故卒削之。而七國連衡而起，以誅錯爲名，景帝弗察，納爰盎之說，斬錯以謝七國。此景帝之過舉也。而世以錯爲愚。王恢與韓安國論難于武帝前，以謂匈奴擊之爲便，於是誘匈奴入塞，漢兵匿馬邑旁，俟其至擊之。匈奴未入塞，覺悟引去，漢兵皆罷。武帝以恢議用兵而不能擊其輜重，弗斬之無以謝天下，遂下恢獄。此武帝之過舉也。世謂恢爲無謀，首將受其咎。昔唐憲宗欲討叛鎮，其黨大懼，遣客狙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群議洶洶。而憲宗慨然曰：「吾專任裴度，足以破賊。」卒平淮西。觀此，則知憲宗之賢於景帝遠矣！秦穆公用孟明以伐鄭晉，襄公師師敗諸崤而獲之，既歸，穆公待之如初。其後，卒報晉。而君子以爲能用善。觀此，則知武帝之不及穆公遠矣！錯以忠、恢以無罪死，而世又不能知之，是可悲也夫。

《何博士備論》卷上《鼂錯論》　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兆，弭萌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挈而錯之危，世治矣汩而屬之亂者，非愚臣即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鼂錯嘗忠於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一人之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爲申韓之學，銳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以知寵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效，是以輕爲而不疑，決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士，猶或知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以其知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於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無驕，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與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爲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之師，西向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眞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爲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孱稚，非有高材絕器，挾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視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幷以爲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世，濞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爲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濞無他變也。濞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覬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濞豈得已哉！有錯之鞭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

趙諸齊，皆以暗隱微惡，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爲一決耳。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濞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楚、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爲濞役也？吳王反，膚也，固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爲曉兵者也。使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親，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山，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衝其膺，梁擣其吭，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爲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洛陽，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癘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爲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膚，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據洛，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銳師卷甲以趣洛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蹶後。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據，則漢兵不能卽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輩馳入榮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徬徨無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爲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兵長驅，遂歷陽城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鼂錯非眞愚者哉？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中　或問人以晁錯爲愚，果否？曰：如其言。使天子自將而身居守，則此言誠爲愚矣。然七國旣反之後，景帝亦悔誅錯。使其果有此言，帝未必悔之。亦意當時袁盎讒害之之語。以錯之智數，而一旦輒爾發此，雖甚愚者不爲也。

《容齋隨筆》卷一二《鼂錯張湯》　鼂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爲非誼，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文忠集》卷一五七《東宮故事一》　某觀漢文帝時，能勸太子以學者有二人焉，賈誼、晁錯是也。誼言太子自幼至於長，自長至于冠，皆以《詩》、《書》、《禮》、樂爲本，保傅敎諭爲急，其與《禮記》所載三王敎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是時，初經秦火，六經不存，記禮者尙未備，而誼獨以少年能誦《詩》、《書》，力論三代有道之長，暴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有所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謂「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非虛譽也。晁錯則不然，雖有臨制下臣、聽言受事、安利萬民、忠孝事上之四說，然大要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爲道術，則可；謂之術數，可乎？今不贊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知術數，其《禮》經多矣。蓋錯天資陰直刻深，素以刑名爲學，在景帝前以辯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學之不正，從可知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恤。司馬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王世子》之篇，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禮》經之旨，少裨聽覽，且無使誼與錯同科云。

《野客叢書》卷四《張輔妄論班史》　晁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爲甚妄。二史鋪叙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叙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漢濱集》卷一四《晁錯論》　天下之事，易嘗不可爲？其所以每至於禍敗而不救者，非事固然爲之，不知其數耳。爲之不知其數，以至於禍敗，而因以爲事固不可爲，則亦不察矣。昔晁錯患諸侯彊大，建議削地以尊京師。於是七國俱反，指錯以爲名，漢遂誅錯以謝。議者皆冤錯之策，以爲吳楚之事，錯固已前知之，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嗚呼！七國之反，漢之不亡幸耳。禍尙有更大者邪？於此有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爲禍者，錯顧不知，則其死亦宜矣。蓋天下之勢，彊弱異形，則攻取有先後。先

攻小以圖大者，弱國之形也。先攻大以令小者，彊國之形也。先小後大，則敵脆而力有所幷。先大後小，則威加而交不得合。高帝與楚相距滎陽、成皐間，知項氏方彊而不可獨取，乃收趙、魏，從燕、齊，兼諸國而攻之，故楚雖彊而卒破。其後韓、彭、英布王地數千里，高帝知其禍之且起，而念諸侯之不可一朝去也，而韓信最彊，則先取之，彭越又彊，則又取之，最後英布以疑懼反，則亦孤立而無應矣。向使高帝不審先後，幷誅三雄，而韓信率黥、彭以起，則天下非漢有也。夫惟彊者破於衆人未疑之間，而交無所合，弱者疑於衆彊已破之後，而事無所及，此所以三雄之地雖半天下，而終不能以病漢也。景帝之世，山東之國凡十有八，而吳阻江負海，其地最大。怨望不朝，其罪最深。鑄山煑海，招納叛亡，其謀最久。景帝初立，宜姑加惠藩臣，闊略細故，使睦我而無反側心。然後首議削吳，彼削之出於不意，則事有所不及謀。既而勢益弱，則謀有所不敢發。就使果發，亦無以動搖諸侯。一區區之吳，何能爲哉？吳既削，而天下定矣。此所謂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爲禍者也。錯固不然，方且紛然更定律令，以侵刻諸侯爲己功，先削趙，又削楚，又削膠西，然後乃議削吳，諸侯人人自危，皆有怨怒不服之心，故劉濞一呼，天下皆應。吳未及削，而禍結矣。然則錯之謀，實驅之，尚何冤哉？昔齊桓公欲尊王室，管仲先使之存亡繼絕，而厚諸侯之禮，然後南征彊楚，責包茅之不入，楚服而霸功遂成。齊列國也，爲之有數，而其效猶見如此，況西漢全盛之時乎？孟子謂魯方五百里，王者作則必損之。又謂今之諸侯取民猶盜，王者不盡誅也。由是言之，使孟子得志於戰國之時，其彊大者猶可稍削，然亦不至於盡誅諸侯。而錯直爲此紛紛，亦慮之不熟哉？夫謀事一未成而爲天下所指，至以其族藉仇讎之手，爲萬世笑，可不哀哉！或曰：賈誼於文帝陳衆建諸侯之策，主父偃因之，漢遂封及支庶，諸侯不削而自弱。錯獨不爲此乎？曰：文帝之世，諸侯之子弟鮮矣。誼乃欲建以爲國空而置之，然則必悟其將弱己矣。與割地何異哉？彼推恩之令，必武帝之世而後可行也，非所以責晁錯也。

《太倉稊米集》卷四四《晁錯論》　世之議者，皆以晁錯不當削七國以發其怒，及七國反以誅錯爲名，則景帝不得不殺錯以謝七國。余以謂此特書生之談，兒童之見耳。蓋世之善論人者，不以迹而以心。其迹是也其心非也，則世俗皆以爲忠，而君子以謂未見其所以爲忠焉，若王莽之安劉是也。其心是也其迹非也，世俗未必以爲忠，而君子以謂是乃所以爲忠矣，若晁錯之削七國是也。七國之地，高祖之所封，削之則爲賊恩。吳楚之君，懷奸而未發，激之則必至速禍，故削書一出，而七國果反，連衡以叛天子，憂勞王師四出，而僅以仆滅，錯亦可謂無策矣。當是之時，非特七國欲誅錯，雖左右無不欲誅之者。非特當時左右之不知錯，後世雖賢如揚雄者，亦以錯爲愚。景帝固知其爲智囊，而先入之言已不可變，雖欲活之，計將安出？此無他，是皆觀其迹，而終其心有不察焉者也。爲景帝者，胡不察其心以謂錯所以削其國者，爲其一身計耶？爲天下計耶？二者有所不能明，則徐而思之，以謂吳楚之君，地大勢強，日以滋橫，鑄山煑海，招亡集叛，反狀已萌，特未有以發耳。雖三尺之童，知其必至於此也。錯雖至愚，豈不知削其地則必叛，叛則禍必及己？錯所以不畏其禍，而肯爲其君言之者，其心果安在哉？蓋特以安國家而定社稷也。察其心，苟知其如此，則左右大臣雖勸帝以殺錯，勿殺可也。惜乎！孝景惑於一時之言，倉皇無術，而於錯之心有不察也。初，高帝既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遂大封同姓，以益維城之固。悼惠王，孽子也，而王齊七十二城。楚元王，庶弟也，而王楚四十城。吳王，兄子也，而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至其弊也，則劉章以軍法行酒，而追斬亡酒者，吳太子弈棊爭道，爲皇太子提殺之，皆以戲笑發怒於酒樽棊局之間，而無所畏忌，豈非脛大於腰，指大於股，其勢漸不可制歟？賈生所以痛哭，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也。錯不自量，盧扁有不能爲者，奮然欲以身任其責，宜其速誅而不可救歟！然而察錯之心，則要在安劉氏而已。景帝不察其心，此盎之說所以得行於疑似之間也。或有以謂漢不誅晁錯，無以折七國之兵，猶唐不殺國忠無以弭祿山之禍。孝景之殺錯，豈得已哉？曰：錯之忠，豈可與國忠比？孝景之治，豈可與明皇論？時國忠雖誅，而祿山之難未必戢，晁錯不誅，七國將何爲哉？此其理較然易知者。而景帝竟納盎言，此殆不察其心而然歟！或者又謂七國之難作，錯不能捐身以當其危，反使天子將兵而己居守，安在其爲忠乎？曰：是乃所以爲忠也。錯知大臣之欲殺己，而自將其兵，則足未及旋而首已墮於奸臣之手矣。孰若使天子自將，己居其中，扼奸臣之吭而控之，則天子收戰勝之功，而己不失忠臣之名，豈非兩全之道歟？帝不此之思，而納盎之說，此亦不察其心而然也。然則，爲人君而不察其臣下之心，則其殺忠臣而不悔

者鮮矣。

《芻言》卷下　愚者之道有四，庶人之愚不與焉。有達人之愚，有哲人之愚，有信人之愚，有直人之愚。顏子者，達人之愚者也。高柴者，信人之愚者也。寗武子者，哲人之愚者也。晁錯者，直人之愚者也。

《黃氏日抄》卷四六《袁盎晁錯》　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爲郎，皆斥其驕。既而明絳侯無罪，諫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爲禮則折辱之，盎殆以強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晁錯峭刻紛更，與盎素相疾，輕挑六國之禍，盎卒得以計誅之，死又其分也。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一〇錢澄之《袁盎晁錯論》　盎與錯，皆忠於謀國者也。削諸侯以尊漢室，賈生所謂久安長治之計也。其議始之於盎，而成之於錯。使兩人者，和衷協謀，以共成大計，則皆漢社稷臣，而奈何以私怨相陷至於死也。太史公言「錯擅權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其云報私讐者，言吳楚反時，錯欲借吳事以害盎也。盎因請間言事，卒誅錯以自免。是其難端自錯發之也，故罪錯而不罪盎。以吾觀盎錯相陷之事，錯一疎愚無術者耳，豈盎敵哉？夫削地之論，自盎論淮南王發之，議發自盎，盎安得與錯爲異同也。而盎又爲吳相，素知其欲反，用兄子種計得免，豈待削地時始有反謀哉？當吳楚反時，舉朝無有與錯者，其意見稍同，計獨有一盎耳。錯於此時，宜急引盎爲助，盡竭私忿，共濟國事可也。上言袁盎昔爲吳相，數勸王毋反，且深習吳事，盎與臣素不相能，臣不敢以私廢公，請得自謝於盎，以共謀吳。盎固俠士，豈不釋然於錯，而必欲撓錯之計者哉？不知出此，而乃謂長史曰「袁盎多受吳金錢，知吳計謀，宜請治盎」。當是時，錯方用事，以此殺盎不難，盎怖死，焉得不急因竇嬰請召見以謀錯也。夫錯業有謀盎之心，獨不防盎之謀己乎？既不能用盎，使其聞盎之對，謂吳不足憂，明知其迎合上意，固將有進計也，即面攻盎曰：臣本知吳不足憂，但盎受吳金，爲吳間漢，其言不足信。上即不誅盎，亦足以制盎之間錯之口矣，而奈何賀於上曰「盎策之善」？蓋自七國舉兵以來，言者爭張吳楚之勢，帝心已內怵，錯恐見疑，故欲借盎之一言，以堅帝之信己，而忘己之初欲殺盎也。夫帝所恃者錯耳，錯既爲衆口指謫，帝不能無疑，聞有更能謀吳者，即傾心向之矣。而錯復善盎之對，使取信於帝，即帝亦以盎之計必有過於錯者也，焉得不信盎乎？夫盎與錯敵也，兩敵相持，鋒刃之際，非彼即己，間不容髮。如錯者，是自舍其兵以授人而使戕之也。甯待趨避東廂時，錯始宜知恨耶？夫吳楚之反，當削諸侯時，錯言之早矣，曰「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急，其禍小，不削反遲，其禍大」，帝豈忘之乎？即盎豈不知反者借錯爲名，斬錯必不足以解兵，盎此時，計且斬錯以紓目前之死耳。至於策之不效，上異日悔錯之誅，而治盎之罪，皆非所暇計也。迨吳楚破後，上不以誅錯爲盎罪，漢之失刑，盎之倖矣。設使錯初無謀盎之心，盎何以至此？既已謀之，而又不爲之備，宜其死也。

又卷四七《晁錯》　孟子所謂「盆成括」之流。且其言兵事、徙民實塞等議，蔚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絕無義理。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言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爲無補於漢。

《吳文正集》卷一《四經叙錄》　《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誤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爾。

《牧萊脞語》卷一〇《晁厝論》　處天下之大事，未有捨聖人之所嘗爲而可行也。凡驟奪其所素有者，人情有所不堪，而槩施於斯人之類，則其心必將羣焉而欲逞。故世之深於術數者，其所處未必皆非，而往往有決裂之患。惟本於正理者，雖一時之事容有牴牾，殆將不自知其入吾之繩尺者。此固圖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審也。晁厝之削七國也，豈古今所未嘗爲之事哉？先王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棊布而處之，雖曰子孫世守而不易，至於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反是，則有讓，讓固削之漸也。及其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削之矣。而又有甚焉者在。蓋其法嚴而不可犯，其理正而不可逃，夫豈有厝之禍者？大槩古人所任者理，奉其辭行之，而其施也有漸。晁厝所學者術，肆其忿行之，而其施也蓋將一舉而盡快吾之意，此固所以不免

於禍也。且以漢諸侯之當削，自賈誼以來則然。誼之所欲少其力者，削之謂也。傳至景帝，挾骨肉之親，擁茅土之富，財日以豐，兵日以強，而慮無不帝制之念，蓋甚於誼之時，厝之所謂不削亦反者，即古先王之慮，亦孟子之說也。而厝行之，致使吳王濞、楚王戊、膠東濟南菑川趙王率猖然西向，蓋人固有屈於理之中而求逞於術之外者。神之以理，則責一人而千萬人懼；劫之以術，而以一切行之，則將有不勝其憤者。此則晁厝學申商刑名之學，而不純於儒之罪也。使厝此時學儒不學申韓，明其理不逞其術，行其事不急其功，一國有罪則正一國，而其被削者黨孤，未削者膽落，凡受漢之封者皆有子孫之謀，且自求趁避之不暇，誰肯相脅而叛耶？惜乎！厝之不知此也。彼唐藩鎮之強，視七國又甚矣。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晁厝之說何嘗不可行於唐哉？後有主父偃者，本賈誼之說，行分王子弟之制，爲是煦嫗之謀以自免於厝之患，而世皆快之。嗚呼！此非三代維持之制，而亦以成敗論人也已。

《半村野人閒談・智囊》秦樗里子、漢晁錯，皆號智囊。按：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樗里子者，眞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邱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爲國據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李溫陵集》卷一四《晁錯》錯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常十而一二也，豈如晁之鑿鑿可行者哉。

又卷一六《鼂錯》班固《贊》曰：「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卓吾曰：鼂錯對策，直推漢文於五帝，非諛也，以其臣皆莫及也，故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而自親事，親事則不可不知術數矣。今觀其時，在廷諸臣僅賈生耳。賈生雖千古之英，然與文帝遠矣，是豈文帝咸有一德之臣乎？夫既不得如五伯之佐賢於其主，又不得如三王之臣與主而俱賢，則孝文眞孤立無輔者矣。是故鼂錯傷之，而推之以與五帝並也。然謂漢文無輔則可，謂其不知術數則不可。夫治國之術多矣，若謂人盡不知術數，必欲其皆就己之術數，則亦豈得謂之知術數哉？漢文有漢文之術數也，漢高有漢高之術數也，二五帝覇又自有二五帝覇之術數也，以至六家九流，凡有所挾以成大功者，未嘗不皆有眞實一定之術數。唯儒者不知，故不可以語治。雖其間亦有一二偶合，然皆非性定神契，心融才會，眞若執左券而後爲之者也。是故，因其時，用其術，世無定時，我無定術，是之謂與時消息，而己不勞，上也。執其術，馭其時，時固無常，術則有定，是之謂執一定以應於無窮，次也。若夫不見其時，不知其術，時在則術在，而術不能違時，術在則時在，而時亦不能違術，此則管夷吾諸人能之，上之上也。若鼂錯者，不過刑名之一家，申商之一術，反以文帝爲不知學術，而欲率使從己，惑矣。夫申商之術，非不可平均天下，而使人人視之盡如指掌也，然而禍患則自己當之矣。故錯以其殘忍刻薄之術輔成太子，而太子亦卒用彼殘忍刻薄之術還害其身，嗚呼！孰知錯傷文帝之無輔，而其父反以傷鼂錯之無父乎？是故，國爾忘家，錯唯知日夜傷劉氏之不尊也，公爾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傷鼂氏之不安矣。千載之下，眞令人悲傷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譏其父不能學趙母，謬哉。

《虛籟集》卷四《晁錯》愚嘗以晁錯之功不下於張、韓，蓋微錯不能速七國之反，七國不速反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且齊楚之民奚罪焉，而虐於諸王者未厭也，其能久安耶？七國不逞之謀漢廷諸臣皆知之，以錯之智囊豈不知劉氏安而晁氏危也，顧爲人臣者，唯自全之爲，而國家之隱禍明知之而不以圖，則人君亦何賴焉。自錯先發七國之難，卒以其身謝之，則全軀保妻子之臣，孰不自所戒而自恕也。錯亦籌之熟矣，殺其身有益於國家者則爲之，故爲錯計者唯有殺身而已。欲安漢室不容於不裁削諸王，欲削諸王必不能保其不反，既反矣必不能保其身之不危，然而不危則不能裁削，不裁削則不能安漢室，七國之反不係於漢之裁削不與也。漢室雖不裁削之，而七國不終於不反，待其反計既成而後圖之，雖有百亞夫不知爲漢計也。況齊梁吳楚皆天下勁兵之地，合謀以攻漢，其勢或不能成，而各相懷逞以恣吞齧，一有異姓姦人乘危而搆於其中，操輕重之術以鬬七國之君，或通梁於齊以弱楚，或合楚於吳以弱齊，或全七國之交以亂漢，或挾漢以攜七國之心，則戰國縱橫之業成矣。雖使張、韓復生，亦未易以底定也。後世但知賞亞夫之功，孰能爲晁錯舉一觴哉。自晁錯刑後，爲人臣者不矣敢直爲國家任怨，錯固有以鑒之也。賢矣鄧公，論有味哉，有味哉！景亦知善之而拜爲尉矣。獨不知所以報錯，何也？錄錯之後而世其祀，按袁盎、竇嬰之罪而刑之，庶可以報錯也，景帝

少恩哉。

《石室私抄》卷二《晁錯》　史稱晁錯患諸侯強大，議削其地，遂發七國之難。夫吳王以山海利，故國擅富饒，郡國吏來捕亡人，公共禁弗予，如是者四十餘年，此其逆節蓄久矣。高祖封三庶孽居天下半，謂吳王濞曰：「漢五十年後，東南有亂者，非若耶？」竟王之。吳至文帝朝，濞稱疾不朝，復爲秋請，帝於此時遣宗正持節問吳，責以王制貶爵削地之條，裁削數縣，彼將俛首聽命。敢與天子爭衡，如格明詔，舉兵討之可也。乃一切務爲姑息，賜之几杖，漢法爲不行矣。逮及孝景，濞屬爲諸父，宜棄前過與之更始，下推恩之令，分封王侯子弟以少其力，行賈誼之策可也。錯遽議削之，且併削諸藩，至使濞得爲戎首，以誅錯爲名。錯又欲帝自將兵，而己居守，欲天子不疑己難矣。噫，錯爲社稷計，而袁盎至以私恨計殺之，盎眞傾危之士哉！

《棗園存稿》卷一七《晁錯》　晁錯者，殘忍人哉。忍其父，奚所不忍。未有不子而能臣者。夫父爲己死而可偃然在位耶！而世猶曰錯忠，舛矣。且其策諸侯者，謬也。吳王濞年老矣，易與也。而曰不削亦反，反遲則禍大。其急於功名而疏於國體也，明矣。誠通達國體，則賈誼分王之疏具在，何俟主父偃乃以告乎。憐錯者猶曰：錯父計晁氏而錯計劉氏，忠於國者固忘家也。夫錯之計，非所以安劉也。七國之敗，天也。使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事未可知也。條侯至雒陽曰：吾不自意全，蓋慮有爲吳畫者，幸其不用耳。故曰，七國之敗，天也，錯非能制其命也。朝服而斬於市，猶得後世憐，亦幸矣。

莫是龍《筆塵》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盎、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盎道逢丞相申屠嘉，謁嘉密有所啟，意在錯也。而嘉恐以吳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爲上客，而請間之，說得行，相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及七國之變，盎又請間，而錯遂不免。蓋其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盎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觀之益信然。

《性理指歸》卷二〇《晁錯》　楊龜山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體，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詔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張南軒曰：晁錯在當時，只令使居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馮夢龍《智囊補自序》　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錯所以膏焚於漢市也，子何取焉？馮子曰：不，不。錯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譚兵，人主動色。迨七國事起，乃欲使天子將而己居守，一爲不智，讒興身滅。雖然，錯愚於衛身而智于籌國，故身死數千年，人猶痛之，列于名國。

《達觀樓集》卷九《鼂錯》　鼂錯請削諸侯，卒中袁盎之禍。蘇軾謂其己欲居守而令天子將兵，故致上疑，讒因中之。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錯之所稱忠漢者，非患諸侯強大不可制，而請削其郡邑乎？乃七國初反，錯無他策，惟曰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何舛謬也。一諸侯耳，前議削後議予，予之是則削之非，削之是則予之非，中情恇怯，首尾顛倒，曾謂忠於漢者如是乎？景帝果令群臣劾奏，曰錯不稱主上忠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則召禍在此一言可知矣。當時不須紿載行市，即明以此爲罪案訊之，諒錯亦具服。嘗觀錯父責錯不聽遂飲藥死，曰不忍見禍逮身，可謂賢而明者。錯乃傲然不悔，大難方殷反急袁盎之私仇，智囊安在？然則錯即不誅，蓋亦趙括、馬謖等輩耳，何關漢之輕重哉！盧多遜毀趙普於宋主前，父諫不從，亦終得禍，二子均爲不孝矣。

《史輯・袁晁論》　盎之殺錯也，托其名于安朝廷。而錯之見殺也，責其實于尊朝廷。君尊而臣適以自危者，盡其心可也。君安而乃貽臣以憂戮者，掉

其舌而已。千古以下，發私憤者，漢景帝幸而以錯殺于吳楚之反，建文帝不幸而以方、黃死于北平之變，復于袁乎何尤？

《水田居文集》卷二《晁錯論》　人臣有定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扁鵲、華陀剖剔腸胃以療癘疾，必先投良藥，使病者之神氣全而後五臟不傷，苟無其藥，則疾未去而死隨之矣。漢景帝時，吳王濞鑄山煮海，招誘亡命，已三十年，削亦反，不削亦反，誠有如晁錯所云者。意其君臣必有深謀奇計，離其黨，殺其勢，然後吳亡而天下不亂。及問錯所以制吳者若何，不過若使天子自將，而身爲居守而已。問景帝所以制吳者若何，不過斬錯以謝七國而已。噫！無策甚矣。而吾咎其失有二：其一在不赦楚趙膠西也，其一在不帥兵以救梁也。何謂不赦楚趙膠西？七國反形獨著者吳耳，其餘皆未反也。使漢聲明吳罪，檄告宗室，專削吳地，吳必不能獨反。彈丸三郡，而以天下之全勢壓之，破吳必矣。藉破吳之威，奉尺寸書以諭諸王，使裂土以分王其子弟，使其力寡而易制，兵不血刃而地自削矣。今乃於楚王來朝之日，先削其東海，又削趙之常山，膠西之二郡，於是諸王人人自危，吳人一倡，七國百萬之衆麕至，是錯之削楚趙膠西，適足爲吳樹援，此計之失於先者也。何謂失在不帥兵以救梁？七國之難，錯既自發之，錯宜自止之。而梁王又竇太后愛子也，身請救梁，斯可深德太后以避嬰、盎之讒矣。況夫吳之始謀不在梁也，吳將田祿伯欲假五萬人，別循江淮入武關矣。吳王問之老將，老將懼梁人躡其後也，以爲不如攻梁，而趙涉之說條侯也，亦以爲宜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吳將聞之，以將軍從天而下也。趙涉之言亦幸而中耳。設令吳王兼用祿伯之策，自與諸國以重兵，歷梁以銳師循江淮入武關，吾恐條侯所聽趙涉之謀，左支右吾之不免。錯能於此時自請率兵，約條侯藍田之師，分道並出，與梁兵犄角，三方制吳，則吳勢危而梁王安，梁王安而晁氏安，此萬全之策也。不知出此而欲自爲居守，處己於逸，遺君以勞，遺梁王以危，遺太后以憂，遺讒慝以口實，卒以見殺，此計之失於後者也。唐憲宗欲削諸鎮，李絳獨欲先治淮西，及賊遺人刺宰相，傷裴度首，或請罷度相以安反側，天子怒曰：「是使朝廷無綱紀矣。」遂以軍事委度，度亦以討賊自任。既破淮西，於是承宗斂手削地，師道亦摧殘就戮，兩河以平。使景帝如唐憲宗，必不斬錯以隳綱紀，使錯如李絳，必不先削楚趙膠西，使錯如裴度，必不自爲居守而慷慨請兵以討賊自任矣。而漢之君臣皆不能也。無定天下之大計，而欲犯天下之大難，身死名滅，爲後世笑，可傷也夫！

《陶庵全集》卷四《史記評論》　賈誼之絀也以絳、灌，晁錯之死也以竇嬰。微嬰，袁盎固不能殺錯也。貴戚大臣之足以操人寵辱生殺之權如此。

《虎溪漁叟集》卷一一《鼂錯》　當家令時，建削平七國之計，蓋忠於爲國，而非有邪心也。特施行無序，故致反者之纂起耳。予獨悲其始焉不見信於父，終焉不見諒於君，讒言交章，殞身東市，禍最烈矣。蘇子謂其見戮之由，在於自謀居守，而使天子自將，故譖辭得以易行，苟其自任以至危，而貽天子以至安，雖有袁盎，不能以間之。似矣。然予觀當時首事奏彈錯者，乃丞相陶青也。青上言今御史大夫錯，領百萬之師，願身居軍中，恐不可測，不如天子自將，并請置錯於吏。袁盎聞之，故遂得以乘其隙，然後知居守之計，誠非錯之所敢安，蓋有所畏而不敢前耳。又以自任太專，徒思取悅於英主，而不顧大臣之不樂，故其忌之者愈衆，而其憤之者愈慘。置國家安危於弗恤，而但欲有所假借，得以行其私，苟其成也，則幸而爲西漢之蕩平，敗則不幸而爲後來之紛紛自戕其所恃，以取快於敵人，至有洒洒以相賀者矣。又何怪夫陶青之劣惡，袁盎之螫毒，致錯不得善其終也哉？若謂自將，可以執讒邪之口，則澶淵之役，寇平仲業已自將矣，何以王欽若復得起而孽其短也？然則蘇子之論，猶未推原其始歟！

《國朝文匯甲集》卷四魏裔介《晁錯論》　去天下之大患，除之必以其漸；當天下之大變，應之必以其人。除之不以其漸則人心驚畏，患未必除，而禍必中於倡議之人；應之不以其人，則衆論隍杌，變且愈生而咎必叢於發端之日。昔者武王觀兵於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於是乎退而修德十三年，而後有牧野之師。何者？爲之必以其漸。《易》所謂「或躍在淵」，「或」之者，疑之也。楚漢之際，項羽戰無不勝，高祖屢經挫衄，幸聽蕭何之言以韓信爲大將，由是風掃三秦，席捲燕趙，殲龍且，走田橫，然後圍羽垓下，漢業以成，何者？應之必以其人，《易》所謂「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積中不敗也。乃吾讀史見鼂錯之謀國事，舛謬已極。而蘇子瞻僅責其不能自將，亦非確然不易之論也。彼七國之變，起於劉濞，而劉濞之發怨，則以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提殺其子也。陰謀窺伺，非一日矣。爲錯者，果能弭患於未萌，則當勸景帝修德行仁，以禮

化之，如文帝賜濞几杖，務爲包容，計之上也。不則分封列國之子弟，如主父偃之謀，使其勢分而力寡，不能爲害，次也。不則言於帝曰，七國有必反之勢，宜早選將練兵。而當時有功大臣，如周亞夫、魏其、袁盎者，悉與之交好而共圖國事，又其次也。奈之何計不出此，耽耽焉徒爲削地之謀？彼七國者，既無大過顯惡，徒以文法之間，誚讓無虛日。劉濞生有反相，正思藉口，若不以誅錯爲名，彼藉何辭以舉事哉？所謂去天下之大患，除之不以其漸，而禍必中於倡議之人也。及七國既反，危在旦夕，而錯竟一籌莫展，乃因袁盎爲吳相，思欲報復夙怨，而機事不密，卒被中傷，殺身東市，無足怪也。子瞻曰：錯之失，在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曰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余獨以爲錯之計，猶幸而不見用耳。誠用其計，天子自將，漢必亡，錯爲將，漢亦必亡也。善乎沈慶之之言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七國之反也，命將出師，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軍旅之事，非智勇兼著而習於戰陣者，豈堪以天下爲嘗試哉？錯雖少有心計，而專閫授鉞之事，度非其所優長。觀周亞夫以條侯爲大將，將三十六將軍，與吳楚相持數月，智盡力竭，僅而剋之，則錯豈可將之人哉？余意此時漢廷大臣，見錯率意冥行，其欲得而甘心者，必非一人。故竇嬰引進袁盎，而得以行其殺錯之言。況有丞相青翟等，復交劾其非，錯卽百喙，何以自解？所謂當天下之大變應之不以其人，咎必叢於發端之日也。世徒悲錯之盡言受戮，烏知錯之謀國不忠，以社稷爲僥倖耶？然則後世人臣謀國家者，愼始圖終，以出於萬全，必當以錯爲戒，而勿沾沾於小忠之是尙，爲禍咎之招也哉。

《靜怡齋約言錄》外篇 鼂錯所言，皆商鞅、李悝之緒說。董仲舒則純乎王道矣。賈誼大醇小疵。兩漢儒者，當以此二人爲最。

吳騫《讀書偶見》 鼂錯但不智耳。心實忠于漢，漢景未能取，反者而夷其族也。而先加于忠漢之錯，何以爲人君乎？袁盎辱國欺君，死不蔽辜。其欲斬錯而帝卽聽者，魏其左右之也。吳兵不退，盎言不驗，而置之不問，亦魏其左右之也。魏其修隙于錯而不顧國體，非忠臣。卒不良死，殆天假手于田蚡也。

《午亭文編》卷三三《鼂錯》 吳楚反，景帝以爰盎言斬鼂錯。盎故與錯有怨，然非帝有欲殺錯之心，卽盎數語，豈能斬錯也？錯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智囊」，在文帝時數言事，文帝寬容，所言多見施行。然錯言宜削諸侯，文帝不聽。及景帝時，聽錯言削諸侯支郡，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不能得。夫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尉陀自王璽書開喻，以孝文之寬仁盡下，推恩藩國，雖百鼂錯，烏能召亂？景帝之爲人薄矣，微鼂錯，烏得不反？反，寧能獨任其過乎？及七國反，以誅錯爲名，爰盎因竇嬰見帝，屏左右及錯，具言吳楚反獨以錯故，計惟斬錯發使赦吳楚，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則帝之心可見矣。錯久侍太子，多陰謀，帝必有不自得於中者，得盎言，益堅斬錯之心。然帝於錯，略無舊恩，薄矣哉！

又《路溫舒》 自賈生以來，鼂錯、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皆有文學詞辨，數進諫說。鼂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游吳，以正言觸濞之邪心，不及於禍，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者矣。

《增定雅俗稽言・晁錯》 《晁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作「措」字讀，而潘安仁韻乃叶入聲韻。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則入聲矣。又七故反，則讀爲措矣。

《王石和文集》卷三《鼂錯居守》 蘇子曰：「錯使天子自將而居守，欲爲自全之計，乃所以自禍。」夫謂爲自禍是也，而以爲自全非也。錯非欲自全者也，錯之謀即如寇準澶淵之戰，七國之反，以誅錯爲名，其心不能不忌有天子，錯使天子自將，以中七國之所忌，則彼師爲無名，而三軍之氣奪矣。錯欲以此速已天下之亂，不幸計沮身滅，初非因欲自全而然也。自全之說，蘇子特因袁盎之讒，而究其弊於居守，其實錯之心有斷斷不至是者也。錯之所以得死者有三，而不在欲自全。當文帝時，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尙遲回不肯用，錯乃謀削七國，無故發不世之難，固已險矣。當是時，方捍患之不暇，猶暇借是傾袁盎，則適足發盎之讒鋒。而自將之議，又犯天子之不順，何也？七國之削，非獨錯謀，實景帝之深欲也，削之而反，則帝之所不料也，反出於帝之不料則已不能無悔於錯謀，而又重之以所不順，雖使從錯之議，率六軍之衆，親冒矢石獲成功而還，爲居守者將何以堪之？彼澶淵之役，寇準身與行間，王欽若猶有孤注之譏，眞宗卒以此疎寇準，況錯之居守者乎？夫人臣爲國家發不世之難，遺天子以情之所不順，而先施啓奸讒之口，如是者，無一不可危，則錯之濱於死數矣，而特不意死之若彼速也。蓋人好爲欲速之謀者，其取禍亦速，而險於謀天下之事往往自中其身。錯惟銳

於削國，而算弗先定，一旦變出非常，其急切之心，遂不能少待，使少待而以一二大將，奉天子之命，出兵制吳楚，則吳楚亦必敗。觀錯誅而吳楚不退，卒成功周亞夫，固知無待於天子之將也。惟天子自將，則試險而成功速。吾觀錯之謀漢，與其所以自敗，始終無出險與速，蓋識有餘而氣不足，不能自養其鋒，驟用之以至於敗。故其父謂錯曰「劉氏安，鼂氏危」，惟不知自全之道使然耳。不自全卒亦無濟於天下之事，此天下之所爲惜也。蘇子固曰：「天下惜錯之以忠而受禍。」使果欲自全，則不忠而可誅矣，又何惜？

《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鼂錯》 削地之說，始於賈生，發自袁盎而敗於鼂錯。然則錯冤乎？曰否。錯習於申韓，其行事務爲刻深，怨之者衆矣。今夫布製而爲衣，愛之靡至，造而爲侯，則射者靡不欲穿焉。故曰樹桃李者秋得其實，樹蒺藜者秋得其刺，鼂錯樹怨故亦得怨。語曰：梟鳴死人，聲使然也。

《國朝文匯丙集》卷二梅曾亮《晁錯論》 晁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愼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怍，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遑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顗、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晁錯。晉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晁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效，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漢書讀》卷八《鼂錯傳》 臣任用輔佐而功業甚美。夫以五伯之英武能不自用，俊偉賢豪之士得以各盡其長，選取精而任使耑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霸業之克成在此。錯此言足爲千古用人之法。

又 策論純疵參半，而其大旨不外於術數。雖曰賈誼、鼂錯同祖申商，然誼洞切時弊，且不專事刑法，錯之才識不及焉。鄭曉謂策莫大於漢，漢策莫過於鼂，至謂賈太傅所不及，過矣。

又 詔問國體人事，求直言，並以己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安，所謂三道四闕也。終以悉陳正論，毋枉執事戒之。而錯以五帝三王五伯秦時君臣之及不及爲對，末乃頌帝親事法宮大功數十。王伯厚指爲邪說諛詞，所答舉非所問。當時策體已然。

又 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財物，抵罪。未必不出自鍛鍊，盎之報復，亦錯有以取之。

又 廷尉奏獄祇言錯欲令上自臨兵而己居守，不及削地一語，何也？蓋削地之議發自袁盎，不得援以罪錯，安知廷尉之劾非盎所嗾乎？

《漢文叢錄》卷七池生春《募民徙塞下論》 漢文帝十一年，匈奴寇狄道，帝用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代東方戍卒。夫帝王之道當出萬全，錯之言不過曰：「調立城邑，使五家爲伍，十伍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緩急可以相救助。而且胡人入驅，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之，民有所利。又聯以父兄親戚，則赴胡不避死，較之戍卒不耐水土，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固相倍矣。」然邊地荒寒，無生穀之土，無山澤之利，集千萬人於此，坐待廩給，是千里餽糧，士不宿飽也。即令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使中國豐登三年，則塞下之粟必多設，不幸有水旱，歲比不登，則中國民且艱食，又安能遠輸

乎？邊民不得食，則內訌必矣。且既立城邑，必使居則習戰法，出則知應敵，服習既成，無敢遷徙，若不得賢才都護，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則甲兵不能堅利，忠義不能相死，是以其卒予敵也，以其將予敵也。不但此也，安土重遷，人之常情，良民有口分世業室家相保，必不願徙，其應募者大率無籍之人，氣悍難制，非重賞不能勸，非嚴罰不知懼，若邊將不得人，必至若唐季之驕兵，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吾以爲徙民塞下，非萬全之策也。夫錯昔言兵事曾曰：今降胡義渠來歸義者若干，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使兩軍相爲表裏。斯言也勝於徙民之策矣。何文帝不從於此，而從於彼乎？此匈奴所以卒不可制也。

《學文堂文集》卷一一《鼂錯論》 鼂錯之死，人人悲之。何去非、陳傅良則謂吳濞已立四十三稔，緩之數年，濞且死，七國可無反。秦觀則謂漢斬錯，七國兵不罷，然後諸侯曲而漢直。吾以爲二說皆非也。夫謂緩之可以圖者，固以患貽後日者也。七國反書聞天下，婦人孺子皆知其反，豈待天子斬謀臣以謝而兵不罷，然後逆節暴露哉？至蘇軾之論，本《漢書》青翟等劾奏，以自將之危遣天子，而己居守，以是召禍，此論微得其實。至謂錯宜自將擊吳楚，未必無功，則過矣。錯能言兵，非能用兵者也。房次律戰陳濟斜而敗，韓魏公制西夏而敗，賢者猶然，使錯一出而敗，漢事去矣，誅錯不已晚乎。以吾論之，啓七國難者景帝也，定七國亂者文帝也，而錯之策不與焉。錯策七國削之則反速，不削則反遲，斯言不然。景帝以戲殺吳太子，文帝崩，景帝立，則必反。濞自知老且死，不能久待，則必反。諸王多有罪，懼漢誅，則必從吳反。是削之則速反，不削亦速反，而削地之策自錯發之，故假誅錯爲名耳。方錯之輕七國之速反也，以爲七國惟吳有老謀治反具，其餘諸王皆驕夫孱稚，取之如掇，不知連百萬之衆西向，如江河之決百川，匯而注之，勢且滔天。惶悸莫錯，帝四顧羣臣無可倚信者。幸而父有遺言，周亞夫緩急可用，因以三十六將軍討之，竟成大功。然則七國之難，景帝以一戲啓之，文帝以一言定之，而錯之誅在于無策以佐景帝而已矣。使錯能知條侯早薦之帝以禦七國與文帝之言合，則帝信重錯猶信重條侯，豈有袁盎之禍哉？錯乃庸人，不與治亂之數，班固稱其爲國遠慮，抑又過矣。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晁錯》 晁錯之言兵事，蓋用兵之材，可以爲將者也。使當武帝時，錯之功名未可量矣。惜爲盎譖死，嗟哉！

《文心雕龍・奏啓》 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又《議對》 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爲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

《東雅堂韓昌黎集註・昌黎集序說》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議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卻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議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

《見素集》卷一《兩漢書疏序》 文章與世道相軒輊，六經、《魯論》渾噩簡野，孟氏雄以肆，至戰國而極矣。中間老聃、左丘明、韓非、荀卿、列禦寇、莊周之文，閎深奇詭，並列名家。西漢公孫弘、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諸人，樸直峻整，壯麗而辨博，庶幾古作者。漢而東，楊震、孔融、班固輩流，習尚對偶，氣骫卑弱。夫世日降，風日漓，文體日趣以薄，其勢然也。

《鐵立文起後編》卷五《策》 名山業曰：策之雄者，無過戰國。然審事達勢，必推晁、賈。其議爲可久，而其言爲可用也。

《文通》卷九《策》 鄭端簡古言曰：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就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旨哉。【略】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

《藝概・文概》晁家令與趙營平皆深于籌策之文。趙取成其事，不必奇也；晁取切于時，不必其高也。

分論

《賢良策對》《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四眉批引鄭端簡曰：策莫大於漢，漢策莫大於晁策。就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又尾評：對策分段條答，此體創自晁家令，而後之應制者咸依之爲式，如蘇文忠之對制策亦然也。

《論貴粟疏》《秦漢文鈔》引鄒東郭曰：通篇絕無奇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家意思，詳盡而氣勢優暢，此尤漢文之難得者。《古文眉詮》卷三一：與賈疏同時上，意亦略同。而此更畫出滋粟之方，在于自上貴之。上以權與粟，則粟貴；上以權與金錢，則粟輕。入粟一議，本計在于抑末，中間將珠玉對勘，正欲去其積重之勢，以歸權于粟也。後世邊儲事例，由此而興。字字透肌刻骨，而布局卻字字擺開。

《論募民徙塞下》《秦漢文鈔》引眞西山曰：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又引林次崖曰：此篇是因文帝用其言募民徙塞下，從而教以安插之方，駕馭之法。文無虛詞，筆無遺策，人以智囊稱之，信乎信乎！林之奇曰：晁錯之論邊事，其後先始終皆有條理。始則欲用中國之所長，以制匈奴之所短，帝從其策矣。於是請募民免罪拜爵，使常居塞下以禦匈奴，帝又從之矣。則又請爲什五之法，以固其民，屬其衆，帝又從之矣。然後請募民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帝又從之矣。然後請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郡縣，足支二歲以上可時赦勿收民租。其於富國強兵之術秩秩然各有條理，而緻密精熟，固非徼倖一試以要其功者。此西漢之文章，猶爲有用之學矣。又引陳古迂曰：言事貴有所處。晁錯前章言徙民，姑舉其事，後章言徙民，乃寄其宜。舉其事，則民有所劫而徙，審其宜，則民有所樂而徙。凡人之情，養生無所則重懷土之思，器用不便則憚遠行之苦，況漢徙郭解關中，徙豪傑茂陵，皆非其情。今絜雞豚保社之民，置之干戈戰爭之場，而無以處之，則閭左之戍起而亡秦，涇原之卒起而叛唐。錯之愛漢者適以害漢也。錯其善言事哉？又引鄭滄泉曰：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又引胡秋宇曰：蘇秦之談說，晁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事情，而文詞富贍，體製新奇，足爲作文之法。

《論守邊備塞》《秦漢文鈔》引林次崖曰：此篇是見當時發卒備胡之不便，故建議募民實塞下，以省屯戍轉輸之勞。首言秦事以爲殷鑒。胡人衣食之業以下，至「民不安矣」，言其不便處。自「今遠方之卒」至末，始詳言其事。綜理周密，詞意明徹，不是苟作。又引唐荆川曰：此篇叙事錯綜古實。《兩漢鴻文》卷五引徐漢臨曰：文章之錯綜古茂，西漢猶有與之並驅者。其條理精密，坐而言，起而可施行，眞有用文章，不似儒生談龍雕也。

《言兵事》《秦漢文鈔》引朱晦菴曰：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又引林次崖曰：此篇首言用兵三急，中云得地形一意，添入將知兵、君擇將二意，爲兵家四要。末言匈奴中國之長技，歸結於處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華夷虛實，大畧無遺，又一一切當。且文字有頓伏開闔，關鍵尺度，眞有用之學，經世之文也。又引唐荆川曰：錯言邊事諸書，深究利害之實，不當以文字觀之。又曰：此文比漢文最古尚，似孫武子。《文章正論》卷五眉批引胡時化曰：蘇秦之談說，晁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事情，而文辭富贍，體製新奇，足爲作文之法。又引顧瑞屏曰：兵家利害華夷虛實，關發無遺，眞經世之文。故錯術教太子則非，談兵事則是。《古文眉詮》卷三一：擇將是篇主，合刃三要，是能事；中國五長，是勝形；險夷分用，是全策。文則辭鋒銳，局陣寬；銳處易見，寬處難識。

《言急務》《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四眉批引唐荆川曰：叙事錯綜古實。

《守邊勸農疏》《古文眉詮》卷三一：爲當日踐更戍邊，進是策也。其勝算在「常居」二字。彼秦以威劫致亂，則迫遣不可也。然虜以亟肆疲我，則弛備又不可也。兩面逼出城塹田室之法，正是「常居」勝算。文章經濟，并臻絕頂。

《復募民徙塞上疏》《古文眉詮》卷三一：本之人情，參之古法，氣味在管商之間。此兩篇合與趙營平《屯田便宜》互參。

傳記

《史記・袁盎鼂錯列傳》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陿直刻深。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略】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漢書・鼂錯傳》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陿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廼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略】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曰：【略】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略】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略】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略】時竇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

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壝中，門東出，不便，錯廼穿門南出，鑿廟壝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廼壝壝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廼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虖？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虖？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廼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廼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殿，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廼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嘿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廼拜鄧公爲城陽中尉。【略】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伉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及吳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著録

《漢書・藝文志》《鼂錯》三十一篇。

《舊唐書・經籍志下》《晁氏新書》三卷。（晁錯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晁氏新書》七卷。（晁錯。）

《玉海》卷五五《漢晁氏新書》《漢志》法家《晁錯》三十一篇。《唐志》法家《晁氏新書》七卷。（晁錯。）《隋志》《朝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朝錯撰。（亡。）別集《朝錯集》三卷。（亡。）

《漢藝文志考證》卷六《晁錯》三十一篇。錯學申商刑名，於帜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及劉帶同師。呂氏曰申商之學，亦世有傳授。《唐志》：《晁氏新書》七卷。《隋志》：梁有三卷。《文選・賓戲》注引《朝錯新書》。太史公曰：賈生、晁錯明申商。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漢御史大夫鼂錯集》三卷，錄一卷。《史漢列傳》：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帜張恢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太子家令。詔舉賢良高第，遷中大夫。錯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景帝即位，以爲內史數請間言事，法令多所更定，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袁盎請斬錯，錯衣朝衣，斬東市。又曰：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按：史言其書三十篇者，即《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

篇，錄一篇。故三十一於是集無與也。）

又《文心雕龍・奏啓篇》曰：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議對篇》云：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爲舉首。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

又《隋書・經籍志》：梁有《鼂錯集》三卷，錄一卷，亡。

又嚴可均《全漢文編》曰：鼂錯有集三卷。《漢書》本傳、《食貨志》、《吳王濞傳》、《藝文類聚》諸書，有賢良文學對策；又上書言皇太子宜知術數；又上書言兵事；又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又復言募民徙塞下；又說文帝令民入粟受爵；又復奏勿收農民租；又說景帝削吳；又請誅楚王，凡九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下　本書《列傳》：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史記》作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陿直刻深。孝文時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上書言皇太子宜知術數，上善之，于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錯上言兵事三章，文帝嘉之，賜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後詔舉賢良文學士，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惟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才。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以竇嬰、袁盎言當，錯大逆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又又《本紀》孝景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又《百官公卿表》：孝景二年八月丁巳，左內史晁錯爲御史大夫。三年正月壬子，錯有罪要斬。）

又《隋書・經籍志》：梁有《鼂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經籍志》：《晁氏新書》三卷，晁錯撰。《藝文志》：《晁氏新書》七卷。（按：《新唐志》七卷者，似并其集三卷，錄一卷，合爲一袠也。）

又《黃氏日鈔》曰：晁錯，孟子所謂「盆成括」之流。且其言兵事、徙民實塞等議，蔚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絕無義理，蓋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卻自入粟一事，始不爲無補于漢。

又　馬國翰輯本《序》曰：《漢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馬總《意林》載三卷，僅錄三節。《文選注》、《太平御覽》引四節，或作《朝子》。佚文可見者，僅此。考《本傳》載其上言對策凡五篇，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者，書凡三十篇，則五篇皆《新書》中文可知，並輯錄之。

藝文

白居易《贈友五首并序》　吾友有王佐之才者，以致君濟人爲己任，識者深許之，因贈是詩以廣其志云。　一年十二月，每月有常令。君出臣奉行，謂之握金鏡。由茲六氣順，以遂萬物性。時令一反常，生靈受其病。周漢德下衰，王風始不競。又從斬晁錯，諸侯益強盛。百里不同禁，四時自爲政。盛夏興土功，方春勦人命。誰能救其失，待君佐邦柄。裁裁象魏門，懸法彝倫正。

司馬光《五哀詩・晁大夫》　人主恩猶盛，讒夫弄舌端。旋聞就斧質，不得解衣冠。反賊齒纔冷，謀臣心盡寒。晁宗嗤類盡，漢室泰山安。

王十朋《大年和詩再用韻》　年少如君種種堪，文場世事兩俱諳。何憂晁錯不高第，未怕杜陵無好男。況有田園足耕養，好窮水陸奉肥甘。更須猛割閨房愛，來與荀卿共賦蠶。

又《贈夢齡兼懷昌齡》　我緣窺祿寓東州，子亦相從千里遊。鐵硯功名壯心在，短檠燈火夜窗幽。治書晁錯宜登第，射策公孫定取侯。他日三人老兄弟，結廬相共保松楸。

戴表元《題伏生授書圖》　白頭不死見時清，子女相依解授經。何用生男作鼂錯，乃翁一語不曾聽。

郭鈺《和劉參軍》　欲剸蛟龍試莫干，東南天地洞庭寬。鄭虔早被才名誤，晁錯終期社稷安。年老青燈徒自苦，時危朱紱爲誰懽。直詞照雪慚高誼，排悶裁詩淚點寒。

邵寶《鼂錯墓》　鼂公潁川產，墓在城東隅。顧茲一抔土，爾來千載餘。

中更幾兵戈，不與荒城俱。公計不庇身，朝議夕就誅。我昔讀公傳，亦嘗笑其愚。豈有身後謀，猶能庇邱墟。大愚見深忠，耿耿固不渝。而況公論在，信史有特書。自今重封植，永久期無虞。

何景明《詠懷十首》九　白露晞朝日，苕榮委清秋。長風吹野草，飛蓬不自謀。猥彼衆多子，安知良士憂。覆水置平地，一散永不收。鼂錯憂漢室，翻爲六國仇。禍機苟不測，談笑生戈矛。留侯信人傑，逝從赤松遊。

鄒岳《送吳伯貞還漳》　青陽布時序，游子戒晨裝。崎嶇越鄉郡，迤邐登我堂。感舊一揮涕，相視鬢逾蒼。念昔榮微祿，相遇天一方。風濤起奄忽，章水鯨鯢揚。創地誅晁錯，繫獄悲鄒陽。戢羽還故棲，仰視天茫茫。昏霾一朝解，日月回精光。天人盡紓憤，豈伊私願償。子獨秉高義，意氣相激昂。涓辰集朋舊，壺榼宴山莊。人生適意耳，此會安可常。冥鴻謝矰繳，去去天路長。

田雯《咏史》　綦官開西園，入錢各有差。崔烈本名士，皇皇問其兒。在昔孝文帝，鼂錯爲此詞。充斥武功爵，紛紛元狩時。弘羊置平準，入粟實京師。

又《夏日雜詩》　夜夢同卜式，慷慨去輸邊。各以十萬貲，爵位相蟬連。諫議大夫尊，富民侯亦賢。醒時輒自笑，空橐無一錢。鼂錯首上書，其說至今傳。漢代西園例，徒爲貧者憐。

趙士麟《詠史詩・鼂錯》　鼂錯上邊事，偉哉折衝臣。抗言削七國，安劉不顧身。袁盎首建議，借之反相傾。朝衣斬東市，千古猶酸辛。鄧公爲上白，慷慨見敷陳。天道多往復，殺盎假梁人。

卞永譽《讀劉賁策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　藥石危言治亂箴，賈生晁錯是知音。可憐當日司文者，不畏人言合愧心。

公孫乘

論述

《丹鉛餘錄》卷一七　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怕，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

《月賦》　《文章清娛》卷二：體似哉生，光若既望。片輪孤徹，清媚醉心。

紀事

《西京雜記》卷四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略】公孫乘爲《月賦》。

《古文苑》卷三《忘憂館柳賦》　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賦》，羊勝《屏風賦》。

著録

《文獻通考》卷二四八《經籍考七五》　《楚漢逸書》八十二篇，豫章洪芻編。宋玉、司馬相如、司馬遷、董仲舒、賈誼、枚乘、路喬如、公孫詭、鄒陽、

公孫乘、羊勝、中山王勝、淮南王安、班婕妤、王褒、劉向、劉歆、揚雄、班固，凡十九家。叙其可考而讀者，共八十二篇。野處洪氏題後曰：此書傳於道山，又有漢賢遺集，所載略同。凡所脱字，皆據以衍入。猶有疑不可知者，他日當以諸書互出者參校之。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存目四・賦苑八卷》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蔡紹襄序，但稱曰李君，不著歲月。《凡例》稱甲午歲始輯，亦不著年號。【略】至公孫乘《月賦》，則一見漢、一見南北朝，顯然複出，亦全不檢。蓋明季選本大抵如斯也。

雜録

《爾雅翼》卷一七《釋鳥五》 昆雞，似鶴，黄白色，長頷赤喙。《九辯》曰：「鵾雞啁哳而悲鳴。」公孫乘《月賦》：「鵾雞舞於蘭渚。」

賈山

論述

綜論

《淨德集》卷一八《賈山與路溫舒同傳論》 自《春秋》之法絶筆于「獲麟」之一句，而褒貶重輕之義，進退是非之訓，卒不可得而復見耶。其大權大法幽深隱奥則不可得而見矣。其祖述聖人之緒餘，而立爲一家之學，裁成義例以示後世，庶幾得其髣髴者，猶可見焉，遷、固之史是也。馬遷始改編年之舊而爲紀傳之書，以帝王繼統而謂之紀，以公侯傳國而謂之世家，以卿大夫列位而爲之傳，而善惡褒貶之意寓于其中，其爲功亦勤矣。至班固則又繼其法而成一代之史。夫二百年間，天下國家君臣事物之變可謂廣且多矣，以八十萬字之文可勝載耶？向非裁之以義例，則錯亂糅雜而莫能究其體要知其統類，烏足以稱爲良史哉！故紀言其略，而傳載其詳，而傳之先後抑有義焉。以功之大小而次之，則韓、彭之後當繼之以衛、霍也，以人之賢愚而次之，則蕭、曹之後當繼之以丙、魏也，而世之遠近殊不接矣，亦非記事之體也。故傳之所次，服虔謂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賢愚，惟以時之先後，而顔師古亦曰又以事類相從。夫時之先後相繼，而事之義類相從，則一時之本末，衆人之是非，舉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賈山之《至言》，皆借秦以爲喻，路溫舒之抗疏，則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亂亡，以劘切世主，而欲其除煩救弊，豈非事類之一耶。傳而同之，不爲失矣。不獨此而已也，欲觀其變詐之迹，則見於張耳、陳餘；欲觀其開陳治亂之道，則見于徐樂、嚴安；欲觀禦邊之策，則見于賈捐之、嚴助；欲觀撫民之要，則見于龔遂召信臣，凡爲此者，皆類而從之之謂也。師古之言，槩舉一二以明之。信乎，固之稱良史也。

《西臺集》卷五《兩漢可用之言議》 賈山、朱穆、方朔之説，善于古而未合于今者也，合于今者可用也，未合于今者未可用也。故以今言古者能取于爲用可否之間，而不繫于言之輕重，則可謂善言古者也。

《黄氏日抄》卷四七《賈山》 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娱，故勸以親賢講學爲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爲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雞肋集》卷四三《西漢雜論》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不根持論，學者之深病，則涉獵書記，乃山之所以輕也。然漢之所謂醇儒者，守一經，專門名家，載其師之説，世世不易，章句訓詁，僻陋而迂滯，以爲道之精盡，安知儒哉！古之所謂醇儒者，志道而游藝有斐，君子如圭如璧如金如錫，從容則守正，臨大節則不可奪，如此其可也。是以儒服者遍魯國，而以儒自名者一人。若守經而已，何優焉儒者之多也哉！然詩禮之流，大儒小儒，所以發冢，則守經之陋，至死不易，尚猶庶幾！此張禹、韋賢之徒所以皆得名爲醇儒，而山輩見輕。蓋世喪道而然否，則未知其孰賢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四《賈山諫文帝射獵》 右《賈山傳》第二十一。論

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自謂《至言》，其言可謂至矣。夫天下之大，生物至夥，豈但足以奉一君，蓋以天下之財力養天下之萬衆本自不乏，而人君縱欲，有一於此，則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供其求，夫財力之盈虧固豈難知。可四言而盡也，曰「節以制度」而已矣。以文帝之恭儉，身衣弋綈，夫人衣不曳地，愛中民十家之產，其視天下如恐傷之，雖山亦自以謂帝親自勉以厚天下者，何至荒於射獵一日再三出哉！儻其所好未免乎此，時時有之，而山憤悱愛君，不自知其論之已甚。至借秦爲喻無所不至，嗟乎，使山遇武帝窮侈，其獻言當何如哉。《傳》以謂山善指事意，文帝終不加罰，夫古之人君能以小過受大諫，惟文帝爲不可及也。

《升庵集》卷四七《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性理指歸》卷二〇《賈山》　楊龜山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喻，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侍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分論

《至言》　《西漢文統》卷二尾評引楊慎曰：文幾千言，洋洋灑灑，無琱琢態，無排比態，此是初漢風氣。又引茅坤曰：此篇行文甚爽，而其前後關鍵猶散，大略西漢風格如此。又引顧錫疇曰：蘇子由讀《大雅・綿》九章，謂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脈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又引邵元禎曰：議論縱橫跌宕，起伏變化，或直規，或宛喻，切中情理。《秦漢文鈔》尾評引眞西山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又曰：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爲諭，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驅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又引陳古迂曰：開漢家受言之路者文帝也。倡漢士敢言之風者賈山也。秦立妖言之禁，高惠不及除，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欲言，秦蹈覆亡之轍他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言。故山去而誼繼之，誼亡而錯繼之，諫章彬彬相踵，漢四百年不罪言者，其源蓋兆于此。史謂山非醇儒。夫山言養士、尊老、講學，皆識王道大綱，豈若章句儒呫呫守專門者，雖不醇猶醇也。他如言淮南王無罪，反鑄錢之令，言多激切，上不加罰。噫，錯不可大用而用，誼可大用而不用，至山不加罰而全不見用，受難而用尤難哉。又引唐荆川曰：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與梅福上書意格頗同。又引林次崖曰：此後世人臣疏奏陳言之始。然漢文有道之主，山之《至言》方借秦爲諭者，蓋天理易流於人欲，聖賢儆戒於無虞，故禹戒舜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文帝雖未失德，其與近臣驅馳射獵，正犯慢遊之戒。山之言未爲過也。其言矢口成章，與唐宋人所作自別。《兩漢鴻文》卷四尾評引黃貞甫曰：情激而文婉，按古借秦，無限翻覆無限頓挫，讀之令人神動。《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二尾評引唐荆川曰：此文風格雖健而有雜，詞氣亦少溫潤。徐子與稱其「骨法奇爽，當爲西漢獨步」，非也，要在賈、董之下耳。《讀書偶然錄》卷五引眞德秀曰：賈山《至言》，純臣防微之論也。其末復開宴遊一路，則非謂陳善閉邪者矣。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細按《至言》，言「願少衰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一成萬世之基業，然後惟陛下所幸耳」，此正抑揚以諫止射獵，何曾開宴遊一路哉！甚矣，漢儒遭宋儒而窮也。如揚雄、董仲舒輩，以談理著，既爲考亭輩排擊以攘其名，如山以忠諫著者，又爲西山輩所貶抑，何不幸也。嗟乎，有聖人出，未知孰不幸也。《三魚堂外集》卷四《策學》：虞書曰「敷納以言」，又曰「敷奏以言」，此即對策之始矣。但其時有策之實無策之名。至漢鼂錯、公孫弘、董仲舒之徒，以策顯於時，世遂謂對策始於漢。其實非也。策之體與奏疏相爲表裏，自其立朝之時，因事上獻者則謂之疏，自其進身之始，承問敷對者，則謂之策。就漢言之，如賈山之陳《至言》，賈誼之論《治安》，此疏也即策也。若鼂錯、公孫弘、董仲舒所對，此策也即疏也。對策之制，誠古今不可易乎。《午亭文編》卷三三《路溫舒》：自賈生以來，鼂錯、賈山、鄒

陽、枚乘、路溫舒，皆有文學詞辨，數進諫說。鼂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游吳以正言劘濞之邪心，不及於禍，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者矣。《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賈山》：《至言》文氣排盪，思致遙深，既脫戰國策士捭闔之習，已開西京賈、董渾茂之風。《古文眉詮》卷三一：大旨謂國家廣益，在賢士納忠。欲得忠益，則在平時尊禮以養士氣。如秦以極盛而速滅者，不聞忠告也。所以然者，暴士故也。蓋禮士爲中，主爲當日與方正之士馳獵而發也。若只作諫獵書看，失之千里。雲合瀾回，每于目眩然眼豁。

《上文帝應詔言事疏》《文章辨體》卷二〇引楊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眞氏曰：按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與？《古文辭類纂》卷一二《奏議類》：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傳記

《漢書・賈山傳》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略】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又誦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著録

《漢書・藝文志》《賈山》八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上《賈山》八篇。【略】《黃氏日鈔》曰：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爲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爲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玉海・藝文》：《賈山傳》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大概謂聖主以和顏受諫而興，秦以不聞過失而亡。時孝文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日食，詔舉直言極諫。《通鑑綱目》賈山上書附是月。馬國翰曰：《漢志》儒家賈山八篇，今只傳《至言》一篇。若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王、言柴唐子三疏，當在八篇中，而世不傳。《本傳》全載《至言》據錄爲卷。眞西山稱其爲忠臣防微之論，而以陳善閉邪許之。王伯厚謂山之才亞于賈誼，其學粹於鼂錯。乃班書以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斷之豈其然乎！

藝文

王邁《送黃殿講成父赴廣東漕四首》四　尺一催歸白玉京，浮雲偏妬月華明。鳳凰遠舉弋何慕，鷃鴳爭鳴草不馨。館列翹才難致仕，杖攜靈壽莫扶傾。重瞳不見賈山久，猶駕軺車作德星。

陳棣《有賦假儒眞儒者今賦二首》二　世固伸知己，眞儒始識眞。學將開百聖，才可進千人。卜夏毋爲小，賈山猶未純。卞和明著眼，席上果何珍。

趙蕃《用老謝文立春韻贈周文顯蕃與文顯以癸巳歲是日相識始有倡酬故及之》　時序飛騰不貸人，相從還此賦迎春。秖言世態有涼燠，須信吾曹無故新。長句能同李白好，爲儒未許賈山醇。兩郎玉立仍難弟，誰道先生解久貧。

楊載《次夏仲勉韻二首》二　不喜爲文富，長憂得酒慳。尊罍堆案上，筆硯棄牆間。有傳追王績，無書繼賈山。貴人能慢士，往見亦胡顏。

鄒陽

論述

綜論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橈矣。

《法言・淵騫》 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罥，幾矣哉。」

《漢書・鄒陽傳》 賈山自下劘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文心雕龍・論說》 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

又《才略》 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

《龜山集》卷九《鄒陽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

《屏山集》卷四《漢書雜論下》 史稱賈山自下劘上，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耶？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習學記言》卷二〇《史記・列傳》 文景時，天下已定，取士有法。士可以求志反本，修飾隱約，以待上用矣。而鄒陽之徒猶抱偎偎之空意，祖談客之餘說，波蕩客游，雜襲讒諂，汙賤之間以罹困辱，所謂不貴其身而詆其德者，與董仲舒、揚雄異矣。

《野客叢書》卷四《穆生鄒陽》 鄒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

《黃氏日抄》卷四六《讀史・魯仲連鄒陽》 鄒陽自陷縲紲，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其羞哉。

《傅與礪文集》卷四《送李思齊詩序》 昔鄒陽、枚叔之徒，從漢諸王遊，皆能極諷諫之忠，隆匡輔之道。

《震澤長語》卷下 爲文好用事自鄒陽始。

《荊川集》卷一〇《趙府奉祀正王君墓誌銘》 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爲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

《瑤石山人稿》卷四《梁園歌》 我從淮陽來，十日苦風雨。訪古登平臺，蒼茫見齊魯。平臺昔日孝王園，儀衛還同萬乘尊。周廬延閣通珍館，脩竹青池帶國門。四方賓客皆麕至，枚叔鄒陽最稱美。明月西堂作賦成，嚴霜曲樹稱詩起。榮枯翻覆那可常，左右謀臣忽中傷。日暮杵聲停故苑，秋風葵藿下睢陽。驕奢豈辨當時事，惟有憐才解人意。門館荒涼誰曳裾，川原曠望聊停騎。吁嗟行路良悠悠，白日經天河漢流。朱輪自古多傾覆，黃金底用如山丘。

《衡廬續稿》卷一一《三才子傳・羅鵬》 鵬奮然曰：「【略】賈生《治安策》爲千古絕特，豈專以辭哉。以其承秦之後，能言教太子易風俗，禮大臣，偉然有三代遺意。董仲舒三策咸流自心腑，可以翊道。晁錯、公孫弘皆傑然非苟言之者，與司馬相如、枚皋、鄒陽等絢燴辭句間者，不可同年語矣。故謂西漢人文爲爾雅近古者，以是。」

《弇州四部稿》卷六六《梁園集序》 梁孝王治東苑，方二百里。中有兔園，夾池檀欒之竹，鵠鶴鴈鶩之渚，而一時才士大夫如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馬長卿之徒，踞右几，號上客，授簡命賦，幾二千年而人猶豔說之。

《午亭文編》卷三三《史評・路溫舒》 自賈生以來，鼂錯、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皆有文學詞辨，數進諫說。鼂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游吳，以正言觸濞之邪心，不及於禍，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者矣。

《古文眉詮》卷三三 賦者，古詩之流。此又詞賦之流也。鄒、枚以賦手爲文章，似連而斷，似斷而連，層見複出，色蒨而縷微，其中自具清骨。若王褒、吾丘、終童輩，則卑卑矣。

《駢體文鈔》卷一六　鄒、枚皆出于戰國，而鄒以婉、枚以壯，先秦之文原有此二種。

分論

《上書吳王》　《兩漢鴻文》卷五尾評引茅鹿門曰：陽欲開說吳王，而故謬其辭旨，譬則巫人之詭言偶凶而幽眇變幻于其間，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眩神，而亦無以爲罪云爾。《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四眉批引黃震曰：本末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又尾評：此文前用譎說，後入正旨，詞辨飛詭，幽眇變幻，使聽之者神志沮損而不能執其偏詞以罪之。《文選尤》卷七眉批：吳王濞有邪謀，陽奏書諫，其意沉鬱不露，欲令王深思，而得所以爲隱諫也。又末評引唐荊川曰：此篇全是戰國文，而極微婉極精深，骨氣洞達，奕奕有神。

《獄中上書自明》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隱居通議》卷二五《鄒陽書》：鄒陽繫獄《上梁孝王書》，徒富贍而無義。《文章緒論》卷一八眉批：文字多用四六駢體，而引用事實太多，非體之佳者。然其言讒間處，甚是痛切。《閱耕餘錄》卷一《古語不拘》：鄒陽《獄中上書》曰：「聖王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按：《周書・武城》言「武王封比干之墓」，而此云「封其後」，《泰誓》言「紂剖剔孕婦」，不聞修其墓也。古人語不必皆有出，殆所謂想當然耳。《書記洞詮》卷一一尾評引眞德秀曰：此篇用事太多，文亦侵趨於偶儷，然其論讒毀之禍至痛切，可爲世戒焉。又引徐中行曰：鄒陽書前實後虛，韓非《說難》前虛後實，此綴文之妙，所以冠絕古今。《兩漢鴻文》卷五尾評引孫月峰曰：其意悽愴，其詞瑰瑋，其氣豪宕，眞千古奇作。雖使事太多間有重複，然急迫中求動人主，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爲冗。史公美其比物連類，誠然。大約亦微似賦體耳。又引顧瑞屏曰：一筆呵成，斷而不斷，縱橫入神。《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四眉批引唐荊川曰：其情切，故其辭複。又引茅鹿門曰：鄒陽書亦隻言斷簡，而辭旨不屬，特多嗚咽涕洟，故能開梁王之襟而卒以自脫耳。《陶庵全集》卷四《史記評論・魯仲連鄒陽列傳》：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比物連類，似從李斯《諫逐客書》脫出，而言重詞複則過之。蓋陽爲羊勝、公孫詭所譖，其人不可直斥，故反覆曉譬，期於梁王之自悟而已。太史公以爲抗直不撓，不過指其末數語。篇中桀狗吠堯，跖客刺由，則以狗盜自比，不亦甚哉。以陽與魯連同《傳》，此太史公之失也。《文選尤》卷七末評引鄒東郭曰：詞意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又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自是元氣未漓時人作，非後世操觚染翰者可到。又引馮小海曰：此書援古證今，累百千言，辭雖繁而不亂，意雖多而咸切。且句法蒼勁，誠爲後學楷模。《西漢文統》卷三尾評引茅坤曰：鄒陽本不足傳，太史特愛其文辭頗足觀覽，故采入爲《傳》。然予首尾按之並隻言斷簡，而其旨多嗚咽，故愛之者易也。又引鍾惺曰：意思千翻百轉，愈出愈高，元氣未漓文也。又引倪元珙曰：文字多用四六排偶，引事未免重複，然其摹寫讒言種種痛切，令閱者不覺其煩。又引張□采曰：一篇內每一援引一結束，即以「是以」、「故」字接之，斷而不斷，一氣呵成。《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七眉批：篇中凡用五十七古人，從無此法，自陽創始，遂令後人紛紜效顰，眞爲奇絕。又：因玉人、李斯受誅，忽念箕子、接輿，又引比干、子胥，原非唐突亂引。五十七古人，荊軻凡四用，比干凡三用，燕丹、蘇秦兩用，足見筆法不覆。又：惡女不宜妒，美女不必妒，妙在無美惡而皆妒；賢士自不嫉，不肖自然嫉，妙在無賢不肖而皆嫉。千古名言，數語道破。又：結上文由余子臧，忽引朱象，管蔡爲陪，因遺卻孔墨，復插「後宋魯之聽」一句，總結上文，奇甚妙甚。又：全篇應分作六段看。首段總言忠信受疑之故，願王勿輕聽讒言。「白頭如新」一段，言君臣貴相知，歷引古之相知不相知者。「女無美惡」一段，言人咸有嫉妒之心，明己獨行，故不免于衆口。下歷引古之賢君，不偏聽獨任以爲樣子。「秦用商鞅」一段，又引古之忠而受戮者以爲鑒。「明月之珠」一段，汎言人必須先容，惟聖王能不奪于衆多之口。末段言斷不能四面以事諂諛之人，寧有死耳。俗解分作十二段，殊無頭緒。《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文選・雜文》：已之節不可變，王之聽不可偏。只二意反復言之。《駢體文鈔》卷一六：辭重語複，煩冤咄嗟，幾無轍跡。晚周先秦之文，絕似《離騷》。《藝概・賦概》：鄒陽獄中上書，氣盛語壯。禰正平賦鸚鵡于黃祖長子座上，蹙蹙焉有自憐依人之態，于生平志氣，得無未稱。

《酒賦》　《文璞清娛》卷二尾評引鶴叟識：漢世未聞酒仙，則酒韻、酒趣

尚少人知，所以賦中不及。然即席賦物，而能標清殿濁，揚光發姿，臚列酒名，遂爲後來酒史祖述。有功酒泓非小，自非興酣於酒者不能，迨元亮、伯倫，與酒中八仙輩諸君出，而酒家韻趣，直爲天上酒星開曜矣。

傳記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閒。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略】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漢書・鄒陽傳》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略】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榮，乃從獄中上書。【略】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厲脫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閒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遵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粲卵，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議』，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

紀事

《漢書・地理志下》 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

又《司馬相如傳上》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西京雜記》卷四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爲《柳賦》，其辭曰【略】。路喬如爲《鶴賦》，其辭曰【略】。公孫詭爲《文鹿賦》，其辭曰【略】。鄒陽爲《酒賦》，其辭曰【略】。公孫乘爲《月賦》，其辭曰【略】。羊勝

爲《屏風賦》，其辭曰【略】。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略】。

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

《抱朴子・遐覽》　道經有【略】《鄒陽子經》。

《敬齋古今黈》卷三　張文潛《書鄒陽傳》云：《鄒陽傳》稱梁孝王用羊勝、公孫詭之說殺袁盎，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先生，用其計，說王長君，長君入言之。（案：王長君原本作竇長君。攷《鄒陽傳》所說實王長君，即蓋侯王信也。竇長君乃竇太后之弟，與此事無涉，今改正。）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袁盎事也。而《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爲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袁盎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梁王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矣。《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乃今事耳。李子曰：凡人行事，有主之者，有簒從者，有遂事者。據二傳所載，蓋安國兩見長公主，但所以見之者不同也。其救游戲事，必主安國，在他人無所與，故獨見於本傳。其求解殺盎事，必主鄒陽，而安國特遂事焉，故安國之見長公主，不具於本傳，而畧附於《鄒陽傳》中也。宛丘以此爲班固之誤，冶以爲不然。二事較然明白，班固良史，不應遺忘至此。

《漢書・藝文志》　《鄒陽》七篇。

《文獻通考》卷二四八《經籍考七五》　《楚漢逸書》八十二篇。【略】宋玉、【略】鄒陽、【略】班固凡十九家，叙其可考而讀者共八十二篇。

藝　文

司馬相如《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詞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於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鄙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娥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恆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于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閒館，寂莫雲虛，門閣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羅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閉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鍾薰香，羅帳低垂，裯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氣服於內，心正於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爾。

謝靈運《撰征賦》　忿爰盎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免園，雖正言而免刑。

謝惠連《雪賦》　若廼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狢之兼衣。對庭鶴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于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于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褥。燎薰爐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薦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于陽春。

《南史・賊臣傳・王偉》　王偉【略】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

李商隱《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　鵬魚何事遇屯同，雲水升沈一會中。劉放未歸雞樹老，鄒陽新去兔園空。寂寥我對先生柳，赫奕君乘御史驄。若向南臺見鴛友，爲傳垂翅度春風。

薛能《和府帥相公》　竹映高牆似傍山，鄒陽歸後令威還。君看將相才多少，兩首詩成七步間。

韋莊《放牓日作》　一聲天鼓闢金扉，三十仙材上翠微。葛水霧中龍乍變，緱山烟外鶴初飛。鄒陽暖豔催花發，太嶲春光簇馬歸。迴首便辭塵土世，彩雲新換六銖衣。

馮翊子《桂苑叢談・客飲甘露亭》（存目）

宋祁《回郡將東還獻梁相公》　留滯符魚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彤闈。平臺雪罷鄒陽老，宣室螯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櫪嘆，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

文彥博《和副樞蔡諫議贈副樞吳諫議謝惠新宅雜花之什》　百卉千花淑景新，主人吟嘯惜芳辰。依依綠減隋堤色，灼灼紅移洛浦春。已愛清香飄宴席，更分穠艷與交親。鄒陽本是梁園客，醉賞猶思灑水濱。

劉敞《送晏公留守南都》　蒼龍大火明堂分，原廟離宮萬乘居。五帝遺聲在名頌，三公出使用安車。去思尚想多耆老，條教祇煩讀舊書。複道平臺彌百里，鄒陽何處曳長裾。

蘇頌《元豐己未三院東閣作十四首》六　縱出由來古有詵，徇私無實荷寬紓。已知公冶本非罪，免似鄒陽更上書。刀筆任從文俗議，風霜方識憲臺居。自慚衰拙將何用，學術無堪政事疎。

王安石《次韻沖卿過睢陽》　宮廟此神鄉，留親泊楚艎。天開今壯麗，地積古悲涼。不改山河舊，猶餘草木荒。還聞足賓客，誰是漢鄒陽。

李之儀《次韻師道子椿題仲強樗亭》　王門平昔早相求，幾向樗亭得趣幽。從別風光應似舊，每懷勝麗只搔頭。麈毛抗論傾終日，玉指挼花泛晚秋。老盡鄒陽還憶否，密移空自感藏舟。

鄒浩《初到京謁執政》　鄒陽謾說曳長裾，東閣由來禮自殊。負郭田園倘無恙，不如歸去老江湖。

李彭《贈鄒中美》　盛漢數鄒陽，雲孫復擅場。筍輿逢鹿苑，蠟屐繞羊腸。囊有壺公藥，爐多荀令香。麻姑在鄉國，期子共徜徉。

陳與義《偶成》　諫議遺蹤尚可望，曳裾不必效鄒陽。但修天爵要人爵，始信書堂即玉堂。

《類說》卷五二《紀聞談・望江亭月夜》　甘露寺夏月，月瑩，有數人自西來，直抵望江亭，命酒，吟曰：「趙壹能爲賦，鄒陽會獻詩。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番爲螻蟻食。」吟罷欷歔而散。

洪适《望江南》　傾蓋侶，古語誦鄒陽。曲水一觴今意懶，陽關三疊重情傷，離恨落花當。人截鎧，歸騎莫倉皇。誰肯甘心迷簿領，不如袖手傲家鄉，高枕熟黃粱。

蘇洞《八月十二日再入都》　野色連山碧，時光似水流。鄒陽仍是客，李廣不封侯。業已詩中老，何須病始休。草根螢一點，寂照萬端憂。

王旭《代鄒陽遊梁上孝王書》　臣聞天下縉紳遊談之士，莫不朋從類聚，以語大王之賢，而咸欲佩陸離、曳長裾以遊梁爲事者，臣不知大王何以得此於當世哉？豈非忘萬乘之勢，敦布衣之禮，尊賢好古，義聲昭布，有原、嘗、春、陵之實也哉！臣東齊之鄙人，負不羈之才，懷慷慨之節，遨遊四方，竊高大王之風久矣。是以息肩東南，雖辱吳王千金之盼，而私心區區不以爲樂。膝行西來，而欲委身於大王之下風。夫以梁國之大，四通五達，當天下舟車之衝，輻輳殷殷，晝夜不絕。百姓富庶，邑里相望，犬吠雞鳴達乎四境，而加以大王之賢，寵冠乎天朝，名高乎列國，深拱乎穆清之德，達觀乎昭曠之道，使豪傑英乂鱗集闕下，獻籌納策，晝良吐奇，而大王之名巍巍蕩蕩，與漢無極，不亦休哉。伏惟廓日月之明，恢江海之量，使郭隗有先登之榮，荊人無三獻之恥，則世將披肝瀝膽，銜恩感激；捧毛遂之銅盤，度荊軻之易水，指麾顧盼，惟大王之所欲爲矣。昔呂望釣於渭濱，周文載以爲師；傅說築認虞虢，高宗用以爲相。蓋聖人之心超然遠覽，卓然獨斷，越擧拘之說，馳域外之見，所以英聲茂實飛騰千古，而非後世之能及也。臣之愚陋，雖不足望昔賢之萬一，而區區慕義，惟大王之留意焉。

王逢《樞椽》　江南江北地全歸，弧矢星明燧火稀。丞相天寒青建幕，使臣春日繡爲衣。殽烝體薦殊恩禮，金券丹書煥德輝。好約鄒陽同倚馬，梁園醉賦雪花飛。

王恭《寄別陳志鴻罷官歸高涼》　解印行歌出將營，千軍流淚共含情。鄒

陽書上誰稱屈，王粲才高賦謾成。天連故國銅魚遠，霜落寒江白鴈鳴。自愧神交驚此別，不堪離恨更沾纓。

金善《贈劉院判》 舊傳方技獨精深，白首難忘濟世心。聲譽早知聞禁闥，交游今喜在詞林。種來仙朵頻收穀，煉就丹砂欲化金。我爲鄒陽偏感激，謾酬舊德寫新吟。

顧璘《上下諸峯間作》三 巖松挺挺大夫身，石澗泠泠靜者神。雲蓋不迷韓刺史，書堂曾隱李山人。英賢舊迹風俱逝，旌節初遊雪正新。喚取鄒陽吹暖律，願教寒谷轉陽春。

何景明《同李川甫鄒子家過張子言舍》 白晝風雷過，城波靜碧沙。濕雲翻抱暑，西日半籠花。元禮舟堪並，鄒陽賦更嘉。同遊仲蔚宅，杯酒重年華。

王廷陳《獄中作》 嚴譴當年出漢京，幽囚今復滯梁城。計疎妄擬城狐獲，謗重俄驚市虎成。削木倉皇期勿對，戴盆天日豈能明。鄒陽痛哭題書地，今古誰憐共此情。

李攀龍《答許右史》二 王門隱者身坎坷，老曳長裾裾婀娜。自言能料一生事，及至干時計常左。從它慘淡復爲誰，即得新詩題向我。雨雪蓬蒿共三逕，春色倩伶餘藥裏。濁醪但熟貧亦足，微官纔罷病輒妥。胸中壘塊故須澆，乘興往往無不可。白眼生成薄祿相，青山合就漁樵夥。趙壹疾邪衆所擯，鄒陽暗投才應坐。羨爾悠悠世上情，回頭數子殊么麼。

又《夏日行部過明卿子與於瘦陶邑》 何來漳水上，早晚發長安。放逐吾曹在，風塵此道難。孤城高自卧，萬事醉相看。莫擊鄒陽劒，霜飛五月寒。

又《韋氏池亭同元美子與子相賦》三 幽亭斜日亂松聲，下有滄浪可濯纓。求友花間黃鳥出，垂天城上夏雲生。梁園作賦千年事，河朔銜杯萬古情。莫恨風流吾輩晚，鄒陽衰紹漢時名。

宗臣《懷謝山人茂秦一首》 驚颷動四野，白露下前除。攬衣起四顧，悠然懷所思。所思亦何在，乃在漳南居。朝設穆生醴，夕曳鄒陽裾。西園事行游，飛蓋列應徐。近者日以親，遠者日以疎。不念同心人，所須在音書。音書不一寄，何以慰躊躇。三復游燕篇，躊躇聊以舒。

王世貞《恥先以書自通於屠青浦有國士之遇賦此贈之》 于生書記似鄒陽，片紙能專上客牀。不信比來知己事，試聞猶有令君香。

盧柟《冬夜遣悶三首呈吳少槐吏部》一 翳氣浮銅柱，霜威折玉衡。愁看蟾影沒，病與兔魂清。辭賦憎關世，存亡憶結纓。鄒陽書再上，愈覺寸心傾。

胡應麟《朱山人以非罪淹獄賦慰》 泄柳門時閉，鄒陽獄未甦。瓜田寧納履，藥肆尚懸壺。業就肱先折，愁深目半枯。青天覆盆底，見汝出窮途。

宋琬《滿江紅・王西樵客遊武林曹顧菴賦詞志喜屬予和之》五 刀俎餘生，欲斷輦者數矣。奈茹素輒饑，故篇中及之。伏枕吳山，羈愁共，桐江春漲。喜邂逅，客星忽聚，酒徒無恙。楊惲南山歌太苦，鄒陽北闕書難上。向精藍深處問枯禪，伊蒲餉。雙燕外，游絲漾，六橋側，紅牙唱。惜杜康骨朽，無人能釀。我愧老饕難戒肉，君方強健何須杖。看白衣蒼狗，任他忙，浮雲狀。

毛奇齡《觶賦》 梁孝王游於忘憂之館，進抽詞之士，飲以美酒，授以札牘。於是鄒陽、枚乘、羊勝、公孫詭、路喬如之徒，各有所賦，獨韓安國賦几不成，鄒陽代爲之，陽與安國揚觶竝罰。於是羊勝進前謂鄒陽止，罰乃得飲，中其所喜，不如勿飲。且爲賦觶，成即受酒，不能即退。於是鄒陽左手執觶，右手操管，口諷手追，而爲之賦。其辭曰：一升曰爵，三升曰觶，三爵之來，亦以云賜。獻者用爵，酬者用觚，酬倍于獻，豈爲辜乎？若夫器有大小，量有多寡，或角或壺，或散或瓶，或暗而藏，或暢而吐，合體名朋，跂足成釜。犧用背載，象乃鼻取。鑿泰岱之雲，法雷霆之鼓。賢王秉瓚以臨，小臣戴觴而舞。斗雖大而能容，觥其觫而不舉。自非峭之罄矣，孰云罍之敢自許。且臣聞之語曰：雞勺不如鴟夷。便便之畜，不如滑稽。口飴弄而不祕，腹轉欵其能移。堯舜之千鍾鮮溢，莊生之五石皆宜。飲之百榼亦不醉，賜之卮酒安足辭。臣竊以爲王之愛之者，是必別取金罍，再揮玉斧，女將捧而巍來，妓共卸而津落。鄭室之鐘已鳴，齊臺之火繼作。衣多暗解之襟，冠無不絕之索。浮之大白則不怡，出之童羖即不樂。詎有趙酒本厚，反受肆伐；鄒陽能文，重被戮沒？無九醞之尊，有三升之罰。杜賓爲之色變，公乘因而怒發。且夫飲酒者，齊聖之稱也。醉酒飽德者，有君子之行者也。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之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沉與湎，君子不取焉。是王將幷安國之酒盡賞之臣，而又何斯觶之足言！王曰：「善。與之安國之酒。」鄒陽遂不退。

又《梁園感懷》 才子蕭條甚，乘春游大梁。草青連日暮，不見舊賢王。荒甸傾朱榭，長陂秀綠楊。天寒剛灑雪，人去幾經霜。上館開樽冷，平臺射

免涼。諸文跨漆吏，雅賦待鄒陽。汴水開河淺，鄢陵去路長。曜華宮首望，何處不蒼茫。

陳維崧《汪季青詩稿序》 然而雲時出岫，鳥善離巢。年年馮煖嘗聞彈鋏依人，歲歲鄒陽不免曳裾作客。成都肆上，未見嚴遵；洛陽城中，絕無蘇季。率爾題門以去，迫然擁檝而還。

又《瑞鶴仙・鄒程邨母夫人壽》 千金今夜直。羨阿母白髮，珠袍一色。稱觴逢閬側。有南路豪家，東朝貴客。華騶列戟。向尊前、箜篌醉擘。倩何人、笑問君家，家本難忘易識。　猶憶。曾陪董相，閒過鄒陽，讀書騎射。賢哉湛母，截髮親，爲置食。看懷清臺畔，夫人城上，無論功名赫奕。只膝前，有子談天，生兒亦得。

葉方藹《寄彭十駿孫》 幽谷芳蘭尚畏鋤，況教當戶更何如。空吟王粲登樓賦，誰獻鄒陽入獄書。林際周周憐倦羽，河邊蹙蹙數勞魚。天涯失足應無限，休怨清時獨掩廬。

陸求可《清平樂・催春》 忙呼百舌，來報芳菲節。黍谷鄒陽吹律切，早晚菖蒲綰結。　五原消息嫌遲，覩鞭行令無私。青帝重來巡狩，翠華芳草天涯。

又《青玉案・冬懷》 層冰已合關山道，望不見，王孫草。紫塞蹉跎芳信杳，月中砧杵，霜前刀尺，終歲縈懷抱。　苦寒不散鄒陽老，怎黍谷移溫，早翦綵，爲花裝綴好。灞橋驢背，梁王兔苑，遠似蓬瀛島。

吳雯《蘇東坡》 鄒陽前後世，口語一生中。忠信通天帝，艱虞困鬼雄。山前八部近，海外萬緣空。鸛雀蚊虻過，都如電與風。

愛新覺羅・玄燁《初寒》 灑雪凝霜正渺漫，曉來朔色滿林巒。何當吹徧鄒陽律，盡卻人間黍谷寒。

安萬《青社先賢詠・鄒陽》 從來客遊人，立身常詭隨。陽本寥廓士，智略自瓌奇。懇欵杜邪謀，危言轉見疑。愛讒瀝肝膽，開忠富文辭。闇投怒和璧，先游重朽枝。牛驥竟同皂，慷慨生餘悲。

胡浚《梁城四絕句・梁苑》 兔島猿巖半已平，鄒枚賦罷獄辭成。傷心疋絹娛游士，不及膠西拜董生。

愛新覺羅・弘曆《乾隆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奉皇太后瀛臺看烟火即景燈詞八首》二 鄒陽律裏氣初旋，萬歲山前春欲燃。簇簇魚龍紛陸海，離離瓊玖積銀田。

又《詠史》 戰國多說客，秦漢風尚存。茅焦感始皇，鄒陽悟長君。知心以說當，秘訣韓吃論。觸聲悅燕媼，或嘉納牖言。苟其盡忠欵，詎在口給便。帝堯斥嚚訟，視子共驩倫。

曾棨《讀史雜述九首》二 別殿乾濟是石渠，橫經乙夜譯蟲魚。承明自有鄒枚輩，檢點三朝六庫書。

雜録

《李衛公外集》卷三《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

《春渚紀聞》卷五《鄒張鄧謝後身》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即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又卷六《東坡事實・鄒陽十三世》 遠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學林》卷四《八陣》 世言一鶚者，皆謂漢孔融薦禰衡之辭，其實出於《前漢・鄒陽傳》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孔融舉鄒陽之語爾。

《野客叢書》卷一五《酒分聖賢》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

清味重而甜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麥觴醉人者爲小人。」其說雖不同，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廋語，所謂「清者爲聖，濁者爲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醨；清者聖明，濁者頑駭。」僕嘗評之，酒之清者爲聖可也，若與濁者爲賢，何哉？當爲頑愚。魏人廋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之語爲善也。《魏略》以白酒爲賢。

《芥隱筆記・鷺鳥累百不如一鷳》《史記》趙簡子曰：「鷺鳥累百，不如一鷳。」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禰衡又用此語。

《紫桃軒雜綴》卷三　鄒陽與枚乘輩游梁，諸侯之辭客耳，鄒又最浮浪，偶爲同儕所嫉讒，而置之獄。《獄中上書自明》累數百言，轉折紆回，悉引古人成事，無一實語，而其微意務爲感動，至桀犬吠堯，跖客刺由，與夫荊卿、要離之事，則明以梁之私人自許，而無難犯漢矣。迨梁孝王敗，陽竟以入獄，故免誅，而且得有稱於漢庭，後亦卒汶汶以沒，蓋古今詞臣之最下品也。宋劉貢父與東坡善，而各相諧謔甚，則醜詆而不知忌，以爲笑樂耳。貢父一日稱夢至一所，類官府，案有文字極多，試展一軸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爲鄒陽。貢父特以東坡曾坐獄，而以此謔之也。後冰華居士錢濟明，乃引作祭東坡文，云降鄒陽于十三世天豈偶然，此正是痴人說夢耳。坡翁文章節氣宇宙間何等瑰瑋，而假流浪不根之殘魄哉。

孔臧

論述

《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序》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晦庵集》卷六六《孝經刊誤》　《孔叢子》敘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西京雜記》之繆，《匡衡》傳注中顏氏已辨之，可考。

《劉源文集》卷二三《讀孔叢子》　《連叢》亦非孔臧所爲，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

傳記

《漢書・百官公卿表》　元朔二年，蓼侯孔臧爲太常。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

《資治通鑑》卷一八《漢紀十》　元朔二年，【略】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山東通志》卷二八《人物志・孔臧》　孔子十一代孫，父鮒，以都尉破項羽功，封蓼侯。臧嗣爵，歷位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相承作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乘後嗣。」帝從之，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安國，臧從弟也。

紀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三《學校》　漢武帝時，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欝滯，與太常博士孔臧等上議曰：「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徵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

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著録

《漢書・藝文志》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又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隋書・經籍志四》 又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 《孔臧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孔臧集》二卷。

《郡齋讀書志・附志・諸子類・孔叢子七卷》 右孔子八世孫鮒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卷末。

《漢藝文志考證》卷五 《孔臧十篇》。《孔叢・連叢子》云：臧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世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遂拜太常，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先時常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朱文公曰：《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詞氣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書。孔臧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誤信之。所載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僞造漢人文章。）

又卷八 《孔臧賦二十篇》。

《容齋三筆》卷一〇《孔叢子》 《漢藝文志》【略】於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九流緒論中》 考《漢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孔臧集》，即《漢志》儒家十篇，亡於隋而復出於唐。

《文憲集》卷二七《諸子辯・孔叢子》 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

雜録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淮南道二・楚州・淮陰縣》 枚乘宅墓在縣南二百步。趙嘏詩云「家在枚皋舊宅邊」，即此也。

《義府》卷下《幼眇》 按本字當作「幺紗」。陸機賦「絃幺徽急」注：幺小也。《說文》：紗，絲急也。絃小而急，則其聲幽細，哀切動人。《漢書》借用「幼眇」，若《老子》之「要妙」，則又借作深微之義。自漢以來，又借爲美好之稱，因改其字從女作妙。其實古無此字。《老子》之「妙」，必後人所改也。《易・繫辭》「妙萬物而爲言」，亦深微義，非美好義。今本作「妙」，古文定不爾。枚乘《七發》「此亦天下之至言妙道」，漢人用「妙」字始此。

《曝書亭集》卷六四《楊維楨傳》 錢唐錢惟善【略】字思復，至正元年省試《羅剎江賦》時，鎖院三千人，獨惟善據枚乘《七發》辨錢唐江爲曲江，由是得名，號「曲江居士」，官副提舉。張士誠據吳，遂不仕。

《古歡堂集》卷一八《詩話六》 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疑》，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啓》，徐幹《七

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顏延之《七繹》，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大抵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生也。《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余謂諸作遜枚生遠甚，猶之作騷不及屈原也。杜子美《七歌》來自《十八拍》，李空峒亦作《七歌》，未免生吞活剝之誚矣。

賈誼

論述

綜論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漢書・賈誼傳贊》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文心雕龍・體性》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

又《比興》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

《嵇中散集》卷六《明膽論》 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略】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

《陶淵明集》卷五《讀史述九章・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侯詹寫志，感鵩獻辭。

《皮子文藪》卷二《悼賈并序》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眞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漢氏革嬴，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爲天子，制缺度弛，處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輿謗，竟枉其道，出傅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沈文以弔之，故其辭曰：「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荊，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荊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沈文以悼之，其辭曰：粵炎緒之嫣綿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兮，冀其道之益光。偉吳公之知賢兮，道其名於文皇，既轉啟以召之兮，遂位之於上庠。愍耄儒之憃愚兮，對天問之不臧，既羣儒之讒俊兮，馳其譽之煌煌。嗟大漢之丕緒兮，虯其賢於汙潢，上下溷而不分兮，議制削於驕王，殺傷棼而不制兮，斷捽胡其寇攘。羌虜笠以侵華兮，曾不能以抑強，餌其嗜之延延兮，實三代之計良。念五德之更承兮，論禨結而不綱，乃秉臆以興說兮，數用五而色尚黃。又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可忘，請紓縭以乘印兮，各馳化於所疆。上既悅而欲大用兮，遭絳、灌與東陽，道既擯兮何明，乃出傅於沅湘。浮沅波之瀺灂兮，或漾棹以夷猶，望靈均之沒所兮，顧其心之怊怊。

臨汨羅之浩漾兮，想《懷沙》之幽憂，森穆羅以蓊鬱兮，時狖狖以相號。霧雨暗乎北渚，蝘蜓毒乎芳洲，景黯沮以不明兮，若夫悼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韻凄凄兮蘼蕪，山隱隱以掃空兮，烟微微而淡秋。嗟吾不知所感兮，淚憤悢以橫流。當抱憤於渺藩兮，曾無足以少休，既焚亂以傷思兮，又鵂鶹以動愁。嗚呼哀哉，世既不平，領吾道以爲非兮，吾復何依。蘋蘭憔悴兮，稂莠繁滋，麟鳳匿迹兮，梟獍騰威，哲匠罷斧兮，拙者構之，離婁閉目兮，瞽者揚眉，子都蒙袂兮，敦洽騁姿。嗚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貽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位。又垂萬世之名，取捨在此。奚自謗於童殺兮，乃憫然而爲累。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其民之可治，奈憎憎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幸一人之再覺兮，答受釐之奧義，既孱王以墮駕兮，乃冤慟而已矣。訊曰：君不明兮，莫我知。幽都寂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何足悲。

《孫明復小集・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偉賈生。吾觀賈生宜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啓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甚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聖人之所不語，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爲之前席？若以爲辨斯則辨矣，然於世主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謗謫去，久而復用，諛辭順旨而對之者乎？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嚮之若是哉？厥後，遂使新垣平得以肆其闚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帝壇，妄以祈福。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穀道進，亳人繆忌以祀泰一方進，及齊人少翁、膠東欒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故曰漢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啓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徒甚之於後也。噫，古稱誼有王佐才，吾觀誼所陳一痛哭二流涕六長歎息，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斷，用之而不疑，功德可勝量哉！惜其失於言也。吾懼後世之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少有摧躓，而諛辭順旨，妄言於天子前，以啓怪亂之階也。

《文忠集》卷四一《鄒荀改名序》 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

又卷七五《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說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毀，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予切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呂之危繼作，南北與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樸，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儗，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繫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樸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於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歎哉！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奈何俯抑佐王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傳家集》卷六五《賈生論》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疎廢早終，可爲痛惜。愚以爲賈生學不純正，雖有儁才，任之爲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陳得失，云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謂諸侯太彊也，以爲指大於股，脛大於要，久而不制，必爲國害。夫爲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太彊，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晁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

應，起不踰時，敗亡不救，惡能爲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奴荒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爲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蕞爾之金粟，忘其征討之大費，忿其區區之禮節，忽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爲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先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彊場不聳，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以爲餘事，捨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爲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本末之統，謬緩急之序，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刃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緩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欲疎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爲虛器，操刑法爲利柄，翦周孔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由此觀之，所學豈得爲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由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暐曄可觀而不得施於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駮濫刻深，非吾黨也。夫唯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鄖溪集》卷一八《書賈誼傳》 屈平竄而死，誼誄之曰：何必懷此都也。又著《鵩賦》以自開。揚子雲亦曰：何必湛身哉。及誼傅梁懷王，王墮馬死，誼哭泣亦死。子雲迫於莽，投之閣，此又何也？士君子介窮屈憂急之際，果難自置與？惜誼死之不審所處也。至於創制度，興禮樂，厝漢於三代，乃曰色尚黃，數用五，則吾曷知於誼也哉。

《東坡全集》卷五一《上皇帝書》 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繫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

又《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蘇文忠公全集》卷四《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荷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楚辭集注》卷八《服賦》題解 誼以長沙卑溼，自恐壽不得長，故爲賦以自廣。太史公讀之，歎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爲爽然自失。以今觀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爲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誑者，夫豈眞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

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退之亦以馬、揚廁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能識其何說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楚漢魏六朝上》《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傅，有鵩鳥入舍，爲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杰乎。

《韵語陽秋》卷七　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于是乎？賈生謫長沙傅，渡湘水爲賦以吊之，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咏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眞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爲不足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爲，文帝不能用者，以絳、灌、東陽之屬讒之爾。故誼之賦有云：「鎮鄧爲鈍，鉛刀爲銛；斡棄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于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邪？

《隨隱漫錄》卷五　賈生獲罪于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皮日休不用於唐，投文沅湘，以悼賈誼。賈之見識，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賈之投閑長沙，洩其忠憤，可悲已。柳宗元恃叔文輩爲冰山，設爲《天對》，投文弔湘。有二子之才，無三閭之忠，寧不發屈賈之笑。

《牧萊脞語》卷一〇《賈誼董仲舒論》　人臣有言於時，最不必執一定之說也。天下事固各有時措之宜，急於今者或緩於後，施諸此者或不可施諸彼，因其偏而爲之圖，度其勢而爲之處，夫固未可以一定求也。人臣之告君，其有所陳也必有所措，其有所投也必有所宜，窺其意向之差而隨加其啓沃之益，此固所宜審而思者。故居嬴政嚴酷之世，而每道堯舜寬恤之仁，始足以易其刻；處漢皇嫚罵之時，而或援商辛囚奴之惡，則適以益其慢，此擇術而施之說也。譬之醫者於疾，陽甚用寒藥療之，陰甚用熱劑起之，視其證而爲之藥。庶言者不失之泛且激，而聽者亦不至於厭也。是故世之臣子不難於言，而難於得其所以言。孔於齊魯，孟於齊梁，未嘗無言也。孔於齊景公則告以君臣父子之道，於定公則告以爲君難之事，何持論之不一也？孟子於惠王則告以仁義之語，於齊宣則告以推恩之端，何措辭之不同也？彼孔孟者，固各隨其君之所偏而藥之者也。漢言儒曰賈誼，曰仲舒，夫誼之言於文帝，仲舒之言於武帝，皆數千萬言，足以關夫之口而奪其氣，彼文武二君聞者亦灑然異之。誼之勸文帝也，曰「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甚至草具儀法，色尚黃，數用五，及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至謙遜未遑，幾若修飾於其末者。及仲舒之對武帝也，曰「修飭五常之道，宣明教化之原」，而且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帝止以爲江都相，又幾若探研於其本者。世之人苟不自二君行事求之，亦未知二子之巧於言也。何也？文帝躬修玄默，後來露臺不作，匈奴不征，千里馬不受，皆由平日心術本正，特所闕者制度文章之繁細，故誼之言欲增其末而飭之。武帝之時，制度禮樂煥然可述，奈之何內多欲而外仁義，其後言利而柄桑、孔，好神仙而近樂、李，好開邊而用衛、霍，心術本原多有不正，故仲舒密窺帝心而特自其本求之。故以仲舒之言而言於文帝之前，是屋上架屋者也，其失也濶；以誼之言而告於武帝之前，是揚湯止沸者也，其失也迂。以誼不失之迂，而仲舒亦不失之濶，其言亦何巧也。夫當言而不言，不當言而言，皆無益於國者也。孔孟告四君而各異其指，賈董策兩朝而各異其事，是皆未嘗執一定之說也。而或者曰賈生得聖人之權，仲舒得聖人之經，噫！經權同體而異用也，詎可歧而二之哉？故觀賈董之言而究文帝武帝之心，二子眞通達國體者也。

《續古今考》卷七《賈誼》　賈誼、文翁俱是漢代第一流人物，而太史公以「愛幸」二字加之，殊不得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以適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蹙爲天下笑，頃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反怒原，遷之江

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腑之親，歷試之久，顧於卒然遇主之頃，欲使盡去其舊而唯己之所欲爲。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置官名，興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讒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爲既和洽歟？至其論曆火積薪之勢，顧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忧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尙肯尤人之短己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安足以知此？徒使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蒙蔽賢之譏，非不幸哉！

《戒庵文集》卷六《贈興府右長史袁君仲德序》 賈誼以洛陽才子，當漢文時出爲長沙王太傅。太史公作《史記》，惜其賢而不遇，而世之論者，亦皆謂其不能久于漢廷爲不幸。予竊以爲不然。誼誠賢，較之孔孟則有間矣。孔孟終身韋布，其言一無所售。而誼未及強仕，已相大國，寄百里之命。其所論奏又次第施行。以是論之，則雖謂之幸而逢時，亦可也。太史公乃比而同于三閭，不已過乎！

《詹氏性理小辨》卷四八《人品辨得志統四・歷代君臣》 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遂蒙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謂遲暮卒登臺位。忌與無忌，成敗固若此。然則有才可犯時忌哉？嗟乎，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辯足以倒山岳而不登其峯，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寧獨人忌，抑天亦忌之矣。

又 賈生太炫露，無復從容含蓄，亦是其才之疎。文帝極有含蓄，其不大用生，未必全以絳、灌詆，絳、灌亦未必是妬賢，彼親歷變故，亦懼賈生急遽生變。賈生議論殊無前輩，蓋自有以取之，其議論時事言言中機宜，第以急於欲用，反以招妬而不得用。

又卷五九《人品辨賚志統七・諸子》 宋儒雅不許賈生爲儒，而予觀生卻知性，其以性遠歸過于習，極言習之不可不愼，可謂溫孔子之故而知新也。至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則以若性證心成，以不愧證智長，尤爲卓識。又云「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亦因聖人導齊之旨，而更發之。

又 《鵩賦》殆庶達觀，智已及之矣。第觀其作用，似未能得也。予以其人抱才而爲才用，少蓄養深涵，于才則優，而識量則寡。子房擊秦皇沙中，正以心急識淺，故圯上老人喚醒之。賈生一發便盡，自不似長世。

又 子雲才不逮賈，學以積精致也。賈以悲梁王死，則是以名節自勵。

《文海披沙》卷一《賈誼》 賈誼出傅長沙，人皆以絳、灌爲之也。《風俗通義》載劉向對成帝言：是時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疎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闔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自傷爲鄧通所愬也。乃絳、灌諸公獨蒙譖賢之名，何歟？宋景文云：賈生智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指此。而王浚儀《困學紀聞》以爲考漢史無鄧通事，豈偶未之見耶？

《漢書評林》引王宗沐 漢興，賈誼博極群籍，抱王伯之略，爲文帝陳治安。其言諸侯王勢驕悍，易生變，後七國果反；匈奴患不可不備，單于果數侵，苦漢邊吏；淮南王三子怨望，世以此稱誼通達國體。

《藏書・名臣傳》卷七《晁錯》 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猶十而一二，豈如晁之鑿鑿可行者哉？

《李溫陵集》卷一六《賈誼》 班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要於事者著於《傳》云。」李卓吾曰：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論也。立論則不免攙雜別項經史聞見，反成穢物矣。班氏文才甚美，其於孝武以前人物，盡依司馬氏之舊，又甚有見，但不宜更添《論贊》於後也。何也？《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也。劉向亦文儒也，然筋骨勝，肝腸勝，人品不同，故見識亦不同，是儒而自文者也，雖不能超於文之外，然與固遠矣。漢之儒者

咸以董仲舒爲稱首，今觀仲舒不計功謀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災異下獄論死，何也？夫欲明災異，是欲計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計功謀利矣，而欲明災異者，何也？既欲明災異以求免於害，而又謂仁人不計利，謂越無一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且夫天下曷嘗有不計功謀利之人哉？若不是眞實知其有利益於我，可以底吾之大功，則烏用正義明道爲耶？其視賈誼之通達國體，眞實切用何如耶？班氏何知，知有舊時所聞耳，而欲以貶誼，豈不可笑？董氏章句之儒也，其腐固宜，雖然，董氏特腐耳，非詐也。直至今日，則爲穿窬之盜矣。其未得富貴也，養吾之聲名以要朝廷之富貴，凡可以欺世盜名者，無所不至；其既得富貴也，復以朝廷之富貴養吾之聲名，凡所以臨難苟免者，無所不爲，豈非眞穿窬之人哉？是又仲舒之罪人，班固之罪人，而亦敢於隨聲雷同以議賈生。故予因讀賈、鼂二子經世論策，痛班氏之溺於聞見，敢於論議，遂爲歌曰：駟不及舌，愼莫作孽。通達國體，劉向自別。「三表」「五餌」，非踈匪拙。彼何人斯，千里之絕。漢廷諸子，誼實度越。利不可謀，何其迂闊？何以用之，幡髮鶴髮。從容廟廊，冠冕珮玦。世儒拱手，不知何說。

《南湖先生文選》卷五《賈誼》　賈誼之所以盛名終身者有三，曰：遇賢君也；雖遇賢君不獲行其術也；雖終欲行其術又不獲以壽待也。玆三者人皆爲誼惜，而余獨爲誼幸。何也？其年少，其文敏，其進取銳，皆與柳宗元同，宗元《與許孟容書》則自擬之，曰「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蓋取其態相似也。向使誼不遇文帝之賢，而遇伉、文之黨以煽之，則彼之挾其少，矜其敏，而乘其銳也，能不如柳州乎？其欲廢者舊，更法度，與王安石同，安石作「懷王墜馬賈傅死」悲之，詩蓋憐其術相契也。向使誼果斥絳、灌而得行焉，則紛紛多事，能不如荆公乎？其欲削諸侯，震兵威，在當時則適與晁錯同，錯之說太子者，蓋即其髖髀斧斤之遺意也。向使誼不死，則此術雖見抑於文帝，而終必求試於景帝，七國之變其爲錯耶？其爲誼耶？嗚呼！如柳與王則名不全，如晁則身不全，余故爲誼幸也。或曰誼之通達國體，劉向比諸伊、管，子何以料其未形之過？曰：始以痛哭自薦，終以哭泣自亡，觀其氣象，必非動心忍性者矣。不能動心忍性，則必不能當大任也。而伊、管若是班乎？雖然，據其言則誠一忠臣也。

《南沙先生文集》卷八《賈誼》　《隋經籍志》：《左氏》出張蒼家，誼爲訓詁。又《崇文總目》：漢賈誼撰，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事連語雜，而說經之異者《詩》最甚，「騶虞」曰天子囿官，「靈台」曰神靈，凡此類，與毛公別矣。至殷周古事，亦多不類《詩》《書》。何子元定其篇帙甚悉。唐皮日休讀其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漢傷而雅。文中子曰：漢文崩，賈誼死，漢祚其可知矣。此其悲不有過于皮氏乎？班孟堅以誼表、餌爲疎，葉正則乃引劉恢論桓溫比之，以溫之行博明誼之表、餌，當必適用也。予觀由余所以娛戎王，陳平所以解平城，中行所以與單于，誼術豈必盡踈。其謂誼以此勝匈奴，非盛德事，善哉，斯亦篤論也已。

《鴻苞》卷一三《詹炎上》　洛陽才贍，思少深沉。

《性理指歸》卷二〇《賈誼　董仲舒》　楊龜山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譖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

又　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狂夫之言》卷四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一味清淨，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革卦後受之以鼎，鼎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秦漢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

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但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入相，治漢漢治。即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圈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明堂，如改服色，如創諸侯，如伐匈奴等類，卻當艮止之時，而欲紛紛爲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鼎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雜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胷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誼之病。」余笑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用曹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陀書》相反。

《方山先生文錄》卷一八《賈誼》　人君之任相也，以賢乎？以次乎？必以次也，則庸夫俗子漫不可否天下事而苟延歲月者，皆可相也。如胡廣、蘇味道之徒是也。必以賢也，則深山窮谷不問其類崛起而能經綸參贊者，皆可相也。如伊尹、傅說之徒是也。然則人君之任相也，何爲也？將以大有爲也。欲大有爲於天下而以次任相，則何取於相哉？由是言之，信非賢不可也。吾少時讀宋蘇子瞻文，至其論賈誼者有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深信其言，甚爲賈誼惜也。乃今讀漢史所紀誼行跡，及誼所自著《新書》，乃始嘆曰：嗟乎，非誼之不能用漢文也，實漢文之終不能用誼也。誼於伊傅固未敢妄議，要之良相才也。漢得若人而用之，則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與他政事悉更秦法，《新書》所載必見施行，而漢之國是必不止是也。夫何每詔令議下，諸老不能言而誼盡爲之對，於是絳、灌、東陽、馮敬之屬忌而短之，而長沙卑濕，乃其卒老之地矣。嗚呼，年少初學，果不可用也？阿衡良弼固方起於耕莘築傅者也，年老舊臣果皆可用也？中庸模稜，固祿食久，而更事多者也。故曰信非賢不可也。惟其賢也，老可也，少可也，舊臣可也，初學可也。《書》稱「老成人」，而又曰「任官惟賢才」，《詩》頌三壽，而又曰「髦士攸宜」，正謂是也。當時將相大臣如絳、灌之屬，可當老成，三壽矣，通達國體如賈生者，顧不得謂之賢也才也髦士也而可乎？漢文誠虛心以聽之，排衆譖以委任之，則治安一策固其先資自獻之言也，若曰立談之間不得遽爲人痛哭，則猷畝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何爲者也？況廷尉一薦而召爲博士，則孝文之於誼又似有相信者。君也而非未同之人也，人臣見君之初而不盡言，言而舍所學以徇，不幾於懷詐挾術以欺其君，如商鞅之爲乎？是殆未可疵誼也。不責漢文不能爲湯爲高宗，而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不責漢廷大臣不能休休有容，而欲誼之優游浸漬而深交之，斯亦難矣。馬遷傳誼而合諸屈原，嗚呼，原也忠則忠矣，其志其才果誼班乎？雖然，誼不必深論也。誼一不用，豈惟誼不復振，而漢遂因陋就簡。吾於是深慨。夫世之論相者，與夫以才見忌而忌人之有才者，獨孝文哉，獨賈誼哉，獨絳、灌諸人而已哉？

又《文帝》　余少讀《賈誼傳》及誼所著《新書》，見其陳說治理，具儀法，識要奧，崇言竑議，諸可見之施行。而文帝謙讓未遑，未遑不謂帝之志識淺陋，不能脫徙流俗，而坐失機會，遂至賢者不獲自盡，而無以爲文飾太平之具，嘗著《賈誼論》以惜之。及反覆遷、固《帝紀》而統觀漢之國勢，則又歎曰：嗟乎，帝之意深矣。漢興至文帝時僅二十餘年，兵革甫息，創殘未起，中經惠帝昏弱，呂后擅權，國家多難，民物殷憂。譬諸人之一身，雖膚革充盈，而神氣未固，若不事服食，而遽以筋力爲禮，鮮不仆矣。帝唯有見於此，是故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雖心知其然，而不即措之政令頒布天下者，蓋誠以爲天下乂安，則教化可興而人心和治，將禮義自著。苟爲之無本，行之無序，游心廣大，改革張皇，未免擾天下以飾一時之觀瞻，其名則是，其實則非，而人亦將有弗信弗從者矣，又安用此爲哉。吾惟與民休息，而志慮專一，精力不分，則天下之疲敝庶其有瘳，而誼之所陳者以次而舉，亦未晚也。此則帝之意也。史稱其議振貸，省繇費，開藉

田，賜民租，勸樹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將軍陳武議伐南越朝鮮，則曰朕念不到此，匈奴侵暴邊境，則曰結和親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凡若此者，無非所以惠養天下也。是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雞鳴犬吠，煙火萬里，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其於古帝王雖未敢妄議，亦庶幾乎食哉，唯時政在養民之意矣。及觀其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誼之所言後皆遵用。惜乎誼之早卒也，誼不卒，則絳、灌、東陽、馮敬之屬恐終不得而忌之，而任以公卿，帝必將遂其初意也。惜乎，誼之早卒也。嗚呼，若帝者，可謂識先後緩急之宜者矣。

《夷困文編》卷六《賈生》　賈生王佐才也，生逢漢文不世出之主，有懷不吐更待何時，痛哭流涕激于忠憤，非過也。絳、灌之徒害之，罪在絳、灌，於生何尤？東坡遂謂「非漢文不能用生，生不能用漢文」。魯哀視漢文奚若，當其問政，夫子舉平生所學，倒囊出之，哀公用得幾何，將謂夫子不能用哀公乎？東坡亦嘗受神、哲之知矣，若能用之，何至終身坎壈也。當夜半前席，帝自遜不如，可謂知生矣。知而不用，君之過也，可謂能用生耶？若必委蛇于絳、灌之閒，而求得志，此戰國蘇、張游說抵巇之術略，又生所不屑矣。然帝于生言其已施用，不用于身者亦用于他日。其道行矣，直不顯身耳。道行即不顯，何傷？

《萬子迂談》卷一《鬼神》　漢史稱河南守吳公薦賈誼于文帝，帝說，一歲遷誼官至太中大夫。乃廷臣短誼，言誼少年喜事，論多更制，帝乃疎誼不爲用，用爲長沙王大傅。久之，帝念誼復召見宣室，因感鬼神之事，問鬼神之本，誼具言所以然之故，至夜分帝爲前席。然言秘不傳，世莫聞其說謂何。李義山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至今以爲帝病。予謂此不足爲帝病，當爲帝喜。蓋帝心幾希之牖，而君子納約之時也。惜誼言不傳耳。孟子見齊宣王言王政，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詩》曰「乃積乃倉，乃果糇糧」」。又曰「寡人好色」，孟子亦曰「昔者大王好色，《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易》「納約自牖」之義，因其機而利導之。帝問鬼神，蓋有懲于新垣平輩之詐，而欲爲探本之論，此其機之動矣。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理，禘嘗之義，治天下其如視諸掌乎。」使誼能以孟子之意，因其問乘其機而告之以此，帝必大有開悟，當不止于文帝而已。夜分之言雖不傳，疑亦未必出此。夫文帝以德化民，幾致刑措，百姓富庶，海內晏然，此何如主也。而誼顧不及此，以致主于王道，乃一切論議務爲紛更，痛哭流涕，非其情矣，宜其遠投于外，卒至憂憤以死也。君子曰：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豈不爲誼盡哉！

《劉子威集》卷五二《賈生論》　或言賈生之不遇以死，非然也。夫賈生信不世之才，漢文又不世之主也，以若才遇若主，不可謂不遇也。漢興未久，法制未備，大臣皆功臣質木少文，欲釐改創易有所興造功業，斯其時，又不可謂不遇也。賈生所陳帝深納之，欲進用而大臣內忌，姑置之長沙，崴餘轍召見宣室。生不過一洛陽少年，言而傾動一時，帝始出之旋召之，亦可謂相知之深矣。對前席至夜半，帝乃嘆自謂過之而今不及者，非與臣下爭能，誠惜其才，又不可謂不遇也。逮於復還而卒以死者，非帝意，生其或者觖望乎，安知帝之不終召也，斯所謂亡之命也夫，又烏得爲不遇哉。且世之懷才德欲一造闕廷吐憤懣，積世不可得，又況得望見顏色，又況得前就席從容顧問至後夜乎？又況得使人主記憶嘖嘆乎？此蓋不世之遇，千載爲生幸而又爲生惜者。謂不得盡其才，而格於大臣之媢也，然生之策漢盡用之矣，景用之以削諸侯王而安帝室，武用之以平四夷而漢以益昌，生之言無一不酬。假生身在，亦不過爾。一布衣立談閒而隆漢業，與良、平、蕭、曹何如哉？豈與夫無所見於世，有其才不能一試，而蔽晦逸遺泯沒無聞者同語也？史誠重賈生，故悲其夭枉，而惜未究所爲。吾獨榮賈生之遇，文帝漢之盛主，三代以還不可復見，其待賈生不薄也。雖際遇似踈，而所建亦足當哉。

《太涵集》卷一《送房山文學序》　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操行之軌，此其大徑也，三代尚矣。秦漢以來，其間雄俊弘辯之士可得而言，往往涉世之末流，卒擁閼無所遇。若賈誼、董仲舒、楊雄之屬，以彼其材，而持國秉政，其功用何可勝道哉。

《綠滋館考信編》卷一《賈誼汲黯》　文帝前席賈生，武帝稱黯社稷臣，二子不可謂無知己，然卒以不遇，何也？史謂二帝入灌、絳、平、津之毀。夫二帝皆明主也，謁者而廷尉，囚而將軍，何獨於二子而以毀去？且灌、絳、平、津諸人，又善窺人主意，而必不以賢者毀也。夫然二子何以不用也？古之君子其直己而守道者，第其立身大節不隨人俛仰，而至所張設施行，未有不因時推移者也。以文帝之柔道致治，而賈生說之以易服色，更正朔，分裂侯王，而係

單于之顓，彼且驚其說之無當，而又逆知生才，非可卑之使無甚高論者也，則寧置之藩邸，無令居公卿位復有不展之嘆耳。汲黯于武帝亦然。彼所爲招不來而麾不去者，帝以爲是少主臣而非今日之所急者也，我且卧之淮陽，以待吾封泰山，銘瀚海，制定功成而後徐用之。而黯老且死矣。嗟乎，令二子易地，庶幾各以道合，而惜乎不遭時也。夫士患不遇主，主賢矣而猶使萬世之下悲有君而無臣也，則豈獨人主過耶？

《交翠館集》卷一〇《賈董》 漢廷之士，才莫過賈誼，學莫過於董仲舒。然一置之長沙，一置之江都。孝武、孝文果何如主哉？然《治安策》《天人策》萬古爲昭，則二子屈於一時伸於後世。今之士多有類此，不必慨於遇不遇也。

《石室私抄》卷二《賈誼》 賈誼，在漢文時號知治體者，至請試典屬國以主匈奴而行其計，何其壯也。誼欲施「三表」「五餌」，此何異以果啖嬰兒而塞其啼。謂可以繫單于之頸，而笞中行說之背耶？絳、灌輩皆高帝時舊將，宜爲所非笑也。予讀《治安策》，誼欲擇師保傅之官以教太子，是矣。然身爲梁懷王傅，至使王墮馬薨，乃自傷作傅無狀，毒恨而死。太史公曰務華絕根，悲夫！

《弇州四部稿》卷七四《屈賈二先生祠記（代家君作）》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湘，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傅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嘆曰：嗟乎，是曷以揚搉明德，表厲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責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官之羨，庀材而計之，爲楹若干，左祀屈子，右以賈生配。采蘼芷，酌椒木，置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擅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干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嚘喑斬斷，子蘭、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嬖參五而愛怒謬盭。夫抱皦皦之節，兼卓越不儷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益卷卷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熟焉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皇騏驥者，似謂平不解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卽微或比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夭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重金璧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始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祠二子祀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茲土者，過而游以吊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愼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據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願於來者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漢賈誼集題詞》 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入議國事，出對諸侯，深見信任。賈生年二十餘，吳廷尉言于漢文帝，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此兩人者始何嘗不遇哉？讒積忌行，欲生無所，比古之懷才老死終身不得見人主者，怨傷更甚。卽漢大臣若絳、灌、東陽數短賈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學，未必讒人罔極，如上官、子蘭也。太史公傳而同之，悼彼短命，無異沉江，漢廷公卿莫能材賈生而用也，蔽于不知，猶楚譖人耳。賈生《治安策》，無過減封爵、重本業、教太子、禮大臣數者，于天子甚忠敬，于大臣無不利也，怒之深而遠之，疾何爲乎？《史記》不載疏策，班固始條列之，世謂于賈生有功。然身旣疎退，哭泣而死，焉用文爲？太史公闕而不錄，其哀生者深也。時政諸疏雜見《新書》，顧倫理博通不如本疏，揣摹家庭，登獻華屋，草創潤色，意者亦有殊途乎？騷賦辭清而理哀，其宋玉、景差之徒乎！西漢文章莫大乎是，非賈生其誰哉？

《水田居文集》卷二《賈誼蘇軾合論》 從古經濟大臣，功名垂於後世者，豈必盡以書傳哉。其以書傳者，必其平日所行之政，所建之猷，舉而述之者也。周公相成王，舉而述其治周者若而事，今所傳《周官》《周禮》是已。管仲相桓公，舉而述其治齊者若而事，今所傳《海王》《山權》是已。他如晏嬰之《春秋》，商鞅之《耕戰》，穰苴之《兵法》，以及申不害、吳起之書，皆是道也。故君子言其所行，而非行其所言。行其所言，是言於未行之先也，言於未行之先者，嘗試之言也，以嘗試之言爲經濟之言，猶畫西施之面挾之以遊姑蘇之臺，徒悅其名而已。吾嘗愛賈誼、蘇軾有王佐之略，而深惜其言之大早也。賈生少時有《新書》，而蘇子少時有《策略》，此皆未更事變，嘗試於未然，而非其所□然也。當賈生之時有晁錯，當蘇子之時有王安石。賈生少時痛哭而陳者政事，而錯所指畫而進者亦政事，蘇子少時慷慨而談者富強，而安石所擘畫而陳者亦富強。夫以錯與安石挾曠世之才，遇相得之主，言聽計從，其所

行之政，所建之猷，與其所著之書，當有不符而合者矣。乃錯用於景帝，而禍及其身，安石用於神宗，而禍及天下。藉令錯幸而不見寵任，安石幸而不爲執政，徒以言語文章流傳人間，錯且以其學與申、商齊譽，而安石亦將以其學與荀、楊並稱，安知天下不以惜誼者惜錯，而以惜軾者惜安石哉。惟其不幸而用，是以一厥而不可復振，乃知錯與安石之言皆嘗試之言也。夫議論之變日新，而事會之來無已，此即古人所言，尚有不可行於後世者。顧以偏至之辭，窮萬事之理，以獨任之見，創非常之業，雖使吾行吾言，且將扞格而難從，又況欲驅天下以從我之言，此其蹠戾也大甚矣。然則賈生、蘇子，幸而少不見用耳。使誼之「三表」「五餌」，軾之「策略」「策斷」，皆得常試言之，而常試行之，嘗試而不效，則誼與錯並詘，而軾與安石同譏，豈不惜哉。嗟夫！天下非無才之患，而勇於自用其才之患，有才而勇於自用，則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視天下無不可爲，天下所以終不可爲也。以賈、蘇之才，使不勇於自用，待其深歷事變，然後召而大用之，雖王佐何讓焉。既幸而不用於少時，又不幸而終不見用，使徒以嘗試之言傳也，此國家所以不獲經濟之用也夫！

《東苑文鈔》卷上《題新書》《新書》論確而理詳，氣迅而調逸，奇作也。觀諸奏疏大略多元本此書，豈誼平日揣摩屬艸爲陳言之用者邪？《銅布》具有經濟，而乃云「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是教天子與商賈爭錐刀也，此即平準之端倪。後諫放民私鑄，《疏》亦遂言之。賴孝文仁明不行其說，不然，桑、孔苛法不待武帝始爲之矣。此長沙學術之一短。董江都當無此語。

《誠正齋文集》卷五《屈賈雙祠序》韓昌黎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取酒以祀，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予歔欷而不可禁。」嗟乎，屈子宗國不造，家鄉云亡，忠魂已逝，蘭芷誰芳，迄今讀《離騷》經，歌有思而哭有懷，百世而後猶感之，胡當日荊懷之不悟也？有是哉賈生之弔屈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是謂知屈之心耶？是謂不知屈之心耶？逮後賈生懷長策而思奮，遇文帝而太息，卒之梁王墜馬，而身與之殉。嗟乎，賈之與梁，與屈之與荊異，何其自苦若此？豈其歷州相君言出於賈而忘之耶？抑人臣心事弗可預期，設身處地而後得之耶？余終以悲賈之傷勇也，獨是千載下，兩賢同祠，忠烈長存。己丑九月，余過星沙，瞻拜二公之側，歔欷不自禁，於是乎序。

又《離騷》經、《治安策》古今傳誦不輟，而以其大節論之，屈忠而過憤，賈忠而傷勇，竊嘆才人文勝而每於道理上有見不透徹處。此其理，世所共曉。文故置屈一邊不爲低昂，而獨取弔屈數語參勘互駁，使賈生返而自問，諒賈之遇，哀賈之苦，即屈之心無不可知。應令比肩同祠者相向而哭，又復相視而笑。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六《賈誼論》明君之於賢臣也，或身用之，或留於其子孫用之，皆用之。於其言也亦然，或身行之，或留於其子孫行之，皆行也。故或用其身而行其言，或不用其身而行其言，或身與言俱不用而亦用，此明君用臣之心，與謀子孫之道也。漢興，至孝文帝，天下殷強，海內充溢，舉朝訢訢，謂將成三代之治矣。而賈誼以洛陽儒素，年不及強仕，位不及卿相，抵掌闕下，陳痛哭之言，上危亡之語。天子慨然歎爲不及，非其才之明而策之當，而能傾動英主若此乎？然而言不盡行，出就長沙，身終於梁傅，則又何也？於是言者曰：誼初進言，以疎賤之人，計貴戚之事，過於切直，是以不得志。此其說非知誼者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當有道之世，而用無道之術，是重誣其君也。挾諛佞之智，而欲行王霸之道，是自欺其學也。偷合苟容，浸結權貴，以求得志，及其得志而後圖之，是背本而賊義也。此數者一介自愛之士所不爲，而謂賈生爲之乎？故曰此非知誼之言也。言者又曰：漢室素輕儒術，道不同，故終不見用。嗚呼，知夫明君用臣之心與謀子孫之道哉？文帝之時，其左右朝廷決天下之大計者，皆與高祖披荊斬棘共起山澤者也。否則，皆先朝所擢之岩穴而用之廊廟者也。其出就侯國者，皆天子之叔伯兄弟也。否則，皆功臣之後也。一旦以少年布衣，加於老成貴介之上，而且欲裁抑勳舊，損削侯王，大或至於召亂，小亦必至於讒沮。是不得用臣之福，而先受臣之禍，欲行其言而弁不得保其身也。是故出以老其才，靜以俟其用，計絳、灌諸臣衰退之年，當賈生強邁之日，於是舉而授之，此所謂明君用臣之心也。且賈生諸奏，其大者在乎封建，其言至善也，其策至當也，其憂慮至忠也。而文帝遲之又久，卒不及舉行者何也？蓋其時淮南、濟北諸王，雖間有舉動，旋就夷亡，其他大國猶拱手受詔，未有異謀。苟即分更其制，則必皆奮臂而起，於是動兵勞

民，以大傷百姓，此文帝之所不忍也。假己之名以予人，聚民之怨以歸己，此文帝之所不欲也。文帝曰：吾不若及其治而後行之。此則久安長治之業耳。其後謀削諸侯，而七國果造亂矣。七國既平，而主父偃等果遂能行其策矣。終漢之世，無侯國之變者，偃之謀也。偃之謀，文帝之謀也。文帝之謀，賈生之謀也。而賈生之言固已行矣，此所謂謀子孫之道也。雖然，使賈生不卽死而絳、灌衰，則必見用於文帝之世。使文帝不卽崩而七國亡，則亦必身用賈生之言。然而不能，則命也。乃世儒不察，猥以不遇之言短賈生而罪文帝。且士之欲得於君也，將取卿相之尊用其身而已乎？抑欲行其言也？如欲用其身而已，則後世之君，養無益之臣，知而不言，言而不當，以及於敗亡者，胡可勝計也！如欲行其言也，則賈生又何嘗不遇哉！

《三魚堂外集》卷四《賈董優劣》 天下之士，惟才學兼至者爲上。不幸而有所偏勝，與其才勝於其學也，毋寧學勝於才。何則？才勝之人明於事而熟於勢，人君用之則國體立焉，國勢安焉。然其失也，純駁兼施，義利雜用，有可見之功而未必無可憂之慮。學勝之人，守於理而秉於義，人君用之，或迂而罕效焉，或拘而難達焉。然其得也，道足以格主，而操足以範俗，無一時可著之效，而有積久可恃之功。明乎此者，可以辨賈董之優劣矣。賈生者漢之名臣也，董生者亦漢之名臣也。當文帝之時，諸侯強於內，中行說之徒謀於外，而朝廷所以厲風俗，厚德澤，固根本，正體統者，又皆未有其具，上下恬然不知憂戚。乃賈生獨爲痛哭流涕於其閒。考其所陳皆鑿鑿可行，此固絳、灌之所不能言，而鼂錯、袁盎之所不能知也。則賈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武帝之時主驕而臣諛，所事者征伐，所尙者聚斂，所用者嚴刑峻法，見其利不見其誼，計其功不計其道。而董生獨持正議於其閒，觀其廷對之言，於禮樂教化之際未嘗不反覆而陳之也，於公私義利之辨未嘗不正色而道之也，於傷肌膚斷支體之習未嘗不咨嗟而戒之也，此固公孫弘、石奮之所不敢陳，而張湯、孔僅之所不欲聞也。則董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使賈生之策用於前，則漢有久安長治之業，董生之策行於後，則漢有更化善俗之休，是二子者固未容優劣也。然嘗試以其言考之，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其源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爲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賈之言其最精者，在審取舍，定經制而已，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有之乎？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者有之乎？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有之乎？董之所蔽者獨陰陽災異之說耳。使幷此而去之，雖與關、閩、濂、洛比肩可也，董豈賈之所及乎？蓋賈生者以才勝，而董生者以學勝，才學之分，優劣之辨也。鼂錯之才近於賈生，然其才益露而其敗立見，其學賈生而不得者乎？貢禹、匡衡之學近於董生，然其學益拘而其業益卑，其學董生而不得者乎？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爲迂闊之儒，學賈生而不得，則功利誇詐而已。末流之弊，又優劣之辨也。要之，賈生亦何可及也？以聖門言之，董生狷者也，賈生狂者也。夫子思狂者而不得，然後欲得狷者而見之，蓋狂而不學則不如狷，狂而學焉，則固出狷之上也。嗚呼，使賈生之才而加之以學，又豈董生所可及也哉？

《雲谷卧餘》卷一六《賈誼》 東坡謂「賈生立談之頃，遽欲爲人痛哭流涕，昧交淺言深之戒」。非也。君臣之義非可以淺深言也。市井草莽之臣，衷激時事，尙冀一旦得瞻天日，悉陳所見，安有已服朝廷爵秩，屢被寵眷顧，隱忍觀望不盡吐其情哉？況文帝元年以賈爲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至六年乃上《治安策》，已非立談之頃矣。先此前席之商，至宵分不輟，交已非淺矣，有君如此，尙忍不爲之痛哭流涕哉！故謂生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是以不能用文帝，當也，謂其不宜痛哭流涕者，非也。誼爲梁太傅，梁王墜馬死，以爲己奉職無狀，亦自傷死。此區區小信，固君子所不由，然其意念深懇，不肯澒涊悠汎于世以自安，卒至于死而已，殆亦古義士仁人者流歟！王介甫有詩云「懷王自墜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復何爲」，蓋悲賈生之志矣。

《方苞集》卷一《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

《劍溪說詩》卷下 賈誼吊屈原，以謫長沙也。史遷以屈、賈合傳，從其類以見志也。

《聽潮居存業讀餘誌略》七編《評賈太傅文》 賈生《治安策》，練達當世之務，爲一代經濟奇才，其文如鋒鍔，如河漢，無斧鑿鎚琢之痕。以少年而奇橫文詞宜矣，以少年而識體練務乃爾，則未之前聞。流涕者二，未嘗有二，太息者六，不必有六。是時諸侯王橫甚，宜其痛哭首談。至髖髀斧斤之意，亦與晁錯略同。第誼欲割地定制，一寸之土，天子無所利焉，而錯乃槩削之

以至激變。使文帝能從誼言，改定地制，或未必有七國之變，而錯可不及禍矣。至於吳楚反，而誼之說始驗。至於主父偃出，而誼之策始行，惜哉！且其時匈奴亦擾甚，其曰「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頸而制其命」，而揣其所謂計者，不過以「五餌」餌匈奴，幾於迂而寡當。班固譏其術疏，良然。《新書》文不倫策，非僞即訛。《過秦論》結語佳妙，言其不以仁義攻，復不以仁義守，與古帝王異，宜其不再世耳。而宋人非笑，何耶？初文帝欲大用誼，因絳、灌短之，故見疏，及絳侯繫，而誼懃懃以戮辱貴臣誡，何其長厚哉。誼之策治安，封子弟，積貯，鑄錢，俱大關政理，遷不入《傳》，《傳》止載《弔屈》、《鵩鳥》二賦，而政實補於班書，則子長幾疏略矣。劉子政稱「其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蓋取其通達國體。而摛詞者則取其文章，文章無子長細膩，而豪邁過之。若仲舒、匡衡、劉向方之，弱矣。人謂誼文得之《儀禮》，故漢文莫伍云。溫公譏其學不純正，未達治體，然未嘗不予其儁才而言之暐曄也。

《畏壘筆記》卷二《賈誼》　《史記・賈誼傳》稱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亦同。案：《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闖冗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觀此，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毀者，猶未盡然也。

又　班史《禮樂志》「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注：舊說以絳爲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但既云「大臣」，則當謂勃、嬰矣。

《經史管窺》卷三九　《賈誼傳》稱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亦同。案：《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闖冗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所愬也。觀此，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毀，恐未盡然。又《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鑒古錄》謂絳陽侯華無害與灌夫之父灌孟，豈其然歟？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三《讀〈賈子〉》　《賈子》，僞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大夫，外爲師傅，非不遇也。文帝朏誠，自驚不及，寧肯虛譽？其所議論，頗見施行。其未爲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賓門納麓，堯試舜且然，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晁、董。而卒之天奪其年，豈非命耶？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于情者也。所以爲賢也。爲《鵩賦》、《吊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烏得以其早亡爲有所憾乎？夫書既不足以傳生，而太史公又妄以己意測生，宜乎蘇氏之論生愈與生遠也。

《選材錄》卷三四　賈生不善用其才，而善守其志。士之遇不遇何常，獨爲用才者惜也。

《簡莊文鈔》卷一《賈誼論》　自古人臣之爲國家除害也，匡救在乎先，而不當有所待；進言在乎直，而不當有所忍。夫天下治平無事，方且杜漸防微，若其禍亂已兆，爲人臣者勿言，僉曰有所待也，即言矣，或不敢盡言，且曰有所忍也，其遺害實甚。漢之賈生，少爲博士，人人以爲能，文帝超遷，至大中大夫，議任以公卿之位。被讒放逐，歲餘徵之，問以得失，則上疏陳事，多所匡建。而宋蘇氏論之，惜其王者之佐，不能自用其才，以爲君子必有所待，必有所忍，而責生之不能用漢文。陳子曰：異哉蘇氏之言也。夫賈生，乃漢文不能用生，非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君子之立朝，將以行吾所學，不顧其利害。若抱其才之美，而惟冀其福之享，天下無事則收其福，有事則避其禍，天下亦安賴有此美才邪？醫之視病也，宜及其病之方形而速治，乃姑以輕緩之藥試之，待其亟也，然後投以重劑則晚矣。如蘇氏之論，是率天下諸臣媚子，兢兢奉命而後可也。是釀成其病也，其如病者之孔亟何？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賈生官至大中大夫，位不爲卑矣。彼絳、灌之徒，恐其害己，乃毀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雖然，於生固無傷也。儻如蘇氏所謂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又必率天下而逢迎君側，趨附權門而後可也，是益之病也，曾謂王者之佐所宜出此哉？方是時，本有邊患，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紛紛擾擾數被其憂。若不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漢之爲漢固未可知，又況絳、灌等般樂怠傲，不急救正，誠如所言「病非徒瘧，又苦跋盭」，此而不痛哭又烏乎痛哭？文帝果能用之，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湯武，何意受釐宣室感問鬼神，後世僅稱中主？生時年三十餘，未幾，自傷無狀，鬱鬱而死。厥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縱舉

兵，諸國亦反，天下騷然，其言皆驗。使及其身不諫，姑爲待之忍之云耳，人壽能幾何邪？天下之長治久安，又何可必邪？漢之劉向大儒也，以生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班固良史也，以生「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二君之言，實出至公。若云「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未免以成敗論人耳。嗟乎！世之君子苟有高世之才，務爲立身之計。特不幸窮而在野，無官守，無言責，惟是默而息耳。若遭遇人主特達之知，又當國家治亂所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又奚待哉？而又奚忍哉？

《惜抱軒文集》卷一《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剄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葛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邈、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饕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人之眞僞與書之眞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東溟文集》卷一《賈誼論》 文景之世，上好黃老以無爲爲治，大臣亦皆謹謹無所舉建。其時慷慨論議深計天下事者，賈誼、鼂錯而已。誼與錯皆明於事勢，而錯尤善言兵，其論募民入粟及削弱諸侯之計，即賈生積穀與定地制之議也。錯之才不及誼，景之賢不及文，然景帝方爲太子即說錯，及爲帝，遂驟用至三公，行其策。賈生痛哭上書，言更切至，文帝雖奇之而不能大用，卒以自傷哭泣死。或者以爲遇之幸不幸，非也。錯言於時事已形之後，故見爲悚切而易入；誼言於癰疽未潰之先，故見爲迂闊而緩圖也。且錯之言術數，峭直深刻，與景帝資性既近，而刑名之原亦本黃老；若賈生定制度、辨等威、明教化、美風俗、策治亂於未形，權安危於久遠，教太子以重國本，禮大臣以崇國體，信乎王佐之才，原本於三代之意，是豈中主以下所能曉者哉！文帝蓋略有以知之矣，然卒不大用生者，豈非學術不同，見爲迂闊而可緩行之乎？且文帝非不用生也。觀其始進，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固以爲才任公卿矣。繼而大臣沮之，嚮用不堅。及自長沙徵還，宜室夜見，自歎以爲不及，吾知帝意終用之也。顧使傅梁王而不即任，或者欲老其才以貽後人乎？乃其言，則當時亦略施行矣。史謂生「以夭亡，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斯言得之。且夫士抱非常之略，懷不世之資，其宏才遠畫，固以爲天下，非夫立談干主取卿相以爲榮也。身雖不顯，而言能見用，即其道，行其志，可以慰矣。向使賈生得大用至卿相，其設施必更有可觀者，然亦度帝能盡行之乎？張釋之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則帝意可知矣。用之而不盡行其言，猶不用也。言誠以次行矣，又奚必身之卿相爲哉。賈生之於文帝，可謂遇其主矣。哭泣悲傷以至於死，吾以爲猶有功名之念，銳於進身而昧於行道。蘇氏譏其「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或者亦以是歟！若鼂錯者，尤縱橫之士，以功名爲亟，學本刑名，身爲誅戮，宜矣，而世猶悲之，賈生以王佐之才，議論實中於經術，而亦不免末俗之見，爲尤可惜耳。蘇氏者，才亞於賈生，而能自愛其才，其亦有鑑而然耶？乃其勇於建言而審於見用，則亦與生等。嗚呼，此豈三代以下所能責諸人主者哉。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三《書何孟春所訂賈太傅新書後》 己丑七月，讀賈

子《新書》竟，掩卷而嘆，曰：賈太傅蓋世才人，惜其不遇，吾不惜其不遇，而惜其遇之過蚤也。然其始誤於吳公，而其繼誤於文帝。先是吳公治洛陽，治行爲天下第一，獨奇賈，不爲不遇矣。言於文帝，即召用，驟至太中大夫，不爲不遇之早矣。使吳公知其才，徐徐然涵養其剛烈之氣，循循然默化其過激之言，堅其識，韜其光，使爲國家鈞石之用，何不可者。即文帝重其才，亦不必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當是時爲賈生者，步老成之後塵，抱威儀之敬慎，縱有建白敷陳於上，亦必循牆抑抑，務存一謙讓未遑之念，然後可以起而有功，出而徵效。何也？士人盱衡當世，貴有《詩》《書》之氣薰淑其心，不可以一往之浮囂，陳於君父之側。歡愉而寓引譬之言，其言易入；激烈而有利害之語，其語難投。賈生者不然。於天下之治，無其難而有其易也，於在位之臣，皆爲小人，而己獨爲君子也，於政教之所由，行不必漸次弛張，而欲其一蹴而至也，稍未如志，憂從中來，年方三十便稱衰老，卒底於不幸短命，此非吳公汲引過切，文帝之擢用大驟，有以致之乎？使賈生需次以待，蘊隆蓄積，遲之又久，將有以建其功名，克自樹立，必不至年之不永有若斯之極也。嗚呼，身之不遇身之災也，遇之過蚤亦身之災也。人當於賈太傅深致意哉。

又《書賈太傅新書後》 吾讀太傅《新書》，而嘆文帝之於賈生可爲知己矣。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興禮樂，賈生草具其儀，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更奏。今其書盡亡，又不能無遺恨也。所訝者，當文帝時，號爲小康，君明臣賢，臚列得失，安所不可，何至爲之痛哭，爲之流涕，爲之太息不已，抑賈生之性使然耶？逮其後弔湘而嗟鸞鳳，賦鵩而傷炭銅，《旱雲》《惜誓》，罔不鬱怫腸結以底於死，其與《治安策》之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詎非初終之一致哉？嗚呼！人好哭泣，事之最不祥者，不壽之徵。此其效矣。若使賈生生於後代，又不知當如何痛哭耳。人之言曰，漢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自賈生發之，文帝何嘗不用也。特改正朔興禮樂諸事，則謙讓未遑耳。嗚呼！此謙讓未遑之心，抑知即賈生之藥石也耶。夫人臣致主，發揚蹈厲，建論風生，創一世所未見，言人人所不言，較人主�virtue其言而踐行之，則道路側目，召禍最速。吾恐事未下於朝端，而匕首已陷賈生胸次矣。文帝審之，陰用其意而又默化潛移。使其禍消於無兆，彼賈生者孰從而知之耶？且賈生論議多有迂闊而遠於事情者，如淮王道病死，文帝封其四子，恩溥矣，安有隙末之嫌？賈生引白公、子胥、荆軻、專諸以相比喻，此則計之左者，毋怪乎衆口之呶呶也。賈生嘗曰：同醉有先醒者，後醒者，不醒者。知道之先生，非先生也，先醒也。如封四子之議，賈生謂之先醒耶？不醒耶？若文帝者，眞可謂之好賢之主也。宜室言鬼神，歎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人往往致惜宜室之語，以爲今世無傳。予讀《新書》中有道德之說，亦言鬼神之所以，然其言不甚切實，宜室所對當亦無足采耳。賈自太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未爲不遇，傷悼不已，何其褊也。長沙卑溼，長沙之王獨不卑溼乎？梁王爲帝之愛子，好書，帝以好書而勸駕，非斥賈生也，此亦可以無抑鬱矣。悲夫！何三十三歲而以哭泣終也。古人五十強仕，安知文帝不欲老其材而大用乎？況如賈者，帝又何嘗不用乎？虞生有言，人生得一知己死可無憾，賈生有吳生之汲引，而遭逢文帝，豈不幸哉。遭逢而不永其年，未至大用，豈非天哉。

《柏堂集前編・賈生論》 蘇子瞻謂「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是不然，且未詳考賈生之事實也。當漢之初，承秦敝，土宇雖定，而先王之禮樂、法制所以維社稷安人民者，悉苟且未當。賈生以爲天下和洽既久，若不爲防微杜漸之策，則積習相沿，將至潰敗而不可收拾，故欲法制度，興禮樂。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豈非識時務之至者乎？是時孝文雖謙讓未遑，而議以爲賈生可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介胄武夫，不知治道，又皆各擁權勢，慮賈生得志，名位出己上，故盡害之。是豈賈生之咎？且夫賈生積學待用既有年矣。吳公薦爲博士，文帝超遷，一歲至大中大夫，可謂得君矣。而法制度，興禮樂，更秦之法，又皆當時之急務。不於此時草具其事，儀法，以冀君之一行，而欲其優游寖漬深交絳、灌之徒，此依阿諛涊傲倖於功名者之所爲也，而謂賈生肯爲之邪？及生遷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乃過湘爲賦弔屈原以致其惓惓不忘君國之意，而故爲反詞以自解其傷悼之懷，又爲《鵩鳥賦》以自廣。觀其言，殆非達天安命者不能爲也，而可謂其不善處窮者邪？至於《陳政事疏》，乃在宣室召對之後，爲梁懷王太傅之時。是時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賈生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因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制，可稍削之。嗟乎！賈生蓋早知有七國之難，故爲是太息痛哭之言，思致治保邦於亂危未至之日也，惡得謂爲立談之間哉？且賈生因懷王騎墮馬死，無後，自傷爲傅無狀，哭泣至死。此

其精忠悲忱，三代而下未可多見。而子瞻顧譏其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爲量小而識不足。甚矣子瞻之疏也。嗟乎！世多稱賈生之才，而余以爲賈生之識，足以見微而知著，其志在防微杜漸，爲天下籌長治久安之策。而其忠於事主，直能致身委命，不以死生去就爲懷。惜乎孝文仁厚有餘而規模少隘，不能重用之也。

《藝概・賦概》　讀屈、賈辭，不問而知其爲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傳，陶淵明之合贊，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又《文概》　賈生陳政事，大抵以禮爲根極。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二「儒」字下得極有分曉。何太史公但稱其明申、商也？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群有而精之哉！

《通義堂文集》卷八《西漢兩大儒董子賈子經術孰優論》　西漢承暴秦之餘習，公卿多刀筆吏，皆以簿書錢穀爲事，而不知大體。即所謂學士大夫如兒寬、公孫宏者，亦不過緣飾爲進身之具，曲學阿世以自保其身家。求其沉潛經術，學貫天人，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救世，卓然自立，不愧爲一代之大儒者，吾得二人焉，一爲洛陽賈誼，一爲廣川董仲舒。賈子上《治安策》，述《易》之「差以毫釐，失之千里」，《書》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所著《新書》，引申《詩》義如《連語》、《靈臺》之類，皆周秦舊說。《保傅》、《容經》諸篇亦與《大戴禮》相表裏。董子與韓嬰說《易》於上前，每有問難，天人三策多根據於《尚書》，其所著《玉杯》、《繁露》亦援引《雅》詩以證郊禮。是二子之學於諸經固多所發明。而其學之最精者，尤在於《春秋》。賈子學《春秋》於張蒼，傳左氏之學，張蒼學於荀卿，荀卿學於子夏。董子學《春秋》於胡毋子都，傳公羊之學，胡毋子都學於公羊壽，壽之祖高亦學於子夏。是二子之經術，所學本同，而淵源於聖門，亦相符合。其微有不同者，特董子之經術優於體，賈子之經術優於用耳。何則？董子潛心力學，目不窺園，當伏處之時，已爲儒者之所宗。及其出事武帝，以帝王之道格其多欲之心。觀其論桓、文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功利盛行之時而能爲此語，豈淺學者所可幾？吾故曰董子優於體也。賈子天才卓犖，識力過人，弱冠登朝，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當文帝勵精圖治之時，慷慨陳書，思欲致君於堯舜。其所言九事，皆當時急務，而優禮大臣，豫敎太子，尤萬世不易之論。雖請削諸王之奏，當時未能盡從，而武帝之時，主父偃卒用其策以安漢室。吾故曰賈子優於用也。或曰：董子之言事多以災異爲詞，又傅會於刑法，至爲其徒所陷，似不若賈子之爲優矣。不知《春秋》備書災異，本欲警戒人君，董子以是爲言，正名儒納誨之道。即所謂引《春秋》以折獄者，亦先儒相傳之舊法。蓋《春秋》本褒貶之書也。董子所以見陷者，以平津侯之妬嫉、呂步舒之愚昧故耳。豈得以咎董子乎？或曰：賈子欲繫單于之頸，論者多以爲疏，且其言事往往失之過激，似不若董子之爲優矣。不知「三表」、「五餌」多春秋時已試之謀，且敵愾同仇，正《春秋》復讎之義，安可以爲縱橫之術乎？若夫直言極諫，固賢臣之憂盛危明而盡忠於國也。文帝雖能優容，而沮於絳、灌，不能大用，卒致遠棄長沙。識者方以爲惜，而庸妄之流，反責賈子爲過，不亦誤哉？況乎董子相江都而進規，則易王抑其暴，相膠西而進諫，則于王損其驕，優於體者未嘗不具夫用；賈子痛刑法之積，則以禮義爲先，傷風俗之偷，則以廉恥爲重，優於用者未嘗不具夫體。蓋二子者，深於經術，故明體達用之道全也。西漢之儒，惟劉子政差足相與伯仲，轅固、毛公之屬，有其體而無其用，杜欽、谷永之徒，有其用而無其體，已非二子之匹。至于楊雄投閣，劉歆附莽，則愈不足數矣。乃至經術既衰，後儒高言心性，反謂二子未聞於道。不知西漢之初，經術未昌，使非賈子開之於前，董子振之於後，則異端之道何以闢，孔子之道何以明哉？然則，二子之學固未可輕爲軒輊。而妄加譏詆者，適見其不知量也夫。

《青學齋集》卷一四《賈生明申商論》　劉向稱賈生「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史遷謂其「明申商」，與鼂錯幷。考《錯傳》言學申、商刑名，家於軹張恢先所，其明申、商固宜。生則能誦《詩》、《書》，受《春秋左氏傳》於張蒼，兼通諸子百家，申、商特其一耳，奚足爲生重？吾謂史遷以明申、商稱之者，殆有感於廷臣而言。夫申、商之爲人不足取，其言又安足法？史遷豈不知之？然韓昭侯用申不害爲相，內修政敎，外應諸侯，終其身，國治兵強，無敢侵韓者。商鞅輔秦孝公，申嚴號令，信賞必罰，以雄長天下，特偏重於威劫，處事不務持其平，然振作敢爲，攘卻外侮，於國家不無小補。當漢文帝朝，匈奴歲擾邊郡，藐玩中夏，粵閩嶼負偏方，羈縻幸安，在廷之持祿保位者，咸謂已安已治，或且緣飾儒術，以言邊事灑國恥斥爲雜霸之紛更。惟賈生疏陳

「五餌」「三表」，鼂錯亦上言兵事，剴切詳明，不以功利爲諱，安知不有以爲申、商之術者？史遷慨衆論之謬悠，士氣之頹靡，抱有爲之志者所見適與學申、商之錯相近，遂曲隨時論耳。明知生決不爲申、商之所爲，故與錯并稱。《錯傳》首叙學申、商刑名，見傳習之由來；生則泛言其明申、商，而曾不言其授自何人也。後人不原史遷措詞之意，泥於明申、商之文，據生所上書「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云云，直申、商家言，互相訾毀。吾就生《治安策》論之，生言此殆欲立法制以整齊諸侯王，使分地有畫一定法，庶不淫僻驕佚，干大典而抗剟之，所以規安全也。特借斤斧以况喻耳，豈眞刑僇謂哉？或謂漢文仁厚有餘，所不足者在於威重，故生欲以引繩墨、審名實數端矯正之，所謂濟寬以猛。且逆料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流極於慘礉少恩。然吾觀生《疏》，明言秦君用商鞅之法，卒底於敗，安有欲人之效法而反言其不可爲邪？然則，謂生以申、商矯漢文所爲，其說之謬顯然矣。若鼂錯者，躬自學申、商之學，又以之導景帝，卒之自詒伊戚，夫豈賈生之比哉！

《賈子次詁》卷一六《緒記下》　賈子嘗受《左氏春秋》，見《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而《内篇》書無其說。《史記・日者傳》又謂賈子嘗詘於司馬季主，而《本傳》無其說。兩事殆出附會，皆不足信。蓋道義之學先天也，術數之學後天也，其高下相懸，不可以道里計，雖管、郭之精，猶不足當顔、曾之一顧，其他可知。賈子何人，輒以市隱爲卑污，司馬季主何人，乃挾所能以抗兼綜四科之通儒，其非事實亦可知。豈《日者傳》乃褚少孫所補，非史公原文，其說因與《本傳》抵捂不合歟？嘗受《左氏春秋》且爲訓故，亦疑劉歆之徒所傳，西漢之初未必有是也。

又　蘇子瞻謂賈子不能親絳、灌以蘄得政，非篤論也。彼賈子天下賢材之冠冕也，以冠冕天下之材治，兼善天下之學，且已爲天子近臣，乃責其不肯納交椎魯無識之絳、灌以蘄得政，不已過哉？或者賈子既爲近臣，遂挾所能以傲執政，以此不爲執政所助，則亦不爲無過。而賈子無是也。當是時，賈子既白所學於朝，則用舍進退悉當聽諸天子，於絳、灌無與也。漢文如能眞知賈子，惟當君臣一德，不恥下問，孜孜求治，磨以歲月，不過三數年，足建政教之防，亦可銷身後無形之禍。乃志在無爲，且誤以因循頹惰爲無爲，不論得失，不辨是非，故外惑於絳、灌，内惑於鄧通，遂使賈子所學無補於世，投閒置散，馴至於死爾。此其過不但賈子不能任，即絳、灌亦不能獨任。蘇氏乃獨取以病賈子，何歟？夫君子之進退消長，遠則繫國祚之安危，近亦關一時之治亂，賈子之道不行，卒成七國之禍，漢家制度亦遂不能追三代之隆。以蘇氏之智，乃無一語及此，殆非能通天人之故者矣。烏虖！蘇氏之論賈子如此，及身膺屯蹇，其顛沛艱難，乃更不及賈子之什一，此尤尚論之士所深悲也。

又　朱子論賈子學本從横，頗致不滿。今考内外篇皆未及從横之說，朱子所論莫知所本，殊不可曉。以賈子之明德且兼顔、曾所長，乃意其學本從横，何也？蓋不通天下之形勢不足以言經世，不知天人之是非亦不足以言經世。彼從横之不足貴，以蘇、張之徒惟持其學以博取人閒之勢位富厚，且必濟以變詐耳，此實以人累學，非必其學之能累人也。今賈子招之則來，揮之則去，來則正義明道，足爲一世之禎祥，去則匿迹銷聲，當世若未嘗有其人焉，其出處之正，已爲後世所共見，而朱子薄以從横，意推其學於道義之外，何歟？又内篇「三表」「五餌」及「并兼者高詐力」一語，或可爲從横之一證，然「三表」「五餌」乃天理人情所必至，亦正見謀國之忠。「并兼」一語，乃文辭之抑揚，皆不足爲學術累也。朱子又謂《新書》之文除《漢書》中所有，餘亦難得粹者。此亦不然。《内篇》之文惟與《漢書》相涉者，龐雜蕃蕪幾不可讀，其非《漢書》所有者，多獨見之文，且時存古義，盧抱經所論至確，則亦未必非精粹之言。以上兩說皆非定論。而南宋以後，目錄家莫不本此爲說，故余次内篇敍錄，自兩宋以後皆無取焉。非敢略也，以所論多妄，不足爲賈子重輕也。或曰《朱子語錄》亦不免附會增損之誤，是則非余所敢知矣。

又　近世錢塘袁枚子才過長沙，弔賈子，《賦》曰：「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以死。」又曰：「彼絳、灌之戡戡兮，召儒生而恆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以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箠笞而憐汝。蓀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某之笑人。聖賢每汶汶而屯蹇兮，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又曰：「欲嘉遯庳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效忠於晚節兮，鵬鳥又知而來送。己之薄命固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輊。傷爲傅之無狀兮，自

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先儒之論賈子者衆矣，其說至確至公，反未有及此賦者。蓋袁氏胸無城府，超然於門戶之外，故平情尚論不肯誣及先賢，轉得爲賈子之知己爾。惟不知賈子外謫之故，偏信史家專咎絳、灌，猶不免失考。然以弱冠後生敢爲此等文，亦賈子之畏友，天下之奇才已。其直以蘇氏爲俗儒寡識，亦快心之論也。

又　材力過人者爲豪傑，道義過人者爲君子，若以道義兼材力，且負經世之志，高世之才，然後得爲賢哲。人必至賢哲，乃足備三才之一，通天人之故，此百世不祧之說也。一家賢哲必繫一家之治亂，天下賢哲必繫天下之治亂，然以一人之身至繫天下之治亂，其勢必不爲天人所容。何也？以世運將治，其治亦必有分劑，而賢哲之規治安決不肯姑如分劑而止；世運將亂，必先樹釀亂之階及致亂之人，而賢哲之規治安又決不肯姑容此兩事。故世運將頹，賢哲必無通顯之理，或先被其殃，如後漢、兩宋諸君子皆是也。賈子經世之才，實在漢宋諸君子之上，乃敢力規百世之治安，而孝文之心，惟在苟就須臾之治，且方藉釀無形之亂，則賈子不能得志於當世，乃天道之自然，殆無足怪。然賈子之志雖不行於當時，未嘗不大伸於後世，特漢代之政教，由此遂一蹶不振，且因循蒙昧至數百年沒而後已，亦君子所深悲也。蓋天定雖可勝人，而人定亦必能勝天。蘄天永命乃先天不違之學，先聖之至言也，乃其時治人儼在，而治效無聞，天且無如人何矣！此亦爲國者所宜知也。

又　從祀孔子廟廷，學校之鉅典也，唐宋以後朝廷以是爲褒崇盛事，諸儒亦以是爲沒世光榮，尙已。然論者謂前世已經祔祀諸公，雖頗有是非，要非後學所當議。惟經世賢哲如賈子，實漢氏以來眞儒之冠冕，至今猶未議從祀典禮，殆非崇德報功之義。蓋希聖之方，惟以至誠惻怛兼濟天下爲絕業，其餘皆細故也。惟其明體達用，然後足以爲兼濟。然其學非志士仁人不能通，非依託經術專務記誦者所能入也。賈子爲學兼綜三德，高挹四科，以視闕里諸賢，毫無愧色。其經世之業爲世所已知者不具論，他若進德之勇，閫修之密，亦備見《內篇》書，其文雖頗爲後世所亂，而是非誠僞猶昭如日星，未嘗有一語之缺佚也。苟持此以議從祀之典，不但決無遺議，亦可使經世通儒有所觀感，詎非盛事？特以推闡無人，且非外吏所能及，爲可惜也。賈子之前，當補祀者更有荀子一人。荀子之罷祀創於張璁、桂萼之徒，不知張、桂何人，竟能黜荀子之祀典。而近世專僻之儒，猶不肯詳繹本書，仍事排擯，此無他，至誠惻怛之絕學，非兼善通識之賢俊，決不能悉其淵源也。賈子之後，當從祀者更有盧尙書植、高中令允，此皆忠貞剛毅行義經術，皆足兼質天人者，如均議祔祀於先賢之列，亦典禮之光也。今輒附鄙說於此，以備主持名教及議禮之通儒擇焉。若諸公事實，則史傳詳矣，無俟辭縷也。

又　《史記·索隱》：誼爲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時，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曰：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正義》：《括地志》曰：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曰：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脚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今按：《大清一統志》：賈誼故宅，在今長沙縣西北濯錦坊。《縣志》：賈太傅故宅，今濯錦坊之屈賈祠也。又湘鄉縣南有賈太傅祠，河南府城東關亦有賈太傅祠，均見《一統志》。此皆賈子故實之緒餘也。

馬位《秋窗隨筆》　子瞻《賈誼論》云：「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此乃姦雄作用，非聖賢學問。古之人汲汲行道，不合則去，無深謀機術若此。如舉天下而唯所欲爲，直戰國時蘇秦、張儀、商鞅之徒耳。至於誼之立談痛哭，未免少年剛銳激烈處，所謂「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方合聖人待價以沽之意。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豈非確論也哉。

《丹稜文鈔》卷四《與毛丈生南論董賈二子書》　《漢書·賈生傳》云賈生道鬼神，極所以然之故。當時宣室之語不傳，而《新書》中亦無一言及鬼神之事者，方知古人學術甚大，有叩卽應，莫之叩則常蓄之胸中。惟其所蓄者既宏且深，故其發於文者充滿盛大，不可以一端竟。而其中之精微文所不能傳者，則隨學者之淺深以爲淺深也。

《滇文叢錄》卷一一楊炳炎《賈長沙董江都論》　天生董子、賈生，以綿漢家之國脈，安漢家之社稷也。世之論者或咎武帝不用董子，僅以爲江都相，或咎文帝不用賈生，僅以爲長沙王太傅，甚或咎賈生不能用文帝，非文帝不

能用賈生，爲董、賈惜且爲漢家惜。噫嘻，是未嘗究心董、賈之學術經濟，與夫文帝武帝之政治民風而輕爲此議論者也。夫以董之《天人三策》與賈之《治安策》相提並論，董子經濟學問，純粹有淵源，優於長沙矣。賈生英俊豪邁，慷慨談當世之務，未易才也，然孔墨並稱，不遠遜於江都乎？茲姑勿論，論其經濟學術之見諸施行者。自董子有「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列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之語，武帝乃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由是經術大興，名儒輩出。雖孝宣之治尚雜霸，而天下之究儒術者弗衰。迄乎東漢，節義之風，經師之衆，卓然爲魏晉唐宋之冠，是漢家四百年之國脈，不綿於董子之一言乎？自賈生有厲廉恥、行禮誼之策，於是文帝之朝風習篤厚，禁罔疏闊，自文帝用賈生益梁封之言，梁遂足以扞禦山東諸侯，藩衛京師，迄景帝立而七國反，賴梁先挫其銳，條侯始得成其功，是賈生之謀猷不已安漢之社稷乎。夫君子之所疾者，身寵而在高位，家溫而食厚祿，碌碌朝廷，曾無忠言至計以裨於天下之安危存亡，至使其身在無足重輕之數，雖爲公卿，何足貴乎？若董江都雖不用於孝武，賈長沙雖不用於孝文，然用其言，已無憾矣。必授以美官而始爲用，彼絳、灌、陸賈等輩，皆已列侯將相矣，何聲稱乃不及賈生乎？衛綰、王臧、莊助、公孫宏諸人皆權勢煊赫矣，何乃聲名卑鄙不若董子乎？夫西漢人物首董子，次賈生，西漢賢君首武帝，次文帝，武帝多欲不及文帝之恭儉，然愚以爲賢於文帝者，文帝用黃老致一時之富庶，武帝尊孔子開萬世之羣蒙，然武帝實得力於董江都之言，此愚以董江都爲人物之首也。是則董江都王佐才也，武帝雖不盡用而用其大者。賈長沙救時才也，文帝雖不盡用而用其急者。夫二子之學術經濟，其已裨益於漢家者若此。讀史者不察，不勝惋惜之心焉，豈不謬哉？

《文心雕龍・奏啓》　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略】理既切至，辭亦通暢。

又《體性》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

《昆陵集》卷二〇梁肅《昆陵集後序》　初，公視肅以友，肅亦仰公猶師，每申之以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與共學，庶乎成名。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者其誰哉。

《柳河東集》卷二一《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邇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

《元豐類稿》卷五一《讀賈誼傳》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離，剔吾粗以迎其眞，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以爲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天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於朝，譬之投規於矩，雖強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攄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耶？

《楚辭補注・離騷經章句第一》洪興祖注　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

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

《楚辭辯證》卷下 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爲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脈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員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

胡仔《賈子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適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仔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疏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傅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修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仔謹題。

《滄浪詩話·詩評》 《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此惟賈誼《懷長沙》，【略】宜熟讀。

《古賦辨體》卷三 賈、馬、楊、班，賦家之升堂入室者，至今尚推尊之。晦翁云：自原之後，作者繼起，獨賈生以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林艾軒云：揚子雲、班孟堅只塡得腔子滿，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如是，則賈生之非所及，毋論也。張平子輩之更不及，不論也。若長卿、子雲、孟堅之徒，誠有可論者。蓋其長於叙事，則於辭也長，而於情或昧；長於說理則於理也長，而於辭或略，只塡得腔子滿，則辭尚未長，而況於理？要之，皆以不發於情故爾。

《文筌·諸家有材氣之別》 賈誼善議論，材氣雄俊，見識明決，政事通達，有蓋世之英資，故胷中流出，儻偉跌宕，不可羈束，三代以後一人而已。但稍麤耳。

何孟春《訂注賈太傅新書序》 序曰：班史稱誼所著述五十八篇，春求之今《新書》，而竊疑其書篇目之非實也。誼嘗欲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更奏之。今《新書》略不見焉，益足徵孟堅之所謂五十八篇者，散軼多矣。文帝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史掇著於《傳》，其大略云云。「數」之云，非一時所陳。然「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之云，該賈始末，又似一疏。何也？疏中兩著流涕語，乃只匈奴一事耳。長太息語凡三見，而止《新書·無蓄》篇有可爲流涕語，《等齊》及《銅布》篇，俱有可爲長太息語，《本傳》弗以入。（《無蓄》、《鑄錢》、《銅布》三篇，《漢書》載之《食貨志》。）《保傅》及《審取捨》篇事各異，語俱不著長太息。若《階級》篇所有長太息語，自爲責大臣發，而《傳》并列一疏中。孟堅於此豈互有去取耶？朱子嘗言誼學雜，而文字雄豪可喜，《治安策》有不成段落處，《新書》特是一雜記稿耳。誼蓋漢初儒者，不免戰國縱橫之習，其著述未嘗自擇期以垂世。而天年蚤終，《傳》之所掇已未盡然，亂於他人者，何足爲據？誼之才實「通達國體」，言語之妙，後儒良不易及。此論篤君子所以雖或病其本根，而終不能不取其枝葉也。正德甲戌九月吉，春按行洛陽，往拜太傅祠。因太傅書郡齋刻本謬甚，公暇，從而正之，編次之意，頗悉於其前矣。或問文帝好文之主，誼不大用，將非運也？絳、灌、東陽，世稱長者，而亦有毀誼事耶？史固云：文帝「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而短於衆口，則矯矯年少實取之。今觀其建白間，所謂「非愚則諛」，所謂「猶爲國有人乎」，「亡具甚矣」，大臣「恬而不知怪」，俗吏「不知大體」，盡斥在廷之臣。既以爲進言之不臧，又以爲獻計之無識。至其自許，則曰「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又曰「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其不遜如此，欲衆無怨，得乎？陳平見遇高祖，時絳侯、灌嬰等咸讒平；今於誼，奚卹而信其長者無毀誼事耶？假令誼不死，仕孝景世，處盎、錯之間，忌輿謗集，身且弗保；今日之事，爲庸臣所害，如史氏言，誠「未爲不遇也」。春茲因復序其書。亞中大夫、河南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河南道左參政，郴陽何孟春謹序。

又《太傅書》，春嘗謂其散軼多矣。今之所存篇目，非復其初五十八篇之舊矣。《隋志》有《賈子錄》，不知《新書》外更錄何語。宋人造《太平御覽》時，凡經採集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而太傅書具三種焉。鄙嗇之篇，又不知是太傅何物語也。此帙鄉爲修整，頗就緒，顧字句舛訛處，不敢輒改，任私臆。及問諸人間，竟無佳本可是正者，豈春所遇皆蔡中郎輩耶？近聞太史河南崔子鍾氏，手較文集最多，《太傅書》與焉，而春未獲見也。茲割余廩刻之，冀諸博雅君子與子鍾聞之，有以示我，不使木徒災也。刻之日在序後之五年，己卯九月吉，何孟春子元在滇之巡撫都察院書。

又　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嘗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復較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余惟今書，《五經》已不能無疑誤。秦、漢來書，如賈生本誤者何限？「三豕」字存，猶得爲後之讀者「己亥」形似之證。古人缺文，不欲容易輒補輯也。然則余於此仍其誤，以竢世如邢子才者，思之以自適，不亦可乎！若謂天下書不可徧讀，讀者不復再，而遂爲濟河焚舟之計，誤亦何用乎較，亦無用乎思焉爾矣。噫！春於此有感焉。又書。

又　子元案，垢曰：「賈生矯矯文帝朝，凡爲諸侯、夷狄、制度、風俗、禮義、刑罰、教太子、禮大臣，及食貨、利害等議事之當否，後當成敗無一弗讎者。惜乎！帝弗能盡用也。」《漢書・藝文志》有《五曹官制》五篇，或以爲誼所條，其《誼傳》中所謂「草具儀法」，「悉更奏之」者歟！誼欲改正朔，服色上黃，及施「三表」「五餌」繫單于。史議其術疏，此獨非可行者歟？朱晦庵嘗云：「虜人分明是遺餌，誼之五餌，不爲則已，爲則須並用。漢主和親，宋議金帛，效固然也。」文帝十四年，公孫臣言：「秦得水德，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丞相張蒼以爲非，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帝乃召臣，拜博士，草改曆、服色事。臣之所議，誼之議也。

又　誼言：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少其力，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地盡而止，燕、梁它國皆然。地衆子孫少，建國而空置之，須其子孫生，君之。地制一定，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患。帝不聽。至景帝，七國反叛，禍莫大焉。孝武世，主父偃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易制。今諸侯地方千里，緩則驕奢爲亂，急則阻疆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封，願推恩分地侯之。以上德施分其國，可不削而弱。上於是詔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條上。藩國始分。偃之所議，誼之議也。以誼爲帝議弗用，而彼竊誼議得行焉。奚故？誼言之於其事先，而彼言之而行於其已驗後，時不同也。然則誼何憾？古人述作夥矣，蘇子瞻才雄千古，而獨喜誼與陸贄書，誼之言固犁然有以當其心者。春讀《誼傳》有感焉，故著其事於此。又書。

張志淳《訂注賈太傅新書序》　燕泉先生訂注賈太傅《新書》成，則以寄予，予愛而讀之，凡昔所疑者、缺者、文之誤者、事之隱者、篇次之錯亂者、義意之罔盡者，靡不考論以折衷焉。則撫卷而嘆曰：休哉！颯颯乎！曄曄乎！其非苟然者乎？其善取諸文，善求諸古，善用夫才而裨益於治者矣。夫文本諸道，而道非文不顯，非書不傳，非才不足以適用。漢之文，後戰國而優於戰國之文；漢之士，後戰國而優於戰國之士，近道故也。故其纘言修辭，自《六經》之下無多讓焉。賈傅其彰彰者乎？而說者不純其學，狹其量；予嘗多其才、大其志、雄其文，又獨多其終以爲傅無狀哭泣至死，故滋愛其書而彌增感也。夫道正則易迂，才高則易蕩，文則易儇，矯則易蟄。觀諸賈傅，其無所謂迂、蕩、蟄者乎！雖於學未純，而去道不遠矣。燕泉先生訂注之有以也。且今之才，有賈傅之才否乎？今之文，有賈傅之文否乎？今之仕，有愧其所事以終身否乎？予不得而知也。宋以道學倡，故其文爽明直易，而其論不純於賈傅，然其文、其才、其用，固不可少也，而書可不考乎？故知文亦道之華也，才之驗也，弱焉者欲襲人而易之者也，強焉者欲上人而加之者也。故踵宋之易以附道，則於才與用不涉矣。能者倡而求之戰國，以爲高，曾不知專其辭，漸入其道，而險隘偏滯無所歸，使習易者怪，彌欲挽以沿襲，而卑且弱不計焉，是啓之也。賈傅之書，文雄而古，近道而不迂，實而可見諸用，故能經畫天下，通達國體，以取驗於身後，迄于今不誣。夫以文附道而中實無所得，且便其易而不自知者，此時尚之過也。知求諸古而不揆其道，工模其辭，漸以支蔓破碎而不足以周夫用者，此又能者之過也。此燕泉所以獨先於賈傅之書歟！或曰：燕泉少以才名顯，故多太傅之類己也。或曰：以己之達，而悲其窮也。或曰：以其文可以矯時之過，其才可以救今之急，而致諸用也。然序之曰：矯矯少年，取讒衆口。則所以愛惜成

全賈傳者，止是乎？予故知用心於其書者，非苟然也。正德十五年庚辰三月浹旬，南園老人張志淳序。

李夢陽《賈子序》《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修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五嶽山人集》卷二五《重校漢梁王大傅賈誼新書序一首》漢文帝時，知治體者無如賈生。夫所謂知治體者，非曰治而知治，亂而知亂也。蓋未治而知治，未亂而知亂，察之於無形，迎之於將來，若扁鵲之射疾者然。其步動舉徙康和無恙也，而藥離死夭之候，皆早審而預彰之，及其終也，不爽毫介，所謂知治體者也。昔者周公、太公相與論治，周公親親，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太公尊賢，周公曰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厥後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奪之國，卒如太公周公之言。所謂知治體者，蓋若此。夫親親尊賢爲國之大務也，而末流之弊尚不能抶，況乎漢廷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者，賈生安得不憂之也？生所論列從否皆驗，終漢之世不出乎諸疏之見，生眞所謂通達國體者也。夫國家所貴於用賢者，謂其無形者可救，將然者可化，奈之何漢之人不知生也？其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毀生年少初學，擅權紛亂，天子由是疎之。譬之人抱必危之疾，方遘扁鵲以施治，而庸工者爭排去之，其如疾之人何？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造釀國禍不足道矣，獨惜賈生稽本天地，驗古案今，日夜焦然以慮治人之國，而人不之用也。雖然，絳、灌、東陽侯、馮敬尊官大爵，固顯於當日，至今學士大夫羞談之，賈生困落無聊以死，而束髮以上稍知賢善者，即慕生焉。然則聲名於萬世者，固非須臾之榮可同而語也。昔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觴予而論治也，讀予所定荀氏五篇，乃揚杯而嘆曰：嗟乎，賈生之書傳之者，章闕而文謬矣。謂予宜正之也。又踰八年而得宋之建寧本及故所藏，皆五十八篇，與班固言合，乃互定之，俾完善可讀。惜哉，何公已沒，不覩厥成。何公憂國終老不衰，故於賈生數數然也。或疑《新書》文繁，若後人附之。予曰：不然。此誼之草創，定於平生者也。及其上書，約略陳之爾，未言者不能盡之於王庭也。

《賈長沙集》喬縉《賈生才子傳序》君子觀人，當取其言之驗，不當責其功之成。言之驗者其常也，不驗者其變也，其變其常，而功之成否繫焉。賈生，洛陽人，名誼，年十八能誦書屬文。文帝召爲博士，超遷大中大夫。素有志於制度禮樂。時欲任以公卿之位，絳、灌、馮敬沮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尋傅梁懷王。帝數問政治得失，誼遂陳《治安策》，覩縷萬有餘言，援古證今，左譬右喻，舉前代之已然，明當代之必然，斷斷乎欲措漢室上躋唐、虞之治，不翅燭照數計，蓍筮龜卜。直言激切，冀以感悟人主之聽。惜乎！年逾三十，而天奪之速，徒使誼之言驗於身後，而莫能成功於當日也。維時仲舒、匡衡、倪寬之徒所陳之策，非無可觀，然彼皆老於事情，精於筆札者。而誼年方弱冠，乃能激頹風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幽塵，使天假之以年，其進未已，漢將不止於漢，而誼儁皋、夔、稷、契矣。嘗著書五十八篇，司馬遷、班固取其有切於世者作《傳》。書今傳世，所可考。縉與誼爲鄉人，恨生也晚，不能追逐後塵，企慕高風於千載之上。公餘因取二家之《傳》，幷誼平時所爲論、賦，略加檃括，纂而爲一目，曰《賈長沙集》，庶發潛德之幽光。復捐貲繡梓以廣其傳，用僭一言序諸首。嗚呼！縉何人斯，而敢序先正之傳耶！亦寓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云爾。後之欲知誼者，宜與此考焉。成化癸卯七月朔旦吉，賜進士、承德郎、工部主事洛陽喬縉謹序。

《賈誼新書》沈頡《賈誼新書題志》凡物久漸弊，弊久漸新。《新書》之行尚矣，轉相摩刻，不知幾家，字經三寫，誤謬滋多，所謂久則弊也。頡謹將洛本與他本三復參校，尚有傳疑，其亦弊則漸新。若好古君子更得善本考正，則此書之弊盡革而永新矣。弘治乙丑，勾吳沈頡志。

抱經堂校本《新書》黃丕烈《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洩洩，不知旨之、樂之、咏之、嘆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漾，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於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于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補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祀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愼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傳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於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明吉藩刻《賈子新書》楊節《新書跋》　太傅此書始刻於有宋程給事，再刻於我朝陸郡守，三百年餘止得此二公者，都憲黃公所謂「寥寥知賞之難」，誠是也。竊以爲知賞之難者，正坐以傳之之不廣焉耳。何者？以都憲公該博之學，且生長於太傅所嘗居之地，必至登第拜官後始得此書而讀之，況他人乎？況生長於他方者又豈得而易見之乎？審如是，則四方之學者不獨不之見，而亦恐未之聞也。我賢王殿下於講讀祖訓之餘，取是書而觀之，知其有益於天下國家，而慮其傳布之未廣，乃命工重刻，樂與四方共之。其嘉惠後學之心，不其至也夫？時正德乙亥秋八月之吉，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吉府右長史、前山東按察僉事、刑部署郎中、古燕楊節謹跋。

《諸子彙函》卷一四《金門子》題注　姓賈名誼，洛陽人。文帝召爲博士，後爲梁太傅。著《新書》，通達國體。劉向刪定七十二篇。朱子曰：此誼平日記錄事也。

又《金門子》　司馬子長曰：「賈誼晁錯明申商。」讀誼此書，藹然有洙泗典刑。

又　呂東萊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爲先後緩急之次，至于引君當道者，則獨□焉。

《牧萊脞語》卷七《賈誼新書序》　士種學績文，先須穎拔流俗，它日下筆，自然超詣蹔絕古今。賈生後阮焚且三十年，時不事《詩》《書》，綴誦自若，居亡何，貢漢庭，文學嶄然，躡諸老而出其右。《治安》一策，班史載之，《過秦》三論，遷史載之。今傳世者間經史筆刪削，而「三表」「五餌」「平生炳炳論諫」《新書》草定甚悉。先漢文章大史公最奇巧，獨生以高古豪健相長雄世。尠習是編，或憫然間評生長於達國體，短於尊相臣，工於復禮樂，拙於正上心。異時，絳、灌耆宿稍加崇敬，言制度未必疏，後元躬默微，事格正，興禮樂未必遜。惟生抱文學自負，輓轢流俗，氣節軒軒不少易。未謫長沙已前，執禮制正朔之說進，既對宣室已後，飾名分禮遇之說進。太史公言生學申、商，劉向兼比伊、管。嗟夫，分地勢當削非務刻覈，至崇禮貌，養廉恥，決不出申、商者之吻。漢朝用之，或有一德格天氣象。而羞與仲伍，向方人未的，至遷言過矣。是書也，賈生穎脫流俗，而不盡用者也。生幾智且賢哉。

《稗史彙編》卷九九《古人用字》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桑臿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釃五湖而定東海」。鑿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釃本漉酒，義

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

《百家類纂》卷五《賈誼新書題辭》 漢梁太傅賈誼撰，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本傳》所載《治安策》今匝爲數篇，各立題目，雜見於書中。朱仲晦曰：《新書》除《漢書》所載，餘亦難得粹者，此必其平日記錄稾耳。唐皮日休讀其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而蘇子瞻氏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可謂得其實矣。今錄其文之粹者著于篇。

《狂夫之言》卷一 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纍纍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況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即儒生讀之，口燥舌弗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難又可知矣。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瑾，而屬李夢陽具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習。

《沈氏學弈》卷一三 賈子，漢梁太傅，雜論治道國體經學胎教，共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本傳》所載《治安策》釐爲數篇，又失《定取舍》一段，不若史書所載。但史書內又少「長太息一」。今攷篇中《銅布》于下尾有「長太息」句，足補史書之缺，姑錄于左：【略】。

何孟春《訂注賈太傅新書》周廷用《刻賈太傅新書叙》 吾鄉何中丞燕泉先生，博綜今古。治滇之暇，迺取賈太傅《新書》校讎訂注，詔有司棗刻，命予爲序。予因得而論之曰：事君之道，厚積爲上，格心次之，驟言下矣。夫惟積不厚則才露，心不格則情疏，驟不戒則言易。露則掩人，疏則違人，易則迕人，三者處言，言斯殆矣。是故江河之爲物也，居之太卑，泓澄焉，停蓄焉，納斯溥矣。溥則合其源，分其委，流而爲浸，匯而爲瀦，運行之妙，源源不息也。若乃處之亢，洩之疾，本竭澤涸，何以能久？賈誼居文帝時，其才雄，其志達，其辭瑰以偉，脫略公卿之中，眞漢廷奇崛士也。能澡身浴德，言伏靜正，漢之爲治，雖三王五帝弗可及也已。今以末仕之年，立人新創之朝，人君未孚，公卿未亮，矍矍焉改正朔、易服色、立法度、定官名、興禮樂、更律令、正侯國，言之不置，且繼以太息流涕焉。就使文帝弗謙讓，公卿弗嫉忌，處以盛位，國之大政無踰此數者，誼更何所指陳邪？子貢曰：信而後諫。孟子曰：我先格其邪心。誼之所存，所發，疑未及此意者，功名激之也。不然，憯悼長沙賦鵩之日，隕穫懷王墮馬之時，其所養亦爲未得也。議者謂志大量小，其或然哉！雖然，誼亦幸矣。使生非其時，孔融、禰衡儔耳。嗚呼！帝之於誼，其亦可謂厚也已。正德己卯歲冬十二月十一日，華容後學周廷用叙。

《東水質疑》卷六《賈誼新書》 賈太傅《新書》五十八篇，并附錄七篇，共十卷，爲何中丞燕泉（孟春）所攷定銓次，頗更易宋人舊本，今且依此讀之。《過秦論》見《史・秦紀》，其諸疏論漢事，大約見《治安策》及《論積貯》《諫鑄錢書》，而文各增損不同，豈誼書本眞如此，而史氏節略條理入《傳》《志》耶？誼書論事核實，援引佐證，皆可見諸行事，施諸政治，無不當者。文帝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自誼發之。初欲分王諸侯子弟，議雖未行，而主父偃卒竊其說而用之，然則，誼果英練，果有用之才也。但其言多所不遜，所以來絳、灌、東陽諺、事竟不得大用者，是亦生自取焉耳。文帝出之梁、長沙，蓋欲磨礪頓挫，使之涵養成就，而竟以憂卒，誼可謂不善處困窮矣。《風俗通》述劉向對成帝語云：誼與鄧通俱爲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長沙。理或然。

又 漢承秦後，踵戰國之餘習，學者皆雜權術，不能純一於道德。觀賈太傅書可見也。然其才志練達，議論鑿鑿，皆可施行。使少加含蓄，需時大用，所作爲必有觀者，而卒以憂死，惜夫。

《藝苑卮言》卷二 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文辭宏麗爲世所珍而已，非眞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荀卿《成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

又**卷三** 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蓍龜也。其辭駾而開，健而飫。

《古文眉詮》卷三一 賈策斷推西京第一。有家令之峻刻，而術非名法，有廣川之醇茂，而氣更英多。急勢緩勢相銜，夾喻夾正入化，闢盡眉山匠巧。

《增定雅俗稽言》卷二七 賈誼以英銳之資，抱器自負。而《新書》數卷，

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揚而雅，故司馬遷謂其有功于後。但其學本縱橫之習，而以孔、墨一言之，程子譏末之譏，不亦宜乎。

《鈍吟雜錄》卷八《遺言》　子雲云「長卿文麗用寡」，則是矣。幷言賈誼，則甚矣。

全祖望《跋賈太傅新書》　太史公言：漢文帝雅器太傅，將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學詆之。世或以太傅不善用其才，深爲惋惜。予竊以爲絳、灌當時賢臣，不應至此。考應仲遠《風俗通》，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有寵於帝，太傅與之同列，獨不爲禮，恨而擠之，因漸見疏。然則長沙之出，殆非盡大臣之過也。此係太傅立朝大節。太史公及交其孫，乃不爲之表章，可謂疏漏。史稱鄧通不過自謹其身，絕無他能。觀於仲遠所言，亦可畏矣。夫得君有若文帝，三代以還不多覯者，然且深知太傅之才，仍使弄臣得與比肩，薰蕕鑿枘，可爲長太息者矣。

盧文弨《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固陋，並爲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雕。既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吊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顛倒，致不可讀。唯《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誼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即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爲得云。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惜抱軒文集》卷五《辨賈誼新書》　賈生書不傳久矣，世所有云《新書》者，妄人僞爲者耳。班氏所載賈生之文，條理通貫，其辭甚偉，及爲僞作者分晰不復成文，而以陋辭聯廁其間，是誠由妄人之謬，非傳寫之誤也。賈生陳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傳》內凡有五事，闕一。吾意其一事言積貯，班氏已取之入《食貨志》矣，故《傳》內不更載耳。僞者不悟，因《漢諸侯王表》有「宮室百宮，同制京師」之語，遂以此爲長太息之一。然賈生疏云「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該此義矣，不得又別爲其一也。夫天子母曰皇太后，妻曰皇后。諸侯王母曰王太后，妻曰王后。雖武、昭以後，抑損宗室，終不改此制，何嘗爲無別耶？易王后曰妃，自魏、晉始。作僞者魏、晉後人，乃妄意漢制之必不可用耳。若諸侯王相用黃金印，固爲僭矣，故五宗王世易爲銀印。然吾以爲此亦未爲巨害。漢御史大夫秩中二千石，銀印青綬。張蒼以淮南王相遷爲御史大夫，周昌以御史大夫降相趙。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其時國相乃金印，此正如隋以來，外官章服官品雖崇，而位絀于京職之卑品耳，是亦何必爲太息哉？要之，漢初諸侯王，用六國時王國之制，故其在國有與漢庭無別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稱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國諸王所未有，則漢諸侯王必不襲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國臣稱曰陛下，而僞爲賈生書及之，此必後人臆造，非事實也。眞西山取《新書》是篇，欲以補賈生之疏，吾是以爲之辨。若其文辭卑陋，與賈生懸絕，不可爲量，則知文者可一見決矣。

《述學》內篇三《賈誼〈新書〉序》　《新書》五十八篇，漢梁太傅洛陽賈誼撰。今亡一篇。校《本傳》自「凡人之知」，至「胡不引股、周、秦事以觀之也」，四百三十四字，書亡其文，據以補之。《問孝》、《禮容語上》二篇，有錄無書。《藝文志》但云《賈誼》，稱《新書》者，劉向校錄所加。《荀子》稱《荀卿新書》，見於楊倞之序，是其證也。《過秦》三篇，本書題下無「論」字，《陳涉項籍傳》、論》引此，應劭注云：賈誼書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論。《吳志・闞澤傳》始

目爲論。左思、昭明太子並沿其文，誤也。自《數寧》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按《晁錯傳》：錯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知當日封事，事各一篇，合爲一書，固有其體。班氏約其文而分載之《本傳》、《食貨志》爾。其指事類情，優游詳暬，或不及本書。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重言也，三古之遺緒託以傳焉。《容經》以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舊本編錄亡次第，今略以意屬之，定爲六卷。題下有「事勢」，有「連語」，有「雜事」，與《管子》書同例，今亦仍之。別爲年表一篇，俾覽者詳焉。《經典・序錄》所次，本劉向《別錄》。其叙《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然則，生固荀氏再傳弟子也。故其學長於禮。其所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舊典、仲尼之志。蓋《春秋》經世之學在焉。是故備物典策，國所與立，君舉必書，以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也。吾於荀氏、賈氏之言禮也，益信劉子駿稱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豈虛也哉？其書述《左氏》事，止《禮容》篇叙孫昭子一條。《先醒》篇言宋昭公出亡而復位，號君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痺》篇言子胥何籠而自投於江；《諭誠》篇言楚昭王以當房之德復國，皆不合《左氏》。《審微》篇言晉文公請隧，叔孫于奚救孫桓子；《春秋》篇言衛懿公喜鶴而亡其國；《先醒》篇言楚莊王與晉人戰於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與《左氏》異同。其時，經之授受不著竹帛，解詁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雅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枚舉，取足以明教而已。《禮》篇、《君道》篇說《詩・駉虞》、《鴛鴦》、《靈臺》、《皇矣》、《旱麓》，均非毛義。於時三家之學未立，故秦時老師大儒猶有存者，師友相承，不可盡知，使得是千百說而通之，豈復有末師之陋哉？於乎！漢世慕尚經術，史氏稱其緣飾，故公卿或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講授之師僅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勝，蓋仲尼既沒，六藝之學其卓然著於世用者，賈生也。《傳》曰：稱先王。《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賈生有焉。班氏叙梁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於其經國體遠，既明列其功而不詳其學之所本，是以表而出之。若夫「五餌」、「三表」，秦穆公用之遂霸西戎，而中行說亦以戒匈奴，則既有徵矣。謂之爲疏，斯一隅之見也。漢世是書盛行於世，司馬遷、劉向著書動見稱述。孝昭通《保傅傳》，則當時以教胄子。《傳職》、《保傅》、《連語》、《輔佐》、《胎教》、戴德采之；《禮》篇之文，載於《曲禮》。今二書並尊爲經，而是書傳習蓋寡，道之行廢，其命也與？《藝文志》賦七篇，今見《弔屈原》、《惜誓》、《服賦》、《旱雲賦》、《簒賦》，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可謂多材矣。錄而附之，亦《成相》、《賦》篇意也。乾隆屠維大淵獻且月，江都汪中述。

《藝概・賦概》 賈誼《惜誓》、《弔屈原》、《鵩賦》，具有鑿空亂道意。騷人情境，于斯猶見。《鵩賦》爲賦之變體。即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書者，于賦皆足自成一家。《惜誓》，余釋以爲惜者，惜己不遇于時，發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禮義也。此與篇中語意俱合。王逸注「哀惜懷王與己約信而復背之」，其說似淺。讀屈、賈辭，不問而知其爲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傳，陶淵明之合贊，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又《文概》 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

又 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羣有而精之哉。

《越縵堂日記鈔》卷一 閱賈子《新書》，《賈子》十卷，五十八篇。自班氏《漢志》儒家者流載《賈誼》五十八篇，《隋志》載《賈子》十卷，自明至國朝四庫所收，皆佚其三篇，今盧氏文弨始據《史記》小司馬說，及宋淳祐八年潭州本，考得其《過秦論》中篇分爲上下中三篇，僅缺其《問孝》篇及《禮容語》下篇。是書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已決其非誼本書。今觀其首列《過秦論》三篇已見《史記》，其次《宗首》篇以下至《鑄錢》篇凡四卷二十九篇，皆即《漢書》所載奏疏五篇，割裂成文，而顛倒錯謬，言不成文理，亦全無首尾次第。又強分篇目，而下或注以「時勢」二字，尤爲無謂。其第五卷《傅職》篇以下，或旁注「連語」二字，亦不可解。又別有《連語》一篇，亦言人主美惡之事，其命名之義殊無所指。盧氏稱其《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顧《傅職》及《保傅》《胎教》諸篇，（《保傅》亦見《漢書》。）語多本之《大戴禮》，《容經》等篇不免以奇僻之言藻繪，凡近古拙雕飾淺庸，餘篇亦大率掇拾《左傳》《國語》《莊》《列》《呂覽》《淮南》《新序》《說苑》《韓詩外傳》而成，其爲僞作無疑。顧賈子既有其書，則竄亂之中未必無一二眞處，誼之遺言佚辭亦時有藉此傳者，宜其爲好古之士珍惜也。

王闓運《屈賈合編序》 光緒二年，新建夏司使按察湖南，興修漢長沙王

傅賈生祠。既成，徵大傅書，官中民間皆無存版，乃訪求善本，將刊置祠中，以備文獻。復以賈祀舊合祀屈子，載在祀典，今仍奉屈子於忠雅樓，因並刻《楚辭》爲《屈賈文合編》，俾閱運與校讎，且令述其意。竊以爲合集之始，本自唐人。而屈、賈宜合，則司馬子長已有定論。蓋兩君子俱以文儒賅通政事，有名世王佐之業，故《楚辭》上配《六經》，而賈疏悉著《漢史》，遺文寶貴，洵堪比美。《楚辭》王叔師注本已爲陳說之所改易，洪興祖本亦爲毛展所更訂，唯朱文公《集注》尚係宋時之舊。《賈子書》則宋本已無條理，所謂五十八篇者，僅睹目於班《志》。明時傳有淳祐本，云取淳熙本重雕。其後更七刻而湖南凡四刻。今抱經堂本云合衆本校刊，較程榮叢書本爲善。茲依二家，以存古式。夫《楚詞集注》因趙相貶衡而作，淳熙之本爲潭州程漕使所刊，皆於湖南掌故有關。且文公由提刑轉運，程公掌漕使，今司使以糧儲兼按察，重刻二集，志意相合，官守亦同，千年中嘉話也。至祠宇之飾，文事之勝，則朱、程在長沙時未及。今日尤樂道其刊藏所由，以示後來。丁丑七月丙子，王闓運序。

朱君復刪本《諸子斠注》　《賈子》中《過秦論》已採入《史記》，《治安策》并諸小疏載在班史，皆絕世高文。乃《新書》攙截《治安》諸疏，無復緒理可尋，何也？豈當時草本耳？至如後《連語》等篇，文氣與諸疏不類，似出兩手。

《賈子次詁》卷一六《緒記下》　新譔定《賈子》凡例曰：《賈子》書五十八篇，見《漢書・藝文志》。今仁和盧氏文弨校定本總五十六篇，視《漢書》僅缺二篇，尚不失爲完書。惟其書自《宗首》《數寧》以後二十餘篇，凡與《漢書》諸疏相涉之文，皆敘次厖雜，多所增竄，或訾亂不可曉。昔朱子以爲賈子之雜記稾，正謂此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疑原書已多散佚，後世取陳治安等疏，離析其文，以足《漢書》五十八篇之數。其說雖與朱子不同，亦理所宜有。今考其文，雖多增竄，猶時存古文之舊，閒值精確，頗足正《史》《漢》諸家文字之疏，禮敎諸文，尤多淵懿，不容偏廢也。竊惟賈子命世通才，天秉忠貞，且具不撓之節，其爲學實能以兼善該獨善，其經世諸文既已師範百世，尤當敘錄全文，以補原書之缺。乃傳世已久，理董無人，轉使舊本日晦，若存若亡，亦憾事也。今別事譔次，仍取舊書五十六爲《內篇》，復備采《史》《漢》諸家所紀五疏四賦諸文爲《外篇》，又別輯《列傳》《年譜》《內篇》敘跋，及新說之屬爲《襄篇》，分別部居，無使雜廁。《內篇》失次諸文亦更定新弟，俾與諸疏之文，章次相應。賈子遺書，由是悉統於一，持此以饗學者所求，或無憎焉。是爲譔次例弟一。舊書五十六篇，原名《賈子》，宋元後諸家刊本乃改名《新書》，其義殊不可解。考「新書」爲名大率以計出無慘，不足奉爲典要，如王荃《王氏新書》，虞喜《志林新書》，杜夷《幽求新書》，鼂錯《鼂氏新書》之屬，皆是也。其名汎濫已甚，於賈子無取。今既總攬全文，別爲篇次，宜循諸子通例，仍名《賈子》以紓謬妄之嫌。《新書》之目當屏諸四裔，不足論已。是爲正名例弟二。盧氏所校本，剗除蕪穢，厥功甚偉。今勘定《內篇》輒據爲根柢，復取王謨校本十卷，舅氏大興丁先生嘉瑋《校議》一卷，德清俞氏樾《平議》二卷，參以新說，悉加裁定，所訂正者凡得六百三十七事。《外書》九篇，自《史》《漢》所錄諸文已多疏舛，今亦偏考《史》《漢》《文選》《古文苑》《賈子集》，及近世烏程嚴氏可均《全漢文》諸籍，辨析是非，所訂正者亦得百四十事。內、外篇總得七百七十七事。外篇諸文向無定本，紕謬實多，今力事廓清，意在折衷至當。或有疏略，則拾遺補缺，仍當俟後世達人。是爲正誤例弟三。古文傳注皆與正文別行，今諸經猶存單行疏本是也。風俗偷薄，此例遂不可復。近世惟校勘之文猶存舊式。今取匡訂諸說，統名校詁，皆傅著各卷之後，用備考鏡，別行之例雖不敢循，姑使正文無斷續之敝，亦一得也。是爲校詁例弟四。譔訂之義惟願具存賈子遺書，不欲旁蒐僞託轉爲全書之玷。《楚辭・惜誓》一篇，王叔師已云「不知誰作，或曰賈誼，疑莫能明」，後世總集以無作家主名，輒歸諸賈子，如嚴氏《全漢文》所謂「姑入賈集」是也。其文雖摛辭高朗不讓昔賢，而篇首即云「余年老而日衰」，其非賈子遺文已不待辯。或以爲代屈原爲辭，尤非事實。屈原之衰健向無明文可考，今乃妄稱衰老，於義何居？且賈子之忠誠可質屋漏，《度湘賦》雖頗寓遷謫之慨，亦怨而不怒，無愧風人。此文篇首已云「衰老」，篇中復云「壽冉冉而日衰」，又云「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又云「遠濁世而自藏」，以孝文之世爲亂爲濁，後世猶無此言，況在賈子？若直以此爲賈子所作，何異誣罔先賢，妄鑿渾沌？朱子注《楚辭》雖亦姑事因循，要爲千慮之一失，非後學所宜附和。今屏不復存，亦徵實之義也。是爲祛僞例弟五。《漢書・食貨志》曰「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云云，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又曰「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云云，「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

垺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今按《諫使民鑄錢疏》乃《陳治安大計疏》六太息中之一節，《論積貯疏》則別爲一篇，更上於《陳治安》之後，《志》文所紀皆非事實，其說已詳見兩疏校詁下，今復著《志》文於此，以備參考。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弟二十四。」《漢書・敘傳》曰：「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彊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弟十八。」今按賈子扶翼政教之文，《漢書》所紀詳矣。太史公以屈、賈皆被遷謫，必欲譬合傳以寄慨，故悉沒賈子經世諸文，惟載兩賦上繼《懷沙》，俾與屈氏文勢相稱。以專規文字體裁，幾使賈子命世之學不顯於後。設非有班氏補《傳》，世且不知賈子爲何如人矣。太史公《傳》文辭雖工，殊非史家正軌，不足效也。

又賈子之進退，不在絳、灌而在鄧通，劉子政所紀詳矣。先府君已著其說於《年譜》之後，茲不具論。或疑其說爲不必然。不知但求諸《漢書》已有二證，至今猶可佐子政之說。賈子之諫放民鑄錢，其論至精，而孝文不聽，其不聽者所以爲鄧通也。賈子之復召，孝文自以爲不能及，而終不肯留，仍出爲梁太傅，其不留者非他，亦所以爲鄧通也。有是二證，則子政之說憭然矣。然此亦孝文不知賈子之賢材，故倒置如此爾。苟能眞知賈子身繫治安之得失，必欲假以政教之任，如齊桓之於管仲，蜀漢之於諸葛君，苻秦之於王猛，雖有百鄧通、絳、灌，何患焉？足爲天下圖治安而必不肯爲此，後世所以不能解也。

又寶應劉氏台拱曰：「《陳治安疏》『行之二歲』，當作『二十歲』。」今按內篇《時變》亦作二歲，惟《史記・商君傳》作二十歲，劉說蓋本此。然賈子之意別有所在，不得妄改也。劉氏又曰：「《治安疏》與《保傅傳》本各爲一書，班氏乃合爲一篇。」其說尤非。《陳治安疏》綱舉目張，義法井然，《保傅傳》乃其摹目之一節，文勢自有起訖，烏得云班氏合二爲一哉？史家載文惟有刪雜之法，無代人譔文之例，若合兩文爲一自作首尾，是代人譔文矣，有是理歟？劉氏他說亦多未審，惟此尤不可通，不足辯也。《重訂賈子》內篇，江都汪氏亦有此議，而其書不傳。其擬附《楚辭・惜誓》亦非精審。今所譔次雖以全備爲主，《惜誓》既非賈子之文，自當屏棄不錄。援僞以亂眞最爲典籍之害。汪氏乃不解此，何也？

又《史記集解》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今按固說是已，其詳已見《秦始皇本紀》附記。所謂小非不必非，不足爲賈子重輕也。

又《過秦》乃《賈子》首篇，次弟亦無乖剌，惟《文選》題加「論」字。《史記》附錄復倒其次敘。嚴氏《全漢文》必據《文選》作「論」，又不取《賈子》原文，反以《史記》本爲正，不知《過秦》名「論」乃昭明之誤，先儒所辯已詳。《史記》附文亦後世所加，注家亦嘗議及，嚴氏所錄皆出偏見，不足依據也。

又《內篇》諸文舊本有事勢、連語、雜事三部之名，自《過秦》以後至《鑄錢》皆曰「事勢」，凡三十二篇；自《傅職》以後至《道德說》皆曰「連語」，凡十八篇；自《大政上》以後至《立後義》皆曰「雜事」，凡八篇。悉注部目於篇題之下，而亦時有不注者。「連語」既屬部類之名，《保傅》後復別有《連語》一篇，其義例皆不可曉。今既譔定全書，《內篇》亦別爲新弟，舊分部類皆在所不取，姑存其名以備考鏡。《連語》一篇必有疏舛，今亦無從更訂矣。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賈誼》 賈誼議論文章，皆救時矯弊之言，其立意甚忠厚，未可以處分諸侯，遂謂其用刑名爲申、韓之學，謬矣。

分論

《新書》 《諸子彙函》卷一四《金門子・服疑》尾評引林茂貞曰：誼是時諸侯王僭擬無度，故欲文帝辨上下、立制度。平易典實，讀之令人愴然。眞有關世教之文。又《金門子・審微》尾評引徐匡岳曰：凡事皆始於微而成於著，故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此篇只諷文帝弭患於未形，制亂於未兆，與《服疑》篇相表裏。又引張之象曰：名義正大，筆力遒勁，令僭擬者心寒膽慄。又《金門子・瑰瑋》尾評引王子充曰：文帝時海內殷富，家給人足，風俗侈靡相尚，此篇亦救時急務也。又引王鳳洲曰：此段議論，已詳于政事疏，此重言之。意到筆隨，不覺其詞之剌剌也。又《金門子・三表五餌》尾評引袁元峰曰：論者謂賈生「三表」「五餌」之策，文帝未必能行。予以此篇規模大略，儘有意見。後之論邊，多有倣而行之，其效隨施輒驗，觀者豈可以

未竟於行而迂之。又引顧木齋曰：「三表」「五餌」，是賈生用意規畫，極力摹寫，以欣動天子之意，亦極纖極審矣。又《金門子・連語》尾評引袁元峰曰：自首至「施政教者原之而可耳」當爲一段，「竊聞之」以下一段。上是勉其君以厚下畜民，下是啓其君進賢以充左右。俱入佳境。又《金門子・鑄錢》尾評引王鳳洲曰：篇中變化甚妙，鋪叙七福，雄邁跌宕，詳而有體。又《金門子・勸學》尾評引王鳳洲曰：西施一喻隱而切。「南榮」一段，令人有惜時之感，而意味尤長。此篇一段好一段，文之得機得趣者。又《金門子・修政語上》尾評引孫月峰曰：前面一段一意，一句一義，遞下散散說來，末以「四美」反言結之。文字有法度，有氣力，探玄窺妙，出沒變化，令人一讀十起。

又《金門子・修政語下》尾評引王鳳洲曰：此篇分三段。首段修政之要在人和，次段君臣上下各盡其道，第三段四死四生。含規隱諷，婉而不迫，辯而不逞，質而不俚，眞經世之文。又《金門子・大政下》尾評引張東沙曰：此篇首詳慈民得士，而歸要於君。中段以民之所係甚重，當選良吏以治之。後段言吏能則民治，察吏於民，法無踰此。又推明察吏之賢否，宜稽之民。末收結以賢不舉，則不肖不去。通篇遞遞說下，一段一關鎖，叮嚀勉喻，俱歷歷對證之藥。《文章指南・總提總收》：賈生《先醒》篇，前總提大意，中分三段分應，末又一總收，較之上則更勝。文體至是，可謂妙矣。

《陳政事疏》《經鉏堂雜誌・賈誼》：賈誼陳治安之策乃在於《鵩賦》之後，豈其涉歷世故，故於事理講明尤更深究耶。故文帝前席，自以爲不及也。與其初欲改正朔，易服色時所言時政，必大異矣。李塗《文章精義》：賈誼《政事疏》是論天下事，有間架的。賈讓《治河策》是論一事，有間架的。《牧萊脞語・題賈誼治安策後》：賈誼《治安》一策，辭語遒勁，讀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直有左丘明遺風。蓋更秦皇阬焚之後，暨劉項戰爭之餘，高帝不事《詩》《書》，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迨至文帝即位元年，吳公始薦年二十餘之賈誼，相距蓋涉歷三十四年矣。吾意選舉激勵之法廢，師友講貫之益荒，天下士茅塞蕪穢者滔滔皆是也。一旦誼以文學嶄然鳴世，直使老師宿儒驚倒辟易。然後知古之君子無一人不學，無一日不學，不以科舉羨，不以阬焚詘，不以兵戈輟。士厄於科舉之廢，兵戈之擾，曜然自棄其學者，吾不知一旦或有吳公薦之，將何挾以往？葛徵奇《史漢文統序》：洛陽少年，慷慨披陳而作痛哭流涕之談，《治安》一疏，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其於紀綱風俗，良有裨益，非若雕龍炙轂、月露風雲，徒騁辭章，俶詭馳騁者所可擬倫也。《秦漢文鈔》引楊龜山曰：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又引張南軒曰：賈誼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又引陳潛室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畧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又引蘇東坡曰：此憂治世危明主也。又引呂東萊曰：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爲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晁錯明申、商」，熟味此疏，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爲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矇瞽」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又引眞西山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晁錯，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甯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同免束縛搒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愬而泯默以死。故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爲常，曾不知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又引樓迂齋曰：本末宏濶，首尾該貫，議論雖未免純駁之雜，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力，則當爲西漢第一。又引唐仲友曰：《治安策》不爲文帝當時說，爲文帝後世慮。又：《治安策》不因前席不敢陳。又引楊鐵崖曰：賈生《治安策》比至千七百有餘言，讀之亹亹唯恐其語終，不知其煩也。其爲文帝規畫治體，圖謀遠慮，大抵書陳而利以見，其先後輕重成敗得失，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日晁、董諸子言，非事實迂而少迫也，煩而寡要也，豈不爲西京策臣之冠乎？其文氣筆力，吾未暇論。獨惜文帝有臣如誼而出在梁，豈天未欲禮樂治漢天下耶？又引唐荊川曰：觀漢此文，則迥出《左傳》，《國語》不類矣。又曰：此篇文凡七節，而起結變化，節節不同。又引林次崖曰：賈誼所言，皆三代秦漢之事，先王典故可以推見，眞有補於治道。先儒謂通達國體，信矣。看其詞氣多是矢口成言，殊不費力，蓋其時去古未遠，其文字與蘇秦、蔡澤、韓信、蒯徹立談遊說語相彷彿，要不可以書生操觚綴文論也。又引王鳳洲曰：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著龜也。其辭緻而開，健而飫。《閱耕餘錄》卷一《漢人善用字》：賈生《疏》曰：「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漢法決罪曰「當」，言闔樂弒二世於望夷宮，由秦法輕戮大臣，人不忌上，故漸及于君也。對君父不敢直言見弒，故云「見當以重法」。此見漢人用字之妙。《焦氏筆乘續集》卷五：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出《說苑》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履雖鮮不加於首，冠至弊不以苴履」，出《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朱子論定文鈔》卷六引文公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秦、儀、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腳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又引文公曰：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厠于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能議其何說也。又曰：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又曰：賈誼之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又曰：《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又曰：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天香樓偶得・賈誼疏》：《漢書・賈誼傳》誼疏云：「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痛哭爲強大諸侯；流涕一爲匈奴，其一《傳》無考，《新書・無蓄篇》謂無蓄積，是也；長太息一爲服制無等，一爲風俗敗壞，經制不主，一爲不蚤諭教太子，因事關宗社，故不明言太息。《新書》亦然，一爲不體貌大臣，其餘《傳》無考，《新書・等齊篇》以天子諸侯衣服、號令無有等差爲一長太息，《銅布篇》以不禁鑄錢爲一長太息，而《漢書》將誼諫請禁鑄一疏列《食貨志》中，又無「可爲長太息」一語，所以後人讀《誼傳》者，每怪《治安策》列款未備，烏知孟堅作《傳》時不過裁削《新書》而時有脫漏移易耶。《東苑文鈔》卷上《書賈誼陳政事疏後》：朝廷事而使書生有痛哭之言，豈不殆哉。然是時反成文、景之治，何也？唯其敢于陳此言且見聽也，儻不見聽，且不見容，惟有私自爲痛哭，天下事其眞不可知矣。況至于併不敢哭，獨有向隅飲泣者邪！置筆一太息。《評注昭明文選》引方展翁：賈生文最善轉筆換氣，忽也馳驟，忽而旋轉，極其恣肆跌宕。《投甕隨筆・脛大於股》：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癰，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言疑本於此。

《論積貯》《文心雕龍・奏啓》：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卒，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秦漢文鈔》引唐荊川曰：此與晁錯論貴粟二篇，蘇家諸制策之宗祖也。又引陳古迂曰：積貯大事也。《傳》曰「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文帝躬行節儉，以之儲峙，豈不餘裕，而誼猶廉然公私之積，何也？蓋文帝恭儉是節之之道也，賈誼勸農是生之之術也。節之者歲其所入而求之上，生之者浚其所出而求之下，二者交盡，則儲其餘以備一朝不測之須。噫，世主皆若此，庫有餘帛，庾有餘粟，雖桑、孔、融、鍒復生，亦何待捷出巧詐，爲國家根本之傷。又引鄒東郭曰：賈生文章如此篇者，不惟通達國體，曲盡民情，而筆勢縱橫，詞法高妙。《古文精藻》卷上尾評：帶先秦文體，而已開西京之雄厚，蘇家所極力規摹而不可追者。

《徙封淮陽王疏》《宗藩訓典・子帙》：按誼疏所謂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而欲益其封以爲二世之利，正與田肯說高帝，齊百二之國，「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之意同。高帝以長子肥王齊，文帝以武徙梁，得大縣四十，而諸呂七國之反，卒賴齊屯兵西界，梁爲限難而炎鼎安。則二策誠當矣。然《治安策》以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淮陽、代雖帝子亦諸侯爾，何乃懼其爲大國餌而欲益之哉？吳楚淮南皆文帝親屬，權力大則以爲必亂，淮陽、代之於皇太子，猶帝與吳楚等也，地邑益則以爲二世利，豈其意反也？蓋誼事梁懷王，而懷王墜馬死，自傷爲傅無狀，故爲此疏欲爲懷王立後且益其封，以報效懷王爾。然徒欲爲梁王立後，則文帝未必聽，故其言若不爲梁而發而忠於天子，故帝所以遂從其計也。但徙武於梁非誼本意，此其所以哭泣，歲餘而死也，哀哉！然詳味二世利之語，則益地之計，亦利於帝及皇太子二世爾。

《請封建子弟疏》《西漢文統》卷二尾評引鍾惺曰：古來未必有此識見，有此識見未必寫之筆下，明白痛快如此。又引張溥曰：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至吳楚反而說始驗，主父偃之出而策始行，信乎其通達國體也。又引邵元禎曰：賈誼策諸侯必反，至景帝時其言若券，吾服其先見，尤服其痛快言之，無所忌諱。蓋膽識學力，漢臣罕出其右。又引童欽堯曰：賈誼智慮大過於人，使文帝盡從其言，決無六國之變，何至殺家令以謝天下哉？

《論立淮南疏》《兩漢鴻文》卷四尾評引凌以棟曰：疏僅僅數語爾，而意轉展詞迫切，自是漢初文字。

《過秦論》《太平御覽》卷五九五引曹丕《典論論文》：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文忠集》卷六七《與黃校書論文章書》：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于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朱子論定文鈔》卷六問：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勢幷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況又非其道？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文公曰：賈生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邪？又曰：人論史書如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文式》卷下引李性學《古今文章精義》：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主意者，賈誼《過秦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韓退之「守戒在得人」之類是也。《著疑錄》卷二《藝文》：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秦漢文鈔》引眞西山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爲二塗，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爲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爲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爲雜於申、韓也。又引樓迂齋曰：秦始終興亡之變，盡在此書。又引林次崖曰：鋪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眞名世之筆也。又引鄒東郭曰：此論皆賈生所以道秦之過，究其興亡而攷其得失，立義雄偉，而措詞高勁，西漢文章此其傑然者。又引王鳳洲曰：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爲宋人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又引王守溪曰：賈誼《過秦論》，其言極古，與先秦相上下，但其三篇大意如一，不甚變化，且詞亦重襲者。意生偶作，未及刪定耳。又引柯奇純曰：按《漢書》但引「秦孝公」一段，梁昭明太子所集《文選》亦只依《漢書》。獨眞西山依《史記》編次爲三段，嘗考誼書列爲上下篇，又本列爲上中下三篇，與眞氏同，爲次第不同耳。「秦兼諸侯」至「社稷安矣」爲下篇，蓋論秦之君臣異心，子嬰不鑒始皇、二世壅蔽之害，孤立無輔，非所以捄敗也。「秦孝據殽函之固」至「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蓋論始皇嬰先世強大之業，仁義不施，不再傳而亡，亦所以守國也。「秦幷海內」至「二世之過也」爲中篇，蓋論秦民嚮風望治，二世不能正先帝之過，重之以無道，非所以正傾也。論始皇故爲上篇，論二世故爲中篇，論子嬰故爲下篇。又引楊升菴曰：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辨亡》以警晉也。《文選尤》卷一一眉批引鄒守益曰：立議雄偉，措詞高勁，西漢文章，此其傑焉。《兩漢鴻文》卷四尾評引王守溪曰：論秦成敗千有餘言，而主意一言揭出，何等筆力。又引凌以棟曰：秦始終興亡之故，盡在此篇。《兩漢鴻文》卷四尾評引鄒東郭曰：詞氣不逮前篇，而感慨尤切。又引姜鳳阿曰：鋪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開闔起伏，精深雄大，眞名世之作也。《歷代古文國璋集》西漢文卷三尾評：此文迂回層折，以盛衰之勢相形，干寶《晉論》大概規仿此。《古文精粹》卷上尾評：通篇敍事，只用一兩句議論襯貼，便覺意思周盡，毫無遺憾，眞古來第一篇。論世也精悍雄□，《牧誓》《多方》□□未有。《義門讀書記》卷四九：自首至尾，光焰動蕩，如鯨魚暴鱗于皎日之中，燭天耀海。《讀書攷定》卷一四：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鐵立文起後編》卷五《策論通論》：若賈誼《過秦》入于《史記》，《治安》載於《漢書》，皆經濟文章，堪

爲論策弁冕。又：（策論）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辨而深切，于中時弊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略】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

又卷六《論》：論貴古，賈生《過秦》其最也。《評注昭明文選》引孫月峰：中間險字奇句，亦盡雜見錯出，乃卻以粗鹵矯健之氣行之。讀者但見其飛砂走石，横溢不可遏，然而精巧實理俱在內。《西漢文擧要》引方苞：此篇言子嬰不能救敗，而深探其本，則由于秦俗忌諱，故三主失道，亂亡形見，而人莫敢言，己終不知。因重嘆壅蔽之傷國，以總結三篇之意也。古文之法，一篇自爲首尾。此論則聯三篇而更相表裏，脈絡灌輸。又引張廉卿：瑋麗之辭，瑰放之氣，揮斥而出之，而沛然其有餘。惟盛漢之文，乃有此耳。又引吳育：此三篇語言一貫，自爲首尾。其大旨首篇責秦王，次篇責二世，末篇責子嬰，界畫井然，有條不紊。至「其救敗非也」止，子嬰論已完，「秦王足己不問」十句，總結三篇，章法完密。以下別出一意作收，用意至爲深遠。

《吊屈原賦》《楚辭集注》卷八《弔屈原》題解：誼以適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沉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喻。後之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文章辨體》卷三：生漢文時出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文以弔，因以自喻。晦翁云：後之君子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秦漢文鈔》引樓迂齋曰：誼適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論。然譏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矣。又引王鳳洲曰：長卿以賦爲文，故《難蜀》《封禪》，緜麗而少骨，賈傅以文爲賦，故《弔屈》《鵩鳥》率直而少致。《藝蘪談宗》卷四《王世貞〈藝苑卮言〉》：賈傅以文爲賦，故《弔屈》《鵩鳥》率直而少致。《讀書偶然錄》卷四：賈生獲罪于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略】賈之見識似屈之忠，【略】長沙洩其忠憤，可悲已。《文選尤》卷一四：篇中率多自寓，故皆憤世嫉俗之談。奇致横溢，綺語紛飛，撫節悲歌，聲振林木。《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一一眉評：啓口怨甚，不必弔屈原即不堪讀。又：詞華奇黲。又：筆力嶄然。又：三閭之才之志，與太傅應千載莫逆。欲登天而釋階，固非所望於懲熱羹而吹冷韲也。然太傅惓惓惜其不去者，愛之至，故痛之深，爲是不得已之言耳。不然，死不可讓，明告君子，將以爲類，豈太傅尚未白此心事，而爲《反騷》之輩開端倪耶？《藕居士詩話》卷下：賈誼《弔屈文》有「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裁去兩「兮」，絶似升庵七律起句。《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或曰：賈生《弔屈》，所謂通人豪士之筆。不窮辭極思，然亦自爽俊。又：賈生用世才，所爲賦，自成一家。《復小齋賦話》卷下：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統列此序于前，而改賦爲文，列之吊文類，皆可笑也。《湖樓筆談》四：賈生《弔屈原文》：「闉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值。」愚按：師古之音非也。《論語》：「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芸」。是「植」與「置」古通用，「倒植」猶「倒置」耳。

《旱雲賦》《歷朝賦格》中集卷一：長沙命世之才著於策論，憂時之賦獨宗楚騷。外爲絆、灌所短，內爲鄧通所讒，意蓋以靈均自況也。爲《屯》之「密雲不雨」，不能爲《乾》之「雲行雨施」，亦遇矣夫。又：結處《二雅》餘音。《復小齋賦話》卷上：東方曼倩《旱頌》一首十二句，皆賈長沙《旱雲賦》中語，不知何以摘出，作東方文，亦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并載，《虞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又：古人用字不拘。賈太傅《旱雲賦》：「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鉏而下涕。」「垂拱」猶袖手云爾。

《虞賦》《文瓊清娛》卷二：古約恢奇，色蒼蒼然，躍出異寶，是一眞漢玩。余錄此以敵世之好蓄古者。

《鵩鳥賦》《西京雜記》卷五：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累焉。《蘇文奇賞》卷一二：《張文定公墓志》：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無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嘆細德之鯢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言己也。《餘師錄》卷上《陳長文》：賈誼《鵩鳥賦》，文章源流自《檀弓》來。《楚辭集注》又《服賦》：誼以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故爲賦以自廣。太史公讀之，嘆其同死生，輕去就，至爲爽然自失。以今觀之，凡誼所稱，皆列禦寇、莊周之常言，又爲傷悼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証者。夫豈眞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絶，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廁于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能識其何說也。又引樓迂齋

曰：其詞汗漫恍惚，蓋皆遺世忘形之說，此太史公讀之，而有「同死生，齊物我，令人爽然自失」之歎也。《文選尤》卷二：說盡人物生化之理，勘破人物生化之機，可以同死生，齊物我，眞知天人之際者也。又：奇偉卓朗，爽爽有神，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文通》卷二二《事類》：屈宋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鵩鳥》始用《鵾冠》之說。《藝概・賦概》：《鵩鳥賦》爲賦之變體。即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書者，于賦皆足自成一家。

《惜誓》《文章辨體》卷三：《史記》《漢書》載賈生《弔屈》《鵩鳥》二賦，而無《惜誓》一篇。晦翁據洪興祖說，謂其間數語與《弔屈》辭指略同，意爲生作無疑。又云「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此語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此比而賦也。《四溟詩話》卷一：賈誼《惜誓賦》曰：「惜予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返。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誼年三十而曰「衰老」，遭際漢文而曰「亂世」，氣短量狹如此。漢史《誼傳》獨載《弔屈原》、《鵩鳥》二賦，而無此篇。洪興祖以爲瑰異奇偉，非誼莫能及，而并錄傳中。豈興祖誤耶？《學古適用編》卷三一《榮進素定》：賈誼《惜誓》賦不知作於何時，誼死時年才三十三耳，賦已有「惜余年老而日衰，歲忽忽而不反」語。韓退之作《五箴》，自謂「生三十有八年，髮白齒脫，聰明不及前矣」。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子瞻於此因有勞生強半之說。嗟呼，賈之志，韓之學，樂天、東坡之襟度，而猶有此慨，況其他乎！《說詩晬語》卷上：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方員。」作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于中，自無隨波逐浪之弊。《藝概・賦概》：屈子以後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賈生《惜誓》；情之綿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勁，莫如淮南《招隱士》。又：《惜誓》，余釋以爲惜者，惜己不遇于時，發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禮義也。此與篇中語意俱合。王逸注「哀惜懷王與己約信而復背之」，其說似淺。

傳記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略】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史記・日者列傳》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

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縷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嬥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譽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罰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賈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敎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漢書・賈誼傳》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

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略】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略】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略】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略】文帝於是從誼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略】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風俗通義》卷二《正失篇》　中壘校尉劉向對孝成帝曰：「【略】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癰汁，見愛儇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闕，襲黃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兔。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度湘水投弔書曰：『闡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愍也。」

《賈子次詁》卷一四《賈子後嗣考》　洛陽賈氏，始著於梁太傅，厥後子孫能世纘其業，故兩漢之際史不絕書。下逮唐宋，賈氏復顯於西北諸郡，而眞定尤盛，考其淵源亦多太傅之苗裔，然年祀既遠，繫世難明。《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雖叙述稍詳，仍多疏舛，亦不煩稱引。今惟取班、范兩書所紀繫世彰著者，次於篇，學者亦可以知其概矣。謹按：前世大儒之子孫莫盛於荀子，而賈子次之，軒冕之外名德輩出，故尤非他族所及云。蓋二子之學，正誼明道，悉秉至誠，所坐言者皆足收起行之效，準以聖門四科，均無愧色，即在閭里亦未必遽後。諸賢乃皆見抑當時，負謗後進，取章甫以薦履，識者恫焉。及稽其後嗣之隆替，則叅世相承，皆有以自見。其寖微之學，近世通儒亦頗有推闡其說者。平陂往復之際，殆猶有所謂天道者邪？烏虖，豈偶然哉！賈嘉者，賈子之孫也，孝武帝立，慕賈子之爲人，舉其孫二人皆至郡守。嘉通《尚書》，尤以好學著，賈子之世賴以不墜。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其一人名不傳。見《史記》《漢書・賈子傳》及《儒林列傳》。賈捐之，字君房，賈子之曾孫也。元帝初上書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當是時，帝以珠厓數反，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帝使詰之，捐之以書對，其言深切，帝從之，珠厓由是罷。捐之因數得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而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進見亦寖疏。長安令楊興者與捐之交善，因共議更相薦譽，以希進用，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乃與興共爲薦顯奏，又共爲薦興奏，石顯聞而陷之，由是獲罪，竟坐誅。捐之雖以躁進敗，而下筆言語妙天下，文辭之美有足稱者。見《漢書・本傳》。賈光，賈子之六世孫也，爲常山太守，孝宣帝時始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平陵。賈徽，賈子之八世孫，光之孫也，從劉歆受《左

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著《左氏條例》二十一篇，以經術名當世。賈逵字景伯，賈子之九世孫，徽之子也，顯宗時以應敕獻《神雀頌》，拜爲郎，和帝永元三年稍遷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著《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方爲郎時，與班固幷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及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國語》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略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其言博辯有鑒裁。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幷作《周官解故》。八年，廼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諸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羨慕焉。和帝時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幷蒙優禮。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與鄭玄竝稱通儒，號賈鄭之學。然逵不修小節，當世亦以此頗譏焉。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二。子二皆爲太子舍人，名不傳。光以下皆見《後漢書・賈逵列傳》。

又　蔭祐曰：賈子之見疏，太史公以爲隕於絳、灌之屬，然幷次其《傳》於屈原之後，其指亦頗有不可曉者。及劉子政之說見錄於《風俗通義》，乃知賈子之不能安其位，實有若上官、靳尚者媒孽於內，其邂逅之奇蓋無一事不與屈原同，則太史公論著之義非無微意於其閒矣。夫賈子以見疏之故遂不能盡抒所蘊，此非賈子之不幸，特漢室之不幸爾。議者苟知賈子之黜非其區區一人之不幸，然後知尚論之君子於此所以悽愴傷心者，決非無說以自處，然此豈志在詭遇之徒所及料哉？班孟堅爲《賈子傳》既備載其經世諸文，復述七國淮南之禍於《本傳》之末，乃庶幾無負賈子，而太史公尤深遠矣。

又　跋曰：先師鞠龕先生著《賈子年譜》一卷，抉擇幽微，能補汪容甫氏所未及。公子穆存太守出以見視，恩浩因別錄副本，用規傳布。先生遺文多燼於兵火，穆存蒐羅放失，惟輯詩若干篇及此書僅存，幸邪，悲邪！恩浩少沐先生賞異，今垂老無成，所以報吾師者惟仍在區區文字之末，亦可慨已！先生諱蔭祐，字子受，自號鞠龕，姓太原王氏，初授訓導，終兩淮鹽運使司經歷，卒年五十有二。光緒二十七年秋七月，門下士天津郭恩浩謹譔。

著録

《漢書・藝文志》《賈誼》五十八篇。

又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又　《賈誼賦》七篇。

《隋書・經籍志三》《賈子》十卷。（《錄》一卷，漢梁太傅賈誼撰。）

又《經籍志四》《漢淮南王集》二卷，又梁有《賈誼集》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賈子》九卷。（賈誼撰。）

又《經籍志下》《前漢賈誼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三》《賈誼新書》十卷。

又《藝文志四》《賈誼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四》《賈誼新書》十卷。

《崇文總目》卷五　《賈子》九卷。漢賈誼撰。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爲十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〇　《新書》十卷。右漢賈誼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者。或取《漢書・誼傳》附於後。

《直齋書錄解題》卷九　《賈子》十一卷。漢長沙王太傅洛陽賈誼撰。

《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論》，末爲《吊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漢書藝文志考證》卷五　《賈誼》五十八篇。《本傳》，「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新書》十卷，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或取《漢書・誼傳》附於後。（《隋志》云：《賈子》書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傅傳》。」文穎以爲賈誼作，今在《大戴禮》第四十八篇。考之《新書》，蓋以《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合爲一。朱文公曰，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與誼《本傳》疏語同。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已有識其言之要者矣。顏師古曰，誼上疏可爲太息者六，今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今考《新書》諸篇，其末綴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餘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於是三者，如《服疑》、《益壤》、《權重》諸篇是也。班固作《傳》，分散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自「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已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數寧》、《藩傷》、《藩強》、《五美》、（「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制不定》、《親疏危亂》凡七篇而爲之。自「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以下，以爲痛哭之說，與其書合。至於流涕二說，其論足食、勸農者，是其一也，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爲流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流涕，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爲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爲不足，故又分《解縣》、《匈奴》二篇，以爲流涕之二。說庶人上僭，體貌大臣，皆其書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取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又皆其太息之說也。固乃略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篇附於《食貨志》，顧取《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爲太息者，則以爲之。（書經刪削，非皆全文。）朱文公謂《新書》是平日記錄稿草，其中事事俱有。（誼有經世之才。）

又卷六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賈誼傳》：誼以爲「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

又卷八　《賈誼賦》七篇。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惜誓》、《吊屈原》、《服賦》。）《古文苑》有《旱雲》、《虞賦》。《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

《玉海》卷五五　漢《賈誼新書》、《賈子》、《賈誼集》。《漢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隋志》：《賈子》十卷，《錄》一卷。漢梁太傅賈誼撰。（集四卷。）《唐志》：《賈誼新書》十卷。（《崇文目》九卷，集一卷。）《中興書目》：十卷，賈誼撰。

又　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今皆存。《本傳》所載《治安策》，今釐爲數篇，各立題目，雜見於《新書》。班固贊誼云，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即《新書》也。《賈誼傳》「三表」「五餌」注，師古引賈誼書。（見第四卷《匈奴》篇。）《文紀》注師古引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

又　《新書》目錄：一、過秦上下（見《史記・秦紀》）、宗首、數寧、藩傷、藩強、大都、等齊、服疑、益壤、（事勢）二、權重、五美、制不定、審微、階級、（事勢）三、俗激、時變、瑰瑋、孽產子、銅布（見《食貨志》）、壹通、屬遠、親疏危亂、憂民、解縣、威不信、（事勢）四、匈奴、勢卑、淮難、無蓄、鑄錢、（事勢）五、傅職、保傅（見《大戴禮》）、《昭記》）、連語、輔佐（連語）、問孝（闕）、六、禮、容經（《大戴禮》）、春秋、（連語）七、先醒、耳痺、諭誠、退讒、君道、（連語）八、官人、勸學、道術、六術、道德說、（雜事）九、大政上下、修政語上下、（雜事）十、禮容語上下（上篇闕）、胎教（見《大戴禮》）、立後義、傅（雜事。傅即本傳之語）五十八篇十卷。

《通鑑答問》卷三《賈誼上疏》　或問：賈誼言可爲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新書》分爲七篇，何歟？曰：朱文公謂《新書》乃其稿草也。又問：可爲流涕者二，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一不載於《傳》，何歟？曰：《新書》論足食勸農者，是流涕之一，而班史載之《食貨志》。論制匈奴凡二篇，實一事也，與足食勸農爲二。又問：顏師古曰：可爲長太息者六，至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呂成公曰：見於《傳》者有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其三可得聞歟？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史取爲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爲太息，而班史取爲太息之二；言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言體貌大臣是爲太息之四；《等齊》篇論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史削《等齊》不取，而以《銅布》載於《食貨志》。總而言之，太息者六，粲然可見矣。昭帝通《保傅傳》，今在《大戴禮》，蓋以《新書・傅職》、《保傅》、《胎教》、《容經》四篇合爲一。朱文公謂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識其言之要者。今考是篇，有《學》

《禮》、有《明堂之位》、有青史氏之《記》，載於《傳》者，其略也。嘗觀誼之疏，於禮義廉恥反覆言之，曰商君遺禮義；曰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曰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此言薄俗之末變也。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曰頑頓亡恥、誖垢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曰俱亡恥、俱苟安；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曰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此言遇臣之有節也。管仲，霸者之佐，誼誦法孔子者也，而以管氏「四維」告其君，蓋風俗根本實係乎此。然禮義所該者廣，廉恥所指者切，未有不顧廉恥而能修禮義者也。《論語》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儒行》曰：砥厲廉隅，此士之所以異乎凡民也。戴天履地而爲人，誦《詩》讀《書》而爲士，而棄禮義，捐廉恥，無以異乎秦之民，亦可愧哉！誼有經世之才，所言皆漢之治體，唯此四字可爲學者之藥石，而廉恥又立身之大節。人之所以爲人，士之所以爲士，捨是則違禽獸不遠矣。賁其趾捨車而徒，君子喻於義也；捨爾靈龜觀我朵頤，小人喻於利也。賈生有「審取捨」之說，學者亦必審於斯。

《黃氏日抄》卷五六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眞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

又　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空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於事情，則此事爲近之。

《抱經堂文集》卷一〇《書校本賈誼新書後》　《新書》非賈生所自爲也，乃習於賈生者萃其言以成此書耳。猶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爲。然其規模、節目之間，要非無所本而能憑空撰造者。篇中有「懷王問於賈君」之語，誼豈以賈君自稱也哉？《過秦論》史遷全錄其文。《治安策》見班固書者乃一篇，此離而爲四五，後人以此爲是賈生平日所草創，豈其然歟？《修政語》稱引黃帝、顓、嚳、堯、舜之辭，非後人所能僞撰。《容經》、《道德說》等篇辭義典雅，魏、晉人決不能爲。吾故曰是習於賈生者萃而爲之，其去賈生之世不大相遼絕，可知也。

又　此乃《漢魏叢書》中本。近借得前明兩刻本：一是宏治乙丑吳郡沈頡刻本，校者爲毛斧季；又一刻本雖無沈頡名，而其實即是沈本，爲之校者吳元恭也。兩校皆據宋本是正。今觀宋本，科段字句有絕佳者，而譌脫處亦致不少，兩君一無持擇，疏矣。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題爲《賈子》，與宋本相出入，有欽遠猷者，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而爲之審定，以去非從是，其勤甚矣，而義亦不能盡得。其間有爲後人出己意增竄者，誦之頗似順口，而實非也。余殫旬日之勞，合三本以校是書。其不可讀者，不及十之一焉，有所因則易見功也。宋以前所增竄者，疑亦不少，此則不敢去，恐其瑳糠及米也。捨宋本而從別本者著之，意有疑者亦著之，若專輒而改舊所傳，則吾豈敢。乾隆四十有四年冬至前四日書。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新書十卷》　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吊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吊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顚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瞀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稿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注》亦於《過秦論》下注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爲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以繫單于」，顏師古《注》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注》引《賈誼書》「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即唐人所見，亦足爲顯證。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

之數，故館閣至此。其書不全眞，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稿，固未核其實。陳氏以爲決非誼書，尤非篇論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併敷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

《讀書脞錄》卷四《賈誼新書》《賈誼新書》較之《漢書》《本傳》及《食貨志》所載諸疏，率多任意增損，或一事而分爲兩篇，疑此其平日論撰；而奏疏則芟薙浮語，熔鑄偉詞，故其文益茂美，或班氏小有潤色；而《新書》又間出後人點竄，未可定也。《本傳》中「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一段與《大戴禮・禮察》篇略同，而《新書》無之，蓋即第十卷《禮容語上》之文，而今本闕也。何燕泉不察《新書》有闕，乃錄《禮察》篇全文於《過秦論》後，別立《審取舍》篇名，甚矣其不知而作也。

《鄭堂讀書記補逸》卷二〇《賈子》十卷（宋潭州刊本）。漢賈誼撰。（誼，洛陽人，文帝時以薦召爲博士，超遷至大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轉梁王太傅。）《四庫全書》著錄，作《新書》十卷。按：《漢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隋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作《賈子》九卷，《新唐書・志》作《賈誼新書》十卷，晁氏《讀書志》亦作《新書》十卷，而陳氏《書錄解題》作《賈子》十一卷，是唐以後，其本固不一矣。晁、陳俱不言其有闕篇，陳氏稱其末載有《吊湘賦》。此本爲淳熙辛丑潭州所刻，末有胡（价）跋，淳祐八年又重修其版，《黃氏日鈔》所稱者，即此本也。其中原闕《問孝》一篇及《禮容語》之上一篇，而其末無《吊湘賦》，則亦非陳氏所記之本矣。卷首《過秦》，原分上、中、下三篇，明時重刊，又誤合中、下二篇爲一，遂止五十五篇。正德八年李（夢陽）刻《賈子》序稱「亡其三篇」，則亦不知其誤合。又正德九年長沙刻《新書》，黃（寶）爲序，其本一同李刻本。《漢魏叢書》亦收入之。至國朝盧氏《抱經堂叢書》本，始據潭、建諸本，以正明本之失，又刊削其不成文理之字句。然從來書籍之難通者，貴在闕疑，抱經獨於是書加刊正，蓋以其間有出於後人之所紊亂者耳。按李序稱：「此書淳熙刊，時已稱舛闕。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惑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闕不可讀。」抱經序云：「《書錄解題》稱：『其中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編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顚倒，致不可讀。惟《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哉？」據此則是書實無僞作攙入其間，而所謂不成文理之字句，乃鈔胥訛脫，非本來若是也。抱經以此書與董子《春秋繁露》合刻，總題曰《漢兩大儒書》，錢唐序之，其所校正固善，而此本猶宋時之舊，故即以爲志云。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四《賈子新書》。右《新書》十卷，明正德九年陸良弼刊本，有黃寶序，先君子以欽遠猷校本過錄於上。每卷首題《新雕賈誼新書》，下題「梁太傅賈誼撰」。目錄後有「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前有「袁氏宋本校過」一行，並補《審取舍》篇於《過秦》目下，係以何孟春跋語及己亥三月遠猷題記。又卷末書云：「《賈子》世無善本，互有訛缺，今集郴陽何氏本、長沙本、武陵新本及此本，參相去取，得正其十之四五，不可考者仍闕，以俟別本更訂。己亥三月十有二日燈下，遠猷書。」案遠猷即欽遠猷，抱經堂盧氏本所稱「李空同本，正德八年刻」，「後有欽遠猷者，不知何時人」是也。又謂何氏「於文義不順者，頗加竄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捨》一篇，乃錄《大戴・禮察》篇全文，今不用」。其宋本當即盧氏所謂建本，「明毛斧季、吳元恭皆據以改近世之本」者是也。以有「建寧府陳八郎」一行，故稱建本云。

又　右盧氏抱經堂本，先君子以明刻大字本校至二卷止。記前云：乙巳夏五月，書賈持明刻《賈子》一部，欲售於予，先爲汪氏映月軒所得，因借閱之。其字視今時本頗大，前有黃寶序，已不全，似即所謂陸良弼在長沙所刻本。是日手校二卷，屬有事未竟，他日當再借以卒業也。槎客記。又書卷末云：抱經學士校刻此書，具費苦心，可謂有功於長沙者。某嘗觀明何燕泉《餘冬序錄》中述《賈誼新書》數條，語甚詳。燕泉並有校定重刻本，書此以俟他日更訪求之。辛未人日，免床又志。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三《新書》十卷。（明刊本。）漢賈誼撰，宋淳熙辛丑程漕使某攝潭州守，刻置學宮。明時其板殘闕。弘治間，陸相爲長沙太守，嘗以黃都諫寶藏本修補印行。此則吉府重刊本，悉依宋刻。（卷中有

「吉府圖籍」朱記。）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三九《新書》十卷。【略】案黃寶序稱，陸公得舊版補刊。或者疑舊版即陳給事淳熙中所刊，但書中宋諱皆不缺筆，必非宋版可知。觀其字體，當是元末時初本耳。吉府重刊本，行款悉同，惟冊首蓋「吉府圖書」朱文方印，後楊節跋。查陸氏修於正德九年，吉府本據楊跋重刊於正德十年，相距甚近。疑陸宗相所修之版，後歸吉府，改頭換面，掩爲重刻耳。明人往往有此，不足怪也。陸本皆明朗，吉府本則卷六多模糊處。第三葉十一、十二、十三行，陸本有空白處，吉本則否，挖補痕迹顯然，尤爲陸本即吉本之明證。

《儀顧堂題跋》卷六《宋本賈誼新書跋》。《新雕賈誼新書》十卷，題曰「梁大傅賈誼撰」，宋刊本，目後有「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蓋南宋麻沙本也。校以正德九年陸相本、何元朗本、何鏜《漢魏叢書》本，卷七《諭誠》篇，「是以國士畜我，我故國士爲之報」，何鏜本作「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下奪「故曰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非冗言也，在主而已」二十四字。何元朗本「舉被而爲禮」下，惟存墨釘。《退讓》篇「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云云至「楚王愧」，凡三百九十二言，何鏜本刪削改易，只存二百六十四言，何元朗本則全缺。正德陸相本「國士報之」下缺二十餘字，誤接《退讓》篇「使者曰否」云云，而缺其篇首三百餘字，「使」字上又衍「大」字，想所據宋本有缺頁，遂連爲一耳。後來諸本，多從陸相本出，故缺文亦相類也。

又《宋刊明補本賈子新書跋》。《賈子新書》十卷，明正德九年長沙守陸宗相補刊本，每頁十六行，行十一字，自序至跋凡二百七頁，前有黃寶序，後有淳熙辛丑胡价跋。案是書北宋刊本無聞。淳熙辛丑程給事爲湖南漕使，刊置潭州州學。據胡价跋，字句譌舛，以無他本可校，未能是正。正德中陸宗相守長沙，得殘版數十片，因補刊成之。見黃寶序。是其中尚有宋淳熙殘版，特不多耳。正德十年，吉藩又據陸本重刊於江西。余官閩時，從楊雪滄中翰借校，與此本行款悉同。其後何元朗、程榮、何鏜諸本皆從此出，惟所據之本，摹印有先後，全缺有不同耳。宋本不可見，得此亦不失爲買王得羊矣。此本勝於吉藩本，吉藩本勝於程榮本，程榮本勝於何鏜本。明刻諸本，以何元朗爲最劣耳。

《滂喜齋藏書記》卷二《子部》明刻《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胡价跋云：提學漕司給事程公，暫攝潭事，刻之學宮。跋後又有題記云：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刊補。案：常熟瞿氏、歸安陸氏皆有明正德本。瞿氏志云：潭板明時殘闕，宏治間，陸相爲長沙守，修補印行。陸氏志云：陸本復歸吉府。據此，則宋時刊板，歷明尚存，但遞有增修耳。陸志又云：吉府本冊首蓋「吉府圖書」朱文方印，陸本卷六第三葉十一、十二、十三行空白。此本冊首無吉府印，而卷六亦無空行，則在二本前明甚，其元末明初之際乎？同治辛未戴子高校過，卷末有其題字。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上《賈誼五十八篇》。《史記・本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數年爲梁懷王太傅。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時年三十二。本書《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按：此數語似《別錄》文。）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已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

又卷二下《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史・屈賈列傳》：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按：《漢書》作「悉更奏之」。）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本書《禮樂志》：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廼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本書《傳贊》曰：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已疏矣。章學誠《校讎通義》曰：《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考。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則當入于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于陰陽。按：本書《魏相傳》

相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緣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緣者也。此《五曹官制》本陰陽五行以爲言，而羲和官守所有事，故《七略》入之此門。

又卷三　《賈誼賦七篇》。賈誼有書五十八篇，見諸子儒家。《史・屈賈列傳》：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又曰：賈生爲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劉向《別錄》：賈生弔屈原賦：因以自諭自恨也。王逸《楚辭章句》：《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時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而無終也。《隋書・經籍志》：梁又有《賈誼集》四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前漢《賈誼集》二卷，《藝文志》同。王氏《考證》：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才，俯就騷律，所出三篇（《惜誓》《弔屈原》《服賦》），皆非一時諸人所及。《古文苑》有《旱雲》《笛》《虞賦》。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　《漢梁太傅賈誼集》四卷，錄一卷。（誼始末具六藝春秋家。）史漢《本傳》：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及爲博士，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後爲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廼爲賦以自廣。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諫。又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又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賈誼賦七篇。《隋・經籍志》：梁又有賈誼集四卷，錄一卷，亡。《唐・經籍志》：前漢賈誼集二卷，《藝文志》同。《太平御覽・文部》：魏文帝《典論》曰：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文心雕龍・詮賦》篇曰：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又曰：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哀弔》篇云：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駁，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奏啓》篇云：若夫賈誼之務農，可謂識大體矣。《議對》篇云：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體性》篇云：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事類》篇云：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才略》篇云：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慟而賦清，豈虛至哉。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賈長沙集》輯本一卷，凡賦四篇，騷一篇，疏六篇，《過秦論》上中下三篇。嚴可均《全漢文編》曰：賈誼有集四卷。案：賈生諸疏，散在《新書》者十六篇，小有異同，見存不錄，錄其所無者，曰《旱雲賦》《虞賦》《鵩鳥賦》《惜誓》《上疏陳政事》《上疏請封建子弟》《上疏諫封淮南諸子》《說積儲》《諫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過秦論》《弔屈原文》凡十一篇。又曰：《過秦論》《文選》分上中下三篇，《史記・秦始皇本紀》但爲一篇，不分上中下，而次第全異，文亦小異，最爲古本，今據錄之。又曰：《弔屈原文》史漢《本傳》並以爲賦，今據《文選》編入，並錄其序，蓋本集所題如此。

《札迻》卷七　《賈子新書》。盧校《新書敘》云：「《漢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案：馬總《意林》二引此書，題《賈誼新書》八卷，高似孫《子略》載庾仲容《子鈔》目同。（惟八卷作九卷。）則梁時已稱《新書》，不自《新唐志》始也。「新書」者，蓋劉向奏書時所題，凡未校者爲故書，已校定可繕寫者爲新書。楊倞注《荀子》末載舊本目錄，劉向《敘錄》前題《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殷敬順《列子釋文》亦載舊題云「《列子新書》目錄」。（宋本劉《敘》前無此目，非唐本之舊。

《釋文》又云：「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案：殷氏所釋最爲審確。又引劉向上《管子》奏稱「《管子新書》目錄」。（宋本《管子》亦無此題。）足證諸子古本舊題大氏如是。（《意林》又載《晁錯新書》三卷，《隋書・經籍志》引梁《七錄》作《朝氏新書》，「朝」「晁」字通。）若然，此書隋、唐本當題《賈子新書》。（隋、唐《志》著錄稱《賈子》者，省文。）蓋「新書」本非賈書之專名，宋、元以後諸子舊題刪易殆盡，惟《賈子》尚存此二字，讀者不審，遂以「新書」專屬之《賈子》，校槧者又去「賈子」而但稱《新書》，展轉譌省，忘其本始，殆不可爲典要。（盧校載宋淳祐八年潭州刊本止題《賈子》，雖非隋、唐本之舊，然猶愈於止題《新書》之不辨某氏書也。）盧校頗爲精審，而亦沿茲題，何也？

《青學齋集・賈子新書書後》　盧文弨《賈誼新書序》：《漢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有五十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然則今本《賈子》非即《漢志》著錄之本，況後人不無坿合分析其間。考賈誼當漢文朝，漢文號稱有道主，論者以用誼不卒爲憾。案：《漢書・誼傳》謂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又謂上納誼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是漢文采用誼言，播爲國典矣。班氏敘梁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一一明列其功，而以「五餌」「三表」爲疏，然秦穆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匈奴，則亦確有成效，所謂經國體遠。《新書》中具載其文，窺歎經濟之必本於經術也。《經典序錄》敘《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是誼爲荀氏再傳弟子。荀卿受《詩》根牟子，爲卜氏子五傳弟子，故尤長於禮。吾觀《新書》、《傅職》、《保傅》、《連語》、《輔佐》、《胎教》載德宋之，《禮》篇載在《曲禮》，莫非以傳授有自？《禮》篇《君道》篇說《詩》，《瞻虞》、《鴛鴦》、《鸞鳥》、《皇矣》、《旱麓》均非毛義，於時三家之學未立，其爲先秦經師遺說無疑。其述《左氏》事，《禮容》篇叔孫昭子一條，《先醒》篇宋昭公出亡而復位，號君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痺》篇子胥荷籠而自投於江，《諭誠》篇楚昭王以當房之德復國，今《左氏傳》並無其文。《審微》篇晉文公請隧，叔孫于奚救孫桓子，《春秋》篇衛懿公好鶴亡國，《先醒》篇楚莊王與晉人戰於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與《左氏傳》異同，尤足見其廣徵博引，異於株守一先生之說者。綜全書言，《過秦》三篇，史家取之，可知深切事勢。自《數寧》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班氏往往采其語入《傳》若《志》中。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重言，《容經》以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分篇次第釐然，各有理緒可尋，殆就見聞所得著諸篇籍，以俟異日敷陳，未可以馬班有所未載，強生純駁淺深之別也。此依盧本重刻，凡與各本異同，悉著行間，宜讀賈子書者，咸推爲善本也夫。

《巢經堂文集》卷五《題移寫賈子新書盧氏校本》　此《新書》十卷，蓋後人取《漢書》本傳中奏疏及它遺文，分析掇湊成之，非元書五十八篇之舊也。而此武陵何氏本，又譌脫不可讀。弨弓盧氏以宋潭本、建本校刊者刪削是正，最爲愼當，乃取其本增改此本。明誤者即塗之，若都可通則兩存，不必盡以盧氏所據者爲是。要之，既非元書，本之異同，其相傳亦各有所自，但求其曉暢可讀，大段不失即得矣。

藝　文

楊炯《廣溪峽》　廣溪三峽首，曠望兼川陸。山路遶羊腸，江城鎖魚腹。喬林百尺偃，飛水千尋瀑。驚浪迴高天，盤渦轉深谷。漢氏昔云季，中原爭逐鹿。天下有英雄，襄陽有龍伏。常山集軍旅，永安興版築。池臺忽已傾，邦家遽淪覆。庸才若劉禪，忠佐爲心腹。設險猶可存，當無賈生哭。

張九齡《酬王六寒朝見詒》　賈生流寓日，揚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唯君獨見思。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枉兼金訊，長懷伐木詩。

孟浩然《曉入南山》　瘴氣曉氛氳，南山沒水雲。餌飛今始見，鳥墮舊來聞。地接長沙近，江從泊渚分。賈生曾弔屈，余亦痛斯文。

李白《行路難三首》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陽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効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

又《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又《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

夫子世稱賢。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去國難爲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悽然。

又《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 虹霓掩天光，哲后起康濟。應運生夔龍，開元掃氛翳。太微廓金鏡，端拱清遐裔。輕塵集嵩岳，虛點盛明意。謬揮紫泥詔，獻納青雲際。讒惑英主心，恩疎佞臣計。徬徨庭闕下，歎息光陰逝。未作仲宣詩，先流賈生涕。挂帆秋江上，不爲雲羅制。山海向東傾，百川無盡勢。我於鷁夷子，相去千餘歲。運闊英達稀，同風遙執袂。登艫望遠水，忽見滄浪枻。高士何處來，虛舟渺安繫。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麗。延引故鄉人，風義未淪替。顧侯達語默，權子識通蔽。曾是無心雲，俱爲此留滯。雙萍易飄轉，獨鶴思凌厲。明晨去瀟湘，共謁蒼梧帝。

王維《上張令公》 珥筆趨丹陛，垂璫上玉除。步簷青瑣闥，方轂畫輪車。市閱千金字，朝開五色書。致君光帝典，薦士滿公車。伏奏回金駕，橫經重石渠。從茲罷角抵，希復幸儲胥。天統知堯後，王章笑魯初。匈奴遙俯伏，漢相儼簪裾。賈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疎。學《易》思求我，言《詩》或起予。嘗從大夫後，何惜隸人餘。

儲光羲《奉酬張五丈垂贈》 綵服去江汜，白華生大梁。星辰動異色，羔雁成新行。日望天朝近，時憂郢路長。情言間遥軸，惠念及滄浪。松柏以之茂，江湖亦自忘。賈生方弔屈，豈敢比南昌。

杜甫《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塞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當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

又《題鄭十八著作文》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又《久客》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

又《春日江村五首》五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又《入奮口》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孟郊《羅氏花下奉招陳侍御》 眼在枝上春，落地成埃塵。不是風流者，誰爲攀折人。寧辭波浪闊，莫道往來頻。拾紫豈宜晚，掇芳須及晨。勞收賈生淚，強起屈平身。花下本無俗，酒中別有神。遊蜂不飲故，戲蝶亦爭新。萬物盡如此，過時非所珍。

又《贈崔純亮》 食齊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傍。小人知慮險，平地生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浸藥泉，流苦來日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非不壯，賈生非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沾裳。古人勸加餐，此餐難自強。一飯九祝噎，一嗟十斷腸。況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昔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歎，碧落空茫茫。

又《寄張籍》 未見天子面，不如雙盲人。賈生對文帝，終日猶悲辛。夫子亦如盲，所以空泣麟。有時獨齋心，髣髴夢稱臣。夢中稱臣言，覺後眞埃塵。東京有眼富，不如西京無眼貧，西京無眼猶在耳，隔牆時聞天子車聲之轔轔。轔轔車聲輾冰玉，南郊壇上禮百神。西明寺後窮瞎張，大祝縱爾有眼誰爾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眞。

劉禹錫《詠史二首》二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吳筠《覽古詩十四首》七 魯侯祈政術，尼父從棄捐。漢主思英才，賈生亦排遷。始皇重韓子，及覩乃不全。武帝欽相如，既徵復忘賢。貴遠世咸爾，賤今理共然。方知古來士，難以効當年。

劉長卿《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赴上都》 賈生年最少，儒行漢庭聞。拜手卷黃紙，迴身謝白雲。故關無去客，春草獨隨君。淼淼長淮水，東西自此分。

又《歲日見新曆因寄都官裴郎中》 青陽振蟄初頒曆，白首御冤欲問天。絳老更能經幾歲，賈生何事又三年。愁占蓍草終難決，病對椒花倍自憐。若道平分四時氣，南枝爲底發春偏。

李紳《逾嶺嶠止荒陬抵高要》 幸逢雷雨盪妖昏，提挈悲歡出海門。西日眼明看少長，北風身醒辨寒溫。賈生謫去因前席，痛哭書成竟何益。物忌忠

良表是非，朝驅絳灌爲讒敵。明皇聖德異文皇，不使無辜困鬼方。漢日傳臣終委弃，如今衰叟重輝光。高明白日恩深海，齒髮雖殘壯心在。空媿騶駘異一毛，無令朽骨慙千載。

白居易《讀史五首》一　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徨未忍決，遶澤行悲吟。漢文疑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爲心。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沈。良時眞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

又《端居詠懷》　賈生俟罪心相似，張翰思歸事不如。斜日早知驚鵬鳥，秋風悔不憶鱸魚。胸襟曾貯匡時策，懷袖猶殘諫獵書。從此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

又《江亭夕望》　憑高遠望思悠哉，晚上江亭夜未迴。日欲沒時紅浪沸，月初生處白煙開。辭枝雪蘂將春去，滿鬢霜毛送老來，爭敢三年作歸計，心知不及賈生才。

又《偶然二首》一　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聖賈生賢，謫向長沙堪歎息。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猶差忒。月離于畢合霧沱，有時不雨誰能測。

姚合《寄主客劉郎中》　漢朝共許賈生賢，遷謫還應是宿緣。仰德多時方會面，拜兄何暇更論年。嵩山晴色來城裏，洛水寒光出岸邊。清景早朝吟麗思，題詩應費益州牋。

李賀《感諷五首》二　奇俊無少年，日車何躃躃。我待紆雙綬，遺我星星髮。都門賈生墓，青蠅久斷絕。寒食垂楊天，憤景長肅殺。皇漢十二帝，唯帝稱睿哲。一夕信豎兒，文明永淪歇。

李商隱《異俗二首》二　戶盡懸秦網，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瀨祭，只是縱猪都。點對連籠餌，搜求縛虎符。賈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爐。

又《安定城樓》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

又《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又《城上》　有客虛投筆，無寥獨上城。沙禽失侶遠，江樹著陰輕。邊遽稽天討，軍須竭地征。賈生遊刃極，作賦又論兵。

胡曾《咏史・長沙》　江上南風起白蘋，長沙城郭異咸秦。故鄉猶自嫌卑濕，何況當時賦鵩人。

王禹偁《讀漢文紀》　西漢十二帝，孝文最稱賢。百金惜人才，露臺草芊芊。千里卻駿骨，鸞旗影遷延。上林愼夫人，衣短無花鈿。細柳周將軍，不拜容棨鞬。伯業固以盛，帝道或未全。賈生多謫宦，鄧通終鑄錢。謾道膝前席，不如衣後穿。使我千古下，覽之一泫然。賴有佞倖傳，賢哉司馬遷。

又《自詠》　華髮不稱老，高堂爲有親。寧同賈生恨，自比老萊身。官散且無過，俸微猶助貧。誰能學屈蠖，拳跼苦求伸。

又《春郊獨步》　襟袖飄飄晚吹輕，孤吟何必共人行。綠楊繫馬尋芳徑，春草隨人上古城。不憤黃鵬誇巧舌，多慙戴勝勸歸耕。憑高朗詠沉湘賦，自許吾生似賈生。

又《贈王獻》　舉子竟文賦，風騷委路塵。吾宗多警句，詩道未無人。青眼有誰是，白頭空鑷頻。賈生如再召，爲爾指迷津。

宋庠《讀賈誼新書》　誰謂賈生學，兼之文帝朝。死憂王墜馬，生賦鵩如鴞。初召宣溫密，矜功絳灌驕。勤勤論五餌，史筆未相饒。

宋祁《懷三封墅》　寡求願易足，久計還中林。君恩容有報，宿留未抽簪。淺謀乏經濟，流星候頹侵。企翰羨鴻翥，俯泳愧魚沈。榮名非不勉，高坻良可欽。奈何賈生慟，又將莊舄吟。投沙乃聞古，懷春方在今。

又《宣室》　宣室崔嵬冠未央，殿帷深掩上書囊。賈生始得虛前席，董偃尋聞獻壽觴。

又《哀江南病》　鬼化斯文念賈生，精神琱琢坐寒更。一書草就兼衣卧，恨煞東方不肯明。

張方平《上三司蔡內閣》　此日河南念賈生，留將名字徹丹庭。秋聲漸覺寒生樹，親老遙知獨倚扃。徒繫車傍淹白晝，得離鞹上必青青。公如未信牛間氣，試掘豐城必有靈。

劉敞《和楊備國博弔屈原》　知音不恨遠，異代忽同聲。靈魂自識路，幽遇亦含情。淮記屬揚子，臨淵悲賈生。鬲文激頹俗，會使衆人清。

王安石《雜詠三首》一　懷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何知。

又《賈生》（漢有洛陽子）　漢有洛陽子，少年明是非。所論多感慨，自信

肯依違。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應須蹈東海，不但涕沾衣。

又（一時謀議略施行）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徐積《弔屈平》　洞庭湖口君須過，爲我回頭弔屈平。楚國誰曾憐直道，湘江依舊寄冤聲。反騷義命賢揚子，作賦譏傷陋賈生。若是獨醒無不可，荷蓑猶可釣而耕。

彭汝礪《途中》　一日復一日，悠悠竟何之。萬物但此理，百年能幾時。墨翟悲已誤，賈生哭奚爲。可憐日月輪，日夜爭東西。

又《又贈仲至》　倒囷虛廩出珠璣，萬事從容指是非。世有賈生人未識，漫聞流涕欲沾衣。

張耒《賈誼》　賈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嘆數奇。逐得洛陽年少去，白頭絳灌亦何爲。

蘇轍《次韻王鞏見寄》　觸事如棊一一低，昏然一睡更何知。賈生流落南遷後，陶令衰遲歸去時。去住由人眞水母，簞瓢粗足亦山雌。年來未省談堯舜，一哄龐蹊豈足吹。

又《次王適韻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二　魏紅深淺配姚黃，洛水家家自作塘。遊客賈生多感槩，閑官白傅足篇章。山分少室雲煙老，宮廢連昌草木長。路出嵩高應少駐，孱顏新過一番霜。

又《讀史六首》三　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痛哭空傷生。

孔平仲《賈誼》　措置由來有後先，運行無迹盍觀天。色黃數五疑非急，此事知君正少年。

方澐《賈誼》　好學明治體，孤忠不自由。清時廣賢路，太傅獨南州。天闊湘潭望，秋高屈宋愁。上方崇老氏，未暇問才猷。

揭傒斯《漢茶陵侯廟》　高帝安劉慮未危，賈生可恨不同時。長沙更有迴旋地，千載荼陵無古祠。

劉基《次韻高則誠雨中三首》一　短棹孤蓬訪昔遊，冷風凄雨不勝愁。江湖滿地蛟螭浪，杭稻連天鼠雀秋。莫怪賈生偏善哭，從來杞國最多憂。絕憐窗外如珪月，只爲離人照白頭。

朱右《弔賈生賦並序》　賈生遇而復毀，卒不見用，有大志不得盡施於時，竟憂懣哭泣以歿，爲文弔之。　恭承間氣兮，大賢天縱。明王不作兮，怠棄三統。文章經國兮，痛哭規諷。獨倡寡和兮，不能從衆。材大無偶兮，世莫爲用。嗚呼夫子兮，何獨使余之悲慟！世溷濁而不分兮，嫗龍蝘蜓。御濮便娟兮，九韶博衍。鸞鳳高逝兮，鷃雀堂壇。羣愚滿庭兮，賢良日遠。大儒逆斥兮，奄夫佼善。謂夔無能兮，微蚿婉娩。卞薛無知兮，懷塊自銜。於乎夫子兮，竟罹此變。嗚呼哀哉！行或尼沮兮，何爲亡故用而毀兮。天馬振迅，渥洼之渚兮。鯤鵬搏搖，瀚海風雨兮。驪龍遺珠，照耀天下兮。神龜負文，九疇攸叙兮。嗟若夫子，三代該輔兮。摯旦上天，世莫與伍兮。於乎哀哉！杞梓連抱兮，執斧袖手。良璞窩鎰兮，玉人卻走。騏驥逸羣兮，轡御徒後。巨舟乘風兮，楫者坐命。命世大材兮，履昌是就。夏殷忽沒兮，時非吾有。吁嗟蹭蹬兮，孰爲此醜。有大志而不伸兮，千載誰偶。誶曰：已矣！世其莫吾知兮，子獨鬱悒其誰尤。時之不吾遇兮，志之不盡施。用行舍藏兮，嗟憂泣其欲奚爲。獨不見夫黃鵠之高舉兮，遺矰繳而羅之。麒麟之不羈兮，鉏商獲以糜之。謂仁者之必信兮，世無伯夷。賢正之必容兮，孔孟以治。傅說列星兮，巖築胥靡。甯越疾歌兮，牛下車衣。呂望之鼓刀兮，非熊非羆。將老死於渭磻兮，殷民曷懷。箕子之忠諫兮，終於囚累。洪範之不陳兮，吾將曷歸。嗚呼噫嘻，物固各有遇兮，遇固各有時。吾道之在人兮，俟天定而弗違。出則棄咎兮，入而幸野之夫楚萊之廬。達固大行兮，窮獨離居。樂天知命兮，顏氏庶幾。吁嗟夫子兮，曷獨爲爾之憂。悲彼尋常之詭遇兮，孰爲之範我馳驅也。循狗苟而未遑兮，夫何抑爾之遠思也。生民之不幸兮堯舜遠，而遂使夫子兮汩沒逢災，匪皇天之慜遺兮，實人事之弗基。若夫人之有知兮，吾將指三代以爲期。

高啓《讀史・賈誼》　凶吉何由鵬鳥知，才高暫謫未須悲。秋風不灑梁園泪，宣室寧無再見時。

方孝孺《雜詩四首》三　賈生信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媚忌。一死尚足多，千秋想奇氣。

王偁《詠史》七　賈生洛陽人，年少有遠識。當其痛哭時，漢祚如磐石。其言非實狂，四座爲動色。抱火厝積薪，寢食方自得。長沙卑濕地，自古無鵩窄。吞舟詎能容，驥足誠窘迫。弔湘見微志，感鵩成太息。道大古莫容，夫子亦何極。駑駘服上輿，騄駬棄道側。卓哉治安書，遺耀在簡冊。

李達《漢賈誼》　洛陽方少年，抗表談時事。發言老生屈，太息陳所忌。

漢文非楚懷，何以終捐棄。汨羅過長沙，弔古成同類。丈夫恥弗用，感慨多吁嘈。鵩鳥入室來，主人無攸遂。自甘老太傅，落落摹外吏。召對僅鬼神，前席非其意。表餌屈懷綏，寧忘身使臂。豫教豈徒然，不使佐儲貳。無勞得晁監，吳楚恣內斃。千里固可卻，士寧羈遠致。東閣何所延，而不獲奇異。六禮洵未登，貞女終不字。

桑悅《吊賈太傅文》 湜星沙之莽莽兮，中有江曰汨羅。惟靈均之往湛兮，衍千古之清波。何先生之竢罪兮，正靈均首丘之所。都役雄辭而慨吊兮，暴情悰之陂陀。珮帶遺乎蘭蕙兮，衣裳留乎芰荷。儼騷經之滿目兮，邀予辭以相和。赫炎漢之方隆兮，匪弱楚之一蠃。穩機衡以平運兮，午竫灼乎羲和。飛脩壖而肉薄兮，手排挾乎嵩嶓。驅飂龐而比健兮，豈脈息之微瘥。本根豐而煌煌兮，亦盆翳乎條柯。爵魄旄之拄天兮，入剪伐而么麼。倒冠緌之上下兮，視蟻垤而嵯峨。僉譖譖以笑語兮，獨己淚之滂沱。皚黃潤以成匹兮，豈欽止乎龍梭。左控搏乎南威兮，右撫抹乎姣娥。憐陵華之奇質兮，弄光景而遂迤。收馳騁而守閭兮，夢天山以秣禾。賦旱雲以吐臆兮，惜來日之無多。悲崦嵫之易暮兮，慨致鵩之非罷。團圓土之汶汶兮，鑄寶鏡而爲模。羌空言之際遇兮，的夜堅之鸞坡。予又倅先生苔土兮，後千載而剎那。遭聖明而獨詘兮，胡今古之同科。謇人生之窮達兮，直寒暑之經過。委吾身於造化兮，任刀抹而香塗。紛世紛之變幻兮，消長袖之僂僂。予將釀沆瀣以爲酒兮，味淪陰以成餔。升都嶠以長嘯兮，陟委羽而高歌。至息愼而默默兮，欲反觀乎太初。終吾生以泮奐兮，補先生之婆娑。

張含《己亥秋月寄升菴八首》四 賡歌通札憶華京，滇海詞壇復舊盟。天上鳳麟來萬里，客中風雨滯孤城。紫臺不得留蘇老，宣室還須召賈生。江冷天長空所望，鯉魚鴻鴈各無情。

又《恨》 鶴怨猿驚觸舊居，飄蓬須釣錦江魚。秦庭不阻申胥哭，漢史終收賈誼書。白晝豹狼當道路，赤霄麟鳳在泥塗。壓城雪倒關河黑，不見長安恨有餘。

又《次韻答升菴春興長言八首》一 逐臣踪跡遍南川，梅柳江春尚客邊。傳道中原多盜賊，忽來西徼有風煙。漢家才子長沙賦，楚國騷人澤畔年。赤塞山鴻通錦里，青霄櫻燕賀連然。

又《自遣》 永昌封壤接梁州，郡邑重開十八秋。人事蕭條聊自遣，山花爛熳轉生愁。有時海上聞龍泣，半夜城中見虎遊。從此賈生收涕淚，滔滔吾道付滄州。

又《疊前韻次第答升菴共八首》六 曾聞搥碎黃鶴樓，豪吟氣逼晴天秋。鳳皇臺江近夏口，鸚鵡洲城連石頭。獨爲長沙滯賈誼，豈是新豐淹馬周。鷄壇氤氳舊盟煖，鴈札迢遞新函投。

孟洋《賈誼廟二首》 朝看獻策上星辰，暮作長沙放逐臣。文帝不嗔年少輩，漢庭還用老成人。漢室尚多開國老，吳公虛薦洛陽生。長沙日日過遷客，卻笑湘潭吊屈平。

邵經邦《雜詩二十首》八 我昔悲賈生，痛哭賦鵩鳥。。死生亦尋理，何用苦縈抱。矧有命數存，在天不可禱。瘴海雖當虞，忠信或能保。須知衽席間，五日病如槁。正氣苟自存，勞人非草草。

謝榛《送金廣文少貢之長沙》 數卷孤琴非俗計，短亭細柳是王程。舊從彭澤懷陶令，此日長沙弔賈生。夜月子規鄉國夢，春江杜若楚騷情。碧湘門外風雲闊，華髮無勞怨不平。

王廷陳《歲暮雜興十首》二 孫公深贊嬴，賈生虛忌鵩。屈伸在一時，憂喜本同域。河清豈能俟，途窮安足哭。久息漢陰機，莫問成都卜。

又《奉酬皇甫百泉雪中見過留贈之什三首》三 含香辭漢署，投賦吊湘纍。白璧竟誰惜，素絲誠我悲。豈圖當雪夜，聊得協風期。丘也君能學，應知涅不緇。

又《初歸故園作》 結髮負奇志，辭家作遠遊。一言侵絳灌，萬死脫幽囚。倚伏虛疑鵩，光芒隱射牛。敢云疲漢戟，實已斂秦裘。習隱希玄豹，忘機對白鷗。生涯惟素業，吾道已滄洲。

又《偶題三首》之二 洞庭南望結愁雲，杜若江皐秖自芬。賈誼上書憂漢室，屈平投賦吊湘君。

田汝成《賈誼賦》 上書匡漢室，投賦感湘纍。慷慨經時策，凄涼弔古詞。青蠅工點綴，白璧易磷緇。何代無讒口，非君獨淚垂。

王世貞《鄒徵士炎見志》 勢屈難見功，時危易爲跡。大海無圉鱗，高風有矯翼。斬此萬里搏，聊余一偃息。清時奇遘隱，材士多失職。小者州邑掾，大則公府辟。單顏窺升斗，攬袂承書檄。寥矣帝者居，永絕渭川跡。吹簫夕拜相，屠狗朝開國。顧謂賈少年，興文何太迫。詩書一長物，禮樂終奚

益。聖主正當陽，群工但協息。富貴垂昌裔，名聲施無極。

又《寄張廣平助甫六首》二 當年宣室受釐開，絳灌如聞也愛才。三輔去天今尺五，何人解放賈生回。

陳鎏《弔屈賈》 高才不得志，三閭與賈生。千載長沙水，猶能流德馨。

撫世感太息，臨湘悲獨清。九章三策在，尚克佐時明。

萬士和《過長沙》 漢室長沙界越邊，客程到此更三千。衰遲自奉明恩重，樗散方知遠道全。傷臘可堪王傅怨，投湘祇爲楚騷憐。興亡從古無多感，依舊浮雲過目前。

徐學謨《賈傅祠》 一疏危明主，千秋怨未平。湘纍如有待，宣室竟無成。夜雨湖南草，春風江上城。可憐卑濕地，還復祀先生。

趙統《雜詠弔古》 天地非常即號災，災祥大較錯相該。松潘傳道聞鴟喜，一鵬何占賈傅哀。

董傳策《長沙弔賈生》 我來渡長沙，俄意長沙傅。濟世治安書，達生鵬鳥賦。妙籌失中行，勝算遺主父。明辟黃老心，空煩前席遇。

鄧原岳《擬過賈誼宅》 賈傅南遷猶有宅，凄涼廢井楚江邊。孤臣浪迹今如此，萬里極荒劇可憐。路入衡陽無候鳥，月明湘水自啼鵑。門前立馬空回首，楊柳蕭蕭起暮烟。

張衮《漢陽道中寄陳約之》 漢江秋盡洞庭深，日暮愁爲鴻雁吟。不是長沙悲賈誼，祇緣詞賦憶陳琳。變虹吐氣凌寒斗，六翮搏風振紫冥。江上相逢忽相別，夢魂遙繫楚山青。

吳偉業《哭中書趙友沂兼柬其尊甫洞門都憲》 長沙長子九江船，御史臺西月正圓。兩省親朋歡笑日，一官詩酒亂離年。朱樓有淚看楊柳，白髮無家聽杜鵑。太息賈生歸未得，湘花湘草夕陽邊。

劉忠《賈生》 使者南來布詔宣，湘流人已息塵緣。寄言絳灌諸朝貴，不是洛陽前少年。

曾燦《長沙雜興》 賦鵬憂賈生，懷沙沈屈子。古來放逐臣，傷心在湘水。獨我何爲者，崎嶇亦到此。朝看落葉飛，暮聽秋風起。離憂日日生，不知何所始。昔人曾有言，山水多窮士。少披瀟湘圖，但覺烟雲出。今我來瀟湘，山隘水流疾。秋高天宇清，雲靜氣蕭瑟。極目俯城闉，賞心竟無一。乃知八景臺，都是詞人筆。嗟哉遷固文，好華恐失實。西北有城基，四面盡高阜。荒涼臺殿空，白日狐狸走。誰爲喪亂階，寧南實禍首。養寇以怙權，刦奪到雞狗。遂使九廟墟，況此神明後。宮瓦沒榛蕪，令辟埋已久。至今長沙民，猶向王城取。

邵遠平《讀漢史雜感十首》三 神龍何夭矯，詘伸固隨時。達士赴功名，藏用或委蛇。賈生洛陽少，卓犖伊管資。英英露鋒穎，銛如脫囊錐。立談輒痛哭，毋乃非其宜。絳灌與東陽，羣毀成瑕疵。幽憂弔屈賦，濫滓鵩鳥詞。才大惜量小，狷忿蚤自摧。老氏有遺言，知雄貴守雌。

趙士麟《詠史詩・賈誼》 河南薦賈生，絳灌多不喜。條議雖切時，紛更究鮮濟。痛哭孝文朝，毋乃非臣體。有才過自矜，賦鵩竟不起。

潘鍾麟《賈誼》 賈生年少才，躁妄患寡識。磊落數千言，流涕託楮墨。漢文謝未遑，鬼神前究極。一貶傅長沙，何其轉鬱抑。用亦晁錯耳，平勃豈可得。器固非公輔，命促以淺臆。弔屈空自傷，治亂分貞慝。

呂履恒《賈太傅祠（洛陽）》 賈生祠宇郡城隈，日暮停車披草萊。秋水不知年少去，寒花偏傍洛陽開。沅湘自古應同恨，絳灌何人豈愛才。我爲招魂歌楚些，鳳凰千仞好歸來。

張漢《賈太傅祠》 俎豆初陳洛水邊，（予守洛時建祠。）遺風重憶楚江前。事當同傳湘纍屈，文可齊名太史遷。莫苦長沙卑濕地，尚逢始漢治安年。何因痛哭兼流涕，咨儆一心謨訓傳。

沈虹《賈太傅故宅》 漢文古賢主，爲治殊英明。一朝惑讒佞，尚復遠忠貞。慟哭固年少，朝廷誰老成。長沙厄賢傅，宜室忘蒼生。悲哉吊汨羅，此恨誠難平。荒祠傳故宅，汲薦寒泉清。（井傳太傅所鑿。）

顧嗣立《賈傅故宅》 治安策上衆咨詟，謫向長沙卑溼濱。生遇漢文猶痛哭，放同屈子竟亡身。洪鑪久已爲銅炭，宣室何勞問鬼神。絳灌不知才子貴，漫輕年少洛陽人。

胡浚《賈誼宅》 鬱鬱雙柑下，石牀照寒影。鵩賦已千秋，尚遺舊時井。抱才何必拘，進退隨世景。奏書一不用，奚事懷耿耿。董相折雨簷，傲者尚知儆。梁王自有傅，乃至傷腰脛。一國尚如此，焉能奠神鼎。少年惟空談，絳灌非隙請。不如湘江漁，日斜老烟艇。

袁枚《長沙吊賈誼賦》 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于役粵西，路出長沙，感賈生之吊屈平也，亦爲文以吊賈生。其詞曰：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其靈

氣兮，代紛紛而俊英。前者既不用而流亡兮，後者又不用而挺生。惟吾夫子之于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既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以死。君固黃、農、虞、夏之故人兮，行宛曼于先王。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乃嘐嘐然一則曰禮樂，二則曰明堂。夫固要君以堯、舜兮，豈知其謙讓而猶未遑！彼絳、灌之碑碑兮，召儒生而恆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以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棰笞而憐汝。蓀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歡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軻之笑人。聖賢每汶汶而蹇屯兮，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明珠耀于懷袖兮，忽中道而置之。淑女歡于衾席兮，媵忒譖而棄之。夫既干將之出匣兮，胡不淬清水而試之？蒙召見于宣室兮，泣鬼神于前席。蓀拳拳而托長沙王兮，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欲嘉遁乎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效忠于晚節兮，鵬鳥又知而來送。已之薄命固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覆。傷爲傅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誤鳳凰爲欽鴉兮，覽德輝而竟去。駟玉虬以上升兮，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逝者既蕭曼以云征兮，名獨留乎此處。亂曰：瀟湘之春，水浩浩兮；有美一人，涉遠道兮。忽見芳草，生君之廟兮；咨嗟涕洟，感年少兮。

又《長沙謁賈誼祠》：江口瞻遺廟，長沙最少年。才雖王者佐，運是漢家天。屈子堪同調，相如敢比肩。虛無宣室問，卑濕楚江遷。道大功臣忌，心孤鵩鳥憐。三湘知數盡，七國語機先。飄泊傷靈懿，穠華委逝川。綠蘿蟠敗壁，饑鼠拱殘筵。神鬼眞無狀，風雲合有緣。長懷夫子哲，轉憶孝文賢。遇合終如此，功名更惘然。我來剛弱冠，流涕返吳船。

尹尚廉《讀韓信賈誼傳》漢祖龍興帝業成，兩朝開濟歎時英。良平不解全韓信，絳灌焉知重賈生。才可三分心磊落，憂深七國事分明。未央月冷湘流急，淚灑西風共悵情。

又《重過太史祠》荒祠重展拜，遺範想英謨。夢冷金沙月，神傷錦字圖。竄身同屈賈，抗疏本程朱。爲後宜爲子，宗祊未可誣。

公孫弘 公孫宏

論述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

又《太史公自序》公孫弘以儒顯。

《鹽鐵論・褒賢》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

《法言・淵騫》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

《西京雜記》卷三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漢書・公孫弘傳》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厚富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又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略】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唐文粹》卷三五歐陽詹《自明誠論》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于誠，猶玉之待琢，器用于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于不琢而見于琢者也。

又卷八三權德輿《答柳福州書》　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

又卷八九劉軻《上韋右丞書》　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撿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

《宋文鑒》卷五一呂公著《請廣收人才》　漢武帝時，公孫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爲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

又卷五二《進十事・去奢》　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又卷一一二吳殊《答樞密范給事書》　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弘、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

《廉吏傳》卷上《公孫弘》　論曰：鄭當時、公孫弘皆貴儉嗇自將，其奉廩皆以食賓客。禮賢下士，稱於一時，誠可嘉矣。然當時爲大吏，好推轂士及援引官屬，聞人之善，進之上，惟恐後。而弘爲宰相矣，雖起客館，開東閣，訖不聞朝廷間誰爲弘所進用者。又性意忌，有隙必報。傳稱主父偃之殺、董仲舒之徙，弘與有謀。嗚呼！使弘能休休進拔一時賢士，行宰相之職，豈不能作配周公之美哉！此清議所共惜也。

《二程遺書》卷一八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思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大是姦人。

《荊溪林下偶談》卷三《衛青董汲黯》　衛青一奴虜也，然貴爲大將軍，日見尊寵。汲黯與之抗禮不拜，而青愈賢之，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公孫弘號爲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陰欲擠之死地，曾一奴虜之不若也。哀哉。

《明文海》卷一五二王維楨《駁喬三石論文書》　宋眞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歧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歧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羈鎖。

又卷一九一張居正《別徐存齋》　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

又卷二四二皇甫汸《徐文敏公集序》　炎漢肇基六十餘年，延至文景，海內乂安，化臻刑厝，武帝方嚮儒術，招賢良，徵文學之士，以公孫弘爲宰相，擢嚴助爲中大夫，由是買臣、壽王、枚、朔、鄒、終等並列左右，覩《子虛》爲異時，見主父而嗟晚，開東觀延賢之閣，置金馬著作之庭。

又卷二四五王愼中《曾南豐文集序》　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

《文通》卷九《策》　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六查繼佐《公孫宏論》　平津宏，始終一獄吏之爲也。凡爲獄吏者，大率意忌，外寬內深。陽有讓，有隙，無遠近，雖與善，後竟毒其報。談笑多聞，任詐而無情，辨論有餘，好緣飾，不肯面折。凡史所稱，皆宏爲獄吏時素辦，至年六十老，幸以某故術一遇上，遂以竊相位，號爲儒者。韓固生曰公孫無曲學以阿世一語，盡平津侯哉，叔孫通之流亞也。武帝迺任一獄吏，顧自以爲得大儒，而於是董膠西用徙去矣。宏專以通上意，日暮途遠，唯恐失之。

《兼濟堂文集》卷七《張玉甲青齊政略序》　昔班固傳循吏，謂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以經術潤飾吏事。由今觀之，豈但潤飾而已哉。

《清文穎》卷六張英《讀李文饒近倖論》　文饒論近倖之害，舉桓、靈、元、成爲至鑒，以爲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漢文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卜式、倪寬，此所謂英明也。

又卷一六朱軾《歷代名儒傳序》　是故有儒而阿諛取容者，公孫弘、張禹

是也。有儒而依權附勢者，馬融、王肅也。有儒而毀禮滅義者，王弼、何晏也。

傳記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略】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漢書・公孫弘傳》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略】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

《廉吏傳》卷上《公孫弘》（存目）

紀事

《史記・儒林列傳》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

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又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

又　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

又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西京雜記》卷二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舊題班固《漢武故事》　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

《顏氏家訓・勉學》　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

《通典》卷一三《選舉》　初公孫弘以儒術爲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

又卷二二《職官》　初漢制常以列侯爲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爲平津侯。其後，爲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　公孫宏十篇。

藝文

劉宰《讀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儒雅弘寬世所宗，汗青中介牧羊翁。史家有意君知否，未必文華勝樸忠。

王績《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　憶我少年時，攜手遊東渠。梅李夾兩岸，花枝何扶疏。同志亦不多，西莊有姚徐。嘗愛陶淵明，酌醴焚枯魚。嘗學公孫弘，策杖牧羣豬。追念甫如昨，奄忽成空虛。

李過庭《讀公孫弘傳》　古來好客數平津，我道眞龍未必眞。一箇仲舒容不得，不知開閣爲何人。

劉克莊《公孫弘》　極力排舒黯，聯翩去不迴。惟應刀筆吏，時得到翹材。

鍾芳《公孫弘》　諛如忠蓋險如夷，暗有機權結主知。不是萬年公論在，弘爲全智黯爲痴。

劉史《公孫弘》　相府平津亦浪開，未嘗虛席見遺才。不如披豁靈臺地，自有周公入夢來。

趙俞《讀史八首・公孫弘》　祿賜三公自不貧，殷勤脫粟爲留賓。相君盡欲開東閣，只怕相逢有故人。

雜録

《西京雜記》卷五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襆，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紱，倍紱爲紀，倍紀爲縰，倍縰爲襆。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襆。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齊乘》卷一　孤山，濰州西四十里。有穴曰龍洞，禱焉雲出即雨。【略】山東曰麗臺，俗傳公孫弘讀書處。《元和志》以爲弘墓。

又卷五　麗臺，濰州西孤山之麓一小阜，下名麗臺村。《寰宇記》云：州西二十里，高二丈三尺，是弘墓也。墓後有泉，號曰補生泉。《九域志》云：公孫弘讀書處。

《明文海》卷三五六王樵《海岱記》　張魯河源出高密鐵橛山，衆水所聚，名曰都泊，即公孫弘牧豕處。

《戲瑕》卷一《壞東閣爲馬廄》　公孫宏布衣爲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夫分祿養賢，卑己下士。葛繹澎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廄掃舍。今人並言劉屈氂，而不知有葛繹澎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爲丞相時，客館已廢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壞之也。

《閒耕餘錄》卷二《撲滿》　《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弘撲滿一枚，書云：撲滿者畜錢土器，有入竅，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矣。齊己亦有詩云：「祇知滿我腹，寧知滿害身。到頭須撲破，卻散與他人。」撲滿之制今未之見。

莊忌嚴忌

論述

《楚辭章句》卷一四《哀時命》　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游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嘆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前漢紀》卷一一《孝武二》　上自即位好士，既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衒者甚衆。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論之，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鄭亞《會昌一品集序》　枚皋、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嚴廟。

《傳家集》卷六一《答張尉來書》　竊見屈平始爲騷，自賈誼以來，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踵而爲之，皆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自立於其外者。

《鐵立文起前編》卷一一《騷附論》　《明辨》曰：宋祝堯曰：莊忌《哀時命》出入比賦，蓋騷體之雅似者。

紀事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

又《魯仲連鄒陽列傳》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

著録

《漢書・藝文志》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楚辭集注》卷八《哀時命》 《哀時命》者，梁孝王客莊忌之所作也。

藝文

司馬光《贈外兄吳之才（挺）》 何須親始重，友分固非踈。況復鰥孤極，同經憂患餘。晚成應大器，先得類凡魚。遊衍陪嚴忌，聲華誦子虛。蒲輪詔枚叔，駟馬寵相如。莫忘西都日，寒牕夜讀書。

張堯同《嘉禾百咏・嚴忌墓》 有子如君少，終緣叛國亡。冢前無後嗣，切勿怨張湯。（附考：墓在郡城西北二十七里新城鎮，屬秀水。子助，葬由拳，在天寧寺後，俗呼後嚴墩。蓋以忌爲前嚴，助爲後嚴也。）

毛奇齡《定情歌飲秦二保寅醉後作》 我昔歸明湖，誦君秋帆辭。愛君不得見，一日千回思。思君見君恨不早，悔見秋帆去縹緲。同時嚴忌最高才，況復君家仲容好。

雜録

《盤洲文集》卷六二《跋歐書溫彥博碑》 司馬遷作史，避武帝諱，改蒯徹爲蒯通。班固避宣帝諱，改荀況爲孫況；爲明帝諱，改莊忌爲嚴忌。史策之例，緣帝諱而更易姓名者多矣。

《賓實録》卷一三《嚴夫子》 漢梁王始與羊勝、公孫詭求爲漢嗣，鄒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註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司馬相如傳》註云：嚴本姓莊，避明帝諱，遂爲嚴爾。當時尊尚，號曰夫子。

《明一統志》卷三九《嘉興府》 嚴忌墓。（在府城西北二十七里新城鎮。忌，漢人，世稱會稽嚴夫子。子助，墓在天寧寺中東北隅，俗名後嚴墩。蓋謂忌爲前嚴，故以助爲後嚴云。）

《藝林彙考・稱號》卷五 《留青日札》：「夫子」云丈夫子也。漢嚴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而以夫子爲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爲枚之字耶？乘自字叔也，忌無考。

劉偃 劉 隰

《漢書・王子侯表上》 楊丘共侯安，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五月甲寅封，十二年薨。（孝文）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孝景四年，坐出國界，耐爲司寇。

又《藝文志》 陽丘侯劉隰賦十九篇。（師古曰：隰音偃。）

《冊府元龜》卷二七〇《文學》 陽丘侯偃，齊悼惠王孫，作賦十九篇。

《水經注》卷八《濟水二》 漢文帝四年，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爲侯國。右納百脈水，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逕陽丘縣故城中。漢孝文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爲陽丘侯，世謂之章丘城，非也。

《水經注釋》卷八《濟水二》 一清按：《漢・表》楊丘侯安以文帝四年封，而《史・表》表無之。《史・表》有瓜丘侯寧國。《索隱》曰：縣在魏郡。《地理志》，魏郡無瓜丘，則斥邱之誤也。《漢・表》云「氏丘侯寧國」，氏丘亦斥丘之譌。又按：氏丘侯封十一年而薨，十五年侯偃嗣，十年爲景帝三年，反誅。楊丘侯封十二年而薨，十六年侯偃嗣，十一年爲景帝四年，坐出國界耐爲司寇。嗣侯名爲偃，其封薨與嗣總差一年，一似氏丘之卽楊丘者。未知《史・表》脫一人也，抑《漢・表》多一人也？

《大清一統志》卷一二七《濟南府二》 楊邱故城。（在章邱縣東南。漢武帝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安爲楊邱侯，固於此後爲縣，屬濟南郡，後漢省。《水經

注》：百脈水西北逕楊邱縣故城中，世謂之章邱城，非也。《元和郡縣志》：章邱縣本漢楊邱縣也。高齊天保七年，自高唐故城移高唐縣理於此。開皇十八年，以博州亦有高唐縣，改爲章邱，取縣南章邱山爲名。《太平寰宇記》：高唐故城在今章邱縣東南十五里。）

枚皐

論述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冀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又《嚴助傳》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又《東方朔傳》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文選》卷一班固《兩都賦序》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又卷四〇吳質《答魏太子牋》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西京雜記》卷三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文心雕龍・銓賦》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皐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

又《諧讔》 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皐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頗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

又《神思》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覽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又《時序》 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栢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皐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

《梁書・張率傳》 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玉海》卷一六二《梁平臺》引《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綴平臺之逸

譽」注　梁孝王作平臺，招延四方才子。「逸譽」謂枚皋、司馬相如之文。

牛希濟《薦士論》　朝廷委輔相之權衡，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爲薦。公孫弘、董仲舒之學也，相如、枚皋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略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相蒙，其何以濟。

《李衛公別集》卷七《掌書記廳壁記》　《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揚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皋。非夫天機殊健，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　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嚴廊。

《武夷新集》卷七《羣公贈行集序》　西京承三代之季，有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枚皋、膠蒼、終軍、嚴葱奇並在左右，故史班稱曰漢之得人。巍巍聖朝，英俊咸集，爵里鱗布。頌聲奮發，覽之者足以知多士在位，周室以寧。七子賦詩，鄭志斯見，何止金聲流於下國，華衮被於薄軀而已哉。

又一九《答集賢李屯田啓》　伏以郎曹之設，地望頗崇。議三臺之政刑，分六聯之事任。更直建禮，伏奏明光。含香握蘭，趨走於丹墀之下；錦帳綾被，偃仰於畫省之中。選侍史以護衣，賜大筆而起草。應星纏於玄象，振羽儀於周行。自非挺田鳳之風標，負黃香之問望。賦成平樂，枚皋擅於多才；對罷雲臺，鄧攸推其博識。在於愼柬，豈稱僉諧。

《雲溪居士集》卷二一《上崔學士書》　西漢自世宗以來，至於宣元之間，天下無事，儒術尊顯。文學之士如董相、平津侯、枚皋、東方曼倩、王褒、劉向之徒，咸以粹美恢博之才，負多聞辯洽之學，文章之美，有足以潤色帝猷，垂訓後世。

《東堂集》卷七《上曾太尉書》　漢興六十年之際，董仲舒、公孫弘、倪寬以儒雅進，石建、石慶以篤行進，汲黯、卜式以質直進，韓安國、鄭當時以推賢進，趙禹、張湯以定令進，司馬遷、相如以文章進，東方朔、枚皋以滑稽進，嚴助、朱買臣以應對進，唐都、洛下閎以曆數進，李延年以協律進，桑弘羊以運籌進，張騫、蘇武以奉使進，衛青、霍去病以將率進，霍光、金日磾以受遺進。凡此二十七人，官高祿厚，聲施甚美，而天下之士，不敢起而與之爭。

《伊濱集》卷一五《送劉復初序》　昔余過山陽之墟，弔淮陰之功而慨其不終，意其俗勁悍而輕剽也。訪枚皋父子之迹，而讀其遺書，意其士尚藻麗而工頰舌也。

《通志齋集》卷一二《白鹿子文集序》　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皋，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

《滎陽外史集》卷二二《送知淮安府事德安洪公上任序》　淮安地包河海，控制山東，古今形勝。昔者張敞、鄭弘之治民，祖逖、韓世忠之治兵，枚皋之文章，陳瓘之氣節，流風遺習，猶有存者。國家建都江左，視淮安爲股肱。郡以公治行之著，轂中都重地，來爲之守，注意深矣。

《遵巖集》卷八《衢州守李克齋先生生祠記》　予觀史傳所載，如枚皋、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終軍之流，依近左右，游談芬芳，談摛藻，寵飾甚盛，而文翁、朱邑、龔遂、召信臣、杜詩諸吏，爲民勞苦不怠，除疾去煩，興便開利，跡蔑務瑣。以今觀之，彼光榮飄浮，彌文靡汰，無足稱述，而循良之績，惇愨悠裕，談之有足論，而思之可以興。高下得失較著。

又卷一〇《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夫文章之士如漢嚴助、枚皋、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登金門，直玉堂，優游親近，陪後車之乘，出入芬華，可謂榮遇。然羣臣面折廷諍，只稱汲黯，漢武亦憚之，與諸狎昵晏遊者不同。君之才視嚴、枚輩不知何如，然不得預於文詞親近之列，今以諫爲職，其得爲汲黯，時也。君尚以拾遺補過爲忠，務爲朝廷之所憚，而無羨於嚴枚輩之寵也哉。

《藝苑卮言》卷八　巧遲拙速，摛辭與用兵故絶不同。語曰：枚皋拙速，相如工遲。又曰：工而速者唯士簡一人。士簡，張率也。第一時賞譽之稱耳。皇甫氏乃以入談何也？時又有蘭陵蕭文琰，吳興丘令楷，一擊銅鉢，響滅而詩成。唐溫飛卿八叉手而成八韻。小賦俱不足言。蓋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禰正平、陳思王、王子安、李太白之流，差足倫耳。然《鸚鵡》一揮，《子

虛》百日，《煮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兼美。

又　枚皋輕冶媒賤。

《衡廬續稿》卷一一《三才子傳》　晁錯、公孫弘皆傑，然非苟言之者。與司馬相如、枚皋、鄒陽等絢爛辭句間者，不可同年語矣。

《堯峯文鈔》卷八《枚皋》　枚皋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太史公亦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汪子曰：孔子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文之見重孔子如此。顧漢之君臣，乃以俳優娶戲視辭賦，然則辭賦之文，不足與於孔子之文審矣。而近世士大夫猶沾沾以此自喜。子美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誠哉是言也。

傳記

《漢書·武五子傳》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

又《枚乘傳》　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乃得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皋奏賦以戒終。皋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聲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著録

《漢書·藝文志》　枚皋賦百二十篇。

《漢藝文志考證》卷八　《枚皋賦》百二十篇。本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　《枚皋賦》百二十篇。劉向《別錄》曰：有麗人歌賦。（按：《別錄》佚文有此語，不知當何屬。今考《文章緣起》云：漢枚皋作《麗人歌》詩，似乎爲枚皋而發也。姑繫于此。）本書《枚乘傳》：【略】「凡可讀者百二十篇」，案：此似即據劉中壘《別錄》之文，故云百二十篇，與本志合。蓋中壘定著如此，其他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則棄而不錄者也。

藝文

張驚《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合承》　枚皋孽子，不廢光門；裴秀旁生，無妨貴族。三鐘之室，銀黃所以挺生；七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紹胤，猶子不合承宗。詐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錢起《和李員外扈駕幸溫泉宮》　未央月曉度踈鐘，鳳輦時巡出九重。雪霽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薰仗外峰。遙羨枚皋扈仙蹕，偏承霄漢渥恩濃。

韓愈《贈崔立之評事》　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妨哂。忽嫌法官未登朝，猶勝赤尉長趨尹。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念昔塵埃兩相逢，爭名齟齬持矛楯。子時專場誇雋距，予始張軍嚴羅靷。爾來但欲保封疆，莫學龐涓怯孫臏。竄逐新歸厭聞鬧，齒髮早衰嗟可閔。頻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閒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

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當今聖人求侍從，拔擢杞梓收楛箘。東馬嚴徐已奮飛，枚皋卽召窮且忍。復聞王師西討蜀，霜風冽冽摧朝菌。走章馳檄在得賢，燕雀紛挐要鷹隼。竊料二塗必處一，豈比恆人長蠢蠢。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暉暉檐日暖且鮮，摵摵井梧疎更殞。高士例須憐麴蘗，丈夫終莫生畦畛。能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

元稹《酬樂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獨直翫月見寄》 一年秋半月偏深，況就烟霄極賞心。金鳳臺前波漾漾，玉鈎簾下影沉沉。宴移明處清蘭路，歌待新詞促翰林。何意枚皋正承詔，瞥然塵念到江陰。

杜牧《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別》 遠風南浦萬重波，未似生離別恨多。楚管能吹柳花怨，吳姬爭唱竹枝歌。金釵橫處綠雲墮，玉筯凝時紅粉和。待得枚皋相見日，自應糙鏡笑蹉跎。

羅隱《寄制誥李舍人》 梁王握豹韜，雪裏見枚皋。上客趨丹陛，游人嘆二毛。門閒知待詔，星動想濡毫。一首《長楊賦》，應嫌索價高。

吳融《八月十五夜禁直寄同僚》 中秋月滿盡相尋，獨入非煙宿禁林。曾恨人間千里隔，更堪天上九門深。明涵太液魚龍定，靜鎖圓靈象緯沈。目斷枚皋何處在，蘭干十二憶登臨。

趙嘏《憶山陽》 家在枚皋舊宅邊，竹軒晴與楚坡連。芰荷香遶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礙十洲煙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可憐時節堪歸去，花落猿啼又一年。

宋祁《寄弋陽王學士》 新年給札漢家臺，愛伏枚皋受詔才。偃蹇不隨虞弁進，棲遲翻逐阮塵來。倡優技拙飛觴淺，寒具盤空秘畫開。早暮傳車趨一節，敝冠猶望振窮埃。

梅堯臣《入滿浦》 馬頭攙岸斗，燕尾泊船齊。風送寒潮急，雲藏晚日低。逢人多楚語，問客煮吳雞。難覓枚皋宅，蒼葭處處迷。

歐陽修《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 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閑史尚靡識於撏挦，枚皋屬文徒率成於敝骫。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竊行，常從於末薦；佩刀脫去，尋觴於報聞。

劉攽《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賦》 若乃託興禽鳥，致情芻蕘，上則恢張乎宮室，下則吟咏其笙簫。且子虛大人之文，無益於諷諫；靈光景福之作，不出乎斷雕。故白玉不毀，珪璋安取；六義不散，體物何有。夫殘樸爲器者匠氏之罪，判詩爲賦者詞人之咎。亦奚足以計得失、辨能否也。是以子雲以無益而自悔，枚皋以類得而詆諆。故曰：童子之功，壯夫不爲。且使孔氏用賦，仲尼刪詩，則賈誼升堂而不讓，相如入室而不辭。然無益於王道，終見譴於聖師。

黃庭堅《江西道院賦》 句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蝕於越。有泰伯、虞仲、季子之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雍容；有屈原、宋玉、枚皋之筆，故文章有江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其民樂鬬而輕死；江漢之俗多禨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

秦觀《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胄高嚴。翻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皋之風，雅健得子長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於元老。矧冊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既清且要。

米芾《參賦》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符合瑞，至於嚮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泬寥之路。覩三星聯影，晻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枚皋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可得聞其晻歟？」皋曰：「臣之淺學，俳儕優隊，捷語翩言，奉歡承話，稱道盛德，受賜甚大，此大對也，臣不敢。」帝曰：「先生無辭。」皋乃跽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貪如碩鼠，墮號鵜梁。匪鳥匪鮪，或潛或翔。至於暴秦，襲冕而狼。趙郊坑肉，魏野封瘡。粵嶺山斷，遼海城長。曠丘虛地，阿房繡牆。則是星也晻晻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爲主。民知樂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己納隍。周之文武，迄于成康。道德浹洽，禮義興行。刑措不用，至於百齡。則是星亦嘗煒燁而晶熒。」帝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籙不久，上天悔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其奸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淳樸。隱卹賑周，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則是星亦嘗煒燁而灼灼。今陛下承累世之休光，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係於祈連，

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駿鹿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怪。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無光。臣皋所以堙鬱而未快，逡巡而未對也。古訓有言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鈞。寢不得寐，三起問籌。翌旦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葛勝仲《臨江仙・燕諸部使者》 自古吳興稱冷僻，菰城水浸濟濟。回星難望使車塵，如何三日飲，併有五行人。　文似枚皋加敏速，記書易若張巡。幕中無用郤嘉賓，他年浮棗會，莫忘兩溪春。

鄒浩《督巨源和詩》 詩成七步有家風，底事淹留歲已窮。應笑枚皋太容易，欲令句似長卿工。

趙鼎臣《謝宏詞啓》 頃者任子之恩，嘗隸奉祠之役，未濡鵷翼，竊悔於初心；徒處雞羣，重增於懦氣。因奮決科之志，妄馳干祿之情。綴爾雅之蟲魚，定非磊落；習枚皋之賦頌，頗類俳優。亟殫下俚之文，過忝上游之第。學慚爲己，食愧浮人。千金屠龍，藝既成而安用；三年刻楮，技雖勞而可捐。輒辭補掾之符，歸奉循陔之養。

王之道《走筆和孔純老催詩債次韻》 閉門對客總言詩，淹速由人敢預期。思若湧泉誇往哲，文如翻水擅當時。年成定見爭稱善，月鍊懸知鬬出奇。疾似枚皋何足道，漢朝終貴長卿遲。

曾協《次韻謝鄭仲南惠詩二首（仲南名棨）》二 腰組歸來且打乖，闔廬纔可着吾儕。可堪佳客尋衰迹，更著新詩起壯懷。枉對青山記排闥，好當紅藥詠翻階。一從悟得驚人句，自悔枚皋賦似俳。

史浩《賀錢寶文除淮南運使啓》 方寢膺於館閣，遽婧侍於庭闈。蒼生謂何，未老東山之安石；天下幸甚，果來北闕之枚皋。眷淮甸之奥區，實江壖之都會，人稀地廣，貨溢利遺，所以煩使指之臨，可以知朝廷之意。

楊萬里《題眉山程侯所藏山谷寫杜詩帖》 杜家碧山銀魚詩，黃家虎卧龍跳字。六丁雖取眞宰愁，程家十襲今三世。程家蘇家元舅甥，子瞻正輔外弟兄。正輔有孫文百鍊，筆倒三江胸萬卷。公車獻策五十篇，玉札國體耽化源。遠謀小扣囊底智，壞詞未出海內傳。三年抱璞咸陽市，子虛無因達天視。如今卻買巴峽船，峨嵋山月秋正圓。丈夫身健恐不免，即召枚皋未渠晚。

喻良能《次韻奉酬刑部王嘉叟侍郎書戲綵集後》 制作參易經，不用草玄準。眼空天壤間，誰得並捷敏。鴻文翻水就，未省苦吟吻。齊梁逮陳隋，衆作付一哂。南國容本冶，西子髮更黵。混然眞天成，寧復分域畛。飛上青雲端，秋空擊鷹隼。豈唯持荷橐，已復班玉笋。雖未究所長，要亦擴素蘊。大手秉綸綍，至音發簧篪。嗟予墮詩窮，政坐無鉛粉。數奇秖自憐，多忤誰汲引。有賦難逐貧，無詩不招隱。明公獨深憐，不嫌邊幅窘。謂雖敏帚如，或可充貢箘。恃此以無恐，枚皋窮久忍。儻復念菅蒯，庶免辱荆楩。

王炎《用元韻答楊大著李校書》 蓬萊雲氣依海鰲，中有詩仙流品高。子雲抄書自點勘，方瞳炯炯分纖毫。仲元公退便燕坐，日涉藝圃當遊遨。烏衣裔孫不解此，但摘青藥斟官醪。壯年落筆無好語，況復衰颯垂霜毛。二豪拔足立塵表，下視流俗徒滔滔。詞鋒健鬬取一快，往復險韻不憚勞。旁觀微之敵白傅，自分司馬優枚皋。倡而不和當受罰，丐公酌酒羞二螯。

戴栩《上趙尚書啓》 謀之坐交，啁焉長嘆。平生崔魏，非不爲少陵著價之高；此日嚴徐，空至視枚皋忍窮之久。思舊臣之外舉，仗宗工之裏言。頗記執吏役於鳴珂，嘗因進詞業而望履。卓爲特達，自幸庶幾借勢於王公大人；昔嘗聞語，推轂於卒史下士。

李劉《謝趙尚書（汝述）舉可補著述科》 枚皋之窮且忍，何敢躁耶；孟郊之久無成，會且歸矣。

又《除兩浙運幹謝丞相》 兩年甫詣於選曹，百拙難營於近祿。獨蒙三握髮之遇，許垂一舉手之恩。嚴徐奮飛，共勸枚皋之且忍；歸張嗟悼，或疑東野之無成。

林希逸《送林毅夫西上》 乃翁賦手妙馳名，白髮青衫恨晚成。宋玉大招慙老友，枚皋末句屬吾兄。專場見說詞鋒銳，跨竈應知話柄行。聖御六龍新策士，輸忠不厭字縱橫。

郝經《新野光武皇帝廟碑》 孝武雖號稱隆儒，相公孫弘而擯董仲舒，轅固、申生、汲黯老死於下國，相如、枚皋侍從文賦，畜以俳優。

馬祖常《送王秀才南歸》 梁園賦雪漢枚皋，不去江南左把螯。聽得吳船溪上發，恨無青竹截長篙。

宋无《寄翰苑所知》 多士當文治，明良際盛時。騷壇先佩印，策陣已搴旗。西極蹄千里，南溟翼四垂。疾雷天地破，崩嶽鬼神移。學過三都賦，神超七步詩。陰何須大賞，鮑謝只平欺。尺璧光難掩，華鐘響發遲。人遊丹桂窟，鳳嘯碧梧枝。漢室方虛席，枚皋復擅詞。數承恩詔見，趨赴重官儀。黃

閣登清要，蒼生息舊疲。星辰侵履舄，桃李傍堦墀。珂里豪家逐，銅駝樂部隨。行歌金騶裏，醉舞玉參差。杜曲花偏滿，蓬壺酒不辭。弓開射熊館，劍倚化龍陂。秀彥居同棨，軒車出共馳。侯門相雜遝，寒素獨吁嗟。塵榻應容下，仙舟可待追。亦慚才莫逮，終負志難衰。攀附羞蘿蔦，徬徨向路岐。未酬題柱興，徒抱練絲悲。幽谷音猶澁，鹽車力尚卑。泥途淹驎駟，荆棘困黃鵬。睨院還求友，騰驤卻避羈。愁吟長鋏伴，閒夢矮牀知。縫掖今誰貴，乘桴任所之。短章非善頌，聊以展吾私。

顧阿瑛《天寶宮詞十二首寓感》七　近臣諧謔似枚皐，侍宴承恩得錦袍。扇賜方空描蛺蝶，局看雙陸賭櫻桃。翰林醉進清平調，光祿新呈玉色醪。密奏君王好將息，昨朝馬上打圍勞。

陶安《次董參政送楊季常詩韻》　總戎戡定稱雄豪，帳下有客如枚皐。筆端霜氣塞關口，貔貅萬隊無譁囂。山環壁壘擁節旄，民亦捍敵持弓刀。平生意氣感知己，國步如此憂叨叨。宰臣動喜片語褒，兩眼如月鑒履操。燒原難留狡兔穴，海濤不撼游龍艘。人主當念閫外勞，不獨相業歸蕭曹。時平班師拜闕下，遙睇虎豹天何高。

袁凱《陶宅務大使謝庭蘭高州大族也暮年客中得子棠詩賦此》　南來萬里不勝勞，此日添丁氣自豪。庾信甘查方自喜，寶家丹桂未爲高。麒麟親送千年瑞，鸑鷟初生五色毛。爲語東隣老都尉，他年天子召枚皐。

李昌祺《漢武帝將軍栢歌》　茂陵求仙期得仙，思驂玄龍飛上天。密函祕檢事封禪，宛馬馳來崧嶽前。崧前獨愛三樹栢，錫以官名表殊特。至今猶說是將軍，香葉屯雲凝翠色。當時立心隘八埏，一舉欲息崑崙顛。窮兵瀆武事遠略，此豈解有冲昇緣。秋風辭哀萌晦早，王母桃花幾回老。金莖瑞露成清淚，珠襦玉匣埋荒草。羨渠老壽在名山，駐齡弗藉文成丹。詼諧獲聽方朔論，侍從曾識枚皐顏。禿枝銳榦如銅鐵，傲雨凌霜古皮裂。地籟朝驚萬壑風，精靈夜泣三更月。武皇不歸時代遷，遺爾臃腫烟霞邊。固疑孔檜頗相妬，且喜社櫟能忘年，武侯廟廢摧千丈，新甫之材聞斲喪。若論秦皇避雨松，雨松亦是平交行。

又《寄刑部李主事時勉周主事恂如》　二妙翩翩最好辭，拜官同在白雲司。一身多難憑誰問，三載離羣獨爾思。紫栢香塵聯轡處，絳紗銀燭候朝時。才名獨數枚皐盛，肯把新題寄所知。

吳寬《跋滕用衡貞符頌》　昔漢武之世，招延天下之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枚皐之徒，勃然而起。於是麟馬寶鼎芝草之類，颯颯乎形於歌詠。

李東陽《新春雜興》　從官千騎擁鸞輿，遠上天階禮玉虛。遙羨枚皐扈仙蹕，茂陵秋雨病相如。

顧璘《贈周典膳》　寧親西下馬蹄勞，文采驚人一鳳毛。南粵江山歸陸賈，梁王賓客羨枚皐。薇堂祝壽花明酒，風動題詩月滿袍。異域逢君又傷別，離心春水共滔滔。

皇甫汸《夏至日對雨簡子約弟》　麥風吹雨夜蕭騷，詩興朝來似省曹。占日正逢南陸候，朝天應想北辰勞。祠臨泰畤陳琮璧，路出汾陰駐羽旄。莫以淹留虛從事，後車題賦待枚皐。

黎民表《萬壽節和吳舍人約卿》　珠旗翠纛引祥烟，銀燭光沉欲曙天。象舞萬方連玉陛，雲韶千疊動金懸。乘龍正向璿臺日，鳴鳥應過洛邑年。卻羨枚皐能獻賦，幾回春酒醉宮筵。

王立道《喜雪賦》　司馬相如侍帝於甘泉之宮，枚皐卷談，方朔弛嘲，角觝罷戲，長樂輟朝，澄神澹志，獨立逍遙。時彤雲四布，輕霰遙集，溫先寒凝，乃大雨雪。帝顧相如曰：「夫陽臺之雲，淫誣不經。大王之風，與士庶爭雄。況楚爲列國，玉乃陪臣，辭浮而志微，吾不與也。茲天不遺寡人，惠此時雪，燦然呈瑞，年其以豐，物其以遂。子可無爲寡人賦之？」相如乃再拜，秉觚而進，曰：【略】於是帝乃顧景徘徊，步輦而入。果書祥於有年，繼宣尼之特筆。

王世貞《許殿卿左史有悼內之戚請告歸里賦此寄贈》　休沐周原可憚勞，悼亡潘鬢轉蕭騷。烟霞不逐長裾老，霜月還依擁傳高。暫去歸邛無卓女，將歸梁苑有枚皐。君看醴酒緣誰設，莫向春風戀濁醪。

又《送故人汪禹父之子堯卿謁寧國尹使君》　禹父以窮死，寄悰風與騷。諸兒盡舒儼，孽子是枚皐。小賦不堪飽，薄游空自勞。非君貶金錯，那得剪蓬蒿。

張元凱《憶閩中舊遊》　憶昔海波乍飛揚，長鯨吐霧白日黃。家君作鎮閩之疆，手提三尺擒其王。幕中盡舉萬年觴，鐃歌凱曲何鏗鏘。從軍未許稱王粲，草檄無煩借孔璋。曰余小子不好武，當筵漫學賦鸚鵡。細柳營前羽戟閒，芙蓉幔裏蛾眉嫵。玉勒驕嘶踏落花，銀箏緩調鳴朱戶。枚皐談笑類俳

優，束晳嫚戲能消愁。鬬雞蹴踘沉里巷，射麋罝兔空山丘。喜爲豪士岸白幘，曾見胞人傳絲轡。貴遊造請刺磨滅，博徒之輩聊延結。大道相逢脫佩鈎，交歡豈必歸金垝。青州從事玉液香，紅綃荔子冰肌潔。壚頭且醉鄭櫻桃，一曲新聲夜月高。懷中自有明珠寶，座客何須綠綺挑。少年行樂常如此，寧知花謝秋風起。拂衣長揖武夷君，扁舟直指吳江水。歸來寂寞夫差城，年華屢傍五柳更。蓼莪再讀涕泗盈，於今白髮有幾莖。懷讒抱譖日不平，我思舊遊歌且行。匣中夜夜雙龍鳴，猶堪報國圖崢嶸。

于慎行《有懷蘇八長史》 三蘇稱大雅，季子復能文。老作諸侯客，名高國士羣。別心燕塞雨，旅舍鵲湖雲。家學枚皋在，詞壇已策勳。

又《贈鄔章甫道契》 翛然林壑秀，家學似枚皋。作客懷長鋏，驚人試彩毫。旅愁滄海月，歸夢廣陵濤。努力攻騷雅，時名爾易高。

胡應麟《八哀詩・大司寇東吳王公世貞》 洪荒忽中闢，宇宙鍾人豪。間氣五百年，一旦開皇朝。天挺瑯琊公，河漢騎斗杓。題詩惱玉帝，謫籍遊塵囂。肝腸錯錦繡，咳唾垂蘭苕。胸吞太湖水，筆湧耶溪濤。九歲咏鳳凰，十齡題寶刀。十三作文賦，十九搏青霄。高才聚東井，散秩同西曹。廣心出皇古，奮臂追前茅。嗚呼薊門事，大纛摧鳴梟。倉黃別上國，惕息還蓬蒿。歸來卧窮巷，削迹甘漁樵。雄文鑿混沌，大樂鳴英韶。東瀛極滄海，南紀逾銅標。北冥亘沙漠，西域窮荒要。八埏走琬琰，九域飛瓊瑤。千金買隻字，百鎰酬揮毫。瑰辭匹墳典，麗句駢風騷。多聞失劉向，捷給凌枚皋。帝心亦簡在，日夜馳干旄。東山乍一出，被髮仍由巢。竺乾叩眞詮，漆園明逍遙。香雲拂几席，甘露流天瓢。金棺下閶闔，玉樹埋山坳。中華折天柱，下界聞鼯嘯。雙虬去廣漢，八駿升岩堯。玄丘見王母，白雲和長謠。乾坤失盟主，海岳頹高標。安得跨大鵬，萬里隨神飈。

徐燉《困關再別屠使君次來韻》 使君才藻似枚皋，立得詞壇赤幟高。薄俸半因開社費，閒心多爲著書勞。年來淮桂歌招隱，此去湘蘭賦反騷。五馬駸驔人獨遠，楚天遙望首空搔。

吳偉業《得蒲州道嚴方公信卻寄》 西風對酒夢魂勞，聞道蒲津着錦袍。山逶塞垣長坂峻，河分天地斷崖高。登樓楚客看雲樹，隔岸秦人拜節旄。回首舊游飛雁遠，書來嚴助問枚皋。

又《讀史偶述》五 閶門春帖點霜毫，玉尺量身賜錦袍。聞道尚方裁製巧，路人爭擁看枚皋。

宋琬《沁園春・張黃門牧菴招飲郊園感舊而作（君有愛子最愛吾兒亦吳姬出也）》 把酒花前，俛仰乾坤，猶剩吾曹。憶西清奉引，曾陪汲黯；南冠憔悴，同祭皋陶。諫草空焚，釣竿長把，三徑荒蕪仲蔚蒿。長安道，嘆東門黃犬，幾度悲號。　於今華髮蕭蕭，但痛飲狂歌興未消。向蓮社參禪，無人能解；醉鄉娛老，有托而逃。白眼看他，飛揚跋扈，蜾蠃蜾蠃之二豪。三年後，問兩家兒子，誰似枚皋。

吳綺《閻氏本支錄序》 先生兩朝碩果，一代英標。弘文距司馬之前，高致軼伯鸞而上。傍枚皋以卜宅，獨號寓公；類延伯之寄居，共推遺老。屏藩偉迹，列三戟以開基；簪組華聲，聚五車而講德。

又《送家右舟歸里》 才名久愧說平輿，春至徒憐去雁疎。紫佩乍分張氏劍，黃金猶載馬卿書。滿船山色看東岳，一枕河聲下北徐。到日綵衣休久戀，枚皋詞賦在彤廬。

汪琬《旅宦》 旅宦暌兒女，窮愁滯歲時。衰來顏暗覺，毀甚骨先知。詞賦枚皋拙，功名李廣奇。昨非今未是，惟悔去官遲。

王士禛《淮陰雪夜》 昨歲釣臺大風雪，今來風雪又維舟。枚皋里畔樹不辨，淮陰祠前冰亂流。俛仰古今可太息，側身天地多煩憂。苦聞渤海金笳動，故國何因得散愁。

毛奇齡《淮陰馬西樵詩集序》 詩無分地也，而齊秦唐鄭風以國殊。遂謂吳音靡岑，楚音接捷，非也。淮南王招八公作流淫之章，枚皋生淮，不嘗與梁園諸君作麗賦乎。西樵主淮陰風雅者幾二十年，其詩雅詩也，乃間作歌行，殊有似乎楚騷者，騷亦雅也，曾謂雅騷而竟限之以楚乎。夫詩分時不分地也。

又《刻姜左翊文稿題詞》 左翊以絕代之才，爲遣時之製。左圓右方，不煩餘指。中紺外素，罔襲前裘。啓巴蜀于行間，汎蓬萊于紙上。崎東頭之屋，比跡士龍；押西京之書，追蹤司馬。枚皋辭賦並古爲雄，叔寶風流于今不墜。黃絹勒曹娥之字，朱花開江令之辭。故偶然而掣筆，亦飄飄以成文。斯固謝家之鳳羽，王氏之龍驤也。

又《風流子・答和桐城何令遠見寄》 浮山如在眼，縱陽路。時望大江，遙想當日長瑜。曾爲四友，今聞子季，仍號三高。從誰道，十年黃令閣，一

別湛郎橋。湖上風光，全隨蓬轉；江南春信，半在梅梢。　幸新來無恙，詞中尚記得、醉卧甘蕉。不道安成，前度良夜迢迢。自白鷺洲邊，歌殘纖月；紅螺澤畔，酒散寒潮。試問梁園賓客，誰憶枚皋。

又《河隍司馬吟贈王司馬》　河隍司馬金閨客，家住蘭州大河側。入塞驚聞竹箭聲，沿門盡漾桃花色。東流近海瀉入淮，鹽溝鐵樹難疏排。龍隨九畫驗神術，魚山屢塞眞奇材。臨淮千里慶平土，誰識陽平舊明府。濩澤帆檣任往來，江都父老還歌舞。夫君係屬本右軍，嘗書白練羊欣裙。力持鐵帚埽輕霧，高懸銀榜如浮雲。生平文酒過五絕，況復肝腸對冰雪。廣武城頭發浩歌，金城關外驅寒鼠。我尋舊友淮水濱，慕君高誼高嶙峋。枚皋有里皆佳客，劉安滿座盡仙人。曉衙初啓幕烏煖，淮海相逢在秋晚。歲宴難聽越客吟，晨炊又值王孫飯。秋風瓠子天馬來，從君一上劉伶臺。大河積石從天下，河水東流亦壯哉。

陳維崧《徵淮安張鞠存先生雙壽詩文啓》　又如彼屬在今春倏逢盛事，聖主闢翹材之館，熙朝開博學之科。枚皋枚乘，其揮毫於鴈鶚樓頭；崔瑗崔駰，同獻賦於鴛鴦殿下。笑語歷雲霄而上，父子俱榮；賡歌在殿陛之間，君臣交泰。

張英《扈蹕西山至南苑紀事詩四十首》三八　敢言託乘比枚皋，駑鈍無能逐綵旄。駐馬松間頻賜問，恩深時荷聖衷勞（臣等未習馳驅，蒙上命近侍同行，復時時賜問眷顧優異）。

陳廷敬《九日入直同詔菴敦復澹人近公限登字高字二首》二　授簡從游盡譽髦，年華荏苒在詞曹。九秋最覺清都近，四海無如此地高。戎馬禁中思李牧，文章鞏路羨枚皋。歲時空負君恩重，遮莫黃花笑鬢毛。

查慎行《少宗伯王琅湖先生別墅名甲秀園皇上南巡雲間凡兩幸焉先生作詩紀恩復屬余繼和次韻六章》四　靈壽無煩借孔光，朝回展卷好相徉。書臨勅賜松花硯，笏聚家傳鍮石牀。蘭畹芝庭方競秀，石田茆屋豈全荒。承明又召枚皋入，始信烏衣世澤長。

湯右曾《己亥五月足疾杜門雪子峙公過訪閒話竟日作二篇奉贈各以姓立韻》二　我老多昏忘，頗似東陽沈（南史沈約傳老大昏忘不應受策）。每呼讀雌霓，愛子獨精審。連年領書局，捆載車接軫。休沐無餘閒，肝腎費鐫鍰。誰爲左右手，衰疾謝不敏。子也實儁才，墨盡有餘瀋。寸截方圓玉，百衲龍鸞錦。平生江鮑體，繁麗自天稟。瑣瑣視羣兒，不滿一笑哂。雅魷水竹居，時就文字飲。娉婷惜不嫁，況乃邢與尹。我誦退之言，枚皋窮且忍。

愛新覺羅・弘曆《止頓》　霧氣離披欲放晴，山容紫翠又新更。侍臣試問枚皋侶，今日清詩幾首成。

又《清江浦》　春江鳳舸駐沙濱，南國風情領畧新。白鶴紫霄皆福地，枚皋趙嘏兩詞人。韶光喜不藏堤樹，綠意看將漾沚蘋。邇日寫懷多韻語，得無民事閒咨詢。

雜録

《太平廣記》卷三六六引《乾臊子》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靑衣名曰花紅，云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憐之。至秋受代令，朗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間窻下有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蔽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卽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姊妹及親皆辦奠祝之用，鐺中乃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惰寢，遂召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塼飛下，幾中朗親。俄又一大塼擊油鐺，於是驚散，廚中食器亂在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扃堂門，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諭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空中轟榻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窻下牀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袴，跪於牀，以効人碾茶。朗走起擒之，遶屋不及。逡巡匿蘆蔽積中，朗又踏之，啾然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鷄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于西室。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節日，求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酒，引之與求皋近，文曰：「吾元和初遊上元，瓦棺閣第二層西隅壁上題詩一首。」郎苦請，皋曰：「方心事無悰，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祟，非吾所爲。其人不遠，但問他人當自知。」朗遂白顧道士捨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責曰：「何故如

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紉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共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爲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戶賣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臂。東吳人盡知其事。

《緯略》卷三《子雲千賦》　桓譚少好文，見子雲王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按：《藝文志》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二篇。又自陸賈、枚皋至張豐、朱宇，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亦千篇。子雲所讀，其謂是歟。獨淮南賦八十二篇，枚皋賦百二十篇，今所見者，淮南《屏風賦》、枚皋《菟園賦》耳。（新論）

《明一統志》卷一三《淮安府・祠廟》　枚皋墓。（在舊淮陰縣治南。）

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卷三二《鎮江府》　三亭俱在清河縣。韓亭在淮陰故縣南，枚亭在淮陰故縣北，步亭在淮陰故縣西橋南，以韓信、枚皋、步隲得名。宋晁端彥詩云：「韓枚步隲建三亭，故顯當時將相名。」

又　枚皋宅，趙嘏宅，在府淮陰舊縣南。趙嘏詩云，家住枚皋舊宅邊。

又卷四〇《淮安府》　枚皋墓在舊淮陰縣，今失其處。

《南巡盛典》卷八四　御書惠濟祠行殿額曰「繼述平成」，曰「風帆沙嶼」，聯曰「極目雲濤思利濟，關心沮洳切嗟咨」。又聯曰「上策評量懷賈讓，一時詞賦憶枚皋」。丁丑。

《說郛》卷七九下引闕名《詩談》　梁太常任昉云：六經所有歌詩書詠之類，此蓋取自秦漢以來聖君賢士，沿襲爲文，名之所起。故因暇日錄其緣起，抑亦用新好事者之目云。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四言詩，自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始；六言詩，自漢大司農谷永始；七言詩，自漢武帝柏梁殿聯句始；九言詩，自魏高貴鄉公始；賦自楚三閭大夫屈原始；反離騷自漢揚雄始；離合詩自漢孔融作四言離合詩始；歌詩自枚皋作麗人歌始；挽詞自魏光祿勳繆襲始。

《蠹精粹》卷八《唐宮詞》　國初，顧仲瑛號玉山樵者，江南巨室也。工詩詞，與鐵崖楊先生廉夫遊，時相倡和。其學也贍而氣也，充其聞也博而詞也。當嘗和鐵崖唐宮詞十首，次韻雄渾沉著，不減玉溪生。【略】其六：「近臣諧謔似枚皋，侍宴承恩得錦袍。扇賜方空描蛺蝶，局看雙陸賭櫻桃。翰林醉進清平調，上苑新呈玉色醪。密奏君王好將息，昨朝馬上打圍勞。」

《丹鉛總錄》卷二〇《文思遲速》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皋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異也。唐人云：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書家亦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古夫于亭雜錄》卷一　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故漢人云：飛章馳檄用枚皋，高文典冊用相如。

主父偃

論述

綜論

《史記・孝景本紀》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鹽鐵論・褒賢》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雖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

又《孝養》　丞相史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

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

又《利讒》詔冊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鵾鵌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鵾，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

《漢書・嚴助傳》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

又《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武夷新集》卷七《羣公贈行集序》西京承三代之季，有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並在左右。故史班稱曰：漢之得人。

《鄖溪集》卷一八《書主父偃傳》主父偃，方困於齊梁間，故人親戚皆厭棄之。及爲齊相，乃以五百金謝之，曰：「始我貧賤，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迎者乃至千里，與諸君絕矣！亡復入偃之室。」嗚呼！羶者蟻之所聚也，羶盡則去。趨富貴惡貧賤，此世俗之所同也，又奚獨以爲怪？偃既顯用，頗能移人主意，故其賓客亦千數。此豈盡慷慨服義慕高風而來者也？富貴之所趨，貧賤之所棄，有以異乎哉？而偃且謝絕之者，豈得以平生所拂爵，苟快其一時之志歟？何見乎往而未睹其來也？其後被誅，果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悲夫。

《江湖長翁集》卷三二《主父偃》執仇許客者，必窶人子。而援溺之惠，不可望於千金之家。人惟不甚自惜，而後蹈危以有爲。有所惜則有所畏，所惜者愈大，所畏者愈重。此人臣之節所以競挺於下僚，而銷耎於高位也。主父偃自布衣上書，諫伐匈奴，而武帝悅。既而勸築朔方，以爲滅敵之本，偃之前書，何芻狗之遽也。當是時，帝以爵祿籠天下士，而尤銳意武功，偃官尊位寵，惟恐一日失帝意以失所有也。顧可以中其欲者，無出武功耳。士以患失爲心，鮮不喪所有，而敗人事哉！劉栖楚諫君，額叩龍墀，及入李逢吉黨，遂爲小人之雄。人以栖楚爲僞於初，非也。其初未有所顧惜，故視名節爲重，而顧進退爲輕，及夫權臣誘之，利祿媒之，昔之競挺敢爲之氣，轉而爲儉佞用矣。

《雙溪類稿》卷二五《松窗醜鏡序》先秦古書不論，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論，《鵩鳥》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也。誼之後，文章支而爲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廣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宏、劉向似之，而純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揚雄似之，而妙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澠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辨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

《津南集》卷一七《史記辨惑》公孫弘、主父偃《贊》云：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嚮文學，招進又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稱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舉首」字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臞軒集》卷四《武帝論四》武帝之時，起絕學於久廢，收經籍於散亡，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罷之，則建元元年衛綰之奏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請絕之，則元光元年仲舒之策也。二子之闢異端，言甚切至。異時史筆亦以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爲帝之褒。是二子當時之言，帝亦施行之矣。以史攷之，殆不其然。帝之於經術，喜其名而陰諱其實；於異端，則用其實，而陽諱其名。綰之請罷者，未嘗罷也；舒之請絕者，亦非果絕也。張湯、趙禹，非法家者流乎？主父偃、嚴助、朱買臣，非縱橫家者流乎？文成、五利，非陰陽家者流乎？帝之一心攻者甚衆，百家之習皆流入其中，茫如捕風，無所依據，不過假竊儒術之名，以瞽聾世俗之耳目。

《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齊悼王世家》主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不遂，則讒齊王殺之，亦卒以此坐誅。偃眞小人哉。

又《史記・平津侯主父》主父偃，姦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

族滅之禍耳，何足污齒頰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它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掇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能爲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生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弟賓客，戒其毋入偃門，以一切踈絕之，何哉？偃之爲人也，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爲偃之族者，可悲耳。

又卷四七《漢書・主父偃》反覆傾危之士。

《蟫隱集》卷一《上魏安峯明府辯冤書》古者大夫士，志行不通於上，則盡於書以列其情。要其最顯者，則李斯盡秦，蘇秦、鄒衍、田需、張儀盡六國，司馬相如、卜式、鼂錯、徐樂、枚乘、主父偃盡漢，韓愈、柳子厚、張籍、李翺盡唐，司馬光、王安石、蘇洵、軾、轍、歐陽修盡宋。雜游說，兼道藝，窮於布衣側微之辭，而後，下之人得以抒其慮，上之人感切於諷直之說，於以納其忠，而弗之罪焉。則夫書之宜上下通貴賤也，於古有是夫。

《陶庵全集》卷四《史記評論・平津侯列傳》主父偃言九事，八爲律令，其八不傳，而其一爲諫伐匈奴。引秦皇、高帝之失策，而推之於虞夏商周，其文辭甚美。然至進身之後，則又盛言朔方之便，以難公孫弘。上從其言，竟立朔方郡。是其與先資之言，蓋不啻枘鑿而矛盾也。然偃也行之不疑，而武帝不以此疑偃，公孫弘不以此詰偃，何哉？蓋帝之初用偃，不過喜其文辭，而於窮兵黷武之失，未嘗有悟。及偃窺帝意，竟以置朔方之便迎之，則帝固樂其合己，而忘其前言矣。弘非辯不足以詘偃，蓋知帝意已堅，則絀偃適所以忤帝，故佯爲不勝以從之也。嗚呼，佞邪之臣，敢爲誣罔如此。

分論

《諫伐匈奴書》《秦漢文鈔》尾評引唐荊川曰：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又引林次崖曰：言匈奴之伐，利害如指諸掌。秦皇、漢高二事足爲明鑒。文字溫醇重厚質實，愈嚼而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春秋戰國元氣澆漓之餘旨也。又引馮小海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漢武窮兵黷武，而欲其鑒秦以法祖也。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噫，是心也啟之者其偃歟。又引唐荊川曰：通篇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

《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馮北海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漢武窮兵黷武，而欲其鑒秦，以法祖也。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噫，是心也，啓之者，其偃歟。又引唐荊川曰：通篇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

傳記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

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毋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毋後，國入于漢。

又《平津侯主父列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略】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略】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幷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服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漢書・高五王傳》　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扐侯立。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

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遂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爲吏所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

《前漢紀》卷一〇《孝武一》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誡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不正者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偃，素妒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吏，當死，詔宥之。

又卷一一《孝武二》 及單于背約，寇邊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大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飄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糧乏，難以爲功。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陰爲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馬邑豪聶壹詐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爲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乃將十萬騎入武川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百餘里，鴈門尉吏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吏，天也。」以爲天王。乃遠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曰：「臣聞怒者逆德，兵者凶器，爭者末節，數戰窮武，未有不悔者也。始皇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竄，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始皇不聽，出兵攻胡，卻地千里，皆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戍河北，飛芻輓粟以遠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天下所以叛也。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偃凡上九事，其一事諫伐匈奴，其八事爲律令。燕人徐樂上書曰：【略】【略】此二人同日上書，上皆召見，謂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歲四遷，至太中大夫。上自卽位好士，旣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衒者甚衆，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論之，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

又卷一二《孝武三》 二年冬，賜淮南王、淄川王几杖，無朝。春正月，令諸侯王得以邑土分子弟，於是藩國子弟畢侯矣。是時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淫，急則怨叛，以法割削則邪逆萌生，近黽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適嗣代立，餘無尺土。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彼人人喜得所願，實不分其國，而久久稍弱。」又曰：「茂陵初成，天下豪傑兼幷之家，可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

猾。」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北置朔方、五原郡，封青爲長平侯。校尉蘇建有功，封平陵侯，建築朔方城。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徙郡國豪傑於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無後，國除。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故誅。齊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先是主父偃常求納女於王宮，王太后不聽。時王內淫亂，主父偃言之於上，上拜偃爲齊相以正其事。偃驗王後宮、宦者，辭及王與姊妹姦。偃使人以此動王，王年少，恐懼，自殺。公孫弘以爲齊王以憂死，無後，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齊人也。初遊說山東不遇，乃曰：「丈夫生若不五鼎食，死卽當五鼎烹。」卽西入關，既獲貴寵，賓客輻輳。及其死也，莫之收視。唯孔奢葬之。上聞之，謂孔奢爲長者。

著録

《漢書・藝文志》主父偃二十八篇。

藝文

胡祗遹《偶然感懷》士無憂世心，何異燕巢幕。突熾幕既焚，不救巢離墮。蔘不恤其緯，所以懼此禍。可憐賈長沙，痛哭不安卧。公卿盡庸流，百口紛沮挫。却令主父偃，爛額延上座。

張養浩《主父偃》鼎食渾能幾許甜，先生不避朶頤嫌。他時舉族皆夷滅，此味方知極苦嚴。

陳衆仲《鄭君子美倒騎驢圖》山翁倒著白接羅，習家池頭倒載時。襄陽小兒齊拍手，山翁沉醉都不知。江東奇士鄭子美，雪中亦把驢倒騎。此時子美不曾醉，惟有高人目送之。市兒出觀總大笑，雪風颼颼不掩扉。舉鞭左右語觀者，我不背人遭汝嗤。世間顛倒豈此爾，汝不自察嗤我爲。我不學臨淄說客主父偃，日暮倒行而逆施。

毛奇齡《長安道》長安十二衢，日日走車馬。那堪主父偃，日走車馬下。

雜録

《三輔黃圖》卷三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卽此。

徐樂

論述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文選》卷三〇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序》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于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筠谿集》卷九《議古・徐樂言土崩瓦解之勢》議曰：天下者大器也，置諸安則安，一失其平，則欹欹而不已，則傾傾而不已，則覆矣。故聖人持以三綱，節以四維，防微杜漸，害政者必去，懼其蔓之難圖。秦有土崩之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使七國之患不已，瓦解之勢不收，將不至於土崩乎？

而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吾未之聞也。

《晦庵集》卷七〇《雜著・讀唐志》　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

《皇甫司勳集》卷三八《遵巖先生文集後序（代郡守劉公湊作）》　三代而降，士之能文者，徒取之於外以悅世之耳目，有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若公孫弘、徐樂、枚乘、谷永、相如、董、賈、馬遷、劉向之屬，或駁而不醇，或曲而不該，皆無取焉。

傳記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主父偃）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略】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觀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略】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漢書・嚴助傳》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略】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爲郎中。【略】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　徐樂一篇。

藝文

宋祁《楊秘校秋懷》二　涼風颯彫年，遙昔耿多慮。冽冽寒蟲鳴，離離客鴻度。之子懷茂器，有志康庶務。未蒙徐樂召，方感董生遇。道局駿願違，

絃綏危響赴。此際怊悵情，偕之歲云暮。

劉放《次韻酬曹極司法》 越紙題詩寄我來，君家八斗定多才。冰清玉潤高風舊，白雪陽春病眼開。長見夔龍參濬哲，不聞徐樂避雄猜。自緣衰老無能解，戰勝方當去剪萊。

鄭眞《送潘學正》 緱山講道擁皋比，五夜星光耿璧奎。帝里恩承紅日近，仙梯步逐彩雲低。不慙徐樂登金馬，有待王褒頌碧雞。笑我同袍華髮早，祇須歸老故園棲。

童冀《次彥德廣文元夕詩韻八首》 小樓醉起怕危闌，豪傑當年骨已寒。漢武虛聞召徐樂，宇文肯復識高歡。草荒陋巷車無跡，花滿征袍錦作團。昨夜壯遊還入夢，蒼龍觀闕月初殘。

毛奇齡《寄答上海徐允哲》四 制詔求賢空復催，金臺終自待君來。晋庭縱授王康第，漢主還思徐樂才。

又《北征同徐二咸清途中作》 河亭雨後換征裾，淮海相逢在道隅。洗馬有情堪並轡，買臣無力可將車。才高自著幽通賦，老去難傳却聘書。借問同行舊徐樂，漢庭對策果何如。

莊助 嚴助

論述

《漢書・地理志下》 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略】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

又《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文選》卷四〇吳質《答魏太子牋》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

《顏氏家訓・省事》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漢書二・嚴助》 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徒以捭闔取寵，亦以捭闔誅。

《午亭文編》卷三三《史評・漢書・嚴助》 史稱巫蠱之禍，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略】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不足以煩中國，自秦時棄不屬。嚴助乃詰蚡：秦舉咸陽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來告急，天子不振，又何以子萬國乎？於是上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爲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不聽，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帝自以爲兵功，令嚴助風指於南越，南越遣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意淮南。當此時，武帝之心益驕，而兵端不可戢矣。故其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自是以來日無寧息。生靈戕於鋒刃，畜禍發於骨肉。方武帝少時，志趨未定，利害未更，不有嚴助，或師出無功，抑其雄心末流之害，當不至此烈也。故曰：其時之臣實佐成之。而謂巫蠱之禍由於兵，兵之興，天時非人力，豈不過與。其後，助以交私淮南論誅。昔人有言：毋爲禍首，助之謂夫。

《義門讀書記》卷一八《前漢書》 嚴助首開用兵之端，卒以罪棄市。相如以多病避事得免於禍，幸矣。

《諭意淮南王》 《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六尾評：伐越之舉，武帝年

少，未有兵事，不無喜功之心。至于師出而兩越俱定，此亦出自意外。以此誇示淮南，英氣可見。此文鋪揚功伐，奉使自見稱旨。

傳記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略】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

又《汲黯傳》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瘉。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又《嚴助傳》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略】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卽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幷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幷。』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轅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治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臣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

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略】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烹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著録

《漢書・藝文志》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忽奇，下言嚴助，史駁文。

又　莊助四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　《嚴助賦》三十五篇。嚴助有書四篇，見諸子儒家。《本傳》：助爲會稽太守，奉三年計最，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爲文及作賦頌數十篇。

藝文

劉長卿《送嚴維赴河南充嚴中丞幕府》　久別耶溪客，來乘使者軒。用才榮入幕，扶病喜同樽，山展留何處，江帆去獨翻。暮情辭鏡水，秋夢識雲門。蓮府開花萼，桃園寄子孫。何當舉嚴助，徧沐漢朝恩。

黃滔《奉和翁文堯員外文秀光賢畫錦三首》一　鄉名里號一朝新，乃覺台恩重萬鈞。建水閩山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清泉引入旁添潤，嘉樹移來別帶春。莫凭欄干剩留駐，内庭虚位待才臣。

羅隱《東歸途中作》　松橘蒼黄覆釣磯，早年生計近相違。老知風月終堪恨，貧覺家山不易歸。別岸客帆和雁落，晚程霜葉向人飛。買臣嚴助精靈在，應笑無成一布衣。

徐鉉《回至瓜洲獻侍中》　紫微垣裏舊賓從，來向吳門謁府公。奉使謬持嚴助節，登門初識魯王宫。笙歌隱隱違離後，烟水茫茫悵望中。日暮瓜洲江北岸，兩行清淚滴西風。

楊億《次韻和守邦道人寄編修諸學士之什》　修書何幸佐鉛黄，日接羣英道自光。署近承明叨謁帝，賦成平樂謬爲郎。孟堅已分酬賓戲，嚴助還思佩郡章。共憶東林社中客，滿池蓮葉吐清香。

宋祁《寄葉道卿》　懇乞東南節，貪榮綵繡衣。禁中嚴助往，江上子牟歸。併覺秋專美，時驚夜鶴飛。遥知具雞黍，日與故人揮。

梅堯臣《送張待制知越州》　滄海東邊會稽郡，朱輪遠下相臣家。已同雲漢星庭轉，不與鑑湖風月賒。越箭抽萌供美茹，秦山堆翠照高牙。買臣嚴助前時貴，破盜論功未足誇。

強至《越州通判曾學士書》　適懷清範，遽獲盛牋。粲然辭意之形，宛爾聲顔之接。會稽請去，暫虚嚴助之直廬；宣室歸來，行對漢文之前席。炎威寖劇，時祉載蕃。

徐積《送沈判官》　四月芙蓉花未開，王家客去登瑶臺。瑶臺高在白玉京，麟毫玉譜書姓名。名儒庾子能清悟，肯學買臣與嚴助。受福王明不爲身，澤遍生民便歸去。

李石《送王應祥》　進取雖狂我不狂，跨鼇今日鄭公鄉。未偕西蜀三年計，來訪東湖九月霜。桃李山城漫紅白，橘橙峽路看青黄。修門萬里逢嚴助，剩剖琅玕出錦囊。

李攀龍《送明卿謫江西》　海上風塵未罷兵，如何嚴助厭承明。故人慘淡浮雲色，逐客蕭條白雪晴。落日挂帆彭蠡澤，清秋伏枕豫章城。詩篇已側當時目，不必兼傳抗疏名。

吳偉業《送李秀州擢寧紹道》　楊柳春風起郡樓，故人嚴助昔同游。烟霞到處推仙吏，榮戟今看冠列侯。長水圖書移遠棹，大雷笳鼓對清秋。閩兵海上應西望，秦駐山高即秀州。

又《得蒲州道嚴方公信却寄》　西風對酒夢魂勞，聞道蒲津着錦袍。山逈塞垣長坂峻，河分天地斷崖高。登樓楚客看雲樹，隔岸秦人拜節旄。回首舊游飛雁遠，書來嚴助問枚皋。

雜録

《升庵集》卷五〇《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爲「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爲「孫卿」，亦然。

又卷七二《相貝經》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

《丹鉛餘録》卷一〇　嚴助《相貝經》曰：「堯懸貝轂於塢宮。」貝轂，以貝飾轂也。塢宮他書亦未見。

《管城碩記》卷二八《楊升菴集》　楊氏曰：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助作。按：胡元瑞《續筆叢》云：《初學記》無，《藝文類聚》乃有之，用修蓋誤記也。今按《初學記》引嚴助《相貝經》曰：「堯懸貝於揭宮。」元瑞遽以爲無，殊謬也。又按《藝文類聚》云：《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遺助以徑寸之珠，并致此文於助。則經非助作也。

《山堂肆考》卷一〇六《囑薦故人》　漢朱買臣與同邑嚴助相善，結爲刎頸之交，且約曰：「苟先貴，毋相忘。」後買臣妻求去，遂聽焉。忽自嘆曰：「古人功業成於激發。」遂詣長安上書。時嚴助已貴，即謂曰：「吾幸先貴，而故人猶寒如舊。負約之罪，鳴鼓難償矣。」乃囑吾丘壽王，同薦於武帝。後爲會稽太守。

《陶庵夢憶》卷二《嚴助廟》　陶堰司徒廟，漢會稽太守嚴助廟也。歲上元設供，任事者聚族謀之終歲。凡山物牠牠，海物噩噩，陸物癡癡，水物噞喁，羽物毸毸，毛物毶毶，洎非地，非天，非制，非性，非理，非想之物，無不集。庭實之盛，自帝王宗廟社稷壇壝所不能比隆者。十三日，以大船二十艘載盤斡，以童崽扮故事，無甚文理，以多爲勝。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陸奔，隨路兜截轉摺，謂之看燈頭。五夜，夜在廟演劇，梨園必倩越中上三班，或僱自武林者，纏頭日數萬錢。唱伯喈荆釵，一老者坐臺下對院本，一字脱落，羣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中有全伯喈、全荆釵之名，起此。天啓三年，余兄弟攜南院王岑，老串楊四、徐孟雅，圓社河南張大來輩往觀之。到廟蹴踘，張大來以一丁泥一串珠名世，毬著足，渾身旋滾，一似黏寵有膠，提掇有綫，穿插有孔者，人人叫絕。劇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楊四扮火工竇老，徐孟雅扮洪一嫂，馬小卿十二歲扮咬臍，串磨房、撇池、送子、出獵四齣，科諢曲白，妙入筋髓，又復叫絕。遂解維歸，戲場氣奪，鑼不得響，燈不得亮。

莊忽奇　嚴葱奇

《漢書·藝文志》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顔師古曰：《七畧》云：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齊召南《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考證》　嚴葱奇，《志》作莊忽奇，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班自注曰：「枚皋同時。」蓋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爲嚴，猶莊忌、莊助稱嚴忌、嚴助也。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皋同時。劉歆《七略》曰：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本書《嚴助傳》：武帝後得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忽奇等，並在左右。

司馬相如

論述

綜論

《揚子雲集》卷四《解嘲》 若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略】漢之得人，于茲爲盛。【略】文章則司馬遷、相如，【略】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又《嚴助傳》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略】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又《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略】是時朝廷多賢才，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文選》卷四八班固《典引》 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滂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又卷四〇吳質《答魏太子牋》 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略】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三國志・蜀書・秦宓傳》 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五《嵇康集・司馬相如贊》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 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蠭若君平；王褒韓暉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淡天庭。考四海而爲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爲譽，造作者以爲程也。

《晉書・王廙傳》 昔司馬相如不得睹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略】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歎詠歌之義也。

《抱朴子・廣譬》 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

文，而恨不同時。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於(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也。

《文心雕龍・神思》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體制，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于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鞍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又《體性》、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略】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又《時序》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栢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皐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

又《物色》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

又《知音》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

又《程器》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略】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

《魏書・常景傳》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豔才，直致不群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

《全梁文》卷六〇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長卿徒善，既累爲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雲侈靡，異詩人之則；【略】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衆美，斯文在斯。

《顏氏家訓・文章》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略】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文苑英華》卷六九六薛登《論選舉疏》謹案：揚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

《王子安集》卷九《爲人與蜀城父老書》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洎乎雄圖蹶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鑑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

《全唐文》卷二三八盧藏用《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型。

《史通》卷一八《雜說下・別傳》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敍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於岩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

《全唐文》卷四四三李舟《獨孤常州集序》昔班孟堅美漢得人之盛，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曰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是則四君子者，有漢之文雄歟？然而，遷無鄉曲之譽，虧大雅明哲保身之美；相如薄於貞操，有滌器受金之累；向無威儀，遺文以繆，而身幾不免；褒多爲歌頌，當時議者以爲淫靡不急，其他無聞焉。大較詞人多陷輕躁，否則慳狹迂僻，於事放弛。其能

蹈履中道，可爲物主者寡矣。

《文苑英華》卷四七六權德輿《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第五道》　問：言，身之文也。又曰：灼於中必文於外，司馬相如、揚雄，藉甚漢廷，其文盛矣。或奏琴心而滌器，或贊符命以投閣，其於溺情敗度，又奚俟於文章耶？至若孔融、禰衡，夸傲於代，禍不旋踵，何可勝言？兩漢亦有質樸敦厚，集作事之科，廉清孝順之舉，皆本於行而遺其文，復何如哉？

《昌黎先生集》卷八〇《答劉正夫書》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略】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六《答崔立之書》　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俠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懷慚廼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于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

《柳河東集》卷二一《西漢文類序》　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之。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詞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文章爛然矣。

又卷三〇《與楊京兆憑書》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

《樊川文集》卷一三《答莊充書》　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

《文苑英華》卷七〇五鄒亞《太尉衛公會昌一品製集序二首》　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之器也。

《宋文鑒》卷七二孫何《文箴》　嬴侯、劉帝，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絕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炊焉，刷翼孤翔。可師數子，擅文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霸。亹亹建安，格力猶完。

《水東日記》卷一二　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遊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

《端明集》卷三三《觀天馬圖》　嘗聞昔武皇得狗監，誦《子虛賦》，獨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以貲爲郎官，止使者，又頗優畜之，謂如相如未可與道則已。而又有甚於相如者也。

《東坡全集》卷九二《評史・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若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

又《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使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論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可謂小人也哉！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眞知大人者也。

《柯山集》卷三八《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所知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于利者也。其後爲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爲諭蜀，而實以風。夫既已開其利于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默，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愧者，亦異矣。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

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淮海集》卷一三《任臣下》　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

《景迂生集》卷三《檄進出狩議狀》　臣伏念能言之士，不能有言于危難之時，逆耳以謀，犯顏以諫者，烏在乎能言也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言，迂於事而近諛。董仲舒、賈誼、劉向之言，切於時而盡忠。君子寧忠死而不諛生也。

《道鄉集》卷二一《上哲宗皇帝書》　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諂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

《海錄碎事》卷一〇上《疾病遺忠》　司馬相如滂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誦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

《北山集》卷四〇《二月二十日實封奏》　臣聞漢武帝時，讀《子虛賦》而善之，有「恨不與朕同時」之歎。狗監楊得意侍旁進言：「乃臣里人司馬相如所作。」及召相如至，但以爲郎，久之，爲文園令而已。使相如不因狗監，不由華麗之文以聞，則漢武必有以處之矣。史稱漢武雄才大略，豈此類耶？今俯之素行，無相如之累，陛下育材從善，愛惜臣子之心，又遠過前古。

《文忠集》卷一二《金陵堂試策問五首》四　太史公之傳《離騷》也，謂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庶幾兼國風雅頌之體。班固則不然，謂羿澆二姚不合于左氏，崑崙元圃不載于經義，及其陳堯舜，稱湯武，譏桀紂，則置而不言，露才之誚，怨懟之誣，惟恐詆之不力也。司馬相如何如人哉？固爲贊曰：「要其歸，引之于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嗚呼，曾謂屈平不如長卿乎？

《楚辭集注》卷八《服賦》者，賈誼之所作也。【略】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所能彷彿。而揚雄之論常高彼而下此，韓退之亦以馬揚廁於孟子、屈原之列，而無一言以及誼。余皆不能識其何說也。是以因序其賦而幷論之，以俟後之君子云。

《網山集》卷三《伊川子程子》　荀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於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奧，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

《慈湖遺書》卷一五　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夫子之所以教誨其子弟，亦不聞有是說也。甚者韓愈敢以孟子與司馬相如比而同之。相如何人，躋之至此，專以文稱也。

《群書考索續集》卷三四　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兩漢代言之官，漢家制誥，最爲後世稱述，而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類，皆司馬相如、枚臯、嚴助之徒爲之也。

《成都文類》卷三〇李燾《新修四齋記》　司馬相如雖文章冠天下，然弗張四維，似非吾黨。楊子雲金口木舌，眞漢大儒，而出處之際，未免跋疐。彼嚴君平、李仲元沈潛自遂，莫我繫維，廼可敬仰爾。嗚呼！繇文翁以來，仕而顯者固多矣。

《論學繩尺》卷八　司馬相如、王褒，皆蜀產也。雍容閒雅者，不足覆竊貲之醜；造作語言，綴成歌頌者，正當以貢諛獻佞爲羞耳。

《詩人玉屑》卷八《古人亦有所祖》　樊宗師《墓銘》云：「惟古于詞必己出，後皆指前公相襲。」眞是如此。《子虛》、《大人賦》全倣《遠游》，而屈子心事，非相如所可窺識，故氣象自別。

又卷一二《諸公品藻相如》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椒能數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椒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卻用文君取酒錢。」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諂諛之態，死而不已」，正如捕逐寇盜，先爲有力者所獲，掊其亢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捶縛耳。

《識遺》卷一〇　漢武初讀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用之，終文園令，知其才不堪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劒，起卻曰：「一劒非將，事在運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噫！文不經綸，武昧方略，弊也久矣。

《黃氏日抄》卷四六《司馬相如》　相如文人無行，不與吏事，以賦得幸，與倡優等，無足汙簡冊者，亦無足多責。惟《封禪書》禍漢天下於身後，且禍後世，罪不勝誅。藺相如信威敵國，名重泰山；犬子何人，亦冒其名，嗚呼！禹，聖神也，而有張禹之禹；湯，興王也，而有張湯之湯；藺相如，命世人豪也，而有司馬相如之相如。故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彼聖賢之名，亦有時不幸而辱於小人也。

又卷四七《司馬相如》　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續古今考》卷一〇　徐樂借縱橫之說立論，以侈漢武之心，可誅也。又讀司馬相如《子虛賦》誇苑囿車騎游獵之事，楚有雲夢之田，齊有青丘之田，天子有上林之田，獵有小大之不同，而侈心則一。予於是又嘆曰：漢武所以喜相如此賦者，猶異日見文人之賦而悅之。齊之獵不如楚之獵，楚之獵不如天子上林之獵，賦所戒不足以爲漢武之儆懼。張大三獵，適足以啓漢武之侈淫。相如雖文稍富，其心術亦務爲迎合上意，慫恿益甚，諷諫缺然，人品不足齒也。

又　東方朔此諫，如繪畫獵場之所以然，足見車騎出沒禽獸奔走之狀，倉卒之間，辭理俱到。武帝忽而不用，何哉？東方朔之言，似譎而實正；司馬相如之賦，若諷而實諛，諛從正屏，世主之常態也。

程端學《牟氏陵陽集序》　西漢之文，道雖不醇，大畧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輿、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諒，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蓋亦無媿乎數子，然予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殫一世之力而爲之者，惑也。

《古賦辯體》卷三　又《文選・長門賦序》云：「武帝陳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相如工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以悟主上，后復得幸。」然《漢書》陳后及長卿傳，無奉金求賦復幸事，不知序者何從實此云。

《揚子雲集》卷四《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法言・吾子》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又《君子》　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論衡・譴告》　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

又《定賢》　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

又《書解》　或曰：「著作者，思慮閒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略】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答曰：「【略】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閒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閒也。」

《漢書・禮樂志》　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酒酣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祀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又《地理志下》 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議，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遊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

又《藝文志》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又《枚皋傳》 （枚）皋字少儒。【略】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遊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聲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

又《揚雄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略】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略】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略】贊曰：雄之自序云爾。【略】以爲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又《佞幸傳・李延年》 （李）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田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

又《敘傳》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始終，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文選》卷一 班固《兩都賦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

又《東都賦》 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惟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

《楚辭章句》卷三 班固《離騷序》 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前漢紀》卷二〇 讚曰：【略】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後漢書・文苑傳・李尤》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

《北堂書鈔》卷一〇〇《論文二十》引曹丕《典論》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按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意未能及。」

《六藝之一錄》卷五七 夏侯湛《張平子碑》 若夫好學博古，貫綜讖籍，《墳

典》、《丘索》之流，經禮訓詁之載，百家九流之辯，詩賦雅頌之辭，金匱玉版之奧，讖契圖緯之文，音樂書畫之藝，方技博弈之巧，自《洪範》彝倫，以逮於若郯子之所習，介廬之所識者，罔不該羅其情，原始要終。故能學爲人英，文爲辭宗，紹羲和之顯迹，系相如之遐風。

《西晉文紀》卷一八劉逵《三都賦注序》　觀中古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義。至如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

《華陽國志》卷三　蜀自漢興，至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挺生。感於帝思，於是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踐乎梁益之鄉，而西秀彥盛，或龍飛紫闥，允陟璿璣，或盤桓利居，經綸皓素。故司馬相如耀文上京，揚子雲齊聖廣淵，嚴君平經德秉哲，王子淵才高名儁，李仲元湛然岳立，林翁孺訓誥玄遠，何君公謨明弼諧，王延世著勳河平。其次楊壯、何顯得意之徒恂恂焉，斯蓋華岷之靈標，江漢之精華也。

又卷一〇上　長卿彬彬，文爲世矩。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遊京師，善屬文，著《子虛賦》而不自名。武帝見而善之曰：「吾獨不與此人同世！」楊得意對曰：「臣邑子司馬相如所作也。」召見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賦》，帝悅，以爲郎。又上《大人賦》以風諫，制《封禪書》，爲漢辭宗，官至中郎將。世之作辭賦者，自揚雄之徒，咸則之。

《西京雜記》卷三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又　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後漢書・班彪傳》　（班）固字孟堅。【略】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略】。固又作《典引》篇，述敍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略】。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又《文苑傳・杜篤》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略】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幷封奏如左。

又《李尤》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台令史。稍遷，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又《邊讓》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檀道鸞《續晉陽秋》　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

《文選》卷五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飄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文章緣起》「賦楚大夫宋玉所作」陳懋仁註　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方熊補註：兩漢而下，獨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它如相如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炫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君子猶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

《文心雕龍・辨騷》　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略】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又《明詩》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

又《樂府》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

又《詮賦》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播其風，王、揚騁其勢。皐、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略】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誇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

又《麗辭》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

又《夸飾》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鵾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顚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饗屈原；張衡《羽獵》，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辭，事義睽刺也。【略】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又《練字》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

又《才略》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而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

鍾嶸《詩品・總論》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

《全梁文》卷五三裴子野《雕蟲論》若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

《南齊書・文學傳論》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略】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偉。

蕭統《文選序》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于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

《昭明太子文集》卷四《答晉安王書》相如奏賦，孔璋呈檄，曹劉異代，並號知音。

《梁書・庾肩吾傳》引蕭綱《與湘東王書》但以方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詞用心，了不相似。

《金樓子・立言》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略】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略】至如文者，惟須綺穀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

《魏書・文苑傳序》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禾》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

《北齊書・文苑傳序》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鴻驚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于春華，成萬寶於秋實。

《晉書・文苑傳序》洎姬歷雲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鼎而齊鬻，揚玉軑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

軌獨同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

《周書・王褒庾信傳論》　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于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于茲爲盛。

《隋書・經籍志四》　宋玉、屈原，激清風于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藺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

《幽憂子集》卷六《南陽公集序》　自獲麟絕筆，一千三四百年，游、夏之門，時有荀卿、孟子；屈、宋之後，直至賈誼、相如。兩班敍事，得丘明之風骨；二陸裁詩，含公幹之奇偉。【略】《三都》既麗，徵夏熟于《上林》；《九辯》已高，責春歌於《下里》。

《王子安集》卷一〇《上吏部裴侍郎啓》　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聖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遺雅背訓，孟子不爲；勸百諷一，揚雄所恥。苟非可以甄明大義，矯正末流，俗化資以興衰，家園繇其輕重，古人未嘗留心也。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於前，枚、馬張淫風於後，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爲雄；敘名流者，以沈酗驕奢爲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貴之而江東亂。

《楊盈川集》卷三《王勃集序》　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沈，唐、宋弘汨羅之迹。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書，斯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傑起，更失於風騷。傀俀大猷，未忝前載。

《張說之文集》卷二五《齊黃門侍郎盧思道碑》　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揚，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應、劉，【略】皆應世翰林之秀者也。吟詠情性，記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

《全唐文》卷三一五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君以爲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最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

又卷三六八賈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　洎騷人怨靡，揚、馬詭麗，班、張、崔、蔡，曹、王、潘、陸，揚波扇瀾，大變風雅，宋、齊、梁、隋，盪而不返。昔延陵聽樂，知諸侯之興亡，覽數代述作，固足驗夫理亂之源也。

又卷五一八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　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途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

《文苑英華》卷七〇一獨孤及《殿中侍御史蕭君文章集錄序》　嘗謂揚、馬言大而迂，屈、宋詞侈而怨，沿其流者，或文質交喪，雅盛相奪，盍爲之中道乎，故夫子之文章，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麗而不艷。

《全唐文》卷五二七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之，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

又《與徐給事論文書》　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

又《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

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

又卷四八九權德輿《兵部郎中楊君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鬱鬱之歎。故周任、史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代劉煩苛，宏麗澤，訓辭深厚，議論宏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

又卷七〇四《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荀況、孟軻脩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遊士從衡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郁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

又卷五二七裴度《寄李翺書》 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別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實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

《東雅堂昌黎集注》卷一二《進學解》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又卷一九《送孟東野序》 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略】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姪以哀，其志馳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別本韓文考異》卷一八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 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騶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于後代，能必傳也。

《白居易集》卷三八《賦賦》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于荀、宋，漸恢張于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後增華於《風》、《雅》。而後諧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

《皇甫持正文集》卷四《答李生第二書》 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

《全唐文》卷六九五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 洎秦姍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於相語，喑呃相授。以及漢興，離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奧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餘，不足稱也。

又卷七五九裴延翰《樊川文集後序》 采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沾洽時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譎，諷多要寡，羨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憤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

《文鏡秘府論》天卷《四聲論》 李充之製《翰林》，褒貶古今，斟酌病利，廼作者之師表；摯虞之《文章志》，區別優劣，編輯勝辭，亦才人之苑囿。其于輕重巧切之韻，低昂曲折之聲，並祕之胸懷，未曾開口。縱復屈、宋奮飛于南楚，揚、馬馳騖于西蜀，或昇堂擅美，或入室稱奇，爭日月之光，竦淩

雲之氣；敬通、平子，分路揚鑣；武仲、孟堅，同途競遠；曹植、王粲、孔璋、公幹之流，潘嶽、左思、士龍、景陽之輩，自《詩》、《騷》之後，晉、宋已前，杞梓相望，良亦多矣。莫不揚藻敷萼，文美名香，颺綵與錦肆爭華，發想共珠林合韻。然其聲調高下，未會當今，脣吻之間，何其滯歟！

又南卷《集論》 自屈、宋已降，揚、班擅場，諧合《風》、《騷》之序，淒鏘《雅》、《頌》之曲。長卿詞賦，色麗江波之錦；安仁文藻，綵應河陽之花。子建婉潤，張衡清綺，公幹氣質，景純宏麗。陳琳書記遒健，文舉奏議詳雅。太沖繁博，仲宣譬亮。謝永嘉之璀璨，袁東陽之浩蕩。平原綺思，司空嘆其寥廓；吏部英才，隱侯稱其絕世。莫不競宣五色，爭動八音，或工于體物，或善于情理，詠之則風流可想，聽之則舒慘在顏。足以比景先賢，軌儀來秀矣。

《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張扶書》 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爲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之，列於《漢書》。若相如《上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揚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

《徂徠集》卷一二《上趙先生書》 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唯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下靡然向風，浸以成俗。

《文忠集》卷六七《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

《龜山集》卷二五《送吳子正序》 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

《山谷別集》卷一五《與王立之承奉直帖五》 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

《灌園集》卷一一《與汪秘校論文書》 劉向之文，未嘗似仲舒，而相如之文，未嘗似馬遷，揚雄之文，亦不效孟子也。張衡、左思等輩，於道如從管間窺豹，故其所作文賦，緊持揚馬襟袖，而不敢縱其握。自是文章世衰一世，幾于童子之臨模矣！

《姑溪居士前集》卷三五《折渭州文集序》 司馬相如、揚雄之於詞賦，司馬遷、劉向之於叙事，李陵、蘇武之於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發之於言耳。至於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聽，輪扁、庖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於詩，而善詞賦者未必達於叙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勝也。

《雞肋集》卷三六《離騷新序》 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民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

《景迂生集》卷一三《一經之下士》 五經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耶？昔人斥談經者爲鄙野之士，良以此歟。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

又卷一九《揚雄別傳上》 （揚）雄少而簡易，清淨好古學，從同郡嚴君平遊。顧尚好辭賦，宗司馬相如。嘗嘆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初，相如與枚乘孳孳皐齊名，皐思敏疾，相如頗淹遲。有以二人問者，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然帝於辭賦自俊捷，亦苦相如之艱。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蓋相如亦自謂有所短。而雄之論乃如此。

《浮溪集》卷二九《答吳知錄書》 孔子設四科，文與學一而已。及左丘明、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之徒，始以文章名世，自爲一家，而與「六

經」訓詁之學分。

《曲洧舊聞》卷八　賦爲六義之一，蓋《詩》之附庸也。屈、宋導其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

《紫微集》卷三一《毛達可尚書文集序》　昔司馬相如文工而思遲，武帝嘗謂：「以我之速，易卿之遲，若何？」對曰：「於臣無所不可，願陛下何如耳？」及觀《諫獵書》、《弔二世賦》，皆成于扈從遊獵之際，則知相如之於文，固亦速而工也。

《斐然集》卷二九《零陵郡學策問》　自孟子而後，左氏、荀卿、太史公、司馬相如、揚雄、劉向、班固之流，各擅文章之譽，後世莫得班焉。如唐韓愈、柳宗元，皆竭力希慕，僅成一家。

《韻語陽秋》卷一五　《鳳將雛曲》，吳競《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云：「《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云「鳳兮歸故鄉，四海求其凰」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

《艾軒集》卷四《策問一十八首》　班固賦《西都》，具述公卿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劉向、董仲舒、蕭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稱之。至其叙武帝以來，則又列仲舒於儒雅，而以司馬相如爲文章。其言孝宣之世，蕭望之則儒術也。王褒、劉向，則文章也。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實異者。數子之文，猶有可稽。析而論之，錙銖輕重，如是其審也。

《文忠集》卷四《次韻楊文發承議（戊子正月）》　才思春江下瀨船，腹藏經史更便便。坐觀林谷升初日，吟到雲山合暮烟。憶昨傾囊攜過我，知君得句總堪傳。古來虛誕相如賦，枉使劉郎意欲仙。

《楚辭集注·楚辭辯證下·晁錄》　自（屈）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爲偷生苟免之計，既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脈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

又《讀唐志》　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逐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略】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略】史遷、劉向、班固、【略】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

《雙溪類稾》卷二五《松窻醜鏡序》　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論，《鵩鳥》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也。誼之後，文章支而爲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廣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宏、劉向似之，而純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揚雄似之，而妙麗不及。

《習學記言》卷二三　李延年《佳人歌》，漢武《傷李夫人詩詞》，司馬相如詞賦，郊祀樂章，皆一體。以此被于聲歌，而欲慕《韶》、《勺》之盛，哀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又卷四四　司馬相如而下歌頌之文，遂爲故實，文士無能免者。故雖易世，而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實，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則是當時議論相承，未有以爲不當。

又卷四七　賦雖詩人以來有之，而司馬相如始爲廣體，撼動一世。司馬遷至爲備錄，其文駭所無也。揚雄喜而效焉，晚則悔之矣。然自班固以後，不惟文浸不及，而義味亦俱盡。然後世猶繼作不已，其虛夸妄說，蓋可鄙厭。

《野客叢書》卷六　《潘子眞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實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

劉克莊《文論輯錄》　《離騷》爲辭賦宗祖固也，然自屈宋沒後，繼而爲之者，如《鵩鳥》、《吊湘》、《子虛》、《大人》、《長楊》、《二京》、《三都》、《思玄》、《幽通》、《歸田》、《閒居》之類，雖名曰賦，皆《騷》之餘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問《離騷·卜居》篇內字。曰：「字義從來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逢迎，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高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

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

又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塡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沖、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二　詞賦，虛誕之作，不過狀陸離之景，卒使神仙之心方啓，而征伐之志益銳者。司馬相如、嚴助、東方朔之流，不能論思之失也。

《成都文類》卷一楊天惠《憫相如賦》　吾偉卿之能賦兮，工譎諫而不怒。攝侈汰之瀾翻兮，卒歸之於王度。唁卿躬之不蚤正兮，尚何以禁切於人主。嗟乎操行之不得兮，蹟終古而增污。挽天河以自湔兮，吾恐垢氛之不能去。

《漢藝文志考證》卷八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朱文公曰：「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辭》，《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泰甚，然亦終歸於諷也。特《長門》、《哀二世賦》二篇，爲有諷諫之意。」艾軒林氏曰：「相如，賦之聖者。」

《緯略》卷八《文筆遲速》　武帝春秋二十九得皇太子，枚皐與司馬相如作《皇太子生賦》。皐爲文疾，受詔輒成；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見《漢書》。）【略】葛稚川以爲：「長卿製作雖遲，而首尾溫麗；枚皐雖敏，而時有累句。故知急行無善迹矣。」楊子雲又謂：「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必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策，非相如不可。」

《黃氏日抄》卷四六《司馬相如》　相如之賦果何爲者耶？景帝之不好此人，情之正也。而武帝溺焉，嗚呼！於身則求藥長生，於兵則窮威萬里，於宮室則千門萬戶，而於文則好相如之賦，飄飄有凌雲之氣，皆類也。於是武帝之志荒矣。

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六下《左思列傳》　議曰：賦本詩之一義，屈、宋作而騷賦興，與《詩》別而體制異矣。漢興，賈誼、司馬相如壯浪縱肆，宏富高古，無以尚矣。至揚雄、班固，模擬塡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于是自以爲俳。若張衡、左思，則又下揚班遠甚，特圭撮事類，辭章之肆闈爾。孟堅、平子之《兩都》、《二京》，歸美當代，未害於義。若太沖之《三都》，以晉繼魏，遂鄙蜀抑吳，歸美於魏，統紀既謬，又可與語義乎？故文章先義理而後詞藻，本體制以定工拙。悖理失正，而夸多鬬巧，不足以爲文也。故削而不錄云。

《續古今攷》卷一〇　東方朔此諫，如繪畫獵場之所以然，足見車騎出沒禽獸奔走之狀，倉卒之間，辭理俱到。武帝忽而不用，何哉？東方朔之言，似譎而實正；司馬相如之賦，若諷而實諛，諛從正屏，世主之常態也。

《文選補遺》卷三八　司馬相如傳贊。（愚曰：相如在當時欲以節儉之說進，自是齟齬。其虛詞濫說，乃巽入也。）

《靜修集續集》卷三《叙學》　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

《牆東類稿》卷三《科舉》　漢賦最古。賈誼、司馬相如、揚子雲、班孟堅、張平子之流，最善鳴者也，有益於治道否歟？三國而下，左潘陸謝之徒極力模倣，不及漢遠甚。

楊維楨《麗則遺音序》　皇朝設科，取賦以古爲名，故求今科文於古者，蓋無出於賦矣。然賦之古者，豈易言哉？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子雲知古賦矣。至其所自爲賦，又蹈詞人之淫，而乖風雅之則，何也？豈非賦之古者，自景差、唐勒、宋玉、枚乘、司馬相如以來，違則爲已遠，矧其下者乎？

《淵穎集》卷一二《樂府類編後序》　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脩之。燕代荆楚，稍協律呂，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如之徒，徒以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晉，流風寖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今之去漢則又遠。

《古賦辯體》卷三　賈馬楊班，賦家之升堂入室者，至今尚推尊之。晦翁云：「自原之後，作者繼起，獨賈生以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定齋云：「賦則漫衍其流，體亦叢雜。長卿長於叙事，淵雲長於說理。」林艾軒云：「揚子雲、班孟堅只塡得腔子滿，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如是則賈生之非所及毋論也，張平子輩之更不及不論也。若長卿、子雲、孟堅之徒，誠有可論者，蓋其長於叙事，則於辭也長而於情或昧，長於說理，則於理也長而於辭或略。只塡得腔子滿，則辭尚未長，而況於理？要之，皆以不發於情故爾。所以漁獵捃摭，誇多鬬靡，而每遠於性情；哀荒褻

慢，希合苟容，而遂害於義理。間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辭，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一代所見，其與幾何？

又　愚謂自楚騷已多用連綿字及雙字，長卿賦用之尤多。至子雲好奇字，人每載酒從問焉。故賦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厥後《靈光》、《江》、《海》等賦，旁搜遍索，皆以用此等字爲賦體，讀者苦之。

又　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辭賦，至于子雲，此體遂盛。不因於情，不止於理，而惟事於辭。雖曰因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誇而非詠歌，興之義變甚矣；雖曰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比，然涉奇狂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甚矣；雖曰陳古者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甚矣；雖曰稱朝廷功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又變甚矣。但風比興雅頌之義雖變，而風比興雅頌之義終未泯。

《文筌・漢賦體》　宋玉、景差、司馬相如、枚乘、班固之作爲漢賦祖。見《文選》者，篇篇精粹可法，變化備矣。

又《古文矜式》　諸家有才氣之別。司馬相如善詞賦，長於體物。一曰實體，羽毛花實是也；二曰虛體，聲色高下飛步是也；三曰比體，借物相與是也；四曰相體，連綿排雙體狀是也；五曰量體，數目方隅歲日變態是也；六曰連體，衣服宮室器用天地萬物是也。相如尤長於相體。

《隱居通義》卷六　賦在西京爲盛，而詩蓋鮮。故當時文士，咸以賦名，罕以詩著。然賦亦古詩之流，六義之一也。司馬相如賦上林雄深博大，典麗儁偉，若萬間齊建，非不廣袤，而上堂下廡，具有次序，信矣詞賦之祖乎。揚子雲學貫天人，《太玄》、《法言》與《六經》相表裏。若《甘泉》諸賦，雖步趨長卿，而雄渾之氣溢出翰墨外，則子雲無之。佗日自悔少作，或出於是。

《閒過齋集》卷二《覺是先生文集叙》　古者文以載道，非苟爲空言，亦非篤意於求工也。漢氏以來，而文始涉乎技矣，由司馬相如以濫靡之詞，飾夸諛之智，擧世慕之相承。至於魏晉六代，而亂雜瑣碎，不勝其弊。至唐韓子，然後能反乎古。

《青陽集》卷二《送葛元哲序》　揚雄、司馬相如、韓子、歐陽子，始號爲工於文者。彼其於周公、孔子之文，非不欲窮日夜之力，極一世之所好，孜孜焉追琢磨礪，以求其精，而卒不能至焉。

《警語類抄》卷六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俳，放而有制，其所以爲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雲雖有剽摸，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楊弘山先生存稿》卷一《司馬相如揚雄》　作《春秋》一藝，襲舊六爲七，誰與仲尼匹？作《帝典》一篇，襲舊二爲三，誰與堯舜參？

《四溟詩話》卷二　屈、宋爲詞賦之祖。【略】相如善學《楚辭》，而馳騁太過。

又　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離騷》爲主，《山海經》、《輿地志》、《爾雅》諸書爲輔。又必精于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若楊袘、戍削、飛襳、垂髾之類，命意宏博，措辭富麗，千彙萬狀，出有入無，氣貫一篇，意歸數語，此長卿所以大過人者也。

《藝苑卮言》卷二　屈氏之騷，騷之聖也。長卿之賦，賦之聖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故自作者，毋輕優劣。

又　宋玉深至不如屈，宏麗不如司馬，而兼擅二家之勝。

又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門》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爲文，故《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爲賦，故《吊屈》、《鵩鳥》率直而少致。

又　詞賦非一時可就。《西京雜記》言相如爲《子虛》、《上林》，游神蕩思，百餘日乃就，故也。梁王菟園諸公無一佳者，可知矣。坐有相如，寧當罰酒，不免腐毫。

又卷八　自古文章于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于漢武帝奏《子虛賦》，不意其令人主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傅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

《李溫陵集》卷一六《子虛》　班固曰：「史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余謂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

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諷矣。既不知諷，宜其劇秦而美新也。

《詩藪・雜編》卷一 《西京雜記》云：「枚皋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今考《漢志》，皋賦之多爲兩京冠，至百二十篇。長卿蕩思一生，賦不滿三十首。蓋遲速之故。然皋賦今遂亡一存者，長卿六賦，古今以聖歸之。後之作者，可以鑒矣。

《農文人文集》卷一九《蜀都賦叙》 賦至相如，可謂傑人之制，命令百代矣。然觀其《與盛洋狗書》，必以包宇宙、總人物爲訓焉，夫胡不貴博也？是故無取絢焉，終歸之質。無取率焉，終歸之邃。無敢剽恣滔獵，若玉樹盧橘之云者，以欺所未覩，而罔後世。蓋觀之傳者藉者，循名績而忽產殖。志華陽者，褒幅域而略戎獫。蓋曰彼亦一覆載，此亦一玄黃。彼之覆載也，何洪何纖。此之玄黃也，伊璀伊璨。是故遡以荒邈，廓以皇伐，參以怪靈，駢以猥錯。蓋《水經》所不得收爲之綴，《方言》所不得假爲之綜。故曰備。

《甜雪齋文》卷八《讀司馬長卿諸賦》 長卿之賦聖矣乎？雖然，其于宋玉則尚非倫也，况屈氏耶？詞多而情寡，靡靡有餘，而溷溷不足，若之何其驪賦並稱宗也？後人服膺長卿者，專拾字句以爲師承，而屈宋益邈矣。故徑爲之說曰：屈氏之響，續于宋玉，而絕于長卿，非過也。然則長卿之于聖，其猶未矣乎！屈氏神，宋玉聖，長卿工，而六朝之有別調者巧。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後世文必稱漢，言漢文之雄，必曰司馬、揚、王。然之數子，皆蜀人也。蜀本西南夷，俗而事詩書，實自文翁治蜀，遣相如入學，卒以變蜀舊，起漢文之美，稱於千百世，不其韙哉！太史公既不爲翁立傳，又不列之《相如傳》中，豈欲推尊相如，謂自崛起，故乃諱言翁耶？

又卷三七《人道辨適自編二・摛藻》 賦家之聖，則有宋玉、司馬相如。揚雄《與桓譚書》云：「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走誠不足以知，竊謂賦如宋、馬，殆天授也，豈人力哉？而謂「讀千賦，則能爲之」，子雲何不便讀千篇，作長卿邪？雖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固必習而能也，然亦有終身習之而不能至者，何也？

又 揚雄習而不及，固是天限。即彼所習，原自不如一解相如之言，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子雲唯不知求之於內，是以其賦饒佳，終似外面搆合而成，與長卿所撰，便有天人之辨。

又卷三八《人道辨適自編三・摛藻》 詞賦神化之極，千古無儔，前則屈左徒，中則宋大夫，後惟司馬文園。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司馬文園集題詞》 梁昭明太子《文選》，登采絕嚴，獨於司馬長卿取其三賦四文，其生平壯篇畧具，殆心篤好之，沉湎終日而不能舍也。太史公曰：「長卿賦多虛辭濫說，要歸節儉，與《詩》諷諫何異？」余讀之良然。《子虛》、《上林》非徒極博，寔發於天材，揚子雲銳精揣鍊，僅能合轍，猶《漢書》於《史記》也。《美人賦》，風詩之尤，上掩宋玉。蓋長卿風流放誕，深於論色，即其所自叙傳，琴心善感，好女夜亡，史遷形狀，安能及此。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彼曾與盛長通言之，歌合組，賦列錦，均未喻耳。獵獸獻書，長楊志直，馳檄發難，巴蜀竦聽，慕蘭生之澠池，跨唐蒙於絕域，赤車駟馬，足名丈夫，抑其文，皆賦流也。生賦長門，沒留封禪，英主怨后，思眷不忘，豈偶然乎？

《賦話》卷一 《漢書・司馬相如傳》：客遊梁，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乃召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按《游獵賦》即《上林賦》也。又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先是，相如將獻賦，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言神仙之事以獻之。天子覽之，飄飄有凌雲之志，賜錦百匹。

又 長安有慶虬之，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見《西京雜記》。

《春暉園賦苑卮言》卷上 孟堅之《兩都》，張平子之《兩京》及《南都賦》，皆原本《子虛》、《上林》加以充拓，喬皇偉麗，爲一代巨制。又：杜篤字季雅，有《論都賦》一首，源淵揚、馬，亦見采于范史。

《丹稜文鈔》卷二《書司馬相如傳後》 《史記》載司馬相如文獨多，非貪其美於文，爲其切時事，而合於風諫之義也。孔子定《六經》，宏纖畢備。當時《六經》之外，百氏之書，非學者之所尚，而不經孔子之講論，而因沒不傳

者，不識有幾也。即《六經》之內，複亂瑣曲，無當典要，而遂棄不錄者，又不識有幾也。史公上羅三代來載籍，放失舊聞，下兼當世故實，繁不能殺，駁不能貫，其書尚可讀乎！故辭不美不著，美矣而無取乎爾又缺之。屈原，詞之宗也，祇載其《懷沙賦》，賈生，材足用也，與原傳合，而祇載其《鵩鳥賦》與《弔原》之詞，其取若去，有深旨存，非時俗之所知也。相如文士，而立言能得其體。《子虛》、《上林》，風當時之苑囿也；《喻巴蜀檄》、《難父老》，風開塞也；《大人賦》，風好仙也，《封禪書》，風夸功也；從長楊獵而陳諫書，過宜春宮而哀二世，文必指事，文備而事著矣，故並載之。後之爲史者，取厭其靡，去傷於劇，抑獨何哉？

《藝概·賦概》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虛行危。其賦既會造出奇怪，又會撇入窅冥，所謂「似不從人間來者」此也。至模山範水，猶其末事。

又 屈子之賦，筋節隱而不露；長卿則有迹矣。然作長篇，學長卿入門容易。

又 相如之淵雅，鄒陽、枚乘不及；然鄒、枚雄奇之氣，相如亦當避謝。

又 鋪，有所鋪，有能鋪。司馬相如《答盛覽問賦書》有賦迹賦心之說。迹，其所；心，其能也。心迹本非截然爲二。覽聞其言，乃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賦心，不起于相如，自楚辭《招魂》「同心賦些」已發端矣。

孫汙如《釋冰書》馬卿一代文章，集亦無多，而皆見賞於至尊。遊梁著《子虛賦》，梁孝王賞之。居成都，又因狗監以《子虛賦》見知於上。又請爲《遊獵賦》，上許，令尚書給筆札。賦奏，天子大悅，以爲郎。從上至長楊獵，上好自擊熊彘，相如上疏，奏《羽獵賦》、《諫獵書》，上善之，拜文園令。見上好仙道，又爲《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天子大悅。爲陳皇后作《長門賦》，見賞於天子，復得親幸。其《諭巴蜀檄》、《難蜀父老文》，亦皆傳頌天下，有功一時。即免居茂陵，既捐館舍，《封禪文》亦爲天子取去。文章之遇，筆無虛搆，千古無如馬卿者矣。若賈太傅撰著，眞堪痛哭流涕耳。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相如）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略】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略】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又《太史公自序》《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漢書·敘傳下》文鑒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前漢紀·孝武皇帝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或對曰：「司馬相如所作也。」上驚，乃召相如，復奏《上林賦》，拜爲郎中。《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歸之於節儉，因託以諷焉。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西京雜記》卷二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祥柯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史通》卷五《載文》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穀，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史記棗隱·七十列傳述贊》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

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四馬還邛，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卓爾。

《李太白全集》卷一《大獵賦序》 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繞經數百。《長楊》誇胡，設網爲周阸，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爲微臣之不取也。

《大唐新語》卷九《著述》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雞肋集》卷三六《變離騷序上》 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瓠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於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錄。

又《汴都賦序》 聖人初無意夫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於約說。聽廉者語，不若聽誇者語；誇，易好已。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肴哄，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國風漢魏六朝》引《雪浪齋日記》 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

《鴻慶居士集》卷三〇《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賦。於是喟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鐵、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無不配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無鬼冢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經禮，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悅，固金華露門，諸儒進讀，無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刪取其要，顏師古爲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

《詩傳遺說》卷二 《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

《學林》卷七《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上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藉此三人爲詞，因以風諫，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于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爲《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略】夫賦題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爲其多析也？

又卷一〇 王倪喻道之端倪，嘬荷甘喻隨流而無決者，以至被衣善卷之屬，皆類此，蓋寓言也，如《子虛賦》之亡是公、烏有先生也。《字書》豈可遂著以爲姓耶？又《前漢・古今人表》王倪醫缺被衣皆居第二等，誤矣。

《梅溪集後集》卷一《會稽風俗賦敘》 昔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答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是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詞多夸，而其事不實，如盧橘黃柑之類，蓋上林所無者，猶莊生之寓言也。

《容齋五筆》卷七《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

《宋文鑑》卷一丁謂《大蒐賦》　司馬相如、揚雄以賦名漢朝，後之學者多規範焉，欲其克肖，以至等句讀，襲徵引，言語陳熟，無有己出。觀《子虛》、《長楊》之作，皆遠取傍索靈奇瑰怪之物，以壯大其體勢，撮其辭采，筆力恢然，飛動今古，而出入天地者無幾。然皆人君敗度之事，又於典正頗遠。

《揮麈後錄》卷二　主人曰：人間天下飛潛動植，率在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述乎二三而已。倏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夸大，《兩京》、《三都》之緣飾，顧難狀於言辭，徒充塞於胸臆。

《野客叢書》卷五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賈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後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日一倉卒所能爲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爲《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兩漢刊誤補遺》卷六　丹水。《司馬相如傳》：「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注謂西至于豳爲西極，紫淵在穀羅縣，蒼梧在交州，丹水出上落。仁傑按：注指丹水爲洪農丹水縣，其地之相去與蒼梧西極紫淵不類，且天子以四海爲境，八藪爲囿。亡是公方侈而張之，顧肯近取三輔而止哉？按《山海經》：「南有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甘泉賦》亦云：「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嶡幽都，南煬丹崖。」二賦皆指丹穴之水言之，以其在長安極南之境故也。蒼梧。左蒼相（梧）。師古曰：「蒼梧屬交州，在長安東南。」仁傑按：《檀弓》言舜葬于蒼梧之野，注謂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按《山海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注：「今在東海朐縣。」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崔季珪叙《述初賦》云郁州者，故蒼梧之山也。《輿地廣記》云郁州山一名蒼梧，不知相如果用此事否？不然當作蒼海，如《甘泉賦》所用乃當。

《群書考索》卷一三　長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諭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漢史》中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淮南集》卷三四《文辨》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答，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而蕭統別之爲二。統不足怪也，至遷、固爲傳，亦曰「上覽《子虛賦》而善之」，相如以爲此乃諸侯之事，故別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爲一邪？不然，遷、固亦失。

《鶴山集》卷一〇八《師友雅言》　《離騷》作而文詞興。蓋聖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托漁父、卜者等爲虛詞，司馬相如又託爲亡是公等爲賦，自是以來，多謾語傳於世。

《邇言》卷一〇《經籍》　《詩》之流三變，《國風》、《雅》、《頌》美刺以正，《子虛》、《上林》風勸以私，晉宋以來嘲吟風月、摹寫卉木而已。或問：《離騷》、《上林》、《通鑑》何以不錄。曰：無益於勸戒也。凡無與於勸戒，凡不足爲大禍福者，皆所不書。此其爲法班、馬所不及也。

《黃氏日抄》卷四六《司馬相如》　讀《史記》踰月，其文往往暢達，隔千歲如覩面，斯亦奇矣。至《相如傳·游獵賦》，殆不勝悶悶。蓋文所以載理，安有不關義理而可以言文者哉？往歲嘗過村學堂，見爲之師者授村童，書名《小雅字》，句必四字，皆器物名，而字多隱僻，義理無關，余竊鄙之。然本其所由作，特以識器物之名，於世尚爲有用。今《游獵》所賦草木禽獸，句亦四字，排比積疊，皆世所希有，怪誕不切，世安用此？又不得與《小雅字》比也。

《古賦辨體》卷二　《卜居》，賦也，中用比義。此原陽爲不知善惡之所在，假托蓍龜以決之。非果未能審於所向而求之神也，居謂立身所安之地，非居處之居。洪景盧云：「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

《兩京賦》以馮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規矩法度者。」愚觀此言，則知詞賦之作，莫不祖於屈原之騷矣。

又卷四《長楊賦》　問答賦如《子虛》《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猶是賦。至子雲此賦，則自首至尾純是文，賦之體鮮矣。厥後唐末宋時諸公以文爲賦，豈非濫觴於此？

又卷七《大獵賦》題解　賦也，與《子虛》、《上林》、《羽獵》等賦首尾布叙，用事遣辭多相出入。

《一山文集》卷九《跋學生於徵劉素賦藁》　古之大夫有九能，能賦，一也。夫自聲詩出而始有賦。屈子之《騷》，《三百篇》以還，崛爲詞賦之祖，得乎風雅之意也。司馬相如、揚雄、班固《上林》、《子虛》、《甘泉》、《羽獵》、《東西都》之製作，雖皆流聲無窮，至律以騷之規律，瞠乎若後塵矣。

《屈宋古音義》卷三　按《高唐賦》始叙雲氣之婀娜，以至山水之嶔巖激薄，猛獸麟蟲，林木詭怪，以至觀側之底平，芳草飛禽，神仙禱祠，謳歌畋獵，匪不畢陳，而終之以規諫。形容迫似，宛肖丹青，蓋楚辭之變體，漢賦之權輿也。《子虛》、《上林》實踵此而發揮暢大之耳。矧其通篇閒雅，委婉舒徐，令人且悲且愕，且歌且謠，是亦風人之極思，而其末猶有深意，謂求神女與交會，不若用賢人以輔政，其福利爲無窮也。

《詩藪・外編》卷一《周漢》　蒙叟《逍遙》、屈子《遠游》，曠蕩虛無，絶去筆墨畦徑。百代詩賦源流，實兆端此。長卿《上林》，創撰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者，深得詩賦情狀，初非以文爲戲也。後之君子，方拘拘聚其山川遠近，草木有無。烏乎，末哉。

《藝苑卮言》卷二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

《藝圃傖談》卷三　《子虛》、《上林》同賦也。《子虛》煩簡適節，斫削無痕；《上林》末免湊砌，時見重複。蓋《子虛》作于游梁，無意揮霍；而《上林》承旨，有心裝衍。其所以掩蓋百世者，爲其創始耳。如司馬遷《史記》，憤謬處多，惟其創裁，無所因襲，故冠冕後代。文章惟作者堪傳，此之謂也。

《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　王懋公曰：或謂《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所以不可及。予獨喜倪正父謂賦無異，直誇多鬥靡。如魚龍曼衍，欲不可極，使人動心駭目，最爲知言矣。

《西河雜箋》卷一六　《子虛》、《上林》本一賦，而分立二名。古文多有之。《書・顧命》、《康王之誥》，魏武《薤露》、《蒿里》，宋玉《高唐》、《美人賦》皆是也。《史記》直判爲兩時所作，至云帝令尚書給筆札，作《上林賦》。則請思《子虛》篇明列子虛、烏有、亡是公又三人之主也，兩客咯咯懸詞以待。《史》之誕何至此。

《易餘籥錄》卷一六　《西京雜記》言：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古人作文，壹志如此。忽然如睡，煥然而興，體會入神，非身親驗，不足以知之。

《焦氏筆乘》卷三《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爲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爲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爲《子虛賦》，「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爲《上林賦》，何其謬哉。

分論

《子虛賦》　《論衡・佚文》：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文苑英華》卷七二〇陶翰《送孟大入入蜀序》：翰讀古人文見《長楊》、《羽獵》、《子虛》賦，壯哉！　《學林》卷九：枚乘《七發》用「彫弓」，相如《子虛賦》用「雕弓」，其義一也。《七發》曰：「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子虛賦》曰：「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此二句同者。案：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作《七發》以諫之。武帝即位，以蒲輪迎乘，死於路。司馬相如事景帝，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莊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居數月，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久之，因狗監侍上，武帝讀《子虛賦》，而後召相如。則《七發》在前，而《子虛賦》當在後。相如竊

《七發》之文，而顚倒其句耳。《唯室集》卷一陳長方《題斬蛇劒銘後》：昔司馬相如賦《子虛》，武帝恨不同時。孰能通此文於吾君之側？安知不如武帝之長卿哉？然長卿之賦不異優辭，而此文實陳正理，孰多孰少，必有能知之者矣。《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杜少陵四》引《三山老人語錄》：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胸」，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胸」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古賦辨體》卷三《子虛賦》：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原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鞏述之，至漢，此體遂盛。此兩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蓋又別爲一體，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於辭者，則流爲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便，而專於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澌盡，賦體遂失。然此等鋪叙之賦，固將進士大夫於臺閣，發其蘊而驗其用，非徒使之賦詠景物而已。須將此兩賦及揚子雲《甘泉》、《河東》、《羽獵》、《長楊》，班孟堅《兩都》，潘安仁《藉田》，李太白《明堂》、《大獵》，宋子京《圜丘》，張文潛《大禮》、《慶成》等賦並看，又將《離騷》、《遠遊》諸篇贍麗奇偉處參看，一埽山林草野之氣習，全倣冠冕佩玉之步驟。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詞誇，取風雲山川之形態使其詞媚，取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詞贍，取金璧綵繪之容色使其詞藻，取宮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詞壯，則詞人之賦，吾既盡之。然後自賦之體，而兼取他義，當諷刺則諷刺，而取之風；當援引則援引，而取諸比；當假託則假託，而取諸興；當正言則正言，而取諸雅；當歌咏則歌咏，而取諸頌。則詩人之賦，吾又兼之。吞吐溟渤，翻敵雲際，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漢人所謂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串)〔事〕，故可爲列大夫，有不在於斯人與？《詩家直說》卷二：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離騷》爲主，《山海經》、《輿地志》、《爾雅》諸書爲輔，又必精於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若「楊袘戌削」、「飛襳垂髾」之類，命意宏博，措辭富麗，千彙萬狀，出有入無，氣實一篇，意歸數語，此長卿所以大過人者也。《文選尤》卷二眉批：聞相如作此賦，遊神蕩思，百餘日乃就，信非易易也。先正咸以奇品目之。又末評：初覽之，如張樂洞庭，耳目搖眩；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甫畢，肅然斂容；掩卷之餘，彷徨追賞。昔楊子雲有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其心服如此。《續自警編》卷一《論書》：《子虛》、《長楊》，餘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藝圃傖談》卷三：《子虛》遨宕，無揚雄艱苦之態，無左思重贅之累，洋洋灑灑，然情與文稱，尚覺情溢于辭表；叙山川草木鳥獸漁獵種種行樂，語不多而興致勃然，所以爲賦家之正始也。蓋辭賦有天則：辭境虛，而太虛則浮；賦境實，而大實則笨。如畫是色，而色太艷，反類匠作；唐、宋金碧，不如元人水墨。曲藝雅俗，各有天則，況文章寫性靈者乎。《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王懋公曰：《子虛》、《大人》，史遷譏其靡麗多誇，予謂即此四字已盡長卿生平之賦。王弇州稱爲賦之聖，造體極玄，使子長聞之，當掩口而笑矣。又鍾伯敬曰：文各有體，體各有宜。《子虛》，賦體也，其語音艱滯，字句繁複處，讀之俱不厭。而末章曲終奏雅，反覺索然黯然，所謂儒冠而胡服也。又卷一一《論賦韻》：《明辨》曰：《子虛賦》有一句用韻者，有二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五句用韻者，有二三句無韻，與上下不相叶者。豈古體若此歟？《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二眉批：相如《子虛》諸賦，骨氣本宋玉《高唐》來，而詞□過之。又：「忽神泊乎無爲」二語，使全篇粉澤浮華，俱有筋骨，深有益于楊子雲、張平子輩。《歷朝賦格》上集卷二末評：其宏博勝《高唐》，而縱橫馳騁亦過之。枚乘《七發》可與並衡，他非所及也。

《上林賦》《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隳牆填塹」，亂以「收置解罘」，卒無補於風軌，祇以昭其愆尤。又卷四五皇甫謐《三都賦序》：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略】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又卷四左思：《三都賦序》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

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云「答遝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夢溪筆談》卷二三：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

《文心雕龍・詮賦》：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富；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又《通變》：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遝。」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略】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乃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回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又《麗辭》：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略】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　又《事類》：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略】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于紀傳；漸漸綜采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略】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藝文類聚》卷五八陸厥《與沈約書》：《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城》、《池雁》，便成二體之作。【略】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終日不獻。《端明集》卷三五《荔枝譜一》：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遝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夢溪筆談》卷二三：司馬相如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略】此亦文章之病也。《宋名臣奏議》卷一一江公望《上徽宗諫獵》：司馬相如賦《上林》以諷漢武帝，揚雄作《羽獵》以諫成帝，言近而指遠，詞婉而意迫，孰謂詞臣無補於國也？《柯山集》卷三八《司馬相如論》：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爲正諫，咈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毛詩李黃集解》卷二一：　李曰：【略】《車攻》之詩八章，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服，射御之良，此詩人之善形容也。如司馬相如《上林》之賦，蓋倣此詩而作，然其言倍於《車攻》之詩，其長數十倍，其所述人君之德比《車攻》爲何如哉？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以《車攻》詩與《上林賦》觀之，則詩人、辭人之別煥然矣。蘇籀《欒城遺言》：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學林》卷七《三都賦序》：左太沖《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觀國案：司馬相如賦言上林之盛，曰：「于是乎盧橘夏熟，黃柑橙棧，枇杷燃柿，亭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蓋橘橙、枇杷、楊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產。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之嘉木珍果，皆能移植於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明珠香草，天臺仙樂，青琴虙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有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冲責以「盧橘夏熟，生非其壤」，亦過矣。【略】況上林、甘泉、西都、東都，皆王者居處遊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物無不畢聚，是宜賦者之所夸美。而太冲獨責以「假稱珍

怪，虛而無驗」，則誤矣。《雍錄》卷九：上林賦一。相如之賦《上林》也，固嘗明著其指曰：「此爲亡是公之言也。」亡是公者，明無此人也。夫既本無此人，則凡其所賦之語，何往而不爲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責之，故所向駁礙也。武帝之有上林也，本秦故地，以秦苑爲小，又從而開拓之，正放秦而有加者也。始皇既幷天下，志得意廣，則遂陋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嵕之陽，數百里間，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窮年忘歸，猶不能徧。乃又表南山以爲闕，立石東海朐山以爲東門，其意蓋曰：「闕不足爲也，南山即吾之闕也；門不足立也，朐山即爲吾門也。」此其侈大，蓋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不順其欲，而逆折其爲，則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也，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其在賦體，固可命爲數叙矣。而夸張飛動，正是縱臾使爲，故揚雄指之爲勸也。夫既先出此勸，以中帝欲，帝既訢訢有意，乃始樂聽。待其樂聽，而後徐加風諭，以爲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此其導之以勸者，理蓋出此也。夫諷既不爲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故舉一賦之語而歸之無有，此子虛、烏有、亡是之名所由以立也。上林賦二。「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虖西陂。」此賦語數叙上林所抵也。上林疆境，設使眞有數百里廣，而此之數百里地者，其能出沒日月於左右東西也乎？又曰「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又曰「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河」。信斯言也，則是此苑之南窮冬不凍，而其北亘夏不暑也。冬而不凍，夏而不暑，極天下之大，幷夷狄地而言之，則交廣、朔漠氣候乃始有此。而此苑之境，其能奄有交廣、朔漠氣候，以出此異也乎？則子虛之虛，其爲亡是，而又烏有，大不難見。特今古讀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至於八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惟此不爲寓言矣。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下苑即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滻爲派，而其滻、霸會合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疆境之外矣，安能包該霸、滻也？而賦務侈收，乃曰「終始霸、滻」，不知如何而能終始之也？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眞確，況其紫淵、丹水，雖善傳會者亦不能通，尙可強求乎？上林賦三。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羽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謂禁禦經營，能「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禦，禁也，禁約人與獸皆不得出也。）則關中縱廣不能千里，豈能辦此也？又曰「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以爲殿門」，此則可得而有矣。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也哉？雄之此意，正倣子虛、亡是公爲之，而恐人之不悟，則於發首自叙其以，而曰：「文王囿百里，民尙云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遂云大，裕民之與奪民也。」用雄此意，以推想乎相如，則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其於兩賦實一意矣。若相如篇終致諷之言，則遂明於揚雄矣。曰「隳牆壍以與民」者，乃爲知悟，而「貪雉兔以獨樂」者，則爲迷復也。迷復也者，如齊、楚所賦，「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者也。於千里而取九百里以爲之苑，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此正相如本意，設操縱以施諷勸者也。亦揚雄所采，而立爲文囿、齊囿之分者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所奠、土毛所產，枚舉而較有無，是諺語謂「對癡人說夢」者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故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指也。」又卷一〇：東西廂。【略】《司馬相如傳》：「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嬋乎西清。」師古曰：「西清者，西箱清淨之處也。」其東曰箱，以形言也，即上文謂殿旁之房也。其西曰清，以清淨言也，謂其地嚴潔無囂塵也。賦體貴文，故變新以言耳，其實一也。《揚雄傳・甘泉賦》曰：「溶方皇於西清。」西箱清閒之處也，義亦同也。《容齋續筆》卷三《詩國風秦中事》：若《上林賦》所引「江蘺蘼蕪，揭車衡荷，孫若蘜芋」之類，自是侈辭過實，與所謂八川「東注太湖」者等也。《習學記言》卷二三：凡正言之理，無不具而隱顯，上下交相明者，古人所以爲經也。旁言之，必酌於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者，後人所以爲文也。若夫窮虛殫詞，以無爲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於經，而謬於文者也，《上林》、《大人賦》是也。司馬遷之言，殆不可解。豈相如以文自溺，其自許儻或在是乎？《鶴林集》卷三八《張仁溥詩藁跋》：古人作詩，無一篇無源流，無一字無法度。退之雖豪健奔放，絕少刀尺，而緣情寄興，依聲用韻，未嘗不本諸古。《南山詩》則司馬相如《上林賦》也，《聖德詩》則太史公《龜筴傳》也，《秋懷》擬枚乘《十九首》，《別元協律》效李少卿、蘇子卿七篇。《古賦辨體》卷三：間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辭，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又：《上林賦》。此

篇之末有風義。長卿之賦，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揚子雲乃曰：「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林艾軒又云：「相如，賦之聖者，子雲，子堅如何得似他自然流出？」愚謂：子雲以爲戲者，則以其駕辭多尚虛，而理或至於不實；艾軒以爲聖者，則以其運意猶自然，而辭未失於太過。若於此體會，則古人之賦，固未可以鋪張侈大之辭爲佳，而又不可以刻畫斧鑿之辭爲工，亦當就情與理上求之。

《隱居通議》卷六：司馬相如賦上林雄深博大，典麗僊偉，若萬間齊建，非不廣袤，而上堂下廡，具有次序，信矣詞賦之祖乎。《升菴詩話・上林賦連綿字》：《上林賦》「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蓼，猗狔從風，瀏莅卹歙」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也。箾蓼，即蕭森。猗狔，猶猗那也，字一作旖旎，又作猗儺。瀏莅，即流麗。卹歙，即欻吸。「欻」字古作㪍，見《石鼓文》，省寫作卹，五臣注遂誤以爲「卉」字。《文選尤》卷二眉批：肆意出之，有奇有華，如一天星斗盤旋筆下。又末評：弇州山人曰：《子虛》、《上林賦》，材極富，意極高，辭極麗，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出神入化，照古騰今，彩徹雲衢，氣冲斗極。楊升菴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爲質，苞括宇宙，總攬人物，其變幻遒迅，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其奇鬱雄矯，如龍躍天門，虎卧鳳闕。《類次書肆說鈴》卷下：「視之無端，察之無埃。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劉辰翁曰：「日之出東入西，蓋極天下東西之地矣，一上林何遂有是哉？甚矣，長卿之誕也。」愚謂：不然。嘗記兒時隨王父夜宿洞庭，見日出東方，從湖面上起；日落西方，從湖面上沒。夫一洞庭耳，豈遂盡天下東西之地？而予親見其出沒，若在湖中。然則「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正上林陂沼之畫，不當以爲誕也。《歷朝賦格》上集卷二末評：長卿賦心絕豔，賦才絕豪，風流誕放，文如其人。合觀《子虛》、《上林》二篇，千古奉爲規繩，不啻梓匠之于班耳。《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二眉批：武帝讀《子虛賦》而悅之，因楊得意遂召相如，令尚方給筆札，乃成此賦。但亡是公早已在子虛、烏有坐中，使無武帝之召，則此公幾成啞人矣。得毋此賦先已就草，後見帝而即獻之乎？若召後方成此賦，何亡是公之湊巧也。《詩法萃編》卷九附錄《明人詩話》：又曰：孔子論五諫而從其諷，《晏子春秋》、《戰國策》、劉向《說苑》所載諫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諷諫之旨，文章家惟司馬長卿《上林賦》得之。長卿之旨，又惟揚子雲《校獵賦》得之。

《哀二世賦》《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文心雕龍・哀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周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顏師古注：宜春本秦之離宮，胡亥于此爲閻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也。《楚辭後語》卷二：《哀二世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宜春者，本秦離宮，閻樂殺胡亥之地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如此。蓋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詞》，《大人》之誇《遠遊》，其漁獵又泰甚，然亦終歸於諷也。特此二篇爲有諷諫之意。而此篇所爲，作者正當時之商監，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佪局促，而不敢盡其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而猶以封禪爲言哉？

《大人賦》《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靡，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略】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又《太史公自序》：《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論衡・譴告》：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漢書・揚雄傳》：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世說新語・品藻》劉孝標注引嵇康《高士

傳・司馬相如贊》：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托疾去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裴駰《史記索隱》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引張華語：相如作《遠遊》之體，以大人賦之也。《文心雕龍・風骨》：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乃其風力遒也。　蘇軾《評史四十六首・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眞知大人者也。　又《遠遊庵銘并叙》：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淮海集》卷一四《論議下》：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雞肋集》卷一四《變離騷序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紫陽集》卷三三《重述陵陽子明傳贊》：西都一時文豪，如司馬長卿嘗擩摭其事，以賦《大人》之辭；應劭輩復引之，以釋「列缺倒景」之語，而曰吳人晉人，何其遼邈也。　《楚辭後語》卷二：《反離騷》尾注：【略】《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習學記言》卷二三：若夫窮慮殫詞，以無爲有，自處于妄，而後反之正，此違於經，而謬於文者也，《上林》、《大人賦》是也。司馬遷之言，殆不可解。豈相如以文自溺，其自許僅或在是乎？　《野客叢書》卷一六《相如大人賦》：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略】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滹南集》卷三三《謬誤雜辨》：《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奏《大人賦》，上覽之大悅，飄飄有凌雲之志，似游天地間意。」蓋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陳，皆飛騰超世之語，適當其心，故自有凌雲之志。而學者多以爲文辭可以凌雲，何也？李白詩云：「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此得之矣。彼有云「高義薄雲天」、「凌雲健筆意縱橫」者，非本乎此自不妨。　《餘師錄》卷三：竊嘗有得於莊周、司馬相如。周之論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其論眞人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凡累數十句，危如易轉之卵而層起，曼如獨繰之繭而不絕。相如賦《大人》有言曰：「低昂夭矯，反以驕驁；詘折隆穹，躆以連卷。沛艾赳蟜，汔以俟傀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如此等甚多。則夫乘雲氣、御飛龍之狀，亦可想見。架空鑿堅，刊陳趨新，何其來之亹亹也？有得於此，則太史公《龜筴》、《日者傳》可識其機杼，韓退之《南山詩》、柳子厚《晉問》不能以汪洋屈河伯。　《藏一話腴外編》卷上：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本於揚雄《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人賦》，而相如《大人賦》又本於屈原之《遠遊》，皮日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輿《牡丹賦》，若柳宗元之《乞巧文》、劉禹錫之《問大鈞》，則同時而暗合者也。　趙孟頫《古風十首》一：相如賦《大人》，出語頗奇怪。飄然凌雲意，過耳誠一快。誇言入無際，自覺塵俗隘。安知翻成勸，何用名爲戒？　《伊濱集》卷一五《送董生序》：始余讀《韓非子》書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於是悟作文之法。乃取古人書讀之，研索以求其精，淳蓄以富其積，蔚乎其春榮，蕭乎其蘭馥，皆我有也已。而讀莊周《逍遙游》、司馬相如《大人賦》，又愛其架空鑿堅，刊陳趨新，危如易轉之卵，如層起之蔓，如獨繰之繭，而不絕於是。又悟辭必我出而後工，出而不窮而後奇。彼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特其淺淺者耳。既而讀韓子書，味其晚年之論，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於是又悟韓子所謂辭達也。彼莊周、司馬相如，於辭固工，蹈道則未也。　《古賦辨體》卷二：《遠遊》。此篇【略】大抵用賦體也。後來賦家爲闡衍鉅麗之辭者，莫不祖此，司馬相如《大人賦》尤多襲之。然原之情，非相如所可窺也。　《時習新知》卷六：司馬相如《大人賦》云：「列僊之儒，居山谷間。」秦漢以來，凡有藝術者稱儒，故司馬遷序儒，與陰陽名法墨黃老爲伍。其通通，故其名雜。是以聖人不避儒行，而不居儒名也。　《文璞清娛》卷二尾評：篇中自「蒞颯冉嗡」，至「排閶闔，入帝宮」，極其曼衍淫灑。及「載玉女」一段，使人駭且欲悔，而卒歸之正。「西王母」數語，使人意消。末遠遊，卻又似有所未見，不肯以爲荒無也。荒無之善者也。　《讀書偶然錄》卷六：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美人賦》又出于宋玉

《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儗之爲《美人賦》，蔡邕又儗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輾轉規倣，以至于今。《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王懋公曰：韓子論文，貴自樹立，可稱卓識。康德涵謂古人作文，皆有依倣。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予謂以此勝杜撰家則可，而必援以爲訓，獨不曰前無古人乎？噫，過矣。《藝概・賦概》：賦長于擬效，不如高在本色。屈子之騷，不沾沾求似《風雅》，故能得《風雅》之精。長卿《大人賦》于屈子《遠遊》，未免落擬效之迹。

《長門賦》《文選・佚名〈長門賦序〉》：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樂府古題要解》卷下：《長門怨》。右爲漢武帝陳皇后作也。后，長公主嫖女，字阿姣。及衛子夫得幸，后退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辭。相如作《長門賦》，帝見而傷之，復得親幸者數年。後人因其賦爲《長門怨》焉。《歷代名賢確論》卷四三《司馬相如》引蘇軾：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褻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沮貳師所能比乎？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雞肋集》卷三六《變離騷序上》：《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澹齋集》卷二《吾友黃仲秉讀枚乘七發至所謂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感而作詩以示予予謂乘嘗事吳已而去之梁斯言也殆爲兩君發歟賢司馬長卿長門遠矣因次韻以申其意》：長卿素佞人，清芬愧蘭杜。《長門賦》淫僻，主心侈莫禦。百年校賢鄙，何啻跖與禹。黃郎眼如月，妙義窺肺腑。拈出標雅箴，霏屑紛落鋸。枚生其伯仲，犬子但牧圉。《學林》卷七《古賦序》：《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鵩鳥賦》有序，禰正平《鸚鵡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香溪集》卷三《讀長門賦》：阿嬌負恃顏姝好，那知漢帝恩難保。一朝秋水落芙蕖，幾歲長門閉春草。自憐身世等前魚，舊寵全移衛子夫。獨夜不眠香草枕，東箱斜月上金鋪。曉驚永巷車音近，失喜疑君枉瑤軫。臨風望幸立多時，卻是輕雷聲隱隱。年年織女會牽牛，百子池邊侍宴遊。自從一落離宮後，無復穿針更上樓。長記髫年聘時節，愛深金屋寧衰歇。而今據覺冷如冰，不解向人佯暖熱。愁看空樹集珍禽，孔翠追飛鸞鳳吟。顧步深嗔生恨望，伊誰一爲迴天心。人言消渴臨邛客，天下工文專大冊。黃金取酒奉文君，願悟君王賜顏色。賦成果得大家憐，鳳觜煎膠續斷絃。不似昭君離漢土，一生埋沒隔遙天。《楚辭後語》卷二：《長門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歸來子曰：「此諷也，非《高唐》、《洛神》之比。」梁蕭統《文選》云：「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而《漢書》皇后及相如傳無奉金求賦復幸事。然此文古妙，最近楚辭。或者相如以后得罪，自爲文以諷，非后求之。不知叙者何從實此云。《詩纘緒》卷二：「何彼襛矣，唐棣之華。【略】」何，問辭，應在下句。首以「何」起辭，宋玉《九辯》、相如《長門賦》皆用之。末章倒用「何」字，變文之法也。《古賦辨體》卷三：間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託物興辭，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又《長門賦》：以賦體而雜出於風比興之義。其情思纏綿，敢言而不敢怨者，風之義；篇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峙於枯楊」之類者，比之義；「上下蘭臺，遙望周步，援琴變調，視月精光」等語，興之義。蓋六藝中，惟風興二義每發於情，最爲動人，而能發人之才思。長卿之賦甚多，而此篇最傑出者，有風興之義也。故晦翁稱此文古妙，歸來子亦曰：「此諷也，非《高唐》、《洛神》之比。」愚嘗以長卿之《子虛》、《上林》，較之《長門》如出二手，二賦尚辭，極其靡麗，而不本於情，終無深意遠味；《長門》尚意，感動人心，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雖不尚辭，而辭亦在意之中。由此觀之，賦家果可徒尚辭而不尚意乎？尚意，則古之六義可兼，是所謂詩人之賦，而非後世詞人之賦矣。《風雅翼》卷一一：長門宮，漢武帝陳皇后事。二后並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以激之也。司馬相如作《長門賦》，

玉誣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引此以證最爲切，當桂花不實，是栄廢王后制中「華而不實」之語，天霜嚴威，謂帝自臨刻也。《文選尤》卷三末評：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文璈清娛》卷二尾評引鶴叟曰：此賦雖悲愁思慕，而淋漓杳靄自使人憐。陳后之復得幸，有以也。《藝苑卮言》卷二：《長門》「邪氣壯而攻中」語，亦是太拙。至「揄長袂以自翳，數昔日之曾殃」以後，如有神助。漢家雄主，例爲色殢，或再幸再棄，不可知也。又：《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長門》一章，幾于幷美。阿嬌復幸，不見紀傳，此君深于愛才，優于風調，容或有之，史失載耳。凡出長卿手，靡不穠麗工至，獨《琴心》二歌淺稚，或是一時匆卒，或後人傳益。子瞻乃謂李陵三章亦僞作，此兒童之見。夫工出意表，意寓法外，令曹氏父子猶尚難之，況他人乎！又：《長門》從《騷》來，毋論勝屈，故高於宋也。《四溟詩話》卷一：《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若《子虛》、《上林》，可誦不可歌也。然亦有可歌者，若《長門賦》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逾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悼李夫人賦》曰：「美連娟以脩嫭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二賦情詞悲壯，韵調鏗鏘，與詩何異。《歷朝賦格》中集末評：詞淺而意深，情迫而調緩。不假修飾，豐態綽有餘妍，後人所以不能及。《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三眉批：一序語次不倫，而古奥雄勁，凡唐人詩序體皆倣此。又：「正殿」「東廂」俱指長門宮室，得此一段，方盡深宮寂寞、舉目無聊光景，辭若無關，意則轉切。又：至此將平日一段姿色才調不覺躍露，使讀之者不得不怒恨冰釋，眞天才也。又：筆奪造化，眞可驚風雨而泣鬼神。又尾評：自負其直，愈增其怒，自訴其苦，愈快其忿，妙在數前日之愆尤，寫今日之悔艾，毫無怨恨之聲。蓋陳后色有餘而德不足，帝此時愛未弛，所獲罪者惟妬耳。一經悔過，則舊憾頓消而新愛驟增矣，故得以立時召見，此長卿善於揣摩也。《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辨體》曰：祝氏曰：《長門賦》以賦體而雜出于風比興之義。其情思纏綿，敢言而不敢怨者，風之義。篇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跱于枯楊」之類者，比之義。「上下蘭臺，遙望周步」、「援琴鳴調，視月精光」等語，興之義。蓋六義中，惟風、興二義，每發于情，最爲動人，而能發人之才思。長卿之賦甚多，而此篇最傑出者，有風、興之義也。故晦翁稱此文古妙，嘗以長卿之《子虛》、《上林》較之《長門》如出二手。二賦尚辭，極其靡麗，而不本于情，終無深遠意味。《長門》尚意，感動人心，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雖不尚辭，而辭亦在意之中。由此觀之，賦家果可尚辭而不尚意乎！尚意，則古之六義可兼，是所謂詩人之賦，而非後世詞人之賦矣。又沈鶴山曰：《長門賦》哀怨悲涼，開千古閨思之祖。《野客叢書》卷一七《作文受謝》：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藝概・賦概》：長卿《大人賦》出于《遠游》，《長門賦》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樓賦》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賦》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遠矣。

《美人賦》　《西京雜記》卷二：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冷齋夜話》卷五《王荊公詩用事》：舒王晚年詩曰：「紅蕖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曰：「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荊公不應用耳。」予曰：「《首楞嚴經》亦曰於橫陳時，味如嚼蠟。」《野客叢書》卷一六《相如大人賦》：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僩之爲《美人賦》，蔡邕又僩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章樵《古文苑註》卷三：題註：美人者，相如自謂也。詩人騷客所稱美人，蓋以才德爲美，相如乃托其容體之都冶，以自媚於世，鄙矣。尾註：《西京雜記》云：「文君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如脂。長卿素有消渴疾，作《美人賦》，欲自刺，卒以此疾死。文君爲誄，傳於世。慾心一熾，莫克自制，至於隳行喪軀，可不戒哉。《荊溪林下偶談》卷三：相如《美人賦》。宋玉《諷賦》載於《古文苑》，大畧與《登徒子好色賦》相類，然二賦蓋設辭以諷楚王耳。司馬相如擬《諷賦》而作《美人賦》，亦謂臣不好色，則人

知其爲誣也。有不好色而能盜文君者乎？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詩藪・雜編》卷一《遺逸上・篇章》：《藝苑卮言》云：「《兔園》或謂乘子皋作。據末婦人先歌而無和者，亦似未完之篇。」余考此賦，亂云：「陽春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歸。桑萎蘼飢，中人望奈何。」味其詞意，絕與長卿《美人賦》末女子歌類。蓋其後必有和歌，無遂訖于此者。謝希逸《月賦》，亦此類也。《刪補古今文致》卷一尾評引劉越石曰：令人魂絕，令人色飛。

又引袁中郎曰：百谷王山人叙《金賸蛾眉》云：「筵前半面，亂蘇州刺史之心；江上片雲，入楚國君王之夢。」色之移人，亦難制矣，況犬子長卿，素以琴心挑卓氏，私通殷勤，與鶉奔至臨邛，當壚酤酒，極其迷戀。至于東鄰上宮二女，何守正而不亂也？意者如微之《會眞記》，以崔氏爲尤物，絕不復知。以爲善補過，飾言亦甚矣。安磐《頤山詩話》：司馬相如《美人賦》辭與意皆祖宋玉《風賦》。賦之卒章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不敢愛主人之女。」《美人賦》曰：「弱骨豐肌，時來親臣。臣乃氣服于內，心正于懷，信誓旦旦，秉志不回。」凜然若有魯男子之風者，豈其見惑文君之後，悔而作此以自表歟？悲夫莫及矣。《詩辯坻》卷三《雜論》：相如《美人賦》全倣宋玉《登徒》篇，當是少時學步之作。《雜記》謂其因文君而欲以自刺，武林章氏注《古文苑》，又譏其欲自媚于世，俱謬。《復小齋賦話》卷下：相如《美人賦》原本宋玉《諷賦》及《登徒子好色賦》。又：《登徒子好色賦》自「大夫曰唯唯」以前皆賦也，相如《美人賦》前半脫胎於此。昭明乃謂爲序，眞堪噴飯。至今莫知其誤，亟當正之。

《喻巴蜀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文章緣起》陳懋仁註：喻，喻告以知上意也。難，難也，以己意難之，以諷天子也。《崇古文訣》卷三：一篇之文，全是爲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爲辭，深得告諭之體。《識遺》卷三《形容失當》：漢武本窮兵黷武之君，相如《諭巴蜀檄》首言蠻夷自擅不討之罪，次言「陛下存撫天下，安輯中國發使，靡有兵革之事」等語，雖皆爲武帝文過，然不失爲尊者諱。《玉海》卷二〇三《檄》：漢以前無檄，六朝以前未有露布。編題之初，須要知此。漢檄不須四六，如司馬相如《喻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困學紀聞》卷二〇：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輟耕錄》卷一八：檄書、露布何所起乎？漢陳琳草檄，曹操見之，頭風頓愈，遂謂檄起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雅》：「木無枝爲檄。」注：「檄，擢直上也。」《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七尾評：通夜郎實係武帝勤遠略，以勞罷內地。然事已發，不可中止。相如此文，以非上意爲主，因歷責使者有司，而幷以義諷百姓。轉展委曲，深得諭詞之體。《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樓迂齋曰：委曲回護，最善爲辭，深得告諭之體。又引劉誠意曰：武帝本好大喜功之主，相如乃逢君惡之臣，一時君臣殆如魚水哉，不知民何以堪。此檄文雖佳，所繇殆與命誥異矣。又引顧瑞屏曰：出脫武帝，歸咎使者、有司；又不專責之，而咎及百姓；又不直責之，而咎其父兄。全是文過飾非之文。說得大義凜凜，遂堪持世。《文選尤》卷九末評引弇州山人曰：明切整練，寶氣騰空。又引樓迂齋曰：一篇之文，全是爲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中間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爲詞深得告諭之體。《秦漢文鈔》尾評引楊升庵曰：得告諭體，裁以大義，令使者與蜀民酌分其責。又引林次崖曰：看他滾滾說去儘亦可聽，細思義理殆不如是，然文字自佳。又引余同麓曰：作賦侈靡而作檄明切，此其爲相如之文也。《梁昭明文選越裁》卷八眉批：一氣渾成，其文章自有一種噩噩穆穆氣象，非小儒輩所能措手。又：「衛使者不然」，句法巧甚。又：緊放緊收，筆法穎利。又：詞氣雅練。《古文精藻》卷上：承望文飾之言，然可謂善於詞令矣。《鐵立文起後編》卷四《檄》：王懋公曰：檄者，激也，昔人所謂激發人心者是也。《辨體》明辨，尚少此義，故補著之。文如司馬長卿《檄蜀》，則爲武帝飾非文過。或謂諷諫，終涉強詞。《古文析義》卷三：是文謂宜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則可。若謂以風天子，其事已成，不便中絕，且詞中勸百諷一，又不如其已矣。總長卿以詞賦得幸，多迎合上意。如上好游，則爲《上林賦》；上好神仙，則爲《大人賦》，至死猶言封禪，遺札以

奏。則此篇末必非迎合。　又：行文平叙處作倒入勢，總上處作生下勢，對處作遞勢，斷處作續勢。初閱之似平實無奇，再三讀之，方見其轉換卸接處筆力之高，人不能及。《駢體文鈔》卷一七：意深重而語微婉，骨幹大而胍理甚細。　高步瀛《古文辭類纂箋》：儲同人曰：嚴厲而文。揚子雲謂孔門用賦，則相如入室矣。卽用文，何獨不然？長卿所作，文質彬彬，色聲調法交至，揚（雄）、劉（向）、杜（摯）、谷（永）幷揣摩其詞令，仿佛其氣度，而況後人乎？

《難蜀父老》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文心雕龍・檄移》：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略】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　蘇軾《評史四十六首・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司馬相如【略】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可謂小人也哉！《崇古文訣》卷三：《難蜀父老文》，司馬相如。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分疏，卻又要彊說道理，至以禹治水爲比，可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習，非所以正救其失也。然文字自佳。《文章辨體序說・問對》：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徐漢臨曰：予讀《相如傳》，謂是時西南夷不爲用，相如欲諫不敢，乃託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諷天子。讀其文率多諛辭焉，此楊雄所謂勸一風百也，不已戲乎？《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七尾評：此文與《巴蜀檄》大旨相同，而音節微異，蓋在賦頌之間又一文體也。　又眉批：按：此文末段已鋪陳封禪意，蓋相如素所蓄積也。《文選尤》卷九末評：此文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又如河朔大俠，鬚眉戟張，精爽浮動，啐啐逼人。《鐵立文起前編》卷四《問對》：王懋公曰：「凡爲文以難人，要難得人倒。此惟理明辭確者能之。長卿《難蜀》，不獨強辭，亦嫌帶賦，未爲純古。」又卷一〇《論歷朝賦》：王懋公曰：歸安盛稱《檄蜀》、《諫獵》亦未確。弇州謂長卿以賦爲文，故《難蜀》、《封禪》綿麗少骨，最爲得之。《文通》卷五：李充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駢體文鈔》卷三：意雖寓規，實則頌也。解此措語之法，乃能氣壯情賅。《四子講德論》倣之必俗，此文倣之必賅也。然必解此，然後文有生氣，藻麗絕特，尤撲香拾艷之淵藪也。　高步瀛《古文辭類纂箋》：吳闢疆曰：西漢文章之盛，氣體雄直，而奇文奧旨，足以運其氣而舉其詞，故巍然浩然，如山海之富，而蛟龍萬變，惶惑出沒其中。蓋揚、馬于斯，尤爲極軌，此文章之瑰瑋大觀也。學文者導源于此，而後上窮六經，下該百家，一以貫之矣。

《諫獵疏》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略】上善之。《文鏡祕府論・南卷・論文意》：夫詩格律，須如金石之聲。《諫獵書》甚簡小直置，似不用事，而句句皆有事，甚善甚善。《海賦》太能，《鵬鳥賦》等，皆直把無頭尾，《天臺山賦》能律聲，有金石聲。孫公元「擲地金聲」，此之謂也。《燕城賦》，大才子有不足處，一歇哀傷便已，無有自寬知道之意。《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昌黎文鈔・張僕射第二書》：婉而宕，其詞旨與司馬相如《諫獵書》相參。《文選尤》卷七尾評：此書曲盡田獵情狀，而文勢起伏，意致宛轉，忠愛之情，溢乎言表。語厚意長，憂愛懇至，可爲奏疏法。《秦漢文鈔》尾評引鄒東郭曰：此書曲盡田獵情狀，而文勢起伏，意思宛轉。《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唐荊川曰：奇文。　又引茅鹿門曰：辭直而文磊落。　又引凌以棟曰：當與韓昌黎《擊毬書》參看。《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茅鹿門曰：長卿賦多爲磈礧奇崛，騷再變矣。特《檄蜀父老》、《諫獵書》絕佳。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外篇》：司馬相如之文，流麗動目，然鋪張，率多諛言。《諫獵書》差可取也。《古文析義》卷三：此全爲陵阻險、射猛獸而發，說得悚然可畏，絕不提出縱獸荒禽，廢事失德腐語。對英主言，自當如此。《駢體文鈔》卷一一：樸而能華。發端雄奇，敷陳懇到，有屈刀爲鏡之妙。

《封禪文》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後一作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

【略】。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文選》卷四八揚雄《劇秦美新》：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頓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論衡・須頌》：農無彊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聞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文選》卷四八班固《典引序》：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任昉《文章緣起》「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陳懋仁註：《白虎通》：「王者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升封泰山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山，基廣厚也。厥體備乎書中，非《雕龍》所可幾及也。方熊補註：相如《封禪書》，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貫串如一句。《文心雕龍・封禪》：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史記索隱》卷三〇《七十列傳述贊》：相如縱誕，窺貨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四馬還邛，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卓爾。《柳河東集》卷一《唐貞符解》：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凡十一篇，號《洪範五行傳論》；揚雄《劇秦美新》；班彪著《王命論》；班固《典引》：皆言符瑞之應也。）其言類淫巫瞽史，誣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蘇軾《評史四十六首・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司馬相如【略】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可謂小人也哉！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卻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學齋佔畢》卷二《正符過封禪文》：司馬長卿《封禪文》典雅，爲西京之宗，然未免託符瑞以啓武帝之侈心，君子已恥之。其後揚雄倣之，作《劇秦美新》，尤爲可恥。班孟堅《典引》亦引符瑞以效尤。唐人作《玉牒眞紀》以美元宗，尤淺陋。及柳宗元《正符》謂「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爲正符哉。未有棄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遂一洗前作之陋，爲可喜也。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六上：司馬遷爲《史記》，始載赤烏、白魚、赤帝子、白帝子之事，以爲有天下之徵。又特爲《封禪》一書，從臾神怪。而董仲舒《對策》遂言三代受命之符。於是司馬相如爲《封禪文》，揚雄作《劇秦美新》，而班固爲《典引》，閎衍侈大，推美功德，以爲符命。新莽盜漢，而讖緯之術興矣。《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五七《冗篇上》：謂長卿《封禪》貢諛，信乎？弗貢於生前，而貢於死日，彼欲以奚爲焉？謂子雲《美新》漁進，信乎？弗漁於少日，而漁於暮途，彼欲以奚爲焉？夫《封禪》見謂名高而弗知，聖王弗繇也。夫《美新》見謂明哲而弗知，節士弗憙也。是二子之所蔽也。夫漢俗急功利躁，而獲者夥矣，獨二子恬然。而宋人以文士故加惡聲，而弗原其衷，論其世，悲夫！《古詩歸》卷三首評：譚元春云：比諷諫詩，差動而有光，然皆似《三百篇》所逸。又鍾惺云：氣調和近而意自古。又尾評：相如死矣，《封禪》復何所希哉！亦只是胸中有此一篇好文字，不能自忍，不肯自沒耳。文士氣習，以文取禍尚不辭，何暇慮及希寵乎？《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七眉批引茅鹿門曰：氣厚而體古，但太以文勝，此詞賦家本色。又尾評：此篇全乎賦體矣。子長《封禪書》誕而刺譏，長卿此書純乎諛而已。末段又爲愼終保始之言，所謂曲終之雅奏也。《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顧瑞屏曰：《封禪》一書，鏗如金石，蔚如虎豹，絕筆之文，猶是維新之咏也。但當時武帝之侈靡極矣，猶以封禪尊之，何相如之逢君，死而不已也。先儒有言：「君子之死，死而遺禍；相如之死，死而遺禍」，信哉。《文選尤》卷一三末評引馮聞之曰：奇瑋之姿，句調自別，美富爲質，雕磨益光，既可休明一世，亦足映徹九原。《樂府廣序》卷二二《封禪頌序》：序曰：封禪頌美王道，告成功於天也。太史公《樂書》：「今上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序次其聲。」蓋

刺其非頌聲，不載其詞。于長卿《封禪書》，則述之列傳，其聲清穆和昶，允爲《周頌》之遺。《藝苑遺言》卷二：長卿以賦爲文，故《難蜀》、《封禪》，縣麗而少骨。《文通》卷五：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

《琴歌二首》《藝苑卮言》卷二：凡出長卿手，莫不穠麗工至，獨琴心二歌淺稚，或是一時匆卒，或後人傳益。

傳記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並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略】。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略】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略】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

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略】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略】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麗，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略】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後)〔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略】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紀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孝武皇帝》引班固《漢武故事》　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校，使莊助、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尤)好詞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留(意)。時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

又　(董)偃能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嘗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東方朔、司馬相如等并諫，上不聽。

《西京雜記》卷二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着鶡鶜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

又卷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又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又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世說新語・任誕》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南齊書・王儉傳》　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又《王融傳》　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樂府詩集》卷五七引蕭繹《纂要》　古琴名有清角，黃帝之琴也。鳴鹿、循況、濫協、號鍾、自鳴、空中，皆齊桓公琴也。繞梁，楚莊王琴也。綠綺，司馬相如琴也。焦尾，蔡邕琴也。鳳凰，趙飛燕琴也。

《玉臺新詠》卷九《琴歌序》　司馬相如遊臨邛，富人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竊於壁間窺之。相如鼓琴歌挑之。

《墨藪》卷一《五十六種書》　三十一，氣候書者，漢文帝時，令蜀郡司馬長卿採晨禽屈伸之體，升伏之狀，象四時爲書。

《野客叢書》卷一七　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堯山堂外紀》卷四《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良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其詞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爾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著録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漢書・藝文志》《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又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倘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

又《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又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隋書・經籍志一》《勸學》一卷。（蔡邕撰，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略】，亡。）

又《經籍志》四　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凡將篇》一卷。（司馬相如撰。）

又《經籍志下》《司馬相如集》二卷。

又《上林賦》一卷。（司馬相如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

又《藝文志四》《司馬相如集》二卷。

又　司馬相如《上林賦》一卷，曹大家注。

《説郛》卷一〇〇引虞汝明《古琴疏》　司馬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悦之，賜以綠綺之琴，文木之几，夫餘之珠。琴銘曰：「桐梓合精」。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集類四・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　明張溥編。【略】自馮惟訥輯《詩紀》，而漢魏六朝之詩匯於一編；自梅鼎祚輯《文紀》，而漢魏六朝之文匯於一編；自張燮輯《七十二家集》，而漢魏六朝之遺集匯於一編。溥以張氏書爲根柢，而取馮氏、梅氏書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務得貪多，失於限斷。編錄亦往往無法，考證亦往往未明。【略】然州分部居，以文隸人，以人隸代，使唐以前作者遺篇，一一略見其梗槩。雖因人成事，要不可謂之無功也。【略】此編則原原本本，足資檢核。

藝文

舊題卓文君《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蓰蓰。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又《與相如書》　羣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謇於淫而不悟。朱絃腏，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又《司馬長卿誄》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墓書。縱横劒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虚》，畢爾壯志兮馳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妃兮不恥當壚，生年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嘿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左思《詠史詩》一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墓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虚》。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嘯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袁淑《吊古文》 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彥眞因文以悲出，伯喈銜史而求入，文舉疏誕以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

鮑照《蜀四賢詠》 渤渚水浴鳧，春山玉抵鵲。皇漢方盛明，羣龍滿階閣。君平因世閑，得還守寂寞。閉簾注道德，門卦述天爵。相如達生旨，能屯復能躍。陵令無人事，毫墨時灑落。褒氣有逸倫，雅績信炳博。如令聖納賢，金璫易羈絡。良遊神明遊，豈伊覃思作。玄經不期賞，蟲篆憂散樂。首路或參差，投駕均遠托。身表既非我，生內任豐薄。

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鑒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沉。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蕭綱《登琴臺》 蕪階踐昔徑，復想鳴琴遊。音容萬春罷，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遞相嘆，逝川終不收。

祖孫登《賦得司馬相如》 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壚應酤酒，託意且彈琴。上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當有漢主，知懷封禪心。

陳子良《祭司馬相如文》 維大唐貞觀元年，歲次丁亥，五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相如縣令陳子良，謹遣主簿譙悅齊桂酹蘭殽之奠，敬祭故文園令司馬公之靈：惟君夙敏，雅調雍容，含章挺生，慕藺斯在，題橋去蜀，杖策入關。終倦梁園之遊，還悅臨邛之客。楊意爲之延譽，王孫以之開筵。彈琴而感文君，誦賦而驚漢主。金門待制，深嗟武騎之輕；長門賜金，方驗彫龍之重。及乎茂陵謝病，遊岱無歸，空留《封禪》之書，遂感宸衷之悼。是知聲名籍甚，絕後光前。厥跡猶存，餘芳無泯。予忝宰茲邑，似覿遺塵，撫事懷賢，實勞寤寐。夫遊九原者，慕隨會而增悲；望魏都者，佇侯嬴而顧步。仰惟往彥，差擬其倫，緬彼風猷，載深長想。至於蘋蘩可薦，黍稷非馨，庶降明靈，幸垂嘉祐。神其如在，希能饗之。

盧照鄰《相如琴臺》 聞有雍容地，千年無四鄰。園院風煙古，池臺松檟春。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寂寂啼鶯處，空傷遊子神。

王維《冬日游覽》 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日圌平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九州牧。鷄鳴咸陽中，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羣公餞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

又《和陳監四郎秋雨中思從弟據》 嫋嫋秋風動，凄凄烟雨繁。聲連鴻鵠觀，色暗鳳凰原。細柳踈高閣，輕槐落洞門。九衢行欲斷，萬井寂無喧。忽有愁霖唱，更陳多露言。平原思令弟，康樂謝賢昆。逸興方三接，衰顏強七奔。相如今老病，歸守茂陵園。

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又《贈張相鎬二首》一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

又《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一 少年不得意，落拓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踈。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

又《寄上吳王三首》一 淮王愛八公，攜手綠雲中。小子添枝葉，亦攀丹桂叢。謬以詞賦重，而將枚、馬同。何日背淮水，東之觀土風。

又《幽意何贈李十二左司郎中崔宗之》 清論既抵掌，玄談又絕倒。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擔囊無俗物，訪古千里餘。袖有匕首劒，懷中茂陵書。雙眸光照人，詞賦凌《子虛》。酌酒絃素琴，霜氣正凝潔。平生心事中，今日爲君說。

杜甫《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髻，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岑參《司馬相如琴堂》 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瑟，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

又《昇仙橋》 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却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

田況《題琴臺》 故臺千古恨，猶對舊家山。半夜鸞凰去，它年駟馬還。死憂封禪晚，生愛茂陵間。惟有飄飄氣，仍存天地間。

王棨《題琴臺》 長卿才調世間無，狗監君前奏《子虛》。自有賦詞能諷諫，不須更著茂陵書。

韓綽《題琴臺》車騎擁客安在哉，綺琴何事有遺臺。當時卒困臨邛辱，異日寧知諭蜀才。園令官閒多病後，茂陵書奏侈心開。文章光燄留千古，陳迹猶存尚可哀。

權德輿《奉酬禮部閣老轉韻離合見贈秘書監張薦》移居既同里，多幸陪君子。弘雅重當朝，弓旌早見招。植根瓊林圃，直夜金閨步。勸深子玉銘，力競相如賦。閒闊向春闌，日復想光儀。格言信難繼，木石強爲詞。

白居易《端居詠懷》賈生俟罪心相似，張翰思歸事不如。斜日早知驚鵬鳥，秋風悔不憶鱸魚。胸襟曾貯匡時策，懷袖猶殘《諫獵書》。從此萬緣都擺落，欲攜妻子買山居。

李賀《詠懷二首》一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唯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杜牧《奉陵宮人》相如死後無詞客，延壽亡來絕畫工。玉顏不是黃金少，淚滴秋山入壽宮。

又《爲人題贈》我乏青雲稱，君無買笑金。虛傳南國貌，爭奈五陵心。桂席塵瑤珮，瓊爐燼水沉。凝魂空薦夢，低珥悔聽琴。月落珠簾捲，春寒錦幕深。誰家樓上笛，何處月明砧？蘭徑飛蝴蝶，筠籠語翠禽。和簪拋鳳髻，將淚入鴛衾。的的新添恨，迢迢絕好音。文園終病渴，休吟《白頭吟》。

李商隱《戲題友人壁》花逕透迤柳巷深，小蘭亭午囀春禽。相如解作《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金。

又《寄蜀客》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却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

李遠《題橋賦（以望在雲霄居然有異爲韻）》昔蜀郡之司馬相如，指長安兮將離所居，意氣而登橋有感，沈吟而命筆爰書。儻並遷騭，將欲誇其名姓；非乘駟馬，誓不還於里閭。原夫別騎留連，鄉心顧望，銅梁杳杳以橫翠，錦水翩翩而逆浪。徘徊浮柱之側，睥睨長虹之上。神催下筆，俄聞風雨之聲；影落中流，已動龍蛇之壯。觀者紛紛，嗟其不羣，染翰而含情自負，揮毫而縱意成文。渥澤向遙，滴瀝空瞻於垂露；飄飛未及，離披且覩其崩雲。意以立誓，無疑傳芳不朽，人才既許，其獨出富貴應知。其自有潛生胏蠁之心，暗契縱橫之手。於是名垂要路，價重仙橋。離離迥出，一一高標。參差鳥跡之文，旁臨綵檻；踴躍鵬搏之勢，下視丹霄。既而玉壘經過，金門寵異，方陪侍從之列，忽奉西南之使。乘軺電逝於遐方，建節風生於舊地。結構如故，高低可記。追尋往跡，先知今日之榮；拂拭輕塵，宛是昔時之字。想夫危梁蘚剥，漬墨蟲穿，長含氣象，久滯風煙。幾遭凡目之見，嗤徒云率爾；終俟瓌姿之後，至覺始昭然。所謂題記數行，寂寥千載，何搦管而無感，如合符而中在。警後進而慕前賢，亦丁寧而有待。

羅隱《寄蘇拾遺》早歲《長楊賦》，當年《諫獵書》。格高時輩伏，言切宦情疎。慷慨傳丹桂，艱難保舊居。退朝焚諫草，能忘馬相如。

又《昇仙橋》危梁枕路岐，駐馬問前時。價自友朋得，名因婦女知。直須論運命，不得逞文詞。執戟居鄉里，榮華竟若爲。

韓偓《中秋禁直》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檄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黃滔《司馬長卿》一　自梁園失意回，無人知有捻天才。漢宮不鏁陳皇后，誰肯量金買賦來。

汪遵《昇仙橋》題橋貴欲露先誠，此日人皆笑率情。應訝臨邛沽酒客，逢時還作漢公卿。

張喬《贈友人》一　自說安貧歸未能，竹邊門掩小池氷。典琴賒酒吟過寺，送客思鄉上灞陵。待月夜留煙島客，憶雲閒話翠微僧。幾時獻了相如賦，共向嵩山採茯苓。

王禹偁《送晁監丞赴婺州關市之役》漸近金華見隼旗，五馬來迎使者事。應知驥足覊拘絆，八詠樓開頻啓宴。醉中官妓乞歌詩，剡谿紙貴抄新詞。他年誰獻《子虛賦》，召入金門五雲路。因思元白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潘閬《書詩卷末》一卷詩成二十年，晝曾忘食夜忘眠。莫言不及相如賦，誰敢高吟漢帝前。

楊億《十二月四日大雪就賜近臣宴飲即事》向夕彤雲布海涯，豐年呈瑞在京華。相如賦就梁王苑，穆滿歌傳阿母家。農畝三冬偏積潤，朝衣六出旋成花。天恩錫宴醉歸處，幾里香街覆玉沙。

宋庠《楊寺丞以新集見授（君與僕嘗于荆州聚學）》荆臺杯酒接慇懃，已是緹灰十五春。學舍早欣游霧露，辭條今服際天人。沈居雌蜺那知賞，葉牖神龍更駭眞。侍上可能無狗監，《子虛賦》就長卿貧。

宋祁《司馬相如琴臺》故臺千古恨，猶對舊家山。半夜鸞鳳去，它年駟馬還。死憂封禪晚，生愛茂陵閒。惟有飄飄氣，仍存天地間。

梅堯臣《依韻和行之枇杷（予送紅梅與之）》五月枇杷黃似橘，誰思荔枝同此時。嘉名已著《上林賦》，却恨紅梅未有詩。

吳中復《游琴臺墨池》尋春景物乍晴暄，連月餘寒花未繁。犬子琴臺餘古寺，揚雄墨沼但空園。池邊宿草交加綠，林外鳴禽相鬬喧。秀麥漸漸搖暖日，幾重蒼翠滿郊原。

文同《仁宗皇帝挽詩十首》二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天疎。屢有搜賢詔，曾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恨缺蒲車。

司馬光《陪子華燕醾醾酒半過趙中令園》簪裾丞相閣，林沼令君家。煙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霏微爐沈水，馥郁瀆槙柤。愧乏相如賦，陪遊託後車。

劉攽《王四十監鴻慶宮》沛邑祠原廟，明年啟壽宮。眞遊追杜史，吏隱卽冥鴻。苑路連修竹，兒歌習《大風》。海堯隨步武，笙鶴下虛空。司馬官園令，千秋擁寢中。書成《大人賦》，夢識白頭翁。北闕縈徐樂，丹砂愧葛洪。帝鄉那可問，相望五雲東。

郭祥正《瑞昌雙溪堂夜飲呈吳令》文武道判惜已久，聖賢相遇猶難幷。相如謾作《長門賦》，屈原虛著《離騷經》。不知於世竟何補，可憐博得千年名。韓信收身苦不早，功成伏劒眞草草。始終最愛嚴子陵，坐視乾坤任傾倒。咄嗟語險氣已傷，況復賦詩聲調長。卷紙連書不磨琢，子鋒大峻非我當。撥置萬慮付江海，收拾寸心歸老莊。天地得一馬喻馬，謂思前事皆佯狂。

蘇軾《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幷叙》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余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旣成，子雲戲余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余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長卿有意，慕蘭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李彭《讀西京雜記十三首次淵明讀山海經韻》一 長卿還成都，埋玉崑山陰。謀醉鸕鷀裘，登然遯丘林。賣醪著犢鼻，滌器揚巴音。誰知《子虛賦》，遽愜武皇心。

劉弇《送友人赴省二首》一 飄飄勒馬出城闉，簞裹還爲席上珍。荆玉始分三獻日，瓊林終折一枝春。驚天動地文堪擲，捉月拏雲手定伸。正遇漢庭新用賦，《子虛》須屬茂陵人。

秦觀《清明前一日李觀察席上得風字》病軀寒食百無悰，偶到平陽舊第中。池籞信爲三輔冠，杯盤眞有五陵風。《美人賦》韻分春色，上客揮毫奪化工。白髮漸於花柳薄，但憐流水碧相通。

毛滂《漁家傲》鬢底青春留不住，功名薄似風前絮。何似甕頭春沒數，都占取，祇消一紙《長門賦》。寒日半窗桑柘莫，倚闌目送繁雲去，却欲載書尋舊路。煙深處，杏花菖葉耕春雨。

謝逸《南湖絕句戲高彥應司理》野情蕭散不便書，老大無心賦《子虛》。待借南湖雙艓子，綠荷陰裏看游魚。

許景衡《和長門怨》長門沉沉人悄悄，滿庭紅葉驚秋早。憲底銀釭祗自明，却聞別院按歌聲。飛花滿地君恩去，覆水返瓶君或悟。人生離合自有時，多應不在相如賦。

王庭珪《次韻李昌齡以詩督景賢堂詩》欲醫詩病了無方，悵望黃州舊雪堂。歲月易奔梭一擲，文章徒費紙千張。相如賦麗終遲思，李廣兵微未得當。句律年來亦如此，收功何以得鷹揚。

周紫芝《次韻遠猷旅夕二首》一 西風滿眼莫登樓，回望鄉關去未由。晚色不催金絡馬，夜燈空夢玉搔頭。梁王行識相如賦，楚國方悲宋玉秋。萬里長途知不晚，一杯聊爲老人留。

又《讀司馬長卿傳》揚雄新著草《玄》書，却笑相如賦《子虛》。借使曲終方奏雅，比君符命復何如。

又《次韻季共月夜見懷竹坡用子紹韻》五十九年蘧伯玉，家無擔石居無屋。喜君馬上風前詩，似我南坡月中竹。寒窗有意過我無，雍容車騎子甚都。更當爲作《子虛賦》，王郎文彩今相如。

沈與求《讀成士毅詩卷和其書事一章》長年賦《子虛》，狗監絕同里。梧水卿自酬，博此一笑喜。副墨粲我前，頓使百廢起。朱絃渺遺音，愼勿娛俗耳。論交儻自今，相從期暮齒。

張九成《擬歸田園》一 不必效沮溺，聊與世相娛。荒山無鄰里，人煙在村墟。所以近城市，幽處卜吾居。門前草三徑，堂下柳五株。雖無羊酪羹，簞瓢亦晏如。在我儻知足，清貧樂有餘。子雲作《甘泉》，相如賦《子虛》。嗟

我懶此學，篋中一字無。

王之道《和戴禹功幕府歸來三首》一　抖擻空腸一字無，下邳能復異時書。中興正欲平驕寇，莫若相如賦《子虛》。

曹勛《白頭吟并序》　昔百里奚去虞，傭賈自給，秦以五羊之皮贖歸，任以國政。後悅秦女，而疎其妻。司馬相如游宦不遂，文君奔之，因其資得極意于文詞。及貴，悅茂陵女子，文君見棄，作《白頭吟》以傷之。　相如素貧賤，羽翼依文君。一朝富貴擅名價，文君見棄如束薪。五羖自傭賈，釋褐歸強秦。鳴鐘列華屋，膳羞羅八珍。厭此糟糠妻，悅彼新美人。二子既失意，瑤瑟流埃塵。促軫不成曲，未唱先眉顰。一發動三歎，淚下霑羅巾。通宵坐披衣，夙昔誰與陳。愁歎不復道，平明白髮新。

王銍《白頭吟》　《樂府題解》云：「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文君作《白頭吟》絕之。」《宋書》志文君所作《白頭吟》云：「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但願同心人，懽愛不相離。」浮雲高映天上月，月華未落雲已滅。濁水長羨清路塵，濁水尚流塵已絕。人心不如雲與塵，變態無窮旋消歇。我家火齊堆金盤，朱樓鎖煙青冥端。昨憶聞琴纔等閒，夜奔臨邛相與還。《鳳皇曲》成保懽樂，驄騮裘典無艱難。當壚滌器兩憔悴，幾度暗啼愁遠山。君齊狗監動人主，君乘駟馬跨故園。檄書呵譏蜀父老，未足灑恥徒小恩。顏色何嘗不如舊，自是心存憎愛間。我方失意天地窄，君視浮雲江海寬。一身情易復情難，百年有來終有去。凄凄嫁娶不須啼，出門萬里淪中路。我憐秀色茂陵女，既有新人須有故。請把阿嬌作近喻，到底君王不重顧。若知此事爲當然，千金莫換《長門賦》。

陸游《曝書偶見舊藁有感》　日滿晴軒理蠹魚，壯遊回首一欷歔。凄凉王粲從軍作，零落相如《諫獵書》。歌吹恍思登北固，弓刀誰記渡南沮。虎頭本欠功名相，歸老林間計未疎。

又《新年書感》　早歲西遊賦《子虛》，暮年負耒返鄉閭。殘軀未死敢忘國，病眼欲盲猶愛書。朋舊何勞記車笠，子孫幸不廢蚕畬。新年冷落如常日，白髮蕭蕭悶自梳。

周必大《次韻楊文發承議（戊子正月）》　才思春江下瀨船，腹藏經史更便便。坐觀林谷升初日，吟到雲山合暮烟。憶昨傾囊携過我，知君得句總堪傳。古來虛誕相如賦，枉使劉郎意欲仙。

張栻《寄宇文邛州》　寄語臨邛守，相望萬里情。有來詩句好，足驗教條清。好古從時訓，爲邦已政成。無尋《子虛賦》，忠厚詔諸生。

晏叔源《題司馬長卿畫像》　犢鼻生涯一酒壚，當年嗤笑欲何如？窮通不屬兒曹意，自有眞人愛子虛。

張舜民《還卷答徐長官》　才士生平多薄命，文章自昔少知音。增添行李妨爲客，搜攪肝腸枉用心。高閣書存終覆瓿，《長門賦》麗偶遺金。雲臺幸有功名望，何必孜孜泥古今。

林希逸《金買長門賦》　誰買《長門賦》，閨愁不自禁。寸腸抒萬恨，一字直千金。菲薄聊爲壽，凄凉要寫心。珠簾春寂寂，玉戶夜沉沉。語妙錢何惜，宮閒恨轉深。文君因自笑，我有《白頭吟》。

楊天惠《憫相如賦》　祖重黎之洪懿兮，系中山之嬋聯。食岷峨之舊德兮，飲江漢之靈源。皇既私卿以多技能兮，卿又附益之以師友之傳。招湘君使侍書兮，麾蘭卿爲我驂。綜藝文之要妙兮，申劒術之雄妍。載而之四方，吾將鼓行諸公之間。視騎郎之多冗兮，義不辱於周旋。顧嚴鄒之差強人意兮，聊步武於梁垣。惟才高之寡合兮，以其遭遇之難。靡歲月於官學兮，嗟不耦而空還。徑千里而一歇兮，跂喬木於故山。殆而竭來第如臨邛兮，存故人之間關。起握手相勞苦兮，意氣與之拳拳。彼污令之體苛兮，矜網禮之闌單。慨非余心之所悅兮，矧駔儈之與同盤。強要卿以俱行兮，卿固已薄其所以然。摽使者於門兮，出告之以不閒。何隆初而殺終兮，卒俛首而從旃。彼遷虜何爲者兮，竊東向於肆筵。紛臭處之逼人兮，笑言呀以更讙。于意卿食不下咽兮，奚宴安乎未歡。酒參半而奏音兮，四座寂以無喧。嗟輦下之遺直兮，固渙涊而不鮮。嫮冶容而亡賴兮，猥自成乎哀彈。懿長離之文章兮，非鸞鳳其誰匹。曷仟鴆以爲媒兮，卽游梟而接翼。棄朝陽之顯敞兮，集此榛莽之蒙密也。吐竹梧之芬馨兮，爭羶腥之餘啄也。度將鷦以授意兮，吾固不審卿之所謂也。卿縱懷彼梟以好音兮，吾恐彼梟之終弗類也。既么麼又不材兮，曾何足以溷箕帚之役。決帷簿而夜奔兮，毀悅褵而不入。卿胡偭然不自喜兮，安受此蟲蝕。豈其不禁柸杓兮，悅沈冥而不自克。寧卿意之易敗兮，移氣體於終食。人固醉而悞，醒而悔兮，庸何傷於好德。惟卿初弗定此計兮，後又狂驚而不復。入不慙鄉杖者之善罵兮，出不羞賢牧伯之餘澤。厭儒衣之巨麗兮，襲隸人之褻服。雖雜作而忘劬兮，蔽泥水以爲飾。悵遷虜猶不

堪其憤兮，卿獨何施於眉目。始吾嘉卿之好音兮，殆將以禮乎自持。進有虞之雅操兮，紹尼父之聲詩。胡中道自絕于前修兮，乃陷而入於桑濮之爲絲。吾偉卿之能賦兮，工譎諫而不怒。攝侈汰之獨驕兮，卒歸之於王度。唁卿躬之不蚤正兮，尚何以禁切於人主。嗟乎操行之不得兮，躓終古而增污。挽天河以自湔兮，吾恐垢氛之不能去。亂曰：邛山迤邐，邛水悠兮。日跳月踔，郵千秋兮。鬱然遺宇，庇沈湫兮。浮魂螢魄，尚想遊兮。我欲堙井，剗梧楸兮。死者可作，庶無尤兮。孰是人斯，而有是醜兮。尚俾來者，毋罹此垢兮。

鄭少微《憫相如賦》 蹙長卿之絕塵，邈下跱於屈宋。思眇眇以入微，辭蔚跂而易貢。駭八紘之津涯，括動植而錯綜。擢篆籀於重泉，斡形聲而磬控。當其奮翼巴庸，前無古人，拾阨灰之斷簡，搜屈壁之遺文，紛齊魯之老師，徒騁辯於說鈴，蛻筆土梗，鼻端運斤，專兔園之右席，麾鄒枚於嘽呻。顧天西之樸社，悵夜錦之未晨。念絃歌之石友，暢落魄於情親。夫何蒼人之艷艷兮，感熠燿之宵光。矚綺疏以託誠兮，佩徽音而曷忘。嗟父母之不聰兮，昧彼都之丰臧。盼星河之照闌兮，徑遡洄而往從。縉紳先生而爲此歟？涼德汙行，既不勝誅，閭閭烈女，世未乏諸。足不下堂，步中瑀珮。紉幽蘭以爲裳兮，細美玉以爲車。豈無泳漢之游女兮，亦有采桑之秋胡。秉周禮以律身兮，諒冰雪之難渝。裨化國之陰教兮，飾家道之權輿。爾弗安于正吉兮，蒙惡聲於簡書。訪舊墟於故老，莽榛蕪之離離。智井乃貪泉之戒，修梧寔曲木之規。渴渚勿汲，喝者勿栖。噫嘻，余觸類取譬操觚，默惟滔滔儒。服相遠幾希摟處，子者迷忠義之大閑，窺鄰牆者閨，富貴之危機，斥鴈幣之聘，媒妁之辭，墦間之夫，河間之婦，等亡羊耳。未容勝負，又奚獨料理，十日卜之與典午邪？

喻汝礪《游琴臺》 皐朔語類俳，上頗倡優之。嚴君數預事，慘慄失所棲。慨彼猜忌姿，公卿命如絲。夫子廼謁閒，翩翩富丰儀。眷言彼妹子，深情結幽期。浩露泛酒巵，輕雲思琴徽。撫絃視八荒，頗覺秦岫低。紛紛漢諸子，悟解良獨遲。一朝不自保，頸血霑裳衣。公豈不烱介，應禍蓋已微。污已迫前識，達生遇天倪。濶哉昭曠情，豈屑後代嗤。

陳起《司馬相如》 狗監無端薦薄情，鶡裘犢鼻帝鄉塵。當時最有文君恨，不識長門買賦人。

方回《題黃君以發擬文公書院梁文及賦》 滔天筆勢百川東，小待清霜萬壑空。能草《子虛》、《上林賦》，更須收斂入《檀弓》。

趙孟頫《古風十首》一 周衰有戰國，紛紛極荆棼。黃金聘辯士，駟馬迎從人。朝爲刻骨讐，莫作歃血親。終然智力屈，奉身俱入秦。相如賦大人，出語頗奇怪。飄然凌雲意，過耳誠一快。誇言入無際，自覺塵俗隘。安知翻成勸，何用名爲戒？自有天地來，蓬萊幾清淺。人生空皓首，舉世誰得見。瑤臺在何許，渺渺烟波遠。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轉。

馬祖常《擬白頭吟》 君家四壁立，妾家萬黃金。憶初未相知，良媒賴鳴琴。遂以身許君，偕老畢所願。如何忍相忘，恩情忽中斷。昨朝雙鴛鴦，今夕守空床。茂陵展嫵婉，還彈《鳳求凰》。凉月凝玉露，秋聲在庭樹。歌我《白頭吟》，相子《長門賦》。紅淚濕芙蓉，綠苔鬱蔥蘢。羞看舊粧鏡，不敢歸臨邛。

又《龍門》 萬壑奔流一峽開，君王歲歲御龍來。人間塵土常相隔，天上星辰到此迴。草木四時承午日，風雲半夜束春雷。自慚曾奏《長門賦》，跋馬傍徨念暴鰓。

虞集《聞閩宗師和前韻期望過當復用韵以謝》 草堂長憶蜀西郊，屢卜歸休自折茅。司馬檄傳驚父老，少陵詩苦入神交。山多美竹深宜屋，江有嘉魚遠致庖。乞得閒身當及早，堯時原自有由巢。

謝應芳《次韵答袁子英見寄》 萬國風塵百戰餘，一襟冰雪五車書。朝廷未賜延年杖，鄉里聊乘下澤車。鐵網珊瑚遺渤海，玉峰鸜鵒異伊閩。《長門賦》直千金貴，詎信相如筆久虛。

王旭《贈送徐月洲》 夢斷漁蓑月滿洲，靈槎忽作上天遊。黃金不買相如賦，只把生靈作話頭。

薩都拉《題二宮人琴壺圖》二 花落無人春寂寂，侍女空抱琵琶泣。誰知絕代有佳人，不解傾城與傾國。笙歌別院留春住，嬋娟千古娥眉妬。却笑長門閉阿嬌，黃金好買相如賦。

楊維楨《鳳皇曲（白頭吟）》 鳳殊栖皇悲啼，比翼不如鳧與雞。皇悲啼，鳳殊栖，造端不能合，隙終不能睽。卷衣香未歇，薦琴弦未絕，昔日連環心，今朝兩分別。乃知茂陵女未求，溝水已作東西流。

又《長門怨》 阿嬌盼美目，阿嬌貯金屋。金屋瑤華春未老，長門一夜生秋草。蜀才人，金百斤，受金爲我賦長門。長門寫春愁，君王見之爲傷秋。

臨邛溝水東西流，不知悲婦悲白頭。

常倫《司馬文園》 長卿詞賦雄，蛟龍潛江浚。滌器不足慙，題橋聊自矢。遊梁竟蕭索，賦漢何華綺。駟駕酬夙言，驅弩良亦侈。晚節淪茂陵，移病老桑梓。徒聞身後書，登封太山壘。

王廷陳《慰馬子足疾》 漢帝羣臣侍，居然司馬賢。那能多病後，不廢《子虛》篇。鳳鳥人爭覽，雲霄翼可憐。千金善自保，清廟待朱絃。

陳勳《詠史五首》五 但鼓朱絃一再行，那知作賦冠西京。卓家養得寧馨女，不待淩雲識馬卿。

徐渭《成都》 成都美酒誰當壚？卓氏文君貌甚都。半面芙蓉嬌映客，青絲何日不提壺。

魏裳《長門怨》 長門凄夜色，永巷閉秋陰。無復還金屋，空勞望玉音。恩緣新寵奪，怨以舊情深。不有相如賦，何由見妾心。

湯顯祖《相如二首》 相如美詞賦，氣俠殊繽紛。汶山鳳凰下，琴心誰獨聞？陽昌與成都，貴賤豈足分？子虛乃同時，飄然氣凌雲。卧托文園終，不受世訾氛。清暉緬難竟，遺書《封禪文》。知音偶一時，千載爲欣欣。上有漢武皇，下有卓文君。令君有嚴客，臨邛自清光。王孫爾何爲，衆賓臨高堂。足可富蹲鴟，安知窮鳳凰。幸然有好女，琴心能見傷。裁眉揚遠山，芙蓉留薄裝。一身猶可分，誰能羞夜亡。如何挂纓女，亦學横在床。此心當語誰，此意難自忘。兩好不終棲，遺文來見將。但惜相如死，誰念文君狂。

李化龍《西川雜詠十首・琴臺》 一奏求凰曲，風流直至今。江邊濯錦女，往往愛琴心。

吳稼竳《長門怨》 一入長門歲屢殘，玉堦無復事迎鑾。雨中金屋苔全老，枕外銅壺漏獨寒。望絕黃昏驚夢落，情深青瑣破愁難。何時再得君王顧，不負庭前種合歡。

劉城《長卿》 長卿千載才，四壁足人哀。臨邛能薦士，狗監亦堪媒。

錢肅樂《詠史十三首》七 天子好文學，長卿賦《上林》；天子好封禪，長卿有遺音。臨死更何求，不獻規與箴。試讀《封禪書》，何如《白頭吟》？

華善述《司馬相如》 方寫弦上心，忽傾閨中耳。風颺侍兒衣，露濕文君履。立壁並還鄉，當壚併在市。一感《白頭吟》，再申黃泉誄。

尹尚廉《長門怨》 西風團扇篋中深，卻望昭陽夜漏沉。霜落玉階河漢轉，空懸明月照愁心。

顧景星《文君》 文君未賦《白頭吟》，司馬居然一賞音。賺得臨邛諸寡婦，春來嘗報聽琴心。

陶季《酒間咏古分得司馬相如》 成都四壁本無餘，滌器臨邛計亦疎。不是西南諭巴蜀，時人都笑倦相如。

馮廷櫆《司馬相如》 高揖諸侯客，重拜漢皇使。冠蓋天西南，傾動成都里。牂柯春水白，邛笮蠻花紫。功名耀窮荒，文采流青史。平生好著書，家徒四壁耳。當其困阨時，萬言不直水。彈琴王孫宅，賣酒臨邛市。藉無四海交，徒抱千秋恥。巍巍漢宮門，踽踽倦游子。一卷諷諫文，白首逢知己。尚書給筆札，縣令負弩矢。儻酬國士恩，當自狗監始。

李符《讀史九首》三 長卿善讀書，結髮事漢皇。散職非所好，謝病游大梁。歸來蓋貧困，滌器酒壚傍。王孫重貨財，安能理賢良。召入賦上林，朝奏夕爲郎。建節使蜀都，觀者儼成行。小人慕勢位，君子重文章。遺草雖寥寥，篇翰有輝光。

史申義《題當壚圖》 不向臨邛憶故夫，解憐消渴到成都。春風鬢影彈琴罷，擅盡風流是酒壚。一生福盡爲琴心，況賺長門買賦金。那更茂陵眉黛好，相如眞媿《白頭吟》。

劉廷璣《司馬相如東方曼倩》 詞賦才原異，詼諧諫卻眞。空憐逢武帝，埋沒兩賢臣。

葉舒璐《論古》三 挑得琴心正倦游，壚邊尚典鸛鶒裘。長門解爲他人賦，卻惹蘭中怨白頭。

張漢《相如故里》 就訪長卿里，琴臺何處尋？駟還司馬乘，鳳有求凰音。貰酒家存壁，探囊賦買金。遺書啓封禪，恐媿諫臣心。

師範《詠古》 相如眞才子，文君眞美人。聽琴遂越禮，佳話傳千春。

又《司馬長卿》 羽獵長楊體製新，家徒四壁未爲貧。凌雲氣已驚天子，綠綺聲能動美人。知遇千秋誰得似，風流絕世尚如眞。所忠來爲求遺草，又博文君數日鑓。

孫家穀《一枝春・司馬長卿臨邛市酤酒》 換鸛鶒裘，向西風，寒也被伊花惱。何人買賦，琴哀訴，愁難了。商量活計，便料理，壚頭春好。偏慣我，犢鼻穿來，拌與酒徒潦倒。憐他遠山眉掃，怕痕添雙袖，當壚人老。

芙蓉臉褪，又恐白頭吟早。飄零身世，怎名士美人同調。須博得，門下持尊，王孫一笑。

雜録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贈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曰「甘甜之和，芍藥之美」，七十食也。

又卷下《麟之趾》 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幷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

《華陽國志》卷三 （成都）城北十里有昇僊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

《顏氏家訓・書證》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稔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

《編珠》卷三《垂霧引烟》 《子虛賦》曰：「鄭女曼姬，垂霧穀。」沈休文詩曰：「長烟引輕素。」注：「言如穀之狀也。」

《匡謬正俗》卷五 陂池。《東觀漢記》述光武初作壽陵，云：「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讀如《弔二世賦》「登陂陁之長坂」。凡陂陁者，猶言靡陁耳。光武言不須如前世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陁，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墊壞耳。今之讀者謂爲「陂池令得流水」，此讀非也。

又卷六 又《詩》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義兼訓移，音亦，爲貤，蓋爲延覆其上，亦重次第之意焉，蓋假借「施」字爲之耳。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貤丘陵。」亦其義也。俗音訛舛，故轉爲曳，亦猶輕易之易，鄙俗或爲曳音，究其根本，當言一貤兩貤，今語亦有此作俗音者。

《李太白全集》附錄魏顥《李翰林集序》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劒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爲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二 關內道盩厔縣。秦長楊宮，在縣東南三十三里。漢武帝好自擊熊羆，司馬相如從至上林，上疏諫。

又卷三二 彭州，導江縣。司馬相如墓，在縣東十二里。

又卷三三 胡浪山下，有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橋孫水以通邛笮，即此水也。

《太平寰宇記》卷三〇 漢長楊宮，在縣東南三十二里，中有射熊觀。漢武帝好自擊熊羆，司馬相如從上林，上疏諫。

又卷七二 昇仙橋，在城北十里。《華陽國志》云：「昇仙橋、送客觀，即司馬相如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又 孔子廟，昔司馬相如教授于此。

又 永康軍，導江縣。司馬相如墓，在縣東十里。

又卷八四 梓潼縣。【略】長卿山，在縣五里之南，舊名神山。按《圖經》云：「唐玄宗幸蜀，遙見山上有窟，近臣奏『此漢司馬相如讀書之窟』，敕改爲長卿山。」

《文恭集》卷三九《宋故朝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致仕上柱國樂安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吏部侍郎蔣公神道碑銘 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舊趾，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嚴君平、鄭子眞、司馬相如、揚子雲，沒蜀土先賢凡九，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爲之贊。

《石林燕語》卷四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縱橫不案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縱而行」。果爾從蓋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猗覺寮雜記》卷上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

「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云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即此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耳。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輿地廣記》卷二九　望臨邛縣，漢晉屬蜀郡，西魏置臨邛郡，隋開皇初郡廢，唐顯慶二年邛州，自依政徙治焉。漢司馬相如酤酒，令文君當壚，相如滌器於市中，即此臨溪鎮。本臨邛縣地，西魏分置臨溪縣，隋省之，唐復置屬邛州，皇朝熙寧五年省，入臨邛。

《珊瑚鈎詩話》卷一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略】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沖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辯》；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略】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宮賦》，《畫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于雄風，則知有自來矣。

《學林》卷一《勺藥》　《溱洧》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毛氏傳曰：「勺藥，香草也。其別則送以勺藥，結恩情也。」觀國按：崔豹《古今注》曰：「勺藥，一名將離，將行則送之以勺藥。」以此觀之，則勺藥，離草也。離別則贈之，以見志也。江淹《別賦》曰：「下有《勺藥之詩》。」淹用爲離別事，蓋可見矣。若曰香草，則草之香者多矣，奚必勺藥而後可以結恩情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注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注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注曰：「《南都賦》云：『歸鴈鳴鵝，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顏師古注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遺法乎？」觀國按：《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勺音酌，藥音略，乃以魚肉等物爲醯醬食物也，與《溱洧》詩所言「勺藥」異矣。《詩》之「勺藥」乃草類也，今勺藥花是已。《廣韻》曰：「勺，市若切，又張略切。藥，以灼切，又良約切。」二字各有二音。《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所謂御者，御食物也，未有御五味者也。《南都賦》曰：「歸鴈鳴鵝，香稻鮮魚，以爲勺藥」，蓋以鴈鵝魚稻爲食也。又按枚乘《七發》曰：「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五臣注《文選》曰：「勺音酌，藥音略。」又按張景陽《七命》曰：「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羹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蒸勺藥，晨鳧露鶴，霜鵝黃雀。」五臣注《文選》曰：「勺音酌，藥音略。」然則讀勺藥爲酌略者，是以魚肉等物爲醯醬食物，非《溱洧》之「勺藥」明矣。《子虛賦》諸家注說皆誤以爲《溱洧》之「勺藥」也。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詩曰：「兩廂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曰：「但擲顧笑金，仍祈卻老藥。」蓋前句勺藥字音酌略，後句藥字音淪，二藥字不同音也。

又卷四《射干》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蔗芭且。」又曰：「其上則有赤猿蠷蜼，鴛鵷孔鸞，騰遠射干。」《前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且。」又曰：「其上則有宛雞孔鸞，騰遠射干。」《史記》於「芷若」字下有「射干」，《前漢》於「芷若」字下無「射干」。顏師古注以《漢書》爲是，而《史記》爲非。後世文士嘗於此而疑焉。觀國案：《子虛賦》此一段數百言，皆以四字爲一句。以《史記》之文讀之，則用「射干」字乃成四字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協。以《漢書》之文讀之，則去「射干」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記》之文爲是，而《漢書》之文闕也。射干，草名，又獸名。《子虛賦》兩言射干，前言射干者，草也；後言射干，獸也。《神農本草》於《草部》有射干，注曰：「射音夜，或爲夜干。」宋玉《高唐賦》曰「青荃射干，揭車苞并」，此即射干草也。《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此即射干獸也。《子虛賦》雖兩言射干，而實爲兩物，於文義奚嫌焉？《文選・子虛賦》用《史記》之文，而字多用俗書。如以昌爲菖，以江爲茳之類，皆俗書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楊倞注曰：據本草，射干是草，云木誤也。觀國案：射干雖草類，而通以木名之，不害於義。夫以荀卿之博學，豈不能區別夫草木耶？而云誤者非也。

又卷五《巢導》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囿騶虞之珍羣，徵麋鹿

之怪獸。蕙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徐廣注曰：「蕙，瑞禾也。」《前漢・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注引鄭氏曰：「導，擇也。」《史記》用蕙字，《漢書》用「導」字，古人於「蕙導」二字通用。然在相如《封禪書》，則當訓擇也，非禾也。詳觀《封禪書》四句，每句首一字皆虛字，非實字，曰面曰徼曰蕙曰犧，乃一類也，其義可見。若以蕙爲瑞禾，則其句曰「禾一莖六穗於庖」，於句法爲無義矣。《前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今顏師古注曰：「導官主擇米。」《唐書・百官志》有蕙官，令二人掌蕙擇米麥而供。在《漢書》用「導」字，在《史記》用「蕙」字，而其官皆以擇米麥爲職。則「蕙導」皆訓擇，又可知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東坡三》引《藝苑雌黃》　予嘗考之《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盧橘焉，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爲建安，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近是也。」《魏王花木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則盧橘似非枇杷。故《上林賦》既言「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燃柿」，不應如此重複。不知東坡何所據而言。《復齋漫錄》云：「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柑橙榛，枇杷燃柿，亭奈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興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張勃之說既如此，則相如之賦殆未可以爲失也。

《詩補傳》卷二三　工師專於聽，故以鼉鳴爲樂之所感，而奏其事焉。亦猶《簫》、《韶》既作，夔奏，百獸率舞也。後世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聲音之妙，多能感物，則樂作而鼉鳴，何疑之有？說者至謂以鼉魚之皮爲鼓，且以《上林賦》「擊鳴鼉之鼓」爲證，蓋考之不精也。夫所謂鳴鼉之鼓，言鼓之聲如鼉之鳴耳。後之詩人以龍笛配鼉鼓，皆謂其聲相似也。

《雍錄》卷六　宜春苑。（與曲江通。）【略】宜春之名，漢史凡三出，其實止爲兩地。有曰宜春苑者，地屬下杜；有曰宜春宮者，即下杜苑中宮也，皆秦祕也。有曰宜春觀者，則在鄠縣，漢武帝之所造也。雖三其名，而實止兩地也。《東方朔傳》曰：「武帝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上林賦》曰：「息宜春。」師古曰：「宮名，在杜縣東，即唐曲江也。」《楊雄傳》：「武帝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近下杜也。」《史記・秦紀》曰：「子嬰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司馬相如從武帝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奏賜以哀二世，其賦曰：「臨曲江之隑州，望南山之參差。」師古曰：「曲岸之洲。」曲江也。故賦末云：「弔二世持身之不謹兮，墓蕪穢而不修也。」參數者言之，則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賦，漢之曲洲，唐之曲江，皆此下杜之宜春也。

《容齋三筆》卷三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

又《四筆》卷一　雲夢，楚澤藪也。列于《周禮・職方氏》，鄭氏曰：「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爲一處。《禹貢》所書雲土夢作乂，注雲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邵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東城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於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誇言。今爲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爲「瞢」，《前漢・敘傳》「子文投於夢中」，音皆同。

又卷二　北人重甘蔗。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柘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吳郡志》卷四八《考證》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瀹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

《楚辭集注・楚辭辯證上・九歌》　焱，《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群犬走貌。然《大人賦》有「焱風溝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蓋別一字也。

《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三　《史記》多出於後人之增益。若夫贊司馬相如，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等語，今班史亦有此言，是必班史所增，後人亦以載之遷史而不鐫去也。

《爾雅翼》卷二　江離。江離之草，屈原幼時所先采。蓋自其初度，則固已扈江離辟芷矣。然顏監以諸家義說之，亦不能了。郭璞曰：「江離似水齊。」張勃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曰：「江離赤葉。」莫知孰是。《吳都賦》云：「江離之屬，海苔之類，亦生臨海水中，正青似亂髮。」以類求之，張勃之言似矣。然物有名同而實異者。《楚辭》之於江離畦而種之，又云江離棄於窮巷，則非水物。其他解者，多以《本草》「蘼蕪一名江離」爲說。然《子虛賦》稱「芎藭菖蒲，江離蘼蕪」。《上林賦》又云：「被以江離，揉以蘼蕪。」又不應是一物。予按：《博物志》云：「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蘼蕪。」《本草》亦云：「蘼蕪，芎藭苗也。」芎藭有兩種，一種似芹葉，一種如蛇床，香氣相似，用亦不殊。古今說者皆云蛇床亂蘼蕪。陶隱居亦云：「蘼蕪葉似蛇床。」又《蜀本》云：「蛇床似小葉芎藭。」然則蘼蕪江離既皆芎藭之苗，此小葉如蛇床者既名蘼蕪，則大葉似芹者當名江離爾。蘼蕪一名江離，而《子虛》、《上林》說異，故推而別之。

又卷四　蒨。藍數種，總謂之藍。其大葉者別名馬藍。《釋草》云：「蒨，馬藍。」【略】《子虛賦》曰：「其高燥則生蔵荪苞荔，薜莎青薠。」蒨，馬藍也。荪似燕麥，苞蘆也。荔，馬荔。薜，賴蒿。莎，鎋侯。青薠似莎而大。凡此皆非佳草，於用亦希，何足以侈？雲夢蓋古之君子觀地之所產，以知其土之美惡。今高燥埤濕，衆物居之，則地之美富可知。故自馬藍以下，皆載之也。

又卷九　并閭。張揖解《上林賦》曰：「并閭，椶也。木高一二丈，傍更無枝，葉大而圓，有如車輪，皆萃於木杪。其下有皮，重疊裹之，每皮一匝爲一節。其花黃白，結實作房，如魚狀。」《山海經》曰：「石翠之山，其木多椶。嶺南、西川、江南皆有之。其皮爲用最廣，二旬一割，則葉轉復生，皮作繩入土，號爲千歲不爛。」

又卷一二　盧橘。伊尹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焉。」而司馬相如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故左思譏之。張勃《吳錄》以爲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以爲相如所引盧橘，盧，黑色也。蓋近是乎？《說文》作櫨，郭璞曰：「蜀中有給客橙，卽盧橘也。」《上林賦》離支。晉灼注：「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離。」《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支。」《廣志》曰：「木高五六丈，大如桂，綠葉，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後漢》：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馳險阻道路爲患。孝和時，唐羌爲臨武長，縣接南海，上書言狀，詔太官勿受獻。龍眼木高二丈許，似荔支而葉微小，凌冬不凋，春末夏初生細白花，七月實成。仁頻。《上林賦》「仁頻」，顏師古注：「卽賓根也。」陶隱居云：「出交州，形小而味甘，廣州以南者形大而味澀，小者名蒴子，向陽曰檳榔，向陰曰大腹。」《圖經》云：「生南海，大如桃根，高五七丈，正直無枝，皮似青桐，節如桂竹，葉生木顛，大如楯。其實作房，從葉中出，傍有刺若棘針，一房數百，實如雞子，皆有殼肉滿殼中。尖長而有紫文者名檳，圓而矮者名榔。」《吳都賦》：「檳榔無柯，椰葉無陰。」

又卷一八　又《子虛賦》曰：「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駒駼，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野馬，似馬而小。駒駼，北海內獸，狀如馬。遺風，千里馬。」

又卷一九　獑。獑，獸之長者，一名蠼蜿。以其長，故從曼從延，雲夢有之。《子虛賦》所謂「其下則有白虎黑豹，蠼蜿貙豻」，是也。郭璞曰：「蠼蜿，大獸，似狸，長百尋。」案《說文》：「獑，狼屬也。」引《爾雅》「貙獑似狸」。獑獑既是狼屬，又復似狸，又與貙豻同稱，則其形質當不甚相懸，正使身長不應八百尺。孫愐說獑雖同郭氏之語，至說蜿則云：「獑蜿，大獸名，長八尺。」夫以狼貙狸豻之類，而其長八尺，則已奇而可駭矣。八尺正當一尋。郭氏稱百尋者，蓋見《西京賦》云：「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故云爾。漢武帝作蛇龍曼延之戲，多作水陸蟲，獸如熊虎猨狖，怪獸大雀，白虎行孕，海鱗變龍，罔不畢有，以此獸尤奇，故特取之。又百倍其長爲百尋，以爲戲玩，故薛綜云：「作大獸，長八十丈也。」郭氏祇據此爲說，不原物之本狀耳。然此戲包物甚多，獨名曼延者，以其形模自然奇怪，又增之令極長，最爲可玩，故主名之，又謂之曼衍之戲。（《校獵賦》云「斬亘蜿」。）

《禹貢指南》卷二　雲土夢作乂。【略】陸德明《釋文》「夢」音莫紅切。

《漢・高帝紀》「僞遊雲夢」，韋昭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顏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紅切。」司馬相如賦：「吞若雲夢者八九。」《九域志》：「安州今德安府安陸縣雲夢鎮，昔爲縣，熙寧三年省縣爲鎮入安陸。」《周禮・職方氏》注：「雲夢在華容。」鄭氏據後漢時封域言之。今華容爲岳州支邑，與雲夢隔遠。沈括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至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鄖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濟江而後，至雲，入雲而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竟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北爲雲。予以《左傳》審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竟陵等縣。乃水所委其地最下，江南水所出地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

《樂書》卷一一四 漢晉宋齊樂縣，漢史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司馬相如所謂「千石之鐘，萬古之簴」者也。古者以鐘磬十二爲縣，未聞用其十者矣。豈漢興之始，未知用宮縣，至孝武、光武然後用之邪？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六簴。

《示兒編》卷二一 澹庵先生胡忠簡跋《保靜庵記》云：靜古文作靚，攷經史有數義。韓奕《詩傳》云：「祁祁，徐也，靚也。」許氏《說文》云：「靚，召也。」賈誼《鵩賦》云：「澹乎若深淵之靚。」則取淡泊之義。相如《上林賦》云：「靚莊刻飭。」郭璞云：「靚莊，粉白黛黑，則取刻飭之義。」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莊，則取文章靡麗之義。

《能改齋漫錄》卷九《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吊二世賦》云：「臨曲江之隑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又 予按《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邱半出。」【略】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耶？

《成都文類》卷二五劉光祖《萬里橋記》 漢興五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揚雄氏，續孟、荀之絃於漢之既衰。

又京鍔《駟馬橋記》 出成都城北門不百步，有橋舊名清遠，凡自佗道來成都者必經焉。清獻趙公所編《成都集記》最爲精詳。余因究清遠得名之自，則成都有橋七，謂象應七星，獨清遠不與。及究司馬長卿題柱之所，名昇仙者，殆在數，然其說謂當在上流五里。今之名昇仙者，在下流七里，《集記》已疑其非古矣。余謂長卿負飄飄凌雲游天地之意氣，發軔趨長安時，欲與蜀山川泄其不平，其操筆大書，當於萬目睽睽之地，決不在三家市無疑也。況象應七星之義，必其屈曲連屬，不應昇仙，獨與它橋相遼絕。陵谷有變移，冊牘有缺逸，竊意近時之清遠，即昔日之昇仙。不然，九逵之衝，百堵之旁，一杠梁如此，反不載於《成都集記》，何耶？《集記》於國朝，使清遠之名果得於古，清獻公豈肯略之於簡編之外？余久欲訂正之，而無其因。先是橋隸邑尉，邑尉多苟且。逭責疊石編木，工不精良，不惟簡陋，視會府弗稱。歲久，石且泐，木且折，勢將圮敗，過者病焉。廼於農隙水涸時，撤而新之，取長卿題柱之語，扁以駟馬。因去清遠不經之名，託其辨也；不廢昇仙相仍之地，存其疑也。或曰：是則然矣，無亦以貴富期待蜀士耶？曰：余何敢淺蜀士？余所期待又在貴富外。名當傳信，稽事考迹，曰駟馬爲宜。粤自六丁開蜀，參井岷峨之英靈，恥秦不文德，不忍度劒關者，百七十有餘年。至漢文翁守蜀，始振發之。長卿實鍾其英靈者，首入帝京，以雄麗溫雅之文，動萬乘，震一時。其後蜀士接軫以進者，皆長卿破其荒，議公當爲文翁亞。文翁創興之學，長卿經行之橋，事雖不侔，迹皆不當蕪沒。余來成都學官，敬傾欲壓，已改築棟宇，人謂自成均而下，無此壯觀，似足以侈文翁化俗之萬分。茲建橋以駟馬名，自是長卿之遺踪，亦不泯矣。若曰長卿非全德，不爲蜀士所多，則非余訪古名橋之意也。橋石其址以釀水如堆阜者三屋，其背以障風雨如樓觀者十有五楹板，其墟距江底高二十有二尺，其修十有七丈，其廣二丈，甃南北兩涘，以禦衝決，翼東西兩亭，以便登覽。經始於故歲十二月之戊戌，告具於今歲四月之辰。是役也，取予於公帑，則民不

知擾責，成於寮案，則官無妄費。易名以辨千古之疑，則所傳或不朽。特是以紀於石，尚庶幾無愧辭云。

又卷四八宋祁《府學文翁畫像十贊》 蜀有巨人曰司馬氏，在漢六葉，爲文章倡始。言必故訓，革戰國之弊，斲彫混茫。從神取秘，摛發厥章，日星佐華。《封禪》遺篇，意竭詞奢。武用東之，紹七十二家。行雖小訾，後帝賢嗟。

《玉海》卷七九《漢雲罕車》 相如《上林賦》「載雲罕，掩羣雅」注：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張衡《東京賦》「雲罕九旂」注：薛綜曰：「雲罕，旌旗別名。九旂，亦旗名也。」揚雄《校獵賦》「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師古曰：「畢罕之車。」）徽車輕武，（師古曰：「建徽幟之車。」）【略】《宋志》：薛綜《東京賦注》以「雲罕九游」爲旌旗別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旌旗也。徐廣《車服注》以爲九游車，九乘雲罕，疑是罼罕。罼罕本施游獵，遂爲行飾。（潘岳《藉田賦》先叙五路九旗，次言瓊鉞雲罕，宜是今畢網。）

又卷一六六《漢龍臺觀細柳觀》 《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登龍臺，掩細柳。」注：張揖曰：「龍臺觀在豐水西北，近渭。」（《三輔故事》曰：「龍臺高六丈，漢時龍見陂中，故作此臺。」《括地志》曰：「龍臺觀在雍州鄠縣東北三十五里。」）郭璞曰：「細柳觀在昆明池南。」（《黃圖》云：「在長安西細柳市。」）《匈奴傳》「軍長安西細柳」注：如淳曰：「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文紀》。索隱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云在渭北，非也。）《西京賦》「上林禁苑」云云「邪界細柳」注：「在長安西北。」

《緯略》卷四《東薔》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東薔雕胡。」張揖曰：「東薔，實可食。」蓋不明言何物也。按：《魏書》曰：「烏桓地宜東薔。」注曰：「東薔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也。」《廣志》曰：「東薔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幷皆有之。西河語曰『貸我東薔，償我田粱』，揖豈不知出此？」

《黃氏日抄》卷四六《盧橘》 世俗多用以稱枇杷。今按：《游獵賦》云「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橪(而善反)柿」，夫「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橘非枇杷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謂卽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舉之以爲重歟？

《說郛》卷六三上張禮《遊城南注》 江以水流屈曲，故謂之曲江，其深處下不見底。司馬相如賦曰：「臨曲江之隃洲。」蓋其地也。《劇談》曰：「曲江本秦隑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江，故有泉，俗謂之漢武泉。又引黃渠之水以漲之。泉在江之西，旱而禱雨有應，今爲濱江農家湮塞。然春秋積雨池中，猶有水焉。」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四〇《志餘·外紀一》 相如宅在城西南五里，又云在市橋西。今琴台去城西五里，豈非其處乎。秀柏參差，當壚滌器，風流宛然可想見。

《藝藪談宗》卷二楊慎《譚苑醍醐》 《上林賦》垂條、扶疎、落英、幡纚、紛溶、箾翏、猗狔、從風、瀏莅、泔歙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畧解之。紛溶，猶丰茸也。猗狔，猶那也，字一作旖旎，又作猗儺。箾翏，卽蕭森。瀏莅，卽流麗。泔歙，卽欻吸。欻字古作㪍，見《石鼓文》，省寫作泔，五臣注遂誤以爲卉字。按《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靈運詩「升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箾翏、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狔也，猗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也。陶弘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瀏莅與嘹唳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欻吸吹南國」，則泔歙與欻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畧耳。

《閒耕餘錄》卷一《鷦明》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鷦明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揚子亦云：「鷦明冲天。」又王融《遊僊詩》：「羅澤徒有睨，鷦明已寥寥。」註云：「鷦明似鳳，南方神雀。《漢書》作鷦朋，恐誤。」

《黃孀餘話》卷四《司馬長卿》 揚子雲作《太玄》，夢口吐白鳳，【略】論者幷以爲文章名世之兆。《成都舊事》有一條：臨邛令王吉夜夢一鳷鵲在都亭作人語曰：「吾翌日當舍此。」吉覺，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蜀人因呼鳷鵲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鳷鵲云云，此事尤奇，可佐譚麈錄之。

《西圃叢辨》卷七《司馬相如傳贊》 相如傳贊乃班固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其誤殊甚。

卓文君

論述

綜論

《樂府詩集》卷四一《相和歌辭》《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皚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次溝水之上，叙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於錢刀。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玷玉之謗，君恩似薄，與古文近焉。』一說云：《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爲名。唐元稹又有《決絕詞》亦出於此。

《韻語陽秋》卷六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間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爲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則是言男爲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詩人玉屑》卷一二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略】司馬相如竊妻滌器，閉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於《封禪書》則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卻用文君取酒錢。」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諂諛之態，死而不已。

《詩紀匡謬・卓文君白頭吟》《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臺新咏》題作《皚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并題亦不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爲《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亦不著其詞。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據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詩實之，如黃鶴杜詩注《合璧事類》引《西京雜記》之類，并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刪選之，今人據云有此妙口妙筆，眞長卿快偶，可笑可憐。

徐禎卿《談藝錄》　子建言恩何必衾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

《師荔扉先生詩集》卷二八《詠史詩說》　孝乃百行之首，秉節則四德方全。緹縈女上書代父，生男未必若此，以例當壚人，蕩矣。然十九孀娥，傾身名士，不見蘇若蘭，得見卓文君，亦庶幾焉。

分論

《白頭吟》《四溟詩話》卷三：「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其古雅自是漢人語。鮑明遠擬之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此亦用漢人機軸，雖能織文錦羅穀，惜時樣不同爾。《古詩歸》卷三尾評引譚元春云：有此妙口妙筆，眞長卿快偶也，不奔何待。又云：有一種極難爲長卿語，長卿不得不止，文君之奔與妬，生於才耳。又引鍾惺云：如此方耐他妬，世上愚婦人，如何妬得？《詩辯坻》卷一《漢》：《白頭吟》古辭，突然而起，忽然而收，無句不奇，無調不變。陸時雍《詩鏡總論》：五言在漢，遂爲鼻祖。西京首首俱佳，蘇、李固宜，文君一女耳，胸無繡虎，腕乏靈均，而《白頭吟》興寄高奇，選言簡雋，乃知風會之翊人遠矣。《古詩鏡》卷二《白頭吟》尾評：文君驕怨。又：《白頭吟》意氣悍然，決裂殆盡。「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此身已久屬長卿，願安所得而誓不離耶？魚不受餌，竿長何爲？「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似諭長卿富易妻也。《歷代詩話》卷二四《竹竿》：卓文君《白頭吟》云：「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

吳旦生曰：漢《鐃歌》二十二曲，今所傳《朱鷺》等十八曲，而《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曲無傳焉。余嘗擬《朱鷺》等，因爲補四曲是也。其所謂《釣竿》者，《古今注》云：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長卿作《釣竿》詩，今傳爲古曲也。故文君言竹竿魚尾，正引伯常子事，以諷長卿耳。劉坦之《補注》云：嫋嫋、筁筁，並搖動貌。以比相如之心不定，又將他圖也。《覯齋詩談》卷八：《白頭吟》古詞，突然而起，忽然而收，此卽是法，須知其取勢留味之妙。唐汝諤《古詩解》卷七：昔文君私奔相如，情好靡間。其後相如微有貳心，故作此詩以諷之。言吾昔歸君，約誓昭灼，君今頓欲相背，故特來與君一訣。夫人生離合，倏忽何常？惟是終始一心，白頭不改，是爲難耳。不然，彼竹竿則嫋嫋，魚尾則筁筁，其不相合乃爾，何如意氣相感之爲愈哉？文君蓋以自況也。言外若言：曩日之貧如此，安得錢刀寘妾？爲怨恨之意，不言可想矣。又：劉坦之曰：文君失身相如，雖果見棄，亦無足恤。特其詞格韻不凡，託意婉切，殊可諷咏，觀者不以人廢言可也。《詩比興箋》卷一《樂府古辭七篇》：（《白頭吟》）蓋棄友逐婦之詩，非小星逮下之刺。「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忠厚之至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慷慨之思也。因創其妄題，統歸「古詩」，不以嫉妒誣風人焉。《樂府古題要解》卷上《白頭吟》：右古詞「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敘其本情；終言男兒當重意氣，何用於錢刀也。一說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葉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點玉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焉。

傳記

《漢書・司馬相如傳上》 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紀事

《西京雜記》卷二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着鶡鸛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甕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着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東坡志林》卷四 司馬相如歸蜀，臨邛令王吉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者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索）錢之會爾，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眞所謂小人也哉。

《蜀中廣記》卷六〇《方物記・鱗介》《鄴嬛記》云：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又卷六五《方物記・酒譜》《采蘭雜志》云：卓文君井在邛州白鶴驛，世傳文君嘗取此水以釀酒。按：五代詞有「卓女燒春濃美」之句。註：燒春，酒名也。

佚名《揚州夢・司馬相如》相如客臨邛，飲富人卓王孫家。王孫有女文君，嬌艷新寡，竊于壁間見之。相如以琴心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琴□疊而文君夜亡奔相如。

藝文

鮑照《代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兔鶘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庾信《對酒歌》春水望桃花，春洲籍芳杜。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牽馬向渭橋，日曝山頭脯。山簡接羅倒，王戎如意舞。箏鳴金谷園，笛韻平陽塢。人生一百年，歡笑惟三五。何處覓錢刀，求爲洛陽賈。

杜甫《琴臺》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髻，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李賀《咏懷二首》一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封。

李商隱《杜工部蜀中離席》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蘇軾《雷州八首》八　舊時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尚應遠，東風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殷懃。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

又《臨江仙・贈王友道》誰道東陽都瘦損，凝然點漆精神。瑤林終自隔風塵，試看披鶴氅，仍是謫仙人。省可清言揮玉麈，眞須保器全眞。風流何似道家純。不應同蜀客，唯愛卓文君。

郭祥正《飲夢錫官舍出文君西子小小畫眞》西施蘇小卓文君，畫筆相傳窈窕眞。雖有金珠幷粉黛，恨無笑語與精神。一尊美酒留連客，千載香魂著莫人。醉眼恍然迷不覺，自慚心地尚埃塵。

趙鼎臣《無題》韻勝應難畫，肌香不受熏。拂眉煙度柳，梳鬢月侵雲。歌罷猶依扇，閑來懶繫裙。最憐能賦客，渾似卓文君。

王庭珪《又和酬子餘》句法出脩水，家聲誰不聞。微言雖甚秘，殘馥可能分。筆掃堂堂陣，詞飛藹藹雲。馬卿才思逸，傾動卓文君。

趙蕃《卓文君》成都共逸爲琴心，豈不嘗聞賦麗淫。重聘茂陵今已晚，不須多賦白頭吟。

蘇泂《琴臺》朱絲牢落更誰聞，青草臺高鶴唳雲。尚有茂陵多病後，眼前相對卓文君。

周南《卓文君》《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以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因推其意，爲《文君怨》。曠代佳人十六七，膚如凝脂髮抹漆。芙蓉爲臉玉爲容，淡拂眉尖遠山色。夜梧月落秋夜長，孤鸞三疊傳高堂。瑣牕認得琴心意，直恐韶華不得當。瑤環潛送殷勤意，只今猶記來時事。役身不贖父兄羞，圖得歲寒成共蒂。陽昌市裏鸛鶴裘，鸞鑑相看未白頭。試拈玉軫攏金撥，新聲比似舊聲愁。世間恩愛何時盡，流水落花皆往恨。不愁歸避茂陵人，羞逢往日臨邛令。鴛鴦並翅雙飛宿，欲話衷腸歌不足。古來應有白頭吟，誰念妾身今再辱。

錢思公《成都三首》三　武侯千載有餘靈，盤石刀痕尚未平。巴婦自饒丹穴富，漢庭還負碧磻征。雨經蜀市應和酒，琴到臨邛別寄情。知有忠臣能叱馭，不論雲棧更崢嶸。

胡銓《卓文君》郎乘車，妾御馬，東郭門前綠楊下。郎乘馬，妾御車，長安道邊花滿株。馬翩翩，車軋軋，二月上林花正發。

徐有貞《白頭吟》 君莫唱，白頭吟，此曲雖則好，我耳惡其音。其音哀靡不可聞，誰爲之者卓文君。文君自爲失節婦，相如還是負心人。臨邛賣酒同貧窶，富貴翻求茂陵女。身事二夫亦自知，勿云白頭不相離。文君文君何不悟，惻惻悲吟欲誰訴。當時已被琴心誤，此日悔之獨何暮。伊誰傳得入樂府，遺聲千載情猶苦。世人重才不重德，相學相夸今未息。我聞此曲恨思多，請君更唱黃鵠歌。

李賢《白頭吟》 古禮重親迎，必從父母命。是以夫婦間，所貴惟其正。生男願有室，生女願有家。苟能待媒妁，好合寧有涯。婦雖由正道，夫猶未可保。誰謂私相從，一心可偕老。嗟哉卓文君，相如豈負心。婦道既有虧，何用白頭吟。

唐寅《相如滌器圖》 琴心挑取卓文君，賣酒臨邛石凍春。狗監猶能薦才子，當時宰相是何人。

又《咏美人・文君琴心》 浮生難比草頭塵，常把千金視此身。若使琴心挑得動，不知匪石是何人。

何孟春《卓文君》 新寡歸來竟失身，望誰堪是一心人。茂陵有女如相問，誰聘誰奔可細陳。

黃省曾《小序六十三首・卓文君》 文君琴心挑悅，失趾相如，雖愧桃夭，獲託佳耦，厥志適矣。奈何君子二三，新歡將聘，愴心割腹，宣此悲唫。至今誦之，哀哀凄惻，猶可掬也。

胡應麟《五岳圖》 援琴對五岳，流響入青雲。猶勝四壁立，獨擁卓文君。

唐汝詢《擬古百首・卓文君怨情》 堅如山上石，飄若風中翼。妾心終不移，君心固難測。昨宵共杯酒，今夕隔丘山。悠悠東流水，去去何時還。桃李含春風，女蘿萎秋露。衰榮各有時，慷慨將焉愬。皎皎雙鳴鶴，千載長相依。人心易飄忽，白頭安可知。戚戚復戚戚，相思亦何益。惟應魂夢中，歡笑如疇昔。羅衣不復縫，明鏡對飛蓬。豈曰無膏沐，已矣爲誰容。離合自有常，何用傷寥落。月魄當復圓，君恩豈終薄。

何偉然《秋牧樓眉判》 凄然涕下，眉有愁色，容則寒花焉。自稱曰文君。樓主曰：吾聞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似非文君者。曰：樓主獨不聞「凄凄重凄凄，嫁女亦不啼」之語耶？那得不憂于心而愁于眉也。樓主曰：遠山霧頹，芙蓉霜落，猶能相與白頭耶？風流才子，固不孟浪也。嗟世之人瞥于淫而不悟，長卿豈瞥于淫者！

朱鶴齡《詠古十首・卓文君》 眉黛輕描遠翠侵，恩情早定七絃琴。如何白首猶移愛，羞殺長門賣賦金。

周應儀《聞歌》 桃花扇底落紛紛，宛轉清歌一曲聞。醉殺文園渴司馬，酒壚斜盼卓文君。

張仁熙《古意》 眉青卓文君，能聽高士琴。三載臨邛客，頗習壁閒心。亭亭車馬麗，嘖嘖坐中音。隔舍雙鳳凰，相告亦何深。青如歸棲鳥，雙飛向北林。縞衣事意氣，猶作《白頭吟》。

又《樂府・白頭吟》 宛如水中葉，秀如淩空鶴。本非顏色殊，如何生今昨。昨日堂前燕，今日枯柳枝。燕去當復巢，柳折當再垂。惻惻復惻惻，繫君腕中結。斗酒善性情，男兒喜決絕。決絕使人好，歲月使人老。松栢在深山，一心常悄悄。

梁佩蘭《文君》 女蘿絲附木瓜身，新寡文君自結親。辨得琴聲無怨調，託將詞賦有情人。誰家明月能離夜，何處東風不嫁春。遺恨白頭還後死，茂陵書在向誰陳。

陸求可《霜葉飛・止酒》 眼花落井長安市，仙人何年纔醒。涎流膽壯麴車多，引起持螯興。頌酒德，劉伶絕頂。啜糟醨，屈原三省。看騎馬乘船，又吏部魚魚鼈底，殺人風景。　試問從事郎官，青州鬲縣，何處醉鄉佳境。當壚那有卓文君，便不須酩酊。想千日中山，耿耿步兵，厨下珍珠冷。只索杯翻鸚鵡，杓覆鸕鷀，蕭然對影。

黃之雋《賦得閒情》一四 繡被應羞徹夜熏，霏紅沓翠曉氛氳。燕支桃頰梨花粉，秋水蓮冠春草裙。解珮空憐鄭交甫，當壚仍是卓文君。愁來欲奏相思曲，堪與鴛鴦覺後聞。

又《艷體》八 斷續巫山雨，晴天養片雲。衆香深黯黯，凉月白紛紛。野館濃花發，陽臺曙色分。長卿多病久，尚愛卓文君。

又《補雜體詩三十首・卓文君寄遠》 靈禽有良匹，嶞嶞叶和鳴。奈何拚飛去，忽然棄平生。鳳鳥不變音，君子不變心。故人恩愛重，夙昔念同衾。明月在天上，流水在地下。秦蜀路非遙，人心自相阻。春風桃李花，綠葉對青枝。願爲歲寒友，偕老何不宜。

呂履恒《文君》 賣賦餘金酒漫酤，憐君寒倚舊時壚。曉窗攜手窺明鏡，

還似芙蓉臉際無。

愛新覺羅・弘曆《白頭吟》 相如賦長門，因之得黃金。如何卓文君，又作白頭吟。

丁腹松《璿璣圖詩序》 荀粲房中之令範，談藻誰聞；高柔室內之賢荊，抒奇莫覩。研紅箋滑，空題江月于掖庭；擲謝梭輕，僅製綾花於午牖。蔡文姬拍成紫塞，無非帳外吹笳；卓文君吟就白頭，終是壚邊口號。冰紈寸寸，仙機織去，尚少文章；春鳥雙雙，巧繡拈來，曾無點畫。

唐堯臣《當壚賦》 余讀《漢史・司馬相如傳》，見卓文君當壚酤酒，未嘗不嘆其風情之恣蕩，而禮義之閑越也，因作賦以諷之。 夫何一佳人兮，邁絕代而稱奇。鎔麗色於錦水兮，泄秀氣於峨眉。籠鳥雲以爲髻兮，凝白雪以爲肌。眉列翠若望遠山兮，臉灼灼如芙蓉之乍開。西施掩其亡色兮，南威比之而頓媸。幸王孫之厚殖兮，藉門閥而訾豐。感芳年之不載兮，忽懷春而冶容。嫩風儀於貴客兮，竊闚之恐不得雙。說新聲於鳳凰兮，偕伉儷於絲桐。徒四壁以馳歸兮，亡資財以自供。解鸂鶒裘以貰飲兮，相與共返乎臨邛。置酒舍以當鑪兮，又奚怯夫微躬。值時陽之初煖兮，景物駘蕩而嬌嬈。鳥嚶鳴而喚友兮，柳毵毵而垂條。介通衢之四接兮，羣馳俠而遊遨。燒春醴以待沽兮，帘隨風而飄颻。傾竹葉以合驩兮，任茗芋而消搖。豈娉婷之不自惜兮，聊溷迹於塵囂。緬生平之驕奢兮，憶疇曩而自傷。坐錦屏而宴息兮，步從容於洞房。綴石榴之寶鈿兮，垂傅珥之明璫。曳翠雲之華袿兮，襲鬱金之羅裳。驩華尊之連枝兮，與伯仲而鴈行。何炎冷之頓異兮，今獨守乎賤貧。豈亡良匹之締好兮，沙礫豈溷乎南金。慕驚代之文章兮，才學迥邁乎恆倫。更琴心之兩娛兮，遂繾綣乎同心。焉滌器之足羞兮，願偕老於百年。昔《栢舟》之化義兮，矢厥志而靡它。載興謌於黃鵠兮，維賢雄其焉移。韙貞烈於千古兮，播彤管之芬華。翳佳人之薄命兮，幸自托於豪奢。惡違志於從一兮，決幃薄而夜徂。騁風流以自放兮，宛白璧於微瑕。胡茂陵之載騁兮，等昔愛於搏沙。匪《白頭吟》以自絕兮，幾不免於《谷風》而共嗟。彼鑪頭之春色兮，深足戒乎淫邪。

李於陽《古樂府・白頭吟》 君賣酒，妾當壚，昔君視妾勝明珠，明珠欲贈茂陵無。妾吟詩，君獻賦，今君視妾同陌路，鳳自分飛凰如故。長門君解爲人愁，紅顏妾更爲君羞。黃金買得傾城色，難買佳人不白頭。

劉薩《白頭吟》 新花開故枝，舊花落多時。郎今勿娛嬉，聽妾前致辭。妾爲郎後婦，恃愛忘妾醜。郎心實妾懷，妾心印郎口。東市買明珠，南市買羅襦。西市買美酒，北市買銀鑪。膏澤面膚說，衣食信無缺。長跪問前妻，請郎一一說。前妻來歸日，值郎貧賤時。無薪炊屐屋，無粟朝忍飢。畜妾今日富，忘郎昔日貧。豈惟忘昔貧，幷忘舊時人。舊人爲郎死，死後幸有子。勸郎續絃膠，家事須料理。瀕危執郎手，惜此呱呱兒。棄置從後人，生死從爾爲。妾身付泉壤，妾魂守家門。孤兒眼中血，新人掌中痕。郎言聽未終，新婦聲暗吞。結髮尚寡恩，新婚何足論。願移家妾意，先慰泉下魂。

雜録

《宣和畫譜》卷六 王朏，太原人，官止劍州刺史。喜丹青之習，師周昉，然精密則視昉爲不及。一時如趙博文，皆昉高弟也。然朏過博文遠甚。今御府所藏【略】寫卓文君眞一。

《野客叢書》卷一五《設法》 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卽卓文君當壚之意。晉人阮氏醉卧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爲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

《說郛》卷三二上引伊世珍《嫏嬛記》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蜀中廣記》卷一〇四《詩話記》 牛嶠有《女冠子》四闋：「綠雲高髻，點翠勻紅時世，月如眉，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眼看惟恐化，魂蕩欲相隨。玉趾迴嬌步，約佳期。」又：「錦江煙水，卓女燒春濃美。小檀霞，繡帶芙蓉帳，金釵芍藥花。 額黃侵膩髮，臂釧透紅紗。柳暗鶯啼處，認郎家。」按：燒春，酒名，其法始于卓文君。

《淵鑑類函》卷三八一《服飾部》 《玉京記》曰：卓文君眉不加黛，望如遠山。

劉安

論述

綜論

《法言・問神》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又《君子》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乍出乍入，《淮南》也。

王逸《楚辭章句・招隱士序》 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

高誘《淮南子叙目》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幷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兄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兼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餘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幷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西京雜記》卷三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文心雕龍・諸子》 《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略】《呂氏》鑒遠而體同，《淮南》泛采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

《史通・自叙》 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

蘇頌《校淮南子題序》 謹案班固《前漢書》：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書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中篇》者，《劉向傳》所謂《鴻寶苑祕》是也，與《外書》今並亡。《內書》則《鴻烈》是也，《藝文志》謂之《內篇》。是書有後漢時太尉祭酒許愼、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隋、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舊書

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曰『間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爲上下，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氏注詳於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敍，題卷仍各不同：或於《解經》下云「許愼記上」，或於「間詁」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人間》篇爲第七，或以《精神》篇爲第十八，參差不齊，非復昔時之體。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間奇字，並載音讀。許於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惔」，如此非一。又其詳異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正，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又案：高氏敍「典農中郎將卞揖借八卷，會揖喪，遂亡，後復補足」。今所闕八篇，得非後補者失其定著。外所闕卷，但載《淮南》本書，仍於篇下題曰「注」，今亡許《注》，仍不錄敍。並以黃紙繕寫，藏之館閣。

《子略》卷四　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復也。《淮南》之奇，出于《離騷》；《淮南》之放，得于《莊》、《列》；《淮南》之議論，錯于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于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隽，所以其書駁然不一。【略】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

《黃氏日抄》卷五五《讀諸子・淮南子》　《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而愚謂此劉安之所以滅歟。夫聖人之治天下，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其義在六經，其用在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亂，諸子蜂起，爭立異說，而各以禍其人之國。漢興，一切掃除，歸之忠厚。諸子之餘黨，紛然無所售。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體要者，稍稍收之，亦無不以之自禍。安不幸貴盛而多材，慷慨而喜事，起而招集散亡，力爲宗主，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紛紛諸子之遺毒餘禍，皆萃於安矣。安亦將如之何而不誅滅哉。其徒乃羞之，託言上升，雞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爾。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諸子之所語者，怪而已。古語有之，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變。諸子之所道者，變而已。自莊、列以來，無一不然。于以汨天下之正理，惑生民之耳目。《鴻烈》所集，大率此類。而於其紛然類集之中，乃有自反其說，足以明天下之常者。如曰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也。齊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而人謂江河東流者，以大氐爲本。此爲反本之名言。又云：言其所不行，行其所非。此足爲驚世之精語。又云：毀譽之於人，猶蛟蜃之一過，此最爲誤人之鄙論。始作衣者一人耳，十三卷以爲伯，餘十九卷以爲胡曹。此則集衆爲書，不相參照之弊云。

《學齋佔畢》卷三《常儀常娥之辨》　古今靈怪之言，莫極於《淮南子》。蓋劉安惚慌誕妄，自託於仙，而著《鴻烈》之書，不足信也。

《文筌・諸家有材氣之別》　《淮南子》明天道神奇之妙，善於屬文，其辭變化莫測。楊雄善議論，不善制作，而工於摹擬，唯其思索深至，學問精博，故往往有妙處，止可零碎取之，無大段妙處。

《宋濂集》卷八四《補遺遺九・諸子辨》　《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戎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節，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犀角虎人龍符旌節幷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辯士，使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記，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粲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諸子彙函・談藪・淮南子》　高似孫曰：淮南尚志謀，募奇士，虛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蠭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王鳳洲曰：淮南材甚高，筆甚勁，多錯綜重複，不受整束。至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

《唐氏性理小辨》卷五六《辨賈志統四・諸子》《淮南鴻烈》，是會《莊》、《列》、《呂覽》、《韓非》、《騷》、《雅》之意，而成其言。雖不盡軌于正，然其詞藻蔚，而其氣奇俊句，字可出風霜而振金玉也。其所探討窺竟，往往有奧旨卓識。乃安反謀又淺露躁妄何耶，後世見書忘其爲人，好而信之，遂謂安僊去，至附會其死以爲兵解。夫僊乃忠孝法門，惡有不忠不孝而得僊者哉。蓋是書本諸客各以其見撰成，安原未藉手，固宜其行逕與書自薰猶也。按安客有小山、大山、左吳、雷被、毛被、田由、季尙、蘇飛，安以罪死，得書反以芳名傳。

《二酉園文集》卷一《淮南子選序》《淮南子》者，淮南王賓客作也。漢時近古，安招隱多奇士，中間剽剝儒墨，探索陰陽。其虛無祖老、莊，機要宗儀、秦，其不詭於大道，出入董、賈。余少讀而愛之，手錄好語一帙藏笥中。竊謂王不遵潘職亡國，爲天下笑，如以其文，則左氏、司馬之匹，何可以人廢言也。又十年，守淮陰，過壽春，登八公山，立馬唏吁，恨其人不在東海，間披讀《鴻烈》其當于心者，悉具前編，又平生好是書，浮淮日久，因梓之，與好古者共焉。

《藝苑卮言》卷三《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楊子雲稱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御龍子集》卷三《膚語・諸子》《淮南子》雜而不經。其爲辭也，纚纚不絕，始末不相貫矣，何以富爲。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八《九流緒論中》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南子》。故揚雄以淮南、太史並論，又以爲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而詭辭邪說，坌溢篇中。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談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漢興，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纂集浮華，網羅淫僻，淵渟澤匯，萃爲此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之弊，不亡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既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又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等哉。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名姓，惜也。

又　秦漢以還，聖道陸沉，淫詞日熾。莊周、列禦、鄒衍、劉安之屬，揑怪興妖，不可勝紀。

《沈氏學弢》卷一三《淮南子》，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子，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

周元孚《何之子序》嬋卷絞紛，《淮南子》也。

《宗藩訓典》子帙《淮南王安》《容齋二筆》有云：「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爲蘇飛、季尙、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也。」以柯觀之，豈直雷被不得爲賢，即其所作諸書惟談神仙黃白之事，則此六七公者，亦未得爲賢可知矣。古之哲王教養太子，必選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訓導之，欲其有所觀望漸漬以成德也。今不是之選，而招致方術爲賓客，幾何而不導之以非義哉。及以逆自刑而其徒耻之，託言煉丹成道白日飛昇，亦惑矣。

又　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小山。而《招隱士》者，淮南小山所作也。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龍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群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嵲，心淹留兮惆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硱磳磈礧。樹輪相糾兮，林木茂骫。青莎雜樹兮，薜草靃靡。白鹿麋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峉峉兮峨峨，凄凄兮滋滋。猨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鬬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評曰：此安作也。或謂傷屈原，或謂泛招隱士，未詳窺意。淮南好士，惟恐有隱巖穴不出者，故作此以招之，必未得八公之先所作也。後陸機、左思亦俱有招隱詩，但其意則以世亂欲招賢者俱隱，與安意不同。

《東水賞疑》卷六《淮南子》《淮南鴻烈解》者，漢淮南王劉安所招致賓客遊士之所著也。其書出入老莊諸子，而益以誇誕不經之辭，凡諸子所述奇異變怪，可喜可愕，天下所不必有，所必不可爲之事，皆在焉。且其書集衆所見，不相參照，本非一家之言，故雖采輯諸說，肆其宏博，而罔所歸趣，譬

諸衆毛成裘，而不得其要領，觀者可玩而不可服以爲美也。古昔盛王莫過於堯舜，而堯舜之治，不過民生日用彝倫之間耳。《書》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堯舜之所謂明，初非有異常可駭之事也。今非堯舜之道，而以鴻烈爲名。鴻大也，烈明也，異哉其所謂大明者，適所以自蔽也與。安之所好如此，雖爲賓客所蔽，然氣類招徠要亦安之所自蔽也。叛逆誅死之罪，夫豈不幸也哉。

《增定雅俗稽言》卷二七　淮南子與蘇飛、雷被諸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騁，其書雖駁雜不一，然論君道也，則曰：「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己。」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論用兵曰：「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報，所任賢則敵國畏。」其言亦有可用者。

《新鐫分類百子金丹》卷八《幻說類》　《淮南子・眞人之遊》〈眞人者性合于道也章〉李光垣評：《淮南》全學《南華》。如此段語語欲肖，但彼天生峻筆，此傍門而入，奇特超忽，終覺雲泥。

《芝園外集》卷一六　《淮南子》襲《莊》、《列》、《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而爲之者也。

《事物考辨》卷一《九師說》　王伯厚《玉海》：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因有九師說。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廢。」

又卷一三《淮南子》　《升菴集》：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一連五句，俱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子》述之。孔明又舉此二語以教子也。心欲小而志欲大，知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孫思邈引之。

又卷一六《淮南子》　《黃氏日抄》：《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辨致天下方術之士，蒼蒼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後安以叛誅，其徒羞之，託言上升鷄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耳。

又卷二一《田蚡許淮南王》　淮南王安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蚡迎之霸上，曰：「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晁補之曰：「淮南王安喜名好士，田蚡帷幄大臣，私許以非望，安之禍蚡啓之。」

又《薄昭責淮南王》　淮南厲王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文帝令薄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云云。晁補之曰：「厲王驕不學問，未可以禮義動也。昭奉君命，爲書切責，當以天下公法懼之。今人臣而以聖人奉之，其明者耶，則懼不敢，當知禍之不可勝矣。其暗者耶，則益驕，無乃曰人謂我聖，我固自聖。昭詞非也。」

又《淮南王神仙之謬》　《刊謬正俗》：「漢應劭《風俗通義》云：『俗說淮南王安招致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巾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按《漢書》，孝武時，淮南王安招募方技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盡，無能成獲，乃謀叛逆。上使宗正以符節治之，安自殺，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會耳。

《諸子斠淑》卷三二　舊傳《淮南子》內外五十餘篇，外篇湮沒，內篇即今所稱《鴻烈解》也。其書蟺卷連漫，紛紜遠援，羅宇宙於筆楮，不啻博矣。然純蕪複重者相半，其精語奇說，多發未曾有者，要亦有足多耳。楊子雲讀《呂覽》，恨不際時，載金而歸，而於《鴻烈》也，則曰：一出一入，字直百金。故《甘泉》、《長楊》諸賦，多有採掇者。蓋《淮南》中敘五遁鼓舞木熙等語，鋪張甚麗，絕類賦語，宜子雲之嚆嗜耳。

又　《漢藝文志》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于此。惜俱不傳。

《畏壘筆記》卷四《淮南子注》　陳氏曰：按《唐志》，《淮南子》又有高誘志，今本記題許愼注。而詳序文，卽是高誘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亦涿郡人也。盧泉劉氏曰，《淮南》一書漢許愼記上，而高誘爲之注。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官稱臣。先儒誤以爲愼注，如洪景盧亦以爲許叔重注。今按書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注明矣。愚按：高序稱「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亡失書傳，廢不尋修」，又云「以朝脯事畢之間，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爲之注解」，則此注乃本盧植所指授，而誘爲之發明者也。當以劉說爲正。

《山志初集》卷六《淮南子》　《淮南子鴻烈解》，博辯宏深，不可不讀。楊用修曾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五語，「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三語，皆出其書。諸葛孔明與孫思邈擇而述之耳。朱子采入小學，亦祇以述者爲據，然「能欲多而事欲鮮」，義更精也。

《匪石先生文集》卷下《論淮南子》　類書之端造於《淮南子》。古者著書，

各道其自得耳，無有裒集羣言納於部類者。秦之呂不韋始聚能文之士，著爲《呂覽》，而其言則自成一家，且多他書所未載，非徒涉獵也。至《淮南》一書，乃博采羣說，分諸部類，大旨宗老莊，而非儒墨，其言雖泛濫龐雜，醇疵互見，而大氣浩汗，故能融會無迹，則探索之力亦深矣。余讀《淮南子》遇有所愜，輒摘錄於紙，以觀其所尚焉。

莊逵吉《淮南子序》　《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略】。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略】《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叙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祇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

《國朝文匯丙集》卷二梅會亮《淮南子書後》　《淮南子》劉竊曼衍。與安所爲文不類。然自《呂氏春秋》外，存古書者莫多是書。非東漢人爲之，決也。惟《天文訓》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四分曆，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氣，亦與東漢更定者同，豈亦有後人附益者與？孔子曰「信而好古」，豈不以非信之難，能辨其爲古者難歟。昔柳子厚謂《列子》書質直少爲作，《莊子》多本之。夫《列子》剽《莊子》者耳，其書非《莊子》及諸子書所有者，文氣皆甚卑，不類周秦時文。而以爲《莊子》之所從出，疏矣。樸學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攬其詞，昧沒其終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倫比，其言《鶡冠子》剽賈誼賦入其書，信當矣。而顧失之於《列子》，何哉？

《漢書讀》卷六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文中子謂九師興而易道微，《隋志》已無其書。

《藝概·文概》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分論

《八公操》　《文瑩清娛》卷二：或云淮南聰明人，作此癡心。余謂妙在心癡。《漢詩音註》卷一《八公操》：一曰《淮南操》。《古今樂錄》曰：「淮南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王作此歌：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亦眞亦呆，曲肖其意。）公將與予生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瑤光過北斗（古音滴主反）兮，馳乘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將天相保兮。」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秦漢文鈔》尾評引陳古迂曰：善窺武帝之心者，淮南也。善成武帝之欲者，嚴助也。夫武帝窮兵四夷，自南越始。帝先試於南越，而後試於西北。此其爲心，淮南窺之已稔。及其初而救之，不至嗷臍，則輪臺之悔，亦可自免。奈何淮南之言，不足勝嚴助之辭，而武帝好兵之心□不可遏。故南粵之伐，是武帝終身用兵之機。史載此書不於《武紀》，不於《淮南傳》，而獨於《嚴助傳》見之，其意責助蓋深。嘻，淮南窺之者何其智，嚴助成之者何其愚。又林次崖曰：淮南王未必能文，常集天下賢士爲賓客，此其代筆也。其言山川林麓谿谷道路之險阻，物產地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使欲用兵，英雄無用武之地，信乎難哉。今南越雖入職貢爲佳地，而山峒之民猶據山林險阻爲民患，官府不能制，如府江之徭，雖封疆之臣亦遽避焉，則在當時可知矣。予嘗謂南越之難治甚於北，但北虜急而南越緩耳，或者駭焉，以淮南之書觀之，不其信乎。《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唐荊川曰：如盤走珠之文，不可捉摸。奇文。又徐漢臨曰：史稱安好讀書，行陰德，拊循百姓，其信然耶！予讀其《諫伐越書》，不獨南越山川林麓道路風習，歷落可睹，談用兵利害處，婉轉激切，猶使人低徊於邑不能禁云。當與子瞻《代方平諫用兵書》後先天壤矣。乃惑田蚡之語，潛啟不軌之謀，卒被夷滅，不亦悲乎？夫安所謂能言之未必能行之者哉。吳汝綸《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淮南王諫伐閩越，爲漢計謀，至忠懇，而世鄙以謀反少之。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則審卿、公孫宏構之，而張湯尋端治之，蓋冤獄也。凡史所稱謀反，反形未著，而先事發覺受誅者，事大率皆類此。【略】昔者嘗怪賈生以天下才自任，既痛哭上言請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矣，乃又欲廣梁淮陽，封皇子，以導迎人主忌兄弟、信任己子之私心，且逆慮易世而後。當復忌兄弟信任己子如今日也，故以爲二世之利，此眞小人逢君之惡者之所爲耳。以此議法。庸有當哉。三淮南之封，文帝徒以解慚，固非本意，賈生逆探其意而欲爭止之，其說雖未行，漢君臣自是固日

曰以白公子胥待三淮南矣，王安知之。故以讀書鼓琴學養生之術自溷，使天下衆知其儒柔無武節，冀可少安，乃卒不能自脫。吳楚之反之不從亂，至歸功國相所劫，蓋不待伍被詣吏告變，而識者知其不可以終日矣，此小山《招隱》之所爲作也。悲夫。或曰，王安方以讀書鼓琴養生之術自溷，閩越用兵，當取道淮南。安乃欲諫止其役，似恐漢知其國阨塞地利者，不益中漢朝之忌乎。曰此國家利害不得顧己私，是乃安之所以爲忠懇也。且武帝用兵決於英畧無敢訟言諍論者，公孫宏諫伐匈奴，卒受難自任過，司馬長卿欲諫開西南夷，亦不敢正言，而託諭於蜀父老。獨王安於閩越之舉，莊言切論，不少避忌，此其賢於長卿，宏遠矣。用刻深之法，聽讒間之言，以自遂其忌刻之私，至於獄成而示之天下，雖皐陶聽之，亦以爲不誣，而前事豫計者，且因以受遠見未萌之譽，宏、湯不足論。吾獨論賈生申商之學之禍人才，傷國體，至於如此，而世且詫爲奇才，羣晏然而莫之省也。

《原道》《諸子彙函》卷一五眉批引王陽明曰：文字極要入理。玩「外與物化」數語，玄而又玄，正中之奇，洵乎卓越諸子。又王守溪曰：此篇自首至「含德之所至也」作冒頭下分作二十段。自「太上之道」至「與陰陽俛仰兮」爲一段。自「昔者馮夷大丙」至「秉其要歸之趣」爲一段。自「夫鏡水之與形接」至「莫敢與之爭」爲一段。自「夫臨江而釣」至「亂乃愈滋」爲一段。自「昔者夏鯀」至「任數者勞而無功」爲一段。自「夫峭法刻誅」至「聖人又何事焉」爲一段。自「九疑之南」至「因之也」爲一段。自「今夫徙樹者」至「未嘗不窮也」爲一段。自「昔共工之力」至「因物之相然也」爲一段。自「萬物有所生」至「達之原也」爲一段。自「凡人中壽」至「莫能與之爭」爲一段。自「天下之物」至「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不衰殘矣」爲一段。自「清淨者德之至也」至「其行無跡常後而先」爲一段。自「至人之治也」至「則至極樂矣」爲一段。自「建鐘鼓」至「越而散矣」爲一段。自「心者五藏之主也」至「豈有間哉」爲一段。自「有天下者」至「變其聲哉」爲一段。自「得道已定」至「骨肉無倫矣」爲一段。自「今人之所以眡然能視」至「毫末爲宅也」爲一段。自「今夫狂者」至末爲一段。看篇中首至尾珠聯璧合，名理淵微。而玄中之幻，正中之奇，其眞卓越諸子者乎。《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八眉批引焦竑評：一出一入，字值千金。觀山以之高，文勢下來，如長江大河不可禦。不細心玩之，如何得其眞趣乎。又評首段：《淮南》之書，會諸子而爲一觀，大己而小天下，更有何者足介。其胸襟純是老、莊口授，凌邁之氣如扶搖。又引王守仁評首段：句句串下，有傾天動地之勢。讀之而不得其妙，是著者無以與文章之觀。又引茅坤評：「太上之道」以下一氣相承，有移山跨海之談。又評：《淮南》精好如玉杯繁露之書，況其推測物理、根究玄渺，大有出人意表者。又引顧天峻評：《淮南》之文平正秀雅。又引蘇濬評：此篇議論深不可測，而文字是波瀾雋絕、馳騁之流。又評：文字極要入理。玩「外與物化」數語，玄而又玄，正中奇處，豈不卓越諸子乎。俗之好尚諸子，吾以《淮南》過之矣。又評：文一起一伏，意一正一反，奇灑漂逸，讀者彷彿其音影，下筆便有一味□□。又引王鰲評：《淮南子》究論理博而不雜，人能於言外了悟得透，天下事何所不致乎！

《覽冥》《諸子彙函》卷一五尾評引鄒東廓曰：篇中自首至「心未嘗死者乎」爲一段。自「昔雍門子」至「可謂失論矣」爲一段。自「火能焦木也」至「不可求而得也」爲一段。自「道之與德」至「是謂大通」爲一段。自「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至「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爲一段。自「昔者王良造父」至「弗御御之者也」爲一段。自「昔者黃帝治天下」至「智故消滅也」爲一段。自「逮至夏桀之時」至「蓍策日施」爲一段。自「晚世之時」至「五帝所以迎天德也」爲一段。自「聖人者不能生時」至「更順其風」爲一段。自「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至「狂生而無其本者也」爲一段。自「河九折注于海」至末爲一段。此篇凡十二段，蓋精通于天，物類自應，苟智能察之，則等死生，齊窮達，皆宇宙正大道理矣。而天下何憂不治乎。看其議論曠遠，如遊華胥，登化人樓臺，窅然喪其六合者也。

《精神》《諸子彙函》卷一五尾評引楊升庵曰：《精神訓》篇，自首至「法之者生」作一冒，以下分作十六段。【略】大意言人受精神于天，當保養，不當馳騁。誠能內守，便可得生。故能存養獨歸聖人。如至人心游太清，不染于勢利者能達至道，自登太皇，憑太一矣。其意趣流溢，辭鋒飛灑，如二華高峻，秀色橫天。《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八眉批引朱之蕃云：通篇類養生。分言其詞多襲老莊，而於祖命之秘旁衍未盡洩，學者以《悟眞》篇參之，方有究竟。又引王鰲評：文字如秋水明月之光。又焦竑評：文入理致，如仙子飛渡，洞庭朗吟，餘韻飄飄入耳。

《本經》《諸子彙函》卷一五尾評引羅一峰曰：通篇類養生家言，其辭多襲老莊，而於性命之秘，尚未盡洩。學者以《悟眞》篇參之，方有究竟。又

茅鹿門曰：此篇立論多幻眇，不相聯貫，而其中亦自錦心繡腸，囊括今古。試采覽之以備經生言，亦所稱鬻之千金也已。又袁石公曰：與主術訓相爲表裏，而議論覺稍局。又張賓王曰：叙五遁處宏博典麗，間入韻語，可與《子虛》、《三都》馳騁千古。

《齊俗》《諸子彙函》卷一六尾評引張賓王曰：此篇最爲沓複，細尋之，亦自有條緒。齊材長短，齊論是非，齊世污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而總於道。文特博贍。

《說山》《說林》《諸子彙函》卷一六尾評引茅鹿門曰：山止有常，物亦生焉。人止于道而無爲，如山之山常亦無乎不爲矣。中間轉折變化，博喻無方，無非要人專一于道耳。又袁石公曰：《山》、《林》二訓皆掇取古來名理名言，偶然成文，原無先後連綴之意。正以其無意爲文，文特璀燦絢爛，如入寶山，探珠海，觸目皆是珍怪。又：淮南《說林》并勦諸家之言，頗漫然，予故不爲評騭。又張賓王曰：《說山》、《說林》二訓，殊形竝採，不必相貫，要以泛覽寓內，足橫肆其胸度耳。又《諸子彙函》卷一六眉批引張賓王曰：起疏勁。又袁石公曰：《說林》雖標諸家之言，而摭拾甚富，且時有脫換之妙，又往往于事物上拈出肯綮而無說理之病。《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八眉批引王道坤云：此篇與《說山》同，聚砂淘金，臨池探用。又引王儐曰：《說山》、《說林》一篇所以爲佳者，詞不費而意了然。又引王世貞曰：《淮南》叙事錯雜，然物理勘破，一言一句皆得眞髓，乃彼的之言。又引姚寬曰：連引物類，博而不繁，通而有體。又引施仁曰：錯引物理，言言中竅，所謂雜而不雜者。胡時化假譬、取象異類、殊形按繫者，百事百物之窒塞，纂善爲《說林》一言。又引湯寶尹云：疊疊引喻，愈出愈見意味。又引蘇濬評：言言有味，句句談眞，讀此物理知過半。又引王錫爵曰：《莊子》以氣勝，故其文浩蕩無涯而奇中出奇。《淮南》以理勝，故其文意致入深而喻中生喻。讀者不得其旨，卻有以雜病之，殊失矣。又引施仁曰：狀景寫情，字字若金。讀者當尋繹其意，不徒獎賞其詞。

《要略》《續古今考》卷六《抄襲》：漢人好敷衍湊集以成一書，故《淮南》、《要略》一篇全用《莊子》。

傳記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

《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

《論衡·道虛》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鷄犬食之，並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

《西京雜記》卷三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江河，撮土爲山岩，噓吸爲寒暑，噴嗽爲雨霧。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葛洪《神仙傳》卷四《劉安》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

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傳》，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賦頌，晨入夜出。凡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于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于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群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遂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采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發思仙之臺，張錦帳象床，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鎖世務，沉淪流俗，不能遺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于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劃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王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劍，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于天子，云：「漢法：諸侯骾關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馬迹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籍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于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其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眞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鷄犬舐啄之，盡得升天。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司馬貞索隱《淮南要略》云：安養士數千，高才者八人，蘇非、李尙、左吳、陳由、伍被、毛周、雷被、晉昌，號曰「八公」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顏師

古注：「內篇論道，外篇雜說。」

《隋書・經籍志三》《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愼註。《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註。

《舊唐書・經籍志下》《淮南商詁》二十一卷，劉安撰。《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許愼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又《淮南鴻烈音》二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二《淮南子》二十一卷，後漢許愼註。愼自名注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眞》、《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文憲集》卷二七《諸子辯》《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之子。招致蘇飛、李尙、左吳、田由、雷被、七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眞》、《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務脩》、《泰族》等訓，連卷末《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書》三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八《九流緒論中》《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二十九篇。又六藝有《易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於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識此。（《漢志》無小山賦，疑即淮南作八十二篇之中者。）

藝文

《樂府詩集・舞曲歌辭三・淮南王》崔豹《古今注》曰：「《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班固《漢武帝故事》曰：「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帝心惡之，使覘王，云：『能致仙人，與共遊處，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群臣，因不知所之。」《樂府解題》曰：「古詞云：『淮南王，自言尊。』實言安仙去。」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蕭繹《玄覽賦》良弓藏而高鳥盡，入不謙而出不辭。遊雷中而徜徉，遇日吉而辰良。祀公瑾以桂酒，薦魯肅以椒漿。賓討曹之英策，蓋謀桓之秘方。衣披披而屢舞，神欣欣而樂康。弔劉安於下雉，聊載懷於惇史。或策杖而龍飛，或叱石而羊起。將雞鳴於天上，逐埋魂於蒿里。匪仙道之云僞，蓋爲仁其由己。經釣臺而高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爲黃塵之一丘。城逶迤而中斷，階坡陁而半留。分沙羨而啓鎭，即開蕃於夏州。星尙連於翼軫，舍兼分於斗牛。麗滄浪之水清，良信美乎濯纓。嗟其釣而非釣，復何慮而何營。羌有願而不護，拂蘭橈而上征。

王冑《奉和悲秋應令》秋天擬文學，秋水擅莊蒙。草濕蒹葭露，波卷洞庭風。便坐飄桑葉，長坂歇蘭叢。簷喧猶有鵲，波靜未來鴻。蟬噪聞疑斷，池清映似空。劉安悲落木，曹植歎征蓬。重明豈凝滯，無累在淵冲。隨時四序合，應物五情同。發言形惻隱，齊作挺神功。下材均朽木，何以慕離蟲。

楊炯《群官尋楊隱居詩序》若夫太華千仞，長河萬里，則吾土之山澤壯於域中。西漢十輪，東京四代，則吾宗之人物盛於天下。乃有渾金璞玉，鳳戢龍蟠，方圓作其輿蓋，日月爲其扃牖。天光下燭，懸少微之一星；地氣上騰，發大雲之五色。以不貪爲寶，均珠玉以咳唾；以無事爲貴，比旂常於糞土。諸侯不敢以交游相得，三府不敢以辟命相期。與夫形在江海，心游魏闕，跡混朝市，名爲大隱，可得同年而語哉。天子巡於下都，望於中嶽。軒皇駐蹕，將尋大隗之居；堯帝省方，終全潁陽之節。群賢以公私有暇，休沐多閑。忽乎將行，指林壑而非遠；莞爾而笑，覽烟霞而在矚。登坎坎，踐莓

苔，阮籍之見蘇門，止聞鸞嘯，盧敖之逢高士，距識蒿肩。憶桑海而無時，問桃源之易失。寒山四絕，烟霧蒼蒼。古樹千年，藤蘿漠漠。誅茅作室，挂席爲門。石隱磷而環階，水潺湲而匝砌。乃相與旁求勝境，遍窺靈跡。論其八洞，實唯明月之宮；相其五山，即是交風之地。仙臺可望，石室猶存。極人生之勝踐，得林野之奇趣。杯浮若聖，已茂松喬；清論凝神，坐驚河漢。游仙可致，無勞郭璞之言；招隱成文，敢嗣劉安之作。

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 公志堅慮精，神勇識澈，藝必討本，學皆覩奧。又善測候雲物，推步氣象，鬼無遯謀，靈不藏用。著文集二十卷，造草字數千文，皆寶傳人間，以爲世法。又撰選譜十卷，又爲軍營行陣部衆料敵等三十六訣，大聖天后令秘書監武承嗣就家收進，以爲秘術。豈比馬卿浮華，唯留封禪之草；劉安虛誕，空傳鴻寶之書而已哉。

李白《白毫子歌》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卧松下雪，朝飡石中髓。小山連綿向江開，碧峰巉巖綠水迴。余配白毫子，獨酌流霞杯。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牕蕭颯松聲起，憑厓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攜手五雲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嘆我凄凄求友篇，感時欝欝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漫，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旁龍鼉，鄠杜秋天失鵬鷃。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皇甫松《大隱賦》 何況駕鶴眞人，吹笙王子，玉樹玲瓏，金臺邏迤。青鸞翠鳳之飛鳴，丹豹赤麟之遊止。劉安雞犬，呂恭奴婢。子英拜而魚飛，初平叱而羊起。或煮藥而針龍，或飛符而縶鬼。負柴草而廣施，賭菜瓜而博戲。紛乎哉，故吾不悉心而信矣。

呂巖《七言》 萬卷仙經三尺琴，劉安聞說是知音。杖頭春色一壺酒，爐內丹砂萬點金。閑裏醉眠三路口，閒來遊釣洞庭心。相逢相遇人誰識，只恐冲天沒處尋。

劉叉《自古無長生勸姚合酒》 奉子一杯酒，爲子照顏色。但願腮上紅，莫管頰下白。自古無長生，生者何戚戚。登山勿厭高，四望都無極。丘隴逐日多，天地爲我窄。祇見李耳書，對之空脈脈。何曾見天上，著得劉安宅。若問長生人，昭昭孔聖籍。

李德裕《賓客論三》 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

許渾《疾後與郡中羣公燕李秀才》 強留嘉客燕王孫，岩上餘花落酒樽。書院欲開蟲網戶，訟庭猶掩雀羅門。耳虛盡日疑琴癖，眼暗經秋覺鏡昏。莫引劉安倚西檻，夜來紅葉下江村。

釋貫休《贈軒轅先生》 曾親文景上金鑾，語共容城語一般。久向紅霞居不出，若非清世見應難。滿壚藥熟分仙盡，几局棋終看海乾。略問先生眞甲子，只言弟子是劉安。

羅隱《東歸別所知》 芙蓉宮闕二妃壇，兩處因依五歲寒。鄒律有風吹不變，鄧枝無分住應難。愁心似火還燒鬢，別淚非珠謾落盤。卻羨淮南好鷄犬，也能終始逐劉安。

又《揚州開元寺閣上》 滿檻山川漾落暉，檻前前事去如飛。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江遶海門帆散出，地吞淮口樹相依。紅樓翠幕知多少，長向東風有是非。

吳淑《事類賦・獸部・狗》 諫齊景之葬，攢公孫之腓。隨登仙於劉安，喻喪家於仲尼。賈后既言於繫尾，岑熙亦見於生鼻。

宋祁《壽州風俗記》 鎮山曰八公、大別、霍。霍爲岳帝下祠，八公往往得金，詫曰劉安所遺。由霍而外，巇嶂岑巃，迤麗崇岡，奔沓相聯，猶肱臂然。材章竹个，刊伐留翳，連千衿而下，衍給旁郡。食伙產茂，四方游惰，

多隱處焉。搏掩疢鬬，輕死亡命，故候邏者常以逮捕爲負。

蘇軾《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瑠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爲人爭竊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卻把飛升乞內芝。琉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時有世人來舐鼎，欲隨鷄犬事劉安。

陸佃《題周中散至樂堂》一瓢到底勝珠玉，萬籟由來當管弦。盡日海鷗陪燕坐，有時溪柳伴閑眠。不知萱草憂何事，今見蟠桃定幾年。回首眞人足官府，劉安何苦要升天。

李復《上巳成季召會於西溪會上賦詩須多韻仍用故事或舊詩十事已上未終席而成連者浮以三大白罰者四人予與成季免焉》華林園中千金堤，銅龍吐水天泉池。（出《鄴中記》。）八公山下劉安臺，城郭周圍雞花開。（宋劉裕《上巳遊劉安臺》。）流金寶劍爲秦出，綵鴈羽觴浮洛來。著處祓除務是日，西關千人萬人出。脩脩美竹帶林高，激湍遠照崇山碧。主人濟南舊詞伯，芸閣鉛丹事書冊。載酒展席俯長流，一飯未嘗留俗客。拂地低回舞袖飄，簫管哀吟動魂魄。天晴初暖雲自嬌，風柔徐動花無力。氣酣傾倒不自惜，屢顧空尊有愁色。豈學飛蚊一餉樂，論文清心聽鳴鏑。詩壇誓衆軍令嚴，立表下漏不容刻。神意慘淡誼諠寂，疊簡搖毫辭舉白。欲徵故事入新語，摯虞追歎慚束晳。山陰衣冠交履舄，千載風流傳不息。覃紙墨妙龍鳳飛，遠近家雞皆斂翼。明年此會恐難得，俯仰之間已陳迹。來者興歎感斯文，後之視今今視昔。

劉弇《蕭田雜詩二十首》一六　功名慚鷃瞬，龜組困鳩佻。元結郎終漫，劉安隱孰招。客塵關簿領，生計負漁樵。賴足尊中物，時將塊磊澆。

李新《上張幕》草色恩袍九品中，文章高步屈英雄。紅蓮綠水開新幕，絳帳青衿走下風。沛雨蒼龍功已奮，翔雲丹鳳路潛通。塵迷試問劉安訣，就學僊源點化工。

又《挽張承事詞》長吟清嘯蜀江干，一尺霜根向物寒。吾道祇知尊孔子，奇書何用學劉安。玄談客去虛方丈，碧落雛歸迅羽翰。曉月流星無處覓，斷雲空著子陵灘。

又《再謝循資啓》晉公幕下，本求韓愈文章。昆邪奏中，惟許李廣材氣。大道最嫌揀擇，至公不論孤寒。伯樂能空冀北之羣，劉安盡化淮南之石。燕公大手筆，迭回雨露之私。太原小朝廷，終許衣冠之盛。受賞乃爾，顧德何堪。

曹勛《升天行》上智保冲淡，練氣固形質。精神藏杳冥，獨照出寂默。三烝俱混同，求死不復得。其次崇眞功，立言與立德。軒后御飛龍，旌幢煥晴碧。楊許奉丹書，凌空佐天職。董奉乘雲輿，秦女跨文翼。茅山與荆山，遺蹤宛如昔。旌陽與劉安，雞犬翔眞域。清虛王陵孫，巍巍膺九錫。雲表鳴簫笳，仗衛嚴霄極。即事非荒唐，粲然若白黑。揮手謝時人，緱山有仙迹。

喻良能《武夷山》冲佑觀前水紺色，昇眞洞北山笋攢。羣峯不斷四時翠，萬壑長留九月寒。溪上桃花引漁子，雲間仙犬逐劉安。平生飽識佳山水，直作東南第一看。

陸游《閒居》廚給胡麻粒，山供鹿脯盤。掃門遲客至，入郭借書看。種竹添風韻，留松老歲寒。一生無別事，雞犬戀劉安。

楊萬里《謝俞潭舉南昌大兒陞陟》某近十三日燈下，大喜走筆，以致命召之，賀當已上達。適得大兒書報，仰蒙臺慈矜惻寒士，特賜剡奏，舉以陞陟。劉安登仙，雞犬隨之而上天；狄公爲相，桃李皆出於其門。方當知己，大用之初，首在筆端，膚寸之下，此舉殊絕，一路聳觀，仰惟異恩，盡室懷感。喋喋何足以謝，少見萬分之一耳。

呂渭老《聖求詞·水調歌頭（明日純中以酒見貺約即見過徘徊江上久不至復次其韻）》江湖堪極目，非霧亦非烟。故人相見，縱橫高義薄雲天。已具黄樽茗話，悵望雲中江樹，不見子猷船。日色隱林表，十里認帆竿。百年間，無個事，且安閒。功名兩字，茫然都墮有無間。且盡身前一醉，休問古來今往，及取菊花殘。仙事占無據，竹帛笑劉安。

敖陶孫《卓事山》樵路縈紆入翠微，清泉白石可忘機。雲中犬吠劉安過，樹杪春深望帝歸。白鶴曾留華表語，蒼官合受錦衣圍。珠襦玉柙今何許，一笑人間萬事非。

魏了翁《婿生日許侍郎奕載酒用韻爲謝》曾記劉安雞犬，誤隨鼎竈登仙。十年塵土涴行纏，怪見霞觴頻勸。會合元非擇地，乖逢寧得非天。婦聞風月正嫵娟，親潑床頭酷面。

王邁《問邵武守劉無競克遜求邵武紅硃三首》三　自憐凡骨本難僊，安得泥壇七返丹。欲使身輕生羽翼，乞丹須是問劉安。

劉克莊《雜詠一百首·劉安》忽棄國中去，疑爲方外遊。早知守都廁，

何似莫仙休。

方岳《壠笑》三　堪笑劉安苦學僊，雲中雞犬事茫然。早知官職乃如許，悔不人間差自賢。

又《中隱洞》　終南少室苦躋攀，已入先生一笑間。不學劉安便仙去，屋邊儘自有佳山。

又《風流子・和楚客維揚燈夕》　小樓簾不捲，花正鬧，燈火競春宵。想舊日何郎，飛金叵羅。三生杜牧，醉董嬌饒。香塵路，雲松鬟髻髻，月襯馬蹄驕。彷彿神仙，劉安雞犬，分明富貴，子晉笙簫。　人生行樂耳。君不見，迷樓春綠迢迢，二十四、經行處，舊月今橋。但索笑梅花，酒消新雪，縱情詩草，筆捲春潮。俛仰人間陳迹，莫惜金貂。

張蘊《雜興》　又聞學道能遺世，故應薪水煩高士。劉安可笑無靈氣，長與仙人守都廁。

文天祥《雲端》　半空夭矯起層臺，傳道劉安車馬來。山上自晴山下雨，倚闌平立看風雷。

史鑄《淮南菊》　割脂簇蠟密成團，傑出東籬最奈寒。加紫翻宜霜後看，料應憤見屬劉安。

衛宗武《和人雜詠六首》　矯矯鶴盤空，嚨嚨雁鳴旭。過雨沐遙岑，一日浣塵俗。久欲抱琴書，栖霞漱澄綠。劉安雞犬仙，世豈無其術。一笑秋水橫，飛來雙白鵠。

艾性《再答諸丈見和二首》二　肯爲劉安賦小山，幾時雞犬過雲間。命窮無用三千字，蹄蹶難供十二閑。薄酒程頭多隔縣，故人蹤跡半陽關。何當共嚼西巖雪，嗅取梅花一破顏。

林景熙《寄鄰林故人（鄰林在州北七里故人宗仁也）》　猖獗多楚狗，何處續《離騷》。草徑無塵入，秋峯與節高。菰香清野飯，柳色老宮袍。笑問劉安鼎，相看已二毛。

于石《赤松宮》　幾人學道得成仙，兄弟俱仙世所難。白石不隨秋草爛，赤松長鎖暮雲寒。月涵古井一泓碧，雲護空山半粒丹。我欲乘風蛻凡骨，願隨鷄犬事劉安。

黎廷瑞《飲酒樂》　羊祜折臂爲三公，英布之相黥而王，富貴眞可愛，體膚不敢傷。劉安升天守都廁，長房學道須食糞。神仙誠可慕，臭穢那可近。駟馬高蓋未易求，水銀黃金況難信。我亦不願承明廬，我亦不願蓬萊山，但願穀觫畊田間，種秫釀作九霞丹。秋風兩鬢不須綠，日飲時可朱吾顏。山花山鳥自歌舞，醉聽松風牢掩關。用世之士笑我拙，出世之士憐我頑。冕裳不著雖共簑笠老，露霓易過安得歲月還。那知我復笑爾還爾憐，千秋之後高臺曲池在何處，六鰲之側岱嶼員嶠俱深淵。玆論猶曰茫昧然，華亭鶴唳欲聽不可得，單豹遇虎所養安得全。唯有飲酒之樂不可言，所以達士不與醒者傳。

方回《弔鶴賦》　我嘗訪子，徘徊玆山。子之出矣何往？白雲鏁其門關。須臾見子，扁舟言旋。烏帽瀟灑，玉佩珊珊。三賢之樂天畫像，八公之劉安容顏。是鶴也，方摶風於九霄之上，睨八極而盤桓。即斂翮於碧落，迎先生於岸間。銜芝草而若獻，尾瓊琚而上瑤壇。望之者以爲三神山之人，渺乎其不可攀者也。試嘗相之，淮南有術，稟氣受精，金九火七，西方素全體白，南方朱元首赤。中宵不寐，聲聞九里。污泥不染，脛高三尺。小變大變，歲百六十，千六百歲，飲而不食。與九疇之禹龜，偕後天之罔極。

楊公遠《次朋山鄒管轄韻》　朋山心與白雲閒，一點塵囂不可干。披褐朝眞香篆裊，登壇召將劍芒寒。棋枰子落鳴飛雹，石鼎茶煎吼怒湍。待得功成丹九轉，願隨雞犬事劉安。

馬祖常《次韻繼學桑乾嶺》　雲間酒旆揭高竿，蒼翠烟霞屋下看。一逕似腸縈鳥道，幾人如艇泛松瀾。龍門有路天津濕，劒閣無銘石骨寒。便欲乘風凌倒景，八公先到我劉安。

張昱《送宋倬還南康》　及此青春還故鄉，順風幾日到南康。峰連五老出空闊，水接二孤來渺茫。徐福樓船能共載，劉安雞犬亦相將。山桃子落都成樹，花裏應迷舊草堂。

危素《送張幼初之京》　振衣鳴玉上青霄，銀漢清秋轉斗杓。北闕飛龍天杳杳，南雲歸鴈路迢迢。朝登華岳風生腋，夜飲湨河月入瓢。水竹清虛好眞館，劉安有賦爲相招。

韓宜可《馮虛子》　馮虛子，清且脩，藐觀萬物如浮漚。金莖一柱出天表，青田孤鶴橫高秋。大鵬摶風九萬里，下視塵寰渺烟水。蜃樓縹緲危接天，夜半月明常獨倚。四方上下隨所之，茫茫積氣將焉依。居無室廬轍無迹，鰲背豈有三山爲。空中雞犬劉安宅，我亦因之寄遐適。飛光浩浩不少留，回首人間非宿昔。列子御風已千載，莊生化蝶今安在。水中漉月亦好

奇，管裏窺天竟無底。太虛太虛問不應，銀河耿耿凝寒冰。丹臺紫府不可登，願歸大化何由馮。

馬臻《維揚寓望》　東風吹盡馬頭塵，空對今人憶古人。不見劉安雲裏過，雨昏二十四橋春。

郭翼《淮南王曲》　漢武好神仙，淮南去不還。徒令風雨客，感慨茂陵阡。

王逢《送祝洞天眞人奉皇太子令旨降香名山川》　羽駕春辭靈武城，東南雲氣動心旌。萬重山落炎荒野，十二樓開白玉京。周穆久應閒八駿，劉安何得問長生。龍香願爲斯民祝，歲晚相期說治平。

成廷珪《和饒介之秋懷詩韻再次韻》　江南秋熟轉饑寒，頭上猶簪列士冠。雞犬全家上天去，學仙悔不事劉安。

郭鈺《和寄王仲京》　暮雲飛盡倚闌干，懷抱何時獨好寬。天下兵戈愁杜甫，雲間鷄犬憶劉安。每傳佳句看君好，想對芳尊共客歡。香染越羅春袖薄，楝花風起不知寒。

徐有貞《穿山》　一拳秋水骨，兀立浦雲邊。地僻通靈島，門開似玉關。碧分芳草色，蒼入古苔斑。爲有劉安客，題詩咏小山。

朱誠泳《壽伯汸陽王六十》　乾坤萬里來春風，天開壽域天昭融。天人降誕乃今日，葱葱瑞氣騰蒼穹。吾藩尊行惟吾伯，錫爵汸陽綿世澤。忠孝賢聲徹帝聰，文章令譽光先德。羣仙入賀啓華筵，龍管鸞笙聲沸天。宗室兒孫今萬億，遐齡同祝三千年。維王樂善慕東平，遙遙相望眞齊名。卻笑劉安困金石，時人浪說終飛升。吾愛吾王何所祝，努力加餐休辟穀。長生不老對南山，日日平安膺五福。

陳獻章《馬文祥寄五氣朝元罐至》三　合是神仙太乙罐，旁通五竅似蓮珠。如何水火收功用，去問劉安下手初。

程敏政《金醫官萬鎰像贊》　生江南而類河朔之人，居林下而尙軒岐之學。名素重於鄉評，身遂膺乎天爵。衍慶於後，將不忝侍中七葉之傳；獲壽於天，亦何俟劉安九轉之藥。然則文獻之足徵者，豈丹青之可託乎。

王鏊《將游毛公壇宿包山寺明日雨不克往》　毛公已去有仙壇，眼見亭臺欲到難。翠壑蒼厓增悄恍，玉芝瑤草長闌干。洞無金鑰誰能闢，井有靈砂尙可飡。傳語仙翁莫終棄，當時雞犬從劉安。

邊貢《壽劉繼志廼翁（翁嘗爲鞏縣丞）》二　劉安遙想是前身，落落東山復幾人。青漢月明鴻閃爍，碧松雲冷鶴精神。稚孫曉課呈時喜，遊子春衫拜處親。壽酒未央家慶在，秖應從此更千旬。

楊愼《寄張愈光（名含）》　劉安悲落木，曹植感飛蓬。夜雨燈前夢，秋霜鏡裏容。緜緜思遠道，戚戚苦無踪。何日來仙駕，青天騎白龍。

薛蕙《藥室詠六首》三　春院焚香處，晨關卻掃時。綠梯裝古帙，白石種靈芝。招隱劉安賦，遊仙郭璞詩。蓬萊多舊侶，題字問相思。

楊士雲《淮南王》　一椎曾奮辟陽侯，天子應憐報母讎。記得民間歌斗粟，雲中鷄犬浪悠悠。

王世貞《栢葉僊人歌》　栢葉僊人不須字，栢葉殘成朝上帝。昨者玉京高宴歸，卻遇劉安守天廁。讀書刺促生不休，偶然眞籍誤見收。赤明龍漢微茫事，說著羣僊總掉頭。

張元凱《初夏偶成二首》二　一室那堪字隱居，十年踪跡混樵漁。幽篁遺簟妨投屨，叢桂成陰好曳裾。綠水遊魚花落後，青天歸鳥月明初。北窗半卷南華在，不是劉安枕畔書。

葉春及《五羊舟中與譚永明感舊》　同舟潦倒說燕京，墮淚東南去國情。易水悲風疑短劍，薊門寒雪負長纓。十年叢桂劉安賦，一片飛花陸賈城。老驥未須憐伏櫪，江湖容易白鷗盟。

佘翔《題林德夫樂丘八景・劉安叢桂》　山似淮南秀，人歌叢桂篇。莫論今與昔，異代總登仙。

錢子義《續詠史詩上・淮南》　寂寂劉安去不還，神仙往事有無間。雲中雞犬知何處，獨遣人傳大小山。

袁宗道《信陽道中即事》　巉巖繞畛畦，小徑通車馬。即此是桃源，問津何爲者。四顧忽無逕，僕夫何所往。俄聞車馬喧，疑在空中響。山下無人踪，山上無鳥語。惟餘一片雲，見我來遊此。雲中忽吠鳴，豈是劉安宅。近看霽煙青，人家枕山脊。

吳綺《十八灘舟行雜咏》　以我珠江去，方歌行路難。此時過月樹，盡日對煙巒。卷軸頻傳玩，圖書共借看。小山叢桂在，招隱憶劉安。

毛奇齡《放歌爲劉二漢中留別》　王孫來時桂花發，王孫去時春草生。問君何以久居此，只言爲有劉生情。劉生意氣邁碌碌，好我逾于好金玉。解褐頻酤市酒紅，剝牀不用霜芻綠。我本羈旅人，天涯任奔走。驛店聽曉雞，旗

亭折秋柳。彈鋏辭里門，吹簫渡江口。渡江潛作瀨上行，驚翔之鳥傷予心。何意君能好我摯且深，令予忘卻蘆中吟。朝來共薤糜，前廡無用梁生炊。晚來共紅燭，街鼓沉沉倒醽醁。一日不見亂心曲，祇有倪寬相對坐，牛角此際驩歌且相樂。自此勿言淮水長，濁泥數斗淤難量。勿云淮城有千仞，當此高懷不堪準。我今將住劉伶臺，寒風斗酒長徘徊。不然攀爾桂枝樹，且與劉安共晨暮。無如啷啷鄉井情，方春竟逐王孫行。臨行不識中心苦，試看萋萋春草生。

陳維崧《壽閻再彭先生六十一序》 淮安閻再彭先生者，吾友百詩徵士之府君也。譜其州里則地入幷汾，詢厥門楣則望齊狐趙。椒偏善衍，著籍關東。喬亦能遷，徙居淮右。家近劉安城下，代有神仙；宅連韓信橋頭，人多節概。先生則幼嗜縹緗，長躭鉛槧。侯子瑜居貧篤學，暮即爇柴；高文通處困攻文，晝而漂麥。子雲之頗精筆札，極似相如；君山之最富典墳，何知猗頓。

田雯《三丰道人壁影歌》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員嶠兼方壺。風蟬蛻骨幻術耳，逃名欺世夸清都。劉安雞犬事頗怪，籛鏗年紀言多誣。漢武不識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佞佛皆傖夫。羅施自昔號鬼國，碧雞金馬西南隅。草木瘴癘山水窟，其間或有烟霞徒。熊經鳥伸訣自秘，寸田尺宅理豈麤。地產丹砂大于斗，彭亨鼎火鉛汞腴。異哉三丰倨佺侶，躅踢道士羣相呼。永樂初載來黔地，嶓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清且旨，廟祊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嵐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勾展顧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屬，手拖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黏髭鬚。馮虛御風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模糊。誰人結搆置峭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裴回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村微雨鳴鷓鴣。（平越城西山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上有張三丰仙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西行，分明可辨，旁刊「神留宇宙」四字。）

梁清標《定遠懷古》 淮南好客聚諸儒，鷄犬雲中事有無。百戰山蟠戎馬地，六朝烟鎖帝王都。帳前歌舞全條脫，幕下賓僚玉轆轤。丈武衣冠隨夢蝶，風流濠上半荒蕪。

張漢《弔淮南王》 荆棘宮中露濕衣，當時叢桂樹應稀。神仙已悟終投死，雞犬無靈不解飛。鴻寶秘書多近妄，小山承蓋未全非。鄰家幾處閒春杵，斗粟休疑有恐饑。

愛新覺羅・弘曆《題鄒一桂五香圖・桂》 已艷劉安口，那論吳剛手。似語同馨者，於秋獨能守。

雜録

《論衡・道虛》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幷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入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略】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奇怪之文，合景亂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又《談天》 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

《天祿閣外史》卷一《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閭生。七歲而傷，讀書于無閭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爲玉魄也。寡人覩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閭生學於無閭，必其以孔子爲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

乎？」徵君對曰：「無聞生，即臣之弟子李玄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聞生爲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聞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聞生。無聞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爲其然也？」無聞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璧，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衷，騁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猶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烏得爲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爲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鴟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子矣。」無聞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寡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故寡人三陳醢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微。

《水經注》卷三二《肥水》 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鞭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爲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吳與王春傅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爲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

《事物紀原》卷一〇《法燭》 漢淮南王招致方術之士，延八公等撰鴻寶方畢方，法燭是其一也。餘非民所急，故不行於世。然則法燭之起，自劉安始也。

《演山集》卷二〇《黃帝秘文序》 予喜方外幽經秘錄。虎丘子一日自袖黃帝碑文見訪，予詢其所自，乃云客游南安，次懷化驛，或者指謂此地古有神仙所憩，及夜，陰發其地數尺，得所憩函，開而示之，乃黃帝《皇人書》，莫知其歲月，然而磨滅者多矣。詳而集之，始得其全文。昔者峨嵋之南，黃帝受道於皇人，乃刻其文於石。秦皇得其文，慮復有得之者，遂至焚書，以愚其俗。漢武帝時，樵人滕超於山之南，邂逅皇人，謂超「汝應爲仙，見碑文否」。因言黃帝之所受，會秦除書，此以深遠，其文猶在，今當付汝。超乃拜賜而躬行之，三年還嬰，鬢髮變綠。縣具以聞，武帝詔見。超進其文，帝不問，超不語，下其文與劉安及東方朔，詳定其虛實。超以神儀獻安，安不上。然而斯文滕超得之以還嬰，劉安得之以成道。或者以爲始皇驅山塞海，鞭石成橋，緣得此法。若夫安、超之效，則予信之矣。始皇妙用其神而然乎？觀秦之所爲，未離乎衆凡，非予之所知也。

《升庵集》卷四六《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爲劉安語，又肯取乎。

又卷五四《敖器之評詩》 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駭其歸存，恍無定處。

《學圃餘力・淮南子蹈襲孟子》 《淮南子・泰族訓》云：「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此數語全蹈襲《孟子》。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知類也。

《閒耕餘錄》卷三《唐人小說所本》 《淮南子》曰：齊伐楚，子發率師當之。兵三卻，楚賢大夫盡用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曰：臣有薄伎，子發遣之。偷夜出，解齊將之幬而獻之，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將大駭曰：今不去，楚軍將取吾頭。即旋師而歸。此市偷與紅線事相類，乃知唐人小說皆有所本。

《陣紀》卷三《戰機》 臣謂吳起擊強之道，乃以五軍交至，而必有其利。

管仲必勝之道，乃以卒附敎精，兵甲堅利，而明敵人之情，敵人之將，敵人之士，而後戰也。劉安握戰之機，乃罷敵力，觀敵形，因敵勢而與之推移，謂先弱敵而後戰者，費不半而功自倍。三子論兵，其竅則一，其用則不同耳。吳子雄而銳，管子重而堅，劉子巧而無定。巧而無定者，談兵者也。談兵者，每作其形勢，難其機權，神其應變，直欲雄視千古而後已。

《焦氏筆乘》卷二《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注：「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爲眞，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雨航雜錄》卷下 《淮南子》云：「昌陽去蚤蝨而來蛉窮，去害小而來患大。」蛉窮即蜓蚰也。聞人髮脂油香，則入人耳及諸竅中。昌陽香酷能召是物，故《淮南子》以爲喻。是物好濡雨，升高則焦死，故曰蛉窮。一曰陵窮，乘陵則窮也。《宋史》小人居高位者，亦目蛉窮。

《物理小識》卷六《豆腐》 朱子詩：「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蓋《本草》言豆腐爲淮南王劉安所作者也。黃豆斗加菜豆升磨，調油滓瀝，煮後點石膏者妙。入菜菔一二片，即不成腐，漿合鹽醋，入釜化紅水。豆油衣揭乾者，先浸泔水，後熱之爛。（中履曰：陳者以秫粉或麥芽屑染而煮爛，徽則不爛，揭而捲之曰豆腐燭。）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二・靈棋經》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或又以爲出張良，本黃石公所授。後朔傳其術，《漢書》所載朔射覆無不奇中，悉用此書。或又謂淮南王劉安所撰。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

《柳亭詩話》卷一 《淮南子》：「水深則魚聚，木茂而鳥樂」，寫出魚鳥性情。

又卷五 淮南王雜見於《漢武故事》及《神仙傳》。蓋好文而尚異者也。樂府舞曲云：淮南王，自言尊。又曰：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又曰：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此即誤稱寡人，罰守都廁，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之概也。（馮猶龍曰：漢法深峻，而武帝好神仙，賓客托言八公同昇之事以疑帝而息禍耳，此言良是。）

《戲瑕》卷一《愛妾換馬》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鬐，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卻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眞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祜詩結語翻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

孔安國

傳記

《史記・酷吏列傳》 申公者，魯人也。【略】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

《漢書・儒林傳・孔安國》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

紀事

《漢書・楚元王傳》及（劉）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略】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後漢書・儒林傳下・衛宏》《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隋書・經籍志一》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

著録

《漢書・藝文志》《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篤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臧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新唐書・藝文志一》《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十三卷。

又《古文孝經》，孔安國傳，一卷。

《崇文總目》卷一《古文尚書》十三卷。《尚書》十三卷。謹按：《永樂大典》引此條入孔安國隸書古文《尚書》條下。

又卷二《古文孝經》一卷。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郡齋讀書志》卷一《尚書》十三卷。右，本古文，孔安國傳，五十九篇。安國取《序》一篇分諸篇之首，更定五十八篇。晉之亂，歐陽、夏侯《尚書》並亡。晉梅賾始得此傳，闕《舜典》一篇，乃以王肅注足成，上之。齊建武中，吳姚方興得之於大航頭，比王注多二十八字。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

又《古文尚書》十三卷。右，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也。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又卷一下《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右，古文二十二章。與《尚書》同出於壁中，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爲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注，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此言之，未必非眞也。皇朝司馬文正公爲之《指解》并音。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　《尚書》十二卷，《尚書注》十三卷。漢諫議大夫魯國孔安國《傳》。初伏生以《書》教授，財二十九篇，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實三十四篇。及安國攷論魯壁所藏，始出《舜典》諸篇，又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引《序》以冠諸篇之首，定爲五十八篇。雖作《傳》既成，會巫蠱事作，不復以聞，故未嘗列於學官，世亦莫之見也。攷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康成作傳、注、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云《逸書》，其援《泰誓》者，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南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眞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注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余嘗辨之。

又卷三　《孝經注》一卷。漢鄭康成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國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而孔傳不可復見。

《漢藝文志考證》卷一　《古文經》四十六卷。孔安國作《傳》，值巫蠱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董仲舒

論述

綜論

《揚子雲集》卷一《淵騫》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

《漢書・董仲舒傳》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毘陵集》卷二〇附錄崔祐甫《獨孤公神道銘》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

《孫明復小集》卷一《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

於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摹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鑒，以授於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於時大教頹缺，學者疏闊，莫明大端，仲舒曄然奮起，首能發聖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訖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紲乾綱之絕紐，闢王道之梗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幷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典經盡在。揚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洽於聞見，揭而行之，張以爲教易爾。若仲舒熠滅之餘，典經已壞，其微言大法，希於聞見，探而索之，駕以爲說，不其艱哉？況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懼邪！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己弗及，疾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爲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說，雖伊、呂又何加焉？蓋用與不用爾。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氏之德比隆三代矣，厥後曷有惑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害其能而逐之。兩事驕主，才弗克施，既而退死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於斷矣。

《宋文鑑》卷七五劉敞《西漢三名儒贊》　余讀西漢，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爲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僞黃金，亦滅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與！善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贊以自覺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義以脩，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擠之，仲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啓之？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遵！嗟爾君子，克遵厥猷。子政翼翼，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僞，智由信惑，鼸鼠邪世，身居困阨。不爲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于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爲章句。擬倣「六經」，其文孔明，隱隱紘紘，實爲雷霆。世三不遷，知命理神；胡爲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絕之，亦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徇耳目，得之弗愧。嗟爾君子，能勿此畏？

《節孝集》卷三一《語錄》　問：「歆、向言仲舒是非，孰當？」公曰：「伊、呂，聖人之佐，不得則不興；管、晏，特一時之豪傑爾。以仲舒所學醇正，而其三策，該通當世之務，非俗儒也。其答江都易王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論又幾於孟子矣，殆賢者也。謂如伊、呂則過之。其曰未及游、夏，似少貶矣。然但稱其所長，自足爲一時之賢，何必遠擬古人也。」

又　董仲舒不惟道學深醇，亦精於論議，所謂「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者，眞厲世之法也。

《二程遺書》卷三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雞肋集》卷四四《西漢雜論》　右《董仲舒傳》第二十六。《傳》稱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然武帝名隆儒，既異仲舒，對至三策之，可謂勤矣。對畢，不以居內，而以爲諸侯相，何耶？曰不合乎？則如《傳》所載既用其言矣。用其言，疎其人，然則武帝名隆儒，實好大喜功，與儒者議濶而不好也。抑世皆疑仲舒語徒以「白魚」、「流火」爲受命之符，非三代得天下以仁之意，又推說園廟災，顧下比京房翼奉輩，避至使弟子不知，以爲大過。抑末也，不足以論仲舒。劉向以謂「伊、呂無以加之」，而子歆意其不可，亦緣當時毀譽。雖然，何必爲伊、呂。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者，何如漢承秦大壞，仲舒以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未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詞，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慘酷之吏，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最深切，非世儒守經不知。務徒語三代，則欲一二守文，不復可否。或名夫治，莫盛於周，而周之文致，迺有時乎不可用；亂莫亂於秦，而欲革秦弊，

乃獨在乎損周政。世務名而不語實者，安能知之，宗三代而實違之者，所能及也。顧其言深切可施於事，不以與周，反與夏同。然則，何必伊、呂。姑要與治，同道而足。始醫治病，不問其藥，血脈治而人命延存，謂之兪扁無不可者。風俗善而世祚久，謂之伊、呂可也。則劉向謂仲舒爲王佐才，非過也。

《忠肅集》卷下《策問》　劉向、班固，皆漢儒宗，其論當世之士，非苟云而已也。然向稱賈誼「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而固以爲「術已疏」。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而固以其言爲「固矣」。誼、仲舒於伊尹、呂尚，信不侔矣。使時見用，功烈之盛，管仲、晏子其獨不足爲歟！至固論孔子後，命世之士，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而獨不及賈誼，且孟軻優入聖域者也，荀況、揚雄，大醇而小疵者也，若遷、仲舒，則於誼果何如耶？諸生談經之暇，博及羣書，願聞所論，以質厥疑。

《野客叢書》卷二一《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即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蒐。考之《帝紀》蒐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即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臞軒集》卷四《武帝論四》　而仲舒之請，亦莫之用，何耶？竊謂仲舒雖號醇儒，而闔縱陰陽之術，亦自陷溺其中而莫之覺。習俗移人，豪傑不免，何怪乎帝聽其言而不能絕也。秦漢而下，以儒自名不能不爲異端，所污者亦多矣。荀卿學孔氏也而是桀跖，賈誼明王道也而習申韓，黃老何人，而史遷以之先「六經」，百家《七略》何書，而劉向父子以之俎豆於吾儒之列，此皆不足深惜者。而醇儒如仲舒猶不免議，信矣必純乎爲孔孟之學，而後可以言正人心。

《黃氏日抄》卷四七《董仲舒》　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若其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嗚呼！至矣。

《淵穎集》卷八《春秋繁露後題》　昔予自京師還，過樂陵，問董仲舒所居處，無。有云遺廟在河壖，廢者三十年。或云在平有別廟，廟有元祐間碑。未知在平何以得祠也。時會新御史上章議揚雄不當列祀孔子廟。廷林宗起者，閩人，顧謂予。是未能刺舉當世，乃剽竊先儒緒餘，欲絀死揚雄耶。然漢儒獨仲舒未列從祀，不宜後雄，竟未有言者。仲舒所著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多說《春秋》事得失，《公羊》之義疏也，今具存。又總名《繁露》，而章第或標《玉杯》、《竹林》，且雜取所對制策語，是豈對制策時，徵諸所著之書歟？或後人附會之歟？《傳》稱朝廷每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今猶載湯問郊祀一事。若夫「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涇巫瞥史所爲，非純儒之道矣。蓋《春秋》一經，書「雩」，書「大雩」，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是皆實事，非欲使後之說者因是以推災異之變，而且流於術數之學也。漢之諸儒乃相承言之，豈或求諸聖人之過歟？京房之於《易》，劉向之於《洪範五行》，亦猶此也。吁！仲舒有以發之矣。然而推明孔氏，罷絀百家，使學者有所統一，卓然漢承秦滅學之後，歷千載不可泯滅，又何待乎從祀與否耶？

《峴泉集》卷一《讀董仲舒傳》　予觀三代之下，周衰而王道息。秦承戰國之習，氣漓志悖，火《詩》、《書》於灰燼，道之傳遂竟泯泯無聞矣。漢興而天下大治，而其腐儒曲士，猶循故習，不能彰先王之教於既絕之餘者，皆然。

文帝號稱賢主，有一賈生而不能用，千載之下，讀其言尤有悲憤者焉，況有非賈生比者哉。若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舉賢良文學，而仲舒對策焉。當是時，君臣遇合，又豈秦所敢望哉！其言足以發周衰之弊，得王道之正者。仁義禮樂爲之本也，性命情貳之辨，著陰陽刑德之論切。由是觀之，天人相與之際，禮節修於身，善惡感乎天，堯舜禹湯之相傳不已者，守一道而無究弊之政也。是豈秦、漢庸庸之徒所能至哉！以武帝之英果，卒三策而不能略行之，乃出爲江都相，亦豈不爲當時惜哉！有如公孫弘，希世用事，以治經得侯，乃嫉正論，而遷之膠西。仲舒雖不獲倡其道，正身以率下，兩事驕王，而皆尊禮之，卒以修學著書終於家，是非能全乎進退之道也哉！其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逮宋二程子出，而後述明之，始足爲後世法。蓋當是時，已非班、賈、劉、揚之足倫儗，況其後也哉！太史公以爲「劉向稱仲舒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殆不及也」，爲之過，是向子歆之言，誤矣。使仲舒遇其君，行其道，亦豈不伊、呂之效哉！又何管、晏之足方歟！何也？以管、晏特霸者之佐，所能行者霸者之事也，又豈王道之大者？若乎且以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則周元公繼絕學於不傳，倡道於宋，至今學者皆宗之，道未始亡也，又豈淵源之爲戾哉？使太史公其見乃爾，矧後之不足知仲舒者乎？而或知其概者，欲禮之於廟，配祀孔子，以不忘乎推明孔氏，抑出百家之明，而卒莫之行，豈不惜哉！然以仲舒之道之言，故不係乎祀否也，抑亦何其遇知之難也，歷百代而同焉。夫以漢武之智，尤舍而弗用，矧下乎是者哉，其亦不足感也矣。

《醫閭集》卷二《言行錄》劉向云：仲舒，管、晏弗及，伊呂不加。向子歆以此爲過。向之言固有失，歆之言亦未爲全得。夫仲舒於伊、呂固所不及，若其正誼明道而不計功謀利，管、晏何曾夢見他腳板耶！

《戒庵文集》卷九《賀濟南太守趙君廷實考最東歸序》漢之儒者莫純於仲舒。夷考其素，若大一統之論，正心正朝廷之說，明道正誼之對，其於孔子之家法似矣。然因張湯數問得失，乃作《春秋決獄》，是以《春秋》爲孔子之刑書也。矧溺於災異而有縱陰閉陽之說，於聖人經世之用蓋失之遠矣。

《谿田文集》卷四《答潞州義門仇時淳書》漢儒醇莫醇於董子。當秦火之後，漢帝能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者，實自董子發之。【略】乃漢之儒宗。

《南湖先生文選》卷五《董仲舒》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斯言也，其論董子已盡乎！蓋董之終身事業，惟其重道義輕功利也。夫是以有七得焉：戰國以來，百家啁哳，而彼下帷發憤，所學盡歸於正，一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二也。夫如是而且不干仕進，必待詔舉，三也。賢良等策，從容論道，皆純王之語，四也。兩相驕主，皆能正身率下，有得於格心之學，五也。爲公孫弘之姦雄所嫉，而卒能見幾以免，六也。武帝之英猜暴酷，至使宰相泣不受職，而彼特以誠意感之，至於家居帝且遣使問議，七也。故程子復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愚又因斯言而廣之，則彼不但蓋漢儒也，孔門群弟以後，宋諸儒以前，雖賢如韓愈，亦難與比，而況漢一代乎！雖然，以其同朝之臣論之，則汲黯之直過於舒。曰其直同，但黯之直也剛善，而舒之直也柔善。

《沒濱先生語錄》卷一五　董仲舒學術純正，觀其告君之言，皆出於帝王周孔，爲漢一代大儒。

《諸子彙函・談藪・桂巖子》朱元晦曰：漢儒惟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　董思白曰：仲舒言天人相與之際，欲人君承天治民，在于敬教緩刑，厲賢崇化，而不與民爭利。因《春秋》災異之變，推說陰陽五行以儆戒人主。與《春秋》一書，寧異指哉？

又歸有光題注　姓董，名仲舒。時漢武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仲舒上天人三策，武帝首擢之。後爲公孫弘所嫉，斥爲膠西王相。以病免，居桂巖山，著書曰《春秋繁露》，自號桂巖子云。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人品辨賚志統七・諸子五》漢學病在舍近圖遠，不內求而外求。董子溫醇，似得之內。然乃極意陰陽推測以爲明，以是知董子溫醇非由內，有涵養能自昭其明德乃質美然耳。孟子曰「養其性」，董子似未知性。其言曰：「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待復二十二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故《繁露》內篇自注云：「專非孟子性善。」夫養

由知性而養，論性如此，固知不知養也。宋景濂曰：「孟子之後，言性善者蘇綽一人耳。三國之後，言推蜀繼漢者習鑿齒一人耳。唐之後，言黜周存唐者沈既濟一人耳。」高世之識，不世出也。然習、沈之見則本張衡。

《方洲集》卷二九《讀史錄》 （武帝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異端邪說，自戰國至秦，日新月盛，卒以亂世。高祖初取天下，急於用謀，不暇自擇，其徒多寓術於軍旅。文帝清淨，儒道未弘，其徒多托跡於論諫，如鄒生、侯公、袁盎、晁錯之流，其源固未甚遠。至是，始發於董仲舒，成於衛綰，一切罷去，邪正判然，可謂盛大之舉。惜乎！得一醇儒，不能使其人置諸左右，朝夕納誨，而出之於外，則帝之好儒，有名無實，卒致一暴十寒，而黃老神仙土木甲兵之事迭起，迹其所得不足以補其所失，正學終以湮塞，可勝悼哉！

又（董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率下，所居而治。）武帝抑黜百家，表章「六經」，建立學校，舉用賢良，大率皆仲舒推明正學之力。及其兩事驕王，皆能以禮義匡正，無所陵蕩，可謂眞儒矣。使其處之切要，因武帝聰明特達之資，當嗜好方開之日，納約自牖而啓沃之，以善無少間斷，則其格君之功，豈止如江都、膠西而已哉！自昔時君世主，嘗患外重內，輕本小末大而於土地儲積，兵民無不準酌約量得算乃舉，至於得一賢士，則或畏其尊嚴，忌其匡正，往往出之於外，漫不省慮，不復以古人廸簡爲事，可謂失輕重本末之等矣，豈特仲舒、賈誼可歎耶。

《鴻苞》卷一三《唐炎》 江都學醇，器非英偉。

《蟫衣生黔草・傳草》卷四《先儒董子（仲舒）》 贊曰：嬴秦灰燼，炎精始然。業奮下帷，志不窺園。天人方對，江都遂遷。一代醇儒，世濟其賢。子章論曰：程子有言：「董子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度越諸子。予讀《蕃露》，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豈漢唐宋諸子不能及，雖直接孟氏可也。

《性理指歸》卷二《諸子》 董仲舒可並列於諸子哉。道之大原出於天，漢儒以前曾未有識此者。即漢儒以後識此者幾人？若正誼明道之論，分明孟子何必曰利之眞傳，彊勉學問行道之言，分明孔子困知勉行之遺旨。使若人者得聖門爲依歸，豈不可附於游、夏之末哉。乃後儒或惜其學之流于災異也，或疑其施展之未必得也。嗟乎，彼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豈終惑於災異之說乎。彼謂正心以正朝廷，豈不能大其施展乎。無奈世之莫宗，而一腔經濟僅見於天人之三策耳。然兩相驕主，而非禮不行，時方取容，而正身率下，卒老于家，無愧無作。跡其行豈遂不及宋之諸儒耶。且不獨董子也，若大小戴、毛公、申公、伏生輩，豈皆不及伊洛之門人耶。偶生宋時，則並列於諸儒，偶生漢世，則並列於諸子，且有棄不及收者，可勝嘆哉。愚故欲特摘董子附孔、孟絕學之後，以待後世之興者，使不混湮沒於荀、楊之列也。高明者幸虛心一評焉。

《少墟集》卷一六《董揚王韓優劣》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如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淆，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眞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眞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爲知言。

《御龍子集・膚語》卷三《諸子》 董子識道之大原，又識三聖之授守學問行道之語，其孔門博約之遺旨耶！而「正誼」「明道」，尤有卓識。伋孟之後，舍斯人其誰與？

《梅國前集》卷二九《問漢武用人何如》 董仲舒，漢之醇儒也。當武帝之時，應賢良之詔，而對策大廷，觀其正心一言，足爲端本之論；更化數語，誠爲善治之方。使其大行於時，則必爲漢廷之梁棟，可爲丞相，豈溢美哉。奈何武帝好誇詐而仲舒以正大應，江都作相，帝實遠之。

《達觀樓集》卷九《董仲舒》 董仲舒曰：「事在勉強。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四語有功學者甚多。余觀仲舒，文學幾游夏，而德性堅定較優之。觀其兩相驕王，處困能亨，與哭子喪明出悅紛華者養自不同。

《午亭文編》卷三三《董仲舒》 仲舒之學，歷戰國、秦、漢，未有其匹敵。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材，雖伊、呂無以加，使仲舒在商周之世，其能爲伊、呂不可知，然決非管晏、伯者之佐所可及也」。向子歆，叛其父之說，乃謂「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

曰『天喪子，唯此一人爲能當之』，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歆之言出於正耶？其父之說猶不當極斥之，以自明其是。而歆之言果不得爲正論也，叛父之罪不可逃矣。孔子曰「子爲父隱」，至明。攻其父之說，而極斥之，隱乎不隱乎？君子以爲向所說非，攘羊比也，歆遽證之，何耶？歆好《左氏春秋》，嘗以難其父《穀梁》，歆爲人子專攻其父，當仁不讓，豈是之謂歟？

《皇清文穎》卷一四《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敝，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生息。至于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于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策勸帝法天盡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蓋內聖外王之道，修己治人之方，無不備于三策之中。而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武帝用之，以罷申、韓、蘇、張之學，尤爲有功于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光於文、景，而賢相若蕭、曹輩俯出其下，又豈有窮兵黷武之禍，舟車縗錢之失哉？而擯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爲人。蓋不爲江都惜，抑爲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深于理學。夫窮經卽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不衷之于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象，可謂的論矣。

《畏壘筆記》卷四《董子五行說》 《繁露·五行相勝篇》以木爲司農，火爲司馬，土爲司營，金爲司徒，水爲司寇，與《周禮》異。《五行相生》篇又以司徒爲木理，而以司寇爲尙禮。雖或云《周禮》乃劉歆所造，是時尙未出，然《詩》《書》與古禮皆已並陳，其說俱不合。又以北方屬禮，幷與五行乖異，未知其何說也。

《尙書·儒法》 今夫法家，亦得一於《周官》。而董仲舒之《決事比》，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夫法家，不厭酷於刑，而厭歧於律。【略】仲舒之《決事比》，援附經識，有事則有例，比於鄀侯《九章》，其文已冗，而其例已枝。已用之斯焚之可也。箸之簡牘，拭之木觚，以教張湯，使一事而進退於二律。後之廷尉，利其生死異比，得以因緣爲市，然後棄表埠之明，而從繆游之蕩。悲夫，儒之蠹也，法之弊也。

《論衡·別通》 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子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

《案書》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尙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零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文心雕龍·才略》 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

《柳河東集》卷二一《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遺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

《文忠集》卷六七《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

《龜山集》卷二五《送吳子正序》　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

《西山讀書記》卷二五　漢儒董仲舒最平正，劉向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言權謀功利，時以仁義掩覆之，然終救不得。

《陵川集》卷二三《答友人論文法書》　自孔、孟氏沒，理寖廢，文寖彰，法寖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辨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爲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爲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故今之爲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爲法，明夫理而已矣。

《井觀瑣言》卷一　仲舒本原處勝賈生，賈生用處卻勝似仲舒、揚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粗淺耳。董、賈之言卻是從胷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楊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鵠者也。

《遜志齋集》卷六《公子對》　他若莊周、荀況，糠粃當世，瓦礫諸子，汙漫淪淵，無有涯涘。老聃、禦寇，與周同軌，玄虛澹泊，棄蔑禮義。管、商功利，晏、墨吝鄙，非析炯虐，秦斯詐詭。六國之間，述者如蝟。不韋致客，《呂覽》以叙，采掠攘掇，咸有綱緒。屈原申憂，怨不至誹，瑰奇雋拔，爲詞賦始。劉安叛誅，其書甚斐，事糅道駁，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創法，綜統遐邇。班固繼蹟，辭直而理。

又卷一一《答王秀才》　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

又卷一八《題劉養浩所製本朝繞歌後》　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

鄒緝《繼志齋集原序》　余嘗論先秦兩漢之文章所以爲至者，蓋其人皆豪岸魁壘，有傑出之才，而負超軼邁往之氣，故其文章足稱。其中之所有，若屈原之沈鬱，賈誼之閎通，董仲舒之純茂，司馬相如之瓌奇，太史公、班固之雄深雅贍，皆絕出百代之上。而王褒、劉向、揚子雲之流，亦皆奇傑詭異，卓然各自名其家。後世雖有善作者，亦莫或之過焉。余以爲其時雖由其近古，然亦豈非其所蘊蓄之深而然耶。

《密庵集》卷六《送車義初歸京師序》　惟唐虞三代之道，載于「六經」。「六經」之作者，皆聖賢也，雖不專意文辭，其不關於此乎。然漢承秦滅學之後，高祖宜興文事而不遑，文景而下，得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而文章始煥然可述。東都以降日漸衰弱。【略】然通達國體者，賈誼之文也。正誼明道者，董仲舒之文也。善序事理者，司馬遷之文也。議論不詭于聖人者，揚雄之文也。

《涇野子內篇》卷二二　楷問作文怎的是新意。先生曰：只要發揮本題如樹木然，從根發出者，自有生意。葉也綠花也紅，愈看愈好。若徒擘取陳言以爲己說，譬如攘取別處花葉縛在樹上，自莫有生意。楷問此生意須是由體驗乃得。先生曰：要躬行。且如韓子作文也還刻削，如漢董仲舒、汲長孺，其文質實，自然有生意。

《升庵集》卷四七《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譙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又卷五六《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愼按：《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盤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九《華陽博議下》　漢之爲經者仲舒、康成，爲史者馬遷、中壘，爲子者子雲、淮南，爲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六朝尚浮誇，故博之名在張、王、劉、陸諸子，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尚藻繪，故博之名在王、楊、杜、韓諸子，然修詞之意勝矣。

《少室山房集》卷一〇〇《策一首》　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則檀、楊、左史、公、穀、荀卿、韓非、屈原、宋玉，漢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班、枚、李，六朝則曹、劉、阮、陸、潘、左、陶、謝，唐則王

勃、李白、杜甫、韓愈、陳子昂、柳宗元，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軾、轍、黃庭堅、陳師道，是皆卓乎以文章師百代者也。

《瑤光閣集》卷九《刻瑤光閣會課序》董之奧，【略】皆極一代之奇致者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董膠西集題辭》《史記・儒林傳》載：廣川董氏與胡毋生，《春秋》同列，無大褒異。至《漢書》，始特爲立《傳》，贊述劉子政與劉歆、劉龔言論，抑揚其辭，以寄鄭重。凡人輕今貴古，賢者不免。太史公與董生並遊武帝朝，或心易之，孟堅後生，本先儒之說，推崇前輩，則有叩頭戶下耳。正誼明道，西漢絕學，遂爲儒宗。三策三對，君臣喜起，文章大醇，《禮記》僞也。公孫用事，同學懷妬，出相膠西，謝病自免。怨哉！董生向賦《不遇》，今其然耶！然尊孔氏，斥百家，立學校，舉茂孝，王者制度，皆發自董生，身雖廢，言何嘗不顯哉！高廟燔災，閉居擬對，私家書也，主父挾奏，呂生妄譏，下吏當死，漢法失刑，與誅腹誹何殊？宋儒因武帝好殺，窮跡淮南，曲罪董生一對，上啓殘賊，將生罪反居張湯上乎，非論之平也。

《藝概・文概》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于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于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又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幷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古今文派述略・唐及五代時之文派》董仲舒文筆不逮子長，而入理最深，氣亦純茂，粹然有儒者氣象，西漢之世一人而已。

分　論

《春秋繁露》程大昌《演繁露序》：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攻媿集》卷七七《跋春秋繁露》：《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攷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是書未詳孰撰。攷晁公武《讀書志》有皇祐間進士杜諤集《繁露》諸書，斷以己意，名《春秋會義》。）一書，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眞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台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困學紀聞》卷一二《考史》：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管城碩記》卷二〇：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歐陽修曰：本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失其眞也。晁公武曰：通名《繁露》，皆未詳。按：《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漢時已總名《繁露》矣。《周禮・大司樂》疏賈公彥

曰：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居多，意或然也。晉孔晁注《周書・王會解》曰：繁露，冕之所垂也。《古今注》曰：綴而下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中興書目》曰：仲舒立名，或取諸此。《文獻通考》卷一八二《經籍考九》：《春秋繁露》十七卷。鼂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眞。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又：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眞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淳熙乙未，予佐達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兇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兇，兇非驚。』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讀澤長語》卷上：《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爲僞書，余反覆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說《春秋》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也。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績之義，《度制》即限田之義，陰陽、終始、五行、生勝，反覆乎天人之際，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平日講貫蘊畜者在是，因爲武帝置對于篇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說耶？郊祀所以告張湯，問仁所以告易王，其說具在《祈雨》、《止雨》，雖流於災異，漢儒之所不免也。獨何疑於仲（舒）耶？其文詞高古，亦非近世所能爲也。自樓鑰、晁公武、歐陽永叔輩，未嘗致疑於此。獨新安程大昌以爲非董氏本書，謂《太平寰宇記》、杜祐《通典》所引《繁露》語今亡之，其曰「劍在左蒼龍之象也」，「刀在右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實于野粟缺於倉」等語，昌以爲亡之。而今書具在，豈昌所見乃別本耶？抑未嘗深考耶？若《本傳》謂《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今總名《蕃露》，或歲久傳授錯謬，不足深辨也。　又卷下：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仲舒、劉向不之及。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諸子彙函》卷一七《桂巖子・玉杯》尾評引王鳳洲曰：《崇文總目》：隋、唐志《繁露》卷目，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疑《玉杯》、《竹林》題目，後人附贅。　又《竹林》尾評：程子云，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味其言，眞名言哉。　又《玉英》尾評引楊升庵曰：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固可嘉美，而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名寬）莫尚也。　又張賓王曰：篇端凌空起舞，妙絕。　又《盟會要》尾評引楊升庵曰：其勢岩岩。　又《服制像》尾評引楊升庵曰：昔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

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且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意者玉杯、竹林、玉英，同爲托物，而此服制象者，蓋爲文德之貴，而托服制以名篇歟。又《兪序》尾評引王鳳洲曰：《論衡》云，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又《離合根》眉批引張賓王曰：人主法天，人臣法地，體裁正大而行文曲折流宕，亦見離合之妙。又尾評引王鳳洲曰：天之行，時行物生，福善禍淫，是神明與尊仁也。人主無爲之道，神明與尊仁盡矣。所以謂之法天。地道博厚生成，其情也，而臣道翼爲明德，其情盡矣。所以謂之法地。如此高華，如此奇奧，眞不朽之文。又《立元神》尾評引焦弱侯曰：意本莊、列，而刻削出之，故意無不徹，理無不邃。又《通國身》尾評引王鳳洲曰：此篇一喻一正，如針引線，針針不離；如水漾月，處處皆圓。得作譬喻題法。又《觀德》尾評引羅整庵曰：孔子論至德，獨歸太伯，遂千古無以此評人，千古無可以當此者。此《觀德》篇全以此爲主張，立論高偉，立意超拔。又《王道通三》尾評引王鳳洲曰：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篇，四十四篇中，則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又《郊語》尾評引王鳳洲曰：作善降祥，爲惡降殃，自然之理。至泥于郊禮之重，是邀福也。然文自精嚴懇至。又《天地之行》尾評引董中峰曰：奧衍宏深，流覽不盡。《百家類纂》卷五《春秋繁露題辭》：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今觀其書，自《玉杯》、《竹林》、《王道》、《離合根》、《立元神》諸篇之外，篇第訛舛，辭意淺薄，恐非董氏全書也。疑後人掇取策語之意，雜置其中，而附著之耳。夫漢儒必以仲舒爲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及「正誼」「明道」之語，直追鄒魯，匡、劉而下，不足數也。縱無若書，吾猶以仲舒爲鉅儒。矧是書之中多有可取者乎。全不全弗論已。《繁露》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其書託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漢魏間所爲文有名連珠者，蓋連貫物象以達己意，是其凡最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九流緒論中》：《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爲疑，而莫能定其眞僞。按：劉氏《七略》春秋類惟《公羊治獄》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即《公羊治獄》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諸子凡賈誼、桓寬、揚雄、劉向，篇帙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類特出《繁露》一十七篇。今讀其書，爲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渗勝生克之譚尤衆，皆與《春秋》大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爲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漢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篇見解，其爲董氏居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缺，好事因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於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繫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曰《董子》，可也。《沈氏學弈》卷一三：董子著《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其說《春秋》爲詳。今觀其書，自《玉杯》、《竹林》、《王道》、《離合根》、《立元神》諸篇之外，篇第訛舛，辭意淺薄，恐非董氏全書。疑後人掇取策語之意，雜置其中，而附著之耳。夫漢儒必以仲舒爲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及「正誼」「明道」之語，直追鄒魯，匡、劉而下，不足數也。縱無若書，吾猶以仲舒爲鉅儒。矧是書之中，多有可取者乎。「繁露」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若曰《春秋》之綴辭云耳。鄧漢《題宋程大昌〈演繁露序〉後》：董仲舒有《春秋繁露》十卷，【略】專主釋經而時時雜以己見，穿鑿傅會，可謂公羊之忠臣，未可謂尼山之素臣也。而其文亦骫靡不振，或是贋書不可知。《王節愍公遺集》卷上《刻董子春秋繁露序》：《春秋》之有虞、《左》、《公》、《穀》可謂善於經矣。而范武子、劉知幾、劉原父、崔伯直、晁以道、葉少蘊諸氏，猶或譏之以失誣失鑿，其難如此。董子爲《繁露》，反見稱於陸農師輩，何耶？蓋彼數家之言依經，而董子之書取義。昔坡公有言曰：「治《春秋》學，自有微妙，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益何用。」斯言殊有精理。使如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春秋》不過司空城旦之書而已。武帝雄心方侈，非儉無以救，而董子曰「儉非聖人之中制」。非詘無以訓《詩》，非例無以讀《春秋》，而董子曰「《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諸儒若董子者，洵爲宏達之

器，變通之才，豈僅僅謹嚴可擬哉。故《繁露》一書，義該辭洽，裨世不淺，論者自成一家言，如中郎《獨斷》《呂氏春秋》同類而比之，嗟夫！董又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其書惜今不傳，僅見《太平御覽》載二事，《通典》載一事。然則《繁露》不食於鼠蠹之餘，得全其篇者幸矣。余少治《春秋》《左》、《公》、《穀》外，尤嗜《繁露》。乙丑結夏山中，與友人趙濬之、朱堯心校刻於松風澗石下，漫書數語以佐談麈云。《瑤光閣集》卷九《蕭爾器稿序》：夫文，發乎情者也。然有性焉，有才焉。聖賢之文自寫性情而渾然不露其穎，非無才也。乃若任一至之偏才，而或失性情之正，此豪傑之文也。秦漢之際，人人喜見其才，故是非頗與聖人相謬。當時之準經以規聖者，莫如董仲舒、揚子雲。然《繁露》、《太玄》諸書，後世反詫其奇奧，何耶？《事物攷辨》卷一六《繁露》：《黃氏日抄》：董仲舒《春秋繁露》，《隋唐志》八十二篇。及《中興館閣書目》止存三十七篇。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祐《通典》，見所引《繁露》語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失眞。又讀《太平御覽》引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中所編輯，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夫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之《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明按：今本《繁露》大抵皆後人附會之說，其言求雨止雨推陰陽所以錯行者，類淫巫瞽史所爲，非純儒之道，故不可信。《掌錄》卷下《春秋繁露》：《大司樂》注引董仲舒語，《賈疏》云：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也。《青溪集》卷八《書春秋繁露後》：西漢儒者著書，惟董子仲舒爲多。《列傳》云：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見于《藝文志》春秋下者，有《治獄》十六篇。又有書列于儒家與《傳》同數，而說《春秋》事者不見于《志》。班固作《漢書》云：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又云：其所著皆傳于後世。然東京以後，遂無言者。隋代始著錄《經籍志》，而說《春秋》之書統名《繁露》，與《漢書》不合。至宋篇卷不一，復多雜亂重複，儒者疑非本書，或謂非仲舒作，訖無定論。余觀董子之文，載于班史者，寬博平正，不爲巉削要眇之書。而是書不能皆然，且既以《繁露》名其書，而自十八篇以後，說《春秋》者寥寥，其故何耶？漢儒言五行者始于夏侯始昌，在仲舒後，仲舒他書不言五行，觀《五行志》可見，此書獨數數言之，又何也？其書蓋出于衆家，而不得爲一人所作。然其可疑，則猶有大焉者。夫仲舒與胡母子都，並傳公羊氏之業，至何休作《解詁》之時，仲舒所作未亡也，乃休之自序，但云依胡母生條例，不及董生，而今《繁露》所言，則頗與休說相混，休說者何氏所自爲說，而公羊初無是說者也。是故《傳》以王者爲大一統謂周天子也，而未嘗以隱公爲新王受命于魯。《傳》以《春秋》爲有見有聞有傳聞之異，不過語其時之有遠近也，而未嘗分十二公爲三等。《傳》以魯郊爲非禮，此言魯之僭郊于後也，不見子家駒之對昭公者乎，而曷嘗以爲成王之賜。凡《傳》所本無而何氏所附會者，《繁露》悉有之。他若變周之文用殷之質，質家爵三等文家爵五等，與井田口分之制，類此見于《繁露》者不可勝舉，其即所謂胡母氏之條例而董生以之載于其書者與？抑後之作僞者，以何氏之說竄于《繁露》而掩人之不見與？是皆不可得而考也。宋人疑之者凡數家，皆未得其要領。家泰之以爲文意淺薄，又曰體致參差，似爲近之，而不知可疑不僅在是，故爲論其大略如此云。余又嘗疑乎「論郊」之篇，使出于董子，則宜發明漢家不得郊祀之正。今特以正月上辛爲言，是不如匡衡、谷永之當于時義也。禮，天子不卜郊，魯僭郊而卜之，今以郊爲當卜，又經傳所未聞也。是書之雜而僞也，亦可見于斯矣。《列傳》載董子對江都王語，今本誤爲對膠西王，後之編次考定者，曾不以《漢書》爲證，亦余所未解。并識于此。《松崖筆記》卷一《繁露》：《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朱君復刪本《諸子斠淑》：《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爲疑，而莫能定其眞僞。按《漢書》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宋歐陽永叔又云：「在館中見《春秋繁露》，有八十餘篇。又有應募獻書，此獻三十餘篇，在八十篇外。知其書流散而不全矣。」然不可以劉歆《七略》不載，而遂名爲僞也。《畏壘筆記》卷四《春秋繁露》：董子謂《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又謂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黜虞而號舜，曰帝舜。其說迂怪不倫，雖謂之亂我書也，亦可。《秋盦文鈔》卷一〇《讀春秋繁露書後》：董仲舒《本傳》云：「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顏氏注云：「皆其所著書，後世遂傳。」《春秋繁露》溢有八十二篇。宋程大昌謂非董氏書，證之《通

典》，證之《太平御覽》，所引《繁露》今本無其語。世遂疑《繁露》爲贋書矣。及胡仲方校羅氏蘭堂本，凡程氏所疑三書，參列其中，復合以潘氏八十二篇之數，世又信《繁露》爲眞董氏書矣。然而，《繁露》實非董氏書也。夫言可以比附而必有其異同，《本傳》有「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因衍爲《求雨》、《止雨》兩篇，甚誣惑不足信。且仲舒粹然儒者之學，其本莫大于知性，其天人策所云「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準之孔孟其義弗窒，乃《繁露・實性篇》以爲性未可謂善，是何與策辭牴牾哉！夫性者學之淵源，性既誤流衍胥失，凡所博稱皆爲曲說。吾固知非仲舒之言也。蓋羅、潘二本，俱病其漏而補之、塞之。又參考《本傳》知《繁露》非孤行之書，今以《玉杯》、《竹林》攙入者，譌也。《古微堂外集》卷一《董子春秋發微序》：《董子春秋發微》七卷，何爲而作也？曰：所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母生《條例》、何邵公《解詁》所未備也。《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母生同業治《春秋》」，而何氏《注》但依胡母生《條例》，于董生無一言及；近日曲阜孔氏、武進劉氏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誼，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精淼，內聖而外王，蟠天而際地，遠在胡毋生、何邵公《章句》之上。蓋彼猶泥文，此優柔而饜飫矣；彼專析例，此則曲暢而旁通矣；故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今以本書爲主，而以劉氏《釋例》之通論大義近乎董生附諸後，爲《公羊春秋》別開闈域，以爲後之君子亦將有樂于斯。至《繁露》者，首篇之名，以其兼攝三科、九旨爲全書之冠冕，故以《繁露》名首篇。後人妄以《繁露》爲全書之名，復妄移《楚莊王》一章于全篇之首，矯誣之甚。故今仍以《繁露》名首篇，其全書但稱曰《董子春秋》，以還其舊。至其《三代改制質文》一篇，上下古今，貫五德、五行于三統，可謂窮天人之絕學，視胡毋生《條例》有大巫小巫之嘆。況何休之偏執，至以叔術妻嫂爲應變，且自謂非常可喜之論，玷經害教，貽百世口舌者乎？今分七卷，臚列其目于前，以詔來學。

《士不遇賦》《陶淵明集》卷六《悲士不遇賦》：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暇，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憫悵久之。《匪石先生文集》卷上：董子《士不遇賦》曰「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又曰「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皆光明正大，非餘子所能。

《賢良三策》《文心雕龍・議對》：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愆者，事理明也。《咸平集》卷一《上眞宗論制科當依漢制取人》：故孝文時，晁錯對策，不過二千字。孝武時，董仲舒對策，不過二千餘字，然上覽之而異焉，乃復策，凡詔策三問，而所對皆不及二千餘字。洎公孫弘答策，纔五百餘字。然漢之得賢良，斯爲盛矣。觀董仲舒所對策三道，亦非以當日內成。今但依漢之取人，則董、晁、公孫輩，不獨漢有也。《宋景文筆記》卷中《考古》：賈誼善言治，晁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敘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又：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朱子語類》卷七八《尚書一・綱領》：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又卷一一六《朱子十三・訓門人四》：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仄困。董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仔細，疎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又卷一三九《論文上》：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又：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朱子論定文鈔》卷六《漢書・董仲舒賢良策一》：文公曰：漢儒最純者，莫如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人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又曰：仲舒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又曰：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善弱無氣燄。又《董仲舒賢良策三》：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文公曰：誼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又《董仲舒對江都王論三仁》：文公曰：董仲舒《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漫塘集》卷一八《讀史抄・前漢書十八條》：武帝策，仲舒至于再三，何也？帝喜紛更主也。仲舒首篇，乃以更化爲說，武帝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疑舒之所謂更化，則己之所欲變法易令也。故異其對，而復策之。制冊所言「諄乎古帝王沿革之異」，意欲仲舒極其所言，大其所更張，故篇末欲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其意。洎仲舒復對，不過諄諄乎禮義教化之事，其他本末度數事制曲防，皆略而不及，帝始知意向殊異。而中篇猶有所謂「改正朔、易服色」等語，故復策之。而制冊所言「尤深切致意於三王同異」等語，且謂仲舒之對，爲「條貫廢竟，統紀未終」，篇末戒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意欲仲舒條陳世務，使紀綱文章，鏗鏘炳輝，一改當時之舊。而舒之所志，乃在「損文用忠」等語，則其去帝意遠矣。此帝所以絕意仲舒，不復再策，且出之爲諸侯相也。《黃氏日抄》卷三九《史論》：賈生英俊之才，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聽仲舒，則天下蒙福矣。《靜修續集》卷三《叙學》：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略】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創，莊周之雄辯，《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大學衍義補》卷七六：程頤曰：【略】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兩漢鴻文》卷五《賢良策第三首》尾評：天下息耗，爲大臣三公九卿之任，仲舒自待薄矣。今讀《三策》固儒者之文，非經國之要也。老於左官，豈漢武之不知人哉？而劉向乃曰王佐之才，伊呂不加，管晏弗及，其然豈其然乎？《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五眉批：此策每段引孔子之言爲證，此仲舒所以爲漢儒宗。又尾評：董生深于《春秋》，對策即舉其說歸之于此，即《春秋》書「春王正月」四字，按而析其義，便已終篇，漢儒治經之精，亦後世所罕及也。篇中欲武帝更化，即賈生說文帝之旨也，但賈言英博，董言醇雅，其詞氣不同。《古文眉詮》卷三三：董學原本《春秋》，約符命以經術，貫天人于治教，粹然一出于正。方之賈生，有經術事功之辨。《文通》卷一《叙學》：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鐵立文起後編》卷五《策論通論》：董江都之三對，視公孫弘殆如奴僕。曲學阿世，何益之有？又：策論，文中大觀，未易言也。立論之家，識欲其卓。【略】昔平津三對，重一和字。董子之言，重一正字。而賢不肖之分，具見於此。天下後世，誰可欺乎？故曰，心欲其誠。

《春秋決獄》《野客叢書》卷一《董仲舒決獄事》：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循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予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困學紀聞》卷六：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僅見三事而已。（若璩按《藝文類聚》亦載一事。）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

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漢儒之失。《南沙先生文集》卷八《董仲舒》：董氏別有《春秋決事比》。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詳哉其言於《春秋》也。按漢《刑法志》：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法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吏。湯豈有感于董氏所對乎？夫經非不可決獄也，若陋儒酷吏，因緣假飾，巧詆深文，自附於責備誅心無將之說，而豈經之罪哉！然仲舒本純儒，其志在尚德不尚刑，而災異之對引兩觀，及桓、僖毫社火災，妄什經義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是《春秋》者乃眞若司空城旦書矣。豈非老將至而耄及乎？故自其弟子且疑之，況餘人也。決事比者，乃仲舒親受以對帝，而帝深刻，湯峻法，則仲舒安所逃罪耶？然非是經不可決獄也。儒者因曰「王何以老莊什經，與《春秋》決事正同」，則亦過矣。夫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春秋》之作，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言與事不相麗，豈聖人之指哉？懼其麗於事而傷於刻也。乃因仲舒始，又何有責於俗儒酷吏也哉！

傳記

《史記・儒林列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略】仲舒對曰：【略】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略】仲舒對曰：【略】於是天子復冊之。【略】仲舒復對曰：【略】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以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

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篇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春秋繁露義證・董子年表》 董子生卒年月無可考。要生於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壽終，無疑。桓譚《新論》言「生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知年過六十。司馬遷生於景帝後元年，而尊之曰「董生」，知年輩遠在遷前。本書《止雨篇》有二十一年之文，知元狩四年尚存也。茲參考傳記，略爲表其出處，觀其時以討論其學，讀其書可以得所用心已。對策之年，今據《史記》列之建元元年，《漢書・武紀》在元光元年。洪邁《容齋續筆》六云：「漢武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爲建元元年。案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齊召南云：「策中有『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之文。漢初至建元三年爲七十歲。若在建元元年，不得云七十餘歲。因定爲建元五年。」輿案：洪氏所舉，不足爲非元光元年之證。至齊所說近似矣。然疑冊中語有衍字，其文當云：「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皆古語也。淺人妄加數字，則不成文理。（《禮樂志》引亦同。）且上溯祖宗，而云「今臨政而願治」，亦復不詞。又與上文「漢自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語意重複。幸年數錯繆，痕迹顯然。次風不據以糾正本文，反遷就對策之年，則其失矣。定爲五年，尤無據也。史公學於董生，記事必確。史傳云：「今上即位，爲江都相。」是爲相在建元元年。對策即於其時審矣。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生且下吏。若如《武紀》在對策前，則名尚未顯，主父偃何自嫉之？而兩史並云：「不敢復言災異。」對策推災異乃甚切。冊中又有「敬聞高誼」之語，若曾受拘繫，不合爲此言，斯明徵也。《劉向傳》又言：「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下吏，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不云下吏後對策爲江都相，尤其較然無疑者。《通鑑考異》云：「《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紀誤。又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二云：「武帝即位，凡兩開賢良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漢書・武帝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于併書耳。蓋弘之出，正係元光元年，仲舒之出，又在其先。考元光元年賢良制，正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矣。其說竝是。今定從《通鑑》，據《史記》云。

紀事

《風俗通・怪神》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松崖筆記》卷二《董仲舒》 《幽明錄》：董仲舒下帷讀書，有客來詣，語遂移時。仲舒知其非常客。又曰：「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狸也。

《東里續集》卷二《董井記》 金華何士英，爲兩淮鹽運使，運司廳漢江都王相董仲舒故宅，其遺井尚存。士英考郡志及詢諸耆舊而信，遂脩葺井而作亭其上，又於廳事之後作堂，設仲舒位，朔望必率僚屬致敬。四方士大夫過江都知慕之賢者，必升堂而拜，造井而觀。又退而竊歎士英之能尚賢也。自孟子沒，異端之說競起，迨秦焚滅經籍，盡廢先王之法，而聖學遂湮。漢興，知崇尚孔子，諸儒往往有出，而卓然醇正者，惟仲舒。如論「道之大原出

於天」，「強勉問學，則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與夫「正誼明道」之言，皆有功於學者。論「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四方及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皆有功於世道。君子謂，使仲舒得遊聖門，無慚游、夏，仲舒孔子之徒也。自漢以來，孔子之道晦而復章，自仲舒始。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天子悅之，以爲江都王相，後相膠西王。史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數上諫諍，而正身以率下」，此豈徒見諸空言也哉！洪武中，升仲舒從祀孔子，廟庭表先儒，以儀來學也。則其生之所居遺迹之所在士誠尚賢者，其能自已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知尚董子，其必心其心而道其道哉。廣川今德州，余嘗過之，訪仲舒故迹，無復存者。顧時吏茲土者，無可與語。而德州之人亦不復知有仲舒，獨江都尚致敬有所者，由士英也。士英，宋文定公六世孫，清厚恭謹，明達大體，爲運使十餘年，設施有方，江郡吏民及過使客，交譽之如出一口。相斯舉者，運使白琛，同知張翔、盧亮。後之繼士英諸君之位者，尚思繼其績哉。

《堯山堂外紀》卷四《董仲舒》 廣川人。漢末有董永者，性至孝，貧主人萬錢葬父，許身爲奴。道遇一女，求爲妻，同造主人。織縑三百，一月而畢。辭永去曰：我天之織女也。生一子名仲，深于天文術數之學。後乃訛仲爲仲舒。天女嫁永事本虛誕，而仲舒爲永子，尤妄，不可不辨。仲舒後，門人過其墓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

又 後漢鍾離意爲孔子脩車，入廟拭几席劍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壁七，懷其一，埋其六。牀下有懸甕，問戶曹，曰：夫子丹書，發之得素書，云：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

《珍珠船》卷一 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閒耕餘錄》卷一《師古註誤》 董子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余謂「長日加益」，蓋謂日晷之漸長耳。曾子曰：「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益，不自知也。」董子蓋用此語，顏注非是。

著録

《漢書・藝文志》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又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隋書・經籍志一》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

又 《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

又《經籍志四》 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又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 《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

又《經籍志下》 《董仲舒集》二卷。

又 《春秋決獄》十卷。（董仲舒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董仲舒《春秋決獄》十卷。（黃氏正。）

又《藝文志四》 《董仲舒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一》 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又《藝文志四》 董仲舒《春秋決事（一作獄）》十卷。（丁氏注，黃氏正。）

又《藝文志七》 《董仲舒集》一卷。

《崇文總目》卷二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館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絺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文忠集》卷七三《書春秋繁露後》《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閣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眞。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仍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黃氏日鈔》卷五六《讀諸子・春秋繁露》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目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爲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眞。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葺，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槩爲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榘既刊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爲定本。攻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王》篇第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三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劍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軷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案：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竝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於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眞，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漢藝文志考證》卷三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七錄》云：《春秋斷獄》五卷。）《唐志》：《春秋決獄》十卷。應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論衡》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太平御覽》載仲舒決獄二事，引《春秋》「許止進藥，夫人歸於齊」，《通典》載仲舒斷疑獄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

又卷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閒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注云：《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七錄》、《隋唐志》：《春秋繁露》十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三篇闕。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附著。《館閣書目》案：《逸周書・王會》：「天子南面立絺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

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集》一卷。《士不遇賦》、《答制策》、《詣公孫弘記室》。其見於傳注者，有《救日食》、《祝止雨書》、《雨雹對》。）

又卷一〇《請雨止雨》二十六卷。《董仲舒傳》：以《春秋》灾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三卷。《後漢輿服志》注引仲舒《止雨書》。《初學記》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一《董仲舒春秋繁露》數十篇。《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下吏當死，詔赦之相膠西王。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後漢書・班彪傳》彪論曰：遷書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又《十二諸侯年表》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索隱》曰：作《春秋繁露》。是。《漢書列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得失，《聞（或引作間）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隋書・經籍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唐書・經籍志》：《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唐・藝文志》：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同。《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晁氏《讀書志》曰：史稱仲舒《（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陳氏《書錄解題》曰：非當時本書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四庫提要》曰：繁或作「蕃」，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托也。江都凌曙注本序曰：《繁露》書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讀之，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爲本，正名爲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體大思精，推見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矣。按：《漢書列傳》言仲舒諸書，以《藝文志》參考之至爲明析。《傳》云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即《志》春秋家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是也。《傳》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即《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是也。《傳》又云：而說《春秋》事得失云云者，即此書《志》所不載者也。《漢志考證》以此書歸之百二十三篇中，恐非是。（《藝文志》有《公羊雜記》八十三篇，雜錄諸家之記，故不著撰人名氏，亦非此書也。）

又《董仲舒春秋災異占》一卷：《史記・儒林傳》：仲舒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漢書・本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荀悅《漢紀》：孝武皇帝建元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不正者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偃，素妬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吏當死，詔宥之。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應也。王充《論衡・對作篇》：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唐日本國人佐世《見在書目》異說家《春秋災異董仲舒占》一卷。（按異說家即讖緯家。）按：日本國於唐開寶之後書庫被災，佐世錄其見在之書，有此一卷，疑即主父偃奏上之書。自偃奏御之後，不敢復爲，故止一卷。《漢五行志》引仲舒《春秋災異說》凡六十餘條，又引《高廟高園災異對》。《開元占經》亦引董仲舒《災異占》，又引董仲舒《對災異》。儻亦有取於此書。（又似後人錄存本。然實爲董氏書無可疑也。）

又卷三《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二卷。（仲舒始末具六藝春秋家。）《漢書・本傳》：仲舒以賢良對策，相江都、膠西兩國，輒事驕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文心雕

龍・議對》篇曰：仲舒對策，祖述《春秋》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愚者，事理明也。《才略》篇云：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隋書・經籍志》：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唐・經籍志》：《董仲舒集》二卷。《藝文志》同。《宋史・志》一卷。陳氏《書錄解題》曰：《董仲舒集》一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志》皆二卷，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詣公孫弘記室書》二篇而已。其《敍篇》略《本傳》語，亦載《古文苑》。《四庫提要存目》曰：《董子文集》一卷。漢董仲舒撰。《隋志》載《仲舒集》一卷。注云梁二卷，亡。舊新《唐志》仍載二卷，《宋志》一卷，後兩本並佚。明正德己亥，巡按御史盧雍行部至景州，爲仲舒故里，因修復廣川書院，祀仲舒，並裒其遺文，成是集。然自采錄《本傳》外，僅益以《西京雜記》、《古文苑》所載數篇。（按：明汪士賢刻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有《董仲舒集》一卷，蓋即此本。凡九篇。李東陽爲之序。）明張溥百三家《董膠西集輯本》一卷。凡賦一篇，策三篇，章一篇，書一篇，對三篇，頌一篇，春秋陰陽一篇。（凡七十條從《漢書・五行志》錄出者，蓋其說《春秋》之文，不當輯入本集。）嚴可均《全漢文編》董仲舒有集二卷。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今亡。《本傳》、《食貨志》、《五行志》、《匈奴傳》贊、《春秋繁露》、《抱朴子》、《古文苑》諸書，有《士不遇賦》、《舉賢良對策》、《郊祀對》、《說武帝使關中民種麥》、《又言限民名田廟毀火災對》、《雨雹對》、《粵有三仁對》、《奏江都王求雨請雨書》、《詣公孫弘記室書》、《論禦匈奴》、《山川頌》、《救日食祝》、《請雨祝》、《止雨祝》、《李少君家錄》，凡十七篇。（按：《家錄》似即家傳之流。《御覽》七百廿四《神仙傳》曰：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云云。此仲舒爲撰《家錄》之來由歟？）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上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董仲舒有《公羊治獄》，見六藝春秋家。《本書・列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傳于後世。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虙、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案：《後漢・蘇竟傳》：竟與劉歆兄子龔書，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注引《三輔決錄》注曰：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蓋劉向之孫，此「曾」字衍。）《黃氏日鈔》曰：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于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歟。《王氏考證》：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其見于傳注者，有《救日食》、《祝止雨書》、《雨雹對》。（按：王氏以《春秋繁露》歸之此書，已詳辨于《拾補》春秋家，此不具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類四・春秋繁露十七卷》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藝文

錢起《奉和中書常舍人晚秋集賢院卽事寄徐薛二侍御》 文星垂太虛，辭伯綜羣書。彩筆下鴛掖，褒衣來石渠。典墳探奧旨，造化覩權輿。述聖魯宣

父，通經漢仲舒。窗明宜縹帶，地肅近丹除。清晝刪詩暇，高秋作賦初。露盤侵漢聳，宮柳度鴻疎。靜對連雲閣，晴聞過闕車。舊僚云出矣，晚歲復何如。海嶠瞻歸路，江城夢直廬。含毫思兩鳳，望遠寄雙魚。定笑巴歌拙，還參麗曲餘。

羅隱《董仲舒》 災變儒生不合聞，謾將刀筆指乾坤。偶然留得陰陽術，閉却南門又北門。

韓維《通判郎中以州早休特形詩詠輒依元韻》 穎水箕山一腐儒，麟符何幸玷恩除。未緣秕政休官去，眞賴英賢接迹居。秀麥川原知雨足，清陰池館愛春餘。坐慙老拙無施用，空下齋帷學仲舒。

劉敞《西漢三名儒贊（有序）》 余讀西漢書，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爲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僞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歟。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贊以自覽焉。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大有序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奚究奚討。主父倚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啟之。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遵。嗟爾君子，克遵厥猷。

王安石《次韻吳彥珍見寄二首》二 篁竹荒茅五畝餘，生涯山蕨與泉魚。家貧殖貨羞端木，鄉里傳書比仲舒。白日憶君聊望遠，青林嗟我似逃虛。春風渺渺烏塘尾，謾得東來一紙書。

郭祥正《平津侯》 待士聲名畫餅虛，天資多忌與人疎。未聞東閣升賢者，已見膠西置仲舒。

李光《端硯銘贈六十五姪孟容》 紫淵之精，膏潤不枯。以畀猶子，旌其勤渠。杜門著述，如漢仲舒。期汝褒然，飛聲天衢。

張綱《書門客至》 簷楹縱橫僅滿筵，維摩病室故蕭然。焚香靜掃床前地，宴坐超觀物外天。容膝不妨元亮醉，下帷誰識仲舒賢。白頭千里來相就，知是吾兒幾世緣。

陳與義《書懷示友十首》七 仲舒老一經，策世非所長。瓦鼎薦蔬食，但取充飢腸。偉哉賈生書，開闔有耿光。既珍亦可飽，舉俗不見嘗。

林同《孝詩・董仲舒（令州郡舉孝廉自仲舒發之後爲江都相）》 漢有孝廉舉，誰知發自舒。可憐三策罷，却去相江都。

陸游《程泰之尚書挽詞》 文古唐元結，經明漢仲舒。三朝八座貴，千載九丘書。早接遊從末，常聞議論餘。死生今永訣，追恨寄聲疎。

呂本中《京師新鄭與諸晜兄弟往還前後數詩》四 令弟窮顏蠋，書生老仲舒。相招得共處，何往更安居。歲月塵埃外，桑麻雨露餘。送行無別物，圯上一編書。

袁說友《高廟災董仲舒推說其意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呂步舒以爲大愚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 老學推占後，姦人媚嫉初。懷私眞詭計，候見竊成書。猛欲擠賢轍，寧思戒覆車。那知一回首，身已斃誅鋤。

尹尚廉《懷古五首》一 戰國餘風脫盡時，窮經曾下廣川帷。力排功利崇儒術，道合天人報帝知。主父偃來難豫患，公孫宏相莫深悲。武皇漫有唐虞志，却使膠西老鬢絲。

侯克中《董仲舒》 上方用武定羌夷，儒者宜爲衆所擠。大匠謾持脩月斧，拙工先立倚天梯。身爲當代斯文主，名與南山北斗齊。許大闕廷無著處，江都才了又膠西。

又《偶成二首》二 插架將收萬卷書，尚憐衰朽腹空虛。多才多藝我何有，老圃老農吾不如。莊叟自誇東海鼈，任公儘釣浙河魚。道明義正忘功利，百世當尊董仲舒。

又《歲晚》 楚水吳山萬里賒，天涯歲晚動長嗟。仲舒下筆成三策，惠子藏書漫五車。嘉穀每傷秋雨盛，好山常惜莫雲遮。世無博物張華出，竟把鉛刀作莫邪。

王結《咏史》 平津未遇時，牧豕東海壖。白首抱麟經，英名動蓋川。王明揚側陋，台席冠羣賢。未覩經邦業，齷齪徒備員。迎合天子意，首鼠持兩端。既棄仲舒才，寧顧汲黯言。居然刀筆吏，謬以儒術緣。阿諛負重任，千載有餘愆。自古寧一死，俯仰與長歎。

劉鶚《題集賢全大學士三首》二 仲舒不窺園，我懶輒破戒。窮冬萬木枯，菜葉青可愛。羊肉豈不佳，何如淡交耐。苟能食其根，黃河看如帶。

高啟《董仲舒》 早奏文章直殿廬，茂陵還復訪遺書。寂寥猶抱《春秋

傳》，誰問江都老仲舒。

藍智《暮春奉懷李蕘二先生》廣文好客能除酒，令尹休官尚轉蓬。獨鶴不歸滄海上，雙鳧猶在白雲中。仲舒經術傳三策，杜甫文學跨數公。獨立晴沙最相憶，落花飛絮滿東風。

又《鶴田先生壽日客中有詩寄賀》綠髮朱顏七十身，飄飄海鶴出風塵。蒼厓松柏冰霜晚，深谷芝蘭雨露春。北斗文章韓愈老，西京儒術仲舒醇。晨星正爲斯文壽，蚤晚非熊載渭濱。

李夢陽《送熊進士入朝》三　金馬岩巒接鳳臺，石渠高閣倚天開。仲舒早備天人策，漢主臨軒問自裁。

邊貢《送乃子恭甫入京次知山韻》待詔初臨鶚薦岐，別家休切鯉庭思。青萍寶鈇砰初發，白玉黃金價早知。建業秋風鳴鹿宴，曲江春雨化龍時。仲舒賈誼俱豪傑，廷對何人是爾師。

邵經邦《弘齋雜咏十首》一〇　薇花未放頂先紅，正是園林四月中。山小夕陽留樹杪，亭危飛燕舞迴風。董韓學道時難偶，班馬能言運未通。切莫許身如稷卨，杜陵今已嘆詩窮。

孫鑛《漢董生故里》落日蒼茫古陌平，啞啞枝上夜烏聲。黃塵埋沒春來草，此地曾棲漢董生。

王衡《懷古（過平原）》廣川治《春秋》，三年不窺園。讀書味其醇，雅志非飽溫。抱策對公車，天子爲臨軒。赫然賜第一，齊風變沄沄。際合豈不奇，終枉膠東藩。弟子笑其愚，滅死爲囚髡。腹背不相喻，咳唾寧餘恩。樸學縱逢時，于世難久尊。況復千載下，嚅嚅誦遺言。

楊弘山《董仲舒》國手調絃軫上分，小弦廉折大弦溫。卻教袖手旁觀坐，千古咸池不復聞。

楊德周《董子下帷處》文苑數春華，未必儒林若。洛陽美才名，廣川啓道綸。至言破鴻濛，大道合冥漠。心探罔象珠，手振迷途鐸。秦火掃厥灰，孔壁披其廓。天人辯何微，道誼充以擴。光曄實不渝，旨遠言稍約。卓爾聖人徒，四科庶無怍。一朝離漢廷，王道竟寂寞。寥寥千載後，伊人不可作。遺澤君子長，流風尚嫋嫋。儒者有靈源，所望疏與瀹。

姜埰《董公祠》揚州城內董公祠，萬古千秋繫遠思。漢主明堂興禮樂，儒臣遺廟起威儀。春秋蚤上三篇策，吳楚誰令七國悲。自是武皇能好士，晚年封禪欲何爲？

朱彝尊《董子祠》漢日江都相，荒祠舊水濱。玉杯存俎豆，青簡重天人。夕鳥窺闌下，秋花浥露新。淒涼不遇賦，千載一沾巾。

李因篤《郭贊府招同諸子飲董子祠和贊府作用韻》苔華寂寞五陵東，下馬猶傳董相宮。萬古滄桑留漢土，諸賢涕淚灑秋風。愁聞畫角臙脂外，忽望彤雲雨露中。嗜道林宗兼庇客，琴罇永夕寤歌同。

又《董祠感懷再用前韻》秦煙魯壁漢同功，武帝雄才匹大風。自罷百家崇正始，親延三策剖羣蒙。祠坊獨撼摩霄樹，牧磧初聞靜夜鴻。路傍芙蓉殊夢覺，褒衣遙對月明中。

趙士麟《詠史詩・董仲舒》仲舒固儒者，獨探天人旨。得力在《春秋》，感應有妙理。六藝時間陳，非聖斷無齒。兩主最驕奢，見公亦順軌。曲學多媚諛，恥與公孫比。

邵遠平《讀漢史雜感十首》一　董子王佐才，漢儒嘵能伍。下帷授《春秋》，三策天人舉。侃辭折驕王，經術啓漢武。鄒魯久荊榛，茫茫尋墜緒。正誼與明道，卓哉醇儒語。轅伏諸老生，遺經守訓詁。枚馬僅雕蟲，瑣細不足數。中壘有篤論，廣川亞伊呂。

潘鍾麟《董仲舒》漢繼大亂後，治道雜王霸。賈誼闊浮詞，帝幸未遑謝。晁錯銳峭直，激變爲衆射，所學本蘇韓，何嘗純教化。董子天人際，精微擊無暇。言行相驕主，非聖刪穉穉。大儒端氣象，曉日揭昏夜。紹往迪復賢，功不遠孟下。

呂履恒《董江都祠（即故宅）》一經不媿大儒名，三策居然甲漢京。舊第至今思故主，荒祠終古對蕪城。長沙有傅相先後，東閣何人足重輕。聞道郡齋遺井在，寒泉孤月夜偏明。（郡衙有董井。）

曹一士《咏史四首》一　積學當對策，積金當輸邊。卜式牧山澤，董生閉家園。肥羊或千頭，《繁露》纔數篇。業成敢自愛，獻之天子前。詔下嘉樸忠，舉首美褒然。列侯位既貴，王傅道亦尊。各適盛朝用，俱爲青史傳。

諸錦《謁董子祠》下馬玉杯陳，春秋報祀勤。同時羞曲學，正誼重仁人。夕露園葵濕，寒泉井甃新。從來以儒戲，瞻拜肅冠紳。

嚴遂成《董子祠》荀卿爾何人，名亞我鄒孟。其流變韓商，暴虐助嬴政。坑儒議相斯，偶語棄市令。馬上治天下，鄙腐遺詬病。綿蕞叔孫禮，粗知皇

帝聖。齦齦轅固申，一經熒視聽。平津實不學，謬執翹材柄。司空城旦書，黃老漸復橫。萬古思長夜，珠囊淪金鏡。廣川孕靈秀，醇儒以氣應。下帷不窺園，三年心力勁。所讀者何書，秦火燒未竟。天人建三策，著錄史遷摒。大愚呂步舒，偃也乃爲佞。歷相皆驕王，誠格學術正。長沙亦奇才，儒林有論定。遺祠今蕭瑟，碑斷草痕迸。下馬拜無人，鄰社笳鼓競。牧羊牧豕兒，有禱神不吝。同生漢武朝，紛紛取侯印。

顧嗣立《董子祠》 漢皇好武強崇儒，三策曾行一字無。莫嘆驕王空作相，至今人說董江都。

凌廷堪《董仲舒祠》 獨抱《公羊》學，千秋仰大儒。漢廷三策最，越國一仁無。《繁露》墜延際，《玉杯》空座隅。如何丞相貴，但用牧豬奴。

又《詠史二首》二 漢廷經術策羣儒，學貫天人董大夫。任爾平津開閣貴，《春秋》曾有《玉杯》無。

張鑑《董仲舒祠》 董相祠堂在，冠裳異代新。驕王尊讖緯，高弟繆天人。雲樹靈鴉語，風花羽帳塵。《玉杯》書不改。下馬一愴神。

周長孺

《漢書・藝文志》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又《外戚傳上・孝景王皇后》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略】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

《西漢會要》卷三一《職官・宗正》 舍人。（周長孺。師古曰：舍人，家人也，主家事者也。）

兒寬 倪寬

論述

《漢書・循吏傳》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

又《敘傳》 兒生亹亹，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傳記

《史記・儒林列傳》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

《漢書・武帝本紀》（太初二年）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卒。

又《律曆志上》 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

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於是乃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曆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

又《溝洫志》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

又《兒寬傳》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略】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略】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曆。語在《律曆志》。初梁相楮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楮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楮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居位九歲，以官卒。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略】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著録

《漢書・藝文志》兒寬九篇。

又《兒寬賦》二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兒寬賦》二篇。兒寬有書九篇，見諸子儒家。班固《兩都賦序》曰：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藝文

蘇頌《送句判官赴大理詳斷》廷尉咨賢佐讞刑，辟書連上得翹英。時推黃霸持平久，衆伏兒寬定奏成。

劉攽《和賈舍人春祠太一壇二首》一　使節春祠太一壇，漢庭儒雅貴兒寬。

彭汝礪《寄二弟時在白彪莊》伊尹初耕野，兒寬自帶經。故須聊假手，無或甚勞形。

劉宰《漫塘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儒雅弘寬世所宗，汗青中介牧羊翁。史家有意君知否，末必文華勝樸忠。

劉克莊《兒寬》茂陵輕樸學，寬對乃忻然。口讒談三代，書纔說一篇。

王沂《送苗天澤》從師古云樂，話別意何如。司馬雖工賦，兒寬本受書。

雜録

《文獻集》卷四《跋褚河南書兒寬贊》子固以此贊與三鑫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爲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眞蹟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欽定大清一統志》卷一三五《青州府二》兒寬墓在樂安縣西五里。《名勝志》：兒寬冢在八博士墓旁。按《漢書》，歐陽生、兒寬皆千乘人，後人徒以樂安縣在隋唐時嘗名千乘，遂漫引入鄉賢，不知漢之千乘寔在今高苑縣界，而樂安則漢故廣饒縣，未嘗屬千乘也。恐二墓亦屬附會。

劉德 河間獻王

傳記

《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

紀事

《漢書·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寖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叔孫)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

又　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

《前漢紀·孝成二》趙人有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自謂得子夏所傳，由是爲《毛詩》，列於學官。《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多不備。魯人徐生善爲禮容，文帝時爲禮官大夫，宣帝時爲少府。后倉最爲明禮，而沛人戴聖、戴德傳其業，由是有后倉、大小戴之學。其《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壁中，猶未能備，獻以《周官經》六篇爲《周禮》。王莽時，獻奏以爲《禮經》，置博士。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公等共采《周官》與諸子言樂事者，乃爲《樂記》。及劉向校秘書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獻王記不同。

《隋書·經籍志一》自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疎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

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漢藝文志考證》卷二 《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肅宗詔：選高才生受《毛詩》，遂行於世。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鄭玄作《箋》。

又卷三《樂元語》（不著錄）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樂曰南，西夷樂曰味，北夷樂曰禁。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又 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諫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又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漢藝文志考證》卷一 《河間獻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大事記》在元光五年冬十月）。《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譙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暉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教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今暉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又卷五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

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後漢張純案：河間古辟雍記，具奏之。《說苑》引獻王之言。司馬公曰：獻王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相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五宗世家》注：《漢名臣奏》曰：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上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集解》曰：駰案：《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略】《金樓子·說蕃》篇：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爾不羣，武帝在位來朝，對辟雍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按：獻王字君道唯見於此。）《後漢書·張純傳》：純代杜林爲大司空，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敎者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欲具奏之。注：武帝時，河間獻王德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黃氏日鈔》曰：景十三王惟河間最賢，其學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玉海·效祀明堂》篇：《黃圖》：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靈臺在西北八里，本清臺，後更名辟廱，在西北七里。河間獻王對三雍宮即此。《四庫全書》著錄劉向《說苑提要》曰：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間獻王三篇，《隋志》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尙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馬國翰輯本《序》曰：《說苑·君道》篇、《建本》篇引四節，據輯並取《春秋繁露》所載《問孝經》一節附後。其說稱述古聖，粹然儒者之言。唯于伐有苗云「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又引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敎之也」，與《尙書》《論語》異。案：王充《論衡》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魚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云云。然則，獻王所見《論語》被河間本，所謂古論語也。其據《尙書》亦當是眞古文說。未可執今所傳之本，以爲引稱舛誤也。

藝文

吳蘭庭《獻縣河間獻王祠》　帝子眞儒者，河間有故封。善書求六藝，雅樂獻三雍。風雨摧朱綴，塵煤閟玉容。荒祠空弔古，禱賽屬村農。

凌廷堪《河間獻王墓》　一炬斯文盡，遺經出漢初。賴茲朱邸力，得保素王書。梁苑才安在，淮南術已疎。即今三尺土，持較復何如。

劉辟彊

《漢書·昭帝紀》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又《楚元王傳》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

又《藝文志》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本書·楚元王傳》：元王子紅侯富，富子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以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擇宗室可用者，遂拜辟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案：宗正劉中壘之大父也。自元王以來，家世《魯詩》，

故史云亦好讀《詩》。此與前二十家賦別分部居，各爲起訖，不與陽城侯賦、劉向賦論前後也。

劉勝 中山靖王

《歷朝賦格》卷五《文木賦》評　斑駁陸離，磊砢蹴踏，槐之癭耶？松之蓋耶？

《漢書・景十三王傳》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轅固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叅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蟁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丞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曜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扨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蜂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鼮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疚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輓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四十三年薨。

《西京雜記》卷六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横日路而摧枝。幼雛羸觳，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害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縠紫綬，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鼈宗驥旅，雞族雉羣。蠋繡鴛錦，蓮藻芰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暎池，高松植巘。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鬱茀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渙汗。制爲盤盂，采玩踟躕。猗歟君子，其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古文苑》卷三章樵註　中山王《文木賦》。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賦。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見葛洪《西京雜記》。按史：魯恭王餘，漢景帝子，好治宮室。中山王勝乃其弟也。）

劉徹 漢武帝

論述

綜論

《漢書・武帝紀》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遂嚌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

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藝文類聚》卷一二引曹丕《論孝武》　孝武帝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逾廣漢，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邪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于救死扶傷，疲困于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曹子建集》卷七《漢武帝贊》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振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曆，辯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越百王。

《文心雕龍・明詩》　孝武愛文，《柏梁》列韻。【略】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

又《哀吊》　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

又《詔策》　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略】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即云厥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

《中說》卷四《周公》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

《史記・孝武本紀》司馬貞述贊　孝武纂極，四海承平。志尚奢麗，尤敬神明。壇開八道，接通五城。朝親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嵩勒岱，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邊兵。日不遐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

《孫明復小集》卷一《罪平津》　吾觀孝武，聰明宏遠，聽斷在己，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終弗克以肖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肆虐，羣聖之道熄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爲天下先。惟孝武天啓其衷，巍然獨出，思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尊用儒術，勵精古道，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爲之丕變而嚮方焉。噫，羣賢之道，迨秦而熄，微孝武則終將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

《資治通鑒・孝武帝建元三年》　上（武帝）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皋、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宗伯集》卷一四《漢武帝論》　班固曰：「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余取《本紀》，質其行事，以謂武帝承文景之後，兵休民樂，海內富實，不能躬踐法度，以追二帝三代之隆，而甘心四夷，虛內事外，敝天下之力，殫生民之財。其末年愀然自悔，棄輪臺之地，封丞相爲富民侯，蓋亦晚矣。其雄才大略安在？而固之言如此，頗疑史臣褒揚先帝之辭，而非天下之公言也。然其在位數十年間，天下之士爭立於其朝，內則文章制度炳然可觀，外則匈奴遁逃，西域、南粵皆爲郡縣，其錯置闊大，後世之所不及，豈其皆無所長而能至於是歟。竊嘗論之，人主之所以貴於天下者，在不失其權，權之大者在於賞罰，賞罰誠行，則天下知所畏愛矣。五尺童子可使冒白刃而馳三軍，盤夫悍將可使珮玉趼地而趨也。賞罰不信於天下，則勸沮之道不明，百步之間號令不能達，而戶庭之內將勤勞而不治也。故賞罰者，人主之所以輕重百官萬民之所以治亂也。然賞之重或裂大國而封匹夫，罰之重或廢大臣而誅骨肉，至於此，則中人之情有所顧望而難行，故又必有闊達之大度果敢之明斷，然後賞大功而不恡，誅大罪而不疑。古之人有粗知此而能行之者，武帝是也。故大宛之役，封列侯、拜九卿，慶賞滂沛，以勞還師之功，其於罪惡甚多皆略而不問。其能容有功者如此。隆慮公主，帝之弟也，方其病也，預入金錢以贖其子之罪，帝雖許之，及主子犯法，帝流涕而言曰：「法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法，何面目入高廟乎？」卒使伏法，其用刑不私如此。余所謂闊達之大度，果敢之明斷也。故王師屢動，而將帥無逗撓之計，奸宄數發，而社稷無傾危之憂。威行方外，利

及後世，卒於薦功天地，廟號世宗，彼亦有以致之也。及其末年，睠顧霍光，屬以大事，光遂能戡定逆亂，以安少主，立孝宣以中興。推其本原，則武帝之功尤爲俊偉。何者，霍光階闥之臣耳，未嘗參國議預民政也。又非有公卿之薦，士大夫之譽也。帝親察其才，擢之於近侍之中，而付之以社稷之重，比方周召曾不置疑。而光卒能擁持大業，不負垂死之託，則帝之知人善任豈易及哉。昔齊桓公得管夷吾於鮑叔，以稱霸於一時。漢武帝舉霍光而功業施乎三代，則武帝之明優於齊桓遠矣。凡武帝之所得焯焯如此，則所謂雄才大略者，非史臣之私論，乃天下之公言也。嗚呼，有陳湯而不能賞，有蕭望之而不能用，衡譚巽懦不能退，恭顯奸邪不能誅，而區區焉罷三服官，省甘泉衛，卒以爲恭儉之節，攷其施爲，可謂無武皇之風矣。是故漢室至此而亦衰焉。荀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所觀其餘矣。」其武帝、元帝之謂歟。

《東坡志林》卷二 漢武帝違韓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又卷四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爲可佳耳。若青人奴，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槃城後集》卷七《漢武帝》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趙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上 或問：漢武帝如何主？先生曰：英主也。識霍光於不移步處，識金日磾於不轉盼處。此二人皆有定力，果能成大事。

《韻語陽秋》卷一二 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畢生不倦，亦可謂痴絕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宇縣。」又云：「若能煉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爲，是能煉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又有《安期生》詩云：「嘗千重瞳子，不見龍準翁。茂陵秋風客，望祀猶蟻蜂。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言安期尚不見高祖，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吳筠《覽古》詩云：「嘗稽眞仙道，清寂秘衆煩。秦皇及漢武，焉得游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兩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期返蓬萊，王母還昆侖。」此詩殆與東坡之旨合。

又卷一九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爲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眷戀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邪。

《文則》卷下 漢武帝，初作誥以立三王，各以土俗申戒，文辭氣象，未遠於古。

《滄浪詩話・詩體》 七言起於漢武柏梁。

又 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采趙、代、秦、楚之謳以入樂府，以其音調可被于弦管也。

《牧萊脞語》卷八《武帝論上》 武帝籠天下之利亦多矣。當是時，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禁僞，設榷酤，收算緡，納雜稅，更造錢幣，其爲法多前古所未有，而曾未有紛紛者何也？及觀漢史，謂有司請益田賦，帝不許。嗚呼，此正帝所以有天下也。凡民之所以養生者，田畝而已。使帝重賦之，民將有不堪者矣。故帝網天下之利無餘也，而其遺利於民間者，僅有耕桑一途，民尚可以自活。故均輸商車之算，是不利於商賈者也。鹽鐵榷酤之

興，是不利於游手者也。鬻爵皮幣之興，是不利於巨室公卿大夫者也。天下之農民固數倍於商賈、游手、巨室、公卿也，種植之樂無恙也，事育之謀無傷也，是以民有可容，終帝之世而無大盜之起者，此也。古今趣天下之亂者不一，而增田賦爲甚。蓋於田里小民，較錐刀、析毫髮必將有大不堪者。武帝醞危亡之迹而獨存者，僅以不加田賦一事，是以猶不至於亂且亡。夫人主有遺一毫之利於民者，猶足以自存其國，況舉天下之利，而盡遺之者乎。昔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曰：「施取其厚，斂取其薄，雖丘亦足矣。」此蓋慮其迫民而使之無所容也。若明皇盡用融堅興利之說，至於田賦亦不免，遂致開元之亂，幾以亡唐。噫，明皇之智其不及武帝者遠矣。

又《武帝論下》史言漢之得人至武帝而盛。嗟夫，武帝得人誠盛矣，而往往未足得人之眞，而適足得人之欺，何也？上意之所向，人所爭趍者也。故一事作則一弊生，一念偏則一詐起，意氣之感召、風聲之濡染、眞者未見而欺者已售，重爲天下源源之害，甚非國家之福也。夫宣帝好綜核名實也，而王成僞增戶口以欺宣帝。德宗急務掊斂也，而延齡僞移庫藏以欺德宗。世固有墮於奸邪之穽而不自知者。武帝志氣清明，天才英敏，南粵、西域暨漠北之匈奴，皆在帝運量之中，此豈臣下所敢肆其欺者。今觀在位五十四年，多招徠之途，廣進言之路，凡賈販、芻牧、奴隸、醜賤之賤，皆洗濯磨淬，自奮功名之會。就其中盡如董仲舒之醇謹，汲黯之愚戇，亦孰不詫其得人者，奈何其不多若人也。凡有所爲必有所欺，帝好邊功也，則涉何刺殺朝鮮選者，而以獻馘之詐欺其君。帝好封禪也，則公孫卿以天旱爲乾封，而以封禪之詐欺其君。帝好祥瑞也，則汾陰巫於后土祠旁得鼎，而以周鼎之詐欺其君。帝好神仙也，則欒大以黃金可成神仙，不死之藥可得，而以長生之詐欺其君。帝好財利也，則桑弘羊立均輸、平準，而以民不益賦國用饒之詐欺其君。積而至於公孫弘爲丞相，窺帝之意而布被之詐，上前背約之詐，凡所以籠帝於詭遇之術者，無不至。嗚呼，帝受人之詐而甘心者如此哉，小人之欺何所不至，賢明如武帝尙然，而況出其下者乎？噫，苟得若人，又不若無所得之爲愈也，悲夫。

《藝苑卮言》卷二 漢武故是詞人，《秋風》一章幾于《九歌》矣。《思李夫人賦》，長卿下，子雲上。是耶？非耶？三言精絕，落葉哀蟬，疑是贋作，幽蘭秀簞，的爲傳語。

《性理指歸》卷一八《武帝》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使合下，更得個眞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錯從那邊去了。

又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木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豈眞能尙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體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詞，蓋眞知悔者。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托，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典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

又 陳潛室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緡，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德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於蓬萊，蛻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尙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蓋非帝之所可異，矧其實無有哉。

《詩藪·內編》卷三《古體下·七言》《大風》千秋氣概之祖；《秋風》百代情致之宗，雖詞語寂寥，而意象靡盡。

《夷困文編》卷六《漢武帝》漢武，千古英雄主也。其他不無可議，至北征匈奴，犂庭掃穴，眞可謂雪恥酬百王者，不但報平城之圍，洗嫚書之辱而

已。「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豈不欲鳴劒太原之北哉，力不能也。武帝承文、景之後，物力充，士心附，奮長駕遠馭之圖，爲一勞永逸之計，雖海內不無虛耗，而享其利者百有餘年。元成之際，蚊蠶內蝕，而豺狼弭耳，誰力耶？譏以窮黷，過矣。

《吹景集》卷四《武皇闊達大度》　班孟堅《漢武故事》云：上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歎其工，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此《史》、《漢》所未錄者。武皇闊達大度，不減斬白蛇手，薛內史得逢此君，便可無空梁燕泥之恨。漢興得人於斯爲盛，聖人作而萬物覩也。九光母猶云坐對庸主，悒悒不樂，且云「徹非仙才」，故知英雄與神仙別是一路。神友造化，靈爲星辰，獨一滑稽之待詔耳。（今新安刻《漢武故事》亦不載，當非全書。）

任昉《文章緣起》　七言詩，漢武帝柏梁殿聯句。（陳懋仁註：《周頌》：「學有緝熙於光明。」七言之屬也。七言自《詩》騷外，柏梁以前，有《皇娥》、《白帝子》、《擊壤》、《箕山》、《大道》、《狄水》、《獲麟》、《南山》、《采葛》、《婦成人》、《易水》諸歌，俱七言。或曰始於《擊壤》，或曰已肇《南山》，或曰起自《垓下》。然兮、哉類於助語，句體非全。惟少昊時《皇娥》、《白帝》二歌，勾踐時《河梁歌》，體具世遠，非其始乎？但悉見之後人書中，似出述作之手。故自漢魏六朝，下及唐宋以來，迭相師法者，實祖柏梁也。）

又《補註》　漢祖《大風歌》，汪洋自恣，不必《三百篇》遺音，實開漢一代氣象，實爲漢後詩開創。若武帝《瓠子》、《秋風》、《柏梁》諸作，從湘纍脫化，有詞人本色也。

《陳忠裕全集》卷二一《漢武帝論》　世之著書能言者，號曰文士，當塗之所輕也。何輕乎？文士輕狂誕率，自高所次，即之而無所效，究之不見其終，爲世炫而已。故晉魏指爲浮華，唐宋斥之輕薄，豈徒內行傷缺哉？未用若失望，登朝見短焉，是大爲浮名，取世資而無濟，人曰是當誅。誠當誅矣，而後之用人者，率有取焉。非取之，而有所不得已也。或曰後之患鮮才，生于取士之無術。取士之無術，莫甚于制科。所謂制科者，不論其人，而視其文。或抒攄于策論，或擷綴于詩賦，互爲用舍，均無當也。余以爲不然。嗟乎！文人無用之言，聽者莫不傷氣，春華之徒芳，豈概語哉？以取者之習焉，而禁斷文采，此子建之所以涕洟而求試也。漢武帝時，天下向于文學。懷策集闕下者，常以千計。操奇炳文，以求觀覽，若是紛然，而登陟任寄何寥寥也！推其所以作事，良有蓋顯燦盛榮矣。若嚴助、朱買臣、嚴安、徐樂、終軍、主父偃、司馬長卿之流，豈非以文進哉？或曰上書言事有合耳。主父偃諫伐匈奴，非帝意也；至于嚴、徐諸所上書，非有奇計雄端，才智輻輳，可施斷也；終軍之拜官，史明言異其文矣。若長卿之賦，豈有裨天物乎？當其始之得進也，未嘗不以文，及其既也，各有所建，豈舍是昭昭者曰幸乎？助、買臣用，南越懾；主父貴任，諸侯弱；終軍對狀，越幾服；長卿出使，西南震。方屬文之時，澹辭修藻，或靡在緣情，率振功名。天下不乏人，數子獨遇，嗟乎！人患不知人耳。武帝俯仰房闥之間，拂拭奴虜，拔相田蹕，置將僕妾，卒爲侯王，豈彬彬有言乃不知乎？匪曰帝好文，所從用之途爾。能如帝，則制科得人爲盛。或曰武帝文主也，霍光不學，何當帝意？是不然。聽夏侯，任安世，光亦好學也，不文何足任漢事？嗟乎，後之公卿，即不學，而不擯文士如光，不失爲賢。後之人主，未能如武帝，而謀斷于文章之林，愚矣。

《詩辯坻》卷一　武帝雅好《楚辭》，莊助、朱買臣俱以此得幸。《瓠子》峭刻，《秋風》駘蕩，俊語俱自湘纍脫出。高帝《大風》、《鴻鵠》，極汪洋自恣，英雄籠罩之度，終不似武帝詞人本色矣。

郎廷槐編《師友詩傳錄》　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渾純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垓下》歌于流離，《白頭》吟于閨闥；其他可以類推矣。

《管邠文鈔內編》卷二《論武帝祠竈祠太一》　謹按天下方術之士，挾左道以窺伺人主者，無世不有，特人主不予以釁隙，彼遂不得而乘之耳。觀文帝之如雍見五帝，而新垣平即以渭陽五帝廟進。武帝之如雍祠五時，而李少君即以祠竈、卻老進，謬忌即以祠太一進。信乎人主之意嚮不可有所偏，有所偏，即奸人將因以售其術矣。夫竈者，五祀之一。老婦主之，盛盆尊瓶，載在禮典，歲歲所祭，何由有致物之應。且黃金之於蓬萊，仙者之於封禪，其事絕不相蒙，而云能彼即可以致此，此在愚者猶不之信，而武帝顧從而聽之。分天爲五帝，已是隨時之異名，而又別立之名曰太一，豈蒼蒼之際，既有上帝，又有太一，分域而治，不必定於一尊乎。五帝之即天，天之即太一，要之

有分名而無分體，自道家神其說以惑人，不意武帝之亦爲所惑也。武帝好兵、好貨、好刑、好拓地、好土功，所失甚多，惟此尤爲誕妄。諸儒臣或有所希合，以汲黯之忠直，亦未嘗一言斥其非，此曷故哉。

《水田居文錄》卷一《漢武帝論二》　漢武帝用桑宏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侔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山東漕粟，歲益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倉滿，餘穀帛五百萬石匹。民不加賦，而天下用饒。君子曰：天下功罪之名，未易定也。夫固有自後世追數之則爲罪，而當時較論之則爲功者矣。追數其罪，罪在撓法之經，而違其多福。較論其功，功在救時之變，而權其少禍，如平準是也。所謂平準，豈非言利小人設法以籠天下之貨哉，顧有大不得已者。使武帝元狩以後，皆如建元之初，節事愛民，外無南越、東甌、西蠻、北胡征討之費，內無柏梁、建章、昆明土木之役，雖百宏羊安所用之？而武帝不能也。

《劍溪說詩》卷上　至如漢武之《柏梁詩》、《瓠子歌》、《秋風辭》，曹丕之《燕歌行》，陳琳之《飲馬長城窟》，鮑照之《白紵舞歌辭》、《擬行路難》，無名氏之《木蘭詩》，雖詞意高古，而波瀾漸闊，肇有唐風矣。

《選林錄》卷三四　《秋風》、《瓠子》，雄厚遜《大風》遠矣。

《師荔扉先生詩集》卷二八《詠史詩說》　漢孝武雄才大略，興禮樂，訪《詩》、《書》，後儒以配秦皇，言功非過言也。

又　漢武帝能容數諫之汲長孺，明肅宗不能容兩諫之楊仲芳，君德之相去遠矣。

《曹集考異・漢武帝贊》　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振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曆，辨脩舊章。封天禪土，功超百王。

《藝概・詩概》　漢武帝《秋風辭》，《風》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憂民之思，足繼《雲漢》，文中子何但以《秋風》爲悔志之萌耶？

又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柏梁與群臣賦詩，後世得其一體，皆足成一文宗，而帝之爲大宗不待言矣。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漢武帝》　武帝之舉事甚雄，知汲黯之賢又甚明，至于求仙封禪則甚誕。當其時，吏民無日不苦從戎，自大將軍下多有意外功名。其後或戰沒，或獄死，或罪案，或自殺，或敗辱屈身，其傷已甚。此帝之明有以致之歟？抑雄有以致之歟？吾不知之矣。（顧同東曰：論漢武甚有含蓄。王山長曰：窮兵黷武言外見意。）

分論

《秋風辭》　《楚辭後語》卷二《秋風辭》：《秋風辭》者，漢武帝之所作也。帝幸河東，祠后土，讌飲中流，歡甚作此。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　《陶淵明集》卷五《歸去來兮辭》尾評引休齋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詞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詞之權輿乎！　《庚溪詩話》卷上：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悟。故其末年，幾至于變。　《後村詩話》卷一：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辭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攜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指公卿群臣之扈從者，似非爲後宮設。」　《東里別集》卷二《聖諭錄》：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主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　《空同集》卷六六《論學上篇》：《大風歌》，而霸心存；《秋風辭》，而悔心萌。詩外哉否乎？　《四溟詩話》卷一：漢武帝「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　《古詩歸》卷三：鍾惺評：達。譚元春評：英雄帝王，其衷易悲，非曠觀者不知。　《文選尤》卷六末評引蔡虛齋曰：蕭疎慘淡，言有盡而意無窮。　《漢詩音註》卷一《秋風辭》：《漢武故事》曰：「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與羣臣飲讌，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又首四句注：起調謂變化《大風》乎，「蘭秀」二句謂托詠楚辭乎，只移易一二字，便別闢生面，而有動靜憂愉之殊矣。　又「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注：帝歡甚而所感如是，英雄情多非淺人可窺。一部漢詩，導歡散悲，傷來日之難知，苦行

樂之不早，皆權輿于此。又尾評：視《大風歌》，有春角秋商之別，而氣象渾然徹天淵，而周流充塞之，要皆宮調也。《漁洋詩話》卷下：漢武帝《秋風辭》，足跡騷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感動流涕，眞絕唱也。家兄西樵吏部，從弟幼華（又旦）都諫，皆能詩。西樵云：「千秋脽上見遺祠，武帝雄風自一時。法駕婆娑迴齋殿啟，靈壇颯沓羽旗披。禮成侍從陪游盛，情極君王感物悲。陳跡秖今誰髣髴，白雲南雁望參差。」幼華云：「東風紫燕入叢祠，河上人家記漢儀。古碣半淪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依稀三燭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最喜啼鶯猶未歇，看花一路到汾脽。」亦無慙才子之目。《帶經堂詩話》卷三〇《外紀門二・評杜類》：《渼陂行》：（結處）本漢武《秋風辭》，妙在絕不相似，古人之善摹如此。《樂府廣序》卷二五：序曰：《秋風辭》，帝悔過之詩也。武帝英主，一切甲兵神仙聲色土木之娛，多所不諱。顧此表裏河山撫時增感，喟然於立業之不易，豈不壯哉。《漢詩說》卷一：《瓠子》尚露雄武之氣，《秋風》則婉惻秀細，儼然文士之作。

《思奉車子侯歌》《文心雕龍・哀弔》：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樂府廣序》卷二五：序曰：《車子侯歌》，錄功臣之後，悼其亡也。楚調多風，與哀悼李夫人賦辭相亞。

《天馬歌》《升菴集》卷五八《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卽「皁」字，從艸從早。艸子可染皁也。後借爲皁隸之皁。「歷」解爲「槽櫪」之「櫪」，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失之。《文簡集》卷三〇《石刻十四駿馬圖序》：自漢《天馬歌》後，代有作者。李太白《擬歌天馬》，固已稱雄，杜、蘇二公，或歌、或讚、或頌，鏗金戛石，評者謂其妙絕，聲動宮商。任昉《文章緣起》：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陳懋仁註：《國風・江有汜》，三言之屬也。漢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歌》，乃三言起。《樂府廣序》卷二五：序曰：《蒲梢天馬歌》，武帝示服遠也。《周書》作《旅獒》，及《越裳操》昭德之致，無遠弗屆。汲長孺學黃老，不解音，故譏爾。以余觀於《郊祀》、《太一》二章，不及帝歌遠甚。

《瓠子歌》《楚辭後語》卷二：《瓠子歌》者，漢孝武帝之所作也。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還自臨祭，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塞決河。時東郡燒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悼其功之不就，爲作歌詩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自此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矣。歸來子曰：先是帝封禪巡祭山川，殫財極侈，海內爲之虛耗。及爲此歌，乃閔然有顧神憂民惻怛之意云。《古詩歸》卷三尾評引鍾惺云：武帝塞宣房，實有一段憫人畏天之意，所謂以秦皇之力，行堯湯之心者也。功成而利亦溥，不得概以好大二字抹殺之。又引譚元春云：二章有不得已、不忍見、不可緩三意，其格調雄奇博厚，自是漢人文章風氣之根。

《李夫人歌》《漢書・外戚傳》：夫人蚤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帷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何孟春《餘冬詩話》：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遲爲韵，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述也。」可笑。《古詩歸》卷三首評引鍾惺云：眞惑溺，俗人假作不得。又云：英雄往往打不破此關，然亦不必打破。又云：妙在殺鉤弋夫人手段。能作此語，可與解人道。又引譚元春云：自有悼亡氣，與待生者愆期。大別。《古詩解》卷四：此武帝思見李夫人而作。言方士所致，若恍若惚，其狀定是夫人與否，皆不可知。遠而望之，惟見其姍姍而來，其來又若遲遲而不進，此卽可以證方士之妄矣。而帝心猶在疑信間，謂之何哉。《樂府詩集》卷二五：序曰：《李夫人歌》，明主一惑也。咏《落葉哀蟬曲》，是爲再惑，英雄帝王不妨情至。按武帝圖畫夫人於甘泉宮，唐白樂天詩云：「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合寫眞。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似爲泰陵楊妃寓言爾。《漢詩音註》卷一尾評：《招魂》、《大招》中纚纚數百言略盡此歌。《歷代詩話》卷二七：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吳旦生曰：齊人少翁有神術，能令武帝遙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不得就視。帝益悲感而作歌，所以狀其髣髴。據《樂府》古本作「翩」字，合下「姍姍」，仍得妙麗善舞之遺態，原非偏而不正之謂。況此歌乃之、遲叶韻，「翩」字應屬下句，若屬上則不成句。

《柏梁詩》《唐文粹》卷六九元稹《唐杜工部墓誌銘》：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綱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滄浪詩話・詩體》：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又：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黃初體、正始體、太康體。《漢詩音注》卷一《柏梁詩》尾評：帝語如天覆地載，至矣。梁王以下，各據其位地賦之，有直述者，有兼風規者，遂創一體，後人于是有七言。

《落葉哀蟬曲》《樂府廣序》卷二五：序曰：《落葉哀蟬曲》，楚調也。開後人玉堦蛾眉諸怨之祖。《漢詩音注》卷一尾評引《拾遺記》：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

《舉賢良策制》《兩漢鴻文》卷二《策賢良第一制》尾評引唐荊川曰：三問文采蒼勁，似對者無以勝。又《策賢良第二制》尾評引歸震川曰：史謂「天子異其對而復策之」，見漢庭儒臣不明古學，武帝不聞正論。觀仲舒之言徒驚之異之，而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能用言也。不然，仲舒對策皆根本之論，使終身可行，何待再策之乎？又《策賢良第三制》尾評引陳同甫曰：武帝三策，有條貫未竟統紀未終而聽若眩云者。帝蓋以仲舒對爲尋常而不知其爲要也，所以策之再三，而不能略行一語。又引林次崖曰：大庭三策，世以爲帝勤於舒而君子以爲非勤也。帝喜容悅而舒愷切，故屢對屢問，若拳拳相與之誠而幸其言之還就以順適。吾意帝之私不能掩也，問誠密而心已疏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策賢良制〉》：申韓蘇張之習，汩沒人心已久，武帝策士，慨然以則先王、法上古爲問。兩京之經學昌明，儒修蔚起，肇端於此矣。又《漢武帝〈復策賢良制〉》：武帝感仲舒之對策，因復策多士。當時崇尚經術，登進才賢，意亦勤矣。又：制辭屢進益切，其於天人化理之源流，可謂孜孜不倦矣。

《養老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養老詔〉》：恤老耆而及其子孫，曲體人情之至。

《求賢良詔》《文選尤》卷七末評引唐荊川曰：只寥寥數語，而起伏得體，開闔有法，漢室之詔，此其尤工。又引胡秋宇曰：此詔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氣色蒼秀，骨體神駿。

《興廉舉孝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興廉舉孝詔〉》：興廉舉孝，深以壅於上聞爲戒。至立爲不舉之罰，以懲二千石官長，漢武之求材，可謂切矣。

《赦天下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赦天下詔〉》：詔詞簡潔，亦見古致。

《置博士弟子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置博士弟子詔〉》：興崇庠序，獎進人材，乃國家之急務。漢置博士以尊經術，實始於此。

《賜三老孝悌力田帛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賜三老孝悌力田帛詔〉》：朝廷之德澤，每患其不能下，究慮奉行者之未善也。縣鄉即賜毋聱聚，可謂良法。

《賜齊王閎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賜齊王閎策〉》：辭意嚴正，能使聽者凜然。

《賜燕王旦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賜燕王旦策〉》：建國之時，申嚴邊備，可謂長慮却顧矣。

《賜廣陵王胥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賜廣陵王胥策〉》：武帝分錫茅土，鮮克令終，於此見封建之不可復行矣。

《遣博士巡行天下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遣博士巡行天下詔〉》：遣使固有專責，因以問民疾苦，留意人材，曲折詳盡，深得詔令之體。

《遣博士巡行江南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遣博士巡行江南詔〉》：致粟救荒，善政也。詞氣尤極懇惻。

《封周子南君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封周子南君詔〉》：周有聖德，而漢未遠。爲之立後，以修祀事，與封三恪義同。

《勅楊僕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勅楊僕書〉》：歷數其罪，無可逃避，得以自效，如更生矣。此使過之法。

《減內史地租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減內史地租詔〉》：興水利以便民，復薄租入以寬其力，損上益下之誠，溢於言表。

《察茂材異等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察茂材異等詔〉》：人之才分不齊，曷可拘以常格。昔人相士，謂於牝牡驪黃之外，亦此意也。

《賜會稽太守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賜會稽太守書〉》：嚴助與淮南王相結，故非人臣禮。治郡無聞，其罪之小者。

《賜吾丘壽王璽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賜吾丘壽王璽書〉》：時以東郡多事，任壽王以都尉，且兼太守之職。倚毗至專，其何以道隄越之咎？

《罷屯輪臺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漢武帝〈罷屯輪臺詔〉》：武帝於稽古禮文之事，修舉廢墜，俾三代典制燦然復興，有功世道不淺。乃不克遵文、景之節儉，遂致海內虛耗。晚年悔悟，已無及矣。

傳記

《史記・河渠書》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漢書・武帝紀》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爲膠東王。七歲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爲列侯。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略】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略】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略】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略】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昏，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略】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爲巫蠱者皆梟首。【略】(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略】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

【略】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略】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略】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初算緡錢。【略】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略】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略】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略】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行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爲獲嘉縣。馳義侯遣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略】（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略】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略】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略】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略】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略】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略】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略】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略】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赦有罪，要斬。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略】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脩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略】征和元年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略】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略】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乙丑，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入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

又《外戚傳上・孝武李夫人》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婿見帝。」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

以傷悼夫人。

紀事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　《上之回》，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出游幸焉。其歌稱帝「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皆美當時事也。

又卷下　《連句》起漢武帝柏梁宴作。人爲一句，連以成文，本七言詩。詩有七言，始於此也。

吳聿《觀林詩話》　漢武《柏梁臺》，群臣皆聯七言，或述其職，或謙叙不能，至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尤。」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則又有規警之風。及宋孝武《華林》、《都亭》，梁元帝《清言殿》，皆效此體。雖無規儆之風，亦無佞諛之詞，獨叙叨冒慚愧而已。

許顗《彦周詩話》　《李夫人賦序》云：帝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僕曰：因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

《倉庚集》卷三四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黄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千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

又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睹其體形狀貌，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眞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嗟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也。

《詩家直說》卷一　漢武帝柏梁臺成，詔羣臣能爲七言者，乃得與坐。有曰「總領天下誠難治」，有曰「和撫四夷不易哉」，有曰「三輔盜賊天下危」，有曰「盜隔南山爲民災」，有曰「外家公主不可治」。是時，君臣宴樂，相爲警誡，猶有三代之風。後世詩諷諫而獲罪者可勝嘆哉。

又卷四　曹唐《擬漢武帝憶李夫人詩》曰：「白玉帳寒鴛夢絶，紫陽宮遠雁書稀。」全篇穠麗，其風致可想。然用「雁書」誤矣。予考《漢》《史》及《武帝内傳》，方士少翁能致鬼，帝命招李夫人之魂，見而哀之，因爲歌曰：「是邪？非邪？」元狩四年，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天漢元年，遣蘇武使匈奴。昭帝始元五年，蘇武還自匈奴。「雁書」事當在子卿將歸之時。曹，羽流也，隨興賦成，不及詳考爾。

《稗史彙編》卷一七《漢武帝》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悦之，乃留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有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説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乃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奴問而欵服，乃誅之。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辟寒部》卷一　漢武帝，有人獻神雀之鳥。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牖，使内外通光。

《珍珠船》卷三　漢武帝因巡狩，權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

《花裏活》卷上　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絶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奉黄金百斤，爲買笑錢。薔薇名買笑花，自此始。

又　武帝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命作舞衣。春莫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花之舞。按漢宮人麗娟，玉膚柔輭，吹氣勝蘭，每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飄落。

著録

《漢書・藝文志》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内官。

又　《上所自造賦》二篇。

《隋書・經籍志四》　《漢武帝集》一卷。（梁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漢武帝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漢武帝集》二卷。

《漢藝文志考證》卷八　《上所自造賦二篇》。《外戚傳》有《傷悼李夫人賦》。《文選》有《秋風辭》。《溝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顏氏集注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王之衆妾也。冰，其名。材人，天子內官。王氏《考證》曰：《樂府集》：陸厥《擬李夫人》及《貴人中山王孺子妾歌》、《臨江王節士歌》、庾肩吾《擬未央材人歌》。錢塘梁耆庭《立紀聞》曰：前輩嘗言《漢志》所載歌詩三百十四篇，其數與《詩經》相同，蓋有意倣之也。高祖歌詩以下八家，比大小雅之正。按：《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勝有子百二十餘人，見于《王子侯表》者，凡二十人，並武帝時分封，而王子噲不見于史。蓋諸王子之未得侯者別有薪館侯未央，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稱未央材人，似即故薪館侯之材人，以失侯，故詔稱其名。此四篇皆詔賜王子及孺子、妾、材人各一篇，並是中山國內之人，故劉中壘彙爲一家。顏注謂材人天子內官入之，此爲不類。既是天子內官，不應叙次反在諸侯王衆妾之下。顏氏此注恐非是。

藝文

庾信《漢武帝聚書賦》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秦儒出谷，漢聞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李華《詠史十一首》一　日照崑崙山，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霧，欲往心無違。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國。靈氣皆自然，求之不可得。何爲漢武帝，精思徧群山。糜費巨萬計，宮車終不還。蒼蒼茂陵樹，足以戒人間。

又一〇　漢時征百粵，楊僕將樓船。幕府功未立，江湖已騷然。島夷非敢亂，政暴地仍偏。得罪因懷璧，防身輒控弦。三軍求裂土，萬里詎聞天。魏闕心猶在，旗門首已縣。如何得良吏，一爲製方圓。

韋應物《漢武帝雜歌三首》　漢武好神仙，黃金作臺與天近。王母摘桃海上還，感之西過聊問訊。欲來不來夜未央，殿前青鳥先徊翔。綠鬢縈雲裾曳霧，雙節飄颻下仙步。白日分明到世間，碧空何處來時路。玉盤捧桃將獻君，踟躕未去留彩雲。海水桑田幾翻覆，中間此桃四五熟。可憐穆滿瑤池燕，正值花開不得薦。花開子熟安可期，邂逅能當漢武時。顏如芳華潔如玉，心念我皇多嗜欲。雖留桃核桃有靈，人間糞土種不生。由來在道豈在藥，徒勞方士海上行。掩扇一言相謝去，如煙非煙不知處。金莖孤峙兮凌紫煙，漢宮美人望杳然。通天臺上月初出，承露盤中珠正圓。珠可飲，壽可永，武皇南面曙欲分，從空下來玉杯冷。世間綵翠亦作囊，八月一日仙人方。仙方稱上藥，靜者服之常綽約。柏梁沈飲自傷神，猶聞駐顏七十春。乃知甘醲皆是腐腸物，獨有澹泊之水能益人。千載金盤竟何處，當時鑄金恐不固。蔓草生來春復秋，碧天何言空墜露。

漢天子觀風自南國，浮舟大江屹不前，蛟龍索鬬風波黑。春秋方壯雄武才，彎弧叱浪連山開。愕然觀者千萬衆，舉麾齊呼一矢中。死蛟浮出不復靈，觸鱗千里江水清。鼓鼙餘響數日在，天吳深入魚鱉驚。左有伏飛落霜翼，右有孤兒貫犀革。何爲臨深親射蛟，示威以奪諸侯魄。威可畏，皇可尊，平田校獵書猶陳。此日從臣何不言，獨有威聲振千古，君不見後嗣尊爲武。

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並序》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帝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又《李夫人》　紫皇宮殿重重開，夫人飛入瓊瑤臺。綠香繡帳何時歇，青雲無光宮水咽。翩聯桂花墜秋月，孤鸞驚啼商絲發。紅壁闌珊懸珮瑠，歌臺小妓遙相望。玉蟾滴水鷄人唱，露華蘭葉參差光。

李商隱《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內苑只知含鳳嘴，屬車無復插鷄翹。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瀟瀟。

薛逢《漢武帝祠》　武帝清齋夜築壇，自斟明水醮仙官。殿前童女移香案，雲際金人捧露盤。絳節有時還入夢，碧桃何處更驂鸞。茂陵烟雨埋弓劍，石馬無聲漫草寒。

胡曾《詠史詩一百首・望思臺》　太子銜冤去不回，臨皋徒築望思臺。至今漢武消魂處，猶有悲風木上來。

崔塗《續紀漢武》　分明三鳥下儲胥，一覺鈞天夢不如。爭那白頭方士到，茂陵紅葉已蕭疎。

蘇軾《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

又《送陳伯修察院赴闕》　裕陵固天縱，筆有雲漢姿。嘗重連山象，不數秋風辭。龍騰與虎變，貍豹復何施。我窮眞有數，文字乃見知。聞君射策日，妙語發疇咨。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遲遲。苦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屈信反覆手，獨於君可疑。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

李綱《次韻志宏秋曉見示古風二首》一　庭戶曉蕭騷，寒聲起疎葦。凄然驚客夢，秋色浩如水。南方苦炎熱，羈旅困泥滓。及茲風露涼，又復悲宋子。散策東籬下，佳菊有新蘂。美人渺何在，明月共千里。緇塵敝紫貂，錦字寄黃耳。欲賦秋風辭，煙雲愁落紙。

元好問《出都二首》一　漢官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見觚稜上金爵，豈知荊棘卧銅駝。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行過虞溝重迴首，鳳城平日五雲多。

李俊民《汾水孤帆（府西二三里有渡口）》　古渡無人鳥跡多，眼前歷歷舊山河。片帆不是秋風客，誰向中流發棹歌。

方回《來去路》　後山路安來，前山路安去。高中不無低，自有可通處。譬如澗谷水，日夜泉源注。但聞水流聲，不見來去路。避礙適其順，智本何所惡。後世窮梯航，乃以嗜欲故。漢武天馬歌，文采誠獨步。焉知十萬師，暴骨委秋露。我願四達衢，但行商與賈。一遇荷戈人，寸跬不可度。

柯九思《漢長門詞四首》　阿嬌初入漢宮時，金屋承歡春晝遲。欲學新妝重覽鏡，如今羞畫翠蛾眉。

翠華明日游仙苑，爲報春風候六龍。妾貌如花翻被妒，莫教花貌似奴容。

梧桐秋雨滴昭陽，不忿燈花故近牀。欲下羅幃宮漏永，細看當日繡鴛鴦。

名花傾國占宮闈，香損傷風傍路飛。卻憶夜來宮裏事，簸中未慰衮龍衣。

楊維楨《長門怨》（一名《阿嬌行》）　阿嬌盼美目，阿嬌貯金屋。金屋瑤草春未老，長門一夜生秋草。蜀才人，金百斤，受金爲我賦長門。長門寫春愁，君王見之爲傷秋。臨邛溝水東西流，不知有婦悲白頭。

高啓《李夫人歌》　延年罷歌少翁望，蘭芬凄凄銷複帳。臨歿最難忘，欷歔不相嚮。陳杯觴，列燈火，是耶非。幄中坐新宮，漏殘星欲墮。

李禎《漢武帝將軍柏歌》　茂陵求仙期得仙，思驂玄龍飛上天。密函秘檢事封禪，宛馬馳來崧嶽前。崧前獨愛三株柏，錫以官名表殊特。至今猶說是將軍，香葉屯雲凝翠色。當時立心隘八埏，一舉欲息崑崙顛。窮兵黷武事遠略，此豈解有冲昇緣。秋風辭哀萌悔早，王母桃花幾回老。金莖瑞露成清淚，珠襦玉匣埋荒草。羨渠老壽在名山，駐齡弗藉文成丹。詼諧獲聽方朔論，侍從曾識枚皋顏。禿枝銳榦如銅鐵，傲雨凌霜古皮裂。地籟朝驚萬壑風，精靈夜泣三更月。武皇不歸時代遷，遺爾擁腫烟霞邊。固疑孔檜頗相妬，且喜杜樸能忘年。武侯廟廢摧千丈，新甫之材聞斲喪。若論秦皇避雨松，雨松亦是平交行。

陳獻章《聞東山先生領都憲之命修理黃河以詩寄之》　疏鑿分更日已多，乾坤無奈一黃河。天生會有龍門手，人世空傳《瓠子歌》。

劉忠《漢武帝二首》　武皇多慾在膏肓，西域東溟等病狂。晚到輪臺方小愈，越人已失汲淮陽。

生與神君密意通，茂陵夜幸入行宮。縱教五利圖丹驗，亦住仙家欲界中。（長陵女子號神君，帝欲與通。帝死葬茂陵，尤夜幸宮人。）

莫如忠《秋風辭》　秋風凄兮霜露零，百卉腓兮鵾鴈鳴。驚予懷兮遨遊，絲管發兮中流。瞻京室兮鬱崔嵬，予去此兮將安歸。心搖搖兮獨未降，思佳人兮限河梁。矯予翮兮雲徂，又奚懷兮故都。生行樂兮盡有期，老冉冉兮徒傷悲。

李攀龍《李夫人歌》　去邪？來邪？就而視之，紛何被被其徘徊。寤邪？夢邪？就而視之，包紅顏，其弗明。步儻儻者，誰邪？就而視之，風何蕭蕭其蔽帷。

又《秋風辭》　秋風蕭蕭兮白雲晶晶，草木黃落兮鴻雁于征。蘭可佩兮菊可餐，遺佳人兮汾之干。挾飛龍兮下中流，橫大波兮放遠遊。靈偃蹇兮翳日

來，憺容與兮紛裴徊，顧帝京兮何壯哉。

王世貞《雜詩〈歸後有感而作〉》一〇　武帝掊陰山，失得與虜均。二李竟不歸，漢骨委胡塵。及乎元成世，呼韓乃來賓。舍館葡萄宮，解辮稱外臣。虜運偶成衰，上策豈必臻。所以外寧懼，覩焉思聖人。

又《李夫人歌》　人耶？仙耶？宛然而來者，疇爲汝之權耶。仙耶？人耶？翩然而去者，疇爲汝之身耶。

又《秋風辭》　武帝渡汾河，中流擊檝而歌《秋風》。文園令相如跪而和焉。秋風謖謖兮霜未飛，草木忍彫兮待恩暉。晉有璧兮汾有珠，君心懌兮自敷腴。縱金鉦兮雷大鼓，神魚躍兮黃鵠舞。志談蕩兮媒慨慷，來日短兮去日長。望岩堯兮聳雙龍，恭已無爲兮垂舜裳，後天地兮凋三光。

湯顯祖《漢武故事》　漢宮寵邢尹，隔別不相親。一朝尹自請，帝爲餘他嬪。尹笑定非是，不足當人君。令邢獨身來，故衣無飾新。尹即低首啼，□□□□人。入宮皆言美，絕幸自有眞。當由得意後，爲是故殊倫。

申佳胤《煉城口閱工》　水來天上險黃河，牛馬風煙日日過。雁落長堤寒杵動，鴻飛中澤夕陽多。荆隆一夜桃花發，練苑三秋瓠子歌。收得安瀾碑勒績，禹功樓上望仙峨。

徐熥《秋風辭》　秋風搖落兮草木變衰，白雲繚繞兮鴻鴈聲悲。蘭爲佩兮芙蓉爲裳，彼君子兮天一方。鼓桂櫂兮度橫塘，明星爛兮露爲霜。歌聲拂兮夜未央，誓與君兮永不忘，人生歡會兮安可常。

魏學洢《讀史雜述》二　英雄圖退步，可嗤亦可憐。馳逐威八荒，日暮求三山。手植金光草，吸露還餐煙。悲哉秋風辭，茂陵乃無年。

呂陽《讀漢武七夕故事》　武帝圖玄宿上臺，碧鷄金馬祀塡街。槐花已老三秋實，王母西歸杳不來。

凌樹屏《茂陵懷古》　荆榛茫茫罥古闕，野雕擊兔出復沒。老農知是前王墳，日夕驅牛惜不堅。憶昔輪臺未悔時，凌雲意氣何飄忽。勒兵親歷龍沙庭，求藥遠探蓬海窟。平生頗笑秦皇愚，到底終疑軒帝活。將軍方士更迭侯，且學長生且戰伐。一朝失勢卧荒坵，霍光不爲誅陵卒。黃金餌盡不得仙，秋風吹散英雄骨。邇來已是三千年，阿母蟠桃生幾枒。

方殿元《秦中懷古》　酈山宮觀正嶕嶢，漢武金莖上碧霄。欲問神君風過處，茂陵松樹夜蕭蕭。

邱嘉穗《西征覽古十絕》六　仙掌金莖不駐顔，依然遺塚落人間。若非痛下輪臺詔，瀚海登臨定不還。（武帝茂陵。）

朱樟《茂陵》　誰遣名姬侍武皇，髻梳三角亞釵梁。若於地下閒來往，認取仙才郭密香。　青雀通靈去未還，康居玉杖豈人間。如何鈎弋尸香遠，不得招魂葬此山。（陵外即李夫人冢。）

呂履恒《讀史七首》三　漢京文物盛，濟濟多才賢。武皇實好儒，六經皆有傳。載歌橫汾曲，風騷可比肩。白雲望不極，秋芳淒可憐。慷慨懷佳人，孰云好神仙。生逢好文主，賢良獲所天。三策至淳厚，二賈不能前。如何東閣內，不見收廣川。

又《阿嬌怨》　珠簾朝景迅，金屋夜聲多。試問平陽館，新聲定若何。

張琦《讀漢武紀》　萬里輪臺北，窮荒入版圖。祇應裁玉斧，豈合發金符。絕域聲威壯，中原骨髓枯。君王信神武，哀詔罷邊輸。

張鑑《古宮詞三百首》二四　芳苡鎧寒分外明，珠襦甲帳夜初平。神仙合燒荃蘼供，鹿駕難臣衛叔卿。（桂榮注：《洞冥記》：崤嶰細棗，出崤嶰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輕棗，咋之有膏，膏可然鎧。西王母握以獻帝，帝然芳苡，鎧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邊。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一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閒如竹節，其皮如絲，可爲布，握一片滿室皆香。《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仙，乙以自居。葛洪《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乃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

又二五　流蘇寶輦七香輪，鳳羽分開展繡茵。遙撒同心花果去，滿身卻中子多人。（桂榮注：董斯張《廣博物志》引：原始撒帳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共坐飲合巹酒，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

又二七　二八宮娥未按班，如蘭吹氣亞雙鬟。風前慣唱《迴風》曲，妒殺

生芝殿裏顏。（桂榮注：《洞冥記》：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生芝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又二八　新得披香殿上行，洞簫度曲太愁生。亦將琥珀裁環佩，步步珊珊骨節鳴。（桂榮注：《三輔黃圖》：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鴦等殿。《洞冥記》：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異也。）

楊炯《漢武帝》　集靈臺上暮雲棲，苜蓿峯邊戰馬嘶。一自九微燈燼後，金盤無露夜烏啼。

尹尚廉《雜詩》二二　高邱臨遠海，登眺豁心胸。五山二峯沈，六鼇一釣空。仙聖焉翱翔，謬悠傳御風。兒童去不返，青鳥望常窮。富貴復不死，秦漢何愚蒙。徐福及五利，滾滾皆狙公。

楊思本《百首蓮花詩・秦皇漢武》　秦皇漢武好神仙，方士行求年復年。見說有蓮堪服食，卻因風引不能前。

雜録

《焦氏筆乘》卷三《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翩何珊珊其來遲。」「之」與「遲」一韻，翩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珮珊珊然耳。

《詩辯坻》卷一　《落葉哀蟬曲》輕弱纖蕩，決非武帝筆。大抵子年《拾遺》諸古歌詩多僞擬，不止「羅袂無聲」一篇。

又　《搜神記》載李夫人歌云：「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娜娜，何冉冉其來遲。」《唐詩選注》載李延年歌，末云：「不惜傾城傾國，佳人難再得。」皆與《外戚傳》小異。

《歷代詩話》卷二七　《史記・武帝本紀》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則與李夫人異矣。

《漁洋詩話》卷中　東阿魚山，是陳思王聞梵處，冢墓在焉，即《瓠子歌》之「吾山」也。又有神女智瓊祠，余題絕句云：「雲車入洛幾時還，松桂凄涼滿舊山。歌罷迎神送神曲，山青無際水潺湲。」王摩詰有《魚山神女祠歌》。

嚴安　莊安

論述

《武夷新集》卷七《羅公贈行集序》　西京承三代之季，有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枚皋、膠蒼、終軍、嚴葱奇，並在左右。故史班稱曰：漢之得人。

《淨德集》卷一八《賈山與路溫舒同傳論》　欲觀其變詐之迹，則見於張耳、陳餘。欲觀其開陳治亂之道，則見于徐樂、嚴安。欲觀禦邊之策，則見于賈捐之、嚴助。欲觀撫民之要，則見于龔遂、召信。

《晦庵集》卷七〇《讀唐志》　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

《雙溪類稿》卷二五《松窗醜鏡序》　西漢以文名世者，自賈誼始，政事一疏，過秦一論，鵩鳥一賦，筆力頓挫卓詭，此天下傑作也。誼之後，文章支而爲三：晁錯之文出於雜學，主父偃、徐樂、嚴安似之，而廣博不及。董仲舒之文出於經術，公孫宏、劉向似之，而純正不及。枚乘、司馬相如之文出於楚騷，王褒、揚雄似之，而妙麗不及。是三者，如淄澠合流而異味，非易牙莫能辨也。自漢而下，以文鳴者雖接踵，而古人秀傑之氣、渾厚之質、蕭散之趣，衰矣。

《習學記言》卷二〇《史記》　漢武五十年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強，幾病當世，有味。

《黃氏日抄》卷四七《漢書二・嚴安》　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

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汪循《儒志編序》 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惟務騁辭衒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爲尚，沿及隋唐，愈衰愈下，徒託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相望，號於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爲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爲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

《義門讀書記》卷一八《前漢書》 《嚴安傳》：「臣願爲民制度」至「和之至也」，承文、景之積，若使不喜功生事，實行斯政，則既富加教，三代之俗可致也。安書意雖未密，而頗見大體。

《言事務書》 《秦漢文鈔》尾評引陳古迂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安則探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箴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於「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閉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國枯」，其言蓋本諸安。　又引林次崖曰：前言民俗之弊極切人情，後言窮兵之禍又極詳悉，皆與治道有關。其文華采之中有質實，質實之中有華采。其言秦皇之得處正所以爲失，此其不聞道處，姑畧之可也。《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唐荊川曰：讀漢人文當看其氣骨，如此文尤雄渾。　又引陳明卿曰：抽筆寫去，略不事繩削，而奇氣自躍如。

傳記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略】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偃〕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漢書・嚴安傳》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略】後以安爲騎馬令。

《前漢紀・孝武二》 上自卽位，好士，旣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衒者甚衆。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

藝文

歐陽修《罷官後初還襄城敝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僚》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遙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輿。春桑鬱已綠，歲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雊，東皐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夙志在一壑，茲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歟。

黃庭堅《次韻奉答廖袁州懷舊隱之詩》 詩題怨鶴與驚猿，一幅溪藤照翠煙。聞道省郎方結綬，可容名士乞歸田。嚴安召見天嗟晚，賈誼歸來席更前。何況班家有超固，應封定遠勒燕然。

邊貢《奉梧山李司馬送別士重文學之都昌王府文學者司馬弟也》 碧殿朱門地不寒，楚山蘄水足游觀。尊開醴酒時應醉，饌出江魚日可飡。作賦豈勞傷賈誼，獻書休擬學嚴安。草亭身世羲皇上，一榻清風竹萬竿。

黎民表《送姚伯子還潤州舊隱》 久作燕臺客，幾經秋月白。秋月復春花，年年故園隔。手把嚴安書，家儲無甑石。卻掃平津門，垂翅長安陌。昨夜夢歸來，五湖荷花開。揚帆從此去，要路不須媒。北固青山在，長江流綠苔。更尋江總宅，相期中散杯。浮雲爾何物，壯志空摧頹。余亦乘扁舟，雷平披草萊。

彭孫遹《斗母降辰恭紀一首》 三生名籍在仙壇，鈎校分明御筆丹。未得幽貞同雪幹，可能潔白比霜翰。北辰垂照三千界，東岳朝眞十八盤。從此便成雲水計，上書不擬似嚴安。

雜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寇忠愍》引《元城先生語錄》　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喻，未嘗一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父幷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主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獲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其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遼主明知其利害所在，遂罷兵。三人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且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蓋出於此。

《淮南集》卷三三《謬誤雜辨》　《主父偃傳》附嚴安上書事，《索隱》曰：嚴本姓莊，明帝諱後並改爲嚴。然則遷史本皆莊字，而東漢人改書如此也。然《張湯傳》先稱嚴助，而復云莊助；《東越傳》又云莊助誥；《田蚡張倉傳》又書莊青翟；《相如傳》首書莊忌夫子。至《漢書・申屠嘉田蚡傳》皆作莊青翟；而《公孫宏傳》始作嚴子。雜亂不齊，蓋校定者失之不精耳。

《日知錄》卷二五《莊安》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爲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莊舄、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羆、莊參、莊蹻、莊芷。而獨有嚴君疾、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略】《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東方朔

論述

綜論

《漢書・東方朔傳贊》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又《敘傳》　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儇，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嵇中散集》卷二《六言十首・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攖，所欲不足無營。

又《與山巨源絕交書》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

《文選》卷四七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并序）》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

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竿，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卿相，謝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傅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檐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文忠集》卷一二九《博物說》　蟋蛄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爲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二九《學記》　司馬子長作東方朔《滑稽傳》，所載事跡甚畧，比之《漢》史，十失其九。使東方只如子長所傳，則何以得名於百世若此哉？豈劉向、揚雄之論子長時皆未及見，班固則有所依據矣。

《閒耕餘錄》卷二《元朗名言》　何元朗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東方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此亦可謂名言。

《弇州四部稿》卷一〇一《東方朔》　東方先生，仰師游龍。海鷗武皇，草芥羣公。染跡朝市，聊以從容。支離覆逆，滑稽不窮。清質濁文，卒以樂終。請謚曰「敖」，厥敖在同。

又卷一四〇《說部》　東方朔、阮籍，其善處難者乎？既弗能避，又弗能冷，曷不龍躍鴻矯哉？雖然，哲於文舉、叔夜矣。故夷章莫如巧藏，巧藏莫如神藏。

《藝苑卮言》卷二　東方曼倩、管公明、郭景純俱以奇才挾神術，而宕俱不達。景純以舌爲筆者也，公明以筆爲舌者也，曼倩筆舌互用者也。若其超物之哲，曼倩爲最，公明次之，景純下矣。

《少室山房集》卷一〇〇《策一首》　以學問之士言之，春秋則公孫僑、萇弘、倚相；漢則東方朔、劉向、歆、馬融、鄭玄；六代則張華、束晳、郭璞、皇甫謐、王肅、陸澄、劉炫、劉峻；唐則孔穎達、虞世南、歐陽詢、顏師古、李善、杜佑；宋則徐鉉、徐鍇、劉敞、沈括、鄭樵、馬端臨、王應麟。皆赫然以學問著一時者也。

《御龍子集・膚語》卷三《文章》　宋玉、曼倩、李白、蘇洵，始相襲而自譽。自譽者，人其譽之乎？玉、朔，滑稽僅自免耳。李、蘇，其何得于人耶？後之人曰文士之體當如是，噫，惑也甚矣！

《千一錄客談》卷一一　詞人大言，自東方生以來，世不爲怪，然亦勿令人洗耳也。氣揮屈賈壘，目短曹劉牆，欲賈其勇可易掃者哉！王逸少、張伯英，以爲浪得名，今又千餘載孰齊之者？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六查繼佐《東方朔論》　武帝聰明高物，意議獨出，渴想諸賢。其上書言事者，每得不次。而於是曼倩者出，自古徵舉所不能科也。託旃孟之文，以行其賈，屈之志，微指獨絕。孔子所爲老氏其猶龍者，是豈不足以當之哉。清其質而濁其文，言無罪，聞之足以戒，儒術誠有之。不察者謂其敖弄少莊敬，至與枚皋倫比，絜文章則可，其於志操未能以相期矣。彼觀董生、申公諸輩，以道貌儒服，舉口鐵之，不得遂其所爲，外合而中離也。詼啁出之，相悅以解，而後多所規裁，皆出帝意甚暱，有諸臣所不能得者，而朔每得之。方孝孺曰：朔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揮斥八極之意。迺惜其詼諧，以爲君子所薄，則又未深知朔矣。朔有所不得已也。石慶、公孫賀等，惴惴唯恐獲罪，豈有能談笑持人主於道誼哉。朔初見文辭不遜，使帝側目。又復變詐鋒出，玩易可與。在帝以爲弄臣。朔曰：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上林之諫，雖不能奪吾邱之諛，然所云「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爲苑」，夫《五行傳》可不進也。《泰階六符》，豈非大臣之學與？昭平君犯法請論，朔爲舉觴。帝讓朔，而因進哀樂陰陽心氣精神之論，是又皆大臣之所調理也。竇太主私董君，朔數偃三罪可

斬，辟戟而前，帝爲更從東司馬門。夫執正遏邪，有大臣鮮或及者矣。至於論化民而近述文帝之事，且曰「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又復舉周召孔某太公輩公諸人，辭近放蕩，而多不失爲大臣所稱引。至曰「臣雖不肖，尚兼此在廷數子」，然則初之自詡爲天子大臣，莊語非諧語也。至於撰《客難》、《非有先生之論》，此諫書哉，而後人不察。其曰「抗之青雲之上，抑之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然，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朝廷混淆，莫此爲甚矣。且云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放鄭聲，遠佞人，壞苑囿，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辟，人主而出此，豈不與帝王比隆哉！而班氏以爲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而朔乃竟以文辭掩矣。後之擬之者，如揚雄之《解嘲》，崔駰之《達旨》，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閒》，與韓退之《進學解》，盡失其初指，而步趨聲容，則班氏一語誤之歟？特其所爲農戰之計，要之皆粗疎，與賈誼之論兵者不甚遠，故終不見用。後世獨病相如，謂遺書言封禪事，陷主不義，吾以爲朔當與之分咎。朔所著書，有封泰山責和氏等名，然則卽不以獻上，其意已後先相如。使其任用，兒千乘所讓席耳。其自比接輿箕子，接輿隱矣，箕朝鮮，甯非正學而先時者哉。

《退谷文集》卷三《三冬文史足用說》　東方曼倩之自贊於其君，有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者。其言頗自詡，後之人以爲朔特滑稽之雄耳，非有匡君致主之道，安民乂衆之策，原本經術，眞足以發名成業者。而深心刻苦讀書嗜古之士，頗稱其言以爲誠。然顧其說不一，有謂古人讀書多以三餘，夜爲日餘，雨爲晴餘，則此三冬者，固歲之餘也。於此肆力文史，則其時爲足用，此則杜少陵所謂「古人已用三冬足」之說也。有謂其自負淵博，其得於三冬肄習之餘者。經經緯史，左右逢原，則其學爲足用，此於子輿氏「幼學壯行」之說爲近之。要之，朔滑稽之雄，詼諧人主之前，無非自負；則後說自其本指，然無乘時刻厲之功，亦無學成足用之樂。則前說亦未可厚非也。深心刻厲讀書嗜古之士，得是說而通之，以前說致其功，以後說收其效，雖無詡詡自負之態，而貫穿經史，吐納百家，其亦有以樂於此歟！是爲說。

《師荔扉先生詩集》卷二八《詠史詩說》　夫蘊金玉之精，風雨不能蝕，而抱山林之志，簪紱不能移。曼倩割肉殿前，子陵垂竿瀨上，【略】榮利之見泊如也。

《湖樓筆談》卷四　《嚴助傳》稱：東方朔，「上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然漢武起上林苑，吾丘壽王成之，而諫之者朔也。辟戟之言，義形於色，雖汲直不過焉，尚謂其俳優哉。其《非有先生論》曰：「放鄭聲，遠佞人，薄賦斂，省刑辟。」然則先生之論，皆孔孟之緒言，其所欲設施於漢者可知矣。史乃稱其專言商鞅、韓非，豈知朔乎。又述楊雄之言，謂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噫，子雲作《大玄》，擬《周易》。《法言》擬《論語》。可謂純矣。晚節不終，至有《美新》之作，所謂純者安在哉。

《文心雕龍・祝盟》　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惟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

又《詔策》　戒者，愼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勑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又《書記》　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華陽集》卷下《戴氏廣異記序》　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橫之《洞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旌異》，【略】此書二十卷，用紙一千幅，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以輔於神明矣。二子鉞、雍陳其先志，泣請父友，況得而叙之。

《五百家注柳先生集・柳先生集附錄》卷一《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譴，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攡》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遜志齋集》卷一八《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

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龐辭怪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愼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怪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決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齧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逞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升庵集》卷四七《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少室山房集》卷八三《百家異苑序》　自漢人爲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一卷，《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錄》二卷，《獨異志》十卷，《纂異記》三卷，《靈異記》十卷，《乘異記》三卷，《祥異記》一卷，《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志》一卷，《紀異錄》一卷，《祖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搜異記》一卷，《賢異錄》一卷。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誡》諸集，大槩近六十家。而李翺《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焉。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弗行。迺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卻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遣餘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槩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知蘇氏之旨，則知余類次之旨矣。

《古觀堂集》卷三七《雜纂雜考》　論曰：山川名物，爰設外史之官，鉛槧搜羅，遂有方言之紀，由來尚矣。是以博引羣書，鏡析疑義，後之人其能免白蠹之穴，穿避獺祭之鱗次哉。如謂不必讀書考古，正荀子所云「喬宇鬼瑣，何其陋」矣。然而載籍日繁，耳目兼用，夾漈之志猶多弗備，貴與之考更求其詳。《神異經》、《列仙傳》托名於東方朔、劉更生，近於荒誕，識者譏焉。彼夫《汲冢周書》、《天寶遺事》，以僞亂眞，繆種流傳，而《資治通鑑》尚采而錄之，況其它乎？世所傳王子年《拾遺》、任昉《述異》、沈約《梁四公傳》、宋雲《仙散錄》，卽無假於誦讀，亦何損於見聞？於是攟摭各編，用資互考，山川之大，秘厥靈跡，文章之府，代有聞人，其奚辭淺鄙之慚，寡挂漏之咎也？

《櫟林偶筆》卷二　東方朔之學與識，不亞於董仲舒、司馬遷。觀其諫武帝廣上林苑，乃飲酒宣室，《客難》，化民有道對，詞贍理足，勝於公孫弘遠甚。蓋其才可相也。第以好諧謔爲帝所輕，不任之以公卿之位。然烏知非朔之不恭，玩世而故爲之乎？《誡子詩》「柳下爲工，伯夷爲拙」，蓋已自露其端倪矣。

《兼濟堂文集》卷三《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風氣龐厚，議論騰踔，無纖靡險仄之習，雕琢斧斲之痕。詔令則溫文爾雅，奏議則昌明博大，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西漢如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東漢如班彪、崔寔、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司馬遷、班固之史，麟麟炳炳，尤卓乎不可及焉。遷網羅百代，裁斷出以己意，而識足以濟之。固因遷之迹，潛精積思，成漢家一代之典。此二書者，固紀載之精華，編摩之奧府也。曄之後漢，體大思精，意亦近之。余既簡定《左》、《國》之文，乃取兩漢而閱之，灝博光燄，渢渢大觀哉。其詔令序事之類佳者尤多，不能盡錄。學者當取全書馳騁流覽，未可以是爲盡其全豹也。諸葛武侯稱王佐才，其文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豈可以文士目之？嗟乎！三代旣遠，《詩》、《書》所記，後人不能盡爲裘葛之用，《左傳》、《國策》長於辭命縱橫，王者治平之事或缺有間焉。今之人欲建功立業以爲文，舍兩漢奚法哉？法兩漢而爲文，猶規之可以爲圓，矩之可以爲方，冶之可以爲金，陶之可以爲甓也。若曰無法而可以爲文，則不免歧路亡羊之嘆矣。

《說詩晬語》卷上　班史《東方朔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而八言體，後人亦無繼之者。

《選材錄》卷三四　曼倩之文，詼諧與莊語雜見，氣韻古茂，不減相如。

《丹棱文鈔》卷二《書揚子雲解嘲後》　《解嘲》摹東方生《客難》爲之，班孟堅《賓戲》又摹《解嘲》爲之。東方義屬草創，孟堅倍加潤色，總不及《解嘲》之辭義並美。以其所遇之時異也。【略】子雲《解嘲》乃通體發明《太玄經》義蘊，

客徒知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此言非戲。至新都用事，丁傅董賢諸族無能自全，而其事驗矣。「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彼指丁傅徒也。彰往察來，洞若觀火，《太玄》擬《易》，不爲矯誣已。然不以玄理正襟作論，惟以玄之尚白作相戲語，命之曰《解嘲》，亦漢人善於立題，亦所以隱約避時難也。攻《文選》者且千家，慧眼如何？屺瞻氏直括之曰詞古意深，絕不表其作意，使「太玄」二字若綴旒然。知言其難哉。

分論

《七諫》《楚辭章句》卷一三《七諫章句》：《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七諫・初放》《鐵立文起前編》卷一一《騷附論》引陸雨侯曰：東方朔《初放》，悲憤無聊之中，怨而不怒，得屈宋之遺，而去其蹇澁。

又《沈江》《諸子彙函》卷一九尾評引張東沙曰：無限低徊，與屈子《涉江》並美。

又《怨世》《諸子彙函》卷一九尾評引楊升庵曰：太史公云：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曼倩代爲之怨，其怨更深。

又《怨思》《諸子彙函》卷一九尾評引王鳳洲曰：高漸離擊筑，堪令白虹貫日。

又《自悲》《諸子彙函》卷一九尾評引陳子淵曰：氣如織流，迅而不滯。詞如繁露，貫而不糅。其《九章》之《抽思》耶？其楊雄之擬騷耶？

又《謬諫》《諸子彙函》卷一九尾評引王鳳洲曰：太史公稱屈子正道直行，竭忠盡志，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此曼倩以己之不能大用于漢武，而借屈子以吐露之。然亦可謂憂而不傷，怨而不怒者矣。又陳明卿曰：渾雅。

《諫起上林苑疏》《秦漢文鈔》尾評引林次崖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溫厚，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鐘大呂，可薦郊廟；如雛敵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徐子與曰：《諫上林苑》一書，較相如《諫獵》，更宏贍古雅，西京諫書第一。《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六眉批：此文言辭讜亮，夏侯太初所謂正諫以明節者也。

《非有先生論》《李溫陵集》卷一六《非有先生論》：遇得其人，則一言以興，遇不得其人，則一言遂死。千載遇少，而不遇多，此志士所以在山，仁人所以盡養壽命也。唯其不忍爲，是以莫肯爲，歌詠彈琴，樂而忘死，宜矣。然則東方生，蓋亦幸而遭遇漢武者也。人謂大隱居市朝，以東方生爲朝隱。噫，使非武帝愛才，知朔如此，敢一日而居市朝之間哉？最先避世而歌德衰者，朔也。《秦漢文鈔》尾評引馮小海曰：論中率在諫諍上立說。其論人臣進言利害，與人君從違得失，亦大纖悉。第觀曼倩於漢武起上林之諫，幸董偃之諫，似非默默者。然每以詼諧發之，豈所謂談何容易者耶？噫！直如汲黯，而卒至貶黜不庸，朔雖未至棄逐，而亦不甚任用。信乎言非容易也。《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六尾評：此文自明出處之義，亦答客傲意也。起一段規摹《韓非子》而得其變化。

《答客難》《文心雕龍・雜文》：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秦漢文鈔》引林次崖曰：此篇意思是說，時平則聖賢無所施才。其實當曼倩時，正武帝上嘉下樂，遠駕長馭之際，賢才未必無所用。曼倩之不遇，未可全諉之時君。以之泛論義理，自是如此。文字甚佳。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皆祖此。《兩漢鴻文》卷六尾評引洪容齋曰：東方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至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露書》卷五：東方朔《客難》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鼷鼠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此自謙之辭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用，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則譏客之辭也，或皆以爲自謙，或皆以爲譏客，皆未考辭意也。《獨鹽錄》卷二八：東方曼倩《答客難》，楊子雲《解嘲》，班孟堅《答賓戲》，善罵之文也。且辭雖橫放，而意實膚淺。宋玉《對楚王問》，猶或近焉。《鐵立文起前編》卷四《問對》：予謂以文論，曼倩《客難》已非極筆；楊、班諸子，

率相倣傚，陋哉。

《據地歌》《樂府廣序》卷二六：序曰：《據地歌》風世也。又：曼倩託跡玩世，志在諷諫，所以自命甚高。觀臣衡輩抗疏賣名，諷者百一，公孫弘輩牢居宮殿中，惟學全身。又：生《誡子詩》處世尚中，從此看得。

《誡子詩》《漢詩音註》卷二：曼倩自爲寫眞，非其人正未許藉口。詩之去古未遠，與二韋同歸矣。《古詩解》卷一四：東方生，猾稽玩世，而以中訓其子。中者，每事適可不過之謂，故能優游圓轉，則合道矣。是清者爲拙，和者爲工也。我但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不爲世所羈束而已。依違依隱，始可玩世，詭譎行時，災害不及，庶能中矣。盡我之才，則勝於人而身危；專於好名，則得其華而失實，喜與人羣，互有得失必爲身累；孤貴自高，鮮諧于俗必至不和。四者，皆不能尚中者也。常遺常餘，而不至於匱，自足爲盡，不期於多，斯能處世矣。蓋聖人一龍一蛇，不偏于一形，雖現而神常藏，逐物以相變化，隨時合宜，安有定處乎？

《化民有道對》《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六眉批：東方先生此對與汲長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言同意，但汲言樸直而東方緣以文采，故不見其戇耳。

傳記

《史記・滑稽列傳》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繒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弃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窗，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櫩，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鼠，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殽臣，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漢書・東方朔傳》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藪。」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狖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狖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且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齮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侍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略】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

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敵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絳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賀：「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蝨。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纖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

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齲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嘲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略】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東方朔歲占》一卷。《東方朔占》二卷。《東方朔書》二卷。《東方朔書鈔》二卷。《東方朔曆》一卷。《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

又《經籍志四》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東方朔占書》一卷。《東方朔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東方朔傳》八卷。

又《藝文志三》東方朔《神異經》二卷。（張華注。）《東方朔占書》一卷。

又《藝文志四》《東方朔集》二卷。

又《宋史・藝文志三》東方朔《十洲記》一卷。

又《藝文志四》東方朔《十洲三島記》一卷。

又《藝文志五》東方朔《神異經》二卷。（晉張華傳。）東方朔《感應經》三卷。東方朔《射覆經》三卷。又《占神光耳目法》一卷。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東方朔別傳》八卷。《漢書・本傳》：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曰：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顏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又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

又　章宗源《隋志考證》曰：《漢書・東方朔傳》注謂如朔《別傳》皆非實事。愚按：《藝文類聚》諸書，引朔《別傳》，類皆奇言譎語。惟《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朔對武帝「刑不上大夫」之言，最爲莊論。《御覽》兵部引朔上書，人事部朔形容公孫丞相、倪大夫等語，與《漢書・本傳》同。《世說・規箴》篇注引，朔南陽步廣里人，《本傳》稱平原厭次人，此可考異。按：《史記・滑稽列傳》附褚少孫語，六事中有東方朔事，與史傳互有同異，似即采之《別傳》。少孫自言爲郎時好讀外家傳語。按外家傳語即《別傳》之流。然則此《別傳》漢時所有，褚少孫所見者歟？

又　《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漢書・本傳》：【略】久之，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不得大官，欲求試用，辭數萬言，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言他事皆非也。（按：《文選・蜀都賦》注引東方朔六言詩，此八言似六言之寫誤。其上書陳農戰數萬言者，即《藝文志》雜家東方朔二十篇也。）

又　又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辨，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按《傳》言劉向所錄。此又引其言，必是《敘錄》中語。知是集爲劉中壘所編輯，在《七略》之外者也。）

又　《文心雕龍・詮賦》篇曰：「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皐朔以下，品物畢圖。」【略】《諧隱》篇云：「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

又　《史通・雜說》篇曰：《漢書・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

不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略，故世莫之知。

又　明呂兆禧輯本，一卷。凡《七諫》、《據地歌》、《戒子詩》、《柏梁詩》、《慶應上書》、《諫起上林苑》、《諫止董偃入宣室》、《臨終諫天子》、《劾董偃罪狀》、《與公孫弘書》、《與公孫弘借車馬書》、《與友人書》、《侏儒對》、《化民有道對》、《劇武帝對》、《劇羣臣對》、《伯夷叔齊對》、《善哉瞿所對》、《上天子壽》、《上壽謝過》、《割肉自責》、《答客難》、《答驃騎難》、《旱頌》、《非有先生論》、逸句，綜二十六篇。張溥《百三家集》輯本，一卷，凡《七諫》、疏、書、序、論、設難、頌、銘、詩，綜十五篇。

又　嚴可均《全漢文》編東方朔有集二卷。今存《七諫》、《嗟伯夷》、《上書自薦》、《諫除上林苑》、《化民有道對》、《對詔》、《臨終諫天子》、《與公孫弘借車書》、《與友人書》、《非有先生論》、《隱眞論》、《答客難》、《答驃騎難》、《十洲記序》、《旱頌》、《寶甕銘》、《誡子》，凡十七篇。附東方朔占九條。

藝文

李白《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盃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連。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勅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西施宜笑復宜嚬，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

杜甫《杜日二首》一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韋應物《送褚校書歸舊山歌》　握珠不返泉，匣玉不歸山，明皇重士亦如此，忽得褚生何得還。方稱羽獵賦，未拜蘭臺職，漢篋亡書已暗傳，嵩丘遺簡還能識。朝朝待詔青鎖闥，中有萬年之樹蓬萊池，世人仰望棲此地，生獨徘徊意何爲。故山可往薇可採，一自人間星歲改，藏書壁中苔半侵，洗藥泉中月還在。春風飲餞灞陵原，莫厭歸來朝市喧，不見東方朔，避世從容金馬門。

韓愈《讀東方朔雜事》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噫欠爲飄風，濯手大雨沱。方朔乃豎子，驕不加禁訶。偷入雷電室，輶轅掉狂車。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不知萬萬人，生身埋泥沙。簸頓五山蹈，流漂八維遮。曰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方朔聞不喜，褫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挼。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向觀睥睨處，事在不可赦。欲不布露言，外口實譆譁。王母不得已，顏嘳口齘嗟。頷頭可其奏，送以紫玉珂。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

白居易《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三　人稀地僻醫巫少，夏旱秋霖瘴癘多。老去一身須愛惜，別來四體得如何。侏儒飽笑東方朔，慧苡讒憂馬伏波。莫遣沈愁結成病，時時一唱濯纓歌。

韓偓《六月十七日召對自辰及申方歸本院》　清署簾開散異香，恩深咫尺對龍章。花應洞裏尋常發，日向壺中特地長。坐久忽疑查犯斗，歸來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漢皇。

李商隱《曼倩辭》　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閑。如何漢殿穿鍼夜，又向牕中覷阿環。

梅堯臣《守宮》　嘗聞漢武帝，偶問東方朔。臣擬作龍呼，慙無頭上角。

張方平《東方朔》　不獨巖扃與市塵，金門亦可晦吾眞。孤風大義人誰見，宣室聊曾抗倖臣。

劉敞《棗米》　棗米東方朔，端居陸士衡。書仍聞北闕，賦亦讓南儈。感激秋風起，提攜夜劍橫。南軍敗王略，誰事請長纓。

王安石《東方朔》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材多不可數，射覆亦絕倫。談辭最詼怪，發口如有神。以此得親幸，賜予頗不貧。金玉本光瑩，泥沙豈能堙。時時一悟主，驚動漢庭臣。不肯下兒童，敢言詆平津。何知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強至《依韻奉和司徒侍中辛亥七夕未伏》　七夕三庚共此辰，風迎西火轉南薰。金盤瓜果隨時俗，玉盞笙歌勸相君。月下巧心空自競，天邊私語復誰聞。早歸肯效東方朔，待看星橋夜度雲。

韋驤《次韻社日且以善謔》　社日江南眼屢經，春天嶋北寄春城。雙飛海燕知時節，半醉田翁舞太平。謾把杯盤爲小飲，頻催案牘況垂成。却思廉割東方朔，歸遺那無動旅情。

呂南公《讀東方朔傳》　武皇肆荒惑，公卿噤忠餌。先生有直舌，談笑開

吾君。董偃不敢怨，壽王誰與伸。堂堂補衮心，不厭犯怒頻。豈不顧仕養，崇卑位泥雲。耻同高論儒，瑟縮憂烹焚。賢人事昏主，獻替視所因。不爾朝野間，誰非愛其身。彼哉下世士，所見異吾聞。醜謬無不爲，乃思謗遺塵。

國風歌善戲，孔聖許狂人。何嫌班孟堅，區區記餘芬。

李膺《膺葺介堂元聿作詩某次韻》 吾生一漂梗，觸焉泊東周。十年歎流滯，吞默垂遠猷。胸中猶汪陂，萬頃蟠一甌。輿羽欺鎰金，寸木傲岑樓。圖南平生志，腐鼠詎能留。寸心徒自憿，雙鬢颯先秋。物理有否泰，奚爲久休囚。尚愛東方朔，處汙能若浮。悲鳴非不切，歲月老驊騮。莫笑掃一室，吾心若虛舟。會當掃天下，歸老卧滄洲。

葛勝仲《近闢綠隱軒建飄飲亭季父以詩寄題和韵》 稚節爭名翰墨場，中年習隱水雲鄉。遭時有幸常溫飽，濟世無能分退藏。山色不於羈客秘，日華端爲散人長。身閒却笑東方朔，避世金門傲武皇。

劉才邵《題茅山多葉芍藥詩》 司命覓旌欵帝閽，司花仙史亦驂鸞。誰人黠似東方朔，偷出名花與世看。

王洋《寄題韓勉夫枝巢》 適時非履險，足分不憂貧。須信人間世，宜思物外身。榮柯堪歎蟻，飽露可憐蟌。更謝東方朔，能安一老臣。

李正民《戲德邵》 漫說靈犀一點通，人生誰肯困途窮。遠同漢代東方朔，近比江西黃仲熊。休戴南金雙德勝，幸逢膏澤屢年豐。薄田正可捐鷄助，義士于今少古鴻。

范德機《侏儒行》 君不見，東方朔長九尺餘，不足侏儒長三尺。朝捧一囊錢，夕竟飽死復何益。死者不可作，飢者食有餘。堂堂之軀天所命，生之短者續則悲。嗟哉世之人，羨彼侏儒復何爲。

劉秉忠《閒中》 成物心存一寸丹，行年半百鬢毛班。鵷鴻眷眷期同列，猿鶴顒顒怪未還。懶性從來倦馳逐，坦懷元不厭蕭閒。平生遊世東方朔，金馬門中是隱仙。

張養浩《過東方朔廟》 先生高識絕當時，誰道偷桃舊小兒。揖讓不逢三代盛，滑稽聊免一身危。草荒漢構雲承宇，苔蝕顏書雨澁碑。我亦從來惡苛禮，斜陽遙望酹空卮。

楊維楨《滑稽兒》 滑稽兒，骨鯁臣。董君貴龍，天下莫不聞。有三斬罪，誰敢云。辟戟一言，賜金三十斤。帝爲罷酒疎董君。滑稽兒，骨鯁臣。

馬臻《村中社日即事》 春酒醺酣割肉歸，數家茅屋住村西。詼諧謾想東方朔，牧養誰同百里奚。廟古神旗標麥隴，風輕疊鼓過桃蹊。升平景物詩難寫，又聽桑間戴勝啼。

文徵明《人日孔周有斐堂小集》 華堂漠漠悄寒輕，聊應芳辰設茶蘡。竹外風煙開秀色，樽前榮日麗新晴。占徵誰問東方朔，思發空懷薛道衡。短髮寂寥花勝在，相看無復少年情。

倪宗正《東方朔偷桃圖》 放浪談鋒隱漢庭，蟠桃會裏試仙靈。畫圖留得先生影，夜夜茅堂挂歲星。

鄭善夫《出門》 去國淹年歲，出門仍糺紛。未回塞翁馬，空有野人芹。山海隨黃癸，風雲駐五軍。遠慙東方朔，談笑諍明君。

黃省曾《詠東方朔一首》 西南春生魚，東北地日草。服之得長生，天地同不老。方朔曾墮井，十年愁黃泉。一履泛紅水，採食成天仙。邀入雲煙幕，醉卧玄珉枕。相對水藻屏，流連度光景。漢武聆此言，飄然想輕舉。明月窺未央，蓬萊在何許。

又《東方朔歌一首》 虞淵濯紫泥，丹丘飲黃露。枯樹化飛龍，路傍跨蒼虎。海上逢青瞳，桑間謁王母。神馬來芝田，騏驥攀漢武。碧草獻一枝，夫人寢中覩。同登含烟舟，木蘭爲棹櫓。因說九景花，根移吉雲土。復陳聲聞木，一汗經千古。綺牕論五雲，白間撤燈火。玉人出玉壺，青雀飛青琐。他年辭帝闕，獨泛蓬萊舸。

邵經邦《四月八日》 瑞草開堯闕，瓊花列舜賓。明良非宴昵，手足憶情親。退食分知己，還家問細君。何如方朔子，竊肉乃爲臣。

謝榛《春日洹上閒居》 芳草洲邊春水生，蒼茫霽色動柴荆。風吹楊柳幽人卧，日上梨花獨鳥鳴。泉石自能忘俗事，壺觴聊復寄閒情。千年好憶東方朔，金馬能兼大隱名。

潘恩《詠古三首贈顧東川御醫》 斥鷃翔蒿野，鸞皇奮層空。鮒魚伏井谷，鵬騰運天風。憶昔漢庭吏，雅素慕玄同。情放寰區外，跡聯鵷鷺中。齋心鍊營魄，虎鳥擅高蹤。形化渺難測，隱顯契神龍。曼倩青雲姿，兼抱山林質。避世金馬門，偃蹇寄簪紱。榮利不入心，寵辱驚如一。託諷事君王，譏彈口波溢。秉貞絕垢氛，埋彩謝羈策。猗猗碧海桃，數獻千年實。

江瓘《咏史七首》七 曼倩滑稽雄，闖闔能叫嘯。一言紿朱儒，金門始待

詔。懷肉雖不恭，九重翻一笑。倡優恣詼諧，諫苑中機要。廷議斬董君，宜室不得召。玩世依朝隱，贍詞亦微妙。高詠衛簡篇，斯人可同調。

徐渭《東方曼倩偷桃圖》 摘桃不自食，持以獻壽筵。去海三千里，猶帶雲霞鮮。

王世懋《詠史詩四首》三 昔有東方生，上書高自許。長卿家成都，作賦凌賽宇。識能驗列仙，文能動人主。遇合豈不諧，致位非公輔。執戟一何疲，文園竟淪沮。《客難》寄所懷，遺書自千古。此道會有伸，榮名忌多取。寂寞漢庭吏，齷齪誰比數。

方問孝《東方先生詞》 漢家金馬客，傳是歲星精。《非有》一時論，詼諧百代名。空廊深草色，高柳送鶯聲。莫話神仙事，高臺半已傾。

倪元璐《題蟠桃圖爲徐比部（時甲子七月）》 室後松紋繡有鱗，斗南星氣爛如銀。最奇此會天開子，不小當年嶽降申。塞上千金求諫草，庭中七月下仙輪。歲星是否東方朔，只問蟠桃圖上人。

張衮《送丁大章之任三陝》 早承寵詔趨金馬，曾侍今皇宴碧桃。漢殿詞華憶方朔，明時啓事有山濤。洮雲春渺飛彤矢，隴樹花深駐錦旄。同館故人多半別，晨光瞻望益心勞。

錢肅樂《詠史十三首》四 曼倩事武帝，持論多不根。玄宗柱下史，放學淳于髡。豈爲長安米，來遊金馬門。辟戟止淫會，裁書阻遊園。惠文今寂寞，俳優直道存。古來尚諷諫，神仙何足論。

高珩《東方生傳》 執戟酣歌肆滑稽，金門誰識歲星栖。怪來大隱饑將死，那得餘錢買小妻。

吳綺《東方朔》 豈有神仙骨絕羣，阿嬌前事不堪聞。東方甘向金門餓，割肉猶然遺細君。

趙士麟《詠史詩・東方朔》 世傳東方朔，詼諧好滑稽。又引神仙說，侍宴在瑤池。觀其拒董偃，辟戟無戲辭。況止蓬萊使，名言確不移。

張漢《東方朔》 三致千金想夙因，臣饑欲死合教貧。齒同編貝非窮骨，粟比求珠只甑塵。天上有星能主歲，人間無俸可謀身。神仙也悞攻文史，日與侏儒較不均。

彭師度《東方朔》 漢庭方朔滑稽兒，紫海歸來割肉遲。獨怪上林罷所樹，兩名終是使人疑。

愛新覺羅・弘曆《東方朔》 畢生玩世事詼諧，朝隱端知是逸才。卻被何人入仙史，虛誇阿母宴蓬萊。

師範《東方曼倩》 矯矯東方生，拔劍起割肉。自責反自譽，天子亦捽腹。彼哉衛霍徒，視之若奴僕。

朱庭珍《東方曼倩故里》 願見主人公，居然入禁中。能迴宣室命，直有諫臣風。局促轅駒列，浮沉伎馬同。經過懷大節，豈是滑稽雄。

雜録

《洞冥記》卷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隣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秘讖，一覽闇誦於口，常指撝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淵澥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澥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卽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呑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涔源丹瀨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壑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爲枻檝，或以木蘭文柘爲櫓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西京雜記》卷二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

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文忠集》卷一四〇《唐顏眞卿書東方朔畫贊》（天寶十三年）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龍雲先生文集》卷二九《書漢武帝故事後》　撰人班周，世出官次不它見。故事中言儀君傳東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元延，成帝年號也，則周者，其成、哀間人歟？其後言迎神君，說鬼神事，與浮屠相類，則予又疑後人託爲之也。然其間敷敘精緻，雖多誕謾不經，要不與《外戚傳》、《郊祀志》相表裏者蓋鮮，以爲非西漢人文章不到此。予從里人王夔玉得是書，因爲之讎正，非是僅十二三。既傳之別本，則輒以此本歸王，而附所以識周者。元祐乙丑孟夏，廬陵劉弇跋。

陸深《金臺紀聞》　偸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偸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偸桃矣。」未知孰是。

《葛端肅公文集》卷三《重脩漢大中大夫東方先生廟記》　漢平原之厭次縣後廢，今爲神頭鎮。其西原有東方先生冢焉。鎮是以有先生廟，蓋歿可祭於里者。晉夏侯常侍爲之贊，唐顏魯公書而記之，由來遠矣。元末爲兵燹，遺址僅存。我明興，而祠漸復。成化間，參政唐君復加脩寢宮，幷像細君侍焉。歲久復圮壞。里有義人康君福慶，慨焉興懷，獨出家貲，崇若堂室，峻若周垣，重門亭庫，備煥乎鼎新，蓋始於隆慶戊辰仲春朔日，成於某歲某月日。又恐後不免傾墜，屬余記之，以詔後人。余既從其請。或因問於余曰：先生電發於漢，當時莫擬其倫，民到于今尊之，卒亦莫知其故竟何人也。余曰：天生神異人也。漢之武帝，雄邁無前，士生其時，亦無端不有非，不皆有以當帝心，而棄置誅夷，轉盼間曾不少惜，多慾橫發，無可誰何。漢殆岌岌矣。天生先生應時而出，上書滿車，帝讀之累月始畢，既足以委帝心，而其觸機隨處，颺發無方，若天授神語，聆之耳順心傾，孰暇思議乎？衆人投帝欲之不暇，先生之止帝欲亦不暇。觀其學無不通，而不以文顯，玄於仙術而口不言仙，視司馬相如、樂大輩何如也。先生他諫姑不論，獨廷數董偃三罪，人爲惕息，而武帝乃撤宣室宴，非汲長孺萬分可幾者。其轉移之神，不可以常理知，雖帝亦不知所以也。武帝肆欲而不遂身爲禍主者，先生之力也。故嘗達觀先生，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其跡也。直諫憨諫諷諫譎諫而各歸於正，其志也。不爲富貴寵榮而妄希冀，其素也。通乎天上海外之事而知，其智也。橫放無羈，陵轢萬類，其挾持也。一龍一蛇，變化至於不可窮，其原本也。逢占射覆，靡不奇中，其餘也。諫浪侵犯，而暴君不能怒，嘲傲侮哂，而廷臣不知忌，斯則聖人之所不可必，賢人志士之所不敢望者也。故曰神異人也。夏侯常侍謂之其道猶龍，信矣。而序之所云如何不可故如何，如取容明志云者，則不勝其矯也，豈足以知先生之自然哉？若楊雄之謂似優似直，司馬遷之謂滑稽，《漢史》之謂恢諧，與夫上以優畜，又皆先生之罪人也。余非知先生者，故不敢而歸之神異，或者以爲信然也。既以識重修歲月，而復尚論其人，爲不知先生者言也。

《稗史彙編》卷三三《東方朔》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鵲，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八《史書佔畢六・雜篇下》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朔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雛，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又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案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案：朔以蟲爲「怪哉」，即名樹爲「善哉」意也。滑稽之旨，即事可知。即蟲或秦獄冤氣所結，而「怪哉」之名，則朔詭撰，欺帝無疑。使異時再遇此蟲，不知易何名號矣。又《漢武故事》：東都獻短人，名巨靈。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實，此兒已三偸之。」而《洞冥記》記一女人，愛幸於帝，名巨靈，常出入唾壺中。朔見之，巨靈遂飛去。二巨靈，一男子，一婦人，迹俱詭異，又竝與朔狎，或謂必有一僞，余

直以皆烏有耳。

《戲瑕》卷一《東方朔》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略】《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矣。《列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三說如此。後余閱《道藏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氏，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奇。嘗謂日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之旦爲朔矣。但太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應略其始生之事，而第云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語。是直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及觀先生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蓋初未嘗言育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朕座傍十八年而不知」。《洞冥》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訛之訛者乎？又曾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訛《獨異志》者。按《天文書》，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而爲人，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於山林。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觀者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遂即隨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一人也，今變姓爲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易，何也？是時逆韋全盛，好厭禱之事，而此邪俗師婆，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左道之惑世如此，不大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洲亭下問來婆」，即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

《事物攷辯》卷一六《滑稽傳》　《賓退錄》、《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以朔一言得免。褚先生《滑稽傳》又以此爲郭舍人事。《西京雜記》顏師古嘗辨其妄矣。褚所書他事，牴牾亦不可盡信。

又卷四〇《東方朔姓金》　《論衡》：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遊宦漢朝。

《古歡堂集》卷四三《長河志籍考》　方山在城東十里，積土爲山，高三四丈，冬則宛然雪山。又有平原嶺，上有鹿角關、望遠臺、壽公菴。平原嶺，古名也。其地有鹿角津，故以名關。近厭次故縣，又有厭次津，東方朔舊里也。方山者，疑以東方朔名。平原非嶺，其名嶺者，積土爲山，有似於嶺，本古隄岸，猶之方山類山矣。今自城南至東，土阜皆是也。

又卷四八《長河志籍考》　漢大中大夫東方朔墓，在厭次神頭鎮，漢平原之厭次縣也。其原上有東方先生祠焉。

《借閒隨筆·厭次》　《文選·東方朔畫贊》：平原厭次人。李善注云：《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案：《班志》：平原郡富平。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類國。孝文五年除。蓋漢初本名厭次，中更富平，明帝仍復其舊，不得以爲班氏之誤。

韓　嬰

論　述

《冊府元龜》卷五九九《講論》　韓嬰，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帝側。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容齋續筆》卷八《韓嬰詩》　《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瑮而浣者【略】。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升庵集》卷四七《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宇陳氏《通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爲體，不有

以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爲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

《諸子彙函・談藪・封龍子》 楊汝承曰：韓嬰搉古而揚今，闡微而彰顯，馳騁貫穿，成一家言。籍夫子復起，必將有啓予之歎矣。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于道，宛然聖門家法。王鳳洲曰：《韓詩外傳》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絕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明文海》卷二一六薛應旂《書國風鄭衛篇後》 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二《文部・讀二十五首・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稍近於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於倫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於懷春之吉士；而周公之討管楚激於隱客之一言，爲大謬耳；夫子見狸跡鼠而鼓瑟，曾子聞而識其有貪狠之心，其然乎？豈螳螂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美曾子之察音則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詩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筐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榕壇問業》卷一一 （呂）而遠云：《易》無通故，《詩》無通說。如韓嬰詩說有一事而三四引，諷有一詩而三四指事者，不過欲其悠長，宜於誦說而已。韓嬰與董、賈同時。董生服其持論，而後世諸儒但推董、賈，不及韓嬰，何也？某云：後儒或治他經，不覩列傳。其治《詩》者又牽訓詁，不通大意。見董、賈旁通，因時指事，便擊節稱賞。其實韓嬰精辯，在劉向以上一人而已。

《江城名蹟》卷二《攷古・楹溪》 （徐）巨源最愛江文通《恨》、《別》諸賦，而尤醉心韓嬰《外傳》。以爲嬰叙事澹蕩婉勁，有司馬遷逸致，迥出西漢諸家。

《聽潮居存業讀餘志略》七編《駁韓詩外傳》 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者，競爲羣說所熒，各師異見，自名其家，故其時多經師。燕人韓嬰，與魯申培、齊轅固皆以《詩》名。意韓生衍《詩》作傳，必大發風雅之蘊以擅顓門，乃僅集春秋戰國前後故事成語，雜然殽列，以爲外傳。每條之末，倣《孝經》例，足以詩詞，但引《詩》以證事，而不能引事以明《詩》，亦爲用標以《詩》名爲哉？於稽其所載，與劉向《新序》所載無大懸殊，軼近王氏之《世說》、焦氏之《類林》、李氏之《初潭》等書，於史傳之或掛或漏者彙集之。同同異異，先後薪傳，皆爲韓傳之續。韓傳非不典要也，以備採摭則可矣，而托《詩》以名傳奚當乎？

《西河集》卷五九《續本事詩題詞》 自《祈招》止王，左丘誌始；墓門負子，屈氏更端。于是韓嬰有記實之文，劉向得徵情之序，此即後人本事之所自昉矣。

《史傳三編》卷一《名儒傳・申公》 韓嬰當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亦以《易》授，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二・少儀外傳二卷》 韓嬰引事說《詩》，自題曰《外傳》。

又《雜家類存目六・蒼莨閒話二卷》 韓嬰採掇雜說，前後已自相違異。

《亦有生齋集》卷二《校刻韓詩外傳序》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僅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倣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鋟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訛脫亦復不免，既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并列焉。蕪學墨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略】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附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間好《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

人，其原末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尚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由閉牖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即謂之引事明《詩》亦可也。

傳記

《漢書・儒林傳・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諸子彙函》卷一九《封龍子》題注 姓韓，名嬰，燕人。漢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武帝時，嬰常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紀事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爲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間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食子公與王吉，爲昌邑王中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豐吉。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爲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爲長，後爲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瀋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爲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曄，曄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郡揚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爲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

《經典釋文》卷一《注解傳述人》 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淮南賁生受之。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及琅邪王吉，子公授太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竝至大官。《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

著録

《漢書・藝文志》 《易傳》韓氏二篇。（名嬰。）

又《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又《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

《隋書・經籍志一》 《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韓詩外傳》十卷。（梁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 《韓詩外傳》十卷。（韓嬰撰。）

《新唐書・藝文志一》 《（韓詩）外傳》十卷。

《崇文總目・詩類》 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略】韓嬰之書至唐猶

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于他書，與毛之義獨異，而人亦不信。

《郡齋讀書志》卷二　《韓詩外傳》十卷。右漢韓嬰撰。嬰燕人，其書《漢志》本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透迤、鬱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旨，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　《韓詩外傳》十卷。漢常山太傅燕韓嬰撰。案《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皆亡。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當時本書否也？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二・韓詩外傳十卷》　漢韓嬰撰。嬰，燕人，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漢書・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歲久散佚，惟《韓故》二十二卷《新唐書》尚著錄，故劉安世稱嘗讀韓詩《雨無正》篇，然歐陽修已稱今但存其《外傳》，則北宋之時士大夫已有見有不見。范處義作《詩補傳》在紹興中，已不信劉安世得見韓詩，則亡在南北宋間矣。惟此《外傳》至今尚存，然自《隋志》以後，即較《漢志》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論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即指此類歟？中間阿谷處女一事，洪邁《容齋隨筆》已議之。他如稱彭祖名並堯禹，稱長生久視，稱天變不足畏，稱詔用干戚，稱舜兼二女爲非，稱荊蒯芮僕不恆其德，語皆有疵。謂柳下惠殺身以成信，謂孔子稱御說恤民，謂舜生於鳴條一章爲孔子語，謂輪扁對楚成王，謂冉有稱吳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實。顏淵、子貢、子路言志事，與申鳴死白公之難事，皆一條而先後重見，亦失簡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刪去子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特爲有識。又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二十八條，又「吾與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李善注《文選》，引其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事，及漢皋二女事，今本皆無之，疑並有脫簡。至《藝文類聚》引雪花六出之類，多涉訓詁，則疑爲《內傳》之文，傳寫偶誤，董斯張盡以爲《外傳》所佚，又似不然矣。

藝文

楊士雲《韓詩外傳》　鳳凰覽九德，來止帝東國。梧桐捧金枝，竹實供玉食。　去婦疑盜肉，抱恨告里母。束蘊請火後，威姑還去婦。　仲尼似陽貨，乃遭帶甲圍。歌罷圍亦罷，自有道德威。　桓公伐山戎，燕君送出境。失禮反割地，恐爲識者哂。　阿谷有處子，三對子貢辭。曾謂大聖人，喬木欲休思。　北犬與晨鴈，黍離與晨風。賢哉趙蒼唐，奄有立嗣功。　人猶死亂君，我當死治長。荊蒯驅車入，僕夫刎車上。　執簡憑於馬，遂伏太行山。力辭三公命，遠矣去索餐。　嗜魚不受魚，受魚不自給。不受長給魚，惟損能受益。　魯有監門女，終夜績泣涕。姊獻兄死越，馬佚圍亡利。　見表未見裏，閽門不入中。子夏喜讀書，夫子爲變容。　偕薪齷丘下，誰觸齷匠上。巫馬嘆投鍰，子路慙先返。　美哉顏無父，御馬眞有法。如使馬能言，人意皆可答。　尺玉千仞光，寸珠百仞瑩。溫良苟在中，眉睫相輝映。　齊楚有狂者，齊楚言不變。自飢忘芻豢，飯上忘粱飯。　孔子遭程子，傾蓋語終日。先生天下士，束帛贈十疋。　枯魚銜索囊，茂木凋霜露。親壽忽過隙，烏鳥空懷哺。　丈夫佩桃殳，日日愼桃亡。義同亡國社，儆戒恆不忘。　五步一噣雉，終日乃得飽。鳴聲響陵澤，羽毛光皎皎。　人主十二疾，時時乖間作。若匪良醫治，熇熇不可藥。　罰飲有經程，飲半亦棄半。仲父恐棄身，桓公乃稱善。　齊有弓人妻，請喻射之道。一發穿七札，乃見弓人巧。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自知肉不善，難以附益賈。　喔咿十步雀，初笑鳳凰起。詘信青雲間，藩木終難比。　鴻鵠舉千里，所恃惟六翮。背毛與腹毳，何能爲損益。　子卿相仲尼，羸若喪家狗。丘也何敢當，惜哉時不偶。　神淵斬蛟龍，雷神擊左目。勇哉窗丘訴，能忍要離辱。抱石投河中，棄蔬槁洛上。人道磏爲下，君子未必尚。　程木烹鱸魚，意在奉君子。南假子不食，高山懷仰止。　不貴五德鷄，而貴千里鵠。魯公思田饒，避寢減上服。　晉公藏臺火，晏子束帛賀。君富藏於民，無乃賦斂過。

胡浚《燕京雜歌》六　丞相祠堂翁仲摧，（《青箱堂集》：甕山有耶律丞相祠。）美髯遺像滿塵埃。北來枉自誇鴻業，未抵韓嬰土一坏。

愛新覺羅・弘曆《薝簷吟（韓詩外傳載孔子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泣使弟子問焉曰鄉者刈薝薪亡吾薝簷弟子曰刈薝薪而亡薝簷何悲焉曰非傷亡簷也蓋不忘故也余讀而有感焉作薝簷吟）》憶昔妾簷薝，結褵事夫君。和鳴如鼓瑟，自卜將終身。妾失薝簷日，乃在彼中澤。良人天一方，誰能覓其迹。妾泣亡簷非泣簷，可憐郎心異妾心。君不見新衣稱體舊衣捨，世間誰泣亡簷者。

雜録

《明一統志》卷二《河間府》　韓嬰墓。（在任丘縣界。嬰燕人，爲漢常山王太傅，作韓詩內外傳。）

《丹鉛續録》卷六《腹背》　李矯《內制集》「鏘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頌表「駑駘獲薦於九方，腹背可儔於六翮」，又云「坐擁股肱之任，顧慙腹背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易餘籥録》卷一五　《韓詩外傳》：「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淮南・氾論訓》稱：「禹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然則吐哺、握髮乃極形其勤耳，非眞有如是事也。《金樓子》云：吾於天下亦不賤也，所以一沐三握髮，一食再吐哺者，正以名節未樹也。梁孝元亦豈眞有握髮吐哺之事哉？後見《黃氏日鈔》已如是說。

《徐氏筆精》卷六《齠齔》　男八月而齠齒，女七月而齔齒，見《韓詩外傳》：齠齔並用，非也。

《續文獻通考》卷一七六《經籍考》　黃省曾《擬詩外傳》一卷，《客問》一卷。臣謹案：是書擬《詩外傳》，雜論治亂之理，凡三十條。每條引詩二句，全倣韓嬰《詩外傳》之例。《客問》凡十五則，前四則論陰陽象緯，後十一則論人事。

《南巡盛典》卷八三《名勝》　韓太傅祠在任邱縣南十里四善村，村即漢韓嬰故居也。【略】有授經臺在祠之後，曲徑窈窕，卉木環蔭，塍畦綺錯，含秀鋪綵。乾隆壬午歲，仍舊宇脩葺爲行宮，牆垣簡樸，欄檻清曠，與遠坰雲樹相映帶。皇上即景懷古，易村名曰「思賢」，並御書額曰「賢里諏風」，又堂額曰「授經」。聯曰：「麗日和風春浩蕩，花香鳥語物昭蘇」；又聯曰：「縈迴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蘊藉人」；又聯曰：「纔聞善事心先喜，每見奇書手自抄」；又聯曰：「書圃禮園無歉好，甌香研淨有餘欣」；又聯曰：「庭饒芳徑鋪生意，座有芸編結古歡」；又聯曰：「香凝貝葉莊嚴具，寶湧蓮花福德多」。

《柳亭詩話》卷二二《黃鵠》　《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晉樂府「黃鵠參天飛，半道還哀鳴」出此。（陳阮卓《賦得黃鵠一遠別》結曰：「一舉千里術，能歸唯有田。」饒解深意。）

李延年

論述

《史記・樂書》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傳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肆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漢書・禮樂志》　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酒酣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又《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

勝紀。

《文心雕龍・樂府》　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

《玉臺新詠》卷一　李延年，知音善歌舞，每爲漢武帝作新歌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坐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傾城復傾國，佳人難再得。

《隋書・律曆志上》　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之官，用李延年以爲都尉，頗解新聲變曲，未達音律之源。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因使韋玄成等雜試，問房，房自叙云：「學焦延壽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乃還相爲，宮之正法也。於後劉歆典領條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盡歆所出也。

《遼史・樂志》　殷人作靡靡之樂，其聲往而不反，流爲鄭衛之聲。秦漢之間，秦楚聲作，鄭衛寖亡。漢武帝以李延年典樂府，稍用西涼之聲。今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漢樂府之遺聲。晉天福三年，遣劉昫以伶官來歸，遼有散樂，蓋由此矣。

《屏山集》卷四《漢書雜論下》　武帝之時，異人并出，史臣方之版築飯牛，斯言過矣。公孫宏、倪寬之儒雅，專事阿諛，皆佞人也。張湯、趙禹之定令，多務嚴急，皆酷吏也。李延年倡優善歌，乃許之協律。桑宏羊剝民聚斂，乃許之運籌。至如嚴助、張騫之徒，皆啓唱邊事以資進取，在堯舜三代之時，不免乎流放竄殛者也，尚何才之足云。惟汲黯、蘇武，一時傑出，而武帝疏遠之，肆其私心，禍流四海，則以朝無人也。史臣之言過矣。

《習學記言》卷二三《漢書》　李延年《佳人歌》，漢武傷李夫人詩詞，司馬相如詞賦，郊祀樂章皆一體。以此被于聲歌，而欲慕《韶》、《勺》之盛，哀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樂府詩集》卷二一《橫吹曲辭》　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略】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

又《漢鐃吹曲》　《樂府解題》曰：《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已來，唯傳十曲。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四曰《入關》，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子揚》，十曰《望行人》。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

又卷二七《相和歌辭・薤露（古辭）》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

《淵穎集》卷七《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

《中華古今注》卷下《薤露蒿里歌》（存目）

《金文靖集》卷七《張宜人輓詩序》　惟輓歌之始，說者謂：自漢時田橫死，吏不敢哭，故爲此以寄哀音。至李延年分爲二曲，則有《薤露》、《蒿里》之歌。後世因之，迄今而愈盛。

《西村集》卷五《挽歌序》　或曰：挽歌何始也？始於田橫也。何始於橫？橫爲高帝所徵，至戶鄉自殺，其從者奉首至漢宮，哀不敢哭，故爲歌以寄其情焉。後因廣之，爲挽歌也。某曰：不然。《左傳》之載「虞殯」，莊子之言「紼謳」，是皆在橫之前，然則非始於橫也明矣。蓋古之送葬，必有執紼，爲人用力不齊，故爲歌音以促急之，此挽歌之始也。漢李延年分爲二曲，曰《薤露》、《蒿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下至魏繆熙伯、晉陸士衡、陶淵明，競爲挽歌。大槩皆哀人命之短促，述死亡之悲苦，叙喪葬之儀情。至若近世以來，遞相承襲，或美其節行，或感其交誼，體既

不同，辭亦稍異。然其哀傷惻怛之情，則一也。

《日知錄》卷五《樂章》《十九章》，司馬相如等所作。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采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皇朝通典》卷六七《樂五》 迨漢高祖入秦，有制氏者世隸太常，記其度數，叔孫通因之制爲漢樂。高祖好楚聲，唐山夫人爲《安世樂》，實楚聲。用之《房中安世樂》，秦名《壽人》，或曰即《關雎》之度數。至文帝時，以奉高祖祠廟，而楚聲又混入古樂矣。漢武帝以謳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造新聲，製樂章，述己功德，陳之宗廟，爲《太乙》、《天馬》等歌，汲黯諫，丞相公孫氏斥黯誹謗先儒。以古樂之亡，斷自漢武焉。嗣後，俗樂音節盡入古樂，如油入麪，世愈久愈不可考。

《李延年歌》《對床夜話》卷一：傅玄詞云：「美女一何麗，顏若芙蓉花。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未亂猶可奈何。」全是李延年歌。《古詩歸》卷三尾評引鍾惺云：此歌出他人口，則爲有情，出延年自歌其妹，則有倡優賤氣。《古詩解》卷四：李延年思以女弟進幸，而作此歌以動帝心，言佳人之美麗，至可以傾城傾國，而人主不惜者，非不愛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再得，故雖有傾覆之禍，而亦甘之耳。然國家至重，僅以一女子故，潛而覆之衽席之間，而猶曰不惜，倖幸之危人國，可勝道哉！其言無足觀，而反可引以爲戒，故特列之於篇。《樂府廣序》卷二六：序曰「北方有佳人」，協律被幸，自媒其女弟焉。「雙飛入紫宮」之謠，諷帝也。余諷漢歌詩，好德如「紈扇」，好色如「佳人」，直繼變風而作。《漢詩音註》卷二引尾評：「北方有佳人」首二句無韻。一轉入神，寫傾城傾國俱直。《漢詩說》卷四：「北方有佳人【略】傾城」「傾國」，甚之之詞，深一層法。「寧不知」句作一折，接云「佳人難再得」方是正意。令人銷魂奪魄矣。漢詩正意多在末句。

傳記

《史記・外戚世家》 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

又《佞幸列傳》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寖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漢書・佞幸傳》（存目）

藝文

蕭綱《權歌行》 妾家住湘川，菱歌本自便。風生解刺浪，水深能捉船。葉亂由牽荇，絲飄爲折蓮。濺妝疑薄汗，霑衣以故湔。浣沙流暫濁，汰錦色還鮮。參同趙飛燕，借問李延年。從來入絃管，誰在權歌前。

梁鍾《戲贈歌者》 白皙歌童子，哀音絕又連。楚妃臨扇學，盧女隔簾傳。曉燕喧喉裏，春鶯囀舌邊。若逢漢武帝，還是李延年。

張祜《宮詞二首》二 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商堯《漢宮詞三首》三 駿馬金鞍白玉鞭，宮中來取李延年。承恩直入鴛鴦殿，一曲清歌在九天。

宋无《李延年》 《詩經》刪後漢千年，蘇李河梁句始傳。傾國佳人難再得，當時更有李延年。

李夢陽《白馬篇》 白馬紫金羈，揚鞭過市馳。萬人皆辟易，言是寶珠兒。生長本倡門，結交蒙主恩。寢食玉榻側，獨聆優渥言。取金大長秋，徵歌李延年。家住十重樓，珠簾白玉鉤。綺繡裁襦裳，妖艷無匹儔。片言即賜第，意氣凌五侯。

徐熥《贈歌者》 鶯喉宛轉舞蹁躚，唱徹涼川第一篇。緑嶺羽衣王子晉，漢宮麗質李延年。袖當卧處還堪剪，錦擲筵間不用纏。三過雍門稱絶技，可能歌勸上留田。

吴偉業《讀史有感》三 昭陽甲帳影嬋娟，慚愧恩深未敢前。催道漢皇天上好，從容恐殺李延年。

曹爾堪《水調歌頭・贈歌者》 五月黄梅雨，鶯囀苧衫天。西園恰有新曲，雁柱瀉珠圓。初似奔泉決溜，又似小窗兒女，銀甲蹙鵾絃。紅粉圍香陣，花顫舞筵前。　涼州調，渭城唱，劇堪憐。憐伊入破，餘響鐵馬鬬風烟。星散何戡歌板，灰冷寧王玉笛，腸斷舊姻緣。流落賀懷智，老大李延年。

雜録

《洞冥記》卷四 帝所幸宫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污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李陵

論述

《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顔延之《庭誥》 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托，非盡陵製。至其善篇，有足悲者。

鍾嶸《詩品・總論》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

又卷上 其源出於《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唐文粹》卷三八白居易《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隕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與！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吴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讐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

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于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于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東坡志林》卷一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日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方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駈虜入胡中，尤知其非眞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煜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吳开《優古堂詩話》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蓋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浮雲飛，奄忽互相逾。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滄浪詩話・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吳景仙）所論屈原《離騷》，則深得之，實前輩之所未發，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概論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李陵之詩，非虜中感故人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坡亦惑「江漢」之語，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

《五嶽山人集》卷二七《小序六十三首・李陵》　李陵，國士也。窮會苟生，圖奮國報。奈何漢氏寡恩，閉鍵塞路，使之絕意攄鄉，抱憤異域，沒影黃沙，非其心也，非其心也。觀其送別子卿，哀聲楚調，恨恨無涯，可謂一字酸心，片言下淚者矣。予每詠諷，必廢書爲之零涕。

《升庵詩話》卷五《李陵詩》　《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流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苑》只載首二句，見于《修文殿御覽》。鍾嶸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信不誣也。當補入之，以傳好古者。

《詩家直說》卷四　《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孟子、屈原兩用此語，各有所寓。李陵與蘇武詩「臨河濯長纓，念子恨悠悠」，此偶然寫意爾。沈約《渡新安江貽游好》詩「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所謂襲故而彌新，意更婉切。柳宗元《衡陽別劉禹錫》詩「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至怨至悲，太不雅矣。

《詩藪・內編》卷三《古體下・七言》　少卿五言，爲百代鼻祖，然七言亦自矯矯，如「徑萬里兮度沙漠」，悲壯激烈，渾樸眞致，非後世所能僞。然較之《易水》、《大風》，則夷爽調適不如。蓋當是時，《郊祀》、《鼓吹》并出七言，句法又一變矣。

《事物考辯》卷一三《李陵詩》　《容齋隨筆》：《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視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乃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禁，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明按：劉子玄云：李陵答蘇武書亦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所擬作也。

《說詩晬語》卷上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韵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慷慨吐臆，或沉結含凄，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枵然無有。

《與蘇武詩三首》　《古詩解・別歌》：李陵別蘇武而作。此以自嘆，言吾昔遠度萬里之外，爲君出死力以奮擊匈奴，至矢盡道窮，兵喪名辱，其不即死亦欲得當以報漢也。而陵母被戮，欲報無從。若曰陵雖負德，漢亦少恩，此雖自爲抵飾之辭，然而其情亦可憐矣。　又《與蘇武詩三首》一尾評：少卿既失身虜庭，難復歸漢，因蘇武之歸而作詩送別。故首嘆良時不再至，以起傷恨之端也。又見浮雲之馳，即奄忽之間飄颻不定，乃知人遭風波之險而流落天涯，亦若是而已。因相與執手戀戀不能遽分，且欲乘風之發而身與俱往，亦有恨不能奮飛之意。　又二尾評：「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或疑此詩詞氣稍緩，獨爲蘇武出使時所贈，非也。首言後會難再，而一別遂爲千秋，既而感慨於悲風而至，對酒不能酬勸，非因異域分離安得深悲至此。末言歸者欲行留者獨苦，而復舉酒以結綢繆，則亦無聊之詞也。　又三尾評：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一旦得歸，出自望外，故少卿送至河梁而握手驚問，又不勝故鄉之感而至恨恨不能辭，其中心亦可悲已。顧別者難爲情而思者無終極，乃復興感於離合之不常，而尚思徼幸於萬一，故以日月弦望爲喻，而相期於皓首，亦聊以自遣云耳。　又《李陵錄別詩四首》一尾評：少卿身阻於北而羨鳥之南飛，言朝發而已暮，聞其至矣，欲寄一言以慰相思之苦。而鳥猶以路遠爲辭，若恐羽翼不勝焉者，莫可誰何，意惟有從之俱逝。而其如駑馬之不可乘，何哉？反覆興嘆亦不能爲，情之甚也。　又二尾評：此詩言晨飛之鳥則就陰而鳴，夜行之蟲則向陽而飛，以物之不得其宜，喻身之失所寄也。而言念所思非不自禁，徒就明月之光以想見容色。因玄鳥之至而思復奮飛，然而踟躕不進，彷徨不前，仰視浮雲之馳日可千里，而我卒不能，中心之悲有誰知者，故思得一見所思，而慰此饑渴之想也。　又三尾評：此亦飄泊他鄉者作此自嘆也。言人情懷故土則操南國之音，悔周流則發歸與之歎，正以一切含靈未有不期自適所願者也。詎意人生莫不願貴，而吾之遭遇竟以無端而流落天涯，然則榮貴之塗，與其勞筋苦力而得之，誠不如穩步天衢之爲快矣。作此詩者，豈哀少卿之置身絕域而然與。　又四尾評：此詩嘆君子以困窮執節，泯泯有誰知者，疑爲蘇武咏也。言天地晦冥，陰氣肅殺，此時天意，亦若向西北而薄東南，即斗與漢可想矣。而武且獨處匈奴，杖節不屈，窮苦至不可言，然節在窮荒，誰分黑白，如水置瓶中，孰辨淄澠，終歸於泯滅已耳。令古人不以洗耳自表異，後世亦安知有巢父哉。　《石比部集》卷五《文選》：獨東坡氏【略】其謂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字，余未敢信。西漢文皆深重，此書特俊逸，稱陵之才，然其氣格猶夫西漢也，齊、梁間人有此語言否？若夫諸體高下，以時異工拙，以才異踈密，以學異純駁，以識異壯茬，以氣異貞僻，以志異在審，所尚而已矣。　《藝苑卮言》卷二：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第其旨法，亦魯、衛也。　《古詩歸》卷三李陵《與蘇武詩三首》首評：譚元春云：使是僞作，蘇李必是一手結搆，一副光景。今蘇澹以悲，而李警以悲，蘇在格韻妙而李在情景妙，自是兩人相對相贈之作。端明智慧，蓋古今不能不失此一言。　又尾評：鍾惺云：眞有一副肝腸，在眉宇舌端間吐出。李陵叛人，能使蘇武與之交，司馬遷爲之被罪而不悔，有以也。　又「攜手上河梁」首評：譚元春云：字字眞，所以字字苦；字字厚，所以字字婉。只此一首，唐人妙手猶費經營，況齊梁小兒乎。　又卷六《樂府古辭・李陵錄別詩八首》「鳳凰鳴高岡」尾評：蔡敬夫云：四語識力橫絕千古。　又譚元春云：鳳凰知己，亦是從來高人行徑。　又鍾惺云：骨勁氣傲，語不在多，亦復不能多。　《樂府廣序》卷二六：序曰：李都尉《別歌》，傷自絕於漢也。母死名敗，百身莫贖。太史公不爲陵立傳，於其祖廣傳微文略見，言自後李氏名敗，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畢竟功不補罪，後人愛陵才氣幷恕其節，當亦非少卿所自許。其自明己志正在言表，與子長報任安書相埒。按《本傳》僅列此歌，五言詩及答子卿書並闕，劉知幾謬謂僞作，何歟？　《讀書偶然錄》卷九：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注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按：馬遷謂陵敗亦足暴于天下。觀其詩，其志誠可悲矣。詩載《修文御覽》。　《榆墩集選》文下：李陵《錄別》「燦燦三皇列」、「寂寂君子坐」二首，卻似子卿氣味。　《漢詩音註》卷二《別歌》尾評：「徑萬里兮渡沙漠」：【略】直述其情悲而怨矣。　又《與蘇武詩三首》一：「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拈時帶景，無一語不在見前，樸淡渾深，千古絕唱。）「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送子以賤軀，他何足與言，與送子俱遠飛同，非僅戀戀歧路也。）　又二：「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歧路側，悢悢不能辭。」（命意孤高，敷詞婉至，以此追風續雅，眞得其神矣。）「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有此深厚，居然風雅矣。）　又三：「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三篇語意漸緊，而急處卻宕得開，故迫而能舒，可通絲竹。）「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上云「對酒不能酬」，又曰「獨有盈觴酒」，忽而酒爲無用，忽而復託之以酒，寫出瀕別哀亂無聊。蓋初因悲風促離，其情若有深乎酒者，而征人長往，舍此物更無以寄綢繆也。唐以前論古詩，多專取都尉可羣可怨，于屬國爲純。都尉三章，舊主在北送子卿南還作，或以河梁病其僞，謂塞外水多氾濫，安得有梁。友人于密菴云：此送蘇出使之詩，少卿尚未戰也。看其語意良是。看「良時難再至」與「嘉會」句，似送蘇出使之說爲長，而臨河濯纓，又似塞外，蓋水清則濯纓，塞外河皆清流故也。）　又

卷一〇《李陵錄別詩八首》一：「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去，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漢人妙處，多認眞寫幻，如覩其事，如聞其聲，用筆能呆能狠能工，而愈見其神化無迹，此篇得之。）又二：「燦燦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燦燦八句，所謂愈疎而愈合也。）「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萍離不結，思心獨屛營。」（何必減蘇李耶。「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若遠若近，其妙乃在阿堵中。）又三：「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此篇彷彿河梁，乃在形聲之外。）又四：「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照首篇，又宕一意，彼是就所歷說，此是就所思說，各有其妙。）又五：「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猿馬顧悲鳴，（『猿馬』疑作『轅馬』，即車爲不轉轍，馬爲立踟躕意。）五步一傍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何嘗襲少卿一語一意，直神而明之矣。江左以來優孟衣冠耳。）又六：「鍾子歌南音，仲尼嘆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二句可謂至言，苟違其願，雖王侯之貴，松喬之年，有不足言者矣。）「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于天衢。」（末四句絕無倫次，然總是憤極有託之詞。愈遠則愈悲，可知十九首「今日良晏會」一篇結尾數行，不得向癡人說夢矣。少卿生平悲憤約略以數語盡之，非但深知都尉之心，正其材分相敵也。）又七：「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不好飛』寫出鳳凰身分，直俯視鵾鵬矣。）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又八：「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升菴詩話》云：見《修文殿御覽》。此首韻雜，用青蒸，漢人亦無之。此篇用韻雖雜，而詞旨俱得河梁之神，使少卿爲之，何以加焉。末數語正勉子卿以終砥高節，如巢許長留清名于人間，而傷都尉爲瓶中之水，淄澠莫辨，身名俱殞耳。）《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眉批：李陵名節喪敗，觀其詩，眞有一副肝腸，在眉宇舌端間，宜乎子卿爲之交，史遷甘爲之腐也。《漢詩說》卷四尾評：「良時不再至」，只此五字，已足泣鬼神矣。蓋陵與武一別，終身不再見，且子歸成名我留受辱，此一別自是千秋關係，故發而爲言與平常不同，所以五字後字字痛心，超絕千古。蓋天地間當開五言詩，遂有蘇李之事。自是而還，四言之風漸微，而五七言遂至于今，皆此數詩開之。學者不從此透關，終非絕頂。此「良時」五字尤宜着眼。《昭昧詹言》卷二《漢魏》：「黃鵠一遠別」，此似爲客中送客，非行者留別，乃居者送行者之辭，與《步出城東門》篇同，觀明遠《贈傅都曹別》可見。若如何屺瞻滯解，作別少卿，則末句「送子」語「送」字，終強紐不通。又：「攜手上河梁」。游子，自謂；行人，指行者。「安知」二句，意極忽變，如驚鴻脫兔，矯尾掉首，乃政是古人用筆文法絕勝處，與子建「憂思疹疾」二句同。此不必泥作陵與武，其意自明。何義門謂此設爲武慰陵之詞，于意滯矣。「弦望」猶言圓缺，以喻會別耳。本言月而挾句言日，言安知不再有會時。「努力」二句，忽又放筆，作無可奈何哀慰之詞。蓋自悲無奈何，而祝故人以崇德，此情曷有極耶？　又：「良時不再至」四句敘題事，「仰視」八句，句句轉換，筆勢頓挫沉鬱，後惟杜公有之。然亦前一首精神最佳。又：「嘉會難再遇」。此首止于詞足盡意，無甚精美。洪容齋據此「盈」字而斷其爲僞。然陵已降虜，即偶用惠帝諱，亦或有之，未足以儒理據爲確證。要之，此詩不必定爲少卿作，政不必據此一字爲斷耳。《藝概・詩概》：但敘別愁，無一字及于事實，而言外無窮，使人黯然不可爲懷。至「徑萬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頗淺，而《漢書・蘇武傳》載之以爲陵作，其果然乎？

《答蘇武書》　《讀書攷定》卷一四《答蘇武書》：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儇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人所作明矣。年世眞僞難辨，如此者多，如《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荊公以《詩叙》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況其餘哉！

宋咸以私意改《周易》正經數十處，多見其不知量也。《閑耕餘錄》卷二《李陵答蘇武書》：李陵答蘇武書，梁昭明已入《文選》，自唐劉知幾謂其文體不類西漢，蘇子瞻遂疑爲齊梁間文士擬作。考江淹《上建平王書》有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又魏瓘《搗衣賦》云「李都尉以胡笳動泣」，皆用陵語，豈其無據？如以詞多偶儷，體涉流靡，則鄒陽獄中之書，劉勝聞樂之對，在陵先者已然，可謂西漢之文無此體乎？且熟味此篇，詞雖靡麗，氣故雄渾，而叙致詳委曲盡情事，非親歷其境者必不能描寫至此，斷爲陵作無疑。《兩漢鴻文》卷一〇：李陵《答蘇武書》尾評　王鳳洲曰：感慨悲壯，婉焉有致，故是六朝高手。　又徐漢臨曰：憑几讀之，如聽胡笳邊聲蕭條慘烈也。讀李陵書，辨其僞，不失爲巨眼，選漢文入李陵書，未必不知文。《文選尤》卷一〇李陵《答蘇武書》末評：鄒守益曰：此書意多謬妄，咸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者，特以其詞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焉耳。又：瑋奇而蒼古，馳騁而精工，彩綺爛如，慷慨激烈，此豐城駭電之輝，沙丘躡雲之轡也。只取其文之可誦可法，眞贋安足計哉。　黄永年《靜子日記》：《李陵報蘇武書》，決非西漢文字。

傳記

《漢書・李陵傳》（李）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略】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略】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左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陋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黄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

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令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廼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廼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幷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遍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李陵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李陵集》二卷。

《玉海》卷五五《藝文》《李陵集》二卷。

藝文

庾信《李陵蘇武別賦》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岸，臨路凄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王維《李陵詠》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裏。將令驕虜滅，豈獨名王恃。既失大軍援，遂與窮廬耻。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捐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

胡曾《咏史・李陵臺》　北入單于萬里疆，五千兵敗滯窮荒。英雄不服蠻

夷死，更築高臺望故鄉。

虞集《李陵別蘇武》　老羝已乳鴈聲傳，去住初分哭向天。明日節旄歸漢地，將軍應是獨潸然。

揭傒斯《題李陵送蘇武圖》　一與故人別，死生甯復親。休言典屬國，猶得畫麒麟。今朝送漢節，迢遞入秦關。惟有沙場夢，相隨匹馬還。慘澹河梁路，參差塞上山。誰言是死別，日夜望生還。

范梈《蘇李會合圖》　未識沙場苦，空曾捧使來。詎知羝羊乳，不抵鴈書回。漢節風霜古，胡笳日暮哀。誰憐太史令，心爲故人摧。

唐汝詢《擬古百首・李都尉陵餞行》　人生無定在，良會豈有常。今夕共歡娛，明旦各一方。念子當遠別，中心悽以傷。何以敘離情，置酒南山陽。四顧無人聲，悲風自飄揚。邊馬思其群，孤鴻動南翔。越秦路殊絕，山川浩茫茫。執手永無時，且各盡餘觴。子其不我留，將何表衷腸。行行忽已遠，欲別復牽裳。願爲雲間鳥，相隨還故鄉。

又《蘇屬國武留別》　北天霜露繁，旅鴈忽南飛。遊子思故鄉，歸心正依依。柰此同袍友，念當生別離。棄捐金石交，能不令心悲。幸有清商曲，與子共徘徊。乃命絲竹音，慷慨布中懷。烈烈神颸起，清響一何哀。對酒悄無言，涕淚從橫垂。更節奏新聲，白日忽西馳。駟牡向路鳴，行人當告辭。關山修且阻，相見詎有時。行行不忍別，驅馬復來歸。願子長相憶，千秋以爲期。

鄒緝《題李陵泣別蘇武圖》　漢家烟塵仍未息，君牧海邊臣屈膝。當時同憤死匈奴，誰料君今歸故國。胡天茫茫塞草青，君歸依舊漢官榮。臣身雖倚戎王貴，收淚慚君後世名。

潘恩《雜體詩三十首・李都尉陵（送友）》　失路陰山側，羈栖關氏疆。送君遠離別，憂思結中腸。子歸輔明主，我留殊可傷。國恩今未報，敢希還舊鄉。手持一樽酒，目斷參與商。願言各努力，沒世莫相忘。

丁奉《集蘇武李陵二首》　征夫懷往路，恨恨不能辭。遠望悲風至，仰視浮雲馳。山海隔中州，相見未有期。願言長努力，莫忘安樂時。　行人難久留，陟彼南山隅。徘徊溪路側，離別在須臾。昔者常相見，今忽互相踰。努力崇明德，必欲榮薄軀。

王世貞《擬古・李都尉陵從軍》　黃雲被原野，策馬欲何之。鼙鼓勁前林，招搖動旌旂。涕淚結爲冰，嬋媛將告誰。長當生死訣，盡我酒一卮。白露尚爲霜，安能貳不移。唯有金與石，庶以表心期。

彭輅《詠李陵》　中軍皷鼓絕天山，夢隔秋風吹不還。椎髻總仍胡服便，射麋羞取漢弓彎。隴西飛將拋荒塚，帳裏胡姬捧醉顏。儻上高臺定惆悵，誰家明月照刀鐶。

龐尚鵬《李陵臺明妃塚》　北望中原隔虜庭，漢家遺恨付滄溟。李陵臺下多芳草，不似明妃塚上青。

龍膺《咏史七首》三　都尉亦國士，負漢非始情。獨請五千卒，徒步從北征。引士列前後，縱止聞鼓鉦。弩發應弦倒，飛矢如流星。搴旗斬梟帥，追奔越龍城。虜憤復興師，強踰十萬兵。扶創率轉鬬，故道循南行。矢窮振臂呼，徒首爭先登。士死氣逾厲，天地爲震驚。路絕援不至，天明鼓不鳴。吁嗟坐受縛，志屈身名傾。尚懷奮大恥，庶幾曹柯盟。漢誤公孫言，收族母妻幷。已矣復何顧，椎結縵胡纓。循髮謝少公，置酒辭子卿。歌罷更起舞，胡風揚哀聲。陵也亦有言，刺心以自明。不死非壯士。咄咄胡爲生。

朱彝尊《弔李陵文（并序）》　朱子登乎朵掠之巔，覽大漠之野，見有雪山峙乎西北，若出若沒，若廬若旅，回睇從者，忽失其處。從者曰：是所謂天山也，李陵之臺在焉。朱子曰：噫嘻！有是哉。竊嘗論陵本文士，顧以家世爲將，欲立功殊域，方其召見武臺，耻隸貳師軍，請得步卒五千自當一隊，其才誠有過人者。及兵盡矢窮，以身降敵，短衣椎結，對蘇武泣下沾襟，抑何陋也。其身辱名隕，亦足爲負才喜功者之戒。然陵方降敵，隴西士大夫咸以爲媿，而司馬遷猶力爭以爲國士，雖大節如武，終不以衛律遇之交好，尤篤陵，其情有可矜者也。河梁之詩爲五言所自始，使得一鳴鐃歌郊祀之盛，庶幾史克、正考父之美復見于漢。乃委之漠北，幸而武奉使倡和之詩得復流傳于世。迨武既歸，其悲惋無聊之思必有甚于平昔者，登臺而望，豈乏感時懷友之作，惜乎不傳者蓋已多矣。自古愛才之主宜莫如漢武，然其所好特司馬相如靡曼之詞，枚皋、東方朔俳諧之體，以遷之文，陵與武之詩，獨未聞有稱焉。至柏梁既成，賦詩高會，當極一世之選，乃所與賡歌颺言則衛青輩一二麤豪武人，及大官上林丞刀筆俗吏八九而已。此何爲者耶？賈生之才，文帝不善用之，爲世所惜。若武帝之于陵，用違其才，殆又甚焉。嗚呼！才士之不遇于世，自古然矣。爰命從者酹之以酒，而爲文弔之。其辭

曰：入雲中而四望兮，路百折以登危。眄絕漠之驚塵兮，悼失身于騫期。嗟平城之搆患兮，三十萬其莫支。曾不念祖父之數奇兮，丕大言于武臺。以五千當萬騎兮，固宜心一而不離。何女子載于行間兮，將在軍而莫知。儒生不可使即戎兮，妬人不可與謀。無援師以委敵兮，何百口之足讐。死既媿成安兮，生復慚乎淀野。憾因杼之妄言兮，遂投杆于諜者。前奚侯使上坐兮，後丁靈之嘲我。殺身既難能兮，寧歸國之不可。斧冰以爲糒兮，續帶以繩瞻。畢昴于南街兮，望天漢之東傾。朝忽忽其就暮兮，夜迢迢而獨興。雖永絕于君親兮，尚見思于友朋。刀環既違願兮，何故鄉之足慕。驅橐駝與騊牛兮，獵霜禽與秋兔。登荒臺之夐絕兮，送故人于長路。舞短服于樽前兮，聽悲歌其如訴。身雖陷沙漠兮，盟未忘乎曹柯。嘆形迹之長乖兮，豈忠信之可訛。居殊域而心故都兮，夫孰明子之無他。彼河梁之高唱兮，麗五字而爲詩。感杜甫之遺言兮，謂二子其吾師。斯人不可作兮，大雅其衰。才士自古而失職兮，奚吾生之足悲。

趙士麟《詠史詩・李陵》 少卿文士耳，用兵非所長。用兵先紀律，魯誓戒寇攘。婦女與珍寶，軍中何潛藏。況復陷大澤，地利未審詳。鏃矢五十萬，一日委道傍。雖微管漏師，焉得不潰亡。喪師且辱國，厥咎由殺降。河梁擅逸調，音韻發鏗鏘。用之以協律，庶爲清廟光。

周金然《擬李都尉陵別蘇武》 結髮事刁斗，百戰聽鼓聲。白日鼓聲死，頹風折大旗。手提五千人，後效將可期。彼夫工媒蘗，明主深見疑。母妻憯臨刑，友生殘其肌。丈夫空有志，痛哭當何辭。與子結金石，我心諒子知。子歸懷漢德，我留黯自悲。不忍度河梁，執手淚盈卮。

又《擬蘇屬國武別李陵》 言別匪遷次，積緒久悽悽。顧盼雙黃鵠，不得與俱飛。雖無兒女懷，臨岐能勿悲。歲月不待人，髮白顏亦黧。高岡有松柏，歲久已成圍。節旄看落盡，寸心誓不移。對此一尊酒，既醉忍獨歸。悲笳四面起，訣別在須臾。子看河梁水，東海以爲期。

諸錦《詠古十五首》三 屈宋何人匹，河梁五字詩。柏臺成創體，尚有李騫期。

郭雍《李陵》 厥祖銜長恨，嗟君更數奇。武皇知失援，絕塞竟輿尸。萬矢龍庭盡，千秋鼠窒悲。空餘椎結淚，一對漢衆垂。

李宗渭《擬李少卿陵詩》 落葉滿天地，登高送將歸。客言未能竟，清風飄吾衣。何以叙永好，杯斝不可揮。別馬蕭蕭鳴，瞻視路何其。無爲在岐路，贈子長相思。

金志章《李陵臺》 上都河畔李陵臺，千里風煙一望開。國士名隳空飲恨，故家聲隕重增哀。寒沙慘淡鄉關遠，落日蒼茫驛騎來。（前代置驛于此。）空撫刀環作胡語，辜恩甘自負奇材。

劉炳《題李陵蘇武泣別圖》 臣有千古哀，覆水一去難再回。臣有三寸舌，染絲一黑難再白。丈夫瓦裂聲名虧，漢不我德將安爲，吞聲長哀送蘇武，忠肝惟有青天知。煙沙蕭條壓冰雪，心事淒涼淚成血，誰憐魂魄老胡塵，空有丹心瞻漢闕。目斷關河夕照迷，茂陵烟樹草萋萋，將身不似雲邊雁，猶得年年故國歸。

孫家穀《貂裘換酒・李少卿河梁泣別》 韜盡穹廬雪，大刀頭廿年完了蘇卿之節。匹馬西風行就道，且上河梁一揖，眞個是生離死別。塞草荒涼邊笛起，聽聲聲欲墮降臣泣，攜手語更嗚咽。漫提舊事重淒絕，看零星鬢邊霜影老，羌能識道。是漢家天子使，今日玉關生入。只贖我，天涯踪跡萬里龍沙，歸路遠照斜陽。襟上斑斑血，君去矣，復何說。

劉薩《古意》 蘇武雪中氈，李陵臺上月。河梁送別時，知心未知骨。

李騰蛟《咏史二十一首》九 陵乃廣之孫，武則建之子。武能蓋父愆，陵徒增祖恥。華夷各君臣，中外仍朋友。至今百世下，尚亦稱蘇李。

李於陽《和友人六別詩・李陵別蘇武》 同是故鄉客，而我送君歸。斯須立河梁，浮雲慘不飛。君去莫相憶，關山音信稀。鴻雁年年來，見面傷無期。高臺望長安，孤懷弔斜暉。不見牧羊人，春草空羊肥。

蘇　武

論　述

《古詩解・蘇武詩四首》一尾評 此子卿出使而別昆弟之詩。言骨肉之

親，祇以枝葉相連便相友愛，則彼結交者可知。夫且四海皆兄弟，無有爲路人者，況我與子連枝同體，何乃昔常相近而今竟成睽隔耶！然居常玩習不復動念，惟當別離則思念之情自有不容已者。彼鹿鳴在野，得食相呼，而燕樂嘉賓者，尚可取之以喻。今兄弟遠離，安得不以此尊酒相留斟酌而敘平生之親也。其情致委曲，亦彷彿《棠棣》之遺意與。

又二尾評　此疑蘇武將使匈奴時，留別其妻也。初言歡愛之情緒，次言將別之光景，而握手泣別直以死生未可知爲念，其夫婦之情與臣子之誼，藹然自見於言表。　又曾原曰：奉君命以出，別其室家，即以死自誓捐軀報國，素志如此，宜虜庭之不屈節也。

又三尾評　此子卿在匈奴時將歸而別李陵之作。言黃鵠猶能反顧，胡馬猶悲失羣，而況我與子同在匈奴，一旦別子而去，實有愴然不忍別者。故首以雙飛龍爲比，而其間悲歌感慨，中情激烈，惓惓以子不得歸爲念，有不自知其心之傷而語之複也。至於願爲雙鵠，與子俱飛，則陵已甘心絕域，而武尚欲挾之以歸漢，可謂忠厚之至矣。

又四尾評　意此遠遊南國，將別友人而賦此詩。言「晨月」以想見其容光，言「蘭芳」以形容其美德，而芬馨及我，又以見其交契之同心。良友如此，而今將辭之以還故鄉，故俯觀江漢，仰視浮雲，深慨己之行踪亦飄流靡定，而從此相離日遠矣。但朋友之嘉會難再，而後來之歡樂未央，故臨別贈言，而重以修德相勸勉也。　又王元美曰：李少卿三章，清和調適，怨而不怒。子卿稍似錯雜，第其旨法亦魯衛也。　又：《容齋隨筆》謂武在長安不宜及「江漢」，遂以爲後人擬作。然武之別友不知其爲誰，即此詩之作亦安知其爲使匈奴時，注者實無據也。斯言足破其惑矣。

《文章辨體》卷一一　劉氏謂：第一詩出使時別昆弟作，第二詩別妻作，第三詩在匈奴得歸別李陵作，第四詩遠遊別朋友作，五典之義藹然可見。

《五嶽山人集》卷二七《小序六十三首・蘇武》　武性敦天懿，遭辰不淑，故於乖分之際，霰淚結音，綢繆恩戀不可解也。是以上通神明下燭萬世矣。

《四溟詩話》卷一　魏武帝《短歌行》全用《鹿鳴》四句，不如蘇武「鹿鳴思野草，可以喻佳賓」點化爲妙。

《環溪集》卷一八《詩話》　蘇子卿詩，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焉。樹標準的，《三百篇》後，一人而已。

《古文品外錄》卷一《報李陵書》尾評　漢武帝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既立，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往遺單于，作詩留別，其妻答之云：「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月馳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乃知不獨蘇中郎能文章，即其妻亦詞家也。

《檢蠹隨筆》卷七《蘇武》引《日新要錄》　蘇武牧羝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娶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周，苦之者無所不至，娶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廷，豈不辱哉！坡謂色慾之心，雖武不能免，不知武矣。一婦奚足以汙其清風大節耶！

《古詩歸》卷三《詩四首》首評　鍾惺云：只是極眞、極厚，若云某句某句佳，亦無尋處。後人一效擬，便失之遠矣。

又尾評　鍾惺云：李陵降虜，畏死耳。其說武降也何居？曰分謗也。然則武何以贈詩歆歆也？古人交情意趣，各不相妨，達懷厚道，難與世人論也。

《采芝堂文集》卷一五《蘇武》　史稱蘇武取胡婦生子，帝爲贖以金繒。世之望子卿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而待子卿太淺者遂以爲白璧之玷，又以宗嗣爲重，胡婦無論。此皆未知子卿者。昔重耳之出亡也，秦妻以三女，公子受焉。越牟聘楚，楚拘之，牟乃請婚，臣僕而守廄，卒用逃去。是故神變化者不校細名，行大事者無拘小節。莘女之獻私矣而周文以釋，即苗之誓怯矣而周武用興。王剪之請田宅，蕭何之賤貰貸。君子寓大節於衆人之跡而衆弗之知，行變通於大節之間而衆莫之察，往往類此。不然，子卿能忍於十九年之挫，獨不忍於妻妾之奉耶。且匈奴之中，所與莫逆者李陵也，陵則降矣。中國之使者衛律也，律又降矣。窖中之處，北海之徙，羝羊之牧，氊雪之嚼，單于之困我極者，唯以不屈故耳，使于此不少貶以釋其疑，則豺狼之性，豈無三尺之鈇可加武之頸哉！武不難刺心以竭忠，刎頸以見志，顧報國之軀，輕死于豺狼之手，是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莫之知也，國家之事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是故取胡婦以行權，雖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弗恤也。若以胡之婦爲不宜取，則充類至義之盡胡之粟不必食，胡之衣亦不必衣矣，此大不通之論也。昔有坐磐石而觀溺者，不知溺之情而嗤其亂，使嗤者

而蹈其溺，則不暇自嗤而傍人嗤之。不審子卿所處之地，與所行之權，而妄訾可否者，何以異是。

《漢詩音註》卷二《詩四首》一尾評　懷往感別，相夾出之，而話意則促于臨歧。結云「敘此平生親」，迴抱上文，章法妙絕。

又二尾評　《玉臺新詠》作留別妻。語質而情悲，《二南》之遺響也。

又三尾評　此首稍爲錯雜，而大段看之，仍自不傷。

又四尾評　寬寬說起。四句「征夫」一聯，則與都尉各有苦衷。因見佳晨芳草，非二人所戀戀也。「寒冬」至「浮雲翔」，就征夫說。「良友」六句合說，末句以遊子結，結構秩然。　又：滄浪論詩首點議論，即如屬國四篇，只渾渾傷離敘別，絕無一感慨語，況詡己之高義，風陵之陷身乎。古詩高處正在此。　又：論者以蘇李詩爲五言之祖，或又摘《尚書·五子之歌》與《毛詩》中五言單句，謂不始于蘇李。要其創體成篇則權輿二公，而其後遂有《古詩十九首》諸章咸取則焉。魏晉以後，五言盛而風雅漸微，源流固不可誣也。　又：屬國與都尉獨出匠心，變風雅爲五言，深厚和平，具存六義，而風神蘊藉忽標新裁，視兩京之倣爲毛詩者，殆將過之。故屈宋之騷歌，蘇李之五言，皆葩經嫡傳宗子也。　又：今之詩人諸體略備，予竊謂能殫心五古，他體雖缺則詩人也，諸體森然而五古未稱純詣，猶之半詩人也，固當奉蘇李爲開山矣。杜陵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又「詩看子建親」，章程如此。　又：以蘇李視建安黃初，則詩人之賦典以則矣，況江左而後乎！

又卷一〇《蘇武詩答詩二首》一　「瑤光」以下娓娓河梁間語矣。　又：寫其忠厚悱惻，意簡而彌深，比視屬國四詩，正未易低昂也。

又二　《古文苑》題曰：別李陵。　又：勉之以努力，言笑視修德，更深，莫漫作淺語，分層級也。　又：只是渾然中含，便去古人未遠。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蘇武》　武之節，固足爲難。不難于辭衛律之誘降，而難于與李陵飲酒話舊而不移，更難于十九年之苦操忍恥也。如謝朏始持節而終仕者，不亦信武之節誠難矣哉。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五《詩三首》眉批　李之情景逼眞，蘇之格韵曠遠，李之警以悲，蘇之淡而惋，各自有其妙處。

又　以雙飛龍、雙黃鵠比己比人，不嫌其荒，不嫌其俚，其詩之實如此。

又　武別妻詩恩義纏綿，千古爲烈。按《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少，聞已更嫁。此或是挾武同降之術耳。及武歸漢，陵答書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帷。豈武妻果更嫁耶？

《昭昧詹言》卷二《漢魏》　「骨肉緣枝葉」一起十二句，賓主往復歷落，語勢浩然，用筆轉換頓挫，崢嶸飛動，後惟杜公有此。「昔爲」、「昔者」以拙鈍重復，愈見樸厚。「鹿鳴」二句，橫入振接，本非賓而可借喻賓矣。以其遠行，攀起下「尊酒」，筆勢文法，變換生動。此詩向來解者，穿鑿強說，皆不可通。題曰《古詩四首》耳，而必以前二首爲子卿初出使時，別兄弟，別妻子，後二首爲自匈奴回，別少卿，皆形似之論，影響之談。夫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遠人自指行者。而王元美謂是自稱，固不可通；何義門以爲指少卿，亦未諦。此只爲居者送行者之辭。觀次句三四句，則明指兄弟，賓主分明。「況我連枝樹」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親交，尚爲兄弟，況眞兄弟乎？「願子留斟酌」，稍留而飲此酒，此只餞飲事，意甚明白。

《漢書讀》卷九《蘇武傳》　李陵轉念一萌，動步畏死。武決於初念，千磨百折所不能回。雖幷欲得當歸漢，獨能置死生于度外，所謂得其所不愛其死。武得終爲義士，陵不得爲壯士以此。

《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蘇武詩四首，鍾竟陵謂俱是別陵；沈歸愚謂首別兄弟，次別婦，三四別陵。愚以首章前半實是比喻，「鹿鳴」以下明出正意，分明別友無疑。次章統就夫婦言，當是另爲一首。三四又是別友。如此似較二說稍安。

傳記

《漢書·蘇武傳》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略】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栘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

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劒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略】贊曰：【略】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藝文

李涉《六歎》 漢臣一沒丁零塞，牧羊西過陰沙外。朝憑南鴈信難回，夜望北辰心獨在。漢家茅土橫九州，高門長戟分王侯。但將鐘鼓悅私愛，肯以犬羊爲國羞。夜霜寒雲卧冰雪，嚴風獨刃垂旌節。丁年奉使白頭歸，泣盡李陵衣上血。

李白《蘇武》 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鴈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饑餐天上雪。東還沙漠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胡曾《咏史·河梁》 漢家英傑出皇都，攜手河梁話入胡。不是子卿全大節，也應低首拜單于。

又《居延》 漢漠平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禁十九年。

溫庭筠《蘇武廟》 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烟。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朱德潤《跋蘇武還漢圖》 蘇子卿杖大節歸漢，葉水心謂馬後瘏駒，所以官至典屬國。德潤觀古考績，功疑惟重。惜乎漢不如古。

楊維楨《牧羝曲》 牧羝郎，十有九星霜。斮冰爲飲，嚙雪以爲糧。官我左伊秩，位我丁靈王，誓有抱節死，死無面縛降。家有故人，爲我酌春酒，落景不可回，朝露不可久。（述陵勸語。）生口捕雲中，帛信託歸鴻，烏號號欲絕，麟閣豈論功。

倪岳《蘇武牧羊圖爲劉閣老祐之》 子卿重遠使，武皇侈邊功。如何張勝徒，竊攜單于中。身拘志弗移，抱節甘長終。牧羝豈望乳，聊以安其窮。迢迢北海上，終見南飛鴻。廿年歸絕域，千古憐孤忠。麒麟耿遺像，丹青照旻穹。翻嗟茂陵樹，落日生悲風。

李昱《詠史·蘇武》 憶昔看羊海上居，雪寒猶是嚙穹廬。胡人但識羝無乳，漢使能令雁有書。屬國不嫌恩太少，中郎若屈義全疏。願將手內清風節，賊子姦臣一示渠。

馬理《蘇武牧羝圖》 北海牧羝羝未羔，饑餐穹雪望神皋。律陵說得黑頭白，卧持常持漢節牢。

又《題蘇武牧羝圖》 中郎天漢使羶羯，十九年餘仗漢節。征鴈未傳上林書，牧羝嚙盡北漢雪。玉山蓋已輕如毛，丹府殊能堅似鐵。誰道雙凫分首處，南翔惆悵淚成血。

紀坤《題蘇武牧羝圖圖尾細書馬遠字其眞贋亦無以辨之（代蒨園給諫作蒨園訝而不用姑自存之）》 散牧羝羊四五羣，自持秃節卧寒雲。漢廷卿相無窮事，十九年中幸不聞。

王世貞《擬古·蘇屬國武別友》 驅車出郭門，北風何慘悽。良朋相追餞，行李且光輝。浮雲爲我停，晨風爲我啼。四牡既騤騤，御者安肯遲。彈琴寫情素，柱促令絃移。泠泠流泉水，助我絃聲悲。何以將遠別，楊柳吐青枝。行人插枝去，往往自成圍。少壯若流飈，逝者不復歸。嘗聞忠與信，蠻貊可由之。及時各努力，王路正清夷。

趙統《雜詠弔古》　干謁尋常有厚顏，挫撓雙淚昔人潸。蘇武可憐頭似雪，不關乞入玉門關。

龐尚鵬《蘇武城》　夜聽胡笳鬢盡絲，暗看南雁憶歸期。黃沙白草空明月，忍讀河梁送別詩。

方問孝《蘇子卿泣別歌》　陰山一夜連天雪，望斷平沙路人絕。朔風吹破黑氈裘，孤臣日暮肝腸裂。獨持漢節牧羝羊，節旄落盡羝不漿。胡雲漠漠迷白草，空餘哀鴈南飛翔。丁年奉使皓首還鄉，李陵執手河之梁，酪漿羶肉餞行裝，窮陰慘淡兮天無光。馬鳴蕭蕭兮歸路長，陵兮陵兮爾何降，不覺涕淚霑衣裳。既不能驅兵掃穴滅胡虜，何不殺身報國兮於君王。我今遙遙向京闕，清笳悲兮馬不發，知君後夜遙相思，獨上高臺哭明月。

曾維倫《節（蘇子卿諱武）》　天扶漢祚節扶蘇，十九年來海上湖。盡道麒麟羝可換，當時誰問節旄枯。

又《蘇子卿》　丁年出使滯匈奴，十九春回節自扶。海上間關羝負我，孤忠不負鴈南書。

龍膺《咏史七首》二　屬國秉純懿，忠義良獨完。持節使匈奴，身爲募士先。危機啓降虜，遘患豺虎閒。丁靈召受辭，佩刀引自殘。舉劍復迫脇，激烈志罔遷。幽置大窖中，卧齧雪與旃。牧羊北海上，掘鼠充朝餐。右校置高讌，辯詰心悲酸。自分已死久，請畢今日歡。湯鑊信甘之，願勿復再言。越歷十九載，性命亦屢捐。帛書繫鴈足，幸獲仗節還。白髮報天子，太牢謁陵園。拜秩二千石，賜予百萬錢。金帛贖胤子，令終靡有愆。麟閣形已沒，芳問垂億年。

李化龍《蘇武牧羊》　皓首邊庭幾日歸，鄉心但逐雁南飛。嚴風朔雪穹廬如鐵，獨倚龍堆送落暉。

劉士驥《題子卿圖》　禿節滯窮廬，孤臣萬死餘。歲深羊不乳，天遠雁無書。報國丹心壯，思鄉白髮疏。千秋圖畫裏，麟閣幾人如。

又《讀蘇武傳》　一片丹心繫漢朝，旃毛咽盡鬢毛凋。胡姬也解憐忠義，故把風流慰寂寥。

呂維祺《牧羊》　遙望峰青處，寒限點暮羊。卧穹思漢節，搖指近村觴。叱石曾教變，多歧莫更亡。隴頭饒興味，睡起笛無腔。

陳之遴《詠史》二　朔雪邊霜十九秋，歸來元不望封侯。漢廷將相知多少，不到窮荒亦白頭。

張家玉《讀史》二　漢使堂堂出朔邊，微茫海北鎖寒烟。青羝白雪如逢我，耐得蘇卿十九年。

楊士雲《蘇武（甘露三年）》　海上歸來鬢已皤，子卿節義許誰過。昔年通國今郎署，功比麒麟第一多。

趙兪《讀史八首・蘇武》　琵琶勸酒出胡姬，百鍊剛腸此事諧。料得冰天雪窖裏，節毛零落費安排。

康乃心《蘇武墓》　蘇卿眞在此山限，古木荒邱老碧苔。風雨千年雲獲穴，南枝三百影含哀。烟銷閣上麒麟去，霜破長空鴻雁來。有客登臨尋短碣，黃昏歌下少梁臺。

陳勳《題畫・蘇子卿》　上林昨夜鴈來飛，白首還將漢節歸。猶有河梁數行淚，西風吹上李陵衣。

黃之雋《補雜體詩三十首・蘇中郎（武）贈別》　浮雲不自主，終朝南北馳。大漠多悲風，吹我日暮時。與子昔歡宴，同勉令名垂。一朝時運改，先後就彫衰。貴爲春華豔，賤作秋蓬姿。秋蓬諒無根，安得不紛飛。越鳥有南思，遊子豈不悲。努力各自惜，畢此平生期。恩誼盡卮酒，明發誰共持。

張仁熙《武牧羝》　臣兮嚙雪，羝在臣側。臣兮嚼氈，臣羊靡膻。大澤吹，臣羊肥，臣禿節兮臣能爲。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趙士麟《詠史詩・蘇武》　子卿仗漢節，卧起十九年。歸朝人不識，白髮已盈顛。廁之麟閣末，將慰遠人觀。嗟彼南宋使，守節亦有然。君王葬五城，縱歸能無牽。

李宗渭《擬蘇子卿武詩》　自古皆有死，百年在須臾。何以善吾生，保此千金軀。忠義吾所安，離別子煩紆。一觴聊獨進，徘徊在路隅。仰觀天邊雁，俯察逝川魚。形影忽不見，於人何所須。桂生在巖下，遠可慰勞劬。白髮猶相見，何論歲月除。折取遙相贈，欲發轉踟躕。

金志章《蘇武廟》　軸轤灣繞黑河邊，遺蹟千秋廟貌傳。伏臘久應非漢日，鬚眉依舊是丁年。少卿罪大羞同傳，屬國勳高賞未延。雪窖冰天長不改，行人瞻拜憶餐氈。

凌樹屏《武功謁蘇典屬國祠像》　苦遣降胡死不能，遠教殊域服風稜。繫書終自煩常惠，送別何堪復李陵。歸國勳名嗟湮落，畫圖省識想峻嶒。但留

麟閣儀型在，銷得鄉民歲祀烝。

金朝覲《題蘇武牧羊圖》 十九年來一旅臣，南朝誰念牧羊人。凝霜裂指猶持節，難與胡兒道苦辛。

魏源《蘇武墓》 在韓城西北五里梁山之麓，古柏三百餘株，枝皆南向，名曰蘇山。青草明妃冢，南枝屬國墳。并回沙塞月，同向茂陵云。冰雪千年氣，河梁萬里曛。牧羝來隴上，尚擬海邊羶。

章永康《詠史雜詩百首・蘇武羊》 雪窖冰天滿目愁，封侯羞問爛羊頭。何堪獨對同羣獸，衰草荒煙十九秋。

耿志煒《蘇中郎祠》 中郎祠砌古風烟，水曲山環樹挺然。齧雪窟中天地震，牧羝海上鬼神憐。漢家豈吝封侯賞，屬國只將節義傳。麟閣當時成退讓，於今生氣凜千年。（祠壁碣）

劉喜海《蘇武牧羊》 嚙雪能回塞外春，功名難望寫麒麟。誰知羝乳成歸讖，便信傳書有雁臣。擁旄窮海有孤臣，甘與羶羣作牧人。握手河梁成永訣，荒寒塞草不知春。

司馬遷

論述

綜論

《揚子法言》卷一 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

又《君子》 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又卷五《問神》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太平御覽》卷六〇二引桓譚《新論》 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爲廣大，餘皆叢殘小論。

又卷六〇四引班固《典引》 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論衡・書解》 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

又《案書》 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

《漢書・楚元王傳贊》 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又《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略】。漢之得人，於茲爲盛。【略】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又《司馬遷傳贊》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斷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抱朴子・明本》 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以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實古人之雅正。其評論也，實原本于自

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也。

李隆基《道德經序》 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爲治少得其道，唯漢文耳。

《唐文粹》卷八四斐度《寄李翺書》 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九《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略】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略】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略】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

《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 「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略】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

《唐文粹》卷八五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 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

裴延翰《樊川集序》 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略】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己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

《王氏談錄・爲文》 爲文以造語爲工，當意深而語簡，取則於六經，《莊》、《騷》、司馬遷、揚雄之流，皆以此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一蘇洵《評隋諸家如酷吏斷獄》 其自序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

《樂城集》卷二二《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餘師錄》卷一引晁補之 文者氣之形，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杰游，故其文章疏蕩，頗有奇氣，然未嘗役意學爲如此之文也。氣充乎其中而動乎其言也，譬顏魯公性忠烈，故雖字畫亦剛勁，類其爲人，皆未可求之筆墨蹊徑間也。

又卷二引黃庭堅 凡爲文須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每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洋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東坡全集》卷七五《與王庠書》 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

《東坡志林・論古》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脩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侵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

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

《西臺集》卷五《文議》　嘗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綴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辨，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于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爲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亟喻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而已。事君必忠，修身必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既已過人，則其發見于文章者豈不過人哉？

《淮海集》卷二〇《司馬遷論》　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先黃老而後六經，求古今搢紳先生之論，尚或有之，至於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則非閭里至愚極陋之人，不至是也。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有激而云耳。【略】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方漢武用法刻深，急於功利，大臣一言不合，輒下吏就誅。有罪當刑，得以貨自贖，因而補官者有焉。於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爲事，而天下皆以竊資殖貨爲風。遷之遭李陵禍也，家貧無財賄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以陷腐刑。其憤懣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乃一切寓之於書。故其序游俠也，稱昔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阨於陳蔡，蓋遷自況也。又曰：「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閒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蓋言當世號爲修行仁義者，皆畏避自保，莫肯急於人之難，曾匹夫之不若也。其述貨殖也，稱秦始皇令烏氏倮比封君，與列臣朝請，以巴蜀寡婦清爲正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蓋以譏孝武也。又云「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蓋遷自傷砥節礪行，特以貧故，不免於刑戮也。以此言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豈非有激而云哉！彼班固不達其意，遂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亦已過矣。然遷爲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倚幸之類，猶屑屑焉稱其所長，況於黃老游俠貨殖之事，有見而發，有激而言者，其所稱道不能無溢美之言也。若以《春秋》之法明善惡、定邪正責之，則非矣。揚子曰：「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又曰：「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夫惟所愛不主於義而主於奇，則遷不爲無過。若以是非頗謬於聖人，曷爲乎「有取」也？

又《韓愈論》　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略】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叙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

《柯山集》卷三八《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爲李陵辯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于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忻慕焉」。遷之爲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子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爲遷言，故于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爲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辯之，如此幾于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夫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于禍，而拳拳于晏子，遷亦淺矣，遷亦淺矣。

又《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爲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荆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攷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不自殺未害爲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刎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予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其國，而讓爲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荆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予觀寶嬰、田蚡、灌夫之事，攷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鬬爭于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于書？而遷叙聶政、荆軻、寶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足信，而忘其事之爲不足錄也。

凌稚隆《史記評林》卷首引馬存　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游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逆，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綿，巫山之嵯

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啞，高帝之嫚罵，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戟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睹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爲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于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唐庚《文錄》　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又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

《餘師錄》卷三李朴《謁顧子敦侍郎書》　文章涉秦漢而病。夫六經之於道，譬猶一氣之運，產出萬化。孟軻、揚雄爲之五行四時之用。【略】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縱橫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而搥提絕滅之，爲窈茫荒怪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峻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逮理。

《雲溪居士集》卷二二《上侍從書》　自靈均以來，士之殫聰明，畢思慮，妙齡潛心，放乎皓首，以文爲事而不知倦者多矣。至於融結二氣，發爲英榮，混然天成，小大具體，意新語工，不蹈陳迹，自成一家之言，淳深溫雅之質內凝，而俊采雲興，逸響玉振者，千載之間，數人而已。【略】在西漢，則有若賈傅、董相、司馬遷、相如、揚子雲；在東京，則有若班叔皮、孟堅、馬融、張衡、蔡中郎。【略】然數君子者，或以賦頌鳴，或以歌詩顯，或騰芳於誥命，或絕塵於書檄，或敷揚條暢達於政理，或清婉詳實妙於紀傳。兼善衆制者，蓋未見矣。而又屈原溺於怨思，宋玉蕩於荒淫，子長雜而簡踈，孟堅靡而辭費，長卿麗而用寡，子雲約而未騁。此皆辭林之雄者也，然猶未能無蔽，脫於譏詆，況其次哉。

《清波雜志》卷五　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爲多，以多爲少。

《斐然集》卷二一《會享亭記》　太史公叙九流，而陰陽家與其一，至唐呂才乃立論非之，此二端各有旨趣。司馬氏蓋取天地之大經，弗順之無以爲綱紀，故曰「不可失也」；呂才則摘標末習背禮害義之事，正子長所謂「拘而多畏，未必然」者。今以耳目所睹，記幽明吉凶之效，稽諸青囊撥沙諸說，得失參半，則其得者豈皆幸而中耶？

《屏山集》卷四《漢書雜論下》　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爲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強本節用，人給家足之道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法家曰尊主卑臣，分職不相逾越，不可改也。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名家曰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孔子曰「惟名器不可假人」，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爲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孔子曰「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爲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迹論儒也。孔子曰：「予欲無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迹，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于一偏，不滯于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無不可焉，茲所謂通儒也。

《朱子語類》卷一〇八《論治道》　得如司馬遷亦是箇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議論？

又卷一一六《訓門人四》　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

又卷一二二《呂伯恭》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于《夏紀・贊》用行夏時，于《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又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

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宗之類，他只說得個頭勢大，下面功夫又皆疏空，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衆」，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個好底事物，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于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又卷一三四《歷代一》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又 司馬子長動以孔子爲証，不知是見得，亦且是如此說。所以伯恭每發明得非細，只恐子長不敢承領耳。

又卷一三九《論文上》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

《東萊外集》卷六《雜說》 司馬遷有變風變雅意，惜乎無正風意。

《習學紀言》卷二五 班彪【略】惟言司馬遷文重思煩，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彪去遷時未遠，其理或然。今學者乃以爲遷之文體如此，反以其不盡不齊者爲意義深遠之所寄，則亦未必然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 遷史得罪於經。《書》學不明，其馬遷之過歟？馬遷未嘗釋《書》，而吾獨咎之，非咎其不能釋經也，究其《史記》之作，考正不精，使《書》因是不明也。蓋夫子以前載籍無經史之殊，夫子既刪定之，然後經爲經，史爲史。經以明道，史以記事。經略而史詳，則世之學者引史而談經，史其理也。遷當焚書之後，經之闕遺多矣。幸而伏生孔壁之傳，至於石室之書，可得而考。然而不能以翼經爲心，而自棄於史家者流，好奇尚異，雖惑甚害於理者，有不忍棄焉。蓋自以爲史家之學貴多貴博，與經異體，而不知說《書》者皆引遷爲證。則遷雖無意於惑經，而經之惑實由遷致也。【略】原遷之作史，抑不爲聖經計，固不當引經罪之。然遷之失不闢，則經不明，此又吾之不得已於遷也。

《西山讀書記》卷二五 漢儒董仲舒最平正【略】，賈誼、司馬遷皆駁雜。大意是言權謀功利，時以仁義揜覆之，然終救不得。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二・司馬遷》 遷以邁往不群之氣，無辜受辱，激爲文章，雄視千古。嗚呼亦壯矣！惜乎其未聞道也。蓋吾夫子病紛紛者之誣民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周衰不足以訓，復約史記以修《春秋》，百王之大法盡在是矣。今遷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已棄，而遷文足以詔世，遂使里巷不經之說，間亦得爲萬世不刊之信史。斯說也，聞之故師席王宗諭（文貫）。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司馬遷學不醇》 司馬遷《史記》可謂美矣，予恨其學不醇，而言多駁焉。春秋之法，惟諸侯方得世祿，雖卿大夫亦不可，而以孔子列于世家。豫讓漆身報德，氣節凜凜可畏，天下之義士也，而列于《刺客》，其作序傳，則尊道術而薄六經，尚可得謂所學之醇乎？

吳善《牧庵集序》 文章有一代之宗工。其出也，秉山川之靈，關天地之運，所謂百年幾見者也。漢四百年，惟司馬遷父子、揚雄、班固四人。

《遜志齋集》卷一二《張彥輝文集序》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學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略】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卒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

《菽園雜記》卷一五 左氏、莊周、屈原、司馬遷，此四人，豪傑之士也。觀其文章，各自成一家，不事蹈襲可見矣。史遷纂述歷代事跡，其勢不能不襲。若左、莊、屈三人，千言萬語，未嘗犯六經中一句。

《文簡集》卷四一《古像贊・司馬遷》 博極羣書，綜統千古。豪氣孤騫，濶視無伍。發爲文章，凌高厲空。一代奇才，史學之宗。

《李溫陵集》卷一五《司馬遷》 觀班氏父子譏遷之言，謂眞足以譏遷矣，不知適以彰遷之不朽耳。使遷而不淺陋，不疎略，不輕信，不是非謬于聖人，何足以爲遷乎？則茲史固不待作也。遷、固之懸絕正在于此。夫所謂作者，謂其興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詞不可緩之謂也。若必其是非

盡合于聖人，則聖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案聖人以爲是非，則其所言者乃聖人之言，非吾心獨得之言也。言不出于由衷，情非由于所激，則無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貴于言也？此遷之史所以爲繼麟經而作，後有作者，終不可追。夫《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筆則筆，削則削，初未嘗案古之聖人以爲己之是非也。故游夏雖文學，終不能出一辭以贊之，而況爲之傳、爲之註乎？蓋夫子之心，則天下後世自知之。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無害其爲可知，又何必穿鑿傅會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間也？當時惟有左氏，直傳其事，使人詳其事，覽其辭，高下淺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爲經作，而左氏寔自孤行，誠有見也。使其依阿夫子，言必牽合，其爲文必不工。縱矯強爲工，亦且無味，誰能重之？《史記》者，遷發憤之所爲作也。其不爲後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爲一人之獨見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窺也。與若責以明哲保身，則死於竇固之獄，又誰爲之？其視犯顏敢諍者，又孰爲不明哲與？

《白華樓稿》卷九《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略】可謂聖於文矣。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予竊窺子長爲文，首先理氣。與考其音體，則變化無定，因事而傳之形。至如前提後應，一開一闔，斯其迹也，匪其神妙也。嘗見一篇中於助語閑字，多有他人所必不用者，子長偏贅一二字。或閑句冷語，有不必襯者，子長偏贅數句。顧存之則氣昌而音響振，去之則索然而低語，遂不鏗鏘，不雄奇，於文體反乖，渾大反覺削枯澁而少色澤。彼以亂贅成妙，眞若大造，然所爲難及也。次而孟堅便不能贅，故整栗其辭體，以就己才致。

又　子長家世仕宦，乃不能具五十金，古人廉介乃爾。

又　漢之文無如子長者。以武帝好文之主，乃竟與不相知，夫非命耶！予每誦其《報任少卿書》，至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淚爲潸潸下。傳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斯子長之心哉！

又卷三八《人道辨適自編三・摘藻》 如文出司馬子長毫端，迥自雄奇詭卓，若雷霆風雨之不可揣摩。雖不無二三語瑕類，豈足損其爲大家也。

《藝苑卮言》卷二 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文辭宏麗爲世所珍而已，非眞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荀卿《成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

《鴻苞》卷一三《詹炎》 龍門好奇，文奇而理脫。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內篇》 唐而前之爲史者，其人輕而其史重，宋而下之爲史者，其人重而其史輕。其人輕也而史重，則輕者因以重。其人重也而史輕，則重者因以輕。然以左、遷生唐宋，亦不能爲《春秋》《史記》也。而唐宋史大弗類，則以時乏左史馬遷故也。

《牧齋有學集》卷一四《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太史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家評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鉤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遽欲伸紙奮筆，儼然抗行，因以蹂踐曄、壽諸人諸不足供其迹，此所謂非愚則誣也。漢晉邈矣，詳縉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趣則五代，繩尺隱括猶可以追配古人，舍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逐日，不至而立槁焉。斯已矣！太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深思」，世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必不敢易視太史公之史以爲可學，必不敢薄視公以後之史而以爲不足學。

《榕壇問業》卷五 劉賡穆問：李陵有國士之風，子長是千古人物，投分相契，忽然乖違。如管夷吾忍辱檻車，便爲鮑叔之所鄙薄，豈有一匡九合之事。子長發此壯心，子卿忽然落魄，令人感嘆。此問情事定是如何？某云：賡穆爲何問此？人看事須看得極大，看心須看得極細。漢家存一李陵，成得甚事？失一李陵，喪得甚事？千古聖賢豈爲一人判下生死？子長當時若救得李陵，不過邊庭一將，反偷將士之心。李陵就使報効，不過斬數名王，反開疆場之釁。可惜子長學問不深，爲氣節所動耳。賡穆云：亦只是爲他歎息，此一節闕李陵身名猶小。子長無端爲此一事，做出一部《史記》，所闕甚大。某云：賡穆奈何猶有豪傑文人之心？文人看事極不破，豪傑做事極利害。就使漢家無一部《史記》亦少得甚事？只是子長到那時分，只做得如此，所謂百丈文楠燒做灰用也。看他《自序》及《報任安書》，極是明白。使人覺顏閔不仕，跕地極高。

黃端伯《竹寓軒文集序》 禹平水土，伯益從，東蹈海，西涉流沙，南渡江，北窮朔漠，凡山川財賦人物神怪無不包舉而志之，嶽嶽淵淵，直與高山

大海相配，後世立言者宗之。司馬遷從漢武帝巡行，足跡半天下，故行文汪洋突兀，有河傾嶽立之威儀。耳目之靈通於性命異哉。

《讀書偶然錄》卷一二　司馬遷違衆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誼可取，而其語近躁。遷此時只合咎漢救之不至耳，即上亦曾悔陵無救，以此爲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爲國士、爲名將。豈有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業已降虜，猶謂其將欲得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

黃宗羲《金石要例・論文管見》　敍事須有風韻，不可擡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類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塡《尚書》《國策》者，稍覺擡板矣。

《讀通鑑論》卷二　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掩，如謂其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附之族也，則嫁其禍于李緒。迨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于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于重兵，使深入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爲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于不絕，以奬其世業。遷之書爲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爲將而降，降而爲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污，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略】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愧蘇武而爲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吳騫《讀書偶見》　太史公雅好友朋。其序四公子及鄭當時、袁盎、魏其，言及好客，若津津有喜色。如鼂錯、趙禹孤立無交，詞意多所不滿。然太史公卒陷極刑者，以朋友也。

《增定雅俗稽言》卷二六　自昔博學善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揚雄、盧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簏之譏，與作者幾絕響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華、梁任昉、沈約、齊邢劭、魏收、周庾信、劉炫、隋李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徐鍇、宋劉攽、劉攽、南渡洪邁、尤袤、元虞集、吳萊，參之前人蓋其次也。

闕名《靜居緒言》　史遷之文，不離經傳，其妙在絕去蹊逕，隨手拈來，即爲己有，錯綜絡脈，長短生情，而成一家之文。

《顧氏家藏尺牘》卷二《釋興源》　即司馬子長，以曠世逸才，尚窮歷天下名山，周行萬里，而文始奇崛，故其論敍、陸離光怪，波飛龍躍，驚心駭目，豈非山水之靈，足以發人才思，滌人襟抱耶。

《滇南文略》卷二〇徐崇岳《偶然草詩序》　昔人評司馬子長以一「潔」字。夫以龍門之才而暢意於山水之助，雄深雅健尚不足以擬之，而何僅以一字予之也。評者蓋心知此字，故專以予子長也。我輩讀書，當使胸中無一宿物，至下筆時，自不容一宿物繞其筆端。是以「潔」之一字，盡乎文心之妙，而難爲俗人言也。

又李崇階《滇程日紀序》　司馬子長文豪于今古者，蓋以足迹遍天下，足爲目用，目爲心用，名山大川之奇險胥於文焉發之故也。昔人謂胸無萬卷書，足不履萬里道，必不能文，即文亦闍閣語。旨哉斯言。可見山水文字交相助也。

《思復堂文集》附錄邵廷采《姜垚邵念魯〈宋元明紀事〉序》　故修前代史易，修近代史難，以其事涉傳訛，語多避諱，非考核詳愼，心手光明，未克勝此。司馬子長爲史家祖，後人譏其尚未博雅，且有謗書之目。【略】蔡邕逸才曠代，不得續成《漢書》。甚哉，史之難也。

《得樹樓雜鈔》卷一四　太史公《敍傳》自先世起，歷顓頊、唐、虞、夏、商、周、秦而終以己之著書本末，故止自署其名而不及字，且不載馮翊陽夏人。班氏既改爲《司馬遷傳》，則當從列傳體裁，而乃因襲原文，一無損益，宜其見譏于劉知幾也。中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適少梁，敍次本自明白，《漢書》改奔秦爲奔魏，致顏師古未詳所說之疑，不知《史記》原文固未嘗誤也。太史本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制，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也，而在諸侯卿之上。秦亦有之，不始於漢。如淳《漢書注》引《漢儀注》，謂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駁之云：《百官表》無太史公。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爲正。今按遷之父談本爲太史令，遷尊其父，故稱爲公，非漢時有太史公官名也。所云位在丞相上者，當是在侯國卿相之上，亦非王朝也。

《禮山園文集》卷三《計遊草序》　昔人謂太史公好讀書又好遠遊，故其文有奇氣。

《義門讀書記》卷一三《史記》　馮鈍吟云：「唐子西云，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甚矣，宋人之輕于詆古人也！尚論古人，醜詞惡句，有所施之，如小人無忌憚，背經違理，非毀周孔，至于無父君，呵而辟之可也。賢者文詞，時有出入，理宜糾正，其言則應婉順。太史公千古一人，「亂道」二字，出口一何容易。【略】子長考信于六藝，奉之以著書，造次必稱仲尼，一味抹煞，概云亂道，何耶？【略】亂道，最文章不好處。宋人文字不好，只是有亂道。如唐庚，乃亂道之尤者也。」按：永嘉尊信《史記》亞于六經，眞屬強作解事，被朱子「《史記》有甚道理」一句掃倒。但其文章却有微旨，宋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

《畏壘筆記》卷一《太史公》　《左傳》：「日官居卿以底日。」孔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非卿也。傳言居卿者，尊之若卿。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西京雜記》乃云：司馬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者，非也。又云：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史無其事，尤非也。《容齋隨筆》引《周禮》鄭注云：太史，日官也。《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也。子長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流俗之所輕也。《西京雜記》乃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其說謬妄不足信。班史《司馬遷傳》：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如說非也。案如淳之說，當是仍襲雜記之謬，師古已先洪氏駁之矣。晉灼云：《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爲正。

又　《史記索隱》曰：虞喜《志林》，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次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韋昭謂《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稱。姚察謂《司馬遷傳》亦以談爲太史公，非惲所加。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朔所加也。愚案東方朔之說疑非事實。小顏謂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其說至當。班史稱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太史公字爲惲所加無疑。韋昭之言，於是乎可以考信矣。

《九曜齋筆記》卷二《藝苑德音》　又曰：王莽時求封司馬遷後爲史通子。宋神宗封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潔侯。【略】此數公皆以曠世之才，負忠憤之氣，或被讒以死，或齎志以歿，而獨見褒於百世後之人主，亦可謂藝苑之德音，文人之寵遇矣。

《黃永年〈靜子日記〉》　文字邱壑高下，視胸中邱壑之高下。太史公文崒如華嶽，浩如江河。其胸中腕下有龍門禹穴等在。

《權衡一書・正學》　漢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游，故其文疏宕有奇氣。又自以救李陵獲罪，貧不能贖，無故人賓客出力相救，故其文得之悲憤感慨者爲多。（治安纂要）植按：上一段宋蘇轍語，下一段明茅坤語也。皆足發明遷史文妙。

《師荔扉先生詩集》卷二八《詠史詩說》　德者才之本，文者物之華。犬子開駢體之源，龍門擅散體之勝。【略】才均甚美，遇實可哀。

《鈍吟雜錄》卷八《遺言》　儒者以六藝爲法，經傳以千萬數，不如老子之約，司馬談之言也。司馬遷之書，繼《春秋》而作，子長蓋儒者也。子雲言之不分別，班固亦然，何也？談生漢景之世，時尚黃老，故其言如此。子長在武帝時，則不然矣。孔子作世家，老子與韓非同傳，列國世家書孔子卒，不先黃老而後六經，明甚。

《史漢權輿》卷下《萬石張叔》　太史公叙事，必摹寫盡情。如萬石君孝謹，將其處家處鄉處朝，筆筆形容，如化工之畫鬚眉，毫髮皆備。愚謂太史公之文，無一句不着實者此也。

《儀衛軒文集》卷五《望溪先生年譜序》　自太史遷創史法，易《春秋》編年爲本紀、世家、列傳，皆綜一人之本末始終而備著其行迹，異其等分而不異其事義，遂爲後世史法相沿不可易之體。及宋以來，又有私家年譜之作。年譜者，補國史家乘所不備而益加詳焉，吾以爲此仍沿遷史十表年月之法而易其形者也。

賀濤《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序》　太史公書，綴輯舊聞，既創爲記叙之體，而敖睨古今，揮斥萬有，孤行其意于若隱若見之間，乃一如諸子所爲，故其體史也。後人名其書爲《史記》，實則以其文鳴不平于姬周以後，劉子政、揚子雲、班孟堅稱其有良史才，以爲善叙事理，又以爲實錄，其于論史盡矣，而未爲知史公。至韓退之，儕其書于莊周、屈原、司馬相如、揚雄之列，而上與諸經相衡量，乃歸重于文，不以史稱矣。然自漢以來，歷二千年，史家既沿用其體以爲例，莫之或逾，而文士代興，殫知竭才，卒不能入其堂室，

則以史有法可據，文無定勢，而其妙難窺也。歸熙甫、方望溪以文字之說，發明其指趣，乃稍有塗轍可尋。其後知文者各有平議，而桐城吳先生研說之尤深，章梳句櫛鉤玄闡幽益精，以備其參考異同，訂正訛謬，亦惟取適于文，至是而文之奧窔，乃大豁露，去其蓋障。【略】《左氏》傳經也，舍經以求之，而《左氏》之文乃見；《史記》史家言也，離史以求之，而史公之文乃見。

《法言・重黎》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

又《君子》《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叔皮集》卷一《史記論》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賢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邱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幷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紀，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愼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漢書・司馬遷傳》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略】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又《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范》、《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又《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略】《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西京雜記》卷四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又卷六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讀孔子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抱朴子・明本》　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駁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于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論未可據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

袁宏《後漢紀序》　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紀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遷，無所甄明。

《後漢書・班彪傳》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略】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于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爲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眞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並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　《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文心雕龍・史傳》　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勳。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金樓子・雜記》　《太史公書》有時而謬。《鄭世家》云：子產，鄭成公子，而實子國之子也。《尚書・顧命》衛實侯爵，《衛世家》則言伯爵，斯又乖也。《尚書》云《金縢》是周公東征之時，《史記》是姬旦後，又紕繆焉。其餘瑣碎，亦不爲少。

《中說》卷二　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之失自遷、固始，論繁而志寡。

《隋書・魏澹傳》　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叙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全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序》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核實頗亞于丘明之書，于是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

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檃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于班書，微爲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唯恐卧，良有以也。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漢書》曰「十篇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傅靳》等列傳也。按《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輯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之功，何蕪鄙也。

又《史記索隱後序》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闕蓋多，或旁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于後漢。彪既後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是兼采衆賢，群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同鑽仰。【略】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于名山壞壁，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注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章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十三卷，唯記諸家本異同，于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爲八十卷，見行于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已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秘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季喪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于弘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二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略，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秘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注義》，不睹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注義。

《史通》卷一《六家》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又《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

又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叙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又卷二《二體》《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于《高紀》，則云「語在《項傳》」，于《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逐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幷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又卷五《採撰》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幷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

又卷六《叙事》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實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略】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略】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遰翮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偶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略】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略】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麁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略】

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

又卷一六《雜說上》　自漢已降，作者多門，雖新書已行，而舊錄仍在，必校其事，可得而言。按劉氏初興，書唯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專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鄜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唯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名信都，而輒去「都」留「信」，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別。

又　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易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若以古方今，則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則遷之所錄，甚爲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

又　孟堅又云：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爲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按遷之所述，多有此類，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又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謂《管子》《晏子》也），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宮，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茲著述，未覩厥義。

又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

又　司馬遷《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又　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宗周，年代雖存，事跡殊略。至於戰國已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三千年事，其間詳備者惟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

又卷一八《雜說下》　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于陽臺。夫言幷文章，句結音韵。以茲叙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

張守節《史記正義序》　《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游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既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于史籍，題目足以經邦。裴駰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自劉向、揚雄皆稱良史之才。況墳典湮滅，簡冊闕遺，比之《春秋》，言辭古質，方之兩漢，文省理幽。

又《史記正義・論史例》　太史公作《史記》，起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夏、殷、周、秦，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作本紀十二，象歲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剛柔十日，以記封建世代終始也。作書八，象一歲八節，以記天地日月山川禮樂也。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以記世祿之家輔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也。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以記王侯將相英賢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三十篇，象一歲十二月及閏餘也。而太史公作此五品，廢一不可，以統理天地，勸奬箴誡，爲後之楷模也。

《唐文粹》卷八二柳冕《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

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爲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征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遷〕之罪也，不在于叙遠古示將來也。

《昌黎先生集》卷一八《答劉正夫書》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輕，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劉賓客文集》卷二《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

《柳宗元集》卷二一《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爲史，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

又卷三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又《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可)〔論〕也。

又《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于退之，固相上下。

《皇甫持正集》卷二《編年紀傳論》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遷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于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爲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紀事，束于次第，牽于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于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言語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于右，合外傳于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創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于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

《新唐書·儒學傳中·柳沖》 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

又《文藝傳中·蕭穎士》 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

《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學部一二·正謬誤》引穎容《春秋例》 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雄、劉歆，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遷尤多闕。略舉一兩事以言之，遷《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

《宋史·羅處約傳》 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況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爲聖人者，爲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于道；《禮》以節民之情，趣于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眞也；《書》以叙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況于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蠟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爲先而孰爲後乎？又何必繩精玉帛然後爲禮，筍虡鏞鼓然後爲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迹、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徵，未可以觀妙。

《宋景文筆記》卷中　予謂老子《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宋文鑑》卷八七孫甫《唐史論斷序》　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皐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三《帝王世次圖序》　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于孔子之徒，以取信于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舍眞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于是務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

又卷六五《桑懌傳》　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

《嘉祐集》卷九《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間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鄺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略】夫頗、食【略】其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鄺食其，【略】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佰子，多其愛人長者。【略】夫秦、佰子【略】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佰子【略】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伯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荀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略】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又《史論下》　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

《元豐類稿》卷一一《南齊書目錄序》　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略】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爲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于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

《夢溪補筆談》卷上　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于聖賢」，論甚不慊。

《二程外書》卷一〇 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卻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東坡志林》卷三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謂之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

《宋文選》卷一八李清臣《史論上》 嘗讀司馬氏史，至於數子列傳，未嘗不歎憤，以謂或與孔子同時，使孔子有殺罰之權，必不先少正卯而後數子。及讀《孔子弟子傳》，乃以爲齊將伐魯，而孔子私於父母之國，使子貢游說於外者凡十年，存魯亂齊亡吳霸越而強晉，子貢一出而五國皆有變。細觀其所以說之，辭則殊淺陋闊誕，又非有策畫可以動五國。嗚呼！聖賢而肯爾爲耶？遷有史才而不入於道，又其著書多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博其辭。意其六國楚漢之間有僻士者，戲弄文墨，附著之孔子、子貢，以爲小說而耀世。迹其所從，則童子可以不惑，而司馬氏輒爲之信尚而收採之歟？五國之變亂，其事皆載於《左氏傳》，未聞孔子、子貢之爲人也。

蘇轍《古史原叙》 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己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

《樂城集》卷二二《上樞密韓太尉書》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趙瑩《資治通鑒序》 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于麟止，作爲紀、表、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體也。唯其是非不謬于聖人，褒貶出于至當，則良史之才矣。

李廌《師友讀書記》 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其實。《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凡《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是《春秋》之義也。

《學林》卷一 大率司馬遷好異而惡與人同，觀《史記》用《尚書》、《戰國策》、《國語》、《世本》、《左氏傳》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績用爲功用，改厥田爲其田，改肆覲爲遂見，改霄中爲夜中，改咨四嶽爲嗟四嶽，改協和爲合和，改方命爲負命，改九載爲九歲，改格奸爲至奸，改慎徽爲慎和，改烈風爲暴風，改克從爲能從，改浚川爲決川，改恤哉爲靜哉，改四海爲四方，改熙帝爲美堯，改不遜爲不訓，改胄子爲稚子，改維清爲維靜，改天工爲天事，改底績爲致功，改降丘爲下丘，改納錫爲入賜，改孔修爲甚修，改夙夜爲早夜，改申命爲重命，改汝翼爲汝輔，改敕天爲陟天，改率作爲率爲，改宅土爲居土，如此類甚多。又用《論語》文分綴爲《孔子弟子傳》，亦多改其文：改吾執爲我執，改毋固爲無固，改指諸掌爲視其掌，改性與天道爲天道性命，改未若爲不如，改便便爲辯辯，改滔滔爲悠悠，如此類又多。子長但知好異，而不知反有害于義也。

鄭樵《通志總序》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于歷代實迹，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

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蹋踏于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略】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采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略】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史記一百三十卷》　遷書舊有裴駰爲之解，云：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論大道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自贖。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序游俠退處士而進奸雄者，蓋遷嘆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于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耶。其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者，蓋遷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容齋四筆》卷一一《議議遷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爲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于史，依大義而削異端，使壽不美于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于《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別爲《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爲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容齋五筆》卷五《史記簡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通，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而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于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于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見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爲紹介交之于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眞天下之至文也。

《老學庵筆記・續筆記》　太史公作《張耳陳餘傳》：「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四句疊用四「良」字。《馮唐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兩句疊用三「吾」字，而語若飛動，減一字不得。

《誠齋策問》卷上　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主意司馬遷以氣爲主，班固以體爲主，歐陽以法爲主。三史所長如此，則其小疵皆可略也。）隻輪不足以羞孟明，學仙不足以病子房，折屐失喜不足以玷謝安，士君子陽秋人物，瑕不掩瑜，顧不當爾耶？蓋味不全旨，人不全美，繩人以焚廩浚井，千古無孝子；繩人以洗耳嚙薇，千古無廉夫；繩人以剖心抉睛，千古無忠臣。主權衡口繩墨以錙銖天下，吾見人人皆唾去之果核也。嗟夫，史氣如子長，史體如孟堅，史法如歐宋，泣麟眞派之數人耳。學士大夫必欲刮其瘢，摘其疵，以瘡痍三史，嗚呼，若人者其墨兵家流之刻木歟？甚矣，後之學者習氣之薄也。月牖雪窗，專挾弓彈，以惟恐不傷人爲事。讀《子

虛賦》者，忘其諷諫之益，而笑其枇杷、盧橘之語。讀《蘭亭記》者，忘其詞意之高，而議其絲竹管絃之句。謂《補亡詩》眷戀庭闈非詩詞之法，而昧其推明於孝道。謂閑情賦》皆屬情奩匣爲白璧之瑕，而昧其寓意於憂君。《凌烟功臣頌》臺閣琛寶也，必貶其二十四氣之說爲附會。少陵《古柏行》詩家筋骨也，必誚其二千尺之句爲差謬。《滕王閣記》乃一段錦，而或譏其「星分翼軫」爲分野之誤。《阿房宮賦》乃一尺璧，而或議其言「未雲何龍」爲用事之失。嗚呼，饒舌如許，三史奚赦焉。彼不知纖雲不能滓太清，墨子不能疵西施。大抵作史者要先定其規模，讀史者要必識其古人之規模。小疵不足置胷中也，則知幾之三長正作史之醯醬爾，而規模則渠眸子未見也。吾嘗窺三史之氣脈於簡策之外，而得其規模矣。其槩曰氣，曰體，曰法。史氣當如孟子之養浩然，無氣則弱。史體當如周公之定治道，無體則雜。史法當如孫子之整三軍，無法則散。太史公主於氣，而體與法爲之卿佐。孟堅根於體，而氣與法爲之條枚。歐宋源於法，而氣與體爲之流波。夫古人用意自有不凡處，學者剔抉其小疵而嗤之，吾恐古人嗤學者也。太史公之書，慷慨峻拔，有終南嵩華之氣。淵溶渟涵，有洞庭彭蠡之氣。讀之使人有飛出宇宙之意，宛然先秦古人也，其氣何如哉。學者不是之識，顧乃援汲塚以證其言共和之事有誤，援《世本》以辨其指正王爲定王之失，岸門之戰則《本紀》《年表》之相戾，鹽氏之攻則《本紀》《列傳》之不同。嗟夫，病遷者正爾耶，遷不病也。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卷一一《文王於氣》 意其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盈，下而溢乎貌，動乎言而見乎文，不自知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四《歷代一》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稟。《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

又 曹器遠說：《伯夷傳》得孔子而名益彰云云。先生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又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是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曰：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一《答賈端老五》 《太史公書》上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爲紀傳世家書表耳。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怪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孔氏，明禮儀之統紀。二子死，百氏蓋亂眞：「老儒如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于秦楚之際，抱經自□，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田何、孔安國、戴聖、戴德、毛莫幷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書爲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焉，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爲一篇，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咸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爾。其論五帝云：「（再蒙）〔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搢紳先生難言之。【略】書缺有間，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沿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堙晦，正賴吾黨自開只眼，不惑于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

《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一四《辨史記十篇有錄無書》 班固《前漢書・司馬遷》云：「十篇缺，有錄無書。」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辨之：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隱》信張晏之說，遂謂《景紀》後人取班書補之。學者取司馬氏、班氏二紀觀其去取詳略之意，其才識之高不可默喻矣。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不唯非生班孟堅後者所能補，亦非元成間褚先生所能知也，況用意高遠，豈他人所能辨乎！其二曰《武紀》，十篇惟此篇亡。衛宏《漢官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缺序，後自太始元年以下，則褚先生所續耳。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俱在，自「凡音之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況是時，三王方就國，豈有事迹可記耶？「贊」

乃眞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刓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并觀之，對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歐陽文忠公每有制作，必取此傳讀數過，然後下筆，其愛之如此。末有褚先生所論數百言，乃張晏所謂言辭鄙陋者也。晏幷與其傳疑之，此豈褚先生手筆乎？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文〕，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爲僞也。作者關鍵，張晏雖不足以知之，如此傳序存傳亡，使晏稍詳讀之，不應悉以爲非。亦由《史記》高古，習之者少，晏亦未嘗究觀爾。

又《左氏傳續說・綱領》　看《史記》又與看《左傳》不同。《左傳》字字縝密，《史記》所載卻有歲月差互先後不同處，不似《左傳》縝密，只是識見高遠，眞箇識得三代規模。此學者所當熟看。

又　司馬遷作《史記》，卻有變風變雅底意思，惜乎卻少正風之意。

又　《史記》世家多書別國事，如《魯世家》卻書晉國、秦國之類，此皆是當時大事，筆法最高，不可不細看。如此條例亦看史者所當知。

又　司馬遷雖不免有些血氣，爲學未粹，然規模終是闊。使他克己爲學，消除得血氣，雖董仲舒亦不能及。

《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引呂祖謙　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義指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于此而義起于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縱迹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大事記解題》卷一二　古之爲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其後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焉。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譏其失古史之體則當矣，然遷、固烏可以幷言哉？遷之學雖未粹，感憤舛駁，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漢之世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異于諸子百家者，于其書猶有考焉。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爲史者，殊未易窺其涯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模而足成之耳。其竄定遷史諸篇，漢初豪杰之所存，尚未深究，況前于此者乎？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史學》　世之好議論者曰：蘇子由《古史》之作而遷史無直筆，吳愼《糾繆》之出而歐史無全美。往往以微失細過吹毛求疵，噫，亦苛矣！議遷史者以遷之妄述宰我嘗從田常，而不知《左氏》所述闕止爭政之由；遷之妄稱子貢一出變易五國，而不知《左氏》所載伐魯伐齊之故，遂以是爲遷史之失。嗚呼，蓋亦究史遷傳言之誤乎？蓋遷承秦滅籍之後，《左氏》不立學官，經傳無傳，始誤于游說之辭，若後儒知其闕止爭政，知其伐魯伐齊者，以《左氏》歷歷可據也，遷何尤焉！

李耆卿《文章精義》　《史記》帝紀、世家從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

又　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做一句，下韓退之三五十句做一句，下蘇子瞻亦然。初不難學，但長句中轉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說得一句，則冗矣。

又　司馬子長文拙於《春秋》內外傳而力量過之。葉正則之文巧於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又　《左傳》《史記》《西漢》叙戰陣堪畫。

又　《史記》氣勇。

又　褚少孫《史記》稱「褚先生」者是也）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

又　西漢文字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爲質。

又　司馬子長是史官之文，間有紕漏處。【略】然亦宇宙所不可無之文也。

《習學紀言序目》卷一八《史記》　司馬遷《史記》，有取于《國語》、《戰國策》及他先秦書，皆一切用舊文，無竄定，是則述之而已，無作也。不知劉向、揚雄所謂「善叙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安在？其指楚漢事言之乎？

又卷二〇　古者世系、訓典、故志、《春秋》、《詩》、《禮》、《樂》，各自爲書也，皆史官職之，舉以教之，則各爲設官，蓋皆可以懲勸也。孔子之于諸書，擇義精矣，可以爲世教者則用之，如世系之類，于教粗矣，不用也。至左氏爲《春秋》作傳，盡其巧思，包括諸國，參錯萬端，精粹研極，不可復加矣。遷欲出其上，別立新意而成此書，然無異故，盡取諸書而合之耳，如刻偶人，形質具而神明不存矣，書完而義鮮，道德性命益以散微，學者無所統紀，其勢不得不從事于無用之空文，然則人才何由而可成？嗚呼，孔子稱

「天之未喪斯文」者，豈謂是耶！

《野客叢談》卷一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于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于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及。

又《附錄》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辯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眞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水心先生別集》卷六《進卷・史記》　述作其難事乎。孔子之時，前世之圖籍具在，諸侯史官世遵其職，其記載之際博矣，仲尼無不盡觀而備考之。故《書》起唐虞，《詩》止於周，《春秋》著於衰周，之後史體雜出，而其義各有屬。堯舜以來變故悉矣，其在於上世者，遠而難明，故放棄而不錄，錄其可明又止於如此，然則可謂簡矣。使仲尼之意猶有所未盡，而必見於他書，則法當益詳，惟其以爲不待他書，而古今之世變已盡見於此矣。然則法簡而義周，後世可不深思其故哉。夫堯舜相繼二百餘年，而《書》之所紀者十一篇。今其在者，二篇而已。堯舜之大法垂於無窮者，既已盡見於二篇之中，然則果不欲其詳也，且以世求年，以年求時，以時求月，其閒事之當否、人之賢不肖、政之遷革，是何所不有，安得而盡錄之？夫其隨世而化，則不著見於後世何傷，蓋其治亂興衰、聖賢更迭，與夫桀紂之大惡，不可使之不傳，而織細煩瑣徒以殫天下之竹帛，而玩習後世之口耳者，聖人固宜其有所不錄也。噫，太史遷不能知聖人之意，而紛然記之爲奇以夸天下者，何耶？遷出秦人之後，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然猶傳會羣書，採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聖人盡見上世之書籍，衒其博而不能窮，將如之何耶？戰國之人尚詐無義，賊天地君臣之大經，苟以奉一時之欲。而楚漢人興，其事迹又皆已淺近苟且而不足信。使聖人處此，固絕而不書。雖書之且不使盡見。何者？天下之事，惟其有一人述之，是以不可磨滅，若夫豪商、大賈、姦人、刺客之流，優笑之賤，日者之微，莫不奮筆墨之巧，以示其能，使後世之士溺於見聞而不能化，蕩於末流而不能反，又況殘民害政之術盡出於其中哉。嗟夫，其意深矣遠矣。此述作之所以爲難，非聖人不得盡其義者也。戰國之時，著書甚衆，更秦皆不復行，苟使六經之學得不泯絕於世，則諸子異說亦可以已矣。自遷發其端，而劉向始盡求而叙之，異端之學遂以大肆於後，與聖人之道相亂。嗚呼，天下之人所以紛紛焉，至今不能成德就義，而求至於聖賢者，豈非遷之罪耶？讀其詞之辨麗奇偉，而縱橫談說，慷慨節俠，攘臂於征伐之閒者，皆蠹壞豪傑之大半矣。夫至言大道不足以辨麗奇偉，而辨麗奇偉必出於小道異端。然則遷之得失盡見於此矣。其叙述秦始皇、漢武帝巡狩封禪窮奢極欲與其盡變先王之政，以開貨利之門者，本以示譏耳。然後世皆即其述而用之，與夫戰國秦楚之事皆天下之人所資取，以爲不肖者，然則述作之大義夫豈易哉？後世病史之難，以爲不幸，無遷固之才，是類出遷固下矣。

《說郛》卷二九下引宋虎《澗泉日記》　《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文密，子疎蕩。西漢父子及班昭三人之文，叙皮文字頗跌宕，近於子長，有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東漢三四種文字，有班叔皮、孟堅之文，有范甯之文，有蔡邕之文，有范曄之文。二班有旨趣，如隗囂、公孫述、馬文淵之傳是也。如黃叔度、郭林宗、范滂乃父子家傳之作，其他摭事而無文，皆范曄之文也。伯喈文字不多，亦不及二班也。

又卷四九引樓昉《過庭錄》　太史公作《蘇秦》、《張儀》、《范雎》、《荆軻傳》，分外精神，蓋子長胸中有許多俠氣，所謂爬着他癢處，若使之作董仲舒等傳，則必不逮，以其非當行也。

又　太史公筆力豪放，而語激壯頓挫，如所謂「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等語，皆切近端的。贊尤奇，屈原賈誼、荆軻兩贊，當爲第一，讀之，使人鼓舞痛快而繼之以泫然泣下也。

《庶齋老學叢談》卷上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固爲奇特，然稱太史公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況是時書籍未備，諸子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爲紀傳，其法一本於後世書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褒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淳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

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畧不少恕。且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觀晦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藁。又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以衆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觀此則爲未脫藁明矣。責之者諒此可也。

《淮南遺老集》卷九《史記辨惑》　或謂太史公文皆不見先秦古書，故其記二帝三王事多與《尚書》不同，此愛之者曲爲之說也。按武帝嘗詔孔安國作傳，《史記・儒林傳》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尚書》滋多于是，則其書當時已(博)(傳)矣，縱未列于學官，子長豈得不見？只是采摭不精耳。彼其所取于他書者亦多牴牾而不合，豈皆以不見之故邪？

又卷一一《史記辨惑》　遷采摭異聞小說，習陋傳疑，無所不有。許由之事既如其非矣，而又惑于箕山之冢，殆是胸中全無一物也。

又卷一九《史記辨惑》　班固譏遷論游俠述貨殖之非，世稱其當，而秦少游辨之，以爲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爲法于萬世，非一己之書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

又卷三一《著述辨惑》　《語》《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述《史記》，以爲十二本紀象歲星之周，八書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緜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又卷三四《文辨》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子美；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于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

又　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過于遷者爲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始盡其妙，而遷之變態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說，則世之作者其勢亦甚矣。其言吊屈原之魂云，「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詭激，亦不應爾，況可施于文邪？馬氏《全集》，其浮夸多此類也。

《羣書考索別集》卷一二《遷史》　司馬遷取予戾於聖人。司馬遷以一時之傑斷，獨述陶唐以來至於麟趾，紀有十二，表有十，書有八，世家有三十，列傳有七十，總篇一百三十，凡五十二萬六千有五百字，勒成一家之書，意蓋踵《春秋》而作也。以「紀」攷之，以五帝則不紀少昊，於西漢則不紀惠帝。項羽何人也？奸雄之中所謂錚錚佼佼者也，遷反紀之，得與堯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知，寧一日少安乎？以「傳」攷之，若刺客則有傳，若游俠則有傳，若佞倖、滑稽則有傳。紀信義士也，英烈之言可畏，而反無一辭以褒之，俾與庸夫並朽而腐，可勝嘆哉！嗚呼，遷明《春秋》也。明《春秋》而叛於《春秋》，可乎？春秋善善惡惡，又果如是乎？孟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詎不信夫！(李(顏)(靚)。)

《羣書考索續集》卷一三《史記》　馬遷之書，能蠱壞夫人之心。

又　遷非有意於明道，亦非有意於譏刺，太史公作《史記》，其意似不偶然者。考其《自叙》，首尾凡三戾，愚竊疑焉。公本以論著自任，始言孔子至於今，有能紹而明者，本《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作，小子何敢辭焉。至若《與任安書》，其言深憤黷室之辱，乃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幾百餘言。蓋意有欝結而不得通，思垂空言以自見。即此以觀，公之此言與前相反一再矣。然則公之意果安在哉？以謂有意於明道耶？公於漢未得爲醇儒，何自知不明，而僭聖作經哉？謂有意於譏刺耶？則漢尚黃老，武帝專以勢利用人，而先黃老，崇勢利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安得有所譏刺哉？若曰有所感憤而作，則史策萬代之傳，豈容感憤爲之哉？公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又以先人史談之言，欲無廢天下之史，豈有戮辱而後作哉？以此參考，未知太史公之意何在。愚以謂不可泥太史公之言，當採太史公之心也。不過痛憤道不克行於時，而惟恐身沒之後，爲無聞人也。乃曰孔子嘗以不用於時而作《春秋》，後之知孔子，不在乎他，由五經《春秋》以知之也。於是遷於述作之際，出此言以見其意而已。觀其《自叙》首尾及《答任安書》詞不同，而意則一也。(林省元執善議論)

又　分紀、傳、世家、書、表皆有深意。「本紀」者，天下之統也；「世

家」者，一國之紀也；「列傳」者，一人之事也；「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畧也。必謂紀者帝王行事之稱，則秦之未幷天下，何以爲紀？謂世家者諸侯族系之稱，則蕭曹之徒何以爲世家？謂列傳者非王侯之稱，則韓彭英盧之建國何以降之傳？故夫紀之述王者，世家之述諸侯，傳之述卿大夫，固其大法也。而書法之權度，不可以此拘也。本紀謂之帝紀，此自班書始耳。子長特以其事之係於天下，則謂之紀。故秦可紀也，項氏可紀也，雖呂氏亦可紀也。始皇已幷六國，則事異於前，不可以商周之例拘也。其贊羽曰：號爲伯王，政由己出。是時漢未得天下，雖紀項羽可也。其贊《高后紀》曰：孝惠高后之時，制政不出房門。則君道不立，雖創孝惠可也。創去世家，此亦自班書始耳。子長特以其事之有大於列傳，則係之世家。故夫子以聖，陳涉以首事，何參良平以勳賢，皆得係焉。夫子在周，則臣道也。蹟之本紀，則有嫌於名分。在後世則師道也，儕之列傳，則幾無異於諸子，故特別之，其義精矣。陳涉事雖微淺，而子長之《自序》曰：夏商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難。則其所係者大，雖世家可也。蕭曹良平與功臣位俱通侯而勳烈冠於羣后，皆漢家社稷之臣，則其所係者大，雖世家可也。至於列傳之中，貫穿錯綜，尤有深意。管晏同伯者之佐，老韓同異端之學，則合之而爲一。莊周學於老氏，申不害同於韓氏，則附之於其下。孟荀與淳于之徒俱在齊國，雖同列於傳，獨以孟荀冠之篇首，其尊之也至矣。賈誼附於屈原，鄒陽附於魯仲連，太伯首於世家，伯夷首於列傳，吳與淮南不使與荆燕俱列，信布之徒不使與蕭曹同功，至若酷吏、佞幸、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之傳，皆爲當世發也。（林省元執善議論）

又　如本紀、世家之中，凡天下有大事，必特紀之。若「是歲齊桓始伯」、「是歲孔子相魯」之類，皆錯見於諸國之中，此紀大事之法也。紀列國之世家，以封國之先後爲次，先姬姓而後異姓，先舊國而後僭竊之國。叙傳之中，抑揚感慨，每致意於聖賢之後，此記列國之法也。不寧惟是，《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共和，所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係大事之記，所以明職分也。《平準》一書，所以著征利之害。《封禪》一書，所以著求仙之詐也。後世史氏之紀傳表志，其規模制度，有髣髴於是者哉？（林省元執善議論）

又　班固論馬遷先黃老、崇勢利，固之言爲非。若夫班孟堅論其是非頗謬於聖人，又有可言者。先黃老者，史談之意也。子長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先黃老者哉？世降俗薄，見利則逝，而遊俠巨室猶有拯急之風。子長負豪邁之高氣，若將噓海岱而出雲雨，亦豈崇勢利者哉？惟其鬱鬱憤嘆，有不能平於心，凡感時觸事，輒廢卷而太息，故其意氣豪放，多跌蕩於法度之外。而班氏乃責之以聖人之是非，不知夫人之學問，苟未至於知道，則是非權衡安能無謬於聖人？子長之過固多矣，班氏之過不愈多乎？子長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固非駑駘之敢望，而馳騁中節則未也。使其少就籠絡，遵轍而行，豈可得哉？（前人）

又　馬遷不當採次異聞以爲傳。

又　《史記》多出於後人之增益。若夫贊司馬相如，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等語，今班史亦有此言，是必班史所增，後人亦以載之遷史而不鐫去也。傳賈誼謂「賈嘉最好學，與予通書，至孝昭時立爲九卿」，說者徒見遷之已死於孝武時，不及知孝昭時事，不知嘉生於孝武時，正與遷同時。所謂「通書」誠有之，但「至孝昭時立爲九卿」八字，安知非班固所增而後人亦以之載於遷史乎？張晏以爲遷史十篇「有錄無書」，如元城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禮書》《樂書》《龜策》《日者》等傳之類，則知遷史必有出於後人之所增益頗多。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遷史非《春秋》，安能免後人之所增益哉！（前人）

《鶴山先生文集大全》卷一九〇《師友雅言》　先友羅堅甫曾云，班固去司馬遷未久也，已不知《史記》書旨，如《項羽本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蓋遷以秦焚滅典籍，使羲、黃至孔子之道幾于墮地，涉與羽先後倡爲亡秦之謀，可謂大有功于斯道。故叙《陟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豪杰幷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蓋奮于勦挺以亡秦者，起于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故漢初以字行者，惟稱陳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未有以字行者，皆以滅秦而救天下于涂炭故也。

《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史記一百三十卷》　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

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續古今考》卷四《史記》《史記》有意爲褒貶，如進項羽、陳涉爲世家，而黜淮南衡山爲列傳是也。有隨意標題而心無成見者，如蕭、曹稱相國，而留侯、絳侯稱封爵，酈食其稱主，石奮稱萬石君是也。蓋作史之初體例未備。

《敬齋古今黈》卷三　今《史記》一書，而所載不同，其意雖若互見，然于文字實爲冗復，此在史筆，最關利害，不可不深察也。《倉公淳于意傳》，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又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幾何歲，而《史記》盡具所對。史筆不當如此，正當云：意所對凡數十條，皆詣理，可爲後人法，則足矣，自不必廣錄而備書之。史，經之亞也，煩猥則不足以傳久。且事之有可簡者，猶須簡之，況言乎？其有文賦篇翰之富贍者，亦當載其目而略其辭，惟有切于天下國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賈誼《政事書》、《過秦論》之比，文雖多，亦不可以不盡錄也。《屈原傳》原勸楚懷王殺張儀，其事纖悉備書，然《楚世家》載勸殺張儀者乃爲昭睢，而屈原沒不復見。若以爲簡冊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則《左氏春秋傳》有之，在遷史故無此例。若以爲昭睢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則《屈原傳》略無昭睢一言，而原之事迹明白乃爾，兩者皆無所據，何耶？此蓋舊史去取失當，司馬遷筆削時，不暇前后照顧，隨其所載，各自記之，遂使世家與列傳異辭。遷又誤以齊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又以子我爲宰我，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而李斯上書二世云，田常因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宜蘇子摘遷之妄也。史筆承疑，一時誤錄，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傳》與《李斯傳》，所繫者大，非若《游俠》、《貨殖》之比，自可審擇而詳考之。而于一人之身，既以爲叛臣，又以爲節士，使後人何所取信哉！

《陵川集》卷二〇《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絕，超麗疏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於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爲辭，筆而爲書。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爲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牴牾。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記繁而志寡；項籍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堯舜並；陳涉役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失豈淺淺哉。

《靜修續集》卷三《敘學》　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　《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

劉將孫《蕭達可文序》　太史公作《史記》，筆力神志，專在世家、列傳。方創體變史法，自爲一家言，藏之名山川，不假金匱石室，得以獨行其志。是非去取，俯仰談笑，第如閱世老人，歷歷聞見，或旁及微隱，或中絕參差。其爲贊，特以足一傳餘意，嬉戲彷彿，或無足更論，漫借他事著一語。如「爲言高帝功臣之興，皆若此」，如「世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無問大人物，大功業，總只裏許。但使人爽然意足，眉目倡歎，如對當日。班孟堅以精密勝之，而優孟不復似孫叔敖矣。此古今文章之第一流也，而學者第以史視之，以敘事讀之，可歎也！

《緯略》卷八《葛洪論史記》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次爲《項羽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敘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一代之偉才。然觀太史公之言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故述往事，思來者。嗟乎，知遷之志，洪其庶幾乎。

《夷白齋稿》卷一八《友迂軒文集序》　自古能言之士，如賈誼之論治道，董仲舒之究天人，劉向之明經術，司馬遷、班固之述史，韓愈之原道，皆奧衍宏深，爲一世法。然皆不得久居朝，寧見諸事業，惟所傳者，獨空言已耳。

《王忠文公集》卷一九《文訓》 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例整整，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傷偉超卓。後之爲者，世乃代襲，率莫外乎其矩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美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與。

《文筌・諸家有材氣之別》 司馬遷善叙事，只陳最大事爲主。主者從者，以次而略，小者不書。

《水東日記》卷二三《臨川李性學古今文章精義》 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于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

《何文肅公文集》卷二《諸史》 粤自麟經絕筆，史學寥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之體，上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十篇。揚子雲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如叙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粟漆竹以至籍藁鮐魚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質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才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采《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于卷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爲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略，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隱惡可見。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班固所以議其失也。

又《史記》 自古有國之君必有紀事之臣，左史以記言，而君之命令必錄焉；右史以記事，而君之舉動必書焉。若典謨之渾噩，《春秋》之謹嚴，後世不可尚已。司馬遷負邁世之氣，有良史之才，其作《史記》也，措辭雄健，寓興深遠，三代而下秉史筆者，未能或之先也。今觀其書，「本紀」者，天下之統；「世家」者，一國之紀；「列傳」者，一人之事；「書」著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著興亡理亂之大畧，此其大法也。「本紀」始於黃帝，以見帝王之統緒；「世家」始於太伯，以見封國之先後。懷王既泯而項羽主命，故紀項羽焉。惠帝幼弱而呂后擅朝，故紀呂后焉。蓋從實錄也。孔子在周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爲湯武，在秦則爲陳涉，故以「世家」繫之，蓋有深意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以「表」言之，《三代世表》以世系爲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共和，所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係大事之記，所以明職分也；以至《漢興諸侯》，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莫不有深意存焉。以「書」言之，《平準》一書著武帝征利之害，《封禪》一書著武帝求仙之失，書《天官》以警時君修政之心，書《河渠》以著歷代水利之由，其著《律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其知造律之本矣。其序《曆書》也，不言太初而言古歷，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其知作曆之法矣。以至《禮書》載《禮論》而不取綿蕞之儀，《樂書》載《樂論》而不取房中之歌，亦莫不有深意焉。不特此也，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爵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黥布，豈非有得於稱名之意乎！張叔田叔之稱「叔」，其與書字也同一轍；賈生鼂生之稱「生」，其與書子也均一義。吁，繼《春秋》之後而存《春秋》之例，舍遷史，吾誰與歸！

《九水山房文存》卷下《史例》 史記家者，其先出于司馬遷。厥後梁武帝敕羣臣爲《通史》六百二十卷，魏王暉業又爲《科錄》二百七十卷，唐李延壽又有南北史，歐陽氏有《五代史》皆依遷例。

《南園漫錄》卷九《定字》 《史記》時用「定」字，如「陳王定死」、「主父定死」之類不一。後此不見用。唯《宋書》內見之。然作「實」、作「信」、作「眞」亦通，但不若「定」字樸而文也。

《井觀瑣言》卷二 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稿，今考之信然。如《吳起傳》魯人或惡吳起，其中曰「起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夫魯人惡起于其君，卽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聞之耳，政使如，則魯人自言，亦不應泛稱之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曾修改之驗。《郭解傳》始言解爲人短

小精悍，不飲酒，中間復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鄺生傳》始述生入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鄺生踵軍門」云云，而所記各異，此疑太史公以所聞不同而并著之，如《國語》所記勾踐滅吳、《戰國策》所記中山陰姬之事耳。然彼雜書旁搜泛探，自不相妨，此參合衆說隱括爲傳，不當彼此互異其辭。疑褚先生或後人所附益，則不可知。

《康對山先生文集》卷四《史記序》　若夫孟堅所論，龍駒所稱，則俟有博雅君子折衷于聖人之道，而是非得失，固難以一人之言盡萬世之議者也。至于黃老之談，蓋當時所尚，行已有徵，非先之也。其云「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斯可爲名言實錄矣。夫列傳先夷、齊而後管、晏，所以尊高節而賤功名也。老、莊、申、韓同傳焉，此其意云，何司馬貞思欲續成先志，乃謂靜躁不同，德刑亂舛，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欲柱史與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并列，則所以云「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者，豈未嘗熟讀而深思邪？蓋既成一家之言，又安能悉合于衆人之意？鄙諺有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難矣哉，難矣哉！

《儼山外集》卷二四《義例》　夫史之有紀也，紀綱庶品，網羅萬象，篇目之大，無過於此。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始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弗失。至紀項羽，則名實乖矣。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號。【略】夫紀者義以編年爲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則書之於年月，其瑣屑委曲，付之列傳而已。【略】夫史之有世家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如古諸侯乎？古人諸侯皆卽位建元，有世可傳，有家可宅。周之東遷，王制大壞，五伯七雄，至於楚漢，其事異矣。司馬遷之記諸國也，編次之體與本紀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名爾。至如《陳涉世家》，可謂自相矛盾者矣。

《士翼》卷二《述言中》　司馬遷之述《史記》也，街談野語，誣聖罔賢。遷文偉俊，讀者歆之，不經而爲信史。然自班固而下皆然，俗信而傳之，難矣哉。《武成》孟子取二三策焉，學者之讀史，可以三隅反矣。

《庸言》卷九　仲尼作《春秋》，揆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于王伯、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于達道以經世，亦當時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復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爲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迕乎？蓋遷生強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之所以服蚩尤也；骨肉相殘，詐脅黔首，非夷齊、太伯所以崇揖讓也。三五道法，銷蕩亡餘，庸置海寓于烈火。陳涉、項羽出，而民仰之若時雨，故本紀則首黃帝，進項羽，世家則首太伯，進陳涉，列傳則首夷齊，《律書》則重兵械，于強秦則恐其亡之不亟，于佳兵則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干戈，以耗海內之故歟？不宗其景迹，而宗其時義，遷蓋善學《春秋》者也。

《筆峰文集・史記考要後序》　昔仲尼不試，爰筆麟經，孟氏致臣，終明王道，皆聖賢所以達志而非托之空言者也。秦籍旣燔，漢禁未解，天下學士儒生知誦聖言者蓋寡。太史司馬氏獨能究極群書，蒐輯前載，將自附於孟氏之徒。豪讜自獻，橫罹幽刑。其志悲，故其力益肆；其思苦，故稱文恆詭。於古雖純駁雜偏，鄙雅間奏，要其典核闊博，亦西漢述作之雄矣。

《龍溪先生全集》卷一三　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爲機軸，而不相沿襲，殆師其意者，非耶？子長之文博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將用兵，縱橫蕩恣，若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則游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密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絕藝也。

《方�郊邨復初集》卷二一《司馬遷傳》　《春秋》絕續，孰窺聖旨。司馬氏興，崛起成史。雄辨不華，渾樸不俚。千載一人，竊比仰止。

敖英《綠雪亭雜言》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夫東坡何嘗不喜《史記》也。子長史筆高視萬古，稍知文墨蹊徑者，莫不醉心，況東坡乎。觀其記李氏山房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自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旣稱老儒先生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耶？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況於《史記》又寧有不自好耶？且荊公嘗稱東坡《表忠觀碑》似《史記・諸侯王年表》，夫旣法其體爲文矣，非潛心領畧者能若是哉。

《戲瑕》卷一《湯旱》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煎沙爛石」。《史記》云「桑林翦爪」，而《說苑》云「持三足鼎祝山川」。其說稍異。

又卷二《劉季》　近見《史詮》一種，乃新都某君子譔，論馬遷是漢代人，不宜直呼高祖劉季，殆不然。《史記》乃太史公譔著列代之史，自三皇五帝以

訖于漢，非漢史也，安得不數稱劉季？且當其爲亭長時，往賀呂公，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呂公亦遂呼季曰：「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呂媼亦怒呂公曰：「何自妄許與劉季。」蓋古人相與語，多稱字，漢惠諱盈字滿，顏師古注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又高帝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顏師古注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然則名可諱，字固可稱，何害。

《四友齋叢說》卷一九　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其言道家曰「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立變，化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則尊之也至矣。故班固譏其進道德而黜儒術。然孔子之所欲明者亦道也，謂之曰道，正合尊之。夫所謂道云者，如黃帝、廣成子之類皆是也，今世并不傳其說，獨老子《道德》五千言，翼以《莊子》一書，遂與六經并行，謂之三教，歷萬世而不滅，則亦何可輕議之哉？

《明文海》卷一五二王維楨《駁蕃三石論文書》　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眞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歧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歧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羈鎖，文而至此，卽遷史不皆其然【略】。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綜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略】自僕繹思遷史累年襆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顚，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讀書一得》卷二《讀史記》　《高祖紀》云：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神何神也？夢蓋有之，乃云是時雷電晦暝，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蓋非夢也，視之而見蛟龍，是媼與龍交也。恠矣。已而有身，遂產高祖。是媼與龍交生高祖也。太公無與焉，恠甚矣。甚矣遷之好恠也，太公何名，劉媼何姓，遷不知焉？惟恠之欲聞，是恠也一太公之外無見也，孰從而聞之？甚矣，遷之好恠也。吾觀高祖爲漢王時，召幸薄姬，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爲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爲文帝。竊意媼之神夢焉生高祖者蓋如此。夫高祖稟氣于太公，受形于媼，與人同也。而天地陰陽之靈獨鍾焉，與人異，是故隆準龍顏爲漢高祖，夢蓋有開，必先理之所有者也，是故吾讀《高紀》，信媼之夢，不信太公之見。褚先生曰：泰何無父而生乎？吾爲遷疎畧輕信惜。漢楚臨廣武而軍也，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戰，煩欲射之，王瞋目叱之，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此其蓋世之氣形于一怒者，異哉。其後敗垓下，馳至東城，赤泉侯爲騎將追及之，王瞋目叱之，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此一怒也，亡無日矣。蓋世之氣不衰，尤異哉。想瞋目一叱間，電色雷聲，千人皆廢，何有于一煩，何有于一侯，烏江之西，非顧見呂馬童，爲故人德，自刎而死，其孰能前殺之？嗚呼，桓桓乎天地之英氣哉，惜乎徒有蓋世之氣，不知蓋世之外有濟世之天德當行，有經世之人才當用，不惟不行，加阬屠失萬民之心，不惟不用，加妬嫉解諸將之體。天不我定，人不我助，竟以鬬力爲漢所愚，距之于滎陽，距之于鞏洛，令不得西。紿之北，擊田橫于齊，掣之南，擊黥布於九江，困之東，擊彭越於梁，梁再擊焉，兵罷食盡。而淮陰侯信收秦取魏，克趙連燕，以齊王臨楚矣。漢有天下大半固漢之智，亦楚之愚然耶？大會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王之卒可十萬，大敗垓下，豈非蓋世之氣終不能當濟世之天德，經世之人才者耶？及潰垓下圍，南馳不得脫，謂其從者二十八騎曰「非戰之罪」，不知恃其蓋世之氣能百戰百勝，而不能不戰屈人之兵焉，正其戰之罪也。

《文脈》卷一　司馬子長《史記》，雖纂述成之，雄逸跌宕，類其爲人，是以文由性生也。孔子論贊曰「高山仰止」，知所宗也。晏子論贊曰「願爲執鞭」，知所好也。是以文高由識高也。《律書》曰「子者茲也」、「丑者紐也」之類，則訓詁而失之鑿矣。

又　爲文若織雲花龍鳳之錦，經緯縱橫而起伏無定。又若河流入中國，或隱或見，若絕若續，而源深長。今人恐句不屬字，字挨粘無文膽，終成時論格。惟司馬子長才高疎爽，得文之妙。

《史記鈔》卷首《讀史記法》　讀太史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眞景。且太史公所攄，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唯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家之千里來龍，到頭只求

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蜉蝣蠛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按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按處。于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于匹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遒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塹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十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叙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堂奥，唯《毛穎傳》則幾幾耳，予于此不能無感。

《茅鹿門集》卷三《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門；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字句之激射者。

《白華樓續稿》卷七《刻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闚其室而入其解者，何哉？予嘗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弼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何者？間謂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虯龍杳幻之怪，騶褒超逸之姿，然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傷而得其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讒言冶色亂臣賊子之詳，班氏父子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竅擢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已。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搢紳學士間出而摹畫之者，抑竝焦心殫思矣。然予伏讀之，譬則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絲，或得其竹，引商刻羽，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鬯，靦靦於耳所得，而嘗者且不能盡也，而況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而盡嘗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亦有所不能者。

又卷一五《刻史記鈔引》　予按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劒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復不相及，抑可槩見其微矣。

《天目先生集》卷一三《史記百家評林序》　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評于史，而史則評于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甚矣，其評之難也。說者以古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司馬遷兼之，故名曰《史記》。而評之者亡慮數百家，夫《易》始庖犧，《詩》逮列國，及禮樂之治神人，何者非事，何者非言，何者非記而不謂之史？故《易》長于史，《詩》陳于史，禮樂詔于史。老聃居柱下，夫子就緒十二經，經藏于史，尚矣。第聖人所刪述者則尊之爲經，寧獨《尚書》、《春秋》乎哉？即以《史記》本之《尚書》而詳于《春秋》，其亦失遷之所以作乎？始以《春秋》言之，其爲一代得失之林，經夫子所筆，無容于評矣。而其所創，若《左傳》、《國語》，乃盛述于世，爲史氏之宗，雖言其得者十六七，而言其失亦二三，要其不可廢，則與《春秋》竝傳矣。蓋其所述者列國，而非一家之私也。《史記》所采其事其文，戰國以前非惟孔子所不取而傳語之所遺者，皆窮搜而博訪，傳之以年，語之以國，而論其世，各得其一體，遷則勒而爲五，以訖于天漢，固有殘缺，大較其體備矣。尚未盡善，雖不免于有評，而稱其盡美者亦不能無溢詞，乃余之論則頗異于諸家。遷之自敘，遠追于二正，近承乎五百，而紬石室金匱，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而自任見于言表，何其狂也。六藝各爲一經，夫子且述而不作，遷各序其所長，乃獵涉其事爲三十篇，成一家之言，協異傳而齊雜說，將盡三千年事，以俟後聖君子，不自掩乎闕如，何其簡也。若在孔氏之門，其亦裁于進取之列矣乎。蓋其亂臣賊子作，夫子志在《春秋》，上行天子之道，以知我罪我自任，文成數萬，事指數千，褒貶於一字之間，而游夏不能贊者其義則獨取，非槩因乎舊

史也。故本魯國一儒，而遷爲立于《世家》，其曰「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其志可知已。又以「言六藝者必折中於夫子」，其義可知已。乃志繼麟止，則上歷於皇帝而變其編年，各自以爲義，前無所襲，後以爲法，而與《左氏傳》語皆爲百世不可廢，非命世之才其孰能與於斯，余之所與者志也，義也，而才非所論矣，彼狂簡者其才不庶幾哉？譏于鄉原而爲其所短，裁于聖人則必有所長，要之于獧加一等矣。遷實史之狂簡，而班固又其次也。《史記》體裁既立，固因之而成書，不過稍變一二，誠易爲力者耳。其時諸儒鑽仰訓詁，承爲集解，至二十四家，而《史記》解釋者少，歷代之宗《漢書》，至宋爲尤盛。其宗《史記》者，乃始盛於今之百家。然二氏皆良史才，而其得失靡定者，蓋各因時所尚，而資之近者爲言耳。若夫卓然揚抶之，不但論其才，則余不佞，竊識其大如此。

《史記評林》卷一　觀太史公贊論之中，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備論終始，自可略申梗概，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即爲一篇之贊，將爲龜鏡，誠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矣。

又卷四引凌約言　太史公叙事，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片境界，自用一等文法，觀此叙褒姒一段可見。又曰「布幣而策告之」，「櫝而去之」，「莫敢發之」，「發而觀之」，「裸而嗥之」，「既齕而遭之」，「懼而棄之」，「執而戮之」，「哀而收之」，「見而愛之」，此文法之一也，後可以例觀矣。

《劉子威集》卷三七《史詮序》　予性嗜著書，然所經涉覽，未能盡窮之名山川所藏，且必也古所載乎，則今之存者幾何哉？又未嘗事訓詁，若漢儒喜自名一家言，守其師所授，更相非，如劉歆欲立左學，而諸儒迄不肎下議。此皆自謂數十年席間函丈，故其持論不相假則，然若今之爲，何足尚哉？程巢父氏精於太史書，乃歷舉近數君者，嘗爲之說。喜事者爭相傳矣，患未極其致，復爲詮言。其爲司馬氏無餘力矣，可不謂忠所奉哉，復介使命予使爲之序述，蓋未知予不習數君子也。若太史公所記，則予微知其有所自，非盡自己也。特其才俶詭昌恣，漫衍無方，班氏稱其涉獵貫穿，采摭網羅，其書不可具見耳。若蘇秦、張儀、蔡澤、范雎諸傳，固取之《世本》、《國策》，而鑾氣橫起，如親在其間抃膺高蹈論說也。《虞》、《夏書》微有所更。《曆書》取《大戴》，而《禮》、《樂書》取《荀子》、《禮記》語。此今之爲文者所以好用其辭，豈謂子長亦有所襲耶？程君乃謂其馭篇綜辭、選意用氣、揆勢命體，固有支經肯綮，理貫轡策，軌轍馳騁，節奏存乎，而解者源本所由，廣引讖記異聞，遂病其荒與。夫巧匠輔繩而斲，固必有法存，特其所爲運者以神遇，而不以目遇，獨出獨入，是豈規擬形似，病於跡者可與語太史氏乎哉。漢儒解經，局於所聞，列裂牽泥，或於義爲疎，故謂之章句學。況史以記事，與持論者殊，出必欲如經生所云，則標一言以爲宗，而屈折反覆、條貫始卒、輕重章解節斷，若陸機、劉勰之論靡，而至於宋儒及今之君子極矣。此博士試誦多之業也，非子長意也。予則謂弛縱陵蔑，滌蕩奇肆，滔淹萬類，混混瀚瀚者，所以爲子長也。程君學於汪司馬者也。固病今之爲，有所發憤，則知其爲前數君子破其械守，起其沉痼，不啻知予所云已也。且太史世其官，去古近，太府所藏故憲尚存，又放禹之跡，方行天下，無不詢咨，今欲窮其言所自，固不可必將整齊其傳無亦疏其大畧，抑視人之才，隨屬屬焉可矣。此固程君詮史意哉。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　司馬子長融《左傳》、《世本》、《國策》爲一家言，萬代史家斯其爲大宗工乎，而體則若蛻《尚書》之骨者。

又　太史公與任少卿書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爲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然則《史記》之作，非夫發憤摅其鬱結者哉。

又　子長爲十二帝紀、十一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始自羲皇，卒于《貨殖》。《貨殖》又卒歸之誠一所致，而以經業常主斷。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以能者比都君王樂，遂作《自叙》以卒之，而終此書。太史公之意哀哉，憤懣於此終乎！原彼只緣窮空，無五十金資，遂至隱忍苟活，畢此生於糞土中，不能體全而歸，以爲千古大恨。至令上者辱親，下者辱身，又其下者子孫垢辱，則此五十金之于太史公，豈小故哉！予謂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行事，綜終始，稽成敗，辨興壞，令萬古奇貨異物轉轂而輻湊，任已變化，操其奇贏，其道殆亦若貨殖然。至其卒克成編，赫然聲稱靡有今古。連海山通都下國，見者目艷心奢。幽憂辱行起爲天地盛業榮名，則誠一經常之致也。彼其才給萬僕億役，恣所美好，不讓王居帝貯。迄今作者資用無竭，豈或作或輟之能爲者哉！予于此書中尤多其《禮》《樂》二書，以爲

通于大道。其學雖雜，要能以己所自見鞭箠萬古。彼謬是非于聖，政欲見己是非，不欲襲聖之古是非，泥定作今斷也。議者奈何強勒子長亦作腐儒耶？

又　議者又謂太史公不宜缺惠帝紀，而紀呂后。予卻謂此之有深意焉。昔范睢見秦王，左右傳呼王來，睢佯曰：「秦無王，安得有王來。」蓋激王以憤秦權之在太后也。子長遺惠而紀呂，說必由此矣。其紀項羽，蓋亦有說：「當秦亡時，天下政自羽出矣」，義帝既終，漢又爲小諸侯，而制于羽。則此數年中，天下不係之項而誰係乎？顧子長紀項，實欲張漢，見漢所摧皆爲天子者，而亡秦滅項功最高矣。大諦秦項固暴，然周亡六國滅，天下自應屬秦。秦亡義帝終，隨政所出，而屬天下自應屬項。若惡其暴而幷黜其政，反自墮于作惡也。

又　子長作《史記》乃自比《春秋》，大哉志乎。今其書曷嘗不與《春秋》並述。

又　劉知幾《史通》議論多合，至議子長多聚舊聞，時插雜言，指以爲非，此固是也。然要在雜而不越，塗殊而歸之同耳。子長之病不在插雜言，在勘合一之致，至乃舊聞，則作史何能不聚哉。鄭樵恨子長雅之不足。子長巍焉振古大雅，至或意致偶乖，只爲雜而越爾，彼其雄奇瑰瑋似粗，不知此雅之所爲大爾。樵譏班則謂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從高祖至武帝六世盡籍遷舊。不知此非剽竊也，班之服善也。從昭帝至平六世，率資于賈逵、劉歆，不自知恥，不知此非慚恥，班之能取善也。如子長《禮書》通篇率錄《荀子》而稍增損之，若他人才似子長，必馳騁更自作。子長不必語語出己，此子長所爲高也。如此類，即老泉亦詬之，宋人不能及漢政坐此。

又　班彪謂子長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著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予謂彪此論政未足以知子長。蓋子長爲文，在先其大者，如吾氣已昌矣，復詳一語則塞彼，寧毋詳也；如未昌，即無可詳，吾復一二語起其神，復弗計焉。此所爲大也。至彪父子作《漢書》，郡縣必詳，名字必著，若曰正之，實墮一律，嫌于安排，人天之工分此矣。

又卷三八《人道辨適自篇三・摛藻》　千古文章鴻藻，予所驚心動骨蒲伏稱臣，而不敢仰視者三人：前惟莊生，中則司馬龍門，後惟蘇長公。然莊出秦先，馬當西漢盛造，其時鄙俚之俗未開，藻蔚之思、雄奇之氣，若生而有之，則所習使然也。宋沿五季之餘習，一切拱手韜翰，因仍卑鄙，莫敢異議。垂二百年坡公崛起，而自創詞體，雖文於周、馬之迹似殊，至其雄奇之氣、藻蔚之思，亦若生而有之，咳吐成風雨，嘲戲皆文章，豈易議也。

又　子長滉洋自恣，籠罩上下，千古文章家一大英雄也。味其致似深于黃老，雖推尊孔子，卻未深知孔子。論諸家雖備，然義各各未能致之于一。如坡《大悲閣記》、《蓮花漏銘》則有何道何法而非竟乎。佛子云：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室覺。故我能現衆多妙容，斯坡文之謂矣。

王樵《尚書日記凡例》　昔漢武帝以《尚書》爲模學，弗好。司馬遷敘七國楚漢事，使人如見，而五帝三代本紀，殊不逮諸篇，蓋遷有史材，無經學。其作此諸紀也，摭經入史，故辭多拙，經外旁綴雜聞故事多陋。故愚嘗謂能以今事通古事，斯爲明經；能以古文敘今事，斯爲良史。《尚書》，經中之史也。武帝不知通古事於今事，故以爲模學。本紀，史中之經也。司馬子長但以史材作之，故不足以通古。

《沖谿先生集》卷一二《史記初覽序》　太史公生於西京盛時，承庭授之學，挾良史之才，其作記也，當得意處，點綴模寫，跌岩揮霍如秋隼乘風，騫薄高雲，而一不措力，驊騮驟峻坂而下蹀躞，奮迅不可控阻然。五帝、三代本紀，則跼趨窘束，壹似有苦而弗舒者，何哉？大約子長之文，全倣《戰國策》，又善作天然短長語，風搖波蹙而生淪漣，陳列情事，煥然丹青圖畫之在目，勒成一家，此其所長也。至於《左氏傳》句無冗字，篇無懈句，意括而辭省，寓譬琢於規繩而上兼《書》之古質疏通，《易》之恢奇淨潔，則子長即欲效之不能也。蓋均之能言之士，而其才質亦各有所限云。今人爲文，多欲效子長者，余意子長受性本諒直慨慷，其爲《叙傳》，盡發人之肝肺底裏，無少顧忌諱匿。即不遭蠶室之禍，儕輩見其文，必陰擠中傷之矣。後之君子，躭寵榮，畏罟罟，左瞻右盼，躊躇徘徊。平居發一語，每囁嚅模棱，不肯洞襟直吐，此其效子長，僅獲色澤，終鮮神髓，雖似猶不似也。

《干一錄客談》卷一一　司馬子長之敘事，百世如目前，非獨其詞美也。其所錄近實也。諸子所載多不情，使人掩卷而不信。

《子相文選》卷四《讀太史公杜工部李空同三書序》　余采藝林，抽繹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束髮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

饑可無食，陸可無車，水可無楫，而二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悲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通，腑肺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生，鳳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海以之停，洸洸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獻吉書，蓋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揚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也。字究句研，積歲累月，楮凋墨敝，大類童子時所受書矣。余爲吏部郎，蓋與張君助甫同舍，云張君好余絕甚。余故置三書小笥，命侍吏日挾之行，一日張君睨余笥，意其有奇也，迫而察之，果得杜、李二集，即攜去讀，連日夜不休。貽余書曰：足下所讀兩公書，無論數千萬言，乃言爲之筆筆又精，蓋千載奇覯矣。即兩公復生，寧不北面爲足下稱謝者。輒命其吏數十人錄成二書，而以原書歸余，時丙辰冬十一月既望也。己未，余在閩，而余君德甫以臬副至。余君，余故好也。夜召余君酒，酒酣，余君請觀余所讀者。余笑曰：子長不可得見矣，即李亦難，唯杜乎，唯杜乎，遂出杜集觀余君。余君且讀且嘆，蓋類張君語云：夫余以十五年之心而讀三書，未嘗以覩世人也。兩君一覩而咨嗟嘆息，有同詞焉，則所謂知己者豈在古今遠近哉。千載神交，對面萬里，蓋自昔嘆之矣。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張君，名九一，上蔡人。余君名應舉，豫章人。（前輩讀書專，故足自成其才。今人貪一博字，忽爾白首矣。亟圖其才穎已禿落，誦公斯序，爲之慨然。）

《弇州四部稿》卷七四《重修長興令黃公生祠記》 余少習太史公書，固奇之，至諸傳滑稽、貨殖、游俠，甚猥瑣無賴也，乃獨不載循吏，何耶？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固嘗薦賈生矣。史不能舉吳公名與所以稱第一狀，又何也？則豈唯太史之罪，蓋賈生有慙德焉。故史至班固氏而後秩如也。

《藝苑卮言》卷三 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己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己損益左氏者也，其文法而暢。儀秦鞅睢諸傳，以己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又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藉、信、荊、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薈蕞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即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游藝塾續文規》卷八《武叔卿論文》 讀太史公及蘇長公文，亦能助發人才。太史公蘊藉百家，包括萬代，其文汪洋排蕩，令人沉濡終身，莫能測其涯涘。看他一篇之中，常累數十件事，而鋪叙擺脫，不見纏繞，常出許多頭緒，而裁割整頓不覺重復，即用一極俗事，引一極俚語，而于中點化淘洗，各極高雅。王允寧云：遷史之文，或因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嗚呼！後有作者弗可及矣。

《尚書疏衍》卷一《尚書評》 故自漢至今，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爲絕匠，何者？以奇勝也。故當世人物，一經序傳，班固兢兢錄之，稍改句字一二，適以顯其益奇。故後世論史，或病其取與之謬，或譏其稽考之疎，此誠有之，然至于文章之奇妙，未有不嘆賞而拱手推服之也。觀其于《左》《國》《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運量之，揚榷而變化之，縱其所至，若波濤萬里而不知其所歸，孰爲太史公，孰爲非太史公，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蓋得其意，放其詞，伸縮自在，行止由己，想其致思運筆之趣，若飄飄乎天馬蜚空，不自知其奇矣。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太藪外史・文苑考上》 馬遷守其家學，因其殘毀，致命成書，而天時、人事可得而尋。鑒博而筆高，能言人之所不能知，置之孔庭，雖亞軌丘

明可也。

《二酉園文集》卷一《史記雋言序》　昔三墳或隱，九丘多支，惟楚左史倚相具能讀之。甚矣，讀古書之難也。卽司馬氏《史記》，有良史才，所論大道微旨，班孟堅猶得而議之。余觀遷之自叙，比于《春秋》二百餘年之權，而高皇帝一贊，謂漢得統于三代，刪六經而尊周，蓋竊取孔氏之義，此何可議也。余少讀是書，識龍門令之大旨如此，至于微言妙詞，未遑解析。頃友人陳子壽，手錄《雋言》一帙，示余，欣然有當于余心。昔人謂遷之文章多得于萬里游，今江淮如故，卽余浮之，求所以益子長處，竟不知何在。益信古今人才識迥絕也。嗟乎，若子壽者，亦楚人之能讀《史記》者與。

又卷二《古文短篇序》　少余讀《史記》，見其長于叙事，而論贊尤奇，竊嘆六籍以後，善用長又善用短，唯司馬氏哉！

《二酉園續集》卷二二《雜著・史記評》　陳子曰：昔孔子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明王道，而辨人事。子長自叙及之，有意于孔氏哉。三代之道若循環，周秦之間文敝矣。漢興，承敝變易，乃高祖一贊不言其撥亂反正之功，而謂其得天統。又仲尼尊周之意，若其文萃乎如恆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向藻飾比擬，而終不可學。蓋其才豪邁不羈，寬大易直，類乎其人耳。孰謂文章之道止與政事通哉。

又　楚石著自刎而死，晉李離伏劒而死，子長附諸循吏之後，彼以爲立楚昭以名，正晉國之法，豈其身經豐室苦，深文巧詆之吏以循與之耶？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縱父過聽兩人之心，必一死而後白，千載揆之有足憐者，故重民命者，有司之先務也。柰何視如草菅也。此郅都、寧成、諸酷吏傳明著刑族以示戒，而子長之意深遠矣。

《穆史彙編》卷九八《史評類・史不足信》　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又或辨其有無，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故未嘗殺於靈公，而盾之善終，何嘗死於屠岸賈？史之不足信者多矣。

《快雪堂集》卷一《新鐫史記序》　太史公學涉六家，途經萬里，獵百代末收之聞見，創千齡未備之體裁，點銅鐵爲黃金，抽神奇於臭腐，眞字挾風雷，筆驅造物者矣。雖班氏而下代有褒彈，而六籍以來，最爲鉅麗。

《雨航雜錄》卷上　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叙世隆汙，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撝，咸其神化橐籥之也。遷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爲大家。遷翦其繁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史書佔畢一》　讀之閎肆沈雄，浩乎司馬之氣矣。而左規右矩，一字增損末由也。繹之精嚴簡奥，淵乎左氏之法矣。而長谷大川，萬怪惶惑叵測也。而其義律之乎《春秋》，其旨合之乎《尚書》，弗少悖也，史之至也。

又　昔人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簡定三氏之等差，則非也。夫文，固有簡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與拙可以較等差，而較之乎一事，吾猶弗敢也。矧一事之繁簡也，舉其全，挈其大，齊其本，揣其末，可與言古人矣。

又　衛青、李廣，均武夫也，廣事終身如睹，而青寥寥也；曹沫、荆軻，同刺客也，軻事千載若新，而沫寥寥也；以叙有詳略也。然則史固貴繁耶？曰簡哉而繁有當也。亦觀太史之叙倉公乎？連篇累牘，靡弗厭焉。相如竊女，曼倩滑稽，雖其文瓌偉可喜，而大體不無戾也。

又　夫史之論贊，而豈苟哉，終身履歷，百代勸懲係焉，子長諸傳不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信營墓，無關大體，頗近稗官矣。自漢而後，歷代史臣，壹規班氏，詎皆聾瞶，要在適衷。近時貴重子長，不求大體，專蒐奥僻，詡爲神奇，恐太史有靈，不當一笑也。

《文通》卷一《叙學》　司馬遷大集群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

又卷二《史法》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刱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

又《史系》　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迄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變編

年之體爲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爲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六輻爲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謂之《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宴以爲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

又卷二一《探頤》　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騖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于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攷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爲卷。

又　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爲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爲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爲乎？

又卷二四《鑒識》　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略】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焉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哉！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而竟不列于學官，《公》《穀》理僻言野，私淑才劣，爲世所推。王充著書，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劣固而優遷。【略】夫史之叙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直事核，若斯而已可矣。

又卷二七《叢史》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己，收景、武二紀自毀之。

黃嘉惠刻本《史記》李維楨《史記新序》　子長去周未遠，漢又斷雕爲朴，故其文蘊藉深厚，而非鏤冰刻楮之纖巧。漢武好大喜功，窮奢極欲，海內騷然。不勝憂世憤俗之意，故其文激昂悲壯，精神煥發，不可迫視。焚書焰息，挾書律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莫不畢湊，既身繼文史職，傳受覽誦，廣博淹洽，又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講業鄒魯，【略】名山大川，無所不歷，耳目日豁，知意日增，故其文窮盡極變，因應無方。具此三者，是以驅馭百氏，卓絕千古。卽體例故實時有抵捂，于文何害？如以體例故實抵牾求之，吹毛索垢，《史記》雖不讀可也。

陳繼儒《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魚龍怒飛，此當值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捃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明于聖賢六經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于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游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于聖賢之仁義也？其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插（新）（雜）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三者，如術師相破，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史》，劉之《高宗武后實錄》，平平無他奇。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于子長，自昭至平全資于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擬之「一豬一龍」，非虛語已。

又　今學士大夫腹笥拿吻，無適而非太史公，而未必諳讀《史記》之法。太史公于傳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談諧談笑，在有意無意間，乃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有低行數語，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文最古，太史公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鄒生傳》後又附鄒生之例，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于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讀者之一法也。

《狂夫之言》卷二　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馬談爲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故于《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一家言，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強而入之正史之中，詆其疎略，又詆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枉卻《史記》也。

《史記愚按》卷一　史有文、有事、有義，《春秋》義核事實而文簡，斯爲聖作。質勝則野，文勝則史，史鮮有不文者。遷史一帝一紀，一人一傳，多者累千言，世代悠邈，治亂臧否，不可勝述，而括以紀傳八十二，世家三十，事未必盡實，義未必皆衷，其文則漫漶甚矣。由史遷以來至于今又千餘年，仿其體者二十餘家，其書充棟，若更千餘年，史將無地可置，況可勝讀乎？數其人而爲篇，挂漏必多，繁文冗札，窮則斯濫，故史遷亦一家之史，非不易之體也。如《春秋》編籍簡要，辭約義盡，然後可久。

又卷三　本紀、世家、列傳之義，竊比《春秋》。故項羽未帝，亦爲本紀；陳涉忽亡，亦爲世家。同一蕃王也，梁王、五宗、三王既世家矣，而吳、淮南、衡山之屬又不與焉。同一功臣也，蕭、曹、張、陳、周勃輩既世家矣，而韓、彭、黥、樊之徒又不與矣。蓋名位有常尊，賢愚順逆，輕重相錙。觀子長《自序》，其義曉然，班叔皮譏其進黜失經，非子長意也。然不爲無旨，昔夫子作《春秋》，不惡而嚴，不言而信，不毀譽而直，然且憂其或罪我。世儒說《春秋》，專輒褒貶，師心自用，口舌嘖嘖，故子長謂洙泗之間斷斷如，乃所以竊取而爲本紀世家言者也。後世以爲誇書，然後知聖人之《春秋》遠矣。班氏父子未解此，其自爲《漢書》，例有偶合者。

《袁宗道集》卷二〇《論文上》　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叙事如畫，議論超越。

《叢語》卷六　文章關乎人品，關乎國運。是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馬遷實錄，漢室以昌。

《牧齋有學集》卷一四《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本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六書、世家、列傳變《國風》之條目。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彝典，整齊其文，後史家之體要，炳如日星。考祖稱于史局，聖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

《史漢文統・選例》　子長爲一代良史，採經摭傳，網羅遺文，二十史家，莫可比擬。

《剩言》卷一四　諸史之文，馬遷爲冠；諸子之文，孟子爲尤。

《意見・太史公》　司馬遷文字，眞是千古絕倫。今二千年，文字家極力模擬，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爲工。至其結構變化之神巧處，瞠乎不能及也。豈但文字，至其議論之精妙，如《禮書》等語，幾于見道者。

《寒夜錄》卷下　（孫）樵又謂：「凡稱爲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徐孚遠《史記測議序》　蓋小司馬之序遷史也，以爲其文古質，故漢晉名家未知見重。余嘗觀蘇子瞻、黃山谷之論，皆稱《漢書》，而不稱《史記》，豈以班文藻贍，有過遷史也哉？夫自太史公變編年之體而爲紀傳書表，後之作者不能易也。班掾特修而明之耳，以爲其功多于創始，未必然也。史者，記事之書也，傳遠則難征，難征則體疏，代近則事核，事核則體密，固其所也。班掾所記二百年，蔚宗《後漢書》亦二百年，（長）〔承〕□以下，其年彌促，其記彌少。且非獨此也。《春秋》之作，二百四十餘年耳。太史公志大而好奇，起于五帝，迄于天漢，凡數千年，包舉廣矣，去取褒刺，不有不疏，亦勢使之然乎。夫紀數千年之事，盡于百三十篇中，疑其迫促，裁綴若有不暇者。然其爲文紆回宏衍，縱意所如，浩乎不見涯涘，豈非天才峻拔，非後人之所庶幾者哉！要而論之，太史公之作，私史之宗矩也；班掾之作，國史之準的也。歷來史家大抵規摹班氏之書，具體而已，永叔之紀五代，乃獨刻畫子長，談者以爲神似，然其叙事脫略，至使五十餘年之間，實迹不昭，予嘗恨之。夫構文之家重神簡，征實之家采事迹，此二者所爲折衷也。

《鈍吟雜錄》卷四《讀古淺說》　太史公書，班固論之極當。其所云抵牾疎漏，註家已詳。（《索隱》詳之。）後人不當洗垢索瘢，更加鍛鍊，以求其過。然孟堅云「先黃、老而後六經」，更是合父子之論而一之。揚子雲更不研審，過矣。太史談在文景時，故尚黃、老。太史遷在武帝時，故重儒。亦隨時而已。然子長不爲無心於儒學。左氏太文，子長質而不俚，然序論形勢，指說人情，分明如畫，文亦有餘也。歐陽永叔文太略，所以不及《史記》。

又　今人看《史記》，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史記》載秦漢間攻取形勝頗詳，而於五霸規模卽不能舉其要，豈因《左傳》、《國語》已自不朽，故從略耶？或疑相如、子雲《史》《漢》不當立獨傳，不知《史》《漢》以文之煩簡分卷帙，不重合傳獨傳也。自近代始里獨傳耳。唯合傳則必其事相關。）

又卷六《日記》　史遷極重仲尼，史談乃重老子，父子異論。

又　《史記》敍事，如水之傳器，方圓深淺，皆自然相應。宋人論文有照應波瀾起伏等語，若着一字於胸中，便看不得《史記》。

又卷八《遺言》　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取信於六藝。又曰：諸

家言黃帝，文多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不愛奇也明矣。孜之或未盡耳。揚雄以爲多愛不忍，非也。

又　太史公識見極高。從百世之後，論百世以前之事，而曰某事可信，某事不可信，非愚則誣矣。一本於六藝則無失，雖有疎略，亦史闕文之義也。蘇子由《古史》全不解此意。

又　儒者以六藝爲法，經傳以千萬數，不如老子之約，司馬談之言也。司馬遷之書，繼《春秋》而作，子長蓋儒者也，子雲言之不分別，班固亦然，何也？談生漢景之世，時尚黃老，故其如此言，子長在武帝時，則不然矣。

又　孔子作世家，老子與韓非同傳，列國世家書孔子卒，不先黃老而後六經，明甚。

《甜雪齋文》卷六《司馬遷》　有漢一人，腐太史遷，奇事塡胸，溢于筆端，曰記、曰傳、曰書、曰表，百三十篇。前無所擬，後無所傳，孤行宇宙間，五十二萬言，酒帳肉簿皆自妍，即令未全何必全。惜哉贅疣褚先生。

又卷八《讀史記》　《史》、《漢》之分，李廣、程不識之分也。吾謂不獨《史》、《漢》，即《左氏》亦爾。蓋《左氏》即饒有變化百折，然其琢字琢句必欲求工。吾不病其浮誇，而轉病其謹嚴矣。《史記》則不然，無之而不疎放也，無之而不揮灑也，酒帳肉簿皆成大書，令後之字摹句襲者于《左》則肖，于《史》則廢然返焉。嗚呼，此其所以爲子長也。

又　李于鱗讀《史記》，嘗二三歲乃得周。有人過其中，見其方讀《秦皇帝紀》，都不快許，但捉管點「河魚大上人頭畜鳴」八字，以爲奇絕。此又于所不經意處偶一拈之，翻見冷眼。不似酸□生漫誇章法句法字法也，是眞能讀史記者。

《黃陶庵先生文集》卷四《史記評論》　世多謂太史公序《六家要旨》，進道德而絀儒術。余按此非遷意，乃述其父談之言也。【略】若其與上大夫壺遂相答問語，發明六經大旨，隱然欲繼《春秋》五百載之後，豈絀儒術者之言哉？且其言曰：「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是談于六經之旨亦非牴牾者。其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是指當時俗學之弊耳。以辭害意，雖班固且不免，況其他哉。

又　大抵太史公于英雄貧困失路無門之日，皆極力摹寫，發其孤憤，如蘇秦、張儀皆見笑于其妻，陳涉見笑于耕者，陳平見笑于其嫂，黥布見笑于時人，此類甚多。至漂母飯信而不望報，是以信爲溝壑也，其意蓋深痛不忍讀矣。

《愚庵雜著・讀周本紀》　太史公記三代事多疏謬，《本紀》尤甚。

《鐵立文起》卷首　汪苕文答陳藹公書曰：【略】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略】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酷政、荊卿，輕生慕義，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

《鐵立文起前編》卷二《紀》　王懋公曰：《呂氏春秋》有八覽、六論、十二紀，則紀之名非始於司馬遷。今以《史記》之例言之，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蓋以帝王之事爲本，而後表、書、世家、列傳，咸有所屬，故曰本紀，紀之爲言記也，亦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意云爾。然紀之體有二：以年月記者，紀之正也。亦有不記年月而惟一滾敘去，如《項羽本紀》者，紀之變也，若其行文之佳，足冠一部《史記》，後之作者當以爲法。又《後漢書》有《皇后本紀》，予謂天子尊無二上，呂雉稱制，史臣不紀惠帝而紀娥姁，已屬大謬，何況後世宮闈？則皇后但作傳可也，不然外戚世家極矣。

又　陳白松曰：太史公作本紀有二體：五帝三王紀，編世也；秦漢紀，編年也。

《瑤光閣集》卷六《魏子敬稿序》　夫文生乎情者也。其情至者，其文亦至焉。【略】情鬱於中而不能直達，則淋漓曲折以暢之。【略】司馬氏之史，【略】皆以深情發其鴻響也。

又卷九《刻瑤光閣會課序》　太史公之敘事入神，【略】皆極一代之奇致者也。

又卷一〇《函史序》　司馬遷深於《春秋》之旨而特變其文。然首提本紀於表、書之先，而附世家、列傳於後末。司馬氏之尊天子於天下也，亦《春秋》大一統之意也。乃後之作者猶謂「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則，史固難言哉。

陳子龍《史記測議序》　予讀《太史公自序》，以爲孔子之後五百歲，不敢多讓，至比其書于《春秋》，此其言誠夸，失實。然其卓識遠見，微言晦志，不拘牽于世俗之論，而自抒發其意，亦有得《春秋》之一端者。後之史家，體裁明密，文辭贍富，則或過之，若其序事簡質，立意深長，是烏可易及哉？

蓋君子之爲史也，非獨以紀其事，將以善善而惡惡也。夫善之已形，惡之已著，人皆能言之，惟其事在擬疑之間，幽隱之際，非君子不能知之。而不爲明之，則難遵而易畔，是故《春秋》之所褒貶，或言近而指遠，或文與而實非，或彼此異辭，或前後異旨，所謂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也。太史公之書，每不立正辭，往往見于抑揚之中，疑似之說，自非博學，不能深知其意，徒信其詭激宏肆之辨，溺其旨矣。嗟乎，惟聖人能備中和之極，持平衡之論，試則譽之，過則觀之，斯《春秋》之義耳。賢人君子不得志于時，而有所發憤，其疾世也必至太過，即其心竊向往，沾沾好稱說者。大都古之人，不則當世之支離困抑，恆負貶議者，要以刺夫王公顯人而已。雖其立意矯然，足以破庸人之論，激污下之俗，毋乃惡惡者過長乎！善哉，班氏之言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知言哉！宜其能繼遷而作史也。夫史公之文，學者多能言之，每樂其駿爽橫軼，謂可以一覽而得，若其鴻衍之義，奧質之辭，錯節斷章，雖大雅之家，未能盡詳也。隱括經緯，創立其體，殘缺既多，規模不一。又《春秋》以前，摭采百家，以《左傳》未顯，誠多抵捂。楚漢之後，有出于傳聞，有出于親見，其文益奇逸振厲，然多方言瑣語及漢家掌故，有非可以臆解者。

《通雅》卷首三方以智《文章薪火》　韓昌黎振起八代之衰，爲其單行古文法也。子長爲質，上泝周秦，氣骨自古，曲折作態，盡乎技矣。其言正直，潤色典雅，故超于技。徒謂《平淮西碑》爲媲典謨，《毛穎傳》酷似子長，淺之乎。退之有時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痕亦何累乎？退之斯文後死存乎其人，不在鈎章棘句以爲工，不在鄙倍蕪累乃爲篤論，爲學道之亞也。

又　馬存贈蓋邦式序曰：子長之文章不在書，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文矣。子長生平喜遊，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

金人瑞《讀第五才子書法》　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所以他於游俠、貨殖傳，特地着精神，乃至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歎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

《尺牘新鈔》卷二徐世溥《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　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於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柢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敍》，退之之答《李翺書》，其致可概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即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即非昌黎矣。

《日知錄》卷二六《史記通鑑兵事》　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塗，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勢了然。以關、塞、江、河爲一方界限，故于項羽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于高帝則曰「出成皋、玉門，北渡河」，曰「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又《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　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黄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又《作史不立表志》　朱鶴齡曰：「太史公《史紀》，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即繫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則于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于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如，作史體裁，莫大于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嘆也。其失始于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

《漢書》卷七《十才子贊・太史公》　叙事者《書》，載典者《禮》，編年者《春

秋》，古文如是而已。嗟先生崛起，紀傳事興，百世而來，以因以仍。謂本元于六籍，而多其跌宕，謂蛻骨于七策，而有其沉凝。西京治氣，歊炎鬱蒸，包括前哲，胎孕來英，謂五百年而意在斯者，先生確有以自信。而或者嫌其太矜，若然，則是書固關于世運，而豈緣于腐刑歟。

《檀几叢書》卷四徐汾《二十一史徵・史記》 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始黃帝，至漢武獲麟之年。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譏武帝之不若文景也。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恨貧無大賈之賄，不能免己於刑。班孟堅未察其心，而驟譏之，何不彈其身爲人臣而彰君之短耶。

《果堂文續鈔》卷二《古史記自序》 古文章家能以敘事擅妙，惟左氏、司馬氏兩家。左氏去古未遠，其源出自《尚書》，司馬氏崛起西京，卓犖自命，一變左氏之體，號曰兩雄。若戰國短長言，則以文奇者也。所偶見敘事，若聶政、荆卿數篇，大抵中壘採龍門《史記》補之，即謂龍門本此。然其傳末，敘姊嫈、高漸離二事，固已高視長書矣。外若田單、魏公子、廉藺諸傳，極敘事之工，並《國策》所無者。然則司馬氏所□服惟左氏一人而已，論者謂《史記》入漢以後始見其才，前此頗爲古人所揜。僕謂龍門本朝諸篇，若拔趙幟立漢赤幟，獨建旗鼓者也。秦以上諸篇，若試婦人教貙貙貙虎聽其指麾者也，雖所引據左氏，不及者多。然如《秦紀》敘韓地之戰，《晉世家》述驪姬語，《伍子胥傳》述員、尚語，他如《越世家》補陶朱公事，《趙世家》補下宮事類，俱不爲《左》《國》所縛。蓋子長異才，獨能役使古人，而後來竟無敢役使子長者，其所以橫絕百世也。

《湯子遺書》卷六《二十一史論》 司馬遷《史記》創爲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爲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寬，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爲之。

《雲谷卧餘續》卷四《史記韓孔子》 班氏論司馬遷，謂其「先黃老而後六經」。吾觀《史記》，于孔子則爲世家，而置老子于申韓之列同傳，其言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直斥其名，賤之也。至于孔子一贊深致尊崇嚮往之意，曰仲尼，曰孔子，曰夫子，蓋自托于私淑之列焉，稱老子者未有是也。班氏之譏猶爲厚誣。

《眉三子半農齋集》卷二《讀文選》 子雲愛淮南，愛長卿，不愛子長，譏子長貪奇不忍割。豈《滑稽》、《日者》、《刺客》、《貨殖》諸傳，遂遜于《上林》、《封禪》、《主術》、《齊俗》諸篇哉！愚謂貪奇不忍割者，乃淮南、長卿，非子長也。謂子長奇于文則可，謂子長貪于奇而溺于愛則不可。子雲句句昉《離騷》。《離騷》如《漁父》、《卜居》諸篇，皆以長句見奇者也，豈在《離騷》則爲優，而在子長則爲劣乎？人謂《公》、《穀》古，以其句法短也。然予觀長如子長，唯恐其不能長耳，愈長愈覺雋永，愈長愈覺超邁。即謂《公》、《穀》以短勝，龍門以長勝也，亦無不可。班固文頗短勁，終未能有加于馬遷。至于子雲《解嘲》、《客難》諸篇，岌岌乎魏晉先驅矣，而謂有加于馬遷，吾不信也。

又《讀八大家》 《史記》之于《左》、《國》、《國策》、《漢書》之于《史記》，師其事而非師其文。此數家者，猶世家之有大宗也。韓、柳崛起于唐，歐、蘇崛起于宋，或師其事，或師其文，有相師之意，而無相師之迹。此數家者，猶世家之有小宗也。詩有五宗，文亦有五宗。《尚書》一宗也，《左氏》一宗也，《公》、《穀》一宗也，《國策》、《莊子》一宗也，班、馬一宗也。韓、柳、歐、蘇，文之變宗也。自爲變宗，而正宗絀矣。

《皇清文穎》卷九于振《史論》 千古之史才，司馬子長其首也。其文宕逸，善敘事，有牢籠，萬有之槩，始於談，成於遷，補於褚少孫，尚矣。而班固乃逌然笑之，謂其崇黃老進奸雄耳。夷考固之爲書，自高至武盡竊遷之舊。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其卒也，曹大家爲之竟其業，則固之所自爲蓋無幾耳。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司馬遷》 太史公作《史記》一書，始《五帝》而終《自敘》，奇哉。不幸因李陵而遭宮刑之屈辱矣，然非辱無以成《史記》之奇。

愛新覺羅・玄燁《御定歷代年表序》 自漢司馬遷作《史記》，盡變《尚書》《春秋》之體，而後世爲史者皆師之。然其法實不外乎《尚書》《春秋》，其「本紀」「世家」即《春秋》通紀時事之體，八「書」與「列傳」即《尚書》專紀一事之體，而所謂「年表」者，又編年之變例也。

《居業齋文稿》卷五《讀史後記》 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遭秦滅

學，先王之典莫存。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命司馬談爲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其子遷，又爲太史令，嗣成其志，創爲義例，上自皇帝，迄於炎漢，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陋，非遷本意也。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凡八十餘萬言。然始元而前，馬遷先之，始元而後，固父彪成之。自昭至平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有陳宗、尹敏、孟異之徒共之，而八表、《天文志》則所補也。固書實無幾耳。【略】蓋自仲尼既沒，諸子百家各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惟司馬氏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勒成一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此書繼之，其自任之重如此。班固譏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之論遷者多以此說爲不然。遷特感當世之失，有所激而寓之於言，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蘇轍《古史》言馬遷淺陋粗疎，而東萊呂氏惡之，其言曰：太史公之書法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措意深遠，寄興悠長，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讀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噫，之言也，乃善於讀史者也。《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固乃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重複駁亂，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則無稽之論也。《史記》之「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襍之耳。紀傳直書善惡，足爲監戒，何必於後更有贅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敘，或謂之贊，或謂之評，則皆固啟之矣。然《漢書》規模閎整，猶後來莫能髣髴，若蔚宗自謂體大思精，序論筆勢縱放，往往不減《過秦論》，嘗以此擬班氏，非惟不媿而已，而世多譏其創爲皇后紀，及採《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史文，贊辭佻巧，失史之體矣。

《尚論持平》卷二《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　晁無咎云：班固譏史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謂其「是非謬於聖人」，不知史遷以武帝之世，表章儒術，宜乎大治，而因奢侈而致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天下饒裕也。愚謂不特此也，當漢時法嚴刻，人臣晉爵有受弔不受賀之言，往往不得其死，非黃老之學不足以存，卽己蠶室之刑亦不能遵守黃老所致，蓋感憤而爲此言也。至其作《孔子世家》，極表其景仰向往之心，於黃帝不載乘龍上天之事，於老子極其流弊，使與申韓同傳。先黃老耶？後六經耶？孟堅之言駟不及舌矣。

又《司馬遷序游俠而進奸雄》　世有游俠，武人中之狂狷也，與奸雄異。奸雄尚利，游俠尚義，一言投合國士相知，則不惜以性命相狥爲知己報，所謂感君義氣爲君死，泰山一擲輕鴻毛，烈丈夫之所爲，如荆軻、豫讓之流，亦天地間不可少之人也。雄固雄矣，奸何有耶？而班史非之，說者謂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故感慨而傳之。此或有之，然如朱家，其人可勿傳耶？且未有《史記》之先，《國策》中敘述諸人如見當年生氣，遷作史而可沒之耶？謂之奸雄，一字之誅未可以污義士也。

又《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貧賤》　班固譏司馬遷「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讀《貨殖傳》之言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宜多而反少，以其僅知利也；廉賈宜少而反多，以其兼知義也。由三五之言推之，龍門之立意深矣，卽小可以見大。若薄貨殖而不言，《大學・平天下章》何以言生財乎？生財之道廉者得之，則於衆寡疾舒皆可絜矩而悟矣。或爲之說曰：以其傷於處貧無貨自贖，故有貧賤之羞，此或不然。其文具在，可繹思而知其旨也。

《史記權參・讀史總論》　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只寫得一國之事，一人之情。子長易編年爲傳紀，直是古今史局文字一大變。

又　太史公之文，以游而豪，以腐而怒。

又　太史公生漢武時，極不滿其行事，無奈定、哀何也？故《武紀》可泯，而別見于《封禪》、《平準》，與旁載于他說者，靡不寄托深遠，言辭蘊藉。

又　太史公論贊，不數言輒開闔頓挫，此所以爲文字之祖也。至其寫形屬事，尤極化工。

又　太史公文雖變幻，却將一二字句作眼，領清題竅，客意旁入而不離其宗。

又　《左》、《國》古質其氣促，子長乃演作一二百字一句，更不可斷，有

以遷爲史之狂，其狂不可及乎？

又　一事兩序，繁簡各有條理，只是提掇得清，收煞得緊，至波瀾激蕩，出沒無垠，卽孟堅不能測也，況蔚宗、永叔乎？

《東山草堂文集》卷一《史記手抄序》　余蓋讀史遷之書而竊爲之慶其遇也。遷有良史之才，其文章奇偉卓絶，實亦非後人所及。然亦以世爲太史，適當五帝、三代以來放失舊聞，有可稱述，而自秦楚之際以迄孝武時事，赫赫在人耳目間者，又皆得于聞見之實而不可誣，遂以成《史記》一書。是雖其文之可傳哉，亦遭時則然也。

《硯北雜錄》卷五《歷代史本末》　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述黃帝以來，至於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變編年之體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爲言辭鄙陋，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

又《史記》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爲駁，張輔以文字多寡爲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又　陳明卿云：太史公作本紀有二體，五帝、三王紀編世也，秦漢紀編年也。帝紀中兼採《尚書》、《左傳》、孟文，以備異說，非自爲牴牾也。亦是一種愼重之意。

又　周事獨詳，以周書之多存故。周紀文有三體：幽王以前多采《國語》，其文奧。平王以後，多采《春秋》，其文簡。威烈王以後多采《戰國策》，其文肆。

又　唐虞三代之系，皆出於黃帝。周歷夏殷千餘年，傳世十六，此太史公之疎畧也。先儒固已辨其失矣。善乎金履祥之言曰：遷爲漢史紀，漢之初已不知高帝世系，父太公而亡其名，母劉媼而亡其姓，況三代以前二千年所傳聞者尚足信乎？

又　盧舍人云：《史》、《漢》、《三國》題目，與蔚宗以下之史迥殊，乃後人無識，反依《後漢》之例，盡改三史之目，此必起於趙宋始有槧本之時，故明代監本遂仍其訛。何以知其必起於宋也？蓋裴駰解《史記》，顏師古注《漢書》，於其篇題皆未嘗有所變動。考《史通·題目》篇云：「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者惟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觀此，益知唐以前三史題目一無更改者矣。蓋史遷體例，每卷首尾自成一篇文字，其數人合傳者交互錯綜，不能割裂分屬之張甲、李乙也。孟堅承祚皆襲用之。自蔚宗而後，雖有合傳之名，實皆專傳之體，後人遂以習見妄改古初。明之監本沿訛踵繆，今本亦不加更正，幸史公序傳具存，而監本每卷內篇題尚未改易，後之學者猶可考而復之也。

又　遷史標目又與固、壽微殊。《史通》所云人少則具出姓名，人多則但標其姓者，以此語班、陳兩家之書則是矣，而於此書尚有所未盡也。有但稱其姓者，如管、晏、汲、鄭之類。有稱其封爵或官、或字者，如淮陰侯、李將軍、韓長孺之類。是知人雖少不必具出姓名也。有數人同傳，而但舉首一人，如張丞相之類。或舉首末二人，如老子、韓非之類。是又知人雖多不必盡標其姓也。此又《史》《漢》之不盡同者也。

又　「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此太史公疾當時上書言外國奇怪者皆虛妄，故云爾，所以杜人主之侈心也。

《史記七篇讀法》《項羽本紀讀法題詞》　昔班孟堅譏《史記》重貨殖而輕仁義，進游俠而退道德，以爲是非頗謬于聖人，後之學者類多耳食，遂謂史公能文而未知道。夫道之顯者爲文，故曰「文以載道」，又曰「言之無文，無以行遠」，豈有謬于聖人者，而能信今傳後，至于千百世，歷久而彌新也？況朱子稱史公才識皆高，但粗率，又曰「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夫識既高，能知孔子，而是非謬焉，則知孔子何等也？余幼讀《史記》卽疑班論爲未當，及累年反復尋味，益得其要領，蓋至今乃始確然而有深悉其故也。何也？史公蓋多恢宏譎詭之詞，不肯顯言正論，又時以他事間之，自掩其筆墨之迹，且文辭浩瀚，讀之者目炫神駭，往往一篇不能盡，故能得其旨者絶少。史公

亦嘗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

《經史辨體・凡例》《左傳》亦史也，以附見《春秋》，故史評始自《語》、《策》。《語》、《策》皆晚周文，《語》贍而繁，《策》奇而肆。《策》開秦始，司馬史實宗之。《史記》多先秦文，若班史則醇乎漢矣，故曰，馬如天班如地。地至平，而山川之奇險載焉；至質，而草木之英華鍾焉。若夫天，日月雲霞，卷舒空際，無不有也，無一有也。歐陽《五代史》學《史記》，而得其神，力稍遜焉。范史如帝閎皇居，瑤臺瓊室，非復人間耳。

《讀史管見・讀史摘微》司馬遷作《史記》，志在上繼麟經，其識甚高，其學甚博，而其才又足以濟之，故其文峻潔雄偉，自成一家，而屬辭比事，亦深得《春秋》大意。【略】獨惜其立意措詞，多有憤忿不平之過，或謂其遇使然，亦由其立心褊蔽，未聞聖人之大道也。【略】嘗觀其《報任少卿》一書，慰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無一言反己內咎，所謂自是而不知其過者，非歟？其褊蔽也甚矣！操是心而修國史，大本已失，故《平準》、《封禪》，盡屬謗書，諸傳諸贊，半借以抒其憤忿不平之氣，如是而欲上繼知我罪我之心法，愚未敢輕信也。

陳法《漱華隨筆序》唐啖助謂左氏博采當世文籍，太史公尤好采摭異聞，則說部固史材也。

《史記半解・雜述》六經爲明道之文，不可以法名，而條理清詳，意義完備，以及次第排衍，紆回往復之處，莫非法之所見端。至《孟子》則已兼以法勝矣。自是而外，論古文者首推《左》、《史》，其法度之宗祖乎！然《左氏》因經起傳，編年紀事，多斷續分合之節，法尤奧而難尋。《史記》事自爲書，人自爲傳，皆整齊綜括之篇，法雖微而可按，故余論古文之法自《史記》始。文章之有法度也，非自法始也，必先有其意而後法以運之。意者一篇之主宰而文之所由生。意不高，雖有良法無所附麗。然意立而法不密，則無以達意而文失之疏；法不渾，則又無以藏意而文失之淺。會斯意者，可與讀《史記》矣！《史記》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數法。烟雲繚繞處，幾于勺水不漏，而寄托遙深，迷離變幻，使人莫可端倪。一片慘澹經營之意匠，皆藏于渾渾淪淪浩浩落落之中，所以爲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闊疏也。學者不加體察，見舊人有班密不如馬疏之論，喜其說之高而便于鹵莽，遂群奉疏之一字以概《史記》之文，而法度直置之弗論，【略】此一大錯哉。

《九曜齋筆記》卷二《史記》長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綫索在乎，舉重若輕也。識得此法，便目無全牛。

《桐城先生點勘史記》附劉大櫆《論文偶記》文貴奇。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者，有奇在筆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氣者，有奇在神者。奇氣最難識，大約忽起忽落，其來無端，其去無迹。讀古人文，于起滅轉接之間，覺有不可測識處，便是奇氣。史公《伯夷傳》可謂神奇。

又　文貴高。昔人謂子長文字峻。震川謂「此言難曉，要當于極眞極樸極淡處求之」。

又　文貴大。古文之大者莫如《史記》。震川論《史》謂爲大手筆，曰「起頭來得勇猛」，又曰「連山斷嶺，峰巒參差」，又曰「如畫長江萬里圖」，又曰「如大塘上打纖，千船萬船不相妨礙」。此氣脈洪大，丘壑遠大之謂也。丘壑中必峰巒高大，波瀾闊大，乃可謂之遠大。

又　文貴遠。遠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說出者少，不說出者多。昔人謂子長文字，微情妙旨，寄之筆墨蹊徑之外，又謂如郭熙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而無筆墨之迹，故子長文幷非孟堅所知。意到處言不到，言盡處意不盡，史公後惟韓、歐得其一二。

又　文貴疏。孟堅文密，子長文疏。凡文力大則疏。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子長拿捏大意，行文不妨脫略。文貴變。上古實字多，虛字少，典、謨、訓、誥，何等簡略，然文法自是未備。孔子時虛字詳備，左氏情韵幷美，至先秦更加疏縱。漢人斂之，稍歸勁質，惟子長集其大成。

又　馬遷句法，似贅拙而實古厚可愛。

又　文章品藻，最貴曰雄曰逸。歐公逸而未雄，退之雄處多逸處少，子長雄逸退之，而逸處更多，所以爲至。

程餘慶《史記集說序》古人作史于千百年之上，後人讀史于千百年之下，古人既不可見而親聞其說，亦惟求其意之所在而已。孟子不云乎：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眞千古說《詩》之法也，亦即千古說史之法也。太史公網羅古今，作爲《史記》而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誠恐不善說者之或失其意，則不如其無說耳。越百餘年而有班氏孟堅者，因其成規，作爲《漢書》，使百世而下，幷稱良史，亦可謂傳之得其

人矣。然其所云「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者，猶未免得其粗而遺其精，得其表而遺其里，則于史公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說，卽孟堅亦且不能無遺憾矣乎！自是之後，說是書者發端于徐廣，繼迹于裴駰，迨乎《索隱》《正義》出而大義炳如。迄于有明，說者愈衆，凌氏《評林》一編可按也。然要皆不能有得而無失，良由《史記》一書，有言所及而意亦及者，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有正言之而意實反者，有反言之而意實正者，又有言在此而意則起于彼，言已盡而意仍纏綿而無窮者。錯綜迷離之中而神理寓焉，是非求諸言語文字之外，而欲尋章摘句以得之，難矣。

徐永勛等《史記選・例言》 史公論贊，是非不謬于聖人，而俯仰抑揚，神味無盡，韓、歐陽幷心摹手追，學者稍能濡染，便已跨越流俗。

《援鶉堂筆記》卷一六《太史公自序》 《史記・序》所稱先後多錯綜。《陳杞世家》：「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管晏傳序》：「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正與此類。

《皇清文穎》卷一〇周長發《史論》 《史記》作於司馬談，其子遷嗣爲太史令，起而成之。上自黃帝，迄於炎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揚子雲稱其書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誠實錄矣。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誠有如孟堅所議者，又無惑乎？司馬貞《索隱》、王若虛《辨惑》所由起，而摘其瑕也。

《笙雅堂文集》卷三《讀史記本紀年表》 太史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禹、契、棄別氏，姓姒氏、子氏、姬氏，後儒頗疑其世次不可信，顧其文見于《世本》、《大戴禮》，非盡誣也。史公言孔子所傳《宰我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蓋漢初儒者之闕疑愼言如此，史公特擇其尤雅者載之。至子史傳記，一切奇異秘詭，棄而弗錄。其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則曰「余不敢言」，于《封禪書》言黃帝不死事，則曰「語不經見」。若夫龍圖龜書，河洛苞符，九頭五龍，牛首蛇身之說，無一及焉，此豈後儒愛奇好博者所能知哉！古史簡略，《尚書》于帝王紀元無甲子，及生卒年數，多闕不可錄。據《竹書》，堯元年丙子，而皇甫謐《世紀》云甲辰卽位，已眞僞莫辨。宋人如《經世》等書，復取而增益改易之，卒紛紜無定議。讀《十二諸侯年表》，但譜共和庚申以來年數，而西周以前闕焉，夫乃嘆太史公之識爲不可及也矣。

牛運震《史記評注》卷一 太史公論贊，或隱括全篇，或偏舉一事，或考諸涉歷所親見，或證諸典記所參合，或于類傳之中摘一人以例其餘，或于正傳之外摭軼事以補其漏，皆有深意遠神，誠爲千古絕筆。司馬貞《索隱》譏其頗取偏引，以爲首末不具，褒貶未稱，別作一百三十篇《述贊》綴于簡末，其不知史法與文體殊甚，眞所謂熠火于日月，浸灌于時雨者也。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重刻二十一史序》 司馬遷創爲紀表書傳之體以成《史記》，班固以下因之，累朝載筆之人類皆嫻掌故，實舊聞，旁羅博采以成信史，後之述事考文者，咸取徵焉。

《隨園隨筆》卷二《史記體例未備》 《史記》有意爲褒貶。如進項羽爲本紀，陳涉爲世家，而黥淮南、衡山爲列傳是也。有隨意標題而心無成見者，如蕭、曹稱相國，而留侯、絳侯稱封爵，酈食其稱生，而石奮稱萬石君，魏公子稱信陵君，而平原君稱趙公子勝是也。蓋作史之初，體例未備。《北齊書》仿之，或稱高傲曹，或稱高昂，或稱邢邵，或稱邢子才，或稱楊愔，或稱楊遵彥，亦隨便書之。

盧文弨《游宦紀聞跋》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跡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乎。太史遷少時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訪齊魯之舊蹟，過梁楚之故地，然後採摭異聞，參計往事，而大放於史筆閒，至今史官宗信。

《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創立體例》 司馬遷創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卽班、范稱書，陳壽稱志，李延壽南、北朝稱史，歐陽子五代稱史記，小異其目。書之名，各史皆改稱志，《五代》又改稱考。世家之名，《晉書》改稱載記。要皆不過小小立異，大指總在司馬氏牢籠中。司馬取法《尚書》及《春秋》內、外傳，自言述而非作，其實以述兼作者。

《蛾術篇》卷九《司馬遷所援據之書》 漢《司馬遷傳》贊曰：「【略】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據班氏述遷所采書只此五、六種。蓋百家殺雜，皆棄不取，此所以爲有識。五、六種內，《楚漢春秋》陸賈撰，已亡，《世本》亦亡。《史記索隱》曰：「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記，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

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閻若璩《孟子考》論《世本》不足盡信，其說甚確。然有當論者，劉向渾言古史官所記，究不知何時，以意揣之，既訖于春秋，自出春秋時人。而玩向與班氏說，則此書亦有世無年。但遷既采此書，則意者夏商本紀閒書各王在位年數，幷共和以至平王四十九年，甲子紀年皆得之《世本》，而共和以前則斷無紀年也。漢《藝文志》春秋類列《世本》十五篇，自注云「古史官記黃帝已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即取《別錄》而脫「帝王公卿」字，及「祖世所出系謚名號」字。遷所采書只有五、六種。張守節《正義・論例》云，《史記》采六家雜說。六家即班氏云云，雜說則六家外或閒有，然亦僅矣。蓋其采之之愼如此。然司馬貞補《史記》，《自序》云，太史公代爲史官，親掌圖籍。今觀《三代世表》敘首則云「余讀牒記」，又云「稽其曆譜牒」，《十二諸侯年表》敘首則云「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又云「曆人取其年月，譜牒獨記世謚」。《索隱》曰：「劉杳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幷效《周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曆、譜牒之說，杜預作《春秋長曆》及《公子譜》，蓋因于舊說，故太史公得讀焉。』」

《松桂堂集》卷四《讀史》　始皇崩，趙高胡亥李斯三人謀議，史公從何處聞之，只是摹寫爲來世戒耳。史家敘事固貴於有實據，然如此者，又不得以無實據病之。此可爲知道者也。

《袁陶村文集・讀史記》　史至《史記》觀止矣。甚哉，《史記》之不可不讀，又不可驟而讀，易而讀，而卒之不可不辨而讀也。昔之先我而讀《史記》者，謂《史記》不始於伏羲、神農而始於黃帝，列項羽、呂后於本紀，雜陳涉於世家。其傳李斯，不大聲其焚書坑儒、廢井田封建，上之得罪於聖帝明王，下之開罪於天下萬世諸大罪惡，而贊論止謂其「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云云。諸先正持論多有詳且確者。余甫冠後，即受而讀之，茫然莫解也。及壯而尚茫然，又歷之數十年，幾經險阻困阨，遂窮愁以終老，而茫然者終未盡解也。竊謂《封禪書》雖侈大其詞，而語氣間亦隱有諷諭。《平準書》、《貨殖傳》則當漢武征伐土木，譏上之暴斂與下之貪黷。若《匈奴》、《大宛》諸傳，則譏其勤遠略而開邊釁，前言洵不謬也。老、莊、申、韓四者，本各從其類也，而合爲一傳，所謂慘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故文景尚黃老。至武帝征匈奴，窮兵黷武，以致橫征之下必有嚴法，而張湯、杜周輩出矣。《酷吏》一傳，譏漢之尚刑，而於郅都諸人尚有各採所長者，是刑也而寓有德意，蓋慨之惜之，猶望之切也。嗟乎，太史公之傳複且、孫吳、王剪、白起輩，即衛青、霍去病諸人之先聲也。雖其間擾絀不一，而所感者深矣。余讀《太史公自序》，而知《史記》一書實發憤之所爲作。其傳李廣而綴以李蔡之得封，則悲其數奇不遇，即太史公之自序也。匪惟其傳伍子胥、鄒生、陸賈亦其自序，即進而屈原、賈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亦其自序也。更進而伯夷積仁潔行而餓死，進而顏子好學而早夭，皆其自序也。更推之而傳樂毅、田單、廉頗、李牧，而淮陰、彭越，而季布、欒布、鯨布，而樊灌諸人，再推之，而如項王之力拔山而氣蓋世，乃時不利而騅不逝，與夫豫讓、荊軻諸刺客之切膚齒心爲知己者死，皆太史公之自序也。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磈礧，誠不禁其擊碎唾壺拔劍斫地，慷慨而悲歌也。而於是乎傳信陵、孟嘗、平原、春申四公子之好客急人之義。而於是乎傳朱家、劇孟、郭解諸游俠之不愛其軀，赴士之阨，與魯仲連之排難而解紛。而於是乎傳管仲之受知於鮑子，晏子之解驂以救越石父，而願爲之執鞭。嗟乎，讀史至《史記》，讀《史記》至此，有不爲之拍案叫絕，廢書而三嘆也哉。觀太史公之《報任少卿書》云：僕不幸早失二人，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素與李陵非相善也。但觀其人孝義廉信，有國士之風，以爲陵身雖陷，其意將欲得當以報漢，適逢召問，以此推言陵功，乃謂爲陵游說，遂下於理，卒從吏議。家貧賄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當時，如信陵、平原四公子流，及朱家、郭解之徒，縱無其人，降而如卓王孫之於司馬長卿，僮百人，錢百萬厚分與財，出力爲太史公贖蠶室之罪，亦不可得。此下邽翟公所以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貧一富乃見交態」，太史公於汲鄭云然，吾於太史公亦云然也。悲夫！且太史公自序並援屈子《離騷》、左邱《國語》、韓非《說難》與虞卿之窮愁著書，皆困阨所激。而更上溯西伯囚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復推本《易》、《書》、《詩》、《禮》以至《春秋》，申己繼其父談，援手垂涕，因以《史記》自任，然不敢上比於《春秋》也，其心良苦矣。而獨列孔子於世家，贊云：「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夫當蘇張縱橫、楊墨橫議以後，火於秦，黃老於漢，聖學榛蕪之時，吾道一線之脉岌岌乎將絕矣。太史公生三代而下，遙遙千百年間，以世家特尊孔子，而推爲至聖。至者，中庸其至之至，人倫之至之至，殆以爲聖如孔子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衷者，

中也。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相傳之中也。吾則謂太史公能辨聖學知道統矣。乃王介甫猶謂遷自亂其例，殊非知人論世者也。而因傳仲尼弟子以表聖門，傳儒林以表漢初經學，此寧非豪傑之士、聖人之徒，豈特《史記》一書爲廿一史之冠哉，卽以史論當合稱左馬，固班范所不逮也。而孟堅猶譏其「貴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亦未嘗取《史記》而三復之也。觀《史記》於王莽，則責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論韓信，倘能學道謙讓，不矜不伐，當比周召，後世血食。又言申屠嘉，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斥蒙恬，不能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其兄弟遇誅宜矣。略舉數端，其是非果謬於聖人否耶？然其間獨有絕不可解者，此又不容不爲之辨也。夫遷旣知尊孔子於世家矣，乃野合之謬，謂孔子疑其父墓，母實諱之，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墓，此何說也？於《弟子傳》旣列端木氏矣，而又雜之於《貨殖》，且謂子貢利口巧辭，則非言語之科也。至所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先儒論其似蘇張。卽夾谷一會，先儒亦論其似曹沫，恐聖賢當日未必出此。如皐、夔、稷、契、伯益，則分著於堯舜《帝紀》，稷、契則再序於殷周《本紀》之首。伊尹之相湯，輔太甲，周公之佐武，輔成王，則分見於殷周《本紀》之內，故不必別爲之立傳。子產相鄭已見於《鄭世家》，亦可例於伊、周之附在殷周本紀矣。夫子於子產曾許以君子，稱爲惠人，及其卒，則聞而出涕曰：「古之遺愛。」觀子產相鄭，當晉、楚之交，能使鄭四十餘年竟不被兵，其詞令、事業載之《左傳》者，不可勝舉，亦春秋卿相中第一流人物矣。而又另列之循吏，僅僅循吏轉不足以見子產也。伯玉寡過未能其仕，止合乎君子，《家語》記夫子稱其外寬內正，汲汲於仁，以善自終。於吳札，則《春秋》書季子來歸，曰：歸喜其歸也，曰：「子褒之也。」而《史記》於伯玉、子產，止分見於《孔子世家》、《子胥列傳》。而以延陵與孟嘗、春申、平原雜之《游俠》。柳下惠者，魯之公族也，直道事人，三黜不去，著於《魯論》，而夫子稱其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再見於《家語》，孟子所謂聖之和者。史公旣傳伯夷聖之清矣，而於柳下惠顧與子產、伯玉並冠之弟子列傳，而謂「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何以稱焉？《儒林》一傳，表經學也。序《春秋》，僅見《公》、《穀》而左氏不傳。夫邱明親受經於孔子，孔子曾稱其恥巧令、足恭、匿怨友人，則宜列之《弟子傳》矣，乃並《儒林》而亦缺焉。《左傳》行世卽後於《公》、《穀》，然早已先《公》、《穀》而出矣。漢之張蒼、張禹、賈誼於《春秋》皆治左氏者也。史公寧獨不知之乎？卽史公《自序》亦援及「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國語》、《左傳》皆出一手，是史公非不知有左氏者也。豈傳《春秋》者，則爲左氏，而著《國語》者，又別爲失明之左邱耶？不可解也。夫史公旣尊孔子傳仲尼弟子矣，孟子固傳孔子之道者也，孟子與荀卿旣不同時，並不同術，且謂壞天下者子思孟子，則更不同道矣。而史公獨以孟、荀合傳，而復牽連三騶、淳于、田駢、愼到之流，連類而並及之。以文則迴環掩映，固爲妙矣，而人實非其倫也。抑又思之經學莫盛於漢，漢之大儒惟董子一人。董子蓋尊孔氏，黜百家，辨王伯，明義利，誠大醇者也。史公亦旣稱說其人矣，而僅列之《儒林》經學專治《公羊氏春秋》者，而不別爲之立傳，則亦與申公、轅固、胡毋生等耳。孔子於冉求之仕季氏，責其不能相夫子以來遠人，而於求之聚斂直絕之曰「非吾徒」。令史公於《世家》謂孔子爲季氏使，適齊，又爲高昭子家臣，豈其公山佛肸之召，子皆欲往，而不磷不淄爲貧而仕，無傷於辭尊而居卑乎？凡此皆不可不辨而讀之也。學者於廿一史先讀《史記》，繼讀兩漢以下至隋唐書，並讀五代及宋、遼、金、元諸史，復轉而讀《隋書》、《晉書》、《五代史》，與陳壽《三國志》、前後《漢書》，再轉而讀《史記》，而三復於茲焉，復加之以閱歷，深之以磨鍊，乃知其瑕瑜不掩，而《史記》之眞出矣。《史記》之妙雖不盡傳，而亦庶幾傳什一於千百矣。信乎，史至《史記》觀止矣。

《陔餘叢考》卷五《史記一》　班彪謂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是蓋以本紀、世家、列傳爲史遷創例。然《文心雕龍》云：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皇王。則遷之作紀，固有所本矣。今按《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大宛傳・贊》則云：《禹本紀》言河出昆侖高五百里。又云：《禹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遷之作紀，非本于《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禹本紀》一書，正遷所本耳。又《衛世家・贊》云：予讀世家言云云。則遷之作世家亦有所本，非特創也。惟列傳敘事，則古人所無。古人著書，凡發明義理，記載故事，皆謂之傳。《孟子》曰：于傳有之。謂古書也。左、公、穀作《春秋傳》，所以傳《春秋》之旨也。伏生弟子作《尚書大傳》，孔安國作《尚書傳》，所以傳《尚書》之義也。《大學》分經、傳，《韓非子》亦分經、傳，皆所以傳經之意也。故孔穎達云：大率秦、漢之際，解書者多名爲傳。又漢世稱《論語》、《孝經》幷謂之

傳。漢武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東平王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時所謂傳，凡古書及說經皆名之，非專以敘一人之事也。其專以之敘事而人各一傳，則自史遷始，而班史以後皆因之。然則本紀、世家非遷所創，而列傳則創自遷耳，叔皮乃以爲皆遷創例，何耶？又遷書名《史記》亦有所本，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子世家》所謂「因史記作《春秋》」是也。

又《史記三》 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繫天下之重輕也。其傳孟子，雖與荀卿、鄒忌等同列，然敘忌等尊寵處，即云：豈與仲尼榮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又云：衛靈公問陣，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皆以孔子、孟子幷稱，是尊孟子亦自史遷始也。

《廿二史札記》卷一《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其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又《史記變體》 《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博寬》、《靳歙》、《周緤》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幷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冊，而遷料簡存之者也。《張良傳》，以諸將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然亦可見漢初起兵，即令諸將各立簡牘，以紀勞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業也。又張蒼、任敖、周昌合爲一傳，竇嬰、灌夫、田蚡亦合爲一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漢書》皆全用之。《漢書・韓安國傳》，下半篇全載王恢與安國辨論擊匈奴事，一難一答，至十餘番，不下斷語，亦一奇格。

《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序二 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爲史家之宗。後人因踵事之密而議草創之疏，此固不足以爲史公病。或又以謗書短之，不知史公著述意在尊漢，近黯暴秦，遠承三代，于諸表微見其旨。秦雖幷天下，無德以延其祚，不過與楚項等，表不稱秦漢之際，而稱秦楚之際，不以漢承秦也。史家以不虛美，不隱惡爲良，美惡不掩，各從其實，何名爲謗？且使遷誠謗，則光武賢主，賈、鄭名儒，何不聞議廢其書？故知王允偏心，元非通論。但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未免雜而不醇。又一人之身，更涉(任)〔仕〕宦，整齊畫一，力有未暇，此又不必曲爲之諱也。

又卷三四《與梁耀北論史記書》 史公著書，上繼《春秋》，予奪稱謂之間具有深意，讀者可于言外得之。即舉《月表》一篇，尋其微旨，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何謂抑秦？秦之無道，史公所深惡也，秦雖幷天下，附書于《六國表》之後，不以秦承周也。及陳涉起事，秦猶未亡也。而即儕諸楚、齊、燕、趙之列，則猶六國視之也。雖稱皇帝者再世，與楚之稱霸王等耳！《表》曰「秦楚」，言秦之與楚匹也。何謂尊漢？史公以漢繼三代，不以漢繼秦，若繫漢于秦之下，是尊秦而貶漢也。《十二諸侯年表》不題周而周尊；《秦楚之際月表》不題漢而漢尊。秦、楚皆亡國之餘，以漢承之，失立言之體矣。陸賈《楚漢春秋》，其命名不如《史》表之正也。何謂紀實？楚雖先亡，覆秦之社稷者楚也。漢高初興，親北面義帝，漢王之國，又項羽封之，秦亡之後，主天下命者，非楚而何？本紀既述其事，而《表》又以「秦楚之際」目之，言天下之大權在楚也，此亦實之不可沒者也。

《史記闕要・諸法皆歸於渾融》 太史公凡紀、表、書、傳、世家，每作一篇，必綜會其世其帝其國其人其事之始終曲折，審其孰重孰輕，炯若觀火，然後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復執此以制一切詳略虛實之宜。而主意之或用正揭，或用側出，或全不見，或一見再見以至數見，亦各隨機以適變。【略】但覺一片渾融，無復經營擬議之迹。所以然者，史公學識才三長本自過人，又周覽名山大川，得交當世豪俊，以壯其氣，復遭大辱以鬱屈而激蕩之，故其文益疏蕩激詭，有奇逸之氣。蘇子由嘗謂太史公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見乎其文而不自知。此所以文成而法自立，諸法悉備而無用法之痕者歟！

又《全書脈絡》 今于《史記》反覆深思，乃知其亦合全書爲脈絡。朱子嘗譏子長作本紀，不自伏羲畫卦始，如人之有身而無首，是亦以《史記》全書爲人之一身，但其脈絡貫通之法，與《左傳》又不同耳。《左傳》編年體也，《史記》紀傳體也，當于不貫中求其貫，五代三王四紀只如一紀。《五帝紀》末云：「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後（而別）氏，姓姚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此一節上結五帝下起三王，爲下三篇過脈；「明德」二字尤爲五帝三王總斷。《殷紀》即承此，屢揭德字爲主腦，禹以祗德興，孔甲以德衰失諸侯，桀以不德亡，而湯又以修德興。《夏紀》結尾即《殷紀》伏根，殷家興衰數番更迭，故即以興衰二字爲眼目，其興衰之本全在君德之修廢，節節關鎖，總與《五帝紀》「明德」二字，《夏紀》「湯修德」三字一脈相承。而西伯修德行善云云，《殷紀》結尾又爲《周紀》伏根。《周紀》前半用累棋格寫出周家世德，與前三紀一脈相承，中于盛衰分界處，借祭公耀德之論以斷先王之所以盛，反對穆王以後不耀德之所以衰，故後半雖詳略失宜，紀律不嚴，大意要自一貫。而周亡于秦，《周紀》結尾又爲《秦紀》生根。三代得天下皆以德，秦獨以力，爲生民以來一大變局。又起于襄公，章于文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極力寫其得之難與後失之易，相形作炯鑒。結將始皇二世一齊攝起，《始皇紀》乃緊接詳叙。二篇本是一篇，其分而爲二之未安，又當別論。始皇、項羽，一以慘急并天下，一以強暴霸諸侯，與三代修德人心自附者迥別，故總不過爲聖王之驅除。高祖寬仁，與嬴、項相反，故人心日附而帝業成。惜乎孝惠仁柔太□，呂后純乎剛毅，二者相值，釀成呂氏之難。詎知文帝仁賢，天命所歸，呂氏之難，適所以啓之。此十紀之脈絡也。惜景、武二紀亡，不可知耳。本紀爲全書之冠，表書世家列傳皆發明本紀，相輔以成書而已。蓋本紀叙帝王，以年統事，但舉大要；世家叙諸侯，以系統事；列傳叙公卿以下，以事傳人。皆及其詳。本紀爲世家列傳之綱，世家列傳爲本紀之目。【略】本紀各紀一帝之首尾，八書通紀歷代之法制，而各以類從。本紀爲八書之經，八書爲本紀之緯。【略】史公創爲表式，尺幅中一經一緯，昭穆之次，時事先後之序，強弱之勢，君臣上下得失之林，一一分明，乃本紀世家列傳之總會也。

又《體例正變》 按凡作史論，篇中即含論意，論即全篇總斷，此常例也。獨《史記》諸論，則千歧百變，而不可以一格拘。自常例外，有舉大該小者，有舉半見全者，有別出一義者，有因事生感者，有借閑情寄意者，有通叙世家、諸人合傳而止論其一者，有既序復論或序論全無者，甚有一例而兼數例者，皆有深義。試各舉一二以實之。劉敬、叔孫通合傳，一斷其智而莫大于議定都，一斷其希世而莫大于制禮儀，故論專及之，此舉大該小之例也。《汲鄭傳》中各有評斷，論則因賓客一節而嘆世態之炎凉，此因事生感之例也。《呂后紀》皆詳其專制之禍，論則取其休息無爲之小效，以見不掩善之義。《平原君傳》專寫其好客，論則著其未睹大體之實禍，以見不隱惡之義，此別出一義之例也。《伯夷傳》夾叙夾議，即傳即論，《酷吏・序》止著爲治在德不在刑，在于酷吏優劣，每降愈下之品未論也，故復作論以著之，此無序無論與既序復論之例也。趙滅于王遷之信讒，廉與趙、李皆良將，而相如識量又在諸人之上，故二論專及之，此通叙世家與諸人共傳而止論其一之例也。《游俠・序》抑揚反覆，評斷已盡，後復有論且專及解者，以言俠者引俠爲名而無其實，故因事生感而嘆眞俠之難覯，此一例而兼數例也。《衛霍傳》中曰天幸、曰柔媚、人品軍功評斷已盡，論又惜其不招賢以見柔媚之大端，將職之不稱而軍功之由天幸而可想見矣，此舉半見全之例也。《大宛傳》全著武帝之貪兵，而論但言河出昆侖之不可信，以見諸使外國者無一非妄言，而武帝聽信之過也；《田齊世家》篇末總論興亡，正斷已盡，故論不復及，特以占卜言之，蓋姜易而田，關事變之大，淺者狃于占卜之詞，以爲天實爲之，不知數隨理立，人定勝天，顧自處何如耳，惜乎齊不能自強，非占卜之必驗也；使齊能自強亦非占卜之不驗也，故曰「《易》之爲數，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此閑情寄意之例也。然凡此變例猶可類推，至《蒙恬列傳》詳叙蒙氏被殺之冤，而論復斷其宜，若是其相反何也？蓋不著其冤，則人不知其知死守義之忠，而顧恤名義者不知勉；不斷其宜則人不知其勞民阿主之罪，而逢長君惡者不知懲。正以兩相矛盾而見義法之精微，尤變之變者，全書之所創見也。或曰吾子之論誠備矣，然如五帝、三王、秦、趙諸論，尚不在此諸例中奈何？曰是有說。三代、秦紀諸論，大都補叙苗裔而無深意，乃知幾所謂事無重出，漁仲所謂史之外事不爲褒貶者。《五帝》論意雖深曲，然但明冠書首之故，而以擇其尤雅自揭考古之通率，不必以爲史論之例也。要之吾所論者讀史之法耳，作者變化因心，何嘗預擬一例而爲之。班、范以下，但學

其常而不敢效其變，即其常者言簡義該，神味四溢，惟《漢書》惠、景、武、昭、宣、元、成、哀、平等贊堪與之競烈，外此非所敢望矣。小司馬乃譏其不要不該，概作述贊以補其闕，噫，元文幽處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則其自炫夫明章，曷足怪乎？曷足怪乎！

《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下》 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于圓而神，班則近于方以智也。《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氏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史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又　遷書記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于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叙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游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復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于《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又《內篇三・史德》 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叙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于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于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仿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于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賈，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于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于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于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于《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又《內篇五・申鞫》 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其範圍千古，牢籠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後，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牒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後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較，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

又《答客問上》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章學誠《永清縣志・皇言紀序例》 《呂氏》十二月令但名爲紀，而司馬遷、班固之徒則稱本紀。原其稱「本」之義，司馬遷意在紹法《春秋》。顧《左氏》、《公》、《穀》專家各爲之傳，而遷則一人之書，更著書、表、列傳以爲之緯，故加紀以「本」而明其紀之爲經耳。其定名則仿《世本》之舊稱。

《午風堂叢談》卷七 太史公《史記》，筆力神智專在世家、列傳，方創體變史法，自爲一家言。昌黎之古文，其精變處全具其神力，即小品無不奇暢，不特如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力。

又　司馬氏之鼓舞變化，類常事小節，他人以爲不足傳。

《南江文鈔》卷三《史記提要》 遷自言繼《春秋》而論次其文，後之學者疑辨相屬，以今考之，其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謂古文也，秦漢以來故事次第增叙焉。其義則取諸《公羊春秋》，辨文家質家之同異，論定人物，多寓文與而實不與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遷嘗問《春秋》于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學者，遷能伸明其義例，雖未必盡得聖經之傳，要可見漢人經學各有師承矣。其文章體例，則參諸《呂氏春秋》而稍爲通變。《呂氏春秋》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此書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篇帙之離合先後，不必盡同。要其立綱分目，節次相成，首尾通貫，指歸則一而已。世嘗譏史遷義法背經訓，而稱其文章爲創古獨制，豈得通論哉。

邵晉涵《南江札記》 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義微矣。（貽選謹按：司馬遷嘗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觀自敘答壺遂語意可見。班固《儒林傳》於春秋傳授無司馬遷名，是固不知遷學所自出也。而《藝文志》尚列太史公於《春秋》家，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向固受《公羊春秋》者也。）

《史記志疑》卷三六 班固本其父彪之語，譏史公是非頗繆于聖人。【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曾辨之。《補筆談》亦云：班固所譏甚不慊。夫史公考信必于六藝，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儕之世家，老子置之列傳。尊孔子曰至聖，評老子曰隱君子。《六家指要》之論歸重黃、老，乃司馬談所作，非子長之言，不然胡以次李耳在管、晏下，而窮其弊于申、韓乎？固非先黃、老而後六經矣。《游俠傳》首云「以武犯禁」，又云「行不軌于正義」，而稱季次、原憲爲獨行君子。蓋見漢初公卿以武力致貴，儒術未重，舉世任俠干禁，嘆時政之缺失，使若輩無所取材也，豈退處士而進奸雄者哉！《貨殖》與《平準》相表裏，叙海內土俗物產，孟堅《地理志》所本。且掘冢博戲、賣漿胃脯幷列其中，鄙薄之甚。三代貧富不甚相遠，自井田廢而稼穡輕，貧富懸絕，漢不能挽移，故以諷焉。其感慨處乃有激言之，識者讀其書因悲其遇，安得斥爲崇勢利而羞貧賤耶！況孟堅于史公舊文未嘗有所增易，不退處士，不羞賤貧，何以不立逸民傳，又何以仍傳《游俠》、《貨殖》？此文人之習氣，各自彈射，遞相瘡痏，蹈襲抵牾，目睫不見，所謂笑他人之末工，忘己事之有拙。晉張輔論《漢書》三不如《史記》，有以也。

趙懷玉《史目表序》 編年始于《春秋》，紀傳創于《史記》，而史之體裁尤莫重于表、志。《世本》者，法《春秋》而開《史記》，表、志之所由仿也。

《遂雅堂集》卷二《唐虞至三代年譜序》 秦火以後，典籍無存，太史公作《年表》，自共和之前不錄，蓋其愼也，後人紀年多不可信。汲冢《竹書》出自戰國，其書最爲近古，以其中有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事，與諸經違異，論者遂經置之。然七國時傳聞異詞，如瞽叟朝舜、伊尹要湯之類，見于《孟子》書中者已不少，是書特不能辨而錄之耳。檇李徐圃臣氏作《天元曆理》，謂劉歆增竄古年以符曆術，唯據《竹書》以推《尚書》、《詩經》、《春秋》日食皆合。則其叙述年世，必當有據。余見後之述世譜者，大都以《史記》爲本，方史公時《左傳》未出，故其摭拾舊聞，今以相校，時有牴牾，則其前之無征者可遽信乎。

《詁經精舍文集》卷一一引邵保和 《史記》述五帝三王時事，無不取信《尚書》，宜皆本于古文者也。然取遷書而讀之，凡所引《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文有增損，字有通假，義有補綴，或且隨筆竄易，以成己一家言。【略】大抵遷書以文章樹奇于《左》、《國》、《楚漢春秋》諸書，翦綴而運量之，揚榷而變化，孰爲己出，孰爲非己出，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滄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其于《尚書》，亦若是焉已矣。

《暨陽答問》卷二 問先生：嘗言學《史記》作法，將二十一史爲一史。然幷諸帝紀爲一篇，併諸臣爲一篇，其文體恐流入《廣治平略》一類，竟作一部史論。先生曰：極是。欲免此弊，但宜敘事，弗多作空議論。

《儀衛軒文集》卷五《望溪先生年譜序》 自太史遷創史法，易《春秋》編年爲本紀、世家、列傳，皆綜一人之本末始終而備著其行述，異其等分而不異其事義，遂爲後世史法相沿不可易之體。及宋以來，又有私家年譜之作。年譜者，補國史家乘所不備而益加詳焉，吾以爲此仍沿遷史十表年月之法而易其形者也。

洪飴孫《史目表自序》 夫《春秋》爲編年，《世本》爲紀傳。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記》，紀傳不自《史記》始也。自《史記》以後，史家始表古今，表游辛矣；志符瑞，志釋老矣；傳文苑，傳隱逸，傳寒俊，傳鬼神矣。無與乎治亂，無當乎褒貶，爭立名目以相炫異，不知《史記》之意者，是不明《世本》之旨者也。不知《世本》之旨者，皆不明古史之法者也，吾故曰「《世本》亡而史官之法廢也」。夫能述《世本》者，于漢莫如司馬遷，于吳、晉莫如韋昭、杜預。

【略】《世本》爲三代之書，《春秋》之緒餘，《史記》之所本。

《安吳四種》卷八《文譜》　《史記》載祠石墜履，而西楚遂以遷鼎；述廁鼠驚人，而上蔡無所稅駕。曲逆意遠，見于俎上；淮陰志異，得之城下。臨印竊貲，好畤分槃；炫晦既殊，心迹斯別。右游俠之克崇退讓，而知在位之專恣睚眦；稱權利之致于誠一，而知居上之不收勞民，是集事者也。【略】《史記》廉將軍矜功爭列，與避車連文，以美震悔之忠；長平侯重揖客，諱擊傷，于《本傳》不詳，以嘆尊容之廣。程、李名將，而行酒辨其優劣；汲、鄭長者，而廷論譏其局趣，是橫散者也。然而六法備具，其于文也，猶魚兔之筌蹄，膚髮之脂澤也。

《開卷偶得》卷九　古者史有二體，《尚書》紀言，不詳年月，《春秋》紀事，特舉大綱，至《左氏》始合而一之。事以年系，言以事見，凡一代之治亂，一人之賢否，與夫辭令掌故，先後源委，靡不條貫，誠史家之圭臬也。司馬子長生秦火焚毀之後，網羅散失，通記八代，乃大變其體，創爲紀傳表志，蓋有說焉。古事闕而近事繁，詳略不倫，一也；自黃帝以迄共和，年月不備，難以編次，二也；傳記雜出，傳聞異辭，意在兼采，三也。故條貫之則例有所格，分著之則說可并存，遷之變例，豈得已哉！

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　《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并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又　《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耳。

又　古來善用疎，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鬱處皆能疎；柳州則有不能疎者。

又　《史記》未嘗不罵世，卻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蝜蝂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大文章。

又　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而無事外遠致，誠哉是言。事外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

又　《史記》於《左傳》長篇，只用一二語敍過，正是其妙處。須知實而不俚，只是敍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

林伯桐《史記蠡測》　古有黃帝，周有太公，後世荒誕不經之說皆爭托之，俗語流爲丹青久矣。史公于《黃帝紀》，則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曰「擇其言尤雅者」。于《太公世家》，則曰「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其擇言之愼如一也，此外無稽之言可不待辨而明。

《鵠山小隱文集》卷二《釋言》　司馬遷作《史記》，變《春秋》編年之法，創爲傳紀，凡百三十篇。余每讀其列傳，觀其傳一人，寫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俠醫卜佞幸之類，其美惡譎正喜怒笑哭愛惡之情，躍躍楮墨間，如化工因物付物，而無不曲肖。讀《屈賈傳》，則見其哀郢懷沙過湘投書之狀；讀《莊周》、《魯仲連傳》，則見其洸洋傀儡之狀；讀《韓信》、《李廣傳》則見其拔幟射雕之狀；讀《游俠》、《刺客傳》，則見其喜劍好博倚柱箕踞之狀；讀《酷吏》、《滑稽傳》，則見其鷹擊毛摯搖頭大笑之狀；讀《原》、《陵》、《春》、《孟》四君傳，則見其彈鋏負轊執轡蹶珠之狀，餘不暇枚舉，然若此者何哉？蓋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頰上三毫也。故劉向揚雄稱爲實錄。

《讀自珍全集・論太史公古文之學》　太史公之學，在乎網羅六國放失舊聞。若夫五帝、三王事實，大都鈔襲雜書百家傳說，又往往排比失倫。其作《周本紀》、《齊世家》之載此文，正如作《五帝紀》之載《五帝德》、《帝繫姓》，大都七十子以後之僞記云耳。遷之精英，豈在是哉？且太史公實未盡得孔安國之學也，不但《盤庚》諸篇，盡今文家說已也。夫所貴乎治古文者，貴治今文家所無也，貴乎所無之十六篇（馬、鄭所謂二十四者），能一一爲之說也。今今文、古文復重并有三十一篇，則有兩家之說；而十六篇孤本，則但載其《序》，安在其爲安國高弟子也？假令問故時，取《舜典》入《舜本紀》，《汩作》、《九共》入《夏本紀》，取《典寶》入《殷本紀》，璅怪之物，搜羅完具，則遷之功不在伏生下，而《史記》一書，眞卿雲之在九霄矣。不取其所當取，是以取所不當取，安在其爲安國高弟子？

《丹棱文鈔・上黃南坡太守論志傳義例書》　古人稱史才，才者裁也。序事有裁制之爲難，其要唯在辨輕重而已。一人亦有數十事或數百事，一一羅列，何以成文。宋子京《新唐書》自矜爲事增文減，而不知其病乃適在此。事欲增而文欲減，不得不以刪節爲要法，遂使載十事無一事得具首尾。宋元以下，大都坐此。班、馬則不然。傳一人必擇其人尤異之事而叙之，使曲折并到，上下四旁畢奏。如項羽巨鹿之戰，垓下之戰，韓信井陘之戰，霍光廢昌

邑，陳湯斬郅支，李陵降匈奴，摹寫逼眞，須毫欲動。惟其脫略多少細處，乃得全力注此，文勢爲萬仞峰巒，必數十里平衍以盡其勢。此法惟三史深得其妙。今人叙事如砌壁相似，無起伏頓注之態，由無裁制而然。

又　班孟堅論司馬之書曰，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注云：「核，堅實也。」百果之核，無不堅實，叙事義法，「堅實」二字盡之。無虛假無疏漏，乃得堅實。核無定形，隨物爲大小。試讀《史》、《漢》中傳，長者數萬言，短者數百言，有一字不堅實否？故文無論短長，總有天然結構，如銅就範，有不可增減意，是無他，文潔而事信也。

潘永季《讀史記札記》　愚意史公初年，也只要紀述漢事，後來本領既大，便要上繼《春秋》，又無奈難爲斷限，遂索性從五帝作起。今日讀記是順流而下，他初間卻是逆推上。偶見得是如此。細讀自序，亦有此意。

又　司馬貞曰：「夫叙事美，功合有本末，或國有數君，或士兼百行，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斯亦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矣。」愚案此正是史公擅場，《索隱》乃用此爲譏議乎？

又　一幅地輿圖，只此禹迹所掩耳，而妙手寫來，既有《項羽紀》之棋布星羅，又有《貨殖傳》之綺回繡錯，眞是化工矣！太史公具有宇宙在胸，所以臨文之際，幷大地山河，亦供其渾灑，吾無以測其能事之所至也。

又**《讀明史札記》**　司馬子長以文馭事，故其書獨出千古。《申屠》、《外戚傳》末，囊括迅掃，惜墨如金，其意以史主勸懲，善不著，惡不極，則不書可也。班氏爲蔡義、李夫人立傳，已全失子長之意，而況其下焉者哉！

沈楙德《讀史記劄記跋》　余讀龍門書，想見子長之爲人。穆然有遠志，故其文縱筆所如，不拘拘于小節。且其所據者獨有《秦記》，秦人僻處西垂，所見所聞，往往與《春秋》、《國語》不協，子長隨所得而採錄之。互有異同，于是《集解》、《索隱》諸書出焉。然子長自述其舊聞，裴駰、司馬貞、張守節諸家各抒其心得，並行而不相悖。然則潘氏之書亦安可少邪？

《癡學》卷五《讀文筆得》　史家叙事類，以減少字句爲潔，所以有文損於前事增於舊之說，惟太史公往往於愈繁愈複處愈見其潔，所以獨絕千古，其故何也？叙事不詳曲，當時情景不能宛然在目，且無一二虛字貫於其中，文義雖明，味止於此，全無開闔抑揚風神跌宕之致矣。此法不自史公刱之，《左》、《國》、《檀弓》類皆如此，而公、穀二氏用之最精。《左傳》叙申生偏衣金玦，歷述五臣之論；《檀弓》叙石祁子事四用沐浴佩玉句；《公羊傳》叙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此四句，一篇之中凡三見焉，皆於愈繁複處見其妙。劉子元謂《穀梁傳》齊使禿者御禿者四句，當云各以類逆。夫齊國之禍起于閨中一笑，穀梁子故爲繁複其辭，使千百載後讀是書者猶當發笑，所以立興戎之案也，其佳正在此處。若改爲各以類逆，便索然寡味。以此論文，其猶有蓬之心也夫。

寶鋆《讀史記十表序》　且《史記》一書，非盡皆史公之本文也。史公記事訖於天漢，自是以後，卽褚少孫所補也。又案成帝時，長安人馮商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爲十餘篇。後漢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從是觀之，《史記》一書其有得免割裂謁缺者亦已少矣。

《國朝文匯丙集》卷一五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

《銅熨斗齋隨筆》卷三《史記篇例》　司馬貞《補史記序》曰，本記十二，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有八篇，法天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齒；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張守節《論史例》，其說略同，惟云作世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輻共一轂；作列傳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舉全數也，餘二日象閏餘也。則與小司馬微異。然史公作《自序》，惟于三十世家有「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之語，其他篇數，初不自言其例，不知兩家之言何所據也。

俞樾《湖樓筆談》三　史公叙秦以前事，皆本其國史之文。蓋戰國時史職未廢，觀秦趙澠池之會可見。雖經秦火，亦頗有存者。《燕世家》稱今王喜，此卽其國史之文也。至秦漢以後，網羅放失，爲力尤勤。《刺客傳贊》云：「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樊酈滕灌列傳贊》云：「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酈生陸賈列傳贊》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此其勤與懷鉛提槧者等，而《方言》第一時之空談，《史記》乃千古之實錄，又未可同日語也。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輶軒語・語學第二》　全史浩繁，從何說起？四史爲最要。四者之中，《史記》、《前漢》爲尤要。其要如何？語其高，則證經義（多古典古言文字），通史法（諸史義例皆本馬、班）；語其卑，則古來詞章，無論駢散，凡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下言。

《桐城吳先生文集》卷四《記太史公所錄左氏義後》 太史公錄《左氏》書，可謂多矣。然往往雜采他說，與經傳小異，至其事同者，其辭亦頗有變易，又或一事分散數篇，而辭各不同，蓋古人之言，無取相沿襲也。往時吾縣方侍郎，極稱《左氏·齊無知弒襄公》篇，以爲使太史公爲之，且將增益數十百言。余考之《左氏》大篇，史公蔽以數言者亦衆矣。文如金玉錦綉，施用各有宜稱，豈可以繁約多少高下之與？班氏之錄《史記》，其文能變易者蓋寡，好事者猶列其辭異同爲書，承學之士有取焉。若《太史公書》變易《左氏》，尤可觀省，非班書比也。【略】昔者，嘗怪子長能竄易《尚書》及《五帝德》、《帝繫姓》之文，成一家言。獨至《戰國策》，則一因仍舊文，多至九十餘事，何至乖異如是。及細察《國策》中，若趙武靈王、平原、春申君、范雎、蔡澤、魯仲連、蘇秦、荆軻諸篇，皆取太史公叙論之語而并載之，而曾子固亦稱《崇文總目》有高誘注者僅八篇，乃知劉向所校《戰國策》亡久矣，後之人反取《太史公書》充入之，非史公盡取材于《戰國策》決也。惜乎，吾不得知言之士與論此耳。

《無邪堂答問》卷三 王士宗問《史記》體例。答：義帝如韓林兒，政非己出，不可立紀；項羽曾宰天下，諸侯聽命，自當立紀。《史通》之所譏非也，近人曲爲之說亦非也。漢諸王及蕭、曹等皆有土有民，即古諸侯，故作世家，陳涉亦然。惟秦先世立紀，頗失界限，然不如是，則先後參差，不得不爲變例。魏收作《魏書》，即承用之。

林紓《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 《史記》者，史公文字之創局，雖不及《左傳》之千門萬戶，光怪陸離，然班氏望塵已不之及。但以魏其、灌夫、武安三傳言之，蟬聯而下，斷而不斷，如松際欲盡不盡之云。一經班氏竄改，即索然無味。余故謂《史記》所既有者則可不讀班書，而班書中爲《史記》所無者，如趙皇后、霍光、趙廣漢、王尊、貢禹、朱博、何并及酷吏諸傳，又范蔚宗窮老盡氣所不能到，然婉媚之處亦正得力于史公。

《蛟川先正文存》卷一八陳元棫《史記選序》 史公之書，自黄帝訖麟趾，備載歷代，而卷帙不及《漢書》，似乎簡矣，然簡人所不能簡，亦詳人所不能詳。事無論大小，但不鋪叙則竟不鋪叙，一鋪叙則必使其音容笑貌，與夫性情心術，躍躍紙上，至其摹寫精神，如東坡所言傳神法，但觀其意思所在，或在目或在顴頰而已。若此則一二言不爲少，千萬言不爲多也。且獨觀于意思所在，則其神定如射者目注正鵠，斯可從容命中矣。杜子美咏馬詩曰「顧視清高氣深穩」，穩即暇之意也，知此，則《史記》之神駿，可得諸牝牡驪黄外矣。

《尊經書院初集》卷一〇《史記世家列傳或名或字或官爵例說》 《史記》一書，創立體例，觀其《自序》，隱然比之《春秋》。《春秋》聞見異辭，筆削寄意，遷意宗之，故世家列傳，名字官爵，例不一也。粤稽所作，若太公之于齊，周公之于魯，立功立德，實邁群流，留侯運籌，決勝千里，嘉其佐命之績，宜入不名之例。蕭曹肇武，聿興劉基，平勃交歡，乃夷呂氏，具爵示褒，表爲四杰。若乃外戚二紀，實統皇后家人；《楚元》一篇，互詳高祖母弟。封建之大，無逾于齊王，恩寵之渥，首推夫梁孝，又宗室之懿親，而別乎荆、燕之遠屬也。列傳若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商君封而西秦強，穰苴相而六國弱，扁鵲比擬于邃古，樗里相沿夫舊聞。凡此諸君，皆出當代，人以宮稱，名由爵掩，史公編錄，無復弛張。間采新題，自我作故，則鯨布、萬石，此其例也。夫匈奴未遇，則笞罵懼觖望；子夫先容，則舅甥襲顯爵。漢武中興，魏、霍爲貴矣。韓信與盧綰爲列，因耦而署爲王；丞相非張蒼一人，舉一以見其列。史臣詳略，固所弗免。夫淮陰侯誅而具爵，著高呂之寡恩也；李將軍殺而書官，諷衛、霍之竊位也；故有功無賞，介推所以作歌；有功不封，廉頗所以終老；規時微意，良可風矣。若夫字而不名，實爲特筆，則有若孔子之世家，荀孟之列傳，屈原、賈生憫其志，子胥、陳涉見其忠。案之合書，曾不數覯，賢則字之，此其例歟？至于《仲尼弟子》，若一國之春秋；《傅靳蒯成》，或錯綜其爵姓。李耳而曰老子，取厥書名；趙佗而曰尉佗，嘉其臣漢。田敬仲之稱字，以有國也；韓長儒之不名，爲先師諱與？蓋《史記》雖取法《春秋》、《尚書》，其實以述而兼作，故凡所列序，可任參差，非如范書、班書，可歸畫一，如必引繩以就范，未免膠柱而調瑟，今略舉一例，以見標格云。

《太史公書義法》卷上《行權》 《春秋》而後能行史權者，其人不少概見，吾謂惟太史公足當之。何以明其然哉？本紀者，記天子也，而項羽、呂后則入之。世家者所以記諸侯也，而孔子、陳涉則入之。無識者莫不疑其爲例之不純矣。不知彼以天下人民爲重，非第爲一姓記存亡也。至孔子則以爲萬世師道之所在，又明其尊聖之心，史官予奪之權操在己，故若此也。

分論

《五帝本紀》《漢書・張衡傳》李賢注：《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幷錄。《文忠集》卷四三《帝王世次圖序》：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大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又《後序》：余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爲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攝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二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四世之玄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爲玄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短長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樂全集》卷一七《史記・五帝本紀論》：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太史公綴緝天下放失舊聞，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太初，成一家之言，事迹條貫，信該詳而周悉矣，然而爲史之法，繫在本紀。紀者，統也。言王者大一統，正天下，正朔所稟，法令所由出者也。而遷爲紀，始諸黃帝，愚有惑焉。《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三極之道，九疇之本，書契所紀，君德最盛，伏犧氏爲歷代帝王之首也。孔安國曰：伏犧、神農、黃帝，謂之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謂之五帝。今遷叙三皇而遺犧、農，紀五帝而黜少昊，何哉？《易》始於三畫，《書》本於三墳，禮之所萌，樂之所起，萬類以別，生民以存，皆自乎伏犧，而遷不錄焉，何也？《易》曰：帝出乎震。夫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太昊法之，首以木德王天下，令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不叙，是於五德相承之序可乎哉？郯子曰：伏犧氏龍師以龍命官，神農以火紀，黃帝以雲紀，少昊以鳥紀，顓頊以人紀。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弗叙，是於五官之紀可乎哉？時令曰：盛德所在，各以其帝配。蓋所以主祀四時，正位五方，今遺犧、農而不錄，黜少昊而弗叙，是於五時迎氣之體可乎哉？《家語》載孔子語宰予以五帝德之說，遺少昊少數而禹在焉；又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乃以太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爲對。蓋夫子之答，因乎所問，康子以五德發端，故以五運相承者答之；宰我本以黃帝爲問，不及少昊，故略而不書。遷既網羅周博，斷爲定典，接先聖之絕緒，遺學者之末流，書以該名數，表以正時歷，世家以顯宗本，列傳以著成敗，然其大本，紀爲之主。而一紀之初，所失者二，考三皇之迹而犧、農不錄，觀五帝之事而少昊不載，愚竊惑之。如曰有微旨焉，蓋未之知也。謹論。又《三代本紀論》：蓋聞述作大體，在乎辨名，名之不正，條理何出？三代之正其可知矣，而史遷爲夏、商、周《本紀》，乃帝夏、商而獨王周，此何道哉。夫帝王者，有天下之大號也。號者，所以表功德之迹也。維昔堯、舜，以至仁格天，溥愛無私，以德而帝者也。禹平水土，九功允治；湯武革命，爲民去暴，以功而王者也。其在乎《書》，《堯典》則曰「若稽古帝堯」，《舜典》則曰「若稽古帝舜」。至於君臣之言，則稱帝曰「俞」，帝曰「吁」，

帝曰「疇咨」。其在《夏書》，則曰「若稽古大禹」，至於與皋陶、益稷相贊敕之言，則稱禹曰「俞」，禹曰「吁」，禹曰「都」。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則稱「王曰：嗟六事之人。」自先代諸儒皆曰：禹既繼世以家天下，自爲德下衰，始去帝號，啓而曰王。信矣。《湯誓》則曰「夏王率遏衆力」。《仲虺之誥》贊湯之德，則曰「天乃錫王勇智」，「惟王不邇聲色」，「王懋昭大德」，《湯誥》則曰「王歸自克夏」，《伊訓》則曰伊尹「奉嗣王」，《盤庚》則曰「王命衆」，《高宗肜日》則曰「祖己訓諸王」。其在於《詩・商頌・長發》之篇，則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稽諸《詩》《書》，夏、商之王也，其可知已。而史遷紀三代，自禹而下十有六王，自湯而下二十九王，至於桀、紂，并錄曰帝。《書》稱「商王受」，遷曰「帝辛」，至周方曰「王」。噫！遷既破編年爲紀傳，緝補舊聞，馳騁百家，上下數千年，條貫明白，可謂勤且精矣。而於帝王之序，國統大體，反爲差戾，違背六經，帝桀紂而王文武，可謂正名乎哉？且本紀者，政教之源，傳志所出，今遷紀五帝而失相承之序，叙三王而乖正名之體，莫大此者，故論以明之。謹論。《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七三《史剡・虞舜》：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于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于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于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爲實，籍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于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爲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東坡志林》卷三《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證西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婞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族哉？由此觀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爾。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古史》卷一：孔子刪《詩》及《書》，起于堯舜稷契之際，以爲自是以上其事不可詳矣。至司馬遷紀五帝，首黃帝，遺犧農而黜少昊，以爲帝皇皆出于黃帝，蓋紀其世，非紀其事也，故余因之。然黃帝本神農之後，少典之子，神農豈非五帝世耶？蓋黃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典之後不傳，《周禮》六樂無少昊之樂，《易》叙古帝王，亦不道也，遷由是黜而不紀，後世多以遷爲非者，于是作《三皇本紀》，復紀少昊于五帝首。《斐然集》卷二一《復州重修伏羲廟記》：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于他說。善乎予弟宏之論曰：判古昔之昏昏，當折衷于仲尼。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烏得與羲、農比也。豈遷有見于《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于《易》之稱包犧歟？故凡論道議事，一折衷于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儒者所不傳及它說爲據，未有能臻其當也。《淳南集》卷九《史記辨惑・採摭之誤辨》：《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若予采」者，其義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而《本紀》於後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卻只是申前事也。又：《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而已。《史記・帝堯本紀》云：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至《舜紀》則引《左傳》所載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之事，云流凶族遷於四裔以禦魑魅。文雖差殊，其爲四罪一也。一則曰變四夷，一則曰禦魑魅，舜之意果安在哉？蓋二者皆陋說不足取焉。且此事止當作《舜紀》，而復見於堯，止當從經，而反取於《傳》，《紀》之語不亦冗而雜乎？《路史發揮》卷三《論史不記少昊》：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之以顓帝、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爲紀三皇邪？則不及羲、炎；以爲紀五帝耶？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于「三」與「五」之說也；抑以爲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而宗之。至于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此太史公之本意也。《香溪集》卷一九《五帝紀辨》：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以爲唐虞以上不可知也。聖人

去古未遠，猶難言之，太史公乃欲爲黃帝、顓頊作紀于千百歲後，何耶？世傳《孔子家語》載《五帝德》、《帝繫姓》等，皆非古書，使其說誠詳如之，則夫子著之于書久矣。意遷姑欲捃摭傳記以示洽博，非復考其言之當否。夫黃帝，神農後也，阪泉之戰，信亦悖妄，以臣伐君猶有慚德，而況爲之後者！信或有之，則黃帝賊矣，尙得爲聖人乎？《習學紀言》卷一九：羲、黃爲文字之始，聖智之先，不獨學者言之，孔子蓋言之矣。至于簡棄鴻荒，斷至堯舜，則何必孔子，自舜、禹以來固然也。何以知之？方禹、益、皐陶共明治道，祖述舊聞，其時去黃帝、顓頊不遠，所稱道德廣大，皆獨曰堯、舜，未有上及其先者，推群聖賢之心，豈夸禰而輕祖哉？故余以爲神靈不常，非人道之始，缺而不論，非掩之也。如遷所見《五帝德》、《帝繫姓》，雖曰起自黃帝，若夫稽古而陳之，君止堯、舜，臣止禹、皐陶，而羲、農、后、牧之倫不預焉。遷未造古人之深旨，特于百家雜亂之中，取其雅馴者而著之，然則典謨大訓徒雅而已乎！況黃帝、堯、舜之治，既數千年，長老所言不可信，審矣。不擇義而務廣意，亦爲學之患也。孔子謂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蓋爲邦之要略，漢儒之智，未足以及此也。而遷紀夏商，言「孔子正夏時」，又曰「殷路車爲善」，近是矣；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矣」，則遷不能知，故曰「受命稱王，改法度，制正朔」。當以孔子爲正也。《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黃帝殺蚩尤與以雲紀官，才一二事，若封禪事已不經，至顓頊、帝嚳紀，皆稱頌語，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記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至矣，何求加爲？《日損齋筆記・辨史十六則》：《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矣。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爲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繫《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于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矣。文林《琅琊漫鈔》：《三皇本紀》係少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卽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又：《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共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爲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作夥者非。《史記攷要》卷一：五帝之名，見于《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犧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之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宰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太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厥後，皇甫謐作《帝王代紀》，蘇子由作《古史》，鄭樵作《通志》，幷祖孔安國，以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五峰雙湖胡氏又主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議，而以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道原劉氏遂以爲定論。竊謂皆不如太史公之說爲有徵耳。又：諸史所載，謂黃帝采銅鑄鼎，鼎成，帝崩。亦謂鼎成，騎龍升天，蓋本方士之說。漢武帝嘆曰：「吾誠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脫躧耳。」太史公紀之《封禪書》，以見漢武之惑。此云崩且葬，所以祛後世之惑也。《四友齋叢說》卷一《史一》：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其《堯舜紀》全用二典成篇，中間略加點竄，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札觀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便覺舒徐。乃知此老胸中自有一付爐鞴，其點化之妙，不可言也。《史漢愚按》卷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禮記》云：虞氏禘黃帝、郊嚳、祖顓頊、宗堯。《世本》謂堯爲黃帝曾孫，舜爲黃帝八代孫。果爾，堯二女與舜曾祖爲四從兄弟，豈可以妻舜？禹父曰鯀，鯀父曰帝顓頊，禹者黃帝玄孫，帝顓頊之曾孫也，豈黃帝至禹才四代，至舜反八代乎？《本紀》于此曾無一語駁正。至班固《律曆志》又謂禹父鯀，爲顓頊五世孫，總之傳疑。而遷史尤憒憒，疏略抵牾，勿怪乎班氏譏之也。葛鼎、金蟠《史記》卷一引鍾惺評：《五帝本紀贊》不作一了語，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往往于運筆虛活承轉處見之，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其引證原委又似歷歷有據，正其不敢自信處，蓋多聞而能闕疑，多見而能闕殆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作史之本。「擇其言猶雅者」是作史之法。一部《史記》，要領盡此矣。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一：《五帝紀》有謂非太史公極筆者，以少跌宕處耳，正惟無跌宕，乃太史公極用意之文，其敘次征誅、揖讓、朝覲、會同，聖人經世大典，嚴整愼重，一切齊諧怪語之書，不能輕入，所以爲史中之經，而高古質邃尤爲可喜。《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五帝本紀》：堯舜禹湯，或以爲諡，或以爲皆名，或以

堯舜禹爲名，湯爲號，予謂皆非也。諡法起於周公，以堯舜禹湯爲諡者，固不足據。而以「有餘在下曰虞舜」及「來禹」等文證其爲名，則亦非也。史傳多追稱之詞，如《左傳》石碏稱「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戰國策》馮煖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類甚多，二典亦當時史臣所記，舜禹皆追稱耳。以「來禹」爲君稱臣名，則禹敷土爲臣書君名乎？堯之祖稱藝祖文祖，堯稱神宗，豈得君臣皆名，謚無所別乎？孔子於老彭已不斥其名，如堯舜禹果名，豈得屢見於書乎？案秦始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則堯舜禹湯，皆號也。生爲號死爲諡。　又：太史公《五帝紀贊》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歷叙己所采於長老及《春秋》《國語》，與他說之足以參古文者而成是篇。則凡騎龍鑄鼎諸詭異事，乃太史公所謂不雅馴，棄如涕唾者也。今人乃掇其棄餘而津津豔稱之，何哉？又太史公史贊皆有超識，司馬貞妄譏之，以爲不能備論，遂別爲述贊，槩括通篇，每人置評，事雖不遺，意見則猥陋矣。《史漢文統・史記統》卷一《五帝本紀贊》引張飛曰：此爲贊語之首，古質專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尤爲超卓。　又引陳繼儒曰：此論《本紀》所以自首黃帝之意。蓋《尚書》獨載堯以來，而《史記》始黃帝，《史記》之所據者《五帝德》《帝繫姓》也，乃儒者或不傳之書也。然遷以所涉歷，驗之風教，而近是。考之《春秋》《國語》，而所表見爲不虛。是以《尚書》雖缺而其軼之見于他說如《五帝德》《帝繫姓》者，不可不言而傳之也。要在學者博聞深思，精擇而愼取之耳。故以黃帝著爲《本紀》首，則顓頊高辛在其中矣。《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眉批：太史公開口斥去不雅馴者，故成良史，後世才士每不辨此，何耶？　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一冊：《史記》一書，以參差錯落，穿插變化爲奇，而筆法句法，絕無一律。乃開卷第一篇，純用莊重整練，隱其神奇，故排句學《國語》，而秀句用子書。《堯》、《舜》二紀，又采《尚書》古奧，覺另是一種筆墨。蓋因作五帝之紀，遂成五帝之文，亦有純氣守中也。　又：《堯》、《舜》二紀，純用《尚書》、《孟子》，略改字面，便是太史公之文，不是《尚書》、《孟子》之文。且既經刪改，而運用插和，絕無痕迹，豈非神乎。但《尚書》中一種古質古色，精采古奧，已俱滅削。然時代所隔，天實爲之，史公奈之何哉。　《杲堂文鈔》卷四《五帝本紀論》：太史公作《史記》，雖傳述古今，而嘗自以其意見于叙次中，至爲帝王諸本紀質叙而已，唯諸篇似無所致意，可無深考。余獨三復之，謂史公稱《尚書》載堯以來，而今自黃帝始。蓋《黃帝本紀》，實太史公之諫書也，當與《封禪書》并讀，即可見矣。自漢初學者多治黃老言，至孝武皇帝時始鄉儒術，而帝更好言神仙。神仙者，道家之外乘也，其言亦本諸黃老，然李聃一守藏室史，避世而去，時稱爲隱君子，凡方士所造荒怪不經，不能與之附益，足以動人主。至軒轅古帝大聖人，又世絕遠，可以極言附會，竦人主之聽，于是諸方士競進其說。【略】而天子亦遂喟然翹首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去妻子如脫躧耳。」其足動人主若此。今史公所作《黃帝本紀》，簡而雅，質而不儉。其叙黃帝修政，一曰師兵，二曰疆理，三曰設官，四曰定歷；復舉其要曰治五氣，蓺五種，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材物，俱治天下之大本大經爲萬世法，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焉，則僅一言及之，不復道。至後書黃帝崩，葬橋山，而世所傳鼎湖上仙及諸荒怪不經，盡可不辨而見矣。余嘗考《漢書・藝文志》，道家載《黃帝書》一百篇，神仙家載《黃帝書》六十一卷。所謂百家言黃帝，俱一時方士詭撰以欺人主，薦紳先生難言之。今《本紀》盡削不載，而別于《封禪書》俱述前說，而直斷之曰，海上怪迂之方士、阿諛苟合之徒，所言不經無驗者。蓋一以徵信，一以斥誣，使人主開卷惕然，知黃帝憂勞聖人，諸所以治天下如此。《禮》曰，黃帝正明百物，以明民共財大。《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藝古文昭然可考，故其風教所被，數千年不衰，長老尚能道之，太史公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而凡《封禪書》所載方士之怪迂語，其文不雅馴，當不使復陳于人主之前矣。且上雖好神仙，而酷吏峻刑，更相繼起，人臣救過不瞻，史公特于《老子傳》附以申不害、韓非，使知黃老之學一變而爲刑名，其弊固然也。此其愛君之誠，翻覆諷諫，冀人主讀其書而有悟，蓋三致意焉。後世曲儒，寡聞淺見，乃謂史公尚黃老，負謗主之名，此其不善讀書者也。是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豈足與尚論古人哉。《蛟川先生文存》卷一四《書小司馬補三皇紀後》：《史記》不載三皇之事，豈其才學有所不能哉？蓋子長之慨然懷古，而首稱黃帝，正爲漢武辨其怪誕荒唐之無足信也，如此則方士神仙之言絀矣。秦始皇時，其以方技相干者只曰神仙，未聞遠言黃帝也。神仙之說，既無所驗于秦皇，則此輩亦自慮其不可再嘗于漢武，于是思以黃帝迎（年）（日）之術竊軼前人而上之，則其爲術益尊，而學亦似本于古而可據，否則僅以仙人居山澤，而形貌甚臞，則是草衣木食之徒，枯寂其身，推其所至，不過許由巢父之所爲玩世孤高而已，而巍巍人

主之威嚴，豈其耽此。故方士托言黃帝，以爲是天子而聖人者也，以聖人天子而終之鑄鼎，以作神仙，此眞漢武之所甘心矣。史遷蓋曰，以臣所聞，古黃帝何嘗若此，而朝廷方惑于其說，又不能執書策所當考信者而力爭之，則《史記》之首稱黃帝，故闕三皇也。鄒人李鄴嗣以爲太史公之諫書，得其指矣。則夫孝武晚年之悔所云天下豈有神仙者，安知不從讀史中來，而子長忠愛之思，有以諷之乎。小司馬不知，而漫所爲太皞神農之紀也，非子長意也。

儲欣《史記選》卷一《五帝本紀贊》：古文兼指《春秋》、《國語》，非止《帝德》、《帝繫》二書也。《尚書》獨載堯以來，故百家之言舉可疑。《春秋》、《國語》及他古文時時發明《帝德》、《帝繫》，故可信。卽此見一部《史記》，無非尊六經而紬百家。《唐堂集》卷二〇《雜著四・詹言上》：《史記》炎帝傳八世而黃帝興，黃帝至堯一家相傳，五世而後有舜禹禪讓之事，則炎黃之世已家天下。禹承其法，萬章不宜有德衰之疑矣。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而不及炎黃。故學者但述堯以來。《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五帝本紀》：《五帝紀》後具列三代世系，《陳杞世家》後具列十一臣之後及三代間封小不足齒列者，乃通部之關鍵。陳、杞以後，不復總束，以衛、晉、鄭出于周，宋出于商，楚出于顓頊，越出于夏，趙、魏、韓瓜分于晉，田氏襲奪于齊，孔子出于宋，無庸更著也。《經史辨體》史部《五帝本紀》：楊升庵謂《五帝紀》非太史公極筆，今按其空中盤礴，撰實爲虛，匯萃群言，緯以夾筆，雄深雅健，堪冠全集，而贊語尤推絕調。《書巖剩稿・讀五帝本紀》：《史記》之書，詳于秦漢。此篇與三代本紀雜取《尚書》、《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爲之，故其文不能雄深如始皇以後諸紀。然其去取之意，則亦非苟然者，篇內序五帝之世，全用《五帝德》及《帝繫》之文，二篇皆由孔氏，故子長謹而著之，其意蓋以《尚書》爲主，而高辛以上則頗采傳記之可信者，粗其支派，以見三代之所自出而已。至于堯爲帝嚳之子，禹爲顓頊之孫，上距黃帝裁五世，而自黃帝至舜乃九世，此其中間必多曠隔，而子長一因舊文，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愼也。歐陽永叔嘗辨《史記》世次之誤，以子長爲不知取舍。而羅長源、金吉甫、馬宛斯之書，遂不以虞舜繫黃帝，又不專疑其世次隔越，咸祖述歐說，以舜妻堯女爲有瀆姓之嫌，愚竊以爲未得其意也。【略】《史記》而後，若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通鑒外紀》之類，非援引荒怪，則以意離合補綴于其間，皆子長之所刪除與其所闕之而不敢妄論者也。篇末言擇其尤雅者著爲本紀，而《三代世表》亦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故世紀黃帝以訖共和，其愼如此，後之君子生二千年之後，乃欲排棄禮傳，虛樹己說，好學而不能心知其意，于淺見寡聞者，又何責焉。牛運震《史記評注》卷一《五帝本紀》：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前云：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後又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此皆先虛後實，先略後詳之法。他史之妙，妙在能簡，《史記》之妙，妙在能復。蓋他史只是書事，而《史記》兼能寫情。情與事幷，故極往復纏綿長言不厭之致，不知者以爲冗繁，則非也。一部《史記》佳處正在此。又：《史記》開端第一篇贊語，一部《史記》作法要領略見于此。「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云云，此自述其歷覽之博也。「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此自述其考據典籍之詳且愼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自道其讀書獨得之奇，與其作史之本，幷示後世學者以讀《史記》之法也。「余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此又自評其《帝紀》之妙不外一「雅」字，一部《史記》皆當以此字領略之也。又：以疏宕蕭瑟之筆，兼高古質邃之體。疏宕蕭瑟，自是太史公本色，高古質邃，則《五帝紀・贊》獨勝，太史公出格文字也。又：妙在意多而文簡，尤妙在意屬而文斷，用筆靈活處，往往意到而筆不到，詞了而意不了，敘中夾斷，承中帶轉，正有吞吐離合，若斷若續之妙。吳澄硬分爲九節，此章句訓詁之見，不足以測太史公之文也。茅坤《史記鈔》卷一《五帝本紀》引高嵣評：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徵信之實也。其前三帝，散見群書，文多不經，擇之不可不愼，然《帝德》、《帝繫》，傳自孔子，而《春秋》、《國語》多發明《帝德》、《帝繫》之旨，況四方風教，又與古文相合，皆可兼采折衷，以求符孔子刪《書》之意也。所信聖人，所尊《尚書》，所擇優雅，百家之言舉可廢矣。其行文轉折頓宕，極開合擒縱之勢，尤推絕調。郭嵩燾《史記札記》卷一《五帝本紀》：案史公贊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五帝紀》但叙其德而不詳其事，以事之著見于百家者，皆非雅馴者也。伏羲之蛇身人首，神農之人身

牛首，皆其類也。楊升庵謂《五帝紀》非史公極筆」，固也。然史公意在雅馴而已，太古荒遐，傳聞繆悠，史公于此爲有斷制。李景星《史記評議・五帝本紀》：孔子刪《書》，斷自二典，詳政治也。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種族也。蓋五帝始于黃帝，爲我國種族之所自出。【略】篇中考世系處，極分明亦極錯落。至于叙事，更詳略得宜，變化盡致。排句學《周語》，秀句參諸子，古句奥句仿經書。所舉五帝大事，如天地山川，禮樂制度，設官分職，修德布政，有演爲數百言者，有縮爲數言者，節節照應，處處關通，而實則高古典質，一絲不苟。蓋《史記》開首第一篇文字，亦全部《史記》中第一篇加意文字也。

《夏本紀》《兼明書》卷一：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于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涂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于啓，以其水災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涂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于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于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懲其子，何勤勞之有焉？《淮南集》卷九《史記辨惑・採摭之誤辨》：《夏本紀》載皋陶之言曰：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敎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大事。索隱曰：此取《尚書・皋陶謨》爲文，斷絕殊無次第，即班固所謂疎略牴牾者也。嗚呼！豈特此一節而已哉？

《黃氏日抄》卷四六：《夏紀》多概括《禹謨》、《禹貢》之書。少康中興，書所缺者亦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意者少康之事，遷時已無所考歟！若禹後于舜者也，謂皆黃帝子孫，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也，而側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曉者。《歸震川評點本史記》卷二：《禹紀》特詳皋陶，太史公書極有法度，草草讀不知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先舉皋陶後舉益，此他書所未及。孟子謂禹皋陶見而知之，此可證也。太史公紀三代以前事多荒忽，吾取二三策耳。《蒿庵閒話》卷二：《夏本紀》云，禹傷父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寫出聖人仁孝、沉痛、精誠，直至地平天成止了，幹蠱一事勿論，「功能」二字不足言，即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禹也。《廣陽雜記》卷五：《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攷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祁、酉、己、滕、臧、任、荀、僖、姞、嬛、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夏本紀》：《左傳》所載過氏滅相事，見《吳世家》，而《夏本紀》則無之。豈少康復位史遂弗籍而散見他說者，姑別出以傳疑邪？《續俊塵譚》卷上《夏書孥戮》：《本紀》作「予則帑僇汝」，案：《詩》「樂爾妻帑」。《朱浮傳贊》「飭用妻帑。」注：帑，虜也。是孥與帑通。《王莽傳》「禁私奴婢」，引《夏書》「予則奴戮女」，師古注：戮之以爲奴也。《漢文帝紀》「除收帑相坐律令」，師古注：帑讀與奴同。《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引《書》亦作「予則奴戮女」，與《王莽傳》同。又引《論語》「箕子爲之奴」，以證成其義。是古本作「奴戮」無疑。奴孥帑雖並通，以義論之，當以作奴者爲長。何以言之？啓湯誓師，並言「孥戮」。說者以並妻子殺之，皆由誤會孥字。孟子稱「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秦造參夷之誅，至漢卽除，文帝詔曰：「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不取。」三代盛王，見必不在文帝下，然則孥戮之，必非並妻子殺之明矣。說者以爲軍旅尚嚴，非常刑可比，不知軍正之法，罪止于斬身，非叛逆何至族誅。晉殺顧頡舟之橋，楚殺得臣公子側，未聞戮及妻孥。令狐之役，先蔑奔秦，晉人且送其孥，況三代盛時，必不以軍法而肆參夷之慘也，又明矣。《逸志堂雜鈔》壬集：舜妻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也。《禮記》：舜崩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妻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注者以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書・地理志》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冒家祠，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云：舜娶癸比氏，生宵明燭光。則舜又有一妻矣。《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親也。《漢書・古今人表》舜妹名敤手。《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是舜有二妹矣。《越絕書》云：舜父禑母嚚兄

狂弟傲，則是舜又有兄。　又：舜葬蒼梧，載之經史，古今不易之論。竊謂舜自踐位以後，惟責成于岳牧九官垂裳恭己而已，安復有南巡之事。說者乃以陟方爲巡狩，不知陟者升也，蘇東坡謂陟方爲升遐，《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死皆曰陟」是也。攷《竹書》，舜二十二年命夏后總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觀。《竹書》帝居鳴條，與《孟子》「卒于鳴條」合。五十年陟與《尚書》合。今山西平陽府，即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即有鳴條岡，舜墓具在。《孟子》「舜卒于鳴條」，此爲不易之語。朱子《粵西舜祠記》亦謂舜葬蒼梧，無明文可據。《竹書》又云鳴條有蒼梧山。攷《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府，則鳴條信有蒼梧山矣。　又：舜封象于有庳，《漢書・武五子傳》作「有鼻」。《鄒陽傳》作「有卑」，竝毗至切。閭百詩曰：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孟子集注》云未知是否，此最是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爲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原原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以伸吾親愛之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于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甯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今不可攷耳。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閒，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蹟可歷，舜封象于有庳，蓋此地。蓋者疑辭，與《集注》或曰同。　又：《漢書・武五子傳》云：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也。此言不知何據。

《殷本紀》《淮南集》卷九《史記辨惑・採摭之誤辨》：《殷本紀》云：湯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予謂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之書具在，易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又：《詩・頌》言「古帝命武湯」，又曰「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殷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黃氏日鈔》卷四六《史記》：《殷紀》亦依仿《書》爲之，具載興衰相乘者數四，未嘗不本于賢者之用舍，而載紂取亡之事尤詳，眞可爲萬世戒。惟《湯誥》與《書》本文無一語類及。盤庚誥民三篇謂爲小辛世殷衰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考耳。《資治通鑒前編》卷三：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誥》、《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桀之事，意者于《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茅坤《史記鈔》卷一：伊尹與成湯同起伐（商）（夏），《本紀》所載湯至太戊且七世矣，而尹之子陟乃爲相，豈得年壽懸絕若此！可見史遷所述帝系世本（未）有不足憑者。《史漢愚按》卷一：孔甲好鬼而淫亂，無足稱者。《本紀》于諸帝中獨詳其豢龍一事，以爲劉累賜姓本末。緣劉累爲漢姓所出，而氏本豢龍，故劉媼感龍生季，猶龍云爾。夫龍不可豢，豢龍而即氏御龍，猶吞薏而姓姒，吞鳥卵而姓子，皆悠謬之談也。史遷好奇，不詳事理有無，多此類。《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殷本記》：微子去商，《殷紀》及《微子世家》皆謂與太師少師謀，太師名疵，少師名彊，見於《周紀》。世以比干爲少師者，誤也。

《周本紀》《唐文粹》卷四二梁肅《西伯受命稱王議》：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爲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爲甚焉！嘗試言之，夫無聖人無作，作則爲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爲天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八《帝王世次圖序》：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于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

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朱子語類》卷一三四《歷代一》：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皆是降陰德，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誠于爲民者若此。《淳南遺老集》卷九《史記辨惑》：《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逸》。」《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無逸》」。自今考之，《多士》爲殷民而作者也，《無逸》爲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紀》則并《無逸》爲告殷民，在《世家》則并《多士》爲戒成王，混淆差互，一至于此。蓋不惟抵牾于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雜舉二篇之旨，支離錯亂，不成文理，讀之可以發笑。《遜志齋集》卷四《武王誅紂》：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于記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于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無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于《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略】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于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采之，謬也。【略】荀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藉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楊愼《史記題評》卷四：按太史公書，契至湯十三世，后稷至文王十四世，夫稷契同時，而其子孫傳世之長短可疑也。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傳世十三是也，稷至文王一千一百年，而傳世止十四，有是理乎？凡史傳所紀世次，皆不可信。陳仁錫《陳評史記》卷四：爲善是聖人性內事，若顯爲善，則開積善累德之譏，故「陰行善」三字，太史公寫出至聖一段明夷艱貞苦心處，不是後來陰謀。周事獨詳，以《周書》之多有故。《周紀》文有三體：幽王以前多采《國語》，其文奧；平王以後多采《春秋》，其文簡；威烈王以後多采《戰國策》，其文肆。《史記評林》卷四凌約言評：太史公敘事，每一人一事，自成一片境界，自用一等文法，觀此敘褒姒一段可見。又曰「布幣而策告之」，「櫝而去之」，「莫敢發之」，「發而觀之」，「裸而噪之」，「既齔而遭之」，「懼而棄之」，「執而戮之」，「哀而收之」，「見而愛之」，此文法之一也，後可以例觀矣。《愚菴雜著・讀周本紀》：太史公記三代事多疏謬，本紀尤甚。其有可考者，當據《尚書》《左傳》《國語》正之。又不妨取《汲冢紀年》《帝王世紀》及秦漢以上之書參伍其說。如幽亡平立，《本紀》不載歲月，《諸侯年表》驪山之禍在庚午，平王東遷洛邑在辛未，《世家》則連書于一年。以愚考之，西周亡後不即東遷，《本紀》云：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據此，則平王先逃在申，諸侯求而立之，立後乃遷洛也。又《左傳》云：幽王用慆厥位，橋王姦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鄭鄶。橋王不言何人，曰姦命，必不當立而立者。杜預以爲幽王少子伯服，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斃褒姒，伯服之生不過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亡國，褒姒既爲犬戎虜去，必無復立其子之理。考《竹書紀年》幽王見弒，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太子宜臼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橋，是謂橋王。《竹書》之言雖未可深信，而橋王則不妄，當是幽王既隕，橋王僭位，諸侯乃共舉兵黜之而迎立太子宜臼，其遷洛未定何時，大抵自犬戎發難至平王東遷，必非止一二年事。《正月》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乃西周既亡，王位未定時作也。《竹書》又云：橋王爲晉文侯所殺。觀《文侯之命》有「用會紹乃辟」「多修扞于艱」等語，以此驗之正合。其時衛武公鄭武公秦襄公同奬王室，而平王于文侯獨加殊禮，有秬鬯弓矢之賜，殆以殺橋王之故與？太史公紀幽平閒事甚略，故爲考之如此。《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周本紀》：敬王以後，赧王以前，二百年無一事，以「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而滅，所據獨《左傳》《國語》《國策》耳。此遷所以深惜之也。晚周事少，故詳錄《國策》，而義鄙辭佻，不似本紀中語，且與篇首嚴重深廣之體不稱。不若略取事實，芟其蔓辭，爲得體要。牛運震《讀史糾謬》第一《史記・周本紀》：白魚躍舟，赤烏覆屋，此僞《泰誓》之訛，似不足載。宣王中興事業，如敬天變，安流亡，任將帥，簡車徒，平淮夷，攘戎狄諸大事，載于二《雅》及他書者甚多，《史記》一切略之，而摭采《國語》，列叙其料民太原，不藉千畝一切失德之事，略美詳惡，亦似失宜。《史記》載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西周稱曰武公，而東周不載其名號，其言西周君者，亦未知其是否武公，其但言周君者，亦無明文定其東西，至于世系年代，益屬茫如，或書傳殘闕無可載錄邪，抑太史公失于考據邪。丁晏《史記餘論・周本紀》：案史公《周紀》，刺取《尚書》、《左傳》、《國語》、《國策》、《孟子》、《呂覽》諸書爲之，煌煌大篇，叙次秩然有條理，自成史公之文。《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

一《周本紀》：「周事興于仁義，亡于積弱，自成康以前叙其盛，由積善累仁；自幽厲以後叙其衰，即以政由方伯，攝起強侯行政，以爲卒亡于秦作勢。上下八百年始末，具于一篇之中，體勢閎遠。《夏仲子集》卷五《讀史記・周本紀》：《史記・周本紀》于威烈王二十三年書命韓、魏、趙爲諸侯，定王十六年書三晉滅智伯，顯王二十六年書王致伯于秦，四十四年書秦惠王稱王，皆一書再書以見筆削之意，獨于田齊無文，惟敬王三十九年書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已。按溫公《通鑑》安王十三年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爲諸侯，文侯爲之請于王，王許之，《本紀》于此既脱而不書，而于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後書云，其後諸侯皆爲王。《索隱》以爲指韓、魏、齊、趙，則所謂齊稱王者，未知指姜齊乎！指田齊乎？其前後矛盾如此。潘永季《讀史記札記》：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二年，厲王子居召公宮，是爲宣王。書法謹嚴。

《秦本紀》《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七三《史剡・由余》：「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爲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眞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爲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所貴乎有賢者爲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舍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夷無此六者之爲善。如此而穆公以爲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詆先生之法，太史公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朱子論定文抄》卷六：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文公曰：「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絶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柯維騏《史記考要》卷二：李善注《西京賦》，引《史記》謂穆公示之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臺若鬼」云云，其語比此爲詳。今所傳《史記》本無之，豈爲後人所刪省，或指秦時之史乎？《歸震川評點本史記》卷五：《秦本紀》方成一篇文字，秦以前本紀，舊史皆亡，故多湊合。秦雖暴亂，而史職不廢，太史公當時有所本也。【略】又《史記》五帝三代本紀零碎，《秦紀》便好，蓋秦原有史，故文字佳。《趙世家》文字周詳，亦趙有史，其他想無全書故也。《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二《讀秦本紀》：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類聚羣分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爲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廣百粤踰五嶺、巴窄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爲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略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或宜哉。宜哉時哉。又：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爲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嫪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爲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爲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爲非，愚以爲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紂二主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吊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嫪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冀，而姑爲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

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爲僭也。《石室私抄》卷二《讀秦紀》：秦始皇之碣石，使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塹山湮谷，暴師十年，固輕百姓力矣。始皇死，身肉未寒，陳涉以閭左之戍舉大事，四方豪傑並起而南面稱孤。二世立未三年，而諸侯師入關矣。向使扶蘇立，佐以蒙恬，能保秦之不亡乎？夫民苦干戈久矣，秦若舍胡休養其力，與天下更始，何至思亂？說者以胡亥亡秦爲錄圖之應，予以爲速秦之亡者胡，非亥也。《史漢文統・史記統》卷一引鍾惺曰：此種議論，全是一部莊子學問，其意自妙。然簡易流弊，一變爲商君申韓原于道德，至言哉。

又引陳懿典曰：戎使蘇余觀秦，因戎受間而降秦，卒竭智慮滅其故國，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之士哉？穆公之用蘇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秦本紀》：子長爲本紀者三，後世皆不與焉，秦也，始皇也，項籍也。以是繼五帝三王之後，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爲紀之？曰此即正統之說也。歐陽子有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蘇子有言，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子長之本紀，其即歐陽子蘇子之論所從出也。夫子長豈不知秦項爲天下之公惡也哉，以爲政固嘗繼周而有天下矣，籍固嘗專天下之約矣，吾從其繼周而有天下，與夫專天下之約者而爲之本紀，非進秦項於三代也。雖然，秦自始皇以前固西戎附庸之國爾，籍雖專天下之約未嘗一天下而稱帝也，爲有天下之始皇立紀則可，爲西戎附庸之國與未一天下之項籍立紀則不可，故秦與始皇宜合而爲一，籍宜降而爲傳。又：世以秦爲伯益之後，以柏翳伯益爲一人。蓋據《秦本紀》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之語。而以《尚書》《孟子》之文推之，舜時自益外無平水土及調馴鳥獸者，遂以爲即益也。按杞東樓公，《世家》云柏翳之後，至周平王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是則益翳爲兩人，而秦非伯益之後明矣。世儒讀史沿誤，此其一端。又：三族之罪，始於秦文公，而商鞅因之。漢祖名爲除秦苛政，然始定天下即族信、越。文帝甫除收孥相坐律令，旋族新垣平。是後武帝數興大獄，而秦法遂終漢世不變。吾故謂漢非雜霸也，雜秦耳。嗚呼，秦之遺孽毒甚矣哉。秦自繆公三置晉君，以後嘗與晉更相強弱。至六卿內相攻，晉始不能有加於秦，然晉尚爲一也。至智伯死，分其國爲韓趙魏，而晉析爲三矣。夫以全晉之勢，尚與秦更相強弱，析而爲三，則安望其能支秦哉。吾故曰三晉爲諸侯，秦取天下之大竅也。《義門讀書記・史記》卷上：鈍吟云，近秦而與秦爲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而足以難秦者莫如楚，故插敘晉、楚事爲多。按莊襄之世，秦已盡取周地，固繼周而王矣；然六國未亡，則猶存封建之遺制也。至始皇幷吞而盡有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于是三代規模一變。此《始皇本紀》所以離而爲二也。《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秦本紀》：《秦紀》多夸語，其世系事迹獨詳于列國，而于他書無徵，蓋秦史之舊也。不載《國策》一語，體制遂覺峻潔。蓋由國史具存，有事迹可記故也。牛運震《史記評注》卷一《秦本紀》：按《索隱》云，秦本西戎附庸之君，不宜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可降爲秦世家。劉知幾《史通》亦云：「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莊王，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應自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二說似皆近理，然以《史記》之編次條理考之，則有不得不紀秦者。蓋秦伯王之業，章于繆孝，成于昭襄，此始皇因之所以幷吞混一而稱帝號也，故太史公于《秦本紀》末詳載秦取蜀及南陽郡，又北定太原、上黨，又初置三川、太原等郡，而于《始皇本紀》開端復作提挈云：「秦地已幷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此正與《秦紀》末聯合照應，針綫相接，以爲始皇幷一天下之原本也。如欲降《秦本紀》爲世家，則史家無世家在前，本紀在後之理，勢必次《始皇本紀》于《周本紀》之後，而列《秦世家》于十二諸侯之中，將始皇開疆闢土席卷囊括之業，政不知從何處托基，其毋乃前後失序而本末不屬乎。如拘諸侯不得爲本紀之例，則始皇稱帝後已尊莊襄爲太上皇，而惠文以來帝者之形已成，若泛泛列之諸侯世家中，亦恐非其倫等也。至《史通》以姬嬴幷論，乃謂后稷以下西伯以上亦應降爲世家，尤事理之必不可通者，周不可降，何獨降秦耶。此其持論非不有見，惜徒爲局外閑觀而未察乎太史公編次之苦心也。讀太史公《秦本紀》小序曰「昭襄業帝」，則紀秦之旨太史公已自發之，後世讀《史記》者，特未之深思耳。俞樾《湖樓筆談》三：始皇生十三年而立爲秦王，三十七年而崩，故徐廣曰：「年五十。」《秦本紀》云：「始皇五十一年而崩。」誤也。又《本紀》二十六年事，《年表》爲二十七年。《本紀》

二十七年事，《年表》爲二十八年。《紀》與《表》有一年之差。　又：秦廢封建，身爲天子，而子弟爲匹夫。故趙高稱始皇帝二十餘子，今見於史者，扶蘇、胡亥、公子將閭、公子高而已。《李斯傳》注引辨士隱姓名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上」，則胡亥乃始皇十八子也。而史稱胡亥爲少子，趙高亦曰「諸公子盡帝兄」，則當始皇時，諸子已未必皆在矣。繼以二世之屠戮，遂無遺種。楚靈王有言：「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至王子嬰，《本紀》以爲始皇之孫，《李斯傳》以爲始皇之弟，蓋不可考。而徐廣又以爲始皇之弟子，未知何據。　又：《秦本紀》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周本紀》及《封禪書》竝作「合十七歲」。按：秦昭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自是至始皇元年，適十七年，無七十七年也。《秦紀》衍上「七」字，《漢書・郊祀志》誤從之。　又：《秦本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子脩。」女脩生子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按：顓頊爲黃帝之孫，女脩既爲顓頊苗裔，則去黃帝遠矣，況大業又其子乎。而少典者，黃帝之父也。女華爲少典之子，則與黃帝兄弟也，而謂大業得娶之乎。以《五帝紀》及《秦紀》參觀，其謬殊甚。《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五《秦本紀》：此篇爲秦有天下作勢，通篇趨重末段。有以善御主與分封，見無他功德，襄公得周地，繆公與晉爭強，孝公以後與六國爭強，皆所以力爭天下之漸也。歸太僕謂秦原有史，故《秦紀》文字佳，方侍郎亦謂此篇本秦史之舊。汝綸謂篇中叙春秋戰國事，多與他篇相出入，皆史公所自爲，決非秦史之語，惟篇首記秦初起事，不見他書，史公所采者博，不得謂全本史文也。《沅湘通藝錄》卷二《亭林言顧考前代史書中國不如外國義》：《史記・秦本紀》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時尚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略】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其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夷狄不然，上含純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夷人詆中國始見于此。史公憤時民窮財殫而帝飾以儒術，故有取焉。然後世中國之所以弱，夷狄之所以強，舉由于此，莫能易其說也。

《秦始皇本紀》　《通志》卷四《秦紀四》：司馬遷云「始皇姓趙氏」。此不達姓氏之言也。凡諸侯無氏，以國爵爲氏，其支庶無國爵則稱公子，公子之子則稱公孫，公孫之子無所稱焉。然後以王父字爲氏，或分邑者則以邑爲氏，或言官者則以官爲氏，凡爲氏者不一。今秦氏自非子得邑則以秦邑爲氏，及襄公封國，則以秦國爲氏，相傳至于始皇，亦如商、周相傳至湯、武，豈有子湯姬發之稱乎。若趙氏者，自造父獲封趙城爲趙氏，其後微弱而邑于晉，則以趙邑爲氏，及三分晉國，則以趙國爲氏，豈有秦國之君，而以趙國爲氏乎？漢、魏以來，與此道異。遷漢人，但知漢事而已。《黃氏日鈔》卷四六《讀史一》：愚觀秦事，不忍言矣。然穆公以善用人而始興，二世以信讒諛而遂亡，雖以無道劫天下，而國之興亡繫乎人，亦斷斷乎不可易也。太史公援賈誼言責子嬰不能守全秦。余始讀之，疑焉。及觀班固永平之對，果闢其爲誤。然固爲始皇得聖人之威，恐亦身不免于誤耳。始皇果得聖人之威，則何全秦之難守哉。《餘冬叙錄》卷一：賈誼《過秦論》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秦未當滅也。」《史記・秦本紀》引之。班固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以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余觀《魏世家》，太史公曰：「秦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不）〔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四海，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春秋》曰：「《書》有之，惟命不于常。」司馬遷知天之令秦平海內，而不知秦無道，爲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固之論秦嬰，即遷論魏之言也。《丹鉛續錄》卷一：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九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幷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于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于新垣平傳言九鼎淪于泗，其事益白矣。《詹氏性理小辨》卷四七《人品辨得志統三・歷代君臣》：秦殘忍，自商君雖積禍日久，然始皇而更甚之。使始皇之立也，內養其民，外圖諸國，諸國一平，立反前略而寬仁綏之，即不深厚，自可免于二世。《沖谿先生集》卷一七《讀秦始皇帝紀》：錫封置守，各有是非。三代之錫封則是，而漢晉地大踰度，僭叛易萌，則非。始皇之置守則是，而近世裂郡纖碎，奪于監司，則非。始皇制天下纔三十六郡，甚寡也，故守權重而不分，任久而不易，與古之分茅胙土奚辯焉？秦之亟亡，非郡縣之過也，長城阿房驪山三大役促之也。漢仍秦，故

諸爲守者專且久，得一切便宜出己意，故循良著績，民知戴其上。頃者，一郡壓以數監，窘于繩墨，是有守而無守也。豪傑之士，拜起諸大吏庭下若胥史然。僅三歲猶遲之，惡能久其任乎？甚哉非始皇初議也。吁！若始皇亦智矣哉。《倣季雜著・史說略》卷一《讀史記秦本紀贊論》：《史記》所載《過秦論》篇第，實勝于《新書》。上篇言秦險難犯，首責子嬰承二世之敗而不能救，輕棄宗社降漢。中篇首言始皇據險以禦敵，故得天下易，以申上篇之義，次言不施仁義故失天下亦易，以起下篇之意。下篇言始皇幷兼，尙能詐力，有日傾之勢，二世安定，不能順權以正之，故致有此敗。中篇爲上下關鍵。《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秦始皇本紀》：左丞相去疾將軍馮劫，與李斯同諫二世，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具五刑。夫去疾、劫能諫其君，又能引分自裁，亦賢者也，惜其與李斯同事，不能早決去就，相攜閣朝，駢首幷命，哀哉。《史漢文統・史記統》引焦竑曰：秦至無道也，乃能定天下于一，孟子不嗜殺人之言，無乃不驗乎是？不然，秦人吞噬六國，蓋持其勢力以兼幷之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幷天下者，特爲漢王驅除焉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復立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紛，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寬仁大度之沛公也。孰謂孟子之言不驗哉？又引張耒曰：秦之失天下心，在于坑儒焚書，而坑儒焚書之議起自李斯，故太史公詳著斯此議于本紀中，正以見亡秦張本在此。若曰罪之，在李斯也。又引童養正曰：太史公總斷用賈誼《過秦論》全文，但字眼畧爲裁換耳。其文刻于《漢書》內，故不復載。湯諧《史記半解・秦始皇本紀》：作《秦皇紀》，便高古卓勁，筆力純是先秦，其叙事雖極綜核而作意森然，于興作征戍兩端，最爲詳悉，蓋尤惡其殘民以逞自取滅亡也。秦以智力幷兼天下，志得意滿，自謂功高前代，把持萬世而有餘，于是蔑古亂常，淫昏貪戾之政，雜然幷作。許多罪過本只一個病根，然就事論之，則民爲邦本，而殘民尤速亡之道，此史公所以特加詳寫而得切著明此理，爲千秋炯戒也。《春秋》重民力，興作必書，而傳又曰，辭之煩，言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史公紹述《春秋》之意，于此見之矣。《史記評林》卷六凌約言評：始皇營葬，極其機巧，以圖不泯，未幾而銷鑠無遺。太史公叙其事如目擊然，豈徒侈其盛哉？固以彰其愚，亦怪其無善後策耳。又：始皇雖暴亂，史職不廢，而太史公于始皇本無忌諱，故得以恣情摹畫，成一篇文字，若《秦本紀》，則舊史皆亡，語多湊合矣。《廣陽雜記》卷五：《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短褐。《漢書・貢禹傳》：短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褻」注：短，褐之短，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褐者。杜詩「顚倒在短褐」，應是誤刻。《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秦始皇本紀》「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與《李斯傳》異，蓋傳聞不一，無所據以徵其信，故幷存而不廢也。又「維秦王兼有天下」：後世碑銘有序，本此。此載群臣之語故繫後，後世序列時君事迹，故以冠于前，而私家之碑銘亦式焉，皆法以義起，而不可易者。泰山石刻無後語，封祠祀天，不敢列群臣名爵也。下諸銘無後語，舉一以例其餘也，備載則贅矣。牛運震《史記評注》卷一：本紀之體，大事書，小事不書。《始皇本紀》自元年以來書置將相，書攻邑，書置郡，書饑旱，書災異，書天象，書討叛，書定亂，書太后薨，書將軍死，書兵制，書刑律，書料民年，書罷大將，書降君，書滅國，書上尊號，書除謚法，書罷侯罷守，書銷兵更制，書役作，書巡幸，書徙戶，書攘胡。即此所書，可以約見本紀書事之法矣。《十七史商榷》卷二《始皇本紀贊後人所亂》：《秦始皇本紀》太史公贊，采賈生之言，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起，至「是二世之過也」。凡二千四五百字。今考此文，見賈誼《新書》卷一《過秦》上、中、下三篇，予所藏係宋淳祐八年刻本，最爲可據。自「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自「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至「是二世之過也」爲中篇。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至「而社稷安矣」爲下篇。若如今本《史記》，則司馬遷所采，乃倒其次，以下篇爲上篇，上篇爲中篇，中篇爲下篇矣。又《陳涉世家》末有「褚先生曰：吾聞賈生之稱曰」云云，即用「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若果本紀內已有此一段，則兩處重出，不但遷必不如此，即庸陋如褚先生亦不應至是。今試取賈誼原書尋繹之，上篇是專責始皇，而每以陳涉與六國相形，以見其不施仁義，故前之滅六國易，後之亡于陳涉亦易。中篇亦數始皇罪惡，而下半篇卻歸罪二世。下篇則兼責子嬰，故每幷稱三主，其次第甚明。再取徐廣及裴駰、司馬貞注詳玩之，則知司馬遷當日實取《過秦》中、下二篇爲《始皇本紀・贊》，上篇爲《陳涉世家・贊》，而中、下篇亦仍就賈生原次，未嘗倒其文，班固所見司馬氏原本本如此，徐廣亦見之。本紀贊中「秦孝公云云」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乃魏、晉間妄人所

益，後人見其與世家贊重出，疑出褚少孫手，于是又妄改世家贊太史公曰爲褚先生曰。《史弋》卷上《始皇》：秦有天下，非與周代，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當日非僭夷之楚，即分晉之趙韓魏，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乎？假令秦滅六國不燔《詩》《書》，棄仁義，雖罷侯置守，天下猶相安于無事。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也。三族之夷，不仁甚矣。孔子謂爲俑者無後，而況於赤族乎哉。俞樾《湖樓筆談》三：《始皇紀》「二世三年，沛公已屠武關，使人私於趙高」。按：《高帝紀》「遣魏人甯昌使秦」。然則望夷之事，高固受計於沛公也。高本趙之疏屬。《索隱》謂：「高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報讐，卒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未爲無據。使子嬰不殺趙高，高祖入關，必有所以處之矣。東坡《始皇論》可爲人主以刑餘爲周、召之戒，而非所以論高也。然考《蒙恬傳》，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則《索隱》謂高本趙公子，自宮以進者，亦未必然耳。李慈銘《史記札記》卷一：《索隱》曰：「案賈誼《過秦論》，以孝公以下爲上篇，秦兼幷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爲下篇。鄒誕生云，太史公刪賈誼《過秦論》著此論，富其義而省其辭，褚先生增續殺既已混，而世俗小智不惟刪省之旨，合寫本論，今頗不可分別。」王氏鳴盛曰：【略】慈銘案，王說是也。此贊「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下徐廣注引一本云云，則本無「秦孝公」一段甚明，《漢書・陳勝傳・贊》即用賈誼論「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其首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注引應劭曰「賈生書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遷取以爲贊，班固因之」，則《史記》世家贊非褚少孫所益顯有明證，而此紀之不應重生，不辨可知也。《戲瑕》卷三《五大夫松》：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爵九級爲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避于松下，遂封爲五大夫。今秦松在黃現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即所謂封五大夫者矣。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應劭《漢官儀》亦第稱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未聞有五株之說。今之訛爲五株，其說皆起于唐。此理之不敢強解者。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游桃源詩》叙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李商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而《獨異志》則稱泰山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又聞松上作人言，左右咸聞。其說不知何據。然《初學記》出集賢院學士徐堅等所撰，而《禮部・封禪第八》叙事中載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注云：五松樹。據此諸說，則傳訛非始于今日明矣。又按《秦松考》云：五松只存其一，亦後人續植者。老幹拳曲擁腫，宛若蒼龍，勢欲飛騰。及閱王弇州《游太山記》，則云黃現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其說與《秦松考》截然不同。《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秦始皇》：始皇之幷吞列國，雄略也。其眈眈虎視之心，蓋亦暴矣。既謂謚爲議君議父，其說亦正，而又自欲以一至萬，何其侈也。燕荊生之匕首幾危矣，而不以爲異，子房椎博浪幾殆矣，而不以爲省；蘭池之震驚又急矣，而不以爲悔，徒恃其雄心侈意以自恣，安得而不亡哉。夫以匕首之與博浪、蘭池事，千古快之恨之，而太史公目爲刺客，書之曰盜，何其貶邪！然始皇生平事事皆非，獨長城一舉功在萬世，足見雄圖。此漢文之所爲長城以南，天子主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之約束也。後世烏有及之者。《東水賓疑》卷二《秦始皇》：秦始皇焚書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長子扶蘇諫不聽，使監蒙恬軍於上郡，以扶蘇之去，沙丘之變，斯、高因得矯立胡亥以亡其天下。論者遂以爲焚書坑儒爲亡秦之由。君子曰：始皇雖不焚書坑儒生，秦之政固無益於救亡也。何也？秦之積威以劫天下久矣，權使其士而虜使其民也，於是以殺戮爲威，以黔首爲讎，在廷之臣以欺詐罔上爲賢，使天下之人傾耳而聽，重足而立，天下之含憤積怒，欲起而亡秦非一日矣，雖始皇尚存，猶將亡也，而況於扶蘇，而況於庸愚如胡亥，如之何而可哉！夫儒者之道，莫盛於孔子，孔子之言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諸生誦法孔子，獨不聞斯言乎？以爲秦之天下危耶安耶治耶亂耶？有道無道耶？始尉繚以策干秦王，王與之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蜂準長目，鷙膺豺聲，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使秦王誠得志於天下，則天下皆爲虜矣。是秦王之暴虐，天下所共聞也。不以此時起而隱去，是不智也。六國既亡，天下既一，始皇志得意滿，所不能致者長生久存之術耳。方術之士，假羡門子高之說以迎合始皇之欲，而盧生輩乃爲之採藥求神，爲欺謾以取容，是豈孔子之道教之然哉！事既不讎，然後乃竊議而亡去，其去也欲何之乎？且儒者之道，有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而不更其守者，何至傳相告引至四百六十人之衆哉。叔孫通以高祖命，召魯諸生議興禮樂，所不能致者二人。夫以禮樂召兩生，兩生且不往，而況可以刑勢驅迫之乎？不可以刑勢驅，而況可得而坑之乎？故秦

之必亡，秦不足罪也。諸生既名誦法孔子，則孔子之道，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竟以坑其身，其所誦所法亦未也已矣。

《項羽本紀》《史通》卷二《列傳》：項王【略】以本紀爲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于《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騈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古書之于聖賢，皆因事以著其人，未嘗以人載事。項籍雖盜奪，然文字以來，以人著事最信而詳，實始于此。如「初起時二十四」，「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書足記姓名，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乃教籍兵法，不肯竟學」，楚漢間頗用此例推觀。不知古人之材與後世之材何以教，何以成就？上世教法盡廢，而亡命草野之人出爲雄強。遷欲以此接周孔之統紀，恐未可也。又：太史公論，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近古所無。不知古人之治，未嘗崇長不義之人。《左氏》載鄧瞞三人皆爲諸侯所誅，蓋是時先王之餘政猶存，負力桀悍者終不得自肆。如項羽，氣力不過長狄，而不幸遭世大壞，遂橫行至此。遷以畏異之意，加嗟惜之辭，史法散矣。《鶴山集》卷一〇八《師友雅言上》：先友羅堅甫曾云：班固去司馬遷未久也，已不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蓋遷以秦焚滅典籍，使羲黃至孔子之道幾於墜地，涉與羽先後倡，爲亡秦之謀，可謂大有功於斯道，故叙《陳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叙《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蓋奮於鉏挺以亡秦者起於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故漢初以字行者，惟稱陳涉、項羽、劉季、張子房，此外未有以字行者，皆以滅秦而抶天下於塗炭故也。今觀堅甫所發明，則班固名陳勝而降爲《列傳第一》，名項籍而降爲《列傳第二》，是以成敗論，而失史遷功過不相掩之筆多矣。《滹南遺老集》卷一二《史記辨惑》：《項羽傳・贊》云：「吾聞之周生，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陋哉！【略】夫舜以元德升聞，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故而暴興者哉？使舜果由此而興，則羽之成功亦應略等，奚其不旋踵而剿滅也？遷輕信愛奇，初不知道，故其謬妄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類以舜瞳爲美談，皆史遷之所啓，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嘗爲天子，因作亂而伏誅，亦本此之誤也。悲夫！　李耆卿《文章精義》：史遷「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後一日氣魄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衰颯一日，是一篇大綱領。至其筆力馳驟處，有喑嗚叱咤之風。《班馬異同》卷一引劉辰翁評：叙楚漢會鴻門事，歷歷如目睹，無毫髮滲漉，非十分筆力，模寫不出。《歸震川評點本史記》卷一：史公究是秦漢時人，作《始皇》、《項羽本紀》，其事雄偉，筆力與之稱。五帝三王本紀，便時見其陋，然古書存者蓋亦少矣。歸有光《文章指南》義集《抑揚》：人非聖人，孰能無過。苟非至愚，未必無一長可取。故論人者雖不可恕人之惡，亦不可沒人之善。抑而須揚，揚而須抑，方爲公論。然抑揚之法，用處卻有不同。有先抑而後揚者，如韓退之《諍臣論》是也，蘇子瞻《范增論》《荀卿論》皆可與此參看。有先揚而後抑者，如司馬子長論項籍是也。有抑揚並用者，如韓退之《圬者王承福傳》末議論一段是也。有揚中之抑者，如韓退之《送文暢浮屠序》，止取其文詞是也。有抑中之揚者，如韓退之《與孟尚書書》論孟子之功，意與而詞不與是也。　唐順之《精選批點史記》卷一：太史公叙立義帝以後，氣魄一日盛一日，殺義帝以後氣魄一日衰一日，此是紀中大綱領主意，其開合馳驟處具有喑嗚叱咤之風。又：（巨鹿之戰）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垓下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模寫帝王興衰氣象。《稗史彙編》卷九八《項羽本紀》：《南園漫錄》云：《史紀》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余觀鴻門之宴，羽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侍，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爲本紀。至班固始改爲列傳，蓋太史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曆之紀年，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既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曆立，非爲項羽也。共和爲政，紀亦不廢。項既亡秦，而立楚懷

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項王之制，安得不爲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則自當作傳，安得謂班固爲好諛曲筆耶？　又卷一一九：《詠項莊詩》：「交友恩深雖可報，君臣意重忍相忘。楚歌自此聞垓下，漢爵徒能得射陽。若識五文龍虎氣，丁公遭戮獨堪傷。」指項伯也。豈果丁公一人可以誅乎？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史書佔畢一》：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矣。遷通史前代，雖秦、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虞不得詳也。　《增補藝苑卮言》卷二：《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爲嫌，悲壯嗚咽，與《大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千載而下，惟曹公「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闔」，差可嗣響。　《史漢愚按》卷二：羽與高帝并起，滅秦之功略相當，而羽以霸王主盟，尤一時之雄也。秦滅六國，楚滅秦，秦既紀矣，可紕楚乎？故并尊羽于秦漢間，不欲以成敗論英雄也。揚子雲謂嬴政二十六載而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與子長之意正同。方羽分封諸侯，已擅天下爲帝王，爲之本紀，非過也。《狂夫之言》卷一：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有餘，而萬乘不足。其亦《易》之乾卦，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葛鼎、金蟠《史記》卷七引鍾惺評：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爲《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然列漢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可見漢世命人謀亦多矣。又漢之元年、漢之二年、漢之三年、漢之四年，此子長以漢年紀楚事例也，故加「之」字以別之。至五年楚亡，然後直書「漢五年」，示一統也。班氏但書「漢元年」，削去「之」字，殊失書法。　徐與喬《經史辨體・項羽本紀》：寫羽神勇，寫羽粗橫，寫羽婦人之仁，〔畫〕（盡）態極。至寫羽兵法，東城一十八騎時，尚分爲二，分爲四，陣勢戰勢，如繪神筆也。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章邯》：秦使章邯爲大將，統六十萬士卒禦項王，未戰而降，且流涕作兒女子狀，致項王負其暴戾，一夜而盡坑其士卒。雖項王坑之也，實由邯自坑之耳。後之爲將者，負君恩，棄士卒，倒戈投竄，冒虛名而甘奴隸者，比比也，又不獨章邯之背秦矣。　《解春集文鈔》卷七《書項羽本紀後》：司馬貞謂項羽不宜登本紀，宜列世家。或又以爲列《項羽本紀》于漢高之前，此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彼其說皆非也。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于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號令天下，則既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統。當是時，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是漢爲楚所立也。漢之爲漢，君天下而一統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爲有天下之號而不敢易，猶謂漢不承統于楚，得乎。則項羽宜登本紀，宜列于漢高之前，統在則然，亦作史之例則然。而猥云史遷不以成敗論英雄乎哉。　又《書項羽本紀後二》：或謂項羽雖將五諸侯滅秦，而《羽本紀》仍書漢之元年，是天下大統，史遷不與楚而與漢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與而實不與者。是放其人躬行弒逆而爲君，則直書其弒君，而仍不設其爲君之號，于是史遷作《項羽本紀》之權衡起矣。羽既滅秦而暴興也，則登之本紀而不設其爲君之文，羽惟放弒義帝而自立也。則以漢紀元，文與而實不與，所以彰其弒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遺法，而史遷用之，義并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漢以還篡弒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概絕其統乎！吾知雖董狐復生，亦必直書其弒而不沒其爲君。曾謂五年爲政之項羽，業已宰天下，封王侯，顧欲削其本紀而降爲世家，可乎哉？即如司馬貞之說，羽既身屬國滅，子孫無噍類矣，尚何世家之有？　《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史記論贊・項羽》眉批引劉辰翁曰：一傳伯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贊自跌宕。　又：歎羽有餘即不足者在矣，言辭振動。　《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項羽本紀》：楚之擊漢也，非身在行閒則不勝，田榮反齊地，則必自擊之，彭越反梁地，則又自擊之，雖所向摧破，而兵力疲矣。故漢一舉而覆之垓下。自古以弱敵彊者，句踐、樂毅、漢高，皆善用合從之法者也。　又：拔興於楚而敗者，項梁。梁之才非勝、廣、武臣及也。爲秦將而敗者章邯，邯之才非司馬欣、董翳及也。爲項籍將而敗者龍且，且之才非薛公、曹咎及也。梁驕章邯，邯破之；章邯驕楚，楚破之；龍且驕韓信，信破之。驕者敗之媒哉。　又：義帝始能奪羽軍將之，又能遣沛公入關，而不遣羽，故有英氣。然非其材足以制羽也。羽方起事，挾帝爲奇貨以令天下，事濟之後，自當不免，帝蓋遊其彀中而不知也，悲夫。　又：楚漢之際，六國蠭起自立，唯田氏最與楚齮齕，而陰德於漢甚大。初田儋救魏爲章邯所殺，儋從弟榮收兵走東阿，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

邯，邯走而西，是榮之復振，皆項氏力也。微梁，榮且蟲出矣。及梁既追章邯，邯兵益盛，梁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乃要楚趙殺田假一門三人，楚趙義不忍殺，則終不出兵。夫假固齊王建弟也，齊人以儋死故立之，既已逐之矣，又必欲殺之，又以楚之義不忍殺也，覆用爲讎，坐視項梁之敗，不義甚矣。項羽由此怨榮。入關後，分王田都、田安。榮距都殺安，盡幷三齊之地。羽北伐而漢遂得劫五諸侯兵，乘閒東向矣。雖榮之舉事非以爲漢，而實陰爲漢用也。吾故曰田氏最與楚齮齕，而陰德漢甚大。橫死，高帝爲之流涕，帝固心德田氏也夫。　又：鴻門之會，項王項伯東向坐，亞夫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按古人尚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皆以東爲尊。然則鴻門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夫，次沛公也。　又：項王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著用前著，所以敗也。景陵鍾氏論羽如此，愚謂不然。羽率諸侯兵西入關，不過以破章邯軍爲諸侯冠目，此時諸侯所推戴之懷王尚在楚，先入關有功之沛公不可殺，從入關之諸侯各有功，不分王之，將置何地乎？盜亦有道，羽既稱諸侯長，能一切以無道行之乎？羽失天下，正坐背約宰割不平，故田榮、陳餘首發兵端，而沛公乘之於外，不可云失在分封也。子房雖發八難前勸漢王捐關以東予信、越等，後又勸漢王益封信、越，使人自爲戰，其所異於酈生者，立六國後則不復爲漢用，立信、越則漢將也。《史漢文統・史記統・項羽本紀》引楊愼曰：《項羽紀》尤見太史公筆力。　又王世貞曰：力拔山，氣蓋世，喑啞發，萬馬廢，目重瞳，劒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列九宇，爵群雄。于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酧六王之魄。王既負約而弒義，高又負約而攻王，其絕命于大江之滋，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猶曰楚僇群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又引歸有光曰：拔山蓋世之氣，衰颯嗚咽之象，史家叙得如畫，反覆讀之，猶覺紙上淋漓未乾也。　又朱起祚曰：《垓下歌》正不必以「虞兮」爲嫌，悲壯嗚咽。與《大風歌》各自描畫帝王興衰氣象。後惟曹孟德「山不厭高」、「老驥伏櫪」，司馬仲達「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語，差可嗣響。　潘永季《讀史記札記》：幼讀《項羽紀》分王一段，苦其難記。論者但謂錯綜奇橫耳。比讀《月表》乃豁然得之。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故先叙漢，漢及三秦爲一節，出關次三晉、二韓、二魏、二趙爲一節，由是而南，三楚爲一節，由是而東北二燕、三齊爲一節，或不封，或封三縣，或封十萬戶侯爲一節，而田榮不封即從三齊一氣帶出，且爲榮幷三齊起案，而後以自立爲西楚霸王結之。不與三楚併叙者，以「自立句」與「欲自王」句對鎖，作此段起結也。行文如將百萬兵，分部指麾，悉中律度。　湯諧《史記半解・項羽本紀》：太史公作本紀，自五帝及秦漢，以世相承，而項羽實爲滅秦之主，沛公雖先入咸陽，然其始本屬于項，而非羽戰秦巨鹿，即欲入咸陽更不可得。至滅秦以後，雖隨封隨叛，迄于寧晉，然終不可不謂之政由羽出也。明此則秦後漢先，自應有項羽本紀一篇，與後賢所論正統諸說，固各爲一義矣。班孟堅止作《漢書》，而又不能不載羽事，故改從列傳，豈得以彼而廢此哉！此史公爲羽作紀大指，文章作意往往由此而生，讀者不可不知，余故論之如此。至其行文之妙，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脈絡分明，而觀者第覺應接不暇，余所旁注，略見一斑，讀者可以引而伸之矣。　《得樹樓雜鈔》卷一二：鉅鹿之戰既破秦軍，羽方爲諸侯上將軍，已而屠咸陽收寶貨，略婦女而東，然後分封諸侯，自稱西楚霸王。鴻門之會，沛公見羽不應即稱爲大王。《漢書》於《高紀》引《史記》原文固自無訛，而於《羽傳》乃改稱大王，雖云小誤，要是失於疏忽。張輔所以有《班馬優劣論》也。　《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一《史記評語・項羽本紀》「當是之時，趙歇爲王」：《高祖紀》獨舉趙歇而不及張、陳，則《羽紀》之詳以標前後脈絡明矣。　又「項梁已破東阿下軍」：楚與秦合兵由趙，而怨結于齊。羽之東歸，又二國首難，而其國事亦多端，故因與齊將田榮救東阿，入諸田角立之釁。于救趙，入張耳、陳餘，共持趙柄，以爲後事張本，然後脈絡分明。韓、魏及燕，于秦、楚、劉、項興亡無關輕重，則于羽分王諸將見之。先後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能盡而不蕪也。　王又樸《史記讀法》卷一：篇中寫羽，不但無帝王氣度，亦全不是大將身分，不過一騎將耳，既前于宋義口中點出，以後擊田榮、擊漢、擊彭越、擊陳留外黃，凡寫戰勝，無非親在行間者，至于用鄭昌而敗，用蕭公角而敗，用薛公而敗，用曹咎、司馬欣而敗。其與漢相持，必寫其自披甲持戟臨陣挑戰，此騎將之梟雄者也。故後段寫二十餘「騎」字以結之。且前殺會稽

守，寫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後于結處，亦寫獨籍所殺漢軍數十百人，寫盡匹夫之勇矣。《文章鼻祖》卷三《史記・項羽本紀》尾評：起手多兼敍項梁事，羽從起事者也。梁死後，多夾敍沛公事，羽與爭天下者也。爲會稽守，爲楚王上柱國，爲武信君，此項梁之爵秩也。爲裨將，爲魯公，爲次將，爲假上將軍，爲諸侯上將軍，爲西楚霸王，此項羽之爵秩也。起江東，至河北，入咸陽，奔走滎陽京索間，卒死垓下，此項羽之踪跡也。初起江東，子弟八千人，至下坯，軍六七萬人，至鴻門，兵四十萬，及垓下之敗，麾下騎從者八百人，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此項羽兵力盛衰之大槩也。斬會稽守，幷秦嘉軍，破秦軍東阿，再破之濮陽雝邱，斬李由，此項梁在時羽之功烈也。破秦軍鉅鹿下，解趙圍，殺蘇角，虜王離，燒涉間，降章邯，遂入咸陽，此項梁死後羽之功烈也。阬襄城，屠城陽，阬秦降卒二十萬，屠咸陽城，殺秦降王子嬰，阬田榮降卒，放逐義帝，擊殺之江中，徙封漢王巴蜀，又分封諸侯王不平，此項羽之罪狀也。羽從梁起時，召平假陳王命拜爵，陳嬰以東陽衆讓長，黥布以兵屬，沛公起沛往，此人心之歸附也。羽自王後，田榮田橫反齊，彭越反梁，陳餘反趙，沛公還定三秦，九江王布稱疾不赴召，而楚之諸侯攜貳矣。范增以間死，龍且、薛公軍敗死，曹咎、司馬欣、董翳自剄汜水，鍾離昧被圍滎陽，而楚之諸將盡矣。此人心之叛散也。項羽之謀臣獨有一范增，猛將獨有一九江王布，而皆不能保其始終。漢則有張良、陳平爲之謀主，韓信、彭越爲之爪牙，而樊噲、灌嬰、周苛、紀信，皆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故楚之最失計者，聽陳平之間，速范增之去。而漢之最得計者，以一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而韓信乃得以全力舉河北，下齊趙，及信、越皆會垓下，而羽遂不能支矣。此又楚漢成敗得失之大較也。又：起手一段，都爲全篇立案。「學萬人敵」句，是羽一生本領。通篇寫羽百戰百勝，總是形容「萬人敵」三字。學書劍不成，兵法又不肯竟學，畫出羽一生粗豪鹵莽，始終無成樣子。「彼可取而代」句，是羽一生志願。後羽破秦霸楚，此語果驗。至曹咎、司馬欣等事零星插入，亦爲羽後日親任欣等致敗伏脈也。總無一閒筆。又：前半篇以秦紀年，後半篇以漢紀年。以本紀予羽，而以秦漢紀年，此本紀之變例，而史公之書法也。「東」「西」兩字，爲通篇大關鍵。大槩下「西」字處，皆羽得意事，下「東」字及「不得西」等字，皆羽失計處也。始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已幷秦嘉軍，引軍而西，西破秦軍濮陽，西略地至雝邱，西北至定陶，西屠咸陽，此皆羽得意事也。項梁軍敗，乃與呂臣引兵而東，收其寶貨婦女而東，心懷思東歸，楚以故無西意，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兵拒之鞏令其不得西，此皆羽失意事也。至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爲「東」「西」兩字大結鎖。又東渡烏江，則東亦不能自保矣。只著「東」「西」兩字，分別天下形勢，燎如指掌，而秦楚劉項之成敗勝負，亦燎如指掌。又：通篇尤著精神處五段：一鉅鹿之戰，一鴻門之會，一分封諸侯，一鴻溝之割，一垓下之戰。鉅鹿之戰是羽霸業所由始，垓下之戰是羽霸業所由終，一勝一敗對照。鴻門之會沛公幾見殺而終脫，鴻溝之割漢王已講解而復追，一疏一密對照。至分封諸侯一段，羽背關廢帝諸罪案，都在此段內，羽握天下之柄在此時，失天下之心亦在此時，此羽極盛之時而將衰之兆也。羽一生興廢關頭在此，而通篇文字上下關棙亦在此。又：項羽一生與戰終始，故其自言曰「身七十餘戰」，又曰「非戰之罪也」。篇中敘戰事多，而鉅鹿垓下兩段，精神筆力尤爲冠絕千古。鉅鹿之戰，寫羽英雄蓋世，精采百倍，使讀者亦爲氣壯，垓下之戰，寫羽英雄失路，八面受敵，使讀者亦爲淚下，此皆史公得意之筆，傳神之技也。又千古敘戰勝事，鉅鹿而外，莫如《後漢・光武紀》昆陽，敘戰敗事，垓下而外，莫如《漢書・李陵傳》浚稽，鉅鹿峻厲，昆陽雄暢，垓下悲壯，浚稽沉鬱，皆千古絕調也。又：「天亡」兩字，雖是羽不知自責，然實是定案。自漢以後，委瑣齷齪之徒，才能不及羽之萬一，僥倖成功者衆矣。以羽之英雄而卒於無成，非天亡而何？或曰羽之無成，以遇漢高故也。夫天既生羽，又生漢高，可不謂天亡乎？故太史公雖譏其謬，而仍不沒其實云。又：《贊》「背關」「懷楚」二語，一篇警策。絕大《本紀》，《贊》只以兩語斷定，故曰大手筆。又：凡文字，非其所極企慕之人，必其所極惋惜之人，然後有一篇絕妙文字。太史公《信陵君傳》是其所極企慕之人也，《李將軍傳》是其所極惋惜之人也，《項羽本紀》又其所極企慕而極惋惜之人也。故以全力貫注鎔鑄，遂爲《史記》中第一篇絕頂文字。又：《高紀》整肅，此《紀》變化；《高紀》博大，此《紀》精警；《高紀》如程不識用兵，此《紀》如李將軍臨陣；《高紀》如麟鳳儀表，獅象全力，此《紀》如神龍行空，夭矯變幻，不可方物。固是兩篇大作手文字，此《紀》似更出一頭地也。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一《項羽本紀》：羽之神勇，千古無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筆，寫神勇之人，亦千古無二。迄今正襟讀之，猶覺喑

啞叱咤之雄，縱橫馳騁于數頁之間，驅數百萬甲兵，如大風卷籜，奇觀也。當是時，秦綱懈而維弛，天下叛之，英雄雜沓并起，千頭萬緒，棼如亂絲，太史以一筆寫之，或插序，或陪序，或帶序，或附傳，無不絲絲入扣，節節歸根，步驟井然不亂，後之作史者，誰有此筆力？此篇中紀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義帝爲關炤。羽未弒帝以前，由裨將，而次將，而上將，而諸侯上將軍，至分封則爲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俄而二萬，俄而六七萬，至新豐鴻門則四十萬，其興也勃焉。及弒帝則日衰矣。以私意王諸侯，諸侯不服。由是田榮以齊反，陳餘以趙反，徵九江王而九江王不往，戰田橫而田橫不下，困京索不能過滎陽，殺薛公而東阿失守，使龍且而龍且擊死，委司馬長史而司馬長史敗亡。至垓下，所謂四十萬者，忽爲八百餘，二百餘，二十八騎，至無一人還，其亡也忽焉。一牧羊兒耳，所繫如此，可見名義在人心，不可沒也。《十駕齋養新餘錄》卷中《太史公李延壽》：太史公作十二本紀，以秦、項列于周、漢之間，後人于秦始皇無異言，而于《項羽本紀》則怪之。劉知幾謂「羽僭盜不當稱王」，此未達乎史公之旨者也。秦以暴并天下，雖自稱帝，非人心所歸向。史公初不欲以秦承周，以漢承秦，特以六國既滅，秦王命者十有餘年。秦既滅，項氏王命又四、五年。沛公之爲漢王，亦項羽所立也，秦、項雖非共主而業爲天下主命，不得不紀其興廢之迹。秦之稱帝與項之稱霸王，均不得與五德之數，黜秦所以尊漢也。于何見之？于表見之。三代之後繼以十二諸侯，繼以六國，始皇雖并天下，仍附之《六國表》，及陳涉起事即稱秦楚之際。秦、楚皆周舊國，是秦未嘗有天下也。班氏《漢書》始降陳勝、項羽爲傳，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之史公之直筆，則去遠矣。隋亦以不仁得天下，雖兼并江南，而李延壽猶列之《北史》，不少分別，其義例，正大有太史公之風焉。後儒尊紫陽《綱目》，然于秦、隋猶以正統予之，若太史公、李延壽之例，較之《綱目》，實勝一籌。《大雅堂初稿》卷六《書項羽呂后本紀後》：羽之立本紀也，遷蓋以繼秦而有天下者羽也。古者功德足以有天下，天下歸之；功德不足以有天下，而力足以有天下，天下亦歸之。當日諸侯并起而亡秦，而非羽秦猶未遽云也。章邯已破項梁軍，渡河擊趙，諸侯軍救趙者十餘壁，莫敢縱兵。當是時，秦與諸侯存亡勝敗之機皆繫乎是。羽奮一戰之威，破王離，降章邯，沛公因得以其間入關。向使王離舉趙，諸侯瓦解，沛公以孤軍深入，勝負之數未可知也。然則力足以滅秦定天下者，非羽而誰哉。《始皇紀》云，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于漢。秦既亡而漢未振，當日之天下未有屬也。羽最強，得主命分天下，王諸侯，則其力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五年之間，號令三嬗。三嬗者，秦嬗楚，楚嬗漢也。此遷所以紀羽者也。《滇南文略》卷一四《紀傳》：《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也可見。故《史記》據實而爲記，而漢前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世人才風俗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爲列傳，然則羽當時行事，果與張耳、彭越輩埒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溫篡唐，不啻鵬鷃之不侔，歐陽《五代史》猶以溫爲本紀，謂紀實善惡自見。曾不以羽紀爲是，何哉？班固好諛，遂啓後世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則如司馬禎氏列爲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之矣。而不曰楚，不曰霸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世知尚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諛之班固，動稱曰「史漢」「班馬」，故少別於此。俾有識者裁之。　吳見思《史記論文・項羽本紀》：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軍處，斬宋義處，謝鴻門處，分王諸侯處，會垓下處，精神筆力，直透紙背，靜而聽之，殷殷闐闐，如有百萬之軍，藏于隃麋汗青之中，令人神動。當時四海鼎沸，時事紛紜，乃操三寸之管，以一手獨運，豈非難事。他于分封以前，如召平，如陳嬰，如秦嘉，如范增，如田榮，如章邯諸事，逐段另起一頭，合到項氏，百川之歸海也。分封以後，如田榮反齊，如陳餘反趙，如周呂侯居下邑，如周苛殺魏豹，如彭越下梁，如淮陰侯舉河北，逐段追序前事，合到本文，千山之起伏也。而中間總處，提處，間接處，遙接處，多用「于是」「當時是」等字，神理一片。《癡學》卷五《讀文筆得》：《史記・項羽本紀》敘鴻門之會，凡一千三百八十四字，於《樊噲傳》復敘一番，纔二百七十三字，而當時情事亦了晰無遺。昔人評東坡序《范文正集》云：淮陰論劉項，孔明論孫曹，不下數百言，今約以數語，眞妙絕古今之文也。余謂非留心史學者，不知此中之妙。《舒藝室隨筆》卷四：《項羽本紀》：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案沛公一入秦宮，即欲留居。今入彭城又復如此，亦無異於淫昏之主，此范增所云貪財好美姬者也，宜其爲羽所破幾至滅亡哉。

史公於此二事，不著之《高紀》，而見之《羽紀》及《留侯世家》，此爲高諱而仍不沒其實。旁見側出，謂之良史，不亦宜乎。　又：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案此事不書於《高紀》，不書於《留侯世家》《信越列傳》，而書之《羽紀》者，明非此不能破羽也，然信、越死機則已伏於此。　郭嵩燾《史記札記》卷一《項羽本紀》：案秦滅，項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爲之，實行天子之權，例當爲《本紀》。以後世史例論之，當爲《懷王本紀》，而懷王爲項氏所立，擁虛名而已，天下大勢未一繫之。史公創爲《項羽本紀》，以紀實也。　又：案項王自叙七十餘戰，史公所記獨巨鹿、垓下兩戰爲詳。巨鹿之戰全用烘托法，不一及戰事，而于垓下顯出項羽兵法及其斬將搴旗之功。項羽英雄，史公自是心折，亦由其好奇，于勢窮力盡處自顯神通。巨鹿、鴻門、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項羽紀》中聚精會神，極得意文字。《永昌府文徵》卷八吳秉禮《讀項羽本紀》：遷進項羽于本紀，在遷非無深意，觀《序》云「秦失其道」云云，蓋以秦焚典籍，使羲皇至孔子之道幾于墮地，項與涉先後倡爲亡秦之謀，可謂有功斯道，作《本紀》見到奮鉏而亡秦者，實爲大道之捍衛，使不至于絕也。《㓜書室遺集》卷十二《讀史記項羽本紀》：《史記》列項羽于本紀，劉知幾《史通》非之。【略】其言辨矣，而未知史公之意也。史公以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遂將五諸侯滅秦，號令天下，政由羽出，則亦與天子無異，況亡秦者，實由于楚，其稱爲本紀固宜。案《史記・陳涉世家》云：「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遺王侯竟亡秦，由涉首事也。」羽之列爲本紀，亦此意也。或又謂班史改爲列傳，其義較允。不知班固著《漢書》，斷代爲史，與《史記》體不同，豈得執彼以難此哉。且秦焚典籍，使先王之道幾于墮地，羽倡爲亡秦之謀，使其二世而亡，亦人心之所快，列之本紀，不亦宜乎。史公又立《秦楚之際月表》者，蓋以秦楚相繼爲天下主，故《始皇本紀》云云，列《項羽本紀》也。　吳敏樹《史記別鈔・項羽本紀》：此紀世之喜文字者，無不讀而贊之。究其所喜者，起事一段，救趙一段，鴻門一段，垓下一段，其他所知者蓋僅矣。此由以粗心讀古人書，正如逢場觀劇，取其搬演熱眼者而已。其實一部大曲，經營巧拙，非深于其事者不知也。史家原只依事實錄，非可任意措置，然至事大緒繁，得失是非之變，紛起其間，非洞觀要最，掃除一切旁枝餘蔓，未得恣意詳寫，使其人其事，始終本末，眞實發露，讀者驚動悲慨，千載下如昨日事也。如此紀，項氏起吳中，部置徇縣諸事，絕無指數，直入渡江擊秦，建立楚後，項梁敗死不久，其人事迹幷略，專向項羽鋪陳。至入關擅事以後，懷王彭城舉動，不涉一語，獨沛公鴻門摹繪累紙，惟恐不盡，其後所置諸侯王，與項氏豈免交涉，竟無所及，獨及田齊、英布，益以彭越，皆關楚漢成敗緊處，卽又不肯瑣屑多道。吾意史公作此紀時，打量項王一生事業，立楚是起手大著，救趙破秦是擅天下原由，其後則專與漢祖虎爭龍戰而已。如下筆萬言，滔滔滾滾，如長江大河，激石灘高，回山潭曲，魚龍出沒，舟楫橫飛，要是順流東下，瞬息千里，終無有滯礙處耳。從來良史記事，第一論識。而柳子之評史公曰潔，眞是高眼看透。學者但能從有會無，卽詳知略，則于序事之文，立占勝步矣。　尙鎔《史記辨證・項羽本紀》：遷史才橫絕千古，卽《項羽本紀》可見。其爲羽所紀，每爲班固、劉知幾所訶。然雖稱字稱王，而前後紀秦漢之年，書之曰死，與後世載記無異，則仍是傳體也。紀中不書田儋、魏咎之興亡，突出田榮，使端緒不分明，是遷之疏失。且漢王分羹之答，亦當隱惡。贊中言羽「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此遷所以爲作本紀同于帝王也。　《天岳山館夕鈔》卷三〇《書項羽本紀後》：羽至東城，謂其從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卒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烏呼，此正羽覺悟而自責之言也。天何以必亡羽哉？以羽獲罪于天耳。其獲罪奈何？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羽初屠襄城，又屠城陽，又坑新安卒二十餘萬，最後屠咸陽，羽之罪于是不可逭矣。而太史遷乃謂其尙不覺悟，且以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爲謬，則豈非羽不謬而遷謬哉！夫天亡秦，人盡知之，天亡楚，則張良、陳平諫漢王西歸時言之。羽身死東城，始悟而自責，晚矣！而史遷顧謬其言，遷之智其遠出良、平下歟。《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七：《羽紀》以將才爲主，其于戰爭極意鋪張，正見其短，所謂一將之任則有餘也。曾文正云，如此長篇，只記一事，古今所罕。《綴學堂初稿》卷二《讀史記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陳涉首發難，山東五諸侯各以陳王署置，幷起亡秦；項羽獨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自漢有天下，後論之陳、項不過群盜耳，適足爲漢祖驅除。而上自秦代論之，陳涉一六國後之方伯也，項羽一三王後之霸王也。《禮記》、《春秋傳》不能不推其共工氏爲王天下之君。《史記》之書，上包帝王，原非斷代爲書之比，安得不以諸侯推陳王，以霸王

推項羽？君子觀《漢書》列陳、項于列傳，有以知馬班之例不同也。《彤芬室文・史記列項羽於本紀說》：秦皇統一天下，威震四海，驕奢淫亂，虐用其民，於是陳涉首難，豪傑響應，而項王亦起自布衣。將兵攻秦，三年，遂雄諸侯，號令天下。其興雖暴，而位終不永。太史公乃崇之以比帝王，列諸本紀，其故何哉？吾嘗反覆推求而知其故矣。當趙之求救於楚也，秦兵猶強，章邯圍趙王鉅鹿，諸侯軍救者十餘壁，莫敢縱兵。使項羽不能九戰破之，則章邯將舉新造之趙以雄其軍，而更以次滅山東諸侯矣，秦安能亡乎？是故項羽者，滅惡政府之鉅子，而成秦漢間革命之功臣也，是以史遷崇之以比於帝王。夫當二世已亡，漢室未建，項羽霸有天下，法制號令，皆出於一人，位雖不終，而所事固帝王之事矣。抑吾又聞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擬於夷狄，則夷狄之，然則項羽行帝王之事，握帝王之權，固亦可以帝王之矣。太史公列其事於本紀，殆以是歟。《讀史吟評》卷一《項羽》：南公曾說：亡秦者三戶。江東衆八千，消盡函關。當曰恨烏江，不用罪皇天。又：白起之賜劍杜郵也，曰：「吾何罪于天？」既而曰：「長平趙卒四十萬，吾挾詐坑之，是足以死。」使羽烏江臨命，自引其生平過舉，一劍而亡，豈非快事。羽則不然，是白起能悔之杜郵，而羽不能悔之烏江也。且羽又足以死而無憾者也。八千渡江，三戶滅秦，懷王之恨以消，六國之讐亦刷，身經七十餘戰，彼可取代之志酬矣。即伏劍時說此一段，何等慷慨浩落，乃憤鬱不平，呼天委咎。吾以爲天用羽，而羽則不知天之用羽也。夫天用羽以滅秦，乃羽不知天之用羽而復爲秦也，天其如羽何哉。陶輔《桑榆漫志》：雪航論項羽殺宋義爲是，先儒斷其矯殺爲非。又論王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宮廟坑降卒爲是，先儒言其暴橫爲非。又論羽鴻門不殺沛公有人君之度，謂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年無逕殺之心，聞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烏江之死，羽之才美亘古無倫，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楊雄所論皆謬。此雪航之所以立言排論，正是非於既往扶世教也。夫何不思羽爲人臣，受命其君，擅殺主將，幸而成功，即不回顧，獨假凶威肆意自負。及至沛公滅秦，猶且挾兵縱惡，不一稟命於君，剖分四海，任己行封，甚至奪君之國遷而弒之。嗚呼！凡有天下者必以忠孝爲本，若項羽者，既爲弒君之賊，其罪通貫天地，雖有百善無足稱也。不然，其於莽、操、懿、溫，豈無私仁假義，皆可尚也。

《高祖本紀》《唐皮日休文藪》卷四《新城三老董公讚并序》：在漢之取天下也，三傑而已矣。蕭何苦民力以給兵，韓信殺民命以騁戰功，留侯設詭策以離秦項，當其時未聞仁義說于君者。而董公乃諭之以喪義帝，至使天下宗漢者，爲其喪義帝也。夫漢祖以曹參雖有攻城野戰之功，不如蕭何也，信矣。焉至于苦民力，殺民命，設詭策，反不若董公之功也哉。如高祖爲天子以公爲師，友行其道，於時其利可知矣。公之道已行於漢，而不覩封賞之禮，又當時史氏無一字以哀者，因爲讚以旌之：項氏狂攘，賊我懷王。天命未的，孰存興亡。曒曒董公，一言漢昌。一人弒君，天下皆傷。一人哭君，天下皆喪。項由是弱，漢由是強。扶義而征，可知軒黃。唱仁而戰，可知武湯。用于天道，折彼雄鋩。繫公之道，與漢而光。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九：《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爲代王。」子長少游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如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蓋班氏所未達也。《朱子語類》卷一三五《歷代二》：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祖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樂，則好，以劉季爲之，亦未濟事在。《習學紀言》卷一九《史記》：益贊于禹以「惟德動天」，伊尹言暨湯「咸有一德」；周人稱「文王之德至矣」；有顯德也，則有是政也。而太史公乃謂三代之政忠、敬、文若循環，漢救以忠，爲得天統。是遷于禹、湯、文、武，皆望其藩牆而不即者也。爲治既如彼，而言治復若此，世道所以有污無隆歟。哀哉。《班馬異同》卷二：後之爲史者，但曰還沛，置酒，召故人，極歡云云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縷縷不絕，俯仰具見，直至空縣出獻，已去復留，其中與諸母故人道舊又佳，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盡興）〔發奧〕，言笑有情，少可及此。《始豐稿》卷一《漢紀信碑序》：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倔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滎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爲王降羽，王因得脫。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苟相依乘以饕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荊軻、聶政爲之列傳，說客如蘇秦、張儀爲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爲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

不爲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石室私抄》卷二《讀漢高帝紀》：史稱漢高祖溺儒冠，見儒生輒嫚罵。夫高祖持三尺劒，與群雄逐鹿，布衣遊談之士，爭欲攀龍鱗附鳳翼以自托於功名之會，如酈生之徒，合則朝獻策而夕拜官，不合則目爲豎儒，彼蓋儒名儒服者爾。張良有儒者氣象，帝尊顯之，至呼子房而不名，若魯兩生則帝所不能致者也，況得而嫚之哉。十一年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孰謂帝眞嫚儒者哉。《沖谿先生集》卷一七《讀項王昭烈本紀》：自史家載筆已來，率以成敗論人，無異馹騶之識，不知豪傑之眞必蹈義而趨，以俟運數之定，其成之惟命，不成亦惟命。若項羽之恭儉愛人，士之節廉者多歸之，魯之父老子弟至堅守而不肯降漢。昭烈屈體下賢，百挫不衂，顚沛危迫，信義彌彰。二君者固亦光明俊偉不世之主，卽使履鴻圖撫方夏可也。假令刺人杯酒間而快意鴻門，背景升龍遇而襲殺其遺孤，以此開基拓土，二君所不願也。子輿氏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焦氏筆乘》卷二《白馬盟》：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刳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礪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孝，曰清，曰愼，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咨爾無渝此盟。是直以礪爲堅固之義矣。《狂夫之言》卷二：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顚倒豪傑。劉元城云：碁中有一事，昔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便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需，輒痛剋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後着爲先着也。又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二公立論甚妙，而實不然。昔隨何說布，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幷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殺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龍且擊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遂間行與何俱歸漢。夫旣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傲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顚倒豪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又：項羽欲烹漢太公，漢高帝曰：我翁卽若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羹。太公以此歸漢。吾朝正統土木之變，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徽欽故事。于忠肅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英宗以此歸國。今人旣知忌于忠肅之功，則不得極口抵漢高之忍。又卷三：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爲主。漢高帝爲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爲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又：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藉臣名藉，鄭君嘗爲項藉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藉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卻是露出本色也。郝敬《史漢愚按》卷二：王離、章邯，秦之梟將也；救趙之兵，秦之勁卒也。故劉、項二《紀》皆云此，所謂河北之軍。當時救趙，難于入關，救趙爭鋒，一旦而入，關可緩圖，故河北之行屬羽，以入關屬沛公，惟有其河北之勝，故入關之勢振，大軍外破，關中震恐，所以趙高內潰，有分王之約。河北先聲，奪其氣也。然則滅秦之功，項羽居多。《本紀》于高祖元年，漢兵入關，先叙項羽救趙，破王離，降章邯，諸侯皆附，然後趙高殺二世，使人來約，不沒羽功也。班氏所以稱爲「直而核」者，此類是已。子長于項羽甚鄭重焉，特爲作《本紀》。吳見思《史記論文・高帝本紀》：高祖開創之時，事務極多，多則便難摶捖矣。看他東穿西插，縱橫不亂，如綉錯，如花分；突起忽住，絡繹不絕，如馬迹，如蛛絲。或一齊亂起，如野火，如驟雨；或一段獨下，如澄波，如浩月。萬餘字組成一片，非有神力，安能辦此。又：先寫《項羽》一紀，接手又寫《高祖》一紀，一節事分兩處寫，安得不同。乃《羽紀》中字字是寫項羽，《高紀》中字字是寫高祖。兩篇對看，始見其妙。又：項羽每事爲一段，插入合來，猶好下手。《高紀》則將諸事，紛紛抖碎，組織而成，整中見亂，亂中見整，絕無痕迹，更爲難事。又：《高紀》一篇，俱紀實事，不及寫其英雄氣概。只于篇首寫之，如慢易諸侯處，斬白蛇處；篇後寫之，如未央上壽處，沛中留飲處，病時卻醫處，寫其豁達本色，語語入神。又：紀中插入諸事，亦用「是時」、「當是時」、「及

于是」等字，則與《項紀》同之。《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高帝本紀》：劉辰翁曰：馬疏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耳。其敘事處，互有疏密。如《高帝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史記》書此，似謾然取致爾。而《班史》於高帝八年中補出，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此班密於馬也。《項羽本紀》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本以起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民父子語，遷於《高帝紀》中自創之，固乃仍其創處，而以羽語入列傳，兩處皆少生色矣。此班疏於馬也，他可類推。又：息者，男女之總稱。俗以女爲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高祖「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而誤以息爲女也。息訓生，《戰國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祺，左師子也。《史漢文統・史記統・高祖本紀・高帝贊》引王世貞曰：此贊只言高帝能變秦苛法，得天之統，故有天下，此本論也。《東江集鈔》卷九《東江子雜說》：高祖字季，司馬遷漢臣，作《史記》稱「季時爲亭長」。古史文字簡質如此。《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高祖本紀》「會項伯，欲活張良」：《項羽本紀》：高祖、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而此以三語括之。蓋其事與言不可沒，而于帝紀則不可詳也。高祖與項伯語，必載《羽紀》以見事情，則與留侯語，宜以類相從，故于《留侯世家》亦略焉。且《留侯世家》實傳體也。既載「立六國後」問答，復載此則辭氣近複，而體制亦病于重腿。《羽紀》則間架闊遠，不病于重腿矣。《晉語》：齊姜語重耳凡數百言，而《左傳》以八字括之。蓋紀事之文，去取詳略，措置各有宜也。又「遣魏人寧昌使秦，使者未來」：因寧昌使秦未還，而側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叙羽之救趙破秦。然後以趙高來約，遙承秦使未來，以襲攻武關，遙承攻胡陽，降析、酈。參差斷續，橫從如意，章法頗似《左傳》邲與鄢陵之戰。《國朝文匯甲集》卷五五王又樸《漢高帝論》：高帝以泗上亭長，五年間滅秦誅項，定有天下，論者謂其恢廓大度，沈深不測，獨其末年牽於房帷之私，欲易太子，非留侯招致四皓，事既殆。然吾讀其歌可異焉。詞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夫所謂矰繳者，謂如意之不能施於其兄耶？抑謂己之力有不能得之其子者耶！然即四皓之賢，不過山澤野老，豈即有勢力之可倚藉，足羽翼太子者。乃爲帝所憚而憾之若此，此不足信也。況高帝之於諸將，同起側微，素非有臣主之分，而皆久習兵爭，其桀驁難馴之氣，惟高帝足以御之，顧其易世後，肯拱手以聽命於十齡之幼主，此必不能之事。愚者皆知之，何況高帝。且以呂后之驚悍，有智而能忍，雖韓、彭大將，牽而誅之如屠狗豕，帝方倚之以制馭其強臣叛將，顧肯廢其所生，而與一孱弱之戚夫人子乎？然而竟欲易之者，帝之詐也。蓋帝正慮孝惠之仁柔，不足以繫人心，特爲此以覘諸將相之意向耳。使盈廷皆力爭如叔孫通、周昌輩，則不待四皓而早定矣。乃爭者止二子，此固高帝之所心慊而不能已於慮者也。留侯知其故而進此四人，且四人之言曰「天下皆欲爲太子死」，於是帝知太子故自有輔，而諸將可無足慮矣。故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而歌所謂羽翮已就矰繳安施者此也。不然，己實危其子，而乃令他人調護之歟！當其欲易太子時，周昌爭之強，帝顧之欣然而笑，夫果欲易，則昌正拂其意，乃不怒而笑，此其故可思矣。然何以謂其詐也，蓋高帝最善用權，其敗於彭城也，追兵急，乃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輒收載之，至欲斬滕公數四，夫帝豈忍於其子，特危時以堅將士死力耳。顧始則欲棄之以收人心，今則覘人心而又欲廢之，皆詐也。其畜叔孫之詞，則直曰戲，此又詐之詐也。夫大道不明，人皆飾智以相欺，而其大者，至欺當世，而并使後世之人，皆不能得其意。嗚呼，此其所爲不測也歟。《文章鼻祖》卷三《史記・高祖本紀》尾評：讀此紀當與《項羽紀》對看，又須與《漢書・高祖紀》對看，縱觀秦皇帝時，羽曰「彼可取而代也」，語雄而粗。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語謹而細。羽初起，殺會稽守，一府震慴，志在發難。高祖初起，殺沛令，恐不能完父兄子弟，志在救民。羽入秦，殺子嬰，燒宮室，以貪濟暴。高祖入秦，除苛法，約三章，以德行仁。羽弒義帝自立，倒行逆施。高祖爲義帝發喪，名正言順。羽百戰百勝，而諸侯背叛，諸將携貳，可謂衆叛親離。高祖屢戰屢敗，而諸侯服從，羣臣戮力，所謂天與人歸者也。此《羽紀》《高紀》中成敗得失之大較，所當一一對勘者也。至文字之詳略避就亦各有故。漢以五諸侯兵伐楚，《羽紀》曰「部」，而《高紀》曰「劫」，部以大其名，劫以著其實也。臨廣武間語，《羽紀》略而《高紀》詳，略者爲羽諱罪案，詳者爲帝著義聲也。分封諸侯一段，《羽紀》既詳，《高紀》亦不略，詳《羽紀》見其宰割不平，詳《高紀》見其遷徙失職也。此《高紀》《羽紀》之體裁分別也。《漢書》通篇稱高祖，而此紀起首提清高祖字，下書劉季，起沛稱沛公，封漢稱漢王，即帝位稱皇帝，稱上，稱高祖。《漢書》總要其終，此紀追原其始，且表著其次第也。至

如鴻門之會，高帝遇難而得脫，且以著張良樊噲之功，此宜詳於《高紀》者也，而轉詳於《羽紀》。鴻溝之割，解兵將歸，因張良諫而後止，固陵之期，信越不會，用張良計而始來，此漢得天下之關鍵，亦宜詳於《高紀》者也，而轉詳於《羽紀》。《漢書》乃悉歸之《高紀》中，所以然者，《史》重惜羽之敗，故事多繫於羽，《漢書》重著漢之興，故事多繫於漢也。漢元年五星聚東井，《史記》不書，而《漢書》備書。日食星孛等事，《史記》不書，而《漢書》備書。入關即位後諸詔令，《史記》不備書，而《漢書》備書，所以然者，《史記》載黃帝以來二千餘年之事，不專爲漢一代設，故此紀只詳其誅秦滅項平定天下大略，而其他從略。《漢書》爲漢家一代之史，凡事皆以漢爲主，故事與漢涉與事不涉漢，而繫當日天下大勢者，無不當繫之漢紀中。至於詔令休美，深仁厚澤，淪浹肌膚，尤是漢家四百年太平之基所由開，所當一一備書者也。此又《史記》《漢書》之體裁分別也。明乎此者，可以讀《羽紀》，可以讀《高紀》，可以讀《史記》，可以讀《漢書》矣。又：「扶義」二字，是一篇大關目。起沛時，急急以完父兄子弟爲事，便是扶義之根。入關，赦降王子嬰，封府庫，約三章，除秦苛法，正諸老將所謂扶義而西者。爲義帝發喪，擊項羽，軍縞素，尤是扶義中第一件大事。即帝位後數十詔，赦殊死，賜民爵，復民租，賞有功，褒有德，亦皆扶義之事。漢所以得天下者，根本實在於此。帝與王陵論得失殿上，陵既以爲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而予之，能與天下同利故，而高祖亦自言蕭何、張良、韓信三者皆人傑，而我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至「扶義」二字，則都置不道，豈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耶？抑「扶義」兩字，特諸老將之教，實非高祖本志耶？即如爲義帝發喪，亦出於董公、三老之言，則高帝之本無此意，可知已。又：起手一段，紀高帝未遇時諸珍怪事。秦二世元年以下，紀帝起沛入關事。漢元年以下，紀帝起漢滅楚事。五年正月以下，紀帝即尊位後事。通篇四大段，分看其餘零星段落，千頭萬緒，總不出此四大段內。又：《漢書》此紀，事更該博，語更詳贍。然《史記》是創，《漢書》是因，創者難而因者易。又《史記》此紀，舉其綱紀，陳其大略，《漢書》所增入者，《史記》都散見於《志》《傳》，並未漏略也。故仍置《漢書》而取《史記》。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一《高祖本紀》：《高紀》字字是寫帝王氣象，豁達大度，涵蓋一切，前虛寫，後實寫。前如慢易諸吏，豐西縱徒，斬蛇，沛中多附；後如南宮置酒，未央上壽，沛中留飲，處處畫出豁達大度，病甚郤醫，至死亦不失本色，語語入神。《隨園隨筆》卷二《班氏有識緯陋習》：史遷作《高祖本紀・贊》以忠質立義，明乎繼三代者高祖也，最爲得體。班氏遠引豢龍之劉累，以爲漢承堯運，又于列傳中以韓增之貴本于周烈，杜延年之貴本于唐杜世祿，霍光之貴爲霍叔苗裔，皆染東漢人讖緯習氣。《史漢疑問・高祖紀》：《陳涉世家》曰，失期法當斬。秦法失期尚斬無赦，若曰解縱罷更如何？今乃公然縱去，曾無稽察之令丞，坦然回沛，尚多從游之壯士，且銷兵之後，猶然佩劍，秦帝東游，如隱芒碭。白帝赤帝之訛，蓋如白魚火烏之僞而已。《雅歌堂文集》卷四《書高帝本紀》：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必徵引符瑞以表其靈異，而讖緯之說，由此興焉。余謂此皆太史公不能裁之以義，而荒誕不經，遂有以致之。如《高祖本紀》稱劉媼與龍交而有身，又高祖醉卧，見其上常有龍，又所居上常有雲氣。此或當日托言以驚動沛中子弟，故諸從者日益畏之。史公不察，遽采入《紀》。不獨赤帝子白帝子駭人聞見，即隆準而龍顏，何遂妖異？至是則甚矣。史公之好怪也。毛公傳《詩》，以鳧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自史公誣簡狄姜源，而後有吞卵踐巨人迹之事，蘇明允論其必無如此不祥而生聖人。史公采《尚書》《國語》作《五帝本紀》，無是怪異，而紀高祖，則仍說《詩》之誣，以神其遇，不知其入于妖妄，豈非史法所當裁哉。至于作《秦本紀》，復采秦人附會之言，謂女修吞鳥卵生大業，又大廉元孫孟戲中衍，鳥身人言，此豈天地產帝王之瑞，史公號爲良史，尚爲異論所惑，無怪後之作史者，尤尚迂怪，何可爲訓。余意欲將史之不合于道者，盡從刪削，以合聖人之經，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何藉怪奇以表其異，而帝王之所以異于人者，固自有在也。《經史管窺》卷三九：趙甌北先生《陔餘叢考》：《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每酤留飲，讐數倍。《索隱》曰：高祖大度，既貰飲則讐其數倍價。案讐與售同，賣物受直也。武負、王媼皆酒家，每值高祖酤飲，則人競買之，其獲利較倍于常也。宣帝少時，從民閒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與此相類。《索隱》乃謂貰飲而償厚價，則下文「折券」句又何說也？何義門說同。余謂「留飲讐數倍」者，貸以空券，未必有錢也。故下文「及見怪」，此兩家「常折券棄責」。《索隱》本自明白，宣帝買餅事雖相類，其實各別。《三餘初錄》與余意合。《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八：《高紀》以平定天下爲主。前半篇與項羽爭天下也，後半篇削平反者以安天下也，他不繫天下興亡者不著。熙甫以爲闕略，皆

以後世史裁繩之，非篤論也。《漢書》定天下後，多載詔令，體勢不能振拔矣。

《呂太后本紀》《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一二《論鄺埜寄》：漢文未立，諸呂欲作亂，產、祿將南北軍，太尉周勃不得主兵。鄺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與陳平劫商，令寄紿祿解印就國，以兵授勃，由是誅諸呂安劉氏。世謂寄賣友，其說非也。君臣朋友，在大倫皆以義合，然有輕重焉，義所以制其輕重之宜也。委質事君，則君爲重友爲輕。當祿、產將危國家，寄誅之義也，顧力不能，則誘而致其誅亦義也，奚賣之云哉。父子至親也，而石碏以大義殺其子，君子以爲忠，況朋友乎。雖然，寄不能無罪，方其交呂祿時，不能以義匡之，致陷於大惡，及人劫其父，始從而謀之，雖幸成功，然於忠臣孝子之道虧矣。吾故曰寄有罪，然不當以賣友責寄也。《通志・帝紀序》：遷遺孝惠而紀呂，無亦襲盜乎。又卷五上：漢呂、唐武之后立紀，議者紛紜不已，殊不知紀者編年之書也。若呂后之紀不立，則八年正朔所繫何朝？武后之紀不立，則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實義，徒事虛言，史家之大患也。《讀史亭文集》卷一六《戚姬》：人彘之慘，至於斷手足，燻耳去眼，飲瘖藥，千古共痛之。而吾獨謂高祖既崩，戚姬尚生，則爲姬者宜有此禍也。夫當高帝在日，呂后以年老留守，姬獨幸隨上關東，日夜啼泣，此其意知呂后之圖己非一日已。帝一日不死，則姬一日不死也，帝一日死，則姬死無日已。使爲姬者於帝死之日，慨然以身殉之，豈不身名兩全哉！乃計不出此，而徒靦然偷生，上負高祖之恩，而自陷焚身之苦，不足惜也。是一貪生愚婦人耳，於呂后何責哉！嗟乎，於此見漢高之不及項羽矣。垓下之亡，虞姬能以一劍自裁，而長樂宮之崩，竟不得一戚姬之報，非但兩姬之有優劣也。《義門讀書記・史記》卷上：作《呂太后本紀》者，著其實。贊，以孝惠皇帝冠之，書法在其中矣。又：贊，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以下，言外可思，益見補《武紀》之謬。《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呂后本紀》：「是時高祖八子」：劉、呂之禍成于分王諸呂，故具列舊封，則後此地勢事情了然在目。與《秦紀》將叙孝公修政廓土，先列六國疆界及擯秦而不與盟同。長沙獨標非劉氏以功而王，正與呂氏無功相對。《大雅堂初稿》卷六：呂后何以立本紀也？陸子曰，著孝惠不成乎君也。孝惠誠柔懦，然當天下大定，強藩悍鎮如韓彭黥布等，已鏟削誅夷，令無呂后制其上，帝猶不失爲守成之主也。呂后英悍，與唐之武氏略同，而中宗之不道，猶不得與孝惠比，謂紀呂后著孝惠不成乎君者，豈遷意哉！高祖定天下，誅大臣，呂后有力焉。其于孝惠之世，政教號令皆自后一人主之。削孝惠而紀呂后，紀其變也，著其實也。《史目表》卷一《史記》：（呂后本紀）在本紀中次九。按因女主臨朝而立本紀，次入帝紀，此例始于《史記》。《史記札記》卷一：案此《本紀》中明言「孝惠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是惠帝初立後，呂后專殺自恣，政由己出，固已久矣。史公不爲惠帝立紀，以紀實也。《史漢求是》卷二《呂后本紀》：枉子川曰，太史公作本紀等，先將其人衡當，然後量而匯事。呂后爲漢賊，其所載皆植呂傾漢之爲，而于當時于彼無關係者，概屏焉。倘臚列之，詎不鄰于褒乎？班氏不識此義，于詳者轉略，略爲詳，又無篇法，不啻張米鹽雜碎店矣。以作采伐者之故實則可，若欲事繢屬者，宜棄之惟恐不速矣。匪我一人言也，靈皋方氏亦曾及之。《天下才子必讀書・西漢文・呂后本紀贊》：此是三段文字，却是倒裝筆法。若順寫之，應云：孝惠高后之時，刑罰希，民滋殖。彼不出房戶，而致此晏然者，以黎民新離戰苦，甚欲休息也。言外，便見已前數十年生靈塗炭。

《孝文本紀》《寓簡》卷三：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爲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服封禪，謙讓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爲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文章正宗》卷三：文帝《議犯法相坐詔》，班氏載于《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書》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不然則山東老癃扶仗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空言動邪？《黃氏日鈔》卷四六《史記》：《文紀》所載皆恭儉愛民之事，一制詔必具，以其皆由惻怛之言也。《景帝》特載其政事之常、災異之變，制詔不錄之矣。至《武帝》，則始終備具著方士之欺謾，他不及焉。《史記評林》卷一〇董份評：太史公深服孝文治道純厚，故其末復總叙諸善狀，非深著德化，亦古體也。吳見思《史記論文・孝文本紀》：漢文純用文勝，寫得臻臻楚楚，優柔不迫，與《高后紀》另用一種筆仗。中載諸詔，文法佳勝，或當時如此，或係史公刪潤，雖不可知，然漢文以後之詔，皆不如前，則史公與有力也。此紀通篇與武帝事對照，昔人所謂魚漢之義也。《史記半解・孝文本紀》：孝文爲三代以後第一賢君，史公在孝武時作《孝文紀》，故尤極無窮慨慕也。二十餘年，深仁厚澤，紀中排纘不盡，止舉其大

要，而餘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畫龍點睛妙手，而或以爲年缺不具有殘簡之失者，誤矣。《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孝文本紀》：諸詔皆帝戰戰恐懼，克己循道，以懷安天下之大政。他書則各入本傳。觀此可識本紀、列傳記事與言之義法。又「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以下所叙列，視前諸大政爲小，故總束于後。韓、歐墓志多用此法。《天下才子必讀書・西漢文・孝文本紀贊》：此贊嘆孝文深仁厚澤，惜孝文未興禮樂。須知難在深仁，不難在禮樂。此惜禮樂未成，正是深仁已成也。故快接末句，再極嘆之。

《孝景本紀》《淮南遺老集》卷一九《史記辨惑》：《大事記》：「《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則皆不載，蓋以爲不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史書實錄也，詔誥一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沒之乎？此自遷之私憤，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之才識，予未敢知也。《史記攷要》卷二：眞西山嘗錄此贊于《文章正宗》，以爲司馬遷之筆，且謂詞簡意盡，非他史所及。或者，紀缺，而贊尚存耳。《史記鈔》卷首茅坤《史記讀法》：文景間，亦每年僅錄所下明詔，與繫時事之大者而已，朝廷之大政大議，特條見于將相名臣傳記中，不敢詳次如《秦紀》，予竊謂太史公未定之書也。《史記評林》卷一一董份評：《孝文紀》備載詔令德澤，而《景紀》止書年月，贊中亦止及七國一事，蓋景帝不及文帝遠甚，意固有在也。《史記榷參》卷上《景帝》：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間則微，太史公豈能直道于當世之君乎？觀《景帝本紀》，略載日月，只詳七國反事，其餘雜見于各傳，豈非隱約畏咎故耶？《燕在閣知新錄》卷二三《孝景及孝武本紀》：《魏書》云：文帝嘗問王肅：司馬遷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對曰：司馬遷紀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遷也。棠按：此說非也。《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身毀不用矣。退而深維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且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云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又按：班氏曰：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又按：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云云。觀《自序》與班氏贊王允殺蔡邕時語，皆是遭李陵禍後方成此書。《魏書》載王肅之言，謂漢武見《本紀》怒而投之，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隱切在武帝不在史遷，立論皆與諸書不合，必是王肅一時回護史遷之言無疑也。但所云《孝景》與《武帝本紀》當時有錄無書，今其書具在，蓋當時史遷之意，原欲藏之名山，以俟後之君子，宣帝時遷外甥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可知宣帝時遷書方出，武帝時安得見而投之，刪去《孝景》及《武帝本紀》？當時必有此事，蓋是後時事，非武帝時事，《魏書》所論總屬臆說，故特表而出之。《天下才子必讀書・西漢文・孝景本紀贊》：前先寫孝文，後續寫主父偃。吾於智囊，能無浩嘆。

《孝武本紀》《史記鈔》卷七：《武帝紀》并本《封禪書》。竊謂武帝雄才大略，又太史公所躬睹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卿大夫猶有欲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史漢愚按》卷二：聖人于鬼神祭祀之祀詳已，要不越人生日用酬酢應務之理，故曰：「務民之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禮》、《樂》斷自唐虞三代，不遠于今，不遺于耳目見聞，所謂中庸之教，可知可能也。術士挾左道蠱世主，漢儒解經，謬信讖緯，援引五帝，而方士因緣。如公孫卿之《黃帝書》與許行之《神農言》，舍二帝三王不稱，濤張爲幻。孟子所以守堯、舜、仲尼之道，辭而辟之也。《封禪書》述武帝用方士祀鬼神，無一應驗，終之曰「其效可睹」，不言而《春秋》寓矣。褚生補《武紀》，遺其雄略，特取是書充之，亦知子長本意。《十七史商榷》卷二《武紀妄補》：《武紀》，褚少孫全取《封禪書》爲之。觀《文紀》贊云：「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治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漢興，至孝文四十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于今。嗚呼，豈不仁哉！」而《自序》則云：「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以不改正服封禪爲仁，則以改正服封禪爲不仁。遷

若作《武紀》，封禪固所必書，然必無專紀此事之理，且亦何取重見，其有錄無書，豈誠未暇作乎？抑諱而有待也。而少孫率意補之，眞妄人耳。《廿二史考異》卷一《孝武本紀》：張晏云：此紀褚先生補作。予謂少孫補史，皆取史公所闕，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甲以當乙者也。或魏、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爾。《秦始皇本紀》末，有漢明帝十七年十月云云；《平津侯傳》末，有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云云；《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云云：皆魏、晉以後人竄入。《讀史記臆說》卷一《讀孝武本紀》：太史公遷卒于孝武之世，孝武卽不宜有紀，且紀又雜以封禪事，其必爲少孫裂之以足成無疑也。

《十表》《史通》卷三《表歷》：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諜，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又卷一六《雜說上》：觀太史公之創表也，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眷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鄭樵《通志總叙》：《史記》一書，功在十表。《大事記解題》卷一：《史記》十表，意義宏深，始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世系爲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爲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又：以百世本支言之，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爲經，以子孫爲緯，則五帝三代皆出于黃帝可知矣。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爲經，以國爲緯，則親疏之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旁支之繼統，皆可知矣。又：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與同姓強弱亦略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兄子濞王吳，高祖子長王淮南，高祖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友王淮陽，高祖子恆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甚強而異姓絕無而僅有也。又：以當世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先典待舊勛，孰得孰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以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矣。如《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三，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匈奴、南粵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粵、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又：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大事記」沛公爲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帝奉玉巵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爲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爲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又：太史公諸表，《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于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年表》異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其亦有以矣。《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遷既以意別爲史，而設諸表存古史法，又頗自損益之，古法之不絕者毫釐耳。義理所在，雖不以致作爲間，然其乖異不合，則學者不可以無考。《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六《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司馬子長網羅放失，創爲紀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一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略】予嘗妄謂子長之表，其義弘遠，而世鮮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唯呂成公獨識此意。【略】子長之表也，豈徒以記譜牒書官名而已哉。身幽道否，有鬱弗祛，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之實，此子長忠愛之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異姓二表，已不識漢初并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姓侯王》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

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制，《百官表》則僅以識沿革拜罷，而大事咸無所考。惟《外戚恩澤侯表》稍有微意，至《古今人表》則又多舛繆，甚矣載筆之難也！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史學》：嘗考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考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爲經，以子孫爲緯，則五帝三皇皆出于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爲田和遷居海上，而書曰「齊太公卒」，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公既卒，始書曰「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也。《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紀，明職分也。《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五《表志上》：昔邵氏論班固表志之優劣，謂遷作歷代史，表志當著歷代，固作漢史，表志不當著歷代。嗚呼，固之不及遷者豈止是哉。【略】夫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而固之志則猶案牘也。彼班氏之表何如哉？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諸家之譜牒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且諸侯年表曰「異姓王」者，曰「同姓王」者。遷則合而爲一，正以明漢初親疏相錯之旨。固廢年經國緯之制，徒以一己之見，乃以異姓同姓分而爲二，則天下大勢何觀焉？功臣年表曰「高祖功臣侯者」，曰「惠景間侯者」，曰「建元以來侯者」，遷則折而爲三，正以明一時行封異同之意。固廢國緯年經之制，徒以卷帙重大之故，乃以「高惠高后文」與「景武昭宣元成」，析而爲二，則當世得失何驗焉？《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斷自建元，蓋是時始行分封之典，遷意正有在也；固則起于高祖，且謂聖祖建業以廣親親，殊失《王子侯表》之本旨矣。《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不載九卿百司，蓋漢興將相權重之故，遷意正有寓也；固則以將相混于列職之中，且不記大事以爲主，殊失《將相名臣表》之本旨矣。《鍾伯敬評史記》卷二：《史記》諸表，一圖譜也，而文章間架，一經一緯，一縱一橫，亦自可得之，是無言之文也。序最古，感慨往往在微言之內。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一八：《十二諸侯》、《六國》、《漢興諸侯表》年爲經，國爲緯，所以紀列國之盛衰興壞損益也。《高祖》、《惠景》、《建元侯表》，國爲經，年爲緯，所以紀傳世之始故也，故其例不同。若序所謂「表見盛衰」、「著諸興壞之端」、「譜其損益之時」、「謹其終始」、「盛衰」、「始終」數句，大概盡之矣。　又：史表或以世，或以年，或以月。世者何？三代遠矣，遠則略，略故世也；月者何？秦楚之際焉，近則詳，詳故月也；若十二諸侯、六國，遠不及三代，近不及秦楚，故紀其年而已。《日知錄》卷二六：朱鶴齡曰：「太史公《史紀》，帝紀之後即有十表、八書。表以紀治亂興亡之大略，書以紀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書爲志，而年表視《史記》加詳焉。」蓋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即繫之以傳。此外大臣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則于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于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如，作史體裁，莫大于是，而范書闕焉。使後之學者無以考鏡二百年用人行政之節目，良可嘆也。其失始于陳壽《三國志》，而范曄踵之。其後作者又援范書爲例，年表皆在所略。不知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云。《文通》卷二七《叢史》：夾漈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卻以古今人物強去等差。　吳見思《史記論文・三代世表序》：諸表畫而爲圖，縱橫明晰，于列國楚漢時事，紛然之際，開卷無不了然。此法創自史公，是千古絕奇文字。　梅文鼎《讀史記十表序》：夫史者，經之翼。太史公《史記》，掇拾于亡秦煨燼之餘，欲以上繼刪述，其義例皆特創，爲歷代史書所宗。其世家、列傳以及八書，或以國以人以事，既各自爲首尾，而挈其要於本紀，又復爲十表以經緯之，然後數千百年之平陂得失如指諸掌。顧後之作史者多缺表，何也？才有短長，亦不能如司馬氏之父子相繼積歲，網羅參互，以定其指歸，故所記注者雖只一代而不能表其年月。然則十表者，豈非太史公作書精意所存哉！而經生家之讀《史記》，或取其筆墨之高古以爲程度，或徵其事實之詳覈以資辯議，至于諸表各有小序，讀者未嘗不愛其文辭，而表中所列之經緯次第，初無寓目焉者蓋有之矣，又何暇深加討論乎。　《尚論持平》卷二《史記》：蘇老泉曰：史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三國，越不與焉。不數吳也，外之也。然猶以爲周裔，於盟會間或載之。而謂越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苟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庶幾乎其間，故雖以勾踐之賢，絕而棄之。余謂此遷之過也。夫吳，泰伯之後也。

越，大禹之後也。《春秋》擯楚，未嘗不列之於諸侯之中。越以曠遠，不獲得與會盟，若勾踐之爲君，范蠡、計然之爲臣，亦足以與齊、晉之英主賢大夫頡頏比烈，且吳越之風斌斌大雅，豈出鄒魯之下。至以西戎、獯狁視之，不亦過乎？蘇文公似亦取之，亦未當也。《方苞集》卷二《書史記十表後》：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稱「余讀」之別之。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幷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于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于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于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十篇之序，義幷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于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語，氣韵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硯北雜錄》卷五《史記》：方靈皐云：【略】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鐵立文起前編》卷二《表》：王懋公曰：《史記》十表，子長之創體，《漢書》仍之，良以其例不可廢耳。其《古今人表》，雖啓衆論，要不可謂非稽古之一助，知有志於史學者猶無惡焉。近世譙城薛氏倣遷史遺法而爲《牡丹表》，又爲《牡丹八書》，少陵所謂文采風流，其此類歟？《鐵立文起後編》卷八《表通論》：王懋公曰：近有謂表自史遷世表始者，不知《史記》十表蓋爲年歷作，鄭玄所謂事隱而不著，欲有以表明之是也。然皆散敘，所以使人于往事有所考，乃著書體，與今表啓之文絕異。今進表之制，實自秦始也，而或謂表始于漢，亦大謬不然矣。徐永勛等《史記選例言》：年表諸序，見史公學識，獨絕千古。汪越《讀史記十表》：按表者紀月編年，聚而爲繪圖指掌，經緯縱橫，有倫有脊。其書法謹嚴，幾于《春秋》，大義數千，炳若日星矣。至所不言，尤寓褒譏，未易測識，後人欲穿鑿立論，復所未安，誠會本紀、世家、列傳，窮厥事理，當自得之也。《松泉文集》卷二〇《史裁蠡說》：史遷年表，蓋取諸歷譜牒之學，陳、范以下，缺而不講。劉知幾遂謂煩費無用，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不知表與紀傳，相爲出入。昔人謂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繫之以傳，其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舉措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則于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于表乎見之。作史無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遺漏而不詳。廬陵復馬班之舊，其見卓矣。有明宰輔列卿，無咎無譽者甚多，各爲列傳，頗若碌碌，表立而傳之，可省者得十之三，則表宜補作，審矣。《史記評注》卷三〇：史之有年表，猶《地理志》之有圖經，族譜之有世系也，昔人推之，以爲史家之本源冠冕。蓋事繁變衆，則年月必不能詳；世積人多，則傳載必不能備。年表者，所以較年月于列眉，畫事迹于指掌，而補紀傳書志之所不及也。況年表既立，則列傳可省。如高祖功臣百有餘人，有《功臣侯年表》，則一百餘人之功績履歷官爵封邑傳國失侯，詳悉具備，檢圖可得也。建元以來侯者七十二國，亦同此論。若無年表，則高祖功臣侯者百有餘人，寧當爲百有餘傳乎？建元以來侯者七十二國，寧當一一悉爲傳乎？此《史記》之有年表，其命意不可及，而其立法爲不可議也。後世如《南》、《北》諸史，本紀則失之繁細，列傳則傷于冗雜，雖緣記叙不善，亦概由年表不立之故。而劉知幾《史通》以爲史家列表，徒滋煩費，得不爲益，失不爲損，考其立說，不亦誣乎。《漢書》之有《古今人表》，《唐書》之有《宰相世系表》，《宋史》之有《宗室表》，此又別分門類，過爲煩蕪，而表其所不必表者，殆非太史公立表之意也。《史通》所譏，其謂此歟？《史記》十表，誠不易作。其間橫行直屬，正書旁注，此中極費苦心，眞有井陘繩貫之妙。文章之間架結構，經緯縱橫，即于此可自得之，殆所謂無言之文乎。《十七史商榷》卷三《共和庚申以前無甲子紀年》：《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太史公自序》云，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子長之言如此。故《十二諸侯年表》斷自共和庚申始，以前三代但作世表，無甲子紀年也。鄭康成《詩譜序》亦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乃張守節于裴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又《論例》云，《史記》起黃帝，訖漢武帝天漢

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此說誕妄已極，大約本之皇甫謐《帝王世紀》。謐恣意妄造以欺世，所說世系紀年，亦皆以意爲之，幾于無一可信，幸其書已亡。而裴駰、司馬貞、張守節皆無識，濫采入《史記》注，孔穎達作諸經疏，間亦引之，皆非也。《史記闡要・全書脈絡》：凡封建諸侯，擢用大臣，本紀雖書于編年之下，至其卒于某年，嗣君元年爲某帝某年，此國元年爲彼國某君某年，某國傳代幾世，國除于某帝某年，其封也何功，其除也何故，某帝某年諸國之勢如何，越某帝某年諸國之勢又如何，將相大臣其用其卒其黜陟誅戮爲何帝何年何功何罪，勢不能盡載，史公創爲表式，尺幅中一經一緯，昭穆之次，時事先後之序，強弱之勢，君臣上下得失之林，一一分明，乃本紀、世家、列傳之總會也。《史目表》卷一《史記・三代世表》：按自《史記》以來，表皆在志上。《退庵隨筆》卷一六：史之有表，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故劉知幾《史通》有廢表之論。其實表之爲用，與紀傳相爲表裏。凡王侯將相公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爲立傳，此外無積勞又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則于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能悉備者，亦于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目了然。作史體裁，莫大于是。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銅熨斗齋隨筆》卷四《世表》：《史記・三代世表》《索隱》曰：應劭云，表者錄其事而見之。按《禮》有《表記》，而鄭玄云，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濤案：此說非也。表猶言譜，表譜一聲之轉耳。《漢書・藝文志・歷家譜》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世表，年表，即世譜，年譜。劉杳謂《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可見表與譜同。太史公《三代世表・序》云，「稽其歷譜牒」，《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讀《春秋歷譜牒》」，又曰，「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豈非變譜書表，名異而實同乎。潘永季《讀史記札記》：鄭漁仲云，「《史記》一書，功在十表」，此論從來未發。太史公《答任少卿書》，上紀軒轅，下至于茲，亦從十表說起。蓋不讀十表，全不得《史紀》要領。又：十表網羅古今，非止爲一時一事也。《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直一家之書耳。其失史公之意亦遠矣。又：十表精能之至，此班氏所不能爲，無論《新唐》以下。又：張守節曰，《史記》起黃帝，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愚案：史公于共和以前，不詳其年，故作《三代世表》，後人以年論《史記》，皆過也。又：十表爲一部《史紀》之綱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三篇紀年相接，起共和元年，至漢武帝太初四年，凡七百四十一年。又：十表主于紀年，世表、月表則是年表而二詳之一略之也。又：《太史公自序》云，「并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則是表以明年也。又云，「唯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又：《十二諸侯年表》，其首在《三代世表》，尾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其尾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所以十表須合看。又：十表如天孫雲錦，絲牽繩聯，綺回繡合，讀之而知其意者或寡矣，況欲取而更張割裂之歟！又：《史記》十表全重在「世」字、「年」字、「月」字。又《讀明史札記》：《史記》表以著年，絜一書之綱領。略於年爲世表，詳於年爲月表。《漢》、《唐書》仿《史記》而不如，《宋》《遼史》又不如遠甚。

《三代世表》　《梁書・劉杳傳》引桓譚《新論》：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論衡・案書》：《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于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于川，遇玄鳥墮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迹，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記不別。按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鳥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于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然自三代以後至于近世，史諜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流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巨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史記考要》卷二：史遷亦據《帝系》而序三代之世。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族子曰帝嚳。帝嚳之次妃曰簡狄，生契，契十三傳爲成湯。帝嚳之元妃曰姜原，生后稷，后稷十三傳爲王季。然堯亦帝嚳次妃慶都所生，則禹與堯同世，而

舜爲禹之四世從孫。夫堯舜在位几若千年，始授之禹，禹之生不應若是之晚也。湯與王季相去六百年爲兄弟，有是理哉？《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然予味其書，蓋悉有自來者，匪但世表而已，特其作入神化超伎倆，而上之人莫可得而指其迹爾，其氣致則得諸《國策》爲多，而雄奇殆過之。

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一三：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譜」。旁行者橫書也，斜上者斜曲而上，以墨絲繫屬其世次也。今本《世表》有旁行而無斜上，蓋失太史公之舊矣。史之爲表也，一經一緯，從行曰經，橫行曰緯。《三代世表》以帝王世爲經，其屬爲緯，然世屬長短參差不齊，以殷之屬十七君，與夏之世十七王大略相當，至周之屬十七君，與夏殷之世四十七王，則是周一君而當夏殷三王也。今本《世表》，殷周二屬牽連橫書，殷屬終帝槐之世，周屬終帝芒之世，自帝泄至帝辛有世而無屬。又自成王以後，周之世與列侯之屬長短亦不相當，皆由後人抄錄之訛也。汪越《讀史記十表》：《三代世表》以黃帝爲主，于顓頊屬、帝嚳屬、舜屬、于夏屬、殷屬、周屬，皆曰黃帝生。又曰起黃帝至顓頊三世，起黃帝至帝嚳四世，起黃帝至帝堯五世，黃帝玄孫之玄孫虞舜，明諸帝皆黃帝後也。于夏、殷、周，曰從禹至桀十七世，曰從黃帝至桀二十世，從湯至紂二十九世，曰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周武王伐殷，曰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明三代皆黃帝後也。此必古譜牒如《帝系姓》本有成文，而史公據之以作表也。又：世表者，但次其世，不可以紀年故也。《序》言孔子次《春秋》，則紀元年，正時日月，序《尚書》則弗論次其年月，蓋可詳者詳之，不可詳者愼之。故但據《系牒》、《尚書》作《世表》，亦愼而闕疑之意也。又：又按表舜禹之世次亦有可疑者，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帝舜，世數何多？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文命，是爲禹，世數何少？宜歐陽子深非之也。惟堯之世次與禹合，蓋皆四世，而舜更中歷四世，始與堯同時，必有抵捂。然此亦何足爲太史公病哉！唐應德言秦興滅學，而宗譜不立，及漢司馬遷修《史記》，上述黃帝，下迄麟止，據《世本》，《世系》而作帝紀，采《周譜》、《國語》而作世家，由是人乃知姓氏之所出。然則掇拾于煨燼之餘，亦未可訾其鄙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也。又：自成王誦至厲王胡，帝王世也，至共和而訖。下列諸侯凡十一國，初封而後各有世數，亦至共和而訖。然不冠于《十二諸侯年表》之前，而綴于《三代世表》之末，何也？明諸侯亦皆黃帝後也。魯、衛、燕、晉、曹、蔡，周之同姓，宋，殷後，陳，舜後，齊爲四岳伯夷之裔，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楚之祖，亦出顓頊。本紀云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是以附見《三代世表》也。徐克范《讀史記十表補》：世表惟名三代，不言五帝者，《索隱》謂三代之系長，《正義》謂五帝傳記少見，皆非也。夏爲顓頊後，商、周之帝嚳後，同出黃帝，則黃帝、顓頊，帝嚳即表于三代，堯授舜，舜授禹，無帝系可表，故不得兼言五帝世表也。夏、商表至桀、紂訖，周表不訖赧王，訖于共和者，太史公云：周自厲王始亂，共和行政。此後以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則是時天下大勢在諸侯，不在王室。宣王中興之業，雖見于《詩・車攻》、《吉日》諸章，據小序《祈父》、《白駒》、《黃鳥》、《行野》諸篇，則皆爲刺宣王之詩。而《國語》所載，不藉千畝，敗績姜戎，建少奪長，諸侯不睦，料民太原，卒及幽王乃廢滅，則時事亦可知矣。年表雖冠周于上，實以諸侯爲主，故不復曰周世表，但曰《十二諸侯年表》、《大國年表》而已。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一《三代世表序》：序三代而以五帝陪起，蓋三代皆出五帝也。通篇以闕疑愼傳爲骨，以孔子論次爲宗，以殷以前之略，陪起周以來之詳。夫子所弗論者，固不敢妄增，即經夫子所序，亦闕則從闕，不失及見闕文之意。訖于共和，仍以五帝帶結。寥寥短幅，不過百三十餘字，亦具如此章法，如是結構，立論措辭，不離孔子家法。宜《史記》繼麟經，而千古不磨也。潘永季《讀史記劄記》卷二：《世表》凡八格，帝王世國號顓頊屬、帝嚳屬、舜屬、夏屬、殷屬、周屬。首格自黃帝左行，一世爲一格，禹繼舜，湯繼桀，武王繼紂，以至于共和而止。下七格自顓頊至周皆從黃帝推出，亦左行，一世爲一格。今汲古閣本于舜殷周屬有兩世併一格者，舜屬六世三格，禹屬顓頊生鯀，中間又空白兩格，當是欲湊合首格帝王相次之世耳。殷屬併四格，周屬併五格，皆爲參錯，恐未必是史公原本。又：《世表》起五帝，而只以三代名篇，何也？正義云：五帝久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乃有《尚書》，略有年月，比于五帝事跡易明故也。《索隱》云：三代之系長遠，宜以名篇。此二說皆未確。《世表》以表世，不爲夏殷以來略有年月也。世次著明，何論遠近？蓋表不稱五帝者，勢不可也。三代以後，非繼即及，五帝則不然。據表，黃帝至顓頊三世，至帝嚳四世，

至堯五世，此可以世言者也。帝舜，黃帝元孫之元孫。帝禹，黃帝耳孫。黃帝至舜九世，至禹五。禹與堯同世，以帝次則舜繼堯後，以世次則禹在舜前，此不可以世言者也。史公沒世之文而但曰元孫之元孫與耳孫云爾，此所謂辭有所窮而又烏得以五帝爲表目也。又：表三代之世而起于五帝，卜世三十，周固不止厲王也，此政是史公結構。又：舜不言九世，禹不言五世，所以表目不稱五帝。又：據表，禹與堯同世，王季與湯同世，此後人訾議之端，而史公已自言之矣，曰：疑則傳疑。又：契至湯十四世，而契一人分二格，曹圍冥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二人合一格，史公自不欲整齊也。又：成王誦下列十一國，秦女防不合與魯齊等竝書初封，蓋拘于類而失之。又：《世表》所重在帝王世次，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者之世次爲緯，後半截以自魯至曹十國世次爲緯。案此十一國爲後篇十二諸侯張本也。不列鄭、吳者，鄭未封，吳之世次雖可考，而年不可考，于後篇無所厝手也。燕只總注九世，至惠侯而必列之者，歷春秋至戰國，不可略其本也。史公之斟酌如此。《世表》以三代名，卻從黃帝叙起，亦可以得史公愼重之心矣。所以他自己說，疑則傳疑，只看表云從黃帝至桀二十世，黃帝至紂四十六世，黃帝至武王十九世，其疏略固不煩指摘也。《世表》表世，《年表》表年，《月表》表月。就中體制又有三種：《世表》自爲一例：《十二諸侯》、《六國》、《漢興以來諸侯》、《將相名臣》四年表及《月表》爲一例；《功臣侯》、《王子侯》四年表爲一例。《十二諸侯》、《六國》、《漢興諸侯年表》以年爲經，國爲緯；《月表》以月爲經，國爲緯；《將相名臣年表》爲五格，首列紀年爲經，次四格：曰大事紀，曰相位，曰將位，曰御史大夫位，旁行爲緯。《史記評注》卷三：《三代世表》著世而不著年，紀遠者從略，志要也。總序悉從世字生情，寥寥數行中，乃具數層轉折。「詳愼」二字，一篇關鍵。《十七史商榷》卷三《世表末妄補》：《三代世表》末，褚先生忽綴一段，稱大將軍霍光爲黃帝後。案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爲后。去病以事姊子貴，任光爲郎。可謂瑣瑣既仕，不足道也。少孫因光擅權，爲此言以貢諛，遙遙華胄，至推爲黃帝苗裔，抑何妄且陋哉。《史記志疑》卷八《三代世表》：案：侯之有世家者，除鄭後封外，自當盡載，此何以但數魯、齊等十一國，而不及吳、杞、越？吳爲同姓之首，杞爲三恪之一，越爲夏時故國，安得遺之！又世家以吳、齊、魯、燕、蔡、曹、陳、杞、衛、宋、晉、楚、越爲序，已不免失次，此何以復與世家異？然則宜奚書？曰：魯爲先，蔡、曹、衛次之，明長幼也；次晉，武穆下于文昭也；次燕，爲同姓也；次陳、宋，周之恪也；次楚，尊師也；次齊，周以異姓爲後也；次秦，封晚也。而補吳居于首，嘉讓也；補杞于宋之上，夏裔也；補越于楚之上，重故國也。表列十一國，惟晉、楚封于成王時，秦至孝王時乃封，其餘俱武王封之。此書諸侯初封，皆始自成王之世，而列侯之世屬與周不相當。《史目表》卷一《世本》：桓譚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譜》。按《隋・經籍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是《世本》即《周譜》也。故《集解史記》引《世本・氏姓篇》云：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此即《周譜》旁行斜上之法。

《十二諸侯年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司馬貞索隱：按：篇言十二，實叙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而叙之者，闔閭霸盟上國故也。《夢溪筆談》卷一四《藝文一》：按《史記》年表（按，指《十二諸侯年表》），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略】《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卻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謬，莫知其所的。《史記鈔》卷八：古雅可誦。又：孔子作《春秋》，而太史公得因之以表十二諸侯本末盛衰之迹也。《史漢愚按》卷二：司馬貞云：「篇言十二，實叙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非也。十二君皆表其年，如《春秋》所書，而獨吳自成公七年始入春秋。壽夢以前，世可略數，而年歷多寡不詳；可詳者，止于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十二國，非以吳爲夷狄不數稱十二也。十二諸侯之年皆始春秋，吳年終春秋三之一，故附于末。越興尤晚，春秋已終，故并國亦不書。蘇允明謂吳爲夷不數之，以其主盟書之，越不與盟，并其國棄之，此耳食褒貶之說，而附會之也。《遷史》論《春秋》，并秦、楚亦以爲夷，今既不夷秦、楚，置諸侯上，何獨抑後來未預事之吳？吳于諸姬最長，《世家》居先，而年表獨後，實爲入春秋後，非不數之也。且吳、越等耳，越不數不錄，吳不數，又錄之，其義安在？仲尼所謂夷，原非六服群辟先代神明之後也，西周以戎滅，東周以戎亂，魯以戎逼，衛以戎亡，故思一匡，嘆微管吾左衽，世儒動以中諸侯爲左衽，設蕃籬于堂宇，斥親戚爲胡越，其謬已甚。仲尼無此意，董仲舒輩強

之；子長年表亦無此例，蘇允明強之。以訛訂訛，起于過信《左氏》，而信《左氏》實自子長始耳。《左氏》借《春秋》修辭牽文起義，子長喜其辭而掩義，后儒益穿鑿以比例，謂之攻于《左》則可，于《春秋》固無涉也。《史漢文統・史記統・十二諸侯年表序》引趙恆曰：諸侯本十三而云十二者，不數吳也。吳最後出，其事略也。越以後出而事略，則表不及越矣。《索隱》云賤夷狄，則秦楚非夷狄乎？求其說而不得之言也。又引鍾惺曰：中間「各安其意」四字，說破千古訓詁之陋。又引朱兆栢曰：太史公首揭孔子作《春秋》爲案攻其淺見度越處。《嶧桐文集》卷八《書十二諸侯年表後》：《十二諸侯年表》，實叙十三而篇稱十二，《索隱》曰，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愚意不然。《表》起共和，齊、晉、秦、楚時皆未霸也，霸雖後無稱乎？抑秦、晉非夷狄乎？其庸愈諸。且既已叙之矣，則削而不數，于義何居？夫世家且首太伯矣，如之何以夷論也。竊意子長或始止叙十二，故篇稱乃爾，後自增吳，其世系起壽夢，欲更加考系，未詳，故篇稱亦未及訂邪！或褚先生之徒求完備焉，增入吳而篇目偶未竄易邪。如以傳寫者三僞爲二，不應論斷亦復稱二，史遷往矣，意不可知，要以爲夷之故削不數，則必不然之說也。《歷代古文國璋集》西漢文卷八《史記論贊・十二諸侯年表》眉批：蘇孔子《春秋》并及各家之書，以見其所本也，文法錯落有致。儲欣《史記選》卷二《十二諸侯年表序》：京師亂而十二國分，侯伯衰而六國盛，春秋戰國之勢，具見于兩表矣。《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十二諸侯年表》「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史記半解・十二諸侯年表》：「要刪」二字，乃一部《史記》纘紹《春秋》大指，故諸表無贊，而于此特加「太史公曰」四字以發之。汪越《讀史記十表》：讀《十二諸侯年表》以周爲主。又：按《十二諸侯年表》并與《三代世表》之末相接續，魯始眞公，齊始武公，晉始靖侯，秦始秦仲，楚始熊勇，宋始釐公，衛始釐侯，陳始幽公，蔡始武侯，曹始夷伯，燕始惠侯，皆所謂自共和也。《三代世表》下十二國無鄭者，鄭至周宣王始封其母弟友也。吳壽夢始見于周簡王元年。又：冠周于上，尊王室也。書甲子于周之上，紀天道也。表元年諸侯各以次相及，詳曆數也。書孔子生，尊聖人也。書孔子去留，悼道之不行也。書諸侯相侵伐，明王室不能討也。書簒逆，罪無君也。災異必書，敬天也。書會盟，重息民，且見夷、夏之勢所由分也。書殺逆臣，明法也。諸侯之事，必舉其要，謂《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也。觀世家所載之詳，乃知此表斷其義，不騁其詞，非獨具年月世譜而已。蓋自厲而宣，自幽而平，周轍既東，以及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勢也。徐克范《讀史記十表補》：司馬貞謂篇言十二，實叙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竊疑楚亦夷也，何以數？況吳又太伯後耶？至于霸在後，尤非，十二國非皆霸者，何論先後？所疑者十二國始封皆列《世表》之下，鄭以宣王始封紀年，獨吳前既不列于《世表》，而《年表》初亦不載，何也？謂吳壽夢始見《春秋》乃書。夫《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前所書十二國，初不以見于經也。吳自太伯以後，歷載世家，又非不可詳叙，而不數，莫得其義。或者舊譜十二不及吳，史公以吳通中國會盟，故叙之，而數仍其舊耶。潘永季《讀史記劄記》：《十二諸侯》先魯者，此篇據《春秋》魯史也。次齊、晉、秦、楚，政由五伯也。宋至燕以爵叙，燕封于周初，而顧居鄭後者，在春秋時燕之交于中國僅矣。世家言有管、杞而不列者，杞微甚而管不傳世也。又：越不列于《年表》，何也？吳越相持，事在春秋之季；又《年表》主于年，而句踐以後其歷年不可得詳，故不列也。夫世家首吳，而句踐有禹之遺烈，蘇氏賤夷之論，蓋不然矣。又：句踐之霸，當春秋戰國之間，前不足（列于）十二諸侯，後不足列于六國也。又：《十二諸侯年表》，其首在《世表》，周以後述魯至燕十一國之世次是也；其尾在《六國年表》，晉、衛附于魏，鄭附于韓，蔡、魯、吳、越附于楚，宋附于齊是也。《史記評注》卷三《十二諸侯年表》：表內本十三諸侯，篇名言十二者，殊秦而言之也。十二國皆世家，獨秦本紀，故殊之而稱十二諸侯。《索隱》以爲賤夷狄不數吳，夫吳《史記》于世家首舉之，何爲于《年表》獨賤之耶？十二諸侯莫盛于桓、文，紀十二諸侯之事莫大于《春秋》，故《史記》作十二國世家，于桓、文霸迹、孔子生平歷聘之事，往往及之，而《年表》總論惟舉四國更伯，孔子作《春秋》，爲一篇綱領也。《讀史糾謬》第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表至著年以事附之，自宜摘其會盟征伐興衰成敗大事列于篇，要以簡要明晰爲貴，一切閒文細事均宜從略。太史公《十二國年表》，次第條理得其大綱矣。或有失之于閒碎，不必書而書者，蓋以史公有好奇之病而誤也。《十駕齋養新錄》卷六《十二諸侯年表》：《史記》諸年表皆不記干支。注干支出于徐廣。《六

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是也。《十二諸侯年表》共和元年亦當有「徐廣曰庚申」字，今刊本乃于最上添一格書干支，而刪去徐廣注，讀者遂疑爲史公本文，曾不檢照後二篇，亦太疏矣。考徐注之例，唯于每王之元年記干支。此《表》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不特非史公正文，并非徐氏之例，其爲後人羼入鑿鑿可據。且史公以太陰紀年，故命太初之元爲閼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必不值庚申，則庚申爲徐注又何疑焉？　章學誠《丙辰劄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敘諸家《春秋》，自左氏後即繼以《鐸氏微》四十章，是在趙孝成王之前、楚威王時也，繼以虞卿《虞氏春秋》八篇，又繼以《呂氏春秋》，則七國末年矣。鐸氏書不傳，其名微者，《索隱》以謂《春秋》有微宛之辭，是附《春秋》以起義，固《春秋》家言也。虞卿、呂不韋之書，雖不依附《春秋》，而采取春秋時事，其書直名春秋，則是自成一家之春秋也。至書不以春秋名，亦非依附《春秋》起義，而著書亦采及春秋時事，則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諸子家言，則略其文法而順敘於後。何爲不及《晏子春秋》然？《晏子春秋》名已見於《管晏列傳》。《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索隱》云今其書有七十篇。然今傳篇第皆非，疑非原物。　《史記志疑》卷八《十二諸侯年表》：案：此列諸國之次，與《世表》同。但《世表》以鄭尚未封，故不列入，此自應增之，然何以置于曹之下，燕之上？《世表》無吳、杞、越三國，茲何以補吳而不補杞、越？太伯至德，孔子稱之。而伯之有土，視諸國最先，故世家取以爲冠，又何以抑之表末乎？是當置吳于魯之上，尙德也。置鄭于燕之下，同姓而封晚也。補杞于陳之下，備三恪也。補越于宋之下，重故國也。又《表》中所載有宜書而不書者，有不必書而書之者；有或書或不書者，蓋其失有三：漏略不檢，一也；輕重不當，二也；體例不齊，三也。　張文虎《舒藝室續筆》：《十二諸侯年表序》，前序周室之衰，諸侯力政，孔子明王道，次《春秋》，左丘明作《傳》，鐸椒、虞卿、呂不韋、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及漢之張蒼、董仲舒，皆資之以著書，而己乃會聚諸家之說以作表。　郭嵩燾《史記札記》卷二《十二諸侯年表》：案厲王奔于彘而君臣之分瀆，紀綱壞失，周道遂不可振，史公譜《三代世表》訖于共和，而用爲諸侯年表之原始，蓋有深意存焉，《年表》序所以專致慨于厲王也。其譜十二諸侯，歸本孔子《春秋》。史公之著《史記》自以爲繼《春秋》而作，以明著書之旨也，而因采取諸子之名爲《春秋》者論次之，贊語著明諸家得失，以自證其上擬《春秋》之義，言微而旨遠矣。　《觀堂集林》卷七《史記所謂古文說》：太史公作《十二諸侯年表》，實爲《春秋》、《國語》作目錄，故云「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

《六國年表》　《史漢愚按》卷二：太史公論「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暴取天下，然世異變，成功大，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此與耳食無異」。子長此論，可謂達時變，不隨人唯諾者矣。以秦之短祚，稱其成功大。漢五年成帝，而謂秦之禁足以益賢者爲驅除。亦猶沛公入吳，先叙項羽河北之功之意。若子長，可謂推見終始矣。　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一四：十二國、六國《年表》以年爲經，以國爲緯，蓋參用《春秋》書法而紀其大事，與本紀世家相表裏者也。　又：表名六國，實紀七雄，亦猶《十二諸侯表》實載十三國也。　又卷一五：魏表附晉、衛，韓表附鄭，楚表附魯、蔡，齊表附宋，何也？以晉、衛、鄭、魯、蔡、宋諸國爲魏、韓、楚、齊所滅，故附紀焉，亦以終十二諸侯事也。　《史漢文統・史記統・六國表序》引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處，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乃知古史藏周室，爲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故太史公本之，非獨表六國，而于秦之本末擧盡可誦焉。　《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史記論贊・六國表》眉批引茅坤曰：通篇憤秦之意居多，未幅似爲雜用秦法者，安其故意，然感慨深矣。　《方苞集》卷二《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篇中皆用秦事爲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宴然不討，而中原盡爲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幷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熟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因，孔子以爲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己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

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誚學者以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詞以志痛與？《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六國年表序》：六國幷于秦，史記爲秦所焚。所表六國事迹，獨據秦《記》，故通篇以秦爲經緯。又「《傳》曰，法後王」：自漢以後，所用皆秦法。史公蓋心傷之，而不敢正言。故微詞以見之，非果以秦爲可法也。汪越《讀史記十表》：讀《六國表》以秦爲主，周之後，漢之先，《序》所謂因《秦紀》，踵《春秋》後，表六國時事是也。又：冠周于上，周雖衰，未亡也，至赧王五十九年卒而絕。不即予秦者，秦未幷天下也。蓋闕不書王者三十三年。又：東周、西周不書王，以自貶爲君，卑若縣鄙，不成王也。又：周無事可書，書齊威王朝周，兩書賀秦，書致胙于秦，書諸侯會致伯秦，秦代周之徵也。書九鼎震，亡徵也。書王子定奔晉，王室難也。書東周惠公薨，自貶也。于秦表則書曰天子致胙，曰天子致伯，曰諸侯畢賀，曰會諸侯于澤，朝天子，曰天子賀，曰天子致文、武胙，皆以傷王室而必正其名也。曰取西周王，曰呂不韋取東西周，周始亡，然不于周書者，不予秦之滅周也。又：表秦詳于六國何也？秦自爲一代之別，故置官書，爲賦書，作上下時書，塹河築城書，爲縣書，開阡陌書，令吏帶劍、爲縣有秩史書，行錢書，初臘書，置丞相書，初置三川郡書，初置東郡書，百姓納粟拜爵書，天下大酺書，俱在始皇幷天下三十八年前。蓋先王封建井田周官周禮，已盡湮于是矣。此太史公微意也。又：秦滅六國，以六國自相滅也。表于攻伐、拔地、納地、助擊、助滅俱詳載，合觀之，可以見秦幷天下之大機焉。徐克范《讀史記十表補》：讀《六國表》，見當日諸侯戰秦者，不過泄一朝之忿，媚秦者，第以偷旦夕之安，未見有能自強爲天吏者。觀漢高祖約法三章，天下歸心，則孟子仁者無敵之言，實可見諸事效，非迂闊也。論者不探其本，徒咎六國之不能合力以拒秦，于當日事理事情事勢，均未之得也。潘永季《讀史記劄記》：《六國年表》八格，周、秦、魏、韓、趙、楚、燕、齊。秦繼周。而此篇據《秦記》，故挈秦于六國之先，至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幷天下。獨紀秦年訖二世者，案《表》二世三年，書「諸侯入秦，子嬰爲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以明統也。又：惠王二年，燕衛伐王，王奔溫，立子頹。燕莊公十六年，伐王，王奔溫，立子頹。案是年燕表重出「王奔溫，立子頹」，而衛表不書伐王，亦是疏處。《史記評注》卷三《六國年表》：戰國七雄，獨秦最強，六國皆爲秦所幷。又六國時事多見于《秦紀》，故《年表》總論以《秦紀》發端，以《秦紀》收結，中間以秦取天下爲主，而以六國事夾說帶敘，歸于權變詐謀，以爲俗變議卑，亦有可采，殆有痛于中而爲是不得已之論，然而世變可睹矣。又：「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云云，至「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按此望溪方氏以爲詭辭，以志痛然，亦至論也。試問自漢以迄今日，郡縣田制官名法律，何一不本秦氏，所謂法後王者，不已信歟。而其筆致疏宕紆回，中間轉頓開闔，迥不猶人，此亦太史公至文也。《廿二史考異》卷二《史記二》：《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共和以前，則《三代世表》紀之，終于周敬王四十三年，其時惟陳、曹先亡耳。史公以《六國表》繼之，晉、衛附于魏，鄭附于韓，魯、蔡附于楚，宋附于齊，各述其後事以續前表，文簡而法密矣。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史公以晉附魏，蓋以此。俞樾《湖樓筆談》三：太史公《六國年表序》曰：「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獨有《秦紀》，其文略不具。」然則古之史皆名史記。《十二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是孔子所修亦名史記也。太史公本《秦紀》以成書，名曰《史記》，蓋因乎古也。又《大宛傳贊》云：「《禹本紀》言：『河出昆崙。』《衞世家》云：『予讀世家言。』近世趙耘菘氏著《陔餘叢考》，據此謂《本紀》《世家》其名皆有所本，獨《傳》之名創自史公。愚按：《平原君傳》徐廣注引：「《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然則傳之名亦有所本矣。《七經樓文鈔》卷三《讀史記六國表書後》：《表》中本七國而但稱六國何也？《表》爲六國作，而所據者《秦紀》，故內秦而判之于六國外也。首曰讀《秦紀》，中曰獨有《秦紀》，末曰余于是因《秦紀》，三處皆特筆，惡秦之燒諸史而恕秦之滅六國也。秦滅六國，天下罪之，太史公何以恕之？六國惟燕無大惡，若齊若韓若趙魏，皆篡弒之賊，楚又猾夏之蠻也，黃農唐虞夏商之裔，久爲六國所幷，周天子不能討，而秦代誅之，秦何罪于天下乎！秦之暴戾甚于六國，不爲天下所喜，太史公遂疑其有天助，先舉西畤以證于封國之初，繼舉禹、湯、周、漢以證于稱帝之後，其意以爲秦無德而竟代周，非天助而何！不知秦何能代周，漢乃代周者也。天借秦之暴以掃除六國，又借項羽之暴以掃除秦，而後舉而授之漢。史稱高帝仁而愛人，又曰寬大長者，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天命烏在秦哉。太史公爲秦始皇作本紀，幷其先世僻在西戎者亦稱本紀而不稱世家，蓋以天助歸

之而自亂其例，誤矣。又《再書史記六國表後》：甚矣，迂儒之不知時變也。三代以上，聖王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者相維，而後天下可治。周室東遷以後，其制亦漸變矣。《春秋傳》所載列國賢大夫，皆出于世卿，未有由鄉校崛起者，即孔門弟子，僅爲家臣而已，是學校之制變也。齊作軌里連鄉，晉作州兵作三軍，魯作邱甲稅畝，他國當各有改作而未著于史，是井田之制變也。強吞弱，大食小，卿分國，是封建之制變也。天子擁空名于上，而悍侯權臣，猶知凜王章畏禮義，一言折服，遂斂其虐，則先王仁義之教，淪肌洽髓數百年而未漸滅也。至于戰國，而先王之澤湮矣。嗜利不信，雖以周公、孔子治之，亦未能驟復三代之制，其必斟酌時會變而通之無疑也。秦人以虎狼之威，鞭撻萬里，以爲一人坐制，可以久安。論者謂其滅先王之法，實則因戰國之陋耳。漢因秦制，始則法令疏闊，繼則王霸雜用，後世有天下者，但能損益秦漢以爲治，若變法用古，未有不亂者，太史公所謂世異變，成功大也。秦人之毒天下，不得不爲罪魁，其利後世，不得不爲功首。功有二大端，一曰華夷皆讀《詩》《書》，一曰匹夫得爲天子，二者皆封建之世之所無也。封建之世，國各有君，君各有制，人亦可各自爲學。秦以後則不然，東至朝鮮，西至氐羌，南至日南，北至遼塞，無不讀孔子之書，遵一王之制，同文之盛，著述無私，此非廢封建而能然耶。封建之世，無士不王，故天子必起于列侯，若戎狄內侵，尤爲不便。秦以後則不然。漢、明之祖，金、元之君，皆可以膺天命主中國，此非廢封建而能然耶。天之愛天下，甚矣，豈其使孔子之澤，僅被一隅，而荒服以外所生，聖賢皆棄而不用哉。三代之運已終，一統之局非變，因生始皇，以雄才大創之，而儒者猶以滅古爲始皇罪也。世異變，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矣。

《秦楚之際月表》《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司馬貞索隱：張晏曰：「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今按：秦楚之際，擾攘僭篡，運數又促，故以月紀事名表也。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一六：《秦楚月表》首尾八年事，諸侯王自立者六國，項王所立者十四國，漢王所立者七國。故楚一也，若陳涉，若襄強，景駒，若懷王，若項羽，若韓信，凡五易姓也。齊一也，若田儋，若韓信，凡二易姓也。趙一也，若武臣、若趙歇，若張耳，凡三易姓也。燕一也，若韓廣，若臧荼，若盧綰，凡三易姓也。韓一也，若韓成，若鄭昌，凡二易姓也。魏梁一也，若魏咎，若彭越，凡二易姓也。又有國亡而復封者，若張耳，若英布；國徙而更封者，若吳芮，若韓信。其興廢存亡歲月不啻旦暮者，有國者監之。《史漢文統·史記統·秦楚之際月表序》引楊慎曰：此篇文字英發俊偉，于景升《晉紀論》祖此。又引茅坤曰：《月表》之文，跌宕遒古可誦。又引凌約言曰：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迴，此于景升《晉記論》之祖也。又引鍾惺曰：雖是作本朝文字，不無推尊，然有體有法，不似後人一味屈筆。又引陳繼儒曰：前言虞夏商周以德，秦以力，皆歷十餘世，積數君，而後一統，可謂甚難，漢獨五年而成帝業，乃復甚易，蓋由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而漢受命而興，而難易頓殊耳。然不明言其故，使讀者自得之，所以深妙。

又引吳太沖曰：語之奇麗，巧奪公孫。《嶧桐文集》卷八《書秦楚之際月表後》：《秦楚之際月表》，除秦以月紀矣，趙、魏、齊之所謂一、二、三以至二十、三十者，如《史記》中之卷之一、二、三，及《漢書》某帝紀之一、二、三，某志某傳之上、中、下。因上有秦月，而此姑次第之，以便省覽，非有意義繫乎中也。及義帝元年以後，則楚分爲四，趙、齊諸國皆剖析分王諸人矣。其始分王者，則復以一、二次第之，起而仍前之人王者，則以二十七接前二十六，以二十接前十九，以三十一接前三十，故可推觀也。惟漢則以二月、三月接前正月，尊漢故也，且以與上格義帝之月相應。至漢王十月羽滅義帝，無十二矣，而漢仍以月次至十二月，又以正月起至五年之二月漢王始稱皇帝耳。至諸國之所稱一、二、三者，依然自爲次第，亦不以漢之月論也。惟中有漢之年月書于前，而空格中又書年月後于漢者凡二。如三年一月在楚項格中者，已爲漢之四年正月，而二年一月、三年一月在韓王信格中者，各後于漢一年，此不易解，豈楚、韓不用漢朔邪？何于此特見書也，俟再思之。《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史記論贊·秦楚之際月表》眉批引茅坤曰：漢臣言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者甚衆，未若此數語駿快。《古文精漢》卷上：雄深警拔，俯瞰百家。汪越《讀史記十表》：讀《秦楚之際月表》以漢爲主。《六國表》末已書天下屬漢，明正統也。又：讀《秦楚之際月表》，當續《六國表》。觀其時勢，秦亡形已成，六國滅而復起。然齊三田、韓成之外，皆非六國後也，特以六國爲名耳。項梁立懷王，羽尊之爲義帝，欲以義帝爲名也。且漢亦豈終臣義帝者哉。羽殺義帝，自假漢以出師之名也。初，懷王封羽爲次將，屬宋義，封沛公爲武安侯，將碭郡兵，楚、漢雌雄始

湊于此，而有先入關者王之約。當是時，諸侯受秦兵則相救，各略地以自廣，志未嘗不在天下也。鉅鹿之戰，楚兵威震天下，諸侯皆倚楚爲勍。然最先入能亡秦者，沛公也。沛公入關，子嬰降，遂除秦苛法，還軍灞上，待諸侯。項羽入關，誅子嬰，坑秦降卒二十萬，屠燒咸陽。諸侯未嘗心服，而主命分王，帖然聽之者，徒以挾義帝爲名也。太史公《月表》進漢元年于入秦之初，夫入秦之月，猶未有漢，而表漢元年于此。又二月項羽入秦，又一月始尊懷王爲義帝，元年，沛公始王漢中，都南鄭，然則先後將牴牾歟？曰，不然也。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故秦亡則進漢，以明有統，此太史公微意在筆墨蹊徑之外者。顧史以紀實，而是時主命分王者西楚也。挾義帝以爲名，則即以其名舉之，非諸侯之得已也。夫空名何啻弁髦，然不可以假借，義無予西楚，故寧予義帝。予義帝猶曰空名，若予西楚，則何名乎？且帝王舉動，必以其正，漢誠有天下，何必汲汲自王乎？故表漢于十八王之中者，謂紀時事之實，且以戒後之人以數州土而盜名字者。又：諸侯起，皆自王，必皆各有元年，而太史公但云《秦楚之際月表》，以正朔爲天子有天下所布。今諸侯各自王，行于其所割據之土地而已。故不許其元而以月表，其義例嚴矣。惟秦未亡之先則記二世元年，義帝諸侯所共立，則記義帝元年，實則惟漢元年爲此表之主也。又：表言秦、楚之際，不言秦、漢之際者，秦無道，天下共亡之，漢固滅秦，不得獨言秦、漢之際也。西楚雖主命分王諸侯，與漢爭天下，西漢陪之。然漢得天下于秦及趙、齊、燕、韓、魏，非第得之于楚也。且楚與項固非一也，陳涉初起，王楚，葛嬰立襄彊亦王楚，秦嘉立景駒亦王楚，至項梁求懷王孫于民間，亦立以爲懷王，王楚，其後楚、漢相爭，惟榮陽、成皋、垓下諸大戰，乃獨項氏耳，故亦不得獨言楚、漢之際也。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一《秦楚之際月表序》：文特高發，跌宕可喜。又：此篇論漢得天下之速由于秦法爲驅除，此大聖受命，所以異于三代聖王也，是漢家開國一篇大文字。太史公歸重聖德，極力頌揚，最得史臣大體。又：開首以陳、項夾出漢家，曰「卒踐」，是撇去陳、項，而獨重漢家矣。又引虞、夏、商、周、秦得天下之難，夾出漢家得天下之易，歸功于秦法驅除，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此篇章法頗易曉，太史公最鄭重謹愼之文。潘永季《讀史記劄記》卷二：《六國年表》終于秦二世三年，《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起于高帝元年，此兩篇本相接，《月表》乃在秦漢間界縫裏，故題曰「秦楚之際」，明是以楚繼秦，釋項羽所以列于本紀也。又：《楚漢春秋》固先楚于漢矣，非史公朔爲也。又：繼秦而有天下者漢也，中間卻憑空結撰《月表》一篇，最是史公得意處，緊要全在「秦楚之際」四字。陳涉發難，項羽主命立十八王。滅秦者楚也，立漢者亦楚也，此涉所以列于世家，羽所以列于本紀也。或謂漢初文禁甚寬，故史公爲羽作紀，且儼然列漢帝之前，此言未是，蓋是史公起例如此。又：《秦始皇本紀》云：二世三年，楚上將軍項羽救鉅鹿，章邯以兵降諸侯，楚將沛公入武關，子嬰降。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于漢，此所以爲秦楚之際也。又：《月表》分兩截，前半截作九格，首秦次楚。秦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眞是如椽之筆。次項趙齊漢燕魏韓，韓最後立也。夫沛公初起，亦楚將爾，而豫稱漢者，體例不得不爾也。後半截作二十格，首格大書義帝元年，次格西楚霸王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所謂政由羽出也。次衡山、臨江、九江，楚分爲四。次常山，代，趙分爲二。次臨菑、濟北、膠東，齊分爲三。次漢、雍、塞、翟、關中分爲四。次燕、遼東爲二燕。次西魏、殷爲二魏。次韓，河南爲二韓。條條理理，一絲不亂。每苦《新唐書・藩鎮表》略無眉目，宗室世系，宰相世系更屬繁蕪，吾安得不思子長乎。又：子嬰以二世三年九月立，十月降表于漢，格即書漢元年，著統也。前三年月字屬秦，凡二十八月，後五年月字屬漢，凡六十二月，通計九十月。又：今本漢三年、四年、五年竝繫于十月，如漢元年，漢初承秦，以十月爲歲首也。唯二年不書，蓋是刻誤。又：後半篇，（第一格）義帝元年，（第一格）二徙都江南郴，（第二格）九，（楚懷王立已八月，此第九月也。）諸侯尊懷王爲義帝。案此處不當有九字。諸侯尊懷王爲義帝，當即注于義帝元年之下而誤分爲二格。（第二格）二，（西楚之二月。）都彭城，（第三格）二都江都。（此四字衍文。）（第三格）十七，（項氏起至此十七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第二格）西楚主伯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案西楚主伯云云當接在西楚霸王一行而誤分爲二格。此必非史公原文，定是後人刻誤也。知然者，以《高祖功臣侯年表》之舛錯而知之也。王元啓《秦楚之際月表》：史公叙秦楚間事，當糾紛雜亂之時，猶書漢之寅月爲正，以見正朔之有在。班固特記漢事，顧下夷高祖于僭亂諸邦，余于《漢書》中，嘗極辨其非。而讀史者，反欲舍而從彼，可謂去取兩無所據矣。《廿二史考異》卷二《史記二》：秦二世元年。自是年

七月以後，諸侯以起兵之月爲始，以次數之。項梁十三月，籍十七月，趙歇二十六月，田市十九月，沛公二十九月，韓廣三十月，魏豹十八月，韓成二十一月，皆計月不計年也。義帝元年以後，諸侯以始封之月爲一月數，至十二月即稱二年一月。如韓王信之三年一月，即楚四年十月，英布之二年一月，即漢五年七月。而漢王獨稱正月者，別于諸侯也。趙歇、田市、韓廣、魏豹、韓成，皆稱王已久，則仍前之月數之，而不計其年，歇終四十八月，市終二十四月，廣終三十七月，豹終三十八月，成終二十七月。前後義例已爲不倫。臨江王共敖與十八王同時封，獨不稱二年一月，仍稱十三月，敖終于三十一月，敖子驪終于十六月，又何說也。《史記志疑》卷一〇《秦楚之際月表》：史公惡秦，故夷秦于列國。而漢王之封實出于項，故項先于漢。但諸國以所起先後爲序，趙武臣爲王先齊一月，應在齊上。而漢不當在此例，況漢與項、齊、燕、魏同起一月中，既無先後，宜辨尊卑，乃何以趙、齊反處于漢之上也。此表易姓徙封，皆書于一格之內，如楚表中陳涉、襄彊、景駒、懷王、項羽、韓信凡五，趙表中武臣、趙歇、張耳凡三，齊表中田儋、韓信凡三，燕表中韓廣、臧荼、盧綰凡三，韓表中韓成、鄭昌、韓信凡三。而魏與梁共一表，河南、長沙共一表。復有亡而更立者，若九江王英布爲淮南王，常山王張耳爲趙王亦共在一表，何以楚、項別爲二表哉。又：漢在十二格者，仍前列國之次以爲分國也。但漢四年十月以後，立常山王張耳爲趙王，九江王英布爲淮南王，韓信爲齊王，楚王，勢不得不以漢之所立而列于漢之上，未免失倫。楚與西楚及十八王受封之始，同時改稱一月，以非元正，故云一月爾。乃表于趙之更代仍書二十七月，齊之更膠東仍書二十月，燕之更遼東仍書三十一月，魏之更西魏仍書十九月，韓仍書二十二月，五國依舊月數之，何歟？西楚及十八王之封，在義帝元年二月，楚之帝先一月也。表于漢二十九月之後，即漢元年十二月，獨改書正月、二月，豈微示別于諸王乎？而楚義帝何以一月與九月并書？建立諸王，是一時事，表于漢正月書分更國名，于二月書諸王姓名，于三月書所都地名，以一月中之事離而爲三，殊不可曉。表雖以月數，原可兼紀以年，乃表中除早滅無年各國外，惟西楚、衡山、九江、漢、雍、燕及趙王張耳、韓王信兼紀年月，其餘俱有月無年，竟有積至四十八月、三十八月者。衡山王已紀年矣，而又于其五年一月忽書十三月，毋乃戾耶？年月兼紀，祇漢之紀年在十月爲是，餘皆以受封之月數起，實計十二月爲一年，與前所書「楚懷王二年一月」同屬乖紛，誠班氏所謂「甚多疏略，或有牴牾」，《史通》所謂「先後雙載，矛盾兩傷」者也。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史記題評》卷一七：此篇欲述漢封建之過制而致驕逞，其後損抑之，則枝葉弱而本幹強，故先言周事以發之。其初也，親親尊勞之義，所封雖或過，而皆所以輔衛王室，其後侯伯強而王室弱，則以形勢之弱也。周序五等，漢則二等。漢同姓九國，親親之義也；異姓功臣，則尊勞之義也。「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則過于周之四百里者矣。其後抑損之，而秉其厄塞地利，則諸侯微，而王室之形勢強矣。末言「損益之時」，曰「益」與「損」，雖應前「過損」二字，其意則以漢初之強庶孽者爲「益」，後之抑削者爲「損」，而「形勢強」之句，又與「形勢弱」之句相應。《史漢文統・史記統・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引張溥曰：畫次海內形勢如指掌，而《五代史》歐陽公所撰《職方論》可與之並雄，眞千古絕調也。又引童養正曰：不論形勢而歸本仁義，此太史公有本領議論。《兩漢鴻文》卷八《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尾評引吳見思：此篇意指分明，不須多註，其簡勁高古之氣與雄厚宏闊之觀，則史公獨步矣。《歷代古文國璋集》西漢文卷八《史記論贊・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眉批引茅坤：史公爲文皆有立言之意，如此表居今監古，以自保全，其通章關鍵也，俯仰傷感，足以永懷。儲欣《史記選》卷二：漢家形勢強弱，摹寫各極工妙，其于轉弱爲強處，尤着精神。蓋吳楚七國之後，以侵削諸侯爲得計，故史公寫之不遺餘力也。此事必參看孟堅所著《諸侯王子》，然後得失利害之際，可得而議云。又：氣古法古筆古，十表序中，此爲第一。《史記榷參》卷上：論漢卻以周發端，見周制甚善，不能救其末流，況封建太過者乎。至其分畫疆宇如指諸掌，蓋太史公情游名山大川，口所言身所歷也。強幹弱枝內外之勢尊卑之分固然，匪寡恩也。使驕僭而誅殛，孰若推恩以安全，乃晁大夫膺其戮，而主父偃得行其說，漢以安後，且藩輔過弱而外家之勢成矣，豈非天哉，蓋患每生于所防之外者也。《古文精藻》卷上：文勢雄拔，高不可攀。立論則不若班史之精當詳盡。汪越《讀史記十表》：表列同姓九國，而異姓獨長沙吳芮，然楚始韓信，淮南始英布，燕始盧綰，趙始張耳，梁始彭越，代始韓王信，皆異姓也。蓋漢得天下，初封功臣，楚爲大，梁次之，淮南又次之，越又次之，燕、代爲弱。高

祖心害六王之能叛漢也，裂土而異之，初非得已。至于夷滅皆盡，而以樹同姓，遂仍其故，不慮復爲異日之患也。太史公以其懲秦孤立，封建過制，故以周初封國及厲、幽之後言之。太史公序「形勢」二字，其主意也。侯國強則王室弱，侯國弱則王室強，故于諸國先言其疆域之大，又言漢所有僅自三河至于內史，此形勢在侯國也。後言推恩分子弟國邑，歷舉諸國分裂之數，與天子支庶、王子支庶尊卑之等，其支郡山海咸納于漢，與漢郡錯諸侯間，此形勢在王室也。一篇之中，反復照應，而結之以仁義爲本，與周之親親尊勞同道，封建所以公天下，其義自見。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蓋懲周末諸侯，遂廢封建。漢復懲秦孤立而封建同姓，錯處郡縣間，諸侯反者數起，何哉？無制故也。陳仁子曰：國大則賦多，賦多則兵強，其爲亂也易。國小則賦微，賦微則兵寡，其爲亂也難。古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于諸侯曰附庸。如此則國小變遲，猶未至吳、楚之亂近在目睫也。按以勢論，此言近之矣。然漢高猜忌功臣，誅鋤異姓，而七國之禍乃在宗親，故曰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賈誼之策，以之干文帝者。至景帝用晁錯謀削七國，山東諸侯皆反。武帝用主父偃之說，使推恩子弟，分其國邑，乃不削奪而自析矣。然班固有言：抑損諸侯，減黜其宮，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不爲士民所尊。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天所忌憚，生其奸心，專作威福。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使，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尊敓，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夫秦滅古法，內無骨肉根本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漢矯枉過正，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始嘗患宗室之過強。至于其後，又患在宗室之過弱。讀此表者，必通《王子侯年表》考之，而漢一代封建之制利害乃盡矣。　徐克范《讀史記十表補》：《諸侯年表》自高祖六年而後王者，皆劉氏耳。其初封韓信、英布、張耳、彭越、韓王信、吳芮、盧綰七王，已繫之《月表》，不直削仍列于前者，《月表》訖高祖五年，末及載諸國誅廢，而長沙獨存，亦不得俱沒也。且建國之始，本以功大故王，天下既定，隨以事誅，報功之地，盡樹同姓，末年令非劉氏不王，豈先王親賢幷建天下爲公之意乎？表以封叙起，暨于同姓，廢置之間，觀者可爲太息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八《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史公作漢表，一往棼錯，其于韓王、代王尤甚。按高帝二年十月，使韓太尉信擊韓王，鄭昌降之，即立信爲韓王。六年正月，以云中雁門代郡，立兄喜爲代王。同日，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封之，都晉陽，已而信請治馬邑，許之。蓋割代國支郡雁門之馬邑，以爲信都，非徙王代也。史公于《秦楚之際月表》，二年，已書信之封韓，而五年則書曰「信徙代」，不知信未嘗稱代王，其謬一也。且信移治代之馬邑，亦在六年，非五年，其謬二也。乃于《漢興諸侯王表》則曰高帝二年，信元年都馬邑，則又以信初封即在馬邑，其謬三也。五年曰信降匈奴，國除。則信尚未徙封而已降，其謬四也。乃若代王喜以六年封，以七年失國，九年立皇子如意爲代王，九年徙如意爲趙王，而代不置國，十一年始立文帝爲代王。今《年表》則曰，九年喜失國，是滅如意之年，以增喜之年，其謬一也，又曰是年夏置代，都晉陽。按九年代未嘗復置，且復置則其王爲誰？其謬二也。文帝王代，始都晉陽，前此皆都代，亦不得曰九年都晉陽，其謬三也。

潘永季《讀史記札記》：漢二年二月，于西楚、衡山、九江、雍、燕稱二年一月，獨臨江王共敖不稱二年，蒙上十二月稱十三者，蓋以英布、章邯、臧荼皆及身亡滅，敖則傳子驩乃滅，（「驩」，《漢書》作「尉」。）如齊王田榮既誅平原民所殺，閱二月而榮子廣立爲齊王，歷二十一月而爲漢所滅。廣之立在漢二年四月，驩之立在漢三年八月，若于齊，與臨江紀年則月數不得畫一也。何也？廣與驩始立，既不得稱元年，欲書二年一月，則年月皆參差不整，故于一篇中稍變其例，正是細意熨貼處。衡山王芮漢五年二月徙王長沙，事體與臨江不同。漢初諸王獨田榮傳子廣，共敖傳子驩。廣歷二十一月，敖三十一月，驩十七月，唯不紀年而紀月，乃得與前半篇相應，此等處皆是苦心結撰而出。　《廿二史考異》卷二《史記二》：案此表凡二十六格。高祖始封同姓九國，幷齊、趙、梁、淮南析置十七國，益以長沙，當爲二十七格。今檢表，齊之下爲六格，趙之下爲五格，梁之下止三格，以濟陰附于淮陽之後，梁與淮陽地本相接也。楚之下爲二格，魯、泗水本楚地，衡山、淮南所分，亦楚故地也。廬江亦淮南所分，乃列于趙之下，與清河爲一格，似失其倫矣。

《史記輯評》卷二《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叙次天下形勢厄塞，了如指掌。

《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二〇：此文以末二語爲主，此非眞頌美也，探其削弱諸侯之意而爲之詞耳。　又：姚郎中謂此篇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當矣。至謂孟堅序議論尤密，則未盡然。班序仍本此文立說，其論諸侯削弱太

過，中外殫微，至啓王莽之篡，義亦發自史公。《史》云「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者，亦語似褒揚而意主婉諷偏宕之詞也。此篇歸宿在末句，「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爲本」二語，班氏但就此推闡之。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題評》卷一八：「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溢」亡國之意。曰「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申「固根本」及「枝葉陵夷」之語。「異哉所聞」，舉古慨今，以貫一篇之語脈。「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與下文「然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一句相對，以明今之所以失者，則以其不鏡古篤仁義奉上法也。上篤仁義，則無網少密之苛，下篤仁義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矣，故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一，當時之守先典待舊勛，孰得孰失，皆可知矣。《史漢文統·史記統·高祖功臣年表序》引焦竑曰：此表數百言無一字不爾雅可法，非史遷何處得來。又引鍾惺曰：《史記》諸表一圖譜也，而文章間架一經一緯，一縱一橫，亦自可得之，是無言之文也。序最有慷慨，往往在微言之外。又引王思任曰：今古二字該貫全篇血脈。方苞《史記注補正》：漢武以列侯莫求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遷不敢斥言其過，故微詞以見義，言古之道，篤于仁義以安勛舊，而今任法刻削，不同于古，帝王殊禮異務，各以自就其功緒，豈可混而一之乎？刺武帝用一切之法以侵奪群下，而成其南誅北討之功也。汪越《讀史記十表》：讀《功臣年表》以侯功爲主。按《漢書》，高祖八年，天下平，論功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又作十八侯位次。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太史公所表侯第是也。又：按太史序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嘆不能副河山帶礪之誓，而苗裔衰微也。今第追錄侯功，謂察其首封所以得尊寵，而各書罪狀，國所自除，則所以失之而致廢辱者，責在下矣，故曰當世得失之林也。然本其先，天下初定，大都名郡，戶口散亡，漸以益息，乃至富厚。未幾，子孫驕溢，不能篤于仁義，奉上法，以自取戾。而首稱功有五品，以深致欷歔之意。且夫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何古者封建之澤長，而今茲之促也？惜哉！其罪累上，毋亦使人謂漢法之過嚴乎。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一《高祖功臣年表序》引葛鼎曰：反覆得情，于諸篇最爲爾雅。又：此篇論漢封建享國，不如三代之久，因上之多所防，下之有所挾也。多所防則網密，有所挾則不兢兢持身，所以必致衰微，雖欲固根本而不能也。臣固失矣，君亦未爲得焉。有無限傷今慕古之意，往復低徊，回環百折，詞旨疏暢，而局度謹嚴。說古處，直捷，用快筆，說今處，含蓄吞吐，用婉筆，有言外不盡之言，味外不盡之味，讀者細細領其旨趣，褒貶自見。嗚呼！主挾今情，臣追昔款，所以爲功臣慨也。太史筆筆，若歸罪功臣，正所以嘆惜功臣，惜其不遇三代之時也。吁。潘永季《讀史記劄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此篇以「百年之間見侯」五句作主，前後意議俱從此句生出。《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止太初四年，此篇亦合止太初四年，今本列至後元二年，非也，此是後人所增耳。若盡後元，則爲百二十年矣，安得云百年哉。且所謂見侯五者，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仁（史失其姓）、戴侯祕蒙、穀陵侯馮偃也，若今本只得平陽、穀陵二侯耳，安得五也。又：侯者百四十三人，高帝世絕封者三人，惠帝世二人失此侯，所起及所絕者一人，高后世九人，文帝世十九人，景帝世三十八人，而建元至太初四十年間絕封者六十六人，此足悲矣。史公寄慨甚雅淡。又：此敘亦謗書也，而取勢極遠，引氣極平，用筆極細，立論極穩，所以侯諸百世而不惑也。又：九格國名侯功，高祖（十二）、孝惠（七）、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建元至元封（三十六。此是史公本文，下云「太初至後元二年十八」，後人所增也。）侯第。又：侯功最高古，當時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史公云讀列封至便侯，知此是受封本文也。又：難之難者，無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一篇，何也？侯者百四十三人，歷年百有六載，而欲使各國傳世紀元享年久暫或絕或繼或更封瞭然于尺幅之間，一覽而知其紀元傳世繼絕更封在何帝之世，此眞是巧者所縮手也。又：前四篇以年爲經，國爲緯，此篇以國爲經，年爲緯，立格正相反，何也？侯功之下以高祖至太初分作六格，而各國須還他世次紀元歷年久暫，蓋以漢年爲緯，而各國之年爲經，眞所謂潛發于巧心，希世之絕構也。要知他作法關鍵全在高祖十二、孝惠七、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建元至元封三十六幾箇數目字眼立定百年之案，遂有順流破竹之勢。（汲古閣本極爲舛繆，細讀之乃見，因歎古人苦心，政自索解人亦不得也。）又：此篇眞奇殆絕，不知史公當日如何打算到此，直令千古錦心繡

腸人一齊俯首。所見刻本錯誤極多，只這幾箇數目字眼，而千載無能讀人，所以張思光云所恨古人又不見我。《史記鈔》卷一引高嵣評：今古相形，得失互勘，回護有法，勸戒無窮，其用筆低徊曲折，自是千古絶調。又：漢待功臣最薄，然其驕溢淫僻，實有自取滅亡之道。使能如三代時，篤仁義，奉上法，何至坐法亡國哉！至漢待功臣之薄處，只以網亦少密，及帝王殊禮異物等句，見古今不必盡同。于言外微微逗入，而仍以得失之故，勸戒功臣爲正指，可爲微而彰矣。

《惠景間侯者年表》　凌稚隆《史記評林》卷一九引董份：獨以長沙發端，即賈生所謂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太史公反復論叙，以見其國小而得完，見疆土之不可盛，而侯王之不可不忠也。《史漢愚按》卷二：高祖約非劉氏不王，非軍功不侯。初年，異姓以功王者八國，内七王皆以罪廢，而獨長沙得延及五世。高祖約非親不王，而呂后王諸呂，非功不侯，而景帝侯薄昭、竇廣國。至武帝以後，丞相皆封侯，田蚡、田勝以外戚專政，恩澤濫盟，竟以亡漢。太史公作《惠景間侯者年表》，已見其然。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一九：漢之初，非有功不侯，惠景間封侯者五等，有高祖時遺臣，有文帝時代來臣，有景帝平吴楚將，有諸侯子弟，有外國歸義，而太史公總結之曰「成功之著」，蓋與其以功封國者。惠景間侯至建元後存者二國，太初以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矣。汪越《讀史記十表》：讀《惠景間侯者年表》以四朝事勢爲主。孝惠之時，天下無事，惟修遺功。高后之時，欲侯諸呂，故先封高祖功臣及諸王子。孝文從代邸入爲帝，則有誅諸呂功，有從代來功。是時王子漸繁，則有分封，有外戚恩澤。孝景更有吴、楚之變，有匈奴之降。凡此事勢各異，公私亦別，不得一例論之也。潘永季《讀史記劄記》：案孝惠時封三人，首便侯長沙王子，次軑侯秩倉以長沙相侯，次平都侯劉到，高祖功臣侯，此亦見惠帝好處。史公就便侯發論，寄意特深，蓋以高祖定天下，功臣王者八人，韓信、黥布、彭越、張耳、韓王信、盧綰、吴芮，注引共尉者，高祖即位後乃滅尉也。淮陰、布、越有破楚之大功，而卒以夷滅。長沙無功于漢，而獨得傳世，支庶侯者數人，此史公所悲也，特贊其守職能忠，意在言外。只如此便不消替吴芮立傳，便是高于《漢書》處。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史記鈔》卷八：太史公次《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而天下一切摧鋒陷敵之士幷得封拜，海内戶口耗矣，太史公幷不之及，豈避忌重禍之故歟！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二〇：建元以來侯功蓋在「北討強胡，南誅勁越」一句盡之矣。又：元光侯者二，元朔侯者二十二，元狩侯者十六，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匈奴南越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粤、朝鮮、西域封。當時之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史漢文統・史記統・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張采曰：此表實含譏刺之意，特渾然不露耳。吴見思《史記論文・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此篇只作一起一結，照應關鎖，而中間援古證今，漢武不得不征伐，征伐則不得不封功臣，正爲漢武諱也。而通篇文法精嚴，絶無懈筆。又：漢武即伐匈奴、閩越二事，有許多事好鋪序，姑且置之，只就漢武時不得不征伐立論，而二事只一點過，正爲漢武諱也。汪越《讀史記十表》：表建元至太初已後侯者，蓋主軍功，而擊匈奴則軍功之大者，或從大將軍衛青，或從驃騎將軍霍去病，多取封侯。南越、東甌、朝鮮功，又其次也。有自匈奴降者，有自南越、東甌、朝鮮、小月氏降者，可以威遠，因侯之。有父死事南越而其子侯者，穆世樂、韓千秋是也。有以父擊匈奴功而其子侯者，大將軍衛青之三子是也。有從擊匈奴及使絶域而侯者，張騫是也。其不以軍功，則周子南君以周後紹封，公孫弘以丞相詔褒爲侯，石慶以丞相及光人萬石積德謹行侯是也。最下則樂通以方術侯矣。又：按孝武之時，虚中國以事四夷，好大喜功之蔽也。太史公不斥開邊，而引《詩》、《書》稱征伐爲非得已。且曰功臣受封，侔于祖考，其亦微詞與！又：按褚先生補孝昭以來功臣侯者，而諄諄于其子孫持滿守成之道，可謂善矣！獨舉龍領侯韓說。厚重謹信，果與韓嫣不同趣與？至稱其先起晉六卿，至今八百餘歲，此與其論《三代世表》稱霍光爲黄帝後者皆不經，宜司馬貞詆其無識正史也。徐克范《讀史記十表補》：高帝功臣及惠、景間侯者皆兼同異姓叙之，獨建元以來分《侯者年表》、《王子侯表》爲二何也？蓋是時征伐四出，軍功既多，支庶畢侯，分邑又衆，故分叙之，以致意也。又：《漢》表衛青、霍去病入外戚，夫二人皆以征討大功得侯，非以外戚侯也，豈得與田、竇同論。又凡功蔭紹封丞相爲侯，固是恩澤，但與宦者張澤、方術欒大等輩，亦豈得竟無區别乎？大抵分屬不倫，不如《史》表合一之爲當也。潘永季《讀史記劄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八格：國名、侯功、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已後，凡七十三人。高帝定天

下，功臣侯者百有餘人。武帝誅胡越，窮兵好大，而功臣侯者半高祖，用意在此。《史記辨證》卷二：惠景間侯者，或以繼絕，或以補遺，或以有功。除呂后封諸呂外，可議者少。表以濟紀傳之窮，故使人觀之不厭也。建元以來侯者，自平津、牧邱、周子南君之外，皆因武帝之開邊而封。此表純是刺譏，而使人領取于言外（楮少孫附孝武、孝昭、孝宣侯國于後，全不知遷意，可謂狗尾續貂）。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二一：「盛哉天子之德」，即所謂「推私恩」也，其說蓋自主父偃發之。　又：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當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　汪越《讀史記十表》：讀《王子侯者表》亦以天子爲主。時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若以法制削之，則逆節蔭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寸地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自弱矣。上從之。故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天下賴之。陳仁子云：遷之言似頌似諷。【略】按《史記》斷自建元，以大封諸王支庶，實始于主父偃策也。《漢書》起高祖訖孝平，離爲上下篇，備一代王子封典故也。【略】諸王子之後失侯者，坐酎金凡五十五，無後四。此外則不朝不敬一，棄縰出國不敬一。其甚者則篡死罪一，奸人妻一，奸姊妹一，殺人坐棄市一，殺弟坐棄市一，有罪不明所坐十，而謀叛者無聞焉，豈非戶邑分而勢銷弱故與？然漢自是遂無大藩國，至于哀、平之際，王氏專政，一歲之中，無罪而免者數十，摧而去之如揮羊豕。其欲誅莽者，武平侯璜、陵鄉侯會。翟義所立者嚴鄉侯信，只駢首就戮，無一人應，惡視所謂百足不僵者乎？故觀《王子侯表》合《漢興以來諸侯表》，究其終始，此西京二百三十年之大勢也。　潘永季《讀史記劄記》：《王子侯者》八格，易侯功爲王子號，餘同上篇。此表有紀征和後元事者，後人所增也。　《漢書讀》卷二：《史記・王子侯表》起自建元，寓有深意。黃吉甫（履翁）遂謂建元時始行分封之典。攷建元制書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以諸侯王疆土過制，用誼之遺策，就其封地而更分之，以弱其勢，非封建藩國建元始行也。吉甫又謂固稱聖祖建業以廣親親，殊失《史記》本旨。案表序明言「後嗣承序，以廣親親」，曰後嗣，概乎高帝以後文景以上也。然則封藩謂《史記》斷自建元不得，謂班掾斷自高祖亦不得。　又：漢王子侯武帝時多以酎金免。其時有事南粵，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如卜式者至飲酎宗廟少府省金免，蓋有意督過之也。宣帝地節四年，襄牢侯聖以奉酎金少四兩，坐除，《表》特書之以示苛令，不殊《春秋》之筆也。《史記辨證》卷二：王子侯一百六十二人，雖推恩分邑，實因主父偃之策削弱諸侯也。然旋坐酎金失侯者多至五十五人，則是錫鞶帶而終朝三褫矣。而遷反盛推天子之德，豈所謂諱莫如深耶。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玉海》卷四九《漢大事記》：史遷既易編年爲紀傳，而《將相名臣年表》之作，復以漢興以來大事爲之記，蓋以存《春秋》之法也。上自高祖肇造，下迄天漢。紀年之後，凡開基創業則書之：高帝元年春，王漢，秋，定雍；二年，定塞、翟等國，據滎陽；三年，定魏，伐趙；四年，定齊及燕；五年，破楚，踐位是也。伐叛除暴則書之：若高祖之擊信、布，孝景之擊吳、楚是也。凡定都營國則書之：若都關中，城長安，若長樂、未央之成，太倉、西（布）〔市〕之立是也。封建朝覲則書之：若高祖王兄仲于代，文帝王諸子于太原等國，景立河間諸王，武立六安諸王，與夫楚元、齊悼之來朝，諸侯王之至長安是也。凡尊親、立朝、冊后、建儲之禮則書之：若高祖之尊上皇，惠、景之立高、文廟，與夫太子之立書于高帝之二年，衛后之立書于元朔之初載是也。凡肆眚除虐導民興利則書之：若赦復作、除孥律，孝悌力田之置，八銖錢貨之行是也。凡郊祀、五朔、祥瑞、災異則書之：渭陽之祀，雍嘯之幸，建元之紀號，太初之正曆，與夫汾陰寶鼎之出，河決地動之異是也。　吳見思《史記論文・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自古之待功臣者，每以漢高爲口實，將如淮陰之鐘室，布越之菹醢，相如蕭相國之謹飭，而上林一請，不免于下吏。噫，亦薄甚矣，故子孫習之，而申屠嘉不免于嘔血，周亞夫不免于餓死。至孝武之世，丞相多至自殺，而將帥以坐法抵罪失侯者，往往而有。此史公《年表》之所以作也。史公生于此時，目擊心慨，未免言之過甚，故後人削之，而序論之所以闕乎。嗚呼，孔子《春秋》皆口授，而定，哀之間多微辭，豈無故哉。　汪越《讀史記十表》：讀《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爲主。　又：大事者，天子之事也，而見于《將相名臣表》者何？將相代天子而行之者也。觀其事，可察人君治忽之機，即可定人臣賢不肖之分。非極有關係者不屑屑書，故曰大事記。　又：《漢

書・百官公卿表》詳一代之官制，《史記》但表相與將、御史大夫，意在論世知人，以備勸懲，故舉其大者，不在備官。若曰于此得賢任職，斯可也。又：建元以來武功侯者七十二國，而衛、霍功最高。然北討胡、南誅越，又以通大宛、烏孫、龜茲諸國及西南夷，海內虛耗，凡田輪臺。太史公不敢斥言，惟表曰南夷始置郵亭，其微旨歟。又：表新垣平詐言方士，覺，誅之，此諷武帝也。以孝文而有玉杯改元之失，況後之王者乎！黃龍見成紀，定鼎出汾陰，皆不爲瑞，況于求神仙，冀黃金成，而河決可塞乎！《封禪書》大旨即此具矣。又：大事記附表丞相薨、卒、免及自殺者何？重相也。相得其人則書，惜之也。相非其人則亦書，幸之也。不于相位書，而表于大事記，正以見相之重也。又：凡表相薨、卒、免、自殺于大事記，皆變文倒置者何？古之人未嘗言及此也。竊臆揣之，此記中表太上皇崩，表高帝曰上崩，孝文皇后崩，孝文太后崩，孝景太后崩及諸王薨，而丞相薨卒亦書如故，是無別也。雖輟朝臨祭大臣有異數而書之，遂同國卹可乎？然則太尉置罷，表于相位而倒置，御史大夫死抵罪自殺，表于相位而亦倒置何也？恐此或便觀覽，未必有深義也。存以質史學淹通之君子。又：凡命將興師，有大將軍，有前後左右將軍，而將軍有屬大將軍者，有不屬大將軍者，其爲將軍有侯者，有不侯者。丞相不言長史司直，太尉亦不言官屬，御史大夫不言侍御史員，而列將軍則備書之，邊事所倚以辦，雖偏裨不敢略也，且以責戰守之實功焉。又：御史大夫周昌以貴強徙爲趙王如意相，呂后酖王，昌憤以死，不書卒。呂后以非罪殺趙堯，書抵罪，不言所坐，皆刺高后也。御史大夫晁錯誅，《漢書》表云：錯有罪，腰斬。而太史公不書。謀削七國，忠而受禍，爲景帝諱，有微詞矣。徐克范《讀史記十表補》：讀《將相名臣表》固以大事爲主，但觀其所書，必于其所不書者參互考核，乃知所書之義。又：高帝約法三章及爲義帝發喪，是滅秦破楚之本，不書何也？約法在未爲漢王前，已見《月表》，發喪非其本意。凌以棟云：不過假羽失著，迫取天下耳。觀異日置秦皇、楚、衛、齊、趙冢，田橫亦爲改葬，何獨于義帝寥寥耶？劉鳳云：漢王棄其父若敝屣，于義帝何有？而爲之縞素，此不書，亦《春秋》誅意之法。又：元年書沛公爲漢王，之南鄭，是項羽之更立也。不言羽立，見沛公之能自詘也。又：二年書立太子，四年書太公自楚歸，并書于策，其義自見也。又：五年封諸侯王不書，不保其終也。又：六年封功臣及封兄荆王賈、弟楚王交、子齊王肥不書，獨書劉仲爲代王何也？以明年匈奴寇代，仲棄歸，廢爲合陽侯。夫平城之圍，帝幾不免，何責于仲耶？身爲天子，不能保一見之封，故特繫于尊太公爲太上皇之下，見不友，非所以爲孝也。又：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不書，爲內諱也。又：未央宮帝上太上皇壽書帝語，譏反唇也。又：十年令諸侯王立太上皇廟不書，坐事不以禮，故削之也。又：十一年詔郡國求遺賢不書，未得賢也。又：二十年祠孔子不書，缺也。又《讀史記十表存疑》：班固云，司馬遷記事訖于天漢，自此以後，後人所續。按史公大事記，筆削本朝，尤其精意所在，前人謂得《詩》、《春秋》之意，是不誣。司馬貞弗索其義，但以六事概之，陋矣。因爲比事參觀發明篇末，其意義顯燦衆見者，不費辭也。若褚少孫所續太始以後，粗舉數事，事多缺旨，亦無取，故不論。潘永季《讀史記劄記》：《將相名臣年表》自漢初迄天漢爲丞相者，高帝世蕭何（世家）、惠帝世曹參（世家）、高后世王陵、陳平（世家陵附）、審食其（無傳），文帝世周勃（世家）、灌嬰（傳）、張蒼（傳）、申屠嘉（附張蒼傳），景帝世陶青（無）、周亞夫（絳侯世家）、劉舍（無）、衛綰（附萬石君傳），武帝世竇嬰（傳）、許昌（無）、田蚡（傳）、薛澤（無）、公孫宏（傳）、李蔡（附李將軍傳）、莊青翟（無）、趙周（無）、石慶（萬石君傳）、公孫賀（《漢書》有傳），百十年間二十三人，蕭何十四年，陳平十一年，張蒼十五年，石慶十年，此四人爲久任。此二十三人，列世家者四人，附世家者二人，列傳五人，附傳四人，其八人皆不立傳，最是史公高手。以此推之，則如《漢書》劉屈氂王訢蔡義之流皆一筆掃之可也，況于宋世兩府之猥雜者乎？又：《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爲史家提要之祖。又：《世表》及《十二諸侯》《六國年表》已記大事矣，此篇乃遙接《六國年表》也。《史記》十表是通盤打算，了然後下筆，非若後人節節而爲之者也。大事記褚少孫不能學，班孟堅亦不能學也。《五代史・十國年表》有年而無事，歐陽永叔不能學也。《讀史記臆說》卷二：將相名臣皆各有傳以載其事迹，其不傳者，必其無可表述者也。乃此表又必均錄其升擢降卒之期，似此瑣瑣者宜截而不列，又若以傳狀多混含，故以此清之，然終不免贅矣。紀傳之體，此傳因彼傳而知，前篇因後篇而備者，不可枚述。《史》以潔稱，似此終鄰于不潔也，則文之潔而不淬者眞難言矣。

《史記・書》《史記・禮書》司馬貞索隱：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記也。《史通》卷三《書志》：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于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于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紀》：八書體既立，後有國者禮樂政刑皆聚此書，雖載事各從其時，而論治不可不一。《禮》《樂》《律書》皆已亡，大意猶可見，往往飄忽草略，使後有願治之主無所據依。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此教顏淵以爲邦之目也。遷于《夏》《殷本紀》言正夏時，善殷輅，固已得之；至論禮樂，則不能本孔氏，空泛然華說而已。自春秋以來，儒者論禮樂，何可勝數？雖無謬于道，而實知其意可以措之于治者絕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民不可以一日無其上，而亦不能一日以安其上，後世爲上之不能安也，搖手動足皆歸之于刑。夫民相依以生，而不相依以刑也，刑之而後安，非善治也。故安上治民，齊之以禮，孔子以是爲善治，繼周之後，雖遠而猶可知者，此意是也，不獨以其文也。若夫淫鄙暴慢，化導遷改，和親安樂，久而成性，則雖湯武功成之樂，孔子猶以爲有憾于其間，而況于鄭聲乎！此禮樂之實意，致治之精說，不可以他求也。遷乃謂秦「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方以太初之禮爲典常，而「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所感，遠俗則懷」，何其雜于道而易于言乎！《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史學》：嘗考遷史之書矣。《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以著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譏當時徵利之非。《禮書》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通綿蕞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禮之得也。于《曆書》則載古曆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一分之法者，以見太初之疏而古曆之密也。《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五《表志下》：且《封禪》之書何爲而作也？自武帝有求仙之惑，今日用方士，明日遣祠官，溺心于虛無之境，而不自知，子長欲救其失，其首雖曰「自古帝王何嘗不封禪」，而其《贊》乃云「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子長之意婉矣。又：《平準》之書何爲而作也？自武帝有徵利之欲，今日禁鹽鐵，明日置平準，留意于錐刀之利，而不自知，子長欲箴其非，往往指言弘羊致利之由，子長之言深矣。又：其著《律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觀其論文帝事，浩漫宏博，若不相類，徐而考之，則知文帝之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其知造律之本矣。又：其序《曆書》也，不言《太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觀其在元（豐）〔封〕間議造漢曆，號爲《太初》，其術最驗，遷書置而不取，蓋古曆之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于後天乃改新曆，而後天之失尤甚古曆，此遷所以不取《太初》日分之法，其知作曆之法矣。又：書《天官》，則初言春秋星殞而五伯代興，次言漢初月蝕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元狩蚩尤旗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時君修德修政之心。又：書《河渠》，則初言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水利之由。又：于《禮書》載《禮論》，于《樂書》載《樂記》，遷非蹈襲舊文也，漢承秦滅學之後，百氏蜂起，天下知有衆說而不知有吾道，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所謂《禮論》、《樂記》之書，誰其講之？遷乃取而載之于書，非有高世之（職）〔識〕，不能也。葛鼎、金蟠《史記》卷二四引鍾惺評：《禮》、《樂》、《律》、《曆》四書，太抵皆有目而無其文，太史公所未及着手者也。所稱「太史公曰」云云，多褚先生輩公意假托，膚窘率率，試取後四《書》讀之，眞僞自見。《禮》取荀卿，《樂》取《樂記》，尤屬無謂，斷宜去之。《律書》稍成說，而亦未暢。《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封禪書》：太史公八書中，《封禪》《河渠》《平準》乃專爲譏武帝而作。然《河渠書》當另看，蓋塞宣房有憂民之心焉，是其倦于神仙時也。《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讀史記八書》：《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爲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暉》、《元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爲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于四時之歌，明著其旨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爲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爲邪！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于兵事，以爲法戒。武帝改歷，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于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

于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于後者。《封禪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并詳于書，而略見己意于後。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于前，而以己意詳論于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于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爲。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摭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十七史商榷》卷三《八書所本》：《史記》八書，采《禮記》、《大戴禮》、《荀子》、賈誼《新書》等書而成。至《天官書》一篇，錢少詹大昕以爲當是取《甘石星經》爲之。愚考此書，漢《藝文志》已不載，而前明俗刻有之，疑唐、宋人僞托也。《史記闡要・全書脈絡》：本紀各紀一帝之首尾，八書通紀歷代之法制，而各以類從。本紀爲八書之經，八書爲本紀之緯。如《禮》《樂》二書，起首皆言禮樂之源與禮樂之用，雖一舉三代，一舉有虞、成王，其實五帝三王四本紀凡言制作處，二書皆與之相發。其言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與《周紀》屢言王道缺微，王道衰微，政由方伯，及賜伯、致伯、稱伯、稱王等語相發。其皆以孔子用舍爲古今禮樂盛衰升降大關紐，與《周紀》特書「孔子卒」相發，而列國世家遍書「孔子相魯」、「孔子卒」皆不〔可〕知矣。其言秦采六國禮儀，二世尤娛淫樂，與《始皇紀》「改年始朝賀」八句，「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二句，「一法度」三句，及「二世責問李斯凡所謂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云云相發。其言高祖皆襲秦法，少所變更，與《高紀》論「朝以十月」十字相發。《禮書》言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禮爲無益于治，《樂書》言高祖崩，宗廟歌《三侯之章》，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與《呂后紀》論「休息無爲」，《文帝紀》「專務以德化民」相發。其言武帝定儀協律，亦必與《武帝紀》相發，但無可徵耳。此八書所以爲本紀之緯也。《史目表》卷一：按：《世本》有《作篇》，記占驗、飲食、禮樂、兵農、車服、圖書、器用，藝術之原，即太史公八書所本，後世諸志之祖。又有《居篇》，記帝王都邑，亦後世《地理志》所仿，但篇目稍異耳。《味雋齋史義》卷一《禮書》：張晏注班史《司馬遷傳》：「十篇缺，有錄無書。【略】」按《自序》曰「至于麟止」，則史例當止于元狩。元狩以後，或因崇竟委，或屬辭比事，固皆不爲特紀也。《封禪書・贊》曰：「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是知八書用意，專在推明本始，著隆替之效，以垂法後王。《經心書院續集》卷三：司馬上繼六經，纂述近古。效周作譜，桓君山美之于前；法孔題經，劉舍人稱之于後。即肖《周禮》、《儀禮》之體，亦采《禮記》、《大戴》之篇。試觀《樂書》之旨多精微，來自《樂記》，《律書》之律重兵械，不出《夏官》；《封禪》戒神仙，足見虞舜祀典之正；《河渠》懲力役，歷言夏禹治水之源。知不獨書法悉本《尚書》，編年必規魯史也。所謂折衷六藝，推見百世者，此其一。魏元曠《史記達旨》：其立八書，所以究治道也，故先之以禮樂焉。以漢至是，當亟興禮樂以紹三代，與賈誼有同情也。武帝常有志于禮樂，而諸臣不能知禮樂之致，令共定儀，至十餘年不就，而以李延年協律，以淫祠之歌爲雅樂。汲黯一施正論，丞相弘且以爲當族，孰敢論列其是非哉？于是精采古經先儒之說爲書，庶言禮樂者有所稟承焉。周秦載籍，多言禮樂，制度雜陳，緯候交注。太史公刪棄一切，獨取于是，其深知禮樂之意，非漢諸儒所及也。張守節乃謂「禮由人起」，「凡音之起」以下爲褚少孫所補，蓋由後世經旨大明，習而易之，非獨不知太史公時辨擇之難，且不知其書之體，皆實有所載，非只論列是非而已。故《律書》既詳論兵，「〈書〉曰」以下，乃入律器，前後不相蒙，體固如是也。漢武之亂，正以禮樂不修，其禮樂不修，正以諸儒不達禮樂之旨。故詳其意，不詳其器，非獨慨漢之禮樂不興，亦修明其說，使後之諸儒不惑也。八書不列刑法，而序兵于《律書》之首，終以孝文之語不議軍，以致和樂，稱爲有德君子，昭黷武之戒，明緩刑之要，皆所以深救漢治也。《律》、《曆》、《天官》，王者所以明時，且其世所職守；《河渠》、《平準》，食貨所由，而孝武皆失之，致有瓠子之決，利臣競進，天下棄本逐末，煩刑苦役，本末交困，危亡之禍已汲汲矣。唯太史公以不得從封泰山爲憾，屬其子述史記，疑有取于《封禪》，乃篇中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于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列傳言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蓋用以阿俗苟合以干世主耳。其書以陰陽主運爲主，合于秦之諸畤，故始皇采用之而有封禪之事。其載禨祥度制，先驗小物，以推而大之，及乎海外山川人之所不能睹，則諸方士之說皆因之，其始

則宋毋忌諸人，最後則皆燕人爲方術神仙之說道，能形解銷化，而依托于鬼神以行其術。故封禪者，諸疇爲其始，方怪極其流，皆依于騶衍，故通爲一事。其曰「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既以封泰山，無風雨災，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封禪之不獲福可知，其非封禪意若此，不一而足也，而「始皇封禪之後十三歲秦亡」一語，尤爲慷然。故曰「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八書著立政之綱，明漢治之失，亦與賈誼痛哭流涕同一忠愛也。世乃謂遷憤己以非罪受刑，作書謗訕，若是則《小雅》諸詩謗訕極矣，孔子何爲以無邪稱之。蓋由皆以文史之士視遷，故以小人度之，致有此毀也。故序《酷吏》，序《游俠》，序《佞幸》、《滑稽》、序《貨殖》，非進之也。刺客列傳而七國無後，漢之政治俗尚乃極之于此，亂亡之憂，賢者固宜痛心疾首也。幸繼體者得昭、宣之賢，丙、魏之佐，亂未遽成，漢之不能復治，而致亡之道實由之。班固乃謂其退處士羞貧賤，豈知言哉。

《禮書》 《史記題評》卷二三：《史記》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少孫補之。《索隱》、《正義》皆云《禮書》是褚先生取荀卿《禮論》補，而《索隱》於後「太史公曰」之下又云：「太史公取《禮論》之意。」何其自相矛盾？今按，自「禮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禮論》之文，中間「治辨之極也」至「刑錯而不用」一段，荀子《議兵篇》答陳器之文。後自「天地者，生之本也」至終篇，亦皆《禮論》之文，乃斷「至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小司馬譏其率略蕪陋，其爲褚少孫補明矣。《史記鈔》卷九：太史公于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屬文，然其深旨亦盡微妙矣。「禮由人起」以下采荀卿之言而成文，于漢朝禮儀不相及矣。「太史公」以下，文多類子書中來，而太史公所自爲文往往跌宕遒逸，而此獨簡古，豈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采荀卿言爲《禮書》，輒摹畫之耶！《史漢文統・史記統・禮書》引倪元璐曰：艷質工冶，百態俱妍。太史公此篇妙不容言。又引鍾惺曰：《禮》《樂》《律》《曆》大抵有其目而無其文，太史公所未及着手也。褚少孫以意假托，附會牽牽，《禮》取荀《論》，《樂》取《樂記》，尤屬無謂。《律書》稍成說而未暢。又引方逢年曰：敘禮制興廢有典有則，中間歎恨褒貶之義讀之慨然。又引童養正曰：《禮書》刪畧一依受先先生原本，未敢意爲節文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禮書》：孝文帝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是謂有其內而無其外。漢武招致儒學之士，共定禮儀十餘年不就。至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可謂銳意禮樂矣，而神仙土木征伐之事日盛，是謂有其外而無其內。方苞《史記注補正》：《禮書》：「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秦人以私意背天理，故不合聖人制禮之意；其尊君抑臣，即所謂不合聖制者，而儀法則依托于古，稱其朝廷濟濟，以漢襲秦故，故不敢斥言其非也。《方苞集》卷二《書禮書序後》：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牛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悟。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者，皆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嘆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間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于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爲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于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又《又書禮書序後》：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于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于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爲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爲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

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爲防，所以救民之離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逾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爲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爲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于治，則于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爲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爲典常，垂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爲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硯北雜錄》卷五《史記》：《禮書》有反本復始之意焉。自秦以來，惟知尊君抑臣而已，如是爲禮，禮豈盡於此哉。晁錯之干孝景，亦尊君抑臣之意也，故附誌之。褚少孫取荀卿書以續之，大旨亦不出崇本質、辨貴賤二意也。又：禮也者，緣人情而制，依人性而行。若直情而徑行，則戎狄之道也。故曰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一之於情性，則兩失。兩得謂依於禮義，而情性亦受治也。兩失謂禮義亡，而情性亦無以閑也。說者謂禮義情性不宜區別，亦未達斯意矣。《讀史糾謬》第一《史記・禮書》：《禮論》補《禮書》，其失有三：史以數典紀事，《禮論》泛論禮意，何與典制？更何與漢事？其失一也；載籍以來言禮之書頗多，偏舉《禮論》，貽譏挂漏，其失二也；原文至「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叙事已畢，文勢已完，何庸添贅，其失三也。況「楚人鮫革犀兕」以下至「由其道故也」一段，又係《荀子・議兵》之文，攙入《禮論》，更覺不倫。「太史公曰至矣哉」以下，割截荀論，隔斷章義，殊乖體裁，此又其自爲舛裂之處，殆不足與深論也。《味雋齋史義》卷一：此篇但推制禮之本，不著太初所定禮文，視後世史官，專纂輯繁文末節者異矣。叔孫制儀，但襲秦故；孝文罷定禮之議，晁錯欲正名，竟以誅死；孝武定儀，十餘年不就。蓋漢以泰簡爲治，能矯秦之苛暴，而不能革其君驕臣諂之習，此賈生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賈生之學，深達禮治之本，漢但采用其抑強藩御外侮及錢穀細故，于大崇一未舉也。仲舒賈生之亞，漢庭既不能用，學者又專習其陰陽災異術數之末，曲守章句，甚至破壞聖經，萬口一聲，堅樹城府，先王遺制于是澌滅殆盡。太史知漢所以不能復遵先王之法者，其原在急功利，而尤惜孝文不能尊用賈生，至比之楚放屈平，然則詳舉漢禮，以貽後王，其毋乃去古愈遠，而與太史之意相左乎。郭嵩燾《史記札記》卷三：唐順之曰：「嘉秦皇，貶叔孫，少孝文，惜晁錯，而嗤當世之儒者：詳玩語意自見。」案三代尊卑貴賤之等，其文繁矣，至秦而後一統其尊於君，自漢以來莫能易也。太史公反復制禮之原，以爲僭亂陵替流極于秦，其激而相反也，亦勢之所必趨也。亦會其時，聖人之道湮沒不舉，因革損益變通之宜，其適於道也亦鮮矣，此所以可嘆也。其云「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蓋曰朝廷君臣之分之嚴，三代之道固然也；而秦之所爲尊君抑臣者，其禮是也，而其爲文與其意之所存皆非也。用秦之文，行秦之意，而欲強三代之禮之復見于今，其可得乎？文帝之讓，與太初之改正朔、易服色，均之于禮無當也，此史公《禮書》立意最高處，荆川所論，無當本旨。

《樂書》《史記・樂書》張守節正義：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修，咸謂之樂。《樂書》者，猶《樂記》也，鄭玄云以其記樂之義也。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十一篇者，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之，亦略有分焉。《史記題評》卷二四：此以下《正義》云出褚意，今按衛靈公濮水聞琴聲師涓、師曠之事一段，見《韓子》，當是褚先生取《韓子》補綴者。《詩家直說》卷二：《樂書》，伏羲造琴瑟以〔諧〕律呂，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黄帝樂曰咸池。蓋樂始於伏羲而成於黄帝，是以清和上升風俗丕變，未有詩也。李西涯謂詩爲樂始，誤矣。何妥曰伏羲減瑟，文王足琴，抑先伏羲有瑟邪？《史漢愚按》卷二：漢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興樂府，作《郊廟》等歌。後世辭林遞相祖述，謂《雅》、《頌》無以逾。子長爲《樂書》，至取材于荀卿，而當時樂府諸辭不少及，其意可知。余嘗謂漢樂府興，而詩道大壞，此難與俗人言也。千古而上，子長獨識此意，作《外戚世家》云：「李延年，本武帝所幸李夫人兄也，以音樂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誅。」此語大有斧鉞，于《外戚傳》見之。《史漢文統・

史記統・樂書》引江士英曰：論樂却以感慨起，構意甚深妙。又引黃鳴俊曰：漢時古樂亡而（言）〔高〕惠文景文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爲也。《方苞集》卷二《書樂書序後》：武帝鼎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敕，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爲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衆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咏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爲至也。其序《律書》，終于文帝之「烟火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于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悤禮，寵嬖幸，爲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爲瑞應，則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蕩滌邪穢以飾厥性者，異矣。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爲娛，而武帝乃次《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幷容于魯，黯言雖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爲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爲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準》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終；而此書痛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敕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邪？　又《又書樂書序後》：《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雅樂，俾樂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于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雅之文，然于其中特舉四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沔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間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薦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爲讀之而流涕哉？　郭嵩燾《史記札記》卷三《樂書》：太史公《禮》、《樂》二書，皆采綴舊文爲之，僅有前序，其文亦疏緩。禮樂者，聖人所以紀綱萬事，宰制群動，太史公列爲八《書》之首，而於漢家制度無一語及之，此必史公有歉然不足於其心者，故虛立其篇名而隱其文，蓋猶《叔孫通傳》魯兩生之言：「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但與明其義而已。三代禮樂無復可徵，秦、漢以下不足言矣，此史公之意也，概以爲褚少孫所補，非也。　又：武帝之制樂歌與始皇立石頌功德以鳴得意，同出一源，視三代王者功成作樂，揚詡萬物之意，其本源相去遠矣。首舉古者君臣相敕，恐懼兢業以推知禮樂之原，秦、漢以下之爲樂，即是而可以觀其得失也，此史公用意最顯處。《史記辨證》卷三《樂書》：漢禮既非古，而樂亦然。至武帝極意聲色，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所作所歌，尤非雅樂。汲黯既諫而不悅，公孫弘遂阿主以取容，遷敢論乎！于是以虞周之儆戒發其端，以趙高之阿二世刺其相，已乃痛陳古人之論古樂新聲者以爲規諷，而終以平公之聽樂致災。夫平公所聽，黃帝之樂也，尚以德薄而致災，況武帝好聽俗樂乎！然則遷之用意良苦矣。《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二四：《禮》《樂》書序，方侍郎皆謂爲史公作。今按二篇，筆勢略同。《樂書序》用丞相弘語作結，似仿《平準書》爲之。其云「中尉汲黯」，據黯本傳則未嘗爲中尉。又《漢書・武紀》渥窪出馬作歌在元鼎四年，公孫弘以元狩二年薨，下至元鼎四年，已閱九年。《汲鄭傳》更五銖錢，召拜黯爲淮陽太守事，當在元狩五年，黯居淮陽七歲卒，當在元鼎五年，渥窪出馬作歌時，黯在淮陽，不在京師。至得大宛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則在太初四年，黯死已十二年，弘死已二十二年矣。此文叙兩馬歌詞，謂汲黯進諫，公孫弘請族黯，疏舛如此，決非史公作。以《樂書序》之僞推之，《禮序》亦僞作也。

《律書》　《夢溪筆談》卷八《象數二》：《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于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爲宮，五十四爲徵，七十二爲商，四十八爲羽，六十四爲角」。此止是黃鐘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爲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鐘則爲徵，在夾鐘則爲角，在中呂則爲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鐘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大蔟長七寸七分二，夾鐘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仲呂長五寸九分三

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鐘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變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余分下分母，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淳南遺老集》卷一一《史記辨惑》：《律書》之首以爲律爲萬事根本，而其於兵械尤重。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復備論帝王以來用兵之事，而終于漢文獻共百姓樂業，幾七百言，何關于律意哉，斯實無謂之甚！而邵氏極稱之，以爲此其高古雄深，非他人拘窘所能到者。嗚呼，文章必有規矩準繩，雖六經不能廢，顧乃以疏闊爲高深，致密爲拘窘，何等謬論也！又有謂此爲兵書者，若果兵書，復安用許多律呂事？大都皆出于畏遷而不敢議其非，故妄云云耳。《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九《律法》：世之論律法之善者莫如司馬遷，而論律法之失者亦莫如司馬遷。夫遷世爲太史，最精律法，以律之一龠而推日分，以律之九寸而得甲子，此非善知律者不能也。然考之《律書》，其所議論，其所推算，而其失滋甚。且遷之黃鐘九寸，蓋以九分爲寸，以十分之寸約之，得八寸，十分一，而乃謂之七分之，其失一也。遷之鐘分，丑三之下有二，其實位生之法而妄論餘分，其失二也。夫以遷之長于律學，尚不免有同異之疑，況紛紛諸子乎。《升庵集》卷四七《太史公律書》：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于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史記鈔》卷一一：天地之化，聲與氣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聽聲以占軍兵，而史遷固采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學，聖人之微眇存焉，非特當時曉人弟子所習而已也。《焦氏筆乘續集》卷三《黃帝合而不死》：《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既無預律曆，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爲武帝病言曆者於星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謂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爲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史漢文統・史記統・律書》引董份曰：太史《律書》，其始不言律，言兵不言兵之用，言兵之偃，及言偃兵，於孝文尤加詳焉，可謂達制律之意矣。《陶庵集》卷七《史記略論・律書》：《律書》先謂律爲萬事根本，而兵械尤所重，以下竟言兵。「太史公曰」一段，又言文帝之能息兵。突接「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則敘律之應曆，以原律所自來，而後始言律數，末復歸之於神爲生數成聲之本。其理微妙，其文簡質變化，定非褚先生所能辦也。《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史記論贊・律書》眉批：本言律理，篇中全論兵事，識度超勝，非後世文人所及。《讀史糾謬》第一《史記・律書》：《律書》釋十干、十二支及二十八宿、八風、十二律之名，義雖多精闢之旨，其中牽強附會亦復不少。如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南至于尾，言萬物始生。如尾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末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如此等類皆不可爲典要，亦與《白虎通》、《漢書・律曆志》注釋多不同，不知其何所本也。《天官書》奎爲溝瀆，《律書》云奎主毒螫殺萬物，與《天官書》異，及他注星名，二書多有不同，當是諸家之說兼采互見耳。太史公曰「(故)(在)旋璣玉衡」云云一段，文亦質直，但筆拙而氣弛，似非太史公手筆。《史記辨證》卷三《律書》：六律爲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遷蓋本《易》之「師出以律」，作此書以諷武帝之佳兵也。故言誅伐雖不可偃于天下，然如秦二世之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威盡勢窮，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于窮武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末遂極稱文帝之弭兵以爲和樂，而律事僅附著于篇。《青學齋集》卷一三《史記律書即兵書論》：《史記》百三十篇中，有錄無書者十篇。張晏以爲《兵書》其一。顏師古據《史記》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張晏說爲誤。趙翼《廿二史札記》，據遷《自叙》「非兵不強」，及「司馬法所從來尚矣」等語作《律書》云云，是所作《律書》即《兵書》。褚少孫所補《序》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極論秦黷武，漢偃兵等事，亦見兵律相關，其傳專取律呂相生法，與兵事毫不相涉。竊謂趙說誠是。然以叙述律呂謂與兵事無涉，則未盡然。案《尚

書》言律聲和，《左傳》言師克在和，咸以和爲貴，則調律與用兵本有同原。《易》「師出以律」，《集解》：「凡首率師，必出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是行軍未有可以失律者。」《周官》：「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注：「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將爲宮商，爲角徵羽，一一辨之。明所謂軍聲，不外律之五音。《律書》「聞聲效勝負」，已隱括《兵書》之文矣。《周語》律所以立均出度；而《考工記》所述古五兵制度，各依本器分別三之四之五之，以及輕重長廣，莫不有一定尺寸，《書》言于兵械尤所重當以斯。趙以律呂之上生下生，無當於兵事，未可謂知兵者。自來善用兵而勒成一書，吳孫武亦一家，其《形篇》，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度量數稱，莫非肇端于律，增減而酌之以爲平，而行兵致勝，實消息其間，可見律爲兵家所重。且《律書》八風方位，尤與握奇徑八陣四爲四正爲奇相表裏，握奇冲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冲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冲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則行兵固取象於風，行臚列八風，無非使臨陣之變化隨方，兵權謀之要略具矣。梁玉繩《史記志疑》以《律書》上述歷代用兵，而不詳其制，又不及漢景武兩朝，不知其溯黃帝、顓頊、成湯之用兵，則以討強暴平亂世，見紀律之師，不及孝文以後事，蓋用兵不以律，無足言也。然則此篇書不以兵名而以律名，史公之意微已。

《曆書》《史記考要》卷四：（堯）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堯、舜、禹以天之曆數相告誡，朱子謂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史遷、班固直以此爲造曆之事，非也。又：太史公此文前後百餘言皆采《國語》，而稍刪省，其云「二宮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殛天，攝提無紀，曆數失序」，此則太史公所增者也。《漢書・劉向傳》：「昔孔子對魯哀公并言夏桀、商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太史公蓋述孔子之言耳。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二六：《曆書》多采《大戴禮》、《左傳》、《國語》之文。曆法：七十六年爲一部，自焉逢攝提格至祝犁大荒落，此七十六年乃曆家一部之法，太史公舊文也。《史記》成于天漢四年，自橫艾淹茂以下年號，則褚生所增者，當創之。《硯北雜錄》卷五《史記》：《曆書》凡兩言大餘小餘，前所列者朔之大小餘，後謂歲氣大小餘也。正義具列推算之法，而今本率皆謬誤，故算皆不合。惟陳明卿所考者得之，今具列於此。正義云：歲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五甲三百日，餘有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故置大餘五十四算，每年加五十四日，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每至閏後一年加二十三算（陳云當作「加三十算」），亦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若纔足六十日，明年云無大餘無小餘也。又明年以（當作「更」）置五十四算，如上法置小餘三百四十八算，每年加三百四十八分，滿九百四十分成一日，歸大餘，奇算留之（今本脫「奇」字）。若至閏後一年，加八百四十七分（當作「加四百九十九分」），亦滿九百四十分成一日（今本脫「一」字），歸大餘，奇算留之（今本脫「算」字）。明年以加（當作「更置」）三百四十八算，如上法也。其餘校訂脫誤尚多，今內府刊本亦沿前明監本之誤，而不知取陳本參校，爲可惜也。《史記三書正訛・太初改曆年名辨》：史稱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蓋甲寅之年也。《索隱》云，《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當由班固用三統法，與《太初曆》不同。余謂曆家推步之術，代有不同，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從古更無異說，況《太初曆》史公手定，不應年歲甲子尚有錯記。篇末《曆術甲子》所載天漢以後諸年號，說者謂皆褚少孫所補，果有舛謬，少孫不應貿貿然不加考正，反以非其年歲而強綴以他帝更元之號。且《漢志》云，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則是歲之爲甲寅，班氏亦既明知，而其下復有太歲在子之云，前後自爲乖異，必誤文也。或疑《漢志・世經》一篇所載歷代甲子甚明，豈於是年獨誤。余謂即以《世經》核之，班氏之誤可決也。《天官書》云，攝提格歲，太歲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世經》載太初元年前十一月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歲星在丑，則太歲是寅非子明矣。《天官書》所載諸星行度，雖不盡史公手筆，然亦漢諸儒纂入，又在褚少孫前，去史公不遠，所言當據《太初曆》法，因此逆數高祖入秦之歲，太歲在申，歲星在未，故五星皆得聚東井。《漢志》太歲在午。徐廣《月表》注，又以爲其年乙未。午未之歲，歲星當在大梁實沈之次，與上火金水同聚東井，亦非行度所宜。明鄭世子載堉進歷，言太初元年冬至日爲辛酉，以劉歆言甲子爲後天三日，余嘗據《曆書》辨之，謂史公預修漢曆，武帝親降詔書，不應至日甲子猶待後人核正，今謂太初元年丙子，則甲寅之歲，前爲元朔三年，相距三十二年；後爲元康四年，相距三十八年，曆法縱有不同，如魯史建亥之

月，火猶西流，相距二月，已爲司曆之過，何至相違若是之遠？三代以後，治曆者無如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時》爲最善，紀年之舛，至二三十年有餘，曷稱善功。或曰，今《通鑒》、《綱目》二書，皆從徐廣之說，以高祖入秦爲乙未，太初改曆爲丁丑，二書上溯周秦，下迄五季，歷年備載無遺，必俗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則下推今世曆書所稱甲子皆非乎？曰，漢自哀平以後，禍變日多，自桓靈以逮魏晉，兵戈擾攘，抑又甚焉，當是時，官之度職多矣，正時考度，皆其所謂未遑念斯者也。然則君不告朔，史不紀時，又豈獨周末爲然哉！後人從殘闕之餘，強爲追次，寧必其一無舛漏？如《六國表》載周元王在位八年，徐廣以元年爲乙丑，皇甫謐《帝王世紀》則云癸酉，定王在位二十八年，徐廣以元年爲癸酉，皇甫謐則云癸亥。又云元王在位二十八年，貞定王在位十年，不特甲子五舛，歷年久近亦殊，同屬傳聞，安見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孔子序《尚書》，於周代之年月猶弗能具，史公以爲蓋其愼也。後人纂述前聞，當從孔子序《書》之法，就其的可據信者書之。太初改朔，《史》、《漢》皆以爲焉逢攝提格之歲，此其的可據信者也。其他年歲甲子，非諸帝本紀所載，則概闕於不知，奚必牽連比伍，必欲其一無遺漏也哉！曰：然則漢代之事，均屬子所不知，曷不并《史記》闕之，而必以《曆書》爲信。應之曰：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僞，余據《曆書》糾《漢志》，蓋以天之行度決之也。天之行度有常，即有進退，亦必以漸而致。以今曆考之，歲星八十餘年始進越一辰，據太初更曆時，歲星已在星紀之末，則當劉歆爲《三統曆》時，已隔百有餘年，歲星自當進越二辰。班氏舉《漢志》之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娄女，此殆劉歆自據其所見云爾，遂以之逆推前世，而不知有歲進之差，則其誤固無怪也。余謂歷年甲子，諸帝本紀不載，獨太初星法具著，天官并此不信，將疑漢代無更曆之事而可乎？此吾所以斷然以《曆書》之言爲信也。《史記志疑》卷一五：史公《曆書》缺，惟存前序，然篇首「昔自在古」至「難成矣」百餘字，乃《大戴禮・誥志》篇孔子稱周太史之語，而倒亂先後，改易字句，不可解。又《曆術・甲子》篇：附案：此乃當時曆家之書，後人因本書之缺，謬附于《史》，增入太初等年號、年數。其所說曆法仍是古四分之術，非鄧平、落下閎所更定之《太初曆》也。起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至祝犁大荒落建始四年。所載歲名與《爾雅》全別，不止與《天官書》異者有四也。《史》訖太初，而叙至成帝建始，非妄續之的證耶？其他所算餘分或大餘小餘，并篇末述於支之名，多有差脫，不復詳辨。蓋太初定律，別有成書，史公作《史》時未經錄入，孟堅作《志》載《三統》而又不載《太初》，其法遂無傳矣。

《天官書》《史通》卷三《書志》：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于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亡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史記鈔》卷一二：太史公八書中當以《天官書》爲最，楊升菴以爲甘、石二家之遺，予竊謂古者太史掌天官，而史談以來世其官，故于星術及風雲諸占并有經緯。惜也，於漢高、惠、文、景及武帝百餘年間災異處，不見點畫，豈以下蠶室之後，遂鑒禍刑，輒諱忌耶。《史漢愚按》卷二：天官之說，始於《洪範》，《胤征》，而孔子《春秋》書災異，不言休徵，天道遠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而畏天命，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漢以後言災異，自天官始，然言必稱孔子，根本《春秋》。謂唐、皋、甘、石「凌雜米鹽」，此一語，足蔽緯家之陋。蓋從古世變，莫如春秋戰國，下迄嬴秦，而《春秋》所書，「日食」、「彗見」、「星隕」，皆後世所常有也。戰國殺人如麻，而乾坤不易，七政五緯不改，故曰「犖犖大者」耳。「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嗟夫，「無之」與「一有之」，皆誣也。舍其彌者卑者，問其高遠者，是謂不知命。天有星，天自隕；地有山，山自崩，是或二道也。吾聞之夫子云，丘之禱久矣。葛鼎、金蟠《史記》卷二七引鍾惺評：此書以理數爲主，文之工拙不必論，然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晦而棄之。故凡文章叙事理幽賾者，必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其文一一有針路可尋，誦之了然，乃爲妙筆。如《天官書》等作是也。蓋由作者能了然於心口手之間，寫幽賾處與尋常顯明者無異，而其古而靈、奥而動、整而變、奇而則，亦不出此而有之。一部天官掌故得存於後世，固文字之妙留之也。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二七：《天官書》獨無序何也？豈後世缺之耶？其中文字無限奇古，極多變化。篇末有太史公論「自初生民以來」至「天官備矣」一章，蓋本書之首序，而錯簡在後耳。《史記評注》卷四：《天官書》，星氣禨祥之書。本以理數爲主，不必以文爲工；然或文不能妙，將使人苦其艱晦而棄之。故凡文章記叙理幽賾者，必使疏朗分明，誦其文者，一一有針路可

尋，了然於心；典制象數繁重者，必使靈活生動，又有章法，結構整齊錯落，各盡其致，方免板滯叠砌之病。如《繫辭傳》、《考工記》皆言理數之書，何嘗不極文字之妙？《天官書》亦猶是也。寫幽賾處，井井朗朗，與平常顯明者無異，叙形象名數，排板處極錯變，繁碎處極簡整，有體有法，有韵有態，古而靈，奥而動，逸而峭，奇而則，文章格勢，凡法與巧，皆備於此，令讀者驚爲異觀，愛如寶玩，一部天官掌故，得留于後世者，固文字之妙留之也。又：《天官書》其精微古奥處似《易》，其雜用韵語，風雅流逸似《詩》。《潛研堂文集》卷三四〈與梁耀北論史記書二〉：《天官書》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於甘石之傳。今世所稱《甘石星經》，乃後人僞託，多襲用晉、隋二《志》，而稍爲異同，要其剽竊之迹，自不能掩。較之《太史公書》，猶周鼎之與康瓠也。《永清縣志》章學誠《六書例議》：馬作《天官》而太初曆象不盡見於篇籍。【略】史家約取掌故，以爲學者之要刪，其與專門成書，不可一律求詳，亦其勢也。《竢軒文鈔》卷七《史記天官書補正序》：自古天文家言，唯《天官書》與《淮南・天文訓》爲最先。太史公世掌天官圖籍，其所記載，即《周禮》保章氏之遺術也。【略】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禬禳，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天官書》凡望雲氣，即五雲之物，凡候歲美惡，即正且決八風，即十有二風遺法，皆一家言，故太史公錄于《天官書》也。《癸巳類稿》卷一〇《史記用蓋天論》：蓋天之名，非古也；渾天之義，又非古人所知也。《史記・律書》：二十八宿起東壁，曰東壁、營室、危、虚、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弧、狼、罰、參、濁、留、胃、婁、奎。初疑是秦及漢初法。然顓頊法曰起在營室，此起東壁，依天左旋，以天門爲始。後世渾天學起，始別古法曰蓋天，此蓋天家通法也。《唐書・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東井、輿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今《月令》有畢、有東井、有柳、有觜觿，而《律書》有注、有弧、有狼、有罰、有濁、有建星，彼此不同，仰觀於蓋，當度各異，眞古法也。又七星在張之東，罰在參之南，則日在之度，當先參後觜，先張後星。後人治憲，皆不用其度，楊光先與西洋人爭，惜未能明此義，而或一切以渾天繩之，則古人之制不明。又昴爲留，云稽留，故《詩・小星》昴裯猶爲韵，奎云主毒螫殺萬物，則當依徐廣本作畫，尤非渾天所有。箕義云萬物之根棋，徐廣本作横，則棋非基無疑。太一十神之君棋、臣棋、民棋，沈括《筆談》謂是「基」字，因唐諱改「棋」，熙寧中領太史，欲正之而未能也。《雲麓漫鈔》亦言，十神君基、民基，唐明皇諱爲「棊」，至今不改。今所見邱浚《太一淘金歌》，已改從「基」，其亦未之思矣。嘗愛太一十神遁甲六壬，亥爲天門，爲渾天以前古義。渾天之說誠是，以之說《史記》則不可，況以之說《史記》，又進而說經乎！又況以回回西洋所得之數說經。未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疏漏之說也。此則沿革不可不明，而經史之注疏論議，不讀之亦可也。徐廣本根棋作根横，亦作根柢。其作横者棋誤，其作柢，亦從木不從土也。《龔自珍全集・古史鉤沈論二》：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驗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爰及談、遷，是迹是宣，史之小功一。《東塾集》卷二《書天官書後》：此書所云「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實則囚多，虚則開出」；「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市中星聚者實，其虚則耗」；「五潢，五帝車舍，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畢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略】附耳入畢中，兵起」；「王良策馬，車騎滿野，【略】江星動，人涉水」；「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凡此古天文家之說，以爲恆星有變動大小多少，而太史公述之也。又云：「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此太史公自爲說，與古天文家之說異也。後之天文家云，星之在天，如木節之在枝，即太史公之意也。然古天文家之占驗，雖不可盡信，而其言恆星有移動大小多少，則必由屢測而得之，豈盡虚語哉？近有海寧李壬叔，著談天之書，述西洋人說，云諸恆星中有光，變明變暗，有一定周時，甚者其光消盡而復生。又云，恆星俱有自行，且曰星體甚大，居空中，無力令常靜，能不生動乎？此西洋人之新說，而正可以證古天文家說也。俞樾《湖樓筆談》三：《天官書》云：「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按：甲乙主東方，天地左海，而中國之地東至於海而止，故甲乙在海外也。云「四海之外」，概言之耳。《漢書》止作「海外」。《天官書》：「五殘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謂：「大字一作六。」此亦誤也。據《漢書》「大」字之下尚有「而黃」兩字，文義方明。《史記》奪

之耳。《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按：文昌六星非牢也。在斗魁中者，何星邪？孟康注以爲天理四星。及考《漢書・天文志》，文昌六星無司中，「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在魁中，貴人之牢」。乃知所謂「貴人之牢」即文昌六星中司災也。注《史記》者，當據《漢書》以正其誤，而不必佗引也。若《漢書・五行志》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則以牢在魁中，故云耳，非謂魁即牢也。《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二七：篇末「此五者天之感動」，五者謂緯星也，日、月暈適也，云也、風也。此上言五星見伏有時，贏縮有度，不宜爲占；天之客氣，亦有大運，不宜爲占，此史公宗旨也。下乃又言與政事俯仰，近（大）〔天〕人之符，則當時人主信占候，故又繆悠其詞，而終之以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則又不信占候矣，此史公閎識也。「蒼帝行德」以下，蓋後人附記，非《史記》本文。後論「秦之疆也」以下，張廉卿云，以驅遇駭雄之氣，運瑰瑋深博之詞，漢人文大率皆然，而史公尤擅其勝。《學海堂四集》卷四《史記天官書書後》：子長世官藏室，占掌靈臺。讀所著《天官》一書，爲史志天文之祖。揆夫羲和舊術，絕鮮流泉，《甘石》諸經，無非膚托。星官之志，莫古于斯矣！顧考三垣之列宿，脫漏仍多；數四陸之輔官，闕殘彌甚。證以累朝之志，參之西土之書，《步天歌》之所傳，《經天該》之所譯，殊爲錯迕，迭有參差。厥有數端，試陳其略。有如牽爲鍵閉，衿即鉤鈐，關梁或號關邱，廩積別名狗稟，外屏內矛之異，左李右將之殊。座別權衡，牢分貴賤，豈徒質本積戶之氣，潢爲天漢之津，此星史之異者也。他若列藩衛於東西，分市垣於左右，門內諸侯之位，廷西處士之星，形若杵而忽增，象如弧而或缺，此星數之殊者也。甚者閣道纚連於室上，司空比附於危東，天驷析于王良，天乙混乎陰德，不但北舍傞星，獨遺東壁，西宮列位，首冠南池，固宜補闕裨殘，刊訛訂謬也已。今夫星土之說，載在《周官》，分野之文，詳於《左氏》，觀其上分二十八舍，下配一十三州，復兼斗柄之躔，更別緯星之候，陰陰國而陽陽國，南南河而北北河，叙述獨詳，候占尤密。嗣是班孟堅之所志，皇甫謐之所陳，注《月令》於蔡邕，輯《星經》於陳卓，莫不按分區域，配合星躔，類皆踵厥規模，加之緣飾。以逮高詡、申允之輩，崔浩、高允之徒，往往鉤考災祥，推言休咎。【略】然而旱徵當應，卜將水而偏乖；火患未襲，決復災而靡驗。雖在顓門之學，猶多失測之愆，況無象之孔微，距常占之可泥。所謂市牢虛實，車柱存亡，輔星近則良弼親強，附耳動則讒臣在側。北落微而軍損，狼角變而盜多，類皆蒙氣之差，視行之異耳。至如附耳入畢之變，王良策馬之占，原亘古所希聞，尤空言而失實。矧以心宿未聞直豎，空傳失計之占；老人常見南方，徒著治安之說。五緯之運行不忒，言入月而皆誣；太陰之出入無愆，云犯星而亦謬。此則幷宜甄別，概予芟除者矣。我朝學參渾蓋，道考圓穹，列星之距舍有常，五緯之周時各定。凡夫日月薄食，彗孛飛流，胥可運以璣衡，布諸籌策。可知犯陵鬥食，匪由感召之徵，伏逆遲留，悉本運行之迹。然而木飢火旱，水毀金穰，日月告凶，風雷示變，省愆省咎，修德修刑，循伐鼓用幣之文，踵擊柝棨戟之典，假昭回之天象，動敬畏於君心，未嘗非納諫之機，難盡咎立言之失矣。若夫長庚類布，天鼓如雷，蚩尤旗見而師興，天狗星流而將破，旬始象如繁伏，枉矢狀類蛇行，歸邪覘異國之來，格澤應土功之動。則與子陵共卧，象傳帝座之侵；葛相雲徂，芒暗軍營之墜。艷東方之誕降，太歲先沈；羨荀淑之偕談，德星俄聚。使占李郃，宿臨益部之分；境訪張騫，門犯河源之裏。象難徵實，論或憑虛。等志怪於齊諧，敢沿訛於燕說也哉。

《封禪書》《東坡志林》卷一：漢武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己且爲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宋文鑑》卷一三〇劉敞《讀封禪書》：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爲世大僇，何哉？彼以其術爲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爲迂，而益之以詔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爲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狥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耶？悲夫。

《學林》卷七：太史公《封禪書・贊》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大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觀國按：《封禪》具載祠祭事，太史公當取其與禮合者，而叙武帝方士之言，謬悠無根，至于壽宮神與人言，門棋觸擊之類，皆世俗巫覡小數，虛怪不足以示後世。《容齋隨筆》卷四《謗書》：西漢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眞宗上

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鶴惟恐不詳，遂爲信史之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封禪》最無據。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禮其所尊也。「望秩於山川」，無不遍也，至於西南北猶是禮也，焉有所謂封禪者乎？周成王蓋未有言封禪者，遷殆誣之。《管子・封禪》篇，游士所爲，謂其諫止齊桓，固妄矣。至秦始封禪，而漢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說，虛引黃帝而推於神仙變詐，是以淫祀黷天也。遷亦知其非，不能論正，反傅會之，雖微見其意，而侚已多矣，安能救乎。《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封禪之書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封禪書》，反覆纖悉皆以著求神仙之妄，善矣。而猶率合郊祀巡狩古帝王行事之常以證封禪，何耶？《困學紀聞》卷一二《史記正誤》：《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元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偏於四岳，封非有十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文獻通考》卷二八《郊社》：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乙，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於是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三餘贅筆・夜半日出》：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近閱《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雞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白華樓稿》卷九《讀史記・封禪書》：鹿門子讀《史記・封禪書》，喟然嘆曰：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慾也。一有所慾，則天下技幻之士日夜巧伺以至，其爲術愈眇而不可信，而其所貪以冀遇者愈支而不可窮。兩者相爲主客以終其身，死且不寤，悲哉。自古來，以雄才大略稱者，唯秦皇、漢武。而秦皇、漢武爲諸燕齊迂怪之士舞弄之若偶然，以困於慾也。語曰：東海之鰲惑於餌，則漁人狎之若羊豕。信夫。《史記鈔》卷一四：封禪之文不經見，特昉於齊桓，再見於秦始，又再侈于漢武。齊公、秦皇特侈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頌功德，本非以求神仙不死之術也。及秦始皇東游海上，接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未嘗設祠祀，秦雖遍祠名山川，亦非盡爲封禪也。漢武初立，輒好禱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欒大、公孫卿、勇之屬，互爲其說，而漢武至死且不悟矣。《史記評林》卷二八引凌約言評：太史公作《封禪書》，其於禱祠百出，則隨之以若有符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史漢愚按》卷二：古聖人重祭祀，敬鬼神，所以一心志，通幽明，報本反始也。後世浸淫爲妖術，諂瀆祈福，故子長爲《封禪書》，意在諷時，牽引經傳往事，若離若合，恍忽渺茫，不爲典要，其于鬼神情狀，祭祀之儀，卒無至當歸一之論，讀者高其文筆而已。葛鼎、金蟠《史記》卷二八：封禪依古郊祀柴望之義，後世人主用以夸其受命之符，從驕心出，去之已遠矣。漢武附之求仙長生，則又益一痴心，支離紐造，愈遠愈訛。此書妙在將黃、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率合爲一，將封禪與神仙率合爲一，又將河決匈奴諸事與求仙率合爲一，似涉傅會，而其格格不相蒙處，讀之自見。累累萬餘言，無一着實語，每用虛字誕語翻弄，其褒貶卽在其中。蓋武帝雄主，甘心求仙，必有一段妙言妙理，足以深入而先奪之。太史公舍其微妙者不言，而娓娓談方術，皆不書膚穢之語，如夢，如譫，如諱，如兒戲，如街談，寫人主迂呆惑溺，全在事理明白易曉處見之。所謂「欣然」、「庶幾遇之」、「羈縻不絕」、「冀遇其眞」數語，是其胎骨中貪痴種子，疑城柔海，累劫難斷，怪迂阿諛之徒，接踵而中之，往無不獲，其原在此。篇末一語曰「然其效可睹矣」，意興颯然，斷案悚然，此一篇長文字恰好結語，却妙在含蓄，冷冷無極力收括之迹。《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封禪書》：太史公作《封禪書》，此後人所謂謗書者也。起云「自古帝王曷嘗不封禪」，爲下文舜禹封禪張本。繼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爲下文秦始皇封禪張本。繼又云「雖受命，而功不至云」，爲下文漢高漢文不及封禪張本。又云「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紀聞云」，便見封禪爲曠絕之事，而非世主所當舉行者也。《尚書》曰一段，舜之封禪不過如此，禹遵之，亦無神仙可記。至孔甲失德之君，始聽於神，而禨祥

之說，後世紛紛傳會，如太戊高宗，則不過修德勝災而已。至周世郊社之學，亦未始及於神仙。此所以爲三代盛隆之際也。周衰道廢，而西畤鄜畤始興於秦，此武帝祠神君親祠竈之濫觴也。管仲設辭以拒桓，孔子存禘而不論。自秦開禱祀之端，始皇承之，益以八神之說，杳渺無稽，而齊人奏五德之運，燕人爲方仙道，則謬悠之說流傳於此二方。此武帝時，海上燕齊迂怪之士之濫觴也。三神山之說極幻，而秦皇信之，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甚矣封禪之無益。後之人主知此，亦可以悟矣。於是結之曰「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見漢武固無德而尋秦皇之覆轍者也。以下敘秦時山川百神之祀，以見其淫黷無稽。而漢興，高祖草創，不及釐正，漢文稍惑於新垣平之說，俄厭怠而止。孝景亦無所興，以見文景之爲賢君也。此下鄭重其辭，以接之曰「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以見古者之封禪，不過以告成功，而武帝之封禪，乃在於求神仙也。始於求神君，終則崇信李少君。於是燕齊之士翕然來臻，競述其鬼談，訞說以惑帝，而帝終已不悟矣。其紀文成、五利、公孫卿之言，皆鄙倍幻誕，中人以下皆不信，而帝酷喜之。弗見而以爲德星，天旱而以爲乾封，直書其事而已，宛然一始皇矣。文章之妙如此。至其筆法，往往見於單句隻字之間，其屢用「或曰」字、「蓋」字、「焉」字、「若云」字，皆疑辭也。茅順甫曰：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脈貫串如一句。誠然哉。　又：太史公《封禪書》之妙，全在敘舜禹三代及秦始皇事爲案，而入武帝後，隱然見帝之異於舜禹三代，而同於始皇。褚先生節之，自「尤敬鬼神之祀」以下爲《孝武本紀》，神氣索然矣。所謂續兔截鶴者。　又：太史公八書中，《封禪》《河渠》《平準》乃崙爲譏武帝而作，然《河渠書》當另看。蓋塞宣房有憂民之心焉，是其倦於神仙時也。　《方苞集》卷二《書封禪書後》：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爲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畤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于神爲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爲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啓二君之汰，爲方士怪迂語之微兆也。蓋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爲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爲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于昏，是可嘆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于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爲合不死之名，接仙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曆，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貿貿，而頒曆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歷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又書封禪書後》：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朔」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于雍畤，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爲「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于《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群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群祀，惟太畤、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畤、後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己不與其議也。獨

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于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可乎？

《硯北雜錄》卷五《史記》：《封禪書》譏武帝之好神仙，《平準書》譏武帝之好利也。其寓意深遠矣。叙事最善，有血脈，有綱領。

吳見思《史記論文・封禪書》：《史記》一書，惟《封禪》爲大。蓋紀傳世家以一人爲經，間入諸事爲緯，猶可下手。此如封禪榮望郊嶓山川日月太一陳寶諸祠，間以符瑞神仙制度服色宮室土木，又插征伐兵荒諸事，上而舜禹商周，下而秦漢，千百年一齊坌入，紛如亂絲，偏能條理組織，璧錦提花，紫鳳天吳，燦然成彩，而絕無針痕梭影，豈非千古大文。

又：序事雖多，若挨年按月，逐段鋪排，便是編年通鑒，成何文章，史公則段段關鎖，處處映合，回環唱嘆，極有文情。予言文章詩畫，總屬一理，必于一筆之中，各具四面，一句之內，必分數層。所謂「橫看成嶺，側看成峰」也。若止得正面一層，則畫如死來，詩如嚼蠟，一過而已，豈堪再三。如《封禪書》，初看叙事平直，再看則各有關合，細心讀之，則一句一字之中，嘻笑怒罵，無所不有，正如大雲一雨，大根小莖，各得其滋潤，究竟我見有盡，意義無窮。吾願善讀書者，必細心讀之，再三讀之，莫輕易放過，幸甚幸甚。

《文章鼻祖》卷四《史記・封禪書》尾評：神仙封禪本非一事，世主溺於方士之說，遂以神僊借邏封禪，更因封禪而轉入求僊，故此書題是封禪，而實以求僊爲主。篇首一段立局，後逐節照應。自舜在璇璣玉衡以下至禹湯文武成王及管仲所稱十二君，皆帝王受命而封禪者也。秦之始皇，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也。然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則德猶未洽。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崩，則日不暇給。周德之洽惟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意蓋以成王比武帝也。漢初，高祖受命，與周之文武同。文景繼世，功至德洽，嘗欲改正朔、易服色矣，而未臻泰山者，以誅新垣平故。又匈奴入邊，歲少不登，殆亦日不暇給歟。武帝即位，漢興已六七十年，日可爲暇給，天下乂安，功可謂至，德可謂洽，搢紳之屬咸望天子封禪改正朔也，與前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相應。時又有黃龍寶鼎之祥，可謂睹符瑞而臻者歟。然細核其詞，名以成王比武帝，而實以秦始皇爲武帝對照。故中間敘始皇武帝事，無一不相類者。始皇與諸生議封禪不合，盡絀諸生。武帝召諸儒議封禪不合，盡罷諸儒。始皇上封封藏皆秘，武帝上封其事皆禁，獨與奉車子侯偕。始皇封禪後即東巡海上，求僊人羨門之屬。武帝封禪後亦東至海上，冀遇蓬萊。然於始皇之末云求三神山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又云「封禪後十二歲秦亡」。曰崩曰亡，皆大書特書於封禪之後，此可見封禪之無預於神僊，而神僊初無不死之術矣。不特此也，封禪之所艷稱者黃帝也，而黃帝死有冢。武帝之所與上封者奉車子侯也，而子侯一日暴病死。以封禪慫恿世主求神僊者方士也，而方士多不得其死。周時始言方怪者萇弘，而萇弘見執殺。文帝時言神異者新垣平，而新垣平以詐誅。武帝之世，李少君以病死，文成將軍以牛腹僞書誅，五利將軍以方盡不讎誅。其餘不死不誅者，公孫卿、越人勇之等，而亦終無所遇。故篇中云「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又云「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又云「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而末後總云「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以見神僊之不可求，方士之不足信，而封禪之說本無與於神僊，封禪之典，非自古帝王受命，功至德洽，如管仲所稱十二君，雖睹符瑞而臻泰山，終不足以語乎此也。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一《封禪書》：武帝雄才大略，只以「不死」二字私據胸中。以爲古眞有不死之人，如黃帝等，必欲覩之，冀得其秘，痴心牢結，甫挑則動，屢破仍迷。於是言神仙則信神仙，言致神必由郊祠則信郊祠，一時郊畤郊雍，祠太一，祠五帝，諸事紛然，遂浸尋而及封禪。案此書，封禪乃古帝王用報受命之典，與求神仙以祈不死者，有何關涉？太史亦知其無關涉也，但以身常扈從，親見當時歷歷實有其事，雖屬荒唐，業已主信國從，明著令典，職司載筆，若闕一不紀，何足爲信史！故借此大題目，而詳寫之。【略】太史用筆力紐合，由典禮而入禨祥，由禨祥而入符瑞，由符瑞而入方怪，由方怪而入神仙，將唐虞歷代祀典，與封禪牽合爲一，將封禪與神仙牽合爲一，將封禪神仙與白麟寶鼎房芝德星牽合爲一，將河決匈奴兩越諸事與求仙牽合爲一，處處微詞點諷，以爲眼目，全用活筆描寫，虛字翻弄，通篇無一實筆，無一板句。事本鏡花水月，文亦鏡花水月，雖有附會紐造之奇，絕無附會紐造之迹。論其事，則千頭萬緒，無一同科，格格若不相入。讀其文，則橫冲直撞，無不湊合，節節而若相粘，一氣呵成，痕迹俱化，筆力雄也。結句含蓄淡遠，令佞神者意興索然，如水澆背，則自三代以下，及秦數君之佞神者，皆當作如是觀也。

《史記評注》卷四：《封禪書》一篇譏諷文字，開端起手却

極莊重高古，似與長卿《封禪書》頌美之文同一格體，令人不覺其有譏諷之旨，此大手筆筆法渾妙處。《封禪書》本以武帝爲主，而叙虞夏以來禘祠巡狩禮祥符命之事，有得有失，或經或不經，皆爲武帝作影照也。紀武帝事本以封禪爲主，而叙祠神、求仙、匈奴、河決、黄金、寶鼎、改正朔、建宫室等事，支離曼衍，紐合牽附，則皆爲封禪作襯染也。蓋武帝封禪本爲長生不死之道，原與古帝王升中告成之旨殊别，故求仙者封禪之根，而祠禪者求仙之階，三事本屬一事，是以屢屢伴叙不嫌糾牽，而每借方士口中點明其旨。如所云祠竈則致物，致物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略】凡此皆與求仙事有關會而類及之，以爲封禪襯托渲染也。設詞于疑信之際，用筆在離合之間，摹擬處無一實境，論斷處無一直筆，可謂殫譏諷之微文，極紀載之能事矣。《封禪書》譏諷嘲笑，可謂盡情極致矣。然皆以冷語出之，終有厚氣裝裹，不失之尖酸淺露。封禪求仙，秦皇漢武事迹略同，太史公叙二君事多作遙對暗照之筆。蓋武帝失德處，不便明加貶語，而借秦皇特特相形，正以見漢武無殊於秦皇也。【略】此中命意用筆之妙，眞不可思議。

《史記輯評》卷二：此書直紀事而其失自見，不用貶詞，可爲史法。高嵣《史記鈔》卷二：此書有諷意，無貶詞，將武帝當日希冀神仙長生，一種迷惑不解情事，傾寫殆盡。故前人謂之謗書，然其用意深矣。又：此事幷《平準》、《酷吏》、《大宛》數篇，合成《孝武》一篇本紀。《史記志疑》卷一六：三代以前無封禪，乃燕、齊方士所僞造，昉於秦始，侈於漢武。此書先雜引鬼神之事，比類見義，遂因其傅會，備錄於篇，正以著其妄，用意微矣。惟牽引郊社巡狩諸典禮，未免瀆經。《史記辨證》卷三：淫祀始於秦，亦莫盛於秦。齊桓公欲封禪，因管仲之言而止。至始皇乃上太山之巔，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且采燕齊方士之説祠、入神、羡門之屬，於是方士益爲迂怪，以齊威、燕昭入海求三山紿之，然卒不得奇藥而死。無德而用事，此世主所當鑒者也。乃武帝甘蹈其復轍，致方士百端欺詐，旋悟旋迷，雖封禪遍名山，其效何如哉。王允以此等爲謗書，亦武帝自貽伊戚矣。俞樾《湖樓筆談》三：褚先生取《封禪書》作《武帝本紀》，然亦有小異者。如「食巨棗，大如瓜」，作「食臣棗」。《漢書・郊祀志》亦然，恐史公原文本是「臣」字，傳寫者誤也。至《紀》與《書》異而勝於《書》者，如《書》云「天子識其手書」。《紀》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此當以《紀》爲長。蓋牛腹中書，必文成使人爲之，非所自爲也。《書》云「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紀》云「神君最貴者大夫」。按：神君乃巫之神，以巫爲主人，居帷幄中，與人言。即所謂上郡有巫病而鬼神降之者也。太一乃天神之最貴者，漢祀太一有二：其一則天子三年親郊祠，如雍郊之禮；其一則亳人薄誘忌所奏祠，以歲時致禮，謂之薄忌太一。是二者均與神君無涉也。太一之佐曰五帝，亦非大禁、司命之屬也。然則此「太一」當作「大夫」，蓋巫神之貴者曰「大夫」耳。秦漢時民俗相稱，尊之則曰大夫，若蕭何稱沛中吏是也。巫覡鄙俚，亦沿此稱，非謂太一也。亦當以《紀》爲長。《無邪堂答問》卷二：問：封禪爲古來受命升中饗帝之文，孫淵如論之甚晰。自世主溺長生之術，而怪迂之士乃接踵而售其奸，「封禪」二字遂若爲盛世所諱。龍門以封禪名書，是舉祀事之大者爲名否？【略】答：孫氏所論固當，但史公名篇，似未必有此意，感時事而名其書耳。古人嚴祀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史既别志兵事，則祀事亦可立專門。遷史通紀三代，而於此轉略之，獨詳漢世，於武帝尤加詳焉，其微指可見，當時所謂謗書者，此與《平準》爲最著矣。《知非齋古文錄・書史記封禪書後》：太史公見漢武惑於方士而好神仙，斂集資財而作宫室列觀，物力殫於上，民風靡於下，舉世洶洶不可終日，因作《封禪書》以隱諷之。夫「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其見於傳記者七十二王，獨以是隱諷武帝者何哉？或謂史遷受腐刑之辱，憂愁幽怨而作是書，多言過其實以誣妄武帝未可知也。嗚呼斯言，其如獄吏治獄鍛煉周内人罪者乎。武帝之求仙候神，張皇鬼怪，身至海上，狂惑喪心，與始皇何異？其所以不即亡爲暴秦之續者，始皇承商鞅峻法之後，積怨蓄禍，民氣久已騷然，重以徐福賞童男女及針織工藝輩數千，飄流海外，故閭閻倉皇思亂，益風馳電掣而不可收，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史稱非有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故雖明堂、甘泉、太液、柏梁累有建築，耗費不貲，而民心一時尚未瓦解也。史遷亦據事直書耳，曷嘗有誣妄於其間乎？且前代封禪，亦僅郊天祭地巡狩柴望而已，登仙不死，皆當時方士諛詞，于古無聞也。遷歷述文成、五利、公孫卿輩所設施，著明深切，洵乎綜道與法而兼有之，上以接《春秋》，下以警世主，其用心不深且遠乎？此所以爲千古良史也。子長以文豪一世，古今罕匹，爲李陵事遽下蠶室，漢之刑法何其酷也。嗚呼，雄才大略如武帝，益壽則專事禁方，用法則務爲慘核，名雖招尊賢良文學士，實殆崇尚黄老而深惡

痛詆儒術者夫。《抱潤軒文集》卷二《讀封禪書》：遷別爲《封禪書》，不與《禮書》合，明其祠祀之非禮，未能廣續聖制，而叙孫通之起朝儀亦陋，其事不見本紀。非洞禮樂之原，焉能及此哉。其後班固之志郊祀，不載漢宗廟諸興壞之議，反取《封禪書》以充入之。遷、固之識其懸絶乃至此。

《河渠書》《二酉園文集》卷一《新河集序》：漢太史公作《河渠書》，何其詳於禹之導河也！且曰：自龍門以歷朔方，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又云廝二渠以引河，即《禹貢》尚未之載，豈其身從負薪以塞宣房，見天子沉白馬玉璧，臨河而歌也。思得封山表木之手以俾乂乎？宜其言之詳也。《翁山文鈔》卷一《秦楚之際遊記序》：予嘗憾子長足跡幾偏天下，而未有遊記。獨其《河渠》一書，縱横條達，言山川大勢特詳，亦遊記之一編歟。《義門讀書記》卷一三《史記·河渠書》：鈍吟云：「水患莫大於河，故最詳，國用莫急於漕，而民間所急在水利。三事錯綜成文，語脈復井井。」《讀史糾謬》第一《史記·河渠書》：八書，書也，非志也。故叙河渠而不及郡國地理，然亦見《史記》於紀載之功爲劣。《史記評注》卷四：《河渠書》直書事情，無一貶詞。蓋漢自河決瓠子，屢塞輒壞，梁楚之地，屢受其害。武帝自臨決河，率從官負薪填石，卒成宣房之績，復禹舊迹，殆有不得已者。讀《瓠子》二歌，猶惻然有憂世救民之思焉。太史公備著之，以爲較賢於開邊、封禪、求仙等事也。故曰「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即所以予之也。《河渠書》叙次地理水道處，井井條晰，而句法極簡峭，可悟作志書圖經之法。《史記別鈔》卷上《河渠書》：以河主書而渠附焉，目曰河渠最爲徵實，而孝武世河事自在首尾，中間多有渠事，史公叙述，本其自然，非有強作。至所稱舉數事，情形事勢，乃爲手口所不能到。窺得此妙，方可與語史才。又：「利害」二字，爲此書關鍵，是人所知也。至河決塞河，爲當時利害第一，武帝乃以左道亂之。史公不能無議，而寄之有意無意之間，非深識者，未易探取。又：河行東南，乘高易敗，龍門高識，洞燭萬古，而自七國世井田溝洫廢壞，人始爭利渠漑，往往勞費難就，故後世西北水事漸衰矣。至都下引漕，尤爲緊急。史公著書無多。而當時河渠大概了然可知。後人撰志動滿數十紙，讀者猶恍惚想似而不得其的，何耶？《史記札記》卷三《河渠書》：案《河渠》一書，叙武帝通渭、引汾、通褒斜之道、穿洛，而終之以塞決河復禹舊迹，其勤民至矣，而言水利者遂遍於天下，此兩漢富強之業所由開也。儒者徒知《史記》爲謗書，而瑕瑜固不相掩，在善讀者究觀而知其故耳。武帝雄才大略，秦、漢以來所未有也。《史記辨證》卷三《河渠書》：塞河開渠，所以通漕溉田也。然武帝聽臣下之言，輕用民力，廣興水利，總是一片侈心。其著者在宣房，雖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使梁、楚無水災。然命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塞瓠子，益非其道矣。遷所以悲而作書。

《平準書》《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平準書》直叙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爲安寧變故，質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懋遷有無化居」，周譏而不徵，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人，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爲商賈賈賣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設謀馬邑，挑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算舟車，而事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楊可告緡遍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宫室之修于是日麗。鑿無爲有，逢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嗚呼，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爲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内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爲極。遷備著始終相應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旨哉。《總纂升庵合集》卷一〇三：此篇叙事錯綜，全在緻結呼喚，結前生後，爲此血脈。初用「焉」字，猶爲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爲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爲諸結語之綱要。驕溢武斷，奢侈僭上，於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武力進用，法嚴令具」，

結上文事四夷而廢養民任人之法。下句「興利之臣自此始」，爲桑弘羊等言利張本。凡榷鹽鐵，算緡錢舟車，平準以籠天下之貨者，皆該其中。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畢此意而斷之也，亦借其辭以斷制興利之臣之罪，而「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巨萬十數總之。辭繁不殺，森然有法。以式模忠，拜爲齊王太傅，僅爲大農，弘羊爲大農丞，前以應「興利之臣」，後以起平準之事。「自高辛之前尚矣，故《書》道唐虞，《詩》述殷周，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紺末，以禮儀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爲此數語之要。是書先叙漢事，而贊乃述自古以來，而寓微辭於武帝，叙事之變體也。又曰：以富者不佐縣官，故以告緡，以民巧法故用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也。既曰「無異」，又曰「曷足怪焉」，不平之意，見於言外，可謂曲而有直體矣。《平準書》譏横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超汸知之，懿哉。《史記評林》卷三〇引董份評：此傳自「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以後，所言漢武之失者，一征伐，一巡游轉運，一興利，一鬻爵拜官而廢選，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然惟文字錯綜，故若不易辨耳。如招來東甌，事兩越，廣巴蜀，置滄海，詐馬邑，築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再出擊胡，驃騎亦再出受渾邪降，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大出，又擊南越西羌，置初郡，誅反者，此皆征伐也。如更錢造幣，白鹿、白金、五銖，鹽鐵諸所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諸所掌，此皆興利也。如見知，窮治淮南，諸王之坐死者，坐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指始出，顔異誅，興腹誹之法，獄少反者，此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入羊爲郎，置武功爵，吏道多端，官職耗廢，用桑弘羊、咸陽、孔僅，皆起自賈人子，卜式亦以入財，用吏益雜不選，而多賈人，郎選衰矣，此皆鬻爵拜官也。文皆參錯不直，就一事言者，蓋漢武虛耗，起於征伐四夷闢地喜功，而游巡次之，宮室又次之。天下日復多事，則其勢不得不慮轉輸，而多方以通，漕輸復不斷，則興利不得不廣，欲廣利則不得不用任事之臣。上興利而與下爭，則民必多犯，而不得不嚴刑，以致人之死命，此皆相因而有者也。必參伍其文，而後義始明顯。《史漢文統・史記統》卷二引顧錫疇曰：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觀其上述三代，中列管李，下及嬴秦，次及漢事，文理相續，可槩見已。不然，則此書首云漢典，接奉之弊，似無原由。其贊不叙漢事，似欠。結束至於「烹弘羊，天乃雨」，蓋末了之詞。後人遂截首一段移爲書末之贊，誤矣。此柯希齊之論，足破千古疑也。　又引謝三賓曰：詳而核，婉而多諷。《兩漢鴻文》卷八《史記・平準書》尾評引顧瑞屏曰：詳而核，婉而多諷，使千秋下讀之，流連感慨，三致意焉。嗟夫，文景殷富之天下，一變爲平準之天下，則當時睹時觀變，夫固有深悲焉矣。《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平準書》：予嘗謂漢之文景，能富而不能教，蓋每歲下復除蠲恤之令，此善政也，幾於王矣。然漢文從鼂錯言，輸粟拜爵，至得爲大庶長。大庶長之官，食萬二千石矣，乃亦以輸粟得之。孝景又募民輸粟贖罪，則不軌之民，恃富而犯法者，固不能無也。是以漢武之初，雖家給人足，至於錢貫朽，粟腐敗，而兼幷豪黨之徒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此皆禮義鮮少之故也。不待武帝靡耗中國，而已知其不可久矣。漢有最不可解者，坐酎金失侯之法也。夫通侯之先，固嘗竭智力與高帝定天下者也，使之出金助祭，猶曰包茅縮酒遺意存焉，然已異乎古矣。乃至不如斤兩及金色惡，輒以此削國，所坐者微而闕翦功臣之後，大無謂也。豈漢世封爵太多，食邑既廣，縣官不能支而設法以削之邪。當時坐此法者甚多，武帝時至百餘人。太史公見之《平準書》中，則朝廷徵意嗷然矣。　又：卜式者，富人之學黄老者也。弟壯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至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數分予。此在陶白輩優爲之，然有長者之意焉。漢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自人情言之，非欲官則言冤，而式兩皆無之，非果不欲官也，彼操老氏欲取故與之術，知時主所急在財，而細其綸，芳其餌，投竿跪膝而以釣武帝也。乃詘於公孫宏，久不見報，數歲乃罷。人之處此，亦可以倦而休矣，式行之不厭。明年，又持錢二千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助貧人者籍。天子乃以式終長者，而三年中驟躐九卿，進官少府，居奇貨者孰善於式哉。且當式時，告緡之事將起，式逆知海内財匱，天子眈眈，富民不久家且破，故不如先事輸財，不唯免禍，又以得官。及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書。使式此舉稍遲，必無幸矣。未幾，以言鹽鐵算船事，致天子不說，稍詘其官。又因天旱求雨，進言曰：「縣官當食租税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斯言也，雖謂有大臣之風可也。太史公《平準書》以式語作結，雖其意在於譏武

帝，而亦有取於式也夫。《讀通鑒論》卷一：武帝之勞民甚矣，而其救饑民也爲得。虛倉廩以振之，寵富民之假貸者以救之，不給則通其變，而徙荒民於朔方新秦者七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給予產業。民喜于得生而輕去其鄉，以安新邑，邊因以富。此策晁錯嘗言之矣，錯非其時而爲民擾，武帝乘其時而爲民利。故善於因天，而轉禍爲福，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傷者乎！《史》譏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然則疾視民之死亡，而坐擁府庫者爲賢哉？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居易堂集》卷一〇《書〈平準書〉後》：聖人之言治天下，富先於教，而足兵後於足食，故曰積貯爲天下之大命，衣食足而知禮節，窮民易與爲非，此自然之勢也。太史公知此，故作《平準書》，作《平準書》而有深痛矣。痛者，痛文景完富之天下，孝武以多欲而敝之也。故首言國家無事，而府庫溢倉廩滿，至粟紅貫朽，不復可用，而上富下贍，民俗敦厚，吏治潔清矣。孝武立，而一敝之於伐匈奴，一敝之於通諸夷，一敝之於穿河渠，而天下騷然，蓄積盡傾，饑饉流亡，盜賊滿野，卒之大農盡耗，而縣官大空，於是民敝俗壞，吏治苛急，勸輸賣爵，更幣鑄錢，不特無益於治，而天下益亂，僇殺無辜亦且幾億萬矣。而天下之貧自若也，於是爲告緡爲均輸，以筦天下之利，以濟上之欲，上用雖饒，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如是而不至於亂且亡者幸耳，豈不痛哉！太史公既深痛之，故明言之，且切言之，以爲人君多欲則多事，多事則多費，多費則天下貧而民俗壞，於是列治亂之效，陳得失之林，使後世知天下雖大，四海雖富，而輕用之必敝也。故富國足民之本在於節用愛人，與民休息，如文景之蠲租除稅，而天下以富可見矣。太史公意以爲文景之蠲租除稅，節用省事，而以富天下者，此本富也。太公管仲之設輕重九府，越王計然之流行錢幣，而以富其國，此末富也。若楊可之告緡，桑弘羊之筦利，以饒上之用，此特盜賊之行耳，此所謂奸富也。奪人之財以自贍，攘人之食以自腴，而且深其文巧其目，殺人以濟之，不謂之盜賊而何？故一篇之中，其深誅而痛刺之者，已不可殫述，而竟以「烹弘羊，天乃雨」結之，其意尤洞然矣。而論贊言列國不重本富，故卒爲秦所幷，而秦既幷天下，富有四海，而其效卒歸於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裳而已，不大可睹乎？故曰太史公之作《平準書》，蓋有所深痛也。而《平準書》之所不足，又作《貨殖列傳》以論之，【略】蓋《貨殖列傳》，實言《平準書》之所未言，而其本意，亦痛武帝之耗敝天下耳。故《貨殖》不過論載一身一家之富厚者耳，而首言至治之極，神農以前，而其中則推論太公管仲越王計然之霸齊興越，有味其言之。蓋太史公深知治天下必本於富國，而富國必先於富民，故如文景之節用愛民，蠲租除賦，此可以富天下者也。如齊越之斤斤言幣筴輕重，此可以富其國者也。若既耗敝之，乃復聚斂之，攘奪之，鮮有不爲亡秦之續者，故一篇結以烹弘羊，見其聚斂攘奪之酷，而論贊結之以秦之衣食不足，見聚斂攘奪之無濟於困窮，而益速其亡，此其所以爲更酷也。吾故于其一篇之中，標出其微言精義而通論之。《得樹樓雜鈔》卷一三：卜式事，《史記》詳載《平準書》，班氏取爲專傳。胡致堂有云：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至三公。然其言鹽鐵病民，算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爲。舉朝不敢言而式獨言之，其人固有可取者。愚又謂賀稱式質直與汲黯同，「烹弘羊，天乃雨」，此言亦自卜式發之。太史公用此段作《平準書》結案，風刺之義深矣。班氏於式傳顧削而弗載，太史公不諱於同時，而班氏乃諱言於後世，大似沒人之善，讀者不能無遺議焉。《文章鼻祖》卷四《史記・平準書》尾評：國家之用有三：曰錢，曰粟，曰馬。耗財之事有三：曰征伐，曰巡遊，曰宮室。斂財之道有三：曰興利事，曰賣官爵，曰重刑罰。篇中以錢、粟、馬爲歎項，以征伐、巡遊、宮室爲線索，以興利、賣爵、嚴刑爲綱領，而嚴刑、賣爵，總所以興利也。漢初承秦之弊，業劇財匱，亦曾鑄錢、輸粟、拜爵除罪，益造苑馬，爲武帝作俑，然其時約法省禁，無嚴刑酷罰，又高帝律令，賈人子孫不得爲吏，故吏道不雜。武帝初，藉文景之富庶，錢貫朽而不可較，則不用更鑄錢，粟陳因而不可食，則不用更輸粟。街巷有馬，則不用更令民出馬。爲吏長子孫，居官爲姓氏，則不用更賣爵。先行義，重犯法，則不用嚴刑酷罰也。當是時，官民皆富，使武帝循此不變，則可長保其盛而勿慮其衰，而武帝自耗之，招兩越，開西南夷，滅朝鮮，設馬邑，歲出擊胡，而財耗於征伐。東度河，西逾隴，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而財耗於巡遊。鑿昆明池，築柏梁臺，而財耗於宮室。加以塞河、穿渠、養馬，賑飢數事，當是時，縣官空而商賈富。於是心計之臣出，而興利事以償之，賣官爵以益之，重刑罰以驅之。入物補官，入奴婢增秩，入羊爲郎，置武功爵，除鹽鐵，家富者爲吏，犯令入財者爲郎，入穀者補官，郎至六百石，吏道雜，官職耗，郎選衰，而漢初市井子孫不得爲吏之制衰矣。立見知

法，腹誹法，告緡令，盜鑄錢者罪死，私鑄鐵煑鹽者釱左趾。張湯、杜周等以深刻爲九卿，顏異誅，河東、隴西守自殺，淮南、衡山、江都之獄死者數萬。而漢初重犯法、絀恥辱之俗衰矣。更錢幣，筦鹽鐵，算軺車，縱緡錢，商賈中家以上無不破。置均輸，立平準，平準立而天下之利盡。富商大賈無所牟其利，縣官惟所欲爲，巡遊賞賜，動輒巨萬，太倉甘泉皆滿，邊餘穀諸物，財愈耗而用愈足。當是時，縣官富而商賈里閭皆貧，興利之臣心計伎倆，至此而無以復加矣。興利之臣不一，而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爲最。三人中尤以弘羊爲最。張湯、杜周諸人則以嚴刑佐其興利者也。卜式亦言利之人，但與桑弘羊三人有間，故天子始欲尊顯卜式以風示天下，而其後不悅。迨卜式見絀而桑弘羊益用事，至平準之法立，利盡於上，財竭於下，縣官自爲商賈之行，故篇末述卜式之言以結之，曰「烹弘羊，天乃雨」，所以痛懲興利之臣之失。而凡一篇中，言興利之事者，俱可以此律斷之矣，此太史公之微意也。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二：此謗書也。當時弊政甚多，將盡沒之，則不足爲信史，若直書之，又無以爲君相地，太史於是以敏妙之筆，敷絢爛之辭，若吞若吐，運含譏冷，刺於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賞其絢爛，而不覺其含譏，贊其敏妙，而不覺其冷刺。筆未到而意已涵，筆雖煞而神仍渾。前用隱伏，將種種包孕，如草芽之在土；後用翻筆顯筆，而節節迴應，若絲繩之逢春。每於提處，或推原，或突起，用凌空之筆，醒紛更之不一；每段小駐，或綰或含，用慨筆，留不盡之神，令人遠想其味外之味。將數十年種種弊政，布於萬餘言之中，亂若散錢而不可收拾，乃或離或合，忽斷忽接，或錯綜叙去，或牽連并寫，起伏轉接，痕迹俱化，渾如一綫穿成，是何等筆力。八書中，惟此書出神入化，驟讀之無一語徑直，細案之無一事含糊，總括之無一端遺漏，使當時後世皆奉爲信史，而不敢目爲謗書，煞是太史公慘淡經營之作。　《凝齋先生遺集》卷二《書平準書後》：財用，國之大端也。令天下之財以奉一人，一人不敢視爲己有，時其緩急而輕重布之。其散之也，爲天下之所不得不散，其聚之也，爲天下之所不得不聚。出入舒縮，動以法制而不容以己私與。私則其奉己也常奢，而其取人也必厚。奢於自奉，縱其意之所欲，凡可以愜其欲者，竭天下之財而不惜。厚於取人，則肆其智術，雖至廉耻背亂，官吏慘急，來天下之怨讟而莫之省。嗚呼，平準之事可以觀焉。當漢武之初，承文景殷富之餘，公私財幣充溢而不可校，遽料其至於衰耗哉！一旦司農戚錢無以奉戰士，而遽修賣爵令矣。猶不足，則更造錢幣。又不足，則貨鹽鐵，迨至緡錢告乏，商賈中家以上皆破，天下洶洶不樂生，而取盈之心尚未止也。武帝豈甘於爲此哉，其神仙土木窮兵黷武，始於一念之求，遏其欲而不知自制於理焉故也。平準之行，又以美名欺天下，而彌其苛政之怨耳。夫聚財斂怨，而恃智術以愚天下，天下果可愚乎？徐勃一呼而四方側目，其有由矣。則始之欲自快其私者，適所以自困也與。是以王者理財之道，要在於清心而寡欲。　《史記半解・平準書》：此篇不作波折，直起直落，自行自止，莽莽滔滔，一路樸實頭寫去，豈無頓挫搖擺回合結束，然皆機緘之自然，非有意之跌宕也。蓋《封禪書》之妙妙於放寬，勢不寬不足以見其貪生慮死之心，日引月長，終迷不醒。《平準書》之妙妙於用緊，勢不緊不足以見其勞民傷財之害，一時叢集，積歲無休必如此。因題制宜，乃爲古今大手筆矣。　又：只夾叙卜式二節，氣勢稍緩，吾嘗擬其通篇文境，如長江大河中順風揚帆，瞬息千里，兩岸青山綠野，彌望無際，都歸一覽，叙到卜式事，則如山攔水折，風斜柁轉，長年誠坐，帆葉微欹，亦自然之勢也。然少頃而風力漸正，則已抵程登岸矣。　高嵣《史記鈔》卷二：此書數千言，大約以耗財興利參互成文。然耗財之事非一，而以邊費爲最大，興利之事亦非一，而以平準爲盡頭。峻法酷吏，因興利而用也；吏道選舉，因興利而衰也。擅山海之藏，攘商賈之利，用饒於上，財竭於下，其不爲亡秦之續者幸耳。篇以秦始，贊以秦終，其旨微矣。　《柏梘山房文集》卷四《平準書書後》：甚哉，利之爲禍烈也。當武帝之世，可謂大無道之政，而民不聊生者歟。如是而國不亡者，蓋昭帝之善持其後歟。而當其身何以免焉。其文景之遺澤長歟？抑遷甚言之以戒後世歟？且天下惟明主能好名，而中主之所謂者禍也。使知武帝之政，未至如是而已。盜賊數起，父子構兵，則人將惕然而爲戒，使知如武帝之政亂民貧，而猶不失爲晏然之主，子孫相繼爲帝，陝隘酷烈，何施而不可。何者？名不過如武帝，而武帝固非其所諱也。唐之元帝、隋之煬帝，皆誤此說，以至於亡。由是言之，則遷未必其甚言之也。然武帝時，商賈及中家以上，大抵皆破，而農民及無業者，獨受其委輸，此其亂而不至於亡者歟？不然，則遷於是乎有謗辭矣。　《史記別鈔》卷上：《封禪》、《平準》、《河渠》三書，所叙皆孝武朝大條目事，與後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詳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所稱，皆目睹事迹，其

爲書雖至千萬言，首尾只是一意，中間經營位置，全具苦心。人只見史公文章波瀾浩大，筆勢豪縱，令讀者手不停披，口不暇誦，不知其謹嚴精密，推移變化，正由精力思議過人，如國工構廣廈，雲連霞起，游者駭觀，乃其一間一架，皆是匠心巧思結撰而成。學者第能細按當日事勢情形，如身執簡其側，則于史公叙次之妙，必有窺其一二矣。《史記評議》卷二：蓋平準之法，乃當時理財盡頭之想，最後之著。自此法興，而閭閻之搜括無遺，亦自此法興，而朝廷之體統全失。太史公深惡痛絕，故不憚原原本本，縷悉言之。開端曰接秦之弊，已有無窮之感，繼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只一變字，所有後來層層壞政，一齊攝入其中。末以卜式事作收，非尊式也，正以其甚務財用諸人，謂此乃善於謀利之卜式所不忍爲也。「烹弘羊，天乃雨」，六字結束，有聲有色。贊語從歷代說到秦，更不提漢事，正與篇首接秦之弊遙應。其意若曰，務財用至於此極，是乃亡秦之續耳。柯氏維麒，乃以此爲疑，眞不善讀史公之書者。

《史記・世家》《史記・吳太伯世家》司馬貞索隱：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爲家也」。《史通》卷二《世家》：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按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以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後，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晝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淳南遺老集》卷一《史記辨惑・取舍不當辨》：遷史之例，唯世家最無謂。顏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爲大官不絕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既以諸侯爲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曰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第之稱，猶強族大姓云爾，烏得與紀傳字爲類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史學》：子長以事之有大于列傳，則繫之世家。夫子在周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爲湯武，在秦則爲陳涉，故以世家係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而勛烈冠於群後，皆社稷之臣，則亦列於世家也。陳仁錫《陳評史記》卷四五：紀各國而必書張儀相秦，見儀之用亦六國存亡之所繫。《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齊太公世家》：太史公諸世家，叙諸侯事，而王室始亂，伯主代興，皆謹書之。如厲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弒，周東徙洛，秦始列爲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莊之立卒與申生之殺及敵國相滅，各國臣子之弒其君，皆三致意焉。而於孔子之生卒及相魯尤詳，至書「魯隱公初立」者以爲作《春秋》地也。此等義例，皆不愧良史。吳見思《史記論文・齊太公世家》：世家之體與列傳不同。列傳只序一人或數人，故摶捖爲易；世家則於一篇之中，上下千百年，既以一國之事詳載，更或他國之事互入，不得不用簡法。故《左》、《國》所詳，此則甚略，《左》、《國》藻麗，此則簡淨，局於編幅，不得不然也。故爲世家者，另有一副筆仗，讀世家者，當另換一副眼光，無作矮子觀場，隨人笑語也。又：體雖備於一國，而事通於天下，故以本國之事爲經，而他國之事插入爲緯，中間又以共和、魯隱公初立、孔子相魯、秦始爲諸侯數事提綱，以下篇篇皆同，史公具眼處。又：列國弒君，諸篇互見，以見天地之大變也。以上通評齊魯燕等十六世家。又：世家序事雖多，逐年序去，而人事則另作一篇，自爲文章，其中散碎事插序於中，後同。章學誠《和州志・皇言紀》：司馬遷侯國世家，亦存國別爲書之義。《大雅堂初稿》卷六《書史記列國世家後》：孔子布衣也，其仕則魯司寇也。《史記》既立《孔子世家》矣，乃復於列國世家紀其年焉，紀其仕焉，紀其生與卒焉，何也？曰，孔子大聖人也，其出處生卒，不繫乎一家一國，而繫乎天下也，故特書之也。奚以知其然也？世家紀一家之事，而他國有大故則亦書。國有大故，一國之興亡理亂繫焉，天下之興亡理亂亦繫焉，以一國之故而繫乎天下，雖在他國，例得書也。《春秋》魯

史也。事有不繫乎魯而特書之者，亦以其事繫乎天下也。《史記》書法，《春秋》書法也。劉光蕡《史記太史公自序注》：《史記》爲天下言道之書，非爲一人一家作譜牒也。世家中一篇或數十世，其人不皆可傳，即爵宜傳，列之於表足矣。故每世家皆云嘉某之某，見世家之義，唯德乃可世其家也。太伯以下皆有國者，何不曰世國，而曰世家，史公之意，家可世，國不可世也。家可世者，宮室、田園、車馬、畜產、衣服、貨財可以子孫世世守之，人民土地當令賢者治之，不可爲世業也。宮室田園等貽之子孫，子孫雖有不肖者，不過驕淫以自貧耳，害不及人民也。以土地人民爲世業，則有不肖，禍先及民，而其亡國，禍亦甚慘。太史公以諸侯爲世家，隱示國之不可世，而封建之不可行也。

《吳太伯世家》《史記題評》卷三一：《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前既已詳叙太伯建國，虞仲受封之由并其世次分派，至虞亡而又叙總之，可爲叙世次之法。《四友齋叢說》卷一〇：《左氏》之文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札觀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便覺舒徐，乃知其點化之妙不可言也。《史漢愚按》卷三：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矣，國始大，稱王。楚申公巫臣亡奔吳，教吳謀楚，則齊、晉、楚稱霸之後，春秋之末季矣。《世家》云是時吳始通中國，世儒遂謂吳前此尚斷髮文身，與中國殊。大謬也。後數年，吳札聘魯，觀樂知音，豈一朝速化如此！謂壽夢始通中國，則抑之過。《左氏》浮夸，立談神解，又揚之過，讀者貴折衷耳。《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吳太伯世家》：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子胥之父奢以無罪見殺於平王，其兄尚駢首并命爲子弟者有至痛焉。員也倒行逆施，以快其悁悁之忿，君子固不深誅也。若曰誅之則傷人子之心，與之則悖君臣之義，置而不道可也。獨員之進專諸於公子光，以成其弒僚之謀，則吾不能無憾焉。諸樊兄弟四人，以其先王愛季札，欲立之，讓不肯立，諸樊乃欲兄弟以次更立，必致國於季札。及餘昧卒，欲授季札。季札復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夫光爲諸樊之子，季札不立則光當立固也，然僚業爲國人所援立而爲君矣，札則逃之，光則弒之，而員也以急欲報楚之故，進人於光側，而速其弒焉，是不亦傷君臣之彝而大逆天道也哉。語曰：「伐國不問仁人。」如子胥者，難與竝爲仁矣。　又：《齊世家》中載管晏事，《吳世家》中載子胥事，《越世家》中載范蠡事，《鄭世家》中載子產事，蓋皆掇其大者，而管、晏、子胥另立傳，范蠡又入《貨殖傳》，子產又入《循吏傳》，太史公之倦倦於五子至矣，獨不爲季札地乎，豈以其讓國大節已見《吳世家》中，欲別立傳，無可稱述乎？愚謂管晏事功既詳見《齊世家》，而本傳止摘其一二逸事。如札讓國之外，豈無可論者？即觀樂事已足別立一傳矣。札爲聖人所許，乃不得與管晏比，太史公於此恐失大書特書之義也。　又：蘇子由謂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僭元年稱楚人，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春秋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蓋吳越雖戰勝攻取，而無禮義以自將，故吳亾而越亦微，至於楚，雖禮義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案三國皆僭稱王，其爲蠻夷等也。吳以強陵中國時，越志在復讐，皆非有仗義之舉，獨莊王破陳爲縣，從申叔時之諫而復之，鄭伯肉袒即麾軍退舍，宋華元以情告即罷兵解圍，此三事者，信乎其爲霸主也。子由所謂禮義當指此。使當時能革僭號，則桓文何足道哉。《史漢文統・史記統・吳世家贊》引陳子莊曰：延陵季子無愧太伯，故闡以一語曰慕義無窮，蓋高之也。　又引徐開禧曰：微宛深至。《午亭文編》卷四八《書吳太伯世家後》：吾適東海上，過孤竹之墟，拜伯夷叔齊祠下，留數日，低回不能去，及讀《吳太伯世家》，睹其事有合焉。太伯之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孔子謂其民無得而稱，何哉？蓋嘗稱堯曰，民無能名，具稱太伯也，殆等於堯矣。他日又謂齊景公民無德而稱，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蓋崔杼弒莊公，而景公爲其所立，景公之得國，以崔杼之弒其兄，夷齊之窮餓，以兄弟之交相讓。且稱者，稱其德也。太伯讓同夷齊，而曰民無得而稱焉，此堯之所以爲大，太伯之德所以爲至也。自太伯以來，十九世至王壽夢，壽夢有子四人，諸樊、餘祭、餘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立諸樊，諸樊既除喪，讓位季札，季札引子臧之義固謝，吳人固欲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諸樊卒，傳餘祭，必欲以次致國季札。自諸樊至餘祭、餘昧，皆兄終弟及，餘昧之卒，皆欲授季札，季札於是逃去。嗚呼，太伯之賢，比於伯夷，季子之節，可讀不愧太伯矣，豈僅如史遷所稱閎覽博物君子云乎哉！且吾聞句吳之俗好義而有文，其亦慕其遺風而興起者乎！吾恨不能一至其處，吊延陵之德迹。如過孤竹之遺墟，而徒愴然興懷也。　《義門讀書記》卷一三《史記》：鈍吟云，詳季子事，太史公之志也。

《史記》雖無褒貶，而有筆削。文中子云事多志少，未得太史公之旨也。惟蘇明允云有是非而無褒貶，爲知太史公也。《史記志疑》卷一七《吳太伯世家》：世家於各國之事，有附書在當年者，有追書往年者，挂一漏萬，殊無義例，豈皆本舊史，如《春秋傳》所云「告則書，不然則否」邪？沈豫《讀史雜記・吳太伯世家》：《太伯世家》起仲雍，與太伯并提。緣太伯無子，太伯卒後，弟仲雍立，是仲雍之後爲太伯之後，故仲雍不爲附傳，輕帶後論中。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并收而復以延陵季子美之，仍還太伯世家面目。平叙中見側，側叙中還平，是史公極矜意文字。

《齊太公世家》《習學紀言序目》卷九《史記》：「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德非傾人之事，豈陰謀所能爲？信如此，則古之爲德，乃後之所以爲暴也。遷并言之，未可與論知德矣。又：「客寢甚安，殆非就國」，此後世鄙語，而遷以施之周公、師尚父之間，是世無復有聖賢，何取於論載也。又：遷言「曹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莊公九年納糾，敗於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之勝，劇賓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偃敗宋師於乘丘；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霸，其冬魯乃會盟於柯。是魯國三戰而再勝，未嘗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於坫壇之間者耶？意當時處士謂劌自鄉人拔起有功業，宗主之，不以爲德而以爲刺，習俗之陋，何獨後世，可哀也已。又：「齊頃公欲尊王晉景公」，遷以數百年後事開迹數百年前，此等語皆不暇審也。《路史發揮》卷二《論太公》：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急于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能明，後世不能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仕於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去就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爲漁，隱於渭，文王卜，畋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爰立爲師。且以爲西伯昌囚於羑里，尚隱此泉，其臣閎夭、散宜生、南宮括者相與學訟於公，四子於是見西伯於羑里，而復相與求美女、文馬、白狐、奇物以獻紂，而脱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爲人果如是耶？其出處之際必有義，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爲悛人之舉哉。《困學紀聞》卷一一《史記正誤》：《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謀，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叶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詐多幷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誠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公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魯後世其北面而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非，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借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史記鈔》卷一八：太史公叙太公始爲陰謀處，兵家者言也。非是。《焦氏筆乘》卷二《周破胡》：《齊世家》卽墨大夫毀言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威王卽位，諸侯竝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有學集》卷四五《書〈史記・齊太公世家〉後》：流俗語云：「太公八十遇文王。」《孔叢子》：宰予、冉有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則俗語固有本也。有言七十者，《說苑》云「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呂不韋、韓嬰皆言七十有二是也。有言九十者，宋玉《九辯》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是也。按《楚辭・天問》云：「師尚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高誘注《淮南》云：「太公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師，佐武王伐紂。」《韓詩外傳》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屠牛朝歌，九十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說苑》又云：「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此皆七十未遇之證也。考《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一年，周文公四十一年，西伯治兵於畢，得呂望以爲師。」卽《史記》西伯獵渭陽載歸立師之年也。太公七十鼓刀，始學讀書，則遇文王時爲八十明矣。《竹書》又十年爲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則太公年當九十。又十年庚寅，周始伐殷。明年，禽紂牧野，計庚寅年，太公正百歲。《九辯》言九十顯榮，及諸書言九十爲天子師，蓋撮略九十百歲受丹書誓盟津之事而通言之，非克定遇合之年爲九十也。歷武王、成王，迨康王之六年，《竹書》書齊太公薨，計其年一百四十九歲，而周文公以成王二十

一年薨，則先於太公二十二年矣。太史公《世家》云：「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曰蓋者，亦疑詞也。文王得太公之年，經典皆無明文。司馬遷馳騁古今，不能通知。《尚書疏》又謂成王時，齊太公薨，周公代爲太保。凡此之類，闕誤弘多。郭璞謂《竹書》潛出記載之後，以作徵於今日，信也。昔者周史卜畋，其兆曰：「將大獲，非熊非羆。」而詩人歌牧野，《肆伐》則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鷹揚云者，所以極命。百歲老人，飛騰驚擊，攬身側目之狀。非熊非羆，猶爲笨伯云爾。廉頗老將，被甲上馬，亦尚可用焉。援征壺頭病困，曳足以觀鼓噪，年才六十餘耳，獨不畏此翁笑人耶？今秋腳病，蹣跚顧影。明年八十，耻隨世俗，舉觴稱壽，聊書此以發一笑，而幷以自勵焉。《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齊太公世家》：管子，天下才也，其始委質子糾而事之。襄公既弒，則唯恐子糾之不得立也，而其爲子糾謀，則亦有未善焉。春秋時列國亡公子之在外而得終反國自立者，外必有強國主之，內必有強臣應之，然後可以得志。管子一出即奉子糾奔魯。夫魯，相忍之國也，豈可恃哉！彼莒衛爲小白外主，高國爲小白內主。莒衛合則足以敵魯，而管子在外，固不能敵高國也。管子盍求大國如秦晉者而請命焉，而陰結其大夫之足以制高國者，以爲腹心，然後求入。如不得入，亟爲逃死之計可也。乃竟貿貿然出，于于然入，徼倖於射鉤之一中，而懈不復備，遂使子糾生殺如屠豕然，豈不惜哉！夫晉文當奚齊卓子，既弒之後，晉人來迎，可以入矣。其不入者，畏內變也。及閒關十九年，輔之以秦繆之威，而後敢入。呂甥郤芮復懷反側，微勃鞮之告，則文公幾於不免。甚矣！亡公子自立之難也。向使子糾幸而先入，高國謀之於內，小白攻之於外，事猶未可知也，況不得入乎！有如秦晉主子糾於外，則彼小白初立，又安敢以不義脅鄰國，使殺其兄弟而束縛其臣以歸於己乎！吾故曰：管仲，天下才也，而其爲子糾謀，則未善也。意者子糾非伯才，天固將開小白而使之主盟中國歟？　又：甚哉！郤克之忿戾也。使於齊，齊君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夫人笑之。笑者固無道矣。克連兵東伐，至欲得齊君之母以爲快，不已甚乎！且齊使至晉，郤克嘗執四人殺之於河內矣。笑人之使而欲執其國母，刑人之使者，當何如乎？宜其無後於晉也。　又：齊襄公笞主屨者弗，及管至父殺襄，弗以身死之；齊莊公笞宦者賈舉，及崔杼弒莊，舉以身助之。笞弗者，襄公以見公子彭生而失屨，弗無罪也。笞舉者不知何事笞之，當不當未可知也，而二人之報其君逆順不同如此。人之善惡固天性哉！　又：田闕相爭，子我殺於成子而齊亡；曹馬相軋，曹爽殺於仲達而魏亡。《史漢文統・史記統・齊世家贊》引劉世科曰：贊語亦闊達可愛。

《魯周公世家》《史記・魯周公世家》司馬貞索隱：《左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手中有「爲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傳》文見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爲此說。譙周亦深不信然。　《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周公奔楚」，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書》以爲居東，而異說以爲南奔，推此類，則亦當時史法不備之故。自遷，固爲史，其高者固不盡知，而卑者差弗誤爾。遷言金縢事既錯謬，而繫以「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尤害義。《金縢》所謂「自以爲功代武王」，一時事也。舉周公所以造周者不足以用異禮，而以《金縢》故與之，是以天下之名器而爲徇己之私物，將與逢丑父、紀信一等矣。《史記題評》卷三二：老少相讓，幾于爭矣。孔子知魯道之將微，嘆之。太史公觀慶父、叔牙之亂務以揖讓相尚，而君臣之間，其戾若此，故亦嘆之。《漢愚按》卷三：《世家》稱周公踐祚當國，管叔與糾子流言，率淮夷畔，公作《大誥》，東征，誅管叔，二年而定。此誤于《明堂位》踐祚之說。不察《東山》之詩，于今三年，與《金縢》居東二年，先後次第誤也。自秦、漢迄今，人苟有心，皆疑公無殺兄之事，而竟不肯質言。子長亦竊疑之，欲爲公分咎，諉諸成王，故于此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于《管蔡世家》亦云，于《微子世家》亦云，諄諄爲公彌縫。不知公本無是事，即有王命，公豈肯爲之？況是時王心方疑，不必肯命公。公避位，何暇請命興師討謗己者？尚公有殺兄之事，亦宜有不利孺子之事矣。彼寧以身世代先王，剪爪沉河以代嗣王，獨忍于兄乎？《詩》、《書》俱在，按之本末了然。　又：《左傳》開卷輒稱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其婚禮得正可知也。《世家》稱：惠公爲其子隱公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桓公。不知此何據也？果爾，《國風》宜有兩《新臺》，然衛宣彰聞，而魯惠寂然，何也？無而加之則謗，有而疑之則當缺，以《春秋》雖弒君，疑則仍之，不敢質也。故曰：「吾猶及史缺文。」子長好信，聾憒處多，未可一二數矣。《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魯周公世家》：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

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黃子曰：「此非周公之言。」今案此說，斷乎其爲謬也。夫分茅胙土，南面而君一國，以長子孫，以成教化，在周公固當爲百世計，其於伯禽必非率爾遣之而已也。計魯國之人民風俗，與伯禽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皆必有面命而手畫之者，伯禽特奉行其意耳，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而乃徐問其所以立國之故與？又豈待太公報政之速始報其簡而歎其子之智不出此與？且國無成俗，顧轉移何如耳。以朝歌之污染，聖人猶能變之，今治魯不至若朝歌之難也，何三年之內立法一定，遂坐視其後世之北面於齊而莫之能改與？攷魯公之國在成王踐阼之初，周公攝政方始也，審以太公之法爲善，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今乃三年而定東土，七年而還政，然後營洛邑，居九鼎。先是官政尚未次序，至是乃作《周官》，官別其宜，乃作《立政》，以便百姓，則其涵濡漸漬更有甚焉。而《洛誥》《無逸》等篇，訓辭諄復，卒亦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何與？夫三年者報政之常期，虞廷三載攷績，孔子爲政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即孔子之成也，此而尚以爲遲，則必出於一切苟且之法然後可，吾不知其何以爲周公與。不但此也，太公，聖人之亞，治國必當有法，豈有五月報政之理與？爲此說者，戰國謬悠之談，而太史公采之，《淮南子》采之，《韓詩外傳》采之，則皆義理不精，好奇輕信之故也。《史漢文統·史記統·魯世家贊》引張溥曰：疎斜不整，正其妙處。

《龐眉生集》卷一三《周公論》：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雖聞之田夫，余信之；理有必無而不可惑者，傳之天下，傳之聖人，雖傳之萬世，吾不信也。何則？鳥之善風，魚之善水，獸之善山，石之善沉，水之善流，濕之宜暴，燥之宜濡，人之宜衣食，草木之宜灌溉，此一定而不可易者，雖田夫言之，所言者天地之自然，必可信者也。若曰鳥走陸，魚在山，獸能騰，石可浮，水性不流，濕者宜濡，去燥以暴，活人者奪之衣食，蕃草木者宜乾，此非天地之自然，故雖傳之天下萬世，傳之聖人，吾必不信也。周公之誅管蔡，管蔡之爲周公誅，筆於書，短於公孫賈，辯於孟子。儒者環坐而議周公，必曰：「嘗誅管蔡，無過乎？」曰：「無大過也。」「何說？」曰：「武王之疾，周公嘗欲代之死矣，其爲弟弟無疑也。弟弟而殺其兄，必非爲身謀，蓋出於不得已也。」又或曰：「周公奉孺子，副重器，天下洶洶。朝野未寧，當是時，天下之責在周公，而二叔叛，如瘭瘤踞項，一吸三引而不可活，故誅之者安天下也。」噫！此特閨悖疑戲之論，雖以尊聖人，實以病聖人，雖欲置之無事之地，實擁之於淖污不可居之域也。夫漢文帝之處吳王也，不朝，賜之几杖，曰：「王年老，固當不朝。」吳王感悟，終文帝之世不叛。夫不朝，叛迹也。叛而誅之，正也。而文帝若此，豈非以兄弟之間不可以常情論乎？叛而不殺，不殺而又叛，是文帝處兄弟之間，有餘裕也。管蔡之叛，不過如吳王而已。曾謂文帝之所能處，而周公以聖人之德之才反不能乎？且聖人處天下之事，必有出於尋常，而非耳目所及者。武王之伐紂也，非如宋唐竊奪人之國也，蓋必有以服其心。伐紂而封武庚也，非如魏晉之封獻帝後主也，蓋必有以結其志。周公之封管叔蔡叔也，所以使之監叛也，蓋必有以量度其人。武王服且結之於始，而周公量度之於終，而三人者猶叛，是三人者之心，非人心也；是二聖人揣摩天下之勢與情，不能異於常人也，有是理耶？叛不叛未可知，縱如其叛之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是叛指周公爲名也。叛以周公，自周公視之，私也。聖人豈若是之重於私而薄天下之大分哉！夫代死，周公之弟武王也。武王之於管蔡，同一兄耳，而爲弟之心遂不同至此耶？昔樂羊殺子以食君，陳昂尚謂其非忠，而況殺其兄乎？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天地之大逆也，故人人得而誅之。而惟子弟不與聖人立法之意，豈不曰臣弒君，子弒父，大逆也。子弟誅之，是以逆匡逆也。使人以逆匡逆，則天下爲逆者，將無時而止矣。苟如所云，則周公非以逆匡逆者歟？如此則斷非周公之所爲，亦甚明矣。而孟子乃左右掩護之。其亦未之思耶？或曰：「管叔以殷叛，未言殺也。孟子論其致叛耳，亦未言殺也，則殺之事有無未可知，而世無白其不然者。」予曰：「人之所以不敢言無者，徒以古傳者之言也。苟如古傳者之言，則堯嘗命后羿射十日矣。從而信之，亦思彎弓而射日乎？」

《義門讀書記》卷一三《史記》：《魯周公世家》前據《詩》、《書》，後據《春秋》。《讀史糾謬》第一《史記·魯世家》：周公佐成王定官制，制禮樂，經國野，撫中外，勛迹甚多，世家叙次甚簡略，亦一憾事。又：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語亦過繁，不如《尚書》之簡淨。又：叙管蔡流言事，中間忽入周公誡伯禽語，後叙管蔡已誅，東土已集，又入周公爲詩貽王事，章次乖錯陵亂，殊欠順序，此太史公未經修煉之文也。

《燕召公世家》《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成公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不知遷所謂疑者何事，必挾世俗之意。既稱伊尹、伊陟殷諸賢臣，使召公之智不足以知之，則周公一時之語，安能遽說其心？遷論聖賢之際，大抵率易如兒戲耳。《史漢愚按》卷三：世儒解《春秋》，謂夫子尊中國，攘夷狄，秦、楚、吳皆擯不得與盟會。夫吳、楚猶中夏也。如燕處北貊，亦未與盟會，則猶爲夷狄矣。若是，則三五帝王，所自立爲諸夏者，僅區區耳。周之西京與秦地同爲犬戎，夫既不以犬戎夷豐鎬，齊、魯介在海濱，與徐淮同壤，又不以夷齊、魯，獨于杞、邾小國輒鄙夷之！陸渾密邇東都，不以夷二周，獨楚群蠻，而幷夷楚乎？若是則甘棠肆業八九百年，屏在幕南，化爲犬羊久矣。況今數千年後，我國家定鼎，屹爲神京，三百年來，冠裳衣物，震耀縣寓，則是《春秋》之言爲無稽矣。鄙儒固陋，失仲尼之義。子長《燕世家》愈草率不足觀，訓詁頗能駁之，此其大者。《史漢文統・史記統・燕世家贊》引曹勳曰：姬姓後亡惟燕，其醫家所謂尪羸壽考，勢固不必強也。又引李清曰：詞簡練而意委婉。《史記校》卷上：國之盛也，豈不重賴賢子孫哉！周之開國，二公分陝，《君奭》一篇，周公推之甚至，可知爲聖人之徒矣，而史公不書其子，止渾言之曰，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而春秋二百四十年，亦未與會盟之事，且魚鹽之利，與齊共之，而不能富強其國，無亦忝乃祖乎。史公推其後亡之故，本諸召公，良有以也。沈豫《讀史雜記・燕世家》：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皆不詳名屬，疑者闕之。後世譜牒家，必欲牽扯傅會，便轇轕不清矣。又：自三百石吏已上是以漢爵明周制。

《管蔡世家》《史記・管蔡世家》司馬貞索隱：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爲曹，有系家言」，則曹亦合題系家，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微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且又管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題管、蔡而略曹也。《蟫衣生蜀草》卷六《管蔡論》：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王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之荊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矣。傅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則姒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紂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幸不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嘗管蔡者，顛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即不顛，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義門讀書記》卷一三《史記》：《管蔡世家》叙事針綫甚密。《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讀管蔡世家》：太史公著《管蔡世家》，始書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末書曰：「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略】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以後世史例言之，同母兄弟不宜書于《周本紀》，而《魯世家》宜書，太史公不書，其懼傷周公之心歟。然必書之《管蔡世家》者，所以見聖人之不幸也。且管叔蔡叔均罪，而管叔無後，不得有世家，太史公不書曰《蔡世家》，而曰《管蔡世家》，蓋聖人之處兄弟也，盡乎當然之仁義而已。使管叔有後如蔡仲，周公必言于成王如蔡仲之封，豈有異哉？太史公之智，足以知聖如此，故曰：「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也。」

《陳杞世家》《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周人崇尚報應，遷所稱

唐、虞之際有功德臣十一人，舜後爲陳，田常建國，皆舊語也。然武王封先代，蓋褒有德。臧文仲嚾臯陶不祀，謂德義之後不應絕爾。若陳氏篡盜，亦曰舜所致，則是不復論天德，但以利責報也。至孔子始改此論，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夫以天下爲不與，則雖勢位銷歇而道德自存，義理常尊而利欲退聽矣，此遷所未知也。

《衛康叔世家》《史記・衛康叔世家》司馬貞索隱：和殺恭伯代立，此說蓋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箴誡于國，恭恪于朝，倚几有誦，至于沒身，謂之睿聖。又《詩》著衛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以爲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蓋太史公采雜說而爲此紀耳。《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衛康叔世家》：衛伋壽晉申生事極相類。伋壽至性，既類申生，而晉獻以烝齊姜，生申生。衛宣以攘伋婦齊女生壽，亦相類。齊女讒伋，驪姬讒申生，亦相類。申生死無後，伋壽死亦無後，亦相類。獨壽爲齊女所出，其母讒伋而壽死之，此尤人情所難。甚乎哉！孝子之不得於頑嚚也。《讀史糾謬》第一《史記・衛世家》：武公，衛賢侯也，其德行學問之盛，見于《毛詩》、《左傳》，弒兄自立必無之事。《史記》據雜史而并載之，枉武公甚矣。又不能詳著其德性學問之美，此史遷之有愧于信史也。楊愼以爲太史公作史曰，《毛詩》、《左傳》未出，故附會若此，殆亦曲爲之解，夫太史公豈不見《毛詩》、《左傳》者邪。《梅崖文鈔・讀衛世家》：宣公奪太子伋之妻姜，而伋母弟昭伯頑烝之，姜妻太子，則太子婦入于宣，則君母然，遂生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知禮義遠于惡，懿公滅戴公、文公，繼有衛國，天將醜宣公之德耶。衛之內亂未有如是之甚者，天下無無母之國，以所生姜母也，以名分王母也，文公何以稱焉，以告于諸侯，昭伯之惡不足誅，而姜其不入于宣之廟矣。孔子刪《詩》而存之者，帷闥之私，流惡無窮，及于子孫可懼也。《友竹草堂文集》卷三《讀衛世家》：衛武公稱睿聖，其得國乃以弒逆，史可信乎？烏有弒逆之人而睿聖者乎？必史不當疑，則《淇澳》、《賓筵》、《抑》之詩，舉可疑也。後人較武公在位之年，與《詩》之言「髦彼兩髦」者不合，以駁史似得之矣。雖然，天下之事常患無其理，苟實之理而非，竟無可通，則又不可執尋常之見以相難，謂天下必無是事也。古來以一身前後異轍者，莫如王莽，當其未敗，行事之迹與夫篤行君子奚異哉！班氏作傳，直暴其惡于折節要譽之初，是據其後之行，而誅其前之心也，然人心豈可見哉。設取後之君子所爲有類乎是者，概斥曰僞，則必以持論刻深取罪天下，且以匿情言之，古人爲善，稍近名者何事不可以相加也。然則何以處莽，毋若分別觀之，其前之爲，固亦有志于善而強抑以行之者也，其後之爲，則漸瀆于惡而勢成乎燎原滔天者也，惟聖罔念作狂，有其理必有其人，非莽之謂乎。由此推之，知必有狂之作聖者矣。唐太宗無武門之事，更甚武公，自唐至今，未有以昏暴目太宗者，其虧行于同氣，而潤澤在生民，天下之民，日食其德而歌頌之，于其前事，豈惟不欲置諸齒頰也，而又將諱之飾之夫？何疑于武公，且以太宗之賢，未聞其有一日之自悔，則安知不以元武爲己功，而俯仰無憾也。武公之悔過，誠不知其何指，然固誦言于口，又且使人誦言之矣。人惟無意于改過也則已，若審有意也，則雖事之已成，時之既往，亦庸有他端之補救。即不然，其心自知有過，時若無所容焉，是猶愈于怙終而爲聖人之所許也。今取武公之事于其得國之初，以孔子之道爲之處，其將怨艾不已而殉溝壑乎？抑改行以晚蓋乎？孔子于楚靈王，責其克己，苟殉溝壑，猶之不能自克也，自克必晚蓋，則以惟狂作聖予武公，其誰曰不可，夫武公之罪，無可立于天地之間者也，猶有可以悔改之理，世人之有過，萬萬不至如武公，而何不可以睿聖，則存史之實，爲後世改過者勵可也。

《宋微子世家》《黃氏日鈔》卷四六《史記》：《世家》之首，并叙三仁，明微子歸周之本心善矣。宣公捨子與夷而立弟穆公。穆公不能忘德，將死，復立與夷爲殤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宋始亂，是穆賢而殤不肖甚明。宣之讓賢也甚公，亂不始于宣之讓也。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之世無寧國，豈皆讓使之然歟？其後，襄公讓弟目夷，不果，襄公卒以不用目夷之言而敗。向使目夷爲之君，宋未可量也，讓豈階亂之舉哉？當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弒兄而攘其國，子孫干戈相尋者總總也，史不之譏，而譏宋宣之謀何也？且襄公初欲讓國目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于己也而卒不用，知賢而不能用，襄蓋妄人耳，史反多其禮讓，又何歟？《史記匯評》卷三八引王鏊評：太史公作《宋世家》，而首叙三仁，所以宗孔孟，故贊首亦明言之。箕子、比干傳俱附見《微子世家》，正見其迹異而心同，宜牽連書也。《書蕉》卷下《面縛》：《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然則微子有四手乎？不然何

以既面縛，而又有牽羊把茅之手乎？史云微子抱祭器歸周，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究言之，抱祭器歸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論云去之者，去紂都也，斯仁耳。《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宋微子世家》：作《微子世家》言而箕子、比干附見焉，不幾重微子而輕箕子、比干乎？箕子國於朝鮮，比干絕無後，故二子皆不得別立世家。使爲箕、比立傳，則與微子不類。設以箕、比之故降微子而同傳，則微子爲宋祖，又無可降之理，故牽連書之，而贊復以孔子之言終之，此太史公筆法所在。又：蘇子由曰：聖人雖與人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此爲周公而發。予最愛此論，以爲非坡公所及，蓋封武庚於殷，封微子於宋，舉蔡叔之子胡爲卿士，周公之心與堯舜一也。坡公非武論，直是敢於背誕。又：《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商之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此論可與子由相發。林伯桐《史記蠡測》：宋襄公最不濟，而嘗列于王霸，頗不可解。豈非人心惡楚，故不忍于宋襄之敗，而宋襄又早以讓國得名，故遂以次于桓、文之後耶。史公曰：「傷中國缺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宋世家・贊》）其言當矣。

《晉世家》《黃氏日鈔》卷四六《史記》：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錫文侯，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入周，襄王乃獻楚俘，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弓矢秬鬯，此又一時也。史遷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注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益誤矣。又：晉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爲安，功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史記鈔》卷二〇：晉本大國，而史公次晉武公以及獻公之立，世系甚明。而獻公惑于嬖姬，五公子相繼爭立，而晉不絕者如帶矣。文公末年得復國，以伯天下，靈、景、厲，中才之主，然因遺業，又多強輔，故得與秦楚幷雄中原。悼公再伯，未幾而死，國遂分于六卿以亡，悲夫。《史漢愚按》卷三：晉之得罪于《春秋》甚矣。《左傳》，晉人僞作，其譽重耳如湯武，尊晉如三代，矯飾而彌縫之。有《春秋》在，焉可誣也！子長作《世家》，專倚辦《左氏》，無獨裁，以發明仲尼之意，烏用芻狗爲？《文侯之命》，平王以私晉侯仇，非治命也，《書》存之，志亂迹云爾。《世家》剿襲附會，以震耀重耳之爲侯伯，乃《春秋》何嘗齒之？大抵遷史草竊，舛駁多端，小者《索隱》略具，大者訓詁不悉也。世儒誇其文辭體裁，文辭矯矯遒勁，而整密不及孟堅，體裁則《尚書》作古，非遷始也。草創未討論，遇腐刑，而不虞後世無直諒之友耳。《史記評林》卷三九：晉之亂自桓叔命名時，晉人即曰：「此後晉其能毋亂乎？」及封曲沃，又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至此，武公果滅晉。而太史公結之曰：「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固亦證二說之不誣，亦以見亂之所以來者遠也。又：重耳以賢公子稱，乃溺于齊女，遂無志反國，使非齊女諸臣謀，終一亡人耳。然則重耳之得國，其天意乎？太史公叙其事之顛末，曰「天開」者四，曰「天置」者一，可概見矣。《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晉世家》：《晉世家》叙文公入立呂省郤芮作亂事，繼以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因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於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此一段實補左氏所未及。子推從亡，在狐趙之列，不應文公忘之。文公方有事圖伯，亦不宜忘其功臣，使來者聞而解體也。賞未及推者，不獨內外倥傯，亦以推功大，宜受封邑，未及區處耳。如左氏所載，則文公憒憒甚矣，安能圖伯。又：晉勝楚於城濮，歸而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狐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士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賞則先萬世之利，戰則徼一時之功，此文公之所以止於伯與？不然，雖爲西伯可也。戰則徼一時之功，賞則先萬世之利，此文公之所以終能伯與？不然，雖爲宋襄可也。又：晉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仁義」二字，自孔孟而外無人能道，而曠以一瞽矇發之。大哉言乎！太史公書之，亦是特筆。吳騏《讀書偶見》：夫過貪者必幷已所有而失之，過忍者必自傷也。驪姬不讒申生，使得嗣位，申生仁人，豈不厚于其弟哉。貪晉之富而忍殺申生，晉不可得而兩子皆斃。使不厚毒以賈患，兩子食邑，與晉盛（哀）[衰]可也。《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晉世家》：通篇以世數，年紀爲章法。桓叔受封紀年。武公得國紀年，卒又紀年。武公即位，追叙其父、大父。悼公即位，亦

追叙其父、大父。故文公之立，覆舉獻公之子，因以爲章法。文公少而得士紀年，其出也紀年，入而得位紀年，因以爲章法。標齊威王元年，見亂臣不謀而同惡，乃天道人事之極變也。

《楚世家》《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序《楚世家》可觀。言其再自王，及隨請尊楚，周召數隨侯，意即疏闊，以管仲對詞考之，周之號令殆不復通于江漢間久矣。又：「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虎肉脾而兵利身，人猶攻之」，二事皆《戰國策》所無，其文無異。意劉向所序，比遷時已有遺落也。《史記評林》卷四〇引凌約言評：「孔子相魯」，太史公每于世家俱特書，以其出處繫天下之興衰，非特關魯國已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案楚王之淫樂不聽政，乃術也。彼陰以此別其臣下，從吾於樂，又從而諂諛之者，不肖人也。苦口力諫者，賢臣也。故一朝聽政，所誅者皆不肖，所進者皆賢。誅進以數百計，而無過舉焉，齊威王之烹阿封墨亦然。予故謂殷高宗之三年不言，與楚莊之三年不聽政，其所操王霸之術不同，而其用意相似。不然，此三年之久，以亡國有餘矣。又：同爲人子也，伍胥走以報父讐，伍尚死以殉之。同爲人臣也，鄖公弟欲殺昭王以報父讐，鄖公以身事之。同爲人友也，專諸刺王僚以成伍胥之伐楚，申包胥哭秦以攻之。包胥吾無議矣，尚正也，胥權也，鄖公欲爲胥而不能者也。父死不能報仇，仇之子蒙難，過之而欲剚刃焉，非勇也。鄖公之弟矯其兄而甚焉者也，無爲戎首，不已多乎，奈何其以身事之也。若專諸者，小人之雄，刺客之靡，好勇而不知義者也。又：楚王郟敖名員，子胥亦名員。郟敖之後爲靈王，靈王之後爲平王。子胥平王時人，相去不遠，而犯郟敖名，何也？如以楚蠻夷無諱，則前此晉靖侯名宜臼，而周平王亦名宜臼，是君同臣名也。穆王名滿，王孫滿亦名滿，是臣同君名也。豈世次稍遠便不復諱邪？《讀史糾謬》第一《史記・楚世家》：乾谿之役，風諫靈王者右尹子革也，其陳述應答，語語俱有隱刺。《左傳》載之甚明，世家以爲析父，誤矣。且于應對機鋒處，多以刪略，而贅以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眞不知子革風諫之旨及左氏紀載之意也。又：「楚恐城郢」、「楚乃恐而城郢」，按此一事兩叙，先點城，次用初字追原，乃解叙所以城郢之故也。正太史公叙事有法處。《索隱》據《左氏傳》楚無重城郢之文而摘《史記》爲誤，亦不自知其誤者也。又：《楚世家》後篇叙楚入戰國時事，多錄《國策》全文，筆意跌宕，極疏爽俊快，然與前篇質古簡峭之意絕不類矣。又：「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按楚無勇士宋遺，考之《戰國策》乃云「遺勇士從宋遺齊王書」，則宋遺非人名也。太史公考據之學往往疏略輕率如此。楊復吉《夢蘭瑣筆》：《史記・楚世家》：楚王負芻（當始皇二十三年），秦將王翦破我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當始皇二十四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至《秦始皇本紀》則曰二十三年，王翦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游至郢陳。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荊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紀事異同若此。潘永季《讀史記劄記》：楚靈王十二年，棄疾作亂自立，靈王自殺。簡妙。

《越王句踐世家》《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遷載范蠡，殊不足據。《越語》固言其去矣，而遷取雜說，既言其相齊，又去齊爲陶朱公，又子殺人于楚，又行千金書遺莊生，又莊生怒長子，卒敗其事。信如是，則蠡逼側亂世，以狡獪賈豎爲業，何異呂不韋之流，何必稱賢也！當遷去蠡時尚近，而不能斷其是非，使蠡蒙羞，惜哉！《四友齋叢說》卷五《史一》：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霸越諸謀畫與越事相連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殺人事亦附其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葛鼎、金蟠《史記》卷四一引鍾惺評：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用財之人者朱公也。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固在，用長男，則虛費私齎之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捨，明取捨只在知人。越滅吳定霸，得力在一范蠡，史遷以活中子一事爲《越世家》終局，舉此以見蠡之用財用人，所以事越之道不出于此，此文字映帶處。《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越世家》：句踐反國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略】案：同言乃合縱之計也，但不以此爲名，陰用之耳。其後吳與齊晉爭伯，兵連於外，

輕銳盡死，越乃乘虛入之。同之言無一不驗，可謂奇計矣。乃不發於種、蠡而發於同，越多才如此，豈可辱乎？　又：三家滅智伯，燕昭破齊湣，亦合縱也。漢王破項羽，但以己綴其兵而己不與力戰，而韓彭英布輩犄角撓之，亦合縱也。吳蜀之得以抗魏，亦合縱也。小弱敵強大，千古不外此法。《經史辨體》史部《越世家》：范蠡以一人之身，既爲范蠡，又爲鴟夷子皮，忽又爲陶朱公，秘秘密密，行踪無定，豈非見色斯舉，明哲保身，若到此便住，間間一畝，即中男得保首領矣。乃雄心未戢，復止陶致富，名高一時，富甲天下，中男之禍，自此而起，蓋未有殺人而不因驕奢生者，未有吝財，而不自謀生出者，此仍朱公殺之，非關長男殺之，中男自殺也。史公曲筆暢寫，各極淋漓，要人于局內責長男，局外惜朱公，非惜朱公之不遺少子，正惜朱公之居陶致富，爲知止而不知止者之戒也。故于未變姓名時稱范蠡，更名鴟夷子皮時，亦稱范蠡，獨自謂陶朱公後，竟稱朱公，絕不提范蠡，見蠡前後兩截，前成名能棄，積財能散，後爲陶朱公，竟有終焉之計，致啓長男吝財以殺其弟也，眞正鐵筆。《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句踐世家》：句踐先世無所考，子孫事亦甚略，實傳體也。范蠡謀吳霸越，具見句踐語中。其浮海以後事，不足別立傳，而史公惜其奇，故用合傳體附載于後，非常法也。《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極贊句踐，是史公專心喜此一輩人物。

《鄭世家》《史漢愚按》卷三：鄭有子產，何至不如越有范蠡，其人品功法超出遠。《世家》于范蠡稱述不容口，子產相鄭始末，泛泛然，其于他詔令策士辭客語，非典要輒剿襲不厭。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而略不及，何也？至于贊語，牽引晉荀息而捨子產。嗟夫，十荀息，寧易一子產乎？《天才才子必讀書》卷五：前有里克，何意後有甫瑕，此所謂變所從來也。史公深於世，故如此。

《趙世家》《史記鈔》卷二：《趙世家》次趙衰所由始及所由中絕，與簡子所由興如畫，而武靈王胡服以招騎，其所北卻林胡、樓煩，并中山以西，通雲中、九原，于以窺秦，可謂英武矣。惜也不幸中殂，至于兩立公子，分王其地，遂亡沙丘宮，悲夫。《稗史彙編》卷九八《史不足信》：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又或辨其有無，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弒其君，則盾故未嘗殺於靈公，而盾之善終，何嘗死於屠岸賈？史之不足信者多矣。《焦氏筆乘續集》卷五《左氏史記之異》：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甚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序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叙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五《冗篇上》：白起阬長平四十萬，古今以罪趙括。括輕躁寡謀，可罪也。而長平之事，則大有難言者。世襲故常，類以括爲妄庸豎子，則弗攷之甚也。何者？四十餘萬之衆，匪易禦之師也，四十餘日之圍，匪易支之困也。使括也而果妄庸豎子，若宋義、劉秩、李元平輩，將鋒交即潰，曷能以其衆戰耶？將伏發即殲，曷能以其衆守耶？以四十萬之兵，陷必死之地，壁四十餘日之久而亡一叛者，至括死而後降，則括之爲括可知也。括當時所與援桴對壘何人哉。秦兵之彊，天下靡敵焉。白起所擊，天下靡堅焉。彼且因失地之忿，勵用壯之師，非關與之戰，兵亡名將亡勇者比也。當起未將，而頗之禦紇已惴惴矣。洎乎武安既出，秦掃境以潛屬之，而其王又親至河內，發卒弱以趣之，蓋不啻宋人所謂空國而戰者。噫嘻，當其時，事勢之亟何如也，吾以即信乎弗代，而馬服復生，未易云也。夫括也果若李元平輩，則一王紇舉之矣，而胡以必起以寡擊之，以正擊之，亡不可者，而胡以用衆，而胡以用奇，且一朝食滅之矣，而胡以若是久也。惟將而必起，而必用衆，而必用奇，而括之不得爲妄庸豎子也審矣。　又：秦之縱反間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其軍，胡秦之巧，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平原以廉頗當

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讒之，而秦間之入，直以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衆，外創於敵而內迫於君，是章邯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聞斯語，其能無躡然動哉！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蓋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特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卻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於白起之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芒卯屬轍之續，而其敗或速於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不足以贖其僨軍之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而世之罪括甚於趙葱騎劫，而孝成、平原夷於王遷、郭開，余是以悲之。陳仁錫《陳評史記》卷四三：楚、趙、韓、魏、田齊諸《世家》多《戰國策》所遺漏之文，可見今之《戰國策》非完書，太史公刪潤卻多暢朗。信讒殺將，史公惡之，故特揭出。凡《世家》立論，俱有着精神處，此類是也。《史漢文統・史記統・趙世家》引鍾惺曰：左師悟太后，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字字閑話，步步閑情。又引陳仁錫曰：文不止九曲，幾於千萬曲矣。又引邵元禎曰：此是□諫之外，又別出一機軸，使強項婦人，圓融通脫，諫亦多術矣哉。《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趙世家》：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譙周曰：予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此二說竝言其事，非實也。夫荒忽之事，固不可以意揣。然大約秦以前事，自六經以外，雖左氏不無浮夸，況其他乎？秦火之後，購書爲難，故漢初僞書雜出，多緣閭閻小夫肆其狡獪，而學士不察，雖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亦信爲實然，良可歎也。又：趙武靈曰：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奇行之奇言放僻也。苟服奇而民志即淫，則鄒魯章縫便可以此必其中無奇麥乎？苟俗僻而民行皆陋，則吳越文身便可以此必其中無秀士乎？語意如此。索隱訓鄒魯好長纓爲奇服。夫冠之有纓，法服也，何奇之有？又：主父胡服騎射，與公子成、趙文等議論，其辭雄俊博辨，勢如河決。當其將三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乃詐自爲使者入秦，欲自略地形，因覩秦王之爲人也。此其膽志才略，豈特兒視六國諸君而已哉。雖以秦政方之，蔑如也，使主父不死，縱不能取秦，亦當與之更相雄長，如秦繆晉文之時，而六國倚以自固，則可以不爲蠶食。彼衡人齷齪，安所施其謀乎？主父之失在於令弱子治國，而身略地於外。彼公子章之能亂，日侍其側，而不知肥義非應變之才，又使之輔其弱子，謬矣。又欲分趙以王公子章，猶豫不決，而沙邱之變起矣。自古雄傑非常之主，經營四方，而內忘其肘腋之禍，皆不知大道故也。吾感主父之事，益歎聖賢脩身、齊家、窮理、知人之學，萬萬世不能易也。又：肥義者，趙武靈王之先世貴臣，而武靈以六尺孤付之者也。公子章與田不禮之將爲變也，李兌以下皆知之，義亦自知之，事固有大於此者乎？義盍言於武靈亟去田不禮，而以他人代之，羽翮既鍛，凶謀自衰，此上策也。不然，則將順武靈之旨，亟勸其封章於代，而徐爲之圖可也。又不然，則請於主父以盜賊出入爲辭，析符爲驗，此後主父召王合符則往，不合則不往，亦防姦之一法也。今義不告於主父，徒與信期鞏私憂竊歎，其處姦人矯命召王，不過以身嘗之而已，卒之身死而禍不得弭，豈非不善處死之故哉。夫肥義爲主父信臣，言之未必不聽。即不聽，亦當致位而去，授政能者，未必其不能制章也。計不出此，遂使沙邱之禍主父父子俱死，豈不惜哉。彼惠文王之不死，特偶耳。嗚呼，吾讀史得二人焉，晉荀息、趙肥義，皆守咫尺之義而不知大道者也。《經問》卷四：《左氏》所記晉，策書也。《史記》，小說家文也。策書以經爲主，不大乖舛。而小說家文，則春秋戰國間人多造爲街談巷語，稗官經裔以述時事，因之有屠岸賈、公孫杵臼諸說。此在司馬談作《史記》時並未之入，而遷始入之。蓋以遷承父官，至太初元年始受《史記》，至天漢三年，而即有李陵之禍，倉卒成書，故凡《史記》中其說多有矛盾處，則皆談創而遷改之，非實錄也。如此事，則決當從古傳，不當從《史記》。且決當從《史記》之《諸侯年表》，不當從《史記》之《趙世家》。予初亦極喜《趙世家》文，且極喜屠岸賈治弒靈公之賊，族滅趙氏，此可謂國法之最快者，無如其記事乖謬，並不可信，如云：景三年攻下宮，則《春秋》夫子所記在成八年，是年爲晉景公之二十七年，非三年也，一謬也。云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則前二年秦之戰樂書代朔將下軍，以朔死故也，至是已六年，而朔猶得與同、括並殺，二謬也。又云趙朔妻爲成公姊，夫成公者文

公之子也，趙衰適妻爲文公之女，豈有祖孫爲僚婿者？況文公之卒己四十六年，豈有以幼孫而妻六十餘歲之從祖母者，三謬也。又云：公孫杵臼匿孤兒一十五年，晉景公夢大厲爲祟，然後立武爲朔後，而復還武田，則尤不然。考夫子書，晉侯獳卒即晉景公也，見于成十年之經，其距八年經文殺同、括時，裁二年耳，安得十五年後尚有晉景其人者？此四謬也。然而《史記》世家其謬如此，而其爲諸侯年表即不然。其書景十七年殺同、括與《左傳》同，是年即立武而復趙氏田，與《左傳》同。又二年，而晉景卒，與《左傳》同，此舊史也，則談爲之也。若此世家之謬，則新史也，遷爲之也。故曰《史記》矛盾實談創而遷改之，非妄語也。若夫遷之爲此者，則戰國文也。戰國見趙興而誦趙功德，因而譽盾、譽朔並譽武，非信史也。《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趙世家》：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故五國事迹，《春秋傳》《國語》《國策》外，見者甚稀，而趙先世事迹獨詳。豈與秦同祖，故簡、襄以前之史記無所刺譏者，特存而不廢歟？《經史辨體》史部《趙世家》：占夢一段，閑文也，事之影也。太史公偏提影事，作實案，蓋太史公筆，純是悲哭笑歌。恰有一悲哭笑歌事，形于夢，見于占，便提來作案，極力描寫一番。哭是眞哭，笑是眞笑，反覺響象精魂之在紙上者，十百千萬倍于當年笑哭也。《清獻堂集》卷三《書趙世家後》：讀《史記・趙世家》竟，慨然作曰：甚哉，傳聞之惑人也！《春秋》無屠岸賈滅趙事，而太史公娓娓言之，其稱程嬰、公孫杵臼義甚高，以予考諸內外傳，乃事之所必無者。王伯厚嘗據孔氏《正義》及呂成公說，以明其誤，然特以理斷之，而于當日事實，猶未盡也。案《傳》，晉趙嬰通于趙慶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優哉。此景公十四年事，在魯成五年。至成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云，趙慶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爲征，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此景十七年事。蓋難之作也，實厲階于姬，成于欒卻。成十七年《傳》，韓厥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國語》段規亦稱趙有孟姬之讒，而襄二十三年《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當日後先紀述，歷歷如是，不聞其一及屠岸也。是時誅者惟同、括，《經》、《傳》皆不言有趙朔，蓋朔已前死，嬰齊又已放外，豈得四人幷誅？而成十三年《傳》，猶稱趙旃將新軍，趙族何嘗盡滅。且使其事爲討靈公之賊，則旃正趙穿子，恐亦不應獨免也。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是武生已久，縱爲朔之遺腹，亦非生于同、括既誅之後，況《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諸人，其時三卻猶在，三卻之滅，事在成十七年，去同、括事才十一年，則武之冠，去被難時至多亦不過十年，安得有程嬰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始出之事哉？冠而見諸大夫，則是時武蚤立矣。立武事，《傳》即繫于討同、括下，蓋終言之，固非即在本年。然考晉景卒于成之十年，即討同、括後二年，其夢大厲曰，殺予孫不義，杜注，厲，趙氏先祖也，與《史記》大業爲祟之文合。蓋同、括雖不令，然死非以罪，或韓厥因是時乘機言之而反趙田與？然《史記》乃以誅趙事屬之景之三年，則爲魯宣十二年，于是云居十五年，景公疾，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又云：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三卻。所叙年數事本，全與《左氏》相悖，予故瑣悉辨之，以爲所必無者。不寧唯是，即賈也、嬰也、杵臼也，亦未必實有其人，何則？晉作六軍，其將皆卿也，賈既位司寇，且能擅兵權，役諸將如此，豈緊無一軍之任？而《傳》自晉文襄以下，諸卿之先後嬗爲執政佐軍者名族，皆班班可考，寧獨遺賈？《晉世家》亦不言賈，其爲《趙世家》之漫記異聞明甚，賈既不的，嬰臼益無足言？而唐時猶有河東趙氏，于先人祠別舒一座祭二士，至今傳奇家彌滋悠繆。故曰，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義門何氏曰，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不足據，特戰國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史記輯評》卷三《趙世家》：《左傳》無屠岸賈事，亦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史》故獨詳。《史記評議》卷二：《趙世家》是一篇極奇肆文字，在諸世家中，特爲出色。通篇如長江大河，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令覽之者應接不暇，故不覺其長，用筆節節變化，有移步換形之妙。如叙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事，以淋漓激昂勝；叙武靈王議胡服事，以縱橫跌宕勝；叙公子章等作亂，公子成、李兌等興兵圍主父事，以歷落纏綿勝。尤其妙者，在以四夢爲點綴，使前後骨節通靈。趙盾爲夢，爲趙氏中衰趙武復興伏案也；趙簡子之夢，爲滅中行氏滅智伯等事伏案也；趙武靈王之夢，爲廢嫡立幼以致禍亂伏案也；趙孝成王之夢，爲貪地受降喪卒長平伏案也。以天造地設之事，爲埋針伏綫之筆，而演成神出鬼沒之文，那不令人拍案叫絕。贊語，痛詆趙王遷，爲千古泄憤，傲岸傳奇，雅與前稱。

《魏世家》《史記・魏世家》司馬貞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以予所聞，所謂天之亡者，有賢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

況秦虎狼乎？《史通》卷一六《雜說上》：《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略】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淮南遺老集》卷一二《史記辨惑》：《魏世家・贊》云：「說者皆曰【略】曷益乎！」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亡既迫于秦興，而非人世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亦迫于漢興而無可爲者也。而遷于《本紀》乃取賈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國，然遷之先言不得爲罪也。陳仁錫《陳評史記》卷四四：魏與秦接境，蓋相爲強弱者也。魏自徙大梁之後，其地日以削，幷于秦。太史公叙襄王曰「予秦河西之地」，「盡入上郡于秦」；魏昭王曰「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秦拔我城大小（七）〔六〕十一」；叙安釐王曰「秦拔我兩城」，「又拔我二城」；「秦拔我四城」；叙景湣王曰「秦拔我二十城」。蓋城盡國繼以亡矣。《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魏世家》：《新序》云：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成與璜，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予謂戰國之主賓友賢士者，皆以爲名而已。彼以賢人君子之言爲迂緩，不切於用，而猶欲藉其名以震燿鄰國，故厚爲禮貌而不委以事權也。夫文侯過矣，而國家待浮名之士則當參用其法，如諸葛亮之於許靖是也。晉之於殷深源，唐之於房次律，皆怵其高名，置以臺輔，事安得不敗乎。《松桂讀書堂集》卷四《讀史》：《史記・魏世家》贊云：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太史公拊膺於無道之天而爲此言，讀者毋以辭害志可也。《始皇本紀》錄賈生《過秦論》云：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太史公既有取於彼，知《魏世家》云云，爲有激之論矣。俞樾《湖樓筆談三》：《魏世家》：哀王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年表》：哀王五年，「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而《秦本紀》云：惠文王後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其將犀首走」。夫犀首即公孫衍，魏人也，而以爲韓將，是《本紀》之誤也。《世家》、《年表》竝言取曲沃，而《本紀》獨言取焦。考《魏世家》及《年表》，魏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則曲沃入秦久矣。何於哀王五年又云取曲沃乎？是又《世家》、《年表》之誤也。《俞俞齋文稿初集》卷二《論史記魏世家書後》：或問《史記・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謂【略】曷益。」斯言信乎？史子曰：此遷信道不篤，而委之天，烏足知聖人哉。蓋溺于數，劫于勢，囿于成敗之說，亦烏足知天哉。夫大聖先天，大賢奉天，聖賢所在，即天所在。故伊尹以七十里興商，太公以百里開周，孔子以三月治弱魯。鄭至危也，用子產而獲安；齊至亂也，得管仲而驟霸。季梁在而隨存，由餘去而戎亡，范增不死，而項不滅，安有聖人用世而束手者乎？自來事成而後勢見，勢見而後數出。遷特于成敗之後論數耳。使六國能用聖賢，秦事必不成，勢且反而數亦變矣。且六國之將相，無望聖亦不必皆賢，而又甚之以不用。苟盡六國之材，各當其任，彼信陵、平原、廉頗、李牧等輩，未必不足以存六國，何有于聖人哉？曰：然則數定于天，數可變，天可違乎？曰：天既令秦幷六國，自不使六國得聖賢，六國中苟一得聖賢，即天令已秦而王天下。鳳鳥河圖，天所使也，無其德，非其時，必不出。寧能謂出亦無徵乎？天聖天賢，亦天所使也，遷不知聖，又烏足以知天？

《韓世家》《古史》卷一五：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晉自文公伯諸侯，至乎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饑饉，其報固當然哉。《史漢愚按》卷三：商鞅、申不害、韓非三人，學術同。鞅以其術強秦，申、韓二人，先後無尺寸之效。孟子謂以力假仁者必有大國。商鞅倚秦強，倦成倦敗；韓非身不自保，申不害全要領沒，幸矣。韓小而據天下之衝，首尾腹背受敵，延祀垂二百年，二人之力也。子長歸功于韓厥存趙孤，陰德之報，苟存一大夫孤，而食報千里之國二百年，天眷趙盾，不多于堯舜乎？《春秋》且謂趙盾弒君也，愚信經而已。《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韓世家》：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危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合發兵救韓。」八日而至。策士遊說之言，蟬連不竟，欲其意之達也。此獨三言而畢，穰侯已立發兵矣。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豈不善哉！因此悟文章家操筆執簡，有纚纚千言，究其實

不如數語者；詩人鋪張物狀，作《帝京篇》、《長安古意》，而言盡意餘，有不如五、七言一小絕者；無他，指事切情，入人胸膈故也。《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韓世家贊》：此贊又高推陰德，想見史公心地醇厚。夫陰德，豈可忽乎哉。

《田敬仲完世家》《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司馬貞索隱引譙周《古史考》：按《春秋》，陳恆爲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于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固非苟爲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德，雖有奸子七十，只以長亂，事豈然哉？《淳南遺老集》卷一二《史記辨惑》：史氏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則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所宜言乎？《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田敬仲完世家》：「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鄭人之謗子產也。大臣之謀國也，先威而後惠，威折則惠不孚矣。「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田常之欺齊侯也。姦臣之竊國也，先惠而後威，惠折則威不怨矣。諸葛武侯，蜀之子產，司馬仲達，魏之田常乎。《小酌腴山館文鈔》卷二《書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爲《田齊世家》，首紀以卜得國之由，復于贊三致意焉，其隱寄不足之慨深矣！至君王后雖明智，然不媒自通，其父且羞之，太史公獨著其死，以爲終其身能以合從全齊，而幷引齊人之歌，責王建之不能合從攻秦，卒爲秦所幷，其義何哉！余伏讀而深思之。秦爲首功之國，魯仲連以天下士，寧蹈東海而死，不肯帝秦，況秦自滅六國，裂井田，墮封建，焚書坑儒，竟使聖人大經大法，微言奧旨，以垂教天下萬世者，一旦澌滅無遺。奕世後聞，有能掊秦者，猶將引而進之，以泄天下萬世之公憤，而王建乃中其客奸謀，坐聽五國之亡，而齊亦不免焉。宜士君子深瞶而痛絕之也。夫陳涉一傭畊鄙人耳，旋起旋滅，然爲發難以燬秦者涉也，太史公亦列爲世家，則以王建之卒幷于秦，而太息于君王后之不可復作也，固宜。鹿興世《史記私箋》：鮑牧與田乞共伐高、國，及將立陽生，又欲順景公之命。徐孚遠謂其失計，非也。鮑牧只是信田乞之言，欲除國、高耳。廢晏孺子而立陽生，實非鮑牧之意，太史公特下一「誣」字，極妙。《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田敬仲世家贊》：史公又深信卜筮，看他筆下極力推奬出來。人憎《左傳》之失也誣，殆是少見多怪耳。

《孔子世家》《史記・孔子世家》司馬貞索隱：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爲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稱系家焉。《史記正義・孔子世家》：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于夫子，可謂至聖，故爲世家。《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一《孔子世家議》：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于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爲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孔子世家》所取甚雜，然比之載五帝三王周召等事，猶不至于駁異。譬如以象求人，雖非其眞，然禹行舜趨，要無桀跖步履，學者深考之，亦足以成德也。《淳南遺老集》卷九《史記辨惑》：《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有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采經摭傳，大抵皆舛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史記》世家爲有社稷人民者作也。孔子布衣，史遷以附諸侯王之後，且贊之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至今學者宗之。」其意尤抑彼而揚此。嗚呼，吾夫子天而人者也，能模寫其盛者，惟子思《中庸》數語及本朝伊洛考亭諸儒，若史遷之贊，蓋世俗之見，猶唐人尊以王爵爾，豈知夫子者哉。然漢世重道家學而輕儒，遷之家庭授受，本亦知有道家耳，而猶知尊慕之若此，此孔子之所以爲大歟。《資治通鑒前編》卷一六：晏嬰，賢者也，夫子亦每賢之。今景公將封夫子，而晏子不可，其必有意，《史記》載其沮止之語。後夾谷之會，《史記》亦謂晏子與有謀焉。朱子皆削不取，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自有不相爲謀者歟！然論晏子者，惟當以孔子之言爲正，他書未可盡信也。《四友齋叢說》卷一《史一》：人謂太史公爲孔子

立世家非是，蓋以爲論道德，則孔子爲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則孔子未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幷。是大不然。蓋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爲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有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則爵奪，以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于孔子者。《史記》又以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幷列爲傳，則其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史漢愚按》卷三：胙土世祿，謂之世家。孔子家無尺土，以比于諸侯，立世家，尊師重道也。昔顏淵死，門人厚葬，孔子以爲憾。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以爲欺天。身本尼山布衣，饑餓轉徙無寧日。死而矯舉以爲世家，與秦楚韓魏王侯同籍，枉其實矣。又廁于田完、陳涉之間，殊非其倫。與其虛貴虛富，屈于王侯之下，不若素貧賤，而序之列傳之首，猶爲得所也。唐宋以來，追尊王號，亦本世家之義。顧漢初百氏紛紜，子長獨知所重，至老子以與韓非同傳，涇渭分明，少有如子長者。唐杜甫詩云「美芹由來知野人」，若子長于夫子，亦可謂有野人之心者矣。《史記評林》卷四七引凌約言評：太史公叙孔子，自少至老，歷詳其出處，而必各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其卒也，則又叙其葬地與弟子之哀痛，叙魯人之從家而聚居，與高皇帝之過魯而祠。若曰夫子生而關世道之盛衰，沒而爲萬世之典刑，故其反覆惻怛如此，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天下君王至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若曰自開闢以來，唯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然太史公之知尊孔子可概見矣。又引王韋評：帝王本紀及《孔子世家》本非太史公力量所及，然采經摭傳，其用心亦勤矣。雖時有淺陋，而往往能識其大者。《世家》末引子貢、顏淵語，甚有見。乃獲麟與顏淵死相次，自此以後叙夫子卒時，讀之令人凄愴，起千載之感。今人讀書，一何容易？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陳評史記》卷四七：史遷可謂知聖人之道者矣，班氏謂其先黄老而後六經，非也。觀其作《史記》，于孔子則立《世家》，于老氏則立《傳》。至論孔子，則曰「可謂至聖」，論老氏，但曰「隱君子」。非知足以知聖人而能若是乎？或謂遷非知孔子之至者，必述其道德精微，然後謂之至，噫，道德精微，雖夫子亦自難言也，而欲責遷言之歟？愈言而愈遠矣。《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眉批：于唱歎之間寄留連不盡之意，詞短而興長。《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孔子世家》：甚矣王安石之愎而不通，狠而不遜也。孔子適魯，適衛，齊、宋、鄭、陳、蔡，此以何爲哉？而安石曰「烏在其爲行道」。太史公作《孔子世家》，附諸侯國之後，此特筆也。孔子龜蒙布衣，據魯親周，使列之本紀，則非其心也。然而大聖人梗概，又不可夷於列傳，故特爲世家以抗之。當西漢儒風尚微，黄老恣横之日，太史公能尊尚孔子，不遺餘力如此，豈非豪傑之士哉！安石乃曰：「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甚矣，其愎而不通，狠而不遜也。《史漢文統・史記統》引黄景昉曰：子長以天下君公形容孔子布衣，可謂極尊崇矣，此是太史公學識高處。又引文安之曰：以六家並論，史遷似亦溺於流俗，而能尊孔子於世家，其見不亦卓乎。《湛園未定稿》卷五《讀孔子世家》：太史公於孔子何爲而世家哉？予觀其自序每一國，則必挈其事之至重者，而著其所以述作之意，如於晉則曰嘉文公錫圭鬯，作《晉世家》第七；於越則曰嘉句踐滅強吳以尊周室，作《越句踐世家》第十二；於鄭曰嘉厲公納惠王，於趙曰嘉襄討周亂，於韓曰嘉厥輔晉匡周，於陳曰嘉威宣能撥濁世而尊周，然後知其世家乎孔子者，同之於列國之諸侯也。其同之諸侯奈何？曰：以其同尊周也。遷序孔子曰：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云云，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以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以天子之權歸之於周者，莫如孔子之功最大，故附孔子於世家者，非尊孔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終爲周之意，曰春秋非孔子，則周道幾乎熄矣。以孔子爲尊周，而尊周者，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於本紀，而下亦不得夷爲列傳也。然或謂稱世家爲尊孔子而兩失者，是未識遷之意者也。儲欣《史記選》卷三《孔子世家贊》：余讀太史公書，其間考信六藝，推尊孔子，可謂至矣。先黄老者談也，非遷也。談習道論，以虛無爲宗，遷博極群書，又與董生輩往來究切，師友淵源，超出其父。以其父詆其子，不亦奇乎。《義門讀書記》卷一三《史記》：論來孔子只合作列傳，太史公自據素王之說。三晉、田常，至戰國始列于諸侯，孔子則變例也。往日所見，謂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終于素王。三晉、田常，以盜篡傳世，此生民之不幸，而戰爭至秦楚之際也。意太史公序論之旨若此，不免鑿矣。《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孔子世家》：首舉天下大勢，傷天下不能用孔子也。次舉魯國禍變，傷魯不能用孔子也。《燕

在閣知新錄》卷二三《讀孔子世家》：本紀述其所本，尊帝王也，世家世爲諸侯，尊諸侯也，列傳則列一人之事迹而已。以孔子未爲諸侯，列於世家，似乎亂例，然不可謂史公漫無所考，而率爾載筆也。荆公云：「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予謂孔子無尺土之階，操筆削之權，蓋傷世之亂臣賊子不可得誅，而於筆削之間，未嘗不以予奪之權，自收其柄，故曰知我《春秋》，罪我《春秋》。遷列於世家者，正合知我《春秋》之意也。不世其家則道不顯，何能世天下。世其家者，世其道也。若使列之於列傳，則非所論於出乎其類之才。若使紀之於本紀，則失當日尊王尊周之旨。孔子《春秋》，蓋借魯以尊王也。史遷著述固多牴牾，而於孔子，則誠斟酌盡善者也。《史記榷參》卷上：太史公雖未深知孔子之道，而能尊孔子于黄老紛紜之日，其識蓋卓矣。昌黎之前，知尊孔子，此其首也。《隨園隨筆》卷二《諸史類上》：王荆公譏史遷不宜列孔子世家，以爲孔子之道不因世家而尊。姜西溟以史遷列孔子于世家，非尊孔子也。遷之于音則曰【略】于鄭、于趙、于韓皆然。而序孔子則曰：周室既衰，孔子追修經術以達王道，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其意諸侯之得世其家者，以其知有天子而能匡亂反正也。以天子之權歸于周者，莫如孔子，故附孔子世家以明其始終爲周之意。而尊周者，諸侯之事，故上不得比于本紀而下亦不夷爲列傳也。羅圭甫云：史公以陳涉爲世家，列于孔子之後者，有深意焉。遷以秦燒《詩》、《書》，則孔子之道幾于墜地，涉與項羽獨能起而亡秦，以存孔子之道，故列勝于世家而列羽于本紀。不然隴上耕夫，何世家之有？此説亦與西溟先生相發明也。《十七史商榷》卷四：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極，亦復斟酌盡善。王介甫妄譏之，全不考三代制度、時勢，不識古人貴貴尚爵之意。《困學紀聞·史記正誤》篇》又載王文公及滴水李氏説，皆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補訂序》：後世尊孔子，自史遷始，故布衣也，而列之世家。考聖迹者，舍是無從焉。顧遷所采輯，不外《論語》、《三傳》、《國語》、《檀弓》、《家語》、《晏子》諸書，而以己意率合之，往往與《年表》不相應。始遷嘗從孔安國問故，尼山世譜宜有所受，乃其叙問陳絶糧，與孔注不合，而歸與之嘆，伯玉之主，蔡之遷吳，皆前後兩見，是其顛倒訛復，有待後人之釐正者，蓋不少矣。林伯桐《史記蠡測》：大聖人之德，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豈人所能繪畫耶？故《孔子世家》所載皆博學多能之事，蓋其外之所見者如此而已。滴水李氏乃謂所以稱夫子者何其陋也，似非公論。《史記辨證》卷五《孔子世家》：自孔子以前，無聖人不爲帝王者。伊、周之不爲帝王，以太甲、成王賢也。孔子既不得位，不能作本紀，然曾爲魯大夫，于是以爲陳齊大夫之田敬仲作世家開其端，而次以孔子。王安石駁遷不應爲世家，蓋心不知其作意也。遷序孔子事多紀年歲，特異于衆，以其爲古今一人也。而語或乖謬，則據所傳授而然。又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吾道不行，吾何以自見于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反覆致意。蓋以己之《史記》，因繼《春秋》而作，贊《春秋》即自贊也。末言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蓋見其宜爲世家也。贊以至聖作結，遂爲萬世稱孔子之定號，遷其智是以知聖人者矣。《史記餘論·孔子世家》：案世家通篇以「不用」二字爲眼目：曰「弗能用」，曰「莫能己用」，曰「不用」，曰「既不能用于衛」，曰「魯終不能用」。史公于世家三致意焉。深慨聖道之不行也。又：史公極尊聖人之道，故列之世家，若老子則仍爲列傳。班氏謂其先黄老而後六經，非也。《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推崇老氏道德，談尚黄老之學，非遷意也。史遷崇聖尊儒，《自序》引董生仲舒之言，極重孔子《春秋》，又云仲尼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于後世，其推尊宣聖至矣。郭嵩燾《史記札記》卷四：案高帝始以太牢祀孔子，太史公適魯得觀孔子廟堂，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儒林傳》亦稱：「陵夷至秦，天下并爭于戰國，然齊、魯間學者獨不廢。」是孔子之道因是以自世其家，不待後世之追崇也。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自紀其實而已，儒者或譽之，或毀之，蓋皆未達其旨也。《學海堂四集》卷一七金俶基《讀史記孔子世家書後》：史有定例，有創例。凡公侯傳國者曰世家，定例也，置孔子于世家，創例也。此正子長史例之精。按《史記索隱》云：「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爲帝王之師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萬世不墜，置之世家，吾無間云。」《史記正義》云：「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爲世家。」發明史公之意，至爲顯白。而臨川王氏乃云：「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滴水李氏又云，「欲尊大聖人而反

小之」。是皆知史有定例，而不知有創例者也。又按《孔子世家》云「魯世世相傳以歲時祠孔子冢」，「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祠焉」。又歷叙孔子聖系，由伯魚而至于驩，特爲詳悉，與《史通》所云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者，其義適合。此則雖創例，而仍不失爲定例者也。又按趙甌北《陔餘叢考》云，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國世家，與孔子毫無相涉者，亦皆書是歲孔子相魯，孔子卒，以其繫天下之重輕也。此則深得史公之微旨，足訂王氏、李氏之謬矣。《知非齋古文錄·讀史記孔子世家》：《史記》列孔子于世家，宋王安石斥爲自亂其例，多所牴牾；何氏良俊駁之，謂爾時孔子未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有褒崇之典爲列世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猶之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也。愚按何氏之說似矣而未盡也。當炎漢之隆，孔子雖未有封號，而舉世推崇之盛，則上與周公等。《禮記》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夷考先聖先師，後儒謂虞庠以舜，夏校以禹，周東膠以文王。漢魏以還，或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或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後漢·禮樂志》，明帝永明三年，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孔子周公，是則往古之儕孔子于周公也久矣。史遷承其意，故紀魯周公曰世家，紀孔子亦曰世家，良以德行道藝後先一揆也。且孔子平生所志者周公耳，公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孔子則踵事而修明之，公《詩》咏《豳風》，《書》陳《多士》、《無逸》、《君奭》諸篇，孔子則特加刪訂，即至作《彖》《象》、衍爻辭，亦無一不本《易》文遺意。故曰「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然則孔子與周公，雖時暌數百年，固冥冥訢合無間者。史遷上不躋之本紀，下不儕之列傳，而獨登諸世家，不惟揆度當世輿論爲允協，無可置喙，抑亦深得孔子從周之志也夫。《學古堂日記叢鈔》卷六《孔子世家》：《史記》列《孔子世家》，非之者甚多，蒙謂欲明孔子所以列于世家之意，必先知史公所以謂之世家之意。竊意史公創爲本紀、世家、列傳三例，其分處在「勢」、「年」二字。攬勢之大者謂之本紀，閱年之久者謂之世家，勢不及本紀之大，年不及世家之久者謂之列傳。本紀多屬天子，然非如黃屋左纛非天子不得用，故昭襄項羽，非天子而稱本紀，孝惠雖爲天子，政己出，不立本紀，而以屬之呂后，但論勢也。世家多屬諸侯，然非如分封錫土非諸侯不得用，故蕭、曹、張、陳、食數邑而爲世家，韓、彭、黥、陳，控地數千里，不能歷久，退之列傳，但論年也。自《漢書》以本紀專屬天子，并世家而存列傳，讀書者循末忘本，反據班氏以攻史公，謂昭襄、項羽、呂后不宜曰本紀，孔子、陳涉不宜曰世家，以後世之史例相難，無乃爲史公笑乎？《史漢評議》卷二：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其眼光之高，膽力之大，推崇之至，迥非漢唐以來諸儒所能窺測，故劉知幾、王安石輩，皆橫加譏刺，以爲自亂其例，不知史公之不可及處，正在此也。揭其要旨，厥有三端。孔子以布衣爲萬世帝王師，澤流後裔，史代罔替，任何侯王，莫之能比，史公列之于世家，是絕大見識，其不可及者一也。天地日月，難以形容，聖如孔子，亦難以形容，孟子稱爲聖之時，已是創論，而史公世家，更稱之爲至聖，尤爲定評，自是之後，遂遠不能易矣，其不可及者二也。王侯世家，各以即位之年紀，孔子無位，則以本身之年紀，等匹夫于國君，俾德行于爵位，尚德若人，是之謂矣，其不可及者三也。至其叙次，據潤群書，自成體段，既不病疏，亦不傷繁，尤是史公天才獨擅，承學之士，能讀此者，尚難其人，況于作乎。贊語精微澹遠，于平易中見風神，令人讀之，不覺肅然起敬。

《陳涉世家》《史記·陳涉世家》裴駰集解：（「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駰按：《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又司馬貞索隱：徐廣與裴駰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己位號也。又：按：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遭王侯將相竟滅秦，以其首事也。《史弋》卷上《陳涉》：陳涉傭耕時，嘗言富貴無相忘，及揭竿首難，草澤之雄，遂立爲王，號張楚。夥涉者扣宮門而呼，舒言故情。客本無知耳，涉忘傭耕言，竟殺之。噫，將不親附，卒爲御者所害，豈非其苛刻之謂耶。《史記題評》卷四八：既叙陳涉發難之顛末，又原其所以敗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也。《史漢愚按》卷三：孔子無尺土而爲之《世家》，以其爲百世師也。陳涉舉事不效，身死族滅，亦爲《世家》；項羽圖王不成，亦爲《本紀》；蓋二人以匹夫起義，爲民去殘，爲六王報怨，無論成敗，皆足以不朽。英雄利鈍有時，作史者揚勵，尉人心一快耳。子長絕無世情，故可喜。倘尺尺寸寸，則失子長矣。故遷、固兩史，各成其是，不相害。《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陳涉世家》：三國時人謂劉

玄德能亂人而不能治，觀陳涉、吳廣輩，舉事艸艸，軍無紀律，涉所遣諸將狥地者，輒反他所。吳廣爲田臧所殺，勝不能討，因而將之。所信用，朱房、胡武皆小人無識者，以至人情不附，六月而敗。蓋勝本庸材，初不能亂人者也。以秦之虐，百姓人人思叛，獨難其首事者。會勝攘臂一呼，不覺響應耳。太史公稱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蓋時勢使然，初不繇勝。蓋勝生而稱王，死而有謚，久而血食於碭幸矣，抑亦人心惡秦之故，而不忍死勝哉。

《史記評林》卷四八引茅瓚《史記評抄》：涉雖發難，而當時諸王諸起兵者皆備載于此，故稱世家而首之，不略不冗，叙事之妙也。《史漢文統・史記統》引陳仁錫曰：陳涉首難，突起草澤，其一種不安貧賤情緒，及一段張皇詭譎光景，最難相插形容，此則議論、筆力、波瀾、層次迭出，稱絕筆矣。又引鍾惺曰：稱涉者，賢之也。世家者，貴之也。曰涉雖已死，所遣置侯王將相竟亡秦。《讀史亭文集》卷一八《讀陳涉世家》：事之成敗，豈不在得人哉！陳涉之初王也，曰「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及其敗也，以殺故人，故人皆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此成敗之所由分歟？當其時，楚將項燕爲秦王剪所擒，世人或以爲亡，故勝等舉事借之爲名，曰「張楚」，則首發大難者楚也。未幾，項梁因之立楚之懷王孫心，復以陳爲楚，是爲眞楚矣。涉之借燕爲名猶僞，梁之因孫舉事乃眞也。故項籍起而收之，滅秦者仍楚。涉固早見哉！宜其世家之也。客曰：「六月耳，何世家之爲？」曰：「因楚也。涉不世家，則項羽不本紀矣，總一惡秦也。否則，何世家、本紀之有？」《史記半解・陳涉世家》：此文前後之妙易知，中間之妙難知；中間提筆之妙猶易知，零叙之妙難知。蓋陳勝王凡六月，一時是多少侯王將相，起者匆匆而起，立者匆匆而立，遣者匆匆而遣，下者匆匆而下，畔者匆匆而畔，據者匆匆而據，勝者匆匆而勝，敗者匆匆而敗，失者匆匆而失，復者匆匆而復，誅者匆匆而誅，散者匆匆而散。有六月內結局者，有六月內未結局者，有六月後續出者。種種頭緒，紛如亂絲，詳叙恐失倉卒之意，急叙又有挂漏之患，豈非難事。乃史公卻是匆匆寫去，卻已一一詳盡，不漏不支不躐不亂，豈非神手？若于此等妙處不能潛心玩味，眞見其然，猶爲枉讀《史記》也。《易餘籥錄》卷一八：《史記》，陳涉之鄉人曰「夥頤」。按此方言也。今人開口作艷羨語，多先有此聲。俗寫作「阿咦」或作「蛙由」聲者，即此「夥頤」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三：懷王入秦不返，天下之公憤，屈原之私憤，而太史公亦自引爲己憤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子長時時不忘此二語，故于陳涉之張楚，項羽之楚，皆所向慕，即于襄強之楚，呂臣之楚，景駒之楚，黥布之楚，懷王孫心之楚，亦縷叙而不敢忽。劉光蕡《史記太史公自序注》：以陳涉與湯武、《春秋》并言，此理最精深，以其功同也。湯武有德，力能達于一時之天下，故功在一時。孔子有德，力不能達于一時之天下，而能傳于萬世之天下，故功在萬世。陳涉無德，力亦不能爲天下之功，而能爲天下之有力者發端，故功即在發端也。世家者，見凡可以爲治世安民所必需者，皆可以世其家。如泰伯之讓，太公之謀，金縢之忠君，甘棠之治民皆是。故陳涉之發難，亦可爲世家，見天子之位，世及不擇賢，則陳涉之事，亦救民之一端，而戡暴君之焰，使之有所惕也。惟其然也，名臣賢佐，功能及天下者皆可入世家，故蕭、曹、留侯、平、勃皆爲列侯，未嘗封王而亦爲世家。即可見功雖及天下，亦第宜世家，不宜世國世天下也。《後樂堂文鈔》卷一《史記陳涉世家書後》：《索隱》謂，勝立數月，無後，亦稱世家者，以所遣王侯將相滅秦，爲首事故也。又言歷年不永，功業蔑如，可降爲列傳。嗚呼，是何以知作史者之深心哉。太史公隱以陳王亡秦之功，上擬孔子，故列《陳涉世家》于《孔子世家》之後，而自序作《陳涉世家》之意，則以涉之發迹，比之孔子之作《春秋》，湯武之除桀紂，何則？孔子繼周公而傳堯舜湯武之道者也。秦人阬術士，焚《詩》《書》百家言，是廢滅堯舜湯武與周孔之道者也。陳涉首起義師，亡秦以興漢，漢興而儒術復盛，是有大功于堯舜湯武與周、孔之道者也。錢竹汀謂，史但言秦之亡起于涉，非以涉比湯武，是亦未窺太史公之旨者。大抵論人之德者，內究其心，論人之功者，外觀其事。涉之心非湯武之心也，涉之事則湯武之事也。太史公第論其事而已。當嬴氏恣爲殘虐，重役暴斂，黷武繁刑，族與棄市者，數不可考，而隱宮徒刑之人，多至七十餘萬。蒙氏北逐匈奴，暴骨于長城下者三十萬，尉屠睢南攻百越，伏尸流血數十萬，乃更發適戍五十萬人以備之，荼毒生靈，于斯而極，癸辛雖虐，禍不逮此。海內愁怨，并思亡秦，較之偕亡禍喪，殆有甚焉。然而智如徐福，渡海東逝，賢如耳、餘，隱于監門，勇如梁、籍，亡命會稽，舉劫于威虐，相顧莫敢先發。涉以一耕傭，奮起隴上，豪傑雲興，秦遂夷滅。由是言之，滎陽戲亭之軍，與鳴條牧野之師，功績詎有異哉？張、陳謂涉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已明以湯武之誅殘賊比之，而非始于太史公也。而況尊用聖裔，以孔鮒爲博

士，魯諸生與孔氏禮器肯歸之，此即太牢祀聖，紹嘉封侯之先聲也，此即詔愍崩廢，廣厲學官之嚆矢也。功在後世，尊爲世家，不亦宜乎！太史公既于《自序》見意，復于《儒林傳序》暢述其旨，首叙孔子論次《詩》《書》，次及秦季焚書，次及陳涉爲王，諸儒委質，次及漢興諸儒，修經習禮，其大指已昭若發蒙，而司馬貞不悟，猶云宜降爲列傳，何其謬哉。李景星《史記評議》卷二：升項羽于本紀，列陳涉于世家，俱屬太史公破格文字。項羽垂成，而終爲漢困死，是古今極不平事，升之本紀，蓋所以惜之而不以成敗論也。陳涉未成，能爲漢驅除，是當時極關係事，列之世家，蓋所以重之，而不與尋常等也。且涉雖一起即蹶，所遣之王侯將相，卒能亡秦，既不能一一皆爲之傳，又不能一概抹殺，擯而不錄。即云有各紀傳在，無妨帶叙互見。然其事有可以隸屬者，亦有不能強爲隸屬者，此中安置，頗覺棘手。惟斟酌紀傳之間，將涉列爲世家，將其餘與涉俱起不能遍爲立傳之人，皆納入涉世家中，則一時之草澤英雄，皆有歸宿矣。故通篇除吳廣外，牽連而書者，至有二十餘人之多，千頭萬緒，五花八門，卻自一絲不亂，非大手筆，何能爲此？贊語再引賈論，雖與《秦始皇紀贊》前後重複，然尋其意旨，于此甚合，或以贊首有「褚先生曰」四字，極力攻擊，以爲非史公舊文，甚或主張刪去，是皆未免爲武斷。彼《集解》、《索隱》各注，可參觀也。

《外戚世家》《猗覺寮雜記》卷上：司馬遷載武帝殺鉤弋夫人云：「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不問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夫不問有罪無罪，一切殺之，此與桀紂何異？遷乃以爲聖，何哉？《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史于呂氏，譏以非天命孰能當之；于薄氏，稱仁善；于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貪污，則武帝母王太后之戚；衛青號大將軍，霍去病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衛皇后之戚；勸戒昭然，而外戚之斂肆，亦繫于時君矣。《史記評林》卷四九引凌稚隆評：傳中歷叙薄氏侯一人，竇氏三人爲侯，王氏三人爲侯，衛氏五人爲侯，見外戚之寵，以漸而升。又引陳沂評：帝欲封青、去病，以子夫起微，乃令其有功而封之。然以青、去病之才，固有不賴于後者，封之，雖私也，亦公也，故太史公以功別之，意亦公矣，其文不疏漏若此。葛鼎、金蟠《史記》卷四九引鍾惺評：總叙中突出一「命」字，作全篇主意，逐節叙事，不必明言「命」字，而起伏顛倒，隱然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情章法之妙，使宮闈恩幸之間各有以自安，而無所覬，奪無限妄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之深心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外戚世家》：太史公《外戚世家》首論三代廢興，皆本女德而歸之於命。今以其世家中所載諸后考之，信矣。其爲命也，呂后取張敖女爲孝惠帝后，愛之，欲其生子萬方，而終無子，命也；高帝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皆幽而殺之，獨薄姬以希幸故得出，從子之代，文帝立，遂爲太后，亦命也；竇太后始以良家子當賜諸王，爲家在清河，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中，姬涕泣不欲往，強之乃行，竟爲文帝后，亦命也；王太后已嫁金王孫，生一女，其母以卜筮當貴奪之，金氏怒而內之太子宮，太子幸之。太子者，景帝也。後遂爲景帝后，生武帝，亦命也；衛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主，主盛飾良家子十餘人見帝，帝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子夫，幸之，遂入宮爲皇后，亦命也。寵辱推遷，禍福倚伏。當其賤也，塵埃不足以喻其微。及其貴也，天霄不足以喻其遠。雖萬乘之君，愛憎予奪且莫能自主也，而況下之者哉。信矣其爲命也。《史漢文統·史記統》引劉大年曰：叙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終歸之命焉，不敢斥言之，遷之意微矣。湯鎖《史記半解·外戚世家》：大意深疾呂氏，栗姬、陳后皆與呂氏同爐，而廢斥以死者也。于王、衛則有輕薄之意焉。輕衛以出身薄，王則以奪自金氏而又能陰謀廢立也。惟薄與竇兩賢之，故叙到立孝文處，兩用特筆，而叙廣國始末獨詳。蓋雖換次平列，用一「命」字貫穿，而褒貶是非，森然于其中，乃見示人知命安命之意。不則總叙中許多議論，竟成虛設矣。《十七史商榷》卷四：《外戚世家》末褚先生附三段。一段記武帝同母異父之姊修成君及衛子夫事，又述衛青尚平陽主事；一段記武帝所幸尹婕妤、邢夫人事；一段記鉤弋夫人事。每段各繫以論斷，皆鄙瑣。惟衛青尚主事甚詳，此事《史記》于《青傳》只一句，而《漢書·青傳》則采用褚所補語，惟此稍可取。《龔自珍全集》第一輯《尊命》：夫六經之稱命罕矣，獨《詩》屢稱命，皆言妃匹之際，帷房之故者也。【略】漢司馬遷引而申之，于其序外戚也，言命者四，言之皆累歎。善乎遷之能讀《三百篇》，闡幽微，告萬世也。《三百篇》之世及遷之世，天竺法未東，命之正，命之無如何，又各有其本，因是已，緣是已，宿生是已，詩人、司馬遷，惜乎其皆未聞之。未聞之而不能不立一說，使正者受，不正者亦受，無如何者亦受，強

名之曰命。總人事之千變萬化，而強諉之曰命，雖不及天竺書，要之儒者之立言，覺世而牖民，莫善于此，莫善于此。《史記辨證》卷五：外戚而曰世家，因其父兄弟侄封侯也。首言三代之興由賢后，而放殺以淫嬖。又引《易》、《詩》、《書》、《春秋》之義，以明夫婦爲人道之大倫，婚姻不可不兢兢。乃漢興以來，惟高帝之呂后、景帝之薄后、武帝之陳后，婚姻得其正。然呂后以王諸呂貽禍，陳后以無子被廢，而薄太后以憐色幸，竇太后以誤籍幸，王太后以強納幸，衛皇后以譴者幸，各生子而貴，豈非命哉？然非王侯之士女，究不可以配人主，故詳序其始末以示譏，雖曰實錄，還亦幸免崔浩《國書》之僇矣。《濂亭文集》卷一《書外戚世家後》：余讀《外戚世家》後附褚先生所次修成君、衛皇后、尹、邢、鉤弋夫人事，詞甚工，褚先生宜不及是，然抑非太史公之舊。蓋如鉤弋夫人者，其時不相及矣，其楊惲、馮商諸人之所爲而少孫取之者歟？方望溪氏謂是篇篇首「漢興」至「居北宮」，史公之舊；「秦以前尚已」二語及後「迎立代王」數語，皆褚少孫爲之者。以今觀之猶信然。余謂其後「及李夫人卒」云云，亦少孫妄羼入之耳，非史公語也。是篇前後摹次瑣事絕可喜，而其間時雜入褚少孫語，乃甚不類。譬如以敗磔錯珠璧中，知文者望而能識之已。且褚少孫生當西京之盛，文采冠絕古今，而其補《史記》乃卑陋鄙淺，多可哂者，殆非人意所及。東漢文章之衰，蓋肇于此。然至于唐而士乃有崛出奮起于千載之後者，文字卓然與前古比隆。人固貴自樹立哉。文之與時盛衰上下，世俗耳，豪杰者奚謂然。《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五九：汝綸案，此篇以侵削諸侯爲主。又：叙家人瑣事，此篇與《外戚世家》皆極神妙，此境後人正不易到。《史漢求是》卷九：讀此篇，漢宮闈不堪數矣。《史》、《漢》皆爲直筆之，皆若無爲忌諱，漢法雖嚴，其如彼何哉！班氏從後書之，猶可無畏；史公竟指摘幷世事，直哉。鐵筆如山，難爲動搖矣。

《楚元王世家》　《史記考要》卷七：《漢書》以《楚元王傳》與荆燕吳幷列，而以趙王遂與高祖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祖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只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申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犯大戮，均可爲世戒也。林柏桐《史記蠡測》：史公以趙防與先生與楚申公幷稱，謂其關係一國之興亡，又申之曰「賢人乎，賢人乎」，其稱美至矣，而防與先生之姓名不傳（見《楚元王世家》）。史公稱壺遂爲「鞠躬君子」（見《韓長孺傳》），其《自序》又引壺遂以爲問答，其推重至矣，而壺遂之事迹不多見。遙遙千古，如此兩君子者又豈少乎哉。《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楚元王世家贊》：說賢人難，用賢人更難。發人無數感慨，亦平人無數感慨。

《荆燕世家》　《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記》：田生以畫干營陵侯劉澤，澤予生二百金，生歸齊。明年，澤使人謂生曰：「弗與矣。」生乃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謁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以張本，而王劉澤于燕。然則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于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之之辭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爲「工畫」，謂與爲「黨與」。夫于干劉澤，不言其所畫，而于干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爲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太史遷之文深遠矣。《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荆燕世家》：田生受營陵侯澤金，陰爲設謀，令其子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說其順呂后意，立呂產爲王，以爲張卿功。產立，呂后喜。生乃復說張卿，令說呂后，立營陵侯澤。太后從之，乃立澤爲琅琊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不及。按當時吳楚齊代諸王皆就封在國，澤雖不出呂后，亦不能盡滅劉氏，而呂產既王，幾亡漢室。田生此謀，所以爲澤則善矣，爲漢則我不知也。《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荆燕世家贊》：「事發相重」四字，想見史公於功名之會，乃最精能。

《齊悼惠王世家》　《史漢愚按》卷三：魏勃爲齊王謀事，始終無紕繆也。當其紿召平，卻阻撓，如拾芥。誘琅邪王閉之樊中，奪其軍而後遷之。及大臣誅諸呂，兵而無名，遂罷。其識進止通達若此，豈得謂之庸妄人？灌嬰以爲教齊王反，召之即至，責問，對曰：「失火之家，何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退立股戰而栗，佯爲此而驕嬰，嬰遂舍之。《易》云「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爲庸妄人，墮其雲霧中矣。少賤時，掃齊相舍人門，不費一籌，自通齊王，取二千石，蓋范睢、蔡澤之流。子長好奇，津津喜談之，非徒然者。楊琪光《史漢求是》卷一三：太史公書，一經壞于班氏，一增冒于褚少孫。固言尚有足采于八九之十矣。褚則徒爲紛亂已耳。此世家必不爲原文，中尚有辨析之未盡者，安得尋其舊文而俾一一無舛耶！《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齊悼惠王世家贊》：一贊，寫盡高帝大才大略，前顧後盼。

《蕭相國世家》《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蕭何雖不逮古人，然漢非何不興也。遷既不能品第其人，而始但輕之爲刀筆吏，終遽與閎、散爭烈。伊尹、傅說未嘗無賤微之誚，此固何足論，然又何閎、散之易爲乎？漢高之德與力比，非有尺寸，而以何爲盤桓，故能建侯；未知勞苦，置衛繫獄者，發于褊宕而然耶？抑亦有流言之謂耶？遷殊不能辨，而後世因之，使人廢卷嘆息而已。《淮南遺老集》卷一三《史記辨惑》：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閎夭、散宜生爭烈」，贊韓信則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贊周勃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擬人，必于其倫，不可不愼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聖賢，談何容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譏其異于太伯、季子，遷之品藻陋矣！《史記題評》卷五三：贊體慨然，「順流而與之更始」，更千言萬語不能勝。淮陰、黥布本不及，感嘆有情，此其爲長也。末比閎夭、散宜生，或譏其無謂，孰知太史斷蕭何如諸將咄咄語，正在此等。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何不可也。《精選批點史記》卷二引唐順之評：漢高之狙詐猜忌，鮑生知之，召平知之，又一客知之，史公又從而反覆著明之，而讀者不察，猶謂其豁達大度，何哉？又引董份評：既以田宅自污，上喜矣，而復爲民請田，是失本計也。上蓋懼其得民，故繫之，非以利賈人之金也。太史公下「大喜」、「大悅」字，而高帝之忌心自見。《焦氏筆乘》卷二《鄧侯》：蕭何封酇侯，今世家作鄧侯，字相似之誤也。酇，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唐詩：「麒麟閣上識酇侯。」按酇在沛，鄧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鄧。」疑未深考也。《夷困文編》卷六《辯枉》：何治未央，帝怒其壯麗，此賢主監前車之思。何言天子四海爲家，壯麗以重威，自是識大體之論。蓋天下既定，營建宮殿，此非亭長作天子之居，而子孫萬世帝王之居也。書生之見，必引堯茅茨禹卑宮以相勖，不知三代後此等話都用不著。使制度卑陋，何以示尊，何以傳後。至武帝而建章前殿高于未央，則云壯麗，亦自高帝言之耳。且取名未央，寓意深遠，而題額至覃思三月，懸之而觀者如流，豈俗人所及！起身小吏，而識度淵宏，規模廣大，卓絕一世。樹元勳，都上相，榮貴已極，乃爲家而不治垣屋，高之則幾于不變，塞而卑之，不失爲遺之以安，乃訾之以分家國爲二，陋矣。《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蕭相國世家》：高帝多封蕭何，故欲首其位次，以羣臣推曹參，無以難之，得鄠君明其功，乃定。及後帝以何爲民請苑，械繫之，得王衛尉明其無罪，乃釋。此兩人皆有功於何者。然爲鄠君易，爲王衛尉難。鄠君當分封時已知帝旨在何，其言雖當，阿帝意也。衛尉進言在帝盛怒時，使小人自爲功名，媒孽人短，則一言之下，何爲齏粉矣。今衛尉能反覆明其無罪，又譏帝之失，眞骨鯁臣也。鄠君卒以得封，而衛尉不聞受賞，帝於直言，蓋勉強從之者與。又：蕭何素不善曹參，論相則以參爲可，此何之所以爲賢也。曹參素不爲何所善，爲相則一遵何法，此參之所以爲賢也。又：十八元功位次，蕭何位弟一，而其封止八千戶，曹參弟二，而萬六百戶。尊何之位，所以重謀臣也。廣參之邑，所以厲戰士也。《史漢權參》卷上《蕭相國》：蕭相國之功，莫著于關中。史揭其收圖書、薦淮陰、轉饟補軍、建社稷宗廟諸事，皆不離關中也，故以「專屬任何關中事」一句收煞。下記進說何者三，而皆以「上大喜」、「上大悅」結之，見三人之言有益于相國，而帝猜忌之心無一日忘何者矣。囚繫之時，王衛尉何人，乃能狼狼誦其功，較鄠君殊難。嗚呼，人臣處此，救死不暇，何暇圖經國大業哉！況何本未之能耶？《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蕭相國世家》：首舉收秦律令圖書，進韓信，鎭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末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間但著其虛己受言，以免猜忌。雖定律受遺，概不著于篇。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望溪先生文集》卷二《書蕭相國世家後》：《蕭相國世家》，所叙實迹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鎭撫關中三者，乃鄠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于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于何爲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于明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爲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于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史記半解・蕭相國世家》：寫相國模忠，漢高猜

忌，及諸人維護相國，章法極爲縝密，情事極是刻透，而精神飛動，意致蕭灑，讀之但覺一片爽氣清光，縈繞于筆墨之外，可謂妙處難名。《味雋齋史義》卷一《蕭相國世家》：以刀筆吏當主重明法之世，乃能辭徵罷進取，此其識略，豈不偉哉？然而太史論之曰：「錄錄未有奇節」，何也？曰疾秦之深也。何起家刀筆，用圖書就功業，皆秦故也。太史所望隆漢之佐，必且兼綜三代，通明六籍，一革亡秦之陋，開萬世不拔之基。而何所褒，乃止于是，漢所以不復三代，何任其咎矣。三見疑三自脫，皆揣摩意指，齷齪細人之言，襲秦將王翦故智耳。王衛尉者，其人不少概見，獨能昌言偉論，以折雄猜之主，其言每進而益上，有旨哉，有旨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三：蕭相之功，只從獵狗及鄂君兩段指點，其餘卻皆從沒要緊處著筆。實事當有數十百案，概不鋪寫，文之所以高潔也。後人爲之，當累數萬言，不能休矣。《雅歌堂文集》卷四《書鄭侯世家》：史公于鄭侯相業，備寫高帝疑忌，蓋陰爲淮陰痛哭矣。然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人有短惡之者，帝即命陳平至軍中斬噲頭，何況淮陰哉？夫遣子弟悉詣軍所，何從鮑生計；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召平計；多買田地自污，何從說客計。是何尚不能自爲計，又焉能爲呂氏計誅淮陰。蓋后欲召信，恐其不就，故令何紿信入賀，此何先受呂后之紿，觀于信方斬之言，并無一語怨及何，固知何錄錄謹守，非能畫計害信者。當時徒見何邀信往見呂后，遂訛傳呂后用何計誅淮陰，讀史者貴能深思而細察之。嗚呼，讀至此，又當爲何痛哭矣，豈特淮陰也哉。《經史辨體》史部《蕭相國世家》：篇中序鄭侯相業止起數行，而叙高帝忌疑，曰大悅，曰乃大喜，曰乃大悅，曰大怒，曰不懌，凡五百餘言。夫帝之疑忌，必暢寫之《鄭侯世家》者，見忠如鄭侯，而帝疑忌如此，蓋隱爲淮陰侯等鳴冤矣，史眞直筆哉。

《曹相國世家》《班馬異同》卷四劉辰翁評：參攻城野戰才也，乃爲相國，獨尊用齊人一語，遂能養漢初氣脈。在亡秦之後文景之前，非太史公發越，卽師用某人，止不知此漢之所以爲漢也。又因《參傳》見何所爲畫一者，《何傳》得《參》乃全終，是見得別老人語。「極言合道」，猶言其語最合道，但倒二「極」字。《史記鈔》卷二八：此篇專看參之所以守何法處，故于飲酒自頹放處皆有本旨，而民歌其相業，「清靜」、「寧一」四字，一篇之大旨也。又：此豈足爲相業乎？而遷何言之太詳也！蓋張旭聖于書，而馬遷聖于文，故顛倒淋漓，皆入玄妙矣。《史記評林》卷五四引董份評：太史結贊語極有意味，蓋黃老雖非正道，然休息瘡痍，尤得政體。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哉？《史漢文統・史記統・曹相國世家》引鍾惺曰：似頑鈍復似猾稽，一段深心妙用。古今善用黃老之術以藏身者，留侯而外，惟參一人。又童養正曰：篇中極力描寫飲酒處，幾於聖矣。蓋張旭聖於書而馬遷聖於文，故顛倒淋漓，皆入玄妙。《杲堂文鈔》卷四《曹相國論》：曹相國治齊，以厚幣請膠西蓋公。既至，相國避正堂舍之，卒以其言治齊，大稱賢相。夫大臣禮賢，用其言爲治，事多有，何至虛其正堂不敢居，以舍長者，奉之爲師，是則蓋公所以贊相國治齊，不亦大哉！余則謂蓋公非能有益于相國也，蓋公但能心會相國意耳。夫相國以列侯功臣第二，身相大藩，豈不能自以其所治治齊，而必盡召長老諸生與議，此相國之讓也。然相國雖集諸儒與議，而其大指在安集百姓，如齊故俗，相國但以此質之諸儒耳。而齊自稷下先生列大夫高議康莊之衢，談天閎辯，尚有餘風，彼親見相國徒善攻城略地，齊七十餘縣俱爲所下，以戰功起家，非能深達事體，而其言復無甚高論足以服諸儒之心，故所言人人殊，亦齊故族使然也。于是相國聞膠西有蓋公，其人名重，齊人所共聞，而善治黃老言，可用以爲助，因使人厚幣請之。一見與語，而蓋公已心知相國意，遂爲言治尚清淨合道。相國卽處以丞相正堂，身執弟子禮，使齊人共推爲老師祭酒，如其故事。相國因謂盡用其術，治齊九年，齊國安集，其奏治適如相國初議。蓋相國惟藉蓋公名，崇其禮以服齊人，而蓋公亦自泰然處之不讓，蓋兩賢各以意相會，其深相得如此。異時相國入相漢，治天下，壹遵蕭何約束，載其清淨。然則相國初奉蓋公，後奉文終公，其意一也。余嘗讀《齊世家》，言太公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周公聞之，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今相國所以治齊亦然，是相國復前奉一太公望也，豈伯敬亦嘗讀書哉。儲欣《史記選》卷三《曹相國世家贊》：淮陰功高不賞，而蕭、曹爲漢室功宗，此子長所深惜者，于二贊俱顯露其意。《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曹相國世家》：條次戰功，不及方略，所以能簡。治齊相漢，止虛言其清淨，不填實一事。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二引鍾惺曰：似頑鈍，復似滑稽，一段深心妙用，古今善用黃老術，無如曹參。自留侯而外，善于藏身者，惟參一人。然使功臣至此，亦苦矣。參與蕭何俱起刀筆吏，逾城保高祖，亦與何俱，史稱其始最善，後有郤，是兩人相知也舊矣。

漢興，何內守管鑰，參則隨韓信于攻城陷陣之間，北伐東征，殆無虛日，何嘗知有「學道」二字在胸中乎！天下已定，韓信族矣，蕭何囚矣，參于是有戒心焉。闕後守職，不求有功，但願無過，故相齊則禮蓋公，守清靜之學而國治，相漢亦然。日飲醇酒，不事事，天下亦不擾，及帝責問，乃歸功蕭何，己若奉法承流者。蓋參才本不逮何，然能服何，則何之才，即其才也。何忘郤而薦之，忠也；參亦忘郤而知何必薦己，信也。此皆古大臣風，不意得于刀筆吏也，奇哉！雖然，參治一遵何法而不變，若無爲者。然人謂其善于安民，吾則謂其善于保身者也。太史寫其攝服諸儒處，拒卿大夫處，笞窑處，令人不測，煞有精神，妙用總不說破，及一點明，而帝已默會矣。妙妙。

《史記半解・曹相國世家》：此篇是史公極質直不作深曲文字。如前幅叙戰功，固極簡潔明晰，然《絳侯世家》及《樊酈列傳》，亦用此法，不專爲參設也。惟一篇文字必有一段出色處，方獻人意，不爲苟作。而史公卻極賞參之清淨簡易，一遵蕭何約束，故全在後幅着精神。然既是清淨簡易，無所作爲，則更無可稱述形容之事業，于是就其玩世不恭處摹寫之，純以飲酒作波瀾。一則曰日夜飲醇酒，再則曰飲欲有言者以醇酒，三則曰復飲之酒，四則曰吏全日飲歌呼，五則曰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應和，反寫得極擾攘熱鬧，而清淨簡易之意已飛動于楮墨間。極質直之義，遂發無限風神，異樣出色矣，豈非化境。《廿二史考異》卷四《史記四》：按蕭何、曹參，皆以相國終，故目錄皆云相國，與陳丞相平，張丞相蒼一例也。而篇首一云蕭相國何，一云平陽侯曹參。參不稱相國而稱侯，又與絳侯周勃同，然勃雖丞相，以列侯終，不可以例參也。平津侯亦以丞相終，而目錄不稱丞相，與蕭、曹諸人異矣。其篇首則云丞相公孫弘，若以蕭相國書法例之，當云公孫丞相弘，不當繫姓于官之下，此皆史公義例之疏也。《史記餘論・曹參世家》：案史公贊曹相國承秦法後，休息無爲，最識治體，非徒以黃老清淨，遂臻無事也。初以攻戰立功名，後以清淨成相業，判然如出二人，畫一之治，歸于重厚，令終慶譽，不亦宜乎。《史漢求是》卷一五：人有議叙縱飲事太瑣且繁，不知此爲世家用意處。倘非此，全篇爲無色，亦同俗手矣。班氏亦本之，不爲多所改涂，尚知此哉。然贊揚黃老，仍寓抑意，此史之能知大道也。觀此可穆然于黃老之非實矣。讀者細求自知，當不致蔽于固之誚云。

《留侯世家》《潛夫論・志氏姓》：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散家貲千萬爲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於下邳，遇神仙黃石公遺之兵法。《容齋隨筆》卷二《張良無後》：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之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纔十年而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重於平，何哉？蓋嘗攷之，沛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班馬異同》卷五劉辰翁評：從滄海君得力士，已怪。百二十斤椎舉于曠野之外，而正中副車，雖炮架不如也。如此大索而不能得良，非自免，幷隱力士，此大怪事。卒歸圮上老父，又極從容，如同時親見，乃今人以爲小說不足信者，即子房時時自道，容有疑之者矣。此皆不可意測，不可語解，但覺古人如在目前，亦不足辨。妙處正在「履我」，又「業」已如此，省此，頓失數倍意態。「隨目之」亦不可先。蓋如見其人，如聞其語。「黃石」句，「常習誦讀」，寫得皆不偶然。試使子房自己或後人得傳，必爲不能知子長之曲折具略不少省何也。又：此傳從(車)(滄)海君力士、圮上父老以至四皓，(豈)必有姓名哉？殆以天人助興漢業，故屢見不爲怪，末著子房學道，欲輕舉，與黃石俱葬，首尾奇事。又：將極言有鬼神，卻從無鬼神說，滿傳奇怪，亦不得不爾，引而歸之天，正鄭重。及論其形貌，亦爽然自失，言笑有情，卻不鄭重，極閑散。《鴻苞》卷一三《詹炎》：張子房慷慨英邁，而又進於恬寂。【略】斯其謂之完人乎。《性理指歸》卷一九《張良》：程子曰：張良亦是個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卻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楊龜山曰：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葅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又：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

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韓王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併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又：問子房孔明人品。朱子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餘遮蓋，則其縱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

又：張南軒曰：子房五世相韓，篤《春秋》復仇之義，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眞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盧己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又：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陳潛室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　又：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　又：沛公有三傑，故雖還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還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還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捨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眞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處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講，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臾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幡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己而已。己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四《史書佔畢二》：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爲韓者，迂甚也。則韓成而在奈何？興漢而復韓故封，良志也。項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　又：良平皆策士之雄也。夫三

傑之目，首留侯，而六出之奇，專曲逆，何也？良洞悉天下之幾，平巧濟一時之變。夫捐金草具雲夢偽遊，良弗屑也，非平也，疇則能之。昭烈伐吳，孔明嘆曰：「孝直在，不令主上及此。」達良平事者，可與繹諸葛之言矣。又：淮陰登壇，高密仗策，武鄉分鼎，懸斷未形，毫髮不爽，胡其異也。高答呂后，亮屬後主，歡屬文襄，懸斷身後，毫髮不爽，又胡其異也。《狂夫之言》卷一：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卧龍也，每見龐德公拜於床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禽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夷困文編》卷六《辯枉》：子房誅秦誅項，爲韓報六世之讎，而因事納忠，動中窾郤，功成身退，毫無繫戀。高帝輕士嫚罵，獨尊之不敢名。出處語默，不媿賢者。余以子房爲一代儒宗，而仲舒次之。宋儒止云有儒者氣象，與皮相何異！至養虎一諫，乃佐漢要著，而嘗以不義，宋之終于不振，豈盡小人之罪耶？《綠滋館考信編》卷一《子房請追羽固陵及招四皓》：高帝之乘羽斂而斃之垓下者，子房策之也。論者譏不義焉。至招四皓以翼太子，而指爲植黨拒父也。彼以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實其言，則必古之有天下者盡揖讓而無征誅，然後可。而其不得已伐人國者，又必如舜之舞兩階有苗來格，然後可，且沛公不嘗北面而事義帝乎，則必義帝死而更立義帝後，長戴之爲君，然後可。終身避羽三舍，以償鴻門不殺之恩，然後可。數者沛公皆必不能，而以追羽責子房，何也？兩雄相角，恨力未能制其死命，誠能之，何坐失事幾也。天下匈匈不安，徒以羽在。急滅羽而解民于倒懸，獨非王者救焚拯溺之師乎？至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力爭之未得，所畏者海內人心耳。四皓者，天下之望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帝之所以一見決也。二者皆國之大幾，子房之善畫也。假令鴻溝割而聽羽東歸，彼羽素善用兵，使懲成皐之敗，簡將練士，與沛公角力，中原鹿未知死誰手。又令當易儲時，而僅以嫡庶大義爭也，彼安事《詩》《書》之主，直腐儒目之耳。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君子之事君也，曲引其君於當道而已，無以此輕議子房也。陳于陛《意見・張良》：因看《史記》，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眞，前人已有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子與否，豈以四人者爲行止？亦何至見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對戚姬哉？蓋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艱難，誠思得人以負荷之，而常憂惠帝之不任。其欲傳如意者，以其雄武相類，不專以戚姬之愛也。既見四皓之來，以爲平日所致之難者，今慨然爲太子用，必太子之賢足以繫天下人心，其足荷大業可知，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其對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要之帝大略偉度，有未易窺測者。此惟張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學古適用編》卷七九《英雄所見略同》：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俛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擡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只教四老人出來，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又：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嘘唏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眞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驚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之人，乃知秦之迫天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仇，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圯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眞；遊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冥繳，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仇，天下豪傑無不亮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

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於一旦志行仇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仇，則必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未可知。未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而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仇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仇在君，仇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圈公、甪里先生姓字。圈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託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眞四皓也。《歷代古文國璋集》西漢文卷八《史記論贊・留侯》眉批：留侯事都不可意測，故從鬼神發論。又：未論及形貌言笑，有情。《史漢文統・史記統・留侯世家》引眞德秀曰：子房之功，實爲三傑之冠，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自漢而下，唯諸葛孔明略相伯仲。又引沈延嘉曰：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是虛無單弱的人，到緊要處發出來，令人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觀其一生作用，着着鬆卻着。又引朱兆栢曰：據太史公贊，蓋眞以黃石爲鬼神也，與韓昌黎以桃源爲神仙何異哉！眉山蘇氏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可以祛千古之惑矣。《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留侯世家》：子房以五世相韓，故破產報讎，既乃說項羽求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立之，爲韓至矣。然當其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曰沛公殆天授，此時已心歸沛公矣。彼韓王成者，泯泯無所表見，良豈不知其不足以取天下哉！是故橫陽既立，良仍從沛公入定關中。及羽將擊沛公於霸上，良周旋項伯、項王、亞父閒，不顧危死。沛公王漢中，良送至褒中，勸其燒絕棧道，以固項羽心。又說項王曰漢已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此時韓成固在也，而良無一不爲漢王者。或謂成未死以前良爲韓，既死以後始爲漢，豈其然哉！計成卽不死，良從之國，亦不過敎以自固一方，保韓血食而已，至取天下之圖，終以屬漢。良必當爲漢外應，舉兵撓楚，如彭越之往來梁地，燒楚積聚也。又：留侯招致四皓以輔翼太子，自楊維禎及胡儼、王守仁皆謂四皓隱者，不可得致。良固高帝所素重，遣人僞飾以誑帝也。予讀之，笑曰：是何待四皓之深，而待高帝之淺哉。彼高帝，越國而知栢直、馮敬之能否，前數十年而知吳王濞之將反，此其知人之明，不既高出千古哉！使良遣人僞爲四皓，不過偉其衣冠，敏其應對而已，而其眞僞終不可揜，事一敗而太子無完理矣。彼四皓者，特戰國豪傑之士，田光先生之流耳。意氣刎頸，固其常也。以高帝嫚罵輕士，故不至。以太子卑辭安車，故至，無足怪者。且以帝所至敬，無如子房，次則叔孫通，又其次則周昌也。三人反覆言之而不聽，而四皓回其意於立談之頃，此豈徒以其名哉。劉熙有言：對雄主非精神不接。四皓之精神，固有以接帝也。三子之論謬矣。又：帝遣太子將兵擊英布，卽晉獻公遣申生伐翟之意也。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受戚。四人策之如指掌，豈亦僞爲者能如是邪。太史公紀四皓說建成侯，纚纚數十言。使書策不可信，則并不信有張良畫策事可也，疑四皓非眞，則不可也。又：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後分封時，帝使自擇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留侯始終自負如此，孰敢以爲大言哉。若曲逆侯則不然，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良平之高下於此可見。又：或問張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豈有術與？曰：非術也。秦法太重，秦虐太深，天下之人重足側目久矣，彼始皇直孤立耳。當秦滅魏時，購求張耳、陳餘，耳、餘乃爲陳里監門，反以其名令於里中。耳、餘且不可得，況子房哉！漢武任酷吏，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累府，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爲匿。重誅之不足以督姦如此。顧炎武《菰中隨筆》：留侯籍前箸爲漢王言八不可，實無八件，正是一時口頭語。今千載以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文，定加幷省，便失神矣。《半廬文稿》卷一《留侯招四皓辨》：史謂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多諫，留侯張良杜門不出。呂后使建成侯澤劫良，良乃進招致四皓之計。嗚呼，此豈良之爲乎？使良爲此，適以危太子耳，烏能安太子哉。夫帝之欲易太子者，不過謂太子仁柔，非有罪也。良爲帷幄大臣，無術以全太子，而乃爲此迂疎無益之謀，以僥倖于萬一，此在當日叔孫通輩之所不爲者，而謂良爲之乎？人主

處尊位，雖父子之間不能不生嫌忌。帝欲廢太子，太子無罪，故雖欲廢而無詞。今乃招延賓客，跡類于植黨者之所爲，則帝之廢太子爲有詞矣。如史之所云，適足以犯帝之怒，而速太子之廢耳，又何安太子之有？良固善畫策者，必不爲此迂疎無益之謀也。且使此策果足以安太子，則良宜早進之于后，而乃待呂澤之劫且強要之而後從乎？然則太子卒得以不易者，其誰爲之乎？曰：良爲之也。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呂后泣言于帝，帝遂自行，則帝之于后，未嘗不曲徇之矣。雖云其計出于四皓，而良與二三大臣遂不見及此耶？良說帝，令太子監國，帝從之，且令良傅太子，此豈有意必易太子者哉！光武之易太子疆也，以先廢郭后，故得援立子以貴之說。若呂后者，非帝所得而廢也。不能廢后，則必不能易太子。良知之，故不言，且乘間爲太子言，此固大臣之用心，而其智見于幾先者，何謂其紛紛召外人乎？史乃不直歸功于良，而謂良本招此四人，豈不誣哉？況四人者，史既云其義不爲漢臣，今乃以幣帛之故而從太子，則其望不足取重于天下。良雖得而致之，亦無與太子之甚矣。溫公之編《通鑑》也，不載留侯招致四皓之事，而胡氏《考異》極辨其誣，予因得而論之，使讀史者不爲馬遷好奇炫異之說所欺也。

《讀史亭文集》卷一八《讀留侯世家》：遷作《留侯世家》中引他事傳凡三見，以世家不能盡而借他傳以盡之也。如云「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說漢王使良授齊王印，語在淮陰事中，壁固陵，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且省文法也。末段總結云「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多，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即前引各傳之意，後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如此，則從赤松子遊不難已。呂氏乃彊食之。彊聽而食，後八年卒。嗚呼！呂后非食留侯，殺留侯耳。世傳呂后殺韓、彭，獨遺留侯，抑孰知留侯竟死於其手而不悟也。后亦何嘗德留侯哉。

《張倉水集》卷七《張子房報韓論（刺叛臣吳三桂）》：自古稱子房始終爲韓，先儒論之詳矣。今世事僞庭者多借此爲口實，以建酋固嘗驅賊，遂以沛公亡秦、子房事漢爲擬。噫！何其不猶之甚也。夫子房在韓，未嘗通籍也，特以五世相韓，散金結客，於時六國已無餘燼矣。博浪一椎，不過抒其憤鬱無聊之氣，豈謂其必能碎祖龍之車哉！藉令偶中，而扶蘇尚在，蒙恬輩皆宿將，咸陽之火固未可覬覦也。迨副車誤擊，下邳潛游，子房智勇亦幾交困。然而鎬池璧返，墓雄共起亡秦，子房更出而將兵略地，與沛公遇于留，以兵屬焉。韓尚未有王也。迨沛公至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子房求得韓諸公子，而曰橫陽君成賢，說梁立之，子房遂以梁司徒徇韓地。其從漢入關，懷王命也。夫亡韓者秦也，亡秦者楚與漢也。子房仇秦則欲亡秦，欲亡秦則必德亡秦者。若是乎，子房德楚則宜事楚，德漢則宜事漢，何必韓公子，又何必韓司徒乎！且韓之成不過諸公子，非眞當立者，而子房卒相之，欲偕之國。嗟乎！斯其所以報韓也。且羽留韓王彭城勿遣，而韓司徒不得不徘徊以觀其變。觀史載漢王歸國，子房送南鄭辭歸，勸以燒絕棧道。此時雖爲畫策，尚未委贄也。未幾，楚竟廢殺韓王，子房間行歸漢，於是不得不以仇秦者仇楚。既仇楚，不得不借漢以滅楚。然子房終不欲用於漢，乃擇留以自謝，辟穀以自詭焉。然則楚不留韓王，子房固不爲楚用，楚不殺韓王，子房安肯爲漢用耶？或者曰：子房嘗阻漢立六國後矣，爲韓者固如是耶？抑知漢王還定三秦，已無公子成矣。使鄜生計行而漢益弱，漢弱而楚終不得滅，懷王孫信又齷齪不足輔，而韓仇終不可報，子房之爲漢，蓋有大不得已，於是而間歸焉。至於我明則大異於是。當闖賊之犯闕也，烈皇帝身殉，社稷所陷沒者，不過秦晉燕冀耳，非若三韓之盡折入於秦也。有子房者，必倡大義於天下，較沙中狙擊之功相萬也。況天潢之在東南者，何止一公子成，金陵擁立，以至閩粵，推戴中華正統，方與日月爲昭。彼中原士大夫者，即不爲太眞歸闕而四皓可攀，即不爲仲連蹈海而兩生可趾，獨奈何以衣冠之族爲左衽驅策哉！夫建酋固我明屬夷也，一舉而踞北都，再舉而竊南紀，其主蒙塵，寧藩化碧，而亂臣賊子顧曰彼沛公也，亡秦者也，我子房也，報韓者也，則是闖賊得比始皇，而沛公實殺韓公子也，則是子房當事楚霸王而建酋可稱漢高帝也。嗚呼，誣子房矣。《杲堂文鈔》卷四《留侯論》：張子房與客狙擊秦皇帝，中副車。蘇文忠公謂子房以蓋世才而徒出于荊軻之計，故圮上老父教之能忍，以就大謀。余謂蘇公此論非能得子房之大者也。蓋子房善學問人也，特以先人相韓五世，盡散其家財，圖上爲大父、父報讐強秦。而子房中嘗學禮淮陽。禮曰：「父之讐勿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子房初閒卷，惕然有動于中，即義不可忍。且秦方自極凶威，海內方頫首囚氣，莫敢與抗，此非有隙可乘，所當彊忍以待者也。即秦皇帝能居禁中不出，亦無如何。今幸其東遊，遂與所結力士奮擊之道上，雖誤中副車，已足挫其聲威，先奪其命，使六國之遺臣故族死氣復揚，數年之間，姦馳贊歡。子房自謂使天下震動，政在此時。史曰初發難自陳涉，而其事實倡于子房也。夫儒者學經，

蹤蹤循其末節。子房人傑，讀書能知其大義所在。余故謂古今善學禮，未有過于子房者也。觀子房從老父周旋，應對宛然，侍長者杖履蚤暮，子房眞禮讓人也，豈俟老父教之哉！獨是秦皇帝方大怒，求賊甚急，而子房已與力士俱去，從容步遊，坦然若無事，可謂甚奇。喜其事俱在圮上授書以前，使不然，人必謂其從老父得神術，幸脱身矣。然則子房之奇，殆亦天授哉。《已畦文集》卷一《留侯論》：留侯佐漢祖定天下，爲漢宗臣。高祖稱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後之論者咸以謂子房乃謀臣策士之傑，爲帝者師，而不得與伊周比肩。晚出於神仙迂怪之說，又似道家者言，而有乖於儒者。葉子曰：是烏足以知子房。子房蓋聖人之徒，而儒之醇者也。三代以後，得天下之正者無如漢高。彼其起布衣，誅暴秦是已，而其正則在於尊義帝，而能討弒義帝之罪人，此固湯武之所不得而有其名者，高祖得而有之。惟其名之正，伸大義於天下，則功成而天下遂以實之正歸之。然高祖之爲人，未嘗有《詩》《書》《禮》《樂》仁義之說入其聞見，以澤其躬，乃其舉事有合於《春秋》正名取義之旨，非子房之有以教之乎？子房之教之，不但以謀策言辭教之，而實以身之行與事教之矣。何以知其以行與事教之也？當子房之遇高祖於留也，遂定君臣之分，從以入關。漢之帝業已基矣，乃辭漢歸韓，而相其君。使楚不殺韓王成，則子房終爲一列國之相已矣，焉得爲漢宗臣。子房相韓，漢必無滅韓之理。漢滅韓，則子房死之，固其所也。然則漢祖之終於大一統者，非子房志也。迨楚滅韓，子房復歸漢。昔滅韓之釁在秦，今滅韓之釁在楚，於是佐漢以伐楚。楚滅而韓終不復，子房之心則傷矣，故功成而遁於神仙之說，意在敝屣富貴以示不忘韓之志也。蓋子房明於君臣之義，而得去就之正者如此已。高祖溺於內寵，欲易太子，羣臣屢進諫不能定。子房以爲非口舌所能爭，於是陰進四皓以輔翼太子，而太子定。子房明於父子之義而得格君心之正如此。子房之行與事一出於正，而以其正佐高祖，後世遂以得天下之正歸高祖，於討弒義帝以正其始，於定太子以正其終，非聖人之徒而儒之醇者歟？豈區區運籌決勝足以槩子房哉。《下學堂劄記》卷三：留侯原是世外人，只緣一片熱心未斷却，走入世上來，其所相與稱知己者，依舊是世外人，一切大關係處都共商量。初年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則滄海君，晚而定太子，則商山四皓。又如談兵則黃石公，談玄則赤松子。此其際微矣，韓彭輩何足以知之。黃鵬揚《讀史吟評・張良》：懷椎狙擊武陽陰，膽足包天識更沉。豈是少年誇伎倆，分明五世感恩深。又：始皇既殺荆軻，復以聽筑爲高漸離所扑，遂終身不近諸侯客。後恣意東遊，而博浪沙事發，距荆軻行刺幾二十年。怨毒於人尚深如此，爲始皇者可以懼矣。弗思善計，大索天下十日，亦何爲乎？夫空摘銅柱，誤中副車，天也。然二十年前膽落於咸陽殿上，二十年後氣索於博浪沙中。子房，荆卿幫手也。未幾，崩徂沙丘，自此陳勝、吳廣之徒相尋而起，史以爲祓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殆信然歟？乃長公以子房此舉爲圮上老人所深惜，是殆未知子房者也。又：且夫始皇，一人之身耳，荆軻七首刺之不死，高漸離鉛筑扑之不死，張子房鐵椎擊之不死，獲沒沙丘，歸葬驪山，幸矣。迨至項羽入關，掘始皇墓，始得而廿心焉，何其免於生前而不免於死後也。嗟乎，獲罪于天，無所禱也，禍將焉逃。《學文堂文集》卷一一《留侯論》：子房未盡得爲漢之謀臣也。蘇子瞻曰：「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圮上老人所爲深惜也。」夫以匹夫之力，奮其身以試于不可知之地，稍自愛者不爲，而子房爲之，顧令高帝亦試之乎？當鴻門之會，何以異是。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高帝兵十萬在灞上，以數計之，不敵也。然子房受兵法于圮上老人，此時當有陰謀祕計，使羽不得攻函谷關而破之，即破關之後，尤必出奇制勝，轉敗爲功。有十萬爲之主兵而不能稍支客兵之至，乃欲幾幸于萬一之中，苟非有項伯之馳見授計，必至于全覆矣，子房尚得爲謀臣乎哉！且子房此時與帝皆未知楚之計也。羽不特畏憚高帝，且畏憚子房，何者？高帝用兵畫策，皆子房主之，則羽之畏憚子房，當倍于高帝，故有可以計閒子房者，當無所不至。而項伯適爲子房之故交，謂可以行其閒也，遂命伯馳見子房。子房不察，遂以爲伯果不忘友也，而孰知非伯意乎？今觀史之文曰：「項伯夜馳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是不過恐之激之，欲挾子房走楚耳，否則令之去可也，何言俱去乎？伯舍楚何去乎？不謂子房有亡去不義之語，詞義嚴正。伯不可強，不得已又爲且日早自來謝之策，是伯始終爲羽，非爲子房也。不然者，鴻門何地，羽何人，以十萬之衆尚恐不能敵，而欲以一身冒不測之威，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哉！乃子房不揆之事理，度之時勢，請高帝竟諾之，以信友之過而幾危其君，亦大可駭矣。試觀鴻門之會，危如累卵。儻羽悟范增玉玦之示，則高帝之命已懸羽手。稍受項莊以意，則項伯豈能以身翼

蔽！況身則何可翼蔽也。伯不過以此佯謝子房，而實非其本意。況乎伯與莊皆羽宗族，莊意在沛公，伯顯爲翼蔽，伯何以自安？何以解于左右？且何以釋羽之疑？總之，羽之意不忍遽殺沛公。當舉兵之始，或范增進說之時，未嘗不憤然欲殺，轉而思之，又不忍矣，所爲婦人之仁也。嗟乎，天意既屬沛公，安得不以婦人之仁屬羽，故鴻門之幸免，皆天也。子房不早爲之計，而聽于不可知之天，何哉？吾故曰未盡得爲漢之謀臣也。　又：子房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閒從赤松子遊。」考此言在高帝五年，至高帝崩，已踰七年，更踰七年，惠帝崩，而呂后稱制，乃強子房食。子房固未嘗棄人閒也。功成身退，昔之人有爲之者，范蠡也。子房即欲效蠡所爲，亦宜如蠡去國而後可，顧令呂后得而食之？然如蠡者，能全其身，而不能盡分于君，君子猶不能無譏。蓋盡分于君者，雖猜疑放逐之主，猶將以身徇之，況子房爲高帝帷幄之臣，知遇之隆，何遽以赤松之言愬遺其君也。高帝憂惠帝之不類己，子房知之最深，又招四人以爲之輔，則子房固不獨宜終其身事高帝，亦當終其身事惠帝，以慰高帝。嘗觀惠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子房之子辟彊爲侍中，白丞相創南北軍，使呂祿、呂產將之，入宮中用事，太后乃悅，由是幾危漢祚。攷子房之卒在惠帝崩後一年，此時子房固不能止之乎？抑縱之乎？抑姑從赤松子遊，不得而知乎？誠不能爲子房解也。蘇軾曰：高祖能忍以待羽之弊，此子房教之。子房能教高帝得天下，獨不能教其子以保高帝之天下，而使爲漢室罪人。不善爲子謀即不善爲國謀。嗟乎，漢有子房，卓然稱人傑矣，猶未足于此焉，豈不惜哉。《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留侯世家》：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三語，著爲留侯立傳之大指。紀事之文，義法盡于此矣。

《史記半解・留侯世家》：留侯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前，其學問全在用人。即從高帝亦爲其所用，能用留侯者獨老人耳。　又：留侯一生，所用全是高帝一人，其餘所用諸人，皆用高帝以用之也。蓋留侯本念爲韓，而韓既不可復興，幸遇漢高天授，因藉其力以報君父累世之仇。既借漢力以報韓仇，自當矢靖共以昌漢業。其經濟作用，皆從忠孝大節生來，此留侯本領所以高出一時諸公之上，而高帝反爲所用也。然高帝性多猜忌，鳥盡弓藏之理，留侯久已了然，故其生平輔漢，不惟幷無勇功，亦且不居智名。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屬意措辭常超然于功罪之表。至于天下已定，漢高欲易太子，則更暗用商山，全不露相。蓋其所以用人處，正其所以自全處，而忠孝大節與知幾苦心一以貫之矣。文于前後幅兩用特筆提唱「爲韓報仇」四字，如虎嘯龍吟，聲振天地。中間叙良大功十一條，皆曲傳其立身事外之微情，于留侯全體大用，固已毫髮無遺憾，而願沛公聽樊噲言與劉敬說是也，兩節遙對。「卒滅楚者此三人力也」，「竟不易太子者四人力也」，兩節遙對。止立六國，計封功臣，兩節亦微對，其餘五節錯綜見，或整或散，參差不齊，章法尤有寓方于員之妙也。《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三《書留侯傳後》：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台，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于金幣，齊其足雙雙而俱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既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游，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填輔東宮，荀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于《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鑒》刪之，宜哉，宜哉。　又：惠帝爲四皓立碑，爲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僞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釣奇，而非爲實錄也明矣。惠帝時無司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滇南文略》卷一一闕太和《留侯論》：初，子房欲爲韓報仇，散千金產，使力士擊始皇博浪沙中，不中，求之弗得。當是時，子房一燕丹耳。始皇即被擊而死，秦豈遂滅哉？夫報韓之仇，非滅秦不可，乃志於一擊，何其拙也！其後羣雄並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往從楚王景駒於留，欲共滅秦，道遇高祖，遂決所事。蓋至此而所以揣摩天下之時勢，洞觀斯世之情變者，已胸有成局，算無遺策矣。此皆博浪一擊，大索十日之後，反而自思，得力於十年之沉伏磨鍊者爲不少也。故卒能相高祖，誅暴秦，滅強項，而取天下，子房可謂善謀矣。雖然，吾謂子房智有餘而學不足也。夫一代治亂得失之故，一代開創之君若臣始之。都關中後，列爵封功臣同姓，

卽宜如三代法，多建國，遠近大小有差等，同姓視親疎，異姓視勳勞，以頒爵土，同異相制，小大相維，於是急求抱道博學之士，搜經攷典，斟酌損益，以定一代制度。凡田邑、學校、軍旅、朝貢、后儲、爵賞、刑罰、邊徼之屬，有法有戒，綱明目精。上有大賢以輔天子，其次以輔各國，如卿命於天子之制，法立而人守之，功臣可全，子孫可安，敎化可興，三代可復，漢雖千年可也。蓋秦氏之禍烈矣，抱先王舊跡而逃之荒濱絕谷，體道藏身以待來者，其人必不絕也。彼藏壁埋冢，安知非四皓二生之輩，漢無求之者，且疑其繼暴秦之未必不襲秦暴，肯負簡載牘，斥非指弊於天子之庭哉！甯搔首向天，沉伏而死，以俟不可知之百世耳。高祖雖不忘聲色，而天才英悟，可進於道。如蕭何刀筆無足議，子房慨然興起，擇主而事，有名世自待之思，言聽計從，君臣相得，可謂千載一時矣。奈何不一長策，使漢法不立，禍端百出，三代竟自此不復也？豈子房當秦禁學，但得所爲太公兵法、黃石異書讀之，故能戡亂而不知致治與？或曰子房但爲韓復仇，漢業得失，非可責之。則誅秦立韓之後，卽可歸韓，不當更爲西都滅項之謀，討布時，不當猶任傅太子之職。或又曰子房者，老氏之學，高祖常疑而薄，子房故默而晦。夫能以其術輔人以取天下，不能以其術輔人以治天下，然則老氏之學不足貴也明矣。子房惟知有餘而學不足，故高祖亦但用之以取天下，而不用之以治天下，觀其用叔孫通、陸賈可見矣。謂子房善用高祖，而非高祖之用子房，吾不信也。嗚呼，子房者，管范之流與。　又：漢高之王信越等，原非其心之所樂爲，故自俎醢韓、彭以後，黥、黥、敖、綰諸人以次夷滅，蓋惟恐其滅之不速，夫豈肯求賢人以輔其國耶？迨同姓諸王既封，高祖亦倦勤已，且其識見本不及此，故一時制度皆屬草草。使子房能爲復古計，於請封留，或高祖思猛士誦陸賈《新語》時言之，度亦可行。然此乃周、孔之經綸，非管、范之流所能擬議也。文情豪宕沉雄，自當於長公後特樹一幟。《宛鄰文集》卷三《留侯論》：大臣爲國家定大計，面折庭爭，列是非得失成敗治亂之鑒，以死爭之，此中人以上可勉而能也。若乃因權樹策，防患未然，以立深固不拔之基，則非恆情之所及矣。漢高欲易太子，大臣爭之不能得。會黥布反，上自將擊之。子房說帝，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因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太子衛，軍霸上。夫帝方欲易太子，子房乃說太子監兵，宜爲帝所深忌，而反聽之不疑者，帝之心方慮關中也。己方擊布而羣臣留守，儻有如淮陰、陳豨之事，則關中動搖，是社稷之大計也。方帝擊陳豨時，已有疑蕭何心，故其擊布也，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則帝之心可見矣。子房知帝之不能忘關中，故請太子監兵，以釋帝西顧之憂，而陰以堅太子之位。帝雖欲爲如意計，而終不肯以私愛而撓社稷之大計也，故子房一言而太子之位定矣。且是時帝已有疾。昔者始皇沙邱之事，斯、高肆其邪謀。帝征淮南數千里之外，萬一不諱，姦人媢其閒，內外之變發於呼吸，而太子受詔監兵，居根本之地，天下之所屬望，臣民之所敬事，卽有倉卒，勢固萬全，此又子房之深計而世莫得而窺之者歟。夫子房之輔翼太子如此其至，而史乃盛稱四皓，不亦誣乎？宜《通鑒》之削而不取也。《史記私箋・留侯世家》：老人授子房書于圮上，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以其有「十三年見我穀城山下」之語，故以爲可怪。安知老人果有是言乎？馬遷好奇，安知非故神其說乎？《留侯世家》一篇，觀其文律，蓋以黃石公爲始終，而中間以辟穀爲樞紐，直可作《列仙傳》讀也。

《陳丞相世家》　《班馬異同》卷六劉辰翁評：因王陵相，乃傳陵，又傳審食其，皆傳體，當然。《左傳》編年體也，《漢書》折之，徒使首尾不全，其失牽聯之正。　《牧萊脞語・書史記陳丞相傳後》：管仲隨老馬而得道，隰朋掘壤蟻而知水，人之知固各有能不能也。陳平自涉脩武，從高帝戰爭間，其用智之力居多，如間鍾離昧，間范增，王淮陰而縛淮陰，以至解滎陽之圍，解平城之圍，漢之瀕於危而不害者，多平六奇計也。太后臨制，諸呂擅權，平依違其間，乃袖手無安劉一畫。厥後目覩呂宗之強，塊然不樂，乃得陸賈畫數策，以五百金交驩大尉，用其計，卒誅諸呂，何智於前而愚於後也。古語有之：愚者千慮有一得，智者千慮有一失。故君子不貴有智，而貴能用人之智以爲智。世之士挾所長以自矜，而智有時而窮者，又陳平之罪人也。　《南沙先生文集》卷八《陳平》：漢高平城之危，陳平所謂奇計者，蓋自班固時失之矣。南軒張先生意其鄙陋不可以傳，故平自諱之，是亦未可知也。應邵因桓譚《新論》著其事。譚曰：「陳平之使閼氏，必言漢有美女，因急則獻之。」譚亦臆語，非有事實，故以「必」字決其說。邵在固後，固乃不聞，邵何從聞之？譚雖博學，且在固前，然固世史，父彪與譚同時，而年稍長，其網羅遺拾，譚不能加也。又其姑婕妤在掖庭，故彪習聞漢事。彪無所聞以詔固，譚乃能傳其說耶？譚叙此，首加「必」字，已自可見。後人不察，遂以爲實然

爾。《史記鈔》卷三〇：陳丞相學問本《陰符》中，所得甚精。故能以致功名。太史公通篇以「奇計」兩字作案。又：太史公總揭平六出奇計，此其章章著名之大者。以予觀之，平足智多謀，無往非計也。《緑滋館考信編》卷一《平勃》：蘇子之言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愚以爲帝非必逆有呂氏之禍，而所以較量羣品，使各當其才者，自中夫後世之所爲也。及觀高后欲王諸呂，平勃不以爲不可，而辟陽以后私人，二子靦然與之同列。至高后沒，而辟陽猶得擁爵土之封，享卿相之榮也，則意辟陽之入相呂后者，未必非平勃之陽結辟陽而贊之高后者也。夫此二行者，皆所謂非人臣之正而不可以訓者也。然使二子而必守人臣之正，如王陵之喋喋而佔佔曰諸呂不可王也，食其不可使相也，少帝非孝惠子也，彼辟陽者知勢不過誅，而呂后者又自謂天下已攻其所醜而破其所忌，必且盡除先帝之故臣，而更置其所親信，產祿之入南北軍也，不待高后之八年，而代王且隨如意等受戮矣。平勃惟不倖倖自好，而匿形以徐俟其敝，卒之一發而中，若拉枯焉。【略】《易》曰「利艱貞」、「晦其明」，夫子之贊武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噫，此未可與曲士道也。《史漢文統・史記統・陳丞相世家》引葛燕曰：曲逆善處功名之際，正不必從赤松子遊，而亦有以自全也。又童養正曰：陳平居平，雖細事小節，鈎奇用智，色色出人，如助喪分肉、裸體刺船等類，況其帷幄之中，受腹心之寄，當危機變急之時哉？太史公贊語用「智謀」二字，概盡曲逆一生矣。《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眉批：王口曰：結句曲盡陳平一生。《讀史亭文集》卷一八《陳丞相世家》：呂嬃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噫，此言何以施之於呂氏哉。呂后聞之，獨喜，且面質呂嬃於陳平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由是言之，平去審食其幾何矣。宜乎《陳平世家》中獨引審食其一段，爲舍人，侍呂后，幸於太后，連類而舉之，豈無謂哉？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觀其子何略人妻棄市，孫掌以衛氏貴戚續封陳氏，然終不得，殆亦自知之深歟？《學文堂文集》卷一一《平勃論》：陳平絳侯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或曰：平勃實有長策，足以制變。呂后雖封爵橫加，原不能出其智計中也。或曰：平勃亦何有長策？向令灌嬰不頓兵，平陽侯不聞賈壽之語，酈商之劫不行，紀通之節不獲矯納，天下之爲呂爲劉未可知也。要而論之，孝惠崩，呂后哭不悲，丞相如張辟彊計，呂后乃悅，則呂后之畏惡諸大臣，正猶高帝之猶醢韓彭，恐其亂我新造邦耳。其委諸呂權，意本欲安劉也。其分王諸呂，意亦本欲安劉也，寧若唐之武氏，期革李爲周哉！纂臣習見呂后剛忍，少不承其意，必芟誅之無易種。且呂后溺愛其所出，自不奪少帝位而予諸呂。雖違白馬之盟，于國家大計初亦無缺。況呂后年已七十，勢不獲久。若一旦釋位，復取漢家制度而釐定之，固可反掌致也。此平勃所爲甘受阿意背約之誚以全身耳，孰知天下變故有非見之所能及，終不若王陵之戇爲得其正哉。前少帝雖非張后所生，然其言曰：后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必猶爲惠帝之美人子而非他人子也。若後少帝及梁、淮陽、常山諸王，則竟非劉矣。若前少帝不死，所憂特諸呂耳。諸呂去，少帝即吾君也。至前少帝既死，而後少帝立，則大臣之燕居深念應不徒在諸呂，而兼在少帝矣。令後少帝少有幹略，恐大臣疑己爲非類也，與諸呂比而誅大臣。大臣于其始立，既未以他人子爭之，至此安所逃其死？否則，愧己爲呂氏所立，恐大臣疑己爲非類也，先誅諸呂，然後討大臣，頓首請幽前少帝之罪，大臣且悉負譴不容誅矣，東牟侯安得除宮哉！蓋第患諸呂，本不妨明目張膽以治之，惟幷患少帝。始北軍左襢，實出天幸，大臣有不得貪其功者。時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太尉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是少帝之威令原未始不行于下，下亦未始不奉爲君也。其廢而殺之，大臣之陰謀不過曰：今呂氏皆已誅滅，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耳。少帝若防患于蚤，而左右譆者各不肯掊兵而去，大臣將置代王于何地乎？非劉氏而王者雖除之，非劉氏而帝者卒偃然尸其位，安在其能安社稷，定劉氏後哉！大抵平勃之罪不在王諸呂，在立少帝。平勃之功不在誅諸呂，在去少帝。乃當日欲王諸呂，猶或尼之，至立少帝，悉將順之惟恐後。謀誅諸呂，將相倉猝營圖，不遺餘力。去少帝則止爲身家慮，而初非恐負高帝而鋤非類也。縱燕居深念，亦何以自白于天下。呂后之名他人子爲惠帝子，特婦人褊見，不忍以艱難創造之業付之支庶耳。大臣祇知無呂后即不難制諸呂，抑慮及有不易制之少帝乎？其終得全社稷定劉氏後者，幸少帝亦如祿產之庸劣耳。否則，平勃雖有長策，恐無以謝王陵也。《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陳丞相世家》：六出奇計，陰謀也。其後避讒，僞聽呂后，亦陰謀也。故用此總結通篇。《易餘籥錄》卷一八：《史記・陳平世家》：「邑中有喪，平貧侍喪，

以先往後罷爲助。」按吾郡城中有所謂寒生者，每於喪家，往爲之趨踏送迎，漫以成俗，蓋卽陳平所爲也。《癡學》卷四《讀史筆得》：史稱陳平多奇計。以數萬金行反閒，一也；以惡草具怒楚使，二也；出女子於滎陽，三也；羈漢王使封齊，四也；告漢王僞游雲夢，五也；解平城之圍，六也。余謂反閒乃兵家之常，田單破齊之餘技也。怒楚使卽反閒之一端，特可以愚粗直之項王，他人不能也。滎陽之圍，漢有天幸，必曰人謀，亦紀信之績也。封齊之計始於留侯。僞游雲夢，成漢王殺戮功臣之過。平城之役，史公亦不知其詳。此六計者，均未見其奇也。當時如留侯之燒棧道、遺反書、鄧侯之收圖籍、約關中、使糧不絕，淮陰之破楚、定燕趙、舉齊魏，乃眞計之奇者。漢王稱人傑三，而平不與，有以也。《高梅亭讀書叢鈔・史記鈔》卷二：通篇純是見智謀處，末用「陰謀」「陰禍」四字作結，人之居心宜何如哉！太史公揭出此語，含蓄無窮，垂戒深遠。《鼎吉堂文鈔》卷一《讀史記陳丞相世家》：嗚呼，功名之會，猜忌所由生也，況在武夫哉。絳、灌爲漢王舊將，陳平初得遇，幾有以卑遜尊之嫌，故絳、灌毀之。闕後賈誼遇文帝而不終，亦由見毀于絳、灌。甚矣，武夫不可與共事也。方陳平脫楚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悅之，使爲驂乘，典護軍。絳侯、灌嬰等讒之曰：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今大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願王察之。受金事蓋有之，平嘗對漢王自明其故矣，盜嫂之說誣也。《世家》因載絳、灌之言，而先叙之曰，平「少時家貧，好讀書，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其嫂嫉平之不事生產，曰：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據實直書，使事之有無，言之得失，先後參觀自見，司馬氏所以稱良史也。或以無知不代辨爲疑，曰否。凡善毀人者，必舉曖昧之事毀之，使之無可辨。無知有見于此，故當王之召讓，則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如是而毀者之計窮。今知辨之爲辨，豈知不辨之勝于辨哉。

《絳侯周勃世家》《班馬異同》卷七劉辰翁評：絳侯之功莫大于誅諸呂，立文帝，然其人木彊，無論議可書，故他傳具載，此幷左袒略之他處，孰非《絳侯傳》也？此筆意也。《漢書》取清宮事，曾無益于絳侯，以爲連事，則正宜別見。然使無獄吏一事，則平生直功狀而止，及牘背冒絮與既出而嘆，乃最精神。《遜志齋集》卷五《條侯傳論》：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夷狄之叛臣以啓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置之于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略】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詆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于後世！此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史記題評》卷五七：叙戰功處與《曹參世家》、樊、酈等列傳同一凡例。韓文公《曹成王碑》叙戰功處本此。《稗史彙編》卷八五《亞夫蹇倨》：周亞夫細柳之軍行伍精明，金革整暇，天子至轅門而不得入，嚴矣。然介胄之士不拜，豈臣子施於君父之禮哉！其所遇幸漢文，使當高帝之時，則淮陰之誅夷已不在鍾室，而彭王之俎醢更不俟洛陽矣。快快非少主臣，景帝在東朝已陰銜之，特俟時而舉耳。亞夫之蹇倨，人臣固不可以立彝，而漢文之謙沖，則世主尤當以爲訓。又卷八九《亞夫持重》：周亞夫拒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入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史漢愚按》卷三：勃父子不學無術，文帝寬假，幸而免。景帝深刻，遂及于禍，七日不食，嘔血以死，悲夫！名與身孰重？君子不成仁不殺身，憤忿自用，何至此極！子長謂其足己守節不遜，然哉。既謂其父才凡庸，又許其爲伊周，一人之身，倏忽天壤，誇張之論也夫。《綠滋館考信編》卷一《條侯》：條侯世稱漢家勳，其以梁委吳也，古今以爲勝美，而余竊有議焉。夫昔之爲將者，亦或有所棄于此以取償于彼，然亦權其輕重，必不得已而後棄之，未有天子之介弟而委之以嘗敵者也。且梁王非素習於戰守者也，而其驕悍無禮又未必出吳濞、楚戊下者也。彼見天子之命不能庇一弟，而復迫於孤城之不敵，倘一旦破降于吳，吾不知亞夫宜何如處也。梁之所以不魚肉于吳，而亞夫卒藉以成功者，則安國

之力也。景帝賞其功而疑其心，以爲非少主臣，有以也。夫以亞夫之智勇，令與安國諸人相爲掎角以拒吳楚，亦未必無功，而必欲棄梁以爲奇也，毋亦沾沾於細柳之役而自喜乎哉。《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絳侯世家》：絳侯、條侯皆以大功臣下獄，絳侯免條侯不免者，絳侯以益封更賜盡予薄昭，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明絳侯不反。而條侯在七國反時以梁委吳楚，爲梁王所怨，重以沮王信封竇太后，安得不死哉。嗚呼，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溷于髡之所以教騶忌也，吾因條侯事爲之三歎。《史漢文統・史記統・絳侯周勃世家》引周鳳翔曰：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侯外戚事，儘得大體，儘有學術，不比絳侯之椎魯也。《虎溪漁叟集》卷一《周勃》：吾觀亂臣賊子，方其暴戾恣睢之時，雖欲移易乎天地，而天地猶將避之，烜赫乎鬼神，而鬼神猶將憚之，獨天理人心之在人必有難於強奪者，雖或屈服一時，亦其力所不贍耳，而豈因心以受吏者哉！漢高既亡，悉臣民而受制於女主，其變亟矣。方太尉之入北軍也，振臂一呼，士皆左袒，遂以誅諸呂而靖內難。宋人曰：太尉此問非也，萬一軍士不應，或皆右袒，何如？此蓋論者之非也。是時呂后之惡方稔，諸呂承之，固無如何。一旦淫后立斃，禁旅之士將欲委心於劉而無由，故一聞太尉之呼而競喜，此天理人心之在人，自有不謀而合者。但祿印初解，而腹心虎旅猶在荷戟之中，使勃竟以安劉爲辭，此輩知其無可容有挺而走險耳。新馭之將，威令未孚，勢且何以制之哉？惟持兩端之呼，以聽衆心所共屬，則其黨聞之莫不喪心戢志，遂乃棄邪以就正，悉捕諸呂如鼠耳。此與項羽之夜聽楚歌何異，皆先事以奪人者，惟高祖預知之，故曰安天下者必勃也。《讀史亭文集》卷一八《周絳侯世家》：勃多戰功，誅諸呂，立文帝，烈莫爛焉。子條侯亞夫繼之，有吳楚功。父子二人皆下廷尉，勃幸遇文帝，以薄太后免。亞夫遇景帝，嘔血死。於是漢世將相遂以廷尉爲傳舍矣。雖然，高祖蕭相國固已開先矣，貽謀可不愼哉。儲欣《史記選》卷三：功名威望，居之最難，惟謙遜退讓，可以善始善終耳，然此非不學者所知也。太史公望淮陰以學道謙讓，責絳侯、條侯以足己不學，守節不遜，旨哉言乎。《得樹樓雜鈔》卷一二：太史公叙周勃與曹參、樊噲同例，功雖多，不過一戰將耳。至其子亞夫用兵處，極力摹寫，節制之師歷歷有如目擊。《漢書》只添亞夫東擊吳楚時趙涉遮說一節，其於前後叙次詳略改竄移易一句不得。亞夫之坐謀反，因子買葬器，獄吏執「欲反地下」四字，游戲定爰書，此何異岳武穆「莫須有」三字耶？景帝之刻薄寡恩，隱然言外。史筆至此，出神入化矣。《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絳侯周勃世家》：絳侯安劉氏之功，具《呂后》《孝文本紀》。故首叙戰功，承以「可屬大事」。其後獨載懼禍、遭讒二事。條侯亦首叙將略，後獨載爭栗太子之廢，抑王信，徐盧等之侯。其父子久任將相，豈他無可言者乎？蓋所記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子厚以潔稱太史，非獨辭無蕪累也。明于義法，而所載之事不雜，故其氣體爲最潔也。【略】絳侯，則高祖預識其可任大事；條侯，則文帝決其可將兵。絳侯氣質之偏，則東鄉責諸生，條侯則顧命尚席取楹。微小處亦間出相映，其法蓋取諸左氏。《硯北雜錄・史記》：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諸家本皆於責之處句絕，非是，而「責之趣爲我語」當爲一句。所謂責者，即責其趣爲我語耳。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如此解「責」字過泥。《史記半解・絳侯周勃世家》：絳侯誅呂安劉大功，具在呂后、孝文語中，此不復詳，而獨縷叙其功成自危，繫獄惕息情事，感嘆作波折，舉重若輕，剪裁之妙也。條侯細柳軍容，寫得浩瀚沉雄，眞有雲垂海立意象。寫吳楚功，亦堅致密栗，後寫剛直不容，感慨跌宕，無限烟波，視叙絳事，爲尤可悲涕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三：太史公于不平事，多借以發抒，以自鳴其鬱抑。此于絳侯父子下獄事，却不代鳴冤苦，而以「足己不學，守節不遜」二語責條侯，故知子長自聞大道，或以「謗書」譏之，非也。《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五七：此篇以功臣遭禍爲主，「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語絶沈痛，與條侯下獄事相影響，亦借以自寓感嘆。

《梁孝王世家》《史記半解・梁孝王世家》：一篇寫太后之溺愛梁王，正所以幾危梁王，爲千秋炯戒。後寫晉樽事，則又見梁王之總于貨寶，正所以危其後人也。然財物多太后所賜，則禍胎仍太后所貽，而溺愛之失益見矣。至其文境沉雄，于澹泊深老之中，具生龍活虎之勢，那得不令人嘆絶。《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梁孝王世家贊》：輕輕着筆，却爲女主及愛子痛鑒。

《五宗世家》《猗覺寮雜記》卷下：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衡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燕數千衡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獸猶哀憐之，人不如也。《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九《史記》：《河間王傳》：「被服

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甚得體，恨太略耳。《史記考要》卷七：按《太史公自序》于梁王云「七國叛逆，惟梁爲扞」，于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爲漢宗藩」，荆燕云「爲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功于漢，不論親疏，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奸惡，自取滅亡，故降爲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只列爲傳，意亦如此。若乃陳涉，亦名世家，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爲傳，失之矣。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五九：《史記》載景帝諸王，隱僻事繼悉畢具，蓋太史公嫉世憤邪而不能已者與。可謂得刪《詩》意旨。《畹蘭齋文集》卷一《讀五宗世家》：始余讀《史記・五宗世家贊》，又讀班《贊》，竊私優孟堅。迨熟復史文，而知其不然。漢初立諸侯王過古制，其權重，奢淫虐盭，僭似天子，甚者謀爲逆，由尊寵逾制，有以啓之也。朝廷不爲置賢傅相，以導養其德性，及懲七國之亂，削奪過甚，致諸侯王貧，無以自奉，二者交失。遷灼見本朝封建之弊，未宜斥言，故推本高祖時，下洎五宗五世以後，著其大要，其爲失得，使人領于意言之外，其所慨者遠矣。班氏以移綴《高五王傳》，失其旨矣。《十七史商榷》卷四《五宗世家》：《五宗世家》凡十三人，皆景帝子，以其母五人所生，號爲五宗，殊屬無理。《漢書》改爲《景十三王傳》是也。《史記校》卷上：同母者爲宗親，案《漢書》無此區別，要之皆非也，以母爲別者，此放古法而失之。古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其義甚精，其法甚嚴，故有娀方將，時爲姜嫄，詩人咏之，原非重母而輕父也，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皆指正嫡所生而言，而東宮之妹，是女子亦以嫡出爲貴矣。成王之世，周公最長而聖，故魯爲宗國，而宗法不了然乎！趙襄子之未立也，簡子曰，此其賤賊翟婢也，其去周室盛時數百年矣，而沿之不失。自秦滅學，漢初皆不學之人，但聞古人重母弟，而不揣其本，遂以同爲庶孽而各自爲宗，甚非先王立法之本意。然自是當時實事，史公書之，以詔後人，班氏以理爲斷而去之，則于理是，而于事實非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三：方望溪謂歸熙甫文，于人微而言無忌者，蓋多近古之詞。吾謂子長《五宗世家》等文，乃更進于叙述賢哲功臣之作，抑所云瓦注賢于鏁金也。《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五九：汝綸案：此篇以侵削諸侯爲主。又：叙家人瑣事，此篇與《外戚世家》皆極神妙，此境後人正不易到。

《三王世家》《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記》：三王者，武帝子齊王閎，燕王旦，廣陵王胥也。太史公備述群臣奏請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爲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旨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辭，反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爲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史記題評》卷六〇：《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詞爛然可觀，又見漢廷奏復頒下施行之式。《史記考要》卷七：《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其書諄諄以保國艾民爲戒，庶幾古人命戒之詞，故亦稱世家。厥後，燕王旦、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咒，身死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爲傳，不得與諸王幷也。事詳《漢書・武五子傳》。《十七史商榷》卷四：《三王世家》，武帝之子，所載直取請封三王之疏及封策錄之，與他王叙述迥异，則遷特漫爾鈔錄，猶待潤色，未成之筆也。據《漢書・武五子傳》，武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王髆。遷但取閎、旦、胥，不及戾太子及髆者，閎、旦、胥之封在元狩六年，遷書訖太初，則三王自應入世家；髆封于天漢四年，既有所不及書；而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年，遷固目擊其事，前則因其爲太子，不當入世家，後則既敗不復補書，且有所諱也。

《列傳》《文心雕龍・史傳》：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于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分，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史記・伯夷列傳》司馬貞索隱：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迹，今可傳于後世，故曰「列傳」。《史通》卷二《列傳》：夫紀傳之興，肇于《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又：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樸略猶存，區分未盡。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

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并錄是也。亦有事迹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又卷一六《雜說上》：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標末，持爲百行端首也。至如達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闕如？《淮南遺老集》卷一一《史記辨惑》：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烈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幸、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誡，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于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既已幾于無謂矣，若乃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爲，是何足以污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賤貧，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目，得其體矣。又：《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衛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也。及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史學》：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于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于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于韓非，別異端也。他如《佞幸》、《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皆爲當世而發。吁，有旨哉。《震澤長語》卷下：《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子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叙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又：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蔡澤傳》亦然。《四友齋叢說》卷五《史一》：《史記》起自五帝，迄于漢武，蓋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爲諸人立傳僅僅若此。今觀書中諸傳欲去一人，其一人傳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眞所謂一出一入，字挾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在人間，實不爲過。若後人作史，無穢冗濫，去一人不爲少，增一人不爲多。今宋、元史中，苟連去數十傳，一傳中創去數事，亦何關于損益之數哉。《史記鈔》卷首《讀史記法》：列傳七十，凡太史公所本《戰國策》者，文特嫖姚跌蕩，如傳刺客，則聶政、荆軻，如傳公子，則信陵、平原、孟嘗，他如傳謀臣戰將，則商鞅、伍胥、蘇秦、張儀、范睢、蔡澤、呂不韋、春申、司馬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廉頗、藺相如，趙奢、李牧、田單、白起、王翦、李斯、蒙恬，雖不盡出《戰國策》，而秦漢相間不遠，故文獻猶足，章章著明，太史摹畫絕佳。而伯夷、屈原，則太史公所得之悲歌慨者尤多，故又別爲變調也。其入漢以後，太史公所最不滿當時情事者，漢開邊釁，及酷吏殘民，故次匈奴、大宛，并鄧都以下，文特精悍。太史公自以救李陵，犯主上，并無故人賓客出救，又貧不能贖，卒下蠶室，故于劇孟、魯朱家之任俠，于猗頓、卓氏輩之貨殖，俱極摹畫。諸將中所最憐者，李廣之死與衛、霍以內寵益封，故文多感歎。淮陰、黥布之特將，樊灌以下之偏裨，詳畫以差。他如張耳、陳餘，則感其兩人以刎頸之交相賊殺。竇嬰、田蚡、灌夫，則感其三人以賓客之結相傾危。鄧食其、陸賈、朱建之客游，劉敬、叔孫通之獻納，季布、欒布之節俠，袁盎、晁錯之刑名，張釋之、馮唐、韓長孺之正議，石奮、衛綰、直不疑之謹厚，淮南、衡山之悖亂，汲黯、鄭當時之伉聲，此皆太史公所慨于心者。言人人殊，各得其解，譬如善寫生者，春華秋卉，并中神理矣。《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太史公爲司馬相如作傳，而相如之得入學也以文翁，無文翁，則無相如，而翁乃不與《循吏傳》中，此其缺也。若西門豹之投巫，實循吏之妙術，烏可辱之滑稽，此其失也。東方朔蓋玩世之畸人，通方多可，滑稽乃其一事，似不足以槩其生平。《史記評林》卷五引余有丁評：按太史公采傳多略節，至若傳所無，雜見他書及舊所得聞者，獨詳之，以傳自成書也。《二酉園文集》卷五《高奇往事序》：漢司馬遷才高識亦高，好爲萬里游。凡古人異處，輒洵長老或逮于孫子，故《史記》一書，無論砥行立名者不忍遺，即刺客、滑稽、佞幸之類，高而不謬，奇而不譎者，咸筆之。彼以爲夷、齊雖賢，顏淵雖獨學，必附仲尼而後名彰于後世，況其它乎？子長于先哲何愛而厚也。《焦氏筆乘》卷二《史公疏漏》：史公會粹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虢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陸賈，如鄜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既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又《史公權衡》：《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

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瞇語也。　又《史記多爲後人殽亂》：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殽亂者多矣。古書喪眞，可爲嘆息。　《鐵立文起前編》卷一《傳》：王懋公曰：傳以《史記》爲祖。或謂左氏書，其傳之濫觴也，然皆隨人隨事散叙，故有其端而無其名。若合一人始終本末而次之，則自司馬子長始。予近欲將內傳分國類編，略如《國語》，有可併者併之，顏曰左氏紀傳。又《史記》有本紀、世家、列傳三例，其實皆傳也。《漢書》不用世家，而以紀傳括之，紀亦人主之傳，特因其人不同而所稱亦小異，其爲傳信之義則一而已。至以行文言，必謂前叙事後議論者，亦太執。妙手以叙爲議，而使人但見其爲叙，以議爲叙而使人并不覺其爲議，隨筆所之，神化萬變，尚何前後之拘拘耶？噫，能此者，難其人矣。　又：《辨體》曰：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由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汪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又：《明辨》曰：按字書云，傳者，傳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使作者有考焉。　又：唐荆川曰：傳體前叙事，後議論，《伯夷傳》以議論叙事，傳之變體也。　又：澹寧居曰：叙事不帶議論，猶列頑山耳，文獨騰雲起霧，峯峯見奇。　又：《初學集》曰：吾聞之，古之人有史傳，無家傳。家傳非古也。用史家之法則隘，毀史家之法則濫，濫與隘，君子弗爲也。瞿太僕之沒也，請余爲家傳，余直舉其大節，無所遜避。　又：王懋公曰：史傳有正、變二體。正，如司馬遷《管仲傳》、《司馬穰苴傳》、《平原君傳》、《信陵君傳》、《蘇秦傳》、《張儀傳》、《范雎傳》，班固《兒寬傳》，范曄《王丹傳》，司馬遷《扁鵲傳》。變，如司馬遷《伯夷傳》、《孟子傳》、《屈原傳》，范曄《黃憲傳》。家傳如歐陽修《桑懌傳》，曾鞏《徐復傳》。托傳如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梓人傳》。假傳如韓愈《毛穎傳》，秦觀《清和先生傳》。此四例亦既詳且悉矣，然猶未盡其變也。他若《黃帝內傳》、《漢武外傳》，及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之類，皆文章中異觀。又有以別傳稱者，合之復得四焉，此亦不可遺也。傳後又有論贊並用體。論曰者，散文議論也。贊曰者，四字句贊語也。此亦不可不知。　又：袁石公曰：志已卒業，然諸傳非聞見眞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南北史，多於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諸大老傳，他日國史所取以爲據者。邑僻地，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　又：《太平清話》曰：作傳與墓誌行狀，正如寫照，雖一瘢一痣皆爲摹寫，不然不類其人。　《文通》卷一二《傳》：《韻會》云：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　《硯北雜錄・史記》：史公記諸子有老子、韓非，列傳又有《孟子荀卿列傳》，申、韓之不得與老子並也，淳于、騶奭之不得與孟子並也。史公固已彰彰言之，特此皆世所謂諸子者也，故類次焉耳。且史公題目但著孟荀，又可知其所崇尚者有在矣。　《鍾山札記》卷四《史漢合傳》：《史》、《漢》數人合傳，自成一篇文字，雖間有可分析者，實不盡然。蓋數人同一事，彼此互見，自無重複之弊。自范書以下，雖有合傳之名，實皆專傳之體，致有一事而再三見者，文繁志寡，由其不講史法故也。即如《史記・廉藺列傳》，首叙廉頗事，無幾即入藺相如事獨多，而後及二人之交歡，又間以趙奢，末復以頗之事終之，此必不可分也。《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皆御史大夫者，始叙張蒼，次周昌、趙堯、任敖，其後蒼復爲御史大夫，遷丞相，則又詳叙其始末，乃終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記》之舊。唯申屠爲可分，餘皆不可分也。後世史成于衆人，若刪彼傳以入此傳，則有欲掩其名之嫌，以故《史》、《漢》之法不可復睹耳。　又《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傳已見之人，有因事而再見者，如淳于髡之附《孟荀傳》也，以諸子故略見也，至《滑稽傳》始詳矣。夏侯勝有專傳，而《儒林傳》中衆經師傳授之次第亦不得獨遺之。張放乃張湯孫，既附見《湯傳》，而《佞幸傳》又載之。知此則如明之薛文清、王文成，雖各有專傳備詳事迹，而于理學之宗派，亦當標舉之以爲倡導之首，固無嫌于復見也。　《十七史商榷》卷五《諸傳互見》：六

國之後，唯魏豹、韓信、田儋三人有傳。若魏王咎、韓王成與夫趙王歇、楚懷王孫心，則其事已互見于他處，故皆不爲列傳，不欲贅出耳。至諸田之稱王者多矣，皆見《儋傳》中，以儋實首事，聊用爲標目耳。（辟陽侯審食其當入《佞幸》，亦因事已他見，故不贅出。）此隨事立文，非有成例也。六國獨燕無後，所立韓廣、臧荼，皆非燕之子孫，蓋燕遺荊軻刺秦王不中，秦恨之刺骨，燕亡後遂盡滅其族，此史傳所不載，而可以意揣者。（《漢書》皆因《史記》之舊，惟有魏豹、田儋、韓王信三傳。）《廿二史札記》卷一《史記編次》：《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弘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文史通義》內篇三《繁稱》：史遷創列傳之體。列之爲言，排列諸人爲首尾，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齊者，或爵（淮陰侯之類），或官（李將軍之類），或直書名，雖非左氏之錯出，究爲義例不純也。或曰：「遷有微意焉。」夫據事直書，善惡自見，《春秋》之意也；必標目以示褒貶，何怪沈約、魏收諸書，直以標題爲戲哉！況七十列傳，稱官爵者偶一見之，餘幷直書姓名，而又非例之所當貶，則史遷創始之初不能無失云爾；必從而爲之辭，則害于道矣。《湖北通志・凡例》：記事出《左氏》，記人原史遷。然史遷《貨殖》、《龜策》等傳，亦間有記事，即其記人諸篇亦多以事例，牽連不可分割首尾，蓋《春秋》比事屬詞之舊法也。自班、范以後，人各自爲首尾，史傳由是益繁。按傳本以事爲主，特依人而述，非以人爲主。明乎此，則「合傳」、「獨傳」之云，皆後世之便稱，非史家之本義。既無「合」、「獨」，亦無「正」、「附」。劉知幾謂後世同于古者，唯有附出。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猶未究之論也。《亳州志・人物表例議》：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爲用，則皆取足以備經、紀之本末而已矣。《午風堂叢談》卷三：太史公於楚漢之際志士仁人之不能概見者，每於同時知識他傳，依微託之。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是也。《史記志疑》卷三六：列傳之失次及吳濞、淮南、衡山、張耳之當入世家，已說見上。《困學紀聞》謂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野客叢書》謂不立紀信傳，疏于節義。是固然也。余謂夏、商以前，帝臣王佐雖代不乏人，而世遙事逸，故但據《詩》、《書》所稱一二大端載于本紀，即周初散宜、南宮、史佚之徒，厲、宣間芮良夫、召虎、仲山甫之流，亦同斯例。若春秋之際名德顯暴者，尚有如魯柳下惠、孟獻子、衛寧兪、史魚、晉士會、士燮、叔向、宋子罕、楚子文，何爲蓋闕？此《古史》、《通志》所以作補傳也。漢時傳鄒陽而不傳賈山、枚叔，傳徐樂、嚴安而不傳終軍、東方朔，去取之義亦未曉。又史公《自序》在七十列傳中，《索隱》本作「太史公自序傳」是也，各本篇題俱缺「傳」字。《癡學》卷五《讀文筆得》：《史》《漢》列傳之體有三：一據事直書，不論善惡，使後世閱者自知，如《史》自《管晏》至《貨殖》等傳，《漢》自《陳項》至《王莽》等傳是也。一且敘且議，而議多於敘，如《史》之《伯夷》《屈原》等傳是也。一敘事居十之二、三，而採錄文詞居十之八九，如《史》之《董》《賈》《相如》等傳，《漢》之《揚雄傳》是也。又：傳誌之體一人之事不可具書，有功業可述之人則書其一二最大者，其餘人人所能舉，可略也，若曰其人處大事如此，未有稍苟且於小事者也。無功業可述之人，則書其一二最小者，若曰其人處小事如此，使處大事，未有不辦者也。總之，事無大小，必有以異乎恆人而不詭於大道者，乃可傳世。《求闕齋讀書錄》卷三：太史公好奇，如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貨殖等事，無所不載，初無一定之例也。後世或援太史公以爲例，或反引班、范以後之例而譏繩太史公，皆失之矣。《怡養齋文鈔》卷一《史記合傳論》：史體之有傳，專記一人，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又別立名目，而爲類傳，皆自《史記》始。其事迹相類者，則又合爲一傳，他史僅以類從，唯司馬氏之書，乃各有微意焉，後人不識其意，而妄譬之，淺矣。其不別立名目，而他史亦爲類傳者，如扁鵲、倉公同傳，此他史《方技傳》之所祖也。《倉公傳》敘事瑣屑，疑非史公原書。如竇嬰、田蚡同傳，衛青、霍去病同傳，此他史《外戚傳》之所祖也。竇、田杯酒相陷，事由灌夫，故即附傳後；衛、霍定邊之功相捋，故即次《匈奴傳》後。其不別立名目，而若別爲一類者，如孫、吳二人，則皆兵家也，故即次《穰苴傳》後。如季、欒二人，則皆任俠也。其不合傳而若合爲一傳者，張儀次《蘇秦傳》後，《儀贇》中，兼敘兩人。傳陳軫，公孫衍，仍以儀事合敘，乃附傳，非合傳也。其以一官聯絡數人者，如張倉、周昌、任敖、申屠嘉一傳敘事，又爲司馬氏之變

體。其事迹顯見類從，而無可議者。如管、晏同爲齊名臣，如白起、王翦同爲秦將，如樗里、甘茂同爲秦丞相，《茂傳》附其孫羅，他史祖之。如平原君、虞卿同爲趙上卿，如范睢、蔡澤同以游說入秦，踵取卿相。如廉頗、藺相如兩人卒相歡，故獨爲合傳體，附以趙奢、李牧，是傳或分或合，或詳或略，亦謂司馬氏之變體。如張耳、陳餘兩人，正與頗、牧相反，故耳事亦詳叙《餘傳》中。如袁盎、晁錯兩人，亦以不相得，而卒相傾。如韓王信、盧綰兩人，封王同，反叛同，亡匈奴同，附以陳豨；綰之反，乃因豨之事見疑而起，豨之叛，求救于匈奴亦相同。如魏豹、彭越，越曾爲魏相國，如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四人同有戰功，如酈食其、陸賈同爲口辯士，朱建亦以口辯附焉。其事迹似不類從而有相合者，如汲黯、鄭當時。黯以武帝好紛更，進以無爲之旨，當時亦宗尚無爲者，不獨賢與貧之相同，故傳末合而結之。如萬石奮、衛綰、直不疑、周文、張叔，《贊》以篤行君子稱之。如傅寬、靳歙、周緤，《贊》以篤厚君子稱之。如劉敬、叔孫通，并克爲國家建大計，如張釋之、馮唐，如公孫弘、主父偃，《偃傳》附以徐樂、嚴安諸人，行事似不相類，兩傳詳載言論，亦一體也。其爲前人所訾議者，如孟子、荀卿，如老、莊、申、韓，如魯連、鄒陽，如屈原、賈誼諸傳是也。小司馬欲附韓非于商鞅，附魯連于田單，附宋玉于屈原，附鄒陽、枚乘于賈生。不知屈、賈俱被謗，俱工詞賦，誼又有《吊屈原》一賦，其事迹絶相類。魯連、鄒陽，年代固爲乖絶，解齊國之圍，釋孝王之難，排患之功相同，而抗直不撓，卒能免于禍患，司馬氏其有所憤激歟！然鄒陽曾受辱，又不若魯連之飄然遠舉，士之欲以策干，欲以藝進者，亦可鑒矣。清靜之弊，流爲刑名，申、韓并崇好道德，變而之法術者，司馬氏合傳之旨深矣。商鞅之禍，則又與秦爲終始，故别爲一傳。司馬氏極崇孔氏，故列孔子于世家。而《孟子傳》後，獨無《述贊》，首論孟子之不言利者本于夫子，餘子皆功利之徒耳。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而兼夫議論，蓋以十一人形荀卿，以荀卿形孟子，荀卿亦受業于孔氏門人，而弗之若，則于孔子之後，推崇孟子一人而已，且云：「豈與仲尼殊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又云：「衛靈公問陳，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孔子、孟子并稱，所以尊孟子者，至矣。當時儒墨并稱，孟未興，司馬氏之意旨如此，其識不誠卓絶千古耶！讀史者，貴得其間，而後載筆之微意可參。司馬氏之書，足冠諸史，徒以文辭論，抑又末矣。《青學齋集》卷一四《史記列傳編次先後有無義例說》：《史記》體例，本紀以記一朝或一帝之事，世家記一國一家之事，而列傳則記一人之事。名各不同，而體不甚懸殊。然本紀始五帝而迄漢武，世家始泰伯而迄三王，編次之先後，大都隨時代之先後，初未嘗無一定之義例也。乃于列傳，又有不盡然者，考唐開元時，敕升《史記・老子列傳》于《伯夷列傳》上，似列傳編次有經後來所更易。司馬貞撰《史記索隱》，于遷書深致不滿，如列傳一門，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在《西南夷》後，《大宛傳》不合在《游俠》、《酷吏》之間，編次多所未當。《廿二史札記》謂：「《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霍傳》，朝臣與外夷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弘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據趙說，則編次先後本無義例。吾謂義例所在，誠無明文，而趙氏所舉各傳，則編次似非無意者。李廣、衛青事迹與匈奴相出入，故編《匈奴傳》，特次于二人之間，誠如趙言。《平津侯傳》始以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使巴蜀，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又云，「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是武帝之窮兵開邊，弘頗以爲非便。《相如傳》歷叙通西南夷時，相如奉使往還，所爲《喻告巴蜀民檄》、《難蜀父老文》臚列詳盡，見相如始終贊成斯事，與弘正相反。則以《兩越》、《朝鮮》、《西南夷傳》，編次于平津後，相如前，殆欲讀者參觀之歟。《淮南衡山王傳》，叙長與安先後招集無行之士，稱說神仙，鋪張著作，何莫非相如輩所優爲。《贊》言「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自古記之」，然則治以奉法循理之吏，其庶幾乎。以循吏次《淮南衡山王傳》後，殆謂以強藩之習于惡，不如循吏之善其後歟。汲黯治官理民好清靜，鄭當時廉不治產業，儼然古循吏風。《儒林傳》叙武帝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當日制詔廷議，似有意于崇文治。然《酷吏》一傳，在武帝世者尤多，叙云「言道德者溺其職」，明謂非儒者所能勝任愉快。次以《大宛傳》，則張騫始發其謀。先後相次，亦見武帝與之治民于內者，無非武健嚴酷之吏，其奉使于外者，鑿空之輩之外，抑亦妄言無信之徒，而明天人通古今者，固未嘗與其選也。就諸傳而論，或先

或後，編次之有無義例昭昭已。《橫陽札記》卷八《列傳次第》：《史記》列傳，《扁鵲倉公》四十五，《吳王濞》四十六，《魏其武安》四十七，《韓長孺》四十八，《李將軍》四十九；以下爲《匈奴》，爲《衛將軍驃騎》，爲《平津侯》，爲《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爲《司馬相如》，爲《淮南衡山》，爲《循吏》，爲《汲鄭》，爲《儒林》、《酷吏》，爲《大宛》，爲《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詳其編次，正傳蓋至《田叔》而止，《扁鵲倉公》已是雜傳。吳王濞以稱兵搆怨，亡國絕嗣，故自世家置于此。魏其、武安、韓長孺、李將軍各有可稱，晚節俱不完，是以別爲之次。魏其與晁錯皆棄市，晁錯入正傳，魏其不并入者，一死于國事，一爭私忿也。衛將軍、驃騎、平津侯，俱以柔媚取將相，功名成立，漢法由之大壞，不可與以上諸臣同例，故又抑置于《匈奴》之下。《唐書》立《奸臣傳》，次《四夷傳》，後，即用此法。《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皆承《匈奴》爲次。《匈奴》與後《大宛》本類，次于此以取隔別傳，故或移前或移後也。以下俱即後世史書之雜傳，《司馬相如》以文辭立傳，爲後漢書・文苑傳所從出，同時無可錄者，是以不標別目。《淮南衡山》即《梁書》之《豫章》、《武陵》、《臨賀》、《河東》四王傳，《唐書》目爲叛臣。不與《吳王濞》同次者，吳王濞之禍胎于高祖，激成于孝景，罪不同也；不徑次于末者，以與吳王濞俱親屬也。《循吏序》云，「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傳意有抑揚。孟子言子產不知爲政，伍參言孫叔無謀，淳于髡言公儀子爲政魯之削也滋甚，皆史公所采。不列漢臣者，萬石、張叔已以篤行列于正傳也。《漢書》入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六人，黃霸爲丞相，功臣損于治郡，于史意爲近。《汲鄭》即《隋書・許善心傳》所稱《梁史》之《誠臣傳》；《漢書》有《朱雲傳》，以狂狷與楊王孫、胡建、梅福、云敞同篇，亦謂不合于正，別爲類例。漢科有直言極諫，史意欲備其目，以鄭非汲比，故亦不爲標別。《儒林》、《酷吏》，俱以類相傳。《儒林》止列博士，不及民間之學，又詳述申公、轅固生、兒寬、董仲舒及諸弟子仕迹，仍是臣傳。《酷吏》入張湯、杜周，與《漢書》皆不同。六傳是綜合古今偏駁之才，見世局所由衰。司馬相如習于文而多飾，淮南、衡山好武勇至于爲亂，循吏優于德不長于才，汲、鄭有氣節無深沉之器，儒林知守古義不能盡適于用，酷吏能舉其職不可以爲治，條其所短，知任用將相之難矣，不專爲其人立傳，故次在後也。《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止以搜括所遺，不與六傳同科，故又以《大宛》間之，猶《唐書》《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八傳，與後《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四傳中間，別以《列女》間之，尋審界劃，史公條理本是秩然。《漢書》傳終《王莽》，推《衛將軍驃騎》、《平津侯》傳例，以抑外戚元后，其餘勢不能盡分差等，止得改嚴爲寬，各以時次，廣爲立傳，然《儒林》、《循吏》、《酷吏》，循舊目分出。《司馬相如》、《淮南衡山》、《汲鄭》，以無標目，竟不分出，則其疏也。《三國志》悉去舊目，止存《方技》，較班氏爲審。司馬貞《索隱》不知史例有正有變，乃欲移《史記》之次以合《漢書》。趙氏翼《札記》，又謂史公隨得隨編，并《漢書》抑外戚，《唐書》抑奸臣之例，亦忘之矣。《甓湖文鈔》卷二《太史公不爲逸民立傳論》：自古嶔崎卓犖，孤高耿介之士，出獨是之見，以制其行，處甚難之時，以貞其節，當其縱心孤往，誠不願天下後世傳其人焉；而其人至天下後世，遂因之而傳，如逸民者，非其類乎？太史公不爲之傳，亦自有說。蓋傳者傳也，公之于逸民，非以爲不可傳，而不爲之傳，實以爲有可傳，而不待爲之傳耳。苟必待傳而後傳，則雖逸，亦豈得謂之逸哉！夫以天地之大，古今之遠，舉凡爭雄智勇，奮志功名，豪猾桀黠之徒，公皆樂爲之傳，以俾其傳，況逸民氣挾風霜，誠貫金石，卓然與山河并壽，嶷然與日月爭光，公何靳而不爲之傳歟。雖然，樂爲之傳者，非傳則不傳，而傳亦不盡傳；不待傳而傳者，以不傳爲傳，雖歷萬世，亦無不傳。以不傳爲傳，所以成其爲逸也，是即太史公之微意歟，抑又有可異者。伯夷叔齊，爲逸民之冠，公不辭而爲之傳，恆令人諦思焉而不得其故，獨是伯夷聖之清者也。叔齊無傳，附于伯夷，蓋聖不得僅謂之民，聖之清，不得專指爲民之逸；然猶以逸民稱之者，舉其一節，則類于逸民，核其全體，則超乎逸民，然則逸民，亦第爲民耳，天下皆民，可勝傳哉。逸之云者，不傳之謂也；凡書不傳則曰逸書，詩不傳則曰逸詩，而民不傳，則曰逸民。彼逸而我因從而逸之，故曰以不傳爲傳也，不爲立傳，有以夫。

《伯夷列傳》《史記・伯夷列傳》司馬貞索隱：太史公惑于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災害，爲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聽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必福，行惡未必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史通》卷八《人物》：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

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并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之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史記・伯夷列傳》張守節正義：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相感應也。【略】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令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己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睹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略】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睹見。《程氏遺書》卷一八：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此有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步里客談》卷下：伯夷歌云：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兮！陳古刺今，此意含蓄。此太史公文筆，非伯夷意也。《習學紀言序目》卷二〇《史記》：遷本意取高讓不受利祿者爲列傳首，是也。然許由、卞隨、務光空寓言，無事實，學者所共知，遷爲是故以六藝正百家之妄，正于其所不必正，一也。按冉有問于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論夷、齊之事，無大于此者矣。以子臧、季札考之，未嘗有所怨，則夷、齊何怨焉？謂夷、齊爲怨者，傳遠而說訛耳。遷雖以孔子之言，謂伯夷之非怨，而又以妄人之詩疑伯夷之不能不怨，既正于其所不必正，復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二也。且負芻、吳光皆弒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恥立于其朝，蓋其待之如糠粃外物，不置是非于心，乃讓國之常節；況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奚爲惡之？此特浮淺之詞，而遷信之，何哉？孔子謂「餓于首陽」者，言其甘于貧賤而難之也，遷遂以爲不食死，慙而不知命，豈仁人之意乎？三也。盜跖不軌之人，何足與夷、齊、顏子較賢否？聖賢之所自爲者，天之所不能爲，遷雖稱輕重清濁各有所在，而實理蓋未之知，四也。又遷所謂名者，顏子因孔子而彰，則固信矣，若夷、齊則在孔子之前五六百年，孔子所敬而畏者，故曰「民到于今稱之」，是不待孔子而後彰也。稽古道，續先民，聖人之職當然也，豈以是爲軒輕于其間哉！遷雖定一尊于孔氏，而其陋若此者，非所以爲尊，五也。余觀孟子論伯夷，最爲精義，然猶推惡惡之心，有近隘之行，非所謂得仁求志也，必以孔子爲正。《文章正宗》卷二〇《太史公伯夷傳》註：太史公列傳七十，獨取《伯夷》、《屈原》二傳者，以其變體也。李耆卿《文章精義》：傳體前叙事後議論，獨《圬者王承福傳》叙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爲舉顏子、盜跖，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趣遠，其文逸，意在言外，咏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邪？又：堯讓許由，蓋莊周寓言，眇天下爲不足道耳。太史公疑箕山上有許由冢，愚意雖無其事，嘗有其人歟。又：載伯夷父死不葬之語，與武王十一年伐紂事背馳。然漢人舊說以武王上繼文王，受命之九年爲十一年，故云耳。《捫虱新話》卷一：司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叩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伯夷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事，因孔子有「予也無三年之愛于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遷于著書勤矣，然其爲人淺陋不學，疏略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抑菴文集後集》卷三五《夷齊十辨》：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于伯夷也，大概稱其制行之清，而于孔子【略】之意亦未有所發。唯《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于《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

工，盪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于武王謂之弒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鶴林玉露》甲編卷六《伯夷傳赤壁賦》：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則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馬中錫《罪言》：伯夷、太公同避紂于海濱，同就養于西伯，意氣孚合久矣。然太公佐文王伐紂，伯夷則叩馬諫武王；太公竭力依歸以樹勳名，伯夷則極口唾斥以豁憤恨。是何大異也？蓋太公救天下之大亂，而申稱事之權；伯夷謹萬世之大防，而遂匹夫之節。易地則皆然。《史記題評》卷六一：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升庵集》卷四七《伯夷傳》：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爲立論。眞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史記考要》卷八：史遷之意，謂尚論古人當取信于六藝，舜、禹授政若斯之難，而于許由、卞隨、務光，何讓之易？況皆不爲孔子所稱述，不若夷、齊讓國之事爲可信也。《精選批點史記》卷一〇：此傳如蛟龍，不可捕捉。又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妙。《焚書》卷五：眞西山云：「此傳姑以文取。」楊升庵曰：「此言甚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又曰：「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說，「是怨」是司馬子長說。翻不怨以爲怨，文爲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適歸之無從，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餓死。《皇明史惺堂先生遺稿》卷九《伯夷避紂章解》：商郊牧野之師，舉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耳。其曰「恭行天戮」云者，必非武周太公之言，戰國策士之言也。《泰誓》《武成》不出于伏生之口，又不出于孔壁之發，而晚出于漢世，其爲僞書明矣。孟子僅取二三策，誠有見乎。《處實堂集》卷六《伯夷論》：客有疑于伯夷避紂之說，而質諸張子曰：「有是哉？君可避乎？申生之待烹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乎？彼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猶之父子也。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東海之濱，亦商土也，而何擇而居焉？始而避之，囂囂然若將凂焉，既而叩馬以諫，戚戚焉惟恐其亡焉，何始終自違哉？」張子曰：「不然。避之爲言也，遠而去之也，非叛之之謂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君子之道乎？當紂之時，爲之臣而親事之者，且有佯狂而遠去者矣。矧其民也，無官守之責也，東海之濱，避地也，非無君也。故不曰避商而曰避紂，善言夷之心者也。使紂或早瘁，庚能圖存，則商之野何不可耕，而何擇于商山之薇也。故始而避之全身，以免一時之害也。繼而扣馬諫焉，捐身以明萬古之經也。故文王事商則就其養，武王伐商則斥其非，夷爲商民，故始終爲商也，何嫌乎避也？」客曰：「商之天下，非征誅而得之者乎？夷獨不追惟其所從來，而何粟之食也？」張子曰：「生斯世也，爲斯民也，順之而已。信如是，則獨行之士，高于聖之清者矣。」《焦氏筆乘》卷三《夷齊》：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紱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爲政，而景公莫之問也。觀其一再爲晏子感嘅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爲彼棄國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者，非以富貴也，則孔子深取二子者，但指其辭國一事耳。至於司馬遷，始以爲不食周粟，餓于首陽，爲二子之義。夫粟則不食，薇則食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遷之傳伯夷曰：「睹軼《詩》可異焉。」是《采薇》之詩，蓋遷之所據也。夫山南曰陽，軼詩曰「登彼西山」，則非首陽明矣。可以爲夷齊之詩，而據之邪？《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五《史書佔畢三・冗篇上》：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列傳七十而

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千年未有核其實者也。夫逃堯之謬有識槩能辨之，獨伐紂之諫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所取證茫亡一焉。而世之儒者萬喙一詞，即博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啓其端，而其說迄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證者「六經」、孔、孟之外，《國語》《短長》、莊、荀、韓、呂數子已爾。孔子於夷則賢之矣，孟子於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事也。孔子於夷稱其餓矣，孟子於夷述其清矣，而未嘗概叩馬之言也。《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恥，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舛謬也。先秦之文，詳於識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於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而《左》《國》諸書言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於漢之後，而足以證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諸篇又始終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之諫，太史氏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於後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於上古常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於「六經」而互見於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亡一證也？故吾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遊談之口，而遷信之太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於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聞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阻，因委曲傅會而爲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爲，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顧以之垂訓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疏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尚亦取其言而姑略其事也哉。又：仲尼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曷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於陳蔡，靈輒餓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爲乎首陽之下，夷、齊獨死於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夫武王非愎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咸陽，見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莊生口也，而亦可以證其無叩馬之事矣。《晚蘭齋文集》卷一《讀伯夷傳》：太史公傳伯夷，以其積仁潔行而餓死，若以慨夫天道之無君者。其推論顏淵、盜跖，下逮其近世，以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若甚惑焉，何也？夫天道與善之說，有時不足深恃，亦守其在我者而已。伊古以來，操行不軌，身逸樂而世富厚者衆矣，皆盜蹠類也，奚羨焉？惟吾學之不能如顏子，恥也，簞瓢屢空，又何戚乎？韓退之頌伯夷，稱其信道篤而自知明，審矣。學者亦惟務信道篤而自知明耳，奚天之問？雖然，伯夷與顏子榮聞乎千祀，天之報施善人，若是而已。《史漢愚按》卷四：太始公始爲列傳，括綜三五以來名賢，難于最，而最伯夷。伯夷生商周間，世未遠，行誼絕代。古名賢遺佚者多，商周以前，世稱許由、卞隨、務光以天下讓，比于太伯，太伯世家矣，許由諸子不當先列耶？然而六籍無徵，孔子不稱，雖山有遺迹，未可知也，故直斷自伯夷。臨文躑躅，恐岩穴堙鬱，愾然有餘思，故伯夷一傳，諸傳之本叙也，包羅遠而感慨深。古今賢愚，升沉不勝數，孔子既爲《世家》，則其冠冕人倫，未有如伯夷者矣。根本行誼，而徵明于六籍，折衷于孔子，子長之書所以與《詩》《書》同不刊也。唐人逆祀老子，變亂舊章，俗儒未通大義，稱說文辭，子長文辭之美不以此。天道報施，善惡不齊，人懷此意，何必子長能言也。陳仁錫《陳評史記》卷六一：子長寫夷齊之怨，乃所以自寫其怨，寓意頗深。孔子以夷、齊無怨，而太史公作傳，通篇是怨。然孔子所云無怨者兄弟遜國，而太史公所云怨者以暴易暴，之間原不相乖。又：頗似論，不似傳，是太史公極得意之文，亦極變體之文。又：疑有疑無，作史愼重，徬徨追賞，言外高奇，讀者自知之。《史漢文統・史記統・伯夷列傳》尾評引鍾惺曰：《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人精神，使人於絕不可尋處得之，讀者強令辭義相屬，便失之矣。然亦何嘗不相屬，特筆妙不覺耳。又引李清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足見太史公研精史學處。又引童養正曰：借他人之題目，發自己之憤懣，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余讀太史公《伯夷傳》，蓋重悲其志云。昔人謂東坡《赤壁賦》步驟此篇，洵然。《閱耕餘錄》卷二《史記三傳》：《史記》列傳中伯夷、屈原、孟軻三篇，皆別創一體，而機軸又各不同。《伯夷傳》全篇皆自出議論，《屈原傳》叙事議論錯雜成文，《孟子傳》則旁及他事，以客形主。可謂極盡文字之變。蓋伯夷潔行而餓死，屈原竭忠而被逐，孟子懷仁義而不遇，皆古今恨事。子長恨人也，借彼三賢攄其憤結，故精神溢於筆端，跌蕩縱橫自成絕調，後之作者殆難爲工。《兩漢鴻文》卷八尾評引楊用修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族共見共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又引茅鹿門曰：文如神龍變化，可以意求，難以言盡。《芑山文集》卷二

《與程伊川論夷齊書》：古今論夷、齊與孔子相背，未有如足下之迂者也。僕意夷、齊不逃必不成其讓，當日情理時勢，彷彿泰伯之于季歷，惜伯夷不逮泰伯之先意承志耳。今足下獨謂伯夷不立則可，何必逃，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中子宜招叔齊歸立。以僕據時勢情理推之，叔齊苟可歸，焉用逃，逃而又歸立，則是以退爲進，因棄爲取，惡在其能讓國，惡在其爲賢也？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言各得其心之所安，非有所勉而爲之，未嘗謂叔齊宜歸立、伯夷不必逃也。至足下言讓國亦是清節，故曰仁，此說尤非。蓋清止是清，仁自是仁，仁者能清，清者未必仁，故孔論陳文子曰「清」，不遽許其仁，仁與清豈容比而同哉？吳季札慕子臧而過焉者也，與夷、齊迹雖似而心迥殊，未可相伯仲。今足下以札例夷、齊，以孔子仁夷、齊，如與札擬，非其倫，其不合孔子論夷、齊本指無疑。願足下設身處地，審量時勢之變，權衡情理之正，則夷、齊隱微自見，非必與札較異同，非必分別孰清孰仁也。足下即不信僕言，不可不折諸孔子，毋徒恣臆說誣古人，則幾矣。《史記評林》卷六一：堯讓許由，蓋莊周寓言，眇天下爲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冢，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楊園先生全集》卷三〇《讀史記》：《伯夷傳》以許由、卞隨、務光爲客，而以太伯爲比，以其幷得爲孔子論列也，此是太史公極有斟酌處。《廣陽雜記》卷五：《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義門讀書記》卷一四《史記》：《伯夷列傳》，此七十列傳之凡例也。本紀、世家，事跡顯著，若列傳則無所不錄。然大旨有二：一曰徵信，不經聖人表章，雖遺家可疑，而無徵不信，如由、光是已；一曰闡幽，積仁潔行，雖窮餓巖穴，困頓生前，而名施後世者，如伯夷、顏淵是已。《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伯夷列傳》：著首傳伯夷之義，言卞隨、務光雖見于他說，而「六經」、孔子所不道，無從考信。言孔子謂夷、齊無怨，而觀軼詩之意，似亦不能無怨也。因伯夷餓死，而嘆爲善者有時得禍，爲惡者有時得福。天道無知，此人情所以不能無惑也。言聖賢所重在行成名立，不以一時之豐瘁榮辱而亂其德也。言人事無常，天道難知，即沒世之名，亦有不可強者。或有所附而彰顯，或無所附而湮滅。其窮于當時，而又無稱于沒世者尤足悲也。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與論而爲一，故無後論。　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五冊《伯夷列傳》：通篇以議論咏嘆，回環跌宕，一片文情，極其純密，而伯夷實事，只在中間一頓序過，如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又：序伯夷處，全以孔子作主，由、光、顏淵作陪客，組織貫串，照映前後，極其奇肆，又極其純密，是史公得意之筆。又：步步頓折，步步呼應，欲止而復起，欲行而又留，如輕雲在天，微風拂之，或捲或舒，婀娜萬態，吾烏乎測之。又：妙處在雜引經傳，層間疊發，而神理自成一片，縱橫變化，絕不費手，非史公其孰能之。《集虛齋學古文》卷一《伯夷列傳解》：與其書不能讀，即讀與謗胥失之。吾見若謂《伯夷傳》而讀者矣，以謂鬼神出入，風雨合離，使人不可捉搦，而不知其文之進退，一成規一成矩也。其謗者，則謂怨氣滿腹，與吾夫子「何怨」一語背而馳，而不知其自爲客主，四五復之，凡皆爲《論語》義疏也。發首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嗚呼盡之矣。六藝者，「六經」也，下所云《詩》《書》及虞夏之文是也。考信于六藝，則非六藝，何信之有？故其述由、光事，曰「何以稱焉」，曰「何哉」，疑之也。一以其戾于虞夏之文而疑，一以其不爲孔子序列而疑也。孔子者，六藝之折衷也。本以由、光起伯夷，而反以孔子之序列伯夷形由、光，以楔出楔，文章之法也。于是遂及夷、齊。及夷、齊，而先立孔子之稱夷、齊以爲斷，乃次軼詩而及傳。其傳者軼詩，本傳云爾，非太史公之爲之也。而曰「可異焉」，則亦疑之也。疑之將遂不信有讓國餓死事與？非然也。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太史公自序》言之矣，奚爲而不信？所疑者，獨《采薇》之詩爾。子曰「又何怨」，曰「怨是用希」，而軼詩乃爾。乃爾者，非怨耶？可疑也。抑孔子嘗刪《詩》矣。既以夷、齊爲古賢人，顧編《詩》不收入者何？故曰「睹軼詩可異焉」，疑其詩，疑其軼也，則猶是考信於六藝之說也。然且有送難如或人者，視天夢夢，如此種種，夷、齊固有怨理，復奚疑？雖然，非其志也。無以斷

之，終以孔子言斷之。孔子言「從吾所好」，言「歲寒後彫」，使軼詩而信，則夷、齊爲無從頌而死。匪從所好，而與松柏之性異矣。豈曰「能賢」？是故羣言殺亂衷諸聖。聖人作，萬物覩也。夷、齊不得孔子，則傳聞異詞，政復與沒世不稱者何異？顏淵遇孔子故顯；巖穴之士不遇孔子故堙。非堙也，蓋傳之非其眞也。然則士有孔子，垂六藝之統紀于後世，乃所謂披雲霧覩青天者。學者考信，將捨是焉安之？故曰：「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而篇以終焉。而自新都楊氏外，率如盲人瞎馬。彼無異故，凡皆于中權「余甚惑焉」一語鑄成錯耳，不知自是耶非耶。以上皆太史公設爲或人難端，所謂「余者」，代或人自余云爾，其下則史公之折之也。循首訖尾，熟之復之，定當拊手曰解。《史記半解・伯夷列傳》：本紀、世家所載，多帝王師相，而古今人物，不論窮通壽夭，皆不可使之湮沒無傳，此列傳之作，尤所以紹法孔子，而表章仁賢也。緣此爲傳之首篇，故特於此發凡。大意言唐虞三代以來之君子，非若堯、舜、禹遜相禪讓，得位行道，而終身困窮，《詩》、《書》不載者，惟憑孔子叙列爲準。如許由、務光，世亦傳其讓德，而未經孔子叙列，遂疑有疑無，雖欲爲作傳不可。至如伯夷、叔齊之餓死，顏淵之貧夭，上天報施，其爽已甚。而君子修身砥行，義命自安，實惟沒世無稱是懼。然使非得明哲如孔子者爲之表彰，亦竟終歸湮沒矣。以此見仁人君子，寧受天之厄，而不能無籍乎人之傳。而《史記》一書，直與孔子所叙列者同爲維持天道之義，此史公一生自負處，亦此文用意的然可見處。緣其煙波杳渺，轉接無端，使人猝難領會，而讀者不復深求於史公作意，遂都如霧裏看花，說來只成一場鶻突。夫讀其文而不知其意，尚何以讀爲哉。又：中幅插入顏淵，後幅又將顏淵并結，非專爲行文波宕也。伯夷、叔齊，先孔子；顏淵，孔子同時，而皆賴孔子以傳以況。孔子已後，有史公先時，有同時，而皆賴《史記》以傳也。故曰七十篇大意于此發凡。《程月川先生遺集》卷一五《伯夷列傳辨》：論人於三代以上，惟當以孔孟爲斷，而穿鑿附會之言不得而惑焉。漢人司馬子長作《史記》，其聞見之博，文章之美，洵非後世所能及，然其中擇焉不精之處，亦正不少。其傳伯夷也，引述舊聞，謂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恥食周粟，采薇於首陽山，作歌而死。噫，其信然乎否耶？以今經書所傳，孔子之論伯夷、叔齊詳矣，孟子之論伯夷抑又詳矣，而皆無一言及此，後人安所得而傳之。且夫時至戰國，好事者之誣蔑古人亦孔多矣，若堯與瞽瞍北面朝舜，夏禹德衰，以及伊尹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之類，皆足駭人聽聞，孟子與門人必詳問而明辨之。如果戰國以前，即有夷、齊恥粟，不孝不仁之說，其駭人聽聞甚矣，孔孟之門豈能默然已耶？孔子稱武王爲達孝，孟子稱武王爲至仁，而夷、齊乃謂其不孝不仁，何是非之相反如此也？且孟子不云乎：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亦然。吾不知夷齊當日已至岐豐否？使果至文王之國，享文王之養，則與武王、周公、太公、召公諸人皆所熟識，既以伐紂爲不可，當幾事方萌，周師未動之時，豈不可諫？乃必俟孟津既渡，八百會同，明知事不能已，姑爲是叩馬一諫，以博義士之名，此豈夷、齊之所爲耶？鼎革之際，賢人君子不樂事於新朝者有之，非其宗親大臣，何至恥食其粟，甘心餓死而不悔？果應餓死，則微子、箕子豈貪生畏死者？微子、箕子不恥食周粟而生，而伯夷、叔齊乃恥食周粟而死耶？且禪讓征誅，時雖不同，其道則一。武王之伐殷也，孔子稱其應乎天而順乎人，孟子稱其救民於水火之中，而伯夷、叔齊乃謂其爲暴耶？以聖人爲暴，稍有知識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耶？細玩歌辭，氣體輕新，絕不類商周之際所作；語意衰颯，亦非不降其志者之言。且詞涉於怨，與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更屬不符。種種支離，不倫不類，雖千數百年來人無異詞，吾惡從而信之。或曰：然則魯《論》所傳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非耶？曰：魯《論》傳其餓於首陽，不傳其恥食周粟而死也。世遠年湮，其所以餓於首陽之故，雖不可考，要之，必因隱居食盡，其年既老又不受人餽遺，遂餓而死無疑也。而以「餓於首陽」四字遂指爲恥食周粟而死之，鐵案不武斷乎？曰：然則，《采薇》之歌何自而來？曰：好事者既欲將無作有，即不難託爲其人之言以實之。著醫方者託黃帝，欲並耕者託神農，談神仙者言騎龍昇天，尚隱逸者言飲牛洗耳，《采薇》之歌得毋類是。抑余以「以暴易暴」之言推之，惟秦楚之際爲合，或其時賢人不樂仕進，爲此憤時疾俗之言，前人不察誤引之以傳伯夷，子長不察又引之以作傳，未可知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吾意夷、齊當日見紂作威殺戮，毒痡四海，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故避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及既得武王出而清之，民幸得出水火而登衽席矣，必不斥其不孝不仁，必不謂其以暴易暴，亦必不恥食其粟。但以身爲殷人，世受國恩，不肯事周，故隱居首陽，甘心窮餓而死。此則揆之夷、齊之心跡而合，即證之孔孟之言亦無不符合者也。而好事者乃爲無稽之談以實之，不

亦誣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尚不可盡信，而謂稗官野史可盡信乎？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刪《書》斷自唐虞，其自唐虞以前，若伏羲，若神農，若黃帝，孔子豈盡無聞，而以爲荒遠無徵，故寧闕而不錄。今子長生孔子後，又閱數百年，且當秦火之餘，書愈缺矣，乃作《五帝本紀》，於孔子之所不能傳者，皆詳悉傳之，多聞而不闕疑，不能愼以出之，又何怪其言之多失耶。吾非謂其說之皆無稽也，亦取其與孔孟之言合者信之而已矣，於子長乎何尤。　章學誠《丙辰札記》：太史《伯夷傳》，蓋爲七十列傳作叙例，惜由、光讓國無徵，而幸吳太伯、伯夷之經夫子論定，以明己之去取是非，奉夫子爲折衷。篇末隱然以七十列傳，竊比夫子之表幽顯微。傳雖以伯夷名篇，而文實兼七十篇之發凡起例，亦非好爲是叙議之夾行也。《初月樓文續鈔》卷一《讀伯夷傳》：伯夷、叔齊無餓死首陽事，宋王介甫始言之，至我朝劉才甫而益暢其說。然唐韓退之頌伯夷也，曰「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是二說者宜何從。余謂王、劉之言，于當日情事爲得，而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有其傳之，則存之足以立教。故太史公采軼詩而爲之傳曰：「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又曰：「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夫太史公豈果致疑于夷、齊之有怨乎？太史公，怨者徒也。若夷、齊之無怨，軼詩之不足據，則太史公固知之矣。《燕在閣知新錄》卷二三《讀伯夷列傳》：此文不似傳體，議論中帶叙事，叙事中又涉議論，昔人謂如遊龍莫測變化。予論其文極有法脈，極有繩尺，藏規矩於變化之中，乃所以爲至文。伯夷本讓國者，故先將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以陪筆，形起伯夷乃讓天下者。不傳讓國者，却傳此，因虞夏之文不可考，而伯夷有軼詩可稽也。且伯夷有孔子爲之傳，故名彰於後，卞隨輩無孔子其人爲之傳，故湮沒無聞耳。隨即將「孔子曰」、「或曰」作兩扇格，「孔子曰」一段立柱是「怨乎」，即將伯夷事叙於其內，言孔子說他不怨，何以仍似怨也。「或曰」一段立柱是「天道善人」四字，又將顏淵與盜跖及近世惡人富厚、善人災禍暢說一番，是善人無徵，天道亦茫然也。作兩番疑筆，然後仍歸結到孔子，故緊接「子曰」二字，言伯夷之所以不同者在立志不同，志在立名，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烈士徇名，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巖穴之士，名湮沒而不傳，砥行立名方得施於後世。名字作五層播弄，而歸功在孔子，贊伯夷所以能傳。看一結，史公雖說伯夷，自己不遇，亦嗟嘆在內，不獨爲許由輩致惜已也。議論周匝，波瀾老成，眞是絲絲入扣。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二《伯夷列傳》：伯夷讓國諫伐，餓死首陽，其清風高節，乃揖讓後所僅見，孔子稱其求仁得仁，孟子稱爲清聖，自是千古定評。但當時稱述許由、務光輩，以讓天下爲等閑，以得天下爲可恥，則讓國又何足稱道。太史以其不載于六藝虞夏之文，又不見稱于孔子，俱無足信，登冢雖有其名，而考古實無所見，聖人雖有天下而不與，亦未必如是之輕且忽也。一歸于荒唐附會而不論，而後讓國之清高乃見，則伯夷豈非堯舜後一人哉！首揭唐虞授受之心，其難其愼。夫聖以傳聖，猶必待薦而後試，功用興而後授，皆鑿鑿有典謨可考，以反映由、光之荒唐，是高一層托出本傳之法。隨兩引孔子之言以證之，載述其臨死之歌，見伯夷不獨重父命而不知有國，且篤君臣之義而不知有身。傳中以一「恥」字表其心，遙應上文「恥」字，明許由之恥太無謂，而伯夷之恥，實關萬世綱常也。孔子稱其無怨，而傳獨翻論其宜怨，是史公自寫其胸臆之憤。連引顏淵、盜跖，及近世之正、不正兩流人，將天道應與善而與不善，反覆辨駁，其意蓋以顏子及正者自況，而以盜跖及不正者比量當世。又自慮其過于憤而幾于訕也，隨即放開筆墨，雜引《論語》之言，自排自解，斷以正理之當從者收拾通篇，借賈言《易》語作結構餘波，而恨時無孔子，不得附以成名，聲施後世。幸伯夷、顏淵，即所以自慨也，其寄意蓋深遠矣。一篇之中，忽序忽斷，如論如贊，若吊古，若傷今，令讀者迷離，莫名其妙。屢觀前評，俱是囫圇贊嘆，從未指出示人，俾得知尋脈絡，總因開端未得明了故也。　孫德謙《太史公書義法序》：列傳七十冠以伯夷，說者或譏其疏舛，謂伯夷以前，豈無可傳者？余讀此傳，中特揭其傳曰：「以發凡而起例，則史爲其人立傳者，必有舊傳之可據。」故曰：「余所爲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蓋遷之作傳也，用世所舊有者從而整齊之耳。且其言曰：「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而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則是有慨于由、光高義，無世傳之文辭，遂不能爲之傳。于伯夷則于其傳標著之，乃幸其有舊傳也。下復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之說，則意欲表彰前賢，而不得不託始伯夷者，又可睹矣。《抱潤軒文集》卷二《讀伯夷列傳》：抑伯夷匪獨窮于人也，天實厄之。天命既改，易商而周，悲夫伯夷餓死，顏淵早夭，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自夫子稱之，而遂聲施後世。古之仁聖賢人孤行其志，其軫戾頓萃於身世間者，曷嘗有所冀幸於

後。然而人事之窮極，天道之不可必知如此。使無聖人爲之推大顯白，一瞑而萬祀不睠，即後來者曷以勸焉？且貴乎立言者，爲其能樹立持獨見，不祿祿隨俗骫骳爲常說云爾也。文字興而人類之生世者，皆有所托命。太史公發憤著書褒譏貶損以賡續孔子之爲，儻所謂明於天人之際者邪？《史記札記》卷二《伯夷列傳》：此篇爲列傳之首，故舉許由、卞隨、務光、顏淵與伯夷、叔齊并言，以明列傳之體。蓋列之云者，列其人而論之也。又自明其所傳必以六藝爲考信，以著其采擇之愼。其文抑揚往復，亦爲古今第一文字。《愼宜軒筆記》卷四：楊升庵云：「《伯夷傳》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共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案升庵之言是也。首段自明本紀托始五帝，世家托始泰伯，列傳托始伯夷，皆考信于六藝，折衷于孔子。由、光義至高，不爲夫子所稱，即疑而不敢載，蓋其愼也。「堯將遜位」至「其文辭不可概見何哉」，反覆發明此意。夫子稱夷、齊不怨，而軼詩乃有怨意，故曰「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以下，采傳記夷、齊之事以廣異聞而已。「或曰」至「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一段，乃春秋以來借夷、齊以怨天道者之辭，如《莊子・外篇》時以伯夷、盜跖并論是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至「其輕若彼哉」，歷引孔子之言以折之，乃太史公自語，文之正義于此乃見。「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至篇終，乃叙己作《史記》上述《春秋》之意，青雲之士實以自況。考《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云云，史公兩引斯語，皆以《史記》本《春秋》也。《史記榷參》卷三中《伯夷列傳》：學者考信于六藝，而六藝以孔子爲宗。許由、務光諸人，不經孔子稱道不傳，而夷、齊兄弟得由孔子傳也。天道茫昧，善惡爽報，烏得無怨，乃不敢身爲不軌而務公正者，爲名故也。夷、齊本無怨，本不爲名，太史公特借文章激蕩以喚醒人心，豈眞有所惑哉？蓋太史公揣知求仁之意，故著之爲列傳篇首，重節義也。唐以尊玄元，故輒改其舊，謬矣。《雅歌堂文集》卷四《讀伯夷傳》：說經之誤，唐宋人多承于漢儒。漢儒當秦禁學之後，群言雜出，無所折衷，遂致古人受誣千載，不能昭雪。吾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感也。伯夷、叔齊，孔子所稱逸民也，不降志，不辱身，即孟子所謂避紂居北海之濱，聖之清者也；其餓死首陽，則惟去孤竹之故，觀孔子與齊景公對舉即知。景公有馬千駟，所以不餓，以有齊國也。夷、齊去國，即無千駟，隱死首陽，即謂之餓，豈非對景公而言乎？再衛輒爭國，孔子稱夷、齊之賢，以其能讓而不怨。觀孔子相提并論，則夷、齊之爲夷、齊自見，耻食周粟，何哉？《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此并無其人，亦未有其事，蓋臧哀伯借此以諷魯桓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之非耳。史遷未喻其意，遂取叩馬以實其事，又見世有《采薇》之歌，故以首陽之餓爲耻食周粟，後人不敢非武王，因爲兩歧之見以存之，謂武爲憂天下之無君，夷、齊爲憂後世之無臣。嗚呼，果如是，則孔子早論及之矣，何待後人論之哉！武王之事，見稱于孔子，有曰，未受命，盡美矣，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其贊《易》之《革》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則武之爲武，孔子且亟稱之，況夷、齊乎？當時秦毒天下，周末之民或借夷、齊以泄其憤，如陶靖節因宋篡晉，而托桃源避秦之事，以寄無懷葛天之趣，後人可信以爲眞乎？太史公欲爲夷、齊立傳，無所采取，遂將雜家之書，摭以入傳，世儒不信孔子而信史遷，豈不謬甚。歐陽永叔于《泰誓》論其必無上冒先君之年，而斷十三年爲武王之年，以破喪畢伐紂之誣，謂父死未葬，殊不可信，而世儒猶遷就其說，言叩馬事當在丁卯觀兵孟津將伐紂之時，去戊寅伐紂之前凡十二年，去文王之薨甫一年，故有父死未葬之語，今吾折衷于孔子，則世儒又將何辭哉？嗚呼，割烹要湯，孟子已爲伊尹力辯，而史遷尚有負鼎俎以滋味說紂之說，雖原本《呂氏春秋》、《楚辭・天問》，而不知取裁于《孟子》，遂至誣古聖而亂典籍，吾嘆王介甫于昌黎《伯夷頌》，不能親切著明，故因讀是傳而重爲發之。甚矣，讀書之難也。《滇文叢錄》卷四三李熙仁《書史記伯夷列傳後》：《史記・伯夷列傳》云：武王載木主，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先儒多疑史遷之文。案《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是伐紂時去文王卒已十三年矣。夫古者諸侯五月而葬，豈以武王之聖而不知葬禮乎！即或有他故而不葬，亦不應遲延如此之久也。使果有不葬之事，武王之世不乏賢者，何以無人諫之乎？且伯夷何以不諫之于廷而諫之于路乎？此誠史遷之謬妄也，明矣。王介甫引孔孟之言爲證，謂決無叩馬之事。袁了凡亦主其說。介甫之言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武王之仁爲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了凡之言曰：理無二是，武之伐暴爲順天，則非之者，非不知天命而何？是二說者知有權而不知有

經，未深窺伯夷之心者也。夫伯夷之所守者經也，武王之所行者通乎權以歸乎經者也。武王見紂惡之稔，不得已而伐紂，天下不敢以爲非，獨伯夷、叔齊非之。夫夷、齊亦明知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固天命人心之所歸，非可以口舌沮也。特其念慮深遠，殆遡知百世之下，必有如王莽、董卓、曹操、司馬師、桓溫之流，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反借古人以自文其奸，諂諂然舌於人曰「吾湯、武也」。故叩馬一諫，殆爲後世之藉口湯、武者發也，其義正詞嚴，萬世之綱常卒賴以不墜，非其功歟！韓退之云「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正謂此耳。究之無湯、武則難爲民，無夷、齊則難爲君，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也。至傳末所云，遷益信天之報施無常，以自寫胸中之憤，無關於大義也，故不復論。鹿興世《史記私箋・伯夷列傳》：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太史公贊語，《伯夷傳》獨無之，今觀其文義，并不叙事，純以議論出之，不似傳體，疑即贊語也。中間又用「其傳曰」三字。或太史公時，夷、齊已別有傳，故史公不復立傳歟？

《管晏列傳》《史記・管晏列傳》司馬貞索隱：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己雖與之爲僕隸，爲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史通》卷一六《雜説上》：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説，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于講肆，列于學官，重加編勒，只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異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義。《史記・管晏列傳》張守節正義：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于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爲前疑夫子小管仲爲此。又：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習學紀言序目》卷二〇《史記》：遷載管仲稱鮑叔事甚鄙，不可以示後世，子思所謂信乎友、獲乎上者，豈若是哉？「論卑而易行」，此漢初語，非春秋時語也。俗之所欲否，未必是；因而予奪，未必可；禍未必因禍，敗未必能功；如此等議論，無當于治，乃蠹術浮説，誤後學，不可不審也。且管仲不能盡由禮，故孔子以三歸、具官、反坫、樹塞門明之，遂謂其「富擬公室」，亦非也。《黄氏日抄》卷四六《史記》：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人方困窮時，其迹有甚于不賢不智者，而己獨有以察其心，若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爲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爲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于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絀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相孔子，嬰實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史記考要》卷八：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國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鞮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爲執鞭，何哉？遷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潔行餓死同乎哉。管仲仇也，鮑叔薦之；越石父囚也，晏子贖之，遷蓋自傷其弗遇也。《史漢文統・史記統・管晏列傳》尾評引鄭之玄曰：執蓋之婦猶羞爲御，而太史公願爲執鞭，蓋自傷不遇晏子，無能爲贖腐刑，而過激仰羨之詞耳。又引陳仁錫曰：此傳襍引錯出，縱横自得，非軌轍可尋，所謂神化者耶。又引鍾惺曰：《管晏傳》于朋友三致意焉。又引林銘几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諸人之傳，凡事迹之顯揚羣書之備載者，則頗略之，而好論遺軼之事以闡其幽。凡傳皆然，不獨管晏也。《四友齋叢説》卷二《子二》：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即立《管夷吾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精選批點史記》卷二：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闊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史漢愚按》卷四：伯夷而後，賢人君子多矣，春秋諸大夫如展季、子産、蘧伯玉、季札輩皆不得列，獨及管、晏，且云願爲執鞭，何也？僞、札諸賢行事不可詳考，而言行功績已見于世家，管、晏二子，生立功，死立言，與老、莊、申、韓、司馬、孫、吳，其言皆足不朽，子長重立言，故篇中各舉之。《史記半解・管晏列傳》：列傳首伯夷，次管晏，世序故也。然伯夷、叔齊，所全者君臣、父子、兄弟之倫，而《管晏傳》獨于朋友之道三致意焉，維持人紀之義備矣，作史者其有憂思乎。《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管晏列傳》：管子立政，盡於「與俗同好惡」一

語：「晏子立朝，盡於『節儉力行』一語。《楊園先生全集》卷三〇《讀史記》：《管晏傳》大約此篇著意全于知己處，故于管、晏霸顯事殊略，而于鮑叔、越石父事殊詳。若曰吾于李陵不啻鮑叔矣，當世是而有晏子其人，吾其爲越石父乎。故終之曰：「假令晏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欣慕也。」《讀史亭文集》卷一八《管晏列傳》：《管夷吾傳》中首言鮑叔牙一事，中間連用數「知我」發明，《晏平仲傳》專言二事，一越石父，一御蓋者。前則鮑叔爲仲知己，後則晏子是越石父、御者兩人知己，故末結云「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正甘心爲御者矣。俱重在知己之難。使當管仲困阨不有鮑叔，石父、御者困阨不遇晏子，則終身不免爲辱人賤行矣，何自而成名哉。人知太史首傳伯夷重讓國也，而其實所重在得夫子而名益彰，所以有顏回附驥之說，與此傳同意，皆史之寄慨當世無人申救，自抒其憤懣，借古事以發之者也。所謂不論其所著書，而止論其軼事，是也。若不論軼事，則不可勝傳矣。《經史辨體》史部《管晏列傳》：兩傳絕不叙事迹，於仲則入自陳一段，可歌可泣，於嬰則述兩逸事，竟結總寫知己悲感之情，即贊中爲之執鞭所欣慕之意，風神超雋，與《伯夷傳》同絕。《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管晏列傳》：管仲之功焜耀史籍，於本傳叙列則贅矣。其微時事則以稱鮑叔者見之，此虛實詳略之準也。其書不可多載，故揭其指要；其事人所共知，故著其權略。晏子之事亦人所共見，故本傳不復叙列，與管仲同。而總論其爲人，即於叙次其顯名於諸侯見之，與管仲異。此章法之變化也。於《管仲傳》，舉鮑叔能知其賢。於《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御者。「三歸」「反坫」正與「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反對。觀此可知文之義法無微而不具也。管、晏事迹見於其書及他載籍者不可勝紀，故獨論其軼事。高塘《史記鈔》卷三：管、晏在春秋，功業烜赫一時，而兩傳只用虛括之筆揭出，不肯鋪叙霸顯事績，俱從交游知己上着筆，寄慨良深，所謂論其軼事也。贊末二句，情見乎詞。又：《報任少卿書》云：「家貧，貨財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此二傳所以感發也。《管傳》中生我、知我二語，《晏傳》中詘伸、知己二句，自是特筆。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二：傳者，詳其平生言行而著之，以傳其人之謂。《管晏傳》不然，亦史公變體也。贊中所謂論其軼事，是也。兩傳皆以志友道交情，曰知我，曰知己，兩篇合叙聯結之眞諦也。太史遭刑，不能自贖，交游莫救，故作此二傳，寄意獨深。使當時有知管仲之鮑子知之，或可勸君解免，有知越石父之晏子知之，亦可援法代贖。多鮑叔之知人，與執鞭所欣慕，皆情見乎辭矣。故落筆時，有不勝望古遙集之悲，反覆抑揚，又有筆欲住而意不住之妙。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以貴賤患難而有間，斯足千古。故於《管傳》，即在仲口中，備言鮑子知我之感，慷慨淋漓，可歌可泣，知之者賢，則受知者之賢自見。《晏傳》亦於越石父口中，反言知己無禮之當絕，亦深知晏子必悔而優待之，以成一段患難相知之誼，使人至今重晏子者，越石父也。皆借賓形主之法。《傳》首於管仲，則輕輕叙其出處大意，後又概寫其爲相才略，疏疏落落，不脫不粘；於晏子，亦虛虛首括其立身行事之概，末則紀薦御一事，見其不遺片長。於其所著霸君顯君之書，在《贊》中開手，即一筆提全，點滴不漏，寥寥軼事，遂令兩人全身，活見於尺幅間，雖不詳其平生言行，而平生言行無不畢見，是變仍不失其正者也。唐荆川所謂神化者歟！

《老子韓非列傳》《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古史》卷一〇：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荆溪林下偶談》卷二《孔子問禮於老子》：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于老子不同。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既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既稱太史儋即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論禮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則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

周近，尙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淳南遺老集》卷一一《史記辨惑》：《史記・老子傳》訓誨孔子如門弟子，而孔子嘆其猶龍者，蓋出于莊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爲實錄乎？至于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蓋于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談，戰國諸子之所記，非聖賢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爲《古史》，遷之妄謬去之殆盡矣，而猶有此等，蓋可恨云。《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老子韓非》：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於老子，曰無爲自化；於莊子，曰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於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於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夫無爲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於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爲安能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爲後世戒也。又：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爲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于申韓，豈不以申韓刑名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史記考要》卷八：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即史遷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如此也。眞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四友齋叢說》卷二〇《子二》：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于論贊中曰：申韓苛察慘刻，「皆源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則知韓非原出于老子。《沖谿先生集》卷一七《讀老子申韓傳》：司馬遷之父談，賞尊老子之學，而遷實不知老子。夫老子乃古之隱君子，而宣尼所嘗適周問禮，有猶龍之嘆者，吾夫子師友行也。今其書曰弱志強骨，「我無欲而民自朴」，「以智治國國之賊」，自古言脩身出治，未有明快若此者也，安可紬爲異端，與吾儒二哉。乃遷謂申韓之慘覈少恩，原於道德之意，何其誣也。蘇子乃承遷而和之，曰「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此所以輕殺人」，又誣之甚也。老子固曰「佳兵不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輕敵幾喪吾寶」，其兢慄愼畏猶緣足而捧盈盂也，肯以不足爲易天下哉。申韓術雖淺陋，然惟欲賞功當罪，斤斤然循名以綜實，而所裁約不失事情，亦非輕殺也。輕殺人者商鞅也，非申韓也。《讀史漫錄》卷一：《太史公書》多所牴牾，即如《老子》一傳，詞語自相矛盾。既曰過關去，不知其所終，又歷數其子孫，至漢文帝時，仕者名字，其世系譜牒一一可指。子孫既可考如此，又以爲太史儋，而莫知其然否，則所謂子孫者，儋耶，聃也？《史漢愚按》卷四：老子，世俗震耀以爲神人，子長屈之管、晏之下，至與申不害、韓非伍，斷曰「申韓原于道德之意」，其識深遠，古今聞人少有及此者。世儒托迹孔門，而香火猶龍，不見笑於子長乎？陳仁錫《陳評史記》卷六三：漢室尙黃老，故石會紛紛，要之，至人變化或有不可曉者，故傳中先著其實行，而後以老萊子、太史儋之事附之，亦傳疑以俟好學深思之意也。至讀五千言，則老子之眞面目實究竟具在矣，又何疑于紛紛爲哉？又：《老子傳》三用「或曰」，一用「或言」，皆疑辭也，與《荀卿傳》後兩「或曰」同例。又：「隱君子」三字，乃老氏千古公案，知此則紛紛之神仙怪誕之說妄矣。《史漢文統・史記統・老莊申韓列傳》尾評引鍾惺曰：太史極推尊老子，乃與申韓同傳，曰申韓原于道德，見老子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融處。又引陳士梅曰：班固《藝文志》「申韓與焉」。申韓繇黃老而流入刑名，所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矣。《意見・申韓》：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顏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史記評林》卷六三：老子清靜無爲，本無事迹可考，太史公立傳，只據其語孔子之言，與孔子贊之之語，及令尹喜強之之事，以概其平生，而以「莫知所終」結之。中間連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莫知其然否」，正應「莫知所終」句。後「隱君子」句與「自隱無名」、「子將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段，則據其苗裔以竟其所終耳。「世之學老子」數句乃儒老不相能。本旨「無爲」二句，一篇之案，却于末後鎖之，萬鈞筆力也。此傳始終變幻，眞猶龍哉。《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老子申韓列傳》：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紬儒術，學儒者，亦紬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按儒之爲道，內外合者也。老子有內而無外者也。是

二者皆有竊焉，而人之竊老也易，竊儒也難。今夫儒之爲學，有仁義以本之於內，有禮樂以制之於外，故不仁不義則非內也，無禮無樂則非外也。內是而外非，則幷非其內也。外是而內非，則幷非其外也。夫唯合其一而離其一者之不可以爲儒，故人之竊之也難。若夫老子之道，則曰「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而已，而其所以用世之具略而不言，若曰世有得吾意者則可以自合耳，此猶廣廈數十，虛其半而不居，則庇其廊廡者至矣。是故申韓之刑名託之良平之權謀，託之漢文帝之恭儉，託之汲黯之強直，託之田叔之長厚，託之鄭當時之任俠，託之白圭之貨殖，託之其餘爲此學者，林立蠭起，不可勝數，而行事無一相類者，則以老氏未嘗爲之外也。雖然，老子之學陰主於爲我，故竊之者多沈刻靜悍之士，濡柔謙下，欲取故予，以濟其所欲，蓋其體與用皆託於不可見，故人之竊之也易。嗚呼！昔之人竊其易，今之人竊其難，難者終不可竊也。則禹步舜趨，自命曰儒者，儒者固如是哉！韓非、李斯、孫臏、龐涓、蘇秦、張儀、龐煖、劇辛，或同師，或同學，或同遊相善，而皆飾智相激以成其妒媢之私，斯讒非而殺之，煖敗辛而殺之，涓誘臏而刑之，臏又誘涓而殺之，秦激儀而用之，儀又短秦而反之，此數子者，大約傾危之士哉，獨煖之殺辛各爲其主，而辛以輕煖見殺，煖差無罪，然凶終之厭此爲極矣。吾是以歎管鮑之夐絕千古也。《楊園先生全集》卷三〇《讀史記》：老子書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其守雌不動處，實是忍人所不能忍，其極慘礉少恩，皆原道德。太史公于是乎知言。

《史記半解・老莊申韓列傳》：莊、申、韓之學皆本于黃老，全傳以老子作主貫穿。其叙老子處，將老子學問本領，三番提喚，而中間多用疑鬼疑神之筆以紹繚之，有愉怳難名言不盡意光景，固是極力推尚。叙莊子、申子，簡潔有致，而獨韓子頗詳，悲之也！非直爲死于說難，意中言外猶有深悲焉，悲讒人之罔極也，韓子之智而不能自脱于讒也。《望溪先生文集》卷二《書老子傳後》：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此外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謚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于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誕之迹，故特詳之。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謚；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從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李）（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聽湖居存業讀餘志略》七編《讀律書老莊申韓傳》：聲律之於兵械，不亦懸絕之甚乎。周禮興師，則執六同六律吹之，以合軍士之聲，而察其吉凶。如合商則軍強，合角則軍擾，合宮則軍和，合徵則軍勞，合羽則軍弱，是以師曠審音，而知南風之不競，則律爲師出之本，《易》所以言師出以律也。史遷著律書，乃不言律而言兵，不言用兵，而言偃兵，偃兵而惓惓於漢文帝，以爲銷兵不試，休寧宇內，庶幾和樂之至，斯可謂洞晰本原，而稱千古之絕識矣。使後世文人爲此律書，第以黃鍾根本萬事，規規於累黍尺量，採摭典故成之，如是而已，安能會制律之意，略其面目，而獨抉筋脈者哉。道德之與刑名，亦大懸絕。而遷以申韓與老子同傳，蓋老氏之厭棄仁義，於人情不近，無情必至無恩，又本其輕於外天下之意，是以敢爲殘忍，流而入於刑名無疑。韓非篇中，有《解老》《喻老》，則贊中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信然也。論律審其原，論刑名審其原，皆推見至隱，而創以合之，其論何詭於聖人。齊宣好樂，孟子推欣喜相告之民情。楊朱書，曷嘗見其無君。墨子書，曷嘗見其無父。孟子亦推之以爲必至於此云爾。睹其源頭，則知其流弊，推其流弊，則正其源頭，太史公之命意深，立論奇，其關係世教豈渺哉。《廿二史攷異》卷五《史記》：申、韓之學，皆自謂本於老子而實失老氏之旨。史公《自序》述其父說道德與名、法各爲一家，而於此贊又明辨之，言其似同而實異也。說者譏韓非不當與老子同傳，蓋未諭史公微旨。《雅歌堂文集》卷四《讀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太史公以申韓之學主於刑名，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此蓋指老子所著《道德》上下篇而言。昌黎文公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吾先師所傳之道德，其流何至是哉！余尤怪其以黃老幷稱，則不免惑于道家之說。道家推老子在堯舜之前，歷爲帝師，各授有經，而史公著其姓氏里居及其子孫，至于漢世，又著其官爲周守藏室之史，而斷之曰隱君子，是老子之始終昭昭可考，非若道家所言荒渺無稽，則世所傳《西升經》，可以不辯自破，惟黃帝問道崆峒，拜求廣成子，則仍相

傅其謬。余閱《陰符三皇玉訣序》，其言甚鄙悖可笑。當是秦皇、漢武時方士托言名山洞府，以誑其主，訪求長生而冒以黃帝之名，亦如六國時許行欲欺滕君而爲神農之言。太史公既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而不能斷之以大義。雖《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繫《易》則推本羲農，以至帝舜，無非以利天下爲教。故孔子復申之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嘗有遍訪名山以求修道，而顧與老子并稱，豈不大謬。老子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當時或有見於垂裳之治，恭己無爲，因遂合而并稱。不知聖人與雍也論子桑伯子，居敬行簡，居簡行簡，自有不同，則黃帝之通變神化，豈老子所能比并？余意秦時方士已創此言，而漢武之世尤熾，太史公《封禪書》能著其張皇鬼怪與一切狂惑喪心之事，而於世之言黃老者，不知斥其非焉。嗚呼，其終可誣也哉。

《史記鈔》卷三引高嵣評：以老子爲綱領，以莊申爲過接，以韓子爲歸結，以著書爲串合，以道德刑名爲關鍵。莊較老爲簡，而申子尤簡。老較莊爲詳，而韓子尤詳。至《說難》一篇，指事類情，窮形盡變，摘發深遠極矣。而筆力縱橫奇宕，尤不可方物。史公附載傳中，另作奇觀。又：老莊之弊，必至于申韓；道德之禍，必流爲刑名，乃時勢相激使然也。東坡《韓非論》，原始要終，最爲明透。史公合載一傳，卓識千古。《舒藝室隨筆》卷四：老莊申韓同傳，或是之或非之。案：漢初崇尚黃老，景武時猶然，而晁錯諸人又變而爲名法，武帝時用法尤嚴，于是酷吏興焉。史公目擊其弊而爲此傳，用意甚深，讀者殊未理會，而漫云史公進黃老，何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三：以申、韓爲原于道德之意，此等識解，後儒固不能到。又：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太史傳莊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讀《史記》，亦大抵率寓言也。列傳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據，一以寓不得依聖人以爲師，非自著書，則將無所托，以垂于不朽。次《管晏傳》，傷己不得鮑叔者爲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爲之薦達。此外如子胥之憤，屈賈之枉，皆借以自鳴其鬱耳，非以此爲古來偉人計功簿也。班固《人表》，失其指矣。《鼎吉堂文鈔》卷一《讀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莊尚道德，申韓尚刑名，二者宜若不相合，《史記》合傳，此司馬氏之特識也。其言曰：「申子卑卑，施之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術道德之意。」後儒雖有論其旨，無出乎此矣。老子將奪而固與，權詐之術也，立心何其險哉！莊子齊生死一哀樂，毀情滅性，其立心抑又忍。遁於虛則入於險，涉於幻則入於忍，險與忍互至，而刑名之說立，此申韓學老莊，所以流於殘忍刻薄而不自知也。蓋人之爲學，專於寂必至於無情，無情必至於無恩，由虛無而輕死生，由輕死生而務峻刻，其本不正，其流益偏，自然之勢也。申韓之學，不深觀之，焉知其出於老莊。自《史記》合傳作，然後知流異而源同。且世知佛法流禍中國也，不知佛法亦老子所傳也。《讀史記臆說》卷五《讀老子韓非列傳》：老、莊、申、韓絕不相類，史公謂刑名原本於黃老，故合傳紀之。蘇氏子瞻繹其說，謂申、韓推其無有，始極爲慘礉，殆非也。夫無爲必不務修明其法制，官事浸以耗弛，而民玩盜恣，非嚴法烏足以已之。漢文景尚黃老，武帝時而酷吏興於治，雖網密務詆嚴，亦勢使然哉。龍門喜尚其術，而於此合傳，殆亦有不足者歟。特列老子語孔子之語於傳首，使異學者有所借口，尤爲吾道蠹病矣，安得起龍門而一商斯言。《箋經室遺集》卷二《老子韓非同傳論》：太史公之傳老子、韓非，傳其學，非傳其人也。蓋自戰國時韓非作《解老》、《喻老》二篇，而後有鄰氏、關尹子、河上公所治經傳章句，老子之學始盛行於漢世。若是乎韓非固老子之功臣，其附傳焉，所以正西漢老學之宗旨也。如謂老子、韓非兼傳其人，無論韓非無所表見，即老子爲人，度亦無可指實。觀本傳，或曰老萊子，或曰周太史儋云云，是太史公已不能知，乃爲此疑以傳疑之辭，故但云《老子韓非列傳》，不云李耳、韓非也，則非傳其人矣。今傳後有云「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者，乃後人取《太史公自序》分隸傳後，久之羼入正文耳。然即此可爲傳老學之證，不然爲《老子列傳》可矣，何必取《道德》「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二語，亟亟焉發明其宗旨哉。《經心書院續集》卷三《老子韓非同傳論》：老子與韓非同傳，說者議其不倫，謂老子之無爲自化，與韓非刑名法術之學，其相去若霄壤也。不知史公立傳，各有深意。黃氏震曰，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爲至聖，至老子則列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夫以老子爲申韓之發源，此論確當不易，深得史公合傳之旨。蓋古今之天下，非道德齊禮，而以刑政輔之，原不可以政治。三代而下，人心不古，老子清淨爲宗，而欲無爲自化，難矣。漢興，以黃老治天下，自曹參始，汲黯宗之，淮陽卧治，故漢初多法黃老。揆厥所由，則高帝時，中原逐鹿，擾攘頻仍，迨天下大定，民之出水火而登衽席者，始得稍安。武帝勤遠略，天下日事干戈，載其清淨，無地不可以治，不

獨淮陽爲然也。二君適當其時，故用黃老而治，如操左券。然其弊亦隨之，曹參飲酒，養成漢家寬厚之風，而七國之禍，實釀于此，蓋寬使之然也。厥後有鑒于尾大不掉也，故以諸侯之國，分封其子弟，以強幹而弱枝，而持法之吏，又從而刻繩之，而郅都之使列侯宗室側目，寧成之使宗室豪杰惴恐，諸酷吏遂紛紛然起矣。此老子之無爲，所以流爲韓非之刑名也。《廿二史考異》曰，申、韓之學，皆自謂本於老子，而實失老子之旨。蓋以史公《自序》，述其父說道德與名法各爲一家，而於此贊曰，韓子原於道德，其極慘刻少恩，謂其似同而實異也。遷之識，勝於其父。其父論六家之要指，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而歸宿於道德家，雖儒不及。班氏固與眞氏德秀、全氏祖望，皆有譏焉。不知《六家要指》，但述其父之言，至老子申韓同傳，則自源徂流，詳著之以爲後世戒。不惟申韓之學，固所不取，即贊老子亦云「深遠」，云「微妙難識」，則其不取之義亦明矣。仲弓曰：「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老子之謂也。」可見欲行簡者，必當居敬，此聖人所以無爲而治也。若政教不施，而曰無爲自化，則其弊不流于刑名不止。故老子、韓子之道，可以治一時之天下，而救弊補偏；不可以治萬世之天下，而施行措正也。彼譏韓非不當與老子同傳，豈足以知太史公立傳之微者乎。《抱潤軒文集》卷二《讀韓非子》：古之有道術者，知之虛無因應，一歸之自然，而世患不嬰。太史公序列老聃、莊周而綴以申、韓，又傳周末諸子，不載所爲書，而獨詳《說難》，其旨微矣。

《司馬穰苴列傳》《東坡志林》卷四：《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予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誣，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肅，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史漢牛解・司馬穰苴列傳》：文武二句，一篇綱領，誅莊賈斬使者僕是武，拊循士卒是文。以是附衆，即以是威敵，而燕晉之兵不戰已屈矣。行文嚴肅靜重，亦在乃文乃武之間。《楊園先生全集》卷三〇《讀史記》：穰苴殺莊賈，人知借君之寵臣以立威而已，不知權臣在內，將帥豈能立功于外，故因以法誅之，使君側之奸先去，庶幾無撓吾成功者矣。此是古人最有作用處，文復字字生動。《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四六：此篇只叙一事，以田氏爲章法，前幅來勢浩大，如長江大河；收束簡勁，如懸崖勒馬，退之謀篇多類此。此熙甫所謂勁直也。

《孫子吳起列傳》《史記弦要》卷八：太史公《律書》序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又《孫吳傳》序云：「非信廉勇仁，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夫謂之「切近世」，似矣；謂之「君子比德」，非也。臨武君謂孫、吳用變詐，無敵於天下。荀卿非之曰：「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班固《刑法志》曰：「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并。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二子之說，蓋本王道云。《李溫陵集》卷一五《吳起》：李卓吾曰：吳起料敵制勝，號知兵矣。而卒困於公叔之僕，何哉？其廢公族疏遠以養戰士，所以強楚者以是，所以殺身者亦以是，其龜錯之徒與，任事者必任怨，雖殺身可也。又曰：李克亦可人哉，使訪之程正叔輩，必以貪財好色見殺矣，孰與富國強兵乎？《史漢文統・史記統・孫吳列傳贊》尾評引湯顯祖曰：一抑一揚，文法有萬千變化。《史記評林》卷六五：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首次武以兵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爲名將，後次臏與龐涓俱學兵法，而臏以兵法爲齊威王師，及死龐涓，顯當時，傳後世者，皆兵法也。篇終結「兵法」二字，與首句相應。《楊園先生全集》卷三〇《讀史記》：孫子以「兵法」二字作骨，吳子以「用兵」二字作骨，已而斷之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見孫吳之法，惟孫吳能用之矣。《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孫子吳起列傳》：孫武、吳起論兵具有書。闔閭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武與有力；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以相起，則武與起之戰功，不必言矣。故以虛語總括，而所載皆別事。孫臏在齊，田忌之客耳。其再破魏，主兵者皆田忌。故詳著其兵謀，此虛實之義法也。武與起之書世多有，於論見之。臏之書則無傳焉，故于《傳》曰：「世傳其兵法。」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吳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曰「武與有力焉」。

蓋古人之不苟于言如此。

《伍子胥列傳》《狂夫之言》卷一：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眞如食哀家梨，爽口之甚。然爲子胥難，爲包胥易。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雪，其漫天塞地之氣，至此一滴無餘矣。此不必包胥借兵，人人可以破吳。包胥特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包胥之奇，奇在秦庭痛哭，又奇在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即時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尙有哀而憐之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既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葛鼎、金蟠匯評《史記》卷六六引鍾惺評：以吳子胥報父仇爲主，而鄖公于平王一父仇也，夫差于越王句踐一父仇也，白公于鄭、于子西，一父仇也，不期而會，不謀而合，穿插湊泊，若相應，若不相應，覺一篇中冤對債主殺機鬼氣頭頭相値，讀之毛豎，人生眞不願見此境也。《史漢文統・史記統・伍子胥列傳贊》尾評引王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又引孫鑛曰：哀感悲壯，氣逸不可當。《閱耕餘錄》卷一《鞭尸》：《史記・伍子胥傳》載：吳兵入郢，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按《越絕》曰：子胥伐荆，平王已死，子胥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鞭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又《說苑》：貂勃對楚使曰：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按三書皆云鞭墓，而《史記》獨以爲鞭屍，姑並記之，以俟詳考。《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伍子胥列傳》：程篁墩以子胥報讐爲處變之定理，而責其入郢之後不能投戈解甲，辭吳歸隱。何燕泉則以太子建固子胥之君也，則從出亡，建爲鄭所殺，子胥當於入郢之後，伐鄭以報讐，如此則忠義大著，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鏤之劍。余謂兩公之論非也。夫子胥乞食江上，幾死昭關，一亡虜耳。藉吳之力，以報其不共戴天之讎。讎既雪矣，德獨可無報乎。投戈解甲，辭吳歸隱，是可以報吳之德乎？太子建出亡在鄭，鄭人善之，建乃甘心爲晉外間，欲以滅鄭求封，故定公與子產誅殺建，其罪當矣。卽子胥力能伐鄭，義且不可，況不能乎。吾故曰二公之論皆非也。《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讀伍子胥傳》：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闊于事情。使員曰：「吳之于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于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剚刃仇人之胸，況句踐親用戈于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句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于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慚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句踐。句踐死，則越不爲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歷閔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伍子胥列傳贊》：無頭無尾，凡作十數嘆。逐嘆逐嘆，俱宜沉思。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五冊《伍子胥列傳》：子胥事于《左傳》、《國策》、《國語》及《越絕書》、《吳越春秋》中看熟，覺姿致少誠。然一篇大傳，兼總條貫，不得不刪繁就雅，故以體裁勝，不以韵致勝。讀此傳過，再看吹簫吳市，投金瀨女諸事，便近小說矣，不可不知也。又：此篇只以緊湊貫穿見妙，故子胥諫詞，亦只約略寫。莊子云，指馬之一體而名之，馬不見也，立一馬而馬之百體具矣，極似此文。又：篇中凡插吳、楚、齊、魯、晉、鄭等事，及太子建、白公勝、伯嚭、申包胥、夫概，而頭緒不亂，腠理不疏，序事之文，不可不熟此等體格。《滇文叢錄》卷一四楊壽昌《伍員王哀嵇紹合論》：余讀《伍員列傳》，至吳兵入郢，員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鞭尸三百，未嘗不歎員之仇其君者如此其甚也。然觀其父兄無故被殺，又未嘗不爲員悲其遇。越數百年，晉又有王哀、嵇紹二人，皆以其父死非其罪，而大異乎子胥之所爲，一以孝稱，一以忠顯，世之論者遂多袒二人，而謂子胥勇而無禮。雖然，亦還問其時勢爲何如也。使二人處子胥時勢，則王哀不能以隱居終其身，嵇紹亦不能以事君盡其節。何也？奢、尙之死，平王方急捕子胥，下令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其勢不殺子胥不已。王儀雖以抗直見殺，而未嘗及其子，且三徵七辟，不聞以使者追之也。嵇康雖以讒見誅，亦未嘗及其子，且大臣薦之，天子徵之，不聞以重賞購之也。子胥之時勢既異二子，故當日欲留不可，欲事不能，乃逃之他國，作復仇計。太史公以烈丈夫許之，不誠然哉。但員之仇其君，有過甚者。禮曰：父仇不共戴天。固也。然其仇而爲平王，固子胥與其父兄北面事之者也，其父兄雖見殺於平王，而讒其父兄於平王者無極也。爲伍員計，但當掘無極之墓而戮其尸，已足報父兄之仇。不知出此而竟仇其君，夫君也而可仇乎哉？且當日者，員果移其鞭尸之舉於無極，滅其宗族，

殄其費氏之裔，而其患不使於禍君國，庶幾乎卽忠卽孝、卽孝卽忠矣，豈不勝於王裒之僅稱其孝，嵇紹之僅見其忠哉！且子胥報親之心，與王裒之攀柏悲號者何異？子胥事吳之志，與嵇紹之血濺帝衣者何殊？世之人咎其鞭君之失，遂並其孝於親忠於吳者而亦忘之，良足悲矣。然迄今論之，爲人子者當以王裒爲正。蓋知君不可仇，故但悲號以悼其親，知親仇不可忘，故但隱居而不事其君，此可謂無負於親者卽無負於君矣。至若嵇紹之父，本魏臣：見殺於司馬氏，而紹反忠於司馬氏，忘親事仇，不得謂之孝者，卽不得謂之忠，夫豈可與員裒並論哉。蒙謂裒之孝，孝不失爲忠者也。員之孝因迫於時勢，而難全其忠者也。不然，復仇鞭尸之舉，子胥豈得已哉。

《仲尼弟子列傳》《王文公文集》卷二六《子貢》：《史記》曰：齊伐魯，孔子問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魯，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及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悅，勿施于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于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爲謀之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卽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又：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義，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孔子之賢弟子之所爲，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子貢雖好辯，詎至于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眞哉！《通鑒外紀》卷九：司馬遷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修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霸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古史》卷九：太史公言：「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恆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于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于從叛逆，弒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恆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恆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恆之亂，恆既殺闞止，弒簡公，則尙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又：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淮南遺老集》卷一二《史記辨惑》：《仲尼弟子傳・贊》云：「【略】鈞之未睹厥容貌【略】。」予謂論人者亦據其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睹？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遷顧以爲準平。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者，又豈皆《論語》之所載耶。《剡源文集》卷二二《孔子弟子傳總論》：某觀太史公之爲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游之士爲《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爲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爲知夫子也。【略】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奈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爲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夸其所教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于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爲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史記志異》卷二八：案，子貢說齊、晉、吳、越一節，《家語・屈節》、《越絕・陳恆傳》、《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幷載之，昔賢歷辨其謬。【略】或曰《弟子傳》皆短簡不繁，獨《子貢傳》榛蕪不休，疑是後人闌入，非《史》本文也。《壯學齋文集》卷七《書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後》：齊欲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行，遂說齊，說吳，說越，說晉。四國者，或亂或破，或霸或強，卒以存魯。臨川王氏論之，以謂欲全其墳墓之國，齊吳之人猶是也，不當以己所不欲施之，又不當以變詐不義之說亡人之國以求自存。其說辨矣！然謂儒者不用而在下，何憂患之與？引孟子之論禹稷顏回者，固以謂子貢不當出而夫子不當使，是徒見顏子之樂其樂，而忘孔氏之老於行也。人之制行不同，若夷之清，尹之任，亦各從其志也。子貢嘗仕魯衛，東帛之聘，交於諸侯，蓋志在用世者，安得以顏子律之。國之被兵，誠非匹夫之責，苟一口舌之爲勞，於己未有所失，於人所全實多，奚爲不可哉！宋牼欲說秦楚罷兵，孟子

惡其號而嘉其志，況墳墓之國哉。然則子貢爲魯說齊有諸？曰吾無以知之，其詞則戰國之游士爲之無疑也。子貢之言傳于今者，其詞氣亦可概見。使其受命使齊，若展禽所以對齊侯者，蓋優爲之，卽或事由田常，不可以名義動，常方憚高國鮑晏，豈肯以魯爲之功？片言悟之，因使魯行成焉，于魯亦足矣，無所事吳，何論越焉。吾意子貢在弟子中，與宰我幷列言語之科，又結駟游諸侯，名聞天下，適有爲魯說齊之事，而其詞不傳，戰國游士，因以意補之，羅織當時事迹，以自試其揣摩之術，而伸其捭闔之說。王氏以爲儀、秦、軫、代無異，余以其傾危殆又甚焉。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意以詫子貢之功，而不知其害于義。而史遷徒震于其詞，采以爲傳，則好奇之過也。一田常也，子貢教以孤主制齊，而宰我至與作亂，此孔子之朝而請討者也，奈何以污兩賢哉。沈豫《讀史雜記・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予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疑者闕焉。首顏淵，見傳道之弟一爲胥附之友，越卓識也。然論商而不及其傳「六經」，稱參而反略其呼一貫。於衛賜述五國而語多誣舛，於季路見孔子而性常陵暴。至若叙商瞿而漫及楊何，據伯寮而援引爲弟子，尤支離無稽之甚者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三《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好奇，凡戰國策士詭謀雄辯多著之篇。此載子貢之事特詳，亦近戰國策士之風。

《商君列傳》《習學紀言序目》卷二〇《史記》：商鞅變法，大事也，遷不加疏別，淺深無次，而學者亦考之不詳。所謂「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者，此變法之本意也。古者爲比、閭、族、黨，使民相保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袤相及，是亦連坐，而非厲民者不相收司也。孟子教治滕，則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蓋治小國，合散民，以親睦爲先，雖有罪奇袤，亦未暇相及也。先王以公天下之法，使民私其私，商鞅以私一國之法，使民公其公，此其所以異也。「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此因事積習致然，蓋有受是賞罰者。若遽立爲一成之法，以齊秦俗，則民之叛秦，不待勝、廣矣。不分異者，漸以倍賦法逼奪之。先王之法雖防民情，如成訟勿讎避讎，令民情有所出入。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令鞅使民一切不得私鬥相蔽隱，直情徑達以奉公上。又「事末利及怠而貧者」，先王雖有里布屋粟之罰，而民間轉移，執事不舉而收孥之也。其設法抑民，輕重曲折，事不一端。而遷之所載，謂直若酒之鴆毒，藥之烏喙，疾之寒熱，匕首之濡樓立死者，亦未然也。至如集小鄉爲縣，開井邑爲阡陌之類，則固可遽行矣。蓋其禁民巧，察民專，沈鷙果敢，一施於上下而私其便於國，故雖殺其身，卒不能廢其法，數百年而禁制成，秦已亡而猶不可變。凡行於後世者，增損厚薄，微有不同，太抵皆鞅之遺術也，何獨彼之非乎。《餘冬叙錄》卷八：起與鞅也，專用其私智，爲國樹怨。太史公論起以暴刻少恩亡於楚，而又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乎。《升庵集》卷四七《小司馬索隱注誤》：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奸與降敵而罰，告奸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矣。《史漢文統・史記統・商君列傳》尾評引吳鎮嶧曰：「挾持」「浮說」二語，太史公洞見商君肺腑矣。東坡始進論本此。又引金錞曰：陳商君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避位處，弄丸掌中。《史記評林》卷六八：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令」，曰「于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血脈何等貫串。《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商君列傳》：施伯勸魯君殺管仲，魯君不從，而桓公卒相仲以伯齊，齊霸而魯益衰。公孫痤勸魏王殺商鞅，魏王不從，而孝公卒用鞅以強秦，秦強而魏益弱。夫公孫痤將死之言耳，若施伯固在魯，何其後竟沒沒邪？將魯廢其言而亦不能用其人邪，抑智足以知人而力不逮邪？《楊園先生全集》卷三〇《讀史記》：鞅之治秦也以法，而其殺身也以怨，法深則怨積。篇中前數「法」字，後數「怨」字，正太史公用意用識處。篇末載趙良一篇，收括全勢，有「群山萬壑赴荊門」之勝。《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商君列傳》：管子治齊，蕭何定律，皆略而不具，而詳記商君之法，著王道所由滅熄也。《史記半解・商君列傳》：公叔痤，鞅知己也。惠王雖未聽其言任鞅，亦未聽其言圖鞅。視范睢僇辱之怨相去逕庭。而相秦之

後，惟魏國是圖，無良極矣。卒也奔魏不內，反送諸秦以至車裂赤族，豈非天道哉！史公尤深惡之，故顯于秦、滅于秦爲鞅傳正文，而前後中間却用公叔語、惠王語、魏人語回環兜裹，以深著其罪，使正文反似襯貼，波瀾反似正文，此一篇作意也。而如此看來，章法更極生動超逸之勝矣。又：妙處全在中間，惠王一嘆，振動前後，有點睛欲飛之勢，使通身骨節皆靈。若不著此一嘆，猶只是印板文字，無甚生氣也。《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六八：此傳以刻薄少恩爲主。變法爲強國之本，破魏則強國之效也。商君功業，叙次簡勁，而後半但載趙良之言以平議之，爲獲禍作勢，運實于虛，氣體駿邁無匹，《霍光傳》所自出也。《史記辨證》卷六《商君列傳》：周末文勝，敝已久而猶不變。于是周與魯、鄭日削弱以待亡，而老、莊、商、韓、楊、墨、孫、吳、蘇、張諸人，各出其所能思變尚文之敝以圖功，而商鞅相秦十年最有效。使鞅變法之後，導以德禮，則身名俱泰，秦亦不至如虎狼，爲天下所共疾。乃詐力是矜，身受爲法之敝，而貽秦禍于無窮。遷于韓非與鞅，詳序其刑名法術，皆以少恩譏之，足爲天資刻薄者戒矣。

《蘇秦列傳》《古史》卷一七：蘇秦本說秦爲橫，不合而激于燕、趙，甘心于所難，爲之期年，而歃血于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鷄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入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史記鈔》卷四一：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睹覽，特其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又：描寫蘇秦激怒張儀西入秦處，極工。《史漢文統・史記統・蘇秦列傳》尾評引鍾惺曰：戰國時智謀之士，用秦易而用六國難。非惟六國弱而秦強耶，亦六國之情勢分，而秦之情勢一也。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至書十上而說不行，金盡裘敝而不絕望于秦者，以爲如是而吾之說得用于秦，猶愈于刺股流血，揣摩期年以說六國也云爾。說六國必刺股流血揣摩期年而後成，則六國之難于秦可見矣。《憺園文集》卷三六《書蘇秦列傳後》：蘇秦、張儀，皆天下之辨士也。然秦嘗自謂才不如儀。是時秦方說趙王相約從親，以擅有關東之政，而使儀得用於六國，則其寵移矣。故召辱儀庭下，又陰資之使西入秦，然後秦肘腋之患始去。當此之時，儀方感恩之不暇，又何暇顧墮其術中，則不得不反而爲吾之用，故亦曰吾不及蘇君明矣。以此知兩君者，其平時皆以才相慕，又相軋也。戰國之士多奇變，而其術非從即橫，故皆不可以並立於諸侯之國。龐涓之於孫子，心害其能，必欲計除之，故反爲其所殺。如秦者，可謂工於用妬者也。然自儀入秦，而六國之患日滋，終於破從解約，暴秦過惡，爲天下笑。此固說士傾危之常態，而秦之用儀，乃適所以自困也。悲夫。《經史辨體》史部《蘇秦列傳》：約從書，不過一百三十餘字，而六國擊首尾應、擊尾首應形勢，如聚米爲山谷。又：各國說辭，談鋒肆出，若見蘇子抵掌華屋之下。又：「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一語，秦自道出，是知不困厄不奮，兄嫂妻，皆秦益友。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五冊《蘇秦列傳》：諸老師先生，皆以說秦一段，不全載《國策》，不知山川綿渺，必有空天，文繡爛施，必有素地，故頭重者腳必輕，腹大者首必小，行文之法也。若一味排比，成何節奏，此史公刪節之意乎？不特此也，即中間說燕略而趙詳，說齊濃而韓淡，正相參相配之妙。豈賣菜乎？而求益哉。又：說六國處，一般是一樣文法，必不雷同，細心讀之，當自見耳。又：蘇秦說六國，是一篇掀天揭地文章，宜乎窮矣。末後又出蘇代一篇，另出一奇，如觀洛邑者，不知更有鎬京，望終南者，不知其又連少室也，奇哉。《胥石詩存》卷一《讀蘇秦傳》：蘇君相六國，威權莫與爭，特恐張儀至，才力或相傾。驅之使入秦，激怒乃其名。果畏從約破，何不引同升。助予呼將伯，共濟得良朋。棄材以資敵，貽誤良非輕。張儀亦知之，感謝托拙誠。圍蒲復取陝，破從隨連衡。誰云十五年，函谷無東兵。古來貪鄙徒，大事難與成。國計非所恤，積慮圖尊榮。世人有耳目，乃爲聾且盲。《遜志堂雜鈔》庚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注曰：雞口雖小所以進食，牛後雖大所以出溲。後人穿鑿改爲「雞尸牛從」，謂尸雞中之主從牛子，并云舊本《國策》如此。顏之推、沈存中皆取其說，竊疑非是。《滇南文略》卷四六劉彬《蘇秦論》：當蘇秦時，秦挾富強之基，恣虎狼之暴，視六國如豚犬，思一飽其腹者久矣。六國之君，既不能行仁修義，建湯武之業，又不能取威定霸，樹桓文之功。而簒弒淫亂，接踵於內，攻城掠地，相尋於外。秦來割地求和，秦去互相征伐，生民之糜濫者幾何，國本之斲喪者幾何，日漸潰於微弱而不覺，坐使強秦之勢日盛，吞併之機已成。曾不思同心合志，誓剪仇讐，非偷安而縱欲，即徂詐以角牴。天下之大勢，則

不及見，天下之大計，則不及知。自蘇秦一倡從約，六國之君欣然樂從。揆是時，六國之策，實無有善於此者。然曾未逾年，公孫衍一出，齊魏先自敗約，而從解矣。趙雪航乃謂蘇秦合從之謀，最爲六國久遠之計。噫嘻！彼惡知其不可久遠哉？秦師之出，非韓則魏，是當之者常在韓魏，助之者常在燕趙齊楚，偶一行之，猶非甚煩，倘數數行之，彼六國固不能逆料秦之必滅六國，而決謀定策，幷力以禦之也。當之者誠所不辭，然以一國之賦，而餉五國之兵，既困於兵，又困於賦，可一而不可再，亦已明甚。助之者方其一二行之後，必有轉而計之者，曰秦非仇我，我何屢仇於秦，以勞我師從爲也。久之其心必懈，一不如約，五國伐之，則將反戈內向，自相戕賊，不虞秦之議其後乎。以故齊魏敗盟，而四國不伐，從約之解，唯恐不速，是可徵也。設如其約，五國果能相助，秦則有分兵疊援之道焉。六國之兵，與秦接壤者，韓魏最近，楚次之，三國之間，惟便是趣，伺隙而出，六國進則秦退，六國退則秦復出，使助者有奔命之苦，當之者有供億之繁，秦反以逸待勞，六國已不堪其弊矣。而謂其可以爲久遠之計哉！後世遂謂蘇秦以擯秦爲事，猶有存周之意，以此愈於張儀。夫蘇秦之說，不過說客遊士狡獪伎倆，逞辯口以取富貴，爲一時之計則善矣，豈眞能爲六國籌久遠之計者哉！使蘇秦而眞有存周之意，眞能爲六國籌久遠之計，其說必不止於此。何也？其所爲皆拒秦禦秦之計，非伐秦滅秦之計也。當日六國既聽其從，爲蘇秦者，卽宜會兵選將，扣關進計。一吳尙可覆楚，一越猶可亡吳，豈有率天下之衆，不能亡區區之秦，吾不信也。奈何蘇秦智不及此，六國君臣，如醉如夢，一張儀玩弄於股掌之上，而皆不及此，蓋秦常有併六國之心，而六國並不敢萌併秦之念，日朘月削，坐而待斃。善哉孔斌曰「死病無良醫」，此六國之所以爲六國也，終爲秦之所覆滅而已矣。豈獨一蘇秦之咎哉？

《張儀列傳》《東坡志林》卷四《張儀欺楚商於地》：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旣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爲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欲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特無獲，所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晁錯傳》書此。

《史漢文統・史記統・張儀列傳》尾評引李贄曰：蘇秦當其難，張儀爲其易。太史公兩人斷語，極當，極可賞。又引王鐸曰：蘇秦得志而激儀入秦，儀欲連衡而振暴其短，權謀之士以術相尙，此宜其不終也。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五冊《張儀列傳》：蘇、張是一時人，一流人，俱游說六國，便有六篇文章，接連寫此兩傳，豈不費力，乃《蘇傳》滔滔滾滾數千言，《張傳》滔滔滾滾又數千言，各盡其致。游說一縱一橫，文法亦一縱一橫，吾何以測之也哉。又：《張儀傳》後，卽請出陳軫、犀首，俱不說張儀之人，牽作一傳，以爲映帶，此附傳意也。又：《蘇傳》有妻嫂一段，《張傳》有蘇秦激之入秦一段，極致盡妍，以爲出色。《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七〇：蘇、張二篇，專記縱橫家言。蘇秦合縱以燕爲主，張儀連橫以魏爲主。

《樗里子甘茂列傳》《史記評林》卷七一：按滑稽多智是一篇骨子，中叙其伐曲沃、伐趙、伐楚、釋蒲，以至於知百歲後事，皆言其智也。故以「智則樗里」句結之，正與前「秦人號曰智囊」句相應。又：樗里子以惠王異母弟而致其信任之不疑，歷武王、昭王，任爲相，又益尊重。夫秦，素猜忌而殘忍之國也，非智囊何以周旋其間而結數主之心耶？此太史公意也。《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樗里子》：秦人推樗里子，以智名，信哉。卒時卽知百年後夾宮殿以占墓。以予觀之，非智也，數也。如以智名，其釋蒲德衛，尙爲胡衍所欺邪！雖然，汾陽之宅爲寺，馬燧之第爲園，皆數之所必至，唯達觀者知之，又豈特樗里子占墓之一事哉。《稗史彙編》卷一一二《甘羅》：《史記》甘羅，茂孫也。茂旣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使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人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于秦王亡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睢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以此推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相」，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樗里子》：史稱樗里滑稽多智，謂曰智囊。嗟乎，滑稽乃所以多智歟。申、韓、鞅、衍，智非不足，而一切深刻廉隅不可近，與夫明哲保身異矣。淳于君貴爲贅婿，名顯諸侯，東方先生主文譎諫，一龍一蛇，人第目爲滑稽耳，而豈知智實有餘。莊子曰：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樗里其亦得養虎之術歟。《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樗里子甘茂列傳贊》：斷三人畢，忽然發嘆。嘆秦時尤趨謀詐，只一「尤」字，便是罵盡天下盡趨謀詐也。

《穰侯列傳》《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穰侯列傳贊》：注意只爲末句，並不爲穰侯作贊。俞樾《湖樓筆談》三：《穰侯傳》：「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按：《六國表》，秦昭王十二年，穰侯魏冉爲丞相。十五年，魏冉免。二十六年，魏冉復爲丞相。據此，則當云「相秦四歲而免，免十一年而復相也」。疑本傳誤。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五冊《穰侯列傳》：穰侯事大都備于《范睢傳》，此只用點次法，以須賈說詞及蘇代書詞，兩篇出色，前後以簡略相配，以成章法。又：文章只如說話，說得出，說得盡，便是好文章，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要說得出，說得盡，自有多少波瀾曲折，原非易事。不然萬語千言，欲明反晦，千頭萬緒，何處說起，所以見作文之難也。看須賈一篇，主爲魏，客爲秦，傍爲楚、趙，處處洗發出來，層層折入進去，利害是非，無不詳盡，自成一篇好文字矣。

《白起王翦列傳》《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古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譏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异責虎狼之不仁耶！《史弋》卷上《白起》：白起取鄢郢，定漢中，坑趙括之軍，其攻戰間知己知彼，何其智也。及爲應侯所制，昭王三請而起不行，賜劍而死，起寔自取之爾。吁，杜郵之劍，天之所以報長平也。雖然，起用于秦，穰侯之所舉也，范睢逐穰侯而起獨無一言，留於秦，其爲應侯制而死也，固其宜爾。《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白起列傳》：白起爲秦大將，連兵於外，所屠戮以百萬計，殺氣上干於天，雖微應侯之譖，豈得良死哉！然其於秦則可謂有大功者，秦負起，起不負秦也。方起始進，有穰侯主之於內，故得立功，及范睢扼穰侯吭而奪之位，則必以起爲穰侯之黨，日夜慮其軋己者也，不待蘇代之說，而殺機已發矣。儲欣《史記選》卷四：太史公責王氏、蒙氏，俱以人事準天道，足爲萬世炯戒。《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白起》：起爲秦將，所殺至百餘萬，慘哉忍矣。迨秦王賜劍，尚自訊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而不知己之罪殆逆天矣。罪莫大于殺降，起之罪良不誣耳。然而秦之開基，則又起之功也。起之死固宜，而秦之死起抑又刻矣。《史記辨正》卷七《白起王翦列傳》：范睢遠交近攻之策，第以傾穰侯。及相秦之後，未嘗力攻魏，雖伐韓者三，而不從南直攻鄭，反與趙相持於長平，以致竭力而多殺，且害白起於杜郵，智更在穰侯之下矣。於是吞幷六國又待李斯與王翦。遷以起、翦合傳，次《穰侯傳》後，其意甚微。

《孟荀列傳》《習學紀言序目》卷二〇《史記》：以孟子、荀卿冠之諸子，雖於大體不差，而有可憾者。知不言利之爲是，而未知所以不言之意，且於騶衍分數終爲多耳。又言武王仁義，伯夷不食周粟。天下惟一理，武王果仁義，則伯夷何名死之？蓋傳者忘也。後世謂孔孟絕學，秦漢以後，無人可到，亦非虛爾。《文章正宗》卷三四：《孟荀傳》不正言二子，乃旁及於諸子，此亦變體也。《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爲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時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榮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于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爲齊祭酒，後爲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二《義利》：昔太史公讀孟子書，至利國之對，而爲之廢卷太息，流涕而言之。彼蓋有感當時功利之徒，而深信孟子塞原之論也。雖然，遷之學蓋有自來也。董子嘗有「正誼不謀利」之一言，誠得孔孟之餘論，而遷從仲舒游，而得是言歟。《剡源文集》卷二二《孟子荀卿列傳》：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詘孔氏而不爲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十百過之，訖無所據托。而獨孔氏師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爲儒者折衷，非止鄒子、淳于之徒不可度絜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於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燦然知所趣舍哉？《史記題評》卷七四：《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先叙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於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於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者也。此法惟韓子得之。西山眞先生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例也。」《史記考要》卷八：荀卿著書詆訾孟

子、子思，又以堯舜爲僞，人性爲惡，則其學術弗醇，不得與孟子幷也。太史公《序傳》雖舉幷論，然其傳中所叙，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叙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幷稱二儒，優入聖城，非定論也。《史記鈔》卷四二：太史公傳諸子多草草，以不得於諸子所自爲之說故也。《焦氏筆乘》卷二《陳仁子不知文章賓主》：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按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棼棼焉尊禮於世，正以見碔砆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騱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史漢愚按》卷四：仲尼歿才百有餘年，大道未光，孟子能尊信願學。至於今數千年，而學士未有眞知孟子者。惟聖人知聖人，孟子而後，無復有孟子，安得知己乎？子長去孟子漸遠，其爲列傳，略識梗概起翦，比戰國終，天下歸秦，仁義不效，功利之風熾，緬思孟子之言，以「太史公曰」發端，約唐虞三代之德，折以仲尼之意，陳蔡齊梁，先後懸衡而論，以阿世俗苟合，飯牛負鼎，爲當世稷下游說之輩，騶衍、淳于、愼到、田駢之徒，逢時干主，荀卿、墨翟挾術奔走，豈有抱負仁義卓然自立如吾孟氏者哉！子長於是爲涇渭矣。葛鼎、金蟠匯評《史記》卷七四引鍾惺評：《孟荀傳》自爲起止，落落忽忽，伸縮藏露，尋之無端。首略叙孟子，即及三騶、淳于髡諸子，全不及孟子一字，若忘卻本題者，而於叙三騶、淳于髡諸子處，長短簡煩不必如一。只覺其妙，而學之無處下手，只是一「誕」字。又：前言三騶，止分注忌與衍二人，當以騶奭足三騶之數，而序騶奭，不直接忌與衍，於淳于髡，愼到諸子之後，始漫然及之，若接若不接，若有意若無意，妙，妙。《史漢文統・史記統・孟子荀卿列傳》尾評引吳太沖曰：太史公歷叙縱橫之徒，及鄒衍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微意焉歸功孟子，孰謂其不知道哉！

又引管正傳曰：此傳全是以客形主，而縱恣不拘，當是太史公得意之文。

又引楊廷樞曰：首揭孟子答梁惠王之問，而合之於孔子罕言之旨，推尊孟子之意，至矣。其時稷下諸儒尤多，而推尊孟子，使後人以孔孟並稱者，自太史公始。《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孟子荀卿列傳》：黃子讀《孟子荀卿列傳》，歎曰：太史公之尊孔孟闡儒術，至矣。漢人以孔子墨翟竝稱，而孟子者，當世與說士竝稱者也。太史公出，孔子之道始獨尊，而孟子始得以繼孔矣。此傳始孟子，終荀卿，中騶忌、騶衍、淳于髡、愼到、騶奭之徒錯見焉，而其傳則以孟荀立名。孟荀雖竝稱，而首引孟子書對梁王者先之，且以夫子罕言利爲比，傳即繼之云受業子思之門人，又云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又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則孟子之源流較然，而此傳之爲尊孟子而作無疑矣。其下述騶衍之術迂誕不經，重爲時王所尊禮，以見孟子言王道而所如不合，乃有國者之醜也。因復以仲尼之困陳蔡，伯夷之餓首陽，與孟子之在齊梁閒爲比，其歎息爲何如哉。繼又曰「或曰伊尹負鼎而王」云云，非以美騶衍也。太史公稱「或曰」者，皆甚不然之辭，觀《封禪書》及他傳中可見也。蓋當時之稱騶衍其論云云爾。此下即接淳于髡數子之學術，見時所尊尚，不過此類，而以荀卿終之。荀雖非孟比，然其所箸書切於事理，與騶衍等相反，則已爲當世所絀，廢死蘭陵矣。如孔孟者，又何望哉！末後叙公孫龍等數家，以見羣言殽亂，而孔孟之書足爲萬世法也。太史公大旨如此。其文捭闔不羈，若滅若沒，讀者類求之於筆墨蹊逕之內，故雖以譙允南之精識，而猶謂其好奇也。人固難與知言哉。嗚呼，黃老爭鳴之後，不眩不亂，毅然一之於孔孟，豈非豪傑之士哉。雖《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中不無踳駁，君子觀其大意可也。《史記評林》卷七四引董份評：此前叙衍見尊禮，言其術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困厄不同。然孔孟實不爲此也，故又引伯夷、惠靈、梁惠之事，見孔孟雖困厄，而不肯阿世苟容，以取尊禮也，其語甚正。然又引奚、尹之事，爲衍解釋，言其迂怪之術，雖一時以充觀聽，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尹之負鼎、奚之飯牛，皆作先合而引之大道也。前以抑衍，後復解之，此太史公極妙處。又引凌約言評：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尚矣。《經史辨體》史部《孟子荀卿列傳》：《孟荀傳》錯叙十數子，叙孟荀偏少，諸子偏多。叙諸子斜斜整整，離離合合，每回顧孟子傳。首讀「孟子書」數筆，閒閒散散，空領一篇。謂諸子之陰以利干當世而遇，孟子獨不遇，故盛稱諸子，却是反形孟子。不獨「仲尼榮色」一筆，合到孟子，即「淳于」以下，絕不提孟子，而筆筆形孟子。「開第康莊」，言齊招致天下賢士，此中却不見一孟子，至結始繳。蓋賓主參互變化出

沒之妙，至此篇極矣。《方苞集》卷二《書孟子荀卿傳後》：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則已騖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并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興。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爲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并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概乎未有聞者哉。《硯北雜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已列淳于髡矣，《滑稽傳》又有淳于髡，非史公之書有復重也。凡夫循吏、儒林等目，因事名篇，於其人之本末多不詳載。即《漢書》亦然，列傳第四十五既有夏侯勝矣，至於《儒林傳》又及之，前則以人而繫事，後則因事而繫人。惟其紀事也，故《漢書・貨殖》可託始於范蠡、子貢，而《佞幸傳》之張放雖已附於《張湯傳》後，而固不嫌重出也。後世不明此體，故脩《明史》時，徐氏乾學初擬立《理學傳》，湯氏斌欲以薛文清、曹月川等爲一卷，顧涇陽等爲一卷，且云諸公以道學爲重，不必入前大傳矣。徐氏則以爲不合程朱者歸諸《儒林》，王陽明、劉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即不入儒林。朱氏彝尊以薛文清當入《宰輔傳》，則其餘可概入《儒林》而不必別立《道學》名目。今《明史》成，如朱氏之議，然以三人之言觀之，皆不知《史》《漢》書中元有重出之例也。即一目錄紛更似若無大害者，而不知史法盡從而亡矣。

《松桂讀書堂》卷四《讀史》：《孟子荀卿列傳》志在尊孟，而以諸子逢時者相形。敘鄒衍一段後曰：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孔孟並稱，自此言始也。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五冊《孟子荀卿列傳》：東坡云：水火難畫，以其無定形也。故江湖之間，風與水遭，波濤重疊，而阿房三月，起於石中之熒熒耳。吾讀《孟子》一傳，孟子事只略寫，虛寫，反於中間出商君、吳起、孫子、田忌之徒，亦偶然借爲感慨耳。孰知借以引三騶子哉！乃騶子之後，又有淳于、愼到、環淵、接子、田駢之徒，前後參錯掩映，文情之妙也。忽於《荀卿傳》中，插入一莊周，因莊周而又點出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而以墨翟終焉，其間有虛者實者略者，如層波疊焰，從空而來，何處使人捉摸。又：此文純以一氣旋運，借諸公組織於中，非因事生文，反若因文生事，故并不見其多人也。《集虛齋學古文》卷一《孟子荀卿列傳解》：以孟荀題篇，而牽連三騶子、稷下先生輩，非駢枝也，又非謂諸子者不可使其無傳，而附之以見，如《張丞相世家》之及王陵例也。夫騶子游諸侯，見尊禮，淳于髡以下，閒第康莊，命爲列大夫以尊寵之，而孟子困齊梁，荀卿讒於齊，廢於楚，獨所如不合若此，相提而論，傷世之棄周鼎而寶康瓠也。夫始既以商君、吳起、孫子、田忌之徒著於篇矣，已足以明之矣。然而猶曰非其耦也。君子儗人必於其倫，而辨說得其黨，騶衍歸乎仁義節儉，淳于髡諫說慕晏嬰，愼到、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道德之術，其於孟荀則近之矣，而騶衍尤爲近之，故尤詳之也。然而孟荀獨不合者，何也？推其故，則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曰荀卿嫉世不遂大道，此非夫有牛鼎之意者也，非夫以承意觀色爲務者也，非夫著書以干世主者也，故曰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稱孟子也，而荀卿亦在焉。然則，其及公孫龍子者何？曰：以孟子作七篇，荀卿著數萬言，連之也。故總說之曰：世多有其書。而復因「荀卿推儒墨」一語及墨翟，又曰「並孔子時」，若與前孟子述仲尼之意相首尾者。蓋太史公本一筆環寫，賓主夾之，左右映帶，而小司馬妄離而腊之，承學之士，奇迷不知所趨，轉以乃亂乃萃，疑及作者。亡弟藥房曰：此未讀韓文耳。韓子《進學解》不云乎，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傳者，吐詞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共遇於世何如也。嗚呼，此太史公《孟荀列傳》解也。《史記半解・孟子荀卿列傳》：多人合傳而孟荀爲主，孟荀并傳而孟子爲尊，以其私淑孔子也。開手敘孟子語即追本孔子，而後文咏嘆孟子處，每將孔子連敘。末敘墨翟，又借綰孔子以結之。蓋此只是儒墨總傳，却號提出孟子說耳。觀此則史公平時并稱儒墨，乃指衍、髡諸子而言，非將孔、曾、思、孟之儒與墨氏等量齊觀明矣。至於諸人脈絡皆從齊事貫下，緣當時齊所致士，獨多他國，而孟子固嘗游齊，即荀卿亦嘗爲齊祭酒也。故凡生於齊及曾游於齊者，一綫連敘，而其與齊無涉之數子，綴點篇末，只

若餘波然。《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二《孟子荀卿列傳書後》：太史公傳孟子，曰「受業子思之門人」，曰「道既通」。蓋太史公於孔子之後，推孟子一人而已，而世主卒不用。所用者，孫子、田忌戰功之徒耳，次則三騶子、淳于髡諸人，其術皆足以動世主，傳中所謂牛鼎之意也。而孟子獨陳先王之道，豈有幸邪？荀卿者，非孟子匹也，然以談儒墨道德廢，況孟子邪！蓋罪世主之辭也。其行文，如大海泛蕩，不出于厓，如龍登玄雲，遠視有悠然之跡而已。孟堅、蔚宗，不能至也。然世主所以不用孟子者何也？陷於利也，而不知即所以亡。故以梁惠王言利發端，又引孔子罕言利以明孟子之所祖，是以荀卿形孟子，以諸子形孟子、荀卿，故題曰《孟子荀卿列傳》。若孟堅、蔚宗，當題《孟二騶淳于列傳》矣。此《史記》所以可貴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三《孟子荀卿列傳》：自秦焚書以後，漢之儒者，惟子長與董仲舒見得大意。高嵣《史記鈔》卷三《孟子荀卿列傳》：孟荀合傳，似乎不倫，然當是時承秦火之餘，崇黃老之術，「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史公能於諸子中特表孟子，曰道既通，曰述仲尼，此是何等眼界。至荀子際戰國時，不肯阿世苟合，卒至廢死蘭陵，在諸子中自屬矯矯，故取而合之。然位置間仍有主客輕重之分，不得執此議之。唐韓文公《論荀子》篇，便從孟子引起，曰孔子之道尊，又曰孟氏醇於其醇者也，荀大醇而小疵。又《與孟尚書》篇云：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與史公皆千古卓識。《青學齋集》卷一四《孟荀列傳書後》：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是漢文時已甚尊孟子別於諸子矣。而司馬遷作《史記》，合孟荀爲一傳，騶衍等十一人，且錯列其間，仍以「孟荀列傳」標題。讀《史記》者，咸推子長擅史才，吾謂子長尤重經術也。夫僅以事迹論，則志在拯濟同，身老游歷同，終卒困厄同，不特荀無以異於孟，即衍等亦豈皆居高位享厚祿哉？此不足盡子長之意也。傳末「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是則子長此傳，全以所著書爲斷。【略】傳中論騶、衍迂大閎辯，奭也文具雖施，其餘黃老道德之術，堅白異同之辨，無一本先王之道者，而於孟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於荀則曰「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雖時有先後，隱然志同道合，以彼十一人相形，當此流極既衰，抱遺經而究終始者，固有人也。《後樂堂文鈔續編》卷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書後》：自《史記》孟子荀卿同傳，漢劉子政、唐韓昌黎氏，皆以孟荀并稱。吾竊謂荀之與孟，大相反而不同。其同焉者，蓋剽竊之說而非其情，近似之表而非其衷也。夫以孟子游齊、梁而不用，適魯、宋而不遇，雖爲齊客卿而以賓師自處，不應齊王之召，其擇主也嚴，而自處甚峻。若荀卿，則事盜楚之黃歇，再令蘭陵，迨黃歇死，而荀卿廢，其與李斯之事呂不韋，揚雄之爲莽大夫，何以異乎？此其出處異矣。【略】孟子論治道，必曰法先王，荀卿則言法後王，李斯篤守師說，則曰三代之事何足法，而深惡學者之不師今而學古，奏請以古非今者族。以太史公之賢，亦取法後王之說，取其世變相類，論卑而易行，而詆學者之非秦爲耳食，無怪後世之有天下者，遵守秦法而不革，尊奉祖龍，不啻其尊奉先聖先師也。《國朝文匯丙集》卷二一何鈺麟《孟荀列傳論》：昔龍門《史記》作《孟軻荀卿列傳》，自是以來，漢魏晉隋學者，皆以孟荀竝稱。韓退之，唐代大儒也，其《進學解》亦曰：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宏。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羣，優入聖域。是以孟荀皆爲聖人之徒也。厥後讀《荀子篇》云：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雖微分軒輊，而猶以爲大醇。作《原道篇》時，大抵暮年矣，其序道統，則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始知荀非孟比矣。夫人之學問識見，與年俱進，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所謂如是者亦有年。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乎黑白分矣。殆以是歟！迨蘇子瞻作《荀卿論》，謂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廢先王之法，皆由於荀卿之高談異論，有以激之。又曰：孔孟之言無以異也，後世卒無有及者，由是孟荀之案乃定。特見卓識，端賴斯人。然則知人論世，夫豈易言哉！或曰：「太史公貫穿經傳，綜覈古今，何其識反不及韓蘇，班氏譏其是非頗謬於聖人，不其然乎？」而不知非也。蓋吾嘗思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深意存焉。合傳之體，有以其人之行事正同，而連類及之者，亦有以其人之行事迥異，而舉以反形者，其例固不一也。如班孟堅《漢書》作《霍光金日磾傳》，相反而形者也。霍納女於孝宣，金不肯納女於孝武，霍黨惡以護其妻，金見機而殺其子，一則以驕奢滅族，一則以謙讓全宗，參觀互證，其得失可不言而喻也。其於蘇武、李陵亦然。夫荀卿雖明王道，述禮樂，而實攻孟者也。孟子曰「性善」，而荀卿則曰「性惡」，孟子曰「堯舜性之也」，而荀卿則曰「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且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明明樹幟爲敵以相矛盾。良史如龍門，夫豈不知！安知夫合而傳之也，不因其相反，欲以此之

是而形彼之非乎！又安知夫班氏傳翟、金、蘇、李不倣太史公之意，化而裁之者乎？且柯氏維麒有言，太史公序傳，雖舉孟荀并論，然其傳中所叙，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士阿世取榮者。至叙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由此觀之，則太史之微辭奥旨，更非班孟堅之所能及也。嗚呼，儒者讀書論古，不窮究考索，而妄肆譏評，不惟厚誣古人，亦何自愚其心目哉。《史記評議》卷三：戰國之時，諸子爭鳴，而學術最純者惟孟子，其次則荀子，故太史公此傳，即以孟荀爲題。文法以拉雜勝，與《伯夷列傳》略同，但彼以虚寫，此以實襯；又與《仲尼弟子傳》略同，但彼用正鋒，此用奇筆。合觀通篇，其於諸子之中，獨推孟荀，則如百川并流，而江河最顯，其於孟荀之中，又歸重於孟子，則如晨登泰山日觀峰，遥望萬叠雲霞，捧出一輪紅日。末後單出墨翟，更是奇中之奇。在史公當日，不必有意，而以今時中外學術論文，則皆演墨氏餘派，遥繼周末諸子，泛濫於天下，其一切情形，若俱在史公逆料之中也。孟子當墨翟之時，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故不憚好辯。今時雖非墨翟之時，而適當墨翟之説横行之時，繼孟子而起者，果何人哉？此不能不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至他傳贊語，俱列於後，此傳置贊語於篇首，後不再出，亦是别格。篇内序《詩》、《書》，按孟子無序《詩》、《書》之事；終身不仕，按淳于髡豈終身不仕者，此言失實。《讀史記臆説》卷五《讀孟子荀卿列傳》：《史》以孟荀合傳，孟以子稱，荀則書其字，殆以孟子醇而醇，荀大醇而疵也，是《史》已有定論矣。特《孟傳》猶附墨翟，孟子距揚墨，奚必綴於傳尾耶？豈以墨氏所由殊途，而建德一，有未可以異學目之者歟？然余亦向有是説，今則不敢復爲斯語矣。

《孟嘗君列傳》《王安石文集》卷四六《讀孟嘗君傳》：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蘇文奇賞》卷四〇《孟嘗君賓禮狗盜》：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脱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習學紀言序目》卷二〇《史記》：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别有所本，其義爲勝也。《史弋》卷上《孟嘗君》：孟嘗君致食客三千人，及齊王惑於毁而廢其相，諸客皆去，而孟嘗君欲辱客。噫，貴賤異交，亦事之固然爾，此豈客之過哉。雖然，當孟嘗失位之時，使非馮驩，又安能復其相位而益其封地耶？由此觀之，客何負於彼哉。《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一七《讀孟嘗君傳》：貴玉之國多珉，好鳳之國多鸚。孟嘗君好士，而得鷄鳴犬吠之雄，名之所在，僞之所趨也。然良工不以多珉而眚玉，君子不以多鸚而嘲鳳，明主不以色莊而棄天下之士，閱其眞而已。孟嘗君夫豈識士者哉，好其名而已。取士者餙其名以爲招，爲士者冒其名而往，其得鷄狗之雄宜也。説者謂戰國之時，孟嘗君雖得孔孟之士無所用，而卒以此輩脱免秦禍，以時然也。噫，是何言歟？使眞得孔孟之徒而用之，以齊之強大，可以闢土地朝秦楚而王天下矣，又何禍患之可免乎？《精選批點史記》卷三：此篇錯用《國策》語，至其□寫孟嘗君養士而得養士之報，則太史公手筆。又：贊其好客，美刺并顯，太史公斷之曰「自喜」，蓋斥其非公好云。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七五：太史公作四君傳，具見好客意，孟嘗則曰「以故傾天下之士」，平原則曰「故爭相傾以待士」，信陵則曰「傾平原君客」，春申則曰「招致賓客以相傾奪」。「孟嘗君客無所擇」，此句乃孟嘗千古斷案，傳中只以好客一事自始至終詳序之，此史家秘法也。又卷七八：《孟嘗傳》有魏子、馮驩，《平原傳》有毛遂，《信陵君》有侯生、毛公、薛公，《春申傳》有朱英，皆賓客之雄者，附於四君傳中，光景動人。《史漢文統・史記統・孟嘗君列傳》尾評引茅坤曰：讀《孟嘗君傳》，能令人好士而俯躬。又引王鏊曰：孟嘗君以得士有聲于齊，以故爭趨之，然卒輕重得力者，大都馮驩爲也。餘三千人碌碌無建，明士豈必多哉。《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列傳》：四公子之徒，信陵君尚矣，不可及已。其次則平原君。而孟嘗、春申，吾無取焉。信陵之用舍去就，魏之存亡係焉。矦嬴畫窃符之謀，毛、薛陳歸魏之義，此三人者，皆天下奇士，信陵能用之，所以爲賢也。平原才識遠不逮信陵，其納韓上黨至使邯鄲受圍，流血千里，趙幾再亡國矣。然而區區之心，固存於趙也。其從李同也，有紓國之忠，其釋趙奢也，有改過之勇，至於陷身虎口，終匿魏齊不肯出，壯哉烈士之風也。春申納女以篡楚，孟嘗助敵以傾齊，一則身死李園，一則子孫滅絕，皆天道也。世多馮煖收責及復孟嘗相位事，然愚謂孟嘗與五國破齊時，煖曾不能進一正言，如毛、薛之於信陵，其孜孜三窟，小

人之謀耳，何遽出雞鳴狗盜上乎！　又：孟嘗之才，孟嘗之得士，皆不下信陵也，而其在國也專，信陵不及也。何以知其專也？曰：孟嘗入秦，秦王欲相之，既而囚欲殺之，孟嘗得以計免歸，此於秦直私憾耳。乃能以齊爲韓魏攻楚，而因使韓魏攻秦，且借兵食於西周，是孟嘗之意不但能行於齊王，而三晉亦且服之矣。使信陵之在魏若此，何至救趙之義舉久抑不行，至竊符而後遂哉！吾是以益歎信陵不失人臣之大節，而孟嘗惑於蘇代之言，不果伐秦爲可恨也。《史記評林》卷七五引凌約言評：此傳以田文好客立柱，觀其初說父曰「門下不見一賢者」，則養客之心已萌矣。既而食客數千，不擇而概善遇之，是以鷄鳴狗盜之流萃，賴其力以脫虎口之危。而魏子之自剄宮門，馮驩之復其封邑，皆食客之效也。雖不無背文而去者，而文卒遇之如故，非其天性然乎？太史謂其好客自喜，而名不虛，其以是夫。《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孟嘗君列傳》：馮驩事見《國策》，而語則異。蓋秦、漢間論戰國權變者非一家，史公所錄與今傳《國策》異耳。《空明子文集》卷上《讀孟嘗君傳》：吾讀《孟嘗君傳》，而知其爲好名之徒，非好士也。何則？觀其言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者，受上賞。此其意略見一班。然而不吝改過，納諫如流，其志念有足多者。名聞華夏，誼重時君，宜矣。姑略其大端而節取焉。《小酉腴山館文鈔》卷二《讀孟嘗君傳》：王荊公謂孟嘗君鷄鳴狗盜之雄，信不足以云得士。然太史公於食客三千皆佚其名，獨載馮驩事甚備，豈以其失相之時，諸客亡且盡，驩獨左右營畫，卒復其位，且益封焉。視世之趨炎附勢者何如哉！假令孟嘗君不養士，第以美田宅園池自娛樂，生既無聞於時，而知馮驩者貧且困，亦無所藉稍稍表見於後世，況其上焉者乎！嗟夫！孟嘗君竭一邑之入，食客三千，而僅得一馮驩，則夫勢位富厚之芥，視寒畯避而恐凂者，獨何爲哉。高嵣《史記鈔》卷三《孟嘗君列傳》：孟嘗君號稱得士，然狗盜鷄鳴出其中，品類錯雜，謂之任俠奸人，洵不誣矣。太史公殆意有所諷云。

《平原君虞卿列傳》《宋景文筆記》卷中：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澤，纔爲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躄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亦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縱，得李同募死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於是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共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譙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哉。《史弋》卷上《平原君》：平原君，趙之賢公子也。賓客至者數千人，及合從於楚約，與食客中取之者無以滿二十人，尚安事客？毛遂以三寸舌強於百萬之師，威信隣國，然遂乃自薦耳。勝之所稱得士者，安在也？噫！雖日斬美人以造躄者之門，又何益哉。《史記題評》卷七六：言在濁世爲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所以稱爲雄深。平原之人未睹，大體可斷。「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韓子《柳子厚墓志》用此意。《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畹蘭齋文集》卷一《讀虞卿傳》：士之生於世，而能得位行道者，可謂幸矣。然孔孟猶艱之，故君子每樂著書以明道。語曰，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蓋居其位，而無其道，尸也，而世人偏重之，不亦惑乎。若夫窮困者，士之恆也，惡足爲賢者病。吾觀虞卿以不忍魏齊，棄相印與俱亡，用以致困，而太史公以謂知其不可而爲之。夫以遷之智識，豈其重視富貴者乎，毋亦以虞卿所爲，類仁俠，非中道，故不深予之邪？其能著書自見於後世，雖履困窮，非不幸也。余獨惜卿之書，猶未足以明道耳，顧昔之卿相，其傳若虞卿者，胡不數也，然則虞卿固未爲終困也夫。《史漢文統・史記統・平原君虞卿列傳》尾評引鍾惺曰：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爲而不遂。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卽虞卿窮愁，莫將此二字看淺。又引邵元祐曰：士君子身都榮顯，一交當世之務，何暇著書自見。所謂不困阨不能激，非窮愁不能著書，大抵然也。韓子作《柳子厚墓誌》，用此意。《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平原君列傳》：平原君所喜，策士也，而終以著書談道之士，因與虞卿著書相映。《空明子文集》卷上《讀平原君傳》：美人笑躄躄者，請美人頭而未克也，及客漸去而後斬之，晚矣。有一毛遂不能用，非自贊易克脫穎而出。彼十九人何爲者耶，從楚歸始曰不敢復相士，於毛先生失之也，豈不然哉！苟楚魏不至，直一亡虜耳，又何疑焉。《國朝文匯甲集》卷四三劉青藜《讀平原君傳》：劉子曰：平原君以得士名天下者也，而顧失之毛遂，知人之難，一至是哉。方邯鄲圍而趙之將亡也，平原君門下之士三千餘人，卒無以一計進者。既而合從於楚，擇文武備具者以從，僅得十九人，毛遂以自薦與焉。及合從之說，日中不決，而陳悉利害，歃血定盟，竟獨得之毛遂。吾不知十九人者，何以當平

原之選，而所謂文武備具者，僅臨事囁嚅，碌碌因人成事也。向使遂不果自薦，則不得與俱；不得與俱，則合從不成；合從不成，則邯鄲必破，趙王之宗廟社稷，具夷滅於秦人之手。養士數千，將焉用爲。由此觀之，轉危爲安之功，遂亦偉矣哉。然而遂居平原之門三年餘矣，彼其以匹夫之身，按劍登堂，廷辱侯王之主，卒解強秦之圍，其材氣之雄，當必有可見者，乃三年而不見知。及於楚之役，自薦而反辭之，且曰：左右未有所稱頌。嗟乎，平原君何言之陋也。夫人有慷慨激烈之氣者，必不爲辱身賤行之事。何者？彼自顧可以成大事，故不肯屑屑俛俛，以甘就卑屈也。遂之言於楚王曰：十步之內，大王之命，懸於臣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夫萬乘之主，一叱尚不能甘心，而顧欲其如後世奴顏婢膝之徒，要左右之煩稱也，我有以知其不能矣。而平原乃以此謝天下之豪傑乎？彼烹一大夫，賞一大夫，而國大治者，齊威王何如人哉。當是時，楚有春申，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此四君者，天下所稱賢公子也。春申之死，大仇莫復；孟嘗一廢，門下盡空。生死貴賤之間，既已翻覆不測矣。而逃秦之阨，下坐者解之；薛中之市義，彈鋏者爲之；信陵之救趙，皆侯嬴、朱亥之謀。而此二人者，或得之監者，或得之屠肆之中，卒未聞坐中之上客，爲畫一策，齊一事也。且邯鄲之圍，戰死之李談，出傳舍之吏子，而毛遂亦以自薦立功於楚，諸如此者，不可勝數。豈人之難知哉！大抵戰國之養士者，未必有知人之明，不過羅致賓客，以誇豪舉。而被穀綺餘粱肉之徒，又皆依人成敗，庸庸不足以當緩急。而非常之士，往往出於尋常物色之外，其平日爲肉眼所恥笑屢矣，直至捧盤歃血之日，賢不肖始定耳。豈獨毛遂也哉，豈獨毛遂也哉。《國朝文匯丁集》卷一〇李楨《讀平原君傳》：余讀《平原君傳》，至其僇笑姬以謝覽者，喟然歎曰：平原君信可謂能貴士者矣。顧乃失之毛遂，何也？老子之言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毛遂一策士耳，毋亦所謂善藏者邪？非也。彼夫碌碌如十九人者，其平居度不過善事左右，以取稱誦，而俾其主君之有聞也，遂不屑焉爾矣。夫以平原君好士，一毛遂且失之門下，況本不求士者乎？夫毛遂不自贊，將終不獲一用，況士之抱道有守不肯自媒如遂者乎？於虖！卽安知彼碌碌者不且目笑之邪。《經史辨體》史部《平原君虞卿列傳》：寫得生氣勃然，使千載下，赫赫若當時情事，乃其傳聲像形，則在重沓用字，複句回顧間。

《魏公子列傳》《史弋》卷上《信陵君》：信陵君虛懷禮士，在魏得侯生於夷門，在趙得毛、薛二士於博徒賣漿家。及秦圍趙，用朱亥矯殺晉鄙以救趙，斯非其得士之用者乎！故公子在趙而秦軍悉解，及其歸魏，而秦軍不敢東向，亦以公子賢而多客耳。世傳信陵君好客自喜，名聞諸侯，誠不虛矣。

《精選批點史記》卷三：此傳不襲《國策》，是太史公得意之文。又：公子爲人一段，一篇綱領，而「賢」、「多客」三字又此段之綱領。又：二十年，公子却秦存趙；三十年公子破秦存魏，存趙正所以存魏，存趙後存魏，而燕韓齊楚相繼而獲俱存矣，此天下之大機也，故史公特筆大書安釐王某年某年，正見公子之繫乎天下安危，非淺鮮也。《史記鈔》卷四五：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綠滋館考信編》卷一《侯嬴》：侯生既竊符與公子，而復曰：臣宜從，老不能。夫公子之最上客無如生，生卽嬴老，豈不能強戴後車以趨公子之急。卽公子亦不請侯生與俱之軍者，何也？兵符乃竊于臥內，不測恐生于肘腋，境上之事，付之朱亥，國中之事，任之侯生，竊料公子當時所以得至晉鄙軍而無却顧之慮者，未必非侯生留之之力，而特其計秘未之聞耳。與公子決，至軍而果北鄉自剄者，何也？夫慷慨好義之士，固不難一死以赴人之急，而要之必可以死者也。侯生可以無死者也，死胡爲者也？善乎公子之客之言之也：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此公子所以立自責若無所容，而亦侯生所爲引咎負慝者也。苟公子蒙有功之原，而吾從不忠之戮，斯固老臣所甘爲知己死者也。公子之卒以返國，而魏王無所督過者，侯生死之之力也。

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七七：四君傳，《信陵》篇爲最，一篇中凡言「公子」者一百四十七，大奇大奇。《史漢文統・史記統・信陵君列傳》尾評引屠隆詩曰：磊落魏公子，義氣高秋旻。(寧)受萬乘怒，不爲博徒嗔。軒車走四海，願洗大梁塵。蛾眉至死報，況乃英豪人。又引張溥曰：不勦《國策》一字，全以己意成之。蓋信陵君是子長得意之人，故此傳是子長着意之文。又引童養正曰：侯生千古俠烈之祖。朱亥之粗豪，毛公、薛公之議論，皆不可無一者也。至如姬一女子耳，受恩必報，萬死不辭，此又足以愧世之鬚眉丈夫、負恩下石者矣，噫。《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列傳》：四豪中，相士之眼獨信陵爲最。平原不能知毛遂，孟嘗不能知馮驩，春申不能知朱英，雖取效不同，其不知人一也。信陵得一老監門，尊爲上客，於他國得一賣漿人一博徒，徒步往見之，卒用其力顯名諸侯。而此

三人者，皆當世狎侮戲笑之餘也，不知以何道得之，相士若此，雖取天下可也。　又：如姬竊符，舞陽奉使，不見下落。舞陽爲秦人所誅無疑，太史公蓋不屑書耳。如姬雖一女子，能以報父讐，故德信陵君，不愛一死，可謂有烈丈夫之風矣。不知魏王殺之邪，抑赦之邪。《經史辨體・信陵君列傳》：平原君，亦趙公子也，傳首則稱平原君趙勝。《信陵君傳》，不稱信陵君，而曰魏公子。又云，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既冠以魏，又疊言魏，若曰無公子，是無魏也，此與傳尾公子死，而秦遂攻魏，繫以魏亡，首尾一綫相引。凡傳中稱公子一百四十七，無限唱嘆，無限低徊。曰魏王公子，又曰魏安釐王異母弟，止見公子以異母弟而一心魏王，一身存魏，魏王始也畏其賢能而不任，終也聽秦間而廢棄不用，可嘆也。《義門讀書記》卷一四《史記》：《魏公子列傳》：於四君之中，獨書之曰魏公子者，以爲國之存亡所係也。《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信陵君列傳》：毛遂定從，雖不見《國策》，而辭頗近。《信陵君傳》則全然太史公意趣，豈游大梁得諸故老所傳，而自爲叙次者與？　《史記辨正》卷七《魏公子列傳》：孟嘗於馮驩，平原於毛遂，皆因事而知其賢。若信陵於侯、毛、朱、薛，一聞其名即深相結，乃眞不耻下交者也。而存趙救魏，卒受四人之報。好客如信陵，庶非徒豪舉耳，遷故極力寫之。　《史記半解・信陵君列傳》：一篇是救趙抑秦兩大截，起手將綫路一一提清，已後一氣貫注。當時秦患已極，六國中公卿將相，惟信陵眞能下士，從諫若流，故獨能抑秦。救趙正所以抑秦，而非其始能救趙，則後亦不能抑秦也。文二千五百餘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餘，見極盡慨慕之意。其神理處處酣暢，精采處處煥發，體勢處處密栗，態味處處穠鬱，機致處處飛舞，節奏處處鏗鏘。初讀之愛其諸美畢兼，領取無盡；讀之既久，更如江心皓月，一片空明。我終不能測其文境之所至矣。　李晩芳《讀史管見》卷二：　戰國四君，皆以好士稱，惟信陵之好，出自中心，觀其下交岩穴，深得孟氏不挾之者，蓋其質本仁厚，性復聰慧。聰慧則能知人用人，仁厚則待賢，自有一段惓慕不盡之眞意，非勉強矯飾者可比，此賢士所以樂爲用也。餘三君，孟嘗但嘗私耳，平原徒豪舉耳，黄歇愈不足道，類皆好士以自爲，而信陵則好士以爲國也。好士爲國，故其得士之效，亦動關乃國之奠定。得侯生而救趙之功成，救趙即救魏也，得毛、薛而救魏擯秦之功成，秦天下之仇，而魏則祖宗之國也。以信陵之才，自足以存魏強魏，而所取之士，皆多奇謀卓見，足以贊其存魏強魏之功，故未任事，則天下畏其賢而多客，不敢窺魏；一任事，能使暴秦輒退走不迭，而天下諸侯皆親魏。乃兩以毁廢，此天下之不祚魏也。「竟病酒而卒」五字，太史公痛惜之聲，淚溢筆下，即以魏亡綴諸傳末，以其有繫於魏之存亡也。孟嘗、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繫，獨信陵以公子稱，明其一心爲魏，不失公子之親。開端連綴三「魏」字，見魏止以信陵重耳。篇中摹寫其下交貧賤，一種虚衷折節，自在心性中流出。太史公以秀逸之筆，曲曲傳之，不特傳其事，而并傳其神。迄今讀之，猶覺數賢人傾心相得之神，盡心盡策之致，活現紙上，眞化工筆也。蓋賢士在泥塗中，不知幾經閱歷，練成滿腹知微知彰之學，本無求於人；非其人，即求之亦不吐也，有抱璞終耳。惟遇當世之賢，中心好之，忘勢而篤岩穴之交，隆禮而敦道德之好，於是不得不以知己許之。許以知己，則爲之獻謀，爲之捐軀，亦不惜矣。此修身潔行之侯生，不得不爲信陵死，匿迹末業之毛、薛，不得不爲信陵用。爲之用者賢，則用之者之賢愈見。故不特當時諸侯重之，即隔代帝王亦重之。高祖所以爲之置守冢，而令民四時奉祠不絶也。茅鹿門先生謂，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太史公得意文，信哉。　《茶山文鈔》卷一〇《讀信陵君傳》：信陵君發一介之使，而諸侯奔命，莫敢後者，仁義著於人心，而威信足以奪之也。且信陵君豈遂能救民伐暴，效湯、武之所爲哉？徒不急於功利，有救災恤患不忍人之心而已，威震天下，功業無與並。夫秦虎狼之國，非仁義可治，以欺詐爲政二十餘矣。相如一匹夫耳，懷璧睨柱，廷叱之而不敢害，何者？其氣壯而辭直也。況率六國效死之衆，仗大義而徵之者哉？故曰，事變異而成功大，秦之強，六國之利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宣之時，易於湯武，信陵之時，易於齊宣。人有好勇者，多服金石壯燥之藥，必發狂叫號跳擲而死，天方厚其毒而速之死。太史公乃以爲實將興之，魏雖得阿衡之佐無益，豈不謬哉。　《敬經堂談藪》卷一《侯生自剄》：予嘗謂侯生北向自剄以送公子，既教公子以盜兵符，晋鄙名將也，而致之死，其自剄者，實出於公子之一泣耳。若程嬰之言，趙宗復故，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此則志士之爲，異於夷門矣。　《國朝文匯丁集》卷一〇李楨《讀信陵君傳》：李子曰：平原君所失士，非獨毛遂其人而已，其於毛公、薛公，失又甚焉。吾觀二人說信陵君歸救魏，獨引繩以大義，蓋非當時說士所有也，可不謂賢乎。

夫賢者必不肯託豪貴，與食客門下爲伍，而平原君顧以其博徒賣漿而賤之，甚矣其不能相士也。然古今若信陵者何人哉！余每讀《信陵君傳》，未嘗不三復流涕也。《空明子文集》卷上《讀信陵君傳》：信陵君，千古之至情人也。其始也，禮遇夷門，納交屠者，究獲兩人之報救趙。後有功不伐，轉從博徒賣漿者游。自以爲得罪，誠弗與魏使通，毛、薛入諫，車駕立返，卒克連五國兵，却秦存魏。如斯人復作，安能弗與共事哉。

《春申君列傳》《史弋》卷上《春申君》：春申君，說秦全楚及不畏死以謀太子歸，可謂有功於楚矣。迨聽李園邪說，而進女弟於王，陰圖楚國，何不軌也。然不用朱英之言，而爲李園所害。嗟夫！歇既不能燭奸，而反視園爲弱人，豈不謬哉。葛鼎、金蟠匯評《史記》卷七八引鍾惺評：春申君，楚功臣也。上書秦昭王，全楚，獲楚太子歸國，其功在社稷。然皆從富貴起念，不能燭李園之奸，所謂富貴到手，器滿智昏也。詳其始末，與好士無干。太史以四君同稱好客，亦是作文章牽合之病。《史漢文統・史記統・春申君列傳》尾評引丘濬曰：傳後復結不韋事，見一時事偶相同，歎之也。文之妙，正在此處。《史記評林》卷七八：按此傳前叙春申君以智能安楚，而就封於吳，後叙春申君以奸謀盜楚，而身死棘門，爲天下笑。模寫情事，春申君殆兩截人。太史公謂平原君「利令智昏」，余於春申君亦云。《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春申君列傳》：「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與《晉世家》終書「是歲，齊威王元年也」同義。《空明子文集》卷上《讀春申君傳》：春申也，而何以稱好士，齊名於孟嘗、信陵諸君？我觀其傳，寔一竊國奸雄。聽小人之言，墮其術中而不悟。當其先，豈無盡言極諫之臣，然卒擯之而不用，以至身僇名敗，其有媿於諸君遠矣。何幸而齊名，同稱爲好士也？

潘世恩《有眞意齋文集・書史記春申君傳後》：司馬遷鳩集國史，采訪家人，起黃帝至漢武，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百三十篇，後世作史者宗之，其間不無舛謬，班固、劉知幾論之詳矣。獨《春申君傳》，世無有辨之者。春申君奉使於秦，昭王方令白起約韓、魏共伐楚，取巫黔中郡，拔鄢郢，東至竟陵，頃襄王懼而東徙，春申君上書說秦，昭王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春申君受約而歸，厥功偉矣。及與太子完質秦，留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爲太子計，變服出關，度太子已至楚，而身就死，賴應侯救得免，非賈誼所謂明智而忠信者與？《傳》乃載李園女弟一事，幾同於陽翟大賈之所爲，何前後大相逕庭若此！夫不韋一市井小人，販賤賣貴，視子楚爲奇貨，其行事固無足論，曾是明智忠信者而亦爲之，此不待識者而知其誣矣。當是時，春申君相楚二十餘年，楚王之貴幸春申君，雖兄弟不如。李園以椒房之親，心害其寵，至有棘門之禍，而《傳》乃謂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事泄而益驕，欲殺之以滅口，試思此何如事？信或有之，則言出而禍隨，身死族滅，尚可驕之與？有是但欲附會其說，而不自知其辭之蔽且窮也。自來文人好爲議論，不顧事理之有無，而妄逞臆說，以取悅人之耳目，遂使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往往而然。獨惜司馬遷以良史之才，而幾同於穢史也。夫人臣出身徇主，功建名立，不幸而死於匪人之手，此忠臣義士所憤惋而不平者，而史又從而誣之，春申君之行誼，卓卓如此，猶尚不免，其他可勝道哉。

《范睢蔡澤列傳》顧起元《說略》卷八：《范睢傳》，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以誑鄰國邪。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七九：范、蔡兩人同傳，其叙蔡語，是終范之結局也。《范蔡傳》有蘇、張之風，文字絕佳。又：范、蔡兩人以口舌得相位。太史公叙范睢曰「天下辯士」，叙蔡澤曰「天下雄俊弘辯智士」，見二人之辯同也。《史漢文統・史記統・范睢蔡澤列傳》尾評引王愼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敘事貫串，則太史公筆也。又引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范睢事。又引陳仁錫曰：睢以立譚取卿相，而澤亦以立譚奪之，天之報策士，奇哉。又引譚元春曰：戰國辨士皆矜材用智，趨于利而已。唯澤爲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于秦，以封君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又引陸運昌曰：戰國之士，世嘗譬之，然俶儻豪傑，亦有不可及者。范睢脫死亡而取卿相，其恩仇快意氣燄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惜，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乎不可及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

范雎蔡澤列傳》：秦之用穰侯也，穰侯之舉白起也，戰勝克敵，拓地千里，自商君以後，功未有加焉者也。應侯羈旅入秦，所欲得者相位耳，使其挾富強之說以與穰侯角，是自困之道也。計穰侯功大驕侈，秦王以少主在位，所惡聞者莫如太后之專權，而穰侯爲宣太后弟，太后在則穰侯不可得去，故幷言太后以去穰侯，此范雎之所以巧發奇中也。然所言者人主骨肉之閒，故略見端緒，久之而後敢發。若蔡澤之於雎則不然，雎已譖殺白起，所任鄭安平、王稽復敗，秦王臨朝而歎。雎固日夜欲釋相位久矣，然不得其人而釋之則雎不安，得其人而釋之而不出於雎，雎亦不安，故雎姑俟焉。及澤宣言將代雎位，而雎召之，故迮其旨，厲其色，以觀澤之能否，而澤之所言，皆足以中雎之疾，反覆連辯而不爲屈，則雎固深知其爲辨士而可以動秦王矣。於是言之秦王，推之相位，於己有避賢之美，於澤有推轂之恩，爲雎計者無出於此，此澤之所以巧發奇中也。《史記評林》卷七九引凌約言評：太史公傳范雎，則歷數其快意恩仇事，而曰：「一飯之德不忘，睚眦之怨必報」，至傳蔡澤說范雎，又復云然，可見仇怨報德了結范雎一生心事，故其二傳相照應如此。又引董份評：《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閎深奥衍，壯麗奇博，如人觀帝臺，天閟層宮屬觀，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櫟林偶筆》卷二：《史記》范雎爲魏齊所辱，雎詐死，棄之廁中，雎賄守者得脱，隨王稽入秦。以須賈譖之也，雎變姓名曰張祿，秦王以爲相。魏使須賈至秦，雎敝衣閒步之邸見賈，賈驚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綈袍贈之。後賈膝行謝罪，雎責之曰：汝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余謂此雎爲須賈所賣也。魏與秦爲鄰國，雎既爲相，魏人豈無知之者。方雎閉行見賈時，賈固已心疑之矣，綈袍之贈，所以施恩，掩其平日譖雎之意。其曰非大車駟馬不出，將以觀范雎之多識人與否，皆詐也。范雎以爲尚有故人之意，殆爲賈之所愚矣。然賈爲魏之使臣，秦雖強大，亦無爲相報仇，殺其使臣之理。而怒笞擊雎者，齊實主之，故雎專洩怒於齊，而姑寬須賈。戰國之人，皆以機詐相御，讀史者勿爲其所欺也。《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范雎蔡澤》：雎之困迫，入秦一說而取卿相，宜圖所以報秦以答其知遇。顧其志在恩仇，終無補于國。夫游說之士衆矣，有如雎之得伸其志者乎，有如雎之得保其終，又有如雎之棄相位如脱屣，藉蔡澤以自代者乎。究之雎終自爲耳，豈爲秦者哉。而澤雖自爲，其所以爲雎計者，亦長且遠矣。《史記辨證》卷七：戰國尚游說，而六國有智謀之士，非唯不能重用，反困辱之使入秦。于是楚辱張儀，而儀卒虜懷王之身；魏辱范雎，而雎卒斷魏齊之首，是助秦敗國也。雎、澤雖非正人，然名遂身退，其智有足多者。遷合傳，洋洋數千言，氣脈緊湊，無一懈筆，宜劉知幾以來皆極推之也。《史記半解・范雎蔡澤列傳》：此文著意在互奪相位處。范雎奪穰侯于方盛之時，故數年而後得；蔡澤奪范雎于自危之候，故立談而已解。一邊極寫奪之之難，一邊極寫奪之之易，情勢相反，而立談節奏乃與數年曲折一一相稱，斯合傳之一奇也。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二：《范蔡傳》，是太史另一種筆墨，奥行宏闊，與他傳迥異。觀其叙被誣幸脱之由，數語而曲折詳盡，匿車下走之巧，一觸而機智旋生。說未行，則如春風浸人，徐徐而來；說已動，則如鷙攫物，緊緊不放。絡秦王，如慈母之弄嬰兒，語語中其竅會；排四貴，如巨靈之摧枯朽，實實肆其驅除。玩須賈于稠人廣坐之中，如傀儡登場，兼扮兼演；任安平致喪師降敵之罪，懼措置無狀，請死請憐。接上下，則嶺斷雲連；門機鋒，則兔起鶻落。以一人之區區恩怨，幻出萬叠烟波；以兩士之悻悻爭衡，化作一堂揖讓。其大處，則天空海闊，叠嶂層巒；其麗處，則璇室瑤臺，珠簾畫棟，洋洋乎大觀也。《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蔡澤》：莊子云：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功名爵位，豈第蘧廬哉。壽命，電火也，爵祿，沸鼎也，自覩爲多責有已時乎。蔡澤爲一時辨士，於人世不能不一宿，然智勇絕人，豈肯受人多責者。神鵠下飲淵泉，一舉千里，其視范雎輩，藩間斥鷃耳。

《樂毅列傳》《習學紀言序目》卷二〇《史記》：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流放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雖不得于今君而無子胥、商鞅之僇，君子將有取焉。若夫删通、主父偃廢書而泣，何爲于此？遷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重輕其間乎？殆毅書因是而傳耳。《史記題評》卷八〇：樂毅贊及老子傳授次第，太史公之學蓋本老子而來。《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五《穴篇上》：樂毅不拔二城，夏侯玄以爲庶幾湯武，何其陋哉。河汾氏從而臾之，眉山氏又從而駁之，是皆有疑於毅之不取，而未嘗熟察古今攻守之大勢也。以吾論之，即墨之守不必智如田單而後全，而二城之拔非特毅有所不能，即力與材倍蓰於毅者未可必也。胡不以戰國推之，燕視秦鬬士孰銳，毅視武安君起將略孰優，下齊七十餘城，坑趙四十餘萬震讋孰

甚，燕之圖即墨視秦之圖邯鄲孰急，平原、安平之應變孰短孰長，智者所了也。然起以百戰之威，挾秦國之衆，乘長平之勢，蹙垂亡之趙，一圍而不能舉，再命而不肯行，三迫而甘伏杜郵之劒，觀其力拒應侯之請，即未必盡然，而邯鄲之不易克固昭昭矣。獨於毅焉疑之可乎！夫齊之與燕，勢相軋也，單之與毅，略相等也，然而主客異勢，怠奮異心，重以嗣主狐疑，鄰國反間，亡臣合力，戰士思歸，騎劫之代，蓋毅有天幸焉。不然，其能成師返哉！故吾謂即墨之守非單亦全，二城之拔非毅所及。而論事者，必灼見古今攻守之大勢而後可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樂毅列傳》：或曰樂毅破齊之事偉矣，獨留莒、即墨未拔。夏侯太初以爲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敝，王業可就，不幸垂成而敗，信有之乎？曰：樂生摧鋒乘勝，盡下齊城，至五歲後，兵力倦矣。強弩之末不能穿縞，而即墨則田單在焉，莒則太子法章在焉，田單死守即墨，莒人共立法章爲王以距燕，此二城之中人心皆有所屬，非向者七十餘城之比，故堅守不下耳。豈樂生能拔而故留之乎。曰：使燕王不聽讒，不以騎劫代生，則莒、即墨可下乎？曰：下之而不能有也。齊自田常以來，小惠之結於民者深矣。湣王以兼幷之故爲諸侯所怨，而不聞有峻刑酷罰加於民者，有士如王蠋尚能守死爲齊，則民心固未盡忘齊也。燕既幷齊城，拓地千里，五國必將忌之矣，以復齊爲名，一合而軋燕，此勢之所必出也。曰：然則，爲樂生者柰何？曰：破齊戮湣王尸，求齊疏屬之賢者而立焉。戮湣王則可以雪子噲之讎，立疏屬則可以釋兩國之憾，旋師而去，燕其伯矣，惜乎。楚莊復陳之後，數百年不聞此舉。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五冊《樂毅列傳》：畫山者，畫其山之大勢，如石石而礧之，樹樹而聚之，尙安有山哉。故作文者，亦取其大勢之所在而已。此文于樂毅伐齊等事，俱不實寫，只就書詞，以搏捖前後，反將實事作點綴，如書詞注腳，是史傳之另一格也。又：書詞是一篇大勢，故前用燕昭一書引起，後復有樂間一書以爲餘波。又：書詞宛轉，反覆寫明先王畜幸臣之理，臣所以事先王之心，應還他將軍，「自爲計」及「所以報先王之意」兩句，而淋漓曲折，眞可廢書而泣也。又：一趙一齊一燕，是樂毅一生出處功名之地，故首末只以三國挽合。《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樂毅列傳》：樂氏多賢，故詳其前後世系，因以爲章法。結趙破齊，具毅報惠王書，故叙次不得過詳。《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樂毅列傳贊》：贊樂毅，而詳述樂臣公授受。言樂毅忠孝之家，而又有學術，固宜省視其後世也。《史記半解・樂毅列傳》：一篇以報燕書爲正文，以踪迹移徙爲章法。看其前叙仕燕謀齊，約趙破齊，皆綜括不詳，或反略于書，只似爲書辭作案者；而于書之前先略叙燕王書以引之，書之後又略叙燕王與樂間書以襯之，此所謂以書辭爲正文也。毅之先本魏人，爲魏將取中山，而封中山之靈壽。中山復國，遂爲中山人。中山入趙，毅遂爲趙人。趙亂適魏，又爲魏人。自魏使燕，因爲燕人。自燕奔趙，又爲趙人。自趙通燕，又爲燕、趙間人。子族仕燕，又專爲燕人；或禽或奔，又俱爲趙人。怨燕留趙，則終爲趙人；有孫在趙，則世爲趙人。其族奔齊顯齊，則又別爲齊人。曲折詳盡，結構井然，此所謂以踪迹移徙爲章法也。然此是何故？只緣毅始自魏入燕，君臣魚水，用成大功，而卒以後嗣見疑，寸衷莫白，不終于燕，爲可悲嘆。史公故特取書辭作正文，而因備叙其家世遷流靡定之迹，與其入燕去燕兩大節目，後先縈繞，以深致感悼，爲無限烟波，而章法之所由生也。嗚呼，微矣。

《廉頗藺相如列傳》《史弋》卷上《廉頗》：秦要趙爲河西之會，趙王行而藺相如從，廉頗送之境上，決曰：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議者謂老臣深於謀國耳。雖然，夫秦虎狼之國也，誘魏公子卬，繫楚懷王，何恤於趙王，若頗逆知其危，則勸君勿行可矣，而甘以其君爲孤注，此豈老臣謀國者之所爲乎？又《藺相如》：秦以廣土強國爲務，豈以十五城易一璧者哉。相如持璧睨柱，氣折秦廷，可謂智且勇矣。然使璧歸而相如見誅，趙不幾棄一臣而得一璧耶？吁，齊有四臣足照千里，又何貴此璧哉。《史記鈔》卷四九：兩人爲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李牧，合爲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綫索，才知趙之興亡矣。葛鼎、金蟠匯評《史記》卷八一引鍾惺評：以廉頗、藺相如主名，中間趙奢、李牧周旋穿插，斷續無痕，而趙之興亡，節目全在于此。數人共一傳，只如一人。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中錯綜寫出，此史之識也。陳仁錫《陳評史記》卷八一：《廉藺傳》或分或合，或詳或略，眞得奇正錯綜之法，而四人優劣自顯。《史漢文統・史記統・廉頗藺相如列傳》尾評引陳仁錫曰：此傳只敘相如完璧擊缻事，而頗獨以戰功稱最，卻于始末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又引鍾惺曰：觀相如亦事繆賢，可見古今奇士埋沒多少。然繆賢知人，持論不凡，若此則相如事之不爲無意。《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眉批：只「處死」二字，從來明見之士

盡破，所以多屈辱耳。《史記評林》卷八一：相如澠池之會，如請秦王擊缻，如召趙御史書，如請咸陽爲壽，一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于秦，一時勇敢之氣，眞足以褫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于此等處，更著精神。《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廉頗藺相如列傳》：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趙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頗、牧，名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乎？曰：否。君命有所不受者，蓋指軍中之事有所誅殺避就，而君從中制之，則將守便宜可以不受也。若孫武斬莊賈而景公赦之，亞父以梁委七國而景帝督戰，此可以無受也。若將之用舍則存乎君矣，易將而將不受是反也。牧皆不知大義者也。在戰國以樂毅爲正，在後世以岳武穆爲正。《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藺相如》：始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璧，詐也。趙遂聽相如奉璧西行，而相如以完璧歸趙，名震天下。余觀相如不過逞口舌之鋒，強爭秦廷，幸以邀名耳。向使秦王碎其璧，烹其身，秦猶不失爲秦，而趙終無可如何也。其陰令從者懷璧間歸，亦未免非詐耳。古人云：在德不在寶。夫趙又奚以璧爲重哉。《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廉頗藺相如列傳》：李牧顯功趙邊久矣，至此始書，以相如病篤，趙奢死，廉頗奔，所恃惟牧也。書趙奢破秦後，即具奢始末。書李牧攻燕後，乃詳頗居魏、楚事者。牧誅而趙滅矣，更綴頗事于其後，則文氣懈惰。故頗事既終，而後著牧之始迹焉。頗奔牧將，事已前見，而覆舉之以爲前後之關鍵，兼著頗既亡，而牧又不能自安，趙之所以速亡無救也。趙奢、李牧將略及趙括之敗，具詳始末。假而牧再破秦，頗破齊、燕，復一一叙列，則語蕪而氣漫矣。變化無方，各有義法，此史之所以能潔也。《史記半解・廉藺列傳》：趙事爲經，四人爲緯。蓋人用舍，關趙國存亡，而其君暗而聽讒，終至不振。史公深慨嘆之，故作法如此變化。其結撰之微密，摹畫之精彩，更令人游賞不盡也。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二《廉藺列傳》：人徒以完璧歸趙、澠池抗秦二事，艷稱相如，不知此一才辯之士所能耳，未足以盡相如；惟觀其引避廉頗一段議論，只知有國，不知有己，深得古人公爾國爾之意，非大學問人，見不到，亦道不出，宜廉將軍聞而降心請罪也。人只知廉頗善用兵，能戰勝攻取耳，亦未足以盡廉頗；觀其與趙王訣，如期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之語，深得古人社稷爲重之旨，非大膽識，不敢出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鍾伯敬謂，二人皆古大臣風，斯足以知廉藺者也。篇中寫相如智勇，純是道理爛熟胸中，其揣量秦王情事，無不切中者，理也。措辭以當秦王，令其無可置喙者，亦理也。卒禮而歸之，非前倨而後恭，實理順而人服耳。觀其寫持璧睨柱處，鬚眉畢動；進缻叱左右處，聲色如生。奇事偏得奇文以傳之，遂成一段奇話，琅琅于汗青險巇間，千古凜凜。廉將軍居趙，事業甚多，《史》獨紀其與王訣及謝相如二事而已，非略之也。見此二事，皆非常事，足以概廉將軍矣。讀此可悟作史去取之法。《史記辨證》卷七：趙之末世，以廉、藺、趙、李爲存亡，故合傳也。廉、藺功尤偉，故以二人統趙奢、李牧也。其合傳聯貫之法，則《相如傳》末云，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又《奢傳》，趙奢于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又云廉頗奔大梁，其明年，以李牧爲將而攻燕，又《牧傳》云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首尾一片，此合傳之最宜最工者。高嵣《史記鈔》卷三：秦趙交關是此傳主筆，以四人繫趙之存亡，直至秦滅趙，乃一篇歸宿處，亦千古任將得失之林也。以趙之世次年月爲綫索，故忽爾廉、藺，忽而趙、李，極斷續離合而無些子痕迹，彼以串插云者陋矣。太史公列傳中，其法無所不有，眞千古妙文。《桐華閣文集》卷二《廉藺優劣論》：太史公《廉藺列傳》謂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贊獨繫之相如，稱其智勇兼之。夫相如之奉使也，知弱趙不敵強秦，不敢不奉璧以往，已而請示璧瑕，睨柱欲擊，紿設九賓而歸璧閒道，以玩弄嬰孺之智，施諸虎狼之暴，其氣蓋函關而藐百二矣。然設秦因璧而怒相如以及趙，內積受紿之慙，而外責使臣欺謾之罪，啓釁速兵，豈眞能以曲直爲強弱哉。然則相如之智安在？蓋自楚懷王死秦，六國惟齊爲強，越韓魏以擊齊於秦非便，而趙之攻齊屢矣。其後趙一聽樂厲不擊齊，秦遂伐趙，拔兩城，又拔一城，又敗二城，及趙奢取齊麥邱，廉頗又將攻齊，而秦趙復合，於是有澠池之會。然則，趙蓋陰爲秦用者。秦方結天下以病齊，必不失驩於攻齊之趙，相如能爲繆賢料燕，即能爲趙王料秦，秦廷之怒髮衝冠，澠池之頸血濺王，其陰挾以制秦者獨此耳。此史公所謂智勇也。廉頗媿相如引車之避，始負荊請罪，後不受樂乘之代，發兵攻乘而走大梁，卒以讒毀死楚，勇有餘矣，智蓋稍絀焉。雖然，夫所謂智者必明於國家利害之實，而不爲苟且之偸。當六國時，計無過內自強而外樹交，蓄甲養民以觀其弊，彼趙今日破齊，明日伐齊，乃戕輔車之與國，以肥啗己之強贔者也。然則，相如之智，果安在乎？

《田單列傳》《淮海集》卷三四《書王蠋事後》：予讀《史記》，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爲推蠋之志足以無憾于天，無怍于人，無欺于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于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仇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屠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暮爲秦相，不以慊于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愼到、接予、環淵、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爲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于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于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悦齋文鈔》卷九《書秦少游書王蠋事後》：少游《書王蠋事後》，論甚偉，義甚高，然未爲知太史公之意者也。天下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推見至隱，《春秋》之法也。復齊之功，人孰不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乎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之意也。蠋之事固自附於《伯夷》者，《史記》數千載，而傳以伯夷爲首，其益於名教多矣，不待以蠋附之而後明。附蠋于《伯夷》，人見其義而不知單之功實因於蠋；傳單而終之以蠋，則義與功兼明，庶幾爲臣者知夫仗節死義，不特爲區區之忠也。是故，齊不可無單也，尤不可無蠋也，單可能也，蠋不可能也。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爾，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幷兵于莒而緩即墨。及淖齒戕湣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急爭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之書，善乎其推本之也。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迹直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傳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皆推見至隱之意歟。《史記鈔》卷五〇：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伯夷耳，若豫讓，則以入《刺客》，若王蠋，則以附見齊《田單傳》後，豈數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凋喪至此耶！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歸震川評點本史記》卷八二：此傳如事書之，不復添設，而簡淡之中筆端曲盡，自首訖尾，融結宛然，更不可分劃。贊後附出二事，承前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及燕長驅平齊，與世家相爲跌宕，而著齊之所以轉亡而爲存也。史公此等見作傳精神洋溢處，昔人云「峰斷雲連」是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田單列傳》：田單之用火牛，妙在先有神師一著，彼先聞神師之語，以爲此即神助，故大驚潰散耳。若知其爲牛，敵軍不懼矣。後世有墓盜用火牛法拒官軍者，以鎗中牛鼻，牛痛皆反走觸賊，賊遂敗。又：太史公敘王蠋事於《田單傳》後，而以齊亡，大夫感王蠋之死，乃相聚如莒求法章立之，是以齊存亡繫於一布衣，其尊蠋至矣。但此傳止以田單立名，而蠋若牽連得書者，故秦少游譏之。如曰《田單王蠋列傳》，則大善矣。《史記評林》卷八二引童份評：田單即墨之戰固奇，太史公敘其事亦善狀，如親見火牛觸燕軍而披靡者。觀聽敘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繫一布衣，其推蠋至矣，孰謂太史公退節義耶。《橫陽札記》卷八《田單傳贊》：《唐仲友集》書王蠋事後云，太史公以爲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其說雖善，不合於事。《戰國策・齊策》云，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微，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田單起即墨，在湣王既死之後，襄王未立以前。時四境皆沒于燕，與莒斷絕，城中號令俱自制，不假王命，是以功成有自立之疑。傳于「淖齒既殺湣王于莒，因堅守，距燕軍」下止云「數年不下」，不叙襄王之立。至七十餘城皆復爲齊，後始云「乃迎襄王來莒」，正謂中間皆單自爲守，非莒中命令所及，如唐說則自立之謗無由申雪，而傳文亦爲疏率矣。《田敬仲完世家》叙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

湣王子，不及王蠋事。下文云：「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史意自以復齊之功全歸於單。「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云云，以莒事與即墨相類，疑于諸大夫中亦有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如單而遺其姓名者，綴此一事，見彼輩悉庸碌下材，因人成義，非其（此）（比）倫。唐以爲推單之功，歸之於蠋，亦誤也。海鹽張孝廉語杭州東城講舍諸生云，史公愛奇，故傳純叙以奇勝之事，此段結歸于正。《朱子語類》謂，《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此傳若無歸結，去小說無幾。以此段爲正意，即本唐說。傳文純叙以奇勝之事，其意謂齊敗至此，非用奇不可爲救，末後綴「乃迎襄王于莒，入臨菑而聽政」一語，即是正義，不必再補。《通鑑》全采此傳，不以爲奇而詭正甚明。惟流失即爲小說，學者不可不知，故附其說而并論焉。

《魯仲連鄒陽列傳》《止齋集》卷四九《徐武叔墓誌銘》：余嘗惑於太史公以魯仲連、鄒陽并爲一傳，其世相去遠，事甚不類，言語文章亦不相似也。至讀所謂「多其在布衣之位，談說於當世」，蓋釋然有感於二子而嘆良史之筆，取捨固殊焉。夫秦漢之際，士之遭時致身者不知其幾人，往往無聞。太史公所身親見開封侯、桃侯而下卿相數十輩，皆略附名，申屠嘉後，吝不立傳，二子特布衣爾，他無所概見，徒以書一編關於當世之務，相先後百有餘年，行事言語不同，而牽連書之，則古人之不朽，誠有不在彼者。《嵩渚文集》卷三九《魯仲連論》：利害者，人心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言利害者不暇顧是非，言是非者必不計利害。是故天下之大義，必天下之高士知之，而區區干時射利之徒，皆不足以與於此也。昔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破趙降卒於長平，乘勝遂東，圍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此所謂以利害言狃於時勢，而欲苟免侵陵之患者也。當是時，齊人魯仲連適客游趙，聞之，乃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此所謂以是非言明乎大義，而弗苟隨世俗之見者也。吾嘗仰思，成周之盛，自文武以來，崇道德，敦禮讓，設爲辟雍庠泮之宮以明人倫，申表孝弟忠信之教以興民行，是故四海之內靡然嚮風，德化洋溢，風俗醇厚，卒致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而夷狄蠻貊罔不賓服，雅頌詠歌洋洋可述，嗚呼，休哉！康昭之後，周道寖衰，先王之遺風餘烈猶有存者，五霸迭起，猶知假義以爲名。時至戰國，教化大弛，攻闘併吞，迄無寧歲，而殺戮之最慘者莫過於秦。蓋自石門之戰以至於赧王之末，暴師經年，流血滿野，史冊所書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萬，無辜籲天，發聞惟腥，天厭厥德，民懷厥憤，惟恐亡之弗亟也，顧可尊之以爲帝，俾其朝諸侯而一海宇乎！孔子順曰秦爲不道，義所不入。故當時賢者如孟如荀，皆未嘗紆轡於咸陽之郊。夫入之且不可，而顧可以帝之乎！竊觀魯連語新垣衍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惜哉！此猶以利害言也。縱無是焉，亦不可尊之以爲帝，何也？秦以戎翟之國，不與中國之會盟久矣，吾不能攘之，又從而帝之，夫豈《春秋》內夏外夷之旨乎？抑秦不可尊之以爲帝，固天下之大義也。可終使之不自帝邪？曰：秦君蓋嘗稱西帝矣，又遣使立齊君爲東帝，已而皆去之。夫稱帝自我其心猶有所未安者，吾何以共尊爲帝，反助其僭逆之惡乎？卓哉魯連，首倡大義以沮止之，而秦兵退卻五十里，蹈海一言伉慨激烈，有以悚三軍而奪之氣，義之感人也有如是哉！夫夷齊恥食周粟，餓於首陽而死，魯連恥秦爲帝，欲蹈東海而死，風槩凜然，照映今古，所謂異世而同符者也。平原君乃欲酬之以封爵，壽之以千金，可謂不知連者，宜其棄而去之，終身不相見也。蘇子由謂戰國之士非從即橫，爭走於利。魯連辯過儀、秦，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排難解紛如決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非過許也，宜也。而秦少游乃議其無貴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使後世之中人不勉於義，必自魯連始。何其謬哉！是故君子之持論也貴平，庶乎垂諸久而不廢。《史記鈔》卷四九：鄒陽本不足傳，太史公特愛其書之文詞頗足觀覽，故采入爲傳。然予首尾按之，并隻言斷簡，而其旨多嗚咽，故愛之者易也。《閱耕餘錄》卷一《紀名之異》：《史記・鄒陽傳》：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漢書》亦載此文，越人蒙作越人子臧。又王符《潛夫論》曰：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百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一人而三書，所載各異。《史漢文統・史記統・魯仲連鄒陽列傳》尾評引譚元禮曰：仲連不肯帝秦，大非戰國策士所及。至射書聊城，雖爲人排難解紛，而

致燕將隕身，士民屠戮，余無取焉。《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魯仲連鄒陽列傳》：戰國士大抵皆爲秦用，其始終擯秦者虞卿、魯仲連兩人而已。兩人皆居趙，虞卿指畫秦人情僞如掌，爲趙約縱於齊，奪秦人之氣，有功於趙甚大，魯連不若也。然虞卿所見止於一國而已。魯連義不帝秦，有儒者之風焉，有天下之志焉，虞卿不若也。虞卿受萬戶印而能輕之，仲連不受而逃之，故後世獨稱魯連。雖然，聊城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奈何教人以反。又：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比物連類，似從李斯《諫逐客書》脱出，而言重詞複則過之。蓋陽爲羊勝、公孫詭所譖，其人不可直斥，故反覆曉譬，期於梁王之自悟而已。太史公以爲抗直不撓，不過指其末數語。篇中桀狗吠堯，跖客刺由，則以狗盜自比，不亦甚哉。以陽與魯連同傳，此太史公之失也。《近道齋文集》卷三《書魯仲連遺燕將書後》：魯仲連於戰國號爲矯矯者，如此書教燕將以降齊，是使人失忠義之守也，其可乎。燕將降齊爲悖反，國無君命，盡節於一城，理之正也。仲連二策皆失之，則亦捭闔之習論而未有以高於世俗。《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讀魯仲連鄒陽傳》：太史公以鄒陽附《魯仲連傳》，自《索隱》疑其時代懸隔，後人不得附傳之故，遂疑《漢書》鄒陽說王美人兄，以解梁孝王之難，與魯仲連解邯鄲之厄同。夫王美人之事，宵人由竇者所爲，豈足以辱仲連先生。敬蓋讀是傳而知太史公之傷之也。夫翕訾者據高位，愚賤者服先畝，天下之士不能待死牖下，又不能通籍于天子之庭，則挾技以游于諸侯間耳。而諸侯者方且曰，是吾故豢之，是吾故不妨辱之，殺之。是故如仲連者，飄然遠舉，不受羈紲爲可耳，不然，能不如鄒陽之受禍哉！今去太史公之時二千年矣，凡客游者，不如仲連以策干，即如鄒陽以藝進，輕爵祿則如仲連之高，懷恩私則如鄒陽之辱。由是言之，彼四公子之門，其擾攘何如，當有不可以意推者矣。故君子之就也，擇地而不違于義；去也，審幾而不傷于仁。《初月樓文續鈔》卷一《讀魯仲連鄒陽傳》：太史公以鄒陽附《魯仲連傳》，後人每不得其附傳之故。惲子居推其義，謂士挾技游諸侯間，能如仲連之飄然遠舉，不受羈紲爲可耳；不然，能不如鄒陽之受禍哉！太史公蓋傷之也。此其義非不深，然非太史公本義。太史公本義，則太史公固自言之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仲連天下士，鄒陽固非其比，而仲連義不帝秦，責梁客新垣衍皆危言，陽之得附于列傳，以其在梁獄中上書自明，辭多不遜，故美之曰抗直不撓，非直以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而附之也。凡太史公之言抑揚處，每于反覆見意，大率如此。朱梅崖謂陽以比物連類之辭，遂得與仲連合傳而致羨之，則失其旨矣。《史記志疑》卷三〇：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案：仲連不肯帝秦一節，政見大義，戰國一人而已，史公此語殊未當。《求闕齋讀書録》卷三：仲連高節，似非鄒陽可擬。上梁王書，亦拉雜無精義，子長特以書中所稱，有與己身相感觸者，遂錄存之。《史記辨證》卷七：不同時而合傳者，前如管、晏，以其皆爲齊相也；白起、王翦，以其皆爲秦將也；後其屈、賈，以賈誼過湘水投書吊屈原也。若魯仲連持高節不仕，鄒陽爲上客被讒，操行不同，何以合傳？遷之意蓋以士懷才抱智者，入世只有兩途，能如仲連之輕富貴，則患不罹身，否則曳裾王侯之門，欲希榮而難免禍，大抵皆如鄒陽耳。于是取爲合傳，以「齊人也」一語聯貫，前人罕知其用意也。

《屈原賈生列傳》《楚辭補注》卷一：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蜕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受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爲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荆溪林下偶談》卷四：龔見曹器遠侍郎稱，止齋最愛《史記》諸傳贊，如《賈誼傳贊》尤喜爲人誦之。蓋語簡而意含蓄，咀嚼盡有味也。《史記評林》卷八四引王慎中評：太史公叙屈原以讒見疏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意；復叙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天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殺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又董份評：此傳大概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此語，班固嘗有論矣。又：太史公筆端固好，而網羅遺文，摭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班論在《離騷經・王逸序注》中。又余有丁評：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類楚之放平。平，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己之言，不得已而自沉。誼以新進之士，欲問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于帝。太史公同取其文而同悲其志，故列爲同傳焉。《沖谿先生集》卷一七《讀賈誼晁錯傳》：誼以洛陽年少，不勝和親之憤，而

欲施表餌以制單于，此猶在中行說之術中。古者四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有以也。誼荀閱歷淺久，將氣定而識愈精，悵焉自悔其踈矣。孝文之遲遲用生，亦將以礲琢之也。錯之條邊實粟諸疏甚善，而削地七國，待之無策，發之太驟，使吳不被削，濞且老死，而逆節漸消。使削止於吳，則他藩國若連雞之栖群麋之駭，釋釋然散耳。即欲合從締約，鼓行而西向，吾知其無成也。誼嘗以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各得推恩封其所愛子弟，此議在孝文之世，智囊寧不聞之耶。《讀史漫錄》卷二：《史記・屈原傳》爲文章家所稱，顧其詞旨錯綜，非叙事之正體。中間疑有衍文，如論懷王事，引《易》斷之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即繼之曰「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何文義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爲文章之妙，變化不測，何其迂乎。葛鼎、金蟠匯評《史記》卷八四引鍾惺評：賈生經世才，與屈原同傳，以騷合耳。故諸奏疏皆略不入，後人不能如此割舍。《歐餘漫錄》卷一《屈原傳》：上下之交，兩無所遇，而憂君愛國，寧死不回，屈子待宗國之道也。太史公識得此意，故傳首以楚之同姓爲一篇關鍵。向使異姓之卿，反覆不聽則飄飄九州，何必自沉廼爾。《史漢文統・史記統・屈原賈生列傳》尾評引鍾惺曰：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可見文章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得，於文士而後肆毒焉，非本意也。屈原寧死不與，亦是文人氣習，又孰謂忠義人不矜重文字哉。又引李青曰：贊意凡四轉，而語奇崛。又引張奚曰：太史公以屈賈同傳，以楚之亡也不聽屈原，而漢事之缺也以賈生之夭。二子之存亡，所係豈眇少哉。《兩漢鴻文》卷九尾評引顧瑞屏曰：此傳大率淮南王詞也，經太史公之筆以議論入叙事，遂開傳之別調。《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屈原列傳》：楚大國也，秦王誑懷王以欲會，屈平諫曰不如無行，懷王不聽，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秦之得以報懷王者，以其從行無人也。趙國強大不如楚，而漳池之會，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者，以有藺相如在也。楊廉夫責屈子以不能從行，然屈子誠臣耳，應變之才不及相如，往亦無濟也。嗚呼！往則危，不往則示弱，而卒保其君以返，此相如之才，所以爲大過人也。儒者猶訾之不置，其亦過刻矣。《古文精藻》卷上《史記・屈原列傳》評：序事議論，窮極變態。《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屈原賈生列傳》：惜諸人不能直諫，而繫以楚之削與滅，通篇脈絡皆相灌輸。《畏壘筆記》卷二《屈原》：《新序》：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遂放之。愚案：此文與《史記》相出入，可補《史記》之所不備。然則，屈原之放，雖由上官大夫、子蘭等之譖，亦張儀之謀也。以貨賂而棄其良臣，喪其國都，豈不悲夫。《史記評注》卷一一：《漢書》諸傳以博載其人之文爲勝，漢世之文流傳後世者，賴有孟堅也。《史記》列傳于諸人之文多不濫載，屈、賈文辭之士，只載其《騷》詞數篇，賈生《治安》一疏，猶從割愛，則他可知已。獨于司馬之文采取最多，連篇累牘，極繁不厭，可謂心折長卿之至，而編載有法，眞不可及。俞樾《湖樓筆談》三：《屈原傳》叙事之中，間以議論，論者以爲變體。愚讀《趙世家》云：「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悲乎。」《魏世家》云：「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皆於叙事中入議論，與《屈原傳》同，古人之文無成法也。《史記權參》卷中：屈、賈以忠義博雅之人，俱逢時得主，後遭貶斥，不得已而以虛文自見，此其志有足悲者。懷王受誑于張儀，既聽子蘭，入秦不返。而終始與屈子爲難者靳尚也。宗臣怨憤塡胸，寧死而不悔，至今芳草美人，讀者心惻焉。歷九州而相君，即賈生非所以爲謀矣，況他人乎？賈生年少有才，值孝文而不能樹鐘鼎之勛，沮于大臣，雖生不善趨時，而策次第施行，不用其身，殆未嘗不用其言也。史第序其類屈者著之，故僅錄其二賦，而《治安策》不載，蓋傷《治安》之不及身施行之。史文錯綜變化，足慰湘水之魂。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二：司馬遷作《屈原傳》，是自抒其一肚皮憤懣牢騷之氣，滿紙俱是怨辭。蓋屈原獲罪被放，司馬亦獲罪被刑，其獲罪同，而所以獲罪則不同，屈原宜怨，司馬不宜怨。何也？屈原之怨親親也，怨君蔽于讒佞，宗社有累卵之危，自信一身可以維持，而不見用。雖然，惟楚有材，他國多用之以成霸，三諫不聽則去，原豈不知，何必怨，然不可以是律原者，原宗臣也。宗臣死社稷，職也。其惓惓君國，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冀熊之血食可延，冀讒佞之一改，而高陽之苗裔不斬也。無何日甚一日，諸臣愚弄其君于掌上，而不之改，其君日受諸臣之愚弄，而不之悟，欲維持而不能，欲坐視而不忍，夫安得不怨。怨而極，無所復之，安得不死？其辭曰：「吾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證兮，夫惟靈修之故也。」終曰：「既莫足與爲政美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君

子諒其怨，悲其志矣。若司馬之怨，不過爲庇一李陵而不得耳。陵受命出征，兵敗降虜，爲將之罪，莫大于是。天子誅其家，以正其罪，法也。卽陵之對蘇武，亦言罪通于天，而不自諱。而司馬則諄諄懇懇，向天子表陵之能，解陵之罪，欲天子徇其請，枉法而赦陵，褊之甚也。幸武帝寬大，不以爲黨惡，竟置諸族，止以爲游說，而下于理。在司馬自當省過認罪，反躬自咎而自安焉，可也，乃怨天子不徇其請，而反罪之，又怨諸臣之媒蘖陵而文致之。嗚呼，旣生降也，何用媒蘖，降敵可赦，國法安用哉！故曰，司馬之怨，不宜怨者也，烏得與屈大夫同日論哉！篇首叙受讒之故，作《騷》之由，文情斐亹，音節激越，中叙外欺內感，以致喪師失地，活畫出一懷王，言少事該，比《國策》更爲簡練。篇末慨君終不悟，己不必生，悲憤淋漓，如怨如慕，鵑啼猿嘯，聽之淚下。忠臣至死，猶繫心君國，所謂身死而心不死也，眞善狀屈子苦哀。通體以叙事夾議論，一唱三嘆出之，聲調超邁，亦是《國風》《小雅》之遺。《散原精舍文集》卷五《書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後》：太史公越周迄漢，而爲《屈原賈生列傳》，學者皆稱取其懷忠遷放，幷工爲騷賦相類，與幷世先後傳老子、韓非，異世傳扁鵲、倉公是其例，固宜有然者邪！吾意太史公蓋以爲七十子之後，周、漢相望，百餘年之間，有王佐制作之才者，唯屈原、賈生兩人而已。其傳屈原曰：「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其傳賈生曰：「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屈原、賈生所爲憲令儀法，不可得具知，要必追先王之意，去苟簡之治，易敝通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有相爲出入者。太史公明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方痛世運之流而不返，生民之禍無終極，積久而愈烈，意非有如孟子所推天民大人名世者出，不足掃除更張敝法，以復隆古而維後世，而于其所俯仰睥睨之名儒功臣，旣舉未可以語此者，于是曠世低徊，而獨默許此兩人，爲之示其微尙所在而不恤，特與扁鵲、倉公同例。若曰醫民疾者，周時獨有扁鵲，漢時獨有倉公；醫國病者，亦獨周屈原、漢賈生耳。嗚呼，彼憲令、儀法二書者之不存，此太史公之所深痛，故獨感慨悲吟于其辭賦，而如賈生陳政事之粗迹，轉可以略而不具者也。若其《魯仲連鄒陽列傳》，則已自明鄒陽附魯連之故無隱情，疑與此異云。《史記評議》卷三：以古今人合傳，一部《史記》，只得數篇。魯仲連鄒陽外，此篇最著。蓋魯仲連、鄒陽，以性情合，此篇以遭際合也。通篇多用虛筆，以抑鬱難遏之氣，寫懷才不遇之感，豈獨屈、賈兩人合傳，直作屈、賈、司馬三人合傳讀可也。中原「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吊屈原」。此數句，是一篇關鍵，亦是兩人合傳本旨，得此，而通篇局勢，如生鐵鑄成矣。至于全部《離騷》，篇篇金玉，而屈原只載《漁父》及《懷沙》二篇。《漁父》著屈子沈江之志，《懷沙》乃屈子絕命之辭也。全部賈誼書，字字珠璣，而《賈傳》獨載《吊屈》、《鵩鳥》二篇。《吊屈》見賈生懷古之情，《鵩鳥》乃賈生超世之思也。他篇雖佳，在此傳中，都用不著，故不得不從割愛，若無此明眼辣手，又烏得成其爲太史公乎？贊語凡四轉，全以騷賦聯合屈賈，沈挫中有流逸之致。《黃江古文存》卷三《屈賈合傳論》：《屈賈傳》頓挫悲壯，讀之如見其人，《史記》合傳中之最佳者也。雖然，史公亦借以自寫牢騷耳。論兩人之所處，則安見其傳之當合也。漢文帝，賢明主也，誼以洛陽少年，隨廷尉吳公，來不逾年，而至中大夫，亦深于知誼者已。知之深故憐之至，而育養之計生，兩爲王傅，召問鬼神，帝固不任絳、灌之害之也。《鵩鳥》之賦，墮馬之傷，豈愛身有待之道哉。然則原之自沉也奈何？曰，原親也舊也，靳尙疏而子蘭幼也，遠間親，新間舊，此原之所以憂愁幽思也。若初登殿陛，遽爲人痛哭而流涕，是躁進也，原不爲也。又况懷王之昏于利而惑于讒，固與夜半前席迥不相侔哉。雖然，忠君愛國，千載此心，若兩人者，亦不可多得矣。

《呂不韋列傳》《史記・呂不韋列傳》司馬貞索隱：《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采《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聞改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呂不韋列傳》：夏太后、華陽太后薨、葬，不應載《不韋傳》。以夏太后有「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語，史公好奇欲傳之，而以入《秦本紀》則無關體要，故因莊襄王之葬牽連書之。而莊襄王之葬所以見《不韋傳》，又以後與莊襄王合葬芷陽者，乃不韋姬也。但此等止爲文章波瀾而設，據史法則不宜書。《史記半解・呂不韋列傳》：通身爲「大賈」二字寫照。然其播揚秦醜，不遺餘力矣。事覈辭微，妙處往往不可思議。《咫聞軒剩稿》卷二《書史記呂不韋列傳後》：《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

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自有此說，而後之讀者，于是皆謂秦政以呂易嬴。昔蘇子由嘗譏子長，以爲疏略而輕信，作《古史》以正之。蓋其采摭諸家之說，不能有所別擇，疑誤後生若此云云，亦其一矣。流傳既久，傅會彌多，拘儒鄙生，堅守舊聞，鮮能論古，輒作隨聲之和，等于吠景之訛，雖有好學深思之徒，心知其不實，而始皇居下流之勢，爲衆惡所歸，聽其蒙被惡名，莫肯爲之昭雪。嗚呼，豈非冤哉！夫不韋姬歸子楚，十二月而生始皇，固非吳淑媛之入梁宮，七月而生豫章王綜之比。始皇之爲嬴氏子，其事甚明。言者何由知姬之先有身，而始皇之生，亦若帝堯之孕十四月也。就令實姬果有身，計當時知者，蓋獨姬與不韋耳。而不韋固當秘之，此何等事而敢以泄于人哉？《孔叢子》記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謂博士曰，書載驪姬夜泣公，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是以知其不信。子長于《不韋傳》既言此，而其爲《春申君列傳》又載李園女弟之說春申君，床簀陰謀，書之甚悉，此眞崔恭梓所謂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者。夫計出非常，地居至密，出口入耳，載筆者安從受此詞？殊慚陳涉之明，輒錄齊東之語，則好奇之過也。昔劉子政、揚子雲輩，皆稱子長善叙事理，有良史才，然其論次春秋戰國以前，頗傷誣罔。世無張廷尉，古之罹冤濫而不見省者多矣。如始皇者，從來理官莫有以爲疑獄者也。雖然，余觀前代人主若晉中宗、元順帝，亦皆妄受不韙，獨始皇邪。夫運屬分崩，境外之嫚辭不少；時當興廢，人間之私記偏多。徒欲醜詆島夷，騰穢聲于曖昧之際；哀憐瀛國，托遺種于播遷之餘。沈約、魏收，其言各異，權衡餘應，所述無徵，得自傳聞，本非實錄。若使咎陶作士，天下無冤，則夫秦、楚二君，晉、元兩帝，幷在平反之列，無取周內之能。嗟乎，小說之家，好談軼事；文章之士，樂引新聞。自有紀載以來，以無稽之言盛傳後世若此類者豈鮮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三《呂不韋列傳贊》，孔子之所謂聞者，實與呂子不侔。子長讀《論語》，別自有說。《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八五：此篇以「賈」字爲主。立楚子進美姬，所以賈利；作《呂氏春秋》，所以賈名；進嫪毐，所以賈禍。而賈禍之由，則自進美姬始。又：作《呂覽》事頗難入此篇中。文以家僮萬人，引起食客三千人，因入竇客著所聞爲書，又以懸金市門終之，仍寓賈人伎倆，與前居奇釣奇爲一類，此可識文字聯絡之法。又：不韋相業甚偉，兼能文章，而史公以賈人待之，是其識力闕遠處。

《刺客列傳》《論衡・感虛》篇：傳書言：燕太子丹朝于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略】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略】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略】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王安石文集》卷四六《書刺客傳後》：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願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荆軻豢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古史》卷五九《刺客列傳》：周衰，禮儀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爲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繁，蔡公孫翩以大夫弑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仇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略】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沫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爲不足恃，惟忠爲可以一戰，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用乎？《困學紀聞》卷一一《史記正誤》：說齋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爲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并列于傳，又從而嗟嘆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實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史弋》卷上《豫讓》：豫讓，眞所爲義士也。方其漆身吞炭行乞

於市，志豈須臾忘襄子耶。然不懷二心以詭事襄子，乃殘身苦形，必求報而後已，豈荆軻、聶政之流比哉。太史公列讓于刺客之中，其亦猶之以衆人待讓也已。《餘冬叙録》卷八：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于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禄之優異，于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爲之報仇之深也，其義則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禄之優異，而有激于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從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此豈非名譽而爲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議，子長之失矣。《處實堂集》卷六《荆軻辨》：予嘗讀《刺客傳》，至荆軻受燕丹之謀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劫秦王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亞策也。夫秦王棄禮義而上首功，其非齊桓之儔明矣，即劫而許之，且將不旋踵而背盟。觀其以十五城誑趙，以六里欺楚，可徵也。當是時，直宜以必刺爲計，内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以快。丹不知出此，及其不就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劫之以報丹。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乎不就也？曰：亦天而已。予之所論者人謀也，人謀之弗盡，得無遺憾乎。《焦氏筆乘》卷二《史公權衡》：《刺客傳》序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曷嘗先黄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遷者悉瞹語也。又《史公疏漏》：史公會粹衆説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虢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陸賈，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既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四：太史傳刺客五人，其道皆亡足論也。其志其事，則得失難易差焉。沫償軍喪地，罪弗免誅，葵丘之會，非盛有甲兵之陳也，提劒劫之，成則倖生，敗不虚死，蛇鼠之知，壯夫弗爲已。政於嚴氏受恩，非素而能。終其母之年，念其姊之戮，殺身皮面，志足矜也，而倉卒一呼，事猶易也。軻也裹匕首入虎狼，萬戟九關，聲色亡動，至肢體分裂，嘻笑自如，非蓋世之勇孰與斯乎。專諸所刺，王僚所爲，吳光厥志厥事，咸瑣瑣也，非荆、聶比也。讓則余别論詳矣。《綠滋館考信編》卷一《魯朱家》：漢祖初興，庶事草創，尉佗倔彊於南越，冒頓鳴鏑於北邊，自韓、彭爲戮，國無干城，一二蝥賊因帥虜以蕩搖疆場，帝幾殆。冤哉韓、彭，胡獨不得朱家其人者以赦罪於帝，而帝固號爲納諫者也，亦不獲朱家一言以庇其腹心牙爪，而使之南平越北伐狄耶。朱家者，魯人也，以俠聞。先是，季布爲楚將，素窘帝，帝滅楚，購求布急，朱家因滕公諷帝釋布，不則北走狄南走越，此一言深中帝心矣。帝卒赦布，有以也。嗟夫，吾既惜韓、彭之不遇朱家而竟以讒死也，吾又惜漢庭之肉食者不能庇一壯士，而藉手朱家也。《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惟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羣臣將慴服之不暇，是烏能布衣行權而怨德士哉。又《刺客》：余讀史遷《刺客傳》，七人中，豫讓綽有國士風，荆軻則智勇兼焉。然獨兩人無成者，何也。夫匕首迅發之頃，豈從容觀變之時。魚腹之刃直洞王僚之胸，而圖窮匕首乃把秦王之袖，彼主於必死故愚而濟，此意在生劫故巧而敗，此所謂不講于刺劍之術者也。聶政皮面抉眼，意在滅名絶從，而豫讓苦身殘形，欲以愧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死而有意殉名，則必擇死所，而肯如聶政之併滅其跡哉！且刺氣激也，初而作氣，再而衰，況五起不中，而猶欲以報人，此襄子之所笑，以爲無足慮，而屢縱之以自成其名也。乃曹沫所處則又與四人異。夫以桓公之賢而佐以管仲之才，使沫能慷慨陳辭，諭以唇齒相依之勢，詰以大國侵小之故，如毛遂之歷階而對楚王，則屈完數語亦足以退齊師，而安用劫爲哉！假令桓公而曰魯吾比國也，當還而疆土，齊爾隣君也，當罪而不道，沫亦何辭，沫不死幸也。刺之術，烈士所爲，不得已而立於必死之地者也。沫可以已者也。壯哉高漸離，胡然而庸保匿其形，以有待，胡然曠目而甘事人，豈豫讓之友所謂近幸，子乃爲所欲耶。事雖不成，于荆卿千古死生交矣。《剩言》卷一五：馬遷作《史記》，游俠刺客可以不爲列傳。今觀《刺客傳》中，若曹沫、豫讓凜凜皆千載有生氣人，彼專諸、荆軻、聶政，特奸人之雄，盜賊之無忌憚者耳，不當同類而并傳之。曹沫、豫讓之與荆軻、聶政同傳也，猶之老子之與申、韓同傳也，皆史遷意見之偶失處。《史漢文統・史記統・刺客列傳》尾評引鍾惺曰：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嘗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爲人知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褊褊狷細人耳。政不幸繆爲所知，故死于是。使其受知明主賢

相，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　又引黃端伯曰：楊廉夫以聶政爲忠孝，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爲仁人義士。余獨訾其不然。未有忠孝而不得爲仁人義士，亦未有不得爲仁人義士而得爲忠孝者。弇州有詩云：嚴仲怒韓相，避之軹深里。顧盼屠酤間，聶生爲知己。百金何足道，片言殺心起。老母既以歸，爲君報睚眦。闌入白刃林，瞥然刺俠累。皮面不可跡，欲以存其姊。人間捐主事，殉名安足齒。嗟嗟政之人，品於斯定矣。

吳見思《史記論文》第六冊《刺客列傳》：刺客是天壤間第一種激烈人，《刺客傳》是《史記》中第一種激烈文字，故至今淺讀之而鬚眉四照，深讀之則刻骨十分。史公遇一種題，便成一種文字，所以獨雄千古。　又：此文逐段脫卸，如麟之次，如羽之壓，故論事則一人勝一人，論文則一節更深一節。曹沫有桓公包容，故身名俱全，不然則不成死，成亦死。夫以性命贈人，決非孟浪之事，故寫豫讓、聶政、荊軻，其感恩知己之際，再四躊躇，不得已而後應，否則，非愚則狂，一莽男子耳。史公于此，不知費幾許心思，幸弗輕易讀過。　又：世之論人者，絕未曾設身處地，便輕易立言，不知讀書心不可不細，尤不可不虛。如世嘗言荊軻行刺反促燕亡，而不知此日之燕已具必亡之勢，故史公預先序明燕、秦不兩立之勢，于鞠武言之，鞠武再言之，太子自言之，荊軻未行之前又提明之。蓋萬萬計無復之，而後出行刺一著耳，豈得已哉！篇中已明，吾願天下讀書人虛心細心，取古人之文，再三以讀之也。　又：據史公云，荊軻之事，親得之公孫季功、董生，而此文反若從《戰國策》中改出，何也？豈《國策》既缺，而劉向之徒，據史公之文以附益之與。請以俟博雅君子。　《方苞集》卷二《書刺客傳後》：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嫈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踪，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幷爲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荊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疏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荊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眞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刺客列傳》：觀史公所增易，乃知《國策》之疏。　又：此篇乃太史公所自作，編《國策》者取焉，而芟其首尾。蓋以軻居閭巷間，事不可入《國策》，高漸離扑秦皇在秦幷六國後故也。《後論》自言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戰國之舊聞明矣。且先秦人叙事皆廉峭，紆餘曲暢，自史公作乃有此。好學深思者，當能辨之。田光之死，不載太子往哭，恐與樊於期事複也。　高嵣《史記鈔》卷三《刺客列傳贊》：刺客非聖賢之道，然以「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八字評之，亦無溢美。　《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刺客》：魯句踐惜荊軻劍術疏，豈第軻哉，彼四子者莫不疏也。曹沫劫齊桓反所侵地，弃。專諸許人以弒君，狠。豫讓爲智伯報仇，拙。聶政以睚眦賊人君相，亂。獨漸離一擊，雖不中，然與博浪椎千古矣。　《常慊慊齋文集》卷上《史記刺客傳書後》：柯之會，曹沫劫齊桓公，要還侵地，氣奪霸主，有壯士風。閭相如習其故智，強秦王擊缶，使趙重于六國，此皆豪杰之舉。而沫獨列于《刺客傳》，不亦謬乎。夫刺人必具死人之心，出人所不及防，而後奮然一擊，勢無兩全，其技之神不神，則由天命，固有發于義憤者，終未可與沫合爲一轍也。留侯博浪沙椎，使後無佐漢功，其不附于此傳者幾希。故編傳之失，不止子貢之于《貨殖》也。

《李斯列傳》　《史記鈔》卷五五：《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變法諸事僅十之一二，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亂者幷由斯爲之，此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體處。學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陳仁錫《陳評史記》卷八七：先秦文章當以李斯爲第一，太史公作傳，載其書五篇，絕工之文也。　又：《李斯傳》是秦外紀，凡秦之興亡與皆具矣。　《史漢文統・史記統・李斯列傳》尾評引鍾惺曰：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即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蓋其起念結想盡于倉鼠一嘆。若其爲憂僅止人夫之驚乎，如斯之爲鼠不死于人夫而死于狸者也，亦可哀矣。　又引張溥曰：篇中反覆慨然

身世之感，無非極摹小人患得患失之情也。趙高以無道而殺斯，正可償斯以無道而殺天下之罪，千載而下爲之快心。又引沈幾曰：李斯之文在先秦號稱一代作手，惜乎懷不仁之術，投諸不令之朝，以至身亡族滅，皆其自取之耳。又引陶履卓曰：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伏，有無限態度，無限情神，譬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意度，眞秦漢間第一等文字。

《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李斯列傳》：秦未忘也，爲秦滅六國者先亡矣。造作陰謀，遣人賫持金玉遊說諸侯，可下者厚遺之，不則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者，李斯也，爲趙高所搆，卒具五刑。家世爲秦將，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者，蒙恬也，與其弟毅相繼受戮。爲秦大將，拔趙破荆降魏定燕齊者，王翦也，幸獲首邱。而其孫王離，卒虜於項籍。蓋秦以詐力取天下，天厭其德，故佐秦者無一得免耳。彼周召之徒，秉德輔世者，後裔延八九百年不絕，善惡之報，何如哉！李文饒論亡國之鬼神不平，多出妖淫之色，破人家國，引妹喜、驪姬等爲證，予謂不獨此也，又有佞巧之人焉。秦滅六國，趙高以趙氏疏屬得事始皇，扶蘇、胡亥皆死其手，秦之公族大臣名將爲所誅殺略盡，而秦遂以亡，是亦女戎之類也。語曰：亡秦必楚。吾謂趙亦有力焉。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三徐枋《書李斯傳後》：《李斯傳》一篇中而載趙高事，居十之八，而篇末直以高事結束，而以秦亡天下竟之，凡此皆以見趙高所爲，無非斯之爲之也，此所以爲斯傳也。當始皇之崩，斯爲丞相，天下事繫於斯，而乃聽高所爲，矯詔而易其主，而高無不可爲者矣。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易天下之主者，此一聽之，而天下事無不聽之，而聽之者斯也，自然之勢也。夫高之得恣其志，由於立胡亥，而立胡亥，由於斯之聽高，聽高而卒以殺其身，夷其族，而幷以弒秦之君，而亡秦之天下，於此見殺斯之身者非高，而斯自殺也；夷斯之族者非高，而斯自夷也。然則弒二世而亡秦者，獨非斯耶。此所以一篇全載趙高之事，而終之以弒君而亡天下而爲斯之傳也。太史公作此，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深切著明矣。不特戒人君不可有持爵祿之臣，而亦以戒人臣不可有持爵祿之心也。李斯之聽高，非爲持爵祿哉！究也不特爵位不可保，而幷其身族而殉之，而幷以其君之身與天下而殉之，則究二世之所以弒，秦之所以亡，皆起於李斯持爵祿一念，則盡趙高之事，雖欲不入李斯傳而不可得也。然非太史公不能爲也。作一傳而既以垂戒萬世之君，復以垂戒萬世之臣，則其書之關係何等，其史法之精嚴又復何等，故太史公自謂作《史記》，上繼孔子獲麟之絕筆，豈虛也哉，豈虛也哉。宋儒鄭夾漈先生作《通志》，於斯傳中摘出趙高事，以爲《高傳》，入《宦官傳》，此在《通志》，又爲不可奪之例，夾漈固不誤也，二者並行不悖者也。若二者互易之，則皆謬矣。史學難言哉。《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李斯列傳》：趙高謀亂入《李斯傳》，以高之惡，斯成之，秦之亡，斯主之也。其始迹入《蒙恬傳》，以蒙毅曾治高，當其罪死，而高因此有賊心也。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三：太史公之傳李斯也，不惟傳其事迹，幷其結念之隱亦傳之，蓋斯乃熱中富貴人也。始形于倉鼠一嘆，太史肖其神，輕輕描出，令熱中者全身俱動，用筆何等超妙！辭師一段議論，千回百轉，語語皆從富貴結念中流出，自知其才足以致之，至今猶可想其對師抵掌神情，驢眉畢見。其畫策爲秦幷天下，即其專心爲己取富貴。及富貴極矣，身爲相，子爲守，又慮把持富貴不牢，陰若有人扼其吭而攫奪之者，正寫其無時無處而不兢兢于此也。惟小人能知小人，早被趙高冷眼看透，即以富貴動之，又以失富貴劫之，曰「不得懷通侯之印」，曰「長有封侯」，曰「禍及子孫」，重富貴者，烏能不聽。太史一筆結出曰，「于是斯乃聽高」，仰天一嘆，而秦亡矣。究其所以爲己保富貴者，即其所以亡人之天下者也。至于上《督責書》，亦爲富貴耳。太史公以覆案誚讓，點明于前，而曰「恐懼，重爵祿，阿意，欲求容」，竟從斯處心積慮中，曲曲抉出，似毒筆，實眞筆也。是後翻翻覆覆，在高掌上愚弄，直至腰斬夷族，無非爲重富貴而然。結局一哭，應前三嘆。爲篇中眼目，其要害不過在「重爵祿」三字，幻出天翻地覆世界。太史以勁筆達之，有餘慨焉。嘗讀《論語》鄙夫章，聖人前數百年，早爲斯輩繪出一副肺腸矣，曰「無所不至」。斯果何所至哉？至亡人天下耳，至具五刑耳，至夷三族而父子腰斬耳，所謂爵祿者安在？故表而出之，爲世之患得患失者警，俾知末路不過如此耳，吁。又：開端即云「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吾不知卿果以何帝何王之術教斯也。帝王首重建學育才，斯相秦則焚書坑儒矣。帝王重衆建兄弟以屏藩王室，斯相秦則罷封建，使人主孤立，而天潢之派盡屬匹夫矣。觀其初卻趙高之請，止引齊、晉，及阿二帝之者，全法申、韓，帝王之術安在哉！求其說而不得，忽見蘇子瞻論荀卿，引其言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始失笑曰，卿既反乎人之性以爲性，宜其反乎帝王而以爲帝王之術也。邪說之害，一至此哉。又：亡秦者高，而釀高之禍者斯，故傳

斯而詳高，見斯之死，非死于二世，而死于高也。吳見思《史記論文》第六冊《李斯列傳》：一篇文字，幾及萬言，中間包藏許多文字，如《逐客書》、《焚書書》、《賜扶蘇書》、《公子高從葬書》、《責問李斯書》、《督責書》、《言趙高書》、《獄中書》，與說襄王處，謀立胡亥處，趙高譖李斯處，俱以文詞勝。乃一篇一樣，又有一篇幾樣，讀之不厭其多，反惟恐其盡，文章至此，可以無遺憾矣。又：李斯凡五嘆，而盛衰貴賤，俱于嘆中關合照應，以爲文情，令人爲之低回。又：文中極勝處，是《逐客》、《督責》二書，而立胡亥處，節節與趙高反覆，神情相照，權術不相下，如觀相撲，如聽面談，文心文筆，兩者兼之。又：《史記》附傳，皆附首末于一篇之中，獨趙高一傳，于此紀其終，而其出處，反附于《蒙恬傳》內，是創法。《史記評註》卷九：《李斯傳》凡有五嘆。「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略】」云云，此其未得志而嘆，不得富貴也。「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略】」云云，此其志得意滿而嘆，其物極將衰也。「斯乃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云云，此爲聽高而嘆，亦以遭亂世，不能舍富貴也。「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略】」此爲失勢被囚而嘆，而富貴不能長保矣。「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略】」云云，此其臨刑之嘆也，而斯遂夷族矣。五嘆遙作呼應，層次關目，了了分明，而筋節警策，遂使長篇累幅，不覺其懈，此太史公之妙于用法也。《史記輯評》卷七：以秦亡結《李斯傳》，見秦之亡由李斯，趙高何足責哉。《史記志疑》卷三一：史公贊蕭相國云「與閎夭、散宜生爭烈」，贊絳侯云「伊尹、周公何以加」，贊淮陰侯云「可比周、召、太公之徒」，論張耳、陳餘云「與太伯延陵異」，已爲擬于不倫。若李斯何人，乃贊其功業幷周、召，不亦悖乎？馮衍欲投李斯于四裔，庶幾焉。《求闕齋讀書錄》卷三：李斯之功，只從獄中上書叙出，與蕭何之功從鄂君語中叙出，同一機杼。李斯之罪，從趙高反覆熟商立胡亥事叙出，與伍被說淮南，蒯通說韓信，同一機杼。

《蒙恬列傳》《論衡・禍虛》：秦二世使使者謂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于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脈，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于人？而蒙恬絕其脈，知己有絕地脈之罪，不知地脈所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強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強諫故致此禍，則己下蠶室有非者矣，己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讀史漫錄》卷二：蒙恬之誅也，以築長城萬里，不能無絕地脈，引爲己罪。太史公謂其輕百姓之力，遇誅固宜，不當專罪地脈，其見深矣。殊不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蒙驁爲將，伐韓趙魏，取七十餘城；蒙武破楚，滅之；恬、毅兄弟又更將兵，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不知其幾矣，豈俟修築長城始結怨百姓哉。不知咎此，而曰「自吾先人至子孫，積功信于秦三世」，豈知積功正所以積怨哉。至若陳丞相平之知其不世，則其識遠矣。儲欣《史記選》卷五：觀漢之所以興，蕭曹相國之所以得，則知秦之所以亡，王翦、蒙恬之所以失。太史公盱衡今古，垂法著戒，深得《春秋》之意。彼謂是非謬于聖人者，亦獨何哉。《史記輯評》卷七：輕百姓力易見也，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高嵣《史記鈔》卷三：蒙氏仕秦三世，累立武功。二世聽趙高之讒，殺蒙恬、蒙毅，死非其罪。史公乃以阿意興功責之，此端本之論，垂戒深遠矣。《史記札記》卷五上：案蒙氏有功無幾微過差，其北備匈奴，方秦幷天下時事無急于是者；起長城爲防，至漢興猶蒙其利。而蒙氏固將也，以任邊事，其職應然，觀其臨死絕地脈之言，抑何其言之沉痛也？史公責其「阿意興功」，而以其遇誅爲宜，不亦過乎。《史記辨證》卷七：遷責王翦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責李斯不補主闕，嚴威酷刑；責蒙恬不能強諫，振急修和。且責翦以偷合取容，責斯以阿順苟合，責恬以阿意興功。眞古之良史，可爲萬世馭將相之明鑒矣。《友竹草堂文集》卷三《讀蒙將軍列傳》：蒙將軍將死，自咎城塹萬里，掘斷地脈，其言是也。而史責其不諫始皇，始皇豈受諫者，扶蘇親子，以諫疏之于外，而責蒙恬乎。昔禹鑿龍門，以導河水，掘地所以爲功于地。始皇鑿山爲城，雖爲子孫私計，然六國已有長城，不始于秦，至漢禦匈奴，猶依以爲固，則亦非一時之利也。夫塹山湮谷之損于地，特皮膚毛髮，而蒙言云然。蓋古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地祗之靈，無往不在，獲罪

于地與獲罪于天同。蒙雖武夫，猶知此意，後世利孔日開，不復爲造物者留纖毫有餘，甚至罄人力以穴大地之腦而出其髓，則搏搏之土，精氣先亡矣，豈能持久而不敗乎？鼠之穴于垣也，拓室愈廣則愈危，至覆壓焉。然釭以照夜，益其炷而加明，不知其膏之速盡也。蘇子言天下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人世之機巧盡矣，大地者，衆生之母，胡不爲數十百世一長慮之。

《張耳陳餘列傳》《老學庵筆記・續筆記》：太史公作《張耳陳餘傳》：「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四句叠用四「良」字。《馮唐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兩句叠用三「吾」字，而語若飛動，減一字不得。《處實堂集》卷六《張耳陳餘辨》：張耳陳餘始相許以相爲死，及王離之圍，餘力不能救，非負耳也，耳望之深，奪之驟，實負餘矣。然耳以王，餘以亡，何哉？始餘不堪里吏之辱，而耳蹶之，令受笞，忍固弗若之矣。即緊、澤之問，亦可徐而應之，固未有五千人同歿而無可徵者。且赦亦不敢前矣，以此諭耳，即印綬何以解爲？至井陘之戰，空壁而逐人之軍，其不能忍猶是矣，欲不亡得乎！此坦下老人所以抑良也。《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讀張耳陳餘列傳》：穀梁子曰，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鵠猶且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辯于物，析于事，愼于文。辯于物，故名正；析于事，故理順；愼于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貫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貫高絕肮死，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如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貫高者，足以蹙動激昂，入人肝膈，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褒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于此可以觀矣。《綠滋館考信編》卷一《陳餘不用李左車計》：李左車願以奇兵三萬塞井陘之道，而史稱成安君儒者也，不用詐謀奇計。夫餘素號善用兵，豈厭詐而不習爲奇者。彼以爲不示之以無備則信必阻而不敢入，信入而千里遠涉之軍必不能久頓之堅壁之下，吾除而斷其歸路，未晚也。信非不逆趙之斷其後而卒敢於深入者，計定于旦夕下趙而料餘必無及也。嗟乎，餘陽卻李左車之說，而陰用之以擠信，信亦陽禦餘之術中以快其所欲，而卒搆會以成其功。吾故曰餘之不用李左車策亦一算也，而非所以當信，信之輕入而敢於薄戰，危道也，而非此不足以致餘。知彼知己，兵家可不察耶。《閱耕餘錄》卷一《望字》：《史記》陳餘謂張耳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此「望」字義同，皆訓爲怨。按《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爲怨。《史漢文統・史記統・張耳陳餘列傳》尾評引商周初曰：太史公贊耳、餘，至其始相然信而兼亡，深爲耳、餘惜恨，故立以「利」字罵倒兩人，而終之曰「名譽雖高」云云，誠深鄙之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張耳陳餘列傳》：張耳、陳餘，皆反覆之士也。當其佐陳涉，欲王楚，耳、餘以爲「示天下私」，不可。及從武信君下趙，則又勸其自王以填趙，何相背之戾也。鉅鹿之事，耳責餘以必死，及相見時遽收其將印，此耳過。漢東擊楚，使使告陳餘欲與俱，餘要以必殺張耳，此餘過。及耳從韓信擊斬餘泜水上，至井殺其故主趙王歇，則耳罪之大者也。刻木爲人而拜之，猶不可以析而爲薪，況所常北面事之者乎！始以趙王歇被圍之故責餘以死，既乃以惡餘之故井殺趙王歇，何相背之戾乎！論者止以張陳凶終爲口實，而不及耳之殺歇，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於亂世也。《得樹樓雜鈔》卷一二：張耳、陳餘，取交情作合傳，《史》《漢》相同。初爲刎頸交，其後耳斬餘于泜水上，推原其故，咎實在張。觀陳餘之言曰「不意君望臣之深」，此語極爲痛切。蓋張緣望陳救不至，既而責備太過，一時意氣憤激，致成不解之仇。《易》所謂「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正是兩人凶終之象。太史公識其據國爭權，班氏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何其不切於事情耶。林伯桐《史記蠡測》：張耳、陳餘所爭者大，非爲私也。其始則多疑心，其後則各負氣耳。試觀吳、楚反時，條侯以梁委吳，不肯往救，本以爲國，非爲身也，而梁孝王深恨。漢高末年，陳平奪樊噲兵，亦以爲國，且免噲于死矣，而噲妻呂須進讒，蓋疑心未釋，則氣不能平。耳、餘之相怨一方，無足怪也，史公以利責之，似過矣。《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張耳陳餘》：鉅鹿之戰，非項羽神勇誰能破者，雖以張耳之子敖擁兵萬餘，亦壁旁未敢進，何責餘之深。且敖甯不以當時強弱與耳言也，而餘

以少年使氣，耳即乘隙抵之，信都之襲勢所必然。夫人相好則情多恕詞，相尤則影亦生惡，卒至斬首泜水。耳如長者，當不若是也。《枅湖文集》卷五《書張耳陳餘傳》：太史公引太伯延陵，責備耳、餘，其言似于闊遠，究詳其旨，特欲以讓道正之耳。當陳餘投印之時，張耳若不乘便收取，雖交分少疏，何至便相仇殺。又若常山剖符之日，能以趙歇竟辭，而身與成安等，受君侯之號，捐前忿，去後嫌，賢者之風，不當如是耶？而陳餘既脫身澤中，隱身漁獵，三縣之封，婉辭無受，張耳獨侈，然爲王得無內愧而投謝哉。不此之務，徒見利所在，若鷄鶩爭食者，然彼以爲烈丈夫取天下行也，而由古賢高讓之道觀之，微乎其無足道矣。嗚呼，學者能用斯識，趣以觀古人以游當世，安往而不得吾意乎？《求闕齋讀書錄》卷三：子長尚黃老，進游俠，班孟堅譏之，蓋實錄也。好游俠，故數稱堅忍卓絕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橫、侯嬴、田光及此篇之述貫高皆是。尚黃老，故數稱脫屣富貴，厭世棄俗之人，如《本紀》以黃帝第一，《世家》以吳太伯第一，《列傳》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贊稱張、陳與太伯、季札異，亦謂其不能遺外勢利，棄屣天下耳。

《魏豹彭越列傳》《班馬異同》卷九劉辰翁評：「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不可解。看上語，意謂其與喋血乘勝之日則有聞矣，身已爲王，彼時不反以此時反，故隱約如此，下語最是無力處。意「聞」字誤，「日」字句。讀此贊曲折，語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於衆人所不取，亦其所遇素意如此。他人筆力幾許能發明。「獨患無身耳」，五字極論，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宜云「度其故」，亮以此也。《史記考要》卷九：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略】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略】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略】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無異故」，無他故也。幽囚不辭，猶季布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者也。當時，漢祖初興，分非素定，君臣之間校材程力，故豹、越爲心如此，此豈足道哉？《史記評林》卷九〇引董份評：謂其喋血乘勝，功名聞天下，而身反不死，以其囚虜，蓋志有欲爲也。太史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耳，故于此委曲致意如此。《史漢文統・史記統・魏豹彭越列傳贊》尾評引袁宏道曰：贊語曲折甚奇，能道豪傑意中事，曰「獨患無身」，曰「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隱然自寓之意。又引陳名夏曰：太史公於士之隱忍受辱者，必抑揚反覆，極口稱許，俱是自寫胸臆處。

《黥布列傳》《史記評林》卷九一引凌約言評：布先因信誅而心恐，後因越醢而大怒，故令尹曰「自疑禍及身」，深知布之心者。太史公叙事，前後脈絡自貫。《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黥布列傳》：「布所幸姬疾」云云，至「布使人追不及」。按：賁赫即無姦狀，亦自可殺。蓋事左右求容，此齊威之所以烹即墨也。布無術學，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雖然，布不足惜也，爲項王擊殺義帝，死有餘辜矣。又：薛公策黥布三計，桓譚譬之於弈，以取吳楚幷齊魯及燕趙爲廣道地之謂，以取吳楚幷韓魏、塞成皐、據敖倉爲趨遮要爭利之謂，以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爲守邊隅趨作野之謂，論甚善。然據敖倉塞成皐，此在楚漢爭衡爲上計，而於布反爲中計，何也？蓋此時漢之大勢已定，不可以巧襲而力爭也，故當以遊兵略地以示進取，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於漢所必爭之地，則謹避之也。若漢之取秦，唐之取隋，皆直走關中者，秦隋根本之地皆虛也。經營天下各有時勢，不可執一如此。《硯北雜錄》卷五《史記》：黥布初受楚封，爲九江王，隨何往說之時未爲淮南王，史即以淮南王、九江王間雜稱之，後乃云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史公於小小關目處多不經意。《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黥布列傳贊》：看史公痛信因果。因深果熟，隨處便發，故特綴「愛姬」四語。《史記半解・黥布列傳》：此文自始至終，一片奇氣。其透快如刀砍斧截，蹦跳如生龍活虎。當時淮南勇冠三軍，辟易萬人。史公爲之作《傳》，便全是此意象，眞化工肖物之神使也。

《淮陰侯列傳》《史通》卷六《浮詞》：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上，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習學紀言序目》卷二〇《史記》：遷賣韓信不學道謙讓，伐功矜能，至于夷滅，信雖不足以知此，然當受此責矣。何也？當天下發難，與沛公先後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自斃，無怪也。獨蕭何、張良與信，沛公之所須如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當素定也。若信猶欲自立，則漢誰與共功，是天下終不可得而定矣。信托身于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始則急迫以不得不與，終則僥幸于必不可爲，以黥、彭所以自處者而處周召、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班馬異同》

卷一〇劉辰翁評：文字有急辭不可緩者，問信死亦何言是也；有緩辭不可急者，鋪陳秦風是也。《漢書》雖剪之使勁，然出之者不迫，則聽之者不移。此傳所似先秦，刪即爲漢，必不得已，寧疏毋密，《史》、《漢》之分也。又：太史公置酈生《蒯通傳》內，觀其言武涉已去，蒯通又來，此豈可以常法拘？其中有成安、廣武，又有說龍且者，隨事隨筆，跋涉愈多，豈不能別爲《蒯通傳》哉？《漢書》移此于彼，兒童之見也。《史弋》卷上《韓信》：韓信居困約，負大志，雖落魄，不肯輕用其死，故袴下蒲伏受辱而能忍。當其王楚，召辱己少年爲中尉，稱曰「壯士」，蓋感少年能知其志爾。及爲淮陰侯，羞與絳、灌等列。夫信能不背漢於通，涉游說之時，而天下已定，乃不勝其削奪之憤，卒以逆節誅夷，又何不自重其死若此哉。《史記題評》卷九二：多見評者以一兩語囊括鄭重，或取其大者爲贊，不知贊在傳外，直補所不足，或寄譏笑，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此篇取響反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初第一。《史記考要》卷九：韓信滅齊自王，期滅楚不至，司馬光責其市井之心，而取史遷「不矜不伐」之論，惜信不足語此也。當時異姓而王凡八：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惟耳以智全其軀，芮以忠延其世，夫固非享國之器耳。《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四《四部正譌上》：陳豨，非黥布輩也。征豨，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自將，淮陰之死可知也。彼其以呂自解哉，淮陰墮其術可也。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狂夫之言》卷一：信之亡也，蕭何之追也，或兩人商量合做的。漢王嫚罵，呼大將如小兒，信不逃，何不追，不能激得他築壇，此理似亦有之。然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繩索，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他何必弄此詭譎，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又：嘗問小兒輩，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爲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伸于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卻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唯邯、欣、翳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卻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並稱三傑。至于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又：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予曰：不然。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韓信折節李左車，卻是從跨下得力來。《史漢文統・史記統・淮陰侯列傳》尾評引韓敬曰：韓信于未遇時，惟蕭何與漂母奇之耳。何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徂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袴，意氣隣于消泄，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又引陳繼儒曰：古今兵家，當以韓信爲最。木罌破魏，立漢赤幟破趙，囊沙決水破齊，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余故曰：太史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又引鍾惺曰：「學道」二字似迂而妙。曹參學黃老飲醇自全，此學道之效。又引邵元禎曰：淮陰智略，眞古今第一名將，非太史公，無此鋪張點綴之妙。又引童養正曰：漢有天下，皆信力也，信無一念不在漢，漢之心無一刻肯置信也。信之罪，獨有請假正、期會不至二事，非純臣之節，若誣以反謀置之族誅，漢眞寡恩矣。《石室私抄》卷二《韓信》：韓信起布衣，佐高祖定三秦，威行魏代燕趙之間。當其殺龍且定齊地，高祖方困滎陽，一搖足係楚輕重，信於此時侃侃拒蒯轍之謀，可謂烈丈夫哉！晉武平吳，石頭之入，濬實上功，至爲王渾父子所抑，輒不勝忿憤。護軍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惜乎，轍爲信謀不及范通也。且帝常入信壁，兩奪其軍矣，信握重兵，帝未嘗一日忘信也。春秋峯之役，晉師歸，郤克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信於迎陳被械之後，乃與帝較將兵多少，矜伐凌逼，蓋不逮舍人告變，其及宜矣。然信不負漂母，其肯負漢，至夷其族，帝亦少恩哉。《李溫陵集》卷一五《韓信》：蒯通爲侯畫策何其工也，而不知侯之終不聽，何哉？然卒如其策矣，侯固無負于漢祖也。方其築壇拜將，一軍皆驚，卒之少年之恥雪，漂母之恩酬，志亦遂矣，堂堂赤幟，涉涉囊沙，垓下挫羽，木罌破魏，雖西楚霸王且恐懼，遣武涉往矣。英

雄萬古香，安在乎其無王也。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世人士少知自好，猶能判身首以就功名，況烈丈夫之業乎！等死耳，牖下亦死，湯鑊亦死，自無用太較計爲也。嗚呼！天地如存，三傑長在，鄭侯之命不延，淮陰之壽不短。彼區區者猶抱冤痛于侯，其餘幾之人哉。《性理指歸》卷一九《韓信》：楊龜山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與。《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四《四部正譌上》：垓下之戰，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漢不得信，未可知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勢皆全，優劣庶幾定也。夫其勢全者，又必其鬭確。夫劉曜擒於石勒，高昂沒於宇文，豈其勢有強弱哉。鬭有確不確也。《史漢愚按》卷四：淮陰人品功業，始非不端愨，而後漸靡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淮陰之謂也。向使晚節砥礪，不變生平，高帝雖猜恨，何至此極？子長以與彭、黥皆不爲立世家，兩人書名，淮陰書爵，用漢儒説《春秋》例，此善于彼，亦衡論也。《夷困文編》卷五《韓淮陰論》：韓淮陰之不反，王元美辯之詳矣。然可無辯也？淮陰人傑也，即反，必不通陳豨。豨，幺麼子耳。絳、灌、舞陽，信羞與伍，肯逐鄭蹻之豕附游釜之魚哉！故知其告反者，詐也。然淮陰之誅實自取之，不繫反不反也。帝猜主也，況信又帝所遜爲不如者，深自韜抑猶恐不免，乃齊地一定即請假王，蹙羽固陵違期不赴，固人臣之義乎？請假王而得眞王，緩攻楚而得王楚，方自快得意，而帝已眈眈其目矣。夫有功則賞，固馭世之法也，挾功而責償，則商賈之態也，淮陰以商賈自爲，而冀其主之腹心視，得乎哉？甫王楚，而告反者至矣。其告也，帝教之也。僞遊雲夢，亦明知其不反也，使眞反也，萬乘之主無端而爲荒澤之遊，投虎穴耳，信其爲我禽乎。甚矣信之愚也，猶與帝較將兵之多少，多多益辦，此正帝所深忌而不知諱也。當是時，帝欲誅之矣，猶恐諸功臣人人自疑，姑侯之，淮陰猶招豚于芷俟時而付庖人耳。至陳豨反，而告信通謀者又至矣，呂后使之也，帝之意也，豈必其眞反乎哉？當項羽之滅，天下已定，爲信計者，能解印綬，還爵土，束身歸命，賞否聽之上裁，猶可幾萬一得全，亦人臣之誼應爾也。乃帝猶未帝，而信乃稱王，漢王、楚王，若頡頏然，無論帝不甘也，信之心安乎哉？是時，信與布、越鼎足稱王，乃向時分王六國之舊局，新天子出，掃除反側，混一區宇，當定經制，陶冶萬靈，與海内更始，而信等守殘局而無變計，其誰許之。帝剖符定封，蕭何元勳爵止通侯，而信欲以王封終乎？故信即不反，必無自全之理，猶幸不反而以反誅，千百世有憐而弔之者差信于布、越耳。嗟乎，登壇數語闢進取之門庭，決楚漢之成敗，識在良、平之上。一受事而席卷三秦，檄定齊趙，功在諸將之上，人傑之號不虛。而至其居功，智不如淮陰城邊洴澼婦，可怪也。雖然，淮陰，信人也，恩怨分明者也，千金報漂母，已見一斑。謂我奮勇略以博功，樹功以博封爵，如市賈然，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以長享所有，而無患矣，而詎料其至此也。當夫楚漢相距，智勇俱困，信一搖足，漢事去矣。其終不背漢者，感在登壇一拜，報千載之知己也。帝獨不念此乎，必欲誅之無遺患身後，則戮止其身止矣，而錄其後以嗣淮陰之封，亦奚不可，而夷及三族，漢之少恩，所爲流千古英雄之淚者也。悲夫。《吳興藝文補》卷三九朱長春《讀淮陰傳跋》：漢室佐命，首蕭、曹，而太史公兩贊，都致其嗟咨抑損之詞，轉而歸淮陰。無淮陰，垓下未決，二人者得論功乎哉。鋤敵者死，守者冠位，主軍者夷，裨者擅名，功高不雪，志士痛心，子長所以伉慨致意焉。嘗觀《大事記》，記曰：誅淮陰，彭越、黥布反。大事爲將相記者，書法叛臣不當書爵，不當直言誅，又不當三叛臣異例，此史微文出淮陰，原越布危漢事，歸相罪也。夫所坐淮陰曰以握手庭中之語爲贅，則代相之反，二惡同事，律當信爲首，豨爲從矣，史傳豨一字不涉信，豈遺本謀哉？曰：此漢借豨坐信，非豨附信反漢也。太史公每紀有參差絕異，用相發明志微也，不然則異聞也。至其自傳淮陰，則略垓下元功，獨用涉、通二説爲具，左驗即入雲夢事矣，則王衛尉白蕭丞相之意乎。凡此類者，太史公學《春秋》法也。《春秋》以後，惟《史紀》稍稍竊得其指，時有舛則義不定耳。《漢書》以後，不可北面左氏，安望經哉。《龐眉生集》卷一三《韓信論》：韓信，才將也。方高帝操白挺爭天下，不用信，事必不成。及帝遂王天下，度信之心必不伏，故相猜而成禍。爲非信者曰：信既已奪鹿與人矣，顧不享富貴而反，即反何至居長安時。爲非高帝者曰：帝知信之不能屈久矣，當失期不至時一舉而遂殺之，則可免後患，豈待其翮翥已勁而投刃傷手也。於乎，信之反非其心也，料其終不免而苟全爾。

初信將百萬之衆奔走於高帝，當是時，天下之勢在信，信何所爲而不反，廼至君臣之分已定，天下之勢已廼成反耶，蓋信之不反者，心服高帝之才，舍此無歸，故以身委之。而高帝見信之難制，思必不伏乃欲殺之。如人縱狗搏兔，狗既得兔，恐兔爲狗所食，則殺狗而取兔。信見其然，故偪偪危懼而卒反，是反非信心也，高帝成之也。於虖！信豪傑人也，結豪傑者在結其心而已。高帝既能解衣推食而結之於前矣，獨不能推赤心而結之於後乎。向使天下既平，高帝不疑信，信必不反。使信反，即未有狀，有告信反者，高祖命之曰：信爲朕勤勞十餘年不反，今豈肯反，朕不信也。信聞之，必有女泣自止者矣。即不幸有狀，亦當使人告之，曰：朕得天下，將軍之功也，然朕裂土而王將軍，待將軍不薄矣。今人告將軍反，反之法無赦，朕不忍聞，以爲此必有故，將軍其自實狀，朕能爲將軍解之。信雖武夫，亦審勢人也，聞此必有肉袒請罪者矣。計不出此，而爲雲夢之遊以誘致之，彼其身縛而心笑帝矣，欲無反得乎，此不能致豪傑之過也。文帝聞南越王佗僭號，使陸賈謂之曰：二帝並立而不通使，必相疑。不問其僭。佗聞之，遂免號稱臣。彼以我之爲帝僭也，彼不問我僭，是長者之心不與吾同也，黃屬何爲者，故愧而去之。是致人之術也，佗老寇尚然，況信豪傑人耶。《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淮陰侯列傳》：高帝之於韓信，未嘗親見其狀貌，訊察其計畫，以蕭何一言之故遂拜爲將，將又不足而至大將，此類兒戲，然卒用此得天下，何也？蓋帝不知信而知何，以何之不妄而知信之可用也。圖天下者，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得數人可信者足矣。又：韓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詳母怒信之意，蓋謂其落魄至是，雖自食且不能，豈有富貴之日，我但憐汝故食之，若云相報，知汝不能也。後人誤看，至謂漂母有眼，當與黃石老人同類而稱，則失太史公意矣。大抵太史公於英雄貧困失路無門之日，皆極力摹寫發其孤憤，如蘇秦、張儀皆見笑於其妻，陳涉見笑於耕者，陳平見笑於其嫂，黥布見笑於時人，此類甚多。至漂母飯信而不望報，是以信爲溝壑也，其意益深痛不忍讀矣。後信就封，至楚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不聞此母卻之，則其非異人明矣。又：諸葛武侯《出師表》有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當時。予嘗歎息其言，此潛龍之學也。人固有徒步取將相，提百萬衆呼吸雷風而不能全其性命者。如韓信，未遇時凡歷數死，亡食淮陰則可以餓而死，少年侮之則可以鬬而死，亡楚歸漢則可以亡虜死，至連敖坐法兵在其顎矣。屬有天幸遇滕公，故得不死，非信之能自必其不死也。而功成之後，卒以反死。嗚呼，性命之於人甚矣哉，非大賢亞聖其孰能全之。又：龍且爲楚將，陳平以骨鯁臣稱之。以善戰如黥布，而且能擊破布，計其人亦非淺淺者。囊沙之戰，且以輕信被殺耳。使信威望素高，且有畏心，堅壁清野，持牢不戰，信未必不坐困也。秦人伐趙，戒士卒無得洩武安君爲將者，卒殺趙括，阬士四十萬，有以夫。《雅似堂文集・淮陰侯》：有神降於潁川者，語巫曰：孤淮陰侯也。有博士負氣而豪，頗知古昔，攘臂而揖神曰：公之奇能，蓋於當代，百戰而下齊，豈不知高祖之欲私齊且戮楚乎，挾術自王，不智一也。四海既定，天命有歸，不度德量力，志放於邪，不智二也。既懷攜貳，動思疑人，先事曲防可也，以英姿雄略爲一婦人所收，不智三也。神謝曰：此韓信事耳，何以責孤哉？博士唾巫而逐之曰：山鬼知淮陰侯而不知韓信，豈能知一歲事耶？神怒曰：孤雖武夫，然古且粗涉，博士讀書，汎覽《史》《漢》，豈宜不及其餘，反唾孤。爲遂去。文子曰：神必上谷太守王公霸也，責博士言頗近大雅。《史記會注攷證》卷九二引馮班評：陳豨以賓客盛，爲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逆謀。且豨以信幸爲趙相國，將兵居邊，非韓、彭之儔，有震主之威，據大國者也。何爲先自疑而有反慮乎？韓信處嫌疑之地，輕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關中雖虛，未能全無備，亦不可信也。【略】史公依漢廷獄案，叙入傳中，而其冤自見。《竹垞文類》卷二六《韓信論》：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爲進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報不爲重也。迨于楚爲郎中，投漢爲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沒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爲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雖葅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僞遊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后者，包藏禍心，

以爲信不死必不爲所用，由是文致其辭，戮之鐘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豨爲！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爲高帝所殺，則雖葅醢無憾，其爲是言者，深憾爲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經史辨體》史部《淮陰侯列傳》：前半，叙信將略；後半，詳序齊人蒯通說詞及信答語，以深明信之不反也。通語云，「時乎時，不再來」。蓋信反不反，決之此時也，此時不反，乃後與豨謀，信雖愚，不至此也。信死曰，「悔不用通計」，亦正自明其冤。傳後詔捕蒯通一段，文情無限。《方苞集》卷二《書淮陰侯列傳後》：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迹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腿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國朝文匯甲集》卷五九藍鼎元《書淮陰侯傳後》：淮陰侯之冤，前輩論之詳矣。余謂當日情事，高帝未嘗不知之，特畏惡其能，不勝褊刻之見，姑爲是昧心舉動耳。不然，以謀反大逆之人，恨不得立齊斧鑕，豈容赦罪封侯，又與從容談論，遲至五六年，始殺於婦人之手哉！教之反者，尚可免烹，帝固知信之實心事主，不聽人言也。然則信非呂后，亦未必遂夷三族。蓋帝雖惡其能，猶知其心，后惡其能，則直恐爲他日外戚之患，將使劉氏不可危，呂氏不得措手足，所以切齒忍心，必急急焉除之也。觀於彭越之死，亦由呂后。高帝甫崩，即與審食其謀族諸將，意可知矣。女子小人之禍人國，必先毒螫其羽翼，墮壞其柱礎，然後可以爲所欲爲，而無復顧忌。惜高帝在其術中而不覺也。以一念之褊刻，釀惡婦之亂階，社稷宗廟幾至覆滅，嗚呼，可不懼哉。《史記半解・淮陰侯列傳》：信本用左車之策，欲遣辨士風齊，且燕國從風，其策已效，乃至鄜生下齊，而反改聽蒯通舉兵襲齊者，爲鄜生非信所自遣，而無以收下齊之功也。其必欲收下齊之功，何也？當請王張耳于趙時，早自蓄王齊之志也。信之始求李左車也，何等隆重，意氣何等投合。看來左車識量，高信一等，使其始終佐信，當有深益。而乃以私心一動，背棄其言，至使左車滅迹掃影而去，豈不重可惜哉。史公此後亦若忘卻左車，無復收煞者，所以深責信之聽蒯通而失左車也。至于破齊乞王，蹻足附耳之間，殺機密伏，而猶燕雀處堂，自謂功多不奪我齊，豈不惑哉。然信一生志願，只在封王；既爲齊王，願望已畢，并無絲毫反念，而卒以赤族，故史公既深責之又重傷之。既深責信之矜功要爵，自取滅亡；又重傷漢之蓄意剪除，激令怨望。因特詳叙蒯通說信反漢奇策于前，更將釋通之罪作結于後，以見通勸信反猶得無辜；信本不從通反，而漢奈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于此極也。如此看出下半篇作意作法，方得明透。舊評亦多約略見得，但說來猶欠圓足耳。《松桂讀書堂集》卷四《讀史》：淮陰謀反，史公不辨其誣，而先述其不聽蒯通語一段，所謂不辨之辨，有深於辨者矣。《陔餘叢考》卷五《史記四》：《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乎爲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另爲通作傳，以此語叙入《通傳》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于《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迹見，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卻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此語而爲通作傳，反略其語于《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午風堂叢談》卷一：「狡兔死，良狗烹」四語，見《史記》，本《吳越春秋》范蠡「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云云。「不特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二語，本《前漢書》京

兆督郵侯文之言，不始張綱。「驚鳥累百，不如一彎」二語，本鄒陽《獄中上書》，不始孔融薦禰衡。可見古語當知所本。　又卷三：韓師德曰：《史記》書韓信之語曰：「吾悔不用蒯通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兒女子，指蕭何、呂雉也。班固略其語，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手」，殊失本指。水上軍闕入，班固刪去，亦非。《史記志疑》卷三二：信之死冤矣。前賢皆極辨其無反狀，大抵出于告變者之誣詞及呂后與相國文致之耳。史公依漢廷獄案叙入傳中，而其冤自見。一飯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寧負高皇？不聽涉、通子擁兵王齊之日，必不妄動于淮陰家居之時；不思結連布、越大國之王，必不輕約邊遠無能之將。賓客多，與稱病之人何涉？左右辟，則絜手之語誰聞？上謁入賀，謀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將者亦復部署有幾。是知高祖畏惡其能，非一朝夕。胎禍于蹶足附耳，露疑于奪符襲軍，故禽縛不已，族誅始快。從稀軍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亦諒其無辜受戮，爲可悯也。獨怪蕭何初以國士薦而無片語申救，又詐而紿之，毋乃與留侯勸封雍齒異乎。《淮南文略》卷四六劉彬《韓信論》：韓信之壁於趙也，漢王奪其軍。及壁於定陶也，漢王又奪其軍。余以爲韓信軍紀之不嚴，莫甚於此，而臣節之不終，亦基於此，雲夢之縛，所由來也。然前後之奪同，爲其奪者則不同。定陶之時，漢王方破項羽，全軍而返。信之壁壘雖嚴，都尉軍吏，誰不知爲漢王，孰敢拒不內者，且其勢亦不可拒，既可馳而入，既可奪而易，亦已疎矣。若在趙之時，敵境新定，方與張耳兩將同卧壁中，乃壁門之外，曠若無人。漢王之來，祇稱使者，非有儀從之盛，車馬之壯，以巍巍之勢臨之也，而曾無一人呵問而禁止之。假使趙人復叛，詭稱漢使，或刺客他盜，亦任其馳入乎？信之疎慢，尚可言哉。漢王於此，早已窺其可侮，故一入即奪，再入再奪，若玩弄嬰兒於股掌上，信亦無敢少有慍怒不平者，其膽已陰褫矣。雲夢之縛，亦不啻一嬰兒耳。而所以不能保其終者，實此兩奪其軍，有以啓之。何則？方是時，總大將之權，領十萬之衆，漢王將以其身繫安危者。夫信也又嘗襲破齊王矣，請爲假王矣，固陵之會不至矣。抱不世之勳，挾震主之威，而有專擅驚駭之疑，有事之際，而猶一奪再奪，變置更易，若小吏然。信雖外不敢怨，豈無所創於心。及天下已定，漢王固不能忘情於信，信亦豈自忘於此乎！於是之國之初不思爲善保其身之計，而陳兵出入，自貽謀反之告，懲於此也。迨降侯以後，又不能斂躬靜處，安守其位，輒與陳稀通謀。此何時也，而爲此事，其智慮且出絳、灌下，顧羞與之伍耶？吾嘗愛其所語漢王還定三秦之策，與蕭、張不謀而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繼而禽魏、取代、引趙、脅燕，用兵善矣。奈何獨不善於保身也，惜哉。或者齊已降而信襲破之，未央授首，適足爲鄜生之報也。不其然哉。《清芬集・書淮陰侯傳後》：信以佐命元勛而死疑獄，高帝高后信寡恩矣。雖然，信亦有以自取。蓋漢之殺信，始于鄜生之烹，訣于假齊王之請。當信之入趙也，王使鄜食其說齊王廣，不折一矢下齊七十餘城，所謂一夕話賢于十萬兵也。時信方勒兵趙壁，虎視青、齊，勢同壓卵，則齊之歸漢，以王之明，豈不知信亦與有功乎？且張王，信之貳也。功不半信，得王趙，如信者，亦何俱功不及豎儒不足致王哉？乃用蒯通計乘間襲齊，致鄜生烹，是直信烹之也。夫鄜生，王之幸臣也，從漢王久，累建功與良平先後。忽以信死，王惜鄜死，畏信專而殺信之心起。當此之時，爲信謀者，惟深自斂抑，歸功于上，引咎于己，猶可自挽。乃計不出此，而據齊請封，跋扈已甚。當良平蹶足時，而漢王殺信之心已斷斷乎不可解，雖無赦官徒襲呂后之謀，信其不死乎？彼雲夢之執，特無辭以殺之耳。大抵蒯通之輩知有功利而不知天命，信知有天命而不能不惑于功利，故卒動于蒯通之說。而漢乘秦後，士習反覆，王所目睹，疑忌方甚。加以信戴震主之威，素所畏惡，又數投所忌，以甚其疑。陷身死亡，亦其宜哉。嗚呼，以信之才，足以掀揭天地，顛倒一世，卒至身敗名裂，蒙不韙之名以死，倘《霍光傳》所謂不學無術與？抑班孟堅所謂明哲保身之實難與？然終未陷身不義與後世以可原之迹者，猶幸其不聽鼎足之說也。《雅歌堂文集》卷四《再書淮陰侯傳後》：太史公責淮陰不學道謙讓，說者謂當如留侯從赤松游，辟穀紫陌山則無患矣。余謂史公非指道家言，蓋返復《易》理而有以得處功名之際，況身任大將握重兵，則《易》理尤不可不精。《易・謙卦》曰「利用侵伐」，又曰「利用行師」。初以爲將兵之道在于猛勇，而顧以謙謙君子爲師貞之丈人，及讀孔聖《繫辭》，乃知致恭以存其位，則自古大將以功名終，未有能出於此者。故聖人於孟之反，有取其不伐；而於子產之行，已合乎恭之禮，有君子之道焉。嗚呼，噲等固羞與爲伍，然必欲稱王，以異於列侯，在淮陰不過欲自尊耳。不知謙尊而光，能以功下人，而後人不敢與爭功，此大禹之聖，顏子淵志願學之者，莫要于此。故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在師中吉有不承天寵乎？淮陰惟自滿假，所以遭漢高之忌，然必有噲

等輩讒於其間，則勝氣所凌，終釀鐘室之禍。史公爲淮陰惜，實不僅爲淮陰惜。蓋歷代功高震主者，鮮不受族誅之慘，惟謙亨君子有終。故聖人于《謙》卦寓行師之利，而于《師》卦貞丈人之吉。惟人已老成，自無傲氣，而萬邦惟懷，所以合乎勞謙之君子。學者甚無以，必求黃石如子房者，然後爲全身之術哉！是言也，姑借淮陰發之，實千古建大功者當奉爲玉律也。《劬書室遺集・讀史記淮陰侯傳論》：嘗讀《史記》，至《淮陰侯傳》論，竊怪丈夫患無才，而淮陰竟以才死，且冒不韙之名，不禁爲之掩卷三嘆也。夫以淮陰挾不世之才，微特非噲、灌等伍，并遠出酈侯之上，故漢高深畏其能，已非一日。假令有意謀叛，當早在王齊之時，乃武涉說之而不從，蒯通說之而亦不聽，則其始終不忍背漢，已可具見。安得止據舍人之弟告變數語，而遽斷其爲反哉！然當日不察虛實，竟置誅夷，人亦知爲千古疑獄。但繹告變之詞，實無反事。近人林西仲已嘗論之云，當陳豨之過辭淮陰，既辟左右矣，挈手步庭之語，誰則聞之。豨客不法，事連豨，又聞上召，自疑而反，與淮陰何涉？即云上討豨時，淮陰稱病不從，然淮陰在洛陽，以上畏惡其能，稱病不朝已久，非自擊豨始也，以此定其與豨通謀，可乎？至所云欲夜詐詔赦諸官徒奴，以襲呂后太子之說，其誣尤甚。夫帝之自將討豨也，豈不計及洛陽爲根本重地，而使呂后太子擁重兵以居守乎。淮陰以稱病不朝之侯，縱欲爲豨中應，既無兵權，即盡赦諸官徒奴，爲數幾何？且非所屬久練之衆，安能驅令爲逆而可以濟事？況詐詔之舉，僅云與家臣定謀，則尚在未發也，又何云部署已定乎？借令已定，則事機成敗，間不容髮，何又云使豨待報乎？果爾，則誅夷之日，亦當分別逆黨置法，乃定謀之家臣不問，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詞，豈法可加于無辜之三族，獨寬于共事之腹心，無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變，乃呂后陰爲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文致其詞無疑矣。故高帝聞其死，且喜且憐之，亦知無辜受戮，爲可憫也。今觀太史公所爲傳贊，叙其叛逆事迹，語多微詞，即其贊末所云「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則非叛逆之時可知。至其以夷滅爲宜，特以本朝所行，不得不如此立說，此不但見其措詞之妙，抑且見其持論之公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三：《淮陰侯列傳》：彭城敗散，而後信收兵至滎陽，破楚京索之間。下魏破代，而後漢輒收信精兵滎陽距楚。成皐圍急，而後漢王至趙，馳入信壁。此三役，皆高祖有急，賴信得全。子長于此等處，頗爲用意。《癡學・讀史筆得》：韓信之出胯下，張耳之贅陳餘，使受吏笞，此種見解，俱管子之忍小忿而成大謀伎倆。老子之以退爲進，亦此意。《愼宜軒筆記》卷四：《淮陰侯列傳》武涉蒯通二段，反覆曲盡，不厭其詳，所以見信不反于此時，則後之反乃妄致之辭耳。《史記評議》卷三：《淮陰傳》，有正寫，有特筆。叙淮陰計畫及其戰功，此正寫也，雖說得酣暢淋漓，猶在人意想之中。叙武陟之說淮陰，蒯通之說淮陰，則以最鮮明最痛快之筆出之，叙淮陰教陳豨反漢，則以隱約之筆出之，正以明淮陰之不反，而絜手避左右云云，乃當時羅織之辭，非實事也。又恐後人誤以爲眞，更以蒯通對高祖語，安置于傳末，而曰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則淮陰之心迹明矣。凡此，皆所謂特筆也。至于淮陰失處，在請爲假王，與後來羞與絳、灌爲列，故傳亦不爲之諱。而贊語「學道謙讓」數句責淮陰處，似迂而實正，即起淮陰質之，亦應無可置對。「天下已集，乃謀叛逆」，與《絳侯世家》「不以此時反」數句同意，出此含蓄，更覺佳妙。

《田儋列傳》《史記辨證》卷八：遷于《張耳陳餘傳》結趙局，《魏豹傳》結魏局，《韓王信傳》結韓局，《盧綰傳》結燕局，故復傳田儋以結齊局焉。上篇言陳豨待賓客如布衣交，以致隨之者千餘乘，然麾下卒受漢購而敗豨。因憶田橫得士，從洛陽者不愛官，在海島者皆自殺，相越豈不甚遠哉。故篇末以田橫作結，并眨及亂齊驕淮陰之蒯通，爲結客者作鑒焉。《畹蘭齋文集》卷一《讀田儋傳》：太史公論蒯通，以謂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以是甚通之謀。蓋史公痛田橫淮陰之死，故云爾。余觀通說淮陰侯擊齊，其繫劉、項氏成敗興亡之局，非淺鮮也。方是時，楚數破漢，益強，相距滎陽，漢勢岌岌，獨利齊之不楚與耳。然齊自王田榮，并三齊之地，相橫，賢能得士，既復定齊，其勢足與楚、漢鼎足天下。漢雖遣酈生往說下之，能必齊之終不倍漢而即楚乎？魏豹來屬，歸乃復畔，彭越亦居梁地中立，況田氏骨肉之不相恤，于漢何有？誠令一旦倍漢即楚，漢事去矣。淮陰幸聽蒯通計襲取之，收全齊之地，絕諸田之患，利盡東海，士卒益盛，雖微龍且敗亡，項王安得而無恐乎？然淮陰且以齊變詐反覆，請爲假王以鎮之，其謀漢信得矣，惜其所以自爲謀者未審耳。夫通者權變士，方爲淮陰計時，其心亦第忠淮陰耳，而劉、項成敗興亡，遂決于此。明者可以悟用兵之機要焉，非以善蒯生云也。《史漢求是》卷二七：史公搜奇以列傳，誠此傳之奇之爲奇者。橫業誠無足

廣衍，乃有剽之奇情，而又有從剽者如是之伙，即無須著色，而亦簇簇若生新矣。班氏仍之，而少所置易，殆不敢逞矜其私智也夫。《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田儋列傳贊》：一贊，大半罵劇通。乃言外，不無恨淮陰。

《樊酈滕灌列傳》《史記題評》卷九五：「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云云，「流涕」數語，粗粗鹵鹵，有布衣之憂，有骨肉之悲，不獨似噲口語，而三反四正，復情詞俱竭，只是子長筆力。至二「絕」字，驚痛聲泪俱透，更千萬語不能盡，更千萬人不能道。又：《灌傳》無他異，只以十二「以」字，不避重疊，政欲班班見眼目，此紀事之轉態也。若盡如他傳，即史文千百無異。不特不必刪，亦不可刪。《史記考要》卷九：太史公各傳，文法各異。《噲傳》疊用「先登」字及「斬首若干級」字；《商傳》則疊用「以」字；《夏侯嬰傳》則疊用「兵車趣攻」、「疾戰」字；《灌嬰傳》則疊用「疾力」、「疾戰」字，斯子長文章之妙者也。《史記鈔》卷六二：太史公詳次樊酈滕灌戰功，大略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并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卻敵、曰陷陣、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此以各書其戰陣之績，有不可紊亂所授也。《狂夫之言》卷一：燕人有惡樊噲黨于呂氏，曰：宮車晏駕，將盡滅趙王如意之屬。漢高大怒，詔平、勃斬樊噲。平、勃計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有親且貴，今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令囚而致上。乃召噲接載檻車傳詣長安。平之不斬樊噲，非爲漢高，實怕呂氏。《大事記》曰：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漢高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洩。盧綰之反也，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其命雖出于高帝，實以呂后椒房之戚也。噲以呂氏女弟呂嬃爲婦，生子伉，比諸將尤最親。噲既黨于呂氏，若噲死，呂后能忘報于平乎？平嘗對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帝用樊噲，卻犯陳平此語，平以是不敢斬噲。然項王用諸項，亦是六國風氣。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之無忌，皆公族也。項王沿習此風，故悉用諸項，孰料項伯之有外心乎！諸項中唯項伯最著，而餘皆不載姓名。史但云：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以國姓而已。漢王族甚微，僅一戾夔侯兄而不用，用樊噲未幾，又欲斬之，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綠滋館考信編》卷一《樊噲灌嬰》：蘇子以噲死于惠帝之六年爲漢幸。余意不然。觀噲之鴻門誚羽，排闥泣諫，忠直凜然，豈從反賊。論噲者特以呂須之故。夫朱虛侯不以呂祿女爲婦乎，猶不以親故私諸呂，而噲之見豈出朱虛下耶！然則，假令噲不死當若何？以噲之戇，必不能如平、勃之養晦待時，其爲面折廷諍之王陵乎。灌嬰受產、祿之委任而屯兵滎陽，連結諸侯，使太尉得構會以成功，爲漢名臣，與平、勃比肩矣。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九五：子長一手作《項羽紀》與《樊噲傳》，兩處俱叙噲入鴻門事，《紀》則豐贍，傳則簡至，俱如畫筆，學者于此中可窺作文關竅。又：《滕公傳》以「太僕」二字爲主，凡四「爲太僕」，五「奉車從擊」，四「以兵車輒攻戰疾」，五「以太僕從擊」，三「以太僕事」，種種戰功，自始至終不離「太僕」，此子長作文用奇處。《漢書》削「常奉車」者三，削「以太僕」者三，削「以兵車」者一，難以窺文章之奥矣。《舒藝室隨筆》卷四：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侃侃數言，深切簡括，得大臣之體，不謂出之于噲也。案噲入關諫沛公出舍，至鴻門說項羽，理直辭壯，足折羽之氣，此其人必不肯黨呂后以危劉氏者，以須比雉，幾與祿、產同論，冤哉。《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九五：此篇以四人戰功爲主，與叙曹參周勃戰事略同，皆撮叙功狀，不載方略，此太史公所以爲峻潔也。

《張丞相列傳》《東坡志林》卷四《趙堯設計代周昌》：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祖，爲趙王置貴強相，獨周昌爲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爲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爲，特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爾，安能爲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爲高祖謀，其自爲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史記半解・張丞相列傳》：試問何故此傳定該以官串人？何故兩丞相傳中定該將從前御史大夫，不問賢否，并著一傳，不幾于茫然乎，豈史公漫然而作此章法乎？不知史公微意，乃深惜周昌之不得爲丞相也。昌立朝廷則蕭、曹卑下，安太子則留侯同功，身價過蒼與嘉遠甚。使不左遷而得爲丞相，當孝惠高后時，

必大有可觀者，奈何以私故弃之諸侯，致使終抑鬱以死哉！此史公之所爲惜也。其不另立傳何也？另傳則反不見其不爲丞相之可惜，若明以此意入論贊，則又生硬非法也。惟合之等爲御史大夫而得爲丞相者傳中，彼以賢而得爲丞相，此尤賢而不得爲丞相，則此之可惜不必明言而意已曲至，文章倍覺含蓄有味，此傳之所由合，而以官串人之法之所由生也。然昌爲御史大夫，至蒼尚隔數層，既以官串人，即不得不牽叙諸御史大夫，此趙堯、任敖等之所以幷著一傳也。然既將諸人幷著，又焉見其專爲周昌？曰《蒼傳》中間固止有《周昌傳》也。前周苛、後趙堯，皆附《昌傳》，見任敖雖略提叙，究與曹窋同爲昌後蒼前之過接耳，以此知其專爲周昌也。于《蒼傳》則云「蕭何爲相國而蒼乃爲主計」，于《昌傳》則云「與蕭、曹等俱封」，又云「蕭、曹等俱卑下之」，又云「上尤憚周昌」，又云「上以留侯策即止，而昌廷爭之強」，又云「呂后、大臣，素所敬憚」。是皆特筆，相形見昌遠勝于蒼，以此知其深惜昌之不爲丞相也。然則《昌傳》曷爲不直先蒼而嵌于《蒼傳》之中間？曰：此正明其爲丞相傳也。傳爲丞相，而叙至丞相方爲御史大夫時，忽然追憶從前之賢御史大夫而不得爲丞相者而姑附傳焉，乃所以深致其惜之之意也。然則任敖曷爲亦用提叙？曰：此固文勢自然之瀠洄，亦史公故設之疑陣，而敖特以呂后舊德用，非有他長也。由其姓名別無所見，既已叙及，因以叙之者略之，而窋之不與大臣共誅呂祿，則益非昌匹也。御史大夫已尸位矣，而相與不相，又何論焉。以此益見史公評傳周昌之獨深惜其不爲丞相也。故以丞相名篇，以御史大夫作綫。其故皆爲周昌而起，而章法之所以確不可易者，乃在乎此。解此乃見其文心之幻化，精神之飛動，意味之深長。否則，尋行數墨而已矣。明如王、唐二先生，而徒見其表，莫窺其裏，史公有知，不當嘆息泉下乎。葛鼎、金蟠匯評《史記》卷九六引鍾惺評：以「丞相」二字作眼，卻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重丞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傳止蒼一人，而周苛、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灌嬰、申屠嘉錯出點綴，承轉收應。或用蒼引起，而諸人繼之；或中入蒼，而諸人先後周始之。數人出處數十年，官職用舍沿革，繼續藏露，其文至變，不當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張丞相列傳》：《張丞相傳》筆法甚奇，因蒼嘗爲御史，而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皆以嘗爲御史大夫，故牽連得書。《本傳》以蒼起，以蒼結，一傳中包數小傳，統看又仍是一傳。《蒼傳》後係以申屠嘉事，見漢相如嘉者即不可多得也。然嘉非完人，以才能忌鼂錯，欲生端誅之，至反爲所賣，故贊語以無術學少之，而其題止曰《張丞相傳》。《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張丞相列傳》：漢初文臣，御史大夫與丞相幷重。張蒼、申屠嘉兼兩職，故合傳。其餘爲御史大夫者五人，具有聲績，故列叙之。爲丞相者六人，皆無所發明，故總記其名，以爲娖娖備員者戒焉。漢興，爲御史大夫者五人，皆在張蒼之前。張蒼既相，而申屠嘉代之。故于蒼相淮南，預書「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然後五人之爲御史大夫。脈絡相貫，而主客之分判然。蒼以前爲丞相者，名跡顯著，故不復言。嘉以後爲丞相者六人，別無所表見，故最其名氏，而以娖娖備員蔽之。別有見者，不列，皆義法之不得不然者。《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張丞相》：或曰：周昌何如人也，曰木；趙堯夫何如人也，曰紿；申屠嘉何如人也，曰憨。至於張蒼，非無才技，觀其不負王陵，殆亦一時長者。而史公獨以肥白如瓠美之，更以身之長短爲封侯失侯之驗。夫蔡澤曷鼻，范雎舉代；王商重威，單于卻走，晏嬰五尺爲齊名相，曹交九尺唯知食粟，人之容貌詎有定哉。史公若曰漢家置相取材，蓋如是而已？

《酈生陸賈列傳》《黃氏日鈔》卷四六《史記・酈生陸賈》：酈生爲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于辨也。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乃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辨說歟。朱建以母死無以爲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嗚呼，此其所以惡也。《史漢文統・史記統・酈生陸賈傳》尾評引鍾惺曰：陸生蓋子房流亞，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其出手做事，大者在聯將相之交誅呂安劉，而審勢藏機，終不露其迹。又引童養正曰：陸賈文詞高雅，則使南越稱臣，謀慮深遠，則使交歡平、勃，安劉誅呂，此豈徒事口舌徼倖成功者哉，伯敬以爲子房流亞，其洵然乎。《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酈生陸賈列傳》：陸賈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其全身遠害，排難解紛，功立而無可指名，事成而不爲權首，則似深於黃老之學者，特外以儒術文之耳。賈素善辟

陽侯，乃勸辟陽侯交朱建者，蓋心知辟陽侯所爲不法，厥將及己，故嫁之於建也。及孝文誅辟陽，客以建嘗爲畫策捕治之，建遂自剄，而賈獨全，此則學黃老者之微巧也。先輩多謂陸生有功儒術，恐非至論。《達觀樓集》卷九《酈食其隨何蒯徹》：隨何以說客下九江，酈生以說客下全齊，三寸舌賢於十萬師，辯士若此，亦何惡於辯哉。且楚漢相爭，智勇俱困，九江歸則漢勢成。楚拔滎陽及成皐，而酈生請漢急據敖倉粟，楚則積聚被燒，尤爲興亡一大機，二生有功於漢亦多矣。蒯徹不知天時人事與道義，悗悗教信叛逆，使信卽如徹言，能阻漢之不興乎。利口覆邦，徹之謂也。《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酈生陸賈列傳》：賈與尉他語，入《南越傳》則傷國體，且紀其五君九十餘年事而漫及此，枝且贅矣。再使南越，語不復詳，恐複也。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三：酈、陸二公，卓識雄才，不在三杰下，而當時無盛名者，一以狂生掩，一以說士自晦耳。【略】太史合而傳之，見二公皆有大功於漢，而未盡其用，酈以被陷而不能盡，陸以自晦而不肯盡，均有惜之之意焉。使酈盡其用，則三杰而四矣，陸盡其用，則三杰皆後矣。陸公蓋深得聖人《詩》、《書》之教，而善用黃老之術者歟。《詩》、《書》之教深，故頎頎導主，黃老之術善，故步步讓人。酈公同時尚多幷駕者，陸公則漢廷一人而已，其保國保身之智，張良或可幾及，而道學則遠不逮矣。余嘗擬其倫爲之傳說，豈阿乎。《舒藝室隨筆》卷四：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案：朱建事何足道，史公因與其子善而及之；然惠帝及漢大臣之欲誅辟陽而不果，則賴此而見，亦非徒蕪累筆墨也。《國朝文匯乙集》卷一六瞿源洙《陸賈論》：陸賈游說不若酈生，而文辭過之。禮儀不若叔孫通，而儒雅過之。不爲張良之辟穀，而琴劒風流過之。不尙陳平之奇計，而謀誅呂氏過之。漢初諸臣，人品無出賈右者。獨其與審食其交遊，君子譏焉。而吾獨謂此陸生之機權也。夫賈與食其，若薰蕕之不相入。食其欲交朱建，建鄙之不與通，賈之高傲勝於建，顧納交於食其，以陰脫其禍。又爲之畫策於高后既歿之餘，故呂氏盡滅，食其獨存，賈之力也。計其往來之迹，若不惜陰穢之污人者，豈藉食其爲奧援哉？非也。當是時，呂氏之勢張矣，陳平號爲智謀，而一籌莫展。賈獨發其端，與之定計交勃，劫商，籠酈寄，紿呂祿，矯納太尉北軍，遂以成左袒之功。故史云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卽此數事也。平不能而賈能之。此必食其輸呂氏之情，時發之賈而無所諱，故能披呂氏之郤而中之也。蓋食其爲呂氏私人，高后之意旨，祿、產之陰謀，諸呂之所欲爲，潛機密畫，惟食其能得之。而其人，愚人也，可以術致，故姑與之交，善爲之謀，令食其心德之而不我疑。且賈已病免家居，以酒食嬉遊自豪，若置理亂於不聞者，非呂氏之所忌，食其遂與之親暱而無隱情。今夫入人之黨，始能離其黨，瞷人之謀，始可伐其謀。故兵家有因間用間之術，而賈行之於食其，直使之諜呂氏而得其情，於是成算裕於胸，遂乘機而立決。故吾謂賈之交食其，正其誅鋤呂氏之微權也。吾觀古者君子與小人相攻，君子多敗，小人多勝，蓋小人能用君子，君子不能用小人也。夫欲除君側之惡，而無人於君之側，又無人於惡人之側，則何以洩其隱而破其機。陳蕃、竇武之攻宦官，是矣。當時宦豎之中，豈無食其其人者，可以陽交而陰用之，使之通外內，伺瑕隙，徹宮聞之壅蔽，而漏羣醜深密之情，則一舉戡之，當亦如呂氏之易，不務出此而冒昧舉事，卒之駢首就戮，毒流天下，而社稷遂傾。吾甚惜其時無一陸生爲之謀主也。

《傅靳蒯成列傳》　《史記題評》卷九八：此敘戰功處與《曹相國世家》並《樊酈滕灌列傳》同一凡例。《史記考要》卷九：傅寬、靳歙戰功多，而蒯成侯功少。此傳敘傅功，連用「屬」字，敘靳功，連用「別」字及「破之」字，文體變化與《樊酈滕灌》相類，非太史公不能作也。《漢書》仍其文，少所刪潤。說者乃謂此傳原缺，豈後人采《漢書》補之耶？《松桂讀書堂集》卷四《讀史》：《傅靳蒯成列傳》褚少孫所不能爲，疑本屬太史公筆，先亡而後得之。《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傅靳蒯成》：寬、歙從征伐屢有功，而周緤戰無可紀，均封侯，大率皆恭謹無奇材異能。以視信、越，鴟鳩笑之。然身處猜忌之世，無奇所以爲材，無異所以爲能。芻狗當其祠祭，貴如蓍蔡，及其已祭，踐踏之而已矣。昔者，鄧析鑄刑書而駟歂豢而誅之，智伯灌晉陽而韓魏肘而殺之，何則？雋才之爲害也。三子沒，一謐景，一謐肅，一謐貞，知所以保身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三：子長於當世艷稱之功臣封爵者，皆不甚滿意，常以不可知有歸之天命。如於蕭何則曰：「磽磽未可奇節，依日月之末光。」於曹參則曰：「以與淮陰侯俱。」於樊酈滕灌則曰：「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於傅寬靳歙則曰：「此亦天授。」於衛青亦曰：「天幸皆以成功委之於命，雖要歸有良然者。」然亦由子長褊衷，不能忘情於功名，故時時以命字置

諸喉舌之間，若仲尼則罕言命，且不答南宮适羿、奡、禹、稷之問，玆其所以爲大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史記考要》卷九：《老子・洪德》篇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叔孫先仕秦，既而降漢，故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也。後漢荀爽、白首隱居，卒就董卓之辟，而欲有爲於其間，故范曄作傳，亦援太史公語爲贊云。《精選批點史記》卷五：此等傳似不爲本人，但爲漢叙事耳。《史記評林》卷九九：按傳內遷都、使虜、和親、徙大姓，皆漢初大事也。太史公只叙此四事，而敬之功業自見矣。又：二世雖暴虐，通已臣事之矣，鼠竊之對，與指鹿何異？太史公首次此，而通之希世取容可概見矣。《狂夫之言》卷二：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即使與之並爭功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冷眼覷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即日西行，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擾攘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婁敬取功名于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至于謁見漢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初敬脫輓輅，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聽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對。大抵倉卒不能自達，是用世人一大病，敬欲自達于倉卒之頃，故衣褐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帝亦不復召矣。《史漢文統・史記統・劉敬叔孫通列傳》尾評引茅坤曰：小論中「希世」二字，一篇精神所注處。又引陳繼儒曰：劉敬勸都長安，逆覘虜情，皆磊落出人意表。叔孫通興朝廟之儀，以止醉呼擊柱之患，庶幾合於時宜，未可以魯兩生不行，而罪其阿世爲也。又引李陳玉曰：叔孫通雖陋，然兩生之言亦未究其本也。夫天下不可一日無禮樂，所謂百年而興者，及其成功耳。若必待百年而後議，則百年之前所爲治者何事哉！但言叔孫通非其人，則得矣。又引鍾惺曰：高帝胸中先有「皇帝」二字，被叔孫窺破，此漢儀之所以就也。文帝不聽賈生言復古禮樂，亦緣先有綿蕞之儀以塞之耳。《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劉敬叔孫通列傳》：婁敬言都關中之利甚至，而高帝以羣臣言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帝之從留侯如此。當在秦宮中時，樊噲諫帝急還霸上，帝亦不聽噲而聽良。夫噲與敬之言，皆與良無異，兩人又先發而帝必欲決之於良，帝與良固終身以之者也。明於擇人而簡於應事，眞帝王之略哉。《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叔孫通》：叔孫通之仕漢也，以制儀禮曉典章爲漢所重，而當時諸生稱通爲聖人，吾甚鄙之。按：通曾仕十主，以諂佞取富貴，此名教中之所不容者。漢不罪之擯之，而反尊之寵之者，何也？其何以勵天下後世之風節也？吾故曰：叔孫通，終諂媚一小人耳。《稗史彙編》卷八九《叔孫面諛》：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爲秦博士，二世怒諸生之言反者，通即詭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城鏁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偸，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乃喜。迨秦亡則事楚，楚蹶則降漢，短衣楚製取悅高祖。兩生有言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是其志不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身狥國者哉。其諫易太子，特一時小忠。而《楚漢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太史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此不過勉爲危言，以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劉敬叔孫通列傳》：《禮書》痛漢用秦儀，三代聖制由是沈湮，而成之者實通。然時主之所用也，不敢斥言其非，故於《後論》隱約其辭，若褒若諷，而希世之污則假魯兩生以發之。篇首載秦二世之善其對，以爲面諛之徵也。末載原廟之立，果獻之興，著其憑臆無稽，以示所言漢儀法，皆此類也。《史記鈔》卷四：劉敬建都關中議，自具卓識，留侯贊之，高帝納之，遂定漢家四百年之基。叔孫通朝儀一節，原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議者以爲適俗，不合典禮。然此議一定，後代大抵因之，似未可盡非。特其歷仕委蛇，周旋人情，純是軟熟圓通一派作用，豈即所謂知時變，識世務者耶？太史公贊語，若美若諷，餘味曲包。《史記餘論・劉敬叔孫通列傳》：案史公言婁敬之智，其言都關中及匈奴不可擊，具見碩畫，至請以公主妻單于，開千古和親之釁，此則罪之大者，匪直謀之不臧也。史公止贊其建都之安，而不及他事，可云特識。又：叔孫生諛臣耳，史公論其希世度務，道固委蛇，又借魯兩生語形容之，譏刺深矣。班生贊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而刪史公語，失之。《史記辨證》卷八：劉敬定國都，叔孫通定朝儀，遷逐合傳。然敬勸高祖徙豪強，

開十六國移民之禍；通爲高祖籌時變，開公孫弘阿世之端。史於通多微詞，亦以其爲諛儒也。《麗郡文徵》卷八趙宗熙《劉敬論》：歷觀古今禦戎之策，未有失如劉敬和親之甚者也。圖一時苟且之安，遺數世因循之害，甚矣，籌邊扞圉可不謀之非人乎！劉敬者，以口舌得官，而徼幸之小人耳。既知冒頓殺父妻母，不可以仁義說，而欲以嫡長公主妻之，使其子孫爲臣，是吾所未喻也。敬又謂：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顧何以和親既定，匈奴仍往來苦上谷以東乎？甚至高祖之陵土未乾，而孤儐獨居之書瀆謾呂雉，安在不敢亢禮乎？不知父母，何知大父，劉敬之言陋於是矣。或曰：當時陳豨、韓王信既反，又新有白登之難，士卒罷敝，瘡痍未復，而冒頓控絃四十萬騎以苦北邊，舍和親計將安出？曰：白登之難，未嘗橫尸徧野也。陳、韓雖反，而韓信、周勃、樊噲、灌嬰之屬，將臣如故也，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屬謀臣自在也，縱不能戰，詎不能守。意敬將請修邊備於雁門、雲中、平城、高奴，諸各置大將，設以重兵，彼來則擊走之，而勿追，彼服則禮遇，而勿臣，以靜制動，以柔馭剛，游刃有餘矣。計不出此，而猥言和親，陋哉。且和親有不可者三焉，戎狄蠻夷禽獸之族，而堂堂公主系出天潢，以此論昏爲辱誰甚，一不可也；公主之於太子輕重雖殊，而君后之愛之則一也，子留受榮女遭受辱，論之恆情在所難堪，雖代以宗女，而名分仍存，二不可也；其或降尊就卑，能使宗社人民從此安集，亦不惜以一女子易天下之福，而虎狼無厭之冒頓又匈奴尤不馴者，勢難風諭以禮節，三不可也。具此三不可，而劉敬靦然言之，高祖居然許之，羣臣亦貿然安之，吾不解漢之君若臣何心也。自時厥後，英明如文，決斷如景，威力如武，皆因仍不革，而匈奴寖驕，寇盜卒不衰止，累世之害，劉敬一言遺之也。甚矣！籌邊扞圉不可謀之非人也。

《季布欒布列傳》《史記評林》卷一〇〇引凌約言評：太史公於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嘖嘖不容口，豈其本志哉。無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史漢文統・史記統・季布欒布列傳》尾評引張溥曰：按季布重諾，欒布輕死，非爲氣任俠者不能，故同傳。《杲堂文續鈔》卷四《書季布傳後》：《容齋隨筆》謂《孟子》逢蒙學射一章後，舉子濯孺子侵衛事，事盡而止，不加論斷，前後若無關聯，而其義自顯。立言之妙，非後人所可彷佛。容齋先生可謂善讀《孟子》書矣。余亦深慕其法，謂自漢以後，誠無及者。既而讀《史記》至《季布傳》，前敘布事，後言與弟心並著名，略不詳布所終。語意未盡，而忽附高祖斬丁公事，其言亦遂止，正與《孟子》逢蒙一章適同。夫羿以不善擇友而至殺身，孺子以取友端而獲免。季將軍以盡力於主而得生，丁公以賣主而伏罪。斯二者，使在後世名家相提而論，極爲抑揚，正可寫文心之妙。今盡置言外，各發一音而遂已。金石相宜，律呂明煥，使人一唱而三復，尚不能已。此豈子長愛奇，於古人妙處必倣之耶？抑有所適合耶？要諸此種作法，自孟子而後復有一司馬子長，千載二人而已。偶與兒曹論文，因爲《書季布傳後》，以補容齋先生所未及。子長作《史記》，謂當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能如此而後可著書，亦可讀書。此豈淺人所易解耶。《史記餘論・季布欒布列傳》：案：合傳義勇俠烈，千載如生。前傳以丁公作一反照，爲季布生色，此畫家背染法。又：史公論激昂悲憤，讀之嗚咽欲涕，言受辱而不羞，又言賢者誠重其死，皆爲自家吐氣。《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季布欒布列傳贊》：二布合傳，不可得其故，及讀至贊，始知是史公快寫胸臆。只是賢者必自「重其死」，又有時「不自重其死」，二意也。《史記半解・季布欒布列傳》：二布合傳，金聖嘆取贊中「賢者誠重其死」及「不自重其死」二句爲說，是誠有之，而謂求之傳中更不可得其故，則亦未然。看來有踪迹相鄰處，有意致相似處，有作用相反處，有聲聞後先相望處皆是也。文特精悍峭厲，俠烈意象，宛然在目。

《袁盎晁錯列傳》葛鼎、金蟠匯評《史記》卷一〇一引鍾惺評：盎有智，數觀其直諫中節節寓獻媚之意，自結人主，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譎。「善傅會」三字，窺見至隱。《史漢文統・史記統・袁盎鼂錯列傳贊》尾評引來斯行曰：「不急匡救」二句，最中錯病。盎之詭讒，錯實召之，寧獨盎罪哉！蘇子瞻《鼂錯論》本此。《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袁盎鼂錯列傳》：賈誼之紲也，以絳、灌；鼂錯之死也，以竇嬰。微嬰，袁盎固不能殺錯也。貴戚大臣之足以操人寵辱生殺之權如此。《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袁盎》：盎以高世之行，三說帝，眞佞人之言。又以聖主責愚相之言說丞相申屠嘉，嘉再拜受之，嘉可謂有大臣之風，盎則眞爲佞人矣。然引議慷慨，時或有之，蓋用以濟其詐，非實有仁心者。《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袁盎晁錯列傳》：盎忌刻，錯刻深，而鄧公持議平，故得善終，因以爲章法。其子修黃、老言，亦與錯學申、商相映。《鶴泉文鈔續選》卷八：晁錯衣朝衣，斬

東市。《史記考異》謂其父死才十餘日，而身朝衣如故，未嘗行一日之喪，刑名之學，弊至於此。此論頗失之。錯父死，必衰絰不復入朝，而反者以誅錯爲名，景帝入袁盎竇嬰之讒，亦謂錯首禍，冀誅之得罷兵，猶恐錯縞服臨刑而人不信，特令衣朝衣，使衆知其爲錯，即其斬東市，亦似東面以謝吳，與凡言棄市者不同也。此條本文上，明有「上令」字，何得抹去，而謂錯居父喪，仍然朝服乎？錯死，兵不止，徒以快見仇之心，誠不免冤，而又加之不服喪之罪，不滋之冤哉！故君子細讀書不輕論事。

《張釋之馮唐列傳》《寓簡》卷二：作史者務矜於文而違背道理者甚衆。司馬遷載張釋之爲廷尉，治渭橋犯蹕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是教人主果於殺戮，寧廢法以快一時之忿，而不使群臣得以議論參決、據法以爭也。此皆爲文之過。如此類不可盡舉，讀書者宜詳之。《焦氏筆乘續集》卷五《孟舒魏尚》：孟舒與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得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官，事豈有相類如此者。當是一事，而傳聞異詞，史因以爲兩人耳。《史漢文統・史記統・張釋之馮唐列傳》尾評引茅坤曰：釋之學問作用，大略從黃老中來。又引王維楨曰：此傳或稱釋之，或稱廷尉，或稱張釋之，或稱張廷尉，各有攸當，非漫語。又引張溥曰：持法之平，大是難事。非中懷無欲而膽氣百倍者，斷不能。然史遷爲釋之立傳，廼于止梁王、諫石慶處，立爲鋪張之，眞可謂千古具眼矣。又引黃綿曰：帝幸霸陵，突然涕顧邯鄲道，及思石慶二事，甚可怪。又引鍾惺曰：釋之力諫文帝拜嗇夫，非謂其言之非也，必察其口頰眉宇之間，有一種浮詐慘刻之氣，知其非端人耳。觀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云云，繇嗇夫說到吏治，繇吏治說到「不聞其過」，則不用嗇夫一事，其先自小矣，此大臣深識遠慮之言，不當在一人一事看之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張釋之馮唐列傳》：文帝與馮唐論頗、牧之事，唐謂帝雖得頗、牧弗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使畢其說。唐不過一白首老生耳，乃於衆中面折人主，人主虛顏受之，如朋友之閒相與詰難反覆者。且唐之意，在發明魏尚無罪，使在後世，必疑其爲尚私人，不唯言不見用，身且得罪矣。今文帝乃卽日令唐持節赦尚，推此類也，左右近習豈能蔽之哉！蓋漢初懲二世深居之蔽，故天子與小臣親近如此。是時袁盎、張釋之輩，皆得出入禁中，而盎至引卻幸姬之坐，則漢以後不復有此事矣。非無盎也，無文帝親近小臣也。嗚呼！君臣隔絕，則君益尊臣益卑，雖開之使言而不敢盡其說，天下之不治皆坐此哉。《史記半解・張釋之馮唐列傳》：一邊寫二君質直不阿，一邊寫孝文從諫若流，君明臣良意象，洋溢楮上。蓋《張馮傳》之兼寫孝文，猶《酷吏》諸傳之兼寫孝武也。敘張語凡數節，皆簡直，馮語止一節，頗詳。然皆蒼勁不作態，所謂言各如人。且二君獨有古名臣風度，故史公文格亦進周秦而上之耳。雖對面旁面間出風神以動盪其文境，然終以質勁勝矣。又：史公文到緊要關節處，往往於一兩句中藏無窮奧美。如此傳結尾，「遂以奇士」句與「張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句應，固也。看來「與余善」三字更非漫設，乃與周、王二公交善張君，及王生老人廷重張君，參差映射。蓋兩傳前長後短，故結處亦以短對長，而史公一生自負不淺，只一「余」字，便抵對前三人，奇士上「亦」字，便是父子兩關，與前文天下名臣及不能取容兩層兼照也。文心深幻，妙絕千古，一經道破，確然不易，吾豈敢以穿鑿誣古人者哉。《史記辨證》卷八：袁盎、晁錯互相傾，卒皆不得良死。張釋之以長者爲廷尉，持議平，致條侯等結爲親友；馮唐論將帥，因以明魏尚之冤，視盎、錯之相傾何如耶！且景帝賞盎而誅錯，視文帝之待張、馮何如耶。四傳相連，具有微意。《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馮唐》：漢文賢主，學宗黃老，不欲爲赫赫之功者也。世惜賈誼、馮唐不遇。帝於賈生未嘗不折服，第其與難行，意蓋有待耳。一聆廉頗、李牧軼神往其人，察魏尚之功卽復以爲雲中守，唐言何嘗不用；拜唐爲車騎都尉，唐何嘗不遇。夫蟋蟀俟秋而始唫，好鳥當春而得友，苟其一書悟主，如響斯應，其爲遇也大矣，豈必侈言高爵厚祿哉。《史漢求是》卷三五：史公著字，無一虛設者。敘馮唐始籍趙，後再徙，皆爲後趙代三將之案，後卽以三將蟬聯而著於篇，則前文皆實矣。班氏亦識之，而不爲易，識之哉。後之纘文者，何竟昧昧，輒鋪其里居，知未細咀於茲矣。

《萬石張叔列傳》《東坡志林》卷三：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公之論

微，世無曉者，吾是以疏之。《精選批點史記》卷二：傳中凡用「恭敬」、「醇謹」、「孝謹」字皆一篇領袖。武帝大臣多以罪誅，而慶爲相克終者，正以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此其所以見容也。末句「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一傳深意。《讀史漫錄》卷三：武帝時，才辨之臣如趙禹、張湯，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史遷若少其爲人。以予觀之，石丞相眞大臣也。當紛更多事之時，丞相以才伎自效，不過一吏而已。故鎭之以醇謹，而潛有消彌，不至極敝，此眞宰相事也。天下之事，惟樸能鎭浮，惟靜能禦躁，故曰重爲輕君，靜爲躁根。君道也，相道也，石相知其解矣。自慶以後，丞相皆起刀筆行伍之中，各以才技自效，相繼誅夷，無有以功名終者，此非其已效耶。葛鼎、金蟠匯評《史記》卷一〇三引鍾惺評：太史公叙萬石家一段篤行至性，使人肅然生敬，不敢以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眞儒術。不言而齊大治，是眞吏事。蓋有感於吏之僞者，而以此風之也。《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萬石君張叔列傳》：萬石君門德可觀，而建、慶輩立朝，獨無矯矯風節，使當患難，固發蒙振落之類耳。魏之王祥，吳之孟宗，皆稱純孝，而於國事獨無匡救，皆萬石君類也。衛綰婦女之簡柙，直不疑道家之小數，周文佞倖之氣態，雖高下微分，君子不取。獨張歐以忠厚濟景帝之綜核，其庶幾乎。《日知錄》卷二六《通鑑》：《史記・萬石君列傳》，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太史公之意，謂慶雖簡易，而猶敬謹，不敢率爾即對。其言簡易，正以起下文之意也。《通鑒》去「然猶如此」一句，殊失本指。《崇百藥齋文集》卷一四《史記萬石君傳書後》：牧邱侯石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遂以爲相。當是時，外方有事於兩越、朝鮮，匈奴、大宛，而內修上古神祠封禪，公家用不足，桑弘羊等致利，可謂多事矣。而丞相醇謹在位九歲，卒無能有所匡言，此其人何如者耶！子長不欲顯刺，而微見其意於直不疑、周文，一則曰「微巧」，一則曰「處諂」，以之附傳，而慶之爲人可知已矣。非獨於慶爲然也。《衛將軍傳》曰：「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又曰：「蘇建語余，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此其人何如者邪？乃亦不欲顯刺，而別著其例於《佞幸傳》之終篇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然則青、去病幸不與李延年輩同傳，蓋亦危矣。嗟夫！國家之患，莫大於君驕而臣諂。孝武之世，君之驕甚矣，而將相大臣患得患失，專以阿意取容。面折廷爭，獨一汲黯，而卒以棄外，此子長所爲痛心也。不得已托於微言以垂戒萬世，而世猶不察，以爲謗書。嗚呼，豈其然哉。《積石文稿》卷七《讀史記萬石君傳》：《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詞若美建者。張子曰，此史公謗書也，罪在萬何矣。不然，孝武雖用法嚴峻，建於謹當不至此。何以言之？蕭何著法刻深苛細，凡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後世誤十爲百，書蒐作莧，舉，不免得罪，皆自何作之俑也。嗚呼，非甚賢者，將側足避罪之不暇，復何有於國事，此汲長孺之所以切齒於刀筆吏哉。《史記餘論・萬石張叔列傳》：萬石以下，皆醇謹之流，然遂爲希寵之祖。史公譏塞侯、周文，凜然斧鉞。孟堅削去史公語，乃以石建浣衣，與周仁垢汙同譏。夫建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此建之盡孝，非同仁比也。而孟堅乃以爲譏，以此知良史之才，固遠不逮遷也。又：此傳附見直不疑買金償事，黃東發曰：「直不疑償金，非人情之正。」《史漢榷參》卷下《萬石張叔》：太史公叙事，必摹寫盡情。如萬石君孝謹，將其處家處鄉處朝，筆筆形容，如化工之畫鬚眉，毫髮皆備。愚謂太史公之文，無一句不着實者，此也。《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一〇三：此篇以「佞」字爲主。又：孝謹美德也，然近於巧佞，君子愼之。曾文正公嘗爲余言：「太史公眞知道，其去孔子不遠。」觀此等文，其辨於朱紫苗莠者，不其微哉。《海峰文集》卷一《讀萬石君傳》：太史遷之傳石奮也，褒之乎？譏之乎？曰：譏之。曷以知其爲譏也？曰：遷之報任安書曰：「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誠私心痛之。」彼石奮者，特全軀保妻子之臣而已。且遷已明斥石慶之非矣，曰：「文深審謹，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夫君之所求乎臣，臣之所爲盡忠以事其上者，在匡君之違，言君之闕失，使利及生民而已。若夫君之所可而因以爲是，君之所否而因以爲非，其所愛因而趨承之，其所惡因而避去之，此厮役徒隸之所爲，曾謂人臣而亦出於此。當是時，與慶駢肩而事武帝，其以滑稽著則有如東方生，以伉厲稱則有如汲黯。而朔之於上林苑極言其害民，於董偃極言當斬。若黯則又有甚焉，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然武帝於此二人者，皆莫之罪也，顧謂「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

嗟乎，吉凶禍福，人世之遭逢，皆上天之所命也。福非求之可獲，禍亦非避之可免。黯數忤帝意，常使帝默然，又面觸弘、湯，弘、湯咸深心疾黯，而黯卒無恙，得以壽考終其身。然則戇直亦可以立朝，而君子之爲善者，當益以自信，豈必依阿以逢世哉。後之爲人臣者，不爲怙寵之立威，則或以萬石君自況，是自居於闒媚之小人也。遷之論塞侯曰「微巧」，其論周文亦有「處諂」之譏，謂其近於佞，而又以爲篤行之君子。遷之言緩而不迫，類如此。迹其連類而書，與奮、慶同傳，然則奮、慶者，亦遷之所謂佞巧者與。《經心書院續集》卷三《萬石君列傳書後》：余觀汲黯、霍光，多質少文，武帝以謹厚用之，而其樹立如彼。及讀《萬石傳》，則爽然失矣。夫萬石君，以孝謹傳家，善矣！當此之時，朝廷以儒者文多質少，萬石君無文學，甚恭謹，子孫守之，遂得以隸祿籍登顯宦。而余觀萬石之所爲，如趨宮門，式路馬，皆其天性深然，暗與禮赴。至諸子歸謁，必朝服見之，而且不名，不知此禮何謂，則所謂其謹厚者，毋乃有迂謬乎，是以諸子大都類此。建爲郎中令，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亦必屏人。慶爲相九年，征伐四起，海內虛耗，生民流離，而慶若不預事者，後惶恐而已。當時，武帝鑒前田蚡爲相，權傾人主，故痛法繩下，全終者鮮。慶之見客，以其惟老謹之，其於己則得，而於國則誤也。嗟乎，區區謹厚之守，鄉先生型也，立朝大概，僅守一馴謹，可哉。不然，養拙家居，不出可矣，何萬石君在時，不聞一訓戒及此耶？蓋萬石君之見重者，以甚恭謹無文學，時亦不知文學爲何事也。聖門之所謂文學，所以講求修齊治平之一貫，出處進退之大防，獨惜乎萬石君家，以謹厚之質，而皆未聞此。不然，一門第以馴謹見幸，坐享富貴，不自度其力之無補，遂視人家國事，而漠不關，其馴謹耶，其迂謬耶！萬石君家，顧出此耶？《史》乃與微巧之直不疑、垢汙之周仁同列，意蓋有在與？

《田叔列傳》《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田叔列傳》：梁孝王使人殺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云云，田叔於此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閒矣。然國之所恃以立者法也。梁王親使人賊殺天子之謀臣，而以太后故置不問則法亡，法亡則國削。夫梁王在議親議貴之例，可以無誅，而王之幸臣公孫詭、羊勝之徒，實導王爲邪，不可以不殺。殺勝、詭以塞天下之怒，而貰梁王以安太后之心，此法意也。田叔盡燒獄詞，一切不問，雖號知大體者，而於處事未爲盡善。善夫韓安國之說孝王出勝、詭也。微安國，則景帝母子兄弟之閒不全。

《史記半解・田叔列傳》：寫田叔節節以爽豁峭勁勝，只爲要寫得「刻廉自喜」四字神理活現也。或見其簡潔，而疑其未嘗着急寫，失之遠矣。寫田仁不受百金事，用筆亦然。《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田叔田仁》：田叔髡鉗，隨趙王至長安，當時稱爲長者。及卒於魯相，魯以百金祠，其子仁不受，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亦節士也。而叔以緩梁獄，景帝賢之，仁以縱太子，武帝族之，夫全人骨肉而自不能保其骨肉，是何天道歟。居常讀《李泌傳》，至德宗易太子事，未嘗不掩卷而流涕，《田叔傳》至司直下吏事，又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尋其始末，毋亦刺三河時有所誣汙以死者歟。不然誅竟矣，胡又族也。

《扁鵲倉公列傳》《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張守節正義：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爲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爲傳首，太倉公次之也。《古史》卷三五：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讀史漫錄》卷二：讀書要即事推見政俗，如《扁鵲傳》，邯鄲貴婦人，即爲帶下醫；周貴老人，爲耳目痹醫；秦貴小兒，爲小兒醫；此扁鵲通方之術，然列國之政俗因可考見。邯鄲何以貴婦人？邯鄲者，佳麗之所都，六國之侯王將相皆爭取邯鄲之女，以充後宮，邯鄲以女爲利，故貴之也。秦人何以貴小兒？秦戎狄之俗，貴壯而賤老，慈子嗜利，如賈生所陳；又其俗重首虜，務本業，以子爲利，故貴之也。乃若周人，則有先王之遺澤，親庠序之教，存孝弟之風，故貴老也。以此推其人民風俗，美惡有間矣。然扁鵲入列國，所至即更名姓，其方術隨至而變，亦更名姓之意，而竟爲秦太醫令所殺。故伎藝之精，即多方自匿，猶且不免焉。醫，仁術也，豈造化者亦有所秘，而妬其泄，若管輅之卜、郭璞之相地耶。《甫田集》卷一八《沈府君石表陰記》：遷所論次，多簡質，而於太倉公之事加詳。凡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及所投療何藥，並條列之不厭。噫，遷殆有意哉。《史記半解・扁鵲倉公列傳》：章法茂美，所不必言，而藥論丹經方言俗語，入手皆成雅馴，觀者第覺古奧，則神骨有仙凡之別，是以鉛汞砂石盡化黃金也。然其句法字法，剪裁鍛煉變換錯綜處，便是金針暗

度，讀者勿徒作絕技觀。　又：　人之疾病亦多癥矣。《倉公傳》醫案二十四條，而其成於酒色者凡十焉，死於酒色不治者十之五焉。莊生有言，畏途者，十人而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史公叙傳至此，其亦欲人知所戒也夫。《求闕齋讀書錄》卷三：　太史公好奇，如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貨殖等事，無所不載，初無一定之例也。後世或援太史公以爲例，或反引班、范以後之例而譏繩太史公，皆失之矣。《史記辨證》卷八：　此史家《方技傳》之祖也。扁鵲所見之桓侯，裴駰以爲田桓公午；所活之虢太子，《傳》原以爲虢亡已百二十餘年，安得有虢（謂西虢）。然《春秋》昭公元年，諸侯會於虢（此東虢），安知東虢滅於鄭，無復封如曹君耶？倉公所治之病，賴文帝詳問而傳，想存於故府，故遷得以備書耳。

《吳王濞列傳》《學史》卷五：　太史公曰：「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王制》言：　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不可爲井田以業民也。太史公懲吳之富強逆亂，謂先王山澤不以封者以是故，豈其然哉？昔者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太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於是？而齊魯卒爲望國，抑何異也？其曰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者，無乃太過乎。《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吳王濞列傳》：　此篇側入逆叙處，酷似《左傳》。蓋以吳及六國之敗亡必牽連以書，設篇終更舉周丘之師及漢制詔，則爲附贅懸疣。故因叙吳兵之起，而及周丘之別出。因周丘之勝，而側入吳王之敗走。因吳王之敗走，而及天子之制詔。然後追叙吳、楚之攻梁及亞夫之守戰，吳王之走死，六國之滅亡，而弓高侯出詔書以示膠西王，亦自然而合節矣。凡此皆義法所當然，非有意側入逆叙以爲奇也。《易箱餘錄》卷一八：　《史記・吳王濞列傳》：「使中大夫應高誚膠西王。」《索隱》曰：　誚音徒鳥反。按：　今人誘人作姦，正稱爲徒鳥反。《求闕齋讀書錄》卷三：　先叙太子爭博，晁錯削地，詳致反之由。次序吳誚膠西，膠西約五國，詳約初之狀。次序下令國中，遺書諸侯，詳聲勢之大。次叙晁錯紿誅，袁盎出使，詳息兵之策。次序條侯出師，鄧都尉獻謀，詳破吳之計。次叙田祿伯奇道，桓將軍疾西，詳專智之失。六者皆詳矣，獨於吳軍之敗不詳叙，但於周丘戰勝之時，聞吳王敗走而已，此亦可悟爲文詳略之法。

《魏其武安侯列傳》《淮南集》卷一一《史記辨惑》：　《竇嬰傳》云：「景帝欲用嬰，嬰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讓耶？』」王孫，嬰之字也，班氏著之卷首是矣。今遷不著，讀者何以知之？始既不著，則當云字謂耳，然嬰貴戚大臣，非他附見者，亦不宜用此法也。《井觀瑣言》卷一：　魏其武安等傳，乃太史公所親見，故叙其爭構之事最詳。《處實堂集》卷六《灌夫辨》：　灌夫雖善魏其，然其爲魏其謀不若籍福深也。方魏其以論傳位梁王忤太后，賢聞天下，即失勢名在也，何待武安臨之而後爲名高，夫乃邀致之，復語侵之，何不憚煩也。福之請田，意在調和兩侯，魏其固靳弗與，後乃不有其家，何有于田，知時變者，固如是乎。夫之怒與福之請，均爲忠魏其，而慮深淺異也。第令夫以福自濟，豈不與魏其俱全哉。《史漢文統・史記統・魏其武安侯列傳》尾評引焦竑曰：　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橫占田宅，嬰以帝欲傳位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霸上厚受財物，兩人功罪較然明矣。乃不幸以交灌夫故，以至滅身，悲夫。　又引姜曰廣曰：　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徒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于賓客，豈所寶者之非賢歟？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意見矣。　又引張溥曰：　傳雖分爲三人，而實合爲一事，且其叙三人分合處，俱以結賓客相傾爲精神，此列傳中之極貫串者。《寒夜錄》卷上：　文章要作便不佳。太史公叙灌夫使酒罵坐，【略】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得樹樓雜鈔》卷一三：《史記・魏其武安傳》末附灌將軍，離而爲三人，合則爲一《傳》，中閒彼此互見，敘次之曲折情狀，歷歷如在目前。班氏一仍其舊，所節刪者數字耳。按《史記》竇嬰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漢書》刪去「嬰」字，似乎爲吳相者即其父矣。《史記》：　武安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此田、竇相傾之始也。時嬰尚未相，《漢書》去「爲相」二字，是爲得之，并「魏其」二字亦刪去，則田所傾者與竇無涉矣。《史記》：　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向，自坐東向。《漢書》刪去「嘗」字。《史記》「武安由此益驕」云云，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紀。《漢書》刪卻「侯」字，改「奉」爲「奏」，而云「諸奏金玉狗馬玩好」，似不若原文之明晰。《史記》：　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漢書》改「不失故」爲「否」字，亦不及原文之委婉有情。《史記》：　灌夫父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漢書》改「軍法」爲「漢法」，刪去「從軍」二字，云「父子俱有死事」，父子俱死矣，誰與喪歸耶。

《史記》：「陂池田園。」《漢書》改「陂」爲「波」。兩「宮螫將軍」，《漢書》改「螫」爲「爽」。「平生慕之後棄之者」，《漢書》去第二箇「之」字。「請語魏其帳具」，《漢書》刪去「帳」字。「夫以服請，宜往」，《漢書》改「宜往」爲「不宜」。「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漢書》刪「自旦」二字。「武安鄂謝」，《漢書》改「鄂」爲「悟」。「夫從坐上語侵之」，《漢書》改「從坐上」三字爲「徒坐」二字。「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漢書》刪去「何」字。「武安由此大怨」，《漢書》改「怨」爲「怒」。「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漢書》刪去「得」字。「將軍貴人也，畢之」，《漢書》改「畢」爲「屬」。「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漢書》於「女」下添「曹」字。「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漢書》改「陷」爲「穴」，而刪去「乎」字。「夫愈怒，不肯謝」，《漢書》改「謝」爲「順」。「遂按其前事」，《漢書》刪去「按」字。「魏其銳身爲救夫」，《漢書》刪去「身」字。「嬰之東朝」，《漢書》刪去「之」字。「不仰視天而俛畫地」，《漢書》刪去「不」字、「而」字。「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漢書》刪去「也」字。「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漢書》刪去「欺謾」二字。「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漢書》刪去「上」「而」兩字。所爭只在二三字，卻失語氣之輕重，世之讀《史》《漢》者，卽吾說而推之異同之下，優劣略可見矣。《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灌夫生平事迹並正叙於前，故武安事迹皆與魏其夾叙。其初起也，著魏其方盛，而卑事之。其益貴用事而下賓客、進名士也，以欲傾魏其諸將相。其讓魏其爲丞相也，以天下士素歸之而用以釣讓賢之名。其好儒術興禮度也，與魏其俱。其益橫益驕也，以言事多效，天下吏士皆去魏其而歸之。吏士去魏其歸武安，則魏其與灌夫相歡相倚之由也。武安益橫益驕，則怒魏其激灌夫之由也。中間魏其夫婦治具，且及日中。與武安「往來侍酒，跪起如子侄」相對。灌夫尤敬諸士貧賤者與武安折詘諸侯王，坐其兄南鄉相對。好陵貴戚有勢在己之右者，爲後爭酒罵坐張本，而魏其初致名譽及後銳身救灌夫，則以「沾沾自喜多易」蔽之。章法蔽遏，俾覽者心怡目眩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工倕旋而蓋規矩也。《史記半解・魏其武安侯列傳》：魏其榮勢以親交，武安挾詐以肆橫，灌夫負氣以任性，《傳》內三人都寫得鬚眉欲動，妙矣。尤妙在《傳》外諸人如籍福之委曲調停，三邊掩捺，安國之心祖丞相，故持兩端；當時之是非不爽，畏勢游移；天子之實惡武安，礙難自決，太后之一味私情，護持昆弟，無不面面如生。看來他《傳》多作波宕，而此《傳》全着精彩，爲是花簇已極，更添人間情不得耳，故卽以精彩處爲波宕處也。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七冊《魏其武安侯列傳》：此三人合傳也。雖只是使酒一案，若搏捏不湊，則穿插不來。穿插不來，則章法便散緩矣，此文家第一費手事也。他只用賓客作主，竇太后、王太后，兩兩相照，組織成文，而中間復插入梁王、淮南王、條侯、高遂、桃侯、田勝、丞相綰、籍福、趙綰、王臧、許昌、莊青翟、韓安國、蓋侯、潁陰侯、竇甫、臨汝侯、程不識、汲黯、鄭當時、石建許多人，提花鏤錦，燦然可觀，是固史公一篇佳文字也。又：寫賓客忽集魏其，忽集武安，一盈一虛，各有序法，讀之令人感動。又：三人傳分作三截，各爲一章，猶不稱好手。他却三人打成一片，水乳交融，絕無痕迹。如入田蚡，緊接魏其，先序魏其，帶出灌夫，其神理可見。又：三人，有一人單序處，兩人雙序處，三人合序處，竟有撤却三人於虛空別序處，不可不細看也。又：竇太后王太后，兩事分映，梁王淮南王，首尾相照，極妙安頓章法。又：其寫醉語、怒語、對簿語、忙語、閑語，句句不同，至武帝亦不直武安，無奈太后何。亦欲廷臣公論，乃諸臣竟不做聲，遂發作鄭當時，是一肚皮不快活語，一一入妙。又：吾尤愛其淮南王事，忙時不及回筆，乃於篇末作波，魏其武安對質語，反從韓安國口中說出，神化乃爾耶。又：寫灌夫使酒，不一筆寫，先寫其醉搏竇甫，以爲引起，至丞相戲許灌夫，起屬丞相，必以爲使酒矣，乃偏放過頓住，插入請田一事，以爲前後構釁，使酒之根，是何如神力與。《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八《讀魏其侯傳》：太史公淺人也，其以竇嬰與田蚡合傳，三致意於枯菀盈虛之間，所見甚陋。凡太史公遇此等事，必竭力形容之，雖曰有感而言，然不知嬰、蚡之相去遠矣。漢之丞相，自高惠以至武昭，其剛方有守，可以臨大節者祇四人，王陵、申屠嘉、周亞夫及嬰也，故予嘗謂亞夫當與嬰合，而嬰不應與蚡合。亞夫與嬰幷以討七國有名，其功同，幷以爭廢太子見疏，其大節同，幷不得其死，其晚景亦同。嬰之《傳》中，但當序其討七國爭太子崇儒術，以見其長，而於其末，略叙其爲蚡所陷以死，至於灌夫等事，則別見之《蚡傳》可也。蚡本不應立特傳，但當與後此之淳于長同附《外戚傳》中可矣。嬰有臨大節之勇，而惜乎其不學，雖崇儒術，而未嘗有得，向能杜門養晦以息機，則淮南之禍，蚡必族，蚡既族，嬰必再相，嬰得再相，必能引進汲黯之徒有大節者而與之共事，不亦善乎。乃以牢落之故，喪其身於灌夫，此則吾

所以爲嬰惜也。雖然三代以後，人才難得，終漢之世，其可以繼此四人者，元帝時蕭望之，成帝時王商，哀帝時則王嘉。望之與嘉，又稍參以儒術。其餘皆不足以當臨大節之一語，然則嬰豈可與灌同傳哉？《經史問答》卷一〇：問：《史記》竇、田爲一傳，附灌夫，韓安國自爲一傳，《漢書》合之，是否？答：《史記》固非，《漢書》尤爲不合。竇、田蕭蘋相去遠甚，竇本不以外戚得封，自以七國時功，而爭梁王，爭栗太子，其大節甚著在景帝時，當與條侯作合傳。晚節不善處進退之間，自是無學術，然安得謂之無德，而使與田蚡同列。田蚡特豎子，無一可稱，晚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點在《外戚傳》。史公生平習氣，喜道人盛衰榮枯之際，以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強合竇、田爲一傳，《漢書》則因韓大夫在東朝，與議竇田之獄而並牽合之，尤非也。安國只應與鄭莊輩合傳。《韓門綴學》卷二：《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竇嬰引卮酒，田蚡侍酒，灌夫使酒，而終以杯酒召禍，酒乃其一篇之眼，後人讀史，無有指出之者。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三：歸有光曰：魏其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君子所以往往困於小人也。又：鍾惺曰：《武安傳》末一段，非惟接入灌將軍，而魏其與灌將軍兩人，所以相引相激，得禍之故，亦藏此數句，妙手妙手。又：魏其侯賢者也，而無恆操，觀其引酒却梁王，毅然有古大臣風。及忤太后，免官，削門籍，坦然而歸，無所介意，上以吳越反起之，數辭而後就職，何從容也，所得上賜，陳之外廊，任軍吏取用，金不入室，仕宦如此，可不謂賢哉！惜不聽籍福之說，果來衆毀，以嫉惡罷相，仍不失爲賢。使恆秉前操，坦然林下，雖百田蚡，何敢害之，乃悻悻不自安，與失職之灌夫，同病邀結，發無聊之慨，淺矣。又徇灌夫之說，逢迎丞相，大類勢利之徒，何其卑也。田灌之郤，事皆由己，尚不覺悟，乃強灌夫，飲丞相酒，以醉致釁，因救夫而自陷志，志雖烈，而事先舛矣。夫蚡小人也，未貴時，常侍酒魏其，一旦位加其上，未免志驕氣亢，思玩弄之，以釋前嫌，自是小人常態。灌夫不知，墮其術中，魏其愚憎，受其侮弄。夫當灌夫荷戟入吳軍，聲冠天下，魏其刻日平吳楚，功震朝廷，蚡不過藉椒房之親，無寸功於漢，位雖高，未嘗不心憚之。及窺二人足恭如此，遂視丞相爲天下莫敢當，愈肆其驕恣無忌之心，此請田所由來也。請之不得，則生怨，怨極則成仇，以投閒置散之官，以抗赫赫當朝之相，又有太后偏護於內，竇灌不死，不可得也。竇灌之死，天下莫不謂田蚡死之，太后死之。以余觀之，實竇灌之自取死耳，於人乎何尤。又：篇中叙魏其之貴，以功，序武安之貴，以戚，賢否判矣。序引酒却梁王，與受淮南金反對，陳金於廊，聽軍吏裁取，與益地請田反對，平吳楚受封，與日益貴幸反對。或虛叙，或實叙，無不入妙，一賢一奸，判若天淵，而史公合而傳之者，以其始相傾，繼相軋，終則相死也。中插一悻悻不平之灌夫，爲兩傳聯絡，是附傳，故始終畢序。叙武安，始則服役魏其，繼則比肩魏其，後則高駕魏其，地位隨時變換，面孔聲口，亦隨時變換，一經太史之筆，便變幻異常，令人失笑。不獨武安也，賢如灌夫，於入吳軍，寫其孝勇，穎水歌，寫其豪横，結魏其，寫其同病相憐之密，援武安，寫其降心俯就之卑，面孔心腸，亦若隨時變換，序其使酒罵座，又借夫口罵盡滿朝趨炎附勢之徒，面孔心腸，隨時變換。叙兩人，而有數十百人，笑貌聲音，哄聚筆端，非筆大如椽，何能刻畫至此。《安吳四種》卷九《書史記魏其武安傳後》：或問史公傳魏其武安，既云魏其不知時變，灌夫無術不遜，相翼以成禍，又云武安負貴好權，則曲直顯明，禍源昭著，而復繼以禍所從來者，何謂也？予曰，此《自序》之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者也。蓋憂世之微言，而重斥外戚矣。其序《世家》曰：「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言難以知命，責外戚在下不可恃，而在上不可縱也，故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外戚唯魏其賢，能引大義，以阻傳梁之失，而太后顧以此除其屬籍，故曰「魏其之舉以吳楚」，明非吳楚則終身廢棄也。既以賢而廢棄，則所舉必負貴好權，通賄賂，恣睢毗，如武安者耳。進退人才者，人主之柄。東宮操進退之權，而顛倒如是，豈必臨朝稱制，乃足爲亂哉。外戚重則公室卑，其究則子政所謂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者也。迹武安初用事，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諸將相，推轂儒術，設明堂，興禮樂，痛折節以禮肅天下，非新莽之前車乎？高祖之侯澤釋之也，以爲將有功，而台、產之幷侯也，以父澤死事，恐議者不察，疑爲恩澤，故白馬之盟曰：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侯以恩澤，自薄昭始。昭功與定策，亞於宋昌，顧以建太子恩，使與馴鈞趙兼同科，白馬之約始敗矣。昭卒變謹良之舊，至殺漢使。是故長君少君初至長安，而絳灌以爲我輩他日命且懸兩人手，則文帝示私外戚之禍，可勝言哉。是故竇太后趣侯王信，政君敕讓丁傅之嚆矢也。條侯力持正議，遲信侯數年，而條侯卒以

得死。竇太后好黃老，後清淨退讓教宗室，諸竇尚如此，則婦人之不可用也亦甚矣。當武安向用之時，武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其請宅地，則曰：「何不遂取武庫。」是不必至魏其、灌夫事，始不直武安也。帝初即位即以夫守淮南，鎖天下勁兵處，及其爲太僕，以酒搏竇甫，恐太后誅夫，爲徙相燕，則帝之知夫而全夫者至矣。至東朝廷辯，以兩人孰是遍問朝臣，汲鄭對不能堅，餘皆莫敢對，武帝之用心，實欲以朝臣公論以抗太后，而全魏其、灌夫，如袁盎諸大臣之持梁事也。即莫對，對又不堅，而遂無如太后何矣。故怒曰：「今日廷論，局促如轅下駒，吾并斬若屬也。」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上迫太后，驕所薄，啖成、哀之下材乎。史公蓋前知之，而隱其辭以爲萬世戒，不然，武安之患苦吏民，修成子仲之儔耳！吳楚之功最條侯，魏其、灌夫附條侯以傳可矣，何遽如《自序》所述乎？史公之特立此傳者，深憂履霜之戒，不至政君三世稱制，龜鼎遂移不止也，是禍所從來之謂也。

《史記餘論・魏其武安侯列傳》：案魏其爭立太子，不應擅傳梁王，有古大臣之風，其折節下士，銳意救灌將軍，亦卓然有氣節，非武安驕橫比也。灌夫使酒罵座，其輕武安侯，出於血性，雖以此取禍，而其人剛直不撓，非太史公妙筆，烏能傳之。《求闕齋讀書錄》卷三：武安之勢力盛時，雖以魏其之貴戚無功，而無如之何；灌夫之強力盛氣，而無如之何；廷臣內史等心非之，而無如之何；主上不直之，而無如之何。子長深惡勢利之足以移易是非，故叙之沈痛如此。前言灌夫亦持武安陰事，後言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至篇末乃出淮南遺金財事，此亦如畫龍者將畢乃點睛之法。《國朝文匯丁集》卷八張裕釗《書魏其武安傳後》：魏其既失勢，引灌夫爲援，而其後遭禍，乃徒以灌夫故，不然，魏其即與武安隙，禍不至若是酷也。且灌夫既抗爲義烈之行自喜矣，即又何取於武安之臨，汎魏其以爲榮也，進退失據，適足以殃其身而已。富貴顯赫之途，庸鄙之夫，十而八九焉，意得志溢，則貿然惟勢利之知，而不復識其餘，彼固其所耳。達識之君子，其有遇此，則惟有正己而審其義之所宜處而已矣。無所求逞於其間。或乃不勝其褊志，務欲以意氣相逞，以搏一日之勝，其卒也乃與禍會，可不謂大惑乎？魏其灌夫之事，可以爲炯戒者也。嗟乎，負才尚氣之士，而期之以知道，誠亦難之。若灌夫者固不足道，自史策以來，所記畸行烈士，往往而受禍若此者，蓋不可勝數也，彼其負絕俗之資，而齷齪者以卑瑣庸陋之材，侈然而肆於其上，無賢若否，而一切以勢轢之，彼誠有所不可忍耳，則夫不惜其身之危，而快志於一決，豈得已哉，豈得已哉。烏乎，悲夫。《史記評議》卷四：此傳雖曰《魏其武安侯列傳》，實則竇、田、灌三人合傳也。兩個貴戚，一個酒徒，惹出無限風波，頭緒紛繁，如何措手？而太史公用獨力搏衆獸手段，構成一篇極熱鬧文字，眞是神力。《傳》以武安魏其爲經，以灌夫爲緯；以竇王兩太后爲眼目，以賓客爲綫索；以梁王、淮南王、條侯、高遂、桃侯、田勝、丞相綰、籍福、趙綰、王臧、許昌、莊青翟、韓安國、蓋侯、潁陰侯、竇甫、臨汝侯、程不識、汲黯、鄭當時、石建許多人爲點染，以鬼報爲收束。分合聯絡，錯綜周密，使恩怨相結權勢相傾杯酒相爭情形，宛然在目。而武安侯田蚡恃其寵驕，以瑣屑嫌隙，傾殺竇、灌，此尤千古不平之事，故《傳》又特意寫出。曰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曰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欲以傾魏其諸將相；曰武安日益橫；曰貌侵，生貴甚；曰武安由此滋驕；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曰使武安在者族矣。贊語又重責武安，曰「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奇文信史，兼擅其長，宜乎於古今史家中首占一席也。《史漢求是》卷三九：太史公贊語，俱爲其所用意者，褒譏間錯，必爲銖累之無失而後已者。間有疵類，準其意而參酌增損焉，足矣。此《傳》正篇不多所更易，而贊則創爲塗乙之，不自諒之甚，亦不識之甚也，可憐閔也夫。

《韓長孺列傳》《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韓長孺列傳》「安國爲人多大略」：三語括盡安國平生。管子、韓非文有置樞紐於中間，以要綰前後者，後來惟太史公、韓退之能爲此。《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韓長孺列傳贊》：天子欲相長孺，而竟不得，豈非天命耶？此是一《傳》結穴處也。贊却又言長孺，又薦壺遂，天子又欲相之而又不得。於是一意只痛惜壺遂，豈不奇甚。《史記評注》卷一〇：太史公不爲壺遂立《傳》，然觀《韓長孺傳》贊語及《自序》篇中與壺遂問答語，則壺遂之爲人，本末具見矣，此即太史公所爲《壺遂傳》也。林伯桐《史記蠡測》：武安侯田蚡受韓安國金，受王恢金，皆不見於《武安侯傳》，而見於《韓長孺傳》，長孺蓋與武安相倚者也。然長孺貪嗜於財，而所推舉皆廉士，可謂公道。至其爲梁內史，處置田甲一事，較之李將軍於霸陵尉，其識量宏遠多矣。史公稱之者，一則曰「智足以當世取（舍）〔合〕，而出於忠厚」（見本傳）；再則曰「智足以應當世之變，寬足用得人」

（《見太史公自傳》），豈虛語哉。

《李將軍列傳》《淮南遺老集》卷一五《史記辨惑》：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爲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三字重疊，若此句存，則上句宜去也。又言：廣「自剄，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黃氏日鈔》卷四七：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夷夏，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公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陳仁錫《陳評史記》卷一〇九：子長作一傳，必有一主宰，如《李廣傳》以「不遇時」三字爲主，《衛青傳》以「天幸」二字爲主。《史漢文統・史記統・李將軍列傳》尾評引楊愼曰：綜敘事實，以著其才略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畸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又引唐順之曰：當看叫應穿插，是首尾文字。又引茅坤曰：李將軍於漢爲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又引王思任曰：太史公叙李廣善射處，且吞且吐，若可驚，若可喜，所以曲盡其妙。又引周鍾曰：李將軍于漢爲最名將，而卒以數奇無功，太史公此傳，博綜其事實以著其才略氣意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畸世不平之意。悲哀慷慨，令讀之者不覺涕淚交下，其亦重言所感世。《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李將軍列傳》：李廣非大將才也，行無部伍行陳，不擊刁斗，人人自便，此以將數千騎逐利乘便可耳，遇大敵則覆矣。太史公叙廣最得意處，在爲上郡太守，以百騎遇匈奴數千騎，射殺其將，解鞍縱臥，然此固裨將之器也。若夫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進如風雨，遇如山岳，廣豈足以與乎此哉！衛將軍以將數萬騎，蹂躪邊廷，未嘗挫衄，其將略優於廣遠矣。且出雁門時，廣所將萬騎，乃爲敵所得，而霍去病以八百騎斬捕過當，必謂廣數奇而去病天幸，恐非論之得平者也。淮南王謀反止憚青與汲黯，而不聞及廣。太史以孤憤之故，叙廣不啻出口，而《傳》衛將軍姊子夫寵幸，若不直一錢者，然隨文讀之，則廣與青之優劣終不揜。《讀通鑒論》卷一：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則曰：效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論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將兵，有將將；爲將者有攻有守，有將衆，有將寡。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束伍嚴整，斥堠詳密，將衆之道也；刁斗不警，文書省約，將寡之道也。嚴謹以攻，則敵窺見其進止而無功；簡易以守，則敵乘其罅隙而相薄。將衆而簡易則指臂不相使而易潰；將寡以嚴謹，則拘牽自困而取敗。故廣與不識，各得其一長，而存乎將將者爾。將兵者不一術，將將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論也。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爲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溫公之論，其猶坐堂皇、持文墨，以遙制閫外之見與。《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李廣》：李廣戰將，非大將。大將必持重有體，如殺亭尉，量亦淺矣。文帝雖知李廣，而死時託景者，則亞夫也。《得樹樓雜鈔》卷一三：太史公於李陵降匈奴後盛稱其賢，謂古名將不過也。雖以此身被腐刑，而辭終不變。復於《答任少卿書》痛切言之，至其爲《陵傳》，則云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儼然責其不能死綏之意。史筆之嚴如此。《漢書》叙述視《史記》爲詳，并及其降胡以後不復歸漢情事。特是原情之作，而於褒貶之義缺如矣。《松桂讀書堂集》卷四《讀史》：《文選》所載《李陵答蘇武書》，雖係後人擬作，然可謂工妙殊絕者也。劉知幾評遷史不當編入《李傳》。然則，此書在唐時久列《史記》中，殆文選樓中既僞撰此書，即增入《史記》也。《史記評注》卷一〇：傳目不曰李廣，而曰李將軍，以廣爲漢名將，匈奴號之曰飛將軍，所謂不愧將軍之名者也。只一標題，有無限景仰愛重。又：一篇精神在射法一事，以廣所長在射也。開端廣家世世受射，便擊一傳之綱領，以後叙射匈奴，射雕，射白馬將，射追騎，射獵南山中，射石，射虎，射闊狹以飲，射猛獸，射裨將，皆叙廣善射之事實。「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云云，又「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云云，正寫廣善射之神骨。末附李陵善射，教射，正與篇首「世世受射」句收應，此以廣射法爲綫索貫串者也。又：一篇感慨悲憤，全在李廣數奇不遇時一事。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云云，已伏「數奇」二字，便立一篇之根。後叙廣擊吳楚，還，賞不行，此一數奇也；馬邑誘單于，漢軍皆無功，此又一數奇也；爲虜生得當斬，贖爲庶人，又一數奇也；出定襄而廣軍無功，又一數奇也；出右北平而廣軍功自如，無賞，又一數奇也；出東道而失道，後大將軍，遂引刀自頸，乃以數奇終焉。至「初，廣之從弟李蔡」云云，

以客形爲主，及廣與望氣語，實叙不得封侯之故，皆着意抒發數奇本末。「上以爲李廣老，數奇」云云，則明點數奇眼目。《傳》末叙當戶早死，李陵生降，曰「李氏陵遲衰微矣」，又曰「李氏名敗」云云，總爲數奇不遇，餘文低徊凄感，此又一篇之主宰，而太史公操筆謀篇時，所爲激昂不平者也。林伯桐《史記蠡測》：史公善言人性情，《董仲舒傳》則曰「仲舒爲人廉，至卒，終不治產業」；《李將軍傳》則曰「廣廉，終不言家事」。蓋名儒名將各有本性，不必以心爲物役，史公不虛美也。《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李將軍》：大將軍之當單于，天也。李將軍之不當單于，亦天也。上知其數奇，而陰誡大將軍，天也。李將軍不自知數奇，而憤死，亦天也。大將軍之天，人之天也。李將軍之天，天之天也。人之天者，天與人亡。天之天者，人與天存。

《匈奴列傳》《史記・匈奴列傳》張守節正義：言堯雖聖賢，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習學紀言序目》卷二〇《史記》：案帝王《詩》、《書》所以號名蠻夷戎狄者，以其無禮義忠信爲相別異之稱也，初不論遠近內外。蓋其百官氏族，既皆以功德厚薄賜之；其不在此數，而種落衆強不率上命者，卽爲夷狄，此山戎、獫狁、葷粥、蠻荊及《春秋》《左傳》所載諸夷狄之名，所以爲多而不同也，皆在九州之內、諸侯之間。春秋以後，禮義壞而爲戰國，文教衰而專武事，先王之道盡廢，華戎無別，混爲一區，于是九州之內，但以地勢爲中夏，而在九州之外者，方起而爲敵國矣。如匈奴、東胡、月氏、樓煩之屬，蓋莫知所始。遷爲《匈奴傳》，不復詳考，徒雜取經傳所謂戎狄者論次之，而特以匈奴爲宗；又謂其爲夏之苗裔曰淳維，時大時小，別散分離，至冒頓而世傳官號，始可得記，若一種姓者，疏略甚矣。又：遷言：「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哉！」蓋嘆衛、霍、公孫弘之事微其詞也，漢武用妄人，殘民不已，幾亡天下，其不能興聖統固宜也。然未知遷所謂「擇人以興」者，又當如何？堯舜三代之待夷狄，九州之內無禮義之俗也，故禮義修而夷狄服，不必盛兵力也。若秦漢以後，中國無復夷狄，而外區異種盛衰大小，不可預知，則中國所以待之者，又烏有定法？可和則和，可征則征，其要在于備守謹，封陲固，不虛內以事外，使夷狄不能加而已。如以漢武爲「建功未深」，而異人間出，蓋將有功于此者，則余不能知矣。《史記鈔》卷七五：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論，而托言擇將相，其旨微矣。《史記評林》卷一一〇引余有丁評：《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涅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焦氏筆乘》卷二《匈奴傳贊》：太史公匈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著此二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掾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義門讀書記》卷一四《史記》：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備錄和親詔書，繁而不殺，窮兵黷武之誡，隱然言外，于《贊》始微及之。《史漢求是》卷五五：班氏錄匈奴、漢報遺兩書，漢醜惡難蓋後季世矣。爲史者固宜直書之無隱愚。于此者亦不爲載，豈識書法之隱而不顯哉！史公引而不揚，其得體也歟。其得體也歟。《經史管窺》卷三九：《匈奴傳》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又曰「甌脫外棄地」。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正義》曰：「境上斥堠之室爲甌脫。」則非地名可知。

《衛將軍驃騎列傳》《容齋隨筆》卷一《文繁簡有當》：夫文貴于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于《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樸贍可喜。《黃氏日鈔》卷四七：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夷夏，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公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史記評林》卷一一〇引凌約言評：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叙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樸畏罪，然后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

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讀史漫錄》卷三：《衛霍傳》所叙二將戰功，若不容口。及《佞幸傳》則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幸，然頗用才能自效」，此太史本旨也。以此推之，所叙戰功，率取募軍奏報之詞及璽書所褒屬，次第其語，非實予之也。《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内篇》：衛青、李廣均武夫也，廣事終身如覩，而青寥寥也，曹沫、荆軻同刺客也，軻事千載若新，而沫寥寥也，以敘有詳略也。然則史固貴繁也，曰簡哉而繁有當也。亦觀太史之敘倉公乎，連篇累牘，靡弗厭焉。相如竊女，曼倩滑稽，雖其文瓌偉可喜，而大體不無戾也。《義門讀書記》卷一四《史記》：衛霍將略，太史公不之取也。此論卻許其能知時變，以保祿位，非以示譏。《董思白先生小品》卷二《讀衛霍李廣傳》：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好任俠，故其爲《傳》善寫畸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反覆見之，大旨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貴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乃終身坎軻，大小經七十戰，曾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哉！此子長所爲寄慨而抑揚其詞也。微文刺譏，要在武帝矣。雖然，愚以此益見武帝之知人能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攸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惟將帥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于見敵，一試而不效，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慎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媟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謾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繇將略，則吾以爲將略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昔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爲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旨，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爲賢，衛霍獨否，以故子長少之。彼其進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蓋有激云爾。又：初生之犢凌虎，氣以未試王也；強弩之末怯縞，力以屢挫鮫也。以貴戚而重以權，以疎逖而束之功令。功之成否，寧待辨哉！君相造命，或者君所重，天亦祐之耳。又：推勘處頗沉入而暢達。《綠滋館考信編》卷一《衛青李廣》：史遷於李氏爲知交，而又憤當時諸貴人不能脱彼於厄也，故叙《廣傳》多悲壯，而於衛霍輩置貶辭。余謂不然。青出奴隸，家世不如廣，其將略較廣賢矣。夫以匈奴之桀驁，自□□以來，世爲漢患，而莫敢誰何，而青以敢戰深入其地，斬首虜五萬餘級，收河南地，置朔方郡，於人臣功無兩焉。且青雖以子夫貴，子夫亦因青重矣。當元光五年，青初爲車騎將軍，與李廣、公孫賀、公孫敖軍各萬騎出上谷間，而廣爲虜得，敖亡七千騎，賀亦無功，青獨斬首虜數百，於子夫何力焉？至元朔中，子夫有子，乃爲后。且青非獨才足多也，即其器亦與衆異。卻三子封，推功諸校尉，厚遇揖客加于平日。蘇建棄兵，遣詣行在，以示不敢擅誅，即古賢將何加焉？而遷以爲和柔自媚于上，天下未有稱也，則誰爲稱者？廣廉且善拊士，不可謂非賢。要之偏裨任也，一中貴人耳，何至勤主將而輕身追虜於百里之外，此與射虎旋自傷，均匹夫勇耳。其後陵卒以輕敵身爲降虜，作法於祖也。且霸陵尉何罪，第以一言被誅？而又詐殺降羌八百餘人。青既受命爲大將，闖以外將軍制之矣。廣不謝大將軍，行既失道，又不詣莫府對簿，其於奉公之義安在？鞅鞅自頸，亦何淺薄也。嗟乎，成敗不足以論士，又以私愛憎焉，遂使千古隨聲而卒無當論世也，蓋不獨二子然矣。《讀書偶然錄》卷五：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儷，然作《衛青傳》，不名，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謂之愛幸于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湛園未定稿》卷五《書史記衛霍傳》：漢良將稱衛霍，論者多左霍而右衛。余熟觀太史公傳所謂兩人點次處，則左衛也，其於霍也多微辭矣。《傳》叙衛戰功，摹寫唯恐不盡。至驃騎戰功，三次皆於天子詔辭見之，而太史公覈實，一曰出隴西有功，一曰捕首虜甚多，一曰兵所斬捕功已多而已，豈非以天子之詔特據幕府所上功次，其辭多鋪張失實，而天子方深信之，則姑存此以爲傳疑之案乎？觀大將軍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纔五萬餘級，而驃騎三出，詔書所叙已不啻十一萬餘首級，其虛僞可見。此良史言外褒貶法也。又曰：「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又云：「少而侍中，貴不省士。」此數言者，驃騎之將略已盡於此矣。《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衛青》：昔李廣從青擊匈奴，失道，青責廣對簿，此大將軍持法之理也。廣因自剄。史故譏青，且言敢懷報父仇，爲貴人所死。雖然，青固怙勢於對簿一事，即近於刻，然亦朝廷大法，未可盡非也。此皆廣之數窮，而史氏之自解者有在耳。《史記榷參》卷七《衛將軍驃騎》：兩人固將才，規其辭令布置，則其成功非幸也，一時制勝，必有可觀。

史特不快武帝窮兵，幷沒其事，若目爲佞幸也者，意亦苛矣。出塞之功數千百年無能繼之者，則其功豈不較著哉？　又：太史公于留落人，每寫得鬧熱。卽大將軍不加封，將夜戰單于一節，描畫如見，驃騎功，天子何等揚厲，史只以所捕斬一句序過。要知天子之權不及史氏之筆也。《醒予山房文存》卷一〇《讀史記衛青霍去病傳書後》：嘗讀《史記》，至《衛將軍驃騎列傳》，而嘆司馬龍門之文有爲人所不可及者三。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通衛媼而生青，遂冒姓衛。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奴畜之。霍去病之母衛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因召貴幸掌。後青與去病立功萬里，爵至徹侯，爲一朝之勛臣，而龍門生當其時，比肩事主，直叙其出身微賤，不爲少諱，其不可及一也。歷述青連年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余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去病連年凡六出擊匈奴，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又述兩軍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則兩軍雖有功，而傷亡已至十一萬餘之多。武帝之好大喜功，開邊釁而不恤軍實，見于言外，其不可及者二也。青封長平侯，復爲大將軍，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子三人，皆封侯，侯千三百戶，幷之萬五千七百戶。青之校尉裨將侯者九人，其校尉裨將爲將者十有四人。去病封冠軍侯，爲驃騎將軍，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封侯者六人，後爲將軍二人。且益置大司馬，令青與去病皆爲之。蓋深刺武帝侈談武功，名器濫假，爲後世之大戒，其不可及者三也。至于青子受封而推功諸校尉，蘇建有罪，因詣行在所，且引魏其、武安自警，與去病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均不愧名將之風。若徒以和柔自媚，未有以稱，餘棄粱肉，穿域蹋鞠，而掩其大德，未免刻舟之論矣。　又：世之論名將者，皆曰衛、霍，觀太史公所著《衛將軍驃騎列傳》可知矣。《傳》稱青將萬騎出雁門，擊匈奴，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又曰斬首虜數千人，以河南地置朔方郡。又曰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又曰斬首數千級。又曰斬首虜萬餘人。又曰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稱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又曰出隴西有功。又曰逾居延至祁連山，斬首虜三萬二百級。又曰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而上于青、去病，皆下詔褒嘉，所以推賞慰藉之甚厚。青封長平侯，爲大將軍，凡益封萬五千七百戶，去病封冠軍侯，爲驃騎將軍，凡益封萬五千一百戶。又以青與去病皆爲大司馬以尊寵之。功成名立，君臣相得，古無有焉。當元朔五年，帝封青子伉等爲侯，青固謝，推功諸校尉。又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亡去自歸，衆議當斬以立威，青不允，囚詣行在所，以見人臣不敢自擅誅以尊朝廷。去病之少言不泄，有氣敢任，上嘗治第使觀之，而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對。則二人之立身行事，不愧名將，詎可與僥幸立功者同年而語。不知者謂青與去病貪軍功而啓邊釁，藉肺腑之親，遂得置身通顯，列爵徹侯，豈篤論乎？

《丹稜文鈔》卷二《書衛將軍驃騎列傳後》：衛將軍，其父鄭季也，而傳目著衛而不著鄭；驃騎，其父霍仲孺也，而傳目不著霍而屬之衛將軍，以兩將軍皆衛氏出，而後日寵貴，又皆自衛氏來也。自古文武材類生於世祿，選於學校，論定於司馬，而乃以一女寵獲兩大將，是其好兵與色之念相爲倚伏者耶？而兩將軍之功，必自天子親言之，則天子之意也。紀漢之出必紀匈奴之入，則兵端啓自我而禍延於無既也。紀漢之出所獲必紀匈奴之入所亡，而凡計兩將軍及諸裨將之斬捕封邑之數，則獲不如亡，而功不足蔽其辜也。匈奴自夏后氏以來，千有餘歲，跨地數千里，引弓之士數十萬。高祖之神武，太宗之文教，皆與爲和親而羈縻之，而衛青將軍驃騎阿天子意，摧百萬之命，取無用之功，使天子意益侈大，東拔朝鮮穢貉，南誅兩越，西通月氏大夏，而漢卒以大困，故太史公前列《匈奴傳》以示非所能統，而後列《公孫弘傳》以示漢與匈奴連兵之禍，實弘等外修儒術而內務功利所由致，而兩將軍之成功名則皆以爲天幸也。頃之，衛將軍日退，驃騎日貴，頃之而驃騎國絕而衛氏莫侯，如色衰愛弛者然。軍功曰功，功而無補，報何有哉？乃太史公不論其殄民困國之罪，祇責其區區不能親附士大夫之小過，蓋不能招擇賢者，則德業不盛隆，而所建立上非以匡天子，而下不能保其世也。傳曰：孔子於哀定之朝多微辭。又曰：微而顯，婉而成章。史公其深於《春秋》者哉。《求闕齋讀書錄》卷三：《衛青霍去病傳》右衛而左霍，猶《魏其武安傳》右竇而左田也。衛之封侯，意已含風刺矣；霍則風刺更甚，句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須得偏鶩不平之氣，乃是佳耳。

《平津侯主父列傳》《史記考要》卷一〇：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太史公序傳謂：「大臣宗室以奢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布被脫粟。」無譏焉。范曄論之曰：「利仁者或借仁以從

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可謂發史遷之未發。《唐荆川精選批點史記》卷二：此《傳》暗以「曲學阿世」四字摹寫平津侯，極得其髓。弘遇時，故至相位，《傳》中總明此義。《史漢文統・史記統・平津侯主父列傳》引童欽堯曰：摹畫平津侯彌縫阿諛之態，有色有神。《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平津侯列傳》：主父偃言九事，八爲律令。其八不傳，而其一爲諫伐匈奴，引秦皇高帝之失策，而推之於虞夏商周，其文辭甚美。然至進身之後，則又盛言朔方之便，以難公孫宏。上從其言，竟立朔方郡。是其與先資之言蓋不啻枘鑿而矛盾也。然偃也行之不疑，而武帝不以此疑偃，公孫宏不以此詰偃，何哉？蓋帝之初用偃，不過喜其文辭，而於窮兵黷武之失，未嘗有悟。及偃窺帝意，竟以置朔方之便迎之，則帝固樂其合己而忘其前言矣。宏非辨不足以詘偃，蓋知帝意已堅，則絀偃適所以忤帝，故佯爲不勝以從之也。嗚呼，佞邪之臣，敢爲誣罔如此。《內省齋文集》卷二《公孫弘論》：予讀漢史，見公孫弘位三公，猶然布被，汲長孺斥其爲詐，而後世遂以爲口實。噫，過矣。夫弘之可議者在乎曲學阿世，豈在布被哉。其以儉約風世，蓋亦一端之善，出自本心，而遂可指以爲詐乎！假令儉卽爲詐，則是舜稱大禹，不必言克儉于家，成王告君陳，不必以奢麗爲戒也。且非徒此也，公孫弘相業，固有可嘉者。如開東閣以延衆議，則得以人事君之意矣。如與汲黯奏事，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說而聽所言，則有與人爲善之風矣。至如諫伐西南彝，切中時弊，亦相業之可觀者。豈得以曲學阿世，遂沒其生平哉？且弘之澹泊，非特節用而已也。觀其脫粟自甘，而故人賓客，咸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則儉而能施，寧僅薄于自奉哉！夫君子之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小人有一善亦必引而進之，以變其所趨而端其所向。矧相業若平津遂可以學術之差，悉掩其善行乎，又可幷其儉約舉皆目之爲詐乎？如必以其所學遂盡沒其生平，則後之人必將曰平津有善，人以爲詐耳，何益哉？且將肆行而無所忌，是塞人爲善之路，而堅人爲惡之心也。司馬遷曰：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于功利矣。此言其所見者小，所遺者大也。予謂弘之布被，出自本心，彼見當時公卿大夫，爭爲奢侈，僭踰無限度，弘欲以身爲範，故力矯世俗之所爲，而行之以節儉。使弘推廣此心，誠其身以格其君，盡去其患失之情以變當時諂諛取容之習，則平津之相業，豈不炳耀千秋哉？惜其學術一差不能不貽譏于後世也。或曰：節儉小事，非宰相所宜行。不知天下之亂，繇於貨賄，凡選舉不公，刑罰不當，上下交征，使閭里蕭然而不可救皆，奢侈華麗之所致也。倘爲大臣者皆能食不重味，家無餘貨，使羣臣化之，不與百姓爭利，而天下不已大治乎？雖然，公孫弘病在曲學，而論者幷沒其生平，亦弘之自取耳。司馬溫公布被，而人以儉德稱之，豈非同此一物哉？或斥之爲詐，或美之爲儉者，何也？平生學術誠與不誠之異也。嗟乎，士大夫立身可不愼所以自持乎。《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平津侯主父列傳》：以「恢奇多詐」蔽弘之爲人。惟恢奇，故多詐，而天子以爲敦厚也。惟天子以爲敦厚，故不惟汲黯之詰不能動，卽左右佞幸之毀亦不能入也。其稱「人主病不廣大」及陽屈于買臣之議，陰禍主父，徙董相，詐也。而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數諫通西南夷，築朔方，置滄海郡；汲黯廷詰，反稱其忠；使天子察其行而以爲敦厚，所謂恢奇也。黯詰以背約不忠，則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黯詰其儉以飾詐，則曰管仲侈擬于君，而桓公以霸；晏嬰下比于民，而齊國亦治，所謂「辨論有餘」也。淮南、衡山之反，泛引傳、記，使覽者莫識其意向。而究其隱私，則自引咎，以釋人主之慚，所謂習文法，而又緣飾以儒術也。凡此類皆以恢奇行其詐也。天子報書：一則曰君宜知之。再則曰君宜知之。而其曲學逢君、飾詐不忠之實，不可掩矣。《鮚埼亭外編》卷二八：《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于齊，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之脫粟，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慚。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殽。」云何以示天下也，于是朝廷以其矯焉。弘聞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列傳言弘奉祿皆給賓客，家無所餘。今以《雜記》之言觀之，恐亦虛矣。汲黯廷詰，雖略得其大概，要之發露隱情，不若此之盡也。林柏桐《史記蠡測》：公孫弘恢奇多聞，晚而後遇，悼道之鬱滯，乃請興學校，著功令。《史》稱「自此以來，則公卿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此其功之不可沒者也。其數諫通西南夷而不見許，則願罷西南夷而專奉朔方；其于卜式上書，則曰此非人情，不可以爲化而亂法（見《平準書》）；其論寧成，則曰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皆通達政體之言，固學問之功也。以三公布被爲汲長孺所詰，然史公稱之曰：「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

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則亦以國奢示儉者許之矣，此亦有所長，不得與叔孫通之希世同日而論也。《史記札記》卷五下：按《漢書》嚴安此疏前段言制度防淫，史公不載。史公列《平津主父傳》于《衛將軍傳》後，專以諫伐匈奴爲義，又附徐樂、嚴安二疏，此是史公最用意處。如賈山之《至言》，吾邱壽王之《論禁民挾弓弩不便》，皆至文也，史公并不爲立傳。《賈誼傳》不錄其《治安策》，《晁錯傳》不錄其言兵事諸書。李太初嘗言：「居位無補怍諸言事者，一切報罷，稍以報國。」史公直是視此等文字，不如詞賦之猶可諷味也。《史記辨證》卷九：公孫弘曲學阿世，以致爲相封侯，後韋、匡、張、孔，悉踵其術取三公，皆所謂腐儒敗事者也。主父偃雖太橫，然能諫伐匈奴，削弱藩國，較弘之略無匡救者殊勝。遷因偃諫伐匈奴，遂錄徐樂、嚴安言世務二書，此又附傳法也。贊後載平常褒弘之詔，乃王莽所爲，以弘詐爲恭儉與亡類也。又全載《漢書》弘傳之贊，豈以《史記》刺弘未當，故附于後以示褒耶？無識甚矣。

《南越列傳》《石室私鈔》卷二《讀南越傳》：予宦遊雷陽，歷合浦橫潯蒼梧，往往見土人祠路將軍博德。長老爲余言，微路將軍越胥爲夷矣。夫南越自三代別在荒服，至漢武時，其相呂嘉殺漢使，弒其王，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討平之，始郡其地，籍而版圖焉。番禺一大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四方，商賈輻輳，職貢千餘年，文物彬彬，齒於上國矣。路將軍之功，越人思之，猶《甘棠》之思召公焉。學者率於所聞，猥以帝務勤遠略比之北伐匈奴，此與以耳食何異？夫伐叛討貳，大順也，用夏變夷，大功也。廟諡孝武，宜哉。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七冊《南越尉佗列傳》：史公一傳，必似一人。此篇寫老佗處，其豐氣氣概，幾與隆準一流所云，遇高帝則北面而臣之，遇光武則并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吾于老佗亦云。又：大凡提三寸管，欲以量衡千古，若遇一時一事，亦有何難？便因諸事紛來，不及湊手，顧此則失彼耳，即以一手寫兩事，已爲難得。乃史公此傳，寫繆太后，呂嘉事太后，呂嘉使者，一人一樣心事，而飲酒之間，一刻一樣事勢，偏能一時收來，層層現出，筆下既鬆，眼中復巧，故能驅遣如意，不可不細讀也。又：序下南越之兵，四路齊進，聲勢赫奕，而樓船、伏波行師建功處，初看合序，細看則分，而又步步接緊，步步照顧，頓句安章，極其神妙，可云神化之筆。又：一篇《南越傳》，自老佗建國後，五世九十三歲，一目可了，條理井井，眞所云有成竹于胸中，故蛻尾拔地而起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三：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五世九十三歲，越國必有善政，趙光、趙定、居翁之屬漢，必有事實，茲皆不書，略人之所詳也。太后之淫亂，置酒之坐次，詳人所略也，故知記事之文，宜講剪裁之法。

《東越列傳》《天下才子必讀書》卷末《東越列傳贊》：看他突兀提起，看他歷落數去，看他匠心兜轉，只得十數語，卻是一篇最酣暢文字。《求闕齋讀書錄》卷三：莊助發郡國之兵，不從田蚡計，楊僕、韓說等之三道并進，居殷、多軍之封侯，俱足發明武帝之英風俊采，特不于贊中揭出耳。《史漢求是》卷五一：此傳班仍史文，無多增易。然史亦無佳文，豈以閩越無奇足采耶！然遷徙其衆江淮間，何是時尚爲虛土如是之廣，豈閩衆亦無億兆之繁衍乎？不可得詳矣。

《朝鮮列傳》《史記考要》卷一〇：按朝鮮乃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蔽而人不爲盜。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于燕。其後，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地，至漢武，遂拔朝鮮內屬。其後風俗稍薄。太史公蓋善滿能收亡民，聚海東，以保塞外諸夷，修臣節也。《狂夫之言》卷四：武王遷頑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獨箕子卻忍置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知也。武王虛己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紂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夫子稱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既已佯狂受辱，則《洪範》豈佯狂之人所能撰乎？蓋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井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爲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其是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乎，余于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此一恨也。武王既殺紂，何不立微子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也，不立武庚而自爲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於中國以爲頑民倡耶？先輩云：《洪範》疑從河洛翻弄出來，即五行五事之類，啓後世卜筮支離穿鑿之門戶。且《洪範》與丹書並稱，今箕子《洪範》獨著，而太公之丹書不列于《尚

書》，是皆可疑也。宋陸務觀云：傳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三十二字外吾不知其他矣。此言大駭人。適與門人講三仁章，姑志于此。又思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朝鮮之封，武周思患甚遠。本朝洪武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之子。明昇，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鼓惑，不能保終始，宜處之遠方，則霽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高麗者，即箕子所封朝鮮也。《求闕齋讀書錄》卷三：《朝鮮列傳》，事緒繁多，叙次明晰，柳子厚所稱太史公之潔也。《史漢求是》卷五三：此傳同東越之無着色簇簇者，何哉？文固難傳，傳之之不合律者，乃議者即委爲他手之贋貨，然亦無須也。近之續言者，豈能一一皆稱能品耶？

《西南夷列傳》 吳見思《史記論文》第七冊《西南夷列傳》：此傳純以局法勝。蓋一篇之中，如夜郎、如滇、如邛、如巂、如昆明、如筰、如冉駹、如白馬，而中間什數百數如且蘭、身毒之類者，正自不少頭緒糾紛，便難清楚，故不得不挈綱分緯，入手提清，下乃逐節寫來，便不復費手矣。且前列十數太多，至篇末也，總算一盤，歸到百數，仍提出滇、夜郎結，有始有尾，徹始徹終。篇如一節，節如一句，無孱可乘，無瑕可擊，文章之精密者也。

《司馬相如列傳》 《後山先生集》卷二九：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班馬異同》卷二六：賦成而王卒，而困，是臨邛令哀故人之困，豈無他料理，顧相與設畫，次第出此言，是一段小說耳。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幷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蓋至俚褻，而尤可觀，使後人爲之，則穢矣。《升庵集》卷四七《相如傳》：《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史記鈔》卷八二：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予覽之，多爲磈礧奇崛，然騷之再變矣。特《檄蜀父老》與《諫獵書》絕佳。《沖谿先生集》卷一七《讀司馬相如傳》：《相如傳》比之他傳獨該洽，或云相如自撰，然此必西京文士與長卿善者作之，而太史公慕愛長卿辭雅，故不復竄易也。夫《子虛》《上林》之筆所不獲已，《大人》一賦導帝以仙舉，何爲者哉？乃宋人謂《哀二世》爲寂寥短促，不敢極言，則非矣。此悽咽之詞，調短而意嚴，即冗長奚庸焉。《九水山房文存》卷下《答友人書》：昨又承示《史記・司馬相如贊》，以爲「雄」字誤，當作「惲」。以愚所見，則有不盡然之言。敢據愚誠用質左右，惟足下采擇焉。贊云：【略】案前所云褒之也，揚雄以下云云，貶之之辭也，與前文大不類。《雄傳》云：「雄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以故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逮其後，深悔作賦之不足以風，靡麗多而風諫少，于是詆議相如，去而作《玄》，故《傳》又云：「雄以爲賦者所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閎侈鉅衍，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迺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以此而言，則贊所云靡麗之賦勸百風一者，固信知其爲雄言，非他人語也。傳又言：「往時，武帝好神僊，相如上《大人賦》以風，帝反飄飄有陵雲之氣。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爲，而大單思渾天。」若此，則雄之詆議相如又可知矣。故蘇長公曰揚雄獨悔于賦，以爲雕蟲篆刻也，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是其事也。然其所以竄入于《史記》，蓋亦有故。案：《漢書・司馬相如贊》首言司馬遷稱云云，與《史記》文正同，下無「采著于篇」句，蓋固之作史多依于遷，故首稱司馬遷言，而意不主于司馬氏，故又稱揚雄言，蓋一褒之，一貶之也。所謂揚雄以爲者，與前司馬遷言反正適相應，世俗學者但知史漢文相出入，遂據此以增彼，既令《史記》之言屈彊不可通，而班氏褒譏之旨亦復隱而不見，何其謬也。足下第見後人所哀揚雲文無是語，而不知其以《漢書》入《史記》，此則足下之疏也。竊嘗以爲學問之道，古今之通義也，故鄭康成東州大儒，學者宗之，閒有舛誤，後儒不妨援據經文指摘而是正之，非以難鄭氏，乃以爲鄭氏功臣也。且惟于鄭氏之誤能明正其失，然後能于鄭義之精有以深見其所以然而表明之也。今足下以垂暮之年，好學嗜古，不倦于勤，又不以享之不屑殷勤而致詢焉，享敢以誠對，惟足下鑒察之不宣。《史漢文統・史記統・司馬相如列傳》引劉辰翁曰：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幷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儘就，益至俚褻而尤可觀。又引瞿景淳曰：長卿賦，詩人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楊子雲、長卿不從人間

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爲賦而不逮，故雅服焉。又引鍾惺曰：臨邛令是千古第一憐才好色人，一段狡獪，非惟爲相如擇婦，亦深念文君之失所歸耳，非深情人不能也。文君心眼先識相如恐不得，當此時卓王孫見識有臨邛令一段作用，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令故予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于相如，以自托其身，不落臨邛轂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雄警女子每事要占先着，不可不知。又引董養正曰：諧如《難蜀父老》《喻巴蜀文》，與《諫獵疏》俱選入《西漢文統》，故不復載。《爲可堂初集》卷三八：太史公作《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揚雄之生後于司馬子長，引其言何也？豈前更有揚雄耶？《史記評語・司馬相如列傳》：《史記》所載賦、頌、書、疏甚略，恐氣體爲所滯壅也。長卿事迹無可稱，故獨編其文以爲傳。而各標著文之由，兼發明其指意以爲脈絡。匪是，則散漫而無統紀矣。《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注》卷一〇：《漢書》諸傳以博載其人之文爲勝，漢世之文流傳後世者，賴有孟堅也。《史記》列傳于諸人之文多不濫載，屈、賈文辭之士，只載其《騷》詞數篇，賈生《治安》一疏，猶從割愛，則他可知已，獨于司馬之文采取最多，連篇累牘，極繁不厭，可謂心折長卿之至，而編載有法，眞不可及。《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馬相如傳贊後人所亂》：《司馬相如傳贊》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漢書》贊全用其文，但于首加「司馬遷稱」四字，末尾刪「余采其語」云云。大約《史記》一書爲後世妄人附益甚多。「揚雄」云云乃班氏之言，「余采其語」云云仍是司馬氏之元本。不知何人妄取班以益司馬，遂成此惑。《文史通義》內篇一《詩教下》：馬班二史，于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于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詆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迹，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敘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于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傳人也。林伯桐《史記蠡測》：史公于《司馬相如傳》，錄其文章，多美辭焉；其通西南夷一事，則多婉辭，爲才人諱也。至于《平準書》，則曰「司馬相如開道西南夷，巴蜀之民罷焉」，不隱惡也。《夏仲子集》卷三《讀史記》：史公皆紀實事，不尚文詞。惟《司馬相如傳》備載《子虛》、《上林》、《難蜀父老》、《宜春》等作。然史公明言「推天子諸侯之苑囿，歸之節儉以諷諫」；又云「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己詰難之，以諷天子」；又云「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末復云「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知史公之意猶是聖人存十五國之風之意也。班固不達史體，所采便雜亂可厭。潘永季《讀史記札記》：太史公傳相如，政以其文耳。《漢書・司馬遷》《楊雄傳》全似此。故昌黎論西漢之文，必曰司馬遷、相如、楊雄也。又：《後漢書・班固傳》亦似此。至其後，則不復能爲而傳《文苑》矣。《丹棱文鈔》卷二《書司馬相如傳後》：《史記》載司馬相如文獨多，非貪其美于文，爲其切時事而合于風諫之義也。孔子定「六經」，宏綱畢備，當時「六經」之外，百氏之書，非學者之所尚，而不經孔子之講論，而因沒不傳者不識有幾也。即「六經」之內，複亂瑣曲，無當典要，而遂棄不錄者，又不識有幾也。史公上羅三代來載籍放失舊聞，下兼當世故實，繁不能殺，駁不能貫，其書尚可讀乎？故辭不美不著，美矣而無取乎爾又缺之。屈原詞之宗也，只載其《懷沙賦》，賈生材足用也，與《原傳》合而只載其《鵩鳥賦》與弔原之詞，其取若去有深旨存，非時俗之所知也。相如文士而立言能得其體。《子虛》、《上林》，風當時之苑囿也；《喻巴蜀檄》《難父老》，風開塞也；《大人賦》，風好仙也；《封禪書》，風夸功也；從長楊獵而陳諫書；過宜春宮而哀二世。文必指事，文備而事著矣，故并載之。後之爲史者，取厭其靡，去傷于劇，抑獨何哉？《劬書室遺集》卷一二《讀史記司馬相如傳》：太史公作《司馬相如傳》，人第以爲取其文詞，足以卓絕一時，而不知《史記》此傳，編次于《西南夷傳》之後，別有微意。蓋以漢武承文景之統，不能法其恭儉，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遂爲天下大害。至開西南夷一役，啓漢武之雄心者，自唐蒙發其端，而司馬相如助成之。《相如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多發吏卒，并誅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乃使相如責之。後之因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多得賞賜，願爲臣置吏而比南夷。天子又以問相如，可謂信任之至矣。假使相如深思熟計，而以勞民傷

財，多所不便，爲之剴切痛陳，安知漢武不從諫如流，聞而中止乎？乃相如則謂南夷西僰，效貢賦，爭歸義，宜遣使以往賓之。又謂，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今誠復通爲置郡縣，則更愈于南夷。漢武惑于其言，復使相如開西夷未通之路，而爲巴蜀無窮之累，其貽誤豈淺鮮哉。且相如當奉使之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大臣亦以爲然，使其悔悟前非，力爲諫阻，則失機于前者，猶可挽回于後。乃相如則以業已建策，不敢更諫，又著書以難蜀父老，反覆辯詰，揚厲鋪張，借以宣其使，指令百姓，咸知上意。然則西夷、南夷之通，實相如迎合武帝之意，而贊成其事，卒之民困財耗，與窮兵匈奴，輕開邊釁者同。太史公推原禍本，不能不歸咎于相如。故《平準書》云：「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據此，則史公不滿于相如亦可概見。故以相如一傳，特置于《西南夷傳》後，亦猶史公斥衛青諸人屢伐匈奴而不能終服匈奴，徒傷士卒而竭財力，故以衛青諸人列傳，特置于《匈奴傳》後，同一微意。至于《相如傳》中所云，「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則又譏其開游士之風。又云「卓文君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是又刺其蹈淫蕩之失。或者不察，徒以爲取相如之文詞特爲列傳，是猶未窺史公之微意也夫。《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一一七：此篇以諷諫爲主。　又：相如所長在辭賦，子長蓋絕重之，故備錄焉。後贊至擬之《春秋》、《易》、《詩》。則推崇之者至矣。子長、退之皆極推相如之文。　又：篇內多爲疑似之說。《子虛》《上林》一賦，而謂游梁時著《子虛》，後見天子乃爲《上林》，非事實也。蓋繆悠其詞耳。《喻巴蜀檄》、《難蜀父老》二篇，諷天子罷中國以事夷狄也。而西夷開路謂由長卿建議者，亦非事實也，傳中明謂「其進仕宦，未嘗首與公卿國家之事」矣。若果建議開西夷，豈得謂非公卿國家之事乎？子長以非實之事傳長卿者，以當時言長卿者具如此論，故弟仍之而詳載其文，以俟知者，不忧其眞不出也。他文不載，獨載數篇者，以諸文諷諫武帝所關最巨也。　又：《平準書》亦言「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則以相如奉使，故舉以爲言，其實非相如所好也。《封禪文》則直古人尸諫之旨，而讀者乃以爲導諛。嗚呼，長卿之意隱矣。《困學紀聞補註》卷一一《司馬相如傳贊揚雄》：案《考古質疑》卷一：遷在武帝時，揚雄生於漢末，今《相如傳》後且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此班固作《贊》曉然矣，何爲《史記》以爲太史公之語？反覆究之，《公孫宏傳》乃載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賜宏子孫爵。徐廣注云：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乃知相如之《贊》亦後人寫入而託之太史公也。於是喟然歎曰：古人著書多爲後人所加，何可勝紀。《九州箴》，揚子雲作也，唐徐堅《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乃有「六代都興」之語。《藝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詢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史記評議》卷四：《史記》列傳，于諸家之文，多不濫登，屈、賈文辭之士，只載其騷辭數篇，即賈生《治安》一疏，關係治亂得失，爲千古推重之作，猶從割愛，他可知已。獨于司馬相如之文，采之最多，連篇累牘，不厭其繁，可謂傾服之至，而所載之文，又復各呈其妙，不拘一體。《上林》兩賦，以侈麗勝，《告蜀》一檄一書，以層疊勝，《諫獵疏》以格法勝，《哀二世賦》以風韵勝，《大人賦》以瑰奇勝，《封禪書》以古奧勝，一篇一樣，不複不板。而又以「好讀書」三字，作通篇之根，以前後三爲郎作眼目，以下而見知女子、上而見知天子作照應，驅相如之文以爲己文，而不露其痕迹，借相如之事爲己寫照，并爲天下後世懷才不遇者寫照，而不勝其悲嘆。洋洋萬餘言，一氣團結，在《史記》中，爲一篇最長文字，亦爲一篇最奇文字。贊語，極本《易》、《春秋》、《大小雅》以立言，極有根據，亦正爲相如之文抬高身分，然其要歸引之節儉云云，評相如之文，亦得要領。

《淮南衡山列傳》《史記評林》卷一一八引董份評：被實爲淮南畫反，而《史記》所錄被詣吏自告之文，其間不無飾辭，而太史公具載之，所以微見被之冤狀，而惡漢之專殺也。然被以人臣親教其主詐爲秦書，徒逮以激下反上，固漢法所必誅矣，湯論殺之是也。使徒以其文辭而欲原其反逆，其本末豈稱乎？　又：按《圖志》云，荆，警也。軫星散爲荆州，分爲楚國，陽盛物，故氣極急悍，故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太史公論淮南、衡山謀爲叛謀，而歸之荆楚俗薄，僄勇輕悍，蓋有所本云。《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淮南衡山列傳》：備著淮南二王逆節，見漢法非過也。厲王反迹，皆于獄辭具之。故安之事既畢叙，乃曰「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踪迹如此」，而獄辭則甚略。觀此《傳》益信淮陰之枉。始則詐而禽之，而告反者無聞也。既則詐而斬之宮中，而上變者無徵也。使果有踪迹，何難具獄而明徵其辭哉？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俾百世以下可尋迹推理而得其情，此之謂實錄也。　《畏壘筆記》卷四《尺布謠》：高誘《鴻烈解序》載《尺布謠》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此與《史記》殊別。愚案

「好童童，飽蓬蓬」語，與今俚語正同。豈太史公以其文不雅馴，從而潤飾之歟？　沈豫《讀史雜記・淮南列傳》：太史公以戎狄荊舒謂淮南、衡山，俗薄所致，豈通論哉。二南、江漢，王化蒸蒸，使周召處此，輶車鏃矢，斷不作矣。

《循吏列傳》　《誠齋策問》卷上《問遷史班史范史循吏傳》：項籍之重瞳似虞舜而德不舜，虎賁氏之狀似蔡邕而才不邕，桓司馬之功似劉越石而忠義不越石，班、范學太史公之傳循吏，似則似矣，抑劉知幾所謂貌同而心異者耶。嗚呼嗟哉！唐虞蓬蒿，三代邱墟，赤子慄慄，寄血食於蒼鷹乳虎之爪吻，千百年間，億萬人中，幸而遇一二愷悌君子，出而乳哺斯民，風之以春風，雨之以甘雨，天下同舌而榮之，以爲循吏，史官點筆而瑞之於汗簡，誠喜唐虞三代之餘羊猶存也。是故太史公植其本，班、范核其葉。循吏也者，其史家人才之泰山北斗歟？然嘗論之，循吏之筆，遷得其形，固得其影，范則無形影矣。非愚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夫何故？太史公之所謂循吏者，乃天下之循吏也，班、范之所謂循吏者，乃二子之循吏也。自周衰迄於麟趾，上下凡幾許載，自列國遞於大漢有國，凡幾許君，其間劀鷄製錦之手爲政凡幾許士，而其華衮於遷之筆者，孫叔敖而下僅得五人而止耳，何其寡也。愚私意其五人者，必也冰心雪操，而天下廉其節，玉折金裂，而天下介其直，鼇斷電燭，而天下神其明，然後得以俎豆於此也。徐讀其傳，則傳無一奇事，詳考其功，則功無一奇跡，略無可以綺人目而膾人口，乃若無能不才而大不及後之所謂循吏。嗚呼，惟其痕跡俱泯，故人不可得而廉，亦不可得而介。惟其才能不用，故人不可得而及，亦不可得而能。奉職循理，不伐功，不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譽，是眞循吏矣乎！故太史公之所謂循吏，乃天下之循吏。班、范二史則不然。西京二百年，而傳六人耳，何其多耶。東京二百年，而傳之十二人，何其愈多耶。然考其升黜之大概，乃不過建一學館以爲風化，致一鳥獸以爲嘉瑞。烏攫肉者稱爲明察，虎閉目者目爲感應。會稽之錢百而取一者謂之廉潔，合浦之珠不脛而還謂之神明。圭角森然，聲譽沸然，是果所謂循吏者耶？謂之廉吏可也，謂之能吏可也，目以循吏，匹夫匹婦肯許之乎？甚者至於罔上之侯伯，立威之太守，摘姦之縣令，皆若是其班，則幾於援桀手而廁於堯席矣。嗚呼，史筆盲聾如此，則夫吳公邊鳳之詔宜傳而不傳，翁歸杜母之德宜編而不編，其去取之不當，無足怪也。或序稱十三人而傳其六，或序稱八人而傳至十二，其先後之各異，無足怪也。與夫廣漢翁歸之或稱或否，西都東都之或寡或多，其雌黃之無定，皆自鄒以下無一譏焉可也。故曰班、范之所謂循吏，乃二子之循吏。大抵瓊廡象廊之宮起，而茅屋之風廢，金甌玉斝之器作，而土硎之制亡。西京之循吏已非先秦之循吏，東京之循吏其得爲先秦之循吏乎？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孰若與得簞食豆羹於顏閔。受萬鍾之祿於彌子，孰若與受粒米盂水於夷齊。士大夫得傳於班、史之循吏者，已不得傳於遷史矣。得傳於范史者，其能如傳於遷史之榮乎？循吏之甲乙，史法之伯仲，自有一定之皂白，明眼者知之矣，難與俗人言也。噫，不讀《三百篇》之詩無以知後世之無詩，不讀二十五篇之《騷》無以知後世之無騷，不讀五十萬言之《史記》，孰知後世之無史哉？蓋嘗味三史，大抵范執鞭於班，班驂乘於馬，往往而是，非止循吏一筆而已。若張湯者，遷列之於酷吏，宜已。固之傳酷吏，乃釋之而不傳，則網漏於吞舟。若夏侯勝、京房，固已傳之於夏侯始昌之後矣，至於《儒林》乃復有二傳，則架屋於屋上。以此學遷，果能遷乎？蔡琰之失節於胡虜，醜哉其行也，范則盛之於《列女》，反以青蠅而止垂棘。董宣之忠而不屈，傑乎其壯也，曄則首之於《酷吏》，反以鵷雛而伍鴟梟。以此學固，果能固乎？張輔、劉子元言之詳矣，姑摘其尤秕稗者論之。昔九方皐之相馬，天下無雙也，以其術傳於子，又以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之於天下，經年而不得，既而得之，乃驚馬也。其孫亦以其術求之，出門見巨蟇，遽歸謂其祖，曰：「得一馬，略與相法同，四其足而雙其目，但蹏不如累趐耳。」九方皐往視之，則大笑曰：「此蟇也。汝則誤矣。」嗚呼，驥失而駑，駑失而蟇，學之愈差也一至於此乎。馬遷之《循吏傳》，相馬而得驥也，班、范之所謂《循吏》，駑耳，蟇耳，識馬者笑之久矣，執事何疑焉。　又《問司馬遷傳循吏五人》：謹斷陟者莫備乎《六官》之典，善褒貶者莫大乎「獲麟」之經，嚴去取者莫過乎子長之史。子長之史，其經之遺意歟？一何去取之當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流光之遠達三代而未艾，故遷取以首紀。伯夷叩馬而諫，採薇而歌，德風之揚激，貪懦而氣奪，故遷取以冠列傳。項籍割溝稱霸則近乎僭，則列之本紀，以顯其過。陳涉揭竿爲旗，兆乎爲亂，則置之世家，以彰其惡。下惠之賢並於伯夷，而論其有補風教，則下惠無聞，故不傳之。禦寇之學同於莊周，而論其清虛不根，則禦寇尤甚，故不錄之。以至五帝不紀少昊者，以其不與六代之樂，以其不懷

仁人之教。或去或取，莫不各寓深意，是以《史記》一書辭氣豪放，法度森嚴，雖鴻儒傑筆亦以此而欽服焉。才如揚雄，以實錄而譽之，學如劉向，以良史而許之，彼其去取之當，爲世稱重如此，奚獨於傳循吏而失之耶？今承執事之問，請先推原吏治，以究馬遷之意當較然矣。今夫奉宣詔條，講求民瘼，敎令飽於衆聽，仁澤溢乎羣心。農桑勸而揚富庶之風，學校興而闡禮義之化。獄訟衰息而桎梏爲之不用，盜賊戢止而桴鼓爲之不鳴。所居無赫赫之功，所至無奕奕之譽。此則循吏之大槩也。乃若冰清其操，玉潔其心，己之利甯以便於人人之利，不以兼于己，是特循吏潔己之廉耳。守九章之律，遵三尺之規，鼎鑊可蹈而法不可蹈，形體可虧而法不可虧，是特循吏奉法之公耳。安可廁於循吏之列乎？然嘗考之，爲吏不患無循良之政，而患無公廉之心。吏之所以不能循良者，貪與私累之也。貪爲之累則傷民之生。厚己之積，肆威虐以侵漁，窮旦暮以刻剝，如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私爲之累則吹毛求疵。闊略己過以彼此，而輕重其心以親疎，而上下其手，如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故愚嘗謂循良之政有不難知。公儀休不爭利而棄遺魚，拔園葵而出織婦，吏之潔己者類能之。然充是心以往，決不肯損下益上，而所謂人蒙其利，民安其業者，不足爲矣。石奢爲父殺人而自刎，李離過聽殺人而伏劍，吏之奉法者類能之。然充是心以往，決不肯潰隄決防，而所謂承流宣化奉公循理者，不足爲矣。遷皆班之於循吏之列，不亦宜乎？又況觀人之已爲，可以知人之所未爲。禹稷拯饑援溺，各立掀天揭地之功，而孟氏方以陋巷之回，蓋以回之所已爲而逆其所未爲耳。孫叔敖之治楚，使吏無奸邪，盜賊不起，子產之相鄭，使門不夜閉，道不拾遺，是其循吏之政，固可紀也。由三子之所爲而擩之，豈不可逆其如是乎？切意三子之在當時，循良之政，陰被其民，而史氏傳聞不及詳，遷姑著公廉之一節，而循良氣象固已可見，然則遷史去取之當，抑又何疑？嗚呼，自春秋以來，迄於麟趾，千百年間，馬遷所列循吏止於五人，公其取予，蓋已甚嚴，豈容復有所議！故愚三復明問，輒以管見遂陳於前。雖然，遷史所取之五人固無可議，而疎漏之患亦或未免。何者？文景之時，風移俗易，黎民醇厚，致治之美，雖云成康，未能遠過。想其當時循良之吏布在天下，如河南吳公、蜀郡文翁，亦復見遺，網漏吞舟，愚所以重爲遷史惜也。班固史筆一代，固宜特書大書，以美漢代得人之盛，而乃止述文翁，至於吳公僅附賈誼以顯，亦何以表吏治耶？史筆勸善，愚恐不當如是之吝也。區區管見，輒併及之，執事以爲何如？《林下偶談》卷四：太史公《循吏傳》，文簡而高，意淡而遠，班孟堅《循吏傳》不及也。《嶧桐文集》卷八劉城《書循吏傳後》：自馬、班著書，循吏創紀，或來有竹馬之迎，去則遺靴作愛。偶爾一時好事，翻爲千古禍戶。考績當期，則縉紳子弟日夜纂襲黃之句；內召將及，而腹胥屬吏要結創朱召之祠。攀轅之費，出之乃公橐中；赴闕之資，派自正供額內。至無官不豈弟，召伯之樹，多于蓬棘荆楚；無地非畏壘，文翁之堂，倍于居民邑甕。德政盈偏，太史含毫而不勝載；豐碑塞路，行人眩目而莫誰何。然轉盼未幾，賊惡可嗤，遂有牧童耕豎，斧木主爲樵薪，亦或烈士酒徒，投土偶于溷溺。不解不如一解，後人更哀後人。不知遷載叔敖諸君，固紀吳公等輩，眞僞何似，始末何如也？因覽二書，聊綴以此。《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循吏列傳》：循吏獨舉五人，傷漢事也。孫叔順民所欲，不敎而從化，以視猾賊任威，使吏民重足一迹，而益輕犯法者，何如？子產既死，而有遺愛，以視張湯死而民不思，王溫舒同時五族，而衆以爲宜者，何如？公儀子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以視置平準、籠鹽鐵、縱告緡以巧奪于民者何如？石奢、李離以死守法，以視用愛憎橈法，視上意爲輕重者何如？史公蓋欲傳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爲標準。故序曰：「奉職循理，亦足以爲治，何必威嚴哉？」然酷吏恣睢，實由武帝侈心不能自克，而倚以集事。故曰：「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子產事具《左傳》，故略舉其成功。潘永季《讀史記札記》卷二：《循吏傳》云：不在循吏，在酷吏，故曰：「何必威嚴哉。」只看序列孫叔敖等五人，竝秦以前人，而次于淮南衡山之後，一也。石奢、李離二傳，只說用刑，二也。孟堅便認眞傳循吏，與史公意全別。《雲在文稿・讀史記循吏傳》：太史公作《循吏傳》，列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五人。且遷之書，上自五帝，下至秦漢，而此五人者皆在周之末世。又公孫敖、子產、公儀休，非以吏治爲名，而奢與離又絕不載其政績，世多以爲疑。余讀其敘曰：「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其意在慨自漢之吏，不師聖人之道，不知孝悌廉耻之敎，而爲一切之治，民俗日以偸，奸僞滋起，上不知所以移易，則務以刑法相勝，酷吏自茲用法峻而不得其平，上下相仇，浸以誣罔。故推其本以爲爲政之道，莫如修身，導民于善，有事統紀，上下有體，奉職莫如任官，守法莫如不阿，故五人者，

莫不先自修而後及于民，而奢與離者尤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若夫上不及三代之政，下不及王成文翁者，蓋以古道遠矣，其下者則不足道也。　沈豫《讀史雜記・史記循吏列傳》：《循吏列傳》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共五人，枚舉前朝，而漢代無一及焉，其吏治概可知矣。《史記辨證》卷一〇：此遷刺武帝寵用酷吏，賊虐烝民而爲傳也。首曰「何必威嚴」，次序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五人，不拘時代，不用聯貫，簡淨隱厚，斯爲不愧循吏，而漢臣無一足與其數矣。

《汲鄭列傳》《淳南遺老集》卷一二《史記辨惑》：《汲鄭・贊》無他褒貶，獨嘆其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翟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評哉？《史漢文統・史記統・汲鄭列傳》引茅坤曰：通篇以伉直摹寫汲黯爲精神，而不學無術亦稍稍概見，史筆之神髓主于此。　又引鍾惺曰：武帝得人最盛，所許社稷臣用黯，黯不死，霍光事必以屬黯，使黯爲之，大節不異，然文理差勝，必無誤立昌邑事。　又引章正宸曰：與張湯論議一段，始而侃侃正言，繼而忿罵，直令此輩愧死。然非太史公不能着眼若此。《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汲鄭列傳》：武帝之知汲黯，至以古社稷臣許之，其敬禮黯過于丞相宏、大將軍青遠甚，然黯之言無一用者。黯廷斥公孫宏、張湯，而天子愈貴幸宏、湯。黯言與胡和親，無起兵，而天子欲征匈奴。黯言勿以渾邪王故誅當死者五百餘人，上默然不許。及其後棄之淮南，黯遂爲諸侯相，終其身。然張湯之誅，天子聞黯嘗勸李息發其罪，而息畏湯不言，遂案誅息，則又未嘗不思黯言也。如武帝者，可謂善善而不能用矣。原黯之迕帝有三，曰數直諫也，曰褊心怨望也，曰帝好儒術黯好黃老也。此三者之中，唯怨望則黯失也。《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汲黯》：余讀汲黯本傳，因想見其豐采，碌碌如弘等何堪與比也。黯素強直而武帝敬信之，吾因以知武之爲賢君焉。觀帝聞黯與李息言，遂抵息罪，益知帝之重黯甚矣。黯以正直爲帝所重，孰謂武帝無知人之明。《得樹樓雜鈔》卷一三：汲黯、鄭當時兩人性行不相似而相友善，太史公作合傳，意在兩人「中廢，賓客益落」二句，故又于贊語中引翟公署門事而終之曰：「汲鄭亦云，悲夫。」蓋中有感觸而歎人情之薄也。《漢書》移司馬贊語於《當時傳》尾，而刪去汲鄭云云六字，似失司馬本指。《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汲鄭列傳》：黯治東海，爲九卿，徙內史，居淮陽，不塡實一事，止虛言其性情氣象，略舉其語言，及君臣上下之嚴憚，遂使千載下可聞風而興起。必如此，乃與黯之爲人相稱。「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正與武帝及諸臣好興事病民相反。「治務在無爲而已」。語近複，然前郡守之治，後九卿之治也，其體各異，故分言之。且與張湯「文深小苛」，武帝「分別文法」反對。「面折犯顏」云云，亦與公孫弘「懷詐飾智」、阿諛取容反對。此《傳》傷武帝有社稷臣，克知灼見，而終不能用也。篇首稱黯「以數直諫，不得久留內」，則進言多矣。爲右內史、守東海、淮陽，列九卿，事迹衆矣，而見于《傳》者止此。蓋非關社稷之計，則不著也。其直攻武帝之多欲，社稷臣所以格君也。矯節發粟以振貧民，奉使東越不至而返，諫征匈奴，迎渾邪，罪民匿馬及賈人與市者，社稷臣所以安民也。面詰弘、湯，責李息，社稷臣所以體國也。始仕爲太子洗馬，卽以莊見憚。及列九卿，與丞相、大將軍亢禮。致天子敬禮，不冠不敢見，社稷臣所以持身也。史公于蕭相國，非萬世之功不著；于黯，非關社稷之計不著，所謂辭尚體要也。黯之爲社稷臣，不獨莊助知之，淮南謀逆者憚之，武帝實自發之，而終不能用，則內多欲之故也。黯之爲人，不獨衛人憚之，大將軍賢之，卽武安侯亦不聞含怒，而弘、湯獨深心嫉之，欲擠之死，則弘、湯爲人又出武安侯下矣。「人果不可以無學」，篇首稱黯好學，正與此語反對。以黯爲無學，故以儒術任弘也。《硯北雜錄・史記》：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此是親疎並建，相維相制之意。如《索隱》之說，判然限隔，將毋以爲天子家事，異姓可不與聞乎？汲黯、田叔之流，異姓而正骨肉者也。朱虛、東牟之流，同姓而正異族者也。《史記評注》卷一一：汲、鄭同學黃老之言，一則抗言直諫，秉正嫉惡，一則恢宏任俠，喜交游，奉賓客，皆太史公所嘉予樂道者也，故同爲列傳，而述之亹亹不置。汲黯乃太史公最得意人，故特出色寫之。當其時，勢焰橫赫如田蚡，阿欲固寵懷詐飾智如公孫弘、張湯等，皆太史公所深嫉痛惡而不忍見者，故于灌夫罵坐、汲黯面詆弘、湯之事，皆津津道之，如不容口，此太史公胸中壘塊借此一發者也。如此文安得不工。《求闕齋讀書錄》卷三：《汲鄭傳》處處以公孫弘、張湯相提并論。此太史公平生好惡之所在。景、武間人才，以此傳爲綫索。《史記辨證》卷一〇：自汲黯棄居郡，漢廷無直臣，武帝益縱欲妄行矣。遷所以思而作傳也。鄭莊非其比，以與黯善，且推轂士夫，故合傳也。此篇首尾完善，《漢書》略爲刪節，便如點金成鐵矣。　又：篇中「誠有味其言之也」一語

雜論斷，非正體。《漢書》好改《史記》，何以不知改此語也。

《儒林列傳》《習學紀言序目》卷一七《孔叢子》：子思之後，子高、子順、子魚皆守家法，學者祖之。叔孫通本學于子魚，子魚使仕始皇。陳餘儒者，與子魚善。陳勝首事，餘薦子魚。餘輕韓信以取敗亡，鮒死陳下，儒學幾絕。獨通遺種僅存，卒賴以有立。司馬遷、班固曾不能言其所自來，乃爲《儒林傳》自武帝始。楚漢間辨士說客多妄言，遷、固一切信之，反以陸賈爲優于叔孫通，余固深嘆漢、隋、唐末之禍。他書盡亡，無以質正，而惟遷、固之信，使學者不復識孔氏本末，然則何止秦火爲害也。《史記鈔》卷八五：太史傳儒林，不采道德之士及其說經者之旨，獨疏六藝門戶，此其不知學之故也。古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亡」，于此亦可概見矣。《兩漢鴻文》卷九尾評引鄧定宇曰：太史公諸文俱雄肆，及此篇獨醇雅甚，儼然儒者之風。春鼇作繭，見物即成，不虛哉。又引王允寧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備之。看他叙數千百年事，略無滲漏。《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八眉批：于陳王處特起鋒擊，聲情激蕩，以甚厭秦之罪。又：先以「五經」大師總提于此爲根，而後枝分而叙之，一一與此段相應。儲欣《史記選》卷六：《儒林列傳序》千百年文學廢興，悉備于此，至其叙述「六經」，推崇孔孟，亦復不遺餘力。讀此而猶謂太史公專尚黄老，豈非眊耶。《方苞集》卷二《書儒林傳後》：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蓋嘆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于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成于公孫弘請試士于太常，而儒術之污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于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幷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爲道術所托，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于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即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群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嘆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濫于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又《又書儒林傳後》：是書叙儒術至漢興，首曰「于是喟然嘆『興于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于贊美；故「廢書而嘆」，皆以爲嘆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嘆興于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爲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爲大官，而首于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于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于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爲師傅卿相，不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于子夏之倫者，亦「爲王者師」，蓋儒者寧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嘆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爲贊美之辭，噫，失之矣。《十七史商榷》卷六：子長于《封禪》、《平準》等書，《匈奴》、《大宛》等傳，直筆無隱；至《儒林傳》則力表武帝之能尊儒。又田蚡、公孫弘，本傳及他傳惡之殊甚；而《儒林傳》則言蚡爲相，始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延儒者，弘以《春秋》白衣爲三公，而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皆是深許之。且之詳載弘請置博士弟子等奏，制曰：「可。」而結之曰：「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其歸功于武帝君臣如此。此篇多是頌揚，可謂不以人廢言，惡而知其美也。班氏所云「不虛美，不隱惡」，良信，而「先黄老後『六經』」，非子長本意明矣。《史記榷參》卷下《儒林》：太史公不知道，頗述「六經」源流，必以孔子爲歸，可謂識其大者。漢武申明儒術，乃相公孫弘，而仲舒止于國傅，何其悖也。使正誼明道之學，獲見于時，儒林之美，將必斐然有聞于世。乃功令雖廣，僅補苴章句而已，斯文曾不得與于三代之盛也，豈非一時君相之咎哉！秦火之後，得以昌明六藝，則義厲學宮之功，不可沒耳。《史記半解・儒林列傳》：傳儒林自是幷叙「六經」諸儒，然史公卻另有微意，則以貶公孫而尊董子，薄公孫之希世取榮容，而悲董子之直道見疾也。蓋史公《史記》之外，本于《春秋》，《春秋》之

義聞于董子，而董子之遇抑于公孫，故傳中用意如此，而其稱論董子學行，亦隱然見其奄有諸儒之長，語無泛設也。只前幅唱嘆齊魯之士，是推本聖人遺化，舉其多者論之。然董子非齊魯人，興起較難而寫來卻是漢代第一儒宗。則一面唱嘆齊魯，一面更已隱爲董子襯起一層身分矣。凡此意思本自朗然，文中向來未經拈出，只是習而不察耳。《笙雅堂文集》卷三《書史記儒林傳後》：漢承秦禁學，聖道中絕，故因群儒殷勤傳述之緒，以大啓「六經」而廣諭之，本先王《詩》、《書》、《禮》、《樂》造士之旨，使之興道，諷誦言語以盡其材，而厲世磨鈍，論官治吏之典具焉。且其取之也兼行藝，故人無悖行，其用之也通儒吏，故官無廢事，此正所稱詔書，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者也。史公嘆興復六藝之難，嘉予廣厲學官之意，乃褒之不暇，而又何譏焉？

《史漢箋論》卷五：漢文仁讓，太史公《儒林傳·序》稱其本好刑名之言，人或疑之。然其行事類多詘情任法，此眞刑名者之意也。故知刑名者莫如孝文帝，知孝文者，亦莫如太史公。《求闕齋讀書錄》卷三：子長最不滿公孫弘，風刺之屢矣。此篇錄公孫弘奏疏之著于功令者，則曰：「余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于賴固生則曰：「公孫弘側目視固。」于董仲舒則曰：「公孫弘希世用事。」于胡母生則曰：「公孫弘亦頗受焉。」蓋當時以經術致卿相者獨弘，子長既薄其學，又醜其行，故褊衷時時一發露也。《史記辨證》卷一〇：使公卿皆如汲黯，則主既不恣爲非，使公卿皆如鄭莊，則士復不失其所。然二人好黃老，非儒者也，故復傳儒林焉。漢至武帝，始黜百家，重儒術，而是時方外攘四夷，內興神仙土木。治《詩》之申培、轅固，以正直罷歸，治《春秋》之董仲舒，以廉直不容于朝，出爲諸侯相，而兒寬承意從容，乃得爲御史大夫，公孫弘世用事，乃得封侯爲丞相，是亦葉公好龍矣。自遷創爲《儒林傳》，而漢後從祀孔庭者，多《儒林傳》中人。遷學術宏深，得力于《春秋》之教，而不獲與仲舒幷從祀者，蓋後人讀《史記》，先以是非謬于聖人，先黃老而後「六經」等語，橫于胸中，未深求其用意也。《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一二一：此篇以公孫弘曲學阿世爲主。自公孫弘廣厲學官，是後博士習經無通洽者，終漢之士，以博士家爲俗儒。劉向、揚雄始振古學，而許、賈、馬、鄭宗之，然皆不習博士經，是漢之儒風壞于孫弘，驗也，太史之識卓矣。《雲在文稿·史記儒林傳論》：余讀《史記·儒林傳》曰：嗟乎，儒術之壞自此始矣。古之養民也，立庠序學校以教之，升之司徒司馬以寵榮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婣任邱，進之以智仁聖義中和，範之以禮而和之以樂，使其心知道之實有可樂而非以爲榮寵也。其所以榮寵之者，亦爲取其所有餘，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爲之報也。故學者多有廉耻之節，而士大夫無相冒之行。漢興幾百年，歷文景之治而後學校立，寖寖乎固一時之盛也，然其所舉者治「六經」之說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選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誘之，爲博士弟子，爲郎中，爲秀才異等，釋奠舍，采誦弦，《書》《禮》之教，蓋無聞焉。而自布衣爲天子三公者，乃公孫弘等，而申公、韓生、董仲舒皆以抗直黜去，則是風天下之爲學者，治章句以爲榮寵之資，而爭爲阿諛之術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顏而爲儒林而不知愧也。當周之衰，攻戰從橫之術行，然孔子之門弟子游、夏之屬，各有徒數十人，後百餘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盡燒天下之書，殺戮諸儒，然陳涉起而孔甲從，伏生之徒猶守其遺經以至漢，豈非先聖人遺風流俗猶有存者，而無爲而爲仁者，人之良心未盡泯哉。漢之舉賢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較唐宋爲盛，其使天下驚于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則學校之失也。公孫弘之曲學阿世，諸儒詆之。學校興而幸進之徒得所資而起，而老師宿儒，不得復以道正其失，其有異己者，共擠而排之，而漢遂無儒矣。太史公叙云「建元、元狩之間，文辭可觀」，傷儒林之徒，有文辭自此始也。故學校不壞于周之廢，而壞于漢之興，則公孫弘之罪也。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叔孫通制禮，而先王之禮亡，公孫弘學儒，而先王之教亡，其遺害百世，曷可道哉。《讀史記臆說》卷五《讀儒林列傳》：自秦燔棄《詩》、《書》，漢興七十餘年，猶未下搜書之令，武帝始茲茲，天下靡然向風，務于文學，雖所得爲曲學阿世之公孫弘，而彬彬文雅，要自茲開之，乃史公謂廣厲學官之功令，奚爲嘆也。方鑾皐謂自孔孟以來，群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殄滅擯棄未絕者，至此盡廢棄無餘也，是何言也歟，是何言也歟。

《酷吏列傳》《全唐文》卷四八權德輿《酷吏傳議》：司馬氏修《史記》，【略】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欽手仄目；其爲雁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象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于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始終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

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于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自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班馬異同》卷三〇劉辰翁評：使盜賊可以人人而察，寸寸而治，則柏格長爲萬世長城矣。子長于《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盡人情，流血數里，若奸究無以自咎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向非事實如此，語謂酷吏所能，不可遵用哉，此子長之意也。《淳南遺老集》卷一九《史記辨惑》：《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傳》」。「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傳》」。夫酷吏佞幸類皆小人，史之立傳，大抵著其罪惡，以爲世戒，而遷獨有取于此等，然則事非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論哉。《續古今考》卷六《東漢》：東漢書以董宣爲酷吏，倣史遷以郅都爲酷吏也，殊不知宣非都比也。宣與周紆、樊曄皆不過搏擊豪強而已，實一時之賢臣。史遷惡都當文帝寬仁之後，首作悻悻，舉止以結主知而傷元氣，故以爲酷吏之冠，眞良史垂戒之心，非范氏所知。惟循吏則專數古人而漢廷無一焉，雖以吳公、文翁之賢而寧見於後傳，且序酷吏必屢稱「天子以爲能」，未免露謗書之意矣。《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太史公于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論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若干。于今《酷吏傳》，先之以吏治烝烝，民樸畏罪，然後論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然則匈奴盜賊之變，此帝窮兵酷罰致之，威刑豈徒無益而已哉！至于禱祠百出，則各隨之以「若有符應」之言；于求仙無方，則各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史記評林》卷一二二引楊慎評：太史公謂「張湯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矣。班馬優劣，此亦可判。又引董份評：前引孔子、老氏發端，見上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爲矣。而贊語又表著酷吏之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而首尾相應，不露于詞，讀者自得耳。又凌稚隆評：太史公將叙(郅)都，獨先嚴酷，而必先之以「是時，民樸畏罪自重」句，所以深著其失也。然都自稱死節宦下，及居邊，終其身，匈奴不敢近雁門關，則都又酷吏中之賢者矣。《唐荆川精選批點史記》卷五：酷吏十人，行多相類，而叙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一篇大綱。說到「奸僞萌」上下相遁」，即借法爲欺。未嘗不依法從事，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乃此時，非酷吏收止，安能愉少頃之快！《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內篇》：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酷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訐一時，直矣，而心不能無私也。《綠滋館考信編》卷一《郅都》：昔先王以八議佐法，而曾氏之論士師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所云哀矜者，豈徒一涕泗之爲煦嫗，蓋必有之死而致生之者矣，況天子所親愛者乎？瞽瞍殺人，皐陶曰執之，然使竊負而逃，其必不窮極海濱，而法所必加明矣。夫臨江王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蓋將以葭莩之親而乞哀於天子，天子或憐而宥之，則中尉之法已伸，而親親之誼亦盡。乃必墮骨肉而抗剄之，斯爲能乎其官耶！自是之後，廷臣愈求多於諸藩，而諸藩之不道日益甚，何則？社鼮不灌，屋鼠不熏，無肺腑之誼以感動其眞心，而徒束縛之，安所措手足乎？其又甚，巫蠱起而天子之青宮竟爲趙虜所賊。嗚呼，禍所由來矣。《剩言》卷一五：讀《酷吏傳》，意其人當是峭直不阿，多所執持者，及觀其行事，乃大謬不然。《史漢文統・史記統・酷吏列傳》引倪思曰：太史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此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奸僞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爲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愉少頃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又引茅坤曰：《酷吏傳》，太史特以刺武帝任用及盜賊滋多之弊，故諸人本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又引張溥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耳。然謂「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此語最得爲治之旨，故余汰其傳而獨存其序贊焉。《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酷吏列傳》：《酷吏傳》以郅都爲首。都公廉有節，槩其不從景帝救賈姬，事雖汲長孺當此，不是過也。爲治雖先嚴酷，然能擊強宗，未可竟謂之酷吏。唯其扼臨江王於垂死之時，不予刀筆作書，則其用心過忍，而處人父子之閒，亦遠媿田仁矣。且臨江王爲太子，以母栗姬失寵，故廢，非有悖逆不道也。而都禁切之如此者，所以阿帝意也。卒爲竇太后所怒，中危法死，都固有以取之哉。權文公至謂都剛而無虐，怒而中節，吾不

敢以爲信。　又：臺諫者，權臣之鷹犬也。酷吏者，人主之鷹犬也。夫權臣假臺諫以擊去其所不快者，莫甚於宋之秦檜、韓侂胄，而人主假酷吏以箝制天下者，莫甚於漢之武帝、唐之武曌。帝外事四裔，內興土木，使海內蕭然繁費，盜賊四起，而帝又不能無事於興利也，故憂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張湯、杜周之流。武曌以女主篡唐，多行不義，故憂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周興、來俊臣之流。彼湯、周之酷所以謂武帝，而興、俊臣之酷所以謂武曌也。嗚呼，人臣以阿諛順旨之故，至於賊殺不辜，塗炭天下，則其處心積慮爲何如哉？然漢唐酷吏非刑死即族誅，天道之於人，亦不遠矣。《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張湯》：人謂楊雄宣有後而無後，張湯宜無後而有後者，此悖道之說也。蓋以湯冒酷吏之名，而故爲已甚之詞，但湯之後七葉貴顯。昔人又謂其子安世保輔漢室有功，故子孫盛焉。吾謂其不然。使湯而果酷也，則安世宜無名位，何有於七世？使湯而非酷也，《漢書》何著爲酷吏之首？當武帝時，立法甚苛。湯奉法惟謹，人遂以爲刻吏。遷誤定爲酷，不亦謬歟？況湯居官甚廉，死之日家貲不滿百金，且生平能于故人子弟調護尤厚，而其汲引後進，功在百世，七世之盛，詎非湯盛德之所貽邪？于安世何有焉。古今人耳食其酷吏之名，致湯罹千載之冤，嗟乎，湯可謂清且仁矣，安得爲無後之語。若楊雄叛臣之流，而反爲有後之說，此眞不足較論者。雄與湯又安可同日語哉。《得樹樓雜鈔》卷一四：太史公傳酷吏十人，中閒敘事參錯互見，或斷或連，不拘一格。郅都爲酷吏之首，故云獨先嚴酷。次寧成，則曰「治效郅都」。次周陽繇，則曰「大抵吏治類多成、繇等矣」。次趙禹，則曰「與張湯論定諸律令」。次張湯，則曰「湯爲廷尉而兄事禹」。次義縱，則曰「治效郅都」。次王溫舒，則曰「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次尹齊，則云「事張湯，聲甚于寧成」。次楊僕，則曰「治效尹齊」。次減宣，則曰「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次杜周，則曰「其治與宣相放」，曰「大放張湯」，曰「暴酷甚于王溫舒」等。抑且於寧成傳則附見郅都事，於張湯傳則附載趙禹事，於義縱傳則附見寧成事，於楊僕傳則附見王溫舒事。劉辰翁云「《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是已。班氏將《史記》原文入他傳者，或移歸本傳，體裁則整齊矣，不知司馬文章之妙正在不整齊處也。班馬優劣於此略可見。《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酷吏列傳》：寧成、周陽由之前，不過吏之治酷而已。趙禹、張湯而後，則朝廷之用法益刻，由上以爲能，而丞相弘數稱其美也。因湯與禹共定律令，而及其交驩，因交驩而及其爲人，以其後湯敗，天子使禹責之，因以爲章法也。故不與禹事連書，而入湯《傳》。「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湯所以敗，事緒多端。非用此爲關鍵，則散漫無紀。「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句法與先揭「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同。禹與湯同起，而死在湯後，故牽連以書。縱守南陽，寧成奔亡，而其迹終焉，故敘列於此。「後一歲，張湯亦死」。湯誅在縱後，以天下事皆決於湯，故連書其敗露誅死之由。不暇書其年，至是始補記年歲也。尹齊與溫舒相代爲中尉，而死又相次，故牽連以書。減宣出前早而繫於篇終，其死後也。禹、湯尚能貧，而周則家訾累巨萬矣。郅都尚能死節官下，不顧妻子，而周且爲子孫營窟，故以是終篇。《松桂讀書堂集》卷四《讀史》：張湯「始爲小吏，乾沒」。「乾沒」二字今人襲用之而不得其解。顧寧人謂是徼幸取利之意。《三國志・傅嘏傳》註：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沒而爲之也。《晉書・潘岳傳》：「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張駿傳》：「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盧循傳》：「欲乾沒一戰。」此皆徼幸取利之意。《史記》徐廣註但言乾沒「隨勢沉浮也」，讀者不能明了。　李晚芳《讀史管見》卷三：約法三章，高祖以興，曹參守蕭何之法，百姓寧一，刑罰者，此漢之所以興隆也。自武帝喜用酷吏，不特四民重足而立，即公卿大夫亦人人自危，篇中所謂百姓不安其生，群臣震懾，宗室側目，郡中無聲，不寒而栗者是已。太史公親睹其害，不勝嘆息痛恨於當時也。故其傳酷吏也，既著其威之加於人，即著其害之受於己。曰，凌轢也，刻深也，蒼鷹而側目也，猾賊而任威也，刻深吏爲爪牙也，寧見乳虎也，虎而冠也，如狼牧羊也，鷹擊毛摯爲治也，威之加於人亦焰矣。曰，卒禽也，卒以被戮也，棄市也，遂斬也，髡鉗也，抵罪也，自殺也，同時而五族也，害之受於己亦慘矣。天道好還，冥譴不爽，爲酷吏者，果何益哉。張酷吏之威者天子，流酷吏之害者政治。曰，上以爲能也，舉爲第一也，上喜之也，益專任也，奏事中上意也，稱爲敢決疑也，語事而天子亡食也，以爲盡力無私也，詳書，大書，歸咎於上，不一而足。曰，奸僞萌起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奸吏侵漁也，取爲小治，奸益不勝也，吏民輕犯法也，以文辭避過也，官事浸以耗廢也，吏民益凋敝，流害政治之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用酷吏者，亦大可悚矣。不特此也，酷吏用，則利臣藉以爲威，而益熾其焰，兩者交相濟惡。利臣剝民財，酷吏剝民膚，財盡則死，膚殘亦死，其勢不爲盜

賊，無以自全。於是大群數千，小群百數，齊楚燕趙間，大肆劫害，則綉衣虎符並出，興擊誅斬，愈擊愈多，稍散復聚，法令益嚴，下則坐連良民，上則累及官吏，官吏畏累，則有盜不敢發覺，互相隱匿，所謂上下相遁，以文辭避過者是已。一用酷吏，其害至於如此。想太史落筆時，哀慘塡胸，雖事屬本朝，而諱不勝諱，故隨事直書，善惡自見。開端引孔子之言，冠冕正大，又恐涉於迂腐，即以老氏「法令滋章」二語切證之，以後處處回應，以慨嘆之筆點醒之，欲人主知任人求治，在此不在彼也。《史記評注》卷一〇：《酷吏傳》傷武帝之峻刑也。武帝之世，煩文苛法，以嚴酷爲治，怨愁慘傷，民幾不聊其生。太史公目睹其事，惻然傷之，不忍斥言君上，特借酷吏發之。一篇之中，感慨悲憤，漢廷用人之非與酷吏得報之慘，具見於此。此太史公悲世之書，所以致惓惓垂戒之至意，不獨爲十人立《傳》也。又：《酷吏傳》別是一種筆墨，立格用意以短悍爲主，奧字峭句，隱然有肅殺陰慘之氣。其刻深次骨處，往往如老吏斷獄。太史公亦可謂文中之酷吏矣。又：《酷吏傳》以類傳叙事，蓋漢世之用刑本末具見焉。意在叙事，不專主爲十人《傳》。故自漢興以來通叙用刑之事，略以年代之先後爲次，而十人之出身進用廢黜死卒本末，分合錯綜，貫串穿插，總成一片文字，蓋有不得不然者，非故爲此鉤連纏搭之奇也。其作沈命法一段，單叙武帝用刑之事，十人之迹都無所見，尤可見其以叙事爲主，而文字結撰開宕之妙，亦於此極矣。又：《酷吏傳》與《平準書》相表裏。《平準書》每紀匈奴用兵之事，而見知之法，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直指之，使張湯、減宣、杜周、義縱之用事本末，往往及之。又：《酷吏傳》亦著興兵伐匈奴之事，而造白金、出告緡令，以及征伐徒卒之役事載《平準書》者亦並記之，蓋酷刑厚斂未有不相濟者，而害國本剝民命，其源俱由於此。此《酷吏傳》所以與《平準書》並見，而《刑罰志》可以不作也。

又：贊語與列傳意義各別，列傳多深疾酷吏之詞，滿腹痛憤。贊語却摘酷吏之長以爲節取，此褒貶之互見而抑揚之並出者也。可見太史公筆法意思，眞不可測。《隨園隨筆》卷二《後漢書誤仿史記》：史遷深惡都。當文帝寬仁之後，首作悻悻舉止以結主知，以引後來寧成、義縱之朋類，故以爲酷吏之冠，眞良史垂戒之心，非范氏所知。惟循吏則專類古人，而漢廷無一焉。雖以吳公、文翁之賢，寧見於後傳，且序酷吏必屢稱「天子以爲能」，未免露謗書之意。《十七史商榷》卷六：《酷吏傳》論稱十人，蓋郅都、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減宣、杜周也。而其叙首中又帶叙侯封、晁錯二人，共十二人，晁錯雖刻深，究以文學進，子長不忍抑之與刀筆吏及攻剽爲群盜、椎埋爲奸者伍，故只用帶叙。侯封則於叙首中已明目之爲酷吏矣，而不數者，子長意以酷吏惟郅都當景帝時，餘皆盛於武帝之世，侯封高后時人，故略而不數。於《都傳》中特提云，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民樸畏罪，則固無所事重法矣。而都獨先嚴酷云云者，深著都實首惡以爲世戒也。次叙寧成、周陽由，皆從景帝入武帝者，而又特提云，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末又結之云，自成、由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成、由等矣，見酷吏多而吏治壞在武帝世也。又次趙禹，而言禹晚節，吏愈嚴而禹治反名爲平，其用意如此。後又詳述盜賊滋起，宮事耗廢，皆由酷吏所致，乃又云慘酷，斯稱其位，一似自相矛盾者，紆其詞耳。《簡松堂文集》卷八《讀酷吏傳》：古無酷吏，漢初亦無酷吏，太史公特列以爲傳，此創格也。世謂自郅都至杜周十一人中，而刑族者居其八，雖以郅都之公廉氣節，亦復不免。以獨先嚴酷且首列之，見谿刻之斷不可爲用，重戒之意深切著明也。余曰，是固然已。然酷吏之所以爲酷者，仍恃朝廷之法，使天子持其平，或知其酷而不任用，雖郅都百輩，又烏從逞其志而肆其毒哉？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太史公深慨焉，故於諸人之傳，一則曰「上以爲能」，再則曰「上以爲能」。上既能之，則深文曲法何所不至，雖明知張湯懷詐面欺，仍爲案誅三長史以謝之，蓋喜其酷而惜其死，總以爲能之一念橫於胸也。太史公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其垂誡，豈在郅都諸臣哉！此作傳之本意也。《清白士集》卷二八：太史公傳酷吏十人，皆以嚴峻爲事，至今讀之，猶使人不寒而栗。然有周陽由之撓法，杜周之從諛，而乃以郅都爲伉直。有義縱之鷹擊毛摯，而乃以趙禹爲平。有寧成、王溫舒之家累千金，而乃以張湯爲廉，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茲數人者，惟趙禹以壽終，杜周、寧成不言其死，其餘如周陽由棄市矣，義縱棄世矣，王溫舒罪至五族矣。即郅都、張湯所稱公廉敢諫，揚善蔽惡者，乃一斬一自殺。嗟乎，後之爲吏者，無都、湯之才，有都、湯之罪，而未受都、湯之禍者，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怡志堂文初編》卷二《讀酷吏傳》：汲黯嫉張湯深文小苛，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湯一文吏耳，黯何以嫉之若是，而太史公爲傳至儕之酷吏？迹湯所爲，雖曰文深，不至若趙禹、

義縱、王溫舒之甚也，而以爲酷吏何哉？蓋法之殺人，甚於桁楊刀鋸。當漢武帝時，天下亦多故矣，而擾擾焉以法勝之。其敝也，至於奸僞萌起，上下相遁而不能振，故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始湯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交私，及爲廷尉列九卿，讞獄必間上指。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者，所平即上意所欲釋者，其治時有縱舍，然自是用法益刻，奸益不勝，公卿相率面諛，莫肯正言。然後知湯之罪，浮於趙禹、義縱、王溫舒。汲黯既嫉之，而太史公儕之酷吏，誠不爲過。《史記札記》卷五下：案史公傳《循吏》，皆在春秋之世，其時王政已衰，官司皆失其職，百姓張張焉，日入于非辟而不自知，而有一能舉其職者，是即天下所資以爲程式者也，故謂之曰「循吏」。至於戰國，窮兵黷武，嚴刑以劫其民，而能盡職難矣。然其淫刑以逞，一依于國法行之，即商鞅之錄囚，猶國法也，無有極法峻刑播惡以逞其私者，而皆起於漢之盛時，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史公之傳《酷吏》，不上及於戰國暴秦之時，其旨微哉。《史記辨證》卷一〇：武帝欲效唐虞之治，而社稷臣汲黯，眞儒董仲舒，皆棄而不用。所用惟諛儒、酷吏，安能致治，故以酷吏次《儒林傳》之後。武帝用法煩苛，以武健嚴酷者爲能，是猶縱虎狼於通衢，傷人多矣。遷將十人連貫爲一傳，首言昔秦網之密，以刺今而思漢初吞舟之漏，亦《魚藻》之義也。文精采之至，出鬼入神，眞如鑄鼎象物。篇中兩言武帝即位，後人所更。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似不宜入此傳，然景帝之時，民樸質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之於首罪，其始作俑也。但楊僕勇將，入之此傳，則失宜。《張湯傳》尤精悍，序其事未竟，突云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後歷序其致敗之由，而以趙禹始爲酷急，晚節治加緩，而名爲平，以壽卒於家作結。屬詞比事，得《春秋》褒善抑惡之遺。《史記評議》卷四：《酷吏傳》，共數十人，曰郅都，曰寧成，曰周陽由，曰趙禹，曰張湯，曰義縱，曰王溫舒，曰尹齊，曰減宣，曰杜周。立格遣辭，以短悍爲主，以穿插見長，一篇之中，感慨悲憤純是一片肅殺陰慘之氣。考其結果，則漢之得於酷吏者，不過曰事益多，民巧法也，奸吏侵漁也，取爲小治，奸益不勝也，吏民輕犯，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浸以耗廢也。酷吏之自得者，則郅都之斬也，周陽由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減宣之自殺也。敘酷吏之所以見用，曰「上以爲能」，曰「天子以爲能」，曰「天子以爲盡力無私」。敘酷吏之轉相效法，曰「治效於禹」，曰「聲甚於寧成」，曰「治放尹齊」，曰「治與宣相放」，曰「治大放張湯」，曰「酷甚於溫舒」。開首曰酷吏獨有侯封，罪侯封之作俑也。晁錯非酷吏，而亦先列之者，以其文法深刻，爲用刑者之倡，故推本及之也。《張湯傳》獨詳，以其爲酷吏之魁也。敘楊僕，以其嚴酷，不詳本末，意不在爲僕傳也。《杜周傳》不終，以周爲當時人，未有結束也。或前或後，或分或合，或單說，或互見，極行文之樂事，開無限之法門，那能不令人佩服。贊語與傳，意義各別，傳言酷吏之短，贊取酷吏之長，褒貶互見，最爲公允。

《大宛列傳》

《論衡・談天》：太史公曰：「《禹本紀》言【略】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按《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按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郭璞《山海經序》：司馬遷敘《大宛列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證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沿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爲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爲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爲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爲世界者，凡日所至爲晝，而去之則爲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震澤長語》卷下：《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例，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史記評林》卷一二三引茅瓚評：使外國者每一輩不下幾百人，而又率一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又必八九歲或數歲而後遇焉，張騫之貽禍甚哉，太史公委曲詳敘，意可概見矣。又凌稚隆評：自騫既失侯至騫之他旁國一段，與上天子既聞大宛一段暗相

應，蓋前推武帝好大喜功之心，故欣然以騫言爲然，遣使四出；後原張騫失位怏怏，遂致逢君之欲，而拜將中郎。君臣病根，總來只一貪字爲累，便貽國家無窮之戚，如是太史公若隱而不發，其意了然。《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大宛列傳》：張騫爲漢使，留夷中十三年，歸不失漢節，視蘇武少六年耳。匈奴與妻，有子亦與武相類，然天子意在開邊，而騫以郎應募奉使，君子所不爲也。其言大夏可通，又以失侯故欲連烏孫，斷匈奴右臂，以爲己功名之地，自是妻烏孫，取宛馬，迄無窮歲，則固蘇武之罪人也。雖隕首邊廷亦不得與武比節，況生還哉。雖然，騫有賢孫猛，武之後反無聞焉，何也？

《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大宛列傳》：「大宛之迹見自張騫。」漢伐大宛在張騫死後，而此篇前幅，乃通西北諸國事。非此二語，首尾不能相應。諸國地勢道里皆以大宛四面言之。列序諸國皆牽連大宛，以爲征宛立傳也。「騫因分遣副使」云云，大宛之迹，見自騫使月氏。其兵端起於使西北國者稱宛多善馬，故用此爲關鍵。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後半記以通使起兵端而終於伐宛，故因烏孫獻馬，預入後得宛馬，以爲中間之關鍵。而通烏孫乃騫本謀，故特書「自博望侯死後」與篇首相應，然後首尾脈絡並相貫注。「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二語非多駢。見烏孫富人有馬至數千匹，則其王以馬千匹聘漢女，未爲重幣。而漢君臣廷議，要以必先納聘，始遣女，大辱國也。「使端無窮」，每遣賚金幣直數千萬，而所得僅此，與後「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而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相應。《十七史商榷》卷六《匈奴大宛》：《大宛傳》始之以張騫，終之以李廣利。叙寫事作結束之筆，則云「於是西北始通漢矣」，然張騫鑿空，著其首倡邪謀也。叙廣利事作提倡之筆，則云「欲侯寵姬李氏，拜廣利爲貳師將軍，以往伐宛」，見此舉志荒矣。班氏以二人截分兩傳，體例明整，馬不如班，文筆離奇，班不如馬。往伐宛者數萬人，入玉門者僅萬餘人，死亡十之九矣。《衛將軍傳》云，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言馬以見人也。《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大宛》：世言張騫，莫不神往矣，然吾以爲有大罪二：應使月氏幕逢君之惡，旁擾他郡，歸報天子，則長君之惡也。今語人曰：「爾爲我竊。」其人曰：「何不？」遂爲劫，於是幷其家取之，乃左右數十百家亦並攘之。且夫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爲罰已重，若夫未嘗蹊人而罪牽牛者而奪之牛，議者又曰：「何不幷其人殺之？」有是理乎？騫之長惡，何必異是。至其使十三年，得歸中國，幸也。不然，去時百餘人，胡爲歸者僅兩人哉。

《游俠列傳》《班馬異同》卷三一劉辰翁評：韓非子刻薄，欲鉗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難》與《孤憤》。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藹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說游俠之所爲，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爲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爲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尤爲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爲人忘己，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氏有言，古之學者爲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於尋常之外也哉。《井觀瑣言》卷一：《史記・游俠傳》曰：「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觀是數語，太史公淺陋，大率如此。然漢儒自董、賈之外，多是此等見識。《史記》奇崛處多出《戰國策》，淺俚處多是褚少孫所補，後人輒以咎子長，亦失考之過。《史記評林》卷一二四引董份評：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嘆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四友齋叢說》卷五《史一》：《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爲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有德」，蓋言世之所謂有德者，未必眞有德也。故竊鈎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則宜爲誅首矣而爲諸侯。夫爲諸侯，則天下之爲仁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往遂爲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爲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眞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眞非耶？此眞是《莊子》之俶詭博達，謬悠其說，以舒其輕憤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此爲太史公之壯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子長傳任俠，叙貨殖，論滑稽、酷吏，儒者多譏之，然此數傳，遷書中視他傳文更神奇，彼心志有在也。其意以己蒙

難時，設有魯朱家、田仲、劇孟之流，必能力爲之解，以當時無此等，至窘急無所委命，是以反覆贊之，曰有足名，曰有所長，曰豈可少，曰有足稱，深見任俠之有用也。其次有淳于髡優孟之流，或亦能以微言爲我解，而又無其人，故曰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既不得此二者，而探囊設有五十金，亦堪自贖免，至忍辱虧體，故極口富厚之美，傷己仕宦而蒙幽憂，反不如商賈與王者同樂，故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其叙酷吏則以己被極刑，皆酷烈之。煩憎四傳，實由感觸己事，刻骨恫心，故文益雄奇，而議論痛快，爲全部中最得意作，以文自爵結之愁心發憤來也。宋儒多拘拘陳言腐說以呵責人，不得本意，未足以壓服賢豪之心。班固議子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叙任俠退處士而進奸雄，傳貨貲崇勢利而羞貧賤，固是也，不知子長微旨，正以深致憤恨于當世，彼以己無罪蒙極刑，皆儒吏之文致，故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若謂儒俠等耳，何所加于俠而用儒亂法爲也！彼以儒無緩急，俠猶于人有緩急也。至論原憲踽凉無能爲，則便以俠加諸其上，其所爲後「六經」亦以儒無緩急，彼謂「六經」悉文法耳。武帝好儒，表章「六經」，法乃文刻，反不如文帝尚黃老清靜而除肉刑也。彼以除肉刑，追思黃老之功，文帝之德，若曰人君亦何必儒生稱經義口說仁義不休哉！其曰何知仁義已譽其利者爲有德，又曰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子長心事，于茲數語畢露。彼潛以伯夷自比，以文武比武帝，以跖蹻與文武並稱，若曰文武與跖蹻未甚優劣也。蓋切齒武帝，故傳伯夷亦入盜跖，而曰殺不辜肝人肉政以譏武帝肉刑，即所云何知仁義，亦以譏武帝多慾施仁義，人但被刑，未蒙德也。　又：游俠傳論贊有云：【略】太史公之意，誠足深悲。其羞貧賤，尤可矜憫。其報任少卿書，反覆千言，旨不出此。即作伯夷屈原季布三傳，亦以其事近己，借以發揮憤懣，故知文以情眞語到而神奇也。他傳饒佳，終是說他人事。《千一錄客談》卷一：子長以感慨上書得罪，貧莫能贖，交游莫救，乃發憤爲游俠立傳。其歷舉賢聖之遭蓄遇害者，而曰緩急所時有，亦可悲矣。詖辭知其所蔽，君子之于言，無所拘也。《稗史彙編》卷九八《游俠傳序》：《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爲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版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有德，蓋言世之所謂有德者未必眞有德也，故竊鉤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宜爲誅首，而爲諸侯。夫爲諸侯則天下之爲仁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往，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爲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眞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眞非耶？此正如莊子之俶詭博達，繆悠其說，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爲此太史公之莊語，豈所謂擬人前說夢耶。《讀史漫錄》卷二：《史記》「侯之門，仁義存」，出《莊子》。解者言：人臣委質於王侯之門，則須存仁義。其旨大謬。本意謂「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則爲仁義矣，何言竊哉？蓋言是非無定，成則爲是，仁暴無常，貴則稱仁，豈憤之詞也。《眉三子半農齋集》卷二《讀游俠傳》：嗟乎，自周衰而學道者亂其統，孔子懼無以爲救也，於是不得已而思狂狷。孔子歿而道益微，復益之以虛無、縱橫、刑名諸家各馳其說以亂天下，於是學者失其所裁，遂激而爲朱家、郭解之流。游俠者，即狂者之不善變者與。西漢尚經術，自張禹、孔光以阿媚取容，繼之以王莽、公孫述，各以機詐虛譽相籠，其風遂替。光武、明、章起，而磨盪之風勵之，窮極則變，於是數傳而至君俊、顧及之流，各皎皎以節義鳴天下。節義者，又即游俠之善變者與。蓋有光武、明、章之鼓勵，而後有善變之節義；無善裁之孔子，而遂有不善變之游俠。然則人情果不相遠，而激勵之方果不可不有所屬矣。太史公當漢武之際，斯時猶未有節義之名也，然而游俠者之皎皎不欺，誠有善變之資者矣。惜乎前無孔子，遂使狂者不幸而一旦至於此，苟及今不嚴爲之所，安知所謂皎皎不欺者，不復變而爲靡靡閹然媚世之鄉原耶？是可懼也，是可感也。故一篇之中，反覆咨嗟，以致其向慕之私。扶風不察其數，遂謂退處士而進奸雄。然則淳于髡、東方朔之流，又何以格君非而稱善變者耶？　《史漢文統・史記統・游俠列傳》引茅坤曰：近代以來，俠之一脉絶矣。　又引馮夢禎曰：太史公既說卿相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　又引陳美發曰：俯俛悲慨，得之身世之感，無不憐傷其意。《兩漢鴻文》卷九尾評引鄧定宇曰：激詭之論，而以抑抗出之，似與非與，似排非排，奇態溢出，文氣特矯健甚。《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劇孟》：安陵富人謂劇孟爲博徒，止袁盎弗與通。

觀亞夫以吳楚未得劇孟爲喜，則孟已名重當時矣。富人之見，眞爲可鄙。

《義門讀書記》卷一四《史記》：秦任法律，赭衣盈路。漢初矯枉過正，漏網吞舟，故朱家劇孟之徒，以豪俠聞而保首領。武帝時禁網密矣，戰國餘風盡矣，郭解不終，宜其然矣。然非《詩》、《書》之教相傳者，未有不犯世忌。太史公引季次、原憲而嘆之，蓋有由哉。　方苞《史記注補正》：《游俠傳》：「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謂二者實皆可譏，而學士則多見稱於世，蓋有感於俠客之獨爲儒墨所排擯也。　又：「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功名俱著於春秋，言其行事具載國史也。固無可言者，鄙瑣齷齪不足道也。蓋謂公孫弘、張湯等輩。　又：「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此譏拘學始或抱義，及不爲所取，則變其初志，以爲不若與世浮沉而取榮名也。所謂榮名，即以術取宰相卿大夫，非君子所謂榮也。曲學阿世，爲卑鄙之論以儕於俗，乃與世浮沉以取榮名之術。《史記考證》卷七：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若趙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集虛齋學古文》卷二《讀史記游俠列傳》：深乎太史公之序游俠也！心之痛者不能緩聲其諸鬻拳之兵諫也與？不以原嘗四公子之徒當之，而致意于布衣之俠，危俠者之逸在布衣也，上之人之使才不盡也。宋文帝詰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嗚呼，又況幷散騎郎不得者乎？而天后得徐敬業檄讀之，亦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劇孟、郭解之徒，行雖不軌於義，然皆有絕異之姿。設處之使不失職，如醫者之橐藏雞毒烏頭以待用。比之齊隸拊髀，楚客潛寇，豈不猶愈乎爾！而不自收拾，聽其以霸心勇氣浮沈閭里。蘇和仲有言：「不知其能橐項黃鹹布褐以終老乎？抑輟耕太息以俟時也？」夫游俠之不爲勝廣，而幷不爲張元、吳臭也，幸也。太史公危之，則序之而寄其語於條侯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於是遂言曰：「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而又別載朱家救季布語於布傳曰：「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夫季布亦爲氣任俠者也，朱家之徒也。蓋太史公之回互其詞，爲國家致意若此。而班氏以爲進姦雄，理其璞者，徒謂遭李陵之禍，交游莫救，故有激云爾。善哉乎蘇氏之論《春秋》也。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與？嗚呼，得吾說也以往，雖幷以讀《刺客傳》可也。《史漢箋論》卷五：按子貢入《貨殖》，以孔子之言爲據。吳札雖未嘗以俠名，然觀其歷聘諸國，樂與賢士大夫交，還至徐，解劍挂徐君冢而去，此其言必信，已諾必誠，心喜任俠可知也。故史遷以爲游俠也。太史公作《游俠列傳》，與儒者比量輕重處，極有斟酌，而班氏謂其退處士而進奸雄，過矣。《求闕齋讀書錄》卷三：《游俠列傳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閭巷之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南意北，驟難覓其針綫之迹。《賀先生文集》卷二《書史記游俠傳後》：古無游俠。春秋以來，閭里之奸竊古任恤之義以爲名，一人激於意氣，以名劫衆人而驅役之。封建之世，無黔首之亂，然專諸、聶政之流，以匹夫劫殺君相，盜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莫之禁。秦以後則揭竿之禍無代無之，其倡之者必皆游俠之猶。子產所謂小人之性，釁於勇，斃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非國之利者也。然其舍身急人，走死不顧，其憤烈有足壯者，故人喜爲道之。莊周既論列盜跖，又稱其爲盜之術。太史公傳游俠刺客，津津道其事，詳然而不厭，班氏既譏之而輒復效之，非皆艷其事而不肯絕其名乎？夫古之爲是者，既筆之書而美其名矣，而天地之間，遂若有一途焉，縱容亂人以足其性而成其名。吾觀奸雄扇變，其言語動作輒有類莊周、太史之所稱，豈非習聞其說，迭相慕效而有若授之者與？《韓非子》言蠹國有五，而首舉文學游俠，其他論述亦往往以文學與游俠並稱，以謂文學無功於國而得顯名，與俠者同也。嗚呼，韓非之時，文學無功，而已後乃日益甚焉。東漢以來，名爲文學者益衆，相矜以輕誕之行，相角以慧黠之辨，相夸以浮游華靡蕩恣之辭，棄擲節禮，弛縱自便。游俠之行，猶時爲國法所禁，文學所爲，則安享其名，君相不得過問，或嘆奇而禮尊之，廢人事，壞習俗，賊人才，莫此爲甚。而史家乃掇其事而登之史，侈陳之以爲美，無惑乎里巷之秀，斗筲僞薄之才，爭趨效之，歷千百年而莫之革也。司馬公編歷朝史事，乃一刪汰之，其識可謂卓然矣。《春秋》於齊豹書「盜」，《左氏》以爲求名不得，所以懲肆，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左氏之意與司馬公同。然左

氏知《春秋》之欲絕其名，而其所自爲又數稱焉，殆如班氏之譏《史記》而復效之也。吾觀文人記述，類喜稱斯二者，故書此辨之。或曰著之篇章，所以示戒，何必滅其迹哉！曰，既述其事而張而美之矣，已乃斤斤焉繫以戒辭，則又揚子雲所謂勸百諷一，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

《佞幸列傳》《論衡・幸偶》：孔子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孺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史記考要》卷一〇：史遷紀漢事，不盡諱，韓嫣則曰「出入永巷，以奸聞」。傳李延年，則曰「出入驕恣，寢與中人亂」。乃若審食其之事，疊見各傳。《呂后紀》曰「審食其故得幸太后」；《朱建傳》曰「行不正，得幸呂太后」，又曰「惠帝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陳平世家》曰「幸于呂太后，爲相居中，百官各因決事」；《歷王傳》：「力能得之太后」。王允謂之謗書，蓋指此耳。《焦氏筆乘》卷二《孫叔敖》：《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溼塉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史漢愚按》卷四：佞幸可以無傳，然其漸且移君，君側有佞幸，如嘉穀有螟螣，雖灌溉不生矣。讀斯傳者，務清君心，養君德，至謂「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幾於誨佞矣。

《滑稽列傳》《文心雕龍・諧隱》：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吳興藝文補》卷七引隋姚察《史記解》：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柳宗元集》卷二一《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繪，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鹹酸辛，雖狐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菹，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蘇文忠公全集》卷六五《淳于髡一石亦醉》：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少之無常，知飲酒之知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規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讀《史記》，書此。《班馬異同》卷三四劉辰翁評：滑稽者至鄙褻，乃且從六藝壯語說來，卽此太史公之滑稽也，其言大道亦由是耳，今俳優引語皆然。但聞「天道恢恢，豈不大哉」，亦使人發笑，謂當解紛之時，時六藝無用也。楊維楨《優戲錄序》：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忌國之君。春秋之世，陵轢大諸侯，後代離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爲劇，蓋在誅絕之法。而太史公爲滑稽者作傳，取其謹(談)言微中，則感世道者深矣。《史漢文統・史記統・滑稽列傳》引余煌曰：太史公傳滑稽，卽孔子與諷少直之意，文字亦絕肖。又引童養正曰：滑稽之妙，妙在若諧若謔，似眞似假，使聽之者先自夬笑，故不勞力而紛自解也。髡之雄辨，優孟之喬粧，優旃之熱腸令語，妙在無理却有至理，無情煞有深情，宜乎太史公以□偉字贊之。《史記評林》卷七一：按滑稽多智是一篇骨子，中叙其伐曲沃、伐趙、伐楚、釋蒲，以至於知百歲後事，皆言其智也。故以「智則樗里」句結之，正與前「秦人號曰智囊」句相應。又：樗里子以惠王異母弟而致其信任之不疑，歷武王、昭王，任爲相，又益尊重。夫秦素猜忌而殘忍之國也，非智囊何以周旋其間而結數主之心耶？此太史公意也。《鐵立文起前編》卷一二《騷》引陸雨侯曰：東方朔初放悲憤

無聊之中，怨而不怒，得屈宋之遺，而去其蹇澁。《增定雅俗稽言・曼倩》：東方朔，字曼倩。又蕭望之字長倩。倩，音槧。師古曰：倩，美稱也。俗讀清去聲，如借倩之倩，誤。　吳見思《史記論文》第八冊《滑稽列傳》：史公一書，上下千古，三代之禮樂，劉項之戰爭，以至律曆天官，文詞事業，無所不有，乃忽而撰出一調笑嘻戲之文，但見其齒牙伶俐，口角香艷，清新俊逸，另用一種筆意，亦取其意思所在而已，正不必論其事之有無也，而已開唐人小說傳奇之祖矣。　又：淳于髡一段，純用賦筆，句法奇秀，而優孟學孫叔敖一段，亦有珊珊來遲之致，讀之令人擊節。　又：褚先生文筆，較之史公，雖稍覺弱，然外戚中金王孫一段，與此篇西門豹一段，序來楚楚如生，歷歷如畫，讀之如親見其事，若再加勁肆，當不失史公之後塵。《醉月廬古文》卷下：《史記・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說：「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而《滑稽列傳》，又淳于髡說齊威王云云。按《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諫荊莊王，《新序・雜事》，載士慶諫楚莊王語，皆大同小異，雖諫之人不同，而所諫之人同作莊王，則當以莊王爲正。若齊威王事，不載《國策》。或史公聊借此以爲滑稽之助耳，然今人但知齊威王者，比比然也。《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滑稽》：或曰：東方先生褚少孫列入《滑稽》，是乎？余應之曰：夫東方先生可以滑稽，而不可以滑稽者也，彼何嘗自謂滑稽哉！其言曰：「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是則東方先生也，人何知哉！然而東方先生辭滑稽而又不忍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當武帝猜疑之世，士大夫有不能保其身者矣，即欲不滑稽，得乎？左右諸郎呼爲狂人，人主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倘有知東方先生者。又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夫東方先生何言之非善也，人主倘未之知耶。竊嘗讀其誡子詩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嗚乎，自命之矣。《史記評議》卷四：《滑稽傳》，是太史公游戲文字，唐人小說之祖也。寫極鄙極褻之事，而開首却從六藝說入。在史公之意，以爲常經常法之外，乃有此一種詼諧人物，於世無害，而於事有益，可見天地之大，無奇不有也。「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即此二語，已得滑稽要領，一篇主意，正在於此。以下雜采諸書，涉筆成趣，只叙淳于髡、優孟、優旃三人事迹，而局陣開拓，若寫數百年事者，所謂獅子搏兔，亦用全力也。贊語若雅若俗，若正若反，若有理，若無理，若有情，若無情，數句之中，極喜笑怒罵之致，眞是神品。褚先生所續，雖亦可觀，然較之《史記》，蔓弱甚矣。　《味退居文外集》卷下《書史記滑稽列傳後》：史公《滑稽傳》凡三人而世次錯繆，讀者疑之，不知此所以爲史公之文也。史公承先人之業，網羅舊聞，著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舉凡聖賢君相，縱橫名法，百家九流之徒，與夫禮樂刑政之大，古今因革之殊，既備列之矣。而委巷所傳，故老所述，雖事不必實而說有可存，概從刪棄，所不忍也，故立爲滑稽之名，傳即以滑稽出之，姑取其言足備懲勸而已，事之信否，所不計也，又何必論其世乎！後之作史者，過於矜慎，稍涉疑似，輒以蓋闕，又其甚者，動執聖賢大學之道，以繩非常可喜之事，持論之正，辯者或不能奪，然謹嚴之意多，而搜采之道隘，於是奇傳傚怪，沒不復見，而文亦侵以頹矣。以史公之義揆之，其不然與，其不然與。《沅湘通藝錄》卷二《書史記滑稽傳後》：載道之言「六經」尚矣，至降而爲策士，降而爲游說，敝屣先王仁義道德之旨，挾功利以聳人主聽聞，其顯赫者，方將朱其轂，紫其綬，以牢人間富若貴，而識者終鄙之，謂其無與于道也。若滑稽則更下矣，非有管、樂之才，蘇、張之智，隨、陸之辨，班、馬之文，所言者皆荒謬無稽之談，所操者皆末流鄙夷之技，不傳可也。而史公必一一傳之何哉？漢自武帝踐位以來，頗多過舉，游宴征伐神仙土木之事，史不絕書，此正臣子攖鱗折檻之時也。而當日之所謂諫官者，長孺以外，無一人焉。司馬長卿則上《封禪書》矣，主(武)(父)偃則創立朔方郡矣，盈廷唯諾，順旨飾非，求其如齊髡以一言而罷長夜之飲，優孟以一言而恤故吏之家，優旃以一言而禁暴主之欲者，渺不可得。而其微行上林之諫，置酒宣室之諫，蓬萊求仙之諫，獨出於曼倩一人，滑稽亦何負於國哉？宋廣平擇優人以悟明皇，司馬公傳滑稽以悟武帝，其意一也。而必謂非《詩》、《書》禮樂之正軌，彼古人矇瞍師箴之法，夫固有不可以人廢言者，而何必非夫滑稽。

《日者列傳》　《搜採異聞錄》卷三：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

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怪矣。」《史記考要》卷一〇：《司馬季主傳》文雖可觀，策賦體，非傳體也。蓋沉淪隱遁，不得志於時者之言，亦未必出褚少孫也。或又謂呂東萊考訂爲太史公作，然班彪所謂十篇缺者，非邪？《史記評林》卷一二七凌稚隆評：此借日者以譏尊官厚祿，而不忠不才，妨聖竊位，直與蒿蕭梟惡盜等耳，豈能如日者之隱居卜筮，不求寵榮，而有禮有德哉。篇中反覆極論，雖其忿激之辭而亦足以風世之貪位慕祿者。又董份評：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時涉浩漫，義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傳》汪洋自肆，然其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耶？《稗史彙編》卷九八《日者傳》：《墨子・貴義》篇：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墨，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太史公因之作《日者傳》，大似《莊・漁父》。褚先生續《龜策傳》，亦本《騷・卜居》，皆寓言也。《史記榷參》卷下《日者》：此是借日者口發揮仕宦人，文無結構，決非太史公手筆。大抵學一術尊一術，此必日者所作以夸世耳。《史記志疑》卷三五：《史》缺此傳，褚生取記司馬季主事補之，序論亦僞托。然其文汪洋自肆，頗可愛誦。黃震《古今紀要》二言呂東萊謂歐公每制文，必先取《日者傳》讀數過。疑當時有此文，如《客難》《賓戲》之比，故《史記考要》云「《季主傳》蓋沈淪隱遁不得志於時者之言，未必出少孫」。董份曰：「所記季主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應或然也。只篇中謂「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免岐異。（向有文王作爻辭之說，《易・正義》曾辨之。）又謂「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未知何出。褚復綴四百餘字，更爲蛇足。《蟻餘偶筆・讀史記列傳・日者》：《日者傳》非史公筆，亦非褚少孫作。「天新雨，道少人」六字是先秦諸子精語，亦造語也，余最愛之。當市塵之少靜，值洗沐之餘閒，訪卜肆之高蹤，領老氏之渺論，斯何境哉。塊然見天地最初氣象，熱中人一幀清涼散也，況二子有道之士乎，乃卒不知所返，此其所以身無所處歟？

《龜策列傳》《抱朴子・對俗》：《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何疑於千歲哉？【略】史遷非妄說者也。《史記索隱・太史公自序》：「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其書既亡，無以紀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皆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史通》卷四《編次》：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密齋筆記》卷三：《龜策傳》曰：「神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於漁者之罾。身能十言盡當，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莊子稱仲尼曰語意同。蘇文云：「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句法同。《古文精藻》卷上：峻潔精微，在司馬文中亦臻極致，微論褚先生也。又：首段推本龜策爲重事，次段兼論人鬼之理而歸重於神，以完首段意。三段刺當時卜筮者不得其人，而歷引古占之信誠明察者，見得卜筮之人爲重事。四段又兼收人鬼之理而歸重於人，以完三段意。《義門讀書記》卷一四《史記》：「褚先生曰」云云，按此卷但有序論，而無傳，故褚先生補之。以下乃少孫所補。若序論則非少孫所能爲也。今人概焉忽之，惑於《索隱》有錄無書之一言耳。《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龜策列傳》：此篇文氣類班孟堅，非褚少孫所能作。「余至江南」以下，義支辭弱，或少孫增入耳。《廿二史考異》卷五《史記五》：張晏謂《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言，「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然此篇有「今上即位」之文，其詞非褚先生所能作。《史記札記》卷二：「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梁氏《志疑》曰，此下衍《莊子・外物》篇宋元君得龜事，二千八百餘言皆用韵語，奇姿自喜，必當時舊文而褚述之。惟語多悖謾，不可以訓。慈銘案：褚氏上明言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則爲采用它書可知。考《漢書・藝文志》載《龜書》五十二卷至《雜龜》十六卷凡五種，此當出於諸書中，其文奥衍恣肆，多可以考見古音古義，必周秦間人所爲，不得以經傳正義繩之。《桐城先生點勘史記》卷一二八：疑《日者傳》乃僞作，不似太史公書，《龜策傳》序則子長意境，非褚先生所能擬。《禮》、《樂》、《律》各序皆存，獨其書亡耳，《龜策傳》亦然。《晚蘭齋文

集》卷一《龜策傳書後》：《史記・龜策列傳》文詞古拙，視史公他篇少不類，《索隱》譏其叙事蕪陋，爲褚先生所補，非也。觀其寄意微妙，夫豈少孫所能？漢廷卜筮之盛，始於征伐四夷，先圖其利，而禍遂烈於巫蠱。按當時治巫蠱法尤峻，武帝既加意卜筮，且賞賜無度，其於邱子明之屬，必有陰受其蔽而不知者。彼欲售睚眦之報者，安知不窺人主所甚，意法所不宥，使用其附會，以巧爲迎合，而得以恣行其因公之誅。其曰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則固明明有所不中矣。而破族滅門之禍，卒不可勝數者。蓋龜策變化無窮，可以容其附會，而帝意既信向之過，遂亦不暇察其事之枉與卜人之爲奸誣也。史公以聖人重事必擇賢，用占，其寄慨深矣。篇中具列三代禎祥，後又雜引周公討紂、晉文、晉獻、楚靈之卜，以見卜筮分異吉凶，其兆應初無不信誠，而必要諸時人之明察，隱以見漢事之不必然也。末援據《書》之稽疑，以明古有而不專之道，所以通帝之蔽，莫切於此。「余至江南」以下，辭義支贅，方望溪以此或少孫增入，卓識哉。

《貨殖列傳》《皇明文衡》卷四六《讀貨殖傳》：《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横歛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意了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腳，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宜曲任氏以田蓄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人主尊顯之以諷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岩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閑、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也。循此傳之意，深陋爲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睹言利之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爲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奥，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震澤長語》卷下：《史記・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歸震川評點本史紀》卷一二九：《貨殖傳》本以憤慨而成，然諸方之風俗物產人情變態悉具，遇所感激，則偏宕其辭，以示玩弄。古今之慨，正論詼嘲雜焉并出，千匯萬狀，震蕩六合矣。三河爲綱。陽，平陽；陳，則河東也。因北賈種、代，即穿叙種、代。溫、軹，河内也，因賈趙中山，即穿叙中山。又因趙而穿出燕、涿、鄭、衛。洛陽，河南也，因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即穿叙齊、魯、梁、楚，因及越海。九州之大，一索貫成，豈非奇絕哉。《詹氏性理小辨》卷三〇《人道辨明自編十六・史學》：范蠡之才智在伯越，高在功成而去幾，深在去而貨殖。子長乃不以伯越爲蠡傳，而傳之貨殖，何良俊以此爲子長作史之妙，非也。夫以蠡爲人，自應特立一傳，以與子房等伍。彼貨殖豈其情哉！觀其屢聚屢散，屢徙屢改姓名，豈欲爲富家翁者哉。政懼去後越王疑而蹤跡其所爲，故託貨殖以示無他。又三遷變姓名以滅迹，所爲全軀免禍，計深矣。英雄之潛於用智圖終也如此，子長乃眞以蠡貨殖耶？《兩漢鴻文》卷九尾評引茅鹿門曰：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縱横變化，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又引鍾伯敬曰：貨殖之說，昉於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黄老之學者也。既已施之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發之，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於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之所未備。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興利之事，究竟於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於《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剥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

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不分作二事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看得深者，看《貨殖傳》亦深，凡事看得淺者，看《貨殖傳》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於此，何其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史漢文統・史記統・貨殖列傳》引李贄曰：春秋戰國能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爲趙襄滅智伯而去之，耕于負新之丘，可與范蠡五湖同風。又引陳繼儒曰：大禹勞心焦思，勾踐苦心焦思，范蠡苦身戮力，皆見本紀、世家中，故贊語如此。又引王思任曰：叙事犁然，千百年來惟班固、歐陽修能如此摹寫，他則不逮遠矣。又引董其昌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某山某木爲某州者，繇其胸中包括輿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畫爲圖，故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此。又引丁乾學曰：昔人謂歷名山大川不如看一部《史記》，看一部《史記》又不如讀一篇《貨殖傳》。今以其文觀之，可謂備詳曲盡。又引張溥曰：詳所敘却似謾罵，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遷豈崇勢利者哉。又引童鈺曰：扶風譏史遷傳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不知此子長有激之言。以彼不羈之才，豈沾沾勢利者流哉！是傳序事詳明，議論錯綜，文法變換，足占筆力之高，學術之富。

《愚庵雜著》卷四四《讀貨殖傳》：太史公《貨殖傳》將天時地理人事物情歷歷如指諸掌，其文章瑰瑋奇變不必言，以之殿全書之末，必有深指。或謂子長身陷極刑，家貧不能自贖，故感憤而作，此何其淺視子長也。趙子常(汸)云：《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觀。《平準》譏橫斂之臣，《貨殖》譏牟利之主。此論得之而有未盡。愚以爲此篇大指盡於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天子之富藏于山海。高祖初興，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此非所謂因之與利道之者乎？迨至武帝，征伐四夷，大興神仙土木之事，國用耗竭，其勢不得不出于爭。與貧民爭，而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益漕餘粟，關中大倉甘泉皆滿矣。與富民爭，而鬻爵贖粟入羊爲郎之令下矣。與諸王列侯爭，而朝賀皮幣薦璧以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矣。與商賈爭，而鑄鐵煮鹽算軺告緡之法縱橫四出矣。至于京師置平準，受天下委輸，太農諸官盡籠天下貨物，貴即買之，賤即賣之，則天子自爲商賈。子長心傷之而不忍盡言，故首舉計然之貴極徵賤，賤極徵貴，白圭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深致其意。若曰平準之法，權衡物價，輕重間者，乃陶朱、白圭、猗頓諸人治生家之所爲也，奈何以萬乘之尊而出此乎？中言五方都會，百貨所出，商賈輻湊，苟得其道以御之，何至患貧！且求富者，人之同情也。自廊廟巖穴從軍任俠以至趙女鄭姬游閒公子，諸技術之人皆爲財利，天子之職，當重本抑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而乃籠貨利以導之爭，則雜業何所不至乎？末又歷數程、卓、宛孔、曹邴、刁閒之徒以及姦事辱處者，皆得比于素封，以見天子與商賈爭利，則人皆化爲商賈，所以深嘆漢業之衰，而高祖之開關梁弛山澤爲不可復見也。特子長以滑稽行文，故子貢與陶朱、白圭例稱，而于程、卓輩則云「當世賢人所以富」，若曰今世所稱賢人，特此曹子耳。時桑宏羊以賈人子進，天子方尊顯之，譏切之意見于言外。班孟堅不達此旨，乃非之曰「傳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嗚呼！以子長之材貫穿經傳上下數千載，而乃津津鹽慕市兒賈豎，著之于書，何以爲子長哉。《事物攷辨》卷一一《貨殖傳誤》：《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考之，李克七篇在儒家，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寡婦清》：馬遷敘《貨殖傳》云：清一婦人，能以治富，爲秦皇帝重。意以爲人之能富，何所不可。乃富而每每招禍者，則又何也？余謂富不可居，利不可專，居富而專利者，禍之由也。夫世人往往諂于富者，富足以動人之心耳。秦皇以人主且爲動心，何怪世人，又何怪一婦人而不以富動萬乘之君邪？此遷之感憤而作《貨殖傳》也。《白白齋貨殖傳評・總評》：自黃帝以來，迄於獲麟，其間帝王將相之烈，即無太史必傳，而獨任、卓、程、鄭諸人之有聞於世者，則太史力也。子雲撰《法言》，蜀富人載錢五十萬，求列名其中，子雲曰：富人無義，猶圈中之鹿，檻中之豕，安得妄載乎？嗟乎，子雲創之，孟堅斥之，而後知傳貨殖者，固諸人之聖書也，則諸人之報太史者當何如哉。《日山文集》卷三《書貨殖列傳後》：說者謂《史記・貨殖傳》太史公發憤而作，因「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一語故也。嗚呼，失子長之意遠矣。自三代井田廢，民生惟貧富相竟，趨利如水走下，人欲自然，又禮義之見不眞，情欲醜態，上下百般，一歸於利而已。自計然賈販以及鼓鑄掘冢博戲胃脯馬醫，皆得擅一時之利，稱雄里黨，而家貧親老妻子軟弱者，無財作力，不足比數，《北門》之詩人，所由慨也，豈非濁世風俗哉！觀其所言姬女目挑

心招，公子車騎冠劍，漁獵冒雪，門鷄作色，技食焦思，吏士弄法，農工商賈固求，凡智盡能索，皆不讓財也。卽廊廟賢流，岩穴隱士，皆隱微向富厚。廉吏爲久計乃富，將倅力戰爲重賞，是又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大異聖賢正誼不謀利之本原也。太史公此篇，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形容居賄情狀，爲千古殷鑒。其文之面目音節，如風水相遭，自然波瀾浩蕩，文中有畫有詩意。《史記》百三十篇中，無此傳筆致之生動，譬如一場演戲，少一優人弄醜，何以窮物態之穢也。班固謂崇勢利而羞貧賤，何以謬視此傳之旨歟。雖然，世之素封者之傲王侯也，刺文綉又不如倚市門矣，富無經營（營）（業），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子長微旨，更發人猛省也。《潛虛先生文集》卷四《書貨殖傳後》：予讀司馬遷《貨殖傳》，蓋不禁三復而太息也。曰：「嗟乎，俗之漸民久矣」，豈不誠然乎哉？夫長貧賤好語仁義者世以爲羞，而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此天下之所以相率而爲利也。卽鄒魯之間，不免去文學而趨利，利固與文學反者耶！故曰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夫拙豈有拙於文學，然而不足者必在是也，其爲巧者所笑傲曷怪焉。吾觀子長所載巧於利者，大抵皆農工商賈之流，操奇贏，據都會，鐵冶，魚鹽，馬牛羊豕，穀糴，薪稿，丹砂，帛絮，皮革，旃席之類，至夫棗、栗、桑、麻、荻、漆、竹、木、卮、茜、薑、韭、酤、釀，下至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至卑賤矣，往往至素封，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豈非巧之效耶！然而較之於今，則拙甚矣。古之巧者在今日爲拙，古之拙者在今日不已巧乎！然則世之爲文學者，竟何如耶！以爲文學者而趨利，其收效而獲多，必倍於農工商賈，而其計策，或又出於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下，然而富者必在是也。吾乃知世之富者皆爲文學者也；世之學者出於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之下者也。昔子貢好廢舉，鬻財於曹、衛之間，夫子譏其不受命，然則富不富命也，而不繫於巧與拙耶。以爲命也，則宜厚賢者，而原憲，曾子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其命獨如此者何耶？又何以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命偏厚，而出其下者之命亦皆厚也？豈命之厚薄無定，而視其人之巧拙以爲厚薄也？將命之厚薄又不在富與不富耶！然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加璧以聘享諸侯，國君無不與之分廷抗禮，爲子貢之賢耶？抑爲子貢之富耶？又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則富又焉可少乎哉。故曰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容無所之。又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爲賢，不富者爲愚；富者爲貴，不富者爲賤，則當世之所爲縉紳先生與賢人君子，其大略可知矣。而憔悴朽槁之士，原憲、曾子之徒，如之何其得容於世也，其不容於世，拙耳。然居今之日而非縉紳先生之列，無賢人君子之稱，其所得不能贏乎，而豈掘冢、博戲、販脂、賣漿、酒屑、馬醫者之所及，而況所號爲文學又出其下也。富不富，曷足道哉，曷足道哉。《方苞集》卷二《書貨殖傳後》：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輸、平準，陰與民爭利，所謂「塗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連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爲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也。至於教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群下。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訑語耳。「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爲「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匹夫編戶，猶以奸富爲羞，況人物所托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塗民之耳目邪？　又《又書貨殖傳後》：《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卽《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卽《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爲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徵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傲貸，而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

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賾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邪。《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貨殖列傳》：嗜欲既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而反於至治之極，故善者亦不過因之、利導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最下者與爭，以心計取之，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自足也。古者國有分土，民安其居，無遠商大賈，故略舉各地所出，此善者之所困也。「農而食之」云云，此因之、利導之之事，虞、夏以來之政術也。太公、管子教誨整齊之事，王道之始變也，太公、管仲富國之巧者也。計然以富家之術施於國，則少貶矣。故別之於太公、管仲。陶朱公、子貢、白圭，富家之巧者也。故並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而下，則商賈之誠壹者耳。時富商大賈得與王者同樂，而封君低首仰給，所謂得勢益彰也。不敢顯言，故陰以子貢之事當之。謂子貢之所以顯聞，乃不以其學而以其財也。秦皇帝客巴清，與尊卜式略同。漢興，海內爲一，舟車無所不通，故詳載行賈之地，道里疆界所湊，並及其民性質習俗。

《東山草堂邇言》卷一《貨殖傳》：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人因謂子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故發憤言之。要之，皆非其本意也。蓋是時武帝黷武求仙，國用不給，一切輸粟入羊，纍爵免死，鑄鐵煮鹽，算軺告緡之令，旁午絡繹。又於京師置平準，盡籠天下貨物，以摧抑豪商大賈，使天下之人皆相率而趨利，是傳首所謂最下者與之爭也。然而不敢正言，因卽《平準書》所不盡之餘意而反言之，正以怒罵之意而出以詼諧之筆，欲使讀者會心於言外耳。故舉計然、白圭、陶朱諸人與子貢並稱，甚至以廟廊深謀巖穴名高者皆歸於富厚，直與從軍任俠趙女鄭姬姦事辱處者爲比，又謂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矯語仁義者，亦足羞也，皆有所激而言之，殆與魯褒《錢神論》同意。其一種烟雲縹緲之想，惟《偕老》《大東》二詩之後數章，庶足以髣髴。其筆趣而渾浩流轉。有過之者，雖以班固良史譏之，猶弗察也。惟程伊川先生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嗚乎，後之善讀書者，孰有如道學先生哉。潘永季《讀史記札記》卷二：因此文又看得《貨殖傳》之絕妙也。中閒敘貨殖之地，首關中，爲一幹三支：自汧、雍以東至河、華第一支也，南則巴蜀爲第二支，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爲第三支，而以關中之地三句束之。第一支京師最重，又藏「東通三晉」一句爲綫也。出關而東全以三河作樞紐。首河東楊、平陽，西賈秦、翟，（此句聯絡關中。）北賈種、代，爲第一幹。次河內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爲第二幹。次河南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爲第三幹。（只此六句用「賈」字，應「大賈周流」句作綫。何以知之？如「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燕、南通齊、趙，東北邊胡」，句法大同而皆不用「賈」字，明是繡出鴛鴦也。）就中細分之，第一幹分一支，種、代、石北也。第二幹分二支，曰中山、曰邯鄲。第二支又分二小支，曰鄭、衛，曰燕。第二小支中以「南通齊趙」句作聯絡，而東北極于遼東、上谷矣。第三幹分二大支，曰齊、魯，曰梁、楚。第一大支又分二小支，曰齊，曰鄒、魯。第二大支又分二支，曰梁、宋，曰越、楚。越、楚又分三支，曰西楚，曰東楚，曰南楚。于西楚中以「西通巫、巴」句聯絡關中。東楚東極于海，而南楚極于南海矣。潁川、南陽另敘者，此二郡亦屬河南，特云夏人之居也，與前挈三河處唐人、殷人、周人爲孤飛逐行之雁，所謂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南陽西通武關、鄖關，聯絡關中，東南受漢、江、淮，聯絡越、楚。其文律完密如此。蓋自關中出潼關爲河東，此項羽、王鎮惡入秦之河北大路也。出武關爲南陽，此漢高帝、沈田子入秦之河南小路也。天孫雲錦，一縷穿成，作者固難，而讀者亦何容易也。又：在陸先生云：《貨殖傳》只爲「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一句撰出，他分明說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爲足羞耳。孔子不曰「邦有道，貧且賤可恥」乎？班氏所譏不是。又：有貨殖之地，有貨殖之人。篇如一句。貨殖之地作兩段寫，貨殖之人亦作兩段寫，而相間出之。夫貨產于地，而殖之者人也。中幅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及西賈、北賈、東賈、南賈數句爲關鍵，而由是觀之，一段之發舒奇勝，一段之收捲，又恰似部位所應有，結搆之工，氣韻音節之妙，眞宛斯先生所謂登峯造極，無以復加者也。又：一幅地輿圖，祇此禹蹟所掩耳，而妙手寫來，既有《項羽紀》之棋布星羅，又有《貨殖傳》之綺迴繡錯，眞是化工矣。太史公具有宇宙在胸，所以臨文之際，并大地山河

亦供其揮灑，吾無以測其能事之所至也。　又：若此傳將所敘諸人并在一處，便是連營七百里，雖曹子桓亦笑之矣。又妙在敘太公諸人以時敘交，到秦漢之閒恰好一頓。又妙在烏氏巴蜀接入關中也。後段先說卓氏，正在蜀，遙接前巴蜀作一暗綫。自蜀而東至于南陽，而魯而齊，自齊而西至于洛陽，而宜曲而塞之斥，恰好到關中收科。此段以地敘布置之妙，不可言盡。　又：《漢書》有意翻案，每欲不勝，最好笑是亦有《貨殖傳》也。史公寓意遙深，筆墨高妙。孟堅乃斂襟正色而言之，正如變秀才爲學究。既截取中幅散入《地理志》矣，勉強作此一篇，夫計然、范蠡、子贛、白圭于《漢書》何與也，其實貨產于地，殖之者人耳。中幅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及西賈、北賈、東賈、南賈數句爲關鍵，愚所謂篇如一句者，以此。　又：敘關東之富自河東至南陽，是左旋，敘卓氏等自巴蜀至北塞，是右行，如繡交，如翼抱，此一妙也。烏氏巴蜀恰好接入關中，而敘卓氏孔氏諸人必冠以蜀宛等地，頂上「千里之中」一句，又暗與前「烏氏」、「巴蜀」二語鉤聯，此一妙也。《聽湖居存業讀餘志略》七編《詳貨殖傳駁諸家》：諸家論遷《答任安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能自贖」，因感而傳貨殖云，自孟堅以下多譏之者。若是則遷專求逭一身，發憤而作，何以示萬世之公乎？不思遷於籍孺宏孺，區區色豎而已，優孟優旃，厞厞俳戲而已，尚爲之津津立傳，況治生人道之常，理財國計之要，農工商賈虞畜，天下衣食之原也，太公、管子、范、計，巧而富其國，陶、白、烏、猗、卓、孔、曹、任鞏，巧而富其家，可使其心計神奇，簸弄造化之手，竟湮沒而不傳哉！且史遷足跡遍天下，覽名山大川諸都會，五方之燥濕剛柔，土宜之肥磽，物產之良楛，或好稼穡，或好賈趨末，或有先王遺風，或有淫地餘民，或重厚多君子，或任俠作姦，或俗類某方，輿圖如指掌，土風若列眉，此遷自次其行程不能已已，而況四方風俗之書，舍是其何以考哉。若貨殖之貨，大則魚鹽鐵冶，珠瑁黃金，絲漆文綵，馬牛羊，竹木棗栗之類，小則醯醬薑韭，卮茜筋角荻薪之類，貨殖之人，上則聖智賢能，富商巨賈，下而至於販脂賣漿，又下而博戲掘塚，無不曲描其情態。夫以遷之雄才博洽，而獨於市廛鄙事，匠心敲戛，纖悉具備者，豈無意哉。武帝窮兵，神仙土木並興，府庫空，海內蕭然，初猶有卜式佐縣官急，其後欲知卓、猗、曹、任諸富人子，寥寥無之。其言千乘萬家尚猶患貧，正指其時。或責王侯蕃幣酎金，因此失侯有之。而遷之交游俱貧，無以急遷之難，於是遷感憤而思，以爲天下惟岩處奇行，能上下千古，任大貴重，無暇生計，有不得不貧者，其餘碌碌平流，情皆欲富，乃不能作力鬬智，贍衣食以奉其親，不亦慙恥之甚乎？因痛罵天下之中人以下，不能立本逐末以治生，而至於財盡民窮，無由復文景富庶之風也。以爲憤書可，以爲謗書可，談評紛紛，尚未夢見一二矣。《惜抱軒文集》卷五《書貨殖傳後》：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上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者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乃欲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然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瞥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二《讀貨殖列傳》：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書。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史記》七十列傳，各發一義，皆有明於天人古今之數，而十類傳爲最著。蓋三代之後，仕者惟循吏、酷吏、佞幸三途，其餘心力異於人者，不歸儒林，則歸游俠，歸貨殖，天下盡於此矣。其旁出者爲刺客、爲滑稽、爲日者、爲龜策，皆畸零之人。是故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鍾伯敬謂補《平準書》所未備，可以操治天下之故。其義乃推而得之其諸，非太史公之本義歟。　林伯桐《史記蠡測》：史公自傷賂不足以自贖，激而作《貨殖傳》，前人糾其失者詳矣。然傳中所列雖不足道，而實皆勤苦之民。至序所云「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則是弊俗之通病。質言之，則曰懶而奢，奢而貪，此并不能貨殖者也。傳中所稱卑下畏憚則役則僕者，皆此懶而奢、奢而貪者爲之。　《張亨甫文集》卷一《書史記貨殖傳後》：論者以司馬遷下蠶室，

交游不能爲納鍰以出己罪，遂忿而著《貨殖傳》，甚矣其謬也。史臣書一代政教風俗之美惡，所以公天下後世之勸戒，若以私忿與於其間，其足爲信史邪？周衰，先王之道廢，桓、文首以功利倡天下，秦人因之，卒以富強，滅六國而代周。漢高祖繼秦之敝，所與共功名者多武人，無有爲言先王之道者。至於武帝，承文景累世太平之後，宜可以興教化、設禮樂矣，乃僅侈一己之欲，聲色之娛，土木之役，拓地開邊之計，日匱以興，於是以天下殖利保奸者爲豪杰，徙之關中，而卜式、衛青、李廣利，皆以市井子位至列侯，豈非由溺于功利，不明先王之道以過哉？夫功利所在，人人爭趨之，是啓天下以不靖也，迨其後盜利者多，始止之以酷吏，是遽剜腹疽也，毒必餘於腸胃。江河之流也，至於壞城邑，破堤堰，其積於壅蔽者非一日，故決潰倉卒，而不能防也。自秦漢至今二千年，天下尚功利而不能變，蓋先王之道蕩盡久矣。然二千年間，其流弊亦類如武帝之世，此明者所以日深江河之憂也。司馬氏之傳貨殖，殆亦慨功利之習熾焉也乎？《怡志堂文初編》卷二《讀貨殖傳》：班固作《貢禹傳》載禹之言曰，武帝之世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故俗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行雖彘犬，家富勢足，顧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杰，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一至於是。其後龔勝亦累疏，言天下貧賤，盜賊多，吏不良，災異數見，不可不憂。而鮑宣又曰：方今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幸得居尊官、食厚祿，志但在營私家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私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琦嘗讀其言而痛之曰：「甚哉，利之爲害乃至此也。」後更讀史遷《貨殖傳》，究其所以然。其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竊意其書蓋與《平準》相終始，尤嫉孔僅、桑弘羊之屬，而公孫弘爲宰相不能救正，反更阿意從諛。太史公既隱傷之，故遂於《孟荀傳》深著其失，至於廢書興嘆，以利爲亂始，究極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可謂切矣。琦嘗以史遷爲知治本，而班固所載貢禹、鮑宣諸疏，大抵亦同此指。《史記札記》卷五下：案史公傳《貨殖》，自寫其湮鬱，而攬括天下大勢，上下古今，星羅棋布，惟所指畫。前後分立數傳，要自一氣灌輸，是一篇整段文字。中間指數關中、巴、蜀、天水、北地、上郡列郡情形，爲一大樞紐，亦見漢世承六國之遺，撫臨郡國，相奬勢利，盡天下皆然，而能者遂以致富，高掌遠跖，睥睨千古。此自史公發攄生平一段胸臆，與他傳體全別，班固譏之，故爲不倫。《龔自珍全集·陸彥若所著書序》：漢大儒司馬氏爲《貨殖傳》，所以記《禹貢》，續《周禮》，與《天官書》同功。不學小夫乃僅指爲詼嘲游戲憤怒之文章，顓夫。《嘯雲軒文集》卷一《史記貨殖傳書後》：班椽謂史遷，言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但就其文觀之，一則曰「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再則曰：「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豈非羞賤貧之據，史遷誠不能辭其責。至言貨殖之源流，若津津然有餘慕焉，謂之崇勢利，亦何說之辭。雖然，用意有正有奇，即立言有平有詭，史遷豈眞崇勢利而羞賤貧者哉！其《報任安書》云「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實爲作《貨殖傳》之張本；「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實爲作《游俠傳》之張本，是皆有激而成，而初非立言之本意。夫史遷果崇勢力而羞賤貧，以彼其才，出而謀利，豈不足以致財貨，廣交游，而乃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胡所行若此，所言若彼，言與行竟大相刺謬也哉。古人立言，往往故爲不平之論，以平其不平之心，古詩十九首中，如「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驟而觀之，似乎無情而一偏矣，而不知皆反言以申其往復纏綿之意，其不作正語直語，正古人文心之妙，使人於言外得之。彼史遷之言貨殖，何以異？是則謂史遷崇勢利羞賤貧之言，正其不崇勢利不羞賤貧之證可也。《烟霞草堂遺書》九《史記貨殖列傳注》：史公列子貢於《貨殖》，劉子元摘之。世皆是子元，而以是訾及《史記》全書，余獨有說焉。儒者皆如原憲，永匿窮巷爲足，行道傳道則子貢非矣。若有不得不出者，則如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與其受宋、滕、薛之饋，不若得之貨殖，猶爲自生之而自用之也。夫道啓自堯、舜，舜即就時負夏者。後世一命爲士，遂終身爲食於人之人，日逞口談而身無一事，其終不至以詐僞獲食不止，豈非以子貢貨殖爲非之流毒乎？夫子明斥樊遲爲小人，後世儒者不以稼圃爲惡，奚獨以夫子「賜不受命」之言而以貨殖爲惡乎？然則史公此篇之文，眞能洞徹道之本源。夫所謂大道者，固以綱紀民之日用飲食而名也。又《史記貨殖列傳注後論》：此傳文法之美至極，無以復加。列傳以《伯夷傳》始，以此傳終，須兩相對勘。彼傳湯漾夷猶，如天半赤霞，晴空舒捲，以

高妙勝也；此篇雄深鬱勃，如深山大壑，萬峰回環，以博大勝也。其文之美，人多知之，而其用意亦即在此。《伯夷傳》是欲義之極，此傳是欲利之極，利義不同，要皆是欲，無此欲則無世界。自黃帝、堯舜以來，治以此治，亂以此亂，聖君賢相之所經綸，儒生學術之所講習，以及下吏走卒之所率由，亂臣賊子之所悖逆，無不以此。《史記》本紀十二，綱紀此欲之人也；表十，表明此欲之迹也；書八，治此欲之法也；世家三十，能倡此欲者也；列傳七十，悉具此欲者也。然聖君賢相、儒生學士、下吏走卒、亂臣賊子之數，不及編戶之氓百萬分之一，則具此欲之全體者必歸此傳。故此欲即一人言之爲欲，即人人言之則風俗也。風俗者，政教之效也。史所以存政教之迹，故史公之書終於此也。政教之用盡於貨殖乎？《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則孔子言之矣。《居樂堂文鈔續編》卷三《史記貨殖列傳書後》：《周書・文酌》篇，言大工大商大農，文王以士爲王國之楨，於士言多不言大，於農商工而大之，何耶？《程典》篇曰：「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商之厚者即大商，工之巧者即大工，農之力者即大農，非此三者，不可成治，其繫於國者何如？又《文傳》曰，商賈以通其財，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能使國治且和者，不張而大之，可乎？後世治不法古，官之下，貴者惟士，無眞僞華實而皆崇之，其視農商工，微賤特甚，朝廷僅設試士誨士之官，舉古之田畯、草人、司市、賈師、工正、工師諸職，盡罷不設。其教廢者其識暗，其理昧者其事拙，其勢分者其志渙，其力薄者其情苟，三者皆式微，而國勢亦弱矣。太史公知其然也，故其序首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其下歷舉齊太公以婦功技巧魚鹽，輻湊天下，句踐以利農平糴貴出賤取致富，厚報強吳，觀兵中國，蓋古人之所以富強其國者，舉不外是矣。不然，彼任氏以窖倉粟富數世，秦陽以田農富一州，烏氏倮橋姚以畜牧致富，皆農耳。邯鄲郭縱、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曹邴氏，以鐵冶起家，皆工耳。白圭、師史、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之流，皆商耳。宜若無可志述者，顧津津道之，豈眞崇勢利羞賤貧如班氏言耶？千室之市，居一巨賈，百貨塡溢，珍庸悉具，則遠近奔赴，舳艫交馳，販夫販婦，趾錯於閾，輿盛之象，溢於閶外；迨巨賈折，閱門杜而居徙，向之橐金購物者，皆裹足不至，菜傭漁父，亦擔而他往，一轉瞬間，而市廛之氣象變矣。嗚乎，國家而無大農大商大工，非細故也！秦始皇雖萬世罪人，然爲巴寡婦清築懷清臺，似猶有《周禮》安富之意。漢武以軍旅數興，國用虛耗，乃使楊可告緡，弘羊均輸，富商大賈，無所牟利，諸農致粟山東，亦困轉輸，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昔者之富，皆爲貧窶。太史公心焉傷之，志其盛者，正以慨其衰也。而不知者，乃謂蠶室無錢贖罪，故多感憤之語，亦昧於爲國之體要矣。故不讀《周書》者，必不可以讀《貨殖傳》。《箋經室遺集》卷二《馬班以後不傳貨殖論》：上古三代有商學焉，管子《輕重》范子《計然》是也。今《計然》不傳久矣，然讀《越絕書》，「太陰三歲，處金則穰」數語，猶見研桑心計之工，至《管子・輕重》，於《海王》則言鹽鐵，於《地數》則言礦學，所謂天下才者，經世之具略見於此，吾故謂《史記》傳貨殖以存商學，荀無商學，則貨殖雖不傳可也。何也？子長之傳貨殖，首謂齊中衰，管子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乃用范子、計然，稱號五霸。然則國家當危急存亡之秋，欲使寡者衆，弱者強，貧者富，不得不理財而借助於商學。言商學則管子之治齊，范子之治越，皆明效大驗之卓著者也，安得不爲立傳。《曼陀羅花室文》卷一《史記貨殖傳書後》：太史公當孝武時，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用事，言利者析及秋毫，吏道益雜不選，賈人多致位公卿，置均輸之官，行平準之法，管鹽鐵，算緡錢，百姓騷然，海內凋敝，民多饑乏，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鬥鷄走狗相娛樂，蹄財役貧，不稍助國家之急，大農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以與商賈爭權。史公憂之而不能諫，即諫亦不見聽用，於是乎作《平準書》以譏切時政，其不盡之意及正本清原之論，則皆寓乎《貨殖傳》中。後世謂史公輕仁義重勢利，抑何眞見之淺也。《大易》說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三代食貨之政，九州都會之俗，史公論之詳矣。其要歸於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漢均輸法，名爲整齊之而實與之爭也，至平準則非特與爭，且籠天下之貨物，使商賈無所牟其利，是攘奪之而已，劫脅之而已，非利導之教誨之整齊之也。攘奪劫脅何道？曰盜道也。以盜道率天下而天下不爲盜者，吾未之前聞。太史公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言藏富於民也。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散財與貧交疏子弟，不責於人。」此言富好行其德者也。又述白圭之言曰：「智不足以權變，明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夫智也，明也，仁也，強也，皆治生之道，卽治國之道。今以盜爲道，而能治生以治其國，吾益未之前聞。且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商賈求富，雖智盡能索，終不餘力以讓財矣，明矣。而乃攘之，奪之，劫之，脅之，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而又居均輸平準之美名，無怪百姓困窮，相率起爲盜也。太史公言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又言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而富者必用奇勝，夫奇則椎埋幷兼，無所不至，所謂奸富也。桑弘羊、咸陽、孔僅之所爲，本耶？末耶？抑奸耶？又言宣曲任氏，富者數世，然家甚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變化有概，故足述也。乃今之賈人，致位公卿，其丈夫相聚游戲，多弄物、喜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利屣，淫媚夭冶，以奢侈相尚，如沙邱靡靡之俗，甚者或以博起家，或賣漿，或販脂，或酒削，或胃脯，亦皆鐘鳴鼎食，結駟連騎，曾不鄙時，以縱恣敗。太史公謂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豈眞爲貨殖勉耶！蓋見富無經業，貨無常主，舍本逐末，因緣爲奸，無不同歸於盡，故慨乎言之，有餘痛焉。彼去文學而趨利者，固君子所羞，而凡言民不益賦，天下用饒，皆拾桑、孔之緒餘，以蠱惑人主。史公所謂奸富最下，有國家者以漢孝武爲鑒而痛懲之，則庶乎知利導之術，敎誨之法，整齊之徑，而不爲攘奪劫脅之計已。漢初嚴商賈之律，市井子孫至不得仕宦爲吏，其後賈人致位公卿，蓋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時勢所激，無足爲怪。近世公卿皆用桑、孔，且與民爭負戴奔走之利也。太史公書垂誡萬世，故作《貨殖傳》，附《史記》末，與《平準》相表裏，論者顧或以爲謗，或以爲穢，烏乎，豈知言哉。《史記評議》卷四：《史記》一書，於古今人物，記之詳矣，幾於無格不備矣。而於書之將終，乃傳貨殖，舉生財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傖父財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或曰，崇勢利也；或曰，有所感激也。紛紛議論，不一而足，是皆以私心窺太史公，究不得太史公之用心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書》曰：「凡厥庶民，旣富方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至《大學》之爲書，所言者皆修齊治平之道，而於終篇，言生財之道獨詳。史公此傳，正本其意。蓋財貨者，天地之精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杰，顚倒衆生，胥是物也。惟聖賢及一二自修之士，能不受其束縛，其餘幾盡在範圍之內，而可卑之毋甚高論哉？

《太史公自序》《匡謬正俗》卷五：司馬子長撰《史記》，其《自序》一卷總歷自道作書本意，篇別皆有引辭，云爲此事作某本紀，爲此事作某年表，爲此事作某書，爲此事作某世家，爲此事作某列傳。子長此意，蓋欲比擬《尚書・序》耳，卽孔安國所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也。揚子雲著《法言》，其本傳亦傳《法言》之目，篇篇皆引辭云撰某篇，亦其義也。及班孟堅爲《漢書》，亦放其意。《崇古文訣》卷四題評：家世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叙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黃氏日抄》卷四六《史記》：談生遷，能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垂死，涕泣之囑，唯以不得從封泰山爲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爲非耶。《史記考要》卷一〇：司馬遷述其先人太史談，推尊道家之旨于前，采莊周所論「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後之文，本不相蒙，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四友齋叢說》卷五《史一》：《史記》序六家要旨，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貫串，累累如貫珠，燦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文章指南・通用才識則》：文章非識不足以厚其本，非才不足以利其用。才識俱備，文字自會高人。如司馬子長自叙，所以發《史記》之大意，而其辯博之才，淹貫之識，盡見於此矣。《史漢愚按》卷四：子長《自序》志在繼《春秋》，上比六藝，言必稱孔子，可謂因得其宗。然而列六家，以儒比陰陽、名、法、墨、黃老，此乃儒一家之學。顧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天下古今達道，凡仲尼所憲章爲民義主者，盡屬之儒，則儒又甚大；其以六家分儒，儒又甚小。大抵子長于道，如霧中行，獨其抬遺補缺，整齊百氏，爲一家言，有足觀者。草創未就，規模初具，不無煩蕪短長。使不遭腐禍，盡心卒業，當有過此者。語云「辰不全，故有弧虛」，命也夫。《史漢文統・史記統・太史公自序》引張痈曰：遷之才發于《史記》，而大意盡見于自序之中，學者讀之，可以見其貫穿之識矣。文字往覆勢如游龍。又引鍾惺曰：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遷俯首流涕，千古而下五十餘萬言，字字聲聲一本之孝親，依傍于孔子《春秋》著書者，何等原委，而但以文字讀之耶。又引譚元春曰：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而篇中自序處更反覆委

折，有關闔變化之妙。《陶庵集》卷七《史記論略・太史公自序》：世多謂太史公序六家要指，進道德而絀儒術，予案此非遷意，乃述其父司馬談之言也。遷進孔子於世家，退老子於列傳，左儒右老，一覽可知。今述其父談之言，乃獨推道家者，蓋談本學黃老，此論必其精神所寄，遷不敢沒，故謹識之爾。若其與上大夫壺遂相答問語，發明「六經」大旨，隱然欲繼《春秋》於五百載之後，豈絀儒術者之言哉！且其言曰：「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衰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是談於「六經」之旨亦非牴牾者，其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是指當時俗學之弊耳。以辭害意，雖班固且不免，況其他哉。《聽潮居存業讀餘志略》七編《太史公自叙辨》：讀古人文章，不靜會其指意，而妄肆譏評，以冤作者，致後世同聲吠之，如是篇昔在顓頊以下，史遷詳父之顯末，以推《史記》之源，「先人有言」以下，史遷明己之志事，以任《史記》之功。乃班固譏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是大不然。史遷之叙六家要指，乃其述父談之命，因闡父談所論之意。大約談所宗尚者黃老也，故其始曰習道論於黃子，而其後叙道德獨賅詳，一於褒而無刺，至今讀之，而司馬談之學術一宗，隱然想見，正史遷之爲其父傳神寫照也。令遷而諱父宗尚，祇盛揚儒術以蒙後世，則欺其父矣，又何以稱良史哉！孟堅誤以談之學爲遷之學，而以譏遷。卽後世評《史記》者，亡慮數十家，何無一人道破？甚有爲遷救解者曰：「遷激於武帝之世尚儒術，而海內凋敝，反不如文景尚黃老，而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此皆孟堅之言先入於胸中，遂成主見耳。前後文具在，試一徐理之，是耶非耶？且其述父之遺命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是其意尚欲爲父斡旋也。至自論，則直尊孔子，發明「六經」，及所以作《春秋》之旨，拳拳欲附《史記》於《春秋》，而未嘗一及於黃老。其涇渭亦大分明矣。且《儒林傳》首叙孔子閔王路廢，論次「六經」，其徒受業，皆爲王者師。篇中若咎竇太后黃老之術，若幸武帝之慨然興儒，而《詩》則申培公、轅固生，《書》則伏生，《禮》則高堂生，《易》則田生，《春秋》則胡母生、董仲舒，天下學士靡然向風，斯言甚爲儒教致喜也。於孔子則立世家，於老莊則序之管晏之次，而合申韓爲一傳，其絀老氏而崇孔子何如，而謂孟堅知言哉？　儲欣《史記選》卷六：譜司馬千餘年家世，不過數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壯游磊落奇邁，想見其爲人。至如父子執手流涕，以史相付受，何其重也。草創未就，橫被腐刑，故其文章多憤懟無聊不平之辭，後之讀者，未嘗不掩卷太息云。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書太史公自序後》：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對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群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于《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群祀，惟太疇、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于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疇、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己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于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又書太史公自序後》：《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于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曆，「建于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己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于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于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幷增「太史公」三字，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于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

乃復自稱爵，以混于其父可乎？此以知爲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于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方苞集外文補遺》卷二《史記評語・太史公自序》：《史記》自《黃帝本紀》起，一百三十，合而論之，總是一篇，篇終必須收束得盡，承載得起，方無虎頭鼠尾之病。此篇以自序世系，逐層卸下，而中載兩論，氣勢已極崇隆，後乃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齊齊，而中間復錯綜變化作一層，後又提自序一段，總序一百三十篇總目作一層，後又總結一句作一層，無往不收，無微不盡，作書至此，無遺憾矣。《史記半解・太史公自序》：《史記》一書，長江大河洞庭彭蠡之勝備矣。到此自叙，要意理包括得完，更要氣象籠罩得住，方稱萬壑朝宗境界，然可也是難。看此文系則追溯皇初，學則融貫諸家，述則遍周宇甸，志則根柢忠孝，緒則淵源周孔，道則統承列聖，用則纚配「六經」。鴻裁偉論，拔地倚天，而文氣深淪深厚，浩蕩杳冥，正如大海容納衆流，茫無涯際，其中百怪變幻，都歸一片鴻濛，宜乎二千年來，學士文人惟有爲之望洋向若而嘆也。使讀此而有得焉，其文章境界，不知如何出人頭地矣。《史記評注》卷一二：《太史公自序》者，蓋太史公自序所以作《史記》之本旨也。凡後人作《序》皆撰而冠諸書之簡端，《太史公自序》則附于一部《史記》之後，蓋此篇所載太史公世譜家學之本末具在焉。如自作列傳者，故不得不列于六十九傳之後，而又概括作書之本旨。分標諸篇小序，凡一切綱領體例，莫不于是燦然明白，此太史公教人讀《史記》之法也。開端《五帝紀・贊》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正欲人于此篇留意耳。須讀此篇，深沉有得，然後可讀諸紀、傳、世家；讀紀、傳、世家而不得其解，仍于此篇求之。正如《周易》之有《繫辭》、《毛詩》之有《小序》，皆關一書之體要，不可容易看過。《自序》高古莊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奧衍宏深，一部《史記》精神命脈，俱見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文史通義・內篇》五《史注》：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後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及「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覆自明也。《龔自珍全集・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于周室，次及功臣賢大夫，靡不畢載。《自叙》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問：何以副在京師也？恩本朝也。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曰：求唐、虞者，必于平陽、蒲阪，求周必于雍、岐，求成周必于河、洛，欲求漢者，亦必于關中，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于京師，仕則紬石室金匱于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于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既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鬱鬱踞天半焉。【略】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騫遠引，抱道以逝，矢孤往于名山，含薄憨于卿士，身隱矣，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瞽適河海者之所蹈，淮南賓客，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讀史臆說》卷五《讀太史公自序》：司馬談命子遷續其業，竟況以周公之纘述，孔子之作《春秋》，則其所承不誠重哉？迄今言文家亦無不以《史記》繼周孔後也。然周公得行其志，孔子雖托空言，卒脫陳蔡匡人之厄，太史公竟羅鬘室遭宮刑，洵伊所謂命也夫。然非是則歧紛于利祿寵榮，受公奉事私利，文必不能若是之工，乃世以其游江淮、探禹穴、浮沅湘、涉汶泗、過梁楚以歸之故何耶？甚矣哉人之喜爲奇論也。《經心書院續集》卷三《太史公自序書後》：司馬子長之爲《自序》也，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頗推崇道德，輕笞儒流，窺厥本源，意歸托諷，非眞依附黃老，罷黜「六經」者也，而班孟堅氏，頗以爲譏。夫史遷鴻裁，跨越八代，荀揚諸儒，瞠乎其後，而固非之，誠所謂品評失當，褒貶任聲，玩而弗精，鑒而未核者也。轍斟榷遷書，推究旨趣，折彼單詞，用祛煩惑。夫暴秦滅學，孔道就湮，漢氏初興，儒術浸絀，尼山之書未廣，俎豆之奉何人，而遷列之世家，推爲至聖，儕匹夫于有土，先百王而立號，是知腐遷術業，淵源于孔氏，洙泗儀法，祖闡于龍門矣，其不可輕議，一也。秦項分爭，生靈塗炭，炎劉定鼎，人懇干戈，故君臣之間，群務休息，黃老之學，幾等文周，而遷之爲傳也，老子儕于韓非，編纂次于管晏，明抑之于功利刑名之下，豈躋之于「六經」儒術之前？其不可輕議，二也。合傳九流，隱宗鄒嶧，篇終《自序》，推本《春秋》，是知諸子百家，等文章之奴隸，考信六藝，爲全書之都

凡，其不可輕議，三也。或曰，然則遷儒而談道，不自相牴牾與，抑別有說與？案當武帝之時，外任武力之臣，內惑方士之說，輕開邊釁，妄求神仙，于時在朝之臣，若公孫弘、倪寬輩，治儒學者也，而阿順取容，汲黯治黃老者也，獨犯顏直諫，豈惟國家之恥，抑亦儒者所羞，史公之論，由茲焉作。是知推崇道德，等莊叟之寓言，輕笮儒流，類詩人之托諷，其不可輕議，四也。嗟乎，續《春秋》而爲良史，綜六藝而爲通儒，左氏以來，蓋未有如遷者也。班氏泥其言詞，忘其奧情，逞其管窺之見，輕肆蜉蝣之撼，言中之意，其得者幾何，古人以知言爲難，蓋爲此也。

《報任安書》《文心雕龍・書記》：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略】志氣槩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史通》卷一六《外篇・雜說上》：司馬遷《自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廼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遂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又：《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昭俊客，比蹟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舉多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又：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閹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者，惟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耶？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攷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採禹穴，亦何爲者哉？《新唐書・鄭覃傳》：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學林》卷五《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五臣註《文選》曰：草創，制作也。然則凡言草者，謂制作也，非草藁也。《雍錄》卷七《上雍》：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僕迫季冬從上上雍。」雍，鳳翔府天興縣也，在漢爲右扶風雍縣也。其曰「上」者，自下升高之辭也。四面高曰「雍」，又四望不見四方是之謂「雍」。故漢事凡及幸雍，悉云「上雍」也。漢初未有南北郊，惟雍縣有四時。高帝又立北時，故文帝十五年四月幸雍，始郊見五帝。景、武、宣、元皆循之。又會秦之離宮，多在雍、鄠之間，故諸帝亦時時往幸也。成帝建始中罷雍五時，始祀天地於長安南北郊。則前乎此者，皆以雍時爲郊丘也，則宜人主上雍者數也。《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倪石陵書・上楊推官書》：僕嘗讀史，見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坐李陵事腐之蠶室，其言傷感痛切，至今千餘載，讀之使人爲之流涕。《兩漢刊誤補遺》卷七《太史公三》：《文選》載《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五臣注：太史公，遷之父。仁傑謂：使談見爲太史，而遷與人書如此，可也。按遷被刑之後，乃有此書，是時談死久矣，安得以父故官爲稱耶？則知所謂太史公者，子長自謂也。本傳載報書時爲中書令，顧稱太史者，疑正爲太史令，而中書特其兼官，故但稱本所居官耳。《史記・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意以太史公爲談自稱。按遷此書言「僕之先人」，又可爲先代賢人耶？又《太史公》四：本傳載子長書，自「少卿足下」始，《文選》又冠以「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凡十二字。仁傑曰：此猶劉向上書而《漢紀》言其自稱「草莽臣」，蓋得其本文如此。五臣注：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按：「牛」當作「先」，字之誤也。《淮南書》曰：越王句踐親執戈爲吳王先馬走。《國語》亦云句踐親爲夫差前馬。《周官・太僕》：王出入則前驅。注：如今導引也。子長自謂先馬走者，言以史官中書令在導引之列耳。故又云「幸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百官表》有太子先馬，蓋亦前驅之稱。或作洗馬，循誤至此。《野客叢書》卷二《楊惲有外祖風》：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崇古文訣》卷四題評：司馬遷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看得豪氣猶未盡除。《書記洞詮》卷十二尾評引眞德秀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材，而因言事眞之腐刑，可爲痛惜也。《史漢文統・史記統・報任安書》引

王世貞曰：子長之救李陵自不是，又不能自引決而甘戮辱，明是怕死，書中卻說他是，又托古人自解，皆強分疏。然詞氣悠揚，反覆曲折，豪宕疏通，成文章家之大師也。又引茅坤曰：妙處全在一段流宕之氣，人云太史公好奇，是書備之矣。又引陶望齡曰：太史公作《史記》，雖得于是跡殆遍之後，然其高才天挺，自不可及，只「人固有一死」一段，詞何等雄偉！何等慷慨！迄今讀其文，想見其人，眞令人有千里比肩之思。又引凌約言曰：情辭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見其抑鬱無聊之況。又引黎志陞曰：偉辨處傾倒詞場，精華處煨燼藝圃，文家熟讀之，有棟樑榱桷之助。《山堂肆考》卷一三九《諱父》：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同子驂乘」，蓋指趙談與其父同諱，故曰同子。又孔氏《叢說》，太史公名諱，故《史記》無諱字。《季布傳》改趙諱作趙同。按趙同乃漢文帝專寵宦者。《秦漢文鈔》尾評引樓迂齋曰：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省得豪氣猶未盡除。《兩漢鴻文》卷一〇尾評引茅鹿門曰：妙處全在一段流宕之氣，人云太史公好奇，是書備之矣。又引王鳳洲曰：高漸離擊筑燕市，慷慨悲歌，傍若無人。又引孫月峯曰：粗粗鹵鹵，任意寫去，而矯健磊落，筆力眞如走蛟龍挾風雨。且哨字險句，往往不乏，讀之但見其奇肆而不得其搆造鍛鍊處。古賢規矩準繩文字，至此一大變。卓爲百代偉作。又曰：凡文字貴鍊貴淨，此文全不鍊又不甚淨。《中庸》稱「有飭不敢盡」，此則既無餘矣，猶嘵嘵不已，於文字宜不爲佳。然風神橫溢，論者皆驚其跌宕不群，翻覺淨鍊者之爲瑣小，意態豪縱不羈，其所謂盡而省餘，此皆因筆力超越。故此等文字最不易學，學之須要多讀書養得氣充足，據案一揮，庶幾彷彿。《文選尤》卷一〇眉批引王愼中曰：氣勁而語雄，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詞意雖謙，然其慨激昂，若高漸離擊筑燕市，悲歌慷慨，傍若無人。又末評引焦弱侯曰：此書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悠揚頓挫，豪宕疏通，誠漢家巨擘也。《剩言》卷一四：《報任少卿書》畢竟出臂手，非子長作，以其精神氣骨自不相肖也。《尚書古文疏證》卷七：憶東海公編《古文淵鑒》，問予《報任安書》可入選否？予曰：此大有關繫文字。近袁公繼咸題其後曰：負絕代良史才，寧賤辱自處以杜閹宦擅政，用人之漸，其爲天下萬世慮尤深遠矣。可稱遷知己。《義門讀書記》卷四九：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以下言推賢進士非己責。「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以下辨用流俗之言爲非得已，而兼以抒其憤懣。「僕少負不羈之才」，言不合禮法也。注謂材質高遠，不可羈繫者，非。「僕與李陵俱居門下」，以下言己非平日不愼于接物。「重爲天下觀笑」三句，結上起下。「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以下言己亦非隨俗流轉，不自樹立，顧自有足以垂榮百世者，欲少卿知其心之所存，勿責望以不師用其言也。「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次」字衍。言不得與死節者比耳。注迂謬。「僕竊不遜」，猶言當仁不讓耳。注非。「故且從浮沉與時俯仰」，少卿所謂用流俗之言。「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打轉前文。《古文雅正》卷五《曹植〈求存問親戚疏〉》尾評：文極沉鬱頓挫之致。子長《報任安書》、柳子厚《與許孟容書》，與此篇皆嘔心至文也。子長語多激，子厚語多哀，子建語多痛。《退谷文集》卷六《李錫徵先生文集序》：「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者，遷之父談也。自言爲父奔走之僕，矢口不忘其親，以謂其學之所自出不可誣。而司馬談顧無高文大冊之流布而可見於今者，蓋遷之學即談之學，而《史記》一書，遷成之，遷不敢獨當之也。則夫其父即無專集以行世，而善則歸親賢，曲折以遡其所自來。況其父之高文大冊孤懸於世，忍不力爲表章，坐聽湮抑乎。特心長力短，剞劂末由。天下之著書立說卓卓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知有何限也。《御製詩集三集》卷七〇《黑豹》：黑豹居南山，聞善隱霧雨。而何炳蔚姿，忽失林巒處。誰歟即谷獲初生，餧以牛乳漸長成。馴習乃不異貓犬，一繩引之隨人行。搖尾求食指使聽，亦弗牢籠資檻穽。《報任安書》有名言，吾因悚然愼刑政。又《柳宗元祭井文》評：按朱子云：柳子厚文有所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併是倣子長《報任安書》。今觀此文，亦絕似兩漢人語也。《安吳四種》卷九《復石韞州書》：竊謂「推賢薦士」，非少卿來書中本語，史公諱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字約來書之意，而以少卿爲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間述李陵事者，明與陵非素相善，尚力爲引救，況少卿有許死之誼乎。實緣自被刑後，所以不死者，以《史記》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記》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爲少卿死，而《史記》必不能爲少卿廢也。結以「死日是非乃定」，則史公與少卿所共者，以廣少卿而釋其私憾。是故文瀾雖壯，而滴水歸源，一綫相生，字字皆有歸著也。《蘿藦亭札記》卷六：《史記》於司馬談，司馬遷皆稱太史公。談稱太史，則遷之語也。遷稱太史，則後人稱之。惟《文選》載《報任少卿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爲不可曉。遷無自署太史公之理，故五臣注以太史公

指談，謂遷自言是其父之牛馬僕。夫致書於人，而自謙謂是父之下僕，其事迂而不情。余疑「太史公」三字，乃後人題於篇首者。「牛馬走」乃遷之自稱，傳寫者誤連爲一，致不可通，理或近之。

《悲士不遇賦》《皇甫持正集》卷四《答劉敦質書》：故士無遇不遇，視其時，當其道，不失其己。百經墮時，董生之賢，乃賦《士不遇》，司馬遷又從而悲之。《離騷》之文，又大于哀。自非通聖人，必有偏而不起之弊耳。《太倉稊米集》卷四一《感士不遇後賦序》：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作《悲士不遇賦》。其後，陶元亮倣二士之意，而作《感士不遇賦》，其略云【略】。嗚呼！淵明知人生之如夢，而未能均窮達於一理，故遇不遇，猶有分也。乃作《感士不遇後賦》，以廣其意云。《藝苑卮言》卷二：太史公千秋軼才而不曉作賦。其載《子虛》《上林》亦以文辭宏麗，爲世所珍而已，非眞能賞咏之也。觀其推重賈生諸賦可知。賈暢達用世之才耳，所爲賦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賦》，絕不成文理。荀卿《成相》諸篇，便是千古惡道。《歷代賦匯外集》卷三伍瑞隆《惜士不遇賦序》：董仲舒儒者，所爲《士不遇賦》，哀思傷毒；司馬遷繼爲《悲士不遇賦》，陶潛又爲《感士不遇賦》，千古悲涼，倡和欲絕。

傳記

《漢書・司馬遷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犇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蘄，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蘄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蘄孫昌，爲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毋擇，毋擇爲漢市長。毋擇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略】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略】惟漢繼五帝未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略】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爲史通子。

《史記・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張守節正義　《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卽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

又「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張守節正義　案：遷年四十二歲。

又「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張守節正義　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

《十七史商榷》卷一《遷字子長》　《集解序》張守節《正義》云：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案：遷之字《史記》自序及《漢書》本傳皆不見，惟見《法言・寡見》篇、《後漢書・張衡傳》、《晉書・干寶傳》。《文選》載其《報任安書》，亦著司馬子長。魏收《魏書》附收上書啓亦稱之。《新唐書・柳宗元傳》亦云：韓愈評其文似司馬子長。但楊子雲既稱之，則班氏豈有不知，而竟不著於本傳，蓋史例雖至班氏而定，每人輒冠以字某，某郡縣人，而遷傳卽用《自序》元文，例不畫一，故漏其字。又《自序》云：遷生龍門。漢《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龍門山在北。故張氏以爲左馮翊人。

又《子長遊蹤》　司馬遷自言生長龍門，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此游所涉歷甚多，閱時必甚久，約計當有數年。歸後始仕爲郎中，又奉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以爲平

西南夷在元鼎六年，其明年爲元封元年。約計是時遷之年必在四十左右。元封初，其父談卒，遷使還見父。父卒三歲，始爲太史令，而紬石室金匱書。又五年，當太初元年，始論次其文。是時遷之年，蓋已五十又七年。遭李陵之禍，徐廣以爲天漢三年，既腐刑，乃卒述黃帝至太初，則書成時必六十餘矣。後爲中書令，卒必在武帝之末。《曹參世家》末言：參之五世孫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卽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誅。而《史記・田叔傳》及仁死事，且云：予與仁善，故述之。又報安書，作於安下獄將論死之時，則巫蠱之獄，戾太子之敗，遷固親見之。又四年，武帝崩。《漢書》本傳於《報任安書》後言遷卒，則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孝武本紀》裴駰注云：《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愚謂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帝本紀》末云太子卽位，是爲孝武皇帝。《衞將軍驃騎傳》末段亦屢稱武帝。案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間有稱武帝爲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卽卒，不及追改也。惟《賈生傳》末述賈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孝昭」二字，則是後人追改，其元本當爲今上耳。

又《五帝本紀贊》自言：予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黃帝紀云「西至空桐」，注引韋昭曰：山在隴右。又「戰於涿鹿之野」注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遷東至海，南至江、淮，卽二十南遊事。至空峒，涿鹿遊跡，不知約在何年。其二十南遊，無空峒、涿鹿蹤跡。《河渠書贊》則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其廬山以下云云，蓋卽二十南遊所歷。瞻岷山、離碓，卽爲郎中使巴蜀時事。意者其時幷至隴右，故登空峒。若朔方及涿鹿，則究無由至。《蒙恬傳贊》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蓋遷別自有北邊之遊，但不知此段遊蹤定在何時耳，不可攷矣。《屈原傳贊》云：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此遊蹤卽二十南遊闚九疑浮沅湘時事。《樊酈滕灌傳贊》云：吾適豐沛問其遺老，卽過梁楚以歸時事。）

《選學膠言》卷六《子長》 子長，政、駿之史注《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按《史記・叙傳》、《漢書》本傳，皆不書其字，故《史通・雜說篇》譏《叙傳》不書其字爲大忘，班固仍其本傳爲守株。正不知李氏何所據，而直謂出于《史記》也。《厄林》謂《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而李善以爲史遷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云《漢書》曰字子長，妄矣。《厄林》蓋未見李氏此注耳，其妄固同于呂向也。《厄林》又謂張衡應間，子長諜之。章懷注遷字，亦不言出何書，因舉《論衡・變動》、《須頌》二篇，乃《漢紀》「司馬子長遭李陵之禍」句，作先出之證。按，揚子《法言・寡見》、《君子》二篇，屢稱子長，更在張衡、王充、荀悅之前，卽《論衡》之稱子長，亦不止兩見。子長之爲「遷」字，見于諸書者既多，無可疑論，特不可謂出于《史》、《漢》耳。梁玉繩云，《史》、《漢》中名而不字者甚衆，不獨子長。孟堅仍《史》，以示不敢改易之意。他如《後漢書・蔡邕傳論》：「追怨子長」，《方術傳》叙子長亦云。《晉書・干寶傳》：「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魏書》：「魏收十志，啓子長，命世偉才。」劉峻《辨命論》：「子長闡其惑。」《抱朴子》論仙云：「子長不能與日月幷明。」《水經注》曰：「河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自西漢以迄六朝，豈盡不足憑，而必直書乃信乎。

《青學齋集》卷一六《馬班作史年歲考》 考遷史之年，《自序》謂談卒三歲，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又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始論次其文。《正義》案遷年四十二歲。《十七史商榷》據遷云二十南游，涉歷既廣，閱時必久，歸後始仕郎中，又奉使巴蜀，南略邛笮昆明。徐廣以爲平西南夷在元鼎六年，計是時遷之年必在四十左右，洎至太初元年，遷之年蓋已近五十又七年。遭李陵之禍，徐廣以爲天漢三年。既腐刑，乃卒述黃帝至太初，則書成必六十餘矣。《廿二史札記》據遷《報任安書》草創未造，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怨色」云云，遷爲太史令乃元封二年，遭李陵之禍當天漢二年，時已十年，任安坐罪將死，則征和二年間事，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案《書》言抱不測罪，迫季冬從上雍。考《漢書》，征和元年巫蠱起，二年七月，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安下吏當與同時。三年春正月，行幸雍，則此書作于征和二年甚確。又叙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似所作已告成。然《賈生傳》末「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據此所作容有刪定于孝昭初者。

《綴學堂初稿》卷二《馬班作史年歲考》 馬遷作《史記》十有四年，始元封

三年癸酉，終太始二年丙戌。【略】《史記》諸表，有征和二年事，班固定爲後人所續，而其父彪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史記・自序》「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皆謂其書記事之年，非書成之年。《漢書・遷傳》「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注：「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包黃帝，下至獲麟，猶《春秋》止于獲麟也。」師古注：「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按：《孝武本紀》元狩元年獲麟，太始二年獲麟，太初四年未嘗獲麟，是師古不知成書之年漫以太初比附也。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趾，遷作《史記》止此。」按：武帝幸雍獲麟，但作《白麟之歌》而已，未嘗鑄金。太始二年西登隴首獲麟，始更黃金爲麟趾裹蹄。服虔合二事爲一，亦非是。《後漢・班彪傳》「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起黃帝，下訖獲麟。」注：「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于此也。」章懷此注，實爲定論，得其成書之年。而《遷傳》所謂「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可知其自三十八歲作《史記》，至五十一歲而成矣。

《觀堂集林》卷一《太史公行年考》 案《自序》，《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此下奪「遷」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三年者，武帝之元封三年。荀元封三年史公年二十八，則當生于建元六年。然張守節《正義》于《自序》「爲太史令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下云：「案遷年四十二歲。」與《索隱》所引《博物志》差十歲。《正義》所云亦當本《博物志》。疑今本《索隱》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張守節所見本作「年三十八」。三訛爲二，乃事之常，三訛爲四，則于理爲遠，以此視之，則史公生年，當爲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略】案《漢舊儀》（《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十五引）：「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西京雜記》卷六略同。）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則衛宏說非也。或本作二十，誤倒爲十二，又訛二爲三歟？【略】案《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亦云：「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然據《李將軍》、《匈奴列傳》及《漢書・武帝紀》、《李陵傳》，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蓋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縲紲，其受腐刑亦當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略】案史公卒年，絕不可考。【略】要之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爲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略】《隋書・經籍志》別集類，有《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蓋後人所輯，書已久佚。今其遺文存者，《悲士不遇賦》，見《藝文類聚》卷三十；《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及《文選》；《與摯伯陵書》，見皇甫謐《高士傳》。《悲士不遇賦》，陶靖節《感士不遇賦・序》及劉孝標《辨命論》俱稱之，是六朝人已視爲公作。然其辭義殊未足與公他文相稱；若《與摯伯陵書》，則直恐是贋作耳。《隋志》子部五行家，載梁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他書所引則作《素王妙論》。《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集解》、《北堂書鈔》卷四十五、《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及四百七十二各引一條，其書似《貨殖列傳》，蓋取《貨殖傳》素封之語，故曰「素王」，非《殷本紀》素王九主之事，亦非仲尼素王之素王。殆魏晉人所依託也。

紀事

《太平御覽》卷二三五引《漢舊儀注》 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

《西京雜記》卷六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爲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子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甫謐《高士傳》卷中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怯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

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峻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略】峻遂高尚不仕，卒於岍。岍人立祠，世奉祀之不絕。

《陶淵明集》卷六《悲士不遇賦》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暇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憫恨久之。

《宋書・曆志上》　漢興，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

陳虞荔《鼎錄》　司馬遷字子長，南遊探禹穴，作一鼎，而小記年月日，埋之秦望山。

《晉書・律曆志中》　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曆，乃行夏正。

又《職官志》　列曹尚書。案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

《六藝之一錄》卷三二五倪濤《褚遂良清娛墓誌銘》　褚河南刺同州時，夢一女子，自稱司馬遷侍妾，姓隨名清娛，因遷出遊，攜清娛居此。會有事出都，清娛遂僦居於同。後遷故，清娛以悲死。夢中特乞河南一言銘墓，以垂不朽。其書尤秀婉可愛。子長足跡半天下，豈遊畢猶置妾近地，入都而後謀歸之耶？然考子長遭腐刑，退而著書，年月頗久，清娛終不歸。至子長死，而後一身殉之。觀子長君臣、朋友之間，一深情人也。獨何忍於清而不爲，定其去留？是不能無疑。在河南非妄言者，至曰爲天帝所閔，得賜血食一州，乃知處倫常之變，用情得其正者，雖屈而必伸，不當憤激，藉青蠅爲弔客也。

《琴鶴山房遺稿》卷五《司馬遷下蠶室論》　夫遷以救李陵得罪，遷但欲護陵耳，非有沮貳師意也。帝怒其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則遷罪更不容誅，以武帝用法之嚴，而吏傅帝意以置遷于法，遷之死尚得免乎？漢法，罪當斬贖爲庶人者，唯軍將爲然，而死罪欲腐者許之，則自景帝時著爲令。張賀以戾太子賓客，當誅，其弟安世爲上書，得下蠶室，是其明證。遷惜《史記》未成，請減死一等就刑，以繼成父談所爲史，帝亦惜其才而不忍致誅，然則遷之下蠶室，出于自請無疑也。遷《報任少卿書》曰：「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又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尋文考指，當日遷所以請，與帝所以貰之之本末，猶可推見，史家諱不書耳。若魏明帝譏遷以被刑之故，隱切武帝，王肅謂帝取觀遷所作《孝景》及己《本紀》，怒而投之，後遂以李陵事下蠶室。而裴駰《自序》引衛宏《漢舊儀注》，謂遷被刑後有怨言，下獄死，均非事實，不足辨。嗚呼，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遷以史未成，幸得餘死，班、范卒皆坐誅，邕亦爲王允所殺，可不懼哉。

《廿二史劄記》卷一《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卽紬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卽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則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略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爲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況安死後，遷尚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創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序》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爲史家最劣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又　司馬遷賦八篇。

《後漢書・楊終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

《隋書・經籍志二》《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生撰。）

又　梁又有【略】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

又　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作。）又八十卷。（裴駰集解。）又一百三十卷。（許子儒注。）《史記音義》十三卷。（徐廣撰。）《史記音義》三卷。（鄒誕生撰。）又三十卷。（劉伯莊撰。）

又　《司馬遷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裴駰《集解史記》八十卷。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鄒誕生《史記音》三卷。

又《藝文志四》《司馬遷集》二卷。

《郡齋讀書志・正史類・史記一百三十卷》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爲義例，起黃帝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褚酺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

又《讀書附志・史類・補史記一百三十卷》右唐司馬貞補司馬遷之書也。補《三皇紀》於《五帝》之前，每篇各註《索隱》之說，以百三十篇贅附於每篇之末。希弁嘗考諸家之說爲《讀史補註》一書，頗加詳焉。

《直齋書錄解題・正史類・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駰集註。案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大漢，斯以勤矣。十篇缺，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靳歙傅寬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靳歙傅寬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案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道，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略，禮、樂《書》謄荀子《禮論》、河間王《樂記》，《傅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駰卽注《三國志》松之子也。始徐廣作《史記音義》，駰本之以成《集解》。窃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其比，後可以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遂初堂書目・正史類》川本《史記》。嚴州《史記》。

又《史學類》《史記音義》、《史記正義》、《史記索隱》、《集注天官書》、《史記法語》、《史記折微》。

《史略》卷一《江南古本史記傳考》江南《史記》，爲唐舊本，但存列傳而已。其間有字誤者，有字多者，有脫百餘字者，有一字之間義致大不同者，是爲天下奇書。初上蔡謝氏有錄本，今略掇數字，于以見古本之精妙也。《伯夷傳》今本「得孔子而益章。」（江南本曰：「得孔子而名益章。」）《管晏傳》「管仲得用任于齊。」（江南本曰：「管仲得用任政于齊。」）《老韓傳》「君子得其人則駕，不得其人則蓬」。（江南本「人」字幷作「時」。）《莊子傳》「申不害，京人也」。（江南本曰：「荆人也。」）《司馬穰苴傳》「軍法期而後者云何」。（江南本曰：「期而後至。」）右江南本同異凡四千三百五十條，今略舉四五端，一字之間，意味固自不同。最如《刺客傳》云「劍堅故不可拔」，而江南本作「劍豎」，尤爲有旨，劍堅安得不可拔耶？

《宋史・藝文志二》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裴駰等集注。）又《史記》一百三十卷。（陳伯宣注。）

《玉海》卷四九《紹興十七史蒙求》《兩朝志》：國初承唐舊，以《史記》兩《漢書》爲三史，列于科舉。而患傳寫多誤，雍熙中，始詔三館校定摹印。自是刊改非一，然猶未精。

毛晉《刻史記索隱後跋》 讀史家多尚索隱，宋諸儒尤推小司馬《史記》與小顏氏《漢書》，如日月並炤，故淳熙、咸淳間官本頗多。廣漢張介仲削去褚少孫續補諸篇，以索隱爲附庸，尊正史也。趙山甫病非全書，取所削者別刊一帙。澄江耿直之又病其未便流覽，以少孫所續循其卷第而附入之。雖桐川郡有三刻，惟耿本最精。余家幸藏桐川本有二，擬從張本，恐流俗染人之深，難免山甫之嫌；擬從耿本，恐列《三皇本紀》爲冠，大非太史公象潤餘而成歲之數。遂訂裴駰《集解》而重新焉。每讀至舛逸同異處，如宰我未嘗從田橫之類，輒不能忘情于小司馬。幸又遇一《索隱》單行本子凡三十卷，自序綴於二十八卷之尾，後二卷爲贊述，爲《三皇本紀》，迺北宋秘省大字刊本，晉亟正其譌謬重脫，附于裴駰《集解》之後，眞讀史第一快事也。倘有問張守節《正義》者，有王震澤先生行本在。古虞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類一・史記一百三十卷（內府刊本）》 漢司馬遷撰，褚少孫補。遷事蹟具《漢書》本傳。少孫據張守節《正義》引張晏之說，以爲潁川人，元成間博士。又引《褚顗家傳》以爲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案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爲百三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注以爲遷歿之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劉知幾《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駁張晏之說爲非。今考《日者》《龜策》二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爲補綴殘稿之明證，當以知幾爲是也。然《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篇，不云有闕，蓋是時官本已以少孫所續合爲一編，觀其《日者》《龜策》二傳並有「臣爲郎時」云云，是必嘗經奏進，故有是稱。其「褚先生曰」字，殆後人追題，以爲別識歟。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傳贊》中有「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之語，又摘《公孫宏傳》中有「平帝元始中，詔賜宏子孫爵」語，焦竑《筆乘》摘《賈誼傳》中有「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語，皆非遷所及見。王懋竑《白田雜著》亦謂《史記》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十二諸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則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竄易。年祀綿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竄亂，或不能無。至其全書，則仍遷原本。焦竑《筆乘》據《張湯傳贊》如淳註，以爲續之者有馮商、孟柳，又據《後漢書・楊終傳》以爲嘗刪遷書爲十餘萬言，指今《史記》非本書，則非其實也。其書自晉唐以來傳本無大同異，惟唐開元二十三年勅升《史記・老子列傳》於《伯夷列傳》上。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尚有宋刻，今未之見。南宋廣漢張材又嘗刊去褚少孫所續，趙山甫復病其不全，取少孫書別刊附入，今亦均未見其本。世所通行，惟此本耳。」至僞孫奭《孟子疏》所引《史記》西子金錢事，今本無之，蓋宋人詐託古書，非今本之脫漏。又《學海類編》中載僞洪遵《史記眞本凡例》一卷，於原書臆爲刊削，稱即遷藏在名山之舊稿。其事與梁鄱陽王《漢書眞本》相類，益荒誕不足爲據矣。註其書者，今惟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尚存，其初各爲部帙，北宋始合爲一編。明代國子監刊板頗有刊除點竄，南監本至以司馬貞所補《三皇本紀》冠《五帝本紀》之上，殊失舊觀。然衆合羣說，檢尋較易，故今錄合併之本以便觀覽，仍別錄三家之書，以存其完本焉。

又《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裴駰撰。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其事蹟附見於《宋書・裴松之傳》。駰以徐廣《史記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經諸史並《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別撰此書。其所引證，多先儒舊說。張守節《正義》嘗備述所引書目次，然如《國語》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劉熙注，《韓詩》多引薛君注，而守節未著於目，知當日援據浩博，守節不能徧數也。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錄並同。此本爲毛氏汲古閣所刊，析爲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註文猶仍舊本。自明代監本以《索隱》《正義》附入其後，又妄加刪削，訛舛遂多。如《五帝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脫「名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脫「徐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會稽守」句下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覩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徬徨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傳」句下此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均誤作「正義」。至於字句異同，前後互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孔安國曰出於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昌至渭橋」句下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祁侯賀爲將軍」句下引「徐

廣曰姓繒」，監本多一「賀」字；「當有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監本作「五常」（案五帝並修語不可解，似當以監本爲是）；「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紀》「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句下引「徐廣曰一作應」，監本多一「平」字。《武帝紀》「自太主」句下引「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太主」二字。《龜策列傳》「蝨辱於鵲」句下引「郭璞曰蝨憎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心惡之」。凡此之類，當由古注簡質，後人以意爲增益，已失其舊。至坊本流傳，脫誤尤甚。如《夏本紀》「澭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國曰澭水所同同於渭也」，坊本缺一「同」字。《項羽本紀》「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九字，是又出監本下矣。惟《貨殖傳》「蘗麴鹽豉千甔」句下監本引「孫叔敖云甔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甔（音貽）」，當是孫叔然之訛，此本亦復相同，是校讐亦不免有踈，然終勝明人監本也。

又《史記索隱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司馬貞撰。貞河內人，開元中官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貞初受《史記》於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病褚少孫補司馬遷書多傷蹖駁，又裴駰《集解》舊有音義，年遠散佚，諸家音義，延篤音隱，鄒誕生、柳顧言等書亦失傳，而劉伯莊、許子儒等又多疏漏，乃因裴駰《集解》撰爲此書。首注司馬遷書則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惟標所註之字，蓋經傳別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爲述贊一百三十篇，及《補史記條例》，欲降《秦本紀》、《項羽本紀》爲系家，而呂后、孝惠各爲本紀。補曹、許、鄎、吳芮、吳濞、淮南系家，而降陳涉於列傳。蕭何、曹叅、張良、周勃、五宗、三王各爲一傳，而附國僑、羊舌肸於管晏，附尹喜、莊周於老子，附韓非於商鞅，附魯仲連於田單，附宋玉於屈原，附鄒陽、枚乘於賈生。又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在《西南夷》後，《大宛傳》不合在《游俠》《酷吏》之間，欲更其次第。其言皆有條理。至謂司馬遷述贊不安，而別爲之，則未喻言外之旨。終以《三皇本紀》自爲之註，亦未合闕疑傳信之意也。此書本於《史記》之外別行，及明代刊刻監本，合裴駰、張守節及此書散入句下，恣意刪削，如《高祖本紀》「母媼母溫」之辨有關考證者，乃以其有異舊說，除去不載。又如《燕世家》「啓攻益」事，貞註曰「經傳無聞，未知其由」，雖失於考據《竹書》（案今本《竹書》不載此事，此據《晉書・束晳傳》所引），亦當存其原文，乃以爲冗句亦刪汰之。此類不一，漏略殊甚。然至今沿爲定本，與成矩所刊朱子《周易本義》，人人明知其非，而積重不可復返。此單行之本，爲北宋秘省刊板，毛晉得而重刻者。錄而存之，猶可以見司馬氏之舊，而正明人之踈舛焉。

又《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唐張守節撰。守節始末未詳，據此書所題，則其官爲諸王侍讀率府長史也。是書據《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陳振孫二家所錄則作二十卷，蓋其標字列註，亦必如《索隱》，後人散入句下，已非其舊。至明代監本，採附《集解》《索隱》之後，更多所刪節，失其本旨。如守節所長在於地理，故《自序》曰：「郡國城邑委曲詳明」，而監本於《周本紀》「子帶立爲王」句下脫「《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溫其一也」十七字。《秦本紀》「反秦於淮南」句下脫「楚淮北之地盡入於秦」九字。《項羽本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句下脫「孟康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十九字。《呂后本紀》「呂平爲扶柳侯」句下脫「漢扶柳縣也有澤」七字。《孝景本紀》「遂西圍梁」句下脫「梁孝王都睢陽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句下脫「應劭云平陸西河縣」八字。《孝武本紀》「見五畤」句下脫「或曰在雍州雍縣南。孟康曰：畤者神靈上帝也」十八字。《晉世家》「是爲晉侯」句下脫「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創爲坊，城牆北半見在」十七字。《趙世家》「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脫「案安平縣屬定州也」八字；「餓死沙邱宮」句下脫「《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邱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二十三字。《韓世家》「得封於韓原」句下脫「《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故城也」十六字。《淮陰侯列傳》「家在伊盧」句下脫「韋昭及《括地志》皆說之也」十字。《貨殖列傳》「殷人都河西」句下脫「盤庚都殷墟，地屬河西也」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脫「周自平王以後都洛陽」九字。《自序》「厄困鄱」句下脫「漢末陳蕃子逸爲魯相，改音皮。田褒《魯記》曰：靈帝末，汝南陳子游爲魯相，陳蕃子也，國人爲諱而改焉」三十九字。又如《秦本紀》「樗里疾相韓」句下此本作「福昌縣東十四里」，監本脫「十四里」三字。《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句下此本作「碣石渤海在西北」，監本脫「北」字。又守節徵引故實頗爲賅博，故《自序》曰：「古典幽微，竊探其美」，而監本《夏本紀》「皋陶作士」句下脫「士若大理卿也」六字；「於是夔行樂」句下脫「若今太常卿也」六字。《周本紀》「作冕命」句下脫「應劭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三十一字；「以應爲太后養地」句下脫「太后，秦昭之母宣太后羋氏」十一字。《秦始皇本紀》

「爲我遺鎬池君」句下脱「張晏云：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武王可伐矣」三十二字。「敘論孝明皇帝」句下脱「班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秦之」四十二字。《項羽本紀》「會稽守」句下脱「守音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爲太守」十六字。《孝景本紀》「伐馳道樹殖蘭池」句下脱「案馳道天子道，秦始皇作之丈而樹」十四字。《孝武本紀》「是時上求神君」句下脱「《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局，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欲婬，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慚之，乃去也」一百七十字；「見安期生」句下脱「列仙傳云：安期生，琅琊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脱「《漢書起居注》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唯衣冠在也」六十一字；「史寬舒受其方」句下脱「姓史名寬舒」五字。《禮書》「疏房牀第」句下脱「疏謂窻也」四字。《律書》「其於十二支爲丑」句下脱「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案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四十一字。《天官書》「氐爲天根」句下脱「星經云：氐四星爲露寢，聽朝所居。其占：明大，則臣下奉度。合誠圖云：氐爲宿宮也」三十一字；「其內五星五帝坐」句下脱「摹下從謀也」五字。《楚世家》「伐申過鄧」句下脱「服虔云鄧曼姓也」七字。《趙世家》「事有所止」句下脱「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三十一字；「封廉頗爲信平君」句下脱「言篤信而平和也」七字。《韓世家》「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句下脱「質子，蟣虱」四字，又脱「公叔嬰知秦楚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王聽入質子於韓」二十六字，又脱「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蟣虱爲事，重明脱不字」十七字。《田叔列傳》「相常從入苑中」句下脱「堵牆也」三字。《田蚡列傳》「其春武安侯病」句下脱「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九字。《衞將軍列傳》「平陽人也」句下脱「《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二十三字。至守節於六書五音至爲詳審，故書首有論字例、論音例二條，而監本於《周本紀》懼太子劍之不任」句下脱「劍音招，又吉堯反。任而針反」十一字。《秦始皇本紀》「彗星復見」句下脱「復扶富反，見行見反」八字；「以發縣卒」句下脱「子忽反下同」五字；「佐弋竭」句下脱「弋音翊」三字；「二十人皆梟首」句下脱「梟古堯反。懸首於木上曰梟」十一字；「體解軵以狗」句下脱「紅賣反」三字；「東收遼東而王之」句下脱「王于放反」四字；「故歸其質子」句下脱「質音致」三字；「衣服旌旄節旗」句下脱「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九字；「祇誦功德」句下脱「祇音脂」三字；「赭其山」句下脱「赭音者」三字；「僕射周青臣」句下脱「音夜」二字；「上樂以刑殺爲威」句下脱「五孝反」三字；「二世紀以安邊竟」句下脱「音境」二字；「敘論爲君討賊」句下脱「于僞反」三字。《項羽本紀》「將秦軍爲前行」句下脱「胡郎反」三字。《高祖本紀》「時時冠之，正義音館」句下脱「下同」二字。《孝景紀》「天下乂安」句下脱「乂音魚廢反」五字；「龍騫拔墮」句下脱「徒果反」三字；「攀龍胡髯號」句下脱「戶高反，下同」五字；「爲且用事泰山」句下脱「爲于僞反，將爲封禪也」九字。《鄭世家》「段出奔鄢」句下脱「音偃」二字。《田叔列傳》「喜遊諸公」句下脱「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十一字。其他一兩字之出入，殆千有餘條，尤不可毛舉。苟非震澤王氏刊本具存，無由知監本之妄刪也。

又《讀史記十表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汪越撰，徐克范補。越字師退，康熙乙酉舉人。克范字堯民。皆南陵人。是書有《後記》一篇，記越初作此書成，以書抵克范曰：「有《讀史記十表》一帙，徧求友人商榷，殊無一人按定子長原表，通首訖尾印證郾說之是非者，不解何故。仰惟細加推勘，示明紕繆，以便改訂。有補義則亦書於篇，將來授梓」云云。蓋古來增減前人舊本，多在其人之身後，惟此書則同時商榷而補之，故考校頗爲精密，於讀史者尚屬有裨。考史家之難，在於表志。而表文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劉知幾考正史例至爲詳悉，而《史通》已有廢表之論，則其他可知。越等獨排比舊文，鉤稽微義，雖其間一筆一削，務以《春秋》書法求之，未免或失之鑿，而訂譌砭漏，所得爲多。其存疑諸條，亦頗足正《史記》之牴牾，異乎瞶捧一書纖毫必爲回護者。於史學之中，可謂人略我詳矣。

又《史記疑問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邵泰衢撰。【略】《史記》採衆說以成書，徵引浩博，不免牴牾。班固嘗議其宗旨之乖，劉知幾頗摘其體例之謬，至其敘述之罅漏，先儒雖往往駁正，然未有專著一書抉其疎舛者。泰衢獨旁引異同，而一一斷之以理。如謂《高祖紀》解縱罪人坦然回沛之非情實；《留侯世家》諸將偶語沙中之不可信；《李陵傳》兵矢既盡尚殺匈奴萬餘人之言爲誇誕。據《功臣表》漢九年呂澤已死，而駁《留侯世家》所紀漢十一年不應又有呂澤。大抵皆參互審勘，得其間隙，故所論多精確不移，不但如吳緗之糾《新唐書》，祇求諸字句間也。是書本與所作《檀弓疑問》合爲一編，今以《檀弓疑問》入經部，而是書析入史部，俾各從其類焉。

又《正史類存目・訂正史記眞本凡例一卷》　舊本題宋洪遵撰【略】，其爲明季妄人託名僞撰殆無疑義。

又《史記瑣瑣二卷》　明郝敬撰。

又《史詮五卷》　明程一枝撰。

《讀書敏求記》卷二《史記一百三十卷》　唐尊老子爲玄元皇帝，開元二十三年勅升于《史記》列傳之首，處伯夷上。予昔藏宋刻《史記》有四，而開元本亦其一焉。今此本乃集諸宋版共成一書，小大長短各種咸備。李沂公取絲桐之精者雜綴爲一琴，謂之百衲。予亦戲名此爲「百衲本《史記》」，以發同人一笑焉。

《抱經堂文集》卷四《史記索隱校本序》　始余初讀三家注《史記》本，見《索隱》之說往往互岐，首卷後既載《索隱述贊》矣，又云右述贊之體深所未安，余初疑後語不出于小司馬，後得毛氏單行《索隱》本，始知小司馬初意，欲改史公體例，自成一書，後以此書傳世已久，忽加穿鑿，難允物情，遂綴不爲，而但爲之注，其欲改創之規模，別見于後本，不與注混。趙宋時始合《集解》、《正義》俱繫之《史記》正文下，遂致有割截牽幷之失，今幸有單行本爲正之。然毛氏所梓，亦有次第顚倒，脫文訛字，難可盡據，則仍當以三家本正之。余向以單行本紀于三家本上，猶未知擇善而從也。今雖可爲是正，而年已老矣。且毛氏本行密字小，不便增改其上，于觀覽亦不適，因今人略加展拓重抄之，稍序其先後，辨其離合，而于文字之間，尚未能以盡正，不無望于後之人，後之人因余書而復加以考訂之功，亦庶乎其易爲力矣。

《鐘山札記》卷四《史漢目錄》　《史記》、《漢書》書前之有目錄，自有版本以來即有之，爲便于檢閱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記》之目錄也。班固之《敘傳》即《漢書》之目錄也。乃後人以其艱于尋求而復爲之條例，以繫于首，後人又誤認書前之目錄即以爲作者所自定，致有據之妄訾謷本書者。夫《孟荀列傳》以兩大儒總括之，何嘗齒淳于髡、愼到、騶奭于其列哉？《貨殖》等傳以事名篇，與八書差相類，固未嘗一一標姓名也。【略】明毛氏梓《史記集解》，葛氏梓《漢書》正文，其前即據《自序》、《敘傳》爲目錄，亦爲便于觀者，而尚不失其舊，在諸本中爲最善矣。古書目錄往往置于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之《十三篇序》皆然。吾以爲《易》之《序卦傳》，非即六十四卦之目錄歟。《史》、《漢》諸序殆昉于此。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三《史記宋元本》　予所見《史記》宋槧本，吳門顧抱沖所藏，澄江耿秉刊于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淳熙辛丑官本也。黃堯圃所藏三山蔡夢弼刊本，亦在淳熙間。海寧吳槎客所藏元中統刊本，計其時在南宋之季。此三本皆有《索隱》而無《正義》。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召汪瓊刻），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本矣。《史記》《索隱》、《正義》皆各自爲書，不與本書比附。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于《史記》者，創自蜀本，繼有桐川、三山兩本，皆在淳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白鹿本未審刻于何年，以意揆之，必在淳熙以後，蓋以《索隱》爲主而《正義》輔之。凡《正義》之文與《索隱》同者，悉以刪汰。自是《正義》無單行本，而守節之原文不可考矣。

《潛研堂文集》卷二四　《史記》自少孫補綴，正文漸淆。厥後元后之詔，揚雄、班固之語，代有竄入。或又易今上爲孝武，彌失本眞。今所傳裴、張、司馬三家文字，不無互異，轉寫鋟刻，訛舛滋多，校讐之家，訖無善本，私心病之久矣。仁和梁君曜北，生于名門，濡染家學，下帷鍵戶，默而湛思。尤于是書，專精畢力，據經傳以糾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訛，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從事幾二十年，爲編三十六卷，名曰《志疑》，謙也。河間之實事求是，北海之釋廢箴肓，兼而有之，其在斯乎！至于斟酌群言，不沒人善。臣瓚注史，廣搜李、應、如、蘇，范寧解經，兼取江、徐、泰、邵，分之未足爲珍，合之乃成其美，洵足爲龍門之功臣，襲《集解》、《索隱》、《正義》而四之者矣。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二《史記》《史記索隱》，帝紀十二，年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每篇首題第幾，不稱卷，俱小名在上，大名在下。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五字。蒙古中統二年刊。錢辛楣宮詹《養新錄》云：予所見《史記》宋槧本，吳門顧抱沖所藏，澄江耿秉刊於廣德郡齋者，紙墨最精善，此淳熙辛丑官本也。黃堯圃所藏三山蔡夢弼刊本，亦在淳熙閒。海甯吳槎客所藏元中統刊本，計其時在南宋之季。此三本皆有《索隱》，而無《正義》。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金臺汪諒刻》，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稱陝西翻宋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本矣。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翻宋本，大約與柯本不異。《史記索隱》《正義》皆各自爲書，不與本書比附。宋南渡後始有合《索隱》於《史記》者，創自蜀本。繼有桐川、三山兩本，皆在淳熙以前。其時《正義》猶單行也。白鹿本未審刻于何年，以意揆之，必在淳熙以後。蓋以《索隱》爲主而《正義》輔之。凡《正義》之文與《索隱》同者，悉從刪汰，自是《正義》無單行本，而守節之元文不可攷矣。又《日記鈔》云：海甯吳槎客以元中統二年刻《史記索隱》本見示，首有校理董浦《序》云，平陽道僉幕段君子成募工刊行者也。（黃堯圃有南宋蔡夢弼本，亦與中統本同，有《集解》《索隱》而無《正義》。）又記堯圃主事所藏《史記》南宋大字板不全本，云「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今本無「成都」二字。《子虛賦》「赤玉玫瑰」注，郭璞曰「赤玉赤瑾也」，今本注無「赤玉」二字。此本「馳歸成都」與大字板同，賦注無「赤玉」二字。按《始皇本紀》「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柯板取《正義》不刻《索隱》。北監及馮本，此段注在置廷宮中下。先君子記云：元中統刻《史記索隱》，有中統二年校理董浦序。按元世祖中統二年，爲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然則此書雖署元號年，其實宋刻也。汲古閣專刻《史記索隱》，世稱善本。餘刻皆芟節不全，此本校毛刻注尤備。卷首有「史類」「正史」「史記」三朱印，蓋山陰祁氏淡生堂藏書。

《清白士集》卷二八《志疑後序》 龔賢多注《漢書》，僂指三十餘家，而注《史記》者甚少。延篤、徐廣、鄒誕生、劉伯莊俱作《音義》，別有《音隱》五卷，莫詳其人，并佚不傳，惟經裴參軍等引用，什獲一二。裴氏《集解》與小司馬《索隱》、張長史《正義》附見于《史》，僅此三家，甄釋探討，庶幾子長忠臣。然屢涉誤端，瑕瑜相準。《唐・藝文志》許子儒、王元感、徐堅、李鎮、陳伯宣，均注《史記》，又子儒《音》三卷，李鎮《義林》及裴安時《纂訓》各二十卷。考《索隱後序》，小司馬已罔睹許注，則唐初遂亡。《宋史・志》只載伯宣注，是無感諸儒所纂，亡于宋代，而馬氏《通考》言伯宣注殘缺，今并殘本不可得。柳宗元《龍城錄》稱漢末大儒張昶撰《龍山史記注》，《金史・蕭貢傳》：注《史記》一百卷，皆未之見也。《後序》謂隋柳顧言善此史，劉伯莊先人常從受業，隨手記錄，伯莊緣以作《音義》；張嘉會亦善此史，小司馬少從之學，因成《索隱》，柳、張二公之旨，殆絕而不絕矣。昔曹子桓云「人生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劉孔昭云「使我數十卷書行于後，不易齊景千駟」。誠見自古著述，傳之實難，獨怪《史記》擅奇「六經」之餘，漢章帝乃詔楊終刪之，終雖有聞西蜀，而才謝龍門，輒敢妄加筆削，殊爲顏厚。且舛駁之處，歷歷具在，所刪究屬何語，史冊原文尚不能完保行世，奚論其他。

《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三《史記雜志序》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亡逸，今見存者，唯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于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舛駁，所亟宜辨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考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向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考經史諸子及群書所引，以釐正訛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丑，又從吳侍御槧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梁與者，一從刊削，尚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勺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岳之大也。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二 《史記》百三十卷，小題在上，大題在下，前有裴駰《史記集解序》，小司馬《補史記序》，《史記目錄》一卷，張守節《正義論例》、《謚法解》一卷，小司馬《三皇本紀》一卷。史記列傳，各本俱以《伯夷》爲第一，此依正義本，以老子爲第一。每葉廿行，行十八字。每卷後或注史記若干字，注計若干字。宋諱俱缺筆，係明人仿宋重雕本。裴駰《集解序》後，《史記目錄》後，俱有補痕，當有木印以記刻書年月、姓名，爲書賈剜去。收藏有「欽訓堂書畫記」白文長印。

《百宋一廛書錄・史記》 此大字宋板《史記》，一百十六至一百二十爲列傳之第五十六至第六十。一爲《西南夷》，一爲《司馬相如》，一爲《淮南衡

山》，一爲《循吏》，一爲《汲鄭》。但有集解，非三家注也。首葉有官印一方，係長印，文不可辨矣。余檢《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有蜀本大字《史記》，注云「有缺」，未明言所缺何處，此刻殆近之。

《鄭堂讀書記・正史類・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略】《漢志》載《太史公》百三十篇。攷《太史公自序》亦止稱《太史公書》而無《史記》之名。至魏晉以後，始有是稱。《隋志》、新、舊《唐志》、《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史記》一百三十卷」，則以一篇爲一卷。《隋志》、二《唐志》又別列裴駰《注》八十卷，不知其分卷若何。二《唐志》《崇文目》《宋志》俱載《索隱》《正義》各三十卷，《讀書志》（史評類）止載《索隱》三十卷。《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而《正義》作二十卷，二爲三之誤也，然皆別本單行，不與正文相附。《崇文目》《宋志》俱首列裴駰等集解，《宋志》作《集注》一百三十卷，即合三家注爲一編者。明代國子監刊版，于三家注頗有刊除點竄，不能悉依宋本之舊，蓋其習氣使然。而南監本爲尤甚，且以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并注冠于前，《述贊》一百三十卷分附于各篇之後。是《史記》一書，在西漢爲褚少孫所亂，在明又爲監本所亂矣。遷史之厄，一至于此。前有萬曆丙申南祭酒馮（夢禎），司業黃（汝良）二序，亦俱知以割裂舊法爲非，而憚于校訂，率由舊章，豈所謂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者歟。前又有附刊張（守節）《正義序》、司馬（貞）《索隱序》、《後序》、《補史記序》、裴（駰）《集解序》併司馬（貞）論例、《諡法解》列國分野。《諡法解》即全錄《逸周書》之文，列國分野則節錄《漢地理志》之文也。

又《柯版史記一百三十卷（明莆田柯氏本）》 明柯維熊校正（維熊字奇徵，莆田人，官行人司行人）。書刊于嘉靖四年，前有鉛山費民受（懋中）序，後有奇徵跋。因金臺汪（諒）得《史記》舊本，欲翻刻印行，屬奇徵校正，所謂「舊本」，當即宋本合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爲一者。故具載三家序文于前，卷首列貞所補《三皇本紀》，各卷後分附索隱述贊。按《四庫全書總目》內有《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提要三篇，分摘明北監本三家注之脫文，最爲詳明。今以此本核之，多完善無脫。不過正文及注時有脫文誤字，則校刊者之誤，而非原本之誤也。若以此本與南監本相校，則南監本之妄加刪削無頁不有。以卷首校之以概其餘，如《五帝本紀》第一目下《正義》無，又「曰禮云」以下五十字，「黃帝者」句下《正義》無。《輿地志》以下五十三字，「少典之子」句下無《集解》二十五字；「生而神靈」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字；「幼而徇齊」句下《索隱》無「故墨子亦云」以下四十字；「神農氏世衰」句下無《集解》三十字；「乃修德振兵」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六字；「治五氣」句下無《索隱》曰」以下二十字；「蓺五種」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十一字；「度四方」句下無《集解》十字；「教熊羆貔貅貙虎」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五十三字；「不用帝命」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十三字；「平者去之」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九字；「登丸山」句下無《索隱》曰」以下八字；「北逐葷粥」句下無《集解》十九字，「《正義》曰」以下九字；「而邑于涿鹿之野」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三十三字；「官命皆以雲命爲雲師」句下《集解》無「張晏曰」以下十六字；「迎日推策」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五字；「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句下《正義》無「鄭玄云」以下八十三字；「順天地之紀」句下無《正義》以下十六字；「幽明之占」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九字；「死生之說」句下無《集解》十四字，「《正義》曰」以下二十一字；「存亡之難」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四十四字；「水波土石金玉」句下無《集解》七字，「《正義》曰」以下五十字；「節用水火財物」句下《正義》無「大戴禮云」以下六十九字；「故號黃帝」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八字；「其得姓者十四人」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十七字；「葬橋山」句下無「《索隱》曰」以下二十字。以上所舉，止就《黃帝本紀》一篇而勘之，而監本之脫文已有三十一處，他可知已。則此本豈特遠勝于南監本，即北監本尚在其下。然則欲求三家注合刻善本，自武英殿刊本暨震澤王氏刊本、烏程凌氏評林本外，當即推此本矣。

又《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明萬曆甲戌刊本）》 明凌稚隆輯校（稚隆字以棟，號磊泉，烏程人）。是編取三家注合刊本而輯錄諸家評論《史記》之說，各視本文標揭于上闌，間或下以己意，并有文旁小注，略論文之提掇照應，如其總論一篇大旨者，錄于篇之首尾，于蘇子由《古史總論》，無不全載。其所采輯以多爲貴，不免瑕多于瑜。其書之可取者轉在正文及注。其《凡例》有云：「《史記》刻本惟金臺汪本、莆田柯氏所校頗少差謬，茲刻以宋本與汪本字字詳對，閒有不合者又以他善本參之，反覆讐校，庶免亥豕魯魚之弊」云。余因取柯校本互相核對，卻無刊落之處。而柯本之脫文誤字，此本俱添入改正。然則就正文及注而論，較之柯本殊爲勝之。而其輯評之得當與否，儘可存而不論。前列三家注序文，正議論例，《諡法解》，列國分野及自輯凡例、讀史總

評、譜系、地理圖、引用書目姓氏，仍載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列于目錄之前，以非一百三十卷之原數也。索隱述贊分附于各篇之後，依歷來三家注合刊本式也。前又有茅鹿門、王弇州二序。

又《史記索隱三十卷（汲古閣刊本）》 唐司馬貞撰。【略】首注裴《序》一篇，載其全文。前二十八卷采徐廣、裴駰、鄒誕生、劉伯莊舊注，兼下己意，按文申義。《自序》一篇附于末。其二十九卷及三十卷之上半卷，則貞嫌元本述贊未善而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下半卷則補序一篇，自述其補之之由，又逐段論其改刪升降之意，然後繼以補《三皇本紀》一篇，自爲之注。按貞之改補，誠不知而作，後亦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而聊附其說于此。其注頗極詳贍，與張守節同時而著書各不相謀，其有裨于裴注則一也。此據臧恭生說，乃說誤也。王氏《讀書雜志》有《史記》四卷，係摘句摘字爲題而考證之。此本後有毛子晉二跋，知其以北宋祕省大字本校刊而附于裴氏《集解》之後云爾。

又《史記注補正一卷（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望溪以《史記》中句法有不甚可解，而三家注俱未發明，或發明而失其指者，所在多有，因撮舉其文，重爲之注，以補正之，凡三百四十餘條，亦足備讀史者之一助。然于《周本紀》「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云云欲刪去之「元年稱王及改法度制正朔」共十一字，以爲方能辭義相承，渾成無閒，而詆原本或亦爲劉歆輩所僞亂，此則無稽之言也。

又《史記志疑三十六卷（乾隆丁未刊本）》 國朝梁玉繩撰（玉繩字曜北，號諫庵，仁和人，同書之嗣子）。諫庵以《史記》百三十篇愆違疏略，觸處滋疑，乃采裴、張、司馬之解，搜今昔名儒之論，兼下己意，以成是編。于各篇中俱摘取正文，分條詳攷，據經傳以駁乖違，參班荀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譌，注解之傳會，一一析而辨之。甄釋探討實事求是，能于《集解》《索隱》《正義》而外自成一家言，庶幾子長之忠臣矣。惜諫庵著書時尚在乾隆年閒，如王西沚、江艮庭、段茂堂、孫淵如諸家《尚書》各種，俱未寓目，故于子長載《尚書》說，尚不能以古義爲之證明，以致屢涉誤端。然自《春秋》以下釋廢箴肯，與道大適，蓋亦瑕瑜相準者也。其《自序》稱在宋劉氏攽《兩漢刊誤》，翼贊顏注，吳斗南復著《刊誤補遺》，深慚鄙淺，享帚徒矜，則剟其瑕而縫其闕，實有望于後之爲斗南者。其自《跋》亦深寓不滿之意，此皆其自知之明，不必爲之深諱矣。書成于乾隆癸卯，越五年丁未，錢竹汀爲之序。

又《批點精選史記十二卷漢書六卷（原刊本）》 明唐順之評選。荊川嘗讀《史記》《漢書》，取其體裁之正變者數十篇，批抹點截，以爲藝文之則。凡《史記》六十一目，《漢書》四十七目。前有山陰王（畿）序，稱是編深得班馬之髓，而于《漢書》尤精，蓋所謂得其竅者也。則又以入選之多寡論矣。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正史類一・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注。汲古閣本。此毛刻十七史之第一部也。前有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史記》刊於崇禎十四年。《集解》原本八十卷，毛氏刊板時，依《史記》篇數析之，凡十二本紀十二卷，十表十卷，八書八卷，三十世家三十卷，七十列傳七十卷。前有目錄，校書序。凡是徐義，稱徐姓名以別之，餘者悉是裴注并集衆家義。文光案：【略】《史記》不易讀也。不聚古書不知出處，不識史法不知去取，不解古音並字亦不識矣。梁氏《志疑》實讀《史記》之津梁也，宜家一編。其書原本已少，現刻入廣雅叢書。今學人讀《史記》者甚鮮，間有閱者，如觀小說，紀傳略記其事，表、志則茫然矣。且其所見之本，非正文不全即注多刪削，或盡去其注而加以評語，或全削其表、志而爲讀本。嗚呼，豈有不識其面目而深通其文義者乎？予於諸家說多錄其論表、志者，則史體宜知也。至於文，則諸評本在，吾不暇及，且以明史部非集部也。

又《史記索隱三十卷》 宋司馬貞撰。汲古閣本。此《索隱》單行之本，摘句加注，不錄全文。謹案：殿本、秦藩本、監本皆三注合刻。三注者，裴駰集解，張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也。今惟正義無單行本。文光案：汲古閣原刻十七史，近日傳本已少。其初印白宣紙本，天地極長，篆文封面。莫子思尚有全函，見《曾文正公日記》。予止得《史記》《後漢書》《晉書》三種，皆宣紙初印。所藏毛刻全函十七史爲竹紙本，墨色亦佳，而紙本微短。席氏塘葉山房翻汲古本十七史，初印連紙者，封面爲正書，較原本差遠。席氏收得汲古閣版重爲印行，前有順治丁酉督漕使者關中侯于唐序，又西山張龍麟序。今所通行者即此本。席氏又刻《別史四種》《東觀漢記》《東都事略》《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及《元史類編、續編》、《宏簡錄》，合十七史爲一部，余尚藏之。自局本廿四史出，席本遂微。毛本《史記》前有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順治丙申年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題于七星橋西之汲古閣中。又編年重鐫《經史目錄》，自崇禎戊辰誓願每歲訂正經史各一部。案汲古所藏惟抄本最精，全史不

免訛脫，他刻亦未精審，不能如黃氏士禮居之不改宋板舊式，錢氏守山閣之考校宋本至密也。惟板式工雅，紙墨精良，故人皆寶之。且儲藏之富，刊刻之多，亦非黃、錢二家所可及。至今稱之，有由來已。《義門讀書記・校正史記》二卷，所據爲毛本，採鈍吟說最多，可互勘也。

又《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北監本。萬曆二十六年國子監祭酒劉應秋、司業楊道賓等奉勅重校刊。首爲索隱序、索隱後序、補史記序，次集解序，次正義論史例、論注例、論字例、論音例、音字例、發字例、證法解七篇，次史記目錄。【略】文光案：正義原本當是摘句加注，不錄全文，與索隱同。否則何以三十卷也？其傳之不久，亦是無全文之故。顧氏曰：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求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適足彰太學之無人也。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充餽遺，此亦雅甚，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聞之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家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歸官而易印行三也。又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鼂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甚鮮，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錄於《日知錄》。）文光案：南監本內有宋板，其白紙寬大者，全函亦不易得。往年間收五六種，今亦罕見。其屢次補板者不佳。北監本初印白紙者亦佳。予所藏爲竹紙本，字尚清朗，惟訛脫妄改校勘不精，誠如甯人所云，不如讀局本之爲愈也。

又《史記一百三十卷》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武英殿本。乾隆四年校刊。行款板式與北監本同。【略】各卷末有考證，書未有考証跋語、校刊銜名。楮少孫所補仍依原次，降一格。索隱述贊，小字連書，亦降一格。考證，監本於索隱、正義則稱「索隱曰」「正義曰」，於集解則不載書名，直稱「徐廣曰」「如淳曰」之類，遂使「曰」字相混，而且集解之文混入索隱，索隱之文混入正義，又正義之文十缺四五，顚倒雜亂，不可枚舉。今集解、索隱、正義並刻陰文字而刪去「曰」字，補刻闕文不下千百條。【略】文光謹案：目錄考證以八書八爲不通，而刊本仍沿其誤，未及改正。卷中有脫字：如《黃帝紀》「載五種」，集解「載，樹也」，刊本脫「集解」二字；《高祖紀》「猾賊，《漢書》作禍賊也」，刊本脫「猾賊」二字。有誤字：如《孝武紀》「泰一佐曰五帝。正義《春秋緯》云」，刊本「春秋緯」作「國語注」；又「神君最貴者太乙」，刊本「太乙」訛「大夫」。有衍文：如《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龍領侯，索隱崔浩音洛」，刊本「洛」下衍「屬齊」二字；又「今河間有龍領村」，刊本「間」訛「關」，「領」下衍「雀」字。如此類者不可枚舉。《四庫全書考證》二十三、四兩卷爲《史記》，皆正官本刊板之誤。余因錄於成都本《史記》之上方，又採《黃氏日抄》、王氏《紀聞》、顧氏《日知錄》、何氏《讀書記》、趙氏《劄記》、錢氏《考異》、王氏《商榷》，並所見諸家之說分錄於各卷，而《史記》可讀矣。其評文之語概不及焉。

又《史記志疑三十六卷》 國朝梁玉繩撰。原本。乾隆四十年自刊。前有錢大昕序，梁玉繩自序，目錄一篇。「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分條加注，降一格，皆大字。五易稿而成，後有自跋。凡引注疏，正史與漢以前書，皆不出姓名。本朝先哲稱里及氏，師友稱爵里。《史記》刻本甚多，因世重湖本，故據以爲說。【略】文光案：梁氏《志疑》，宜家置一編，以爲讀《史記》之助。余所藏爲清白士全集本。後又得廣雅書局本。兩本皆佳。余所藏《史記》，明刻本最多。惟秦藩本、震澤王氏本、金臺汪諒本三本最佳。其餘有選爲讀本者，正文不全，注皆刪去。其正文全者注皆不全，不可讀也。《史記評林》《漢書評林》，余所藏有通行本，實不足重。歸評《史記》近有刻本，雖間一觀之，恐非眞本，不甚珍愛也。

《漢書藝文志拾補・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 《玉海・藝文》曰：《史記・越世家》注引太史公《素王妙論》，正義云「二卷」，《七略》云「司馬遷撰」。（按此引《七略》似《七錄》之誤。）【略】馬國翰輯本序曰：今從王充《論衡》采得太史公一節，從《太平御覽》得《素王妙論》三節，合錄爲卷。書題「素王」，蓋以孔

子爲嚮往，而推詳貧富，有取於計然、范蠡諸人，則亦發憤著書，與作《史記・貨殖列傳》同一微意。按：是書《七錄》入五行家，王伯厚《漢志考證》補入道家。按《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曰：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素王之義蓋如此，自當入之道家。（又按《越世家》集解引云「太史公曰：《素王妙論》曰」，是太史公引《素王妙論》，非太史公自撰也，不可得而詳矣。）

藝文

謝瞻《張子房詩》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鑾旆歷頹寢，飾像薦嘉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瞽夫遭盛觀，竦踊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飡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陸雲公《星賦》　漢武帝夜遊昆明之池，顧謂司馬遷、相如曰：「星之明麗矣。考之於歌頌，求之於經史，龍尾著於虢童，天漢表於周士。既妖謠之體陋，嗟怨刺之蚩鄙。每鬱悒而未攄，思命篇於二子。」於是司馬遷對曰：「臣代典天官，緒由南正，檢之圖籍，傳之視聽。臣聞連珠合璧，曜靈之所起也；春鳥秋虛，曆數之所紀也。應黃鍾而正位，建玉衡以辨方。五緯麗而周道，四野分而畫疆。至如下方爽德，上玄告變，或守位而易所，或凌光而掩炫。故夫應若轉環，信如合契。俾明鏡與元龜，宜敕身而炯戒。」長卿操牋染翰，思溢情煩，遷延奉筆，繼響而言曰：「日隱於西，月生於東。重輪晦而時缺，上枝棲而未融。豈若帝車之獨運，隨圓蓋而不窮。」帝乃歌曰：「白日沒兮明月移，繁星曙兮情未疲。」

徐陵《與王吳郡僧智書》　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仙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遙深。方事祁寒，願加珍納。

王珪《詠淮陰侯》　秦王日凶慝，豪傑爭共亡。信亦胡爲者，劒歌從項梁。項羽不能用，脫身歸漢王。道契君臣合，時來名位彰。北討燕承命，東驅楚絕糧。斬龍堰灘水，擒豹潛夏陽。功成享天祿，建旗還南昌。金千答漂母，錢百酬下鄉。吉凶成糾纏，倚伏難預詳。弓藏狡兔盡，慷慨念心傷。

盧照隣《詠史四首》一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樊噲，群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李嶠《詠史》　馬記天官設，班圖地理新。善談方奮奮，青簡見彬彬。方朔初聞漢，荊軻昔向秦。正辭堪載筆，終冀作良臣。

崔國輔《漂母岸》　泗水入淮處，南邊古岸存。秦時有漂母，于此飯王孫。王孫初未遇，寄食何足論。後爲淮陰侯，誓欲答母恩。事跡遺在此，空傷千載魂。前臨雙小渚，上有一孤墩。遙望淮陰口，蒼蒼煙樹昏。幾年崩塚色，每日落潮痕。古地多陊阨，時哉不敢言。向昔淚沾裳，出宿盧洲村。

李白《經下邳圮橋懷張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杜甫《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

劉長卿《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　訪古此城下，子房安在哉。白云去不反；危堞空崔嵬。伊昔楚漢時，頗聞經濟才。運籌風塵下，能使天地開。蔓草日已積，長松日已摧。功名滿青史，祠廟唯蒼苔。百里暮城遠，孤舟川上迴。進帆東風便，轉岩前山來。楚水澹相引，沙鷗閑不猜。扣舷從此去，延首仍徘徊。

又《漂母墓》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草綿綿綠，王孫舊此游。

白居易《讀史詩五首》二　禍患如棼絲，其來無端緒。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抱冤志氣屈，忍恥形神沮。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山林少羈鞅，世路多艱阻。寄

謝伐檀人，愼勿嗟窮處。

又三　漢曰大將軍，少爲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暐曄，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枳。深谷變爲岸，桑田成海水。勢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榮枯者，反復殊未已。

牟融《司馬遷墓》　落落長才負不羈，中原同首益堪悲。英雄此日誰能薦，聲價當時衆所推。一代高風留異國，百年遺跡剩殘碑。經過詞客空惆悵，落日寒煙賦黍離。

李商隱《舊將軍》　雲臺高議正紛紛，誰定當時蕩寇勳。日暮灞陵原上獵，李將軍是舊將軍。

釋貫休《上盧使君二首》二　司馬遷文亞聖人，三頭九陌碾香塵。盡傳棣萼麟兼鳳，終作昌朝甫與申。樓聳嬌歌疎雨過，風含和氣滿城春。因知賽海昇平去，又見高宗夢裏人。

羅隱《漂母墳》　寂寂荒墳一水濱，蘆洲絕島自相親。青蛾已落淮邊月，白骨甘爲泉下塵。原上荻花飄素髮，道傍菰葉碎羅巾。雖然寂寞千秋魄，猶是韓侯舊主人。

又《書淮陰侯傳》　寒燈挑盡見遺塵，試瀝椒漿合有神。莫恨高皇不終始，滅秦謀項是何人。

徐九皐《詠史》　亡國秦韓代，榮身劉項年。金槌擊政後，玉斗碎增前。聖主稱三傑，明離保四賢。已申黃石祭，方慕赤松仙。

胡曾《詠史・青門》　漢皇提劒滅咸秦，亡國諸侯盡是臣。唯有東陵高守節，青門甘作種瓜人。

又《博浪沙》　嬴政鯨吞六合秋，創平天下虜諸侯。山東不是無公子，何事張良獨報讐。

又《圮橋》　妙算張良獨有餘，少年逃難下邳初。逡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王禹偁《讀漢文紀》　西漢十二帝，孝文最稱賢。百金惜人力，露臺草芊芊。千里却駿骨，鸞旗影遷延。上林憤夫人，衣短無花鈿。細柳周將軍，不拜容棨鞬。伯業固以盛，帝道或未全。賈生多謫宦，鄧通終鑄錢。謾道膝前席，不如衣後穿。使我千古下，覽之一泫然。賴有倭倖傳，賢哉司馬遷。

張維《題張公洞》　年來行樂與民同，探穴追蹤太史公。幽洞初開名易著，蒼崖新刻句難工。風驅俗駕松扉外，雲鎖仙丹石室中。付與山僧司管鑰，勿教勝地草茂蒙。

梅聖俞《淮陰侯廟》　漢家天下將，廟古像公圭。百戰自亡楚，一時空王齊。鄉人奏簫鼓，舟子賽豚雞。不改寒潮水，朝平暮復低。

鄭獬《留侯廟》　留侯仗奇策，十年藏下邳。狙擊秦始皇，獨袖紫金椎。茲爲少年戲，聊令游俠兒。退學黃石書，始見事業奇。兩龍鬬不解，天地血淋漓。攝袖見高祖，成敗由指麾。重寶啗諸將，嶢關遂不支。斥去六國謀，輟食罵食其。卒言信布越，可以爲騎馳。餘策及太子，四老前致詞。立談天下事，坐作帝王師。功名竟糠粃，撥去曾亡遺。往從赤松遊，世網不能羈。韓彭死鐵鉞，蕭樊困囚羈。榮辱兩不及，孤翮愈難追。陳留本故封，道左空遺祠。兩鬼守其門，帳坐盤蛟螭。威靈動風雲，飄爽回旌旗。我來謁祠下，文章竟何爲。長嘯咏高風，三日不知飢。

又《題淮陰侯廟》　漢高不得淮陰將，天下雌雄未可知。力勸君王回蜀道，便攜諸將破秦師。故人斬首誠非策，女子陰謀遂見欺。終使英雄鑒成敗，未圖功業自先疑。

又《咏史》　漢家行賞盡論功，禍福於人豈易窮。解把舊恩酬項伯，獨將大義斬丁公。

李覯《論詩詩・讀史》　子長漢良史，筆鋒頗雄剛。惜哉聞道寡，氣志苦不常。心如蟲絲輕，隨風東西揚。一事若可喜，不顧道所長。公言紲原憲，俠賊乃爲良。仁義謂足羞，貨殖比君王。黃老先「六經」，斯言固猖狂。吁嗟夫子沒，兩觀無刑章。予懷班孟堅，駁議何洋洋。傳與後世人，愼思其否臧。

王安石《司馬遷》　孔鸞負文章，不忍留枳棘。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領略非一家，高辭殆天得。雖微樊父明，不失孟子直。彼欺以自私，豈啻相十百。

秦觀《司馬遷（分韻得墾字）》　子長少不羈，發軔遍丘墾。晚遭李陵禍，憤悱思遠託。高辭振幽光，直筆誅隱惡。馳騁數千載，貫穿百家作。至今青簡上，文彩炳金鏤。高才忽小疵，難用常情度。譬彼海運鵬，豈復顧繒繳。區區班叔皮，未易議踈略。

王十朋《禹穴》　好古貪奇司馬遷，胸中史記越山川。如今禹穴無尋處，洞鎖陽明石一拳。（禹穴道家謂之陽明洞天。）

陸游《訪青神尉廨借景亭蓋山谷先生舊遊也》造朝下白帝，吊古遊青神。城頭三間屋，聊得岸我巾。元祐太史公，世寧有斯人。瘴煙侵玉骨，老作宜州民。至今杖屨地，來者猶酸辛。密竹翦已空，喬木亦半薪。陂池獨渺然，中有鷗鷺馴。人生能自足，一尉可終身。三歎下城去，捩柁春江津。

又《感興》文章天所祕，賦予均功名。吾嘗考在昔，頗見造物情。離堆太史公，青蓮老先生。悲鳴伏櫪驥，蹭蹬失水鯨。飽以五車讀，勞以萬里行。險巇外備嘗，憤鬱中不平。山川與風俗，雜錯而交幷。邦家志忠孝，人鬼參幽明。感慨發奇節，涵養出正聲。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傾。豈惟配詩書，自足齊麟鵬。我衰敢議此，長歌涕縱橫。

又《夜觀嚴光祠碑有感》我昔過釣臺，峭石插江涘。登堂拜嚴子，挹水薦秋菊。君看此眉宇，何地著榮辱。雒陽逢故人，醉腳加其腹。書生常事爾，乃復駭世俗。正令爲少留，要非昔文叔。平生陋范曄，瑣瑣何足錄。安得太史公，妙語寫高躅。

又《入秋遊山賦詩略無間日戲作五字七首識之以野店山橋送馬蹄爲韻》三

周南太史公，道家蓬萊山。塵凡不可料，亦復居其間。屢奏乞骸骨，寬恩許投閒。羽衣碧玉簡，尚綴僊官班。黃精埽白髮，面有孺子顏。簡寂吾家舊，飄然時往還。

黃然《浩翁亭（在蜀嘉陵）》清音妙絕東坡老，方響名高太史公。水遶鳥飛談笑外，江連洪雅畫圖中。

辛棄疾《沁園春・靈山齊菴賦時築偃湖未成》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正驚湍直下，跳珠倒濺；小橋橫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閒，天教多事，檢校長生十萬松。吾廬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　爭先見面重重，看爽氣朝來三四峰。似謝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戶，車騎雍容。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新堤路，問偃湖何日，煙水濛濛。

又《漢宮春・會稽秋風亭觀雨》亭上秋風，記去年嫋嫋，曾到吾廬。山河舉目雖異，風景非殊。功成者去，覺團扇，便與人疎。吹不斷斜陽，依舊茫茫，禹跡都無。　千古茂林猶在，甚風流，章句解擬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書報，莫因循，忘却尊鱸。誰念我，新涼燈火，一編太史公書。

姜夔《昔遊詩》衡山爲眞宮，道士飲我酒。共坐有何人，山中白衣叟。問叟家何在，近住山洞口。殷勤起見邀，徐步入林藪。雲深險徑黑，石亂湍水吼。尋源行漸遠，茅屋剪如帚。老烹茶味苦，野琢琴形醜。叟云司馬遷，學道此居久。屋東大盤石，棊畫今尚有。古木庇覆之，清泉石根走。因悲百年內，汲汲成白首。仙人固難值，隱者亦可偶。追惟恍如夢，欲畫無好手。

魏了翁《禹穴》禹穴元從一罅通，禹陵元在亂山中。飲泉窓石皆如此，誤却東遊太史公。

林同《孝詩・泰伯（季歷有聖子知太王欲立之逃奔子貢曰太伯端委治吳仲雍斷髮文身）》爲憐季有子，逆探父傳賢。斷髮文身事，誣哉司馬遷。

又《司馬遷（父談執手泣曰毋忘吾所論著卒三歲遷爲太史紬石室金匱之書）》悲哉執手泣，論著謹毋忘。豈識遷它日，能紬石室藏。

耶律鑄《讀汲黯傳》多欲危言已動心，積薪餘論更駸駸。足令不得中郎位，枉被人譏淚染襟。

方回《送滕玉霄張元樸管押地理書入都》滕侯酒酣宇宙窄，長嘯詩成鬼神泣。謫仙後身今李白，一錦宮袍猶未得。張侯乃翁官鼎軸，芸香家藏百萬牘。朝窗夜檠吟不足，政須天下書遍讀。四海萬國天一家，東盡蠕木西流沙。貢珍未貴貴圖籍，卉服颶風窮島涯。玉堂衆儁修國史，搜書北方遺名士。若欲講知南地理，亦合南州起才子。所以滕侯暨張侯，聯翩同作中原遊。夜靜長虹貫明月，春風穩送江天舟。張侯富貴素所有，相門會見魯拜後。滕侯遭遇夫豈偶，飄然掉臂奮空手。金匱石室紬瑤編，大書特書筆如椽。成就堯典禹貢篇，不數班固司馬遷。

陳剛中《題范增墓》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

又《博浪沙》一擊車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銷。

費唐臣《貶黃州》（正宮・滾繡毬亦作子母調）我怕不文章如韓退之，史筆如司馬遷，英俊如仲宣子建，豪邁如居易宗元，風騷如杜少陵，疎狂如李謫仙，高潔如謝安李愿，德行如閔子顏淵。爲不學乘槎浮海鷁夷子，生紐做踏雪騎驢孟浩然，困煞英賢。

宋旡《司馬遷》贖罪無財政坐貧，交親誰解一言紛。朱家脫急關東客，自是當時不識君。

方瀾《司馬子長》　才良世所惜，況是國權衡。覃思天人際，有書金石聲。春秋道未熄，今古眼俱明。筆力千鈞處，蒼茫太史情。

又《子房》　雞鳴父先在，識汝帝王師。天下得無事，山中歸有期。道高不自伐，榮妙每臨危。四百年封建，餐霞尚恐遲。

揭傒斯《過呂梁宿雲夢城下相傳漢高祖爲遊雲夢至此而得韓信後人因以名其城卽彭越之故都也故老猶能歷歷指其處遂與諸公分韻賦詩予得黃字》　九城如連環，城城鬱相當。長河貫其中，限以偃蹇橫之呂梁。至大元年秋九月，扁舟自此于武皇。崩波雷浪震天地，千里颯颯吹秋霜。羣山下赴如奔馬，亂石飛渡如驅羊。東西魚貫牽百丈，進寸退尺奮且僵。齊聲唱和爭抑揚，觀者膽掉神爲傷。豈知重來悉游憩，但見一葉浮天光。長風吹起不遺力，倏忽遷轉迷四方。暮投雲夢城下宿，登高四顧增慨慷。老翁長揖爲予說，漢祖此致韓齊王。梁王彭越亦都此，遺蹤隱隱猶可詳。憶昔英雄起豐沛，四方龍戰玄以黃。顚嬴鹹項繼虞夏，建歷四百何恢張。惟天設險爲國防，萬古祇爲爭戰場。連城一已平，桑麥何茫茫，呂梁之險眞康莊。

楊維楨《漂母詞》　諸母漂泗濱，一母眼中識。窮人盤有餘，餧及汝王孫。竟我漂食踰兼旬，王孫封王報母以千金。丈夫養賢不如漂母仁，又豈知鐘室妬婦殺功臣。過客酬墓千千春。

又《高陽酒徒》　高陽子，佩長鋏，冠側注，讀書萬卷非豎儒。瞋目叱使者，使者走報曰壯士，沛公輟洗趨。面折沛公者，智與勇俱不我如。何以爭天下，定三秦，涉西河。夜見陳留令，一劍取血顱。食積粟，聚合烏、塞成皐，距飛狐，橫行天下，天下莫誰何。齊稱東藩國，伏軾下城七十餘。淮陰賣辯舌，鼎鑊甘受屠。漢剖符，如何不剖陳留侯符。弔圉門者，但云高陽酒徒。

又《走狗謠》　走狗走狗匍匐，帝騎赤龍呼狗逐。鹿兔旣死雖亦追，鹿馳鹿走軹道窮。無歸赤龍天上飛，歸來雌雉作雄吼，長樂宮中烹走狗。嗚呼，兔死狗烹，烹狗及豨，如何不存狗制雉雞，反殺走狗聽雞啼。

又《赤松詞并序》　余嘗論張良能爲呂后定太子，而不能爲高祖定呂后。良之智徒智於目前，而不能智於身後。吾不知良何以爲去計耶，而況生子如辟疆，黨呂氏而危劉氏，可謂張氏不肖子，良於地下亦知之否耶。倉海客，博浪椎，弟死不葬蕩家貲。走匿邳，圮上乃得帝王師，國恥旣雪吾何之。黃石山頭，會與赤松期，赤松子，不爲漢家後日計安危。十三黃口利如錐，一語三狼入宮闈，赤松子地下不殺辟疆兒。

又《補日飲毋苛辭》　勸君酒，呼酒來，尙方肉食有腊毒。天賜我酒，壽君金屈巵。君不見漢家中郎絲，廷毀丞相斥嬖兒。吳中脫死歸，阿種者勸以日飲毋苛，鬬雞走狗嘻不則。利劍刺君君莫支，於乎十七客肩相隨，掊生日者弗能知，阿種眞好兒。

又《牛腹書》　文成將，少君徒，行宮呼兒如呼奴。白日不饑靑杌飯，黃金可躍丹砂爐。重壇太乙天神居，天子親見王婕妤。老犧銜書腹中剖，天子視帛疑手書。文成將，誣伏誅，如何又列天將地將黃金符。

又《冰山火突詞》　冰山不可倚，冰破割爾足。火突不可附，火燎爛爾肉。君不見魏其侯門下客，獨厚灌太僕。相引重勢若繩身，服期功更與結歡田相國。席上縛騎兵，首懸東市及支屬。魏其侯，尸渭城，東朝有制不可贖。

班惟志《子貢見原憲圖》　貨殖雖師名，退思容有辨。如何司馬遷，於憲却無傳。

高啟《讀史・范增》　不識興王自有眞，尊前示玦謾勞神。當時誰道翁多智，不及王家老婦人。

又《讀史・張子房》　不握兵權只坐籌，苦辭萬戶乞封留。縱令不早尋仙去，天子終無賜醯謀。

又《讀史・李廣》　猿臂將軍本自賢，灞陵醉尉竟難全。不聞當日王孫貴，重到淮陰賞少年。

李昱《鴻門舞劍歌》　鴻門大將輝重瞳，虎視六合無英雄。當時灞上隆準公，摧眉俛首趨下風。靑蛇光寒射尊俎，酒酣拔劍爲誰舞。一舞范增身若雲，再舞張良面如土。神鋒慄魄可奈何，喚取楚人歌漢歌。當筵對舞張羽翼，紅煙紫電相盪摩。須臾舞罷沐猴悅，亞父翻成背流血。玉玦不靈玉斗裂，楚漢雌雄從此決。

又《詠史・陳涉》　甕牖繩樞一隴夫，棘矜談笑奮雄圖。始從閭左追秦鹿，更向祠中託楚狐。日者旣來徒黨集，夥頤纔翕腹心孤。回看三尺風雲會，曾有朱房等輩無。

袁凱《古意二十首》五　尊食出門去，慘慘踐嚴霜。門子將何之，千里赴洛陽。洛陽有劇孟，任俠世稱強。我願從之游，氣勢相頡頏。路逢二三子，

被服儒衣裳。少長各有禮，講誦禦鹿場。中心忽愛慕，與彼遂相忘。

曾築《灌嬰城》 章江南面有荒城，千載猶傳漢將名。孤宿斷垣春草合，雅啼古堞暮烟生。風雲暗想精靈聚，茅土長垂竹帛榮。獨有離離霜後樹，還如赤幟繞行營。

劉士皆《經陳平廟》 梁棟高材冠玉姿，席門甕牖暫栖遲。里中作宰人稱善，蒲曲封侯孰見期。蹶足可回眞主怒，間金能起霸王疑。平生功業多如此，不獨平城一策奇。

周忱《留城懷古》 寂寞荒城泗水東，昔人曾此遇眞龍。一編已向興王用，萬戶從教擇地封。帶礪河山空往誓，春秋祠廟想遺容。鄭候下獄淮陰滅，三傑惟公伴赤松。

朱瞻基《石奮》 人臣之事君，恭敬乃其本。西漢隆盛時，能者推石奮。不言而躬行，子孫咸克愼。孝謹聞朝廷，豈直在鄉郡。吁嗟後來者，此道少能盡。驕蹇及僭踰，禮法浸乖亲。坐茲爵祿貶，亦致家族僨。賢哉萬石君，百世垂令問。

李廷美《送楊維新歸四明省親》 我昔隱居白雲邊，耳聞學士楊大年。比來偶爾識丰采，翩然如睹蓬壺仙。雲霄籍籍紛簪組，學士才華獨奇古。史筆渾雄司馬遷，詞源浩瀚唐韓愈。十年坐對玉堂春，九重眷顧應殊倫。大奠未試調和手，陳情暫乞歸寧親。

李東陽《淮陰歎》 營門晝開齊犬吠，剸生相人先相背。古來鳥盡良弓藏，近時刎頸陳與張。功成四海身無地，歸楚楚疑歸漢忌。極知猶豫成禍胎，時乎時乎不再來。君王恩深辯士走，淮陰胸中血一斗。婦人手執生殺機，赤族不待君王歸。君王歸，神爲惻，獨不念秋毫皆信力。舍人一嗾彭王殂，淮陰之辭眞有無。噫吁嚱，淮陰之辭眞有無。

又《鴻門高》 鴻門高，高屹屹。日光盪，雲霧塞。雙舞劍，三示玦。壯士入，目皆折。謀臣怒，玉斗裂。網彌天，龍有翼。龍一去，難再得。

又《殿上戲》 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又《宜陽引》 宜陽小兒身姓竇，弟爲傭，姊爲后。山中岸崩壓不殺，自言相有封侯法。朝上書，夕召見，生不記家猶記縣，眼前喜極翻作悲，一朝富貴從天來。左圖書，右賓友，兄弟賢名世希有。古來寵祿易驕奢，今人尙憶貧時否。

又《臣不如》 劉氏盟，呂氏爭。臣不如陵，呂氏獗。劉氏絕，臣不如勃。平乎平乎智有餘，胡爲甘此兩不如。茲言非智還非愚，平乎竟爾爲身圖。

又《潁水濁》 魏其侯家客醉舞，一語不回丞相怒。相家貴人半膝席，斬首穴胸那復惜。籍郎按項項不俯，潁川諸豪同日捕。魏其眥裂東朝東，首鼠不決轅駒窮。潁川水濁灌滅宗，誰令併殺老禿翁。相門白日嘯二鬼，越明年春武安死。誰言死速不如遲，幸未淮南語泄時。

劉忠《讀紀信傳》 假漢榮西眞漢東，君臣大義死生中。如何他日題雲閣，却使蕭何第一功。

又《李廣二首》 世言飛將失封城，好戰從來損好生。眼底骷髏百千萬，今人却取搏簪纓。文武難諧世主謀，數奇人亦罷封侯。他時地下逢顏駟，共對蒼穹歎白頭。

蔣冕《洮水行》 英徒破走長沙國，吳臣誑誘亡奔越。漢軍追擊至湘中，布兵大破洮南北。史記高皇十二年，特書本紀司馬遷。漢將不因來此勝，區區洮水名誰傳。後來武帝建吾邑，遂以洮陽定疆域。由漢相沿直至隋，閱歷年華幾千百。洮水東流營水西，九疑山與楚雲齊。咫尺春陵路非遠，尋源我欲溯濂溪。

方鵬《謁淮陰祠》 杖劍從眞主，分符各假封。鷹揚方奮翮，鳥盡却藏弓。詭道遊雲夢，誠心拒蒯通。此時無一盞，反袂泣英雄。

又《至井陘口》 聽雨眠山館，衝泥度井陘。趙人悲失計，漢將喜兼程。旗鼓堂堂陣，風霆赫赫聲。此時無一盞，懷古不勝情。

何孟春《陳平》 絳灌元非長者資，平生誰報魏無知。悔應奇計成陰禍，多在行金間楚時。

又《蕭何》 野戰終煩尺寸爭，淮陰功竟爲誰成。諸呂不識誰眞狗，他日誰教走狗烹。

又《韓信》 雲夢功成載後車，將兵將將未須誇。王孫不自留三族，塚地教誰守萬家。

馬理《題淮陰廟》 五載握兵四海同，回頭頸血濺袍紅。長陵月夜渾蕭索，自是人人說沛公。

楊士雲《張良（高帝五年）》 人間欲覓赤松遊，避穀因辭萬戶侯。一自爲

韓歸漢後，高皇常在術中游。

又《陳平周勃(呂后八年)》 平勃交驩陸賈謀，黃金壽酒更相酬。北軍一入先誅呂，左袒何人不爲劉。

又《曹參(惠帝二年)》 曹參相業似蕭何，東郭諸人入禮羅。獨喜挾書除舊律，試聽畫一有新歌。

又《竇嬰灌夫(元光四年)》 竇灌啣冤竟不伸，鄭韓論罪恐當均。武皇自是英明主，汲黯何如社稷臣。

又《田仁任安》 田仁與任安，略能相推第。俱坐戾太子，富貴果爲禦。

胡繼宗《淮陰族(擬淮陰歎)》 寬仁重漢皇，剛愎輕楚王。信也明且遠，竊知敵破謀臣亡。乞假王，予眞王，何意繼今成禍殃。褫若軍，徙若封，垓下之功忘未忘。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辟穀何不從子房。舍人告，宮使倡，告韓韓戮，告彭彭戕。遊非眞，賀非常，呂后蕭相心相將。通擅言，豨何人，空令千載傳喧。哀有情，喜無因，綿延漢，祚少恩。

又《臣不如》 漢呂后欲王諸呂右丞相王陵曰：高帝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曰：無所不可。孝文初，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帝御龍，后翊鳳，宗社有盟伊誰共。右廷爭，左面諛，丞相同體言何殊。當年與執論，臣言式於陵。今日與協謀，臣心孚於陵。計楚以興漢，臣功多於勃。誅呂以安劉，臣力不如勃。從陵被遣，事恐無成。携勃受托，兵故有名，有智無智奇哉平。

又《傳宜陽(擬宜陽引)》 漢竇太后第廣國，四五歲被略至宜陽，與人作炭，寒卧岸下。岸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卜不日當爲侯，從其家上書自陳，帝召見，詰之是，乃厚賜田宅，選士與居，卒爲退讓君子。少小貴華老大驕，不見巖穴風囂囂。宜陽二竇昔寥寥，金鉤玉勒今聯鑣。誰其卜者言非遙，齔年被略時所遭。岸崩不壓神爲超，太后見弟悲喜交。觀津有客簪金貂，滿堂朱紫非人要。盜忘采山作炭勞，選士與居厲節操。雙雙黃鳥鳴遷喬，漢文貴戚聲翛翛，當時胡不憐薄昭。

蔣山卿《咏史》 英雄未遇世，貧困將安施。淮陰釣城下，寄食常苦饑。寧詘少年辱，重感漂母哀。干楚楚不用，事漢漢未知。落落遽亡去，蕭相欵往追。設壇拜大將，上座勿復疑。傳檄定三秦，席卷收燕齊。成安死泜上，龍且亦沉濉。威勇震四海，功略冠一時。可憐京索間，劉項更共之。龍虎相戰爭，雌雄焉可期。舉足分左右，反掌成安危。武涉來獻策，蒯通亦陳辭。侃侃列大義，皎皎明恩私。曖昧豨代謀，當時豈吾欺。卒爲兒女詐，千載令人悲。

李濂《詠史・張良》 謝病堅辭萬戶封，赤松何許託遐蹤。穀城黃石今猶在，圮上仙翁不可逢。

丁奉《歷代史贊・司馬遷史記贊二首》 司馬談、遷(父談、子遷)，奕世太史。作述茲編，《春秋》是擬。天漢成終(天漢者漢武帝年號)，軒轅托始。纂輯帝王，十二本紀。諸國十表，庶政八書，世家列傳，百首煥如。採摭經史，搜訪寰區(遷年二十遊覽四方)。實錄貫穿，二千年餘。考厥是非，聞之班固，鄙劣「六經」(謂「六經」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黃老是附(謂黃老，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與進姦雄，退斥儒素(斥季路、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勢利則崇(稱其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賤貧斯惡(以無嚴處奇士之行好語仁義以羞之，已上皆班固語意)。雄向稱遷(楊雄、劉向)，善序事理。辨亦不華(如叙遊俠之徒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粟之有差可謂辨矣。而又各當其實所謂不華也)，質直弗俚(如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薪蒿之有數可謂質矣，而又各飾以文，所謂弗俚也)。文皆直哉，事俱核矣(紀帝王，則本詩書，序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采《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采《楚漢春秋》，是謂之核也)。惡不隱情(如陳平之謀略而不諱其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隱其深文之酷)，美無虛旨(如伯夷古之賢人則冠諸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爲執鞭。已上皆雄向語意)。惟此三賢(固、雄、向)，確論知遷。遷才命世，左氏匹肩。春秋以後，體制推先。毋狗群議，刻於求全。李陵累獄，仁者所憐。庸庸褚子，妄續殘篇(遷申救李陵，死於腐刑，亡失景紀武紀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續之)。《尚書》之體《尚書》記言，《史記》放之)，南史之氣(齊史書崔杼弑君，有南史氏)。統理三才(《天官書》言天，《河渠書》言地，紀傳、世家言人之類)，筆創五例(紀、表、書、世家、列傳)。削以疑闕(帝紀不書三皇，列傳不書皐陶等類)，筆從實記。附書擇書，各有深意(附書若因鄭世家而附見子產之類，擇書若老莊有傳而列子不書之類)。紀贊夏商(贊夏紀序孔子正夏時，贊商紀序孔子善商輅)，表後荆吳(諸侯年表惟吳在後)。尊王賤狄，孔氏正途。書末平準(八書末及平準)，傳尾貨殖(列傳尾及貨殖)。重義輕利，孟門遺則。孔孟之徒，「六經」是攻。豈

先黃老，豈進奸雄，豈崇勢利，我鑒其衷。憤激漢事，寓言實忠（先黃老而後六經，所以矯漢氏之尚黃老也。退處士而進奸雄，所以矯群臣之齷齪也。崇勢利而羞賤貧，所以激武帝之興利也）。惜此宏才，叢生誹議。世系顛錯（歐文忠謂其帝紀失次），文詞辨麗（葉學士非之）。僭僞旁收（帝紀書呂后、世家書陳涉之類），英賢漫棄（儒林不書游夏，政事不書冉季之類）。文人相嘲，何足盡計。予曰作史，自古才難。遷承父命（乃父以史事永訣），發憤研鑽。勤奬箴誡，萬世偉觀。恨非全稿，讀者永歎。

劉溥《題戴武庫山水圖歌》 長笑司馬遷，足跡半天下。天下區區只九州，何乃中途便迴駕。崑崙拔地撐九天，地脈四走瓜蔓延。星分碁布鍾喬嶽，千里萬里相鈎連。元氣胚渾異南北，荒服之外何茫然。天山冷斷黑樓雪，海國瘴隔蒼梧烟。大江西來匯百川，黃河觸裂蛟龍淵。長風吹濤捲高霧，扶桑咫尺眉睫邊。周王八駿不足貴，蹀躞弄影瑤池前。何不駕飈輪，望八極，手握斗柄雲中旋。仙人驂紫鸞，一去不復返。浩蕩千古懷，堯舜事已遠。不如高臥讀書樓，採芳摘秀春復秋。六經爲山道爲海，稷契伊傅期同游。手掀疲癘登壽域，熙熙皞皞無時休。況君少年飽經濟，直上天門朝冕旒。昔人文勢君可敵，昔人事業君須惜。吐我胸中五色奇，醉倚秋雲寫寒碧。

郭維藩《淮陰祠》 矯矯登壇將，明明報主恩。山河誓難保，淮海廟空存。爵里舊題主，烹鬻如在魂。誰知殲楚烈，曾不庇兒孫。

又《漂母祠》 飯信與追信，論功孰可祠。請看興漢業，奚啻救人饑。母感酬金日，吾憐遭罵時。宗臣流澤久，漂媼竟何爲。

汪佃《細柳圖》 大夫雄武何赳赳，甲兵百萬胸中有。祗將紈袴等尋常，要立勛名垂不朽。古來名將數何人，獨愛條侯屯細柳。生綃一幅貌高堂，威稜坐覺風雷吼。令嚴壁堅詔不開，按轡和鑾動明主。風前嘆息眞將軍，兒戲徐劉那足取。英聲赫赫雙目前，風期宛宛千年後。只今狼煙夜息紅，境上單于來稽首。折衝聊試樽俎間，籌邊欲作樽蒲手。酒兵座上戰方酣，對壘杯中誇墨守。綠沈綉澁卧苔階，赤羽插房懸戶牖。轅門超距書日閑，勞軍那復勤元后。却恨時清一事無，壯志蹉跎竟成負。數函韜略在床頭，萬里策勛待孫子。

邵經邦《漂母祠》 脫餐祁不報，血食永難量。薄俗仍留砭，千金意倍傷。石湍容照影，絲髮炯秋光。楚漢千年策，春秋一瓣香。王孫悲往事，功業嘆亡羊。古井餘深碣，荒城自夕陽。東西迴鞏轂，迴眺與雲長。

又《羊山懷古》 羊山四望盡遺風，感慨秋生萬壑中。跨下尊能知大計，漢中封已定元功。一編師帝蓬蒿里，百戰圖王腐草封。千古黃河今尚改，飛雪流出下邳東。

又《弘齋雜咏十首》四 長嘆淮南汲使君，座中不肯拜將軍。卻存犬馬須何用，浪說唐虞孰汝聞。布被可能光典籍，嫖姚旋亦失風雲。不如雙鳳高亭下，獨與清風細論文。

常倫《和王公濟過韓信嶺》 漢代推靈武，將軍第一人。禍奇緣蹺足，功大不容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廟新。長陵一抔土，寂寞亦三秦。

江瓘《咏史七首》二 子房本韓人，胸中蘊奇略。破產不爲家，報仇志誰度。博浪揮金鎚，祖龍已褫魄。黃石授素書，靈監在草澤。矯起用漢祖，籌畫運帷幕。秦亡楚亦誅，赤松便可託，消息觀其深，豈曰甘寂寞。

又三 韓信昔未遇，淮陰垂釣緡。饑從漂母食，辱甘胯下嗔。重瞳既莫識，隆準亦靡甄。昭昭蕭相國，延攬拔埃塵。炎光始垂照，拜將驚群倫。坐條當世畫，籌定如指陳。嘯吒由己出，指揮定三秦。提師下趙魏，燕齊遂稱臣。攙槍隕垓下，漢業欻維新。伊呂可並驅，功烈耀秋旻。當其在泥蟠，蜕屺不謀身。彼哉夸毗子，擾擾何足論。

又四 馬遷良史材，感會清平世。極言救李陵，一旦蒙罪戾。發憤思彌精，勒成一家志。哲人炳幾先，未信秖遭憊。悲彼巷伯詩，千載令人喟。

又五 隴西李都尉，驍勇稱將材。提師浚稽山，一鼓單于摧。步卒五千人，轉戰昏陰霾。道窮矢亦盡，惜哉勇弗裁。捐軀誠獨難，大義豈不乖。得當縱報漢，二心安可懷。迢迢五原關，思歸隔天涯。遂使鐵石心，化爲土與埃。終然沒胡沙，竟爲百世哀。

徐階《吊淮陰侯有引》 予泊淮陰觀漂母祠，傷侯之功，而生不獲善其終，死不獲祀於鄉。以爲侯不負漂母，必不負高帝。其與陳豨陰謀，特一時刀筆之吏文致之詞，非侯忠信所爲。作詩哀之。 忠信豈不美，際會良獨難。功高不峻賞，乃有見疑患。盡哉淮陰侯，功業多苦艱。誰云龍準知，甘心嬖讒頑。遂令忠與信，棄置不復言。我觀千金贈，慷慨一擲間。托身全盛時，忍爲豨布顏。身死心亦晦，吏文恣雕鐫。是非雜罪案，千載誰能刪。惜無一寸椽，得與漂母存。天命苟如此，壯士徒悲歎。

呂希周《過淮陰侯祠》漢業浮雲外，荒祠落照濱。猶聞輕百戰，屈指定三秦。王氣空泉戶，侯封多野燐。年年芳杜發，不見築壇人。

張瀚《讀史雜詠・李廣》夜呵醉尉死何知，八百羌人忍盡詒。降胡赤族猶遺禍，莫道無功緣數奇。

又《張湯》蔽芾甘棠南國思，孫僑遺愛泣閭閻。甯似三公自爲計，轀輬不載載牛車。

又《劉敬》羊裘脫輅說都秦，片語相投號奉春。不信黠胡能設伏，卻從齊虜議和親。

許穀《子房山》高人今不作，異代想風流。蹔託三人傑，何關萬戶侯。雲從孤岫返，水抱古祠流。悵望冥鴻翼，凡禽不共游。

又《漂母祠》逃名稱漂母，臨難惜王孫。豈愛千金報，終懷一飯恩。行高人不及，代久貌如存。蘋草年年發，行人薦酒尊。

陳棐《過韓信嶺》功在興劉日，忠存拒蒯時。秪因驕未去，千古令人悲。

劉乾《漂母墳》淮土不帖帖，淮水大氣轉。淮陰風沈鷙，壯士多偃蹇。英雄困飢餓，奇偉在懷卷。水邊老漂母，眼力宏且遠。朝上來翳桑，瓦瓠餽漿飯。勸君讀古兵，王侯在旦晚。此卽宰相林，誰謁婦人淺。感之拜墓下，心滄涕流泫。

孫陞《漂母祠》曠曠淮河上，汾汾擁使旄。見超蕭相國，草莽識英豪。

徐渭《讀淮陰傳》展也大英雄，從龍起漢中。從容出胯下，談笑取山東。所短圖鍾離，何須悔蒯通。白圭蒙此玷，磨不問南容。

黃克晦《淮陰行》王孫莫入淮陰市，釣魚只釣城下水。英雄未遇世所嗤，何物老嫗能哀之。時至分明蛇有角，滅趙下齊如破竹。劉項興亡勢未分，權在將軍左右足。一飯區區懷報恩，推食忍能負此腹。功高自古動主疑，鳥盡弓藏良可悲。當時萬事今何有，寂寞寒流對衰柳。遊子飄零何所之，自採江蘺薦漂母。

吳國倫《張良廟》空山遺像儼留侯，父老猶傳借漢籌。帷幄九年黃石略，雲霞千載赤松遊。巖前地截彭城險，仗外天橫泗水流。楚漢已非形勝在，白雲懷古不勝秋。

王世貞《寓懷》七　左氏餘繁辭，乃在喪其明。子長下蠶室，述史擬麟經。毋論委質虧，所愛千秋名。夸栩尺寸長，冀與大化爭。無趾笑仲尼，桎梏被天刑。何況於二生，沒齒徒營營。

又《自燕中來者云斥逐輕薄朝士殆盡賦此解嘲》叱羿射狂日，令媧補漏天。千秋絕至技，萬象橫妖蠻。問我今何適，吞聲滯窮邊。問我何名姓，碧玉琬琰鐫。上帝有弄臣，戲博太山巔。爭道誤一叱，中讒墮風烟。臨岐酌沆瀣，渴吻三十年。月爲琉璃盌，星是黃金錢。小兒東方語，鄉里驚不傳。一字猶未識，調笑司馬遷。左氏盲老公，齷齪諸侯編。插天昭王臺，至今在幽燕。挾策往從之，飛翰獨翩翩。魚服悞白龍，豫且嬉廣淵。

宋儀望《過司馬子長墓》九月邊風吹落木，少梁山俯黃河曲。龍門司馬漢廷才，寂寞高墳枕空谷。吁嗟伊人昔好奇，南遊江淮入會稽。高探禹穴覽嶙峋，遠浮湘沅窺九嶷。北涉汶泗過齊魯，講業遲迴反梁楚。歸來著書追獲麟，班揚崔蔡疇能伍。誰言漢武好文章，上書逮罪徒悲傷。腐刑已就骨已歿，古墓嵯峨臨路傍，客來下馬空徬徨。

戚繼光《登盤山絕頂》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

彭輅《韓淮陰》拊劍劃長嘯，由來重知己。匪說誰爲容，匪知誰爲死。淮陰昔未遇，垂竿淮水濱。英雄抱俶儻，意氣殊殊倫。漂絮有里母，塵中識王孫。進食固有以，得士誼所親。龍蟠尚山澤，豹霧韜威神。知己良不易，才韞恒酸辛。重瞳慙此媼，霸業空嶙峋。蚩蚩燕雀者，益慢不羈人。時乎際草昧，勳名照八埏。凌烟挺冠劍，豈但一韓生。

又《漂母祠》祠屋人烟里，白蘋秋雨寒。絮看雲在水，魚合我垂竿。具眼男兒少，謀身國士難。千金亦草草，不爲賣壺餐。

又《讀淮陰集有感》借問楚恩薄，何如漢業新。天將垓下恨，假手負心人。

陳栢《寄題漂母祠》當年何自識王孫，贏得荒祠傍郭門。尊食倘皆亭長婦，那能廟貌至今存。英雄往事詎堪論，千載令人欲斷魂。一飯未能忘厚報，寧將萬戶負君恩。爭傳太守近行春，頻向祠前駐畫輪。漫道市中多俠少，策勳或有似韓人。

陳第《過留城張子房廢廟》君臣相遇自留城，願此封侯故有情。百計終能成漢策，千秋獨取報韓名。殘碑字落泥塗掩，古廟風來鳥鵲鳴。過客不須

頻抆泪，當年已逐赤松行。

姚舜牧《閱李廣傳三首》　男兒誰不志凌雲，鼎重旂常勒大勳。但許貳師僥倖得，當時休怪廣將軍。　廣不封侯勿詫驚，數奇那得虜功成。當年若亦徼天幸，安復能留身後名。　結髮從戎莫怨嗟，將軍紀律定無差。被擒不得胡兒馬，奄忽沙場空自訝。

楊于庭《淮陰侯廟歌》　蹄涔之水化爲龍，淮陰餓隸齊王封。白龍爲魚困螻蟻，將軍受紿兒女子。嗚呼！登壇片語何其雄，掃除諸侯如發蒙。多算竟刎重瞳者，寡恩不知隆準公。淮陰祠中狐鼠走，簒侯一杯汝何有。跋扈能分楚漢權，徘徊竟俛英雄首。不信將軍負至尊，向來一飯尚啣恩。謀臣只解游雲夢，百口誰爲明覆盆。覆盆不燭走狗死，未央殿前血流紫。當時不合悔剗通，應悔何如從赤松。嗚呼，伍胥能爲錢塘怒，淮水爲侯亦奔注。謂侯恨兮勿千古，漢業亦是一抔土。

又《詠史二首》　韓信昔未遇，釣魚淮水裏。屈體惡少年，壯心誰與理。感此一飯恩，日旰餓欲死。干項策不用，埋沒干將美。投漢幾當刑，亡歸不爲耻。晚遇蕭鄭侯，一言薦天子。登壇猶群譁，對壘盡披靡。佐漢爲元勳，絳灌寧得比。雖然功名忤，亦足垂青史。草澤豈無人，惜哉無知己。　季布昔事項，數窘龍顏人。桀犬自吠堯，何知天授眞。楚雖既云亡，漢法將及身。不辭伏礎苦，意亦有所珍。摧剛更爲柔，髡鉗寧足嗔。君恩起亡命，一諾名益振。死有輕鴻毛，所期盡麒麟。忍辱豈不貴，照耀猶千春。

李化龍《吊子房墓》　漢帝屈群策，君侯獨定傾。酬恩王世重，避難一身輕。黃石元籌國，赤松不爲名。尚留荒冢在，終古傍韓城。

支大綸《讀史十首・鴻門宴》　玉玦屢翹機尚淺，當筵舞劍術尤疎。縱教如厠能潛遁，何不先批灞上虛。

又《子房》　伎癢英雄不自持，韓仇聊爾藉名資。快心三月咸陽火，何似虛投博浪椎。

又《淮陰》　鴻溝血誓俄成幻，帶礪金盟倏已寒。躡足假王瑕釁啓，可憐蹙項是夷韓。

又《漂母》　封侯推食渾閒事，何自翻爲老媼哀。却報數言殊咄易，吾嫌一飯是嗟來。

葉夢熊《吊漢太史公墓（韓城）》　大河東去勢茫然，司馬殘碑紀漢年。狐史是非懸白日，龍門踪跡已浮烟。玉書神護空遺穴，石室雲藏有剩編。國士漂零同感慨，一杯和淚滴重泉。

董嗣成《謁留侯墓》　身抱神仙骨，書傳帝者師。空原荒草墓，古木白雲祠。萬戶輕如脫，千秋名在茲。波濤日夜響，猶恨副將時。

又《淮上吊淮陰侯》　黯黯淮河咽不流，事傳長樂古今愁。軍前誰不憐烹狗，垓下何人問沐猴。一飯有恩同逝水，無家無邑總荒丘。王孫往蹟隨芳草，壟上年年自恨秋。

謝肇淛《咏史》　吾憐李將軍，恂恂不出口。笑奪胡馬騎，生得射鵰手。匈奴避飛將，士卒罷刁斗。老死不封侯，始知長數奇。桃李雖不言，其下自成蹊。衛青有天幸，去病尤少恩。英雄在千載，成敗何足論。

又　龍門固跌宕，才氣良不偶。探奇上禹穴，觀禮入曲阜。其意羅海岱，豈獨謀升斗。封禪未獲從，留滯安足醜。盛言救李陵，傾身爲交友。卒嬰蠶室僇，甘與草木朽。其書繆聖人，憤世每疾首。誰發名山藏，裁貂續以狗。蛟龍不可識，鼷鼠相矜負。嘆息摩遺編，悠哉牛馬走。

單思恭《司馬遷》　有漢一人，腐太史遷，奇事塡胸，溢于筆端，曰紀曰傳，曰書曰表，百三十篇。前無所擬，後無所傳，孤行宇宙間，五十二萬言。酒帳肉簿皆自妍，卽令未全何必全？惜哉贅疣楮先生。

袁宏道《漂母祠》　劉宗火冷韓灰滅，浣衣墩上蘋花熱。一飯王孫直許錢，消得鴟刀幾迴血。荒街日夜走黃塵，西風酸斷石麒麟。笑他白首女天子，不及沙頭愚婦人。

方問孝《李將軍歌》　北風吹沙邊日黃，烽火連天照朔方。校尉龍庭羽書急，將軍一騎逐名王。名王馬蹶心膽落，夜過陰山匿沙漠。漢家明月上刀環，胡地清霜飛劍鍔。族貴由來兵且雄，前年獨建征西功。天地雲屯殺氣黑，匈奴血濺旌旗紅。一身勇決輕百戰，轅門呼吸風雲變。虎頭金胄垂虬鬚，猿臂雕弓插羽箭。將軍出世胄，位高才自賢。吹角落海月，揚旌開塞烟。從來衛青不足數，直與班生李牧爭旗鼓。將軍之勇勇於虎，兄弟金璫冠今古。長爲君王萬世保山河，君不見功成封伯將軍父。

鄧厚岳《漂母祠》　日暮淮陰道，荒祠楚水邊。寧思一飯報，不爲千金憐。古壁穴鼯鼠，空山啼杜鵑。王孫去不返，草色空秋烟。

又《謁留侯廟》　先生已從赤松去，寂寂荒祠傍楚丘。樊巷草迷屠狗宅，

泗亭雲起斬蛇溝。一時韜略逢眞主，千載衣冠識故侯。王氣霸圖零落盡，圮橋春水亦東流。

李春熙《過留城》 五千編戶化爲湖，何處留侯問故居。不是魚龍偶作怪，傷心不上望華亭。

吳稼嬉《鴻門行》 營門列戟紛如麻，兩軍相見無誼譁。倉卒置酒不作樂，坎坎惟聞鼓聲惡。南向示玦東向人，殺心咆勃飛黃塵。筵前起舞劍光亂，中有一劍常蔽漢。壯士眦裂擁盾前，立時啗盡生彘肩。風雲忽捲眞龍走，地上雙雙碎玉斗。

又《博浪歌》 秦王東幸人雲從，六馬夾乘如六龍。旗幟繽紛蔽天黑，刻石處處夸登封。經過博浪風動地，亂捲飛沙塵色熾。壯哉力士奮狙擊，副車誤中萬乘悸。十日大索無淹期，孺子姓名變下邳。不因亡匿遇老父，畫策誰爲王者師。

又《黃石山謁黃石公祠》 黃石能瞻老父祠，青山那識漢官儀。古苔漠漠生頹壁，秋草芊芊沒斷碑。進履空教懷往代，授書元不在明時。太公兵法何爲者，孺子無心作帝師。

又《詠史三首》二 丁公首戮謝重瞳，玉斗傷心碎地中。拔劍鴻門爭起舞，楚人能立漢人功。

徐嘉炎《李將軍》 李將軍數騎，乃入匈奴群。雙鞍金絡奮敵軍，目如流光氣成云。揮鞭躍歸英風多，鳴鏑彎弓奈我何。營門暮還朝作虜，不似伊孫媿蘇武。建元天子羅英材，將軍不封命矣哉。長城關塞人皆識，霸陵夜行不可得。

王翊《漂母祠》 一飯當年報不遺，王孫今日更何之。平生自嘆無知己，千里來尋漂母祠。

黃淳耀《首鼠行（譏韓安國也安國辨魏其田蚡事實陰左田蚡）》 魏其是，丞相否，壯士何須問杯酒。丞相是，灌夫族，東朝正爾憐骨肉。當年鼠首何曾兩，丞相車中怒鞅鞅。五百遺金事已往，天下何人絕朋黨。

又《刎頸交（責張耳也耳餘爲刎頸交同立趙王歇及耳餘相惡耳從韓信擊破趙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襄國）》 刎頸交生年，單賤稱雄豪。千金購老百金少，兩人心知各相笑。雲起龍驤愚者驚，爲陳爲趙皆縱橫。監門憂一死，河北怨一生。將印爾何物，千秋破人情。泜水義兵誠失策，兵敗猶令廣武惜。信都趙後裔國俘，生者獨慙廝養卒。

李騰蛟《咏史二十一首》六 項伯何爲者，反來翼沛公。寇仇用心腹，當眼蔽重瞳。哀爾曹無傷，不及膺楚封。

又七 漢家有三傑，一虎而一龍。虎既遭急縛，龍乃遊赤松。相國善爲蛇，委蛇隆準公。黥彭眞走狗，兎死固當烹。

曹爾堪《沁園春・爾斐見和用韻再酬》 瓶凍知寒，擁褐挑燈，夜吼狂風。嘆曰爲改歲，三星在閣，我來自北，零雨其濛。白帢逃名，綠簑垂釣，伍子塘南舟里東。雄心在，記射雕沒羽，上谷雲中。　十年漆沮之從，牛馬走羞稱太史公。想蘇卿窖底，往還惟雁，管寧陌上，腹尾皆龍。遷謫驚魂，揩磨老眼，別墅尋花尚可同。消殘曆，看故園報賽，暫閣遊笻。

季呈祥《漂母》 淮陰未遇時，不能謀一飯。舉世無識者，漂母獨動絺。重報非所期，千金豈足願。古來國士才，往往餓且困。悠悠道途間，未可輕負販。

吳中蕃《咏古》五 北軍既已入，劉氏亦已安。回看指臂間，猶有刀箭瘢。左相方得意，驕功遽見彈。徒知陸子重，莫結袁生歡。可憐社稷臣，竟死舌鋒間。

呂陽《讀淮陰侯傳》 淮陰年少本人豪，發憤韓公事漢高。圮上老人同此意，均爲將相解怠忉。

徐倬《讀史記偶作》一 長卿故善游，官亦從貲起。家居徒壁立，車騎何都美。抽毫脩竹園，滌器臨邛市。買文以沽酒，千金立獻技。彈琴挑美人，作賦動天子。其學雖無方，快心唯此耳。閉門對遠山，可憐消渴死。封禪有成書，所忠遲奉使。平生慕藺心，悠悠誰能理。

又二 古來豪傑士，退步是神仙。安期策不用，辭楚凌紫煙。留侯功已成，赤松亦逃焉。徐福妄男子，何由求偓佺。童女五百人，誑載滿樓船。竟舍祖龍去，歌舞送餘年。蓬萊未可期，蟬蛻亦仚仚。却顧驪山下，魚燈鋪重泉。

又三 岩岩終南峻，奕奕紫芝榮。何來四老翁，朝夕掇其英。但有黃農思，不知秦漢爭。赫赫赤帝子，夢想恫虛名。一旦聯翩出，招致由文成。衣冠俱太古，鬚眉使人驚。羽翼既以就，雌雉將雄鳴。楚歌與楚舞，夫豈兒女情。石隱不克固，垂老忽營營。惜哉商山皓，不及魯兩生。

又四 師貞丈人吉，弟子或輿尸。此理恐不然，立功在乘時。冠軍少年

侯，初亦起偏裨。提師敢深入，瀚海樹靈旗。歸來答天子，安用兵法爲。赫赫大將軍，糠粃已見遺。去病多天幸，李廣歎數奇。漢家閫外任，間亦徇所私。絕世立佳人，軍中拜貳師。衛霍開絕域，安知非少兒。

又《淮陰釣臺》　渭水封茅土，桐江卧客星。獨憐假王者，不得畫丹青。

寧死婦人手，難將舌士聽。當年絳灌輩，羞入釣魚亭。

又《漂母》　釣魚何足問，逐鹿正須論。巾幗情何切，重瞳眼欲昏。身須歸帝子，天不餓王孫。雖有千金報，難酬一飯恩。

朱彝尊《灌水吊韓淮陰》　淮陰師百萬，曾此擊龍且。廢壘人猶識，賽沙水漸淤。生慚諸將伍，史並列侯書。千載烏江廟，君臣反不如。

又《淮陰城下作》　岸柳行將遍，郊扉日漸昏。淮陰十萬戶，誰解飯王孫。

葉舒穎《經淮陰韓信釣臺》　釣臺寂寂水深深，誰測當年國士心。王楚王齊俱是假，只留名姓在淮陰。

又《漂母祠》　不望王孫報，終成漂母名。祠當淮水曲，人過楚州城。走馬衰秋草，啼烏舊日聲。相看燒劫後，憑弔可勝情。

黃鵬搏《讀史吟評・韓信》　寧可山頭望廷尉，莫教廷尉望山頭。預知兔盡應烹狗，羨殺留侯辟穀謀。

韓菼《詠史》　嘗慨袴下人，楚漢兩不識。屠沽少年兒，見侮寧足責。請看布衣時，爲母營兆宅。旁可置萬家，其志邈無匹。千古大將才，乃從孝行出。相君豈在背，赤心見容色。史公視冢情，鄭侯良不及。

又　李廣負才氣，勇敢莫不聞。彎弓挾大黃，射賸安足云。奈何遭數奇，望氣亦虛言。生不逢沛公，不得策高勳。禁中却拊髀，上有聖明君。試問誰頗牧，何似飛將軍。

邵遠平《讀漢史雜感十首》二　王孫昔未遇，垂釣清淮洌，晨炊亭長欺，帶劍少年嫚。漂母哀進食，竟漂申繻絕。欻起攀赤龍，英風掃垓甸。破趙摧燕齊，指揮速雷電。功成爵眞王，麾戮入里閈。千金酬母恩，茲事垂簡汗。報施亦區區，末俗良可歎。風塵中有人，胡爲吝一飯。

又四　汲井當汲深，藝田當藝稷。古來賢豪儔，富好行其德。瑣瑣競錐刀，擁貲徒自殖。子長幽縲紲，家貧贖無力。俛首就宮刑，千載猶心惻。當時漢公卿，胡乃坐塞默。晏嬰鄙陋人，解驂脫越石。欣然慕執鞭，茲意良憤激。所以貨殖傳，終篇三太息。

又五　季布尚意氣，然諾終不移。條侯急劇孟，顯名吳楚時。朱家活豪士，排難或用奇。制行非中軌，義聲未可疵。如何末世士，齷齪徒自爲。規行復矩步，禮法相拘持。禍患欻手避，勢利互傾危。緩急固時有，叩門以親辭。因茲重感慨，折節事袁絲。

趙士麟《詠史詩・蕭何》　蕭何漢宗臣，入秦取圖籍。轉餉給關中，薦韓定大業。養民以致賢，興王莫能易。詎意刀筆人，懷此伊周策。

又《張良》　子房建奇功，首在焚棧道。其次捐關中，三人自爲保。名成從赤松，飛鴻自矯矯。若何有辟疆，反爲產祿導。留侯無哲孫，此理亦難曉。

又《陳平》　漢高疑功臣，皆自曲逆始。淮陰無反形，力諫猶可已。導之以僞遊，誅夷從此始。迨至惠帝時，貪位不知恥。儼然與倖臣，左右掌邦紀。定劉與安劉，大言何所恃。苟非朱虛侯，漢祚將先圮。諤諤王太傅，英標垂千祀。

又《圮上懷古》　漢代興王業，奇書圮上逢。奮椎何激烈，進履復從容。佐命師黃石，辭封訪赤松。至今遺址在，流水尚淙淙。

李光地《張留侯步王荊國韻排字》　發憤驚萬乘，低心捧素編。寂寞五君恩，泣涕當流連。邂逅識眞帝，去留每閒閒。傾危在倉卒，應之何其寬。漢庭茅社開，託疾駐頹年。寄言圮下人，相需穀城邊。一起來采芝，手止重麗懸。出處有深意，愚者以爲僊。區區狀貌間，世多司馬遷。

李振裕《灌嬰城》　漢代勳名振古聞，幾回憑吊大江濆。蒼茫野樹黃雲暗，凜烈英風碧草紛。池面塵埃傳洗馬，城頭祠廟紀將軍。可憐百戰餘殘壘，遮莫尊前醉夕曛。

釋元璟《高漸離》　我讀《荊卿傳》，嗟夫高漸離。送送臨易水，擊筑慷以悲。白虹貫烈日，寒風吹素衣。人生感意氣，生死固不辭。熱血沁肝目，憤激何由施。乃以鉛灌筑，萬幸中一奇。歌苦歌且樂，苦樂筑自知。筑聲娛祖龍，天公正醉時。

宋至《讀史九首・樊噲》　陷陣功高久見親，娶須何意致焚身。君王若果緣諸呂，枉殺椎埋屠狗人。

蔣錫震《讀淮陰侯傳》　抱奇濩落不資身，城下閒來引釣綸。莫向人前稱國士，可知年少笑家貧。當時骨肉何堪齒，一飯王孫尚有人。漂母祠邊千古淚，夜深風雨薦江蘋。

沈虹《讀李廣傳》 將軍才氣天下無，生不萬戶寧非辜。憐才幸遇漢文主，尚使英雄枉歎吁。數奇千古人爭惜，負能敢戰何輕敵。公孫灑淚泣殿前，感我廢書長太息。

張廷玉《讀淮陰侯傳有作》 依舊淮陰胯下身，囊沙奪幟智如神。可知知己由來少，漂母滕公只兩人。藻鑑偏生巾幗中，早於困阨識豪雄。剚生善相徒虛語，相背分明誤乃公。

史申義《與客談淮陰事題本傳後》 一飯千金萬古名，當時胯下氣應平。市門帶劍行疑怯，大將登壇事可驚。不聽蒯通空有恨，終羞亭長亦無情。一般巾幗逢淫雉，遂使英雄判死生。

呂履恆《留侯墓（宣陽）》 逐鹿中原日，冥鴻不可親。功成歸漢帝，論定是韓人。故國同邱壟，空山接隱淪。仙遊疑未死，艸木自長春。

又《太史公墓（沒於黃河）》 太史風流遠，遺書發憤深。麟經雖變例，尼父自知心。洪水悲聲激，青山秀色侵。沉淪君不恨，憑弔一沾襟。

又《讀史漫題》 歌者平陽衛子夫，天顏夜盼忽娟姝。明朝群賀宮門裏，再拜何曾手二扶。

邱嘉穗《讀史十二章》六 文人漫相非，敍述議遷史。豈知傳貨殖，還從平準起。王燭附田單，韓非同老子。誰云後六經，羞貧退處士。

沈翼機《鴻門舊蹟》 鴻門請命策幾窮，漢帝興亡呼吸中。氣魄奪人兼智勇，項莊不及舞陽忠。

徐文駒《韓信嶺》 鐘室含冤後，英雄血淚斑。王孫空白骨，國士擅青山。翠滴千巖外，煙深萬樹間。年年碑下水，嗚咽聽潺湲。漢室山河盡，韓侯地尚存。無心連楚項，有恨托乾坤。碧血空天暗，青燐落照昏。登高憑悵望，風雨集英魂。

郭雍《衛青》 募卒三河盡，從軍五道悲。草沉天馬骨，車壓漢臣脂。責簿摧飛將，通侯到小兒。君王方好戰，正是奉恩時。

劉開兆《讀太史公報任安書漫題一絕》 意氣論交重友朋，文章蓋世有青蠅。知幾畢竟推明哲，慚愧阼山擊伯陵。

愛新覺羅・弘曆《讀史記文帝紀》 文帝信云仁，清靜以爲治。惻隱除肉刑，民租每蠲賜。此已足千古，史貴傳正義。而何司馬遷，博載失精粹。如云憤夫人，衣乃不曳地。設誠敦樸儉，銅山又何謂。張武受金錢，加賞使心愧。瘴惡盡若斯，尚廉誰則勵。觀其任復土，毋乃有深意。慨然歎史難，寧云責賢備。

又《古柯庭》 古柯千百年，湖石磊柯邊。論地柯固古，論石古在前。賦質羲皇代（石），植根金元間（柯）。以此較久近，奚啻彭殤懸。然不以石稱，則柯幸名傳。非附青雲士，聞諸司馬遷。

又《采芳洲》 卉未發榮冰在池，倚欄尚匪采芳時。設云意寓離騷者，司馬遷言更可思。

蔣學鐄《咏史》 餘耳刎頸交，末路乃相背。腐史斷一律，公論嗟久晦。當年救鉅鹿，投虎眞立碎。張敖壁餘旁，坐視亦斂銳。故交獨蒙責，將印遂改佩。入關得剖符，趙代俄易位。餘也奉故主，仗義起投袂。乞師竟迎復，斯舉功亦最。耳本受楚封，改計附豐沛。忍心戕舊都，拔幟預戎隊。惜哉泜水戰，計失何足諱。如餘終義死，勝耳猶十倍。

楊履寬《讀蘇秦列傳有感》 公旦營洛邑，誕保惟七年。君臣嗣先澤，三紀風乃遷。王命畢公高，閑之曰惟艱。百年勝殘殺，此事良獨難。何來蘇季子，陰符手一編。掉弄三寸舌，朝秦暮燕關。當其垂翅時，父母羞與言。一朝擁多金，妻嫂拜堂前。坐令無目輩，賤繡貴倚門。願言釋耒耜，利口干華軒。呼吸變霜露，吐噓興波瀾。頹流逮西漢，茲風猶未蠲。賈生甫弱冠，痛哭叩九閽。嗟哉列聖謨，隳壞由一人。誰留六國印，多于二頃田。

吳蘭庭《漂母祠》 南昌亭長曾寄食，晨炊辱食巧相厄。泗上亭長曾築壇，野雞啄人血斑斑。亭長妻，相終始，老母乃飯信，哀其飢欲死，國士死生由女子。

李翊《讀淮陰侯傳》 囊沙拔幟建殊勳，修武營屯虎豹羣。一騎晨馳符已奪，帳中猶臥漢將軍。

師範《讀項羽本紀》 百戰雄威走漢皇，拔山扛鼎事全荒。忍教義帝舟中殞，空使諸侯壁上僵。睢水合圍邀地利，陰陵失道怨天亡。檥船那用勞亭長，斷盡江東父老腸。

又《讀淮陰侯列傳》 忍辱纔全國士身，劇憐弓狗化烟塵。血凝鐘室天方夢，影落淮波草自春。徒有蒯通能相背，更無樊噲爲稱臣。若將生死明恩怨，青史魂消兩婦人。

又《咏李將軍錄寄謝默夫》 北風吹馬度黃雲，麾下偏裨盡立勳。射虎石

邊頻灑淚，李將軍是故將軍。

吳廷楨《吊淮陰侯》 漢陵西望起悲風，遺恨難忘不世功。力盡中原空奪幟，勢歸高廟竟藏弓。平生豈合儕樊噲，就死何須悔蒯通。置冢萬家何處是，蕭條釣址夕陽中。

又《淮陰釣臺》 惆悵王孫去不歸，功成無復理蓑衣。漢家只有桐江叟，長保秋風舊釣磯。

錢允濟《詠史》 韓侯遭胯辱，遂辭淮陰道。既貴召以職，落落復浩浩。吾觀飛將軍，銜怨何深窈。讐殺灞陵尉，足以覘襟抱。乃知侯封者，度量終非小。

淩廷堪《袴下橋》 蹶楚封齊事偶然，英雄誰肯乞人憐。我來帶劍淮陰市，不見當初惡少年。

又《漂母祠》 項籍婦人仁，不辨殺沛公。漂母仁婦人，乃哀王孫窮。一飯淮陰成不朽，一炬咸陽復何有。賢愚千載兩不知，獨對長淮自搔首。

趙廷福《韓信》 龍吞虎啖困斯民，指畫登壇漢業新。天壤奇功皆占盡，知君無地可容身。

又《讀秦紀》 百戰餘威祀舜還，心教萬世有河山。豈知指鹿盈庭日，已報前軍入武關。

段昕《謁漂母祠》 世多粱肉貴，誰解飯王孫。此地貧家食，千秋國士恩。清淮歆廟祀，老母重江村。來往感高義，黃金安足論。

又《淮陰釣臺》 一片英雄地，登臨萬感灰。假王貧賤日，赤帝股肱才。帶礪存淮水，風雲護釣臺。成功歸不早，千古有餘哀。

戴亨《博浪行（辛未都門作）》 滄海壯士勇無敵，博浪沙中奮狙擊。一聲霹靂從天來，獨夫倉皇喪魂魄。海內英雄盡驚起，黃石老人心不喜。涵養新朝佐命才，圯上從容教納履。大人舉事應天人，堂堂弔伐光乾坤。尚父渭陽且屠釣，阿衡莘野潛耕耘。諸離盜賊偶然中，荊高效之空殺身。黃石黃石知是誰，令我再拜思豐儀。

尹尚廉《雜詩》 子房從赤松，四皓歌紫芝。浩然肆志意，何用富貴爲。我生百世後，高步渺難期。舊業無負郭，彈鋏臨路歧。壘塊誰復念，孤清羣所訾。遠水見扁舟，西風波浪滋。維楫依斷岸，惆悵將何之。

又《讀韓信賈誼傳》 漢祖龍興帝業成，兩朝開濟歎時英。良平不解全韓信，絳灌焉知重賈生。才可三分心磊落，憂深七國事分明。未央月冷湘流急，淚灑西風共慘情。

又《淮陰》 百萬軍壇上將名，指揮天地定紅旌。海濱殺氣連齊國，垓下悲歌動楚營。眞帝三分猶力拒，假王一請已身傾。蒼黃蹶足伊誰事，空使英魂怨九京。

又《讀項羽本紀》 三載留侯壁壘斜，一爲六國洗塵沙。咸陽不火懷王在，爭使山河屬漢家。

又《李廣》 平生飛騎喜前驅，白草連天塞月孤。共說將軍能射虎，功成不及牧豬奴。

金朝覲《李將軍射虎石》 老將威名震北平，卻教頑石落魂驚。笑他試劍原兒戲，未必吟成猛虎行。力如虎尤猛，心比石還堅。以此威弧矢，何愁不應弦。

又卷四《紫柏山留侯祠》 舊封祠漢相，留壩想英風。借箸師黃石，藏弓伴赤松。洞天隣少室，雲棧接秦中。千載瞻遺像，居然處女同。

余節孝《漂母》 舉頭弔韓信，低頭怨漂母。餓死淮陰兒，免爲砧上俎。淮陰進退欠先知，賢母高風實可師。一飯豈因求後報，千金何足謝蛾眉。

郭樾《圮橋》 擊秦已有沉雄氣，進履曾無芥蒂胸。不爲授書資大略，子房出處固猶龍。

張鉅我《詠史》二 瑚璉非凡器，騏驥非凡馬。甯不適世用，所恨無知者。非熊滯海濱，非兕率曠野。賢聖當其艱，何論屈跨下。

又《漂母祠》 漂母一飯恩，韓信千金賜。施報各有時，千古感高義。漂母貧家嫗，韓信王公位。千金何足難，一飯乃不易。當其困頓時，豈必識遠器。進食哀王孫，酬德非其志。卓哉此母行，高名動天地。荒祠倚釣臺，白日照淮泗。何以後來人，此道成終棄。

又《淮陰侯》 棄項終成漢，安危一握中。戰攻驚帶子，談笑藐王公。既謝文通說，應追范蠡風。至今千載下，憑弔惜前功。

胡蔚《淮陰侯釣臺行》 鴻溝已劃分漢劉，混一區宇勞營謀。淮陰王孫屬亭長，陰陵潰走重瞳休。憶昔蕭條釣茲土，一飯區區安足數。丈夫自食語誠壯，聽此令人感千古。艱難百戰身王齊，漸消兵革興耕犁。漢王長者豈應爾，懲羹毋乃還吹虀。後車械繫亦何罪，洛陽道上風凄凄。誰云徙封志亦

得，橫海未肯容鯨鯢。噫吁嘻！淮陰出處遭罷笈，君相之背何爲乎。市上已受少年辱，鐘室復被娥姁圖。英雄胸次縱磊落，置身如此良悲夫。是耶非耶抔土在，今古釣臺名不改。幾人懷古薦蘋蘩，臺下烟波長蘭茝。江天淼淼水瀰瀰，想見當初垂釣時。

黃本騏《讀項羽本紀二首》 咤叱驅天下，歸來霸楚西。平生鍾情者，一馬一虞兮。帳下飲美人，消磨蓋世氣。英雄到盡頭，兩行兒女淚。

又《留侯》 帝師經濟忍風塵，進履橋邊跪老人。大計誰知燒此棧，兵書天不火於秦。一椎擊起英雄膽，四皓招扶太子身。老去拂衣從辟穀，智謀冠絕漢廷臣。

趙棻《讀淮陰侯傳》 獵獵英風大將臺，當年一飯劇堪哀。淮陰不少豪華客，誰及蛾眉解愛才。

魏源《太史公墓（在韓城縣龍門之南見水經注）》 河岳高深氣，《離騷》鬱律膺。龍門神禹穴，馬鬣李陵朋。蕭瑟嵯峨地，牛羊樵牧登。茂陵雲樹接，同此夕陽憑。

王運昌《書淮陰侯傳後》 韓侯入關中，待之以國士。惜哉鍾室誅，禍水乃雌雄。雖以猜忌亡，功名著青史。明主馭英雄，殺之亦知己。烈烈大風歌，實哀王孫死。何如宋冠軍，殞身楚豎子。

黃琮《淮陰侯墓》 嶺頭古墓鬱嵬峨，太息功名委逝波。相背深憐客計左，解衣終戀主恩多。弓藏那盡眞王淚，酒罷翻興猛士歌。應是沉冤銷不盡，千秋嗚咽聽汾河。

又《鴻門坂》 秦關破，漢卒戍，司馬漏言沐猴怒。君臣聯騎趨鴻門，軍中擊鼓陳金樽。項莊執劍且莫舞，有人將身翼漢主。脫身間道走如鼠，從此咸陽不屬楚。撞盾眞賴樊將軍，碎斗空悲范亞父。

又《博浪沙謁留侯祠》 祖龍暴四海，變豈防匹夫。何來俠烈氣，萬乘藐若無。一擊雖已誤，實啟陳項徒。大索竟不獲，天幸誰庇諸。圯上授書意，儻慮英雄疏。輔漢定三秦，前事眞區區。我亦欽英風，讀史嘗怪吁。報仇得死力，易儲進老儒。黃石復赤松，自與要終初。此皆迹冥邈，物色何以俱。始知蕭曹輩，但識韓彭麤。謝病更辟穀，豈曰憂猜虞。功成身可隱，智勇乃有餘。曲逆才頗亞，所少器不如。茫茫博浪沙，中原帶寒蕪。孰悲驅山下，鬼泣轀輬車。人代迅落日，祠廟荒榛墟。獨感左牖鄉，對俯河聲驅。沁水失故道，志士非一途。吾聞詠梁甫，躬耕歸草廬。

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幷。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警，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段時恆《詠史》三 暴秦失其鹿，天下共相逐。楚漢未可知，蝸角爭蠻觸。險哉鴻門會，刀俎待魚肉。卮酒生彘肩，果我壯士腹。項王自長者，亞父何局促。既知不足謀，機心反覆徒。玉斗空自撞，金甌已他屬。

又四 淮陰昔未遇，乃有蕭何知。劉項等見識，安知國士奇。功高則不賞，震主身卽危。大貴相君背，胊通眞善詞。使竟從其計，惡名千載貽。信也古君子，心跡日星垂。呂雉肆殘忍，得禍同鴟夷。扁舟五湖好，惜哉身退遲。

又《淮陰二首》 帶劍中情怯，英雄胯下來。胊生知背貴，漂母亦心哀。落日淮陰市，愁雲大將臺。如何王請假，躡足起疑猜。吾亦欲東耳，王言史筆頹。陳豨成密語，呂雉太陰謀。我固當烹狗，人惟笑沐猴。豈知能將將，雲夢僞來遊。

戴淳《讀秦始皇本紀》 蓬萊何處杳難攀，徒向沙邱去不還。聞道有人毛女見，神仙只在華陰山。

又《讀燕世家》 圖霸僅一瞬，招賢遂千秋。貴義不貴金，豈曰買豎謀。高臺有遺蹟，易水無絕流。讀史雨窗夜，悵焉懷舊遊。

又《讀吳世家》 延陵能讓國，千乘去弗顧。正恐一劍間，倉皇見情素。何於生死交，竟以神明遇。望古興咨嗟，詭迹烏客附。

又《讀魯仲連傳》 東周王綱墜，戰國生戈鋋。結客四公子，門下爭三千。簪履徒紛紛，就中無一賢。暴秦不敢帝，乃有魯仲連。匹夫抱寸懷，東海浩無邊。萬古此流水，聲名方共傳。

又《魯連臺》 高義照千古，令人俗抱開。聊城何所有，百尺魯連臺。兵革憐民命，乾坤失霸才。飄然東海上，世事比塵埃。

何彤雲《井陘口》 襟喉燕趙古稱雄，回斡羊腸一徑通。山色遠分恆岳

翠，關頭高壓代雲紅。寡謀竟墮張韓計，夾擊終推李郭功。薛鏃苔槍誰拾得，荒原落日黯沙蟲。

又《微水是淮陰侯背水陣處》　眼中赤幟尚崢嶸，背水能教死地生。趙國將軍工用計，漢家國士善知兵。少年帶劍人爭侮，大將登壇衆始驚。卻爲區區推食誤，到頭功狗竟遭烹。當年此地用奇兵，一戰全收七十城。破趙能師左車策，下齊罔顧食其烹。不思震主同彭越，卻到臨危憶蒯生。若使釣魚早歸去，可能少伯獨高名。逐鹿方成走狗功，誰知鳥盡已藏弓。生平同伍羞樊噲，死後微言累蒯通。不分封王由蹶足，卻因裂土斃重瞳。祇今細讀龍門傳，曲筆蒼涼爲表忠。

汪曰楨《讀史記雜詩七十首》　河洛苞符降自天，庖犧畫卦乃眞詮。紛紜推測渾難信，太古圖書久失傳。僞託三墳屬構虛，黃農文字苦無餘。醫家差幸留遺法，本草淵源素問書。太康洛汭失邦哀，未遠唐虞政已隳。齒冷冬烘村學究，動誇萬世太平開。莫把商周例暴秦，不因亥正紊冬春。試尋史表編排處，端月分明屬建寅。貪利惟知嗜貨財，列邦游士總庸材。金三十萬諸侯盡，鬬狗連雞劇可哀。邯鄲遺冑入秦中，有志顚嬴乃自宮。羣詡夥頤初發難，更誰能識趙高功。先發攻秦亦善謀，八千子弟一時收。逃亡桓楚猶天幸，無罪殷通竟斬頭。咸陽焚後返彭城，苦爲三齊正用兵。信越縱推能助漢，首功吾意屬田榮。大義君親豈可忘，賣交鄙況亦何妨。奪侯他日終罹罪，地下無慚謝呂王。頤神長信翟褕膺，據腹蒼龍有貴徵。幸免幽囚人彘禍，壽終終得葬南陵。孝文夕入未央宮，壯武頒書爵秩崇。卿子冠軍非罪死，遺孫乃建代來功。縗縈官婢自心甘，從此仁恩竟普覃。高祖入秦惟約法，燕齊迂怪共流傳。如何仍有肉刑三。五利文成競比肩。見說還丹能不死，馬肝乃可殺神仙。此事先朝苦未遑，崇儒孝武舉賢良。傳經重學論勳績，首屬文侯與獻王。二城未拔且徐徐，身後知心有太初。齊立法章猶不問，樂君未免計謀疏。失計徒嗟太子丹，誤將嬴政當齊桓。縱敎生劫誠何益，輸與相如璧竟完。中山規取志終諧，胡服英雄孰與儕。餓死沙邱探雀轂，禍胎只爲寵吳娃。國家昏亂見忠臣，天下羣雄共畔秦。周市雖能迎魏咎，章邯一擊遽亡身。追隨故主就封疆，燒棧東歸智計長。假使韓成身未死，漢王安得用張良。區區海島困長鯨，恐似誅韓更醢彭。五百人皆甘自殺，王侯未可餌田橫。自古功臣不可爲，空云閎散可相隨。藉非衛尉能規諫，幾使蕭何作李斯。蓋公清淨意，歌呼日夜亦功高。歷朝論相業，此中娖娖備員多。贊成封產祿，幾曾爲宰得平均。入獄條侯餓，孤負安劉不世功。至敎參元化，卻被人訶作異端。卑棲藉藏拙，漆園未足嗣猶龍。後儒師孔孟，性天太極亦空談。法制非無補，慘礉無恩乃禍端。穰苴斬莊賈，美人終竟異監軍。曾門遭屏斥，更聞上蔡背荀卿。藥石徒爲瑱，轉瞬彭池已見收。金盡貂裘敝，改計連衡換合縱。形勢皆囊括，始信蘇張未易才。成名眞豎子，誰言孫臏勝龐涓。紛爭夷滅盡，馮驩三窟果何功。天將亡六國，婦人釀酒信陵君。專任廉頗將，趙國終然社稷存。戰國求良士，只有虞卿魯仲連。進妹疑誣構，莫比居奇呂不韋。此客言堪佩，天下無非市道交。君實編通鑑，不載離騷見獨殊。大用身先喪，空說孫枝列九卿。漆身眞義士，雄才偏寡斷，狐疑不聽蒯通謀。八尺肥如瓠，免斬偏敎享大年。兵進誰能止，未及論功已就烹。弒父妻羣母，子壻安能敬婦翁。緜蕞朝儀定，卻使諸郎詡聖人。丁固鍾離昧，項氏臣原可盡誅。亡秦法令欺牛毛，獄市何煩異術操。曹參盡一代蕭何，後起誰能襲臼科。若綜美如冠玉豈長貧，戶牖鄉中一細民。他日起自吹簫織薄中，後來賢子亦英雄。絳侯良賈深藏柱史官，五千言覓解人難。無爲寓言十九異儒宗，畏壘亢桑不可蹤。汙瀆異同堅白旨難參，附和爭名共討探。孰意善說翻敎死說難，爲韓故託可亡韓。修明吳宮敎戰集紅裙，以戲爲眞亦創聞。何似殺妻棄母拂人情，吳起徒誇善用兵。從學刻薄原非五殺儁，自知難可比殷周。趙良志切梯雲逞舌鋒，原無定見在心胸。可憐抵掌侯亦壯哉，機權全自揣摩來。一時姦人任俠互稱雄，六萬餘家聚薛中。諸子窺符救趙破秦軍，智勇深沈迥出羣。可惜貪利從來智必昏，漫持苛論責平原。若敎不恤窮愁相印捐，名駒千里更稱賢。吾從縱去咸陽一布衣，能令太子早亡歸。李園當日趨炎比漆膠，一朝失勢等閒拋。信平謠諑蛾眉困左徒，阻行進諫有良圖。頗疑弔屈投書意不平，雒陽年少早知名。未登輕生刺客費窮搜，怪底要離不見收。吞炭威名震主必招尤，兩利俱存策最優。國士柱下方書職所專，先秦律算賴師傳。身長說下田齊七十城，高陽落魄一狂生。淮陰力阻匈奴不可攻，和親一策卻難通。單于始信儒宗自有眞，兩生不附面諛臣。居然季布凭鉗賣作奴，荀非走越卽奔胡。請看勸除晁錯是袁絲，究竟君王意早疑。但戮

謀臣謝吳楚，底須三族盡誅夷。盜嫂遭誣不自明，不疑貌美實無兄。古云息謗宜無辯，安用嘵嘵好立名。扁鵲倉公地上仙，神人授受禁方傳。良醫功可齊良相，治疾須求技十全。廷中處士會公卿，老賤何嘗遂見輕。黃石圯邊曾進履，後來讖解又王生。北平英勇世無雙，天譴知緣戮已降。李蔡下中終自殺，封侯幾日擁旄幢。萬斬猶難蔽厥愆，兇酋首未藁街懸。劉淵後世偏尊奉，躬祀南郊用配天。節儉持躬學晏嬰，迹同飾詐受譏評。能將俸祿周賓客，布被良非爲釣名。龍川小令等椎埋，陸賈雄談快壯懷。黃屋稱尊能變計，趙佗大勝井中蛙。竊婦歸家四壁居，長卿爭及藺相如。子虛封禪徒華采，賴有長楊諫獵書。知嗤吳濞拙謀猷，欲塞成皐亦謬悠。伍被果能工畫計，無如王意已先偷。詐忠固位曉陰陽，酷吏文深罪早彰。吾惜沈冤三長史，案誅駢首爲張湯。任俠名流氣誼敦，濟人初不市私恩。季心劇孟今安在，緩急何從更叩門。盜將仁義許通侯，竊國從知勝竊鉤。何必兢兢重然諾，時流慣與世沈浮。貝帶鸛冠貌肅恭，侍中佞幸荷恩濃。特於傳尾標微旨，衛霍材能亦附庸。河伯何因歲娶妻，革除敝俗惠摹黎。六章故事庸流筆，強附西門入滑稽。賣卜長安味道腴，成林蒿艾豈吾徒。攝衣再拜升車返，俊辯心傾二大夫。龍門原帙久無聞，大論知難補傳文。莫訝叢亭滋駁議，須知危策異人羣。攘往熙來世盡同，人人妄冀作朱公。學儒猶道治生急，列傳端應貨殖終。百卅篇書錦繡羅，褚生難免續貂訶。摹天繪地談何易，六一追蹤未足多。正史規模此創端，裴駰集解帙猶完。更傳索隱單行本，正義全書惜已殘。

蕭培元《望淮陰釣臺》 河濱烟雨莽蒿萊，舟人爲指韓侯臺。當年一竿不得志，窮途日暮空徘徊。徘徊日日在淮陰，漂母一飯值千金。一朝風雲會龍虎，陳餘魏豹早成擒。漢王素未識韓信，連下全齊天地震。蹶足耳語知何詞，假王賜以眞王印。眞王印卽釣魚竿，餌汝韓侯心暫寬。賞功止在狗功列，已兆走狗烹彭韓。感恩不用蒯通謀，功成宜泛五湖舟。楚王不反終疑反，天子僞爲雲夢游。雲夢原是魚龍藪，釣魚須用斬蛟手。後車縛載魚上鉤，試問神鰲何處走。長樂蕭蕭日色殘，回首思爲漁父難。惆悵漢皇思猛士，不聞淮水悲風寒。

又《張良》 東海求壯士，能報韓王讎。圯上受素書，借箸封留侯。功成知引退，好與赤松游。辟穀復食穀，呂后肆要求。亦曰幸而免，多病身無憂。我愛鴟夷子，五湖泛扁舟。

又《蕭何》 項羽全勝時，孰可撄其鋒。諸將謀野戰，獨勸歸漢中。養民以致賢，一語邦基隆。貴時識韓信，賤時知沛公。旌賞褒第一，人功勝狗功。漫云刀筆吏，卓哉大臣風。

又《呂后》 呂公善相人，神術超千古。擇壻儕伍中，欣然遇漢祖。有女配天子，自謂光門戶。魁柄欲暗移，貽禍誅諸呂。一女竟滅門，相法焉足數。早知椒房殃，不如嫁農父。

又《韓信》 漂母一飯恩，重以千金報。眞王不自立，願請假王號。以此細參之，反狀從何造。鳥盡良弓殘，呂后何其暴。功高本震主，疑忌兩相召。深願當年逃，蕭何追不到。

又《范增》 項羽弒義帝，其心如豺虎。不罪楚重瞳，而謀漢高祖。豈曰亞父尊，虛名何足數。鴻門撞斗時，始呼羽爲豎。君王任自爲，疽死道途苦。不走亦不死，羽殺范亞父。

劉開兆《淮陰俠釣臺》 把釣無聊似渭濱，那知遇合有周文。憤王空有重瞳子，具眼翻令屬婦人。

又《淮陰舟中送春》 斗杓昨夜向南移，擺柳飛花兩鬢吹。九十春光今寂寂，三千客路去遲遲。落紅滿地王孫草，漲淥盈堤漂母祠。消遣旅懷須是酒，卻慙書劍付男兒。

又《漂母祠》 知己誠難遇，何論一飯恩。人間留漂母，天意重王孫。市儈原非伍，英雄敢自尊。炎精方卜祚，鍾室已沉冤。

楊泗藻《讀項羽本紀》 負氣誤平生，自然非戰罪。憐才有亭長，泥他艤船待。知恥豈非情，欲渡幡然改。蓋旋究何事，之死矢靡悔。悠悠烏江水，悲鳴助千載。成敗夫何論，青史至今在。畢竟愈韓彭，不曾死葅醢。

楊昺《張良》 從赤帝子取天下，從赤松子學神仙。得力黃石書一編，丈夫能取貴能棄，手提九州如兒戲。病可謝穀可辟粒，可惜不約韓侯共此志。

戴家政《書淮陰侯傳二首》 腥風大澤泣蛇身，剸徹先機亦誤陳。面相難生背亦死，齊王既假楚何眞。二雄吭扼三男地，一命權操兩婦人。獨有開心執戟者，從今不敢忤風塵。營塚先期置萬家，一竿何處競豪華。英雄只服漢高帝，群策兼收李左車。豈有元勳都辟穀，偶於末造見蠆沙。藏弓烹狗古來語，衣食深恩念不差。

黃琮《紀信故里》　羽圍城，君當行，羽入城，臣當烹。楚歌出，項氏畢，誓河山，酬輔弼，故人雍齒先授封，第一還數蕭何功。鄂千秋語殊有理，可憐忘卻圍城裏。

羅震亨《漂母祠二首》　漢高謾罵常輕士，項籍姁姁志不同。塵世儻無蕭相國，讓他漂母識英雄。　千金猶豔說酬恩，淮畔祠堂草色昏。諸母尚傳洴澼業，幾曾賞識有王孫。

章永康《咏史雜詩百首・李廣虎》　林青月黑颯邊風，日暮藍田獵火紅。射殺山中白額虎，將軍猿背大刀弓。

繆徵甲《秋興》三　栖遲久擬返衡門，引疾何勞醴一尊。豈有黃金酬漂母，空餘芳草送王孫。葫蘆長柄仍依樣，野菜連畦儘餃根。窮餓本來天玉汝，只愁霜鬢漸添痕。

繆烜《登下讀武安君傳》　白起小豎子，爲秦開封疆。可憐三晉卒，如虎驅羣羊。八十九萬命，纍纍魂歸鄉。彝陵至武陵，楚尸莫殫詳。一劒賜杜郵，人胡爲之傷。若使再將軍，天下罹其殃。不必應侯忌，神鬼咻昭王。展卷恍血腥，陰風蔽燭光。

張滄海《申戌雜感》　叢祠學狐鳴，陳涉有所寄。隴畔多輟耕，中原正多事。

戴梓《漂母祠》　一飯原無重，千秋獨有君。三齊如不顯，空自飽王孫。

又《重經漂母祠》　漂母祠猶在，凄然日欲西。義惟輕一飯，名已重三齊。白馬垂綸岸，清江浣苧溪。望中人不見，荒草雉還飛。

雜録

雜記

《論衡・感虚》　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虚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虚言，近非實也。

《三國志・魏志・王肅傳》　司馬遷記事，不虚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遷也。

《隋書・經籍志》　惟《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并爲名家。《史記》作者甚微。

《史記・孝武本紀》司馬貞索隱引桓譚　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置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

《史記・孝武本紀》三家注　《集解》韋昭曰：「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索隱》韋昭云談，司馬遷之父也。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多稱太史公，遷外孫楊惲稱之也。姚察按：《遷傳》亦以談爲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桓譚《新論》以爲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

又《太史公自序》三家注　《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索隱》：按《茂陵書》，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則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稱太史公，皆遷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注》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郡縣所上圖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爲在丞相上耳。《正義》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爲長。乃書談及遷爲「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桓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

《捫蝨新話》卷二《司馬遷淺陋》　《論語》本無異義，然前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扣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孔子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事，因孔子有「子也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爲人淺陋，不學疎畧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予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辯証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仲曾西所不爲，而不謂孔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也」，孟子因之，故曰「惠而不知爲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諾以爲信，必犯患難以爲果者，乃所謂小人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孔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孟子猶然，況太史公乎。《論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裨諶謀於野則獲其後。揚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曰「君子不器」，揚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千載一笑。

又《史記不載齊宣伐燕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湣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怨，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沈同問答事同，此伐燕乃湣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湣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共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器，湣王謀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湣王時事。孟子游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緣何誤爲宣王。退之曰：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所言焉耳，意其以此故誤耳。

郝經《續後漢書・文藝列傳上・文章總叙》　序有二義，有端序，有次序，原始首事，推本爲言，以冠諸端，則端序也。廣義列事，排比爲言，各有次第，則次序也。【略】孔子序《書》，【略】《詩》有大小序，【略】此皆端序之始也。至司馬遷作《史記》，於三代六國諸表及貨殖儒林諸傳皆有序，【略】孔子作《序卦》，【略】此皆次序之始也。至司馬遷作《自序》，序其家世功烈，并序諸紀傳之次，而班固作《序傳》，亦序其家世功烈，并序一書之次，皆明其所以著作之意，自是凡所著述，莫不有二者之序，而篇題不可勝窮矣。

又　表者，敷陳著見之稱，有所未明，表而著之也。【略】其名則同，其義各異，未特以名篇，而謂之文也。司馬遷作《史記》，始爲諸侯六國諸年表，特列序其興滅之年，亦未爲臣子之文也。

又　國史，書契以來即有史，【略】其書法大抵皆編年，【略】歷戰國訖秦，【略】而呂不韋者，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始錯綜諸家，變古編年法。至司馬遷，因《呂氏春秋》法，推本《詩》《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漢楚春秋，上記軒轅，下訖天漢。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有序有論，有自序，有序傳，馳騁上下數千載，分散數十百家，其體甚大，「六經」以來所未有也。其後班固因遷之制，斷自漢元，迄于王莽，作西京書，縝密精覈，法制益備。遷之書始於父談而成於遷，固之書始於父彪而成於固，其事則身所聞見，其發凡起例皆出家學，於是卓然爲宗匠，後世國史之制皆本乎是矣。

陳繹曾《文式》　褚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

文林《瑯琊漫鈔》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謂知而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眞僞，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伯者則不之顧矣。王伯眞僞，在爲人臧否耳。而項梁爲人，臧乎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眞爲復楚，而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兀兀久處人下乎？能眞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至死不變乎？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人之言，而假以服衆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圖，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遯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以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項氏立懷王者，義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曰：昔項氏所以立王者，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必不能久矣。而後去之，豈不兩全。

王世貞《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班固氏欲自申其業，故互見其瑜瑕，而王充、劉知幾因之皆有所指駁。而其錯節衍語，異音奧旨，未易通釋，以故徐廣、韋昭、裴駰、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成爲之訓詁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矣。然自東京以前，往往撫核其體裁，而闊略於辭法，至陸機、劉勰輩，乃稍頌稱其文，而後世因之。第名爲之小牴而實爲之祖述者，班固氏也。六朝騶綺靡，毋論非指向，所在途軌殊矣。其最能尊《史記》者，毋若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過邯鄲之步，陽爲慕之而陰與悖，又何取也。明興，皇猷之渙發與元精之鬱悖，倍屣往古，而其能爲太史公者，邇不出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不無三致憾焉。北地而後，乃始彬彬，蓋至於今。

《讀史漫錄》卷三 古今著述成家者，必有所托而後傳於世，如司馬子長之文，至其外孫楊惲乃得宣布。惲，丞相子，爲列侯九卿，力能傳其書，不然，即藏之名山，其出亦難矣。然則古人之書，不得其人而爲之無聞者，亦不少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四《內篇》 鴟夷、望諸皆舊臣也，員留而戮，毅去而生，毅爲得乎？淮陰留侯皆功臣也，信留而族，良去而完，良爲得乎？噫！難言也。員與光君臣之暱手足腹心弗喻也，目吳之沼而恝然外國，情乎？非以死殉亡可者，毅之去則善矣。漢以羽視信，信一日在，漢一日憂乎？即北走胡，南走越，其能免也？善爲信計者，非文子之祈則文信之藥而已，悲夫！

《狂夫之言》卷一 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茅山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麁悍人，卻得此意，故其威不褻。

《藝苑卮言》卷三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荊、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薈蕞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即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漢書讀》卷六 《太史公百三十篇》。志稱十篇有錄無書，在當時東觀蘭臺所藏。雖云缺失，至江左固已盛行，或全篇具存，或草創未竟，詳見王伯厚志攷。

《柔橘文抄》卷一《書史記目錄後》 《史記》百三十篇，惟《孝武本紀》亡，褚少孫取《封禪書》補之，複重無謂。其未完者二篇：《田單列傳》、《龜策列傳》也。褚所續者，《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一，《將相名臣年表》二，《外戚世家》三，《梁孝王世家》四，《三王世家》五，《張丞相列傳》六，《田叔列傳》七，《滑稽列傳》八，《日者列傳》九，《龜策列傳》十。而《三代世表》後附褚論，蓋褚所補續者共十一篇，而全補者則《武紀》一篇耳，其餘皆未嘗亡也。又如《秦始皇本紀》末附《秦紀》及班固評語，《孝文本紀》末附孝景元年詔，《田單列傳》末附王蠋事，《平津主父列傳》末附元後詔、班固贊，此四篇皆係後人補錄，非褚續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謂，遷沒之後，亡《景紀》【略】《龜策列傳》，其說殆未可信。然班固於《藝文志》亦云十篇有錄無書，豈當時副在京師者亡其十篇，而藏之名山者其後復出也歟。

林紓《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 余謂先輩治《史記》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錢竹汀之《考異》，梁玉繩之《志疑》，王懷祖之《雜志》，均精核多所發明，而梁氏成書至三十六卷，論黃帝一事幾千言，其下歷舉異同，良足以刊《史記》之誤。乙派則歸震川、方望溪及先生之讀本，專論文章氣脈，無尚考據。二者均有益於學子，然而發神樞鬼藏之秘，治叢冗禿肖之病，導後進以軌轍，則文章家較考據爲益滋多。顧不有考據，則昏於誤書，不講文章，則昧於古法。

梁啓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史記》之名，非遷書原名也。其見於《漢書》者，《藝文志》述劉歆《七略》稱「《太史公》百三十篇」。《楊惲傳》謂之《太史公記》，應劭《風俗通》（卷一、卷六）同。《宣元六王傳》謂之《太史公書》，班彪《略論》、王充《論衡》同。而《風俗通》（卷二）時或稱《太史記》。是知兩漢時幷未有名遷書爲《史記》者。本書中《史記》之名凡八見：（一）《周本紀》云：「太史伯陽讀《史記》。」（二）《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論史記舊聞。」（三）《十二諸侯年表》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四）《六國表》云：「秦燒天下書，諸侯史記尤甚。」（五）《六國表》云：「史記獨藏周室。」（六）《天官書》云：「余觀史記考事。」（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八）《太史公

自序》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皆指古史也。《史記》之名，蓋起于魏、晋間。實《太史公記》之省稱耳。

雜考

《水經注》卷四《河水四》 陶水又南逕高門南，蓋層阜墮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太史公自叙》曰：「遷生于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溪水東南流入河。

又卷二九《均水》 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即修陽、葛陽二縣界也。雙峰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爲名。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皆嘗登之。

又卷三九《廬江水》 廬山【略】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

《宋景文筆記》卷中《考古》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東坡全集》卷九二《西漢風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唯汲長儒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

《靖康緗素雜記》卷六《太史》 《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五臣注曰：太史，遷之父。走，僕也。言己爲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也。又案：《孝武本紀》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韋昭注曰：說者以談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余嘗攷之《史記·自序》，前所指司馬談爲太史公者，蓋遷之辭也。後所指司馬遷爲太史公者，蓋後人所定也。案《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而臣瓚又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司馬談但以太史丞爲太史令。余案：班固《郊祀志》曰：有司與太史令談。班彪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則談遷父子相繼爲太史公明矣。《自序》亦曰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又云：司馬氏世主史官，故雖爲令，而皆可以公稱之也。遷尊其父，故呼談爲太史公。後人又尊遷，故呼遷爲太史公。蓋所稱公者，如周公、召公、太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四皓有園公、夏黄公之類是也。非必是其外孫所稱。韋昭乃以司馬談爲非太史公，又以遷爲太史公者是楊惲所稱，誤也。

《步里客談》卷下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跡，亦未盡善。

《習學記言》卷一六 武王戮係解事，世所共傳。按《牧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此《書》言牧野之事，周師壓郊而陳，五臣將受誓事於前，王釋旄鉞而親係之，則其語不訛也。《詩》云：「泂彼溶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嵩飛戾天，魚躍于淵。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周文武之所以作人而成其材者，使之皆知自尊，而非以尊其身也。而司馬遷述禮論秦儀，乃謂尊君抑臣，朝廷濟濟，此等語言，蕩溺人心，不復可反。

張綸言《林泉隨筆》 《史記·鄭世家》：子產，鄭定公之幼子也。其下無註。愚按：鄭穆公生公子喜、公子師、公子弃疾、公子偃、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此所謂鄭之七穆也。發字子國。古者孫氏王父字子產。發之子，公子僑也。僑子參，謂之國參。今曰定公幼子，《循吏傳》又曰成公幼子，豈傳寫之誤耶？謂子貢家益饒，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分庭抗禮，使孔子名布揚天下者，子貢實先後之也。其意蓋謂孔子非子貢多財，歷聘諸侯，則不能致此聲聞之盛，殊不知聖賢取重於人者，初不在財與勢也。謂孟子書爲軻自著。韓子以爲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二說不同。朱子以《史記》爲是。今按：古者諸侯死後方謚。孟子所見，若梁惠、梁襄、齊宣、滕文、鄒穆數君，此皆死于孟子之前也。竊恐韓說爲長。

《餘師錄》卷一《曾子固》《逸事》云：陳後山初攜文卷見南豐先生，先生覽之，問曰：「曾讀《史記》否？」後山對曰：「自幼年即讀之矣。」南豐曰：「不然，要當且置它書，熟讀《史記》三兩年爾。」後山如南豐之言，讀之，後再以文卷見南豐，南豐曰：「如是足也。」

《攷古編》卷一〇《馮商續史記》《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授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足，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淳南集》卷一二《史記辨惑・議論不當辨》（存目）

又卷一三《文勢不相承接辨》（存目）

又卷一四《姓名冗複辨》（存目）

又卷一五《字語冗複辨》（存目）

又卷一六《重疊載事辨》（存目）

又卷一七《疑誤辨》（存目）

又卷一八《史記用而字多不安今略舉甚者》（存目）

又《司馬遷用於是乃遂等字冗而不當者十有七八今略舉之》（存目）

又卷一九《雜辨》（存目）

《兩漢刊誤補遺》卷七《太史公一》《司馬遷傳》談爲太史公，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公。仁傑按：遷《自序》云：談爲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爲令而自尊曰公者哉？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爲公。《漢書音義》曰：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公。《史記》有柘公、留公。索隱曰：柘縣留縣令也。故曹參爲戚令，稱戚公，夏侯嬰爲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林書談》：緜太史丞爲太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爲令耳。其稱公者，如柘留戚滕之比，非尊其父而然。

又《太史公二》韋昭曰：《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外孫楊惲所稱。《志林》以爲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至漢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仁傑按：顏延之言，有三公之公、田舍公之公、家公之公。三公如周召，固易見。所謂田舍公者，以其高年耳。《吳志》云：程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是也。所謂家公者，賈誼云與公併倨是也。韋昭謂楊惲以外孫稱遷爲公，則是家公之公。

虞喜以爲主天官者皆上公，則是三公之公。然遷《報任少卿書》亦以太史公自稱，此豈官屬與外孫尊之耶！

又《太史公五》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刊誤》曰：周制，外史其位上士，在諸侯之卿上，故云太史在丞相上。仁傑按：《張蒼傳》蒼爲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主四方文書也。按秦柱下御史，本周制。老子嘗爲守藏史，一曰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以爲官名。《晉志》極東有星曰柱下史，以爲古左右史象此。然則漢太史令之職，在周爲藏史，在秦爲柱下史，其官稱異而職掌則同。故《漢儀注》以天下計書爲太史職掌。然以爲先上太史而副上丞相者，按子長爲太史兼中書令，在禁中，主四方文書。其曰先上太史公者，蓋所上文書必先由太史檢校，然後奏之天子，非上太史也。觀此，則丞相所上止副，封發自應爾。其事本如此，而衛宏不能詳言之，故晉灼不以爲然。宋景文公《筆記》亦曰：遷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按張蒼以秦時柱史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曆，故以蒼領郡國上計。夫算律曆領計書，皆太史之任也。當漢之初，未有史官，蒼豈以此時兼行太史時耶？是時，蒼以列侯居相府，故宏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亦自有所本，但施于張蒼則可爾。

《學齋佔畢》卷二《麥秀之歌》《史記・箕子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世皆熟之矣，然余嘗討論《尚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歌「蘄蘄」「蠅蠅」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兮」，注「麥芒也」。字之稍差不爲要切，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何所據而與《書傳》牴牾耶？

《齊東野語》卷一〇《史記多誤》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於季布、蕭何、袁盎、張騫、衛、霍、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

亦安得謂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載平帝元始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寫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贅，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而《淳于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于髡在齊威王時，楚莊乃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敘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周密《皓然齋雅談》 東坡《赤壁賦》多用《史記》語。如「杯盤狼藉」、「歸而謀諸婦」，皆《滑稽傳》。「正襟危坐」，《日者傳》；「舉網得魚」，《龜筴傳》。「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爲戲」者。

《日損齋筆記・辯史》 《史記》「黃帝幼而徇齊」，《家語》《大戴記》並作「叡齊」。司馬貞曰：「徇」亦作「濬」。蓋以徇與濬音相近，濬與叡文相近而言也。又曰：「濬」當讀爲「迅」，則又因裴駰訓徇爲疾，而以迅爲疾義，相近而言也。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闕疑之義乎？

又 太史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葬橋山」。乃於《封禪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冢，則又稱「或對曰：黃帝已仙，羣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敘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

又 《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爲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繫《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又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錘、史寬舒，《封禪書》註引徐廣曰：錘，丈恚反。錘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註引韋昭曰：黃錘，人姓名。一以爲地名，一以爲人名，前後自相矛盾。《漢書・郊祀志》註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錘，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錘者，又似可疑耳。《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本文云：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於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當有名，遂以爲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姑存其闕文可也。

文林《琅琊漫鈔》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弒其君。」則盾固未嘗殺于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于屠岸賈也。史氏之言不足信者多。

《南園漫錄》卷九《定字》 《史記》時用「定」字。如「陳王定死」「主父定死」之類不一。後此不見用，唯《宋書》內見之也。然作「實」、作「信」、作「眞」亦通，但不若「定」字樸而文也。

《惜陰錄》卷一二 楊用修《丹鉛錄》云：司馬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遍遊萬里之日，「上會稽」，摠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頃巡撫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復矣。予未敢以爲然。按《史記註》，禹生於四川茂州文川縣石紐山。《一統志》：石紐山在石泉縣南，是矣。古人云「死則同穴」，未聞以所生之地爲穴也。史遷文雖簡古，因禹穴在會稽，故帶「探禹穴」三字，亦不謂之重復。李白之書，殆必唐之文人好事者以此呼之耳。《陝西通志》載漢中府洵陽縣東一百三十里山穴傍鐫「禹穴」二字，古碑已剝落，亦古之好事者所爲也。

《丹鉛總錄》卷一三《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又《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

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遊」，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遊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籠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焦氏筆乘》卷一《太白詩誤》 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披《史記》，子房授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爲圯。二字不應複用。

又卷二《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又《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晝，字又作圖。實所未詳，不知即「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雷。《通志》云：冏，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雷。回象雷形，古尊彝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哉。

又《史記多爲後人殺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爲後人所殺亂者多矣。古書喪眞，可爲嘆息。

又《秦禁》 《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又《荊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撰，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向讀荊公短文數首，眞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予觀子胥出死亡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偸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眞脫胎換骨手也。

又《焦氏筆乘續集》卷三《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又《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吏治尙馴謹甚。」《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顏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又卷五《史記呂氏春秋之異》 《史記・吳起傳》：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

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生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二書所載，即一事耳。《史記》稱田文，呂紀爲商文，所不可曉。太史公得于傳聞，而《呂紀》先秦之書，或于紀載爲愬。

《賢奕編》卷四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正楊》卷二《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南中集〉》　予觀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篇，特亡其辭，亦失其解。及考《史記·張耳傳》洎《楚漢春秋》，并云趙王武臣爲燕軍所獲，囚於燕獄，先後使者往請，輒爲燕所殺。趙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將載趙王歸。」舍中人笑之。乃走燕壁，以利害說燕將。燕以爲然，乃歸趙王。廝養卒御王以歸。武臣歸趙，以美人妻養卒以報之，是其事也。予觀養卒有戰國策士之風，太史公書其事文既奇，樂府歌其事亦奇矣。六朝及唐人擬作者，皆似眯目道黑白，雖吾鄉太白亦迷其源。【略】李子田云：「《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楊用修引《張耳傳》廝養卒說燕王事，云是此卒，且曰古今作者如眯目道黑白，雖吾鄉太白亦昧其源，因譔一古風長篇，謂可方焦仲卿妻。然《張耳傳》祇云廝養卒，並無才人嫁爲婦語，曷以知所嫁者即此卒耶？《張耳傳》非隱書，古今人所同喻，豈得云通不檢此人皆眯目耶？且古人作樂府多襲舊題，變出新意，曷欲定掇本事耶？凡此諸不可通，而詩之佳否姑勿及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五《冗篇上》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竝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證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於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蒼頡、栗陸、容成、鴻蒙、雲將、大鴻缺之屬，荒忽茫昧而不足有亡則可。誠禹之佐，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人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於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柏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卨矣。今攷虞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於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偕奏鮮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柏翳而誰耶？《秦紀》所云柏翳非伯益之誤耶？蓋伯與柏其音同，（秦本紀作「柏」。）益與翳其聲近，故《史記》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人雖二而其事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汲冢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啟即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爲人名則大費爲國封矣，大費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即竹書一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其爲正也。（《正義·陳紀》下亦言二人本一，而《秦紀》《陳紀》世家竝不言。案《山海經》劉歆序先稱伯翳，復言伯益，其爲一人明甚，而太史氏之誤不辯自明矣，然正義亦不引。）

《書蕞》卷上《四皓》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爲四皓。

《疑耀》卷五《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是反其所剋也，豈別有說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戲瑕》卷三《隨清娛墓碑可疑》　清娛姓隨氏，平原人，漢太史令司馬遷侍姬也。年十七，歸遷。遷凡游名山，必以清娛自隨。後隨至華陰之同州，而遷召入京師，留清娛于同。已而遷陷極刑，發憤著書，未幾，病卒于京。清娛聞之，遂悲憤而死。州人葬之于某亭子下，忘其名。厥後唐褚遂良刺同州，清娛乃感夢于遂良，具言始卒云。上帝憫其年壽未盡以死，因命爲此州之神，廟食一方。然圖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以公爲一代文人，求志其

墓，光揚幽懿。遂良欣然命筆。其銘皆四字，不過數句而已。按碑文如此。近新安丁雲鵬得此碑，乞范參議允臨謭跋。參議出以示余，歎見所未見也。第余竊有疑焉：司馬子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游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後歸自東楚，始入仕爲郎中。已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而太史公留滯周南，發憤且卒。卒三歲，而子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既被刑之後，復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與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據《史記》自敍及班固《漢書》列傳，具載相同。竊謂子長游覽山川，在弱冠之年，席猶未煖，豈便有侍姬相隨？夫伶元撰《趙飛燕外傳》，其自敍全以樊通德立案，中稱通德沾袖，顧踈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一段情話，千載如畫。何子長自敍中略不及清娛隻字，且後來奉使西蜀，遭阽陷刑，以迫于死，不下二三十年事，其能竟置清娛于同州不之顧乎？當其下蠶室時，清娛卽宜憤死，何待後來？令人甚疑此碑文，不知《金石錄》諸書，曾略載其事及遂良文否？不應以龍門令侍姬之芳名，既磨滅于千百年前，待褚學士而銘其幽矣。彼貞觀文人，謂宜同聲而詠歌其事，何以復埋沒于千百年後？卽褚公翰墨，膾炙士林，豈其至于今日，始流傳人間？吾將起漢唐諸公于九京而問之矣。

《七國攷》卷一四《秦紀》《列國紀聞》：秦史曰紀。余按司馬遷「本紀」之名，蓋因秦舊。

《清賞錄》卷一　漢明帝諱莊，故《史記》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莊君平爲嚴君平。以莊與嚴古同義。

《廣陽雜記》卷一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攷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又卷五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尙事，而不知飛之爲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獵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螭，非熊非羆爲證。然史實無非熊，獨見于此注。杜詩「田獵舊非熊」，孟詩「羆獵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得樹樓雜鈔》卷一三　聶翁壹，馬邑人姓名也。《韓安國傳》中《史記》凡四見。《漢書》前後多刪去「翁」字，未詳孰是。又漢伏兵馬邑谷中，時李廣、公孫賀、王恢等皆爲將軍。王恢則別從代主擊單于輜重，及單于覺而引兵還，恢等亦以便宜罷兵，不往擊其輜重，所以武帝云：「首爲馬邑事者恢也，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之心。」《史記》原文前後互相照應，《漢書》於「恢所部之下」刪去「其輜重」三字，但云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不知所謂「可得者」是何物耶。又中閒載韓安國與恢兩兩異議處幾及千言，約其大意不過一曰擊之便，一曰勿擊便而已，《史記》所不載，似在可刪。又韓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其爲天子導引，不待注而可知，班氏乃刪去「奉」字。又「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史記》原文也，班氏刪去「幸」字，而云「新壯將軍」，皆所不解。太史公贊韓安國而惜壺遂之不得爲漢相，贊汲黯、鄭當時而旁引翟廷尉之署門，餘波淼瀰，則有言外無窮之味。班氏移兩贊語附本傳末，要是有意作波瀾，不如風行水上自成文章也。

顧嗣立《寒廳詩話》　證山最喜王半山詠史絕句，以爲多用翻案法，深得玉溪生筆意，如《范增》詩云：「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有道弔民天卽助，不知何用牧羊兒。」千古別具隻眼。證山嘗有《亞父》詩云：「龍文五采事堪疑，憤懣君王只自爲。一箇王孫猶不識，不知何計可稱奇。」此意亦無人說到。又《雍齒墓》詩云：「他人偶語汝封侯，空斬丁公一箇頭。富貴由來關骨相，不妨爲德亦爲讐。」《李斯》詩云：「古今都付劫灰餘，牽犬東門禍已儲。偏是銘山文字好，不知平日讀何書。」此等議論應不讓半山也。

《管城碩記》卷一八《史類一》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後引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按《史》、《儒林傳》後云「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又《賈誼傳》云「孫賈嘉好學」，此皆非太史公之本文，乃褚少孫所補也。班固《目錄》曰：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楊終傳》：「肅宗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無怪乎《史記》所錄往往有少孫已後事也。

《硯北雜錄・史記》　叔孫通與弟子共爲儀，因請於武帝而官之，此當爲後世奉勅撰造予以議叙之始也。

又　史公避其父諱，凡談皆改爲同，如張孟同、李同、趙同之類是也。

而亦有未盡改者，如《晉世家》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李斯傳》亦有宦者韓談。

《穆堂初稿》卷四三《與方靈皋論史記稱太史公書》（方靈皋）謂子長稱其父爲太史公而已，所論著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因疑世無解人，似矣。然太史公之稱，注《史》《漢》者，已多異論。【略】據《史》《漢》兩注，《索隱》與顏師古已有遷尊其父爲太史公之說，則是知其解者，古已有之，不待索之且暮之遇也。至謂《自序》與全書中，凡「太史公曰」，皆褚少孫所加，少孫補《史記》，疑出其手，亦自有見。然桓譚謂爲（東）方朔所署，《索隱》又引或人之說，謂爲楊惲所稱。譚，西漢人；小司馬用功于《史記》甚勤；或各有所據，是亦究莫能定爲何人所加也。（方氏）引《漢書》「遭李陵之禍」句上無「太史公」字，以爲所承乃《史記》原本。然班氏載此序，刪節甚多，「率述陶唐」以上，刪西伯拘羑里等百餘字，序百三十篇，僅存其目，而盡刪其說，則「遭李陵之禍」句，上闕「太史公」三字，疑亦班氏所刪耳，謂爲《史記》原本，亦未必然也。如《史記》原本果如此，則凡爲褚少孫所加者，必皆無有，而《自序》之首尾，乃壹遂問答，《漢書》俱有「太史公曰」，何耶？竊意「太史公曰」四字，皆《史記》本文，非後人所加，亦非遷之尊其父也。如果爲後人所加，于每篇之首可矣，安得預設壹遂問語中，虛答辭以待後人之加之。且問而答之可也，如《酷吏傳・序》引孔老之言，直接「信哉」，是言文理甚順，乃亦代添「太史公曰」，何不憚煩如是？如謂遷尊其父，凡有議論，歸之于親，則杜周等歿于談後十餘年，安得仍稱太史公論斷，不亦自誣其親哉！蓋太史公，乃太史令當官之稱，談遷父子，并爲此官，宜并得稱，如謝元與靈運并稱康樂，李泌與繁并稱鄴侯云爾。故其《自序》初自稱名，至補太史令後，乃亦稱太史公。《文選》所載《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牛馬走，蓋自稱其官而益之以謙詞也。李善注蒙舊說，乃謂太史公稱其父，而己特爲牛馬之僕，此則勉強殊甚。遷《報任安書》時，談沒已久，世豈有答人書而稱爲先人之官之僕者，亦豈有子稱爲父之僕者哉！況以太史公爲官名，已有如淳所引衛宏之說，衛宏注卽不可信，而《漢儀》則固有是官也，卽以是爲當官之稱，則凡稱「太史公曰」，猶後世史書稱「史臣曰」已耳，固無嫌于父子并稱，而亦不必致辨矣。至於《三代世表・序》，首冠以「太史公曰」，而中曰「余讀《諜記》」，《十二諸侯年表》稱「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則皆遷之讀之而已，無他異也。

《厄林》卷二《司馬子長》《史通》論漢史曰：「司馬遷敘傳，巨細備陳而不書其字，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爲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云云，至于事終，則言其自敘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乎？」贊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爲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爲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爲《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張衡《應間》有云「子長諜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旣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稱覺有緒，亦最先出，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爲不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歟？

《畏壘筆記》卷四《褚少孫補史記》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武本紀》，甚言其短，武帝怒而削去之。恐其說非也。《魏志・王肅傳》云：「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蓋承宏之妄耳。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等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之，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司馬貞曰：「褚少孫取班書以補《景紀》，取《封禪書》爲《武紀》，取荀卿《禮論》爲《禮書》，《樂記》爲《樂書》，《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遂分歷述以次之《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龜策》則直是太卜所占龜兆雜說耳，何其蕪鄙也。」案如張晏所云，則遷沒之後，其書亡失甚多，豈得亦云武帝削之乎？

《詩學纂聞・史記贊用韻》《史記》贊往往有用韻者，若《南越尉佗傳》、《循吏傳》兩贊人共知之。又若《魏其武安侯列傳》一贊，其用亦顯然者，前以「變、遜、亂」爲韻，中以「權、賢、延、言」爲韻，後以「哉、來」爲韻。

《柚堂筆記》卷二　按《索隱》原文但論補書之短長，初不云褚少孫補也。乃張守節《正義》則云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三王世家》、《滑稽列傳》、《日者》、《龜策列傳》，是以十篇皆褚少孫補矣。於是晁氏《讀書志》亦承其謬，而凌氏《評林》遂云「《景帝紀》褚少孫取班書補之，不及班書遠甚」，幾忘褚氏爲前漢人矣。至陳卧子《史紀測義》述《索隱》而改易其文云「《景紀》、《律書》，元成間褚少孫取班書補

之」，何弗思之甚也。

《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創立體例》 司馬遷創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即班、范稱書，陳壽稱志，李延壽南、北朝稱史，歐陽子五代稱史記，小異其目。「書」之名，各史皆改稱「志」，《五代》又改稱「考」。「世家」之名，《晉書》改稱「載記」。要皆不過小小立異，大指總在司馬氏牢籠中。司馬取法《尚書》及《春秋》內、外傳，自言述而非作，其實以述兼作者。【略】《史記》先本紀，次表，次書，次世家，次列傳，《漢書》同，《晉書》載記，《五代史》世家，附于末尾，蓋以僭僞諸國，自不便居傳之前，非必立意欲與《史記》別異也。若《新唐書》改爲先志後表，《宋》、《遼》、《金》、《元》皆然，此則特變《史記》之例者也。魏收《北魏書》，并改志居傳後，蓋收先著紀傳奏上，以志未成，奏請終業，然後又續十志之上，自云「志之爲用，網羅遺逸，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是以綴於傳末」。而《五代史》亦從之，此變中之變也。《史記》「太史公曰」云云者，此其斷語也，而班氏改稱「贊」，陳壽改稱「評」，至范蔚宗又改稱「論」矣，而又繫以「贊」，論爲散文，贊爲四言詩。沈約《宋書》，改論稱「史臣曰」（惟趙倫之等傳一卷無論，校者以爲非約原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陳》二書，魏收《北魏書》，令狐德棻《北周書》，及《晉書》、《隋書》、《舊唐書》并同，《五代史》論直起，不加標題，而輒以「嗚呼」二字引其端，此皆其名目之不同者也。有論無贊者，《宋書》、《梁書》、《陳書》、《北魏書》、《北周書》、《隋書》、《南北史》、《新唐書》、《五代史》、《宋》、《遼》、《金》三史也。論贊并用者，《晉書》、《南齊書》、《舊唐書》，而《南齊書》志亦有贊。《宋》、《遼》二史，本紀稱贊，列傳稱論，則變之尤者。《晉書》中間有唐太宗御論，改稱「制曰」，但如《王羲之傳》，制專論其善書一節，則知太宗當日特偶然論及，未必欲以此作史論，使臣特援入之以爲重耳。《梁書》本紀末史臣論後又贅侍中鄭國公魏徵論一段，昭明太子及王茂等傳雜用其父所作論，稱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云云，《陳書》亦然，此皆思廉之謬。至於李百藥《北齊書》本紀之末，於論外又附鄭文貞公魏徵總論一篇矣，而其餘紀傳，有有論無贊者，有有贊無論者，有論贊俱無者，有論贊俱有者，其論或稱論曰，或稱史臣曰，參差不一。蓋因《北齊書》多亡，僅存者十八篇，其餘皆後人取《北史》充入，故體例錯亂如此。若前明所修《元史》，全部皆無論贊，則幾不足以爲史矣。要總，未有能出《史記》之範圍者。

又《十篇有錄無書》 今考《景紀》見存，是遷元文，不知張晏何以言遷沒後亡。且此紀文及贊，皆與《漢書・景紀》絕不同，又不知《索隱》何爲言以班書補之。其《武紀》則是褚少孫所補。《禮書》、《樂書》雖是取荀卿《禮記》，其實亦是子長筆，非後人所補，不知張晏何以云亡。《兵書》即是《律書》，觀《自序》自明。師古謂本無《兵書》，以駁張晏，誠誤，但今《律書》見存，即是《兵書》不亡，而張晏何以云亡？《索隱》亦誤會也。《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唯太始以後後人所補，其前仍是子長筆，何以云亡？《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先生言，其元文仍出子長筆。《索隱》以《日者》傳司馬季主事爲褚補，非也，不知張晏何以云亡。而褚《龜策傳》末則云，太史公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於下方。」然則今所有《龜策》元文出子長者，褚所未見，又不知以何時出而得行也。《三王世家》直列三王封策書而不置一詞，其贊云王者「封立子弟，以褒親親，自古至今，由來久矣，非有異，故弗論著也。然封立三王，文辭爛然可觀，是以附之世家」。此亦是子長筆，據文雖未定之筆，亦不可云亡，而張晏何以云亡。其後則有「褚先生曰，臣好觀太史公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而傳之」。據贊，則取封策以當世家者，亦子長所爲，而褚乃以爲其自所編列，是皆不可解（《索隱》據褚之言，以爲褚所補）。《傅靳傳》俱是子長元文，并無補續，又不知張晏何以云亡。然則《漢書》所謂十篇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其餘皆不見所亡何文。

又《褚先生補史記》 世皆言褚先生補《史記》，其實《史記》惟亡《武紀》一篇，餘間有缺，無全亡者，說已見上。而褚所補，亦惟《武紀》，其餘特附益於各篇中如贅疣耳。《武紀》之補，固屬可笑，其餘皆鄙瑣無謂，或冗複混目，已詳見各條。惟《外戚世家》有數句可取。至若《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未補武帝末年侯者四人，昭、宣時所封及元帝初元間封者一人，《張蒼傳》末附征和以後幷宣、元諸相車千秋、韋賢、玄成、魏相、丙吉、黃霸、匡衡，此等雖無害，然《史紀》本訖天漢，亦何勞贅述。其《平津侯傳》末附太皇太后賜公孫弘後當爲後者關內侯爵詔一通，又采入《漢書》贊一篇。徐廣曰，此詔是平

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云，案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考張晏謂褚爲博士在元、成間，此非褚筆明矣。

又《索隱改補皆非》 《索隱》凡三十卷。前二十八卷，貞采徐廣、裴駰、鄒誕生、劉伯莊舊注，兼下己意，案文申義，《自序》一篇附於末。其二十九卷及三十卷之上半卷，則貞嫌元本述贊未善，而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下半卷則補序一篇，自述其補之之由，又逐段論其改刪升降之意。大旨謂五帝之前，當補太皞庖犧氏、女媧氏、炎帝神農氏，並於其前又追補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總稱《三皇本紀》。又欲將《秦本紀》、《項羽本紀》俱降爲世家。又謂惠帝事不當沒之而入於《呂后紀》中，欲依班氏分爲二紀。又欲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張耳、吳芮諸世家。又欲將列傳中吳王濞升入世家，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衡山升入世家，與齊悼惠王同爲一篇。又欲將《陳涉世家》降爲列傳。又謂外戚不當入世家，其意蓋亦欲降入列傳。又謂子產、叔向不宜入《循吏傳》，欲于管、晏後補吳延陵、鄭子產、晉叔向、衛史魚等傳。又欲分老子與尹喜、莊周爲一篇，韓非別入《商君傳》末。又欲抽魯連與田單爲一傳，鄒陽與枚乘、賈生爲一傳，屈原與宋玉等自爲一傳。又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在《西夷》之下，《大宛傳》宜在《朝鮮》之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貞所改補如此，後乃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而聊附其說於此。惟《三皇本紀》一篇，贅於卷末。然述贊猶於《李廣》之下，《衛青》之前，抽出《匈奴》，入於《南越》之前。愚謂貞之改補，誠不知而作，皆非是。至其又欲分《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世家》各爲一篇，作六篇。案今本固爲六篇，而貞言如此，則不可解。意者此即所謂八十卷本之分卷邪。但子長於《留侯》下有《陳平》，方繼以《絳侯》，而貞所舉《留侯》下即《絳侯》，則又不可解。

又《裴注引衛宏非是》 裴駰於《自序》末引衛宏《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今觀《景紀》，絕不言其短。又遷下蠶室，在天漢三年，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卒在昭帝初，距獲罪被刑蓋已十餘年矣，何得謂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乎？與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蛾術編》卷九《司馬遷所援據之書》 漢《司馬遷傳》贊曰：「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幷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據班氏述遷所采書只此五、六種。蓋百家殺雜，皆棄不取，此所以爲有識。五、六種內，《楚漢春秋》陸賈撰，已亡，《世本》亦亡。《史記索隱》曰，「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記，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謚名號，凡十五篇。」閻若璩《孟子考》論《世本》不足盡信，其說甚確。然有當論者，劉向渾言古史官所記，究不知何時。以意揣之，既訖於春秋，自出春秋時人。而玩向與班氏說，則此書亦有世無年。但遷既采此書，則意者夏商本紀間書各王在位年數，幷共和以至平王四十九年，甲子紀年皆得之《世本》，而共和以前則斷無紀年也。漢《藝文志》春秋類列《世本》十五篇，自注云「古史官記黃帝已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即取《別錄》而脫「帝王公卿」字及「祖世所出系謚名號」字。遷所采書只有五、六種。張守節《正義·論例》云，《史記》采六家雜說。六家即班氏云云，雜說則六家外或間有，然亦僅矣。蓋其采之愼如此。然司馬貞補《史記》，《自序》云，太史公代爲史官，親掌圖籍。今觀《三代世表》敘首則云「余讀牒記」，又云「稽其秝譜牒」，《十二諸侯年表》敘首則云「太史公讀《春秋秝譜牒》」，又云「秝人取其年月，譜牒獨記世謚」。《索隱》曰：「劉杳云：『《三代系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譜起周代，《藝文志》有《古帝王譜》，又自古爲《春秋》學者，有年秝、譜牒之說，杜預作《春秋長秝》及《公子譜》，蓋因於舊說，故太史公得讀焉。』」

《春融堂集》卷四三《書褚先生史記後》 按張氏溥列褚先生所補《史記》，《外戚世家》內王太后，衛皇后、尹婕妤、鉤弋夫人，《陳涉世家·贊》，《梁孝王世家》，《三王世家》，《張丞相列傳》內韋賢、魏相、丙吉、黃霸、韋元成、匡衡，《田叔列傳》內田仁、任安，《平津侯列傳》，《滑稽列傳》內東方朔、東郭先生、王先生、西門豹，《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三代世表》內答問，《孝昭以來功臣侯者》，凡一十二篇。然言所補篇目者，張晏等各有不同。其中有「太史公曰」者，有「褚先生曰」者，當時頗以分別，則此一十二篇，固不應盡屬少孫，又有稱續者，則更非出於少孫明甚。按史遷《自序》，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皆有敘錄，幷云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當日實有成書。裴駰所言，文句不同，有多有少，是

非相貿，眞僞舛雜，或被禍時遺佚，或歿後散亡耳。至如取荀卿《禮論》成《禮書》，取《禮・樂記》以成《樂書》，是猶集《尚書》以爲唐虞三代之紀，本無不可。若取司馬季主言以當《日者》，與史遷《自叙》「齊、楚、秦、趙，各有所用」不符。取太卜雜占以當《龜策》，亦與《自叙》三王四夷有別。況《孝武本紀》當合一代時事紀之，何僅取於《封禪》？而《封禪》已見八書，又何取於重錄，乃取書中「天子初即位」以下，別爲《武紀》？其賈誼論秦孝公據崤函一篇，已見《秦本紀》，又入《陳涉世家》，《索隱》謂「加贊首形勢險阻數句，然後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史公之目，而自題位號」，謬妄至此，斥以非才妄續，非過矣。少孫，潁川人，仕元、成間。韋棱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於沛，事大儒王式，續《太史公書》。其紀霍光家世，聞之方士考功，紀外戚，問鍾離生，記梁孝王，問宮殿中老郎吏，編三王封策，取之長老好故事者。雖蕪雜不經，亦可謂多識前言往行矣。

《廿二史劄記》卷一《史記編次》　《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弘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又《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注》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文詞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鉤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爲太子，而先賜鉤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爲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爲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玄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於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爲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三年，距天漢四年尚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爲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爲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既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爲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爲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實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爲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誤年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遷《自敘》謂記於太初，則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孫於數十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年代，即以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按史公《自敘》，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於後人補之也。班固作《遷傳》，但云十篇有錄無書，而不言少孫所補。然班書內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陽公主以衛青爲夫等事，皆採少孫語入列傳，則知少孫所補久附《史記》並傳矣。又按史公自序作《武帝紀》，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

外攘夷狄，內修法度，舉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紀》。」是遷所作《武紀》，凡征匈奴、平兩越、收朝鮮、開西南夷，以及修儒術，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編入，非僅侈陳封禪一事也。今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篇所敍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紀》。凡《封禪書》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異者，惟亳人謬忌，《武紀》改云「薄誘忌」。少翁以書置牛腹中，天子識其手書，《武紀》改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者」而已。《武紀贊》亦全用史公《封禪書》後文，無一字改易。因思少孫所補，大概多鈔錄舊文，不必自作。如《龜策傳》內，宋元王與衛平論龜之文，皆是韻語，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後所云「首仰、首俛，足開、胷開」之類，亦是當時龜卜成法，特少孫鈔入以補缺耳。至《扁鵲倉公傳》，雖非少孫所補，然淳于意答文帝詔問之語，所治何人，所療何症，自成一篇，亦必當時有此現成文字而鈔入者，使史遷爲之，必不如此瑣屑。竊意《扁鵲傳》史遷原文也，《倉公傳》亦少孫鈔入者也。褚少孫，沛人。嘗受《詩》于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長（宏）〔安〕、唐長賓，與少孫同受業王式，《漢書・儒林傳》。）

又《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幷非少孫所補，而後人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外戚世家》敍衛子夫得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

又《史記律書即兵書》　《史記》所缺十篇，張晏謂《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史記》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駁張晏之誤，不知《律書》即《兵書》也。遷自序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云云。是遷所作《律書》，即《兵書》也。今褚少孫所補序亦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遂極論秦時黷武，漢定天下，偃兵息戰等事。是亦尚見兵律相關之意，而其傳則又專序律呂上生下生之法，與兵事毫不相涉。此篇最無頭緒，蓋少孫補作時，見遷序目有《司馬法》、太公、孫、吳字樣，故其序以兵律相關爲言。至其正文，則以《律書》爲名，遂專取律呂以實之，而與兵事不相涉也。張晏謂《兵書》者，專指史遷序目而言，顏師古駁之者，事據少孫所補律呂而言。度史遷原文，必有兵與律相應之故，惜不可考矣。

又《史記自相岐互處》　《史記・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假，然後出兵。據《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爲楚懷王之言。《齊悼惠王（傳）〔世家〕》，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幷將之。澤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爲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世家）》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即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漢書》亦同。）《朱建傳》謂，黥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黥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閎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閎籍孺，是幷二人爲一人。《漢書》亦云閎籍孺。《酈食其傳》既敍食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敍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複，且不可解。

《陔餘叢考》卷五《史記五》　《史記・堯紀》全取《堯典》成篇，《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敍》謂擇其言尤雅者，故他書不旁及也。又如周穆王西巡見西王母之事，《周本紀》不載，而於趙造父之御見之，亦見繁簡得宜。然其中亦多有抵悟者。《舜紀》云：舜父瞽叟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下文又云：舜，冀州之人也，父頑、母嚚，象傲，皆欲殺舜。其文法不太複乎？堯使九男二女事舜，在四岳薦舜之後，而四岳之薦，則以其「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是其時頑父、嚚母、傲弟已皆底豫矣，豈復有使之完廩、浚井，謀殺其身、分其財、奪其妻之事？乃徒以《孟子》書有此語，遂曲爲附會，則仍未見其能擇也。堯既親睦九族矣，據《史記》所敍世次，則舜乃堯之族孫，尚在五服之內，乃幷

不收恤，而致其陶漁耕稼，所謂睦族者安在耶？且族中有此聖德之子孫，而堯竟不知，反待四岳之薦。知人則哲之帝堯，何至瞶瞶若此耶！《左傳》：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國語》：幕能帥顓頊者，有虞氏報焉。則舜之先有名幕者，而《史記・舜本紀》無之。又《左傳》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注云：思，舜之後也。則舜之後在夏時有封於虞者。《左傳》：舜置德於遂。注謂殷封舜後於遂，則舜之後在殷時有封於遂者。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胡公。則胡公滿之父也，而《史記・陳世家》皆不載。又如契、稷，皆帝嚳子也，契至紂四十三世，而稷至文王僅十五世。伊尹相湯，湯七傳至太戊，而伊尹之子陟乃爲太戊相。此皆訛舛之顯然者。劉知幾謂《史記》周以上多闕略無體統，秦、漢以下始條貫有倫，信然。蓋上古之事荒遠難稽，史冊所垂已殘缺失次，而必以意爲貫穿附會之，自多窒礙也。不特此也，劉累以擾龍事孔甲，語本荒幻，乃載之《夏本紀》。而夏時有窮后羿篡帝相而代其位，羿又爲寒浞所殺，浞二子澆、殪，一封於過，一封於戈，夏臣靡起兵滅浞而立少康，事見《左傳》。此《夏本紀》所必當載者，乃反無一字，僅於《吳世家》伍子胥語中見之，而但云：有過氏滅帝相，少康奔於有虞，以一成一旅中興復位。則又遺却后羿篡相一事。且《左傳》羿篡位後，帝相尚依斟灌、斟鄩，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已長大能用兵，始伐二斟而滅相。相之妻后緡方娠，逃歸於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乃滅澆等。則自羿篡位至少康復國，凡數十年，而本紀但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何也？《商本紀》：湯曰：「吾甚武。」乃自號曰武王。此與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何以異？《周本紀》：武王伐紂，紂奔鹿臺自燔。武王至其死處自射之，三發而後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此雖劉裕、朱溫之徒尚不出此，而武王爲之乎？《甫刑》謂穆王享國百年，《史記》謂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左傳》：晉獻公之子九人，《國語》亦云：同出九人，惟重耳在，而《史記・晉世家》則曰八人。鞌之戰，《左傳》郤克欲以蕭同叔子爲質，而《史記》則以爲蕭同侄子。皆不符合。趙武之母莊姬，《左傳》注以爲晉景公姊，而《史記》則以爲成公姊。按成公，景公父也，景公立十七年始有殺趙同、趙括之事。若係成公姊，其時當已五六十歲，尚能生遺腹子乎？《吳世家》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處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長遂起兵相攻，《伍子胥傳》亦言兩女子爭桑。而《楚世家》則曰吳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一事也，而或云女子，或云小童。且《吳世家》則以卑梁屬楚，《楚世家》則又以卑梁屬吳。又《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下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進曰：「有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於是誅數百人，進數百人，而國大治。《滑稽傳》又以爲齊威王即位荒亂，左右莫敢諫，淳于髡進曰：「國中有大鳥，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則已，蜚則衝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於是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而國大治。此又一手所著書，而以一事繫之於兩人者。《淳于髡傳》末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孟乃楚莊王時人，在淳于髡前二百餘年，反云孟在髡後百餘年。又子貢已列《孔子弟子傳》矣，而《貨殖傳》又列之。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傳》矣，而《滑稽傳》又列之。此又皆文之失檢者。蓋史遷網羅舊聞，僅編輯成書，未及校勘，是以尚多疏誤。觀于景、武二紀及《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列傳》、《三王世家》并《傅斬列傳》，俱未卒業，元、成間，褚少孫始補成之，則《史記》本未爲完書也。

又《伯益佰翳一人》　《史記》伯益佐禹，而《秦本紀》秦之先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柏翳，而不言伯益。是以後人皆以柏翳、伯益爲二人。然使佐大禹平水土者另有柏翳一人，則《尚書》載之，當與稷、契、皋陶同列，乃《尚書》所載有伯益，無柏翳，而伯益作虞，其職在若上下草木鳥獸，與《史記》所云馴鳥獸者適相脗合。則《史記》平水土馴鳥獸之柏翳，即《尚書》若上下草木鳥獸之伯益無疑。惟《史記》之大費不于《尚書》。胡應麟據《汲冢書》有費侯、伯益之語，則大費乃伯益之封國。《史記》既云大費即柏翳，而伯益實封於費，可見柏翳即伯益也。又按《國語》：嬴、伯翳之後也。韋昭注：即伯益也。《漢書・地理志》又曰：秦之先爲伯益，佐禹治水，爲舜虞官。則伯翳、伯益之爲一人，尤明白可證。蓋翳與益聲相近之訛也。《路史》以伯翳、伯益爲二人，謂翳乃少昊後，皋陶之子；益乃高陽之第三子隤敳。金仁山則云：伯翳即伯益，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若以伯翳爲皋陶之子，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臧文仲安得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乎？又以益爲高陽之子，則夏啓時應二百餘歲，禹又何從薦之？是仁山亦以翳、益爲一人也。

《十駕齋養新錄》卷六《三史》　《續漢書・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

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權謂蒙曰：『孤統軍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又《孫峻傳注》引《吳書》「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傅休弈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吳太子太傅張溫撰，皆指此。自唐以來，《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書當《三史》之一。

又《十三史十史》　《宋史・藝文志・文史類》有吳武陵《十三代史駁議》十二卷，《目錄類》有宗諫《注十三代史目》十卷、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晁氏《讀書志》作殷仲茂，蓋《宋史》避諱，改「殷」爲「商」。）《類事類》有《十三代史選》三十卷。吳武陵，唐人。蓋唐時以《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書》爲十三代史也。又《類事類》有《十史事語》十卷、《十史事類》十二卷、李安《上十史類要》十卷。《十史》者自三國至隋十代之史，馬、班、范三家不在其數。

《廿二史考異》卷五《史記五》　子長述先人之業，作書繼《春秋》之後，成一家言，故曰《太史公書》，以官名之者，承父志也。以虞卿、呂不韋著書之例言之，當云《太史公春秋》，不稱《春秋》者，謙也。《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而班叔皮亦稱爲《太史公書》，蓋子長未嘗名其書曰《史記》。桓譚云：「遷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署之者，名其書也。或者不察，以公爲朔尊遷之稱，失之遠矣。《周本紀》《陳杞世家》《儒林列傳》《十二諸侯年表》《老子列傳》《天官書》《太史公自序》諸所稱「史記」，皆指前代之史而言。班史《五行志》所引《史記》亦非《太史公書》。《楊惲傳》：「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初不云《史記》。考前後《漢書》多云《太史公書》，皆不云《史記》。《史記》之名，疑出魏晉以後，非子長著書之意也。《後漢書・班彪傳》有「司馬遷著史記」之語，此范蔚宗增益，非東觀原文。（按：史志著錄稱《太史公》者，惟見是志。其後隋唐志所載諸家解註，皆稱《史記》，無復稱《太史公書》者矣。）

《筠河文集》卷八《與賈雲臣書》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其所書爲「史記」，尚矣。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藝文志》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史記」之名，不始於遷，猶「春秋」不始於孔子也。杜預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孔穎達云：據周世法，則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所記，以爲《春秋》也。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如三說者信，可謂「史記」始于遷乎？【略】不獨「史記」之名，不自遷始，而遷書之名《史記》，或反出於後世。遷之自序其父談之言曰：「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又曰：「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李奇注亦云：「遷爲太史令，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曰放絕、曰紬、曰述，則知當時實有其書，而非遷始作之，明甚。至其歷舉所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之名，既皆列於篇，而又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略】未嘗自列之爲《史記》也。班固作傳，亦仍之云：「遷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贊》稱「遷有良史之材，其善序事理【略】，謂之實錄」。而《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未嘗言《史記》百三十篇也。至《隋・經籍志》云：「《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於是並列裴駰、徐野民、鄒誕生三家所注撰，始以遷書謂之《史記》。然遷書自名《太史公書》，不名《史記》。而後人特重其書，以爲自黃帝以來，訖於楚、漢，古史記之書，皆賴是以存，遂以《史記》之名當之，相傳於世。」

《惜抱軒筆記》卷四《史記》　「太史公」，係後人尊稱之辭。《漢官儀》乃云本名太史公，此謬說也。《漢書》臣瓚注引《茂陵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令。又孔北海《告高密縣》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據此，則凡《史記》內以太史公稱談者，卽子長所加，以稱子長者，皆後人所益，又何疑焉。著《文選》載《報任安書》，首云太史公牛馬走。「公」字乃「令」字之誤耳。稱太史令，猶後人之列銜；稱牛馬走，猶後人稱僕、稱弟之類。

《歷代職官表》卷三五　秦：杜佑《通典》：秦爲太史令。漢：《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常屬官有太史令丞。《漢書・司馬遷傳》：「父談爲太史令。」注：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師古曰：談爲太史令，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如說非也。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爲正。《史記・太史公自

序》：「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司馬貞《索隱》：「《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王應麟《玉海》：茂陵中書，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劉知幾《史通》：自古太史之職，雖有述著爲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氣數。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惟知占侯而已。謹案：《漢書・百官表》不載太史令祿數，而《博物志》稱司馬遷爲令，六百石。《漢書・律曆志》載丞相御史劾太史令張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是昭宣以後已漸增其秩，然皆未及千石，亦足見《漢儀注》所言位在丞相上者爲不可信矣。至典星治曆，乃《漢官儀》所謂待詔，皆屬於太史令。《漢書・天文志》：元光中，天星搖，問候星者。《西域傳》：武帝詔太史治星望氣，皆以爲吉。蓋即其職，而主曆使者治曆，大司農中丞等官，則以他官兼領此事，正如今總理監務之大臣也。《後漢書・百官志》：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會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劉昭《後漢書》志注：《漢官儀》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盧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一人。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

梁玉繩《史記志疑》 漢《藝文志》亦云：「《太史公》百三十篇。」又云：「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蓋史公作書，不名《史記》。《史記》之名，當起叔皮父子。觀《漢五行志》及《後漢書・班彪傳》可見。蓋取古《史記》之名以名遷之書，尊之也。

楊復吉《夢闌瑣筆》 秦始皇《琅邪臺碑》，武成侯王離，名列通武侯王賁前。疑王離係王賁兄子，而所襲侯爵則王翦之遺也。

趙紹祖《讀書偶記》卷四《褚先生》 太史公《三代世表》後，褚先生忽綴一篇，設爲張夫子問而褚答之《索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設主客，引《詩傳》，曰契、棄無父，及據《帝系》皆帝嚳之子，是也。而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輒云『豈不偉哉』，一何誣也！」余謂褚先生非腐儒，直不端之士耳。此篇必作於孝昭之時，疑霍光時有異志，故以此語以自結，即王莽時甄豐等援引讖緯之心耳。引蜀王者，故爲迷亂其語以自文也。《索隱》曰：「褚先生，元成間博士。」韋稜曰：「《褚顗家傳》：宣帝時博士。」余謂韋說是也。《漢書・儒林傳》：「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論石渠在宣帝甘露時，其爲郎必在前矣。而此篇云，臣爲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下，爲臣言。故余以爲必作於孝昭之時也。

《易餘籥錄》卷八 《史記》、《漢書》不爲紀信立傳，附見項羽、高帝兩紀中，亦寥寥，不特筆出色，頗爲之不快。及閱董子《春秋繁露》，乃知其故。當時重公羊學，公羊家以逢丑父爲欺三軍當斬，董子凡三言之：一以爲不如祭仲之知權（竹林弟三），一以爲不如轅濤塗之不宜執（精華弟五），一以比楚子虔之殺蔡世子（觀德弟三十三），謂獲虜逃遁者，君子所甚賤。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按漢之紀言即齊之逢丑父也。當時之論丑父如此，則不滿於紀信。可知方以紀信爲邪道，司馬氏與董子同時其習聞此論矣。此敘述信事所以寥寥也，乃《公羊》欺三軍之言出自晉，晉之斲之也，固宜亦未嘗有譏丑父爲邪道之言，董子據晉人之言以爲丑父欺三軍，則是以司寇據原告之片言以入被誣者之罪，若謂丑父是時宜與頃公同死社稷（見竹林），尤爲迂論。頃公歸而賓媚人成盟，而晉師退矣，頃公發憤有爲，齊且大振，若與丑父同死靡笄之下，晉率魯衛之軍直入徐關，國已無主，其辱更不可測。孔子微服不爲辱，頃公何辱之有。紀信之於沛公關係尤大，當時無信誑楚，高帝安危正不可知，漢且由是滅矣。謂漢四百年天下，紀信實與之可也。余謂逢丑父、紀信，千古之大忠，非身死於國亡事敗之際無補於君父者可較也。董仲舒以爲不如祭仲，失之甚矣。況左氏述丑父之言，晉人實免之，晉人固以爲忠，左氏亦以爲忠者也。《公羊》序事不實，而漢儒從而傅會之，不亦倒乎。

《拜經日記》卷九《褚少孫補史記十篇》 《漢書・藝文志》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又：「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司馬遷傳》：「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略】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按《兵書》即《律

書》也，太史公本是《兵書》，今本《史記》「《書》曰：七政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以下，蓋後人以《律書》補之。張晏之言，《漢書注》及《索隱》皆作《兵書》，《史記集解》做《律書》，淺人妄改也。師古蓋不知《兵書》即《律書》，故以爲本無。《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曰：「按《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輯爲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之功，何蕪鄙也。」按小司馬以《曆書》爲《律書》之所分，然未盡委之褚補也，較之《漢書注》、《史記正義》多《曆書》，而無《年表》、《傅靳傳》，故九篇。【略】《龜策列傳・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靳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按晉張晏說，褚少孫補《史記》四篇，張守節以十篇皆褚所補，未知何據。

又《新考褚續史記六篇》一、《三代世表》篇末附褚先生與張夫子論詩一段，《索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輒云『豈不偉哉』，一何誣也。」按褚少孫蓋諂諛之人，假文學以自飾者。「霍子孟亦黃帝後世也」云云，豈非媚大將軍乎？此語直當削之。二、《建元以來諸侯年表》：「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修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索隱》、《十表述贊》云：「七十二國，太史公舊；四十五國，褚先生補也。」按：太史公表七十三國，「二」當爲「三」字之誤也，當塗以下者皆褚補，今有四十六國。末陽平國蓋及褚以後人所附益。三、《曆書》端蒙（君灘）「赤奮若」四年，《索隱》曰：「四年。以後自太始、征和以下訖篇末，并褚先生所續。」《正義》曰：「自『右曆書』已下，小餘又非是，年名復不周備，恐褚先生沒後人所加。」按，史公記事訖於天漢四年，故知以下者皆後人所續。四、《外戚世家》自「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以下，皆褚補。《衛王后字子夫傳》猶史公文，故云「上弗說」、「上望見」、「上還坐」、「上憐之」、「初上爲太子時」、「上之得爲嗣」、「上愈怒」、「上既夷李氏」，皆稱武帝爲「上」也。篇首「武帝初即位」，當爲「今上初即位」。其「武帝祓霸上還」、「武帝起更衣」、「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數讓武帝」，蓋皆淺人竄改。又自「姊平陽公主曰」至「平陽公主」，凡三十一字，當爲衍文。五、《張丞相列傳》太史公《贊》後復云：「孝武帝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又《索隱》大書「太史公曰深惟」六字而云，按此論匡衡以來事，則後人所述也，而亦稱太史公，序述淺陋，一何誣也。按今本《匡衡傳》：「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此下無「太史公曰」，即接「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云云，蓋因《索隱》詆其淺誣，而後人遂刪此四字，亦非也。然據此可知《史記》中淺人妄加「太史公曰」者，正多也。六、《滑稽列傳》：「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觀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按太史公三章，一、淳于髡，二、優孟，三、優旃，是也。褚補六章者：一、郭舍人，二、東方朔，三、東郭先生，四、淳于髡，五、王先生，六、西門豹，此皆褚氏自言續附者，司馬、張氏等何以反不舉？

《蕙櫋雜記》《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徐廣曰：圮，橋也。東楚謂之圮，音怡。後人動云圮橋進履，殆誤認作圮壞字。按圮壞字從巳而之已，圮上字從辰巳之巳。《說文》：圮從土巳，聲，東楚謂橋爲圮。與徐說合。

《詁經精舍文集》卷四孫同元《史記缺篇補篇考》謹考《孝景本紀》，全篇俱在，與《漢書・景紀》迥不相同。且班固《漢書》成於章帝建初時，褚先生乃元、成間人，而《索隱》以爲褚取班書補之，其誤甚矣。《孝武本紀》其文全取之《封禪書》，而亦間爲增改。如：李少君爲深澤侯舍人，而以爲深澤侯毫人；薄忌即謬忌，而以爲亳誘忌；神君之最貴者太一，而以爲大夫，頗乖意旨。至大通將軍下，多「天道將軍」四字，或謂樂大四印，合五利爲四，誤并天道玉印爲四印，然細玩本文四金印，似合五利將軍之印爲五，而天道將軍之印，則又別刻以玉，故下文總曰佩六印也，不得遽以爲非。此篇剿襲本書，乃出之後世陋儒，非少孫之筆也。《禮書》自「太史公曰」至「垂之於後」云，《樂書》自「太史公曰」至「當族」，文筆古雅，且其中并有「今上即位」之文，其爲史公原文無疑。惟兩段後，漫采《禮論》、《樂記》，泛論禮樂大意，與漢事無

涉，此當爲褚先生所續耳。《兵書》即《律書》，《易》云：「師出以律。」《周禮》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足證兵律相關之意。即太史公《自序》亦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略】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且行文閎博精深，似不得更疑有竄入者。《漢興以來將相年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完然全備，無可議。惟天漢以下非史公所能及見，或爲褚先生續筆。其中謬戾甚多，如：劉屈氂本澎侯，而誤以爲彭城侯；樂陵侯史子長，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子長，史高字也，表例書名，而誤書其字；王章爲安平侯，而兩處皆誤書平安侯；張禹之卒在建平二年，而誤以爲鴻嘉元年。悉與《漢書》不合，殊可疑也。《日者列傳》文近蒙莊，與史公不類，當是褚先生因贊中有「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云云，遂取當時所記季主事舊文而附會之，然汪洋恣肆，筆意極佳。六一公每欲作文，先誦此傳，正以此耳。《三王世家》亦本贊文語意敷衍成篇，多取廷議封策補之。其間亦有誤處，如：元狩六年兪侯樂貴爲太常，而曰太常臣充；公孫賀爲太僕，而曰賀行御史大夫事；又五等之爵，成周定制，而曰春秋三等從殷制，合伯、子、男爲一，且以《武五子傳》參校，亦多不合。豈褚先生有臆爲增易者歟。《龜策列傳》自「太史公曰」至「豈不信哉」，中有「今上即位」之文，與《禮》、《樂》二書并同，當亦爲史公原文，此下乃褚先生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者。或并緒論亦疑爲褚補，則又非也。《傅靳列傳》敘事簡括，有法則，與《曹相國世家》、《樊酈滕灌傳》一例，非史公斷不能作，豈少孫所能哉！蓋十篇中《景紀》、《兵書》、《傅靳傳》三篇俱全，并無闕文，《禮書》、《樂書》、《將相表》、《龜策傳》四篇，其上半篇尚仍史公之舊，至《武紀》、《三王世家》、《日者傳》三篇，不特與史公文不類，且恐非少孫一人所補矣。此外如《秦始皇本紀》、《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張丞相傳》、《田叔傳》、《滑稽傳》各篇末段，或標褚先生字，或書低一格者，勿論。至《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楚元王世家》、《齊悼惠王世家》、《曹相國世家》，雜出征和、后元、地節、建始等年號，《封禪書》載天漢時事，《賈誼傳》載昭帝時事，《韓信傳》載韓曾續侯，《酈商傳》載終根免法，《李將軍傳》載李陵降匈奴，《衛將軍傳》載賀等坐巫蠱，《主父傳》載太皇太后詔語，《酷吏傳》載減宣，杜周傳文，要皆不得定爲史公之筆，故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公孫弘》兩傳中可議者，以爲後人竄入是也。竊謂《漢志》《太史公》後，即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又《班彪傳》言《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踵繼其事。注云，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史通・古今正史篇》亦云續《史記》諸儒有劉向、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蓋此書爲後人之所續補者甚多，固不僅褚先生一人而已也。

又卷八汪繼培《史記缺補篇考》《漢書・藝文志》、《司馬遷傳》、《後漢書・班彪傳》並云：《史記》缺十篇，有錄無書。所缺之篇，班氏不著其目，張晏注《漢書》，稱遷沒之後，亡《景紀》【略】《靳蒯列傳》。然序目本無《兵書》，顏師古已糾其謬。至謂《景紀》取班書補之，則《景紀》所載，每有在班書外者。《日者傳》辨肆淺深，亦豈褚先生所能。是三篇，固未嘗缺也。《禮書》、《樂書》、《龜策列傳》皆有「今上即位」之文，使非出自遷手，何以並年歲而襲之。觀其《自叙》，三篇原止略舉大概，言簡而事括，或乃取《禮・樂論》、龜兆雜書以益之，皆贅矣。《將相名臣表》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四年，首尾完具，無可疑，其載天漢後事爲後人所增，與《建元侯表》正同。凡此諸篇，雖有增補，而本書要無缺者也。《傅靳傳》，班書多仍其舊，其叙事簡而有法，洵非史公不能作。若《孝武本紀》，序稱《今上本紀》，當有目而無其書，舊說皆謂武帝怒其短己削之，不知遷書至宣帝時始宣布，武帝曾未及見，且《序》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則必不作詆毀語可知。《三王世家・贊》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自序》又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此篇蓋本詳載冊文，而略於事。褚先生觀列傳，誤「三子之王」爲「三王世家」，遂謂《世家》文辭可觀，求其書而不得，亦得失相半者也。要之十篇之目，班氏所未言，無從懸揣，或班氏修史時雖亡，而後或得出，如《泰誓》之比，亦未可定。紛紛指屬，多成臆斷，亦疑以傳疑可矣。續《史記》諸儒，詳《史通・正史》篇，及《後漢書・班彪傳》注。張晏徒見《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俱有褚先生名，遂舉屬之少孫，則《三代世家》、《建元侯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傳》、《滑稽傳》，少孫俱有附益，又何以不在補篇之數，而《始皇本紀》之附《秦紀》及班固語，《曆書》之附《曆術甲子篇》，及表傳世家中增入史公後事者，凡數十處，安能一一名之。至《索隱》謂褚生以班書補《景紀》，則褚生仕元、成間，又安能取章帝時書而用之，斯爲謬矣。

《愈愚錄》卷四《史記》　《周本紀》，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又《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魯君子左邱明，故因孔子史記，其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老莊申韓列傳》，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公自序》，談爲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死，汝必爲太史。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然則《史記》乃自古史官紀載之通名，故子長之書仍稱《史記》。丁君壽昌曰：《漢藝文志》稱《太史公書》，不稱《史記》，觀馮商《續太史公》可見。稱爲《史記》，或始於漢以後。又云：《東平王蒼傳》亦言求《太史公書》，是東漢不稱《史記》。案：子長之書稱《史記》，自是從人所題，而《史記》之名，則春秋前已有之。蓋列國之史，撰記列國之事也。

又　《燕世家》「今王喜立」，此必沿燕史記舊文而失改易。六國史記原文見於史遷書者，此最顯。至於《竹書紀年》即魏史記，然多後人竄易，非其原文。（《周書》有《史記解》。）

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困學紀聞・史記正誤》：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斯言允矣。又謂：「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斯言非是。就左氏所載攷之，謂邑姜夢不得以爲武王夢則可，若謂薄姬燕姞之夢發於母，此遂不得發於父，是攷據穿鑿之過，夢豈有一定哉。

《羅藦亭札記》卷六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能改齋漫錄》引之，此是隋唐人擬作，西漢距有此種文體。

俞樾《湖樓筆談》三》　《五帝紀》曰「擇其言尤雅者」，故唐、虞二《紀》悉本《尚書》，高辛以上無稽則略，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不以入史。至《高帝紀》乃有劉媼夢龍，白帝化蛇之事。蓋當時方以爲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爲好奇，過矣。

又　太史公曰：「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按：楚之滅杞在周定王之二十四年，而周敬王時句踐已即位，元王時句踐已滅吳矣。《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是句踐之霸在楚滅杞之前，太史公乃謂杞滅而後句踐興，誤也。

又　《夏本紀》云：「帝孔甲立，天降龍二。」與左氏所載蔡墨之言合。《世表》乃云：「孔甲淫亂，不好德，二龍去。」《封禪書》亦云：「孔甲淫德好神，二龍去之。」按：《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豈龍固以禹時來，至孔甲時乃去邪。太史公時，《左氏春秋傳》未行，然史公固見其書，《史記》亦採其說。《十二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成《左氏春秋》。」《陳世家》「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以爲國亂再訃，即左氏之說也。《史通・申左》篇乃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有程嬰、杵臼之事。」然史公載此等事，亦以廣異聞，非不見《左傳》也。孔甲二龍事，《本紀》與《書表》不同，亦此意矣。近人有謂太史公時《左傳》未行，無由據以筆之書，何其疏邪。

又　紀事之體本於《尚書》，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爲某事作某《本紀》、某《表》、某《書》、某《世家》、某《列傳》，猶《尚書》之有序也。古人之文，其體裁必有所自，非漢以後之人所識也。

又　史公作夏、商、周本紀，又作《三代世表》，而《紀》與《表》亦有不同者。《夏本紀》「帝寧」，《世表》作「帝予」。《周本紀》「恭王翳扈，懿王艱」。《世表》「翳」作「伊」，「艱」作「堅」。孝王辟方，《世表》無「辟」字。太史公竝存之而不易，此可見其網羅放失之意矣。是故《魏世家》「文侯都」，《年表》作「文侯斯」。《楚世家》「哀王猶」，《年表》作「哀王郝」，若斯之類，非不能改也，所以廣異聞也。

又　《殷本紀》：「武乙無道，爲革囊，盛血，而仰射之，名曰射天」。《宋世家》：「宋偃王盛血以革囊，懸而射之，名曰射天。」《龜策傳》：「紂殺人六畜，以革爲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彊。」三君所爲如出一轍，何哉。子貢不云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又　《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幷諸小鄉，聚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六國表》：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其數不同。按：《商君

傳》：「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疑《本紀》「四」字誤也。古「三」「四」字多積畫，往往致誤。

又　褚先生補《史記》，張宴已譏其鄙俚，然其人亦未易輕。考《漢書・儒林傳》，褚少孫與張幼君、唐長賓竝受《詩》於王吉，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是固有功於經學者矣。元、成間王氏嚮盛，少孫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於陽平侯王稚君云：「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宣於國家也。」此可見少孫雖與同時，而不屑依附，乃眞不辱其師傳者，以視樓君卿、谷子雲之徒，猶腐鼠也。論者以旗亭之論謂其附霍大將軍，冤矣。

又《湖樓筆談四》　《衛青傳》「民母」。服虔曰：「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丙吉傳》：「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愚按：民母、民夫語意正同。服虔所解未得古人之旨。

又　《史記高帝紀》：「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嚮，爭權天下。』」此數語亦見《韓王信傳》，而《淮陰侯傳》初無是言也。故徐廣注其下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其辭甚明。至班固作《漢書》，誤以韓信爲淮陰侯，因增入蕭何追信事，而以此數語屬之淮陰侯矣。然於《韓王信傳》，仍從《史記》，載此數語。師古遂疑之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列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蓋不知班史《高紀》之誤，而反疑此傳所載《史記》之原文，遂成千古之誤。又班固於《高紀》則誤，而《韓彭英盧列傳》亦止載《史記》原文，未嘗增韓王信語也，師古云云，抑又誤矣。

《太平寰宇記》卷二八《馮翊縣》　司馬遷祠，代父談畢《史記》者，昔居于郡，今有祠在焉。

《隸釋》卷二〇《水經・司馬遷碑》　在夏陽。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夏陽，虢邑也。華池方三百六十步。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及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垣。太史公自叙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三《半山老人一》　《夷堅志》云：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明一統志》卷三二《西安府上》　司馬遷祠，在同州。遷，漢太史令。又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芝川鎮。遷，漢太史令。

陸釴《病逸漫記》　張子房墓云在壽張，當再攷。

《稗史彙編》卷一〇七《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何使禿筆書。（出羊欣《筆陣圖》。）

于慎行《雜記》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履。蓋漢以斬蛇劒爲國寶，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劒在左右。匈奴以月支頭爲國寶，與漢使盟誓，出以飲酒。漢藏王莽頭，亦此意也。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莽頭同藏，則污聖矣。

《太平清話》卷四　司馬子長墓，在河津縣西北十五里，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建石室，立碑樹垣，今盡沒于河。

《蜀中廣記》卷九二《後史記》　盧藏用作《陳子昂傳》曰：子昂常恨國史蕪雜，乃自漢武之後以迄唐初，爲《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而嬰段簡之禍。

《森林雜俎》中集《司馬遷墓》　韓城縣南二十里芝水之南西麓，有漢太史令司馬子長之墓。墓有古柏，墓土嘗開，土人柏根懸其棺，因磚封焉。子長自叙云「五世皆葬高門」。今去芝水數里又西北五里姚莊村，有蘇武墓，柏俱南向。

《寒夜錄》卷中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山堂肆考》卷一六《地理・馬遷望湖》　姑蘇山在蘇州府城西，一名姑胥，姑蘇臺在其上，漢司馬遷嘗云登姑蘇臺以望五湖，即此。

《天香閣隨筆》卷一　鄠昌府城西七十里有首陽山，古首陽縣在其下。進

五十里，有夷齊祠。後人專指蒲阪，無人齒及此者。萬曆末，邑人楊司農恩著《首陽辨》，力言其非，斷以鞏昌首陽爲夷齊餓處，會分守朱燮元主其說，倡資興復，故迹煥然矣。當是時，夷齊辟紂，歸西伯，至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王東出，夷齊西遯，理蓋有之。予錄其文，以示好古博雅之君子。惜其文未遒，欲稍節之，未能也。首陽山，其名最古，中古以前，一首陽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其名遂與五岳爭高。然語不著所在，後世好奇之士爭欲私之，尋聲傍影，指點紛然。《說文》以爲在遼西，劉延之以爲在偃師，馬融以爲在蒲阪，《方輿勝覽》以爲在隴西，曹大姑著《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爲在岐山之西。賽中遂有五首陽，後來不知何時，崇祠失于考據，斷以河東蒲阪者爲是，即其地祠而祀之，今相因弗絕，觀場者翕然信耳，以爲此即夷齊餓處，他首陽皆廢矣。野史楊子曰：河東之首陽，非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爲是？曰：隴西者爲是。何以明其然？是有五可證焉。夫考古者唯經河東，首陽不經見。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閿鄉原註：「山在蒲阪。」止名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注者曰：「雷首在蒲阪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阪者果爲首陽，何爲經史俱不注以陽字也。惟《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苓》乃《秦風》之首，誤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簡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爲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注《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度之曰：「即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爲首陽耶？不核實以證誤，而反曲解以就舛，宋儒之陋，何可據也！《書》曰：「道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今首陽與鳥鼠竝峙，昭昭若此。《書》經孔子手刪，計必不誣。傳爲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舍經傳明書之首陽不信，而猥以首山雷首當之，奈何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證也。又論世者原心，夷齊不嘗辟紂乎？不居紂土，而居北海之濱，意在遠引可知。茲既以恥食周粟而去，則周地何處非周粟？亦必遠引其心始安，蒲阪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辟周而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薇與粟奚擇乎？此不通也。隴西古西羌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于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尚未入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證也。又徇名者責實，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是明言山爲西山也。蒲阪之山，何所據而稱西山？堪輿大勢，太行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阪爲南山。非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登歌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斯所謂登彼西山者矣，此一證也。又論名者稽義，山名首陽，其義何居？以居羣山之首，陽光先被耳。蒲當輿地胸腹之閒，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即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發源爲雷首，中條起處爲首山，於首陽無當也。天下之山，自崑崙來，在北戒者，隴上諸山爲頭頸，終南太行中條值胸腹，醫無閭爲尾。隴西地高山峻，與東海對立相望，曜靈出海，陽光首被，斯命名之意也，又一證也。又聞聲者稽實，夷齊採薇而食，是山有薇矣。今蒲阪首陽，薇所不產，每致祭則取于他所。後來好事者每或移植之，亦復不多，地氣然耳。隴西薇蕨，偏滿山谷，土人以之代食，且儲以禦飢，賈人轉販江南京師者，皆隴山產，又一證也。且其地原有二賢祠，今雖頹廢，而雙冢屹然見存。夫是數者有一焉，亦足以明此是而彼非矣，況歷歷若此乎。祇緣近代以來，隴西人文湮鬱，著述鮮少，遂爲河東擄取，更千百年，人無拈出者。夫擄不擄，亦何傷忠孝節義，天下之公論，賢人君子，古今之共師，吾而誠有志乎？千古猶且暮，萬里猶比鄰。河東隴西，孰非我闥！在此在彼，豈暇深辨，但以神之享祀，必顧其安而祠之安，神當求其是。二賢之神遊于隴西，今時之祠舉於河東，謂二賢入周畿而歆之乎？是當千百載猶飢也，可哀也。當道君子，誠念此而興復遺跡，表章崇祀，比之河東，世世不絕，俾二賢者生雖爲殷周之餓夫，沒不爲若敖氏之餒鬼，則二賢之心白而風化所關非小也。斯區區所以致辨之意矣。

《靈谷卧餘續》卷四《史記不諱國惡》《史記》于武帝事多所刺譏，然皆微詞，謂有所諱耳。至于世家竟公言審食其幸于呂太后，居中百官皆因以決事，何無忌憚至此，豈漢至文、景後，惡呂后而不諱其惡耶？然何以爲高祖地，此亦可見漢法尚踈，臣子得以臨文不諱也。

《隸辨・碑考下》《司馬遷碑》，永嘉四年。《水經注》云：在夏陽，漢陽太守殷濟立。

《大清一統志》卷一一八《絳州》漢司馬遷墓。在河津縣四十五里，或曰圪于河，或曰在河西岸。《水經注》：司馬子長墓前有廟，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建石室，立碑樹柏。按陝西韓城縣亦有墓。

又卷一九〇《同州府二》：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水經注》：陶渠水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括地志》：司馬遷墓在縣南二千二里，故夏陽城東南。縣志：在縣南芝川鎮東南司遷嶺，嶺以墓名。

又　司馬遷廟。在韓城縣南墓前。《水經注》：子長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建石室，立碑樹栢。縣志：今廟旁尚有古栢盤結懸崖，風雨不能摧折。

《經史管窺》卷三九　《司馬相如傳》：「相如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二尺布作，形如犢鼻。又曰：今銅印言犢鈕。此其類矣。《養新錄》云：廣正袧鼻褌也。褌，無襠者謂之袴。袴度沒反。《說文》無「袴」字，當爲突，即犢鼻也。突犢聲相近，重言爲犢鼻，單言曰突，後人又加衣旁耳。

霍去病

論　述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司馬貞贊述　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忽升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榮斯僭，取亂彝章。嫖姚繼踵，再靜邊方。

《項氏家說》卷九《衛青霍去病》　昔常怪司馬子長論衛霍，意皆不甚與之，以爲與伍被之說太不相似，及觀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青從其教，而上亦是之，則青之自許與當時之許青者如此而已。凡青、去病之出，上輒以精兵大衆與之，且爲之度地而移軍，其他老將皆故減其兵，左其道，使不得立功，以曲成青、去病之賞，蓋人主之所欲富貴無不可者，而李廣父子區區用其材力與造化者爭勝負之命，可不哀哉。

《琴歌》《對床夜語》卷一：霍去病志得意歡，作歌曰：「四夷既護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漢時言語自非後世可企。《漢詩音註》卷二：《古今樂錄》曰：霍將軍去病益封萬五千戶，秩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而作歌。按《琴操》有霍將軍《渡河操》，去病所作也。又《柏梁詩》，帝及諸王公各一句，大將軍青又代嫖姚，乃得二句，及嫖姚是篇，皆殫於其職，渾雄不可端倪，未易才也。

傳　記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弃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軍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略】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邀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遨濮王，捕稽沮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

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雁庇爲煇渠侯，禽黎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騠，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略】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略】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渾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檓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賫數十乘，既還，重車餘弃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略】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略】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漢書・霍去病傳》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

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爲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略】去病侯三歲，元狩二年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邀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鰲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封破奴爲從票侯。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雁疵爲煇渠侯，禽黎爲河綦侯，大當戶調雖爲常樂侯。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幷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以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略】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單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檧余山，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爲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剸王伊卽靬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卽靬爲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左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

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蹴鞠也。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曰景桓侯。子嬗嗣。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爲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略】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者二人。【略】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票騎亦方此意，爲將如此。

藝文

曹景宗《光華殿侍宴賦競病韻》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李白《塞上曲》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邊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

又《塞下曲六首》三 駿馬如風飆，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銷。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王維《出塞》 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謝士元《霍去病墓》 嫖姚勳業迥無前，卜葬還容附帝阡。不畏石麟荒草沒，山形猶見象祁連。

強至《哭曾四丈供備》 平生獨慕霍嫖姚，弱冠功名喜自邀。報國劒銛沉氣象，絕人尺藝委風飆。

郭雍《霍去病》 嫖姚矜意氣，年少遂成功。拔幟天驕幕，飛書漢主宮。衰駝蹲積雪，驚旆裂悲風。主將方談笑，貂裘蹋踘中。

雜録

《元和郡縣志》卷二《關內道・京兆府・興平縣二》 霍去病墓在縣東北十九里，起冢象祁連山。

又卷二三《山南道》 冠軍故城在縣南四十里。漢武帝以霍去病討匈奴功冠諸軍，故封此縣以褒異之。

《野客叢書》卷六《詩句用嫖姚事》 《苕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竝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荊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爲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荊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夫壻仕嫖姚，十八貴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祜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罍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鏖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尚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爲平聲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荊公用此，遂以爲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韋響昭。雜變竝會，雅聲遠姚。」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

夫人賦》「飄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爲是音，亦不爲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子？

終軍

論述

《漢書・東方朔傳》 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藝文類聚》卷五三孔融《薦禰衡表》 衡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請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

《曹子建集》卷八《求自試表》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爲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四《終軍》 柳子厚曰：彼終童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噱，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噱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資暇集》卷上 請長纓。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叙請纓事，讀者誤合爲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匈奴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畫吉凶於虜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按：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斷可知矣。

《武夷新集》卷七《羣公贈行集序》 西京承三代之季，有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並在左右。故史班稱曰：漢之得人。

《習學記言》卷二三《漢書》 終軍詰徐偃，雖少年刻薄，然異乎漢經生。言《春秋》者董仲舒，不能及也。

《野客叢書》卷七《豹文鼷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鼷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傪佺、劉士玄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鼷鼠，武帝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寶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寶攸曰：此鼷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爵，寶攸之對鼷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寶攸。

《緯略》卷八《通爾雅》 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厥號曰鼷，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遂盛。（郭璞《爾雅注》，何承天纂文。）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終軍》 終軍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蒹葭》之詩而告之。

《義府》卷上《鼷鼠豹文》 《爾雅》：豹文鼷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云，出《爾雅》。許氏《說文》：鼷豹，文鼠也。與郭說異。按：本書「豹文」二字在「鼷鼠」之下，「鼷鼠」之上，郭以爲「鼷鼠」，是以二字下屬也。許以爲「鼷鼠」，是以二字上屬也。然詳前後文勢，當

以上屬爲是。郭因終對而誤，《說文》不誤也。

《江湖長翁集》卷三二《姚宋下》武帝之時，不能安於無事以守文景之業，汲黯獨憂之，而天下號爲有才者，莫不幸之。挑四夷則黯不如衛、霍，深刑戮則黯不如張、杜，掊財利則黯不如弘羊、孔僅，辨論鑾發移人主心，黯又不如終軍、壽王之徒。至淮南萌叛，乃獨憚黯，曰好守節直諫。自俗儒論之，黯幾無用之才，孰知規君以正，保天下於無事，在此而不在彼耶！姚宋之議，灼然可見矣。

傳記

《漢書·嚴助傳》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

又《終軍傳》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略】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幷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窮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詔問盡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著録

《漢書·藝文志》終軍八篇。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二《九流緒論中》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略】。

藝文

江淹《雜體三十首・左記室詠史（思太沖）》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懽娛，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王維《哭祖六自虛》　否極當聞泰，嗟君獨不然。憫凶纔稚齒，羸疾至中年。餘力文章秀，生知禮樂全。翰留天帳覽，詞入帝宮傳。國訝終軍少，人知賈誼賢。公卿盡虛左，朋識共推先。不恨依窮轍，終期濟巨川。

杜甫《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二　虙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

李賀《春歸昌谷》　束髮方讀書，謀身苦不早。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天網信崇大，矯士常慅慅。逸目駐甘華，羈心如荼蓼。早雲二三月，岑岫相顛倒。誰揭賴玉盤，東方發紅照。

許渾《出關》　朝纓初解佐江濱，麋鹿心知自有羣。漢圃徵稀慚獻賦，楚山耕早任移文。卧歸漁浦月連海，行望鳳城花隔雲。關吏不須迎馬笑，去時無意學終軍。

韋莊《送范評事入關》　寂寥門戶寡相親，日日頻來只有君。正喜琴樽長作伴，忽攜書劍遠辭羣。傷心柳色離亭見，聒耳蟬聲故國聞。爲報明年杏園客，與留絕艷待終軍。

徐鉉《早春左省寓直》　旭景鬱臺旦，微雲象闕間。時清政事少，日永直官閒。遠籟飛簫管，零冰響珮環。終軍年二十，默坐叩玄關。

韓琦《次韻和崔公濡國博模刻文正范公閣古堂詩》　閣古堂成在北邊，希文詩筆美前賢。高吟尚紀終軍策，小字如觀樂毅篇。欲起貴名增世慕，更刊餘禮廣人傳。其他事業知難況，盡入仁宗實錄編。

劉敞《讀漢書》　賈誼求爲典屬國，終軍願得使匈奴。和親不及當時策，慷慨猶爲大丈夫。百年強敵輕中國，一世奇功悲腐儒。聞道邊民尚嚴警，異時回首恨江湖。

劉攽《劉九經》　白首儒先困一經，此君年少獨聲名。早知劉氏無蚩者，深信宣尼畏後生。賈誼尚爲門下掾，終軍仍許出關行。限年選舉今留滯，躍馬贏糧見子情。

趙鼎臣《侍耕詩三首》二　田頭老父話生平，不學終軍漫請纓。南畝未爲遭遇晚，親逢天子問春耕。

華鎮《送左司董郎中出知汾州三首》三　養狙有感誰非是，塞馬無因自去來。人見終軍持漢節，世聞郭隗上燕臺。九門天上雲泥隔，三徑山陰夢想開。青瑣黃扉嚴密地，待看旌旆應時回。

張綱《送姪合赴省試三首》三　聖主收羣策，終軍正妙年。精神揮玉雪，翰墨灑雲烟。舊學嗟予老，衰宗繼汝賢。決科須第一，愼勿棄青氈。

楊載《送林季羽入京宿衛三首》二　終軍方近幸，賈誼最能文。獨用奇才進，應將美譽聞。金鞍光照地，寶劍氣凌雲。來往燕臺下，同游必羨君。

虞集《送李伯儀》　老來多病山中住，誰復能吟過客詩。賈誼豈無前席夜，終軍當有棄繻時。沉香亭北花圍錦，太液池頭柳舞絲。初到長安還有賦，東湖傳看綠漪漪。

林鴻《晚日杉關》　荒苔古道斂微嘯，馬上笳聲不可聞。地自亂離民舍少，山當閩楚客程分。長林積雨寒爲雪，深樹孤峰濕作雲。愧我舊遊見關吏，也將書劍學終軍。

黎民表《送梁彥國之濮州》　擊筑悲難盡，揮杯路向分。山藏到海郡，樹引入關雲。才大人稱屈，時明主好文。白麟奇木對，前席待終軍。

雜録

《說郛》卷一二下《棄繻之志》　人有決意求官者，謂之棄繻之志。

《香祖筆記》卷九　漢終軍故里在（濟南）府城南九十里。

趙充國

論述

《東坡全集》卷九一《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彫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開，守便宜，不出師，盡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逗詐誑疲人於一戰者絶殊，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爲公家忠計也。」語中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内公卿士大夫之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脱。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顔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祿位者併肩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柯山集》卷三八《趙充國論》　予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未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志於功名，而不肯爲徼幸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爲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與敵鬬，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救罕開以離其支黨，遣其降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乃徐待其熟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力戰決死爲必敗哉？以爲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予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去病，出萬死百戰以踐蹂匈奴之強，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南空虚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内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勣爲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國中空虚，李靖以五十騎談笑而滅之。夫武帝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後戰。而太宗之明，知頡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彼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無前，而頓兵堅城，遂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欲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勾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勾踐不能忍而欲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蟹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戰爲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蹙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也，以爲此用兵之法也。

《仕學規範》卷三三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説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

《黄氏日抄》卷三九《讀本朝諸儒理學書七・史論》　漢自高帝外諸將：漢將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謹。充國馳至金城而西戎坐消，此不特爲賢將，殆可相也。

又卷四七《讀史・漢書二・趙充國》　趙充國老成持重，爲國家計，爲民生計，而功名之念不入其心，漢世諸將孰能與比？其謂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誰當復言之者，篤信力行，不遷就，不回撓，凜然古大臣之風烈，又非特才智而已也。嗚呼！使充國得任天下，當如此兵矣，柰何獨使之參兵謀而已耶？

《陳兵利害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趙充國〈陳兵利害書〉》充國堅持不撓，其公忠之節則然，亦由此書明白曉暢，切於事情，故當時委心以聽耳。

《上屯田奏一》《秦漢文鈔》尾評引倪恕曰：禦敵莫急於兵，屯兵莫急於食，食不足則兵不能多，兵不多則敵不可遏。是固屯田之制，不可不講也。嘗考古今屯田，往往皆無一定之所，蓋因時度宜而爲之。宣帝之時，先零、罕、开解仇結盟，侵擾邊鄙，當時議論欲裹糧深入，一舉而滅之。充國知其未可也。以爲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則四夷必有乘其敝者。莫若屯田以全取勝，田於浩亹，積穀金城，卒能破先零，下罕、开，振旅而還，中國不知其勞。豈非屯田之利哉。又引陳古迂曰：先儒言韓信善將兵，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愚謂趙充國善用兵，破降西羌，只是分數明。此一便宜之事也。兵用幾人，粟用幾斛，屯田利幾倍，省漕運幾何，破先零幾時，如架屋者胷中歷歷先有成算。振凱以還，如抽矢箙中取諸寄耳。後諸葛亮用蜀屯田渭濱，與充國意合。嗚呼，皆分數明也。《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趙充國〈上屯田奏一〉》：罷兵留屯爲經久之規，老臣謀國忠智，即此可見。

《屯田奏二》《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趙充國〈屯田奏二〉》：屯田之利，粲若列眉，可以折盈廷之議，宜乎宣帝之聽從也。

《屯田奏三》《秦漢文鈔》尾評引張南軒曰：漢將孰賢，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謀不謹也。充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遽，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經歷之多，思慮之深，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闡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強，西戎坐消焉。此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推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在宣帝時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冊制度，爲後世思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趙充國〈屯田奏三〉》：計慮深遠，字字擘肌分理。

傳記

《漢書・趙充國傳》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

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僕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少，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隘，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閒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槀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戰慄，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略】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

「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羅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羅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略】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略】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幷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略】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者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愼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槖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略】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略】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

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藝文

揚雄《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陽，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釋貫休《胡無人行》 霍嫖姚趙充國，天子將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燼胡帳幄，千里萬里，惟留胡之空殼。邊風蕭蕭，榆葉初落。殺氣晝赤，枯骨夜哭。將軍既立殊勳，遂有胡無人曲。我聞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無垠，但令一物得所，八表來賓，亦何必令彼胡無人。

蘇頲《餞趙尚書攝御史大夫赴朔方軍》 勁虜欲南窺，揚兵護朔陲。趙堯寧易印，鄧禹卽分麾。野餞迴三傑，軍謀用六奇。雲邊愁出塞，日下愴臨岐。拔劍行人舞，揮戈戰馬馳。明年麟閣上，充國畫於斯。

羊士諤《送張郎中副使自南省赴鳳翔府幕》 仙郎佐氏謀，廷議寵元侯。城郭須來貢，河湟亦順流。亞夫高壘靜，充國大田秋。當奮燕然筆，銘功向隴頭。

韋孟

論述

綜論

《文心雕龍・明詩》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類說》卷五一《孫翌論詩》 孫翌曰：漢自韋孟、李陵，爲四五言之首，建安以曹、劉爲絕唱，阮籍《詠懷》，束晳《補亡》，頗得其要。永明文章散錯，但類物色，都乏興寄。晚有詞人爭立別體，以難解爲幽致，以難字爲新奇，攻乎異端，斯無亦太過。

《習學記言》卷二五《後漢書》 仲長統二詩，放棄規檢，以適己情，視漢末拘士曲儒，與夫瑣瑣自縛者有異矣，然自是風雅大壞。而建安黃初之體出，曹氏父子爲之倡，文士相與効之，而韋孟、張衡之作蕩爲灰塵，不可復求也。

又卷四七《呂氏文鑑》 四言自韋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束晳、陶潛、韓愈、柳宗元、尹洙、梅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工拙略可見。余嘗怪五言而上，往往世人極其材之所至，而四言雖文詞巨伯，輒不能工，何也？按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物有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於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爲文詞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孔子與弟子講習其義，能明之而已，不敢言作，雖如游、夏、子思、孟子之流，皆不敢言作詩也。後世操筆研思，存其體可也。而韓愈便自謂古人

復生，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後村集》卷四五《戊子答眞侍郎論選詩》　韋孟太絮，及雲「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其言粹美，束生又不能道，漢作近古處直是逼眞，魏晉以後不及遠矣。

《南澗甲乙稿》卷一五《古文苑記》　世傳孫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者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於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鄒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還，製作遂靡，學者思欲近古，於是其有攷焉。惟訛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淳熙六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滄浪集》卷一《詩辯・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說郛》卷七九下《詩談》　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四言詩，自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夷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始；六言詩，自漢大司農谷永始；七言詩，自漢武帝柏梁殿聯句始；九言詩，自魏高貴鄉公始；賦，自楚三閭大夫屈原始；反離騷，自漢揚雄始；離合詩，自漢孔融作四言離合詩始；歌詩，自枚皐作麗人歌始；挽詞，自魏光祿勳繆襲始。

又卷八〇《竹林詩評》　韋孟四言，誹而不亂，《小雅》之流風也。

任昉《文章緣起》陳懋仁注　《詩家直說》：「四言體起於《康衢歌》。滄浪謂起於韋孟。誤矣。」《詩紀》：「按四言詩，三百五篇在前，而嚴云起於韋孟，蓋其敍事布詞自爲一體，漢魏以來遞相師法，故云始於韋。」或又引《康衢》以爲權輿，又烏知《康衢》之謠非列子因雅頌而爲之者邪？然明良《五子之歌》載在典謨，可徵也。劉勰曰：「四言正體，雅潤爲本。」李白曰：「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王世貞曰：「四言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

《升菴集》卷五八《四言詩》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嶽，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滄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眞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藝苑卮言》卷二　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繁而能整，故未易及。昌穀少之，私所不解。

《古樂苑衍錄》卷二《總論》　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相（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

《疑耀》卷五《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近之。漢魏而下，詞既偶儷，氣亦緩弱。至顏、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雲》，雖云古質，然尚不逮陳思王，況雅頌乎？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爲法，而五言古必取材于漢魏。蓋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去漢遠矣。五、七言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至於錢、劉、元、白，則涉于淺易，而才力頗弱，故作者罕尚焉。

《詩源辯體》卷三　徐昌穀云：「韋孟輩四言，窘縛不蕩，【略】」愚按：元美謂「韋孟、玄成，《雅》《頌》之後，不失前規」，【略】斯幷得之。若韋孟、玄成之窘縛者，直是先後布置，事事不遺故耳，非受《雅》《頌》困也。

《曝書亭集》卷三六《放膽詩序》　漢則《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爲秦羅敷作》，韋孟父子《諷諫》、《自劾》之篇，蔡琰《悲憤》之章，其辭不厭其多，皆放膽爲之者也。

《香祖筆記》卷五　李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獨謂《三百篇》耳。若後來韋孟等作，有何興寄，但如嘒蠟耳。《風》《雅》中如「燕燕於飛，差池其羽」、「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嘆於室」、「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等句，後千萬世縱有能言，更從何處著筆耶？

《格村集》卷二〇《雜著三》　古體無所不備，然四言其大經也，故以四言首之存古也。韋孟、傅毅、曹植、張華、陶潛、王勃，其志美，其詞文，以嗣風雅，亦庶無愧。

《說詩晬語》卷上　四言詩締造良難；于《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只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

《古詩鏡・詩鏡總論》　詩人一嘆三詠，感寤俱存。麤言繁稱，道所不貴。韋孟《諷諫》愷直有餘，深婉不足。韋玄成《自劾詩》，情色未宣，末段數語，庶爲可誦。

《清賞錄》卷三　韋賢爲丞相，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自賢始。

分　論

《諷諫詩》　《漫塘集》卷一八《讀史抄》：枚乘《再諫吳王書》，其間載齊王殺身等事，皆在吳王敗走之後。劉仲馮考之甚詳，謂後人增加之。予觀韋孟《諷諫楚王戊詩》，或者以爲其子孫敬事述志而作，則乘之《諫吳王書》，其爲後人增加也明矣。《容齋四筆》卷一《韋孟詩乖踈》：《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後，靡扶靡衡。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赧聽讒受譖，絕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敘乃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爲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四溟詩話》卷一：韋孟《諷諫》詩，乃四言長篇之祖，忠愛有餘，溫厚不足。太白《雪讒》詩百憂章，去韋孟遠矣。又：韋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也。《三百篇》後，二作得體。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　《古詩紀》卷一四七《品藻》引《竹林詩評》：韋孟，四言誹而不亂，《小雅》之流風也。《古詩解》卷一四：楚王戊淫虐，韋孟《諷諫》而作。是詩首言韋氏之先，得國于虞夏，藩翼乎商周，失封于赧，爲農于秦，赧既淪亡，秦亦隨滅。是世主之興廢，咸係輔弼之存亡。至我大漢，封地於楚，我幸得爲親王之傅，匡扶兩朝，俱有令聞。今王嗣元、夷之統，左右皆皇朝之臣，兢兢守法，猶懼或失之，奈何不思守保懷履冰之危，而肆意于畋獵苑囿，壞蒸民之稼穡以自娛，此皆不用賢臣信諛之所至也。夫詔夫之于黃髮賢愚較然，王奈何勿察而忽我舊臣，安於縱逸，至於削黜而猶不以爲意。且王與漢爲最親，宜休令聞，斯得保其社稷。不然帶臨於上，臣察於下，惟憲是執。倘正遠由近，治諸侯之不法，未必不從楚始，則危殆必由恃親而生，王不可不思此也。苟不思不鑒，延襲罔則，國勢不幾岌岌乎。堅冰必起於履霜，以興亡國必始於傲嫚。況王爲民所瞻仰，安有不練習而能行時者。若欲救國之顛而興之，孰不曰倍其所爲。斯能悔過，能悔過必能思黃髮，秦繆之霸可法也。然歲月如流，耄耋將及，善後之策其可緩乎。欲善厥後，則當近此黃髮耳。王戊凭黔申、白，安能聽孟之諷諫。然爲傅之道，不得不爾，亦三百五篇諫之一也。《古詩歸》卷三：鍾惺云：肅肅雍雍，有雅頌之音，正在穆穆無奇動處，不當以工拙求之。譚元春云：微妙鮮巧，詩一大部得此等詩一兩首，即鄭重矣，可以想其詩品。又鍾惺云：予嘗謂《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兩種，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遠有遠之合，後世作者，各領一派。《漢詩音註》卷二：以韋

公四言，繼毛詩之後，直得其神理，非可以聲音笑貌求之也。忠謨匡王，雅調冠時，韋詩兼而有之。又：語質情深，大、小《雅》之匹亞。又：其尤佳處，在時有創闢，爲兩漢魏人開山。《視齋詩談》卷八《雜錄》：鍾惺云：「《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二：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有遠之合。」予謂近而離者貌也，遠而合者神也。《藝概・詩概》：質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漢詩《風》與《頌》多而《雅》少。雅之義，非韋傅《諷諫》，其孰存之。《小清華園詩談》卷下：韋孟之《諷諫詩》，辭嚴義正，眞所謂法語之言。然惟保傅之尊乃可，其餘當如曹子建之「煮豆然豆箕」，章懷太子之「種瓜黃臺下」，意雖迫切，而辭甚悽惋。近體當如李太白之「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王右丞之「明珠歸合浦，應逐使臣星」，及張正言「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皆能寓嚴厲於和平，乃所謂婉而多風者。

《在鄒詩》《東萊別集》卷一五《讀書雜記四》：韋孟爲楚元王太傅，及孫王戊荒淫，作詩諷諫，遂去位，徙家於鄒。其《在鄒詩》曰：「王朝肅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庶我王寤，越遷於魯。」「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濆上，立于王朝。其夢維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孟既致爲臣而歸矣，而拳拳之意猶如此，足以見古人之忠厚。

《戒子孫詩》《漢詩說》卷四：二韋詩冀冀恭恪，可訓可戒，大儒之言也。《自勑詩》有思過之心歟。《戒子孫詩》其補過之言歟。寅恭抑畏，安不忘危，與雅頌爭烈矣。

傳記

《漢書・韋賢傳》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略】孟卒於鄒。

藝文

司馬光《寄贈致仕劉都官》解紱沱江外，誅茅井絡邊。老萊夫婦隱，韋孟子孫賢。浮蟻邀旁舍，蹲鴟種薄田。不須親幾杖，想望已蕭然。

劉克莊《和趙吉州三首》一　學者當窮理，工詩豈美名。不能裨采訪，徒自取譏評。責己希韋孟，休官慕向平。如今成病鶴，垂首噤無聲。

林同《孝詩・韋孟》《楚元王傳》：及王戊淫亂，孟去位，徙鄒，作詩諷諫。又曰：「既去禰祖，惟懷惟顧。」去王猶諷諫，懷祖重傷情。誰識有韋孟，人惟說穆生。

李東陽《陳玉汝得孫歸功瓜祝用舊韻賀之》祝子生孫喜更賒，始知爲戍勝爲瓜。擬分座上金錢滿，來看風前玉樹斜。詩學早傳韋孟業，德星偏聚大丘家。佳期忽與春爭到，正及雷鳴二月茶。

于慎行《送張月洲先生還閩二首》二　綽約紅顏傲赤松，翛然七十不龍鍾。長年細檢三山籙，健步全虛九節笻。韋孟家聲傳世業，伏生經術號儒宗。歸與好在胡麻飯，瑤圃天開海畔峰。

又《贈金陵張文學太初》曾將玉樹擬風姿，倒屣驚看絕妙詞。雨後青燈揮麈夜，江頭明月掛帆時。孫弘首奉西京對，韋孟家傳魯國詩。此日淮南叢桂滿，不知誰折最高枝。

劉　旦 燕剌王

論述

《漢書・敘傳下》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剌謀逆，廣陵祝詛【略】。

《橫浦集》卷一三《邇英春秋進講・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臣

又讀西漢燕王旦傳，竊怪其怪異何如此之多也？【略】及細攷其傳，衛太子死，齊懷王薨，旦自以爲次第當及，乃求入宿衛。嗚呼，此誠何心哉。惡氣之萌蓋起於此也。使燕王旦素知學問。離絕遠去。妖怪何自而有乎？

《古詩鏡》卷三一《燕剌王旦》　王歌驚怛彷徨。《華容夫人歌》悲惋急絕。

《華容夫人歌》《古詩歸》卷三首評引鍾惺云：如淒風寒月，過古戰場及墟墓間。《古詩解》卷四：燕王得罪而作此歌，言身死之後，雞犬之聲不聞，而國中之路皆成閒曠，懸知其必虛無人矣。此時雖悔無及，其亦可哀也夫。《樂府廣序》：（燕剌王）序曰：《燕剌王歌》，自傷無賓友也。初上不爲置貴彊相，廷無諫諍，以至於亡，然王亦見之晚矣。其責人也不如歸責君子，故《華容歌》蓋訟王也。

傳記

《漢書・武五子傳》　孝武皇帝六男。【略】李姬生燕剌王旦。【略】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略】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略】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略】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略】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略】華容夫人起舞曰：【略】坐者皆泣。【略】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略】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剌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紀事

《史記・三王世家》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羣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期奔師。羣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佴德，毋乃廢備。非敎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右燕王策。

又　褚先生曰：【略】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敎化使之然也。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羣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羣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佴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敎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

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漢書・天文志》孝昭始元中，漢宦者梁成恢及燕王候星者吳莫如，見蓬星出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恢曰：蓬星出六十日，不出三年，下有亂臣，戮死於市。【略】其後左將軍桀、驃騎將軍安與長公主、燕剌王謀亂，咸伏其辜。

又《五行志》中之上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

又中之下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冢出圂，壞都竈，銜其鬴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爲近冢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竈者生養之本，冢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

又　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鬬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爲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鵲鬬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鵲鬬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鬬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

《論衡・別通》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

《前漢紀》卷一六《孝昭一》元鳳元年【略】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弟黨類求官，以私於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召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肆郎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爲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冢羣出壞竈，銜釜六七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鬬，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拔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且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人。詔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謚旦曰剌王，赦燕吏民。

雜録

《水經注》卷一四《鮑丘水》　鮑丘水【略】，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濕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

《堯山堂外紀》卷五《昭帝弗陵》　燕剌王旦自以爲帝兄，不得立，乃與蓋長公主上官桀等謀廢帝，事覺，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云：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而續歌云：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歌畢，坐者皆泣。天子使使者賜璽書，王以綬自絞，夫人隨旦自殺。

《歷代詩話》卷三七《杜詩・潑剌》　謚法：暴戾無親曰剌。漢有燕剌王，唐有巢剌王。

劉胥 廣陵厲王

論述

《漢書・昭帝紀》　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

又《敘傳下》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剌謀逆，廣陵祝詛。

《資治通鑑・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

《瑟歌》　《古詩鏡》卷三一：怔忪欲絕。《古詩解》卷四：此廣陵王將死，哀歌而作。言人生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終極也。若我生長不歡樂，焉用終其年壽乎？即今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少緩須臾，惟有駐馬以待耳。夫人有生必當有死，何用戚戚勞心爲。又言人生以何爲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悅，樂固不得久長。且蒿里之召，不比他徭役得顧庸取代，惟當自去而已。《樂府廣序》卷二六：序曰：廣陵王《瑟歌》，死而靡悔，宜其亡也。余讀武帝賜二王策書而歎之。且受玄社，胥受赤社，曰毋作桀德，毋邇青人，世爲漢蓋輔，誠令二王寶此訓詞，豈有他日之禍哉？余錄數詩，以爲藩侯之戒。

傳記

《漢書・武五子傳》　孝武皇帝六男。【略】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略】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略】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略】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略】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謚曰「厲王」。【略】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

紀事

《史記・三王世家》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

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侮好軼，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右廣陵王策。

又　褚先生曰：【略】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略】。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侮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誡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略】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

《漢書・霍光金日磾傳》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略】即日承皇太后詔，【略】迎昌邑王賀。

《西京雜記》卷三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囿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爲獸所傷，陷腦而死。

雜録

《嬾眞子》卷五　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塚如山，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爲瑠璃王塚。按廣陵王胥，武帝子也。都於廣陵。後至宣帝時坐謀不軌，賜死，謚曰厲。後人誤以劉厲爲瑠璃爾。漢制：天子諸侯即位，即立太子，起陵塚，故能如此高大。胥雖以罪死，尚葬其中。故胥且死，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或恐胥僭擬云。

《山堂肆考》卷二二《三縣分界》　射陽湖在淮安山陽縣東南。漢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即此。濶三千丈許，周圍三百里，山陽、海州、寶應三縣分湖爲界。

《江南通志》卷四〇《輿地志・揚州府》　漢廣陵王胥塚在府城東武鄉甘泉山。《郡國志》云：歲旱，鳴鼓邊塚，輒致雲雨。

劉細君　烏孫公主

論述

《楚辭後語》卷二《烏孫公主歌》　公主詞極悲哀。

《古賦辯體》卷一〇《烏孫公主歌》題注　歌詞悲哀，愚謂此賦義也。

《樂府廣序》卷二六《烏孫公主悲愁歌》　序曰：烏孫公主歌遠嫁。帝和西戎，分單于勢，謀北伐也。武帝灑數世之恥，春秋大之。

《柳亭詩話》卷一四《黃鵠歸故鄉》　以漢武之雄才大略，而屈意和親至此，遂爲歷朝口實。觀唐人送公主入蕃應制諸詩，眞有笑啼俱不敢之態，而猶美其名曰：「此盛德事也」，噫。（錢惟善《靈壁手印篇序》略曰：公主過靈

璧，嘗扶以石，後人鐫石爲模，腕節分明。故述其事而爲之詞，有曰：「靈璧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爛胭脂節。」與崇徽公主事相同，而前人從未之說。）

《漢詩音註》卷二《悲愁歌》　觀此知《十八拍》之淺。細君之悲有甚于此者，俱渾然言外。歌詞最古，遒健哀惻，一語不雜，尤在《明妃怨》詩之上。

傳記

《漢書・西域傳下》　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略】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略】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

紀事

《樂府詩集》卷二九《相和歌辭・王明君》引《古今樂錄》　初，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略】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聲。

《事類賦》卷一一《歌》　荊軻之渡易水，細君之入穹廬；師乙見傳而盡妙，延年特善而難踰。

《樂書》卷一五八《歌・西戎・烏孫》　烏孫在大宛東北，與匈奴同俗，最爲強國。漢妻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公主悲愁，因作歌。【略】武帝聞而憐之。其國音樂不可得而詳也。

《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二《彈於馬上》　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王昆莫爲右夫人。念其行道，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之。

《古詩紀》卷一二《悲愁歌》　《漢書・西域傳》曰：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

藝文

祖叔辨《千里思》　細君辭漢宇，王嬙卽虜衝。寂寂人逕阻，迢迢天路殊。憂來似懸旆，淚下若連珠。無因上林鴈，但見邊城蕪。

白居易《河陽石尚書破回鶻迎貴主過上黨射鷺鷥繪畫爲圖猥蒙見示稱歎不足以詩美之》　塞北虜郊隨手破，山東賊壘掉鞭收。烏孫公主歸秦地，白馬將軍入潞州。劒拔青鱗蛇尾活，弦抨赤羽火星流。須知鳥目猶難漏，（尚書將入潞府，偶逢水鳥鷺鷥，引弓射之，一發中目，三軍踴躍，其事上聞，詔下美之。）縱有天狼豈足憂。畫角三聲刁斗曉，清商一部管絃秋。他時麟閣圖勳業，更合何人居上頭。

黃庭堅《憶帝京・贈彈琵琶妓》　薄粧小鬟閒情素，抱著琵琶凝竚。慢撚復輕籠，切切如私語。轉撥割朱絃，一段驚沙去。　萬里嫁烏孫公主，對易水明妃不渡。粉淚行行，紅顏片片，指下花落狂風雨。借問本師誰，斂撥當胸住。

呂本中《昭君》　凍雲霾空風折木，烏孫公主歌黃鵠。昭君請自嫁單于，當時各倚顏如玉。露髻雲鬢胡地塵，帳中誰是可憐人。左抱琵琶右揮手，胡地漢宮能幾春。嗚呼古來出婦嫁鄉曲，何曾肯望秦雲哭。

又《海陵夜作》　堂上書生頭已白，朔方健兒十年客。想渠當此夜長時，撫劒雖長酒杯窄。明妃愛惜漢宮衣，烏孫公主終不歸。戚姬去視鴻鵠舉，更爲君王作楚舞。當此夜長誰送迎，此月還如今夜明。

曹勛《細君并序》　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至國而自治宮室，歲時一再會。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哀怨之歌。其後，元帝亦以王穰女昭君嫁匈奴單于。昭君至彼，作歌自傷。後人多爲歌

詩，流爲樂府，遂有《明妃怨》《昭君怨》。獨細君最遠而悲思尤甚，又世人無有哀感之作，余亦迹而新之，抑亦攄昔人之幽憤，爲來者之深戒云。族類皆有偶，所偶各有方。我本漢家女，遠嫁烏孫王。言語既不通，嗜欲寧相當。生肉以爲食，羶酪以爲漿。毛卉襲衣服，蒜薤爲馨香。鳴鳴當歌舞，跳躍紛低昂。風沙障白日，四野皆蒼黃。逐獵射禽獸，藉草穹爲牆。喜怒不可測，貪戾詎易量。自爲治宮室，僅能庇風霜。歲時一相見，但見眉目光。東南望漢日，獨覺霜天長。飛鳥戀故林，游子思故鄉。而我被遐棄，失身投窮荒。明明漢天子，一女奚足傷。武威與文德，豈不在周行。吾王居下國，奉上固所當。結親徒自辱，掩泣羞漢皇。

劉克莊《烏孫公主》 玉座吞聲別，穹車觸目悲。如何漢公主，出塞作閼氏。

張翥《雁自代過晉嶺客中感興》 雁行初自雁門來，遠度平沙陣勢開。光祿塞空霜氣冽，受降城廢水聲哀。烏孫公主歌難和，猿臂將軍射未回。今日客中腸易斷，不須更上最高臺。

錢惟善《靈璧手印篇有序》 漢以江都王女細君嫁烏孫王。女過靈璧，嘗扶以石。後人鐫石爲模，腕節分明。故述其事而爲之辭。 漢香飛入烏孫國，豫白龍堆行絕域。萬里窮愁天一方，曾駐鳴鑣倚靈壁。靈壁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爛胭脂節。神魔吹影高撩秋，堤雲欲補中原月。穹廬作室牆以旃，佩環魂託胡歌傳。當時雙泪灑成血，血成碧色苔花堅。青塚相望去不歸，歸時定化黃鵠飛。千年恨隔穹城夢，漢使者過空霑衣。

又《關山月》 落落漢時月，蕭蕭古戰場。揚輝子卿節，逐影細君裝。高卧玉關外，低沉青海旁。不似閨中夜，秖照繡鴛鴦。

孫黃《烏孫公主歌》 咽咽復咽咽，羊車鳳輦恩光絕。新新復新新，駝裘貂帽來相親。昔爲花月漢宮女，今作風沙北地人。漢宮北地何分別，人生過眼如一瞥。彩雲易消月長缺，奈可嬋娟涕如雪。且喜從今罷戰爭，天南天北樂昇平。一堆紅粉壠頭葬，百萬兒郎邊上生。漢宮剩有三千女，豈憚邊庭有北部。從此龍泉不用磨，只從天下選嬌娥。銀鞍白馬金橐駝，琵琶絃索聲相和。葡萄酒綠朱顏酡，增家兒孫日日多。年年只報烽火息，莫問嬋娟傷綺羅。

王世貞《烏孫公主歌》 妾人自慚兮諸侯女，謬托嘉名兮漢翁主。寵我餌我兮作遠婚，匈奴賤種兮號烏孫。昆彌老兮非我偶，少王壯兮實余後。念欲一死兮爲國憂，失身苟活兮貽國羞。丞相何人兮爵通侯。

徐熥《悲愁歌》 我之生兮在深宮，嗟薄命兮事遠戎。烏孫老兮語不通，征塵起兮多悲風。望故土兮心忡忡，羨黃鵠兮淚無窮。

雜録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傅玄《琵琶賦序》 《世本》不載作者，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之象也；盤員柄直，陰陽之序也；柱有十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杜摯以爲嬴秦之末，蓋苦長城之役，百姓弦鞀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烏孫近焉。

路温舒

論述

《漢書・賈鄒枚路傳贊》 路温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宜哉！

《急就篇》卷一 温舒，言其温裕而安舒。漢有路温舒。

《淨德集》卷一八《賈山與路温舒同傳論》 故傳之所次，服虔謂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賢愚，惟以時之先後。而顔師古亦曰：又以事類相從。夫時之先後相繼，而事之義類相從，則一時之本末，衆人之是非，舉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賈山之《至言》，皆借秦以爲喻。路温舒之抗疏，則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亂亡，以劘切世主，而欲其除煩救弊，豈非事類之一耶？傳而同之，不爲失矣。

《雞肋集》卷四四《西漢雜論》 班固以賈山、鄒陽、枚乘、路温舒四人者

傳相附，以其上書論事類也。然山於孝文恭儉之主，至借秦爲喻，及諷其與賢士共射獵，雖憂深思遠，有豫防之忠，而文帝亦何至是哉？陽、乘遊吳與梁，不得已而說。而吳、梁何足遊且說？溫舒遇宣帝有爲，議與時會，意刻覈之風其弊爲酷烈，故深指秦失。而宣帝至是亦深見采納，世被其利，過三人遠矣。【略】山、陽、乘皆浮於辭類，非深切事情。而溫舒論失之存獨指獄吏，與言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及獄吏成鍊之情，可以爲百世戒。確乎其言，如飢之粟、病之藥也；凜乎其志，有治世大臣之風矣。固以其上書論事類，乃溫舒言可施於事，非三人者之類也。

《豫章文集》卷一一《議論要語》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爲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九《淳熙間劉光祖對策》 若夫宣帝之中興，其一時之政非不美也，然而其役智也察，其用法也深，信賞必罰之間，中和之意亡矣。蓋寬饒以忠直見殺，而王成以欺僞見褒。當是時，有識之士察微而知著者，咸謂德不足而法有餘，漢之業未有不暫興而亟衰者也。王吉、路溫舒皆長者之言，而謂爲迂闊，不見聽用。自今觀之，衰漢之業者，豈不自神爵、五鳳之間誅名責實之過哉。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路溫舒》 溫舒一疏，切中時弊。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初即位，溫舒冀一掃除之。論者謂其切中宣帝病，則非也。時帝未有施行。【略】建明宣帝之世，王吉之外，惟溫舒耳。其說皆萬世君臣當服膺者。王吉所言者大體，溫舒所言者一事。王吉儒者，溫舒忠信之人。

《大事記續編》卷一 漢孝宣皇帝本始元年，【略】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論刑獄。解題曰：溫舒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吏。太守署決曹史。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路溫舒署奏曹掾，守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廢，宣帝即位，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蓋目睹上官、燕王之獄吏爲峻詆，霍光又以刑罰痛繩羣下，故其言剴切如此。

《弇州續稿》卷三〇《送司農路大夫守鞏昌序》 有溫舒者，當漢地節初，博陸侯襲武帝之故，以威稜攝齊宇內。而溫舒獨疏請尚德緩刑，其辭甚嫩，孝宣感之。

《湛園集》卷三《上張閣學書》 歷考前史，他不具述。即前漢時，如賈山、路溫舒、諸葛豐、劉輔之輩，皆僅以一疏慷慨，史爲立傳，垂光竹帛。

《尚德緩刑書》 《秦漢文鈔》尾評引眞西山曰：溫舒之論雖專爲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之貴也。次言上下相殿，以刻爲明，則下之爲此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則棰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爲吏，期於不對。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姦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爲獄，猶不可入，況眞獄乎。刻木爲吏，猶不可對，況眞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爲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爲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於世所譏。而史官書之曰「獄刑號爲平矣」。「號」之一詞，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又引陳古迂曰：天下事不親則不知，不履則不悟。宣帝身嘗獄事，故於刑獄爲詳。溫舒身爲獄吏，故於刑獄爲悉。夫刑獄末也，德化本也。知有刑之爲重，孰若以德化而無刑之爲重？文帝以德化民，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繩人，故謹刑而日繁。溫舒之言重刑獄雖詳，而所以導帝於德化者尚略，故於神爵甘露之時無補也。又引林次崖曰：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之弊，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書而賢之，不失爲賢君也。又引鄒東郭曰：此書詞議洞達，援引切當，深中宣帝刑名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能以臻中興之美也，惜哉。

《午亭文編》卷三三《路溫舒》：自賈生以來，鼂錯、賈山、鄒陽、枚乘、路溫舒皆有文學詞辨，數進諫說。鼂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游吳以正言刪濞之邪心，不及於禍，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者矣。溫舒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其論尚德緩刑，何其溫文爾雅，有三代忠厚之遺風與。以余觀數子，溫舒之學，幾於純已。使其遇文帝，所建言當不僅如此已也。然史稱其後遂爲世家，禍福之於人，豈信無天道哉。《御定孝經衍義》卷九二《士之孝・事君忠》：臣按：溫舒職在治

獄，因以納忠。宣帝綜覈名實，其亦嚮於刑名家者。於卽位之初而進尚德緩刑之說，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其指言治獄之吏，正由不敢斥尊耳。原秦之所以失，而及於方今之太平未洽也，願除誹謗，招切言，廣箴諫，省法制，寬刑罰，此班書之所謂辭順而意篤者也。其初學孝廉，後舉文學，眞不愧哉。乃復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亦慨然有志於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也。《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凡爲法吏者，皆宜朝夕省覽，庶可上宣德意，下安黎氓。《古文雅正》卷二《上尚德緩刑書》：漢初蕭何爲律令，多襲秦法。文帝除肉刑，寬厚幾於三代矣，而峻厲之氣猶存。武帝動輒族誅，任用武，健吏酷虐，等于亡秦。故父子相殘，京師流血。孝宣時，雖多循吏，而趙、蓋、韓、楊之死，凜然可畏。則爾時漢法之重可知。讀長君此疏，仁厚之心，慘痛之辭，可感木石。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貪吏，得賂以上下其刑罰者。《天下才子必讀書》卷五：前幅用反覆感動之筆，極說廢興之際，以故應天意；後幅用層層快便之筆，極說獄吏之毒，宜加意民命。

傳記

《漢書・路溫舒傳》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略】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紀事

《漢書・刑法志》 及至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卽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

藝文

王阮《出豐城一首》 搖搖旌旆出洪都，彌望田疇總廢墟。羸馬不前身突兀，耕夫相視笑軒渠。倚松茅屋斜開戶，近水人家半賣魚。蒲葉向冬猶未割，臨風遙憶路溫舒。

沈夢麟《小兒牧羊圖二首》一 小兒坡下草盈墟，濈濈羣羊食有餘。誰道牧童長在野，截蒲曾見路溫舒。

雜録

《水經注》卷一〇《濁漳水》 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路溫舒，縣之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卽此澤也。

《太平寰宇記》卷六〇《趙州・昭慶縣》《爾雅》，晉有大陸。《呂氏春秋》云：晉之大陸，趙之鉅鹿。按隋《圖經》云：大陸、大鹿、大阿，即一澤而異名也。《漢書》云：路溫舒取蒲于此澤。《尚書》云：「納于大麓」，是此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玉壺遐覽四》《仙鑑》云：路大安，一名光，大寧軍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婺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建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疎眼青，襲學箕裘，博通經史。居華山，以《混元籙》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沖天。」遂於是歲羽化。至今言混元者宗之，稱眞人。

吾丘壽王 吾邱壽王

論述

《漢書・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略】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

《論衡・定賢》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將無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

趙汸《潛溪後集序》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

《水東日記》卷一二 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

《尚書日記》卷七《太甲下》以辯言亂舊政，以側言改厥度，以利口亂厥官，古人之致戒者屢矣。如漢武帝用吾丘壽王、枚乘之徒，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折難公卿，所謂以辯言亂政者。

《禁民挾弓弩對》《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六眉批引林次崖曰：此對道理既勝而辭又足以發之，宜公孫之屈服也。

傳記

《漢書・吾丘壽王傳》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觀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又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略】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

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略】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殆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紀事

《漢書・東方朔傳》 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殆私置更衣，從宜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殆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太平寰宇記》卷二五《關西道一・雍州・長安縣》 上林苑。《漢書》云：武帝建元三年起上林苑。吾邱壽王所奏，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杵、五祚，北統黃山，濱渭而東。

著録

《漢書・藝文志》《吾丘壽王》六篇。

又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藝文

曹丕《答卞蘭教》 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

吳均《行路難五首》二 青瑣門外安石榴，連枝接葉夾御溝。金墉城西合歡樹，垂條照彩拂鳳樓。遊俠少年游上路，傾心傾倒想戀慕。摩頂至足買片言，開胸瀝膽取一顧。自言家在趙邯鄲，翩翩舌炒復劒端。青驪白駮的盧馬，金羈絳轡紫絲鞶。躞蹀橫行不肯進，夜夜汗血至長安。長安城中諸貴臣，爭貴儒者席上珍。復聞梁王好學問，輕棄劒客如埃塵。吾邱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申。大才大辯尚如此，何況我輩輕薄人。

楊士雲《吾丘壽王（元鼎元年）》 周鼎飛□事渺茫，彭城出鼎笑秦皇。汾陰漢鼎非周鼎，贏得黃金賜壽王。

雜録

《畿輔通志》卷五三《古蹟・河間府》 虞邱臺。在任邱縣北。《縣志》：漢吾邱壽王讀書處。吾、虞聲相近，遂訛爲虞。

劉去 劉去疾　廣川王

論述

王灼《碧雞漫志》 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

《樂府廣序》卷二六　序曰廣川王歌望卿，再歌修成，愛憎之變也。有國者可以前見賢而後見不肖乎？

傳記

《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惠王越》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卽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亸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褐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略】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卽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迕。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略】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贏戲坐中以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卽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紀事

《西京雜記》卷六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內冢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又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盂一枚，銅劒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又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劒。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斷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鐫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櫪朽而銅鐫墜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又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又　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又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玃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

又　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書滴。

又　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堅。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又　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藝文

張憲《廣川王愁莫愁曲》　愁莫愁，死即休。鉛灌口，刀灼眸，托灰煮屍劍擊頭。愁莫愁，永巷春深作繫囚。愁莫愁，老嫗哭，使者來，窮詔獄，徙上庸。伏願戮，雪我無辜人十六。

雜録

《通雅》卷七《釋詁・翻忽卽嫖忽古通秒忽》　《史記・自序》曰：「間不容翮忽。」五家之文佛異。注：「猶秒忽也。」按廣川王去歌「背尊章，嫖以忽」，此卽飄忽。「嫖、翮」皆「飄」字，其曰通秒者，《說文》「秒定」，《淮南》作「蔈定」，故知古通。古人於連字，分則借之，如飄渺之眇，或借飄通眇，廟貌之貌，或借貌爲廟，前有此說。然《史記》本文卽謂其翻渺幾忽，于理亦順。

又卷一九《稱謂・尊章猶言舅姑也姑曰威姑》　漢廣川王歌曰：「背尊章，嫖以忽。」黃公紹曰：「夫之兄曰兄嫜。」杜詩「何以拜姑嫜」，《釋名》曰：「兄忪亦曰兄章，舅忪亦曰舅章。」

《名義考》卷五《阿翁姑章賤息子姓》　章，姑也。《廣川王傳》「皆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言尊姑也。」或曰舅姑爲尊章，章本作嫜。杜詩「何以拜姑嫜」。又《釋名》，兄公亦曰舅章。

朱雲

論述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贊》　世稱朱雲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

又《蕭望之傳》　雲者好節士。

又《敘傳》　雲廷訐禹，禍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

《忠臣傳・諫諍篇贊》　子政經經，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婞直。

《史通》卷六《言語》　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密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策，自漢已下，無足觀焉。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九王禹偁《折檻銘》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知之。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靜默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奢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禹身爲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爲規矩，諸侯繫之爲惨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懸邪道若前旒，進巧言如鼏纊。矇瞽君目，聾聵帝聰，錮天下之良臣，啞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眚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爲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伺其一言以爲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御災祥，戮佞臣而安宗社，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奏，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薈蔚，卦吉則喜，兆凶則悲。此豈翊贊之道邪？手抉覆亡之機，躬開弒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於時雲爲直臣，身在下位，觀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鼎鑊弗顧，宗祧是圖。請尚方劒，知不從也，冀萬一而得之，斷佞臣矣。折天子檻，知失禮也，冀再三而陳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讜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某嘗覽載籍，求其始末，見孝成之失，未嘗不釋卷而太息。因折檻爲銘，戒於將來也。銘曰：檻之既折，明朱雲之忠節兮，終不能折；檻之不理，見新室之亂起兮，亦不能理。雲以折檻爲忠，帝以折檻爲恥。忠而不用，恥實自貽。尚方之劒，匣而何施？佞臣之頭，惜而胡爲。任賢有貳，姦臣弗離。新室以盛，漢室以衰。禍實自取，亡其咎誰。遺編靈簡，歷歷可悲。千古之下，弔而爲辭。

《東塘集》卷八《論臺諫當伸其氣》　臣嘗觀世之儒者，皆指西京爲軟熟，東都爲矯激；且曰東漢多名節慷慨之士者，由光武用一卓茂以致之。而臣則曰不然。西京固非軟熟也。朱雲一言之奏，至折檻而不惜，漢帝方有勿葺之語。此其氣象，其眞軟熟者耶？彼光武之敎，實有見於前人；而李膺、范滂之徒，蓋朱雲有以先之耳。

《秋澗集》卷六六《漢諫議大夫王章博士朱雲贊并序》　孝成之朝，劒履間健者猶百位，然挺身爲國，直言忠諫者，誰歟？蓋當時皇綱紐弛，威福柄移，赤伏陰凝，堅冰日至。獨能痛國統之將微，憤中外之單弱，毅然與天子合謀，厲具臣，矯朝曲，以社稷大計爲言，有殺身以成其仁者，在漢二百餘載之間，唯仲卿與朱游二人而已。何忠直剛果之氣，寥寥如是哉？論者方以不量輕重，陷於刑戮爲譏，吾恐爲人臣者，不以容身保祿是恥，將何以爲訓？作諫議大夫王章、博士朱雲贊。其辭曰：天厚之剛，百折不撓。履霜而冰，辨之當早。漢至元成，國統中熄。陰掩陽精，九廟不食。劒履羣卿，孰非遠識。坐眠淪胥，權歸外戚。厄會中來，詎容人力？公豈不知，言出禍入，殺身成仁，臣子之職。彼牛衣言，固非所恤。諤諤南昌，感公奮激。抗書申明，路開忠直。三復斯言，寫我心感。維皇有師，禮自天秩。動靜安危，以物以則。矧惟中材，性可善惡。俟我儀刑，狂聖迺作。安昌師漢，腹心之疾。竊我崇高，容奸隱慝。社稷大計，莫此爲亟。雲位下僚，自任稷契。犯顏嬰鱗，爲漢藥石。諫雖弗行，彼氣則折。欄檻嶙峋，我舌不結。少師劘軀，龍逢挺節。以分以職，於死爲說。並游無慙，終古有烈。

《夷白齋稿》卷三二《書朱雲傳後》　漢成帝舉天下以聽大將軍王鳳，而內寵趙氏。史稱其容受直言，豈以其不殺朱雲而云爾乎？然劉輔以諫立趙后論爲鬼薪，王章奏王鳳不忠而抵極刑，朱雲獨以廷辱張禹而得不死。蓋趙氏內嬖也，王鳳外戚也，張禹師傅也。師傅視外戚、內嬖，其情孰親孰疏，則三

人之得罪從可知矣。【略】朱雲見劉輔、王章皆以言坐罪，張禹以帝師傅與鳳並領尚書，略無幾微匡救意，乃發憤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其言斥禹不及鳳，而所謂臣得從龍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又足以感動上心。故辛慶忌一叩頭，雖扳折殿檻有所不問，然則所言親者罪重，疎者罪輕。向使雲一言及鳳，則斬馬劍反以加雲，雖欲居鄠田、乘牛車從諸生，不可得矣。而謂成帝能容受直言，可乎？嗚呼！成帝在位，直臣亦不少。然自劉輔得罪，而嗣子不立；王章冤死，而權移外家。雖有不易折檻以旌直臣之言，亦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漢欲不亡，得乎？當是時，朱雲不以諫顯名。平林一匹夫耳。雲既以諫顯，則華陰守丞嘉雖以雲薦坐罪，亦無憾。吁！若雲者，亦誠忠直丈夫也哉。

《古廉文集》卷三《折檻圖銘》　漢孝成時，王氏濆亂國經，欲移鼎祚。張禹以帝師臣，爲時屬望。帝幸其私第，以災異之變疑在近戚，禹宜開陳正道，歸咎王氏，庶災祥禦而忠佞分，宗社有可安之機矣。夫何以子不語怪、聖人罕言性命之說以塞主聽，遂致王氏愈肆，而莽移漢祚，實由茲始。朱雲奮不顧身，欲借利劒以斷禹首。上怒，命曳出斬之。雲攀殿檻，檻折。使帝能因其言，黜禹而疎王氏，則外戚退聽而漢室張矣。徒曰因而葺之以旌直臣，是知其直而不能用也。自漢迄今，爲日已久。好事者圖其事以爲世勸，諸名公多有題跋之者。予景仰直節，慨慕風采，於是圖作銘，銘之曰：作室之用，必求良材；匪堅則圮，匪亘則頹。在漢國師，乃用張禹。依隨王氏，婷阿無補。帝幸其第，託言厥衷。子不語怪，災異奚從。有偉朱雲，奮身赴趍。欲借利劒，往斬禹首。直聲滿耳，勁氣盈庭。攀檻檻折，上摩青冥。揆今千載，耿耿不閟。流傳圖畫，垂勸百世。嗟嗟朱雲，志從龍逢。雲裨漢室，逢捍有商。直哉史魚，其道如矢。不遇名言，世無夫子。

《格物通》卷四四　臣若水通曰：朱雲位卑而言高，所以取罪。然其心實痛禹之邪佞，一時近臣無言者，故發憤如此。然其事上不欺之忠，固出於廷臣之上矣。成帝始怒，欲誅之；及悟，戒勿易檻，以旌其直。可謂能補過者哉。

《義府》卷下《嶽嶽》　《漢書・朱雲傳》「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此因其姓嘲之，言鹿角嶽嶽，爲雲所折也。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七王會汾《上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三代以下，漢治最爲近古。君臣之間，匡弼不諱，如袁盎之却憪夫人席，申屠嘉之摧抑鄧通，張釋之守法不阿，朱雲之請劍攀檻。此數子者，非好攖逆鱗以求名也，以身體國，不敢狥一時之姑息，而欲引君當道也。

傳記

《漢書・朱雲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愼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蓋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

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爲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紀事

《漢書·薛望之傳》 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囊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

《西京雜記》卷二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憤反能爾邪？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

藝文

庾信《朱雲折檻贊》 上書直諫，有忤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摧欄檻，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賴將軍

盧照鄰《咏史四首》四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歸來敎鄉里，童蒙遠相求。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儔。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偉哉曠達士，知命固不憂。

杜甫《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韵》 昔承推奬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衮職陪。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

又《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冑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李華《詠史十一首》一 昂藏豸多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縱人爲禍愆。常聞斷馬劍，每壯朱雲賢。身死名不滅，寒風吹墓田。精靈如有在，幽憤滿松烟。

釋貫休《陽春曲（江東廣明初作）》 爲口莫學阮嗣宗，不言是非非至公。爲手須似朱雲攀，折檻英風至今在。男兒結髮事君親，須敎前賢多慷慨。歷數雍熙房與杜，魏公姚公宋開府。盡向天上仙宮閒處坐，何不却辭上帝下下土，忍見蒼生苦苦苦。

陸龜蒙《秋蟲賦》 亦有騷客裁錄，詞人覃賦，已矜床下之光輝，遽笑草間之霜露。悲夫病枕潛移，愁屏屢顧，耿耿宵夢，悠悠遠趣。朱雲沒後，方知直氣無前；馮衍歸來，始歎高才不遇。

徐寅《古往今來》 古往今來恨莫窮，不如沉醉卧春風。雀兒無角長穿屋，鸚鵡能言却入籠。柳惠豈嫌居下位，朱雲直去指三公。閒思郭令長安宅，草沒空牆舊事空。

田錫《嫉惡箴》 仲尼有云：人而不仁，嫉之大甚，亂必攸因。敬違斯言，禍反乘身。儻無威柄，又無權政，欲攻其過，適令距命。朱雲抗訐，方慶糾彈，愈諫佛骨，貢怒閹官。言出衆怒，貽譏謫官。上自君臣，下及朋友，善道以告，忠言而誘。言苟弗從，悔追勿後，欲捐彼怒，宜緘余口。

王禹偁《獻轉運使雷諫議二首》一 富年辭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日，朝廷猶惜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齊心唯願秉陶鈞。

晏殊《安昌侯》 蓮勺移家近七澶，魯儒章句世相傳。關中沃壤通涇渭，堂上繁聲逐管絃。身服儒衣同蔡義，日將卮酒對彭宣。高墳丈五陽陵外，千古朱雲氣凜然。

宋祁《朱雲傳》 朱游英氣凜生風，瀕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

石介《漢成帝》 鬱鬱朱雲志不伸，上方寶劒欲生塵。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

又《擊蛇笏銘》 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狐筆，在漢武帝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劒，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

劉敞《朱雲》 志士不忘棄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伏雞搏狸狗襲虎，感激只在精神存。漢朝陵替外戚盛，五岳振蕩三辰昏。臣強主弱上不悟，庭中唯唯誰能言。朱生節義邁金石，面劾不避師傅尊。願求上方斬馬劒，誅一厲百清其源。天威震怒不我受，利刃接頸雷霆奔。當前折檻色不變，命在頃刻誰扳援。昔時仲尼魯司寇，七日行戮端乾坤。嗟我此生心不就，冥冥后土埋其冤。漢家社稷變王氏，張禹虛蒙師保恩。卓然先見在物表，佞臣敗國誰復論。我願乘雲款天閽，巫陽掌夢招其魂。立朝蹇蹇辨邪正，無復奸諛開倖門。

鄭獬《喜吳幾道遷右正言知諫院》 精金喜入陶鎔手，玉鑑直須明主知。志士本來能許國，古人所恨不逢時。漢成不用朱雲劍，舜帝嘗聞大禹辭。莫道孤居無感激，挼挲兩耳聽京師。

蘇軾《重寄》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冷君。蔣濟謂能來阮藉，薛宣直欲吏朱雲。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蘇轍《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隅看浴鷗。

彭汝礪《以去年詩再答正夫》 不願與公終日違，別離草草不勝思。老便靜處溪山好，懶見閒中日月遲。論易朱雲折其角，說詩匡鼎解人頤。歲雲暮矣來何晚，倚杖相望一水涯。

黃庭堅《倉後酒正廳昔唐林夫謫官所作十一月己卯余納秋租隔牆芙蓉盛開》 攀檻朱雲頭未白，不知流落向何州。空餘前日學書地，小閣紅藥取意秋。（林夫喜作隸字。）

張耒《朱雲》 直言請劒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孫覿《題虎邱劍池》 獅子斷斷老更狂，潭空百尺臥千將。但令雷煥占牛斗，不用朱雲請上方。

李綱《折檻旌直臣賦（修述折檻深旌直臣）》 士有敢諫，君當體仁。爰修飾於折檻，以表旌於直臣。收電迴霜，已寬斧鉞之戮；葺隳因闕，更瞻軒陛之新。惟漢朱雲，希風汲黯，偶賜楓宸之對，因致龍鱗之犯。指陳姦佞，願借尚方之刀；退就誅夷，遂折便朝之檻。辱師傅之貴，雖曰敢言；干雷霆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恕，將軍敢爭，因免冠而致悟，乃飾檻以爲旌。寬以納忠，豈獨垂萬世之訓；闕而當守，更以致三墀之榮。易令名以愧賢，詎能比跡；藏斷罟以志諫，庶可同聲。原此狂生，素稱義烈，雅有意於漢室，故屢陳於主闕。命駕徑去，不爲薛宣而少留；趣和藥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情而徑行，故太剛而必折。成帝淵默，臨朝靚深。謂陳善閉邪者小臣之難事，而尊賢從義者大君之用心。雖甘切直之言，雖加譴怒；終懋矜容之德，曲示承欽。然而所求者名，不務其實，文雖足觀，質焉可述。龍昭儀而絕皇嗣，大斁天倫；恩元舅而殺王章，遂傾帝室。雖存折檻，足爲後世之規；實廢嘉言，詎救當時之失。豈不以篡漢室者必王氏，佞王氏者惟張侯。以師臣而取信，乃保身而自謀。隄防禍機，實爲國之至要；拔去姦本，期厥德之允修。能充其檻之心，何施不可；深味借刀之旨，豈謂無由。凡曰司

聰，皆有言職。欲致國家之治，必盡箴規之益。魏公獻疏，乃切論而危言；賈生上書，亦流涕而太息。遇文帝太宗之君，必能褒崇於正直。

又《恭聞詔書褒悼陳少陽贈官與一子恩澤賜緡錢五十萬感涕四首》三　屢將悃議叩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哄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介草茅言世務，從今不復數劉賁。

又《謁寇忠愍祠堂六首》三　南陽廟坐致云云，賴有嘉言爲解紛。歎息今人不如古，久無慶忌救朱雲。

鄧肅《謝呂友善見和》　扶笻西去謾尋春，獨學無人沐且熏。便欲問津從桀溺，當時折檻愧朱雲。陰霾滿目憑誰掃，芳草連空未易耘。家學定須興尚父，威聲一振九州聞。

李流謙《挽張雅州（彥成）》二　三年流落塞垣春，雪屋冰廬樂藻芹。司業頗知憐鄭老，薛宣能不吏朱雲。鶉牋重剡新如昨，蟻壤高眠喚不聞。一掬壠頭知己淚，霜風吹墮白楊墳。

李處權《亨仲家兄擢居諫省詩以賀之》　除書喜動薦紳顏，穩上天池刷羽翰。詩似少陵多教化，文從太史有波瀾。王庭看折朱雲檻，儒巷聞彈貢禹冠。兄弟相知夫豈敢，會憐流落久江干。

王十朋《傷時感懷》二　帝鄉五載亂離中，億萬蒼生陷棘叢。二聖遠征沙漠北，六龍遙渡浙江東。斬姦盍請朱雲劒，射敵宜彎李廣弓。借問秦庭誰慟哭，草茅無路獻孤忠。

曾丰《中都之嘉會門陳亦顏爲堂曰城南書院取韓昌黎公符讀書意也》三　姓名不欲樂人聞，籍甚公卿舉似君。李白猶將奴力士，薛宣豈敢吏朱雲。

韓元吉《聖政更新詔書正告訐之罪因得小詩十首》七　近聞羔鴈已成羣，藻鑒渠能涇渭分。急士且須侯雍齒，得賢端可吏朱雲。

陸游《有所感》　世事眞成風馬牛，細思愈覺此生浮。舊交散後知心少，行路難來出戶愁。氣節陵夷誰獨立，文章衰壞正橫流。魯中狂士今安有，淚盡朱雲草滿丘。

戴復古《題泉州王梅溪先生祠堂徐竹隱眞院謂梅溪古之遺直渡江以來一人而已》一　堂堂大節在朝廷，名重當時太華輕。乾道君臣千載遇，先生議論九重驚。人歌黃霸思遺愛，我頌朱雲有直聲。一瓣清香拜圖像，英風凜凜尚如生。

劉克莊《送湯季膚監嶽》　季子眞奇士，聲名亞長君。尚難友裘牧，何敢吏朱雲。江國無生業，沙場有異聞。臨岐各珍重，世故屬紛紜。

又《賀新郎・跋唐伯玉奏藁》　宣引東華去，似當年，文皇親擢，馬周徒步。殿上風霜生白簡，下殿扁舟已具。怎不與官家留住？古有一言腰相印，誰教他，滿篋嬰鱗疏。還笏退，不回顧。　新來邊報猶飛羽。問誰公，可無長策，少寬明主。攀檻朱雲頭雪白，流落如今底處？但一片丹心如故。賴有越臺堪眺望，那中原，莫已平安否，風色惡，天香暮。

又《木蘭花慢・壽王實之》　瀛洲眞學士，爲底事，在紅塵？爲語觸宮闈。沈香亭裏，嗔謫仙人。爲親近君側者，見萬言策了，忌劉賁，爲是尚方請劍，漢廷多憚朱雲。　君言往事勿重陳，且關酒邊身。也不會區區、算它甲子，記甚庚寅。爾曹譬如朝菌，又安知，老柏與靈椿。世上榮華難保，古來名節如新。

元好問《蛟龍引》　古劒咸陽墓中得，抉開青雲見白日。蛟龍地底氣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蝕。洪罏烈焰初騰精，橫海已覺無長鯨。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虛。尚方未入朱雲請，盟槃合與毛生俱。誰念田文坐中客，只將彈鋏嘆無魚。

方岳《擬文房四制・賜楮知白詔》　朕蒐輯六藝之羣書，興起百代之墜學。凡曰文友，皆從吾游。顧侯顓侯泓而卿玄，幾若漢朱雲，所謂相吏者。至知白，則獨師尊之曰楮先生。奈何不與三子者俱耶？今三子者曰，鋪張國家之休明，舒卷古今之成敗，惟先生能。其幡然來思，毋事邊幅，若夫高下洛陽之價，壽夭剡溪之藤，則三子者事也。先生毋辭。

胡知柔《艮巖羅間用王盧溪韻》一　虎豹摩牙闔九關，人心節義不踰閑。監門鄭俠能無懼，折檻朱雲若是班。賴有名留千古重，不容身在衆邪間。忠臣義士骨不朽，白日青天敕許還。

又《皆山李庭芝》二　玉季當春孟，公書以訃聞。但期同氣骨，不作異鄉墳。豈料鱗音後，俄傳蝶夢云。想教寧越水，恨不識朱雲。

《玉堂嘉話》卷三《西溪折檻銘》　直言骨鯁，天威雷霆。非賴此檻，資斧易勝。檻既折矣，從修不修。佞臣見之，面靦心羞。檻謂直臣，可無結舌。爾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雲，直檻橫檻，整整而陳。噫！

方回《讀旅閣詩再賦》　身心喜自如，貲趾出無車。官職休停後，田園廢

蕩餘。寧從若敖餒，不奉子公書。折檻今煙草，朱雲氣未舒。

又《贈范君用筆工五首》一　漢庭上方斬馬劒，子製毛錐端似之。未辦朱雲請此物，筆誅市撻佞臣誰。

王旭《磨劍》　神物千年號太阿，土花生澁要重磨。鳳山石細聲如雨，龍沼泉清影射波。光照雪霜寒不定，氣衝星斗夜猶多。尚方未遂朱雲請，且伴先生彈鋏歌。

張養浩《贈望之》　自省無愆任衆排，便歸廷尉亦何哀。當時恨殺朱雲戇，早是剛腸勸自裁。

楊載《送陳君佐入京二首》二　董子知天道，朱雲善易經。由來登俊乂，所以重朝廷。彼有譏儒服，吾無鼓說鈴。君看鴻鵠舉，忽忽至青冥。

納延《投贈趙祭酒二十韵》　三朝元老國蓍龜，山立精神虎豹姿。高步瓊林開宦轍，蚤登華省被恩私。棟梁材器明堂用，臺閣文章聖主知。輦下肯辭郎署久，斗南爭望使星移。諫垣屢賞朱雲節，宣室重陳賈誼辭。錦綬還鄉迎駟馬，綵衣行部去檐帷。譚經秘殿重裀坐，扈蹕甘泉載棗隨。

王沂《送范悅古》　燕市多奇俊，歸心獨浩然。朱雲辭吏日，賈誼上書年。春綠蘆溝草，江回楚客船。知才不能薦，敢恨坐無氈。

胡助《題崔鵬龍圖家傳二首》二　龍圖直氣邁朱雲，回首東都陷塞塵。南渡百年文物盛，似茲章疏幾何人。

王鏊《哭同年劉景元諡德三首》三　壯氣胸中屹不平，九原埋骨尚崢嶸。抗章未請朱雲劍，屬纊仍全子路纓。坐上直言常駭俗，暗中清節不求名。奸諛未死君先化，史鉞何年地下成。

林俊《又次白巖燕泉二翁韻》　服舍倉皇作夜聲，九招誰爲破愁城。更無斬馬朱雲劍，空有垂魚賈傅旌。鄉國老懷風自下，關河孤泪夢常傾。行囊次第收殘稿，剔盡寒燈坐徹明。

李夢陽《詠史》　霸王雄圖並，淒涼世徑分。鯨鯢赴巨壑，鷹隼失高雲。難折朱雲檻，休嗟袁紹軍。當時干帝紀，一一動星文。

邊貢《輓海釣翁》　山海關頭月，春來幾度圓。杖藜無起日，華表有歸年。寂歷遠遊道，淒凉孤憤篇。朱雲不可見，留檻漢庭前。

楊爵《遣偲男歸秦》二　聞汝臨歸血淚流，苦情都入我心頭。本爲世道千年慮，適到家門百口憂。幽地北風留父久，遠山寒雨重兒愁。聖朝不易朱雲檻，終許殘生遂首丘。

沈鍊《送朱梅泉赴東鄉博》　文學重朱雲，傳經楚國聞。仕官爲博士，垂老戀明君。禮樂乘時曙，齋宮達夜分。丈夫懷氣節，隨地策功勳。

田雯《詠史》三　官津斜日大旗明，幕帖傳宣又點兵。壁壘幾人推上將，干戈萬里老書生。塵飛紫塞風偏疾，天瀉黃河勢不平。強項朱雲焚諫草，當年折檻亦虛名。

趙士麟《詠史詩・朱雲》　小臣請尚方，願將佞臣斬。言出左右驚，舉朝能無赧。張禹老鄙夫，漢祚從茲殄。轓檻亦何爲，徒負忠臣諫。

愛新覺羅・弘曆《折檻行》　建章殿上垂龍裘，槐里小令面請求。願斷佞臣一人頭，佞臣爲誰安昌侯。觸犯天威攀殿檻，拋將血性塗肝膽。免冠叩首老將軍，却令遺直出屯坎。嚴威忽舞迴春暄，令勿完葺留斷痕。徒教事後旌忠直，何如聽取當時言。

雜録

《圖畫見聞誌》卷一《叙圖畫名意》　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毗引裾圖，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鏁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

《容齋續筆》卷三《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劒斷張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略】至今宮殿正中一閒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矣。

《浪語集》卷三一《記漢尚方劍》　玉裝具劍，漢世侯王之所通服。朱雲借成帝尚方斬馬劍僇佞臣張禹，亦可以想知當時尚方作劍之利。

《墨莊漫錄》卷二　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朱雲喜直言切諫，苦口逆耳，故名三稜湯曰朱雲湯。

《大清一統志》卷一二七《濟南府》　朱雲墓，在歷城縣東平陵城南。《山東通志》：墓上生草如劍，名指佞草。按《漢書》：夏侯勝，東平人，宣帝時爲長信少府，卒官，賜葬平陵。雲本魯人，徙平陵。上書折檻，後不復仕，卒

葬平陵東郭外。蓋漢時右扶風有平陵縣，則二人之墓，疑皆在右扶風之平陵，而舊志以歷城有東平陵，因載於此，今姑存之。

《山東通志》卷三二《陵墓志・濟南府》朱雲墓，在縣東六十里古平陵城南。按《漢書》，朱雲魯人，徙平陵，從博士白子友學《易》，自上書折檻，後不復仕，卒葬平陵東郭後。觀此，當是扶風郡之平陵也。舊志載東平陵下又云：墓上生草如劍，名指佞草。佞人遇之，草必搖動。姑仍之。

《陝西通志》卷二八《祠祀一》名臣祠，舊在正學書院。督學田厥茂改建於學宮，知府葉承祧移置關中書院。祀漢槐里令朱雲、丞相王嘉、典屬國蘇武、太史令司馬遷、大司空竇融、定遠侯班超、好時侯耿弇、太守孔奮、槐里侯萬脩、司空第五倫、太尉楊震、楊秉、李固【略】。（縣志）

膠倉

《漢書・藝文志》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又《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武帝【略】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

又《東方朔傳》是時朝廷多賢材，【略】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

臣說

《漢書・藝文志》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讀曰悅。）

又　臣說賦九篇。（師古曰：說名音悅。）

臣嬰齊

《史記・三王世家》三月丙子，秦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略】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漢書・藝文志》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又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吾

《漢書・藝文志》臣吾賦十八篇。

虞初

論述

《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匪唯翫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

《愛日齋叢抄》卷五　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者謂小說九百篇，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

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

《敬鄉錄》卷一一《三槐詩集序》　宣子總髮承命膝下，不名他師，朝夕肄習。性又通悟，蓋於書無所不習。讀羣經、叢史、旁箋、雜解、異同之說，遺文、別集、廋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支脈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二條析，先引傳註，次列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

《椒邱文集》卷一四《桔古齋記》　客有詰之曰：桔之爲義，以祛受物也。古之世，去今遠矣。子曷從而桔之？意者齋中所藏，若關尹、亢桑所述，鬼谷、騶衍所著，虞初稗官所記錄，皆先秦之書，其辭奇崛豪宕，可驚可喜者，是乃子之所桔邪？公理曰：非也，是足資博識而已。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九流緒論下》　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

《演畧》卷一〇《雜畧》　雜者事之支也。稗官之埜記，里巷之叢談，以及方外殊踪，神鬼誕跡，雖有無不可知，而鬼瑣詼譎，往往足以昭勸戒，補遺逸，佐噴飯，張談鋒。有其錄之，莫敢棄也。以其不附於正事，故謂之雜。昔《虞初》、《酉陽》說以千百計。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一》　張衡《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注稱武帝時方士。則小說興於武帝時矣。

《湖廣通志》卷一一八《雜紀志》　《雜紀》者，全志之拾遺補闕，非《齊諧》《虞初》之比也，上之參考經史，網羅軼事，足以補名教，備法戒；次之採先賢遺集，搜郡邑紀載，足以資談助，廣見聞。若夫荒誕不經之事，概行澄汰。

《山西通志》卷二二八《雜志》　古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謂「立稗官使稱說閭巷風俗」是也。自周以前【略】至唐開元後而卷帙彌繁衍，且不翅張衡《西京賦》所謂「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矣。

《廣東通志》卷六四《雜事志》　志有雜事，即說部之遺意也。《西京賦》云：「小說九百，起自虞初。」嗣是而中壘之《說苑》、臨川之《世說》，沿及元明，簡繁帙瑣，未盡盩於道而碎於辭也。故志有取乎爾。

紀事

《史記・孝武本紀》　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寶實錄》卷一《黃車使者》　漢虞初，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爲《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其說以《周書》爲本。

《西漢會要》卷四五《方技》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

《弇州四部稿》卷一五九《宛委餘編四》　虞初，漢武帝時小吏，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

《歷代詩話》卷一四《九百》　虞初，洛陽人。明醫術，事漢武帝。時乘馬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以其能通小說家書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三《九流緒論下》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志》之四百，極矣。而不如《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虞初》卷多迺爾。余恐《虞初》之篇，即《尚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者，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卷，不過數十餘耳。今其說一不存，按《漢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號黃車使者。蓋《七略》所稱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爲迂怪以惑主心，《神異》《十洲》之祖襲，有自來矣。

藝文

宋庠《度支蘇員外書以再續翰林志見遺輒成酬贈》先烈光朝右，英才出慶餘。公卿太邱世，父子馬談書。首牘標宸藻，聯篇敘禁廬。摛華毛得鳳，刊畫魯無魚。當備芸籤目，俄昭虁關居。漢家求異說，高致掩虞初。

劉敞《直舍留道粹廣淵君實聖民伯初飲是日隣幾濟川宴王金吾園亭不預會戲作五言寄之》校讎中祕書，聞子宴城隅。大第丞相府，主人執金吾。浮雲駐清唱，回雪舞妖姝。金罍溢醇液，犀筋厭鮮腴。高談鬱不發，應接固已劬。我從四五公，置酒此石渠。開牕埽殘雪，列俎焚枯魚。絃言規姚姒，小說本虞初。不知敝縕寒，未覺膏粱殊。從容忽竟日，此樂亦誰如。長安事交游，貧富固有徒。不恨我失君，恨子不顧予。回頭成陳迹，萬事與化俱。題詩寄餘歡，毋乃笑其迂。

劉弇《謝中宏詞啟》凡砥名礪節之流，盡提槧持鉛之手，靡羞馮婦之搏虎，切陋朱泙之屠龍。大而經史之發揮，近則祖宗之故實。支離他學，奚啻公孫數萬之詭辭；瑣尾冥搜，間及虞初九百之小說。表章序記之騰踏，銘檄箴頌之葳蕤。吮噦元和，粃糠正始。青錢萬選，有心者所同；丹桂兩春，所得者無幾。要須刻燭倚馬之敏，乃副當宁仄席之求。

葛勝仲《代高麗王謝賜太平御覽表》肆命詞臣，廣哀事類。囊括千經之蘊，網羅百氏之言。公孫數萬之詭辭，披圖可見；虞初九百之小說，開卷盡知。嘗資睿覽於西清，益萃靈輝於東壁。討論至當，炳若丹青而不渝；倫類相從，煥乎朱紫之有別。

李石《示郡南二孫》虞初祕府六百本，老子柱下五千言。吾家道學天生種，端有斯文示子孫。

洪适《還李舉之太平廣記》稗官九百起虞初，過眼寧論所失誣。午枕黑甜君所賜，持還深愧一瓶無。

周必大《寄題龍泉李氏萬卷堂》斷簡殘編已可披，排籤插架有餘師。五三載籍多爲貴，九百虞初小不遺。潤屋殊非阿堵物，傳家自是寧馨兒。年來鉛槧心猶在，每憶讎書館殿時。

毛珝《虎丘》阿鴻血染吳苔碧，氣徹重泉埋不得。千年至寶復歸天，顛倒海中飛霹靂。至今荒怪列虞初，罅石千尋駭遊客。寺邊別廟是何神，月黑伽藍問周易。

貢奎《題宋梅洞獻書圖》十年送別今同客，一笑談詩重起予。周禮盛聞殷士祼，漢庭喜見伏生書。青燈較藝飛蛾集，白髮離家過鴈疎。塚壁殘文如可續，百篇應許論虞初。

蘇天爵《祭張文在教授文》惟君之生，逢辰晏寧。早親先哲，尚識典刑。鄒魯遺經，漢晉諸史，虞初稗官，咸究終始。發爲文字，如地出泉，操紙落筆，累百千言。

劉基《又用前韻》一樹頭寒月影扶疎，天上清霜下玉除。紫塞風高鴻失路，碧梧枝冷鵲移居。虎頭曠日縻倉粟，牛腹中霄託帛書。見說抱關堪避世，稗官猶可學虞初。

王世貞《鄖中雜言八首》五塗鴉半成梵字，爲蠹三食僊名。虞初稗官使者，摩詰竺乾先生。

厲鶚《嚴朗屋寫小像爲杜子春事索題四首》四君如夷甫不言錢，卻采虞初入簡編。歸去但尋梅尉女，挑燈細話小游仙。

雜録

許尹《黃陳詩注序》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爲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者，往往苦其難知。

《歷代詩話》卷一四《九百》方萬里挽王防禦云：「溫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原是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箋成傳，從此韋編鎖蠹魚。」蓋防禦在宋亦以說書供奉得官耳。

雒陽錡華

《左傳・定公四年》杜預注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漢書・藝文志》　雒陽錡華賦九篇。（師古曰：錡姓，華名。錡音魚綺反。）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雒陽錡華賦九篇》　鄭樵《氏族略》：錡氏，商人之七族。《漢書》雒陽錡華。按：雒陽下疑有令丞等字。錡氏，殷民七族之一也。

眭弘

論述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　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說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

《後漢書・張衡傳》　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蓮峰集》卷五《漢劉歆作三統歷譜以天地之數五百一十三年謂之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謂之元九會而後復元一元之間災歲五十七而陰陽有三五七九之厄自入元而有陽九百六之會其後谷永於成帝時述災異遂因百六之會而陳三七之戒至光武中興世俗多言讖法而或者又因三七之戒而言四七之主如三者之論其有考而言耶其無考而言耶》　大抵漢自仲舒倡爲災異之說，而一時之士從而和之。迂若劉向，僻如京房，狂如眭孟、夏侯勝，怪如翼奉、李尋，誣如杜欽、谷永，皆弊精神勞心術於天命之間，終其身而不知厭焉。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二・眭宏》　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禮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評鑑闡要》卷二《哀帝大赦改元太初綱》　自眭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谷永之倫早有以啟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踵之，新莽遂借以篡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傳記

《漢書・眭弘傳》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

《經典釋文》卷一《序錄》　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竝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弘。弘授嚴彭祖及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弘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略】始貢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以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

紀事

《漢書・儒林傳・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

又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

著録

《漢書・藝文志》　眭弘賦一篇。（師古曰：即眭孟也。眭音先隨反。）

《冊府元龜》卷八三七《總録部・文章》　眭弘賦一篇。（即眭孟也。以明經爲議郎。）

藝文

汪藻《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爲時顯宦，方氛祲結蕭牆之內，至彊敵謀閨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雜録

《漢藝文志考證》卷三《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顏安樂事眭孟。《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公弟子眭孟，孟弟子嚴彭祖及顏安樂。彭祖爲嚴氏學，安樂爲顏氏學，皆立博士。後漢張霸減定《嚴氏春秋》爲二十萬言。

《玉海》卷八五《漢節》　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後漢符節令位次御史中丞，別爲一臺，令一人。爲臺率屬少府。眭孟、張敬、蔡衍爲之。

別栩陽

《漢書・藝文志》　別栩陽賦五篇。（服虔曰：栩音詡。）

《冊府元龜》卷八三七《總録部・文章》　別栩陽賦五篇。

《日知録》卷二一《庾子山賦誤》　庾子山【略】《哀江南賦》云：「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夜聽擣衣曲》云：「栩陽離別賦。」按《漢書藝文志》，別栩陽賦五篇，詳其上下文例，當是人姓名，姓別名栩陽也。以爲離別之別，又非也。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別栩陽賦五篇》　《四庫提要》曰：庾信《哀江南賦》稱「栩陽亭有離別之賦」，實由誤記《藝文志》，與所用「桂華馮馮」誤讀《郊祀志》者相等。應麟乃因而附會，以栩陽爲漢代亭名，亦未免間失之嗜奇。沈濤《銅熨斗齋隨筆》曰：庾信《哀江南賦》曰：「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讀爲離別之別。濤案：別栩陽，當是姓別而封栩陽亭侯者。若以爲離別之別，則當列于雜賦家，而不列于賦家矣。《志兵陰陽家》有《別成子望軍氣》六篇，此人當即成子之後。古有別姓，《元和姓纂》引《姓苑》云：京兆人。案：是篇著録之例，大抵當時奏進，不知其官閥者，則從而稱「臣」，如下文《臣昌市賦》《臣

義賦》是也。其非奏御，爲劉中壘所收錄者，則但書其姓名，如眭弘賦及此別栩陽賦是也。《廣韻》「別」字注云：別，又姓。亭林先生之言是也。沈氏以爲封栩陽亭侯，則《漢志》例無此稱，似未可信。

蔡甲

《漢書・藝文志》蔡甲賦一篇。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四・宋藝圃集二十二卷》《漢書・藝文志》以文帝列劉敬、賈山之間，武帝列蔡甲、倪寬之間，【略】以時代相次，猶爲有說。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蔡甲賦一篇》蔡甲始末未詳。案：宣帝時有蔡癸，見《諸子・農家》，豈其族歟？又案：自司馬相如至此凡七家，皆武帝時人而列于武帝之前者，當時必有其義。殆奉詔以生卒先後爲次，不必以尊卑論也。

王吉

論述

《文心雕龍・奏啓》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鶴山集》卷五四《古今考序》漢承秦敝，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爲秦漢以後規摹，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淺遠淺疎。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益不可考矣。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二・路溫舒》建明宣帝之世，王吉之外惟溫舒耳。其說皆萬世君臣當服膺者。王吉所言者大體，溫舒所言者一事；王吉儒者，溫舒忠信之人。

《義門讀書記》卷一九《前漢書》《王吉傳》「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篇，其言凜乎可畏，復藹然可親，眞醇儒心聲。

傳記

《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略】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略】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敎

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薛宣政事已試。」上然其議。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爲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丞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侯。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爲昏，哀帝以崇爲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反懷詐諼之辭，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傅婢所毒，薨，國除。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紀事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漢藝文志考證》卷三《（穀梁）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王吉能爲《鄒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藝文

王安石《呈陳和叔》數椽生草覆莓苔，一徑牆陰斷雪開。王吉囊衣新徙舍，杖藜從此爲君來。

毛奇齡《家明府以徽車赴御試下第還任祥符爲詩送之》宜春門外柳絲長，欲綰雙輪返大梁。祇爲漢庭尊吏治，不將王吉作賢良。

又《送徐仲山南歸》六　九門地震尚誼闐，何事還登惜別筵。能用士如王吉輩，不教人憶漢宣年。

劉弗陵 漢昭帝

論述

綜論

《藝文類聚》卷一二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余以爲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貽誨，周召爲保傅，呂尚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沉濱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啟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幷，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啟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賢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又引丁儀《周成漢昭論》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李衛公外集》卷一《漢昭論》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

召公不說，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疎賢士，景帝信讒，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任忠臣之效也。巍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樂城後集》卷八《漢昭帝》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生死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寵祿而任其大節，有窃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

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詩源辯體》卷三　昭帝（諱弗陵）。《黃鵠》、《淋池》二歌，皆樂府楚聲也。《黃鵠》氣格蒼古，聲韻峻絕。《淋池》情雖蕩，而氣則淳。然《淋池》出於王子年《拾遺》，眞僞亦不可知。

《堯山堂外紀》卷五《昭帝弗陵》　始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群臣以爲瑞，上壽稱賀，帝爲歌曰：【略】是時帝初即位，年九歲。始元元年，帝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花葉雜萎，芬芳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弄。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棹，刻飛鸞翔鵠，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略】帝大悅，因起游商臺于池上。（池中又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泥裡。泥如紫色，謂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

分論

《賜涿郡韓福等五人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賜燕王旦璽書》：論情論理，步步緊嚴，結語更極警痛。

《賜涿郡韓福等五人詔》：優賜有行義者，使修孝弟以教鄉里，較之居官盡職裨益尤多。

《黃鵠歌》　《古文苑》卷八章樵註：《漢書》：昭帝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按高祖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正謂黃鵠也。羣臣以爲瑞，故上壽稱賀。是時，帝初即位，年九歲。《樂府詩集》卷八四：《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爲此歌。按《清商吳聲曲》有《黃鵠歌》，與此不同。《山堂肆考》卷一六一：漢元始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乃歌以爲瑞。《詩藪外編》卷一《周漢》：人知《大風》、《秋風》爲百代七言祖，而不知昭帝「黃鵠飛兮下建章」、靈帝「涼風起兮日照渠」。二歌皆極工麗，漢世人主，何以多才若此。《古詩解・黃鵠歌》：此言黃鵠之集建章，其羽儀之美如此，而且同翔太液，馴伏宮庭，因自媿德薄，何以來此佳祥也。《樂府廣序》卷二五：序曰：《黃鵠歌》，漢道之應也。歌調不事矜夸。謙沖省德，誠守文令主哉。

《淋池歌》　《古樂苑》卷三二注：《拾遺記》曰：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廣千步，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芰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花葉雜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以爲戲弄，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爲船，木蘭爲池棹，刻飛鸞翔鵠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　郎廷槐編《師友詩傳錄》：張歷友答古體之限句非古也，然七言五句者，漢昭帝《淋池歌》是也，六句者，古《皇娥歌》是也。要只以簡古爲主，此外無法矣。《樂府廣序》卷二五《昭帝淋池歌》：（章樵曰：）帝沖聖嗣位，天姿頗高，輔導承弼者非其人，忘無逸之戒，溺于游樂，卒夭天年。性之不彌，豈不惜哉。）辭云「雲光開曙」，蓋達曉也。序曰淋池歌，昭帝之慾已侈也，霍子孟不能匡衍。

傳記

《漢書・昭帝紀》　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仔，本以有奇異得幸，及生帝，亦奇異。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爲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略】（元平）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六月壬申，葬平陵。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藝文

陸游《太液黃鵠歌（有引）》 漢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予夜讀《漢書》，追作歌一首。建章宮裏春風寒，太液水生池面寬。中人馳奏黃鵠下，龍旗豹尾臨池看。芹香藻暖鵠得意，左右從官呼萬歲。須臾傳詔宴公卿，驩聲如雷動天地。時平宮省遊樂多，黃鵠刷羽涵恩波。小臣珥筆龍墀下，願繼前朝天馬歌。

胡奎《黃鵠歌》 太液池水清涓涓，金衣菊裳下九天。建章宮中生紫煙，鳳凰來儀羽翩翩，至德廣被千萬年。

李夢陽《淋池歌》 翩翩黃鵠，玉距金衣。飛引兩雌，來下我池。肅我徒，駕我舟，折荷花兮擢中流。女揚歌，龍豹馴，陽阿雜進齊謳陳。會鼓擊，樂未央，皇家萬壽民阜康。

雜録

張鑑《古宮詞三百首》二九桂榮註 《詞林海錯》：漢宣帝上林苑中鐙檠名雁足。《太平御覽》引《三秦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

劉德 陽成侯

《漢書・藝文志》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前漢紀》卷一八《孝宣二》（元康三年）【略】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彊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爲奇，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尚方鑄作事，費金甚多不驗，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得減死論。後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爲宗正。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不寢達旦。

楊惲

論述

《文心雕龍・書記》 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九《書九》 且如楊惲一書，看得來有甚大段違法處？謂之不怨不可，但也無謗朝政之辭，却便謂之腹誹而腰斬。

《野客叢書》卷二《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惶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遷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仕學規範》卷三四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迫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

《吳禮部詩話・題家藏淵明集後》《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語。第三篇「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

《書記洞詮》卷一三楊惲《報孫會宗書》尾評引眞德秀　惲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詞涉怨望。

《古文眉詮》卷三一　兀敖恢奇，筆陣酷類其外祖，而曠蕩之襟與偃蹇之態，不雙管而幷行，亦怪事也。

《古今文派述略・唐及五代時之文派》　楊惲字子幼，司馬子長之外孫。其文亦酷似子長。試觀其《報孫會宗書》，與子長《報任少卿書》（二書皆見《文選》），神氣骨力如出一手，亦西漢之傑也。

《報孫會宗書》　《秦漢文鈔》楊惲《報孫會宗書》尾評引馮小海：　文氣豪宕縱邁，最得史遷家法。第中多憤上之詞，古人所謂「怨而不怒」者，似不如此。至不以荒淫爲不可，益非所以爲訓也。《兩漢鴻文》卷一一楊惲《報孫會宗書》引鍾惺：　按惲太史公外孫，故文辭亦時似之。《古文析義》卷四：　不知惲當時何怨至此？總是平時胸中拂鬱，借此大泄耳。【略】且漢宣亦何從求而得之？吾意會宗得書之時，必有大不能忍者，或宣之于朝，或謗之於友，故使衆得共聞。雖文致其罪，肇於會宗之謀與否，俱不可知，但出其書，以成其獄，實會宗爲之矣。《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楊惲》：　惲爲遷甥，宜其文詞之高妙有似舅處，其《報孫會宗書》僅讓遷爾，魏晉無及之者。宣帝卽以此殺惲，則蘇子之不死者眞倖也。然自作文字，何與朝廷事，以此誅人，人不勝誅矣。（彭興公曰：　是宣帝之深刻。）《蘿摩亭札記》卷三：　楊惲《報孫會宗》雖有怨意，而無怨詞，何至腰斬，殆別有讒之者，非關此書。若就書求之，惟「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此語觸諱。

《拊缶歌》　《古詩歸》卷三楊惲《拊缶歌》尾評引鍾惺：　亦似不甚怨，何以速禍？　又引譚元春：　得禍在「荒蕪不治」四字。從來以詩文得禍者，皆此不切不顯，望而意其爲訕爲怨者耳。今處太平不諱之朝，當與一時文士共頂戴之。《漢詩音註》卷二《拊缶歌》：　詩固憤甚，漢法則中以深文矣。

傳記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故高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漢書・楊惲傳》　忠弟惲，字子幼，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爲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譽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卽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隸）〔肄〕稺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殘惡，單于不來

明甚。』憚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憚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爲庶人。憚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閭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譽)。憚幸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略】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憚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又《宣帝紀》（五鳳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楊惲坐前爲光祿勳有罪，免爲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

又《司馬遷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又《霍光傳》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藝文

梅堯臣《次韻和永叔石枕與笛竹簟》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樂爾。

蘇軾《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二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楊惲非鋤豆，誰信劉章解立苗。老去尚貪彭澤米，夢歸時到錦江橋。宦遊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

劉弇《江館三首》三連雲草樹縱橫幕，點水鳧鷗黑白基。日晏廚烟青一穗，暑餘牕雨暗千絲。飽聞楊惲生行樂，懶賦張衡我所思。軟碧會須連月占，恣看飛檄界琉璃。

張耒《送三姊之鄂州》兄弟分飛各一方，老來分袂苦多傷。兩行別淚江湖遠，五月征車岐路長。休嘆伯鸞甘寂寞，所欣楊惲好文章。（克一甥苦爲詩。）北歸會有相逢地，只恐塵埃髮易蒼。

王洋《贈吉父得女孫》兩兩星階協泰符，爲嘉瑞雪勝維旗。果如靈照翁何恨，若比倉公數有餘。慰眼臘娘能剪綵，他年楊惲競傳書。斷無豪客窺籬落，爲自從前免破除。

陳與義《次韻謝文驥主簿見寄兼示劉宣教》我不逮諸子，要先諸子去。不種楊惲田，但灌呂安園。未知誰善釀，可作孔文舉。

樓鑰《表兄陳安行遷右司仲兄遷大理丞余遷太府丞舅氏適齋寄詩爲賀次韻》東塾談經歲月輕，外家生長復何營。王生此舅若無有，楊惲一書安得成。首寄新詩欽厚意，卻思往事念平生。當時更荷外祖母，幼惠尤憐盛氏甥。

虞儔《食墨魚有感》誑人吐盡胸中墨，不料反爲人所得。禍變之來非所慮，僅與詩人供一笑。韓非竟以說難死，楊惲詩成汙刀機。子雲嗜學甘寂

寞，晚年奇字終投閣。撐腸文字五千卷，不救顏回忍飢面。三年博士冗不治，半生鉛槧寧非癡。老兵兩眼不識書，飽食高眠我不如。

俞德鄰《郭元德席上賦紅牡丹分韻得粉字五言十韻》 桑田變滄溟，黍宮雜蒿蓬。霜臺得奇葩，誰寄天津隱。褒帷窺董園，撥根認洛墳。亭亭一萼春，風露洗塵坌。朱纓粲赤瑛，絳蠟照紅粉。莊嚴富貴姿，漏洩造化蘊。主人戲斑衣，領客醉芳醞。喬梓森南山，知謂遊隱弇。綴席已形穢，哦詩謾營吻。起舞呼嗚嗚，君當恕楊惲。

方夔《楊惲》 請君邯鄲舞，聽我弘農曲。本是田家人，誤竊封侯祿。貴盛難久居，終然手反覆。南山有舊業，披榛撤戎菽。苗稀草荒穢，欲鋤力不足。歸來日已夕，一醉酒新熟。歌罷即長眠，悲苦過於哭。

張養浩《楊惲》 相臣得罪息交游，私室兢兢若自囚。歌酒放懷非汝事，本期行樂卻成憂。

宋琬《滿江紅・王西樵客遊武林曹顧菴賦詞志喜屬予和之（刀俎餘生欲斷蕙者數矣茹菜輒饑故篇中及之）》 伏枕吳山，羈愁共，桐江春漲。喜邂逅，客星忽聚，酒徒無恙。楊惲南山歌太苦，鄒陽北闕書難上。向精藍，深處問枯禪，伊蒲餉。雙燕外，游絲漾。六橋側，紅牙唱。惜杜康骨朽，無人能釀。我愧老饕難戒肉，君方強健何須杖。看白衣蒼狗，任他忙，浮雲狀。

吳綺《元日次澹心同用令節成吾老爲首句》 令節成吾老，輕肥任友朋。世情連夜雪，心事隔年冰。擊缶歌楊惲，銜杯學信陵。平生風義在，輕薄亦何能。

呂履恒《讀史七首》四 菟絲蔓荊棘，乃思附泰山。攀緣未及半，斧柯尋其間。衰榮有去來，倚伏固無端。蜉蝣笑龜鶴，靜躁殊所觀。蘇秦六國相，車裂以自殘。楊惲漢通侯，身與名俱殫。怨望非分理，趨舍智良難。所以披裘翁，盛夏先知寒。

雜録

《猗覺寮雜記》卷下 漢文時日蝕，以爲丞相周勃所致，退勃使就國。宣帝時日蝕，以爲楊惲書所致，遂殺惲。成帝時日蝕，以爲相王商所致，罷商。

《容齋四筆》卷一三《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言有從匹夫爲天子，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祆言惑衆，伏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爲無罪。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張晏釋以爲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

《演繁露》卷九《于定國無冤民》 古今稱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此特舉其多者言之耳。宣帝之臣如蓋趙韓楊，有譽有勞，而皆傅致以法，入之死地，然四人之中，楊惲專以口語怨望，尤其可矜者。史家特書惲獄，實定國所定，有深意也。然則謂天下全無冤民，吾恐楊惲懷恚於地下也。

桓寬

論述

綜論

《論衡・案書》 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鐔津集》卷七《論原・品論》 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

李孟傳《刻方言後序》 西漢氏古書之全者，如《鹽鐵論》、揚子雲《方言》，其存蓋無幾。《鹽鐵論》，前輩每恨其文章不稱漢氏。唯《方言》之書最奇古。

《子略》卷四《桓寬〈鹽鐵論〉》　鹽鐵論者，漢始元六年，公卿賢良文學所與共議者也。漢制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祀議，伐匈奴議，捐朱厓議，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初武帝以師旅之餘，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乃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之。班氏一贊，專美乎此。（顏師古曰：元帝紀贊，班彪所作。）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趣尚可乎矣。又曰「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則一時事體可知矣。夫上有樂聞，下無隱議。得失明者其言達，利害決者其慮輕。不決一言，何取羣議。審此亦足以占士氣、觀國勢矣。然元帝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雅說空進而事亡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後世同此患也。吁！

《研北雜志》卷上　題桓寬《鹽鐵論》云：夫以桑大夫之辯，加以憑勢恃貴，卒見屈於賢良文學，信功利之不勝仁義也。

朱君復刪本《諸子辯淑》《鹽鐵論》六十篇，漢汝南桓寬撰。【略】夫《鹽鐵論》桑弘羊數萬言，可謂閎博矣。第少古勁之氣，與西漢文不類。然於此見當時國家有大議，文學賢良之倫，得與公卿大夫爭辯於闕庭，士氣猶覺丕振。後世上既輕士，朝有大議，士不與聞，韋布之俊，雖有奇抱，奚繇上達？此漢治所以近古，而後代邈不可及也。

《方孝孺集》卷四《讀漢鹽鐵論》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薦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徵橫出，天下疲弊。孝昭卽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徵，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于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張之象《註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判爲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無間者也。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惜所謂文學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牽合雷同，阿狥逢迎，多所顧忌，不能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者？大抵以干祿爲累，得失動心，雖欲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爲士乎？夫士貴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己而已，其用其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榷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采錄爲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以詠先王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之不可不愼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雍、魯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不詭於道，其爲孔孟之徒也必矣。往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

公，學儒得言，最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孟求之，毋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者，此書爲最。其言治理，並可施設，儒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既逝，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爲註釋，因著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

《百家類纂》卷八《鹽鐵論題辭》 陳氏振孫曰：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辨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論議，反覆不厭，一切是非付之公論，未嘗容心焉。夫以不學無術之人，暗合孟莊子「臣父臣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慮不及此乎。余觀此書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匪直文辭足法已也。因采摭其粹者著于篇。

《明文授讀》卷三一周天佐《讀鹽鐵論序》 鹽鐵起于漢。漢大夫爲必可行，漢文學爲必不可行，廷議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者也。夫論治尚三代，論文自三代而下漢又近之。今讀其書，豈惟文近哉，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不復爭矣，其間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于漢大夫之議。至宋熙寧所爭，則青苗諸法，漢言利之臣未之及者。嗟乎，義利之辨，始于孟子，惠王、宋牼一言及利，孟子爭之仁義數言而止。余觀漢文學之論，其雄辨持正，蓋學孟子。而漢大夫所云，視惠王、宋牼又蔽且下矣。蓋漢去戰國時已數世，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以累數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不爭也，皆世使然耳。噫，俎豆之世，不必言汙尊杯飲。英濩之世，不必言簨虡土鼓。今去漢蓋千百年矣，豈必宗其論哉。然而猶存其意焉，不亦可乎。余以督儲出廣川，不得如同官議論之益，愛其書于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常取而讀之，從而爲之序。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 桓次公《鹽鐵論》，其旨欲以紓桑孔之意，而原則出于管子。

《東水質疑》卷六《鹽鐵論》 漢昭帝召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撰次其言，推廣增衍，設爲問答，以成一家之言。當時所謂平準均輸之所以爲民害者，纖悉具備，可爲戒，亦可見漢政爲近古也。國有大事，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各得伸其所說，是以議匈奴議棄朱崖而石渠論經，皆博盡羣議，此漢政之近古也。然雖博議而竟護前自用，使賤者雖言而不見於行，則亦何貴議之博哉。

雍正《湖廣通志》卷一〇二張居正《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榷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二《華陽博議上》 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於星曆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賦者，藝文者。【略】桓寬、劉晏、田況、洪遵博於錢賦。

李元鼎《鹽鐵論序》（明萬曆沈延銓校本） 予按漢隆時，尊尚文學，名儒彬彬蔚起，無論董相《三策》，烺烺可誦，即韋布之士，各抒所見，中有憤寄，昌言無隱，如桓氏《鹽鐵論》所載，類皆指陳時政，直詆公卿，不曲說以希旨，不狥俗以眩學，其一段苦心忠藎，直欲以文章爲政事，不徒炫采標華而已。予每以今經生唯呫呫帖括言，略不曉朝家半屬處同，殊增憒憒。私嘆今人精博何遜漢儒遠甚。此無他，漢人嫻于經術，學有根據，且師尚崇門，務在精討，如場師種樹，老農讀稼穡，俱寫其胸所欲言，故足述也。今人借爲羔雉，牽攻剽攘，積薄流淺，又何怪出之無奉，聆之無緒也乎？漢代文最近古，然晁之激，揚之玄，淮南之誕，于博士家不無利鈍，求其合于經濟，暢于可業，舍此書孰先哉。恨舊刻多脫誤，友人□□□愛而重梓之，桓氏爲諸生功臣，□□□又桓氏之功臣也夫。乙丑嘉平朔日，東武李元鼎題。

《增定雅俗稽言》卷二七 桓溫（寬）《鹽鐵論》，當時所共議者，今觀其問答，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大過於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趨向可知矣。

金蟠《輯注鹽鐵論序》（明崇禎庚辰刊本） 漢昭皇帝時，大夫桓氏著《鹽鐵論》若干卷，溯其叙列，則漢廷御史大夫與賢良、文學質難當時利敝而垂之竹帛者也。上自禮樂刑法，下逮農耕商賈，內則少府頒賚，外及蠻夷戰守，金簉石畫，駁辨稽參，靡不愷至而精覈。所論匪特鹽鐵也，獨舉鹽鐵者，猶太史公綜貨殖獨書平準也。獨書平準，而四民俱困之形見；獨論鹽鐵，而萬世藪病之本晰，故有取爾也。鹽鐵之興，昉于《周禮》山澤之官，官雖多，不過掌厲禁，無徵榷也。

自管子相齊，負山海之區，始作賦令，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按口以立筴，算倍以興囉，伐菹以正積，計月以致鍾，瑣矣傯矣，猶曰：「凡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夫以予爲奪，管子所以霸齊不再世也，以奪爲予，桑、孔所以蠱漢不終世也。漢接秦之敝，秦賦鹽鐵二十倍于古，高祖循而未改，故其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爲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至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于是雖敦謹如卜式，亦以縣官鹽鐵苦惡、強民不便爲言，而漢之武幾幾乎秦之始矣。弘羊烹，枯澤乃甦，輪臺悔，炎鼎乃安，賢良文學之對切，郡國榷酤關內鐵乃罷。嗚呼，桓氏之書，豈直漢世藥石已哉。立言有利必有害。言利之臣，有害而無利；言言利之臣，明其害，即爲利。是故「六經」垂教無極，聖人有憂之：溫柔敦厚者，或失則愚；疏通知達者，或失則誣；廣博易良者，或失則奢；潔淨精微者，或失則賊；莊儉恭敬者，或失則繁；屬辭比事者，或失則亂。至若《周禮》《周官》，經制立度，典切明備，萬不能以智計臆揣也。然新莽借之以盜漢，安石借之以亂宋，九府諸政，遂爲後世循名禍實矣。非賢良、文學洋洋質難，孰與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歟！是故桓氏之書，衣被乎「六經」而寡其過，漱液乎《周禮》《周官》而正其譌者也。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而有《本議》、《力耕》諸論，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而有《園池》、《輕重》諸論，任工以材事貢器什，而有《非鞭》、《散不足》諸論，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而有《國疾》、《除狹》諸論，任衡以山事貢麋產，而有《論菑》、《刑德》諸論，任虞以澤事貢川錯，而有《復古》、《貧富》諸論，論周中夏，論暨遠域，論及《褒賢》、《毀學》，夫非達上下之隱，洞治亂之源，救國家之急，塞殘邪之口，聖賢復起，其有易焉哉。嗚呼，反裘負薪，防口潰川，古今萌亡，大抵緜之，漢之不踵秦，其食賢良之報歟。然而漢罷鐵不罷鹽，孝元暫罷而隨復之，自晉歷唐、宋于今，中邊經費，恆恃以賴，則桓氏之書曷爲乎？《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書》曰：「愼乃儉節，維懷永圖。」夫桓氏非棄利也，若桓氏者，乃所以利之也。用是重加訂攷，布之海內，豈云煥耳目，備記載是爲，懷經國者，其尚三復于斯乎！皇明崇禎，歲在庚辰，仲春月朔，東吳金蟠序。

《惜抱軒文後集》卷二《跋鹽鐵論》　漢昭帝始元五年，「令太常、三輔舉賢良各二人，郡國舉文學各一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此《鹽鐵論》所由起也。其《國病》篇，大夫謂賢良曰：「文學皆出山東」，「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以賢良爲太常、三輔所舉，宜先在京師也。論內丞相、大夫外，有丞相史、御史之言。按漢制：丞相下，長史二人，蓋即此丞相史矣。若御史本近御之官，自御史大夫出佐丞相爲外朝官，而其屬有二丞。其一中丞，仍統內臺。侍御史內臺之臣，非特詔不與外朝議。外朝議成既奏，天子乃與論所取捨。然則此議鹽鐵時御史，非中丞及侍御史，其御史之一丞在外者乎？夫有司議政，反覆之辭，不得過多。韓安國與王恢論誘匈奴，《漢書》載其詞稍繁。讀者固以爲後人所擬，非當時言之實矣。然豈若桓寬此書，繁多若是甚哉？其明切當於事，不過千餘言，其餘冗蔓可削也。又議鹽鐵自第一篇至四十一篇，奏復詔可而事畢。四十二篇以下，乃異日御史大夫復與文學所論。其首曰「賢良文學既皆取列大夫」。按：漢士始拜登朝，大抵爲郎而已。如嚴助、朱買臣對策進說爲中大夫，乃武帝不次用人之事，豈得多哉？昭帝時，惟韓延壽以父死難，乃自文學爲諫大夫。魏相以賢良對策高第，僅得縣令。其卽與此對者與？固未可決知。要之無議鹽鐵六十人取大夫之理，此必寬臆造也。其載「大夫曰：獲祿受賜，六十餘年」，漢武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六年，才六十年。桑弘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前，然則獲祿必無六十餘年。弘羊以武帝后元元年爲御史大夫，至此時才七年，而文學謂其自「搜粟都尉至御史大夫，持政十餘年」，此何說也？寬之書文義膚闊，無西漢文章之美，而述事又頗不實，殆苟於成書者與？

《匪石先生文集》卷下《讀鹽鐵論》　民之於君也，猶一身之有四體、百骸。四體、百骸有不適，則一身不能安。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易行。孫叔敖知民之不便於重幣，亟請而更之。斯才能之臣所以務本而知要也。漢興於擾攘之際，文景承之，能恭儉無爲，與民休息。當是時也，網疎而不犯，家給而國足。及乎武帝，好大喜功，以靡其財，財用不濟，乃與民爭利，於是鹽鐵榷酤一切言利之端興焉。余讀《鹽鐵論》所載賢良文學與桑大夫及御史丞往復辨難甚具，大抵賢良崇儒術，桑大夫尚商韓，至其究竟終不能奪賢良，而鹽鐵亦不能罷者，迫於勢也。

《聽潮居存業讀餘誌略》七編《鹽鐵論》　漢武窮黷奢侈，海內虛耗。桑弘羊諷興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民甚病之。昭帝嗣位，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以民所疾苦，時御史大夫尚權術，主富強，而賢良文學之對，則本仁祖義，重農貴本，不以蓄利長成爲務，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此在救時者必

目爲迂儒，厭爲腐語。然爾時匈奴衰息，呼韓稽首，已見其端，卽弛其利權，以與民休息，乃時務所宜，蓋彼時爲不得不然，此時則得已卽已可也。而弘羊輩爭難之，格而不行何哉？是書也，或曰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雍，魯萬生，六十人應制之作，而桓寬采輯之。或曰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辨。總之通儒能憤切時政。先天下之憂而憂，故不難以單微寒素，侃侃名鉅之前，雖不見兪，而至今猶傳其論與其名。想見文學兼政事，不惟與尙功趨利，希世取容者不同，且與胸暗前籌處盜虛聲，無益國家殿最，如殷深源房次律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嗚呼，觀於漢之賢良文學，益知古今天下，未嘗一日無人，況遺逸於詔舉外者尤莫殫也。何必通顯者之不凡下，而寒微者之不奇杰乎。

《古文眉詮》卷三四　爲鹽鐵諸罔利之術者，桑大夫也。以斥桑爲中紐，前躆諸生，後礙朝議，頰仰揚抑，不激不阿。

王先謙《重刊鹽鐵論序》（思賢講舍刊本）　《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爲《傳》，載大將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覩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勸恤民隱之悁，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榷、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議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躆居輔道之位，願紬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議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共人主操柄，與二賈之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邦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氐、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捄敝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逼邇，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詘於朝堂，抑豈所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刊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緜遠，闕誤相仍，如李孟傳、姚弼輩所訾，不足病也。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冬十月，長沙王先謙。

分論

《本議》　《諸子彙函》卷二二引王鳳洲曰：互相辯詰成書，極其雅馴。

《力耕》　《諸子彙函》卷二二引邵國賢曰：援古證今，更端辨析，可爲諫疏。　又陳廣野曰：議論轉換，文法周折，錯綜長短，有不齊之齊，不整之整。多慾之主，當爲龜鑑。

《通有》　《諸子彙函》卷二二引林尙默曰：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地。勢居之說，此商賈逐利者之壟斷耳。言利者多藉口涿薊之地，至使貨殖之人，紛紛四出。若者言利之害，可勝言耶。文學之言，可爲對症之藥。《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〇尾評：此篇大概得之《貨殖傳》，而史公以奇奧爲主，此以贍麗變其音節。

《刺復》　《諸子彙函》卷二二尾評引王鳳洲曰：譏切文學，辭古意刻，弄奇鬬妍，不軌于正。

《輕重》　《諸子彙函》卷二二尾評引丘瓊山曰：御史泥太公、管仲之法，而不知足國之本在于務農，故欲鑄山煮海以爭小人之利。但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善平民者，不申禁而民均。苟損有餘以補不足，是渴其源而清其流也。文學之論，斯固國富民之道矣。

《散不足》　《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〇尾評：此篇奧贍古麗，兼賦材志體而有之。

《論功》　《諸子彙函》卷二二尾評引林見素曰：大夫欲妄啟邊釁，言何容易。禦戎之道，在修文備武，以法制之。若秦皇、漢武，豈禦戎之上策耶。文學與大夫答問，援古證（合）〔今〕，以刺開邊生事之失。辭詳而不紊，且蒼勁可法。

《詔聖》　《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〇尾評：其文大較從《李斯傳》來，而句法微變，彼以宕折，此以清能。

傳記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 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紀事

《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又 贊曰：【略】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

又《食貨志下》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又《車千秋傳》 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于是鹽鐵之議起焉。

著録

《漢書・藝文志》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

《隋書・經籍志三》 《鹽鐵論》十卷。（漢廬江府丞桓寬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 《鹽鐵論》十卷。（桓寬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 《鹽鐵論》十卷。

都穆《鹽鐵論序》（明弘治刊本）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歲既久，寖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俱興，新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吳郡都穆。

涂禎《鹽鐵論序》 禎游學宮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鈔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迺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與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倪邦彥《鹽鐵論序》（明嘉靖三十年刊本） 嘗披閱古之文多雅馴，兩漢中尤於《鹽鐵論》超悦焉。《鹽鐵論》者，桓次公推衍詰難，增益條縷，錯變數萬言以成一機軸，班蘭臺有贊述矣。其學博通，善屬文，故每一篇辭響發而披赤懇，意沈壯而寓諷激。其遙遙乎莫知玄邈疾靡能物色也。世所傳已多，計年代變，尚有陸離，思得其完而覩之，幸有涂江陰鋟者凡六十首，然雕虎是執而亥豕多訛。邦彥翻校覆輯，而桓之論其完見於今者，煥然曜聯璧之華，而讀有餘愴矣。緬維桓意，亦欲師古，始建明德，芟夷利湧，靜醇俗風，以咸登國家之敦政。世之學者，命辭以託志，至乎桓而後爲論不能至，要之不知論爾。是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嗟乎！論議其難，唯有寬焉。此邦彥所希豔，而天下所甚警也，是爲序。

《千頃堂書目・食貨類》 張之象注桓寬《鹽鐵論》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一・鹽鐵論十二卷》 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時舉爲郎，官至廬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爲書凡六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爲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書末《雜論》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記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六十餘人，而最推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宏羊、車千秋深著微詞。蓋其著

書之大旨，所論雖食貨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列之儒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改隸史部食貨類中，循名而失其實矣。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爲之註，雖無所發明，然事實亦粗具梗概。今並錄之，以備考核焉。

張敦仁《重刻鹽鐵論并考證序》（清嘉慶丁卯刊本）《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爲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盧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弘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印，細爲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盧所云外者甚多，而盧又時出己見，頗有違失，亦未可全據也。爰取涂本重刻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後，審正其文，粗涉義例，以貽留意此書者。陽城張敦仁。

顧廣圻《鹽鐵論考證後序》《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衍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摹經諸子而爲語，歷世差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即尊索經」，「索經」者，以索爲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戍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戍陳，十年戍鄭虎牢，《傳》皆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訟聲作矣。」正爲《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頎父》刺，行人乏而《緜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譌舛，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梟棊」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尚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爲『制』。」《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爲「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悊」，非也。此類皆徵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好是書，用功甚深，既刻涂禎本而附之《考證》，所以正其踳、理其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聞，批卻導窾，不假穿鑿，眞有如兒說之解蔽結也。間與廣圻往復講論，援引載籍，旁推交通，多得要領，因非涉字句譌錯者，例不兼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如右條，俾學子合而觀之，尚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西京儒家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亟想望者也。嘉慶丁卯六月，元和顧廣圻。

黃丕烈等《明攖寧齋鈔本題識》乾隆乙卯閏月下澣三日，訪友於醋坊橋，路過崇善堂書坊偶憩焉。余向主人索閱舊書，攜出敷種，無當意者。最後以此冊示余，余取閱之，書分十卷，尚是舊第；且余正欲覓是書，喜甚，因以青蚨八百四十文易之。字跡不惡，可云舊鈔。版心有「攖寧齋」三字，惜未知其爲誰氏，俟徐訪之。吳郡棘人黃丕烈書。

又《鹽鐵論》嘉泰本不可得，以弘治涂禎本爲最古。此本即傳自涂刻，但有都元敬《序》，而少禎《自序》耳。舊藏百宋一廛。蕘翁有兩明鈔：一即此本；一歸聊城楊氏，顧澗蘋以太玄書室本及活字本校，皆遜此本。夫以黃、顧兩家藏弆之富，而敝帚之享，惟此兩鈔本，則弘治刻不易得可知。余客歲於繆氏雲自在龕見涂刻眞本，今復從鈍齋前輩處獲觀此本，自詫眼福，可傲佞宋、思適。假歸，摩挲旬餘，還書之日謹識所見。此本之於涂刻，不啻虎賁中郎之似，雖與嘉泰本並重可也。乙未季夏，緣督葉昌熾。

又余以涂刻本校此，間有譌奪之處，亦頗有刻本譌謬而此鈔本不誤者，因簽出於刻本之上。此本有《都序》，是必出於涂刻，乃轉藉是以校正涂刻異已。余既以此本贈翰怡，今復以還余，因又讀一過，記此。乙亥五月，八十二叟吳郁生。

又此攖寧齋鈔本《鹽鐵論》十卷，據序文是從江陰令涂賓賢刻於弘治十四年之本出者。乃余先鈔得一活字本，其版心亦題「弘治歲在重光作噩」，似與

涂刻同歲；而活字本既無都穆《序》，又多脱落譌謬，不及此本殊甚。且余嘗以太玄書室刊本校活字本，補其脱落，正其訛謬，今與此本參勘又多合，是此本實善本矣。第七卷已下鈔手與前六卷稍異，而脱落訛謬亦間有之，未知其何故。此本係舊鈔，故未敢點竄。余所校異同，在影寫活字本上，可覆按也。嘉慶癸亥五月二日，書於百宋一廛。黄丕烈。

又　項子京書畫題跋多署「攖寧庵」，此「攖寧齋」未知是一是二？蕘翁宋、元本頗有爲項氏舊藏者，或以此齋名非項氏物耶？鈍齋記。

《傳錄華氏活字本題識》　活字本，乾隆乙卯傳録。

又　嘉慶歲在癸亥夏，用攖寧齋舊鈔本校。

又　嘉慶癸亥，蕘翁囑覆閱一過，就所見標於上方。此書明代屢刻，俱遜於攖寧齋鈔本，（惟複出字每脱去是其短。）然誤處仍多，惜不得宋、元舊槧一掃風庭之葉也。嘉泰壬戌本，見弘治辛酉涂禎《跋》中，不識尚在天壤間否？顧千里記。

又　大玄書室刊本校，甲寅除夕前一日，澗蘋記。

又　校畢時，未及一更，新月半規，天光潔淨，令人添靜意幾許。蕘圃氏。

《郘堂讀書記・儒家類・鹽鐵論十二卷（嘉靖癸丑刊本）》　漢桓寬撰，明張之象注。《四庫全書》著錄。《漢志》作六十篇，《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作十卷，知十二卷爲張氏所分，其篇數仍同漢志也。當昭帝本始元年召問，賢良文學對，願罷鹽鐵榷酤、均輸，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頗有其議文，於是止罷榷酤而鹽鐵卒不變。及宣帝時，次公推衍鹽鐵之義，增廣條目，極有論難，著數萬言，凡六十篇，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此眞儒者究心實用之書，然所論者，食貨之政，而諸史皆列之儒家。蓋古之儒者，主於誦法先王，以適實用，不必言心言性而後謂之聞道也。書中古字，皆張氏作注時所改，如「防」作「坊」、「瞻」作「澹」、「賑」作「振」、「策」作「冊」之類，皆非其舊，詳見盧氏《羣書拾補》中。然其注專引書爲注有裨攷證，猶屬朋人之佼佼者矣。前有嘉靖癸丑自序。《漢魏叢書》所載多刪節張注，不足取。

葉德輝《九行本題識》　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載有宋本《鹽鐵論》十卷，云：「每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第十卷末葉有『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楷書木記，豐順丁氏收藏。」按此即丁禹生中丞日昌《持静齋書目》所載之宋本也。明涂禎翻刻宋嘉泰壬戌刻本行款與此同，惟無末葉印記。嘉泰壬戌，上距淳熙改元，凡二十八年，蓋又據張監稅宅本重刻耳。【略】此外所見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本，亦據涂本重刻本。又有張之象注本，訛脱頗甚，爲通人所非，盧抱經文弨《羣書拾補》，謂其「擅改古字，音皆土音，以《永樂大典》、涂刻兩本校正之」是也。甲午、乙未之間，元和江建霞編修標，督學湖南時，出其所藏元本見示，每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五字，書中往往脱落大段，字體損俗，殊不耐觀，以其爲元時舊本，故影寫一部，以備參稽。明時又有錫山華氏活字本、太玄書室本，見楊紹和《楹書隅錄續編》校明鈔本後跋，大抵皆在此本之後，不如此本之源出宋本爲可依據也。宋本世固罕見，得見涂刻，不失虎賁中郎；惜涂本又不易覩，故孫淵翁星衍《祠堂書目》所載本尚係影寫張刻祖本，盧抱經所見者同。惟近日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載有涂刻本，云：「半葉九行，行十八字者，塙係涂刻原本。」孤懸海外，未知何日珠還，則余此書，固當與宋本同其珍貴矣。卷首有「玉函山房藏書」六字朱文印記，曾經歷城馬竹吾國翰收藏。善化有張姓宦於山東者購歸，展轉爲余所有，狂喜不寐，故詳記之。光緒癸卯長至燈下。德輝。

藝文

文彥博《雷簡夫自辰溪還除國子博士鹽鐵判官以書見謝并寄杜鵑鳥一隻偶成二章答之》一　學省新開用退之，陽城司業定相知。休思杜曲仙鄉隱，好獻元和聖德詩。三部共推鹽鐵論，五溪曾制虎貔師。濟源處士功成後，始信書生善出奇。

王立道《送俞汝承行二首》一　國計須鹽鐵，君行亦壯觀。一星離北極，六月發長安。城樹欹殘暑，河梁下急湍。佇聽旋旆日，獻論續桓寬。

張元凱《部餉至京引見皇極門時戊辰九月五日二首》一　玉几星垂拱，金門旭始開。夔龍端簡侍，揚馬執經來。靈曜瞻難定，神飈矚易迴。進呈《鹽鐵論》，付與度支裁。

王世貞《子與得滄運有詩見示因答調之》　幕中論落不須歎，曾向龔黄傳

裏看。乍失銀魚非換酒，久抛金馬勝無官。青雲故傍時流近，白雪偏從長路寒。唯有壯心渾不解，自言新論過桓寬。

胡應麟《侍御葉公既按部吳會復以嶷政倥傯馳返臨安諭檄通遠衆以大定輒綴七言四律代柬行麾》三　吳山晴翠拂高車，隻字風霜繞玉除。驄馬近傳《鹽鐵論》，雞林遥誦治安書。三臺色動迴天後，十郡歡騰煮海餘。最是憐才動吐握，登龍時曳舊長裾。

又《侍御葉公疏陳鹺事得請賦東二章》二　一疏迴天四海聞，懽聲馳頌越江濱。臣心總爲埋輪切，帝眷偏從折檻勤。十道乘驄爭吐氣，三朝鳴鳳欲空羣。西京底事蒐鹽鐵，爲報桓寬正屬文。

楊廷麟《秋興四首》四　漢家歲歲戍居延，新築渾河北斗邊。文學未諳《鹽鐵論》，公卿誰進度支錢。高城寒聽蒲雨，戰骨秋枯苜蓿田。壯士不聞還易水，至今賓客淚潸然。

施閏章《閻家研山侍御按鹽河東》　蒲阪千山木葉殘，遙聞繡斧出長安。河流東控潼關嶮，嶽色西連太華看。官暇應成鹽鐵論，風清還稱惠文冠。對牀兄弟思良會，惆悵秋天客路難。

毛奇齡《胡御史巡鹽河東》　直指風清嶽色寒，西行捧節重臺端。登朝喜接鵷鸞序，開府重瞻獬豸冠。筆下準繩追李勉，論成鹽鐵問桓寬。上林多少棲烏地，總藉還臺振羽翰。

吳雯《贈歷城王秋史》　愛爾文千卷，依然行路難。將軍能好客，才子愼加餐。溟海漁竿冷，崆峒劍氣寒。已成《鹽鐵論》，蚤晚召桓寬。

愛新覺羅・弘曆《回玉行》　回地既已歸版圖，回玉斯宜供賦稅。春秋撈取乃在川，亦有產山品稱次。取之川者歲爲常，採諸山者實偶致。以其重大艱運行，質潤更遜受水氣。然而採取胥命賞，駐彼大臣司有例。官賞自不如私售，遂至奸商施巧計。回民貪利亦其常，知而弗禁奚求細。商則可耳官豈可，大臣爲之誠異事。幾至激變如烏什，怪哉創見肆無忌。骫法諸人正典型，受苛回民普加惠。桓寬鹽鐵論雖迂，未能捐斯吾亦愧。

吳雯《贈歷城王秋史》　愛爾文千卷，依然行路難。將軍能好客，才子愼加餐。溟海漁竿冷，崆峒劍氣寒。已成《鹽鐵論》，蚤晚召桓寬。

愛新覺羅・弘曆《回玉行》　回地既已歸版圖，回玉斯宜供賦稅。春秋撈取乃在川，亦有產山品稱次。取之川者歲爲常，採諸山者實偶致。以其重大艱運行，質潤更遜受水氣。然而採取胥命賞，駐彼大臣司有例。官賞自不如私售，遂至奸商施巧計。回民貪利亦其常，知而弗禁奚求細。商則可耳官豈可，大臣爲之誠異事。幾至激變如烏什，怪哉創見肆無忌。骫法諸人正典型，受苛回民普加惠。桓寬鹽鐵論雖迂，未能捐斯吾亦愧。

雜録

《考古編》卷七《古書傳訛》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爲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干乘之國，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鹽鐵論》爲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野客叢書》卷二五《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羸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槨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羸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欲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略】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困學紀聞》卷一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又卷八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若璩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學齋佔嗶・經言》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

李清照《金石録後序》　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撇在室內者，巋然獨存。

《諸子彙函》卷二二　桓寬，【略】幼讀書貞山，因名貞山子。

《御製文》二集卷五《玉璞抵鵲說》　桓寬《鹽鐵論》稱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云云。初讀之，以爲玉璞非抵鵲之物，而鵲亦可以不抵。此不過舉烏有之事，喻貴人之所賤，不足以厚中國，明盛德耳。今乃知誠有其事，而惜寬之未詳言之也。蓋玉出和闐，和闐卽崑山之旁支也。和闐之人備侍衛者有之，問以鵲名，則回語亦有之。且稱回部諸城皆有鵲，而和闐獨無。詰其故，則云傳自古昔，和闐之地，不可有鵲。有鵲必致刀兵，地不寧，年不豐。是以和闐之人見鵲必抵之。蓋抵之之方不一，玉璞初非彼所貴，以之抵鵲，誠或有之。是則寬之說不無有自來，而惜未詳言其故耳。夫讀古人之書，豈可以粗心浮氣遇之，而率以評人之是非也哉。如抵鵲之事，非和闐人自述，將終古無知寬之言爲非謬者。予故詳著斯說，以爲《鹽鐵論》之註。

焦延壽

論　述

王兪《易林序》　大凡變化象數莫逃乎《易》，惟人之情僞最爲難知，筮者尙占，憂者與處。贛明且哲，乃留其術。兪巖耕東鄙，目前困蒙。客有枉駕蓬廬以焦辭數軸出示。兪嘗讀班名列傳及歷代名臣譜系、諸家雜說之文，盛稱自夫子授《易》於商瞿，僅餘十輩，延壽經傳於孟喜，固是同時，當西漢元、成之間，凌夷厥政，先生或出或處，輒以易道上干梁王，遂爲郡察舉，詔補小黃令，而邑中隱伏之事皆預知其情，得以寵異，蒙遷秩，亦卒於官次，所著《大易通變》，其卦總四千九十六題，事本彌綸，同歸簡易，辭假出於經史，其意合於神明，但齊潔精專，舉無不中，而言近意遠，易識難詳，不可瀆蒙，以爲辭費，後之好事知君行者，則子雲之書爲不朽矣。時聖唐會昌丙寅歲，周正主白靈，越之雲溪漢王兪序。

黃伯思《校定易林序》　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雅淡，頗有可觀覽。

《浪語集》卷三〇《叙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有六十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以所傳中秘書孫氏藏書參校，中書內多亡佚，以孫氏書詮補圓備，故書屢經傳寫，字多舛誤，以羊爲缶，以快爲決，若此者衆，爲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爲嘉，以鵲爲觀，以烏爲鳥，一卦兩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具已刊定，可繕寫。漢儒傳易明於占侯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輅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蟨封穴戶，天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蟨穴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實在震林。林爲焦氏，可不疑贛，延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易林》用之卜筮，尙其占與變者。政和間，校書郎黃伯思校中秘書，論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雖同出於贛，初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悟，乃合而一之，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秘本。本朝王俙於雍熙二年春遇異僧，爲筮，得觀之賁，其占乃觀中賁林。觀賁皆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易，其實非也。筮法固於直日林中求所遇卦，於遇卦林中求變所之，觀從初，決從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未嘗與術戾。僧論一幕掀天，一同掃地，自有得之繇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郎顗傳，天朝班曆，尙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數，猶屢有符效，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說未易循也。【略】《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尙有之，雖陰陽家不特災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黨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舉最小黃，詔聽留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既自可尙，綴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尙其辭者，於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諸？略抄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鵲林書。

《厚齋易學・焦贛易林六十四卦變》　《讀書志》焦贛延壽《易林》十六卷，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唐王兪序，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爲韻語。程可久曰：於乾之姤云「仁政不暴，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

其處」。乾之同人云「子號索哺，母行求食。返見空巢，嘗我長息」，與潛見之義了不相蒙，至泰之需云「東隣好女，爲王妃后。莊公築館，以尊主母。歸於京師，季姜喜悅」。莊公築館乃王姬下嫁，非妃后也，其用事已不可據。【略】《崇文》《中興》書目不著，而今卜肆有之，或者卜筮家託之贛以行爾。然《崇文總目》云第述陰陽災異之言，與聖人之經不類，若非晁程之所見者，大抵術數家每託之古人以爲信，如《素問》謂之黃帝岐伯，《命書》謂之東方朔，地理書謂之李淳風，蓋無足怪。贛得隱士之說，託之孟喜，而孟氏之徒不肯。自以爲喜之學，又詭託之田何，毛氏所謂彼亦自愧其不經，更相假借以爲重者，要之不過卜筮家術，不足以語聖經也。

《周易啓蒙翼傳外篇・焦氏易林》 案《易林》一十六卷，西漢建信天水外黃令焦延壽之所譔也。延壽卦變法以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變四千九十六卦，而卦變之次本之文王《序卦》，首乾坤而終既未濟，且如以乾爲本卦，其變首坤次屯蒙以至未濟，又如以坤爲本卦，其變首乾次屯蒙以至末濟，又如以未一卦未濟爲本卦其變亦首乾次屯蒙以至既濟。每一卦變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且每一卦變成詩六十四首，六十四卦變共四千九十六首，以代占辭，而文王周孔辭並不復用。亡友王浩翁字浩古，得其書於遠方而手抄之，且爲之跋，略曰：「紫陽夫子以爻變多寡順而列之，以定一卦所變之序，又以乾卦所變之次引而伸之爲六十四卦所變相承之序，然後次第秩然，各得其所，雖出於焦而比焦尤密。」誠哉是言。今愚錄其詩數篇於左，并述其變卦之例，以見一書之大槩云。

又《論易林》 今焦氏詩既不本之卦爻辭，又不取之卦爻象，雖其變卦次第本文王《序卦》而義則無取，如沈丞相占略與詩應，亦其偶然，不過如籤辭之適中爾，非眞卦象然也。特其以一卦變六十四卦，引而爲四千九十六卦，則自我作古，深有可取焉也。費直稱其致易未見，誠爲過論，而卦氣直日之法，先儒皆不能無議云。

《升菴集》卷五三《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爲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驩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鬬鬬譶譶，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爲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我胸脊」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爲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鷹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爲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鷺生鵬」，又「文山鴻豹，肥腊多脂」，鴒名鴻豹，以鴒善食鴻，爲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佾如旦飢」，即《詩》「愬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飢」爲「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遊暑憩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爲脩辭之助而已。

《藝苑卮言》卷二 延壽《易林》，伯陽《參同》，雖以數術爲書，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遺法耳。

又卷七 馮汝言纂取古詩，自穹古以至陳隋，無所不採，且人傳其略，可謂詞家之苦心，藝苑之功人矣。然遠則延壽《易林》、《山海經》圖讚，近而周興嗣《千文》，皆在所遺，恐當補錄。

《日知錄》卷一八《易林》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經義考》卷六 王俞序曰【略】，事本彌綸，同歸簡易。其辭假出於經

史，其意雅合於神明。但齋潔精專，舉無不中。而言近意遠，易識難詳，不可瀆蒙，以爲辭費。程迥曰：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書皆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略】彭華曰【略】近於內閣閱書，得《易林》。觀其辭韻，皆非後人所能到，頗類《左傳》中所載繇辭。因錄而藏之，異日間有事以占，亦未嘗不驗也。然則贛之《易》豈無所本者耶？惜乎末學淺識，不能爲之傳注，使之盛行，以爲夫人之趨吉避凶一助也。【略】鄭端簡公曰：《易林》十六卷，世傳出焦延壽，雖隋唐《經籍志》亦然。今考《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及荀氏《漢紀》，皆不言焦氏著《易林》，疑今之《易林》未必出於焦氏。延壽爲京房師，今明夷之咸林云「新作初陵，踰蹈難登。三駒推車，跌損傷顛」，乃成帝時事，節之解林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爲君」，似言定陶傅太后育哀帝事，皆在延壽後，不應延壽預言之也。刻本《易林》載東萊費直曰：「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撰。」然劉向當成帝時校書，已有延壽易說，延壽非莽時人明矣。況直雖後於延壽，與高相同時，雖直亦非莽時人也。唐王俞序《易林》云：延壽與孟喜同時，又云當在西漢元、成間。喜與梁丘賀同門，豈元、成間人耶？【略】姜恩曰：《焦氏易林》演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而辭變象占皆具，其意精而深，其文簡而古。【略】于愼行曰：《焦氏易林》其辭古奧爾雅，而旨趣深博，有「六經」之道，非漢以下文字，然世徒以爲占卜之書，學士弗誦也。【略】楊時喬曰：焦氏之學溺於陰陽占察，不類聖人之經。【略】鍾惺曰：焦延壽用韻語作易占，似讖似謠，有數十百言所不能盡者，回翔於一字一句之中，寬然有餘，其鍛鍊精簡，未可謂無意爲文也。

《午亭文編》卷二四 焦贛《易林》言吉凶與聖經絕相悖，蓋術數之學，謬妄乖離之尤可鄙者。沙隨程氏偶有驗，乃神奇其書，以爲與《左氏傳》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相類，今考其言，多俚諺。如程氏所稱，亦未之能及也。

《春秋占筮書》卷一 焦贛見他傳有全用韻者，疑爲成文，因造《易林》一書預爲韻詞，一如神祠之筊經，以待人來占，則可笑甚矣。

《鈍吟雜錄》卷三《正俗》 《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變風發乎情。」如《易林》之作，止論陰陽，非言志緣情之文。王司寇欲以《易林》爲詩，直是不解詩，非但不解《易林》也。王、李論詩，多求之詞句，而不問其理，故有此失。少年有不然余此論者，余諭之曰：「夫鏡圓也，餅亦圓，餅可謂鏡乎？《易林》之不爲詩，亦猶此耳。」若四言韻語便是詩，詩亦多矣，何止焦氏乎。

《義門讀書記》卷二四《後漢書》 今世所傳《焦氏易林》疑卽峻所著，焦氏不聞有書也。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易學象數論六卷》 蓋《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爲方術。

傳記

《漢書・京房傳》 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又《儒林傳・京房》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 《易林》十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

又 《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

《舊唐書・經籍志下》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撰。）

《新唐書・藝文志二》 焦氏周易林十六卷。（焦贛。）

《通志・藝文略》 周易林十六卷。（漢焦贛撰。）

《郡齋讀書志・易類・焦氏易林十六卷》右漢天水焦贛延壽傳《易》於孟喜，行事見《儒林傳》中，此其所著書也。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又有唐王僉序。其書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首，皆爲韻語，與《左氏傳》所載「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

《直齋書錄解題・卜筮類・易林十六卷》漢小黃令梁焦延壽贛撰，又名《大易通變》，唐會昌丙寅越五雲谿王僉序，凡四千九十六卦。其辭假出於經史，其意雜通於神祇，蓋一卦可以變六十四也。舊見沙隨程迥所記南渡諸人以《易林》筮國事，多奇驗，求之累年，寶慶丁亥始得之莆田，皆韻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載繇辭，或時援引古事，間嘗筮之，亦驗。頗恨多脫誤，嘉熙庚子，從湖守王寺丞侑借本，兩相校，十得八九，其中亦多重複，或諸卦數爻共一繇，莫可攷也。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二・易林四卷》漢焦延壽撰。延壽字贛，梁人，昭帝時由郡吏舉小黃令，京房師之，故《漢書》附見於房傳。黃伯思《東觀餘論》以爲名贛字延壽，與史不符，又據後漢小黃門譙君碑稱贛之後裔，疑贛爲譙姓，然史傳無不作焦，漢碑多假借通用，如歐陽之作歐羊者，不一而足，亦未可執爲確證。至舊本《易林》首有費直之語，稱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其詞蓋出僞托，鄭曉嘗辨之審矣。贛嘗從孟喜問《易》，然其學不出於孟喜，《漢書・儒林傳》記其始末甚詳，蓋《易》於象數之中別爲占候一派者，實自贛始。所撰有《易林》十六卷，又《易林變占》十六卷，並見《隋志》。《變占》久佚，惟《易林》尚存。其書以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之變共四千九十有六，各繫以詞，皆四言韻語。考漢《藝文志》所載，《易》十三家，蓍龜十五家，不及焦氏。隋《經籍志》始著錄於五行家，唐王僉始序而稱之，似乎後人所附會，故鄭曉古言疑其明夷之咸林似言成帝時事，節之解林似言定陶傅太后事，皆在延壽後。顧炎武《日知錄》亦摘其可疑者四五條。然二家所云某林似指某事者，皆揣摩其詞，炎武所指彭離濟東遷之上庸者，語雖出《漢書》，而事在武帝元鼎元年，不必《漢書》始載，又《左傳》雖西漢末立學宮，而張蒼等已久相述說，延壽引用傳語，亦不足致疑。惟「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四句，則事在元帝竟寧元年，名字炳然，顯爲延壽以後語，然李善注《文選》任昉《竟陵王行狀》引《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詔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蟄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卽以詔書問輔曰：「道寧有是耶？」輔上言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云云。」今書蹇繇實在震林，則書出焦氏足爲明證。昭君之類或方伎家輾轉附益，竄亂原文，亦未可定耳。《崇文總目》言其推用之法不傳，而黃伯思記王伾占，程迴記宣和紹興二占，皆有奇驗，則其術尚有知之者，惟黃伯思謂《漢書》稱延壽易分六十四卦更直曰用事者，乃變占法，非易林法。薛季宣《易林序》則謂《易林》正用直日法，辨伯思之說爲謬，並爲圖例以明之，其說甚辨，今錄季宣序與王僉序以存一家之言。僉序本名《大易通變》，與諸本不同，疑爲後來卜筮家所改，非其舊也。此書隋、唐、宋《志》俱作十六卷，故季宣序稱每卷四林，每林六十四變，今本四卷，不知何時所併，無關宏旨，今亦姑仍之焉。

又 案《漢書・儒林傳》曰：孟喜受《易》於田王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爲延壽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爲諸家易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與相同。然則陰陽災異之說，始於孟喜，別得書而托之田王孫。焦延壽又別得書而托之孟喜，其源實不出於經師。朱彝尊《經義考》備列焦京二家之書，蓋欲備易學宗派，不得不爾，實則以隋《志》列五行家爲允也。今退置術數類中，以存其眞。

藝文

樓鑰《送趙至道節推》君來入幕恰三年，我幸投閒識此賢。婉畫時時因事見，素風凜凜信家傳。易林律本君須寄，月窟天根語是圓。問訊難兄無恙否，相忘千里各瀛壖。

韋玄成

論述

《自劾詩》《古詩解》卷一四：此因自劾而追敘其祖。豕韋嘗侯于商，歷周至漢，而孟爲楚傅，至節侯，而德益顯聞。丞相致仕，以侯而朝天子，天子宗之師之，爲四方遐爾所瞻仰，足爲國家之光輝也。俄而兄弘讓位，己則襲爵而留京師，乃不肅會同之禮，惰慢車服以至削侯爵，而爲關內侯，則爲附庸之國矣。是我墜侯爵而招附庸也，誰能忍此媿而寄我之顏，庶幾逃之夷蠻而後可耳。夫三公之位，非俊乂不容作，我雖微蔑終期舉用。彼華山雖高，能企足而望，或可齊之德雖難，至能刻厲自勉，庶幾有獲。今既往者已不可咎，豈可復貳其過以墜令聲，是以創此詩篇以自劾也。四方羣后俱當監視我失，凡威儀車服必肅敬以自履，則可免于譴責矣。宛轉反覆，自劾之意昭然，可謂無媿厥祖。《傳》以孟詩亦玄成補作，今觀二詩體制，雖同創詞則異，未可謂出於一手也。《漢詩音註》卷二：漢爲四言者不數家，韋氏乃有其二。少翁是作，敘次甚佳，懷祖責躬，有典有則，同稱周詩之似續，不愧楚相之箕裘矣。又：子建責躬詩脫胎于此。

《戒子孫詩》《漢詩音註》卷二尾評：章法錯綜，彌見其整。語意震動，彌形其恭。垂戒甚深，頡頏前作。

傳記

《漢書・韋賢傳》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爲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弟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略】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

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黯難，因以戒示子孫，曰：【略】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梁有丞相《韋玄成集》二卷，亡。

《舊唐書·經籍志下》《韋玄成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韋玄成集》二卷。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漢丞相韋玄成集二卷》《漢書·本傳》：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父賢病篤，受扶陽侯爵，宣帝以爲河南守，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久之，召拜爲淮陽中尉，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黯難，因以戒示子孫。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

又　嚴可均《全漢文編》韋玄成有集二卷，今存。《劾劉更生奏》、《奏發陳咸朱雲事》、《罷郡國廟議》、《毀廟議》、《毀廟遷主議》、《復言罷文昭太后寢祠園》，凡六篇。

陳起《韋玄成》兄弘前坐罪，玄成當襲封，知非父賢意，即陽狂。後選爲淮陽憲王傅。淮陽誰可傅，無以易玄成。即汝陽狂意，爲王言事兄。

楊士雲《韋玄成》高節佯狂欲讓侯，亭亭砥柱立中流。淮陽作尉非無爲，更作詩章表自修。

劉詢 漢宣帝

論述

綜論

《盤洲文集》卷六四《漢宣帝誅韓延壽》臣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致治。漢宣帝勵精庶政，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稱爲中興。後世或議其仁恩少損，臣謂紀綱不立則何以救中衰之弊。觀蕭望之察問韓延壽出于至公，而延壽挾私以報之，帝已不直延壽，猶俟有司判其曲直，然後行法。延壽初守淮陽，治甚有名，及守潁川，能變廣漢告訐之俗，黃霸斷之，因其迹而大治，在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馮翊，滿歲稱職爲眞，恩信周徧于二十四縣，吏民不忍欺紿，良吏如此，固已希有，至其抵罪，百姓攀車號泣，朝廷豈不聞，亦不能脫其死。或謂刑失之重，然夷考當時，蓋于定國爲廷尉，罪疑從輕，人自以不冤，又公卿議罪，俱無異辭，則延壽雖有治行，不能掩其罪，以一懲百，寧有不治之患，彼名聲不及延壽，而罪戾過之者，必無漏網之幸也。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漢宣帝》史稱孝宣時爲中興，非所謂中興也。彼專事矯飾，近於刻薄，非人君體。第渭橋受降，成大漢之規模，抑亦盛事耳。

分論

《地震舉賢良方正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地震舉賢良方正詔》：宣帝銳意圖治，是年春，以歲饑，詔振農民。甫三月，又因變，詔舉賢良。皇皇不自暇逸，中興之業已見一斑。

《令郡國舉孝弟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令郡國舉孝弟詔》：漢承秦敝，敦本行以挽頹風，乃其要務，故自文帝武帝皆致意焉。

《罷車騎等屯兵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罷車騎等屯兵詔》：戍卒之勞，自古爲甚，特詔罷之，惠民實政也。

《遭喪勿繇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遭喪勿繇詔》：以公家繇役致民不得葬，誠爲可憫。詔詞惋惻入情。

《首匿勿坐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首匿勿坐詔》：倫紀至重，則首匿可原，風化所關，自不得執一而論。

《減鹽賈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減鹽賈詔》：民隱之壅於上聞者多矣，軫恤之方自當無微不至。

《令郡國歲上繫囚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令郡國歲上繫囚詔》：《書》稱「惟刑之恤」，《易》言「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此詔得之，詞亦警動。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令二千石察官屬詔》：《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察官屬以務平法，得愼刑之道矣。

《益吏奉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益吏奉詔》：念及侵漁百姓，益吏奉以養其廉，深於愛民也。

《使尚書詔問黃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使尚書詔問黃霸》：言不迫切而意實嚴核。

《戒不禁姦邪詔》《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戒不禁姦邪詔》：致治有要，惟務寬大，不流於縱弛，考名實不近於刻覈，斯善矣。

傳記

《漢書・宣帝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語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緥，猶坐收繫郡邸獄。而邴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曾孫之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燿。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饋，亦以(是自)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毋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軺獵車奉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略】(黃龍)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

宣矣。

藝文

豆盧回《登樂遊廟懷古》 緬維漢宣帝，初謂皇曾孫。雖在襁褓中，亦遭巫蠱冤。至哉丙廷尉，感激義彌敦。馳逐蓮勺道，出入諸侯門。一朝風雲會，竟登天位尊。握符昇寶曆，負扆御華軒。

王十朋《詠史詩・宣帝》 道雜霸王非美事，治先刑法少仁恩。蓋楊韓趙猶誅死，誰謂當時獄不冤。

王惲《漢宣帝幸池陽宮圖》 武皇雄吞老無已，歲歲開邊兵四起。嫖姚出塞屢策勳，武繫陵降終國恥。騰凌蹂藉五十年，饗功歸到曾孫宣。萬方解辮盡內屬，龍庭南北無烽煙。池陽五柞郊歌裏，五日賜酺餘燕喜。呼韓稽顙謁甘泉，欲示雄誇先就邸。大陳還縱萬人觀，豈獨珍奇紛錦綺。歡呼歸作北庭藩，萬代稱觴甥舅禮。君王燕犒不知勞，鸞旗直上中渭橋。茂陵王氣如水清，建章宮殿春雲高。從此臨軒舒化日，一聲宮漏出花遙。

愛新覺羅・弘曆《漢宣帝》 丙吉哀王孫，獄中謹乳養。少時遊閭里，吏治得失講。石立仆柳起，入繼愜衆仰。爲政誠勵精，必罰更信賞。吏稱民安業，綜核勤堪想。宇內既稱治，單于慕稽顙。屢書鳳凰見，或亦隣虛枉。

雜録

《王忠文集》卷一三《擬宣帝賜趙充國書》 充國破羌，帝凡五賜書，最後羌既破，召還，宜有書而史闕，故補其辭。皇帝問後將軍，日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國重費，虜宜即滅，兼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爲朕理邊者，故詔趣將軍急擊羌。將軍計圖萬全，持重不暴，謂虜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內無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其計爲便。朕奪於羣議，頗疑將軍怯。丞相相言將軍數畫軍冊，言常是，任其計，可必用，故朕遂決意聽將軍。今來奏已破羌，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定計遺脫與前鞏黃瓠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前後舉不外將軍計。微將軍持議堅切，豈致如是耶？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憂矣。將軍其班師振旅以還，道路彊餐食自愛。

《秋水文齋外集》卷上《古宮詞三百首》四九桂榮註 《三輔黃圖》：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礲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爲閣名，所藏入關所得圖籍。至於成帝，又於此藏祕書焉。《拾遺記》：宣帝地節三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焉。

蕭望之

論述

《漢書・蕭望之傳贊》 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閒。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景文集》卷四三《蕭望之論》 予嘗論望之之爲人也，始以經術論議有餘，引是非，爭大體，據位持重，有直實而無流心，身爲儒宗，臨大節而不可奪，信乎中興之名臣。已然或取名而忌其上，慕古而不適事，顯己而果于用辨，好任而罔能擇人，斯亦賢人有所蔽乎？

江端禮《節孝語録》 問：蕭望之如何人？公曰：蕭望之，近世賢者也。以聖人概之，不免爲剛者。蓋聖人之於夬，必待一陰至弱然後揚于王庭，則小人決可去矣。如孝元時小人方盛，而蕭生排之既無所濟，亦以自斃也。至於不肯挾持，則已受侮矣。豈若見幾而不往耶？然大節已卓然矣。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二・蕭望之》 班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近古社稷之臣」。愚謂：以望之視恭、顯邪正判然，以忠受誅，誠可悲矣。迹其平日天資忌刻，亦有取禍之道也。丙吉賢相也而輕之，得無代之爲御史

大夫而見其寬大勝己乎？不然，吉爲三公，望之何以過之而輕之耶？韓延壽良二千石也而劾之，得無以其代爲馮翊而見其聲名軋己乎？不然，延壽在東郡，時事已更，大赦於望之，何與而劾之耶？論霍氏「一姓擅勢，實本於獨不除用之私；沮張敞不可爲三公，實原於入粟爭論之私。古者乘田委吏爲之，而望之不屑郡國；古者上大夫下大夫一毫不相越，而望之與宰相鈞禮；古者祿以養廉，周急不繼富，而望之使守史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曾是而可謂社稷臣乎？當宣帝時吏治雖明，而高帝立國之意已失，恭、顯用事，而元帝盡壞之萌已形。使望之爲社稷臣，正當愛護善類，同心輔佐，以絕小人之根，否則，亦有王子陽之去而已。夫何排賢去智，共爲操切，坐視小人之橫而不問，俟其羽翼？

《史弋》卷上《蕭望之》蕭望之，經術大臣，元帝以師傅之舊任之。言治亂，陳正言，可謂尊用矣。及爲恭、顯所陷，卒以自殺，有足悲者。吁！元帝何其闇也。知望之不肯就吏，既不能懲奸，而徒以涕泣不食，何哉？

傳記

《漢書・蕭望之傳》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略】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略】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

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略】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略】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娛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汙濊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

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紀事

《山堂肆考》卷三三《講論五經》　漢宣帝受《詩》於東海澓中翁，年十八，師受《論語》、《孝經》。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

又卷一二一《治齊詩》　蕭望之字長倩，治《齊詩》，射策甲科爲郎。

又《張禹兼通》　《論語》有齊、魯。《齊論》多于《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是也。初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蕭望之、張禹，皆名家。禹初授《魯論》，晚講《齊論》，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

著録

《漢書・藝文志》　蕭望之賦四篇。

藝文

周必大《宰政李秀叔彥挽詞》二　十載山林號後溪，三朝鍾鼎列前疑。進賢自許唐師德，持論人推蕭望之。玉立諸郎傳素業，金聲高弟推清規。□□遠莫陪千兩，誄行深慚措一辭。

孫應時《挽沈叔晦國錄》二　庭諍汲長孺，官師蕭望之。士能令國重，吾意匪公誰。朱紱江湖遠，蒼顏疾病衰。堂堂竟如此，造物爾胡爲。

愛新覺羅・弘曆《讀蕭望之傳》　東海有鉅儒，治經脩素履。露索不肯聽，抱關爲祿仕。宣廟嚮聞名，對榮稱進止。一歲乃三遷，何以酬知己。雅意在本朝，平原辭刺史。馮翊復移病，諭意事方視。雖曰不要君，其孰信乎此。義利抗明辨，而胡自擅使。大閑固未踰，小節詎盡美。恭顯方枋政，薰蕕無合理。子伋上書訟，適用速讒毀。浸潤災無妄，延緣禍自取。慷慨飲藥終，足以厲儒鄙。一再猶不知，渭陵實暗矣。

張偃

《漢書・藝文志》　張偃賦二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張偃賦二篇》　此【略】在李步昌之前，步昌宣帝時人。則此【略】大抵皆武帝時。【略】或皆是衛士令，蒙上省文。

賈充

《漢書・藝文志》　賈充賦四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賈充賦四篇》　此【略】在李步昌之前。步昌宣帝

時人，則此【略】大抵皆武帝時。【略】或皆是衛士令，蒙上省文。

張仁

《漢書・藝文志》張仁賦六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張仁賦六篇》此【略】在李步昌之前。步昌宣帝時人，則此【略】大抵皆武帝時。【略】或皆是衛士令，蒙上省文。

秦充

《漢書・藝文志》秦充賦二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秦充賦二篇》案此並在李步昌之前。步昌宣帝時人，則此四家大抵皆武帝時。奏賦者舊本連屬而書，或皆是衛士令，蒙上省文。

李步昌

《漢書・藝文志》鉤盾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宋祁曰：兄，當作冗。）

又　李步昌賦二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上《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王氏《考證》：《百官表》少府有鉤盾令、丞。注：鉤盾主近苑囿。《枚皋傳》：與冗從爭。注：冗從，散職。案：《詩賦略》中有李步昌賦二篇，蓋宣帝時奏御，固能文之士也。

又卷三《李步昌賦二篇》李步昌有書八篇，見諸子儒家。官鉤盾冗從云。

臣昌市

《漢書・藝文志》臣昌市賦六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臣昌市賦六篇臣義賦二篇》此二家大抵皆宣帝時奏賦，自署其名而不書其官及姓。至成帝時，劉氏校錄已無可考，遂各就其所署書之。

臣義

《漢書・藝文志》臣義賦二篇。

王商

《漢書・藝文志》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徐博

《漢書・藝文志》侍中徐博賦四篇。

王　廣

《漢書・藝文志》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冊府元龜》卷八三七《文章》　王廣爲黃門書者，作《呂嘉賦》五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待中徐博賦四篇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本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黃門令、丞，又有中黃門。按：黃門屬官又有書者黃門。書者屬又有假史，皆《表》所不具。王商、徐博、王廣、呂嘉四人始末並無考。《志》于黃門中雜以待中徐博一條，豈以奏賦先後爲次歟？抑轉寫亂其次第也？

張子僑

《漢書・楚元王傳》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

又《藝文志》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西漢年紀》卷二〇《宣帝》　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　與王褒同時也。《本書・劉向傳》：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又《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召高材劉向、張子僑等，待詔金馬門。（劉向《別錄》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僑正其字。）又《東平思王傳》：王事太后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元帝，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諭意。（師古曰：蟜字或作僑。）案：張子僑仕履參考《史傳》，乃宣帝時始與劉玉等待詔金馬門，後爲黃門郎，元帝時爲太中大夫，至光祿大夫。其賦著錄三篇，今無一傳。

劉孝威《奉和晚日》　虬簷挂珠箔，虹梁卷霜綃。迷迭涵香長，芙蓉逐浪搖。飛輪搏羽扇，翻車引落潮。甘泉推激水，迎風慙遠颺。寄言王待詔，因聲張子僑。吾君安已樂，無勞誦洞簫。

李德裕《詩上幷鳴和酬答三十六首》一　共憐獨鶴青霞姿，瀛洲故山歸已遲。仁者焉能效鷙鶚，飛舞自合追長離。梧桐迥齊鳩鵲觀，烟雨屢拂蛟龍旗。鴻鴈衡颺去不盡，寒聲晚下天泉池。顧我蓬萊靜無事，玉版寶書藏衆瑞。青編盡以汲冢來，科斗皆從魯室至。金門待詔何逍遙，名儒早問張子僑。王褒軼才晚始入，宮女已能傳洞簫。應令柏臺長對戶，別來相望獨寥寥。

王　褒

論　述

綜　論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略劉向、王褒以文章顯。

《華陽國志》卷一〇上《先賢士女總贊論》　王淵豔麗，蔚若華圃。（王褒字子淵，資中人也。以高才文藻侍宣帝。初爲王襄作《樂職中和頌》，宣帝時又上《甘泉》《洞簫》賦，帝善之，令宮人誦之。爲諫大夫，卒。）

《宋書・謝靈運傳論》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文心雕龍・才略》　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

《魏書・常景傳》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略】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鷄命，徒獻金馬文。

魏顥《李翰林集序》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良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爲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李舟《毘陵集序》昔班固美漢得人之盛，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曰「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是則四君子者，有漢之文雄歟。【略】褒多爲歌頌，當時議者以爲婬靡不急，其他無聞焉。大較詞人多陷輕躁，否則愧狹迂僻，於事放弛，其能蹈履中道，可爲物主者，寡矣。

《宋景文集》卷四七《王褒字子淵贊》子淵軒軒，洵美有文。胥雅《鹿鳴》，帝用攸聞。此盛德事，讓不克堪。頌聖得賢，戒松喬是耽。以諫大夫，數從幸巡。受詔作賦，持節迎神。未克告猷，少謝良臣。

《景迂生集》卷三《徼進出狩議狀》司馬相如、王褒、楊雄之言，迂於事而近諛；董仲舒、賈誼、劉向之言，切於時而盡忠。君子寧忠死而不諛生也。

《雲溪居士集》卷二一《上崔學士書》竊嘗計之，西漢自世宗以來，至於宣、元之間，天下無事，儒術尊顯。文學之士如董相、平津侯、枚皐、東方曼倩、王褒、劉向之徒，咸以粹美恢博之才，負多聞辯洽之學，文章之美，有足以潤色帝猷，垂訓後世。

《跨鼇集》卷二三《上張丞相書》且以全蜀千里三峨之秀，九江之清，其先騰而上者，不知幾萬由旬。自漢到今，人材出興，晶明奇特，遒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如王褒、子雲之智慧，何武、相如之辨才，君平、仲元之行業，譙周、子昂之多聞，俱得第一。彼皆具正法眼藏，得涅槃妙心。神通運用，足以尊主庇民。

《習學記言》卷二三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宣帝本以俳優戲劇視之，固無足論。然可惜一好題目，只作臣主相得，說了舜、皐陶賡歌，君臣相遜，明良之歌或敷暢此義，未知宣帝能動心否。不然，亦足以警後世也。世論畏于日下，蓋謂此類。

《晦庵集》卷七〇《讀唐志》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

《黃氏日抄》卷四七《王褒》帝所幸宮館，褒輒爲歌頌。太子體不安，褒以誦讀虞侍。然則褒以文爲優戲者與！

《東山存稿》卷三《潛溪後集序》脩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脩辭而文，不本於經，蓋昉於此。

鄒緝《繼志齋集序》余嘗論先秦兩漢之文章所以爲至者，蓋其人皆豪岸魁壘，有傑出之才，而負超軼邁往之氣，故其文章足稱。其中之所有若屈原之沈鬱，賈誼之閎通，董仲舒之純茂，司馬相如之瓌奇，太史公、班固之雄深雅贍，皆絕出百代之上。而王褒、劉向、揚子雲之流，亦皆奇傑詭異，卓然各自名其家。後世雖有善作者，亦莫或之過焉。余以爲其時雖由其近古，然亦豈非其所蘊蓄之深而然耶。後之君子苟有志於文，不可不蘄至於古。欲蘄至於古，必其才軼氣充而後可幾焉。

汪循《儒志編序》予謂自軻氏之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韓、李、陸賈、劉、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惟務騁辭衒術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必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爲尚。沿及隋唐，愈衰愈下，徒託空言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相望，號於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爲無見，但未免以文章，明道裂爲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

《升菴集》卷二《四川總誌序》予嘗讀左太沖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鬱若君平。王褒韡韡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自漢而下，文章之盛，無出于四子矣。然豈徒四海考儛游談爲譽哉？文之傳，事之傳也。去今千七百年而談漢事如昨日，繄四子之文也。文乎，文乎，其可諼乎。

《松籟堂集》卷一二王子淵雖曰有俊才，亦曰時無枚、馬諸公耳。其得意在《聖主得賢臣頌》，然亦非西漢第一家文字。《四子講德論》次矣，《洞簫賦》抑又次焉，其形容簫聲絕無佳處，且雜亂無章。季長《笛賦》雖稍祖其制，正自佳絕，氣亦奇邁。卒如子淵賦簫令人亦何必愛簫聲。

《藝苑卮言》卷二　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爲之導乎。俳而靡，淺而率。劉向之文散緩，楊雄之文晦促。《法言》所云故眼之是何語。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六《漢王褒集題詞》　《漢書》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王褒、賈捐之九人同傳，令終者鮮，惟子雲棄繻，子淵作頌，名高齊蜀，而夭病隨之。卽身非鼎烹，能無惑辨命乎？聖主賢臣，文辭采密，其推彭祖厭喬松，歸之文王多士，以祝壽考，意主規諷，猶長卿之《子虛》、《上林》，游戲苑囿，有戒心焉。乃蜻蛉神見，持節南崖，金馬碧雞，光景未來，使者先殞，彼所刺者神僊，而不能抗辭于衡命，烏得云善諫哉。《甘泉》、《洞簫》，後宮誦讀，《僮約》諧放，頗近東方。元帝爲太子時，忽忽不樂，惟子淵奇文，足起體疾，以此賢於博奕，信矣。《九懷》之作，追愍屈原，古今才士，其致一也。執握金玉，委之污瀆，他人有心，誰能不怨。大抵王生俊才，歌詩尤善，奏御天子，不外中和諸體，然辭長于理。聲偶漸諧，固西京之一變也。

《鐵立文起前編》卷四《約》　後如王褒《僮約》，【略】李習之嘗以其文與《劇秦美新》并論，譏其義不主于理，言不在於教勸，而徒詞句怪麗，可謂知言。

又卷八《頌》　漢宣帝時，王褒頌聖主得賢臣，雖爲散文而已趨於排偶，不足法。

《滇南文略》卷一〇孫髙《王褒論》　漢兩司馬及蜀人王子淵褒皆以次使滇，皆文人。腐遷則有《西南夷傳》，長卿有答盛覽論賦一篇。褒所傳《祭金馬碧雞神文》載在《漢書》。夫褒，諫議大夫也。以五鳳三年持節往求二神，遂有是文。顧竊有所不滿於褒者，宣帝夙好神仙之術，方士因以益州金馬碧雞之神，可禱祀而致，言於上，上惑之。乃遣褒。嘗攷之顏師古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是言金碧之形，而非馬與雞也，何神之與有？無是神，則疏以止之可也。乃以一往塞其責，毋乃近於諛奉之爲。褒有諫議之責者，忍令吾君不民社之重，而日與方士從事虛無耶。借曰有是神也，神亦何能呵護於吾君哉。況世傳阿育王二子，一得金馬於滇之東，一得碧雞於滇之西，各主其山，死而爲神，則神亦蠻夷之子耳。以皇皇中國之君，撫有四海九州，其尊也至矣。褒不能輔之朝四夷，衛百靈，而代往求二山之神，是褒將屈至尊而禮蠻夷也。二子果聰明正直者耶！必笑褒愚矣。當日益州刺史王襄，以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聞於上，且言褒有軼才。上徵褒至，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言運籌合上意，諫諍卽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豈非以致君明聖爲期乎。又曰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享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明以宣帝好神仙，而從容風議，欲返其邪妄，歸於正道而止，蓋自始進，卽思以此諫其君矣，奈何始終以文爲優戲，卽《甘泉》及《洞簫頌》爲太子喜，爲後宮貴人左右誦讀，奚爲焉。至此爲其君往求神，遠歷蠻道，轉無一言以諫止，如諫議何？何諛奉之爲也。是時蠻叛，漢使數閉巂昆明，褒不能至其地，第就蜀巴郡醮祭，移文頌之，以此蠻不知褒來有求也，設竟至金馬、碧雞二山下，蠻必知之，豈不輕量朝廷，而謂中國無人哉。大抵褒功名之士也，以功名爲重者，多不復言氣節。此褒之所以不能諫也，抑負襄之薦引矣。卽以文也，褒文固不能與兩司馬並稱，而此醮祭數言亦清麗，當與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四子之文並傳。（古之論子淵者或以爲才不勝學，或以爲辭長於理，讀醮祭移文，亦講德論之侈陳天符，故薰心瑞應耳。南村責其不能切諫，而近於諛事之爲，極正大極平允。）

《遷材錄》卷三四　王褒字子淵，蜀人。子淵身爲諫大夫，謇諤未彰，金碧是求，竟以野死。

分論

《洞簫賦》　《文心雕龍・詮賦》：子淵《洞簫》，窮變于聲貌。　又《比興》：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義門讀書記》卷四五《文選・賦》：王子淵《洞簫賦》，此文了不悉其佳處。又：「原夫簫幹之所生兮」至「標敷紛以扶疎」，上二破「簫」字，下二破「洞」字。《歷朝賦格》中集卷五評：通首橫溢，亂更鬱悒。方待詔未遇時，爲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宣佈詩》，必也工於音律者。此賦既出，元帝令後宮貴人左右誦讀之，有以夫。《文瑑清娛》卷三引鶴叟曰：自《笛賦》倡於宋玉，而後來若《洞簫》、《長笛》及《笙賦》之類，雖各擅名篇，而無非盡祖于玉，踵而成套，遂屬可厭，不若盡刪其繁辭套意，而選錄其精微之句，庶覺心眼一快。然而留之少味，汰之又枯，況合觀諸賦，始覺可刪，毋寧留其舊以供玩詠耳。第子淵賦洞簫而曰「武聲若雷霆」等語，豈異于今之簫耶？《文選》註云：

「簫，肅也。洞，通也。言其管相通，其聲肅肅，則簫固無異。

《九懷》《楚辭章句》卷一五：《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褒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污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陸雲《與兄平原書》：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眞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四子講德論》《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文選・雜文》：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天符既章，人瑞又明」二句提綱。「是以北狄賓洽」三句，即帶起人瑞。

《聖主得賢臣頌》《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語既絢爛，氣復深渾，自是斧藻潤色之文。《兩漢鴻文》卷一〇尾評引林茂貞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繇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於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而足，宜經生誦以爲膾炙。　又：徐漢臨曰：子淵此頌久已膾炙人口矣，然淫靡不急西漢文風，至是稍衰焉。而漢宣亦曰：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知文哉。《歷代古文國璋集》西漢文卷九眉批引凌稚隆曰：此頌《西京》之變體也，蓋浸淫于六朝矣。　又：尾批：子淵辭賦之才宣帝所幸，輒令爲歌頌，以爲賢于博奕遠矣。此文敦茂有體，不忘規諷，猶是古人之風。《義門讀書記》卷四九《文選・雜文》：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工用相得也，屢提得字。　又：「故世必有聖智之君」二句，一綰。「休徵自至」至末，因之諷喻。《漢書》：「是時好神仙」，故褒對及之。文各有體，此固頌也，不得以浮靡薄之。

《僮約》《南齊書・文學列傳論》：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顏氏家訓・文章》：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略】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露書》卷五：王褒《童約》，規世耳。世人求多何以異是。顏之推謂「王褒過章童約」，或未察耳。

傳記

《漢書・王褒傳》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襃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廼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其意。【略】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穀，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頃之，擢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又《何武傳》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頌聲並興，而益州刺史王襃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

紀事

《漢書・地理志下》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

《後漢書・班彪傳上》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

《東坡全集》卷七五《謝范舍人書》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爲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裘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

《樂律表微》卷四《審音下》古樂之傳不傳，不在篇章而在音節。漢益州刺史王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使其歌譜尚在，即謂《鹿鳴》之歌至今存可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王褒賦》十六篇。

《隋書・經籍志四》《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王褒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王褒集》五卷。

藝文

劉孝威《蜀道難》玉壘高無極，銅梁不可攀。雙流逆巇道，九坂澁陽關。鄧侯策馬度，王生斂轡還。斂轡懼身尤，叱馭奉王猷。若恡千金重，誰爲萬里侯。戲馬吞珠界，揚鈴濯錦流。沉犀厭怪水，握鏡表靈丘。禹山金碧有光輝，還亭車馬尚輕肥。彌想王褒擁節反，更憶相如乘傳歸。君平子雲閒不嗣，江漢英靈信已衰。

劉禹錫《逢王十二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時貞元二十年王以藍田尉充學士）》廄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杳難從。定知欲報淮南詔，促召王褒入九重。

李德裕《詩上并唱和酬答三十六首七言九韻（雨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柏臺又與秘閣相對同院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秘書省校書郎李德裕）》共憐獨鶴青霞姿，瀛洲故山歸已遲。仁者爲能效鷙鸑，飛舞自合追長離。梧桐迥齊鵁鶄觀，烟雨屢拂蛟龍旗。鴻鴈衝飇去不盡，寒聲晚下天泉池。顧我蓬萊靜無事，玉版寶書藏衆瑞。青編盡以汲冢來，科斗皆從魯室至。金門待詔何逍遥，名儒早問張子僑。王褒軼才晚始入，宮女已能傳洞簫。應令柏臺長對戶，別來相望獨寥寥。

又《述夢詩四十韻》我后憐詞客，吾僚並鬒髦。著書同陸賈，待詔比王褒。重價連懸璧，英詞淬寶刀。泉流初落澗，露滴更濡毫。赤豹欣來獻，彤弓喜暫橐。非烟含瑞氣，馴雉潔霜毛。靜室便幽獨，虚樓散鬱陶。

歐陽詹《詠德上太原李尚書》那以公方郭細侯，并州非復舊并州。九重帝宅司丹地，十萬兵樞擁碧油。鏘玉半爲趨閣吏，腰金皆是走庭流。王褒見德空知頌，身在三千最上頭。

梅堯臣《和公儀龍圖憶小鶴》聞憶華亭雙鶴雛，蒼毛未變頂微朱。閑情且與稻粱飽，寄語休將雞騖驅。丁令再歸移歲月，王褒端爲約僮奴。主人必欲看雙舞，太液池寬肯放無。

張方平《次韻酬潭州周沆學士見寄》龍背三山壓海濤，雲臺高議接時髦。一麾忽到江湖外，同首方驚日月高。不善取容同曼倩，且歌樂職學王褒。賈生自是長沙遠，更弔湘纍賦廣騷。

李彭《予以王褒僮約授嗣行叟叟有書抵予并求跛奚移文且云要與僮約作伉儷以此詩戲之》髯奴上券歸公許，跛奚移文猶見催。臧獲要令成伉儷，文章相與挾風雷。目成眉語似眞爾，足躡心邀安在哉。大士好奇聊一戲，不應禪寂便寒灰。

王安中《次韻安喜劉簿上梁才甫瑞蓮嘉禾一首》早日商霖浹四寰，兩年春令塞垣班。秋清蓮萼駢幽沼，歲稔禾頭合舊山。（州有嘉禾山。）事付史官應制可，曲飄相府看公還。王褒要是邦民耳，請頌中和敢自閑。

劉一止《謝會稽守翟內相臨學行鄉飲酒之禮》清曉傳呼振戟衣，泮林雲日炫旌旗。風塵貼妥投戈後，色笑雍容勸學時。先世流芳今有繼，聖衷圖舊正疇咨。王褒願草得賢頌，可但中和宣布詩。

李正民《寄艾若訥》宅相凋零久不振，喜君文采日清新。彈琴密令能官業，獻頌王褒邁等倫。豈有青松蟠澗谷，待看騄驥絕風塵。諸儒方講升平事，策足須登要路津。

孫覿《回強守奉直啟》憑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卧牛衣而泣，莫申事大之恭。敢謂漂流契濶之餘，尚存撫奄矜存之意。恭惟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吏師，萬乘之器晚成，千歲之姿難老。爰屬下車之始，遽切求舊之先。著履懽迎，詎知折齒；撫爭歎詠，殆欲挽鬚。高節邁倫，衰貧增氣。諸儒談道，所願陳蓋公清淨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褒中和之頌。

李處權《送表之》平生佳處在離騷，怪我年來得此豪。不信胸中横太華，試從筆下看驚濤。門連止水心無競，地接名山眼更高。要是一時廊廟器，莫將劉向比王褒。

王之望《題胥解元成美堂》當年英妙曳青衿，曾習王褒盛德吟。驥騄作駒期萬里，鸞鳳振翼便千尋。馳聲場屋誰勍敵，好事侯邦盡賞音。古語美成須在久，願君長保歲寒心。

韓元吉《水調歌頭・寄陸務觀》明月照多景，一話九經年。故人何在，依約蜀道倚青天。豪氣如今誰在，臕對岷峨山水，落紙起雲煙。應有陽臺女，來薦隱中仙。相如賦，王褒頌，子雲玄。蘭臺麟閣，早晚飛詔下甘泉。夢繞神州歸路，却趁雞鳴起舞，餘事勸燕然。白首待君老，同泛五湖船。

曾豐《隆興貢院呈彭國壽》名士江西少，廣文胸次高。欠人扶此道，得子慰吾曹。學問揉圭角，功名添二毛。宜春文藝傳，他日蜀王褒。

陳造《次韻吳江陳學長送行二首》一詩人六十合恩袍，平日周庠重譽髦。舊學堪重漢儒席，新文欲僕楚人騷。等觀得喪心無累，飽閱豪英眼更高。聞道青箱富嘉頌，詔音早晚召王褒。

胡柯遺《送趙良卿問事畢還燕》老繆歡忻不自持，青雲人物出明時。王褒已獻賢臣頌，應歷誰歌聖德詩。穀帛價隨時雨減，金珠市比去年遲。太平十二匡時策，從此河汾不費辭。

王惲《送王子勉天壇行香》山川望秩走星軺，藩府懷賢夢想勞。不爲碧鷄金馬異，漢家優禮起王褒。

劉因《王君願縱私屬詩卷》共賦人形覆載間，忍教牛馬與同欄。人情比比王褒約，毁券如君亦自難。

楊載《次韻錢唐懷古》江湖清濁自天開，鴻鴈鳧鷖與往來。黄道星辰環太乙，紫雲宫殿擁蓬萊。論文競奏王褒頌，獻壽深傾阿母盃。九域輿圖今混一，百年耆舊獨興哀。

馬祖常《送貢仲章學士》名山星使漢官儀，原隰光華四牡馳。光武不矜銅馬式，王褒先頌碧鷄祠。江雲浮樹春船穩，野雨鳴簷夜枕移。白髮故人相憶苦，可能千里寄梅枝。

又《試院雜題十首》六歌詩且莫到青泥，好倩王褒頌碧鷄。人去淮南愁米價，鴈來江北問書題。催花曉樹飄簾密，滋麥春膏覆壠齊。最喜泰階平在位，衆星分次繞明奎。

丁復《次韻黄雲翼登雨華臺》城郭江山秖舊時，野園村巷總新詩。衣冠昔日繁華地，錦繡春風婀娜枝。忼慨莫歌周室黍，昇平方報漢房芝。願聞聖主賢臣頌，最是王褒髮未絲。

陳旅《送王致道代祠北岳北海濟瀆南鎮》皇帝齋明守鎮圭，祠官奉節出金閨。北尋海瀆瞻恒岳，南涉江淮上會稽。山下靈風吹桂櫂，雲邊仙樹拂丹梯。王褒空有甘泉頌，投老還鄉祀碧鷄。

又《送張眞人代祠武當龍虎山》桂館祠官持羽節，名山兩地躡丹梯。共誇曼倩來金馬，大勝王褒祀碧雞。杵碓暝痕銷雨石，杼岩秋影動星溪。蕙肴椒酳登瑤席，定有神光起畤畦。

張翥《翰林三朝御容戊戌仲冬朔把香前宮》嘉禧殿前初日高，瑞光先映赭黄袍。雲間瑞露收金掌，仗外微風颺彩旄。黄鶴仙人周子晉，碧雞使者漢王褒。禁園尚覺餘寒在，未放春紅上小桃。

張昱《送張經歷之叙州》別酒無嫌醉似泥，叙州又過洞庭西。雲濤浩渺連三峽，井邑凋殘接五溪。雪嶺侵天無雁到，楓林蔽日有猿啼。憑誰喚醒王褒夢，除是陳蒼碧野雞。

吳景奎《勉童良仲入京》東華塵土撲征袍，鞍馬驅馳不憚勞。虎豹天關瞻日月，魚龍入海混風濤。千金臺上英游盛，萬歲山前王氣高。聖主唐虞臣稷契，頌聲端擬漢王褒。

鄭元祐《送詹萬戶西歸》將軍旗鼓鎮西州，六詔猖狂一戰收。餘墨朝猶磨楯鼻，重環夜已附刀頭。歸朝却獻王褒頌，去國惟存季子裘。醉裏相逢歌按劍，滄江斜日水悠悠。

傅若金《呈王繼學大參特領江東憲二首》一　丈人文律擅風騷，往昔朝中屬望勞。宣室近聞徵賈傅，漢廷重見遣王褒。蒼松雪後森森直，玉樹風前凜凜高。幾處瘡痍待蘇息，遙瞻使節下江皐。

錢惟善《故翰林待制劉公時中挽詞》平生寶繪燎秦灰，有酒長教笑口開。中夜聞鷄曾起舞，晚年愛菊竟歸來。聖賢欲獻王褒頌，絳灌那知賈誼才。悵望龜溪埋玉後，湘江雨濕釣磯苔。

又《送王文敏重入京師》漢室徵賢日，王褒有軼材。風雲行獻頌，江海更喻杯。安得雙金贈，眞同萬里廻。皇猷能翦敵，應不數鄒枚。

陳基《送曹宗爰》愛此丹丘五色毛，綵衣初剪映山桃。奉親喜有銀絲鱠，贈客慚無金錯刀。洲渚春深生杜若，江湖波暖漲蒲萄。王褒擬奏賢臣頌，肯學山人索價高。

凌雲翰《寄王彥強府倅三首》一　西蜀人材天下奇，使君來此濟時危。雲龍風虎王褒頌，宮柳江梅杜甫詩。滄海只疑瞻錦水，越山渾似見峨眉。不才謬作蘭亭客，又到君家洗硯池。

藍智《送王仲京航海趙京》樓船萬里赴京師，滄海澄清白日遲。龍御九霄開鳳闕，鵬飛六月息天池。王褒獻頌終持節，賈誼封書在濟時。却向五雲瞻北極，祇慙孤鶴戀南枝。

又《八月十三日早上御奉天門選注儒士是日膺廣西之命》金門詔下選英髦，側席深知聖主勞。奎壁圖書雲漢近，蓬萊宮殿日華高。黃麻曉露濡宸翰，玉節秋風照海濤。自顧草茅承聖澤，愧無賦頌擬王褒。

鄭潛《題陳貫道天梯勝概圖詩卷》錦城山水足遊遨，萬里輕舟泝峽勞。雲淨峨眉看古雪，風微灩澦聽驚濤。相如文采琴臺暮，諸葛功名劒閣高。不用登臨倍惆悵，頌成蚤擬繼王褒。

鄭眞《送潘學正》緱山講道擁皐比，五夜星光耿璧奎。帝里恩承紅日近，仙梯步逐彩雲低。不慙徐樂登金馬，有待王褒頌碧雞。笑我同袍華髮早，祇須歸老故園棲。

李昌祺《大祀雪霽之作次周編修韻二首》一　羽林千騎擁旌旄，六出飛花點繡袍。玄武旂翻香霧暖，蒼龍闕倚卿雲高。蓬萊御氣浮春樹，泰畤祠光絢露桃。天陛兩曾分祼獻，獨慚無頌擬王褒。

吳寬《送劉景元使安南》元年新建總熙熙，詔下恩光及遠夷。劉向暫辭天祿閣，王褒空拜碧鷄祠。離筵有酒杯重覆，歸路無金橐可垂。應向交人談聖德，越裳白雉謾云奇。

又《送張叔亨出巡雲南》曉承天語五雲低，眞覺香煙滿袖攜。南詔遠人勞按治，北畿多士憶提撕。久看桓典乘驄馬，未信王褒祀碧雞。應過滇池詩興滿，不防揮筆製新題。

李東陽《癸丑春闈試畢次韻知舉倪侍郎先生二首》二　夜燈人靜不成眠，親聽王褒頌得賢。聖代文章眞盛矣，少時情興轉翻然。麟鳳偏藪元多瑞，奎壁分宮亦並躔。南省東堂嘉話裏，幾人同事復同年。

謝遷《次韻答王守谿二首》一　多稼秋成慶大田，更張乍喜解繁絃。八荒黎庶蘇疲瘵，九廟神靈享吉蠲。夏俊克知三有宅，華封遙祝萬斯年。林泉幸遂容衰老，願效王褒頌得賢。

李夢陽《得何子過湖南消息》及遇荊門信，洞庭秋已凄。湘江饒苦竹，幾聽鷓鴣啼。馬援留銅柱，王褒祀碧雞。向南衝瘴癘，藥物去曾携。

又《春日寄題崔學士後渠書屋七首》一　草閣臨何地，花天想後渠。傍牆應植柳，俯岸幾跳魚。好撰王褒頌，休親郭橐書。改元新禮制，側席待相如。

楊士雲《王褒劉向》中和樂奏鹿鳴聲，萬里來求金碧精。枕中祕獻淮南術，洪範還勞註五行。

楊慎《王子淵祠》瑋曄靈芝發秀翹，子淵攡藻掞天朝。漢皇不賞賢臣頌，只敎宮人詠洞簫。

又《送王舜典知成都》新解郎官綬，遙分太守符。嚴程趨左蜀，歸榜過東吳。玉壘闖雲淨，青城嶺月孤。乾坤回治象，江海接亨衢。露冕仁風播，隨車解澤濡。澎流通喝壞，生色到寒蕪。筐篚窮方貢，兜鍪罄國須。幾年懷樂職，今日會昭蘇。廉范歌當繼，王褒頌不諛。循良千古事，肯負兩輪朱。

又《春興八首》六　平沙落日大荒西，獨立蒼茫意轉迷。蕙畹蘭皐愁晚

對，竹垣花拆記春凄。摧頹杜甫歌朱鳳，憔悴王褒望碧雞。白首艱難隨去住，青雲容易墜攀躋。

又《四月廿日侍班紀事次金鶴卿韻》 金殿朱衣引陛前，紫微清蹕從乾旋。登庸已卜璿璣正，顧命先從玉几傳。雨露恩垂周壤徧，星辰影動泰階連。詞臣況有如椽筆，好學王褒頌得賢。

黎民表《送沈純父》 早擬王褒頌碧雞，南還無那入蠻夷。曉行露草荒山外，夜聽猿聲越水西。粉署雲烟猶自媚，銅駝花月使人迷。君看車馬長安道，何似青門手重攜。

李攀龍《顧中翰祭告德衡二藩兼有事沂山東海》 聖主新恩北極開，侍臣銜命出燕臺。三齊茅土星潢近，二國松楸雨露回。百丈自天垂瀑布，五雲佳氣接蓬萊。信言海嶽遊偏壯，爲有王褒作頌才。

楊巍《和王侍御自沁州見寄兼送還朝二首（隆慶元年）》二 近報干戈息，遙瞻日月新。乘驄趨北闕，遺惠泣西人。道路千山舞，鸞花上國春。王褒能獻頌，不祀碧雞神。

葉春及《奉送遡川楊公按察滇南》 當年繡斧粵東來，海色三山瘴癘開。玉笥雲霓天下望，羅浮旌節嶺南回。碧鷄自著王褒頌，駿馬高懸郭隗臺。況是昆明休戰鬬，漢廷終仗濟川才。

溫純《送馬叔遇馬千里盧敬之周汝信張學會李國柱王蕃伯胡頤玄張聚五張獬充陳維則安曰儒諸孝廉偕計》 雪霽御杯傍早梅，誰能不羨百花魁。上林已就相如賦，駿骨將逢郭隗臺。三策獻餘春宴渥，五雲深處杏園開。王褒即有賢臣頌，鳳起丹山蟄起雷。

胡應麟《送鄧汝高督學滇中》 燕臺春色照龍泉，藉甚王褒奉使年。奇字舊從千古識，遺經重向百蠻傳。高峯越嶲停征旆，大海昆明息戰船。萬仞點蒼題賦日，抽毫何似帝京前。（鄧舊草名帝京篇。）

毛奇齡《金黃門五十》 張湛馳堯闕，王褒使故鄉。蒼龍環北斗，鳴鳳在朝陽。婺水呈丹鍊，秋花映皁囊。黑頭看入相，五十省中郎。

陳維崧《葉母李太夫人六十壽序》 入室則柝鈴周匝，疑過石慶之閭；居家而婢獲精勤，咸守王褒之約。懷清築罷，曩時之閥閱依然；石窌封來，舊日之門楣宛若。

王士禛《送張仲誠知資縣》 不憚三巴遠，高名萬乘知。子規聲斷處，山木雨來時。蠹有涪州易，園無魯相葵。王褒諸弟子，應習鹿鳴詩。

愛新覺羅·弘曆《往平道中雜詩》二 王褒頌裏覓心安，早是彭殤一例看。道左便逢賀水部，不隨爐火問燒丹。

又《錢陳羣之孫錢端進其曾祖母所畫四子講德及陳羣書論合卷閱畢還之俾爲其家世珍並題是什》 王褒四子講德論，賢母爲圖令子書。（錢陳羣之母陳書畫四子講德圖，陳羣補書論。）却憶石渠經祕弆，俾還香樹作家儲。一之爲甚豈可再，其或有因益愴予。（石渠向存陳書畫四子講德及陳羣書論，乃陳羣所進。此卷末陳羣跋載其母於五年中曾畫此圖者再，更爲確證。因思內府既藏其一，不忍復留此卷，題什還之，俾其子孫世守，永作家珍，亦爲藝林增一段佳話也。）觸目不堪懷舊處，南來老輩半雕疎。

張鎡《古宮詞三百首》三一 窮袴初加坐半宵，黃金買賦總無聊。赫蹏小紙懸鍼體，不寫長門寫洞簫。（《漢書·外戚傳》：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漢書·孝成趙皇后傳》：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注：赫蹏，小紙也。司馬相如《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聞相如之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得解悲愁之辭。後陳后復親幸。《漢書》王褒字子淵，宣帝時以太子體不安，詔褒娛侍。太子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賦》，令後宮皆誦讀之。）

雜録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青蛉縣》 有鹽官，濮水同出。山有碧雞、金馬，光影儵忽，民多見之。有山神。漢宣帝遣諫議大夫蜀郡王褒祭之，欲致雞、馬。褒道病卒，故不宣著。

《廣弘明集》卷一二釋明槩《決對傅奕廢佛僧事》 又俗士所製，取作道經，此之流類，數亦多矣。如《太玄經》揚雄所造，《洞玄經》王褒所製，《指歸經》嚴君平造。

《元和郡縣志》卷三二《劍南道·資陽縣》 王褒墓在縣西北十五里。褒，資中人也。宣帝使祠金馬、碧雞，道病死。

《太平寰宇記》卷七六《劒南西道五・資州・資陽縣》　王褒墓在縣北二十里，前有石碣，高一丈，字已磨滅。有宅，滌硯池水，現在。

《野客叢書》卷五《中和樂職詩》　今率以《中和樂職詩》爲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脩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于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又卷三〇《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

《學齋佔畢》卷二《漢遺文》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今略舉其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徠歸徠，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壘，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於張華《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明誠《金石錄》，亦遺此也。如董仲舒《日食祝》，見於《周官・太祝》注。此皆文辭簡古，不可缺也，故錄之以資博識之士有攷焉。

《古今同姓名錄》卷上　十一王褒：一前漢，字子淵；一前漢，年表；一魏，武西都尉，獻石膽（《博物志》）；一字偉元；一見《溫嶠集》；一晉元帝時；一晉牙門將（《起居注》）；一將薪市易；一梁僕射（按《北史》，王褒於後周時又爲少司空），字子深，出《北史・文苑傳》（此陸善經續）；一漢成帝時，絳衣入宮，言天帝令我居此（見《後漢・五行傳・人痾》）；一字子登，范陽襄平人，漢末成仙，號清虛眞人（王氏《神仙傳》葉續二）。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四〇《志餘・外紀一》　王褒宅在資縣，墓在資陽。舊碑剝落不堪讀。

《投轄隨筆・三王褒》　漢王褒字子淵。晉王褒字偉元。周王褒字子深。右三人皆有文學。

《益部談資》卷上　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儀一代，領袖百家。漢如揚雄、王褒、司馬相如，唐如陳子昂、李白，宋如蘇家父子，元如虞集，豈他方所能比擬。然不特此，香奩之彥若花蘂、當壚，製箋才情，豈在人下。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八《玉壺遐覽三》　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即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噓吁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學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元帝時人，遇華山異人，得道，治王屋山，號清虛眞人。又後周王褒字子淵，唐人避高祖諱易爲子深，亦能文章工詩。是有三王褒也。然後漢《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時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也。（又王母侍女王子登亦仙人名與字同者。）

《蜀中廣記》卷八《名勝記・資陽縣》　（華陽國）《志》云：漢王褒故宅，即今縣理廨中。「八卦井」三字，子淵筆也。《輿地碑目》云：西漢王褒宅在資陽縣西駟馬里，今改爲靈仙觀，有觀碑。二說微有不同。舊《圖經》云：資陽南五里書臺上，豐碑廿餘片，刻《聖主得賢臣頌》。山是王子淵讀書處，有洗硯池一勺。

又卷七一《神仙記》　《列仙傳》云：赤斧者，巴戎人。【略】按《漢書》，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碧雞、金馬之神，可祀而致。帝遣王褒乘傳往祭之。《褒內傳》云：褒引見太上丈人，着流霞袍，冠芙蓉。或即赤斧仙也。一說，王褒爲碧雞使，赤斧爲主簿，班圓文云：「朱軒之使，鳳舉于金碧之岩」本此。

又卷一〇五《畫苑記》　宋祁知益州，占學宮之西作文翁祠，肖像於宁，又繪相如、王褒、揚雄於東西壁，繪高眹、蔣堂於宧漏以配之。見《文翁祠記》。

《閒耕餘錄》卷一《九尾狐》　王褒曰：「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註引《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不言九尾狐所出。按《山海經》曰：「青丘國，其狐四足九尾。」德至乃來，蓋瑞物也。然《呂氏春秋》所載，禹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則九尾

之瑞亦不始於文王矣。

匡衡

論述

《漢書・匡張孔馬傳贊》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潛夫論・讚學》兒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文心雕龍・奏啓》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

《餘師錄》卷三《汪藻》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

《朱子語類》卷一一六《朱子十三・訓門人四》董仲舒文字卻平正，只是仄困。董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卻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仔細，疎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

又卷一三九《論文上》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二・匡衡》史高方與望之有隙，而衡爲史高用，已失進身之道矣。及身爲大臣，坐視石顯之橫而不敢言，則將焉用彼相哉！

《升庵集》卷四七《漢文》漢興，文章有數等。劘通、隨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藝苑卮言》卷四　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贄，而識未逮者。

《讀書偶然錄》卷五　谷永、匡衡，文章經術俱深。即所言灾異涉于影響，然自是漢儒習氣。獨以阿合王氏，同爲小人。然我以二人中亦自有優劣，如匡衡阿石顯而排陳湯，谷永與劉向則論救之，均爲小人，亦尚分嶽壤也。

傳記

《史記・張丞相列傳》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夫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衆甚也。

《漢書・匡衡傳》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

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略】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略】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略】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幷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訐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爲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爲界，不從故而以閩佰爲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紀事

《西京雜記》卷二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懽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實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蓬櫳樓集**》卷九《**匡衡諫疏**》　子美詩曰：「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余初不省何意，後乃知其有故而發也。當元帝時，朝臣所當言者寧過石顯、五鹿，專權自恣，殺蕭望之，譖周堪、劉更生下獄乎？日食地震之變，蓋應此也。衡乃第言教化之原本，宜省靡麗，考制度等語；再疏第言治性正家等語。及成帝即位，上疏亦止言妃匹之際、周旋動靜等語。初無一語犯石顯輩。此豈二君對症之藥乎？若更生封事，前刺石顯，後議王氏，精忠剴切，深中時事，言不見用，無可奈何，故以傳經自老。由此觀之，匡衡抗疏誠薄，而劉向傳經誠有足慕者矣。子美在唐，以覩貴妃、力士、楊國忠、李林甫等無異元成之時，欲爲匡衡不可，欲爲劉向不能，故賦此以見志爾。

藝文

杜甫《秋興八首》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王珪《詩義感事》　清曉陳經祕殿中，關雎首化屬周公。人穿豹尾班初上，日轉螭頭講未終。述作雖尋前聖遠，討論猶待後賢通。漢廷無更矜他說，自有匡衡發帝聰。

蘇軾《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隣翟秀才二首》二　磽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待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署一壺冰。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他日莫尋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

毛奇齡《贈吳禹定瑞安教諭》　延陵才子建安名，齋閣還留治事情。賜席孰能逾戴德，傳經早已重匡衡。水從雁蕩分池碧，雲起仙巖到座清。聞道安陽搴藻去，至今尚有魯諸生。

陳祖范《詠史》　匡衡九射策，僅乃中丙科。當其屢下第，經義彌切磋。明經中愈晚，白首行蹉跎。何意數年間，遷除迅如梭。不出長安門，台鼎已巍峩。誰云功名薄，晚達良足多。

劉向

論述

綜論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略】劉向、王褒以文章顯。【略】皆有功迹，見述於後。

《**漢書・楚元王傳贊**》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興廢，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又《**王褒傳**》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略】等，待詔金馬門。

又《**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　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略】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說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又《**谷永傳**》　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

《**文選**》卷四五班固《**答賓戲**》　近者陛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闥，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

文，用納乎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亞與。

《論衡・超奇》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略】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

又 觀【略】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

又《案書》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婦女，皆呻吟之。

《傅子・附錄》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文選》卷五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文心雕龍・徵聖》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

又《諸子》逮漢成留思，子政讎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鱗萃，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

又 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略】咸敍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又《體性》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

又《才略》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

《金樓子》卷四《立言下》王仲任言：夫說一經者爲儒生，博古今者爲通人，上書奏事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爲鴻儒，若劉向、楊雄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爲文人，文人轉鴻儒也。

《顏氏家訓・勉學》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

《隋書・經籍志二》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

《史通・內篇》卷二《二體》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眞，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

又卷五《載文》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荀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以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

又《外篇》卷一八《雜說下》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搆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材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嗚呼，後生可畏，何代無人，而輒輕忽若斯者哉？夫傳聞失眞，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造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

又 夫故立異端，喜造奇說，漢有劉向，晉有葛洪，近者沈約又其甚也。

又卷一九《漢書五行志錯誤・第三科》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搆異聞，輔申他說，以茲後學，凌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今諺云：弟與兄爭嫂，字以其名郿，故稱文釋之。）

李舟《毘陵集序》昔班固美漢得人之盛，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曰「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是則四君子者，有漢之文雄歟！而【略】向無威儀，遺文以謬而身幾不免。【略】大較詞人多陷輕躁，否則懊狹迂僻，於事放弛其能，蹈履中道，可爲物主者寡矣。

梁肅《李補闕文集序》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

《新唐書・韓愈傳》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一八《答劉正夫書》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

《唐文粹》卷八四裴度《寄李翺書》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

《柳河東集》卷一《貞符序》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

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誣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

又《寄許京兆孟容書》 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撻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

《李衛公別集》卷一《黃冶賦序》 蜀道有青城、峨眉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干余者。竊嘆劉向累世懿德，爲漢儒宗，其所述作，振於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僇。況流俗之士，能無惑於此乎？

《樊川集》卷一〇《答莊充書》 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略】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

乾隆二十九年刻本《曲阜縣志》卷二四臧綸《漢中壘校尉劉向今封彭城伯贊》 漢宣之世，《穀梁》興學。子政大儒，煥乎先覺。道業光顯，風流遐邈。展采逢辰，寵章優渥。

姚鉉《唐文粹序》 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

《宋景文筆記》卷中 劉向父子博洽。

《鐔津集》卷七《論原・四端》 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

《公是集》卷四九《西漢三名儒贊序》 余讀西漢書，愛董仲舒、劉向、揚雄之爲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僞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於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歟。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爲三贊以自覽焉。【略】子政冀冀，簡易正直。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僞，智由信惑。鮑氏邪世，身居困阨。不爲俗儒，苟取拘拘。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於今，日月之光。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西臺集》卷五《文議》 竊觀六國以後、西漢之前，號綴文之士者，類皆過人，而過人之遠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此數子之文也。蓋善惡能明，是非能辨，久遠可傳，勸戒足信。雖有議論間未合于聖人，然詞采條貫，如親聽其談說，而精神意氣，可以想見其爲人。使後世識者心知其所異，而口不能亟喻其何如，此數子之文也。然此數子者，豈特文而已。事君必忠，修身必正，趨嚮必厚，議論必公。其所存之德既已過人，則其發見于文章者，豈不過人哉。

《龜山集》卷九《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竝立于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又卷一三《語錄》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又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爲戒，不幸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東牟集》卷一三《趙節度使進經解序》 昔劉向父子，漢公族之望也，博極諸書，剖判藝文，固儒者之規範也。若鴻寶苑祕書，方士語爾，得之枕中，以爲黃金可成，此何等事業而忍爲之邪？然其惓惓之義，著而不忘，愛君之心，老而彌篤。雖自任若此，亦史氏有以表著之也。

《能改齋漫錄》卷四《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以予考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

《朱子語類》卷一一六《訓門人四》　董仲舒、匡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燄。

又卷一三五《歷代二》　漢儒董仲舒較穩，劉向雖博洽而淺，然皆不見聖人大道。

又卷一三九《論文上》　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

《龍川集》卷一二《建安七子》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爲能自拔也。

《滏水集》卷一九《答李天英書》　故爲文當師「六經」、左邱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

《雲麓漫鈔》卷一四　董仲舒、劉向於五行災異，凡一蟲一木之異，皆推其事以著驗。二子漢之大儒，惓惓愛君之心，以爲人主無所畏，惟畏天畏祖宗，故委曲推類而言之，庶有警悟。學者未可遽少之也。

《貢窗集》卷二《劉向論》　劉向學術未醇而心事甚正。其學見於事宣帝，其心見於事元、成。夫神僊黃金，乃秦皇漢武之所以亂亡者。向以通達能文，應名儒俊材之選，召見之初，疑有正論裨益，而所獻者淮南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而已。名儒俊才果如是乎？推是以往，則所謂講論五經者，亦糠粃土苴爾。雖然，不遇疾風，無以知勁草；不遇恭、顯、王鳳，無以知劉向。漢家宗室固多，其模實爲漢者，特一向爾，惜乎其無沉幾深略也。何者？去小人之法不在淺躁，方望之、堪、向等同心輔政，其力強，其年富，可以有爲矣。是時恭、顯所以疑數子者，亦未甚也。使有沉幾深略以圖之，未必無成。奈何未白語泄，先受下獄免官之禍。其啓恭、顯之疑，一也。後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而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事體方有可回之漸，正宜緩以待之，奈何使外親上變事，復以此敗。其啓恭、顯之疑，二也。二疑之餘，更相仇敵向等之忿。恭、顯日力，而恭、顯之防向等日深。觀向之所以攻恭、顯者，專以災異。而恭、顯之所以攻堪、猛者，亦以災異。地動殆爲恭、顯，此向攻恭、顯之言也。以夏寒日青無光爲堪、猛用事之咎，此恭攻堪、猛之言也。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指正人爲邪。正不勝邪，則向等不能害恭、顯而反爲恭、顯所害。望之死於獄，則失一援矣。堪死於瘐，則失二援矣。蓋望之、堪尚存，向猶得扳連以成事。望之、堪既死，則向雖獨抱忠腸，俛俛然何所依哉？探本窮源，則實向等始焉之輕發有以召之也。或曰：向之攻王鳳，非有所謂語泄之過、與外親上變事之非也，胡爲向之計終不行，而鳳之姦終不去？曰：不然。恭、顯雖擅權，未至如王氏之盛。而向之攻王氏，又無望之、堪、猛之助也。恭、顯之姦，本亦可去，向不能審其所以去。王鳳之姦，既難於去，向亦終不可得而去。此理之必然者也。大抵去姦之事出於上則易，出於下則難。以元、成之蔽於恭、顯、王鳳如彼其極，向等欲以口伐代斧鉞，難哉！鳳之用事既甚於恭、顯，而成帝之孱弱復甚於元帝，熟復向傳，觀元帝因地震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是猶能侯望之而徵堪、向也。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堪爲光祿勳，堪弟子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是猶能擢堪、猛而大信任之也。因楊興、諸葛豐之言左遷堪、猛，暨廟災日蝕，乃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賣問，是猶能察諸臣之非而責問之也。責問之後，徵堪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是猶能再徵而以爲光祿大夫，大中大夫也。特帝知之之心不勝於恭、顯讒之之口，遂以不終。至於成帝則異是矣。向奏《洪範五行傳論》，則曰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其上《諫延陵疏》，則曰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其奏《新序》《說苑》及上疏陳法戒，則曰上雖不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至於上封事極言王氏，則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夫曰「休」者其眞情，曰「思」者其矯辭也。縱帝能思，與不思一爾。嗚呼，【略】成帝知恭、顯之爲專擅而惡之矣，知向等之爲精忠而喜之矣，乃齷齪牽制，略不得一引手，何哉？譬如家有幼主而強奴悍婢操竊其權，主固知其受制，有至親良友告以驅除之說，亦已覺其言之善，而乃因循苟且不能早爲之計，其不終斃於強奴悍婢之手者幾希。

《陵川集》卷二三《答友人論文法書》　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略】作爲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爲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爲百世之師也。

《秋澗集》卷六六《二十四大儒贊・劉向〈封彭城伯〉》　彬彬中壘，帝胄惟英。授經草諫，力扶漢傾。已志伊鬱，聖學崇明。鶯冕玄端，山立神庭。

《靜修續集》卷三《敘學》　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智。

又　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沖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略】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槩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

《貞菜齋集》卷三《跋白雲文集後》　漢之時，司馬遷、揚雄、班固、劉向皆擅古文，體製高，辭氣益，充然者也。

《諸子斟淑》卷三二　按班史《劉向傳》云：向「爲《列女傳》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今其書具在，爲人傳誦。獨悲向之忠悃，直與三閭大夫後先掩映，身爲宗臣，而數困於讒，不改其操，眞可謂社稷臣矣。孟堅稱爲「直諒多聞，古之益友」，似不足以盡之。

《文筌・諸家有材氣之別》　劉向善叙事，議論質直，平澹而不弱，此是不可及處。

《震澤長語》卷下《文章》　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然《上宰相第一書》，亦自劉向疏中又化來。

《見菜集》卷一《兩漢書疏序》　西漢公孫弘、晁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諸人，樸直峻整，壯麗而辨博，庶幾古作者。

《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一《追封彭城伯漢中壘校尉劉子政先生墓表》　惟茲漢中壘校尉追封彭城伯劉子政向之墓，侍御馬子宗孔請表之，甘泉子曰：久矣吾之不託於言也。雖然，以子學聖人之道，茲以風于鄉之人，吾惡得而勿表諸。昔者孔門之教同於求仁，而七十子之徒各成諸質，是故一貫之學離而四科分，四科分而聖人之道熄。故德行之流，爲道德，爲節介，爲悻直；言語之流，爲游說，爲縱橫，爲詞章；政事之流，爲刑名，爲功利；文學之流，爲訓詁，爲記誦。是故後世之學成於所長，而蔽于所偏矣。余讀劉子政傳，或疵其爲僞黃金以迎主好，溺于休咎詭謀三變踣而幾進，爲德行之疚，頗異焉。然而究極六藝，洞窺陽陰星曆之紀，其博洽有如此者，豈所謂文學之流與？《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封事數十，觸物連類，沛若懸河，其文詞有如此者，豈所謂言語之流與？元帝之初，自以未屬力排許、史、恭、顯之奸，屢折而不悔，與望之、堪、敞同心輔政，別邪正忠讒之分明，用舍治亂之原。成帝之際，危言禍福極陳法戒，斥王氏威福之盛，圖宗國社稷之安，其濟屯傾否之志，殆亦庶乎可與從政事矣。惟茲三者是亦不足表之以爲勸乎。蓋子政裔出於楚元王，元王之學出於浮丘伯，浮丘伯出於荀卿，荀卿出於孔氏門人軒臂子弓，其源流之分可知也已。孔子稱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後之吾子有子政之長而去其蔽，以變化於道，如百川支流之會同于海，淵淵其淵矣，故表之。

《南湖先生文選》卷五《劉向》　嗟乎，後世之忠臣，不幸而不得生於三代也。生於後世，論者固不沒其忠，孰若生於三代而被聖人之名。聖人而忠，若商之比干，其一也；後世而忠，若漢之劉向，亦其一也。向與干，皆宗室遭末代者也，愚以是特爲之並論。夫人之忠比干者，視之若華嶽在前，而巍乎其聳萬世。聽之若雷霆在上，而鍼乎其震萬世。欽之於心，若神明然，而萬世肅羨之。於口若膾炙然，而萬世悅是，何也？凡以其爲聖人故也。三代以後，則世道下矣。故凡論夫人也，亦隨而下之。其於有聖人之資者賢之焉耳，有賢人之資者士之焉耳，此所以今不如古，而向之不得與干並也。元成之柔闇，固非辛紂之極惡。然而小人之專政，有不如惡來費仲乎？女妖之扇禍，有不如妲己乎？民財之靡費，天時之變異，有不如商季乎？而向之以孤喙而支衆變，甚矣其難爲力也。方恭、顯、許、史之禍，則以變事諫，復以封事諫。又王氏兄弟之禍，則以《洪範五行傳》諫，復以封事諫。又昌陵、延陵之禍，則以歷代聖賢葬事諫。又趙昭儀之禍，則以《列女傳》諫。又星孛山崩，則極言災異事諫。嗚呼，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其官愈滯，則其言愈烈；其言愈斥，則其言愈勵。高祖之封同姓，或絕或續，不勝計矣，而効報者惟茲一人乎。比干之時尚有微子、箕子骨肉相俱，而卯金一脈，何伊人之獨立也。使元、成亦紂之酷，則七竅之剖必及矣。或曰向亦料元、成之不能殺，是以敢盡言，曰當時之能殺向者不在元、成，而在恭、顯，而在王氏兄弟，此蕭望之、王章之所以殺也。惟夫望之，章殺矣，而向復言，是誠如微子遁矣而比干復言者也。然則向而生於紂世，又遇三仁以蘇之，其弗如干也乎？愚故惜之曰：不幸而不得生於三代也，或又曰劉崇、劉快皆以宗室起兵討莽，其功寔倍焉，況更生之始進也，有鑄金之累，而其子也有國師之恥，曰爲崇、快也，易慷慨死也；爲更生也，難從容義也。若其既往，則孔孟之所不追，而子之不肖，則堯、舜且然矣。

《丹鉛續錄》卷五《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略】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

《士賢》卷三《述言下》　劉向之所以纂博而雜，揚雄之所摹簡而晦；向以救時，雄欲成名。厥心公私判矣。

《白華樓稿》卷九《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略】可謂聖於文矣。

《南沙先生文集》卷八《劉向》　向傷石顯讒殺張猛，爲《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今其文亡矣。成帝時，王氏秉政，因伏生《五行傳》衍而論上之。《崇文總目》：《新序》凡十卷，陽朔元年上其書。周秦至漢，君臣言行，苟世教有裨者類在焉。其前五皆曰《雜事》，警戒居多，江乙諸狐虎之喻，出小臣離間之言，不足紀錄。樂毅盜齊，不足與管仲同稱。子臧讓非其人，季札讓以已亂，不可同于叔吁之讓。吁不義宜公於禮事異而理同矣。臧寧堪俎豆於其間哉，晉太子避蛇祥而伏劒，石奢以不私其父而刎頸，李離多殺不辜而自戕，介之推怨懟而自焚，申徒狄嫉世而沉河，不可同。齊大史魚之節非愚則誣。此數子者不可並論。弘演納懿公之肝，不可同。晏嬰辭崔杼之盟，王子閭拒白公之立，其於君臣之義篤矣。後儒或靳於弘演，非也。《說苑》五卷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備》、《復忠》、《正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公》，陽嘉四年上。其書與《新序》相出入，故多重複，又矛盾也。其釋而不精，誠然哉。撮二書讀之，其於理亂得失之故繁而不殺，非夫憂深而思遠曷爲有是哉。疾痛而呼，不暇擇於要抄固亦宜矣。曾氏譏向循物者多而自爲者少，夫曾氏何其敢於言耶？如向之忠耿，迹其行事，覩外戚封事，于哀其憤發而悲其策之無從出也。擇術不精以陷於愚詐，又奚暇貴其枉已哉。若謂向優於雄雄豈易過者。向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其馳神如此，豈如雄之潛心於淵也哉。

《藝苑卮言》卷三　劉中壘宏而肆，其根雜。

王世貞《六經稽疑序》　昔者，河間獻王僅能不愛其財力，以收經籍之遺，實鮮所發揮。劉中壘稍稍有所發揮矣，然道術之岐錯而不能雅馴，尙灼然爲漢賢宗室表。

《性理指歸》卷二〇《劉向（本名更生）蕭望之》　楊龜山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匡衡張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淫祠復興。豈不信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初，孝宜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枝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交翠館集》卷八《論劉向馬融》　劉向任性簡易，不事威儀，廉靜樂道之士也。攻苦閣上，垂之遠神，其才猷若此，宜無留論人間，胡亦有爲之吹索者？意者使鬼物爲金之術，並重道延命之方，有欺於宣帝耶？季長雋邁不群，風流自命，以宏邃之學，注疏經書，不無功於聖門矣。始焉辭命鄧氏有意居貞，及惜不貲之軀，竟成攀附，不爲大德，累哉！雖聲色之侈，時論過之，然亦達人之致耳。獨梁冀之禍遺及李固，群情多不滿焉。而祀典之黜，意在斯歟！夫向之曲理，融之放達，方軌不同而罹議則一，噫，亦臧穀之亡羊也。

《隱秀軒集》卷三一《劉向》　予讀《劉向傳》，悲其遇，始信人主之庸之足以亡天下也。暴主終身惺窒，終身不悟，庸主有時悟，悟矣而足以亡者，疑爲之也。何以明之？訴譖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於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此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淆，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

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幷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於此。中間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於尚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喑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幷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于恭、顯，事成帝困於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於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於漢矣，然何救於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於國而遂已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劉向集題詞》 漢膠侯劉路叔，長者也，頗脩黃老術。治淮南獄時，得其《枕中鴻寶苑》秘書。子子政因而誦讀，獻之人主，鑄金不成，繫獄當死。路叔上書頌罪，亦遭吏劾。好奇賈禍，誦白圭者且爲父咎云。元帝初立，忠直輔政，寺人譖愬，復困犴獄。至今讀其封事，忠愛憯怛，義兼《詩》《書》。成帝尙文，心嚮子政，阨於王氏，不能大用。連章讜言，僅告無罪而已。夫屈原放廢，始作《離騷》，子政疾讒，八篇乃顯，同姓忠精，感慨相類。左徒當日諫書不傳，彼蓋爭之口舌，其著者張儀一事耳。子政苦口終身不倦，年七十餘，惓惓漢宗，感靈異而論《洪範》，戒趙衞而傳《列女》，鑒往古而著《新序》《說苑》，其書皆非無爲而作者。雖《九嘆》深雅，微遜騷經，其他文辭，宏博足相當矣。太史公《屈原傳》云：原死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滅。孟堅亦云：子政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此兩人繫社稷輕重爲何如哉。

《明儒學案》卷四二《甘泉學案六・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兩漢近三代，若董仲舒、揚雄、劉向、鄭玄、徐幹，皆其傑然者，其緒論往往可采也。

張存紳輯《增定雅俗稽言》 劉向以通達之才，善屬文，而以《新序》、《說苑》正綱紀，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故先儒謂此書爲漢規鑒。但其學好神仙之流，而謂黃金可成焉。楊氏不知義命之惜，其能免乎。

《西漢節義傳論》卷上《劉向傳論》 後人論兩漢，以爲西京擅文章，東京擅氣節。余則謂不然。自古文章未有不出於氣節，而足傳於後世者也。兩漢論文自初以至盛，若陸氏、賈氏、董氏、兩司馬氏、高文典冊，俱冠一時。及中宗以後，而劉向之文始出，所言原本經術，盡歸於雅馴，蔚然爲西京儒宗舉首，而俱出自惓惓憂國至計，質先其文，蓋西漢文章之事至向而止矣。向居列大夫官三十餘年，自孝宣而後，所事人主，皆坐猶豫失斷，使君子小人迭進於前，而不能自決究，至小人殺君子而後已。元、成兩朝，前後一轍，向獨以一身，進退其間，與國家相終始。至其後，王鳳據權，五將並起，然其人惟鳳稍桀，餘俱競爲驕盛，外家小兒非有竊國之心足移漢命，而向極言其禍，至謂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而其論王氏之奸曰：「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又曰：「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此皆新莽盜國之術，非鳳等所及，而向已盡發之。故向卒後十三年而王氏竟代漢，此惟憂國至誠，能早辨其由來之漸，固豫知有異時篡弒之事也。余每三復中壘諸封事至言之痛切，輒爲垂涕，此可以質鬼神貫金石，傳諸百世而可信者矣。人徒見西漢文章至晚而尤甚盛，然惟藉中壘與鮑司隸梅尉諸君子各本氣節，發於筆疏，足使西京竹帛藉有光輝。余故曰前漢雖擅文章，而其所重則有在此不在彼者也。班固論向之文，溯自孔孟以來，是矣。乃其所推，惟諸撰述及言山陵之戒，而不及向惓惓憂國至計，是失其本也。余爲推論所重卽余名諸傳之旨，盡可見矣。

《曝書亭集》卷三一《與李武曾論文書》 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尙安知所謂文哉。

《白田雜著》卷五　劉向以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鑄黃金幾死，及對成帝，猶謂甘泉汾陰雍五時當復。通人之蔽至於如此。向之賢，而此一事則不及谷永遠矣。

《讀書質疑・向歆之異》　漢劉向，誦詩書六藝，爲文章，忠于宗國，譏刺王氏。其子歆，誦詩書，能文章，如其父，而爲王氏佐命臣，獻諛頌德。其學一也，而父子薰蕕。顧向忠而危身，卒以壽考終。國師歆貴重矣，而身死于法，以褒其宗。忠邪之于禍福，不較若晝一乎。

《朱子論定文鈔》卷六《漢書・劉向說成帝興辟雍設庠序禮樂》　文公曰：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

《古文眉詮》卷三六　當日恭、顯等假災異以譖舊臣，更生發憤奏辯，謂災異迭來，由讒邪幷進；而信任誅斥，在主斷不疑。援古形今，節節暗生，重重駁換，有反有正；有博證，有的證。本根湛深，氣味醇茂，是爲西漢後來之雄。

黃永年《靜子日記》　西京匡劉之文稱引《書》、《詩》，含咀經訓，精華貫重。【略】西京匡劉諸子，其源實出小戴《大學》、《中庸》等篇，而稱引《書》《詩》，含咀義蘊，以發其文。《大學》爲尤備。其至妙者如「治國必先齊其家」章，正義發舒已盡，「故治國在齊其家」一語已收結矣，引《桃夭》等三詩，一唱三嘆，鏗鏘鼓舞，又如風水相遭，烟高瀾遠，使通篇精神津潤充溢，此文之至也。

《漢書讀》卷六　劉向所著《新序》、《說苑》、《列女傳》，今行於世，惟《世說》不傳。《索隱》以《新序》誤爲劉歆作。又《隋志》向尚有《列仙》、《列士傳》，特無《頌圖》耳。

《藝概・文概》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幷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譊譊置辯於細故之異同也。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悱惻，說經却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矣。

《史弋》卷上《劉向》　劉向以經術起家，歷事三帝，始以恭、顯擅權。繼以王鳳專政，正言諷刺，以納其忠，其上封事，言王氏與劉氏勢不兩立，可謂直言無隱矣，何成帝之既悟而不能行也。傳云向卒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噫，向之忠其可無負於漢也已。

《舊德集》卷一四繆祐孫《匡衡劉向論》　經生不可見繩於古人之迹，故綴文之士氣節貴焉。匡、劉並稱舊矣，以其皆經生也。觀衡所上政治得失，與戒妃匹、勸經學威儀諸疏，何嘗不與向之所奏同爲粹然儒者之言。迺班固於衡曰「持祿保位」，於向曰「直諒多聞」，何哉？夫感知己而思報迹鄰任俠，自爲聖賢所不取，而有係乎天下之公議，則雖讎必舉，非戚亦救，凡以爲國是而已。衡於史高有援引之力，至於蕭望之殆先以經學薦衡者也。方元帝時，恭、顯用事，傾陷望之，至使自殺，時論惜之，而衡方阿諛取容。洎成帝初，乃與甄譚追條其舊惡，宜乎王尊以「罪至不道」劾之也。若夫專地盜土，厥罪非實，觀其情事亦猥鄙矣。向與望之，堪同心輔政，至以望之之故，使所親上變，再繫詔獄，禍幾不測。乃既免爲庶人，又以懼周堪、張猛之危，推言春秋災事以救之。迄乎成帝，詔拜爲郎，諫起昌陵，請抑王氏。封事屢上，忠直之氣貫乎日月，可不謂賢乎。夫人舉天下之事而身任之，斯無一可諉者，故伊尹爲聖之任，彼博帶褒衣，緣飾經術，胡弗引前事而觀之也。向謂陳湯曰：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雖曰宗室遺老，累蒙厚恩，要其氣節，固大異於身爲三公而不敢失宦官貴戚意者。蓋謹願之士但期自全，則風骨貶損。孔光不言溫室之樹而畏王莽，不敢與並。朱雲輕俠借客報仇，而犯顏直諫，廷辱大臣。衡雖脩謹初慙過差，向之少時乃好鬼物爲金之術。然統論生平，兩人之相去遠矣。

《無邪堂答問》卷四　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劉子政作《新序》、《說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蓋文章體製不同，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家，不仿有此。若紀事之文出於史，考證出於經，則固不得如此也。

《古今文派述略・唐及五代時之文派》　此外則推劉向父子。（劉向楚元王之後。）向字子政，歆字子駿。子政文雍容和雅，油然經籍之光。子駿更加以凌厲，幾可步武賈、鼂。

分論

《新序》　《元豐類稿》卷一一《新序目錄序》：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

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紕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景迂生集》卷一四《恥新》：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牧萊脞語二稿》卷八《跋劉向新序》：余夏初刊《說苑》，秋刊《新序》，十月書成。《新序》者，獵採傳記聖賢言行而序述之也。先《說苑》七年，丁酉上。班固稱，更生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缺。成帝雖不能盡用，內嘉其言，常嗟歎之。今行世者散逸遺脫，卷文小異，乃南豐館閣定本。漢晉文士摭援故實，膏潤筆尖，若叔敖蔗蛇，葉公好龍之類，奇僻譎詭，浩如煙海。編簡鬱亡，宇宙間何限，賴此僅稽一二，不至如鷄碑鼠獄，悅莫明所自。異時廷紳以二書有補於世，進諸思陵，深蒙開納。更生所述雖未用於漢朝，而獲遇於後來，豈稗官小說、斷爛朝報比。對金鑾講邇英，或持此書以往，是亦格心一助，更生將忻然含笑地下。《百家類纂》卷七《新序說苑題辭》：漢劉向撰。按《中興書目》：《新序》十卷，漢陽朔元年劉向撰。遠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嘉言善行悉采摭。《序》載總一百八十三章，《說苑》二十卷，漢鴻嘉四年亦劉向撰。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凡二十篇，總七百八十四章。上之宋曾鞏氏，謂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高氏《子略》曰：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輯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摭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鑒者盡在此書也。余觀向以明經有行被選，歷事三帝，奉詔領校中秘書，居列大夫三十餘年不遷，曾無慍色。當其時，如光、禹、欽、永之流，號爲經儒，然皆阿附外戚以固寵榮，視向之抗疏極諫本諸忠誠者何如也。雖所著不及一一取裁當理，心則已勤，可謂弘博君子矣。史稱其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斯後世尚友者所當論焉。文輯其粹，散見他書者並不錄。《易餘籥錄》卷一〇：劉向《新序》文筆最佳，其《節士》一篇，論斷尤爲平允。論晉太子不拜蛇而伏劒，云：「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論申包胥逃賞，終身不見，云：「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論申徒狄非其世，負石投於河，云：「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論鮑焦棄疏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云：「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論程嬰云：「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論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當死，夫吾合徒而取之，胥鄙知其爲夫吾，遂觸牆而死，譚夫吾亦絕頸而死。云：「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右諸人之事，當時必稱以爲節，故中壘列而斷之，抑詭異而歸中正，此書有焉。曾鞏校《新序》謂向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何哉。惟許世子不嘗藥，以爲《春秋》義之，《春秋》固以惡名特書矣，未義之也。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新序》：昔東澗跋《新序》云：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年□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修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

相越及鐫刻之佳惡，一開卷而可辨者也。今余得宋刻《新序》，此跋正在第一卷後。每卷結銜云：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卷中與時本不同處，未可枚舉。余初見義門何氏，用陽山顧大有舊藏宋槧本校者，較此尚多錯誤，未知其故，疑何校之疏，豈知宋時竟有兩刻，既於蔣氏賜書樓見一本，即所謂陽山顧大有藏者與，此錯誤處宋刻亦如是，蓋余本爲原而顧本其翻也，何固不任咎也。

《說苑》《文心雕龍・諸子》：若夫陸賈《典語》，【略】劉向《說苑》，【略】咸叙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本堂集》卷四七《題劉向說苑卷首》：劉向《說苑》，曾子固序之矣，其可否已檃括其間，學者當有所擇，而徒博者失之。《黄氏日抄》卷五六《說苑》：《說苑》者，劉向之所校讎，去其複重與凡已見《新序》者，而定爲二十卷，名《說苑》。然自今觀之，其間煩重與《新序》混淆者尚亦多有，且亦多傅會。如唐虞三代孔門問答，其詞旨議論殊非聖賢氣象。楚莊王賢君，而謂其築臺殺諫者七十二人。秦皇嚴毀謗之誅，而反謂其能受茅焦、鮑白令與侯生三人之極諫。凡欲言其臣之節，必先甚其君之惡，形容文致，殆非人情。曾參大賢，謂其因耘瓜而擊其子幾死。子路高弟，謂其欲釋古學。揆之事理，皆未必然。又桑穀之祥，既以爲太戊，又以爲武丁，於《書》則武丁乃鼎雉之事耳。龍蛇之章，既以爲介之推，又以爲舟之僑，於《傳》則僑乃戮於城濮之役耳。鴻鵠六翮之喻，《新序》以爲因桑告晉平公，《說苑》以爲古乘告趙簡子。不屑扶君之事，《新序》以爲虎會事趙簡子，《說苑》以爲隋會事晉文侯。君不能致士之說，《新序》以爲大夫對衛相，《說苑》以爲田饒對齊相。宗衛解衣就鼎以諫佛肹之說，《新序》以爲田單，《說苑》以爲田基，是二書定於一人，而自爲異同。若《說苑》嚴則音聲之訟，一以爲公叔文子告楚，一以爲晏子告齊。是一書重出，而亦異同。劉向自以爲去其複重，而尚若是何哉？方南豐編集時，官書僅五卷，後於士大夫間得十五卷以足之，則後世之殘斷錯誤，非必皆劉向本文耳。《東里續集》卷一七《說苑二集(二首)》：《說苑》二冊，余得之今大理寺丞鄒師顔聞，刻板在四川，視袁州本其優多矣。又：《說苑》廿卷，漢劉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言行可爲法戒者，類錄之爲此書。余家二冊，刻板在袁州，訛闕蓋多。得之友人宜春令蔡胄用嚴。蔡操行潔清，其在官市此書，幾於李及之白集，吾從而得之，宜在所愛重也。《文毅集》卷一《大庖西封事》：《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於誕妄，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五嶽山人集》卷二五《漢光祿大夫劉向說苑序一首》：劉向者，漢氏宗室也。以明經有行，顯事宣、元、成，前後三十餘年。其《說苑》則成帝時所上，采古傳記行事以陳法戒者，内多王者之要，聖人之言，存亡安危之幾，粲乎備矣。且目覽當時弊患，故徵引往迹事據，慷慨激切，庶望乘輿覩鑒補救，至今讀之，令人悚凜開發，卓然良謨也。厥後漢祚中移，卒如向言，豈非哲明天人曉達治體者哉。我高皇龍興，乃獨賞契其言，故舉之而效。稽察玄表，崇聘儒舊，别觀人情，納諫如海受，出政如衡準，應變如電駃，羅賢如寶聚，靡不於斯得之。故憑倚攬聽，若輔弼謇龜然，雖曰聖圖神運以平定天下，然而此書不有萬一之助乎哉。及讀解學士縉《大庖西上封事》，乃云：劉向《說苑》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爲甚。而欲高皇斥罷遠之，不其輕譏誣人也哉。嗚呼，仲尼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芻蕘猶可，而況劉向長於經術者乎。觀其建白諸疏，貫合經典，會切國事，忠讜賢正昌言漢庭，未可以僻學疵之也。彼縱橫者，揣摩而短長之，阿意從旨，而無忤逆之言者也。今《說苑》播流人間豈有此哉。爲政者試而用之，即張理治道可觀矣。雖質諸仲尼，當亦不廢也。獨惜其說之阻於當時而今乃得行於聖主，嗚呼，向亦遇矣。《東水質疑》卷六《說苑》：《說苑》亦劉向所著，自謂去其重複與凡已見《新序》者。今觀其書，其重複與《新序》混淆者尚多有焉，且附會去取亦未必盡善。世遠傳訛，疑非向書本眞，讀者取其善而略其謬誤可也。南豐譏其詢物者多自爲者少。又曰學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讀漢以下諸子，至于劉向《說苑》，則喟然歎。夫古今生人一也，寧令終不相及，第以世俗淳漓，異習久與心化，遂自相萬爾。今諸子在秦周間者，雖各是其見以爲書，然並有要領，根極玄妙積厚孕眞而發，發諸自然靡所強勉，以故其辭有本有幹，有枝有葉，花實纍纍，一一可掇可飡。雖殊賢聖兼體品物之心，要以樹桃即桃實，栽李即李華，無復虚假，亦靡參雜。雖墮一偏，然乃實有此偏，詎是無根蔓草，蓬蓬亂麻，此周秦諸子所爲難及也。西漢諸子猶或庶幾，然淮南纘不韋之撰，已自輸其一籌。董、賈、揚、劉饒佳，去之莊韓，已違數舍。蓋莊談理，董、揚亦理之談；韓道事，賈、劉亦事之道。今以《治安策》匹《說難》、《孤憤》，猶堪父子之間。

董、揚去莊，別有僊凡之異。至如《新序》《說苑》，向意匪不鴻也，彼將欲斟酌數千年間嘉言善行，歸諸賢聖大道。然有識而未達，語道而未竟，謂之該洽可爾，以爲知至而眞之我詣未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若但故而不新，已且未融，奚其師？故以當觀便啖助，《序苑》良足稽已。其以起予發我大方家猶然少之，其長則在連類比事，雜引博採，成爲一家之言。

《容臺文集》卷一《劉向說苑序》：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書》。云：淮南之書，傲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飲沆瀣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顓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讜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覩聽者，是爲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嬰讒吻，顧所謂三獨夫者，共憂社稷，懷忠不效，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爲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祕書》，以黃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昔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文師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戲瑕》卷一《浮沒》：「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翟下邽署門語也。劉向《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八字。浮沒者，豈卽升沉之義歟。　又卷二《說苑學孟子》：《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懦足，而況人乎。」此段全學《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不然，何其事之連類若此？又「景公探爵轂」一段，亦學《孟子》「牽牛過堂下」一章。而「晏子治東阿」，則祖襲齊威王烹阿封卽墨議論以成文，言雖誣而中理，可觀漢人高手。《畏壘筆記》卷二《范睢入秦》：《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往而大遇。案：此則范睢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與《史記》不同。　《抱經堂文集》卷五《新校說苑序》：漢禁中先有《說苑》一書，而子政爲之校讐奏上，號曰《新苑》。余向閱《文獻通考》，疑《新苑》爲《說苑》之譌。及後得宋本，此書前有子政所上奏，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向書、民閒書，互校讐，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更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然後知余向之所疑爲妄也。宋本自勝近世所行本，然亦多錯誤。今取他書互證之，其灼然斷在不疑者則就改本文，而注其先所譌者於下，使後來者有所考；若疑者兩通者，則但注其下而已。此書之言治術略備矣，人主得此亦足以爲治矣。其中傅會淺陋者誠不能盡無，然非有害於治道也。宋曾南豐譏其不能擇其所學以盡乎道之精微。夫向之所事何主，而可以精微語之哉？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誤書「舉燭」，燕相得之以爲欲其舉賢。賢者所以爲光明也。於是任用賢者而燕國大治。以此觀之，雖其傅會淺陋者，誠善用之，安在不可以爲治？而況其大經大法、格言正論之比比而是哉？蓋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諒夫若南豐氏者，可謂好爲高論而不切於事情。吾不知此書之外，曾之所謂精微者何等也？牛溲馬勃，良醫兼收而待用焉。今必曰空青鍾乳也，不當其疾，轉以速死。故夫南豐之言，不足以病子政也。顧西漢之末，外戚方盛，而宗室疎遠，至不合得給事朝省。子政伉慨奏陳，載在史冊。今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亦先所有者，己以同姓之嫌轉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蓋得以行其讒慝也。且以秦爲信同姓亦未然。此書第六卷中有「蘧伯玉得罪於衛君」一條，他本皆脫去，唯宋本有之。又按《禮運》正義云：《說苑》凡「能」字皆爲「而」字。余求之殊不多見，蓋爲後人輒改者多矣。校讐既訖，略書其所見如此。乾隆四十有五年正月十六日書。　《絳溪語》卷上：

《說苑》主於博，《論衡》主於辨。惟其主於博，故以「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爲孔子語，似乎擇焉而不精矣。然《說苑》中勸戒之意爲多，而《論衡》止爲談助，且其《變虛》、《異虛》等篇，務勝於「惠迪吉、從逆凶」之旨，幾所謂天變不足畏者。《講瑞》篇曰鳳凰、騏驎與鳥獸等也，《指瑞》篇曰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乎？而《恢國》篇又歷舉黃龍、麒麟、連木、鳳凰、甘露、醴泉，爲漢德豐茂之瑞，何耶？曾子固獨校上《說苑》，蓋有所見。《雙橋隨筆》卷一：東海何柘湖【略】其序《說苑》略云：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考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究其旨要哉。余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乃爲之辨如此。

《列女傳》《顏氏家訓・書證》：《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嫮，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方回《河洛言敬序》司馬遷八書，班固十志，劉向之傳列女，揚雄之記方言，皆後世類書之祖也。《抱經堂文集》卷四《新安汪氏增輯列女傳序》：漢劉中壘之著《列女傳》也，鑒於趙、衛之屬起自微賤，踰越禮制，故採取古來宮闈閨閣之事可法則可鑒戒者，爲書八篇，奏之天子，而成帝終弗寤也。其書代相沿襲，祖述實多。今之流布人閒者，唯劉書爲最廣。有圖、有頌，勸懲瞭如，人未有不望其女若婦之貞孝節義者，固宜其家置一編，幾同於菽粟布帛之不可離矣。然更生之爲學駁而不純，輕於信古而不加持擇。阿谷處女何以試之？息嬀之死不合《左傳》，以及辰嬴、南子濫廁簡編，此何異於范史之登蔡琰！所以明高皇后謂此書宜加討論。儒臣承詔，輯爲三卷。其書世罕得見，今此十六卷者，乃明新安汪某之所增輯。《百宋一廛書錄・列女傳》：余友顧抱沖得宋本《列女傳》，有東澗跋云：《列女傳》古本有二：一得於吳門老儒錢功甫家，一則亂後入燕得於南城廢殿。此則內殿本也。余因是訪求錢功甫本，果得於華陽橋。顧氏內殿本裝二冊，錢功甫本裝四冊，裝裱俱絕儕輩，昔蔣篁亭云：何義門處見之，謂賓研齋寶之如雙璧然，今分屬兩家，不知何時可復合矣。明代亦有翻本，世不多見，畫圖人物相去遠甚，此宋刻不誠可珍哉。《瀟月軒文續集・列女傳補頌》：劉子政《列女傳》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七篇，每篇繫以頌義小序一章，皆四言十句，惟《孽嬖》篇僅六句，蓋有意略之，以示區別，非有佚脫也。每傳頌義皆四言八句，本自爲一篇，故或云劉歆所撰，不知何時散入各傳之後。《賢明》以下，每篇皆十五人，惟《母儀》篇僅十四人，頌義亦祇十四首。幼時誦習此書每竊疑之，後讀孔氏《詩正義》，見《齊風・雞鳴》篇引《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且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其文爲今本所無，乃知舊本《母儀》篇有魯師氏母傳，今本亡失。頌既散附傳後，故傳亡而頌亦隨之以亡也。其周郊婦人以下續傳二十篇，則後人附益，故綴於末卷，並有傳無頌。余近以久病淹卧，不復能爲深湛之思，偶扶掖小坐，無以自遣，因取向時肄習之本，重加披繹，病其闕失未備，爰爲補撰頌義凡二十一首，皆質直不加藻采者，仿子政筆意也。

《列仙傳》《抱朴子・暢玄》：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眞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僊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然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顏氏家訓・書證》：《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略】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東觀餘論》卷下《跋劉向列仙傳後》：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列仙之名當始此。《傳》云劉向作，而《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而無此書，又叙事幷贊不類向文，恐非其筆。然事詳語約，辭旨明潤，疑東京文也。《東里續集》卷二三《列仙傳》：右劉向《列仙傳》一冊，今刻板在朝天宮，余得之同邑道士蕭鳳梧。漢人所紀者如此而已。或云非向作，以其文不類西漢也。而漢史向傳亦不云著此書。《歷代詩話序》卷二四《王子喬》：王弇州曰：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即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楊升庵曰：《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久矣。胡元瑞曰：《汲冢書》師曠稱晉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令，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吳且生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以上升三十餘年，見者曰：告我

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翔山頭，舉手謝人而去。爲立祠於緱氏山下。據此，則緱氏仙人廟乃太子晉事，《封禪注》誤引入王伯僑之下，而升庵反誤認爲非王子喬也。元瑞指出晉爲王子，而葉縣柏人又有兩人，極爲顯著，故弇州概稱兩王喬，亦未妥。按《海錄碎事》云：一王子晉王喬，二葉令王喬，三服肉芝王喬，皆神仙也。）

《別錄》《隋書・經籍志二》：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爲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

《賦雁》《丹鉛餘錄》卷一二：劉向《賦雁》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略辭旨超遠，出於辭人一等矣。

《理甘延壽陳湯疏》《容齋隨筆》卷一五：爲文論事，當反覆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者，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屠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爲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于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秦漢文鈔》尾評引胡致堂曰：或言望之難奉世之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世法，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蓋本於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爲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謂其陳未免以功利言矣。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愚謂功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其陳之才氣別加任使，而後報之未晚也。又引呂東萊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公羊》於書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既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又言書公子遂如晉，乃曰公不得爲有也。其書遂一也，而褒貶不同如此，何哉？人臣出使，苟國家有大利病，而不可以待報者，若皆不許其遂，則營己之人得以自安。苟其事不足爲社稷之安危，而可以請命者，若皆許其遂，則慢上之人得以自恣。此孔子之深意也。如汲黯視延燒，矯制發河內粟賑給饑民，此事急不可待報，許其遂，赦之可也。如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此事緩可以請命，不許其遂，罪之可也。陳湯矯制斬郅支單于，漢廷公卿之論不一，康衡則曰不可賞，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生事蠻夷；劉向則曰可賞。論大功者不錄小過，不疵細瑕，爭議久之不能定，蓋未嘗有以《春秋》之議決之者也。匈奴爲中國之患尚矣，今擊而斬其主，則威震百蠻，豈可請命而失其機會哉。此《春秋》之所許也。且自湯之後千有餘歲，功能繼湯者誰乎？而慮其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亦可謂私憂過計矣。元帝賞之是也。《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延壽、湯雖有矯制之罪，而其功自不可泯。中間比較功罪處，明爽動人。《駢體文鈔》卷一一：樸至完密。精勁而宕逸。

《諫營昌陵疏》《漢書評林》引林希元：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之理，意易世之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此用意深遠矣。中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得以爲勸。末言吳、秦昏主暴君厚葬之害以爲戒。其言必旁喻遠引，不爲簡捷直致，所以孚化人主，使侵注滋潤入其言而不覺也。可謂善立言，善于告君矣。一篇文字遞遞援引許多典故，末只以此數句收拾，結果意思殆盡，所謂片言有萬鈞之勢，眞文章宗匠手段。《秦漢文鈔》尾評引陳古迂曰：劉向惓惓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獨於事大者不從，事小者又不能即從，何也？傳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事君法也。向於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蓋《小弁》親親之義，當時皆掣肘牽愛而不之行。至若昌陵一役，疲民大甚，可以專自斷制者，向言之而一不之行，迨群臣皆曰不便，而始詔曰罷之。向亦未嘗有佗志。噫，家國之念深，而其辭苦，君臣之義大，而其情安。始不忌而終不怨，忠矣哉。又引林次崖曰：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

存之理，意易世之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也，用意深遠矣。中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得以爲勸，言吳秦昏主暴君厚葬之害以爲戒。其言必旁喻遠引，所以孚化人主，使浸注滋潤，入其言而不覺也，可謂善於立言善於告君矣。人臣進言於君當以爲法。《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諫起昌陵疏》：既博稱賢聖，又指切亡秦，益見始皇之昏暴，厚葬之非宜，可爲後世園陵奢侈之大戒矣。

《說成帝興禮樂》《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定禮樂疏》：當成帝時，所急誠不在此，然論自不可易。

《條災異封事》《兩漢鴻文》卷一一尾評引林次崖曰：賈山告漢文借秦爲喻，劉向告漢成亦引《國》與《春秋》之事。其言周之興衰而證以《詩》，及引《春秋》所書災異，文法皆自《左氏》來。其重厚博大，猶有漢初氣象。又引陳明卿曰：引《詩》《書》《春秋》《易》《論語》凡二十二，絕無架疊之病，絕有法度之文。《秦漢文鈔》尾評引胡致堂曰：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長於後世，未易斷其優劣。以愚觀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權，後值王鳳專國，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行有孚，周身無闕邪。原則褊介倖直，揭揭然衆邪之中，既忤君心，又取衆疾，昧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用妙材，向所擬效，固不能及。然篤論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又引眞西山曰：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回，可謂深切，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筦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佗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禹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眞可愧死。又引樓迂齋曰：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又須要看向所處是何地位，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他人不同。又引林次崖曰：《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賈山告漢文，借秦爲諭。劉向告漢成，亦引周與春秋之事，其言周之興衰而證以《詩》及引《春秋》所書災異，文法皆自左氏來。詞似繁雜，然各有條理，愈讀而愈有味，其重厚博大，猶有漢初氣象。又引唐荆川曰：此文最有法度。《西漢文統》卷四尾評引董份曰：昏禮之世，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畢竟讒邪如蟻集，而忠正如晨星，良可嘆也。杜少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悲夫。又引顧錫疇曰：元帝時，論恭、顯者，惟劉向、京房兩人。而向之悃誠，非房匹敵，其精忠峻節，千秋之下，猶與日月爭光。又引童養正曰：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其一段忠君愛國之忱溢於言表。余謂屈原、劉向兩人未易優劣。《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九《古文評論・條災異封事》：辨而裁，雅而贍，淵然經術之氣，不徒以侃正見長。《駢體文鈔》卷一一：章法之完密，提掇起伏之明晰，往古未有，來者莫繼。

《極諫外家封事》《兩漢鴻文》卷一二尾評引陳明卿曰：劉向言恭、顯，言趙后專嬖，言王氏竊權，謂之憮憮愛君則可，謂有致君之術，則未也。張文成謂難以口舌爭深哉。又引鍾伯敬曰：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曰：陛下爲人子孫，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又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妙於立言。王莽之篡，元后猶握一璽不以授莽，向之言已驗而悔無極矣。狄梁公之折武曌也曰：安有侄爲天子，而姑附於廟者？蓋祖此意，以奪周而復唐云。又引徐漢臨曰：向之心無負於國矣，然忠臣救國決不以心無負國而遂已也。讀向封事，至王氏，劉氏且不竝立，使人毛髮欲立，而帝亦嘆息悲傷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是向之術亦足格君，而君自不能決耳。則非向負漢，漢負向也。《秦漢文鈔》尾評引陳古迂曰：漢宗室之忠，無如劉章、劉向二人。呂氏外戚也，欲危劉氏，則章力護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觀此封事，千載尚爲流涕。異時章得誅諸呂，劉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蓋章之志得行而有平、勃以主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平、勃也。又引林次崖曰：此與前篇所言意同，然前篇尚隱而未露，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爲酸鼻者，使王氏能因其言而改其失，豈有後日覆宗之禍。漢成知禍而不知避，卒自取敗亡，尤爲可恨，然則如更生者劉氏王氏之忠臣也。又引唐荆川曰：此等文字爲忠誠第一。又曰：向諸疏皆善叙事。《西漢文統》卷四尾評引葛徵奇曰：疏中「外假周公之論」一語，豫破莽膽，何見之早而言之確也。又引童養正曰：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尤妙在叙事無煩瑣之病。《古文精藻》卷上：更生

《昌陵》《外家》兩疏至王莽篡漢，殆及赤眉之亂，而其言悉驗，故班史贊之曰：「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蓋服其先見如神之哲。《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古文評論·極諫外家封事》：雖雜引古事，而言理則晰毫解縷，故爾卓犖不磨。

《五行傳》　儲泳《祛疑說·天道不遠說》：嘗觀劉向災異《五行傳》，後世或以爲牽合。天固未必以屑屑爲事，然殃咎各以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顧亦可得而議乎？【略】劉向《五行傳》直指某事爲某徵之應，局於一端，殆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蓋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互見迭出也。局以一徵論之，未爲得也。《焦氏筆乘》卷一《五行傳》：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雖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恆雨、爲狂、爲惡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傳記

《漢書·劉向傳》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略】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略】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略】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略】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滫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桑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略】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略】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紀事

《漢書・律曆志上》 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

又《五行志上》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

又《五行志中之上》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壘，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

又《藝文志》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略】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

又《敘傳下》 劉向司籍，九流以別。

《後漢書・天文志上》 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五紀皇極之論，以參往行之事。

又《班彪傳上》 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

《三輔黃圖》卷六《閣》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邠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隋書・律曆志中》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有古歷六家，學者疑其紕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以爲志。

《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二》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

又卷一二《古今正史・漢書》《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僞褒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太平廣記》卷二二八《彈棊》引《小說》漢成帝好蹙鞠，羣臣以蹙鞠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棊以獻。上悅，賜之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寓簡》卷四劉向得枕中鴻寶秘書，意必得仙者。天祿閣所見黃衣老人，吹青藜論洪範，蓋太一之精也。仙傳所記劉政服未央丸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極羣書，其事君忠實懇惻，恬於勢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固有得仙之資矣。

《大事記續編》卷三漢孝元皇帝初元元年，【略】以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劉向爲散騎宗正給事中。（以荀悅《漢紀》修。）

《書史會要》卷二劉向字子政，【略】官至光祿大夫，博極群書，尤工字畫。

《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劉向傳》《劉向傳》：更生（向本名）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據《元成傳》當作太子太傅）、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據百官表廷尉陳遂。）劾更生前爲九卿，與望之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白冤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是元成禹公與恭、顯、許、史爲比而肆行誣害。更生既坐黜，而望之之死亦由於此，是華龍、鄭朋之流，而其罪浮於楊興諸葛豐矣。班固謂元成禹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而司馬公亦論禹知而不言爲罪之大，而不知其公相朋比誣陷天人如此。自《通鑑》刪此條不載《綱目》，因之而元成禹之罪遂不大著於後世。余因讀《劉向傳》爲表而出之，後之君子得以考焉。

著録

《漢書・藝文志》《劉向五行記》十一卷。

又《新國語》五十四篇。（班固自注：「劉向分《國語》。」）

又《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自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

又劉向說老子四篇。

又劉向賦三十三篇。

《隋書・經籍志二》《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錄。）

又《列士傳》二卷。（劉向撰。）

又《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又《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嚴續，孫綽續。）

又《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讚。）

又《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

又《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劉向撰。）《說苑》二十卷。（劉向撰。）

又《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五經雜義》七卷。（劉向撰。）

又《五經通義》九卷。（劉向撰。）

又《五經要義》五卷。（劉向撰。）

又《戰國策》三十二卷。（劉向撰。）

又《列女傳》二卷。（劉向撰。）

又《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

又《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

又《經籍志下》《新序》三十卷。（劉向撰。）

又《說苑》三十卷。（劉向撰。）

又《劉向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劉向《五經雜義》七卷。

又《五經通義》九卷。

又《五經要義》五卷。

又《戰國策》三十二卷。

又《列士傳》二卷。

又《列女傳》十五卷。（曹大家注。）

又《七略別錄》二十卷。

又《藝文志三》劉向《新序》三十卷。

又《說苑》三十卷。

又《列仙傳》二卷。

又《九章重差》一卷。

又《藝文志四》《劉向集》五卷。

《崇文總目・傳記類・列女傳十五卷》謹按：曾鞏序云：《崇文總目》稱劉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又按《直齋書錄解題》云：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十五卷，蓋以七篇分爲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又按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云：《古列女傳》八卷，劉向撰。又一卷，莫知其爲誰續，然亦載于《崇文總目》。

又《儒家類・說苑五卷》漢劉向撰。向成帝時典秘書，採傳記百家之言，掇其正辭美義可爲勸戒者，以類相從，爲《說苑》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餘皆亡。

又《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秘書，因採載戰國秦漢間事爲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

《郡齋讀書志・儒家類・新序十卷》右漢劉向撰。向當成帝時典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爲《新序》《說苑》共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世傳本多亡闕。皇朝曾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復全。

又《說苑二十卷》右漢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鴻嘉四年上之，闕第十三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而敘之。然止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

《郡齋讀書志附志・傳記類・古列女傳八卷》右漢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撰，又一卷，莫知其爲誰續。然亦載於《崇文總目》，王回、曾鞏皆序之。

《直齋書錄解題・傳記類・古列女傳九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成帝時，趙氏姊弟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孽亡者，序次爲八篇，以戒天子。其七篇，篇十五人，爲一百五人；第八篇爲頌義。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十五卷，蓋以七篇分爲上、下，并頌爲十五卷，而自程嬰母以下十六人附入其中，或與向同時，或在向後者，皆好事者所益也。王回、曾鞏二序辨訂詳矣。鞏之言曰：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恣，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愚嘗三復其言而志之。向書傳於世鮮矣，惟此書獨全。其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說《詩》者乖異，蓋齊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也。

又《儒家類・新序十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舜禹以來迄于周，嘉言善行往往在焉。其書最爲近古。

又《說苑二十卷》劉向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今以類相從，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說苑》。案《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謂《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今本南豐曾鞏序言《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從士大夫得十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未知卽當時篇章否？新苑之名亦不同。

又《神仙類・列仙傳二卷》漢劉向撰。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本書。西漢人文章不爾也。《館閣書目》三卷，六十二人；《崇文總目》作二卷，七十二人，與此合。

又《別集類上・劉中壘集五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歎》見《楚辭》；末《請雨華山賦》，見《古文苑》。

《漢藝文志考證》卷五《劉向所序新序》《本傳》：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隋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是也。曾鞏校定十卷，《雜事》至《善謀》（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總一百八十三章），二十卷缺。

又《說苑》向校中書《說苑雜事》，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以類相從，凡二十篇。《君道》至《反質》，七百八十四章（鴻嘉四年三月巳亥上）。《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曾鞏復得十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李德芻云：闕《反質》一卷。鞏分《修文》爲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

又《世說》未詳。本傳：「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

又《列女傳頌圖》本傳：向採取《詩》《書》所載，賢妃正婦興國規條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傳七篇頌義一篇。）曾鞏序曰：《隋書》及《崇文總目》皆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蘇頌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今驗頌義之文，蓋同自叙，又《藝文志》有頌圖，明非歆作也。王回序曰：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愼》《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頌云：畫之屏風。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嬿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隋志》又曰：向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列仙、列士傳不著錄。

又卷八《劉向賦三十三篇》《楚辭》：《九歎》；《古文苑》：《請雨華山賦》；《文選》注：《雅琴賦》；《隋志》：向集六卷，《唐志》五卷，今所存十八篇。《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

《編珠》卷三《服玩部・龜甲屏麟角杖》《劉向別傳》有《麒麟角杖賦》。

《四庫全書總目・傳記類一・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載《列女傳》十五卷，注曰：「劉向撰，曹大家注。」其書屢經傳寫，至宋代已非復古本。故曾鞏序錄稱：「曹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本書然也。嘉祐中集賢院校理蘇頌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是鞏校錄時，已有二本也。又王回序曰：「此書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孽嬖等目，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然世所行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併《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同時人，五《傳》其後人，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向所序書多散亡，獨此幸存，而復爲他手所亂，故併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續列女傳》。」又稱：「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傳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是回所見一本，所聞一本，所刪定又一本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此本始於有虞二妃，至趙悼后，號《古列女傳》；周郊婦人至東漢梁嬿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閒，《頌》見各人《傳》後，而《傳》各有圖。卷首標題『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蘇子容嘗見江南人家舊本，其畫爲古佩服，各題其頌像側者，與此恰相符合，定爲古本無疑。」云云，此本卽曾家舊物，題識印記並存，驗其版式紙色確爲宋槧，誠希覯之珍笈。惟蘇頌等所見江南本在王回刪定以前，而此本八篇之數與回本合，《古列女傳》《續列女傳》之目亦與回本合，卽嘉祐八年回所重編之本。曾據以爲江南舊本，則稍失之耳。其《頌》本向所作，曾鞏及回所言不誤。而晁公武《讀書志》乃執《隋志》之文誤其誤信顏籀之註，不知《漢志》舊註凡稱「師古曰」者乃籀註，其不題姓氏者皆班固自註，以《頌圖》屬向，乃固說，非籀說也。考《顏氏家訓》稱：「《列女傳》劉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是謂傳《頌》爲歆作，始於六朝。修《隋志》時去之推僅四五十年，襲其誤耳。豈可遽以駁《漢書》乎？《續傳》一卷，曾鞏以爲班昭作，其說無證，特以意爲之。晁公武竟以爲項原作，則舛謬彌甚。《隋志》載項原《列女後傳》十卷，非一卷也。必牽引旁文，曲相附會，則《隋志》又有趙母注《列女傳》七卷，高氏《列女傳》

八卷，皇甫謐《列女傳》六卷，綦毋邃《列女傳》七卷，又有曹植《列女傳頌》一卷，繆襲《列女讚》一卷，將《續傳》亦可牽爲趙母等，《頌》亦可牽爲曹植等矣。又豈止劉歆、班昭、項原乎？今前七卷及《頌》題向名，《續傳》一卷則不署撰人，庶幾核其實而闕所疑焉。

藝文

徐陵《讓五兵尚書表》　但著書天祿，雖如劉向；朔望登朝，轉同王隱。

其於朽劣尚可從容，司會文昌邈然非據。

楊炯《登秘書省閣詩序》　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謨。劉向沉研，揚雄寂寞之士，於茲翰墨；馬融該博，傅毅文章之才，此焉遊處。莫不出言斯善，有道則尊。翻敵其德行，珪璋其事業。心同匪石，達人千載之交；手握靈珠，文士一都之會。

杜甫《秋興八首》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劉禹錫《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　可憐玉馬風流地，暫輟金貂侍從才。閣上掩書劉向去，門前脩刺孔融來。峭陵路靜寒無雨，洛水橋長晝起雷。共羨府中棠棣好，先於城外百花開。

杜牧《偶題》　甘羅昔作秦丞相，子政曾爲漢謁郎。千載更逢王侍讀，當時還道有文章。

李商隱《爲絳郡公祭宣武王尚書文》　某獲顧尤深，蒙知甚早。公昔分茅，愚嘗視草於劉向論思之時，贊孟舒長者之號。及茲出守，實介親鄰。音徽繼好，寤寐依仁。

梅堯臣《雜言送王無咎及第後授江都尉先歸建昌》　白袍來黃綬，廻來跨蹇驢。廻跨馬麻源，三谷桂花開。江都作尉入風埃，主人劉向西京才。心如明月無不照，恐君已到還鶯臺。

王安石《讀漢書》　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

陳師道《寄亳州何郎中二首》二　西原追送未成旬，赫赫傳聲已迫人。剩欲鈔詩寄來使，尚能拂席致嘉賓。孰知簡易歸劉向，誰使循良作寇恂。他日入東專一壑，少留餘地許爲鄰。

李綱《讀劉向傳》　書觀書傳夜觀星，感憤陳辭出至誠。梓柱指明王氏切，優柔不斷豈能行。

王洋《尋趙安道舊居趙與予爲昭武隔政交承窓前種竹尚存壁間有題字丁寧主僧愛竹因以有感》二　周家卜政幾專城，曾見長身掩重名。但願常教劉向在，不應異姓敢爭盟。

劉子翬《次韻方學士萬卷樓》　淵然推量德爲循，酷愛收書定可人。劉向討論稱好古，退之學問美藏身。箕裘有子能傳業，俎豆於今嘆不辰。我亦平生譏傳癖，可憐朱墨費精神。

王十朋《送知宗奉祠還越》二　綠水芙蕖汎鎮東，一觴一詠辱陪公。轉頭十載已陳迹，會面二山俱禿翁。舊隱重尋賀監宅，歸帆遙借若邪風。九重側席待宗老，願展惓惓劉向忠。

陸游《寓天慶觀有林使君年八十七方燒丹云一黍米大可化汞一斤爲黃金梅道人年八十五善醫》　世路崎嶇久已忘，道腴禪悅度年光。故攜開士降龍鉢，來寄高人夢蝶牀。只道燒金有劉向，不知賣藥是韓康。日長坐覺非塵世，庭檜花開蜂蜜香。

李處權《送表之》　平生佳處在離騷，怪我年來得此豪。不信胸中橫太華，試從筆下看驚濤。門連止水心無競，地接名山眼更高。更是一時廊廟器，莫將劉向比王褒。

陳造《劉向二首》　江邊逐客楚宗卿，諫數君疎命自輕。可信後儒慙往哲，輒將強聒議更生。若將初節訂賢愚，聖哲功名古亦無。一代儒宗憂國意，當年幾落僞金誅。

孫應時《送趙清臣普湘明府民謠六韻》　秘圖山上古姚州，山色江光簇畫樓。更鼓分明庭少事，桁楊閒冷獄無囚。民言總信清如水，天賜常教大有秋。人物襟懷何灑落，詞章翰墨更風流。朝廷久合登劉向，父老知難挽鄧侯。翠寶新泉探靜樂，公名長與此泉流。

蘇洞《寄趙大資》　劉向拳拳老更忠，外家恩澤盡侯封。分明社稷蒼生計，只在平居畎畝中。

韓流《閑借雲笈七籤》一從寇謙之，祖尚張道陵。湮蕪五千言，莊列亦不明。荒哉神仙家，方伎劉向評。存想與爐竈，後世徒營營。吾從雲笈書，七籤豈其情。山閒焚妙香，君房天藏經。叩齒理玉池，天風韻流鈴。玉歷眇延康，塵劫無足驚。

劉克莊《雜詠一百首・劉向》窳弓俱奮臂，窺鼎迭磨牙。同姓餘中壘，昌言抑外家。

李劉《代回西外趙知宗》恭惟某官大雅不羣，爲善最樂。箴規磨琢，蹈衛武之流風；忠義輪囷，桑劉向之封事。庸專糾合之任，助成睦族之仁。周之宗盟，誰若滕侯之長；唐之宰相，豈遺德裕之賢。某側聽渙揚，未遑旅賀。召伯分治，諒信如麟趾之時；長卿倦游，愧莫續兔園之賦。

華岳《戲呈趙可父（可父以法曹入幕明年爲鎖試第一是冬正欲遣使議和）》少年場屋擅詞鋒，審讞無私只奉公。夜月蘭宮無宿曜，秋霜蓮幕有春風。明堂難毀周公制，鄉校猶存子產功。文德自來能服遠，更煩劉向爲和戎。

李曾伯《送趙鼎臣赴召二首》一幾載江湖負雋聲，秋風千里起弓旌。石渠喜得今劉向，宣室應知舊賈生。臺閣致身將貴顯，朝廷論事且和平。更須記取中公語，不在多言在力行。

胡祇遹《和許叔海仁兄壽席》德修業廣玉無疵，五十餘年句讀師。慰眼囊無阿堵物，起家天與寧馨兒。魯侯不遇庸何害，劉向傳經自有時。願縱林泉閒杖屨，風煙如畫鬢如絲。

程端禮《有之近交純齋眞人再次韻呈二公》二子丹成乞所餘，問余還可悟眞如。老人爲照青藜杖，劉向曾觀天祿書。洞口時來休失路，濠梁樂處定知魚。三生也是賀狂客，憐我黃塵困旅廬。

張雨《贈鎏伯溫大監》臺閣如公最有稱，軺車驄馬數能棄。校書在昔專劉向，祕監于今復魏徵。汗簡削成金作匱，泰階平處玉爲繩。信有仙人唯寂寞，側身長倚白雲層。

陳旅《趙敬甫學士稼翁亭》平生天上經綸手，歸作小亭村雨中。海宇昇平皆帝力，稼翁老大見年豐。揚雄空解農桑業，劉向長懷畎畝忠。我欲從公開社甕，只將土鼓奏豳風。

傅若金《寄陳維禎兼呈揭公公許爲故妻作傳二首》二太史臨文筆最精，一聞往事獨傷情。每憐對鏡窺鸞舞，猶怪吹簫逐鳳鳴。列女未終劉向傳，故妻虛慕柳州銘。書成定寄湘江浦，預擬招魂學楚聲。

陳謨《寄劉永泰》新堂燕處獨超然，釀有香杭釣有鮮。九日黃花猶似晉，西風白鴈總辭燕。揚雄草賦甘泉遠，劉向窮經太乙憐。一自秦淮同載後，停雲悵望忽經年。

納延《送朱景明從王廉使之山東》繡衣玉節鎮青沂，佳士聯鑣出帝畿。天祿麟劉向苦，會稽深望買臣歸。御溝水落魴魚上，官柳春迴燕子飛。鈴閣日長文字簡，定將玉塵對君揮。

又《錫喇鄂爾多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先生韻》五　渠河涼似九龍池，清暑年年六月時。孔雀御屏金纂纂，椶櫚別殿日熙熙。青藜獨喜頒劉向，黃閣重聞拜子儀。千載風雲新際會，願將金石播聲詩。（時太傅托克托公再入相位。）

錢惟善《送著作兼善赴奎章典籤》龍飛天子中興年，使者弓旌集後賢。閶闔早朝班玉筍，瀛州夜直賜金蓮。五經同異須劉向，三絕才名數鄭虔。驩敵當時遺老在，長歌黃鵠送樓船。

錢子義《續詠史詩・天祿閣》太乙青藜信有無，唯餘陳跡寄榛蕪。精忠秖憶劉中壘，寂寞空慙莽大夫。

胡儼《劉向墓（城北二里）》十年封事遺編在，三尺荒丘宿草摧。鴻寶浪傳誰見得，藜燈一去不重來。

金幼孜《贈王所存復任會昌》十年司訓滯山城，此日重遊歎老成。闕下偶留俱是客，天涯送別若爲情。馬融設帳青燈舊，劉向經傳白髮生。聖主崇儒恩獨厚，深期作育報昇平。

鄒緝《劉向墓》漢庭懷直道，宗室獨稱賢。諫疏憂時切，遺經與世傳。荒墳今寂寂，碧草自芊芊。何事楊雄宅，爭傳草太玄。

朱經《讀列女傳賦巴陵韓氏女》從容就死更題詩，才德兼全兩不遺。恨骨已歸江海葬，芳名長共古今垂。節高蔡琰胡笳曲，義重班姬述祖詞。再拜魏公忠獻後，有孫端可正民彝。

童冀《三次韻奉簡太史宋先生》二蚤歲能文賦子虛，掛冠甫見二毛初。久依丹地朝王所，恆憶鈞天夢帝居。紫禁九關嚴虎豹，青山一榻註蟲魚。漢家天祿新雲構，劉向能忘舊校書。

王直《藜閣記》藜閣者何？廬陵劉士英藏書之閣也。藏書之閣而名之曰

「藜」者何？按劉氏之故實也。世傳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暗坐誦書，有老人扶青藜杖，叩閣而進，噓杖端燃燭之，與之語，達曙，曰：「吾太乙之精，天帝以子好學，故遣下觀焉。」因盡出其書授向而去。由是學益大進。後世以爲美談，而爲劉氏者尤尚之。此閣之所以名也。【略】蓋君子之善迪其後也，必有徵乎其前。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當漢元、成之際，外戚用事，而宏恭、石顯等尤擅權，賢臣廢黜，災異滋多，天下日入於弊。向以宗室老臣，心切憤之，數上書言事，推天人之理，明災咎之應，冀上感悟而進君子退小人，然終不用。當是時，孔光、張禹之徒，皆畏怯觀望，詭言誤主。獨分別白黑，懇切至到，雖屢遭擯斥，而其行彌厲，又嘗采古女善惡足以致興亡者爲《列女傳》，取舜禹以來至於周秦行事之得失作《新序》《說苑》，欲以爲法戒。其志如此，則其精忠峻節可知矣。百世之下讀其書者，猶起敬起慕，況劉氏乎！宜士英有取於是也。自古大賢君子之能立也，雖因性之自然，未有不資於學者。向之德行偉矣，蓋亦學以成之。先儒謂向博極群書，信哉！然則欲學向者，何可以不讀書乎？今士英之修此閣也，高明足以觀，寬廣足以容。學於是者，誠以其心爲心，而孜孜不倦，則何向之難及哉！太乙之事，其有無不可知。然精神之至，或者其亦有遇乎。要在勉諸己而已。士英端重而好仁，其子用宏等皆謙謹向學，能世其家。因其求予記也，故樂爲之書。

徐有貞《周節婦》　潁洞風塵際，誰能仗節人。賢哉周氏婦，守義獨終身。夜績資兒學，青燈照室貧。宜煩劉向筆，遺烈在千春。

吳寬《送劉職方時雍赴福建參政》　早振詞林五色翰，廿年郎署忽彈冠。校書劉向成新序，判事姚崇起夏官。楚客不驚湖海闊，閩山能隔雪霜寒。他時召伯甘棠樹，只是南風荔子丹。

李東陽《次韻體齋病起見寄二首》一　長隨待漏入金門，宦況詩懷得細論。劉向有才方漢閣，杜陵多病且江村。防身戒久同持律，愛國情深比負暄。此境定應閒處識，幾時傾倒向清樽。

吳儼《惠卿惠詩次韻奉答》　綠陰庭院晝沈沈，哽咽蟬聲助苦吟。戰北夷吾非是怯，傳經劉向亦何心。（惠卿秋闈不捷設帳授徒故云。）燈前羣從能分韻，眼底誰人利斷金。莫怪秋來少飛鴈，長安西去塞雲深。

李夢陽《寄華韶州》　十年不寄一封書，索處常思萬里餘。謫宦賈生元獨遠，抗言劉向果誰如。新符海外勞分虎，舊德朝中想佩魚。退食昔移青瑣步，論文偏過省郎廬。

顧璘《宗伯嚴公御書樓三首》一　宗伯樓成氣概雄，賜書遙拜渥恩隆。千年聖澤傳金版，五夜文光貫玉虹。稽古桓榮元好學，談經劉向獨輸忠。欣承明主崇儒日，一體君臣志業同。

邊貢《哭同年五清劉先生二首》一　公心元自我心同，我病眞還爲哭公。言笑忽看冥漠外，夢魂如在別離中。青藜夜慘歸劉向，絳帳春寒失馬融。西望錦城天萬里，峽猿江草恨無窮。

陸深《人日遇徐子容》　積雪舜人日，苦寒欺客襟。相看一杯酒，不負百年心。劉向俱中秘，相如獨上林。共君回首地，十載賦春陰。

楊士雲《劉向》　三十餘年列大夫，一朝上疏論親疏。立苗那得容非種，曾許劉章爲一鋤。

又《說苑》　瓦食進仲尼，懽然如太牢。食美思我親，豈必珍梁膏。舟綆有三言，亦足於賜也。參偶則必軾，伍偶則必下。石子不學詩，賜也請投師。公宜不讀書，參也謝不如。七十學已莫，胡不炳燭明。炳燭代日中，孰與昧昧行。鄉人皆惡梟，逢鳩欲東徙。倘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智伯欲襲衛，遺璧佯亡子。明者覩未萌，賴有南文子。晉平城壺丘，秦楚能無患？公子午既歸，三百車亦獻。辛樑小人言，安知命龜意。姬且封曲阜，在天非擇地。臧氏家有蔡，三兆爲之先。欲問三大夫，孰知賢不賢。仲尼齊郭外，嬰兒相與行。趣驅復趣驅，喜聞韶樂聲。擅駕知爲母，食桃知愛君。前賢後獲罪，愛憎何遽分。晉平二自誣，師曠眞如神。翟國非三妖，封荼知有因。莊王舍蕭氏，猶知巷不善。不知疇與麻，惜哉王子建。昧捶中蛟頭，掩目別白黑。鵲豈生死人，太子本尸厥。孤蓬根本惡，徒爲枝葉美。飄然根且拔，亂逐秋風起。齊有王滿生，言內且言大。筆牘藉無言，周公誅管蔡。河以蟻穴潰，山以小陁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齊有東郭垂，執杵臺上視。能知伐莒謀，君有兵革色。鄭桓欲會封，賴有逆旅叟。時哉不可失，援轡接淅走。車右死左轂，子狄死越甲。同爲鳴吾君，義氣爭相壓。田基願入鼎，義不避斧鉞。耻受中牟力，入楚馳高節。張急而調下，皷瑟聲斯悲。良材而官卑，厥聲亦如之。武帝好祥瑞，寶鼎出汾陰。漢鼎非周鼎，壽王獨賜金。閭丘不拜賜，望壽望富貴。齊王善

厥言，遂請登相位。敬父不兼子，兼子爲不祥。請誦共王言，賴有田子方。公乘爲觴政，飲不釂者浮。設令令不行，舉白飲魏侯。茲父與目夷，相讓俱逃衛。伯也不愧兄，仲也不愧弟。愛醜不愛過，愛過不愛醜。尹綽與赦厥，於茲判賢否。尺蠖食黃黃，尺蠖食蒼蒼。辭賞正君過，廉哉齊弦章。山陽仰見橘，山陰俯見梓。二子見周公，知是見商子。二里走者速，百里步者遲。寧越學不止，宜爲諸侯師。子培爭科雉，不出三月死。厥弟請賞功，故記果有此。孔子受獻魚，再拜掃除祭。務施不腐餘，得非聖人賜。安坐尚有跌，美食尚有噎。機子不釋恭，常恐虧行節。黃口從大爵，大爵從黃口。君子愼所從，恐有網羅咎。肉食者已慮，藿食者何與。御固當呼車，驂亦當助御。惡有一枝梅，以遺列國君。諸發能專對，韓子徒爾云。學道如日光，獨思如火明。大智普照臨，小見惟星星。懸琴以爲符，潰旒以爲戒。文侯知引過，師經亦何罪。

張愈光《望春》 海上望春春可憐，客中懷抱轉茫然。愛聞劉向傳經事，愁見張儀盜璧年。細草烟生勞夜雨，寒花香吐媚晴天。碧鷄金馬愁雲度，哀鶴啼猿古樹巔。

何景明《夜集贈呂仲木》 石室抽書舊，金門待詔來。官勳三載見，客抱此宵開。劉向本經術，馬遷眞史才。斯文久寥落，望子早登臺。

孫承恩《秋日感懷八首》三 鳳閣鸞坡切帝居，西奎東壁映圖書。孫弘待詔依金馬，劉向傳經老石渠。樗櫟豈堪明主顧，草茅曾有樸忠攄。飄蕭短髮丹心在，吟對西風思有餘。

王世貞《寄鄧州劉廣文》 昔忝襄鄧節，于今十四年。清才豈我下，黃綬屬城偏。七略元劉向，諸生仰鄭虔。扶藜過五壠，探蠧酌甘泉。井自心源出，亭因覽秀傳。祗愁花蠟燭，不暖青寒氈。

佘翔《春日送立雨叔讀書赤橋四首》二 柳色陰陰映白塘，滄滄萬頃浣花香，試看劉向傳經處，夜夜青藜照草堂。

于慎行《送劉鈍齋年兄下第》 十載相看薊北遊，花前又欲起離憂。黃金色冷空留駿，白石歌殘自飯牛。驛路曉星看佩劍，海門烟雨繫漁舟。青藜何日還相照，劉向談經鬢欲秋。

胡應麟《杖》 青藜攜作杖，霞色照大明。偶過劉中壘，翻疑太乙精。

吳偉業《周五子俶讀書愛客白擲劇飲又善音律好方伎爲此詩以啁之》 大隱先生賦索居，比來詩酒復何如。馬融絳帳仍吹笛，劉向黃金止讀書。窮賴文章供飲博，興因賓客賣田廬。莫臨廣武頻長嘆，醉後疎狂病未除。

趙士麟《詠史詩・劉向》 劉向貴戚臣，精忠貫白日。元成漢祚衰，屢疏陳得失。王氏權漸隆，憂心日不給。災異著五行，法戒甚詳悉。浮沉三十年，向死莽篡立。吾恨其子歆，諂諛爲漢賊。

馮京第《漢劉向太乙藜杖》 天公甚愛書，吹火驚天祿。安得青藜化燭龍，徧照寒士暗中屋。

愛新覺羅・弘曆《燃藜棚觀書因題》 豈無絳蠟將銀燭，愛此熒熒古與稽。劉向傳經寧我事，居然天祿照青藜。

凌樹屏《讀列仙傳》 上界神仙屬老成，群眞鶴髮自盈盈。嫌他子晉還年少，謫向山頭更弄笙。

雜　記

《太平御覽》卷七五五傅玄《彈碁賦序》 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爲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以解之。

《水經注》卷二三《獲水》 獲水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開。傳言楚元王之孫劉向冢，未詳是否。城卽殷大夫老彭之國也。于春秋爲宋地，楚伐宋，幷之，以封魚石。

《東觀餘論》卷下《跋仁智圖後》 右列女圖，自密康公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圖。考於劉向《傳》，此乃畫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卽《傳》所載。王回《傳序》云：人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與此正同。予按列女之目七，古皆有畫，世所傳特《母儀》《賢明》《仁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圖亦復亡軼，獨此《仁智》一卷在焉。彌宜珍錄，故手摹之。大觀元年季冬望日。

《樂靜集》卷五《記劉向家》 酈道元《水經注》云：汴水西十五里有楚王

山，自楚元王後世葬於此，凡十三冢，皆結石爲之。今向冢獨在城北五里，蛇穿冢韜，斷垣破甓，茅棘蕭然，疑其世非襲封，不得與先王之兆域，而爲別冢故也。向，元王之玄孫，以經明行修，擢諫大夫。蕭望之、周堪以向忠直，薦於朝。元帝懦昏，小人比德，許、史以外戚干政，恭、顯以近倖盜權。向肺腑之親，乃心王室，抗危言，吐孤憤，必欲推拉小人，拔天下正直之士在帝左右，以清天憲。方羣邪側目，相與攻詆，勢不能支。初下獄，再免爲庶人，終十年見廢。蕭望之、周堪皆被誣自殺，向獨得不死，而志亦不少衰。可謂忠矣。惜乎既以身當怨，毅然特立，不能暴小人之惡揚於王庭，以動天下之公義，及使外親上變，而戒帝無漏言。彼所以揣其不足畏，而又欲擠之者也。當是時，韋玄成、貢禹以經術位大臣，不能助善排惡，爲向明區區之義指，以爲罔上不道。由此觀之，爲向之言者，果亦難矣。厥後，成帝沉於內嬖，王氏專制威福，上下之勢，將轉衣爲裳。忠臣良士，惴惴懼禍。向引春秋變異，欲以劫其心，而終不省其一二。豈言有所未中歟？趙氏殺太子，國嗣屢絕。當此之時，因以天性不忍之愛，父子之至情，引諭禍福，指明治亂之漸，庶幾惻然知悔焉。夫震雷變色，作於須臾；蜂蠆螫手，終身戒之。何則？遠於人者不必甚畏，而迫於所愛則惟恐傷之也。若向之博極羣書，議論不詭，與董仲舒、揚雄、司馬遷相先後，可謂命世之才矣。於今洙泗之上，士多博洽廉靖樂道者，蓋向之遺風云。

《文獻通考》卷一七四《經籍考・總叙》 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則有麒麟、天祿閣，命劉向、揚雄典校其書，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之東觀，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祕書監，掌禁中圖書祕記，謂之祕書。

《明一統志》卷一八《徐州》 劉向墓，在州城西北二里。向，漢宗室楚王之後，有文名。

《大清一統志》卷六九《徐州府》 劉向墓，在銅山縣北。《水經注》：彭城北三里有石冢，被開。傳言劉向冢。舊志：墓在州西北二里。

《經義雜記》卷三《劉向校書》 《文選・魏都賦注》引《風俗通》曰：按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案今人校書，皆一人校其上下，據《風俗通》知劉子政用二人對校，蓋一人並看兩本，恐有漏略，故一人讀書，一人持本，視聽兩用，庶可無失。然猶慮有音同文異者，故必一人先校。此校與讎之不同，然闕一不可也。又張景陽《雜詩十首注》引《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此亦當本劉氏《別錄》。西漢無紙，故先書於竹簡，有誤者，用書刀刊削之。（《釋名・釋兵》云：書刀，給書簡策有所刊削之刀也。）及讎校已定，則繕寫於縑素，此劉氏校書之式例也。

《星極經世書解》卷三 後世術數之士，往往推類以相附，指事以爲應。及其雜合，不免旁引曲取，遷就其說。自漢董仲舒、劉向父子、京房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災異之學。考其所發，驗以人事，雖亦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而不能合者。

《江南通志》卷四〇《輿地志・徐州府》 中壘都尉劉向墓在府城西北二里，墓側舊有祠。以文學名。

雜考

《聽雨紀談・文章繁簡》 文章貴簡不貴繁，言簡而意盡，文之至妙者也，而亦豈易得哉。劉向載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若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論語》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及觀之《書》，乃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記禮者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冠服而坐。」《論語》則曰：「迅雷風烈必變。」夫同一敘事也，而繁簡不同如此，此可見簡之難矣。

《投甕隨筆・丹之所藏者赤》 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說苑》：「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諺言本此。

《東水質疑》卷六《劉向新序》 《新序》謂至張良始多善謀。《黃氏日抄》謂：留侯所謀，機動於此，功成於彼，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未嘗明白一言以義理而折衷之，俾相安而無後患，殆亦權謀之士，未得爲盡善也。

《露書》卷三　《列女傳》引古諺：食石食金鹽可以支常久；食石食玉鼓可以得長壽。魯定公記載古語：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地榆，不用明月寶珠。按金鹽者，五加也。玉鼓者，地榆也。皆煮石而餌長生之藥也。

《柳亭詩話》卷三〇《一枝春》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之臣有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耶？陸凱自江東遺使，寄梅花一枝於長安與范曄，并係以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正用其事。（此事此詩爛熟人口，而近有混入唐詩中者，且改其名曰陸開，眞著述苦海也。）

《綠溪語》卷上　《說苑》：「一伋之牆，民不能踰；百伋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此本李斯《督責書》之意，而辭加平婉，遂以爲孔子之言耳。

《艷逸詩話》卷上　《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所載與左氏異。唐宋延清《息夫人詩》：「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仍爲泉下骨，不作楚王嬪。楚王寵莫盛，息君情更親。情親怨生別，一朝俱殺身。」正用中壘之說。仁和錢謝莽吏部（枚），錢唐陳雲伯大令（文述）詠息夫人皆主其說。余謂詩以敦厚爲教，傳聞異詞，善善固當從長。王井叔《春江花月夜》云：「玉樹奇葩燦，金波皓月流。春簫吹夢破，飛作滿江秋。」玉臺諸公無此哀艷。

華龍

《漢書・王褒傳》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又《藝文志》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本書《蕭望之傳》：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僑等待詔，以行汙濊不進。欲附周堪等，不納，故與待詔鄭朋相結。恭、顯挾二人告望之等，令朋、龍上之。望之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按：《佞幸・石顯傳》：成帝初，顯黨皆免官。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龍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龍殆以此時徙爲漢中都尉丞。

柳褒

《漢書・王褒傳》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

《冊府元龜》卷五五〇《詞臣部》　王褒，蜀人。宣帝時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褒與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

徐明

《漢書・藝文志》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　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案：徐長君，據班氏注，則與劉中壘同時人。

劉奭 漢元帝

論述

《李衛公外集》卷一《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癖蓋儒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繇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責丞相御史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責丞相御史詔》：元帝初政，汲汲以弭盜振饑爲事，足見願治之心。

《蠲減律令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蠲減律令詔》：肫切婉摯，猶見忠厚之遺。

《宮館勿繕治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宮館勿繕治詔》：克守恭儉乃元帝之所長，詔詞亦古質。

《地震赦天下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地震赦天下詔》：不爲浮飾之言，能宣罄悼之實，亦詔令之工者。

《罷珠崖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罷珠崖詔》：懇惻之情溢於言表。

《赦天下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赦天下詔》：矜全民命，惟恐陷於苛吏之深文，此史臣所以贊其寬弘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罷甘泉建章宮衛詔》：詞近質實，意則周詳。

《復責丞相御史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復責丞相御史詔》：亟於拯民之困，圖維肫切，情見乎辭。

《罷初陵縣邑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罷初陵縣邑詔》：漢文最爲沉鬱，此獨以華贍出之，已開唐人風氣。

《賜東平王太后璽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賜東平王太后璽書》：委婉諄復，足以啓人之悟。班史謂元帝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於茲可見。

《勅東平傅相詔》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勅東平傅相詔》：傅相之於王，任至重矣，以詔勅督責之，最得要領。

《報貢禹》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二八《古文評論・報貢禹》：貢禹以明經潔行徵，蓋廉靜寡欲之人也。使之在列，足以風示有位。

傳記

《漢書・元帝紀》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爲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略】（竟寧）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秋七月丙戌，葬渭陵。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

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宜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藝文

王十朋《詠史詩·元帝》德化欲遵周軌轍，刑名思革漢規模。更生疎斥蕭生戮，元帝何曾善用儒。

劉欽 淮陽憲王

《漢書·宣元六王傳》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乃立長陵王倢伃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倢伃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卽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倢伃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宗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騶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尙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幷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騶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報博書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卽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旣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緖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卽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報博書曰：「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憒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旣開端緖，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譴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

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累心，務與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愼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卽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遣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嶺嗣，王莽時絕。

《漢書・藝文志》　淮陽憲王賦二篇。

王嬙　王檇昭君

論述

《**謝言長語**》**卷上**　漢劉敬封奉春君，主與匈奴和親。王昭君怨之。元艾性夫詩云：「合爪胡天怨奉春。」以予考之，昭君自請行，若無怨。

又《後漢・匈奴傳》言呼韓邪單于來朝，願爲漢壻。後宮王嬙以積怨自請行。此事之實也。《西京雜記》乃云：元帝使畫工毛延壽圖宮人形貌，按圖召幸。王嬙以賂金少，畫不及貌。及賜單于，宮人王嬙當行，帝見之悔，乃殺延壽。梁石門寅已辨之。惟李太白、杜子美二詩得正。王介甫《明妃曲》云：「體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亦云：「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自是後人多本之。成化十二年夏，予過歸德，閱州志載王嬙事，李、杜二詩在，予跋以正其誤。在滇聞人言《詠昭君》一首云：「塞上北風吹翠鈿，擁裘狐白勝於綿。將軍食肉自無恥，女子別家誠可憐。青草不凋胡地雪，碧梧空老漢宮煙。琵琶千載人猶學，哀怨分明第四絃。」不及延壽事。

《**古詩解**》**卷一四王昭君《怨詩》**　昭君之怨，難以明述，故借鳥言之。處山而遊曲房者，謂自民間選進也。既居深宮，則永永沈滯矣。凡居此者，莫不皆然，我獨奈何而變其常乎。鸞集西羌，偕呼韓而去也。父母隔絕，此心能無惻怛哉。

《**詩源辯體**》**卷三**　王嬙四言《怨詩》，蓋樂府體也。制作雖工，而敍述太周，用意太切，出於僞撰無疑。

《**古詩歸**》**卷三王昭君《怨詩》首評**　鍾惺云：此明妃詞也，何等宛賈，何至如後世膚冗。譚元春云：石季倫詩，明敍其事，明妃自作怨詩，反委曲旁引，一字不露，翻恨季倫有錢穀氣。鍾惺云：明妃入胡，是千古傷心事，他人代他想不得，說不得，況自己乎？一說明便淺。

《**藍侍御集**》**卷八《寫昭圖》**　毛延壽爲王嬙寫昭圖，姜周佐所臨也。余觀

此圖，有可爲戒四焉。夫帝王之御夷狄，有周宣王，得中策可也，和親之說，奉妻女君已悞矣。而元帝復以良家子配呼韓邪，內而不外，戚而不疎，忘《春秋》之旨，其可爲戒一也。嬙數年不得見御，自當引分自安，如班婕妤之賦自悼可也，乃積悲怨，自請掖庭令求行，以良家子甘爲殊匹，爲生一子，其可爲戒二也。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嬙當此時，慷慨自殺，猶之可也，乃上書求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復生二女焉。甘心聚麀，其可爲戒三也。夫嬙不足責，而成帝者乃聽之，較之《春秋》賜仲子之帽，殆有甚焉。壞法亂紀，其可爲戒四也。

《詩藪・外編》卷一《周漢》　漢婦人爲【略】四言者，王明君，【略】《厄言》以爲弱調未舒，較以商、周大篇，誠若有間，然千餘年未有繼其響者。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明妃》　明妃之出匈奴，古今多爲扼腕，當時竟以死壽。余謂使明妃出而匈奴服，則壽有功于漢矣。向使明妃伎節而不屈于匈奴，則壽有負于明妃而獲罪于漢矣。況明妃不能持節，而徒以色相，惜者壽之死也，不亦冤乎。後之人歌之歎之，何爲也？彼夏姬獨無色乎，此古今人之大惑耳。雖然，明妃亦幸得一出，使不出匈奴，則固漢庭一宮人，殆湮沒而不傳矣。

《漢詩音註》卷二《怨詩》尾評　《明妃曲》後人紛紛擬之，刺漢譏羌，徒自見其多事。觀本詞之流連義命，措語和平，知後世皆淺夫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王昭君《黃鳥詩》，感痛未深。以絕世姿作蠻夷嬪，人苟有懷，其言當不止此。此有情而不能言情之過也。

傳記

《西京雜記》卷二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漢書・元帝紀》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虖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王檣。王氏女，名檣，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

又《匈奴傳下》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檣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略】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死。【略】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絫若鞮單于。復株絫若鞮單于立，【略】複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略】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廼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後漢書・南匈奴傳》　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閼氏焉。

《樂府古題要解》卷上《王昭君》　舊史王嬙字昭君，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嬙配之，號胡閼氏。一說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失信外國，悔恨不

及，窮案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狗馬，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青，尤善布衆色。皆同日棄市，籍其資財。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始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然。晉文王諱「昭」，故晉人改爲「明君」。石崇有妓曰綠珠，善歌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王明君歌》，其文悲雅，「我本漢家子」是也。

《藝文類聚》卷三〇引《琴操》　王昭君者，齊國人也。顏色皎絜，聞於國中。獻於孝元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妝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暉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唯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游倚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冗，不得頡頏。雖得餱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嵯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紀事

《譙言長語》卷上　王昭君，歸州王穰女。入胡，琵琶歌云：「藜葉萋萋，其葉玄黃。有鳥處此，集于苞桑。」

《唐詩類苑》卷一四〇《儲光羲〈明妃曲四首〉》一曰王昭君。《唐書・樂志》曰：明君，漢曲也。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晉石崇之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按此本中朝舊曲，唐爲吳聲，蓋吳人傳授訛變使然也。【略】《古今樂錄》曰：《明君歌舞》者，晉太康中季倫所作也。王明君本名昭君，以觸文帝諱，故晉人謂之明君。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初，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明君亦然也。其新造之曲，多哀怨之聲。晉宋以來。《明君》止以絃隸，少許爲上舞而已。梁天監中，斯宣達爲樂府令，與諸樂工以清商兩相閒絃，爲《明君上舞》，傳之至今。王僧虔《伎錄》云：《明君》有閒絃及契注，聲又有送聲。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九拍，蜀調《明君》十三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琴集》曰：胡笳《明君》四弄，有上舞、下舞、上閒絃、下閒絃。《明君》三百餘弄，其善者四焉。又胡笳《明君》別五弄，辭漢、跨鞍、望鄉、奔雲、入林是也。按《琴曲》有《昭君怨》，亦與此同。《樂府解題》曰：王嬙字昭君。《琴操》載昭君，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門戶。穰以其有異於人，求之者皆不與，年十七獻之元帝。元帝以地遠不之幸，以備後宮，積五六年。帝每遊後宮，常怨不出。後單于遣使朝貢，帝宴之，盡召後宮。昭君盛飾而至。帝問，欲以一女賜單于，能者往。昭君乃越席請行。時單于使在旁，驚恨不及。昭君至匈奴，單于大悅，以爲漢與我厚，縱酒作樂，遣使報漢，送白璧一隻，願馬十匹，胡地珍寶之物。昭君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之歌》。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世達曰：欲作胡禮。昭君乃吞藥而死。按《漢書・匈奴傳》曰：竟寧中，呼韓邪來朝漢，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爲沒株絫若鞮單于，欲妻昭君，不言，飲藥而死。

《柰林雜俎》中集《青塚》　荆門州青塚，土人哀昭君，招魂而葬，因名。實在大同城西北五百里，古豐州灘西六十里。

藝文

鮑照《王昭君》　既事轉蓬遠，心隨雁路絕。霜鞞旦夕驚，邊笳中夜咽。

庾信《昭君辭應詔》　斂眉光祿塞，還望夫人城。片片紅顏落，雙雙泪眼生。冰河幸馬渡，雪路抱鞍行。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

又《王昭君》拭啼辭戚里，回顧望昭陽。鏡失菱花影，釵除卻月梁。圍腰無一尺，垂泪有千行。綠衫承馬汗，紅袖拂秋霜。別曲眞多恨，哀弦須更張。

上官儀《王昭君》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霧掩臨妝月，風驚入髻蟬。緘書待還使，淚盡白雲天。

張文琮《昭君怨》戒途飛萬里，迴首望三秦。忽見天山雪，還疑上苑春。玉痕垂粉淚，羅袂拂胡塵。爲得胡中曲，還悲遠嫁人。

董思恭《明妃怨》琵琶馬上彈，行路曲中難。漢月正南遠，燕山直北寒。髻鬟風拂散，眉黛雪霑殘。斟酌紅顏盡，何勞鏡裏看。

盧照隣《昭君怨》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辭玉輦，形影向金微。漢地草應綠，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鴈，年年一度歸。

駱賓王《王昭君》斂容辭豹尾，緘怨度龍鱗。金鈿明漢月，玉筋染胡塵。古鏡菱花暗，愁眉柳葉顰。唯有清笳曲，時聞芳樹春。

宋之問《王昭君》非君惜鸞殿，非妾妬娥眉。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嫁來胡地日，不竝漢宮時。辛苦無聊賴，何堪馬上辭。

東方虯《王昭君三首》漢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遠和親。拚涕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胡地無花草，春來不似春。自然衣帶緩，非是爲腰身。

郭元振《王昭君三首》自嫁單于國，長銜漢掖悲。容顏日顦顇，有甚畫圖時。厭踐冰霜域，嗟爲邊塞人。思從漢南獵，一見漢家塵。聞有南河信，傳聞殺畫師。始知君惠重，更遣畫蛾眉。

梁獻《王昭君》圖畫失天眞，容華坐誤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親。淚點關山月，衣銷邊塞塵。一聞陽鳥至，思絕漢宮春。

蔣冽《巫山之陽香溪之陰明妃神女舊跡存焉》神女歸巫峽，明妃入漢宮。搗衣餘石在，薦枕舊臺空。行雨有時渡，溪流何日窮。至今詞賦裏，悽愴寫遺風。

李白《王昭君二首》一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又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崔國輔《王昭君》漢使南還盡，胡中妾獨存。紫臺縣望絕，秋草不堪論。

又　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何時得見漢朝使，爲妾傳書斬畫師。

儲光羲《明妃曲四首》西行隴上泣胡天，南向雲中指渭川。氈幕夜來時宛轉，何由得似漢王邊。

胡王知妾不勝悲，樂府皆傳漢國辭。朝來馬上箜篌引，稍似宮中閒夜時。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強來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

彩騎雙雙引寶車，羌笛兩兩奏胡笳。若爲別得橫橋路，莫隱宮中玉樹花。

常建《昭君墓》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沒。萬里馱黃金，蛾眉爲枯骨。廻車夜出塞，立馬皆不發。共恨丹青人，塚上哭明月。

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顧朝陽《昭君怨》莫將鉛粉匣，不用鏡花光。一去邊城路，何情更畫妝。影銷胡地月，衣盡漢宮香。妾死非關命，都緣怨斷腸。

戴叔倫《昭君詞》漢家宮闕夢中歸，幾度攄房淚濕衣。惆悵不如邊鴈影，秋風猶得向南飛。

劉長卿《王昭君歌》自矜嬌艷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繪能相負，卻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人啼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李端《昭君詞》李陵初送子卿回，漢月明時惆悵來。憶著長安舊遊處，千門萬戶玉樓臺。

楊凌《明妃怨》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馱絃管向陰山。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對單于照舊顏。

白居易《青塚》上有飢鴈號，下有枯蓬走。茫茫邊雪裏，一掬沙培壘。傳是昭君墓，埋閉蛾眉久。凝脂化爲泥，鉛黛復何有。時有陰怨氣，常生墳左右。鬱鬱如苦霧，不隨骨銷朽。婦人無他才，榮枯繫妍否。何乃明妃命，獨懸畫工手。丹青一詿誤，白黑相紛糺。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同儕傾寵幸，異類爲配偶。禍福安可知，美顏不如醜。何言一時事，可戒千年後。

特報後來姝，不須倚眉首。無辭插荊釵，嫁作貧家婦。不見青塚上，行人爲澆酒。

又《王昭君二首》　滿面胡沙滿鬢風，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卻是畫圖中。漢使卻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又《昭君怨》　明妃風貌最嫣婷，合在椒房應四星。只得當年備宮掖，何曾專夜奉韓屏。見疏從道迷圖畫，知屈那教配虜庭。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

李商隱《王昭君》　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馬上琵琶行萬里，漢宮長有隔生春。

張祜《賦昭君塚》　萬里關山塚，明妃舊死心。恨爲秋色晚，愁結暮雲陰。夜切胡風起，天高漢月臨。已知無玉貌，何事送黃金。

胡曾《咏史・青塚》　玉貌元期漢帝招，誰知西嫁怨天驕。至今青塚愁雲起，疑是佳人恨未消。

又《漢宮》　明妃遠嫁泣西風，玉筋雙垂出漢宮。何事將軍封萬戶，卻令紅粉爲和戎。

董初《昭君怨》　新年猶尚小，那堪遠聘秦。裙衫沾馬汗，眉黛染胡塵。舉眼無相識，路逢皆異人。唯有梅將李，猶帶故鄉春。

李咸用《昭君》　古帝修文德，蠻夷莫敢侵。不知桃李貌，能轉虎狼心。日暮邊風急，程遙磧雪深。千秋青塚骨，留怨在胡琴。

歐陽修《明妃小引一首》　漢宮諸女嚴粧罷，共送明妃溝水頭。溝上水聲來不斷，花隨水去不回流。上馬即知無返日，不須出塞始堪愁。

又《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又《再和》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寃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初嫁與胡兒，氊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蘇軾《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呂本中《昭君》　凍雲霾空風折木，烏孫公主歌黃鵠。昭君請自嫁單于，當時各倚顏如玉。露髻雲鬢胡地塵，帳中誰是可憐人。左抱琵琶右揮手，胡地漢宮能幾春。嗚呼！古來出婦嫁鄉曲，何曾肯望秦雲哭。

王阮《明妃曲》　胡塵漠漠風捲沙，明妃馬上彈琵琶。琵琶一曲思歸譜，明妃淚盡胡兒舞。胡兒不道思歸苦，更問漢宮餘幾許。古來和戎人似鐵，漢家和戎人似雪。午窗一抹春山橫，萬里關河不須設。燕支寒帳秋復春，翠被不禁愁殺人。人生不可無黃金，無黃金兮死沉淪。明妃也莫怨青塚，死有佳名生有用。君不見秦樓當日卷衣女，一一空隨宿草腐。

元淮《吊昭君（馬智遠詞）》　昔年上馬衣貂裘，不慣胡沙萬里愁。閣泪無言窺漢將，偷生陪笑和箜篌。環珮影搖青塚月，琵琶聲斷黑河秋。當時若賂毛延壽，安得高名滿劍幽。

又《昭君出塞》　西風吹散舊時香，收起宮裝換此裝。猃帽貂裘同錦綺，翠眉蟬鬢怯風霜。草白雲黃金勒短，舊愁新恨玉鞭長。一天態在琵琶上，試倩征鴻同漢皇。

姚勉《題王昭君》　謝卻君恩入塞塵，宮花從此不能春。丹青莫恨毛延壽，妻敬先爲作俑人。

趙文《昭君詞》　《琴操》載：昭君，元王穆女，端正閑麗。穆獻於元帝，帝不幸，積五六年。每遊後宮，常怨不出。後單于遣使朝帝，宴之，召後

宮，昭君盛飾至。帝問欲以一女使單于，能者往。昭君越席願往。時單于使在旁，帝驚恨不及。昭君至，單于大悅，以漢厚我，報漢珍寶。昭君恨帝不見遇，作《怨歌》。單于死，子世達立。昭君謂之曰：「爲胡者妻母，漢者更娶。」世達曰：「欲作胡。」昭君乃服藥死。荊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蓋用《琴操》本意，而讀者往往不察。　蜀江洗妍姿，萬里獻君王。君王不我幸，棄置何怨傷。君王要寧胡，借問誰能行。女伴各懼怯，畏此道路長。慨然欲自往，詎忍別恩光。倘於國有益，尚勝死空房。行行涉沙漠，風霜落紅妝。得爲胡閼氏，揣分已過當。單于感漢恩，邊境得安康。一朝所天死，掩泣涕沾裳。胡俗或妻母，何異豺與狼。仰天自引決，愛此夫婦綱。大忠與大義，二者俱堂堂。可憐千古無人說，只道琵琶能斷腸。

馬致遠《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存目）

楊維楨《王嬙》　王家女，自倚顏如花，黃金不肯買圖書，玉顏一夜生玼瑕。宮中未識天子面，一識五馬行龍沙。天子重信不得奪，畫工之死空如麻。蛾眉既出塞，無鹽在宮中。畫工意則繆，畫工事則忠。

劉基《王昭君》　漢庭不賞徼功士，昭君卻向胡中死。昭君辭漢入胡中，胡女悲愁漢嬪喜。含情欲怨當語誰，手彈琵琶淚沾衣。掖庭望幸從此絕，巫山有路他生歸。殷勤說與上林雁，好在明年再相見。漢恩如海長自深，妾自生來命如綫。賤妾一身何足惜，可惜當年劉敬策。遂令上策重和親，欲倚紅顏清塞塵。只恐妾身先草露，漢宮無復如花人。

高得暘《題昭君出塞圖》　玉顏掩泣出龍闈，萬里風沙去不歸。馬上齊歌胡地曲，車中猶著漢宮衣。丹青誤主心良是，紅粉和戎事卻非。唯有琵琶傳舊恨，畫圖千載想音徽。

李東陽《明妃怨》　莫倚朱顏好，妍媸無定形。莫惜黃金貴，能爲身重輕。一生不識君王面，不是丹青誰引薦。空將豔質惱君懷，何似當時不相見。君王幸顧苦不早，不及春風與秋草。卻羨蘇郎男子身，猶能杖節長安道。休翻胡語入漢宮，祇恐伶人如畫工。畫工形貌尚可改，何況依稀曲調中。

馬中錫《明妃二絕》　琵琶送酒單于醉，氈帳生寒夜雪深。若道漢恩眞不淺，此時當秉子卿心。　徒令元帝誅延壽，畢竟明妃愧子卿。假使當年留得住，爭知一顧不傾城。

又《明妃怨》　莫道單于盡虜人，閼氏元是漢宮親。始知錯殺毛延壽，婁敬和戎誤妾身。

陳沂《明妃曲》　玉門道上黃塵迷，漢妾嫁爲胡虜妻。朝廷妙謨本爲國，不復敢怨收雙啼。氈袖揮鞭萬餘里，馬數掉頭嘶不止。如雲猛將皆熊羆，薄軀那足爲生死。官家云是輕顏色，何用畫圖勞按索。寧枉蛾眉葬虜塵，莫因圖畫傾人國。

唐寅《咏美人・昭君琵琶》　高抱琵琶障冷風，淋漓衫袖濕啼紅。安邊至用和親計，駕馭英雄似不同。

謝榛《明妃詞》　鳳闕虛歸夢，龍城重遠愁。黃沙連塞起，黑水入荒流。淚盡琵琶夜，魂消鸞篥秋。誰憐萬里外，風雪滿貂裘。

謝榛《昭君》　龍荒夜半起悲風，坐悔容顏傲畫工。一曲琵琶殘月落，愁看孤鴈入秦中。

沈明臣《明妃曲》　妾本漢宮人，何堪冒虜塵。君王有明詔，不敢惜微身。妾有和戎策，持爲安漢功。春風不相待，長得似紅花。　妾在漢宮門，原承聖主恩。敢同黃鵠怨，遠恨嫁烏孫。

黃姬水《昭君琵琶》　憔悴明君出嫁時，迢遙玉塞影遲遲。可憐漢將無顏牧，千載空悲馬上詞。

王樨《明妃曲》　妾命如秋葉，君恩似谷風。生來不相值，寧復計西東。有分投胡虜，無因謝畫工。以身安徼塞，猶勝作飄蓬。

李奎《昭君圖》　朔雪胡雲萬里寒，北風吹淚溼氈鞍。卻憐清禁蛾眉月，猶向陰山馬上看。

又《明妃》　結束辭金殿，含啼入虜羣。琵琶懸漢月，宮髻挽胡雲。草白春雞辨，沙黃路不分。回頭望關塞，誰是霍將軍。

林燫《明妃曲》　非關宮女妬娥眉，薄命何須怨畫師。前殿斂容辭玉座，暗揮珠淚滴瑤墀。含啼馬上換羅裳，塞草茫茫接大荒。鴻鴈南飛身北去，不知何處望關鄉。　四面悲笳夜起風，玉顏憔悴對秋空。琵琶欲奏腸先斷，胡月分明照漢宮。

戚繼光《明妃曲》　王兵不治隳軍容，卻將艷色下深宮。君王計在弭強胡，非干錯畫丹青圖。胡兒得意跨馬去，烽火依然暗邊樹。單于無端強調笑，漢家天子恩未報。從來胡語不相通，愁心都付琵琶中。乳酪香，入口斷妾腸；羌管音，入耳傷妾心。黃金竟莫贖，徒向南天哭。雁來幾度無信遠，

龍荒秋雨增辛酸。漢使歸來那肯說，纖手冰弦恨空結。至今芳草悲春風，孤冢青青不改色。

董傳策《明妃引》　漢家美女顏如花，秋風青青吹胡沙。不怨丹青換醜好，妾身自合彈琵琶。君王重門深幾許，妾心不逐東流水。白璧誰能計瓦全，萬里胡塵沒皓齒。畫工借令畫妾眞，合殿春披清路塵。博山香罏藝烟火，那得和戎報主恩。琵琶聲瘦漢宮冷，君王漫復憐宮影。紅顏何事最關情，胡馬驕嘶邊未靜。世上娥眉尚滿宮，不忍低眉買畫工。君王具自懸明鑒，莫教妾輩更和戎。

方弘靜《明妃詠三首》　黃金何足惜，寧受傍人嗤。關睢有眞性，非爲恃蛾眉。　六宮皆拭淚，何處玉關路。不嫁萬里天，君王詎回顧。萬里遙相憐，宮中不得御。命薄古盡然，未必畫師誤。

魏裳《明妃曲三首》　琵琶多怨別，秋色轉愁儂。單于空自喜，不是畫來容。　自矜顏色好，不結單于親。誰知天子詔，不是色衰人。妾命由來薄，君恩本自深。長門誰有怨，傳語到于今。

姚舜牧《王昭君二首》　自是妾命薄，休將別淚彈。祇羞全盛漢，奉女結胡歡。　名已充下陳，君應自普接。必以畫見收，寧甘胡地妾。

又《有責昭君不憶漢者》　芳容靚麗一時珍，詔賜胡兒固失倫。決裂此行無限恨，閼氏羞憶漢宮春。

李化龍《昭君怨二首》　月白天空夜有霜，寒風如雨灑長廊。窓前鸚鵡呼難起，浪說吹簫引鳳凰。　亂草愁雲沙作風，那堪一騎獨和戎。夜來猶笑深宮女，錯把黃金買畫工。

江源《王昭君》　玉顏無分住天家，愁倚西風望翠華。萬里龍沙休恨遠，長門宮裏卽天涯。

又《昭君墓（按昭王昭君墓在大同城西三百里卽古豐州地因援筆書此）》　漢策禦戎何太拙，卻令紅粉事和親。嬋娟一去不復返，衛霍空慚作虎臣。環佩歸魂隨漢月，琵琶彈淚濕胡塵。曲中不怨毛延壽，千載哀音怨奉春。

又《詠王昭君》　渺渺天涯君去時，黃金何日贖蛾眉。誰知粉繪能相負，尙得君王不自持。青塚路邊南雁盡，黃龍塞上北風吹。琵琶卻解將心事，樂府皆傳漢國辭。

支大綸《明妃怨二十四首》　余故疎簡不習爲吏，于役泉南匝期月耳。乃矻矻效古循吏蹟，謂孔孟之道必可行于時，士民翕然稱之。洎以憂去，士民思慕如初。越二年所，爲仇者所傾，幽憂塹室，自怨自艾，因念王昭君以殊質入宮卽不幸，猶在灑埽末，毛延壽狡焉中之。迄殞絕域，矧萬里孤孽哉。聊爲唫詠，以助擊筑。語云長歌之哀，甚于痛哭，詎不信夫！　清晝深沉扃鑰夐，鷩鑾轆轤是宮車。假饒得備椒房役，未必當熊讓婕妤。　徑路無媒不自由，明珠忍向暗中投。蛾眉自昔多嬌妬，幾個承恩到白頭。　曲房長夜聽秋砧，絕曠由來志念深。辦取赤心事明主，賂工何處得黃金。　千金纔得備朱軒，百萬方能近至尊。陳后昔年多寵盛，也須司馬賦長門。　染就香肌粉未勻，黃金一着倍生神。本來妍醜誰還識，塗抹由他筆下眞。　女史無階進彤管，狡工任意舞毫端。何當自獻披香殿，倩取君王仔細看。（右《宮中怨》）　自倚芳姿徹骨眞，好修那忍黷錢神。今朝上馬肝腸斷，卻悔花容解悞身。　緘恨含顰怯訴春，下陳舊矣妾身新。儂家自被丹青悞，豈是丹青欲悞人。　敢怨生身命不猶，敢嗟粉繢故相仇。踽踽株守離宮下，縱有恩波那得周。　帷幄原非乏運籌，封疆應也足戈矛。自憐無補昭陽役，拼取微軀爲國謀。　妾有眞心主有明，筆端誰道巧相傾。當筵奏對天顏悔，始信君恩本不輕。　瓊裘毳結若爲容，羞對菱花泣北風。玉質任教憔悴盡，也應不似畫圖中。（右《辭宮怨》）　宮人負寵如雲騖，畫工搖筆如風翻。而今不用更相妬，已抱琵琶出玉門。　漠漠黃沙黯黯陰，琵琶啞啞恨沉沉。胡人不解思君調，笑道全勝傖穌音。　朱顏儘奈黑風吹，一寸丹心男子奇。若比祁連山上石，沙埋雲鎖不輕移。　飄飄豔質向誰榮，損我容華益我名。試向宮人斜上望，和戎若個更馳聲。　自從騎馬出瑤林，萬里烽烟接塞陰。不是君王剛棄妾，妾緣自淺聖恩深。　拼卻微生靖虜塵，只愁腥虜未堪親。日登止是傳空影，見說閼氏已沸脣。（右《出塞怨》）　愛生不逐犬羊腥，萬死終須死漢廷。記取他時原上艸，千秋應作漢家青。　帝家女伴三千侶，北使蕭蕭不寄聲。若問妾心天外月，照將瀚海色逾清。　右賢王信自龍庭，傳道丹青盡伏刑。窮海只今知漢德，卻從油幕聽和鈴。　織得迴文獻紫宸，帛書血縷染胡塵。君王只道邊陲靖，未解沙場飲恨人。　南飛征雁寄遺音，萬里風塵紫禁深。合殿由來知己少，誰人剖取歲寒心。　淚漬織羅字有痕，紅妝凋盡漢環存。妾心便訴君王道，未必邊塵解斷魂。（右《穹廬怨》）

鄭若庸《明妃》　不爲娥眉惜畫圖，要將尤物亂強胡。當年濟濟凌烟閣，

曾有良工此策無。

董秉《明妃詞》 飛沙乍起恨無端，雪後愁吟泣抱鞍。未信漢工渾似妄，鏡中顏色自圖看。

韓陽《題昭君出塞圖》 馬蹄踏踏暗胡沙，馬上懷恩憶漢家。自是玉顏多薄命，空將哀怨寄琵琶。

唐汝詢《明妃辭十首》 多少蛾眉侍翠華，誰憐孤妾向胡沙。明朝征馬千山外，何日能看上苑花。

漢宮回首淚如絲，恨別秦關馬去遲。白草城邊明月色，還疑內苑侍君時。

平沙渺渺暗風關，路轉胡兒飲馬泉。此水倘能通漢國，願將雙淚寄秦川。

朔風颯颯走驚沙，曠野無人白日斜。塞草莫迷歸漢路，夢魂猶得到京華。

陰山絲管夜紛紛，羌女嬌歌落塞雲。非是漢家朱鷺曲，夜深腸斷不堪聞。

漢塞旌旗雲外看，燕支山近朔風寒。胡天目極腸堪斷，羌笛偏吹行路難。

一別西宮萬里行，夢魂幾度入秦京。穹廬夜半聞征馬，疑是君王玉鞚聲。

大漠蕭條白草閒，望中秋色偏群山。誰言故國三千里，飛鴈猶能入漢關。

一望胡天意轉迷，冰霜五月尚凄凄。鏡中莫怪生秋髮，春色何曾度隴西。

蕙帶涼生大漠秋，還思漢女舊同遊。今宵露冷披香殿，未必無人向月愁。

胡世安《明妃曲》 舞照依稀五柞東，低頭顧影共旃戎。癡懷竊藥奔蟾窟，留取寒光到漢宮。

劉士驥《明妃三首》 馬首依依漢月斜，回看漢闕隔胡沙。不如身向長門老，猶得時時望翠華。

金屋秋深玉筯垂，風塵千里轉凄其。可憐塞上琵琶語，還似宮中紈扇辭。

敢道良工誤妾身，君王元自重和親。惟憑寄語毛延壽，莫誤麒麟閣上人。

高珩《明妃》 琵琶幽咽恨君恩，寵辱由來未足論，何似華山毛女好，仙人掌上拂蓮痕。

董說《題昭君圖》 天寒抱馬出邊頭，袖拂胡霜雲正愁。空有幽魂託明月，年年長炤漢宮秋。

又《昭君詞》 雁落天南第幾關，胡霜秋冷響刀鐶。愁中怨殺秦皇帝，翻築長城隔漢山。

高爾儼《明妃》 理罷新粧出漢城，蛾眉顰促倍嬌生。當時錯恨毛延壽，豈有丹青畫得成。

陳軾《明妃曲四首》 永巷沉埋窈窕姿，漢宮春樹亂烏悲。君王不自選顏色，按圖早已失娥眉。

渭橋一別燕釵移，馬駝雪路陰山迷。忽聽霜鞞秋塞遠，曾如鳩鵲觀前時。

斂眉久已辭蘭殿，事後徒勞殺畫工。絕代佳人等閒去，翠華金屋空玲瓏。

回首中條翠岫沉，蕭關淚點更嘘喑。翩翩聊寄西羌怨，樂府流傳知妾心。

白胤謙《王昭君》 娥眉眞自誤，幽意托琵琶。玉骨無張主，白頭豈怨嗟。

穀衫懸舊鏡，毳障閉清笳。不及于闐女，喧呼出採花。

朱彝尊《明妃怨》 青海長雲雪作花，紫臺風急旋驚沙。君王自信和親故，不見關麥入漢家。

上林消息斷歸鴻，記抱琵琶出漢宮。紅頰近來憔悴盡，春風更遠畫圖中。

梁佩蘭《明妃》 明妃西嫁幾時回，跪拜君王寶髻開。漢月暗隨金鴈去，塞雲高擁紫駝來。還如公主親承韓，未許單于共上臺。憶得舊宮當日事，琵琶彈出自家哀。

葉舒璐《明妃圖》 枉向長門繫臂紗，穹廬夢已隔羊車。玉顏縱被黃金誤，猶勝巫山百姓家。

陳勳《明妃曲》 一曲琵琶出塞門，白龍堆畔月黃昏。不知今夜昭陽殿，若箇笙歌奉至尊。

漢家中策豈無奇，薄命當行更恨誰。滿目沙場多白骨，漂零寧獨爲蛾眉。

又 邊聲四起雜胡笳，妾夢初回漢苑花。但使旃裘常款塞，不辭玉骨葬龍沙。

校獵陰山伴後車，彎弓百萬擁單于。暗憐射殺南飛鴈，不與愁人寄帛書。

黃鵬搏《王嬙》 呼韓稽顙丈人翁，十一將軍此日功。麟閣久應圖玉貌，王家大將點顏紅。

劉廷璣《題明妃出塞圖》 漢主憂邊釁，諸臣只等閒。此行安社稷，笑出玉門關。

又《昭君故里》 當年若占漢宮春，寵幸於今事已塵。青冢芳名留得在，始知延壽亦恩人。

曹寅《題明妃圖》 豐貂不煖女兒心，琵琶自作閼支語。千年青塚黑河深，綠鬢文姬歸漢去。君不見輞軿萬兩嫁烏孫，浴鐵千羣迎主婦。東風野草華山畿，鴛鴦雙宿韓馮樹。

呂履恆《昭君》　新妝貂錦出宮庭，顧盼流光惜暫停。自是玉顏憔悴久，敢將圖畫怨丹青。

張業《明妃怨》　漢家天子和親日，保障河山倚國色。朝聞中使競傳呼，賤妾難辭婚異域。異域長征別至尊，顧盼君王欲斷魂。雕鞍玉勒馳龍塞，紅粉青娥出鴈門。鴈門龍塞千回轉，金微漸近長安遠。天山日落角聲寒，蒲海風高旗半卷。日落風高暗玉關，黃昏明月照刀環。穹廬氊帳連天起，野火殘烟獵騎還。邊寒應醉酡酥汁，裘蓋重重寒起逼。一曲悲笳魂欲飛，幾行紅淚羅衣濕。當年身入漢宮時，瑤臺綺閣春風吹。鼉鼓龍簫催月落，蘭宥樹酒訴盃遲。轉盼誰知事已非，凄凄不是舊宮闈。萬里沙場妾薄命，三春花鳥長相思。長相思，在漢闕，何年重聽長樂鐘，何年重看昭陽月。目斷鴈南翔，銜書詣帝閽，爲言我王社稷同磐石，弱質何妨窴大荒。

周京《明妃曲》　漢上空說輕顏色，萬里和番嫁傾國。自嫌薄命葬黃沙，淚濕琵琶彈不得。碧天氊帳夜雲清，斷續琵琶馬上聲。可憐漢殿春宮月，猶向龍堆磧裏明。曲終淚掩春衫袖，洞酒酡酥醉扶首。漢王自失王昭君，後人枉罵毛延壽。

李鎚《王昭君》　鳳皇雖爲媒，鴆鳥能間之。美人在宮中，衾枕寧自移。艷色自驕矜，安怪它人爲。當軒拜天子，流光耀前墀。所願在一見，去去無所辭。

又《青塚》　綠柳寄春色，白草橫邊思。衆衆北原塚，下有漢蛾眉。艷色頗自重，圖畫能見欺。近辭長門宮，遠嫁單于兒。闔闥逼左右，或誤眞妍媸。妾意長已矣，君其愼來茲。

邊連寶《王明君》　明君良家子，漢宮稱美娃。不賂畫工太驕奢，合應絕塞彈琵琶。邏沙琵琶丁香馬，行行去作閼氏也。那有遺世獨立之佳人，而肯賄賂畫工者。卻笑行賂諸醜奴，賂雖十萬貌不符，召來不御爾何如。

又《昭君》　玉貌凋殘朔漢風，龍沙萬里戍樓空。自關妾命薄如紙，不願官家殺畫工。

陳道《昭君詠》　嫫母宮中列錦茵，昭君馬上泣邊塵。冶容自不勝軒冕，延壽何曾非解人。

袁枚《昭君》　歲選良家玉一枝，六宮深處有誰知？椒房絕少堂簾隔，何必重重用畫師。

楊中選《明妃怨》　馬上沉吟曲調難，傷心豈獨一紅顏。昭陽今夜笙歌月，多少如花倚玉欄。

杜應甲《婦負石》一　漢代和戎事可羞，尚勤遠略到蠻州。可憐撥盡琵琶曲，不及荒烟一石頭。

谷際岐《詠王昭君》　一奏琵琶曲，千秋恨未終。金難邊塞贖，命是美人窮。青草縈荒塚，紅顏去漢宮。芳魂歸不得，長傍玉關東。

又《又詠王昭君》　漢苑娥眉化作塵，王嬙姓字總如新。九原應感毛延壽，青塚千秋一美人。

錢允濟《昭君堰看桃花》　昭君堰上小桃妍，堰底芳踪尚儼然。關塞春風憐此日，漢宮人面憶當年。芳魂悽斷斜陽外，紅淚愁凝細雨邊。故國啼鶯飛不到，閒愁脈脈紫臺烟。誰遣東風出雁門，可憐都是舊啼痕。相思遠隔單于塞，顏色難承漢主恩。千里黃雲空伴影，三春青海欲消魂。相逢若問愁多少，憔悴飛花豈易論。

陳鶴《明妃》　望望復行行，風沙蔽漢旌。但將身退虜，不惜貌傾城。羅綺霜前色，琵琶塞外聲。心如隴頭水，日夜向西京。

又《題王昭君》　漢王欲和親，單于遣使臣。紅顏出關塞，黃屋起胡塵。鴈渡金微夜，花隨玉鞏春。琵琶空有恨，青草幾回新。

金檜明《觀劇絕句・明妃》　蛾眉一誤賜單于，爲妾伸威畫士誅。賢傅含冤今報未，琵琶還帶怨聲無。

王先謙《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明妃》　掖庭一去總無言，爭說琵琶戀漢恩。疑是春風眞面在，都從千載曲中論。

朱孟清《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明妃》　如雲如雨空復多，無人衛得漢山河。君王自選妾顏色，莫怪毛生畫筆譌。

皮錫瑞《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明妃》　長門長信怨年年，團扇秋風歎棄捐。不向掖庭行自請，深宮老死有誰憐。

又《再和》　悲歌黃鵠憾大涯，漂泊紅顏誤漢家。何事王嬙一宮女，獨留青冢怨琵琶。

又《三和》　忍使安危託婦人，漢家青史誤和親。畫工但殺毛延壽，恨不當年斬奉春。

易順鼎《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明妃》　賂毛贖蔡兩沈吟，歸國文

姬總疚心。白髮生輸青冢死，美人原不仗黃金。

葉德輝《和檜門先生觀劇絕句三十首・明妃》畫圖環佩已非眞，想見當時絕代人。一曲琵琶千載恨，聲聲彈破漢宮春。

又《再和》掖庭遺憾嫁昭君，絕倒毛生自解文。我讀漢宮秋一齣，胭肢山色尊青墳。

又《三和》和戎妙策是和親，安用張騫一輩人。可惜當時王長者，不多生女作妃嬪。

胡蔚《王昭君辭》參苓不起死，珠玉難買心。可憐昭君意，實報漢王深。豈惜如花貌，但恐單于侵。當雄亦一時，嘖嘖獨至今。

黃婉璚《昭君怨》琵琶哀怨曲難終，忍向胡沙憶漢宮。穹帳年來憔悴甚，春風不及畫圖中。

張鑑《古宮詞三百首》三五　燕釵分賜鬢頭簪，細雨昭陽夢裏心。只恐君恩無買處，休將誤筆賺黃金。

尹尚廉《昭君》翩翩燕遠集羌塵，河水高山淚點頻。一騎紅顏中國信，千年青塚漢宮春。琵琶有曲難傳怨，圖畫無情易失眞。却怪當年婁敬策，早將邊事付和親。

尹尚廉《昭君出塞圖》昭君辭掖庭，漢國衣裳改。積愁如冰塞黃河，萬里不得歸滄海。絕代紅顏未足誇，丹青能使瑜爲瑕。玉鞍珠勒雁門道，天風吹落羌蓉花。

張瀚《昭君村》孤村寂寞草蒙茸，猶說明妃入漢宮。爲問區區薄命妾，何如衛霍定邊功。

又《明妃詞》一被椒庭選，流光祇自憐。素心明月解，春恨落花傳。薄命悲顏色，長門惜畫錢。君王幸相顧，不復怨胡天。

沈虹《王明君》奉詔傳來翠輦春，殿前驚見玉顏新。始知當日君王意，不屬宮中買幸人。聽盡琵琶總怨彈，朔風吹臉淚成瘢。祝君珍重憐顏色，親按圖中仔細看。（石崇《王明君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世訛昭君自彈，并無所考。）歌舞前臨氥幔間，新歡也強破愁顏。誰憐待詔深宮者，不憶昭陽憶玉關。（《漢書》應劭注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于掖庭，曰待詔。）一曲明君千古悲，寧享漢史至今垂。峨眉不惜黃金盡，借問承恩有幾時。

李治民《昭君怨》少小學琵琶，朱顏況似花。漢家知絕少，翻去和胡笳。

曹石《王嬙》誰謂千金悞畫工，漢家天子歎夷戎。而今青海留明月，剩有琵琶一曲風。

劉開兆《反昭君怨》常思身老掖庭中，不分燕支塞上紅。何必琵琶慰愁思，早知圖畫誤春風。玉容死便埋蕃地，青草生猶似漢宮。自是君王重恩信，敢辭萬里去和戎。

郭雍《明妃》望月何須淚似泉，長門猶自鎖嬋娟。白頭得共單于老，漢月爭如塞月圓。

章永康《明妃駝》明妃去紫臺，塞馬鳴蕭瑟。北過燕支山，憔悴傷顏色。琵琶泣故宮，鵾絃夜彈歇。秋風吹黃沙，忍憶長門月。明駝千里足，不得返鄉國。青塚草萋萋，南鴻無羽翼。妾身託畫圖，常近君王側。魂歸環佩遙，千秋諒眞迹。

黃本驥《明妃曲》妾去胡無兵，妾在邊不寧。漢月胡沙玉關道，琵琶絃咽英雄聲。呼韓放馬，貳師撤營，烽煙夜冷單于庭。衛青天幸生降陵，百戰邊功待妾成。生死報國恩厚，君王莫殺毛延壽。

劉蓉詩《昭君歎》明妃生長荊門時，布裙照耀傾城姿。心高不肯廝養嫁，年少常期天子知。漢家天子勤宵旰，後宮佳麗無心玩。單于歲入雁門關，羽檄紛馳常待旦。待旦何人侍至尊，三千宮女競承恩。可憐雪貌花膚女，閉置長門有淚痕。淚痕終日對東風，月落烏啼朝暮中。春光不管垂楊碧，秋雨誰題落葉紅。千金恥買相如賦，況肯低眉暗行賂。畫工能寫太阿權，顚倒媸妍君勿顧。贏得烏孫下嫁名，天顏慘淡在臨行。早知我見猶憐汝，卻恨圖窮已誤卿。卿辭漢殿向黃沙，回首長安不見家。淒絕城頭吹篳篥，愁來馬上撥琵琶。琵琶幽怨分明語，碧眼胡兒淚如雨。六月邊風愁殺人，雪花如掌當風舞。生作紅顏命眞薄，死留青冢土還香。青冢年年鴻雁過，願將妾意報君王。君王若紀和親績，妾抵燕頷平異域。麒麟閣上寫蛾眉，翻使丹青有生色。

錢元龍《明妃》妃子從容赴朔方，六宮眉黛失妍妝。可憐千古無窮恨，傳得琵琶三兩行。

賈捐之

論述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文心雕龍・議對》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

《容齋隨筆》卷一一《漢誹謗法》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厓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僖、駰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黄氏日抄》卷四七《讀史・賈捐之》罷珠崖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詔萬世。惜其交楊興以躁進，自罹石顯之讒鋒也。然君子不以人廢言。

《通鑑答問》卷五《諸葛豐　賈捐之》或曰：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又上書告堪、猛罪；賈捐之數短石顯，又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何其無特操歟？曰：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葛豐以之。孟子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賈捐之以之。蓋剛必養之以學，才必持之以德，豐名爲特立剛直，勃外屬諸章似不畏彊禦，然於堪、猛昔譽今毀，則失其操守。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棄珠厓有乃祖餘風，然於石顯乍佞乍賢，則沒於權利矣。豐之過小，捐之之過大。

《困學紀聞》卷一二《考史》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升菴集》卷五八《寧胎換骨》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虚祭想魂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弔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沙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眞奪胎換骨矣。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四《狄仁傑請罷百姓戍四鎮疏》請罷四鎮遠戍以息百姓，命意與賈捐之《罷珠厓對》同，而文之頓挫古鬱，亦近之。

《古文精藻》卷上　揚子雲謂：微捐之，則以鱗介易我衣裳。其文詞雄偉，猶有太傅家風焉。

傳記

《漢書・賈捐之傳》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略】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

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職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期思侯並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宜，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宜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藝文

李光地《寄臺灣姚總兵二首》一　勳名已結九重知，借冠三年意不貲。平蕩無踰滄海郡，恩威獨倚武臣師。更番樓櫓趨轅下，絕島桑麻亞戟枝。從此甌閩東漸遠，如君何用賈捐之。

孔光

論述

《漢書・匡張孔馬傳贊》　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文心雕龍・奏啓》　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謬；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

又《程器》　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治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

《山堂肆考》卷五九《嘗讀孔光傳》　《孔帖》：唐楊師道，貞觀十年拜侍中，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遺風。」

傳記

《漢書・孔光傳》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

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議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愼，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且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翼輔先帝，出入八年，卒無

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庫，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略】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蕞，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頗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後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匡皆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輼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闕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闕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著録

《新唐書・藝文志二》孔光注一卷。

《直齋書録解題・章奏類・漢名臣奏事一卷》案：《隋志・刑法類》有《漢名臣奏事》三十卷，《唐志》已亡其一。《中興書目》僅存其二，一爲孔光，一爲唐林。今惟唐林而已。所言皆莽朝事，無足論者，姑以存古云爾。

藝文

李覯《孔光》王莽欲爲先與草，董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閒事，却

對妻孥不肯言。

蘇軾《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　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閒草木，豈樂蒙此恥。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瘢痕。海南無嘉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

張耒《孔光》　鄉原世盡謂醇儒，漢室傾危孰與扶。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

沈遼《奉寄三衢趙少師》　浮石山前十里松，逍遙誰在白雲中。孔光蚤上三公印，衛武終爲百歲翁。禪客方談無上道，史官空記太平功。昔年翹館青衫客，非佛非心江水東。

陸游《書志》　著書汗馬牛，不如守道力。賣文取卿相，詎是儒者職。孔光豈不學，千載汙簡冊。通塞本細事，于我奚失得。袁安卧空廬，亦度風雪夕。如何慕溫飽，撓節不自惜。我突無炊烟，或至日中昃。小兒抱遺經，衣短兩脛赤。吟誦何琅琅，聲出如金石。掩卷語乃翁，聖有陳蔡厄。

劉克莊《孔光》　佞幸傳呼至，師臣傴僂迎。莫年靈壽杖，幸自可扶行。

劉忠《孔光》　闕裏雲仍漢重臣，不慚千載汙朝紳。含羞每下無顏拜，不道於今更有人。

趙士麟《詠史詩・孔光》　漢亡有孔光，厥罪誠難狀。挾私髡鉗宣，惡嘉劾罔上。始焉媚董賢，後亦附王莽。如何一代儒，遂絕九廟享。事勢已釀成，晏然受新賞。

宋至《讀史九首・孔光》　諂佞易成風，太師致之耳。四十八萬人，詎必皆無恥。

陳湯

《漢書・陳湯傳》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勾貢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奉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弃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隘，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郤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相與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郤。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郤。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閒，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攝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略】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帥，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千法，內不

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略】廼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蔑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寔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略】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卒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略】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虜，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臂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爲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譴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隋書・經籍志四》　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注：梁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亡。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漢書・本傳》：湯字子公，山陽瑕邱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西至長安，爲太官獻食丞。數歲，舉茂材。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建昭三年，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斬郅支單于、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封關內侯，拜射聲校尉。後奪爵爲士伍。數歲，大將軍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又免爲庶人，卒。王莽秉政，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又《劉向傳》云：「向雅奇湯智謀，與相親友。」《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亡。」嚴可均《全漢文編》：陳湯有集二卷。今存上疏自理、上封事、請徙初陵各一篇。

王惲《送世傑郎中奉使雲南》　節旄堅駐海西陲，奮自陳湯一布衣。朔雪不辭霜鬢老，長纓直繫六王歸。恩波重浹滇池浪，赤羽何勞漢將威。想得諸羌迎拜處，使華先動玉門霏。

范純仁《和聖美華池感事》　聖主憂勤百職修，忠臣那復作身謀。遐方民力資周度，晚歲人情樂小休。郭震能儅烏質脛，陳湯解斬郅支頭。知賢獨恨官疎遠，珠璧何時免暗投。

何武

論述

《全蜀藝文志》卷四四宋祁《何武字君公贊》　氾鄉爲人，鯁固清明。嫉惡比周，直躬安行。先問儒官，已乃事事。望侈德充，晚相天子。天子倚之，姦臣內憎。天喪道消，卒爲賊乘。玉折不撓，身沒名升。

《黃氏日抄》卷三九《史論》　漢末大臣有正論者，王嘉、何武、師丹耳。然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人一事而指陳，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王氏即起，遂亡漢矣

又卷四七《讀史二・何武》　持心仁厚，立朝正直，賊莽惡其害己而殺之，哀哉。

《山堂肆考》卷六四《守法盡公》　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爲京兆尹，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

傳記

《漢書・何武傳》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誦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弔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廼見二千石，以爲常。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辟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脩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氾鄉侯，食邑千戶。氾鄉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氾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奬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幷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

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故，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爲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寖盛，爲宰衡，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爲侯，謚武曰刺侯。莽篡位，免況爲庶人。

紀事

《歷代詩話》卷三　吳旦生曰：《漢書》：王遵爲益州刺史，命王褒作《中和》、《樂職》，選好事者依《鹿鳴》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爲董子，選在歌中。觀此則漢世聲歌之道尚能傳肄。使齊、魯、韓、毛四家不尚訓義，而相習以聲，則三百篇當至今可歌也。

藝文

司馬光《紫微石舍人（昌言）挽辭二首》一　地勝岷峨秀，時清雋乂生。揚雄晚得祿，何武少知名。性有圖書癖，心忘紱冕榮。前年歸諭蜀，不使里人驚。

蘇軾《次韻李邦直感舊》　騶騎傳呼出跨坊，簿書塡委入充堂。誰教按部如何武，只許清樽對孟光。婉娩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

蘇轍《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黃鍾巨挺兩春容，何幸幽居近學宮。坐對江山增浩氣，力追齊魯欲同風。頌詩聞道求何武，家法行看試左雄。欲伴少年遊夏相，奔軍慚愧恐詞窮。

周必大《送張端明（燾）赴召》　曾以詩書化蜀人，更恢文教大江垠。諸生亦有如何武，爭詠三章轉上聞。

梁寅《和何彥正春耕十一首》九　閒與山氓日共談，往來溪北又溪南。今代勸農賢太守，他年何武定才堪。

何景明《送孫太守》　五馬朝天日，傾城出餞時。倪寬行考最，何武去留思。碧草朱輪動，青雲皂蓋移。聖朝崇漢吏，功業正當期。

師丹

論述

《黃氏日抄》卷三九《元成以後大臣》　漢末大臣有正論者，王嘉、何武、

師丹耳。然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人一事而指陳，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王氏卽起，遂亡漢矣。

又卷四七《讀史二・武嘉師丹》 丹以師傅居三公，官封帝舊。諫封后父、諫傅太后求尊號、又諫傅引經義，開陳婉切。惟「不敢言乞骸骨」一語，未免失言。彼董宏何人斯，而以之參較勝負立賞罰，又何足計哉。士君子惟論是非耳。

《義門讀書記》卷一九《前漢書》 《師丹傳》：丹議獨曰「聖王制禮」至「非所以尊厚共皇也」，此議眞天理人情之至，附之經可也。

傳記

《漢書・師丹傳》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卽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灾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卽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猗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猗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昆，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

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愼，咸、欽初傅經義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宜，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僞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謾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卬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亂，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卽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褒爲共皇廟。諸造議泠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爲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廢絕。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考其禍福，乃效于後。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武、嘉區區，以一簀障江河，用沒其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漢司空師丹集一卷。注：梁三卷，錄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師丹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師丹集五卷。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漢司空師丹集三卷錄一卷》《漢書・本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徵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太子太傅。哀帝卽位，爲左將軍領尚書，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徙爲大司空。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免爲庶人，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卽位，王莽白太皇太后，封爲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隋書・經籍志》：漢司空《師丹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唐・經籍志》：《師丹集》五卷。《藝文志》同。嚴可均《全漢文編》：師丹有集三卷。今存上書言封丁、傅，建言限民田奴婢，劾奏董宏，共皇廟議，凡四篇。

藝文

宋庠《寄子京》 八年三郡駕朱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丹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惟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劉克莊《水調歌頭・遊蒲澗追和崔菊坡韻》 半世慣歧路，不怕唱陽關。朝來印綬解去，今夕枕初安。莫是散場優孟，又似下棚傀儡，脫了戲衫還。老去事多忘，公莫笑師丹。　筆端花，胸中錦，兩消殘。江湖水草空曠，何必養天閑。久苦諸君共事，更盡一杯別酒，風露夜深寒。回首行樂地，明日隔雲山。

俞德鄰《懷林紹先三首》一 長淮浪濁瀾，春半尚嚴寒。久客愁無寐，懷人醉不歡。讀書狂李白，忘事老師丹。何日歸林下，悠然飲一簞。

毛奇齡《送丁四六世弟北游》 鴻鵠將飛怯羽翰，登程猶自惜衣單。受書共憶聊牀苦，古調誰歌行路難。薊北黃雲驅季子，山中白髮老師丹。前途剛值東風厲，客舍雞鳴愼蚤餐。

嚴遵

論述

綜論

《法言・問明》 蜀莊沈冥。（李軌注：蜀人，姓莊，名遵，字君平。）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

《三國志・蜀書・秦宓傳》 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嘆，固自昭明。」【略】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略】」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略】」

劉鳳《嚴君平道德指歸序》 《老子》書註者無慮數十家，獨河上公最著，然莫古於嚴君平矣。君平生元、成間，與揚子雲同時。蓋隱於卜筮。其術道高藐，才智淵蔚，辨討微邃，持論悠暢，幾識洞變，藏往知來，與鬼神謀，陰陽爲使。其爲旨與老氏無間，故因其篇章以發歸趣，以爲道本於無；無無之無是生於無，未始之始是爲太始。體既無矣，不得不虛，既未有始，莫之端倪。惟無倪也，故能周遍。虛之極也，復何所窮？故原物之生，始惟至柔。柔者，生之端；剛者，生之魄，莫也，勢之充。滿必始於虛，柔爲之本，不失其初。故天道下降，地道居卑，川冲谷虛，澤納藪萃。王公執謙，能下爲貴，以卑爲高，以後爲先，去泰去矜，知雄守雌。以是爲國，以是爲身，禍之所去，福之所存，綿綿不絕，爲天下正。重積蚤復，惟恍與惚，爲於無爲，事於無事，故天地遂成，萬物兼作，長養一世，含利四海，無舉大功而名號歸之，無傷吾神而萬世爲澤。此君平之指而老氏之大要也。人隨所慕以自爲說，故有以柔弱勝剛強而爲兵權之譎者，取彼險武附於詐謀；有以芻狗萬物而爲申韓之刻者，絕聖去智以愚齊民；有以清靜無爲而爲蓋公之言者，愼守其常用以寧一，則曹承相輔漢，一代之治是也。有以谷神不死而爲神仙長年之術者，則推本柱下，原於《道德》，關尹書之類，遂爲玄談之宗。然其所述皆老之支流，非其全體；老氏豈虞其至是哉？即六藝固有盜以爲亂階者，莊叟固云古之博大眞人哉。而自著其道，未嘗附之。今欲與列莊爲一顧且未可，而況彼諸家者自爲解也，毫釐千里而何以訓詁爲哉？抑君平之書，則大有類司馬季主者矣。蓋皆懷道不仕，敦賁丘園，上述天道，下紀地理，

中極人事，究觀邃古，覽窮後世，旁盡物情，包洞幽晦，議記末形，與能凡庶，故宋忠、賈誼聞其言也，抑心消志，伏軾無氣。而嚴夫子端策正著，抗論卜肆，巨君之亂，貞不絕俗，清而不汙。其爲文也，宏裕掩該，含通標貫，靡靡纚纚，條縷判析，首尾溫粹。即之也近，充類也遠，不以才雄而鬱耀莫遇，不以辭貴理勝故超若千里驥。盤旋垤中，塵不出軌，馭不逸範而踐無遺地，騁有餘巧。若江海爲物，淹浸蕩沃，滔陵汩陳，漸潤而不知其益。若造化付形，隨所充具，其新不窮而機不可測。雖以釋訓爲名，故自爲一家言。其逸亡者已六卷，即所存可以無恨其少矣。

沈士龍《題道德指歸》　余嘗讀君平座右銘，曰：「疾形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嘆其深得老氏之旨。後知君平有《道德指歸》，探檢不得。壬寅冬，孝轅從趙玄度得之，爲讀一過。大抵旁該六合，內究萬情，測陰陽之用，觀物類之變，以歸合於玄同。披玩不能去手。其爲文，往往以轉韻相叶，似是從《龜策傳》來。又若「無義無仁，六合之內，和合天親。無節無禮，四海之內，親爲兄弟」，則又三句首尾叶矣。至於《名身孰親篇》「無名之名」數句，王輔嗣準之以註《睽》之上九，便稱妙解。惜其前後殘缺，使大寶不完，亦道函一大缺陷。本序題谷神子，不顯姓名，晁公武以爲唐人馮廓也。繡水沈士龍識。

分論

《道德指歸論・上德不德》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讀書之法，錄其異思，略其常筆，不得以全篇爲去取也。此書不行世，以漢人之存者有限，不敢割芟，故發其義例於此。

又《得一》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程子風曰：一氣浩往，千言如貫。

又《上士聞道》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程子風曰：士名一也而千百其狀，分上中下猶約言之耳。然分處若列眉已。

又《道生一》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福禧出門，妖孽入戶，妙語輒如《易林》。

又《至柔》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有形鎌利，不入無理」，大是禪鋒。「主如天地，民如嬰兒」，是循蜚頌。

又《名身孰親》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張汝韶曰：譚身名處，詞理俱動。又引吳澹來曰：醒言叫喚，夢人亦悚，如覩褒簏成都之市。

又《大成若缺》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暑則靜于裸，寒則燥于裘。得人如濕，逮人若陰。道在于身，不在于野。鳥驚而散，獸驚而聚。堤堵如地，運動如天。此篇佳句極多。

又《天下有道》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此章全幅都妙。又引葉薊綏曰：聰明辨知，隨澤而耕。騏驥驊騮，嬰輿而作。居君者爲虜，居虎者爲鼠。總苗爲旌，旁地爲鼓。佳言選出，尤爲旨芬。

又《不出戶》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楊升庵嘗言，君平《老子注》世不嘗有。如「肝膽爲楚越，眉目爲齊魯」等句，最爲奇語。夫升庵昔所節錄以詫世者，予全出之，實快事也。

又《爲學日益》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徐有兼曰：四字爲句，彙如貫珠。潘陸傷滯，不及此也。

又《聖人無常心》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張汝韶曰：佳句圈出輒妙。此文初閱之不見傷處，逐句細味乃得。此故知讀書手眼宜閒靜也。

又《出生入死》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解老者數十家而俱非也。此篇實閣室之炬矣。讀老不讀此，瞽叟誦詩也。

又《道生》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因性而動，即物感悟。道德，天地之神明；天地，道德之形容。如此刻鏤，聞所未有。

又《天下有始》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與可曰：守靜致虛，我爲道室。反初歸始，道爲我襲。妙語輒過于前。

又《行于大道》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程子風曰：天地由之，萬物以生，而民背之，用其聰明。醒人句，輒好笑。

又《善建》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吳澹來曰：我身者彼身之尺寸，我國者彼國之準繩。《大學》絜矩，其理同也。

又《含德之厚》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程子風曰：含字難言之矣。坤德之妙，只當得此一字。若比以玉在璞、珠在蚌，猶存色相。

又《知者不言》　《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徐有兼曰：《老》註，河上公爲之

簡奧，嚴君平爲之橫溢。

又《以正治國》《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程子風曰：正者三才之樞紐。因其變動不居，則曰奇耳。疏明正治，忽入用兵之奇。義類包舉，足爲快焉。

又《方而不割》《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唐初服曰：漢人以氣勝。文無奇，削而不忍廢，乃在此也。

又《治大國》《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葉蔚縗曰：此篇多佳句，截出看之更好。又引吳澹來曰：治大國貴于無爲，其故希聞，此篇朗朗。又引程子風曰：此篇起無弱勢，收有勝情。

又《大國》《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程子風曰：委曲開人，擅大貴謙，中多格言。又引汪蒼舒曰：以大事小，孟子亦爲此言。旨亦得此而暢。

又《萬物之奧》《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視人如王」一語，開却釋子三藏法門。佛經稱兔王鵝王，詞義頗淵妙，然即人皆堯舜之旨。故知三教其理同也。又引葉蔚縗曰：從草木說至無有，眞廣長舌。

又《爲無爲》《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爲無爲，正前定不窮□□立之說。不無不有，乃生無有，尤悟敦化川流之奧。執此以證《中庸》，其間微思玄義，尤爲多也。又引徐有兼曰：道理爛然，揮肆而談。君平解老古今第一。又引張汝韶曰：渾龐無刻削，此兩漢之獨擅。

又《其安易持》《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江晚柯曰：皂褐巨表，不識何物。

又《江海》《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程子風曰：以江海喻人王，標示執謙之旨，更入又玄之室。

又《天下爲我》《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君平手筆與《越絕書》相近，殆兩漢人變調。

又《用兵》《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老子談道德，多半言兵。後儒謂其虛無之過，流入刻薄。太史公遂以韓非同傳，非但不知道德，亦不知兵矣。威德文武，表裏相當。試看君平是何詞論，豈不高子長萬尋。

又《言甚易知》《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吳澹來曰：爭魚者濡，爭獸者趨。以爲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此非所明也。言甚易知，本于自然，乃足相明耳。又引張汝韶曰：歸旨無爲，每說輒合。可爲厄言日出而不離于宗。此書或以爲子家常談，是未深研老氏者矣。又曰：忘於知力，依道與天，如此又何不易知。

又《知不知》《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錄內略外，雙身爲友」，「動無形璺，靜無圻堮」，語自古創。又「惘惘洋洋，昏終天命」，又「無有典禮，守其眞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雁」，又「生民俱昌，天下啞啞」，俱色聲自邃。

又《民不畏威》《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至福似禍，大吉若凶。天下醉飽，莫之能明」，「醉飽」二字寫盡世人痴態。《越絕書》亦云「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又「遁福天外，追患四海」，語奇。

又《勇敢》《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子爲豺狼，弟爲兕虎，妻爲敵國，妾爲大寇。一部《韓非》，隱隱逗出。又引張汝韶曰：立德立賊，結論卻險嚇人。又引徐有兼曰：實堅入剛，其筆挺挺。又引程子鳳曰：存身寧國，在于生殺之間。此黃老最密之旨，即所云操刀必割者也。

又《民不畏死》《諸子褒異》卷五尾評引汪蒼舒曰：死屍起哭則哭者亡，是謂世皆屍也。莊子云以鳥養鳥，是謂齊侯爲鳥也。毒罵千古而人不知。

傳記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略】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虖成其名！谷口鄭子眞不詘其

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鄭子眞、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皇甫謐《高士傳・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君平賣卜，子雲所師，聃文是闡，迺作《指歸》。牧不可屈，錢常有餘，眞人淡泊，亶哉匪虛。

《華陽國志・蜀郡士女》　嚴平恬泊，皓然沉冥。嚴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學業加妙，專精大《易》，躭於《老》《莊》。常卜筮於市，假蓍龜以教。與人子卜，教以孝；與人弟卜，教以悌；與人臣卜，教以忠。於是風移俗易，上下慈和。日閱得百錢，則閉肆下簾，授《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揚雄少師之，稱其德。杜陵李強爲益州刺史，謂雄曰：「吾眞得君平矣。」雄曰：「君但可見，不能屈也。」強以爲不然。至州脩禮交遵，遵見之，強服其清高而不敢屈也。嘆曰：「揚子雲眞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稱之曰：「不慕夷，則由矣。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　《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

《舊唐書・經籍志下》　《老子指歸》十四卷。（嚴遵志。）

《新唐書・藝文志三》　嚴遵《指歸》十四卷。

《郡齋讀書志・道家類・老子指歸十三卷》　右漢嚴遵撰，谷神子注。本理國修身清靜無爲之說。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有序注而題谷神子，疑即廓也。

《宋史・藝文志四》　嚴遵《老子指歸》十三卷。

胡震亨《題道德指歸》　《道德指歸》，視河上公篇目，直是下經。然君平以四十篇爲上經，三十二篇爲下經，以今所存篇目校之，尚多二篇。又合《反者道之動》于《得一》篇，《治人事天》于《方而不割》篇，《善爲士》于《大似不肖》篇，復竄「善復爲妖」已上，附之《以正治國》篇內讀之，則語勢聯愜，理亦諧暢。惟《民之饑》已下七篇都缺。因後先檢算，併其所合《治人》、《善爲士》二篇，當自《爲學日益》已下及所缺七篇，始是君平下經，而《不出戶》已前九篇，猶上經也。更以河上三十七篇足之，則君平上經又得四十六篇，亦必有六篇合併，始不背《說目》耳。至若「陰八陽九」之說，雖林希逸謂非老氏本旨，似有獨會，乃其潛決玄旨，演倡宗風，則亦玄元之素臣矣。

《讀書敏求記》卷三　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七卷至十三卷。《谷神子序》云：「《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際已逸其半，今所存者只《論德篇》。」近代嘉興刻本，列卷一之六，與序文大相逕庭，其中闕落者尤多。牧翁從錢功甫得其乃翁叔寶鈔本，自七卷訖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饑也》至《信言不美》四章，與總序相合。焦弱侯輯《老氏翼》，亦未見此本，眞秘書也。辛丑除夕，公於亂帙中檢得，題其後而歸之余，來札云：「此夕將此殘書商確，良可一胡盧。」嗟嗟，公之傾倒於蘇至矣。慙予湮阨無聞，爲里中兒所賤簡，未能副公仲宣之托。撫今念昔，回首泫然，抱此殘編，徒深侯芭之痛而已。壬申秋日，繙閱晁氏《讀書志》，有谷神子注《老子指歸》十三卷。案舊序云「陳、隋之際已逸其半」，則谷神子爲唐人無疑；且所注止《論德篇》，而公武以宋人反得見其全書，何也？

《鈕埼亭集外集》卷三四《讀道德指歸》　張南漪語予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云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史避明帝諱，更之爲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即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爲問答，必曰『何以

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曰」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爲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惝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駁而篤矣。然予并疑是書乃贋本，非君平之作也。《漢志》於《老子》所錄有四家：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使君平有之，不應不見於《志》，其疑一也。《王貢傳》載君平事，但曰祖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是特祖其意而別爲書，非竟若是書之爲箋釋也。然《漢志》亦不錄，是已亡矣，安得晉、魏間忽出乎？其疑二也。且予賞觀其文，亦頗不類西京人語，其疑三也。

《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道德指歸論六卷》 舊本題「漢嚴遵撰」。《隋志》著錄十一卷。晁公武《讀書志》曰：「《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十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今考新舊《唐書》均載「嚴遵《老子指歸》十四卷，馮廓《老子指歸》十三卷」，無嚴遵書四十卷之說。疑公武所記爲傳寫誤倒其文也。此書爲胡震亨《秘冊彙函》所刊，後以版歸毛晉，編入《津逮秘書》，止存六卷。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曾得錢叔寶鈔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饑也》至《信言不實》四章，今皆失去。又引《谷神子序》云：《道德指歸論》，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止《論德篇》。近代嘉興刻本，列卷一之卷六，與序文大相逕庭云云。此本亦題卷一之卷六，然則震亨所刻，即據嘉興本也。曹學佺作《元羽外編序》，稱近刻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乃吳中所僞作」。今案《通考》引晁氏之言稱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爲次章首之類，則是書原有經文。《陸游集》有是書《跋》，稱爲「《道德經指歸》古文」，亦以經文爲言。此本乃不載經文，體例互異。又谷神子注本晁氏尚著錄十三卷，不云佚闕，此本載《谷神子序》乃云「陳、隋之間已逸其半，今所存者只《論德篇》，因獵其僞舛，定爲六卷」。與晁氏所錄亦顯相背觸。且既云佚其上經，何以《說目》一篇獨存？至於所引《莊子》，今本無者十六七，不應遵之所取皆向、郭之所棄。此必遵書散佚，好事者摭吳澄《道德經注跋》中「莊君平所傳章七十有二」之語，造爲上經四十，下經三十二之《說目》。又因《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本惟三十三篇，遂多造《莊子》之語，以影附於逸篇，而偶未見晁公武說，故谷神子僞《序》之中牴牾畢露也。以是推求，則學佺之說不爲無據，錢曾所辨殊逐末而遺其本矣。以其言不悖於理，猶能文之士所贋託，故仍著於錄，備道家之一說焉。

唐鴻學《道德眞經指歸跋文》（明鈔本） 右漢嚴君平《道德眞經指歸》七卷，《序目》一卷，明姚舜咨手鈔藍格本，每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榮夢齋鈔」四字，第七卷首有白文「姚舜咨圖書」五字，長方印計，存原卷第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序目在後，別爲一卷。漢人著書之例，如《法言》、《史記》、《漢書》、《說文》等書，序目均在卷末；如《易》之《序卦》、《說卦》。然此書陸德明、晁公武二家所記、張君房所引，皆係全書，是宋以後始行殘闕。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序語與汲古閣刻本序文，皆明季妄人以原書序目之小注廣充，又僞續谷神子數語，謂注書時已不全。《四庫提要》據竄亂之本，遂行曹學佺之說，疑爲僞書，豈非謬邪？《指歸》確爲君平所作，余得三證焉：《華陽國志》云：君平「授《老莊》，著《指歸》，爲道書之宗。揚雄少師之，稱其德」。故其稱引悉遵師說，如第七卷「夫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與梁父者七十有二義」，他書或作「家」，作「君」，作「代」，惟《漢書・揚雄傳》《羽獵賦》云「泰山之封，鳥得七十而有二儀」。「儀」、「義」古通。一也。第十卷經文「終日嗥而嗌不嗄」，各本「嗄」多誤「嗄」。《指歸》「啼號不嗄，可謂志和」，《太玄》本之「夷」次三曰「柔嬰兒於號，三日不嗄」。「測」曰：「嬰兒於號，中心和也。」二也。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其所引《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埏塿」數語，亦在第七卷中。三也。《困學紀聞》因劉注，稱「莊子曰」，又誤以爲《莊子》佚文。清代博學如何閒均，習其說而不察，殊爲可怪。蓋自宋以來，以《指歸》語爲《莊子》佚文者亦多矣，惟惜殘闕將半，不能悉行較閱而更正之。宋編《道藏》亦據殘本七卷收入，而明刻因之，《序目》則徑逐於篇首矣。此本雖不全，而《序目》在末，其爲卷，則十四之原數與《經典釋文》《序錄》、新舊《唐書志》卷數皆合，則實爲唐、宋傳抄舊卷無疑，以校藏本，不獨字句爲勝可知矣。校刻既竟，并采輯佚文《略例》及各書記載坿錄於後，以竢海內宏博留心增補。無僭無訛是尤學之所厚望也已。壬戌孟秋三月大關唐鴻學記於成都。

藝文

李華《嚴君平贊》 先生冥冥，隱於卜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

食，止足非利。垂簾燕居，默養眞氣。誨人不倦，人說其風。皦昧剛柔，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不友上公。在貴反賤，齊明若蒙。遼哉遠哉，微妙元通。弋者何爲，仰慕飛鴻。

宋祁《嚴遵字君平贊》 君平沈冥，賣卜肆中。子以孝言，臣則告忠。日足百錢，閉門著書。十萬餘言，黃老其徒。李彊牧州，喜欲吏君。揖風而慚，噤語於唇。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聲概高旻。

張俞《蜀三賢畫像贊・嚴君平》 淵淵蜀嚴，至人之貌。心通蓍龜，言必慈孝。推道衍德，窮神入妙。子雲之師，熟洞其照。

楊士雲《鄭樸嚴遵》 谷口躬耕有子眞，成都賣卜亦君平。從頭細勘楊雄論，執戟何須更美新。

《漢詩重光集》卷六《嚴君平故宅》 君平隱廛市，高厲誠無倫。終日讀老子，將以全吾眞。賣卜聊自給，決事多如神。與言盡慈孝，意豈忘斯人。窺其拳拳心，隱冀風俗淳。我愧采風使，未克敎以身。來往經故宅，式閭心彌殷。

雜録

《增定雅俗稽言・莊姓》 嚴君平名遵，與嚴子陵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易莊爲嚴，如宣帝諱詢，改荀卿爲孫卿也，卿名況。又按：漢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裝爲辦嚴。或者謂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卽辦裝也。擲卦以錢自君平始。唐詩：「岸無支機石，井有擲卦錢。」

《聽雨紀談・莊氏子》 君平子陵，本皆莊姓，東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爲嚴，考之君平，唯隱於卜，子陵之風節特著，至其州與灘，悉以嚴稱之。予謂莊當諱於漢，而不當諱於後世。今之稱二子者，當復其姓可也。

揚雄 楊雄

論述

綜論

《西京雜記》卷三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生邪？」子雲學相如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新論・求輔》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

又《啓寤》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

又《閔友》 王公子問：「揚子雲何人邪？」答曰：「揚子雲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絕于衆。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皆叢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其書必傳。」

《論衡・齊世》 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幷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賈矣。

又《案書》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

文有僞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銅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銅共朝，睹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

又《佚文》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賚錢千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

又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漢書・地理志下》 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幷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隘。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亡類。」

又《楚元王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又《敘傳上》 近者陸子優繇，《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閫，究先聖之壺奧，婆娑庠術藝之場，休息庠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庠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

又《敘傳下》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

《曹子建集》卷九《與楊德祖書》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

《文選》卷四〇楊脩《答臨淄侯牋》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瞽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迹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文心雕龍・宗經》 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

又《辨騷》 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

又《詮賦》 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穀者也。

又《雜文》 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

又《神思》 揚雄輟翰而驚夢。

又《體性》 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

又《事類》 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偏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

又《練字》 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實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

又《才略》 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

又　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

又《知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

又《程器》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

又　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

《顏氏家訓・文章》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嘆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數子爲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藝文類聚》卷五八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書》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

《昌黎先生集》卷一七《與馮宿論文書》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哉？此不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

《樊川集》卷三《三子言性辯》（存目）

《樊川文集》卷一三《答莊充書》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

《文苑英華》卷三六〇來鵠《鍼子雲說》或曰：「揚子雲不思堯、舜、成、康之世，而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豈儒者之爲邪？」曰：雄誠得素臣之事矣。夫居四海之安，處九層之高，上鑒沖漠，下瞰苑囿，既其靜息，則必思事云亭，追軒穆者矣。列多士之朝，齒無用之秩，才略不用，名表莫聞，既其靜息，則必思征虜，功效雍丘者矣。斯皆君臣居位之高下，而所思則治亂亦不同，蓋位之極者思沖漠而欲無爲也，位之下者思功伐而欲有爲也。無爲誠君之體，有爲誠臣之事，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揚雄則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噫！孔子眞素王，揚雄眞素臣哉！孔子思三代之英，是猶處尊位而道極事云亭追軒穆者也。雄之論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是猶居散秩而才閒思征虜，功效雍丘者也。素王誠得王體，素臣誠得臣事。然臣事何事邪？曰：子貢使吳越，孟軻闢楊墨，皆事也。今不知雄思蘇、張、范、蔡之時者，其欲自爲蘇、張、范、蔡之人邪？其欲折以正道，使弭兵擴文歸吾域邪？苟自爲蘇、張、范、蔡之人，則叛矣，又何臣事哉。

《河東集》卷三《漢史揚雄傳論》子雲作《太玄》、《法言》，本傳稱非聖人而作經籍，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天絕之。嗚呼，且子雲之著書也，非聖人耶？非聖人也，則不能言聖人之辭，明聖人之道。能言聖人之辭，能明聖人之道，則是聖人也。子雲苟非聖人也，則又安能著書而作經籍乎？既能著書而作經籍，是子雲聖人也。聖人豈異于子雲乎？經籍豈異于《太玄》、《法言》乎？聖人之貌各相殊，聖人之辭不相同，惟其德與理類焉，在乎道而已矣。若非聖人而作經籍，則其所書也，不若于經籍矣。言無章，行無法，是曰經籍乎？人可誣曰經籍乎？比之吳楚之君，吳楚之君竊位而冒名，悖于道者也，天宜伐而絕之。子雲務教而利時，順于道者也，天豈罪其爲是乎？天能絕吳楚之君而僭竊，則天甚明矣。天既甚明，固能罪惡而福善，卽吳楚之君可罪，子雲可福也。若反同吳楚之君而罪子雲，是天明于惡少，而不明于善也多矣。班孟堅稱諸儒之言曰是，蓋當時恥不及雄而謗之者也，不可從而書矣。凡爲史之任，在乎正其得失而後褒貶之。得失此不能正，況其褒貶乎？所謂孟堅有良史之才者，予于此不曰良史也。

《小畜集》卷一八《再答張扶書》子之所謂揚雄以文比天地之不當，使人而易度易測者，僕以爲揚雄自大之辭也，而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爲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而測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後謂之盡，則天地乃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揚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縣爲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揚雄之《太玄》，卽不用于當時，又不行于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

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羲，吾不信也。僕謂揚雄之《太玄》，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

《南陽集》卷四《本文》《周禮》之後，孟軻、揚雄頗爲本者，是故其文靈且久；太史公亦漢之尤者也，揚雄呼其文爲實錄，道之所推耳。又曰：「若孔門之用賦者，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奈孔門之不用乎？」然則揚子之言非不用也，本有所不固爾。

又卷五《揚子三辨并序》史言揚子吃，不能劇譚。又言揚子投天祿閣，又言揚子無子。讀者疑其故，謂揚子學聖人道而有是者。或問于趙子，于是作《吃辨》、《投閣辨》、《無子辨》三篇以答或人云。或問曰：「揚子吃，不能劇譚乎？」曰：「吃亦吃矣，不可謂不能劇譚。」曰：「是吃也，惡能劇譚？」曰：「揚子于衆人則吃，于聖人則能劇譚。」噫，揚子之道，足以聖，足以賢，足以皇，足以王。劉歆知之，則曰「空自苦」。如是，不知雄者衆矣。雄當是時，似不言是，況謂之吃乎，宜也。聖人之道，當懼其吃道德、吃仁義、吃辭、吃志而已，不當懼吃衆也。雄果吃道德，不當演《太玄》；吃仁義，不當作《法言》；吃辭、吃志，不當《反騷》、《訓纂》、《州箴》而發焉。如是也，不可謂之吃。則衆人吃于道德、仁義、辭、志也，雄吃于衆人也。王莽自立，將以神前事。于是誅甄豐及子尋，投劉歆之子棻于裔，辭連及者，急收不請。雄校書天祿閣，治獄使者來及雄，雄恐不免，輒自閣以投地，而不至死。莽知雄不預事，有詔弗問，病免弗獲，復爲大夫。或問雄投閣意，將懼其罪而弗生耶？將畏其法而求死耶？曰：「非雄意。雄之道繫天矣，雄之命亦繫天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墜地而死矣；天之未喪斯文也，莽其如予何！」曰：「不能謝病，復爲大夫，如何？」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雄意如是必矣。」或問：「雄無子乎？」曰：「然。」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稱王，故貽誅絕之罪，敢問如何？」曰：「載此非良史也。」諸儒之于雄也，不如雄經，一也；嫉雄賢，二也。經緯百王，仁義禮樂，則經矣。若謂雄非聖作經而獲罪，是仁義禮樂非聖人不當言，非聖人而言是，亦獲罪矣。嗚呼，言仁義禮樂者，罪止于此；不言者，其罪如何？噫，雄之無子也，非雄之無也，實時之無也；非雄不得子而子也，是子不得雄而父也。爲周公者必須伯禽，爲孔子者必須伯魚。伯禽生，爲周也；伯魚生，爲魯也。非周非孔，不父也；非禽非魚，不子也。爲雄子者必賢良，非賢良，雄不父也。故生烏而不苗，無復如烏者，非雄之欲有也。賢良之生必有時，非其時不生，故雄無子矣。作經之罪，吾未聞諸聖人。作經有罪，聖人當言，不當使後人言之。聖人不言，而諸儒言之，言之而無據，非嫉雄而何？嫉雄而不書，余敢罪于史。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七《答吳充秀才書》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

《元豐類稿》卷一六《答王深甫論揚雄書》蒙疏示鞏，謂揚雄處于莽之際，合于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于莽，特于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于《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不從，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于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于《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書，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于《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于仕莽爲重矣。雄不得而已，則于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則于《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見也；于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

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于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于義命有所未盡，故于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亦曰：「我異于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爲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于雄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爲然。則雄之言，不幾于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雄處莽之際，考之于經而不繆，質之于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夷甫，或以爲未盡，願更疏示。

《臨川文集》卷六四《揚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又卷六九《祿隱》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已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已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

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又卷七二《答饒深父書》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諂，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又卷七四《答吳孝宗書》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

又卷九三《王深父墓誌銘》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

《東坡全集》卷四三《揚雄論》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於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爲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又卷九二《韓愈優於揚雄》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亦自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爲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爲救時反本之言爲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卻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六《答謝民師書》　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篆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東坡志林》卷三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讓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祖誠知揖遜之水，尚污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溷夷齊之口乎？于以知聖人以位爲械，以天下爲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後山集》卷二三《詩話》　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游鷹山集》卷三《師語一》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常。」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又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又《師語三》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道鄉集》卷二九《策問》　問楊子雲論當時之名臣多矣，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愼，邴大夫之不伐善，則以爲自得。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悔，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則以爲社稷之臣。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眞之介，則以爲名卿。夫子雲之言，法言也，其品藻之異，豈無謂而然哉！以漢人物之盛，殆非後世所能擬倫，而其所取者止於如此而已，無乃太簡乎。諸君必能言之。

周紫芝《竹坡詩話》　揚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誚于當世，後之議者紛紛，往往詞費而意殊不盡。惟陳去非一詩，有譏有評，而不出四十字：「揚雄平生書，肝腎間雕鐫。晚于玄有得，始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于玄。賴有一言善，《酒箴》眞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千萬言，未必能出諸此。

《寓簡》卷四　揚子雲作符命，顯是隳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巧爲曲說，欲以抆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爲不忠也。時人爲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蓋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顧投閣，清淨顧爲符命耶？譏其反道敗德，身爲亂階，而盜寂淨之虛名耳。

《朱子語類》卷四《性理一》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所言卻是說得稍近。蓋荀揚說既不是，韓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少得一個「氣」字耳。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謂此也。

又卷五《性理二》　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癢。

又卷一三七《戰國漢唐諸子》　曰：「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卻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云云，亦只是莊老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又　《荀子》盡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

又　不要看《揚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

又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略】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卻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略】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

眞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獃，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語。」

又問揚雄。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養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贏』，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說，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

又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

又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個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個『善惡混』。若有個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剛領已正，卻無他這個近於老子底說話。」【略】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

又　「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爲少陽，夏爲老陽，秋爲少陰，冬爲老陰。揚子雲見一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卻杜撰，就三上起數。」又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

又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又　至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至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眞見得到。」先生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至云「但據程子有此議論，故至因問及此」。先生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

又卷一三九《論文上》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塡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沖、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南軒集》卷一七《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斬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斬乎狥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雖號爲表章，然狥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免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

印封侯，學士皆群然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它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習學記言》卷四四《荀子》　傳說固已言學之要，孔子講之尤詳。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今在《書》《論語》者其指可以考索而獲也。【略】後揚雄言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與專門者較淺深爾。古人固無以行爲上而教人爲下者，惟後世陋儒專門莫知所以學，而徒守其師傳之妄以教人。雄習見之，以爲能勝此而兼行者則上矣。

《韵語陽秋》卷八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荊公乃深許之，何邪？詩云：「寥寥鄒、魯後，于此歸先覺。」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眞沉溺九流渾，獨訴頹波討得源。」又云：「揚雄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淳南集》卷三〇《議論辨惑》　韓退之嘗曰孟氏醇乎醇，荀、揚大醇而小疵。以予觀之，孟氏大醇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醇疵也。

又卷三四《文辨》　陳後山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雖奇故不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爲後學之法。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四章望之《書揚雄傳後》　世皆稱揚子雲作《劇秦美新》，以取媚乎妖莽。而《法言》亦曰「自周公已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懃勞則過阿衡」。噫，誠如是，何以爲子雲哉。始讀其書，則固疑其爲人；及讀《班》史列傳，則曰哀、平之世，莽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其恬於勢利如是，而卒無一語稱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其後，時人譏之曰「爰清淨，作符命」者，蓋是時劉棻以符命被戮，棻嘗學奇字於雄，及索其黨，雄恐禍及，遂有投閣之事，非謂其身作符命也。以余思，若《美新》之文，乃當時諸儒嫉雄者所欲以窜其名於後世，非雄本作也。既以是文窜雄之名，又懼後世以雄苟避一時之禍，非本意媚莽，則其名未甚窜矣，於是又卽其所著《法言》，加之以「漢公之懿」，以表裏其說，欲使後知雄眞屈道媚莽者。夫嫉雄之深，莫如班孟堅。其傳末稱其非聖人而作經，故卒有滅絕之禍。苟有媚新，直而書之，足以累雄於千萬世間，何反默而不傳也。又稱其恬勢利如前之所云哉？固之《典引》曰：「揚雄《美新》，典而無實。」余亦謂當時嫉雄者造作《美新》，又恐不得傳於後，故增是辭於《典引》之中，以信其傳。不然，固何弗稱於本傳而反稱於《典引》也？且雄果有媚莽之文，豈不能取封爵，獲富貴於莽朝哉？終莽之朝，位才一大夫，蓋其守正自若，不撓不屈，而至於是也。夫所謂「法言」者，言而爲後世法也。苟稱妖莽之勤也過於阿衡而繼於周公，則一苟媚之書，何以爲法於後世哉？雄果以是言媚於莽，則其後敢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夫」乎？雄知莽之必滅，漢之必興，潛著是言於言之末，欲以劉氏之復立者，是其懷忠履潔若是之炳炳也，又何以致疑於雄哉？噫！柳宗元、柳仲塗，大儒也，皆惑於是言而曲爲之說，雖欲釋雄之過，而不知非雄所爲也，又況於不及二柳者，則其致疑之心，果可以釋乎？余是以書之傳末，以告來者。

《東園叢說》卷下《韓愈詩文》　韓文公唐室大儒，學者至今以傳先聖之道推之，謂先聖之道，自孟子之後，惟韓愈得其傳，荀揚之徒不與也。愚觀愈之書，其文章純粹典雅，司馬遷、揚雄殆無以過，其行己亦中正，可爲後人模範。

又《韓柳》　子厚論退之之文，則曰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之文與退之固相上下，如揚雄《太玄》、《法言》，退之不作，作之加瑰奇。

吳箕《常談》　《車千秋傳》「尉安」，顏師古注云：「尉安」之尉字本無心，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漢書》字之存古者甚多，奚獨「尉安」，然在漢時，人習篆隸，古體多亡。成哀間，唯揚雄好古樂道，間有從作奇字者，今《太玄》與諸賦，用字多古，則古體之存在，班固時已爲可貴。

《密齋筆記》卷二　諸儒，西漢自孔光、張禹、劉歆、揚雄號爲儒者，或依阿取容，或事新室，遂至言符命者以千數。朱文公作《通鑒綱目》，標揚雄曰「莽大夫揚雄」，自是千古定論。

《捫蝨新話》卷三《揚雄不知性與心》 揚雄不獨不知性，亦不知心。雄謂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卻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逃於鑒照者，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以心爲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當知虛空生汝心，內觀諸世界，在虛空耶？」周之言正與此語合。

《庚溪詩話》卷上 昔揚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醬瓿，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好之」。

《歲寒堂詩話》卷上 《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於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

郝經《續後漢書》卷六五下下《闕澤傳》 虞翻稱澤曰：「闕生矯傑，蜀之揚雄。其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

又卷六六下下《文藝傳・左思》 議曰：賦本《詩》之一義，屈宋作而騷賦興，與《詩》別而體制異矣。漢興，賈誼、司馬相如壯浪縱肆，宏富高古，無以尚矣。至揚雄、班固，模擬塡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于是自以爲俳。

又卷六九下《高士傳・范粲》 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

又卷八三下《錄》第一下《揚子》 揚雄之學不知其所自，《傳》稱「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默而好深沉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初好辭賦，擬則司馬相如，其後輟不復爲，準《易》作《太玄》，擬《論語》作《法言》。其《太玄》推本老子三數，自三而倍加，故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別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顓頊曆相應，揲之以三策。夫道祇一數，《洛書》、《河圖》元非二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八卦九章，非聖人自爲之，所以則道之數也。道之數只一奇一耦，而爲陰陽，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離乎固有之兩，故自二而四，自四而八，重重因出，以至於六十四，日月、星辰、寒暑、晝夜、度數、時節皆在其中。宓羲以一奇耦三加成卦，故爲三畫。其體祇兩，至於六十四卦，不出於一乾坤，三百八十四爻，不離於一奇耦。以一具兩，乃爲《易》之眞數，非若老氏之一生二，二生三之說也。一故生兩矣，兩各生兩，則二生四矣，固不生三也。揚子雖名儒學，乃以老氏之說擬《易》，皆本於三而倍加之，則道之數有二矣。乃作爲之私，以數傳理，非造化之本，然以理爲數也。至其論性謂善惡混，道之在人，成之爲性，具備衆理，無非至善。中而不倚，一而不二，精而不雜，純而無間，私邪僞妄安得混於其間哉！惡自于人心之危，物欲之私，又安得爲性乎！大本已悖，其餘不足稱也。極其踐履之至，則曰清淨寂寞，亦老氏之學也。至於事弃，與聞乎篡，爲《美新》之文，不以爲恥，終之隕穫。至於投閣，則與夫在陋巷、在汶上、采薇而不食其祿、易簀而得正斃焉者異矣。

《鶴林玉露》乙編卷五《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

《古賦辨體》卷四 自楚騷已多用連綿字及雙字，長卿賦用之尤多。至子雲好奇字，人每載酒從問焉。故賦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厥後《靈光》、《江》、《海》等賦，旁搜遍索，皆以用此等字以賦體，讀者苦之。然賦之爲古，亦觀六義所發何如爾。若夫霧縠組麗，雕蟲篆刻，以從事于侈靡之辭，而不本于情，其體固已非古，況乎專尚奇難之字，以爲古，吾恐其益趨于辭之末，而益遠于辭之本也。

《井觀瑣言》卷二 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未須論其意義深淺，但考其辭語，亦足見其故爲險難痕跡，不可掩矣。《論語》無意爲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厭語助字之多，如「女得人焉耳乎」六字爲一句，而助字處其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十五字爲二句，而助字處其九，而《法言》「乖離，諸子圖徽」、「蠢迪檢押」、「彌中彪外」、「雉噫」等語，至不可屬讀；《論語》云「請問其目」，而《法言》但云「請條」；《論語》「或問子產」、「問子西」、「問管仲」三「問」字，繁而不殺，自是文理當如此，而《法言》中或問霍光、王翁、寶嬰、灌夫、聶政、荆軻，但曰「霍」、曰「翁」、曰「寶灌」、曰「政也」、「軻也」，豈復成文理哉！此類不可勝數，識者觀之，不獨《太玄》可覆瓿矣。其

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耳，殊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其不易解者，特古今文體有不同耳。雄說陋矣。

王達《讀反騷說》　揚雄之學類老子，故其事王莽而無疑，譏屈原自隕之爲非，其亦老子之心乎？大哉晦庵先生言曰：「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其盡之矣。嗚呼！雄之心其鄙也夫。

楊慎《璅語編》　七十三歲揚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全蜀藝文志》卷三七侯溥《郫縣漢大司空何公祠堂記》　漢德中缺而大盜作。方作之時，蜀郡有三仁焉。生焉而仁，其惟揚子雲乎？死焉而仁。其惟何君公乎？子雲于漢爲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其受祿也輕，其任事也微。一日遭新莽之變，而責子雲以死國，是不知道者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子雲之謂乎？【略】子雲不死，而《太玄》《法言》垂之萬世，猶箕子之有《洪範》也。【略】使子雲有君公之位，而君公居子雲之地，則亦彼死而此生矣。生者以文傳而死者以忠傳。文可日見，忠隨世異，是以子雲之詞盛于蜀，而君公獨未聞焉。

《歸有光集》卷四七《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彖，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爲《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爲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于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之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以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于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于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于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譊譊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聖人，固已或異于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心，則《玄》有功于《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于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于一而終于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算，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晝于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蘇，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算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窮之用，開啓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于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于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不可少，而猶有待于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而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于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乎？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于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譊譊，眞可謂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明文海》卷一一二熊過《揚雄》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揚雄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揚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

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然則《漢書》所載《甘泉》已後，訛舛實多，善豈非有證于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奥奇澁，故其體裁辭氣區別，烏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稱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大家續書，采擷未精，誤谷爲揚乎？初雄被薦侍詔承明之庭，庭在未央宮。《霍光傳》太后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罪狀昌邑王，則其必嚴重矣。按《翼奉傳》連言前殿、曲臺、漸臺、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解嘲》云「登金馬，上玉堂」，按後漢《輿服志》蓋黃門東有所鑄苑馬勢，故曰金馬。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宮者黃門之直，上達玉堂。《翼奉傳》曰「奉待詔宦者署」，雄之給事黃門亦謂此也。晉灼以黃屋非人臣所居，因曰盧于門，失猶未遠。張晏以爲直于石渠閣，不亦遠乎。石渠者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爲渠。閣在石渠之外，祗役趨命勢相遼遠。若其校書，則石渠有藏何圖籍在焉。假使石渠有直盧之便，乃舍之而校書于天祿閣，則于情理亦有可疑。天祿、石渠二閣，雖並在滄地水北，於滄地水益北又別爲明光桂宮，中間不言天祿又在明光桂宮之北矣，人情地勢不亦迂遠乎。然則雄不寓黃門則不應直于石渠閣，又烏得遠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也。漢自惠帝始居未央，非若高帝以前居長樂，故今就未央言之也。其從閣自殞，豈有生理。既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爲官之拓落？不觀非聖之書，何爲復作符命？前後自相詆誤。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傅同時，課其生平，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爲莽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稽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恥事二姓者，而肯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奥，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耳。假說託依，謗以厚誣，雄《法言》比莽於阿衡者，皆是也，悲夫。楊廷秀有言，班固經術不如揚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者，衡條上之。惜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尊以爲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者不悉也。或曰：「劉向何以校書天祿也？」曰：「不同也。漢元帝北闕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司馬在焉。漢以光祿大夫爲中朝，而天祿在北趨，北闕爲近方，爲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正中朝官，故可就天祿校書。雄本待詔承明，止應于蒼龍東閣出入，無緣卻轉而北。予嘗疑《漢書》之地有二待詔金馬者，校石渠列中朝者乃校天祿，如此則子雲無殞身天祿之理，不有明驗乎？」

《陸學士雜著・汲古叢語》 揚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豈清靜寂寞乃亦有未玄之理耶？【略】文章家不貴能言也。

《詹氏性理小辨》卷三七《人道辨適自篇二・摘藻》 王司寇元美云：子雲伏膺長卿，研摩白首不能逮，乃謾言欺人云「雕蟲之技，壯夫不爲」，遂開千古藏拙之端，爲宋人門戶。然予讀子雲《法言》、《太玄》，豈藏拙也？而以爲藏拙，何也？

又卷五九《人品辨賓志統七・諸子》 雄事莽之說，或曰莽未篡時爲莽知，故不能去。既不能去，則不得不爲美新以免禍。曰：人惟不肯去耳，即去而人或迹我所至而求之，不有薛方可爲乎？又不得已不有龔勝可爲乎？何至爲其大夫而又爲文以美之？

又 桓譚以子雲方仲尼，葛玄則謂子雲過于老子，唯顏之推以陰陽家埒之。

周春《選材錄》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世傳《太元經》魚豕滋謬，安得張平子作揚氏功臣乎？《法言》《方言》及雜著文賦，豈足見子雲苦心。

《質言・評古》 《法言》擬《論語》，《玄》準《易》，世斥揚子僭經，殆過也。吾儒信而好古者莫如朱子。朱子補《大學傳》也，或曰：「曷不效其文？」朱子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克成。」然則儻成，（句）效之矣。「六經」莫古於《易》，莫深於《春秋》。朱子作《綱目》，綱倣《春秋》，目倣《左氏》，朱子僭耶？效《大學》可，擬《論語》不可；倣《春秋》可，準《易》不可。何寬朱束揚之甚也！第揚子有曰：「人姓孔而字仲尼，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揚子知皮虎之非虎，字仲尼之非仲尼，而不自知其《法言》與《玄》之非《易》、《論語》，則過也。且《法言》《論語》可也，《玄》以八十一首準《易》六十四卦，得無有二準一者乎？疇當一準疇當二準，試起揚子問之，必無以復我。

《藝苑卮言》卷二 子雲伏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研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謾言欺人云：「雕蟲之技，壯夫不爲。」遂開千古藏拙端，爲宋人門戶。

《焦氏筆乘》卷二《揚子雲始末辨》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

辨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韙屈原，而廉斥公孫宏之吝，且曰：「如訕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鄠縣，而雄，鄠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四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壟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鴻苞》卷九《蛟龍》　龍能爲蛟，蛟不能爲龍；聖人能爲賢人，賢人不能爲聖人。楊子雲、文中子，蛟而欲龍邪？

又卷一七《論詩文》　賦莫莊於楊馬，而綺豔如江鮑者，亦自不可廢。

《性理指歸》卷二《諸子・揚雄》　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又　作《太玄》本要明《易》，卻尤晦於《易》，眞屋上架屋，牀上疊牀。

又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又　朱子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又　眞西山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又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

《少墟集》卷一六《董揚王韓優劣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如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淆，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眞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眞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爲知言。揚雄制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如《太玄》果玄也，衆人不好，與玄何損？而汲汲于《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既曰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于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于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邪？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于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

《稗史彙編》卷八五《荀楊王得失》　或問荀、楊之得失安在？曰：立言則荀不雕琢，雄多模倣，辨理則雄有據依，荀多偏執。荀、楊得失，王通蓋兼有之。

又卷八九《法言符命》　謂寂爲麥，大愚也；謂鹿爲馬，大奸也。楊雄以《法言》僭《論語》，以《太玄》僭《易》，當時諸儒引《春秋》吳越之君比之，引《春秋》一王之法誅之，毋乃太甚。此正如兒曹斂容危坐以效老成，拜揖趨蹌以效賓主，羅蟹列瓦以效俎豆，長者見之，特一笑耳，何足深罪哉！惟符命之作，非大奸則大愚也，清淨寂寞者爲之乎？

又《楊子雲》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眞不持錢，子雲書之。夫富人雖無足稱，其得罪名教，必不至如王莽。子雲於王莽不惟書且譽之，何取舍如此悖乎？且書富人猶可附於馬遷錄貨殖意，今美莽過於湯武，比之《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何？在予想子雲落筆時未有不汗顏赤面，特以莽方操生死榮辱之柄，子雲懼死懼辱，是以有此。視東坡不輕爲人作誌銘者，奚啻霄壤。溫公註《法言》，至此曲爲辨釋，獨不思孔子於三桓陽貨，雖有遜言，而祿去公室五世之論，盜竊寶玉大弓之書，不一而足，何嘗有毫髮私貸哉？何溫公之不思而恕子雲也。

《藝圃傖談》卷一　漢武帝能文而好奇，創爲樂府、郊廟、鼓吹、短簫鐃歌等曲，《塞瓠子》等詩，盡變古法。而司馬相如《子虛》之作，適投所好，遭遇同學，天下甄賞，所以名冠當世，非獨其材具勝也。揚雄慕相如，一步後塵，況其人品，原不足法，所以終爲子雲而已矣。

《時習新知》卷六　莊周侮聖人，楊雄諛聖人，其蔽同也。雄謂「六經」之言，使人不可解，不可多讀，阻學者上達之路，違聖人善誘之心。經籍具在，有何不可知？本可知而不知，不必知而求知，自是俗儒之罪，與聖人何預？

又　子雲辭賦之學，其爲辭賦也，刻苦而乏天眞，險仄而不正大。《法言》自謂近道，然胸臆淺，語多造作，不離故習。晚年謂辭賦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此屬厭而棄其餘耳，非情語也。楊脩信以爲老不曉事，可謂不悉子雲。

《百家類纂》卷九《法言題辭》　《漢書・楊雄傳》：「雄好古學，【略】。」今觀其《罔明》篇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蓋《詩》明哲保身之義也。世議其投閣《美新》，煌煌何在？余以爲此正其遜不虞以保命者也，豈眞以莽賢爲可相周旋乎？雄又作《太玄》以擬《易》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卽《易》所言洗心退藏，神明其德，周濂溪氏所謂「厥彰厥微，匪靈弗瑩」者也。子雲之學蓋至根位，其于《易》深矣。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宋司馬君實有言：「楊子雲眞大儒也，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其崇尚若此。

《夷困文編》卷六《揚子雲》　子雲爲莽大夫，朱子深誅之。而有辨其誣者，移之谷子雲，亦未然。子雲清眞淡泊，漢儒自董子外罕有其儷，而污于莽，則所遭之不幸也。《易》曰：「無妄行，有眚。」其《象》曰：「上窮也。」上九非有妄，乃所遇之窮致眚。莽之奸，末路乃見。當其輔孺子，人皆以爲周公。及受禪，人皆以爲舜禹。當時勸進四十八萬人，豈盡無人心哉！莽之狡僞誠深，而人不覺也。子雲初不附莽，而因循不去，病在不知莽耳。時有知莽者，皆局外之人也。荊公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忠僞有誰知。」知莽者於其敗，而仕莽者於其初，不無可原之情矣。

《叢語》卷六　太上有作，其次有述，其下流而爲擬。《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洪纖蠕動，莫非造物；五穀蓁稗，莫非化工；六經孔孟，稗官小說，莫非文章。擬斯下矣。

鄭樸《揚子雲集原序》　嗚呼，自莽大夫之言信而子雲罪案不可解矣。邇者解以秦和胡正甫，闡以秣陵焦弱侯，投閣之悲，美新之詬，一經湔祓，便成名儒，此余彙集意也。客有獻疑者曰：請徵之班固與顏之推。固《典引》云：揚雄《美新》典而無實，之推《文章篇》云：《劇秦美新》，妄投于閣。二子去雄未遠，寧俟宋乎？余曰：固也，夫正甫之證子雲也，以其仕與歿之年。年且相左，他可知耳。而更例以宰我子貢，則論人于史者之衡也，其有浮焉。千里一士，有如比肩，春秋傳信，法亦傳疑，居子雲于疑而存秦漢以來一有行之文人，抗節之儒者，客過信邪？過疑耶？子雲嘗恥雕蟲矣，故去而爲《法》《玄》，爲《訓纂》。學士大夫軼所稱雕蟲而上之凡幾，唾其疑與信半之事，而靦然遜其不必置疑之文，夷考其行，或將忍劇漢賊？又奚但劇也。故子雲之可傳，不必以美新投閣掩也，而矧其誣焉者乎？此余彙集意也。若其擬《論》擬《易》之非僭也，擬者不僭，僭者不擬，猶列眉然。不具論，論其世如此。萬曆乙未九月朔。

《藝苑談宗》卷四　陳師道曰：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張次仲《瀾堂夕話》　楊子雲《太玄》書成，賈人以萬金求列名字，子雲卻不許，賈人名字亦遂不傳。此子雲孤刻之性，未見處分妙手。夫子雲祿位容貌不及中人，當時厭棄，獨一賈人者，形迹相慕，吾卻金而列其名字，獨不可以愧天下後世不知子雲者哉？凡今之人，因緣附會，開卷羅列，無論子雲，賈人見之，當復唾詈。吾故以知罪一身擔荷，有欲殺欲割者，曰某在斯，某在斯。

《剩言》卷一五　楊雄、韓愈直是文人之俊傑，若必以聖學求之，都未免大醇而小疵。雖然，《美新》投閣，愈之所不肯爲，《原道》三品，雄之所不能作。楊豈韓匹也耶？

又　程子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也。仲舒、毛公吾無議矣，《美新》、投閣，雄乎不知於儒者何似乎？

《寒夜錄》卷下　賢人君子持己接物，多爲群小之所憎妒。憎妒不已，而譖謗隨之。又不特顯爲譖謗已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僞增揚子雲之書，比王莽于周公是已。

又　孫樵致談史才之難，以爲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但作賦沈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深，最不宜於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並稱。韓卽不能追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揚雄數等也。

《珊瑚鈎詩話》卷一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略】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州箴》以準《虞箴》，【略】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

《東水賢疑》卷五《楊子》　楊雄作《法言》以擬孔子，時有問於雄者，以法言應之。然子雲之學本無所得，徒務模擬人言而不得本旨，所爲謹毛失貌者也。桓君山謂漢興以來惟有此人，王充謂爲文之烏獲，蓋當時惟知剽竊章句爲儒，而不知儒者之道不在於此。子雲之《美新》、《反離騷》，皆得罪名教，猶以尊孔子得爲聖人之徒。孔子之道豈待楊雄而後尊哉！其作《太玄》以準《易》，亦何裨於《易》？當時人以爲可覆醬，後世乃尊信於眞實篤行之溫公，何也？王介甫、曾南豐諸人亦皆尊信雄。南豐謂雄所處合於箕子，介甫謂如孔子之無可不可，且謂世傳其投閣者妄也。不知雄何以得此。惟顏之推云：「雄直以曉筭術，明陰陽，故著《太玄》，時爲所惑。且《太玄》竟何用乎？」此爲知言者。然之推所存，要亦與雄等耳。楊雄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澁。

《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　《辨體》曰：楊雄雅好奇字，人或載酒從問，故賦中難字最多。厥後《靈光》、《江海》等賦，皆以用此等字爲體。然賦之爲古，亦視六義所發何如耳，豈專尚奇難之字以爲古哉？至其辭，則全倣司馬長卿，眞所謂同工而異曲者。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賦，至子雲此體遂盛，不因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詞，而流于淫矣。先儒謂雄晚年亦自悔，噫。

又　王懋公曰：史稱楊雄嘗好辭賦。先是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爲式。又謂屈原文過相如，此一語殊確，今特表之。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楊侍郎集題辭》　《劇秦美新》，諛文也，後世勸進九錫，皆權輿焉。《元后誄》，哀思文母，盛譽宰衡，猶然《美新》，豈有周人申后之思乎？予嘗疑子雲者老清淨，王莽之世，身向日景，何愛一官，自奪玄守？班史作傳，亦未顯訾，其符命之作，傳聞眞僞尚在龍蛇間。或者莽善誑耀，頌功德者遍海內，莫不高三皇，巍五帝。子雲《美新》，猶頗醞藉鮮醜，孟堅讀而不怪也。《法言》世貴，《太玄》後顯，並輔「六經」而行。《河東》《甘泉》《長楊》《羽獵》四賦絕倫，自比諷諫，相如不死。《逐貧賦》長於《解嘲》，釋愁送窮，文士調脫多原於此。《十二州二十五官箴》，《虞書》《魯頌》之遺也。《酒箴》滑稽，陳遵見而拊掌，寧讓淳于髡說酒哉。

《愚庵小集》卷一〇《楊雄論》　西京儒者，自董江都、劉中壘下，必推揚子雲。子雲著述，桓君山稱爲度越諸子，《抱朴子》方之仲尼，韓退之與孟荀竝列，司馬君實至作《潛虛》以擬《太玄》，獨蘇子瞻譏其好爲艱深以文淺易，自朱子《綱目》特筆書「莽大夫揚雄死」，而子雲之論遂定。余嘗考其生平凡三變焉：當成帝時，賦《甘泉》，陳《羽獵》，則詞章之士也。及哀平間，甘落拓，草《太玄》，則經術之儒也。迨乎靦顏事莽，浮湛天祿，則又與甄豐、王舜爲徒者也。學者或耽其文辭而護其逆節，則爲之說曰子雲年數與莽不相

及，投閣恐谷永事，永亦字子雲也。或又據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云王音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譚親炙于雄，所紀必實。或又引孫盛復云《太玄》明陰陽，推曆度，蓋疾莽而作也。《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曰安漢，其微指可見。以愚核之，皆瞽說也。《七略》引《子雲家牒》云，雄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葬安陵坂上。侯芭負土作墳，號玄冢。按天鳳五年爲王莽篡漢之九年，自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莽天鳳五年戊寅止，七十一載，與《漢書》本傳正合，何得云不相及？谷永爲大司農歲餘卒，未見莽革命，何得以投閣加之乎？雄在哀帝時官黃門侍郎，其《劇秦美新》稱「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漢書》亦云久次轉爲大夫，何得謂以黃門侍郎終乎？《西京雜記》云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俄頃而滅，此與納腸之說皆好事者爲之，豈足據乎？紫色龜聲俶擾天紀始建天鳳之間，此何等時也，而憧然立于其朝，今日頌阿衡，明日上符命，謂之疾莽風莽，其誰信乎？疾之風之，晁若優游玄亭，返其初服，遠而去之之爲愈乎？然則雄何以刺謬若此？余曰：雄，僞儒也。所云清靜寂莫，皆求以成名，而非眞有得于內者也。雄爲郎中，本大司馬王音所薦，其嚮丐五侯之門，蓋有日矣。給事黃門侍郎，漢制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玉堂金馬，官非冗散，何清靜寂莫之云乎？雄雖三世不徙官，然哀平短祚，不過十年，其時同谷永、劉歆輩接跡金華，占風紫禁，安知其不以清靜爲榮梯，以寂寞爲饗餌者？一旦國鼎潛移，符瑞大作，而雄遂翱翔顯秩，與四輔五威相頡頏，以爲清靜寂寞其效固如此矣。不然，雄之好學深思，夫豈不明于理亂之數，君臣之分，與出處進退之宜者，何以始則居賢莽之間，噤不一語，既則從舜秀之後，恬不知羞？吾故曰雄僞儒也，巧于沽名而非眞有得于內者也。吾嘗論西漢之文景以黃老致治，其後乃以周公孔子亡，非黃老治而周孔亂也，則眞與僞之別也。王莽以周公僞者也，起明堂，復井田，藏《金縢》，作《大誥》，無事不託周公，當世亦以周公信之，而其實乃漢之大賊；揚雄以孔子僞者也，稱典謨，述雅頌，《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無事不效孔子，後世猶以孔子疑之，而其實乃賊莽之佐命元臣而已矣。使其沒于居攝以前，人豈得推見其僞，而比其書于吳楚僭稱王，且加之以亂臣賊子之誅哉！是以君子寧寶寸璣蒼璧而不愛尋尺之碔砆，寧收才人負俗之累而無取緣飾古義。皦皦爲名高者誠懼之也，誠恥之也。錢礎日曰，只將考亭《綱目》作斷案，便可盡情翻剝，直令子雲無處躲閃，周公孔子一段，尤爲妙論解頤。

《水田居文集》卷二《楊雄論一》　大凡學聖賢之學者，必有豪傑之識，而後可以章志明教於天下。苟無豪傑之識，而徒以語言文辭學聖賢之學，此其人非欺世盜名之小人，即同流合污之鄉愿而已矣。昔者楊雄作《大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豈非以語言文字學聖賢之學者哉。及其作《解嘲》，則曰自守泊如，而漢史亦言雄清淨無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當王莽時不得封侯，僅以耆舊爲中大夫。又言雄作《法言》，卒章稱頌莽德，且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夫既自守泊如矣，而《劇秦美新》胡爲也哉！雄蓋無豪傑之識，而欲學聖賢之學者也。學聖賢之學，故自守泊如以養望，無豪傑之識，故劇秦美新以取容。然則雄之《劇秦美新》即其所爲自守泊如也，何也？新莽之初，阿附者拔擢矣，忤恨者摧伏矣。雄於此時，將違世獨立，如龔勝、陳咸、薛方諸人乎？雄不能也。將佐成篡逆，如甄豐、甄邯諸人乎？雄不忍也。雄之爲人，不嗜進亦不勇退，不爭得亦不樂失。奔競所嫌也，正直亦非所尚也，奸邪所羞也，忠貞亦非所慕也。故雖不汲汲於富貴而不辭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不恥貧賤。不稱功頌德於莽未篡之先，而不敢不稱功頌德於莽既篡之後。始而三世不徙官，泊如而已，不求徙也；既而以耆舊爲中大夫，不得封侯，泊如而已，不求封侯也；終而爲《劇秦美新》之文以順時，泊如而已，不求三公與四輔也。彼所謂泊如者，非能貧約以終老也，特異於汲汲戚戚者云爾。汲汲戚戚者，鄙俗之行，不汲汲戚戚者，聖賢之貌也。學聖賢之貌，而不至窮約終老者，行己清濁之間，斟酌污隆之際，以爲吾既以語言文字，學聖賢之學矣。聖賢之學，因時通變，聖賢之身，豐厚譾吉。其體好靜，不能不藉宮室輿馬以舒展吾筋骸，其神好恬，不能不藉仕宦祿俸以休養吾榮衛，其性情好文采辭賦，不能不藉穠鬱美好以潤澤吾胸臆，而秀發吾天懷。於是內度其身，外度其勢，欲爲伯夷之清而難其隘，欲爲柳下惠之和而難其不恭，欲爲汲黯之方而難其戇，欲爲東方朔之圓而難其達。不夷不惠，不黯不朔，無可奈何，俛仰浮沉，是則楊雄而已。嗟夫，古今此輩所以敢於學聖賢，而不敢於爲豪杰者，特以聖賢易假，而豪杰難假云爾。不知豪杰既眞，則聖賢非假。不能爲眞豪杰，而欲爲假聖賢，公論昭然，安在其能假哉？然則彼所謂自守泊如者，安在其能自守泊如也？

又《楊雄論二》蘇子瞻鄙楊雄《大玄》爲終身雕蟲，而張平子獨耽好之，謂與五經相擬，且以爲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復二百歲，漢其終乎？作者之數，光顯一世，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平子固精於天文，明於曆筭五行者也。其言豈盡無據？然吾謂雄之玄學未盡精也。使雄果知漢祚之未絕，則尤知新莽之無成。夫既仕莽，而諛以創億兆，規萬世矣，又安能知復二百年漢乃終乎？雄嘗懼莽收己，投閣幾危。當雄草創《大玄》時，豈不自謂旁燭無疆哉？今既不知莽之無成，又不知己之不死，彼所謂九九大運者，其數已不驗於厥躬矣，安在玄之能興也？郭璞爲王敦作卦，言敦必敗。敦怒曰：「卿壽幾何？」璞對曰：「命盡日中。」璞之學《易》，不過卜筮，而能抗直守道，殺身以信其言。而雄乃以不信之言，斟酌大初顓頊之曆，而欲以《玄》擬《易》，使後人奉其書，筮而卜之，其不見笑於郭璞者幾希矣。且夫聖人作《易》，本以明其道，其所稱如神者，知幾而已，所稱知幾者，不諂不瀆而已。如是雖不言《易》，而陰陽消長之理已具；雖不言卜筮，而吉凶悔吝之理已包矣。今《玄》之準《易》，能知幾耶？否耶？能不諂不瀆耶？否耶？漢儒治《易》，如焦、貢、京房，其言數法，每多奇驗，而言春秋災異，及《尚書・洪範》五行者，亦復不爽。蓋「六經」之書，道數備焉。大儒言道不言數，而嘗因道以明數，小儒言數不言道，而嘗因數以明道。道與數一也，而本末精粗異焉，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然則雄所謂「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者，道之粗迹，形而下者之言也。《劇秦美新》，道盡喪矣。道喪則幷《易》中剛柔得失，進退存亡之幾而昧之，而數亦不可憑矣。吾故曰雄之玄學未盡精也。嗟乎，八十一數，其文既已不顯，四百餘年，其玄亦不復興，反不如焦、貢、京房之術，猶得以卜筮見也，謂之雕蟲，不亦宜乎？

《檜墩集》卷五《楊雄》諸子之書，惟老氏爲關令尹所強而著，莊子自以所得溢爲文辭，取其洸洋自恣以適已，皆非有意立言也，故書成而不起後世之爭。自餘楊、墨、申、韓之屬，鮮有不爲名者。今夫仁義並行時措者也，而楊、墨偏主之；刑名以佐德禮者也，而申韓獨用之。蓋楊墨欲以立教，而申韓欲以爲政。立教，故楊墨之說流于惑世；施諸政事，而申韓之學遂至殃民，非惟得罪聖人而已。夫道，中庸耳，易簡耳，正大耳，若菽粟之養生，而初若無可于口，布帛之適體，而初若不足于觀，故道無可名也。欲立名，必奇，奇必偏，偏必流于異端，此勢之自然者。楊墨之說既見闢于孟氏而息，申韓之術亦至漢武崇儒而廢。乃後之人又有巧焉者，知大道既明，異端曲學不足以垂世也，于是又摹儗聖人以蘄傳，如楊雄、王通者。桓譚稱雄度越諸子。夫雄也，正子書之才耳。其窺曆法作《玄》以儗《易》也，學果至于羲文乎？《法言》果及《論語》乎？通之擬《春秋》也，《元經》果素王乎？《薛氏傳》果素臣乎？通果聖賢也，宜乎勢利名位不介意，房杜諸臣未嘗齒及，何其數假託以爲重也？通之于勢位可知也。雄果聖賢也，爵祿宜不入于心，《劇秦美新》校書投閣，雄之于爵祿何如也？蓋二子者，心知夫後世之立言者，非藉于有位不能必傳也。通無路仕，故假唐勳以爲重；雄少有似相如之譽，晚有劉棻之援，懼其老而湮滅，故不顧以漢待詔，出而爲莽校書。噫，雄之儗《易》《論語》也，與莽之儗周公正類耳。雄固宜爲莽大夫者哉。二子者，雄較虧矣。要之，皆起于好名。好名固不能割愛于所著書。不能舍其書，故不揆義而仕，是故立言之名不可好也。楊、墨、申、韓以之禍人，而雄以自汙其身，惜夫。

《金忠潔公文集》卷二《揚雄擬箕子辨》讀《南豐集》，見其與友人論揚雄書，至上比于箕子之奴。吁，亦過矣。因爲之辨曰：舉夫古今之士，有才不可以掩行，文不足以概學者，多矣。吾惟高其才，不必盡其行而高之，醇其文，不必盡其德而醇之，蓋聖賢道義之門，非可以吾一隅之好而輕以予人者也，此其論必折衷于聖人。而孔子于商周閒敘列箕子爲仁人，則誠以其行也學也，而非謂其文也才也。夫箕子者，無才無文者也。《洪範》一篇，千古之高文具焉，此堯舜相傳之絕學也。而孔子與之，則探其披髮佯狂之誠，以爲我不在商，則天下必曰紂側之賢盡矣；我在商而不披髮佯狂，則紂必致之死地。惟存此一息以存商祀如綫之緒耳，何樂乎富貴而爲之乎？且囚奴有何富貴乎？乃東漢揚雄之事則不然。其依莽而不去，與依紂而不去者懸也；其爲大夫而食祿于朝，與爲囚奴而佯狂于野者懸也；其可以背莽而決以生死，與不可以背紂而輕言去就懸也；其在新而忘漢，與在周而終不臣周者又懸也；其《劇美》之文陋而諛，可已而不已，與《洪範》之文大而恆不可已而乃不已者，亦又懸也。南豐乃比而同之，不過因其才之奇而遽欲尊其行也。因其文之近乎純而即欲崇其學也，是皆賢智之過。且其中書旁引曲喻，率多不倫，不可以悉辨。其不率天下而即雠從，昧冥頑不可貞者，幾希矣。且雄之言亦未可深崇也。善惡混之說，果自有所見而然之乎？抑無所見而彷彿其辭

耶？愚謂惟其見此不徹，故其言與學行與才判然不能合而爲一。此在陳範之大賢固了了胸中者也。南豐之言則誠過矣。尚有謂比于孔子之無不可者，其得罪于聖人也又甚。

《古處堂集》卷二《自嬉草序》 嘗笑商鞅見秦孝公三說而後合，不知其所挾以爲帝王者何說也？楊雄作《法言》擬《論語》，作《太玄》擬《易·繫》，而不免於「莽大夫以死」，此二子者皆以傾險艱僻之術以自文其淺陋，而卒無所欺於世，則亦何益之有？

《堯峰文鈔》卷三九《漢書揚雄傳》 吾吳楊莊簡公嘗參政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歷引郫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仕莽。而胡氏說尤詳，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悞。據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爲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以差謬乃爾？殆不可解也。莊簡又引《法言》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仕莽事可見云云。莊簡公諱成，嘉靖丙辰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有文集四卷不行於世，予故表此記出之，以書《揚雄傳》後，俟再考云。

《曝書亭集》卷三一《與李武曾論文書》 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于聖人，務綴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

又卷五九《揚雄論》 以言取人，僞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任嘏華仕于齊，子產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罰大權者，豈好爲己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僞學之足以欺世也。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于道德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于僞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悅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以爲《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所爲，唐尊之柴車瓦器也。後之所爲，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爲郎，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爲僞焉爾矣。投閣之事，已爲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沒，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說，巋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也邪。

《下學堂箚記》卷三 史稱楊子雲少嗜欲，不愛富貴，顧頗好詞賦。夫詞賦，文章之富貴者也。天下豈有溺詞章而淡榮利者哉！卒爲莽大夫，著《美新論》，生平本色盡露矣。

《潁南文略》卷二一張漢《洞虛子墨雨樓集序》 誰爲文必遊歷而始奇，然吾嘗觀古之人，以揚子雲之好奇，文能爲其奧以博，以司馬子長、蘇子瞻之多才，文能爲其雄以放，未嘗不得之於游。

《王石知文集》卷二《楊子雲論》 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後之儒者，理不足千萬世，而其言乃使一世不可知。楊子著《法言》、《太元》，而《太元》尤極意，故其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吾謂其薄當時而厚於後之人也。後世亦世之積耳。知文者無擇於時，未必不在當世。一世無知，亦難信後世之必有知也。子雲沒四十載，而《法言》大行於世，《太元》至今罕有傳者，亦安在後世之必好之哉。唐時始得一韓子，韓子固以子雲自負矣，然韓子之才亦非千百年所可待也。千百年有韓子，亦或千百年不能有韓子，設世終無韓子，又誰知子雲之文之足好者？即宋之程子，亦以其書爲無益，朱子又謂支離不成物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程朱非其人與？程朱不以爲好，不知子雲之書其於世安用也。子雲之書，一擬之《易》，今其方州部家，爲隱於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而六十四卦之文，固未若八十一首之晦澁而不可讀也。子雲方欲以發明易理爲事，而不可讀乃過於《易》，其又何取？況《易》之爲書，精於理而奧於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寓焉。子雲當新莽之亂，不能去於幾先，乃以劉棻之問奇

字，投天祿閣，幾斃。已則不閱而欲使後世之士奉其書以爲修悖趨避之道，恐愚者不敢爲信矣。然則韓子之所取於《太元》，毋亦惟其文之好，而非謂其理數之果足與《易》上下也。夫子雲之書不及《易》，而其言必使一世不可讀。如《易》者直當終天地，無讀可也，然後之學者讀《易》而不及子雲之書，何哉？子雲之書，非不高也，顧《易》之爲《易》至矣，不容後之聖人復有作也。子雲非聖人，而欲奮一己之心思，囊括羣聖人之奧，故其言高而不可讀。然不可讀者，聖人不以爲高聖人之言平正通達，千萬世由之而不能盡者也。

《鈍吟雜錄》卷八　漢初文字駁雜，至揚子雲壓之以五經，驅天下之文，盡歸之於孔、孟，後之文人不敢亂說，揚子之功也。韓退之、曾南豐皆極重之，是也。儒者頗譏之。吾以爲此人有心於聖學，但其人文士，於聖人立身行己之道，講之不盡，止知惟寂惟寞，不汲汲於富貴，便謂了事，此其所短也。比之孟子則過矣，直以爲有罪無功，亦未平。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三《論揚雄》　《漢書》云：王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觀雄復不侯四字，可嘆雄枉做了小人。班又稱雄恬於勢利者，何也？蓋雄有用符命稱功德之辭，而又求在位之人爲之延引，方可以邀功名而受寵祿，否則，土牛入海，無從見其首尾矣。揚雄立身在可否之間，胸無確然不拔之操，由其見理未明，是以出仕皆有模棱之見。唐宋大家皆稱道不置口，不識何故？使當時不做《劇秦美新》，仍可解說也。

《御製詩四集》卷五《題揚雄甘泉賦事》　甘泉獻賦風楓宸，更著劇秦與美新，設果出腸明日死，投身天祿又何人。

又《新論》謂揚雄作《甘泉賦》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夫雄獻賦當成帝時，其後歷哀平孺子，而莽始篡，此《劇秦美新》所爲作也。若賦成而死，安得有投身天祿之事乎？出腸之夢，蓋不過言其作賦鏤肝研練之苦耳。《新論》務奇，遂至紀載失實。且雄之獻賦，不過同《美新》求媚之意，而一稱諷，遂自託于正人，然則《美新》亦可云諷乎？「莽大夫揚雄死」，烏能逃正史之誅哉。

《重修成都縣志》卷一五張澍《書朱錫鬯揚雄論後》　妄哉朱氏之以僞誣巇揚雄也。夫雄特簡易佚蕩，寂寞好學之人耳，烏有僞？使雄而果僞，則當時之人必知之。即使雄足以欺當世，後之作史者亦必知之。然當時之人何可欺也？公孫弘曲學阿世，申培則面詆之，匡稚圭附上罔下，王尊則廷劾之。又如孔光不敢與王莽並，馬宮爲王莽所厚，史皆直書不諱。即甄豐、劉歆、崔發、王奇、嚴尤輩之甘心鷹犬者，咸不能泯其跡。雄果有何術而令時代相接之班掾糊心眯目耶？彼朱氏以雄爲僞者，特以其文辭艱深，作《太元》、《法言》，擬《易》、《論語》爲僭妄，遂以其文爲僞，並其人而亦僞之。抑知雄之文所以艱深哉？蓋默而好深湛之思，而又精熟《蒼》、《雅》，作《訓纂》、《方言》，多識奇字，故揮翰操觚，自然萬怪奔赴捖下，非如後世之掇拾成篇也。孝成帝時，客有以其文似相如而薦之。朱氏曷不並譽司馬氏之艱深乎？且史云雄非聖哲之書不好。既好聖哲之書，豈有不規撫以立言者乎？而朱氏又言久不見用，躁不能禁，乃作《劇秦美新》以求媚。夫雄清靜無爲，澹泊自守，少嗜欲，乏擔石之儲，晏如也。其恬於勢利，好古樂道如此，何嘗有干進之心？使雄欲干進，隨孔光以拜塵，邀哀章而抱甌，取公侯無難也。而未能翻然舍去者，徒以家貧路隘，童烏夭歿，私心摧悼，藉此祿糈以遂著述，故本傳亦言其意欲求文章成名後世也。儻使雄能僞，當莽受璽時，必且效郭憲之焚衣，逢萌之蹈海，亦可章風烈之節，博清高之名。而計不出此者，意固有在也。而朱氏且曰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知之。夫莽之僞，夫人而知之，不獨雄知之也，而雄之僞果何據乎？不過以其作符命耳。朱氏亦知雄之何由作符命乎？雄以文章名世久矣。劉棻、張竦輩咸以符命貢諛，己獨闕然，莽必銜恨。孫寶以不頌功德被斥。公孫閎以不獻祥瑞被殺。雄聊因筆墨以免禍，尤此其眞情也。觀其投閣後，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是莽亦知雄之不知情也，安得以京師謠語爲詬病哉？夫欲論古人之事，必當求古人之心，以當時無可疵瑕之人，忽於數千年後被以大不韙之名，又茫無證佐，何其輕於插齒牙乎？嗟乎，揚子雲之書，文義至深，論不詭於聖人，度越諸子。孟堅乃其眞知己也。豈獨桓君山嘆爲絕倫，張伯松驚爲不刊哉。彼朱氏者，經術何如？文章何如？行事何如？乃敢輕毀前賢？所謂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者也。即司馬溫公以爲鑒於何鮑之禍，故委蛇爲之，曾南豐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尚爲持平。孫徂徠竟謂未嘗投閣，未作符命，眞沒其實事而文飾之，則不必也。

《癸學》卷五《讀文筆得》　揚雄之文，桓譚以爲絕倫，劉歆以爲覆瓿，當時已有異論，其後張衡、陸績謂其與「五經」相擬，至韓昌黎益張而大之，以

爲聖人之徒，謂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其存而醇者惟孟子與雄，又謂桓譚未足知雄，且述侯芭以爲其書勝《周易》之語，其論漢文以兩司馬、劉向及雄爲最，董、賈之流不與焉。李習之師事昌黎，其說以「六經」之後，自成一家者二十二人，始于賸而終于雄，秦狀中以雄與游夏並列，又述昌黎之言曰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後歐陽公誌石徂徠墓，亦以雄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並稱。司馬溫公、王荊公皆以雄書在孟、荀之上，推尊甚至。余嘗綜而論之：揚雄之文，惟《諫不受單于朝》一書可與董、賈並駕，餘皆佶屈不足觀。相如之文已非漢文之至者，而雄又遜相如遠甚，大抵奇字乃其所長。《漢書》本傳所採者，其大較也。「六經」之文，昭如日星，聖人之道曰中曰庸，豈惟奇字是尚耶？昌黎之文，海涵地負，無所不有，如《曹成王碑》中噩、噶、剜、鞣、鎩、掀、撇、掇、筴、跋、汊、膊、踏、捁等字，乃其學雄惟肖者。以昌黎之文而論其所以膾炙人口者，固不在此。即以此碑而論，原本忠孝以立言，令人百讀不厭者，亦豈在此等處耶？然昌黎厚道人也，以爲吾亦嘗學其一二奇字矣，豈可倍其人耶？故其立說往往有溺愛不明之處。至晚年《送王塤序》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絕無一語及雄，斯爲持平之論也。若習之輩，並其奇字亦未嘗寓目，徒耳食於昌黎之言，而不能自出己見者也。歐公墓誌，特就徂徠之言云然耳。徂徠固強項而好異者，觀公與石推官二書可見。又公《答吳充書》云：揚雄道未足而強言，則可知公之好尚矣。溫公之所以曲護雄者，平日嘗著《潛虛》一書以倣《太元》，意欲後人尊其書，而不先尊其書之所自出，則他日之覆瓿者不在《太元》而在《潛虛》矣。若荊公之崛強，如以孔明爲有道所羞之類，其好惡更無足據也。在唐惟柳子厚僅許雄以專，其《答韋中立書》取孟荀而舍雄，又謂《太元》《法言》昌黎決作之加恢奇，稍爲有見。在宋惟蘇子瞻斥雄爲曲士，又謂揚雄好以艱深文淺露，終身雕蟲何獨恥於賦，可謂千古定論矣。可謂千古特識矣。而儲同人又謂東坡詆雄爲太過，何是非之紛紛也？吾聞伊川程子之言曰「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朱子之言曰「子雲《太元》、《法言》蓋亦《長楊》《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願後世之論文者以信程朱者信東坡，無徒如李習之輩，耳食昌黎之言，而好爲異論也。

《曾文正公家訓》卷上《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　不特寫字宜摹倣古人間架，即作文亦宜摹倣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

《藝概・文概》　楊子雲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

又　楊子雲之言，其病正坐近似聖人。《朱子語類》云：「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爲同。」此可知學貴實有諸己也。

《九九消夏錄》卷九《楊雄無定論》　楊雄一人，千古無定論。昌黎「大醇小疵」之言，亦非定論也。北宋之初，柳仲塗開以古文倡導後進，而推重楊雄，以爲聖人。故北宋一朝，翕然從之。趙叔靈湘《南陽集》中有《楊子三辨》一篇，力爲雄辨。《孫明復集》亦謂《太玄》之作，非以準《易》，乃以嫉莽。以司馬溫公之學之識，而手注楊子之書，且作《潛虛》以擬《太玄》，其重之甚矣。及熙甯中，遂至配享，論者謂是王安石之私心。然荊公亦行其平日之心耳，非藉以行新法，非藉以排善類，何私之有。觀當時許翰《襄陵集》中有劄子一通，稱楊雄與孟子異世同功，請以配食孔子廟廷，位次孟子，可知當時士大夫之所見同也。及南宋之初，士大夫乃以惡安石之故，而并及楊雄。吾鄉沈必先與求，嘗奏王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楊雄、馮道，喪亂之際，無使節死義之風，實安石倡之。而鄧肅《栟櫚集》亦斥楊雄爲叛臣。肅字志宏，與朱子父韋齋相友善。《朱子綱目》書楊雄爲「莽大夫」，或本韋齋之意，而又得之《栟櫚》歟？自「莽大夫」三字出，世謂楊雄之論定矣，實亦非定論也。管仲不死，孔子猶恕之。使孔子以《春秋》之筆而修《綱目》，於楊雄必無罪矣。是故北宋之推重楊雄，非也。如楊雄者，豈足以言聖人之道乎。南宋以來之罪楊雄，亦非也。窮老校書，何關家國大事，豈足當叛臣之名乎。東漢初名臣如伏湛、宋宏等，仕於王莽之朝者衆矣，何獨於雄責之深也。故楊雄一人，千古無定論也。竊謂楊雄不過一文士，與相如同稱則可耳，尊爲聖人，貶爲叛臣，皆未免視雄過重。惟蘇老泉謂雕蟲而變其音節，斯則楊雄之定評矣。

《國朝文匯甲集》卷二二戴名世《讀揚雄傳》　揚子雲亦漢家文章之豪也，其不爲章句訓詁，而默然好深湛之思。余嘗賢之，然亦嘗嘆之矣。夫所貴於學者，爲能成一家之書，而前後不必相同，彼此不必相勝，以各出其機樞，

而勿詭於古人而已。方雄之少年，慕司馬相如之賦，輒擬之以爲式，而屈原之《離騷》《九章》，皆忠臣愛君惓惓之意，雄乃以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因撚《離騷》而反之。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夫《離騷》不必廣也，亦不可反也。離騷可反，而莽大夫亦可爲矣。後又以經莫大於《易》，作《太玄》以擬之，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以擬之，相與倣依而馳騁，何其不自度量至此也。彼直以區區文字，摹擬倣效。而遂爲可以入聖人之列，亦謬甚矣。後之論者，恕其事莽，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既已爲之臣矣，豈不得已之可以釋其罪哉？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大儒，幾比於孔子、孟子。即一二大人先生，亦不免爲是說，徒爲其《太玄》《法言》所欺耳。而當是時，桓譚之論文者，吾有取焉。譚之言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其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然則庸耳俗目，其愚無知如此，悲夫，蓋由來久矣。而劉歆以後人之覆醬瓿爲憂。夫至後之人，則已不復覆瓿。覆瓿者，當其世耳。吾乃以知古作述之家，其孤危大抵皆然也。因識之於傳後。

《愚菴小集》卷一一《揚雄論》 西京儒者，自董江都、劉中壘下，必推揚子雲。子雲著述，桓君山稱爲度越諸子，抱朴子方之仲尼，韓退之與孟荀並立，司馬君實至作《潛虛》以擬《太元》，獨蘇子瞻譏其好爲艱深以文淺易。自朱子《綱目》特筆書「莽大夫揚雄死」，而子雲之論遂定。余嘗考其生平，凡三變焉。當成帝時，賦《甘泉》，陳《羽獵》，則詞章之士也。及哀平間，甘落拓，草《太元》，則經術之儒也。迨乎覩顏事莽，浮湛天祿，則又與甄豐、王舜爲徒者也。學者或耽其文辭而護其逆節，則爲之說曰：子雲年數與莽不相及，投閣恐谷永事，永亦字子雲也。或又據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云：王音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云：雄作《甘泉賦》，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譚親炙於雄，所紀必實。或又引孫明復云：《太元》明陰陽，推曆度，蓋疾莽而作也。《美新》不劇漢而劇秦，《法言》不曰繼漢而曰安漢，其微指可見。以愚核之，皆瞽說也。《七略》引《子雲家牒》云：雄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葬安陵坂上，侯芭負土作墳，號元冢。按天鳳五年，爲王莽篡漢之九年。自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莽天鳳五年戊寅止，七十一載，與《漢書》本傳正合，何得云不相及？谷永爲大司農歲餘卒，未見莽革命，何得以投閣加之乎？雄在哀帝時，官黃門侍郎，其《劇秦美新》稱「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漢書》亦云「久次轉爲大夫」，何得謂以黃門侍郎終乎？《西京雜記》云：雄著《太元經》，夢吐鳳凰，集《元》之上，俄頃而滅。此與納腸之說皆好事者爲之，豈足據乎？紫色電聲倏擾，天紀始建，天鳳之間，此何等時也，而惘然立於其朝？今日頌阿衡，明日上符命，謂之疾莽風莽，其誰信乎？疾之風之，易若優游元亭，返其初服，遠而去之之爲愈乎？然則雄何以剌謬若此？余曰：雄，倡儒也，所云清靜寂寞，皆求以成名，而非眞有得於內者也。雄爲郎中，本大司馬王音所薦，其嚮丐五侯之門，蓋有日矣。給事黃門侍郎，漢制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玉堂金馬，官非冗散，何清靜寂寞之云乎？雄雖三世不徙官，然哀平短祚，不過十年，其時，同谷永、劉歆輩，接跡金華，占風紫禁，安知其不以清靜爲榮梯，以寂寞爲譽餌者？一旦國鼎潛移，符瑞大作，而雄遂翱翔顯秩，與四輔五威相頡頏，以爲清靜寂寞，其效固如此矣。不然，雄之好學深思，夫豈不明於理亂之數，君臣之分，與出處進退之宜者，何以始則居賢莽之間，噤不一語，既則從舜秀之後，恬不知羞？吾故曰：雄，倡儒也，巧於沽名，而非眞有得於內者也。吾嘗論西漢之文景，以黃老致治，其後乃以周公孔子亡非黃老治，而周孔亂也，則眞與僞之別也。王莽，以周公僞者也，起明堂，復井田，藏金縢，作大誥，無事不託周公。當世亦以周公信之，而其實乃漢之大賊。揚雄，以孔子僞者也，稱典謨，述《雅》《頌》，《太元》擬《易》，《法言》擬《論語》，無事不效孔子，後世猶以孔子疑之，而其實乃賊莽之佐命元臣而已矣。使其歿於居攝以前，人豈得推見其僞，而比其書於吳楚僭稱王，且加之以亂臣賊子之誅哉！是以君子甯寶寸璣蒼璧，而不愛尋尺之碱砆，甯收才人負俗之累，而無取緣飾古義皦皦爲名高者，誠懼之也，誠恥之也。

《宜春張氏所著書二種》卷一《與曾子固論揚雄書》 僕見足下答王深甫論揚雄書，私嘆古今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逾子固者也。雄著書如《太元》、《法言》，不可謂盡謬，獨恨失節莽朝，言過其行。子固獨何見而謂雄仕莽合道也？始僕聞王介甫言雄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心非之，今子固謂雄與箕子明夷合，大指與介甫同。信如子固、介甫之言，則是雄、箕子、孔子合而爲一人也。雄豈非聖人之徒哉？僕謂足下書辭誖謬者有五：子固曰：雄之言著於書，行著于史，可得而考。僕則以成帝之世，雄奏賦爲郎。哀帝初，與王莽、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雄三世不徙。及莽篡，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

夫。不聞雄它有樹立。莽更漢制，亂天下，雄始終無一言匡正。史雖稱雄輕勢利，班固爲《雄傳》，雖稱雄少嗜欲，有大度，然僕觀雄與莽、賢比肩不恥，其辱於莽無疑。好古樂道者不如是。史傳皆失實，子固從而誇揚之，一謬也。子固曰：不去非懷祿，不死非畏死。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僕則以方莽篡時，雄不死，義惟去耳。龔勝既解綬退，莽遣使迎勝，勝不食卒。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諸人，或死或去，恥阿二姓。雄與勝等皆漢臣，獨不死不去，則雄之畏死懷祿，自不可揜。子固謂雄非無恥，二謬也。子固曰：《美新》之文，非可已不已。箕子至辱於奴，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僕則以《美新》或疑出谷子雲，然史謂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雄可以仕莽，則可以《美新》。《美新》不可謂非雄作。箕子之奴，豈雄可與比？子固謂箕子處雄地，亦將爲《美新》，非獨阿雄，實誣箕子，三謬也。子固曰：南子非孔子欲見陽貨，非孔子欲敬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法言》所謂絀身以信道也。僕則以孔子之見南子、陽貨，禮也，亦權也，無求而適見之耳。仕莽則受爵食祿矣。莽未嘗迫脅雄仕，雄卒不能去，詘身有之，惡在其能信道哉！孟子曰：枉己未能直人，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古聖賢不聞有身詘道信者。雄《法言》不足訓。子固妄謂雄仕莽類孔子見南子、陽貨，四謬也。子固曰：前世謂伊尹割烹，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事。介甫謂世傳投閣者妄，亦猶孟子之意。僕則以伊尹、孔子，聖人也，雖見誣流俗，不待辨而明。若雄者，事莽彰彰，去伊尹、孔子天壤，雖不投閣，既得罪孔孟。介甫以投閣爲妄，猶譽跖爲夷耳。子固復傅會以爲與孟子之意無異，五謬也。夫雄不足道，稍知學問者羞稱之。子固謂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謬，質諸聖人而無疑。僕不知子固所考何經？質諸聖人者何意？率子固、介甫之說，天下皆謂雄當仕莽。雄仕莽不害道，則仕莽如劉歆、孔光、張禹、紀逡、唐林輩，當與雄同稱，而龔勝、郭欽諸君子，凡不爲莽詘者，皆非也。僕故曰阿雄而叛孔孟者，未有踰於子固者也。願子固反覆五謬之說，焚棄是書，毋貽世笑，併告介甫。幸甚。

章永康《咏史雜詩百首・子雲亭》 楊子雲三世爲漢臣，奏賦甘泉宮，結宅岷江濱。蓬蒿寂寞，惟有問字人。楊子雲晚爲莽大夫，草元世不好，《劇秦美新》以獻諛。劉棻、侯芭奈何爲汝徒，天祿閣難載酒，太玄經覆醬瓿，胡不泊然終自守。

闕名《靜居緒言》 夫隱侯腰瘦，孟公眉落，裴祐穿袖，摩詰蹈甕，子安蒙被，無己鍵戶，耽吟之癖，可謂堇荼如飴矣。子雲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退之有「可憐無益費精神」之語。然揚子以儒未醇，後世亦僅稱其詞賦；韓公雖有是言，李杜後隱以斯道爲己任。詩人結習，洵所不解，唯慨作者既難其人，而解人尤不易得耳。

《松陰快談》卷三九 柳子厚論韓文曰：退之所敬，司馬遷、揚雄。遷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恣睢肆意。楊升菴曰：歐陽公、蘇東坡之文，皆前無古人矣。老泉之文，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閒，《史》《漢》之上。方正學詩曰：「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如三子者，可謂其正法眼矣。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楊雄》 雄以文章贍麗稱，其受漢之知遇亦云厚矣。顧遭莽篡時，既不能仗義討賊，又不能殺身報漢，且反面臣仇，眞名教罪人也。乃古今以其文章稱之。嗟夫！賊子之能文者多矣，古今豈少文哉，而必觀此類之文乎？若雄者，適足爲文章之污辱耳。

分論

《太玄》 《新論・閔友》：楊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孫明復小集》卷一《辨揚子》：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莽神器，違天咈人，莫甚於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

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篡逆，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於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起於中孚、震、離、兌、坎配於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象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於桓譚《太玄》曰：「是書也，舉大《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嘉祐集》卷八《太玄論上中下》：（存目）。

司馬光《太玄經集註・太玄序》：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失，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及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爲之注，泰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註，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又《讀玄》：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埃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曼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眞大儒者耶。孔子既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概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老終且學焉。又《說玄》：（存目）。《淨德集》卷一五《揚雄論》：世之論《太玄》者多矣，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爲《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乘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爲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夜，又以踦贏爲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次舍，一晷之日、四時之氣節盡于此矣，猶六十卦之當夫一歲而有六日七分也。或曰：《玄》之數可損益也。首爲者四日有半，而爲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以合也，其踦與贏者不必加之也。嗚呼，雄之爲《玄》止于是而已乎？曰：未也。

昔之作《易》，蓋有憂乎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於數之自然。數不可以爲教，乃畫之一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成也，數亦隱矣。聖之所以之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偶者，不適夫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爲數乎？抑爲道乎？觀其覃思于渾天，三摹而九據，索研陰陽晝夜之運，攷究節候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既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爲首，叙之以爲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爲數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人之事，而又設爲《衝》、《錯》、《測》、《瀸》、《瑩》、《數》、《文》、《掜》、《圖》、《告》，以解剝其義，而敷繹其教，關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聚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以可以推而及之，蓋爲道之用，而著以爲教也者，亦有憂患後世之心，而不獨爲乎數也。然則說者多惑其數，少言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說曰與太初曆合，而又有顓頊曆。夫曆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差于天，不能不差于秒忽，是故千載之後，疎密異端，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爲曆耶，其數雖有小差，尚可成一家之法，未必癈而無取，況雄之所爲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乎初顓頊曆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說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篡，旦占而遇《干》，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爲事而終至于害身，故其贊三違，示其不可動于禍亂也，此與夫南蒯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爲數乎？爲道乎？《景迂生集》卷一〇《易玄星紀譜後序》：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揚子雲初爲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曆。此二曆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溫公又本諸太初曆而作玄曆，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爲極悉矣。復患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讀夜思，取曆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栝，不得不然。《水心先生別集》卷六《揚雄太玄》：《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之爲道也，有以見天地之心。後世之爲《易》也，有以見聖人之情。天地之間，雜剝解散，更逝迭移，孰能測之哉！其所以相雜而不去，不相待而相爲使者，聖人有以見其心也。故聖人之所以得其心也，皆見乎書。後世之人徒私以其情求之，而不能見聖人之情。夫不見聖人之情，而天地之心尚奚得焉？故其書僅存而道不明。夫模陰陽，測宇宙，綿絡內外，出入萬物，此幾足以求聖人之情與天地之心矣。雖然，未也。揚雄爲《太玄》以準《易》，世多譏之。《易》準天地而得天地，《玄》準《易》也，幾得《易》也。得《易》而得天地矣，而何傷？而又奚譏焉？天下患《易》之難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今考其書，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得者三焉，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數起乎一，轉入於萬物，其往無窮，分而爲二十四節以應寒暑，其候雜而無差焉，是星官曆師能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分之、掛之、揲之、扐之，有禍、有福、有從、有違，是有易者之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玄曾足以準之乎？天地之與人也，雜揉衆大，恕然而不相及也。幽而不明，微而不章，渾淪而不能知，是其初也聖人以爲何以治之。夫是以見其要而執其紀，而名之爲《易》。夫其雜揉衆大，幽微渾淪者皆《易》也，而後天地之道粲然矣，於是立之卦以告之，重之畫以明之，以爲其所以《易》者如是也。探鬼神之賾而出之，鉤陰陽之動以陳之，以爲是卓然而不可惑也。聚九州四海之珍藏於一人之耳目而使得兼焉，將以明己也，非以衒己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爲《易》者，明天下而已矣。其義明，其辭微。天下見其辭之微，而眞以爲不可識也，而不知其所以明之也。今夫《玄》之書起冬至之首，而終於養，備一歲之辭，循而索之，若貫珠焉。是未始不明也，而其名曰《玄》，何也？其言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腹心爲玄。」又曰：「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渺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嗚呼！得之矣。彼固以爲聖人之《易》者，期於天下之不能明也，則吾之所謂《玄》者，亦期乎天下之不能明而已矣，是以出乎罔入乎冥，其思營營，莫見其情。且《易》之明也而天下晦之，《易》之顯也而天下隱之。此聖人之所痛也。今顧而得玄焉，是其準《易》也而微若是乎？噫乎，《易》其愈微乎？然則《易》之不明，《玄》佐之也，是其不得者一也。卦之有八也，是文字所以從生也。時也，義也，德也，其爲六十四卦也，猶其爲八也。彖以實之，象以形之，爻以備之，所以明其義之必然也。聖人之與愚夫愚婦，上古之與後世，皆用之而不能違者也。六十四合而《易》可見，《易》見而天地可準也。以正以反，以冬以夏，錯出而致其順焉而已耳。今夫《玄》之有八十一

也，其所以明名是首者，何也？豈將以助天下後世之用，使之若用《易》之六十四者也？抑徒以自記其陰陽之候而已者也？爲曆則無以其義，爲義則無以其曆。且其名也雜取於文字之餘，而非其要，則天下之人有不能用也。其道順，其詞逆，其使天下之人由於其中以至於其養者也。《易》以逆爲順，故天下能從之。《玄》以順而求其不敢逆也，則懼夫天下之不能也，是其不得者二也。名之爲《易》者，上古之聖人也，道也；卦，伏羲也；重，文王也；彖，孔子也。蓋聖人之始作也，自以爲名，而後世猶患其微，是以聖人更起而名之，至於孔子以爲足矣。然而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所以見《易》之無窮也。後有作者，庸詎知焉。今夫雄之爲《玄》也，而已名之，參摹四分而已首之，及表、及贊、及《測》、《衝》、《錯》、《瑩》、《摛》、《文》、《告》，凡《易》之詞無所不具，以一人之思而備摹聖人之力，是其所以爲準《易》者耶？雖然，此既濟之《易》耶？此未濟之《易》耶？言既濟者使之愈明而不愈微，言未濟者其略可也，而何若是之詳焉？是其不得者三也。噫！雄之爲書勞矣。《淦水集》卷一五《箋太玄贊引》：《太玄》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曆，而天下萬物之理具。要其歸爲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蓍用七，《玄》則首用九，蓍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於聖經不爲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于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悞以證本經之不悞。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畫，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爲陽家陽畫，則畫多於夜，禍福叙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扐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扐，非經悞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攻之，以爲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楊子大賢，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悞，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爲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旦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爲占，旦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于四爲緯，五則經緯雜，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唫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且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爲經，九爲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詞。注，星若干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詞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詞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曆之數，玄筭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辯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詞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暌》六爻皆言同人、暌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于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爲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北溪大全集》卷二一《太玄辨》：《太玄》本爲擬《易》而作也。其文參之易緯以序卦氣，準之太初曆以考星度，蓋少雜乎書而不純於《易》，密於數而道則未也。夫《易》以八爲數，而《玄》以九爲數。《易》數始於一，一重之而爲二，二重之而爲四，四重之而爲八，八重之至於六十四，而八八之數立焉，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玄》數始於一，一轉之而爲三，三轉之而爲九，九轉之而爲二十七，二十七轉之而爲八十一，而九九之數具焉，故自一元分而爲天地人之三方，方各有三州，三其三方而爲九州，州各有三部，三其九州而爲二十七部，部各有三家，三其二十七部而爲八十一家。《易》以六畫成卦，而《玄》擬以方州部家之四位，四位立而首成焉。自中至事爲天無二十七，自更至昆爲地元二十七，自減至養爲人元二十七，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首，以擬《易》之六十四卦。首下有辭，以擬卦之彖。首爲有九贊，以擬卦之六爻。九其八十一首則爲七百二十九贊。贊下有測，以擬爻之象，爲七百二十九測。測贊之外又有《元衝》以擬《序卦》，《元錯》以擬《雜卦》，《元數》以擬《說卦》，《元摛》、《元瑩》、《元掜》、《元圖》、《元告》以擬上下繫。至於筮策又以擬《易》之大衍虛其一而用四十有九，《玄》則虛其三而用三十有三。大衍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積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而《玄》則以天數十有八，地數十有八，合三十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以當一歲之日，積爲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配萬物之數。大衍揲以四而《玄》

則揲以三。大衍以七八九六定六爻而辨吉凶，《玄》則以七八九六定四位而別休咎，與夫三摹之擬三索，三表之擬四象，一一與《易》相準，而猶以爲未也。何氏《易緯稽覽》創爲卦氣之說，以爲起於中孚而終於頤六十卦，別以坎、離、震、兌四卦各主一方，卦中二十四爻各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每日分爲八十分，合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爲二十分，是有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以當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十分之一之數。而《玄》則又從而參之，始於中首，以配中孚，而終於養首，以配頤，凡八十一首，皆法卦氣之次序。首以二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又增踦贏二贊（闕）數以天之太初上九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闕）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復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而《玄》則又從而準之，始於中首冬至之節，初一日起牽牛一度，而終於養首之上九，以周二十八宿之行，而爲一歲，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凡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八十一章則三會，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復子，凡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一章則閏分盡，一會則月食盡，一統則朔分盡，一元則六甲盡，與太初曆相應，是《玄》之爲數密矣。然密於其數，而道則未也。吾觀其書，有如《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而《養》首又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則天理始終循環無間之義似亦察矣，然於《元攡》有曰「其上也垂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蔵，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又曰「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列敵度宜之謂義」，又未能根極乎理義之大本，而不免乎老墨之指歸，于《易》之宏綱大義亦何所發明哉！況乎以周配復，以戾配睽，以上配升，以差配小過，以童配蒙，以增配益，以達配泰，以從配隨，以進配晉，以釋配解，以樂配豫，以爭配訟，以更配革，以斷配夬，以裝配旅，以衆配師，以親配比，以盛配大有，以居配家人，以竈配鼎，以大配豐，以逃配遯，以永配常，以度配節，以減配損，以聚配萃，以飾配賁，以視配觀，以晦配明夷，以窮配困，以割配剝，以止配艮，以成配既濟，以失配大過，以難配蹇，以養配頤，徒區區爲字訓之模倣，而復拘拘于句法之循襲。《易》曰「幽贊神明而生蓍」，而《玄》則曰「崑崙天地而產蓍」；《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而《玄》則曰「風識虎，雲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易》曰「闔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而《玄》則曰「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易》曰「《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而《玄》則曰「天宙然示人神，地他然示人明」。《易》之元亨利正，萬化之原也，故君子行此四者，曰「《乾》元亨利正」。而《玄》配之以君子行此五者，曰「罔直蒙酋冥」。愚不知罔直蒙酋冥於元亨利正之義何得哉！《易》之陰陽剛柔仁義，三才之本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玄》配之以「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愚不知縱橫晦明於剛柔仁義之旨何有哉！其他效爲天爲圜等語，則有爲雷爲鼓之辭，效革去故鼎取新等語，則有更造新常因故之說，效十三卦所取，則有衣裳圭璧捥擬之論。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而於《易》道初無一補。前不足以發往聖之心，而後不足以開來哲之耳目。子思氏之《中庸》，孟軻氏之七篇，所以與堯孔心傳，千載若合符契者，何嘗必爲如是之配倣哉！抑又多爲誇張自贊之語，曰：「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惟玄乎！」又曰：「曉天下之暝暝，瑩天下之晦晦者，惟玄乎！」又曰：「夫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開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殊非聖賢氣象。此當時如劉歆者所以有「空自苦」、「覆醬瓿」之譏，而近世如東坡，如伊川所以謂其道不足取，與屋上架屋之誚。是雖侯芭之受，桓譚之傳，張衡比之五經，陸績推之爲聖人，宋衷之訓詁，范望之解釋，王涯之纂述，司馬溫公之作書與擬，類皆隨己之好，而終不足以厭服千萬世學者同然之見也。《雲麓漫鈔》卷一：《易緯》有六日七分之說，巫史附會之學，非聖人之意也，而學者惑之。【略】說者以爲揚子雲之作《太玄》本《易》者如此。是何窺聖人之淺也。子雲首爲卦氣，已非夫子之意，且卦氣起於《中孚》，爲冬至，又當《坎》之初，此說已無理，子雲又配之以《中》；卦氣以《屯》直小寒，又當《坎》之九二，而《太玄》配以《閼》；卦氣以《升》直大寒，又當《坎》之六三，而《太玄》配以幹；【略】其他方此，皆強爲之說，非理之自然。使以直小寒之卦而直大寒，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更相移易，有何不可？殊不知《易》之爲意，豈可專以卦氣求，其間蓋有眞可時月，確然不可移易者，如一陽生爲《復》，二陽爲《臨》，【略】以此配十二月，是豈可更互移易哉？若因此爲例，而欲以六十四卦每一爻直一日，則非大《易》之旨矣。　郝經《續後漢書》卷六五下下：昔揚雄以曆法準《易》作

《太玄》，用洛書以合河圖，固知數之理矣。然天下無二數，道祇一《易》，是以宓羲演太極，文王演宓羲，周公演文王，孔子演四聖，祇明數以成一《易》，若可改作，則文王、周公、孔子自爲之矣。豈必因人述而不作哉？聖人不作而雄作之，殆一家之私《易》，疣贅也。嗚乎，數聖人作一《易》而未備，孔子讀之韋編三絕，猶以爲年數不足，況後之人乎？又況復爲一《玄》乎？適足以增學者之翳塵，耗精力而冥其歸也。陳壽稱陸績之失於揚《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莊周，績亦勤矣，其猶在王弼之後乎？《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二五《太玄精語》：子雲作《太玄》以擬《易》，昔人以爲僭，惟韓退之屢稱之，至我朝康節、司馬、老泉卻喜其書。康節用其數，老泉論其旨，司馬公爲之註。獨東坡乃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此語固佳。但子雲之辭雖非《易》比，然亦豈易能哉！《潛虛》未必出於溫公，其辭亦可觀，視《太玄》則逈異矣。《太玄》有古意，《潛虛》出似後世文字。今取其語之精者，表而出之，亦略爲解釋，使讀者易曉，庶有意於古書者，不以坡老一言而忽之也。《吳文正集》卷二〇《太玄準易圖序》：夫《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元氣轉而爲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爲九州，九州轉而爲二十七部，轉而爲八十一首，首有九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震》《離》《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有十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之度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爲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爲表裏之用，故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序，舍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卦宮分度數次諸內，復會於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後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玄》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禮部集》卷一〇吳師道《讀太玄經》：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法象著形，龍馬獻圖，假手于羲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又三重而六十四，猶木之有榦，榦之有枝，秩然而成，整然而序，縱橫上下，錯綜參伍，無往弗合，殆若極天下之至巧者，而史遷謂伏羲至淳厚，畫八卦，蓋自然而然，巧者固無庸其間，雖以文王周公孔子爲之爻象彖繫，不過因理以明數，即卦而示道。而其爲道也，變動屢遷，不爲典要，三百八十四爻，不三百八十四用而止，故天地鬼神之秘，萬事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而值，象之而合，筮之而靈，天下之人，神之而莫知其故，信夫天之爲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千載而下，豈有加哉！揚雄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極于八十一，其策揲以三，虛三用三十三，此其法大與《易》異者也。《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玄》有玄；《易》有《繫辭》，《玄》有摛《瑩》《掜《圖》《告》；《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此又同其義例而異名者也。且《玄》以準《易》，實將模放擬議自比於聖人，漢儒以譏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爲之辭者曰《玄》所以贊《易》，其大異于《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爲贊也。蓋雄深沉好思，嘗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本有見于曆爾，因曆作《玄》而巧求其合，其思幽苦，故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無心，《玄》以有心。孰謂《玄》足準《易》哉？故其紀日不及月，無弦望晦朔，以冬至爲天元，三月地元，七月人元，而夏至反在地元之中。陰陽之爲氣也，二歲之爲物也，方以三數乘之，則皆不可得四分而加一，率四歲而加一日，則千載之後，大冬爲大夏。且筮用三經，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吉凶不在其逢而在其時。日中、夜中、夕筮無大休咎，而且筮者不大休則大咎。數者昔人嘗論之，是皆不得乎自然而強出于心思智慮之爲，毋怪乎支離舛謬之至此也。或曰：折簹毀瓦可知吉凶，《易》道無往弗存，況《玄》十餘萬言，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其言奧頤悉寓至理，詎無謂耶？曰：折簹毀瓦將以求卦也。卦者無心之具，故假之無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出于有心之爲，殆猶設不平之權衡而

稱物之輕重，烏可信已。昔者雄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則知好《玄》。君子立法爲其當爲而已。《玄》之書今猶昧昧也。吾誠惜其人而非天，將自附于《易》而逾遠，卒勞而無所用之。後之才智出雄下而好爲穿鑿附會以求《易》者，可不戒哉。《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宋惟幹《太玄譚旨》：揚子欲贊明易道，乃大覃思渾天而作《太玄》。蓋玄生于一而極于三，天、地、人各有九，重三而變，故有二十七部。天取其一，地取其二，人取其三，自下相重，三位成列，各□其數，成方州部家之道也。因而革之，推而盪之，故謂之三表。升降于六十四卦，共成千八十一家。由是廣其三材，統成九位，行陰陽進退之氣，窮日星經緯之機。有九州以統二十七部，有二十七部以統八十一家。自家至州，統之于伯，是以三材備而萬物生。乃以三材配屬于一家，乃以三家配屬于一部，乃以三部配屬于一州，乃以三州配屬于一方，乃以三方配屬于一歲，莫不推之以宿度，佐之以五行。首以準卦，贊以類爻，表以會象，玄以明易。運則通，通則久，久則極，極則變。變也者，周而復始之謂也。觀夫易象設位，自下而生，玄道位分，自北而運。運則能覆，生則能載，覆載交泰，兩儀象成。動變在中，吉凶休咎見乎外也。故知觀《玄》者知《易》道之至深，觀《易》者知《玄》道之至大。《玄》則《易》也，《易》則《玄》也，《玄》則上行乎天地之氣，《易》則下通乎天地之神。其用自《中孚》，推六十四卦，陰陽之度數，律曆之紀綱，九九大運之終始也。詳夫聖人觀象于天，觀法于地，知天之氣五日一移、七日一節，地之氣五日一應、七日一易。進退有度，出入有時，所以拱默而經緯乎天下，莫不其防也在乎微，其杜也在乎漸。二分二至，履霜堅冰，戒懼之至也。所謂《太玄》之作，其知幾乎。若乃天道左行，日月右迎，天象昭列，經緯時成。陰陽相交，晻晦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下達。地氣右動，山澤相通，陰陽相交，晻晦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上通。天地氣交，水火相薄，雷風相盪，剛柔相摩，寒暑生焉，變化行焉，四時成焉，萬物立焉。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變也者，各有所歸，天地以之乎相承。彰往察來，窮微盡變，如谷從響，無有幽遐。非覃思之至精，孰能與于此乎？《牧菜脞語》卷七《太玄經序》：《易》者何？變易之書也。或曰：非變易也。易從日從月，陰陽根本，希微凝寂之謂也。是希夷受諸麻衣翁然也。《玄》準《易》者也，源於一究於九，表裏河洛之數也。分以陰陽，錯以五行，主以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倍乘之以八十一首，截乎階陛堂陛之序也，亦《易》也。而世之窮《易》者難窮，窮《玄》者易窮，何也？世會無窮，理亦無窮。聖人非不可一蹴抉而泄之也。《易》愈窮而愈不易窮。奇耦畫矣，八卦生矣，三百八十四爻衍矣。麋角之解也，芸草之生也，以至獺祭魚豺祭獸也，摭卦氣比之，千歲之日坐致指掌間，易以一定而叙無難也。天有先有後，成有小有大，體有正有伏，有互有參。上經首《乾》《坤》而二老對立也，下經首《咸》而二少合體也。《頤》與《大過》偶而在《坎》《離》之前也，《中孚》與《小過》偶而在《既濟》《未濟》之前也，以至《否》《泰》之相傾也，《剝》《復》之相繼也。一爻之立各有其意，一卦之設各有其序。其義深，其例密。聖人悉包藏而雜緯其中，未嘗括而爲一定之說，夫固隨後人之自窮者也。是以言者尚其辭也，動者尚其變也，制作者尚其象也，卜筮者尚其占也。析之而知其同也，合之而知其異也，充之而知其不可窮也。《玄》之爲書也，乾始於子，終於離也，坤始於午，終於坎也。以二測當一晝一夜，以四日五分當一日，固配月令卦氣六十之圖，落下閎六日七分之說也，而較諸《易》之窮無窮，何如也？嗚呼，《易》更三聖而後成，韋絕三編而始悟。雄以一人之見，覃數十年之思，欲立擬之，宜世人皆可一覽窮也。眉山翁論雄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夫世之深淺非辭也，理也。雄之說亦得《易》之一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一定求之，鄰於淺而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元貞丙申秋陳某書。葉子奇《太玄本旨序》：楊子作《太玄》以擬《易》，《易》之用二而《玄》之用三。【略】《易》則一正一反，對待而爲序；《玄》則跌陰跌陽，交錯而分家。《易》則爻多而卦少，由其畫止偶；《玄》則位少而首多，由其畫至三。至於遡流而窮源，自象而推理，則《易》有太極，《玄》則有玄也。是則用雖不同而所同者體，數雖不同而所同者理也。此則《易》之與《玄》可以類推而通者也。雖然，《易》之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於自然，此所以爲聖人之學。《玄》之方州部家，分綴附會，求律曆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此所以爲賢人之術。《易》之立象命名莫不有義，如《乾》之六陽健莫如也，故以名《乾》，《坤》之六陰順莫如也，故以名《坤》。天地交而爲《泰》，天地隔而爲《否》，一陽來而爲《復》，一陰生而爲《姤》，五陽決一陰而爲《夬》，五陰剝一陽而爲《剝》，以至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我不知《玄》之爲《中》、爲《周》、爲《礥》、爲《閑》，以至八十一首，其於四畫之位果何所見以取象命名乎？此求而未通者一也。夫卦與首既不同，爻與位亦有異，徒擬《中》於《中

孚》，擬《周》爲《復》，擬《贛》《閑》爲《屯》，吾不知何中之虛，何陽之復，何剛柔始交而難生，初無其義，此求而未通者二也。夫《易》爻以立卦，辭以明爻，故爻有六而辭亦六，今《玄》晝有四而贊辭反九，是上無所明，下無所屬，首自首而贊自贊，本末二致，此求而未通者三也。《易》晝自下而上，故爻辭亦自下而上，《玄》晝自上而下，而贊辭乃自下而上，上下背馳，此求而未通者四也。《易》名陽爻以九，陰爻以六，今《玄》雖列九贊，但以次言之，初無指名，此求而未通者五也。《易》之爻位吉凶，推之以才德時象之變，錯之以中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玄》例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爲晝，措辭吉，二四六八爲夜，措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爲晝，指辭吉，一三五七九爲夜，措辭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此求而未通者六也。聖人之於《易》，雖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義，然陰陽者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聖人於其不可相無者則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雖其消息之際有淑慝之分，固未始以陽全吉而陰全凶也，今《玄》例以晝吉夜凶，陰禍陽福，恐亦未足以盡聖人之微旨，此求而未通者七也。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因晝一奇以象陽，晝一耦以象陰，奇耦之上復加一陰一陽，馴而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於歲數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今《玄》首晝既不同，別立九贊，以兩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外立踦、贏二贊以當氣盈朔虛，雖於歲數盡合，蓋亦模倣於曆以附會焉，初未見其必然，恐彌綸天地之經殆不如此，此求而未通者八也。故朱子曰《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豈不以此乎？雖然，不究「六經」之旨無以見諸子之缺，不觀諸子之缺無以見「六經」之全，如《玄》也，劉歆見謂覆瓿，則已甚之毀，桓譚比之聖人，則過情之譽。要之，雄蓋學聖人之作而未至者也，求之兩漢，又豈多得哉！蓋亦自成其一家之學也。今觀宋、陸舊註尚多舛失，輒不揆而爲之解，雖膚見諛聞不足以窮《玄》之蘊奧，然於文義之近亦或庶幾焉。然而雄也擬《易》於《玄》，有以傳其學，愚也索《玄》之旨，未免缺其疑，雖其固陋不能有以知《玄》，然亦不可謂後世無揚子雲也。今疏其所疑於卷首，尚俟來哲以折衷云。洪武元年秋八月己未，括蒼龍泉靜齋葉氏子奇世烋謹序。

《小山類稿》卷一一《太玄集註序》：揚子《太玄》自司馬氏註出，而諸家之說盡廢，然《玄》好者故少。今之學者豈惟不好，縱有好，精力亦無暇及，故歲久而訛脫愈甚。余始得是書，愛其文字奇古，又愛司馬氏以其所自得之義理說《玄》，明暢詳盡，因并讀之，患無善本可以讎校。丙戌冬，使過廣信，郡守張侯景周方圖刻《玄》，乃出余本與張本參校之，得其訛謬可正者數處而闕其疑。敘曰：子雲之爲是書，將以擬《易》也。夫《易》於天地萬物之理頤矣，豈待別有一書與之並行，而能有所發明哉！自先天之學不傳，吾夫子贊《易》僅存其辭於大傳中，而世之爲丁何焦京學者方蔽於傳註，拘於術數，莫有能察其所由然者也。子雲博極羣籍，又好深湛之思，其於天地之運，陰、陽二氣之往來，蓋見其機緘之不容已者，於是考之於律，則十二管相生之氣應，參之於曆，則四時分至之候驗，測之以乾象，則日月五緯之度合，獨反而求之於《易》，不得其說，乃以爲四聖亦有未備，必待己而後明也，於是奮而爲《玄》。其數肇於一，參於三，成於九，而極於八十一。一者，陽之數也。積陽之極輕清而運於上者爲天，故八十一首以象周天之體，太陰五緯俱麗乎天者也，遲留伏逆，參差不齊，惟日一日一度，無有餘欠。日法既定，則太陰五緯所繫之度皆可考，故爲七百二十九贊，以象日行一歲周天之度。氣始於冬至，辰始於子，律始於黃鐘，宿度始於牽牛，而疏布其節候分杪於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終始迭運而不窮，與先天氣運之序眞有相合者，而不知《易》已有之，以爲待己而後明，則是於易學之未深矣。或謂子雲善於模倣，是書倣太初曆及京房卦氣。夫太初，漢人本曆，自當用之。房之書惟互換卦序，分卦直日及四正六爻各主一氣爲率合無取，若其十二辟卦次第，雖羲文未之易也，特房用之異爾。子雲《玄》首顯言陰陽消息而深致意於盛衰勝負之際，至其贊辭所斷吉凶，又直以義理人事得失爲言，不雜於占驗小數，此其意正與房反。自劉向父子號爲精達陰陽，視子雲不知何如，而豈京氏之所敢擬哉？故余嘗謂子雲是書雖不得先天之數與象，而得其意，其他得失先儒之論已備，學者擇焉可也。或曰：象數亦有二乎？曰：有理則有氣，有象則有數，盈天地間皆象也，因象起數，皆可顯造化之體，惟其所起有偏全，故其顯於是者時有不神爾，譬之萬物皆得造化之氣以生，而有正者偏者通者塞者，謂偏且塞者造化之氣不在是不可也。《易》之與《玄》，以是求之，斯得之矣，惠安張某維喬敘。

《木鐘臺集・偶客談》：揚子雲《太玄》是書本上話頭，何曾玄得到？事幾總落暗地，又有着心。用玄者卻作機械，何能動物？惟寂惟寞，所以息欲；爰清爰靜，所以正己。欲息而己正，然後廣照普施，光明正大，人己蕩然無隔，事業有成。

《芝園外

集》卷一六《說林》：楊子雲以《太玄》擬《易》，而不知方、州、部、家之起例，非八卦之變化也，其果足以明天人之蘊乎？文中子以《中說》擬《論語》，而不知董、薛、裴、賈之問答非孔門之授受也，其果足以承先聖之統乎？然則覆瓿之譏，續經之僭，宜有不能免者矣。《諸子彙函》卷二〇《楊子・太玄・摛》眉批引方希古曰：文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奇拔萃。子雲解玄字，作好奇語，分明是見得道透。又引楊升庵曰：子雲好用奇字，蓋爲耳目所不常見，則精光注焉。韓退之用字，出神入天，然字義奇者，愈奇而高妙，字法奇者，愈奇而晦塞。讀者審而用之。又引羅一峰曰：此書見得子雲異于人處。討論入深，造詣獨至。故數衍處，百派分波，總是一源流出，如百川流注，同歸于海也。《文脈》卷二：杜子美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蘇子瞻《病玄》曰：「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意。」朱子曰：「《玄》乃諸賦粗變音節耳。惟王充、李覯、司馬光有取于《玄》。予謂子雲漢儒集大成者，遠過荀卿。子美知言哉，議之淺也。」《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明復殆爲雄解嘲爾。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又：子雲本以奇字古語爲文者爾，至作《法言》以擬《論語》，語乃艱深，則奇字本色，或問楊雄、張衡于文中子，文中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今以《法言》處老、列五子間，瞠乎後，惟《太玄》於諸子無慚。《玄衡》以後諸篇，並爲前世希有。」斯乃見子雲也。又：子雲學以《法言》進，以《太玄》深，文人殆難悉焉。彼自孟子後，靡所承籍，作《太玄》，豈不賢哉？三國時陸績見之，以子雲爲聖，至論《玄》大義，則曰：撰著之謂是何與深而見之淺也。夫《玄》寧獨撰著而已？劉歆專事圖讖，宜不知《玄》，故以爲空自苦，惟桓譚斷謂必傳。《鴻苞》卷一三《詹炎》：執戟鉤玄，語玄而意淺。《御龍子集・膚語》卷三《諸子》：續書作而帝王之道爲之卑，續詩作而雅頌之音爲之陋，《元經》作而筆削之義爲之淺。《沈氏學弢》卷一三：楊子《太玄》，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衝》、《錯》、《測》、《摛》、《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解剝玄體。」大抵《玄首》如《彖》、《贊》如爻，《測》如《象》，《文》如《文言》，《摛》《瑩》《掜》《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衡》如《序卦》，《錯》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耳。又：鮑氏曰：《太玄》倣焦京卦氣而作。又：邵子曰：洛下閎改顓帝曆爲太初曆，楊子雲準太初而爲《太玄》，其去易道遠矣。《樂軒集》卷六《太玄》：《太玄》之書，當時後世有非之者，亦有好之者。諸家訓釋豈無可觀，而老蘇之論二篇與夫所謂總例者，吾特愛焉。夫《太玄》之大約有二，曰曆與筮而已矣。一歲而加之以再，去其旦夕經緯之占，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竊謂子雲復生，當歛衽於此矣。然又不知子雲果爾乎。至於《玄》也，謂增以踦贏二贊則歲羨其四分日之一，於是乎爲一百八分之說，使《玄》於二贊以其末者不爲半日而止，爲四分日之一，奚獨不可乎？《易》有用九用六，則三百八十六爻也。《玄》以七百二十九而爲七百三十一，奚獨不可乎？且老泉三方之筭至三家之筭，皆九之半之，若可也，然自五十有四至十有八，自十有八而至於六，皆以三數也。自六而至於三，則兩之而已矣。是亦出於有心，而非其自然者，安得如《易》數之天成乎！日書斗書而月不書，若可攻也。然一歲之日成，則月在其中矣。五盡之說恐不足以窮子雲之辨。竊試爲揚子，而諸君爲老泉，以相詰難，奚若？《文通》卷一《叙學》：楊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瑤光閣集》卷九《刻瑤光閣會課序》：楊之玄，【略】皆極一代之奇致者也。《聽潮居存業七編・評太玄》：取人先觀大節，節行不光，即擅能文章焉用之？況謂其言合於經，語幾于道，爲世大儒，吾弗信也。楊子雲能壽文章之名，而不能剿莽大夫之號。其作《太玄》擬《易》，諸儒或訾其僭經，或咲其覆醬瓿。子雲不顧非咲，所以卒成一家言。程子取其「藏心於淵，美厥靈根」，謂其學能至此地位。雖然，學則至矣，其如守何？其曰：「龍翰于天，貞栗其鱗。」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謂物盛而慮衰，時明而養晦。委身篡逆音，不愧斯言乎？又曰：「唐棣不貞，亡彼瓏璁，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以彼其才能安義命，遁跡丘園，豈不全吾至寶？乃顧利不顧身，所得者涼，所失者奢，斯言自寫之矣。先輩謂《玄》數與《易》數相戾。夫數既相戾，理豈遽同？特其平居鉤索，亦必有獨得見到之處，遂追琢其章，以奇字奇句驚人，俾傳後世以成名爾。究竟無裨實用，謂之心勞日拙宜也。乃《西京雜記》稱《玄》成有鳳凰集於《玄》上，頃而去。其說固誕。而

當時桓譚以雄書勝《老子》，矦芭以《玄》書勝《周易》。芭，雄之弟子，其標榜無怪，乃以爲勝《周易》，抑何無忌憚？與子雲未窺老氏一班，而桓譚以爲勝《老子》，謬甚矣。乃昌黎亦曰：「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昌黎知道知文者，品題子雲上，乃與譚、芭同見，何哉？尤可異者，溫公有《說玄》一篇，曰「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語」，極贊《玄》書，謂天下之道蔑以易此。嗚呼！溫公讀《太玄》時，亦曾取《劇秦美新》之文並讀否邪？《權衡一書・稽古》：漢楊子雲《太玄》多奇創語。《童》之次五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而取富貴，如人之蒙突荊棘，以求兕獸，雖得之，豈足慶也？上九曰：「童禦觸犀，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而已。《增》之次八曰：「兼具以役，前慶後亡。」言貪賂者之必敗也。上九：「崔巍不崩，賴彼峽崥。」峽崥，小山也。高山不崩，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交于鸚猩，不獲其榮。」鸚鵡猩猩，能言之物。交不擇地，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腹。」言從外失內，即老子爲腹不爲目之旨也。《格》之次六曰：「息金消石，往小來奕。」金喻美，石喻惡，言養善除惡，雖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言恣己意而變天常，則亦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阻阻，而更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革，又不可泥常也。《大》之次八曰：「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薄其足，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之上九曰：「與荼有守，口于盧首。」荼爲白，盧爲黑，言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貂之毛，躬之賊。」言以文取禍也。《去》之次八曰：「月高弦，火幾懸，不可以動，動有愆。」言月弦而將虧，火縣而歲晚，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窮》之次五曰：「糞無稽，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糞無稽，約矣。雖不充，豈失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蜺喬雲，朋圍日，其疾不割。」雲五色爲慶，三色爲喬。紫蜺以象小人，喬雲以象君子。二者並進，若不刊除其邪，斯爲疾矣。《失》之次六曰：「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爲務末忘本者戒也。次八曰：「鵸鳴于辰，牝角魚木。」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言反正也。《藝概・文概》：揚子雲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又：揚子雲之說，其病正坐近似聖人。朱君復刪本《諸子斠淑》：揚子雲《太玄經》本名《太玄》，其稱經者，班氏文致之詞，後人因遂尊之耳。在漢桓譚謂之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相傳受者。至建安中，章陵宋衷、吳郡陸績乃有解釋，而晉唐以後，注此書殆至數十家，可謂盛行矣。此書鍊字鍊句，深奇幽渺，眞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諸人之沉湎濡首，良有以也。蘇長公以雕蟲篆刻誚之，似未咀其精耳。《九經疑難》卷二《揚雄太元擬易》：子雲之作《太元》，非本《易》之道，特因《易緯》卦氣六日七分之說，巫史傅會之學，非聖人之意也。使子雲首爲卦氣之說，已非夫子所謂當期之日之旨，矧又襲前人之誤說，架屋於屋上，鑿池於池中，愈不可矣。卦氣起於《中孚》，爲冬至之節，又當《坎》之初六，無理也。彼已無理，《太元》配之以中，豈理也哉！卦氣以《屯》直小寒，又屬《坎》之九二，而《元》配以閎。卦氣以《升》直大寒，又當《坎》之九三，而《元》配之以干，豈有理乎？卦氣以《小過》當立春，吾不知何義，《元》亦配以差。卦氣以《漸》當驚蟄，吾又不知何義，《元》亦配以銳。《元》之每首非無說也，強且鑿，非理之自然。使以直小寒之卦而直大寒，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更相移易，強以爲說，又何不可？凡《元》八十一首，皆法卦氣之次序而推易之以名。八十一首不可以當六十四卦，於是又以二首而配一卦。七百二十九贊不可以當一歲，於是又增以踦贏。《易緯》以卦爻當期之日，已牽強不可也，《元》又以首贊求合卦氣，愈牽強不可也。《太元》之作既本《易緯》以當期之日，又本太初曆而論星度，此皆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區區以三摹比四象，以《首》比《彖》，以贊比爻，以《測》比《象》，以《元文》比《文言》，以《摛》《瑩》《掜》《圖》比《繫辭》，以《元數》比《說卦》，以《元衝》比《序卦》，以《元錯》比《雜卦》。凡《易》之所有，《元》皆有之，凡《易》之語言，《元》皆倣之，故《元》之擬《易》似矣，而寔大不似也。《易》名卦之義，非取於象則取於畫，如頤中有物則曰《噬嗑》，以木巽水而上水則謂之《井》。若是者皆取名於象。今《元》則以閱配《噬嗑》，以法配《井》，不知子雲名閱名法，取何義乎？如剛浸長則爲二陽之《臨》，以剛在下臨之也；柔浸長則爲二陰之《遯》，以陰用事陽畏之而遯也。若是者皆取名於畫。今《元》則以狩配《臨》，以逃與唐配《遯》，不知名狩名逃取何義乎？既無所取義而推倣象訓釋強爲之名，《易》名《革》《玄》即名更，《易》名《鼎》《元》即名寵，使《易》名奧《元》必名頤，《易》名予《玄》必名賴，《易》名極《元》必名至。若是，則庸人孺子皆能命《元》之名配《易》之義，何必述作者哉！且

以強辟配《乾》而文在地，以馴配《坤》而反在人，《元》何自戾也。《易》六爻上下無常，錯雜爲六十四卦，凡一爻之動成一卦，其吉凶悔吝皆自乎爻之動，聖人因其動之當否而言吉凶，何嘗容心於其間。又六爻之義，或一爻爲之主，或二爻爲之生，或又不然，其變動無窮，吉凶無定，隨卦取義，無非自然而然。今《元》則其首四重，下列九贊，首與贊異行而不相涉，當晝則吉，當夜則凶，別無異義。嗚呼！子雲之學動亦至矣，惜其不深於《易》，故爲是附會之書，知道者必不與也。

《法言》《皮子文藪》卷五《法言後序》：《法言・孝至》之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者。說者以爲揚子遜僞新之美，又以爲稱其居攝之前云。嗚呼，日月豈卒能遜莽乎？未若無阿衡之稱也。噫，既有其文，不能無其論。吾得之矣，在美新之文乎？則雄之道於茲疵也。《纂圖互注揚子法言・法言注序》：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爲己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譔，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爲之題頗詳，眞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爲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秘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付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禪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并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于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叢，庶元巾笥，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宋咸《進重廣註揚子法言原表》：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遭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顧塵曲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奥，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聽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黷犯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拙齋文集拾遺・揚子講義序》：著書立言，古人之所難也。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百家諸子各以其所見而著書，出則汗牛馬，居則充棟宇，然皆雜家者流，非吾儒之正道。得吾道之傳者惟四人焉。孟軻醇乎醇，在所不必論。自孟子而下，則有荀卿、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此皆學者之尊敬，以爲仁義禮樂之主也。故荀卿之書則謂之《荀子》，揚子雲之書則謂之《法言》，王仲淹之書則謂之《文中子》，而韓退之之《原道》亦學者之所推尊焉。夫自孔孟而後，以迄于五代，數千年間賢人君子不爲不多，而得吾道之傳者惟此四人，固不容輕議矣。然荀子出而譏孟子、子思，固自以爲得吾道之傳矣。至其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則不及孟子遠矣。揚子出而譏荀卿同門異戶，而自比於孟子，然其言性則爲善惡混，亦不無可議論處。至韓退之則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其《原道》之篇，所謂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亦大醇而小疵矣。大抵孔子之後，欲如孟子著書無一可議者，蓋難乎其爲人，則荀、揚、韓退之之徒，亦不可多得，不可以求之太深也。友人方德順問龜山先生曰：「人君有得致之位，有可致之資，其所爲固甚易，何不做取堯舜？縱堯舜不可及，漢文、太宗亦易爲之？何不做取文帝、太

宗？」龜山先生曰：老兄儒者，何不做取孔孟？縱孔孟聖德高風，何不做取荀揚韓退之，大抵學者惟知論古人之是非，而不知在我者有所未至處也。雖然，前賢之書固不可輕議。然以孔孟之道而較之，則不無可疑處。若司馬溫公則但說揚子，是十三篇中有不可解者但闕之，至謂使揚爲莊言斯拒矣，莊爲揚言斯與之矣，則溫公不敢論揚子之非也。而東坡先生則又但譏其非，故謂揚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然子雲所謂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竊意東坡道不得。然則一如司馬溫公，則待之太重，一如東坡則待之太輕。之奇今爲諸公論此書，於其可以爲天下後世之法則者尊之重之固多矣，至其於理未安者，則引「六經」孔孟之文以辨之，不敢以私意斷也。杜甫詩有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點檢流傳賦，不覺前賢笑後生。」之奇今議論子雲之是非，若使子雲復生，當笑倒之奇也。大抵諸公於子雲之精義處，當沉浸醲鬱以求其深造自得之學，若乃議論其是非，此乃之奇口過薄德也。員興宗《辯言》：揚雄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辯曰：「雄於義淺矣。鮑焦、接輿、能往不能返也，此即雄之所謂餓顯者也，然夫子未嘗高之，豈可謂鳥獸不可與同群者哉？」又：揚雄曰：「子胥死于吳門，卒眼之。」辯曰：「所謂《法言》者，吐詞宜法者也。今夫該槩耳目手足鼻口之詞，無所不見於傳，皆不若雄之蕪且陋也。傳有曰：耳治也，目治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吾爲子口隱也。凡若是雲者，其言耳目手足皆度之於經，其詞婉而章矣。雄於子胥，乃曰：卒眼之，卒眼之雲者，《法言》之法，固如是乎？」又：揚雄曰：「聖人則異賢人矣，賢人則異衆人矣。」辯曰：「人則皆人，猶物則皆物也。物之不齊，人亦如之矣。故金之異乎鐵也，鐵之異乎石也，非特吾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也，今雄之聖人衆人之辯，何以異於是。」《續古今考》卷六《法言》：法言十三篇，如《修身》《學行》篇之前，必以四字作韻，已屬小巧，其中評子胥曰「卒眼之」，評六國曰「方肉方求」，問餘耳曰「光初」，稱文帝曰「宮不女」，全是割裂文義，測度猜迷，讀之欲嘔。末云「周公以來，未有如安漢公之懿」，尤屬無恥。乃前見美於韓公，後見美於溫公，實不可解。或有云《美新》，投閣是谷永，非雄，雄年七十有一卒，不逮天鳳五年者。按：揚子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楊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事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楊子入京之歲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並未祀甘泉。楊子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矣。《履齋示兒編》卷四《作經本末》：聖賢之書，豈苟作雲乎哉？嘗觀《論語》篇末，夫豈無他說，斷斷乎首以學名篇，以「學而時習之」冠於首，而必終之以《堯曰》者，謂學者必以聖王爲師，而聖王則莫若堯故也，是以荀卿之書，首標以《勸學》，首發端以「學不可以已」，而以《堯問》之篇終之。揚雄之書，亦首名以《學行》，首發端以「學行之上也，而必以唐矣」。夫一言終之，蓋有望于後之君子復古云。又卷六《其爲東周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複爲東周之衰乎。揚子雲擬《論語》，直謂「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釋者便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可使復興西周之盛于東周之地爾。此特愛揚子而爲之說，曾不知夫子之所謂「乎」，與揚子之所謂「矣」，二字大相遼絕，學者宜辨之。《捫蝨新話》卷三《揚子法言太玄經》：揚子雲《法言》多致意於眞僞之際，曰觀人者審其作輟，爲政者核其眞僞，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鳩之不可傳翮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鷺翰，巫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志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吳楚僭王，顧非僞乎？此目睫之論也。《宋濂集》卷八四《補遺九・諸子辨》：《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錄在卷後。景祐初，宋咸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于唐仲友，非也。自秦焚書之後，孔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幷稱。而司馬光尤好雄學，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子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爲擬《論語》而作。《論語》出于群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爲哉？雄擬之，僭矣。至其甚者，又撰《太玄》以擬《易》，所謂《首》、《衝》、《錯》、《測》、《摛》、《瑩》、《數》、《文》、《掜》、《圖》、《告》之類，皆足以使人怪駭。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辭愈似，而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責也，光以二代偉人，乃膠固雄學，復述《潛虛》以擬玄，抑又何說哉？余因爲之長嘆。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者，則未遑及也。《遜志齋集》卷四《讀法

言》：揚雄子雲《法言》十三篇。子雲爲此書嘗自擬《論語》，而後世大儒或儕諸荀卿。其自擬者僭也，儕以荀卿者亦非也。《論語》述聖人言行，猶天地之化。子雲方且竊之焉，雕鏤藻繪而蘄類之，其僭甚哉。然自聖人沒，明道者莫尚於子思、孟子。彼荀卿者，乃攘袂訐斥，而詆生民之性爲惡，其妄孰甚焉？子雲則不然，揩言持論不敢違乎聖人，至其爲善惡混之說，及以韋玄成與顏子並稱，皆其不智而過言耳，非若卿之妄也。曰：子雲勝卿與？曰：否。卿才高而果於大言，故其過多。子雲才劣而篤於好古，故其過少。其未聞道則一也。曰：好古曷事莽乎？曰：好古而不能擇義，則將奚所不至，故士貴乎聞道。《翰林學士耐軒王先生天游雜稿》卷三《諸子辯》：《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所撰，凡十三篇。韓稱其文簡而奧，蓋亦工於譬僻者也。《法言》擬《論語》，《太玄》擬《易》，何其不自量哉。《洨濱先生語錄》卷一五：楊子名雄字子雲，蜀人。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以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法言》。程子云：必欲撰《玄》，不如明《易》。朱子云：《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又云：楊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有何不可。《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二《讀二十五首・讀揚子》：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整曲，闇忽澒涊，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文章緒論》卷三楊雄《學行篇》引蘇東坡曰：楊雄好爲難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也。終身雕蟲而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證學編》卷四《讀楊子法言說》：孔子曰：「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若鄉愿則德之賊也。」後世學術不明，昧中行之致，類以循循然有規矩者當之。夫以循循然有規矩爲中行，此鄉愿得竊其似以爲亂也。《復》之六四不云乎，「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四居羣陰之中，而獨與初陽爲應，有中立不倚之操。其復也獨，其從也道。此其剛毅奮迅宜何如者，豈循循然有規矩之謂哉！彼鄉愿者，以忠信廉絜媚於鄉人，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流俗共以爲賢，而鄙儒亦遂中行之，率羣盲而歸譽焉。蓋至是然後鄉愿得成其賊以亂天下，則楊雄之於王莽是也。雄病莊列之徒詆訾聖人，而作《法言》以推尊孔子，不知其所見者正孔子所謂德之賊，拒之惟恐其入室者也。夫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竊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莊子所以爲此賊發憤也。由此觀之，莊列之徒能爲孔子祛賊，而雄反引賊以入我室也。莊列於孔子猶棄石也，而雄之推尊反爲恙疚，其毒滋多。莊列即不得爲中行，猶不失爲狂，而雄則愚而入於鄉愿之黨，遂至以莽之德勝於伊周。雄漢儒之望也，而歸譽如此，莽之能移漢祚，雄有力焉。人謂《劇秦美新》之文非雄所爲，吾徵之於《法言》矣，其《孝至篇》曰：「子有含菽繈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據雄之意，以前所答者，合於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之說，以後所答者，合於孔子「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說，而不知其乃所以是而非也。故莽假周公而不輟，雄則周公之；假阿衡而不輟，雄亦阿衡之。彼不輟者，乃有大輟存焉，而雄不知也。《美新》之文，非雄之作而誰之作？蓋人終身趣操定於學術之際，猶適燕越者自發足始，故《大學》之教必先於致知。知之不審，而遂欲求其善，有不爲亂賊之徒者鮮矣。予讀雄書，凜凜乎爲學術畏，故著之，使後世學者毋以循循然有規矩求中行，而以可非可刺者棄狂狷，是吾道之幸也。《時習新知》卷六：《法言》艱澀味淺，擬《論語》，如矮人思上天。《太玄》死板無活法，而擬《易》，如優孟學孫叔敖。世人不知《易》，謂《玄》似，不知《論語》，謂《法言》似，如眞知《易》《論語》者，登岱觀海，自難爲言。又：楊雄《法言》擬《論語》。論語二十篇，未嘗稱三家與陽虎也。而《法言》以周公阿衡諛王莽，斯言之玷，其可磨乎？猶糞壤之擬珠玉耳。《御龍子集・膚語》卷三《諸子》：《法言》《中說》，魯《論》之緒餘乎？曰：楊子餔其糟，王子啜其醨，謂非得醇醪之餘也，可乎？而謂之知醪則未也。得聖門而醞釀之，二子之得未可量矣。《太玄》出而易道亂，《參同》出而易道賊，《洞極》出而易道喪。周元孚《何之子・序》：抽義宏秘，《楊子》也。《沈氏學弈》卷一三：楊子《法言》凡十三篇，撰此以擬《論語》，復爲序贊以發其意，然自得者少。尤侗《五九枝譚》：《法言》學《論語》，《元經》學《春秋》，此陽貨之貌聖；王充作《刺孟》，馮休作《刪孟》，亦桀犬之吠堯。《偶然欲書》卷三九：揚子《法言・孝至》篇卒章忽有「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三語，大爲斯

言之玷，諸家雖曲與生說，不能解免也。諦視之，於上下文殊不接屬。若刪此十八字，徑以「漢興二百一十載」接上「於道則勞」云云，亦自泯然無際。豈書成後增加之耶？然則司馬公之注信矣。又：《法言》之書，今無亡脫者，而李善《文選注・謝靈運傳論》引《法言》云，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云云，今《法言》無之，其語體亦不類。不知善誤邪？亦見別本邪？《暢谷文存》卷二《讀揚子法言》：（存目）。《揚子法言附》《愛新覺羅・弘曆《書揚雄法言》：偶觀《法言》用智之句，喜其有卓識，可謂明哲矣。夫奔壘之車，沉流之航，迫不及待，安用其智？然不有未奔沉之先乎？是誠明哲者所宜思也。既而笑雄之能爲比言而不能行。夫劉棻爲車航之小，而莽爲車航之大，《劇秦美新》爲在奔沉之先乎？抑在奔沉之後乎？雄何不思於奔沉之先，以致生而有投閣之驚，死而蒙莽大夫之諡，則是雄之爲言仍虛飾之車，有繫之航耳。吾於是知言顧行、行顧言之爲難也，且以知立言之不可不愼也。《國朝文匯丙集》卷一八方東樹《書法言後》：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聞之劉先生說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元》，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夫立言者，皆欲其不棄矣，而不能爲不可棄者，理不當而辭不文也。文其辭而無當於理者有之矣，未有當於理而其辭不文者也。揚子徒知爲不可棄，而不務培其本，畢生用力造字句已耳。或曰：揚子成《太元》，桓譚以爲後世復有子雲者，必能好之，及宋司馬溫公果篤嗜其書，意者其奧而世鮮知耶？余曰：不然。夫孟荀楊韓雖並稱，然孟氏之道，班於聖人。今讀其書，充然沛然，高下曲折，涵天地而無極，指事而無不盡焉，易嘗待於入黃泉出青天若揚子之所爲耶？夫以揚氏書與孟氏相比，差等殊絕，若河潦之不可同觀如彼，而司馬氏猶非孟子而尊揚子，是尚得爲知言乎哉？《漢書讀》卷六：揚子《法言》爲假借問答之祖。《藝概・文概》：揚子《法言》有些憨意。蓋專己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爲少動也。朱君復刪本《諸子斟淑》：揚子《法言》十三篇，東晉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宗元頗補其闕。宋景祐初，宋咸、吳祕皆有註，司馬光乃採集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先是《法言》每篇之叙皆列卷末，宋咸乃升於章首。司馬叙以爲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唯簡奧難知，其與雄者至矣。而蘇子瞻、王元美皆極詆之，然所詆不過以《法言》之詞艱深剽襲，此亦子雲小疵耳。若夫抽六經，翊孔顏，義甚淵祕，以列於孟荀，奚愧焉。溫公之篤嗜而註之有以也。《丹稜文鈔》卷二《書法言集註後》：自古聖賢之書，皆有所爲作也。無所爲而作，則有無無所係重輕，將曷以書爲哉？《法言》之作，揚子蓋爲莽也，而從來注家昧昧似不得其要領。隨文起義，未必有大乖謬，然如畫工寫物而摹其影，終近是而失眞也。推其本旨之失，在以揚子《法言》之作當平帝時，殊不思當平帝時，《法言》尚可無作也。又卷四《上養一子論法言書》：彤近讀揚子《法言》，覺其言之本旨隱躍爲巨君而作。出《王莽傳》讀之，彼此互證，如合符節，敢陳其略。《問道篇》云「狙詐而威敵不如亡愈」，刺莽之誘殺句町高句驪諸王也。云「申韓之術，若牛羊之用人」，刺莽之更錢法田制，抵罪者至不可勝數也。《寡見篇》「宏羊如爲父而推其子」，刺莽之說六筦，令縣官酤酒賣鹽鐵器也。《先知篇》「爲國張其紀綱，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刺莽之徹夜自治文書，使尚書得因爲姦也。《孝至篇》云「宗夷猾夏，掘國喪師，謂之無次」，刺莽之十道征匈奴而天下騷動也。此猶其顯顯者，若所云「羊質而虎皮」，則譏其矯飾也，故又曰「聖讀而庸行」。云「鳳鳴而鷽翰」，則惡其深險也，故又曰「知大聖之與大佞難」。云「九鼎寶器，待人而後寶」，料其禍敗也，故又曰「以國易宗者焉得爲智」。莽有所爲，動擬聖人，故曰「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眢眢也」。莽好鬼神，故曰「趙世之多神者，託也。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莽盛欲制作，塗民耳目，故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耳聞目見。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之也」。莽爲《金縢》《大誥》，摹繪《尚書》，故曰「下周者其書誰乎？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也」。發必有指，幾無一陳言，祇以處危亂之時，遇猜暴之莽，未發厥口而先殘其族，故深潛其義，隱約夫辭，扳古以案今，假此以形彼，言學言仕，故離其宗，忽貶忽褒，難循厥本。公羊子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夫《法言》所言秦，皆以喻新也，所言周，皆以喻漢也，所引高潔不污之士，皆揚子所以自喻也，而在昔注釋之家，未肯鑿鑿者蓋亦有故。注法言者六人，而司馬公爲後。司馬公云：「《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政，揚子孫辭以避害，故有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云云。」竊案《法言》末篇有「漢興二百一十載

而中天」之語，與莽即天子位，策孺子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於予躬」，所言年數與《法言》適符，則《法言》之作在莽即眞之後無疑。漢公之稱，蓋推本言之亦以見其立言之有體也。篇末又有「復其井制，勉人役，唐矣夫」數語。案《莽傳》建國元年，莽曰「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遭反虜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云云，則復井亦即眞後事也。役如小賢役大賢之役。莽自以新之代漢比虞之紹唐，故以高祖爲文祖。役唐者以唐爲役，猶言新賢於漢，此定哀之微辭也。《法言》所論，通於今古，概釋大義，與切指王莽無甚懸殊，其親切則迥勝也。近人之論揚子者，不知其意所存，并深斥其言之爲僞，惟夫子折中之。吳汝綸《送張廉卿序》：孫況、揚雄世傳所稱大賢，其著書皆以成名乎後世。而孫卿書稱春申，《法言》歎安漢公之懿，皆千世論之不韙，載而以告萬世者。世以此頗怪之。《諸子彙函》卷二〇《法言・吾子》尾批引羅明仲曰：通篇二十餘問答，凡辭賦詩書，淫哇中正，要與先王之法合否，孔氏之戶入否，文質之變別否，談論津津矣。當至後「多聞則守之以約」二句，揚龜山以爲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博學而詳說」二句爲無病，知言哉。至末闢楊墨之說，亦可爲不自量者矣。又《法言・淵騫》尾批引王九皐曰：論顏淵、閔子騫，而引許多證，請許多客，翻空出奇，絕勝。又《法言・先知》引歸震川曰：論政知大體，此揚子之學，異於荀子處。又《法言・學行》尾批引王公度曰：好學爲子雲一生本領。首即以好學爲問，答以天道之在茲、聖門之速肖證之，又以顏子習孔子實之。立喻數重，無不快心。至學之爲王者事，似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的道理，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若仲尼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末結顏氏之樂，與苦孔之卓，正見聖門好學之全功處。《朱子論定文鈔》卷四《楊子法言・吾子篇論經以濟道》首評引文公曰：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道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備窮極，可謂盛矣。張綸言《林泉隨筆》：楊子《法言・問明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蓋指孟子言孔子疾鄉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之言而言也。其下或曰「亦有疾乎」，問楊子亦有所疾乎？故復答曰：「我所疾者，則在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指意甚明，不待釋註而知其祕。乃謂雄譏孟子摭我而實我食，失之遠矣。

《反離騷》《文心雕龍・哀弔》：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腿。《楚辭集注・楚辭辨證上》：若揚雄則尤刻意于楚學者，然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之，當矣。《楚辭後語・反離騷》：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聖賢之心如此，原雖未及，而其拳拳于宗國，尤見臣子之至情，豈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諫，而先自已哉？此等義理，雄皆不足以知之，唯有偷生惜死一路，則見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此譏原，是以鴟梟而笑鳳皇也。《後村詩話》卷六：《反騷》云：「君子得時則行，不得時則龍蛇，何必湛身哉。」朱氏謂雄乃屈原之罪人，豈以《美新》仕莽爲龍蛇乎？然此雄語亦本《呂覽》，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秦漢未遠，語多相犯。《迪功集》卷五《反反騷賦并序》：昔揚雄作《反騷》，論者之過之。余閔原之含忠隕鬱，且復獲謗，遂援筆慷慨賦《反反騷》，詞曰：稽卬氏之攸肇兮，桑楚均之遐胤。侯帝頊之流胤兮，承靈澤之汪澈。夙陳力於皇軌兮，歆仁朗之所廬。仄仰吾均之潔脩兮，羌引軀以伏羲。播昌烈之赫煜兮，集衆芳之菲菲。憤遭世之眊濁兮，雜紛揚於江之汜。在炎漢之微季兮，孰臨岷而悼均。投束藻之欲麗兮，何理屈而誹深。冤志而抑道兮，冀披誦而有明。唯帝監之孔嚴兮，敢黨族而誣貞。爰均幼志於粹清兮，乃中情之獨與。審厲節以植身兮，憲浩蕩之脩譽。進亹亹於中行兮，恐日月之凋邁。準前脩以共蹈兮，遑先時而逆敗。約性行以赴榘兮，經五常以綴佩。靈脩謂其允淑兮，目成歡而叶妃。夫均既沐其昵澤兮，又信言之嗆嗆。羌中路而遷好兮，寧余心之有介。汎光華之的皪兮，衆睊睊而妬之。何有懼讒與招愬兮，排蛾眉而錯之。颺蕙服之芬鬱兮，遭紛媚而幽毀。寧遭幽以迸斥兮，敢詭汙而合穢。鳳凰翔林而挂網兮，龍行陸而困蟻。爲鳳凰龍豈無知兮，亦處身之多虞。所貴賢者之韞玉兮，不迷邦而遐舉。哀宗社之不長兮，比干皇皇而不忍。去世蔑復以相明兮，心耿耿以無從。涉湘波以南邇兮，昭均心之確忠。俗叢蕭而鄗蘭兮，實重華之所醜。効精白反殞軀兮，自先聖之所厚。奉靈氛之玄筮兮，申以巫咸之嘉告。覽九州以求匹兮，寧闉容之有淑。測神占其未然兮，豈均曾好此詭疑。諗從人以辱義兮，不如赴身於淤泥。餐秀芬以介齒兮，竟河清之難俟。違苟生以保譽兮，夫何悔於九死。泛浮雲之翳翳兮，晦沈茫其曷排。陽陵微而渝度兮，晨北風又雨霾。精徘徊而不去

兮，憑拙誠其未爽。人情重於捐故兮，冀白日之回光。懷薜蘼與杜衡兮，時不與其有芳。雜縕拉以颺波兮，馥烈烈其彌章。精氣通於至清兮，神髣髴以憑虛。駕玉虬與雲驂兮，訪太素之舊廬。聞至道其可承兮，欽均誠之匪懈。舍佚游以自湛兮，夫何以誅其好怪。昔貞士之蒙佞兮，憤伏鬱而靡悔。務光沈於淵瀨兮，將惡浮埃之霏霺。忠賢忉忉以苦身兮，蓋有隱於隳祚。趯三仁之所裁兮，見嘆譽於孔父。獨耿耿而靦侮兮，曾吾均之所尤。曰卬憬之惟詖兮，駢執正於陽侯。《四溟詩話》卷一：揚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略】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無出屈宋之外。《李溫陵集》卷一六《反騷》：李生曰：《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以甚憂也。正謂屈子翻愁結耳。彼知世不足憤，其憤世也益甚；以俗爲不足嫉，其嫉俗愈深。以神龍之淵潛爲懿，則其卑鄙世人驩騄下上，視屈子爲何物，而視世爲何等乎？蓋深以爲可惜，又深以爲可憐，痛原轉加而哭世轉劇也。夫有伯夷之行，則以餓死爲快，有士師之冲，則以不見羞汙爲德，各從所好而已。若執夷之清而欲兼柳之和，有惠之和又欲幷夷之清，則惠不成惠，夷不成夷，皆假焉耳。屈子者，夷之倫；楊雄者，惠之類。雖相反而實相知也，實未常不相痛念也。彼假人者，豈但不知雄，而亦豈知屈乎。唐柳柳州有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顛覆兮，又豈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其不渝兮，夫唯服道而守義。吁嗟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其盈眶。哀今之人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退默默以自服兮，曰吾言之而不行。」其傷今念古亦可感也，獨太史公《屈原傳》最得之。《雪菴清史・離騷太玄》：《離騷》者，屈原鳴忠也。楊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投江而死，廼作書擬《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以吊屈原。余謂雄之《美新》，不在美新日，即在此反騷時，雄之投閣亦不在投閣日，即在此吊原時矣。何也？原惟忠，故不得已而作《騷》，雄惟不識忠，故可已不已而《美新》。原唯忠，故不畏死而自沈；雄惟畏死，故恐收己而先自投。不思大丈夫幸而主聖臣良，則君臣可享無事之福，不幸而國運艱難，則食人之食，當憂人之憂，咬定牙關，成就一個字而已。子雲不識一個字，縱識許多奇字，僅能撰得《太玄》幾篇，賦文幾首，何益于人家國？總之，子雲以屈原文過相如，初未嘗知其心也，即《反騷》亦文士摹倣之常，初未嘗爲吊屈原設也。及自岷山而投文于江，亦偶然湊遇，初非有意也。如是，則子雲自當以文士目之。文堪清供，何苛責焉？《詩藪・雜編》卷一《遺逸上・篇章》：揚子雲《反離騷》，蓋深悼三閭之淪沒，非愛原極切，不至有斯文。長沙、龍門先已幷有此意。班孟堅獨載此于《雄傳》，其義可知，第子雲命名太過，又莽世不能遠引，故爲後人所持藉。如賈生賦《吊屈原》，子雲但以此命名，亦何不可。本其情出于慕說傷痛，豈薰蕕岐趣者。紫陽之抨擊，似亦未悉其由。今隨班逐例，學明經語言，三尺童子盡解辯，此豪杰士要自當有獨覺。若前人已悉，則不必過求也。（紫陽雖誚雄《反騷》，至論屈卒不能異其說也。）又：按《雄傳》有《廣騷》、《畔牢愁》等篇，意率與《反離騷》亡異，以班氏刊落，今皆不傳。當時子雲第目《反離騷》爲《廣騷》，則後人決不攻之如彼，惟其好立異名，故紛紛人口不已。昔人謂子雲老不解事，信然。然昌穀《反反騷》，亦贅也。又：揚子雲《反離騷》，似反原而實愛原。與女婺之罵同。莊子休叙道術，似尊孔而實外孔，與楚僕之箠異，何也？子雲賦家，子休道家也。知義玄、文偃之呵佛，與小白、重耳之尊王，乃得之。《明書・文史諸臣傳・徐禎卿》：徐禎卿，字昌穀，【略】尋復獻其所作《反反騷》，□難楊雄，謂雄於長卿，何所樂羨，乃蹈襲，名其文，而原何□，又作賦以反之。《荷亭辯論》卷五《楊雄反騷辯》：或問楊雄作《反騷》何也？曰：此雄之愧辭也。雄爲漢室耆老，值王莽篡位而不能死，於是摭騷文而反之，所以釋其慚爾。序曰：「雄怪屈原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讀其文，未嘗不流涕，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吾意雄之流涕，豈爲原哉？蓋其北面賊廷，悲慙滿腹，欲隱不可，欲死不能，故因原而流涕爾。其辭曰：「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夫原溺死之後，楚尋破滅，何有所謂潛居待雲者耶？此雄韜晦隱忍，期漢復興，特借原而寓意爾。是故賈誼之文，傷己志也；揚雄之文，釋己慙也。名曰弔原，皆非爲原也。嗚呼，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雄不能死，雖流涕《反騷》，庸何補其行之虧乎？厥後荀彧飲藥自殺，范質不請謚，不立碑，同一釋慙也。學者察之。《劍溪說詩》卷上：揚雄《反騷》，宋洪氏論說極詳，朱子韙之。而望溪方公稱其隱痛幽憤，且爲之辯曰：「今人遘疾罹禍殃，其泛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至，則將咎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按雄之先世，非楚同姓，《反騷》且作于成帝陽朔間，距屈子沉江二百六十餘

年，安得比擬戚屬，釋莽大夫羞也？又：或謂漢之去楚，人代遼闊，公豈憒憒致此瑕摘耶？特借喻以引下文所謂「《七諫》、《九懷》、《九嘆》、《九思》之雖正而不悲，雄之言雖反而實痛」耳。余曰不然。古人文章，無一字漫然者，即子所稱下文，乃筆力轉變，以盡泛交、戚屬之指義，何得謂非注意處也？《芝在堂文集》卷一五《長風山社論文》：子雲能爲《騷》，故反之。《反騷》亦《騷》也；子厚能爲《國》，故非之。《非國》亦《國》也。人不入孟籓闖，而刺之、刪之、疑之，豈自量耶？即以持論，古莫孟善矣，夷尹奚惠，波瀾出脫孔子，異世同流，而漆園老人乃得恣意方外，掊擊聖哲，掃迹以表微。論者謂如禪門殺佛報恩，是已。然火燒禪著，機用莫測，而止之眉墮，効者身隕，然則身履實證，言即無言，不者將爲鬼責乎？沈梣悳《貞一齋詩說跋》：向讀《漢書・揚雄傳》，見其所作《反離騷》，雜湊奇字，堆垛成文，與屈宋全然不類。《藝概・賦概》：班固以屈原爲露才揚己，意本揚雄《反離騷》，所謂「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揚累之蛾眉」是也。然此論殊損志士之氣。王陽明《吊屈原廟賦》「衆狂穢兮，謂累揚己」二語，眞足令讀者稱快。《史弋》卷上《楊雄》：楊雄《反離騷》自以深慕屈原，悲其遇不及時，而爲此莫可如何之事。其弔屈原深矣，而自處獨昧也，可不惜哉。雄學古懷道，欲以文章垂世，在哀平間嘗與王莽並列，及莽篡位，乃貪爵慕祿，而臣事之，所謂學古懷道者何在也？《劇秦美新》，其亦垂世之文耶？

《劇秦美新》《後漢書・班彪傳》：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文心雕龍・封禪》：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鑑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河東集》卷二《揚子劇秦美新解》：昔人咸謂斯文媚莽之辭也。《法言・孝至篇》曰「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者云，稱未篡之前，莽實僞貌而近如是，亦可庶免乎；曰劇于秦而美于新，揚子之全德，此焉虧矣。今承往言，亦曰然也。嗚呼，下漢氏幾千年，無一人識雄之旨。蓋君子微言，而首比于惡者也。或曰：「子獨異而將說之何哉？是必果能直其雄之志者乎？」予曰：「吁，揚子之志。譏莽而非媚也。謂『美』之稱，曰『劇』之類也。且夫目其辭云是者，其旨悉存于間也。夫秦之爲不道，其惡也，有天地而未有之矣。今引而言之秦劇也，取而比之曰新美也。是新無比于五帝三王，莫有其善也；比于秦而褒貶之，是其有不善與秦上下也，故曰『劇秦美新』矣。大凡褒貶于人，取其善惡類而較其優劣也，善者必以善類比之，惡者必以惡類比之。如稱堯舜云者，兼而是同其善也；桀紂云者，兼而是同其惡也，類而較之也。如曰善必以惡較之，即一善而千惡，其善自顯矣；惡必以善較之，即一惡而千善，其惡亦自顯矣。何復枉其功乎？未見較其善惡者，有云『堯桀』也，『舜紂』也；必曰如前『堯舜』、『桀紂』云。故今揚子是云如是也。劇其秦，謂惡甚也，焚《詩》《書》，大宮室，起長城，巡天下，兼滅其宗周也，曰劇也。美其新，謂其惡少異于秦也。雖其竊漢祚與滅宗周同，且無諸秦之所大惡也，故曰美也。又夫漢德不如周，享國日淺，王道不成；雖周之衰，經日已久，下劣諸侯，然其滅者，秦當其大逆也。故曰秦劇也，新美也。斯又聖賢之深旨在于周、漢也，孰可識之乎？」或曰：「子言斯即然矣，其何下之辭云云乎？」予曰：「吁，之辭云云者，蓋蔽其名，譏之所寓也。若顯而闢之，即君子微旨何在焉？禍且及矣。凡揚子之是言也，遜惠者也。首亦至于斯焉，言苟不隱其志，後苟不晦其前，則不可也。」或曰：「然《詩》三百，譏刺者過半，且其篇曰『某篇也，是所怨于時之王者也』，下其辭未有如子稱雄之文將若是也。」予曰：「吁，異乎，時不同，事且殊矣。凡《詩》《書》之作，出自夫子，當時之人何能有焉？蓋聖人觀前事而繼言之，所以垂炯戒于後世也。非如夫揚子親居于莽之下也。」或曰：「若而言，是終不敢繼其始，晦不敢敵其明，即曷若不言乎？叔孫對于二世也，僞媚其言，而免于禍，蓋上之所發問，而不得已而言也。且雄非有叔孫之召，莽無二世之問，何如是哉？」予曰：「吁，當莽之時，揚子不得不自言也。凡人仕于世，大小之分各異矣。當大而不爲之大，即事之失矣；當小而不爲之小，即事之僭也。且叔孫無居于揚子之位，揚子有過于叔孫之名，位而拘之，名而累之，揚子須以異于叔孫也，在于分之事使然也。叔孫若昔如揚子不待問而言之也，則不能免後代而誅其名也；揚子若今如叔孫必待問而言之也，即不能免當日之害其身也。士之遭于不道，居其邇者禍切之，處其遠者禍間之。危行以言遜，能者可避乎患也，尚時有罹其辜者焉。況揚子之懿若是而人乎，與世當不同也，莽固知耳，苟不有言，即莽疑，不足于己也必甚矣。子不聞

乎，閉門而著書也，尚有投閣之禍，幾死焉。如是，揚子果得不自言之以進耶？嗚呼！知揚子者在於斯，罪揚子者在於斯。昔之所謂後世復有如我者，知我矣。其於餘也，得不盡若此之類者乎。《寓簡》卷八：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爲忠，而以揚雄《劇秦美新》爲美，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爲無罪也，可行乎哉。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六上《文藝傳》：符命之說，古不經見，皆後迂儒俗士，賊臣簒子，獻諛逢惡以爲簒竊之資者所作也。「六經」所載，如「河出圖，洛出書」、「鳳凰來儀，百獸率舞」、「麟趾」、「騶虞」、「帝武」、「玄鳥」、「獲麟」等，皆據事而書，非推天引神而以爲符也。如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及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等，皆秦漢諸儒附會之說，非聖人之意也，至司馬遷爲《史記》，始載赤烏、白魚、赤帝子、白帝子之事，以爲有天下之徵，又特爲《封禪》一書，從臾神怪，而董仲舒對策，遂言三代受命之符。於是司馬相如爲《封禪文》，揚雄作《劇秦美新》，而班固爲《典引》，閎衍侈大，推美功德，以爲符命。新莽盜漢，而譏緯之術興矣。《文脈》卷二：班固《典引》倣相如《封禪》，子雲《美新》，融洽而華，但氣稍怯。冒下數句曰：「歸功元首，將受漢劉。」又曰：「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蓋提起頌漢德爲主，得作文輕重法。況孔子生衰周，不遇，後暴秦坑焚，至高祖過魯，始祀以太牢，孝武表章之，若天爲漢而生，漢迎天能用，實諸儒所未發。予悟曰：隋生王仲淹以啓唐，宋生周程張朱以啓我明，天道遠，故豫定云。夫《封禪》體促，《美新》體方，《典引》體圓。《露書》卷五：《劇秦美新》文全摹《封禪》，如「伊上古之初肇」，雄易以「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改面欺人，詞復不倫，其中「卓哉煌煌，煥炳照耀，郁郁乎煥哉，炳炳麟麟」，諛詞遝出，讀之易厭。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殊非公論。《文通》卷五《封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詩藪・雜編》卷一《遺逸上・篇章》：《劇秦美新》，或以爲谷子雲者近之。《焦氏筆乘》載其辯甚詳，不備錄。（當時杜子夏有《歸藏易》，後世遂謂爲卜子夏，安知《劇秦美新》非此類也。）《兩漢鴻文》卷一五楊雄《劇秦美新》尾評引顧瑞屏曰：楊子雲爲一代作者，讀《太玄》《法言》諸書，信乎樂於居千石之官也。《劇秦美新》一篇雖云借以避禍，終屬蛇足。若其文則奇艷典古，讀者當略其題而鑒其文焉。又引徐漢臨曰：子雲《劇秦美新》鮮不以爲媚莽也。然僅優於暴秦賢於桀紂，頌耶非耶？善乎洪景盧之語，足開千古文人之聾盲矣。但美新而投閣，終不若草玄而投閣也。君子立身可不愼哉？《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九楊雄《劇秦美新》眉批：縟采繁文，宏聲麗響，洵長卿亞乎？又：諛舌喋喋，讀一過，使人汗發，須撇卻題目，方可上口。又：班固謂《美新》典于《封禪》，因作《典引》一篇，卻句句步驟子雲，殊屬可厭，然此等文字，古人何須倣而爲之？《增定雅俗稽言》卷二七《劇秦美新》：楊鐵崖曰：容齋洪氏以揚雄比晏子，深以世儒貶其《劇秦美新》爲非，蓋雄頌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可知。所言配五冠三云者，其以戲莽耳。使雄善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歸同列，豈至阨窮如是？然則朱子莽大夫之書何居？亦以雄之大夫非有意于求之者耳。《秋牕文鈔》卷八《劇秦美新辨疑》：或云《劇秦美新》乃谷子雲作，不知何據？夫谷子雲卒於王根之時，不及仕莽。以子雲同字疑之，誤矣。《劇秦美新》斷出揚雄無疑。雄以成帝永始初年至京，待詔承明之庭，年四十餘，至新莽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考之歷年具合。而寧都魏禮以爲雄至京乃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不符雄歲。不知雄非建始至京。雄至京，成帝方祀甘泉泰畤汾陰，雄遂獻《甘泉賦》，乃永始四年之春。如建始改元，帝方罷甘泉汾陰，雄又何從獻賦乎？且雄至京，實首被大司馬王音之薦。如建始改元，當王鳳王商秉政，音未爲御史大夫，況大司馬乎？郭人簡紹芳重國故據桓譚《新論》，以爲雄賦《甘泉》，夢腸出，遂卒，是未受莽官。夫使雄果賦《甘泉》卒，則《河東》、《羽獵》、《長楊》三賦又孰踵而成乎？抑未讀《法言》之自高帝以訖平帝乎？或曰：然則漢書本傳何以不載《劇秦美新》？不知班氏雖逸於史，而《典引・序》中固曰「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班氏且特刺之，實非疑而闕之也。史贊又云「雄三世不徙官」，三世云者，指成、哀、平，不列于莽。又云「及莽之時，雄復不侯」，連而觀之，雄所歷匪直三世矣，其仕莽也決矣。朱子《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誠爲直筆，祖之者非。或又云：《劇秦美新》乃劉棻作。嗚呼，莽以符命蚤誅棻矣，棻又爲雄弟子，何駕名耶？《綠溪語》卷上：《劇秦美新》或有疑非雄作者。張溥天如曰班史作傳，未顯譽其符命之作。莽善誑耀，頌功德者遍海內，莫不高三皇，巍五帝。子雲《美新》猶顏蘊藉云云。然《美新》序中本有配五帝冠三

王語，其蘊藉者何在？爰清靜，作符命，孟堅蓋已譏之。莽篡位後，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其文末必皆賢於雄也。或莽以雄文非極筆，疑其有所蘊藉，故雄不得侯耳。孟堅《典引》序明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詎得援班史爲子雲解嘲哉？

《逐貧賦》　《經外雜抄》卷一：黃太史跋：《送窮文》擬揚子雲《逐貧賦》，語稍莊而文采過之，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采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如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其下者乎？　謝榛《詩家直說》：揚子雲《逐貧賦》曰：「人皆文繡，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餐。貧無寶�insert，予何爲歡？」此作辭雖古老，意則鄙俗。其心急於富貴，所以終仕新莽，見笑於窮鬼多矣。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留。段成式所作，效韓之題，反揚之意，雖流於奇澀，而不失典雅，較之揚子，筆力不同。楊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長。惟韓子無得而議焉。　《藝藪談宗》卷四：子雲《逐貧賦》固爲退之《送窮文》梯階，然大單薄，少變化。內貧答主人茅茨土階、瑤臺瓊樹之比，乃以儉答奢，非貧答主人也。退之橫出意變而辭亦雄贍，末語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亦自勝。凡子雲之爲賦，爲《玄》爲《法言》，其旁搜酷擬，沈想曲換，亦自性近之耳，非必材高也。　《雅倫》卷五尾評：純用四言，本于屈宋，柳宗元取爲《乞巧》文體。　《復小齋賦話》卷下尾評：賦四字爲句，起於子雲《逐貧》，次則中郎《青衣》【略】是也。　又：揚子雲《逐貧賦》，昌黎《送窮文》所本也。至宋明而《斥窮》、《驅慧》、《禮貧》之作紛紛矣。

《甘泉賦》　《文心雕龍・詮賦》：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　又《夸飾》：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鵷鸞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顚墜於鬼神。　《古賦辨體》卷四：賦也，全是倣司馬長卿，眞所謂同工異曲者與。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辭賦。至于子雲，此體遂盛，不因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辭。雖曰因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夸而非咏歌，興之義變甚矣；雖曰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比，然涉奇怪，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甚矣；雖曰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甚矣；雖曰稱朝廷功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文又變甚矣。但風比興雅頌之義雖變，而風比興雅頌終未泯。至于三國、六朝以降，辭益侈麗，六義變盡而情失，六義泯盡而理失。噫，于此可以觀世變矣。　《文章辨體》卷三：此賦乃爲郎時獻成帝者。雄雅好奇字，人或載酒從問，故賦中難字最多。厥後《靈光》《江海》等賦皆以用此等字爲體。然賦之爲古亦觀六義所發何如耳，豈專尙奇難之字以爲古哉？至其辭則全倣司馬長卿，眞所謂同工而異曲者。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賦，至子雲此體遂盛。不因於情，不止於理，而惟事於辭而流於淫矣。先儒謂雄晚年亦自悔，噫。　《雅倫》卷四尾評：篇中有單句有長句。　《詩學纂聞・古賦用韻法》：楊子雲《甘泉賦》，其「八神奔而警蹕兮」以下五韻，下以「裝、梁、攘、胥、章」五字與「行、兵、狂」三字共一韻；而其上句，前則以蹕、戚叶，後則以轖、沓、合叶；蓋因一韻有三四句，故用隔句用韻之體，其源雖出於《詩》之《兔罝》、《魚麗》，而在賦體之兩句一韻者，未嘗有也。　《文選尤》卷一眉批引楊升菴曰：賦家往往鋪張數段以示閎麗，一氣寫就，奇字警語，層見疊出，獨相如、子雲耳，孟堅輩不免填塞。　又末評：此賦瓌瑋踔厲，奔逸絕塵，鍊字鍊句鍊詞，離奇變化，燁燁煌煌，鍊骨鍊意鍊神，峻奧沈鬱，渾渾穆穆。　又：甘泉宮創於秦而漢武復爲增飾，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推而隆之，上比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儻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鑒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爭。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二眉批：首一句別人開口不得。　又：全篇諷意，俱藏在諛內。　又：言奇而法。　又：挾星漢，役鬼神。雖托言威靈恍惚，然創論寔自《離騷》來。　又：下筆有神，非尋常可幾及。　又：冷然一聲，風韻澹宕，張平子《兩京賦》結句全得此神。　又：詞氣深厚肅穆。　又：微露諷意，而沉思秀語，靈異動人。從司馬長卿得來。　又：聲韻奇麗而復遒壯。　《歷朝賦格》中集卷二揚雄《甘泉賦》：《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在雲陽縣甘泉山，秦始皇所築。漢武增廣之，非成帝所造。故曰：欲諫則非時也。昭儀姊弟並寵，禍水方張，而逆鑒祈嗣，神何以格？雄作此爲諷，可謂麗而不失乎則矣。　《讀書質疑・揚雄非賦甘泉》：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揚雄死於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

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說？李善注《甘泉賦》引《新論》非也。《古賦辨體》卷四：賦也，賦尾有風，與《甘泉》諸賦同。然子雲之所謂風，與長卿之所謂風蓋出一律，有非復詩騷之風矣。

《羽獵賦》《文心雕龍・夸飾》：子雲《羽獵》，鞭宓妃以饟屈原。《藝苑卮言》卷三：魏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其辭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然覺揚語奇，武帝語壯。《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二眉批：詞氣嶙峋爛熳，如琳瑯之玉，火齊之珠。又：筆法古甚。又：一起凌空嶄異，其落筆一字不肯猶人。《歷朝賦格》上集卷三：大意規倣《上林》而前後起結另出手筆。雖雲文似，才力自張。

《長楊賦》《後漢書・班彪列傳》李賢注：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藻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古賦辨體》卷四：問答賦。如《子虛》、《上林》，首尾固是文，而其中猶是賦；至子雲此賦，則自首至尾純是文，賦之體鮮矣。厥後，唐宋時諸公以文爲賦，豈非濫觴于此？蓋賦之爲體，固尚辭，然其于辭也，必本之于情，而達之于理。文之爲體，每尚理，然其于理也，多略乎其辭，而昧乎其情，故以賦爲賦，則自然有情有辭而有理，以文爲賦，則有理矣，而未必有情有辭矣。此等之作，雖名曰賦，乃是有韻之文，并與賦之本義失之，噫。《藝圃傖談》卷三：揚雄《羽獵》不及《甘泉》，《長楊》又不及《羽獵》，大抵模擬相如而傷于膠刻，杜撰而不顧其安，堆積豐腴而不勝肥笨。凡雄諸作類此。如《長楊》云：「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獸不知我已獲其王侯。」此等語庸俗。又如「內之則不以乾豆爲事」，又云：「昔有強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此等用事贅拙。又云：「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此等用語樸野。凡雄文多鹵拙，少森秀，尚雕琢而乏天眞，難與耳食士道也。《雅倫》卷五：純用散文，與宋玉賦又不同，中多排也。《文選尤》卷二末評引焦弱侯曰：千古諷諫之妙，惟司馬長卿得之。司馬長卿之法，惟楊子雲近之。此賦特創辭旨，不襲長卿故範，奇詭變幻，洞心駭目，馳霄練於霏鏑，絢朝虹於壁渚，可想此文境界。《說詩晬語》卷上：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于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譏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楊》、《羽獵》，那能有此？《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二眉批：一叙筆法古峭。又：《羽獵》《長楊》俱摹擬《上林》，而《長楊》假翰林子墨以發其意，正合《子虛》《上林》二篇爲一篇者也。古人之巧於用古如此。又：「錫戎穫胡」，句法奇幻。又：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之以淫佚，而亡是公規之以正，庶風意有所歸，即班之《兩都》、張之《二京》無不皆然，茲則子墨先之以正論，而翰林主人乃折之以淫佚之言，即末後亦總無收煞，則所謂諷者何居？又：主人答客，一篇之中，俱以頌當諷，筆法高深，誰人悟及。又：詞令絕美。又尾評：《羽獵》《長楊》皆諛多而諷少，大抵子雲善諛。《劇秦》諛新而《羽獵》《長楊》實諛漢。《羽獵》猶寄諷於諛，而《長楊》則徒諛耳。亦勸百諷一作之俑乎？宜乎龍信文成五利之主，讀《大人賦》而飄飄欲仙也。至其筆法高峭鉤深，句句從寂寞中酷摹曲擬而得，大抵子雲之爲賦、爲《玄》、爲《法言》，幽思沈想，悉相類耳。乃知古人好奇，何曾肯一字猶衆，今操觚之家，一味草草，欲以勝人難矣。

《酒箴》《古文品外錄》卷一：此箴楊雄本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本不足爲諫，無可取者，然其曰「處高臨深，動常近危」，亦足爲警。陳遵愛之，特以適投其嗜酒之好耳。至以張竦之自約槩諸遵之自恣，劣彼優此，終不如竦之論爲正，猶足自勵也。

《諫勿許單于朝書》《兩漢鴻文》卷一四尾評引陳明卿曰：子雲一書不獨安邊長策，而總記秦漢以來二百年匈奴事迹，括其大概，了若指掌。文章至此，豈得以雕蟲目之？又宗子發曰：筆長而無復調，法嚴而無率句，與淮南《論兵事疏》皆長篇之聖。《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四眉批引盧舜治曰：楊子雲好奇字，其文皆用整牙語，獨此書平正而疏爽，雖雜之賈晁中，不亞也。又：「漢與匈奴隙」一句爲綱，以下皆明所以致隙之故。又：全文結處先作總收，全文已作收後，又出兩意以束之，乃愈矯勁，此別一體也。

《答劉歆書》《文心雕龍・書記》：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揚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槩桓，各含殊采，並抒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古文品外錄》卷一尾評引洪內翰邁曰：

世傳楊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字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初無所謂《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宜」、「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兩漢鴻文》卷一四尾評引薛方山曰：王充曰：觀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劉歆曰：子雲澹雅之才，沉郁之思。兩人殆知言哉？

《解嘲》《文心雕龍・雜文》：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容齋隨筆》卷七《七發》：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六上上《文藝傳》：難：「六經」以來，凡師弟對問之間，君臣可否之際，相與擬議詰折，無非問難之文也。難，難也。其言難合，反覆相難也，故醫家有書謂之《難經》，然未嘗特以命篇而爲文也。漢興，東方朔作《客難》，其後揚雄爲《解嘲》，班固作《賓戲》，皆其制也。《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予觀子雲而知學之構外者，亦可入內，只惟眞實不差，則入耳。子雲《解嘲》末云：「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諺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千古以爲名言，直摸寫韓非耳。非曰：「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夫《解嘲》爲作《玄》後撰，《玄》乃語語心知，不事摸寫。由斯而談，著書出奇新，摛文而專摸擬，蓋自子雲始乎？然《解嘲》摹寫韓非，亦翻非詞意而新之。其以《法言》摹寫《論語》，以《玄》摹寫《易》，皆翻也。翻即心知思極而入之也。子雲善翻，故足術。如不翻，摹寫，斯嚼飯耳。《秦漢文鈔》尾評引樓迂齋曰：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譏時之意而陽咏嘆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於此。又引林次崖曰：此祖東方曼倩《答客難》，枝葉文采過之，其一氣渾成則不及矣。中間文意不過四轉，說出人才遇世升落之端，曲折詳盡。君子讀熟深思，以今觀古，於是重有感矣。班孟堅《答賓戲》亦是祖此。《兩漢鴻文》卷一四尾評引王槐野曰：雄子以才名擅當代，今讀《法言》、《解嘲》諸作，猶足傳玩。顧不能守玄嘿以終身，呶呶然附賊莽，頌功德，博其一盼，亦足悲矣。予謂《劇秦美新》不作可焉。《明書・文史諸臣傳・徐渭》：徐渭，字文長。【略】十五做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文選尤》卷九眉批引楊升菴曰：春山艷冶，夏山蒼翠，秋山明淨，冬山慘淡。是文兼有四時山色，而深奧沉鬱之致，可想而不可言。《梁昭明文選越裁》卷八眉批：此文極爛熟人口，而一種靈異清健之氣常新。《古文精藻》卷上：此文嫌重複在後段，然用意深處正在此。蓋客先所問，既答以時之不同，而炎赫之地又非己所樂居，其意已足。及再問何必以《元》成名，則是欲其隨世就功名，不必擇時也。答言范、蔡亡命，四夫攘權竊位不足道，卽蕭相之律非唐虞之象刑，叔孫之禮非二代之鬱鬱，劉敬之策，亦非周公務德不恃險之雅意也。言外皆有不屑慕效之意。若范、蔡則於今日便無所用，無論古初矣。蕭、曹、張、陳，功雖可紀，而與己不同遇。閎、霍、公孫之或遭會，或規時，四皓、防、馬之或潔身，或自汙，雖各遂其意，而與己不同趨。故曰：我異於是。執太元兮，蕩然肆意，不拘攣兮，此揚子之志也。「當也」、「時也」等字，皆是陪說。若將末段仍做時勢不同解釋，豈不重疊無味。《丹稜文鈔》卷二《書揚子雲解嘲後》：《解嘲》摹東方生《客難》爲之，班孟堅《賓戲》又摹《解嘲》爲之。東方義屬草創，孟堅倍加潤色，總不及《解嘲》之辭義並美，以其所遇之時異也。東方生爲孝武執戟，孟堅爲幕府，典文章，皆當平世，直達其辭而已。子雲《解嘲》乃通體發明《太玄經》義蘊，「客徒知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此言非戲。至新都用事，丁傅董賢諸族無能自全，而其事驗矣。「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彼指丁傅徒也。「彰往察來，洞若觀火。《太玄》擬《易》，不爲矯誣」。已然不以玄理正襟作論，惟以玄之尙白作相戲語，命之曰《解嘲》，亦漢人善於立題，亦所以隱約避時難也。攻《文選》者且千家，慧眼如何屭瞻氏，直括之曰「詞古義深」，絕不表其作意，使「太玄」二字若綴旒然。知言其難哉！

《解難》《兩漢鴻文》卷一四尾評引陳眉公曰：《解嘲》《解難》皆倣《客難》，然藻麗過之，可謂青出於藍。又引徐漢臨曰：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紵絮三千，寒如之何，此卽客難意也。然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則桓君山

已知之矣。君子固不急下里巴人之和也。

《趙充國頌》《藝文類聚》卷五六摯虞《文章流別論》：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文心雕龍・頌讚》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

《連珠》《文心雕龍・雜文》：揚雄覃思文澠，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

《元后誄》《文心雕龍・誄碑》：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攝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漏略四句乎？

《百官箴》《北堂書鈔》卷一〇二摯虞《文章流別論》：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文心雕龍・銘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又《事類》：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考古質疑》卷一注：《漢書》揚雄贊曰：「《箴》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州之箴也。」《初學記》揚雄《潤州箴》曰：「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甯之邑，楚曰金陵，吳晉梁宋，六代都興。」雄生西漢之末，安得預有「吳晉梁宋，六代都興」之語哉？　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六上《文藝傳》：箴者，刺譏勸戒之文也。自古有之，于魏絳對晉侯，始見《虞人箴》一篇，其文似詩而簡約高雅。至漢成帝時，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寔，補其闕。及臨邑侯劉駒、太傅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廣乃署之曰《百官箴》。自是凡臣子進規于上皆有箴矣。《歷代古文國璒集》西漢文卷一四尾評：子雲諸箴有經典肅穆之氣，而風騷流澹，倩乎非常，觀之不能釋手。《文通》卷一二：箴，漢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箴者，規戒以禦過者也。義尚切劘，文須確至。　又：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鑿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繼作鮮有克衷。《匪石先生文集》卷上：揚子雲百官箴氣古而詞雅，殊勝其諸賦。《曾文正公家訓》卷上《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黃州》：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左傳襄公）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倣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荆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即此類也。走猶僕也。（見司馬遷《任安書》注班固《賓戲》注。）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爾。

傳記

傳狀

《漢書・揚雄傳》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侷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嶓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

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嵎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略】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略】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瑋，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也。且爲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略】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駾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峙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其辭曰：【略】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畼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阯，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其辭曰：【略】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漫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摛》、《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略】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略】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

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考證

《嵩閒》卷三　楊修牋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作一書，悔其少作。」予按：楊震弘農華陰人，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爲漢三公。彪實生修。而揚子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雄，無他揚於蜀。而雄又無子，蓋子雲鄉里姓氏，爲蜀之揚，非華陰之楊也。修乃謂其家子雲何哉？高祖曰：婁者劉也。殆是類夫？

又卷四　揚雄無子明白，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意者好賢知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見，可爲之歎息也。

《成都文類》卷四二高惟幾《揚子雲宅辨碑記》　前書傳揚雲之先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即犍爲郡，漢建元末領江陽，今圖經有揚雄宅并洞，洞前刻揚雄像。此即揚侯爾。以雄名最顯，後人慕之，第稱曰揚雄宅與像，迨此存焉，今爲道宮。）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壜，宅一區。《禹貢》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孔安國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南。衡山，江所經。」在荆州。」李膺《益山記》曰：「岷山去成都五百里，有岷山縣，江源所起也。故其西之八十里江之南石紐，禹所生處。」而班氏謂岷山之陽曰郫，採（闕）之誤耳。且岷去蜀郡五百里，郫去成都四十里，則郫不在岷山之陽明矣。蜀都故（闕）曰中興寺，即西漢末揚雄宅。南齊時有僧建草玄院，以雄於此草《太玄》也。《蜀記》曰：「草玄亭即揚雄草《太玄》所也，宅在州城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揚氏《蜀王本記》云：「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後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張儀定築成都而縣之，今州子城乃龜城也，亦儀所築。」《縣經》曰：「縣在子城西北二里一百步。」今草玄亭廢址乃其宅，去縣僅二百步，與二說符矣。《益州圖經》有揚雄坊，而郫無揚雄宅，郫亦不載揚氏遺事，是知季五世傳一子，世世爲成都人也。宅豈郫乎？矧郫與岷殊不相涉，史氏務廣載備言，捃摭之舛，固亦有焉。予因辯其誤，意泥古者止以班史岷陽之郫有宅爲然。

《容齋隨筆》卷一三《晏子揚雄》　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詹氏性理小辨》卷五九　西蜀熊祠部過辨雄實未仕莽，其言曰：《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按《桓譚傳》，譚數從雄辨疑異，其所著《新論》中載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崛。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大家讀書采摭未精，誤谷爲楊乎？初雄被薦待詔承明之庭，庭在未央宮。《霍光傳》：太后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翼奉傳》連前殿言曲臺、漸臺、溫宮、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解嘲》云：登金馬，上玉堂。黃門東有銅鑄宛馬勢，故稱金馬。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宮者黃門之直上達玉堂。《翼奉傳》曰：奉待詔宮者署。雄之給事黃門，亦謂此也。張晏以爲直於石渠閣。石渠者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爲渠，閣在石渠之外，祗役趨命，勢相遼遠。若校書則石渠有蕭何圖籍在焉，而云校書天祿閣，可疑。天祿、石渠雖並在滄地水北，於滄地水益北又別爲明光桂宮，天祿又在明光桂宮之北，然則雄不寓黃門，且不應直於石渠閣，又烏得遠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也？漢自惠帝始居未央，非若高帝以前居長樂，故今宜就未央言之。其從閣自隕，恐無復生理。既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爲官之拓落？不觀非聖之書，何爲復作符命？前後自相詆誤。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爲新。爲莽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稽康傳高士，雄與董仲舒同科。康恥事二姓者，乃肯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耳，假說託依，謗以厚誣。雄《法言》比莽於

阿衡，悲夫。楊廷秀有言，班固經術不如楊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者，衡條上之。惜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尊以爲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又胡廬山《書郫縣志後》云：往予閱及楊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人經，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雖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音申）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歎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西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予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引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卒永始四年，去莽簒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遊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又　觀熊、胡二公所考訂，以爲雄辨甚明悉，其無仕莽之事什九可徵也。且也程叔子先疑之，見君子之心公生明，而小人斯好成君子過矣。

又　圖讖起于王莽時，前是未有也。子雲不言讖而言《易》，豈附莽者。

《說略》卷八　傳稱揚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此泰和胡正甫所辯也。以子雲有「美厥靈根」語爲伊川所取，信其決非媚莽者，此自賢者微顯闡幽之意。抑子雲又言「大明煌煌，旁燭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常」，豈浮湛亂世，危行孫言別有指邪？然以余攷之，正甫言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雄初至京年四十餘，已近百年，謂傳所云七十一歲者相牴牾，是謂雄至京師在成帝即位之始也。今以《漢書》、《漢紀》子雲文集反覆參校，成帝元延二年行幸甘泉河東，至王莽建國二年符命事發，雄投閣之歲，計二十年。王音薨於永始二年正月，至建國二年計二十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五年。傳言雄年七十一，以是年卒逆推而上，至奏《甘泉賦》時，雄年四十一矣。王音前是陽朔三年九月，以王鳳薦爲大司馬。傳云雄至京師，音奇其文，則雄之至京師在陽朔，歷鴻嘉至永始二年之八年中，是時雄年尚未四十也。成帝以即位初年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至永始三年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是時趙飛燕姊妹方大幸。四年正月行幸甘泉，元延二年正月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等載輸長楊射熊館。雄時從行，此雄上《河東》《甘泉》《羽獵》《長楊》四賦之繇也。成帝即位初改元建始，時雄年二十歲，未必是年即至京師也。哀帝元壽二年春，單于將來朝，公卿議勿許，雄爲黃門郎，上書諫帝召匈奴使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解嘲》作於哀帝時。傳所稱三世不遷官，蓋合成哀平三世而言之耳。今若以獻賦時雄年四十一，以是年至京師，至天鳳五年卒，正與傳七十一而卒之數合，而又與傳所言「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者不合矣。蓋以天鳳五年上至音卒之年，雄年當三十有七，非四十餘，其不合一也。若音在日，雄至京，薦爲待詔，至奏賦時已五六年，音死亦五年矣，不應言音薦雄待詔，歲餘奏賦也，其不合二也。既云雄至京四十餘，王音薦之，則自永始二年音在日，至天鳳五年，凡三十五年，以雄年四十餘合三十五年，當得年

七十五六歲矣，不應言七十一而卒。果七十一而卒，則卒宜在天鳳元年之一年前，以建國八年而卒矣，不應言天鳳五年，其不合三也。蓋正甫所以攻《漢書》者，言辯而未盡事理，而本傳實自相牴牾，難以爲據。正甫又引《郫縣志》簡公紹芳援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而內之，明日遂卒，且曰祠甘泉在永始四年。按祠甘泉在元延二年，紀傳載之甚明，雄先奏《甘泉賦》，後奏《河東賦》，後又奏《羽獵賦》，後又奏《長楊賦》，哀帝中又上《諫不受單于朝書》，此云賦甘泉明日而卒者，果可爲的據邪？簡公以班孟堅早世，曹大家傳失其實，而必執以子雲死在成帝永始四年，正甫又以爲子雲來京師在建始初，死當在平帝末年，如此則以七十一歲而卒之逆推至成帝即位初，雄年方三十五，亦未得爲四十餘。世傳與二公之言校之，多有不合。簡又以《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按《漢書》谷永元帝建昭中舉爲太常丞，成帝建始三年日蝕地震，爲陽城侯劉慶忠舉待詔，公車對策，至王莽篡位時，已四十五六年矣，年七十者自可延至此時，乃按《百官表》，永以成帝元延四年由北地太守爲大司農，一年免。本傳言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谷子雲之死明白如此，且其死去莽篡位時十有七年。千載而下，乃以美新事懸坐之，恐九泉有知，亦不肯甘受也。余《說略》中截取正甫之言，因爲備攷諸書之同異如此。

《讀書質疑・楊莊薦雄》 薦相如者，狗監楊得意。楊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佚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薦雄者乃楊莊。文似相如乃成帝之言，非莊薦雄之言也。詩家多誤用。

又《楊雄非莽大夫》 揚子雲，古以比孟、荀。紫陽著《通鑑綱目》，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誅其仕莽美新也。不知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年，以五十二合四十餘，計九十餘歲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音薨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然則謂雄尚及仕莽者非也。又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尚遠。《劇秦美新》文或云谷子雲所作，考之《法言》，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未蓋其數矣，則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事莽，則四世矣。由是知雄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紫陽或未及詳考也。

雍正《四川通志》卷四二范淶《新修揚子雲草玄堂記》 維揚子雲氏深沈聖學，體撰契神，其《大人》《長楊》諸賦，尚土苴一斑，勿論，論其大者，爲《法言》，又爲《太玄經》，三摹九据，悉根於性命天道，洩羲文周孔所未洩，即中原稷下羣儒，瞠乎其後，猥云雕蟲，能之乎。說者猶疵其擬《易》，殆淺之乎口耳窺也。甚至以仕莽相蒙，投閣美新，訛傳口實，舉天下之大不韙身自爲之，雖紫陽文公尚未暇呼暴其枉，矧瑣瑣者耶。不敏稽古證今，知子雲必不仕莽者，爲說有五：古者擬人必於其倫，揚子比孟荀，所從來久矣。孟子何如人？竝駕推尊，則揚可知也。史稱郫縣大司空何君公、新繁太中大夫張公濡、中郎侯直孟皆以不附莽見殺。此三君者，子雲之臭味也。先後同時，州縣同地，而時論以名流領袖，但推子雲。仕莽之事，三君且不屑，謂子雲屑之乎？此以禮而知之。《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獨不及莽，時莽已專漢政，伊周自哆，乃簡衮一卒愛於千金，是何落落也。恚丁傅、董賢用事，托志於《解嘲》，知玄之默，惟寂惟滅，又屢斥公孫宏之容，而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夫既以咳唾爲華衮，詎肯以出處爲溝壑，且素羞比於嬖寵，又豈失身於篡朝。此以其言而知之。子雲始爲郎，給事黃門，與莽、賢等相頡頏。夫夫者後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蓋桂之性，愈老愈烈，即反面事其所不屑，莽安肯信之！況莽篡逆時，諸文學以符命獲封者甚衆。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有所獻，莽遂誅尋、棻，投諸四裔。子雲固同官于莽而素不附者也，若先時乘其大逆而傾身以殉，則可睽貴，加封爵之榮；若後時復美新，觸其厭諱，則莽必借之洩怒，以示天下，而有棻、尋之戮。兩者子雲無一焉。此以其行而知之。嘗讀子雲本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亹亹數千言，未言仕莽。讀謂其受莽官，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子雲赴京見成帝年已四十餘矣，自成帝始改元歲己丑，至莽篡位建國元年己巳，相去四十一年，建國至天鳳五年戊寅，又十年，則子雲近百歲，與七十一之數何其牴牾也。即始建國元年遂仕莽，歲亦八十餘。子雲無耄耋壽，安能起白骨而肉之仕之乎？再攷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篡位遠，即未必卒於永始，斷亦不出於平帝末年，蓋其歲正與七十餘者合也。乃云媚莽受爵，不

大謬乎？此以歷年圖而知之。前代名家爲揚子忠臣者甚夥，其在蜀，疑以桑梓故，姑不引，若陸公紀之述玄也，邈王邑、嚴尤、桓譚、張平子諸人所崇尚，而繼之曰雄受氣純和，韜眞含道，建立《玄經》，雖周公繫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考之古今，宜曰聖人。司馬君實之《法言》注也，力辨揚子安恬，非求媚而思富貴，諷莽北面。曾子固答王深甫之論雄書也，比於箕子之明夷，又擬於孔子之堅白，惜其於雄之事有所不通，且求其意而未明辯事莽之非，殆抱遺憾。然猶有所互證者，大醇小疵則稱於韓退之，《玄經》首則美厥靈根，雖程叔子深有取焉。邵堯夫、王介甫亦每尊信其說，而叔子又謂閣百尺，未必能投。介甫直以投閣爲妄。皆可爲斷。案近世胡正甫、焦弱侯、劉元丙具有《始末辯》、《美新辯》，且曰揚雄谷永竝字子雲，《劇秦美新》乃永文，非雄文，猶史載子我仕陳恒，孔子恥之，指爲宰予，而不知闕止亦字子我也。敘贊之詞，傳失其實，蓋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別有所聞，而附益之。不然，孟堅述雄書，極歎子雲「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閱諸子矣」，述事若此，敘贊若彼，不幾有矛盾乎？此又以漢唐宋諸儒之論斷而知之。然則子雲之謗何以致？此世之憸壬立心稔毒者，何限盛名之下，借附滋多。夫人欲速其功者借伊尹，主嬖幸爲捷徑者借孔子。五威將軍班符命四十有八，類當時名高者所爲，安知不忌子雲之軋己也？而借之以自文，且依稀懿鑠，炳炳麟麟，襲其毫吻。噫，險矣哉。不敏官豫章，嘗欲與友人著《古今平反錄》一書，首白子雲，而力未逮。

《筠軒文鈔》卷七《揚子雲上甘泉羽獵長楊三賦年月辨》《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將祭后土，上廼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李善《文選注》引《七略》云：「《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李善駁之曰：「《漢書》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卽《校獵》之年也。《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顧煊案：《漢書・成帝紀》：「永始三年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雄《甘泉賦》作于永始四年正月，其年十二月校獵，雄又作《羽獵賦》上之。成紀不書者，略也。《七略》作永始三年，當由後人傳寫之誤。班固作《雄傳》，據雄賦自序連綴成文，其云明年者，非卽作《羽獵賦》之明年也。以《七略》證之，當在綏和元年秋。《七畧》作于劉歆。歆與雄同時，所書當不誤。《成紀》但書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秋不書者，以非常大獵，但書其最初一次，餘從省也。且《雄傳・贊》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王音之薦雄待詔，與客之薦雄文似相如者，是兩時事。客者，卽雄《答劉歆書》所云「雄先作《縣邸銘》、《王佚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是也。班氏以楊莊人微，故稱曰客，事當在永始二三年間，故贊云「歲餘，奏《羽獵賦》」也。戴東原以王音薨於成帝永始二年丙午正月。設雄至京師卽在前一年乙巳，下至王莽天鳳五年戊寅，凡三十四年，時雄年三十八，不得云年四十餘始自蜀來至。傳序《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爲一年所作，斷屬元延二年庚戌。其實，雄自蜀來至京師，先王音召爲門下史，音薨，又爲楊莊所薦待詔承明之庭，皆一二年間事。永始四年正月上《甘泉賦》，時雄年四十一，贊云「年四十餘始自蜀來至」者，是連後作賦時約言之，若改從元延二年，則《羽獵》、《長楊》幷在一時，與傳所云明年者不合矣。至或疑雄天鳳五年卒時不止七十一，《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引《楊雄家謀》：「子雲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卷九十四又引《楊雄家錄》：「子雲以甘露元年正月戊寅鷄鳴生，天鳳五年四月癸丑脯卒，葬安陵阪上。」年月分明，謬悠之說不足論也。嘉慶戊辰十月六日。

《蘿藦亭札記》卷五　焦弱侯《筆乘》謂揚子雲未及仕於新莽之朝，班史誣之。全謝山折其不然。愚按：全氏之說是，焦氏之說非也。子雲作《甘泉賦》在成帝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則三十餘年，以班史贊中謂「雄四十餘自蜀來游

京師」，至天鳳五年正七十餘年，謂其卒時七十一歲，於事理實近。若焦氏則亦據班贊內「王音奇其文雅，召爲門下史」，以爲音秉政當在建始之初，雄是時四十餘，自建始至五鳳又七十餘年，則子雲當在百歲外，班既謂子雲壽七十一，則莽僭位時子雲已早死矣，而未思王音於陽朔元年方爲侍中，建始初年豈得開府召士？即以陽朔元年計之，至天鳳五年亦不過四十二年耳。班史之文本明，不煩曲爲之說。至桓譚《新論》謂「子雲作《甘泉賦》，夢腸出，明日遂卒」，是子雲一賦《甘泉》即死，將《羽獵》《河東》皆非所作，並不得有七十一年之壽，是証可引以爲證哉？《法言》篇末謂「漢興二百一十年，未有若漢公之懿者」，此是元始五年，方在頌莽，其去莽之篡漢亦不過三年。愚按：子雲仕莽不煩曲爲之諱，班史之意謂如劉歆輩以文人而附會符命，子雲乃獨不然，恬淡自守，不營求進取，爲己加人數等，蓋古人論人恕，後儒論人苛。如蘇武窮荒十九年，一世託爲奇節，然居然與胡婦生子而爲單于牧羊，特不肯爲其臣耳。後儒論此，猶以爲遺憾。在彼時則祗有推重而絕無苛求也。子雲事亦如此。班史與朱子《綱目》各行所見，不必爲子雲回護，亦不須力詆之也。

王先謙《漢書補注・揚雄傳》 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諜蓋爲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偪楊侯乎？偪古逼也。」《補注》：【略】錢大昕曰：「張、晉、顏諸人皆譏子雲自序譜牒爲疏漏。以予考之，揚氏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從木，此文從手。其云揚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畏偪而奔楚者乎？」王念孫曰：「段玉裁云此傳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贊曰雄之自序云』乃總上一篇之辭。唐初自序已無單行本，故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明之。劉貢父《漢書注》云：『揚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手，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震族。』貢父所見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扌」不從「木」，《漢書音義》及師古注必載其說。何唐以前並無是說，至宋而乃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考《左傳》，霍、楊、韓、魏皆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志》：河東郡楊縣即楊侯國。說《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扌」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扌」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曰修家子雲，以啓臨淄侯之欬笑也。作僞自序者，但因班氏『無他揚於蜀』一語，不知師古注但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云諸姓楊者皆從『木』，與雄從『扌』異也。《廣韻》揚字注不言姓，楊字注則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並於晉，因爲氏。然則姓有楊無揚甚明。」案：段說致確。景佑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楊。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景佑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尚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即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明矣。先謙曰：【略】「揚、楊」字同，王說是也。《漢書》從「手」從「木」之字類多通作，不能枚舉，而各本又復互異。「楊、揚」通作，如揚州，景佑本、汪本多作「楊」，明監本全書皆作「揚」。《左傳》之揚干，汲古本《人表》作楊干。本書之楊惲，見於《宣紀》者作楊惲，與各傳同，閩本作揚惲。《高紀》之楊熊，汲古本《樊噲》、《夏侯嬰》、《伍被傳》作揚熊。《李尋傳》之揚光輝，汲古本作楊光輝。足證此書二字通寫，元無一定。今汲古本《雄傳》作「揚」，諸志傳多作「楊」，證以雄自序世系，其從「木」不從「手」，又何疑乎？

《國朝文匯乙集》卷一二姚範《揚雄不事王莽辨》 明世泰和胡正甫。辨揚雄不事莽，焦弱侯作《筆乘》采其說，云：雄來京師見成帝，年四十餘，自七十餘歲卒，距莽篡之日，年當百餘，不應尚校書天祿閣也。又云：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而死，則卒於成帝時也。汪編修琬續棄亦載之，疑而不辨，可謂疏矣。《雄傳》既本雄自序，孟堅去雄數十年耳。《漢書》成於班氏父子，叔皮生與雄接，豈有妄也？雄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按漢成帝即位，永始元年十二月，作南郊，罷甘泉汾陰祠，至永始三年十月，以皇太后詔復祠。是時漢成在位十九年矣。永始四年正月，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元延二年正月，復行幸。三月遂幸河東祠后土。是年冬，幸長楊宮，從胡人校獵。雄既奏《甘泉賦》，又云三月以祭后土，奏《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作《羽獵賦》，事皆在元延二年，無疑也。漢成在位二十六年，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凡七改元，四年一改元，惟綏和次年帝崩，僅二年耳。以次推之，哀帝六年，平帝五年，王莽居

攝三年，莽建國五年。建國二年，尋、棻以獻符命死，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建國二年至天鳳五年，當九年。上推雄來遊京師，當在元延元年之間，年四十一。投閣之時，雄年六十二，安得年百餘也。雄事較然不誣。焦、汪二君，號博雅多聞，不一置辨，何也？又雄自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元》，作《解嘲》，又云：賦近俳優，轂不復爲，而潭思渾天，則《太元》之作，當爲雄四十以後之書。桓譚親從受《太元》、《法言》，則當據雄傳以辨《新論》之僞竄，不當據僞者以辨眞也。且《新論》：肅宗嘗令班固校其書，亡《琴道》一篇，豈有載雄死事，與己書悟不及知者？則後所傳《新論》妄也。然則《劇秦美新》及《法言》頌安漢公，俱雄自爲之，無可疑者。王介甫云：《劇秦美新》，谷子雲作。谷永當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歲餘，以曲陽侯根薦爲大司農，又歲餘死。永不及王莽之篡，其所黨附王音王根，非莽也。王莽之篡，永之死久矣。雄之書，好者匹於五經，不廢其言可也，宋人至以事莽不悟於聖人。嗟乎，莽爲聖人所許，則亂臣賊子，接迹於世，何不可設一說以自解也？當莽之末，建武之初，蜀多高節卓行之士，如譙君黃、李業、任永、馮信之徒皆是也。是數子者雖偏至，然成名立方，足垂後世，何必《太元》、《法言》而後著哉。

紀事

《後漢書·輿服志》李賢注引《新論》桓譚謂揚雄曰：「君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

《新論·祛蔽》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爲之卒暴思精苦。賦成，遂困倦小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

又《識通》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子雲達聖道，明於死生，不下季札，然而慕戀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又《離事》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黃門作渾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然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

又　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說天，以天爲如蓋轉，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歷數、昏明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分晝夜欲等，平且，日出於卯，正東方，暮，日入於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遠南道近，彼晝夜刻漏之數何從等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待報，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卽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天爲左轉，非也。

又　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

又《道賦》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聽，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也。

又《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又《王貢兩龔鮑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虖成其名。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又《游俠傳・陳遵》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略】遵大喜之。

又《匈奴傳下》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略】。

又《元后傳》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麗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麗。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

《文獻通考》卷四四（元豐）七年，禮部言，乞以鄒國公同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並從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從之，封荀況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頒行天下，學廟塑像，春秋釋尊行禮。

《宋史・神宗本紀》元豐七年，五月壬子，慮囚，降死罪一等，杖以下釋之。辛酉，白虹貫日。壬戌，以孟軻配食文宣王，封荀況、揚雄、韓愈爲伯，並從祀。詔諸路帥臣、監司等舉大使臣爲將領。

又《禮志八》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於廟廷，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非是而止。

又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勝高堂生、晉杜預范寧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於孔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孟子配食，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二十一賢之間。自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袞國公。仍繪荀況等像於從祀：荀況，左丘明下；揚雄，劉向下；韓愈，范寧下。冠服各從封爵。」詔如禮部議，荀況封蘭陵伯，揚雄封成都伯，韓愈封昌黎伯，令學士院撰贊文。又詔太常寺脩四孟釋菜儀。

又政和三年，【略】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略】東廡，潁川侯顓孫師以下至成都伯揚雄四十九人並西向，西廡，長山侯林放以下至臨川伯王雱四十八人並東向。頒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州學。

又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封顓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司馬光列從祀。【略】西廡，單父侯宓不齊、【略】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揚雄、【略】凡五十二人，並東向。

《李溫陵集》卷一七《揚子雲》揚子雲撰《法言》，蜀有富人貲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李卓曰：奇哉，富人恨子雲老不曉事，致使姓名不傳。

《稗史彙編》卷九〇《賈文獲罪》楊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賈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雄卒，譽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

查繼佐《明書・太祖高皇帝紀》（洪武二十九年丙子）三月，【略】以行人司副楊砥言，罷楊雄從祀，進董仲舒。

又《禮志》洪武四年夏五月，司業宋濂議孔廟禮，並及從祀，謂大成至聖通祀內外固誼，但七十子宜止設于國學，其外諸學配以顏子一人，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仕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勢家，宜革。【略】不果行。

又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複以揚雄失身竊經，必黜從祀，而升漢儒董仲舒，詔從之。

又《致命諸臣列傳下》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略】世奇爲詩，大率于國是民計蓋惓惓三致意焉。而點楊雄從祀一章，學術風節尤著。

《明史・禮志》二十八年以行人司副楊砥言，罷漢揚雄從祀，益以董仲舒。

又《楊砥傳》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上疏言：「揚雄爲莽大夫，貽譏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舒，非是。」帝從之。

著録

《漢書・藝文志》《訓纂》一篇。（揚雄作。）【略】《揚雄蒼頡訓纂》一篇。【略】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又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

又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又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又揚雄賦十二篇。

又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又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隋書・經籍志一》《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郭璞注。）

又《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

又《經籍志二》《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

又《經籍志三》《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

又《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揚雄撰，李軌注。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苞注，亡。）

又《揚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注。）

又《揚子太玄經》九卷。（宋衷注。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

又《揚子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注。）

又《揚子太玄經》十卷。（蔡文邵注。梁有《揚子太玄經》十四卷，虞翻注，《揚子太玄經》十三卷，陸凱注，《揚子太玄經》七卷，王肅注，亡。）

《舊唐書・經籍志上》《別國方言》十三卷。

又《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

又《經籍志下》《揚子法言》六卷。（揚雄撰。）又十卷。（宋衷注。）又十三卷。（李軌注。）

又《揚子太玄經》十二卷。（揚雄撰，陸績注。）又十四卷。（虞翻注。）又十二卷。（范望注。）又一十卷。（蔡文邵注。）

又《揚雄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一》揚雄《蜀王本記》一卷。

又《藝文志二》揚雄《別國方言》十三卷。

又《藝文志三》《揚子法言》六卷（揚雄），宋衷注《法言》十卷，李軌注《法言》三卷，陸績注《揚子太玄經》十二卷，虞翻注《太玄經》十四卷，范望注《太玄經》十二卷，宋仲子注《太玄經》十二卷，蔡文邵注《太玄經》十卷。

司馬光《註揚子法言序》韓文公稱荀子以爲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爲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爲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爲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爲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

義。故相宋公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爲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爲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爲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爲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庠。

《淮南集》卷四四《揚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於世尚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踈略粗淺，無甚可觀，其後益而爲十二，互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尚書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爲之訓解，參取衆說，析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旨，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予嘗竊怪子雲之自叙，以爲《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篇首二字以爲名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終始貫穿，通爲一義，燦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爲丘明孟堅忠臣，今公於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際，尤爲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兹不亦忠之大者歟？古澤陳氏者將鬬工板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爲序。嗚呼，公一代巨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輟，其所以發揮往典而啟廸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不肖，曷足爲公重輕，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好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於公門下士也。辱知爲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望日中議大夫守平凉府判王某序。

《滏水集》卷一五《法言微旨引》　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黄老，董仲舒溺灾異，劉向鑄黄金，獨楊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予既整緝《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徧採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辯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爲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爲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鉤遠引，微顯志晦，川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余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於言辭之表者，或有助于發機云。

《漢藝文志考證》卷五《揚雄所序》　《太玄》十九：蕭該《音義》曰：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脱一篇。【略】郭元亨疏云：《太玄》潤色於君平。（未知出何書。）邵子曰：《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又曰：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張文饒曰：《玄》紀日於牛宿者，法日也。紀氣於中首者，法天也。以罔冥爲元，則艮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玄》於三易實依《連山》而作也。（《七略》曰：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又《法言》十三：本傳以爲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胡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晁氏曰：《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眞，蜀人李弘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願載名於《法言》者，雄謝之，雖林翁儒猶不得與也。

又《箴》二：《本傳》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後漢・胡廣傳》：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館閣書目》二十四箴一卷，州箴十二，衛尉等箴十二。（又作《酒箴》，見《陳遵傳》。）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荆》《揚》《兗》《豫》《徐》《青》《幽》《冀》《幷》《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大臣執忠守節，可爲萬世戒。

《吳文正集》卷一《太玄叙錄》　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

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贅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贅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子雲此書未能見重於當時，後世雖有好者，亦未可謂大行也。宋大儒司馬公愛之甚，嘗有集註，晚作《潛虛》以擬之。以邵子範圍天地之學，卓絕古今之識，而亦稱其書。要之，惟朱子所論可以爲萬世之折衷。本經八十一首，分天玄、地玄、人玄三篇，蓋擬《易》之上、下經，經後十一篇則擬夫子之十翼而爲《太玄》之傳。晉范望始依《周易・彖傳》《象傳》附經例，升首辭於經贊之前，散測辭於各贊之下，《首》《測》兩篇之總序無從而附，則合爲一以冠經端，其牽綴割裂無復成文，殆有甚於《易經》者。《易經》有晁氏、呂氏定從古本，而朱子因之，故今於此書亦俾復舊而第其目如右，兼以讀經者病其揲法不明，驟觀未易通曉，復爲之別白，其辭以著于後，雖非願爲後世之揚子雲，亦欲使後之學者知前人之作，不可以己意妄有易置。按《法言・序篇》監本共爲一篇，繼十三篇之末，今本亦如《書》之小序，各冠篇首，併爲考正，於子雲之書蓋不無小補云。

《禮部集》卷一八《書揚子後》 右《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考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爲李註，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正文《淵騫》篇一段脫三十六字，注字訛誤甚多，或問提行處，或然或否，亦有文末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爲精也？司馬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錄于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楊子者如此。至仲友略及出處，而以《易》之肥遁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爲之辭者。吾之所信，則有朱子之評在。

《宋史・藝文志一》 楊雄《方言》十四卷。

又《藝文志四》 揚雄《太玄經》十卷。又《揚子法言》十三卷。張齊《太玄正義統論》一卷。又《太玄釋文玄說》二卷。

又《揚雄集》六卷。又《二十四箴》二卷。

《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中》 揚子雲撰《太玄》，惟桓譚以絕倫必傳。爾後玄學中微，儒者動資笑噱，然晉唐間注此書者殆至數十家，故不甚落莫也。今據諸家書目，備錄此。宋衷《太玄經注》九卷，陸績《太玄經注》十二卷，虞翻《太玄經注》十四卷，范望《太玄經注》十二卷，章察《太玄經講疏》四十六卷，又《太玄經發隱》三卷，王涯《說玄》一卷，又《太玄經注》六卷，宋維翰《太玄經注》十卷，林瑀《太玄經注》十卷，又《太玄經釋文》一卷，徐庸《玄頤》一卷，又《太玄經解》十卷，杜元穎《太玄經傳》三卷，郭元亨《太玄經疏》十八卷，陳漸《演玄》十卷，范諤昌《補正太玄經》十卷，程賁《太玄經手音》一卷，馮元《太玄音訓》一卷，林共《太玄圖》一卷，孫胄《太玄正義》一卷，又《太玄叩鍵》一卷，王長文《通玄》十卷，張揆《太玄淵旨》一卷，吳祕《太玄釋文》一卷，許翰《玄解》四卷，《玄曆》一卷，司馬光《太玄經集注》十卷，晁氏《星紀圖》一卷。又陸凱《太玄經注》，王肅《太玄經注》並見隋《志》中。又邵雍《太玄准易圖》見《通攷》。晁氏論中今傳者尚十餘家。凡《玄》之得失自前人論之已詳。第此書本名《太玄》，其稱經者，班氏文致之詞，後世因遂尊之，非實也。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一・法言集註十卷》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雄有《方言》，光有《易說》，皆已著錄。考《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曰「《法言》十三」。雄本傳具列其目，曰：《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爲孟荀之亞，故光作《潛虛》以擬《太元》，而又採諸儒之說以註此書。考自漢以來，有侯芭注六卷，宋衷注十三卷，李軌解一卷，辛德源注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注、宋咸廣注、吳祕注，至光之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祕之注尚存，故光裒合四家，增以己意。原序稱各以其姓別之，然今本獨李軌注不署名，餘則以「宗元曰」「咸曰」「祕曰」「光曰」爲辨，蓋傳刻者所改題也。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爲僞孔傳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

又《術數類一・太元經十卷》 漢揚雄撰，晉范望注。《漢書・藝文志》稱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其本傳則稱「《太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曆相應」，又稱「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

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與《藝文志》十九篇之說已相違異。桓譚《新論》則稱《太元經》三篇，傳十二篇，合之乃十五篇，較本傳又多一篇。案阮孝緒稱《太元經》九卷，雄自作章句。隋《志》亦載雄《太元經章句》九卷，疑漢《志》所云十九篇乃合其章句言之。今章句已佚，故篇數有異，至桓譚《新論》則世無傳本，惟諸書遞相援引，或說十一爲十二耳。以今本校之，其篇名篇數一一與本傳皆合，固未嘗有脫佚也。注其書者自漢以來惟宋衷、陸績最著，至晉范望乃因二家之注，勘爲一編。雄書本擬《易》而作，以家準卦，以《首》準《彖》，以贊準爻，以《測》準《象》，以《文》準《文言》，以《攡》《瑩》《掜》《圖》《告》準《繫辭》，以《數》準《說卦》，以《衝》準《序卦》，以《錯》準《雜卦》，全仿《周易》。古本經傳各自爲篇，望作注時析《元首》一篇分冠八十一家之前，析《元測》一篇分繫七百二十九贊之下，始變其舊，至今仍之。其書唐《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則作十卷，均名曰《太元經注》。此本十卷，與《通考》合，而卷端標題則稱晉范望字叔明解贊。考《元測》第一條下有附注曰「此是宋陸二家所注」，即非范望注也。蓋范望採此注意，自解經贊。儒有近習，罔知本末，妄將此注升於「《測》曰」之上，以雜范注，混亂義訓，今依范望正本移於「《測》曰」之下，免誤學者，已下七百二十九「《測》注」並同云云。考望自序亦稱「因陸君爲本，錄宋所長，捐其所短，並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爲據」。然則望所自注特其贊詞，其他文則酌取二家之舊，故獨以解贊爲文。今概稱望注，要其終而目之耳。卷端列陸績《述元》一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爲范本所舊有，又列王涯《說元》五篇，又列《釋文》一卷，則不知何人附入。其《太元圖》旁范望序末及《元首》《元測》之首尾凡附記九條，卷末又有一跋，均不著名氏。考序後附記稱近時林瑀、瑀與賈昌朝同時，則此九條當出北宋人手。又王涯《說元》之末附題一行，云「右廸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寶校勘」，則附記或出於寶歟？其《釋文》一卷亦不著名氏。考鄭樵《通志》，《太元經釋文》一卷，亦林瑀撰，疑實刊是書時，併以涯之說、瑀之釋文冠於編首也。

又《太元本旨九卷》 明葉子奇撰。子奇字世杰，號靜齋，龍泉人，明初以薦官巴陵主簿。揚雄以《元》擬《易》，卷首所列舊圖具七十二候，晁說之《易元星紀譜》亦以星候爲機括。子奇獨謂《太元》附會律曆節候而強其合，不無臆見，歷舉所求而未通者八條，以明未足盡易之旨，而又稱其能自成一家之學，在兩漢不可多得，因別爲詮釋，以正宋陸舊註之訛，蓋亦如說《易》之家，廢象數而言義理也。考《太元》大意雖不盡涉乎飛伏互應，與焦京之說有別，然《漢書》雄本傳稱「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漢儒所述其說至明。子奇必以爲不協律曆，其說殊戾。然《元》文艱澀，子奇能循文闡發，使讀者易明，亦有一節之可取。數百年來註是書者寥寥，存以備一家可也。

又《術數類存目一・翼元十二卷》 宋張行成撰。行成有《易通變》，已著錄。案行成進書狀曰：「始得邵氏書，既得司馬氏書，潛思力索，久乃貫通，考之於《易》無所不合，因著《翼元》十二卷。以明揚雄之易。」又曰「揚雄作《太元》，義本《連山》。自著言之，《易》用七二極少陽也，《太元》用三十三，五六之合十一而三天也。自象言之，《周易》體八用六，天包地之數也。《太元》體四用三，地承天之數也」云云，蓋所進七易之一也。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今檢《永樂大典》，尚載其本，然《太元》已贅，《翼》更蛇之足矣。

又《太元別訓五卷》 國朝劉斯組撰。斯組有《撥易堂易解》，已著錄。是編解釋揚雄《太元》，各以韻語發揮其義，意欲以奧崛配雄，然原書詞意艱深，所以待註，註又僻澁，使人不解，是亦何取於註乎？

又《集部・別集類一・揚子雲集六卷》 漢揚雄撰。案《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仍輯爲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歷中遂州鄭樸又取所撰《太元》《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爲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雄所撰諸箴，《古文苑》及《中興書目》皆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讀書志》稱二十八篇，多《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篇，是集復益以《太官令》《太史令》，爲三十一篇。考《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雄《尚書箴》，《太平御覽》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箴，則樸之所增未爲無據。然考《漢書・胡廣傳》稱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則漢世止二十八篇。劉勰《文心雕龍》稱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則又亡其三，不應其後復出，且《古文苑》載《司空》等四箴，明注崔駰、崔瑗之名。葉大慶《考古質疑》又摘《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中乃有六代都興之語，則諸書或屬誤引，未可遽定爲雄作也。是書之首又冠以《雄始末辨》一篇，乃焦竑《筆

乘》之文，謂《漢書》載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於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謂雄爲仕於莽年者妄也云云。近人多祖其說，爲雄訟枉。案《文選》任昉所作《王文憲公集序》「家牒」字下李善註引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漢書・成帝紀》載行幸甘泉，行幸長楊宮並在元延元年己酉，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與四十餘之數合。其後元延凡五年，綏和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壽凡二年，平帝元始凡五年，孺子嬰凡三年，王莽始建國凡五年，積至天鳳五年，正得七十一年，與七十一卒之數亦合。其仕莽十年毫無疑義。竝不考祠甘泉獵長楊之歲，而以成帝即位之建始元年起算，悖謬殊甚。惟王音卒歲實與雄傳不合。然「音」字爲「根」字之誤，宋祁固已言之，其文載今本《漢書》註中，竝豈未見耶？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七三《子部一・儒家類一》《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撰，晉李軌、唐柳宗元注，宋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注。（明世德堂本。每卷前題「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楊子法言」，後題「監本五臣音注楊子法言」，蓋宋時坊刻標題如此。每葉十六行，每行大小字均十七字。首景祐三年二月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次，景祐四年宋咸進重廣注楊子法言表次，元豐四年司馬光序次，目凡十三篇，次說渾天儀一則，板心刻「楊子圖」三字，無圖。）【略】段氏曰：《漢書》記雄之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傳體例不同，則傳文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容齋隨筆》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其謂《方言》非子雲書，非也，其直稱班傳爲自序則是也。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扌」。貢父所見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唐以前並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廣韵》從手「揚」字之下不言姓，從木「楊」字注云姓出宏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幷於晉，因爲氏。近時字書又以此語係之從手「揚」字之下，目爲楊雄自序，是又非貢父所見自序矣。貢父所見自序不知存否，而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扌」者，僞說也。（錄於《經韵樓集》）

又《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十三卷音義一卷》：漢揚雄撰，晉李軌注。（秦氏石研齋本。秦氏購得宋槧，稍有修板，又以何義門校本對勘，影摹開雕。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首嘉慶二十四年江都秦恩復序，序後附校勘記二十四條。次音義，多引天復本。天復爲唐昭宗紀元，王建在蜀稱之，蓋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次列銜名二十二人，無目錄。其篇名題於卷內，第一卷題曰「揚子法言學行卷第一」，第二行題曰「李軌注」。其十三小序在十三卷之末。五臣本有總序，此本無之。宋本揚子揚字皆從手。五臣本注皆刪節此本，李注特完。軌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溫公於李注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之本今已難得。）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二《子雲家牒》：《藝文類聚・家墓門・楊雄家牒》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史通・雜述篇》：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之類，此之謂家史者也。嚴可均《全漢文》編附識曰：《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藝文類聚》四十，《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並引《揚雄家牒》。案《家牒》不知何人何時所撰。（按《文選・任彥昇序》注引《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則同時劉子駿已見及之，大抵侯芭諸人所作歟？漢《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正合三十八篇之數，知《自序》、《家牒》皆在其外者也。）

又卷三　揚雄《天問解》（雄始末具六藝小學家）：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篇敍》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敎傳，而莫能說。《天問》以其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日無聞焉。既有解詞，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

又《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雄始末具六藝小學家）：劉歆《七略》曰：揚雄賦四篇，《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按《河東賦》永始三年三月上者，《七略》佚其文，故今不具也。）【略】嚴可均《全漢文》編輯本四卷，第一卷曰《蜀都賦》、《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第二卷曰《長楊賦》、《靈臺賦》、《太玄賦》、《逐貧賦》、《酒賦》、《反離騷》、《上書諫勿許單于朝》、《對詔問災異》、《答劉歆

書》、《與桓譚書》、《答桓譚書》、《答茂陵郭威書》、《爲益州刺史作節度》，第三卷曰《難蓋天八事》、《解嘲》、《解難》、《蜀王本紀》、《趙充國頌》、《劇秦美新》、《連珠》，第四卷曰《十二州二十一官箴》、《元后誄》、《琴清英》、失題《家誡》，綜凡六十一篇云。案漢志揚雄賦十二篇，今蒐輯羣書得完篇九，殘篇一。本傳云作《廣騷》、《畔牢愁》，此二篇亡，僅存篇名。（新彫《鐵橋漫稿》中又有是集輯本序。）按《文章緣起》載揚雄作《志錄》，《志錄》不知何書。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一下　《訓纂》一篇，揚雄作。【略】張懷瓘《書斷》曰：揚雄作《訓纂篇》三十四章，以纂續《倉頡》。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故曰《滂熹篇》。又曰：和帝時賈魴撰《滂熹篇》，以《倉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熹》爲下篇，所謂三倉也。《文心雕龍・練字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實練雅頌，總閱音義。（按此則揚雄取奇字爲《訓纂》，以續《倉頡》，可知雄本傳云劉歆子棻從雄學奇字。奇字即異字。《書斷》云「和帝時賈魴又取異字爲《滂熹篇》」。棻學奇字即指此《訓纂》。訓纂者，纂次成文，即又爲之訓釋歟？）【略】按《訓纂》成于元始居攝之間，爲《七略》所不及載。此條蓋班氏所入，而必列之于此，不與後三條《倉頡訓纂》相類從者，則以其前《凡將》《急就》《元尚》三篇皆取于《倉頡篇》中之字，而此則順續《倉頡》，故連綴于後，明一類之學，猶禮家入軍禮《司馬法》于《周官》經傳之後也。

又　《倉頡傳》一篇：謝啓昆《小學考》揚雄別字，漢《志》十三篇，佚。揚氏雄《倉頡傳》，漢《志》一篇，佚。按此兩家書《七略》以之殿末，皆不著撰人，漢《志》因之，而謝氏皆以爲揚雄書，其意蓋以此兩書在揚雄《訓纂》下，是蒙上省文。然考揚雄之書，志序言之甚明，此兩書不置一詞，明是別家之書。且小學十家，（按魏晉六朝人及唐人所見皆云小學十家，必不致誤。）並此兩家方如其數。若實爲揚雄書，則止于八家，此尤顯見者也。《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說文敍》又云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又《杜鄴傳》張敞子吉，吉子竦，並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于鄴。竦是宣帝以後能正其讀，言其義。有齊人（史失其名）、張敞、杜鄴、爰禮、秦近、張吉、竦杜林等疑此傳出此數人之手，以其非一家之言，故不著撰人。《說文》丐部平字下引爰禮說，似出此書。

又　揚雄《倉頡訓纂》一篇：【略】謝啓昆《小學考》曰：揚雄《倉頡訓纂》隋《志》已不列其目，蓋其亡久矣。《說文解字》肉部臕、肺、胾，舛部舜，晶部疊，系部綷，手部重文拜，龜部龜，並引揚雄說，即《訓纂》也。又由部衃引杜林以爲竹筥，揚雄以爲蒲器，斗部斡揚雄杜林說皆以爲軺車輪斡，揚與杜並有《倉頡訓纂》，故許君亦兼引之也。（按此所引與前《訓纂》一篇之文，無由識別矣。）馬國翰輯本敍曰：《訓纂》視《凡將》尤爲僅見。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鱓蛇魚句，許氏《說文》引揚雄說十二條，亦《訓纂》文也，凡十四條。按志敍云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謂前《訓纂》一篇三十四章也。又云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則取閭里書師所并五十五章之舊本，易其複字，而別纂成文，加以訓詁，即此《倉頡訓纂》一篇，皆《七略》所無，班氏所入也。又按志敍云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按班氏所續十三章不在此志，別詳舊輯後漢《藝文志》中。

又卷二上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劉向《別錄》：揚雄經目有玄首、玄衝、玄錯、玄測、玄舒、玄瞢、玄數、玄文、玄掜、玄圖、玄告、玄問，合十二篇。劉向《別傳》曰：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竒玄經不會，子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戈入榛。』」（按《法言・問神篇》云：苗而不秀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又按：以上兩條見蕭該《漢書音義》及《御覽》三百八十五。《別傳》疑是《別錄》中之《別傳》。王儉作《七志》，每人各次以傳，蓋即用《別錄》體例也。然考劉中壘卒于成、哀之間，而子雲于哀帝時方草《太玄》，書尚未成，何由于《別錄》中載其篇目？又考《別錄》載揚雄書，唯詩賦略中四賦因成帝時奏御得著于錄，意者其時子烏已死，劉氏于著錄四賦，因而附記其事歟？又蕭氏引《別錄》有《玄舒》，又云有《玄問》，合十二篇，與本傳本書並異。顏氏已辨之，然中壘所記在子雲未成書之時，其間容有與定本互異，不足怪也。）【略】荀悅《漢紀》曰：雄乃依《易》著《太玄經》，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玄體十一篇，復爲章句。

又　王氏《考證》曰：揚雄所序《樂》四未詳，雄有《琴清英》。王謨《漢魏遺書鈔》曰：《琴清英》乃《樂書》四篇之一。今鈔出《水經注》一條，《藝文類聚》一條，郭茂倩《樂府》一條，《御覽》一條，馬驌《繹史》一條。

又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曰：漢《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有樂四篇，《琴清英》其一也。清英猶言菁華。《昭明文選序》云「略其蕪穢，集其清英」，亦此義。《水經注》引揚雄《琴清英》，蓋雄諸樂篇散失後魏時存者唯此，隋唐《志》均不著錄，則亦佚矣。輯錄得六節。（案《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論衡・超奇篇》謂蜀郡陽城衡所作。隋《志》有《樂經》四卷，不著撰人，或以爲即陽城衡之書。今案本《志》云《樂》四，疑即王莽在平帝時所立，當時成書不一其人，故王仲任歸之陽城衡，班孟堅歸之揚雄，猶《論語集解》同撰者五人，諸史志歸之何晏，《晉書》歸之鄭沖也。）

又　後漢崔瑗敍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九州》及《二十五官箴》，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之宗也。《後漢・胡廣傳》：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

又　《文心雕龍・銘箴篇》：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

又　王氏《考證》：《館閣書目》《二十四箴》一卷，《州箴》《十二衛尉》等箴十二。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大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荊揚兗豫徐青幽冀幷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爲萬世戒。

又　嚴可均《重編揚子雲集敍》：《後漢・胡廣傳》稱《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篇亡闕。今除《初學記》之《潤州箴》、《御覽》之《河南尹箴》誤入不錄外，得整篇二十八，如後漢原數，又五篇有闕文，四篇亡，知所謂亡闕者，有亡有闕，非九篇俱亡之謂。自古言儒術者曰荀孟，曰荀揚，而桓譚、陸績推揚爲聖人，未免過當，要是荀子後第一人。宋儒以《劇秦美新》爲詢病，大書「莽大夫」《春秋》責備賢者，于世教有功，固非鮮淺，然而革除之際，實難言之。漢承秦，賈生《過秦》千古名論。新承漢，子雲不劇漢而劇秦，有微詞焉，亦非苟作。後儒學問文章曾不及子雲千一，其于仕莽悲其遇焉可也。（以上箴二。）

又卷三　揚雄賦十二篇：【略】嚴可均《鐵橋漫稿・重編揚子雲集序》曰：漢《志》著錄賦十二篇，今得《蜀都》《甘泉》《河東》《羽獵》《長楊》《甘泉》《太玄》《逐貧》《酒》《反騷》十篇。其《廣騷》《畔牢愁》僅見篇名。《蜀都賦》爲集中鉅製，校讎再四，從順良難。《甘泉賦》章段畸零，犹存崖略。又《前漢文編》曰：《漢志》揚雄賦十二篇，今蒐輯羣書，得完篇九，殘篇一。本傳云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此二篇並亡，僅存篇名。又曰：《酒賦》《漢書》題作《酒箴》，《御覽》引《漢書》作《酒賦》，各書亦作《酒賦》。《北堂書鈔》作《都酒賦》。都酒者，酒器名也。驗文當以都酒爲長。（案嚴氏《漫稿》謂《廣騷》《畔牢愁》似即《反騷》之子目，與《文編》之言不合，蓋駁文而失于刊正者，今故不取。）

藝文

左思《詠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劉孝威《行幸甘泉》　漢家迎夏畢，避暑甘泉宮。棧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校尉烏九騎，待詔樓蘭弓。後旌猶五柞，前笳度九嵕。才人豹尾內，御酒屬車中。輦迴百子閣，扇動七輪風。鳴鐘林衛士，披圖占後宮。材官但校獵，凉風戲射熊。

盧照鄰《長安古意》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任希古《和長孫祕監伏日苦熱》　玉署三時曉，金鑪五日歸。北林開逸徑，東閣啟閒扉。池鏡分天色，雲峰減日輝。游鱗映荷聚，驚翰繞林飛。披襟楊子宅，舒嘯仰重闈。

張九齡《酬王六寒朝見貽》　賈生流寓日，揚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唯君獨見思。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枉兼金訊，長懷伐木詩。

王勃《贈李十四四首》三　亂竹開三徑，飛花滿四隣。從來揚子宅，別有尚《玄》人。

張說《聞雨》　多雨絕塵事，寥寥入《太玄》。城陰疎復合，簷滴斷還連。念我勞造化，從來五十年。悞將心徇物，近得還自然。閒居草木侍，虛室鬼

神憐。有時進美酒，有時泛清絃。聲眞不世識，心醉豈言詮。

盧象《駕幸溫泉》 傳聞聖主幸新豐，清蹕鳴鑾出禁中。細草終朝隨步輦，垂楊幾處繞行宮。千官扈從驪山北，萬國來朝渭水東。此日小臣徒獻賦，漢家誰復重揚雄。

王維《重酬苑郎中並序時爲庫部員外》 頃輒奉贈，忽枉見酬。叙末云且久不遷，因而嘲及。詩落句云「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亦《解嘲》之類也。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慙未報主人恩。草木盡能酬雨露，榮枯安敢問乾坤。僊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斷埽門。揚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咸爲李林甫記室。丞相，蓋指李也。）

孟浩然《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 向夕槐煙起，蔥蘢池館曛。客中無偶坐，關外惜離羣。燭至螢光滅，荷枯雨滴聞。永懷芸閣友，寂寞滯揚雲。

李白《東武吟》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廻光燭微躬。恭承鳳凰詔，欻起雲羅中。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烟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衣入新豐。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日疎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猶可倚，不慙世上雄。閒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

又《古風》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鬬雞金宮裏，蹴踘瑤臺邊。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

又《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盃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又《留別廣陵諸公》 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錦帶橫龍泉。寸心無疑事，所向非徒然。晚節覺此疎，獵精草《太玄》。空名束壯士，薄俗棄高賢。中回聖明顧，揮翰凌雲煙。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還家守清眞，孤潔勵秋蟬。鍊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卧海不關人，租稅遼東田。乘興忽復起，權歌溪中船。臨醉謝葛彊，山公欲倒鞭。狂歌自此別，垂釣滄浪前。

岑參《楊雄草玄臺》 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猶照草玄處。精怪喜無人，睢盱藏老樹。

張繼《酬李書記校書越城秋夜見贈》 東越秋城夜，西人白髮年。寒城警刁斗，孤憤抱龍泉。鳳輦棲岐下，鯨波鬬洛川。量空海陵粟，賜乏水衡錢。投閣嗤揚子，飛書代魯連。蒼蒼不可問，余亦賦思玄。

耿湋《送蜀客還》 萬峯深積翠，路向此中難。欲暮多羈思，因高莫遠看。卓家人寂寞，揚子業荒殘。唯見岷山水，悠悠帶月寒。

司空曙《和耿拾遺元日觀早朝》 元日爭朝闕，奔流若會溟。路塵和薄霧，騎火接低星。門響雙魚鑰，車喧百子鈴。冕旒當翠殿，幢戟滿彤庭。積歲方編瑞，乘春卽省刑。大官陳禹玉，司曆獻堯蓂。壽酒三觴退，簫韶九奏停。太陽開物象，霈澤及生靈。南陌高山碧，東方曉氣青。自憐揚子賤，歸草《太玄經》。

羊士諤《郡中端居有懷袁州王員外使君》 憶作同門友，承明奉直廬。禁闈人自異，休澣跡非疎。珥筆金華殿，三朝玉璽書。恩光榮侍從，文彩應符徐。（王自貞元以至元和，並掌客命。）青眼眞知我，玄談愧起予。蘭厄招促膝，松砌引長裾。（王尤精《太玄》，自謂深知。時在憲司，休注釋，與予自公冠服，輒詣松庭，永日言集。）麗日流鶯早，涼天墜露初。前山臨紫閣，曲水眺紅蕖。誰謂音塵曠，俄驚歲月除。風波移故轍，符守忽離居。濟物陰功在，分憂盛業餘。弱翁方大用，延首遲雙魚。

韓愈《送靈師》 古氣參《彖》《繫》，高標擢《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還如舊相識，傾壺暢幽悁。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白居易《送劉五司馬赴任硤州兼寄崔使君》 位下才高多怨天，劉兄道勝獨恬然。貧於揚子兩三倍，老過榮公六七年。筆硯莫拋留壓案，簞瓢從陋也銷錢。郡丞自合當優禮，何況夷陵太守賢。

杜牧《川守大夫劉公早歲寓居敦行里肆有題壁十韻今之置第乃獲舊居洛下大僚因有唱和歎詠不足輒獻此詩》 旅館當年葺，公才此日論。林繁經竹祖，樹暗惜桐孫。鍊藥藏金鼎，疏泉陷石盆。散科松有節，深薤草無根。龍卧池猶在，鸞遷谷尚存。昔爲揚子宅，今是李膺門。積學螢嘗聚，微詞鳳早呑。

百年明素志，三顧起新恩。雪耀冰霜冷，塵飛水墨昏。莫教垂露跡，歲晚雜苔痕。

李羣玉《感興四首》一　子雲吞白鳳，遂吐《太玄》書。幽微十萬字，枝葉何扶疎。婉變猛虎口，甘言累其初。一覩《美新》作，斯瑕安可除。

溫庭筠《題豐安里王相林亭二首（公明《太玄經》）》一　花竹有薄埃，嘉遊集上才。白蘋安石渚，紅葉子雲臺。朱戶雀羅設，黃門馭騎來。不知淮水濁，丹藕爲誰開。

儲嗣宗《小樓》　松杉風外亂山青，曲几焚香對石屏。空憶去年春雨後，燕泥時污《太玄經》。

皮日休《屢步訪魯望不遇》　雪晴墟里竹欹斜，蠟屐徐吟到陸家。荒徑塹稀堆柏子，破扉開澀染苔花。壁閒定欲圖雙檜，廚靜空如飯一麻。擬受《太玄》今不遇，可憐遺恨似侯芭。

又《苦雨雜言寄魯望》　吳中十日涔涔雨，歛蒸庳下豪家苦。可憐臨頓陸先生，獨自翛然守環堵。兒飢僕病漏空廚，無人肯典破衣裾。螺羸時時上几案，黿鼉往往跳琴書。桃花米斗半百錢，枯荒濕壞炊不然。兩牀葹席一素几，仰卧高聲吟《太玄》。知君志氣如鐵石，鼠冶雖神銷不得。乃知苦雨不復侵，枉費畢星無限力。鹿門人作州從事，周章似鼠唯知醉。府金廩粟虛請來，憶著先生便知媿。媿多饋少眞徒然，相見唯知攜酒錢。豪華滿眼語不信，不如直上天公牋。天公牋，方修次，且榜鳴篷來一醉。

陸龜蒙《奉和襲美暇日獨處見寄》　謝府殷樓少暇時，又拋清晏入書帷。三千餘歲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司馬遷書上下紀三千餘歲。《太玄》有八十一家，率多奇字。）冷夢漢皐懷鹿隱，靜憐煙島覺鴻離。知君滿篋前朝事，鳳諾龍奴借與窺。

又《酬襲美見寄海蟹》　藥杯應阻蟹螯香，却乞江邊採捕郎。自是揚雄知郭索，且非何胤敢餦餭。骨清猶似含春靄，沫白還疑帶海霜。強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又《寄友人》　敬亭寒夜溪聲裏，同聽先生講《太玄》。上得雲梯不回首，釣竿猶在五湖邊。

李咸用《依韻修睦上人山居十首》　《太玄》太易小，古義尋來醉復醒。西伯縱逢頭已白，步兵如在眼應青。寒猿斷後雲橫檻，宿鳥驚時月滿庭。此景得閒閒去得，人間無事不曾經。

裴廷裕《蜀中登第答李搏六韻》　何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矗矗，海棠當戶燕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捲絳紗楊氏宅，（時主文寓楊子巷故有此句。）半垂紅袖薛濤牕。浣花泛鴨詩千首，靜衆（寺名）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黃滔《書懷寄友人》　此生如孤燈，素心挑易盡。不及如頑石，非與磨礲近。常思楊子雲，五藏曾離身。寂寞一生中，千載空清芬。

釋皎然《兵後與故人別予西上至今在揚楚因有是寄》　日月不相待，思君魂屢驚。草玄寄揚子，作賦得蕪城。溫溫獨游跡，遙遙相望情。淮上青草歇，楚子秋風生。辟士天下盡，君何獨屏營。連開應佐世，業就可成名。誰借楚山住，年年事耦耕。

釋貫休《擬君子有所思二首》一　我愛正考甫，思賢作《商頌》。我愛揚子雲，理亂皆如鳳。振衣中夜起，露花香旖旎。撲碎驪龍明月珠，敲出鳳皇五色髓。陋巷蕭蕭風栟栟，緬想斯人勝珪璧。寂寥千載不相逢，無限區區盡虛擲。君不見，沈約道，佳人不在茲，春光爲誰惜。

劉禹錫《陋室銘》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宋祁《揚雄字子雲贊》　卓哉子雲，爲漢儒師。准《易》、《論語》，同聖是非。百家憑淫，我獨正聲。譎怪縮藏，孔道光明。歆也致訾，謂抵瞽蒙。惟譚有言，必傳無窮。《劇秦》詭辭，恨死新時。曰漢中天，果不吾欺。

韓琦《五賢贊·揚子》　書猥於秦，鬱而未光。在漢之武，邕焉表章。去聖云遠，微言孰詳？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篆刻相攘。賢乎子雲，翼然高翔。學通天地，道該帝皇。筆之於書，德音洋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鄙哉史堅，而不自量。非聖作經，引爲謗傷。經者伊何，乃道之常。苟能明道，胡用不臧。豈比吳楚，僭號稱王。一時之訾，萬世之長。故嗣孔孟，曰荀曰揚。

王安石《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

又《揚雄二首》　子雲游天祿，華藻銳初學。覃思晚有得，晦顯無適莫。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豈嘗知符命，何苦自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爲薄。謗嘲出異己，傳載因疏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叩馬觸兵鋒，

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況彼皆卓犖。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師，人知不知無以爲。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誰女數。

又《平甫歸飲》 無田士相弔，亦以廢燕樂。我官雖在朝，得飲乃不數。詩書向牆戶，賓至無杯杓。空取上古言，醨之等糟粕。有如揚子雲，歲晚天祿閣。但無載酒人，識字眞未博。叔兮歸自東，一笑堂上酌。緒餘不及客，兒女聊相酢。高談非世歡，自慰亦不惡。寄言繁華子，此趣由來各。

又《詳定幕次呈聖從樂道》 殿閣掄材覆等差，從臣今日擅文華。揚雄識字無人敵，何遜能詩有世家。舊德醉心如美酒，新篇清目勝眞茶。一觴一詠相從樂，傳說猶堪異日誇。

又《詳定試卷二首》二 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眞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

又《揚子二首》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當時薦口終虛語，賦擬相如却未工。道眞沉溺九流渾，獨泝頹波討得源。歲晚強顏天祿閣，秖將奇字與人言。

又《揚子》 千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思入無倫。他年未免投天祿，虛爲新都著《劇秦》。

蘇軾《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

黃庭堅《次韻奉送公定》 至今揚子雲，不與俗諧嬉。歲晚草玄經，覃思寫天維。脫身天祿閣，危於劒頭炊。臥聞策董賢，閉門甘忍飢。五侯盛賓客，騶轡交橫馳。時通問字人，得酒未曾辭。

慕容彥逢《讀揚子》 子雲不偶時，晏如在空屋。席有玄虛文，門無權倖牘。《法言》譏異戶，《解嘲》懼赤族。忿悱賦長楊，羞愧登天祿。立俗思徇道，制行依聖讀。身死名不朽，馨香藹蘭菊。

范浚《讀揚子雲傳》 老不曉事揚子雲，綴文譏訶堅逐貧。班生曲筆甚假借，謂不戚戚元非眞。草《玄》欲作後人計，投閣自迷身不利。王涯筮中好其書，寧復逆知甘露事。擾聲紫色欺昏童，義士遠引如冥鴻。胡爲顚眩尙執戟，美新屈首稱臣雄。岷山沃野蹲鴟大，拓落不歸良已過。近危竟似井眉瓶，虛作《反騷》嗤楚些。詭情懷祿遭嘲評，但用筆墨垂聲名。文章要亦千古事，久矣《法言》今正行。

張俞《蜀三賢畫像贊・揚子雲》 子雲潛眞，與聖合神。龍隱其德，鳳耀其文。譔《法》著《玄》，統貫天人。道德之首，譚稱絕倫。

喻汝礪《子雲墨池》 讀書豈不好，憂憤還自玆。書中見古人，隱閔惻愚思。遇險理有激，尋分意多隨。娟娟感姱容，戚戚念幽棲。曾是無間然，孰爲愜所宜。覽之不自聊，悵焉起遙悲。不容撥置之，濁酒聊一持。先生頗多事，斯心昧前知。亦復坐奇字，慘戚亡所歸。

黃玠《感懷》 子雲投閣生，綠珠墜樓死。事主心弗移，不若一婢子。哀哀莽大夫，千古穢青史。草玄數萬言，焉用識奇字。

高啟《讀史・揚雄》 執戟三朝老從臣，從來無意據通津。如何晚把玄經筆，却爲新都著劇秦。

王行《擬玄》 永嘉，余君唐卿夷圃菰蔬，守漢陰之節，遁名其居曰采，大夫士製詩文，美之者衆矣。來徵余言。余方讀《太玄》，因以采《擬玄》一首貽之，時至正乙巳孟秋朔也。

周洪謨《揚子雲故宅》 雪嶺矗玉筆，錦江洄綠紋。山川發靈氣，蜀郡生子雲。寂寞性所忍，雄談坐不聞。墨池染奇子，可但書八分。《法言》準《論語》，《太玄》索羲文。始也食漢祿，駸駸近妖氛。天機脫已晚，投閣非其君。愧乏太乙杖，吹噓縱殲焚。執是論出處，幽蘭斷奇芬。臨風重太息，俗轍何紛紛。

馬理《揚雄》 揚子摛文頌莽時，著書猶欲比宣尼。憑誰爲問田恆事，沐浴曾朝知未知？

張含《歲暮寄升菴二首》二 天涯踪跡嘆飄蓬，雪後音書望北鴻。乘興題詩白湖寺，早時獻賦甘泉宮。關山霜月籠寒樹，漁釣江湍屬野翁。準擬春來覓佳醞，碧桃花下共東風。

又《次韻答泉翁中丞（汪文盛字希周號白泉）》 蛟龍筆翰輝光動，金鉞朱旂萬里來。西蜀總戎嚴武最，南征詞賦子雲才。鐵橋豺虎聞風避，銅柱關河指日開。氣象矯然淩北斗，赤霄麟鳳起滇臺。

又《村居覽眺即事》 常嘆揚雄作《解嘲》，祇於莊叟學逍遙。釣絲汎艇經

魚稵，杖履尋松見鶴巢。山上煙紋垂素練，江邊梅蕊發佳條。（陶潛詩：「一條有佳花」，此「佳」、「條」字亦不苟下也。蘇子作雪詩，用「玉樓」、「銀海」語，人云惟王半山知此出處。）野人對語知肝膽，相見嵇公更絕交。

又《次韻答升菴春興長言八首》二　萬里黃金郭隗臺，九年不見五雲開。後堂歌妓彭宣到，去國荊蠻王粲哀。燕市交游惟我在，靈關羈戍共誰來？子雲未有《長楊賦》，後世那知獻納才。

又《秋夜獨坐寄升菴二首》　不斷蛩聲不得眠，起看何處是連然。月當秋夜牽愁緒，琴奏商飆對別弦。鴻鴈不傳雲外字，芙蓉空照水中天。寂寥隨分楊雄宅，白首傳經有《太玄》。

逍遙踪跡與君同，故國他鄉感慨中。君下雲霄因獻納，我隨狐鼠故蒿蓬。欲尋遺典過秦閣，媿倚甘泉賦漢宮。悵望龍光何日見，夜堂離樹觸秋風。

又《六言絕句十五首（呈升菴）》　窈窕山中謝傅，蓬蒿門外揚雄。銅柱新題墨淫，玉堂舊夢煙籠。

謝榛《題楊子雲草玄圖》　蠶叢之國三秦西，千峯上與青天齊。棧道懸空歷萬險，巨竹修藤當晝迷。瀑布砰訇響不絕，陰壑直下垂虹霓。斑虎咆哮黑熊啼，颯沓風舞雙鸛雞。路出劍門沃野闊，錦江秋水明玻瓈。蜀中文物古來盛，兩漢名士特標題。前有馬卿後楊子，高才往往懷金閨。火德中衰世板蕩，誰能皓首甘幽棲。楓樹森森隱茅宇，荒涼門徑無輪蹄。草《玄》擬《易》坐朝夕，冥心自得窮端倪。水有汀洲山有溪，居然此道在鹽虀。龍蛇知時蟄深窟，男兒志氣何乖睽？校書閣下獨遺恨，首陽二子光萋藜。

陳鎏《題子雲書院》　嗟哉煨燼後，天將喪斯文。誰生董仲舒，又見楊子雲。天人本一貫，太玄思不群。二子不同道，性命總能聞。自從美新復，醇疵曾然分。緬茲當漢弱，知有大將軍。將軍僞受禪，賢愚遂共君。誰知一筆差，千載議紛紛。所以聞道者，至今有餘芬。

徐中行《于麟謝病濟南寄訊》　白雲湖上萬山青，日日茅堂醉復醒。不是楊雄耽寂寞，千秋誰見太玄經。

余曰德《過楊給事啓元故居兩首》　青瑣歸來迹已陳，百年渾是夢中身。江洲滿目山如畫，不與人間葬逐臣。

楊子玄經草未成，秋風零落不勝情。當年車馬今何在，惟有啼烏夜夜聲？

又《雪夜讀于麟詩》二　楊子玄經本自奇，一時耳目習何知？只今死去誰能似？始信桓譚論不私。

董傳策《詠漢逸十首・詠楊子雲》　楊雄好博古，薦者匹相如。一朝獻《長楊》，待詔承明廬。白頭官執戟，歲華寂居諸。貴游方附麗，冠蓋搖瓊琚。氣勢已三窟，澹泊空五車。規諷苦不投，閉門草玄書。寥寥稱絕倫，美新何狡狙。明哲良不辰，旁燭昧衣袽。嗟哉莽大夫，紫陽有遺書。介石不終日，千載標二疏。

李化龍《西川雜詠十首・墨池》　墨霧飛朝雨，筆花亂晚汀。不知天祿閣，何似草玄亭。

邢昉《龍友離雲間往白下踰兩月矣因戲簡之二首》二　揚子談經處，虛堂列簡編。歌憐白紵側，書寄絳紗前。騎省留潘岳，丹青笑鄭虔。此來圖畫裏，攜得白門煙。

張寅《和方棠陵》　長憶金鑾供奉年，煙霞逸興故飄然。高天遠樹揚雄宅，落日清秋范蠡船。不是山林輕組綬，祇緣服食誤神仙。卽看南下龍江月，弔古應懷太白賢。

李元鼎《讀太玄經》　玄庭何寂寞，千古仰斯文。問字眞奇僻，談經每鬱煴。幽窺《周易》祕，義共《法言》芬。謂宜藏金石，寧待類典墳。符命原不涉，豐甄豈同群？校書宮殿紀，投閣董狐聞。遭世良多苦，愁心每若焚。觀其傳筆墨，別自有氤氳。涑水勞神久，新安析理殷。誰氣勘覆瓿，測議任紛紛。

周容《讀史》　揚雄滯執戟，赫赫爲大夫。著書擬聖經，問字來當塗。劉歆既友善，胡猶譏覆瓿。要知文章聲，不因貴顯殊。漢風尙淳樸，後世相與誣。所以黃叔度，冥默如顓愚。

趙士麟《詠史詩・揚雄》　莽時雄已老，戀戀惟一官。美新而劇秦，文人無心肝。史稱善自守，飾詞未必然。縱投天祿閣，安能贖厥愆。不識君父字，問奇空停軒。

蔣錫震《楊雄》　楊雄白首尙雕蟲，自苦顏衰借酒紅。笑向童烏呼問字，醉攜子墨諷扶風。覆瓿任爾吾何惜，嘲客相應響亦空。三世爲郎終不調，董劉今已位三公。

陳祖范《詠史》　子雲淵雅士，爲官甚拓落。守元不能終，晚有美新作。封禪文已慙，效尤益可怍。後來陳子昂，論議殊煒煌。獻周受命頌，圭璧薦

闇房。兩賢在平昔，豈不識順逆。勢利一薰心，永爲後人惜。

諸錦《詠古十五首》五 新莽學周書，楊雄準周易。投閣上漸臺，作僞復何益。

張邦伸《子雲亭》 西京作手誰第一，高文典冊推相如。梁園詞賦龍門史，掩映一代光球圖。子雲繼起兼衆妙，窮年仡仡經自鋤。《法言》《訓纂》仡天地，《反騷》萬里投江湖。《太玄》六變尤深奥，八十一數星紀殊。溫公作註饒作翼，豈眞空苦行覆瓿。何人載酒問奇字，漆書蝌蚪紛難模。一自待詔承明後，《甘泉》《羽獵》鳴鴻都。子卿墨客作規諷，頌不忘箴誠嘉謨。惜哉抽身苦不早，居攝之年猶守株。白石丹書作符命，盜竊神器歸揶揄。當時若作龍蛇蟄，何至投閣遭彈誣。潛龍勿用《易》有訓，胡甘廁足劉甄徒。士一失身難自雪，千秋史載莽大夫。錦官城北舊亭址，墨池水涸荒荆蕪。愛公惜公聊作辨，爲公解嘲能解無。

尹尚廉《效左太沖詠史》二 漢季盛王侯，宅第滿京師。車轂亘雲霓，冠蓋接綏蕤。卿相出門下，貂蟬充後帷。折節復延攬，賤士盡提携。寥寥揚子雲，落落古儒姿。守元窮大易，著論擬宣尼。哀哉胡美新，惡名千載訾。

又七 子雲昔嗜酒，忘憂寫沖襟。余性不善飲，何所用酌斟。凝霜一已勁，搖落空千林。愛此百尺桐，孤根撫庭陰。太音如可作，爰伐爲清琴。

又《讀六子作》 揚雄善思索，騰天而潛淵。視荀共塗軌，學孔羞雞藩。

又《楊子雲》 悟得經爲事稱辭，《長楊》《校獵》未堪師。客嘲解處寒梅發，《元》草成時皓月移。嗜學遠分荀況席，著書仍待子雲知。吾曹末路尤須凜，莽大夫名千古嗤。（桓譚云後有揚子雲則知子雲矣。）

秦印煃《揚子雲洗墨池》 錦城西畔黑雲起，衝入斗間天作紙。下有幽人草《太玄》，持毫每滌澄波裏。渟泓一鑑湛虛明，滌筆能令風雨驚。著書灑盡金壺墨，作字磨穿紫石硯。文人遭際惜非偶，恰當炎運遘陽九。《劇秦美新》汙素毫，頓教筆染塵三斗。縱俯長江洗不清，何論一水光瀲瀲。墨痕浸入金鱗鯉，化作烏龍待點睛。相如倡始子雲繼，先生經學尤深邃。空有墨池遺令名，後賢闢作東園地。東園臺榭盪無存，積土亦將池水渾。一窪尚誌臨流迹，片石猶鐫問字痕。年去年來變換多，忽看橫舍互觀摩。芙蓉移在墨池種，肯使先型付逝波。吁嗟乎前賢雖往蹤堪覓，古來名勝宜搜剔。我有生花筆一枝，墨汙仍向池中滌。

雜録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贊》 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

又《谷永杜鄴傳》 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

又《西域傳下》 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隘。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許慎《說文解字敘》 漢興，有草書。【略】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

《顏氏家訓・音辭》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音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愼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舊唐書・經籍志上》 漢興學校，復創石渠。雄、向校讎于前，馬、鄭討論於後，兩京載籍，由是粲然。

《成都縣志》卷一《古蹟》 揚雄宅，即今縣志。《寰宇記》：「在少城西南，一名草玄堂。」《方輿勝覽》：「中有載酒亭、洗墨池。」

又 准易堂，在縣治，即揚子雲宅也。

又 草白堂，即洗墨池，明方伯程正誼建，國朝知府冀應熊重修。池前立碑書「洗墨池」三字。

又 洗墨池，在縣治前漢揚雄草太玄經處。宋米芾書「洗墨池」三字。知

府耿定力勒之石。萬曆十六年左布政程正誼濬廣地基，甃石爲岸，建大廳五楹，南向草白堂，今俱廢。國朝康熙二年知府冀應熊建草亭、木橋，亦書洗墨池三字，勒石以紀其事。

又卷五范鎮《戴酒亭群公畫像記》 子雲古蜀人，事漢成、哀、平世，歷新室，身絀而道不得行。子雲沒，宋興八十九年，上距今千餘歲，其鄉人之學者森然若林之植於畝，其在太平興國中，有若諫議大夫田公錫之論議，參知政事蘇公易簡之博大，雍熙、淳化中有若直昭文館陳公充直，史館朱公臺符之文雅，景德、大中祥符中有若侍御史張公及之介潔，集賢校理王公湜之、溫公，職方員外張公逵之疏達，其在今慶曆，有若虞部員外李公畋之經術，翰林學士彭公乘之恬退，孫公忭之厚重，屯田員外陳君希亮、戶部員外梅君摯、殿中侍御史何君郯之直方，度支員外郭君輔、屯田員外張公中庸之通敏，直集賢院李君絢之曠遠，是皆子雲之徒，學其道而得其傳者。益州提點刑役度支高君既其子雲之居，鑱其書又畫其像，以及其徒，意者使後來觀之，知賢人之道有塞有通，有絀有伸，塞于晦時而通于昭時，詘于不用而伸于有用云爾。

《成都文類》卷四二何涉《墨池準易堂記》 道昧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跡毀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蓋其常爾。揚子雲立漢哀、平、新莽際，號爲名儒，聲光馮馮，雖千百年亡輒衰貶。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墨池存焉。後代追思其賢而不得見，立亭池端，歲時來游，明所以景行嚮慕。入魏、晉、李唐，其間興衰，如蠛蠓蠓，如蠅營營，侵侮讙譊之聲未窮，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宅巋然下據，不被廢徹，亦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爲世所仰也。王德數盡，中原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攘蜀土，僭立稱號，用淫虐暴恣以成其一切，固不暇識所謂揚子雲果何人也，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爲倉庾地。至知祥、昶世及皇朝，仍而弗革。淳化甲午紀，順寇始亂，放兵燒掠，隆隆積稟，化作灰阜。賊平，主者因其地改創營陽，以休養卒徒。環堵儒宮，彌益汙辱。慶曆丁亥，今相國集賢文公適爲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懷信詣庭言狀，公歎惋累日，命吏尋遺址，畫疆以還其舊。然屋已名「龍女堂」，池復堙塞澭涊矣。方議疏葺，而公遽追入覲，事用中寢。明歲戊子，提刑司田郎高侯惟幾乘閒獨至，睹荒圮渺莽，咨嗟久之。且言：「子雲八十一首、十三篇逮他篾、頌，其辭義奧遠，山生澤浸，上與三代經訓相標襮。士大夫不通其語，衆指以爲孤陋。用其道反絀其迹，如聳善救俗之風將墜地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斂俸餘以圖經搆。知尹直樞宥程公，學據壺宦，人推宗師，扶乘颺流，敦尚名義，聞而說，命取良材，充助其用。都人士逮田衣黃冠師，雖平時叛吾教，詆他說以自誇者，亦欣勸忘劬，來相是役。辨方審曲，率有意思。直北而堂，曰「準易」，繪子雲遺像，正位南向。諸公儀觀，列東西序。池心築臺，置亭其上，曰「解嘲」。前距午際，軒楹對起，以須宴會，曰「吐鳳」。奇葩雜樹，移植交帶，垂苕森列，氣象藹藹。三月晦，凡土木勦墾之事畢成。君子謂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雖古人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愈久愈洪，無枯涸慮。文章麗密，據法裁詖，若衣藻火，以退胡服。故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恐悚，謹爲之記。時慶曆八年。

《淮南集》卷三〇《議論辨惑》 溫公排孟子而歎服揚雄。荊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非武王而以荀彧爲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可怪者。

《示兒編》卷七《擬聖作經》 作經以擬聖者，其後儒之僭者乎？自非僭者，則揚雄不作《太玄經》以擬《易》（漢），王長文亦不作《通元經》亦擬《易》（晉），劉向不作《洪範五行傳》以擬《書》（漢），陳黯亦不作《禹誥》以擬《書》（唐），而《虞卿春秋》（趙相）、《呂氏春秋》（秦相呂不韋）、《楚漢春秋》（陸賈）、《吳越春秋》（趙曄）、《晉春秋》（檀道鸞）、《唐春秋》（吳競）之類無聞焉；《漢尚書》（孔衍）、《隋尚書》（王劭）、《後漢尚書》、《漢魏尚書》（並孔衍）、《續書》（王通）、《續尚書》（唐陳正卿）之類無有焉。揚雄不作《法言》以擬《論語》之精微，王通不作《中說》以擬《論語》之縕奧。嗚呼！《孝經》，孔子所論也，孰知郭良輔又變爲《武孝經》（唐）、鄭氏又易爲《女孝經》（唐侯莫陳邈妻），以至《農孝經》（皇朝賈元道）、《酒孝經》（不著撰人名氏）紛紛而出；《爾雅》，周公所記也，孔鮒又轉爲《小爾雅》（不著撰人名氏，疑爲楚孔鮒撰，後乃別行），張揖又衍爲《廣爾雅》（魏），以至《博雅》（張揖）、《埤雅》（陸農師）譊譊而興；配《孝經》者，又有馬融之《忠經》（林少穎《群經辨惑》云：「馬融作《忠經》。」《崇文總目》又載「海鵬撰《忠經》」，失其姓氏）；準《論語》者又有宋尚宮之《女論語》（唐內人宋若莘著，見《唐書・宋若昭傳》），皆其僭之尤者乎。

《宋史・陳堯佐傳》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略】至咸平初，漸始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太玄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

又《張揆傳》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通揚雄《太玄經》。【略】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揲蓍，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悅。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

又《曾鞏傳》鞏性孝友，【略】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

又《司馬光傳》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

又《劉安世傳》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洺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

又《陳公輔傳》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

又《黃伯思傳》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略】伯思學問慕揚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

又《孔文仲傳》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瞻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擢第一。

又《劉才邵傳》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彝，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楊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

又《徐元杰傳》淳祐元年，【略】拜將作監，進楊雄《大匠箴》，陳古節儉。

又《鄭樵傳》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楊雄。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八《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太玄》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望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氏。案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肉刑爲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

《寒夜錄》卷上　揚子雲抱弱翰，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倣子雲《方言》爲之，但止於中土稱謂而已矣。國朝幅員遼闊，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於其間。但此書決非一人只力可竟，須敕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備關津之譏察，所系政非小。近日惟劉心蓼《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略而不詳，他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補續全蜀藝文志》卷四〇《志餘・外紀一》揚雄舊宅在府治西，成都縣治其舊址也。今藩司前有墨池、草玄亭在焉。誦岑參詩「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猶照草玄處」。爲之悵然。米芾有「墨池」碑字。

又　子雲家貧嗜酒，問字者多載酒而往。《清賞錄》載：昔有犍爲人得雄草玄之硯，如今制，但去圭角。

又卷五五《岩字石刻譜》犍爲子雲洞有宋高士王叔倫書：大儒不文下筆動九天之風雨；大將不武揮戈掃萬里之煙塵。又于洞之石壁題曰：「子雲仙境」。

《清賞錄》卷五　天祿閣、麒麟閣、蕭何所造，藏秘書，處賢才。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

《說詩晬語》卷下　《後漢・逸民傳序》引揚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射洪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語也。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改「篡」爲「慕」矣。然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前賢讀書不肯一誤再誤如此。

《得樹樓雜鈔》卷一　柳子厚言揚雄有四愁詩賦。按雄傳，其擬相如作《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凡四賦，他若《反離騷》、《廣騷》、《畔牢愁》則皆倣屈原而作者，未嘗有四愁之名。惟張衡則有《四愁詩》，不知《四愁賦》之說何所本。

張存紳輯《增定雅俗稽言》　今人呼楊姓爲木易。按楊姓文，左從木，右從易，上且下勿，即陰陽之易，非周易之易從日月字也。眞誥有爲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謂周書爲易，木加易爲楊，是木易之稱，其誤久矣。又楊子雲自以爲蜀無楊，其「揚」字不從木，而楊修云「吾家子雲」，亦同關西之楊，特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耳。

《重修成都縣志》卷一四　聶銑敏《創建墨池書院記》　自古賢人君子之所偶托，一水一石，一邱一壑，皆其所流連憩息，雖其人已往，而舊所愛玩之地，魂魄猶往來於中。至歷數千百年，蔓草荒榛，風流歇絕，考之故老而莫指其處，訪之碑碣而已即於無，然而灰燼之餘，若滅若沒，或隱或見，若有神物爲之呵護，靈爽爲之憑依，遙遙相待於千百世以後，後之人披荆刈草，舉廢而更新之，此其中殆有數焉，信非偶也。如揚子雲之有洗墨池也，不過問字草《玄》，偶爾棲息之所耳，乃自漢迄今，世凡幾更，而此池尚存。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海何以成田，桑田何以爲海，浮雲幻態，須臾變觀，何有於一池，何有於子雲洗墨之一池，而後之人因賢人君子跡之所托，思慕愛惜，俯仰憑吊，如或遇之，是子雲著作之靈有以長存而不昧也。是天之所以護此片壤，而不忍使其久而就湮也。余以嘉慶己卯歲視學來川，下車伊始，即講求蜀中名勝古蹟，如草堂、浣花則工部之所栖止也，垂簾卜肆則君平之所隱逸也，太白讀書之臺，郭璞注經之館，遺址故邱，歷歷可指，余皆得而見之，而求所爲子雲洗墨池，稽之志乘，則近在成都，再四詢之，茫無知者，豈此邦人士獨薄待於子雲歟？抑亦敗砌殘甃，竟無什一之存而不能與草堂卜肆讀書注經之臺館並留歟？此又余之所念而滋疑，疑而終不能恝然於心者。庚辰夏，余試成都畢，將出試外郡，行有日矣，偶於友人坐間談及子雲洗墨故事，友人曰：「余所寓舍即墨池故蹟也。在城之北隅，居雖近市，而頗無塵雜。近爲鄭靜山觀察增之私居。就其池之左右前後構樓臺亭榭，榜曰東園，而仍子雲之舊，題曰墨池遺韻，戴羨門先生書之。觀察沒後，又將傾頹矣。」余聞而深喜之，因與韓三橋師曹霞城、張石蘭、周稚圭、裕東崖諸公先後共詣之，周廻四望，林木蓊翳，樓閣參差，最後池水澄渟，荷香清遠，約半畝許，繚以矮牆，牆外尚餘數十弓，蓋一池而界以內外，半屬之官者。余既欣子雲洗墨之跡顯晦有時，且余正因蜀中人文日盛，錦江書院不足以容多士，謀所以增建之，而未得其處，且地主又適欲以園館出售，會逢其時，雅合余懷。時蔣礪堂前輩方至蜀，修葺石室，培植人才，殷殷不倦，因就商之，及在省當事諸公，僉以爲宜。余乃節省廉俸，購而得之，計用費萬餘金。同人共爲佽助，樂觀厥成。就其堂廡齋房增修補葺，若者爲講堂，若者爲學舍，其餘亭榭爲遊覽之所，園圃有蔬菓之利，較之錦江，規模氣象又有別焉。

《漢孳室文鈔》卷一《揚雄倉頡訓纂即在方言中說》　《方言》一書，漢揚雄作。今人以《漢書》本傳不及《方言》，漢《藝文志》不載其書，遂有疑其非雄作。東漢一百九十年中，無有謂揚雄作《方言》者。漢末應劭《風俗通義序》始言揚雄成《方言》，凡九千文。魏晉以後，諸儒轉相援引。隋唐諸志皆載《方言》十三卷，與今本同，而揚雄與劉歆書並稱《方言》十五卷，郭璞序亦言三五之篇，卷數又不合，遂有謂歆欲借觀，未得，故《七錄》不載，漢《志》亦不箸錄。以余攷之，諸說皆非也。漢《藝文志》小學家載《訓纂》一篇，揚雄作，言「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許愼《說文序》云：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者，謂倣《倉頡》之體而續之也。《倉頡》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爲斷，（《說文》注引「幼子承詔」，郭景純《爾雅》注引「考妣延年」是也。）則《訓纂》《滂熹》當同其例。（梁庾元威云：《倉頡》五十五章爲上卷，揚雄作《訓纂》記《滂熹》爲中卷，賈魴更續記彥均爲下卷。記當作訖。）《藝文志》又云：揚雄《倉頡訓纂》一篇者，則與《訓纂》異。《訓纂》四字爲句，《倉頡訓纂》乃詁釋《倉頡》之文，（今孫氏輯《倉頡》篇皆某某某也，如爾正例乃揚雄《倉頡訓纂》之文，即其詁訓《倉頡》之

解，與杜林《倉頡故》、班固《倉頡訓詁》一例，與自作《訓纂》體義迥別也。）即今《方言》中每條上某某某也之文，至《方言》中如凡楚謂之某，齊宋謂之某，秦晉謂之某者，蓋揚雄又以方俗之言訓釋《倉頡》。《藝文志》言徵天下通小學者各令記字，則明言采小學於天下百數諸儒中，即以《方言》證《倉頡》之確據也，故應劭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藉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敝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琦案：今本《方言》實一萬二千九百餘字，此多三千餘文，大氐應劭因其非方俗之語，故別而出之，即今每條上「某，某某也」之文，後人因舊本載此，仍併而合之，致多此數，亦不知其爲《倉頡訓纂》也。今攷《方言》每條上文約二千八百餘文，與所多三千餘文數亦相合，略有贏衍，不無後人緟益也。惜揚雄《倉頡訓纂》原書已亡，而近人所輯《倉頡篇》寥寥無幾，又雜以班杜張郭之說，殊難核准耳。故知今時所傳《方言》皆附入《倉頡訓纂》中，昔人統名之曰《倉頡訓纂》，今則別名曰《方言》。後漢諸儒好異之心過於先哲，採其《倉頡訓纂》中方俗之訓，殊其稱謂，目之《方言》，故應劭說之，郭璞序之，皆已專名之爲《方言》，無有謂其爲《倉頡訓纂》者。而《倉頡訓纂》之文湛沒於今《方言》中，遂使隋唐諸志皆載《方言》而不載《倉頡訓纂》，後人因《倉頡訓纂》已亡，而《方言》又不載於《七錄》、《漢志》爲疑。離之兩失其眞，古籍之所以日失也。今本十二、十三兩卷皆無方俗之訓，此必昔時揚雄成《倉頡訓纂》時未得方語相訓釋，後儒因其與《方言》之例相整，摘出之以傅於後，故十一卷既以釋蟲終，而此二卷或釋訓詁，或釋器物、飲食、屬亂縣贅，樣出不類，不知此皆《倉頡訓纂》之舊文，無方語相訓釋故也。又今《方言》二「敦豐」條下有云「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後人不知，遂爲之作釋也」。此四語廁之齊楚，謂某某之後，甚爲不類，不知此即方言釋《倉頡訓纂》之明證。何以明之？「舊書雅記」即指《倉頡》舊文也。（「舊書」二字，丁云不辭，疑「舊書」之「舊」乃「蒼」字之譌，蒼書即《倉頡》書也。）「故俗語不失其方」者，謂《訓纂》中曾采天下通小學之言及方俗之說也。「後人不知，遂爲之作釋」者，謂恐後人不知而爲之釋，即今齊宋謂某某諸條是也。賴此數言，堪爲左證。即許君《說文》解訓參用《方言》，不著爲雄說，有所謂雄說者，又不合於《方言》，蓋許氏之書，半出《倉頡》，不著所引爲《倉頡》，故引《訓纂》中《方言》釋徵之語，亦不著爲雄說，是其例也。如雄於《倉頡訓纂》外別有《方言》，本傳中胡不明書？以是知《方言》之書昔統名曰《倉頡訓纂》，今別名之曰《方言》，無二書也。有《方言》在而《訓纂》之舊詁不亡，即《倉頡》之古文未佚。好古之君子必有揮而是之。

又《方言》中先列詁解，後附方俗之語，今《倉頡》篇逸文亦有相同者，如：齮，側齒也。齊人謂齧咋爲齮。（《衆經音義》引《倉頡》。）瞷，目病也。吳江淮之閒曰瞷。（陸氏《釋文》引《倉頡》。今《方言》二「吳揚江淮之間謂之瞷」正同。）柝，柱上方木。山東、江南皆曰柝，自陝以西曰楮，亦名楮，亦名拚，亦名樽櫨。（《文選》注引《倉頡》。）柘下云今江南謂斫削木爲柘，關中謂之札。（《衆經音義》引《倉頡》。）穅，大黍也，似黍而不黏。關西謂之糜。（《衆經音義》引《倉頡》。）繫，精米也。今江南謂肺米爲繫。（《衆經音義》引《倉頡》。）瓢瓠，勺也。江南曰瓢擿，蜀人言擿蠡。（《衆經音義》引《倉頡》。）瘧下引楚人呼竈曰瘧。（《玉篇》引《倉頡》。）瘧下引今江東呼病曰瘵，齊東曰瘧。（《衆經音義》引《倉》。《方言》三「齊東海岱之間曰瘧」正同。）什，十也，聚也，樸也。吳楚之間謂資生樸具爲什物也。（《華嚴音義》引《三倉》。）欸，息聲也。齊郡謂敕曰欸。（《衆經音義》引《倉頡》。）瀆，汙灑也。江南曰瀆，山東言湔。（《衆經音義》引《倉頡》。）垙，以黍和之。今中國人言垙，江南言醷。（《衆經音義》引《倉頡》。）九江人名鐵曰鍇。（《史記索隱》引《三倉》。）噍，咀也。凡物無子遺曰噍類，齊人語也。（《大藏音義》引《倉頡》。）瘌，病也。東齊謂聲散曰瘌。（《大藏音義》引《倉頡》。《方言》云「東齊謂聲散曰瘌」正同。）蝮，蛇也。江以北名虺。（《大藏音義》。）由是觀之，所輯《倉頡》篇中凡有方俗之語，揚雄《倉頡訓纂》舊文也，故體例並同。

谷永

論述

綜論

《漢書・敘傳》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任昉《文章緣起》 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作。陳懋仁註：《國風》「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之屬也。《文選註》董仲舒《琴歌》二句，《樂府・滿歌行》尾，亦六言。

《文心雕龍・奏啓》 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

《西臺集》卷五《兩漢可用之言》 議事莫貴于適宜，而言莫重于必用。以必用之言，爲適宜之事，則天下之利無不興，天下之害無不去也。【略】今若策舉兩漢能言之徒而問以適宜之說，則仲舒、鼂錯、公孫宏皆嘗策于天子之朝，而梅福、稚圭、谷永亦數進其言。至于仲長統、朱穆、崔寔、王符，則雖立其言而不敢進，然皆有可取有不可取也。

《丹陽集》卷七《外戚論》 自王章以直言誅，劉向以正諫黜，而忠謙之士卷舌矣。杜欽、谷永之朋，方且逆望風旨，掀揚贊頌，而張禹、孔光共爲持祿，計不肯吐忠實於上，由是漢室彫弱不振。至于賊莽，則大事去矣。

《豫章文集》卷一一《議論要語》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北山集》卷一五《漢儒授經圖敘》 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之人而已。如張禹以經爲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至以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亦號博通諸經，然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有識所企望，而當漢之所以存亡之機者也，然且不顧方懷姦而狥利，豈其志本在於青紫故耶？抑天姿然也？

《容齋五筆》卷六《漢書多敘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嘗見梁弘夫誦《漢書》，即云：惟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弘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漫摭永諸所論建，以潔予在原之思。薛宣爲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恩，加其禮謚。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術，永言皆妄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絕此類。梁王爲有司奏禽獸行，永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永憐其老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令衆妾人更進。建始星孛營室，永言爲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絕繼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敘傳》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答書」，其載於史者詳複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二・谷永》 託儒爲姦，爲王氏羽翼，罪不勝誅。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又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

《野客叢書（附錄）・野老紀聞》　韓退之《答李翺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滄浪集》卷一《詩辯・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五言，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清江三孔集》卷一八《書谷永傳後》　立乎人之朝廷，而上得于其君，次得于其臣，言無所於違，行無所于忤，如是者于身則安，於家則厚，于祿則顯，于勢權則重，是人情之所同樂也。立乎人之朝廷，而上不得于君，次不得于相，言有違于衆，行有忤于時，如是則罪戾及之矣，身豈得安乎？宗族罹患矣，家豈得厚乎？竄逐迫之矣，欲爵祿之顯不可得也。柄任去之矣，欲勢權之重不可得也。是人情之所同不樂也。趨其所樂去其所不樂者，天下常十九也。此持祿養交之臣，所以常多于世也。如是，則忠言安得聞于上，正議安得勝于朝，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不可得也。君子之道消矣，小人之道長矣，求國家之長久，社稷之無患，不可得也。嗚呼！庸人之智非不知此也，而常喜趨其所同樂，則欲利之心勝故也。余觀谷永之所爲，其所謂利欲之心勝者歟！永之在漢也，身雖爲君之臣，而實主王氏，前後所上積千百言，攻主上之過，不惜痛切詆訐，然至于王氏之失，未嘗不爲掩抑而蔀藏之也，王氏之善，未嘗不爲羽翮而飛揚之也，王氏之所欲發者，流涕太息而言，猶恐其不足以深入也，王氏之所不欲發者，片言隻詞及之，猶恐其或傷也。于是王鳳果悅之，待之之厚，信之之篤，漢之諸臣莫及也。則其身固安，其家固厚，其爵祿不得不顯，其權勢不得不重，爲谷永者，以其一身優游于權貴之間，獲此四利，脫彼四害，計其用心，雖漢室傾頹，宗廟不食，非予事也。羣兇暴長，賢知盡誅，非余患也。默自計曰：倉廩實乎？囊篋豐乎？室中之妾美麗乎？廐下之馬駿逸乎？人生于世，百年之間如白駒之過隙耳，焉能舍此樂而鰓鰓然恤衆人之議，慮後世之名哉？永之大意不過此。故其求日愈不足其心，日至于無耻，喪敗風俗，污衊朝廷。及其末年，卒退免于家，則平時之區區自以爲必得者，又安在也？方是時，漢室中衰，權人用事，正士擯辱，憸人顯榮，朝廷之士相薰成風，而浮沉俛仰阿世取容者，可悉道哉！永儒者，頗以文學政事稱于當世，而其所爲如此，鄉愿之傑，小人之雄，故略論之云。

《修辭鑑衡》卷二《兩漢之文》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書史會要》卷二　谷永字子雲，官至大司農，與樓護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諺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

《升庵集》卷五六《六言詩始》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愼按：《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

《皇甫司勳集》卷三八《遵巖先生文集後序》　三代而降，士之能文者徒取之於外以悅世之耳目，有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若公孫弘、徐樂、枚乘、谷永、相如、董、賈、馬遷、劉向之屬，或駁而不醇，或曲而不該，皆無取焉。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谷永》　永陰託王鳳，其上疏詞，名對方正，實用巧佞，如「申伯」「大臣」數語是也。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惑欺天，永之欺天尚可言乎。漢稱張禹、孔光、谷永輩爲經術，可謂經術之羞矣。

《史弋》卷上《谷永》　谷永，眞小人之雄哉。其一意爲王氏取漢，假經術以濟其奸耳。故陰爲王氏謀，專攻君身與后宮，慷慨直言，無所隱諱，而悉出之以經術。使當時無王氏取漢事，則永之言，不幾爲賢良直諫之言哉。

分論

《論災異疏》　《雙橋隨筆》卷五：「臣聞妖言惑衆，左道亂俗。【略】」右二疏，論列邪教之害甚悉，首篇出西漢谷永手。永黨於王氏，人不足貴，而排黜異端，乃能凜凜若是，堪與韓昌黎《佛骨表》同垂後世矣。

《訟陳湯疏》　《秦漢文鈔》尾評引陳古迂曰：士之立奇功亦難矣。既欲不得罪於國家，又欲不得罪於權門。陳湯，奇偉倜儻之士也。在元帝初，矯制

而斬郅支，不得封侯。在成帝時，言事而偶不實，不免致辟。故劉向之辯論，與谷永之申雪一也。向言而石顯爭之，永言而王鳳右之，蓋湯得罪於顯，而不得罪於鳳故也。嗚呼！國家功臣，私門欲抑則抑之，欲全則全之，國家何賴哉。又引林次崖曰：稱湯之名與訟湯之冤處，剴切敷暢，使人讀之，不覺淚灑，心開目明，甚好文字。《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二眉批：用字精麗，有似賦體。

《日食地震對》《秦漢文鈔》尾評引眞西山曰：永、欽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餘皆削去。又引陳古迂曰：此對，谷永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爲太子以好色聞，谷永因日食地震，歷指後宮嬖寵燕溺之私，未嘗不切中其病。是時，雖無詆王氏之辭，亦無黨王氏之迹，猶有可觀。至次年四月，則直以身自託矣。噫！永亦儒也，而借言語以文奸如此，永眞小人儒矣。又引胡秋宇曰：剴切明暢，論事有法。且逐段之下引經爲證，而各下一轉語繳之，此格尤爲新奇。

《祭祀方術奏》愛新覺羅·玄燁《谷永〈祭祀方術奏〉》：窮極方士情態，可以正人心，維風敎。

《舉方正對》《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二尾評：大指以後宮爲主，下分五段，或離或合，文情大有變化。

傳記

《漢書·谷永傳》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略】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聽。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謞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略】時對者數千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悉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枲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愼之，深思

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爲護苑使者。音冀，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衛將軍，永乃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略】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讁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大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略】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谷永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谷永集》五卷。

藝文

石珚《漢宮詞》漢宮有明月，秋風悴碧枝。紫苔繡壁帶，積翠隱眾麗。夜久星河變，人來鸂鶒知。舊恩隨露瀉，餘懽與日移。尚憶朝辭輦，深承夜誦詩。陽阿新得幸，谷永況多辭。指斥椒房寵，吹求飾室疵。榮枯付堦草，物化效冰澌。無言掩明鏡，千古妬蛾眉。

張養浩《谷永》倚中有救恣開陳，縷數危亡在莫晨。去祑不過交道廄，至今冤血漬京塵。

牟巘《東坡九日尊俎蕭然有懷宜興高安諸子姪和淵明貧士七首余今歲重九有酒無錢而長兒在宜興諸兒蘇杭溧陽因輒繼和》我殆勝彭澤，無酒亦無琴。湖外來遠餉，屋角嘯好音。吹帽節已迫，醉鄉路可尋。勿違故人意，洗盞起自斟。甜酒乏風骨，谷永與杜欽。而此清且勁，良足慰我心。

劉敞《橫浦有感》風雨憂時夢不成，忍將佞舌博功名。學如谷永生何辱，節若劉陶死亦榮。蒼辭無心同客靜，寒梅有眼照人明。此邦風物多淳古，曾識濂溪與二程。

李昴英《酌別張子元二首》二　南士如君幾，妙處方寸境。撑腸五千卷，落筆擅三影。喜談狂朱雲，恥作諛谷永。憂時點髭雪，未肯疎鑷鏡。摩挲匣中龍，起視斗牛耿。每同畫灰語，寒夜僮僕屏。吾儕期歲晏，世俗任炎冷。江亭揮別酒，謔笑鬬機警。景文兄弟情，畝異禾同穎。日邊多便驛，頻書來越嶺。

馮商

紀事

《漢書・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

《史通》卷一二《外篇・古今正史》《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牟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

間，猶名《史記》。

《考古編》卷一〇《馮商續史記》《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足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章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又　待詔馮商賦九篇。

《藝文類聚》卷八〇《火部》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待詔馮商賦九篇》馮商有《續太史公書》，見《六藝・春秋》家。本書《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劉向《別錄》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劉驁 漢成帝

論述

《漢書・成帝紀》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徂徠集》卷四《漢成帝》鬱鬱朱雲志不伸，上方寶劒欲生塵。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

《柯山集》卷二一張耒《成帝》百華衣上漬餘香，夜照猶煩蚌有光。解道溫柔勝武帝，不知壯髮似元皇。

《文簡集》卷二《元帝成帝》漢業何緣替，元成二帝來。懦柔難自植，昏惑詎能回。戚里叨天柄，朝廷養禍胎。莽新行篡竊，元不咎平哀。臣惟元帝以恭儉好文之主，然柔而不斷，昏而不明，不能辯別邪正，忠直之士多用獲罪。成帝荒於酒色，抑又甚焉，寵任后家，假以政柄。王莽因之遂行篡竊，其所由來漸矣，不待哀、平之世而後見也。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劉子政集題辭》成帝尚文，心嚮子政，阨於王氏，不能大用。連章讜言，僅告無罪而已。

又卷一七《荀侍中集・成帝贊》《本紀》稱孝成帝善修容儀，陞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於哀、平，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繇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信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垂死，亦可痛哉。

傳記

《漢書・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

廢。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略】(建始)四年春，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略】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略】(陽朔三年)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略】(鴻嘉元年)上始爲微行出。【略】(永始元年)夏四月，封逡好趙氏父臨爲成陽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略】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略】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略】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略】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己卯，葬延陵。

紀事

《世說新語・賢媛》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玉臺新詠》卷九《漢成帝時童謠歌二首并序》漢成帝趙皇后名飛燕，寵幸冠於後宮，常從帝出入。時富平侯張放亦稱佞幸，爲期門之遊。故歌云「張公子時相見」也。飛燕嬌妒，成帝無子，故云「啄皇孫」，「華而不實」。王莽自云「代漢者德土，色尚黃」，故云「黃雀」。飛燕竟以廢死，故爲「人所憐」者也。

《樂府詩集》卷八八《漢成帝燕燕童謠》《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童謠。後帝爲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陽阿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爲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爲皇后，與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又《漢成帝時歌謠》《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謠也。「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杜參

《漢書・藝文志》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博士弟子杜娑賦二篇》劉歆《七略》曰：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顏氏集注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按：《晏子》《列子》敘錄並有此語，顏氏以爲即此杜參也。）

班婕妤 班倢伃

論述

綜論

《曹子建集》卷七《班婕妤贊》有德有言，實惟班婕。盈冲其驕，窮其厭悅。在夷貞艱，在晉正接。臨爾端幹，衝霜振葉。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三九傳玄《班婕妤畫贊》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匡君。納侍顯德，讓對解紛。退身避害，志邈浮雲。

《西晉文紀》左棻《班婕妤贊》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文心雕龍・明詩》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

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

鍾嶸《詩品・總論》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倢伃，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又卷上《漢婕妤班姬》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倢伃怨》，爲漢成帝班倢伃作也。倢伃，徐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娣，寵於後宮，倢伃自知恩薄，懼得罪，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因爲賦及《紈扇詩》以自傷。後人傷之，爲《倢伃怨》及擬其詩。

《駱丞集》卷三《和學士閨情詩啓》李都尉「鶯鶯」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迴。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

《類說》卷五一《古樂府・班婕妤詩》漢班婕妤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婉，深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間矣。

《雲林集》卷四《贈張娃》君不見蔡文姬班婕妤，風流文采絕代無。

《古歡堂集》卷一七《論五言古詩》《十九首》之妙詞義炳，婉而成章，後人專稱，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二語，淺矣。蘇、李二子爲五言之祖，所謂非《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和，更無可爲喻也。他如班婕妤《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嬈》、諸葛《梁父吟》以及《陌上桑》、《焦仲卿妻》、《鷄鳴》、《八變》、《艷歌》之類，音調不同，古詩之變矣。

《午風堂叢談》卷二　昔孔詩十興，不遺姜衛。江篇擬古，無隔班媛。以其超俊穎拔，同符君子者矣。嗚呼，何勒非戒，何述非才，風律苟存，士女何算。

分論

《怨歌行》（《團扇》）　釋皎然《詩式》卷一：江則假象見意，班則貌題直書。至如「出入君懷袖，搖動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旨婉詞正，有潔婦之節。但此兩對，亦足以掩映。江生詩曰：「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興生於中，無有古事，假使佳人玩之在手，乘鸞之意，飄然莫偕，雖蕩如夏姬，自忘情改節。吾許江生情遠辭麗，方之班女亦未可減價。陸時雍《詩鏡總論》：班婕妤說禮陳詩，婷脩嫣佩，《怨歌行》不在《綠衣》諸什之下。

《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漢代歌謠，承《離騷》之後，故多奇語。【略】如班婕妤《團扇》，樂府也。《詩辯坻》卷一：婕妤《紈扇》，悽怨含蓄，《綠衣》之流也。《石洲詩話》卷二：班婕妤《怨歌行》云：「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已自恰好。至江文通擬作，則有「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之句，斯爲刻意標新矣。迨劉夢得又演之曰：「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遍。」即此可悟詞場祖述之秘妙也。

《自悼賦》《楚辭後語》卷二：《自悼賦》者，漢孝成班倢伃之所作也。班氏世世以儒學顯，倢伃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召欲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倢伃稀復進見，飛燕遂譖倢伃，祝詛主上。考問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事遂釋。然倢伃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賦以自悼。歸來子以爲其詞甚古，而侵尋於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美，殆不過此云。

《古賦辨體》卷三《自悼賦》題下注：「重曰」以上賦也，「重曰」以下且興且風。

《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五《藝苑卮言二》：班姬《搗素》如「閔皎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准華裁于昔時，疑形異于今日」，又「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故。《鐵立文起》前編卷一〇《論歷朝賦》：明辨曰：宋朱熹曰，晁補之以爲班倢伃《自悼賦》詞甚古而侵尋于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于慘傷，又其德

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

《搗素賦》《古賦辨體》卷三題下注：《搗素賦》，此雖賦也，而末後一段辭旨纏綿，意思纏綿，眞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風也。《刪補古今文致》卷一尾評引沈千秋曰：幽閨情況，不意長信宮人知此。又引王鳳洲曰：班婕妤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司空掾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詔爲婕妤。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寵冠後宮，因譖婕妤祝詛，考問之，對曰：「妾聞脩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上善其對。然自是失寵，稀復進見，因作此賦以寄悲思云耳。《歷朝賦格》下集卷四：幽情悽惻，怨而不懟，而藻豔繽紛。六朝之派，實開於此。《藝概・賦概》：班婕妤《擣素賦》，怨而不怒，兼有「塞淵、溫惠、淑愼」六字之長，可謂深得風人之旨。

傳記

《漢書・外戚傳下》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嬖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略】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略】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續古列女傳》卷八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況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小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于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班婕妤云「挾邪詛祝」。上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憫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略】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山西通志》卷六一《附后妃》孝成班婕妤，膺門樓煩人，況女。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城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

紀事

《樂府古題要解》卷下　《婕妤怨》爲漢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彪之姑，況之女，美而能文。初爲帝所寵愛，後幸趙飛燕姊娣，冠于後宮，婕妤自知恩薄，懼得罪，求供養皇太后于長信宮，因爲賦及《紈扇》詩以自傷。後人傷之，爲《婕妤怨》及擬其詩。

《涇野子內篇》卷八《駕峯東所語》漢成帝后趙氏善容儀，有班婕妤者，帝召升車，婕妤曰：「豈敢有玷於帝車。」趙氏一日行步失儀，諸妃皆笑，惟班婕妤斂容不笑，若罔聞知。帝見之喜曰：「人之修德者其苦心如此。」

《漢書讀》卷一二　班倢伃進侍者李平有寵，賜姓衛，及爲皇后，絕不爲倢伃地，蓋倢伃已久失寵，不待飛燕之譖始見捐棄也。倢伃請侍長信，作賦自悼，纏綿悽惋，眷眷於主恩，而無一語侵及飛燕，非懼讒也，乃其才識過人處。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

《海錄碎事》卷一九　班婕妤有《怨詩行》，自傷寵移也。

《通志》卷六九《藝文略》成帝《班婕妤集》一卷。

《滄浪詩話・考證》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顏延年作。

《文獻通考》卷二四八《經籍考七五》《楚漢逸書》八十二篇。豫章洪芻編。宋玉、司馬相如、司馬遷、董仲舒、賈誼、枚乘、路喬如、公孫詭、鄒陽、公孫乘、羊勝、中山王勝、淮南王安、班婕妤、王褒、劉向、劉歆、揚雄、班固，凡十九家。叙其可考而讀者共八十二篇。野處洪氏題後曰：此書傳於道山，又有《漢賢遺集》，所載略同。凡所脱字，皆據以衍入。猶有疑不可知者，他日當以諸書互出者參校之。

《丹鉛餘錄》卷三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藝文

徐淑《又答秦嘉書》　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

陸機《班婕妤》　婕妤去辭寵，淹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託意唯團扇。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黄昏履綦絶，愁來空雨面。

江淹《擬班婕妤詠扇》　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竊愁秋涼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委中路。

劉孝綽《班婕妤怨》　應門寂已閉，非復後庭時。況在青春日，萋萋綠草滋。妾身似秋扇，君恩絶履綦。詎憶遊輕輦，從今賤妾辭。

孔翁歸《班婕妤怨》　長門與長信，日暮九重空。雷聲聽隱隱，車響絶籠籠。恩光隨妙舞，團扇逐秋風。鉛華誰不見，人意自難同。

何思澄《奉和湘東王敎班婕妤》　寂寂長信晚，雀聲愁洞房。蜘蛛網高閣，駮蘚被長廊。虚殿簾帷靜，閒階花藥香。愁愁視日暮，還復守空牀。

徐悱妻劉氏《班婕妤怨》　日沒應門閉，愁思百端生。況復昭陽近，風傳歌吹聲。寵移眞不恨，讒枉太無情。祇言爭分理，非妬舞腰輕。

梁元帝《婕妤怨》　婕妤初選入，含媚向羅幃。何言飛寵龍，青苔生玉墀。誰知同輦愛，遂作裂扇詩。以兹自傷苦，終無長信悲。

陰鏗《班婕妤怨》　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詩書巧，翻爲歌舞輕。花月分窗進，苔草共階生。憶淚衫前滿，單眠夢裏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何楨《婕妤怨》　齊紈既逐篋，趙舞即凌人。履跡隨恩故，階苔逐恨新。獨卧銷香炷，長啼費手巾。庭草何聊賴，也持春當春。

徐悱伯《班婕妤》二首　君恩忽斷絶，妾思終未央。巾櫛不可見，枕席空餘香。牕暗網羅白，階秋苔蘚黄。應門寂已閉，流涕向昭陽。　更有留情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

崔湜《婕妤怨》　不分君恩斷，新粧視鏡中。容華向春日，嬌愛似秋風。枕席臨燈曉，屏幃向日空。年年後庭樹，榮落在深宫。

王昌齡《長信秋詞五首》　金井梧桐秋葉黄，珠簾不捲夜來霜。熏籠玉枕無顏色，卧聽南宫清漏長。　高殿秋砧響夜闌，霜深猶憶御衣寒。銀燈青瑣裁縫歇，還向金城明主看。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眞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後疑。火照西宫知夜飲，分明複道奉恩時。　長信宫中秋月明，昭陽殿下擣衣聲。白露堂中細草迹，紅羅帳裏不勝情。

李白《長信宫》　月皎昭陽殿，霜清長信宫。天行乘玉輦，飛燕與君同。更有歡娛處，承恩樂未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

王維《班婕妤三首》　玉牕螢影度，金殿人聲絶。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滅。　宫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

崔國輔《婕妤怨》　長信宫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張烜《婕妤怨》　賤妾裁紈扇，初搖明月姿。君王看舞席，坐起秋風時。玉樹清御路，金陳翳垂絲。昭陽無分理，愁寂任前期。

劉方平《班婕妤》夕殿別君王，深宮月似霜。人幽在長信，螢出向昭陽。露浥紅蘭濕，秋凋碧樹傷。惟留合歡扇，從此篋中藏。

王沈《婕妤怨》長信梨花暗欲迷，應門上鑰草萋萋。春風吹花亂撲戶，班婕車聲不至啼。

錢起《長信怨》長信螢來一葉秋，蛾眉淚盡九重幽。鳩鵲觀前明月度，芙蓉闕下絳河流。鴛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誰分朝陽夜歌舞，君王玉輦正淹留。

皇甫冉《婕妤怨》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又　由來詠團扇，今已值秋風。事逐時皆往，恩無日再中。早鴻聞上苑，寒露下深宮。顏色年年異，相如賦豈工。

王諲《長信怨》飛燕倚身輕，爭人巧笑名。生君棄妾意，增妾怨君情。日落昭陽壁，秋來長信城。寥寥金殿裏，歌吹夜無聲。

嚴武《班婕妤》賤妾如桃李，君王若歲時。秋風一已勁，搖落不勝悲。寂寂蒼苔滿，沈沈綠草滋。繁華非此日，指輦競何辭。

陳標《班婕妤怨》掌上恩移玉帳空，香珠滿眼泣春風。飄零怨柳凋眉翠，狼籍愁桃墜臉紅。鳳輦祇應三殿北，鶯聲不散五湖中。笙歌處處迴天睠，獨自無情長信宮。

陸龜蒙《婕妤怨》妾貌非傾國，君王忽然寵。南山掌上來，不敵新恩重。後宮多窈窕，日日學新聲。一落君王耳，南山又須輕。

又《石筆架子賦》梧可延年，簾能照夜。直爲絕代之物，以速連城之價。爾材雖足重，質實無妍。徒親翰墨，謾費雕鐫。到處而人爭閣筆，相逢而竟欲投篇。若遇左太沖，猶置門庭之下；如逢陸內史，先焚章句之前。寶跗非鄰，金匣不敵。眞堪諫諍之士，雅稱玄靈之客。謝守邊城雨細，題處堪憐；陶公嶺畔雲多，吟中合惜。或若君王有命，墨素爭新。則以火齊水晶之飾，龍膏象齒之珍，窺臨舊牘，襞染生春。衛夫人悶弄彩毫，思量不到；班婕妤笑提丹筆，眄睞無因。

翁綬《婕妤怨》讒謗潛來起百憂，朝承恩寵暮仇讐。火燒白玉非因玷，霜翦紅蘭不待秋。花落昭陽誰共輦，月明長信獨登樓。繁華事逐東流水，團扇悲歌萬古愁。

劉氏雲《班婕妤怨》君恩不可再，妾豈如秋扇。秋扇尚有時，妾身永微賤。莫言朝花不復落，嬌容幾奪昭陽殿。

李咸用《婕妤怨》莫恃芙蓉開滿面，更有身輕似飛燕。不得團圓長近君，珪月銑時泣秋扇。

強至《奉和純甫秋扇》粲粲機中練，作扇圓中規。盛夏天無風，廣宇猶蒸炊。汗流既浹體，蚊齒仍毒肥。團扇當爾日，功利兩得施。一入君掌握，汗卻蚊攘披。秋風刮地來，涼氣襲空惟。功竟勢亦去，退藏乃其宜。聖人制器用，用舍各有時。弓所以在鳥，鳥盡弓胡爲。蹄所以在兔，兔獲蹄何之。葛屨乃履霜，刺譏見于詩。作扇本禦暑，暑退當棄遺。奚必昧用舍，託怨班婕妤。

曹勳《班婕妤》寵移非爲妬，花落不因風。來往長門月，羞將團扇同。

劉克莊《班婕妤》妾命薄如紙，君恩冷似冰。生當事長信，死願奉延陵。

戴表元《班婕妤題扇圖》時情任銷歇，閨思轉慇懃。也勝山陰媼，揮毫託右軍。

任士林《海扇（海中有甲物如扇文如瓦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爲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蒲道源《題班婕妤卷》禍水方將滅火時，齊紈置篋已爲遲。若非善對依長信，縱解題詩不救危。

袁桷《班姬圖》望幸眸凝秋水，倚愁眉簇春山。已悟篋中紈扇，須看鏡裏朱顏。

又《團扇圖》玉樹秋殘翠影疎，掩門何處望金輿。昭陽殿裏渾閒事，最恨當年李婕妤。

吳師道《班姬吟扇圖二首》已信當年有綠衣，漫將團素寫新詩。才明自斷衰榮夢，肯對秋風作許悲。當暑提攜識暫憐，安身篋笥任長捐。昭陽極寵昭臺怨，得似斯人晚自全。

陳旅《題班婕妤題扇圖》層城柘館重徘徊，坐見瑤堦長綠苔。紈扇秋來定無用，君王方築避風臺。

錢惟善《班姬題扇圖》無復承恩柘館春，偶題紈扇淚盈巾。賦成不費黃金買，羞比長門失寵人。

張昱《班婕妤》婕妤辭輦時，風誰動宮闕。後來紈扇詠，詞氣何凄屑。

婦人何所恃，所恃惟姿色。過時而色衰，枕席成棄物。不見長信宮，苔生玉堦側。

楊維楨《班婕妤》　長門不用買多才，紈扇炎涼善自裁。五鬼一言能寤主，秋風愁殺望思臺。

袁華《班婕妤》　春明辭步輦，獨下昭陽宮。團扇承落花，曲裙曳迴風。但恐芳景歇，思君恩豈終。

龍輔《題書齋》　深閨漸老大，始學謝娘詩。描筆題成句，良人事作師。

白頭慚卓女，團扇愧班姬。豈敢傳千載，聊將遣一時。

劉基《班婕妤》　昭陽秋清月如練，笙歌嘈嘈夜開宴。長信宮中辭輦人，獨倚西風詠紈扇。傾城自古有褒妲，紅顏失寵何須怨。泠泠玉漏掩重門，一點金釭照書卷。

姚廣孝《題班婕妤題扇圖》　玉容憔悴暮偏饒，羅扇題詩恨莫消。不是恩情中道絕，西風昨夜到芭蕉。

高啓《班婕妤》　微誠雖可守，妙舞卻難工。已別增成舍，初來長信宮。扇歸秋篋裏，燭滅夜帷中。莫忌爭新寵，曾辭玉輦同。

謝肅《題趙叔誠所藏班婕妤團扇圖》　不願同車奉至尊，竟歸長信掩重門。夢魂若到芙蓉帳，猶託齊紈寫怨恩。

陳泰《題班姬秋扇圖》　搖落秋梧十二蘭，掌中心事扇中看。君恩不似齊紈薄，無奈瑤臺風露寒。

劉蕡《團扇篇》　團扇承恩日，妾心清似湘靈瑟。團扇捐篋時，妾心愁如寡女絲。不愁妾命委泥土，卻愁君室搖風雨。君家昨成白玉堂，涎涎燕尾棲雙雙。堂成本是長孫子，那知燕子工啄矢。燕燕啄人勢如虎，君尚憐他掌中舞。含情欲向君前訴，轉恐君疑妾心妒。手持團扇不忍看，長門長信秋風寒。

張寧《班婕妤團扇圖》　寵辱由來事不常，佳期未必永相忘。君恩偶爲炎涼換，妾意終當篋笥藏。粉黛香消金屋妬，熊羆夢反玉簪祥。舊懷寥落新愁併，長信宮前草又黃。

蘇平《班婕妤》　一自辭同輦，深宮草又生。甘隨紈扇棄，猶記玉階行。明月愁中影，流鶯夢裏聲。笙歌前殿夜，教妾若爲情。

孫一元《班婕妤》　紈扇歌初歇，開簾草又新。如何雙燕子，占斷六宮春。

薛蕙《雜體詩二十首・班婕妤詠扇》　團扇團如月，月色比光妍。此物豈云美，君子心所憐。炎暑充提攜，清風何翩翩。但畏秋氣至，微質遂見遷。懽愛始難畢，中路傷棄捐。

鄭若庸《班婕妤》　千金買賦竟難逢，輦路依然蔓草豐。但願君王勤乙夜，不妨白首閉深宮。

潘恩《雜體詩三十首》一　新裁合歡扇，纖素發光妍。團團魄月滿，展拂惠風旋。懸愁秋節至，微質逐時遷。勿以新見寵，而爲故所憐。天道有盈闕，非君忍棄捐。無因廣君照，常比望舒圓。

呂希周《班婕妤怨二首》　漢帝舊歌席，吳姬新舞衣。宮花閑綺繡，庭樹望恩輝。捐棄何嗟及，妍華棄覩稀。秋風惜遲莫，伴月入虛幃。金屋輕雲轉，瑤階皎月流。宵衾伴團扇，曉珮罷鳴騶。紈垢懽難合，人稀影獨羞。久甘長信別，敢逐後車游。

沈鍊《班婕妤》　莫以容顏麗，偏忘明主恩。當年不召幸，辛苦在長門。

王世貞《班婕妤詠扇》　妾有冰紈扇，云是齊宮作。得尚君王手，揚颺芙蓉閣。秋氣忽見憎，冰簟同零落。卷舒夙所易，銜分棲中箔。物候代相遷，君恩終不薄。敢以南薰至，逆笑狐與貉。

華善述《長信怨二首》　避寵復避妬，長信亦長門。平明奉箕帚，供養報君恩。愁來理紈扇，卷袖拭啼痕。憔悴當自捐，焉用較涼溫。一去昭陽殿，榮賤異朝昏。思君尋履綦，舉步自銷魂。春草翳玉階，新莖發故根。燕燕從何來，頡頏依至尊。

魏裘《班婕妤》　風吹玉階樹，搖落總堪悲。綠綺誰能抱，朱顏不自持。恩深辭輦日，腸斷製紈時。獨有昭陽月，流光照履綦。

佘翔《班婕妤》　片月照金閨，紈扇不堪把。珠簾上玉鈎，霜覆鴛鴦瓦。

胡應麟《班婕妤》　長門秋已到，昭陽懽未終。綠苔積永巷，黃葉閉深宮。啼紅祇自惜，擣素爲誰工。惟將舊團扇，寂寂對西風。

鄧原岳《長信宮》　長信秋風暗綺羅，玉顏憔悴淚痕多。空將舊恨題團扇，不及昭陽子夜歌。

劉城《班婕妤》　長信秋風早，春華容易過。誰聞赤鳳曲，高唱入雲和。

唐汝詢《班婕妤怨》　長信看明月，昭陽聞艷歌。聲飛金殿迥，光入翠屏多。舞袖宮前斷，龍輦夢裏過。涼風吹碧樹，團扇奈秋何。

顧緗《班姬怨》 君不見，班婕妤，秉心事明主，淑窅不敢渝。今日詔同輦，明日付流泉。中心既已乖，燿如電流轉。謠諑一時齊，妾人安所之。捐身亦君身，苟生又辱滋。妾人無禮儀，枉昔侍君王。但願賢聖姬，同輦歸瓊房。白日永巷中，受侮自不少。昔日捧匜娥，羣來贈嘲笑。少主日以瘠，強僕日以肥。豈無尊卑分，言分即罪非。不敢仰天歎，不敢俯地呼。天地各有靈，恐見君臣欹。

吳綺《班婕妤》 舞袖歌絃易惹塵，從來恩寵日相親。無端一下黃金輦，便有推排團扇人。

陳萃《婕妤怨》 寂寂宮門掩，時聞疏雨過。遙思別院草，何處得春多。

李因篤《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陳廷敬《班婕妤》 顏色春桃李，東風寧久留。昭陽飛燕寵，長信婕妤愁。玉階惟見月，團扇已驚秋。試問承恩者，常懷衰謝憂。

吳雯《班婕妤》 翠輦當年著意辭，何曾團扇更尋思。一從長信宮中去，總使秋風也不悲。

陳玉璂《婕妤怨》 長信階前月，流姿滿漢宮。暈輕疑霧粉，弦仄似銀弓。苔錢鋪翠輦，花鑷冷香筒。聞說昭陽殿，君王藉綠熊。

劉廷璣《班婕妤》 秋風入長信，夜月滿昭陽。一樣宮中漏，如何有短長。

黃婉璚《班姬怨》 長信宮中日月長，秋風團扇棄無妨。見幾不愧女君子，免受他年譙誚傷。

王令《婕妤怨》 深宮成隔世，今古有同傷。徙倚春風淺，低徊秋夜長。花光冷上苑，月色老昭陽。怕見千門柳，重重鎖未央。

愛新覺羅・弘曆《班婕妤》 世傳《怨歌行》爲班婕妤所作，蓋出於後人擬議爲之。且秋風團扇，亦惟任時耳，夫何怨之有？乃作是詩以反之。并刀裂齊紈，製爲素扇團。本以禦炎暑，匪爲障輕寒。資用既有時，棄置應所安。辭輦夙勵志，專房豈固歡。秋風不敢怨，君過非《小弁》。

唐之鳳《班婕妤》 別殿金風冷，深宮璧月涼。一從辭鳳輦，無復到蘭房。簾捲驚花落，香消覺夜長。雲中簫管起，依舊是昭陽。

劉大紳《分賦得誦班婕妤團扇歌》 新人艷如花，故人萎如草。中道一以乖，恩情自不保。間疑前古風，較量後代好。及讀《團扇歌》，婕妤歎息早。飛燕啄皇孫，禍水滅災火。腐木植爲柱，卑人立爲主。當時辭輦人，冀幸君一悟。歌成團扇悲，情同《擣素賦》。當暑驅虐焰，霜雪裁紈素。但覺明月好，誰料秋風妒。收藏篋笥底，再用猶有時。輕薄委道路，懷袖棄如遺。怨君妾不敢，思君君不知。君心與妾意，零落分東西。妾心原不移，君恩難重顧。一物何重輕，恐君作事誤。我欲續此曲，此曲未可續。秋風爾不來，團扇貴如玉。

李於陽《班姬怨》 紈扇復紈扇，出入君衣袖。不能禁秋風，敢說情反覆。自怨時難留，恩無新與舊。妾身尚棄捐，微物感何又。

趙棻《列女傳補頌・班婕妤》 班女婕妤，賢才通辯。持正不阿，力辭同輦。退處東宮，禮法自勉。作賦寫憂，大雅之選。

《漢詩重光集》卷八《班婕妤》 違令卻同輦，脫身閉幽房。君恩亦已厚，妾心私自傷。豈惟妾命薄，但爲君斷腸。孔雀東南來，雙雙上高堂。文采一何麗，毒螫難豫防。萌芽啄使盡，蘭草爲不芳。寸莖抱天植，生意緜緜蒼。承君雨露澤，還君三秋霜。物情甚顛倒，感茲何能忘。不忍怨西風，淚下沾衣裳。

雜録

《三輔黃圖》卷三 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修，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爲十四位。成帝[略]班婕妤居增成舍。（後宮八區，增成第三區也。）

《柯山集》卷四三《竹夫人傳》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於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疎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於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

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畤，祠太一，以致神仙。率常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吏爲帶攜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召君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選於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顏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

《說郛》卷一一一上《飛燕遺事七》　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帶玄綬，簪珮雖如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

《升菴集》卷七〇《貞女正士》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翬，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七國攷》卷六《諡法〈稱號附〉》　余又按諸書載列國事蹟，其稱號有甚繆者。如【略】班婕妤《咏扇》：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乃用簫史事，是秦繆公也。

《陝西通志》卷七三《古蹟・園林・楊祿觀柘觀》　班婕妤生子楊祿觀、柘觀。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長安志。）

李　尋

論　述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　漢興推陰陽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翼奉李尋》　皆夫子所謂「小道可觀，君子不爲」者也。

《野客叢書》卷一五《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僕觀《隸釋》，秦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漢時丙吉奏記翟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朋而已。考丙吉在鄭朋之前，不可謂自朋始也。奏記之體，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

《升庵集》卷四七《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劉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災異對》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三〇：篇中援引雖繁，其切於治術處，固是正論。

傳記

《漢書・李尋傳》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曆，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陊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根曰：【略】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略】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曆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梁有【略】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漢騎都尉李尋集二卷》 《漢書・本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遷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後以助夏賀良事下吏，坐誣罔不道，減死一等，徙敦煌郡。《隋書・經籍志》：梁有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嚴可均《全漢文編》：李尋有集二卷。今存對詔問災異、塞河議、奏記翟方進、說王根，凡五篇。

藝文

鄒浩《次韻羅正之朝散到臨潁見寄》 何事委天數，平生嗤李尋。同時得

君子，如古惜分陰。白髮日非故，黃花秋似深。誰知千里鴈，中有歲寒心。

胡寅《和汝霖三首》三　桃李無言春事深，便看園樹欲交陰。永懷北固吹長笛，一醉春風典破衾。金羽喜從幽谷出，錦鱗貪引翠竿沉。好傳消息睎曾點，莫把平生問李尋。

倪元璐《與治河使者張玉笥》　帝亦無如方割何，山龍好與定顛波。李尋、賈讓豈無策，瓠子宣房各有歌。天老授書當濟洛，支祁乞命保淮渦。倘閒好作河渠志，彩筆玄圭總不磨。

息夫躬

論述

《雜肋集》卷四二《西漢雜論》　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贊云：「利口之覆邦家。」此言至躬始造詐。計欲擒匈奴，而公孫以王者威信排之而不聽。卒懷詭心，欲以厭星變，而王嘉以天不可欺沮之而不從。二議明甚。而哀帝溺躬憸言，初不知悟。利口之入人如此哉！然躬以利心告變，覬覦輔政，陰謀誣誅東平王等，與董賢俱封，賢亦其黨矣。後賢惡躬，薄加沮焉，不旋踵躬敗。故人主苟暗於聽，則君子雖彊不足以間小人。而以小人間小人，則有一隙焉而立聽，其浸潤，道以相勝然也。

又　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云云。右，《息夫躬傳》第十五。班固詆躬云：「息夫作姦，東平誅。」躬豈但躬敗東平，欲因事抵巇，謀動蕭牆，生釁邊鄙，以招權寵快己志。未及戮而自殘，幸矣！懷諛誤國以得禍敗，何所取而許其「危言高論」乎？又《絕命詞》內訟忠憤，感激可勸，而後世溺其淫辭，故出之。

《絕命詞》　《楚辭後語》卷三：絕命詞者，漢息夫躬之所作也。躬以變告東平王雲祠祭祝詛事，拜官封侯；而雲坐誅死。後又數上疏論事，語皆險譎，竟以罪繫詔獄，仰天大嘑，絕咽而死。躬以利口作姦，死不償責。而此詞乃以發忠忘身，號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特以其詞高古似賈誼，故錄之而備其本末如此。又以見文人無行之不足貴云。《古詩解》卷四：息夫躬懼以危言取禍，故作此辭。言陰雲翳塞，身無所歸。彼鷹隼方飛翔自得，而鸞鳥反進退失據。因言增弋可畏，叢棘難棲，恐終以忠得罪，自投於罔而不得脫也。是以流涕傷心，而嘆讒諂之蔽明如邪陰之翳日，雖欲鳴冤，誰可告語，惟是仰天自陳，庶上帝之我察耳。夫忠誠之發，人莫之知，而至望天或垂憐，即生世何益。故批鱗之念猶戀戀不忘，恐一死不可復生，迨至尊失據，而世乃思我之忠讜，亦已晚矣。躬自以危言取禍，而辭若歸怨於君，彼明哲保身者，果如是耶？《古詩歸》卷三尾評引鍾惺云：滿肚怨尤，無一語自反，此其所以死也。　又云：激而奧。《漢詩音註》卷二尾評：按：其人則危言，讀其詩則高論也。

傳記

《漢書・息夫躬傳》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容貌壯麗，爲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爲援，交游日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宏、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

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作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駾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遫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叫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衞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懊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漑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廼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幷烏孫之勢也。烏孫幷，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躬掎祿曰：「臣爲國家計幾先，謀將然，豫圖未形，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於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曆，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舉，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譸誤傾險辯慧深刻也。譸誤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親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器用鹽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衞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衞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譖之策，欲以詿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爲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匕，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諱，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泱漭，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浮森，動則機兮。叢棘拄拄，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霍蘭，心結憎兮傷肝，虹蜺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痛入天兮鳴諱，冤際絕兮誰語！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風爲我唫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搖其須。游曠迥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漢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一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息夫躬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息夫躬集》五卷。

藝文

張養浩《息夫躬》正進猶難免罪尤，況行不法望公侯。區區狡計知何益，贏得千年臭不休。

邊貢《贈春山李侍御》往歲麻衣出宋中，黃巾流亂太行東。天王詔下軍符急，御史兵來賊壘空。籌策自同諸葛亮，諫書人比息夫躬。可憐回首過逢地，萬井春烟裊暮風。

鮑宣

論述

《潛夫論・志氏姓》漢有鮑宣，累世忠直，爲漢名臣。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漢書二》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鮑宣反覆切諫，雖昏如哀帝，亦爲感動，不誡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己誅之，宣蓋死有餘榮矣。

《山堂肆考》卷六一《以明經徵》漢鮑宣，字子都，好學明經。哀帝初，徵爲諫大夫。時丁、傅、董賢用事，宣每上書諫諍，其言少文多實。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傳記

《諫哀帝書》《西漢鴻文》卷一四尾評引王維山曰：憤憤不平之詞，無暇更爲委曲，蓋至此傷心不可忍矣。讀之太息。又引顧瑞屏曰：元成時失政，積弊實是如此。子都此書，所謂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於爲文者也。

《論董賢書》《兩漢鴻文》卷一四尾評引胡思泉曰：文章須入情乃能動人，故俳優歌舞尚能使人欲哭欲笑，況文章從肺腑中流出哉。宣論字字入情，諸論賢疏中當以此爲第一。

《漢書・鮑宣傳》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義，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略】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略】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爲其地宜田牧，又

少豪俊，易長雄，遂家于長子。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舉法案誅諸豪桀，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

《後漢書・列女傳・鮑宣妻》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紀事

《山堂肆考》卷八二《三世司隸》漢鮑宣，字子都，哀帝時拜司隸校尉。後子永、孫昱，俱爲此官，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

藝文

顧清《山妻六十効樂天體》練裳竹笥憶蕭然，又到人間六十年。我學鮑宣方自愧，君於桓少定誰賢。已看兒女諸房滿，始有金珠兩鬢全。白首青山是何日，舉杯重賦鹿車篇。

皇甫涍《送宜俯歸》原日登臨爲黯魂，客裝塵霧起都門。故人此去惟衰鬢，秋色偏來近別尊。燕塞北看雲欲盡，潞河東下雁初繁。鮑宣得有山林婦，歸到寒窓與細論。

劉歆

論述

綜論

《論衡・亂龍》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眞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

又《佚文》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

《文心雕龍・章句》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

《簣窗集》卷二《劉歆論》歆、向之異同有二，有談經之異同，有用心之異同。夫專門名家正是漢儒之癖，歆、向雖父子，其不肯相襲亦明矣。一以《穀梁》，一以《左氏》，其解《春秋》之辭雖異，其欲明《春秋》之意亦豈得異哉？奈何向以《春秋》排王氏，歆乃以《春秋》附王氏。向所上封事指陳《春秋》災異及於弒君亡國之語，是知篡逆之爲大罪矣，而歆獨輔莽以篡逆，豈《左氏》教之耶？大凡亂臣賊子之作於世，非重有所倚毗則事不成，故必有苟賤無恥之士羽而翼之，教之以黼藻太平，興建禮樂，塗天下之耳目，而簧鼓其視聽，乃克有濟，蓋所謂孔光張禹之徒皆是也，終之者劉歆焉，其罪可勝誅哉。故嘗謂焚六藝者不在秦始皇而在漢末之數子。秦始皇焚之而不亡，漢末數子用之而亡。

《容齋隨筆》卷九《劉歆不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

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劉歆甄豐》　歆、豐之以符命獻莽，自爲得計，亦自不知爲千載之亂賊矣。而其爲莽所內收者，卽以此，乃兩人之子又復以此獻媚，遂爾族滅。嗟乎，兩人之盡心於莽也，意莽之寵任己當無疑，而卽以滅族報此，天之巧於處亂賊，不於漢而於莽耳。使遲之以受光武之誅，猶未爲不得計於莽矣。後世之爲歆、豐者代不乏人，而後世之如莽報歆、豐者更又甚焉，而不畏不思者何也？如隋楊玄感與唐李敬業之報抑更異矣。要皆天之巧於報亂賊爾。

分論

《七略》　《漢書·楚元王傳》：《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　又《章表》：案《七略》、《藝文》，諮詠必錄。《王忠文集》卷七《漢七略序》：《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入焉。至於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種別而爲《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及班固因之爲《藝文志》，而於其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略，而《輯略》不復可考。載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爲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爲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遡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略》之書所爲有功於載籍也。所謂《輯略》者，會粹衆說，掇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眞，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爲六藝之略。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橫之術，是爲《諸子略》。備道揚風，諭雅正侈麗之詞，是爲《詩賦略》。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爲《兵書略》。曆象、五行、形像、占驗、蓍龜、夢卜之法，則術數審焉。砭劑、脈絡、寒溫、佐使、神仙、性命之說，則方技詳焉。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間得以攬乎載籍之梗槩，而審夫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爲功，夫豈可少哉。蓋向、歆父子爲漢宗室，號稱博極羣書，而世膺文儒之任，載籍之充乎內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既參合同異，別白僞眞，刪其重複，正其脫誤，無復魯魚亥豕之謁，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略》是作，門離戶別，條同貫共，稽其本旨，明著於篇，俾不勝異之說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其掌，謂之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論之，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略》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厥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率皆因乎《七略》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爲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爲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略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文通》卷一三《略》：漢奉車都尉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曰《輯略》、曰《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方技略》。班固因之，作《藝文志》。

《西京雜記》　《東觀餘論》卷下《跋西京雜記後》：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缺耳。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陽書》，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余爲稚川耳。又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令，其非稚川決也。柯古博洽時罕儔，猶舛謬如此。長睿題。　《事物攷辯》卷一六《西京雜記》：《困學紀聞》：《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曰：「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者，不止一吳均也。明按：葛洪抄集班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

名曰《西京雜記》，殆全取劉子駿書。小有異同耳，今之所傳已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抱經堂文集》卷七《新雕西京雜記緣起》：始余所欲校梓者，以漢魏爲限斷。今此書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梁吳均僞撰，而何梓爲？余則以此漢人所記無疑也。《說苑》《新序》其書皆在劉向前，向校而傳之。後人因名二書爲劉向著。今此書之果出於劉歆？別無可攷，即當以葛洪之言爲據。洪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歆，書中稱成帝好蹴踘，羣臣以爲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此歆謂向家君也。洪奈何以一小書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求以取信於世也邪？若吳均者亦通人，其著書甚多，皆見於《梁書》本傳，知其亦必不屑託名於劉歆。且均之文，即俊拔有古氣，要未可與漢西京埒。則其不出於均又明甚。《隋書・經籍志》載此書於舊事篇，不著姓名。新、舊《唐書》始題葛洪，且入之地理類，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鈔而傳之，猶《說苑》《新序》之稱劉向，固亦無害，其文則非洪所自撰。凡虛文可以僞爲，實事難以空造。如梁王之集遊士爲賦，廣川王之發冢藏所得，豈皆虛邪？至陳振孫疑向、歆父子不聞作史，此又不然。歷朝撰造裒然成編，所云百卷，特前史官之舊，向傳之歆，歆欲編錄而未成，其見於洪之序者如此。本不謂其父子皆嘗作史也。洪以爲本之劉歆，則吾亦從而劉歆之耳，又何疑焉。

《移書讓太常博士》《文心雕龍・檄移》：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略】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崇古文訣》卷七：辨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四眉批引樓昉曰：辨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又引茅鹿門曰：典禮之文，百世不易，「孔子憂道」以下，叙六經所由作；「及孔子沒」以下，叙六經所由廢。又尾評：是時《春秋》止立《公羊》《穀梁》，而不立《左氏》，然《左氏》實能叙述往事，爲《春秋》之經緯，《公羊》《穀梁》不能當也。今《左氏》大行而二家浸微矣。當時學者乃謂《左氏》爲歆之所作，以今觀之，歆之文與《左氏》固非一手也。《秦漢文鈔》尾評引眞西山曰：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少也。又引林次崖曰：所叙經術廢興完闕之端，歷歷可見。文字典實峻潔，無一句浮詞冗語，三復誦玩，方見趣味。蓋治儒守經之士筆作自別，不可以文人詞客視之也。又引樓迂齋曰：辯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責讓太常博士書》：辭理明確，有功經學之文。《梁昭明文選越裁》卷八眉批：子駿文，質而有骨，而句法亦蒼古。《古文精藻》卷上：敘道術興廢，上下千餘年，而斯文之志甚銳。東、賈、二劉、鄭康成等之功，所以至今不腐也。《古文眉詮》卷三六：道源經委，正大詳明。艱難鄭重，字裏有泪。《評注昭明文選》引孫月峰：此處眞是千錘百煉，然卻無一浮語，俱是本色，顧奇險亦未嘗不具，愈玩愈妙。

《孝武廟不毀議》《文心雕龍・議對》：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譸譸多士，發言盈庭，【略】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文章正宗》卷一一尾注引司徒掾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愛新覺羅・玄燁《古文評論・毀廟議》：引據論議，卓爾不羣，洵可謂博而篤矣。

《與揚雄求方言書》《歷代古文國瑋集》西漢文卷一四尾評：此文深雅潔掉，不似子駿他筆，當是欲與子雲書，即微仿子雲耶？

《遂初賦》《文心雕龍・事類》：及揚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敍於紀傳，漸漸綜采矣。《古文苑》卷五劉歆《遂初賦序》章樵註：《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爲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嫉，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升庵詩話》卷二：劉歆《遂初賦》：「野亭隧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隧，翩翩飛羽旗。」實用劉歆語。《湛園札記》卷三：劉歆作《遂初賦》，自以朝政多失，作《遂初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其辭曰【略】，其言頗似曠達，而爲莽佐命，終致夷滅，視孫綽之義正桓溫相去何啻霄壤。《匪石先生文集》卷上：劉歆《遂初賦》猶不失西京之風，班固則純乎東京矣。西京之文樸而鍊，東京之文琢而瞻。《賦話》卷一：《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作文，帝召爲黃門侍郎。歆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乃移書太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竟不得之官，經歷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按此即賦序也。

傳記

《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略】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紀事

《漢書・藝文志》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又《律曆志》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著録

《隋書・經籍志二》《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

又《七略》七卷。（劉歆撰。）

又《四分曆》三卷。（梁《四分曆》三卷，漢修曆人李梵撰。梁又有《三統曆法》三卷，劉歆撰，亡。）

又《經籍志四》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

《舊唐書・經籍志上》《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卷。（劉歆撰。）

又《七略》七卷。（劉歆撰。）

又《經籍志下》《三統曆》一卷。（劉歆撰。）

又《劉歆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二》劉歆《七略》七卷。

又《藝文志三》劉歆《三統曆》一卷。

又《藝文志四》《劉歆集》五卷。

藝文

韓駒《次韻翁監再來館中》歸老江湖久自盟，睡餘且復對空杯。重來內閣人初健，慣蹋天街馬不驚。已喜劉歆分《七略》，尚傳韓愈誨諸生。太平潤色須公等，應許吾兼吏隱名。

方回《七十翁吟七言十首》七　神奇臭腐變窮通，宇宙紛紜醉眼中。鄧禹第堪文學掾，劉歆早作國師公。干戈世故千歧異，禮樂民彝萬古同。造化豈應全賸賤，秋來依舊有西風。

張養浩《劉歆》拍塞胸中書五車，卻能委曲事奸邪。當時似此知多少，豈止先生可嘆嗟。

黎民表《贈顧舍人》東閣多奇士，文章未陸沉。《詩》言自匡鼎，家學得劉歆。出入清華地，翻飛翰墨林。交情元竹下，況乃接朝簪。

愛新覺羅・弘曆《題宋紫端石渠硯》　舊硯多看製石渠，想因漢閣取名與。不知其北肆心者，可與劉歆手答書。

雜録

《王忠文集》卷一三《擬太常博士答劉歆書》　劉歆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議，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私書責之。當時博士必有答歆書，而史不載，故補其辭。辱書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三者皆列於學官，此誠閔經籍之錯亂，憂聖道之廢失，甚盛心也。然其事顧有不可行者，故願以復于執事。昔者竊聞之，孔子大修「六經」之文，《易》爲十二篇，《詩》取三百十一篇，《書》定爲百篇，《春秋》亦十二篇，而禮之目蓋《儀禮》三百，《曲禮》三千。或曰：孔子之於禮，常欲裁以爲書而未成，故其言曰「吾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自戰國之亂，習經者既鮮，及秦亡道，燔燒三代之書，於是經籍滅矣，然唯《易》得以卜筮故存。漢興久之《詩》乃興，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乃成，其或全者亦以託於諷誦，不獨在於竹帛故也。若《禮》之爲書，缺壞最甚。漢初高堂生所傳惟《士禮》十七篇，及魯恭王壞孔子堂，乃得古禮經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以上之，而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餘二十九篇藏之祕府，因謂爲逸禮。然正《禮》殘缺久矣，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自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爲《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盡出於孔氏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燔書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口授鼂錯。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爲二十八篇，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是爲《古文尚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訖用不聞，而其傳遂絕。近時好事者，乃頗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武成》《旅獒》《冏命》等二十四篇。彼徒略見百篇之叙，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合，則是今之所謂《古文尚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作，自當時高第弟子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緐其辭謹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既筆削成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取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者固非，然其去取是非頗謬於聖人，謂《左氏》爲得聖人修經之旨亦非也。今執事欲以此三事置博士，列於學官，豈誠以《逸禮》《古文尚書》爲出孔氏，《左氏》爲有合於聖人歟？此固有司之所不敢知也。且當漢初承秦燔燒之餘，挾書之律方解，天下文學稍稍始出，如萌芽然，國家亟於興儒學，崇道藝，故諸子傳說廣列於學官，爲眞博士以扶植而統理之。今儒術之興既久，典籍粗完，則凡非聖之書固所宜斥絕，而傳說之無補於經者亦在所宜擇也。執事拳拳於此，爲聖道計，誠可尚矣，然衆言殽亂，異說紛紜，適以爲聖經之累，亦盍深察力辨之？顧乃牽於世俗之恆見，昧於聖人之大道，是非眞僞無所釐正，猥以見罪於有司。意者執事之於載籍，未始博極歟？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遂直爲此悖悖也？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天下之寶也，設有殘闕焉，亡害其爲至寶也。今乃因其殘缺，它求魚目燕石以擬之，是使至寶無別也。執事誠以聖經爲寶也，則宜聽其殘缺，以信其所爲寶，不必獘異說，殽衆言，謬以非寶爲寶也。夫聖經雖有殘缺，而聖人之道萬古一日，如日月之麗天，或時剝蝕，終卽必復，執事又奚必過以爲憂乎？執事過憂之，是信日月之蝕而不復，無是理也。承書辭賁備過當，故不得不辨。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劉歆顏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搆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班固所保，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書，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顏魯公集》中。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二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僞撰，余詳辯之矣。或又以爲吳均者，無他據，止《酉陽雜俎》記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中止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

記》，晁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晁以爲非。然《隋志》無昉書，而有祖沖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得樹樓雜鈔》卷三　劉歆《七略》，《藝文志》止有六種，而亡《輯略》一種，不知是何等書。《史記》爲項羽作本紀，又置《高帝本紀》之前，原失體裁。班書改與陳勝同傳，是已。但鴻門之會，《史記》敘次凡千餘言，《漢書》則移入《高紀》，而《項傳》寥寥纔數十字。茅鹿門謂爲得詳略之法，愚竊謂不然。此會關係楚漢興亡，在漢爲幸免，在楚爲失機，太史公於此固有深意，其略於《帝紀》，蓋以幸免，爲漢諱，而詳于《項紀》，隱然譏楚之失事機也。班氏反略此而詳彼，大不及《史記》原文。

又　《藝文志》創自班氏，大率遵劉歆《七略》，而續其所未備。其中可議者，如《國語》、《國策》，下及《楚漢春秋》、《漢大年紀》等，俱附《春秋經》之後，《管子·弟子職》附於《孝經》之後，以《司馬兵法》雜入《禮經》，以《史籀》、《小學》等篇列爲九種，統而歸之六藝，以仁義禮智信分配《樂》《詩》《禮》《書》《春秋》，此其傅會穿鑿之尤者，他不具論。

又　墨儒百家之名創于《莊子》，《太史公自序》「六家」之說因之，班氏增爲十家，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曰小說，而以儒家者流爲冠。後移雜家入兵法，是爲九家。後世九流之名本此。《穀梁傳》序有云「九流分而微言絕」，班、馬不得辭其咎也。班氏既以陰陽爲九流之一，又於五行中分列陰陽書七種，尤所不解。

《蟫江日記》卷六《漢一時無兩劉歆》　《日知錄》謂《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說未確。王莽時，光武名秀，劉歆因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故亦改名秀。是以當時有兩劉秀。史於歆亦間稱國師劉秀，如《綱目》書「國師劉秀自殺」是也。今謂有兩劉歆，故別之曰「國師劉歆」，則誤矣。按《後漢書·耿弇傳》有騎都尉劉歆，從弇討張步。是時國師劉秀死已多年，不得言同時。且史亦並未有稱國師劉歆者也。

杜鄴

論述

《黃氏日抄》卷四七《讀史·杜鄴》　爲王氏腹心，可罪。言丁、傅於哀帝之世，卻是正論。

《香祖筆記》卷七　《西京雜記》：杜子夏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歟，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按：此卽後人自祭文、自譔墓誌之始。

傳記

《漢書·杜鄴傳》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攸女。鄴壯，從攸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冀，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簋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

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以病去郎。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卽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略】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

《西京雜記》卷三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栢樹五株，至今茂盛。

紀事

《兩漢博聞》卷六《小學》　杜鄴初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才，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藝文志》載小學十家。

《漢藝文志考證》卷四《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從鄴學問，尤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隋志》：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說文》引杜林說。

著録

《隋書・經籍志四》　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梁有涼州刺史《杜鄴集》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　《杜鄴集》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四》　《杜鄴集》五卷。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漢涼州刺史杜鄴集五卷》　嚴可均《全漢文編》：杜鄴有集二卷。今存《舉方正直言》、《對災異》、《對說王音》、《說王商》、《臨終作墓石文》，凡五篇。

唐林

《論衡・超奇》　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宣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

又《案書》　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

又《對作》　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趣也。

《隋書・經籍志四》　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注：梁有【略】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略】亡。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王莽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　《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漢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以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

（按爲四友之一。）天鳳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其封林爲建德侯位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唐書・世系表》：唐厲居沛國，漢封斥邱懿侯，生朝，朝生賢，賢生遵，（按當爲尊。）遵生蒙，中郎將蒙生臨邛令都，都生倫，倫生林，林，尚書令，王莽封建德侯。【略】《隋・經籍志》：梁有王莽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亡。《玉海》六十一《中興書目》曰：漢名臣奏二卷。一卷孔光，元壽二年八月奏，篇凡三一卷。唐林在新莽時奏，篇凡十。嚴可均《全漢文編》：唐林有集一卷。今存《上哀帝疏》、《請復師丹邑爵》、《又奏事》，各一篇。

薛 方

《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三《薛方詩賦數十篇》《漢書・鮑宣傳》：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齊則薛方子容，嘗爲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世祖即位，徵方，道病卒。

劉 欣 漢哀帝

《漢書・哀帝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歲嗣立爲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韤係解。成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立爲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奬厲太子專爲後之誼。語在《外戚傳》。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吏民爵，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爲平周懷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爲新成侯。六月，詔曰：「鄭聲淫而亂樂，聖王所放，其罷樂府。」曲陽侯根前以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太僕安陽侯舜輔導有舊恩，益封五百戶，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氾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戶。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又曰：【略】秋，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況皆有罪。根就國，況免爲庶人，歸故郡。詔曰：【略】建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侍中騎都尉新成侯趙訢皆有罪，免爲庶人，徙遼西。【略】二年春三月，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略】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略】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略】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曰：【略】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二月，歸國，單于不說。【略】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秋九月壬寅，葬義陵。

又《哀帝紀贊》孝哀自爲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寖劇，嬖國不永，哀哉。

《西京雜記》卷四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

皆畫雲氣花鳥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七荀悦《哀帝贊》《本紀》稱孝哀自爲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覩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撓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痺之疾，末年寖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樂城後集》卷八《歷代論二・漢哀帝》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大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臣彭

《漢書・藝文志》臣彭四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上《臣彭四篇》臣彭無考。案：此佚其姓氏爵里。在《錄》《略》亦不得其詳，故唯就其所署題曰「臣彭」耳。大抵亦與虞邱說同爲武帝時人。

東暆令延年

《漢書・藝文志》東暆令延年賦七篇。（師古曰：東暆，縣名。暆，音移。）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東暆令延年賦七篇》顏氏《集注》曰：東暆縣名，暆音移。王氏《考證》：《地理志》，東暆縣在樂浪郡。案：《地理志》，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屬幽州。應劭曰：故朝鮮國也。延年其人名，失其姓。

魏內史

《漢書・藝文志》魏內史賦二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魏內史賦二篇》本書《百官表》：諸侯王國有內史，治國民。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案：魏內史，蓋魏國之內史。考《諸侯王表》及傳，漢初唯有魏王豹，已爲周苛殺于滎陽。是後無封魏王者，此魏內史不知在何時。

衛士令李忠

《漢書・藝文志》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本書《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

謝多

《漢書・藝文志》　侍郎謝多賦十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侍郎謝多賦十篇》　謝多始末未詳。

李息

《漢書・藝文志》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本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中黃門。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案：《霍去病傳》有李息，景、武時人，蓋別一人也。

蘇季

《漢書・藝文志》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蘇季始末未詳，疑是蘇武之後。

張豐

《漢書・藝文志》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本書《百官表》：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郎中有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漢儀注》：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案：劉中壘以父任爲鞮郎，服虔曰：鞮郎，如今引御鞮郎也。張豐殆亦以父任光祿大夫爲車郎，于中壘亦爲後進，未詳其始末。

史朱宇

《漢書・藝文志》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劉奉世曰：其實惟脫一「史」字耳。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案：顏說頗謬，劉說是也。

路恭

《漢書・藝文志》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冊府元龜》卷八三七《文章》　路恭爲左馮翊史，有賦八篇。

《緯略》卷三《子雲千賦》　桓譚少好文，見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新論》）按《藝文志》，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

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二篇；又自陸賈、枚皋至張豐、朱宇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亦千篇。子雲所讀，其謂是歟？

無名氏《隱書》作者

論述

《文心雕龍・諧讔》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智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弱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織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博聞而扑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漢藝文志考證》卷八《隱書十八篇》《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注：廋，隱也。東方朔曰：乃與爲隱耳。）《新序》：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升菴集》卷四六《隱書》《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謔幽奧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蓮揚求救於楚師，喻「智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貍首」，淳于髡之「蟹螺」「甌窶」，雜見於《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諸書，言無微而可略，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通雅》卷三《釋詁》廋辭譬喻，謂隱書也。離合詩、井謎、商燈其流也。《晉語》有秦客廋辭於朝。注「廋，隱也」。《新序》曰「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東方朔曰「乃與爲隱耳」。《漢志》有《隱書》十八篇。《呂・審應篇》成公賈之譬喻，高注曰「譬語」。劉勰曰：譬者，隱也。還社喻「智井」，叔儀歌「佩玉」，伍舉言「大鳥」，齊客言「海魚」，莊姬託「龍尾」，臧文書「羊裘」，皆隱也。【略】胡元瑞以《隱書》爲隱士之書，非矣。孔融作《離合詩》，《曹娥碑陰》八字，《參同契》後序，與《越絕書》隱袁康、吳平，皆後漢人伎倆也。

《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三《隱書十八篇》《新序・雜事篇》：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士慶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寡人知之矣。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又曰：齊宣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篇》士慶作成公賈，《楚世家》作伍舉，當從《史記》。）按：《新序》引「大鳥不蜚不鳴」似即《隱書》中之一則。《東方朔傳》載朔與郭舍人互爲隱語，亦似出于十八篇中。又按：章氏《校讎通義》曰：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爲編，後世總集之體也。今按此十二家，大抵尤其纖小者，故其大篇標曰大雜賦，而《成相辭》《隱書》置之末。簡其例，亦從可知矣。

紀事

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頂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炫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略】王乃召見之，謂曰：【略】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

目、御齒、舉手、拊膝，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著録

《漢書・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論。）

藝文

陸龜蒙《石窗》　石窗何處見，萬仞倚晴虛。積靄迷青璅，殘霞動綺疏。山應列圓嶠，宮便接方諸。祇有三奔客，時來教隱書。

文同《余過興州，太守晁侯延之於東池晴碧亭，且道其所以爲此池亭之意，使余賦詩・草庵》　深深鄭眞谷，小小焦先廬。借問貯何物，滿床皆隱書。

劉一止《次韻賓老過會稽訪余同遊禹廟龍瑞宮晚歸》二　禹穴徵前史，龍門訪隱書。相攜如故里，失喜問吾廬。此日登山展，他年下澤車。端能從我老，騰踐未應虛。

漢文學部 上・無名氏《隱書》作者　無名氏《燕丹子》作者

雜録

《止齋集》卷五《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

無名氏《燕丹子》作者

論述

《宋書・羊欣張敷王微傳論》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略】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略】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李文公集》卷五《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而不顧，況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楓窗小牘》卷下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於此。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焚卻《燕丹子》。此荆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荆軻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爲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爲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讀，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錄之以副予家卷軸，惜無作者姓名耳。

《拙齋文集》卷一三《燕太子丹報秦》　嘻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

慟哭。古之人將欲報夫不共戴天之讎者，不可使敵人知吾有疾之之意，而後其讎者可得而報。【略】鷙鳥之擊必匿其形，燕丹怨秦欲報之，使荆軻持匕首以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桓公，不可，因而刺殺之。此二謀者，卒皆不成，遂遭秦王赫然之怒，而爲秦所滅。【略】燕丹之報秦王，乃欲劫之於一日之際，亦可謂淺慮無謀之甚矣。秦王既不可殺，又不可劫，而燕遂以亡。其亡也固其所也。然向使荆軻得劫秦王，以反所侵之地，則燕亦不免於亡。何則？秦王肆虎狼之威，不復以信義接於諸侯，又安可以桓公待之？使軻能劫之於一日之間，則軻之反也，秦亦發兵而伐滅之，是劫之亦亡也。夫以燕之小國而殺大國之君，則秦人舉國而讎之，又獨無始皇者乎？以是知不可劫亦亡，可劫亦亡，不可殺亦亡，可殺亦亡。是荆軻之行有以取亡者二，而丹乃以爲自全之計，是所謂不忍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國家者也。

《文獻通考》卷二一五引《周氏涉筆》 荆軻事既卓傀，傳記所載亦甚崛奇，今觀《燕丹子》三篇與《史記》皆相合，似是《史記》事本也。然「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史記》則以怪誕削之；「聽琴姬得隱語」，《史記》則以徵所聞削之。司馬遷不獨文字雄深，至於識見高明超出戰國以後，其書芟削百家誣謬，亦豈可勝計哉？今世祇謂太史公多好奇，未然也。

《韻語陽秋》卷九 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他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概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揚子云：「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宋濂集》卷八四《補遺・諸子辨》 《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爲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絕書》，決爲秦、漢間人所作無疑。考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進金擲蛙」、「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聽琴姬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量力而輕撩虎鬚，荆軻恃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致身滅國破，爲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

《續衣生蜀草》卷六《荆卿論》 嗟乎，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是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骨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陳圖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荆軻遂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鷙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講刺於句踐，在燕市酣友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擊之夫，未至之容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亡遣，待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圖秦陛，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乎，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王一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髻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子》載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天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能以琴聲送計，軻衛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匕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魯句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鴻苞》卷四五《銷夏言》 荆卿一片氣可畏耳，蓋疎鹵莽蕩人都無英雄手段，既已得近始皇，何止五步之內交臂而失之？擲匕首又不中，若果血濡縷，死人微中，事濟矣。才力如此，何輕試虎狼之穴爲？如眞有許聽琴聲一節，又何疎也？當時史書：荆軻西入秦，白虹貫日。始皇雖無道，一代共主，匕首犯之安得不動天文？動天文者，恐是始皇，非軻也。當時即殺始皇，何拯亡燕，拙哉太子丹，徒敗乃公事。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六《四部正譌下》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文志》無之。《周氏涉筆》謂太史《荆軻傳》本此。宋承旨亦以決秦漢人所作。余讀之，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類，蓋漢末文士因太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爲此書，正如《越絕》編掇拾前人遺軼，而託於子胥、子貢云耳。周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皆太

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遷贊語，自餘雖應劭、王充嘗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深考。且書果太史事本，漢《藝文志》廼遺之乎？《漢志》有《荆軻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損成書者。《隋志》有《宋玉子》一卷，亦列小說家，并《燕丹子》皆《漢志》所無。二書必一時同出，僞無疑也。唐尚存，今不傳。

又　大率秦、漢以還，書若【略】《黄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僞錯以眞者也。

《鍾伯敬先生全集》卷五《燕太子丹論》　燕太子丹欲報秦讐，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讐，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憺然，恐不能須臾。」武已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荆軻。其血脈針線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荆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爲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於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爲而進荆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一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荆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荆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於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荆軻刺秦王一段過脈，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憺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即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古詩歸》卷二荆軻《渡易水歌》尾評引譚元春　「風蕭蕭」一語，凄苦難讀，壯士而詩人者也。

《廣快書》卷八史輪《荆軻論》　軻，戰國一憤人也，惜乎其未發也，然其事良快。秦王之庭，久已制六王而有之，微如燕，安能爲。軻之志，亦戰國一創局也。或曰：「事即濟，何益于燕之亡？」予曰：不然。天下常有不必行之事，而言之，則已快。常有行之無益之事，而忼焉爲之，則又快。戰國時，秦之氣盈矣，軻願有以虚之。燕之氣靡矣，軻願有以起之。軻之氣悲矣。悲故有死道焉，然而不必死也，樊將軍成之也。去而易水之歌，與高筑共烈千古，軻之氣更彌漫矣。不悲不壯，不彌漫不横，軻之志成矣，其爲志以沒也。惜夫。秦曰刺客，燕曰烈士。而予從千古下，發其憤曰快人，惜夫。

《王石和文集》卷二《燕丹論》　嘗讀《燕世家》，未嘗不悲太子丹之義，而燕君臣不自強奮，忍殺所愛以媚秦，爲苟延之計，可恨也。秦之爲暴烈矣，諸國之待亡，不可旦夕億，使丹之謀得遂，則非徒燕國安，諸國賴之俱安。今觀其舉動，固燕之人所不能爲，雖齊、楚、韓、趙、魏之人，亦盡不敢爲。至韓亡數年，始見一張子房耳。丹之謀與子房合，子房幸而不死，丹不幸而死，後人多以此壯子房，而罪丹之輕謀取禍，則狃於成敗之見也。不知天下之敗，謀善乘之每足以成功。彼秦人之自視，制天下如僕妾，一旦幾斃匹夫之手，即天下視秦貿子割邑奔命之弗遑，尚有人爲探虎狼之穴，而欲制其命，雖無成，實秦之所心慄，而天下之人心所大奮也。使燕知其終爲秦滅而以國授丹，一聽丹之所爲，則丹必能得燕人之死力。燕人知戰亦亡，不戰亦亡，必出死力以抗秦，隨遣二介以利害切動諸國，則齊、楚、魏必幸燕之首先効死，合力以與秦從事，而韓、趙之已滅者，如張子房輩，必能收合餘燼，爲燕甘死於秦。此一役也，燕可以造。觀子房擊秦不中後，陳勝、吴廣皆得乘之起事，而謂諸國獨無意哉？燕不知出此，而殺丹以謝秦，夫秦欲得燕耳，豈徒丹死之是快？丹死而燕卒滅於秦，齊、楚、韓、趙、魏無丹之謀，而亦未嘗不滅於秦。可知足以存燕者丹之謀，謀不遂而燕滅，非丹之罪也。丹與子房之謀，同出無聊耳，爲兩人者其所得施於秦，固惟有此而已矣，豈料其萬全也哉。然子房之不死，其勢可以死也。擊不中宜死，擊中亦宜死，非若丹有可乘之勢，丹惟知慮於行刺之先，而未慮及於刺不能行之後，此其智之所以不如子房。使子房處丹之時，則亦可以不死，獨是丹不死於秦而死於燕，固尤丹之所深恨也。

《一草亭讀史漫筆》卷一《荆軻》　荆卿負智勇，世無知者，遇高漸離于燕市，歌而泣，泣而歌，有不可一世之概。及别燕丹于易水，激壯悲烈，寸心自許。入秦，圖窮匕首見，其目中亦豈有始皇哉？嗟乎，荆卿惜事不成耳。即不成，而氣節尚存千載，馬遷類之爲俠客，吾稱其爲大智大勇也。嗟乎，荆卿惟漸離爲知己歟，視魯連不帝秦，則更高矣。

傳記

《戰國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質於秦章」（存目）

《史記・刺客列傳》（存目）

紀事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

又《燕召公世家》今王喜【略】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略】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

又《白起王翦列傳》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

《論衡・感虛》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

《風俗通》卷二《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人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遣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質于秦，始皇遇之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荊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圮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金樓子》卷六《雜記下》田光、鞠武俱往候荊軻。軻時飲酒醉卧，光等往視之，唾其耳中而去。軻醉覺，問曰：「誰唾我耳？」婦曰：「燕太子師傅向來，是二人唾之。」軻曰：「出口入耳，此必大事。」

又 燕田光、鞠武俱往候荊軻，軻在席擊筑而歌，莫不髮上穿冠。

著録

《隋書・經籍志三》《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

《意林》卷二《燕丹子》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下》《燕丹子》三卷。（燕太子丹撰。）

《新唐書・藝文志三》《燕丹子》一卷。（燕太子。）

《崇文總目・小說類》《燕丹子》三卷。

《宋史・藝文志五》《燕丹子》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存目一・燕丹子三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載皆燕太子丹事。《漢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注曰：「不知作者。」「雜家」有《荊軻論》五篇，注曰：「司馬相如等論荊軻事。」無燕丹子之名。至《隋書・經籍志》始著錄於小說家。唐李善注《文選》始援引其文，是其書在唐以前。又《史記・刺客列傳》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其文見此書中，而裴駰《集解》不引此書。司馬貞《索隱》曰：「《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廚門木象生肉足」也，亦不引此書。註家引書以在前者爲據，知此書在應劭、王充後矣。《史記正義》引田光論夏扶、宋意、秦舞陽事，又引秦王乞聽琴事，均作燕太子。《索隱》引「進金丸」、「膾馬肝」等事，亦作燕太子。殆傳寫異文歟？《宋志》尚著於錄，至明遂佚。故馬驌作

《驛史》稱「《魯連子》、《燕丹子》二類，或眞或僞，今皆亡」。其所輯秦事，引燕太子凡十條，大抵本之《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字句亦頗多舛異。今檢《永樂大典》載有全本，蓋明初尚存。然其文實割裂諸書燕丹、荆軻事，雜綴而成。其可信者已見《史記》，其他多鄙誕不可信，殊無足採。

藝文

陶潛《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劉駿《詠史》 聶政憑曉氣，荆軻擅美風。孤刃駭韓庭，獨步震秦宮。懷音豈若始，捐軀在命終。雄姿列往志，流聲固無窮。

庾信《擬咏懷二十七首》一〇 悲歌度燕水，弭節出陽關。李陵從此去，荆卿不復還。故人形影滅，音書兩俱絕。遙看塞北雲，懸想關山雪。游子河梁上，應將蘇武別。

駱賓王《易水送別》 此地別燕丹，壯髮上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陳子昂《薊丘覽古・燕太子》 秦王日無道，太子怨亦深。一聞田光義，匕首贈千金。其事雖不立，千載爲傷心。

又《田光先生》 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李白《少年行二首》一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記幷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聲魯勾踐，爭博勿相欺。

柳宗元《詠荆軻》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虞。千金奉短計，匕首荆卿趨。窮年狗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曜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銳，臨事竟趑趄。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劒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夷城孥七族，臺觀皆焚污。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柰何効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

賈島《易水懷古》 荆卿重虛死，節烈書前史。我歎方寸心，誰論一時事。至今易水橋，寒風兮蕭蕭。易水流得盡，荆卿名不泯。

李遠《讀田光傳》 秦滅燕丹怨正深，古來豪客盡沾襟。荆卿不了眞閑事，辜負田光一片心。

馬戴《易水懷古》 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周曇《咏史・荆軻》 大刃相酬是匹夫，安知突騎冦群胡。有心爲報懷權略，可在於期與地圖。幾尺如霜利不群，恩酬未報反亡身。誠哉利器全由用，可惜吹毛不得人。

胡曾《咏史・易水》 一旦秦皇馬角生，燕丹歸此送荆卿。行人欲識無窮恨，聽取東流易水聲。

薛季宣《燕太子》 意氣寧知錯感人，姬丹祕計護危親。亡燕拜送於期首，政使荆卿趣帝秦。

方澜《荆軻》 計出不可測，襟期相激昂。悲風寒易水，俠氣小咸陽。六國墓謀失，三軍一匕當。英雄幸不幸，愁入代雲長。

王逢《書無題詩後凡三首偶感燕太子丹事》 火流南斗紫垣虛，芳草王孫心愴如。淮潦浸天魚有帛，塞庭連雪雁無書。不同趙朔藏文褓，終異秦嬰袒素車。漆女中心漫于邑，杞民西望獨踟躕。塞空霜木抱猿啼，草暗江南罷射麑。秦地舊歸燕質子，嬴封曾畀宋孤兒。愁邊返照窺檣榻，夢裏驚塵喪蝶觿。莫識白翎終曲語，蛟龍雲雨發無時。幾年薪膽泣孤嬰，一夕南風馬角生。似見流星離斗分，謬傳靈武直咸京。九苞雛鳳冲霄翼，三匝慈烏落月情。縱少當時趙雲將，卧龍終始漢臣名。

李賢《詠荆軻》 荆軻戰國士，志欲擯秦嬴。適逢燕太子，尊之位上卿。欲報強秦讎，慷慨赴咸京。藥淬匕首利，懷之乃西行。臨岐慘將別，清吹飄華纓。忽爾哀筑起，座上悲羣英。涕下不可遏，乃復爲羽聲。壯士志激烈，誓死不顧生。白虹忽貫日，見者心爲驚。挾彼秦舞陽，同取蓋世名。函封督

亢圖，拜獻秦王庭。利刃揕豪主，愁雲壓重城。惜哉事莫濟，徒然費經營。自茲速燕亡，咄嗟何所成。至今易水歌，徒傷千古情。

李東陽《易水行》 田光刎頭如拔毛，於期血射秦雲高。道旁灑泣沾白袍，易水日落風悲號。督亢圖窮見寶刀，秦皇繞殿嘷且逃。力脫虎口爭秋毫，荆卿倚柱笑不咷。身就斧鑕甘腴膏，報韓有客氣益豪。十日大索徒爲勞，荆卿荆卿嗟爾曹。

王寅《易水歌》 天寒易水上，兩岸黄蘆多。昔時燕太子，置酒送荆軻。所但不肯待，速發將如何。水鳴訝擊筑，風響疑揚歌。壯夫傷往事，忍向此中過。

潘緯《薊門覽古二首》 燕昭延士日，此地有高臺。駿骨千金市，龍媒萬里來，遺墟不可問，莽莽但蒿萊。酬知身不顧，劒術豈須工。一朝提匕首，談笑入秦宫。壯士竟不返，空餘易水風。

汪循《易水吟》 易水送壯士，明是無歸期。壯士過易水，敢望生還兹。擊筑重擊筑，悲咽歌漸離。漸離歌不勝，感慨復和之。朔風正蕭蕭，寒日搖旌麾。豈無惡死心，一諾復何辭。古有慷慨士，殺身酬相知。成功豈逆覩，心素攄吾私。偷生夫何難，中途不易爲。是非千載下，毋勞誇好詞。

胡纘宗《易水寒》 西州有虎，氣吞太行。避虎燕子，切齒虎強。荆卿激烈，把劒飛揚。處士殞身，而事而襄。將軍殞首，而用而臧。遙指二華，獨登虎場。出匕投虎，地仄虎昂。裂眥叱虎，邊柱徬徨。追虎三匝，顧遭虎傷。所嗟術疎，雖斫莫戕。獻圖既竭，負嵎復猖。志雖不售，曩事則張。苦心空切，逢時不良。易風蕭蕭，易水浪浪。（處士田光。）

程誥《咏史》 易水長虹白，將軍首入秦。荆軻無劒術，不是報讐人。

王敎《易水》 易水東流客赴秦，燕南車馬望郊塵。可憐壯士無長策，不遇清時賤此身。劒術自來難用世，商歌此去太悲人。西山落日雲無地，疑是荆卿卻未眞。

莫如忠《易水歌》 商歌激烈易水飛，生劫萬乘當來歸。

朱邦憲《荆軻》 匕首無功壯士醜，函封可惜將軍首。秦廷一死謝田光，社稷何曾計存否。不知秦王環柱時，舞陽在前何所爲。當時太子不早遣，待客俱來應未知。

宋儀望《渡易水》 怒髮衝冠客，秋風易水歌。傷心人不見，遺恨滿空波。

陳柏《易水歌》 朔風號兮易水寒，怒髮指兮上衝冠。腰間匕首君請看。

王世貞《短長上》 荆卿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峭渭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寒泉子覩其使貌沈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爲謀秦王者哉？柰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讐首獻，願世世稱北藩，築宫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虞野人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筴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襲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揜三晉，郡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悦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内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已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用兵如脱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主語泄，秦王之疏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鈎其蠆，毒其吻。」荆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必暫悦。悦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賄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原蹦其西北；以重金寶狥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羣起而響應。夫秦重兵宿於外而内空虚，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葉春及《荆卿歌》 黄金臺高秋草生，白日茫茫空復情。昭王古墓沒長道，漸離擊筑同荆卿。一旦相逢感知己，素車白馬爲君死。易水歌聲不忍聞，千年遺恨燕太子。

米雲卿《詠荆卿》 荆卿本神勇，意遠度亦別。酣飲燕市中，歌哭以爲節。何期燕太子，磬折來相結。禮殊報應重，義感心遂熱。紅爐淬匕首，繡縠試

人血。秦庭計不諧，易水無留轍。天命不可爲，劒術何巧拙。

董傳策《風蕭蕭歌》 風蕭蕭，弔荆卿也。易水之上有壯士焉，嘗欲手擊權姦，不果効，竟爲所陷。余爲借荆卿作歌。朔風蕭蕭萬木秋，燕市悲歌水不流。卿乎卿乎氣食牛，座客擊筑生慨慷。白虹貫日感彼蒼，咸陽披圖挾匕首。嬴秦膽落環柱走，六國雪耻丹報仇。反掌奇功卿何有，無且提囊，嬴政負劒，卿乎坐廢燕城獻。燕不祚，秦不滅，嗟哉失計欲生劫。桓也非政魯非燕，卿乎胡爲效曹沫。恃勇非關劒術疎，卿不劫契誰能那。秋風易水人安在，咸陽廢闕成千載。督亢之圖迥不異，壯士臨風猶墮淚。

陳第《荆軻》 荆卿雖布衣，壯志凌崆峒。歌哭和漸離，舉世莫與同。一朝得匕首，慷慨入秦宮。扼項劫其質，侵地還山東。輕生似曹沫，料敵失桓公。要盟世弗信，何況梟獍雄。自是智識短，何關劒術空。擊筑能致命，節俠相始終。

吳夢暘《荆卿》 燕丹急私怨，傾身事荆卿。朝出何所往，屠狗無姓名。暮入何所娛，後宮爲之傾。酒酣吐丹素，滿堂涕泗橫。死生片言訣，目已無秦庭。慷慨壯士去，赴死以爲榮。揚歌莫可和，易水悲風生。惜哉客不俱，孰使事不成。一陣俠烈氣，從此秦爲輕。

葉憲祖《易水寒》雜劇 （存目）

謝肇淛《易水行》 天寒日落夕風起，壯士驅車渡易水。怒髮衝冠去不迴，徵聲淒淒角聲死。白衣祖道泪沾臆，仰視長虹貫白日。雞鳴函谷叩開關，虎踞秦庭笑相揖。督亢圖窮匕首見，絕袖超屏繞空殿。殺人浪說秦舞陽，劒術未傳魯勾踐。七尺微軀安足云，山河破敗逐浮雲。不及黃金臺上骨，至今人說樂將軍。

方問孝《易水懷古》 薊門霜落燕草枯，薊門古道悲征徒。十年遊俠不稱意，愁懷曠蕩浮雲孤。薄暮驅車渡易水，行人感歎何窮已。擊筑常聞高漸離，飛蓋曾過燕太子。中心激烈報秦皇，雕鞍素驥黃金裝。白冠祖道送壯士，荆卿忼慨辭故鄉。歌聲嘹亮髮上指，死生何不懷悲傷。壯士去兮不顧返，秪令送者心肝斷。我來懷古問前朝，河水東流陳迹消。昔人千載不可見，悲風依舊寒蕭條。昔人已逝時難遇，落日平林隱烟霧。征塵長劍散飛蓬，唯見當年入秦路。激烈我所同，望斷燕王宮。空餘俠遊氣，耿耿成長虹。長虹消，孤月白，何處燕山胡鴈聲，愁殺江東遠行客。

鄧雲霄《渡易水歌》 飲馬臨易水，清波照客心。平生仗俠骨，誼重輕千金。匣中劍動蒼龍氣，化作白虹光燭地。萬古荆軻不死魂，拍手哀歌招復起。昔日燕圖在掌中，寧知草澤無英雄。逢人爭博多目攝，風色蕭蕭心欲折。擊筑時從市上遊，勸君須向酒徒求。

萬泰《偶讀劉叉詩戲和其古體十首》三 荆卿非劒客，所慕在大義。燕丹庸孺子，枉殺天下士。（嘲荆軻）

張仁熙《易水行》 寒風冷射于期首，壯士一去胡弄鹵。燕丹無計荆卿驕，白虹貫日天爲愁。匕首直上秦王殿，手把秦王將胸揕。此物濡縷有神，何不直殺秦王身。縱得約結報太子，秦王之約寧可憑。俠客殺人亦有禮，豈知時代不如彼。千古英雄髮上指，寄奴王者原不死。

程正揆《偶作》 悠悠行路滿燕韓，吊古班荆口血乾。自別荆軻懷匕首，只今易水不曾寒。

曹溶《易水懷古》 我悲之術今失傳，長望秦隴心茫然。燕丹紈綺貴公子，報仇豈不稱其賢。慶卿市上酒狂耳，下視舞陽小兒健如鼠。千金妙妓亦何爲，足使壯夫輕一死。大事已去難力爭，頸血遂濺秦王庭。何如留侯窈窕野中起，一擊立見阿房傾。乘時故邀天地力，失計止博英雄名。寥落于今數千載，霸圖奄忽終無成。荒沙日黃樹枝折，寒兔驚人草間絕。東渡易水光蕩漾，彷彿匕首淡明滅。嚴霜冰酒悲玉壺，車箱斜綻馬目枯。俯仰家亡此身在，函關賊壘猶毒痛。人心憤切何時蘇，我將拔劍共爾相歌呼。

文洪《易水弔荆軻賦》 先生執敎于涞，淮古是懷。于游于觀，城郭之限，寔惟易水經之，遂放舟而徘徊。嗚呼，星移物換，遺事不消。蒼波激寒，北風蕭蕭。古人之悲，今人之嘲也。嗟祖龍之雄驁兮，將六邦而一呶。今夕納此城兮，且已屠彼之地。雖縱橫之異策兮，咸坐盡於一弊。何子丹之狂兮，又佐以卿之昧。將料頭而編須兮，刃虓虎於一試。胡爲其智之慓兮，乃謀人之太易。於是白氣貫蜺，太陽不輝，圖欵匕縮，壯士遂西。至於負劒一拔，身膏異庭，豈燕秦之德殊致，而其力之異形哉。譬之兩獸相值，雖必鬬於卒然之頃，然其最輕而勞者必先殞，稍重以逸者猶且生也。徒使見者膽喪，聞者氣折。弔卿九原，于霜未歇。而況素耳其所由，今目其所涉者乎？彼如責以大義，譏其小諒，固理之當，予亦同狀。靖而思之，死非可嗜。命豈再捐，卿則失矣，而豈無加於人焉者乎？曷不觀諸無才無德、痴頑老子，

彼安知此邪？又不觀諸賣國賊，璨死其宜矣。彼豈求是邪？若爲友以死者，亦禮經之所許也。但死而得其所者，斯太山之重而至難耳。弔罷情豁，命駕歸只。涼飈四起，落照在水。

趙士麟《容城八景・易水秋聲》 天地疏秋色，雲流水亦東。遠沙明野渚，孤雁叫寒風。壯士看雄劍，筑聲落斷虹。蕭蕭無限意，今古爲誰恫。

李因篤《渡易水》 慶卿將西去，高唱易水濱。漸離擊筑和，商羽合苦辛。長虹繚白日，所偶終不待。含笑叱祖龍，此聲踰千載。客嘗避慢秦，遺世悲無聊。欲渡泪沾袂，斯人胡可要。白楡隨意發，黃鳥鳴其曹。中流生慷慨，兩岸風蕭蕭。

又《荆軻山》 句盤落日滯山頭，向說荆卿此壯遊。事去尚能光史傳，名高翻悔動王侯。谿雲暮鎖諸陵樹，野笛寒生大漠秋。欲得斯人論劍術，舟車西去已悠悠。

徐嘉炎《懷古八首》五 荆軻事即成，終無生還理。田光知其然，所以先軻死。

趙翰《詠史八首》七 危計能令社稷安，手提匕首髮衝冠。荆卿自分身殂醢，不說燕王太子丹。

黃騰揚《讀史吟評・荆軻》 三晉稱藩楚獻地，燕丹從此識荆卿。秦宮匕發空遺恨，也洩人間大不平。

方殿元《易水》 壯士一高歌，商聲慘不和。悲風留易水，千古自寒波。

又《燕臺懷古》 獨來此地聽悲歌，寂寞凄風奈若何。平野雪深迷督亢，大寒冰合渡滹沱。齊城有恨金臺草，燕市無人易水波。一自漁陽成郡縣，年年邊塞鼓鼙多。

又《高漸離故居》 抱筑西秦去，燕丹事總非。易水寒風急，蕭蕭不忍歸。

劉廷璣《易水弔荆軻》 秋風吹蕭蕭，寒水去徐徐。悲歌聲未已，揮手別須臾。太子性何急，壯士計亦疎。凡事策萬全，深仇豈易除。傷哉將軍首，惜哉督亢圖，假此學曹沫，此意何其愚。試思反覆秦，肯以信爲拘？武陽雖猛力，終非義勇徒。太子不識人，強令與之俱。秦庭忽戰慄，何以異懦夫。代彼一笑言，壯士閒有餘。行劫事不成，行刺復踟躕。後發制於人，以致繞殿呼。當日送別時，有意緩登車。豈其生翻悔，待客共馳驅。太子速之行，乃令壯士孤。同來有此客，事未知何如。

又《壯士吟》 易水千秋淚，空悲壯士名。死生何足道，所惜事無成。

釋元璟《荆軻》 於期頭左提，督亢圖右援。壯哉燕荆卿，深入虎狼窟。圖窮匕首現，造物猶辟易。當其繞柱時，已褫秦皇魄。秦暴天未斃，僥倖在一隙。無謂劍術疎，輒爲荆卿惜。書生守迂論，烈士狗名節。所以太史公，作傳炳今昔。

梁佩蘭《易水行》 易水悲歌動天地，荆卿入秦爲燕使。秦王尊禮設九賓，殿見顧笑旁無人。於期之頭奉上殿，血光直射秦王面，取持督亢色倉皇，咄哉年少秦舞陽。圖窮不覺見匕首，秦王睨之環柱走。荆卿不得刺秦王，無且在殿提藥囊。爲謀不成實天意，祖龍膽落荆卿死，一死可以報太子。君不見，沙邱之椎亦如此。

又《燕中》 易水擬歌歌不成，荆軻去後少人聽。身捐太子心全腐，手劫秦王血尚腥。朔雪布來河路黑，邊沙飛入馬毛青。平生白草黃雲意，學插雕弓倚鴈翎。

沈虹《讀荆軻傳》 白盡烏頭恨未平，金臺多士枉虛名。荆卿至竟將誰待，腸斷臨行變徵聲。

黃之隽《易水歌》 慶卿沉飲奪天醉，劍術不向常人試。烏頭馬角姿絕倫，白虹垂吻吞西秦。夏扶宋意不足俱，舞陽年始十三餘。事急何能待我客，豈無漸離與狗屠。此行六王受其福，八尺屏風障函谷。不中祖龍中銅柱，匕首有靈應夜哭。高家筑，張家椎，英雄義勇後所師。曷若易水千載悲，秋來浪黑鼉龍泣，不願臨波聽別離。

胡浚《荆軻館》 風蕭蕭，易水寒，荆卿匕首從燕丹。揕胸不中把袖難，貫虹怒髮徒冲冠。華陽盛宴秦庭死，丹之豢君如食豕。買斷生還壯士心，美人駿馬皆餌餌。立身智勇貴所全，當時不悟誠徒然。丈夫一死當有濟，寧僅償人金與筵。救危況復需長策，安事區區精劍術。樂生勵軍隗禮賢，數代幽陵固如石。丹誠愚卿卿更愚，召公不祀乃忽諸。空令好俠漸遺俗，瀝腸出婦豪屠酤。往事踟躕尋故井，督亢凄涼陂樹冷。腐心獨惜樊將軍，枉送西來好頭頸。

郭雍《荆軻所待客》 田光一刎脰，荆卿死無時。意氣輕人命，虎狼安避之。匕首已試血，留待生猜疑。平生共歌哭，狗屠與漸離。此客信爲誰，亡名不可知。鄒哉秦氏子，震慴如嬰兒。祖龍斷袖起，劍術使人嗤。暴嬴天所

授，客也亦奚爲。掩卷再三歎，孤燈風雨悲。燕丹縱弗惜，何以謝於期。

王峻《讀荆軻傳》 悲歌一曲髮衝冠，遺恨千年易水寒。堪笑荆卿不解事，欲教秦政學齊桓。

李因培《易水》 慟煞田樊枉斷頭，羽聲慷慨向西州。蕭蕭易水無窮恨，更有何人爲復仇。生劫無能劍術差，魯家句踐已心嗟。三千燕地須臾盡，不及韓臣博浪沙。秋風西照一憑闌，當日悲歌盡白冠。曜日秦廷含血淚，猶能擊筑報燕丹。

又《易水懷古》 可惜將軍樊氏頭，死時瞋目入秦州。蕭蕭水急燕丹盡，更有何人爲復仇。

洪銘《渡易水》 壯士不復還，易水空嗚咽。回首望秦關，一片沙場月。

畢廷斌《荆軻》 壯士身許人，一諾重知己。側耳聽擊筑，決皆看易水。

郭楗《黃金臺》 驥不稱其力，賢爲世所欽。如何輕一見，自況乃千金。果有空羣目，應無求售心。昭王原好士，臺上寄情深。

張註我《感懷十首》四 十年曾磨劍，出匣青光寒。鼠腸浴涔管，龍淵撼淼漫。蕭蕭臨易水，長歌吊軻丹。小憤兒女子，卑識無遠觀。圖窮死匕首，召祀亦孔難。亡唐多任俠，杯酒共君看。奮然徒一擊，鮮不罹辛酸。

吳蘭庭《易水》 一劍動行色，秋風奈爾何。此時渡易水，無語弔荆軻。

燕市酒人去，誰憐慷慨歌。枕鞍聊快意，歸夢碧山阿。

李騰蛟《咏史二十一首》一 荆卿遊酒人，獨與漸離親。汲汲燕太子，造次圖強秦。所期竟不待，手搏空紛紜。軻死漸離誅，忽得滄海君。紛紛揭竿起，因之資聖人。

李於陽《和友人六別詩·荆軻別燕丹》 待客客不來，去去咸陽里。一時白衣冠，酌君慷慨起。劒外本無策，人生激知己。吐氣成長虹，壯士心已死。登車轉無言，不忍對太子。他日魂若歸，愁過舊易水。

雜録

《水經注》卷一一《易水》 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闕駰稱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于易水上。《燕丹子》稱荆軻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略】疑於此也。余按遺傳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餞此也。

又卷一九《渭水》 此水又東注渭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略】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修之。【略】《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說：交龍扶輦而機不發。【略】今不知其故處也。

《元和郡縣志》卷二二《易州》 易水一名故安河，出縣西寬中谷。《周官》曰：井州其浸涞、易。燕太子丹送荆軻易水之上，即此水也。

《太平寰宇記》卷六七《易州·滿城縣》 鬬雞臺在縣東南八十里。《水經》云：五迴山南七里有鬬雞臺。《傳》云燕太子丹鬬雞于此。

《困學紀聞》卷二〇《雜識》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

《同姓名錄》卷五《荆軻二》 《博物志》云：荆軻字佽非，渡河，蛟夾船。佽非不奏，斷其頭而風波靜除。《淮南子》云：荆佽非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船。佽非赴江刺蛟。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觀此二書，則荆佽非與孔子同時，且係楚人。而燕太子丹所使刺秦王者是衛人，考其時前後距二百五十餘年，其爲兩荆軻奚疑？

《七國考》卷七《超屏琴》 《燕丹子》：荆軻見秦王，將刺之，王曰：「寡人好琴，願一曲而就死。」軻許之。因命琴女文馨奏曲，曲曰：「羅縠單衫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言，遂得脱。後名其琴曰超屏。

又卷一三《天雨粟》 《京房傳》曰：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按《燕丹子》云：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急欲求歸。秦王不聽，繆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嘆之，日爲再中，天爲雨粟。乃雨粟於秦也。京房當別有據，或雨於秦復雨於燕耳。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太子河即故衍水，燕太子丹匿于衍水中，後人因名爲太子河。

《甘肅通志》卷五《寧州》 燕原，在州東北六十里襄樂鎮後。燕太子丹爲質於此，故名。後魏置燕州於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文学典　先秦两汉文学分典　三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页数=955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2

SS号=12739486
DX号=000007647144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4 7144&d=AAC87E0AD49DE4FFB1118801DDB7A724&fenlei=22020107&sw =%D6%D0%BB%AA%B4%F3%B5%E4+%CE%C4%D1%A7%B5%E4